

大正
新脩

大
藏
經



天童覺和尚語錄序

余頑愚拙疎無所可用。獨於世味淡薄。人我相輕。若可學佛者。以故自幼喜從僧遊。間遇本色道人。雖未言而意已親。殆若磁石鐵之冥契。有不可致詰者。否則雖日相從。邈如也。今

天童長老覺公。則所謂未言而意已親者。始余被罪南遷。泊舟廬山之下。與師一再邂逅耳。而相與之意。便如故人。去歲罷相東來。師過余於四明。余復訪之於山中。語累日。益歎嘗謂師曰。學佛者期於了生死。誠可謂一大事矣。士大夫間。乃有酣飲聲色。馳騁勢利。而口舌瀾翻。說佛說祖。自以爲有得。甚者至以爲譚笑之資。此何理也。余之有意於此事。而不敢自欺。他時真賞處。辦得少許。方敢拈出。求師別識也。師深肯此言。且教余以辦道之方。余信受焉。會師之徒。以師語錄序爲請。余既不敢自欺。其敢措辭乎。姑記與師相從大略。以塞其請云。紹興壬子望日。退晦居士范宗尹序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一

泗州大聖普照禪寺上堂語錄

侍者集成編

師在長蘆受請。拈疏示衆。云。言語道斷。文字性空。到這裡。可謂鯨吞海水。盡露珊瑚。枝諸人還會麼。其或未然。更煩知音底人。爲我說破。宜疏罷。師於長蘆和尚手中。接得法衣。捧起呈示。云。西竺頭陀。長年相待。東山行者。半夜傳通。恰至大庾嶺頭。盡力提持不起。而今長蘆堂上。兩手分付將來。諸人還會箇中消息麼。一氣連枝。同盛事。光風無影。樹頭春。遂指法座云。朕兆未興。會要借功明位。影響纔露。還須借位明功。諸人還相委麼。跨足已起。凡聖表。通身不滯。有無功。便就座。僧問。數行公命。猶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忽被清風引動。祇如祖意高提。如何剖露。師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進云。洪音一震。驚天地。四海禪人盡得聞。師云。謝子證明。進云。此猶是應時及節因緣。祇如寂然不動。智已周於十方。廓爾無私。道已行於樂國。又作麼生。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僧問。三際浪跡。而真假頓空。悲智機興。而法輪便轉。祇如敲唱門中。如何得不落今時去。師云。不答爾這話。進云。怎麼則玉馬雪行。歸半夜。混然渾不露纖機。師云。更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進云。金雞啼處。三更

月。玉鳳棲時。午夜雲。師云。直須恁麼。師乃云。名不得。象不得。從來清淨。不受染污。本自圓成。不勞修證。銷融萬有。堂堂穩歇。真乘。和合衆緣。處處顯揚。茲事。諸仁者。今日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與覺上座同時成道。一音說法。還相證明麼。良久云。相逢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陳謝罷。復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佛與曹山。一出一沒。可謂拈頭作尾。拈尾作頭。子細看來。是他曹山。終是不出世。覺上座今日。不是顛敗家風。且要荷擔底事。敢問諸人。且道別有甚麼長處。良久云。白牛飲盡無源水。天曉癸風過玉關。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當日晚小參。示衆云。護明降跡。破家散宅。達磨傳心。攪行奪市。我衲僧家本分事。元無一絲頭缺少。無一絲頭分外。從本已來。靈明廓徹。豈假人磨礱。豈假人處分。真是內無繫蟻之絲。外無聚蠅之慘。還端的麼。其或未然。不免指註去也。易外家風。未兆時。三更黑馬上烏雞。而今撥轉機輪也。剎剎塵塵。更是誰。陳謝罷。復舉。僧問。龍牙。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牙云。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師云。好諸禪德。龍牙老子。善解逢場作戲。混俗和光。覺上座今日也。怎麼去也。還相委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久立珍重。

次日辭衆。陞座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風

千里不隔絲頭。脫盡情塵。消息在蘆花江上。月明秋。乍遠來。慈伏惟珍重。

入寺上堂云。古人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今日覺上座。意要普請諸人入門。還有得入者麼。若也入得。便向普光法堂上相見。可謂尊賓和合。理事圓融。且作麼生相見。還會麼。幢網寶珠無向背。自他光影一時周。

當日晚小參。示衆云。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昨時長蘆江上。而今普照光中。衲僧家。不可以靜躁。則不可以去來求。步步不將來。心心無處所。直得正不立玄。偏不涉事。處處無滲漏。密密常現前。始得。敢問諸人。畢竟向什麼處。見覺上座。良久云。幽洞不拘閑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復舉。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師云。到與不到。喫茶一樣。不著機關。殊無伎倆。且非平展家風。豈是隨波逐浪。唯嫌揀擇沒分疎。識得趙州老和尚。

上堂云。好諸禪德。廓爾而靈。本光自照。寂然而應。大用現前。木馬嘶風。不運今時之步。泥牛出海。耕開空劫之春。諸人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玉人招手處。復妙在迴途。

上堂僧問。如何是遙仰宗。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目前薦取。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山河大地。大地山河。進

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黑狗爛銀蹄。白象。昆命騎。進云。未審。和尚宗風。又作麼生。師云。別時來向爾道。師乃云。山雲冉冉。江水茫茫。正不居位。偏不涉傍。顯而不辭。隱而彌彰。猿啼古木。音聲急。鶴宿枯松。夢寐長。

上堂舉僧問洛浦。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浦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師云。好兄弟。環中辨白。量外觀光。不觸塵機。妙分真照。還會麼。雪月蘆花江上寒。曉風颯颯沙鷗語。

上堂云。朔風作寒色。愛。口流恩光。處處相逢。遇。明明不覆藏。山河無隔越。草木盡敷揚。利說衆生說。昆盧舌廣長。諸禪德。盡十方世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祇是昆盧遮那一箇舌頭。諸人還聞麼。若向這裡聞得。猶是建化門頭事。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有口說不得。十五日已後。無心却自然。正當十五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雲籠無縫。花笑不萌枝。

上堂云。一亘清虛夜正央。桂宮老兔冷噴霜。混融明暗無分處。誰辨箇中偏正方。所以道。正位雖正却偏。偏位雖偏却圓。正恁麼時。作麼生辨。良久云。歷歷機前雙照眼。堂堂象外萬年身。

冬至上堂云。陰極而陽潛。有生成之道。虛凝而照。旁分建化之緣。直得俯仰順化。應接無

虧去也。諸人還會麼。鏡淨誰嫌差別像。谷虛自應合同音。

上堂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於他未嘗一。於我未嘗異。若祇這便是當頭觸諱。若祇這不是。甚處藏避。所以道。無是無非。不即不離。三世如來同宣此義。敢問諸人。且道畢竟是什麼義。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長蘆書至。上堂云。靈機未轉。難窺青白之痕。寶印當權。密布正偏之位。壺中消息。劫外春光。還他一氣連枝。須是自身共命。明頭轉側。暗裡逢迎。直得千里同風去也。諸人還體悉得麼。明月滿空天水淨。弟兄俱在合同。虹。

上堂云。居淨而彌耀。歷變而常如。本光現象外之身。妙應具物中之眼。直得頭頭不滯。物物順真。所以道。旁分帝命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正威。且作麼生是旁分底事。還會麼。月夜金雞傳曉意。芳衢步步錦雲深。復舉陳尙書訪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福便歸方丈閉却門。師云。資福畫圓相。尙書恁麼道。豈不是落他資福捲了也。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豈不是落他尙書捲了也。可謂。一抑一揚。一奪一縱。各出一隻手。提撕此事。且道。是什麼事。巨鼈飲盡滄溟水。留得珊瑚對月明。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向上人。山云。非

佛。師云。洞山恁麼道。直是把斷家風。不通水。泄見聞匪及。心迹俱消。到這裡。却須通其變。使人不倦。直得蒼龍。蛻骨。玉鳳生雛。且作。變生。說箇通變底道理。還會麼。清風隨棹滿。明月逐舟來。

上堂。舉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一日眼問。爾在此多少時。則云。三年。眼云。爾是後生。尋常何不問事。則云。某甲不敢瞞和尚。曾在青峰處。得箇安樂。眼云。爾因其語得入。則云。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峰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好語。祇恐爾不會。則云。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將自己覓自己。眼云。情知。爾不會。佛法若如此。不到今日。則躁悶便起。至中路却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道我不是。必有長處。却迴懺謝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師云。前來恁麼道。却不曾。後來恁麼道。却悟去。且道。關捩子在什麼處。覺上座有頌。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海波斯鼻孔大。瞎獍舌頭會者難。直下而今照得破。照得破沒功過。知爾被底穿。曾與同床臥。魔麟脫盡舊時疑。杯影蛇紋留再坐。

上堂云。心不自心。始是心。眼不見眼。始是眼。堂堂無影跡。歷歷絕思惟。明滿環中。兔懷夜月。翠橫海上。犀暈秋山。直須及盡玄微始解。承當底事。且道。承當底事作麼生。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上堂。舉僧問洞山。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

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時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者。師云。得往得來。得來得往。我看他有分。他看我不然。正恁麼時。如何體悉。良久云。宿霧尚深。無見頂。春風常在。不萌枝。

上堂云。機輪未動。影像俱忘。無跡可尋。與虛空而合體。無家可坐。盡法界以成身。昆盧頂後。看神光。舜若體前。分活眼。正恁麼時。如何履踐。良久云。手指空時。天地轉。迴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云。緣思不到。一片靈明。廓落無依。十方通暢。塵竭閉門。無法說。少林面壁。訪知音。若是本色衲僧。未舉步前。薦取。

上堂云。一不是。二不成。介然獨立。法爾雙行。柳線漸搖。風力嫩。草針齊上。燒痕青。一點靈光。普天地。更嫌何處不分明。諸禪德。分明處。作麼生體悉。鬧裡摸著鼻孔。忙時換却眼睛。

上堂云。黃閣簾垂。難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撥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良久云。夢回夜色依僑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元示衆云。半夜誰傳無盡燈。黃梅席上許盧能。虛明自照非心力。分付叢林了事僧。有佛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普照今日也。恁麼去也。還會麼。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印娥眉頓面看。

上堂云。習習春風絲絲春雨。一等沾濡十方

周普。甘草得之甜。黃連得之苦。天意發叢林。簾聲聞窓戶。古德嘗云。已不迷。等閑教壞人男女。大眾已既不迷。爲甚教壞人男女。還會麼。出身猶可。易脫體道還難。參上堂。舉玄沙云。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同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據普照門下。祇成得箇擔版漢。到這裡。却須把得住。喚得回。退位相承。借功相見。直得同聲相應。雅合宮商。同道相忘。不分階級。還會麼。賢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云。不墮虛凝。體前運步。不迷照用。鬧裡分身。可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還會麼。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上堂云。浩然遍域內。無私如陽春。箇是萬法之生緣也。靈照妙環中。離染而清淨。箇是衆生之歇地也。直須玉線貫金針之穴。金針引玉線之踪。方能回互旁參。轉身通氣。還會麼。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上堂云。法界無塵。心月圓。本光還照未萌前。而今直下分明去。猶較南泉二十年爲甚。麼如此。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參。

上堂云。本明破曉。看毘盧頂後之光。寂照含虛。具舜若身中之眼。絲綸未降。尊貴難名。須憑通事舍人。展演邦家號令。傳出九重之語。光生萬里之春。理藉旁分事能圓應。直得塵塵見佛。剎剎聞經。便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要垂自家手。接引於人。且道。正恁麼時。作麼生說箇旁分底道理。還會麼。不見九峰道。勸逼

天下。王不流行

上堂云。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虹撥轉琉璃地。參

上堂云。來雁還驚盡。作觀音佛事。野花香草。全彰妙德家風。了得底人。直是騎聲跨色。越見超聞。始與他合。且道。普賢行履。又作麼生。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云。體彌虛而普應。用彌實以常如。所以古人道。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大眾既是終日倚。爲什麼却不知還會麼。野鳥自啼花自笑。不干巖下坐禪人

大聖菩薩忌日。上堂拈香云。此一辨香。奉爲大聖等慈普照明覺國師。菩薩圓寂之辰。用報恩輝。莊嚴聖化。況菩薩蓋載道同。三際亘一如之體。生靈化被。十方現應變之身。道運等慈。智能普照。聖力扶持於宗社。真心廓大於教門。誓與衆生同圓種智。遂就座示衆云。當生不生。惜光現三十六應。當滅不滅。忘照攝千百億身。祇如絕去來無動靜。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大聖菩薩。良久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大洪忌日。上堂僧問。如何是洪山的意。師云。昔年記得。而今忘却。進云。可謂是金鷄朝抱卵。玉兔夜懷胎。師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師乃舉洞山問雲巖。百年後忽有人。問遷得師真。向他道什麼。雲巖良久云。祇這是。山佇思。巖云。价闍梨。承當此事也大難。他後須是子細。山便辭去。後雲巖忌日。洞山掛真僧問。雲巖道祇這是。未審。還知有也無。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云。老婆心腸。蓋是養兒之道。衲僧手段。還他奪父之機。知恩報恩。句中宛轉。似肯不肯。量外提撕。箇是洞山底。或有人問。普照遷得師真。對他道什麼。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云。照與照緣。混融不二。心與心法。潛合無差。所以道。如珠發光。光還自照。還會麼。百草頭上。閑和尚。買盡風流。不著錢

上堂云。雲散長空風日和。太平樵牧共高歌。衲僧飯飽無他事。密密機前弄玉梭。所以道。琉璃殿上。玉女拋梭。明月堂前。石人撫掌。作麼生。行履得恁麼相應去。暗裡抽橫骨。明中坐舌頭參

上堂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體之有據。取之無形。用時密密。寂處惺惺。是諸佛之本覺。乃衆生之妙靈。廓大千而爲量。破微塵而出經

浴佛上堂云。清淨彌滿。是法性水。真覺靈明。是法性身。同水是身。乃現灌沐邊事。通身是水。方成離垢之緣。正恁麼時。如何辨白。良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

上堂云。玉機轉側。梭頭絲路。誰分。月戶挨開。域內風光自異。金雞唱曉。石女遊春。儼然鳥道不逢人。廓爾大方還獨步。還知不墮虛凝

迴途復妙麼。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舉智首座立僧。上堂云。誰將活眼窺空劫。我道宗枝染浩春。頭角峰巒藏不得。青原門下有祥麟

上堂僧問。古人道。先向那邊擔荷。却來這邊搭磨。這邊搭磨。即不問。作麼生是那邊擔荷底。師云。照盡體無依。通身不隔越。進云。恁麼則就紅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陪香。師云。到這裡也無這箇閑聲色。師乃云。萬仞崖前搭手。始見妙存。十字路口現身。方能圓應。轉頭異類。遊步那邊。活人路上。死人行。死人口裡。活人舌。還會麼。妙圓非隱照。大用不當機

上堂舉德上座在曹山。山問。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德云。涅槃經。山云。定前開定後開。德云。和尚流也。山云。道即太殺道。祇道得八成。德云。和尚作麼生。山云。灘下接取。師云。德上座真箇識病。曹山善解下藥。若恁麼會去。許爾有安樂分。其或未然。不免作死馬醫去也。取涉乎功。聞得之的。香象渡河。大家體悉

上堂云。寥寥無異轍。密密去玄功。月轉蘆花岸。水秋吞太空。還會麼。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上堂云。法法不隱藏。築著文殊鼻孔。步步無處所。照徹普賢脚跟。祇如毘盧遮那大人相。又作麼生。良久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缸空載月明歸

上堂舉。世尊問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師云。文殊大士。被釋迦老子一問。直得迷失四向。討門戶不著。却道我不見一法在門外。玄覺云。是門內語。門外語。諸人還會麼。賞不給大平之士。禍不入慎家之門。

上堂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白雲功盡青山秀。青山路轉白雲迎。不會死不會生。金繩拽轉泥牛鼻。半夜驅來海上耕。

上堂舉。石柱遊方到洞山。山垂語云。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石柱出衆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兩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被枷帶鎖。洞山云。閻梨分上作麼生。柱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師云。一言盡十方。萬卷該不得。一步周八紘。馴馬追不及。直須無舌人解語。無足人能行始得。說不得行不得。直是無氣息。有甚麼用處。且道。幻人相逢。撫掌呵呵。又作麼生。良久云。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

上堂云。一椎下出生諸佛。生即無生。微塵中轉大法輪。轉無所轉。直得念念見物。無異相者。即真處處聞經。不落耳而方妙。雖然如是。

光影門頭了事底。漢即得。祇如寶主未分。影像未具時。如何履踐。良久云。風雲未犯曉。天水合同秋。

聖節上堂云。從來尊貴。借爲誕生。一步密移。全身合體。據太平之本。持造化之元。等虛空同壽而長靈。與日月齊明而無晦。聖誕一揆。神應萬機。且道。箇人行履作麼生。玉辰垂衣自端拱。萬方化洽入無爲。

上堂云。尋常一言半句。有時解粘去縛。有侍。擦沙。擦土。衲僧分上。俱爲利法。祇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又作麼生。良久云。野雲收半夜。明月在中峯。

上堂云。性覺妙明。本覺明妙。與太虛等量。與物情同道。應色應聲。隨聽隨眺。入三世而非去來。混萬緣而無正倒。還會麼。雲日低時字雁橫。夜蟾落處孤猿叫。

上堂舉。李翱相公問藥山。如何是道。山指天復指淨餅云。會麼。相公云。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餅。師云。雲在青天水在餅。幾人錯認定盤星。藥山八字盡開也。恰到而今話大行。

開爐上堂云。寒灰發焰舊家風。恰恰當人受用中。片雪飛來爐上盡。通身無像不同功。記得。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焰爲三世佛說法。三世佛立地聽。師云。向這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說底是聽底。聽底是說底。方知道。目前無罣礙。此間無老僧。其或未然。火爐頭參取。

上堂舉。僧問清平。如何是大藥。平云。井索。僧云。如何是小藥。平云。錢貫。僧云。如何是有漏。平云。單離。僧云。如何是無漏。平云。木杓。師云。貧便貧如范丹。拙便拙於盤特。要且不可移動。不可商量。無爾爾釘處。所以道。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且道。畢竟作麼生。不見道。斗滿秤槌住。

上堂云。佛病法病。佛藥法藥。本色衲僧。俱不染著。遇飯開口。要行移脚。自是現成。誰能造作。可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會麼。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上堂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父母非我親。諸佛非我道。本色衲僧。到這裡有一條活路。直是生滅不能移。差別不能轉。背塵合覺。卽物契神。諸佛衆生。本來平等。大衆既是平等。爲甚諸佛爲永德。衆生爲未然。且道。看訛在甚麼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參。

冬節上堂。僧問。一爻未動時如何。師云。乾三連坤六段。進云。可謂是卷地朔風寒索索。滿堂雲納冷澈澈。師云。正恁麼時。爾道一陽生也未。進云。玉兔連雲臥。金雞對日啼。師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花。師乃云。宗旨旁通要。力窮而轉步。造化交泰政。陰極而陽生。春緣密布於寒林。暖信暗傳於枯木。直得月生半夜。雲起空山。正恁麼時。夢中眼活。所以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還委悉麼。枯龜背上古父象。良位依倚變動文。

謝都監寺上堂云。衲僧。祇麼是家風。隱顯磨礱入混融。師子返擲全歸父。羚羊掛角不同功。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即用而常寂。居晦而彌明。還會麼。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上堂云。寒雲密密。野雪漫漫。路絕千差。家迷一色。若未到這田地者。是須踏步向前。若墮此功勳者。要須轉却了來相見。且作麼生是相見底事。良久云。通身無辨處。當頭不坐功。

上堂舉紅子和尙喝夾山。他後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師云。藏身須要無蹤跡。碧眼胡僧難辨白。沒蹤跡處莫藏身。門門廓達了諸塵。獨來將謂無偏侶。鬧裏忽然逢故人。柳綠含金猶畏冷。梅花破雪已成春。阿儂千眼通身是。善應無方處處真。且作麼生是處處真底事。還會麼。益州附子。懷州牛膝。

上堂云。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若向這裡著得箇眼。即照破生死。所以古人道。妄息寂自生。寂生知自現。知生寂自滅。了了唯真見。且道見箇甚麼。如珠發光。光還自照。

歲旦上堂云。木雞報曉。石女歌春。物物咸新。人人受歲。野老門下。却不受賀。既不受賀。祇

如尊賓父子。如何得血脈不斷去。金針玉線。如何得相續去。還體悉得麼。良久云。轉吟雪消峯頂白。舉頭春入燒痕青。

再入院上堂云。脫去還如鳥出籠。水雲將與舊來同。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云。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怎變行履。十方著爾不得。三界轉爾不得。畢竟落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翠塔波前古寺基。家風清澹還如故。

上堂舉僧問忠國師。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實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國師云。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師云。剎中之佛。處處現身。佛中之剎。塵塵皆爾。還體悉得麼。良久云。六國自消紛擾事。一人獨擅太平基。

上堂舉僧問護國。如何是本生父母。國云。頭不白者是。僧云。未審。將何奉獻。國云。慙慙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師云。室生虛白。眼照清光。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處。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云。三更月落夜集寒。瓊林不宿千年鶴。

上堂云。虛中關捩。應處機鋒。恰恰相投。綿綿不斷。譬如聖王無爲垂拱而治。賢臣出仕准政而行。心協二儀。德被萬物。便能一統天下。獨踞寰中。其如捍禦邊方。盡是臣分上事。諸

人履道。還會麼。應相應麼。良久云。妙印手持。煙臺靜。當陽那肯露纖纖。

上堂云。那爾虛通。洞然明白。靈光不暗。智照無私。干戈影裡。太平基。是自家。古來田地。揔括。推頭清淨土。即衲僧本分家風。還相委悉麼。願巷不騎命色馬。回頭却著破欄衫。

上堂云。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風定花猶落。鳥啼山更幽。四衢明自曉。六戶冷如秋。再坐不疑處。盆中弓影浮參。

上堂云。一雨一晴。底事分明。六塵昏擾。世界崢嶸。一心虛泊。萬法齊平。出得氣是爾鼻孔。覷得破是爾眼睛。還會麼。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上堂舉洞山與密師伯遊山。見一白兔子走過。密云。俊哉。恰似白衣拜相。山云。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密云。爾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管纒。暫時落薄。師云。即日責人。舊家富漢。兄弟相成。尊賓互換。突曉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百煉真金色不變。

上堂云。孤光轉夜。自然枯木也生花。垂手入廊。妙得荒田不揀草。可謂世界爾。衆生爾。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於恁麼時。更無異法。還會麼。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上堂云。未痕青白。豈涉離微。坐斷報化佛頭。不見成住壞相。所以道。全身放下。始解承當。

作髮生是承當底事。良久云。十洲春盡花彫殘。珊瑚樹林日杳杳。

上堂云。心月孤圓。義天洞曉。照中之虛。虛中之照。不萌枝上。鳥初惺。無影樹頭春不老。垢衣權掛類中來。出門信手拈來草。

上堂舉機巖會上十六開士。因僧浴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難。於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師云。心不見心。機前具眼。水不洗水。直下通身。所以道。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祇如妙觸宜切處。作麼生體悉。莫聽別人澆惡水。要須冷煖自家知。

舉宗首座立僧。上堂云。梅檀林裡。秀出一枝。蕙荀堂中。與分半座。直得木人招手。石女點頭。度關王線兩岐分。細看頭尾。合縫金針雙鎖密。不露鋒銼。正恁麼時。且道。甚人辨得。良久云。還會麼。司中會有兒孫。自解傳持家法。

開啓乾龍聖節。上堂云。豁爾轉身。全體紹父王之業。端然垂拱。應機付臣子之功。可謂道契環中。恩流域內。自然無爲之化。不令而行。諸人還會麼。聖人體合乾坤道。國泰民安正是時。

上堂云。聖鼓鞀旗。往往光影裡走作。停機息杼。往往死水裡沒却。衲僧家穩下脚。沒窠臼。莫棲泊。月樹不啼猿。雲巢無宿鶴。玄微及盡類難齊。千手大悲難摸索。四洲大聖普照禪寺語錄終。

舒州太平興國禪院語錄

侍者 宗法 編

師於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資中賓。師云。路貧愁殺人。進云。如何是資中主。師云。相逢無對伍。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騎馬出金門。進云。如何是主中主。按劍當風。誰敢觸忤。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衲被蒙頭萬事休。師乃云。好語禪德。風月滿頭。游踐真明之境。雲山。有目。坐觀清白之家。亘古常如。通今不變。轉身行鳥道。戴角混時流。便能興盛邦家。始解光揚佛事。且道作麼生行履。得恁麼相應去。良久云。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上堂云。道圓無缺。智應不虧。光通清劫之初。影落諸緣之上。所以道。塵塵爾。刹刹爾。念念爾。法法爾。未嘗有一絲毫缺少。諸人還會麼。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堂云。化外路窮。石人斫額。劫前風轉。玉女搖頭。箇中消息難通。直下鋒鋩不露。所以道。動即影現。覺即塵生。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良久云。夜來木馬潭中過。驚起泥牛翻海潮。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甚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尋常將甚麼喫飯。僧無語。祖便打。師云。步不

履穩底。嶮絕處疑著。行玄體妙底。平地上喫交。魯祖尋常祇解把定。及乎此時。却幹得轉。病深用藥。藥過用醫。方有活得人手段。還會麼。莫謂龍門三級浪。而今無限陸沈人。

上堂云。窮萬化之源頭。得一真之住處。體空而了了。不涉根門。照盡而綿綿。全超塵想。直得光境俱斷。心法兩忘。卓爾獨存。廓然圓湛。牛滅去來。不我遷變。便能應緣無礙。靜照亡功。所以僧問投子。如何是和尙安樂處。子云。丫角女子白頭絲。師云。諸禪德。當明有暗。當暗有明。闊清浩中。靜悄悄。靜悄悄中。明歷歷。還委悉麼。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上堂舉百丈問滬山。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白云。却請和尚道。師云。大雄父子許雍容。消息傳通到劫空。寒臥老蟾呼不覺。扶疎丹桂月朦朧。

上堂舉夾山在潞山。作典坐。一日潞問。今日喫甚麼菜。夾云。二年同一春。滬云。好好修事著。夾云。龍宿鳳巢。師云。尊賓互換。枝葉敷榮。青白未痕。晦明潛合。諸人還辨得麼。良久云。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上堂云。心無所寄。形無所倚。足無所履。言無所謂。不可見而名摸。不可得而摩揣。森羅等共。用太虛同其體。至游也類中之仙。善應也應中之異。所以祖師道。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且作麼生是

應緣化物底方便智。還會麼。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白雲投壑盡。青嶺倚空高。進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底穿雲入市鄉。進云。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師乃云。句裡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云。雲從龍風從虎。雪峯輓鉢木山打鼓。到這裡意不立玄。機不停午。恰恰相當用不窮。道吾觀破樂神舞。

師受江州圓通崇勝院請。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好諸禪德。納僧家拄杖子。靜也在人人之後。動也在人人之前。都緣不涉兩頭。所以能應諸變。諸仁者且道。應諸變時。作何面目。還會麼。虎踞龍盤勢未休。雲影山形冷相向。陳謝罷復舉。夾山示衆云。老僧於古路頭。置箇選場。若是孤進者即放過。若是其中人即別有一路。閑梨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云。夾山可謂。買賤賣貴。變生造熟。祇在面前。還會麼。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花裏過來香。

辭衆上堂云。來也恁麼來。去也恁麼去。白雲送我出山。明月隨人過渡。其間針線細微。不是尋常弄箇。可謂行人到家。少子就父。偏圓混處。須知不帶諸緣。岐路轉時。會要密移一步。明明了了。是歸家底人。青青

照。是到家底處。諸人祇如人到家。子就父底時節。合作麼生話會。良久云。廬山相計舒州太平興國禪院語錄終

江州廬山圓通崇勝禪院語錄

侍者宗榮編

師於建炎元年十月十八日。就東林禪寺開堂。知府寺丞度疏與師。師接得呈示大衆云。須知即一微塵。普容無外。方信大千經卷。出自其中。分明字義炳然。切忌見聞迷却。諸人若端的恁麼去。不在叨叨。其或未然。更煩重舉宜疏罷。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聖心合道。得陰陽造化之元。睿算無疆。等蓋載成平之久。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執政大臣兩制侍從知府寺丞通判大夫。泊闔府文武案僚。莊嚴祿算。伏願。智照象先。體同道久。奉

一人而盡節。育萬物以如春。致。宗廟之內安。爲法門之外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隨州大洪山第四代淳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坐。東林長老白。推云。法筵龍象來。當觀第一義。師云。祇如第一義語。又作麼生觀。密密綿綿。佛祖在其間。不容著眼。明明了了。師資於當處。相與傳心。不可思議。難爲話會。衆中莫有向興化門頭敲唱底麼。僧問。昔日波羅奈國。轉大法輪。甘露瀝

而群生普潤。今日大守請師。未審。有何祥瑞。師云。朔風吹雨成雪。天意。催梅作花。進云。一雨周沙界。群生永夜甦。師云。在爾分上。還有津潤也無。進云。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師云。又向甚處去也。進云。圓通佛祖上頭機。玉馬垂條。日下嘶。師云。後五日與爾相見。僧問。南泉有書。與葉莫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容。寂寥非內。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花裏過來香。進云。作家鐵轡本分鉗錮。師云。讚歎也讚歎不及。師乃云。從上諸祖。以心印心。殊無外得底一毫許法。直須照徹根源窮極淵底。得坐也。水連天岸。濶合秋容。旁分也。月度星河。增明夜魄。直是混不得。類難齊。絕功動無辨處。居壽域於萬化之後。靈然無根。體生緣於一念之前。妙存有地。到這裏。可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便乃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卽一如於萬變之上。住三昧於諸塵之中。所以道。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禪德。還體悉得麼。良久云。機絲不掛接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復舉。睦州和尚開堂。陞坐便問。院主在麼。僧正云在。又問。首座在麼。僧正云在。又問。維那在麼。僧正云在。州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餘義文長。付在來日。便下座。師云。睦州和尚。十字打開。兩手分付。若也踏步向前。便被當面諱却。睦州開堂圓通。爲爾諸人點檢了也。圓通開堂。諸人且道。畢竟作麼生。

相逢會有。智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東林長老白椎云。諦觀法王。王王法如是。師便下座。

師入院上堂云。去時踏雪似來時。來去途中一色迷。妙得轉身實是主。宗家正令付全提。諸禪德。三年前客居此間。其荷山門延過。今日復來應緣掃灑。全仗大眾道力庇蔭。與日排遣也。諸仁者。去時不出戶。來時不入門。清癯山有骨。閑澹雲無根。歸家奉祖。了事還兒孫。雲水通方士。相期報佛恩。祇如大覺世尊等。虛空遍法界。底恩作麼生報。還委麼。無量鎖子。藏頭弄。折脚。踏見出手扶。

冬節上堂云。律機機轉。卦象爻分。陰中之陽。雖生而未兆。寂中之用。雖照而彌虛。到這裡。須是總生殺之權衡。當動靜之會要。諸人還體得麼。良久云。夜明窗外主。不落偏正方。

上堂云。月低天曉。雪積山寒。風樹蕭蕭。野雲冉冉。廣長舌相。無爾藏縮處。淨妙法身。無爾蓋覆處。到這裡如何。得端的相應去。還會麼。蓑衣簑笠賣黃金。幾處相逢不解喚。

因雪上堂云。好諸禪德。同雲顯瑞。大地呈輝。祇箇清白家風。得似枯寒時節。十分瑩徹。誰知踏雪人迷。一色齊平。切忌守株自困。到這裡如何。履踐得超脫去。良久云。還會麼。功盡亡依者。轉身覺路玄參。

上堂云。內若不動外必不亂。箇是叢林知有漢。而今識得不爲冤。自家兵馬何須戰。心因不生境緣。斷體若虛空。勿崖岸。霜天皎月上中峯。一段光明洗癡暗。上堂云。衲僧須源獨體。乾透出威音世外看。歲月不能遷變處。箇人肯共爾同盤餐。

歲旦上堂云。千峯寒色。也知冰雪迷家。觸處歡聲。已賀春風入律。共來無像。所惠非輕。須明至化無爲。始信大功不宰。所以道。聖人空洞其懷。萬物無非我造。且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還會麼。可愛寒梅清照雪。未嫌陽鳥巧歌春。

上堂云。好諸禪。惠。雪滿前岐。著脚玻璃地上。春生歸路。藏身翡翠屏中。功勳未動。已前。境迷一色。家法相承之處。道絕諸隣。諸人還會麼。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祇自知。

師在東林上堂云。好諸禪德。鎖斷衆流。雲雲同色。放行一線。塵刹空身。借位明功。不礙隨方作主。回童復妙。何妨觸處爲家。頭頭和合因緣。恰恰現成公案。所以古人道。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諸人還委麼。良久云。幽洞不拘關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上堂云。生生死死。輪迴之跡無窮。寂寂惺惺。眞照之機不昧。雲倚山而是父。箇中功就於功。月在水而爲家。直下住無所住。離見聞覺知。有智。非分別心。離地水火風有身。非和合

相。所以道。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諸禪德作麼生。行履得麼。相應去。還會麼。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寶峯師叔遷化。上堂云。五九四十五。春風吹斷前山雨。行雲歸去復何心。轉背飄然無覓處。無覓處。知不知。坐斷十方還是誰。東弗于代。替單越。西瞿耶尼。閻浮提。

上堂云。影轉體前。白雲就青山之父。光分頂後。溫風成枯木之春。直得八面玲瓏。十方通暢。應機宜而了了。順變化以綿綿。所以古人道。一句子。常明不當照。一句子。常照不當明。一句子。常明常照。一句子。不當明不當照。諸禪德作麼生。體悉得圓滿去。良久云。坐却舌頭參活意。扭回鼻孔辨生緣。

上堂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知春水如藍。贏得春山若黛。物芸芸兮。誰生誰榮。道綿綿兮。自買自賣。一異圓妙。而法法含容。萬像齊觀。而心心絕待。衲僧家放大光明。得大自在。劫成也。由我相隨而成。劫壞也。由我相隨而壞。坐斷乾坤而稱尊。斡旋陰陽而作宰。諸禪德且道。修何功德。任何三昧。爾纔踏步向前。敢道非公境界。

上堂云。聲色見聞。闊浩浩。恰似見時聞百草。兩家拈出一般般。相對無言點頭笑。好笑好笑。人人盡道。香巖擊竹響而明心。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還端的也無。當時到即不點。而今

點即不到。

開啓乾龍節。上堂云。好諸禪德。錦雲迎日。玉殿傳春。祥光現尊貴之家。瑞應兆誕生之事。萬藥七寶。親曾父子相承。九重一人。還與弟兄和合。諸人還委悉麼。良久云。洪蕩溫風布。炎德熙和韶日洗寒姿。

天池長老至上堂云。虛心能作。白雲起石柱。源頭有應不乖。明月印天池水面。因緣事偶。感應道交。有時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有時下妙高頂來。別峯相見去。諸人還體悉得麼。不居正位要旁來。祇箇真金經百煉。

四月八日上堂云。碧琉璃色水澄清。紫磨金光身瑩明。洗淨方知不受垢。釋迦老子此時生。若也恁麼行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是恁麼時生。恁麼時沐浴。其或未然。蹉過了也。非唯二千八十年。何翅三生六十劫。

乾龍節上堂云。尊貴位中尊貴身。綿綿不斷轉金輪。剎塵壽量無窮已。箇是乾坤舊主人。

開啓天中節上堂云。體與乾坤同壽。則無變無渝。用與日月並輝。則無晦無缺。據尊貴位。坐斷十方。借誕生緣。恩均萬葉。諸人還知箇人作用處麼。良久云。金輪統攝四天下。萬像圓收一印中。

上堂云。五月中農忙亂。掃田心是秋成飯。却道禾熟不臨場。祇麼任從風雨爛。禪和子。一身了一身。兩眼對兩眼。箇中絲髮初無間。老狐涎盡復何疑。再坐盤中弓落盡。

天中節上堂云。瑞龍雲錦。須知聖主之誕生。寶付金輪。還紹父王之至位。其尊貴也。肯墮二三。其壽量也。數踰萬億。乾坤合德。日月同光。攝十方刹土爲一家。視四海衆生如赤子。便乃卷舒無礙。縱奪自由。順大道而無爲。應群機而不忒。諸人還委悉麼。三代而來還聖化。八紘此去沐淳仁。

師於六月初三日退院。辭衆上堂云。衲僧去就水雲姿。偶墮黃絲出應時。今日又歸林壑去。得便宜了得便宜。諸禪德。且作麼生是得便宜處。良久云。此去常尊自己事。者回不爲別人憂。

江州圓通語錄終

江州能仁禪寺語錄

侍者法澄編

師於建炎二年六月十三日入院。上堂云。一塵起大地收。一花開天下春。衲僧變態。須是恁麼始得。便乃一切時一切處。任運自在。應用無方。諸人還委悉麼。風行草偃。水到渠成。

上堂云。好諸禪德。念盡智明。玉壺引步。神虛鑑遠。寶鏡含輝。應萬化而無當。不墮諸數。湛一真而獨照。不外餘塵。且作麼生。行履得恁麼相應去。良久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鸞鷟衝破竹林煙。

上堂舉僧問洞山。四山相逼時如何。山云。老僧日前。也曾向人家屋簷下過來。僧云。回顧。不回。顧。山云。不回顧。僧云。未審。

教渠向甚麼處去。山云。梁奮裡去。其僧珍重便遷化。山以拄杖點云。闍梨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師云。祇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笋穿開古路苔。諸人還體悉得麼。莫道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上堂云。浙浙西風。斂氣浮。遠天野水一般秋。衲僧歇到茲時節。坐照寒光湛不流。諸禪德。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且作麼生是轉處。還會麼。解報山家六戶曉。須知雲樹一聲雞。

真州天寧琳長老。下法嗣書。師上堂云。五葉一花。不是尋常春力。十方一色。何曾特地莊嚴。琉璃地上轉機。明月堂前移步。正恁麼時。子有就父之功。資有合師之道。諸人還體悉得麼。良久云。玉龍放出千年鶴。妙辨初移一步時。

薦道士請。上堂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中之精則無像。其中之物則無名。應繁興而常寂。照空劫而獨靈。悟之者剎剎見佛。證之者塵塵出經。門戶開闢。也分而爲三教。身心狹小。也局而爲二乘。真境無涯。今妙觀玄覽。大方無外。今獨立周行。諸人還會麼。良久云。虛若谷神元不死。道先象帝自長生。

上堂舉。定上座參臨際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際下禪床。與一掌便托開。定佇思。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豁然大悟。師

云黃蘗傳來。臨際用底。定上座。觸著關捩。廓然一念忘緣。泊爾十方無寄。現前不用安排。直下何勞擬議。不風流處也風流。有意氣時添意氣。

上堂舉洞山云。初秋夏末。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後僧舉問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出門是草。涉辛辛莽莽之間。葉落知秋。墮黯黯青青之處。到者裏。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成文。處始得。還端的麼。良久云。水明老蚌懷胎後。雲重蒼龍退骨時。江州能仁禪寺語錄終。

真州長蘆崇禪院語錄

侍者宗信編

師於建炎二年九月十五日入院。上堂云。恁麼時。恁麼處。恁麼去。恁麼時。恁麼處。恁麼來。其來也。內紹到家。其去也。傍分借路。明月練鋪江面。蘆花雪照門頭。分明祇是箇人。宛轉歸來舊處。諸禪德。本色漢到者田地。更須知有功德及盡。十成時。脫去渾身。祖禪相承。一色後荷擔底事。諸人還相委麼。良久云。機轉玉輪乾坤靜。妙叶寶印正當風。師於當月二十九日。就本州天寧寺開堂。發運閣學。度疏與師。師接得良久云。善財獨勒。相逢有彈指之緣。居士文殊。酬對到忘言之處。妙在箇中投契。還他方外知音。也應今正是時。會與重宣此義。宜疏罷。知府學士。度疏

與師。師接得復云。隨呼而應。虛谷有無盡之音。對像而形。圓鑑有不私之照。心心相印。法法現成。其或未然。更煩重舉。宜疏罷。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今上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天地容於聖心。日月助於炎德。皇基綿遠。不可窮其方隅。壽域穹崇。不可窮其數量。體蒼蒼之至化。施物物於淳仁。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執政大臣。兩制侍從發運閣學。知府學士通判寺丞。闔府文武寮寮。並願奉國惟忠。贊一人之大業。潛心游道。體萬彙之元功。福慧光嚴。壽齡綿久。以父母恩。而及百姓。以佛祖囑。而護叢林。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是祖禪傳宗之信。乃納僧取則之時。幾回舉似與人。真箇不忘得處。供養隨州大洪山第四代淳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坐。天寧長老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又作麼生觀。諸聖宗仰而為師。衲僧心傳而為祖。居混茫之化表。出離微之道前。無象無名。難思難議。到者裡。須知有建化門頭。敲唱底時節。衆中莫有了事底衲僧麼。出來相見。時有僧問。適來發運疏中道。錯錯在手。要須法雨霽霽。正恁麼時。願見作家手段。師云。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進云。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去也。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幸逢席上台星鑑。好運靈光第一機。師云。爾只今問第幾機。進云。霜林玉鳳生雛。月戶金雞唱曉。師云。直須恁麼。僧問。昔日與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不為人。三聖云。我

逢人即出。出即。便為人。未審。二尊宿。還有相逢處也無。師云。落巖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進云。如是。則春蘭秋菊。各自馨香。師云。又恁麼去也。進云。敢問。和尚為復是為人出。不為人出。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爭奈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云。今日遭人點檢。進云。還許學人下箇註脚也無。師云。許。進云。截斷脚下五色線。拈却長蘆下馬臺。師云。無爾下足處。師乃云。釋迦出世。以衆生妄想。遂封。而說種種法。達磨西來。以底事現成圓滿。而傳密密心。說種種法也。以楔出楔。傳密密心也。以符合符。諸仁者。一段光明。爛爛月。含霜夜。一壺爽氣。沈沈水。與天秋。空而不空。廓然自照。有而不有。湛兮若存。法身圓極。而無去來。物物難逃其外。佛眼洞鑑。而一同異。塵塵。但入其中。所以古人道。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若恁麼會得。方知道。一切處是爾自己。一切處是爾光明。一切處是爾坐道場。一切處是爾作佛事。雖然如是。且道。光影俱忘。又作麼生體悉。良久云。玉馬雪行歸半夜。羚羊掛角月沈西。陳謝罷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便下座。師云。禪客相逢。自有琢磨之妙。作家做處。元無刀斧之痕。且道。正恁麼時。作麼生。還會麼。影草事。麻本色漢。截流機對當行家。天寧長老白椎云。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便下座。上堂云。六戶不掩。從教萬法通同。四衢無蹤。

①原本註註曰機機二句按四轉靈機第二轉句也明淨序重編中載之而今古本編者何故逸之哉可以怪之一也 ②〔不〕一 ③更二不 ④但二 ⑤易 ⑥真二真 ⑦

祇變一塵不受。所以道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便能聲色裡睡眠。聲色裡坐臥。還體悉得麼。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上堂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其變處去。山云。火後一莖茆。師云。虛而靈空而妙。光明一點。乃生佛之樞機。廓徹十方。是聖凡之窟宅。還會麼。良久云。堪嘆去日顏如玉。却嘆迴時鬢似霜。

上堂云。日照晝月照夜。天清而高地厚而下。不我處者大功。不可逃者至化。舉起鎮州蘿蔔。酬却廬陵米價。阿嚕勒繼薩婆訶。佳作人可知禮也。

上堂云。獨立不改。周行不殆。莫嫌滿眼諸塵。須信唯心三界。列千峯而向嶽。會百川而到海。諸禪德。恁麼會得也。卷簾除却障。恁麼不會也。閉戶生得礙。會與不會商量。漆桶依前不快。

上堂云。環中隱照。盤龍吟枯木之雲。量外真明。老鬼弄夜輪之魄。機前梭路。石女能分。肘後印章。木人得用。直得一印印遍虚空。法界更無遺餘。諸人還體悉得麼。六門通曉意。大地絕纖塵。

上堂云。祇箇是家風。明明入涅槃。江光蘆映月。夜色水吞空。撥手懸崖下。分身萬像中。回塗登鳥道。恰恰是神通。

莊上回上堂云。南畝黃雲禾弄穢。中洲白雪草成花。歸舟恰向其閒過。一棹清風夜到家。諸禪德。長蘆尋常不與諸人世語流布。真箇其中行履來。且道。諸人行履又作麼生。良久

云。誰敢壓良為賤。

天寧節上堂云。乾坤同壽。無以窮其歲年。物我同心。無以分其中外。以法為界。則無方維。以智為身。則無向背。諸禪德。且道。箇人作麼生行履。還會麼。國付一人教舜化。恩臨四海戴堯仁。

上堂云。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藥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

上堂云。道綿綿兮用也不勤。道綿綿兮寂也不滅。二藥困墮於空無。衆生執迷於分別。菩薩區區於進修。諸佛嘖嘖於演說。諸禪德。一句子妙出三藥。一念閒功超萬劫。水月茫茫兮舟棹閑。雪雲冉冉兮路岐絕。明明靈靈兮唯已自知。大辯若訥兮大巧若拙。

上堂云。恰恰無縫縫。明明不覆藏。驚蟄豈傳迦葉。少林那付神光。現成處處合頭句。具足人人知見香。虛空說法森羅聽。不掛唇皮解舉揚。諸禪德。十二時中。直是滿眼滿耳了也。還體悉得麼。良久云。傍觀者啊。當局者迷。資福和尚到上堂云。玉線金針相續難。劫盡空處妙。投關。香林煙暖風排雪。月窟水寒影轉山。裡許借功方得活。那時退位不知閑。宗家密密綿綿事。布施多人莫要慳。

上堂舉僧問古德。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德云。六祖是廬行者。師云。好諸禪德。直下無窠窟。不用求奇特。皓玉本無瑕。雕文喪君德。

上堂云。本來田地無涯岸。極目寒光成一片。

消息平沈佛也迷。機輪轉側誰能辨。看看。雪山山下擁蒼人。白牛一掣芒繩斷。參。

上堂云。靈苗發種覺樹敷春。冷寂寂處却要溫和。乾爆爆時還須津潤。若能如是。便乃能方能圓。能曲能直。正恁麼時。如何體悉。還會麼。誌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常在臥床頭。

歲旦上堂僧問。舊年已去。新歲到來。不審無位真人。今日壽年多少。師云。也須頭上添一歲。進云。恁麼則應時納祐去也。師云。爾分上作麼生。進云。直得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師云。百歲老人分夜燈。師乃云。淑氣成春。韶聲入律。堂堂做處。須知戶掛凋林。密密來時。自是花開枯木。金雞報曉。玉女登機。一段風光。大家時節。祇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作麼生體得。借婆裙子拜婆年。買盡風光不著錢。劈面來時莫回避。箇人裡許有生緣。

上堂云。一言道斷不鼓唇皮。一擔擔起不費氣力。直得口掛壁上也。妙照那人。意在目前也。圓成衆事。便能默時說說時默。用時閑閑時用。且道。正當用時如何。良久云。巨靈擡手無多子。打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舉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何是尾。峯云。不坐萬年床。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峯云。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峯云。雖飽無力。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云。好諸禪德。雲從龍風從虎。客到家水歸海。頭尾平正。內外通同。八方受敵鐵牛機。半夜陣圓玄豹變。雖然如是。也祇是兒孫得力處。

祇如室內不知。又作癡生。良久云。戶外有雲從斷徑。座中無照勝然燈。

上堂云。剎剎塵塵是我。無處藏身。到到處處逢渠。箇人具眼。百草頭上。鬧市門頭。混不得。不隨流。類不齊。絕滲漏。須知衲僧做處。大用現前。普化半頭半狂。金牛自歌自舞。諸人還會麼。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參。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云。我尋常向人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體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似爾恁麼驢年去。師云。魯祖爲衆竭力。南泉家醜外揚。長蘆恁麼點檢。還更有人點檢長蘆麼。有點檢無點檢。卽且置。魯祖爲人處作癡生。還會麼。無底合盤盛不盡。穿心梔子。釘將來。

上堂云。同中有異。功亡就位。異中有同。在位借功。一步密移玄路轉。全身放下劫壺空。隱隱密密。玲瓏瑤瑤。記取深雲須變豹。自然死水不藏龍。

上堂云。麟龍不爲瑞。珠璧不爲貴。衲僧眼豁開。徹見生死。生死第一義。諸佛心。祖師鼻。少林傳燈。靈山授記。隨高隨下。何此何彼。假諸因緣。神通游戲。有時五教三乘。有時三德六味。有時屋裡主財。有時門頭了事。處處清白家風。人人見成活計。正恁麼時。且道。作癡生是見成受用底。還體悉得麼。良久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

上堂云。一二三四五。禾山打鼓金牛舞。劈面來時著眼看。全身放下休回互。諸禪德。祇如不回互時作癡生。良久云。千鈞纔一挽。自有

發機人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碗裡盛雪。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猶墮一色在。進云。恁麼則滿缸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師云。轉却後作癡生。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處長威神。師云。且喜勿交涉。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師乃云。活計如今付舊人。版頭疎久又還親。星河月與長江混。渺渺清光一色勻。底時節落功勳。臥穩須知却轉身。轉得了來相識麼。寒窮面嘴黑皺皺。

上堂云。今日是釋迦老子降生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癡生。以拂子畫○。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癡生。師畫○。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又作癡生。師畫○。云。若是具眼衲僧。必也點頭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

上堂云。六根返源。徹底靈明無類。四大性復。通身清淨無塵。直得絕因緣斷相續。混古今。混同異。諸人還體悉得麼。靈鳥不萌枝上夢。覺花無影樹頭春。

上堂云。透頂透底。徹根徹源底人。爲甚麼跨步時。失却路頭。隨高隨下。合方合圓底人。爲甚麼合眼時。失却處所。諸禪德。作癡生履踐。得通同一貫去。良久云。好手猶如火裡蓮。他家有冲天意。

乾龍節上堂云。乾坤之主。海岳之尊。密密不問。綿綿長存。全提造化之柄。妙得生成之根。箇人壽量也。龍施膏雨洗山骨。箇人神明也。蟾把清霜摩月魂。當時舜。日下臨。蒙聖庇從佛學佛。今日堯眉上祝。是我衆知恩報恩。

上堂云。好諸禪德。與乾坤同其覆載。與雨露同其霑濡。與草木同其生成。與水雲同其去就。與鬼神同其凶吉。與時序同其陰陽。所以道。萬物自有功。當言用極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正恁麼時作癡生。得函蓋箭鋒去。還會麼。逼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

上堂云。何須更舉揚。全體露堂堂。濕暑時時雨。薰風陣陣香。秧針初透水痕淺。蒲。力欲剪柳絲長。雙六盤中休喝彩。分明觸事恰相當。

結夏上堂云。一塵具無量刹土。一念超無量劫數。一身現無量衆生。一體合無量諸佛。所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恁麼則不可以方所爲限。不可以時分爲拘。自他和合。則水乳相同。主伴交參。則鏡像相照。祇如禁足護生。又且如何話會。良久云。心心無異念。步步不迷方。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甚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尋常將甚麼喫飯。僧無語。祖便打。師云。祇解捉死蛇頭。不能捥猛虎鬚。當時待他問爾口在甚麼處。便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往往做手脚不及。

上堂舉百丈涅槃和尚問南泉。從上諸聖。還

有不爲人說底法麼。泉云。有。丈云。如何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某甲祇恁麼。和尚又如何。丈云。我不是善。智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某甲不會。丈云。我大殺爲爾說也。師云。好大衆王老師葛藤。被涅槃和尚截斷了也。涅槃和尚葛藤。且不得動著。非唯既往不咎。亦乃盡法無民。雖然如是。還點檢得出麼。如今奪得連城壁。秦主相如盡喪身。

上堂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師云。叢林多作出水未出水。蓮華荷葉商量。我也知爾爲蛇畫足。更有底打傳口。有底杓卜聽虛聲。總未得剿絕。長蘆爲爾拈却了也。方知道智門是箇無固必漢。長蘆今日大似繫縣茶瓶。

舉首坐立。僧上堂云。吾家種草古今難。針鼻纔分度線端。混處相期君把手。到時不與汝同盤。却來大用縱橫是。向去全功轉側看。底事要憑師印可。輪回生死不相干。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師云。好諸禪德。無殺縫絕。隨心自在。當處解脫。還會麼。有餘一法著不得。無餘一法也還社。

上堂云。來無所從。去無所向。達一理之齊平。見諸法之空相。曉雲散處日明。夜雨過時溪漲。照體獨立。今常住一如。應真不借。今森羅萬像。不須爾更作思惟。自有人普同供養。師高聲喚云。大休大歇。底禪和子。若不受食是。

尊貴墮

上堂云。滅而不滅。與虛空合體而靈。生而不生。與森羅同用而妙。劫前無朕。身後有家。鶴夢巢寒。耿耿蒼林之月。龍吟夜永。依依枯木之雲。諸禪德。正恁麼時。無生滅絕去來。妙有納僧行履。還體得麼。良久云。煙含碧草。沙頭雪。風弄白蘋。江上秋。

上堂舉紅子喝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此事。師云。好諸禪德。寒巖異草。坐著成功。明月白雲。步時分影。正當恁麼時。如何行履。良久云。幽洞不拘鎖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上堂云。好諸禪德。雲無心而自閑。天無際而能寬。道無像而普應。神無慮而常安。隨之也不見去跡。迎之也不見來端。一藏教祇成讚歎。三世佛止可傍觀。燭曉堂虛。織婦轉機梭路細。水明夜靜。漁老擺蓑紅月寒。諸禪德。還會到箇田地。箇時節麼。其或未然。不要亂舉。

上堂云。大衆芝麻壓得油。粳米炊得飯。還我叢林飽參漢。衲僧履道貴平懷。何必臨機爭轉換。活計自然家風成現。順水便風。歸舟到岸。寒山拾得笑呵呵。此心分付知音辨。

●真州長蘆崇福禪院語錄終
師小參示衆云。兄弟機絲不掛。木人暗擲金梭。文彩未彰。石女先提玉印。妙明田地。豈涉春綠。虛聲亭堂。寧關曉意。正非孤立。風前月樹猿啼。偏豈單行。煙外滄洲鷺宿。光裡鋒鏑。未兆。隱時頭角嶢嶢。叶通兼帶纒疎。便見犯

鋒傷手。六門機息。是須宛轉傍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夢手推開月戶。轉身撥側玉輪。方能出自胸襟。始免坐他床榻。泥牛運步。已萌建化之緣。木馬嘶風。便是利生邊事。如何履踐得恁麼相應去。良久云。還會麼。釣絲午夜休拈弄。風拭湖光水月秋。

小參云。好兄弟。若論此事。千里同風。何彼我之相遠。豈形聲而能聞。岸。輕弄白。沙樹綠含春。觸處現本光。百川同一味。盡十方世界。而俱是我家。卽萬象森羅。而更無別法。通身不滯。撥手無依。轉側相逢。合談何事。還相委悉麼。良久云。入門白髮笑添雪。上岸青鞋從泥泥。泥。復云。浪爪擎舟雪濺空。十年胸際著慈風。如今堂上時相見。分付飲茶談笑中。

記得保福問鵝湖雪峯先師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則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鵬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拈云。二老宿是卽是。祇知雪峯放行。且不見雪峯把定。祇如覺上座。適來與長蘆和尚。三門前問訊。方丈頭人事合掌起居曲躬叉手。諸人恁麼相見。也祇是放行。且道。把定處作麼生相見。還相委悉麼。鶴鷺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

小參云。好諸禪德。鵝腰前有本來雲。照徹昆盧頂額平。玉馬過關方半夜。木雞喚月恰三更。寥寥跡絕全功轉。歷歷光生借位明。却著弊衣垂化手。合同紅子順流行。兄弟此箇田地。亘徹古今。是爾諸人分上本有底事。祇

●智二知一 ●主二王一 ●(真州·經)十·字二(小參)二字 ●(師日)十·頁●

爲一念封迷。諸緣籠絡所以不得自在去。勞他先覺建立化門。也祇勸爾諸人。自休自歇去。歇即菩提。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便知道。夜明簾外。暗弄機梭。明月堂前。妙拈針線。長天似鏡。功圓脫彼三緣。大地如雲。過在坐他一色。那時撥轉。觸處崢嶸。根根塵塵。無非佛事。行行步步。皆是道場。恰恰現成。無一絲毫移易處。到者裡。祖師無分外授手底法。諸佛無分外相傳底心。元不盈餘。何嘗欠少。祇如今左邊立諸來檀越。右邊立長蘆衲僧。何必參尋。禪什麼時不具。那用懺悔。罪什麼處得來。自然即物契神。祇麼返常合道。莫道未來佛與爾受記。何煩過去佛爲我證明。祇爾箇現在不可得。便是常住無量壽佛。諸人若向者裡。透頂透底徹本徹末。體悉得去。有什麼事。其或未然。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陳蒲舉三祖問二祖云。某甲多諸罪障。乞師懺悔。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云。覓罪性了不可得。二祖云。與女懺罪竟。三祖便禮拜。師云。三祖自倒自起。二祖相樓打樓。今晚海陵善友。問覺上座求懺悔。若也向者裡。心跡俱泯。體上無痕。名相機與。泥中洗土。且畢竟作麼生。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襟。

小參云。兄弟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欄。四面亦無門。祇者裡便是人處。可謂通途息耗。叶路當風。其或反側遲迴。便是撞頭磕額。正恁麼時作麼生。良久云。玉馬雪行歸半夜。羚羊掛角月沈西。陳蒲舉復云。兄弟三世諸佛

不知有。點即到。白牯狸奴却知有。到即不點。何須馳騁神通。祇恁蕩除知見。雲開也星象排珠。月上也江光鋪練。懺懺還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辨。正恁麼時。且道。作麼生辨。但向道三年一闕。

小參云。兄弟大功機轉。借爲誕生。一色若消。方名尊貴。細中移足。鶴出銀籠。位裏回頭。月鋪金地。正不孤滯。偏自雙行。放開則三世都無空缺處。所以道。盡十方世界是爾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爾自己。盡十方世界是爾光明。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什麼處不是爾成佛處。什麼時不是爾說法時。不見道。護明不從兜率降。一輪圓滿十方周。陳蒲舉復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喪子命根。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迴避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却失也。僧云未審。向什麼處去也。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拍手云。一等是箇毒氣。師云。者僧解問。青林解弄。可謂是虛玄不犯。回互旁參。把定咽喉。方爲好手。觸他毒氣。不是作家。且道。正恁麼時。畢竟作麼生。良久云。連頭袋子盛將去。沒底籃兒著取來。

小參云。恁麼時恁麼處。是爾諸兄弟。安居田地。還端的也未。而今事不獲已。便有重話會語。先佛遺範。禁足護生。祇要諸人不妄行一步。不作衆生想念。罷却機警。盡却攀緣。一味休歇。窮教到底去。打教徹頭去。莫依倚莫停

留。直使無絲毫粘惹。方喚作解作活計底人。解紹家業底人。所以古人道。如人在家三十年。愁什麼家業不辦。祇如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語。經半年方來下語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殺道。祇道得一半。蓋云。和尚又作麼生。霜云。無人識得渠。蓋便禮拜。兄弟子就父移。功圓路轉。動犯則頭角生也。醜拙露也。直饒琉璃殿上。玉女搖頭。明月堂前。石人撫掌。也祇是旁參邊事。到者裡。三世諸佛瞻望不及。歷代祖師毀贊不著。天下老和尚詮註不到。方有少分相應。如今欲得恁麼去麼。且把兩頭撥開中閒放下。觸體前四大後體取。就裏許携得將來。隨到處用得恰好。方信道。十方世界中。唯一乘法。更無一滴滲漏。直得塵塵剎剎。佛佛祖祖。莫祇道佛祖在剎塵裡安居。元祇者便是。擬議則話作兩

轍。依佛則不得一如。不見雲門拈拄杖子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好兄弟雲門。拈十方世界。在拄杖頭上。作箇道場。盡十方諸佛。諸大菩薩。一切衆生。總在拄杖頭上結制。可謂是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促一劫以爲一日。延一日以爲一劫。豈祇以一夏爲時分。一處爲方所。祖不云乎。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若能恁麼履踐則得。相應則知。以法界爲畔岸。以圓覺爲伽藍。且道。如何是伽藍中人。良久云。暫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明。陳蒲舉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

迴

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梨。熱時熱殺閻梨。師云。一盤黑白互交羅。生殺其中細琢磨。樵人疑著當頭著。不覺腰間爛斧柯。

小參云。生滅心盡是寂滅。露柱懷胎底時節。寂滅心起是生滅。石女生兒解言說。用時萬象不盈餘。休處一真無空缺。藤枯樹倒笑呵呵。依舊清風與明月記得。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云。好兄弟。不入門。不出戶。高高山頂立。那現身。深深海底行。不匿跡。木人握印。當風文彩未形。玉女攪梭。直下機絲不掛。正當恁麼時。又合如何變弄。還會麼。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小參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天共白雲曉。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水和明月流。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莫道鯢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迴。進云。如何是偏中至。師云。當機不迴互。敵面無後先。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寶殿無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進云。五位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乍可截舌。誰敢當頭。師乃云。應緣無滯。德用不孤。百草頭上。薦得明明祖師底心。六塵堆裡。拾得的家底眼。赤肉團上。無位真人。鬧市門頭。富貴底漢。堂堂不昧。恰恰現成。直饒破二不成一。猶是建化門頭事。不見道。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恁麼時節。身不待父母和合。道不假天地生成。良久云。十洲春盡花彫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復

舉灌溪問末山。如何是末山。山云。不露頂。灌云。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等相。灌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灌從此入室。師云。不是男不是女。不是神不是鬼。不是佛不是物。祇知白雲無心。誰辨青山在目。夜明識取斷蛇珠。潭寒退下蒼龍骨。等閑掣斷紫絲絛。天上人間收不得。收不得底事。從來沒窠窟。

小參云。好兄弟。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拈起也周偏法界。應用無方。放下也清淨本然。虛明絕待。衲僧家。有時投覓角杖。繞天下去。去無去相。便知道。雲水是閻梨。閻梨是雲水。有時坐法空座。坐斷報化佛頭。住無住相。方見得家風是自己。自己是家風。直得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雖然如是。不見道。縱然爲客樂。爭似在家貧。復舉僧問九峯。西天夏末多有得道果者。和尚此間還有也無。峯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峯云。頭戴午夜月。腳踏黃金地。僧云。還轉也無。峯云。作麼生不轉。僧云。如何是轉。峯云。今古已聞龍退骨。師云。不守功不得色。玉人未照當臺鏡。石女不登月下機。可謂枯木龍吟。猶帶喜在。獨體眼睛。猶帶識在。直是智不到處。路已轉時。且道合作麼生體悉。良久云。還會麼。盧荻易分相混雪。水天難辨合同秋。

小參云。元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所以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門門通處處顯。不覆藏勿回互。釋迦老子分千百億化身。觀音大士具八萬四千手眼。運大神通。放大光明。現功德相。作莊嚴事。然於報化門頭。即得。實際地上。總用一點不著。祇如四大壞五蘊空。六根昏塞。七識捨盡。平生伎倆。總做不得。平生知解。總忘了也。親屬留不住。好玩將不去。無家可坐。無地可安。直得無一絲毫許粘纏處。且道。正恁麼時。真實人作麼生履踐。還相委悉麼。良久云。夜來雲散斗杓垂。拈得鼻孔失却口。復舉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同往問大梅。被一時坐却。不許分疎。然而公案現成。覺上座不免出一隻手。與劈折去也。有處莫依守。會要功中移步。無處莫停留。更須位裡轉身。且道畢竟如何。還會麼。夜月有輝含野渡。白雲無雨裏秋山。

小參云。好兄弟。虛而靈空而妙。用處不勤勤。寂時還皎皎。據一如之本源。當千差之會要。箇中人無正倒。不病不死。不生不老。唯自證以相應。非思惟而能到。古渡風清一片秋。月色江光冷相照。復舉洞山和尚在疾。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也無。山云。老僧看他。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時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者。師云。既不見有病。則不見有死。亦不見有生。亦不見有老。四相不能遷。三世不能轉。正恁麼時。且作麼生看他。良久云。還相委悉麼。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小參云。好兄弟。清虛之體。借路能來。差別之

緣隨心自盡。死蛇弄得活。駁馬牽得迴。方信得山雲冉冉。江水滔滔。處處入此宗。頭頭無別法。正恁麼時。還相委悉麼。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復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師云。好兄弟。趙州四門長開。不礙諸方往來。十字街頭人大叫。平鋪買賣沒相猜。恁麼見得方知。趙州老子與衲僧。出眼中金屑。斷鼻上泥痕了也。還端的麼。月到中秋滿。風從八月冷。

小參云。好兄弟。行行沒蹤跡。石馬著金鞭。住住不凝停。木人敲玉戶。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直饒恁麼履踐。得十成去。猶是傍參邊事。且道。不借借時。落在甚麼處。良久云。還相委悉麼。星前人臥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渠。復舉六祖問讓和尚。甚處來。讓云。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什麼物恁麼來。讓經八年方下語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否。讓云。修證則不無。污染則不得。師云。從來不相似。何處更著得污染來。然而擬向則觸。蹉跎則背。且道。正恁麼時作麼生。還會麼。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小參云。好兄弟。本源無風波。真界絕涯際。木人步月歸。轉側功動盡。衲僧家須到者般田地。可謂是金針穴細。玉線芒長。那時妙智貫聯。始得十成通暢。不礙奔流度刃。何勞息靜停機。活眼照劫外之身。亡機運今時之步。方信道。衆生及國土。皆同一法性。且道。畢竟承誰恩力。還相委悉麼。手指空時天地轉。迴頭

風月屬吾家。復舉僧問護國。如何是和尙本生父母。國云。頭不白者是。僧云。未審將何奉獻。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師云。煙水隔時。迂疎情在。風雲會處。向去功存。直饒同一色成一家。尚未與那人體合。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木人夜半言。不許外人識。

小參云。地水火風休假藉。一切不留還脫灑。家風廓落等虛空。田地虛明非晝夜。鳥道須知舉足難。玄機不許絲頭掛。同中有異異中同。徹底渾淪無縫罅。所以黃龍新和尚道。驚依雪巢。同中有異。鳥投黑馬。異中有同。黃龍老子雖是他宗。甚得吾家之妙。還辨得麼。金雞啄破琉璃卵。玉兔挨開碧海門。復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爲甚撞入者箇皮袋。州云。爲他知而放犯。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狗子却無。州云。爲他有業識在。師云。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疎。面赤不如語直。心真莫怪言。鹿。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眼珠。

小參云。好兄弟。一亘清虛衲子家。十方三世箇生涯。光明照夜燭。體眼。消息含春枯木花。曉色依依雲冉冉。天容淡淡月斜斜。母陀羅臂通身是。今日逢場便撒沙。諸人還甘得麼。若是大丈夫漢。剛制底人。紹乃祖家風。入諸佛闍域。不肯將荒草埋頭。葛藤絆足。直下磊磊落落。孤迥迥峭嶮嶮。赤灑灑露裸裸。地。不見道。動即影現。覺即塵生。到者裏。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覓他一滴。若也傍他門

戶。受他教詔。入他行市。坐他床榻。堪作甚麼。碧潭似鏡。不臥蒼龍。青天無雲。難藏老兔。石女舞袖。木人搖頭。繡靴轉側。玉堂寒。金轅回指。朱門曉。從此花生錦上。佛現世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不免將無作有。破二成三。於淨潔田地上。搽土撒沙。就報化門戶頭。不即不離。先賢古聖。來傳語底人。後學初機。還薦得也末。若欲疾相應。早成辦。把從前知見。參學得底。商量得底。傳授得底。一時打疊。却淨辨去。莫將一絲頭來。作圓釘作安排。便見不相似。但知識自本來頭。入彼變化境。自然一切處。作得主把得住。也無一乘可取。也無萬行可修。也無三界可出。也無萬法可了。爾若道出三界。則便壞三界。爾若道在三界。則便礙三界。爾若待了萬法。則萬法紛然。爾若待轉萬法。則萬法擾攘。到此直須。出不在不壞。不礙不轉。不了不紛。不擾。便見獨露底身。便是灑落底漢。不妨聲色裡睡眠。聲色裡坐臥。絕諸對待。常光現前。開發覺華。超脫情境。始信元不修持。不會染污。無量劫中。本來具足。圓陀陀地。曾無一毫頭許欠少。曾無一毫頭許盈餘。覺上坐恁麼說話。皆是剩語。如無孔鐵鎚。上下楔相似。諸人爾道既是知。爲甚不改。還會麼。相逢不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復舉僧問風穴。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穴云。無目山人能搗骨。鬧市相逢執手驚。師云。諸仁者。心心不觸。處處相逢。祇此間是文殊家風。祇者箇是普賢身相。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反聞入觀音普門。覺上座祇知當局

者迷。不顧傍觀者。更通箇消息去也。乃
堅起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
和尚。風穴老漢。爾者一隊禪和子鼻孔。總
被覺上座拂子穿却。還覺麼。座中亦有江南
客。休向人前唱鷓鴣。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下
座

小參云。釋迦出世。屈己徇人。達磨西來。歷良
爲賤。衣傳迦葉。似是而非。法付神光。將無作
有。祇爲祖嗣不了。致令殃及兒孫。從此五葉
一花。諸方分照。或全提正按。大用大機。或借
位明功。借功明位。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拈一
莖草。作丈六金身。於受用中。現千手眼。或轉
身異類中行。探手向那邊去。大都機器不一。
乃見方便。多路布羅天。葛藤滿地。設使萬
里無寸草。淨地却迷人。長空絕點埃。青天須
喫棒。更乃著脚威音路上。橫身與化門頭步
步不觸物。心心無處所。子細點檢將來。盡是
功勳邊事。不見古人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
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
當處即超越。兄弟且道。作麼生是佛祖未生
前。當處超越底句。還會麼。臂長衫袖短脚瘦
草鞋寬

真州長蘆崇福禪院語錄終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一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二

長蘆覺和尚頌古拈古集序

夫至理超名象之階。眞智出思議之外。佛佛
祖祖。相印以心。葉葉花花。妙嚴於本。門庭峻
高。而稜稜壁立。各紹其宗。枝派衍遠。而浩浩
岐流。終歸於海。付區分於杖拂。與烹鍊於鑪
鎚。道任斯人也。廓吞納之胸膈。神應求器也。
具變通之手段。爲萬世之龜鑑。明覺首唱於
其前。追千里之驪游。阿誰步隨於其後。

長蘆和尚。撫古德機緣二百則。頌以宜其義。
拈以振其綱。揚淮陽兩席之光。繼雪竇百年
之願。爛成春意。東風暖而山被錦雲。湛作秋
容。半夜寒而水懷璧月。縱奪有則。趣舍何
心。剪秦虧而闢正塗。頌見古人之克力。震
雷霆而破蟄戶。拈彰底事之全機。綿密契同。
方圓溜合。鑿柄不爽。斤斧亡痕。屈曲相通。
肖貫珠之絲蟻。裴回相附。猶布雨之雲龍。
赤肉團獨露眞常。獨體眼瀝乾漏識。箭鋒函
蓋。影草探竿。脫功勳而空劫非家。垂方便
而通身是手。洗磨鑑鑑。清吹排雲夢之氛。
膠續鳳絃。一雅韻奏雪樓之曲。禪人法潤集
以成編。小子嗣宗序而爲引。建炎三年自忝
日叙

泗州普照覺和尚頌古

侍者法潤信悟編

舉世尊一日降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一段眞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
錦含春像。無奈東君漏泄何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
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
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頌
曰

廓然無聖來機徑挺。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
回頭而墮領。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
秋清月轉霜輪。河漢斗垂夜柄。細細衣鉢付
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

舉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
王問。云何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
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
卷。頌曰

雲岸玩月瓊含輝。木馬游春駿不羈。眉底一
雙寒碧眼。看經那到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
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
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

舉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
梵刹。帝釋將一莖草。插於地上云。建梵刹
已竟。世尊微笑。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
身功德聚。等閑攜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
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
人

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源云。廬陵
米作麼價。頌曰

太平治業無像。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

飲。那知舜德堯仁。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兒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裡却不曾。僧舉似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頌曰。

藥之作病。鑒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今克家之子。有句無句。今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錘。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鐘。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云。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頌曰。癡兒刻意止啼錢。良朋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清入骨不成眠。

舉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衆散去。一日不去。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頌曰。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爾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南泉見遂

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斬却貓兒爲兩段。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頌曰。

兩堂雲水盡分拏。王老師能驗正邪。利刀斬斷俱亡像。千古令人愛作家。此道未喪。知音可嘉。鑒山透海。今唯尊大禹。鍊石補天。今獨賢女媧。趙州老有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異中來也。還明鑒。只箇真金不混沙。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个阿師。又怎麼去也。僧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州亦如前問。至來日上堂云。我爲汝勘破婆子了也。頌曰。

年老成精不認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枯龜喪命因圖象。良馬追風累纆牽。勘破了老婆癡。說向人前不直錢。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舉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

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裡種田博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爾喚什麼作三界。頌曰。

宗說般般盡強爲。流傳耳口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煙水秋。

舉臨際將示滅。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際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聖便喝。際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處邊滅却。頌曰。

信衣半夜付盧能。提攪黃梅七百價。瞎一技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岳變化鯤鵬。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跋龍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山又休去。頌曰。

觀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輪機謀主有深意。數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今人難觸犯。眉底著眼今渠得便宜。

舉溪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山云。田中多少人。仰插下鉞子。叉手而立。山云。南山大有人刈却。仰插鉞子便行。頌曰。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鍊骨銘肌共報恩。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繞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頌曰。

是與不是好看捲。似抑似揚。難兄難弟。縱也。彼既臨時。奪也。我何特地。金錫一振。太孤標。繩床三繞。閑游戲。叢林擾擾。是非生。想像獨體前見鬼。

舉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脩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怎麼又爭得。脩云。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脩便禮拜。頌曰。

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錯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爲什麼却撞入這箇皮袋。州云。爲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州云。爲伊有業識在。頌曰。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元求負命魚。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疎。平展演大鋪舒。莫怪他家不慎初。指點瑕疵還鑿鑿。秦王不識蘭相如。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頌曰。

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闊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難聲韻難謾我。未肯模胡放過關。

舉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眼云。迤邐行脚。藏云。行脚事作麼生。眼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眼豁然大悟。頌曰。

而今參飽似當時。脫盡塵纈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懸檢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辜負一雙眉。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怎麼則有第二月也。巖提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吾便休去。玄沙云。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兒婢殷勤。頌曰。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舉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非。山便喝。頭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巖公。大難承當。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搥。頌曰。

挫來機總權柄。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犯之令。賓尚奉而主驕。君忌諫而臣倭。底意巖頭問德山。一擡一搥看心行。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問云。我等常向他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

取。不得一箇半箇。他怎麼隨年去。頌曰。淡中有味。妙超情謂。綿綿若存。兮象先。兀兀如愚。兮道貴。玉雕文以喪淳。珠在淵而自媚。十分爽氣。兮清勝暑秋。一片閑雲。兮遠分天水。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兒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攬向峯面前作怕勢。頌曰。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頌曰。

扇子破索犀牛。橈鑿中字有來由。誰知桂穀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頌曰。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爲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納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颺脫葉。兮秋澄潦水。舉法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

云。一得一失。頌曰

松直棘曲。鶴長鳥短。義皇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鱗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無何祖囑。西來。裡許得失相半。蓬隨風而轉空。缸截流而到岸。箇中靈利衲僧。看取清涼手段。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下底一場懺懺。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國云。日出後一場懺懺。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也。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懺懺。頌曰

壯志稜稜。髮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舉風穴在鄂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印。是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惜釣鯨鯢。澄江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牧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頌曰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毘盧頂額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衡廣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邊邊過。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怎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爲什麼却不壞。濟云。爲同大千。頌曰

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裡了無鉤鎖機。脚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殺。知心指出。勿商量。還我當行相買賣。

舉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衆無語。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綠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面無當。巖花之粉。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分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舉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僧云。常思。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僧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山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頌曰

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類農。突出虛空。分風轉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遊龍。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聖云。老僧住持事。頌曰

浪汲初升。雲雷相送。騰躍稜稜。看大用。燒尾分明度禹門。華鱗未肯淹靈瓮。老成人不驚。

衆。慣臨大敵。初無恐。泛泛端如五兩輕。堆堆何翅千鈞重。高名四海復誰同。介立八風吹不動。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興亡。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頌曰

儼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態。高名動業兩難濱。

舉洛浦參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共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罣礙。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

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浦從此伏膺。頌曰

搖頭擺尾。亦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庵外。分風月如畫。枯木巖前。分花并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親。獨步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舉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頌曰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錯錯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絹。

舉潯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云。乃云。是什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

可據山云。善哉善哉。頌曰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羅月又成鉤。千金之
子纔流落。漠漠陰晴有許愁。

舉臨際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
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
如何是無位真人。際下禪床擒住。者僧擬
議。際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頌
曰

迷悟相返。妙傳而簡。春拆百花兮一吹。力回
九牛兮一挽。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
泉眼。忽然突出肆橫流。師復云險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
云。喫粥了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盂去。
頌曰

粥罷令教洗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
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舉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峯云。到老僧也
未門云。恁麼則某甲在遲也。峯云。恁麼那
恁麼那。門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

絃管相銜。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
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
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
在

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爾諸人。
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覓活。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日下不挑燈。
浦云。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
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
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爾道

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待者祇對和尚。浦
便休。至晚喚從上座問。爾今日祇對。甚有
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
實。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盃子。從
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不會。浦喝出
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云。
慈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鷄。頌
曰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
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舉僧問南陽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
國師云。與我過淨。餅來。僧將淨瓶到。國
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
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頌曰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料忘雲天得志。擬
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舉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云。
是誰起滅。頌曰

祈斷老葛藤。打破狐窠窟。豹披霧而變文。龍
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舉僧問興陽。和尚。婆竭出海乾坤靜。觀
面相呈事若何。陽云。妙翅鳥王當宇宙。箇
中誰是出頭人。僧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
生。陽云。似鶴提鵝。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
真。僧云。恁麼則又手當胸退身三步。陽
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頌
曰

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

驚出鷲。那知風過行雲。機底聯綿分自有金
針玉線。印前快廓兮元無鳥篆蟲文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知。不辨真實。頌曰

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刺頭穩處下脚。脚
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斷。莫動著。千
年故紙中合藥

舉德山圓明大師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
若識此人。參學事畢。頌曰

收把斷襟喉。風塵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
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柏樹子。頌曰

岸眉橫雪。河目含秋。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撥
亂之手。太平之籌。老趙州老趙州。攪攪叢林
卒未休。徒費工夫也造軍合轍。本無伎倆也
塞壑填溝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
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
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
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
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維摩默然。頌曰

曼殊問疾老毘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玳瑁粹
中誰賞鑒。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抱璞兮。楚
庭鬪土。瓊瑤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
瑕。俗氣渾無却較些

曼殊問疾老毘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玳瑁粹
中誰賞鑒。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抱璞兮。楚
庭鬪土。瓊瑤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
瑕。俗氣渾無却較些

舉洞山供養雲巖真次。遂舉前遊真話。有僧問。雲巖道。只這意旨如何。山云。我當時消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與雲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今規步綿綿。父子變通。今聲光浩浩。

舉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禮拜。峯見來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頭歸菴。僧後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菴。頭云。噫。我當初。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頌曰。

切瑳琢磨。變態看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分有數。同條死分無多。末後句。只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舉法眼問覺上座。舡來陸來。覺云。船來。眼云。船在什麼處。覺云。船在河裏。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個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絛絛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

心

舉曹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頌曰。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著書。機絲不掛樓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舉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唾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徒領衆。又作麼生。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頌曰。

岐分絲染太嘯嘯。菓綴花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絛毛。星衡漢鑑。玉尺金刀。黃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头。巖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頌曰。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礙月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遍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機。大用縱橫何諱忌。

舉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托盃至法堂。峯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

盃向什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密啓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頌曰。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人前唱鷓鴣。

舉密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兔子面前走過。密云。俊哉。山云。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云。爾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頌曰。

抗力霜雪。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龍犀若驚深自信。真情參跡混漁樵。

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什

麼州云。恁麼則擔取去。頌曰。不防行細輪先手。自覺心龜愧掉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仙遊。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銷滅。頌曰。

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龜墮。龜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辜負我。

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在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

云。喪子命根。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回遯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却失也。僧云。未審。向什麼處去也。林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頌曰

三老暗轉柁。孤舟夜回頭。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不掉。笛聲晚月下滄洲。

舉劉鐵磨到潯山。山云。老牯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磨便出去。頌曰

百戰成功老太平。優柔誰肯苦爭衡。玉鞭金馬閑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裡。僧舉問雲門。門云。扇子踏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反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僧回舉似米胡。胡深肯之。頌曰

第二頭分悟破迷。快須撻手拾筌蹄。功兮未盡成。辨母智也難知覺。噫。兔老水盤秋露泣。鳥寒玉樹曉風淒。持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白珪。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芥城劫石妙窮初。活眼環中照廓虛。不許夜行投曉到。家音未肯付鴻魚。

舉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眼云。地藏。昭云。太宰負長慶先師。眼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昭云。何不問。眼云。萬像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昭乃豎起拂子。眼云。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上作麼生。昭無語。眼云。只如萬像之中獨露身。是撥萬像不撥萬像。昭云。不撥。眼云。兩箇。參隨左右皆云。撥萬像。眼云。萬像之中獨露身。爾。頌曰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月逐舟行江練淨。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丁寧。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効顰離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何是尾。峯云。不坐萬年床。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峯云。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峯云。雖飽無力。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頌曰

規圓矩方。用行舍藏。鉤置棲廬之鳥。進退觸藩之羊。喫人家飯。臥自家床。雲騰致雨露結。爲霜。玉線相投透針鼻。錦絲不斷吐梭腸。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木人路轉兮月影移央。

舉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曰

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折隣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後僧舉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僧回舉似夾山。山上堂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頌曰

拂牛劍氣洗兵威。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舉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頌曰

跛跛羣羣。齷齪騰騰。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法界渾成飯。鼻孔垂垂信飽參。

舉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修云。箇畢竟成竹。如今作幾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在。修云。某甲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遮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頌曰

裕落亡依高閑不羈。家邦平貼到人稀。些些力量分培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

舉翠巖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頌曰

作賊心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威。保福雲門也垂鼻欺唇。翠巖長慶也俯眉映眼。杜禪和有何限。剛道意句一齊刻。埋沒自己也飲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牆檐版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與爾說箇譬喻。如室有六窓中安一獼猴。外有人喚云。狂狂。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云。祇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乃下禪床把住云。狂狂我與爾相見。頌曰

凍眠雪屋歲摧頹。窺窺蘿門夜不開。寒檣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山云。曹山今日幸滿。僧云。幸滿後如何。山云。曹山好顛酒。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關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滿孝便逢春。醉少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系。太平無事酒顛人

舉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眼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頌曰

沒蹤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像之模則。剎塵道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頭云。不見本常理。巖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

頌曰

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稜角。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舉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頌曰

佛祖獨體穿一串。宮漏沈沈密傳箭。人天機要發千鈞。雲陣輝輝急飛電。箇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貴則賤。得珠罔象分至道。綿綿游刃亡牛今赤心片片

舉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山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於地上書箇十字。僧左旋一匝云。是什麼字。山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脩羅掌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山乃畫一圓相。圓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頌曰

道環之虛靡盈。空印之字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提聚。獨立周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頌曰

胡餅云。超佛祖談。句中無味若爲參。衲僧一日如知飽。方見雲門面不慚

舉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長沙。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裡。頌曰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

與我過禪。版來。牙取禪。版與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際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際。際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後住院。有僧問。和尚當年問翠微。臨際祖師意。二尊宿明也未。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蒲團禪。版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未意成機明目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劍。星漢却浮槎。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紅車

舉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料掉沒交涉。頌曰

夜緊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爲命。折筯不妨聊一撓。玄沙師。小塘老。兩蓋簫簫。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遊戲也華鱗弄藻

舉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頌曰

出門躍馬掃楊槍。萬國煙塵自肅清。十二處亡閑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

舉瀛山問道者甚夥處來。吾云。看病來。山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者不病者。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陀麼。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投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鳥飛兔走。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頌曰

俱胝老子指頭禪。三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飲毛端。鱗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師復豎起一指云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相之南譚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缸。琉璃殿上無知識。頌曰

孤迥迴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峩峩。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封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裡見來麼。南陽父子今却似知有。西竺佛祖今無如奈何。

舉臨際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度。乃辭蘗見大愚。愚問。什麼處來。際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際云。某甲三問佛法的大意。三度喫

棒。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爲爾得微困。更來問有過無過。際於言下大悟。頌曰

九包之難千里之駒。真風度箭靈機發。劈面來時飛電急。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

舉疎山到瀛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瀛山呵呵大笑。疎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瀛喚侍者。取錢還者上座。遂

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去在。後到明昭舉前話。昭云。瀛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過知音。疎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昭云。更使瀛山笑轉新。疎於言下有省。乃云。瀛山元來笑裡有刀。頌曰

藤枯樹倒問瀛山。大笑呵呵豈等閑。笑裡有刀窺得破。言思無路絕機關。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

滄海滌乾。太虛充滿。稍僧鼻孔長。古佛舌頭短。珠絲度九曲。玉機機一轉。直下相逢誰識渠。始信斯人不合伴。

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頌曰。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

寒瘡。將逐春風入癡癡。

舉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尊者曰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山乃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頌曰

夢中擁袖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體聲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蛟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泄我機。展眉應笑揚家。魂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舉南泉因陸亘大夫云。鑒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頌曰

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沒見其門。游神劫外問何有。著眼身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巖吹作。龍吟冉冉洞雲昏。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

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裡。將三門來燈籠上。頌曰

收盡餘懷厭事華。歸來何所是生涯。欄柯樵子疑無路。掛樹蠶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影。秋風雪陣擁蘆花。寒魚著底不吞餌。與盡清歌却轉槎。

舉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頌曰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者俱是藏。輸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無兩弄。

舉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時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機乾。老鑿不見從來癩。少子相看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剿絕莫爾預。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舉臨際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羅黃米來。際云。羅得盡麼。主云。羅得盡。際以拄杖一畫云。還羅得這箇麼。主便喝。際便打。次典座至。際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際云。爾又作麼生。座便禮拜。際亦打。頌曰。

臨際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辨秋毫。掃除狐兔家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舉九峯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峯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爾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

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峯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頌曰。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煙脫去正服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

舉同光帝謂興化云。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頌曰。

君王底意語知音。天下傾誠奏藁心。擬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爲萬世師。金輪景耀四天下。

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山云。吾常於此切。頌曰。不入世未循緣。劫盡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紅歸一帶煙。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蓋裡飯桶裡水。頌曰。蓋裡飯桶裡水。開口見膽求知己。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分誰與相同。匪石之心今獨能如此。

舉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頌曰。見有不有翻手覆手。瑯琊山裡人。不落罣礙。

泗州普照覺和尚頌古一百則竟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二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三

真州長蘆覺和尚拈古

侍者行從集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出文殊。纔近樵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惟不能舉。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云。金色頭陀。有心無膽。當時盡令而行。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這黃面瞿曇。也與擯出。若能如是。不唯壁立真風。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爾閑佛祖不得。

舉臥輪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師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舉百丈上堂。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黃蘗上堂。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雪竇云。若是雪竇。集衆以拄杖打去。便休。師云。下媒求鵲。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箇撈籠不住。呼喚不同底漢。又作麼生。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

人拜泉云。德變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行。師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不唯打破南泉窠窟。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泉云。德變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舉洞山到北巖巖問。什變處來。山云。湖南來。巖云。觀察使姓什變。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變。山云。不得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挑袖出去。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一轉語。若懷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云却請和尚問。巖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師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侍立。不種梧桐免風來。

舉法燈開堂。謂衆云。山僧本欲。陰樛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爲他分析。僧問。如何是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變處。燈云。過在我殃及爾。師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床。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禪不了殃及兒孫。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下。有人問西來意。若不對達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師道。香嚴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

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師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辨。雪竇是別機宜。誠休咎底漢。到這裏亦祇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麼。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雪竇云。劈腹剜心。師云。露髯髯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黨成家。

舉玄沙問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爾且道。不見其變法。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沙云。漸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未夢見在。師云。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未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

舉蓮華菴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衆無語。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師云。負人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什變處。露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舉雪峯云。飯羅邊坐地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玄沙云。飯羅羅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渴殺人無數。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師云。我則不然。飯羅羅坐。飯羅殺。海水沒頭。海水殺。以前傷乎不人無數。海水沒頭。殺殺人無數。以前傷乎不

吞。以後失乎不吐。祇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裏無爾吞吐處。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師云。龜龜無卦兆。空寂不勞鑽。

舉僧問淨衆。蓮華未出水時如何。衆云。菡萏滿池流。僧云。出水後如何。衆云。葉落不知秋。師云。李陵持漢節。潘閭倒騎驢。

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語。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即大殺道。祇道得八成。蓋云。和尚作麼生。霜云。無人識得渠。師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體衣裳。會須脫却。宗中辨的。豈外轉機。須子細始得。同中之異。酌然尙帶依稀。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樓。

舉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盡子落地。樣子成八片。僧云。如何是捏聚。州云。斂手而坐。師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擲在面前。拋向腦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超百步。

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

也打。僧便入。祖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祖豈却挂杖休去。師云。跨門之機。室中之意。具眼者分明辨取。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劍利底人。德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問。如何是劍利底人。德云。垢膩汗衫皂角洗。又問。如何是劍利底人。德云。古墓毒蛇頭戴角。師云。一句子把定要關。一句子不存軌則。一句子體用雙照。若人會得。許個劍利。還端的麼。枯龜妙在孫賓手。一約及分十字文。

舉雪峯問僧。什麼處去。僧云。普請去。峯云。去。師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雲門云。隨語識人。又是爲蛇畫足。

舉漸源因寶蓋來相看。源乃卷簾入方丈坐。蓋下却罷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幾語了蓋便打一掌。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云。祇爲有和尚在。所以打個。者回舉似源。源云。猶隔津在。師云。酌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且作麼得同生同死共命運枝去。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剿絕在。作麼生得剿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個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又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爲什麼保福不肯長慶。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一一透得。更有照用臨時。向上一竅在。雲門出云。耆內人爲什麼不知。藉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峯云。直須穩穩密密始得穩坐地。門云。啗啗。師云。坐著病在。背背用著光不透脫。直饒個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舉潞山問仰山。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云。某甲鋤得一片畚下得。一羅種。潞云。寂子今夏不虛過。仰云。和尚今夏作什麼。潞云。口中一飯。夜後一寢。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潞云。寂子何得自傷已命。師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這一夏總不虛過。爲什麼仰山道了吐舌。若點檢得出。禍不入慎家之門。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師云。沈空滯迹。犯手傷風。俱未是。納僧去就。直須莫入人行市。莫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

舉臨際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際。還有賓主也無。際云。賓主歷然。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際手裏。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他大逞神通。也祇得同聲相應。

舉洞山問隱山。如何是主中主。隱云。長年不出戶。洞云。如何是主中賓。隱云。青山覆白雲。洞云。賓主相去幾何。隱云。長江水上波。洞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隱云。清風拂白月。師云。主也雲藏頂相。賓也雪壓眉稜。相去也。

門司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

舉雲門云。佛法大殺有。祇是舌頭短。後。自云。長也。師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不由斷。

舉潞山與仰山摘茶次。潞云。終日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便撼茶樹。潞云。子祇得其用。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潞良久。仰云。和尚祇得其體。潞云。放子三十棒。師云。潞山仰山。父子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概。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舉。稜嚴會上。世尊告衆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爲子。脩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爲賊。師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情和頭。食魚去骨。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云。富嫌千口少。窮恨一身多。

舉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霜云。不出世。僧云。爭奈真身何。霜云。琉璃餅子口。師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搽手與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隱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云。扶登宗藥。須還大匠。雪峯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

不妨奇怪。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刺，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鍾骨銘心，罕逢明鑒。

舉國師三嘆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仁義道中，師資分上，再呼能再應，論實不論虛，且道：有辜負無辜負。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云：有。僧云：是什麼句。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師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爲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舉僧問臨際：如何是吹毛劍。際云：禍事禍事。僧便禮拜。際便打。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師云：殺人刀一毛不度。活人劍一毫不傷，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云：非佛法眼云：方便呼爲佛。師云：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刀相似，奈何魚魯參差。到這裏，須是轉劫外機。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擦手承當。具這般眼目始得。還辨得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舉脩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師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到這裏實成底事。一時觸却，始得穩坐地。還端的麼。一等平懷，浪然自盡。舉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者云：上堂齋去。梯

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外別道什麼。梯云：我祇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公。梯云：不認爲吾侍者。師云：放過即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打得骨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趁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荆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這僧透得也未。多虛不如少實。

舉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眼云：大衆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師云：從前不了，祇因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草菴止宿。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將差珍異寶，撥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却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個會。偈又作麼生會。師云：還端的也未。直饒個這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偈出趙州，稽顙不得。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清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即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眞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眞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云：向上更有事否。雲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

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師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

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舉石臺上堂：乃張弓架箭，三平壁開胸當之。聲云：一張弓兩隻箭，三十年祇射得半箇聖人。師云：石臺習氣不除，三平相席打令，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豈不是以己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了難尋稱意魚。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師子，雪竇著語云：大無端。師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雪竇，二俱作家。這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切忌擡頭磕額。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什麼父全不顧。山云：理合如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師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砂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砂不得。水云：應眞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云：白淨無垢。師云：白水老子，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祇箇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閑地，知心有幾人。

舉石頭參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門指版頭云：不可喚作版頭。僧云：

舉芭蕉云衆云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却爾拄杖子。師云。爾有則一切有。爾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常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爾拄杖子。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裡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觜裡龍吟。僧舉門石霜。如何是枯木裡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觜裡龍吟。霜云。猶帶識在。師云。王居門裡。臣不出門。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于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否。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祇今在什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罔知去處。國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師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爾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處。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鑄作佛得否。泉云得。陸云。

莫不得否。泉云不得。雲巖云。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云。不坐則佛。坐則非佛。師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得。

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佛勅文殊出定。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佛乃云。下方有罔明大士。能出此定。須臾罔明至。勅令出定。罔明彈指三下。女子便出定。師云。若定若動。還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大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裡麼。

舉雪峯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獼猴。峯云。祇這獼猴。各各皆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現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當時若見雪峯道現生也。但近前云啗啗。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舉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暮
春與爾一棒。有這一棒到爾。爾須具大慚
愧。若無這一棒到爾。爾向什麼處會。師云。死
口喫常住飯。展脚臥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
難得。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麼。雷開塾戶電燒
尾。引出崢嶸頭角來。

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亦是指蹤極則。師云。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且道。作麼生得十成去。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

舉金峯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作。時有僧出禮拜。峯云。休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師云。重

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僧擬乎強取。金峯又却不甘。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夫之手。若也辨得。函蓋箭鋒。金峯一院兩手分付。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
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
佛與曹山。賓主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
眼。未有長行而不住。長住而不行。還會麼。幽
洞不拘關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卽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云。竇主不諧。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屋因甃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來日不得普請。師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平天

子寰中旨。血汗將軍塞外心。
舉巖頭辭德山。山云。子什麼處去。頭云。暫辭。

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癡生。頭云。不忘和尚。山云。子邊何有此語。頭云。豈不聞智和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雖然是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收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稅。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稅。爭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爲什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舉黃蘗問百丈。從上相承底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藥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將謂爾是箇人。便歸方丈。師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他百丈。黃蘗不是不知有。且祇要此話大行。還會百丈歸方丈麼。林間風葉落。化外水天秋。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閣梨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譚。師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裡。爭奈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且道。仰山意作麼生。無限風流。偏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與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墮也墮也。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概。若是本色漢。提祖師印。轉鐵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却。方見衲僧手段。

舉聲聞三藏見閻王。王請玄沙驗之。沙背後以銅火筋。敲鐵火爐。問云。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云。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祇解瞻前。玄沙不能顧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

去。沙云。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或然裂轉鼻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攪行奪市。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際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際處得底。末山處得底。雖然一箭雙雕。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捏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若向這裡識得。睦州釋迦出世達磨西來。總是不守本分底漢。還識得麼。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

舉。南圓一日自燒浴。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圓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中南圓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僧却問。南圓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咄云。這奴兒婢子。師云。識尊卑知貴賤。南圓是作家。分玉石辨金銀。曹山不出世。這僧雖解切瑳琢磨。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到。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云。日日是好日。師云。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

舉壽聖云。月半前用。鈞。月半後用錘。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聖云。泥牛踏破澄潭月。

師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行也。互換符寶。把住也不留朕跡。還有體得底麼。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

舉僧問曹山。世間什麼物最貴。山云。死貓兒最貴。僧云。爲什麼死貓兒最貴。山云。無人著價。師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子細看來。直是一錢不直。曹山遇賤則貴。我這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逢處麼。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會答話。祇是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雪竇云。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師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床。直饒爾全機大用。也祇恐著手脚不辨。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師云。雪竇一期趁快。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却殊不知。雪峯巖頭是箇無因必漢。

舉雲巖院主遊石室回。巖云。汝去入。到石室裡看。爲什麼便祇回。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巖云。汝更去作什麼。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師云。低頭失却針。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穴以難穿。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舉南泉與趙州。既月次。州云。幾時得似這箇去。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師

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又作麼生。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屋裏無靈床。渾家不著孝。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云。這一縫大小。師云。見成公案。爾若道據款結案。我知爾未識玄沙。若有人問長蘆。祇向道。四稜塌地。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具眼者辨看。

舉古德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師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云。奇怪八十翁翁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云。待石鳥龜解語。即向汝道。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師云。一句子仰之彌高。一句子鑽之彌堅。一句子瞻之在前。一句子忽焉在後。還辨得麼。赤心片片知人少。觀面堆堆觀者稀。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鑿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箇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聞梨。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鑿破三關即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師云。山堆鐵積來。瓦解冰消法。則是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舉趙州與遠侍者。闕劣不闕勝。州云。我似一

頭驢。者云。我似驢胃。州云。我似驢糞。者云。我似糞中蟲。州云。爾在裏許作什麼。者云。過夏。州云。把將餅子來。師云。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目爭先得。森因打劫贏。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推豎拂。他又

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癩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爾禮拜著。僧禮拜。門以拄杖。柱。僧退後。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癩。其僧於此有省。師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悟在什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

舉僧辭大慈。慈問。向什麼處去。僧云。江西去。慈云。將老僧去。得麼。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云。大慈合併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真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版漢何。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這界不會藏。僧復問雪峯。這界不會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師云。石霜。峯相和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這界不會藏。意旨。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師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衛絕蹤。這

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搜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僧云。我肩禮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裏。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師云。誠法者。憫欺敵者亡。水中擇乳。須是鷄王。

與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云。情知爾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云。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師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以強陵弱。蓋他撥得轉弄得出。兩箇一般。為什麼道。我得爾不得。是真難掩。是箇不。冒。

舉雪竇舉古德云。眼裏著砂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便請高掛。益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具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益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具無事道人。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具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為師。師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長處。且道。選那一人為師。幕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

舉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密云。把針。山云。把針事作麼生。密云。針針相似。山云。二十年同行。作。這語話密云。長老又作麼生。山云。大地火發。師云。大地火發。問不容髮。南海崑

●鳥二鳥●●雞二雞●●任二任●●(門)十云●●真二真●●箇二二●●何二昌●●道十(箇)●●

崙天寒不機。祖相傳。一頭盪盪。

舉陳樞尚書與衆官。樓上遙見數僧從遠來。官云。數員禪客。陳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與驗過。僧至樓下。陳云。大德。僧舉首。陳云。不信道不是。官問措。師云。陳尚書當面白拈。瞞長蘆一點不得。

舉雪峯在洞山作典座。一日淘米次。山問。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峯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峯便覆却盆。山云。子他後別見人去在。師云。雪峯祇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舉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師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爲什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

舉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事在。行說俱到。則本事無。師云。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腳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云步。如何是要說便說云。啊。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

祖與一踏倒。水潦豁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師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想麼道。但問祇這一毫。從什麼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

舉古德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師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良久云。還會麼。不可續。截鶴。夷岳。登堅去也。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真彌勒。師云。拶破面門。分身千百億。師云。築著鼻孔。時時示時人。師云。高著眼。時人皆不識。師云。當面諱却。師復云。怒。皮袋欄街截巷。直是無迴避處。還辨得麼。腦後見。腳底見。與往來。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謹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師云。這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衆中祇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焦輒打著連底凍。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機。乃堅起拂子云。看。

舉南泉因至莊。偶莊主預備迎奉。泉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排至於如此。主

云。昨夜土地神報。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被鬼神覷見。泉云。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著。師云。長蘆則不然。若見這莊主。想麼道。便與捉住云。放爾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蓋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蓋。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山深肯之。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師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得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拈古一百則竟

後序

余頃將漕淮南。夢僧導至一古寺基。有巨棟十數。大書其榜曰。陽州金碧煥然。覺而異之。嘗語人莫能占。後數月。主善照者。衆訟抵獄。余生於泗。而又從官往來廿餘年。憫禪席猥冗。因欲以振起之。其徒走權貴門。皆爲之地。余志終不可奪。時雪峯了住長蘆。與比丘千五百人俱。今天童覺居上首。與衆推出。余乃勸請力行祖道。無有怖畏。遠近歸依。戶外履滿。他日相見。問其鄉里。則曰。陽州人也。忽省昨夢若合符節。聞者莫不稱首贊歎。咸謂此事不可不書。而執筆輒懶。退居清江之上。二年矣。惠慈上人。自天童由雪峯。持二老書來。問訊懇懇。出天童拈提古德機緣。因記

夢事之大略題其後。不獨可以砥礪禪流。且爲叢林盛事云。紹興四年十一月廿二日。藕林居士。向子謹書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三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四

明州天童山覺和尚。上堂語錄

侍者普崇法爲編

師於建炎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受請。上堂僧問。大白峯頭祥雲冉冉。玲瓏巖畔瑞氣綿綿。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瑞氣綿綿。進云。此猶是學人道底。師云。爾舌頭是我舌頭。進云。一言該萬象。一句逗群機。師云。是那一句。進云。的的無兼帶。明明不覆藏。師云。須是脚跟點地始得。僧禮拜。師乃云。佛法也無如許多般。只要諸人一切時中。放教身心空索索地。條絲不掛。廓落無依。本地靈明毫髮不昧。若恁麼履踐。得到自然一切時令。一切時應。了無纖塵許作爾障礙處。便能轉千聖。向自己背後。方喚作衲僧。若也倚他門戶。取他處分。受他茶糊。豈不是瞎驢趁大隊。既然如是。畢竟如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冬至上堂僧問。化紐轉樞。又是一陽生也。乾坤那畔。還有此箇消息也無。師云。日月不到處。古今無盡時。進云。寒巖回暖信。華笑不萌枝。師云。猶是門外漢。進云。作麼生是門裏底。

人。師云。不得名過。僧禮拜。師乃云。陰極而陽生。力窮而位轉。蒼龍退骨而驢玄豹披霧而變。要將三世佛體。穿作數珠子一穿。莫道明頭暗頭。眞箇日月而直饒爾斗滿秤平。也輸我賣貴買賤。諸禪德。還會麼。緊裏明珠。不撥自轉。

沒消息。師云。好諸禪德。秋疎山瘦。月落潭空。雲水意消。功勳路絕。且道。正恁麼時。如何體悉。玉輪機轉笑呵呵。直下相逢不相識。

舉雪峯問僧甚處去。僧云。普請去。雪峯云。去。雲門云。雪峯因語識人。師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爲什麼如此。皓玉無瑕。彫文喪德。上堂云。好諸禪德。雲容初破。雪意已回。清光心醉而醒。皓色眼迷而轉。直得全超不借。獨脫無依。裏許通宗。幾人得妙。諸禪德。箇是密密綿綿。轉功底時節。還體悉得麼。良久云。初平不語癡羊臥。消息分明付與誰。參。上堂云。妙存湛湛不爲無。眞照靈靈不爲有。更向其間退步看。白雲斷處青山瘦。參。上堂舉法眼一日坐次。忽指面前簾子。時有二僧。同去卷。法眼云。一得一失。師云。恁麼去底錯。恁麼去底親。錯時錯到底。親時親見眞。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上堂云。廓淨無際。而智與之俱。普應無方。而神與之會。智慮也惺惺自照。神用也綿綿不勒。便能一切時。一切處。放大光明。作大佛事。所以道。山河無隔越。光明處處透。又不見道。若人欲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諸相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作麼生行履。得恁麼相應去。水月澹相對。松風清未休。上堂舉洞山問隱山和尚。見甚麼道理。便住此山。隱山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

上堂僧問。百草頭上。罷却平生時如何。師云。脫體無依活卓卓。僧云。恁麼則遇界不會藏去也。師云。識取俱胝一指頭。僧云。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師云。切忌掃頭磕額。師乃云。三千世界。收一印中。而字義炳然。八萬法門。在微塵裏。而科目具足。諸禪德。俱胝和尚一指頭禪。三十年受用。豈不是十方通暢。八面玲瓏。見成平等。游踐自在底漢。還會麼。看他熟熟和光去。做盡風流弄影行。參。上堂云。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爾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舉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上堂舉。道吾漸源同往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源至中路謂道吾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師云。道吾恁麼道。已是掩耳偷鈴。更被爛打一頓。大似失錢遭罪。諸人還委悉麼。覺上座有頭生也死也不道。不道只知愁狗怒逐塊。誰見死蛇驚出草。著眼家林裏許看。不萌枝上春陽早。上堂云。好諸禪德。來來去去。去山中人。識得青。

山便是身。青山是身是我。更於何處著根塵。爲諸人拈却面前案山子了也。只如主山頂額上句子。又作麼生道。爾若道得。方知適來恁麼道。猶是客山朝排邊事。諸禪德。主若不知有客。則無應世之方。客若不知有主。則無出塵之見。且道理事圓主賓合時作麼生。良久云。還會麼。夜半木人敲月戶。天明鳳子笑嚙華。

上堂云。溶溶曳曳山上雲。潺潺淅淅山下水。試問其間雲水人。更於何處求諸己。諸禪德。心無所住。則法離見聞。智無所緣。則道超情謂。靈雲只麼悟桃華。三十年癡今日慧。諸人分上。又作麼生。眼裏無筋一世貧。參。

真歇和尚入山。上堂僧問。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作麼生是相見底事。師云。白髮笑垂頂。青眸寒照人。進云。恁麼則眉毛相結鼻頭相拄去也。師云。更須知有同身共命底時節。僧云。作麼是同身共命時節。師云。刀斧斫不開。

師云。好諸禪德。玉林浸月。丹山鶴頂頭翔鳴。雪葦浮秋。白沙雁相隨綴字。暗中度線。妙處投鍼。發明心地也。共是一燈。洞照靈臺也。更無異影。青山父從來卓卓。白雲兒到處飄飄。雖然千里同風。那似一絲不隔。路岐幾絕。要須轉位流通。言語斯窮。更與借光施設。諸禪德。恁麼時節。恁麼處所。恁麼傳持。恁麼建立。也須是恁麼人始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恁麼人。施設底事。還委恁麼。鶴鶴原上和尙語。棠棣枝頭爛熳春。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師云。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不肯落荒草。三千利海一歲秋。明月珊瑚冷相照。

上堂云。裏許含明。半夜月通犀角。其間轉動。忽地雷華象牙。妙在傍參。莫觸尊貴。少林九年面壁。家醜不欲外揚。二祖三拜立時。口誦誰知內敏。天童今日也大無端。

上堂云。孤筇長作水雲游。底事而今放下休。一點破幽明歷歷。十分合體冷湫湫。暗中須透金針穴。轉處還藏玉線頭。劫外家風玆日辨。渠儂真與我儂儂。

上堂云。隔牆見角。定知是牛。隔山見煙。定知是火。且道。諸人定知有底作麼生。還體悉得麼。報曉音聲接鳥語。漏春消息早梅香。

上堂舉。深明二上座。見漁人網一鯉魚透出。深云。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云。雖然如此。爭似當時不撞入網羅好。深云。爾欠悟在。師云。萬象之中。脫體自有生緣。一色之後。轉身須分活路。既如此也。真是一員衲僧。且道。衲僧行履處作麼生。妙提當塗無字印。馬蹄終不染塵泥。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佛不敢近底人。師云。華嶽連天碧。進云。如何是鬼神不能測底人。師云。黃河輓底流。進云。如是則西風能墮葉。明月解隨流。師云。作麼生是衲僧殺活杖子。進云。和尚何得掩耳偷鈴。師云。祈願望扶桑。師乃云。好諸禪德。暮雲迷屋。須知靈鳥倦投林。曉影轉山。忽見死蛇驚出草。玉女機前

梭路。絕後還來。木人舌上歌聲。無中唱出。空劫壺中穩步。威音世外搖頭。須是知音大家證據。只如應變徇緣。又合如何行履。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上堂云。劫前機肘後印。用而無痕。空而不盡。是誰造作大千。出自虛明方寸。爾儂欲去泥癢。匠石不慳斤運。乃高聲喚云。解承當底禪和子。照管鼻孔。

舉真歇和尚入室。上堂云。十萬里携衣鉢而至。欲傳持默默無言。四千里賣布單而來。不奈何呵呵大笑。鋤草瞞他良遂。掩門推出韶陽。有底據正令而承當。有底謝旁提而警地。京口再參缸子。方知師友恩深。臨濟重見大愚。始信老婆心切。古既如是。今亦當然。下座大眾同往。請真歇和尚爲衆入室。

上堂云。五月五日中午中節。百草頭上石生殺。甘草黃連自苦甜。人參附子分寒熱。薰薊難味雙垂爪。滋味那瞞初偃月。圓明了知心念問。摩訶迦葉能分別。諸禪德。分別底是意。迦葉尊者。久減意根。圓明了知。不由心念。且作麼生得恰好去。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上堂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云。教某甲向甚麼處住。居云。山前有古寺基。州云。和尚何不自在。居便休去。師云。爾也住我也住。十方三世。一時捏聚。月醉雲酣。離水岸。轉身觸倒珊瑚樹。

上堂僧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拂底是甚麼人。師云。金剛際下鐵崑崙。進云。從來無伴侶。只麼獨孤標。師云。轉側相逢。合談何事。進云。清

○(乃) 十云 〇側二測 〇觀二混 〇

〇

〇

風拂白月。師云：那時一句子。歷歷要旁提。進云：怎麼則貫古通今。該天括地去也。師云：又是驢前馬後。進云：不落驢前馬後底。又作麼生。師云：古今該不得。天地廓難包。師乃云：好諸禪德。本圓本靈。互曠古而有種。混太虛而無形。劫外家風濟薄。壺中田地不平。望時眼力欲斷。體處心緣未萌。雲懷雪意。今鶴夢杳杳。天作秋容。今鴻飛冥冥。唯默默而自照。故湛湛而純清。想凝而結成器界。知覺而流作衆生。情多少而岐分六道。智大小而區別三乘。境真則觸處見佛。道妙而破塵出經。猶明珠而應色。似空谷而傳聲。只如超凡入聖。轉位隨緣。且道。路頭在其麼處。還體悉得麼。良久云：曉風摩洗昏煙淨。隱隱青山一線橫。請維那藏主知客侍者。上堂云：砧槌未鳴。諸佛居何國土。機輪未轉。一乘不屬名言。賓主混融。居士何須更揖。家風妥貼。國師不必三呼。能如是也。內絕功勳。外無稜角。還體悉得麼。吼月泥牛能入海。嘶風木馬解游春。善權智和尚。下法嗣書。上堂僧問：記得。僧問曹山：日未出時如何。山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智不到處。難下名言。進云：卷絲輪望遠山隱隱。機船頭近古岸依依。師云：到岸時作麼生。進云：帆飽清風。棹穿明月。師云：又是隨波逐浪去也。進云：日出後如何。山云：猶較曹山半月程。又作麼生。云：明白幾分。生化路箇中消息。便成功。進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云：只如室內底人。如何親近。進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云：

猶隔雲水在。進云：如何得十成去。師云：不守珍御始得。師乃云：萬里西來坐少林。燈燈相續至今。泥牛闌裏同歸海。玉線聯時妙契。未墜綿綿吾祖緒。不忘切切老婆心。風前一弄無弦曲。會有叢林人賞音。只如燈燈相續。心心相印。血脈不斷處。作麼生行履。還體悉得麼。翡翠踏翻荷葉雨。鸞鷟衝破竹林煙。常曉小參舉。僧問九峯：祖祖相傳。當傳何事。峯云：釋迦憐迦葉富。僧云：如何是釋迦憐。峯云：無物與人。僧云：如何是迦葉富。峯云：國內孟嘗君。僧云：未審。相傳底事作麼生。峯云：百歲老兒分夜燈。師云：人人具足。箇箇圓成。有時點即到。我也爲爾不得。有時到即不點。我也障爾不得。諸禪德。明中就位。脫盡廉纖。暗裏借功。却添光彩。還相委悉麼。蒼龍蛻骨月轉夜。玄豹變文雲弄晴。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寂寥寥沒蹤跡。進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云：明歷歷有消息。進云：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坐却個舌頭。方見我鼻孔。進云：謝師答話。師乃云：歷代祖機。如掣電擊。鉦器不開。三世佛辯。似懸河灌漏卮。不滿。還知有省力爲人處麼。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盞。上堂云：菩提無樹鏡非臺。虛淨光明不受埃。照處易分雪裏粉。轉時難辨墨中煤。鳥歸無影樹頭宿。華在不萌枝上開。際會風雲底時節。寒樓出墊一聲雷。參。上堂云：雲門優穩身心。自解隨波逐浪。臨濟變通手段。它能影草探竿。且道：天童門下合

作麼生。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十月旦上堂云：開爐歲歲是今朝。煖氣潛通稱我曹。可惜丹霞燒木佛。翻令院主墮眉毛。諸禪德。院主只知飢來喫飯。且不知有許多般事。丹霞只知寒即向火。亦不知有許多般事。天童門下忽有箇漢。恁麼出手。恁麼性燥。也與劈脊便打。爲甚麼如此。當斷不斷。反招其亂。上堂云：蛇鑽不入鳥飛不度。我道：人人在裏許。三更明月下西山。一陣清霜脫寒樹。參。上堂僧問：如何是超越祖談。師云：高則高。低則低。酬進云：無。味談寒斷人口。師云：今日爲甚麼塞上人不斷。進云：須信道言滿天下無口過。師云：切忌粘牙。師乃舉僧問文殊：達磨還是祖否。殊云：不是祖。僧云：既不是祖。何用西來。殊云：爲汝不薦祖。僧云：薦後如何。殊云：方知不是祖。師云：阿那是祖。位崇家譜。二儀之根。萬象之母。建化門未要轉機。實際地如何進步。青山一線路相通。月落寒猿啼斷處。冬至上堂：浮虛境上。新新三世遷移。堅牢地中。隱隱一陽萌動。住而無住。密運機輪。生而無生。妙超影事。所以借虛空爲體。以森羅爲用。普赴四天下供而不。勒。圓攝一印中空而無外。只如生而無生。作麼生體悉。還會麼。欲問春消息。梅華自不知。上堂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作麼生是長靈底物。師云：湛存群象外。卓立萬機先。進云：怎麼則家貧遭劫時。不能盡底去。師云：

獨體前皮袋後，進云：正恁麼時是甚麼面目？師云：搭影漢有甚共語處？師乃云：肉團無主，空劫有家，清白十分活計，丕平一段生涯。月戶風高，雲凝古路，星河浪靜，今夜泛靈槎。諸禪德唯心成萬法，化佛現千華，快須拽鼻回香象，切忌當頭觸死蛇。

上堂云：劫火炎炎是事灰，劫空空處有靈臺。更無妍醜成痕垢，妍醜俱從箇裏來。

上堂云：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須和，能如是也。於一切塵，成一切智，不見教中道，若色處清淨，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人還體悉得麼？良久云：雲山父子能無外，水月交情自有緣。

上堂云：餐緣心和合相，傀儡棚頭呈伎倆。打破畫屏歸去來，家山田地還清曠。掃斷情塵，灑乾識浪，虛明游踐兮風月一壺，夢冷轉身兮雪雲萬丈。

上堂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山云：理合如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師云：明月路口，青山屋頭，退步轉功，同身共命，到者裏，方有知刀斧斫不開底道理。且作麼生體悉，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上堂云：舌頭一瓣肉，口唇兩片皮，其間無固

必，分外莫猜疑。趙州古佛，雲門聖師，歷歷機頭不掛絲，自然桃李成蹊去。那是春風作意吹。

上堂云：深明無底，靈異無根，案山行盡不見有家，識浪灑乾不見有已。石女掣開金鎖鑰，木人撥動玉輪機，方信道從佛口生。法化生得佛法分，諸人還會麼？展踐得相應麼？良久云：和竿一掣隨鉤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上堂僧問：夾山道，猿抱子歸青嶺後，鳥啼華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三十年作境，語會，不作境，語會，又作麼生。師云：缺月墮疎林，白雲抱幽石。進云：向去不存功，却來還得妙。師云：梁根漢又恁麼去也。進云：不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一溪春水來華流。進云：只如浮山道，屎因虱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又且如何。師云：爾又向胡餅上壓汁。僧禮拜，師乃云：柳線垂金，鶯語滑，華棚張錦，蝶飛忙。見聞裏許通消息，誰得先生點鐵方。遂拈拄杖示衆云：還見麼？復卓一下云：還聞麼？去却盧頭，斤兩等分。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師云：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蔡返魂香，我道伊過塗毒鼓。苦苦更若，咬文嚼字，規行矩步，上唱下隨，前瞻後顧，張三裏帽，新有錢，富漢不是恁麼做。上堂云：以本際光洗長夜暗，以法界智破塵劫疑。生滅紛紛，而不至真淨之家，貧緣擾擾，而不到圓明之境，任它外變，獨我中虛，步入

道境，體亡幻事，所以古人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箇什麼？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不用安排，自成規矩。歷歷靡緣，間間何偶樂哉。林鳥淵魚，一笑相忘爾汝。且道：如何體悉恁麼相應去。還會麼？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

請首座上堂：素無色而衆色尊之在前，水無味而衆味得之爲最，道無根蔕也。普天普地，法無定相也。或彼或此，谷常虛而響能應呼，鑑自淨而影能隨類。衲僧真得箇身心，大用縱橫不可器，諸禪德，且道：阿那個是不可器底人。還體悉得麼？良久云：妙超初念際，卓立萬機前。

上堂僧問：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時如何。師云：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進云：妙明非展照，文彩未生前。師云：作麼生是爾覩得破底眼。進云：犀角一星蟾影透，神珠九曲螭絲穿。師云：更須轉位就功，旁參回互始得。進云：直得玉人招手處，復妙在回途。師云：正回途時作麼生是妙。進云：處處綠楊俱堪繫馬。師云：此是途中事，進云：不涉途時如何得用。師云：蓑衣弱笠賣黃金，到處相逢不解喚。僧禮拜，師乃云：真空不空，妙有不有，是萬象生成之根，卽二儀造化之母。方隅不可定其居，劫數不可窮其壽，門庭廓淨也，風色如秋。田地虛明也，月華如晝，達一念之未萌，在大功而莫守。五路頭木馬嘶鳴，四衢內石牛轟走，到處相逢到處渠，通身是眼通身手。

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
阿家牽。師云。衲僧舌頭真箇自由。誦論裏許
沒鉤。輪扁斲工不授子。庖丁游刃無全
牛。

上堂云。身非塵聚。卓卓妙存。心非情緣。冥冥
獨學。其體也出諸障礙。其用也得大自在。
無去無來。非顯非晦。應色應聲。亡對亡待。饒
頭胡餅觀世音。還我當行家寶貴。

上堂云。富有萬德。從教影事峰。燦蕩無纖塵。
把定言思杳絕。寂默家風自照。真常境界獨
游。拈起也玲瓏。千差萬別混不得。放下
也灑灑落落。十方三世覓無蹤。所以古人道。

撈籠不肯住。叫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
無所處。且道。作麼生。行履得麼。應相應去。還
相體麼。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上堂僧問。松風流水。是觀音入理之門。野草
幽華。乃普賢發機之境。衲僧做處。合作麼生。
師云。撒手長安路上行。物物頭頭還自在。進
云。恁麼則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師云。眼耳不

將來。隨宜得受用。進云。觀音買胡餅。放手是
饒頭。師云。偏分上。又作麼生。進云。從教塞壑
填溝。和泥合水。師云。胡三黑四不相知。師
乃云。一切色不爲眼礙。文殊門中發機。一切

聲不爲耳塵。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爲身
拘。一切應不爲事背。便於普賢門中出沒。奪
境也如驅鷄。奪人也如井觀。三千世界
百億身。不用安排。只者是參。

上堂云。華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慵人。
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問苦辛參。

結夏上堂云。住無住相。去來之迹誰與得。
無得心。物我之功自遣。圓裏無外。十方世界
是箇伽藍。平等無差。一切衆生皆儂眷屬。百
川會海而成一味。萬法歸性而成一家。只如
護生禁足底意。又作麼生。還會麼。偏正不曾
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上堂云。眼裏拈却翳。空中那有華。路不。什
道君子事。民無侵擾太平家參。

上堂舉鏡清問僧。是甚麼聲。僧云。簷頭雨滴
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又作
麼生。清云。泊不迷已。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
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云。簷

頭雨滴聲。問個要惺惺。直下成已事。途中作
主。盟利利見佛。應應出經。翠閣華嚴連天色。
放出黃河到海聲。只如鏡清道。出身猶可易。

脫體道應難。又作麼生。還會麼。風前諸聖難
瞞眼。曾有曹山識鏡清。

上堂云。只箇家風。八面玲瓏。斗柄橫而河淡。
夢鶴起而巢空。功中退步就位。位裏移身借
功。靈靈了了處。同中有異。湛湛澄澄處。異中

有同。隨宜也機輪宛轉。妙應也關捩虛通。所
以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
常在於其中。諸禪德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良
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猶始應知

上堂僧問。如珠發光。光還自照時如何。師云。
珊瑚枝上月三更。進云。恁麼則虛而靈空而
妙。師云。上座獨體得盡也未。進云。等奈赤
心片片。師云。偏且道。威音那畔是甚麼人。進

云。烏張三黑李四。師云。果然灑未盡。進云。

如何得徹底去。師云。不要強名言。師乃云。虛
淨無染。霧天無雲。而秋水無風。清白自持。玉
壺無塵。而冰鑑無垢。到恁麼田地。也更須借
光施設。借路經過。與虚空合其心。與萬象同
其用。鬧嘈嘈處。却倒騎牛。紛擾擾時。能翻著
機。諸人且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得妙。阿
儂元自異中來。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云。我尋
常向人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體會
尚不得。一箇半箇。似個恁麼驢年去。師云。魯
祖法出森生。南泉令下詐起。天童不是檢點
古人。也要諸人體悉。還會麼。竿頭絲線從君
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云。心萌時失。口應則差。直饒具大神
通。得大受用。要且未與那人合。且道。不上機
境底是甚麼人。良久云。語默不到處。古今無
盡時。

上堂云。玉麒麟。鐵昆侖。金繩在渠手。歸步月
黃昏參。

開啓天申節。上堂云。九重尊貴位中人。燦燦
星圖拱北辰。活計四時調玉燭。家風萬世運
金輪。區分群衆布淳化。囊括二儀懷至仁。算
數不能窮壽量。南山蒼翠鎮長春。

上堂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風定簷落。鳥
啼山更幽。只麼天真無少剩。莫於。時時絲
頭。

上堂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云。
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進云。一步密移玄
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云。誕生就父時。

合體無遺照。進云。理。既如是。事又作麼生。師云。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進云。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云。透一切色。超一切心。進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進云。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云。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僧禮拜。師乃云。淨照而神。明見本來之性。虛通而妙。常觀自在之身。卓卓無依。靈靈絕待。綿綿長存也。得名無量壽。如如持久也。故號不動尊。非有非無。不老不死。豈若金波之破夜。洪如玉井之涵秋。唯證相應。言傳不到。只如正相應底時節有麼生。良久云。還相委悉麼。萬年松徑雪深覆。一帶峯巒雲裏遮。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佛。山云。此位無賓主。僧云。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山云。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華回。師云。不居功不合伴。脫體其間過一過。夢覺紅浮明月波。眼寒雪擁蘆華岸。

天中節滿散。上堂云。蒼蒼蒼覆。圓該之至化。無爲綿綿若存。獨耀之聖神非慮。廓大三千世界。不貼家邦。延永億萬斯年。穹崇壽域。居尊貴位。借誕生緣。游刃應機。垂衣作主。諸人還知箇人受用處也無。堯仁舜孝敦淳化。地久天長仰聖明。

陽山和尚下法眷書。上堂云。祖華五葉發靈根。端的知恩解報恩。大仰未忘東寺會。玄沙相繼等峯存。機機傳處難通路。針芥投時有妙門。鼻孔放光出氣快。當年一斷盡泥痕。只

如師資相契。血脈流通。恁麼時節恁麼處。所傳心。手底事。作麼生體悉。良久云。脫略要看功後位。妙圓須到色前家。

上堂云。一月雨。半夏涼。蒲團禪板坐相當。泥牛踏破澄潭月。光影。芒芒夜未央。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又僧問文殊。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殊云。黃河九曲。師云。黃河九曲。七斤布衫。胡馬嘶北。越鳥巢南。納僧恰到真常處。語不欺人面不慚。

上堂。僧問。虛而長。靈而本。光自照時如何。師云。靈機不動。明明妙。箇裏全窺未兆前。進云。頭戴午夜月。腳踏黃金地。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轉側。進云。玉人破夢一聲鷄。轉盼生涯色色齊。師云。只解恁麼來。不解恁麼去。進云。恁麼去時作麼。生。師云。也要上人箇裏。雖割師乃云。四大無塵。清淨本然。體具六根。亡偶靈明。廓爾神游。如疾風之行空。似虛舟之駕浪。在。波也。元無避就。在我也。妙絕將迎。所以道。聖人空洞其懷。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只如崢嶸嶢嶢磊磊落落。作麼生會得爲己去。還相委悉麼。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上堂云。真到劫空明自己。有無不墮超生死。夜船載月釣滄浪。清白傳家只如此。

解夏日上堂云。以法爲界。也能廓徹而絕方隅。以智爲身。也能融而忘彼此。蒲團下根生底。及盡一絲頭。則住無住心。拄杖頭雲起底。行遍四天下。則作無作相。如雲似鶴。恁麼

去底漢。要須知有我方能賓處而尊。得坐披衣恁麼去底人。却須識得渠乃見主中而用。所以古人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衲僧能恁麼也。身心獨脫。動靜兩忘。雲水是閑黎。閑黎是雲水。諸人還會恁麼履踐麼。飲水鴉能取。淳味。采華蜂不損餘香。

上堂。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頭忽有人問。作麼生祇對門云。大衆退後。師云。大衆退後。妙超羣白。不用安排。何須訂闕。動絃別曲。孰知音。舒腸瀝膽。渠開口。叢林切莫亂商量。三世諸佛不知有。

中秋日上堂。清涼境界。一壺爽氣涵秋。明白身心。半夜。容懷月。靈然自。然。廓爾常虛。斷生滅之資緣。出有無之情量。諸人還到如是田地。還能如是遊踐也無。良久云。祈盡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天中節上堂云。主中之主。天中天。家勢金輪萬代傳。退步不居尊貴位。借功却作誕生緣。廓虛印上無瑕垢。明白機頭有轉旋。劫數不能知壽量。湛存象外自綿綿。諸禪德。還識得破箇中行履處麼。良久云。獨據道樞成父祖。主持世界付兒孫。

范相公入山請陸座舉。裴相國訪黃檗。裴指畫壁問云。畫像在這裏。高僧在什麼處。裴高聲召相公。公應諾。裴云。是什麼。公於言下有省。師云。且道。裴相國省得箇甚麼。良久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上堂云。愛結成身。想澄成界。從此漂流生死

底。行遍四天下。則作無作相。如雲似鶴。恁麼

①既二即② ③條二轉④ ⑤(投)⑥十手⑦芒芒二茫茫⑧生十(師云無影樹下同給進云和尚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⑨波二波⑩眞二眞⑪(泥)⑫十融⑬兩二及⑭四二滋⑮爲二養⑯然二照⑰

海照微靈源湛不渾。方知幻泡同無礙。六門
氣秋。四大緣壞了。一真常自在。明月混融
兮雪。虛眼迷。清風相送今夜。紅歸快
上堂云。藏山於澤。藏舟於壑。一真不可藏。怕
爾滿寥廓。傳家清白有風規。圓陀陀地無稜
角

上堂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
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獨體裏眼睛。
師云。若能恁麼去。言語有所不到。思惟有所
不及。且道。作麼生行履。得相應去。還會麼。
風掠烟沙。蘆花雪。船橫野渡。水涵秋

上堂云。朔風拂。且吹秋過。時節薄寒宜就
火。拱默威音。世外遊。放閑枯木堂中坐。塵劫
空時却有家。道環虛處元無我。靈靈不昧寂
而知。衣鉢少林分付可。諸禪德。箇是達磨分
付二祖底時節。時人且道。天童有分付無分
付。良久云。人憐貧甚。唯存骨。我道。機疎不措
眉

上堂問。一點靈然不覆藏。明明老蚌夜吞光。
時時撥轉機輪也。體用由來總不妨。如何是
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師云。光在體時常湛湛。
體含光處却靈靈。進云。如何是借位明功。體
在用處。師云。紛擾擾時常隱隱。鬧嘈嘈處却
閑閑。進云。夜月有輝含古渡。白雲無雨裏秋

山。師云。那那學唐步。師乃云。青山不用白
雲朝。白雲不用青山管。雲常在。山在雲裏。青
山自閑雲自緩。諸禪德。若恁麼體得。方知道。
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體
用無私。方乃唱道。且道。作麼生是體用無私

底時節。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華裏過來
香

上堂云。文彩豁空。乘佛祖傳宗之印。光明破
暗。續人天照世之燈。箇時不落思惟。底處却
能宛轉。所以缸子和尚道。藏身處沒蹤迹。沒
蹤迹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只明此
事。諸禪德。且道。明底是什麼事。還相委悉
麼。良久云。隨。歸海殿晚潮落。兔過星河夜
魄清

上堂云。去時還復似來時。明月蘆華夜不迷。
轉棹又歸何處去。秋光目斷水天低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
人竄竄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
不下。師云。且道。趙州是答他話。不答他話。
明眼底人。覷得他骨頭出。天童不免。下注脚
去也。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
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爾
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
人說話

上堂云。武團圓不相瞞。冬不寒。臘下看參
上堂云。體虛有照。鏡不對像而常明。用密無
功。珠若在盤而自轉。絳綠莫能相結。生死不
可相移。所以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
暗中有明。勿以明相對。比如前後步。且作
麼生得與麼相應去。良久云。物外獨騎千里
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上堂一陣清霜千峯寒色。裏許是誰看轉側。
家風克紹紹非功。撫背忽驚兒脫白。所以九
峯道。紹是功紹了非其功。且道。作麼生履踐

良久云。庵中辨細猶可知。細中之細復何稀。
上堂僧問。雲歛山寒。功勳及盡。潭空月沒。尊
貴難窺。正恁麼時如何行履。師云。照盡體無
依。通身合大道。僧云。坐斷舌頭路。不落二三
機。師云。言前一句子。的歷極分明。僧云。寶
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師云。偏正未分時。又
作麼生辨。僧云。虛不失照。照不失虛。師云。
猶是偏正往來時節。僧云。不涉偏正時作麼
生。師云。戶外有雲從斷逕。坐中無照勝然燈。
師乃云。空空絕迹。一點不昏。湛湛亡言。一機
自轉。釋迦彌勒。到箇時節不敢稱師。達磨老
盧。到箇處所不敢喚祖。諸禪德。還會麼。金鉞
雙鎖。備叶路隱全該

上堂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尙深深處。霜云。
無髮鎖子兩頭搖。師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一著中間見也麼。纔形黑白分生殺。帶累樵
人爛斧柯

冬至上堂。兆前契本。絕後歸宗。箇中之律氣
潛通。樞內之機輪暗動。妙發九淵之底。恩流
萬化之端。家信出門。將見長天回雁字。洞雲
成雨也。知枯木起龍吟。任它光景推移。不礙
道人活計。諸禪德。還相委悉麼。一氣不言合
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

請首座。上堂。冰生野水。霜揚北帝之威風。雪
破溪梅。漏泄東君之消息。把定也。舜若多亦
須磨栗。慘慘覺寒。放行也。兢伽女却解開香
氈。氣知味。規矩那煩刀尺。調和豈費鹽梅。身
心妙齊物之能。手段具同事之攝。正恁麼時
節。順恁麼機宜。且道。是什麼人。人了恁麼事。

①紅一船②且二且③山十(師云借借不借底句子又作麼生僧便禮拜)④歸二移⑤龍二瑞?⑥相十(觀明暗各相)
⑦龍二瑞⑧

還相委悉麼。暖迴氣象遽多許。春在叢林第一枝。

上堂智虛而明。神靜而通。雲寒轉夜。霜月行空。猶僧做處當如此。四方八面俱玲瓏。參。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年盡不燒錢。師云。天童今日。不免爲諸人劈折去也。老大大宗師。出語元無碑記。却云。

年盡不燒錢。討其祖師西來意。磨洗絕瑕疵。咀嚼勿滋味。冷地看來伎倆無。趙州古佛較些子。作麼生是趙州較些子處。豈不見道。不習禪不論義。鋪箇破席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忽有箇漢出。來。我

也恁麼睡得麼。但向它道。只恐未曾夢見。歲旦上堂。天宇廓清。地區含潤。膏霖助其潮洗。正氣副以吹噓。機輪轉而妙發元樞。管籥調而雅成新律。寒巖迴暖。稿木重甦。處處履春人人受歲。衲僧分上。本自無生。野老堂前。何須相賀。爲什麼如此。乾坤合道通無礙。草木登榮定有期。

上堂僧問。開聲悟道。見色明心。知有底人。如何進箇消息。師云。不帶根塵來。尋常時得用。僧云。滿眼滿耳。絕毫絕厘。師云。於其中間作麼生透。僧云。霜鐘送落月。曉角墮梅華。師云。又隨他聲色轉去也。僧云。不隨他聲色轉時如何。師云。鐘鳴角響。僧云。謝師指示。師乃云。照眼雪迷。淨對千峯寒色。入林華信。暗傳一點春恩。物彙發萌。真機旋轉。生不生而何累。作無作而弗勤。不可以動靜拘。不可以地位著。所以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現龐空身。則寥寥無礙。現國土身。則處處相親。現衆生身。則心心順俗。現諸佛身。則念念證真。得一切處旋陀羅尼。圓一切種智波羅密。諸禪德。箇是大自在。在漢。受用底事。還相委悉麼。化權妙在東君手。玉尺金刀。時時剪裁。上堂。唯一真心。三緣坐斷。誰昇沈。遂成十法界。六道輪迴。自障礙。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靈從何來。龜亦何在。拄杖敲時。龜墮摧。一片虛明。絕中外。

上堂舉僧問趙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苾芻柄聊與三十。師云。好大衆。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有宗師手段。天童不免。隨後讚歎去也。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斗牛斗。洗滌氛埃見太平。

上堂春雨洗園林。春風動簾箔。百城人已歸。彈指開樓閣。入門俱是佛家風。帝網光明相映奪。

上堂三十六物一時空。空空處處白光通。轉側末山不露頂。非男女相主人翁。主人翁。借伴能來用莫窮。百草頭上俱抵老。塵塵刹刹是家風。只如出沒源底。往來路頭。且作麼生體悉。還會麼。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參。

上堂拽石般土。打鼓作舞。意不立玄。機不停午。踏破草鞋赤脚行。見成底事休回互。不同互。大龍不受玄沙瞞。前面班班元是虎。

請延壽和尚。上堂。心心相印。葉葉聯芳。自己光明不覆藏。剎剎塵塵如是說。廣長舌相解敷揚。大衆作麼生。得到處如是說。還相委悉麼。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華裏過來香。

上堂舉明安示衆云。一句子當明。隱照。一句子當明。全照。一句子當明。叶照。隱照不當機。全照今時路。叶照物外身。通明主中主。師云。叶照轉盡功。隱照未度世。全照不遺機。諸人若體悉得。到恁麼分曉處。許爾是箇通身手。眼底衲僧。其或未然。天童雖割去也。釣盡滄波月一鉤。月低烟樹夜維舟。寒鷄抖擻呼天曉。笑對春風百草柔。中外夷猶縱橫自由。志公不是閑和尚。刀尺相將拄杖頭。

上堂僧問。譬如滄溟上客。夢泛蘭舟。月落烟波。隨情放曠。諸禪德。箇豈不是本來田地子。且作麼生履踐。良久云。水盡。

無底至游入清微脾腸毛骨爽

上堂廓不可得其際。湛兮或存。妙不可得其名。靈然自照。釋迦以此而掩室。淨名以此而杜辭。少林九年垂一則語。諸人還體悉得變。夜半木童敲月戶。天明玉鳳笑嘲華。

上堂舉。長沙一日看大佛名經。有一秀才問云。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會題未。秀曰未。

會。沙曰。無事也好題取一首。師云。無事題取一首。我儂不落他人後。略略綽綽思大口。醇醇醺醺白家酒。醉中猶道未沾唇。被人問著還打手。不打手。三年一問冬後數九。

送化主上堂。小雪纖纖洗霧色。新春冉冉入燒痕。三千界現非他物。百億分身有妙門。白雲兒是青山川。青山父是白雲根。寄語白雲數迴首。青山免見瘦稜稜。

上堂一雨一晴。蓋藏生成。桃華濯錦而麗。楊柳弄風而輕。泱泱野泉發響。關關林鳥和鳴。歷歷見聞中得妙。更嫌何處不分明。

上堂云。問青山橫屋頭。雨住流水漲門底。南無家家觀世音。迴避不及鼻相抵。非唯鼻相抵。亦乃同見同聞。同嗅同祇。同身同意。同得同智。諸人且作麼生體悉。不見道。果滿菩提。華開世界起。

上堂。好諸神德。靈雲見桃華悟道。正是如今底時節。諸人各是丈夫漢。還有覷得破底眼麼。明得了底心麼。如或未然。天童爲爾下注脚去也。靈雲却解見桃華。老眼如今冷淡些。拈却面前案山子。柱門路直不橫斜。

上堂一念虛融。十方周極。萬有自平。纖塵不立。理智心冥。今到家。佛祖口閑。今挂壁。真境寥寥。靈機歷歷。冰鑑無瑕。玉壺無隙。風磨霽色。今一片寒青。水印蟬華。今十分明白。出沒之淵。窮通之域。底處發生。箇時轉側。田地萌針。今暖回。園林華綺。今春入。無象無私。無處無。彈指門開。見彌勒。

街坊設乳粥上堂。乳粥當年得善生。心開成道見明星。而今各各恁麼去。猶較瞿曇半月程。諸神德。莫是初八念三相較麼。莫是前佛後佛相較麼。莫是他聖我凡相較麼。若是箇漢。亡前後斷古今。混聖凡一同異。直須恁麼去。還委悉麼。而今悟道見明星。便是如來喫粥處。

上堂舉。金剛經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師云。高者高下者下。大者大小者小。青者青黃者黃。方者方圓者圓。作麼生說箇是法平等底道理。諸人一切時如何行履。得真箇無高下去。其或未然。強爲錐刮去也。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嘉州大像。陝府鐵牛。莫怪扶桑最先照。大都家住海門洲。

上堂影念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步入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繁榮星羅露夜。英英華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爽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所以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諸神德。作麼生行履。得恁麼相應去。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未審此意如何。師云。葛口便道不要商量。僧云。若謂當時曾有語。可憐辜負趙州心。師云。爾莫是待與覺鐵背出氣麼。僧云。只如今又欠少箇甚麼。師云。料拉勿交涉。僧云。和尚且道。趙州即今在甚麼處。師云。爾問阿誰。僧禮拜。師乃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會不會。今還信。采。廓落落落。今大方無外。跋跋挈挈。今大功不宰。穩穩密密。今心安如海參。

上堂巍巍堂堂。萬象之中獨露。明明歷歷。百草頭上相逢。我不見有分外底他。他不見有分外底我。他不外我。則聲色塵消。我不外他。則見聞情脫。所以道。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且道。如何行履。得與麼相應去。還會麼。一機冥運道樞樞。萬象影流心鏡空。

上堂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云。曹山今日孝滿。師云。稍僧做處。脫盡功勳。超絕情量。方有出身底時節。又不免向其間指注去也。功勳密處轉身難。轉後家風又覺寬。歸舊山青落眼。渙然霜雪洗衰寒。

上堂出言思而常妙。坐却舌頭。脫形殼以獨靈。拈得鼻孔。所以道。空劫威音前。別有一壺天。御樓觀射獵。不是刈茅田。正恁麼時。妙不涉緣。影不入世。且道。其間將甚麼人辨白。還相委悉麼。頭戴午夜月。腳踏黃金地。

上堂一心萬象。萬象一心。不近不遠。極淺極深。與乾坤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月在船而船船皆月。金成器而器器皆金。明潔若

珊瑚之樹。芬馨如薝蔔之林。大用自在也。獲輪王鬚寶。正聲和合也。奏師子絃琴。毛髮不遺圓融。照像之鑑。形骸不礙虛通。度垣之音。能如是也。妙超曠古了在今。諸仁者且道。如今了底是什麼事。還會麼。穩如大地能持物。廓若空不挂針。

持鉢歸。上堂。生滅去來。本如來藏。清淨妙明。虛融通暢。六門我絕。繫緣三界。渠無身相。無生路上。底人識取。萬迴和尚參。

上堂。不可得一。不可得異。我如是也。彼如是。兩莖眉現。焰光身。百草頭揚。祖師意。歸雲誰使就青山。落華自得隨流水。

上堂。舉。廊侍者問德山。從上語。望向甚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廊云。勸點飛龍馬。跛龍出頭來。山便休。來日浴出。廊過茶與德山。山撫廊背一下。廊云。這老漢今日方始覺地。

山又休。師云。在家尊貴。不受一點塵埃。驀路相逢。別是一般光彩。德山廊侍者。皆是十成了事底人。爲什麼被天童檢點。還相委悉麼。納僧奪得連城。壁。秦主相如。應離歸。

上堂。閑若雲。虛若谷。善應無方。東西南北。局中生殺路。纔迷。爛却斧柯。歸不得。若是箇漢。時行即行。時止即止。去也。怎麼去。去無所去。來也。怎麼來。來無所來。諸人還體悉得麼。高提黑白。前著。巖巖。縱橫十字機。

上堂。密密住其中。靈然空不空。一牛纔飲水。五馬不嘶風。位裏亡消息。機頭有變通。三千大千事。彈指入圓融。

上堂。三界唯心。唯心三界。一切法空。觀自在。

處處光明處處身。者回泡幻同無礙。吐雲如山。吞川如海。了無毛髮居其外。萬象森羅盡我家。只箇虛空肚皮大。

四月八日上堂。佛身光明了無垢。性水清淨常不渾。降生沐浴吉祥事。要以大開功德門。哆哆和和增口業。膠膠綴綴添塵結。大家淨洗佛渾身。徹底洞然明皎潔。長時諸佛洗我身。今日衆僧洗我佛。自他供養普齊平。喃喃。三婆縛伐曰離解。

上堂。時行即行。卓然何倚。時止即止。廓爾獨覺。歷萬變而不我求功。住一如而不我藏用。所以聲法師道。戴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又不見三祖和尚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諸禪德且道。作麼生履踐。還相委悉麼。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

上堂。舉。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德云。涅槃經。山云。定前開定後開。德云。和尚流也。山云。道則太殺道。祇道得一半。德云。和尚如何。山云。灘下接取。師云。淵默之津。皓然之色。混處功齊。細看轉側。昆侖脫手黃金繩。鼻孔纔垂收不得。

上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虛空已是色。大地却非塵。覩得破阿那律祖。放得穩舜若多神。飄飄閑戲白鷗水。栩栩夢游蝴蝶春。拶頭拶面推來也。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寂寂十方坐斷。寥寥一鏡清虛。妍醜那能瞞淨鏡。青黃莫我染明珠。剎海不能關鎖月。夜來流影在珊瑚。

珊瑚

上堂。舉。洞山到興平。便禮拜。平云。莫禮老朽。山云。禮非老朽者。平云。它且不受禮。山云。它亦會不禮。師云。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毘盧頂後。把定壺中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

尼請上堂。不是心不是物。非天非人。非僧非俗。南北東西莫我尋。長短方圓莫我側。牛飲星河兔眠月窟。徹底靈明破昏塞。末山超拔。今頂相不形。鐵磨變通。今舌頭無骨。請前後堂首座藏主上堂。吾家日日選場開。及第心空有大才。莫把桂枝零碎折。爲他和月抱將來。復舉。洞山示衆云。欲知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一箇能得屋裏錢物用。一箇能得外頭錢物用。一箇不得外頭錢物用。亦不得屋裏錢物用。且道。那箇合在州裏。那箇合在縣裏。那箇合在村裏。有僧出云。三箇莫明輕重否。山云。是僧云。如何是此人出身處。山云。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云。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山云。亦從今日去。僧云。怎麼則屬功也。山云。是。僧云。喚作甚麼功。山云。喚作。功就之功。僧云。此人還知有州裏人否。山云。知有則始解奉重。僧云。怎麼則村裏人全明過也。山云。是。僧云。如何是此人過處。山云。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師云。有一人能正規矩。內則嚴淨。有一人能轉機輪。外則妙應。有一人退一

步。與屋裏人同。進一步與外頭人合。方體得知有却不知有。功就之功。諸人還會麼。向去莫教迷一色。却來須識借功人。

結夏上堂。諸禪德。十方大地是我一箇身。便能禁足。十方衆生是我一箇漢。方解護生。禁足也。步步不妄行。護生也。心心不妄動。所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我禁足也。不礙諸人禁足。我護生也。不礙諸人護生。佛佛到此道同。人人住茲法爾。還會麼。彼我空空無障礙。自他法法本融通。

上堂。十方法侶共安居。雲月身心照處。虛轉側。蘆汀飛鶴驚。亡機林壑混樵漁。癢痕若盡。光無際。絲絛纔萌念有餘。廊下相逢休放喝。且容興化撒珍珠。

天申節上堂。聖仁涵養。神智融通。等蓋載之生成。體陰陽之造化。大千世界。清平也只是。一家。百億身雲。應現也。了無別法。論其壽則莫窮劫數。報其德則猶仰天高。諸禪德。還知箇人大自在受用處也麼。機動金輪初轉處。纓彩電誕生時。

上堂。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拄杖頭上挑日月。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功若拙。用盡工夫。參不徹。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鐵。

上堂。途中久客憶家山。一線蹤通入翠寒。望處雲收素練。跨門殘月墮金盤。十虛俱殞。眼方闊。三世齊吞肚覺寬。變化鯤鵬。底時節。

雪程九萬看風搏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夾山。如何是真實之理。山云。石生無根草。山合不動雲。此意如何。師云。暗中移步。明裏藏身。進云。可謂是虛中不墮。應處亡痕。師云。也須是十成本色。漢始得。進云。學人請問和尚。如何是真實之理。師云。青青黯黯處。明明歷歷處。轉。師乃云。正晝夜深夜涼。冰壺誰復到中央。身心直許摩雲月。脾肺都將洗雪霜。莫守一色處。莫坐萬年床。玉人轉側機投動。細辨裏頭偏正方。

送監收上堂。舉。南泉因刈禾。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泉拈起鎌子云。我這鎌子三十錢買。僧云。我不問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泉云。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著精彩。著精彩相。殺。衲僧眼被案山礙。而今覷破露堂堂。大地撮來成一塊。大眾若也如此。顆顆漏他不得。上堂。身裏出門。門裏出身。白雲能作客。明月解隨人參。

上堂。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問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退已。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世尊言。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云。一句超然。良馬影鞭。道出語默。理合方圓。運斤之妙。賓主可憐。斷輪之伎。父子不悌。莫將交象。今相求龜殼。纔落是非。今底事。驢年。

上堂。獨立卓卓。不爲形骸之所拘。周行綿綿。不爲方隅之所礙。妙超物表。明。漏壺中。白雲之兒。風斂寒空。雲淨。青山之父。煙含一

帶秋癩。且道。作麼生得恁麼相應去。還會麼。夜明籬外主。不落偏正方。

解夏上堂。僧問。古者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還佛場。心空及第歸。正恁麼時。如何。師云。淨盡無所依。通身不隔越。僧云。恁麼則白衣。拜去也。師云。又却向今時著到。僧云。如何得不落今時去。師云。超然空劫外。一點自靈。僧云。此人還落階級也無。師云。從來不立象。此處莫安名。師乃云。鑑像谷神。雲心月影。閒閒不宰於功。歷歷無私於應。莫問正偏。誰論動靜。自方自圓。誰欠誰利。能來異類中行。當處那伽大定。雲水叢林。自恣人果如是也。須相慶。

上堂。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路忽有人問。作麼生。祇對門云。大眾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義翁老熟。慣波濤。橈棹不施紅放溜。

上堂。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拈却案山誰我礙。直饒全象無全牛。未免依前還礙塞。衲僧家真慶快。物我虛空。混成一塊。更於何處著根塵。祇箇堂堂觀自在。

著根塵。祇箇堂堂觀自在。

○(佛云)十如○真二直○功二巧○快十(師云我這鎌子用得快)○爲二滿○問二與○拜十(祖)○後十(師云大眾退後)○

上堂舉僧問巖頭古帆不挂時如何。巖云。後
園驢喫草。師云。不展事不投機。不徇緣不答
話。箇是出格轍。脫窠臼。漢做處。諸人作麼生
委悉。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

上堂體靈自虛。黯黯之青山秋瘦。用冲無礙。
飄飄之白雲書閒。動靜之態如然。去留之蹤
自在。所以道。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
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諸人還體悉得麼。
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上堂舉劉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居云。從端
公問來。師云。雨從何來。不離問處。森羅大
千。出乎方寸。照中之虛靜中之動。衲僧分上
常相共。寒露滿松夜氣清。卓禽驚起月巢夢。

上堂位處功回。化佛入十方而普能受供。用
中體合。至人游三界而初不現身。如雲出岫
以無心。似月印江而有應。如是也。不在不
失。不壞不雜。所以教中道。一華一佛國。一葉

一釋迦。各坐菩提場。一時成佛道。諸禪德還
知根根塵塵在在處處。盡是釋迦老子受用
處。變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天寧節上堂。主中主。須辨取動犯威嚴。細看
規矩。貴不可得其名。壽不可窮其數。四溟潮
落露仙山。萬里雲開廓天宇。

上堂舉。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
如來有二種語。不道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
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保
福云。情知。爾向第二頭道。慶云。師兄作麼
生。福云。喫茶去。後來雪竇道。無處有月波
澄。有處無風浪起。若有人問天童作麼生是

如來語。向它道。阿羅漢跋躑躅。諸禪德道。與古
人語是同是別。諸人若也未會。更爲劈折去
也。長慶能守。保福能做。雪竇手段縱橫。天童
舌頭結瘡。若也分曉會去。與爾把手共行。其
或未然。各自勉力。

上堂文珠手摩善財頂。普賢智滿法界身。箇
是兩頭得用底。只如中間往來。又作麼生。金
鷄啄破瑠璃卵。玉兔挨開碧落門。諸禪德。一
句子有折合無摸索。一句子難回互沒忌諱。

一句子通其變使人不倦。若能恁麼也。始有
衲僧大自在受用處。還會麼。蘇秦背佩六國
印。許由還厭一瓢風。了無他相能追變。可笑
僧繇畫誌公。

上堂舉僧問南嶽讓和尚。如鏡鑄像。像成後
鏡明。向什麼處去。讓云。如大德爲童子時。相
貌何在。僧云。只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讓
云。雖然不鑑照。謾它一點不得。師云。靈機未
動。道環先入。極理也。妙得窮通。順事也。聊分
借借。無象無私。何固何必。娟娟印水之月魂。

冉冉在華之春律。巍巍堂堂兮煌煌煌煌。三
千大千兮周行獨立。

上堂環中叶照。消息不沈。方外獨存。幽靈絕
待。綿密不漏。寬廓無碍。清虛一互而理絕名
言。圓滿十成也。道無稜角。諸禪德。箇是諸佛
涅槃之宅。衆生安葬之基。一切諸法。自此發
生。一切幻緣。從此滅盡。且道。正恁麼時節。

又作麼生履踐。良久云。霜天月落夜將半。誰
共澄潭照影寒。

上堂舉。道吾與漸源。同往一家。弔。尉。源拍

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見之不取。思之難到。用息而長靈。體虛而
自妙。寥寥古路無人行。雪洗青山覺寒早。
上堂妙圓一片中虛。不我斷其知。掃盡諸緣
外化。不我分其用。底時內紹。紹了非功。轉處
誕生。生而發照。照中分應。應處無心。所以
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且作麼生得恁麼去。
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爲心道也休。

上堂舉。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風興盛。不
立一塵。家風喪亡。師云。立一塵作麼生受用。
爲甚麼野老謳歌。不立一塵。作麼生受用。爲
甚麼野老謳歌。又向其間指注去也。幾許歡
心幾許愁。好若野老兩眉頭。家風平貼清如
鏡。水瘦山空一樣秋。手段通變身心自由。不
怕風濤雪擁舟。海上三山頽一掣。六鼉連落
上金鈎。諸禪德。是須恁麼體。是須恁麼用。且
作麼生委悉。華嶽連天秀。黃河輞底流。

上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合虛空而無欠無
餘。混萬象而成團成塊。不出不在。不失不
壞。我不與物爭。物不爲我礙。路途遙道人。不
將語默對。三千界裏放光明。雙六盤中休喝
彩參。

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山云。寒時寒殺閹梨。熱時熱殺閹梨。師云。若
論此事。如兩家著甚相似。爾不應我著。我即
瞞汝去也。若恁麼體得。始會洞山意。天童不
免下箇注脚。裏頭看勿暑寒。直下滄溟灑得
乾。我道。巨龜能俯拾。笑君沙際弄釣竿。

上堂舉。道吾與漸源。同往一家。弔。尉。源拍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隨緣不住相。應事不觸物。正恁麼時如何。師云。現身來說法。隨類觀世音。進云。直得絕蹤絕跡。師云。東說西話。作麼生辨得箇絕蹤跡。進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云。又却向甚麼處去也。進云。只如絕蹤跡處。又作麼生。師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進云。梭頭路細。語默難臻。師云。只恐不恁麼。師乃云。寂寂寥寥。清寂家法。浩浩蕩蕩。光顯門庭。守家法則失撫會應變之方。立門庭則失安穩宴閑之道。若也驅耕夫牛。奪飢人食。須有箇般手段始得。只如衲僧家。合作麼生行履。還會麼。身裏出門門裏身。眼中之物物中眼。

上堂舉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師云。雲門老子能施設。胡餅佛祖俱超越。哆哆和和兩片皮。拈拈獠獠三寸舌。不是特地展家風。也非投機應時節。生鐵鑄成無孔鑊。或圓圈兮難下楔。諸禪德。且道。天章今日是下楔不下楔。明眼人辨取。上堂皓然雪月淨無埃。一色功中更放開。喚起牧童裝底夢。白牛鼻孔拽教回參。上堂無法可說。釋迦於光耀土而掩門。有意相傳。達磨在少室山而面壁。知音者鑑。默照者神。道契環中而有智游。言滿天下。無口過。若能恁麼去。方知道離文字絕言語。清淨妙明。是諸人本所游踐處。作麼生體悉。還會麼。金鷄啄破琉璃卵。玉兔挨開碧落門。冬至日上堂。陰陽交象此爲宗。殺活機頭看變通。玉女退身功後位。木人引步異中同。一

塵不受能虛廓。萬像無遺却混融。借得因緣成現用。玲瓏八面盡家風。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師云。既是無爲作麼生學。若也心空。又作麼生及第。還相委悉麼。其或未然。天童又爲分疎去也。飲乾巨海。推倒須彌。廓大靈通更是誰。馨香秀林栴檀枝。哮吼出。屈師子兒。三千界現一彈指。八萬門開雙用眉。知不知爲不爲。道滿十處兮心超億劫。影流萬象兮氣分二儀。

歲旦上堂。宿雨洗去山面塵。東君料理山家春。浩劫壺中勿新歲。枯木巖前有古人。寒暑不到。以法界爲處。齒髮不老。以虛空爲身。坐間默有相傳意。川上乾無逝去津。

上堂生不爲有。動與寂隨。滅不爲無。處與智共。所以道。如鏡照像。像非外緣。如珠發光。光還自照。因緣有所不到。生死有所不及。正恁麼時。如何體悉。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墮子抱頭歸。

上堂生滅資緣不著人。一年纔盡又逢春。森羅借得爲他用。法界渾然是我身。不受難毒。自然純真。拈却千差亡彼此。打成一片沒根塵。上堂舉。灌溪問末山。如何是末山。山云。不露頂。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等相。溪喝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師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含月兮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上堂僧問。龍門一躍雷聲震。宇宙爲霖事若何。師云。透得過也未。僧云。直得搖乾蕩坤。振鬣擺尾。師云。也須是箇般人手段始得。僧云。古人道。一雨所滋根苗有異時如何。師云。爾是黃連徹蒂苦。僧云。到者裏請師垂示一言。師云。第一莫要問。第二莫要休。僧云。大千同一潤。萬物盡滋榮。師云。無根樹上。還有些子消息也無。僧云。陰陽不到處。百草盡抽芽。師云。是恁麼始得。師乃云。管籥真風暗度韶。春恩如許在芳條。志公不是閑和尚。拄杖頭邊有剪刀。衲僧家。雖無心而浩浩能應。雖有應而恰恰無爲。還能恁麼變通也麼。亡機莫怪冷眉目。得用何妨熱肺腸。

上堂驚弄歌喉華弄妍。許如春事在門前。道冲而用亡機者。買盡風流不著錢。

上堂舉。劉鐵磨訪潘山。山云。老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磨便出。師云。劉鐵磨見紫湖。喫拄杖而來便能通變。大溪山參百丈。踢淨瓶之後。具此神通。語默俱到。彼此同風。且道。二老宿游踐處作麼生。還會麼。但得琴中意。何勞絃上聲。

聖節上堂。壽等南山。位崇北斗。機運象先。體同道久。明逾日月。分普及幽深。德合乾坤。今廓無前後。

四月八日上堂。清徹性空水。圓明淨智身。箇中不洗體。直下了無塵。有成佛有降神。有彼岸有迷津。哆哆和和此其始。膠膠綴綴此其因。底時節釋迦文。惡水裏頭澆莫瞋。何須念彼觀音力。自然還著於本人。諸仁者。只如

柄杓在爾手裏時。合作麼生。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樹肉。口唇兩邊皮。雲門得用妙如許。不落是非。不知。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新。意旨如何。師云。問東答西。舌頭無骨。

僧云。風穴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師云。爾且道。風穴意作麼生。僧云。黃金打就玉鸚鵡。一聲聲作鷓鴣啼。師云。過來却圓成。而今百雜碎。僧云。要圓成也不難。師云。冬不寒臘後看。師乃云。蕭然一念未萌初。露柱懷胎。得無風掃餘雲。月未上。露廓廓淨絕方隅。道無根神無寄。心無像智無緣。獨立卓卓而不依。一切自照靈。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

正恁麼時。作麼生體悉。還會麼。月逐舟行江練淨。春隨草上燒痕青。

上堂舉石頭問長髭。甚麼處來。髭云。嶺中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爾見甚麼。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一點雪。相似。師云。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閑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廊下依。

上堂百草頭上平生事。鬧市門前百億身。及盡許如閑影響。證明空劫那邊人。那邊人何所有。白雲斷處青山秀。絕他緣唯自守。結夏

須教穢生口。有說便是野干鳴。無說自然師子吼。

結夏上堂。凡聖通同共一家。寂光田地看生涯。而今選佛心空去。自有丘園閑覺華。禁足九旬。看未舉步前處所。護生三月。體不觸物底身心。多身在一身中安居。一身在多身中辨道。所以道。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又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若能慧覺去。更有甚麼事。且作麼生體悉。得與如來合去。還相委悉麼。莫於三界現身相。坐斷十方明性空。

上堂妙湛不痕。明白自耀。全體也不空。而有順事也不礙。而通無爲而爲。非住而住。雲無心而雨。谷有神而自空。衲僧家。能慧麼。現成。能慧麼。變轉。能慧麼。受用。能慧麼。方圓。始得一切處應用無虧。還相委悉麼。森羅萬像。一法印。裏許更無差別痕。

天中節上堂。三千世界出彈指。百億莊嚴集化身。壽域無疆同道久。河沙劫數一成春。

上堂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默默到時良自慶。家山元在白雲根。

上堂語處不傷筋骨。句中有玄。做處不帶癡痕。用中得妙。能慧麼去也。自然不見膠膠縹縹紛紛紅紅。所以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若能慧麼擔荷去。更有甚麼應用不周。更有甚麼生死可及。到慧麼時。古人又道。猶扇功在。且作麼生轉得。與那人合去。還會麼。戶外有雲從斷徑。坐中無照勝然燈。

上堂僧問。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未審如何行履。師云。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僧云。鳥道無蹤迹。虛空絕點痕。師云。阿闍叉作道理去也。僧云。不作道理。又作麼生。師云。皓玉本無瑕。影文喪君德。師乃云。歸根得旨。葉落知秋。拈得鼻孔。失却舌頭。照徹三世佛之頂額。把定歷代祖之襟喉。玉井涵碧。冰壺斷流。諸法空寂爲之座。是須坐處不停因。

上堂當處出生。當處滅盡。三世如來。相授此印。石人放意臥。煙寒。玉女搖頭看曉信。參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雪峯之子。德山之孫。葛藤牽轉難窮根。截斷衆流見源底。相應兩蓋同乾坤。長短短無節。奏綿綿密密成。鷓鴣啼。隨波逐浪恁麼去。上船便到家前門。

上堂天童一夏與兄弟共住。諸人鼻孔。出得氣快也未。若也出得氣快。三世諸佛。與爾把手共行。歷代祖師。與爾同門出入。其或未然。非唯帶累先宗。亦乃埋沒自己。敢問諸人。只如鼻孔。且作麼生出氣。還相委悉麼。青山轉處水流月。寒葉落時風帶秋。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頭上不著七寶冠。十五日已後。脚下掣斷五色線。頭上不著七寶冠。正坐不見坐。脚下掣斷五色線。正去不見去。正當十五日。觀破兩頭。直得君臣道合。父子氣和。瑠璃殿上。玉女搖頭。明月堂前。石人撫掌。退一步也。萬仞崖前。撒手。進一步也。百尺竿頭。轉身。生滅去來。動靜出沒。只在箇時

○連二片○ ○原本冠註曰按照靈下義不可疑有脫字校之久矣寫本過半難以復正諸宋本果缺一行二十字想現本刊板無由補之迹續其文不以缺字率意可知或公譚人迦葉想至一且有故感得其文乃告不該附便後學請自照靈靈而不證諸數所以道聖人聖洞其懷萬物無所不已舍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如是中間二十二字宋本一行之女殘缺而不存今揭示意得以候賢明。甲本冠註曰萬通公公自照靈二字未盡後宜考蓋有脫簡今謂自照下當作而縱然謂屬立已下十二字如此義意明暢古老口占耳 ○(白)十兩里 ○變轉二轉變 ○變二寒燈 ○

撮聚許多機要。放行把住。總在我儀。且道。正恁麼時。如何還會麼。先行不到猶迷己。未後纔過又借功。

上堂舉劉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居云。從端公問處來。師云。端公問處來。徑直勿迴。善財處處逢彌勒。彈指作聲樓閣開。

上堂看水鑑淨玉壺寒。一互清。處接脚易。十分明白轉身難。混身轉却舌頭短。轉却渾身鼻孔寬。

上堂舉保福與長慶游山次。福以手指面前地云。只這裏便是妙峯孤頂。慶云。是即是可。惜許。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獨轡遍野。師云。活人手段。游道工夫。須到恁麼時節。恁麼田地始得。保福不錯行一步。長慶不妄說一句。當時若不是孫公。獨轡遍野。有甚麼數。鏡清老鏡清老。太平治象渾無擾。毛髮不萌平穩休。只箇如元是道。

天寧節上堂。一人之父。百王之師。道機有餘。分動若四時。壽域無疆。今量同二儀。大功不宰。至化無爲。妙分雖喻。智也不知。箇是誕生王父。眞實穩密處。諸人還體悉得麼。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

上堂舉僧問香巖。如何是道。巖云。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謁。體裏眼睛。師云。耳應聲而無響。眼有照而亡緣。曠劫清規裏許圖。生死死生不到處。雲磨秋色水連天。

上堂寒林霽雪。明月濯波。時節恁麼。衲僧如何。廓一念不見有自。操十方不見有它。遍界通身無背面。莫教絲緒落機梭。

開爐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天寒宜向火。擁衾任堆堆。僧云。夜冷更深更寒一軀去也。師云。也須照管眉毛始得。僧云。通身紅爛去。方始是知音。師云。爲它閑事長無明。僧云。只如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云。也與上座病痛一般。僧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師云。還它本色漢手段始得。師乃云。十月朔風雨。寒天意作。叢席地爐今日開。免燒木佛無斟酌。大衆丹霞無斟酌。何似院主無斟酌。師復云。本合便恁麼休却。天童忍俊不禁。爲爾諸人下箇注脚。丹霞將錯就錯。院主眉鬚墮落。如響如雷。大家翁。攪撥殺爾不要惡。

上堂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姓甚麼。泉云。姓王。大夫云。王還有眷屬也無。泉云。四臣不昧。夫云。王居何位。泉云。玉殿苦生。僧舉問曹山。玉殿苦生意旨如何。山云。不居正位。僧云。忽遇八方來朝時如何。山云。它不受禮。僧云。何用來朝。山云。違即斬。僧云。這是臣分上事。未審君意如何。山云。樞密不得旨。僧云。恁麼則整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云。汝還知君意麼。僧云。外方。敢不論量。師云。深深處細細行。隱隱時密密觀。若能恁麼。徹根徹源。旁參回互。宛轉虛玄。不觸尊貴。機橫梭度。針露線穿。所以道。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則難。正恁麼時。且道。有辨白無辨白。若道有辨白。又却不密密。若道無辨白。又却不惺惺。正恁麼時。作麼生體悉。還會麼。三藏老人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請保寧和尚上堂。纔形黑白看生緣。十字縱橫解折旋。得勢幹關衝虎口。變通疑殺爛柯仙。到者裏還有不掃頭不禮額底麼。下座請寧和尚爲衆說法。

送監收上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歇者無心。穫者力。分明只箇是家風。會得種田博飯喫。記得地藏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南方來。藏云。南方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藏云。爭似我這裏栽田博飯喫。僧云。爭奈三界何。藏云。爾喚甚麼作三界。師云。唯心唯識。平出平入。金刀之齊。玉尺之直。爾喚甚麼作三界。眞箇不曾遺顆粒。

上堂舉僧問南泉。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泉云。昨日有人恁麼問。趁出了也。僧云。和尚怕某甲不實。泉云。拄杖不在。若帶柄聊與三十。後來雪竇道。南泉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師云。檢點將來雪竇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諸人還會也無。天童不免指注去也。王老師足意氣。是非非蕩情。倚天照雪爛光芒。掃盡攪槍千萬里。

薦福事使馳書。上堂。一枝秀出栴檀林。想見馨香慰衆心。不負老兄開鑿力。當風子和鷓鴣陰。復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師云。影略門前倒剎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陸宜人請上堂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親

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師云。空不可有。具足無邊際身。妙不可亡。具足無邊際用。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彼同彼。在此同此。雖然天人彼此。要且不同。它合。所以主不自主。乃能一切處主。實不自實。乃能一切處實。若能麼麼去。不唯觀破南泉。亦知陸大夫出生入死。縱橫變態。不與身拘。澄體悉得。明月隨人。如有以。白雲作雨也。無心。

上堂。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作麼生商量。師云。滴水入石不得。僧云。啗啄不入去也。師云。要爾著箇口嘴作麼。僧云。也要向其間旁通箇消息。師云。爾試回互道一句子看。僧云。船從明月波心轉。家在蘆華渡口看。師云。更須全身放下始得。僧云。便麼麼全身放下時如何。師云。摸著鼻孔時。方是爾自己。師舉。明安頌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師云。功勳消階級盡。尊貴不知名。威嚴莫得近。子退步而就父。臣轉身以合君。正麼麼時如何體悉。機轉玉輪側。妙叶正當風。

上堂。舉。漸源一日坐紙帳內。僧至撥開帳子云。不審。源以目見之。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源云。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師云。湛湛不昏。綿綿若存。三世佛護持爲之頂相。歷代祖傳受爲之命根。且作麼生體悉。還會麼。蒼頭祖父寒居位。白髮兒孫夜過門。

上堂。道契如如。非有非無。靜也神之在谷。應也像之在珠。了無所住。照不失虛。無影杖子。

兩人扶。清華臨於至鑑。深密守於元樞。機輪文彩妙窮初。雲色廓澄兮秋懷月滿。秀稜重疊兮雲卷山巒。

上堂。舉。僧問。淨果。如何是本來心。果云。犀因瓶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師云。不即不離。非取非捨。自東自西。誰上誰下。委曲也。順俗亡功。慕直也。應真不借。且道作麼生體悉。還會麼。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沙云。只者一縫大小。師云。只者一縫大小。飽叢林漢分曉。點頭言語丁寧。擺手舌頭結瘡。不結瘡。人入脚下。蝦安道。

上堂。舉。雲居問僧。看底是甚麼經。僧云。維摩經。居云。不問維摩經。看底是甚麼經。師云。不問維摩經。看底是甚麼經。大千卷出破塵情。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機前有路。妙難名。纔形言像。迢然去。又是泥團換眼睛。

冬至上堂。一陽生。萬物潛萌。隱隱有像。寥寥未形。蚌腸含妙蘊。犀角量通星。密密用細細行。本智虛融與理冥。露地白牛肥膩飽。擁護人駕雪山耕。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衲僧一曲和雲門。誰將節奏亂孔竅。不到癡痕傷斧斤。舌無骨眼有筋。方見韶陽老子能。拍拍元來渾是令。哩。

鳴囉了。還鳴囉。

上堂。佛說法。祇成黃葉止啼。祖傳宗。還是空拳相嚇。到者裏。直須自休歇。自悟自明。佛是已躬做成。法非別人付得。若能麼麼。是。

大丈夫漢。真衲僧。自己一段大事。諸兄弟且作麼生得平平穩穩去。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上堂。舉。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僧云。不會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云。曾到喫茶去。不會到爲甚麼。亦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後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作麼生。僧便行。清云。邯鄲學唐步。雪竇拈云。者僧不是邯鄲人。

爲甚麼學唐步。師云。喫茶去。喫茶去。明明指人無異語。家風平展沒機關。誰道。趙州設院主。苦苦苦。往往邯鄲學唐步。恰恰長安道上行。分明有眼如天瞽。鏡清道。邯鄲學唐步。雪竇道。者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還會麼。登機者失。欺敵者亡。

歲旦上堂。歲朝坐禪。萬事自然。心心絕待。佛佛現前。清白十分江上雪。謝郎滿意釣漁船。

上堂。萬木寒悴。此箇不凋。三春敷榮。此箇不變。居二儀之前。處諸緣之後。魔外紛紛擾擾。與之同事。在其間周而有餘。佛祖哆哆和和。與之同身。於裏許默而無作。爾動也我自靜。爾寂也我自行。欲同而不得同。欲異而不得異。只如出沒之原底。且作麼生辨。還會麼。休詢造化誰持柄。向道因緣我見根。

上堂。舉。紫胡見劉鐵磨來便問。汝莫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便打。師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劉鐵磨既不能見機而變。紫胡遂乃倚勢欺。

人。且道。其間事作麼生。莫是驅耕夫牛。餐飢人食。要且不要麼。爾道如何。體悉。還會麼。不見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鴻福聰和尚入寺上堂。僧問。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時如何。師云。金針雙鎖。叶路。穩全該。僧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鑿金鐘。師云。更須跨一步。十方能現身。僧云。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師云。超方者。委師乃云。明月蘆華四望連。轉身上合同。紅。借功自有旁參事。歷歷機頭看正偏。所以道。偏不附物。正不立玄。若恁麼行履。菩提妙華遍。裝嚴隨所住。處常安樂。

上堂。舉。洞山問隱山。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長年不出戶。如何是主中賓。山云。青山覆白雪。賓主相去幾何。山云。長江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山云。清風拂白月。師云。淨不涉緣。照不對物。用無去來之相。混無彼我之心。若能恁麼去。穩穩密密。玲瓏瑤瑤。還會麼。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只在影中圓。

送化主上堂。雲無心成何處雨。密有味是誰家華。一鉢上方分得飯。歸來香氣滿昆耶。須是因緣相湊。機感相投。正恁麼時。如何行履。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到吉祥上堂。僧問。澄源湛水。尚掉孤舟。欄鼓轉船頭。向甚麼處去。師云。明月墮空。青天沒飛鳥。僧云。恁麼則洗脚上船去也。師云。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待到玲瓏巖下。即向和尚道。師云。猶隔津在。僧禮拜。師乃云。輕

煙幕。舉。納僧家。節物迎春氣象華。流水落華無限意。游山消息付長沙。記得。長沙一日游山歸。首座問。甚處去來。沙云。游山來。座云。到甚麼處。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華回。座云。天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師云。身心一如。物我同體。不用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亦不用將自己作山河大地。如珠發光。光還自照。一切時一切處。如何得恁麼見。成受用去。還會麼。千朵勢到巖邊止。萬波聲歸海上消。

上堂。示衆舉。僧問。淨果。如何是生父母。果云。頭不白者是。僧云。將何奉獻。果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師云。世夢短劫常寬。底人退步裏頭看。豹變文而霧重。龍不臥而潭寒。欲使人入雙眼冷。要須先灑獨體乾。

昌國歸。上堂。鯢鯨浪裏。出作清游。龍象窟中。歸來宴坐。現前大用。也浩浩何妨。裏許全提。也空空無說。且作麼生得恁麼去。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

上堂。挑華浪裏振脩鱗。一躍龍門看化身。諦了十方三世事。無始的自家春。

示衆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云。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煙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大洪和尚忌辰上堂。舉。馬祖忌日。南泉掛真燒香次。問大衆云。今日供養先師。還來也無。時洞山出云。待有伴即來。泉云。雖是後生。却

堪彫琢。洞山云。和尚且莫壓良爲賤。師云。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裏。借功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攀。穿心盤子通身飯。

上堂。春雲堆絮。春雨散絲。華開笑口柳中眉。翻紫燕。嚼黃鸝。聲色叢中有路歧。家風鼻孔相摩觸。不獨觀音太子知。

上堂。舉。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雪竇拈云。索驢奉馬。師云。雪竇一百年前作家。趙州百二十歲古佛。趙州若是雪竇不是。雪竇若是趙州不是。且道。畢竟如何。天童不免。下箇注脚。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會也打草驚蛇。不會也燒錢引鬼。荒田不揀老俱抵。只今信手拈來底。

示衆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一種語。不道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豐人爭得聞。福云。情知向汝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師云。第一第二頭。似有似無句。坐斷路岐。密密綿綿而不通水泄。打破窠臼。坦坦蕩蕩而別是風規。還會麼。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上堂。主中賓賓中主。相合回頭看裏許。明月團圓夜正央。昆侖抱出珊瑚樹。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眼不見眼。心不用心。能恁麼去。不墮根境識。那涉去來今。迷裏忽然逢達磨。何曾特地作叢林。

結夏上堂。我住汝亦住。我行汝亦行。結制順諸佛。禁足護衆生。金鎖無繫兩頭動。靈犀有量中間明。泥牛入海恰半夜。木鷄喚月看五

更。雲倚山是父子。眼約眉爲兄弟。三世同參。成一段合宗家之事。大千等量破微塵。出自己之經。瓊林寸寸寶。旂檀片片馨。物物頭頭。有平出底多許。心心法法無外來底一星。抹抹捷捷。怒皮袋。跛跛掣掣。常不輕。無是非非。長默默。非凡非聖。獨惺惺。如何游踐得。麼相應。蒲團坐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示衆舉僧問清平。如何是有漏。平云。策離。如何是無漏。平云。木杓。如何是小乘。平云。錢貫。如何是大乘。平云。井索。師云。策離木杓。錢貫井索。受用見成。家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上堂默默相投時節。燈燈不斷光明。其間著脚。渾無地。望盡玉壺連底清。

上堂僧問。如何是大功一色。師云。全超無影迹。不墮古今機。僧云。如何是正位前一色。師云。與十方方法常平等。在一切處能嚴然。僧云。萬象森羅同一印。全身遍界露堂堂。師云。真箇恁麼。卽得。師乃舉鏡。請問曹山。心徑若生時如何。山云。難得道者。清云。向其麼處去也。山云。只見苦生。不知向其麼處去。師云。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也須是到箇時節始得。色轉不見身。功亡不知位。絕憐大匠一斷泥。不犯祖師三尺鼻。兒孫去後阿誰共守清貧。臣庶退時獨自難稱尊貴。上堂尋常擗擔。當面諱却。可憐傳大。師。處處失樓閣。參。

上堂默默而靈妙不涉迹。綿綿而用。應不循。

根。翡翠盤中之珠。不撥自轉。玻璃鏡中之像。無受而來。若能恁麼。也兼帶妙叶。宛轉偏圓。俱到不思議處。且作發生體。悉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示衆舉僧問風穴。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穴云。低聲。僧云。如何受持。穴云。莫染污。師云。來問此經。低聲大千卷自塵中出。三世佛從口裏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空無依兮谷不盈。摩訶般若波羅密。落日漁樵歌太平。

桶頭納疏請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師云。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上堂百城游遍。還語文殊不見其身。唯摩其頂。諸人還相委悉麼。老眼就看青嶂骨。敗鞋行到白雲根。

解夏上堂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天童道。兄弟不東不西。亦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既不東不西爲甚。向萬里無寸草處去。還會麼。去而不去。同風千里。住而不住。一念萬年。恁麼也住無住底功。去無去底相。空谷有神靜而應。孤雲無心動亦閒。所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得恁麼穩密去。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送監收上堂。地藏栽田博飯。南泉買鎌割禾。

六祖負昏明歷歷。金牛捧鉢笑呵呵。見成受用。分曉來麼。古人得恁飽參殺。爾輩莫嫌辛苦多。

上堂。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大法眼不相謾。面前不破案山礙。直下無津識浪乾。

開爐上堂。木有大火傷身。人有火傷神。木無火不生。人無火不成。地火風大亦復如是。四大普周同法界。各各普周無障礙。只者普周無礙時。自然無壞無不壞。作麼生行履。得到箇時節。還會麼。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

沙彌請上堂舉。僧問護和尙。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護云。如大德作童子時。相狀向什麼處去也。師云。只者便是。非像非鏡。誰主誰賓。何偏何正。縫鉢莫我欺。無孔之槌。錘鉢莫我定。無星之秤。竊拈拄杖作機勢云。聊將拄杖提。汝。令彼魚龍知水爲命。

上堂。須知風動心搖樹。果見雲生性起塵。雨霖霖。今日果果。點頭彌勒解分身。身裏出門彌勒世尊。門裏出身觀音大士。入流亡所也。能恁麼去。隨時示人。也能恁麼來。諸人行履。還到箇般分曉。漢做處。床頭得用剪刀快。鬧裏亡機皮袋愁。

上堂。玉壺著脚四圍寬。妙處其中轉側看。顧鑑功忘鼻孔直。津流識盡鬚髯乾。且是甚麼時節。夜橫河漢白。霜洗斗牛寒。

遷侍郎請上堂僧問。一絲不隔時如何。師云。合同船子竝頭行。僧云。其中事作麼生。師云。快刀快斧斫不入。僧云。如何是。的的相逢底。

句子。師云。月色和雲白。天容帶水秋。僧云。只如李相國參藥山。還的也無。師云。莽南漢又恁麼去也。僧云。啞啞。師云。邯鄲學唐步。師乃云。休去歇去。絕言絕慮。廓無所依。妙無所住。轉歷歷之機。運綿綿之步。神游方外。靈臺道契。環中虛處。恁麼就也。藏身白雲。雲外家。恁麼回也。著脚青山山下路。宛轉窮通。旁參回互。十成收得返魂香。一等來過茶毒鼓。肯觸氣於死蛇。要將鬚於猛虎。却借其功。不謀而遇。枯木龍吟而起雲。南山豹。變被露。律入春筍。影流曉戶。百億儀分三千體。露。大經撥出於微塵。古佛相交於露柱。歷代諸祖只箇生涯。一切衆生同時滅度。大用石火。遲全機電光。遲哆哆和和也。問若剪答如裁。轟轟磕磕也。喝如雷棒如雨。洞山佛對三斤麻。趙州衫重七斤布。道火不我燒。道水不我濡。無是無非。何規何矩。拄杖子裏計將來。鉢袋子那時分付。

上堂無對無待。有兼有帶。歷歷物機。空空眼界。綿綿相柱。分箭鋒。恰恰相應。分函蓋。巨海飲毛。妙峯納芥。彼不見其有餘。我方知其無外。普明照世。約同參。補怛落伽。觀自在。示衆舉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又作麼生。師云。智不到處。宛轉窮通。清云。如理如事。師云。籠中之細。細中之龜。山云。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師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師云。知過而改。知非而回。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騎牛戴帽。著鞋衫。解行不觸。今時路。妙契不可以意到。正恁麼時。虛淨歛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雲光破暗。明月隨夜缸而來。所以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且道。如何行履。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話因緣。

上堂。僧問。雪覆千峯時如何。師云。滴水滴凍。僧云。清光寒照。眼野色。皓迷家。師云。露地白牛向甚處去。僧云在。師云。又是頭角生也。僧云。畢竟向甚處去。師云。底處轉身時。孤峯元不白。師乃云。靜沈沈。明蕩蕩。雪滿十方。雲迷四向。一色影裏。是誰坐著功。動。百尺竿頭。阿爾變通伎倆。恁麼時。須辨幾微。恁麼處。須明的當。趁不去。露地白牛。透得過。渡河香象。微見其源。如指諸掌。恁麼盡去也。無法可傳。恁麼却來也。有人相亮參。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切切但。但揚家醜。狸奴白牯。却知有。跛跛挈挈。能自守。弄驚鼻。今憶南山。透法身。兮藏北斗。風飄白雪。領頭梅春。燃金絲。堤上柳。天童也要不沾唇。三盞清源。白家酒。諸人若也。檢點得出。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若也放一線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示衆。舉雲。居問趙州。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云。教某甲向甚處住。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和尚何不自住。師云。爾也恁麼住。我也恁麼住。作業相似。食相聚。十方無壁。四面無門。遮醜無衣。禦寒無絮。直下不居功。箇中看轉處。采華峰集不萌枝。臥月鳥棲無影樹。

上堂。三寸舌兩片唇。無始時來。賺殺人。解弄不教圭角露。阿誰參見。跋雲門。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白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不圓。

歲旦。上堂。僧問。寒暑交謝。新舊推移。作麼生說箇不遷底道理。師云。昨宵猶是臘。今日又逢春。僧云。恁麼則。還去也。師云。癡漢著甚死急。僧云。也要大家知有。師云。知有底事。作麼生。僧云。黃金堤畔柳。白雲嶺頭梅。師云。也須是眼裏有筋始得。師乃云。一頭白髮幾回春。方信閑身似癡人。直下放教平穩去。更將何法作根塵。法無根塵。心無向背。心無向背。道合自然。道合自然也。日日好日。年年好年。東君刀尺裁華木。付與過頭杖子禪。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風生虎嘯。霧起龍吟。泥中有刺。綿裏有針。華鳥隔牆相喚甚。十分春事到家林。

示衆。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師云。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臯禽。無接泊。勿猜。只箇虛空等樣心。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送化主。上堂。山谷之響。水盂之像。白雲之心。太虛之量。應機也。乍卷乍舒。據令也。全收全放。三千世界。爾資緣。百億分身。君伎倆。風行

空船獨浪。施受通同無住相。一言相送知不知。千僧在側鉢盂上。

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鼓。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歸方丈。主問。云。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何不垂示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巖。真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四月八日上堂。清淨性空水。光明法界身。依稀辨白處。便是誕生人。不洗體不洗塵。妙觸宣明悟水因。借問。當年向去事。如何今日却來親。二千年前此時候。指天指地師子吼。雲門居亂思太平。打殺不妨將獒狗。指東話西。將無作有。惡水潑君君莫噴。而今看爾如何受佛云。不受諸受。是名正受。若恁麼也。消滴不落別處。

示衆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豁然大悟。師云。喫粥了洗鉢去。法爾圓成正規矩。可憐葉氏怕真龍。却怪謝郎欺猛虎。本常路真實話。這僧且問。如何悟。從來鼻孔大頭垂。不用安排分自著。處所

上堂。言之者失其真。離名字相。知之者返其愚。離心緣相。有之者乖其性。離影像相。無之者傷其軀。離寂滅相。恁麼說話。大似泥中洗土塊。衲僧家。畢竟如何。體悉還會麼。和竿一掣隨釣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幹廉化主請上堂舉。忠國師問子璣供奉。講

得唯識論。是否璣云。不敢。國師云。唯識意旨如何。璣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國師指璣云。這箇是甚麼。璣云。離子。國師云。離前賜紫。對御談經。五戒也不持。師云。此一段事的明了。還他忠國師始得。心無異心。而法無異法。法無異法。而心無異心。處處虛通。會有六窓風月。頭頭出礙。更無一點塵埃。參

示衆舉。保福與長慶游山次。保福指面前地云。只者裏便是。妙峯孤頂。慶云。是即是可惜。許雪竇著語云。今日共者漢游山。圖箇甚麼。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觸體遍野。師云。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保福要恁麼。無風何須起浪。平地豈肯生堆。長慶要恁麼。雪竇意鍾鼎刻銘。鏡清道太平無像。且作麼生體悉。野老不知堯舜力。擊鑿打鼓祭江神。

示衆舉。爲山問仰山甚麼處來。仰山云。田中來。山云。田中多少人。仰山插下鐵子。叉手而立。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茆。仰山拈起鐵子便行。師云。仰山恁麼爲直下。更無別箇。爲山恁麼道箇中似帶旁來。且道。畢竟作麼生。殷勤謝子輪肝膽。委曲還他老肺腸。

送監主上堂。泥泥水水一年農。收拾將來碓下春。炊軟香分千鉢飯。肚皮參飽放頰脣。且道。參飽底是禪是飯。又作麼生。說箇放頰脣底道理。豈不見藥山道。跛跛羣羣。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畢竟承誰恩力。四方八面連架打。普應初無顆粒道。

示衆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諸人還體悉得麼。一色是須轉。大功不我居。珠走碧盤盤走珠。直下滄溟取明月。吾家自有崑崙奴。且道。作麼生行履。天字豁空雲卷雨。溪容潯澈水懷秋。

解夏上堂。僧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云。一任填溝塞壑。僧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師云。更須跨一步始得。僧云。直得朝到西天。暮歸唐土。也是脚跟不點地。漢師云。上座如何免得此過。僧禮拜。師云。千里望鄉關。師乃云。十五日已前。恰恰把定。抑爾腦門著地。十五日已後。稍稍放行。從伊鼻孔透天。直饒摩拏拄杖兒。勘破諸方之祖。爭似傳持鉢袋子。相聯五葉之華。恁麼說話。正是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事。且道。正十五日。又作麼生。良久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示衆云。有而不有。情塵豁盡而獨靈。無而不無。妙應差殊而不忒。所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嚴云。觸體裏眼睛。又僧問風穴。如何是道。穴云。五風樓前。如何是道中人。穴云。問取隍城。便諸人如何履踐。得始終貫徹。表裏通同去。還會麼。華蜂釀蜜春脾凍。月兔噴霜夜氣清。

持鉢歸上堂。乞食浙西蘇與秀。人人奉佛家家富。收拾幾成三萬緡。尙自不能供衆口。所以道。喫飯須是衆口。作活須是衆力。今古相傳底消息。天童說箇休糧方。一日兩度鉢盂濕。雲門大師道。飯豈不是自己。因甚將自己

却喫自己。有道。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料掉勿交涉。作麼生。道得恰合去。拈却根塵。方出礙。更無絲毫。不相通。

示衆舉百丈問靈山。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我兒孫。師云。却請和尚道。三世諸佛也。靠倒。釋迦師淨名老。毘耶摩竭心相照。俗鶴夜移巢。靈蛇塞入草。正偏轉側。分妙圓兼到。

施主看經請上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云。作麼生行履。得十成去。功業力爭英雄。劉項時將。太平坐享。朴樸。義軒世人。

上堂。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師云。莫向枯龜版上。鑽。衲僧開口見心肝。蓮華荷葉。未出。做盡工夫。轉覺難。

下嗣法書上堂。僧問。照世光明。即不問。傳家清白事如何。師云。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僧云。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華裏過來香。師云。須信龍門無宿客。僧云。桂枝不零折。和月抱將來。師云。也須親到一回。始得。師乃云。不得諱有頭底。當時爾帶累別人。而今別人帶累爾。來生我家。作業相似。針線穿聯。細中細。迦葉阿難。不相知。人人各自住三昧。裏許轉功勳。這邊得游戲。到底還須徹根蒂。望斷冥鴻沒處秋。蒼蒼一色。天連水。

結夏上堂。來選佛場。辦行脚事。禁足也。不可錯移一步。護生也不可動犯一毛。微見自己

全身。四大出礙。却到本來住處。一互清虛。如何履踐得。應變相應去。驛開華嶽倚空翠。放出黃河經底流。

天中節上堂。仁壽之域。大方無隅。尊貴之人。至化無外。有如是廣大含容之量。具如是廣大莊嚴之事。且道箇人受用合作麼生。還相委悉麼。造化陰陽開拱。手。成平天地默垂衣。

送監牧上堂。地藏栽田做活計。南泉鑊子能收刈。日用平懷穩便休。自然艱難無遺棄。無遺棄。不容易。爾也莫虧我。我也不虧爾。兩家賓主。平。四稜齊。場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箇是叢林飽參底。牧來純熟水牯牛。檢點將來。墮隨類。曹山云。作水牯牛。是隨類墮。大陽道。作水牯牛。是沙門轉身處。爲什麼。却成隨類墮。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上堂。仲秋漸涼。蒲團放穩。長連床。身心澄徹。見淵底。河漢淡淡。秋磨光。二祖不短少林。不長。相傳笑殺威音王。爾無所得。我無所藏。四無壁落。渾大方。萬世清規。信明白。夜寒吐月。山蒼蒼。參。

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南泉百丈。西堂。既月次。祖云。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經歸藏。禪歸海。稽首歸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閒光彩。

上堂。九月又重陽。菊華依舊黃。淵明是醉不。是酒。蕩蕩游心於大方。只如會得底。也是箇

時節。不會底。也是箇時節。且道。於其間作麼生。辨白。還會麼。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驢頭何。

示衆。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語。後半年下語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和尚作麼生。霜云。無人識得渠。師云。無人接得渠。貴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杜頭書。無人識得渠。基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一成枯。

天寧節上堂。水壺清白。借功喚作誕生。玉璽傳家。退位名爲王父。萬萬年之壽量。靜享而尊。千界之因緣。動成共子。還知箇人受用處麼。良久云。仰之彌高。鑽彌堅。迎之在前。隨在後。

示衆。舉。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山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仰山舉似。滿山。山云。子已登聖位。師云。玉女依傍。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寒清。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恰好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

示衆。舉。教中道。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法可得。然燈佛即爲我授記。師云。是即是也。猶較一線在。復云。釋迦自是釋迦。然燈莫要添些。不用燒錢引鬼。何須句賊破家。爾那裏針筍不入。我這裏石上栽華。

上堂。諸見若盡。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諸禪德。諸見若盡。自然一切時。平平坦坦。巍巍堂堂。箇是衲僧普周遍身。本具足眼。妙圓覺心。若有一絲一縷。於其間作前作後。便見紛紛紜紜。且道。如何體悉。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示衆舉清原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爾曾作甚麼來。原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級。原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云。如是如是。師云。不落階級。卓卓超出。三際易用安排。十方自然富塞。五色線不我羈縻。七寶冠是誰嚴飾。

上堂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香林臘月火燒山。關健如今透底難。無礙機鋒語自在。虛空揮劍不成癡。

因雪上堂。若恁麼也難得。清光浩蕩無瑕隙。人言千里本同風。我道十方渾一色。渾一色須轉側。纔轉側透關隔。透關隔。酬爾平生今脫白。儂家鷄鶴自成仙。昨夜龍門無宿客。上堂。清白傳家雪月光。玉壺中有轉身方。情乾識盡功動斷。不覺全身入帝鄉。

真歇和尚入山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師云。一著能回一局棋。仙即妙處只些兒。點開活眼分生殺。不作窮忙死馬醫。倒却門前刹竿著。一把推出誰藏縮。工夫磨琢老成人。圓陀陀地無稜角。

高麗國持牒侍禁。齋僧祝壽。上堂。以法界爲疆域。以佛心爲因緣。統萬國而成一家。觀衆

生而如赤子。齊天地之覆載也。日月光共德。等海嶽之涵鎮也。山川朝其宗。千萬億綿遠之年齡。集於壽命。一二三生成之物象。出自道根。無邊際之莊嚴。不思議之妙用。照然不昧。至化難逃。廓爾罔遺。大功不幸。箇是至人受用底大自在三昧。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正恁麼時。作麼生體悉還會麼。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

上堂。疋馬突出單鎗直入。急電光中看轉側。疾雷案山忽顛。鈍漢。噤耳不及。記得臨濟道。我在先師處。喫三頓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思一頓喫。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某甲下手。濟度拄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師云。臨濟得求人。不到等閒落節。這僧草草開口。便見容易撞頭。當時纔見恁麼道。何不便與衲僧手段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上堂。三十三人不得而爲師。二十八代不得而稱祖。衲僧家。識得本命元辰。敢開恁麼大口。且道。如何體悉。親到劫前空四壁。自然體盡見全身。

歲旦上堂。時節之新。天地之仁。草木薦春。交象之亨。陽和之生。物變咸榮。玉機之轉。霧豹之變。家風成見。居谷之神。出軸之雲。其用不勅。且道。如何體悉。還會麼。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舉書記藏主立僧。上堂。一燈分耀百千燈。箇事宗家誰也會。少室相傳斷臂可。黃梅分付墜腰能。作麼生是相傳列焰底事。還相委悉。

麥。田地光明真破夜。叢林氣象自成春。

示衆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師云。聞說英雄苦戰爭。四方岐路自難行。而今踏著長安道。始信家邦久太平。

示衆舉教中道。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且道。毛如何吞巨海。芥如何納須彌。有底道。大無大相。小無小相。一相無相。爲之實相。恁麼說話。要且無衲僧氣息。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阿儂撞著須菩提。一切法中入三昧。

上堂。曾到家山裏許看。星河濯月。露天寒。箇時失却娘生口。始信從來鼻孔寬。參。

示衆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一大藏。師云。演出一大藏。明明超過諸緣上。隨曲隨直也流水轉山。隨高隨下也虛舟駕浪。

示衆舉靈雲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師云。靈雲悟桃華。玄沙旁不肯。昭昭然此心分明。隱隱也放身未穩。放得穩。八兩元來是半斤。

鉤頭秤尾能平等。

送化主上堂。一物長靈。十方普應。騎聲跨色。超跳越聽。浩浩也能縱能橫。如如也能動能靜。參飽叢林箇樣人。取飯不問誰家飯。佛云。常乞是清規。一切食中斯正命。若也仰口食下口食。皆謂之邪命。只如以正命食供飽參人時如何。滿瓶傾不出。大地勿飢人。

上堂。一雨霑濡諸根萌動。青黃各成其姿。長

短各隨其用。綿綿也妙有機絲。混混也廓無稜縫。若人問我如何。敢道不快漆桶。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於其間無纖毫過患。還會麼。莫將赤肉爲身相。誰把閑塵礙眼睛。

示衆舉永嘉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師云。若於一切法上通身去。亦是有所得。若於一切川處豁落去。亦是有所得。且道歸根到底不可得中。作麼生得。轉色轉功。法子。盧華明月後相逢。

供聖施主請上堂。心心智通。佛佛道同。十方圓滿。八面玲瓏。施時也三乘教備。坐處也一切法空。應供而來有不受之受。度世而出得無功之功。動而常靜。用時彌沖。處處不乖。今水中夜月。物物斯應。今華上春風。只如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一佛身既滿法界。只如千佛身著在什麼處。還相委悉麼。音聲不礙調和樂。光影相容互照燈。

上堂。因緣和合而生。生不可生。影生於形。響生於聲。森羅萬象從崢嶸。虛空廓落無虧盈。杳杳冥冥。靈靈明明。是其中之精。非其外之情。見本家曠古之佛。得自己廣大之經。湛兮若存無迹像。善惡不我相隨行。只如分應後又作麼生。物物現成觀自在。人人具足常不輕。

上堂。說禪說道。虛空釘櫪。體妙體玄。矢上加尖。若也三際斷四大空。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內無繫蟻之絲。外無聚蠅之糝。淨裸裸赤洒洒。

酒。正恁麼時。是箇什麼。

上堂。一言觸諱。法自不容。一字入公。牛拽不出。兄弟汝胸中。不得著箇元字脚。若有餘未盡。千生萬劫。帶累汝在。藏六直如龜。慎精骨頭。奈有卦文何。有恁麼病痛底。禪和子。更須是透一遍去參。

天童覺和尚上堂語錄。畢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四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五

天童覺和尚小參語錄序

天童老人。蚤以英妙發問漢東。道法寔盛於江淮。大被於吳越。經行所暨。都邑爲傾。一時名勝之流。爭趨之。如不及也。建炎末。應緣補處。太白之麓。海隅斗絕。結屋安禪。會學去來。常以千數。師方導衆以寂。兀如枯株。而羅滿戶外。不容終默。故當正座。舉揚。或隨叩而酬。以法要。或因理而舉其緒言。門人踴音。輒爲紀錄。歲月未幾。溢于簡編。惟悟本正脈。粗綴而僅存。大陽本宗。幾微而復起。閱世三四。至是紹隆。迅雷常空。震徹九地。句萌甲拆。自然生榮。而彼元氣。洪造。初豈有意哉。方來學徒。讀此書。而知谷之應聲。會此旨。而同水之傳器。始信。佛及衆生。皆承恩力。豈虛語也哉。紹興丁巳歲除日。參學愚溫舒序。

明州天童山覺和尚小參

侍者中翼曇像編

小參僧問。靈雲悟桃花。意旨如何。師云。眼力不到處。靈雲却合頭。僧云。正是青天白日。師云。靈雲見處。作麼生。僧云。一見桃花。未免眼中著屑。師云。上座眼裏。還有筋也無。僧云。而今不打這鼓笛。師云。瞎驢趁大隊。僧云。只如玄沙。爲甚却道。諸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師云。箇是衲僧迴互底時節。僧云。也是臘月扇。子。師乃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盡道即物契神。託事顯理。是甚麼說話。到這裏。拈却一切。眼放下一切。身通身。恁麼來。徹底恁麼見。方與自己心通。萬象體合。是他道。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諸兄弟。是渠三十年。恁麼做。耐。若今日肯休肯歇。肯放肯捨。當教豁豁地。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便能騎驢跨色。超見越聞。一切處自在。一切處透脫。一切處應現。一切處圓成。何處更有一絲毫隔礙來。所以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鍾裏魔軍。成就夢中佛果。若是恁麼時節。豈不是脫然。向如幻三昧中。恰恰相應去。不只是眼見色。恁麼。耳聞聲。恁麼。乃至根根塵塵。大大小小。皆悉恁麼。豈不見石頭和尚。道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同互。回互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若向這裏。透脫根塵。洞明法界。彼即是此。此即是彼。更無往來相。箇是回互底時節。只如不爾依位住。又且如何。長者長短者短。高者高下者下。所以道。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玄沙爲甚麼。道諸當甚諦當。敢保老兄

未徹。箇是影草探竿。且道畢竟如何。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

小參僧問。如何是和尙親切爲人底句。師云。文彩未現。初消息難傳際。僧云。可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云。卓卓不倚物。靈靈那涉緣。僧云。莫便是十成底時節也無。師云。透過那邊看。方有出身路。僧云。揭開金鎖裏頭看。隱隱風光元自異。師云。不是那邊事。僧云。如何是那邊事。師云。瑞瑞殿上行。撲倒須粉碎。

師乃云。諸兄弟。若是此一段事。且須分曉始得。汝若分曉去。便能超超。處處釋迦。作淨妙法身。出金剛眼孔。爾但歇去。歇得盡時。靈然不昧。更須退步就己。方能徹底相應。箇時若有獨在之照。猶帶功在。豈不見道。子歸就父。爲什麼父全不顧理。合如斯。父子之恩何在。始成父子之恩。如何是父子之恩。刀斧斫不開。又云。誕生王子。是須有父。纔轉身時。即不見有。那時喚作妙盡冥符。若是卓卓地體得。向箇裏移一步。如珠發光。光還自照。却有箇紹底道理。又須回頭。窺本位。却回頭。便能闊步過今時。天明不覺曉。分照不落影。垂應不涉緣。著得个身。向闊浩浩中。灑然不被物難。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是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諸兄弟參禪。敲骨打髓。是恁麼地做。有一般漢便道。未話已前。已是道了。汝不見道。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又不見僧問古

德云。如何是和尙本來心。古德云。單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若是體得明白了。便乃跨萬法頭上。不爲萬法礙。到恁麼時。不立語言。不拘影像。所以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諸佛既不出世。爲什麼四十九年說。祖師既不西來。爲什麼少林有妙訣。須信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裏不移一絲。不動一點。那時一句子。擲地作金聲。便知道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若恁麼辨得出。在語也妙。在默也妙。說時常默。默時常說。便能超四空出三界。箇是透脫漢。徹底且道。如何履踐得恁麼去。翡翠踏翻荷葉雨。鸞鷟衝破竹林煙。

小參僧問。蘆花雪月。那時一色還迷。野水秋空。箇處大功猶在。如何得色轉功忘去。師云。往來如得路。兩處不相妨。僧云。玉輪機轉笑呵呵。直下相逢不相識。師云。又墮大功去也。僧云。那邊不守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師云。早恁麼却較些子。僧云。只如得處恰好時。如何。師云。密密處難言。細細中莫動。僧云。喚得回來。通途無礙處。又作麼生。師云。是處相逢不隔越。千手千眼觀世音。師乃云。是我自家底。是箇諸人底。是三世諸佛底。是六代祖師底。各各分上。六六三十六。這裏生心即乖。動念即錯。若有箇漢。四稜著地。掀幹不動。也較些子。便能向今時卓卓地。了無一法著彼。了無一法著我。自在人間。無往來相。彼具足是我。我具足是彼。法法住自位。所以道。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若是恁麼去也。是一箇

了事納僧。更須退步。更須就己。便知道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這裏不著一點。不挂一絲。拈轉。殺漏子。與虛空合。合底是什麼。若無合者。爭辨虛空。若有合者。却成兩箇。那時明歷歷地要眼。淨裸裸地要身。撥轉機輪。便能向今時作用。若識得本來頭。一切心皆是箇心。一切法皆是箇法。坦然平等。恰恰具足。便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若恁麼十成時。好箇禪和子。而今人却道。曹洞禪沒許多言語。默默地便是。我也道。備於箇時莽鹵。我也知。備向其間卜度。殊不知虛而靈。空而妙。豈不見。僧問石門。如何是和尙家風。門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是恁麼行得到。恁麼透得徹。不向死水裏浸却。又不見。僧問梁山。莫便是和尙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碧潭不吐霧。備若識得。死底便是箇活漢。備若識得。活底便是箇死漢。須是向靜悄悄處惺惺。鬧浩浩中歷歷。便知死中常活。不被空礙。活中常死。不被物礙。有不是有。無不是無。芭蕉和尚道。備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所以六祖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既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方知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珍重。

髮生。師云：聲在耳處。耳在聲中。僧云：可謂是根塵脫落。消息平沈去也。師云：切莫強鉗錘。僧禮拜。師乃云：馬祖與百丈行次。聞野鴨子聲。祖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百丈鼻頭。丈作痛聲。祖云：何曾飛去。丈脫然有省。次日祖陞堂。丈卷席。備看他相見底時節。在什麼處。如今有般漢。杜杜撰撰。便道：個纔陞堂。我便卷席。有甚麼用處。直是千里萬里。百丈後來再參馬祖。被祖一喝。三日耳聾。只如馬祖一喝。還分外著得事麼。還分外有道理處麼。若也箇時。承當。不下草草。又是業識流注。若是坐得斷幹得開。一絲一縷立不得。喚甚麼作再參馬祖。其間毫髮不容。若分外著得些子。不喚作三日耳聾。不見雪竈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而今有般漢。體不到。見不徹。使鉤。使錘。作道作理。埋沒自己。帶累先宗。若是洗不淨潔。脫不了當。又向這裏添一重去也。喚作泥裏洗土塊。後來黃檗問道：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嘆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云：將謂汝是箇人。古人也有恁麼時節。雖離語言。而語言具足。雖出音響。而音響分明。爲甚麼百丈却道：我將爲汝是箇人。有底道。默處是。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贊歎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阿難問云：外道有何所證。便道：令我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見。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爲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

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召問之。帝問耽源。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此是諸佛諸祖授手底時節。便知道。默時一字一點無欠少。說時一言一句沒分分。語默不到處。古今無盡時。作麼生行履。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小參僧問：記得。僧問雲居。僧家畢竟如何。居云：居山好。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居山好。僧云：只如未到底人。四邊無路時。如何措足。師云：且在山下坐。僧云：忽被他尋得一條活路子。又作麼生。師云：曾過得飛猿嶺也未。僧云：一步又一步。白雲深更深。師云：又是葛藤漫腳下。僧云：只如飛猿嶺。畢竟高多少。師云：須是本鄉人。行過來始得。僧云：過了也。師云：猶是脚跟不點地。師乃云：十成穩密漢。做處要且無稜縫絕芒角。方能圓陀陀地。一切處收攝不得。便能一切處輓得行。有時要道。便道恰恰相應。所以僧問雲居。僧家畢竟如何。居云：居山好。有底道。山是不變之體。青青點點處去。有甚麼交涉。有底道。白雲一重又一重。箇是裏許時節。有甚麼交涉。若會得者。居山好。有甚麼不得處。應機而對。隨問而酬。豈不是恰恰相應底。倘若作承當。作擔荷。作佛法。便見不相應。是他平常恁麼用。若是真實納僧。點頭相許。若不恁麼。又成千萬萬重去也。古人道：一言盡十方。絲毫未舉揚。箇是恁麼言。便知道。山是山水是水。人是

人。法是法。世界爾塵塵爾。法法爾念念爾。這裏增減一絲頭不得。若有一毫道理。又是七花八裂去也。豈不見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正恁麼時。如何行履。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小參僧問：廓而無際。不立一塵。湛而獨存。十方普應。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也無十方可應。僧云：如空合空。似水歸水。師云：是卽便是。似箇甚麼。僧云：也要分明指註。則箇師云：偏試向分明處指註看。僧云：夜月有輝含古渡。白雲無雨裏秋山。師云：正位其間轉側。偏位裏許歸來。僧云：不涉往來底。是什麼人。師云：夜明簾外主。僧云：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師云：猶偏正邊事。僧云：不落偏正時如何。師云：落。僧禮拜。

師乃云：本無如許多事。做來做去。便有如許多事。如今却從許多事中。減來減去。要到無許多事處。只爾尋常起滅者是生死。起滅若盡。卽是本來清淨底。無可指註。無可比擬。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澄皎潔。直得皎皎地如秋月。尙恐不是。又道：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既是無物。又作麼生說。所以道：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謂之迴絕無寄。一切處寄不得。箇是徹底心。安向什麼處。淨裸裸赤洒洒。絲毫立不得。只如適來上座子問。湛而獨存。十方普應。向他道也無十方可應。那時還有應底道理麼。混混地喚作大塊。若是分曉漢。直是玲瓏瑤瑤。不分曉漢。便見碌碌

歡歡要須如珠發光光還自照然雖是第二頭事却須在第二頭辨若有纖毫擾動倘時便隨業流轉歇得盡處無可歇者即是菩提勝淨明心不從人得永嘉大師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豈不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珍重

小參僧問記得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意旨如何師云裏許有些子難為說向人僧云說著後如何師云頭角生也僧云若然者醜拙露去師云異類中來分化事何妨影裏却相逢僧云手把過頭杖逢春點點花師云還真箇也無僧云直得頭頭是物物是師云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路僧云爲什麼却如此師云直須忘却始得師乃云參禪一段事其實要脫生死若脫生死不得喚什麼作禪且道作麼生生作麼生死作麼生脫若一念迷本隨情牽在一切處紛紛紜紜膠膠擾擾既從不自由處生還從不自由處死若是分曉漢本無所從來明白怎麼用便於一切時一切處脫徹無依萬象中出一頭地恁時不帶四大五蘊來方有出身路子臘月三十日依舊恁麼去所謂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倘時淨無賓緣廓無處所三際斷六門空所以道快恢焉是見焉迥出思議之表也思不到議不及心念纔萌便成流注若是一切心念盡也無天堂到儂也無地獄到儂十方虛空純淨無垢廓然明白惺惺恁麼來是諸佛菩薩生處癡愛投種是衆生生處其間善惡兼帶便

成善道惡道若或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這裏生佛立不得六祖和尚道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諸兄弟未休他去未歇歇去倘若歇得盡休得穩千聖不可携不可携處是爾自己不要作道理咬言句胡棒亂喝盡是業識流轉更若取他處分受他指註又是依草附木直須無師智自然智見性不留佛大悟不存師方有些子衲僧氣息且道作麼生行履得斷生死超凡聖去無影樹下同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小參僧問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此意如何師云滿頭堆撥來通身洗淨去僧云拈却根塵一切空廓然遍徹周沙界師云也無通底道理僧云爭奈谷答響而常應珠發光而自照師云猶是應底時節僧云如何得恰好相應去師云劍去久矣子方刻舟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藏盡自己身遍界俱影現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廓然掃盡無絲髮處處分身遍大千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昨日二十九今朝三十日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坐却舌頭僧禮拜師乃云兄弟有底道三十年二十年三年五年在叢林中恁麼做也道我參禪學道若不會到底有甚麼用處爾但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盡箇是本來時節所以道一切皆從心地生除去一切生底還是本來心地者箇心地平等普遍普遍無有不存無有不滿既心地

上生相盡十方三世無有一毫自外而來俱從箇裏發現便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心無形影對綠卽照所以假虛空爲森羅萬象之體假森羅萬象爲虛空之用一切諸法皆是心地上妄想緣影譬如洪水因風成波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爾心地上存許多善惡等相便是水上波浪風休波滅不是水滅善惡相盡不是心滅本來一段事空不得若是坐禪底人風塵草動自看得出不可道是說經說論此是馬鳴祖師恁麼道分曉直是分曉諸人若到恁麼時節自然恰恰好好古人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此是全身應現有時奪人不奪境縱橫地在一切法上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却是漫頭那裏得一切閑聲色來有時奪境不奪人百草頭上識得鬧市門頭薦取欄街截巷慙皮袋一切處築著磕著有時人境俱不奪平平坦坦法法見成入平不語水平不流東方來者東方座所以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尊者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恁麼即擔取去豈不是恁麼時節有時人境兩俱奪消息盡稜角沒透頂透底如珠發光光還自照是恁麼周旋方是箇衲僧若不恁麼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去來珍重

小參僧問如何是針線貫通底時節師云細細行將去密密其中來僧云堪嗟去日顏如

玉却嘆同時髮似霜。師云：撒開兩頭，中間作變生辨。僧云：家醜不可外揚。師云：出格一句。又如何道。僧云：到者裏脫身一色，不守同風。師云：一互坐殺。僧云：記得。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居云：無立身處。僧云：佛事何勞。居云：不同興化，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恰似上人適來恁麼去。僧云：直是有口，難爲說。師云：不同興化，僧禮拜。僧問記得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無心能作用，作用自無心。僧云：恁麼則玲瓏八面。八面玲瓏。師云：應處不將來，通身能變態。僧云：爲甚麼道。吾却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師云：分箇遍身與通身底時節。僧云：只如遍身通身，相去多少。師云：只隔一絲頭，便成千萬里。僧云：推得一絲頭時如何。師云：恰與那時合。師乃云：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居云：無立身處。僧云：佛事何勞。居云：不同興化，到者裏著一點子不得，是須徹底及盡去。無爾作道理辨白處，無爾依傍髣髴處，如懸崖撒手，直下放得盡，始與雲居做處合。只爲箇時不同興化，又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箇時具許多手，具許多眼，更不作前後，更不作思惟，正恁麼能應底是甚麼，豈不見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識得謂之佛性，不識謂之精魂。爾若作道理作安排，便是業識流注，所以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悟真，只爲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是須徹底回來方解恁麼變。非。爾若認聲色認執提，認賊認淡，總不是也。但放盡識神，便與麼應，如鏡照像，如谷答響，相似，是以釋迦老子，分千百億身，大悲菩薩，具千手眼，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且道：正恁麼時如何。展翅奔騰，六合雲，搏風鼓浪，四溟水。

小參僧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時如何。師云：普天匝地。僧云：處處相逢去也。師云：爾甚麼處掃著來。僧云：萬象之中，全身獨露。師云：且道：撥萬象不撥萬象。僧云：兩頭俱割斷，裏許自通同。師云：直和裏頭，也須推倒。僧云：爭奈普天匝地。師云：須是天童始得。僧云：恰恰與和尚鼻頭相拄。師云：只箇恰恰也不消得。僧云：空却萬象去也。師云：空它作麼。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天童今日直難分疎。僧云：騎牛步行，把鉏空手。師云：是恁麼却較些子。師乃云：真實到處，靡落無依，更喚甚麼。作十方壁落，更喚甚麼。作三世機緣，一塵不受，佛法同體，人人同心，只箇自愛用身，十方無不周遍，既知周遍盡，法法頭上，佛佛心中，具足本體，更有甚麼事來。只者一塵，也是爾本體，也是爾本心，也是爾本相，也是爾本智，所以道：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諸兄弟，是須恁麼。爾還曾空得心緣來麼。還曾空得身相來麼。爾若空得盡，不只是空，那時靈靈歷歷地，虛中明白。若恁麼時不是空，了底時

節底也如是，表亦如是，在塵也如是，在法也如是。無有諸佛不如是，無有衆生不如是，衆生也具足如是，諸佛也具足如是。衆生放得落，諸佛提得起，是以諸佛與衆生，同身共命，只箇一念元同法界，所以道上無攀仰，下絕已躬，直是磊磊落落，浩浩蕩蕩，正恁麼時，作變生體悉，言語道斷，非去來今珍重。

小參僧問：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趙州既不在明白裏，向其麼處去也。師云：尋常無孔竅，箇處絕光芒。僧云：恁麼則處處踏著趙州鼻孔。師云：又是特地來，隔越三千里。僧云：趙州意作麼生。師云：無接縫漢方知。僧云：時有僧出云：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此僧雖解恁麼問，大似韓獪趁塊。師云：今日又添一箇。僧云：學人當時若作者僧，但只拈起坐具云：某甲尋常不敢觸誤和尚，師云：又是上門上戶。僧云：者僧又道：和尚既不知，爲甚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釘嘴鐵舌，爲甚麼却憊憊而休。師云：我也分疎不下。僧云：到這裏還有分疎處也無。師云：莫道天童無分疎，泊乎趙州也被靠倒。僧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只這一句却較些子。僧云：只如和尚與趙州相去幾何。師云：天童却是隰州人。僧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師云：平常無事好，特地作諸說。師乃云：衲僧做得得到，放得穩自然，步步踏著，無虛棄底工夫，句句道著，無虛棄底音韻。

所以趙州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若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直是沒一絲毫。特地底時節。莫落明白。一切放得落。有甚麼如許多事。所以納僧家。纔有佛法禪道。便好喫痛棒。者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爾看。它答話元來。著箇知底道理不得。者僧又道和尚既不知。爲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到極則處。便能推過。這老漢。尋常直然。無稜縫絕。芒角。到此幾被者僧拶得上壁。似乎有稜縫有芒角。後來雪竇頌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下。檻前山深水寒。獨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白君自看。這裏脫揀擇脫明白。要與趙州合去。兄弟既透過揀擇。便道天際日上下。檻前山深水寒。既透過明白。便道。獨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這兩句。却是洞下透明白時節。趙州做處。直是摸稜。所以僧問香巖。如何是道。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獨體裏眼睛。後來僧問石霜。枯木裏龍吟。意旨如何。霜云。猶帶喜在。獨體裏眼睛。意旨如何。霜云。猶帶識在。兄弟爾去。體看放教歇去。及得盡去。消息絕去。透得徹去。所以道。轉一色功後看。自然便能向一切時中。分分曉曉。絕滲漏。透聲色。無處所。沒蹤迹。便知道。兼中至也。徹底恁麼至。兼中到也。徹底恁麼到。只在其間。出沒俱盡。若是其

間人。知天童今夜大殺漏逗。咬牙嚙齒。殺佛殺祖去也。性燥漢。眞實識得者。決定無本據。者邊也無本據。那邊也無本據。不分曉漢。於一切言說。又添一重去也。諸人分上。合作麼生。若是通方底人。其間自有做處珍重。小參僧問。卷簾自對千峯秀。掩室時聞百鳥聲。正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透過聲色了無依。一切法中常自在。僧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云。正恁麼時。作麼生承當。荷荷云。豈不見道。森羅萬像。古佛家風。師云。是須子細始得。僧云。古人道。是見非見。見非是見。目前燈籠露柱。作麼生說箇非見。師云。根塵了不倚。的的自相通。僧云。頭頭爾法法。爾師云。爾作麼生得恁麼去。僧云。事事不將來。般般得受用。師云。也須脚跟點地。始得。師乃云。清淨無相。妙明絕緣。箇一片田地。子。古今移不得。一切法生也。自是諸法生。了不干它事。一切法滅也。自是諸法滅。了不干它事。從本以來底。元不曾借借。廓大周遍。無所不至。正恁麼時。還有畔岸也無。若有畔岸。即於爾本心。自作界界去也。正無畔岸時。全與虛空合。却。靈然不是空。透頂透底去。中間無一塵若恁麼也。混融不隔越。箇是諸佛諸佛出生處。箇是山河大地建立處。有情也恁麼地出生。無情也恁麼地建立。所以道。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到恁麼時。山是箇時山。水是箇時水。森羅萬像。與爾地水火風。皆是箇時建立。乃至長短大小方圓等相。更無有異。纔起分別心。便成差別相。爾心

無分別。平等與平等。更無平等者。微表微裏。盡中盡邊。純是汝本眞所見。若心地下。有一點疑蓋。內爲筋骸所格。外爲山河所眩。困踣於迷途。局促於轅下。若分曉也。便能向箇時。出出沒沒。正當出沒微妙處。還體得也無。棹棹不施船底脫。往來終不帶浮囊。小參僧問。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廓落了無依。靈明唯自照。僧云。可謂是澄潭月影。古廟香爐。師云。得與麼絕消息。僧云。唯復是心從法顯。法逐心生。師云。總不恁麼。別致一問來。僧云。且待別時。僧問記得。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未審者裏是甚麼所在。師云。超群像出名言。僧云。露露。師云。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僧云。爭奈赤心片片。片片赤心。師云。言語道斷處。元非過未今。僧云。雪竇道。劈腹剜心。此意如何。師云。要且無爾著意解處。僧云。只如和尚道。和光惹事。刮篋成家。又作麼生。師云。怕爾入思惟。斷人作伎倆。僧云。還當得者。僧問處也無。師云。似則便相似。依稀千萬里。僧云。忽若有人問和尚。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曉阿盧勒。繼薩婆訶。僧云。信受奉行去也。僧問記得。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云。教某甲向甚麼處住。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和尚何不自住。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切衆生俱到此。一切諸佛亦復然。僧云。未審。古寺基路頭在甚麼處。師云。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

窄。僧云：露濕千峯冷，雲籠萬樹寒。師云：更須轉劫功，方與那人合。僧云：星移月暗無消息，客散雲樓酒盞乾。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辨白？僧云：滿口冰霜寒徹骨，此中消息與誰論。師云：却較些子。師乃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恁麼時，一切脫落去始得。正脫落時，彼我俱不著處，所以道：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箇時不是一切心，箇時不是一切法，所以遍一切處。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鵲鵲啼處百花香。兄弟增一絲毫頭不得，減一絲毫頭不得。直是四稜塌地掀幹不動，若恁麼辨得，豈不是恰恰現前，依係留情，夢寐立會，便成路布葛藤去也。卒未有淨潔分，野狐涎直下咽得盡。有甚麼事？兄弟本是如此，但心地下，不立一塵，便知道彼不來，此不去，中不住，若也理會面前事，便失却背後事。若也理會背後事，便失却面前事。如不居背面，更有甚麼事？過去心已滅，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空寂，便能蕩蕩地絕痕垢，雪竇又道：劈腹剜心，到者裏，更難箇不得。適來者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山僧對它道：阿盧勒，離薩婆訶。是須恁麼始得。若是分曉漢，恰恰道：天童十成，若不分曉，是語言是道理，有甚麼相應時節？又不見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若箇時識得，便知道當明中有闇，勿以闇相過。當闇中有明，勿以明相觀。一切法盡處，箇時了了常存。一切

法生時，箇時空空寂寂，須知道死中有活法。中死。趙州又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云：教某甲向甚麼處住。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云：和尚何不自住？居便休。兄弟一切諸佛到此是住處，一切衆生到此是住處。若不到此，喚甚麼作。休歇田地，須知當處滅盡，從此建立，便見常處出生，豈不見修山主改葬儀。一切諸佛，一切衆生，盡向此處安葬。雪竇道：兄弟共十字，同心著一儀，薪盡火滅後，密室爛如泥珍重。

小參僧問：田地穩密底人，作麼生擔脚。師云：裏頭移一步，明月逐波流。僧云：進一步時，滿目光生去也。師云：正恁麼時，作麼生進。僧云：劫盡空處轉身時，裏許風光還不墮。師云：依稀纔月出，髮髻又是移。僧云：只如未進步時，又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銀河淨無浪，半夜月橫秋。僧云：神通游戲底人，作麼生放身。師云：轉盼解歸來，應然還就位。僧云：一切處絕蹤跡去也。師云：且道：神通游戲時，自合如何。僧云：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師云：要且未能超脫。僧云：誰敢特地。師云：一切處應現，絲髮不留痕。師乃云：洞塵劫事，只在一彈指間。若向一彈指間，前後際斷，箇時俱位不得。塵劫已前，只是恁麼事。三世諸佛，望爾頂額不著。六代祖師，爾爾脚跟不到。直饒若佛若祖，只是旁觀仰讚有分。終不敢向當頭道著一句子，縱爾做盡方便，設盡門庭，要當頭道一句子，也不得。本色人自住本位，乃至一切諸佛出世，侵犯我不得。一切衆魔出興，侵

犯我不得。塵劫已前者，一坐具地，是爾自己所住處。人人到箇時節，彼不侵犯我，我不侵犯彼。洞然法界，元無一絲毫隔越。箇時識得破，便喚作諸佛。爾若背覺合塵，便是衆生境界。做得到處，更有甚麼事來。是須穩穩密密，平平淡淡去，所以道：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若是其間過來，自然於一切不觸。直然闊浩浩處，要且迢然混不得。彼自是彼，我自是我。惺惺地一條路子，蕩蕩地無人敢向其間作障礙。是納僧行履處。直饒如芥子小，裏許一條路子也恁麼大。此是爾真心境界，乃至若大若小。若方若圓，具足如是許多妙處。若自住若自證，自然恁麼相應去，所以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當在於其中珍重。

小參僧問：及盡淵源，洞明根蒂，周旋普應，不昧來機，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衲僧做處深沈，裏許機絲宛轉。僧云：如何是佛法藏。師云：一切文言唱說處，祖師諸佛印心時。僧云：如何是理貫帶。師云：露裸裸赤洒洒，超一切。僧云：如何是事實帶。師云：明歷歷常飄飄，順一切。僧云：如何是理事縱橫帶。師云：裏許出頭來應世，分宗施設不同途。僧云：如何是屈曲垂帶。師云：宛轉是非從曲直。箇時消息解通風。僧云：如何是妙叶衆帶。師云：轉盡了無依，當處全超越。僧云：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云：正去偏來自回互，其間消息密全該。僧云：如何是平懷當實帶。師云：爾問我答時，要且無分外。僧云：九帶已蒙師指示，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云。恰似合面睡著。師乃云。諸佛之到處。祖師之傳處。衲僧之證處。衆生之得處。若也分曉去。其間門戶戶戶。關關隔隔。一時打得透。何處不相應。所以浮山和尚九帶。盡是衲僧周旋做處。正法眼藏帶也。是吾祖密密傳心處。箇時妙不通風。靈自有眼。照得破提得起。穿得過弄得出。直然是恰恰恰好周旋去。佛法藏帶也。一切語言。一大藏教。縱橫說時。無一句分外底。所以道。四十九年中。未曾說一字。理貫帶也。箇時如青天無雲。湛水無波。直下透得過。廓無依倚。妙絕癡痕。事實帶也。物物頭頭。心心法法。根根塵塵。在在處處。無纖毫外來底。便能縱縱橫橫。蕭蕭洒洒。唯心自性。了無一物理事縱橫帶也。向裏頭能出。外面能歸。淨裸裸赤洒洒。沒可把。便能突出於闊浩浩中。明歷歷處。常順寂寥時節。了無闊浩浩者。屈曲垂帶也。爾東我東。爾西我西。爾南我南。爾北我北。自往其間。元無一點剎法。妙叶兼帶也。那時超宗越格。功盡智忘。密密有合體底時節。方名妙叶。金針鍵鎖帶也。箇時正能來偏。偏能來正。於其中間。未曾應事。子能成其父。臣能奉其君。俱在門裏。未現相狀。便解向裏頭受用。平懷常實帶也。一切諸事。遍歷得盡。方能應事。自然堆堆地四稜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同高。在下同下。隨緣赴感。逐浪隨波。更無特地。了不相礙。於不礙中。自然恰好。所以道。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小參僧問記得洞山和尚。有三路學。鳥道玄

路展手。如何是鳥道。師云。應處無蹤跡。絲毫不礙身。僧云。如何是玄路。師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僧云。如何是展手。師云。當機的用的。用的用當機。僧云。只如古人又道。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未審。無根樹作麼生接。師云。絕後難來。知音者準。師乃云。若論箇一般真實底事。元離一切有象。離一切幻化。離一切浮虛。方名真實事。實相是無相之相。真心是無心之心。真得是無得之得。真用是無用之用。若如是也。却是箇豁落做處。却是箇真實做處。一切法到底。其性如虛空。正恁麼時。却空它不得。雖空而妙。雖虛而靈。雖靜而神。雖默而照。若能如此。先天地先。一段事。後天地後。一段事。生死是箇中影象。畢竟立生死不得。真實到生死底。若不恁麼。隨夢幻而流。在一切境界。殊無些小得力處。識得破。辨得徹。喚得回。弄得出。在一切諸法。同影象而生。在一切諸相。同幻化而用。如電如影。如夢如響。了無一絲一毫爲真爲實。清淨本然。箇時周遍法界。皆是眞淨妙明。箇時建立。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何處不是諸人放光明。何處不是諸人得受用。何處不是諸人現神通。何處不是諸人作佛事。若論帶箇般漏子。於一切世間。在一切諸法中。不被一切諸法礙。然而恰恰了生死。到底恁麼去。所以道。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箇時絕氣息。處弄得活。絕光影處。明得出。更須跨一步。法法皆是。自己之所變轉。如我身中現一切相。一切相爲我身中莊嚴。箇時亦不見有貧富男女。是非得失差別等相。爲

爾諸人有取相有捨相。所以不能與虛空合法界等。僧到夾山山問。從甚處來。僧云。洞山來。山云。洞山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云。何者三路。僧云。玄路。鳥道。展手。山云。實有此語否。僧云。實有。山云。鬼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汝若盡一切法。便見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都無依倚。都無因緣。箇時透得。豈不是一路學。能入世來。一切法沾染不得。一切法籠絡不得。豈不是一路學。其或青青黃黃。指東劃西。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豈不是一路學。須人人真實到恁麼時節始得。爾若不曾到。便被夾山道鬼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小參僧問。功勳及盡。光境俱忘時如何。師云。裏頭無句讀。直下却相逢。僧云。只如正相逢時。是甚麼面目。師云。鼻垂鼻孔長三尺。僧云。醜陋任君嫌。不帶煙霞色。師云。密密其間。看轉側。那時一步要惺惺。僧云。只如古者道。露柱懷胎。意旨如何。師云。依偏還墮功。隱約未分照。師乃云。吾佛法中。真實到處。直須及盡。今時全超空劫。向那時脫然放得下。十方無壁落。一亘絕方隅。豈不是露裸裸處。於其間辨得出。體得妙。一切生死影像。俱立不得。一切道理名言。俱著不得。於著不得處。便是爾渾身。便是爾鼻孔。豈不見。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云。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云。如片雲點太清。清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則舍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

云。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云。似鏡長明。清云。向上還有事也無。雲云。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雲云。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兄弟體得盡箇時。雖空空它不得。方見露柱懷胎底時節。明白稍移。蹤便見片雲點太清底時節。太清終不受點。靈雲到者裏。掃舌不得。含生不來時。直是口門窄。直得純清絕點。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恁麼時有辨白。恁麼處有智用。須知向上更有事在。所以道。打破鏡來。與子相見。者裏出光影斷功。動與那人合。明安道。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箇是諸佛諸祖真實到處。妙中回互。玄處轉側。生死影像未曾萌。此猶是空劫已前事。要且未曾與人天相見。更須彌移一步。於萬像中。濶活活處。得大受用。我此所現身。與一切法等。我與諸法。同出同沒。同生同死。無一事不從箇裏出。無一法不從箇裏生。所以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若恁麼到時。有甚麼分外底眼根耳識來。有甚麼分外底色像音響來。是箇徹徹表徹裏。洞中洞邊。一切皆到底時節將來。臘月三十日。自然脫體恁麼去。且道。正恁麼去時。如何張翥尋盡孟津源。推倒崑崙沒依倚。

小參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意旨如何。師云。者裏無爾下脚處。僧云。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師云。僧堂中捺脚捺飯。是甚麼人。僧云。二六時中。直得飽餉餉地。師云。果然是箇粥飯僧。僧云。畢竟教它向甚麼處著到。師云。天外更無行底路。其間獨自要惺

惺。僧云。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師云。混處不通風。到時無伴侶。僧禮拜。師乃云。一切處收攝不得。一切時籠罩不下。所以道。勞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是恁麼做底漢。直是普天匝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要且無空闊處。便勞籠不肯住。既勞籠不肯住。便呼喚不回頭。不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恁麼做。若是爾妄想心盡。差別事消。驀直恁麼去。恰恰地不墮第二念。正恁麼時。有甚麼向背。有甚麼物我。有甚麼彼此。直然混不得。類不齊。何故如此。在一切時一切處。惺惺歷歷地。不被它蓋蔽却。不被它籠罩却。何處不是上座出身路子。所以道。萬像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親來火裏求。若恁麼辨得出。箇時一絲一縷著不得。若有一毫頭。便被三界礙。正恁麼時。也無三界可出。也無三界可入。混混沌沌。如一顆明珠相似。本色衲僧。當恁麼做珍重。

小參僧問。記得洞山和尚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相似。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如何是州裏底人。師云。尊貴不施設。誰人得姓名。僧云。如何是縣裏底人。師云。跨足當門。纔問路。依稀辨白。便通風。僧云。如何是村裏底人。師云。土面灰頭。恁麼來。到處堆堆不分外。師乃云。衲僧做得周旋。何患說不著。何患行不到。爾若不會真實。到來不十成。穩密不十成。周旋便有欠闕。若是箇無欠闕漢。諸佛說底。只是者

箇。祖師行底。也只是者箇。人人分上。具足圓滿。於其中間。有承當。有擔荷。有省發。有明了。箇時忽有間斷。不能浩蕩成一片去。喚作履踐底人。若是箇大丈夫漢。漢做處。一屨便了。一啜便盡。中不留絲。間不容髮。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百十方是箇心。盡三世是箇法。何不使桶底子脫去。只爲爾心地下。紛紛地是思惟。攪攪地是架鑊。於妄想中。膠膠纖纖。安安排排。粘粘綴綴。甚麼時得灑落去。爾若向這裏。脫然放下。不見箇身。不見箇身。箇時滿虛空。遍法界。只是爾一箇自己。三世諸佛出世也。在爾身中出世。一切衆生顛倒也。在爾身中顛倒。乃至三界九地。大大小小。方方圓圓。皆是爾自己身中。所現影像。所以洞山和尚道。若論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相似。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爾且道。那箇是州裏底人。那箇是縣裏底人。那箇是村裏底人。若一念淨盡去。廓落無依去。三世諸佛。望爾頂相不及也。是箇做處。了了而明。靈靈而知。晃晃而耀。惺惺歷歷。分分曉曉。是箇做處。隨高隨下。照青照黃。剎剎塵塵。心心法法。是箇做處。爾若分曉。穿作一穿。豈不是衲僧縱橫。皆到底時節。便知道。玄中玄。超昆盧。越釋迦。體中玄。一切處自然普遍。句中玄。哆哆和和。出廣長舌。豈不是衲僧具足受用底時節。是爾做處。是我做處。是諸佛諸祖做處。更有甚麼僧俗男女。若不被生死轉。不被境界惑。生也在我。死也在我。脫殼漏子。如閑傳舍。如

換衣服相似。若是草草地做不到，認身爲己。析物作它。既迷本路，便失正因。去來來來。自它隔越。若是體得妙，照得盡，何患不分曉。正恁麼時如何。辨白得，恁麼成就去。豈不見六祖道。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小參僧問。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釋迦老子。向這裏四稜塌地。納僧家作麼生幹得轉。師云。裏頭提得縱橫用。到處無心恰屬當。僧云。的的無兼帶。明明不覆藏。師云。廣處全真非借借。思量擬議隔千山。僧云。金鎖搖時無觸犯。碧波心月兔常行。師云。猶是出未得底時節。僧云。裏許出得時作麼生。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爲底籃子提將歸。師乃云。佛佛授手。祖祖傳心。也無別人安排一件事。也不受它處分一轉語。納僧自證自到。淨而明虛而靈默而神用而沖。在裏不遺照。在外不涉緣。只箇惺惺能照底。在者邊不被諸法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所以道。迢迢空劫莫能收。豈與塵機作繫留。若能恁麼去也。生死了不著我。因緣了不牽我。在生死因緣中。恰恰自在。生時觀底來。更無異相。正無異相時。在法法真頭頭準。一切諸相。即是自心。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若能在一切處。一切時。不被諸緣籠絡。是大智慧人。破塵出經卷。量等三千界。只是諸人妙淨明心。在一切塵。一切刹。與法界等。清淨如滿月。妙明常照燭。於諸緣中。出一頭地。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渾無事。體用

何妨分不分。若能恁麼去。聞聲便悟道。見色便明心。到恁麼時。不被一切法礙。物物皆自己。心心絕諸緣。何處不成等正覺。何處不轉大法輪。何處不度脫衆生。何處不入般涅槃。若論此事。不論僧俗。不在久近。若爾一念相應。照體獨立。物我皆如。在一切時圓陀陀明了了。淨裸裸。赤灑灑。堂堂地現前。在一切時成佛作祖。只爲爾放不下。自禁界滿便見有自它。是爾自礙三界。三界豈曾礙爾。若自不作障礙。便是普遍底身。普遍底心。是大自在底漢。所以古人道。一法若有。足廬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且道。作麼生得恰好相應去。還會麼。虛空誰肯掛一物。大海自然歸百川。

小參僧問。記得。僧問夾山。如何是道。山云。太陽澄目。萬里不掛片雲。此意如何。師云。明皎皎無私曲。直下承當不涉緣。僧云。淨裸裸赤洒洒去也。師云。還會恁麼也無。僧云。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師云。是箇般人真得自在。僧云。忽若有人問和尚如何是道。又作麼生。師云。十字街頭休祈額。僧云。小出大過去也。師云。爾還肯踏著也未。僧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師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僧問。記得。溪山摘茶次。問仰山。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截茶樹。意旨如何。師云。觀面露堂堂。全身活卓卓。僧云。仰山復問溪山。溪山良久。意旨如何。師云。截斷兩頭路。中間不隔絲。僧云。其間還有得失也無。師云。一箇得體一箇得用。

僧云。只如天童朝說暮說。爲復明證明用。師云。舌頭不出口。爾莫亂鐵錐。師乃云。衲僧家。做得妙。田地自然穩密。受用不妨蕭灑。有底如俊鶴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麼去。有底如鈍貓候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守。直饒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箇省發處。所以溪山問仰山。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截茶樹。溪山云。子只得其用。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溪山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兄弟得體底人。生死搖動不得。得用底人。縱橫留滯不得。若也在表不被物礙。在裏不被寂。因。往來宛轉。自然成一家去。方知溪山得體。仰山得用。它家父子有相就底處所。亦有相奪底時節。若也打得徹去。方知溪山父子。俱不虛棄。在體時體中得用。在用時用中得體。所以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且道。總不借時如何。偏正不會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小參僧問。記得。南泉問一菴主。如何是庵中主。主云。蒼天蒼天。此意如何。師云。今日更添愁苦。僧云。南泉云。蒼天即止。如何是庵中主。主云。會即便會。不用叨叨。南泉拂袖便行。此意又如何。師云。上座今日太殺叨叨。僧云。庵主灑乾肺膽。南泉真箇丈夫。師云。是恁麼也無。師乃云。若論箇一般事。直須是子細。直須是分曉。稍有一毫頭隔越。過犯彌天。諸佛諸祖證處。便是衲僧證處。爾若頭上有佛有祖。作麼生得見自己底。若見自己底。箇時立佛不得。立祖不得。立人不得。立法不得。

直下廓然一切普遍正放下時。純是箇自己。却爲甚麼喚作佛。喚作祖。祖不是第二人。佛是靈靈淨淨。箇是衲僧真實自到時節。若是真實自到也。方解喚得回來。在在處處得用。乃至見聞覺知。折旋俯仰。皆是恁麼。底用。無一絲頭隔越。爾若不恁麼時。生時不知甚麼處生。盡時不知甚麼處盡。既迷生處。即不知有盡處。乃至不知地水火風。見聞覺知。便喚作幻化影像。則不見本來人。本來人也隨分喚作子孫邊用。所以道。我有六兄弟。爲我成家計。爾若不知有。便喚作六賊。自劫家寶去也。眼見色成癡。爾莊嚴家計子。耳聞聲成癡。爾莊嚴家計子。乃至香味觸法。皆悉恁麼地。是須分曉始得。諸兄弟。還曾恁麼地來麼。不見南泉問庵主。如何是庵中主。主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止。如何是庵中主。主云。會即便會。不用切切。南泉拂袖便行。倚時便乃一把推出用也。若有些子佛法道理。又却成一切心緣妄想交織。見成公案子。是須徹根徹源去。若無如許多心緣妄想。自然出一頭地。如黃河輓底流相似。在眼口見。靈雲便見桃花悟道。在耳口聞。香嚴乃聞擊竹明心。爾尋常聞打鼓也。便來赴堂。見行食也。便知喫飯。那時直下恁麼去。都不作道理。何處不相應。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爾還曾十二時中。無道理無思惟來麼。還曾平常穩密來麼。既一切皆是爾自己。即不見有它相。雲門大師道。飯豈不是爾自己。爲甚麼將自己喫自己。時中放得下。須是歇盡去。若有一絲頭

即不見底。若見底去。便見生處。所以道。及盡去也。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珍重。小參僧問。密密綿綿不容著眼。明明了了相與傳心。作麼生是傳底心。師云。混時無影像。辨處絕蹤由。僧云。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師云。機絲初不掛。裏許妙無痕。僧云。心空及第去也。師云。爾道心空及第時。到甚麼處所。僧云。舉世盡言無位位。當機須辨箇玄玄。師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僧云。記得。僧問道。吾。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吾云。千人萬人喚。不留意旨如何。師云。檐版漢做處。僧云。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云。機輪曾未轉。直下好承當。僧問。承師適來道。機絲初不掛。裏許妙無痕。正恁麼時。還有辨白也無。師云。推開明月戶。氣象恰如秋。僧云。空山雲自在。片月夜相投。師云。一色轉時。還同一色。僧云。趙州道。泥佛爲甚麼不度水。師云。消碎盡去也。僧云。金佛爲甚麼不度爐。師云。烹煉盡去也。僧云。木佛爲甚麼不度火。師云。燒燼盡去也。僧禮拜。師乃云。此一段事。直須人人自到。人人自證。可以超出生死。可以透過古今。可以與佛祖同得。所以道。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爾若離妄想。離離執著。即無一星事。如今認地水火風爲自己。豈不是妄想執著。喚甚麼作自己。只爾思惟分別底是妄想。見聞覺知底是妄想。直須歇得到。空空無相。湛湛絕緣。普與法界隨空合。箇時是爾本身。若恁麼時。明白見

得徹。如虛空不可掛針相似。那時生相已離。有甚麼死相。所以道。生滅二元離。是名常真。此喚作無生理。爲渠不可生即無死。只如胞胎未具已前。著爾在甚麼處。若道有。是甚麼相狀。若道無。是甚麼相狀。箇時若似一物。即成礙塞。不可名。不可狀。能恁麼也。却到本所住處。若不分曉識不破。爭知恁麼來。所以勢它諸佛出世。祖師建立。人人分上具足。箇時節。無男女差別等相。純一清淨妙明。喚作真實相。一切皆盡。便見趙州道。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到這裏。有因緣底。有形相底。有名字底。俱立不得。若是真佛屋裏坐。箇時三世諸佛。仰望不及。歷代祖師。傳持不得。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說不著。唯是自己深證始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若向箇時分曉。便知道交互相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執執。若恁麼辨得。敲諸佛之骨髓。得祖師之命脈。若不到恁麼時節。又入輪回生死去也。地獄天堂。幾時休息。只爲爾元不曾成佛作祖來。爾若會成佛作祖來。流轉爾不得。明明了了。於地獄畜生中。皆得自在。分明知道。俱是我心所現境界。所以在地獄中。如受三禪樂。將箇穀漏子。天上人間。任運恁麼受用。若男若女身中。亦是成佛作祖相似在。一切處迷不得是佛。一切處壞不得是法。一切處混不得是僧。是爾分上具足三寶。又不見屈居士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若心地下空寂。便是及第底

●原本意註曰宋本作進退谷四五作尋進退明安註依之辨解亦別也鼓山斥爲非是余實諸明匠有年於茲洞山三綱宗偈共明宗師作用明安所註實獲其旨鼓山謬以爲明病恐失祖意童所引前後文意非必爲稱引也必矣古傳忘作等者有旨哉委實明

節時。若有一絲頭。即成礙法。到者裏。善惡如尖擔兩頭。脫相似。箇時身心廣大。如法界。究竟等虛空。的分曉。便知道。金枝敲玉。戶韻出碧霄。善若從此透得出。靈靈而知。歷歷而照。跨步應世。在諸法頭上行。箇時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若具足成就。山是山水是水。小是小大是大。到恁麼田地。其變時不成道。甚麼時不說法。甚麼時不爲人。甚麼時不明己。所以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米粟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若見得透。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但心地下。不著一箇字脚。自然一切處通達。且道。正恁麼時如何。山河不隔越。處處是光明。

小參僧問。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三界九地。甚麼處得來。僧云。法從空處起。人向裏頭參。師云。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僧云。可謂是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師云。將三門來。燈籠上也不妨。僧云。只如十法界中。阿那箇是最親底。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僧云。毫端不昧周沙界。師云。已是迷頭認影。僧云。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云。六不收。此意如何。師云。超方者委。師乃云。箇是甚麼所在。箇是甚麼時節。選佛場開也。人人向者裏。心空及第去。爾若心地不空。一切處便成窒礙。爾心地若空。更無東西南北。淨裸裸赤灑灑。箇時不以身爲身。不以心爲心。此心箇時不立妄想。此身箇時不立色聚。靈靈自知。湛湛常存。箇時是甚麼。還會辨得麼。一切法生屬因緣。一切法滅屬

因緣。須知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三界九地。甚麼處得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箇時若覷得破。透得過。是三。世諸佛。師。六代祖師。祖是一切衆生母。森羅萬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是自心中所現物。便知道。身反在於心中。若大海之一漚耳。爾莫隨他影像。自然廓落無依。所以道。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珍重。

小參僧問。古人道。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未審。如何行履。師云。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僧云。爾經行鳥道無蹤迹。坐臥虛空絕點痕。師云。爾又作道理去也。僧云。不作道理。又作麼生。師云。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僧云。和尚也是作道理。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響。僧問。門庭建立。各是一家。五派宗風。還許學人一一請問也無。師云。爾試問看。僧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開口見膽。莫亂商量。僧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痛處親遭黃檗棒。省時還領大愚拳。僧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暗裏分回互。明中却轉身。僧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一言盡十方。絲毫未舉揚。僧云。如何是臨仰宗。師云。穩坐明一點。父子却同條。僧云。五家宗派。蒙師指。格外玄機。事若何。師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鸞鷟衝破竹林煙。師乃云。若論參學底事。直須做到平常穩密處。方能一切處自在。一切處超越。了無分外地法。了無分外地心。所以適來僧問。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古人恁麼說話。豈是作道理。豈涉思惟情

解來。自然恰恰無心。頭頭合道。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汝等諸人。還曾恁麼履踐來麼。直饒恁麼去。猶是一切處平常自在。受用底時節。所謂鄞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是須向裏許體得到。歇得盡。放得落。濕得乾。圓陀陀明歷歷。便知道。功盡忘依者。轉身受路玄。今時兄弟。體道多只坐在。兩頭俱成過患。不能宛轉旁參。偏正往來。十成受用。不見古人道。了得生死。不了目前。病在目前。了得目前。不了生死。病在生死。所以雪竇又道。田地穩密底。佛祖不能知。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莫能測。爲甚麼。放脚不下。要得周旋相應麼。直須虛處而靈空時而應。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通其變使人不倦。通身手眼。恰恰現成。方是衲僧得大受用處。若能如是也。便於雲門宗。見得洒洒落落。哆哆和和。了無分外地言語。了無分外地佛法。便知。臨際喝下絕機絲。棒頭開正眼。三玄三要。賓主歷然。無爾摸泊處。無爾安堵處。恁麼會得。方知法眼做處。山高水深。松長柏短。森羅萬象。觸目遇緣。自然出一頭地。所以爲仰父子。千里同風。絲毫隔不隔。諸人。且莫草草。須是自家敲骨打髓。一一體究。分曉始得。若是纖毫未透。便成窒礙。於生死中。不能脫脫。盡被一切語言流轉。於見聞中。不能脫略。不能自由。不見。僧問九峯。如何是向去底人。峯云。寒蟬抱枯木。泣盡不

回頭。如何是却來底人。峯云。蘆花火裏秀。逢春恰似秋。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峯云。石羊逢石虎。相見早晚休。是須恁麼恰恰相應。理事貫通。往來無礙。始得更須知。有言語不到處。是非不及處。所以道。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且道。作麼生得如此相應去。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珍重。

小參僧問記得。芙蓉和尚有四轉語。如何是妙唱不干舌。師云。鰲戶不開。龍無龍句。僧云。及盡玄微。更無依倚。師云。相隨來處元非影。歷歷回途鳥道玄。僧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却恁麼來也不妨。僧云。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師云。頭角生也。僧云。如何免得此過。師云。天童要免此過。不教帶累兒孫。僧云。恁麼則一旦死去也。師云。適來是死句是活句。僧云。一不得開。二不得向。師云。又是鑽龜打瓦。僧云。如何是解鎖枯骨吟。師云。箇裏惺惺初變動。師時消息有端由。僧云。頭戴午夜月。腳踏黃金地。師云。龜漢說甚麼閑話。僧云。作麼生是細底事。師云。盤犀一點通。是須恁麼去。僧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坐底坐受用。立底立承當。僧云。有星背。拱北。無水不朝東。師云。千里萬里勿交涉。僧云。南斗七北斗八。師云。早恁麼却較些子。師乃云。衲僧行履周旋。衲僧變通宛轉。一旦坐得死去也。萬里無雲。莫便是恁麼去也無。所以道。直得青天白日。猶好喫棒。是須箇裏有一條活路子。也不用動作。也不用呼吸。正是混沌未分時。始見露柱。

懷胎。那時見得徹。便有超昆盧越釋迦底句子。向其間恁麼辨。恁麼明。恁麼曉。恁麼會。是時通一路。許爾作承當。放一綫許爾作擔荷。轉頭望本家。已是移步了也。向移步轉頭處。照得破。方知道。從裏許過來。是衲僧行履處。是衲僧發明處。還有恁麼十成分曉來麼。若又作變動。又作疎通。便見相隨來也。幾跨門便入世。頭頭上圓。法法上具。所以芙蓉和尚道。妙唱不干舌。用三寸作麼。分曉漢。舉著便點頭。知有。又道。死蛇驚出草。那裏突得出脫得過。無生路上。却作長生去也。解鎖枯骨吟。在箇裏說得一句。於其間通得一路。點得開。辨得出。是裏許承當時節。鐵鋸舞三臺。到者裏。一切處應現。一切處圓成。一切處作用。一切處超越。事事通今物物明。達者須知暗裏驚。若恁麼見得徹。吾家鉢袋子。有分付處。其或未然。天童鉢袋子。未有分付在珍重。小參僧問。淨裸裸赤洒洒時。作麼生行履。師云。空劫已前無所住。箇人終不涉思惟。僧云。棹棒不施船底脫。往來終不帶浮囊。師云。且道。作麼生往來。僧云。回首松間路。依稀月又明。師云。似即似也。是即未是。僧云。只如往來得妙時如何。師云。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僧云。長天未曉野雲橫。古渡無風夜蟬午。師云。只如應機通變。又合如何。僧云。手把過頭杖。逢春點點異花開。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僧云。畢竟應機時。作麼生通變。師云。觀音買胡餅。放手是漫頭。師乃云。箇是沒量大一段事。諸佛證此一段事。為諸人放光。

說法。祖師悟此一段事。為諸人授手傳心。若是分曉漢不從佛。不從祖。學禪學道。學佛學法。唯是自己。肯休肯歇。肯放肯落。是時一絲不沾纒。一縷不停留。放教與天地合虛空。等一切事消燼。一切心混融。浩浩蕩蕩。是一箇真實人。若是頭角盡蹤跡。絕路斷心。意忘。是箇徹頭。無生無死底時節。不教爾退一步。亦不教爾進一步。三世諸佛。同此時證。六代祖師。同此時悟。要箇時惺惺照得破。寂寂體得到。若識得生底法也。即與森羅萬象。蠢動含靈。於其中間。皆是箇一道。皆是箇一性。須是識得初相。若不見初相。即成參差。便屬流轉。諸人還見得初相來麼。佛是恁麼時生。祖是恁麼時出。箇時不識。便隨地水火風色相音響。隨大隨小。隨高隨下去也。箇時若識得。移一步是我步。得一句是我句。所以道。一人已過。九人亦過。一人不過。帶累九人。一切事皆是自己。一切法皆是自己。眼處作色界佛事。耳處作聲界佛事。香味觸法。各各作佛事。如人六兄弟成親一家業。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成家立業。若當時識不破。過後望崖讚歎。已是劍去久矣。更向根境法中捏怪。道開底豈不是佛。見底豈不是佛。用根境識。作道作理。直饒爾安排得順。圓釘得成。還之遠矣。那時做手脚不辨。又是七顛八倒。向甚麼處。洗得頭面淨。向甚麼處。著得手脚穩。爾但一念萬年去。口邊白醜去。便有相應底時節。古人不會將一言一句向者邊為人。只教爾了却那邊。却來者邊行履。若那邊不了。

將一知一見。向者裏名心地下。紛紛擾擾。看。是多少想念流注。一刹那間。幾番生滅。若那邊了得。生也盡死也盡。所以道。生滅二元。離是名常真實。又道。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到箇時。方入圓通境界。所以二十五大士所證圓通。皆是退步就己。至於嗅香觀鼻。俱有一箇入處。要須盡根源微底。方是爾住處。如今一般漢。將禪冊子上言語。作道作理。作佛作法。幾時得了去。爾但常自休歇。不將地水火風相隨行。便當出生死。古人道。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若或將來。是須闕却。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恁麼則擔取去。兄弟尋常不要擔將來。便是一箇無事道人。三界中不現身相。本色漢當恁麼去珍重。

小參僧問。東方說法西方聽。西方說法東方聽。此意如何。師云。乾用恁麼往來作麼。僧云。一波纔動衆波隨。師云。直饒法界交徹。也是費力底。僧云。豈不見道。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師云。一塵入正受時作麼生。僧云。被和尚一問。直得腋下汗流。師云。諸塵三昧起。又合如何。僧云。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師云。拈却恁麼。別更道看。僧云。拈即不無。向甚麼處著。師云。者裏無爾掃舌處。僧云。東方說法西方聽。西方說法西方聽。此意如何。師云。佛法住自位。彼彼不相逢。僧云。似水投水。如金合金。師云。金水投合時作麼生。僧

云。直得瞞瞞。瞞瞞去也。師云。要且不恁麼。僧云。阿師又作麼生。師云。南斗七北斗八。僧云。東方說法東方不知。西方說法西方不知。此意如何。師云。冷冰冰地恁麼去。僧云。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去也。師云。又向這裏著到。僧云。須知言滿天下無口過。師云。爾且道。將甚麼作口。僧云。只在鼻孔下。師云。只者箇有甚麼難識。僧云。離却者箇。喚甚麼作口。師云。思大當時却得用。僧云。只如東方說法。盡十方世界一時說法。此意如何。師云。將燈籠入露柱裏。移三門過佛殿上。僧云。通身是。遍界是。師云。終是沒安排。到底無分分。僧云。東方不說法。盡十方世界俱不說法。此意如何。師云。爾又用者箇舌頭作麼。僧云。是。便禮拜。師乃云。盡十方世界。是一箇衲僧。移動不得也。便能取性說法。取性說法。隨方圓逐處所。高高下下。觸處皆應。如皓月普天相似。所以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諸身而為說法。何故如此。為觀世音不作相。便能隨處應現。便能隨處度脫。衲僧各各具足如是。爾但第一莫將身相來。第二莫將道理來。若是不將身相來。一切處能說法。若是不將道理來。一切處能受用。入一切世間法。離箇色字不得。出一切世間法。離箇心字不得。世出世間。只恁麼平等。爾還識色法初相來麼。若識得色法初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東西南北。長短高下。盡從恁麼處來。便乃隨長隨短。隨高隨下。不要就上

增減一絲毫。即是一切色法具足底相。爾還識心法初相來麼。若識得心法初相。便能於一切處。出一頭地。恰恰相應。歷歷不混。即是一切心法具足底相。此猶是應現法界。若也坐斷一切心。拈却一切色。退得盡放得落。正恁麼時。是箇甚麼。諸人還識得根源麼。還識得本祖麼。所以僧問文殊。達磨還是祖否。殊云。不是祖。僧云。既不是祖。何用西來。殊云。為爾不薦祖。僧云。薦後如何。殊云。方知不是祖。且道。作麼生是祖。瑞光流不滅。真氣燭還生珍重。

小參僧問。記得德山和尚道。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未審阿那箇是此人。師云。通身無影像時。其間却有眼在。僧云。轉身踏著鐵昆侖。方信黑風吹不入。師云。是須恁麼去。僧云。正風吹不入時。還著得一言半句也無。師云。風吹入也。僧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師云。正是風頭上句。僧云。只如風後底句。又作麼生。師云。天童却忘了。僧禮拜。師乃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只是明心了事底漢。阿爾諸人。還明得自己心也未。還了得自己事也未。爾若明得心。爾若了得事。更無毫髮分外地。更無毫髮欠少底。淨盡脫得了。通身恁麼去。言語有所不到。是非有所不及。如熱鐵上泊蚊子不得。了無外因緣。了無他影像。照與照者。二俱寂滅。於寂滅中。能證寂滅者。是爾自己。若恁麼桶底子脫去。地水火風。五蘊十八界。掃盡無餘。作麼生是盡不得底。所以德

山圓明大師道。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諸兄弟於絕氣息時。斷蹤跡處。須具眼始得。那時歷歷不沈。靈靈絕待。便能闊步大方。周旋普應。入一塵一切塵中。坐道場。入一處一切處所作佛事。至於草木叢林山河大地。還有一件事分外底麼。都只是爾現形處。是爾說法處。是爾出身處。門門恁麼來。法法恁麼住。中間無往來相。只者靈明絕待底。是諸人自己。若與諸法對待。即不成自。若是身空。則眼處空。眼處空則色處空。以自己合自己。於一切法中。如空合空。似水入水。相似何用作分析。何用作安堵。所以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箇時平等平等。無起滅無往來。無好惡無取捨。恰恰好好。是平等相。若有少分相觸。便成礙塞。爾若淨盡去。自然具足。放下。去自然見成。若於一切處百雜碎。大大小小。方方圓圓。見處立色不得。全色是見。聞處立聲不得。全聲是聞。乃至香味觸法。亦復如是。還會恁麼來麼。若也恁麼來。方知道。性自平等。無平等者珍重。

小參云。好兄弟。普天一色。冰壺未放於春來。空劫無塵。枯木已含於花信。石人休鑿節。玉女罷登機。月滿寒巖。皎皎神光非照。雪封古道。依依夜色却迷。老猿坐折向陽枝。靈鳥投棲無影樹。正恁麼時。聖凡奚立。佛祖難疑。化周應利。絕功勳。坐斷十方無住相。乘時借路。撒手回途。昆侖未踏月船舷。胡地風光傳

入漢。空懷過市。冷眼窺人。咄咄舌頭話盡平生心事。紫垂鼻孔。何妨摩觸家風。身裏出門。裏身。眼中之物。物中眼。見色也。頭頭彌勒。聞聲也。處處觀音。文殊於無差別智。示有差別身。普賢於有差別境。入無差別定。一切處自然正受。十二時法爾禪那。迷達達磨更誰同。白牯狸奴。却知有。所以道。正位雖正。却偏。偏位雖偏。却圓。正偏宛轉。若支離。失却手中珠。墮地。恁麼行履。還是本色衲僧也未。子細檢點將來。猶未是吾家超脫處。畢竟如何。良久云。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兔鳳來。

小參云。君臨臣位。猶帶疑然。子就父時。尚存孝養。玉關未透。正迷一色功勳。寶印全提。肯露那時文彩。還從實際。建立化門。撒手回途。通身無滯。所以道。法身無相。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青青翠竹。鬱鬱黃花。信手拈來。隨處顯現。了無他自。誰作根塵。獨露本身。自然轉物。心無異心。而法無異法。法無異法。而心無異心。不見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兄弟如何履踐。得與麼相應去。快須休去歇去。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更有甚麼事。如人負擔兩頭俱脫。和擔腳却始得。便是自由底人。若不驢却。他時異日。只成箇負擔漢子去。如今說聽。誠難其人。若以四大。作說法聽法者。四大是塵。非說聽者。若以五蘊。為說法聽法者。五蘊是妄。非說聽者。若以虛空。為說法聽法者。虛空屬斷。非說聽者。兄弟直須一念

相應。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俱亡。明歷歷。圓陀陀。露裸裸。赤灑灑。便是無間而自說。若體到如斯田地。真聽法者。正恁麼時。說聽同時。能所俱絕。會無如外。智能證於如。亦無智外。如為智所證。然後觸目絕對待。萬法無不在。是汝心不知。非汝心不會。不會無不會。不知無不知。只箇不會知。殊特也大奇。憶得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為體。慈云。般若以何為體。州呵呵大笑。來日州掃地。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為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兄弟大慈趙州兩員古佛。一期相見。不妨奇絕。且作麼生商量。明中呈伎倆。是人猜掉靴裏動指頭。阿誰知有。還相委悉麼。休道神鋒藏笑裏。須知鬼箭落風前。

小參云。好兄弟。古者道。若論此事。譬如滄溟上客。夢泛蘭舟。月滿煙波。隨情放曠。衲僧家。須知有者。般手段始得。於無髮地。駕沒底船。月載風行。水棲雲臥。煙波萬頃。任去任來。蘆雪一灣。乍出乍沒。不居兩岸。豈滯中流。長天未曉。野雲橫。古渡無風。夜蟾午。若也片帆不掛。短棹俄停。混融天水。無痕。清淡家風。有在。乃堅起拂子云。正當恁麼時。棹竿却在覺上。座手裏。便乃撥雲衝霧。逆浪截流。任運優游。縱橫變態去也。所以道。停舟諸水勢。舉棹別波瀾。然而截斷來流之機。則詮表不及。且如隨波逐浪底句。又作麼生道。要會麼。冬不寒。鴈下看。今夜寒色。憶得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山云。須知有異中。異僧云。如何是異中。山云。不墮諸山色。

師云。者僧問處。如雞鳳離巢。不留影迹。曹山答時。似老龍退骨。脫盡塵縈。直饒千里同風。十方一色。未是衲僧放身命處。畢竟作麼生。是衲僧放身命處。神物無尋處。臺盤徹底乾。

小參云。諸緣放盡。正念無私。撒手那邊。遊神冥際。雲山隱隱。水月依依。堂戶深沈。機梭暗動。六窓未曉。皓然一片虛明。三際齊平。泊爾十方洞照。白牛飽於肥膩。穩臥雪山。丹鳳啼得元珠。接遲玉樹。混融偏正。豈落有無。叶路通宗。當風得妙。全超就位。不落尊嚴。回互旁參。還承子力。獨行象外。照破劫空。未偶他緣。單明自己。木人功盡。低頭夜半。拾金針。石女機回。出手天明。穿玉綫。正恁麼時。十方三世。未可言師。此土西天。誰敢稱祖。若也泥牛運步。木馬嘶風。冰河焰起火生蓮。便是入鄢垂手信。且道。如何履踐得恁麼相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兄弟此箇田地。還會履踐得端的也無。恁麼徹底過來。須知有全身應用時節。不見雲門大師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法執不忘。已見猶存。隨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則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變氣息。亦是病。諸人還有此病也未。若未有此病。也須先受過始得。若久受此病。快須轉却。只如面前綠水眼底青山。還得與自己相應也無。若未得相應。大殺相礙。直饒相應亦有礙在。

當合如何行履。豈不是光不透脫兩般病。法身受病。諸人還知也無。直得功齊用細。亦須轉却。設或轉盡。有甚變氣息。豈不見僧問洛浦。寂寂是法王根。動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浦豎起拂子。僧云。此猶是法王苗。浦云。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兄弟看他古德。不守一隅。將一言半句。提誘後人。甚是徑直。若是大丈夫漢。向這裏一嘔便盡。一扇便了。空懷疑膜。廉纖作麼。如今咬一粒米。著一片衣。直須教腳踏實地。自不欺謾。若不如是。還是欺賢詞聖去也。大須子細。莫只恁麼過時。難期了日。記得新羅僧問雲居。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居云。有甚麼難道。僧云。請和尚道。居云。新羅新羅。後黃龍新和尚云。雲居要見新羅僧。猶隔海在。兄弟也須是黃龍老漢始得。覺上座今夜路見不平。欲與雲居出氣。子細檢點將來。黃龍要見雲居。猶隔嶺在。衆中莫有爲黃龍不甘底麼。出來與覺上座相見。有麼。若無。今夜不免重爲劈析去也。雲居恁麼答。但恐者僧出不得。黃龍恁麼道。又恐後人歸不得。覺上座道箇猶隔嶺在。又作麼生。切忌將錯就錯。

小參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有時孤峯頂上。坐斷十方。有時鬧市街頭。分身百億。所以道。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恁麼說話。建化門中。卽得道人分上。總用不著。兄弟只如道人行履。又復如何。記得古人一則公案。舉似諸人。試商量看。昔日意上座問洞山云。如如遍居前。不如如遍居前。山云。如如遍居前。不如如遍亦居前。意云。如如遍分其優劣。不如如遍分其優劣。山云。如如遍分其優劣。不如如遍亦分其優劣。意云。何分彼此。山云。亦分亦不分。意云。如何是分。山云。如如遍意云。如何是不分。山云。不如如遍意云。莫便是通身不通身邊事。山云。不是者箇道理。意云。是甚麼道理。山云。是如如遍不如如遍道理。復云。意上座欲知麼。一似八十老婆嫁與三歲兒子。年雖長大。要且被他三歲兒子索喚。不得自由。後僧舉問曹山。如何是八十老婆。山云。紛紛白髮連頭雪。僧云。如何是三歲兒子。山云。不爲主。僧云。爲甚麼不爲主。山云。不見道。三歲兒子一切過不得。僧云。既是八十老婆。爲甚麼嫁他三歲兒子。山云。直得似八十老婆始解奉待他。師云。兄弟舉則舉了也。且作麼生履踐。若是久參高德。直下不疑。後進初機。大須子細。覺上座今夜不惜眉毛。爲蛇畫足去也。意上座恁麼問。大似手捉瓊枝夜敲玉戶。喚起人披無縫襖。驚他鳥宿不萌枝。洞山恁麼答。可謂蚌腸剖出千年光。高舉金槌一擊碎。曹山老子。妙盡師承。大都家盛人英父。嚴子俊。迄至于今。宗風未墜。家法常存。敢問諸人。且作麼生是曹洞家法。要會麼。長鯨飲盡滄浪水。昆侖抱得珊瑚枝。

小參云。一段光明亘古今。有無照破脫情塵。當頭觸著彌天過。退步承當特地新。紫極宮中烏抱卵。銀河浪裏覓推輪。是須妙手携來用。百億分身處處真。兄弟此箇田地。豈涉春

緣其中偏正去來。當處離微出入。暗中著眼。明裏藏身。借位明功。體在用處。借功明位。用在體處。通身及盡。撒手那邊。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却從本地建立得來。一切處不存軌則。搜來便用。無可不可。經行坐臥。語默動容。運大神通。作大佛事。所以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打地和尙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俱胝和尙凡有所問。只豎一指。歸宗拽石。雲居般土。豈不是大機大用。那有留滯。與諸人二時上堂。開單展鉢。恰恰不相較。只爲情生智隔。識逐事移。背覺合塵。附情于物。不能自在。而今若見若聞。若語若默。直下脫落去。猶是門裏出身。塵中辨細。只如細中之細。又作麼生記得。陸巨大夫問南泉和尙。姓甚麼。泉云。姓王。陸云。王還有眷屬也無。泉云。四臣不昧。陸云。王居何位。泉云。玉殿蒼生。後僧舉問曹山。玉殿蒼生意旨如何。山云。不居正位。僧云。忽遇八方來朝時如何。山云。它不受禮。僧云。何用來朝。山云。遠即斬。僧云。這是臣分上事。未審君意如何。山云。樞密不得旨。僧云。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云。且道。君意作麼生。僧云。方外誰敢論量。山云。如是如是。師云。曹山方圓匠手。切忌當頭。若僧始末作家終不觸手。各解通方回互宛轉旁參。子細檢點將來。猶成奉重。墮在功勳。未得同身共命。一氣連枝。作麼生履踐。得與它合。要會麼。紹了非功。不得色。借功却作誕生緣。小參云。時寒勞動兄弟上來。說箇甚麼。即得。若也說佛說祖。埋沒自己。說禪說道。帶累先

宗。只恁麼散去。又勞而無功。事不獲已。且舉一則公案。大家商量看。記得。仰山和尙。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師云。此語叢林有底。多作機鋒。相見商量。還當也未。若不恁麼。又合如何。覺上座。今夜不惜兩翠眉。撈出一隻手。要與古人相見。仰山恁麼說話。大似一機之絹。雲門善解裁長。雪竇偏能補短。三尊宿各有長處。衲僧家。畢竟取何人作則。但願春風多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若也恁麼會去。乃有殺活手。具通方眼。不唯報化門頭。八面受敵。亦乃毘盧頂上。十字縱橫。其或未然。不免重說偈言去也。衲僧巴鼻。圓明絕類。直須推倒。却要扶起。玉馬飲乾明月泉。泥牛耕破玻璃地。披毛戴角異中來。天上人間能幾幾。

●明州天童覺和尙小參。止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五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六

●明州天童覺和尙法語

比丘普崇集序

廓冲明之鑑。而洞照不遺。發玄樞之機。而信彩必中。具正眼清洪辯者。有是哉。師居太白峯下。龍象蹴踏。鐘磬敲擊。辭意漫演。罔不精到。或士庶信道而叩其方。或雲水分衛而請其訓。列素于前。走筆而應。即名

字而說。隨詰問而對。故爲之法語。據其一二。聊以編次。噫。蒼蒼之虛。洋洋之流。曾莫造其淵極。茲姑紀其錄。當候妙契神悟者。擊節而賞焉。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諸妄緣幻習。自到清白圓明之處。空空無像。卓卓不倚。唯廓照本真。遺外境界。所以道。了了見無一物。箇田地是生滅不到。淵源澄照之底。能發光能出應。歷歷諸塵。楞然無所偶。見聞之妙。超彼聲色。一切處用無痕。鑑無礙。自然心心法法相與平出。古人道。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進可寺丞。意清坐默。游入環中之妙。是須恁麼參究。

眞實微處。唯靜坐默究。深有所詣。外不被因緣流轉。其心虛則容。其照妙則準。內無攀緣之思。廓然獨存而不昏。靈然絕待而自得。得處不屬情。須豁蕩了無依倚。卓卓自神。始得不隨垢相。箇處歇得。淨淨而明。明而通。便能順應還來對事。事事無礙。飄飄出岫雲。灑灑流澗月。一切處光明神變。了無滯相。的的相應。兩蓋箭鋒相似。更教養得熟體得穩。隨處歷歷地。絕稜角勿道理。似白牯狸奴。恁麼去。喚作十成底漢。所以道。無心道者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

曠遠無珍。清淨發光。其靈而無所礙。其明而無所照。可謂虛而自明。其明自淨。超因緣離能所。其妙而存。其照也廓。又不可以有無言象擬議也。却於箇裏。樞機旋關。擬活。隨應不動。大用無滯。在一切處。覲覲地不隨緣不墮。

類向其間放得穩。在彼同彼。在此同此。彼此混然無分辨處。所以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出家輩。是須恁麼體取。

衲僧家。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一味揩磨。此一片田地。直是誅鉏盡草莽。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靈而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得光滑淨潔。著不得一塵。便與牽轉牛鼻來。自然頭角峰嶸地。異類中行履。了不犯人苗稼。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無收繫安排處。便是耕破劫空田地底。却恁麼來。歷歷不昧。處處現成。一念萬年。初無住相。所以道。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既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渠非修證。本來具足。他不污染。徹底清淨。正當具足清淨處。著得箇眼。照得徹。脫得盡。體得明。踐得穩。生死元無根蒂。出沒元無脫迹。本光照頂。其虛而靈。本智應緣。雖寂而耀。真到無中邊絕前後。始得成一片。根根塵塵。在在處處。出廣長舌。傳無盡燈。放大光明。作大佛事。元不借他一毫外法。的的是自家屋裏事。

鬧裏分身。觸處現前。無一點子外來境界。二儀同根。萬象一體。順變任化。都不被絳緣籠絡。便是得大自在底。風行月照。與物不相礙。然後休退。更來裏許作擔荷。智轉理圓。功忘位滿。不墮尊貴處。入流合塵。超然獨耀。方知道。紹是功。紹了非其功也。

脫盡頭皮。透出光影。萬機不到處。千聖不傳底。唯自照深證。密密相應。本明破昏。真照鑑

遠。有無情量。一切超過。妙在體前。功轉劫外。便乃隨緣合覺。不礙諸塵。心心不觸物。步步不在途。喚作能紹家業底。既然透徹。便好親近去。

沖虛淨泊。寒淡純真。恁麼打疊了多生陳習。陳習垢盡。本光現前。照破獨體。不容他物。蕩然寬濶。如天水合秋。如雪月同色。箇田地。無涯際絕方所。浩然一片。無稜縫。更須向裏脫盡始得。正脫盡時。心思口議。千里萬里。尚無辨白底道理。更那有指註處也。桶底脫漢。方信得及。所以道。唯證相應。相應處撥得。轉入得世。遊戲三昧。歷歷現前。聲色影響。直下無迹。彼我不相往來。只為其中無受處。只箇無受處。包含虛空。法界森羅萬象。無一點遺漏底。本色漢。當恁麼體究。

衲僧做處。徹底不掛毫髮。豁然瑩淨。如鏡照鏡。無外境界。無別塵緣。自照歷然。一切不受。喚作就裏擔荷。恁麼擔荷了。智照幽而不昏。道合體而無住。從無住處。應化機宜。恰恰不漏。的的不染。谷神答響。風師行空。無礙自在。勿管帶絕朕迹。要且靈靈地。他不得。十成游踐到箇般田地。一切處穩。一切處閑。露地白牛。純純一色。趁也趁不去。須是親證親到始得。

默默自住。如如離緣。豁明無塵。直下透脫。元來到箇處。不是今日新有底。從舊家曠大劫前。歷歷不昏。靈靈獨耀。雖然恁麼。不得不為。當恁麼為時。直教一毫不生。一塵不翳。枯寒大休。廓徹明白。若休歇不盡。欲到箇境界

出生死。無有是處。直下打得透了。無思塵淨。無緣慮。退步撒手。徹底了也。便能發光應世。物物相投。處處恰好。所以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

衲僧真實處。要在履踐。徹照淵源細中之細。混然明瑩。一色無痕。更須轉身過裏許始得。所以喚作能紹家業。機絲不掛。光影杳絕。就父一蹊。妙在體處。塵滓亡節類泯。知之不及。回頭取證。顯破獨體。可中得了。便能出化。盧花明月。古渡船開。玉綫金針。那時機轉。入世應緣。塵塵皆爾。法法無他。順風使帆。自然無礙矣。

諸佛諸祖。無異證。俱到箇歇處。三世斷萬機寂。直下無絲毫許對者。佛靈自照。妙徹根源。識得底裏盡。分身應事。門門放光。物物現影。便知道。盡自箇裏流出。百草頭一切處。了無則箇與我作因緣。通身徹底恁麼去。

空無痕迹。照非情塵。光透靜深。杳絕瑕垢。能恁麼自知。恁麼自了。清淨妙明田地。是本所有者。多生不了。只為疑礙昏翳。自作彰隔。廓然智游。內忘功勳。直下脫略去擔荷。去轉身就位。借路著脚。靈機妙運。觸事皆真。更無一毫一塵。是外來物爾。

法法自然。妙超語路。見成不問。乃至山林草木。未嘗不發揚此事。覓得破方知廣長舌相。處處藏縮不得。說者即是聽者。聽者即是說者。根塵融理智混。自他同心法一。更向甚麼處作分疎。雖然恁麼。透得目前。快須收拾歸來。作屋裏活計。始得穩坐。

道游環中。至虛忘像。淨極自明。明唯自照。向塵境未作根門。未痕底處。妙得生滅流轉之迹。浪矣。獨據造化之本。其間絲髮影事俱不受。唯證相應。從此一聲。大千路開。物物頭頭。渾是我放光說法處。身分百億。獨照而神。殊不墮名色裏。圓應無功。鑑淨而涵。谷虛而答。初不累於見聞也。真自在無礙游戲三昧。若恁麼體得。何往不利焉。

通一綫有應世對機底眼。的的不墮。萬緣現沒不得。月下水風度松。光影不我混。音聲不我休。蕭然能應。超越不羈之像果耳。分流隨事。恰恰不乖。猶是透脫塵網。未到本家。休歇餘緣。坐空塵慮。默而昭淨而照。虛而容廓而應。不與外塵作對。了了地獨靈。到箇田地。方識阿祖。

親身實相。觀佛亦然。若端能體得到自己無外境界。則恰恰絕對待出思議。佛佛心心。精到無二。衲僧默游寂住。虛靈妙通。等太虛度塵劫。卓卓亡倚。明明非思。箇是本所住處。機轉化分。歷世應事。照無功用無迹。閑雲流水。初不留礙。直教純純穩穩。一切移不得。方不隨緣緣轉也。真實體取。

孫之所生處名祖。流之所出處名源。徹見其源。識得其祖。則知未流轉已前堆堆地。不隨生滅。資緣爾雖不隨。而具有一切影事。喚起過來。歷歷地根塵脫。知見超不被一切包裹。情空想斷。自然圓明了知。飄飄在萬象中。混它不得。諸塵裏廓爾有餘。百千三昧。門門莊嚴。法法具足。更須取捨歸來。到舊時處所復

其源奉其祖。相合而一。方見通身去也。

默照處。天字澄秋。照無照功。光影斯斷。箇是空超真詣底時節。源淨體靈。樞虛機活。歷歷本明。其中發現。便是得出。在事事頭上。恰恰具足。與二儀同。萬象等。坦坦蕩蕩。縱橫橫。天同天。人同人。應其身現其相。而為說法。能如是體得十成。廓然亡所礙者。

風虎雲龍。恰恰相隨。元不著意於其間。箇是自然事。衲僧變通。能以因緣和合。政如此也。其來而不彰。其去而不藏。妙入一切處。一切處混不得。飄飄出萬象頭上。歷歷在森羅影中。了無毛髮許間隔。混混出應之機。的的到家之句。却須飽參。雲斷風休。秋清月落。水天無際。底處單明始得。

道非祖傳。祖未來時。彌綸周匝。自然空空不痕。靈靈亡偶。獨照出因緣。常活離形殼。所以喚作祖。唯證相應。不可授手。佛佛之到。以此為極。應化分身。花花葉葉。根根塵塵。智入三世。萬機不我擾。一塵不我外。妙出大千經卷。何處更有影事可得。

淵湛寂默。徹照源底。箇處虛而靈。廓而明。雖有昭然自鑑之像。而無影響相偶。底時窺得破。猶有辨白。荷荷之功。更須退步。方詣環中。光發其間。卓卓獨存。却解借功。名為誕生。斯乃出沒幾微。細細明辨。既能分身。便可御事。有印萬象之印。其印不痕。游世對緣。自有塵塵三昧。底受用。其用自冲。不可盈滿。空谷之受雲。寒溪之濯月。不出不在。迢然化外。更能放教無得無向。在在處處。還之舊地。毫髮不

會移動。跋跋聖聖。百體千拙。鼎鼎地自然圓順。趙州洗鉢喫茶。不著安排。從來成現。若如是具眼。一一觀得徹。方是箇衲僧做處。

學佛究宗家之妙。須清心潛神。默游內觀。徹見法源。無芥蒂纖毫作障礙。廓然亡像。如水涵秋。皎然聲明。如月奪夜。正恁麼也。昭昭不昏。湛湛無垢。本來如如。常寂常耀。其寂也非斷滅。所因其耀也。無影事所觸。虛白圓淨。曠劫不移。不動不昧。能默能知。底處行步得穩。玉壺轉側。一撥機回。分身應世。世界處處。差別境像。俱是自所建立。與我四大同出。何所礙焉。既一切不礙。彼我無異相。自他無別名。聲色義中。飄飄超詣。歷歷相投。所以道山河無隔越。光明處處透。當恁麼體取。

田地靈明。曠古不易。金望不得邊際。不平不受痕垢。向其間游踐。野雲倚山。家風閑淡。秋水著月。境界澄明。的的到箇處所。便知心田法地。是萬像出生根源。種性不枯。花葉遍界。所以道。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

道人本無所住。白雲迷青山之根。明月懷流水之腹。雲開山露。月轉水寒。一段秋容。廓徹無際。諸塵俱不我到。萬化寂不我移。向其間坐得穩底。便能跨步轉身。應機入世。元有超方底句子。所謂六戶不掩。四衢無礙。到到處處混不得。悄悄地不會動著。十成漢自知去處。

空廓懷抱。與太虛等。區分手段。與萬像齊。一塵不分外。乃能應變。一點不留中。方能住禪。中既空而能應。受不受等。外既涉而常虛。住

無住同。衲僧家風。於一切處。入三昧者。當恁麼去。

十方法界。起自一心。一心寂時。諸相皆盡。阿那箇是彼。阿那箇是我。只爲箇時無差別相。直下一塵不立。一念不生。透過胞胎前皮袋後。一點妙明。圓混混地。無方隅絕朕迹。直是昧不得。昧不得處。喚作自知。只自知處。喚作本得。了無分外地。毫髮許。廓然廓然。妙存而無像。真聞而無響。所以道。非耳目之所到。箇是妙契至到處所。其間發光。大千影現。頭頭是物。物是。俱是衲僧自受用境界。要且不能別人裏事。要須的親證始得。吾家種草。當如此爲。

了達一切法空。則心心自在。塵塵透出。本來一段光明。無處不遍。便乃隨機而化。遇物則宗。妙照諸緣。廓亡對待。松風水月。清淡相得。無往來心。無留滯相。要在中虛而有容。外應而不擾。如春著花。如鏡照像。相似。闊浩浩中。自然出一頭地。

田地秘密處。活計冷湫湫時。便見劫空。無毫髮許作緣累。無絲毫許作障礙。虛極而光。淨圓而耀。歷歷有亘萬古不昏昧。底一段事。若點頭知有。不隨生滅。不住斷常。要變應則與萬象森羅同其化。要寂住則與二儀蓋載同其道。出沒卷舒。一切在我。本色漢。須恁麼收放始得。

晝見日夜見月。不相瞞底時節。箇是衲僧平穩行履處。自然無縫縫。若要恁麼平穩去。須盡却意根下隱隱地春纖始得。要不隱隱麼。

須坐得斷放得下。及得盡照得徹。光影俱忘。皮膚脫落。根塵淨盡。自然眼目分明。受用具足。一切處不管帶。一切時却相應。當明有暗。當暗有明。孤舟載月。夜宿蘆花。一段光明。果然如是。

淨潔冲明。眼力不及其涯際。寂寥虛曠。心緣不得其方隅。實參真到底人。信是我本有田地。佛魔侵不得。塵垢染不得。方圓適中。履踐合度。則妙用河沙。恰恰相濟。從箇田地發生。從箇田地及盡。底事人人皆具。但向前爲我討一討看。知有漢點頭相悉。

肘後符能應一切事。頂門眼自照獨脫身。雙收雙放。無中無外。大千與我同出。三世自然超過空洞無際。真照孤明。箇時影像俱盡。盡不得底。幽靈絕待。生滅莫得。到此田地。廓落亡依。緣塵不染。箇時境界密合。函蓋箭鋒。恰恰無爽。游戲三昧。便屬底人受用。頂眼肘符。是衲僧傳授一段事。十成體取。

端得衲僧巴鼻底。不凝不流。不純不雜。歷得乾處轉機。入得開時具眼。通變交徹。了了不礙。月隨流水。風偃草。欄欄靡靡。終不我混。所以道。類不齊超有路。應底時節。許個恁麼去。百草頭上。收拾歸來。合作麼生。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底一段事。全無學處。要在虛廓身心與大虛等量。自然於一切處具足。靈靈昧不得。歷歷混不得。月隨流水。雨逐行雲。了無如許心。能成如許事。但莫將已礙物。自然無物礙。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同體同用。一性一相。根根

塵塵。直下絕待。所以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恁麼現前。恁麼明白。便知道。收來放去。作一頭露地白牛。趁也趁不去。

道人行止。流雲無心。滿月普應。不爲一切所留。歷歷在萬像中。卓卓出一頭地。隨緣遇觸。不染不雜。與彼同用。與我同體。言語不能爲之傳。思惟不能爲之到。超搖絕待。宛轉亡功。妙得於心。誠情量之外。途中受用。屋裏承當。了生死出因緣。真見靈然元無所住。所以道。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休歇也如大海受百川相似。無不到這裏一味。放行也如長潮乘疾風相似。無不來這畔同行。豈不是達真源底裏。豈不是得大用現前。衲僧家。隨機應變。恰恰恁麼。又幾曾立心想塵緣來。是須十成體取。

真淨不痕。功勳及盡。卽時却無辨處。雖無可辨。卽是全身。眼根不自見。亦昧它不得。底處發光。清白通照。蘆花混雪。明月濯秋。便有回互之機。顧鑒之路。猛提將來應用恰好。一切處外我不得。一切處收我不得。超出萬象一頭地。俱抵一指頭禪。三十年受用不盡。得妙者簡。所以默不與言。得用者閑。所以應不觸物。道游神禦。理固如斯。忽向其間。著一絲一縷。則樞機礙而不通。關候窒而不轉。空空處處。含一切有。有有處合一段空。更有甚麼事。元元之本。冲而無像。動而有應。當須徹底觀破。孤峭峭露堂堂。獨靈靈明歷歷。都未帶一點子外緣。喚作單明時節。至如與萬像同出同沒。諸塵三昧起處。淨如海印。轉若盤珠。

落落地遍一切。釘釘地非異緣。可謂獨耀無私底時節。夜月出而水明。春風吹而花發。不假功用。自然圓具。因緣緣。果果報報。在其間無分外底。更須知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野僧家風。以一鉢爲生涯。指萬象爲產業。此彼相。可如鏡像水月。混融無外。先不立我相。則物物非他緣。一相無相。都盧只箇更無別事。恁麼十成。了得應用。機前梭路不通。象外根塵俱泯。箇時却須退步歸家。方有飽參分雲迷一色。雪覆千山。透過了看。始見通身時節。

履道底人。妙出言思。直下真實。自有肯路。又莫著道理。廓然溶溶。月流諸水。風行太虛。自然不觸不礙。超彼照用。雖照無痕。雖用無迹。入三昧於諸塵。收萬象於一印。絕滲漏無走作。喚作了事。納僧。又須記取還家路子。雲盡天寒。秋疎山瘦。箇是本所住處。

納僧本有田地。清曠不平。望絕崖岸。在其間耕雲種月。明白虛廓。自家受用。或出或沒。任收任放。直得二儀同其生成。萬象同其起滅。崢嶸嶸嶸。何所從來。寂寂寞寞。何所至向。可謂虛空不可容納。大地不可擎載。妙在不得其形。至虛不得其名。有無劫盡。凡聖路絕。方有到家時節。正恁麼時。得箇甚麼。萬頃眼寒。清照雪。好看裏許力耕人。

枯寒身心。洗磨田地。塵紛淨盡。一境虛明。水月露光。雲山秋色。青青黯黯。湛湛靈靈。自照本根。不循枝葉。箇時底處。超過情緣。不限劫

數。一念萬年。終無變易。從此出應。虛谷行雲。動靜自若。順入諸塵。常在三昧。所以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

歷歷妙在。靈靈獨照。攬之不得。不可名共有。磨之不泯。不可名其無。出思議之心。難影像之迹。空其所存者妙。妙處體得靈。靈處喚得回。心月身雲。隨方發現。直下沒蹤迹。隨處放光明。應物不乖。入塵不混。透出一切礙境。照破一切法空。於差別緣。入清淨智。游戲三昧。何所不可。當如是真實體究。

履空忘緣。透照出影。一點靈然。昭昭不昧。三際心絕。四大緣盡。虛清妙明。獨耀曠劫。納僧能如是行履。則不被生死縛。正行履時。撒手懸崖。無可把握。脚下綫斷。全超一步。佛佛祖祖。俱不到我。真實妙照田地。喚作自己。箇是紹家業時節。穩涉思惟。又屬流轉去也。虛而長靈。淨而長照。蘆花明月。清白混然。棹入孤舟。不妨宛轉。箇時端的。且道。是誰急著眼辨。

游踐十成去。無中邊絕。稜角圓。輾轉地。更當空洞無津。雲秋月寒。光明洗夜。錦雲花麗。氣象成春。闢板虛通。機輪轉側。俱是納僧自受用事。諸塵不爲我繫。萬法乃是心光。步步超方。爲道無滯。歷歷應世。谷神不動。其中混不得。底意類莫齊。利剎塵塵。心心念念。初無異相。純一真明。箇是却來。用中得妙時節。若或收卷餘緣。單明自己。磨洗無瑕。掃蕩絕類。孤明獨照。默味至游。智到環中。事隔關外。箇是卓卓一段不生滅底。須是退步歸家。款款說

此話始得

納僧游世。當虛廓其心。于中無一點塵滓。方能善應。不爲物礙。不被法縛。堂堂出沒其間。有自在分。穩涉意思。便成埋沒去也。要體得純熟。自然游刃萬機。不相觸不相背。兩蓋箭鋒。恰恰不爽。向外解收拾。絕滲漏。喚作能成家業底漢。却從箇處歸來。白雲入谷。明月轉山。有就父同體底時節。所以道。三人扶一杖臥一床。中外了無痕迹。混然成一片。閑如霧雨之雲。湛若涵秋之水。諸上善人。記取箇段事始得。

吾家一片田地。清曠瑩明。歷歷自照。虛無緣而靈。寂無思而覺。乃佛祖出沒化現。誕生涅槃之本處也。妙哉人人有之。而不能磨磨明淨。昏昏不覺。爲癡覆慧而流也。一念照得破。則超出塵劫。光明清白。三際不得轉轉。四相不得流化。孤耀湛存。亘古今混同異。爲一切造化之母。底處發機大千。俱現盡是箇中影事的體取。

應變底眼。游世底身。虛而靈寂而照。萬象中出一頭地。不被塵土埋沒。不爲資緣繭絡。行空月出谷雲。無心而鑑。無私而作。爲照明爲潤澤。恁麼十成。脫得淨潔。用得蕭洒。喚作門裏出身。更須體取內紹家業底時節。空爲塵寂爲舍。妙存非有。渠不帶緣。真照非無。渠不墮數。獨耀環中。湛圓量外。至游神御大方無隔。底處發機。自然得無礙通受用也。

道人游世應緣。飄飄不羈。如雲成雨。如月隨流。如蘭處幽。如春在物。其爲也無心。其應也

有準，倘是了事底漢做處，更須回途就父，向穩處著脚，淨處放身，獨孤標亡伴侶，透威音那畔一路子，方能盡中邊微頂底，殺活卷舒有自由分。

廓而自靈，淨而自明，能普遍而無取照之功，能分曉而無緣想之累，出有無表，超思議情，唯證相應，不從人得，佛佛祖祖，葉葉花花，聯續底事也。應時不取相，照處不涉緣，便能堂堂不昧，只箇家風，處處現成，任君收拾，得皮得髓，剛立階梯，綴葉綴花，遂成流布，衲僧觀得破，怪他祖師西來，作許多事，節外生枝，眼裏著屑，更有般漢，刺頭做無限伎倆，刻舟記劍，甚麼時得相應，而今直下放教落去，及教盡去，毫髮顆粒，俱莫停留，淨潔打疊了，自然有透脫處，圓混而明，靈通而妙，便知本來無缺少，無遺餘，語言有所不到，聞見有所不及，如犀有通，如蚌有孕，一段光明，是自家真實游踐處，著精神體取。

佛祖而來，元無僧俗，但人人有諦當，親證真得處，名入佛心宗，徹法源底，老盧是實樵漢，一到黃梅，便道：我欲作佛，祖確屋負春，直到心鏡絕垢，自照歷然，半夜傳衣，度大庾嶺，信衣放下，明上座，盡力提不起，方知箇人親證實得，而今但莫推賢讓聖，如著衣喫飯，念念無異思惟，心心不容染污，脫身空劫，撒手斷崖，透根塵窮頂底，孤明獨照，廓徹妙存，自然心花發明，應現刹土，何曾間隔變易來，便能入異類行鳥道，無礙自在矣。

吾家衲子，將以超脫生死，須稿身寒念，徹鑒

淵底，虛凝圓照，透出四大五蘊，與因緣未和合，根門未成就，胞胎未包裹，情識未流浪時，著得箇眼，何患不了，恁麼了時，祖師鼻孔，衲僧命脈，把定放行，在我有自由分，所以道：妄息寂自生，寂生知則現，知生寂自滅，了了唯真見。

大休大歇底，口邊酸生，舌上草出，直下放教盡去，洗得淨潔，磨得精瑩，如秋在水，如月印空，恁麼湛湛明明，更須知有轉身路子，轉得身時，別無面孔，教爾辨白，無辨白處，却味不得，箇是徹頂透底，窮根極源時節，千聖萬聖，無異踐履，妙在同途，借路著脚，明中有暗用，處無迹，百草頭，鬧市裏，飄飄揚揚，堂堂運步，自然騎聲跨色，超聽越眺，恁麼混成，方是衲僧門下事。

心本絕緣，法本無說，佛佛祖祖，不獲已，向第二義門，有問答機警，就其間，別撥一等鈍漢，所以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元是人人自到自肯，始有說話分，但直下排洗，妄念塵垢，塵垢若淨，廓然發明，無涯畔，無中邊，圓混混光皎皎，照徹十方，坐斷三際，一切因緣語言，到此著塵點不得，唯默默自知，靈靈獨耀，與聖無異，於凡不減，元只是舊家一段事，何曾有分外得底，喚作真實田地，恁麼證底漢，便能應萬機入諸境，妙用靈通，自然無礙矣。

清淨無染，是爾身，圓照無緣，是爾眼，身中之眼，不涉根門，眼中之身，不是色聚，所以道：會無如外，智能證於如，亦無智外，如為智所

證，可謂佛是法家底佛，法是佛家底法，衲僧到者裏，方知從佛口生，從法花生，得佛法分，還端的麼，兩頭俱坐斷，只箇古今人，當恁麼體取。

法語終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六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七

明州天童山覺和尚真贊。下火

侍者清萃法恭編

吳傳朋郎中書來，嘗得李伯時所畫震旦第一祖西歸像，相需以贊，說偈寄之，其來何求，其去無得，寂漠度嶺，今萬里獨行，清白傳家，今九年一默，針芥投而妙不可名，毫釐差而敵不可塞，知過而改，知難而退，誰去誰來，自買自賣，當面諱却，今滿眼烏華，望涯養之，今隔身鯨海。

吳興辯長老以達磨畫像請贊

長蘆駕浪，雙履西歸，求支那之法器，付屈胸之田衣，度九年之緘默，印二祖之靈知，海犀酣月而暈，寒鳥帶雪而飛，機前自得，今頂目四照，迷裏相逢，今鼻頭下垂，水著秋清，今湖光滿漈，山銜落日，今雲錦輝輝。

寶峯照和尚真贊

山擁雲腴，水懷月晝，照徹體前，湛存身後，機頭梭路微分，針鼻線芒初透，靈洞萬象，今彼不遺餘，坐斷十方，今我無滲漏。

弟子薄堅仁。以幅綴寫

圓悟禪師像徑山裕。虎丘隆二高弟侍焉。紹興丙辰二月八日。予乞食之蘇臺過其家。且出以相示。再三有請。輒隨喜贊云

力世佛宗。心傳我公。一筆活計。一喝家風。影草呈機也。三聖却踏。精金出冶也。百丈還雙綽綽有裕。恢恢而降。阿難迦葉之多聞抖擻。目連驚子之智慧神通。真得不惜之應。大同不宰之功。百川曲折兮自然到海。萬象森羅兮不可逃空

法澄上人出長蘆了師兄畫像求贊

傲雪松孤。懷雲石癯。妙存而有也不有。獨照而無也非無。萬象勿能逃空王之印。衆色莫我染靈蛇之珠。金鷄啼寒兮曉分夜戶。玉兔弄魄兮瑩徹冰壺

從首座盡予於松石間求贊

孤坐默默。倚杖沈沈。石懷雲而無像。松嘯風而有音。應兮珠盤不撥而自轉。湛兮玉井隨汲而彌深。諸塵不受兮十分清氣。三際無寄兮一片閒心

福人寫真求贊

默默傳真。如何指陳。性月不夜。心華長春。淨有容兮海印。應無爽兮谷神。觀面相呈諱不得煩君爲我洗清貧
古湖退澹。寒林著秋。山空雲自在。水淨月相投。向道底心非世用。更嫌何處不風流

阿儂是誰。恰恰相隨。眉毛垂眼尾。鼻孔壓唇皮。默默機輪何處轉。玉人踏破吹瑠璃

情間口快。眼深鼻隆。有時對雲水。無可展家風。夢鶴臥寒兮月魂泣露。冥鴻望斷兮秋色摩空

黃瘦厭厭。風規冷嚴。萬機間暇。一味清恬。心宗提箇默。手段掃廉纖。歲寒不變兮虛懷若竹。道妙難傳兮有口如鉗

稿寒初不展家風。默默神游透劫空。百草頭邊興化事。自然秋色水天同

似與不似。毫釐千里。真與不真。大方一塵。理無生兮如夢事。妙不死也如谷神。微見淵源方是我。了知變態無別人

身心廓如。手段卷舒。似華作蜜。如井觀驢。外不痕兮空印普應。中無象兮道環常虛。亡機孤坐兮自不爲礙。把臂同行兮誰敢相疎

床倚杖梨。權名住持。久默鉗口。一笑伸眉。雲水誰相問。家風自不知。明白寧居兮河空月轉。寂寥無象兮雨霽天垂

貌古骨癯。雲間月孤。相隨似有。認著還無。三千界內誰相外。雙六盤中不到輸

胡床寒坐。卓卓只箇。虛空唱兮萬象和。道契環中有智游。言滿天下無口過

默默家風。雲摩霧空。露月夜爽。天水秋同。人傳眉目好。我道骨頭窮。華鬚凝粉蜂房蜜。挂穀流魂犀角通

誰道物齊。俱亡品題。欺唇一鼻直。蓋眼兩眉低。大千同入印。三世未分畦。祈願望之不及。擬心思也還迷

枯坐清嚴。真宗劇談。一明無異相。萬化是同參。牛頭轉覺病懶。鳥喙不用華銜。甘分住山

三束篋。等閑對客七斤衫

畫得似誰。胡床懸衣。默游彷彿。去就依稀。洞山錦開縫。雲巖相下機。功亡妙盡看消息。野水磨秋白鳥飛

面瘦頰凸。肩棱眼深。默亡所住。妙在而今。鱗潛寒水。鶴夢月林。應聲應色分身也。拍手家觀世音

寫出夢中身。爾道真不真。稿寒秋在眼。淵默臘生唇。道環誰謂無象。空谷自來有神。父子不傳些子妙。白首儂家老斲輪

畫手未相識。默心誰與知。千峯歛雲脚。一月灑風漪。牆面袖雙手。對緣橫兩眉。驚龜之縮兮愧有其兆。逸鳥之翔兮情亡所羈

瘦削而黃。慣窮不忙。閑情許淡。默味能長。靈犀之通一點暈。老蚌之蘊千年光。而今到處相隨去。頭頭的露堂堂

大一無外。小一無內。一兮一兮。塵所不在。心地淨亡塵。肉山閑弗礙。道環中絕端倪。空印裏何文彩。風凄凄兮秋落遠山。波爛爛兮月浮滄海

默默蒲禪。空空世緣。誰磨白雪。我得青氈。萬法之機開兩拳。千僧之擔著一肩。戲蝶栩栩兮物齊春夢。飛鴻冥冥兮字沒秋煙

不是懸懸形像。剛地起模畫樣。從來萬法同根。究竟虛空等量。可中二三說禪。分外三河口強深藏那裏也。煙蓑臥雲。大用現前也。風舟駕浪

畫得幾成。精神許清。秋高月轉。天淡河橫。出家如有以。處世似無情。而今關裏相將去。撥

動眉毛眼更明

喬喬楚楚，叢林規矩，萎萎羸羸，枯木風姿，宗乘壁挂口。師友雪生眉，住山事拙束三篋，對月機鳴度一絲。

顚毛間白髮，眉睫裏青瞳。食指一肩重，門風四壁空。諸根亡偶，宗家妙。萬慮不搖，心匠工。野水秋自瘦，枯山春復肥。胡床放得穩，默默坐亡機。電流柄拂雲，入田衣。位分偏正兮，道出離微。

骨氣能橫精神愈，閑身無所系。冷眼莫相瞞，遠霽塵秋兮。天河斗轉，清霜結夜兮。月窟蟾寒。

雙奮拳空，一擔肩重。材本不堪，心元無用。驚院華香，蜂房蜜凍。喝時耳朶三，日聾。扭處鼻頭連歲痛。

口方鼻直，眉棱眼深。未填溝壑，還礙叢林。萬象無得剩法，三世不見閒心。字雁沒而寒煙淡淡，華鱗潛而秋水沈沈。

只箇家風，窮而却通。於其間內紹外紹，在裏許轉功借功。至游而默，妙用而冲。氣溫溫而春活，心湛湛而秋空。相隨來也兮，頭頭契同。髮長帶雪，骨瘦橫山。身心冷淡，雲月高閒。三條蔑束兮，道情自搞。五葉華開兮，春信那慳。

曲木床頭，心空默游。沙寒黃草雪，風細白蘋秋。靜可久兮，山瘠樹老。動無羈兮，雲行水流。雙眉低垂，兩目清冷。著于萬象森羅，更沒一絲缺剩。秋霜鶴老夢寒，露月夜摩松頂。

虛空借得作身，萬象相隨爲伴。縱橫人道十

成，點檢誰知一半。看看青山崢嶸，白雲零亂。裏許牧童歸未歸，鐵牛一掣金繩斷。

秋生木老，水退沙隆。肩骨陰晴輕重，鼻筒子丑疏通。身心露月蹤跡，流連默坐胡床兮。不欲說黑道白，閑倚拄杖兮。誰能畫西指東，髮將雪白。面作茶黃，觸動眼三角。忘言口四方。明月松頭鶴夢，香風蓮底龜藏。淨極發光，光自照。虛空鳥印不成章。

恬然正觀，山空水寒。河漢橫而斗潤，雲霧斂而秋寬。如仇學子兮，怒眼三角。無位真人兮，赤肉一團。

老覺雪入鬢，淨若秋塵心。寒枯坐曲木，緘默飽叢林。氣韻寥寥兮，風清山瘠。性靈湛湛兮，月落潭深。

太虛之心，萬象之身。濯濯水中月，英英華上春。而今到處相逢也，眼裏無筋一世貧。

淵默之得，不可文墨。流應之功，不可形容。秋入野水，月行霧空。影像名字，且喚天童。

風日面皮，秋山眉目。閑情背水雲，野性從塵鹿。悠悠少室九年草，曹溪一宿。窮根徹源，出髓敲骨。明回老鬼宮，冷下蒼龍窟。諸人名號兮，搖手未然。萬象森羅兮，點頭具足。

伎倆俱無，身心淡如。露月自分照，問雲從卷舒。匹上不足，匹下有餘。少室謾傳衣鉢，曹溪不識文書。

一色功回，雷雲凍開。萬機俱罷，風月轉夜。空谷有神，欣欣木有春。而今何處不分身。

說時不借口，用處不依身。天寒絕飛鳥，潭淨無游鱗。點活眼著精神，野草閑華自在春。

雨霽雲收，山寒水秋。心目自照，言象俱休。滿十方而智應，廓三世以神游。虛空那礙東西壁，明月解隨南北舟。

面孔風埃，身心冷灰。鯨飲海乾，而珊瑚露龜藏泥暖。而芙蓉開，向去却來其間。變態也掣電轟雷。

式殺覺老寒而且搞，古巖春遲。澄潭秋早，心無象也。月影未回，物不爭也。風吹便倒，只者赤肉一塊。說甚清奇古怪，平生懶似牛頭度世。怒如布袋，不空而空。無在而在，法法唯心。塵塵三昧，問渠是假是真。兩彩而今一賽。

眉低不愁眼深非惡，鼻孔緊垂。口唇齟齬，月明破夜兮。野水懷秋，露色塵霜兮。問雲投壑，能錯落縱橫十字兮。妙提一著。

誰能目胸眉揚，每笑手亂脚忙。守魯祖之簡默，得南泉之平常。明心秋月，活物春陽。鐫機器也，模範大小。據叢林也，規矩圓方。

畫工出脫他，精神較得些。草不萌藏香象，匣無縫吼青蛇。春雷開衆蟄，暖律發千華。想是平江人見笑，去年纔去又來耶。

雲樹蒼蒼，泉石鑿鑿。倚杖坐其間，此心自空廓。秋月澗滄溟，春風在林薄。游魚下藻玉溪寒，字雁沒煙天字闊。

眼空毛芥不立，心空海嶽可容。便與打成一片，尚猶笑道疎蹤。虛空那挂劍，死水不藏龍。

轉色轉功，家法子。盧華明月後相逢，怒眉瞋目。枯腸空腹，面冷莫觸。氣清可掬，乘仙槎而棹星河。握玉斧而修月轂，真見法以

唯心。妙契神於卽物

鼻孔脩直。眉毛低垂。問來一默。淨掃餘思。秋水連天。塵霽色。春風著木。見游絲。撇開捏聚。今只箇些兒。

頭雪老。面肉肥些。骨寒鷄鬼子。情淡道家。謗佛誇祖。撒土撒沙。明月星玩。今暈通其角。迅雷象驚。今文理其牙。未把家風。今草草傳耶。

氣韻能清。眉目似笑。深深入大道之環。默默守群機之要。鬧裏隨緣。虛中分照。用作家之錯。錯。與本分之章料。千義相從。今俱求參飽。胡床小小身。握塵默而神。喚醒瞋劫之夢。灑乾滄海之津。雲空塵塵。風月重輪。群機活活物中眼。一點英華。上春

覺之微妙。未痕朕兆。微造化之源。據生殺之要。至虛而獨存。當明而隱照。築築磳磳。今鼻孔纍垂。哆哆和。和。今舌頭結瘡。眉稜稜眼炯炯。自愛情間。人嫌面冷。片雲出岫之心。孤月濯濯之影。絕憐百億分身。恰滿三千化境。

赤肉穿多孔。臭骨裹閑皮。已是不著便。更將描畫伊。一柄拂聊爲伴手。三世佛誰敢稱師。鯨鯨欲飲乾滄海水。月明爛爛珊瑚枝。

器宇潭潭。風骨巖巖。雲夢之氣吞八九。嵩少之道落二三。守一爻生成之機紐。秉諸祖素鐵之錘錘。捏聚放行也。肖嶽藩而海涵。

問今無寄。用也不痕。月雖能現影。雲自不生根。活卓卓諸塵莫混。明歷歷曠劫長存。相隨關市堆中去。普光三昧發門門。

不以律拘。不以禪縛。說法口窄。默游步闊。草木陽春來。池塘明月落。何妨處處相安著。

天童比丘。還相識不。白髮寒巖雪。青瞳古湖秋。現身不墮類。分影也隨流。他日果能窺頂相。晴雲似放去山頭。

白雲之身。寒月之心。性靈麋鹿。氣韻山林。不墮兩頭。今。匪明匪暗。全超三際。今。誰古誰今。說也說不破。畫也畫不成。慷慨鼻氣通快。清間眉稜覺輕。靜不得像。動不流情。十方三世無安處。歷歷諸緣頭上行。

圓顯方衣。靜樞活機。天空雲淡淡。潭淨月依依。十分化事成華木。默默冰壺春信歸。握節之像。對機之身。六根攝一處。三昧起諸塵。蚌腸孕於月明之夜。蟄戶開於雷動之春。箇般手段。今。分付善應之人。

看看靜見其端。星河斗濕。月窟蟾寒。體無縫。用絕痕癢。不須喝彩還贏也。已見雙雙六在盤。

春山似肥。春雪纔融。默中有句。用也無機。不來而來。今。非三界之籠絡。無住而住。今。是二儀之範圍。

曲木床穩。刺梨枝橫。攬五宗之家法。據萬象之主盟。秋半風清。露空月明。水雲模楷。今。無禪可說。叢林規矩。今。不令而行。樓眉眼自深。開口笑吟吟。崢嶸一片膽。疏豁十方心。默默春回萬象。星星雪點孤岑。恁麼來也。今。不用相尋。坐曲木床。握烏藤杖。鑄佛祖之楷模。活叢林之氣象。倘莫來虎口撩鬚。誰更敢蛇頭揩痒。

袈裟在肩。拄杖入握。未動六爻。全提一著。分

身是處相隨。當面不須諱却。笑合口角。喜在眉稜。一默照源底。三乘空葛藤。清白濯秋之月。光明破夜之燈。拄杖有時橫膝上。箇般面嘴得人憎。動而靜。虛而應。專氣致柔。湛神如凝。一住天童。十分沒興。

廬陵米價百念升。趙州蘿蔔半千秤。只麼郎當住持。泊合殃殺性命。省不省。腦後更將楔釘噉。

間雲卷雨。野水懷秋。一心絕待。六處不收。是箇面嘴。今。還相識不。胸中事簡。面上氣和。白頭隨我老。青眼見人多。一身幸且慚愧。千鉢相從奈何。曲木床頭坐不語。玉蟾推月過星河。

髮白星星。心鑑靈靈。隨機說法。應物現形。天與之清。地與之寧。野雲曳曳。今。山月亭亭。家風貧自慚。面孔惡人嫌。點漆之眼。有角。截筍之鼻。無尖。顯毛寒覆雪。項癭暗消鹽。說妙談玄。今。遲鈍口嘴。呵佛罵祖。今。誑嚇閻閻。

禪床默默。無得之得。寒淡賦心。清貧入骨。秋微較人之家。霜壓老兔之窟。萬象影中。今。自縱自橫。百草頭上。今。隨出隨沒。眼低眉稜。骨寒肩聳。道情問不羈。禪膽老能勇。流水清而月隨。青山瘦而雲擁。諸緣廓淨。今。拈却頭皮。一句妙圖。今。好看鼻孔。

且道是何面嘴。剛地無風浪起。默默問自照心。了了倚誰傳髓。白鷗暮落煙沙秋。寒臥蘆華明月裏。是處分身。如谷之神。有應之月。無私之春。行

將五路開雙手。一切門頭只箇人。
虛而通用而冲。默游景外。直照環中。雲水一
身。家風四壁空。相逢有知己。點指識渠
儂。

雙目寒青。秋水冷冷。半顛衰白。春雪星星。山
霧霏霏。文豹變。松月娟娟。夢鶴醒。妙應方圓
了。無外法。塵緣俯仰。今初不吾經。
鶴老松孤。泉寒石癯。鏡之對像。谷之答呼。萬
緣難錯。不是有。一點靈明。不是無。湛存妙應。
今機輪活。

馮宣教惡寫真請贊

山林之姿。水月之像。雷潛九地之中。春在百
華之上。隨緣半合半開。分付全收全放。淵默
家風。縱橫伎倆。道超情也。萬法齊平。心出礙
也。十方通暢。

薄了固保義寫真請贊

靈靈而真。默默而神。眉毛低蓋眼。鼻孔直欺
唇。千華上何須問佛。百草頭自然有春。一微
塵裏也來說法。三千界內不礙分身。

烏墩密印大師仁公真贊

唇口能緘。眉目如笑。應外而冲。虛中而照。全
身放下是全身。一點獨靈當了了。

善友陸銓寫真請贊

野雲情態閒。秋山風骨瘦。真照也默默而靈。
湛存也綿綿而壽。圓蒲曲木。今清白傳家。老
鶴蒼松。今歲寒去就。

贊法雲昇律師

雲容閒而未收。月魄湛而不流。嚴淨身器也。
依律而住。虛明神宇也。唯道而游。凜凜清姿。

今顛毛覆雪。寥寥雲色。今心鑑含秋。

仗錫爲長老寫真求贊

木老春遲。山寒雪早。潮退珊瑚林。霽空明月
曉。守默自如。對緣恰好。得往得來。隨起隨
倒。龍潭戲破天皇。馬祖踏著水潦。

像維那寫老病阿師像請贊

芙蓉之枝。丹山之兒。一絲聯自信。三昧約誰
知。珊瑚寒月。墮影。琥珀老松。流滋。諸緣豁淨。
今山空秋壯。萬態變通。今華麗春脂。

下火

爲教上人下火云。青天白日大年朝。習習柔
風在柳條。珍重敦福歸去也。上船渡口看回
潮。明了了寂寥寥。萬劫千生一念超。坐斷十
方無向背。底時方見獨孤標。其或未然。伏惟
尚嚮。

爲了塵上座下火云。了於無了安有塵。塵不
自塵安用了。塵既消亡了也空。此時妙合圓
常道。大眾切莫似止滯。困魚棲蘆病鳥。絕塵
纖處急回頭。塵塵刹刹無邊表。

爲成上座下火云。禪人宗成。符到奉行。棄舍
六和合。還復一精明。如今行主歸何處。冷落
渠家傀儡棚。正恁麼時。且道。成上座落在什
麼處。還相委麼。夢鶴不驚明月冷。臥龍長
提碧潭清。

爲了知上座下火云。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祖
師印可彼當機。今日了知端的否。莫嫌燒却
路行衣。

爲三僧下火云。卽生死中無生死。拈却面前
案山子。無生死中示生死。家家門前火把子。

火把子。本如是未如是。德權祖觀慧珍。今日
不須回避。

爲道智上座下火云。與麼去也。古人道智不
到處。切忌道著。覺上座不識好惡。向者僧無
生路頭。指註去也。有生有滅。屬因緣。泣盡寒
枝。蛻殼蟬。轉身一路還知否。出草金蛇角指
天。

爲二僧下火云。義防與祖濤。今日偶同途。去
如殘月下層嶺。來似白雲生太虛。羊角從來
不是有。兎角從來不是無。塵境消亡空劫事。
木人手執夜明符。

爲二僧下火云。宗璟義哲六門迹絕。舊路重
行。底時節。猿哀楓樹霜。鶴夢蘆華雪。一棹清
風歸去來。鐵船滿載滄溟月。

爲二僧下火云。宗因上座。塵緝禪師。生也同
門受業。死也一路茶毘。生死因緣似有期。天
水寒清成一色。合同船棹碧琉璃。諸仁者。正
恁麼時。合作麼生。委悉。鶴驚竄頭踏雪睡。月
明驚起兩遲疑。

爲二僧下火云。道弁與文俊。如今謝世緣。不
得雲堂共除夜。相將何處作新年。去時欲識
正偏路。回日重論平實禪。歲盡年窮一句子。
東村王老夜燒錢。

義上座太忙生。時節相催即便行。本地生來
元有種。舊山歸去可無程。性火真空性空火。
洞然全體是光明。

禪人鳳翔。數盡難逃六處。渾無影迹。十方不
立秋毫。好看前路崎嶇處。難似天台過石橋。
正恁麼時如何。泥牛踏破澄潭月。頭角峰巒

鼻孔高

守和化去欲茶罷。政是人間禁火時。不肯湖山作寒食。未知何處著生衣。只如此陰已謝彼陰未成。一著落在什麼處。穩駕泥牛耕大海。倒騎鐵馬上須彌。

江雲冉冉草離離。華落春殘客去時。古渡舟橫人不見。是須記取却來期。疑上座知不知。水沈沈泥牛穩臥。爐竈竈玉鳳來儀。搥鼓轉船天欲曉。片帆高挂順風吹。

潛山山下石牛兒。揀擇俱亡步坦夷。頭角低回來處路。洞門窈窕白雲飛。與麼行履。猶是元俊直歲向去底事。且道轉身一路。又作麼生。空劫無安處。優曇火裏開。

滅而非滅生而不生。觸體眉底葡萄英。木人招手春風暖。石女搖頭夜氣清。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性火真空性空火。通身一段淨光明。正恁麼時。便恁麼去。

明月圓時岐路。曾來著弊脫珍。白雲斷處家山。却去暮天蕭地。七十年一場夢寐。一千僧此地因緣。好惡莫詢今日事。死生爭奈那人何。

是生是死。不道不道。箇事渾崙無孔竅。念盡脫鉤魚。情起投羅鳥。喜上座了不了。莫問是非都一掃。到家就父却回頭。冷月依稀煙樹鈔。

三界從想有。百年成夢游。忽爾賊風吹劫火。翻然大海滅浮漚。高上座賦歸休。透脫六處。撒開兩頭。雲山有路平如紙。月戶無人冷似鈔。

秋

四大分離六門空寂。真貨底人出。不入。分明火後一莖草。切忌相逢不相識。苦提棹般般若舟。死生海裏任橫流。既以風前得妙。何妨鬧裏刺頭。有手段要去便去。隨高

低作馬作牛。不見道時中解銜一莖草。當處親近有來由。其或未然。臨崖看虎眼。特地一場愁。

風骨不露水泄不通。衲僧行履妙無蹤。門掩三秋。今人歸何處。天無四壁。今月上中峯。眼光落穀氣消。六窓不見彌猴跳。空索索寂寥。破屋從他野火燒。歸去客笑頭搖蒼鷹。掣斷紫絲絛。正恁麼時如何行履。良久云。坐斷兩頭。古渡風恬。船到岸細行一步。清秋月冷。鶴移巢。

生而不生滅而不滅。歸去來今紅爐片雪。大眾四蛇籠壞。六賊家破。空空處處露裸裸。只將者箇參一生。還以一生參者箇。只者箇是什麼。良久云。通身慧焰放光明。性火真空性空火。

蛇退皮蟬蛻殼。一點靈光何縛脫。祖隨上座衲僧家。黑白未分提一著。春風吹夢歸故鄉。大道無塵穩下脚。今夜寥寥松月寒。舊巢不見千年鶴。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爲了宗上座。指出五路頭。放開一線道。正來偏去。今免洛星河。出離入微。今猿啼月。驕死活路岐非異道。魔而靈兮空而妙。趙州曾問賣油翁。不許夜行投曉到。諸禪德若向者裏會得。先天地生而不爲早。後天地生而不爲老。識取天台把箭人。寒巖有雪無人掃。無位真人出面門。神通游戲日紛紛。如今放下鐵頭去。大地山河無處存。大眾且道。從什麼處去。須知雲外千峯頂。別有靈松帶露寒。爲育王聰和尚起龜云。收爽氣吞秋。老驥放出廐。蒼鷹掣斷韉。妙存群象外。機轉一絲頭。向去西風能墮葉。却來明月解隨流。

入塔師舉骨云。悠悠身世夢回休。一穴山根瘞骨頭。有力負趨今始覺。定知夜壑不藏舟。歸去來今記得路不。葉落歸根天地秋。劫外清虛兮自然神照。壺中寬廓兮不礙仙游。正恁麼時。當恁麼去。

入塔云。人間夢破那邊游。妙淨真明月魄秋。理智如如分化述。正偏歷歷轉機頭。熟龍須要吟枯木。活眼何妨照額髻。記取行行通變路。青山歸語白雲浮。

入塔云。緣集成身。蘊壞成塵。長生路上往來人。而今撒手還家也。霽色含秋月一輪。入塔云。智入環中合本真。秋霜摩月淨無塵。十分清白傳家事。一點靈明舊主人。剪斷情緣三際夢。灑乾識浪四溟津。是須莫坐他床榻。萬化樞機妙轉輪。

入塔云。形質燒殘唯有骨。骨頭撒却元無物。一段靈光不覆藏。天上天下皆充塞。菩提變通之場。涅槃啓處之窟。隨陽雁回。今白雲外來。破夢鶴飛。今青天裏沒。

入塔云。骨灰散却斷因緣。松靜風恬月正圓。去去去時須記取。壺中別是一家天。底時節裏會得。先天地生而不爲早。後天地生而不爲老。識取天台把箭人。寒巖有雪無人掃。無位真人出面門。神通游戲日紛紛。如今放下鐵頭去。大地山河無處存。大眾且道。從什

麼處去。須知雲外千峯頂。別有靈松帶露寒。爲育王聰和尚起龜云。收爽氣吞秋。老驥放出廐。蒼鷹掣斷韉。妙存群象外。機轉一絲頭。向去西風能墮葉。却來明月解隨流。

入塔師舉骨云。悠悠身世夢回休。一穴山根瘞骨頭。有力負趨今始覺。定知夜壑不藏舟。歸去來今記得路不。葉落歸根天地秋。劫外清虛兮自然神照。壺中寬廓兮不礙仙游。正恁麼時。當恁麼去。

入塔云。人間夢破那邊游。妙淨真明月魄秋。理智如如分化述。正偏歷歷轉機頭。熟龍須要吟枯木。活眼何妨照額髻。記取行行通變路。青山歸語白雲浮。

入塔云。緣集成身。蘊壞成塵。長生路上往來人。而今撒手還家也。霽色含秋月一輪。入塔云。智入環中合本真。秋霜摩月淨無塵。十分清白傳家事。一點靈明舊主人。剪斷情緣三際夢。灑乾識浪四溟津。是須莫坐他床榻。萬化樞機妙轉輪。

須轉旋。退時是正進時偏。湛明清淨毘盧佛。不怕塵泥解纏縛。愧愧著麼麼去。

入塔云。幻滅非無。圓覺非有。虛而長靈者誰。死而不亡曰壽。嚴風摩洗天容清。寒木搖落山骨秀。虛明田地歸去來。半夜長空月如畫。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七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八

○明州天童山覺和尚偈頌錄

侍者道京淨覺編

次韻真歇和尚圓覺經頌一十四首

大光明藏

納僧撥轉鐵牛機。默耀靈通底是誰。月影沈雲母地。海禽夢臥珊瑚枝。韶陽佛法嫌饒舌。魯祖家風解惜眉。端坐環中虛白處。縱經塵劫箇難移。

文殊師利菩薩章

曼殊大士振真風。智洗無明去夙蒙。眼豎纔消華自滅。靈光獨照妄還鎔。木人步轉初歸位。玉女機回却借功。綱領提持看手段。門門變態是神通。

普賢菩薩章

儂家活計本天然。刹刹塵塵見普賢。犀角一星蟾影透。神珠九曲蟻絲穿。覺非漸次亡棲縫。幻自消鎔得混圓。妙應通身無向背。古菱花不染娑妍。

普眼菩薩章

誰從普眼道場來。天帝堂前珠網開。徹底光明成一段。箇中清淨絕纖埃。交羅理事真空觀。照破根塵不夜臺。恰恰相應。爾時節。陶家壁上起梭雷。

金剛藏菩薩章

黃金出鑛斷前疑。岸走舟安覺所欺。動目是渠搖湛水。聚螢無我灼須彌。譬消便見飛華盡。機迅將知擊電遲。識得堆堆庵內主。外魔那得到藩籬。

彌勒菩薩章

癡根愛種力鋤除。一段靈明是舊基。揮草天人深會意。拈華尊者笑開眉。魚行大士須珍重。布袋憨僧且伏惟。處處鼻頭相撞磕。唯心境界爾誰誰。

清淨慧菩薩章

覺了前前非處難。而今步步到長安。色心溜合無絲路。法性圓融沒許般。箇事本來元脫灑。幾人到此出顛顛。妄亡起滅功成也。應笑風旛動利竿。

威德自在菩薩章

門開三觀莫遲留。得路行行到始休。鑑像照心無所住。樓鐘出礙有來由。頂中具眼如天主。肘後分符似國侯。應世度生游幻海。月船風棹駕海頭。

辯音菩薩章

妙圓單複絕中邊。五五機輪互換難。絃管調來聲律合。梭絲織出錦文觀。身心一一能分應。手眼千千不可設。似付鹽梅巖叟用。和羹

無復見醜酸

淨諸業障菩薩章

證悟由來把柄長。重重脫處雪加霜。衆生相在猶流浪。壽命根除自息狂。退骨龍能將雨去。蛟鱗鯢復得風翔。鄙人新盡蠅泥也。方見元初鼻孔光。

普覺菩薩章

藥病相攻雙去難。心華開發自家禪。天真歷歷非修證。日用堂堂豈授傳。高步丹霄知得計。止啼黃葉信成權。底時屑屑行泥滓。可笑蝸牛自涸涎。

圓覺菩薩章

選場隨手取標綫。長短期中入社流。覺後細繩機自脫。悟來密密類難收。十分飽足雪山草。一色渾成露地牛。風掃水天塵翳盡。蘆華相照月明清。

賢善首菩薩章

陀羅尼句覺皇宣。一略聞名勝施緣。端見髓心相付囑。莫將耳口作流傳。頓機做處天飛電。大器任時海納川。不是老婆情分切。肯留文字破尼乾。

總頌

木童吟處稿回春。箇裏莊嚴功德林。垂手斷崖知路活。藏身空劫忌機沈。未翻識浪無多子。不挂唇皮有一音。佛祖契心言述外。炷香清坐與追尋。

別洪山預和尚

般游念未穩。又別住山人。雁影水中字。雲心江上賓。同條如是住。千里亦成隣。深翠一枝

蠶腐紅五合陳。回途登鳥道。華木故園春

別蒲首座

丹山鳳窟冷相依。慚愧如今羽翼齊。雲外翔
鳴同頹頽。林間啄步暫分携。玉華嶺處天容
曉。珠樹棲時月影低。引喙醴泉期後會。殆將
新語濯塵泥

別環首座

雪立空庭曉墮簷。丹山握手履芳塵。石人破
曉初移位。玉女羞明却轉身。去意江湖頻挂
夢。回頭棠棣一成春。叢林衰色待膏沃。側耳
風霆起蟄鱗

與楷知倉

米坊能者較些些。七百僧中獨作家。半夜傳
來衣有據。機前收得鏡無瑕。祖師只麼閑春
確。若子如今莫撒沙。古井先秋念枯冷。金繩
釣出玉蝦蟆

與因典座

胸中行脚事分明。親見芙蓉綴曉英。黑馬踏
霜元不迹。白魚吹水了無聲。投機曾弄無須
鎖。出手相扶折脚鐺。去米去沙還未可。要須
偏正竝頭行

與白表白

密室分燈光焰焰。空壺著月影沈沈。誰言古
殿今無佛。只在其時來梵音

十月朔與法上人南谷行

拈策鳴林游興濃。要將丘壑醉青瞳。黃華尚
媚秋餘日。錦樹那禁霜後風。轉岫蛇行岐屈
曲。斷崖虹臥水丁東。誰慳劇味平生事。分付
飲茶談笑中

一筇雙屐征具簡。幽討勝友資接深。與公半
夜丘壑語。慰我平生塵鹿心。倒榻雅成山水
夢。落泉寒作絲桐音。歸歎城寺福唐粟。定是
流想來家林

別覺知藏

一從豆顆爆寒灰。頭角崢嶸頂日開。碧玉盤
中珠宛轉。琉璃殿上月徘徊。木人顧影當明
去。石女披雲半夜來。偏正功圓須轉位。入鄺
垂手類難該

與諾侍者

夢回茶碗手親扶。雅意瀛山轉道樞。自喚主
人第一諾。誰違尊者應三呼。死生到日還能
否。辜負當年是有無。妙得古人行履處。了無
些事作工夫

與呆侍者

道吾當年不肯道。漸源中路沒商量。先師靈
骨今猶在。無用扶鐵上法堂

送通禪者之襄陽

疎巢凄冷臥西柯。夢覺歸思遽許多。風雨江
頭亂雁字。家山島外懸漁蓑。白楊村落蕭蕭
居。青石浮圖纔大哥。倦倚蒼松坐涼夕。鬼推
明月下星河

宗知客

虛明一念洗紛埃。眼在罽毘眉底開。玉鳳啼
華春不老。金鷄喚月夢初回。匣中古劍光干
斗。壁上寒梭熱破雷。佛祖入鄺成化事。那嫌
檣檣鼻頭堆

與初禪人

洞下家風虛一著。白牛耕斷青山脚。而今何

處不逢渠。鼻孔鼻垂相撞破。阿刺刺始信從
來無縛脫

與充維那

機梭未動若爲顏。一點虛靈入道環。明月光
中窺自己。白雲影外到家山。金龜轉側夜潮
落。玉馬嘶鳴春信還。得手應心無不可。脫然
時事豈相關

送僧歸豫章省親

寶蘭風枝夢不寧。夜堂思對老人星。一心歸
去事萱草。千里相求鳴鶴鶯。樹樹丹楓金墮
葉。叢叢黃蘗雪浮汀。西山秀骨濯秋雨。窓戶
卷簾分遠青

與簡禪人

虛明道洗壯心秋。哇服蒙顛下板頭。定起要
看星漢兔。回機失却雪山牛

與演侍者

白鷗定怪盟事寒。杖藜投社不多難。華風華
雪秋著岸。虹月蓬霜夜轉灘。丘壑身心徒役
夢。江湖臭味賦游般。他時衣外傳來物。喚得
回頭倒利竿

顯禪人求頌

顯處機須隱。忙時智自閒。泥牛初出海。玉馬
復臨關。寒水澄涵月。流雲靜倚山。回途分化
柄。不作舊家慳

蒙禪人丐麥求頌

杖頭挂鉢丐丹丘。力破清貧一點憂。紅雨幾
番華事老。黃雲萬頃麥家秋。對緣手眼通身
是。應物機輪轉處幽。歸理韶陽餽餅話。肚皮
束篋飽胸胸

送緣上人持鉢

緣巧人間一錫飛。蒼巖煙膩雪初晞。風絲未許開禪眼。雲錦將看落化機。自勉叢林供食鉢。誰嫌塵土翳征衣。歸來僧飽上方飯。相伴春山歌采薇。

與法上人南谷過黃氏居

淡煙蒼樹水濺濺。黃氏初平已得仙。滿地癡羊不收拾。夕陽零亂繞籬眠。亂石深雲尋野泉。老儂怪我地行仙。鍾情山水醉於酒。今夜竹床成醉眠。

與輔禪人

方游將過虎鬚鬚。空劫壺中探有無。風月滿頭功未轉。江山入骨病難扶。針投芥粒機非爽。絃續鸞膠道不枯。歸去叢林看儀羽。丹山出處九包鑪。

與嵩禪人

烏石嶺頭相見。長生路上常逢。正是游山時節。落華芳草蒙茸。

次韻端楞伽與生首座

縛茨枯坐九江東。鏡像虛融方寸中。舜若多身禪夜看。毘陀羅臂用時通。緣生誰兆有非有。寂照自知空不空。道契觀音斯善應。蕭蕭竹雨雜松風。

假日山行

平生胸中雲外峯。有閒便與扶瘦筇。但知一世丘壑味。想得十分猿鳥從。明見秋容山洗雨。清可人意風吟松。歸來游興散不盡。誰杵喚月黃昏鐘。

別陸尚書

千里同風德不孤。心秋覺月照空壺。兩頭坐斷何生死。一點圓明異有無。木馬寒嘶青草塢。泥牛春種白雲區。見聞佛事誰迎背。用處全機道轉樞。

超然居士。得得問道於寶峯祥禪師。且欲歸歌長篇。以謝予偕其行見挽。以和濱筆。說句機之。

門門通徹長安道。信手拈來還恰好。腳踏踏著趙州關。丈六金身一莖草。我初相會箇中人。法法圓通見懷抱。杖履追隨來道場。不學癡禪事關帶。青山白雲一徑通。行行鳥道誰尋討。寶峯師是馬駒兒。相得而今恨不早。吸盡西江居士髓。喚回堅指俱抵老。泥牛力耕空劫春。木人捧出形山寶。罷將虎鬚歸去來。荆棘林中任起倒。午日麗天光杲杲。

過王彥與郊居

晨露晞時桑柘。宿雲歛處溪山。摩詰畫圖未卷。淵明農事初閒。

與福州滿禪人

而今別後記丁寧。曹洞家風句未形。月滿風林寒不夢。年深龜殼灼猶靈。沈沈莫觸蛇頭毒。的的須明犀角星。便與放開聊展手。那時相見望州亭。

投食山家

霜晨梨杖起孤禪。乞食山家圖省緣。斜徑順風鳴竹火。飛臺迷眼映松煙。秋羹木甕有真味。午飯樹鷄無俗羶。誰謂客床臥不穩。我無支遁買山錢。

禮大陽明安塔道中得句

佳處軫游念。芒屨筇杖俱。溪寒臥虹餓。路暗垂雲腴。岡樹鳩呼雨。田家鷄告晡。此心亮誰語。三繞石浮屠。

教禪人出丐求頌

歷歷樞中轉化機。出門氣象履芳時。溪光麗濯紅錦段。風柳細撚黃金絲。空空不礙渾亡我。處處相逢却是誰。會得貧頭盧見佛。向人賣弄有長眉。

妙禪人出丐求頌

劫壺浩浩洗魔緣。妙處真觀自見前。的的未萌明實際。靈靈無得入深禪。風搏海運鯨將蛻。月皎沙寒鷺不眠。觸事投諧能轉變。何妨大浪駕空船。

折桂章首座近自雙泉來因作句與之

家林穩臥一巢雲。厭作梁家庵底賓。折桂手舒寒觸月。嚼珠眼合夢游春。庭除不見雨華鳥。麋鹿能來呼谷神。五老芳隣歸間訊。笑談相對白頭新。

宣和甲辰歲開十日。予欲束衣隨淮水東下。錦官常禪人且合掌請語。因留三絕。

絕

麓華聯蕾破春紅。慚愧無私造化功。誰怕滿頭椿歲月。要聽啼鳥說家風。

疎腸那著一星愁。但覺春眠粥似稠。夢外尋盟何處是。荻州稚子綠排頭。

恬然誰作去留心。月下滄波風過林。相別相逢定何所。明明向道只如今。

送同座主歸上黨

月兔含清欲噴霜。客懷陳習作歸翔。誰云掃

○原本冠註曰於山師以此禮塔一偈私編入次下發覺頂庵偈後是未見宋本刊記之愆可知焉

盡名言垢。我笑熏成知見香。聚石爲徒頭易點。悟空能講義難量。到家提壘隨宜說。莫對餘機揮界方。

覺海長鯨作蛻翹。青天端以背磨光。胸中浩浩吞雲夢。眉際津津秀太行。靜榻每來成友話。孤筇他往咽人腸。後將訪我先傳雁。爲苑別來三徑荒。

夜明鏡外月天霜。衲子還家機事忘。枯木吟雲須內照。死蛇含毒更隄防。聞琴起舞飲光習。放鏡迷頭演若狂。好是重來斷蠅翼。祖師鼻孔要生光。

大明庵留偈

略約橫門下轉流。挂窓山在屋簷頭。大明古意是時節。霜夜月堂簾上鉤。

心知莊求頌

耕雲種月自由人。田地分明契券真。黃獨將看炊作飯。白牛今已牧來純。鋤頭活計時時用。物外家風處處親。不黍十分秋可望。飽叢林漢著精神。

與陳禪人

白蘋風作江頭秋。青鳥夢隨沙水流。清興十分蓬上月。滿船載入蘆華洲。斯適意去來休。六籠合負歸來也。煙浪雪翻收釣鉤。

純白禪人求頌

明月蘆華未得如。清光自照本來虛。十方坐斷須拈帽。一色功圓要放鋤。轉背石人歸位後。撐頭玉馬過關初。塵塵剎剎見身相。方信曹山非戲謔。

潮潭雲庵偈作

曉色雲庵半堵紅。霜林初暖鳥啼風。不知人在蘿窓裏。眼目爐薰百慮空。

次韻超然與折桂覺大師兼簡方丈老

東肚三條篋。悠然臥家林。樓深大仰寂。用捷長沙岑。空壑溪鳴玉。疎筠月漏金。東山師叔在。此道未浮沈。

借雪竇韻送超然居士趙表之時在潮潭

一口吸盡西江水。馬師家風撥然起。老龍俯伏嗣芳塵。古也今也誰如此。超然道與若人交。南游浩意未相饒。風清骨秀眼寒碧。玉井冰壺凍不消。羌床孤臥淨名室。無住無依脫虛溢。淵然一默乃全提。不二門開肯當日。佛事圓來作歸想。出門岐路平如掌。到家兒女獨圓頭。相對無言得真賞。

南麓新居

山麓水濱竹木陰。我儂懶養靜居深。一生自足淡中味。三際那收閒底心。絮雲未成出岫意。松風能作下灘音。十分清興與誰共。想有沃洲支遁林。

送嵩上人住庵

世間塵雜長人癩。歸臥蘿龕霜月影。裏許離微妙轉功。玉壺夜汲琉璃井。吾家語味嚼枯硬。醉飽回來雙眼冷。雲水明明得自由。六門事外誰關屏。

禪腹須來竹篋纏。好看水帖自耕田。布單不賣三千里。樹耳誰疑二十年。一句合頭拿旅會。十方坐斷正偏圓。他時投杖來相訪。且莫窮忙空壓拳。

燒痕笋蕨富登春。誰解看承庵內人。天供異

華功未盡。龍吟枯木病難泯。衣禪終作寒蟬蛻。書臥何妨倦鳥伸。後日重來勘諸祖。阿誰鉤上赤梢鱗。

榮上人發心知羅漢堂辦茶油事乞頌

這開夢覺底因緣。佛佛心同亡後先。一點靈明三世外。十分妙淨萬機前。琢磨自得叢林下。游戲何妨百草頭。塵刹縱橫俱化事。起家人只舊空拳。

心上人乞食求頌

去去之人乞食心。春風浩蕩洗叢林。松蹊香膩糝黃粉。竹塢清癯包玉簪。炊甌分珠齋鉢滿。淨瓶汲月夜塘深。歸來磨濯光明在。向道塵泥不涴金。

訪楊才叔不遇留偈齋舍

呼筇起寂下雲居。寒麓回春尋友于。煙染草芒三徑暗。雪歸麥脚一鉤灣。欲求真語滌塵想。那畏峭風生栗膚。不見詩郎歸悵悵。清癯時對石菖蒲。

解首座職事書記相招以偈力辭

原鶴能作歸呼音。暮風墮葉秋在林。路沙漠漠水瀟瀟。夜色冉冉山陰陰。坐冠多士自省短。挽袂乃友相知深。乞與高閒償夙歡。閉門穩臥舒疲心。

偶成示衆

楊柳斜風力弱。芭蕉擊雨聲寒。莫把見聞作對。誰將聲色相瞞。成侍者求頌。真源不斂風。月兔影澄水。枯情但恬如。默默飽禪味。家風迥廓然。當年第一義。機輪轉有

方萬化出彈指

庚子冬二十八日。天意晴和。與止上人同南麓行。橫岡轉流。長作清響。陰溪直木。寒無悴容。到竹林人家。飲茶而還。

雲麓勝處。夙未到。清行與銳。忘崎嶇。誰無瘦杖少扶力。我與幽人同賞心。整津軟綠。自宛轉。岸樹老碧。長陰森。溪西乞火煮茶去。竹裏人家齋馨音。

別五祖山悅衆

東山聚散亦資緣。華吐芳姿柳鎖煙。肯處根塵非一一。用時手眼恰千千。塔中祖有相傳事。嶺外人元不會禪。後日能來圓此話。未嫌敲枕喚春眠。

五祖將禪人求頌

東風吹斷滌華雨。淮上秀峯青可數。東隱欲尋南北山。卷衣又別東西祖。淵魚蒲鳥隔一家。汀筍溪蘋甘兩箸。處處相逢記得麼。夜寒月在珊瑚樹。

雲上人持鉢求頌

雲林風雪暮纖纖。滴瀝寒聲曉斷簷。一點巧心盟杜屨。十分化事入鎚鉗。露光如拭月無礙。華錦落機春不嫌。百億分身遍塵刹。見聞蕭灑孰相粘。

清上人持鉢求頌

苔簷溪頭柳眼青。食時持鉢來香城。諸隣定怪顛毛白。久客自憐心境清。重念雪寒親壓語。無忘水暖赴鷗盟。飽叢林漢深相悉。笋蕨春山次第生。

送廣禪人

溫風促客下雲嶺。觸處無心即道游。得坐會當明變豹。出門須解倒騎牛。衝煙竚入青蘿徑。載月船回白鳥洲。中外夷猶功迹絕。潏然天水一成秋。

勸大師訪別作句贈之

若子能來過我門。端知良遂志彌敦。微塵破處得經卷。萬象紛時空眼根。與世支離誰惡意。怪人瘦瘦自秋痕。歸與定到家林穩。山月流明洗夜昏。

送金上人之水南

裏許由來懶荷擔。百草頭上何廉纖。半夜對月笑拍手。不見噴霜三脚蟾。劫空有句妙如許。公去誰余對眉語。後見太平堂上師。敢煩爲我分明舉。

送覺禪人

明月堂堂客不留。衡湘秀處賦清游。回途復妙無遺影。天水從來一樣秋。

送顯上人歸鄉

溪頭買船歸鄂渚。一櫂清風夜蟾午。行盡韶山半月程。白雲兒就青山父。巖頭老子未後句。此到將知問不語。無縫塔前風色高。洞然不隔絲毫許。丁寧此去快須回。吾家之子要全才。不坐兩頭頭暗路。偏中歸去正中來。阿呵呵。胸次風流知幾何。

自廬山折桂簷竿原下。望彭蠡湖。握杖過前山僧舍說偈

木落山骨瘦。水退沙痕隆。漁舟弄江日。一葉浮軟紅。眼底事不俗。道人心若沖。簷竿頭進步。雲水展家風。

●出康廬渡江淮山拜諸祖塔道中作

溢舟沙水岸。棧棧。岸上春泥深。洹藤。回首康山懷結社。真情祖室事傳燈。子孫覺證庭可。衣鉢繩繩春屋能。坐照少林牆面意。湛明心地豈如水。

與傳道者

殘蠶編衣裹槁形。胸中底事獨醒醒。亡機沖應用時妙。活眼冷窺虛處靈。語秀錦雲春片段。氣清梅雪曉零星。而今功盡牛頭懶。華鳥不來風掃庭。

題至游庵兼簡庵中道友

眞實人居遍十方。至游處處露堂堂。鵝於水器擇其乳。蜂在華房採得香。心鑑照中無垢翳。道環庵裏見神光。能來鬧市住三昧。鳥度長空迹不彰。

次韻傳道者且游落星院

風立沙根磨栗頭。冷涵星石水灣灣。登舟欲濟軒窓底。扶檻政疑圖畫間。雲扶山容蒼玉障。日浮江面紫金環。回頭五老相招我。林友無嫌夜扣關。

懷上人出丐求頌

胡床擁毳住春寒。懷巧人行野雪乾。風信入華披錦段。月魂墮水灑金盤。淨名取飯亡多力。慈氏開門只一彈。妙得其中佛受用。頭頭皮見不相瞞。

一知殿化佛殿僧堂中燈油求頌

佛燈誰我續光明。杲若蓮開大夢醒。香草有心持潔白。蘭膏無脚湛寒青。默耕化外那知夜。眞照壺中不覺冥。家世兒孫傳底事。從教

●原本冠註曰近者淨山師別刻獨頌一本有冊於此下拜諸祖塔道中作次私意編入于第一所編次禮三祖四祖並授子塔傳頌四首以改刻爲今抄本實正於宋末之愆也何者予壽諸宋本每卷刊記初每持者誤其需錄編次方成然後刊行是故持者宗信以此禮塔傳頌四首並美慈眞從既已編收第一卷訖是乃住長蘆時之偶也必矣何候後之持者京覺手而編次焉誤傳指之咎可觀耳

輝耀顯門庭

亮輝人持鉢求願

家林一錫飛。炊處青煙微。嚴默起福板。虛通轉化機。溪寒秋染色。月冷夜流輝。莫學西山亮。此行宜早歸。

初禪人持鉢求願

佛事潛通與化門。用時斤斧莫成痕。全機超出輪回際。一句拔除生死根。涼吹洗磨煩袂暑。素蟾排逐夜臺昏。鵝王引飲唯醇味。水乳斯分不我渾。

過般若庵

重軒瘦立曲欄頭。島嶼青微冷枕流。望眼解隨沙水轉。賞心真與岸雲浮。平分野色連延屋。點破江光相趁舟。般若空宗深得義。森羅元不礙人休。

登雲庵

麻蘇對碧溪。霜草露幽蹊。顧我丘壑醉。知誰塵土迷。羅門窺窈窕。雲履履高低。猿鳥未相棄。伴人煙樹棲。

送傳道者歸省母氏

夜來霜嚇橘。黃。乞與歸人懷冷香。到日跨門須轉却。白頭不是本生娘。妙盡功回轉處幽。若人真解倒騎牛。雨蓑風笠舊行李。適意明明百草頭。

圓禪者求願

枯歇身心百不思。湛圓自照劫空時。妙明智鑑那留垢。虛廓靈機未度絲。的的獨體看活眼。堂堂塵刹用閒眉。是須恁麼承當去。鼻孔纔垂識祖師。

斜川道上望廬山三絕

真味甘心倚瘦筇。蕭颯風嘯一蹊松。無人共語圓通境。笑看雲吞石耳峯。青山放足溪轉腰。裝翁理網兒搖舫。先生暗日騎魚去。岸上人家誰姓陶。

水從烏石山前轉。人在斜川岸上行。寂漠柴桑古祠下。我來無酒醉淵明。

妙湛大師求願

妙則不粗。湛則不渾。妙湛而照。鑒然亡痕。雲山是主。水月無根。瘦坐一默。虛融六門。竄作風韻。華含春恩。相承箇事。子子孫孫。

次韻谷書記勝果院絕句

沙風漠漠卷煙湖。默默漁舟似有無。五老回看更癡絕。渠應怪我得工夫。

小師慧果丐鹽求願

可中滋味欠些些。成就廬山筭廠家。丐事子行黃蘗渡。盟心人在白鷗沙。和羹戶戶俱煎齒。掃雪村村欲沒靴。味及衲僧初偃月。圓通只箇是生涯。

暉禪人丐鹽求願

廬山淡薄已多時。誰與叢林洗敗姿。爲愛海水資菜味。不嫌春雨破華枝。仙陀婆事行行辨。舜若多身處處宜。快意截流船到岸。江頭風順看檣旗。

送元上人過長蘆

阿祖江濱插葦枝。叢林蕃茂果臻斯。師門昆仲知名舊。緣法東西得面遲。沙上盟寒鷗怪晚。屋頭字草雁來時。月明古渡清鋪練。千里同風不隔絲。

登雲頂庵峽口倚仗說偈

平楊陟雲頂。來尋壞衲師。破峽水一脈。挂松月半規。疎曠麋鹿性。厭厭丘壑姿。眷言携不去。遲立倚筇枝。

景禪人求願

混處還須轉側看。底時妙在一絲端。閑雲卷雨秋空闊。明月流輝夜水寒。棹破波光華細碎。夢驚蓬曉影團圓。真機分應頭頭准。却出黃蘗把釣竿。

次韻傳道者過香林

松烟竹藹細蹊通。清津白石寒瓏璚。艾禪真是甘蔗種。香林再吹薔薇風。一溪冷引藩籬外。五老秀躡懷抱中。寫目軒窓意幽遠。淡然消息不雷同。

滿化士與圓通大眾出丐說偈送之

過門衲子上饒人。破我胡床默味真。道活獨體前有地。用冲赤肉上無塵。盟心蘆笋白鷗社。夢眼華枝蝴蝶春。滿著圓通無盡意。四衢處處主中賓。

送照禪人之湖南

衡岳迎秋翳翠瘦。瀟湘漾風瑤瑤絃。夜船載月急如箭。歸去來今休問津。

還南麓舊居

枝藤結伴得游娛。懷習難寧尋舊居。雲水夢思孤榻穩。山林眼味四窓虛。秋衣未絮怯繁雨。午飯無鹽甘軟蔬。老境端來償底志。道同巢鳥與淵魚。

拜芭蕉情禪師

來謁芭蕉大仰孫。要明圓相識耽源。橫山煙

雨洗秋骨。掠面溪風吹暑痕。蒼蒲葉瘦水石秀。枇杷樹密軒窓昏。阿誰床頭拄杖子。乞我款曲尋雲根。

芭蕉道中

雨暗岡頭客路。炊煙山裏人家。映水竹鷄話話。飄風字雁斜斜。

大陽道中

欺人胸次佳處。借力床頭古藤。風樹葉頽漸漸。秋山骨瘦稜稜。

禮明安塔二偈

老阿師卒無嗣。石浮屠立有年。丁寧金針玉線。慚愧鸞膠鳳紵。

石床冷臥禪虎。階蕪秋跳草虫。有念耿耿陳事。無言淒淒立西風。

玉壺閣頌

風霜磨洗秋空清。月浴星河分外明。默默玉壺中自照。家傳清白妙難名。

送僧歸撫州

不肯雲林伴冷凄。疎山歸謁矮園梨。非枯椿句如明白。會要重來摩伏犀。

送鹿門宗席頭

吉祥草織禪家供。一片琉璃滑無縫。門掩鱗鱗水不流。忘舍冉冉雲初凍。坐寒風月滿蘆秋。睡足江湖鷗鳥夢。而今卷處追昔人。隱隱猶懷鼻頭痛。

鐘庵頌

玉龍退殘鱗。編庵事枯兀。禪棲錦鳳巢。道履霜蟾窟。飲茲明月津。灑彼微塵骨。五葉少林春。家風未湮沒。

登清涼三山亭

絮風花雨一春殘。未厭茲亭夜倚闌。隱隱三山抱江月。清涼境界露松寒。

送圓上人之龍舒

赤頭老師無揀擇。灣峯染翠吳塘碧。明明萬法入齊觀。豁淨絲毫元不立。

道人歸作山下賓。霜筇笋屨飄飄雲。到時春滿石牛谷。疎麻是誰相與分。

舉侍者求頌

秋風灑煩骨。日日覺清省。相與事枯禪。所養飽正命。老嫗浴星河。魂魄明耿耿。真味人誰腸。但知百念冷。

春意漸深。送客至山麓田舍。來往道中。復逢法上人。因作數語以記所見云。

青桑柳暗山前路。麥脚含滋一鋤雨。陽林桃是舊家春。冷眼雲雲合頭語。

雲陳纖纖洗花雨。深竹新闢子規語。青山白雲吾定居。枯腸那著歸思慮。

鳥。攀花枝作春語。風日煥然臨宿雨。水肥山翠木欣欣。芳事駢羅不容數。

華蹊歸來鳥啼暮。庖舍炊煙臥風縷。西窓舊有竹助床。伸足曲肱成栩栩。

隔年相逢瘦鷺許。風立溪頭少時語。絨情客上釣魚磯。四面垂雲一蓑雨。

三印頌示衆

印空印水印泥。無言桃李成蹊。隨分納些稅賦。牧牛溪水東西。

印泥印空印水。疾雷不及掩耳。豁然樓閣門開。消得輕輕彈指。

印水印泥印空。誰傳祖。稱家風。夢眼影迷一色。轉身體合全功。

機禪人出丐求頌

塵刹分身看化機。青煙幾處午家炊。面牆坐照叢林事。持鉢丐緣雲水飢。出谷鳥傳春次第。漾舟人愛月相隨。歸來定有飽參句。笑解枯禪窠肚皮。

心禪人出丐求頌

將看秋早瘦風林。禾卷黃雲副丐心。妙印手中那外物。虛空胸次不容針。誰家落飯炊香雪。後夜歸船棹軟金。洗足蒲團松石上。繞籬山水有清音。

一禪人化鹽求頌

泥沙淘洗浪煎乾。一片照人冰雪寒。意得試蓮浮函力。默知隨筋入蕪盤。萬家婉婉能相助。衆口調和信不難。無像有神聊勘過。圓通眼在舌頭端。

寄大洪和尚

飲茶作別出羅門。相送猶懷握手溫。斷雁幾時歸繖字。浮萍隨處臥生根。秋風窓外擁蘆雪。夢冷床頭墮月魂。塵柄年來疲轉徙。却思紅顆共炊盆。

送智首座還鄉

顛毛垂雪墮清貧。臥久風林夢轉身。一境妙明還就父。六門虛應却來人。涼秋月兔流魂瑩。湛水雲龍蛻骨陳。家法兒孫須力振。此行未可腐賓賓。

嵩山老人告行作六偈送之

未能老養臥林麓。要乞優恩除髮鬚。濯足滄

海。未能老養臥林麓。要乞優恩除髮鬚。濯足滄

海。未能老養臥林麓。要乞優恩除髮鬚。濯足滄

浪歲寒事終來清友石菖蒲

挽衣苦怪不我住。懷事乞成今乃時。雷動定知開鰓戶。春寒無要勒華枝。

嚶嚶鳥鳴如客情。行行柳眼向人青。投心舊友春成物。汲水前溪月下瓶。

夢裏結愛三變事。覺來還喜一成春。驚華時節洗衰落。不信餘寒猶著人。

服像中情將有得。江湖底事勿相忘。橘洲白鳥秋成伍。漁火尊羹蓬底香。

應緣分影來池月。遊世無心出岫雲。適意歸來尖屋底。疎畦還與力鉏勤。

送淵上人

朱絲不用挂燒桐。一曲新豐爲送公。後夜老松風籟靜。卓禽不見月巢空。

送平禪人歸鄂渚

浮舟春水作歸征。家有良田可飯羹。久客回翔雲一點。舊巢臥看月三更。人猜我住尖頭屋。爾去誰扶折脚鐙。爲問巖頭窮鬼子。當時何似此時生。

資聖庵欲過圓通

我初浮舟濟九江。幽尋蘭若山蒼龍。王摩詰畫倚欄檻。謝靈運詩開綺窓。艾禪高談有琢玉。法身雅論非枯椿。夢回便是圓通路。月冷上方鐘一撞。

登祥雲庵謁東林明首座

伐木清嘒癖在腸。握節蒼磴履重霜。玲瓏墮壑乳泉響。蕭瑟到門松吹香。高寒夜雨凍一色。虛淨曉雲流五光。社散荷枯有遺友。目青鬚髮半滄浪。

與天池信長老

晚歲叢林鬧草麻。可中著眼辨龍蛇。行當五路我能事。坐斷孤峯渠作家。佛法從來如嚼蠟。朋儕此去似團沙。音書不寄思惟盡。千里同風却較些。

朱熙載作平陰令。八十日致仕而歸。勇退歸來適舊遊。家林禾黍一成秋。黃蘆雪照沙頭屋。明月波浮江口舟。耕道誰從夫子後。逃禪今與老僧儔。柴桑試問陶彭澤。風味真醇相肖不。

周秀才出家求願

標心脫帽法丹霞。借力堂前剗草些。塞上不須嗟失馬。孟中端欲斷疑蛇。久懷甘露濯塵骨。將意叢林開覺華。古渡雪蘆明月共。一壺秋色屬吾家。

牧童

水牯老行步穩。養郎癡歌笑繁。物外初無塵滓。胸中別有丘園。

遊司真洞

桃華濯錦春水寒。洞門窈窕玉勾欄。三峯擁翠雲吞屋。九井揚波雪濺壇。象帝先身元老語。谷神後事阿誰觀。羽郎清瘦髮半白。待乞安期五色丸。

仲春過龍舒法華山。尋誦經道者舊庵

支徑入窮谷。來尋道者庵。梵音今默默。華雨尚毵毵。夜白月半尾。寒青燈一龕。夢隨歌吹去。借路過江南。

月禪人出丐求願

踏雪到人家。投機的不差。月魂通水脈。春信入梅華。去覓炊香許。來覓東簾些。上方分佛事。先我過毘耶。

淵禪人出丐求願

淵源徹底碧涵秋。誰道寒光凝不流。轉眄蘆華與明月。更無一物礙船頭。去來得妙縱橫自由。巨龜犯餌快須掣。便是仙山豎也休。即覺庵子中居士。來訪妙峯之西既去。作六言五首送之。

越境能來訪我。扶筇頗肯游僧。得與坐間語味。諒其胸底懷冰。

夢曉寒松挂月。心秋古井含津。至道百家合轍。同風千里成隣。

欲下前時雪履。重開向日風翎。此去丁寧華鳥。莫來狼藉春庭。

歸來三徑春草。夢臥一園雨簷。白髮暗移玉燭。昏窓淨洗金波。

世外道人有在。庵中瓶粟無儲。過客未容空去。挽衣相與分蔬。

送月上人歸鄉

西風木落山露骨。秋月在水波濯魂。客意歸臥四明麓。三世佛從禪口吞。大千俱壞我不裏。三六相昏渠不昏。劫空照見造化種。回首應物亡塵根。

夏安居日。過實上人東軒。時新竹浴雨。因作句歌之

鐘龍出叢林。脫錦露新綠。昂藏引頭角。密密均節目。娟然塵外姿。雲霧膩寒玉。翠滿東窓陰。心眼掃惡俗。虛靜顯道情。清癯見風骨。惠我不老春。爲誰無絃曲。葛陂鼓時事。第恐雷

雨促不能留高問雙碧淡相矚

再和朱朝奉見寄

鵲來林下人排冠脫朝絳身間道愈尊神靜
碧照目落落我就璞碌碌誰如玉欲學陶淵
明高情異浮俗白雲無定心青山有奇骨肯
從蓮社賓共奏無絃曲佛生等一念日劫詎
延促傾蓋同故人道存聊一囑

擬石牛與悟上人

阿牛純熱不輟牽臥向古源蒼樹邊春谷玉
田看去種雪山香草飽來眠背頭隆骨任豐
載莫底流津大作川異路行行哮吼處莫忘
露地未萌前

雨夜宿龍門曉登靈光臺禮佛眼塔

一躍龍門適舊懷樓樓浪級向人開洗塵雲
陣澆華雨借力天衢破熱惱略徇剎溪桃水
滿浮屠瘞骨玉山頽欲知佛眼無遮障須到
靈光不夜臺

過虎頭巖

空巖儼若虎頭蒼雲賦巖前草木光竹吐錦
萌春雨飽松含黃粉野吹香石床蟠足散征
倦道境洗心聊坐忘投飯上方蘭若去未能
癡學願長康

塵上人出丐求頌

輕輕彈指便開門百億門前百億身妙應因
緣通處處圓明箇事遍塵塵華間峯採黃蘗
蜜柳上鶯傳青眼春歸日相呼滿鉢飯一時
分付飽參人

別鄒秀才

聲利明來若夢游肯近征家宿雲棲情高素

抱山樊志性淡幽尋松石儔愛我家風清入
眼問伊時事點搖頭今朝送別還孤坐空
對爐煙篆字浮

游雲棲院作偈與住山琛老禪

紫霄峯頂金浮屠風鈴揚音鬧蒼虛玉欄中
地穩行道雲磴下林新蒼蘆江山懷抱富不
惡霜月軒窓清有餘老眼寒青伴耶舍炷香
心醉竺仙書

與觀禪者

豁淨虛通入覺場體前一段本來光孤禪恰
恰如撥板默照明明似面牆秋光蘆華兩岸
雪夜寒桂月一船霜迢迢象外行歸路雁字
低低正夕陽

禪人發心丐席求頌

萬指相從作正觀出求臥席著蒲團恬處欲
雨野雲薄湛若磨風秋水寒卷去猶知鼻頭
痛坐來方信獨體乾蘆花明月阿誰事人在
江湖把釣竿

吉祥長者草茸茸香軟登機接路通卷去若

人呈已事得來與我展家風默游兩岸雪蘆
外瘦坐五湖煙水中未許春眠夢蝴蝶大方
引步劫壺空

送從上人馳書至京西

納轍蒙頭自照人月明堂上轉機輪肯傳千
里鶉鴝語要作十分棠棣春雪嶺同風當日
事石頭東簾舊時隣家林歸臥長達穩滿眼
清光不見身

蔣新臣秀才告別作句送之

雪屋高寒能我過疎梅清秀雪林柯不屈慳

宋楚人語來試宗雷蓮社科後會說盟如有
以此行洗念入無何春風遲立欄竿曲白雪
樓前船弄棹

津禪人出化靈臺乞頌

喫茶去語落諸方聚首商量柄把長相席是
渠能打令同塵輪解和光舌頭結瘡明無
骨鼻孔紫垂暗有香蓋憂成來圓此話儂家
受用恰平常

宣和甲辰三月三日山谷寺偶成是時

欲下長蘆也

溫風在山谷青紫班芳妍浩然春公心不作
彼此偏其來初無像榮事亦自然雲容淡如
鶴草色齊賦煙竹萌襲豹袴蘆出引兒拳盤
箸富可貴齒頰甘亦便山水濯塵念風雲會
前緣葦江懷道人擁衆幾兩千頂門眼照世
胸中海吞川同雞丹山巢羽成各翔邊而今
欲住集相見而忘年執鞭驅竝駕未愧無綵
轡白鷗行作伍水疎對烹煎撫摩青石牛不
得陪高眠將趨皖口市就買莎郎船回首謝
諸祖覺法吾所天慧燈耿不夜心花芳枝聯
後日兒孫輩莫怪森羅前

欲渡長蘆與琛上人漁家詞

岸樹藤蘿欲解維海門蒲席弄清吹舟不避
興無涯回首蘆山煙翠委一葦江頭老白眉
而今問訊慰相思風靜夜月明時滿眼寒光
下釣絲

游龜山和何學士

一宿曹溪今酒時永嘉想見未忘茲如何淮
風過行色不得扶杖相參隨斯須佳惠玩珠

壁。璨然傾瀉胸中奇。詞鋒明銳許誰敵。禪悅
清醅還我追。約君入社背時事。種藕著華春
滿池。道在金蘭端未艾。回頭閱世真兒嬉

送慧禪人往上海繼麻米

石霜拈處最分明。萬萬千一粒生。歸日飯
香穿鼻孔。相呼作舞下堂行

雲門糊餅趙州茶。裏許明明著得些。公案見
成知味底。一千二百衲僧家

解開蔑束肚皮寬。子去誰憂飯釜寒。雲水相
迎船到岸。飽叢林事不相瞞

蘆華明月水茫茫。激箭風舟破冷光。親到蘆
陵憐米價。那時開口便相當

去去西江趁使風。丁寧底意語隨公。歸來定
是通身飯。直下人人誠已躬

浮舟下淮訪龜山禪師

霜風獵獵掃平野。沙頭寒鷺淨如燒。淮津斜
轉龜山麓。雲漢微分雁塔尖。離落梅梢春點
點。庭除松影月纖纖。禪家況是不羈友。問訊
勤來想未嫌

與黃道友

人頭膏火底心休。來預林樾默默游。屋疊成
時月魄夜。雁行斷處露容秋。百年分付三椽
下。萬象崢嶸一指頭。歸去懶融無伎倆。庭前
華鳥莫相求

浮舟之昌國謁韓克明知縣

南風帆腹飽。半夜渡滄津。鯨海漾新月。仙山
尋故人。浪寒千里雪。烟暖十洲春。來就昌黎
語。良慚我効獮

冲禪人與翠山出丐求頌

歸去家山雪未消。到時雪後翠樓高。豁然直
下斷三際。卓爾箇中抽一毫。化鉢不妨游幻
海。虛舟何憚駕驚濤。因緣成熟袖雙手。莫學
吾家敗酒糟

利禪人發心丐開海田

檀度資緣約遠尋。利他方稱出家心。丐行端
取叢林飽。耕耨不嫌泥水深。地面不平春種
玉。波痕清淺月浮金。栽田博飯吾家事。一段
風規得老琛

湛禪人開田求頌

衲僧茲欲起家門。老牯鞭催泥水渾。混處蹈
翻明月影。轉時耕斷白雲根。力田辛苦遵吾
祖。炊飯馨香飽子孫。底事既歸蒲坐穩。湛圓
心鑑夙忘痕

小師智寬與國清作丐語

入鄺一鉢是生涯。來自寒山拾得家。曉影玉
鉤羅戶月。春叢黃粉蜜房華。午炊佛土香傳
鼻。參飽雲門飯打牙。准擬神通何處借。淨名
居士住毘耶

靈上人丐鹽求頌

熬煉渠經幾度難。炎炎爐竈裏頭看。可中皓
色從來瑩。直下滄溟吸得乾。力展家風排淡
薄。妙將滋味破辛酸。道人意滿期歸也。雪擁
茅簷不覺寒

端禪人丐鹽求頌

紅爐焰裏結水霜。收拾儂家妙有方。舌本要
資雲水味。鼻端相助蕝薇香。掃歸弗舍閒堆
雪。坐照金盤淨發光。去去道人成底事。芳滋
許我沃枯腸

與孫宜教

作別江頭五載餘。海邊相訪未嫌迂。山林意
與世幾絕。丘壑姿逢秋更遒。約我道耕新活
計。較君詩戰老工夫。兒婚女嫁誰家事。居士
有心從馬駒

隣月堂求頌

畦衣我是出塵人。卜築高堂與月隣。床上金
刀香剪桂。篋中玉斧冷修輪。寒癯破夢無嫌
病。清白傳家不愧貧。門外潮平紅著棹。點頭
老兔靜分身

善應不觸

出門雲水任茫茫。相應和隣許當行。一切時
無第二念。雲峯於此謝靈光

大功不宰

吾家消息默中看。看處虛明露月寒。一色是
功須轉却。石霜端要獨體乾

寄石漱童知縣

溪頭茅屋遠追陶。斗米而今懶折腰。漢水丈
人甘抱甕。箕山居士厭鳴瓢。心秋霽月夜相
照。鬢雪溫風吹不消。身世曲肱分付夢。遽隨
蝴蝶到華條

上元後二日過謙師庵

橫溪一徑兩山分。深翠籠蔥竹日昏。流水漱
冰寒有骨。閒雲斂露雪無根。應容野露來投
飯。不管春眠往扣門。窓几薰爐搖篆字。龜床
塵語對清溫

應禪人開田求頌

飄飄捉杖出煙蘿。行丐身心還許多。針鼻細
中投玉線。機頭密處度金梭。應緣片片雲成

雨分照園團月在波。底意周旋便回首。舊巢寒臥雪林柯

恭鑑二禪人幹洛鑒求頌

大冶鎔金入範看。不嫌口闊肚皮寬。得來妙觸通身眼。淨放光明赤肉團。衲子落成俱受賜。檀那相助許投干。底心試問楞嚴友。道契圓通只箇般

航海之寶陀訪真歇師兄

至人親見古觀音。化迹今居海上岑。煙機外分青嶂骨。水天中見白雲心。潮痕擁岸樓樓雪。月魄浮波爛爛金。根境一如能所斷。圓通游踐法門深

與呂國善友

駕潮舟。滿岸頭沙。得與巖僧款語些。夢付莊周窓外蝶。疑醒樂廣酒中蛇。夜堂莫怪怪雲煙。月春嬌將知雨促華。想像舊山歸去路。照門新錦眼迷家

化上人持鉢乞頌

化事而今盡付君。歸來還我驗兒孫。諸塵正受盛於鉢。一句含糊覆却盆。別處見人知雪嶺。自家喫飯識雲門。底心肯負檀那力。開發

真機報施恩

端禪人開田乞頌

衲僧田地有來端。底意相携出問檀。春塢耕開雲錦曉。月津劃破練光寒。飽期東肚三條篋。功就移身百尺竿。恰恰相投看規矩。谷聲鑑像一般般

珊知洛求頌

妙觸宜明不洗塵。楞嚴會上悟心人。潛鱗窟宅半篙水。枯木形骸一杓春。涓滴量同法界性。髮毛垢淨虚空身。南園應問聊彈指。用處綿綿谷有神

傳上人丐鹽求頌

瀕海人居不事田。生涯清白是家傳。雷鳴山麓潮橫雪。津出泥沙齒泛蓮。冰玉色承穀煉力。巖薇滋藉合和緣。舌頭妙有圓通眼。坐斷叢林五味禪

崇上人求默庵頌

默默中居底是庵。白槌上首乃同參。深明鐵磨莫顛倒。真見末山非女男。坐裏水天能湛湛。門前華雨任穆穆。一言妙證超名相。不惜眉毛笑翠巖

雪晴寄劉殿撰

羊氈半幅一羌床。寒淡家風肖老龐。容易著身藏北斗。等閑開口吸西江。龕燈梵夾香搖几。茆屋禪蒲雪照窓。方外友于思對座。隱人胸次作春糧

餘姚胡氏繡觀音求頌

線蹤密密度金針。一一針針觀世音。妙淨莊嚴成相好。光明感應發身心。江橫練色月浮

水。雨灌華枝春在林。聞見可中超有路。普門處處許相尋

丹霞忌日

明月清風露景涼。華鯨噴雪水茫茫。靈然一點誰人委。懷抱千年作夜光

鑑維那求月堂頌

桂鉞誰將玉斧修。風簾收卷許相留。虛明窓戶不知夜。清白身心長濯秋。鶴夢巢寒松挂壁。魚驚波動水浮鉤。胡床瘦坐搖香篆。淨照壺中一默游

一禪人出丐求頌

一霎山前春雨乾。叢林氣韻洗衰寒。水明玉兔隨征棹。線重金鱗上釣竿。午鉢莫嫌分飯甌。千僧無念集蒲團。化機妙應頭頭准。手眼通身不著謾

過則上人庵

歸來蘿葛挂煙蓑。釣月耕雲倦也那。山上山下吞佛語。溪東溪西牧牛歌。廿年樹耳亡疑著。一箇拳頭得用麼。做盡平生閑伎倆。赤鱗無奈蹙蹙何

泉州王道友捨簞乞頌

秋入眠床水一方。江湖風月坐來涼。浮浮爽氣仙游去。身在蒼煙白鳥行

真戒大師求頌

炷香坐羊氈。默默心住禪。仙桂萌兔窟。神珠媚龍淵。湛照自家事。出隨群動緣。應機分手眼。不翅有千千

謝通講師五偈并引

前年過我得少款。甚慰平日也。別後得書

并頌。以忙迫乞食不暇答。秋來氣清惠然見訪。同丘壑般游。得不作字招隱。良愧後時

得得客來窺大方。松間目擊揖歸堂。秋橫兩眼瞳人碧。雲擁三衣梔子香。簪席胸襟君曉。憐憐髮髮我滄浪。竹床相對夜深語。河漢濯磨星斗光

五月人間膏火煎。清風塵對有黃絲。點頭頑石能明證。借口虛空解講玄。隨類佛身分百億。出塵紅卷等三千。未聞相約蒲禪穩。作別又趨華雨筵

懃心佛氏未蕭條。卓卓繙林有俊髦。如見香熏舌本利。名言垢淨眼稜高。錦雲脚踏冷修月。仙鶴牽頻問釣鼇。良遂肯從麻谷後。聲光矯矯壯吾曹

一昨書來約見過。遲留行李未成那。梨黃棗赤秋如許。髮白眉龐老奈何。相伴探薇雲賦。不嫌伐木雨濡裳。對床默默香搖篆。露月夜窓懸女蘿

乞食因循答教遲。想能心照未相疑。三年約友共連壁。千里同風那隔絲。鞭筆嫩黃出泥土。樞華寒紫裹藩籬。雨驅暑去晚明簫。來雁門頭字脚垂

鄭通判母氏贊并引

鄭禹功博士母氏。蔬食五十年。於動靜四儀。專念佛三昧。愈老愈勤。夙夜匪懈。行年七十有二。於八月八日鷄鳴之初。安坐而逝。博士書具。告我以是事。然人之老癯。形臨臨晚。得自在無畏者。斯正念之力也。以

無情垢之翳心。惡習之兆境。圓湛長存。虛靈獨照。夢幻之迹。廓然泯矣。故地水崩流。火風散滅。順履于如如也。底事可嘉。因說偈爲之贊

法喜爲食。慈悲爲舍。信佛是歸。視身如借。住正念以唯勤。越外塵而無礙。機閑萬象光中。眼活獨體眉下。彼亡也夢蝶露蟬。自得也雲犀香麝。神游真淨。今天水同秋。心印妙明。今風月破夜

機禪人發心丐田

歷歷機梭看轉旋。衲僧手眼有千千。將知白雪上方飯。出自黃雲負郭田。既灌流金溪口月。耕犁卷幕隴頭煙。和泥合水誰家事。參飽元無分外禪

虛禪人發心丐田

虛廓襟懷作丐游。機緣處處定相投。開田大義聊舒手。得意忘言暗點頭。自牯耕回山月晚。金刀剪斷野雲秋。長連趺坐通身飯。一飽分明百不憂

早發寧海。壽寧道中過奉化

曉徑風香雨陣紅。懸崖稜石上梯空。勸歸鳥語春過半。投飯人家日正中。山怪翠寒台對偶。溪能柔碧剡相通。楊華便是浮萍草。蹤迹又隨流水東

宿覆船山阻雨

枝筇同到覆船巔。暫寄筇枝借榻眠。山水鉤簾知屬我。煙霞賦枕夢遊仙。覺來笋簴投簾箭。閒把華房入線編。想像玲瓏巖下雨。春寒猶可臥羊氈

行通善友求頌

明白家風月洗霜。道人寒夜坐繩床。安身誰効兔三窟。返照自如龜六藏。疑若蛇弓蟠酒醉。妙同蜂蜜得華房。默游宛轉臻元極。虛廓無涯步大方

姚道人乞頌

慈悲方便事。觸處有工夫。應變隨聲色。團圓盤走珠

戚澤民從新正日供三僧求頌

君家炊飯辦蔬薇。日供畦衣三阿師。海上浮杯登岸後。雲間飛錫過門時。伊蒲塞作新香氣。寶度盧迎老白眉。施受等心相稱可。月隨流水下春池

時禪人出丐求頌

老能確下米無春。一出相煩作變通。陣陣香風看稻熟。番番時雨見年豐。手携拍板傳大士。杖拄剪刀梁誌公。妙應祥機真絕待。秋清河淡月行空

仙上人出丐求頌

綴鉢持來勇入廊。家家行結勝因緣。三千界重慈悲佛。五百生稱忍辱仙。芳溜叢林春冉冉。明隨流水月娟娟。飽參事與千僧供。洗足蒲團枯木禪

普潤行者請頌

脫盡塵機真出家。平持心地是生涯。法堂刻草墮僧數。春屋傳衣聯祖華。想變石頭山下虎。悟空弓影酒中蛇。寒枯只麼清修去。佛祖從今却較些

妙慧上人求頌

妙中有慧獨醒。歷歷機前自照靈。老兔夢
寒眠淨魄。真犀心醉得通星。道游剎剎參諸
佛。智破塵塵出大經。頑石點頭揮塵尾。坐間
華雨一番馨

宗禪人出句求頌

萬指生涯一鉢歸。叢林宗尚默無機。道耕自
信我寒稿。妙用相煩君發揮。薛荔藩籬秋蔓
衍。女蘿窓戶月依稀。時時處處通消息。物象
都盧入範圍

小師慧果馳書取雪峯真歇和尚

鳥窠開口聊吹布。雪老低頭却入庵。生死回
條末後句。也應千里問同參

解兄之雪峯禮本師

南山去見雪峯師。古澗寒泉瞪目時。徹底無
痕才識已。轉身有路復名誰。子歸父處那求
願。雲向山來不待吹。西舍機鳴聊織錦。梭騰
陰陰細飛絲

與辨庵主

夾山鉤上得芳鱗。不作當年棒喝噴。直向劫
前分手眼。端能化外撥機輪。是須眉底有筋
漢。方契寰中無舌人。徹照自宗知細密。任從
天下樂忻忻

甲寅春之海山。雨後訪王淵明知縣

誰問春泥沒屐牙。蘿門窈窕綠差斜。幽芳松
菊淵明徑。深秀溪山摩詰家。默照佛燈寒不
掉。對緣心鑑淨無瑕。仍聞懶甚融居士。庭鳥
幾番狼藉華

禪人發心幹鐘乞頌

木落空山霜夜樓時一擲。隨風度林嶺。喚月

到蘿窓。響應虛傳谷。聲飛不礙江。夢回天意
曉。蝴蝶失雙雙

保福傳化士乞頌

梅福仙游井汲枯。而今雲水穩禪蒲。青原門
下藏麟角。黃蘗床頭將虎鬚。學子柏庭寒立
雪。檀家飯甑軟炊珠。乞歸將意叢林煖。松食
荷衣良稿羅

彌上人幹造延壽院乞頌

叢林百丈有清規。特設堂安老病師。隱几虛
心還自照。炷香孤坐絕他思。妙窮正念空三
世。淨洗餘昏月一墀。底意欲從何處問。毘耶
居士飽相知

訪黃給事承。往寶陀禮普門大士留偈

泛舟誰畏海門津。丈室來尋彼上人。屢語欲
求青眼舊。友心未爽白頭新。黃家羊臥藩籬
晚。梅氏仙游島嶼春。餽餅饅頭看手段。觀音
妙智在塵塵

廓禪人幹田求頌

廓虛田地絕蒔荊。望斷玉壺冰鑑平。素色依
稀雲擁未。練光片段月分耕。意爲衲子延筇
履。力勾檀那助飯羹。將見金牛笑相喚。叢林
氣像不多爭

送修街坊出句

海上龜峯裏綺霞。梅仙朋舊有生涯。清眠夢
落三山月。和氣吹成一縣華。去鶴風舟尋長
者。來分甌飯入吾家。待君歸掃餘疑膜。孟影
垂弓不是蛇

退天童上太守吳學士

三椽五合不求餘。汨汨營營笑拙疎。妄立是

非徒喻馬。樂同彼此解觀魚。洗霜骨出山宜
瘦。答響神藏谷應虛。莫說人間名字垢。身雲
心月本如如

衡進可寺丞。臘月二十九日。招我以蔬

飯。從容勝集共居之。西一堂。榜曰六湛。
意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且求語因作偈
云

風濶未作見靈源。六處亡功體湛存。諸法性
空方得座。一彈指響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
早。野雪樞窓夜不昏。萬像森羅心印印。根塵
超豁妙無痕

因雪示隨行禪者

家家種玉滿區區。誰裏煙蓑細步趨。千里同
風休綴綴。十方一色尚拘拘。夢醒光彩兩頭
斷。坐穩身心三際無。清白傳家衲僧事。其間
轉處看工夫

符十五郎求頌

塵勞排遣廊而明。靈照心空合未萌。妙盡源
窮成本得。從來等佛與衆生
閑處裏許得真游。離水屋通一點秋。機應無
私登鳥道。妙同明月靜隨流

歲開八日。謁西溪真悟講師

雨華几席自清馨。茗盃初收篆纒青。柔弄柳
條風剪剪。冷濕梅葉雪星星。不嫌黃卷閑遮
眼。有意微塵破出經。思大氣吞三世佛。兒孫
未到敗門庭

雲上人持鉢乞頌

雲水千僧共默耕。煩君乞食出山行。巖薇夜
雨萌寒麓。桃李春風織錦城。空谷一呼同響

應圓珠衆色合光明。上方此去分香飯。爲我先須見淨名。

方上人持鉢乞頌

卷衣破曉下連城。意欲分炊往上方。僧鉢飯歸三幾飽。蜂房蜜合百華香。柳絲鶯友調唇滑。雲錦人家照眼光。應變縱橫看伎倆。隨身干木慣逢場。

與李居士

枯禪胸底洗餘紛。一點虛明湛若存。剎利塵塵成淨土。華華葉葉發靈根。無心頗肖雲爲潤。有照渾如月破昏。舒卷縱橫俱在我。箇人真得總持門。

森禪人持鉢求頌

森羅萬象本同根。箇事虛通有化門。歷歷當機元不爽。頭頭大用了無痕。妙明田地傳家祖。參飽叢林委子孫。緣就歸來牆面坐。秋空連水月黃昏。

立春後五日次本上人韻

雪繞樓欄同楚些。梅將青子柳柔柯。山林臭味入新語。風月膺胸遵古科。夢付曲肱春困甚。乞如胖脚老間何。雨師雷伯情多妬。收拾陶家壁上梭。

良禪人幹田求頌

良田一片望無涯。曠古相傳佛祖家。四至町畦誰作伴。中心樹子自開華。示人鎌樣秋雲卷。催帖鞭聲春日斜。收拾歸來付耕事。納僧氣味較些些。

古上人出丐求頌

化門到處大千身。古鑑無塵谷有神。方信相

隨混不得。堂堂獨露是何人。

江郎中求頌

淨治心地廓無垠。一段光明破夙昏。撥轉機輪分化事。百千三昧見門門。

雨晴偶作示禪者

快雨快晴寒食近。蜂蝶芳事趁佳辰。弄風柳絮疑成雪。滿地榆錢買得春。雷吐英英茶爪露。暖烘茁茁出巖拳。伸。挑華眼鬧隨蝴蝶。誰似靈雲識故人。

來上人幹延壽院乞頌

披蓑卜築古林阿。百丈心於老病多。照徹有無方得我。緣分生滅不干他。谷雲冷抱松根石。山月明懸屋角羅。若子殷勤圓此話。毘耶城裏問維摩。

道禪人發心幹田乞頌

道人欲乞一囊錢。爲我成機負郭田。淺水駕牛披曉月。深雲下未破春煙。力耕妙用吾家事。坐照真機自己禪。寄語檀那好相助。年年長得飯僧緣。

以何學士韻示像侍者

茂養高標松抱峯。歲寒姿傲雪霜丁。蕭颯風度山林韻。偃蹇氣鍾丘壑形。霽月雲雲胸次淡。秋水秋水眼棱青。磨磚誰問馬師語。妙發枯龜一灼靈。

夢齋求頌

香風華雨政紛紛。春困何妨聊曲肱。三世佛相傳寐語。覺來無我壞兒孫。

觀知殿化殿堂燈油求頌

廣堂清白照蒲團。相續真燈未許殘。寂默無

聲閑口默。光明不掉寸心寒。蓮開似對秋波淺。夢覺渾疑曉漏乾。十法界身流影事。自他交徹鏡中看。

海上人知浴求頌

溫溫氣象半篙津。飽杓調和冷煖勻。直得通身渾是水。端知赤肉了無塵。風埃而日揩磨淨。丘壑形骸洗濯春。妙觸宣明佛子住。首楞嚴會有斯人。

時司理求頌

淨磨心鑑絕游塵。本際靈明自照神。箇裏機回圓歷歷。化分百億大千身。

行月大師求頌

霽明夜永月行空。破暗真光默默中。一點至靈虛且應。十方圓鑑照而冲。床頭爐篆浮寒紫。壁上龕燈對冷紅。箇裏宗乘消息在。蒲團紙帳舊家風。

齊上人發心知羅漢堂求頌

修結僧緣清淨因。青油白茗與烏薪。龍眉五百聖尊者。行脚一千舌上人。雲屋芳姿開菡萏。地爐煖氣臥麒麟。睡魔不至蒲禪穩。自照光明默默神。

華亭顧道友兒女俱出家求頌

兒兒女女著袈裟。留得閑身且在家。不作丘坑看覺地。當鉏耨耨種雲華。深藏北斗端能許。吸盡西江始較些。三界脫然亡影像。淨名居士好生涯。

送明專使

廊落無依合太虛。行行何處不逢渠。功回冷眼雙眉底。照盡橫身曠劫初。大仰默知東寺

爲玄沙明上雪峯書將歸東肚三條篋。錫斧相隨到處居。

月禪人出丐求頌

一月在諸水。動隨來去舟。分身能恁麼。到處恰相投。湖海墮全壁。魚龍吞曲鉤。歸來端可慶。俱得飽參休。

應禪人出丐求頌

應身隨處見塵塵。能順因緣不背真。樹上虎頭呈伎倆。毛端獅子顯精神。平生自許得游刃。投老難傳知斲輪。香氣滿城婦鉢飯。叢林一洗浩然春。

王觀祭求頌

廓虛深淨裏頭看。一點至靈珠走盤。默默通身明有眼。塵塵分應妙無癢。江湖浩浩月隨溜。華木欣欣春入端。變化鯢鰲是時節。便乘羊角作風搏。

趙學士求頌

身前身後獨靈靈。一切如來出此經。歇盡狂心便相見。水秋天淨月亭亭。

朱幹辦求頌

磨洗紛塵百念秋。湛然源底未分流。其間自照因緣外。水淨娟娟浮月鉤。

久上人出丐乞頌

孤禪抖擻起僧毼。挂鉢寒藤著瘦肩。破夜無私看霽月。開華不染出泥蓮。底心衆事水雲餓。何處人家粥飯緣。寄語毘耶老居士。相投莫怪喚春眠。

坐禪篋

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

照。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對緣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會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而奇。無毫忽之兆。會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而奇。會無毫忽之兆。其照無取而了。水清徹底今。魚行遲遲。空闊莫涯兮。鳥飛杳杳。

瑞巖山鏡銘并序

四明瑞巖。山林之勝處也。胸虛豁而吞吐風雲。足舒放而濯磨潮雪。開善蘭若。居其正中。碧甃藻棟。楹檻綺疏。爛爛相照。杖藜擁納。扣室投籌。雲水之賓。森二千指。高平范公。松施巨鐘。可受四十斛。以警寤寐。以齊動息。俾四方水雲聞鯨音。而知棲食有處也。姑乞銘于予。銘曰

巨溪之西有古招提。來遶烏道歸陟雲梯。叢林取則竊侶投棲。規矩之振刀尺之齊。環十二峯翠色瑤瑤。大厦衆集層樓虛空。誰清淨施我高平公。法駕永器鄧山薦銅。虛中堅外宣明破晦。迎鑪到門送烏下岱。杵發有時聲揚無礙。一念旋聞諸塵自在。十方會同一鳴是從。華蜂獵獵風虎雲龍。尊寶成序棲食相容。楚楚法子懷懷佛宗。月低夜闌霜清曉寒。金壺響斷玉漏津乾。夢枕深省禪家正觀。動隨其後靜得其端。希微妙音無方可尋。寄茲鴻韻導彼幽沈。鉉鉉擊耳冷冷洗心。神應在谷風傳度林。隱隱徐徐反聞厥初。根塵亡偶性覺合虛。攬之不足縱之有餘。真明了了淨智如如。觸之而聲轟雷吼鯨。當處滅盡當處出生。化蝶影散債魚業清。山海固深天地成平。

本際庵銘

平等本際非去來今。豈墮諸數妙圓一心。一微妙圓自照靈然。超出生滅混融正偏。正偏混融可中忘功。鸞騰玉鑑鶴出銀籠。如是住處佛祖同得。同得之宗淨名一默。

至游庵銘

長蘆第一座臻兄老禪相從久如。深造道妙姑以所得之奧。柄塵調牧雲來衲子。玆日語予曰。禪家動靜游燕。常在其中。佛東比丘。不可肆意。獨居者屋則尖頭。箇所謂庵者是也。我所住處。師可以名之。隨問而應曰。至游。夫道人之至游矣。履虛極守妙明。飲真醇住清白。斷崖放足。空劫轉身。一得妙存。亡絕對待。自然出應無方。谷響水月。塵塵無礙。心心一如。彼我相忘。是非斯泯。方圓大小。歷歷不爽。能如是也。入諸世間。真契游戲三昧。斯可謂至游矣。衲僧之所住處。何必縛屋編茨。孤兀世外。因系以銘曰

道人至游。了無方所。何辨從來。何求止住。去來迹絕。言詮句滅。寒水春空。垂雲作雪。十分明白。還須轉側。直下相逢。箇中誰識。誠也回頭。煙冷山秋。默默自得。綿綿至游。至游綿綿。後地先天。虛空體合。萬像理圓。其間游刃。電掣機鈍。該括十方。通同一印。一印通同。十方混融。鏡影谷響。水月松風。應之自然。誰正誰偏。明明絕慮。恰恰周旋。歸復舊家。黃蘆放華。夜船隱隱。柱曉斜斜。至游如是。真實行履。不墮入天。何曾雲水。家風寥寥。無可咬嚼。枯槁身心。清涼法藥。相期底

●原本冠註曰羊山別行偈頌此下於久上人乞頌次亦私編入第一所編五位頌五位王子頌乃至唱道二首等以改刻行世是亦未審諸宋本之遺可知焉今一從宋本耳

處。結庵而住。量外難窺。主中之主。如是至游。如是真樂。傳最上機。提第一著

●明州天童山宏智覺禪師廣錄偈頌箴銘
偈頌

五位

正中偏。霧碧星河冷浸乾。半夜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海雲依約神。山頂。歸人鬢髮白垂絲。羞對秦臺照影。

正中來。月夜長。鯢脫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羽翔游鳥道難該。

兼中至。覷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氣寒。舊巢飛出雲松倒。

五王子誕生

星贊金殿降生時。稱體宮衣覆雪肌。功就轉身全合父。光中潛發玉輪移。

朝生

雄心脫略戰文場。端把煙蓑換龍章。葵養奉君知貴味。肯懷歸去見嚴光。

未生

甘分清孤守固窮。衡門寥落正西風。一鳴便是蒼梧鳳。不意飄流鷗鷺中。

化生

絲綸傳得出宸幃。官。花春城類莫齊。妙擬當途無字印。馬蹄終不染塵泥。

內生

妙齡天嗣自重瞳。尊貴威嚴。鎮六宮。規步從來不出禁。隔人祇得頌芳風。

四賓主賓中賓

平生心事結眉頭。滿面風埃鬢已秋。大底出門無伎術。奈何今日路貧愁。

賓中主

不戀經商利萬金。晚來古路問家音。分明得報尊親健。爭奈難平喜懼心。

主中賓

御樓吹角六街明。金馬將軍出禁城。關外化權良有準。不傷風物致昇平。

主中主

不動金輪萬德全。宸苔含月未排班。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偏犯聖顏。

四料簡奪人不奪境

懶問誰持造化權。門前春事正喧妍。雨晴花色明如錦。風暖鶯聲滑似絃。

奪境不奪人

厭餘客路忽思家。鬢髮春饒盡雪華。月底路岐通著脚。歸心未穩隔煙霞。

人境兩俱奪

罷奏笙篳夜欲闌。銀河光浸紫微寒。星移月暗無消息。客散雲樓酒旆乾。

人境俱不奪

十分花事屬歌喉。笑入芳塵爛漫游。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

借功明位

蘋末風休夜正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箇人用意良。

借位明功

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裡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

借借不借借

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牽纏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

全超不借借

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針線貫通

幾幾青山著秋瘦。毛髮凋減風骨舊。白雲乃子久相依。清風借力扶出岫。人間雨足便歸來。潛汙寒明同去就。箇中消息妙不傳。白雲無心青山壽。

真身

一葉落時天下秋。不風流處却風流。木人退步金繩斷。直下無機牽鐵牛。

應身

雙六盤中信彩鳳。風行草偃月彎睛。欄街截巷慙皮袋。彌勒何時不下生。

門裡出身

無位真人赤肉團。大千沙界著毛端。明明不借他家事。用處全功祇箇般。

身裡出門

放曠還來荆棘林。倒騎牛自醉吟吟。誰嫌煙雨鬧簷簷。祇箇虛空不掛針。

因覽仰山小釋迦語成唱道二首

脫盡諸緣空不空。杳無邊表喻難同。須知月蚌腸中物。體取雲犀角裡通。建化何妨行鳥道。迴途復妙顯家風。太平游子歸來。

●(明州·銘)十六字●(明州天童山覺和尙偈頌)十十字●●山二仙一●●路一婦一●●鏡一鼓一●●羽二真一●●原本冠註日本錄住往作偏中至出自顯訣而今作兼中至幾乎誤人不免寂音之笑耳●花二化一●●鏡二鼓一●●秋二白一●●底二抵一●●滿二闌一●●荆二荆一●●原本冠註白騎牛自斧山刻本作騎牛背

也。雲髮霜眉內轉功。一念全超曠劫初。
○玉人端坐白牛車。往來歷盡傍參妙。○
回首途中物物渠。

禮三祖智鑑禪師塔

道無揀擇。水深山巖。祖無出沒。月寒天碧。不
萌枝上覺華春。無影樹頭靈鳥宅。天柱巍峩
兮星河瀉清。石牛哮吼兮洞雲生白。

禮四祖大暨禪師塔

祖道已傳。黃梅妙齡。幻泡忽滅。白淨無形。真
相堂堂照膏火。教音默默鳴風鈴。老松掛月
寒方夜。凍鶴巢雲夢未醒。

禮五祖大滿禪師塔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種異凡胎。衣
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
成底事。一壺厨月湛無埃。

禮投子青禪師塔

塔藏玉骨。雲抱山腰。跡塵外浪。道光內昭。度
金針之玉線。續風絃之鸞膠。壺春在而花芳
枯木。夜鶴鳴而月浸孤巢。家風清淡兮石牛
飲水。兒孫秀拔兮天柱摩霄。

贊芙蓉師祖真

鳳眼鶴形。宗門偉匠。豈外提撕。聲前敲唱。據
令兮長劍倚天。應機兮明珠在掌。太虛有月
兮。老兔含霜。大海無風兮。華鯨吹浪。

默照銘

默默忘言。昭昭現前。霎時廓爾。體處靈然。靈
然獨照。照中還妙。露月星河。雪松雲嶠。晦而
彌明。隱而愈顯。鶴夢煙寒。水含秋遠。浩劫空
空。相與雷同。妙在默處。功忘照中。妙存何

存。惺惺破昏。默照之道。離微之根。微見離
微。金梭玉機。正偏宛轉。明暗因依。依無能
所。底時回互。飲善見藥。燭塗毒鼓。回互底
時。殺活在我。門裡出身。枝頭結果。默唯至
言。照唯普應。應不墮功。言不涉聽。萬象森
羅。放光說法。彼彼證明。各各問答。問答證
明。恰恰相應。照中失照。便見侵凌。證明問
答。相應恰恰。默中失照。渾成刺法。默照理
圓。運開夢覺。百川赴海。千峯向岳。如鵝擇
乳。如蜂採花。默照至得。輸我宗家。宗家默
照。透頂透底。舜若多身。母陀羅臂。始終一
揆。變態萬差。和氏獻璞。相如指瑕。當機有
準。大用不勤。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吾家底
事。中規中矩。傳去諸方。不要賺舉。

淨樂室銘

色見聲求。取道未正。自得之淵。當樂我淨。其
淨者常。其樂者我。是二相資。如薪與火。我樂
無窮。淨常無終。湛存象外。智照環中。環中自
虛。非有非無。密運靈機。妙轉玄樞。玄樞機
轉。本光瑞現。心緣未萌。言像何辨。其辨者
誰。了了自知。圓該家慧。不涉思惟。思惟不
涉。蘆花照雪。一段光明。廓然瑩徹。瑩徹無方。
初不覆藏。乘時則出。涉化則昌。涉化隨宜。淨
樂不移。空含海印。恰恰無虧。無虧之功。內外
沖融。法法絕待。門門虛通。虛通之門。游戲之
徑。脫落根塵。蘆花照雪。眺聽絳緣。手眼千千。
彼亡勤勤。我常綿綿。綿綿之妙。未痕朕兆。淨
中之樂。默中之照。默照之家。淨樂之室。居安
忘勞。去華取實。取實之銘。無得而言。善哉摩

詰入不二門
僧堂記

夫靈山之笑溫。少林之坐寒。東西繮繩。三十
三傳。老盧授衣。益而逃。厥事顯著。開闢歎
張。波瀾光焰。肆口而說。肆心而應。道傳器
受。源深流長。南嶽青原。代以得人。或默有所
宗。幽潛遠遯。掃跡世外。研究生死。松食荷
衣。巢栖草庵。晦而不輝。持養老成。有慕其風。
師而親之。鋤植春炊。采汲烹瀹。溪壑原粟。枯
槁自甘。來遠集繁。乃建僧堂而統受焉。齋臥
之華。師友同事。剴情到智。擯學黜思。妙盡心
空。宗通眼活。發越于設施。果其能而備也。建
炎之末。人病亂離。湘漢江淮。兵火燔掠。尊宿
叢林。無沒十八九。露衣瓶錫。投棲于東南。四
明禪席。素號小廬山。郡東六十里。天童道場。
山紆盤而氣幽。松偃塞而皮皴。若壁附羅。煙
隔而翠膩。孤虹枕湖。埃澗而清揚。予住山之
四年。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比丘行
深。遽來白事曰。柏庭友于。露坐簷宿。殆無尋
亦與受單盞。欲募淨信。增大其堂得乎。予領
之已。而匠披于林。斧鳴于谷。一年餘礎布檣
列。梁橫橫攢。夢棟翼張。薨瓦鱗覆。前後十四
間。二十架。三過廊。兩天井。日屋承雨。下無
階階。縱二百尺。廣十六丈。密牖床榻。深明嚴
潔。萬指食息。超搖容與。謀始于紹興壬子之
冬。工畢于甲寅之春。總費紙錢萬五千有奇。
冬溫夏涼。表香夜燈。開盞而飯。洗足而坐。耕
牧其間。警導以寂。秋涵古井。春人化機。淵兮
默成。榮兮用光。水盈科而流。谷隨呼而響。理

契平等。智應自然。動靜威儀。針砭相益。檢責
滲漏。磨礱痕。淬礪光芒。錯舉圭角。高標遠
到。追武古人。巧心施力。等不負負。噫器劣
學弊。希易欲速。以機械爲驟。放蕩爲詭。耕于
空言。饒無所獲。戰于強辨。勝無所歸。見聞流
習。知解汨心。佛祖之所呵。磨外之得便。其疵
癘萌孽。治不可緩也。登崑崙之丘。決河源之
水。濯肝膽之污。澂心目之翳。生滅跡亡而妙
存。有無轍浪而過景。大夜之夢破。永劫之疑
拔。出家之志憤。行脚之事辦。相從儔侶。殆庶
幾焉。

●天童宏智禪師廣錄終
天童宏智禪師廣錄卷第八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九

真精進而離妄。法供養以無疵。妙莊嚴以從
緣。慧方便而不縛。毘盧性空而智身了了。普
賢毛孔而法界重重。仰之高鑽之堅。涅不繙
磨不磷。珊瑚瀛海夜潮。飲其光明。荷荷叢林
春律。洗其寒色。齊物蝶翻平夢。截流鷗赴于
盟。四明玲瓏巖寺。束篋住山幾三十年。衆集
食貧。躬出持鉢。仍承化士。循乞以供。寫幻儀
須鄒語。隨處見人得助談柄。僧編欲刻。家醜
莫揚。且夫知之者愚。言之者失。祖證明之親
到。佛開演之恐迷。面壁燈聯。心空光發。神游
其奧。靈靈自照而體虛。道得其全。綿綿若存
而用細。鼻孔車載不起。舌頭針拔不伸。祖意

窮而通。佛事光而備。劍揮空而縱橫出礙。珠
受影而趣舍相隨。雲鳥無章。風鈴自韻。秋蟲
之語。木蠹之文。相傳佛器器同。向道宗全說
半。比丘師假請爲之引。紹興二十七年夏安居
日。正覺書。

●明州天童覺和尚真贊

侍者師儼編

六代祖師畫像贊并引

天童乞食于黃巖。用祥上人。出六代祖師
畫像。以贊見託。原所以爲祖者。直明第一
頭事。因緣建立。皆見孫分上。祖不云乎。不
與凡聖同躋。超然名之曰祖。繁枝遠派。應
化機用。妙得根源。自然隨順。斯不言可論。
茲幸隨喜稽首贊云。

初祖達磨禪師

西付不了。東行相討。大乘氣遙。少林春早。九
年面壁。求人而急。三拜隨傳。得嗣而賢。盧華
明月夜船轉。水遠天低秋色連。

二祖大祖禪師

立雪齊腰。求法斷臂。有志忘諸軀。無心契諸
己。了了常知。其知密微。妙不借口。的自傳
衣。全功歸父底時節。拈轉虛空絕所依。

三祖監智禪師

道無揀擇。宗非促延。死生外著。清白家傳。覓
罪性空。廓然大同。妙盡亡能境。機回却借
功。虛明自照。塵心誠海。月露星夜。魄通。

四祖大醫禪師

授展胸衣。乘毘盧印。師坐西山。名稱東震。蜂

服之粉兮春蜜之滋。蚌腸之珠兮夜蟬之孕。
遠氣呈祥靈枝發旁。牛頭接得融居士。華鳥
不來庵外忙。

五祖大滿禪師

奇女之兒。雙峯之嗣。傳衣世稱乎妙齡。栽松
我愧乎顏齒。前後兩身。古今一心。孤雲風舞
玻璃鏡。長鯨月躍珊瑚林。鋒孟結獵人將云。
幾夜春坊無確音。

六祖大監禪師

廣南樵夫。淮西行者。明珠走盤。黃金出冶。
透影像兮凡聖同得同塵。續光明兮家世自
然不夜。衆星之拱斗之魁。百川之趨海之下。
寒鉢袋而逃。提不起而懸招。非風靡之搖。示
卽物之情超。葉落歸根兮來時無口。百千三
昧兮九牛一毛。

天童老師。未下筆之前。祖師鼻孔。一時穿
却了也。事不獲已。更拈出這箇語話。當面
直指。使人讀是贊無別贊。言下知歸卽自
贊也。見是祖無別祖。可中默契卽自祖也。
夫如是。則正佛祖之眉目。而風彩不彰。五
葉一華。隨處春色。嗚呼晝夜。孰不與祖師
同起同坐。一出一沒耶。仰山云。不道見。只
是不別。真歇清了跋。

四明天童禪師。作六代祖師畫像贊。意真
語妙。超佛越祖。明眼漢筆墨間。自別有
孔竅。非世間文字章句之學。所能髣髴也。
平日甚富。恨未盡見之耳。後學讀此贊。迺
知大善知識。寓妙意於此本。可忘乎。紹興
癸亥三月初十日。老禪士珪書。

雪竇宗長老寫師像求贊
壁龜而掛之乞語書其上

妙藏絕隣。畢竟無身也。清虛之理真。幽靈獨神。須臾返色也。自照之智親雲。寒有雪意。天遠連秋津。緣起佛種。覺生幻塵。語細音柔。丹山鳳鷁之韻。目深眉重。檀林師子之聲。借位途中寶主。借功門裏君臣。洞水逆流。望雲巖而半背。青山顛倒。知清稅未全貧。曲木床頭。握麈尾。心傳一句付其人。

大寧悟長老寫師像求贊

眼睛活潑。妙在離微轉處看。魚潛水而秋痕愈碧。鶴臥松而月夢猶寒。應呼之神居谷。隨色之珠走盤。影響黏誰眉得用。斷泥餘地鼻無邊。

萬壽院長老寫師像求贊

空而無痕。綿綿體之若存。卓而莫群。恰恰用之不勤。光明破夜月淡泞。出山雲無得而得。不聞而聞。少林之傳默默。靈山之笑欣欣。龍雷相送魚燒尾。豹霧俄披虎炳文。齊物飄飄兮。流夢似隨蝴蝶去。亡機蕩蕩兮。清閒還與白鷗分。

保福萃長老寫師像求贊

少食素而齒黃。老飽鹽而髮亡。兔分月魄入犀角。蛛採華滋歸蜜房。源深流長。體明用光。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檀篆香消。默無語。烏藤相伴。倚細床。

清潭榮長老寫師像求贊

家山水兮靜忘處所。友魚鳥兮動忘爾汝。默默之得誰傳。的的之宗自舉。冰壺春未回。而

痕垢無些。玉林月已上而清光有許。湛存此箇宗乘。肯壞人家男女。黃梅之鉢笑夜偷。少室之衣疑浪與。方微地區圓該天宇。神發幽而空谷應呼。聲出礙而霜鐘忽杵。

光孝恭長老寫師像求贊

問者不親傳者不真。默成之性。空照而神。湛存而無像。幽靈而絕隣。赫鐘冶而鑄其器。吹風烟而造其春。建立諸幻。發明至淳。匠手之揮斤刃利。蠅泥之去鼻端塵。其斷有信。其受難入。偃蹇之松兮。獨扶疎於雪試。鰲龜之石兮。幾破碎於雷噴。

能仁翼長老寫師像求贊

行脚句親。住山迹陳。默有餘味。言遺失真。金發響而出礙。玉雕文以喪純。胸中器宇。眉底精神。虎生三日食牛氣。海闊萬里吞舟鱗。性得全提鼻。心傳不挂唇。白雲家庭兮。獨立腰齊之士。紅蕉菰局兮。嘗觀柯爛之人。

南明慧長老寫師像求贊

髮之白兮蒼山雪寒。眼之冷兮遠水秋還。機自轉兮夜斗有柄。氣自清兮星河無欄。谷應聲而亡像。珠受色而不礙。瀛海潮落兮平且淨。天宇雲收兮虛更寬。萬化起滅兮默見其端。

祖印漸長老寫師像求贊

面孔誰傳。身心自然。鑑含萬像。海吞百川。錦機動而絲絲度。玉線透而金針聯。說法借口。嚇人空拳。平等莫移兮。任鶴長而髮短。縱橫從變兮。交坤斷而乾連。

淨居照長老寫師像求贊

真乘無門兮。佛佛道同。面壁有句兮。祖祖心空。靜居方外。智入環中。借功明寂默。借伴入樊籠。十方周匝。三世混融。剎剎塵塵。齊說法。見聞互換。自相通。

報願慧長老寫師像求贊

水秋而清。月寒而明。萬機休罷。三際齊平。塵消却到法身住。幻起還從佛口生。長天之覆。大地之擎。諸祖與之同道。衆彙與之同行。龜毛拂而握堅。兔角杖而勝橫。更無一物借來底。招手慈僧作證成。

能仁仁長老寫師像求贊

大圓鏡性。平等智心。老兔臥寒兮。清炯炯明月之窟。長鯨驅海兮。光漾漾珊瑚之林。千里雪翻波渺渺。百川潮漲水深深。鵬搏鯤蜩殼。子和鶴鳴陰。隨應還游刃。相逢有賞音。

惠音座寫師像求贊

衰颯儀容。鵠倪顏情。玲瓏巖寺。天矯雲松。飽冷晚秋菊。韻清霜曉鐘。剎剎塵塵。三昧事。知音何處不相逢。

瑋監寺寫師像求贊

杳杳冥冥。寒雁影沒而秋遠。煙靄寂寂惺惺。老靈龜就而風高。葉零天機靜時活。道環虛處靈。瀛之涵崧之鎮。乾之健坤之寧。海運鵬搏氣宇揚揚。而吞舟魚蛻。霧披豹變文章炳炳。而嘯風虎猛。少林之燈未續兮。洛陽人腰齊雪庭。黃梅之衣欲傳兮。結猴祖步移確程。物不當情而水凌脚快。鱗或燒尾兮。電火氣腥。諸塵瞞瞞乎。影響三昧游戲于。跳鈴。跋跋挈挈也。其行自信。哆哆和和也。其言不輕。家

法冷淡子孫寧馨。心歲寒而松柏試雪。色清
白兮河漢含星。鳴陰之鶴癩而壽。巢蓮之龜
小而齡。基局未散柯爛樵丁

參頭智舒與衆行者寫師像求贊

背胎齒銳。皮鷄髮鶴。西北出家。東南行脚。選
佛到空覺覺空。爲人除藥病病藥。夕壑雲生。
秋潭月落。偏正機輪。方圓柄鑿。蝴蝶之春
夢栩栩而物齊。白鷗之野盟飄飄而閑樂。妙
觸無當冲應何作。劍之揮空而彼此不痕。
珠之受影而自他相若。氣韻巖稜音旨拗幹。
跛跛挈挈兮有底逗疎。哆哆和和兮不空羅
索

湯壽鄉察推寫真求贊

形儀潦倒。氣貌寒槁。野雲自閒。巖樹誰老。性
元靜而妙存。體本真而空了。幻世應諸緣。荒
田不揀草。風烟望斷兮鴻影冥冥。天水相連
兮秋容渺渺

錢郎中寫真求贊

勝淨明心。混融古今。河漢之氣清秋闊。牛斗
之光寒夜深。機歷歷兮錦梭吐緒。道綿綿兮
玉線聯針。月漾珊瑚海。春回菡萏林。法法變
通手段。塵塵出礙胸襟。明鏡誰嫌差別像。空
山自答合同音

張漢鄉寫真求贊

頂覆白雪。眼橫碧波。清霜濡斗柄。古壁掛龍
梭。少林之華木老。曹溪之鏡非磨。所得幾何。
家傳不多。飽諸雲水三條篋。釣盡江湖一片
鏡

張監稅寫真求贊

幽討厥初。湛存若虛。體明無礙。氣清有餘。太
行之雪脈屋。黃河之氷戰車。豹霧縹文之虎。
龍雷燦尾之魚。風烟滯賦草木光舒。根根塵
塵了了。法法念念如如。春坊行者得衣鉢。可
信心傳不在書

智宜直歲寫師像求贊

霜顚雪髯。壑眼巖眉。崑崙源我據。渾沌鑿誰
持。雁行沒處秋天闊。華氣繁時春日遲。諸塵
出礙妙觸無疵

禪人并化主寫真求贊

雲橫其肩。雪覆其顚。空空養慧。兀兀忘緣。月
射珊瑚兮海發光而不夜。松生琥珀兮根擁
膏而有年。性惟平等。道法自然。鈴鋸之在握。
杖拂之當拳。豹霧披梓樹之野。龍雷吼桃華
之川。雲水叢林秋興老成之氣韻。溪山草木
春曾醞釀於風煙。兒孫之力學。佛祖之家傳。
針線之關度。龕燈之焰聯。向道龍門無宿客。
而今龜鶴盡成仙

而今龜鶴盡成仙

氣清秋水。骨寒木槁。青眼柳春深。白頭山雪
早。具大人相也。空落不驚。有大力量也。風吹
便倒。箇些妙處難傳。向道畫工草草
松節老剛。巖稜早霜。鷗閒沙漠漠。雁沒煙蒼
蒼。交象乾連坤斷。形器規圓矩方。鬧市相逢
聊舉似。東家杓短西家長

淵默湛存。道超見聞。真照本有。妙盡新勳。虛
谷之神兮大千界滿。明月之影兮百億身分。
無住也浮萍流水。自由也飛鳥行雲。得之有
據用之不勤
口闊鼻隆。神靜心空。雪蘆岸稜遠。水天秋色

同夜寒北斗垂金柄。月落西山藏玉弓。真機
宛轉。幻住圓融。古佛自然交露柱。翻手覆手
看變通

巖壑之間草木之陽春。江湖之上風煙之精
神。髮鬚野雪眉目秋津。淵默入寒蟾之窟。圓
明養老蚌之珍。步步入塵門門出身。莫愁指
端兮焦尾之曲。可意鉤上兮赤稍之鱗
身閒類莫收。心靜情不流。片月自炯炯。孤雲
長悠悠。顚毛衰白高山雪。眉目寒清古澗秋。
把似春風些子妙。施于草木十方周

太行盤紆。黃河泄舒。肝膽明潤。胸膈廓虛。清
風未生齒頰。白雪已上眉鬚。少林之默無他
說。黃梅之春不識書。徹見本來人面目。名言
安敢妄分疎

誠浪灑乾。肚皮東寬。口翻瀾而海闊。髮垂雪
而山寒。妙傳家法。獨體眼。巧幻神通。赤肉團
相隨來也。搶鑿無癡

山覆雪兮一顚白。水深秋兮兩眼青。卦爻初
作象。皮骨自成形。混沌已前之樣。陰陽未判
之靈。道傳不出世佛。義備勿開題經。應今雲
月用也雷霆。有守而涵海鎮鐵。無羈而斷梗
流萍

癡坐類然。山空壑乾。離微出入。偏正往還。千
年琥珀之松兮。鶴巢夢冷。半夜珊瑚之月兮。
鯨鱗波寒。全功及盡。借路何難。轉步而回叢
林也。津津和氣。放口而說河漢也。浩浩翻瀾。
道逢作者誰敢相謾

妙傳乎真轉側而神。赤脚劫空歸去路。白頭
借伴却來人。無心分物我。何處著根塵。煙柳

驚華鬧浩浩，太平時節大家春。

炯炯寒暄，絲絲衰髮，丘壑之姿，煙霞之韻，據坐而心空，森羅而海印，中虛也乾而成離，內動也長而變震，雲行而用閑，電掣而機迅，結猿人不惹塵埃，黃梅祖親傳屈胸。

兀兀心傳，了了忘緣，葉落白露，雲散青天，玉殿鬼推，而洗開夜色，銀籠鶴出，而飛度寒煙，借功明位，偕伴入鄺，應無爽而理之平等，用不動而道之自然，相逢識者，便與開拳。

頂雪抗春，目寒射人，蓑裏江湖雨，斗浮河漢津，拙忘機兮抱甕，妙不傳兮斷輪，谷鳥巖華自聲色，十方普現剎塵身。

氣貌稜稜，眉目溫溫，一脈之分派，發崑崙之源，百川之吞潮，落珊瑚之根，風煙清遠，秋之痕，草木秀拔，春之恩，古壁之樓，今蟄龍之骨，寒潭之壁，今夜月之魂，老髮衰髭，頂雪頰絲，方頭似鑿，鈍口如椎，相逢閑受用，慣喫落便宜，蒲鞋價賤，陳尊宿，漿水錢還王老師，法不當情兮，平等得定慧之學，心無所住兮，自然見離微之時。

松石歲寒，雲月高閑，野雪髮鬚上，秋波眉睫間，用持智柄，靜入道環，覺心了了，幻事斑斑，草木精神兮，風流自得，叢林氣像兮，春信誰慳。

雪浸髮根，秋生眼稜，明月泉頭客，清風樓上僧，潮翻屋尾兮，蹴踏龍象，風旋羊角兮，變化鯢鰲，主盟佛事，最得人憎。

三河野人，兩浙社賓，洪存該理智，妙觸出根塵，烏藤行脚，叢林事，錙斧住山，雲水身。

枯木形骸，野雲蹤跡，照今夜色月摩，默也潭空，秋入三千界，露半身，九萬里成一息，隨類應緣，何翅百億。

巖巖山有秋痕，淡淡雲無宿根，入極一默之底，出成三昧之門，用不動湛若存，澄弗清兮，懣不渾。

漆黑眸子，枯黃面皮，智靜露月相照，身閑野雲不羈，該抹把手，陳尊宿，細點點頭王老師，針兮線兮，明聯暗綴，音兮律兮，自拍獨吹，爾道是誰，芙蓉之孫兮，丹出之兒。

稜稜之山早雪，淵淵之水先秋，靜也虛谷之應，動也閑雲之流，自憐方外事，誰與環中至游。

雲山之姿，水月之像，大海之容，太虛之量，受也的的無心，應也頭頭離相，隨緣有照兮，妙而不痕，徹底亡依兮，空而不落。

默有心傳，休將和觀，煙巢鶴夢，月窟蟾寒，靜裏萬緣藏鼻孔，笑中百事見眉端，而今鬚髮點半白，向道叢林歷百難。

只是箇人到處分身，萬水中間月，百華頭上春，不外一法，不受諸塵，生處熟也，疎處親，默時說也，靜時神，鉢盂著飯飽還喜，拄杖入拳飢放嘆。

一相無相，虛空等量，一身多身，物像俱春，動也出岫之雲，靜也居谷之神，現形說法也，剎剎塵塵。

看看變態毫端，春風不泮，顛毛雪，秋色自摩眸子寒，笑添面孔，兩眉展，參飽肚皮，三篋寬坐曲木床，握烏藤杖，鑄佛祖之楷模，活叢林。

之氣像，爾莫來虎口撩鬚，誰更敢蛇頭揩痒，山寒帶雪痕，春信入華根，造化豈無柄，區分自有門，出沒沒也，俱承此恩。

獨體，壓乾鼻孔覺寬，廓空三際，不立毫端，面目風霜殺，身心水月寒，情塵淨盡兮，萬像齊觀。

寒肩自高，飢眼較大，烏藤瘦握拳，曲木默據座，無言而獨靈，有唱而誰和，秋摩水色兮，清絕癡痕，春入華枝兮，妙亡程課。

衰髮半白，笑面微紅，野水秋無像，叢林春有功，垂簾紛夢蝶，天遠沒飛鴻，借問分身幾許，相隨南北，西東。

舌頭肉一樹，口唇皮，兩片有時說道談禪，忽地轟雷掣電，萬機影銷，一色功轉，本來無物鏡非臺，胡漢不痕何所見。

風觀癡甚，形骸老生，眉稜陰覺重，鼻息靜還清，二儀未兆，一點圓明，霜洗斗牛濕，秋暗河漢橫，莫將毫忽痕空性，向道環中長太平。

身心山野，面目草灰，默說一句，明暗全該，機流電天上之火，動發陽地中之雷，變化窮通有許事，向道俱從德變來。

靜據胡床，久而愈芳，默亡痕黑白，貧不覺蒼黃，任無相兮龜之藏，行無章兮鳥之翔，月爛爛而魚吞光，華菲菲而蜂採香，相隨來也觸處堂堂。

眉下眼深，額上骨隆，說禪口窄，受道心空，閑閑無伎倆，默默有家風，片月濯磨秋更白，百華點染春能工。

暗而明虛而盈，水天秋色共，月晝夜潮平，無

在不在。無生不生。諸塵隨起倒。萬化得縱橫。
默默大全兮壁挂閑口。堂堂正受兮誰粘惡
名

這樣師僧。面目可憎。名摸還不似。藏覆又何
會。虛空闊無工夫挂劍。滄海深。有伎倆挑燈。
料撒頭陀備。玲瓏道者稜。入關借問何如箇
能

心閑不被身礙。飯飽仍嫌口多。妙應群機活
卓卓。默傳一句圓陀陀。呈似了也。還相識麼。
鼻筒直眼。眼眶深。默時自覺失却口。妙處誰會
相傳心。便與麼只如今。影中辨取今戶挂調
林

這箇儀形。叢林飯丁。春山有雪髮衰白。秋水
無風眼冷青。妙明田地。淨濁門庭。萬緣不倚
活卓卓。一事不著空靈靈。把手與藥兮誰草
本草。問津指源兮自得圓經

形儀淡如。胸腹空虛。懶不學佛。鈍不知書。靜
應諸緣而無外。默容萬像而有餘。齊物而夢
蝶。樂性而觀魚。渠正是我兮我不是渠

靈靈一物。名模不得。長鯨居滄海之淵。老兔
臥明月之窟。已展不縮。拗直作曲。只麼處時
會也無。不須喝彩兮盤中雙六

似則不是。是則不似。動兮行雲。靜兮止水。
能隨緣不墮類。百草頭上老僧。二儀已前自
已莫將此箇形骸。枉挂他人唇齒

靜掩雙皮。喜揭兩眉。秋容清水色。春信鬧華
枝。跋跋挈挈。慙慙癡癡。摩觸家風兮鼻孔紫
垂

聞名不如見面。都盧是箇一件。風埃鬧處常

閒。行市貴時却賤。圓珠不撥轉。精金久磨煉。
觸犯機鋒兮青天流電

鬚髮老如。眉目清亮。秋生野水之中。雪照寒
山之上。湛海之心。吞川之量。頭頭不爽機
宜。處處相投穩當

依樣畫胡盧。相逢識也無。蹉過了豐城埋劍。
覩得破合浦還珠

髮白寒山有雪。眼深秋井澄波。混沌鑿那亡
大道。崑崙源自發長河。一笑十方三世事。不
妨隨處薩婆訶

山高早雪水深先秋。功勳極處退一步。黑白
前時藏一籌。和隨來也還知否。南北東西得
自由

身兮芭蕉口兮葛藤。乞人天飯。光傳佛祖
燈。機活作春像。念冷摩風稜。金針玉線兮誰
我繩繩

髮作殘雪之白。目帶深秋之寒。春山未暖。野
水無欄。家風靡鼻孔。好事上眉端。三世因緣
今半身而應。十方剎海兮一吸而乾

寒坐無言。孤藤在拳。片心群像外。一句萬機
前。身閑眼活。盤滑珠旋。虛空故無壁落礙。
解了十方三世緣

道隨緣而不變。源赴汲而不枯。禪悅之食兮
飽其腹。法空之座兮踰其跏。青原自喜有麟
角。黃髮誰嫌捋虎鬚

野水秋清寒蟾夜明。氣像能虛白。家風自混
成。鼻快箇直。眼瞋角生。太空同體而豁落。萬
像同用而峰嶸。人間有飯飽皮袋。默默慙慙
謝太平

老態垂垂。歲月浸欺。半頭生白髮。瘦骨裏黃
皮。情閑用而活。句妙默而知。河闊斗寒雲靜
夜。天無四壁風披披

眉垂而楊。口默而方。了見源底。淨極發光。月
魂排夜色。斗氣濯秋霜。誰嫌眼上瞋生角。我
道機前影不章

面孔何如。雪髮霜鬚。秋明月窟。春發冰壺。妙
盡還移步。功忘聊放鋤。拈來隨處成宗要。向
道斯人德不孤

白髮顙上。青瞳眉底。雪點疎林。秋明野水。萬
像自相投。一靈還不倚。默默一塵入正受。歷
歷諸塵三昧起

淨而純中無一塵。純而淨中有萬應。眼睛明
鼻孔正。更將折筴攪滄溟。今彼龍魚知水爲
命

瀛涵崧鎮深兮高兮。默默之得。類之不齊。一
鼻直兩眉低。影像爾能半露。語言誰得全提。
少林九年兮癡坐凄凄

白髮星星。骨癭氣清。雪浸山簷光。秋在水潭
泓。流琥珀兮湖松老。射珊瑚而波月明。影落
大千去也。何妨觸處峰嶸

月犀得量。霧豹養文。有通有變。或合或分。夜
寒河濯斗。山潤石生雲。妙湛體前明。歷歷。從
交天下樂忻忻

不寒不枯而秋類。不淨不垢而春來。神虛而
應。機發而同。分身慈氏。合掌善財。彈指作聲
兮樓閣門開

身心清恬。面目冷嚴。煙巢寒翠。棲鳥夢。風漪
綠淨游魚潛。蕩蕩兮眺聽自妙。閒閒兮聲色

不粘

看看氣味歷難難。百城心膽老。三篋肚皮寬。秋晚長河淡。霜清北斗寒。哆哆和和。今休嫌冷語。點點閃閃。今定還熱語。

霜纖寫病姿。寒木得春遲。山居自肯東三篋。塵立每煩舉兩眉。牛頭不懶虎頭不癡。箇事十成還自知。飯塞飢腸衣補破。不妨唧唧出家兒。

羶山早寒。老木先凋。心潛三界空。念動一塵眇。太虛誰與增添。萬像何曾欠少。止猶谷神唯自知。肯把閒身相攪擾。

無像而像。有許模樣。不真而真。只箇形神。豁清也。千巖萬壑而秋。光庭也。諸塵百草而春。慙慙來。今處處相親。

默默而知。靈靈者誰。無像而獨存鼻孔。有句處不挂唇皮。夜冷星河闊。霜清斗柄垂。從緣應世也。恰恰相隨。

山林眉目。水月身心。雪何早而古巖稜。秋似先而寒潭深。機頭錦繡。線尾金針。誰云道大。今自有知音。

神靜氣清。心空眼明。諸塵中豁落。萬像裏崢嶸。去而隨來而迎。三世豎十方橫。風吹便倒。須相信。恰恰誰曾與物爭。

鬚髮衰白。雪點寒林。眉目冷青。秋生古湖。應之有餘。用之何限。風浪不管。閑似浮鷗。水天相連。今還隨歸雁。

拙口默默。閒身寥寥。去住妙提其印。死生誰與同條。捋鬚黃髮。簪杖芭蕉。十方三世。今一句全超。

傳之失真。體之而神。明白智圓而有照。清虛理極而無身。心萌法法。影落塵塵。一段精光華上春。

是真是假。誰相描畫。似我似誰。莫入思惟。地方成矩。天圓自規。三界更無些法剩。一身還與十方宜。

眉目炯炯。鬚髮蒼蒼。疎林野雪。古湖湛秋光。錦縫誰分梭路細。針關初透線芒長。鶴夢未曉。鳥行無章。平買平賣。今還他當行。

深默而耀。至虛而靈。我亡黑白。誰爲丹青。一點落機紐。萬緣分化形。月下水而明。潔雲出袖而輕盈。善應無方。果如此。這回隨處立門庭。

兀兀之姿。拙鈍之師。靜而亡像。動不知時。有口要挂壁。無機不度絲。秋氣清而星河淡。天字闊而夜斗垂。是箇面目。今與爾相隨。

氣清山秋。用光月浮。一無所寄。六不得收。任騰騰而異類。活鱗鱗而隨流。天上天下。雲水自由。

孤身雲閒。老髮雪白。叢林眼孔清。河漢口門窄。應時誰外諸緣。轉處自消一色。崢嶸萬像森羅。向道與他平出。

赤肉鑿鑿。乾骨裏皮。自然無我。爾道是誰。雙瞳秋點點。兩鬢雪絲絲。倚床頭。不去諸方行脚。口挂壁上。欲學古人住持。淵默有句。真得無師。岸峰春探蘆華。海鳥夢臥珊瑚枝。

歲寒之姿。衰髮絲絲。明白之傳。湛存綿綿。秋空霽而天連水遠。夜色冷而河橫斗旋。平買

平賣。今將高就下。中規中矩。今隨方逐圓。像分非真。真分非像。妙明四大之前。自出諸緣之上。不把一字之心傳。有吞百川之器量。隨方普應而不虧。的的夜光而在掌。默默家風。如如規矩。妙不可以言傳。真不可以相取。明白月臺。廓清天宇。物我情忘。今誰分爾汝。

智須轉色。淨還發光。活眼唯自照。喜眉爲誰揚。觀觀堂堂。煌煌煌煌。莫道儂家。今觸事面牆。

淨智而昭昭。體空而寥寥。天心河淡。月欲下。松頂雪寒。春未消。三世還流。今彈指可斷。萬年長久。今一念全超。慙慙來也。順風上潮。

山之寒兮帶雪。水之清兮含月。默而靈兮卓卓。妙存。靜而應兮塵塵。光發。徹見離微。今任出任沒。

赤肉一團。疎通數竅。惟色惟聲。乃聽乃眺。不借應而即真。不外虛而常照。長時默坐。亡世機。萬里青天。絕飛鳥。謂爾盡工。那得其妙。

心得而真。物應而神。幻在三昧。覺了諸塵。灑灑落落。不共法。浩浩蕩蕩。無邊身。明明白白。隨流月。葉葉華華。到處春。

情謂之外。今言路那通。形骸之外。今模樣那同。一方明有月。萬籟嘯而風。其應而妙。其用而冲。圓星之拱。今周羅而北。流水之向。今曲折而東。

木石形骸。冰雪肝膽。一點妙難名。十方機未感。寒林搖落兮。誰捋老虎之鬚。滄海潮乾兮。誰探老驢之頤。默默湛存。昭昭元覽。發用也。

連乾斷坤。緣塵也明離暗坎

寒著蒼山之骨。雪壓老松之顛。形氣清而有像。心跡泯而亡緣。諸塵不受。一印周旋。大大小小。方方圓圓。神觀湛湛。和氣津津。玉湖流月。瓊林發春。恰恰相融也。何此何彼。堂堂不在也。擎壇奪人

心空月高。髮白雪饒。氣吞百川。其口如海。浪卷萬里。其舌翻潮。一句直指。三乘獨超。忽雷破蟄。起平地。赤脚踏虹。登九霄。影草笑無術。爛柯知有樵

眉目十分。精神一段。巖高雪釋。木老春來。綏古湖明月。寶青山白雲伴。借光何處不分身。剎剎塵塵誰解曉

默默有得。靈靈無依。妙窮出沒。照徹離微。萬像齊收一印。三昧遍在群機。而今恁麼相隨。去終日如愚不我違

蕭蕭而秋。萬化潛收。英英而春。群靈舒伸。天地之間。誰造物。樞機之發。是何人

八字眉低。四方口闊。髮色松雪寒。目光巖電。機靈之空。樞機之活。其間勿爾安排。裏許是誰造作。影草不彰。妙觸無礙。沒身不殆。分。長生有藥

凄然而秋。眼冷心休。溫然而春。口笑眉伸。了了無分別智。恢恢不思議仁。亡機返朴。得用還淳。圓畫之巧。那有其神

秋入眼角。春生鼻筒。鉗鎚堅外。案籥虛中。世機抱甕之拙。道用斲輪之工。蜂採華房。蜂蟻脾。蜜。犀酣桂殼。兮。鬼鼻流通。萎萎羸羸。跛跛挈挈。用綿綿而雲行。機歷歷

而電掣。有時緘口銜枚。也學住山東錢。生兮不生。滅兮不滅。秋水之月兮。春山之雪

身心自然。松石亡年。春雲閒似鶴。秋水遠連天。慮能外應。默守家傳。東西南北。一等周旋

赤肉一塊。臭臘一袋。何物著乎中。有應發于外。妙入群機。默成三昧。隨時撒手。斷崖前方。見渾命撲不碎

教示無轍迹。贊之絕涯岸。總發名言。便成形段。月蘆混處。鳴鶴。天水連時。沒雁。而今對現十成。向道只得一半

清白而遊。江湖風月之秋。慧慧而神。雲煙草木之春。體之而真。用之而淳。非佛非祖。而能佛能祖。非天非人。而能天能人

四大無埃。五蘊外來。智慧尙歸父。因緣初不礙。西山寒月下。東海夜潮回。一一根塵妙觸事。千手眼隨宜開。衆生世界了如幻。影像那流吾靈臺

看看心空骨寒。橋木暖未發。調體津醞。乾秋入眼角。春生鼻端。相呼相喚。知音會。爲我門前倒剎竿

箇是何人。氣清骨貧。煙霞面目。丘壑精神。二儀自然一體。萬像況與同塵。床上全威白額虎。鉤頭可意赤。稍鱗

爾是何人。緇衣裹身。靜住天無四壁。機回月帶重輪。夢蝶境中。閒有趣。露蟬胸次。淨無塵。相隨化事入廊井。百草頭上。風煙春貌古而孤。氣清而癭。秋生林壑。月在江湖。見道之體。盈而虛。隨世之用。有而無。佛佛祖祖

只箇規模

靜而純湛而在。海日珊瑚樹。巖松琥珀根。家風傳父祖。事業付兒孫。回途妙觸了機用。箇是百千三昧門

寒林氣清。晚浦潮平。自由之像。相隨而名。孤藤攀脫略。三篋肚膨亨。鬧市誰嫌機用熟。叢林人道飽參生

清白傳家。湛存授手。木落風高。水明月晝。雙瞳冷用眉。片舌閑搭口。宗通也洞水連。流孝滿也曹山顛酒

寒雪覆顛。閑雲擁肩。動隨爾後。靜住其前。百草頭邊老僧句。千華臺上古佛禪。法法出礙。心心密傳。百戰之瘡。今風雨癢痒。九野之耕。分泥水領穿

體之湛存。潮縮海門。用之亡痕。春入華根。光明射珊瑚之魂。波瀾派崑崙之源。影動非幡。聲揚度垣。靜以應繁。沖以待喧。騏驎之姿。千里之奔。雲夢之量。八九之吞。斲輪之工。今擬誰授克家之學。抱甕之朴。今將自灌丈人之園

歲寒之容。高巖雪松。清白之胸。冷月霜鐘。種田博飯。地藏之春農。明鏡非臺。黃梅之夜春。百草頭上。閑和尚。而今何處不相逢

本體無生。諸塵幻成。白髮雪漫頂。青瞳秋在濕。妙觸出礙。機用超情。珠走不留影。谷虛還應聲。默默坐寒。唯自照。天無四壁。月三更

神定氣平。心空智明。其機靜而自應。其用虛而不盈。寒潭月落。露夜河橫。結了亡祖位。借功成佛名。建立因緣皆爾爾。剎塵世界與衆

生

熱搜未飛。肌膚不把。老虎似衰。眼力猶威。頭鬚霜雪。舌頰風雷。機氣爽秋。高河漢闊。雲寒夜永。斗牛輝。陰陽交象。天地範圍。借伴來也。相逢庶幾。

二儀同根。萬物一源。機活靜樞之曰。象成玄化之門。幽而不昏。湛而若存。用妙觸而出礙。體至虛而無痕。車轍出門。而合度。桃李成蹊。而不言。

枯木之春。蟠桃之辰。自然時節。不費精神。啐啄丹山之鳳。窟游躍桃華之龍津。一機歷歷。三昧塵塵。眼中之物。物中眼。身裏出門。門裏身。

疎豁性情。谷虛而不盈。舒散胸膈。冰渙而不凝。無礙來也。觸處相應。

錦雲晚晴。壁月夜明。妙心無住。幻事不生。天際冥冥。雁字沒。潮痕灩灩。鯨波平。

靜復湛存。潮退珊瑚之根。智隨川奔。派發崑崙之源。光風草木獻春像。霽夜魚龍吞月魂。

山向嶽奔。川趨海吞。船浮水柔有力。雁沒煙冷無痕。二三四七。傳持之句。百千萬億。變化之門。招手授手。知恩報恩。

孤節老全。叢林歲寒。機用千變。時事百難。玉經火而愈潤。蓮秀水而常乾。牛頭之懶。口挂壁。麝尾之辯。舌翻欄。觸事出礙。今虛空揮劍。

衆影不粘。分明珠走盤。

老節疎蹤。傲雪之松。真智證理。吟雲之龍。飽叢林而彭亨。壯善知識而醜醜胸。春成萬物。今平等無像。海吞百川。今自然有容。

今平等無像。海吞百川。今自然有容。

智靜用冲。道明體空。清白轉色。幽微借功。一乘句裏。那回互。百草頭上。還疎通。虎頭之顧。牛頭之融。且癡且癡。不謀而同。江湖之秋。清入雙眸。草木之春。溫生兩脣。鸛鵲眉底。自照眼。赤肉團上。無位人。門門得用。薄雲隨身。

觀身因緣。芭蕉不堅。悟世幻化。木樨之謝。舒叢林之氣。今時節長春。分密室之燈。今光明不夜。應物現形。見聞閑暇。

節稜稜而老松之孤。心空空兮。脩竹之羶。雪霜之氣。丘壑之軀。雲水之去就。叢林之典模。放開來底。相識也無。

餘雲消于露。片月上于秋。靈光清岩。影現江湖。類中之異。物中之殊。虎生三日。食牛氣。馬走千里。隨母駒。實音有以。德隣不孤。

虛空之身。今遍十方。古佛之心。今踰三光。得之而藏。兀然如秋。今自念自涼。用之而芳。粲然如春。今萬像成章。德形外微。道在中央。

刹刹應應。隨應現身。百川之月。百華之春。阿彌隨宜。手眼快。更誰敢議。骨頭貧。道交德隣。主主實實。

三世混融。據本來而合同。六門變通。在今日而亡功。下錢胡餅案。放手饅頭籠。南山起雲。今北山下雨。古佛露柱。今互換家風。

寒雪一頓。秋雲半肩。淵默曲木。月行露天。轉功能就位。借伴還入。應機用也。離虛坎實。變通也。坤斷乾連。

無明而明。無生而生。靜樞機活。玄化象成。隨緣百億。縱橫用。妙觸門門。出礙情。

從身出門。卽物契神。一機歷歷。三昧塵塵。逢場且了。遊戲事。向道非無。幻化人。

心空觀身。眼冷對塵。本來無物。幻起成春。動若行雲而應。止猶虛谷而神。門門隨事。得三昧。機用縱橫。不倩人。

秋山癭而清。秋水瘦而淨。萬法自齊觀。一音還普應。方圓之器。著虛空。隨來隨與。無餘剩。寒巖著雪。老木含春。獨靈空劫眼。不礙肉團身。枯禪三椽。今自守其默。給淨四壁。今誰管其貧。森羅萬像。今根根塵塵。

山秋而癭。水秋而淨。得丘壑優遯之姿。賦猿鳥超搖之性。離微微見根。動靜該聽聲。提來萬法上看。更沒一絲頭刺。

性不疎通。機不挂礙。類備陋見聞。急快失容忍。一默清秋。今芙蓉華開。萬態清春。今萬藤蔓引。

鬚髮滄浪。形容寒瘡。春林帶雪痕。雲山染秋色。光明一點。今蚌有蘊於月華。清淨八絃。今鳥不飛而天碧。

其來何從。雲起孤峯。其去何詣。月落寒水。而今處處相隨。行的的。渾身是眼睛。萬像森羅互爲用。不許蠅泥粘鼻孔。

如珪如璧。雕文喪德。如雲如石。空潤是式。蒼竹無心。歲寒色。老松有傲霜雪力。照破諸緣。今兩眼如漆。

氣宇豁落。精神蕭散。塵劫坐空。世緣居簡。同閑淡。枯木雲。灑灑灑灑。通身眼。森羅萬像同條。莫道箇人檐板。

山寒露風。稜水瘦提沙痕。劫空須到底。用妙。

不循根。宗派誰傳衣鉢。他家自有兒孫。清若松篁雪。虛明河漢秋。深心老節歲寒事。穩放胡床默默游。

寒山骨瘦。林氣清。萬機影削。一點光明。其靈不可像。其妙不可名。默倚蒲團坐終日。爾道何時不太平。

一片閒心。十方充塞。春律行兮發華。秋風歛兮落木。誰調誰牧。不傷不觸。萬像同放光明。太虛了無稜骨。中規矩兮東西南北。

眉目古澗秋。鬚髮寒巖雪。去就叢林出身。觸動葛藤生舌。揚拂握拳。破關整節。霧變豹而草木光。雷趁蛟而山石裂。

輕重之衡。妍媸之鑒。堂堂類而莫齊。的的混而不濫。身世閑閑。情田淡淡。秋水澄澄。江鷗泛泛。點徹底兮。養林淵源。萬化資緣兮。葛藤枝蔓。

視物眼深。說禪口快。一點不著虛空。萬化誰分器界。應衆緣而問六根。入諸塵而住三昧。其小無內。其大無外。

木老春何晚。山寒秋最先。淵默有佳處。湛存天地前。靜亡所住。動解隨緣。黃蘗淮上。東西岸。明月渡頭。南北缸。

癡而且老。寒木未春。靜而愈明。古潭有月。天蒼蒼而無空。無缺。雲閑閑而乍出。乍沒。二儀同根。萬物一體。莫向諸緣分彼此。

眼深眉長。口闊面黃。秋月破夜色。古澗含秋光。念萌自得。沒像。功轉不落。偏正方。拈起能來。應機用。者回觸處。露堂堂。

默而不凝。照而不流。關樞虛而活。機輪轉處幽。閑雲淡而無雨。野水清而有秋。要將平等一如相。著在森羅萬像頭。

幽。閑雲淡而無雨。野水清而有秋。要將平等一如相。著在森羅萬像頭。

山肥擁雲。水明濯月。動隨偏正往來。靜見離微出沒。得萬像之根源。識諸緣之窠窟。相隨來也。不遺毫忽。

額高聳骨。眼深藏神。諸緣潛合。一默真醇。自得混成物我。誰能碎折根塵。不來而來不見見。會方知音彼上人。

白髮半山雪。青瞳兩眼秋。的的環中意。綿綿方外游。虛空說法何須口。萬像森羅自點頭。默默而游。如如而說。魚行澗底秋。鶴夢松頭月。天智而愚兮。大巧而拙。

顚毛如許白。面孔較些肥。寒松假蹇兮。雪在頂。枯山癯瘠兮。春添衣。據床握杖。雷吼電飛。光痕已露也。是誰見幾。

鬚髮老白。眉目窮愁。六窓寒照雪。一點冷摩秋。乾處著脚。閑裏刺頭。樞靜機活兮。全放全收。

鼻似截筒長。目如點漆光。據床握拄杖。河漢夜來霜。雲山蒼蒼。水天茫茫。樂迦羅眼三角。舜若多身十方。

面日風霜。身心春陽。用殺活之手段。整宗祖之紀綱。秋生野水。魚潛穩。月在寒松。鶴夢長。機鋒不敏。神觀不清。一點寒灰後。三乘熱碗鳴。歷代祖咽喉。把定。十方心手段。放行。春風剪剪兮。物像英英。

緘默之妙。本光自照。鑑物之真。眼裏有筋。出氣之快。鼻頭有竅。見道之根。德象之要。處處相應兮。不餘不少。

情態雲間。身心月寒。鼻孔氣出快。觸機津灑。乾鱗龍游。躍兮。雨翻雷吼。鯢鰲變化兮。海運風搏。

妙處難傳。明明像先。光凝兮。月。秋遶水天。百億分身隨應事。更嫌何處不周旋。

白髮寒巖雪。青眸古澗秋。身心明月磨田地。河漢清霜洗斗牛。識金鑰用錐鉤。萬化區分柱杖頭。

靜據胡床。閒握拄杖。正念絕機絲。起家無伎倆。珠旋翡翠盤中。月在珊瑚枝上。

默時說說時默。白雲無定心。青山有奇骨。半夜月移兮。老兔推。百川潮落兮。長鯨沒。

箇住山人。平生慣貧。寒枯青嶂骨。閑淡白雲身。無影樹頭兮。露鶴夢月。不萌枝上兮。華峰採春。

是箇人欠精神。家風青天沒四壁。事業白雲間一身。古澗之津。枯木之春。水曲折而歸大海。華次第而趁芳辰。

默默而坐。佛祖勘破。水冷魚潛。天空鳥過。半夜失却牛。平明拾得火。乍卷乍舒兮。無可不可。

納僧頂相。不可近向。俯而九淵之下。仰而重霄之上。以法界為疆。以虛空為量。鬧市裏釋提洹因。百草頭俱低和尚。

阿儂家風。至窮而通。豹變文而霧重。龍退骨而潭空。指南畫北。說西道東。點頭搖手。佯狂詐聾。

顚毛衰白。眸子寒青。開口能吞佛。虛空解講經。古鑑出匣。太阿發矟。放得無依用得靈。

應現般般。初無異端。春晝華麗。月明水寒。界方四稜榻地。珠圓一向走盤。呈似識與不識。請君急著眼看。

深深沈沈。心不見心。理亡出沒。妙超古今。錦機絲度。密無縫。玉澗水流。寒有音。友約寒山拾得子。拍手一笑舒胸襟。

動若出山雲。止如居谷神。無心千種用。有應十方真。通氣相煩鼻孔。說禪不挂口唇。誰知默默坐中意。長養疊華劫外春。

靜而神默而真。方寸絕四壁。大千成一塵。拈來百草頭邊看。浩蕩華華葉葉春。

貌悴情枯。雲間月孤。諸根影像有。百念肺腸無。毒蛇頭少人揩痒。猛虎口是誰將鬚。有時變態兮。電卷雷驅。

默默工夫。心田自鋤。酸生唇上滿。泥斷鼻頭餘。少林何曾說話。曹溪不識文書。誰言伎倆渾無巧。自信家風也不疎。

湛而不渾。妙而長存。秋水何色。野雲無根。半夜天空河漢淨。老兔濯濯明月魂。

寫出箇僧。冷淡無能。默耕田地。力鋤葛藤。入海泥牛絕消息。度河月兔有光稜。携去塵中成化事。更嫌何處不相應。

默守枯寒。心心見端。琉璃井秋光湛湛。珊瑚枝月影團團。獨體眼活兮。妄識瀝乾。

靜而無像。動而無功。湛兮秋下水。應也樹頭風。到處隨緣成佛事。超情只箇是神通。

視之其夷。聽之曰希。真聲真色。何是何非。春山澗而雲起。秋水澄而月歸。見聞斷痕而外分變化。功勳轉處而內盡玄微。

兩眼碧一面黃。舌頭不掉。鼻孔難藏。老鬼靜弄魄。靈犀通得光。歷歷機感兮。何用思量。披風兮崇丘。翫月兮方舟。一身不羈兮太平時節。八紘無礙兮清白誰儔。

間雲之動。野水之流。體萬像之平等。了一身而自由。機輪無滯兮。鑿枘相投。

五葉之華。三斤之麻。外無稜角兮。中無孽芽。箭石不是虎。酒弓不是蛇。千里之失兮。毫釐之差。得非思議兮。自謂一曲之士。望絕涯畛兮。人稱大方之家。

默默之語。如如絕慮。野水有秋。間雲無雨。十方三世兮。無我安排。六道四生兮。非吾行伍。

智極而藏。靜極而光。蕉雷之展。葵日之芳。占寶器而覺眼碧。理華須而蜂股黃。中規中矩兮。乍圓乍方。

一瓦清虛。十分明白。借兮是功。轉兮非色。天蓋地擎兮。體之有餘。雷轟電掣兮。用之不測。情未生時如何隔。

洞見其顏。拈却案山。影流心鑑。智入道環。師曠不聞。而其聲自普。離朱不辨。而其色非怪。一點自然兮。妙超過未現在。十方平等兮。全該內外中間。

邈之不真。傳之不神。得而無得。親而無親。體離微微照之智。本蓋載生成之仁。出一二三之數量。等千百億之分身。用彌光也。物中之眼。氣專柔也。主中之寶。

澄潭之月。蒼山之雪。清白家風。靈明事業。秋空淨無痕。野雲閑不徹。如今借問旁觀。且道看何行列。

體之象先。得之自然。心空有以。道大誰傳。螭任珊瑚之樹。蚌蘊明珠之淵。彈指分身兮。三千大千。

漆點兩眼。雪絲半頭。嗒然亡耦。轉處還幽。一等高閑兮。餘雲欲竄。十方清白兮。片月摩秋。青山之主兮。體本平等。白雲之賓兮。用能自然。應有餘兮。神不可測。得其簡兮。妙不可傳。

秋山骨瘦。秋水神清。岩松寒更翠。澗月夜還明。靈然曲木。坐不語。四海九州俱太平。面目古怪。氣宇深清。澗月夜白。松雪寒明。舜若之身兮。誰前誰後。首羅之眼兮。不縱不橫。相隨來也。流水浮萍。

天蒼蒼而雲間。水深深而月寒。妙一點之自得。縱四辯以奚殫。

鬚髮垂白。面皮淡黃。茶醒睡眼。飯塞飢腸。情田閑自靡。心地淨而光。雲斂山川雨。月明河漢霜。門門得用。亡機械。箇事十成。誰覆藏。

髮白而老。面黃仍病。窮地水火風之根。得見聞覺知之柄。一氣專柔。諸塵善應。魏臭而良。橘陳而令。盡大地藥。了調和之治方。滿虛空身。識起滅之緣性。

靜而不紛。野而不文。丘壑身心。麋鹿共。江湖風月白鷗分。

全心之相。全相之心。寫成這箇。聊應而今。天蒼蒼兮。白鳥沒。水深深兮。紅鱗沈。月鉤雲餌。玉線金針。一般料理兮。妙出威音。

是兮不是。別兮不別。水冷涵秋。山寒帶雪。傳家之印兮。中間無文。常用之針兮。兩頭無穴。游世之身雲月間。說禪之口河漢決。自然隨

游世之身雲月間。說禪之口河漢決。自然隨

順因緣。向道不乖時節

髮之白兮高峯早雪。目之青兮古澗先秋。月
炯炯兮。自有光通犀角。草蒼蒼兮。誰能硬按
牛頭

額顚高眼孔深。畫工不識。誰是知音。江湖爛
爛兮。月還有魄。丘壑閑閑兮。雲自無心。幾處
相逢不會喚。衰衣竊竄賣黃金

器宇廓落。形像乾枯。一點微靈府。萬年空劫
窟。青原門下。誠鱗角。黃檗床頭。得虎鬚。死中
還活兮。活中還死。無中却有兮。有中却無

天庭寬而祖宗光。地閣闊而兒孫昌。中間鼻
孔自家底。出氣通快渾不妨。坤六短乾三長。
飽叢林漢休雌黃。今年蠶食兩葉桑

目曉秋炯炯。頭髮雪毵毵。飯塞肚皮飽。茶瀟
舌類甘。衲家有彩。機事無堪。白牯蒼奴却知
有。而今贏得放癡憨

毘盧之口開嘈嘈。普賢之身閑飄飄。理無不
備。事不相饒。小舟點點浮煙水。柔柳垂垂映
竹橋

何須魁斗之名高。不在山川之氣豪。有口挂
壁。亡牛奏刀。縱橫佛用。分付兒曹

雲水性調叢林氣高。肚皮束篋。版齒生毛。十
方身虛空樣放。二升米柱杖頭挑

蒲塞柳衰。融輒顧癡坐穩實踰劫。心空佛是
誰。明而了妙。微而入離。天清河漢闊。露冷斗
杓垂。偕伴而來應供。分身在處成規。百草頭
邊春浩蕩。黃鶯之語對華枝

今南北西東

清白之標。莊嚴匪錯。袁安臥雪。許由棄瓢。不
萌枝上春苒苒。無影樹下秋寥寥。偕伴入鄺
來賣買。相逢莫怪不相饒

眉目岩岩身心靜恬。萬機自息。一默誰參。虛
空兮。雲卷谷。清白兮。夜月濯潭。春入叢林
兮。護道化工百億。神游浩劫兮。底意真超二
三

鼻直口闊。目深眉低。燈連少室。派接曹溪。恰
恰混不得。堂堂類不齊。把手共語。出力相携。
春風浩浩。秋風淒淒

髮白面黃。鼻直口方。雲水精神老。叢林氣味
長。青蛇露時星爛爛。白鳥沒處煙蒼蒼。印空
有據。印泥成章。家家門前柏樹子。豈獨趙州
能對揚

兩限深秀。雙眉下垂。面目嚴冷。身心古錐。雲
水盤游。尋常夢夢於行脚。叢林寂默。三十年之
住持。窮河漢於崑崙之椒。淵源親到。拈斗杓
於混沌之外。佛祖猶疑。變通不倦。施設隨宜。
向道利塵機用穩。却嫌石火電光遲

髮雪衰白而春晝長。目光寒碧而秋波揚。采
華之滋而蜜蜂忙。齊物之夢而蝴蝶狂。體空
影響。機動陰陽。玉燭靜調天事業。薰風披拂
水文章。諸塵三昧分身十方

眼橫鼻直。氣清骨寒。手眼外應金篋快。身心
內照玉壺寬。機絲交織兮。春華蕩漾。與物齊
平兮。夢蝶團圓。性習林泉。身心信緣。長虹歛
雨。照雪倚天。頭頭物物隨宜說。剎剎塵塵各
住禪。妙觸出礙幻成自然

無言而言。默微其源。無用而用。虛含其動。理
窟之窮通。智機之變弄。夕陽洲渚白鷗盟。韶
書園林蝴蝶夢

功轉密藏。尋蹤跡以無方。影現益彰。歷因緣
而有常。身分塵刹普。舌柱梵大長。心心不觸
菩提用。法法無依般若光

冥冥而覺。全真絕學。海口自吞。驢舌須縮。圓
混有光兮。老蚌之胎。空同無物兮。枯龜之殼。
箇事而窮通。作家不啐啄。語出科模。用無稜
角。叢林笑相看面也。萎萎羸羸。三棒打不回
頭也。醒醒醒醒

精神矍鑠。化工模選。我轉一機。誰持六鑒。是
非生奪壁之謀。黑白戰爛柯之著。霽閣而河
橫。潭空而月落

性得淵源。窮通自然。潭寒龍蛻骨。松老鶴成
仙。無心白雲出岫。有應明月浮川。相逢偕伴
人間世。游戲塵塵三昧緣

髮鬢衰白而霜雪益深。肌膚蒼老而松桂剝
皴。四十餘年而窮通一默。百千三昧而游戲
諸塵

片月在水。孤雲出山。其靜而應。其動而閒。體
中不欲全露。用處只窺一斑。重重樓閣門開
也。彌勒不須輕手彈

岩岩之骨兮山癯。靡靡之姿兮水腴。心無住
而乃久。德有隣而不孤。虛空說法。頑石聽徒。
互換證明還了了。何煩佛祖費工夫

鬚髮衰殘。空山雪寒。眉目清淡。野水秋還。一
念萬年了塵劫。十方三世同正觀。翳翠天晴
而清虛廓徹。珊瑚海月而光焰波瀾。現形說

法應機感。笑指俱低百草端。
劫外游神。環中契真。幽靈自照。絕學爲隣。
碧瑤瑤海半夜月。赤珊瑚樹長年春。專柔一
氣。和光同塵。心心不觸。事事。物物無私。國
土身

靜之不昏。湛而若存。動之不渾。用而亡痕。入
見離微之根。出游幻化之門。赤水之求。故罔
象而珠得。庖丁之伎。乃亡牛而刃奔。百川碧
漲。三月紅繁。海不失於潮信。華自得於春恩。
白雲無根。青山有稜。自得一句。妙出三乘。和
氣而春回百草。光明而焰續千燈。淵默心傳
諸佛體。家風獨許少林曾

默而非緘。辨而罔談。須菩提慧空了了。儒尸
迦華雨。麤麤。更與剎塵分手眼。何妨機用見
鎚錘。箇人自得古佛同參

雲無心而不礙。谷有應而相宜。寂住通感。圓
明了知。性汪洋而海有受。氣突兀而山不移。
百年身後所須物。問取南陽忠國師
衰形老容。瘦竹蒼松。野食丹山鳳。雲吟枯木
龍。對機何似當臺鏡。扣應恰如隨杵鐘。了無
一物還我盧春

癡鈍之師。枯槁之姿。鼻寒垂涕。眼老生翳。玉
懷石而矩。珠養蚌而規。長短華枝春大第。東
西波棹月相隨

雪髮霜髭。古岩阿師。坐寒空劫眼。機活用時
眉。文殊靠倒維摩詰。帝釋仰贊須菩提。如今
喫飯下堂去。誰敢等閑欺石梯

秋生眉睫。雪積顚髮。見偏正之往來。得離微
之出沒。問問雲雨之雲。爛爛潮波之月。相隨

來也入諸塵。妙觸門門自超越
遠山之雪。今髮毛衰白。大壑之秋。今眼稜寒
碧。水雲肝膽。今佛世之燈。叢林事業。今祖宗
之脈。龍搜錦機。金刀玉尺。諸塵三昧。今還我
自由。二儀萬像。今與宅平出

千年氣溫。琥珀松根。半夜光吞。珊瑚月魂。混
沌鑿開。德雲下妙峯之頂。崑崙推倒。張竊到
盟津之源。出岫之雲。意間暇。盈科之水。流勢
奔。諸塵歷歷。三昧門門。妙觸應緣。還出礙成
家事業。付兒孫

天與之形。月皎河橫。地與之儀。山高水低。華
燈連有。據桃李默成蹊。十方三世。混不得。萬
像森羅。類莫齊

天之空。今星斗寒。海之縮。今潮波還。推月之
蟾止三脚。養霧之豹窺一斑。指出門門。問相
識。知音點頭。應不慳

真見無形。真得無名。全超影響。妙出塵情。夜
冷露濡而斗濕。天空霽闊而河橫。無住而住。
無生而生。相隨却到門門底。樓閣關開。彈指
聲

松老有骨。竹癯無肉。雪髮覆顚。霜眉映目。須
菩提坐空而談。維摩詰卷辨而默。拈來何處
不相逢。日面佛。今月面佛

寒竹癯長。蒼松老剛。身心鐵石。肝膽水霜。秋
天湛湛。遠連水。賓雁冥冥。初沒行。却來借伴。
隨事成章

寫出老僧形容可憎。秋生眼角。雪點眉稜。胸
次有丘壑。口頭無葛藤。功忘自據。菩提座。照
盡誰傳。般若燈。借光施設。恰恰相應

天童之師。頂雪領絲。三篋住山計。孤藤橫膝
時。潭寒秋到早。空闊月行遲。提起宗家無
字印。門門何處不相宜

默而藏妙而光。月之輪窄。斗之柄長。扶來草
木春。濡綠。奪去山川霜落黃。相契可處。自然
成章

雲水之身。叢林之人。眉毛長蓋眼。鼻孔直欺
唇。等閑西院兩聲鐘。急快雲門一路親。不肯
割城還奪壁。相如肝膽抑強秦

兀然而然。湛存象先。曹溪味橫畫。少室還默
傳。體不匿而了了。用不動而綿綿。得麟角。今
石頭足。拈虎須。今林際頭。壁上如今。謾撐起。
知音自然。聞說禪

事不在容。智不到宗。待雲雷而陶壁梭。授
衣鉢而盧老逃春。犀通半夜月。鶴夢千年松。
白髮蒼顏。跋步公。時人相笑。老龍鍾

稿木之形。谷神之靈。水冷看秋色。天空垂曉
星。一點心明。今非臺之鏡。大千卷出。今破塵
之經

源養而淵。燈傳未殘。照分光焰。流演波瀾。暫
時還落港。客事豈艱難。春上燒瘴。綠生草
端。無心爲潤。雲行麓。有應不留。珠走盤

非思量處。無住而住。離名象時。不爲而爲。香
象定中渡。寒蟾照復移。世間了了。虛空相。人
事叢叢。混沌眉。飽參底句。如何學。飯罷陸
篋肚皮

出入離微。偏正之機。變通動靜。殺活之柄。飛
流電火。今持林際之威權。函蓋乾坤。今得雲
門之號令。相隨百草頭邊。恰恰初無欠剩

了心非相。了相是心。卓禽夢寒號瑯樹。海月光射珊瑚林。影搖風竹響發秋。萬像森羅俱演說。寶陀巖上有知音。

寒淡相依。清白住持。秋橫兩目。雪覆雙眉。老兔推月河漢闊。賓雁沒煙星斗垂。窮通有自。機用輪誰。消得而今一瞬。不須別喚沙彌。

默默神澄。稜稜氣清。河漢之月耿耿而不夜。蕭蕭之風淒淒而有聲。相逢便說無生話。萬像森羅作證明。

佛燈未寒。祖華未殘。其傳今到爾。其事素來難。座須諸法空爲句。經在微塵破處看。而今呈似。莫道相謾。

妙出名象。非心非相。混融古今。是相是心。髮白曉霜厚。眼寒秋水深。寄語山形柱杖子。大家相伴做叢林。

識得本真。不隨生滅。雲磨空。秋波濯月。頭上有骨。眼底無肉。分影月隨流。閒心雲出谷。萬緣圓應。今廓周大千。一點靈虛。今默照幽獨。

眼冷眉長。鼻直氣快。彼彼常不輕。門門親自。在寂光而無中。妙用而無外。誰怕肉團礙世界。

智明而藏。淨極而光。四大蛇非蟄。六窓猴不忙。因緣仍善應。機用更優長。覲面相逢出思議。自然隨處露堂堂。

默而耀虛而照。借用不慳。合體無兆。石牛臥而青山寒。木馬嘶而明月曉。有底般人。相逢恰好。

雪洗寒岩兮。山林氣清。秋生煙水兮。江湖色

明。猶淨鏡兮對諸像。似空谷兮隨諸聲。游戲因緣三昧用。自然轉處不留情。

眉眼分明。風柳柔青。心膽純一。野華吐赤。了無物礙自由人。還得觀音妙智力。連城不割誰肯休。相如却奪秦王壁。

真非真假非假。是影是形。成幻成化。根門隨處拽得回。聲色自然騎與跨。耕翻海月之泥牛。游遍春陽之木馬。

髮際點白。眼眶含青。情枯歷歷。智照靈靈。形骸如槁木。蹤跡肖流萍。月明四海岸通暈。春在百華峰探磬。

梨杖橫膝。衲衣攤肩。默爲佛事。情忘世緣。家風空掃四壁。活計冷坐三椽。見聞聲色外相討。破曉青山啼杜鵑。

是心絕緣。寒灰不然。是身無我。芭蕉不堅。獨靈兮卓卓。湛存兮綿綿。春逐華枝長短。月隨水器方圓。

碧寒眼腦。黧黑面皮。佛魔銷鑠處。自己任持時。針或聯線。機不掛絲。風月渡河無夜色。水天連霧有秋姿。

畫者不相出脫。轉見面皮醜惡。蜂採百華春不飢。兔飲長河夜不渴。無事而禪。待緣而作。一機一警誰與知。百發百中絃銜筈。

是真非相。是相非真。拈轉四大。不立一塵。體合虛空有自己。用周法界無別人。一葉落兮天下秋。一華開兮天下春。

貧眉似促。飢眼覺大。口噤禪游。鼻通氣快。心不萌箇處轉機。卦未兆阿誰來買。應世隨緣。衲家得彩。

去就清貧。擔何苦辛。兀默三椽老。平生五合陳。出家意謂了身。住院還相累人。野水連天半夜月。幾林和氣十方春。

顛髮山雪。眶瞳水秋。月白潑河漢。露寒摩斗牛。留意千華裏。光風百草頭。如幻三昧兮。妙得優游。

默默無思。閒閒不羈。秋潮星河色。風吹月蕩漪。二儀前是我。萬像裏是誰。似難去取。決定相隨。

額高眼深。該抹叢林。人驚大膽。我自無心。默轉機梭路。誰投鉢水針。觀而相呈了也。擡頭何處相尋。

銷口而禪。饑腹而餓。透出劫空心相微。不見秋毫身量大。法喜爲食。法空爲座。毘耶門戶打開。少室家風。颯破。言滿天下兮。而無口過。

據胡床握麈柄。句中起倒。機頭偏正。真得出思議。妙應亡蹤。徹二儀萬像根源。識諸佛歷代性命。曲直逆順。今任縱任橫。長短方圓。今何少何剩。

默握麈尾。誰撩虎須。天水連秋色。魁杓夜轉樞。應兮應像。答兮答呼。森羅萬像。縱橫也俱。

百般千樣。會歸一相。一相無相識也。無磨與虛空等其量。河淡秋清。夜寒月亮。提携出也來人間。明明歷歷。諸緣上。

性空無根。性水無垠。應所知量。成其夢身。閒閒對萬像。飄飄出諸塵。物外有此不名物。人間有此沒事人。

面皮微紫。眸子深青。默臻閭奧。妙得門庭。微見二儀成一體。明知萬像不他形。

幻起有形。智空無名。秋生月窟。雲變乾城。摩娑百戰。脂癢舊。向道而今老太平。

皮蒼老松。色暗焦桐。微塵塵破。一印印空。大千經卷。鑰出礙。三世佛口谷吞風。六門丁用。雙眉有功。

雪顛未乾。秋波更寒。雲門舌不短。百丈鼻猶酸。心傳一燈自光焰。口翻四海看波瀾。問關半世。經歷百難。報道頭家休喝彩。而今雙六已居盤。

松老皮皺。竹癯節瘦。髮白遠山雪。心明長夜燈。回機歷歷。隨用騰騰。因緣妙觸初無礙。箇是玲瓏岩下僧。

地水火風。因緣會同。見聞知覺。門戶疎通。隨宜而得用。及盡而亡功。明白機輪還自轉。相逢誰識大家翁。

野雪髮鬢。秋山肌膚。物齊芳蝶夢。情盡露蟬枯。跡弭水歸海。光回星轉樞。言前薦得猶封殼。喝下承當又觸途。天上天下。只箇規模。

靜得其根。動應其門。家傳從佛祖。機用付兒孫。整開渾沌。派發崑崙。借與煙光成草木。華華葉葉氣溫溫。

髮衰雪白。眼寒秋碧。壁立千尋功消一色。體得有家風。心傳亡轍跡。少林祖師今。豈會唐言。黃梅行者今。不識橫畫。

撥眉蒼尾。望眼碧雙。未開熱戶。誰識漳江。不須狡兔治三窟。自有孤猿應六窓。運水般柴呈妙用。兒孫事業更撥撥。

雪髮霜鬢。風袖煙裾。空殼累于可卜。木森偶以成青。豹霧之虎。龍雷之魚。變化復何日。升騰似有初。舊時行履。故然改。向道而今井甌。隨。

形聲幻為。聞見智隨。自然出礙。平等何疑。鑒明而絕累。圓應而無疵。而今問爾。且道是誰。

霜之鬢雪之顛。竹之腹松之膚。河漢拍天岸。魁杓旋夜樞。珊瑚林月。長鯨驅琥珀松巢老鶴呼。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本無今有。覺空幻受。真相儼然。今威音之前。妙觸出礙。今影響之後。功極而轉身。說禪而借口。把住也。洞水逆流。放行也。曹山顛酒。

形骸猶如。林壑深居。髮衰雪白。閒情霜竹虛。智游空劫。珠胎蚌。妙應因緣井甌。豹霧之虎。龍雷之魚。黃梅衣鉢。繩繩信。盧老心傳不識書。

湖月之孤。岩松之癯。秋生眉目。霜侵髮鬢。諸法之相。了空寂。妙存之性。非有無。一應飛巨海。片雪點紅爐。應事頭頭俱出礙。自然妙觸角回途。

兀兀堆堆。觸體眼開。全身放下。借伴還來。一彈指響。流通句。樓閣門門見善財。

瘦骨岩岩。殘髭髭髭。坐寒雲巘。心空月潭。虛應亡機而若谷。深禪有口而如鉗。擊珠勿遺其色。囊錫不露其尖。皇道大平。沒撥角。自然雨五而風三。

老抱孤蹤。歲寒之松。靜含遠韻。霜曉之鐘。黃氏之羊起石。陶家之梭化龍。剎剎塵塵見身。

相。門門何處不相逢。顛毛之絲。眼角之顰。是身頽老。與世支離。枯禪心了。空劫鼻垂垂。曉寒霜結山川薄。霽夜月行河漢遲。借伴還來。機用妙。不銷彈指知音知。

形衰柳蒲。心老江湖。魚潛波路靜。鶴夢月巢孤。不損色香三昧手。粉粘雙股理華須。

高岩之雪。顛毛衰白。遠水之秋。眼稜寒碧。氣清夜永。今月低。斗冷河空。今露泣。借伴之機。起家之力。二儀萬像。今相與流通。十方三世。今自然平出。

至微至精。無像無名。其傳也默而成。其得也虛而益。夜永斗柄轉。秋高河漢橫。人來借問。正因字。鼠糞無將汚我羹。

心空自靈。性了非情。玉馬寒泉飲。泥牛夜月耕。塵塵智起。物物幻成。二儀萬像。縱橫說相。與今時作證明。

顛毛衰薄。春山雪作。胸襟疎豁。海門潮落。眉稜高而眼深。鼻筒直而口闊。幽靈絕待。今會傳祖禪之芳。谷神不死。今似得仙家之藥。相逢別峯。彈指開關。愁皮袋截。巷欄街。臭骨頭填溝塞壑。

青天無涯。白雲不羈。流水抱山轉。征人踏月歸。應以比丘得度者。箇般形像對來機。

野雲半肩。寒雪一顛。海樹珊瑚月。岩松琥珀年。眼合覓不見祖。心空初不留禪。森羅萬像。縱橫說。相與證明。輸我然。

內非可形。外還絕稱。妙圓一句。通變諸乘。混十界心。而靜其念。吞三世佛。而空其膺。真機。

。

了了。祖意繩繩。偏去正來兮。閑閑受用。圓規方矩兮。恰恰相應。

非默而默。不言而言。整混沌朴。決崑崙源。萬像總持句。諸塵三昧門。法法心心成佛事。華華葉葉受春恩。

了了智空。閑閑色融。闕體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湛湛河源翡翠碧。團團海日珊瑚紅。默默道游。靈靈破幽。斗魁光轉夜。河漢氣澄秋。入世隨流。門庭甚休。青鞋蹈雨俱低老。放浪風煙百草頭。

心心無住。了了有據。河漢橫秋。斗柄濡露。須菩提坐禪。僊戶迦雨華。蚌含明月鬼懷胎。勘破少林傳底句。

相承次第。皮肉骨髓。形分古佛家。氣出阿祖鼻。一根源既還。三昧塵全起。坦坦蕩蕩平等心。煌煌煌煌自然智。

鬚髮老而覆霜。心念淨而發光。妙照混三世。幽靈空十方。口吞諸佛而不爲大。舌挂梵天而不覺長。剎塵無間說。鷄鳥不亂行。平等是道。自然成章。

妙明絕思。廓靜無涯。智空三際。性融二儀。借功光歷歷。借伴老垂垂。文彩縱橫成底事。機頭初不掛梭絲。

垂老之姿。鬚髮如絲。淵默之味。耳口無疵。秋高河影闊。露冷月行遲。答呼若谷神之應。對事得珠色之隨。

劫壺廓空。一句圓通。若生玉殿。體露金風。妙盡不知處。光回還借功。鑑像之緣。而妙觸非受。谷神之應。而隨呼不窮。

規圓矩方。鳥。短鶴長。落日煙村牧笛。平湖月夜魚榔。

法法平齊。隨高就低。南日蜀葵向。北風胡馬嘶。

年齒垂垂。鬚髮絲絲。月寒無影樹。春在未萌枝。得失折肱塞人馬。輸贏欄柯樵子基。示現威儀而不起滅盡之定。不由心念而自然圓明之知。

髮雪毵毵。心老慙慙。指南話北。破二作三。守宗風之符節。握佛祖之鎚錘。陶形鑄器模楷。妙迸火流金鑄鑄。光明不斷燈燈夜夜。

學絕與隣。名生實實。少年行脚事。老倒住山人。拄杖雖無二升米。虛空自有十方身。一機歷歷兮三昧塵塵。

說得一尺。行得一尺。身非肉團。心如牆壁。用光眉十方。照世眼雙碧。諸塵三昧兮在我自然。萬像森羅兮與渠平出。

巍巍堂堂。智不可量。煌煌煌煌。靜自然光。松老西山雪。河明北斗霜。用之而行。舍之而藏。深林之晦。三眠兩繞。指之柔。百煉剛。

癯形老殘。孤節歲寒。照頂燭體眼。隨緣赤肉團。六街三市尋人去。相喚門門盡是檀。默成用密。智空理得。歷代祖心選同科。三世佛口閑掛壁。

老境侵尋。衰殘到今。霜鬚雪髮春猶淺。窺眼岩眉秋更深。

兀坐淵陰。潭空月沈。三乘乘外。一印印心。師子循行師子吼。旃檀圍繞旃檀林。諸塵說法諸塵聽。莫道無人爲賞音。

煙蒼蒼兮白鳥飛。水茫茫兮金鱗嬉。空杳杳兮智不知。覺冥冥兮性所宜。包萬像而括二儀。徹三際而周四維。影象榮榮品類差差。發揮元自我點化更由誰。方之則矩。圓之則規。不須特地。且變過時。兀兀騰騰。慙慙痴痴。跋跋挈挈。而萎萎蕤蕤。

說通齒豁。宗通句活。師庵心空。劫壺步闊。就位了無機。欄柯曾有著。招手相隨。應來。百草頭邊活卓卓。

性了有餘。體合太虛。心空歷歷。道契如如。答響神居谷。隨緣非覷。向道塵塵住三昧。何妨觸處卷而舒。

形容老癯。鬚髮雪敷。體明千劫眼。性靜萬機樞。變通自古門門活。伎倆而今恰恰無。一指頭禪隨處用。拈來百草俱抵俱。

一印印空。三乘莫窮。智了離微句。身分函蓋同。彌勒駕來樓閣外。文殊家住覺城東。隨身干木。到處家風。

拄杖倚床。默而成草。夜月通犀角。秋空沒雁行。清寫芭蕉雪。秀盛芙蓉霜。青原價問。廬陵米。會有知音句斷當。

默學少林。靜至本心。幽靈絕待。虛明白任。玉線金鍼。世家事。鸞膠鳳絃。山水音。隨方善應。不用相尋。

其誰而入。其微而出。一彈指響。樓閣開。身現門門千百億。

絕待而靈。無得而名。就位難辨。借功證成。合伴應時。節隨事放。光明。神歌社舞。閑心適塊。雨條風樂。樂太平。

理極非身。智明自神。三緣未作。一默含純。回途異類。出歷諸塵。臂臂月下。漣漪水。剪剪風斜。楊柳春。

野鶴骨癯。澗松皮魚。一身閑而雲行林壑。兩眼冷而秋入江湖。智到無而有。理極有而無。齊物蝶翻畫夢。隨機蜂理華須。開口也著合也著。風鈴發響谷隨呼。

爲僧副剎與世支離。目瞠青炯炯。頭髮白絲絲。劫空有句。真得無師。借功分照用。借位解提持。萬像森羅一音說。何須特地柱唇皮。妙存象先。圓成自然。佛燈焰續。祖華芳聯。野

況煙霞老。秋痕天水連。生無生性。住無住緣。隨分雪分齋一鉢。不嫌雲寄屋三椽。

明白無根。茫茫月魂。清虛不渾。蒼蒼秋痕。青天固可背負。諸佛等閑口吞。情空超物物妙。觸應門門。了知初不由心念。金色頭陀滅意根。

眸子射人。秋澗之津。顛毛衰白。霜松之晨。赤湖之林。潮漲而長鯨。飄浪。丹桂之影。月寒而老兔。推輪。明功借位。起幻入塵。百草頭邊有芳信。縱橫指點自家春。

無心之心。妙超古今。無相之相。不存情量。葉落木而秋開。月度山而潮上。柳絮之風隨。麥華之日向。

默而靜專。證之妙全。情盡性傳。心空覺圓。閒閒游幻世。了了應塵緣。燈籠露柱。渾機用。翠竹黃華。總說禪。

塵淨無餘。體明而虛。秋高夜永。河闊星疎。宛轉兼而到。偏圓卷復舒。媚川果若珠含蚌。應

物何妨并觀。

南臺之靜。中邑之應。圓明之知。平等之性。爛柯棋局。樵釣雪華亭艇。披叢林明白之襟。握雲水清涼之柄。動自風流。閒宜月定。心閒沉是賞音。相席何妨打令。

雲水孤藤。叢林老僧。澗翻口角。雪點眉棱。長春時節。相聯藥。破夜光明。自照燈。內無絲而

繫。外無縻而聚。蠅不起滅定。能應繁興。雪髮霜鬚。銳齒鷄膚。年侵蒲柳。日在桑榆。用持智之大柄。靜守道之元樞。而今百草頭邊。用妙得雲門一字俱。

曹洞宗乘。老難發興。秋波搖眼角。春雪點眉棱。一步跨空劫。孤心相續燈。西母之桃兮。秀結三千年實。北冥之鯢兮。蛻翔九萬里騰。珊瑚枝枝撐著月。出格雲門跛脚僧。

心心絕緣。了了亡年。吞佛空三世。披經等大千。妙觀智出礙。詔書春無邊。齊物竹床蝴蝶夢。雙飛栩栩華風顛。

妙而不有。空而不無。坐寒床下板。步轉劫前壺。返色光初發。知音德不孤。流長信是盈科水。盤走端如受影珠。

疎齒如鯢。皺皮若鷄。萬機頓削。一句全提。湛存性海。圓明心月低。有信風雷還。破蟄無言桃李自成蹊。

有應之身。無位之人。隨方面而見。妙觸而神。山林森森春在木。江湖澹澹秋生津。語不投機不展事。雲門一路從來親。

一切相空其後之心。一切心空其後之相。幽谷雲生寒潭月上。應因緣平定二儀。了幻化

森羅萬像。恰恰不疑。如指諸掌。

清淨本然。和合因緣。涅不繇而磨不磷。仰彌高而鑽彌堅。隨之無後。迎之無前。空空空處。亡中邊。而今信手拈來用。頭尾相應。正復偏。身老而衰。根鈍且遲。露冷河闊。天空斗垂。圓明三隻目。受用兩莖眉。鹿利大千。縱橫而妙觸。三尺丈六。笑語而相隨。

坐忘是非。默見離微。佛祖之陶冶。天地之範圍。鸛鵲眉底眼。空劫句中機。青原赭色麒麟步。藥嶠金毛獅子威。相逢捉手。大道同歸。

空劫默游。靈然破幽。潮揚光焰。珊瑚月。海縮波瀾。翡翠秋。於世無求。隨緣自由。百千三昧門門事。潦倒俱抵一指頭。

說真不真。說似不似。拈轉舌頭。提得鼻。空劫家風。衲僧田地。心心與祖相傳。佛佛見他出世。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

形貌春寒。顛毛雪殘。坐空生滅影。靜見離微端。珊瑚樹生玳瑁海。明月珠走琉璃盤。藏天下於天下兮。一性自然平等。出世間於世間兮。萬像誰敢相設。

天地含光。陰陽化章。疎腸清白。棗齒淡黃。叢林閒去。就雲水老行藏。百鍊之金。柔兮繞指。九試之玉。溫兮截肪。隨身干木。作戲逢場。默默靈光。堆堆坐忘。衲僧事業。宗印文章。應物空三世。隨緣遍十方。分身不用相。回互到處誰能作。覆藏。巍巍堂堂。煒煌煌煌。

雲水老身。叢林陳人。髮毛已雪。鼻氣猶春。平等應緣也。心心佛佛。自然說法也。剎剎塵塵。回途復妙。弄假像真。

回途復妙。弄假像真。

山帶雪而歲寒。水含月而夜闌。對機轉物。影草探竿。游刃之牛解。爛柯之局殘。西風雨歛。煙雲淨。北斗脚垂河漢乾。

形雖老蒼。事不窮忙。味真嚼蠟。面冷刮霜。撒手行空劫。全身入帝鄉。回頭游戲成三昧。春上百華峰采香。

曲木坐床。烏藤倚旁。孤禪一句。三世十方。青燈含華夜耿耿。白鳥欲沒天蒼蒼。却來有應。出礙無當。

丘壑精神。雲水陳人。心燈不夜。道樹長春。珠胎吞乎老蚌。龍宮躍于脩鱗。爛爛光輝。分明白之窟。稜稜浪級。今桃華之津。莊嚴三昧。游戲諸塵。

默默有句。今佛祖相傳。心心無住。今靈靈自然。石蘊玉而輝山。淵含珠而媚川。千億門開。彌勒彈。三十年用俱底。一乘底事。百草頭邊。

二儀之門。萬象之根。有無難議。青白不痕。偈功承祖。丁事付兒孫。採華香負。蜜蜂股齊。物夢翻蝴蝶。魂即相離。知恩報恩。

太行之雪春不消。黃河之月夜更饒。家風許清白。身世自超搖。離微器重。出沒機調。光焰波瀾俱滿。珊瑚林樹漲高潮。

雪拭晚晴。水受秋清。天空四壁。月冷三更。湛存而獨立。定應而周行。二儀之道成且平。萬像之印虛不盈。鷗鳥情閒機事外。夕陽沙上未寒盟。

老身且懶。居然從簡。白雪覆頭。烏華亂眼。心光傳祖燈。手段破家產。不到趙州喫茶。回

不問睦州擔板。借問諸人識也無。青山骨秀。閑雲散。

枯槁形骸。虛明性懷。秋河夜月。老樹蒼崖。一機色前自宛轉。萬像頭上誰安排。雲門拄杖。趙州草鞋。

性成而不立玄微。智詣而難分是非。天竺雲。澹泞夜冷月依倚。蝴蝶夢魂兮。春書飛而齊。物自鷗盟事兮。夕陽臥而亡機。

皴皮似雞。疎齒如鯢。諸緣坐斷。一句全提。夜月圓明兮。珊瑚海闊。晚雲破碎兮。玳瑁天低。肌骨瘦寒。氣貌衰殘。坐冷秋生河闊。心空月墮。潮乾善財游歷百城了。樓閣門開指一彈。

古岩老僧。百事不能。飽雪筠林野之姿。纏猶高節。抱松石歲寒之骨。老更蒼稜。去就且拙。唱酬可憎。憤嚴逆流洞水道。孝滿朝酒曹山會。

靈靈而空。了了而融。正偏之機轉。佛祖之道同。玉井有月。冰壺無風。兒孫得力成家事。影現諸塵三昧中。

精神自然。秋早春先。蟠胸丘壑。繞齒風煙。理無生而心傳阿祖。神不死而道出諸儒。蒼黃醉酣兮。將軍嚼鐵之日。黑白勝負兮。樵子爛柯之年。

默默亡言。靈靈見根。鼓過塗毒香。燒返魂。物物無心影。受鏡。塵塵出礙聲。臨壇。

萎萎羸羸。病起風姿。跛跛挈挈。老來事業。坐穩三際半。心空百念絕。森羅萬象信峭嶮。門門三昧從施設。

髮白齒豁。鼻垂口闊。坐冷月依依。氣清秋漠漠。離微出入門開。正偏往來機活。雙碧峯婆眼有神。分明百草頭邊藥。

慧而能定。定而能應。空有短長。初無欠剩。定慧力莊嚴。性相心齊證。妙觀察智照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默默而游。月冷天秋。靡靡而周。雲行水流。身心無畔岸。機用有鉤鉤。諸塵三昧縱橫句。分付之人拄杖頭。

妙了常存。幽靈不昏。偏正旋樞。離微見道。根微塵破。處大經出。冷口開時。諸佛吞。隨緣歷歷。得用門門。成機家事。分付兒孫。

影之神物之春。鶯喉頻之滑滑。柳眉目之津津。蜂股華須粉。蠟脾蜜醃醇。等閑諦了游戲事。端的還如幻化人。

湛存不渾。靈明不昏。派分河漢底。流決崑崙源。見聞了成。一相。影響應空六根。體本真如。能來生滅之界。用隨生滅。却入真如之門。叢林參飽三條篋。雲夢等閑八九吞。

淵默元成。至虛不盈。體天地之含光。十方昭徹。用陰陽之變態。萬像峭嶮。百戰癡知風雨信。垂頭兀兀老昇平。

龜兮著兮。祛執決疑。師兮範兮。扶斜理差。定微其底。慧窮其涯。箭撞箭破。珠旋影隨。默成其性。慧潤共定。虛應六窓。觀通三徑。善巧開權。觸機墮筭。怪殺者僧。藥多成病。

祖祖家傳。心心印全。混沌未受鑿。威音不得專。蕉雷文象齒之。所以。桂月暈犀角之能然。水白竹來兮。綠非假借。風從華過兮。香有因緣。

像取模畫。人成幻化得失一闕。是非一馬。建立撥撥。權行且且。平貼而安。放蕩而野。科白弗存。軌儀何暇。飢則食飽則飽。硬而枕軟而藉。出世間於世間。藏天下於天下。更問如何之乎者也。

本來無物。當處出生。白鴿穩之頭髮。烏律律之眼睛。誰敢居尊宿。僧相奉老成。現威儀住滅定。隨影響放光明。玳瑁海深難尋月之蚌。珊瑚林沒誰見驪湖之鯨。

兀兀默耕。天成地平。一心無住住。萬像不生。起家空劫壺中句。借伴今時路上行。撥叢林人七八處。令行而據。握拄杖子四十年。師坐而橫。用之不敝。虛而不盈。

湛乎性源。游乎度門。動靜出礙。方圓不痕。寒木得春曉。雪窓亡夜昏。通塞也虛離。賞坎。變化也連乾。斷坤。六和合而無功。脫略三千之界。萬差別而有據。今。齊承一點之恩。

這箇形容。緣報遭逢。藏萬德於未兆。最六用於無蹤。雪陣血戰。玉田歷農。影響若空谷。隨扣如霜鐘。竿頭不是風幡動。知有此事還盧春。

碧湖之松。煙巢之鶴。野性閑閑。癯身卓卓。江含月而練長。水連天而秋闊。一點分明。十方虛豁。

跡像而無。純全而有。陰陽不測之神。生滅不到而壽。十方界聊現半身。三世佛不消一口。只箇山形拄杖子。與君觸處相隨走。

目深額聳。口方鼻端。秋雲消。今天青而闊。夜月上。今水白而寒。看看影像隨應。分明珠走。

盤

用得乎眉。體全乎鼻。香象不群。金毛無畏。明妙吉之初心。入普賢之幻智。回途放曠。知不知。般若光中熟游戲。

雲水之身。山林之氣。不專乎學。不游乎藝。默坐而心空。妙傳而道貴。西風凄清。秋有痕。長天碧淨。雲無蒂。從來佛祖真宗。只麼克承家世。

山光寒點雪。水色冷磨秋。肝膽古鑑淨。身世浮萍流。罔象而珠得。亡牛而刃游。瑞鳳入網。今連翥上鉤。箇般手段。今老不傳休。

淵默而明。湛存而妙。三世齊平。十方圓照。月隨水而流。風入松而嘯。相逢會有知音。向道自然同調。

鼻直口四方。眉低眼三角。默默句難傳。深深誰轉脚。入掛樹之壺。天地能闊。得爛柯之槩。黑白未錯。如今更不囊藏。到處隨宜著落。

了了常知。靈靈匪思。妙空三世。圓包二儀。針鼻長通線。梭躋細吐絲。出谷白雲風斷送。盈科流水月相隨。普應群機。今自然合宜。

衆流吞海。大澤藏山。磨雲月兮蟾蜍膽冷。臥風波兮鷗鳥情閒。

眉目精神。畫工裝點。功轉玄微。了無絲髮。秋天清而河氣澄明。夜水白而月魂激灑。物物頭頭應化身。超出機前有刑典。

廓然而瑩。了無餘影。卓爾而在。豈有他痕。靜非像也。徹見其源。動順緣也。萌發其根。用綿綿兮。攪不渾。

鑑之現像。谷之藏神。六門隨萬彙。三昧入諸

塵。月通犀角。華到蜜房春。歷歷之機果明。了。更嫌何處不相親。

響而噴伸而悅。默傳鼻孔家風。用付眉毛時節。放下機投。展開漏泄。十方三世。今同得同參。二儀萬像。今同聽同說。

止水懷月。空山吐雲。清白自若。高閒不群。丘壑性靈。今猿鶴得伴。江湖情味。今鷗鷺相分。霜洗斗魁。秋生河漢。形天矯而長松參雲。氣澄明而餘潦退岸。

髮皚皚而雪山。目湛湛而秋潭。杖拂老伴叢林。飽參。萬全非一有。二破却成三。門門虛而正受。物物各自禪談。春亭不要閒。猿藉華鳥而今罷了衙。

白髮蒼顏。三簋住山。開眼不覺曉。靜坐不知閒。善應全機用。靈明入道環。而今相伴塵中去。榆葉青錢莫我慳。

行起解絕。宗全說缺。根根塵塵。今元自現成。佛佛祖祖。今何勞施設。本色當行家。賞音箇時節。遲日風流。轉柳腰。遷林語軟。調鸞舌。亡牛刃游。罔象珠得。沙漠漠而鷗寒。天蒼蒼而雁沒。

石上足蟠。人間全乾。秋生眼角。喜入眉端。丘壑之身心。魂磊。叢林之肝膽。衰殘。湖月依倚。夜霜濯磨。而氣韻清白。岩松偃蹇。朔雪灑洗。而精神翠寒。行脚屢敗。住山驚寬。點著破窺。

墮。呼回倒剎竿。光陰催促。三眠。風雨兩摩。百戰。影像受鑑。音聲度垣。寂默。獨體眼。光明。赤肉團。雲錦舒春。今華容光焰。潮雷卷雪。今海口波瀾。掛拂之喝。拄杖之竄。胡餅漫頭。

有變通而紹祖供職。蓮華荷葉沒科臼而說
禪制室。相隨學步。莫似邯鄲。

烏巨光長老寫真求贊

骨寒氣麻。頂雪頰絲。牛首之懶。虎頭之癡。兀
兀逃禪處。空空選佛時。九萬鵬風扶羊角。千
年兔月臥峨眉。門門幻起。塵塵智隨。蝴蝶夢
游兮。莊生齊物。桃華眼冷兮。靈雲不疑。初無
稜縫。渾莫鍼錐。巴陵曾對吹毛劍。珊瑚撐月
夜枝枝。

眞首座寫真求贊

覺海元澄。性天廓平。耳眼空更遠。息氣細而
清。露寒斗濕。秋淡河橫。叢林底去就。百草頭
光明。蛾眉之月。今三千刹海。羊角之風。今九
萬霄程。肚皮參飽。肝膽老成。揮斤容易。其器
受太難生。爲爾一斷鼻。聖從教四望人驚。

教監寺寫真求贊

胡床一默。智游理窟。偏正往來。離微出沒。上
下混成也。二儀之根。去來平等也。三世之則。
有時隨應。諸處不可說似一物。修證不無。污
染不得。震之東。兌之西。離之南。坎之北。青州
布衫。鎮州羅縠。當家行眼裏有筋。本色漢舌
頭無骨。

小師智臨禪客寫真求贊

雲石雪松。歲寒之友。曉月霜鐘。清白之音。
容自樂也。村歌社舞。平懷也。牧笛歸農。暴雨
卒風。潛神堂而避陣。吼雷掣電。戰禪席而交
鋒。十分閑暇。一等疎慵。青山白雲之去就。浮
萍流水之行蹤。披霧縹文豹。吟雲蛻骨龍。身
老藝孤。今難其授子。智齊德半。今未可傳宗。

鄭成忠寫真求贊

智不能知。識不能識。一氣輕清。雙瞳冷碧。遠
開夢覺。十方處。須臾一時。鯢鯢鵬搏。九萬里
成乎一息。物我普融。自他平出。珠受色而不
痕。劍揮空而何跡。須臾更指。響。彌勒開開也。
許是重深。塵刹分身。普賢毛孔也。初非迫
窄。

王承事寫真求贊

蒼凌巖頭。瑤瑤蘊石。而輝山。老節歲寒。琥
珀抱松而永年。威音未與之際。混沌欲墜之
前。叢林大義。今道尊百丈。刹海平潮。今月現
三千。我爲爾說法。爾爲我開田。據坐松根。右
頭上。知音人信。默心傳。
明州天童覺和尚眞贊終
弟子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
李端民

謹施俸資。添助開板。所期

善利增崇

緣算

紹興丁丑夏安居日。小師比丘智宜。募緣開
板。

奉三寶弟子。吳興王守超。并女弟子章二

十八娘。遷小十三娘子。共施家財助緣開

板。各答四恩三有。比丘靈岳冲義施財添

開板。答四恩三有者

天童覺和尚眞贊終

勸誠宏智禪師行業記

宣和六年。向公子誣使發運事。夢僧導至古

寺。余其勝曰。陽州。莫測也。秋九月。泗洲普照

王寺。闕住持者。向公開長蘆第一座僧正覺

倡曹洞宗。衲子信嚮。具疏與帖。請補其處。既

至。問其鄉里。曰。陽州。始悟昨夢。愈加敬禮。師

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天下。嗚乎。達人。大士。

出應於世。爲人天師。夫豈偶然也哉。師姓李

氏。母趙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

誦書。日數千言。少日。遂通五經。祖寂父宗道。

久參積翠老南之子。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

其父曰。此子超邁不群。非塵埃中人。宜令出

家。異日必爲大法器。十一歲。得度於同郡淨

明寺本宗。十四歲。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

十八歲。出遊諸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

誓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

師英拔。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爲我下一轉語。

師應聲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爲請憑以行。

渡河之洛。坐夏於少室山。日擲疏笺。供給病

僧。蔬且盡。則採藥苗繼之。游龍門。遇鄉僧。

挽師同歸。師曰。出家人脚。本爲參尋知識了生

死事。鄉關非所懷也。腰包徑至汝州香山成

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問僧誦蓮經。至父

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警然有省。急詣丈室

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

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

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

有甚麼限。師云。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

喏。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師乃造焉。霞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

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這裏。師擬

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師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子。師云。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云。未暇得打爾。且去。時二十三歲矣。霞退居唐州大衆。師從焉。住山昇和尚。亦淳之嗣子。舉師

立僧。霞住大洪。師掌記室。宣和三年。還首座時。金粟智雪寶宗保福。鳳山釗。皆參隨之。明年分座於廬山圓通。照開提席下。真歇住長蘆。聞師名。遣書招之。掃鍾出迎。大衆聲觀。師須眉奇古。傾然而黑。衣襖破弊。履機皆穿。真歇遣侍者易以新履。師却之曰。吾豈爲襪而來耶。真歇與衆懇請。居第一座。時衆踰千七百見師年少。初亦易之。至秉拂老於參請者。無不心服。又二年住泗洲普照。實始出世嗣法淳和尚。前此分寺之半爲神霄宮。而又兩淮荐饑。齊厨空乏。二時所須。難以菽麥。師至。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師命如初。已而檀施填委

徽宗皇帝南幸。師領衆起居

上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方袍整肅。威儀可觀。異之有

旨召師。面受

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師之受請而未至也。僧伽塔相輪中。香煙騰空。直亘東南。師入寺乃止。建炎元年。住舒州太平。又住江州圓通。能仁。自能仁謝事游雲居。時圓悟勸禪師住山。會長盧廬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定郡王令裕。力勉共行入寺。未幾知事以乏糧告。師不答。時大寇李在。抄界境上。領兵入寺。無

不憚駭。師安坐堂上待其來。以善言誘之。在稽首信服。揮其衆登金殿以供衆。一方亦賴以安。建炎三年秋。渡江至明州。欲泛海禮補陀觀音。道由天童山之景德寺。適闕主者衆見師來。密以告郡。師微聞即遁去。大衆圍繞通夕不得行。不得已而受請。未幾僧人侵犯境內。諸寺皆謝還雲游。師獨來者不拒。或以爲不可。師喻之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即今幸其尙爲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寇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歎服。以爲神助。伯庠聞師名舊矣。歲在戊午。教授州學。始識其面。嘗訪師自小白捨舟道。松陰二十餘里。雄樓傑閣。突出萬山之中。固已駭所未見。入門禪龕萬指。默座禪床。無聲歛者。伯庠頃侍。老先參政。遍歷襄漢江西南嶽。未有如是盛也。聞之長老尊宿。皆云。天童舊衆不滿二百。師之來四方學者。爭先奔湊。如飛走之宗鳳麟。百川之赴滄海。今踰千二百衆矣。來者益多。餽釜將竭。主者惶懼不知所爲計。白師以僧糧垂盡。師笑曰。人各有口非汝憂也。言未既。闍者告嘉禾錢氏航米千斛。艤於岸矣。紹興八年九月。被旨住鹽安府靈隱寺。將行大衆悲號。有烏萬數。亦哀鳴隨師。踰數時乃散。十月有旨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異時長蘆雪峯僧方盛時。各居一堂。別爲四五。天童衲子既多。師以己意指授匠者。爲一堂以處衆千二百人。悉皆容受。雄麗深穩。實所創見。卽兩山間障海潮而用之。歲入

三倍於前。凡衆所須無不畢具。此雖有爲事。然他人睥睨不敢措手者。師優游其間。卽日趣辦。二十七年秋九月。忽來城中。謁郡僚及素所往來者。又之越上謁帥守趙公令諤。因遍詣諸檀越家。若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已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者索筆作書。遺大慧禪師。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大慧夜得書。卽至山中。以十四日奉師全身。葬東谷塔。道俗送者。增山盈谷。無不涕慕。自師之逝。風雨連日。及葬開霽。事畢如初。師具大慈悲。誘接不倦。投籌入室。潛符密證者。不可勝紀。師於受施無貪。行施無厭。歲饑艱食。竭已之長兼糴贍衆之餘。賴以全活者。亡慮數千萬人。居常施者金帛滿前。悉歸於衆。丈室蕭然。弊衣糲食。不破中冷。以終其身。每雜髮衆之。必生舍利五色。或髮貫其中。有得墮齒者。舍利生。生不已。葬後人所禱之。或得於蒨簾。或得於衣履。不常其處。寺去水遠。師鑿石爲畎。子母相銜。齋厨浴室。無不周遍。官家婦人。有入寺者。欲盥手畎中。忽陀躍而出。婦人驚倒。久之乃蘇。貴人子館法堂西。酒肉自隨。或止之不從。俄而法鼓雷震。墮地。貴人子惶懼而去。今有震跡存焉。一日小行者。僂仆於地。言曰。我護伽藍神也。與太白神角力。可令僧衆誦呪助我。或曰。何不以告堂頭。神曰。我聞覺和尚住此十餘年矣。每至寢堂欲見之。卽戰慄不

能前。竟未之識也。其爲文初不經意。下筆即成。中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用菴。親爲書石。歎曰。與三祖信心銘相後先矣。師去世之五月。

詔諡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知政事周公葵爲之銘。凡師應世之跡。見於塔銘者。茲不復叙。嗚乎。此特師之事業。可形於言者爾。若乃妙用縱橫。不痕不跡。全超卒劫之前洞微威音之外。不可得而擬議者。又非文字之所能載也。

乾道二年六月日

左朝奉大夫侍御史王 伯庠 記

比丘悟遷開板

戊午年刊記

宏智禪師廣錄卷第九

No. 2002 A

如淨禪師語錄序

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苟得其由。門戶易入。雖取捨少異。作用非同。要之殊塗一致耳。惟天童淨禪師。不流不倚。兼而有之。自成一家。八面受敵。始以竹篋子久知痛癢。後因一滴水漸至澎湖。斷壁懸崖。斬釘截鐵。所謂用法得法外意。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者也。觀其登寶華座。若猛虎踞。擊大灘鼓作獅子吼。直使人天讚仰。魔鬼歸降。至於一偈一話一言。呼風吐雲。轟

雷掣電。千態萬貌。不可窮盡。近世尊宿絕無僅有者。凡歷四大寶刹。孤雲野鶴。去住自如。皆於是見焉。故勇猛精進者得之。猶入暗室遇大光明。見種種色。退縮未識者畏之。如子弟之對嚴父。殊不知藥餌。而厥疾。瘳終有益矣。師之得力處。出生入死處。固難以形迹求。作實法會。然觀水必觀瀾。涉大海從津涯。故舍其言。無以求其奧也。宗上人。以師之法語。傳于序。其篇首。予則安能。蓋予與師。爲鄉國人。爲道誼友。且心眼相照。不可無數語以述大概。因卒爾以附于帙尾。若夫發揚盛美。使燈燈相續。師之名愈久而愈隆。則有當世之名公鉅儒在。紹定二禩歲在己丑。桐柏散吏呂瀟 敬書

如淨禪師語錄目次

上卷

序

清涼語錄

瑞岩語錄

下卷

天童語錄

上堂

頌古

跋

淨慈語錄

再住淨慈語錄

小參

普說

法語

讚佛祖

小佛事

偈頌

如淨和尚語錄卷上

住建康府清涼寺語錄

侍者文素編

師於嘉定三年十月初五日。於華藏褒忠禪寺。受請入寺。

指山門截斷程途。驀直來。乾坤洞徹。此門開。左邊拍兮右邊吹。倒翻關。極起風雷。

指佛殿。開殿見佛。眼中毒刺。咄拔却。刺。禮拜燒香。顛倒鈍置。

踞方丈。扶出達磨眼。作泥彈子打人。高聲云。看海枯。徹過底。波浪拍天高。

師至法座前。拈帖。筆頭禿盡一毫通。至治寥寥。靜極中舉帖云。看點起風雲。傳號令。雷霆激。舉振綱宗。莫有共相證據底麼。切忌側耳。

拈請疏。瞿曇頂骨。夫子眼睛。兩彩一賽。玉振金聲。

指法座。大地平沈。此座高廣。千變萬化。無功受賞。

敘衣就座。問答乃云。提露柱。懷胎忽。然爆裂。突出無孔鐵槌。歷劫都盧。敗缺。直得金粟大士。毘盧麟堂。親從毛錐子上。吹一陣業風。使其變作水牯牛。徹顛徹狂。東撐西拄。南倒北插。未免犯太平水草。破清涼田地。深栽荆棘。遍布荊棘。以此斷臨濟命根。以此瞎衲僧眼目。

以手拍膝云。叱叱。者畜生。驢馬。和句引惱亂。閻浮笑殺人。雖然與麼。畢竟功歸何處。

總在吾皇聖化中。復舉座三聖道。逢人則便。

出。出則不爲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

便爲人。此兩則公案。驗盡衲僧。難爲著眼。忽

被我大檀越建康府主等。閑觀破舉。似清涼。可謂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未免借尚書鼻孔。爲叢林出氣。有箇口號。舉似諸人。一舉首登龍虎榜。太平親到鳳凰池。全生全殺超言象。更透機先向上機。

請首座上堂。拔斷毒蛇尾。巴穿住黑牛鼻孔。虛空背上牽來。大地六番震動。甚惡毒。分甚仇讎。屎尿腥臊。汗血流。擬將眼觀無蹤跡。箇是清涼第一頭。喝一喝。

元宵上堂。過去然燈佛。相索弄業識。現在漏燈。盡光影瞞人眼。未來乾紙燃賊賊無處典。咄。獨體前點破。鼻孔裡看見。衲僧門下黑漫漫。歷劫不分通一線。

諸方道舊至。上堂。大道無門。諸方頂額上跳出。虛空絕路。清涼鼻孔裡入來。恁麼相見。瞿曇賊種。臨濟禍胎。嘆大家顛倒舞春風。驚落杏花飛亂紅。

謝緣西堂上堂。梅花清曉香。爛熳而借功。柳線早春濃。日暄而轉位。非那邊去。從者裡來。哆哆和和兮。主賓妙叶。跋跋挈挈兮。偏正全該。直得泥人舞袖。石女吹笙。自然清白傳家。猶是兒孫邊事。且道。威音已前一句。又作麼生。千光不照空王殿。夜半烏雞帶雪飛。

陳宜義生日。陳宜義。春風輕春日晴。柳眼青黃鶯鳴。鶯鳴。鶯鳴。惹惹生瑞氣。世上老人天上星。恁麼見得。釋迦讚歎彌勒證明。蟠桃仙果笑中呈。雖然且道。林下衲僧將何酬獻。手中千古

一枝藤。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近日江山歷。靈臺一點不措磨。春風花草香。貪生逐日區區去。泥融飛燕。子喚不回頭。爭奈何。沙暖睡鴛鴦。大衆清涼。夾頰念詩。還有綱宗。眼目變。噯。杜鵑啼不徹。血流山竹裂。

四月八日上堂。雲開山嶽露。雨過色新鮮。瞿曼不出世。敗闕未生前。天上天下賊是小人。三拜起來。澆惡水。護將掩彩當巖巖。秋早上堂。一葉落空索索。天下秋乾剝剝。大衆若還坐在著裡。總是渴死底漢。且作麼生。討條活路。清涼有箇方便。卓拄杖一下。霹靂一聲。滂沱大雨。笑看烏藤倒上樹。

臘八上堂。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覓處。誑人剛道悟明星。清涼恁麼讚歎。喚作知恩報恩。其或不然。年年臘八。一甌茶。禮拜燒香。鋪置他。正且上堂。今朝正月初一。一舉上上大吉。吉無不利。春風和氣。散入花梢。百草頭塵塵剎剎轉風流。

元宵上堂。獨體前。腦蓋後一點洞明。光影裡走。畢竟如何。咄。然燈古佛轉請詔。

二月一日上堂。大衆無面目漢。面目全該日烘。楊柳眼。烟抹杏花腮。其或不然。黃鶯啼不盡。特地地下枝來。涅槃上堂。瞿曇。夜半翻筋斗。萬像平沈大地空。贏得波旬拍手笑。燈籠露柱暗搥胸。清涼當時若見。亦乃拍手大笑。何故。理長則就。既到今日。又作麼生。無限山花與流水。幾多啼鳥共春風。

四月八日上堂。龍生龍鳳生鳳。指天指地獨稱尊。老鼠兒。巡屋棟。大衆助破了也。其將惡水。藤頭澆。兩黃金也。合消。玉頑石住。報恩陸。陸。白圭無玷。頑石點頭轉關一拶。佛祖仇讎。咬猪狗。漢轉風流。中秋上堂。雲散秋空。即心見月。舉拂子云。看家家門前。照明月。處處行人共明月。騎鯨捉月。擲船載月。忽然月落夜沈沈。笑殺胡僧商門缺。

請緣西堂。再充首座。上堂。當堂不露。主人翁元是舊時。惜影全彰。第一座屈煩今日。雪夜金烏。歷堂炎。天玉兔。轉懷妙叶兒孫。全該祖父。木人執板。雲中拍石。女含筆水底吸。雖然如是。且道。垂手那邊一句。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衫。

請知事上堂。清涼大火聚。炎炎沒回互。衲僧赤骨律。通身是劍樹。在裡許。相挨厮拶。在裡許。放行把住。放行把住。逞風流。總是冤家笑點頭。

冬至上堂。昨日一線短。今朝一線長。針眼裡過。尺寸上量。短長。慕。箭。斷。巧。綉。出。鴛。鴦。舉拂子云。看。還。見。麼。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咄。都不見。最親見。斬新慶賀。千化萬變。

十月朔一書記至。上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二由一有。一亦放下。擊拂子一下云。然後向者裡拈起。謂之衲僧火柴頭。大海波心輕。掙動。須彌頂上。汗通流。今朝以此開爐。無賓主話。勘破趙州。雖然擬歸。暖處。箭過。獨體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四月八日上堂。龍生龍鳳生鳳。指天指地獨稱尊。老鼠兒。巡屋棟。大衆助破了也。其將惡水。藤頭澆。兩黃金也。合消。玉頑石住。報恩陸。陸。白圭無玷。頑石點頭轉關一拶。佛祖仇讎。咬猪狗。漢轉風流。中秋上堂。雲散秋空。即心見月。舉拂子云。看家家門前。照明月。處處行人共明月。騎鯨捉月。擲船載月。忽然月落夜沈沈。笑殺胡僧商門缺。

請緣西堂。再充首座。上堂。當堂不露。主人翁元是舊時。惜影全彰。第一座屈煩今日。雪夜金烏。歷堂炎。天玉兔。轉懷妙叶兒孫。全該祖父。木人執板。雲中拍石。女含筆水底吸。雖然如是。且道。垂手那邊一句。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衫。

請知事上堂。清涼大火聚。炎炎沒回互。衲僧赤骨律。通身是劍樹。在裡許。相挨厮拶。在裡許。放行把住。放行把住。逞風流。總是冤家笑點頭。

冬至上堂。昨日一線短。今朝一線長。針眼裡過。尺寸上量。短長。慕。箭。斷。巧。綉。出。鴛。鴦。舉拂子云。看。還。見。麼。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咄。都不見。最親見。斬新慶賀。千化萬變。

十月朔一書記至。上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二由一有。一亦放下。擊拂子一下云。然後向者裡拈起。謂之衲僧火柴頭。大海波心輕。掙動。須彌頂上。汗通流。今朝以此開爐。無賓主話。勘破趙州。雖然擬歸。暖處。箭過。獨體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四月八日上堂。龍生龍鳳生鳳。指天指地獨稱尊。老鼠兒。巡屋棟。大衆助破了也。其將惡水。藤頭澆。兩黃金也。合消。玉頑石住。報恩陸。陸。白圭無玷。頑石點頭轉關一拶。佛祖仇讎。咬猪狗。漢轉風流。中秋上堂。雲散秋空。即心見月。舉拂子云。看家家門前。照明月。處處行人共明月。騎鯨捉月。擲船載月。忽然月落夜沈沈。笑殺胡僧商門缺。

請緣西堂。再充首座。上堂。當堂不露。主人翁元是舊時。惜影全彰。第一座屈煩今日。雪夜金烏。歷堂炎。天玉兔。轉懷妙叶兒孫。全該祖父。木人執板。雲中拍石。女含筆水底吸。雖然如是。且道。垂手那邊一句。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衫。

請知事上堂。清涼大火聚。炎炎沒回互。衲僧赤骨律。通身是劍樹。在裡許。相挨厮拶。在裡許。放行把住。放行把住。逞風流。總是冤家笑點頭。

冬至上堂。昨日一線短。今朝一線長。針眼裡過。尺寸上量。短長。慕。箭。斷。巧。綉。出。鴛。鴦。舉拂子云。看。還。見。麼。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咄。都不見。最親見。斬新慶賀。千化萬變。

十月朔一書記至。上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二由一有。一亦放下。擊拂子一下云。然後向者裡拈起。謂之衲僧火柴頭。大海波心輕。掙動。須彌頂上。汗通流。今朝以此開爐。無賓主話。勘破趙州。雖然擬歸。暖處。箭過。獨體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

技。而今到處成荆棘。却笑春風驟亂吹。諸方

說禪清涼念詩還當得麼。其如不然。燒香點

燭拜泥團。腦後遼天鶴子飛

祈晴上堂。一滴不息。兩滴三滴。滴滴灑灑。連

朝至夕。變作滂沱。勿奈何。山河大地。裂風波。

打噴嚏一下云。總不出衲僧噴嚏一激。直得

雲開日出。舉拂子云。大眾向者裡看。朗朗晴

空吞八極。若還依舊水漉漉。渾家飄飄墮羅刹

國。稽首釋迦。南無彌勒。能救世間苦。觀音

妙智力咄

建衆寮上堂。喝一喝。大地平沈側。布黃金

虛。空透闊。高架桁檣。依稀馬廐。彷彿牛欄。

鴛眼應睛不許看。所以立無功之功。受不賞

之賞。鐵漢痛拔毛。金剛齊合掌。風吹雨打日

頭曬。坐臥經行相慶快咄

煨髮上堂。活剗群牛腦後毛。風吹日炙轉腥

臊。不堪狼藉薰天地。罪惡重將業火燒。恁麼

見得。切忌死灰尋舍利。臭烟蓬煇焰頭高

米船歸上堂。船無底米無粒。積岳堆山。洪波

直入。恁麼歸來。得自由清涼門下盡點頭。且

道清涼說箇甚麼。大功不賞。千古標榜

寮禪客至上堂。金剛寶劍入紅爐。煨出楊岐

三脚。隨到處沙場。磨死戰。獨體交衲血模糊

四月一日上堂。慘徑楊花鋪白甌。點池荷葉

疊青錢。兩彩一賽。其或未然。竹根稚子無人

見。沙上鳥雞傍母眠

上堂。秋風涼。岩桂香。未歸客思故鄉。吾無隱

乎爾。捉賊須捉賊。會麼。舞蝶遊蜂過短牆

台州瑞岩禪寺語錄

侍者 妙宗 編

指山門。不會動步上天台。金鎖玄關盡豁開。

坐斷巖峯第一句。萬機俱透起風雷。

踞方丈。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爐鑪且天。莫有

透錫鎚底麼。咄。倒退三千

指法座。平沈大地。高出虛空。機先坐斷。遊戲

神通。須彌燈王立。下風索話提綱

謝知事上堂。打破黑漆桶。十方空豁豁。爆雷

一喝變通。掣電千機頓發。便可以束行撐架

門庭。西班怒罵佛祖。收放絕來由。縱橫透今

古。正當恁麼且道。不立功勳一句。如何大家

頭上添灰土

上堂。韓信造浮橋。李廣入布袋。一箭透雙關。

乾坤無罣礙。瑞巖門下。還有人麼。設有斬

爲三段。何故老婆心切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打圓相云。看日南長至。

眼睛裡放光。鼻孔裡出氣。還知向上事麼。飽

飯快活。厨一堆。超過瞿曇授記

上堂。斬鯨龍頭角。截虎豹爪牙。爛泥團受用

不盡。踏著刺方見作家。其或未然。誰在畫樓

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打板普請坐禪。第一切

忌。瞌睡直下。猛烈爲先。忽然爆破漆桶。豁如

雲散秋天。劈脊棒透胸拳。晝夜方纔。不可眠。

虛空消殞。更消殞。透過威音未脫前。喫栗棘

金剛恣交交。凱歌高賀微風顛

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生出箇老鷄。毛

長嘴短。鸞鷟形。飛起一天星斗亂。古人恁麼

道。只今衆中。莫有眼明心悟底麼。出來與古

人相見。其或未然。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

翻鸚鵡洲。咄。離邊燕雀空啾啾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伏惟大眾。

梅開早春。還見麼。舉拂子云。一枝拈起眼中

塵

退院赴淨慈。上堂。半年喫飯坐巖峯。鎖斷烟

雲千萬重。忽地一聲轟霹靂。帝鄉春色杏花

紅

臨安府淨慈禪寺語錄

參學唯敬編

指山門。淨慈門下。牛欄馬廐。一拶透關。豁開

宇宙。吸切忌追風捕影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 勅黃云。黃金殿上

一轉語。炬燭紅輪照萬方。草木叢林成正覺。

磚頭瓦礫放毫光。舉 勅黃云。看恩大難酬

欽衣就座。乃云問答。截斷千差。單提一著。那邊

放下龜毛。者裡拈起兎角。喚敲開歡喜妙樓

閣。瑞霞祥雲。充碧落。轉入梅花爛熳看。春風

撼動玉欄干。所以人天普會。佛祖透關。發大

機顯大用。鐵鎚混隊骨毛寒。正當恁麼。衲僧

鼻孔。切忌相瞞。畢竟如何。四海五湖。皇化裏

太平。無象有來端

復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云。大道透長

安。今則大家到者裡。大眾且道。理事相應。著

得甚麼語。還委麼。四五千條花柳巷。二三

萬座管絃樓

謝新舊知事。上堂。一言相契。萬古不移。柳眼

發新條。梅花滿舊枝。舉拂子云。總在者裡。看

看。機先箇箇英靈漢

上堂。今朝二月初一。拂子眼睛凸出。明似鏡。黑如漆。驀然辟跳。吞却乾坤一色。衲僧門下。猶是撞牆。撞壁畢竟如何。盡情拈却笑。呵呵。一任春風。沒奈何。

上堂。霖霖大雨。豁遠大晴。蝦蟇啼蚯蚓鳴。古佛不會過去。發揮金剛眼睛。葛藤葛藤。二月十五上堂。不會生不會死。洞裡桃花紅。照水。可憐開眼被渠瞞。人間天上風波起。還有不被瞞底麼。一盞清茶一瓣香。分明天曉打三更。

四月一日祈晴上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麥怕水侵秧怕冷。蠶桑猶要暖來催。正當恁麼。衆生沒在苦。蒼天良可哀。且道。如何是佛法靈驗一句。咄。杲日當空慧眼開。

四月八日上堂。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其或未然。同詣大佛殿。修法灌沐。

端午上堂。將三世諸佛爲頭。以六代祖師爲體。天下衲僧爲手爲脚。以拂子打圓相云。看畫作一道神符。向鬼門上貼。且道如何。赤口白舌盡消除。時跳楊岐三脚驢。

中夏上堂。結夏已過了。解夏猶未來。中間一句子。蓮花照水開。因甚落草。止啼元只爲嬰孩。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夏。老鼠入飯瓮。七月十五日解夏。烏龜上竹竿。諸方恁麼。淨慈不然。翻身透出竿頭路。開眼掀翻笠裡天。咄。兩段不同休寐語。機先鷄子隔驢年。

中秋上堂。雲漫漫雨漫漫。中秋當此夜。漫漫黑漫漫。莫有衲僧麼。箇般真境界。贏得倚欄干。

微宗皇帝忌。上堂。風颯颯雨霖霖。聖人不曾滅度。演出清淨妙音。若將耳聽終難會。一句機先透古今。

上堂。至人垂化無生死。示現閻浮有去來。剎剎摩崖成正覺。黃金寶殿玉樓臺。

出鄉歸上堂。把釣歸來得錦鱗。无天塞地笑忻忻。雖然也只尋常事。歷盡風波驗盡人。

謝維那上堂。清淨法身盧舍那。衲僧隊裡乾蘿蔔。逐日呼來打一槌。萬像森羅轉轉轉。且道。功歸何處。知恩以此報深恩。大家贏得囉齋粥。咄。

上堂。綠竹半含籜。序品第一。新梢才出牖。正宗第二。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流通第三。淨慈借詩說教。要與衲僧點眼。莫有眼開底麼。咄。向者裡跳出草窠。其或未然。華亭舊有能言鴨。越國今無寫字鵝。

清禪師歸水菴塔。上堂。慈惠頂領老冤魔。痛念先師舊草窠。聊借蒲團供打坐。大家拍手唱山歌。正當恁麼。湖海觀光。人天交慶。映滅盡綱宗行正令。

大石鼓至。上堂。獨踰頂門眼。大人具大見。掀翻笠裡天。大智具大機。以大入小。萬化普施。且道。以何爲驗。鶯遷喬木調新舌。梅吐清香發舊枝。

上堂。涅槃堂裡死功夫。風衰蒲蘆水上浮。恁麼點開參學眼。釋迦彌勒是他奴。忽有箇漢出來道。爭似春眠不覺曉。落花處處聞啼鳥。又且如何。拍禪床云。將謂無人。上堂。雨打虚空乾剝剝。日明大地黑漫漫。箇中開得金剛眼。生死何嘗有異端。須彌山大海水。衲僧頂上波濤起。歲朝上堂。天得一以清。元正啓祚。地得一以寧。萬物咸新。且道。衲僧得一。合作麼生。太平歌有道。和氣笑迎春。

元宵上堂。燈點點月團團。遊人歌鼓鬧中石。且道。如何是具眼一句。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

重午上堂。天蒼蒼地皇皇。還知麼。鍾馗元是鬼。咄。赤口併消亡。且道。如何衲僧八面無門戶。今古寥寥白晝長。

解夏上堂。解却禪和布袋頭。虚空豁達逞風流。云亦得住亦得。大用現前無軌則。諸方恁麼。淨慈不然。喚當機切忌錯流傳。

中宮賜錢。建祝聖水陸會。陸座佛祖同根。寂然不動。乾坤合德。威而遂通。十方三世之寶。區區萬斯年之景運。巍巍乎自化。蕩蕩乎無爲。當今雨順風祥。時清道泰。所以三軍歌笑。萬姓歡呼。乃至草木昆虫。塵沙瓦礫。盡開正慧。皆悉朝宗。且道。林下臣僧。如何舉唱。還和委悉麼。長將日月爲天眼。指點須彌作壽山。

復舉記得。僧問古德。如何是佛。答云。殿裡底大眾。還知麼。大海汪洋。須彌突兀。現在說法。不思議。稽首光明最奇特。

中秋上堂。十五日已前。湖光澈澹晴方好。十

五日已後。山色空濛雨益奇。正當十五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還有祖師西來意麼。中秋月似鸞臺鏡。贏得多才一首詩咄

上堂。連雨初晴九月一。打圓相云。日頭依舊東邊出。照見五蘊皆空。衲僧參學事畢。忽然雨又落時如何。一尺水一丈波。謝郎船上唱山歌

謝典座上堂。坐斷老盧頂額。拈起無柄木柈。忽然咄出銅汁鐵丸。忽然咄出醍醐酥酪。佛祖大機難測度。猶是家常茶飯。且道。塞斷咽喉一句。又作麼生。燭煮虛空無虧餽餽

再留座上堂。殺人刀活人劍。轉磨轉精。累試累驗。還知麼。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淨慈門下實相當。倚天照雪寒光耀

浴佛上堂。烟濛濛雨濛濛。芍藥花開濕嫩紅。我今濯沐諸如來。人間天上起清風。恁麼見得。不妨應時應節。其或未然。大家聊借雲門令。一杓香湯一棒血咄

十月旦上堂。開塞冰地獄。口是禍門。發猛火鐵床。身為苦具。淨慈以此。應箇時節。莫有冷灰豆爆。煖氣相接底麼。其或未然。齋時三枚乳餅。七枚菜餅

上堂。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不會不自在。會得是障礙。且合作麼生。白狗喫生薑。胡人夜渡關。咄。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上堂。人從平江來。却得福州信。寒食拜新年。虛空突出柄。咦。打破虛空笑不休。大家徹底驗聲頭

謝掩室和尚上堂。掩室摩竭國。老胡豁開頂門。杜口里耶城。淨名敗缺話柄。提上古兩端公案。發今朝一段威光。所以賓主歷然。江湖有在。還知麼。不是詩人不獻詩。春風吹作鷓鴣詞

出隊上堂。大眾。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釋迦老子毒花開。達磨大師王小二。吹笛打鼓。撥行營市。萬像森羅笑點頭。打圓相云。總在自家場子裏。且道。只今末後一場。如何喝彩。還相委悉麼。解佩行香下水船。回紋撥棹賀新年

元正上堂。元正啓祥。鼻孔發露。萬物咸新。笑面迎春。必竟如何。淨慈門下轉風流。飯滿鉢盂茶滿甌

上堂。時有講人相訪春雨洗春雪。雪消湖上山。雨晴相對看。突兀獨殘寒。且道。是祖意是教意。贏得風光透畫欄

上堂。一番雨一番風。風雨湖山圖畫中。莫有全機領略底麼。風搖水色琉璃滑。雨潑山光翡翠濃。尚餘睡睡。咄。杜鵑啼血滴花紅

煎笋上堂。大眾。開淨慈玄門。現歡喜世界。時有寶蓮華竹尊者。再三彈指。感發聲聲。自念風月精神。冰霜骨相。和氣啓勾芒爐鞴。春風生頭角兒孫。盡大地領來。與作家相見。相見既了。而說偈言。禪禪猛火著油煎。通身赤骨律交親。出人前。觀著則眼睛枯。嗅著則鼻頭裂。一任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寒斷咽喉。振破漆桶。於是竹尊者。呵呵大笑辭退而歸。直得高拂雲霄。靜摩嘉壑。化龍應有日。鳴鳳在今

時。正當恁麼。且道。南山主人如何批判。還委悉麼。依舊一堂風冷淡轉添。千古意華香舉。古德云。石上迸出長筍。今日將來剝了煎。海底泥牛。噉一頓。鑽天錫子。肚皮穿

上堂。大眾。鐵酸鹽金剛劍。吞了斬了。以活為驗。作家恁麼共提持。超過佛祖增光焰

明州瑞岩語錄

侍者如玉編

指三門。回避無門。此門大開。且道。如何進步。家私都脫盡。平白起風雷

指佛殿。黃金妙相。著衣喫飯。因我禮爾。早眠晏起。嘆。談玄說妙太無端。切忌拈花自熱瞞。據法座。舞衫歌扇。花鼓拍板。總是者箇戲棚賣弄。許多伎倆。嘆。任他千聖出頭來。立在下

風高著眼。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舉拂子云。法幢已建。宗旨已立。且道。如何是曹溪佛勅。還相委悉麼。太平歌有道。萬化樂無爲。舉庭前柏樹子。話了云。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幾許跳。松蘿亮爾笑掀騰

上堂。卓拄杖云。此是瑞岩境界。又卓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卓云。既到者裡。合作麼生。嘆。老僧笑指猿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舉僧問古德。深山崑崙中。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頌曰。深山岩崖間。石頭大小答。崖崩石迸裂。虛空鬧聒聒

上堂。一言相契即住。笑面花開玉樹。諸方恁麼點頭。瑞岩剝地惡辣。嘆。拳頭無私絕後看。瞿曇頂上活鱗鱗

謝兩班上堂。十二峯前上戲棚。那吒赤脫點天頭。屈頭鼓笛低頭舞。弄醜真堪笑一場。上堂。秋風清秋月明。大地山河露眼睛。瑞岩瑞隱重相見。棒喝交馳驗衲僧。

冬至上堂。今朝日南長至。黑豆生芽。大眾。恭惟歡慶。鐵樹開花。如何結果。龍馳虎驟。撒土拋沙。

退院上堂。瑞岩一隻破木靴。幾箇擔來盡要拖。唯有老僧能踢脫。出門赤脚笑呵呵。

再住淨慈禪寺語錄

侍者智湖編

指山門。淨慈屋裡門。淨慈屋裡開。昔日淨慈曾此去。淨慈從此又還來。且道。如何進步。咦。淨慈關板裏風雷。

指佛殿。大開此殿。親面一見。合作麼生。眼裡抽釘。腦後拔箭。本來無象通機變。

踞方丈。坐斷維摩方丈。發露闍羅地獄。莫有相見底麼。千古萬古黑漫漫。劍樹刀山轉轉。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勅黃云。當天一句萬機顯露。呈起云看。衲僧頂戴奉行。鼻孔機先證據。

指法座。淨慈法座。木頭一棚。橫撐豎撐。黑漆光生。

欽衣就座。乃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箇是主。擊右邊云。者箇是賓。大眾。昔日從主中去。以為賓。今日從賓中來。而為主。還知麼。去來無間笑忻忻。元是南山舊主人。以拂子打圓相云。面目分明。復舉拂子云。向者裡變去也。

牛頭戴角。馬脚踏蹄。雲從龍風從虎。萬像軒騰。森羅作舞。所謂瞎人天眼目。眼目開明。破佛祖門庭。門庭振耀。昆養草都花錦。發揮太古風光。普應群機。聊隨時節。若約衲僧向上。未曾親近。早隔大千。耕破太虛。不消一鏹。直饒恁麼。猶落草窠。向下文長。不如且置。只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四海五湖明似鏡。太平無象賀堯天。

復舉記得。古來有兩人尊宿。一人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一人云。我逢人則便出。出則不為人。淨慈借兩人尊宿。作箇擔子。擔在肩。要令四海五湖衲子。遞代相傳也。恁麼擔之。荷擔佛祖。且道。淨慈只今作麼生。擔來擔去。又擔來。撼動風光透九垓。

望日。上堂。雲無心而出岫。四年前昨日是今日。水有時而迴瀾。四年後今日是昨日。以拂子打圓相云。若向者裡薦得。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且道。以何為驗。水雲相會笑呵呵。笑風光沒奈何。

聖節上堂。視須彌山之高高。而出須彌。比大海水之深深。則逾大海。所以聖人慶誕。臣僧舉揚。且道。如何為堯舜。萬壽無疆。

水鄉歸上堂。漫天大水雲翻墨。捲地狂風浪裏山。聖節絲絲歸。鯨鯨只在此山間。莫有頭角軒昂者麼。出來透關。其或未然。操舟又入洪波裡。惹殺漁翁兩鬢斑。

元宵上堂。打殺然燈佛。墮落黑闇獄。永劫無出期。衲僧歌一曲。其或未然。滿天星斗輝華屋。

上堂。楊柳粧腰帶。梅花絡臂鞦。黃鶯偷眼。舞得最風流。且道。是何人境界。淨慈門下蘿蔔頭。

謝進退兩班上堂。舉拂子云。者箇是百尺竿頭。進一步則有象。退一步則無蹤。進退全機變。從衡振祖風。復舉拂子云。且道。如何都在南山掌握中。

上堂。今朝五月正清和。榴花詩句入禪那。且作麼生舉。舉拂子云。看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佛生日。上堂。莫謗瞿曇今日生。插天山嶽勢崢嶸。一番雨洗添狼藉。萬古風烟恨不平。派和尚遺書至。上堂。萬派朝宗一派收。揚清激濁幾經秋。忽然到底都乾却。露柱燈籠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下座同詣靈凡。羞法供養。

徽宗皇帝忌。上堂。古佛不會過去。現在法如是。還相委悉麼。一聲婆餅焦。啼在竹林裡。上堂。惆悵杜鵑鳥。哀哀晝夜啼。落花飛絮怨流水。芳草悵悵迷東西。嗚呼春光浩蕩。可吊而不可送。醉倒愁人爛似泥。且道。是何人境界。若匪丹山鳳。徒勞語楚雞。

上堂。六月連三伏。人間似烙爐。且道。如何是衲僧行履處。依稀寒水玉。彷彿冷秋菰。脩竹芭蕉入畫圖。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上大人丘乙巳。西湖南山圖畫裡。還知麼。孔門弟子無人識。家有三千七十士。且道。如何。忽然一陣秋風吹。吹作秋雲送流水。

退淨慈赴天童上堂。拈拄杖云。衲僧拄杖子漫漫。黑似烟。西湖九箇月。可惡亦堪憐。卓拄杖云。忽然飛過鄢江去。攪動滄溟浪拍天。如淨和尚語錄卷上

如淨和尚語錄卷下

明州天童景德寺語錄

侍者祖日編

山門天童大解脫門。豁開衲僧自己。透乾坤無表裡。雖然萬古清風八面來。前樓後閣玲瓏起。

佛殿黃金妙相。驢腮馬嘴。嘆。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方丈。橫一丈。豎一丈。文殊維摩隔壁抓痒。卓拄杖云。盡大地人不釣白上。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勅。示衆云。雲開九天。呈起云。看彩鳳嚀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勅。

指法座。爐炭爲床。鑊湯爲座。口吐黑烟。彌天罪過。

斂衣就座。乃云。有問有答。屎尿狼藉。無問無答。雷霹靂。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不沈。虚空迸裂。正當恁麼。且與宏智古佛相見。舉拂子云。相見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雖然知恩報恩一句如何。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摩空。

復舉記得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大眾不得動著。且教坐殺著漢。今日忽有人問淨上座。如何是奇特事。只向它道。有甚奇特。畢竟如何。淨慈鉢孟。移過天童喫飯。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大白峯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道舊至上堂。冤有頭債有主。一劍當鋒。豁開門戶。拽隊成群。恁麼來。放火殺人相合聚。且道。如何老胡頂額跨龍虎。

上堂。心念分飛。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箇無字鐵掃帚。掃處紛飛多。紛飛多處掃。轉掃轉多。掃不得處拚命掃。晝夜堅起脊梁。勇猛切莫放倒。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

開爐上堂。只箇柴頭煨火種。諸方爭起競開爐。天童直截超宗處。爐與柴頭盡底無。恁麼却有煖氣。正好猛做工夫。且道。如何驚忽雷霹靂烈焰。從教深夜雪糝糊。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又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裡寒水退藏。且道。理會甚事。耐耐。飯飽弄筋。斷。尿急尿尿。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盞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蒸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上堂。盤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

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盤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底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壽慶節上堂。至哉坤元誕佛國摩耶之瑞。大矣貞觀仙桃王母之春。正當恁麼。且道。以何爲驗。觀音瓔珞妙莊嚴。勢至花鬘長自在。結夏上堂。結却衲僧布袋頭。天童拈來作氣毬。脚尖趂出佛無數。付與叢林作馬牛。

謝知事齋首座秉拂。上堂。鐵酸鹽金剛圈。塞斷咽喉。拽脫鼻孔。天童立地有分。衲僧乞命無門。且道。如何堪與瞿曇作子孫。

新起妙嚴慶。懺懺座。堆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從空架起生頭角。蓋覆驢牛不厭多。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祈願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

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麼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

師云。春風勾引鷓鴣啼。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平地波瀾釣鐵船。者兩轉語。要與諸方眉毛厮結。更有兩轉語。要與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爛。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笑箇甚麼。不笑巴人。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忽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但向他道。新起妙嚴誇第一。一齊都在畫圖中。

請監收上堂。寶八布衫穿。大家出隻手。橫須彌爲概。量大海爲斗。所以生殺在前。收放在

後。歸功塞破虛空口。還知麼。天童不敢相辜。廿作啼雞吠狗。

上堂。螟蛉之子。短而逢螺。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底麼。萬里不掛片雲。天地一團狂火。

謝監收。上堂。金剛王寶劍在匣。有望風不犯之威。天童喝下飛出。變作無孔鐵鎚。輾入荒田亂草。任教日炙風吹。因甚如此。拈起把筋知多少。不是知音不易知。

謝造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裡來。中間絕。斷崖。且道。如何相接。以拂子作彎橋勢云。看。依稀金磴閣。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裡開天巧。汗黑光中入畫看。

上堂。眼見黃葉落。耳聞孤雁鳴。且道。是什麼物得與麼。嘆。溪上秋光分外清。

浙翁遺書至。上堂。八月十八錢塘潮。浙翁聲價潑天高。盡教四海弄潮手。徹底窮淵輕一遭。東揀擇不辭勞。要透龍門鱗鳳毛。忽然收卷還源去。萬古曹溪風怒號。

上堂。陸脩靜陶淵明。文殊普賢。打圓相云。嘆。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開爐。上堂。召大眾打圓相云。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

上堂。天童仲冬第一句。槎槎牙牙。老梅樹忽開花。一花兩花。三四五花。無數花。清不可誇。香不可誇。故作春容吹草木。納僧箇箇頂門禿。驀箇變怪狂風暴雨。乃至交袞大地雪。

漫漫。老梅樹太無端。寒凍摩挲鼻孔酸。上堂。古今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這心肝。無神通菩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捏怪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

上堂。世尊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師拈云。既是世尊所說。未免盡作奇特商量。天童則不然。一人發真歸源。乞兒打破飯碗。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云。有人向虛空裡。寫得祖師。西來意五箇字。老僧大展坐具拜他。師拈云。當時天童若見。只對他道。款出因口。今則莫有同款者麼。既無。依稀斜去雁。驚破海門秋。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颺。舉拂子云。看。唯有玲瓏岩。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佛成道上堂。瞿曇臘月八。夜半走出山賊路。羊腸曲。徹心虎背斑。鋪置入天者一番。天童恁麼撥舉。且道。該當也無。落賺兒孫頭盡禿。葫蘆藤種纒葫蘆。

退院上堂。進院得住便住。退院要行便行。還相委麼。箇條烏拄杖。莫怪太生疼。擲拄杖下座。

小參
侍者義遠編

除夜小參。年盡月盡日盡時盡。以拂子劃一劃云。盡情劃斷。舉拂子云。者箇無盡。還見麼。喚作清涼拂子。受用無盡。今夜共諸人分歲。說法無盡。所以春水滿四澤無盡。夏雲多

奇峯無盡。秋月揚明輝無盡。冬嶺秀孤松無盡。一年如是。過去無盡。一年如是。到來無盡。若恁麼見得。日日眼睛定動。時時鼻孔軒昂。依舊年月日時悉皆無盡。雖然盡與無盡。與者拂子。總不相干。正當恁麼。忽有箇漢。出來對衆。奪却免見葛藤無盡。大家慶快無盡。其或未然。伏聽處分。擊拂子云。斬新曆日明朝看。天童騎牛倒上天。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云。臘月火燒山。師頌云。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微骨寒。堪笑連延會未息。眉毛焦赤面皮斑。

結夏小參。打破黑漆桶。十方空索索。不受靈山記。安居大圓覺。早晨喫粥齋時。喫飯入夜打眠。早朝又起。歷劫見前。終而復始。生死悠悠無定止。恁麼微去。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敗缺。現在諸菩薩。今各無折合。未來修學人。切忌顛倒走。可中若有箇漢。出來道。未在前猶是繫縛盲驢。守他鬼窟。因九旬垂釣。正要上鉤。還知麼。麻三斤乾屎橛。拳頭脚尖更。須悟去始得。且道。有什麼長處。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瑞岩解夏小參。十方聚會魚游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靈作繭。心空及第黑山中。大眾直饒。句外透關。機先驗臘。執筆棒頭有刺。喝下爆雷。酌然未肯。何故釋迦元不出世。達磨斷不西來。天生豈受差排。誰肯輒從抑屈。況復威音那畔。空劫已前早成掩彩。今日既到者裡。合作麼生。嘆。放過一著三千里外。咬猪咬狗。荒草葛藤。還有借路底麼。卓拄杖。

云。摘楊花摘楊花。舉。僧問洞山。秋初夏末。向什麼處去。洞山云。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大衆洞山。恁麼答話。雖則老婆心切。未免平地陷人。今夜忽有人。問淨上座。只向他道。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冬夜小參。鑽水取水。遇誰信。拚命工夫。入死門。脫體一交。翻得活。金剛正焰透乾坤。瑞岩門下。以此見一陽來復。萬物咸新。露柱燈籠。歡喜說偈。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刺竿頭上。煎餿子。三箇胡孫。夜簾錢。咄。落草之談。應時納祐。只今衆中。莫有句外透關底麼。出來點眼。慶快平生。其或未然。黃梅石女。繡鴛鴦。一日新添一線長。

淨慈入院。小參大眾。西湖湖裡水。南山山上雲。卓拄杖云。天台拄杖子。相見笑忻忻。時節因緣合。談何事。卓拄杖云。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卓拄杖云。霹靂聲前。破款電光。影上發機。這邊那邊。逢場作戲。咄。露布寫藤。切忌尿溺。還知麼。未曾親近。早隔大千。向上全提。轉無交涉。向者裡。莫有脫窠臼。透離微底麼。出來與拄杖子證據。不妨提動西湖水。撥起南山雲。拄杖子。際跳。上三十三天。卓拄杖云。壓著帝釋鼻孔。與天下衲僧。出氣慶快叢林。正當恁麼。所謂拄杖子。相見底時節。因緣。只如未相見已前。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今夜小參。不答話。惱亂春風。拄杖頭。

結夏小參。平地起骨堆。虛空剝窟籠。葛透兩重關。拈却黑漆桶。打圓相云。圓覺伽藍。十方

聚會。咄。淨慈門下。切忌尿溺。其或向留觀。聽。懶馬繫槽。所謂搖扇取風涼。喫飯伸脚睡。更有甚事。雖然。照顧蚊虻。虱蚤。住。向下文長。早先珍重。正當恁麼。須知有不入者。保社底。又且如何。花陰輕舞蝶。山影靜穿雲。

解夏小參。毀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墮三惡道。淨慈門下。甚生標表。還知麼。九旬結款。今日放行。驢三千八百。吹笛打鼓。唱歌促拍。直得清風。不敢清白雲。不敢白。慕過瞿曇者。一著。雖然。逢人切忌錯舉。咄。畢父飲牛。許由洗耳。

皇后殿秋會小參。妙音觀世音。具足神通力。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於是莊嚴天妙仙衣。端坐坤寧寶殿。贊一人皇化。作萬國母儀。道德淳熙。雨暘嘉泰。直得光齊日月。春風永茂。於金枝。壽等山河。瑞氣長新。於玉葉。圍繞毘盧真境。發揮菩提妙花。茲者慶遇清秋。忻承佳運。特頒大施。崇建小參。點開佛祖眼睛。普會人天鼻孔。一敲一唱。盡林下之愚誠。載喜載瞻。滿天中之心願。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正當恁麼。以拂子打一圓相云。妙音觀世音。說法故如是。且道。四衆合掌。信受奉行一句。又作麼生。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天童入院小參。跳出淨慈牛欄。撞入太白馬廄。一團罪業黑漫漫。風吹日炙。薰天臭。恁麼見得。今夜小參。不答話。引賊入界。莫有入界底麼。牙如劍樹。口似血盆。霹靂雷震。尤難紹續。且道。如何紹續。佛殿掘東司。歡喜入地。

獄。其或未然。疥狗不顯生天。却笑雲中白鶴。舉。僧問當山。啓禪師。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啓云。我者裡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大衆好箇一屙便了。只是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且合作麼生。一棒打翻連底脫。太平無象。唱山歌。

冬夜小參。長至迎新。如何話會。記得黃面比丘道。如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好箇消息。今夜天童。乞食見小利。未免拚身捨命。將現前大眾。作枚毒樹果。念一道真言。抱捕去也。類我類我。出來出來。舉拂子云。看出來了也。有能食其父母者麼。可謂知恩報恩。方堪傳授。其或未然。第二頭相見。異種靈苗。火裡栽。鐵花無影。樹頭開。驀然結箇團圓果。舉似時人。收得來。於是轉作龍眼荔枝。甘蔗蒲桃。元屬自己家園。普請自家咬嚼。吞也得吐也得。剔團圓也得。百雜碎也得。有也得無也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總不得也得。咄。狼藉滿地。笑殺傍觀。且道。如何收拾得。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普說

喝一喝云。大眾者一喝。威音王未現已前。早是蹉過了也。況復今日。更來者裡。胡喝亂喝。是甚麼。豕沸碗鳴聲。衆中若有人。勇猛出來。劈。尿口。推落牙齒。嚙向屎坑裡去。免見狼藉。取次欺人。直饒恁麼。也是背後捏拳。揚聲止響。然曲設多門。放開一路。莫有人出來麼。良久云。既無暫借一喝。重疊狼藉。欺人去也。喝。

達磨

豁然無望自作自敗。面壁釘椿猶敢捏怪。耐耐神光。一堆引他臭穢。遭他壞。嘆。葛藤荒草遍乾坤。年年臘欠春風債。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背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脚下莖蘆到岸也未。直指人心驢屁狗屁。狗千古叢林遭鈍置。

聽松風布袋

松風鳴側耳聽。捫腹而笑。賊精賊精。嘆。千古萬古得人憎。

靠箇布袋。睡睡平地。突出毒刺。有人一踢踢翻天下。脚跟出氣。

四睡圖

拾得寒山老虎。豐干。睡到臘年。也太無端。嘆。暮地起來。開活眼。許多妖怪。自相瞞。

圓覺圖

一隊猪狗漢。圍繞業識幃。只管要說。傍人罪過。不知敗缺自己賊賊。因。太平無象打一椎。驚破虛空閃電飛。

善財

捏住乾坤粉一團。大人剛被小人瞞。機先若具機先眼。走殺從教起覺端。

普化

者漢走從何處來。鼓合臨濟白拈賊。鐺聲搖撼動風雷。至今大地俱狼藉。

泉大道

棒頭挑起葫蘆。手裡伸出鉢盂。噯酒噯肉破落戶。天上人間大丈夫。

端獅子

咄哉捏怪老狐狸。披起金毛獅子皮。弄盡任從天外去。尾巴敗露已多時。

言法華

脚下長拖破木屨。口內不知道甚麼。惱亂風光沒奈何。南北東西無定止。

南山律師道宣

優波離後身。韋將軍捧足。布衣真童男。瓦鉢天厨食。嘆。歷劫戒光秋月明。南山靜照烟霜色。

臨濟

捏箇空拳嚇殺天下。這般祖師。畜生驢馬。

濟顛

天台山裡五百牛。跳出顛狂者一頭。養盡烟花瞞盡眼。尾巴狼藉轉風流。

無用頂相

打殺宣州花木瓜。爆出越州翁木大。血滴滴風衰劍輪。黑漫漫彌天罪過。嘆。描邈者箇賊頭。三千里外誰耐。面熱而汗迸流。

白贊

烏龜殼空索索。打一鑽鐐劍刺。也是張拳嚇野狐。描邈出來增醜惡。雖然三十年後。只管有人卜度。

突出婆娑世界。一枚真箇村頭。行脚都無用處。推倒只好做牛。釘雙角插條尾。綠楊芳草春風裡。可殺有力會耕田。賣與閻王還飯錢。不然掣電機先喫痛拳。

無明業識。緊起漫天黑。一句不相賞。拳頭飛霹靂。嘆。老婆心切血滴滴。

源山主求替頂相

箇是淨慈毛和尚。口言禍福有定當。逐日隨緣去赴齋。是謂兩脚功德藏。影裝了佛布砌兩廊。刺斷一切魍魎鬼。主管五百羅漢堂。至於修橋造路。與夫浴主街坊。聞一切善事。如蠅見血。聞一切惡事。似蟹落湯。有時隨搜搜。若萬回老子歡喜。有時放歌。若布袋和尚。願狂。得一文錢。不會落地。合十爪掌。常乃謝天。只一味朴直。無些子遠處。所以打動好事檀那。畫出這般面貲。且道如何比擬。八月十五中夜涼。一輪月照西湖水。

小佛事

侍者清茂編

一上座下火

萬法歸一。生也猶如著衫。一歸何處。死也還同脫袴。生死脫著不相干。二道神光常獨露。嘆。疾焰過風發大機。塵塵刹刹沒回互。

醫者下火

人間死病若能活。君死還誰救得。我有單方一把火。爲君燒却藥葫蘆。某人諾活也。姓也。且道以何爲驗。以火打圓相云。嘆。本來面目無生死。春在梅花入畫圖。

祖典座下火

佛祖眼睛無柄木杓。東宮西宮雷奔電掣。放下忽地轉關。透過跳窻一著。嘆。饒龜倭馬有來由。驗盡生薑不改辣。淨慈背後掉柴頭。惱亂春風鬧聒聒。

真正上座下火

真正參禪不存佛祖。跌翻圓覺伽藍。說甚七

月十五。恁麼去真快樂。因。異類中行披毛戴角。南山點首笑呵呵。燒却娘生破直機。

祖師堂主下火

影戲棚頭箇老驢。忽然蹣跳入紅爐。爲伊點出真驢面。雲霧千山展畫圖。

知覺上座下火

大智大愚大覺大迷。愚迷具大關提。遊戲無間泥塑。某人淨慈句下。恁麼會得。不曾生不曾死。口天烈焰紅麤起。

宗太上座下火

心地開通太虛齋照。照極忽忘死生談笑。燒却娘生鶴髮衫。切忌祈額新羅錫。

新知庫下火

脫下舊欄衫。舞起新秋曲。秋水舞清光。秋山舞青綠。舞罷秋風歸去來。萬古秋蟾寒泚玉。某人且道。脫下舊欄衫。向甚處安著。喚。丙丁童子趁風流。借作送行歌一曲。

慧印堂主下火

秉智慧火燒無文印。烈焰發光風頭峭峻。且道因甚如此。高超佛祖無生死。

爲潮翁入祖堂

昔從太白凌霄去。今自凌霄太白來。不墮去來生死路。展真云。看堂堂面目笑貽貽。且道笑向阿誰。以真指祖云。大家元是主中主。慎入驢胎與馬胎。

偈頌

侍者德祥編

幹藏

罷學老賊口親屬。驢屎相兼馬屎多。打作一

團都撥轉。撥天臭惡惱婆婆。

化炭

一刀兩段沒商量。透出無明大火坑。再入死灰烹得活。歲寒聲價轉峰巒。

起淨慈方丈

方方一丈牯牛欄。佛祖驅來要透關。聊借眉毛相架構。遮天蓋地黑漫漫。

牧翁

自家鼻孔自家穿。自家繩索自家牽。自家忽地都忘却。一笛清風送楚天。

講人更衣

老胡教網漫天闊。當甚多年梳脫丘。勘破轉關千聖外。別行條貫結冤讎。

風鈴

通身是口掛虛空。不管東西南北風。一等與渠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

拄杖頌寄松源和尚

七尺烏藤掛東壁。春風忽來生兩翼。鞭起飛龍趁不得。洞庭漫碎琉璃碧。去兮去兮明歷歷。梅花影裡休相覓。爲雨爲雲自古今。古今寥寥有何極。

敬溪翁

揭翻古剎岩雲開。峻發清機劈箭來。裂轉面皮乾剝剝。萬山奔浪笑貽貽。

送亮藏主謁碧雲

咬狗猪漢爛泥團。撮著參天劍刃寒。轉入春風開笑眼。桃花紅照碧琅玕。

送僧見明極和尚

機絲抽盡萬緣平。休倚寒岩轉路程。千聖不

携無影像。那邊借伴月華明。

送僧

生這糊塗坐鐵砧。一槌天地盡崩沈。橫來豎去呵呵笑。喫飯睡眠過古今。

送覺兄歸洞庭

覺盡還源見本心。洞庭無蓋碧沈沈。衲僧不作這伎倆。浪念風高意轉深。

提舉太尉張求頌

平生道德邁前賢。著漢衣冠拜漢天。自是名高閑不得。阿難依舊世尊前。

親使太尉張求頌

居士眼睛吞佛祖。衲僧鼻孔透乾坤。眼睛鼻孔初無問。萬古宗門結痛冤。

相士

月落滄溟夜渺漫。衲僧面目太寒酸。擬將禍福輕偷眼。惡浪狂風衰亂山。

牛圖

柳堤煙斂春風靜。鼻孔遶天一牯牛。拽轉通身依舊黑。野花芳草轉風流。

贈僧

喝聲震震震晴空。白棒飛星化活龍。不入這般兒女隊。亂花翻袖舞春風。

塗田

筍斷潮頭大海枯。十方公界個官租。寥寥萬古平如掌。不許傍人揚契書。

送蜀僧得母書歸鄉

雁落秋空剝萬金。寥寥一片老婆心。先天後地難回互。風急恩深冤亦深。

飯籬無底乾坤窄。箇出炎炎熱鐵丸。欄斷飢腸重警地。佛魔無處辨來端

禮真歇塔

歇盡真空透活機。兒孫相接命如絲。今無倒指空腸斷。杜宇血啼花上枝

師六坐道場未稟承。或是請師云待我涅槃堂裡拈出果。臨終拈香云

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窞。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前住。寶足庵大和尚。并書辭世頌云

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蹉跳。活陷黃泉。曉從來生死不相干

如淨和尚語錄卷下終
歲次己丑六月初伏日。小師廣宗募刻板。臨安府靈隱景德禪寺住持祖泉校勘焉

後序
淨禪師得無師句。用逸格機。要至德已前。青葉簪之後。突出無面目底。糙暴生輝。通身是眼。要若是錄。予保。渠未夢見此老。腳跟下汗臭氣在

紹定改元開爐日 靈隱高原祖泉敬跋

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天衣舉似箇中人。邁古超今離途轍

紹定戊子中秋 天衣住山比丘文蔚謹跋

余嚮較正永平語錄并其正法眼藏。二書之中。斑斑有稱先師天童云者。蓋如淨禪師之

語也。溫然如天球。燦然似生鐵。只應寶愛。不

堪咬嚼。因欲見全錄也。尚矣。今茲之夏。禪山上座。携其錄兩本來。先出一本云。是某師父。雲龍義林。老人久所貯也。又出一本云。

是某同參所持。而渠自云。其師遍歷之日。親以唐本寫之。今偶得兩本。實較錄時到。願師合正梓流之。余欣然接取。拜而誦之。鏗鏘法曲。殷殷雅音。洋洋乎悅心聞。譬如乾闥婆王彈瑠璃琴。須彌蹉跳。大海洶涌。草木叢林盡發絃聲。金色頭陀。不覺起作舞。再展兩本。沈思點對。寫手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不正。乃分水乳於結角羅紋之處。揀金沙於刀刁參差之際。加倭點著旁訓。問者事跡。細書其上。意在爲初學也。兩次涉月始得脫手。禪山歡喜。不止自辨紙筆。辛苦繕寫。直付印生。以令刊行。其爲法用心。可謂勤矣。於是重檢永平所稱者。十而得四五。方知錄外猶多而未全收也。昔瑞岩遠公。拔取永平廣錄。輯爲一卷。作之跋云。得百千之十一。抑此亦天童之十一歟。想必有廣錄在。只願後賢勤搜羅之

皆延寶八年龍次庚申中元後一日

後學沙門白出山涉筆于東海王子峯

No. 2002 B

天童遺落錄序

夫佛祖道實際理地。本離言語相。然佛事門中爲物垂慈。則雖非有爲。又非無語。洞山五位臨濟三玄。共是垂慈心。聲止啼黃葉。若就

語中生實解者。求馬於唐肆。待兔於枯株也。璨無文之無文。印第五卷天地雪。屋韶禪師塔銘序中云。嘉定間淨禪師。倡足菴之道于天童。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冶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華滋旨味。如蒼松架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爲之一變。所謂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等實得淨公意。抓著其癢處。永平正法眼藏中。有言云。有一般野貓兒。言洞山高祖有偏正五位。只須知洞山高祖有正法眼藏。是亦會淨公意。懼爲語言勝也。但所謂曹洞正宗。爲之一變者不爾。其似變者唯語言勝。而如正宗。冥合洞山本旨。莫過於淨公。譬如言能學柳下惠者。不師其跡也。淨公有六會語錄二卷。所謂建康府清涼台州瑞巖。臨安府淨慈。明州瑞巖。再住淨慈。寧波府天童之六會。而侍者文素妙宗。唯敬如玉。智湖祖日等所編次。桐柏東呂瀟作序。靈隱高原泉天衣喇巖。其作跋。淨公小師廣宗。以理宗紹定二年乙丑夏。所募刻。而永平廣錄第一卷。有天童和尚語錄到上堂云。箇是天童打蹉跳。踏翻東海龍魚驚。乃此二卷錄也。延寶八年庚申之秋。予在東武王子峯。按鐮鑿梓至今三十五年。而偶得見丹州德雲室中所秘。梵清和尚真筆瑞巖遠公所編天童如淨禪師語錄一卷。但是天童上堂法語二十則而已矣。於其卷末。高祖元和尙。記淨公法嗣六人機緣淨公略傳了云。日本仁治二年歲次辛丑二月中旬。瑞巖遠公遙送此錄付吾。蓋仁治二年者。廣宗募

○天童遺落錄序

○天童遺落錄序

刻後十三年也。而其六會中之天童錄者。祖日侍者所編。而其編中遺落二十則。瑞巖搜出編集。寄元和尙者分明也。而今德雲寺主了山師。南陽寺主大鏡師。捨衣資圖災木甚是好心。可以嘉矣。予乃考其顛末。令其附前刻。併爲三卷。前刻有跋云。昔瑞巖遠公。拔取永平廣錄爲一卷。作之跋云。得百千之十一。抑此亦天童之十一歟。想必有廣錄在。只願後賢勤搜羅之。而今二師附此一卷。則實後賢搜羅之一數也。好事不乏。天必錫類。則正好摩眼待附之附矣。

出

正德五年龍舍乙未春二月吉日
永平遠孫山山白嗣祖比丘稽首拜書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

住瑞巖嗣法小師義遠編

師初到明州。上堂示衆云。受與不受。空谷橫雲。寒溪濯月。住與無住。虛舟駕浪。夜宿蘆花。這裏還有出頭者麼。理理根絕。事事和融。良久云。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目前黑草。千種萬般。不可受他授記去。卓拄杖一下下座。

蔣山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又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人事已畢。

無已勿所不已。良久云。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還會麼。南岳嶺頭雲片片。天台峯下雨漓漓。

上堂云。山披錦雲而爛成春意。水含碧月而淡存秋容。恁麼也恁麼。說似會不中。黃頭并碧眼。消息子難通。卓拄杖一下下。西天用梵語。此土使唐言。

上堂云。是不是。江光鋪練。非不是。花岳疊錦。畢竟合成什麼邊事。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便下座。拂云。驗。

上堂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寒寒破夜。霜月行空。安穩衆生。故現於世。露沾衣袖。秋苦吟心。畢竟如何。履踐去良久云。多歲定眼夢未醒。一朝風月作清明。又云放。

上堂云。世尊有密語。寒潭月夜圓。迦葉不覆藏。枯木雲龍秀。若人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以知有箇是消息。展開手云。花林馥郁芳春氣。一點靈光照世明。

上堂云。眞如實際一切了然。山雲冉冉而江水滔滔。跡包寒溪之流。聲送冷嶂之松。處處觀音入理之門。家家古佛堂前之心。若人欲知爭得知。還辨得麼。一喝云。山河不隔越處處是光明。且道。何處是光明。阿瞿瞿。是什麼章句。

上堂云。太白峯高。影沈四海之波濤。堂前雲湧。勢吞九天之皓月。區分杖拂。而烹煉爐鎚。至這裏作家。衲子如何下嘴。良久云。還會麼。放行也。瓦礫生光。而煒煌煌煌。把住也。眞金失色。而黯黯默默。畢竟如何。若不得流水。還應

過別山

上堂云。月增寒影蘆花底。夜宿江邨漁父歌。可謂絕學無爲閑。道人不知清夢老。來事得坐披衣。登微蹇。也是知趣能有幾人。良久云。自此陽春應有脚。百花富貴草精神。

上堂云。列坐昭臺古今無間。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童子於別峯相見。已是不下山。爲什麼別山相見。良久云。風隣寒水波。月浸雲中鏡。

上堂云。金牛弄得爛銀蹄。耕破劫空地。開不帶泥痕。今古路。牧童疎笛入雲來。一氣發生萬德作化。靈靈而運步。密密而轉身。德雲不下山。誰相見別山。經事長一智。善財隔關山。畢竟如何立命。良久云。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上堂云。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清秋夜冷波心月。誰問安禪友亦稀。出入從來曾不覺。所以騰騰和尙了。元歌曰。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畢竟古佛堂前。無可不可學人。須恁麼體取。

上堂云。不勞澄九鼎流動。百花新木雞前樹。報月磨羅鏡輪。還會麼。掛拂子於禪床角而云。用何緊拂拈杖。自是國有賢臣。民悉安寧。滿堂雲衆。如何商量去。現成公案。大難大難。

上堂云。青蘿倚喬松之勢。紅尾競禹門之浪。還有出頭人麼。舉拂子云。寶劍振來試霜刃。何用埃塵惹匣中。一喝云。超方者委。又云。吾王庫裏無如是刀。良久云。收。

上堂云。念念勿生疑。碧波江上靜。觀世音淨

上堂云。念念勿生疑。碧波江上靜。觀世音淨

聖翠竹真如體。於苦惱死厄。會錦紋添花。能
爲作依怙。山色春猶香。畢竟如何。世界無心
塵不染。山河不盡意。無巧乃下拂子云。且低聲
上堂云。一花開五家宗要。一葉綴九室訣機。
朝朝暮暮。只是斯是。何用瓊林覓玉枝。畢竟如
何良久云。虛谷傳聲妙應手。塵塵剎剎達磨宗
又云關

上堂云。一機織作錦衣裳。是可太平君子床。
只許寶山堆這裏。細把玉鍼貢上方。畢竟如
何。良久云。須知佛國三千界。只在吾皇一化
中

上堂云。一片閒田地荒草。會不鋤誰把金鋤
犁。方彰玉手段。無鼻之鍼穴細。無頭之線芒
長。所以道。古鏡臺前荒草秀。未曾與人天相
見。畢竟如何。將劫外之口。正辨那人之心

上堂云。時節因緣佛性義。共移靈棹渡頭舟。
玉麟帶月離雲漢。金鳳銜花下彩樓。若能如
是通自己心。又合萬象體。所以洞山大師道。
盡底來徹底麼。見。畢竟如何。內既不可得。
外又不思議。還會麼。掛拂子於禪床角云。是什麼

上堂云。靈鷲山頭無師句。少室峯下不傳妙。
直下道得。堪報不報之恩。畢竟作麼生。高天
日上煙猶冷。匝地月輝雨正晴。還會麼。良久云。
梅花依舊綻紅輝

上堂云。帝力山岳重。君恩雨露深。丹霄步轉。
清曉風迴。野菊銜金。山泉漱玉。正與麼時作
麼生。是一念萬年。一氣契同。萬象生成。畢竟
無位真人。在什麼處。掛拂子云。夜深水冷魚不
食。滿船虛載月明浮

上堂云。倚天長劍。明珠在掌。太虛有月。老眼
含霜。大海無風。鯨鯨吐浪。有時萬年。松下
金鐘。有時三昧。門下握玉印。畢竟作麼生。委
悉去。良久云。觀彼久遠猶如今日

上堂云。田地穩密。言行玄妙。至這裏知。音路
斷而無伴。獨行還發一步。作水牯牛。此眼可
將來。若不將來。有什麼活處。諸人是活是死。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掛拂子云。天台柳標黑
鰲

上堂云。舉。仰山問蕩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山云。大好燈籠。仰云。莫便是也無。山云。適
來道什麼。仰云。大好燈籠。山云。果然不會。
師云。無明暗室。勿人近。春日江山相映紅。處
處煙塵收不得。早來晚去失真風。諸人畢竟
如何。委悉去。一喝云。南山向海。北岳接雲
高參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布袋家風。山云。奇
哉。此老笑滿腮。僧云。有何忌諱。山云。朝入僧
堂。暮歸方丈。師云。雲形水意。擁通身。德用不
孤。道正親。年少風流。猶一段。花棚鋪錦。蝶飛
頻。且道。布袋如今在什麼處。曹山老子見之
有分。山僧又如何。以手指面前云。看看百草頭
上。閑和尚爲露柱燈籠。說法參

上堂舉。古德云。道也須臾不可離。可離非道
莫尋思。師云。且道。如何是道心田法。地有靈
苗。不動金鋤。耕步休何事。長松倚竹下風師
雨客。逐春秋。諸禪德畢竟如何。竟即知君不
可見。且道。如何即是。掛拂子云。卽此用離此用
平。參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眞實人體。山云。偏
是虛頭人體。僧云。家業解什麼活計。山云。無
是非交結之憶。僧禮拜。山云。若眞實如是。今
日也不妨。師云。淨妙妙時解活計。露堂堂處
有家風。須知脫體卓然道。廓落圓通是箇宗。
諸禪德心跡俱泯。體上無寄。眞實人體也。若
不與麼。只是虛頭漢參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四稜踏地處。山云。
入摩訶三摩地。異性湛然。僧云。還存分別智
麼否。山云。是。僧禮拜。山云。鳳穴雖皆好。
龍門客又新。師云。如何是四稜踏地。入三摩
存分別智。若是有事而不通。知未知伊彼元
氣。諸兄弟畢竟作麼生。照東方萬八千土。天
上人間金色尊參

上堂舉。僧問曹山。如何是純無學處。山云。雲
吐波中月。天橫雨外山。僧云。恁麼去時如何。
山云。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僧禮拜。山
云。他不受人禮。道盡。師云。到純無學處。語路
若何生。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諸人者且
道。如何是純無學處。良久云。槐夏日長。麥秋
風涼參

上堂舉。曹山因慧霞參。問如何是佛袈裟。山
云。汝披得始得。霞云。學人披得時如何。山
云。非公境界。霞云。還和尚境界也無。山云。老
僧又不得披得。霞云。與麼則無方便乎。山云。
從無相田披得始得。霞云。從無相田披得時
如何。山云。生下還有一句子。霞擬進語。山乃
打。霞禮拜退山後。令侍者喚慧霞。霞乃來。山
書米字與之。霞受之。捧云。大好大好。無相福

田衣。山云。如是如是。師云。一粒曾生無相田。異苗繁茂。試機先。莊嚴劫佛借他力。雙樹蔭涼本自然。諸大德是箇曹山。老子米袈裟後。曹山慧霞大師已得披得。即今這裏誰爲我得披。便舉拂子云。這箇又佛袈裟。那箇是米袈裟。人人正命食。佛佛正傳授。衲僧披得底衆類活眼睛。畢竟非米袈裟乎參。

天童山如淨禪師續語錄終

觀音導利興聖寶林寺入宋傳法沙門道元記師初自芙蓉山。到明州雪竇山鑑禪師處。鑑問云。什麼處來。師云。芙蓉來。鑑云。來事爲什麼事。師云。吾聞和尚。有一夜三千里語。是也無。鑑云。是。師云。如何是世尊有密語。鑑乃打。師云。如何是迦葉不覆藏。鑑又打。師擬分疎。鑑又打。師於此大悟。燒香禮拜。鑑云。燒香事如何。師云。賜師三頓。而遍體汗流。鑑乃休。師云。咄咄咄咄。乃出去。自此相侍一十五年。有時鑑授于師洞上玄奧云。汝善保護。師受之。密好山居。不望出世。後從皇帝受詔。二度辭之。至第三度。乃住持天童山景德禪寺。問答提唱無有怖畏。再興陽廣山頭宗風。法嗣出世者六人。即六處盛化。承天孤嶺如瑩。瑞巖無外義遠。華嚴田翁頃公。自菴師楷。嶽林癡翁師瑩。及日本吾。而六箇也皆受師印記出世。今日本仁治二年歲次辛丑二月中旬。瑞巖遠公遙送此錄付吾。頂戴奉獻五體投地。重集所記得問答機緣。書其末以酬法乳之恩者也。

師因請益。次承天瑩公致問云。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和尚還免得乎。師乃打。瑩禮拜。師云。正是幻化底者。

師因普請。次瑞巖遠公致問云。如何是無盡藏。師云。當途者昇清霄。失路者下水底。遠云。出頭人又作麼生。師云。非個境界。遠云。學人如何得會。師良久。遠云。非和尚境界。師云。如是如是。遠禮拜。

師因華嚴頃公致問云。如何是洞門宗風。師云。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頃云。一般兩般乎。師云。群峯漸倚他。白雲正改變。頃乃禮拜。師云。金鳳宿諸巢。宸若登車碾。

師因自菴楷公致問云。世尊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處。意旨如何。師云。老僧若答汝。喪兒孫。楷云。幸有同互底時節。師云。如何是學人分上事。楷乃禮拜。師云。是同互不回互乎。楷云。不見道和之。以禮不禮親切。師云。如是如是。

師因嶽林瑩公致問云。新豐雪曲如何得和。師云。無孔笛擲著版上。莫道更無音響曲。瑩云。是什麼曲調。師云。一任他雪曲。始得瑩禮拜。

師因入室。次予致問云。青天無片雲時如何。師云。猶是半提。予云。全提時節作麼生。師云。青天功盡後。一步更一步。予云。秋疎山瘦月落潭空。師云。尙帶凝然。予禮拜。師云。且去也。

師因歲旦上堂。予致問云。如何是心中寶珠。師云。汝心外有何嫌底。予乃禮拜。師云。瞻

之仰之。予收坐具而立。師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予乃歸衆。

師因入室。懲衲子坐睡云。夫參禪者身心脫落。只管打睡作麼。予聞此語豁然大悟。徑上方丈燒香禮拜。師云。禮拜事作麼生。予云。身心脫落來。師云。身心脫落脫落身心。予云。這箇是暫時伎倆。和尚莫亂印。師云。我不亂印。衲子云。如何是不亂印底事。師云。脫落脫落。予乃休。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古德問答來。多僧擬議。師云。問什麼。僧云。西來意。師乃打。僧於此大悟。

師因示云。老僧見今時師僧。皆是無鼻孔。而誇名誇利。未曾休歇。勸諸兄弟。一一如如而一一玄玄。若不如是。恐不免生死之緣。且道。作麼生離却生死底。一句子。良久云。一塵透骨人人意。三世難諸箇箇真。

師諱如淨。明州章江人也。俗姓俞氏。子也。振法柄於太白峯麓。顯密語於流水香。白鷺立雪。明月庭。青山直聳蘆花外。於是曹洞宗要。再紹大陽本宗。青鶴飛九天。老鶴棲梧桐。時人皆推望玄風。依之問答提唱。興一代宗風。受芙蓉囊祖納法衣。而祕在屋裏。收真歇老子竹杖子。而靠却室中。其餘家訓訣。無一不領略。見此集者。一見證無數勝果焉。

時日本仁治辛丑之春。書道場釋定觀音導利興聖寶林寺。

天童山如淨禪師續語錄跋終

天童淨和尚。門風高古。當世無雙。超凡越聖。十方坐斷。或時孤峯頂上白浪滔天。或時干戈叢裏神通遊戲。宜哉永平高祖。入宋之日。僧覺禪者語曰。人天導師一代宗匠者。長翁淨公其人也。元朝以來所編之僧史。載其法嗣不詳。而今此續錄。無外義遠和尚所編。永平高祖作跋。其所記之略傳。宛如雨中見杲日也。五百年之後。此錄行於世。高祖之所謂留在人天光照夜者也。然誰是知貴知價人乎哉。噯。

正德乙未歲仲春穀旦

洛北應舉寶樹林下心聞

海普

焚香九拜撰

碧巖錄序

至聖命脈。列祖大機。換骨鑒方。頤神妙術。其惟雪竇禪師。其超宗越格正眼。提撥正令。不露風規。秉烹佛燄祖錫。顯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爲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慈以垂慈。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趙壁本無瑕額。相如謾詆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其或泥句沈言。未免滅佛種族。昔幸親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叙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日本來無一物爲南宗。曰時時勤拂拭爲北宗。於是禪宗頌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罵祖。無所不爲。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焉用言句。雪竇圓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矣。嶠中張煒明遠。燃死灰復板行。亦所謂老婆心切者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紫陽山方向萬里序。

碧巖集者。圓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焚棄其書。世間種種法皆忌執著。

釋子所歸敬莫如佛。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徇物。必至於失己。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說。往復推測。愈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爲出世間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爲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太阿之劍。天下之利劍也。登山則觀虎豹。入水則觀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爲之大敗。流血滿千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嶠中張氏。始更刻木。來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爲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王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齋齋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脈歸空諸論。果誰爲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入於卷簾間。板堅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

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尙矣。二字乃世間法中更賸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爲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識罪。底裏悉見。情款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爲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緣愛深。繫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絲之色易悲。大善知識爲之付囑。俾之心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旋即凝滅三也。具方冊。作案底。陳機境。爲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書。初何以異。祖師所以立爲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鬼神。猶不離簿。傍人門戶。任喚作郎劍去矣。而舟猶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大事。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學下慧者。豈步亦步。趨亦趨哉。知此則二老之心皆是矣。圓悟顧子念孫之心多。故重拈雪竇頌。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字。豈欺我哉。圓悟之心。釋氏說經之心也。大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嶠中張明遠。復鑲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然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

慧愛之。而圓悟又將爲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醒。欲觀此書，先參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
評唱雪竇頤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日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爲藤。

【一】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可殺明帝曰：對朕者誰？

帝曰：「對朕者誰？」果然，摸不着。磨云：不識。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帝曰：「不識。」可憐許。達磨遂渡江至魏。

來，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

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奉佛，語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爾親見達磨。」

且道：起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妙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

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瞋眼晴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磨劈頭與他一撥，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殺，又向道：「不識。」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即不堪，端和尙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鴈，更加一箭已相

繞。直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懺悔，渡江至魏。時魏孝明帝當位，乃此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摸。胡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噥。當時等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攔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監十三年化去。達磨普通元年方來。自隔七年，何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阿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善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心。而一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如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收，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過之不過，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誰云，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且道：達磨即今在什

是何物太商生。其說他二十年來會苦辛。白是好。可貴可觀。二十年來會苦辛。白是
草。不干山僧事。爲君幾下蒼龍窟。何消愁。莫惜用心
好。也莫。屈。愁殺人。愁人。堪。述。向。誰。說。說。明。
道無奇特。更須子細。咄。
眼納僧莫輕忽。倒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國。所以不肯入藏。
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
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
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釣四海。只釣得
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
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會苦辛。爲君幾下蒼
龍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
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
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
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
不見。興陽割侍者。答遠錄公問。婆竭出海
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割云。金翅鳥王
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
作麼生。割云。似鷓鴣。君不信。獨體前驗始
知真。遠云。恁麼則。屈節當胸。退身三步。割云。
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所以
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
道。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
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鵲。閑行氣貌多輕忽。
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
屈堪述。明眼稍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
裏作活計。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
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
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
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
舉看。

舉德山到潯山潯山。據板。挾複子於法堂上。不
令人疑着。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殺有禪。顧視
云無無。便出。好與三十棒。可殺氣衝天。雪竇
著語云。勤破了也。點。果然。德山至門首却
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放來。頭上太商生。未接
便具威儀。再入相見。依前作道去就。已。潯山
坐次。冷眼。看道老漢。將虎。德山提起坐具云。
和尙。改頭換面。潯山擬取拂子。須是那裏始得。
下人。不。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
一。等。是。雪竇著語云。勤
破了也。點。果然。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
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登。潯山至晚
失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在西。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
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後。通
引。天下。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
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
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
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
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即
心是佛。遂發憤。攢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

魔子輩。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
到禮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遂放下疏鈔。
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
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爾若答得。布施
油。爾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
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
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
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
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
尙。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
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
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
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
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禮拜。
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
頭。至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
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
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
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
虛。竭世權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
潯山盛化。直造潯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
直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
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
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特。
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
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
事。那裏著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
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

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溪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溪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溪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辨來風。爭能如此。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板相似。衆中謂之著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任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溪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溪山揪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溪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溪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殺奇特衆中多道。溪山怕他有甚交涉。溪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溪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溪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爾道德山是勝是負。溪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警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著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

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溪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溪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溪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爾與溪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言猶在。過二勘破。言猶在。雪上加霜。會險墮。三般不同。飛騎將軍入虜庭。險。敗軍之將。無在什麼處。再得完全能幾箇。死中。急走過。六策。無。果。然。何用。不放過。理能伏豹。孤峯頂上草裏坐。穿過。鼻孔。也未爲奇特。兩雨相。兩雨三三。爲什麼却在草裏坐。叱。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頭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警訛處。著三句話。撮來顯出。雪上加霜。幾乎險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爲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遂詐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

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著頭上一似衲僧氣概。輕輕拶著。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溪山如此。豈是滅却翠翠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頭到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溪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溪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會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爲什麼道。孤峯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墜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一箇引衆。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拋向面前。以憑。有什麼漆桶不會。倚。人。自。出。打鼓。普請。看。爲三軍。打鼓。
長慶問雲門。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魔門云：有慶云：作魔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峯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爾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殿。不許攙奪行市。大瀟話云：我更與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峯向諸人面前放肩。咄。爲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熱。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峯：作什麼。峯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峯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來喫箇什麼。峯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紫山阻雪。謂諸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崑頭喝云：爾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峯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紫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變。正是誘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堅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爾著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會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紫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覓。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鵝湖驢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話。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轡。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峯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開舉著微骨微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意思想。若是箇本色行腳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當爲人了也。看他雪峯頌云

牛頭沒處覓。馬頭回如擊。
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喚來。與爾相見。
須是打破始得。打鼓看來。君不見。眼裏。有甚麼難見處。
百花香至爲誰開。一場狼籍。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脈上一割。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銛。無爾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更向爾道。百花香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爾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潤。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爾且道更爲誰開。

【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牛頭沒處覓。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初。舊曆日。來日是十六。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出。無明月。清風。還知麼。海神知。貴不知。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擲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擲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闥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脈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尙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竇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擗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

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滅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為寶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該靈樹為知聖禪師。靈樹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為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輪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聖嘆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話，如鐵檨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密。香林遠皆為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為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為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錯錯。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

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壑。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處去。七穿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不出。上下一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西。爭奈拄杖在我。徐行踏斷流水聲。打入甚麼處。打去也。手裏寫出飛禽跡。眼裏本無此消息。野狐精見草。草茸消息。在平實處。煙霧裏。未出雲窠。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動破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著。在。動著時動著三十棒。自讀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纔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到這裏竟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以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爾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著著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便摧。不為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中。復道。草茸茸煙霧裏。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霧裏。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霧裏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會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爲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爾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法眼云。爾但問我。我爲爾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墮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法眼出

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傾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怎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怎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蓋大地那裏得道 鶻鵲啼在
深花裏。喃喃何用。又被風吹。 三級浪高魚化龍。
通道一裏。別調中。豈有怎麼事。 扶藪摸髀。
來好。踏著龍頭。癡人猶屣夜塘水。按門傍戶。
納信有什麼用。
處。守株待兔。

雪寶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
角諸訛處。顯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寶識得
法眼關板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
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顯出這僧如此問。
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鶻鵲啼
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寶意在
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
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
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鶻鵲啼在深花裏。用頌

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爾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殺傷慈。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卽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角。昂鬚鰲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同。癡人向言下咬嚼。似辱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開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須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爾。化作龍去。卽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悉麼。試舉看。

【**翠嶺**】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開口罵看翠嶺眉毛在簪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失了。入地。鐵如**作賊**人心虛灼然。長慶云。生也錯錯錯。將雲門云。關定在什麼處去。天下稍借錯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嶺至夏末却恁麼示衆。

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

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

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嶺就

中奇特。看他怎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

他酬唱處，雲門云闕，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闕字。和他三箇穿作一串，頌出。

翠巖示徒
理人家男女
千古無雙有一箇半箇。

關字相酬不付進。不如者。方解。怎麼道。失錢遭

罪飲氣吞憂。雪寶也。不少。和堅便打。潦倒保福同行遊作。兩箇三。

管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嘮嘮翠

巖這野狐精。分明是賊道者也不妨。白圭無玷

還辨得麼。天雖宰豈只多只是假。由僧從受受

下人不知價。言我身價來無眼。碧眼胡僧。上

相諳人精始得○未得○一半在○眉毛生也○頂門上○至脚

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頗出令人見。爭得名善。

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

學著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

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怪他

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

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畠眉毛在麼。有什麼

變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

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

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

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

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

在什麼處。爾且作麼生會他這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爾若透得。許爾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嘖嘖翠巖。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碩翠巖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請。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垂示云。明鏡。當臺。妍醜自辨。鑲銀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不在河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馬融爾正在河北。開也。相接嘴。相順。結爾。澀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

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凝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間中。此間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問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爾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爾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荆棘林。淨裸裸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爾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隱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

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地。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著。却是極則相似。纔拶著。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日。換手搥胸。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斐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雲。魚行水底。樂迦羅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謂趙州好。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爾開。不到。爾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爾頭。往往更當面換却。爾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闥云。爾道我出耶入

耶一本云。世尊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脈不斷。所以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機迴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謂之有機有境。機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機迴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礙。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誠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如此。爾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蠅蠅。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儼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草僧便喝。○

其詳明也。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又喝。○

打云。○

在第二

大凡扶堅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荆棘叢相似。著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爾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橫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雖弄。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可憐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

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爾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爾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爾。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爾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尙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爾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還有人免得麼。

夾山無礙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擾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怪，暮起千邪。誠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旦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環堅固甲，執三昧鎗。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遊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嘆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遂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歡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礙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

茲法界寧靜，永絕魔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脈，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會麼。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一】舉黃檗示衆云。天下衲僧跳不出。汝等諸人。盡是囉酒糟漢。怎麼行脚。道前。踏破草鞋。撒天搥地。

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老僧不會。一口吞。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與一擲。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疎不下。瓦解。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日。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相空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蹠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祈汝歷。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親親堂堂。從什麼處來。檗云。親親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檗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傳道黃檗怎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檗怎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檗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會。檗云。若便怎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頤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會祇拈等閑人。裴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

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雲云。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整教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爲陰涼。雲云。吾已知。濟來辭。雲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槩與婆老婆心切。爲爾微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槩佛法無多子。大愚擲住云。爾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愚脇下。壓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槩非干我事。一日。槩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婆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唾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噉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槩罵人。具眼者自見他落處。大意垂一鉤。釣人問。衆中有一人。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他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拶。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他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不自知有。也是雲居。端居。雲海。定龍蛇。也要別。白分明。大中天子會輕觸。說什麼大。大也須從地起。三度親遭弄爪牙。死。多口作。更高爭奈有天何。若是大機大用。前。云。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槩處。乞命。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槩真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槩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辭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雲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兒。機弄。寶又道。定龍蛇。今眼何正。擒虎兒。今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會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槩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成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蹴踏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胃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閣和尚會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

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槩在彼作首座。槩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槩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槩便掌。大中云。太龜生。槩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龜說細。槩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槩爲龜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脈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三】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猶。天下。山云。麻三斤。然。破草鞋。指。樹。爲。稱。龜。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爾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西。有底道。爾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邊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爾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

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餢飢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爾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

左眼半斤。快。速。右眼八兩。短。不及。火。燒。撲。身。玉。兔。速。速。作。某。寫。善。應。何。曾。有。輕。觸。如。在。扣。展。事。投。機。見。洞。

山。

錯。認。定。盤。足。自。跋。驚。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是。因。習。性。見。一。狀。南。上。何。誰。打。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南。地。竹。竹。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因。思。長。慶。陸。大。夫。懶。兒。作。件。山。僧。也。頂。上。安。頭。解。道。合。笑。不。合。哭。何。可。夜。半。更。苦。喊。喚。是。什。添。冤。苦。喊。喚。是。什。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著便瞪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釣四海只釣鯨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子教爾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觸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爾諸人了也。雪竇有

靜而善應。頌云。觀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澧陵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爾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技却楔。拈却脂帽子。脫却舊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頓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節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跋驚盲龜入空谷。何年月日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竹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眾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竹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花草。還識甚麼。殊不知南地竹竹北地木。與麻三斤。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

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鎗難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爾疑情。更引箇死漢。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頓了。我且問爾。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戒殺。所以如此。陸宜大夫。作宜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宜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宜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問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爾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不妨警訛。更道嘆。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遍界不藏。雪覆虛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卽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三】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馬入蓮花。巴陵云。銀碗裏盛雪。雲籠明月。道什麼點。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

免著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堅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旛。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撞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爾。外道云。爾是誰。婆云。爾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爾。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旛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旛。義隨者膝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

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著月。如何是提婆宗。銀碗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銜。八面受敵。著著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鰲鸞弓作者語。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的。頂上一步。夢見也。解道銀碗裏盛雪。銀碗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自知。兼身在內。開眼還不知却問天邊月。遠之遠矣。自謂。提婆宗。提婆宗。道什麼。口合猶。赤旛之下起清風。也。爾且去斬頭截臂來。與爾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碗裏盛雪。更與爾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爾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爾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碗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

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已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

會。葛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七八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

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

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

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

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

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

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

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

八面。無爾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

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

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

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

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

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

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潑潑。言猶在。太孤絕。傍觀有分。何止

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是。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也。雲門老漢。豈有

雪寶著語云。山形拄杖子。是起模實樣。無影

樹下合同船。是起模實樣。雪寶著語云。海晏

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雪寶著語云。海晏

寶著語云。拈了也。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

禪。爲國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

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

師。在郴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

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勅

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

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

慍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

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粟散天子。如閃電

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

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

化。山南府青鰲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

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脫名愛

利。戀著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

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

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

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

宗。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

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

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

做箇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

也不妨作家。與爾一撈道。請師塔樣。國師良

久云。會麼。奇怪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

師。被他一撈。直得口似圓橢。然雖如此。若不

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

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透磨一宗掃地而盡。

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

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

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

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

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

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

音勢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簾子。

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

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

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

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雪

寶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

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

何。五祖先師拈云。爾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

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

此意如何。源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

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頓胡言漢語。湘之

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船。琉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

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

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

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

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

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

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仰山

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吽。癡

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溪山。山乃呼

慧寂。山應諾。溪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

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溪山處得用。也只是

這一箇領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

是相見。謂是諍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

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

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琉璃殿上無知識。

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願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

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寶下四

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

湘之南。潭之北。爾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一

國。爾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爾作麼生

會。琉璃殿上無知識。爾作麼生會。若恁麼見

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寶道。獨

掌不浪鳴。不得已與爾說。中有黃金充一國。

雪寶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

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寶道。海晏

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琉璃殿上

無知識。雪寶道。拈了也。一時與爾說了也。不

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

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寶分明

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見還難。非眼可

看。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

麼處。這裏直得換索不著。層落落。莫眼

什麼。影團圓。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

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

雪寶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

則是要見時還難。雪寶忒殺慈悲。更向爾道

母，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臥龍不鑿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頭了。後頭著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爾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爾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著眼。所以道，如斬一綫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綫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一】舉。俱抵和尚。凡有所問，有甚麼消息。只豎一指。

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無則普天普地。聚則普天普地。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抵。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抵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透禪床三匝云。道得即下笠。

如是一問。俱抵無對。尼便去。俱抵口。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尼又無對。尼便行。俱抵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抵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抵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抵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抵承當處。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莽。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抵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摸他不破。爾若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如今人纔問著。也豎指豎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抵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抵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抵召一聲。童子回首。俱抵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

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抵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祕魔平生。只用一板。打地和尙。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他棒。却問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為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抵到這裏有深密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抵。不免是一機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會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夜濤相共接盲龜。得天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行。趕向無佛世界。接得團圓。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諸說奇特公案。偏愛去領。對揚深愛老俱抵。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為人處。所以道對揚

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

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卽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問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問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

西來無意。爾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來宗乘。却答客問。第一句。曾弄二十日。只

明鏡裏爭教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
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
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
二老恁麼答。爲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
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隨。遇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人總知。死水

何曾振古風忽然落時無奈何 果禪板蒲團不
能用教阿誰說 需要禪板蒲團只應分付與盧
公也則分付不著 漆桶矣作這般見解

寶據款結案。他雖怎麼頓。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些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孽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才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流。自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却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

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三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波心七十二峯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會。所以別頌要剪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幾人知。能有自知。一半。知較一半。盧公付了。亦何還。盡大地對甚麼人。也有未接句。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坐。倚休將。繼祖燈臺。草裏漢。打入黑山下。雲隔未合筈。果然勘不得。舉者卽遠山無限碧層。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焦
鑿會去、更莫守株待兔、觸轍前一時打破、無
一點事在胸中、放教灑灑落落、地。又何必要
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
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
處、未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堪對暮
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
合未合之時、爾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
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
坐斷灑灑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
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
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終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馱。太平時節。或者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處分。

三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鈞不疑
 之地。泥裏洗土塊。智門云。蓮花。一二三四五六僧
 那裏得。道清息來。七。疑殺天下人。
 云。出水後如何。計。莫向鬼窟裏作活 門云。荷葉。國
 騎白牛。最古是江南。又恁麼去也。
 兩頭三面。笑殺天下人。州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兒得。許爾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顛倒佛性。儼伺真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

古人意作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授子道

爾但莫著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著即

無許多位次不同。爾攝一切法。一切法攝

爾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

與他安立名字。誑謔爾諸人得麼。爾諸人問

故所以有言。爾若不問。教我向爾道什麼即

得。一切事。皆是爾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

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

僧問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門云。前

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

頭打著。後頭打不著。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

處有伊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

無許多事。爾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爾若能

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

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濁未分

時如何。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

只是一段事。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

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

了底人。扶離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

打入莽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

時中。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

一境。作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

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攔問。一答不妨奇

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見唇頭

道。常貴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

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

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

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看他如此對

答。天下人討他語。賺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

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

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爾且道是不是。且莫

錯認定盤星。雪竇說殺慈悲。打破人情解。所

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出水何如

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不可偏何去也。江北江南問王老

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師作什麼。爾自踏破草鞋。一狐疑了一狐疑。却。白

是爾疑。不免疑。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

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

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

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

泥深。爾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

者。有甚懸限。爾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

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爾親

見智門。雪竇道。爾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

雪竇意道。爾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

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

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

野狐多疑。水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

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

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塵。擒縱非他。卷舒

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創造吞聲。人人坐

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

試舉看

【三】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斷鼻蛇。見性不

怪自壞。大小大怪。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因。一

事。不妨令人疑。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因。一

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人送

賊。以已。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

玄沙云。須是稜兒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

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

什麼消息。毒氣逼人。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

道老。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三郎

些子。喪身。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釣魚船上。三郎

失命。也不知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

怕勢。怕他作什麼。一子親得。一

若平展一任平展。爾若打破一任打破。雪

峯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

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

至巖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峯

一向坐禪。巖頭喝云。睡眠去。每日床上。恰似

七村裏土地相似。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

去在。峯自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

瞞。頭云。我將謂爾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

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

穩在。頭云。爾若實如此。據爾見處。一一通

來。是處我與爾證明。不是處與爾劃却。峯遂

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

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頭。

得箇入處。頭云。若與巖自救不了。後到德山。

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

棒。這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

爾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

如何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

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驚山成道。今日始是驚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關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閑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盞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擲。丈吟吟而笑。便歸隱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會到此間麼。云。會到。或云。不會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會到與不會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爾作麼生。祇對。不踞前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語。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爾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

有格外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窺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峯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構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構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有閒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爾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兒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鋦。明頭也打著。暗頭也打著。他尋常為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

計。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到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是誠識。是破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

不奈何。放過一著。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帶。

果平。詔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重撥草。落人。詔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重撥草。落

然在什麼處。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然在什麼處。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有麼有麼。

忽然突出拄杖頭。看高著眼。拋對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千箇萬箇。大張口。分同閃

口。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著。剔起眉毛還不見。也。五

電。兩重公案。果然。剔起眉毛還不見。也。五

湖四海。竟恁麼人也。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

離得。如今在什麼處。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

小雪竇也作這去就。來者。一一看方便。脚。下

山僧今日。也還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脚。下

下。看一箇了也。師高聲喝云。看脚下。張弓。

第二頭第三頭。真言不當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

下有象骨巖。雪峯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

雪竇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鼈鼻

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

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鼈鼻蛇。須是有不

傷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

老僧把手共行。長慶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

道。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慶玄沙不奈

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

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

麼處。是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

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爾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人只管擲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倒顛倒。若到作家，面前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爾諸人，拄杖子是衲僧時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怎麼來，諸佛也，怎麼來，現前諸佛也，怎麼來。雪峯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爾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上。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講得他底，復自微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

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筍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擲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鋒玄微，重關會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慮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著擲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頭。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塵沙三百處，耳裏三萬處。千峯萬峯不肯住，向什麼處去。落花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因甚之機。別起眉毛何處去，好箇消息，因甚之機。別起眉毛何處去，好箇消息，因甚之機。別起眉毛何處去，好箇消息，因甚之機。

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或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且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柳樛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別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爾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三】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中有眼。丈云：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不曾見。不曾見，不曾見。丈云：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不曾見。不曾見，不曾見。丈云：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獨坐大雄峯。不曾見。不曾見，不曾見。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掃地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將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拈荷云。獨坐大雄峯。共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錯認蹤跡。且道他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各別繙索。立向千峯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將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是別人無奈何他。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鱗地。五祖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爾但當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雲竇顯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開生。千人萬人。化門。管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樂得自家手。電光石火。存機變。見百丈為人處也無。堪笑人來拈虎鬚。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雲竇見得透。方乃顯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

行堅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雲竇顯出。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爾。天下人笑我去。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爾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怎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參不同轍。此顯百丈有這般手脚。雲竇道。電光石火在機變。願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此些子機變處。巖頭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雲竇道。機輪轉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丈丈夫漢。也須是識此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雲竇道。堪笑人來拈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堪笑這僧去拈虎鬚。

雲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三】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人亡。人雲門云。體露金風。節。家破。亡家破。雲門云。體露金風。體。新釘。新釘。平步。

若向箇裏覓得。始見雲門爲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爲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爲復是答他話。爲復是與他酬

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懸變。畢竟作麼生。爾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凡扶堅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不如是。爭能爲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峻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脈裏觀時。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爲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著便知落處。爾若向雲門語脈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明一。爾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兩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深辨來風。答亦攸全。豈有兩般。如浪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一鐵遶空。中。過也。聖者。箭過新羅。大野分涼。颯颯。颯。天。地。地。還。行。去。也。長。天。今。疎。雨。濛。濛。上。澗。澗。下。澗。澗。頭。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更。有。不。啣。咽。淚。帶。果。殺。人。黃。河。頭。上。滿。將。過。

來靜依熊耳一叢叢開眼也著。合眼也著。豈須這境界。不免打折爾眼。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算卑去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錐如鉅。有鉤有鎖。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遠空。鏃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著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領了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颼颼。長天兮疎雨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便恁麼會始得。爾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遠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為人處。靜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雪竇為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和何合知。豈立萬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八郎作。丈云。作麼生。是不

爲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脚亂。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漏逗不少。丈云。說了也。與他說破。從他路一。泉云。某甲只恁麼。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和尙作麼生。與他短。與他長。則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若他手忙脚亂。有則。恁麼那。我。泉云。某甲不會。何處。不。會。會。即打爾頭。破。道。這。道。只。恁。麼。丈云。我。太。殺。爲。爾。說。了。也。頭。上。加。一。條。繩。也。頭。上。加。一。條。繩。

到這裏。也不消卽心不卽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卽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間。也大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懺懺。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臂脊便棒。教他知痛癢。雖然如是。爾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著。且問爾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麼。和尙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

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丈云。我太殺爲爾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泥團。泥團。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自守。有條條。記得箇元字。關在心。入地獄如箭。
衲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拗折拄杖。高掛鉢盂。
明鏡當臺列像殊。破也。破也。打一。一面南看北斗。還見新佛殿。破也。破也。新羅國裏。斗柄垂。在什麼處。會上堂。大馬國裏。米打鼓。無處討。可憐許。被子落。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道消息來。果然恁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當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塞口便擲。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

大隋眞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潞山會裏作火頭。一日潞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間來看如何。隋云。某甲問箇什麼。卽得潞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潞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壩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

劫火光中立問端是什麼。已
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

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爾輕輕問著。便換却爾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人知。切忌道者。一回辦者。一回新。天下柄爭奈不恁麼。僧取則。用道閑言長語。只知自古自今。字開半合。如今。麻似絮。自古也不恁。爭辨鵝白鳥黑。今機顯脫。長者自長。如今也不恁。

短者自短。談得者賊賊。則更不別。納僧鼻孔。會拈得穿過了也。

鎮州出大羅蘭。爾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嘲。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鴛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怎麼答。古人也怎麼答。何曾分得細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鴛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頌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爾道。賊賊納僧鼻孔會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羅蘭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三終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永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微信得及。無絲毫障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果看。

【三】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曹溪子一機脫出。敬云。是是是。洗土塊。勝殺一殺人。雪竇著語云。錯。放過則不是。什麼語話。麻谷又問。南泉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再泉云。不是。下。卓然而立。顯不出。泉云。不是。

不是何不承當。殺人不是。雪竇著語云。錯。放過。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泉云。章敬即是。汝來取人舌頭。漏逗了也。泉云。此是風力所轉。不是。須爲他。漏逗多少。人來。終成敗壞。爭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遍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曲錄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落在兩邊。爾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他卓然而立。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磨簡是字。便去見南泉。依然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佛爲師。雖然。變。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兩錯。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

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遠禪床。是與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爾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爲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鬼放膽。慶藏主云。南泉或殺郎當。不是便休。更與他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他麻谷持錫遠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頭。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便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

已瞎了也。
便打撈天摸
地作什麼

作者好求無病藥
一死更不再活。十
時中爲什麼墜

他力。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貧得賈。將錯就錯。且道。定方禮拜。將錯就錯。忽然大悟。如瞎得。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蘆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著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卽乖。須是如此。著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殺清風明月。爾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爲策。衲僧家以拄杖爲策。祖庭事苑中。古策。擲錫杖綯。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卽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著。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纔。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爾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

看他恁變，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顯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壓殺這屎床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

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三】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此茫然。猶有這箇濟下禪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定佇立。已將鬼窟裏。在。新地常作什麼。踰過了也。未免失却。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鼻孔。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鼻孔。

擒住擬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怎變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頭瀉出了。持來何必出。子承父業。

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巨靈擡手無。無。即手人魔。即人也無。

多子一掃子。少賣弄。打分破華山千萬重大地一時路。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藥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者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搥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曉曉。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三】舉。陳操向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微。是說。若不。相。爭。說。這。還。見。金。剛。經。云。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檀者。這老。福便掩却方丈門。已入他圈了也。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

對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教伊。亦無門退亦無路。且道更與他什麼一。

陳操向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纔錢三百。須是勸辦。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納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向書會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

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向書看法華經是。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向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向自不奈何。向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爾勘過。僧至樓前。操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還。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向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地。納僧家如何為人。我且問爾。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圓珠遠玉珊瑚。三尺杖子提黃河。須是。馬。載。驢。駝。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麼。有。什。無。事。客。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釣。龍。時。下。一。團。擊。什麼。蝦。蟇。蛇。怎。生。余。何。須。是。釣。龍。始。得。

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地却。團圓還。得。出。

團圓珠遠玉珊瑚。馬載驢駝上鐵船。雪竇當頭顯出。只須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駝上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山無事底客。爾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達情順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事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鼈時。下一圈竿。釣鼈須是圈竿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不作巨鼈見解。

【四】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不作。僧云。廬山。實頭人。山云。曾遊五老峯麼。因。常。得。僧云。不曾到。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不。妨。掉。臂。僧云。不曾到。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何。曾。離。過。云。開。黎。不。曾。遊。山。好。這。老。漢。著。甚。死。急。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刀。活。人。似。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脈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著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却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攬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四

之歿日無某主國有恩風也有這箇消息

疾風作。以爲古風。作云。序方。前云。復也。

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著答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得住。相次問到這境界。

千峯盤屈色如藍。還見文殊。誰謂文殊是對談。設使善寶也不堪笑。清涼多少。衆已在言前。試請脚下辨看。泥裏有。

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泥裏有。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

雪竇只是重拈一遍。不會領著。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

又僧問瑩師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瑩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不可也。喚作重拈一遍。明招獨眼龍。亦頗其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廓周沙界勝伽藍。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廓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庵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提粥鉢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

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云】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也是落草。後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也道老漢。沙云。遊山來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麼處來。若有所至。未免。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猶道不少。元來只。座云。大似春意。錯。一手搖一手搖。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猶輕。雪竇著語云。謝答話。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領便與頌。爾若要作家相見。便與爾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一。一日同長沙。祝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情。爾用那。仰山云。爾試用看。沙云。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爲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他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爲什麼却問道。到什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著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意向他道。天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雪竇云。謝答語。代末後語也。也落兩

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樓額題詩後。秀才會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大蟲平生爲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微開戶。當軒者誰。盡何人眼不開。頂門上放光明。始得。始隨芳草去。遍還不少。沙云。頭已過了。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真。且喜歸。翹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狂猿嘯古臺。却因新添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末後一句道。減一句也不得。草裏漢。更不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聞黎不曾遊山。辨絹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物。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褌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棍無。袴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溜。若得真貨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

鏤地一下。葉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葉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葉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焉山問仰山。黃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識風穴也。穴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舉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後又見瑞巖常白巖主人公。自云。啗復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廊侍者過夏。廊指他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觀。南院云。雪峯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山。鳥飛不渡。子莫聽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謔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愆。速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言大丈夫。公案

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跋見。冒瀆尊顏。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樓寶蓋東。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祕却略借劍。舉穴云。豎首甌人携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倒。穴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栽麥不分。穴云。只聞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穴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穴初到南院。入門。不禮拜。院云。入門須辨主。穴云。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關繫。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著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開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爾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他向爾道什麼。穴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圓頭。一

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代離亂。鄂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是問答。指示不妨語句尖新。撥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印即是。看他怎麼垂示。可謂鈎住。爾才住即印破。教爾百難。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印即是。看他怎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澄豆浸。却嗟蛙步。碾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鈎四海只釣鯨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鈎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觀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可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話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機。奪盡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苦毒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爾討得來。即頭落地。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爾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

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

來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歸兒

鐵櫟。鐵疾。鐵。踪。踪。且道落
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雲峯擺尾。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卽心卽佛。卽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卽難。少有人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卽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懺懺。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懺懺。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懺懺。諸方謂之三懺懺。又保福問僧。殿

裏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人好。福云。却是爾瞞我。又問僧云。爾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爾瞞我。又問僧。爾作什麼業。喫得甚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爾瞞我。又問洛主。洛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爾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平實後面引一落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賽中天子勅。猶兒牽作。向上人怎麼來
一狀領過。發機須是千鈞弩。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酬。豈
同病相憐。爲死。象骨老師曾親毬。也有人曾經麼來。有箇
蝦蟇無孔鐵線。阿誰不知
爭似禾山解打鼓鐵線子。須還這老漢始得。一子親得報君知
雪竇也來夢見。在雪莫莽園。也有些子。甜者甜
上加霜。酌過短燈也有個個
兮苦者苦謝客話。錯下注脚。好與三十棒。喫棒得也本。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著。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

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獐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鴣小可之物。必不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鷓鴣而發機。象骨老師曾韞毬。卽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兮。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鑿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歸何處老漢道。堆山積嶺。似忌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紐八橫。拈却漫天棚。起見趙州底處麼。禪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有或未然。老僧在蘭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
時穿却。不奈爾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
老僧在爾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
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
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
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
無爾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

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何曾辜負爾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說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爾領出。

編辟會換老古錘，何必影裏尋老漢。七斤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鐘。直得口似西湖裏，還與寶手相始得。又却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

十八間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會換老古錘，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換擄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峯，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爾若向北來，與爾上載。爾若向南來，與爾下載。爾若從尋常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付阿誰？」上載者與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

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先須有悟由。還如會翻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得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第問第一鈴。僧云：「雨滴聲。」不妨實道。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惜得便便。猶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猶得便便。猶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猶得便便。猶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猶得便便。猶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

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鶉鴉聲。」清云：「欲得不招爲閑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大不均，一機一境，忒殺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迷己。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己。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懶，要勸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己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腳跟下大事。雪竇頌云：

虛堂雨滴聲，從來無間斷。作者難酬對，果然不曾放有收。殺活拘攔。若謂曾入流，判頭入夢。喚作什麼聲？依前還不會。桶還我無孔鐵鎚來。這清曾不會兩頭坐斷。兩處不南山北山轉，泥泥上脚。若喚作雨聲，則不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腳踏實地始得。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會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務需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一】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不門云。六不收。
新釘鐵鑊。八角磨盤裏走。
少頭。脫乳已生後。又落第三首。
若更向言上辨得。且莫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搆。若向脫乳未分時。搆得。已是第二頭。若向脫乳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著。剔起便行。苟或忤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

靜室中坐。必得自見。乎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爾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現。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爾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負爾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爾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復始。滴水滴冰。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道無何會夢。見。爾發為什麼。知而放犯。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處萬人傳。卷衣又說歸天竺。從頭來已錯了也。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德。爾不少。太平。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峯宿。剎底爾眼晴。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顯出教人見。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為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

五祖老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言句下。請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三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為何。此士却有二三。遞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諸說。也須是搆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一】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作家相。須有奇特。等閑無事。大家著一隻。眼。惹。時。上座與明招把鉢。不。會。煎。茶。帶。果。別。朗。翻。却。茶。鉢。事。生。也。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事。朗。云。捧。爐。神。也。不。妨。奇。特。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鉢。朗。云。本。分。草。料。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注。事。生。也。

明招云。明上座喚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饃。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明。云。和。尚。作。麼。生。抄。著。也。好。與。一。步。招。云。非。人。得。其。便。然。只。具。一。雙。眼。道。得。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郎。就。中。奇。特。機。皆。本。根。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參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明上座煎茶次。翻

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野樵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樵。謂之野樵。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拶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潏山哲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簪髮直得鬚髮衡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潏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及。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爲爾點破。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爾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縷。尚不奈何。更教他打破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縷。胡於是有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注思益經。是否。奉云。

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筍。在椀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尙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竇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峯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峯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峯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二等是什麼時節。到他川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應機非善巧。
有什麼。方未返。應機非善巧。
孔。不妨。堪悲。獨眼龍。只見一雙眼。
曾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說什。牙爪。開。
會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說什。牙爪。開。
早天連水之波。經幾回。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少髮。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爾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蓋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緊要。露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

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領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爾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妄。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垂示云。七穿八穴。擡鼓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三]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不妨。此問太高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家宗。個天然自在。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雷可殺。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過。
雪峯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換一擡。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遍歷諸方。皆以高資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著。且不涉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爲食。雪峯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峯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鬼眼睛。無孔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子。擊頭。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峯低頭歸庵。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往來納敗。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是問參。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箇消息。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見雪峯。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云。曾到打作兩。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舉前話。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鼻孔。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時。賊過後。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云。未敢容易。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識末句後。只這是。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間。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便問。逢客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如雪峯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峯。見解只。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到恁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煩他二老。荷。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今。天下人成節角諸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諸訛。在什處。雪峯雖遍歷諸方。未後於。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動絕大徹。巖頭後。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過敲板一下。頭云。爾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棹而出。雪峯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人。雪峯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麼。如今有底。恁麼問著。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往。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著。有底。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道。雪峯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知雪峯意有毒害處。雪峯雖得便宜。爭奈藏。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峯。持此公案。令巖頭判。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云。曾到雪峯。若見雪峯。只此一問。也好。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急著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脈轉。頭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縹素。懷一肚。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皮疑。真箇道。雪峯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太殺。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峯在。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間令侍者喚。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那頭密語共語。山。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雪峯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著賊。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了也。蓋爲他會著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眼漢沒窺白。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曾。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末後句在。雪峯拈云。曾聞說箇獨龍。元來。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人要會末後句。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荆棘林相似。爾。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諸佛。立在下。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風。爾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寶頌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爲君說。舌頭落也。說不。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尾無。明暗雙雙底時節。萬壽老漢。如牛無角。似。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同條生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還殊。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絕。還與棒。黃頭碧眼。須別。大地人。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也。他。他人却不恁麼。黃頭碧眼。須別。大地人。我。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南北東西。歸去來。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乞爾一條拄杖子。夜深同看千巖雪。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大地雪漫漫。遍滿無垠。無人會。也。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是箇。還識得末後句麼。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末後句。爲君說。雪寶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落草相爲。頌則殺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見也未在。更敢開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僧云。是什麼泥子。豈拍板。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卽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撥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鼈。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垂一語。用一機。不釣蝦蜆螺蚌。直釣巨鼈。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

却在別人手裏。●族障 文作忍痛聲 只在這裏。還
餘頭。裂轉鼻孔來也 喚作野鴛子得
●靈識 大師云。何曾飛去 莫瞞人好。這老漢
卻摩麼 元來只在鬼窟裏作
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爲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

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著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令則世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任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遍界不礙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陸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爾爲什麼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爾昨日向其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爾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爾哭作什麼丈云爾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爾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爾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鞞羅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作除知何許用作什麼馬祖見來相共語打罵兩有什麼了期現箇話盡山雲海月情短知他打罵幾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因甚道他不曾言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飛過什麼處去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更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作野鴨子叫十棒天不問下好與三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語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深翠影僧云西禪果然可殺實頭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惡惡和尚深辨來僧展兩手了也勾賊破家門打一掌據令而行好僧云不妨令人疑著門打快便離迷途某甲話在爾待要離迷途却似門却展兩手不解離僧無語可憐門便打雲門喫何故當斷不斷反招其禍爾衆合衆多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

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箇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却問不知何太檢不可言幽暗時雪竇元來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舉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何太檢不妨有檢處雪竇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爾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虎尾處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五】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

生邪死邪。道什麼。好不恨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龍吟聲起。虎嘯風生。源云。爲什麼不道。果然踏過了也。吾云。不道不道。道水裏頭。前道果然踏過了也。吾云。不道不道。道水裏頭。前

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空透穿耳客。多

入地獄。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須重

打劫。道老漢滿身。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就身

泥水。初心不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就身

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舉似前話。不知是不

是。是則。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殺新

也。大奇。霜云。爲什麼不道。語雖一較。意無

來有人喚。源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瀾。如

同是別。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瀾。如

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易

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漸源當

面蹣過。遂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

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

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

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麼好惡。所

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

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

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依舊血滴滴地。爲

他。漸源得恁麼不替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

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爾作禍

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殺傷慈。源後來至一

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言下薦得。方知自

始至終全機受用。爾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

是難見。漸源云。正好著力。看他悟後。道得自

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

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

孚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

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

麼生是著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

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

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

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新可殺奇時。牛羊無角。極極。成什麼

○(吾日…不道)十字一○

○唯二惟○

○

○

○

○

○

○

○

○

○

○

吐在胸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款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此頗石霜與大原爭語。爲什麼無處著。雙履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爭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却說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腳跟下。一段大事。因緣于聖亦摸索不著。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一】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鐵破三關時如何。不妨奇特。不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要大家知。主良云。怎麼則知過必改。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擒有縱。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果然。擬待翻轉。山云。且來開黎呼則易。這則難。良回首住。中也一鐵破三關。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口良云。這水之波。良擬議。果然摸索不著。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怎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摩鞭閃耀。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縱。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

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群。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鐵者箭鐵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爾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怎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怎麼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著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怎麼道。便嘆云。且來開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鐵破三關則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們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著。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嶮。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壁放箭之徒莫莽。一死不再活。取箇眼分耳必響。放過半斤。左邊不拾箇耳。今目雙響。右眼入兩。只得一路。右邊不拾箇耳。今目雙響。右眼入兩。只得一路。後則難。可憐一鐵破三關。全機無處來時如何。虎狼脚。可憐一鐵破三關。全機無處來時如何。的的分明箭後路。死。喝。打。君不見。兒率去也。玄沙有言兮。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爲心祖。一句鐵掃萬機。鼻孔在我手裏。未有一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此頗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簡。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怎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有形無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莫莽。若善能放箭。則不莽。若不善放。則莽。豈可知。取箇眼分耳必響。拾箇耳。今日雙響。且道取箇眼。爲什麼却耳聲拾箇耳。爲什麼却雙響。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鐵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鐵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著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曾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怎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箇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

蚊虻弄空裏猛風

變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

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

喫飯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斲。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行棒趕出。這裏請說。若不會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觀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劍斲。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會收劍。孟八郎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刀子一口。大笑還應作者知。一子規得。能有機箇。三十山藤且輕恕。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墓八百。東得便宜是落便宜。攪初結案。悔不愜當初。也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
願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
索不著。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
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
藤且輕絮。願這僧後到雪峯面前。這僧依舊
莽鹵。果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爲
什麼。却如此。爾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
落便宜。

【宅】射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酒肆即不無。初僧門下即可。這老漢老大大作這般去就。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煩打甚麼。武帝愕然。兩匠三度被人誦。然也教他摸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麼。鶻鷲清。乾曉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帝云。不會。可惜許。誌公云。大士

譯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時印誌公。一時與起出。始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

不向雙林寄此身
只爲他
把不住
囊裏豈
可藏錫
却於梁土

惹埃塵若不入草中手見蹤跡當時不得誌公

延

聖示云。掀天闢地軸。擒虎兇辨龍蛇須臾。
國活饑饉漢。始得句句相投機相應。且從
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名實相奪。
名賤家。
聖云。

惠寂坐斷舌頭。仰山云：惠寂是我。各山守聖

云：我名惠然。開市裏事。去仰山呵阿大笑。可謂是當時。錦上添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士人。猶相識者少。一似戲頭笑。又非戲頭笑。一等是笑。爲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遍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峯。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住持事繁。峯往寺莊。路逢彌猴。乃云：這彌猴各各佩一而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瓊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堅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潯山。潯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他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惠寂。看他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掩旗

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爲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他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他仰山落處。便向他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仰山呵阿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他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知他有人。八面玲瓏。騎虎由來要絕功。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爭得不是恁麼人。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百軍州。爭明恁麼事。只應千古動悲風。如今在什處。是大笑。爲什麼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云：我名惠寂。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了也。他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爾是我。我都是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爾若立我便坐。爾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踏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爲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

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能不知何處去。且道他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爲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爾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一】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辨却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鐵。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抽身。是場曲調。作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好與一掌。孟八家作家。漢郎。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擊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爲人所恥。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

泥離水。拔楔抽釘。爾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懸。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懸懸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懸去也。他懸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當頭一箭。誰敢向前。遠樹何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懸懸。東西南北。一家風。已周旋多時也。千箇與萬箇。如麻似絮。一箇一箇。爭是誰會中的一箇半箇。更落一相。呼相喚歸去來。一箇弄泥團。不如曹溪路上。休登陟。大勞生。想。不是富貴門下客。復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復

由基箭射猿。遠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勸群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發時。猿遠樹避之。其箭亦遠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遠樹。何故却云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遠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撥。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道。懸懸則不去也。若是

納僧正眼觀著。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懸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會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懸懸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絕迹。露裸裸。赤灑灑。平坦坦。儼然地。為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一】舉。溪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向。西。我。百丈問溪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一將。溪山云。却請和尚道。過。文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心。三。和。混合。水。就身打劫。

溪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溪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文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祈願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納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

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溪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拶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潑潑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面。乾。坤。已。虎頭生角。出荒草。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數。也不及。瑞琳樹林。日。果。千。重。百。兩。爭。奈。白。草。頭。上。他。不。得。答。處。蓋。天。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拶。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溪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他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大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懸懸時。不妨奇特。雪竇用此。明他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

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仙藥。服之長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角煎製成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現出五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此一則與八卷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同。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一】舉。百丈復問五峯。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阿呵呵。前過新羅國。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一併就流。寂然。丈云無人處祈願望汝。上驢人隔相逢者少。公案同看。

五峯把定封疆。五峯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提擡。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便用緊迅危峭。不似過山盤礴。滔滔地。如今福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峯答處。當頭坐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祈願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只與他一箇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龍蛇陣上看謀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令人長憶李將軍。妙手無多。隨身。憤懣作家。子。匹馬。

單騎。千里萬里。天邊飛一鶚。大衆見麼。且道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撈一撈云。龍蛇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闢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匹馬單騎。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爾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飛一鶚。一箭落一雕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峯。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

【二】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巖云。和尚有也未。拈泥帶水。前不識村丈云。我兒孫。然有此客。後不識店丈云。我兒孫。然有此客。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著骨。不能顯脫。是則是也。只是前不構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開開。仙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塵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子不踞地。灼然。有什麼。兩兩三三舊路行。併却咽喉唇吻。轉身吐氣。一死更不再。腳跟下踏過了也。大雄山下空彈指。可謂可。更添惡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奈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三】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得這話。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少。藏身歸影。不妨是道。僧問智藏。也須與他一抄。藏老漢推過。與別人。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云。何不問和尚。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僧云。和尚教來問。愛人處分。前。僧云。和尚教來問。問取海兒去。不妨是八十。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兒去。四員善知識。一機患。這。僧問海兒。轉與別人。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曾。不用初。從教。千言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裏中天子勅。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

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

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懷懼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拶著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曾且道為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曾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下度却謂之相隨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兩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令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擔擔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覺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的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

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半合半開一手遮明眼衲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入穿却馬駒踏殺天下人蓋林中也須是過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須是白拈賊兒離四句絕百非這什麼也須是白拈賊兒天上人間唯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住杖阿多天上人間唯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住杖阿多天上人間唯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住杖阿多天上人間唯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住杖阿多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正位恁麼為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鋦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人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旦雖開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

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床擲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竇後問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頭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爾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濕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擲初尤切

垂示云鑲鐲橫按鋒前剪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足處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華頭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菩薩子喫飯來華頭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難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賊賊賊來說是非人是賊賊賊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妨疑著元來不知慶云大似因齋慶讚相席打令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華頭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菩薩子喫飯來華頭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難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賊賊賊來說是非人是賊賊賊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妨疑著元來不知慶云大似因齋慶讚相席打令

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顛，莫是提唱建立，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擊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這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爾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遂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試殺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爾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笑中有刀，熱愛作什麼。兩手持來付與他。天下衲僧不知路處。白雲影裏笑呵呵，豈有恁麼事。莫謂金牛好，喚作飯桶來付與他。若是本分衲僧，不喫這飯。若是金毛獅子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許三千里外見諸說，不道半文錢。一場漏逗。白雲影裏笑呵呵，豈有恁麼事。莫謂金牛好，喚作飯桶來付與他。若是本分衲僧，不喫這飯。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

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驢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一】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言中有響。要帶淺深。探竿影草。太殺瞞人。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烏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合當行。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得。烏白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說什麼一箇。僧元來是屋裏人。只得。

便出去。受用。只是見機。而作。烏白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屈子喫苦風。放去又收。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三百六十日。烏白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却向他阿誰是若。阿誰是臣。敢向虎口橫身。試殺不識好惡。

僧近前奪白手中棒，打白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奪棒時。白云：屈棒屈棒。著什麼死。念云：有人喫在。和尚却在這箇手裏。白云：草草打著箇漢，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方是丈夫兒。白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笑而出。作家禪客天然得著風。方知盡始。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白亦是作家。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白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真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白，難奈這僧何。烏白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白一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轉地，俱是作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縞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白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白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烏白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白手中棒，打白三下。烏白云：屈棒屈棒。爾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白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白，也識他不破。烏白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

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

云施者受者二俱隨滅道盡。罕遇其人長慶

嘆嗟作什麼。這僧者是色漢。試與他一答。

看他如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爾在。這僧便眼眨眨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下。常與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諸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怎麼具眼。與爾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得一半。也要。按牛頭喫草。錢。遺罪。半河南半河北。四七二三諸祖師。有錢。殊不知。錢。只帶累一人。寶器持來成過客。大地人換手。帶累山僧也。過客深不可測。天下僧徒。無處。出頭不得。且道深多少。無處。在爾脚下。天上人間同陸沈。天下僧徒。一坑。摸索不着。廢。放過。者。廢。無。也。反。切。若天若天。廢。無。也。反。切。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怎麼。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客。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客。過客深無處尋。

這箇與爾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客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沈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沈。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鷄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繇素。良久云。有條繫條無條繫。試舉看。

【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舉。門云。餠餅。舌上上。擲。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覺寒毛卓豎。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問下。更無可得。却致箇問端。問起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餠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爾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爾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爾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爾。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爾何。橫身爲物。道箇全體全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餠餅。五祖云。屎尿比麝香。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識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餠餅。若恁麼將餠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餠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餠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龜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腳跟下。祖師也踏在腳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餠餅。既是餠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頗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餠餅出來便作。縫線披離。見也。已在前。開也。餠餅。來猶不住。將。子。換。也。至今天下有諸說。處處。有。人。言。有。甚。了。期。大地。聖。人。也。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爾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爾。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線披離。見也。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線。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餠餅。擲。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餠餅。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諸說。如今禪和子。只管去餠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

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爾道

【七】舉。古有十六開士。成作除。有什麼用。於浴

僧時隨例入浴。按著露柱。忽悟水因。頭邊

諸禪德作變生會。他道妙觸宜明。更不干別人

會他。按成佛子住。天下兩僧到這裏摸索。不也須

落非他物。按著露柱。莫拿負山僧好。

七穿八穴始得一條一條。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

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

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

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

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

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

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

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

子。是納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

藤。只消道箇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

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

點也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

宜明。成佛子住。宜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

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

浴亦洗水。也怎麼觸。因其却不悟。皆被塵境

惑障。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醒去。若向這

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

且道。是妙觸宜明。不是妙觸宜明。若向箇裏

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宜明。成佛子住。如今人

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今則

為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著脚指頭。以至

德山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怎麼。也須是七穿

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爾

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

寶王利。而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

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

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

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

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願。免

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

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

消長連床上展脚臥。果然是箇睡漢。夢中曾

說悟圓通。早是箇睡漢。更說夢。却許

面睡。土上加泥。又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

禪客。聊問舉著。別起便行。似怎麼衲僧。只消

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

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

無偽亦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

來眠。雪竇意道。爾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宜明。

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

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麤面睡。似恁

麼。只是惡水麤頭洗。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

道似這般漢。正好麤頭睡。山僧道土上

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

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會恁麼來。試舉看

【七】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持虎

高聲。自投子云。是。誰殺一船人。更身與爾了

屎不覺臭。投子云。是。誰殺一船人。更身與爾了

行僧云。和尚莫。尿溺碗鳴聲。見麼頭方。道什

麼。果然。投子便打。著。好打。又問。龜言及

納取。投子便打。放過則不可。又問。龜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持虎。抱虎時

猶有影。投子云。是。又是賣與爾了也。投子云。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方。雖有過水之波。不見驢頭

是頭上無角。投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投

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投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投

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投子便打。著。不可放過。好打。投

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老漢。天下無這實頭。機輪無阻。何他處。放一得二。換却眼晴。同彼同此。來也。有些子。不怎麼來也。可憐無限弄潮人。出一箇半。不怎麼來也。便打。天下衲僧。要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憐許。這箇機不得。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百川。人共向愁人說。忽然活。也倒退三千里。百川倒流。衲僧。投子老漢。也須是拗折拄杖始得。水活聲。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爾總道投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爾。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爾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轉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搗旗奪鼓道。和尚莫。尿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竇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

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闌瀟瀟。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震動。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爰切。禪道。

【六】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云。念水上打毯子。過也。不。也。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毯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同論過。子云。念念不停流。打毯子。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怎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為無心故。所以長養

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今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臥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怎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著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唧唧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難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

落在什麼處
佛果圖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佛果圖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擡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說。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在。所以溪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餅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毯子。早是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處。意深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毯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爾纔問他。早知爾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駛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何家。明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會共辨來端。何處。唯恐乃知。茫茫急水打毯子。始終一貫。過落處不停誰解看。有即路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會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毯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著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

射得塵中塵。把臂投。擊頭帶。山云。看箭打。下破不走。快。僧放身便倒。約然不同。一死更便難逢。著。侍者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動。僧便走。棺木裏。猶有氣息。在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而得許放過。據令。雪竇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指一手指。直走百步。也須喪身。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直得目。直口吐。一向似無孔。填作何用。塵主。隱直掛口。怒。吐。法。遮。立。個。二。口。直。觀。也。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與麀尋常易射。唯有塵中塵。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塵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鋸。利以護身。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豈不見。三平初參石叢。叢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叢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叢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

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叢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墜。石叢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圈續。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挖出這死漢。如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泥。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鐵錫。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亦自用他

語頌云

塵中塵 高者眼有。華 君看取 何似生第二頭走。
塵中塵 頭戴角去也。 君看取 要射便射。看什
麼 下一箭中也。須知 走三步 活活地。只得五
步若活 有什麼 跳百步。忽 成群趁虎 二俱並
與他出頭。天下稍僧 正眼從來付獵人 爭奈
放他出頭。也只在草裏裏 雪寶又作麼生。也不干
未肯承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寶又作麼生。也不干上
藥山事。也不干雪寶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
座 雪寶高聲云。有箭 始得。打云。已塞却爾眼
也。

塵中塵。君看取。稍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
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捕翼
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
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
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挖出這死漢。這
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
成群趁虎。雪寶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
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群去趁虎。其塵
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
王。常引群鹿。趁虎入別山。雪寶後面頌藥山
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
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寶是時因上堂。舉此
語束爲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
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
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
舉看。

【一】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
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破。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
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
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莽鹵。換
一擔髓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
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
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鬼放鷹。看孔
著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
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
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
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
渾金璞玉。若是稍僧眼。有時把住。有時放
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
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龍天聖地。大似
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
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
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
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
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
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
門一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
恁麼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寶頌
云。

問會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
知名。買相頭。答還不
知。月冷風高。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節。天
却。江南江北。不雨時更好。無孔。堪笑路逢達道人
古。寒。不雨時更好。無孔。堪笑路逢達道人
也。須是說到這裏始得。還我。不將語默對。向什麼
處。將。手把白玉鞭。折了也。驢珠盡聲碎

留與後人看。不擊碎放過一著。增瑕類弄泥團
可惜許。又怎麼去。增瑕類弄泥團
轉見。國有憲章。三千條
過犯。三千條打八百
罪。來。也。未。得。一半。

雪寶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
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會
不知。答還不。大龍答處。豈是奇特。分
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
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
水湛如藍。爾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
處。榜。直是奇特。所以雪寶頌出。教人知道
月冷風高。更掃著古。寒。且道他意作麼
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子。擲著。毳。拍板。只
這四句頌了也。雪寶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
笑。路。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
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
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
香。巖。頌。雪。寶。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
適。來。話。不。落。爾。情。應。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
玉。鞭。驢。珠。盡。聲。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
此。是。劍。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
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
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
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
章。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
是。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
此。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
麼。也。

【二】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

幾機 三千里外沒交 自代云 東家人死。西家人助

南山起雲 乾地不潤。北山下雨 點滴不施。半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

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

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

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

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

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

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

麼會。卒摸索不著。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

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

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爾纔作道理計較。便

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

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

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

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

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

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

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

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

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銑。

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

所以顯出云

南山雲 乾坤不潤。北山下雨 點滴不施。半

二三面相親 幾處覓不見。帶累 新羅國裏會

上堂 東邊西邊。東行不見西。大唐國裏未打鼓

維摩。苦便苦樂便樂。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
那裏有。阿刺。可憐。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
劍刃上與爾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
親。也莫錯會。此只顯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
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
羅國裏會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電
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
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
子。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
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
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
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
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
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
已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
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
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
也無。若辨得此人。許爾親見古人來
【三】學。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發合開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這
麼。直得分疎不下。於一切法。喚什麼作
撥過。把雲投箇。於一切法。無言無
說。這什麼。無示無識。離諸問答。這什麼
入不二法門。許多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
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這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
倒轉轉頭來也。刺殺一。雪竇云。維摩道什麼。
中箇還似射人時。

前機心。替復云。勘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這
他說道理。雖然爲衆竭力。爭奈。出私門。且道。雪竇還
見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勘破。般。金毛
獅子也摸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
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爲無爲真俗二諦。合爲
一見。爲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
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
答。是爲入不二法門。蓋爲三十二人以言遣
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
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
如掃帚掃塵相似。塵雖去。帚迹猶存。末後依
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
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
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
却。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
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處云。維摩
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麼。夢
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
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
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
二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
是什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
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
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
檢責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
云。維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爾且道是什
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
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
爾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群羊觸藩。雪竇

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咄這維摩老。咄他作什麼。咄打三千大千世界。

生家愧惱。他作什麼。咄打三千大千世界。

毘耶離。毘耶離。毘耶離。毘耶離。

飯也喫不得。七佛祖師來。客來須有。賊來須打。

始一室且須掃。猶有這箇在。元來請問不二門。

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當時便靠倒。若天蒼天。

打云。和團團。也球不見。當時便靠倒。若天蒼天。

不靠倒。死中得活。金毛獅子無處討。見麼。

著天。有氣息在。金毛獅子無處討。見麼。

淨寶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

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大千

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

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

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來

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

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

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

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

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

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

饒爾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

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

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

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毘耶離。維摩示

疾於毘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

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

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

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菩

薩

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

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

問疾。一室且須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

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

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圓機。

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

盤星。雪竇拶到箇切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

手擡一手捫。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

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

討。非但當時。卽今也。怎麼還見維摩老麼。盡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邊作金毛獅子。也漢

索不著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錄

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

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

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

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

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全】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草庵主便作虎聲

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

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雪竇拈教人

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

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

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到無得失處。然

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

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

莫只空遊州縣。只欲得提撕閑言語。待老

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

何。大卷抄將去。聖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

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

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

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裏裏老爺老娘。噯

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

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問拈弄

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

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途問。這裏忽逢大

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

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

笑。僧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

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

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

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

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闔掃帚。若論此事。須是

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

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

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

作。五祖道。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

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

看

看

看

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著著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官柳踏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思之千里。悔不當初。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悔不當初。

好箇斑斑。斑斑。猶如斑斑。好箇斑斑。猶如斑斑。

爪牙未備。爪牙未備。只恐用處。爪牙未備。只恐用處。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

落落聲光皆振地。落落聲光皆振地。落落聲光皆振地。

夫見也無。夫見也無。夫見也無。

虎齧。虎齧。虎齧。虎齧。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他道爭奈老僧何。他道爭奈老僧何。他道爭奈老僧何。

得這手腳。他必須有後語。得這手腳。他必須有後語。

收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收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

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

藥云。什麼處來。藥云。山下採菌子來。藥云。什麼處來。藥云。山下採菌子來。

還見大蟲聲。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還見大蟲聲。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

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

親遭一口。後來溪山問仰山。黃藥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溪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溪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尾。溪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無。還見麼。收虎尾。今得虎鬚。也須是本分。任爾收虎尾。得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涓滴。開口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公】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人人盡有光明在。人人盡有光明在。

時不見。暗昏昏。時不見。暗昏昏。時不見。暗昏昏。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爾等諸人。腳跟下。各各。雲門室中垂語接人。爾等諸人。腳跟下。各各。

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

恰到問著。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恰到問著。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

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

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

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爾略開。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爾略開。

一線路教爾見。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一線路教爾見。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

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

爾掃却。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爾掃却。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

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

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

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

來往日裏。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會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親。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自照列孤明。自照列孤明。

線何止一線。十日並。線何止一線。十日並。線何止一線。十日並。

處。放一線。道即得。花謝樹無影。打。處。放一線。道即得。花謝樹無影。打。

桶裏黑汁。看時誰不見。誰。桶裏黑汁。看時誰不見。誰。

見。兩頭俱坐。倒騎牛。今入佛殿中。三門合掌。見。兩頭俱坐。倒騎牛。今入佛殿中。三門合掌。

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腳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自照列孤明。自家腳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

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爾羅列。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爾羅列。

此光明。在爾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此光明。在爾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

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

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

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

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

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

不見。頗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爾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著慈悲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著向上竅。佛眼也顯不著。設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公】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盡大地是藥。苦惱連根苦。那箇是自己。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苦惱連根苦。那箇是自己。裏面這消息來。治得之切。攻。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洵汝諸人業根。今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爾向什麼處插嘴。若插得嘴。許爾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爾若回顧。踏管取插嘴不得。雲門在爾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爾若著有。與爾說無。爾若著無。與爾說有。爾若著有不無。與爾說去。爾若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爾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

意莫認定熾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鵝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計較。總使不著。雪竇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實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辦的。撒沙。有響。一筆。閉門不造車。出大小。雲門爲衆。下。向。阿。誰。有。關。工。天。通。途。自。家。廓。下。不。入。草。向。鬼。窟。裏。作。活。計。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鼻。孔。透。天。亦。穿。却。穿。却。了。也。打。云。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爾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淡不解。截斷太梅脚跟。只管道食程太速。他解截。門脚跟。爲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爾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爾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家。廓。雪竇道。爲爾通一線路。爾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

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透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公】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要驚蛇。山僧直得目。患盲者。拈鎚擊拂。他又不見。利生。未必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聞不。是則接物利生。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是則接物利生。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是言。山僧拱手。僧請益雲門。也要諸方雲門云。汝禮拜著。風行草。僧禮拜起。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這僧患盲好。復喚近前來。僧近前。第二杓。雲門云。汝不是患聾。這僧患聾好。好與一喝。門云。汝不是患啞。這僧患啞好。云。還會麼。何。不與本分。僧云。不會。兩重云。天者。門云。汝不是患啞。這僧患啞好。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陰。打。陰。切。切。張口。捏。捏。切。切。云。

玄沙參到絕情處。淨裸裸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剎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擊拂。他又

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藏云。玃琰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

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官。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著。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他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他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爾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官聾。瘡癰會好。若麼麼計較。所以道。

盲聲瘖喑明有言前二發也 香絕機宜處機處
還做計較得麼。天正理自由。 堪笑堪悲
有什麼交涉。我怎麼
笑箇什麼。悲箇 離。妻不辨正色。離漢。巧匠不
什麼。半明半暗。離漢。巧匠不
師曠豈識玄絲。離漢。巧匠不
窓下。須是怎麼始得。笑向鬼神 葉落花開自有
時。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 復云。還會
也無。重說無孔鐵鎚自領出去。便可

盲聾瘖啞否絕機宜。盡爾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爾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著。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塌。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不盲。明明不聾却不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沈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喫誦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著。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登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闐。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

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寔不出。通身卽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寤。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云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
 作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爾等常走。吾云。如人
 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巖云。我
 會也。將錯就錯。賊殺一船人。同。吾云。汝作麼。
 生會。問勢更問。也要。巖云。遍身是手眼。有什麼交涉。
 鬼窟裏作活計。吾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
 泥裏洗土塊。同坑無異土。奴見。巖云。師兄作麼。取人處。
 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巖云。師兄作麼。取人處。
 也。好與。吾云。通身是手眼。蝦跳不出斗。換却關。
 一抄。得十成也末。眼睛。移却舌頭。還
 得十成也末。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著席。藥

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头。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通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殺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通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通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觀井。山云。道即殺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觀驢。便同此意也。爾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通身是。四肢八節。未通身是。頂門上有半邊。
是納僧。則處處。猶在聚。聚裏。拈放過。則不可。展翅騰騰六合來。猶較十萬里。何止十萬里。

雲巖子境界。將。搏風鼓蕩四溟水。些子。巖。不奈何。是。何。埃。埃。今。忽。生。新。拈。却。那。裏。那。箇。毫。釐。今。未。止。別。別。吹。散。君。不。見。又。恁。了。也。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可。惜。許。依。舊。打。葛。藤。棒。頭。手。眼。從。何。起。無。出。氣。處。放。得。又。須。與。棒。又。打。明。云。且。道。山。僧。底。咄。三。喝。四。喝。後。也。通。作。境。是。雪。竇。底。是。咄。作。麼。生。

通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以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通身通身都不是。若要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頭雲巖道。吾奇特處云。展翅騰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爾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殺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雪竇道。爾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是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埃。今忽生。那箇毫釐。今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論子。依前只在圈續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一切事遍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

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為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誑。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論。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遍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為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此大悲話。直是如此。爾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爾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著箇咄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頭懸髮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一】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頭。用。體。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止。棒。作。什。麼。直。云。上。加。僧。云。如。何。是。般。若。用。要。用。作。什。麼。門。云。鬼。子。懷。胎。甜。向。光。影。中。作。活。計。不。出。智。門。案。寫。若。有。箇。用。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若。用。且。要。上。上。加。泥。智門道。蚌含明月。鬼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

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

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

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略露些子鋒鏑。不

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

與爾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淡江出蚌。蚌中有明

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

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

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此

意亦無異。鬼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

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

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

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

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

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

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瞞瞞作光。只去情上

生解。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

晝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

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

疊六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

此話落處。雪竇正恁麼道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心即動念即隔。人天從

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作

玄鬼深深意。也須是古人始得。有什

作戰爭。打云。閑穩喫得多少。還會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領得好。自然

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

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

自然常光現前。是處橫立千仞。謂情即是絕

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顯云。理極忘情

謂。如何得論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

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

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

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又

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

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頗亦見

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是空生。不見

須菩提。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

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

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

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

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

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

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

道。蚌含明月。鬼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

上。爭奈客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

玄鬼深深意。到這裏會與禪家作戰爭。天下

禪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

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也須是自著眼始得。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終。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趙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

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

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

底麼。試舉看。

【元】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角來。

打高聲不少。何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憐許。好

似這箇好箇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憐許。好

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還不

州新百可。最苦是新羅。侍者無對。果是箇無孔

和尚。犀牛角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是箇無孔

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

面。也是。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用何

說道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用何

錯錯。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雪竇

拈云。犀牛角兒猶在。猶在。猶在。猶在。猶在。

相。於中書一牛字。出。弄影。雪竇拈云。適

來爲什麼。不將出。金鎗不。保福云。和尚年

尊。別請人好。餘地裏裏裏。雪竇拈云。可惜

勞而無功。與三十棒。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角子來。此事

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生意氣作略。又

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若得力

作得主。萬境攪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

功。無力之力。鹽官適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

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角子破。故問侍

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

在裏許撞著磕著。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

牛角兒來。且道他要犀牛角兒作什麼。也只要驗

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

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

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

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

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竇

福云和尙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廣藏主處理會道。和尙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屎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微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脈。如今人問著。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滴滴水。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云。攢

扇牛扇子用多時
過夏則涼過冬則暖。人人具足。爲甚不知。阿誰不曾用。

問著元來總不知。知則知。會則會。莫無限
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上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處。是失機遺罪。雪竇復
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蒼天。青天。也。
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人人有箇犀牛角子。十二時。

中全得他力。因什麼問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官監
 著總不知。還道得麼。
 禪了也。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也有
 一箇半箇。唱。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賊
 也好推倒鉢來。
 後張弓。被拿却掛。
 前不掛村。後不送店。雪竇喝云。拋鉤釣鯢鯨。
 釣得箇蝦蟇。便下座。招得他恁麼地。賊過後張
 直問諸人。道僧道。大衆參堂去。是會不。若是
 是不會。爭解恁麼道。若道會時。雪竇又道。拋鉤
 釣蝦蟇。只釣得箇蝦蟇。便下座。
 且道。語訊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人人有
 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
 著總不知去著。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
 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著訪文殊。喫

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著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諸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殺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爾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鉤釣鯢鯨。只釣得箇蝦蟇。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元】一世尊一日陞座猶主位。是日獨坐。不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親得世尊便下座。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爾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顯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身。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似絮。三頭
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團聚定不是。何必
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必。第二第三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驗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惑。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覓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寶。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卽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著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癡生是鈍置處。

【發】舉。偈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

何。直光道。諸君不妨。大光作舞。莫嫌殺人。依

拜。又怎麼去也。是。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

也好。一步。僧作舞。依樣畫葫蘆。果然。光云。這

野狐精。此恩難報。三十

兩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

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

野狐精。有者道。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異

箇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人。他句中有

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

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

後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

僧。畢竟不知的當。爾只管作舞。遞相恁麼。到

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

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

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

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

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誰云黃葉是

黃金。且作止啼。騙得曹溪波浪如相似。泥團

裏。依樣畫葫蘆。無限平人被陸沈。通著活底人。不

見。放下一路。無限平人被陸沈。帶果天下。不

僧。換索不著。帶

某因。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

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

葉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

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

想根深。半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龜識。

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

似。古人橫設方。恆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

世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

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

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渡

浪。如相似。像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

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沈。有什麼

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

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朗耳卓

朗。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

牛。

【發】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

之處。好箇消息。用見作什。若見不見。自然非

彼不見之相。有甚工夫。不可。若不見吾

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自然非物。更說

什麼。云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頭。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打云。何非汝。說說我。想說。打云。還見

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

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爾作麼生見。阿難

云。我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云不

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

處。爾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

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

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

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鈴

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爾向什麼處摸

索。經意初綻。後奪破。雪竇出教眼。亦不

顯物。亦不顯見。與不見。直只顯見佛也。

全象全牛。譬不殊。衆官模象。各說異端。出淫

弊。偈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爾問道。便作一

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

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

定不識。我且問爾。諸方老宿。於爾身上。指出

那箇是爾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

不語不默底是。爲復總底是。爲復總不是。爾若

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

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

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

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

所見。只於象上名。選差別。爾要好。切莫摸象。

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善提本無

見。只於象上名。選差別。爾要好。切莫摸象。

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善提本無

見。只於象上名。選差別。爾要好。切莫摸象。

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善提本無

見。只於象上名。選差別。爾要好。切莫摸象。

樹明鏡亦無喜。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刀利如新。發於鋼。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豈更不殊。從來作者其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著。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十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爾如今要見。利利鹿鹿。在半途尋常道。一座一摩利。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座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尙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醫家計切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过。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諸釋迦老子了。不道如來無語。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周出者也。說什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一妙。慶云。豈人爭得聞。望聲答。保福云。情知爾向第二頭道。爭得明眼人。裂轉。慶云。作麼生是

如來語。語。保福云。喫茶去。慶云。這會長慶保福在。茶會下。當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瞋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尙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爾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

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爾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遍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爾計較是非處。須是爾腳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分第一第二。我王康中無如是事。古今不鑒止水。方知無處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計。什有處無風浪起。嚇殺人。還覺寒毛。稜禪客。勾賊破家。鬧市裏。三月禹門遭點額。已稜禪客。莫出頭。失錢遭罪。只得飲氣吞聲。

頭分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爾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著在。雪竇云。臥龍不鑒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佈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爾打疊情解。領了也。他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著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這什麼
三段不同

1

二六時中走上

光照天地。

習輕心慢心。

左臂致于痿

人不雕鐫。立

得意根下無

五祖尋常教

金佛不渡鱸

得紫胡和尚

木佛不渡。

求諸聖解脫。

木佛不渡火

合成靈從何

云。會慶僧云。不。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隨也。隨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諸物我一如。鬼神皆此則故。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隨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塊瓦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爲什麼道。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頭木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龜陷公案。老僧直截與爾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瀉倒瀾。變渴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開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見】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又且何妨。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了也。以今世人輕賤。故酬本及來。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了也。以今世人輕賤。故酬本及來。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了也。以今世人輕賤。故酬本及來。

減。如海涸水。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竇拈來。頗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

麼。爾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迴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微罪。功能未爲奇特。不見。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峯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間取其義全者。當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

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黑。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箇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即是真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爾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爲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領大概。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多少分明。隨他去也。胡漢不來。猶較些子。全無技倆。展轉交涉。向什麼處。伎倆既無。休去。阿誰道。波旬失途。動破了也。這外道。瞞不見。瞞我也無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條。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德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鼻孔。

也有胡漢來。則教爾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

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瞋不見。且道是功

勳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

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

捧花無路。魔外潛觀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

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拋

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

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

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途。世尊

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

旬當殿。爲之振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

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

傍處。雪竇更自點胸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

莫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

子尙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

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

具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呀呀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

金剛寶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

麼生。是金剛寶劍。貶上眉毛。試請露鋒銛看。

【又】舉。天平和尙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

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遍尋不少。這漢是則

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游。講鈞格平舉頭者。

公西院云。錯。也須是鐵裏。纔過始得。旁觀者。三

案印。則朱點翠。不容錯認。主賓分

平行三兩步。已是半前落後。西院又云。錯。旁

細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平近前。依前不知落

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金。展轉提

著。不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

座錯。前錯錯。錯認馬鞍橋。喚作

後錯。平云。從游錯。錯下頭。以怎麼柄

。打殺千箇萬。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錯認

星。果然不知落處。軒。西院云。且在這裏過

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常尋。果硬似

出。平當時便行。也似納僧。似則。後住院謂衆

云。貧兒思舊債。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

也須是點過。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

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

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

人。滴。於宜切。水文也。

思明先參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

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

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漸。壽十回打云。這漢

著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

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

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起出這僧。且道寶

壽亦起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

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

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

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

尙。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

【明把院手摘一柄。院云。侍者收取。思

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刺刺。天

平曾參進山主來。爲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

頭。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

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尿

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

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

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人喚作公

案。因世會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

世尊傳金闍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

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

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

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

得周惶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

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

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得當陽用處。只

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

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

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

從游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

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

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是則未是。也不

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

納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

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

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

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殺道。

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拉沒交涉。如今人問

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

下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

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

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

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

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

般葛藤。爾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遠天

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著。雪竇正

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爾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倒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存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子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崇花木月。風過樹頭搖。南陽獨許

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大唐扶得真天子。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可憐生。接得堪作何用。曾踏足盧頂上行。一切接得。隨他什麼事。

不慙麼。直得天上天。鐵鎚擊碎黃金骨。快不快。

平生。已天地之間更何物。茫茫四海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

三千刹海夜。沈沈。爾待入空寂裏去。把定封鎖。不

知誰入蒼龍窟。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抽了

認自己清淨法身。也。還會麼。諸人鼻孔被雪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

似箇真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

亦是強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

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足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須是向毘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著。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或殺讚歎他。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沈沈。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一刹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會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會說。待爾悟來向爾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一】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新。陵云。

珊瑚枝枝撐著月。光吞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

雲門接入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

作略。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

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

具三句。兩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

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云云。未透

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

句。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

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

與珊瑚枝枝撐著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

可辨。一鏃遠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

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月。若更作道

理。轉見摸索不著。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

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仙體。蜀機鳳

雛動。珊瑚枝枝撐著月。王凱家中藏難

掘。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

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簾

何參差。即不知羅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

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

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

他問處。便答這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細若蟬。大巧若拙。不動聲色。

或指或掌。這箇不是。倚天照雪。大冶兮

磨礱。不下。千將莫能。良工兮拂拭未歇

人莫能行。直鑄于。別。有什麼別。珊瑚枝枝

撐著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麼處去。

【二】舉。此蟬音昆。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

強凌弱。即飛劍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

寶劍。袖掛金鎗。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

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或殺傷巧。返

成拙相似。何故爲他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

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

照雪。會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

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壓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爾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戾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子將鑄爲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雄一雌。子將密留雄。以雌進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群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子將殺之。子將知其應。乃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爲父報讎。楚王亦慕其義。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茶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語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嚼。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嚼。尋亦俱爛。川本無此雪竇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今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

枝撐著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詩待 萬斛盈舟信手擎。却因一粒裏吞蛇。拈提百轉舊公案。撒却時人幾眼沙。佛果圖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去脚跟後轉。誰下得釣龍鉤。有箇具眼目底來。不看作緊關。此事當如。後喻。他時自會。家門戶透長安。前者呼後者應。種種因緣歸大數。昔之廢今之興。莫怪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讀東土書。安知西來意。重興一代宗風。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讀無盡燈。謹疏。今月 日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證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人文。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爲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圖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擬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踏駁。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罕人關友無黨記

重刊圖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圖悟重下注脚。單示叢林。永垂宗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詣。毀梓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鉅鑑。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同圖悟心要兼行。揭景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然一觀。開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道是口頭三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遺渠手下一交。怎忘得弓冶裘箕。莫斯却兒孫種草。隨人

圖悟老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抉剔幽邃。顯列祖之機用。開後學之心源。況妙智虛靈。神機默運。晶旭輝而玄扃洞照。圓蟾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纔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巖集中記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心則一。豈有二哉。嶠中張明遠。偶獲寫本後冊。又獲雪竇刊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佛會日。徑山住

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

交。怎忘得弓冶裘箕。莫斯却兒孫種草。隨人

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佛會日。徑山住

持比丘帝陵拜書以爲後序

儒門子貢極有功於東家聖人。藉令良馬見鞭影而奔。皆如瞠若乎後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諸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爲之破顏。與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頓徹懸悟。當時曾參。不直下剖擊。忠恕之秘編。豈惟門人之惑滋甚。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佛果園悟老禪。勞夾山丈室。拈提雪竇頌古百則。其大弟子果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併付剋剋。煙而颺之拉極堆。自以巨壑太虛。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寶弄油。撒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陽坡如繡。歷過去劫。死灰復然。不知何許。許多葛藤。一一從囑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般般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十八十年。衲僧暮地。橫穿鼻孔。從前不曾喚底寶熏。一旦水湧雲蒸。於八萬四千毛孔。悉普悉遍。可謂甚深希有。難值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實經果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燬。而日月光景之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予謂。園悟門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上座。見月亡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燈亘天。倒却剎竿。不放一綫。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謂。果上座火此書。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

予謂。當果上座灼然秉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老勤巴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明月空山。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爲之地。詞護至今。料亦是此書合出世因緣時節。清涼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爲人演說之功。應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刻鏤。展轉流布。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拔之禍福。亦以情識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冥驗記。沛國周氏三子並瘡。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宿愆。忽猛憶兒時見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一葉葵吞之。斯須共斃。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乎。談般若者。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先世罪業即爲消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縱無始劫來所造諸業。當應時消滅。即君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四文字。覆藏遍界。若從果上座之說。萬年一念。更留踪跡。作變。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端的曰。任爾卽心卽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有謗如來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說果上座底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卽恐燎却面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見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

士學佛知恩。臨老懺悔。他日作家爐驢。跳出丈六金身。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揚眉瞬目。否。若還一句薦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兒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碧巖集行于世者數版卷套多多。到上學徒盛筵非便也。故予欲成小字縮行省紙冊。有年所矣。安政丁巳秋。篤信檀士戮力捨財。喜資上木。卽命剞劂氏。事既竣焉。喜捨刊梓製本賤價固予初志也。若夫碧巖曲節。先哲序跋善美盡盡。予何言乎。簡省刻成。故書唐言於筵端。爾安政六年歲在己未秋七月初吉。勅住華國玉桃菴主萬寧玄覺敬識。

No. 2004

從容錄重刻四家語錄序

自佛祖拈花。迦葉微笑。雖云默露宗風。殊覺渾淪透漏。更逢後來好事兒孫。不知重惜家寶。各各拚身失命。平地生塵。澄波動浪。亂散空華。欺搖捏目。訛傳衆口。公案多端。天童雪竇殘睡。既苦不收。圓悟萬松夢語。又多不醒。幸得清涼老人。久知祖禪不了之殃。今日門徒。古顏盡將骨董搬出。分化四家。從新翻刻。嗚呼。私現在。真賊難逃。敢請寶劍金剛。便與一齊砍斷。然後將他零碎評詞。共四海蒼生。作個太平歌唱也。

南城近溪羅汝芳題
丁未中穰長洲沈咸書

重刻四家評唱序

自夫佛祖拈花。迦葉微笑。機鋒雲變。宗旨淵停。蓋教外別傳。個中真諦。殆非人世語言可形容萬一。然開發後學。說法利生。則此尤易于迎機入悟。舊刻四家語錄。殺青者不甚工。規局隘陋。評註拘迫。閱者苦之。然已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儘力摸索不恤也。帝京禪伯。揮麈談宗。往往而是。近且磨礱莫辨矣。講師覺遠。發大弘慈。欲重命衆人。而力不逮。謀于予。予實有夙願。敢不畢力。於是鳩工梓其三。

僧俗同志者梓其一。而當日頂針棒喝揚眉。聖指之機。更自透漏洞朗。則覺公之意滿。而功德亦無邊。予惟無能爲役是懼。又何思議之有。

萬曆丁未歲菊月吉旦。雲南楚雄府知府華亭徐琳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氣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緣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諳信佛書。惟搜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君可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香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觀然若萬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迴觀平昔所

學。皆塊礪耳。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闔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忘本好異也。唯屏山閑閑。其相照乎。爾後奉命赴行在。扈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兄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藁。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爲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頗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闕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繹。撫卷而數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足爲萬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互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飢。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耶。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與僕爲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于世。以貽來者。迺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臺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跟。若若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水移刺楚才晉卿。敍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從容庵錄。寄湛然居士書

再宗有雪竇天童。猶孔門之有游夏。二師之頌古。猶詩壇之李杜。世謂雪竇有翰林之才。蓋探我華。而不撫我寶。又謂不行萬里地。不

讀萬卷書。每閱工部詩。言其博瞻也。擬諸天
童老師頌古。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
學者罔測也。柏山大隱集。出其事迹。間有疎
闊不類者。至於拈提。苟簡但據款而已。萬松
昔嘗評唱。兵革以來廢其祖業。邇來退居燕
京。復思旋築。榜曰從容庵。圖成舊緒。適
值湛然居士勸請成之。老眼昏華。多出口占。
門人筆受。其間繁載機緣事跡。一則旌天童
學海波瀾。附會巧便。二則省學人檢討之功。
三則露萬松述而不作非臆斷也。竊比佛果
尊嚴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爲備。竊比圓通覺
海錄。則句句未嘗支離爲完。至于著語出眼
筆削之際。亦臨機不讓。壬午歲杪。湛然居士
書至。堅要拈出。不免家醜外揚。累吾累汝也。
癸未年上巳日。萬松野老因風附寄。不宣

從容庵錄目錄

卷一

- | | |
|----------|----------|
| 一世尊陸座說法 | 二達磨廓然帝王 |
| 三東印請祖帝王 | 四世尊指地伽藍 |
| 五清源米價問法 | 六馬祖白黑祖教 |
| 七藥山陸座說法 | 八百丈野狐因果 |
| 九南泉斬貓猶犬 | 十臺山婆子尼女 |
| 十一雲門兩病法身 | 十二地藏種田田地 |
| 十三臨際瞎驢蓮化 | 十四廊侍過茶 |
| 十五仰山插鐵田地 | 十六麻谷振錫瓶 |

卷二

卷三

- | | |
|----------|----------|
| 十七法眼毫釐對機 | 十八趙州狗子猶犬 |
| 十九雲門須彌遊山 | 二十地藏親切悟道 |
| 二一雲巖掃地擔掃 | 二二巖頭拜喝參學 |
| 二三魯祖面壁禪定 | 二四雪峯看蛇免蛇 |
| 二五鹽官屏扇鏡扇 | 二六仰山指雪竊象 |
| 二七法眼指簾簾帳 | 二八護國三轆骨董 |
| 二九風穴鐵牛宰臣 | 三十大隋劫火水火 |
| 三一雲門露柱佛祖 | 三二仰山心境勘辨 |
| 三三三聖金鱗龜魚 | 三四風穴一塵示衆 |
| 三五洛浦伏膺毒居 | 三六馬師不安問疾 |
| 三七潯山業識勘辨 | 三八臨濟真人人猿 |
| 三九趙州洗鉢齊弟 | 四十雲門白黑對機 |
| 四一洛浦臨終還化 | 四二南陽淨瓶瓶錫 |
| 四三羅山起滅悟道 | 四四興陽妙翅飛走 |
| 四五覺經四節經教 | 四六德山學畢佛祖 |
| 四七趙州柏樹祖教 | 四八摩經不二門戶 |
| 四九洞山供真真像 | 五十雪峯甚變毒居 |
| 五一法眼缸陸舟掛 | 五二曹山法身法身 |
| 五三黃檗囉囉示衆 | |

卷四

- | | |
|----------|----------|
| 五四雲巖大悲心眼 | 五五雪峯飯頭衣鉢 |
| 五六密師白兔牛鹿 | 五七嚴陽一物悟道 |
| 五八剛經輕賤經教 | 五九青林死蛇免蛇 |
| 六十鐵磨磨牛齊弟 | 六一乾峯一畫掃路 |
| 六二米胡悟否悟道 | 六三趙州問死人婆 |
| 六四子昭承嗣法屬 | 六五首山新婦佛祖 |
| 六六九峯頭尾 | |

卷五

卷六

- | | |
|----------|----------|
| 六七嚴經智慧經教 | 六八夾山揮劍佛祖 |
| 六九南泉白牯 | 七十進山問性骨董 |
| 七一翠巖眉毛解結 | 七二中邑獼猴飛走 |
| 七三曹山孝滿服飾 | 七四法眼質名經教 |
| 七五瑞巖常理悟道 | 七六首山三句示衆 |
| 七七仰山隨分圓相 | 七八雲門餠餅餅餅 |
| 七九長沙進步骨董 | 八十龍牙過板祖教 |
| 八一玄沙到縣骨董 | 八二雲門聲色餅餅 |
| 八三道吾看病問疾 | 八四俱胝一指毒居 |
| 八五國師塔樣帝王 | 八六臨濟大悟棒喝 |
| 八七疎山有無草木 | 八八楞嚴不見經教 |
| 八九洞山無草解結 | 九十仰山謹白說法 |
| 九一南泉牡丹花果 | 九二雲門一寶珍寶 |
| 九三魯祖不會珍寶 | 九四洞山不安問疾 |
| 九五臨濟一晝種食 | 九六九峯不肯還化 |
| 九七光帝饅頭帝王 | 九八洞山常切說法 |
| 九九雲門鉢桶齊弟 | 一百瑯琊山河經教 |

從容庵錄目錄終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 從容庵錄一

第一則世尊陸座

示衆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願鑑頻申。曲爲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中下。那塲上曲親木弄鬼眼睛。有箇傍不肯底。出來也怪伊不得。

舉世尊一日陞座。今日不著便。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何心行。世尊便下座。再商。

師云。圓收十號。出世獨尊。抖擻眉毛。昂藏鼻孔。講肆謂之陞座。禪林號曰上堂。諸人未落四了也。不見雪竈道。衆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點檢將來。雪竈不合索鹽。萬松那堪奉馬。直饒七佛祖。道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也須眼裏抽釘。腦後拔楔。始得至今開堂末後。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舉此例也。世尊便下座去。且救得一半。那一半分付天童。頌云。

一段真風見也。變其教。入眼。特指出。還難。棉綿化母理機。梭了交。綿成古錦。含春象。大巧。無奈東君漏泄。何。陰陽無曲。前氣不相繞。

師云。天童道。一段真風見也。爲復世尊陞座處。是一段真風。天童舉頌處。是一段真風。萬松請益處。是一段真風。恁麼則却成三段了也。如何。是一段真風。況諸人各各有分。也好參詳。又道。綿綿化母理機梭。化母化工造物之別號。儒道二教。宗於一氣。佛家者流。本乎一心。圭峯道。元氣亦由心之所造。皆阿賴耶識相分所攝。萬松道。此曹洞正宗。祖佛命脈。機紐銜於樞口。轉處幽微。綿絲吐於梭腸。用時綿密。何得與邪因無因。同日而語哉。向下頌世尊繡藉將來道。織成古錦含春象。雖

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其奈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末後文殊與折倒。却道。無奈東君漏泄何。文殊白槌。世尊便下座。及至迦葉白槌。便現百千萬箇文殊。一等是恁麼時節。爲甚麼收放不同。爾道。那箇是東君漏泄處。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第二則達磨磨然

云衆云。卅和三獻。未免遭刑。夜光投人。鮮不按劍。卒客無卒主。宜假不宜真。差珍異寶用不著。死貓兒頭拈出。看。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請且起來。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且向第磨云。廓然無聖。猶心。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磨云。帝不契。方木。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實不富。

師云。般若多羅嘗囑達磨大師曰。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指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又汝到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果有游梁涉魏。鈍滯九年之事。近代磁州衣法付人山。山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州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山以法乳情深。便仰而受。州復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轉軻。此與多羅三囑達磨九年。彼此一時也。嘗溪頌云。不惜過秋霜。圖教滋味長。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可以爲來者之誠。若是本色道人。出處自知時節。武帝雖不契。置箇問端。不妨劇割。至今諸方。開堂白槌。尙云。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只如第一義諦。還許觀麼。還許武帝達磨問答麼。萬

松道。第一義且置。爾要聖諦作麼。天皇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楞嚴道。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只這達磨道。廓然無聖。石火電光中。不妨手親眼辦。武帝頑涎不退。更問對朕者誰。於他梁王分上。也是好心。殊不知。達磨分上。劈面被唾相似。不免更奉箇不識。早是花嬌易謝。那堪雪上加霜。達磨見伊眼目定動。即時轉身。別行一路。古人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爲佛事。後來武帝果然過後思君子。自撰碑文云。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自武帝蒙塵之後。達磨西歸以來。第一義諦無人舉著。賴有天童。爲衆拈出。頌云。

廓然無聖。一遇者。來機運庭。而亦不得非犯鼻而揮斤。好手手中。失不迴頭而墮。已往寥寥。冷坐少林。老不歇心。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高著河漢。斗垂夜柄。誰能。付兒孫。莫妄。從此人天成藥病。使者須知。

師云。廓然無聖。來機運庭。此語本出莊子。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初祖當時。也少些子方便。殊不知。藥不暇眩。厥疾弗瘳。起初便下露。手而今已早私狗姑息。所以得非犯鼻而揮斤。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瞋目恣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失不迴頭而墮。後漢孟敏客居太原。會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

遊學。意謂武帝若肯。遂磨末嘗屈已從人。梁王若不契。拂袖便行而無恨。黃金殿上放沒面目。道得一半。少林九年口掛壁上。始是八成。如秋清月轉霜輪。暗用法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發明理極無喻之道。河漢斗垂夜柄。天童上堂云。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此兩句如啞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吐露不出。那堪師資傳授。藥病相治。轉沒交涉。如何得全提正令去。空花幾費龜毛線。石女空拈蘭蕕針。噴。

第三則東印請祖

示衆云。劫前未兆之機。烏龜向火。教外別傳一句。確嘴生花且道。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舉。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齊。往住口口王問曰。何不看經。無功受祿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上來請誦無勝因。

師云。二十七祖初名環路童子。因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與東印土堅固王同輩。問童子曰。能憶往事否。對曰。我憶往劫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持甚深修多羅。以相代正化故。俟師於此。祖告王曰。此非小聖。大勢至之應身也。王命登臺至宮供養。以至披削。祖取般若修多羅事。命名般若多羅。梁朝以達磨爲觀音。西國以祖師爲勢至。唯阿彌陀佛至今無下落。良久云。豐千饒舌。後因皇家展會。尊者主席。這老漢顯異惑衆。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直待問尊者何不看經。果然放不過。

這老漢也無大人相。把葫蘆馬杓翻騰。一上王便禮拜。識其痛痒。萬松道國王貪他一粒米。尊者失却萬年糧。只知鐵脊撐天。不覺腦門著地。若要扶起。除是天童頌云。

雲屋玩月聚含輝。暗通一線木馬游春駿不羈。百枝義裏過一雙寒碧眼。不覺趁看經那到透牛皮。也過明白心起曠劫。威音前英雄力破重圍。時透雨妙圓樞口轉靈機。何曾寒山忘却來時路。暫時不住拾得相將攜手歸。須是當如死入。

師云。破題兩句。頌不居陰界。不涉衆緣已了。且藏教法數。五陰十二處十八界。喚作三科。尊者略舉首尾。攝其中間。梵語安那般那譯云。出息入息。其法有六。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具如天台止觀。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漏山警策道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寶藏論可憐。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何時得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去。天童雲。屋玩月燦含輝。古詩有岸因玩月紋生角。好言語。

可惜。折合向文才情思上。木馬游春駿不羈。此頌出息不涉衆緣。可謂善行無轍跡也。眉底一雙寒碧眼。洛浦道。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只具一隻眼。若要雙眼圓明。除是不居陰界不涉衆緣。無影林中。高懸日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始得。看經那到透牛皮。長慶云。眼有何過。楞嚴經云。汝今諦觀此會衆。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這真踐過藥山道。底牛皮也須穿透。萬松道。却具金剛眼。明白心超曠劫。三祖道。但不惜愛洞然明白。一念萬年受持不盡。鹿門道。遍大

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

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萬松

道。看讀不易英雄力破重圍。後漢王莽遣弟

王尋王邑。至昆陽。圍光武數十重。光武兵弱

而欲降尋邑。邑不肯。光武乃益堅諸將。出兵

却戰。尋邑大敗。尊者文武雙全。出將入相。陰

界衆緣。非但重圍也。妙圓樞口轉靈機。爾雅

樞謂之機。郭璞注云。門扉樞也。流水不腐。中

樞不蠹。言其活也。尊者未點先行。不撥自轉。

這邊那邊無可不可。天童披沙揀金。分星擘

兩。花判了也。末後兩句更有餘才道。寒山忘

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此頌國鑑海衆

鑽紙穿窓。尊。老婆略與。鉤簾歸乳燕。穴紙

出癡蠅。用寒山詩。若合符節。詩云。欲得安身

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

有斑白人。嘖嘖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

時道。閻丘厚訪後與拾得相携。出松門更不

還寺。有本云。喃喃讀黃老。此頌弱志忘歸與

迷人指路也。後唐莊宗皇帝。請華嚴休靜禪

師。入內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一衆默然。

帝問何不看經。靜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

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不看即得。徒衆何

亦不看。靜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靜曰。水母

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大悅。況祖師尊者從

遠劫來。號大勢至。誦甚深脩多羅。因此從師

名般若多羅。元來習氣也不除。輸他並設却

有衲僧巴鼻。萬松到此不覺失笑。且道。笑箇

什麼。雲居羅漢披襟處。甞縣茶瓶接嘴時。

第四則世尊指地

示衆云。一應纔舉。大地全收。正馬單槍。開疆展土。便可隨處作主。過緣即宗底。是甚麼人舉世尊與衆行次。隨緣。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刹。太歲頭上。帝釋將一莖草。播於地上云。建梵刹已竟。不爲世尊微笑。分明。師云。世尊因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佛指布髮處云。此一方地。宜建一刹。時有賢首長者。插標於指處云。建刹已竟。諸天散花。讚歎庶子有大智矣。天童舉話。大同小異。萬松道世尊祖業轉。典與然燈。便有長者承頭收後。如今交付與天童。須要出箇合同文契。頌云。

百草頭上無邊春。夾山。在信手拈來用得親。入覓。百草頭上無邊春。夾山。在信手拈來用得親。入覓。丈六金身功德聚。不。等閑。攜手入紅塵。作戲。塵中能作主。在。朝。權。化外。自來賓。行時。觸處。生涯隨分足。不。從。未。嫌。伎倆。不如人。憐色。師云。天童先以四句頌公案了。然後鋪舒梗概。展演化風。趙州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世尊當風指出。帝釋信手拈來。天童人境交加。顯出。非但古聖。爾即今塵中作得主。化外亦來賓。且道。風流劉駙馬。起此報恩院。與帝釋。掃草同別。師堅起拂子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第七則清源來價

示衆云。開提割肉供親。不入孝子傳。調達推山壓佛。豈怕忽雷鳴。過得荆棘林。倒倒梅檀樹。直待年窮歲盡。依舊孟泰猶寒。佛法身在甚處也。

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小官多。念律。源。

云。盧陵來作變價。老將不。論長。

師云。吉州清源山行思禪。師初參六祖便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源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級。源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據這僧問佛法大意。也是本色乍入叢林底人。要隨文殊遊戲園山。清源是聖諦亦不爲底人。却只作尋常相見。顧問道。盧陵來作變價。有者道。盧陵來價不許商量。殊不知。已入解斗行鋪了也。要得不入這保社。問取天童。頌云。

太平治業無象。施頭星。現也。未。野老家風至淳。爭如我。田博。只管村歌社飲。窮鬼子快。活不徹也。那知舜德堯仁。忠孝。

師云。唐文宗太和六年時。牛僧孺爲相。上曰。天下何時太平。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致交侵。百姓不致離散。雖非至治。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而累表請罷。出爲淮南節度使。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所以野老家風。擊壤謳歌。禮樂文章。翻成特地。盧陵來價。可囉深玄。舜德堯仁。淳風自化。村歌社飲。得其所哉。月白風清。各安其分。還會變。逐便歸堂。

第六則馬祖白黑

示衆云。開口不得時。無舌人解語。擡脚不起處。無足人解行。若也落他殼中。死在句下。豈有自由分。四山相通時。如何透脫。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

某甲西來意。若。道。僧。問。頭。省人。多少。心力。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已有。紅。問。取。智。藏。去。更。添。僧。問。藏。却。受。人。藏。云。何。不。問。和。尚。好。本。同。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兒。去。弟。子。不。得。也。僧。問。海。苦。惱。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講。以。微。僧。舉。似。大。師。索。取。草。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更。參。三。十。年。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西天二十七祖。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後磨埤打牛。神駒入廐。號爲馬祖。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輪文。法嗣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法主。智藏海兒。乃西堂百丈也。看來這僧。也是箇學佛法人。將四句百非。勘當教外別傳宗旨。攝大乘論說。有是增益。無是損減。謗。亦有亦無。相違謗。非有非無。戲論謗。四句若離。百非自絕。黃蘗道。欲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萬松道。端的委細會。一切無不是。翻覆看來。不離四句。不絕百非。西來祖意。於何不明。龍樹大師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却道。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諸方謂之鎖口問。馬祖不忙只道。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惜得自己眉毛。穿却那僧鼻孔。那僧不免被他驅使。真箇去問。智藏亦不謀而合道。何不問和尚。這僧不開眉眼。道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兒去。可謂非父不生其子也。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曾將。謂侯白更有侯黑。這僧雖無血性。却有首尾。還來

開中一日不去從來疑丈乃問立者何人事不解須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作此

山家人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其問前好對他道不落因果一句合語野狐身五百生道不今請和向代一轉語

由來丈云不昧因果一坑老人於言下大悟狂在師云洪州百丈山大智禪師每至陸座常有一老人聽法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對學人一轉語至今墮野狐身良由自己倚牆貼壁送入墮坑落豎見大智有抽釘拔楔手段便舍已從他請大智代一轉語大智施無畏辯輕輕撥轉道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據實而論不落因果是撥無斷見不昧因果是隨流得妙稍解教乘者舉著便見要且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不見道圓禪師在南禪師會中問二僧舉此話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悚然異其語急上黃蘗積翠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恁麼看來當初見道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只樂道不落因果免使初心墮在解網百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答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甚麼丈云近前與爾道藥近前與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仰山道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名不虛

得溪山舉問仰山黃蘗常用此機為復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溪云如是如是看他百丈父子游行無畏如師子王豈向野狐窠裏作活計萬松已是尾骨彌露更放天童弄爪牙看頌云

一尺水一丈波帝自河五百生前不奈何早知事悔初不落不昧商量也不斷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堪笑會也麼按牛頭若是爾灑落落如鳥不妨我哆哆和和成文神歌社舞自成曲是拍拍手其間唱哩囉將來

師云立修證分因果一尺水一丈波墮在五百生野狐精魅積翠庵下二僧縱有逸群之辯點檢將來未免撞入葛藤窠裏天童此句有兩字未穩何不道依前撞入野狐窠阿呵呵此頌明百丈悟處露自己胸襟道會也麼但問天童會也未若是爾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幸有一陰地何勞不為人哆哆和和嬰兒言語不真貌又法華釋籤云多珍學行之相嚶和習語之聲涅槃經有病行嬰兒行有本云婆婆和和石室善道禪師云涅槃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人離分別取捨心與下神歌社舞皆一意也且道是何曲調萬嶺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第九則南泉斬貓

示衆云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人平不語南

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誰敢衆無對直雨淋泉斬却貓兒為兩段抽刀不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再來不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一好與段兩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心斜不

師云法雲圓通秀禪師見二僧並立說話將拄杖到連卓數下云一片菜地何況兩堂衆首因貓致諍南泉也不與解勸亦不與懲罰本色道人以本分事為人遂提起貓兒云道得即不斬正當恁麼時盡十方界有情無情一齊向南泉手中乞命當時有僧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攤胸抱住云却勢和尚神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貓兒這一窟死老鼠既無些子氣息南泉已展不縮盡令而行遼朝上人啟作鏡心錄訶南泉舉殺生造罪文首座作無盡燈辨誤救云古本以手作虛斫勢豈直一刀兩段鮮血淋漓哉這兩箇批判古人文公罪重啟公罪輕南泉依舊水牯牛隊裡搖頭擺尾不見佛日禪師與衆茶座次見貓來袖中擲鵲鵲與之貓接得便去日云俊哉不可也是假作虛用南泉自念曲高和寡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果然敲唱俱行節拍成就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這些子用處雖難會却易見爾但向拈匙舉筋處觀破便見斬貓兒戴草鞋更無兩樣不然更看天童別作甚麼伎倆頌云

兩堂雲水盡紛拏有理不王老師能驗正邪明當盡物利刀斬斷俱亡像消得王來斯鑑愛作家有一人此道未喪死貓兒知音可嘉不是少鑿山透海今唯尊大禹功不鍊石補天兮獨

賢女嫗一趙州老有生涯無不手拈來草鞋頭戴較些些且信異中來也還明鑒稱子只箇真金不混沙是實

師云兩堂雲水盡紛拏至今不會定交若非天童會南泉例驗出端倪往往邪正不分邪正分明時如何判斷便好利劍斬斷一坑埋却非但勤絕一期不了公案亦使千古之下風清寰宇南泉當時師勝資強見衆無語却舉似趙州表顯衆中有人趙州脫草鞋頭上戴出果然此道未喪知音可嘉孔子云天將未喪斯文也看他師資道合唱拍相隨無以爲喻諷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尙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淮南子共工氏兵強兇暴而與堯帝爭功力窮觸不周山而死天柱爲之折女媧鍊五色石補天列子陰陽失度名缺鍊五常之精名補雲蓋本拈洞山撥却泰首座果掉話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南泉如大禹鑿山透海顯出神用趙州如女媧鍊石補天圓却話頭萬松道趙州十八上解破家散宅不知有多少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咄咄沒去處作這箇去就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只是破草鞋南泉不高就下道子若在恰救得貓兒翠巖芝云大小趙州只可自救放過一著天童道異中來也還明鑒只箇真金不混沙只能順水推舟不解逆風把舵而今爾這一隊上來貓又無爭甚狗以拄杖趁下

第十則臺山婆子

示衆云有收有放干木隨身能殺能活橫衝

在手塵勞魔外盡付指呼大地山河皆成戲具且道是甚麼境界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傍城莊家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一生行脚去婆云藝直去未當僧纔行著處也不知婆云藝直去好心僧纔行不知婆云好箇阿師又怎麼去也謂早僧準似趙州人平不州云待與勘過不州亦如前問之至來日上堂云我爲汝勘破婆子丁也我見

師云臺山路上婆子慣隨無著出寺入寺飽參文殊前三後三凡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便當陽指出長安大道云藝直去其僧不作疑阻便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怎麼去也這婆子也鉤錘在手從來觸誤多少賢良這僧既不奈伊何拈來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疑殺天下人這婆子不歇心圖箇甚麼也要定箇宗眼州依前懸懸問婆依前懸懸答有底便話作兩極前段點這僧扶婆子後段點婆子扶趙州唯玄覺云前僧也怎麼問答後來趙州也怎麼問答且道甚處是勘破處萬松道勘破了也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萬松道非但累及玄覺亦乃累及萬松瑯琊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裡喪身失命雖然如是錯會者多萬松道切忌以已方人添山哲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雖然須假天童歌揚始得頌云

累纏索不風雨勘破了老婆是丈夫說向人前不直錢不知根

師云鬼魅以妖通成精呪藥以依通成精天龍以報通成精賢聖以神通成精佛祖以道通成精南泉趙州乃佛祖向上人那堪年老所以道年老成精也趙州古佛嗣南泉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南泉獨超物外趙州以長沙爲友以南泉爲師故勘辨中非得失勝負之可品格天下謂之趙州關也不妨難過雖然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而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乃其事也洛浦曰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周穆王八駿有乘雲而趨行越飛鳥者故曰良駒追風也此頗婆子能勘僧而不免趙州勘破趙州雖能勘婆而不免瑯琊點檢參禪謂之金屎法不會如金勘破如屎所以道說向人前不直錢汝但離却得失勝負情量自然平欺婆子下視趙州若到萬松門下不得點胸搭板

第十一則雲門兩病

示衆云無身人患疾無手人合藥無口人服食無受人安樂且道膏肓之疾如何調理

年老成精不認傳人切趙州古佛嗣南泉出大羅剎枯龜喪命因圖象雲東返還羅剎良朋追風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

透脫 青箱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

白日見鬼 莫是眼花

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

是光不透脫。

早是結胸 又法身亦有兩般病。

單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

法身邊是一。

不唯邪見 更有親直饒透得。放過即不

可。

養病子細點檢將來 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又早補病發

師云。越州乾峯和尚。法嗣洞山悟本。雲門遍

參曾見師與曹山疎山。此則公案先有來源。

乾峯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

一透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只

如庵內人。爲甚不知庵外事。峯呵呵大笑。門

云。猶是學人疑處。峯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

也要和尚相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

地。門云。喏喏。乾峯道。法身有三種病。雲門

道。法身有兩種病。萬松行脚時。諸方商量道。

未到走作已到住著。透脫無依是三種病。今

言二種。少未到走作。後二種病顯然大同。佛

時如燈影裏行相似。所以道。亦是光不透脫。

洞上宗風。靜沈死水。動落今時。名二種病。爾

但出不隨應。入不居空。外不尋枝。內不住定。

自然三病。二光一時透脫。然後透脫不透脫。

拈放一邊。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

病。如何得安樂去。更請天童診候。頌云

森羅萬象許峰巒。

誰得不爲 透脫無方礙眼

睛閃 掃彼門庭誰有力。

掃彼門庭誰有力 透脫無方礙眼

次自成情。

心死 船橫野渡涵秋碧。

死却 掉入

蘆花照雪明。

住却 申錦老漁懷就市。

利 飄一葉浪頭行。

師舉。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

即萬萬即一。即此物非他物。一任峰巒磊落。

荒田不揀草。淨地却迷人。直饒透脫無方正

是礙眼睛處。圓覺經道。於諸安心。亦不息滅。

洞山道。靈苗瑞草。野父愁耘。何必掃彼門庭。

空一切法。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

一。不是教爾除幻境滅幻心。別覓透脫處。三

意旨天童眼目。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如何是

雲門意旨。不見道。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

息。亦是病。雲門但指其病不說治法。如何是

天童眼目。述雲門治方。云。申錦老漁懷就市。

飄一葉浪頭行。雲門大意。在入那垂手不

避風波。可謂自病既除。復感他疾。淨名之心

也。還知麼。病多諸藥性。得效敢傳方

第十二則地藏種田

示衆云。才士筆耕。辯士舌耕。我衲僧家。備看

露地白牛。不顧無根瑞草。如何度日

舉。地藏問脩山主。甚處來。道不知來。脩云。

南方來。

好與 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

行說 脩云。商量浩浩地。

既 藏云。爭如我這裏種

田。博飯喫。

少 脩云。爭奈三界何。

猶在 爾喚甚麼作三界。

北方更靈

師云。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漳州牧王公。於

閩城西石山。建地藏院。請師住。逾紀還漳州

羅漢。故師又名地藏。脩山主。法眼。悟空。進

山主。結友之湖外。至漳州阻雨雪。溪漲。寓城

西地藏院。圍爐視地。藏若無人。藏欲驗之亦

附火。乃曰。有事相借問得否。脩曰。有事請問。

藏曰。山河大地與諸尙座。是同是別。脩曰。是

別。藏堅兩指。脩急曰。是同是同。藏亦堅兩指

起去。法眼曰。院主堅兩指其意如何。脩曰。亂

與。眼曰。不得亂心欺他。脩曰。鼠口豈有象

牙。次日辭行。前至宿處。眼曰。兄輩前去。吾

依地藏。或有長處。無則復來相尋。眼既久參。

脩等三人亦至地藏。遂問。南方佛法近日如

何。當時只好道與此方常日一般。却云商量

浩浩地。自領出頭也不知。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當時便好。道。恁麼則非但南方也。更道爭奈三界何。帶累他南方禪客。俗氣也不除。藏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道爾喚甚麼作三界。不如只道箇老僧種田事忙。免得天堂一狀領過。頌云

宗說般般強爲今日不流傳耳口便支離
莫種田博飯家常事不可不是飽參人不知
侯參飽明知無所求更須請益子房終不貴封
侯也是靈忘機歸去同魚鳥得妙濯足滄浪煙
木秋不盡

師云。清涼道。宗通自修行。說通示未悟。本出楞伽經。佛告大慧。有二種通。宗通者。爲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如應說法。是名說通相。講徒云。說通宗不通。如日被雲籠。宗通說不通。如蛇入竹筒。宗通說亦通。如日處虛空。宗說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既分宗說。已是兩歧。那堪禪分五派。教列三乘。箇中一亦不立。皆強爲也。何況出口入耳。請益拈頌。葛藤引蔓過新羅。羣縣茶瓶湯不絕。非但南方商量浩浩地。若是道穴不燒口底人。辯似懸河元無一字。種田博飯雖是家常。其奈不是飽參不知其趣。古人深山裏鏹頭邊。折脚鎗中煮脫粟飯。富不過知足。一世不求人。貴不過清閑。何須印如斗。所以道。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史記漢六年封功臣。或謂張良未嘗有戰

關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子房功也。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而幸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此頌不必開堂演法教南方也。離騷經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乃猿鶴共處。魚鳥同游。且道。是甚麼人。本色檐板漢

第十三臨際踏踏

示衆云。一向爲人不知有己。直須盡法不管無民。須是拗折木枕惡手脚。臨行之際合作麼生

舉。臨際將示滅。囑三聖老麼出死三聖別。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死急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故大臨際云。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虎口裏。聖便喝虎口裏。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踏踏邊滅却必有勇夫

師云。臨際囑三聖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此與興化謂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師。罰饌飯出院機用一般。其實此事。千佛出世不增。千聖入滅不減。豈一三聖能興滅哉。古人臨終顯發此事。亦表衆中有人。果然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當時便與本分草料。正法眼藏。未到滅却。却道。忽有人問汝作麼生對。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聖便喝。上代下世。門裏出身。耳聾三日以來。不似而今這喝際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踏踏邊滅却。當時臨際門風。自有正令。可惜放過。不知天堂如何判斷。頌云

信衣半夜付盧能賊兒。攪攪黃梅七百僧上梁不正

臨際一枝正法眼全明半暗。臨際滅却得人憎心甜心心相印。祖祖傳燈聖聖。夷平海嶽口苦心心相印。只箇名言難比手是口是

擬少在大都手段解。解解騰騰正法眼

師云。黃梅密付。二十年。南北紛爭。臨際明傳。至今有人不薦。這般手段。直得鯢鰲變化。海嶽夷平。大溪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踏踏邊滅却。臨際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本錄三聖便禮拜。未當好心。臨際乃付偈曰。然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寫。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儼然而逝。此公安天堂拈到恰好處。便休。三聖禮拜。臨際說偈。大有放過輕恰處。還有與古人出氣底麼。險

第十四則郎侍過茶

示衆云。探竿在手。影草隨身。有時鐵裏綿團。有時錦包特石。以剛決柔則故是。逢強即弱事如何

舉。郎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在箇裏。山云。作麼作麼及掩耳。郎云。勸點飛龍馬。跋龍出頭來家富。山便休去是疑。來日山浴出。廊過茶與山。山撫摩背一下時起。郎云。這老漢方始瞥地還車。山又休去虎尾

一時

師云。德山尋常。敲風打雨。呵佛罵祖。這僧過犯彌天。爲甚却放過。殊不知。撲牛不用索。殺人不用刀。幾曾放過來。老黃龍道。德山持鞭

默光和尚道：是無可是，非無異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烏雞表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繁得喚龜，迦葉不肖，一任攢眉。萬松道：多愁早老。麻谷要與諸方勘同。麻谷又會到忠國師處，遂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國師云：既能如是，何用更見貧道。谷又振錫。國師云：這野狐精出去。看他賓主相見，有照有用，有首有尾，良由熟處難忘，慣得其便。又到南泉遠床，振錫依前而立。南泉却道：不是，不是，便似曾與章敬斷計會來。大潏詰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穀中。大潏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透禪床三匝，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萬松道：不可口行人事，便打。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不妨疑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見機而作，臨險推人。圓通善國師道：麻谷即是。南泉不是。此語正如鄧峯永庵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於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錘。覺範云：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萬松道：麻谷章敬南泉，此與亦不淺。若聞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更是好笑。這王老師，不唯把定乾坤，兼有出身之路。保寧和尚頌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前拍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鍊，到了終歸

是假銀。麻谷到此，瓦解冰消。若要水河發焰，鐵樹花開，須得天童別下一轉語。頌云：是與不是，兩頭打。好看捲簾，刺頭在裏，似抑似揚。手難兒難弟，頭高，縱也彼既臨時，手奪也我何特地。是南金錫一振太孤標，脫離繩床三邊閑游戲。因行叢林擾擾，是非生。想像鬪體前見鬼，必無如是妖怪。
師云：此箇公案，全在是與不是處。時人盡道：麻谷被章敬南泉調弄，唯大潏詰道：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穀中。如金剛寶處於日中，光色無定。天童道：好看捲簾，且麻谷落捲簾，南泉落捲簾，似抑似揚。難兒難弟，天童道：一往觀來，似抑似揚。點檢將來，難兒難弟，東漢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群也。與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太丘。太丘即陳寔。元方季方父也。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此謂章敬左眼半斤，南泉右眼八兩，金錫一振太孤標。永嘉證道經亦云：不是標形隨事治，如來寶杖親蹤跡。雪竇道：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錫杖經云：十二環者，用念十二因緣修行十二門禪。十二緣易知，十二門，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古策風高，即太孤標也。六祖亦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天童意道：不是標形亦非我慢。繩床三邊閑游戲，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叢林擾擾，是非裏走作。若無把定乾坤眼，盡是鬪體前見鬼。不見僧問九峯：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峯云：乾坤在裏許。僧云：乾坤

眼何在。峯云：正是乾坤眼。僧云：適來爲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峯云：若不恁麼，鬪體前見鬼無數。萬松這裏有箇禁師，卓拄杖一下云：急急如律令。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一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二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第十七法眼毫釐

云來云：一雙孤雁搏地高飛，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箭鋒相拄則且致，錫解秤錘時如何。舉法眼問脩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脩云：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脩云：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別有脩便禮拜。就錯。

師云：脩山主與法眼同參地獄，深得傍參切縫之力。這箇公案如折倒則監院悟頭一般。金陵報恩玄則禪師：法眼問：曾見什麼人來。恩云：見青峯和尚。眼云：有什麼言句。恩云：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子童子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恩云：丙子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爭得。恩云：某甲只如此。未知和尚尊意如何。

眼云爾問我。我與爾道。恩云。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恩於言下頓悟。法眼鉤雖在手。去則印住。住則印破。打破則監院情開。抽開脩山主誠鎖。三祖信心銘。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法眼將此。問脩山主。作箇敲門瓦子。今時問著一千箇。一千箇作道理會。不然一向打在無事界裏。是他不落尋思。只道箇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也太囉有蘊藉。法眼方復不許。道恁麼又爭得。此所以爲法眼一派之源也。萬松到此常令學人分身兩下看。前段脩山主恁麼道。爲甚不許。後段法眼却爲甚恁麼道。其間脩山主道。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望箇斬新日月別作生涯。是他不讓一絲。依前只道。箇毫厘有差。天地懸隔。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不許。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諸語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萬松道。恁麼又爭得。所以道。只是舊時行底路。逢人說著便誚語。脩便禮拜。得即得。情理難容。五祖戒代法眼。劈脊便打。萬松道。果然有本出法眼語云。山主微也。萬松道。弄泥團漢二俱不了。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麼又爭得。向道。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不然擺手便行。管取一時坐斷。待伊不信。試問天童。頌云。

秤頭蠅坐便欲傾。星不過一萬世權衡照不平。
秤斤兩錙銖見端的。星不過一萬世權衡照不平。
星頭取。星不過一萬世權衡照不平。
師云。天童破題一句。便顯毫厘有差。天地懸

隔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狀此巖山勢。三祖道箇嫌字。先自憎愛了也。却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諸人退步。就已子細點檢看。梵語三摩地。此云等持。不沈不掉。平等任持也。此可以爲萬世權衡。照不平者也。尙書治要圖說。秤有三義。準者繫也。衡者平也。權者錘也。楞嚴經云。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到此正恁麼時。不須嫌揀擇難憎愛。尙無毫厘之差。豈有雲泥之隔。斤兩錙銖者。八銖爲錙。三錙爲兩。十六兩爲斤。是他權衡在手底人。爾將一斤來。我也一移教平。將一兩來。我也一移教平。稍似錙銖增減。便欹傾也。諸方道。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蓋定盤星上。本無斤兩。又如北辰鎮居其所。鉤頭加減。計在臨時。萬松道。有心而平。未若無心而不平。所以無星秤上。饒人賣。雙陸盤中。信彩贏。還會法眼道。山主微也麼。秤錘移到微梢頭。忽然落翻斤斗。

第十八則趙州狗子

示衆云。水上葫蘆。按著便轉。日中寶石。色無定形。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知。沒量大人。語裏裏轉。却還免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有。
僧云。既有。爲甚麼却擡入這箇皮袋。趙州云。爲他知而故犯。
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
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

却無。趙州云。爲伊有業識在。

師云。若道狗子佛性端的是有。後來却道無。端的是無。前來却道有。若道有道無。且是一期應機。擡著說出。各有道理。所以道。明眼漢沒窠臼。這僧問處。要廣見聞。不依本分。趙州道有。以毒去毒。以病醫病。這僧又道既有。爲甚擡入這皮袋。不知自己生。入狗腹中了也。州云。爲他知而故犯。一槌兩當。快便難逢。這僧將謂。依因判果。若恁麼會。作座主奴也。未得。後來有僧再問。便却道無。是他得底人。道有也有出身處。道無也有出身處。這僧依文按本道。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似這一擡。敢道撥天闔底手。轉身無路。是他款款道。箇爲伊有業識在。爾且道。這僧皮下還有血。天童不免。向赤肉上。更著艾炷。頌云。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打做一團。
求負命魚。這僧今日合死。
逐氣尋香雲水客。這僧今日合死。
嘈雜難雜作分疎。這僧今日合死。
鋪舒材料莫怪儂家不慣初。這僧今日合死。
疵還奪壁。這僧今日合死。

師云。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兩段不同。一併拈出。正如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童要與趙州相見。故如是頌。應天真道。直鉤釣獐龍。曲鉤釣蝦蟇。後來逐氣尋香。如獵犬相似。嘈雜分疎。枯骨上有甚汁。趙州雖大開鋪席。要且只是平展商量。天童與趙州解脫。莫怪儂家不慣初。歸宗問秀才。業何經史。才云。會二十四家書體。宗向空中一點云。會麼。

才云：不會。宗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體，永字八法也不識。刺史李渤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宗亦堅拳云：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萬松道：翻身師子大家看，不唯狗子佛性道有道無，只這知而故犯業識性在也。大麗顧前盼後，慎初謹末。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以十五城易之。蘭相如奉璧入，秦王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王無割城之意，乃前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相如因持起立，倚柱髮上衝冠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送書於庭，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見王禮節甚倨，得璧傳示美人，似戲弄臣無割城意，故臣復取璧，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辭謝，按圖割城。趙州先縱後奪，有相如手段。天童別曾有頌云：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疎，面赤不如語直，心真必定言龜。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眼珠。趙州心真語直，便是直釣元求負命魚。周文王出獵，見姜子牙磻溪之谷，去水三尺，直釣釣魚。王異之曰：直釣如何得魚？子牙曰：但求負命之魚。驢糞逢人換眼珠。此如相如奪璧也。佛鑑拈出棒子數珠云：諸人還見麼？良久云：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樣看佛鑑用棒子。趙州用驢糞，萬松既無用處，不曾移換。諸人若信得及，依舊眼在眉毛下。

第十九則雲門須彌

示衆云：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爲甚有時也開門，撥出膠盆，當路整成陷穽，試揀辨看。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

行誨

雲門云：須彌山。師云：圓通善國師道，此箇公案諸方商量。或云：纔恁麼問，早是起念，過如須彌，或云：如須彌山八風吹不動，千古鎮常安。或云：爲人難透，如須彌山，如此商量，要且未曾雲門意在。若是桶子底脫，紅絲線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佛果道：雲門答話多惹人識情。萬松道：以識情遣識情，非大手段爲人。不能構副，此須彌山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唯金剛眼睛，一觀觀透，便見七穿八穴，直得碎如微塵，然後却向眉毛眼睫上，孤迥迥峭巍巍，白雲端禪師頌云：須彌山今塞宇宙，千手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萬松道：仰面獨揚眉，迴頭自拍手，其山實和尚頌云：無事投人覓罪名，即時擒下喪全身，未招情款騙騙者，門外知他多少人。唯有天童不在此限。頌云：不起一念須彌山，一句韶陽法施意非慳，天童少肯來兩手相分付，只恐爾承擬去千尋不可攀。徒勞滄海潮，滿天白日，白雲閑，得自由，莫將毫髮著其間。已太假，鷄聲韻難說，我莫肯摸胡放過關。令嚴

師云：爾問我不起一念有過無過，我便撥出一坐須彌山。在爾面前相似，其法施之利，固

非慳惜。永嘉道：大施門開無壅塞，非但今日也。梵語須彌，此云妙高。四寶所成曰妙，獨出衆峯曰高。四天下山中，須彌最爲第一。爾若自肯，我便兩手分付。古詩道：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其實此事常顯露，如須彌山巖岬崢嶸，誰能蓋覆，未分付時，爾豈無分付與爾？豈是新得不見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天童頌：到這裏大有含蓄功夫。爾若擬議不來，千里萬里仰望不及。瓊源道：此事如崖巖石裂，壁立千仞，不可攀攬。其實爾亦不曾離。我亦不曾幫，此與上句迷悟相反，對偶分明。教中說：須彌山入水八萬瓊綺那，出水八萬瓊綺那。非娑竭海，不能涵容。山既古今不動，雲亦出沒常閑。洞山道：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天童餘才。頌須彌山如海闊雲閑，曲盡奇妙。這裏容得一念起滅變，所以道：滄海闊，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此又與雲寶道眼裡著沙不得，同參。若論韶陽不慳法施，却又眼裏著得須彌山也。此須彌山頌中，裝著疏著，血脉貫通，拍拍是令。非妄生穿鑿，增長識情也。其實不起一念底人，豈可更問有過無過？直饒常在不起一念處，點檢將來，堪作什麼？所以道：假鷄聲韻難說我，未肯摸胡放過關。孟嘗君入秦爲相，人或說王：孟嘗君賢，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王囚君欲殺，君因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裘已獻王，下客能爲狗盜者，取裘獻姬。君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而出。

客下客遇護善爲鷄鳴。群鷄皆鳴。君脫秦難。師拈拄杖云。萬松今日把關也。有學鷄鳴者。出來。復靠却拄杖云。放過一著。

第二十則地藏親切

示衆云。入理深談。嘲三擺四。長安大道。七縱八橫。忽然開口說破。舉步踏著。便可高掛鉢囊。拗折拄杖。且道。誰是其人。

舉。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羅識人法眼云。迦遶行脚。羅識人法眼云。行脚事作麼生。羅識人法眼云。不知。羅識人法眼云。不知最親切。羅識人法眼云。不知最親切。羅識人法眼云。不知最親切。

然大悟。羅識人法眼云。不知最親切。

師云。楊無爲問芙蓉楷和尚。相別幾年。答云。七年。公云。學道來參禪來。答云。不打這鼓笛。公云。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答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今人見道。不知最親切。更是法眼悟頭。便一向不知不會。只這是也。殊不知。古人一句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既不知最親切。荷澤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作麼生。爾但是則總是。莫坐在是處。不是總不是。莫坐在不是處。衆通五位正偏。豈可死在句下。只這法眼悟處。也是偶爾成文。柏山大隱和尚道。因禍致福也在。地藏接人手段。鉤在不疑之地。藝下一釣。法眼猛省。元來却在這裏。磁州老師道。爾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即便不見。且却拈放一邊。恁麼做功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授子青和尚道。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地藏時節。因緣絲毫。

無間。天童筆端有舌。更爲重宣。頌云。

而今參飽似當時。昔人也。脫盡塵纖。到不知猶有這。任短任長。休剪綴。在役隨高隨下。自平治。心家門。豐儉臨時用。不得田地。優游信步移。要行三十年前行脚事。思分明辜負一雙眉。眼上

師云。宗鏡道。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所以道。悟了還同未悟人。地藏問時。要知發足道理。法眼答處。亦非謙讓推辭。地藏就便。一提道。不知最親切。法眼大悟。元來這不知却親切。臨濟問洛浦。某甲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竟箇不會。底不得。臨濟常用殺人刀。亦有活人劍。不似地藏殺人見血。爲人爲徹。這箇不知不會。脫體通別。直須脫盡塵纖。這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這水能平。但以水平之。仰曰。水也無邊。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這然云。擊公般若。無知論曰。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鳥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哉。所以道。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治。張無盡道。萬般支準。費工夫。一切順隨。成善巧。只麼信口便道。信手便用。信脚便行。春月花開。秋時葉落。恁麼會得。行甚驢脚。所以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不出門。知天下事。覺範頌云。一箇面如樸子大。眼耳鼻舌分疆界。體裡頭都不知。聽汝外邊爭捏怪。口問鼻曰。飲食在我。言語在我。汝有何功。在吾之上。鼻曰。五嶽之中。中嶽。

居尊。鼻復問眼。汝何在上。眼曰。吾同日月。

寔有照鑒之功。敢問眉。有何功處。於吾上。眉曰。我寔無功。慚居上位。儻容在下。眼在眉上看。爾甚麼面孔。是以寶月明禪師上堂云。古者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且道。在眉毛。喚作什麼。良久云。愛則共感。樂則同歡。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大用。且道。寶頭盧尊者兩手撥眉。意旨如何。師撥眉云。猫。

第二十一則雲巖掃地

示衆云。脫迷悟絕。聖凡雖無多事。立主賓分貴賤。別是一家。量材授職。即不無同氣連枝作麼生會。

舉。雲巖掃地。次不得。行童道。吾云。太區區生理。挑。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可憐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此止第二巖提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水晶宮裏吾便休去。盡在玄沙云。正是第二月。一人傳處雲門云。奴兒婢殷勤。勤雲巖。

師云。道吾屈折雲巖。如佛果激勵佛鑑。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他雲巖掃地。道吾閉點檢他雲巖道。須知有不區區者。好諸仁者。爾喫飯。煎茶。把針。掃地時。識取箇不區區底。便得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洞上謂之兼帶去。時中自不虛過。道吾便見破綻。道恁麼則有第二月也。雪竇別云。泊合放過。二老人恐人離却色身。別立法身。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客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

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到這裏須知有箇轉身就父底時節。巖遂整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此語本出首楞嚴經。經云：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道吾便休去，有本云：道吾拂袖便行，萬松道：勘破了也。且道：是雲巖勘破道吾，道吾勘破雲巖，明眼底試點檢看？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老子口裏有雌黃，舌上有利劍。長慶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撻，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云：噫，兩箇老漢不識好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萬松道：德山門下，不道不得，洞山門下，要且未在。雪峯行脚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一日淘米次，洞山問：淘砂去米，淘米去砂？雲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峯乃覆却盆。山云：得即得，須見別人始得。後果嗣德山，玄沙長慶嗣雪峯，羅山嗣巖頭，皆出德山門下，故一抑一揚，言逆意順，而今雲門洞上兩派齊行，豈有優劣者哉？雲門云：奴見婢殷勤，保福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二老宿亦嗣雪峯，自然言氣相合。意謂：雲巖不能用掃帚撻打斷葛藤，殊不知爛泥中有刺，萬松披玩拈提未遍，不覺失笑云：雲巖道吾，發明洞上機緣，這一隊老漢，衆口銷金，無一人爲渠雪屈，賴有天童拔劍相助。頌云：

借來聊爾了門頭，當處得用隨宜即便休。隨處象骨巖前弄蛇手，欲道兒時做處老知羞。先治師云：若論此事，如石火電光，雲巖提起示人。

第二十二則巖頭拜喝

示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撥草瞻風，尋常用底，忽然跳出箇魚尾大蟲，又作麼生？舉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這山便喝。巖頭禮拜，未嘗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厚頌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却又我當時一手撻一手捺。我豈不知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一日巖頭展坐具，德山以拄杖挑向階下，頭下階收坐具便行。次日上德山侍立，山云：那裏學得這虛頭來？頭云：某甲終不敢自識。山云：汝已後向老僧頭上肩去在。父聞子健，恨不殺身，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問諸方謂之跨門之機，未必當初真跨門問來。昔有外道，手中藏活雀兒，問世尊曰：手中雀兒爲活爲死？世尊以足跨門云：汝道：吾欲出欲入，問是凡是聖？真有此理。昔曰：普化曾指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

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老賊，化出僧堂云：賊賊首山云：這兩箇賊有箇正賊，且道：那箇是正賊？代云：劉盆子巖頭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便是與臨濟商榷，勘同來相似。頭禮拜，亦與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一般。雪竇道：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勸絕洞山，亦乃把定豁老。此又與臨濟道這老賊同參。洞山聞舉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佛果著語云：傍人具眼，又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萬松見處即不然，佛果道：洞山傍人雖具眼，只見巖頭利，萬松道：佛果和尚雖具眼，不見巖頭方。洞山故將承當，賊誣巖頭，要發明當初禮拜有權有實。果然巖頭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撻一手捺，方始點燈喫飯，兩家分明也。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平川走兔放蒼鷹，此頌跨門之問也。一捺便喝雙眼睛，此頌德山喝巖頭拜，毒手奪來人買去。此頌洞山著價利，奈何斤兩未分明，正是萬松道底，欲得斤兩分明麼，其實佛果萬松不爭頭高頭低，更看天童稱盤一上。頌云：

捏來機緣總權柄，符事有必行之威。佛手得國有不犯之令，當頭寶尚奉而主驕。下以君忌諫而臣佞，化底意巖頭問德山。父子與一擻一捺看心行，未免待。戈相持。師云：此頌三人皆捏來機，各總權柄，唯巖頭德山有必行之威，有不犯之令，寶奉主驕，在洞山巖頭君忌臣佞，在巖頭德山，未後兩句。

在洞山巖頭。此箇榜樣。諸方喚作揀話水中擇乳。須是鷄王。便見天童針線功夫。巖頭知德山有必行威不犯令。故不奪機。且順情禮拜。洞山知巖頭不受探拔。不受點罰。子承父業。亦有必行威不犯令。故鉤頭著餌道。若不是齡公。大難承當。豈非尙奉主驕。忌諱臣侯。臨濟宗風。喚作紅線套索。碧玉穿坑。陷虎之機。埋兵掉鬪。諸方盡謂。巖頭一擡一捺。洞山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一擡一捺。更甚分明。此非久參作者。決難領略。今時一等脫白沙彌。見天童頌道。一擡一捺看心行。便道怪得禪家不肯爲人說破。元來都是心行。故作機巧。誑賺學人。萬松道。一分心行。是一分慈悲。不喫一交。不學一便。可謂果從花裏得。甘向苦中來。巖頭擡捺。洞山賺出。洞山擡捺。萬松說破。忽有箇出來禮拜。萬松却放過不打。何也。爲伊皮下無血。

第二十三則魯祖面壁

示衆云。達磨九年。呼爲壁觀。神光三拜。漏泄天機。如何得掃蹤滅跡去。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相見了也。南泉問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不考。佛未出世時。會取和尙。尙不得一箇半箇。只爲爾。他恁麼驢年去。忙者。

師云。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凡見僧來。便面壁。自達磨九年之後。無人再行此令。且教諸方問佛。問祖。向上向下底。大家誠些痛痒。南泉是他同參。見人針錐不動。便與打傍通注破。我尋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和尙。尙不得一箇半箇。只爲爾。他恁麼驢年去。忙者。

時會取。不得一箇半箇。意似放開一線。其實替他侍者。傳法旨了也。又道。他恁麼驢年去。意似責他太孤峻。生。其實賞他親面分付。不見道。直饒說得十分。爭似一迴親到。所以靈山如畫月。曹溪如指月。爭似魯祖在水晶宮中。廣寒殿裡。披襟相見。保福見南泉魯祖破綻。問長慶道。只如魯祖。節文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萬松道。保福如何道。節文二字來。若非不萌枝上。解辨春秋。難置此問。長慶對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萬松道。古人得恁麼眼明。玄覺云。南泉爲復是唱和語。不肯語。萬松道。半遮半掩。謾渠一點不得。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了也。又云。若有僧來見箇什麼。萬松道。猶嫌少在。復云。知時好。萬松道。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則打折爾腰。萬松道。和尚棒教誰喫。羅山云。王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爲伊解放不解收。萬松道。五更侵早起。已有夜行人。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萬松云。惱亂春風卒未休。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萬松道。共計十火抄。又云。若揀得出。許尙座佛法有去處。萬松道。好與五火抄。諸仁者。爾看。南泉恁麼。屈魯祖長慶却道。正是退已讓人。魯祖把斷關津。羅山却道。解放不解收。盡是魚前布網。賊過張弓。更看天童別作甚麼。尙當。頌云。

淡中有味。離著語。妙超情謂。商賈。綿綿若存。存兮象先。已落。第二元兀如愚兮。道貴。無入。玉雕文。

以裏淳。和尙珠在淵而自媚。少。十分爽氣。今清。曆暑秋。金。一片閑雲。兮。遠分天水。好。多。魔。師云。昔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隨喜。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詮大師曰。淡中有味。水性本淡。加之以茶。蜜甘苦生焉。性亦恬憺。派之以迷悟。則凡聖立焉。雖曰淡中有味。斯乃無味之味。其味恒然。妙超情謂。情字從心。謂字從言。到此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道德經。谷神不死。章云。玄化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又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衲僧爲言。綿綿若存。不可一向斷絕去也。象帝之先者。空劫以前。佛未出世時也。如愚道貴。暗用雪竇道貴如愚。頌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此頌空生。冥坐天帝雨花。今魯祖不能省事。惹得南泉玄沙一隊老漢點檢。此正是玉雕文以裏淳。不若他珠在淵而自媚。晉書陸機崇文賦曰。石蘊玉以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石中蘊玉。而爲南泉輩。琢開水中懷珠。而爲玄沙輩。流出。幸自十分爽氣。清磨暑秋。剛爲一片閑雲。遠分天水。萬松不曾面壁。爾這一隊來。覓什麼節文。自代云。聽說天童頌古。

第二十四則雪峯看蛇

示衆云。東海鯉魚。南山鼈鼻。善化驢鳴。子湖大吠。不墮常塗。不行異類。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

諸人切須好看提起坐具云。道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便開風。僧舉似玄沙過三沙云。須是我稜兒始得狗然。雖如是。我即不

慙別有一條長。僧云。和尚作麼生毒蟲頭沙。云用南山作麼只者畫鼻。僧云。和尚作麼生上楷作沙。面前作怕勢何得白。

師云。南山雖是死蛇。象骨巖前解弄也。活雪峯拈來示衆。本要以毒去毒。長慶只解順水推舟。道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若解逆風把柁。雪峯須入涅槃堂始得。玄沙聞舉云。須是我稜兒始得。這裏有些子諸說。若道玄沙許長慶。爲甚麼。却道我即不慙。不唯順水推舟。更解逆風把柁。這僧不顧危亡。便問和尚作麼生。玄沙只道。箇用南山作麼。這裏便見弄活蛇手。雲門便攔拄杖作怕勢。用得最親。雲巖掃地話頭中。會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爲雲門道奴見婢殷勤。便騎賊馬趁賊。也不妨惡手腳。今日再願弄蛇話。誇擊龍手。看他大斧斫了手麼。願云。

玄沙大剛宜機不。長慶少勇見。南山龍鼻死不爲。無用摘錄。風雲際會頭角生時來並刺。果見作。韶陽下手弄忍後下手弄。弄過三度激電光。中看變動脫眼。在我也能進能呼少。於彼傷人不知痛。也有擒有縱七寸。底事如今付阿誰老松。冷口阿耶。

師云。玄沙專使馳書上雪峯。峯拆開乃見三張白紙。示其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峯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迴舉似沙。沙云。山頭

老和尚踉蹌過也不知。玄沙承嗣雪峯。尋常證

父攘羊。當仁不讓。道要南山作麼。此又果毅無前。太剛之甚。長慶隨邪便道。大人喪身失命。不解師子返擲。此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此願雲門觀面拈出一條活蛇。不同諸師弓杯現影。能遣能呼者。便諺有云。呼蛇即易。遣蛇即難。有擒有縱者。此願既攔向面前復作怕勢。已能擒縱必解遣呼。天童末後道。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但凡拍頭歸於自己。拈向面前。始是作家。雪竇亦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萬松道。雪竇貪觀脚下。不知穿過獨體天童冷口傷人。明人不作暗事。我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攔向雪竇懷裏。擬議不來。隨後教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爲什麼如此。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擺頭。

第二十五則鹽官犀扇

示衆云。剝海無涯。不離當處。塵劫前事。盡在而今。試教伊觀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要且少者云。扇子破也。未幾時。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不見道破也。者無對。犀牛在。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出巧新行。

師云。杭州鹽官縣。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本唐皇宗枝。宜宗在潛爲僧。將謁師。師預知告主事。大禁雜言。止約機事。帝住久。忽辭。師密謂曰。時至矣。無滯泥蟻。兼囑以佛法後事。

武宗滅教六年。宣宗復興。師有力焉。帝將詔師歸宮供養。師化已久。帝惻愴追諡悟空禪師。師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來。侍者

道。扇子破也。也是平實父子說話。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此乃全身入草。養子之緣。侍者無對。却也因邪打正。只是自不知有。投子代云。不辭拈出。恐頭角不全。萬松道。善能修補。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萬松云。乃吾家之舊物。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萬松道。當面諱却。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萬松道。明眼難諱。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萬松道。思多怨深。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萬松道。好心不得好報。據這一隊老漢。空說道理。扇子與牛兒。終拈撥不出。唯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扇子犀牛。斬新不動。雪竇拈云。適來爲甚。不拈出。其實道。扇子破也。何曾動著分毫。適來不拈出。又何曾少。而今拈出。也不會添。天童賞資福拈得出用得親。標名挑請。特爲煎點一上。願云。

扇子破索犀牛二不休。總變中字有來由說如。誰知桂穀千年千丈。妙作通明一點秋現世。

師云。諸方謂。扇畫犀牛。玩月。或云。犀角爲扇。或云。以犀爲柄。皆得名爲犀牛扇也。鹽官當時開箇舖席。各人拈出一柄。獨資福親手新樣。脫體偏別。師嘗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利竿便迴後。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云。不堪共語。大抵講肆貴說到。宗門貴用。到。以體壁中字最有來由。玄沙

示衆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子。猶如指月。桂穀乃月也。涅槃經世尊放月愛光。阿闍世王熱惱清涼。所以道。誰知桂穀千年餽。妙作通明一點秋。可謂大柄若在手。清風常及身。犀牛扇話。拈頤最多。要且端的不曾與鹽官相見。萬松若作侍者。見道與我過犀牛扇子來。有甚羽蒲紙竹綾絹機鋒。信手拈來便與一柄。何者縱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

第二十六則仰山指雪

示衆云。永霜一色。雪月交光。凍殺法身。清損漁父。還堪賞玩也。無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即山不覺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
平 equal 交打巖底斗雪。
不奈如何
 寶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路見不平 拔劍相助

師云。古人臨機遇物。發明空劫以前一段大事。法華經云。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說者以謂。白是衆色之本。一乘是諸乘之源。而不說白色向上更有事在。故仰山指雪師子。示衆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白是衆色之本。雪色至白。如何更有過此色者。萬松道。既稱爲色。必與眼對。過白之色。唯無色者。不與眼對。雲門所以道。當時便與推倒。若便向至白無白處。認著正是墮在無色界中。雪竇所以別指出一條活路。向推倒處。却教扶起。佛眼云。若向這裏扶持起來。甚次第事。萬松道。若是他宗異派。不道不得。更須知有洞上宗風。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倒不立。更買草鞋。行脚三十

年不見佛覺頌云。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萬松道。日出後一場懨懨。一等學人。見雲門推倒雪竇扶起。便作機鋒轉換。大用無方會。見向一色邊不得色邊會。以爲宗旨血脈。已有佛覺爲證。如或不信。更問天童。頌云。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性底慎於犯而懷仁
議法者勇於爲而見義路見不平清光照眼似迷家莫
不明白轉身還墮位更上一層樓衲僧家了無寄且
辨同死同生何此何彼刀斧斫不開暖信破梅兮春
到寒枝收得返魂香涼颺脫葉兮秋澄潦水來過塗毒鼓

師云。雲門一倒。雪竇一起。仰山指師子。要過此色。三箇鼎足闕一不可。三玄三要盡在於茲。仰山恐人坐在明白裏。豈非慎犯懷仁也。指似於人。令過此色。豈非勇爲見義也。魯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雲門又恐坐在一色邊也。豈非慎犯懷仁。便與推倒。亦勇爲見義也。雪竇恐人只解推倒。乃慎犯懷仁也。更能扶起。勇爲見義也。不見。趙州道。老僧不在明白裏。良以清光照眼。猶自迷家。明白轉身未免墮位。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而堪作什麼本。色衲僧如珠走盤。雖同死同生而不居生死。雖無彼無此而權立彼此。末後兩句。有時太陽門下。有時明月堂前。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朝南蟾蜍。且道。而今是什麼時節。且隨老本同寒瘡。將逐春風入燒瘡。

第二十七則法眼指簾

示衆云。師多脈亂。法出姦生。無病醫病。雖以傷慈。有條繫條。何妨舉話。

舉法眼以手指簾莫道不知時有二僧同去

師云。法眼齋前上參。以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眼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則會。不指而去者則失。麼麼會還可不可。旣不許麼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萬松道泥裏洗土塊。此非但法眼。南泉一日謂僧曰。夜來好風。僧亦曰。夜來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泉次謂一僧曰。夜來好風。僧曰。是什麼松。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曰。是什麼松。泉曰。一得一失。指簾話極有爲人作略。二僧捲簾。在當人分上。自有兩條路子。法眼先與一印。印定更無移改。在法眼分上。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諸方皆以離得失忘是非爲上。法眼走入是非海裏得失坑中。作活計。蓋無得失人。可以定天下之得失。萬松慙麼。提唱也有得有失。諸人慙麼。上來也有得有失。唯深明利害之端者。可以較其損益。孫箇喚做現成公案。不勞再勘。爲伊不能倒斷。不免天童引惹詞訟。頌云。

松直棘曲鶴長是短不得羲皇世人俱忘治
亂前提盤得肥動者其安也潛龍在淵不見其逸也翔
 鳥脫絆研頭望無何祖禰西來上梁裏許得失
 相半下柱隨風而轉空業誠茫茫缸截流而
 到岸順水長帆箇中靈利衲僧罵街醉漢看取清
 涼手段我這裏也有只是穿過其人

師云。古人不得已。強名本分事。松直。棘曲。

鵲白鳥玄。本出楞嚴經。天童點化鶴長鳥短。莊子云。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鳥雁雖短續之則憂。鶴雁雖長。斷之則悲。俗諺云。要問依本分。豈直義皇世人俱忘治亂。孔子謂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治亂者得失也。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周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秦臺記。王次仲年弱冠。變蒼頡古文爲隸書。秦始皇徵之不起。上怒。檻車囚之赴國。路化作鳥脫羈絆。飛至西山落二關。今嬌川縣有大關。即其處也。此頌上古之風。出處行藏。各安其分。佛未出世。有多少經論公案。及至祖師西來。便有得有失。何不向未指簾時會取。隨風轉空。截流到岸。此二句點出二僧得失。天童大有功夫不易。怎麼道若無活人手段。爭能殺得人是故。又道箇中靈利衲僧。看取清涼手段。且道。據什麼令。便得如此。待爾喫棒了。向爾道。

第二十八則護國三魔

示衆云。不挂寸絲底人。正是裸形外道。不嚼粒米底漢。斷歸焦面鬼王。直饒聖處受生。未免竿頭險墮。還有掩蓋處麼。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步步登高。易國云。地下底一場懶。懶心不放。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法身無被。國云。日出後一場懶。懶露出死人。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點即到。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懶。懶即到。

師云。隋州隋城山護國淨果大師。諱守澄。與

二世演化大師諱知遠。同在湖南報慈。慈隱座。師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參退。

首座問。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師曰。不會。

座曰。和尚怎麼慈悲。汝爲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師曰。感謝首座。爲某說破。淨果在傍。微齒曰。這老漢自家無眼。更瞞他人。乃召師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師曰。某當時不會。得他說破。具如前舉。

淨果曰。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師上堂。頭具說前解。慈亦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曰。適來問第三座。他亦不肯。故教來問。且望慈悲。爲某決破。慈曰。汝去問取第三座去。師下來。禮問淨果曰。汝但問來。師便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淨果曰。誰有。

師於言下契悟。再拜謝了。乃曰。首座或在衆。或出世。某誓願佐助。後遂相繼住持。此話諸方謂之護國三懶。懶。與保福四護人爲對。未透關者。極難奔湊。不見。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峯獨宿時如何。居云。九間僧堂裏不臥。誰教爾孤峯獨宿。此話雖無玄妙。甚有開發。舉此一隅。三隅可見。洞山玄中銘。峯秀異。鶴不停機。雲木迢然。風無依倚。這僧却問。鶴立孤松時如何。這僧癡坐功夫。既到。將這些子本地風光。貼在額頭。逢人呈似。殊不知。孤危不立。道方高。天台教中謂之頂墮。所以護國道。地下底一場懶。懶。這僧不向孤危處作活計。又將冰枯雪老處呈上。又不知乾囉囉時。還生津潤。冷清清處。却要溫和。所以道。日出後一場懶。懶。這僧戈中兩翻。上來兩被護國格。

下。既沒奈何。却問教門與麼。疑難道。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也。唐武宗好仙。沙汰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勅令歸俗。帝服方士丹藥。性加燥急。喜怒不常。至六年三月初。薨及半年。以丹毒死。宣宗即位。佛寺復增三倍之多。以神道爲論。不假武宗小廢。何致宣宗大興。善神權巧之方。斷非凡下可及。若以衲僧見處。法門本無興廢。善神豈有去來。所以道。三門頭兩箇一場懶。懶。萬松怎麼道。錯爲人下注脚了也。又不見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月落寒潭時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光鏡俱忘時如何。國云。不洗面。不可總從頭注解將去也。不注解時如何。自有天童頌古。

壯士稜稜鬚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食糧不到。男兒不憤不封侯。太遲。翻思清白傳家客。已太洗耳溪頭不飲牛。太遲。

師云。三祖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昔有二僧同行。性急者在前。呼在後者云。光陰迅速。疾走上來。後僧云。大道廣闊。忙作甚麼。萬松嘗見。圓通善國師手書二頌云。光陰迅速。疾走上來。路頭踏著。優鉢花開。大道廣闊。忙作什麼。放開肚皮。一時包裹。此圓通善國師二頌。如這僧怎麼問護國。怎麼答。各具一隻眼。天童頌中前兩句。如銳氣貪榮。後兩句如退身致仕。後漢班超家貧。常備寫書。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焉能久事於筆硯間乎。後討西國。封定遠侯。此喻這僧三問探頭太過也。後漢楊震任荊州太守。性公廉。

頭喝下鉗鎚。電光石火機變。皆暫時光境。慎勿以定奪得失。決斷勝負。如珠走盤。眨眼蹉過也。師以拂子擊禪床云。了。

第三十則大隨劫火

云衆云。絕諸對待。坐斷兩頭。打破疑團。那消一句。長安不離寸步。太山只重三斤。且道。據甚麼令。敢恁麼道。

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這箇壞不壞。人莫向隨云。壞。早是恁麼

則隨他去也。人說隨云。隨他去。下城不走僧問

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

壞。同病濟云。不壞。打破疑團僧云。爲甚不壞。又

來。濟云。爲同大千。生佛

師云。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或云福州西院。亦

曰長慶。大安之子。百丈大智之孫。參見六十

餘員尊宿。在廬山會中。作火頭。濫問。子在此

數年。不解致箇問頭。隨云。教某甲問箇甚即

得。山云。爾不解問道。如何是佛。隨以手掩溪

山口。山云。爾以後有片瓦蓋頭。覓箇掃地人

也無。後於棚口路。煎茶接待往來三年。開山

住大隨。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此問本出仁王護國經。斑足王信外

道維陀語。取于王頭。淫祀塚間。摩訶迦羅大

黑天神。冀延國祚。普明王請一日假。依七佛

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爲王說偈。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赴死轉爲諸

王說。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解。以國付

弟出家得忍。據教中說。三千大千世界同一

成壞。漢武帝鑿昆明池。得灰問東方朔。朔曰。

請問西域道人。至後漢明帝。摩騰竺法蘭來。

問之曰。劫灰也。雲庵問講師。火災起時。世間

虛空。許多灰燼。將置何處。罕有答者。止觀。羅

漢如灰。時支如灰。菩薩如餘少灰。佛如劫火

無炭無灰。此問這箇壞不壞。佛果道。這僧元

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甚麼。隨云。壞。

此語反常合道。極難咬嚼。僧云。恁麼則隨他

去也。這僧也好笑。不知執鞭墜鎚多少時也。

隨云。隨他去。萬松道。僧隨大隨去。大隨隨僧

去。雪竇與脩山主同時。未見脩山主答。後段

不壞爲同大千話。單頌大隨語云。劫火光中

立問端。納僧猶滯兩重關。這句人多錯會道。

大隨道壞是一重關。脩山主道不壞。是兩重

也。爾不看前話。單頌大隨。雪竇未見脩山主

語錄。但以問頭這箇壞不壞。已是兩重關也。

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此頌這

僧不會大隨語。直往舒州。問投子。子云。西川

有古佛出世。汝速迴彼。僧迴隨已化。唐僧景

遵題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能。一句隨他

語。千山走衲僧。雪竇用此聯意。道頌後一聯

也。寒蛩鳴砌葉。靜夜禮龕燈。吟罷孤窓月。徘徊恨不勝。天童頌古。更添脩山主話道不壞

爲同大千。有本道爲他不同大千。這話最好

看。道同也得。不同也得。將錯就錯。無可不可。

脩山主又云。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

人。萬松道。大隨道壞。也有出身處。脩山主

道不壞。也有出身處。不是一向無意度。不可

一向情識會。不見。江西志微禪師。問六祖。淫

盤經中常無常義。祖曰。無常者佛性也。有常

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微曰。經說佛性

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

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

轉生疑惑。祖曰。佛性若常。更說甚善惡諸法。

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

法若無常者。則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

真常性有不遍處。吾說常正是佛說真無常

義也。今時初心。見大隨道壞隨他去。未免營

惑。傍參六祖。可以無疑也。況大隨百丈親孫。

脩山主地藏嫡子。超情離見。曲爲今時。雪竇

當時只頌一半。天童今日始得完全。頌云。

壞不壞。佛手揮。隨他去也。大千界。沒量大人語。句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裏了無鉤鎖。機不粘牙。腳頭多被葛藤。藤

地于于樂。長鞭每每持。青山香草細。一味日充飢。至十二章。人位本空。身心無著。得失淨盡。玄玄道路。選無分別。向上一句。擬議即噴。頌曰。妄起勞勞牧。牛非人亦非。正中忘想像。向上有玄微。大海纖塵起。洪鐘片雪飛。相逢求解會。不墜汝心機。萬松道。仰山信亦不立。清居人位本空。若向二師話中。揀得出。信位人位。昭然可見。所謂退步就己。萬不失一也。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爛泥裏有刺。仰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有即雪上加霜。無即死在句下。所以指一玄。教伊自看。湧泉空處爲座。萬行爲衣。有以坐謂安。禪靜慮。衣謂衲。袂袈頭。有以坐謂開堂。座。衣謂法服。嚴身。皆有理在。且道。向後自看。看箇什麼。問取天童。頌云。

無外而容大無礙而冲不細無關鎖重重不消酒常酣而臥客喚醒來打飯飽而頭好續地却突出虛空今風搏妙翅穿關落天踏翻滄海分雷送游龍雲二

師云。天童先頌返思。能思底。豈有多般。雲門道。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此無外而容也。山河樓閣人畜等物。一多無礙。入境交參。此無礙而冲也。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通玄峯頂。所思境也。不是人間。能思心也。心外無法。總不見有也。滿目青山。只此一句。這僧與韶國師。相隔信位人位一玄三玄。直得。門牆岸岸。關鎖重重。卒難相見也。又頌。這僧見處。如醉客。頌。如妙翅游龍。法華

經。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其人醉臥都不覺知。道州云。會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趙州一飽忘百飢。今受人天妙供。這僧飯飽類農。滴水難消。明眼人辨取。梵語迦樓羅。此云妙翅鳥。搏風闢海。直取龍吞。孔子問禮於老聃。謂見老子其猶龍也。游龍雲煙出沒。非同潛壑者。此頌人位未足。只得一玄。向後自看。教渠移身換步。何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三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第三十三則三聖金鱗

示衆云。逢強即弱。遇柔即剛。兩硬相擊。必有一傷。且道。如何迴互去。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
不待垂綸。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達人且說
自上前。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見
聖云。峯云。老僧住持事繁。見

近代長蘆了和尚。天童同參。住一千七百來。與竹庵珪。開粥過夏。分寮入室。雪峯三聖。異

世同風。大滌哲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會作客。雪峯大似流雲。門啓豈懼高賓。三聖置箇問頭。不妨向荆棘林中。撥出箇膠盆子。雪峯先在三十步外。看爾自沾自惹。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奇怪。正如國手下。某先見數著之前。三聖見這一段。不分勝敗。別行一路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用法窟爪牙。生擒活捉。雪峯款款。只道箇老僧住持事繁。保福云。爭不足。讓有餘。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此二老一縱一奪。各有出身之路。高郵定和尚。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郵云。乾屎橛。雪巖先師聞云。謝供養。此法喜禪悅不滅古人。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浪級初昇。雲雷相送。不到天騰躍稜稜。看大用。
三拜。燒尾分明。度禹門。急著華鱗未肯淹鱗。更有老成人不驚衆。安妥帖帖價臨大敵。初無恐。受辱如榮。泛泛端如五兩輕。遠觀堆堆何啻千鈞重。分明高名四海復誰同。天上介立八風吹不動。不恰

師云。絳州龍門山。禹鑿也。亦曰禹門。而有三級。水經云。鱣鮪出壑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爲龍。否則點額而迴。浪級初昇。三級浪也。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雲雷相送成龍也。二大士騰躍威稜。三聖如浪級初昇。雪峯如雲雷相送。三聖既度禹門。雪峯肯淹鱗。臨際送洛浦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向誰家。撥變淹殺也。向下正頌雪峯老僧住持事繁。兼頌三聖二問。老

成人不驚衆。憤臨大敵初無恐。光武紀王亭
王邑兵號百萬。進圍昆陽。光武自將先鋒。
殺數千人。諸將皆喜曰。劉將軍平日見小敵
怯。今日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乍看五兩也不
到。子細參詳。千斤秤上。打不動。後來雪峯門
下。出客門法眼兩派。豈非源深流長耶。利衰
毀譽稱譏苦樂八風也。於他本分宗師。如耳
邊風過。潭柘性和尚。謂慶壽頤和尚曰。喚爾
作箇爺。又作麼生。

第三十四則風穴一塵

示衆云。赤手空拳。千變萬化。雖是將無作有。
奈何弄假像真。且道。還有基本也無。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得之
本有
不立一塵家國喪亡。失之
本無
還有一塵家國興盛。不道無
只是少
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不立

師云。平資舉拄杖。意在立塵處。頤云。野老從
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
在。此頤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萬里清風
只自知。野老不展眉。此話舉不全。錄中風穴
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觀處。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開梨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開梨。開梨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
要識開梨麼。左邊一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
僧麼。右邊一拍云。這裏即是。雲門云。這裏即
易。那裏即難。瑯琊覺云。杓下聽虛聲。萬松
道。雲門矢上加尖。瑯琊腦後拔楔。此亦一塵
廢立。家國興亡也。其實中心樹子。何曾少動。
雪竇於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天童兼實際理。

地不受一塵。兩法齊行。一併拈出。頤云。

偶然渭水起垂綸。老不
欺心何似首陽清餓人。少不
努力
只在一塵分變態。拈起
拄杖高名勳業兩難成。雪竇
猶在

師云。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龍
非彪。非虎。霸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水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大公嘗云。當有聖人
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爲師
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讓國俱亡。武王伐
紂。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
周。夷齊恥之。不食周粟。採薇首陽餓死。太公
伐殷宗周。家國興盛者也。夷齊讓位餓死。家
國喪亡者也。賢首國師。只立一塵變態。說百
門義海。高名夷齊也。勳業太公也。洛浦云。野
老門前不語朝堂之事。故安貼農桑。未嘗觀
覺。何也。無用處成真用處。好因緣是惡因緣。

第三十五則洛浦伏膺

示衆云。迅機捷辯。折衝外道。天魔逸格。超宗
曲爲上根利智。忽遇箇一棒打不迴頭底漢。
時如何。

舉。洛浦參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相違不下
馬各自有

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一手推
一手拽

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深筆山云。目前
無閑梨。此間無老僧。影草
在身浦便喝。盡力山云。

住住且莫草草。忽忽者不忙。雲月是同。溪
山各異新街暗巷。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見。利
鈍頭爭教無舌人解語。不見
頭方浦無語。長蛇陣
前

地。山便打。不意夾山
却作臨浦從此伏膺。當行

師云。祖燈諸錄皆云。夾山未見紅子時。已出
世。住潤州京口竹林。而不著嗣法師名。獨佛
果擊節云。傳明初嗣石樓。即汾州石樓也。傳
明即夾山謚號。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參
臨濟。爲侍者。濟嘗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
當鋒。一日辭濟。濟問。何往。曰。南方去。濟拄
杖一劃云。過得這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
作禮而去。游歷罷至夾山頂上。卓庵經一年。

夾山知道侍僧。馳書到。浦接得便坐。却再展
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迴
舉之。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不看書不
可救也。浦三日後來。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
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各負撥草瞻風眼。
浦見夾山遣遣却是留。既來豈可空迴。又見
門庭峻硬。各不相下。便欺計就他道。自遠趨
風乞師一接。山別有一副鐵鑪道。目前無閑
梨。此間無老僧。山知久參必行臨濟正令。然
後別用超宗越格鉗鎚。浦果然便喝。爾且道。
只這箇更別有。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未
要著忙。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一般麴草由人
做造。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只有千尺寒
松。爭教無舌人解語。更須要抽條石笋。山曾
有語。論門庭施設入理深談。浦門庭施設也。
山入理深談也。浦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卒搆
不上。山也好。却將臨濟正令。爲他生涯鑰匙。
投舊鎖。浦家當醞醋。曾喫知酸。於是伏膺。興
化云。但知成佛。愁甚麼。衆生萬松道。爭奈獨
樹不成林。雪竇云。這僧可悲可痛。鈍滯他臨

濟。萬松道：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萬松道：南山秋色氣勢相高。說甚無舌人不解語。萬松道：猶是通事令人。坐具劈口。萬松道：被他接住。爛毆一頓。又作癡生。夾山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萬松道：不如還他本分草料。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萬松道：蛇蝎性靈生便毒。大陽延云：也要和尚證明。萬松道：芝蘭氣味老終香。師復云：藥山一宗實難紹舉。雲巖掃地塵埃亘天。洛浦伏膺。稱冤不已。好在無舌解語。無手行拳。直饒棒喝交馳。只得傍提一半。扶持此道。分付天童。頌云：

搖頭擺尾赤梢鱗。口食香餌。身掛錦綸。徹底無依解轉身。今日。截斷舌頭。饒有術。君方掃雪。在網底。我已開絲。夜明窗外風月如畫。不借三光。枯木巖前。今花并帶春。港清一色。無舌人無舌人。應請正令。全提一句。親曉。獨步寰中。明了了。不任從天下。樂欣欣。於我何爲。

師云：洛浦辭臨濟。濟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鱗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徹底無依。解轉身。乃濟下事。非轉位轉功。全同也。臨濟廣錄云：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萬松道：若是洛浦轉身不得。如何解喝夾山。若道轉得身。爲甚末後無語。試定當看。天童許他。具有術。夾山亦不無他。截斷天下人舌頭。若能據令。只爭教無舌人解語。撥天鼻孔。輕輕拽迴。佛果見夾山念呪語相似。乃著語云：那裏得這一落索。

來。萬松道：只這便是。夾山教無舌人解語也。佛果無這一落索也。只能截斷天下人舌頭。直饒別有轉身吐氣處。未必是無舌人語。且道：如何是此人境界。頌道：夜明窗外風月如畫。枯木巖前。今花并長春。此是無舌人受用也。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爲簾箔。金甌玉階。晝夜長明。同安察云：枯木巖前。差路多。洞山云：直須枯木上。撈些花子。此頌棒頭喝下。不無孤峻。得到百尺竿頭。更須進一步了。始得無舌人解語也。是知無舌人出底語。方是正令。全提一句。親切也。到這裏。眼高四海。獨步寰中。後來洛浦云：任從天下人樂欣欣。我獨不肯。直饒天下人。甘心被他截斷舌頭。夾山道：向上更有一竅在。如何是向上竅。無舌人解語。卽向爾道。

第三十六則馬師不安

示衆云：離心意識參。有這箇在。出凡聖路學。已太高生。紅爐迸出鐵蒺藜。舌劍唇槍難下口。不犯鋒鏑。試請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未必似。難。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少得問候。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莫是轉筋。

師云：古人病中猶爲佛事。南嶽思大病障。忽生。便就病作一則因緣。參云：病從業生。業從妄生。妄從心生。心本無生。病從何有。作是念已。忽然平復。萬松道：從如來禪。得安樂處。西京奉聖深禪師。有尼總持作略。病起作頌云：氣絕絕情緒。舉意無意路。瞬目尙無力。常年不出戶。雖是祖師禪。大似布袋裏老鴉。笑。

紫楷和尚道：只此一頌。自然紹得吾宗。萬松道：雖然已是太多。不妨更有事在。馬大師又不然。院主不敢直問。病體增損。微取覆和尚近日尊位如何。是他不說。如來禪祖師禪。只道箇日面佛。月面佛。且道：他意作麼生。佛果云：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有般底努眼云：在這裏。左右眼是日面佛。月面佛。有底道：點平胃散來。有甚麼巴鼻。壽禪師道：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萬松道：佛名經中有此二佛名。大師意旨畢竟如何。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天覺頌云：什那駒子氣生癲。蹴踏毘盧頂上行。正患脾疼。指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萬松道：本性難移。山河易改。此頌馬祖難病假中。亦以本分事爲人。我輩色身強健。切莫辜負馬祖。意慢天童。頌云：

日面月面。觀者。即星流電卷。已過一點。珠在盤而自轉。擊提不住。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類盆。鍊。刀尺下一機之絹。衣被衣冠。

師云：此日面月面二佛。如星流電卷。不容擬議。昔秦宮以玉爲鏡。照群僚。肝膽臟腑皆現。又狐狸爲人。鏡中唯現本形。此無私隱也。物類相感。風風浦浦。出珠。置器中自轉。謂之走珠。此頌馬祖心如古鏡。機似走珠。不留影迹也。百鍊之金。在作家鉗鎚。一機之絹。在工巧刀尺。僧問雲巖。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巖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木。此乃境與神會。智與理冥。天水同秋。君臣道合。絹得刀尺。則裁剪由人。金。

得站錫。則鍛鍊在己。且道納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日面佛月面佛。

第三十七則 溪山業識

示衆云。驅耕夫之牛。拽迴鼻孔。奪飢人之食。把定咽喉。還有下得毒手者麼。

舉。溪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馬是官馬。不須印。

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

底。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

師舉。僧問雲庵。華嚴論。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庵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迴首。庵指曰。不是不動智。仰山召僧迴首。

正是這箇時節。雲庵却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童子惘然與擬議。不別。無明住地煩惱。業識茫茫。亦同。雲庵仰山勸僧驗人。刻的如此。萬松見處。即不然。童子與僧徹底。皆不動智。雲庵仰山。從頭業識茫茫。若人辨得。親見天童。頌云。

一喚迴頭。識我不。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

千金之子。纔流落。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

許愁。小器不。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仰云。頂門上去。不知來處。仰云。乃云。是甚麼。不須印。

師舉。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丈云。是其麼。諸方目爲百丈下堂句。也好參詳。王判公曰。我得雪峯一句語。作宰相。人固請益。公曰。這老子常向人道。

是甚麼。此一句。頌召僧迴首。并是甚麼。識我不者。不字。市鳩切。弗也。意問識我也無。仰山用無。斂手。打不防家。這僧若石火光中。瞥地可謂鬧市裏。識取天子也。忽若擬議不來。則依倚。羅月。又成鉤也。黃蘗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藥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頌意用此。石室善道。與仰山玩月。仰問。月尖時。圓相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尖時。圓相相。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相。圓時。尖相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成鉤。尖相也。賈賓王詩。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鉤。華嚴宗名祕密。顯俱成門。又教中說。十地菩薩見性。如隔羅縠觀月。若作羅月。亦可。然李白詩。有羅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羅字義長。天童以朦朧新月。隱映。煙蘿。雖不圓明。已露圭角。頌出這僧半明半暗。若存若亡處。萬松大似鹽鐵判官。良以天童深細針線。若不絲頭不斷。難成織錦之文。密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衣。過。密曰。俊哉。山曰。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云。爾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司馬相如上林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阮籍常坐以柴車。逢窮途。輒慟哭而迴。萬松道。若能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不見道。一念迴光。便同本得。既然如是。爲甚麼。諸佛不動智。到一切衆生分上。喚作業識茫茫。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第三十八則 臨濟真人

示衆云。以賊爲子。認奴作郎。破木杓。豈是先

祖。獨體。隨鞍轡。亦非阿爺下頷。裂土分茅時。如何辨主。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安基定。問了也。常。向汝等。面門出入。底裏。初心未證。據者。看看。眼裏。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還解。濟下。禪床。擒住。爾更。這僧擬議。鉤不得。濟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鉤不得。

師舉。臨濟廣語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既言通貫十方。不止在五蘊身田。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萬松道。無位真人。看衆僧。衆僧看真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諸方喚作和聲送事。爭奈騎驢者。不見坐下。濟下。禪床。擒住。且道。真人在那頭。好與一掌。這僧擬議。真人在不在。可惜許。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當面諱却。雪峯云。臨濟大似白拈賊。萬松道。敗也。雪竇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峯觀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爾諸人眼睛了也。爾若不信。各自歸寮舍。摸索看。萬松道。雪竇和眉毛失却。要解賊手中作賊。問取天童始得。頌云。

迷悟相返。不隔。妙傳而簡。已犯。春。拈。百花。今。一。吹。放。去。力。迴。九。牛。今。一。挽。收。來。無。奈。泥。沙。撥。不。開。本。正。分。明。塞。斷。甘。泉。眼。因。師。忽。然。突。出。肆。橫。流。傳。不。得。師。復。云。險。下。杜。松。云。

師云。圓覺云。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其實方本不移。悟時亦只依舊。宗鏡云。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此真妙傳而簡。惠而不費。應

得則亦肉團。便是無位真人。不薦則真人依舊面門出入。這僧也有。只是拈不出。用不行。却與真人作奴傳言。送語問消問息。勞他臨濟降尊就卑。體體全用。這僧既指手不及。臨濟亦抽身不顧。見得匙抄不上。便道。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擲此能放能收。呼得聚。喝得散。終不繫綴死在句下。與人胸次作病。天台云。吹一吹。即世界成。喝一喝。即世界壞。更道。當吹時便喝。當喝時便吹。列子公儀子以力聞。周宣王備禮聘之。既至。儒夫也。王問。卿力何如。對曰。臣能折春蟲之股。搗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爾如是而以力聞何也。對曰。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以能用其力者也。此頤臨濟收放力用。法眼開井。被沙塞却。泉眼開井。泉眼不通沙塞。這眼不通。被甚麼物礙。僧無對。白代云。被眼礙。且道。是這僧塞斷泉眼。臨濟塞斷泉眼。忽然突出時如何。師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第三十九則趙州洗鉢

示衆云。飯來張口。睡來合眼。洗面處拾得鼻孔。攪鞋時。摸著脚跟。那時踐却話頭。把火夜深別覓。如何得相應去。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於爾亦不惡。州云。喫粥了也未。還金。僧云。喫了。久。林。不。如。上座。州云。洗鉢盂去。不得。不。得。

師云。直鉤釣龍。已是不快。漆桶離鉤三寸。已輪紅子夾山占斷。不道時人無分。大都貪餌吞鉤。看他趙州亦不拗折釣竿。亦不翻翻紅

子。石橋上閑坐。略約邊度時。自有上岸來入手底。本錄中。有其僧因此契悟。可謂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趙州任公。得志於前。更看。天童鳴。後頤云。

粥罷令教洗鉢盂。快便。豁然心地自相符。非但而今參飽叢林客。依舊喫粥了。且道。其間有悟無一人傳處。

師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呈頌於焉山。山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玄沙聞云。諸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聞云。和尚徹也未。沙云。恁麼始得。天童頌這僧契悟心地相符。這僧乍入叢林。稱大悟大徹。飽叢林禪客。且道。有悟無悟。此謂之微問。雪竇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玄沙道未徹。雪竇獨許作家。徐六擔板。各見一邊。且道。洗鉢盂。僧有悟也無。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四十則雲門白黑

示衆云。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鑑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迴互。

舉。雲門問乾峯。請師答話。雲門沒。峯云。到老僧也未。早。乾。門云。怎麼別某甲在遲也。有餘峯云。怎麼那怎麼那。切。會。門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好。手。中。

師云。彌闌王問那先尊者。我將申問。師能答否。先云。請王致問。王曰。我已問竟。先云。我已答竟。王曰。師何所答。先云。王何所問。王曰。我無所問。先云。我無所答。此猶可尋究。

雲門問處。如晴空激電。乾峯答處。如旱地奔雷。及乎雙放雙收。却見有頭有尾。此所以非納僧不知。非作家不見。天童和尚深入此門。頤云。

弦筈相嘶。高低。網珠相對。左右。發百中而箭箭不虛。對。攝。衆。景。而。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合。拍。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行。時。

師云。失在弦上。不可不發。此頤雲門問處。機鋒不可觸。網珠相對。此頤乾峯答處。賓主交參。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百發百中。頤雲門某甲在遲。智覺道。如人射地。無有不中之理。交光相耀。事事無礙。頤乾峯怎麼那。華嚴疏帝釋殿貫珠成網。光影互現。重重無盡。此頤公案大意。不必句句配屬膠柱調絃也。雲門道。將謂侯白。更有侯黑。隋朝有侯白字君素。滑稽辯給之士也。大將軍楊素見知。撰旌異記。人神報應甚詳。亦可尚也。唐朝有李白。能詩。後有李赤效之。甚不類也。人傳爲笑。今言侯黑。亦其類也。有本云。我早侯白。伊更侯黑。言更甚也。總持有三。多字一字無字。總持一切法門。三昧正定也。天童偏圓猶事理。也觀國師云。理圓。言偏。言生。理喪。天台止觀云。圓伊三點。非如點水之縱。亦非列火之橫。又緊窮三際名高。橫遍十方名廣。故法華云。其車高廣。天童傍通教海。洞貫義天。雲門乾峯。立無字碑。天童歌詠入無言詩。可謂。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第四十一則洛浦臨終

示衆云。有時忠誠。扣已苦屈難申。有時殃及。向人承當不下。臨行賤折倒。末後最懸。吐出痛腸。更難隱諱。還有冷眼者麼。

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爾諸人。

猶自說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怎麼也若不是

即斬頭覓活。也不得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

白日不挑燈。請得分明浦云。是甚麼時節。作

這箇說話。少錢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

請師不問。難保誠心浦云。未更道。時到重吟

從云。某甲道不盡。不教人見浦云。我不管爾

道盡道不盡。放後底未從云。某甲無待者祇

對和尚。影草至晚喚從上座。爾今日祇對甚

有來由。只苦習合體得先師道。日前無法。意

在目前。所却月中桂他不是我目前法。非耳目之

所到。清光應更多那却是實。那却是主。切惡話

得出。相見分付鉢袋子。把鉢從云。不會。正合浦云。

汝合會。將成九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哉。極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浦云。苦

餌雲鉤月釣清津。不入驚人浪年老心孤未得

鱗。鱗魚一曲離騷歸去後。在江泊羅江上獨醒

人。洛浦

師云。古人以長虹爲竿。新月爲鉤。斷雲爲餌。

清津可以棹慈舟。劍峽先須放木鷺。杭州五

雲和尚坐禪巖云。汾流劍閣無帶木鷺。蓋劍

水險隘迅流。如二虹相觸必碎。故先斫木浮

下。謂之木鵝。諸方異說難憑。莫若禪篋爲良

證也。年老心孤未得鱗。不知者。以謂洛浦無

嗣。浦凡得一十一人。烏牙青峯等皆白眉老

作。莫莫庵訥和尚詩。今古利名酒。沈醉皆豪

英。憔悴澤畔者。未足爲獨醒。屈原字平。仕楚

懷王。爲三閭大夫。斬向所請。貶長沙。獨行江

畔。謂漁父曰。舉世皆醉。唯我獨醒。舉世皆

濁。唯我獨清。沈汨羅江而卒。江在潭州羅縣。

文選離騷經。屈原所作。洛浦臨終。彥從鋪滯

下釣未分文入手。抗衡終水米無交。還會麼。

不得封侯。也是閑。

第四十二則南陽淨瓶

示衆云。洗鉢添瓶。盡是法門佛事。般柴運水。

無非妙用神通。爲甚麼不解放光動地。

舉。僧問南陽忠國師。如何是本身虛舍那。

汝是國師云。與我過淨瓶來。莫忘了僧將淨

瓶到。錯認國師云。却安舊處著。此義僧復問。

如何是本身虛舍那。其處國師云。古佛過去

久矣。離此

師舉。石霜問道吾。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

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石

霜。汝道來問甚麼。霜擬舉。吾便歸方丈。霜

乃有省。道吾先用隔身句。後用拋身勢。若不

傷鋒犯手。石霜有省。國師慈悲之故。有落草

之談。只是知恩者少。天童所以採汲華水也。

頌云

鳥之行空。猶著魚之在水。左使江湖相忘。這邊

雲天得志。不可擬心一絲。只在此對面千里。深雲

不知。知恩報恩念茲人間幾幾。現得

師云。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所託愈安。其生愈

適。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啗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白兆通慧珪禪師道。

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

却水。爲性命。圭峯云。魚不識水。人不識風。

迷不識性。悟不識空。尋常本身虛舍那。滿淨

覺者。現相人中。纔起問時。忽然影現忘恩失

行。背親向疎。果能除却靈床。始解子承父業。

且道。如何是父業。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

第四十三則羅山起滅

示衆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

成聖。若知金鐵無二。凡聖本同。果然一點。也

用不著。且道是那一點。

舉。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金剛與泥

頭喏云。是落是誰起滅。講得不

神州羅山道閑禪師。先問石霜。起滅不停時

如何。霜云。直須塞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

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往問巖頭。

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蓋巖頭只貴

見地明白。石霜置枯木堂。要伊親到一迴始

得不見。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

動也。巖云。動時如何。頭云。不見本常理。巖

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巖亦領悟。巖頭英靈。偶偶打發學人。刻的精敏不減德山。後來出羅山法寶。水寒於水。羅山所謂。只貴子見處。不問子行履也。羅山問處。天下人榜樣。而今初機。往往在這裏作活計。水上捺瓜相似。伏斷煩惱。智覺道。莫與心爲伴。無心心自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譏。伴即伴安心。無亦無安心。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是教爾普州人送賊。認奴作郎來。羅山問處。迷真執妄。巖頭咄處。即妄即真。若是萬松。咄了便休。真妄向上有事。在楞嚴經。阿難言。如來見今微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髮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此喝如金剛王寶劍也。巖頭一喝。如踞地師子。全威大用。不欺之力。羅居士云。一群六箇賊。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與汝爲隣。汝若不伏我。我即到處說教人盡識汝。使汝行路絕。爾若肯伏我。我即不分別。共汝一處住。同證無生滅。巖頭道。是誰起滅。雲巖提掃帚。這箇是第幾月同參。天童貴伊善能點化。重說偈言。頌云。

斫斷老葛藤。枝蔓打破狐窠窟。更吐豹披露而變文。脫却龍乘雷而換骨別改機鋒起滅紛紛是何物。好客無師云。截斷話頭。刻却問意。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巖頭有超師之作。楊子云。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即豹。豹變即虎。南山玄豹。隱霧而變文。漢劉向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皮毛。成其文章。至於大夫。不擇食。故肥。以肥取禍。昔年果被誅。任防述異記。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火然。地爐黃。暴雨後得龍骨一具。羅山遭破家冤賊。陳詞過狀。巖頭招安。已後變作得力兒郎。且道。那箇是招安處。咄。起滅紛紛更是誰。

第四十四則與陽妙翅

示衆云。師子擊象。妙翅搏龍。飛走尙別。君臣。衲僧合存賓主。且如冒犯天威。底人。如何裁斷。

舉。僧問。與陽剖和尚。婆竭出海。乾坤靜。靚面相呈事。若何。披鱗師云。妙翅爲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展翅僧云。似鶴捉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真。破陽僧云。怎變則又手當胸。退身三步。更待僧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不師云。鄧州與陽山。清剎禪師。嗣大陽明安。凡一十五人。皆先下世。後因浮山。開鑒得授子青和尚。陽乃十五之一。青公之兄也。這僧問處。如牢度差。與舍利弗。創給孤獨園。時闍維。差現舞龍。欲傷弗。弗現妙翅。鳥攫裂食之。龍亦鱗蟲之長。奈何妙翅。唯龍爲食。婆竭梵語。此云海也。平原君。趙勝相趙惠文王及孝成

王家起重樓。臨民家。民有壁者。美人笑之。壁者請美人之首。君諾而不行。賓客去半。君斬囚人代之。賓固不至。遂臭美人首。懸御樓前。驗其真也。周歲賓集。此洞上家風。不貴棒喝。親行。要假傍來通信。這僧罪不重科。方能迴互。還知麼。蒲鞭示恥。尤難犯。畫地爲牢。不忍欺。官法如爐。心似鐵。天童從此費鉅鎚。頌云。絲綸降。號令分。有遺寶中天子。君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五更那知風。過行雲。已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針玉線。具前依。窮兮。元無鳥篆。盡文字。然師云。勅遍天下。王不流行。禮記。繻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綵。故大人不倡游言也。婆竭出海。妙翅當權。號令既分。君臣定位。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雷驚出。此僧探頭太過。不待驚。二月節。早起龍頭。不知浮雲將隨龍而行。而爲妙翅威風。遏絕不覺頭撞也。有謂不因僧話。爭顯與陽機鋒者。不待那知四字。極不穩順。機底聯綿。此非機鋒之機。謂錦機之下。必有巧婦針線。雪巖先師嘗舉。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按關。此乃洞上血脈。非其中人。不易知也。當印不當風。如印印空。不彰文彩。蒼頡仰觀。奎宿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文。後自蝌蚪爲二篆。周宣主太史。造大篆。秦相李斯造小篆。今之印篆。號曰方塊。且道。與陽還刻劃也無。皓玉本無瑕。雕丈

喪君德

第四十五則覺經四節

示衆云。現成公案。只據現今。本分家風。不圖分外。若也強生節目。枉費工夫。盡是與混沌。畫眉鉢盂安柄。如何得平穩去。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不。

師云。圭峯科此一段。謂之妄心頓證。又名忘心入覺。萬松下四箇不字。謂不起不滅不知不辨。此四八三十二字。諸方皆爲病。此處爲藥。且諸方病者。不起妄念。豈非焦芽敗種。不滅妄心。豈非養病喪軀。不假了知。豈非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不辨眞實。豈非顛倒佛性。籠桶眞如。且道。如何是四藥。須是天童修合將來。頌云。

巍巍堂堂。更窮須道。都搜字磊磊落落。除天鼻端泥盡。信步過脚下線斷。信步過我自由。信步過千年故紙中合藥。大有神効

師云。黃蘗初參百丈。丈云。巍巍堂堂。來爲何事。蘗云。巍巍堂堂。不爲別事。蘗堂磊落。皆大丈夫相。干戈叢裡橫身直過。荆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豈不是安樂快活底漢。試將天童莫道著三字。換萬松四箇不字。便見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德山道。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爲已了者。恐透牛皮也。千年故紙中合藥者。爲未了者。不妨遮眼也。

慈覺道。圓覺楞嚴恒爲已伴。況世尊入滅至庚辰歲。已二千一百七十年。豈但千年故紙。仙傳葛由能刻木羊。騎羊上綏山。後遇浮丘公。曰。若不下線斷。爾也不得自由。暗合永嘉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雖然如是。猶欠作云何梵在。

第四十六則德山學畢

示衆云。萬里無寸草。淨地迷人。八方無片雲。晴空賺汝。雖是以楔去楔。不妨拈空挂空。腦後一槌。別看方便。

舉。德山圓明大師。示衆云。及盡去也。有這箇在

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留取猶有一人呵有這箇在

師云。鼎州德山第九世圓明大師。諱緣密。雲門嗣中唯師傳嗣最廣。師創三句。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今傳爲雲門三句者。檢討不審也。一日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此言廣長舌相話會不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且道。是何人笑箇甚麼。若識得此人。參學事畢。是真箇更有事在。投子青和尚拈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萬松道。車也去了。藉甚油缸。此可與竿頭進步者道。寶峯照和尚道。直須如大死底人死了更死。僧云。莫是死中却活麼。師云。爾且死莫活。爾但喫飯裏急自去屙屎。爾飯也未喫。早問屙屎作麼。此乃貴大休大歇。親到自證。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也。只如行不得處作麼生說。問取天童。頌云。

收向甚把斷襟喉。正好轉身風磨雲拭。必去水冷天秋。打成錦鱗莫謂無鱗。味不少釣盡滄浪月一鉤。意自殊

師云。圓明示衆不消天童下箇收字。和圓明。盛在布袋裏也。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水洩不通。凡聖路絕也。正恁麼時。盡空法界。如一面古鏡。用壞劫風風。磨瑩成劫金藏雲搭拭。水天一色。雲月交光。皆取純清絕點邊事。這裏言淡而無味。如月鉤雲餌。魚龍無可吞噉。成湯祝網從君意。呂望垂鉤信我緣。不見道。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鹽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第四十七則趙州柏樹

示衆云。庭前柏樹。竿上風幡。如一華說無邊春。如一滴說大海水。問生古佛。迥出常流。不落言思。若爲話會。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多羅州云。庭前柏樹子。魚打著

師舉。趙州一日。上堂云。此事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潞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潞云。與我將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僧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不將境示人。僧云。然則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柏樹子。楊州城東光孝寺。慧覺禪師。到法眼處。眼問。近難何處。覺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曰。先師

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諸方名爲覺鐵嘴。勝默和尚。必須教人先過此話。洵法知見。嘗曰。三玄五位。盡在其中。真如方禪師悟此話。直入方丈。見瑯琊廣照禪師。照問。汝作麼生會。如曰。夜來床薦煖。一覺到天明。廣照可之。真如悟得此話最好。天童頌得此話亦不惡。頌云

岸眉橫雪。曉多河日含秋。一點難說。海口鼓浪。有非宗。航舌流。舉凡。撥亂之手。也是。太平之籌。也是。老趙州。老趙州。爲甚。撥亂之手。未休。天童。徒費工夫。也。造車合轍。用恰好。本無伎倆。也。塞壑填溝。不著錢。

師云。七百甲子。經事多矣。所以岸眉橫雪。古人以眉目爲巖電。天童用河神海口故事。成四句偈。如見活趙州。指柏樹子相似。眉如蘆花岸。眼如秋水碧。古句野水淨於僧眼碧。遠山濃似佛頭青。海口鼓浪。航舌流。浪即能覆航。航即能覆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故次之。以撥亂之手。太平之籌。州嘗云。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此話本與人決疑。而今多少人疑著。趙州豈欲撥叢林哉。人見趙州答話。應聲便對。如不假功用。唯天童知八十行脚。三歲孩童。勝如我。我從他學。此乃閑時造下忙時用著。不是苦辛人。不知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道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怎麼看來。塞壑填溝底事。又作麼生。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第四十八則摩經不二

示衆云。妙用無方。有下手不得處。辯才無礙。有開口不得時。龍牙如無手人行拳。夾山教無舌人解語。半路抽身。底是甚麼人。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問處。文殊師利曰。好與。如我意者。將於一切法。更無言說。無說。無示。無識。也。來。離諸問答。多少。是爲入不二法門。是。如何。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快說。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一。離諸問答。多少。是爲入不二法門。是。如何。不勝惡。離諸問答。多少。是爲入不二法門。是。如何。

師云。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曰淨名。妻名金姬。子名善思。女名月上。僧問雲居簡和尚。維摩是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居云。他不爭人我。廣本維摩經。三萬二千菩薩。各說不二法門。今唯三十二菩薩。未後文殊無卓錫之地。維摩雖也無。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烏江。維摩一默。未出化門。萬松道。人出是非難。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至今起不得。萬松道。要起有甚難。便掌。瑯琊覺云。文殊怎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爾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萬松道。杜撰不少。唯雪竇於文殊問罷處。不言默然良久據座。直云維摩道甚麼。復云。勘破了也。萬松道。不解作鬼。白日現身。天依懷頌。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至今諸方見呈似此事。猶曰良久云。有僧問一師。錄中多云良久者。良久乃何人也。答云。良久乃梁八之弟也。傳者以爲笑。天依後兩句。

戒囉喲拔。道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萬松道。暗度神鋒。不覺痛痒。白雲端頌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誇文數不辦。暫時留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算。萬松道。有甚閑功夫。天童頌馬祖藏頭白海頭黑話。末後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毘耶老古錫。今日維摩來也。不管面譽。頌云

曼殊問疾老毘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稱信。大。忘前失後莫吝嗟。分上。若。區區投環分楚庭。願士。戲直。瓊瑤報珠。今。隋城斷蛇。鮮不接。休。點破。完全。絕。址。瑕。指。點。俗。氣。渾。無。却。較。些。失。之。多。矣。

師云。文殊師利。曼殊室利。梵音梵夏也。此云妙吉祥。毘耶離廣嚴城名。肇公涅槃無名論。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燕珉次玉者。今涿郡靠水石也。亦名奪玉石。維摩外雖似訥。其不言之辯。精粹其中。言其石隱玉也。忘前失後者。永嘉集。著摩他頌。第四云。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無盡燈末。未詳法嗣中。有開封府夷門山廣智禪師。諱本嵩。別無語緣。全舉此段。文公不知出永嘉集。謂嵩創設。因辨之於此。學者知之。此箇忘前失後。正是三祖信心銘。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也。韓子卡和於荆山峴岡谷得璞。獻楚厲王。王曰。石也。遺別一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又別一足。至文王立。和抱璞哭於荆山。

之下。王召問。和曰。不怨別足。而怨真玉。以爲凡石。忠事以爲慢事。王使剖石。乃真玉也。文王歎曰。哀哉。二先君。易別人足。難剖於石。今果是璧。乃國寶也。史記隨侯祝元暢。因之齊。見一斷蛇將死。遂以水洗摩之。傳之神樂而去。忽一夜中庭現光。意謂有賊。遂按劍視之。乃見一蛇。踰珠在地而往。知蛇感報也。維摩橫身爲衆。不免禍出私門。那堪文殊點破。已靈瑕玃。直燒天童道現居俗塵。而無俗氣。也是掩鼻偷香。

第四十九則洞山供真

云衆云。描不成畫不就。普化便翻斤斗。龍牙只露半身。畢竟那人是何體段。

舉。洞山供養雲巖真次。是假遂舉前遞真話。一週拈出有僧問。雲巖道。祇這是。意旨如何。不請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以已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折草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連山若知有。爭肯恁麼道。月間

師云。洞山辭雲巖。山問。和尚百年後。人間還邀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這是。山沈吟。巖云。你聞梨。承當這箇大事。直須子細。山亦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觀影。方始悟徹。乃作頌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山在衆供養雲巖真。舉前遞真話了。僧問雲巖。道祇這是。意旨如何。山曰。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若向良久祇這是處領略。正是替名道事。所以見影知形。過水方悟。僧曰。未審雲巖知有也無。若這一

向知有。是左右人。不見道。知有底人始解奉重。若道一向不知有。這裏有利害。有全不知有。知有了。却不知有。有不知有。有去成知有。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華嚴宗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此乃重玄復妙。兼帶叶通。不偏枯。無滲漏。底血脈也。山於唐大中末。初住新豐百吉。後遷豫章高安之洞山。爲第一代。因爲雲巖作品。齋僧問。師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山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又用設齋作麼。山曰。雖然如是。焉敢違背。僧曰。和尚發跡南泉。爲甚却與雲巖設齋。山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爲我說破。僧曰。和尚嗣先師。還肯他也無。山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爲甚麼。不全肯。山曰。我若全肯。則辜負先師。萬松道。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却嗣藥山。洞山發跡南泉。却嗣雲巖。一等異苗。翻茂。密固靈根。得芙蓉而宗派中興。至天童而文彩方備。那箇是具文彩。頌云。

爭解恁麼道。時義抽五更鷄唱。家林曉。金烏肯恁麼道。明中千年鶴與雲松老。五更寶鑑澄明。驗正偏。事頭玉機轉側。看兼到。西明門風大振。今規步綿綿。令父子變通。分聲光浩浩。見通於師

師云。洞山囑曹山云。吾於雲巖先師。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寶鑑澄明。驗正偏。豈非鷄唱家林。鶴老雲松。正偏之驗耶。鏡雖明。而有背面。唯玉機轉側。遞相綺。互雙明。雙暗。兼到之方也。易繫辭曰。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洞山父子。規行矩步。至

今門風大振者。源深流長之效歟。

第五十則雪峯甚麼

云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巖頭自負。上不肯於親師。下不讓於法弟。爲復是強生節目。爲復別有機關。

舉。雪峯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尋香峯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此僧是拋僧亦云。是甚麼。果然峯低頭歸庵。身勢隱身僧後到巖頭。傳消頭問。甚麼處來。不僧云。嶺南。這裏是頭云。曾到雪峯麼。不僧云。曾到不得。頭云。有何言句。不僧舉前話。一字門入牛。頭云。他道甚麼。却好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意便則不頭云。噫。當時不向他道末後句。而今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何。不道我。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好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可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衆案另者。要知末後句。只這是。旋

師云。雲巖傍參道吾。雪峯傍參巖頭。君子不恥下問。今雲巖雪峯之道。大行。亦退己讓人之餘慶也。而巖頭天資英邁。抑揚德山之道。天下橫行。無敢當鋒者。蓋見處洞達蘊養成就。故得如是。看他二僧。雪峯門下。箭鋒相直。也是箇行脚漢。爲甚直至夏末。尙疑末後句。只爲眼鈍。頭迷。當面錯過。巖頭與他說出許多道理。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一法雖無異。三人乃見差。這僧與雪峯。一時道是甚麼。及至論末後句。說與也不知。豈非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且道。這僧實不會。要

放這話行。溪山哲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萬松道。冷眼不防。巖頭雪峯。猶可恕也。後來又點德山亦不會末後句。直是難甘。是故天童兩次頌出。頌云。

切瑳琢磨。不因變態。殺訛不長。葛陂化龍之杖。已明過。陶家居蟹之樓。猶見俗。同條生兮有數。世相。同條死兮無多。習相。末後句只這是一半。近也。風舟載月浮秋水。切忌。

師云。毛詩洪興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註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德山雪峯得巖頭發明末後句。至今此話大行。切磨通變之力也。雪峯如化龍之杖。這僧如居蟹之樓。巖頭點出至今不知。所以同條死者無多也。或謂巖頭如化龍之杖。雪峯如居蟹之樓者。請細看前話。雪竇佛果以雙明雙暗。頌此話。非他參者不知。東漢方術傳。費長房。汝南人。嘗為市掾。遇壺公。斷青竹杖。偽為長房。殺死於家。遂同入深山。學道不成。辭歸。公與竹杖。騎此至家。投葛陂。長房投杖於陂。化龍而去。又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梭。掛壁。後聞雷電。化為龍而去。雪峯如杖。這僧如梭。巖頭如風舟載月。萬松似箇甚麼。羣縣茶瓶。

第五十一則法眼缸陸

示衆云。世法裏悟却多少人。佛法裏迷却多少人。忽然打成一片。還著得迷悟也無。舉。法眼問覺上座。缸來陸來。大有。覺云。

缸來。深談實相。眼云。缸在甚麼處。不實。覺云。缸在河裏。果然。有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爾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許可。

師云。黃龍晦堂問。黃魯直正窮迫次。一人至。堂問。誰遣汝來。人云。大林葉秀才。問。有書否。人云。有。又問。書何在。人即引手背。抽衣領。舉書呈堂。堂云。學道到此人田地。方可。黃有愧色。法眼問覺上座。缸來陸來。覺云。缸來。眼云。缸在甚麼處。這裏一百箇。九十九箇。呈機顯示。是他穩實。平貼底人。那裏與爾干戈相待。是他道缸在河裏。磁州老師道。恰似沙地裏放箇八脚獅子。更無些子不穩當處。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爾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只這一問大曬。請說。若道具眼。有甚奇特玄妙。若道不具眼。見甚麼破綻。試教天童定當看。

水不洗水。絕點。金不博金。銀微。一味毛色而得馬。不得。塵絲絃而樂琴。非可。結繩畫卦有許事。法。生靈盡真。淳盤古心。成拙。

師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佛不求佛。法不說法。此談其神變。略其玄黃。得琴趣者。忘其絃徽。淮南子秦穆公。使伯樂舉九方圓求馬。三月而返。曰。得馬在沙丘。牡而黃。及馬至。則牝而驢。公謂伯樂。子所求馬者。毛色牡牝。不知敗矣。伯樂太息曰。以至於此乎。墮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龜。見其內而忘其外也。果千里馬。晉陶潛字淵明。不解琴。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萬松道盤古初分天地。已成對待。結繩畫卦。轉襲真淳。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真諦俗諦。世法佛法。覺。舒州海會齊舉禪師。得法之後。嘗到瑯琊覺處。覺問。上座近離甚麼處。舉曰。浙江。覺曰。缸來陸來。舉曰。缸來。覺曰。缸在甚麼處。舉曰。河裏。覺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下去。萬松道。行說好話。洞山初和尚問僧。甚處來。僧曰。汝州。山曰。此去多少。僧曰。七百。山曰。踏破幾輛草鞋。僧曰。三輛。山曰。甚處得錢買。僧曰。打笠子。山曰。參堂去。僧應諾。萬松道。便是手眼通身看爾不破。且道。這僧眼在甚麼處。眉毛下。

第五十二則曹山法身

示衆云。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若到此不得。類難齊處。如何說向他。

舉。曹山問德尙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容應物現形。如水中月。私通。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又手近。德云。如驢驘井。落花有意。山云。道即大曬。道只道得八成。欲窮千。德云。和尚又如何。更上一。山云。如井觀驢。流水無心。

師云。撫州宜黃曹山本寂禪師。或名耽章。必是賜名謚號。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迴吉州之吉水。衆嚮山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隨所居立曹為號。洞山之宗至師最隆。故有曹洞之稱焉。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

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此四句讚佛。本出古本金光明經。既如虛空。如何應物。覺範提婆尊者道。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德云。如驢馱井。此豈情識計校可及。非久經淘鍊。具柄僧巴鼻。不許到這田地。若是小作無。向上關板子。滿口許他也。山云。道即大囉道。只道得八成。如秤稱斗量來相似。德云。和尚又如何。這一拶詞窮理盡。敢道出他驢馱井一句不得。是他款款地。只與倒過。可謂觸類而長之。此所以稱曹洞宗派之源也。天童愛此兩轉語。翻覆一時頌出。頌云。

驢馱井五更後井馱驢更有夜智容無外天下稱出淨涵有餘萬象森然肘後誰分印天龍無所家中不著書不識機絲不掛梭頭事不識文彩不識縱橫意自殊豈又

師云。般若無知。塵所不知。故淨涵有餘也。晉元帝永昌元年。王敦鎮武昌。舉兵犯關。刀協勸帝盡誅王氏。王導帥群從詣臺待罪。周顒將入朝。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汝。顒不顧。及入極論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尚在門。又呼之不應。乃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尋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甚恨之。敦兵既至。乃問導。周顒可得生否。導不應。敦乃殺顒。導後料中書。見顒救已表。流涕曰。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叢林又有肘後符。春秋後語。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肘後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山上。求無所得。唯襄子母郵還曰。郵已得之符矣。他人皆不可分。

簡子請奏之。母郵曰。從常山上下臨代可取也。簡子曰。母郵賢矣。立爲太子。雲巖示衆云。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云。他屋裏有多少書籍。巖云。一字也無。洞山云。得麼。巖多知。巖云。日夜不曾眠。洞山又云。問一段事。得也無。巖云。道得即不道。肘後誰分印。深密自得之道。他人皆不可分也。家中不著書。得麼多知。生而知之上。學而知之次也。這驢馱井。井馱驢。還許分割領覽分也。無還許學解傳布也。無夾山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下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疎。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天童末後全用夾山一聯。以明此話不落思惟。文彩自備。且道。具何三昧。便得如斯。只箇無巴鼻。諸般沒奈何。

第五十三則黃蘗囉精

示衆云。臨機不見佛。大悟不存師。定乾坤劍沒人。擒虎兇機忘聖解。且道。是甚麼人作略。

舉。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囉酒糟漢。黃蘗行脚何處有今日今既不如昔還知後當不如今大唐國裏無禪師四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黃蘗道無禪。只是無師且教得一半。

師云。此話就簡。若全舉當日。一日上堂云。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仍以棒趁之。衆不散。師乃曰。汝等諸人盡是囉酒糟漢。唐時愛罵人。囉酒糟漢。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

下。釋椎擊。上問。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典。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糟粕矣。公曰。寡人讀書。輸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曰。臣也以臣事觀之。臣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子亦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又云。慙慙行脚。取笑他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山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箇漢。便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來供養。可中總似汝等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黃蘗以來。巖頭維山愛行此令。近代佛日。北來慶壽頭公。至死無可意者。寧絕嗣無人。香山俊和尚叔祖兒孫。亦行此令。不知者喚作點胸。可中要箇不憤底出來承頭。果有一僧出云。諸方尊宿盡衆衆開化。爲甚道無禪師。巖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爲山問仰山云。作麼生。仰云。慧王擇乳。素非鴨類。巖云。此實難辨。五祖戒出僧語。謝和尚說得道理好。萬松道。生言孰語。冷唇淡舌。石門聰云。黃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挨拶。失却一隻眼。萬松道。換了那僧兩隻眼。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萬松道。也只是。一隻眼。要見黃蘗猶未可。萬松道。果然。若要扶正法眼藏。須是黃蘗宗師。萬松道。錦上更添花。

翠巖真云。諸方商摧便道。黃蘗坐却這僧。萬松道。不知扶起這僧。又道。黃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析不下。萬松道。繡素轉分明。何謂也。翠巖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萬松道。後五日看。蘗又云。閨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箇箇阿鞞鞞地。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唯歸宗最較些子。夫出家須知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堅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略舉至此。要見此話始末。其後尚有百十餘言。此是最初。出世示人之語。故諸方盛行。雪竇頌。佛果評唱。最詳。尙闕本錄上堂正意。天童頌出。極盡善盡美。頌云。

岐分絲染太勞勞類事少時葉綴花聯敗祖曹
識人多處妙握司南造化柄在手水雪器具
在頸陶看脫令屏割繁碎大家不剪除髭毛不恰
小星衡藻鑑鑑名玉尺金刀深明黃蘗老察秋
毫說他坐斷春風不放高不虞

師云。列子說將篇。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墨子梁惠王時。有道之人。出行見素絲染從餘色。悲之曰。人湛然同於聖體。爲居惡俗。染之成累。岐分絲染太嘖嘖。勅交切。聞嘖嘖也。或作勞亦可。葉綴花聯者。達磨初祖頌云。吾本來此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花五葉。便是岐分絲染也。若大唐國裏無

禪師。達摩也。無出頭分。宗鏡錄。司南之車。本
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古今注。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迷於四方。帝在
車。以指指南而示。士卒攜蚩尤而斬之。遂號
指南車。甄陶陳留風俗記。舜陶甄河濱。其後
爲氏。今姓甄。音真也。此玄鑑。陶乎群象。智海
總乎萬流也。屏割繁碎。剪除翫毛。去岐分之
差路。剪綴葉之旁枝。斗爲衡星。以運平四時
也。漢鑑文明之鑑也。秤所以定輕重。鑑可以
辨妍媸。玉尺。拾遺記。禹遊龍門。八神探玉
簡。以授之。長尺二寸。可以度量天地。金刀。
古有金錯刀。錢金。刀書。此顏黃藥品第諸方。
秤尺在手。更兼聰聞。蟻闔明察秋毫。防微杜
漸。坐斷春風。不放高也。大聖安禪。和尚竹筴
詩。便好臨根下斤斧。免教節外更生枝。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三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
從容庵錄四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第五十四則雲巖大悲

示衆云。八面。攬攬。十方通暢。一切處放光動地。一切時妙用神通。且道。如何發現。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爾麼。問。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一上神通

云。通身是手眼。無端。師云。李翱問。鷲湖大悲用千手眼作麼。湖云。今上用公作麼。昔有無目山人。貨卜。雨過泥。途著鮮白鞋入市。人問。山人失明。如何泥不污鞋。山人舉拄杖云。拄杖頭上有眼。以山人爲證。夜間摸枕头。手上有眼。喫飯時舌上有眼。聽語識人耳中有眼。蘇子瞻與聾人說話。寫字而已。復笑云。我與彼皆異人也。我以手爲口。彼以眼爲耳。佛說六根互用。信乎不疑。無盡居士潞州紫巖大悲殿記。舉大悲經楞嚴經。最爲詳細。嘗見一說。大悲昔爲妙善公主。乃天人爲宣律師說。然三十二應。百億化身。亦隨見不同。各據其說也。天覺曰。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放光照暗之廣也。苟無衆生無塵勞。則一指不存。而況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況千萬目乎。遍身通身。何必不必。似有淺深。實無損益。雲居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庵時。興化來曰。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當時伊曰。想庵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萬松道。若教容易得。後有化主到興化處。化問。山中和尙住三峯庵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舉前話了。化曰。雲居二十年只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萬

松道。闍鬼角之短長。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猶較他興化半月程。萬松道。競空花之濃淡。僧問覺範。如諸老宿所示有同異否。範云。佛令訥鈍比丘誦苦毒。一日大悟得大辯才。於此當見先德爲物之心。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一竅虛通三際八面橫橫通十方無象無私春入律時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拈東撥西遍身何似通身是不下現前手眼顯全機已歸大用縱橫何忌諱

師云。天童道。由一竅虛通。便得八面橫。也。且如柳塘花塢暖日和風。春在何處。作何形段。然能應物乘時不留不礙。如月當天任運而轉。知通身遍身。背手摸枕底是甚麼人。傀儡棚中。必有抽牽線索者。楞嚴說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婁陀羅臂。八萬四千螺迦羅首。興化墮馬折臂頌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且道。那箇是通身底手眼。師以手摩眼云。貓

第五十五則雪峯飯頭

示衆云。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且道。奪父之機者是甚麼人

舉。雪峯在德山作飯頭少不努力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老不厭心。雲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教得孩兒山便歸方丈。在不可峯舉似巖頭家返會。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父爲子隱山問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汝火巖遂啓其意人問私語。山乃

休去。不然至明日陸堂果與尋常不同。隨風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外揚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在我手裏

師云。雪峯低頭歸庵。德山便歸方丈。最好參詳。巖頭密啓其意。爾且道。道甚麼。德山又休去。可謂相逢不拈出。畢竟便知有。山至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也是將錯就錯。頭下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切忌。蓋覆將來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遷逝。天覺頌。鑪鼓聲沈。鉢鉢迴。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遣他授記來。萬松道。知爾被底穿。會共同床臥。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萬松道。鼻孔在他人手裏。雪竇云。會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半遮半掩。漏逗。也不知。大滙詰云。巖頭大似高山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萬松道。無齒大蟲。爪距尚在。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若識得南泉。便見巖頭。更與天童把臂共行。頌云

末後句會也無。這莫不德山父子太含糊。外明不如巖頭座中亦有江南客。無人莫向人前唱。師云。末後句如此。難明峻硬若德山。顯俊如

巖頭。至今分雪不出。不見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鄭谷詩。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盞。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鶯鶯。天童用後兩句。不勞再舉底意也。舉著後如何。師下座便歸方丈

第五十六則密師白兔

示衆云。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提婆達多。無間獄中受三禪樂。巖頭藍弗。有頂天上墮飛狸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密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兔子面前走過。密云。俊哉。爭奈山云。作麼生。怪密云。如白衣拜相。自地昇山云。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幾乎密云。爾又作麼生。人無山云。積代管輅。暫時落簿。從空放

師舉。洞山與潭州神山僧密禪師過水。山問。過水事作麼生。密云。不濕脚。山曰。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曰。汝又作麼生。山云。脚不濕。教中有性修二門。洞上名借功明位。大抵因修而悟。從凡入聖。白衣庶民直拜冢宰。若先悟後修。從聖入凡。積代管輅本來尊貴。雖飄零萬狀。骨骼猶存。所以道。貧子喻中明此道。獻珠偈裏顯張羅。汝等諸人。要見二尊宿見處麼。看取天童一狀領過。頌云

抗力霜雪。貧則獨一步雲霄。達則兼下惠出國。苦相如過橋。甜瓜蕭曹謀略能成漢。極苦巢許身心欲避堯。隨風龍犀若驚深自信。實須眞情參跡混漁樵。龜兔師云。蓬蒿富雨露。松柏耐風霜。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隨緣不變之旨。管輅落薄之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

第五十八則剛經輕賤
示衆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返同

何生聖
從何至來相賀快惟却道從前辜負我何不早道

師云功即持經過即先業既立妄因必招妄果楞嚴云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面目可見噴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魘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此迷真執妄也般若觀照真也功過因果妄也真智現前妄業消滅阿耨菩提皎然本具此正教意納僧分上如何嵩嶽破窻頤和尚山場有廟殿安一窻烹宰祭祀不礙隨侍者入廟以杖敲窻三下咄云此窻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窻乃傾墮破落安國師號為破窻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云我本廟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土瓦合成聖從何來無我人相般若智也以真智為妄業從來辜負今日相賀烹宰物命極多全無福利福老敲三拄杖便得生天咄鬼怕惡人難展掌賊憑賊物易承頭

第五十九青林死蛇

示衆云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舉步即迂迴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慣會云當頭時如何大膽林云喪子命根然僧云不當頭時如何只林云亦無迴避處然者僧云

正恁麼時如何且其林云却失也雖是死蛇僧云未審向甚處處去也不信林云草深無覓處項上沒邊僧云和尚也須提防始得也遇來林拈掌云一等是箇毒氣將謂侯白更有侯黑

筠州洞山第三世師慶禪師初從夾山來參悟本本問近離何處林云武陵本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林云胡地冬抽笋本曰別飯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本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去在林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頌師示之曰尖尖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老松翁呈悟本本曰賀翁之喜此人第三世洞山也林辭悟本之山南府青銚山住庵經十載忽憶悟本遺言乃曰當利群蒙豈拘於小節哉遂至隨州緣會衆請住土門小青林蘭若故號青林嘗曰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這僧大悲閣下要去中都更誇知處直捷要路殊不知直下便是早太迂迴也林以死蛇當大路拒之這僧不顧危亡道當頭者如何已著毒了也有底道何不棒喝行令林又何曾放過道喪子命根這僧稍覺痛痒待覓出身之路道不當頭者如何林云亦無迴避處只這青林也免不得這僧筋舒力盡道正恁麼時左右無可奈何如何即是林曰却失也活人手段於斯乃見能遣能呼有擒有縱分付爾身上取摘不下與爾拈却便有下落僧云未審向甚處處去也林云草深無覓處不道無只是不可見這僧也

怪道和尚也提防始得青林將一條死蛇招撥這僧未後却著腰纏脚遂拈掌一下云一等是箇毒氣萬松道薰天炙地無盡燈云青林樞機急峻非獨一時之光亦曠世為標式耳萬松道惱亂春風卒未休更看天童吹花擺柳頌云

三老暗轉舵夜夜孤舟夜迴頭燈下蘆花兩岸雪自他江秋上下風力扶帆行不掉得笛聲喚月下滄洲任運落

師云丹霞淳禪師頌長江澄徹印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一老同頌澄源湛水尚棹孤舟丹霞用雪竇頌玄沙和尚云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萬松道將謂別有古今詩話云川峽呼梢翁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云蜀鹽吳麻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難錢高浪中此事如人行舡相似不著兩岸不住中流丹霞夜宿蘆花天童信風橫管且道轉舵迴舟時作麼生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第六十則鐵磨牯牛

示衆云鼻孔昂藏各具丈夫相脚跟牢實肯學老婆禪透得無巴鼻機關始見正作家手段且道誰是其人

舉劉鐵磨到蘆山相見山云老牯牛汝來也於時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氣喘喘山放身臥半路磨便出去便轉火然然師云蘆山自稱水牯牛以鐵磨為牯牛安名

賞號作家相見也。他雖是尼。久參瀉山。去山十里卓庵。一日參子湖。湖問。莫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湖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湖便打。看。他與瀉山。放則便放。收便雙收。佛果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要知意句俱到麼。更看天童脫體頌出。頌云。

百戰功成老太平。安樂優柔誰肯苦爭衡。不是人。
疑玉鞭金馬閑終日。難有。明月清風富一生。用交。

師云。小僧多說佛。老將不論兵。山前麥未辨青黃。賊陵米不知價利。更論佛法誰曾夢見。東漢陳蕃傳曰。君能樹立風聲。抗論俗。而驅馳險隘之中。與刑人腐夫爭衡。二人相見不樹立風聲。不驅馳險隘。優游平易。老成圓熟。天童實讚不盡何也。得處自然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工夫。

第六十一則乾峯一畫

示衆云。曲說易會。一子分付。直說難會。十字打開。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不信試學看。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快馬不。

在這裏。半信。僧舉問。乾峯以拄杖一畫云。扇下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更難。

師云。越州乾峯禪師。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此問本出楞嚴經第五。此阿尼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門戶在甚麼處。若依經解此義。

如來自說。與圓通張本。第六卷中。文殊方揀圓通也。若納僧分上。天童曾道。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欄。四面亦無門。只這裏便是入處。所以乾峯一畫云。在這裏。不知者往往喚作乾峯與這僧指路。不然道。與這僧畫斷更不他游。決不是這箇道理。爾不見雲門注解得。八米九糠。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萬松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雲門久在乾峯曹山疎山。這僧謂必知乾峯用處。故求請益。若却用乾峯針線。乃繫驢轡也。忽然拈出陸州秦時轆轤。只得盡子落地。樸子成七片。這僧不會乾峯意。雲門別與一條活路。大似潑油救火。鼓扇消水。竹庵早曾點破。頌云。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竹庵更比雲門。試曬慈悲。人越難會。不如。天童於冷眼不防却較些子。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下。返魂香欲起君危。揭棺救死。
別有神方。一期移出通身汗。用。不信眉。和。

師云。乾峯死馬醫醫不可。這僧已是喪身失命底人。雲門收得返魂香。能令已死者再甦。拾遺傳。漢延和元年。西胡月氏。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色如桑椹。至始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香焚之。其死未三日。皆活。香氣三月不散。香出聚窟洲人島山。樹如楓。香聞數里。名返魂樹。伐根玉釜煮汁。黑粘。一名驚精魂。二名返生。三名振檀。四名

却死。天童小參云。十分收得返魂香。一等來拋塗毒鼓。雲門一落索。天童道。是返魂香。諸方變爲塗毒鼓。直教轉身吐氣不得。把斷咽喉。塞却鼻孔。也百體汗流一場。誌公云。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雖然萬松眉毛有幾莖。

第六十二則米胡悟否

示衆云。達磨第一義諦。梁武帝迷。淨名不二法門。文殊口過。還有入作分也無。

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還。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如何。僧迴舉似米胡。是。胡深肯之。肯。即不無。不無。

師云。京兆米禪師。一日米七師。一日米胡。俗舍第七美聲。因有二名。八方珠玉。銅雪峯。今據仰山同參。嗣瀉山。這僧正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胡曰。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此與假悟底時節不殊。胡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佛果稱胡。爲大善知識。名不虛傳。僧曰。某直得杜口無言。胡曰。平地教人作保。只如米胡道達。仰山道。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若不假悟。又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勝默和尚常謂。投子拈古。內秀俏措無差。嘗拈此話云。然仰山恁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

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冰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頌云。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

不犯春。萬松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何義。璘曰：是覺義。國師曰：佛曾迷否。璘曰：不曾迷。國師曰：用覺作麼。璘無對。此亦本無迷悟之意也。常愛雪竇道：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悟即落第二頭。不悟又唯人自肯。如何即是。天童自有方便。頌云

第二頭分悟破迷。昔州人快須撒手捨筌。功今未盡成。騁拇分外智也。難知覺曉。驕力不到處。河兔老冰盤。秋露泣不堪。鳥寒玉樹曉風淒。不可持來大仰辨直假一點痕玷全無貴白珪切忌

師云：第二頭分悟破迷。明來暗謝。智起惑亡。皆是途中事。周易略例：窮者所以在見。得見而忘窮。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若向第二頭。道少他悟。達一週不得。爭奈道設有妙悟。亦須吐却。快須撒手到家更無一物。始忘筌捨筌。功夫智識盡屬第二頭。及盡功夫。不可智知。始得少分相應。莊子外篇騁拇第八云：騁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注騁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六指也。功若不盡。如騁拇連無用之肉也。春秋。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騁也。止而享之。騁騁聘騁。義騁。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騁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云：不及也。智不到處。智不能知。兔老圓月也。丹霞淳和尚道：水澄月滿道人愁。永盤秋露泣。戀著即

不堪也。大荒經：崑崙丘上。有琅玕玉樹。結子如珠而小也。玄中銘：靈木迢然。鳳無依倚。與鶴不停機。皆不許守戀坐著也。鳥寒而棲。不欲落他根。枝葉也。詩抑篇：白珪之玷。尚可磨也。玉內病曰瑕。體破也。外病曰玷。色汚也。此頌。仰山貴白珪無玷。不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大悟後方知不是

第六十三則趙州問死

示衆云：三聖雪峯。春蘭秋菊。趙州投子。十壁燕金。無星秤上兩頭平。沒底缸中一處淺。二人相見時如何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探竿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影草在手。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隨身

師云：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初謁翠微無學禪師。適遇堂上經行次。而便前進接禮問。西來密意師。如何示人。微駐步顧視之。子曰：乞師指示。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忽省契。拜謝而退。微曰：子無墮却。子曰：時至根苗自生。他日偶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則不理。子曰：莫落空否。微曰：真空不空。因示纖頤曰：佛理何曾理。真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數演我師宗。子還本鄉。桐城投子山。趙州始於桐城相見。州曰：莫是投子庵主麼。子曰：茶監錢施我一文。州先上山。子携油瓶後至。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賣油翁。子曰：爾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瓶曰：油瓶子置茶筵相待。自過胡餅。與趙州。州不管。子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且道。他意如何。蘇州永光真禪師。上堂云云

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趙州將此意問。若非投子。卒難構副。是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此與尋常不脫皮。要白柳棒底。言意似同。就理正與趙州問頭相應。州云：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子由是道聲集衆。奏請應議。名寂住院。白雲端頤。死去活來牙尚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蕩裏。一對鴛鴦畫不成。試看天童一筆丹青。頌云

芥城劫石妙窮初。始及盡今時。活眼環中照。廓虛絕後重。點不許夜行投曉到。已涉程途。家音未肯付。鴻魚已是妄。

師云：智度論：有城四方百由旬。滿中芥子。百年取一粒。芥子盡劫未盡。劫石者。梵語劫波。此云時分。樓炭經：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諸天來以羅穀衣拂。石盡劫猶未盡。窮盡此芥城劫石。此乃及盡今時。却到空劫以前時。然後眼活也。環中者。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此言循環而無窮得其環中者也。環中虛處體也。循環無窮用也。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西漢使謂單于曰：天子於上林射得雁。雁足有蘇武繫書。由是單于不敢欺。漢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與董嗣作妻。沿邊爲理。嗣巡綽被番人虜。琰與王爲妃。思鄉修書。蠟彈內繫雁頸上。雁至漢地。飲水彈落魚吞。漁人剖魚得書。知琰所在。此頌。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曾家醜外揚。妄通消息。雖然上覆天童。適來侍者謝傳法誨

第六十四則子昭承嗣

示衆云。韶陽親見睦州。拈香於雪老。授子面
承圓鑒。嗣法於大陽。珊瑚枝上玉花開。發荷
林中金果熟。且道。如何造化來。

昭。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

早知今日成開堂。地。藏。恩。昭云。太辜
負長慶先師。和尚云。某甲不會長慶一
轉語。不知昭云。何不同屋裏。眼云。萬象之
中獨露身。身作麼生。昭乃堅起拂子。兩重
眼云。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
生。昭無語。只跳得。眼云。只如萬象之中獨
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
撥。眼云。兩箇。昭隨左右皆云。撥萬
象。不撥。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一髮
師云。法眼久參長慶。既嗣地藏。長慶下昭
首座。平昔與師商榷古今。中心憤之。即領衆
特詣撫州。問師知舉衆出迎。特加禮。待賓
主位。各挂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曰。
長老開堂。嗣何人。師曰。地藏。昭曰。何太辜
負長慶先師。某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
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此事不在多年。
也不在久學。如一宿覺高亭簡。豈可外人評
量。昭首座黨護門風。不通議論。橫生譏刺。法
眼當時深感此輩不通方者。作十規論誡之。
學者不可不覽。且人情之與道力。優劣天懸。
故將本分事酬他道。我不會一轉因緣。是他
大方之家。不辯不爭。却將長慶會下當年會
熟論底事校證。昭以舊日相待。纔與移著。七
華八裂。參隨急救。轉見不堪。可謂陣敗不禁
茗帚掃也。昭與衆慚懣而退。眼方略與止住

曰。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誘大般若。誠難
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參眼。發明已見。更不
開堂。古人惡來善應。順來慈應。然後以平等
佛慧而開發之。此子昭首座還嗣法眼。猶不
足以酬厚德洗初心也。天童只將昭公問處
法眼末後一句。頌之自然頭正尾正。頌云
離念見佛。草枯露乾。破塵出經。雲盡見
不少。誰立門庭。盡此道。月逐舟行。江練淨。一多無
不。春隨草上。燒痕青。取夾山。撥不撥。聽
叮嚀。事不。三徑就荒。歸便得。不走舊時松菊荷
芳馨。便。

師云。圓覺序道。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
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駭。華嚴經道。有一大經
卷。量等三千界。在一微塵中。一切塵亦然。有
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利濟一切人。天童引
兩本大經。集成一聯頌。撥萬象者。且萬象誰
萬象。獨露誰獨露。此現成公案。家法常存。誰
更立門庭。開戶隔。華嚴宗。三舟玩月。各逐舟
行。一道澄江。千里孤應。惠崇詩。河分國勢斷。
春入燒痕青。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
如練。月逐三舟。春隨百草。三舟百草。萬象也。
月之與春。獨露也。天童頌。見撥與不撥。大願
心龜。這裏只宜叮嚀子細。不見。子方上座。亦
自長慶至。眼亦舉前話問。方亦舉拂子。眼曰。
懺悔又爭得。方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
麼作萬象。方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
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方忽悟。法眼前話
末後。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此話末後。又道
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可謂欲去

便歸。歸便得。算來田地苦無多。昭公方公。究
妙失宗。濁智流轉之過也。陶淵明歸去來辭。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蔣謂字元卿。開三徑。唯
羊仲求仲從交游。此頌法眼承言會宗。開發
二師之妙。不失長慶之旨。如何是長慶旨。萬
象之中獨露身。

第六十五則首山新婦

示衆云。吒吒沙沙。剝剝落落。刀刀。斷。漫漫
汗汗。沒可咬嚼。難爲近傍。且道。是甚麼話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新婦騎
驢阿家牽。是何道理。

師云。汝州寶應省念禪師。蔡州人。姓狄氏。參
風穴。穴示衆云。昔日世尊以青蓮花目。願視
迦葉。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首山便下
去。侍者入室請益。曰。念法華爲甚麼。不祇對
和尚。穴云。念法華會也。次日山與真圓頭。真
也。同上立侍次。穴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
真曰。鴉鵲樹頭鳴。意在麻舍裏。穴云。爾作許
多癡福作甚麼。何不體究言句。仍問山。爾作
麼生。山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語真
曰。爾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山後出世。上堂云。
要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
將問來。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則沒交涉。
一日拈竹筴云。汝若喚作竹筴。即觸。不喚作竹
筴。即背。汝諸人。且喚作甚麼。葉縣省和尚。掣
得折作兩截。拋向階下。却云。是甚麼。山云。瞎
縣便禮拜。諸方喚作背觸關。俗諺有云。顛倒
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佛國頌云。首山有語。古
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去。時

人笑殺阿家案。不似天童頌得可喜。頌云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木不體段風流得自然不成堪笑學解隣舍女或巧向人添醜不成妍不

師學。圓通秀鐵壁頌云。何勞一日三梳頭。扎得根牢即便休。大抵輪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首山答話不用緣飾。自然婆娑體段俏俏。如西施心痛。捧心而顰。更益其美。醜女學顰。更益其醜。此資口耳之學。不務妙悟者。一心也待做風流。四枝八脈傍不肯

第六十六則九峯頭尾

示衆云。神通妙用底。放腳不下。忘緣絕慮底。捺脚不起。可謂有時走殺。有時坐殺。如何得恰好去

舉。僧問九峯。如何是頭高起威峯云。閉眼不覺曉明不僧云。如何是尾獨步功峯云。不坐萬年床六不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先行峯云。終是不貴脫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不峯云。雖飽無力有甚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上下和同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各安

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官懷人。姓劉氏。雖通經法席。而受印于石霜。初住九峯。玄徒尤盛。後居洪州泐潭。而終勅設大覺。一日僧問。如何是頭。若是道眼不通明。差別智不具。論箇頭尾先後。心懵然不知下落。峯云。閉眼不覺曉。曾有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法拯濟。峯云。汝道鉅嶽還曾乏寸土。麼僧云。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峯云。

演若迷頭心自狂。僧云。還有不狂者麼。峯云。

有。僧云。如何是不狂者。峯云。突曉途中眼不開。這箇便是閉眼。不覺曉底榜樣。僧云。如何是尾。峯云。不坐萬年床。又有僧問。如何是然燈前。峯云。勤勞不得力。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峯云。頭大尾小。僧云。如何是然燈後。峯云。退位不知閑。此是不坐萬年床底榜樣也。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峯云。終是不貴。閉眼覺曉也。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峯云。雖飽無力。退位知閑也。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云。兒孫得力。飽而有力也。室內不知。終是尊貴也。宗鏡錄曰。入吾宗中。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曰。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行俱圓。石霜九峯師也。示衆云。初機未攝大事。先須識取頭尾。其尾自至。疎山出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疎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疎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疎曰。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疎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箇會解。亦未許渠在。故九峯曰。諸上座。古人說箇頭。也只令汝知有。說箇尾。只教汝盡却今時。有如許多不相應底事。所以教汝向這裏。屏常却銷磨却。令汝今日相應去成辦去。若是常人體爾。真實恒如。不可更恁麼說話也。雖然如是。須是箇人始得。且莫異口同音。快須努力珍重。萬松以九峯公案。證九峯公案。注也注了。說也說破。其餘意味。分付天童。頌云。

規圓矩方角兒四角用行舍藏升兒裏鈍頭

棲廬之鳥歇解高進退觸藩之羊不能獨喫人家飯快須臥自家床切忌雲騰致雨步大方露結爲霜秋收玉線相投透針鼻無間錦絲不斷吐搜腸冬藏石女機停今夜色文彩橫向午意白殊木人路轉通同今月影移解行不觸今時道

師云。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底人。莊子所謂。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如其不然。則膠柱調絃。刻舟記劍也。寶藏論。夫進脩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泊。鈍鳥棲廬。其二者不誠於大海。不誠於叢林。人趣乎小道。其義亦然。周易大壯卦。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進。無攸利。艱則吉。喫別人家飯。臥自己床。如云喫官飯。放私脫。又云解將冷口喫人熱食者。難得出則爲雲爲雨。入則水結霜凝。此乃乍出乍入。未是作家。直得針線貫通。毫芒綿密。機絲不挂。文彩縱橫。正當石女機停時。已早木人路轉。正當夜色向午處。已早月影移矣。此末後兩句。只是一句。今時儒學文章士。謂之隔句對。萬松恁麼。雖堅合異。要與天童相見。諸人不得辜負九峯

四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
從容庵錄五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第六十七則嚴經智慧

示衆云：「塵含萬象，一念具三千，何況頂天立地丈夫兒，道頭知尾，靈利漢，莫自辜負已靈埋沒家寶麼？」

舉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顯耀，但以求想執著，而不證得，亦不思。

師云：華嚴大疏首尾清涼大師，科此段經，名開因性，普賢行願疏，名開物性源，如何開耶？出現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注云：凡大妄想，二種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便舉一塵，包含大千經卷之喻。前頌萬象之中，獨露身，離念見佛，破塵出經，正是比科經也。又云：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正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清涼大疏云：衆生包性德而爲體，攬智海以爲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令知心合體，達本忘情，故談斯經而爲顯示。釋曰：此則兼明衆

生迷真之由也。譬如福德智慧具足相貌之人，忽然夢見貧病苦身，即相變也。不見本身，即體殊也。執認云：是我身，即情生也。不信自身，福德端正，即智隔也。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諸方罔知出處，多以相爲想，就便辨之。學者應知，仰山勸香嚴：如來禪相去多少？試將華嚴經文，參我且道。如來禪相去多少？試將華嚴經文，參我

天童頌意，頌云：天蓋地載，微通上成團作塊，刀斧所無，十方無礙，折隣虛而無內，不見及盡玄微，無不離分向背，無處佛祖來償口業債，言多問取南泉王老師。注云：山人人只喫一莖菜，更無餘

師云：嚴頭道，直須向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大蓋地。今言天蓋地，何其顛倒也？蓋就人情而言之，人情皆謂天地生人，謂之三才。佛教反以人生天地，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裏打做一團，鍊做一塊，周法界無邊表，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觀地性，龜爲大地，細爲微塵，至隣虛塵，折微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隣虛，即實空性，萬松常舉：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大？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小？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故曰：嗚呼！三祖何人哉？出一則語，天下衲僧跳不出，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

僧幾乎玄殺。洞山玄中銘：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既周法界，打成一塊，豈勞塵外別有玄微？豈有前後向背，佛不出世，也不曾滅，佛出世指示演說，也不曾添，譽海之寬，誇日之明，不足可言，並爲增語。南泉杉山：普請擇廠菜，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杉山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大陽明安：上堂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所以南泉道：大家喫一莖菜，更覓一莖入地獄，如箭射，萬松道：今日人七

第六十八則夾山揮劍

示衆云：寰中天子勅，關外將軍令，有時門頭得力，有時室內稱尊，且道：是甚麼人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何必山云：直須揮劍，果然若不揮劍，漁父棲巢，非佛舉。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見即不撥，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不坐僧迴，舉似夾山來，不山上堂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初在潞山无米頭，方歸米次，潞曰：施主物不可拋棄，霜曰：不拋棄，爲於地拾一粒示之曰：爾道不拋棄，這箇甚處得來？師無對，潞曰：莫欺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生，霜曰：然則這一粒，自何處生？潞大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衆來裏有蟲，後參道吾，問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添淨瓶水，悟如前舉，霜在道吾，兩夏而受印，會昌之厄，混跡潭州，劉陽陶家坊，朝游夕處，大中有僧，自

洞山至舉。洞山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只如萬里無

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曰。出門便是草。僧復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

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蓋雖始露住。石霜道

場。吳符悟本之記。二十年海棠千餘。往往長

坐不臥。屹若株杌。枯木堂名自茲立焉。僧問

撥塵見佛。所問是一。夾山道。若不揮劍漁父

棲巢。石霜道。渠無國土何處逢渠。萬松道。入

理深談不如石霜。門庭施設猶較夾山百步。

莫有兩彩。一寒底麼。天章道甚。頌云

拂牛劍氣洗兵威。太平本是定亂歸功更是誰

不許將軍一旦氛埃清四海但盡垂衣皇化自

無爲解

師云。臨濟宗風。金剛王寶劍。殺佛殺祖。夾山

截斷老葛藤。打破狐疑窟。晉書。雷煥善天文。

張華因望斗牛間。常有異氣。邀煥。夜登樓仰

視。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劍之精上於天。在豫

章鄆城縣界。華乃薦雷。爲鄆城令。修獄掘基。

得石匣。有雙劍。光甚艷發。送一與華。留一自

佩。華被誅失劍。煥卒子爲州從事。佩父劍至

延平津。劍躍墮水。使人投之。見兩龍有文章。

投者懼迴。說苑。武王伐紂遇雨。散宜生曰。此

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此劍若不揮劍

漁父棲巢。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

無爲之化不令而行。此頌無巢可棲。渠無國

土。無劍可揮。何處逢渠也。同安察禪師道。妙

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萬松道。許

爾親見石霜。猶較夾山百步。要見夾山鑿劍

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瓶

第六十九則南泉白牯

示衆云。成佛作祖。嫌帶汚名。戴角披毛。推居

上位。所以真光不耀。大智若愚。更有箇便宜

費。伴不采底。知是阿誰

舉。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只爲

奴白牯却知有。只爲不

師云。飛山法師戒珠作別傳心法議。毀斥南

泉曰。若願輩。不嗜學。不知本。不足以語如來

教。無盡燈附集依通。率易辯叙南泉初習律。

次聽華嚴楞伽。入中百門觀。聞馬祖傳言外

道。屢扣其旨頓發忘筌。一日行粥馬祖問。桶

裏是甚麼。泉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

泉臨機不讓馬祖。如此後來。却向趙州手裏

償債。泉問座主。涅槃經以何爲極則。主曰。

以如如爲極則。泉云。喚作如如是變也。今

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於僧堂前

問。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乃兩手托地。州以

脚一踏。泉便倒地。州走入延壽寮。叫云。悔悔。

泉令侍者問州。悔箇甚麼。州云。悔不更與兩

踏。泉上堂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

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家水草。溪西牧亦不

免食他國家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子。總

不見得。泉一日見洛主燒浴云。齋後請水牯

牛浴。洛主去請。泉云。將得繩索來麼。州以手

拽泉鼻。泉云。是即是太飽生。州問。知有底人

向甚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樓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

窓。泉將順世。首座問。和尙百年後向何處去。

泉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

尙去得否。泉云。汝若隨我。須嚙取一莖草來。

此異類話。南泉首唱。溪山和之。道吾云。巖傳

授。今爲曹山三墮。道吾到南泉。泉問。開梨名

甚麼。吾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吾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次。泉過乃問。前日

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

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去。巖問。吾

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尙。吾云。爾得恁麼

靈利。巖不薦。却去問泉云。適來公案。智頭陀

作。麼不祇對和尙。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

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

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

巖亦不會。吾知巖不薦乃云。此人緣不在此。

便同迴藥山。巖遂舉前話。山云。子作麼生。

會他這箇時節。便迴來。巖無對。山乃大笑。

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因

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云。且

去。巖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

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兄問和尙那因緣。作

麼生。巖云。和尙不爲某甲說。吾便低頭。二人

侍立。山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生。吾便珍重出去。巖遂問山。智師弟爲甚麼

不祇對和尙。山云。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爾

去問取。巖遂問。師弟適來爲甚麼。不祇對和

尙。吾云。我今日頭痛。爾去問取和尙。后雲巖

遷化。遣人馳辭書至。吾覽後曰。雲巖不知有

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

擲破疥肚皮。五臟心肝都吐出。
第七十則進山問性
示衆云。聞香象渡河底。已隨流去。知生不生
性底。爲生之所留。更論定前定後。作竅作箋
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闕轉機輪。作麼生別行
一路。試請舉看
舉進山主問脩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爲
甚麼。爲生之所留。照故源
原本脩云。箇畢竟成竹
去。如今作箋使還得麼。鼻孔在他
手裏進云。汝向
後自悟去。在大小歌
良段賺脩云。某甲只如此。上座
意旨如何。刺頭向
人裏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
是典座房。打得種子
別處去脩便禮拜。且作好
心相待

人熟爛教乘。出辭吐氣與脩多羅合。進山主
要拈轉話頭。方復不許道。汝向後自悟去在。
格曰。某甲見處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脩公
先向四平八滿處坐定。進公遣起必然別有
一條活路。遂指道。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
座房。且道。明得生不生性。明不得生不生性。
且道爲生所留。不爲生所留。脩便禮拜。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此與典座入庫下去也。更無
兩樣。諸方皆言法眼下一味平實。體中玄。請
看前話。天童見此話出格奇特。所以盡情徹
底頌出。頌云

豁落亡依板棚繫 高閑不羈犁斷黃
隨緣 金鎖家邦 拈

跛跛挈挈不近 甌甌甌甌人不喜 百不可取。
 無所堪開門又軟 默默自知田地穩 指頭戰戰 騰騰吐不出
 騰誰謂肚皮癢癢癢 普周法界渾成飯咽不下
 鼻孔纍垂信飽地半 藪半

師云。襄州清溪山主洪進禪師。爲地藏藏和
尚第一座。時有二僧俱禮地藏。藏曰。俱錯。
二僧並無語。下請益脩山主。主曰。汝自覲覩。
堂堂却禮拜他人。豈不是錯。進聞之不肯曰。

到人稀下脚些些力量分階級節生蕩蕩身心
 絕是非見怪是非絕怪介立大方無軌轍平太
 無忌諱何處不風流
 師云。此頌進山主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

師云。跛挈痿羸不啣嫺貌。藥山看經次。柏巖曰。和尚休揉人得也。山卷却經曰。日色早晚。曰。日正當午。山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大曬聰明。曰。某甲只如此。和尚尊意如何。山云。我跛挈羸羸。百醜千拙。且恁麼過。灌溪閑和向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豎斲一半逐雲飛。拈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百不可取。一無所堪。衆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愁。梵志翻著襪。人皆謂是錯。寧可刺繡眼。不可隱我脚。王梵志奇人。此語大播人間。可謂皮燈毬兒。內明外暗。末後句頌。飽參到爛骨董地面。眉毛眼睫上都是飯顆。一朝

汝自迷暗焉可爲人。脩憤然上堂頭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下去也。脩乃省過。進一日問脩曰。明知生不生性。爲甚麼。爲生之所留。菴提遮女。婆羅門種。舍衛城西二十餘里。長提村婆私膩長者女也。因家作大會。命佛及僧。提遮故得振其嘉聲焉。文殊大士問頗有明知生不生相前作性。爲生所留者否。女曰。有之。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爲生所留者是也。脩山主答筍畢。竟成竹去。而今作篾使得麼。篾竹皮束物竹索也。筍嫩無力。若竹有力。筍力未充。不堪作篾。覺範觀音贊。憫我心明力不遒。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輒復逢嘉醞。此亦言其力未充也。慚愧古

座房。亡依倚時自然廓落。不羈縻處法爾高閑。平怙家邦幾人能到。須是無煩惱可斷。無禪道可參。十二時中除著衣喫飯是閑用心處。據進公問意。亦微有微古驗。今分階級。定力量底鉤線。然其蕩蕩身心。本絕是非也。脩公也不妨會如來禪。平實商量本分說話。爭奈百丈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所以微分力量。權立階梯。道筇則嫩無力用。竹則篾引千鈞。言迹之興也。是非所以成。進公爲渠剗却。別指生機一路。殊非開戶牖立軌轍欺誣道伴。脩公設拜以謝不敏。還識二公當家鑊鑊鑊。入火更須精鍛鍊。上砧方耐重鉛鎚。

第七十一則翠巖眉毛

示衆云。含血噴人。自污其口。貪狂一世。債人債。賣紙三年。欠鬼錢。萬松爲諸人請益。還有擔干計處也無。

舉。翠巖夏末示衆云。猶嫌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自揚翠巖眉毛在麼。不吝保福云。作賊人心虛。也是人長慶云。生也。雪上加霜雲門云。關

謂街

師云。明州翠巖永明大師。諱令參。湖州人。蒙雪峯記別。大張法席。一日上堂曰。自一夏以來。爲兄弟東話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諸方多道。本欲首身不覺兩重公案。更見保福道作賊人心虛。一向道背底插柴。自隱口過。佛果云。人多錯會道。青天白日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先自說過。免得別人點檢。且喜沒交涉。長慶云。生也。萬松道。依舊在眼上。雲門關字。普字號一字禪。三箇皆嗣雪峯。見當家人說無外話。見翠巖示衆奇特。故大家唱和。古人下語。不犯手勢。有座主就華嚴講下。請嚴齋。嚴云。山僧有箇問頭。若答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嚴云。恁麼則喫法身也。主無對。當講法師代云。有甚麼過。嚴不肯雲門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覺範謂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果然天童一串穿來從頭頌出。頌云。

作賊心虛。已露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感。巧保福雲門也。垂鼻欺辱。太過翠巖長慶也。脣眉映眼。不知杜杜和有何限。何似萬松剛道。意句一齊割。不識埋沒自己。也飲氣吞聲。子不及帶累光宗。也面牆撞板。家門一

師云。雪竇道。善竊者鬼神不知。既爲保福天童。觀破翠巖不是好手。殊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被翠巖用一草眉毛。一時穿却鼻孔。若藏頭露影。算甚太手強人。故能歷歷縱橫對機。應感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雲門云。關皆柄僧鼻孔長也。千里已聞乾屎。三冬猶嗅爛瓜香。翠巖道。眉毛在麼。長慶便道。生也。乃壁上高僧一呼便應。瓶中養蠶隨聲。已出底時節。豈識情可卜度也。此所以道脣眉映眼。冷地看人。一點謾他不得。有底道。一夏葛藤上生枝引蔓。而今剪草除根。一齊割却。殊不知。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去在。何必囊藏被蓋。飲氣吞聲。恁麼則面牆撞板。累及先宗也。諸方道。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尚書不學牆面。疏面牆無所覩見。君不見。靈山放出白毫相。照見東方萬八千。

第七十二則中邑彌猴

示衆云。隔江關智。遞甲埋兵。靦面相持。真鎗實劍。衲僧所以貴全機大用也。從慢入緊。試吐露看。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通隔座主云。我與爾說箇譬喻。宜假不如室有六窓中。安一彌猴。還存寧外有人喚云。往往。彌猴即應。再來不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只要聲仰云。只如彌猴睡時。又作麼生。其寐邑乃下禪床。把住云。也不往往。我與爾相見。何不早

師云。朗州。統要中邑洪恩禪師。馬祖八十餘員大善知識之一。仰山之叔祖也。仰山江陵受戒。迴往謝戒。邑見山年幼。以彌猴應六窓。說

佛性義。如拍大彌猴小孩兒。山埋兵掉鬬。忍俊不禁。禮謝畢曰。今蒙和尚譬喻。無不明了。更有一事。只如內彌猴睡時。外彌猴欲相見時。如何奇哉。真師子兒。便露法窟爪牙。邑不覺自下禪床。執仰山手。作舞云。往往與爾相見了也。何不說箇比喻。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中邑也。先師與勝默師伯。二十餘歲。叢林敬畏。鄧州寶和尚。名震河洛。先師遍參往見。州云。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先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也。州云。如生冤家相似。先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州下禪床。握先師手曰。作家那。遂留數日。夾山謂佛日死灰裏一粒豆爆。蓋謂此也。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其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萬松道。報恩法堂上。崇壽欄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萬松道。向弄精魂脚手上。辨取。佛鑑云。仰山放憨。中邑賣俏。俏措實來。憨癡。憨癡放來。俏措。雖然彌猴睡著。其奈肚裏惺惺。直饒杜絕六窓。往往何處不相見。諸人要見二老。請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萬松道。覺箇識慚愧。漢不可得。唯天童老人較些些。頌云。

凍眠雪屋歲摧頹。不閉窺窺羅門夜不開。龍句寒檣閣林看變態。幾平春風吹起律筒灰。重得師云。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躬出按行見。人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

第七十三則曹山孝滿
示衆云。依草附木去。作精靈。負屈啗冤。來爲
鬼祟。呼之則燒錢奏馬。遣之則呪水書符。如
何得家門平安去。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婦雙脫衫。猶抱寒枝。曹山今日孝滿。不負平生。僧云。孝滿後如何。寬行。大山云。曹山愛顛酒。有何不可。

對他道。山僧自來天戒。又有僧問曹山。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山云。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曹山有時醉醉裏醒醒。有時醒不分晝夜。爲他黃糧夢斷。閑情忘。洞山問雲居。大闢提人。殺父害母。孝養何在。居云。觸目始成孝養。此名孝滿。願酒底人。洞山道。觸目荒林。論年放曠。天童慣會游戲其間。頌云。清白門庭四絕隣。獨後見。長年闕掃不容塵。其與往來。清白門庭四絕隣。獨後見。長年闕掃不容塵。其與往來。清白門庭四絕隣。獨後見。長年闕掃不容塵。其與往來。

無事酒顛人七村裏道
 懷快活

異之。峯家晚餐。峯在中庭臥。太原平上座云。五州管内只有這箇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此皆披襟散髮無事酒徒。曹山孝滿如何受用。四時春富貴。萬物酒風流。

第七十四則法眼質名

示衆云。富有萬德。蕩無纖塵。離一切相。卽一切法。百尺竿頭進步。十方世界全身。且道。甚處得來。

舉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合取眼云。形與未質。英眼
名起未名
學梵喚作甚麼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第五

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則是一切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則善現，若住惡生心則惡現。本心則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也。六祖問荷澤，知識遠來也。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其主，試說看。澤曰：以無住爲本。見則爲主。荷澤顯宗記云：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其傳無住之心，此無住本，即以本分事名無住也。若以真妄融即，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法眼答處，出寶藏論，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游氣亂清，雪寶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是形名雙舉，形即無形，名即無名。一等沒見識，踏漢只認箇無形，段無名姓底，便爲極則。辜負法眼，遠背永明。壽禪師唯心訣云：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圓遮那之形。又有一等孤陋寡聞，不肯究理參問，只道：本來有甚。萬松道已：太多生。他云：如何免得。萬松道：本來少甚。爾但恁麼會去。因參法眼兼見天童，頌云：

沒蹤跡，掛羊頭，賣狗肉，不逢白雲無根，妙持本來清風何色，不費山更散乾蓋，而非心向出。持坤輿。

而有力不費山更散乾蓋，而非心向出。持坤輿，模則所印一法之剎，塵道會也。處處普賢，處處普賢，處處普賢，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處處普賢，處處普賢，處處普賢。樂著。

師云：視之無形。普天匝地，聽之無聲。圓音無間，雲雖無根，太虛爲片雲所點。風雖無色，大地爲風輪所持。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居曰：從端公問處來。公喜而謝之。居却問曰：問從何來。公無語。西禪與官員坐次，禪云：風作何色。官無語。禪却問僧：僧拈起衲衣云在

府中鋪，禪云：用多少帛子。僧云：勿交涉。禪無語。雲門代云：咄！這話墮阿師。雪竇併作兩頌。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遣點額。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南方未迴。天童頌無住本，白雲無根。清風何色。頌立一切法，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善慧大士心王銘：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管子曰：水出而不流，曰淵水。遠而流曰源。上古之前，千古淵源也。萬象自茲而形。華嚴普賢行願品：佛說菩薩說，利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又善眼不見普賢，見與不見俱普賢也。若不見處無，不名普賢也。入法界品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乃至悉見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又有頌云：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此皆立一切法之標榜也。還見法眼麼。常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

第七十五則瑞巖常理

示衆云：喚作如如是變也。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這裏還有參究分也。無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有理不頭

云：動也。可知也巖云：動時如何。再犯頭云：不見

本常理。和理也巖云：思惟頭云：肯即未脫根

塵。箇中無不肯即永沈生死常覺不空頭云：始問

師云：台州瑞巖師，參禪師。闍人姓許氏，始問

巖頭：安箇名立箇字。創號本常理。巖頭有時放過，只與照彼道。動也。瑞巖好彩三十棒。

何幸免却來。是他尚不顧危亡。道動時如何。撩虎頭，編虎尾。巖頭半醉半醒，又放過。只與照彼道。不見本常理。大方之家，客物如此。巖方佇思。這裏正到枯木巖前，差路多處也。頭已是不惜身命，與截斷走路。剖開常陽長安官道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溪山喚作法窟爪牙。生擒活捉，略無閑暇功夫。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閑黎。僧云：恁麼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頭乃噓兩聲。僧云：恁麼則珍重。纔迴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喚僧如法舉似前話。山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臨濟下謂之七事隨身。巖頭見瑞巖志誠請益。非是機鋒勘辨之時。故憫物垂慈，道眼相見。瑞巖隨言領悟。後來自喚主人翁。莫受人謾。蓋爲曾遭毒手，永劫難忘。此話古今無人拈撥。不是天童還誰賞鑒。頌云：

圓珠不穴，下手大璞不琢。可惜道人所貴，無稜

角。就現拈却肯路，根塵空。十二處忘脫體無依

活卓卓。三千界放淨光明

師云：世記：潘岳與夏侯湛爲友。二人並美姿容。張謂贊和氏之璧，瑩而無瑕。隋侯之珠，圓而不穴。削圓方竹，杖絕却紫紕。白玉碾做象牙梳。黃金打作鑰石筋。弓絃上結紐子。針孟上安柄。爾試迴光定省看。何人不如是。百丈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既肯則未脫根塵。

不傷二截斷衆流頌。堆山積嶽來。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三隨波逐浪頌。辯口利舌間。高低應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往往指此頌。爲雲門所作。此皆看閱之不審也。迨嗣德山密密嗣雲門。雲門雖有天中函蓋一鏃三關之語。因

密公指出，道公頷之。祖述三世而三句始明。

此與大陽三句。三玄三要。大同小異。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黃蘗爲南泉。

首座。一日占泉座位。泉至問。首座甚年行道。藥云。咸音王佛以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藥便退歸本位坐。鏡清道毘盧有師法身有主。謂之佛祖向上人。此所以謂第一

句薦得與佛祖爲師也。靈樹遺封盒子云。堂中首座人天眼目。首座乃雲門也。此所以謂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也。爾莫見萬松恁麼道。便謂南泉可與佛祖爲師。雲門只可與人天爲師。可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萬松且略舉一二以爲榜樣。其自救不了者。不入祖位。何足道哉。僧便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欄溼裏有刺。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此乃行人更在青山外也。天童見此話。無人敢下口。遂向查手刺脚處。交加頷出。頷云。

佛祖鬬髻穿一串野史宮漏沈沈密傳簡許不
知人天機要發千鈞以輕雲陣輝煌急飛覺
豎眼箇中人看轉變計在遇賤則貴貴則賤知心
本自何所得珠罔象兮一念不生道綿綿金瓶現游
刃亡牛兮赤心片片韻用
補腦

堪作甚麼。○萬松已是露松案。有條條。無條條。

舉。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是甚字。山云。隨分不識。僧乃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已見山於地上書箇十字。更點。僧左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半滿俱分。山改十字作卍字。智眼猶迷。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甚麼字。細看。山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天下猶僧僧乃作樓至勢。門外金剛笑汝。山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隨空領受。

師舉。慈覺勸孝文首篇頌云。父母未生前。雖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十四祖龍樹。於法座上隱身現。○相提提。曰。此尊者現佛體相。以示吾輩也。以此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譬此而已。圓相之作東土。始於忠國師。付侍者耽源。承識記傳於仰山。今遂目爲滯仰家風。明州五峯良和尚嘗製四十則。嵩明教爲序稱之。良云。圓相總六名。一圓相。二義海。三層機。四字學。五意語。六默論。還仰宗派云。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箇。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道。吾詳此識事。在汝躬。仰山既得以火燔之。源一日又謂曰。向傳圓相宜深秘之。山曰。已燒却了也。源曰。於子即得。來者如何。仰曰。和尚若要重錄一本。山乃重錄呈似。一無差失。耽源一日上堂。仰出衆作○相。以手托呈。却又手立。源以兩手交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仰禮拜。九十七種圓相交拳。名羅刹三

昧。女拜名女人三昧。此皆三昧。王三昧中流出普門示現也。又有一梵僧來參。仰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仰展兩手。僧拂袖便出曰。我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又僧禮拜了。仰不顧。僧問和尚。還識字否。仰曰。隨分。僧畫○相托呈。仰以衣袖拂之。僧又作半月相托呈。仰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仰低頭。僧遠師一匝。仰便打。僧遂出。此仰山壁立千仞。與德山臨濟峻機不別。仰坐次。又有僧來作禮。仰不顧。僧問。師識字否。仰云。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這般施設待教有識情。成何宗旨。若總無道理。西天東土凡聖同參。觀音會下一僧來參巖頭。以手左邊作一圓相。又右邊作一圓相。又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頭以手一撥。僧無對。頭乃喝出。僧方跨門。頭却喚過問。汝是洪州觀音來麼。僧云。是。頭問。只如適來左邊圓相作麼。僧曰。是有句。頭曰。右邊圓相作麼。僧曰。是無句。頭曰。中間圓相作麼。僧曰。是不有不無句。頭曰。只如吾恁麼。又如何。僧曰。如刀畫水。頭打趁出。這僧不得圓相宗旨。妄生穿鑿。若不是巖頭。幾被惑亂一上。據這僧見仰山問識字否。乃右旋一匝。伎倆已盡。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那裏待到如此。當初纔問師識字否。只道自來文寡。看他如何。不見。昔有一僧。居常閑過。一僧勸云。上座年舊。可惜虛擲寸陰。僧云。爾待教我作甚。即得。勸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勸云。何不問人。僧

云。是甚麼字。其勸者無語。可謂文不加點。樂不加聲也。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此與尋常從東過西。却從西過東。拍左邊膝。此是教意。拍右邊膝。此是祖意。是同是別。仰山星移斗轉。改十字作卍字。梵語修羅。此云非天。梵語羅睺。此云障蔽。以手障日月故。此僧畫圓相。如修羅掌日月勢。九十七種圓相。名爲修羅三昧。梵語樓至。此云啼泣。賢劫千佛爲千王子。末後得壽。最後成佛。遂啼泣云。我何薄祐。窮底得壽。忽復笑云。我當盡取九百九十九佛方便莊嚴。今護法神執持者是。僧末後作樓至勢。其意可知。仰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汝善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其僧禮謝了。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曾見經五日來問。仰云。汝還見否。者云。某正見出門騰空而去。仰云。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者云。某雖視種種三昧。不辨其理。仰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其體則同。然此義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所以道。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明。試看天童如何下手。頌云。

道環之虛塵盈。境河空印之字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在密羅武緯文經。將相放開。捏聚在獨立周行。老氏機發玄樞。分青天激電。不眼含紫光。分白日見星。照破四天下。

道環之虛塵盈。此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慈覺道。誰知末後一著。却是未分以前。道環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天童借頌圓

相并呈勢。空印之字，雖十字改已字。其實非世間文字可執。道副對達磨。如某甲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大寧寬禪頭到法昌遇公作佛此相。事便出作務。明日上堂。法座前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寧作佛此相了。復以脚踏却。曰。寬禪頭名不虛傳。遂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尺浪。洶洶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此頌與天童機發玄樞。青天激電同參。天輪地軸。武緯文經。皆左右二匝。十字中字血脈也。放閑捏聚。獨立周行。頌脩羅掌日。樓至擎拳固已字讚善哉也。春秋題辭云。天之爲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然天地有高下之形。四時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乃至諸星運轉。經度如輪。故爲天輪也。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掣。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家語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又文能經天。武能緯地。無文無以懷遠。無武無以禦亂。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盡子落地。樓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是捏聚。州歛手而坐。老子云。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樞機之發。如電光石火。眼有神光。名爲巖電。白日見星。此如暗中樹影。水底魚蹤。非肉眼能見。覺範寄靈源云。暗中樹影平生意。水際魚蹤病後機。想見瘦容無住著。倚藤閑看暮雲歸。還知仰山行履處。早上烏雞深夜啼。暗中一線實難通。

第七十八則雲門餽餅

示衆云。繞天索價。擲地相酬。百計經求。一場饑饉。還有知進退識休咎底麼。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此問太高

門云。餽餅。一舉四

師云。雲門上堂云。一言纔舉。千差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納僧合作麼生。若將祖意佛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餽餅。僧云。這箇有甚麼交涉。師云。灼然有甚麼交涉。乃云。爾勿可作了。見入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爾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則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爾把將三界來。有甚麼見聞。覺知礙著爾。有甚麼聲色法。與汝可了了。了箇甚麼。又有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蒲州麻黃。益州附子。又曰。來來。我更問爾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爾。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送尿。至於茹沆裏蟲子。市肆裏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佛果云。有者作一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萬松道。若要敲枷打鎖鎖鎖。問取天童頌古。頌云。

餽餅云。超佛祖談。一大藏教。法注不及。句中無味。若爲參下口。納僧一日。如知飽。始知餽餅。方見雲門。面不慚。眼見人。

師云。洞山初禪師指通機頌云。洞山寥索一

無可有。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直饒巧饒千般。爭奈飽人不愛。若是餓鬼相喚。嚼底。橫咬豎咬。狗齧枯骨相似。直待嚼破舌頭。擲在一邊。却與雲門相見。相見後如何。各各面皮厚三寸。

第七十九則長沙進步

示衆云。金沙灘頭馬郎婦。別是精神。琉璃瓶裏擣磁餅。誰敢轉動。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寬行大步。一句作麼生。

舉。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早會良久。問者便云。見後如何。更與會云。有粥無僧。云。見後如何。更與會云。不可別有也。更與會云。僧迴舉似沙。走口送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竿下底一。雖然得入。未爲真。孤危不立。百尺竿頭須進步。此底大如。世界是全身。始信蒲團。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果有這沙。朗州山澧州水。築著僧云。不進步。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一什。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諱景岑。覺範云。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當時衲子。偶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爲岑大蟲。上堂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事不護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中。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衆生。向甚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沙令僧問。會庵主。主乃南泉下不出世。潛符密證之徒。

燈錄列在末後無機緣語句中。然此話既在。合作一傳。也不爲分外。僧作事使。去見庵主。傳長沙法旨云。庵主未見南泉時如何。會默然。僧進云。見南泉後如何。會云。更不可別有也。萬松道。一死不再活。僧迴舉似沙。沙述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此與巖頭道雪峯德山不會末後句。病痛一般。萬松常向人道。大似箇人把祖父家門。產業并眷屬自身。一契賣却。置得箇水晶瓶子。終日隨形守護。如眼睛相似。莫教萬松見。定與捏破。教伊撒手掉臂。作箇無忌諱快活漢。勝歇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然後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王化裏。方可配天童水牯牛。挖犁拔鐵頭云。

玉人夢破一聲雞。開眼不轉。盼生涯。色色齊。藏中受。有信風雷催出。盤節氣不。無言桃李白。成蹊水到。及時節力耕犁。不識誰怕春晴沒。腰泥不道者。

師云。天童得超方三昧。略去庵主緊抱竿頭。不敢轉動處。撥動若一向恁麼去。法堂上草深一丈。優波毯多。有著身見者。求度於祖。祖曰。求度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人曰。既來投師。固當聞命。祖乃化一險崖。山聲齋木。令其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祖令放脚。其人受教即放二脚。令放一手。便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祖曰。先約受教。云何違我。是時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即證道果。長沙朗州山澧州水。謂之善用險崖之句。若非玉

人夢破別有生涯。爭得四海五湖斬新日月。毛詩習習谷風。催之驚蟄。春分後一候。雷乃發聲。漢書。李廣傳贊。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宗鏡云。既繼德行。不言而信。若桃李之自成蹊也。又朗州山澧州水。此語乃挖泥帶水邊事。三聖在會下。令秀上座問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也。沙云。教汝尋思去。秀云和尚只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沙不對。秀云。謝師答話。沙亦不對。秀舉似三聖。聖曰。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聖親上方丈云。和尚早來答話。可謂光前絕後。沙不答。聖云。我從來疑著這漢。佛印頌云。客見長沙陌路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仞磨今古。折草量天枉用功。古人把定處。放得行竿頭進步。放行時把得定。壁立千仞。爲甚麼如此自由自在。湖南城裏好養民。米錢柴多足四隣。

第八十則龍牙過板

示衆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向盛忙百鬧裏。伴呆待七古千年後。慢板。且道。是如何底人。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過。微云。與我過禮板來。著本。牙取禮板與翠微。元元。微接得便打。情知。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半肯半不肯。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皮。濟云。與我將蒲團來。本多。牙取蒲團與臨濟。就踏。濟接得便打。骨。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軟。牙後住。

院。僧問。和尚當年問翠微臨濟祖意。二尊宿明也未。貧兒思。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焦。打著。連底陳。師云。湖南龍牙山居遜禪師。初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洞山。一日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流則向爾道。師於此悟入。佛果道。龍牙當時取禮板時。豈不知是他。住院後。僧問。和尚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即肯他。要且無祖師意。佛果道。山僧即不然。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佛日泉禪師頌。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恒遵漢帝儀。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兒。雪竇一向抑之。真如語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與他後人爲龜爲鑑。舉住後僧問處。乃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謬則不然。待問當初二尊宿。明不明。發音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幸他來問。萬松道。真如正是濟下站籠。不能放過。要見龍牙肘後神符。須是當派天童眼。日頌云。
蒲團禮板對龍牙。計。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人。狗不。未意成。擬明日下。人無。恐將流落在天涯。必有。虛空那挂劍。不。星漢却浮槎。別有一路。近。不萌草解藏香象。佛。無底籃能著活蛇。一。拾弄。今日江湖何障礙。太平無。通方津渡有。紅車。何處不。風流。師云。龍牙蒲團禮板。翠微臨濟對衆教伊拈來。爲甚用不出。百丈舉野狐話了。黃蘗問。古人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五百生。轉轉不錯

合做甚麼。丈云近前來向汝道。幾近前光與丈一掌。丈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此真當機作家。龍牙非不作家。未意成機明目下。不欲當機。雷奔電掃。一期峭峻。古詩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謂之寒乞。無含著。僧問。清淨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清云。是甚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侍者問。過來是成機。清云。無。者又云。是不成機。清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黑兩處成龍。成機猶成就結裏也。恐成流布敗辱門風。洞山囑曹山曰。吾于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向去若遇真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秘隱。不得形露。處處流布。難接後人。僧問。同安察。如何是無干戈。安云。虛空不挂劍。玉兔不被鱗。問。世傳天河與海通。海濱年年八月。有浮槎往來。不失信。博望侯張騫。乃多露糧食。乘槎而去。忽忽不覺。非夜。奄至一處。見城郭居室。室中多織女。唯一丈夫。牽牛臨渚。不飲。驚問。何人至此。獨問。此是何處。曰。君可往蜀問嚴君平。乃如其言。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牛斗。因話錄。漢書。張騫窮河源。言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博物志說。有人齋糧乘槎。到天河。見飲牛丈夫。問。君平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此願龍牙當川時。却放過。放過後。別作主宰。僧問曹山。不萌之草。為甚能藏香象。山云。閹梨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不萌草。無底籃。是龍牙不用之大用。故香象非驢騾蹴踏。活蛇

非死在句下。龍牙示衆云。參方人須透佛祖。始得新豐和尚道。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佛祖謾去。僧便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牙云。爾道江湖還有礙人之意。又云。江湖雖無礙人之意。為時人透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龍牙透過祖意。如生冤家。所以道。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江湖豈能礙人。俗諺云。自家不會浮。怨他河曲。一老宿云。自家不會浮。怨他坑熱。

第八十一則玄沙到縣

示衆云。動即影現。覺即塵生。舉起分明。放下穩密。本色道人相見。如何說話。

舉。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又問小塘。提起袈裟角。果於手沙云。賴挑沒交涉。謝

師云。福州玄沙宗一大師。諱師備。芒鞋布衲。非食自怡。雪峯高其苦行。常以備頭陀呼之。世傳。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因蹶傷足。指歎曰。是身非有。痛自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遂迴復因。闍梨嚴而發明。故應機捷敏。與修多羅合。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闍梨王審知。令公王延彬。皆以師禮之。衆常八九百。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處去也。小塘提起袈裟角。也不妨緊峭。第一不得向喧靜。昨日今朝。處處著眼。蹉過當陽一段大事。小塘不費心力。信手拈起袈裟。沙云。賴挑沒

交涉。小塘甚處是沒交涉處。玄沙是許不許。大滷詰云。大滷即不然。或有問。但鳴指一下。如有箇衲子出來。云。賴挑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又云。小塘懷藏至寶。遇別者以增輝。玄沙本分。鉗鎚一擊。乃光流千古。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云。今日更好笑。看他二尊宿。是當派下兒孫。觀破玄沙用底。一向寬遮外羅。却就裏。暗箭相射。天童具通方眼。見伊家長裏短。徹底顯出。頌云。

夜壑藏舟。衲子澄源著棹。舟龍魚未知水為命。當同折筋不妨聊一攪。打草玄沙師小塘老

老龜巢運。藏身處遊戲也。華鱗弄藻。藏身處師云。玄沙問昨日喧鬧。如莊子大宗師篇云。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天童以玄沙昨日今日置問。藏舟密負以駭小塘。却來澄源湛水裏。尙棹孤舟。此玄中銘。恐滯死水。玄沙句中眼活。要人識動靜根源。臥龍球和尚曰。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事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有為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筋。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若常知動靜語默。來去根源。早不空過。此頌玄沙為人處。若是作

家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把定放行看取提挈
裝與沒交涉看是何道理史記龜策傳太史
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云龜千歲乃遊蓮
葉之上此沒交涉潛縮也不妨游戲游戲也
不妨潛縮今畫魚藻圖藻水草也隨波搖
漾自成文章又藻水草有文者也見論語山
節藻稅要識二老變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

第八十二則雲門聲色

示衆云不斷聲色是隨處隨聲求色見不見
如來莫有就路還家底麼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雙九見色明心
兩集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餅放下手却
是饅頭又被風吹

師云天童舉話談其神駿略其玄黃本錄雲
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
來買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圓通國師
道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而和彌寡如今却
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
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
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萬松道海中尋
不得岸上却相逢更看天童甚處相見頌
云

出門躍馬掃掃搶闕外將萬國煙塵白肅清行
草十二處亡閑影響一作三千界放淨光明無

師云聞聲悟道道豈有聲見色明心心豈有
色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仁義之兵無敵於

天下機槍格其殃一也以聲色爲影響表
不實也影謂鏡像水月響謂空谷傳聲此皆
在道心中爲機槍也萬國猶萬法也十二處
猶六根六塵也三千界光明照破影響由除
影響放出光明不見百丈古靈道靈光獨耀
迴脫根塵忽若根根塵塵皆遍法界又作麼
生將謂是饅頭却是餅餅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五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
從容庵錄六

第八十三則道吾看病

侍者離知錄

示衆云通身做病摩詰難痊是草堪醫文殊
善用爭如參取向上人得箇安樂處如何是
安樂處

舉溪山問道吾甚麼處來來處要吾云看
病來病田第一一山云有幾人病更吾云有
病者不病者第二山云不病者莫是智
頭陀麼之機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速道速道却被山云道得也沒交涉入懷

潭州溪山靈祐禪師二十三歲參百丈大智
充典座二十年因撥火悟道後與華林賈淨
瓶下語贏得溪山連師李景讓奏號同慶寺
相國裴休嘗咨玄奧師嘗見野火問道吾還
見火麼吾曰見山云從何處起吾曰除去

行住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佛鑑拈
云炎炎野火人人皆見獨有道吾見得迥
別萬松道一等是看病不似道吾顯透心肝
五臟溪山通方便相席打令道道得也與他
沒交涉唯有天童道沒交涉處正好道頌
云

妙藥何曾過口吞不入神醫莫能捉手無處
存也渠本非無天下至虛也渠本非有不見
幸不滅而生虛若不亡而壽道先全超
威音之前舒不獨步劫空之後卷不成平也天
蓋地擎把定運轉也鳥飛兔走造化

師云紅絲脈斷藥病俱亡服藥忘了口來診
脈忘了手來所謂攢簇不得底病華陀拱手
扁鵲攢眉道有通身無影像道無通界不
曾藏齊朝雲贊法師得仙經十卷後逢流支
三藏問曰佛法中有長生不死法勝得此土
仙方否三藏睡地曰此土那有長生法縱得
延年報盡還墜即懷中探出無量壽觀經授
與鸞曰此大仙方常得解脫永出生死楞嚴
十仙報盡還來轉入諸趣老子曰死而不亡
者壽東坡上佛印詩長生未暇學且學長不
死全超威音之前先天而未成已成獨步劫
空之後後天而既壞不壞成平也天蓋地擎
運轉也鳥飛兔走此喚作全體作用攝用歸
體靜爲天地本動合聖賢心還會這般說話
麼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第八十四則俱胝一指

示衆云一聞千悟一解千從上士一決一切
了中下多聞多不信剋的箇當處試拈出看

舉。俱抵和尚凡有所問。只堅一指。許多疑力作區

師云。婺州金華山俱抵禪師。初庵於天台。有

尼名實際。到來頂笠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

即拈下笠子。三問。抵並無對。際便去。抵曰。

日勢稍晚。且留一宿。際曰。道得即宿。抵又無

對。際去後。抵自歎曰。我雖處丈夫形。而無丈

夫之氣。擬棄庵諸方參學去。其夜山神告曰。

師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

也。果旬日天龍和尚至。師聲誠迎禮。具陳前

事。天龍堅指示之。抵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僧

到。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所寄童子。於外被人

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堅起一指。歸舉似

抵。抵以刀斷其指。童子呼走出。抵召一聲。

童子迴首。抵却堅起一指。童子忽然領悟。抵

將順世謂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

盡。言訖示滅。萬松道好與截却指頭。長慶代

云。美食不中飽人喫。萬松道。不食香餌味。可

謂碧潭龍。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拗折指頭。

萬松道。不唯與童子雪冤。抑亦與後人出氣。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萬松

道。果然疑著。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

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抵

過在甚麼處。萬松道。過在肯不肯。先曹山云。

俱抵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

拍手拈掌。是他南園奇怪。萬松道。水中擇乳

須是鷲王。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未。若

悟為甚麼。說承當處莽鹵。若不悟又道用一

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甚麼處。萬松

道。曲高和寡。期遇知音。後來嘉山來禪師。在

鎮府西天寧。人間鐵牛和尚塔何在。山以手

指之。忽然省發。乃成頌云。鐵牛鐵牛。更莫

別求。有人問我。堅起指頭。萬松道。雖是承當

莽鹵。要且不惜傍來。不見。明招獨眼龍問國

泰深禪師。古人道。俱抵只念三行呪。便得名

超一切人。作麼生拈却三行呪。泰堅起一指。

招云。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萬松道。假

令患狀殊。先須療其本。參同契。承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可謂夜深認得來時路。不待

天明便出關。佛國頌云。問答機緣豈易酬。無

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向忙中

堅指頭。若要作好風流。說心中事。更參天童

和尚頌云。

俱抵老子指頭禪。臨却三十年來用不殘。至今手

觀信有道人方外術。這裏使下。無俗物眼前看

猶嫌。所得甚簡。當施設。不消。大千刹海

飲毛端。不消。萬無限落誰手。天童。珍重任公

把釣竿。不消。人手段。師復堅起一指云。看。南隱

師云。萬古常空一朝風月。豈止三十年用不

殘。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

而丘游方之內者也。若無方外之術。爭得世

出世間全在一指頭上見徹根源。古詩道。眼

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天童近取諸身。唯用

一指。簡易之道。要而不繁。維摩毛吞大海名

小。不思議經。華嚴。摩含法界名大。不思議經。

楞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又云於

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莊子

任公子為大鈞巨縵。五十轄以為餌。踰乎會

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

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燿赫千里。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厭若魚者。所謂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

功程得便休。後來接得斷指童子。國泰瑠別

峯相見。嘉山來誤入桃源。今日天童頌後。又

堅一指云。看。柏山大隱和尚道。大小天童隨

人脚跟走。五祖演和尚舉。僧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子。下禪床立。還有僧問老僧。亦下

禪床立。為甚却依樣畫貓兒。待我計較成。即

說向爾。是知。俱抵指頭。一迴飲水。一迴著

噎。教萬松別作箇甚麼向賞。擲下拂子云。一

杆諸方點檢。

第八十五則國師塔樣

示衆云。有打破虛空底鉤鎖。孽開華嶽底手

段。始到元無縫罅處。不見瑕痕處。且誰是恁

麼人。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今

也不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向甚處。帝曰。

請師塔樣。指不成。豈不就。國師良久云。會麼。這裏不得會。

帝云。不會。却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

却語此事。祖嗣不了。殃及兒孫。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

何。作家。許玉。源云。相之南譚之北。天高地厚。中

有黃金充一國。富家。虛空無影。樹下同紅。刀剪不

開。瑠瑠殿上無知識。寂寂寥寥。重

師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自受心印。居南

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門。道行

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

齋。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

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說大證禪師。佛果云。多有人道。國師無語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噯子也。會禪。昔有二僧住庵。旬日不相見。上庵主問。多日不見。在甚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這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就師借取樣子可否。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樣。萬松道。國師無語。下庵主爲甚却支梧說道理。雪竇云。肅宗不會。則且致。耽源還會麼。只消一箇請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榜不肯底。出來我裏問爾。那箇是無縫塔。萬松道。不是即道。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受業于馬祖。久爲國師侍者。國師既化。帝詔源入內舉問前話。源亦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源述偈曰。相之南譚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缸。瑠璃殿上無知識。或云湘之南譚之北。浮山遠錄公。作牛頭南馬頭北。但得旨忘筌。無不可者。雪竇道。不免將南作北。正謂此也。僧問新羅大嶽。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嶽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梅檀。片片皆香。丹霞淳和尚頌云。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耽源黃金充一國。丹霞國亦是黃金。更較一線道。無影樹下合同缸。周易略例云。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若漸卦三四。異體和好。物莫能間。順而相保。似若同在一舟。上下殊體。猶若胡越。利用禦寇。何患乎異心。此言

同身共命利害同也。法真一禪師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萬松道。拆毀了相見。然後看天童拈向爾面前。築著爾鼻孔。頌云。

孤迥迥。不與萬圓陀陀。無餘眼力盡處高峩峩。所須望。月落潭空夜色重。萬十方界。秋容多。金銀八卦位。正天地合五行氣。和日月合。

身先在裏見來麼。到即不點。南陽父子今却似知。有且信。西竺佛祖今無如奈何。下聖地來。

師云。雪竇道。層層落落影團圓。此一句合頭語也。天童道。孤迥迥圓陀陀。萬劫緊攣揪也。眼力盡處高峩峩。三世諸佛護持以爲無見頂相。雪竇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花如夢相似。亦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試將此頌。比天童月落潭空夜色重。古人大嘯有功夫。後來佛鑑一時注破。頌云。無縫塔。今不是影。廓然一入真如境。燈籠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此亦眼力盡處高峩峩。天童頌針線貫通云。義義青山著秋瘦。毛髮凋殘風骨舊。此亦雲收山瘦秋容多。可謂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到這裏八卦既位正。五行亦氣和。運作修營無忌諱。何勞入市問孫賓。身先在裏見來麼。天依懷禪師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到來。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泊平來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南陽父子今却似知有。不敢道是。只道却似箇知有底。爾道爲甚不全許。恐辜負他國師父子。西竺佛祖

爲甚也沒奈何。當道鑄成金埃子。正齋行下鐵饅頭。

第八十六則臨濟大悟

示衆云。銅頭鐵額。天眼龍睛。雕瘡魚鰓。熊心豹膽。金剛劍下。是計不納。一籌不獲。爲甚麼如此。

舉。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人殺可惡。情藥便打。棒打。如是三度。乃辭藥見大愚。便重不。愚問。其麼處來。臨濟云。黃蘗來。病在便重。愚云。黃蘗有何言句。這裏好。濟云。某甲三問佛法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更少六。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爲爾得微困。更來問有過無過。再犯濟於言下大悟。始知痛痒。

師云。鎮州臨濟院慧照禪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初遇習經論。知非要捷。而造黃蘗。隨衆三年。並不參問。但秉節默處而已。首座異其殊衆。勉勸參學。無盡燈辨誤。竊謂濟居三年。黃蘗豈不放人問事。既放之也。如濟之器識。不能致一問端。須待首座教之。然後能問乎。昔見楊無爲作。濟贊。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黃蘗老婆大愚饒舌。又見佛果作。睦州贊。辛辛苦辣。哇哇喋喋。穿濟北爲大樹。推雲門墮險崖。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謂陣蒲鞋。本錄悟後便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愚云。這尿床鬼。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少來擲住云。道道。濟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返黃蘗。藥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藥云。這大愚老婆。饒

舌待見。與打一頓。濟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藥一掌。藥吟吟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濟便喝。藥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馮山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黃藥力。仰云。非但將虎鬚。亦解坐虎頭。濟後示衆云。我子先師處。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天童見他父子。個個不祥。黃藥用處。臨濟傳來。揀緊切處。顯出。頌云。

九包之鵝。羽真千里之駒。神駿真風度。簫一。聲

靈機發。樞一。便劈面來時。飛電急。不容迷雲破。處太陽孤。光彩將虎鬚。見也無。急著箇

是英雄大丈夫。爭奈老

師云。此讀臨濟。如謝超宗室有鳳毛。黃藥昔年曾掌百丈。今日遭他臨濟毒手。真龍生龍子。鳳長鳳雛。瑞應圖云。鳳有九包。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謂天度也。三曰。耳聽達。四曰。舌曲申。五曰。彩光色。六曰。冠短州。當朱色也。七曰。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九方堊爲秦穆公相馬。果千里駒。此喻臨濟之神俊。一日千里也。總悟便解真機大用。諸方有一聯云。黃藥腮邊轟一掌。大愚脇下築三拳。良由真風度。故得靈機發。樞。上句裏受師承。下句自性宗通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無底囊也。亦皮囊也。簫三孔笛也。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笙簧。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本出楞嚴經。劈面來時。飛電

念。言其峻機迅辯也。迷雲被處。大陽孤。言其悟明也。將虎鬚。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而曰。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操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見也無。天童指似于人。今參學人體取全機大用。當仁不讓。喚作衲僧巴鼻。無盡居士作續清涼傳。所謂輒應後。見說解脫禪師打文殊。不覺讚云。真大丈夫也。還見臨濟悟處。差殺河陽新婦子。驚甕木塔老婆禪。

第八十七則疎山有無

示衆云。門欲闔一撈便開。缸欲沈一篙便轉。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且道。向甚麼處去。

舉。疎山到馮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佳入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承

者。長壽。馮山呵呵大笑。河漢流向西。疎山云。某句者。馮山呵呵大笑。河漢流向西。疎山云。某

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草鞋錢

馮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不爲之財於遂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去。更有四

到明昭舉前話。一客煩昭云。馮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自是清濁短

倒。藤枯句歸何處。非千古井深疎復問。樹轉新。別人掌疎於言下。有省。單價乃云。馮山

元來笑裏有刀。始覺破

師云。撫州疎山光仁禪師。參洞山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語。無人肯疎云。還可切也無。山曰。閨梨即今還切得麼。疎云。切不得。即無諱處。後在香嚴會下。僧問。嚴。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

撲。疎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問。阿誰。

衆曰。師叔。嚴曰。汝不語山僧耶。疎出衆曰。是。嚴曰。汝莫道得麼。疎曰。道得。嚴曰。汝試

道看。疎曰。若教某道。須還師資。證始得。嚴乃下座禮拜了。隔前語問之。疎曰。何。不道。肯諾

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疎曰。肯則肯他千聖。諾則諾于自己。嚴曰。

饒爾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屣。設住山無柴燒。住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嚴記。

二十七年病愈。自曰。香嚴記我三十年倒屣。今欠三年。凡食後以手扶而吐之。以應嚴記。

疎後問鏡清。道。慈禪師。肯諾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慈曰。全歸肯諾。疎曰。不得全又作麼

生。慈曰。箇中無肯諾。疎曰。方慳病僧意。馮山懶安。禪門三懶之一也。亦曰。長慶大安禪

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不遠四千里。賣布單去問。值馮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語。馮曰。是。疎曰。忽若樹倒藤枯時如何。馮放泥漿。大笑歸方丈。

疎隨後曰。某四千里賣布單。特爲此來。和尚何得相弄。馮喚侍者。討錢還伊布單。令去。因

囑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去。在。後果遇明昭點破。疎山四千里賣布單。特爲此話。今時

傍家行脚者。亦可本分事上留心。但隨方建立。遞相讚揚。不可如疎山向衆中作嘔聲。不

道伊別無長處。破羯磨。破轉法輪。破和合僧。必招現報。香嚴受記。疎山扶杖應記。皆作後

人榜樣。疎山亦不可測。地位中人也。疏尋常接機。手握木蛇。僧問。手中是甚麼物。疏提起

蛇曰曹家女。雪峯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溪山大安。溪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疎山既因此話。見溪山。亦用木蛇。或親傳。或做像。不可知也。明昭又問疎。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疎曰。第七箇無尾。雲門韶國師。皆參疎山。矮師叔名遂冠。古今。天童只將溪山笑處。疎山觀破。明昭舉處。徑直頌出。頌云。

藤枯樹倒問溪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大笑呵呵豈等閑。

險作相。弄會。笑裏。有刀。窺得破。別有言思。無路絕。機關。我來。

師云。外道立阿憂爲古。經頭以字是阿字。言無憂。字言有。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此乃鯨吞海水盡也。世尊良久。此乃露出珊瑚枝也。外道禮。讀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香嚴瑠道。語是誘。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大溪借此。以爲示衆。疎山見道加藤倚樹。便道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怎生不教溪山大笑。溪山言無展事。語不投機。疎山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當時若問萬松。但云蒼天蒼天。不見道春行冬令。

第八十八則楞嚴不見

示衆云。有見有不見。日午點燈。無見無不見。夜半撥墨。若信見聞如幻覺。方知聲色若空花。且道。教中還有納僧說話麼。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是問。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即得。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心忙手急。推出擺入。

推出擺入

師云。天童見雪竇引經簡略。亦概舉教眼。舉處雖略。頌處甚詳。楞嚴第二。先明非見之物。是前塵。次明非物之見。是真性。今全舉次段。正是此公案。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長水講師注云。此文之意。展轉結歸。都有五重。經文存三而隱二意。若具論者合云。若不見吾不見之處。亦不見吾見處。既不見吾見處。吾見自然非物。吾見若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汝見既非是物。云何非汝真見。佛果舉阿難意。世界燈籠露柱。皆有名相。見精明元。喚作甚麼物。願令我見。佛意我見香臺時。爾作麼生。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見佛見處。佛言。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爾作麼生。阿難云。我亦不見香臺。即是見佛不見。佛言。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爾如何得知。古人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雪竇出教眼。單頌見佛。天童深得經意。頌出真見。頌云。

滄海瀟乾。依前白。太虛充滿。不見毫。納僧鼻孔。

長千里。寒梅。古佛。舌頭短。一字。風。珠絲度九曲。枉勞玉機。一轉。文彩。纒。直下相逢。誰識渠。是甚麼。始信。斯人不合伴。隨地。面孔。

師云。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然後太虛充滿。佛眼之嗣。竹庵珪和尚與伯父持一居士。俱嘗楞嚴經。庵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正是生死根本。士駭曰。佛妄說耶。庵曰。佛固不妄。且約只今居士對面微詰之心。果安在。士歎曰。佛說解第一。空名師子吼。汝行矣。無滯此。庵後上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送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萬松只將前三句。注破公案。據雪竇直頌見佛。佛果單提佛不見處。只可自知。天童瀟灑乾滄海。富塞太虛。竹庵直明非物之見。亦生死根本。此納僧鼻孔長。皆出教意外。別出一隻眼。古佛舌頭短。萬松道。古佛就機隨他意。語俯爲下機。故說半字。納僧一向全提正令。故有別傳之道。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破句讀楞嚴經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忽然頓省。人曰。和尚道破句也。安曰。是吾悟處。竟不改時號。安楞嚴。萬松道。也是因邪打正。珠絲度九曲。世傳。孔子厄於陳。穿九曲珠。遇桑間女子。授之以訣。密矣。思之。思之。密矣。孔子遂曉以絲繫蟻。引之以蜜而穿之。泗州普照宗和尚作天童頌古拈古序云。屈曲相通。背貫珠之絲蟻。裴迴相附。猶布雨之雲龍。浮山九帶集。有屈曲垂帶。大意明曲爲今時事。玉機纒一轉。如玉機一梭。未成文彩。天童舉洞山初秋夏末話了乃云。出門是草。涉辛辛莽莽之間。葉落知秋。墮黯黯青青之處。到這裏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成文。處始得。良久云。水明老蚌懷胎後。雲重蒼龍退骨時。直下相逢誰識

渠始信斯人不合伴。夾山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須知有一人不合伴。萬松道。獨來將謂無相識。闌裏忽然逢故人。

第八十九則洞山無草

云來云。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曉猶入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一言既發石霜云。出門便是草。自看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沒路處

師云。石霜遇會昌之厄。以民服寓長沙瀏陽陶家坊。大初中。一僧自洞山。夏滿而至。霜問近離何處。僧云。洞山。霜云。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和尚近于解夏日。上堂請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復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既而囊錫始露。果熟香飄。衆命再緇。住石霜道場。果符悟本之記。石霜因此公案。道行天下。後來大陽延禪師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處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問通善國師云。且道。諸人即今脚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爾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爾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爾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爾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

無閑語落人間。萬松道。若要三句總道得。更須參見天童。頌云。

草漫漫。直下無底門裏門外君自看。照眼荆棘林中下脚易。夜間簾外轉身難。迷入看取幾何般。老路多且隨老木同寒瘠。但存心時將逐春風入燒瘡。

師云。大陽道。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天童便道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恰似說話不作意。游戲其間。出門是草。人皆易知。亦易迴互。不出門亦是草。人難知難轉身。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天童道。荆棘林中下脚却易。平淨地上不出門。庭夜明簾外轉身甚難。是須各自著眼。無人替代。又云。幾何般。延聖四般。萬松五般。點檢將來。不出末後兩句。要識天童掌後處麼。虎瘦雄心在。人貧志氣存。

第九十則仰山謹白

示衆云。扇原獨醒。正是爛醉。仰山說夢恰似覺時。且道。萬松恁麼說。諸人恁麼聽。且道是覺是夢。

舉。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且道第一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是非者。山乃起白椎云。諸親法王法。是摩訶衍法。此義離四句絕百非。謹白。

師云。仰山七歲入定。見身與教主及迦葉二十七祖等。同會精舍。其堂虛空無柱石。地色如瑠璃。覺已與諸祖。同是梵相。披金襴。跏趺居第八位。一尊者年貌甚高。呼曰瞿曇。某今當法事。仰便下座就趺維白曰。大衆。淨心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言訖就座。及衆僧悉商量此釋義耳。仰又自說夢中往彌勒處。安第三座。統要亦云第三座。與本錄同。有一尊者白椎曰。今當第三座說法。山僧乃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梵語摩訶衍那。此云大乘。四句百非。馬祖藏頭白海頭黑。公案已剖判分明。此不復也。大溪秀曰。依文解義則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萬松道。大溪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容身。莫有夢中了了。醉裏醒醒底麼。頌云。

夢中擁納參香。忘列聖森坐其右。大衛諸路當仁不讓。捷推鳴。負人說法無畏。師子吼。而無心。安如海。百川。膽量如斗。無。人。蛟目。泪流。點點。蚌珠。剖。心。語。誰。知。誰。我。機。手。足。是。血。蚌。珠。剖。心。語。誰。知。誰。我。機。手。足。肩。應。笑。揚。家。醜。因。誰。離。四。句。絕。百。非。在。耳。馬。師。父子病休醫。走。鬼。難。明。

師云。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中所作爲虛。以覺來所作爲實。西方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者爲虛。以夢中爲實。此覺夢虛實未易知也。龍牙頌。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士。悟後還同睡起夫。教中以夢爲獨頭意識。獨影境。仰山久無顛倒夢想。如何作這去就。法華云。常作是好夢。金光明十地菩薩。十種夢境。有夢益壽。磁州大明證大師。好俳諧談笑。仁山恒和尚。囑定侍者。常拘檢之。大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檢

一世是惡夢。我輩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仰山雖夢中。猶與摩訶衍法游戲。亦聖衆之習氣。捷推非惟白椎。凡鐘魚警衆。總爲捷推。譯爲聲鳴。師子吼。證道經。師子吼無畏說。心安如海。法華經。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蜀志。尙書大將軍姜維。字伯約。世語斗膽。姜維天童。無一字無來歷。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泣泪成珠。異聞續說。漢武帝幸瓠子河。有人長尺餘。獻洞穴珠一枚。東方朔云。河底有穴。深數百丈。有赤蚌。腸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仰山只知泪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酒陶真性。夢泄天機。四句百非一時吐出。僧問馬師父子離四句絕百非。前僧作西來意問頭。仰山下摩訶衍注脚。仰山亦馬祖之重孫。爲甚藥藥。病不同。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第九十一則南泉牡丹

示衆云。仰山以夢中爲實。南泉指覺處爲虛。若知覺夢元無。始信虛實絕待。且道。斯人具甚麼眼。

舉。南泉因陸亘大夫云。鑒法師也甚奇特。也是這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兩指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師云。唐陸亘。字景山。吳郡人。官至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初問南泉。弟子瓶中養鷄。漸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損瓶。不得毀鷄。和尚如何出得。南泉召曰。大夫。宜應諾。泉云。出也。亘從此解悟。留心理性。游泳聲論。至涅槃

無名論第七妙存篇。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于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亘舉此兩句以爲奇特。殊不知。正是說夢。雖然大小石頭和尚因。看肇論。至通古第十七篇。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豁然悟道。乃云。聖人無己。靡所不已。便作參同契。佛果道。陸亘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何故更西來。南泉答處。用納僧巴鼻。與他拈病。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根斷。若只在平地上。推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會。在圓通善國師。豎起拂子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天童只就夢中。變起華胥國土。頌云。

照徹離微造化根。行到水起時。游神劫外問何有。心外無法。著眼身前知妙在。請曰。虎嘯蕭蕭晨吹作。無火和。龍吟冉冉洞雲昏。挑泉仰。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是處是。

師云。鑒公寶藏論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天童頌南泉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入見其門。見出微入離二門。只一門分其內外。其實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游神

劫外問何有。天地同根也。著眼身前。知妙存萬物一體也。根之與體。能生天地萬物。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有感必應。所以庭前一株花。遍見普天春花。萬松說箇夢。先有不睡底人。次有睡。因睡不覺有夢。因夢見境。因境見別有一身境中分別受用。若識得常不睡底人。許多葛藤。一筆勾下。要知補處慈尊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第九十二則雲門一寶

示衆云。得游戲神通大三昧。解衆生語言陀羅尼。拽轉睦州秦時轆轤。弄出雪峯南山。驚鼻蛇。還識得此人麼。

舉。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包盡乾坤。宇宙之間。立成宇宙。中有一寶。不信。祕在形山。是實。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那堪非。

師云。雲門大師。愛作這箇去就。盛忙百箇半路抽身。一日示衆。舉鑒公寶藏論。若全舉合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虛照。內外空然。寂莫。離見。其用玄玄。雪竇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圓通國師道。不認爲德山兒孫。本錄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云。雷起雲興。佛果道。羅什乃鑒公受業師。瓦官寺佛歌跋陀羅。此云覺賢。乃嗣法師。無盡燈。列于覺賢法嗣之列。覺賢嗣西竺佛大先。佛大先與達磨。同參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肇臨刑之日。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拈來示衆。不可與爾座主相似解。

釋義理。只。要爾下箇注脚。拈燈籠向佛殿裏常情可以測度。將三門來登籠上。常情測度得麼。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所以雪竇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若非天童借來用。幾成滯貨。頌云

收卷餘懷厭事華水深波浪靜歸來何處是生涯老大大住爛柯樵子疑無路日月不公妙有家別是一夜水金波浮桂影微下秋風雪陣擁蘆花明白寒魚著底不吞餌下釣興盡清歌却轉棹又轉風吹

師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所以道。相罵饒爾。接嘴相唾。饒爾潑水。此雲門收卷餘懷厭事華。華字二用。一則去華取實。二則厭多事繁華。歸來何處是生涯。上句實藏論。下句雲門著語。向其處處摸樣。若乃停機佇思。一念萬年。直饒爛却斧柯。也是遲鈍行。前頌說陽見趙州語。已有爛柯樵子本傳。前頌雪案末後句。亦有挂樹壺公本傳。費長房見壺公賣藥不二價。懸壺樹上。輒跳入壺。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曰。掃除進餌不謝。積久知篤信。語曰。日暮無人時來。語房隨我跳入。房承其言。亦跳即入壺矣。見有樓五色重門。左右侍者數十人。上句頌實藏論。下句頌雲門語。次兩句。上句頌明。下句頌白。言論意雖明白。幾人薦得。雲門通其變。指出一條活路。寒魚著底。不吞餌。此用紅子夜靜水寒魚不食。金波桂影。滿缸明月也。金波桂影。月之異名。天童道。清光照眼似迷家。趙州道。老僧不在明白裏。所以興盡清歌。却轉棹。

也且道。向甚麼處去。夜深不向蘆花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第九十三則魯祖不會

示衆云。荆珍抵鵲。老鼠嚼金。不識其實。不得其用。還有頓省衣珠底麼

舉。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少實。如何是藏。法堂前。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死。泉云。不往來者。道頭知來泉云。亦是藏。兩通作。祖云。如何是珠。望二泉召云。師祖。老僧不是。祖應諾。不將來。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向人傾。

師云。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法嗣南泉。天童誤爲魯祖。就此辨之。學者應知。且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馬祖。乃南泉兄也。況師祖南泉。以名呼之。因此公案悟去。南泉之子無疑也。初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此語本出永嘉禪師證道經。梵天琪和尚注云。梵語摩尼此云如意。又云無垢光。亦曰增長。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具三種義。一隱覆義。覆藏如來故。二含攝義。含攝一切衆生國土故。三出生義。能生無漏因果。人天道行故。初約迷時。後約悟時。中間剎體。又勝驚。有二種如來藏。一空如來藏。脫離一切煩惱。二不空如來藏。具過恒沙不思議佛法。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摩尼珠人不識。又問珠。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祖從此信入。圓通國師云。如今還有人信入麼。若有問象到時光燦爛。若無。萬裏行處浪滔天。佛果云。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甚麼作藏。雪竇別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要見頭尾完全。須是天童和尚。頌云

別是非明得裏。有箇應之心。指諸掌。見處通達。往來不往來。總不干。只這俱是藏。應得。王贊之有功。原者不取。黃帝得之。罔象心力。轉樞機。能伎倆。如汝。明眼衲僧。無箇弄。師云。心珠歌。玩珠吟。多說此珠。名如意寶。少言如來藏。唯永嘉一宿覺。向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何是藏。如何是珠。往來者。是不往來者。亦是這裏要爾別是非。明得喪也。應之于心。得之于手。指諸掌。本出論語。南泉指藏。指珠如放在汝掌中。指似與汝。既往來不往來。是藏。喚應喚不應。俱是珠。何疑。且道。珠中出藏。藏中出珠。打作一團。分爲兩段。法華經。佛告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臂中。不安與人。而今與之。黃帝使象罔索珠。前頌首山三句中。已明。機輪轉處。智眼猶迷。若非無伎倆。中能作伎倆。不能道去汝。不會我語。雲際這裏悟去。洞山云。歡喜即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相似。萬松道。我不似洞山乞兒見小利。歡喜則不歡喜。如來藏中擊碎一顆明珠相似

第九十四則洞山不安

示衆云。下不論上。卑不動尊。雖能攝已從他。未可以輕勞重。四大不調時如何侍養。

舉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
一任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分疏。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時如何。眼相見。山云。則不見有病。只是不病。

師云。古人臨行。老病死境界中游戲。就中洞山奇怪。既云微疾。大眾看候。一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這僧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也要看病人具眼。山云。有。抓著癢處。病減十分。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倒行此令。要人知不恁麼。山云。老僧看他有分。若以世情測度。不病者合看病者。洞山却道。老僧看他有分。豈是人情問候道理。這僧要徹底相見。更問和尚看他後如何。這裏要爾十二時中常須

牽重夜眠早起。問候起居。始是知恩孝順底人也。山云。老僧若看。即不見有病。此是平生行履。臨行得力處也。山復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山有頌云。學者雖多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浪蹤跡。努力懸懸空裏步。頌畢。剃頭聲鐘。坐堂辭衆告寂。衆號慟。山開目辨愚癡。齋更延七日。再辭衆坐逝。大定繼燈錄。皇統間。咸平府大覺寺法慶禪師。嗣佛國白禪師。嘗掌書記。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破汴被虜。北方牧牛。講僧識之。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者云。古人甚奇。覺云。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迴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云。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

風揚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曰。昔約令喚。遂喚三聲。覺應曰。作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覺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覺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覺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云。七十三年如掣電。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露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壽七十三。皇統三年五月五日也。洞山識不病底。大覺識不死底。所以二老來去自由。天童拈云。得往得來。得來得往。我看他有分。他看我不然。正恁麼時如何體悉。良久云。宿霧尚深無見頂。春風常在不出枝。天童拈影底事之全機。已如上說。頌見古人之剋力。又作麼生。頌云。

卸却臭皮袋。草枯樹落。眼疾。當頭鼻孔正也。須得直下。擲體乾乾。見鬼。老醫不見從來。病除。少子相看。向近難。何處。寒。野水瘦時。秋潦退。離行。白雲斷處。舊山。寒。是。須勤絕。君子。莫顧頂。點。轉盡無功。伊就位。歸根。一言。莫顧頂。點。轉盡無功。伊就位。歸根。孤標不與汝同盤。無口。

師云。石頭和尚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天童却道。却這皮袋。洞山天童。皆石頭下子孫。如此相違。如何和會。臨濟亦道。赤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天童却教拈却赤肉團。爾且道。無位真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佛日和尚道。山僧未來時。燕京人鼻不正。山僧特來扳正。萬松道。佛日鼻孔落在燕京人手裏。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僧曰。某不會。嚴曰。觸體裏眼睛。後有僧問石

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有僧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識盡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曹曰。血脈不斷。僧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曹曰。乾不盡。祖庭事苑。作乾盡。若據天童頌并序。赤肉團獨露真常。觸體眼凝乾漏識。乾盡亦不惡。世諺有云。老醫少卜。言醫老始明。卜少則靈。所以洞山老作不見有病。少子相看。向近難者。擬親即疎。擬向即乖。寒松病枝。因病轉奇。維摩瘦而不羸者。因病而為道日損。西京奉聖。深禪師病起。頌云。氣絕絕情緒。舉意無意路。胸目尚無力。長年不出戶。芙蓉楷和尚道。只此一頌。自然紹繼老僧。此水瘦潦退雲斷。山寒也。須勤絕。莫顧頂。病要除根。醫須勿藥。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還知麼。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得。

第九十五則臨濟一畫

示衆云。佛來也打。魔來也打。有理三十。無理三十。爲復是錯。認怨讐。爲復是不分良善。試道看。

舉。臨濟問院主。甚處來。掌云。還。主云。州中驢黃米來。却實。濟云。驢得盡。入草。主云。驢得盡。兩格不。濟以拄杖一畫云。還驢得這箇。死。有。主便喝。濟便打。伏手。次典座至。舉前話。院主。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爾又作麼生。上。座便禮拜。不。濟亦打。手。快。

師云：本錄無典座。又問供養主。莊嚴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去來。濟云：糴得盡麼。主云：糴得盡。濟亦以拄杖一畫云：糴得這箇盡麼。主便禮拜。濟云：猶較些子。萬松道：有何不可。院主被棒賞不避仇讐。供養主蒙恩。誅不擇骨肉。天童據盡令而行。要見全機大用。頌云：

臨濟全機格調高。也好與棒頭有眼辨秋毫。一點
掃除狐兔家風峻。師子變化魚龍電火燒。小
活人劍。猶較些子殺人刀。這機倚天照雪利吹毛。誰敢
正眼一等令行滋味別。這箇十分痛處是誰遭打云是。

師云：臨濟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若遇其中人。便全體作用。此臨濟格調最高處也。手上出來。手上打。眼上出來。眼上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萬裏黃帝時人。百里見秋毫之末。棒頭有眼。明如日月。半點也不容。不唯掃除狐兔。亦能變化魚龍。魚躍禹門三級。雷電燒尾成龍。棒喝迅機神用如是。七事隨身。有殺人刀。活人劍。浮山圓鑒遠錄公。出十六題。令投子青禪師頌。亦有殺人刀。活人劍。雪竇頌。巴陵吹毛劍。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宋玉大言賦。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射柳桑。長劍倚天外。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不見道。德山鑿齒。會喫知酸。臨際用出黃蘗。傳來亦不弱。竹庵云：劈面三拳。攔腰七掌。盡大地人。不識痛癢。只有一箇認痛。猶受醫在。不見臨濟道。如蒿枝拂。相似。

第九十六則九峯不肯

示衆云：雲居不遵戒珠舍利。九峯不愛坐脫立亡。牛頭不要百鳥啼花。黃蘗不羨浮杯渡水。且道：別有何長處。

舉。九峯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便好學能無伎倆峯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路見。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費力一念萬年去。忘前失寒灰枯木去。有其一條白練去。切且道：明甚麼邊事。只要無事座云：明一色邊事。了也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一物座云：爾不肯我。那裝香來。不座乃焚香云：我若不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急急言訖便坐脫。這裏峯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可先師意未夢見在。應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親傳石霜之道。得殺活杖子。具衲僧巴鼻。首座擔板。只得一撥。當時見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只道吾不如汝。便教九峯無地容身。傾心歸伏。不見道。爭之不足。讓則有餘。今時參學人。只道：古人坐脫立亡。今人臨行手忙脚亂。又見毆陽文忠公見嵩山老僧。道：今人念念在亂。臨終安得定。這迴一向尋迷。速速滅。覺範頌云：死時應盡便應盡。坐脫立亡誇小兒。豁出乳中無別法。死時何苦欲先知。二朝士問寶峯照和尚。古人臨終去住自在。何道致之。峯云：先僧將來。自縊死去。臨終衆僧求峯遺訓。峯作惡語數句而終。石霜首座。若到這箇地面。免被九峯逼死。佛果示衆上人法語云：嗟。見一流

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會夢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貽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致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厚愛此身。怕臘月三十日。惶惶就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公。以下日月懸樓鼓。敲玉池。眼光以爲脫生死法。真誑誑閭閻。捏偽造業。貽商人嗤鄙。復有一等。假託初祖。貽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麗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歲。殊不知。此真是妄想愛見。萬松道：今時下視諸方者。多以臨行要人看。好幾上塗烟。有甚可喜。石霜一生置枯木堂。安枯木衆。往往常坐不臥。坐脫立亡者極多。獨九峯不肯首座。今時好坐脫立亡底。何不參取九峯不肯處。且道：九峯具甚麼作用。問取天童。頌云：

石霜一宗。峰親傳九峯。水滸
即不。正脈難通。先師月泉鶴作千年夢。自
無。不雪屋人迷一色功。日出後一。坐斷十方猶點。額
額。生密移一步看飛龍。造化

師云：天童仁義。先子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萬松道：門庭施設。不如九峯。入理深談。猶較座元百步。勝默和尚作。祖庭詠史詩。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峯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石霜示衆有云：未嘗忘照。猶爲外紹爲臣。亦曰借。若誕生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則能紹大位。謂之內

紹名王種。名句不惜也。借則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爲狹帶。點額飛龍。亦禹門化魚之事。亦周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得位之象。豈比月巢鶴夢。雪屋人迷者哉。還識石霜傳九峯處麼。摘破香雲薰大國。撥開天窰吼真風。

第九十七則光帝樣頭

示衆云。達磨朝梁武。本爲傳心。鹽官識大中。不妨具眼。天下太平國王長壽。不犯天威。日月停景。四時和適有光風化。人王法王相見。合談何事。

學。同光帝謂興化曰。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少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借陛下寶看便勢帝以兩手引禪頭脚。其人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別無少缺。

師云。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依臨濟。濟圓寂爲三聖首座。後見大覺。開堂拈香曰。此一炷香。本分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分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疎。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問底。僧作禮。化云。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逢卒風暴雨。却于神廟裏避得過。後唐莊宗幸河北。僧問。王程有限時如何。化云。日馳五百駕。迴至魏府行宮。詔化至。賜座茶畢。遂問。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禪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紫衣師號。化皆不受。又賜御馬一疋。萬松道第一要識取君王。更要知處中原。然後問爾寶下落。玄

覺微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萬松道。空生不解金剛旨。問得疑心滿世間。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旁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萬松道。恰似不齋來。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著。可謂醅酏。如今作麼生斷。萬松道。喫棒了判案。雲峯悅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萬松道。問著箇瞎漢。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遞相鈍頭。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萬松道。七九六十三收。這一隊老漢沒箇敢著價者。唯有天童相物作價。兩無虧欠。頌云

君王底意語知音。發天下傾誠慕養心。千里撥出中原無價寶。兩手不同趙壁與燕金。別是中原之寶呈興化。分付一段光明難定價。自帝業堪爲萬世師。古今金輪景耀四天下。有

師云。同光年號也。如大中天子。即宣宗也。後唐莊宗。在位三年。癸未改同光元年。喚作中原一寶。已是強名。畢竟喚作甚麼。大小天童只道得箇君王底意語知音。看他莊宗行兵。則從真定服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所以自稱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此以衲僧分上未遇知音。不逢別者。終不開拳。興化傾誠。不敢辜負天府大寶。葵藿向日而傾。衛其足也。所以削足鮑莊子不如葵也。撥出中原

無價寶。此頌引禪頭脚。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今天子對辯。未有如莊宗善用時機。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有官人謁歸宗。宗拈起兩帽子脚。示之云。還會麼。官曰。不會。宗曰。老僧病頭風。莫怪不卸帽子。官人無語。萬松道。韓信功高誰與同。轉身拆却連雲棧。趙國有和氏之璧。燕昭王築臺。置千金於上。延天下之士。故名黃金臺。又頌云。中原之寶。一段光明。輝天鑒地。南泉道。不作貴不作賤。爾作麼生買。所以難定價也。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三天下。銅二。鐵一。准上可知。金輪雖有七寶。只能景耀四天下。不如中原一寶。盡十方法界。皆是一段光明。耐興化。容易便道。略借陛下寶看。同光是一朝天子。作大檀越。布施與他。可謂作家君王。天然有在。萬松常笑。三角示衆云。大凡說法。須是應時及節。及至住庵時。值賊執刀問。和尚有珍寶否。角云。僧家之寶。非君所宜。賊云。是甚麼寶。角便喝。賊不領以刃加之。法。雨頌云。結茅絕頂居三角。家寶不能深藏却。草次開臺欺鑒人。卞和刖足胡爲錯。錯遇柴村兮施禮樂。不似興化莊宗不傷和氣。僧問。法雲圓通秀鐵壁。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壁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勿謂法雲拈不出。須知興化敢商量。

第九十八則洞山常切

示衆云。九峯截舌。追和石霜。曹山斫頭。不辜洞嶺。古人三寸得恁麼密。且爲人手段在甚麼處。

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前三後

三山云：吾常于此切無益

師云：本錄中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山云：吾常于此切。疎山仁禪師始問洞山，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疎曰：還可切也無。山曰：開梨即今還切得否。疎曰：切不得。則無諱處。山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云：要頭斫取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也許伊具一隻眼。元來藥山下。子孫旁提議諱，好本多同。不見。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霜乃咬齒示之。僧不薦。霜遷化後問九峯。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冤讐。保寧勇和尚頌云：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似冤讐。始終滿面無慚色。更被曹山乞爾頭。好即甚好。太犯風煙。爾看天童幾般綿密。頌云：

不入世物外未循緣劫盡空處有家傳兒孫
白蘋風細秋江暮清涼古岸虹歸一帶煙天涯

師云：不入世未循緣。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劫盡空處有家傳。洞山恁麼唱。曹山恁麼和。雪峯恁麼斷送。三臺須是大家催。蓋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周起風土記：萍蘋，芥菜之名。大者蘋，小者萍。白蘋者，柳惲詩：汀湖採白蘋。日暮江南春。洞裏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人名其處為白蘋汀。風細秋江暮者，宋玉風賦：夫

風生于青蘋之末。浸淫溪谷。緣于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謂之白蘋者，苗菁而花白也。敢問：古岸虹歸向其變處去。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第九十九則雲門鉢桶

云：衆云：甚有別智。酒有別腸。狡兔三穴。猶有萬倖。更有箇諱頭底。且道。是誰。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有顯不顯沙門

云：鉢裏飯桶裏水。猶頭底顯顯

師云：華嚴。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又云：塵塵爾法法爾。這僧問處。直要雲門當面拈出。雲門道：鉢裏飯桶裏水。且道。拈出不拈出。有底便認。和聲送事。就句呈機。有底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點點皆濕。更有一般。著甚死急。道：鉢裏有飯。桶裏有水。佛果道：漱口三年。正為汝輩雪竇道：多口阿師難下嘴。元來小膽爾看。天童壁破面皮。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只爲分
是必早。韶陽師較些子。未敢斷金之義。今誰與是必早
相同。心不匪石之心。今獨能如此。無

師云：僧問忠國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文殊堂裏萬善薩。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大悲千手眼。佛鑑頌：時年蔬菜賤。滿地羅葡萄。一文買一箇。得者飽胸胸。這裏便見天童與雲門出一隻手。提折脚鎚子也。周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注云：金堅剛之物。而能斷之。言利之甚也。毛詩：邶柏舟云：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注：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已心志堅平。過于石席。且道：忠國師。佛鑑。雲門。天童。恁麼氣急作甚。赤心片片知人少。觀面堆堆覩者稀。

第一百則鄧瑯山河

示衆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此藥亦能殺人。此藥亦能活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僧問鄧瑯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迷時三

山河大地。迷時三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悟後十

師云：汾陽無德昭禪師。北地苦寒。因罷夜參。梵僧乘雲而至。勸。不可失時。此衆雖不多。六人大器。道廢人天。陽明日上堂云：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大愚芝。慈明圓。鄧瑯覺。法華舉。天勝泰。石霜永等。皆在席下。潯州瑯琊山。開化廣照禪師。諱慧覺。西洛人。父爲衡陽太守。捐館。扶輿歸洛。過潯州。登瑯山。古剎瞻禮。觀其游處。宛若舊居。緣此出家。得法于汾陽。應緣潯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天下指爲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昔。湖南祇林和尚。纔見僧來。便云：魔來魔來。以木劍揮之。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有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僧云：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此名一劍下分身之意。首楞嚴第四。富樓那問：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還

流終而復始。說者云。若解則已知。覺體本妙。無明本空。山河大地。如空花相。若惑則能所妄分。強覺俄起。三細爲世。四輪成界。瑯琊云。我則不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喚騎賊馬趕賊。奪賊槍殺賊。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萬松道。徐六檐板。各見一邊。要除見滲漏。須見天童始得。頌云。

見有不有一翻手覆手。山人瑯琊山裏人。又。云。不落瞿曇後。一刀攪腹。

師云。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摩訶衍論。十四祖龍樹祖師造也。乃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此翻手覆手也。瑯琊上堂云。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俱爲解脫之本。譬如師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辜負釋迦老子。吽。此所以不落瞿曇後也。瞿曇梵語。具云喬答摩。此云地勝。謂除天外在地人中。最殊勝故。方今後五百歲。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如何得不落後去。裂破古今。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六終

禪宗無門關

No. 2005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張添幾箇注脚。大似笠上頂笠。硬要習翕贊揚。又是乾竹絞汁。著得這些。味本不

消習翁一擲。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千里鳥雖追不得。紹定改元七月晦。習菴陳墳寫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皇帝陛下。恭願聖明齊日月。數算等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樂無爲之化。慈懿皇后功德報。因佑慈禪寺前住持傳法臣僧慧開謹言。

禪宗無門關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麼說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剜瘡。何況滯言句。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慧開紹定戊子夏。首衆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叙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無門關。若是箇漢。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八臂那吒。攔他不住。縱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只得望風乞命。設或躊躇。也似隔窓看馬騎。貶得眼來。早已蹉過。頌曰。

大道無門

千差有路 透得此關 乾坤獨步

目録

趙州狗子

百丈野狐

俱胝豎指

胡子無鬚	香嚴上樹	世尊拈花
趙州洗鉢	奚仲造車	大通智勝
清稅孤貧	州勘庵主	巖喚主人
德山托鉢	南泉斬貓	洞山三頓
鐘聲七條	國師三喚	洞山三斤
平常是道	大力量人	雲門屎橛
迦葉剎竿	不思善惡	離却語言
三座說法	二僧卷簾	不是心佛
久響龍潭	非風非幡	卽心卽佛
趙州勘婆	外道問佛	非心非佛
智不是道	倩女離魂	路逢達道
庭前柏樹	牛過窓櫺	雲門話墮
趕倒淨瓶	達磨安心	女子出定
首山竹篋	芭蕉拄杖	他是阿誰
竿頭進步	兜率三關	乾峯一路

無門關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參學比丘彌衍宗紹編

無門曰。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箇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透得過者。非但親見趙州。便可與歷代祖師。把

手共行，眉毛厮結，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莫有要透關底，變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箇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如睡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若不問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

狗子佛性

全提正令

纔涉有無

喪身失命

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諸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遂問天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無雜那白。誦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只見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

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伊道。黃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無門曰。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得。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

頌曰

不落不昧

兩采一賽

不昧不落

千錯萬錯

俱抵堅指

俱抵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堅指頭。抵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抵復召之。童子迴首。抵却堅起指。童子忽然領悟。抵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言訖示滅。

無門曰。俱抵并童子悟處。不在指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俱抵并童子。與自己一串穿却。

頌曰

俱抵鈍置

老天龍

利刃單提

童子無多子

分破華山

千萬重

胡子無鬚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無門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箇胡子。直須親見一回始得。說親見。早成兩箇。

頌曰

癡人面前

不可說夢

胡子無鬚

惺惺添惺

香嚴上樹

香嚴和尚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即達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無門曰。縱有懸河之辨。總用不著。說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者裏對得著。活却從前死路頭。死却從前活路頭。其或未然。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香嚴真杜撰

惡毒無盡限

啞却衲僧口

通身迷鬼眼

世尊拈花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無門曰。黃面瞿曇。傍若無人。壓良爲賤。懸羊頭賣狗肉。將謂多少奇特。只如當時大衆都笑。正法眼藏。作麼生傳。設使迦葉不笑。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黃面老子。誑謬閭閻。若道無傳授。爲甚麼獨許迦葉。

頌曰

拈起花來

尾巴已露

入天罔措

迦葉破顏

趙州洗鉢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無門曰。趙州開口見膽。露出心肝者。僧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頌曰

只爲分明極 翻令所得遲
早知燈是火 飯熟已多時

奚仲造車

月庵和尚問僧。奚仲造車一百輛。拈却兩頭。去却軸。明甚麼邊事。

無門曰。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機如掣電。

頌曰

機輪轉處 達者猶迷 四維上下
南北東西

大通智勝

興陽讓和尚。因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讓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讓曰。爲伊不成佛。

無門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人若會。即是凡夫。

頌曰

了身何似了心休 了得心兮身不愁
若也身心俱了了 神仙何必更封侯

清稅孤貧

曹山和尚。因僧問云。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關梨稅應諾。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

無門曰。清稅輪機。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來機。然雖如是。且道。那裏是稅關梨喫。

酒處

頌曰

貧似范丹 氣如項羽 活計雖無
敢與陶官

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庵主堅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紅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庵主亦堅起拳頭。州云。龍縱能吞。能殺能活。便作禮。

無門曰。一般堅起拳頭。爲甚麼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諸說在甚麼處。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趙州舌頭無骨。扶起放倒。得大白在。雖然如是。爭奈趙州却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學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

頌曰

眼流星 機掣電 殺人刀 活人劍
巖喚主人

瑞巖彥和尚。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時異日。莫受人瞞。暗暗。

無門曰。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豈一箇喚底。一箇應底。一箇惺惺底。一箇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也。勸他。總是野狐兒解。

頌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爲從前認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

德山托鉢

德山一日托鉢下堂。見雪峯問者。老漢鐘未

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回方丈。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曾未後句。山問。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巖頭至僧堂前。拈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

無門曰。若是未後句。巖頭德山俱未夢見在。檢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

識得最初句 便會末後句
末後與最初 不是者一句

南泉斬貓

南泉和尚。因東西堂爭貓兒。泉乃提起云。大家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泉遂斬之。晚趙州外歸。泉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

無門曰。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曰

趙州若在 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
南泉乞命

洞山三頓

雲門因洞山參次。門問曰。近離甚麼處。山云。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

無門曰：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使洞山別有生機一路。家門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裏，著到直待天明，再來又與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燥，且問諸人：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若道合喫，草木叢林皆合喫棒；若道不合喫，雲門又成誑語。向者裏明得，方與洞山出一口氣。

頌曰

獅子教兒迷子訣 擬前跳躑早翻身
無端再叙當頭著 前箭猶輕後箭深

鐘聲七條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闊，因甚向鐘聲裏拔七條。

無門曰：大凡參禪學道，切忌隨聲逐色。縱使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也是尋常，殊不知納僧家騎聲蓋色，頭頭上明，著著上妙。然雖如是，且道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直饒聲寂双忘，到此如何話會？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頌曰

會則事同一家 不會萬別千差
不會事同一家 會則萬別千差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元來却是汝辜負吾。

無門曰：國師三喚舌頭墮地，侍者三應和光吐出。國師年老心孤，按牛頭喫草。侍者未肯承當，美食不中飽人食，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曰

鐵枷無孔要人擔 累及兒孫不等閑
欲得撐門并挂戶 更須赤脚上刀山

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無門曰：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纔開兩片，露出肝腸，然雖如是，且道：向甚處見洞山。

頌曰

突出麻三斤 言親意更親
來說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平常是道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

無門曰：南泉被趙州發問，直得瓦解冰消，分疎不下。趙州縱饒悟去，更參三十年始得。

頌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閑事挂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

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無門曰：松源可謂傾腸倒腹，只是欠人承當。縱饒直下承當，正好來無門處喫痛棒。

何故髻要識真金，火裏看。

頌曰

擡脚踏翻香水海 低頭俯視四禪天
一箇渾身無處著 請續一向

雲門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無門曰：雲門可謂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動便將屎橛來，撐門挂戶。佛法興衰可見。

頌曰

閃電光 盤石火 眨得眼 已蹉過
迦葉剎竿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葉喚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

無門曰：若向者裏下一轉語，親切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頌曰

問處何如答處親 幾人於此眼生筋
兄呼弟應揚家醜 不屬陰陽別是春

不思善惡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祖驚悚，便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

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云。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薪支剝了殼。去了核。這在爾口裏。只要爾嚙一嚙。

頌曰

描不成兮畫不就 贊不及兮休生受
本來面目沒處藏 世界壞時渠不朽

離却語言

風穴和尚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無門曰。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若向者裏見得親切。自有出身之路。且離却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

頌曰

不露風骨句 未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 知君大闢指

三座說法

仰山和尚。夢見往彌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當第三座說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無門曰。且這是說法不說法。開口即失。閉口又與不開不閉十萬八千。

頌曰

白日青天 夢中說夢 捏怪捏怪
誑譚一衆

二僧卷簾

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曰。一得一失。

無門曰。且這是誰得誰失。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清涼國師敗關處。然雖如是。切忌向得失裏商量。

頌曰

卷起明明徹太空 太空猶未合吾宗
爭似從空都放下 綿綿密密不通風

不是心佛

南泉和尚因僧問云。還有不與人說底法麼。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與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門曰。南泉被者一問。直得描畫家私。郎當不少。

頌曰

叮嚀損君德 無言真有功
任從滄海變 終不爲君通

久響龍潭

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擬接。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

於是禮辭

無門曰。德山未出關時。心憤憤口排排。得來南方。要滅却教外別傳之旨。及到澧州路上。問婆子買點心。婆云。大德車子內是甚麼文字。山云。金剛經抄疏。婆云。只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德山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圓橢。然雖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遂問婆子。近處有甚麼宗師。婆云。五里外有龍潭和尚。及到龍潭納盡敗闕。可謂是前言不應後語。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見他有些子火種。郎忙將惡水。擣頭一澆澆殺。冷地看來一場好笑。

頌曰

聞名不如見面 見面不如聞名
雖然救得鼻孔 爭奈瞎却眼睛

非風非幡

六祖因風颺利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無門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甚處見祖師。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方知二僧買鐵得金。祖師忍俊不禁一場漏逗。

頌曰

風幡心動 一狀領過 只知開口
不覺話墮

卽心卽佛

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無門曰。若能直下領略得去。著佛衣喫佛

飯說佛話行佛行。即是佛也。然雖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錯認定盤星。爭知道說箇佛字三日漱口。若是箇漢。見說卽心是佛。掩耳便走。

頌曰

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 更問如何

抱贖叫屈

趙州勘婆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云。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與爾勘破了也。

無門曰。婆子只解坐籬帷帳。要且著賊。不知趙州老人善用儉營劫奪之機。又且無大人相。檢點將來二俱有過。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頌曰

問既一般 答亦相似 飯裏有砂 泥中有刺

外道問佛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贊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贊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無門曰。阿難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見解。且道外道與佛弟子相去多少。

頌曰

劍刃上行 水稜上走 不涉階梯 懸崖撒手

非心非佛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參學事畢。

頌曰

路逢劍客須呈 不遇詩人莫獻 逢人且說三分 未可全施一片

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無門曰。南泉可謂。老不識羞。纔開臭口。家醜外揚。然雖如是。知恩者少。

頌曰

天晴日頭出 雨下地上濕 盡情都說了 只恐信不及

倩女離魂

五祖問僧云。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無門曰。若向者裏悟得真底。便知出殼入殼。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亂走。驀然地水火風一散。如落湯螃蟹。七手八脚。那時莫言。不道。

雲月是同 溪山各異 萬福萬福 是一是二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

五祖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無門曰。若向者裏對得親切。不妨慶快。其或未然。也須一切處著眼。

頌曰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 攔腮劈面拳 直下會便會

庭前柏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無門曰。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前無釋迦。後無彌勒。

言無展事 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

牛過窓樞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無門曰。若向者裏。顛倒著得一隻眼。下得一轉語。可以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其或未然。更須照顧尾巴始得。

過去墮坑塹 回來却被壞 者些尾巴子 直是甚奇怪

雲門話墮

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絕。門遽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後來死心。拈云。且道那裏是者僧話墮處。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雲門用處。孤危者僧。因甚話墮。堪與人天爲師。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急流垂釣 貪餌者著 口縫纔開

二九七

性命喪却

遷倒淨瓶

過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百丈將選大過主人。乃請同首座。對衆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首座乃云。不可喚作木樛。也百丈却問於山。山乃遷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輪却山子。也因命之爲開山。無門曰。過山一期之勇。爭奈跳百丈圈。不出。檢點將來。便重不輕。何故。豈脫得盤頭。擔起鉢枷。

頌曰

麗下欲離井木杓 當陽一突絕周遮
百丈重關攔不住 脚尖趯出佛如麻

達磨安心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

無門曰。缺齒老胡。十萬里航海特而來。可謂是無風起浪。末後接得一箇門人。又却六根不具。嘆謝三郎。不識四字。

頌曰

西來直指 事因囑起 撓聒叢林
元來是爾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

過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有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閻明大士從地湧出。禮拜世尊。世尊勸閻明。却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

無門曰。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不通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閻明初地菩薩。爲甚却出得。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業識忙忙。那伽大定。

頌曰

出得出不得 渠儂得自由
神頭并鬼面 敗闕當風流

首山竹筴

首山和尚。拈竹筴示衆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

無門曰。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

頌曰

拈起竹筴 行殺活令 背觸交馳
佛祖乞命

芭蕉拄杖

芭蕉和尚示衆云。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無門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

頌曰

諸方深與淺 都在掌握中

撐天并拄地 隨處振宗風

他是阿誰

東山演師祖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無門曰。若也見得他分曉。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

他弓莫挽 他馬莫騎 他非莫辨
他事莫知

竿頭進步

石霜和尚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又古德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無門曰。進得步翻得身。更嫌何處不稱尊。然雖如是。且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噯。

頌曰

踏却頂門眼 錯認定盤星
拚身能捨命 一盲引衆盲

兜率三關

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

無門曰。若能下得此三轉語。便可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飢寒易飽。細嚼難飢。

頌曰

一念普觀無量劫 無量劫事即如今
如今觀破箇一念 觀破如今觀底人

乾峯一路

乾峯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拈起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踴躍，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無門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簸土揚塵。一人於高山頂上，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扶墜宗乘。大似兩箇驢子相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正眼觀來，二大老總未識路頭在。

頌曰

未舉步時先已到 未動舌時先說了
直饒著者在機先 更須知有向上竅

從上佛祖垂示機緣，據款結案，初無剩語。揭翻腦蓋，露出眼睛。肯要諸人直下承當，不從他覓。若是通方上士，纔聞舉著，便知落處了無門戶可入。亦無階級可升。掉臂度關，不問關吏，豈不見玄沙道：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又白雲道：明明知道，只是者箇爲甚麼。透不過，怎麼說話，也是赤土擦牛鼻。若透得無門關，早是鈍置無門。若透不得無門關，亦乃辜負自己。所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明得差別智，家國自安寧。豈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楊岐八世孫無門比丘慧開謹識。

無門關卷終

禪錄

循規守矩，無繩自縛。縱橫無礙，外道魔軍。存

心澄寂，默照邪禪。恣意忘緣，墮落深坑。惺不昧，帶鎖擔枷。思善思惡，地獄天堂。佛見法見，二鐵圍山。念起即覺，弄精魂漢。兀然習定，鬼家活計。進則迷理，退則乖宗。不進不退，有氣死人。且道如何履踐，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摸得枕頭背後，不覺大笑呵呵。元來通身是手。
我脚何似驢脚，未舉步時踏著，一任四海橫行。倒跨楊岐三脚。

人人有箇生緣，各各透徹機先。那吒折骨還父，五祖登籍爺緣。

佛手驢脚生緣，非佛非道非禪。莫怪無門關險，結盡衲子深冤。

瑞巖近日有無門 擬向繩床判古今
凡聖路頭俱截斷 幾多蟠蛰起雷音

請

無門首座，立僧山偈奉謝。紹定庚寅季春無量壽書。

達磨西來，不執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箇直指，已是迂曲。更言成佛，即當不少。既是無門，因甚有關。老婆心切，惡聲流布。無庵欲贊一語，又成四十九則。其間些子語訛，剔起眉毛薦取。淳祐乙巳夏重刊。

檢校少保軍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漢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陸佰戶

孟珙跋

無門老禪，作四十八則語，判斷古德公案，大似賣油餅。人令買家開口，接了更吞吐不得。然雖如是，安晚欲就渠熱爐煎上，再打一枚足成大衍之數，却仍前途似，未知。
老師從何處下牙，如一口喫得，放光動地。若猶未，也連見在四十八箇，都成熟沙去，速道速道。

第四十九則語

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安晚曰：法從何來，妙從何有。說時又作麼生，豈但豐干饒舌。元是釋迦多口。這老子造作妖怪，令千百代兒孫被葛藤纏倒，未得頭出。似這般奇特話，靶匙挑不上。飯蒸不熟，有多少錯認底。傍人問云：畢竟作如何結斷。安晚合十指爪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却念去難思兩字上，打箇小圓相子，指示衆人。大藏五千卷，維摩不二門，總在裏許。

頌曰

語火是燈 掉頭弗墮 惟賊識賊

一問即承

淳祐丙午季夏初吉安晚居士書于西湖漁莊

舊板磨滅故，重命工鈐梓畢，這板置于武藏州兜率山廣國禪寺也。

應永乙酉十月十三日 幹緣比丘 常收

No. 2036

人天眼目序

要。其間件目。往。往亦有所未知者。因慨念。既據師位。而綱宗語句。尙不知其名。況旨訣乎。將何以啓迪後昆。別扶疑膜邪。於是有意於綱要。幾二十年矣。或見於遺編。或得於斷碣。或聞尊宿稱提。或獲老衲垂頌。凡是五宗綱要者。卽筆而藏諸。雖成巨軸。第未暇詳定。晚抵天台萬年山寺。始償其志。編次類列。分爲五宗。名之曰人天眼目。其辭皆一依前輩所作。弗敢增損。然是集也。乃從上諸大老利物施爲。既非予胸臆之論。俾行於世。有何謂焉。若其執拂柄據師位者。卽外是則無以辯驗邪正也。有識博聞者。必垂印可。

宋淳熙戊申季冬越山臨巖智昭序

人天眼目卷之一

臨濟宗

師諱純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毘尼。博覽經論。^①俄歎曰。此濟世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卽更衣遊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②於行錄。既受黃蘗印可。尋

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唐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攝衣據坐。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諡慧照禪師。塔號澄靈。

四料揀

師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禪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云。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昨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
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大德云。此三句。一
句存境。一句奪人。

⑫僧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大慧云。上句奪境。下句奪人。

僧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大慧云。便有人燒俱奪面目。又云。并汾初

諸老皆含糊不辨。既聞臨濟語。則知絕信二字。並非汾州名。僧問人境兩俱奪。答云。獨處一方。其旨曉然。

僧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

野老謳歌のうた はなはた 不羣也

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說。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覩面無

是境也。學人問：奪人不奪境。既欲求玄旨，思氣反責。

面相呈一著。⁽⁴¹⁾ 剛
被語言⁽⁴²⁾羅網矣。

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大鑊云。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遙翠色新。此二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⑤日盲。進前求
解會。特地斬精靈。^⑥這裏進之退之。性命^⑦總在師家。

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也。

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大慧云。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當時垂示處看。

師示衆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
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

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不奪。如有出格見解。

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卽

⑤ 蹉過了也。學人若眼目定動。卽沒交涉。凡五家宗

南院。⑤顓問風穴。⑥昭亦作云。汝道。⑦四料揀。料
⑧揀何法。穴云。凡語不滯。凡情。⑨既墮聖解。學

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院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首山等答皆附穴云。新出紅爐

一、^{⑤⑥} 益^⑤ [凡五
 四字一^⑥
 和尙)^⑥
 非沼二沼
 ⑤⑥ 四料
 料簡語^⑥
 ⑥⑦ 既
 ⑦ (首山等
 一^⑦ ⑦

①(他)十
 [陰]一
 …此]十
 ②顯十
 ③昭亦作
 和尙④
 揀二四種
 ⑤揀二種
 二即⑥
 答皆附一
 值二值⑦

①○永應三年刊大谷大學藏本。②大谷大學藏五山版。③予二余初。④[時]一。⑤吞二啓。⑥往十(不同)○。⑦因十(而)○。⑧是十(乎)○。⑨見十(之)○。⑩得十(之)○。⑪宗二家。⑫定十(之)○。⑬損十(之)○。⑭集十(者)○。⑮俾二得。⑯於二于。⑰其二能。⑱外二給。⑲辯二辨。⑳宋一。㉑首題尾題本各字俱無。㉒俄十(而)○。㉓於二于。㉔可二且。㉕云一。㉖昨二前。㉗甚二什。㉘[我]一。㉙兩十俱。㉚(時有)十倍。㉛獲十(果)○。㉜二二兩。㉝(僧問)一。㉞又云一。㉟(吾初一說)七十三字○(如何一也)二十九字,《大華云》十音。㊱兩一。㊲國二第。㊳也一。㊴人二者。㊵[覺人]一。㊶衆二若。㊷人十也。㊸則二子。㊹羅綱二綱羅。㊺目二木。㊻第二者。㊼櫻二栴。

奪人不奪境。日月自流遷。山河及大地。片雨

如何是第一句。風穴以下答附。師云。三要印開朱點。

十印
華(甲)
符(甲)
齋(乙)自
(丙)山
吾(甲)
(乙)比
丈拉
(甲)*下

①路二聚②* ③首山等答甲本首山石門慈明法華達觀道吾圓悟之順序也已下做之 ④(念)+云⑤ ⑥老二山⑦ ⑧路邊二路邊⑨
 ⑩(首)+山⑪* ⑫(法)+華⑬* ⑭(慈)+明⑮* ⑯(道)+吾⑰* ⑱旗一覆⑲ ⑳仙二天⑲ ㉑(達)+觀⑲* ㉒(石)+門⑲* ㉓俱
 忘二齊空⑲ ㉔(勤)一⑲ ㉕(令)一⑲ ㉖(圓)+悟⑲* ㉗件二與⑲ ㉘故二落⑲ ㉙上二千⑲ ㉚問答二答問⑲ ㉛巖十(和尚)
 ⑲ ㉜[名可…明]十一字一⑲ ㉝名惠慈二熟項并總項⑲ ㉞覺一覺⑲ ㉟揅一總⑲ ㊱揅一落⑲ ㊲[總頌]一⑲ ㊳塞二海
 ⑲ ㊴奈十(名)⑲ ㊵(作)+道⑲ ㊶慈二(心)⑲ ㊷(自)+達⑲ ㊸(人)+慈⑲ ㊹佛祖二觀佛⑲* ㊺(便)+問⑲ ㊻[風穴已
 下答附]一⑲ ㊼[云]一⑲* ㊽[真]一⑲ ㊾[信]一⑲ ㊿[悅]一⑲ ㉑(風)+穴⑲* ㉒開口二問已⑲ ㉓(道)+吾⑲* ㉔(海)

師一日示衆云。參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說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學人因又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住。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

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汾云。金鉤拋四海。玉燭續明燈。又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明云。橫擔御標撥乾坤。云。往復問前程。寶云。月帶重輪。又云。收如何是主中主。穴云。磨礪三尺劍。待斬不平人。符云。橫按鐵錫全正令。太平寶宇斬癡頑。僧云。既是太平寶宇。爲甚却斬癡頑。符云。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汾云。高提日月光寰宇。大闡洪音唱楚歌。又云。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明云。劍握甌人手。門云。萬里絕同侶。寶云。大千捏聚。又云。揭

作田女作六釜口釜の子云々客語女ヲ送

雙二誰知今日雙陰
 (㊦) ㊦ 巖十(眞頌)
 (㊦) ㊦ 雙十(頌并總
 頌)(㊦) ㊦ 惟二唯
 (㊦) ㊦ 東京名致二
 致實主問答(㊦) ㊦
 [致]一(㊦) ㊦ 客二
 家(㊦)

①(一日)十上②(兩道)十落③什一甚④師二乃⑤頌十(兩堂首座齊下嘴)⑥垂二明⑦明⑧激二微⑨庵十(頌
 ⑩齊二看⑪學十(之)⑫做核做樣二作摸作樣⑬又十(便)⑭放十(下)⑮(界)一⑯(住)一⑰坑二坎
 ⑱(知識)十印⑲此風穴等皆甲本克符風穴汾陽石門慈明雪竇之順序也下做之。(風)十穴⑳傍二倚㉑題十(琅琊覺云
 手携劍請明君)㉒贊十(鬥門)㉓目二面㉔(克)十符㉕(份)十(陽)㉖(慈)十明㉗長二常㉘手十(琅琊云
 捲起珠簾無可說)㉙(石)十鬥㉚(雪)十贊㉛應二頌㉜明燈二燈明㉝橫搭腳探二杜扶㉞坤十(琅琊云三更
 起法)㉟其什麼㊱道二却㊲投二拿㊳鍾二鐘㊴手十(琅琊云觸坐銅養字)㊵(造)十頌㊶今日誰知日

老僧

*甚麼物同得失。汾云。牛頭沒馬頭回。目前無閑。黎

阿那箇同具足。汾云。上座更欠箇甚麼。矮子看戲

是甚麼同遍普。汾云。狸奴白牯放毫光。且緩緩下。度

何人同真智。汾云。認著依然還不是。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孰與總同參。汾云。識得木上座也未。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那箇同大事。汾云。穿過觸體。知音者少何物同一質。汾云。含元殿裏問長安。桑樹猪槽背。長江鴨洗頭

如何是十智同真。汾云。一同一質。裂破二同大事。一毛頭上。三總同參。蝦蟆蚯蚓。四同真智。二不成五

同遍普。大地撮來。六同具足。一箇破。七同得失。入泥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八角磨盤。十同得入。拾得

與甚麼人同得入。胡張三與誰同音吼。白牯作麼生同生殺。德山棒。何物同得失。草裏那箇同具足

信手拈來。何物同遍普。針鋒影裏騎大鵬。著親。何物同遍普。等閑落天邊月。何人同真智。黑山。孰能總同參。燈籠入。那箇同大事。嘉州大

鐵何物同一質。益院。牛。何物同一質。益院

或菴。頭。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冰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痴音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如今要見汾陽老。驛破三玄作兩邊

竹庵。十智同真選佛科。汾陽佛法苦無多。愛心竭盡尋真智。面目分明見也麼

大慧。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古德十首并總。是何物今同一質。萬象之中同等匹。休將心識設參尋。黑風狂風吹海立

那箇與君同大事。這裏敢言他與自。一身堅密現諸塵。寂滅光中無滯次

孰能與我總同參。知識徒勞五十三。樓閣門前意何限。故鄉猶在海門南

何人同此一真智。見得分明還不是。山自高兮水自深。一理齊平不容易

是什麼物同遍普。曠大劫來今日觀。一波纔動萬波隨。何似嬰兒得慈母

阿那箇是同具足。細草含烟滿山綠。他鄉看似故鄉看。添得離根花繞屋

甚麼物今同得失。圓明如畫紅如日。三箇胡孫夜。擲錢天明走盡空猿猴

作麼生今同生殺。桃花紅兮李花白。今年春却大還丹。到處相逢李八伯

與誰說法同音吼。飲食語言皆用口。燕語鶯啼迥不同。芳樹雕梁却知有

與甚麼人同得入。田父耕鋤女機織。冷眼看他家事忙。問渠且道承誰力

由來十智本同真。語直心精妙入神。長憶江南三月裏。春風微動水生鱗

古德。十年海上覓冤讐。不得冤讐不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長夜叉頭

人天眼目卷之一終

人天眼目卷之二

汾陽四句。東山堂。東林總。慈明。語附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汾云。汝是行脚僧。空云。金剛杵打鐵山摧。總云。無底鉢盂光

炬赫。圓云。一刀兩段。如何是辨納僧句。汾云。西方日出卯。空

云。嶽陽船子洞庭波。總云。天台柳標黑。鄰。圓云。寒山拾得

如何是正令行句。汾云。千里特來呈舊面。空云。夜叉屈膝眼睛黑。總云。戴盆履屐

三千里。圓云。來千去萬。如何是定乾坤句。汾云。北俱盧洲長梗米。如何是食者無。嗔亦無。喜亦無。空云。經來白

①這二者②異二似③④紅一錦紋⑤⑥父二夫⑦此須甲本⑧二柳⑨二松⑩二松⑪二松⑫二松⑬二松⑭二松⑮二松⑯二松⑰二松⑱二松⑲二松⑳二松㉑二松㉒二松㉓二松㉔二松㉕二松㉖二松㉗二松㉘二松㉙二松㉚二松㉛二松㉜二松㉝二松㉞二松㉟二松㊱二松㊲二松㊳二松㊴二松㊵二松㊶二松㊷二松㊸二松㊹二松㊺二松㊻二松㊼二松㊽二松㊾二松㊿二松

①松源云德山棒端濟喝②牛頭沒馬頭回③梨松源云草裏觀④上座一麼⑤松源云信手拈來著親⑥狸奴光⑦七字一⑧松源云針鋒影裏騎大鵬⑨認著是⑦七字一⑩松源云黑山鬼窟裏⑪與二能⑫據虎一旨⑬松源云燈籠露柱⑭松源云嘉州大像峽府鐵牛⑮松源云安⑦七字一⑯松源云此問答不別出轉藏古宿十智同真問答中⑰松源云⑱松源云⑲松源云⑳松源云㉑松源云㉒松源云㉓松源云㉔松源云㉕松源云㉖松源云㉗松源云㉘松源云㉙松源云㉚松源云㉛松源云㉜松源云㉝松源云㉞松源云㉟松源云㊱松源云㊲松源云㊳松源云㊴松源云㊵松源云㊶松源云㊷松源云㊸松源云㊹松源云㊺松源云㊻松源云㊼松源云㊽松源云㊾松源云㊿松源云

馬寺。僧到赤烏年。總云。人間天上一般春。
*圓云。天高海闊。乃云。將此四句語。驗天下
納僧。大德云。仔細思量。將此四句。驗天下。納僧。却
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善矣。

三種師子

浮山圓鑑示衆云。汾陽有師子句。其師子有
三種。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躡。三影響音聞。
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可爲種草。方堪傳
授。若齊眉共躡。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若影
響音聞。野于倚勢。異類何分。所以先德付
囑云。若當相見。切須子細窮勘。不得鹵莽。恐
誤後人。之印可也。

汾陽三訣

汾陽示衆云。汾陽有三訣。納僧難辨別。擬
議問如何。拄杖擡頭。問僧。如何是三訣。
師便打。僧禮拜。汾云。與汝頌出。

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
天月。

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出
眼中楔。

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
鄒拔。

慈明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纔點頭。文殊
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看時節。語默豈相干。夜半秋
天月。

第三訣。山遠路難涉。陸地弄舟船。眼中
挑日月。

法昌遇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提起
驀頭楔。

第二訣。六月滿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
冷似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胡僧笑點頭。眼中重
著楔。

東山簡

第一訣。真卓絕。手把黃金槌。敲落天邊月。
第二訣。難辨別。琉璃枕上。瑪瑙盤中凸。
第三訣。最超絕。花木四時春。庭臺千古月。
安住京。

汾陽三句

第一訣。針頭削鐵。穿耳胡人。面門齒缺。
第二訣。殺人見血。啞子忍痛。無處分雪。
第三訣。陽春白雪。水底桃花。山頭明月。

如何是第一訣。古德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如何是第二訣。古德云。萬里一條錢。
如何是第三訣。古德云。百草頭邊俱漏泄。

汾陽上堂。僧出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
汾云。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汾云。陝府灌饒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汾云。西河弄師子。
又云。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
要語在。切須應取。

翠巖真答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巖云。千日斫柴
一日燒。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巖云。一堵牆百堵。

調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巖云。渾家送上渡
頭船。

汾陽十八問

汾陽云。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
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不得妄
生穿鑿。彼此無利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切須子細。

請益。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
佛。趙州云。殿裏底。

呈解。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
何。牙云。道者合如是。

察辨。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尙處。時
如何。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

投機。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皇云。守
一非真。

偏僻。問芭蕉。盡大地是箇眼睛。乞師指
示。蕉云。貧兒過飯。

心行。問興化。學人皂白未分。乞師方便。
化隨聲便打。

探拔。問風穴。不會底人。爲甚麼不疑。
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曳泥蹤。

不會。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沙云。汝聞偈。溪水聲。麼。僧云。聞。沙
云。從這裏入。

辨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十(問)

乃二師復 思十(芝) 驗二被 却被天下納僧 可二方 方堪傳授 見與師齊 德十(不堪
傳授) 野于倚勢異類 其狼豕其類 德二聖 之二方 擬議二更擬 挂二挂 十(時有)十僧 與汝
二爲汝一時 出二却 第二條 明十(圓領) 二二才 十(山)一 十(登)十步 挑二藏 藏 汾陽
二師 挑二拈 滿二滿 似二如 二二肩 十(須) 京十(須) 面二當 當 汾陽二師
二(出)一 句二處 二(注)一 又二師 三(要)十三 答十(三句) 二(師)十問 道者一
而二忍 此節甲本有凡有等六十五字 d. P. 308 a 益十(問) 解十(問) 十(僧)十問 十(道者)一

吾佛法藏。撈獲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

大慧

十方。通攝了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一舌。劣形殊相。謾多岐。家家門外長安道。處處窟中師子兒。打破淨瓶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

理貫帶

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爲今時。豎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鉤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理貫帶者。理即正位也。其正位中。而無一法空同實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古德著語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則容攝古路。不隱情然哉。

大圓頌

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毘盧華藏。物物頭頭。

大慧

眞理何曾立一塵。呼爲正位早疎親。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心執著已乖眞。君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

事實帶

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常寧。一道恩光。阿誰無分。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著語云。覓火山含不動雲。

大圓頌

事實萬有。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機無吝。

大慧

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群生造化乘斯力。一道靈光觸處周。卽事卽空無剩法。全心全佛有來由。緣。填溝塞壑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

理事縱橫帶

夫觸目是道。佛事門中。絕跡無私。通貫實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強生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器。如何扣發。古德著語云。針鋒頭上。細針斗。紅爐焰裏。赤炭生。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綠隄前。

大圓頌

理事縱橫照用齊行。這邊那邊。日午三更。

大慧

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體全該事理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

屈曲垂帶

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爲甚麼。却作牛馬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爛衫。聖人成佛後。却爲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古德著語云。龜雲普覆無邊際。曲直。當時消息解通風。

大圓頌

大慧

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不裝珍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曲盤連夜過。故鄉迴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論長安風物好。得便宜是落便宜。

妙叶兼帶

汝州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觀著。觀著則瞎却渠眼。古德著語云。一句曲含千古。萬重雲。散月來初。垂絲千尺。意在深潭。

大圓頌

大慧

妙叶真機。境物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擲擲絲來作者知。箇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世疑。照膽蟾光沈碧漢。拍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

金鍼雙鎖帶

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闡玄風。互興佛事。若遇言詮爲據。斷滅法門。更成造作修功。功行修持。平沈先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眞。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風吹池底。白鷺下。四下點等。黃蘗上樹一枝花。

大圓頌

○十(頌)○*○通二通○*○超二收一○收○*○誤二沒○*○落二百○*○或二若○*○[理]一○*○覆載二蓋覆○*○露二在○*○緣二流○*○處常寧二閑處常寂○*○[華嚴]一○*○[國土]一○*○危二明○*○聖二冷○*○空二眞○*○蘇二由○*○杜○*○處二應赴○*○對二畫○*○圓十(頌)○*○縱二蹤○*○這二者○*○事理二理事○*○拈二注○*○師十(頌)○*○[弊]十垢○*○[何]十(白)○*○[去]一○*○途二來○*○[維]十摩○*○從二成○*○曲二屈○*○論二繼○*○慧○*○前二來○*○[與爾]十一○*○渠二爾○*○爾○*○散二障○*○時二會○*○詩二時○*○奇二難○*○龍○*○成二或○*○[一作...持]八字一○*○截二須○*○須○*○折二打○*○打○*○繼二終○

金鍼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朵。

大
事

突出全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閑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

平懷常寶

洛浦和尙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忻忻。我獨不肯，何故？靈龜負圖，自

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趣霄漢。以何期
常向汝諸人道。須於旨外明宗。莫向言
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
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
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
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來。草無可無
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邊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
儀。方顯祥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
無聖可求。無凡可捨。內外平懷。泯然自盡。
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途
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古德云。語云。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大圓頤

平懷常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

大
*
悲

更無回互本圓成。靚面無私一體平。水上東
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雲
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爲平常心是道。擬

心已在鍊圍城

浮山云：『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也。更有一帶。』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相應，則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但依吾語言，以爲己解，則名謗法，無有是處。諸人到此，合作麼生？衆皆罔措。師遂叱散。

黃龍三關

上座生緣在什麼處。^⑩閑云：早晨喫白粥。至^⑪晚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⑫閑云：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⑬閑云：驚鷺立雪非同色。^⑭黃龍每以此三句轉語。^⑮垂問學者。^⑯多不契其旨。^⑰而南州居士潘興嗣延之。^⑱常問其故。^⑲龍云：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⑳關吏問可否。此未^㉑過關者。復自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月

皎方知此道縱橫

生緣有路。人皆委。水母何曾離得蝦。但得

日頭東畔出。誰能更喫趙州茶。

⑤ 廬山旻古佛語錄云。昔見廣辨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誦誦無遺。近見諸方語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破鼓注

⑤真淨文頌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是帥子之

見。野干謾爲開口

目爲三關說有酬者斷無可否數目能生
人莫涯其意)二十五字(○ 57 當二又應
58 龍二師(○ 59 關)一(○ 60 過二透(○
61 者十(也)(○ 62 云)一(○ 63 何似像
手二佛手鉢舉(○ 64 越二超(○ 65 月
二日影(○ 66 路二語(○ 67 語(○ 68 奏二
議(○ 69 得二見(○ 70 見(○ 71 出二上(○
72 上(○ 73 廬山一破)四十三字一(○
74 75 眞淨…去)八十字(○(景福…
鼠)九十五字(○ 76 是二非(○ 77 豁二
欲(○ 78 有箇二盡有(○ 79 破二散(○
80 明二開(○ 81 蜀人嗣南禪師二頌(○
82 却二偏(○ 83 次頁(○(南堂…穿)百
五十八字(○(湛堂…船)五十一字(○
84 (名道…祖)八字二(頌)一字(○
85 鐵掃帚二鎖鐵棒(○ 86 鐵絛(○ 87 身
二解(○ 88 用二國(○ 89 勸十(頌)一(○
90 撞二撲(○ 91 頭蛇二蛇頭(○ 92 蛇頭(○

①〔汝〕一② ③忻忻二欣欣 ④何故
諸人道須於二直須 ⑤所以道二是以
歲一⑥ 眞⑦ ⑧平二常 ⑨並二合
十說⑩ ⑪相應則二分明許汝⑫ ⑬
…散⑭ 七字二〔無語師叱之而去〕七字
七字 ⑮ ⑯因二對⑰ ⑱曉二今⑲

一何故^①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②③擬極一擬^④⑤，翅^⑥⑦尋常向汝
 以^⑧⑨(其)十如^⑩⑪道也二道者^⑫⑬，是道者^⑭⑮(草)一^⑯⑰，(草)一^⑱⑲(無)一^⑳㉑其二
 ①若爲二莫謂^②③(若)十據^④⑤也一^⑥⑦(諸人)一^⑧⑨見十(得)⑩(對衆)
 ⑪也一^⑫⑬但二准^⑭⑮言以二而^⑯⑰(無有是變)一^⑱⑲合作麼生二如何^㉑②(若阿
 ③顯十(佛手隨腳生株)細字^④⑤(南禪)一^⑥⑦(人人處處)十四字二(如何是汝生緣處)
 ⑧黃龍二師^⑨⑩(轉)一^⑪⑫(垂)一^⑬⑭多不二其節^⑮⑯(而南一詞)八字二(天下叢林

•

①略二掠②然二若③異二應④騷二劓⑤前頁⑥(湛堂一船)五十一字⑦(南堂一穿)百五十八字⑧準十(頤)⑨(海印一非)五十三字⑩施十(頤頤)⑪問二門⑫南堂二師⑬(箇)一⑭初十(句)⑮(句)⑯生十(參學)⑰(參學)⑱(更)一⑲(師目)十此⑲活十(計)⑳計⑳了自身二白了身⑲要二欲⑲盡十(明)⑲(明)⑲[木]一⑲當二委⑲可二敢⑲與二思⑲(只)十一⑲家二難⑲大家出來二出來大家⑲荷二沖⑲[一作一非]八十一⑲燕二新⑲(驚)⑲驚⑲驚⑲有資有主二有主有資⑲具二有⑲驚二難⑲鐵二見⑲(作一門)七十一⑲要十(歇)⑲折二折⑲(侶)一⑲檢二⑲臨軒二藝⑲(古)十塔⑲心十(切)

師諱文偃。嘉興張氏子。受具遊方。初參陸州陳尊宿。發明心要。州指見雪峯存禪師。再蒙印可。初至靈樹。開法嗣雪峯。後遷雲門光泰寺。其道大振。天下學者。望風而至。號雲門宗。

三句

師示衆云。函蓋乾坤。目機鉅兩。不涉萬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云。一鐵破三關。後來德山圓明密禪師。遂離其語爲三句。曰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圖悟曰。本意一味。非無妙處。不在尋常。洞然明白。則函蓋乾坤也。又云。本非解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息。則截斷衆流也。又云。若許他相見。從前辦地。因語誤人。即隨波逐浪也。

普安道頌三句

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具現。頭頭總不傷。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永消瓦解摧。辨口利詞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

翠巖真

兩箇乾坤事。皎然何須特地起狼烟。道人舞鐸東君至。不令花枝在處妍。截斷衆流爲更論。河沙諸佛敢形言。星移斗轉乾坤黑。稍有絲毫實不存。隨波逐浪任高低。放去收來理事齊。一等垂慈輕末學。奈緣潦倒帶塵泥。

問答

歸宗通嗣 三祖會衣懷 雲居慶

首山念 天柱靜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宗云。日出東方夜落西。祖云。海晏河清。居云。合。山云。大地黑漫漫。又云。普天匝地。又云。海底紅塵起。柱云。只聞風聲響。知是幾千竿。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宗云。錢蛇橫古路。祖云。水泄不通。居云。窄。山云。不通凡聖。又云。泊合放過。又云。橫身三界外。柱云。昨日寒風起。今朝括地霜。

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宗云。船子下楊州。祖云。波斯吒落水。居云。潤山云。要道便道。又云。有問有答。又云。此去西天十萬八千。柱云。春煦陽和花。織地滿林初。鳴野鶯聲。

抽顯

師每見僧。以目顯之。卽曰鑒。或曰嘆。而錄者曰。願鑑嘆。後來德山圓明密禪師。刪去願字。但曰鑑嘆。故叢林目之曰抽顯。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薦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北塔祥頌

雲門願鑑笑。嚕嚕擬議遣他願鑑嘆。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終是也難施。

眞淨文

雲門抽顯。自有來由。一點不來。休休休休。又關板子。

雲門關板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臉臉。

一字關

僧問師。如何是雲門劍。師云。祖。如何是玄。

中的。師云。鑒。如何是吹毛劍。師云。豁又云。

猶。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普。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要。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云。響。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云。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師。靈樹一默處。如何上碑。師云。師。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割。鑿壁偷光時。如何。師云。恰。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是未了。師云。確。

一日示衆。會佛法者。如恒河沙。百草頭上。代將一句來。卽代云。俱。師凡對機。往往多用此酬應。故叢林目之曰一字關。

綱宗偈新添

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爽擊寒水。風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是機是對對機迷。開機機遠遠。機機。夕日月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情迷。喪時光藤林荒。圓人音。滯肌底。咄咄咄力章希。禪子訝中眉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晒我者少。

機緣新添

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云。爾向甚處著此一問。僧云。學人不曾請師。舉。師索筆成偈云。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雪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築著鼻孔。僧舉似師。師云。爾作麼生會。其僧方思惟。師亦以前頌示之。

福朗上座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

①函二否① ②像二何① ③日二夜① ④機二錦① ⑤落二海① ⑥終二於① ⑦來二到① ⑧甲本以上關 ⑨(問)十殺 ⑩甚二向什麼 ⑪(僧問靈樹)十如 ⑫師云師靈樹一默二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 ⑬云師二對曰 ⑭師問 ⑮(問)十鑒 ⑯(問)十承 ⑰應二還① ⑱還二便① ⑲(一日一者)八字二(師一日云舉佛法底人)九 ⑳代二道① ㉑道 ㉒(自)一 ㉓云二祖聖常諸苦要等師割恰誰俱 ㉔添二價 ㉕機二應 ㉖兩迷二應迷泥 ㉗應二從 ㉘(卽)十得 ㉙(爾)一 ㉚甚十(麼) ㉛(僧)一 ㉜師索筆成偈云二師曰將筆與來僧乃取筆說來師作一 ㉝登十(日僧) ㉞方二再三 ㉟(雲峰廣錄)一 ㊱問十(師) ㊲

北斗裏藏身。朗。罔測其旨。遂造焉。師一見。便把住云。道道朗擬議。師托開有偈云。雲門聲別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人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機中泥。朗大悟。出廣燈錄

巴陵三句。朗雲門名顯。蓋林日爲多口。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盤裏盛雪。

問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意教意是別。陵云。雞寒上機。鴨寒下水。只此三機語。供養老僧足矣。

雪竇頌提婆宗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盤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旆之下起清風。

父頌吹毛劍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礪不_下。良工兮拂拭未_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洪堂準頌祖意教意

雞寒上機。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常顯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雲門門庭

雲門宗旨。絕斷衆流。不容擬議。凡聖無路。情解不通。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云。天地黑。如何是雲門木馬嘶。云。山河走。如何是學人自己。云。遊山玩水。問。機緣盡時如何。云。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如何是透法身句。云。北斗裏藏身。如何是教外別傳。云。對衆問將來。大約雲門宗風。孤危聳峻。人

難淺泊。非上上根。就能窺其彷彿哉。詳雲門語句。雖有截流之機。且無隨波之意。法門雖殊。理歸一致。要見雲門聲。拄杖子。蹄跳上天。蓋子裏諸佛說法。

要訣

韶陽一派。出於德麟之源。初見睦州。推出秦時之鑽。寄聲象骨。脫却項上之枷。使南離鼻。擲向面前。打東鯉魚。雨傾盆下。稱提三句。關鍵。拈撥一字。機鋒。藏身北斗星中。獨步東山水上。端明願。不犯毫芒。格外縱擒。言前定奪。直是劍鋒有路。鐵壁無門。打翻路布葛藤。剪却常情見解。烈焰寧容淺泊。迅雷不及思量。蓋其見諦寬通。自然受用廣大。花開靈樹。子結香林。振佛祖權衡。開人天眼目。夫何源清流濁。根茂枝枯。妄立道眼因緣。認爲聲色差別。互相穿鑿。滑著語言。取辱先宗。過在後學。此雲門宗風也。

師逢僧必特顧之曰鑑。僧擬議則曰嘆。門人錄爲願鑑嘆。後圓明密刪去願字。爲之抽願。見孫失其旨。當接人之際。以察目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嘗笑之故作偈。有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也難施之語。此篇中所謂妄立道眼因緣。認爲聲色差別者。指此也。新

古德綱宗頌

柳。標橫撐宇宙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水流東。潤朝西。雲起南。樹下北。樹。生錢鄧針挑蜀錦。古松瓊葉落珠盤。折旋未擬經殘雨。沒足

泥塗過鷺單
人天眼目卷之二終

人天眼目卷之三

曹洞宗

洞山和尚。諱良价。生會稽會稽氏。禮五洩山默禪師披剃。得法雲巖曇晟禪師。初住筠州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異端之穿鑿。晚得曹山耽章禪師。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絲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五位君臣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即虛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偏中正者。含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君。云。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如何是

弘二該
之萬二
山就章二
二由
〔威〕一
〔耳〕二
來二
臨一
詳一
詳一
〔時有僧出〕
〔問〕十
如*

●問二因 ●(便)一 ●(出廣燈錄)一 ●(詞雲)口十三字一 ●巴陵二師 ●說二答 ●(問)一 ●雲門二師 ●
(可)十舉 ●供養老僧二報恩 ●(又頌)一 ●下二可 ●(準)一 ●常顯二自然 ●旨歸二者絕 ●
者哉 ●天地黑二山河走 ●山河走二天地黑 ●機緣二機緣盡 ●萬機盡 ●(却)一 ●雲門二其 ●拄杖
二主大 ●杖十(山堂) ●寄聲二浪界 ●南十(山) ●東十(海) ●機二粹 ●指二移 ●劍二箭 ●箭 ●
打鋤二吹翻 ●撒香 ●(風)一 ●爲二謂 ●日十(直觀) ●認二認 ●認 ●智巧二巧智 ●增二續 ●深二
疑 ●洞山和尚二面 ●(生會)刺十四字二(會稽人也俗姓龍氏)八字 ●法十(於洪州) ●[初]一 ●[之]一 ●

—

始末一〇期無雜種 本無雜念

分宮六宅不他宗 六根唯以一機

上和下睦陰陽順 前後一際

共氣連枝器量同 始終無二

欲識誕生王子父 須知向上更有一人在

鶴騰霄漢出銀籠 千聖不傳

朝生 庶生 宰相之子 已落偏位

苦學論情世不詳 有修有證

出來凡事已超倫 雖有修有證 本自尊貴中來

詩成五字三冬雪 染污不得

筆落分毫四海雲 不守住

萬卷積功彰聖代 大功修證

一心忠孝輔明君 知有向上人 始得奉重

鹽梅不是生知得 修證還同

金榜何勞顯至勤 不假修證 不特功勤

末生 有修有證 詳臣位

久棲巖嶽用功夫 有修有證

草榻柴扉守志孤 直是不待功勤 一塵不染

十載見聞心自委 方全肯重

一身冬夏衣緣無 赤履濯濯刺刺

澄凝慈看三秋思 一塵不染

清苦高名上哲圖 學者可以為王尊貴之事

業就親科酬極志 本業成就

比來臣相不當途 雖然如是 功勤不犯

化生 借位明功 將軍位

傍分帝化為傳持 分佛列祖

萬里山河布政威 正令當行

紅影日輪凝下界 從尊貴中來

碧油風冷暑炎時 正布威時 肅敬犯令

高低豈廢尊卑奉 知有底細如解奉重

五符齋途遠近知 為難發也

妙印手持煙塞靜 誰敢當頭

當陽那肯露纖機 始終功勤不犯

內生 亦為內紹 根本同出 臨生同

九重深密復何宜 無言無說正令當行

挂繁絲來顯妙傳 曲為今時

祇奉一人天地貴 奉重內生王子父

從他諸道自分權 雖然言一用 要在一機軸

紫羅帳合君臣隔 入他無異相 體知同一國

黃閣簾垂禁制全 天下晉成正令當行

為汝方隅官屬戀 正是幼生子

遂將黃葉止啼錢 不免種此間

善權志五位王子頌

誕生

貴胤生時輪擬空 玳瑁玉珮處東宮 月堂

照處朝君父 直扣堯階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 金門投策紫微班 台星不

自離養釣 爭得寅昏奉聖顏

末生

貧來今日極清虛 悲喜寥寥一物無 便欲升

為九苞鳳 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 禁城中外化親宣 回途復

妙持金印 正令會無一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 天然尊貴六宮殊 苦封古

殿無人到 造次凡流識得無

永嘉欽功勤五位

到處相逢元不識 有時不識却相逢 師囊無

目還如見 師曠能聽恰似聾

金針密密綉鴛鴦 錦繡綿綿玉線長 挂向春

園人不識 引他蜂蝶過來忙

顏生陋巷不堪憂 終日如愚樂自繇 謾說坐

忘為益矣 累他尼父一場愁

淮南道士著真紅 勿謂情忘色是空 醜罷玉

壇移斗柄 步虛一曲對春風 共功

漢高初起沛豐間 三尺龍泉帝業安 待得叔

孫成禮樂 元來不共汝同盤 功功

寂音說王種內紹外紹

寂音曰 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 皆稱王 然非

有種也 以勤勞而至於焉 高祖之秦王明皇

之肅宗 則以生帝王之家 皆有種 非以勤勞

而至於也 謂之內紹者 無功之功也 先聖

貴之謂之外紹者 借功業而然 故又名曰

借勾 曹山章禪師偈略曰 妙明體盡知傷觸

力在逢緣 不惜中 雲居弘覺禪師曰 頭頭上

了物物上通 只喚作了事人 終不喚作尊貴

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曹山三種墮

曹山云 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 直須回互 夫

取正命食者 須具三種墮 一者披毛戴角 二

者不斷聲色 三者不受食 稠布納問 披毛

期二朝一 朝 唯二種 結十也 慶二冲 冲 不二英 難二然 有 詳臣二將軍 難二聖
功二工 是二受 赤濯濯乾利刺 赤酒酒醴醴 然眉二食笑 含笑 苦二若 終二萬 極志
志 將軍二詳臣 帝化二帝位 來十也 如二始 為二難 難 終二始 終 亦為
一 深密二密處 密處 絲二由 言二六處 六處 知二去 音二皆 幼二幻 問二問
志五位王子二智 智 玉璣二玉璣 昭處二轉側 轉側 微二微 爭二那 苞二包 古二寶
到二侍 清二詳 永嘉功勤百五十四字 紹十新編綱字 動二動 至二致 功一

三種滲漏

在轉位也

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流轉不出此三種

泐潭照三滲漏頌

天下溪山絕勝處，誰能把手共同遊。回頭忽
聽杜鵑語，笑指白雲歸去休。見
昔年曾作參寥客，遍扣玄關緊要脈。更闌墨
汁污皂衫，說向他人人口門空。韻情

洞山三路接人

曹山三種綱要頌

明安三句

琅瑯²³覺答二句²⁴海印信答附

③那因僧請益次乃曰。由僧亦有三句。報答大陽僧問。④如何是平常無生句。耶云。言前無的旨。句下絕追尋。⑤印云。三脚蝦蟆背巨蟹。⑥如何是妙玄無私句。耶云。金鳳不棲無影樹。玉兔何曾下碧霄。⑦印云。白雲覆青山。⑧如何是體妙無盡句。耶云。三冬枯木秀。九

曹山四禁語 戒謂投子

門風惕芙蓉 楷自得 陞古德

妙唱不干舌

死蛇驚出草

○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
○忽然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美蓉
○金鞭遙指玉堂寒。驚起將軍夜出關。三尺
○鐵鐐清四海。攬旗一掃絕癡頑。自得
○死蛇打殺露霜牙。無底籃盛臭莫加。既是毒
呼須善遣。觸他毒氣喪渾家。古德

①〔邪因…曰〕入字二〔瑤瑤山僧昨
 日因譚人請益鄧州大陽和尚三句語山
 僧昔嘗奉侍巾瓶來今日不可不報答他
 大陽和尚去也〕四十四字②③報答大
 陽僧問一語④⑤⑥三句⑦⑧
 ⑨海印信之語甲本以海印信答三句
 之名曰別撰賣山四禁語之前⑩背二
 右一⑪，吞⑫⑬妙二明⑭，明⑮⑯
 飛二紅⑰⑱句二轉一⑲，轉⑳㉑便
 下座㉒雖然如此又不可專負我㉓
 楷十⑲⑳㉔㉕㉖㉗㉘㉙㉚〔古
 德〕一㉛㉜已下甲本記載前後錯雜今
 傍註數字以示次第㉝似二自一⑲，自
 ㉞㉟現二見㊱㊲〔古佛…德〕三十
 字一㊳忽然二若教㊴㊵旗二槍一
 ㊶，槍㊷㊸〔死乾…德〕三十字一㊹

①師二洞山 ②最二窮¹窮² ③以授二付受 ④授二委 ⑤可二得 ⑥(夫)十末 ⑦驗二認 ⑧上人之二去之人 ⑨(當機)十直 ⑩(謂)十機 ⑪(妙在轉位也)一 ⑫謂二爲¹爲² ⑬即二坐 ⑭(語)十智 ⑮分二及 ⑯[中]一 ⑰(謂)十結 ⑱(學者十濁) ⑲見一 ⑳情一 ㉑(語)一 ㉒近¹甚²甚³甚⁴甚⁵甚⁶甚⁷甚⁸甚⁹甚¹⁰甚¹¹甚¹²甚¹³甚¹⁴甚¹⁵甚¹⁶甚¹⁷甚¹⁸甚¹⁹甚²⁰甚²¹甚²²甚²³甚²⁴甚²⁵甚²⁶甚²⁷甚²⁸甚²⁹甚³⁰甚³¹甚³²甚³³甚³⁴甚³⁵甚³⁶甚³⁷甚³⁸甚³⁹甚⁴⁰甚⁴¹甚⁴²甚⁴³甚⁴⁴甚⁴⁵甚⁴⁶甚⁴⁷甚⁴⁸甚⁴⁹甚⁵⁰甚⁵¹甚⁵²甚⁵³甚⁵⁴甚⁵⁵甚⁵⁶甚⁵⁷甚⁵⁸甚⁵⁹甚⁶⁰甚⁶¹甚⁶²甚⁶³甚⁶⁴甚⁶⁵甚⁶⁶甚⁶⁷甚⁶⁸甚⁶⁹甚⁷⁰甚⁷¹甚⁷²甚⁷³甚⁷⁴甚⁷⁵甚⁷⁶甚⁷⁷甚⁷⁸甚⁷⁹甚⁸⁰甚⁸¹甚⁸²甚⁸³甚⁸⁴甚⁸⁵甚⁸⁶甚⁸⁷甚⁸⁸甚⁸⁹甚⁹⁰甚⁹¹甚⁹²甚⁹³甚⁹⁴甚⁹⁵甚⁹⁶甚⁹⁷甚⁹⁸甚⁹⁹甚¹⁰⁰甚¹⁰¹甚¹⁰²甚¹⁰³甚¹⁰⁴甚¹⁰⁵甚¹⁰⁶甚¹⁰⁷甚¹⁰⁸甚¹⁰⁹甚¹¹⁰甚¹¹¹甚¹¹²甚¹¹³甚¹¹⁴甚¹¹⁵甚¹¹⁶甚¹¹⁷甚¹¹⁸甚¹¹⁹甚¹²⁰甚¹²¹甚¹²²甚¹²³甚¹²⁴甚¹²⁵甚¹²⁶甚¹²⁷甚¹²⁸甚¹²⁹甚¹³⁰甚¹³¹甚¹³²甚¹³³甚¹³⁴甚¹³⁵甚¹³⁶甚¹³⁷甚¹³⁸甚¹³⁹甚¹⁴⁰甚¹⁴¹甚¹⁴²甚¹⁴³甚¹⁴⁴甚¹⁴⁵甚¹⁴⁶甚¹⁴⁷甚¹⁴⁸甚¹⁴⁹甚¹⁵⁰甚¹⁵¹甚¹⁵²甚¹⁵³甚¹⁵⁴甚¹⁵⁵甚¹⁵⁶甚¹⁵⁷甚¹⁵⁸甚¹⁵⁹甚¹⁶⁰甚¹⁶¹甚¹⁶²甚¹⁶³甚¹⁶⁴甚¹⁶⁵甚¹⁶⁶甚¹⁶⁷甚¹⁶⁸甚¹⁶⁹甚¹⁷⁰甚¹⁷¹甚¹⁷²甚¹⁷³甚¹⁷⁴甚¹⁷⁵甚¹⁷⁶甚¹⁷⁷甚¹⁷⁸甚¹⁷⁹甚¹⁸⁰甚¹⁸¹甚¹⁸²甚¹⁸³甚¹⁸⁴甚¹⁸⁵甚¹⁸⁶甚¹⁸⁷甚¹⁸⁸甚¹⁸⁹甚¹⁹⁰甚¹⁹¹甚¹⁹²甚¹⁹³甚¹⁹⁴甚¹⁹⁵甚¹⁹⁶甚¹⁹⁷甚¹⁹⁸甚¹⁹⁹甚²⁰⁰甚²⁰¹甚²⁰²甚²⁰³甚²⁰⁴甚²⁰⁵甚²⁰⁶甚²⁰⁷甚²⁰⁸甚²⁰⁹甚²¹⁰甚²¹¹甚²¹²甚²¹³甚²¹⁴甚²¹⁵甚²¹⁶甚²¹⁷甚²¹⁸甚²¹⁹甚²²⁰甚²²¹甚²²²甚²²³甚²²⁴甚²²⁵甚²²⁶甚²²⁷甚²²⁸甚²²⁹甚²³⁰甚²³¹甚²³²甚²³³甚²³⁴甚²³⁵甚²³⁶甚²³⁷甚²³⁸甚²³⁹甚²⁴⁰甚²⁴¹甚²⁴²甚²⁴³甚²⁴⁴甚²⁴⁵甚²⁴⁶甚²⁴⁷甚²⁴⁸甚²⁴⁹甚²⁵⁰甚²⁵¹甚²⁵²甚²⁵³甚²⁵⁴甚²⁵⁵甚²⁵⁶甚²⁵⁷甚²⁵⁸甚²⁵⁹甚²⁶⁰甚²⁶¹甚²⁶²甚²⁶³甚²⁶⁴甚²⁶⁵甚²⁶⁶甚²⁶⁷甚²⁶⁸甚²⁶⁹甚²⁷⁰甚²⁷¹甚²⁷²甚²⁷³甚²⁷⁴甚²⁷⁵甚²⁷⁶甚²⁷⁷甚²⁷⁸甚²⁷⁹甚²⁸⁰甚²⁸¹甚²⁸²甚²⁸³甚²⁸⁴甚²⁸⁵甚²⁸⁶甚²⁸⁷甚²⁸⁸甚²⁸⁹甚²⁹⁰甚²⁹¹甚²⁹²甚²⁹³甚²⁹⁴甚²⁹⁵甚²⁹⁶甚²⁹⁷甚²⁹⁸甚²⁹⁹甚³⁰⁰甚³⁰¹甚³⁰²甚³⁰³甚³⁰⁴甚³⁰⁵甚³⁰⁶甚³⁰⁷甚³⁰⁸甚³⁰⁹甚³¹⁰甚³¹¹甚³¹²甚³¹³甚³¹⁴甚³¹⁵甚³¹⁶甚³¹⁷甚³¹⁸甚³¹⁹甚³²⁰甚³²¹甚³²²甚³²³甚³²⁴甚³²⁵甚³²⁶甚³²⁷甚³²⁸甚³²⁹甚³³⁰甚³³¹甚³³²甚³³³甚³³⁴甚³³⁵甚³³⁶甚³³⁷甚³³⁸甚³³⁹甚³⁴⁰甚³⁴¹甚³⁴²甚³⁴³甚³⁴⁴甚³⁴⁵甚³⁴⁶甚³⁴⁷甚³⁴⁸甚³⁴⁹甚³⁵⁰甚³⁵¹甚³⁵²甚³⁵³甚³⁵⁴甚³⁵⁵甚³⁵⁶甚³⁵⁷甚³⁵⁸甚³⁵⁹甚³⁶⁰甚³⁶¹甚³⁶²甚³⁶³甚³⁶⁴甚³⁶⁵甚³⁶⁶甚³⁶⁷甚³⁶⁸甚³⁶⁹甚³⁷⁰甚³⁷¹甚³⁷²甚³⁷³甚³⁷⁴甚³⁷⁵甚³⁷⁶甚³⁷⁷甚³⁷⁸甚³⁷⁹甚³⁸⁰甚³⁸¹甚³⁸²甚³⁸³甚³⁸⁴甚³⁸⁵甚³⁸⁶甚³⁸⁷甚³⁸⁸甚³⁸⁹甚³⁹⁰甚³⁹¹甚³⁹²甚³⁹³甚³⁹⁴甚³⁹⁵甚³⁹⁶甚³⁹⁷甚³⁹⁸甚³⁹⁹甚⁴⁰⁰甚⁴⁰¹甚⁴⁰

古德綱宗頌

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固宜善保護。銀燭盛雪。明月藏鷺。顛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娑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鼎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通

人天眼目卷之四

溥仰宗

師諱靈祐。福州長溪人。趙氏子。得法於百丈海和尚。初至大潯。木食澗飲。十餘年始得仰山慧寂禪師。相與振興其道。故諸方共稱曰潯仰宗。

三種生

師謂仰山曰。吾以鏡智爲宗要。出三種生。所謂想生相生流注生。楞嚴經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之知覺。想生卽能思之心雜亂。相生卽所思之境歷然。微細流注。俱爲塵垢。若能淨盡。方得自在。後有僧問石佛忠禪師。如何是想生。忠云。兔子望月。如何是相生。忠云。山河大地。如何是流注生。忠云。無間斷。

想生四願石佛

密密潛行世莫知。箇中已是涉多岐。如燈焰焰空紛擾。急急歸來早是遲。

相生

法不孤生仗境生。纖毫未盡遂崢嶸。回光一
擊便歸去。幽鳥忽聞雙眼明。

流注_①生

塵塵聲色了無窮。不離如今日用中。金鎖玄關輕掣斷。故鄉歸去疾如風。

圓相因起

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識記傳。於仰山。遂目爲滌仰宗風。明州五峯良和尚。嘗製四十則。明教嵩禪師。爲之序稱道其美。良曰。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箇。授與老僧。國師示寂時。復謂予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道。次第傳授。無令斷絕。吾詳此識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當奉持。仰山旣得遂焚之。源一日又謂仰山曰。向所傳圓相。宜深祕之。仰曰。燒却了也。源云。此諸祖相傳至此。何乃燒却。仰曰。某一覽已知其意。能用始得不可執本。

⑤⑥〔國師…曰〕九字二〔乃
 曰〕二字每⑤⑦道二教⑤⑧教
 ⑤⑨〔吾詳…躬〕八字一
 ⑥⑩〔仰山…差失〕九十一
 ⑥⑪〔遂將其本過〕與山日接得
 一覽便將火燒却耽遲一日間
 前來諸相甚宜穩惜山日當時
 看人便會唯老源曰吾此法門
 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
 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美之
 山日蘇軾一寶已知其意但用
 得不可親本也源曰然雖如此
 於子即得後人信自然及山日
 和尚若娶重緣不難即重集一
 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但⑥
 百二十八字⑥⑫能二但⑥⑬
 ⑥⑭〔始…一〕

①須二雅②容二留③鴻二叶④開二該⑤該⑥類二類*⑦爲二無⑧者二翻⑨生二林⑩林⑪「啗當一非也」
三十六字⑫收二垂⑬宜二其⑭翌二五⑮正二不⑯不二必⑰離二离⑱通宗一宗通⑲繫二係
⑳裡二絮㉑女二兒㉒趙氏一傳宗四十五字二「人也俗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
師發明大事出世住嵩山慧寂禪師父子無事不舉無事不知從來仰山道價大振諸方尊宿來所推之爲仰宗」七十九字㉓隨十
（一）㉔相二生㉕則二即㉖知二正㉗斯十（仍領曰）㉘額石佛①㉙燈二何㉚歲二卒㉛鳥起
四二夢一開②夢一開③生④經二龍⑤於二子⑥四二五⑦五⑧傳二得⑨當時傳得⑩共⑪十九

下金鈴甚。人解得。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此法眼所立綱宗也。

華嚴六相義



此六相義。舉一齊收。一一法上。有此六義。經中爲初地菩薩說也。

六相義頌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萬象。明明無理事。

論華嚴六相義

若究竟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能住法施爲。自忘能所。隨緣動靜不礙有無。具大總持。究竟無過矣。此六相義。是辨世間法。自在無礙。正緣顯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知總持門。不墮諸見。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忘。維總同時。繁興不有。疑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絕成壞之旨。今依因門智照。古德略以喻。六相者。一總二別三同四異五成六壞。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椽等是別相。椽等諸緣和合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椽等諸緣。遞相互望。一一不同名異相。椽等諸緣。一多相成。故名成相。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名壞相。則知真如一心爲總相。能攝世間出世間法故。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

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爲壞。又云。二總相者。一合多德故。二別相者。多德非一故。三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四異相者。多義不相似故。五成相者。緣此諸義緣起成故。六壞相者。諸緣各住自性不移動故。此上六相義者。是菩薩初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別逐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位即佛階。宛然。重重磨鍊。本位不動。斯則同異具濟。理事不差。因果無虧。迷悟全別。欲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缺一不可。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善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見宗顯錄。

卽物契神。頌

勤求勝。積功。理契古。人同。同得妙何處。潤松西北風。

示機

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也不會。綠水青山。

毘盧頂上

一真收不得。萬類莫能該。蚊子生頭角。泥鰍上雲臺。

迦葉門前

靦面露堂堂。全機不覆藏。剎竿頭上卓。紅日上扶桑。

三界。惟心

三界。惟心。萬法澄。盤鏡釵釧一同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萬法。惟識

不會出世立功勳。萬國文明草木春。野老不知養力。擊壤打鼓祭江神。

總

不移寸步越河沙。地獄天堂混一家。佛祖位中消息斷。何妨盡賞洛陽花。

韶國師宗風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韶國師四料揀古德

聞開放

密室開金鎖。閑步下松門。護將無孔笛。吹出風遊雲。

古德

風遊雲。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

百丈

聞不開收

古松搖撥般者。幽鳥啼真如。況有歸真處。長安豈久居。

解語非千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

不聞聞

陽鳥啼聲啼。桃花笑臉開。芒鞋青竹杖。終日自徘徊。

不聞不聞

胡波生元是水。空性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鑊錢。

不聞不聞

夜月輝肝膽。松風貫鬚髯。脫然聲色外。切忌犯當頭。

不聞不聞

理。理事兩俱忘。誰人敢度量。渾。命無縫罅。遍界不曾藏。

①(法眼)十六②③意十(絕名字)④(絕名字)⑤⑥知二智⑦維二慧⑧⑨則一⑩⑪二由⑫⑬見宗鏡錄⑭⑮卽字前行甲本有法眼頌三字⑯⑰頌一⑱⑲續二⑳㉑人二今⑳㉒今⑳㉓五⑳㉔五⑳㉕上二倒⑳㉖惟二唯⑳㉗業二摩⑳㉘文二分⑳㉙分⑳㉚續十⑳㉛流二總⑳㉜總⑳㉝佛二祖佛⑳㉞風十⑳㉟德十⑳㊱續十⑳㊲續十⑳㊳古德⑳㊴此四甲本以百丈端頌之題目輯出法眼門竟之前⑳㊵百丈⑳㊶底二談⑳㊷事二智⑳㊸命二識

汝說諸信永無迷。其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便謂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八平等性智心無病。七妙觀察智見非功。六成所作智同圓鏡。五五八。果六七。因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轉名不處不留情。緊與永處那伽定。修證。

○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六塵 六識

般若經云。六根六塵成十二塵。添六識和合爲十八界。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塵謂六塵。楞嚴云。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也。華嚴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起信又云。三界虛偽。惟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也。毘婆沙論問曰。心意識有何差別。答曰。無有差別。即心是意。意即是識。皆同一義。如火炎。亦名焰亦名熾。般若又曰。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者也。祖師云。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謂之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然雖如是。蹉過者極多。錯會者不少。

○ 第七末那識轉平等性智

楞伽云。末那者。此云染污意。恒審思量。故名傳送識。佛與大惠謂。廣說有八。略說有二。內現識計爲我。屬賴耶。外分別事識計爲我。屬前六識。真即識實性。亦屬賴耶淨分。故

有龜細者。謂三細六龜。龜細二識者。皆依無明住地而起。以根本無明動彼靜心。而起細識。依此細識轉起龜心。以無明爲本。依無明爲因。生三細不相應心。依境界爲緣。生三龜相應心。故云。龜細二識。各具二因。方得生住。現識者。起信云。不相應心也。依不思議熏故得生。依不思議變故得住。此現識所現境界。動彼心海。起諸事識之浪也。分別事識者。起信云。相應心也。依境界故得生。依海心故得住也。此二識者。皆是無明。熏習真如。成染緣起也。論曰。當知無明能主一切染法。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諸經要集云。識自下上至。上至頭面滅者生天。上至心滅者不失人身。上至頭面滅者生天。至頂滅者永斷輪迴。自下至腰滅者鬼趣。下至足滅者地獄。論曰。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惟一真心矣。

○ 八阿賴耶識轉大圓鏡智

宗鏡云。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亦名含藏識。亦名八王子。亦名八解脫。亦名八丈夫。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七八二識不相離。解深密經云。此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爲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此阿賴耶者。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含藏識。如明鏡不與影。象合。而含影。象亦名如來藏識。伽陀云。諸法於藏識。識於法亦爾。更互爲因相。亦互爲果相。楞伽云。若不著二乘外道諸見。方能如

實修行。摧破他論惡見。及舍我執等。能以妙慧。所依識者。即四智轉八識也。入如來自證地者。言與諸佛同得同證也。楞伽。經佛語大惠云。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爲因。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受之。無差別相。各了自境。注云。彼諸識等。各了自境者。此名八識俱能分別自境故。不知。惟是自心妄現也。謂色是眼識境。乃至賴耶見分。是第七識境。根身種子器界。是藏識境。然此八識。離如來藏。無別自體。以衆生不知故。執爲八識之名。諸佛證得之故。能成四智之用。若昧之則八識起執藏之號。七識得染污之名。六識起遍計之情。五識狗根塵之相。若了知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源。一自它之性。第六起觀察之妙。轉正法之輪。五識與所作之功。乘應化之迹。斯則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不分其理。而分其事。但伏六識不取塵境。故名識滅。是故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狂心不歇。歇則菩提。垢淨心明。本來是佛。

○ 第九阿陀那識

亦名純淨識。合論曰。寄說阿陀那識。此云爲第九純淨識。如五六七八等識。常依九識。以依止。凡愚不了。妄執爲我。如水暴流不離水體。諸波浪等。以水爲依。故五六七八識。常以淨識爲依。何謂九爲淨識。爲二乘人久在生死業種。六七八識有怖畏故。恐彼難信。方便於生死種外。別立淨識。使令悲智漸漸得生

①智十(何更問耶) ②便二別 ③(八)一 ④(七)一 ⑤(六)一 ⑥(五)一 ⑦(果)一 ⑧(因)一 ⑨(轉名不識)一 ⑩(傳證)一 ⑪(證)十(起) ⑫(心)意諸二心(意)識 ⑬(信)十(證)* ⑭(則)二即 ⑮(即)心二心即 ⑯(與)二語 ⑰(語) ⑱(以)一 ⑲(二)二 ⑳(主)二生 ㉑(識)已二已 ㉒(象)二象* ㉓(舍)二捨 ㉔(經)一 ㉕(之)二而 ㉖(名)二明 ㉗(明) ㉘(源)二原 ㉙(以)二爲 ㉚(而)爲

按三身四智諸說。探撫經論。援據詳明。與
遜仰辨識處。大相關係。可資深禪正修者。
不蹈旁蹊而行正路。故予有取焉。往往同
流之士。必謂。吾單傳直指之宗。何藉此爲。
殊不知。學道者。爲心意識之所困苦甚矣。
虛明自照。本自無它。境風搖搖。倏然走作。
通人達士。猶未免焉。況其下者乎。可無方
便觀照之力乎。倘因去披剝之說。破其虛
妄。掃其窠窟。卽吾受用處。皆大圓鏡智也。
精金萬鍛。不再鑪矣。

石頭參同契 雪竇著語 ⑤新添

竺土大仙心	人能壽	靈源明皎潔	執事元是迷	門門一切境	迴而更相涉	色本殊質像	開合上中言	四大性自復	火熱風動搖	眼色耳音聲	然於一法重	本末須歸宗	當明中有暗	當暗中有明
誰是	能壽	生何阿掌	兩手開阿	從長短	杖短是	開便	負人不	依所	春水	海晏	重報	唯我	暗必	一見
東西密相付	道無南北祖	枝派暗流注	契理亦非悟	迴互不迴互	不爾依位住	聲元異樂苦	明明清濁句	如子得其母	水濕地堅固	鼻香舌鹹醋	依根葉分布	尊卑用其語	勿以暗相遇	勿以明相觀
惜取	眉狀	相許未	拈却也	換以頭	莫錯	定同聲	掛口宜	也可知	從且	可惡	好明	令犯	非明	說無

萬物自有功_{事止}。當言用及處_{十字}。事存函蓋_{看仔細}。理應箭鋒_{挂莫教錯}。承言須會宗_{非明}。勿自立規矩_{梁出辯}。觸目不會道_{又何必}。運足焉知路_遠。進步非近遠_{高彌}。迷隔山河_{故和彌}。謹白參玄人_{同歸}。光陰莫_{誠哉是言也}。虛度_{言也}。

寂音曰：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序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旨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承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

五問

此蓋當時義學之徒，相與造說，誣罔先聖，非毀禪宗。而自聰禪師問達觀頤和尚，凡五問欲杜邪謬，故辯詳之。

僧自聰問達觀頤和尚曰：諸經論家多言：西天自迦葉至師子尊者，祖師相傳，至此斷絕。其實如何？答曰：吁！如此說者，生滅心也。不知爲法惜人。螢闌杲日，雀填滄海，枉勞形耳。且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度婆舍斯多，衆出達磨達。其緣具在唐會稽沙門靈徹序金陵沙門法炬所編寶林傳，并據前魏天竺三藏支彌梁樓續法記。具明師子尊者遇難以前傳。

衣佛法之事從大迦葉爲首直下血脈。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卽唐土初祖也。原支彌梁樓三藏來震旦。抵洛陽白馬寺。時卽前魏帝道卿公景元二年辛巳歲也。師子入越方二年矣。以是顯知。經論諸師誣罔後昆。吁哉奈何。問曰。達磨大師自西天帶楞伽經四卷來是否。答曰。非也。好事者爲之耳。目達磨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有四卷經耶。聰曰。寶林傳亦如是說。願曰。編修者不暇詳討矣。試爲子圖評之。夫楞伽經三譯。而初譯四卷。乃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所譯。次十卷元魏時菩提流支譯。流支與達磨同時。下藥以毒達磨者。是也。後七卷唐天后代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以此證之。先後虛實可知矣。仰山寂禪師亦嘗辯此。其事甚明。

問曰。傳法偈無翻譯。暨付法藏傳中無此偈。以因致諸家多說無據。願垂至誨。答曰。噫。子孫支分是非蜂起。不能根究耳。只如達磨未入此土。已會唐言。何以知之。初兄梁武帝時對問。其事卽可知矣。後又二祖可大師。十年侍奉。以至立雪斷臂。志求祖乘至勤誠矣。後達磨告曰。吾有一袈裟付汝爲信。世必有疑者云。吾西天之人。子此土之子。得法實信。汝當以吾言證之。又云。自釋迦聖師至般若多羅。以及於吾。皆傳衣表法。傳法留偈。吾今付汝。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因引從上諸祖偈。一

①微一深②再一載③〔新添〕一④⑤更一辨⑥辨⑦視一視⑧扛一柱⑨辯一辯⑩故一固⑪盧一盧⑫便十(拙)⑬〔乃知…又〕十字⑭〔又開通發揚之〕六字⑮微一微⑯聯⑰耳一耳⑱辯一辯⑲〔殊〕十不⑳具一具㉑金一朱㉒修一集㉓〔昨〕一㉔評一詳①詳②藥以毒一落藥②〔是〕一③我一至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一授之。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以此則知達磨付二祖決矣。此乃單傳口授。何暇翻譯哉。

問曰。天台尊者一心三觀法門。與祖師意如何。答曰。子若不問吾難。以言也。吾嘗見教中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且不在三乘五教之內。原佛祖之教。皆有傳授。昔聞大師。於藏中得龍樹所造中論。覽至第四卷。破諸法性有定性則無因果等事。如頌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次頌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繇此述一心三觀。曰空曰假曰中。若據教意。大凡一偈。皆有四句以成其意耳。智者雖為三觀似枝蔓。又未詳傳授。因此便言。遠稟龍樹。以樹為祖。近稟思大。則可知矣。若問世承稟。吾恐後世必有聰利之人。空看佛經。自稟釋迦。豈其然乎。良繇智者具大福德智慧辯才。累為帝師故。成一家之說。辭博理微。而後世子孫。稱傳祖教。乃番毀師子尊。親付法與婆舍斯多。以至此士六祖傳衣付法。以為邪解。嗚呼。吾若備論。即成是非。子自詳之。

問曰。自達磨至此士。因何諸祖師言教。與西天諸祖泊六祖已上不同。牛頭一宗。北秀荷澤。南岳讓青。原思。言句漸異。見解差殊。各黨師門。互毀盛至。如何得息諍去。答曰。怪哉此問。且祖師來此土。如一樹子就地下種。因緣和合而生芽也。種即達磨并二祖也。枝葉即道副總持道齊之徒也。泊二祖為種。三

祖為芽。乃至六祖為種。南岳讓為芽也。其牛頭神秀荷澤等。皆枝葉耳。然六祖下枝葉繁茂。生子亦多。其種又逐風土所宜。採取得葉貴葉。得枝貴枝。亦猶樹焉在南為橘。在北為枳。雖形味有變。而根本豈變乎。又類日為在東為朝。在西為暮。日亦逐方而轉。則輪影也。其空則不轉必矣。得何怪哉。子但了其內心。莫隨其外法。內心者脫其生死。外法者逐其愛惡。愛惡生則去佛祖遠矣。為子等間。籤出正宗及橫枝言句。各於後述其繇序。令學者明其嫡庶者矣。

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

皇朝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為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出黃蘗運。大潯祐。一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大仰寂。故號大仰宗。八十四人。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宗。法眼宗。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閑。閑得文真。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洞山得曹山寂。是為曹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湛宮人。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義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還湛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人。姓張

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律師符載所撰碑。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托人摺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唯丞相無盡居士。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王道悟下。出個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後於達觀顯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繇以遍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死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咲。略書梗概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宗門雜錄卷之五

人天眼目卷之六

宗門雜錄

巖頭三句

咬去咬住 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① 探取二 ② 十律 ③ 十律 ④ 十律 ⑤ 十律 ⑥ 十律 ⑦ 十律 ⑧ 十律 ⑨ 十律 ⑩ 十律 ⑪ 十律 ⑫ 十律 ⑬ 十律 ⑭ 十律 ⑮ 十律 ⑯ 十律 ⑰ 十律 ⑱ 十律 ⑲ 十律 ⑳ 十律 ㉑ 十律 ㉒ 十律 ㉓ 十律 ㉔ 十律 ㉕ 十律 ㉖ 十律 ㉗ 十律 ㉘ 十律 ㉙ 十律 ㉚ 十律 ㉛ 十律 ㉜ 十律 ㉝ 十律 ㉞ 十律 ㉟ 十律 ㊱ 十律 ㊲ 十律 ㊳ 十律 ㊴ 十律 ㊵ 十律 ㊶ 十律 ㊷ 十律 ㊸ 十律 ㊹ 十律 ㊺ 十律 ㊻ 十律 ㊼ 十律 ㊽ 十律 ㊾ 十律 ㊿ 十律

心。*堂云。切忌違時失候。*國云。箭鋒相值不相饒。雪云。自折合取。

寶鋒慈鑒。頌

銅頭鐵額百家冤。一喝雙分。體用全。三尺吹毛定寰宇。臨行。減向。隨處。隨濟。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客眼定動。東海鯉魚飛上天。雲門。

一箇撒開千萬箇。簾箕解說無生話。草堂睡起嘴盧都。寂子要須原夢破。仰。

紫庭黃閣帶春溫。寢殿無人侍至尊。長愛百司分職處。玉鞭敲鐙出金門。曹洞。

溪光野色浸樓臺。一笛遙聞奏落梅。風送斷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法眼。

圓悟五家宗要

全機大用。棒喝交馳。劍刀上求人。電光中垂手。臨濟。

北斗藏身。金風體露。三句可辨。一鐵遶空雲門。

君臣合道。偏正相資。鳥道玄途。金針玉線。曹洞。

師資唱和。父子一家。明暗交馳。語默不露。仰。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句裏藏鋒。言中有響。法眼。

五家改聲換調。展。托妙門。易俗移風。千方百面。盡向無中唱出。曲爲初機。若是俊。

流。不留朕跡。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然則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入草尋人。聊通一線。機前有準。撥而則乖。句下無私。動成窠臼。

靈鋒寶劍。觀。面堂堂。滯殺迷封。不堪種草。

楊無爲頌五宗

正法眼藏。隨處邊。黃髮老婆大愚饒舌。臨濟。玉馬上金梯。胡人白晝迷。直饒機掣電。也是鈍根師。雲門。

長一。劃短。短一。劃長。曲直方圓。微應宮商。江邊餅。無人買空。使胡僧笑一場。仰。

丹山鸞鳳來阿閣。祕殿蕭韶奏九成。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猶聽靜鞭聲。曹洞。

日。燦花爭發。林深鳥不驚。漁舟過南岸。潮打石頭城。法眼。

三種法界。古德

佛未出世時如何。天下太平。出世後如何。特地一場愁。出與未出時如何。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如何是法身。山花開。似錦。湖水綠。如藍。如何是法身。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如何是法身。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五眼

如何是肉眼。情愛何足貴。貪嗔事轉多。如何是天眼。恢恢常不漏。歷歷太分明。如何是慧眼。金地遙招手。江陵暗點頭。如何是法眼。青山常不露。遍界不曾藏。如何是佛眼。慈悲利一切。方便有多門。

三寶

如何是佛。何處不稱尊。如何是法。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如何是僧。閑持經卷倚松立。借問客從何處來。

拄杖話

如何是爾有。拄杖子。甚逢敵手難藏行。如何是爾無。拄杖子。琴遇知音始好彈。如何是拄杖子。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句意

句到意不到。古澗寒泉湧。青松帶露寒。意到句不到。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意句俱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意句俱不到。青天無片雲。綠水風波起。

六祖問答

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遍界香。又云。踏破錢圍山。

二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又云。提携天下。

三祖一罪身。覓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又云。捏目強生花。

四祖一隻虎。威雄震十方。聲光動寰宇。又云。眼光百步威。

五祖一株松。不圓標境致。且要壯家風。

六祖一張碓。踏著關板子。方知有與無。

十無問答

無爲國。高臥凌皇。上。行歌帝舜時。無星秤。斤兩甚分明。無根樹。不假東皇力。常開優鉢花。無底鉢。托來藏日月。放下貯乾坤。無絃琴。不是知音莫與彈。無底船。空載月明歸。無生曲。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無孔笛。等閑吹一曲。共賞太平時。無聚鎖。型開難動手。合定不通風。又云。金槌擊不動。無底籃。能收四。

①值二柱②擲③寶鋒三寶華佛④頌十(五宗)⑤二嘴⑥二照⑦二擲⑧二擲⑨二擲⑩二擲⑪二擲⑫二擲⑬二擲⑭二擲⑮二擲⑯二擲⑰二擲⑱二擲⑲二擲⑳二擲㉑二擲㉒二擲㉓二擲㉔二擲㉕二擲㉖二擲㉗二擲㉘二擲㉙二擲㉚二擲㉛二擲㉜二擲㉝二擲㉞二擲㉟二擲㊱二擲㊲二擲㊳二擲㊴二擲㊵二擲㊶二擲㊷二擲㊸二擲㊹二擲㊺二擲㊻二擲㊼二擲㊽二擲㊾二擲㊿二擲

大海、包、括五須、彌

●一喝分五教新增

淨因歸庵成禪師。同法真因悟慈受并十大法師。齋於太尉陳公良弼府第。時徽宗私幸。觀其法會。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禪家一喝。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師頷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成須臾又召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成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成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而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成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身起於坐。再拜於成

之前。成復爲善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遍無餘。於是四衆歡喜。聞所未聞。龍顏大悅。謂左右侍臣曰。禪師有如此玄談妙論。太尉啓曰。此乃禪師之餘論耳。

●禪林方語新増

蠟人向火	大象渡河	趁狗跳牆
德山羅漢	封后先生	徐六撥板
清平渡水	把臂投衙	半夜教化
金山埠岸	質庫典牛	木匠檣棚
嘉州石像	湖南長老	檣棚過狀
矮子泥壁	常州打耶	湖角水牛
尼寺裏髮	青平賣油	臘月扇子
急水打毬	聚縣茶瓶	溫州魚羹
水浸金山	石人腰帶	昌州海棠
箇州石匠	雲居羅漢	鳳林叱之
紙馬入火	張良受書	太公釣魚
梁山頌子	狗咬枯骨	李靖三兒
乞兒拄杖	馬喫菜子	矮子看戲
新昌石佛	鬼子望月	羅公照鏡
黃犬渡河	蕭何制律	驢唇先生
波斯落水	矮子渡河	茄山土地
新羅草鞋	道士打槌	秀才使牛
雲居土地	果州飯布	火燒香船
壁上掛盤	投子道底	雲門道底
蛇入竹筒	汾陽道底	溪山道底
興化道底	仰山道底	玄沙道底
雪峯道底	金牛道底	普化搖鈴
趙州道底		

洞庭秋月 江天暮雪 烟寺晚鐘

山市晴嵐 平沙落雁 漁村夕照

遠浦帆歸 瀟湘夜雨 仙陀婆

猩猩著草鞋 黑地裏穿針

一馬生三寅 義眉白長老

未明三八九 深山裏土地

蚊子上鏡牛 關市裏大虫

老鼠搬生姜 泗洲見大聖

鹽棟濕處尿 烏龜陸地行

●莫徑人設齋 謝三娘秤銀

鄧道士磨墨 胡孫倒上樹

赤土塗牛欄 軍營裏大王

飯店裏匙筋 赤土畫簸箕

胡孫喫毛虫 市袋裏老鴉

十字街頭碑 壁上畫風車

胡孫騎鯨背 胡孫人布袋

四八郎象鼻 鄧州出曹門

天津橋上漢 辯才逢蕭翼

關市裏老鼠 東村王大姊

盤陀石上藕 波斯喫胡椒

貓兒喫彩鳳 饅飯泥茶爐

藕絲牽大象 大虫看水磨

馬道人賣墨 十八畝肥田

小巫見大巫 王小破草鞋

豆八布彩穿 小慈訪大慈

波斯入關市 半夜放烏鷄

鬼子喫牛欄 十二丈鐘樓

老鼠喫生姜 龜老送燈臺

邯鄲學唐步 韓信臨朝底

●括二納● 甲本此次鼓山挂十無須有之註出煩雜別附卷末 甲本此項無 丙二改 甲本此項無 莫徑二載 彩二 杉



古廟裏獅子 臨崖看詩眼
波斯照古鏡 海上明公秀
瓜洲買瓜漢 普州人送賊
從來柳下惠 六日權成屠
蘇郎中腦蓋 潘閣倒騎驢
秦時轆轤鑽 大虫裏紙帽
堂前賣果子 真州問長蘆
和尚扛木頭 君子可八
布袋裏盛錐子 功德天黑暗女
大食波斯索渡船 赤洪崖打白洪崖
百尺竿頭五兩垂 許一艘不識林禽
謝三娘不識舍字 泊合打破蔡州
刺竿頭上風車子 太山廟裏紙錢
銅沙羅裏滿盛油 十字街頭碌磚
赤脚踏斯入大唐 福州人喫荔枝
孔明廟裏彈指 此地無金二兩
謝三娘不識四字 俗人沽酒三升
眞性偏

蓮磨西來九年。面壁獨神光立雪斷臂自證。巧說不得。只許心傳。上根既契。便欲西歸。猶憐中下之機。強留二十字。稱云眞性偏。翻復讀之。成四十韻。各有旨趣。蓋爲老婆心切。狼藉不少。庶幾後代兒孫。因指見月。儻有個漢。向性字未形之前。領略。文彩自彰。匪從他得。翻喚老胡正好。痛與拄杖。

人天眼目卷之六終 靈隱慧昭大師可光述

大元延祐重刊人天眼目後序

昔越山晦菴昭禪師。於宋淳熙間。編集五家宗旨。名曰人天眼目。流布叢林。傳寫既久。未免有烏焉亥豕之誤。其寫本亦多不同。曰彼曰此。互有得失。暇日參考同異。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妄者削之。猶慮未善。然其元本排列。五宗亦失師承次第。今改正之。初列臨濟。繼仰。蓋此二宗。同出南岳馬祖下。次列曹洞雲門法眼。蓋此三宗。同出青原石頭。又近世有人。假託丘玄素之名。僞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禪師碑。載天王嗣馬祖接龍潭德山雪峯。遂移雲門法眼二宗。過馬祖下者極可笑也。按荊州新舊圖誌。並無城西天王寺。其僞碑妄天王因緣語句。盡是城西白馬寺曇照禪師事實。此曇照事實。具述荊州舊圖誌。及景德傳燈錄。可考。況是天皇嗣石頭接龍潭。

備載傳燈及高僧傳。德山碑及雲門法眼下諸師語錄。與夫前代五宗綱要。有數十處。祭如日星。可以祛天下後世之惑。可以證前後編集之訛。今吉安路福州大明蘭若。遂毀諸梓。與禪學者共之。覽此集者。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灼然開口。不在舌頭上。其或未然。劍去久矣。

龍潭考

宋景德傳燈。止載天皇悟嗣石頭。而不知同時有二道悟。一嗣馬祖。住荊州城西天王寺。撰南嶽碑圭峯答義相國宗趣狀。權德輿撰馬祖塔銘。皆可據。及後達觀顯所引丘玄素符載二塔銘。載之益詳。此無可疑者。但丘銘中。以龍潭信嗣天王悟。此則不能無疑焉。予嘗考雪峯語錄。峯對闍王。自稱得先德山石頭之道。又鼓山晏國師語錄序中。亦稱晏爲石頭五葉孫。此二書在五代之際。去龍潭不遠。豈應遽忘其所自哉。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一也。又龍潭信家居荊州城東天皇巷。以賣餅爲業。日以十餅饒天皇和尚。皇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其別有旨邪。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縣是服勤左右。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

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二也。又信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爲汝低頭。何處不指示汝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又一日問。從上相傳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於長蘆。據此則知。龍潭信所嗣者。天皇悟非天王悟。其證三也。今此三段所證昭彰如是。而丘玄素塔銘中。以龍潭嗣天王。何得獨異。察知。明是後人。妄將崇信。改入天王塔銘中。以爲爭端耳。不然必將前三段所證之文。一筆抹去。而後可以成其說也。又張無盡嘗謂。雲門機鋒似臨濟。宜爲馬祖之後。此則齊東野人之語也。古來同稟一師。而機鋒各別者多矣。豈必盡同。如雲門法眼。同出雪峯。若雲門。當歸馬祖。則法眼又當歸石頭耶。如丹霞投子機鋒。不亞臨濟。香山與三聖。皆失機於石室。則丹霞投子石室。又當改入馬祖下耶。又如南泉父子。皆馬祖之嗣也。而不用棒喝。潘山父子。皆百丈之嗣也。而不事孤峻。又當改入石頭下耶。且予嘗考雪峯全錄。其禪備衆格。波瀾瀾大。故其語。有時似臨濟。有時似曹洞。其徒如玄沙長慶保福鼓山安國清鏡等皆然。即雲門雖機用獨峻。而實語不十成。機不觸犯。且

歷參曹山疎山九峯乾峯。其語具在。如三種病二種光等語。則全本乾峯。此尤其顯然者也。豈可謂其同於臨濟當嗣馬祖下也。無知之徒固難與辯。高明之士。可考而知。故作是以告天下智者。幸詳察焉。見永覺晚錄

重修人天眼目集後序

一法支爲五宗。宗各有旨。透夫旨之所歸。則一法五宗舉不得避。今乃不然。捕躡五宗之影迹。撥拾前言之殘賸。宗旨果在是乎。古人之句死句也。而足爲活人之具。句非死活也。不則人死句死。淳熙間。越山有昭晦巖者。哀類五宗機語之要。曰人天眼目。納子到今傳抄。人有其書。徒珍藏如左券。魚魯之殊差之不理。而互有增損。獨未知初出之本果何如也。余病其然。輟應酬之冗。蒐酌而是正之。稍得其所要。俾後進知從上宗門爪牙之爲人。蓋如此。既而自驕曰。言句竄竄。今時學者之大病也。竊以訓徒不攻其所重。而反以從之。是壅其病帶也。然既病矣。即此而藥之。顧所用何如。且宗旨果不在是乎。若吾儕由此而益明夫宗猷。不讓於古。豈不是以眼目夫人天哉。因書其後。時寶祐歲次戊午。休夏後五日。慈雲住山

物初大觀序

是書之所由作者。備見於晦岩物初兩翁序

跋矣。雖然。趙宋全盛之時。南詢衲子傳寫。而非無烏焉成馬之誤。爰有了部禪人。銳意克正。始自傳燈以下。至於五家宗派。拿宿別錄。莫不傍羅曲探。對校。遂成真本。所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者乎。淨智道人。希顏慕蘭。命工鑄板。以壽其傳。其用心亦可謂勤矣。學者儻思所以扁曰人天眼目。則功不浪施耳

乾元癸卯正月八日 挂堂叟瓊林記

初祖

老胡多事向西來。僂鉢羅花火裏開。却是梁王贏一著。長蘆水急放船回

二祖

小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三祖

漂溪水碧。天柱峯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由來生計。平如掌。後代兒孫弄海潮

四祖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峯巍巍。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路上兒

五祖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玉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六祖

石墜腰間。春確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親得。猶較曹溪數十程

北宗

鑑上時時拂舊痕。烏啼花笑幾回春。白蓮峯頂無消息。鐵鉢輪他踏確人。

栽松道者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巖壑。白頭人去小兒歸。笑倒林梢千歲鶴。

牛頭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啣花百鳥空惆悵。不見庵中舊主人。

永嘉

了知生死不相關。不到曹溪也是閑。剛被老盧延一宿。重教言句落人間。

雲門

輟出木毬迷了眼。借婆裙子拜婆年。一瓢惡水猶嫌少。欠負蒲鞋舊債錢。

雪竇

摩醯四日。混沌入竅。尺短寸長。一多二少。雲去雲來。日月交照。拈花了也。不勞微笑。

天衣

殘年七十。九坐道場。棘曲松道。山高水長。兩笠烟簷人不識。一聲秋笛落瀟湘。

大陽

狸奴白牯問良崙。金鎖無聲密閉門。如意寶珠沈海底。隣家收得付兒孫。

投子

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

雲峯

真不掩偽。曲不藏直。祖師冤魔。人天宿德。二千八百顆明珠。三生藏裏人誰識。

黃龍

佛手驢脚。生緣縛縛。雲中老鶴。呖三聲。海底鯉魚生兩角。

白雲

楊岐石牛。先生一犢。或觸清風。或呼幽谷。轉方作圓。分三成六。白雲山下草綿綿。一度春來一度綠。

鼓山珪十無頌

無影樹

秀發春光搖劫外。根苗曾不染塵泥。森森翠幹雲長掛。密密寒枝鳥莫棲。曉日不明花蕊落。秋風難擺韻長凄。栽培肯向無何有。不落青黃鎖四時。

無孔鎚

威音那畔曾拈得。袖裏密藏非黑白。三關擊碎浪濤平。萬法鎚開天地窄。團團觀面露規模。了了圓成無比格。高提祖印發光寒。直得毘耶口掛壁。

無孔笛

一曲風前格調高。金簫玉管謾徒勞。木人奏得碧雲合。石女吹回煖氣多。清韻迥然超世界。妙音忘聽了秋毫。相逢若遇知音者。吹起儂家劫外歌。

無縫塔

團圞佛眼不能窺。底事巍巍聖莫知。香霧幾重藏不得。寒光一點照無時。觸體識盡方遊爾。色相情忘始到伊。觀面堂堂難辨的。會郎潦倒號難提。

無底籃

不假工夫造作成。功成作略自縱橫。死蛇若遇須盛取。茶團全提携便行。劫外好將提日月。禹門時把擺鯢鯨。高懸無影樹頭著。莫與盲人打葛藤。

無髮鎖

拈來切忌兩頭搖。觀面機關莫放饒。撒手那邊家穩密。遲疑只箇路迢遙。青雲雲外無關鑰。曠劫春回長異苗。佛祖口開俱鎖斷。不干唇吻始全超。

無星秤

斤兩不留分買賣。商量不到莫饒伊。定盤光彩星難辨。平等權衡數自知。豐漢始堪論的當。盲人方解整高低。閑來收掛乾坤外。無限天龍暗蹙眉。

無底鉢

庚嶺全提總謾傳。收羅萬法未渾崙。擎來應供非干手。飽去馳求不點唇。餽飯饒羹誰肯著。騰今耀古自超倫。趙州老漢何施設。分付叢林知幾春。

無紋琴

不勞斤斧雕鐫就。肯使焦桐假合成。絕掛絳絲新格調。了無聲響奏玄音。有時彈向青霄外。幾度閑懸碧洞深。惆悵空逢穿耳客。偃溪流水韻沈沈。

無底船

閑橫芳草深深渡。祇接中途趨浪流。不犯清波還到岸。歸乘明月罷垂鉤。蘆花深處和雲泊。風浪高時任性浮。緬想華亭煙雨客。幾多

聲譽謾悠悠

五家要括

臨濟

南岳馬祖百丈運。臨興南穴首山汾慈明南
會開二續。心出新清端溪勤
潯仰

百丈派出大潯祐。香巖仰山親得紹。南塔芭
蕉清續傳。兒孫未見繼其後
曹洞

奇石藥山雲洞祖。雲膺同安丕志附。梁山親
得大陽玄。投子芙蓉淳獨步
雲門

青石天龍接德山。雪峯雲門香林遠。北塔雪
竇付天衣。二本從茲門大顯
法眼

雪峯傍出玄沙備。地藏法眼益尊貴。醯國師
傳壽與津。佛法新羅而已耳

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等據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於約以爲稟承。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早亡。老母孤遺移來海。艱辛貧乏。於市買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名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新州黃梅縣東遷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令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遷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答曰。弟子是領

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領南人。又是獼猴。若爲堪作佛。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個餘月。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與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想且歸房。自看有知惠者。自取本。姓般若知之。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吾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爲六代。火急急。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於止請不用作。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有二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爲記。畫人盧珍看壁了。明日下午。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爲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其聖位。若不呈心修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難甚難。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畫燭題作偈。人盡不和。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臥。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換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語。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盡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流此偈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人衆入見。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姓。於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識大意否。五。偈曰。汝作此偈。見即來到。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於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姓。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姓。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惠能一聞知未見。姓。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童子答能曰。作不知大師言。生死是大。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爲六代。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姓。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

①古寫本大英博物館藏本 ②等法寶壇經作草讀 ③名二明？ ④問二問？ ⑤姓二性？* ⑥門二問？ ⑦揭二祇？*

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爲不識字。請一人讀。惠問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提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爲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從衆。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却入碓坊。五祖忽見惠能。但即善知識大意。惡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知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汝爲六代。祖衣將爲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汝悟無別。辭達已了。便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惠能奪於法。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龜惡。直至嶺上。來趁犯着。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向北化人來。

惠能來衣此地。與諸官。奪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性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性教者。各須淨心。開了願自。餘迷。於先代悟。下。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惠等。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衆。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靜。若靜先後。即是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真。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心行詭典。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行真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清。却是障道因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心住在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座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座。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輩。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知體。光是燈之用。即有二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明即漸勸。悟人頓修。識自本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無宗。無相無體。無住無爲。本何明爲相。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無住爲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是以無相爲體。於一切。鏡上不染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鏡。不。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想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爲宗。即緣。名人於。鏡上有念念上便。去邪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爲宗。世人難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姓起念。雖即見聞覺之不染萬。鏡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姓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姓淨。不見自。姓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量自本。姓。却被淨縛。若不勤者。

①伍二悟？ ②悟二五？ ③衣二依？ ④華二依？ ⑤性二聖？ ⑥餘二除？ ⑦(不)十比？ ⑧(者)十於？ ⑨念二分？ ⑩讀二讀？
⑪鏡二境？ ⑫(不)一？ ⑬名二迷？ ⑭去二起？ ⑮章二郭？

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今記汝是此法門中。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爲座。見本。姓不亂爲禪。何名爲禪定。外。雜相口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姓不亂。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是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須自。姓清淨。善知識見自。姓自淨。自修自作。自。姓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善知識總須自體與受無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衣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衣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衣當來變滿報身佛。已上三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爲名不見。外覓三如來。不見自色身中三性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令善知識。衣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姓。思量一切事即行。衣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姓。自。姓常清淨。日月常。名。只爲雲霞蓋上。名下暗。不能了見日月。西辰。忽遇惠風吹散雲霧。萬像參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名。於外看敬。妄念深。蓋覆自。姓。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名妄。內外名微。於自。姓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姓。

名爲清淨法身。自歸。衣者。除不善行。是名歸。衣。何名爲千百億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爲地獄。思量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菩薩。智惠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姓變化甚。名。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爲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爲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衣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身。即識大。億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三。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惡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姓自度。何名自。姓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名妄。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自自度。邪見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苦。薩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當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願。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惡行一時自。姓若除即是懺悔。前念後念

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前矯誑心。承斷。名爲自性懺。前念後念及。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懺。三。善知識。何名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爲懺悔。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衣覺兩足尊。歸。衣正離。欲。歸。衣淨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衣餘。邪名外道。願自三寶慈悲燈名善知識。惠能勸善。善知識。歸。衣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名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姓。自。姓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受三歸。衣戒。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他佛。自。姓不歸無所處。今既自歸。衣三寶。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不行。如。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莫定心座即落無既空。能合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姓。見一切人及非人

◎離二誰？ ◎〔外〕一？ ◎衣二依？ ◎名二明？ ◎西二星？ ◎名二迷？ ◎名二多？ ◎應二意？ ◎薩二提？ ◎〔念〕十念？
◎〔不〕十被？ ◎承二永？ ◎〔今念〕十念？ ◎痼疾二疾妬？ ◎疾妬二疾妬？ ◎欲十〔摩〕？ ◎邪名二邪名？ ◎如二如？

惡知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爲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名人。空心不思。名之爲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若若智慧。一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無形相。智慧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著。竟生滅去。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承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知惠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爲戒定惠。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惠何以故。爲世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去離妄。即自是真如。姓用。知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姓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其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名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

乘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衣閣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無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悉皆。像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之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佛。來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爲一體。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置。因智慧性故。故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無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少故智爲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今使愚者悟解。深開。迷人若悟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不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

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姓。菩薩戒經云。我本願自姓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汝教法流行後代。今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頓覺大善知識。亦道見姓。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直是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爲化道令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云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姓悟。須得善知識指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說。無有是處。誠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名徹誠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莫有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傳。即名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善知識。後代得悟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故。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縛受時。從上已來默

①名二迷？ ②知二智？ ③莫二若？ ④名二明？ ⑤像二蒙？ ⑥來二未？ ⑦(人)十豈？ ⑧深二心？ ⑨位二悟？ ⑩倍二悟？
⑪亦二示？ ⑫知十(識)？ ⑬名二明？ ⑭莫二若？ ⑮傳二縛？ ⑯悟二若？ ⑰縛二縛？

然而付於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無益。若遇人不解。設此法門。百劫萬劫。千生斷佛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悟說無相。訟。令汝。名者罪滅。亦名滅罪。願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而。是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無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世中真懺悔

若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造無罪

學道之人能自觀

即與悟人同一例

大師令傳此頓教

願學之人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隨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昔所未聞。使君禮拜自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有少疑欲問。和尚望慈。和尚大慈大悲。爲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即問。何須再三。使君聞法可不。不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代梁武。請問達磨。朕一生。未來造寺布施供養。有。有功德否。達磨答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達磨。達磨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言。實無功德。使君。朕勿疑達磨大師言。武帝著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爲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德。

平直是德。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悟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德。念德。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身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道俗。常念阿彌陀大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德生彼否。望爲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爲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重。法無不名。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言佛。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無罪。西方心不淨。有愆。迷入願生東方。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剎那。問曰。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爲現西方大善。大師言。唐見西方。無疑。即散。大眾愕然。莫知何是。大師曰。大眾。大眾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是釋。

迦平。真是彌勒。人我是須彌。邪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摩勞是魚鼈。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是天堂。我無人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見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問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人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在家如何修。願爲指授。大師言。善智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取。衣此修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別。願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至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教法 愚人不可迷
說即須萬般 合離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疾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現在已過 與道即相當
色貌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①說二頌？ ②名二迷？ ③是十(遠)？ ④海二悔？* ⑤[不]一？ ⑥代二化？ ⑦諸二帝？ ⑧未二已？ ⑨[有]一？ ⑩[朕]一？
⑪悟二否？ ⑫大二陀？ ⑬身十(外)？ ⑭波二滅？ ⑮惡二西？

覺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貪覺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恩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有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是須有方便

勿令破彼疑 即是菩提見

法無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出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却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大師言。善智識。汝等盡誦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此不修對面千里。各自修法不相持。衆人且散。惠能歸潯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問。爲汝破疑。同見佛世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尙。無不嗟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佛。生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大師往潯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三五千人。說不盡。若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爲衣約。若不得壇經。卽無承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囑。無壇經。承非南宗定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修不免謬。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誦是勝負之心。與道違背。世人謾傳南宗能。比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

禪師於南荆府堂陽縣玉泉寺住時修行。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潯溪山住。法卽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卽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卽漸。見疾卽頓。法無漸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旨路。秀師遂換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潯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意旨。記取。却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與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怪。志誠奉使歡喜。遂半月中間卽至潯溪山。見惠能和尙禮拜。卽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悟。卽契本心。起立卽禮拜。自言。和尙。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德契悟。聞和尙說。便契本心。和尙慈悲願當。散示。惠能大師曰。汝從被來應是絀作。志誠曰。未說時卽是。說乃了卽是。六祖言。煩惱卽是菩提。亦復如是。大師謂志誠曰。吾聞與禪師教人。唯傳戒定惠。與和尙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爲吾說。志誠曰。秀和尙言。戒定惠。諸惡不作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卽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尙所見如何。惠能和尙答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惠能答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尙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如汝聽。悟說有。悟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姓戒。心地無疑。是自姓定。心地無疑。自姓是惠。能大師言。汝戒定惠。勸小根諸人。吾戒定惠。勸上人。得吾自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請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姓無

非無亂無癡。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有何可立。自姓頓修。立有漸。此契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潯溪山。卽爲門人。不離大師左右。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顯爲時疑。大師言。法達。法卽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癡。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卽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問卽之。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問卽卽識佛意。便汝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內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爲世人根鈍。經開公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大師言。法達。汝聽。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却。汝聖經中何處是一佛乘。汝與說。經云。諸佛世尊。唯汝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十六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卽一大是因緣。內外不迷。卽離兩邊。外迷看相。內迷著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不空。迷吾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卽覺知見。見自本性。卽得出世。大師言。法達。悟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智見。莫開衆生智見。開佛智見。卽出世。大師言。法達。此是法達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爲名人故。汝但於一佛乘。大師

○指二言？ ○衣二依？ ○比二北？ * ○換二喚？ ○德二得？ ○教二教？ ○被二彼？ ○悟二吾？ * ○吾二悟？ ○自十（性）？
○此二大？ ○內二因？ ○開二文？ ○師十（言）？ ○悟二吾？ ○達二華？ ○名二達？

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耶法華轉。開佛智見轉法華。開衆生智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自言。和尚實未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佛行。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時聽入無不悟者。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聞四乘法義。智常。聞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爲敬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不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事俱備。一切無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德是最上乘。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汝須自修。莫問。悟也。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座禪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答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禮拜。禮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名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問吾見否。神會作

禮。便爲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爲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舉科法門。動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陰是五陰。界十八界。是十二入。何名五陰。色。受。想。行。識。相。陰行。陰識。陰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自性含萬法。名爲含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佛。用。油。何等。油。自性。對外境無情對有五。天。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與言。對。法。與相。對。有十二對。有爲無爲。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性。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大。與少。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喻。與平。對。煩。惱。與善。提。對。慈。與空。對。喜。與。順。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有清無親。對。言語。與法

相。有十二對。內外境有無五對。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此三十六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入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即惟長無名。著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大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名故暗。暗不自暗。以名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迎相教授。一卷檀經。不失本宗。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迎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得得教授已。寫爲檀經。迎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天無年於憐州國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家近前。四五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爲外破疑。當令迷者盡。使與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與。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除者不得。數年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聽無生。無滅。無去。無來。汝等盡座。吾與如一。惕真。假動淨。偈。與等盡誦。取見此偈。意汝若同。於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①耶二邪？ ②問二問？* ③衣二依？ ④德二得？ ⑤未獨二味情？ ⑥油二由？* ⑦典二曲？ ⑧順二順？ ⑨(相)十離？ ⑩名二明？* ⑪大二人？ ⑫五二吾？ ⑬除二餘？

若見衣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無性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衆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佛語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勸善

此教本無誣 無誣失道意

執迷誣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 更不敢誣 依法修行。一

時禮拜。即之大師不求住世。上座法海向前

言。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

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

遶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弟佛教

是非。堅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轉。汝

不信。吾與諸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若據第

一祖達摩願意。即不合傳衣。聽。五與汝頌。

頌曰

第一祖達摩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 傳教救名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願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化生

花種無性生 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性生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 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吾花情種 菩提菓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摩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業 見被葉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不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

大師言。汝等善位座。五今共與等別。法海

聞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

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第七大迦葉。

第八阿難。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

一優婆塞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難

提。第十四佛陀密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

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毘羅長者。第十

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

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二十三僧迦那舍。第

二十四鳩摩羅。第二十五闍耶多。第二十

六婆修盤多。第二十七摩摩羅。第二十八鶴

勒那。第二十九師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

第三十一優婆塞。第三十二僧迦羅。第三十

三須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竹國王子。第三

子菩提達摩。第三十五唐國僧惠可。第三十

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

十九惠能。自身當今受法第十四。大師言。今

日已後。迎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法海

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後代人如何見

佛。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生即能見

佛。若不識衆生覺佛。萬劫不得見也。五今

教汝。識衆生見佛。更留見真佛解脫頌。迷即

不見佛。悟者即見。法海願聞代代流傳。世世

不絕。六祖言。汝聽。吾汝與說。後代世人。若

欲覺佛。但識佛心衆生即能識佛即像有衆。

離衆生無佛心

迷即佛衆生 悟即衆生佛

愚癡佛衆生 智慧衆生佛

心劍佛衆生 平等衆生佛

一生心若劍 佛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即衆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真

佛解脫頌。後代迷門此頌意。意即見自心自

性真佛焉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眞。摩

邪見之人。摩在舍 正見知人佛則過

性衆邪見三毒生 即是。摩王來住舍

正見忽則三毒生 摩變成佛眞無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三身無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即是。佛菩提因

本從花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花身中

性使花身行正道 當來具漏最眞無

嬌性本身清淨因 除即嬌無淨性身

性中但自離吾欲 見性利那即是眞

今生若吾頓教門 悟即眼前見性尊

若欲修行云覓佛 不知何處欲求真

若能身中自有眞 有眞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眞外覓佛 去覓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者是西流 求度世人須自修

今保世間學道者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

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子

門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

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淨無生無滅無

去無來無是非無住。但然寂淨即是大道。

吾去已後。但衣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

在世。汝達教法。吾住無益。大師云此語已。夜

至三更奄然還花。大師春秋七十有六。大師

滅度。諸日寺內異香氤氳。經數日不散。山用

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

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於漕溪山。葬

在龍龜之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旨始散。韶

州刺。使章。處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

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深道際無常。付

門人悟眞。悟眞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見今

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須德座上恨知心信佛

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爲衣承。於今不絕。和尚

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

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此眞菩薩說眞

示行。實喻唯教大智人。是旨衣凡度誓修行。

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

法。如根性不堪林豈不得須求此法。遠立不

德者不得妄付境經。告諸同道者今諸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大乘志三十 大聖志四十 大通志五十

大寶志六十 大法志七十 大德志八十

清之藏志三十 清持藏志四十 清寶藏

志五十 清遠藏志六十 清海藏志七十

大法藏志八十 此是菩薩法號

No. 200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目錄

卷首 序贊各一編

經 行由第一 般若第二 疑問

第三 定慧第四 坐禪第五 懺悔第六

機緣第七 頓漸第八 宣詔第九 付囑

第十

附錄 緣起外紀 歷朝崇奉事蹟

賜諡大鑒禪師碑 大鑒禪師碑 佛衣銘

跋

目錄終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

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

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

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

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闢

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春

居士。一偈傳衣爲六代祖。南遷十餘年。一旦

以非風騰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

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章

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

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雲甘

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

相應爲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

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

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

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險峻。啓迫

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

遍。體鍾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

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

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

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

●摩一處？* ●(成)十佛？ ●予二吊？ ●使二史？ ●處一處？ ●(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宮內省圖書寮藏寫本，●萬治二年刊大谷大學藏本，宮本甲本俱目錄無之 ●使二史？* ●辛二年● ●處一處● ●跋二跋● ●關二關● ●一處一處●

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叙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撰

贊者告也。發經而講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宜其心也。至人謂六祖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諡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異義有不異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

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潛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節。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樞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議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道之遺。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忘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尾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官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

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聞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誇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僥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

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顯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顯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誘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講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修罔證。罔

因罔果。穿鑿叢陸。競為其說。釋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其平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入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蕪。平不之樂之。益蔽者萬端。隱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霧露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透。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境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平。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

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如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有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發矜矜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子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風旛報恩光孝禪寺
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章刺史。璿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法。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

●(風旛報恩)十七字一● ●行由一悟法傳衣● ●出於城中二於● ●法二摩訶般若波羅密● ●大師告二師告曰善知識菩提自性● ●阿般若波羅密大師良久復告●

●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新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設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獵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獵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惠能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末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獠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九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

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利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書榜。伽藍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

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歡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薩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獵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此本有。我亦要上。人。我此踏碓八箇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

●惠能一語能下問 ●(惠)一● ●語云惠無所住而生其心 ●是二有 ●參禮二禮拜 ●達二親 ●問十(能) ●(社)一 ●(惠)一 ●(教)一 ●何十(所) ●更勿二勿更 ●月餘二餘月 ●(忽)一 ●(汝)一 ●祖二滿 ●喻利根者二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喻得底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 ●者十(見機而作)夾註 ●心二夫 ●經二經名夾註 ●身二體 ●於二子 ●言二日 ●日二言 ●(依此一惠)九字一 ●(一本有)一 ●(洞生佛陀)十上 ●(拜惠)一 ●達二四自

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衆以爲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告汝。惠能啓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船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言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達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少病。數日不上堂。衆疑。問。和尙人傳授。曰。能者。遂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龜髓。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趨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擲不動。乃喚云。行者行。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

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下。謂。惠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船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言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達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少病。數日不上堂。衆疑。問。和尙人傳授。曰。能者。遂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龜髓。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趨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擲不動。乃喚云。行者行。我爲法來。不爲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

①向二啓 ②與十(慈成作有非)細註 ③曰云云 ④以爲然二人疑息 ⑤乃二即 ⑥惠能性二十字 ⑦(終)一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髮願事爲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衆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章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般若。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

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

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閭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開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覓外修。但於自心。當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

①惠能於東山 ②受盡 ③緣二因 ④一衆多 ⑤四十字 ⑥復云二師復告衆曰 ⑦似二知 ⑧此一 ⑨廿十從 ⑩性成佛道 ⑪經一 ⑫大二天 ⑬能二就

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有愚有智。愚爲小入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善哉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

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置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闍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目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破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爲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爲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爲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爲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

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善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等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願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德。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善。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觀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

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尙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善知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章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師言。吾與大衆。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諍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僉。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詭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

①[刺史]—②[曰]—③[貪欲—邪心]—④[去貪欲—無邪心]—⑤[唯]—⑥[說—作]—⑦[無—莫]—⑧[證—信]—⑨[西方—天堂]—⑩[時—法]—⑪[第四—一體第三]—⑫[如—種]—⑬[善知—云]—⑭[五十一—字一]—⑮[也十(如)]—⑯[名十(經)]

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懺悔。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永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慙懣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癡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

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亿化身佛。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性。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若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明。若遇善知識。開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

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心。邪見心。貪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障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師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銷滅。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真懺悔。

①懺悔二懺悔②真正二真正③兩二二④日二自⑤圓滿報身一清淨法身⑥「圓滿」依十一字一⑦佛十(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⑧泉二泉⑨迴曲二悔懺⑩此二二⑪(何名一身)百十四字⑫(何名一佛)九十九字⑬此二二⑭千二百百十⑮慧十(化為菩薩智慧)⑯法身本具二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⑰(從報一身)九字一⑱舍宅二名⑲師二師⑳三二二㉑惡二毒㉒名二各⑳

忽悟大乘真懷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下見性。
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
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
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
◎也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則自昔。不經三
十餘日。便至黃梅。此求道之切。豈有延留。作去時者非
是。
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
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
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
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
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
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一作魏武
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
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
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
尋逐。師乃遷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
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
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
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
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
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若

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
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
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
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
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
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禮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
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
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
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
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
何爲宗。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
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
誦一遍。吾當爲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
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

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
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
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
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佛猶覺也。
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
覺知見。若開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
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
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
乃是謬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
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
佛。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
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
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
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
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
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
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
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
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
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爲功課者。何異犂牛
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
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
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
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雠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機緣第七二參請機緣第六◎ (也本...是)四十三字一◎ (是)一◎ 後二言◎ (魏一作曹)一◎ ◎今二於◎ (一)十信◎
◎持二等◎ (持十(一作等持)經註) ◎[文]一◎ ◎誦十(之)◎

達開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

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轉識爲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四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是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聖文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

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月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皆然與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師曰。汝

①凡六二六凡②唯二惟③(父)十僧④明二名⑤身十(也)⑥(說)一⑦若二知⑧(五八一定)二十八字一⑨(六)十智⑩(六)一⑪[通頓]一⑫丈二文⑬見知二知見⑭

作變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一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悟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惡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開悟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下三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師曰。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

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咸音王已前即得。咸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爲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師曰。無相。無念。無住。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禪者智障。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巷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

①象二像②生吉州安城劉氏二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③說弘一師五字一④既二即⑤讀二讀⑥一本一十一字一
⑦說一師六字一⑧溫州戴氏子一⑨說日一爲十二字一⑩耶一

朝夕不懈誠言州太和人也

僧志微。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背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謁。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常。我真實。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于通。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微。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曰。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患。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惡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

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漢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慙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恩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諫云。南方有能禪師。當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沉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

①(所)十訓②③之二諸④⑤二二一⑥偏二偏⑦日二言⑧(以柱杖三下)十會⑨(以柱下)六字一⑩云二百⑪弄人二戲論⑫初師滅後會二會後⑬(是為一師)六字一⑭宣詔第九二唐初微詔第八⑮授二受⑯[法]一

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還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毘耶闍揭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

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與無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喜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

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靈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衆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開。答云。明是因。闇是緣。明沒即闇。以明顯闇。以闇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延和七月^{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是年五月改遷^{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愛阿誰。若愛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不三無● 辭二師● 名二明● 刺二刺● 付囑第十二法門對示第九● 十十(空谷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偽造) 邪言刊板增人)夾註● 英二不● 若二合● 定二正● 得二可● 轉二若● 付囑流通第十)十師● 延和) 一● 是半一非)三十一字二(玄宗八月即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開元先天即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三十四字● 往 二住● 命二命● 神情不動二不動神情● 公二白● 山中二在山● 傷)一●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爲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生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緝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第一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波鞠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駄難提尊者 第九伏駄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爲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即元年開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衆曰 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爲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

①(已上七佛今以) ②(諸善法) ③(汝等) ④(諸善法) ⑤(汝等) ⑥(諸善法) ⑦(汝等) ⑧(諸善法) ⑨(汝等) ⑩(諸善法) ⑪(汝等) ⑫(諸善法) ⑬(汝等) ⑭(諸善法) ⑮(汝等) ⑯(諸善法) ⑰(汝等) ⑱(諸善法) ⑲(汝等) ⑳(諸善法) ㉑(汝等) ㉒(諸善法) ㉓(汝等) ㉔(諸善法) ㉕(汝等) ㉖(諸善法) ㉗(汝等) ㉘(諸善法) ㉙(汝等) ㉚(諸善法) ㉛(汝等) ㉜(諸善法) ㉝(汝等) ㉞(諸善法) ㉟(汝等) ㊱(諸善法) ㊲(汝等) ㊳(諸善法) ㊴(汝等) ㊵(諸善法) ㊶(汝等) ㊷(諸善法) ㊸(汝等) ㊹(諸善法) ㊺(汝等) ㊻(諸善法) ㊼(汝等) ㊽(諸善法) ㊾(汝等) ㊿(諸善法)

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眞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姪性本是淨性因 除姪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眞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衆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往無來。恐汝等心迷不悟。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

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庚辰。新三郡官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懷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額。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中宗賜磨納寶鉢。及方辯塑師眞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境經以顯宗旨。與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附錄

六祖大師緣記外記

門人法海等集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瑄。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華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誕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

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爲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爲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爲羯磨。荆州通應律師。爲教授。中天者多羅律師。爲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爲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梁天監元年壬午歲。師年二十。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荆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置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

① 僧俗二編白雲 ② 解法二得嗣法者 ③ (係)十四 ④ 具十(等主塔待者尸之) ⑤ 留二流 ⑥ (六祖...終)九字一 ⑦ (終)一 ⑧ 附錄二略序 ⑨ 附錄一 ⑩ 自附錄至次頁 ⑪ 段非千二百餘字官本之載于卷首經序次 ⑫ (六祖...紀)八字一 ⑬ 六祖乃至次頁。段記千二百八十餘字印本之載于卷初經序次 ⑭ (門人法海等集)一 ⑮ (等)一 ⑯ (唐武...州)十一字一 ⑰ (先...三)十三字二(漢師於)三字 ⑱ (也)一 ⑲ 香氣芬馥二異香滿室 ⑳ 濟二流 ㉑ (母)一 ㉒ (三歲...母)十九字二(既長)二字 ㉓ 有省二悟道 ㉔ 參禮二求印 ㉕ 逝十(一十六年) ㉖ (結論玄奧印)一 ㉗ 既二愛 ㉘ (以)十 ㉙ (考)十 ㉚ (是)十得

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華果院。緣籍寺門。其實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燒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爾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爾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脫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壅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師墜腰石鐺。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又唐王維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

祖師證號碑云。師受信具。遷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遷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一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歷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諡大師曰大鑒禪師。

宋太宗皇帝。加諡大鑒真覺禪師。詔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鑒真覺禪師。

宋神宗皇帝。加諡大鑒真覺禪師。

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賜諡大鑒禪師碑柳宗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欣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相賊殺。喪其本質。諄諄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證

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遷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者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寔。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共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說。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叢節。載來在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勩專默。終揭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厯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成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遺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化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闕堅。永胤不已。

○其二枝 ○(牧)一 ○(士)一 ○龍骨至已卯羅兵火因失不知所之○十師 ○(龍骨於至正己卯寺羅兵火因失不知所之○) 細註十師 ○師墜乃至非二百九字甲本作細註 ○(一)一 ○自歷朝至次頁 b 段蜀狗千四百五十餘字宮本無 ○賜諡乃至次頁 c 段發千七百餘字甲本無

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告于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附錄終

No. 2009

小室六門

第一門心經頌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智慧清淨海，理密義幽深。波羅到彼岸，向道祇由心。多聞千種意，不離緣因針。經花糸一道，萬劫衆賢欽。

觀自在菩薩

菩薩超聖智，六處悉皆同。心空觀自在，無闍大神通。禪門入正受，三昧任西東。十方遊歷遍，不見佛行蹤。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六年求大道，行深不離身。智慧心解脫，達彼岸頭人。聖道空寂寂，如是我今聞。佛行平等意，時到自超群。

照見五蘊皆空

貪愛成五蘊，假合得爲身。血肉連筋骨，皮裏一堆塵。迷徒生樂著，智者不爲親。四相皆歸盡，呼甚乃爲真。

度一切苦厄

妄繫身爲苦，人我心自迷。涅槃清淨道，誰肯著心依。陰界六塵起，厄難業相隨。若要心無

苦，聞早悟菩提。

舍利子

達道由心本，心淨利還多。如蓮華出水，頓覺道源和。常居寂滅相，智慧衆難過。獨超三界外，更不戀娑婆。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與空一種，未到見兩般。二乘生分別，執相自心謬。空外無別色，非色義能寬。無生清淨性，悟者即涅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非空空不有，非色色無形。色空同歸一，淨土得安寧。非空空爲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甚處立身形。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受想納諸緣，行識量能寬。遍計心須滅，我病不相于。解脫心無礙，破執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

舍利子

說舍論身相，利言一種心。菩薩金剛力，四相勿令侵。達道離人執，見性法無音。諸漏皆總盡，遍體是真金。

是諸法空相

諸佛說空法，聲聞有相求。尋經覓道理，何日學心休。圓成真實相，頓見罷心修。適然超法界，自在更何憂。

不生不滅

虛舍清淨體，無相本來真。如空皆總遍，萬劫體長存。不共皆不著，無舊亦無新。和光塵不染，三界獨爲尊。

不垢不淨

真如越三界，垢淨本來無。能仁起方便，說細及言龜。空界無有法，是現一輪孤。本來無一物，豈合兩般呼。

不增不減

如來體無相，滿足十方空。空上難立有，有內不見空。看似水中月，聞如耳畔風。法身何增減，三界號真容。

是故空中

菩提不在外，中聞覓也難。非相非非相，量測失機關。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來無障闕，甚處有遮欄。

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色本來空，無受意還同。行識無中有，有盡却歸空。執有實不有，依空又落空。色空心俱離，方始得神通。

無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無自性，隨相與安排。色分緣聲響，人我舌談諧。鼻或分香臭，身意欲情乖。六處貪愛斷，萬劫不輪迴。

無色聲香味觸法

證智無聲色，香味觸他誰。六塵從妄起，凡心自惑疑。生死休生死，菩提證此時。法性空無住，只恐悟他遲。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六識從妄起，依他性自開。眼耳兼身意，誰肯自量裁。舌鼻行顛倒，心王却遣回。六識中不無，頓悟向如來。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

◎跋十(六祖壇經記壇經法寶言下見性善惡變遷本來清淨悟入此門最上乘人寂土安邦總在心九載謬旨三更頓悟是破暗燈是度海船重法印施如珠示與無價至寶勿棄衣裡萬曆甲申秋八節日恒照寶書)◎◎[附錄終]一◎◎◎德川時代刊宗教大學藏本◎容二安?◎問二問?

盡

十二因緣有。生下老相隨。有身無明至。二相等頭齊。身盡無明盡。受報却來期。智身如幻化。急急悟無爲。

無苦集滅道

四諦與三界。頓教義分明。苦斷集已滅。聖道自然成。聲聞休妄想。緣覺意安寧。欲知成佛處。心上莫留停。

無智亦無得

法本非無有。智慧難測量。歡喜心離垢。發光滿十方。難勝於前現。遠行大道場。不動超彼岸。善慧法中王。

以無所得故

寂滅體無得。真空絕手攀。本來無相貌。權且立三檀。四智開法喻。六度號都關。十地三乘法。衆聖測他難。

菩提薩埵

佛道真難識。薩埵是凡夫。衆生要見性。敬佛莫心孤。世間善知識。言論法細龜。頓悟心平等。中間有相除。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般若言智慧。波羅無所依。心空性廣大。內外盡無爲。性空無礙辯。三界達人稀。大見明大法。皆讚不思議。

心無罣礙

解脫心無罣。意若太虛空。四維無一物。上下悉皆同。來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訪道不見物。任運出煩惱。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生死心恐怖。無爲性自安。境忘心亦滅。性海湛然寬。三身歸淨土。八識離因緣。六通隨實相。復本却還源。

遠離一切顛倒夢想

二邊純莫立。中道勿心修。見性生死盡。菩提無所求。身外覓真佛。顛倒一生休。靜坐身安樂。無爲果自周。

究竟涅槃

究竟無生性。清淨是涅槃。凡夫莫測量。未到即應難。有學却無學。佛智轉深玄。要會無心源。莫著息心源。

三世諸佛

過去非言實。未來不爲真。現在菩提子。無法號玄門。三身同歸一。一性遍含身。達理非三世。二法得無因。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智深難測。慧解廣無邊。無上心正遍。慈光滿大千。寂滅心中巧。建立萬餘般。菩薩多方便。普救爲人天。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

般若爲神呪。能除五蘊疑。煩惱皆斷盡。清淨自分離。四智波無盡。八識有神威。心燈明法界。即此是菩提。

是無上呪

無上稱最勝。拔濟爲群迷。摩訶三界主。願廣起慈悲。能順衆生意。隨流引化迷。人人起彼岸。由我不由伊。

是無等等呪

佛道成千聖。法力更無過。真空滅諸有。示現化身多。來爲衆生苦。去爲世間魔。劫石皆歸盡。唯我在婆娑。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佛願慈心廣。世世度衆生。弘法談真理。普勸急修行。同心見實相。苦盡見無生。永息三惡道。坦蕩樂裏裏。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

故說真如理。未悟迷心回。六賊十惡滅。魔山合底摧。神呪除三毒。心花五葉開。果熟根盤結。步步見如來。

即說呪曰羯諦羯諦波羅羯諦波羅僧羯諦菩提薩婆訶

羯諦本宗綱。扶機建法幢。如來最尊勝。凡心莫等量。無邊無中際。無短亦無長。般若波羅蜜。萬代古今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第二門破相論

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當修何法。最爲省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爲省要。

問曰。何一法能攝諸法。答。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

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而始生。及伐樹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省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則費功而無益。

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問。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

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界自然。本來俱有。雖離假緣。合互相待。淨心恒樂善因。染離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隨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沈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重雲覆。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即覺性也。但自覺覺他。覺智明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問。上說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爲根。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恒河沙衆惡。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即貪瞋癡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喻。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即是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真如體。故名六賊。衆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沒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即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苦海。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境界者。即三毒也。貪爲欲界。瞋爲色界。癡爲無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趣。故名六趣。

問。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趣。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瞋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阿修羅趣。如是三類。名三輕趣。云何三重趣。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即得解脫。

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而制三毒。即名解脫。答。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漢名不可數。此三毒心。於中有恒沙惡念。於一念中。皆爲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惡之心。云何名爲解脫。今若能轉貪瞋癡等三毒心。爲三解脫。是則名爲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三大阿僧祇祕密之說。遂言成佛應劫。斯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

問。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只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三聚淨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心。成無量善聚。聚者會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即淨六根也。胡名波羅蜜。漢名達彼岸。以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即是度煩惱河。至菩提岸。故云六波羅蜜。

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答。佛所說經是其實語。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斷一切惡。故常持戒。對於貪毒。誓修一切善。故常習定。對於瞋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於癡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諸惡消滅。名之爲斷。諸善具足。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濟群生。名之爲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清淨。則一切佛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則衆生垢。心淨則衆生淨。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三聚淨戒自然成就。

問。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波羅蜜者。何爲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放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舌賊。不貪諸

味。讚詠講說。名為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慾。湛然不動。名為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為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若船筏。能運衆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為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乎。答。誠知所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不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真如清淨法乳也。三斗者。即三聚淨戒。六升者。即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之半羶腥乳者。豈不謗誤之甚乎。真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如經所說。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穀麥糠粃。不與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此牛者。毘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愍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真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道。一切衆生若能飲者。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經中所說。佛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晝夜六時。遶塔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總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妄也。答。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為喻無為。若復不修內行。唯

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西國語。此土翻為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名修造伽藍。鑄寫形像者。即是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謂修諸覺行。彷彿如來真容妙相。豈是鑄寫金銅之所作乎。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為爐。以法為火。以智慧為巧匠。以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為模樣。鑄鍊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無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不是有為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鑄寫真容。憑何輒言功德。又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為正法之香也。薰諸臭穢。無明惡業。悉令消滅。正法香者。其有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自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觀照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種香。名為最上之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寶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衆生。不解如來真寶之義。唯將外火。燒於世間沈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乎。又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演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真如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稱讚。究竟常住。無凋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衆生剪截續綵。傷損草木。以為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若誤犯

者。猶獲大罪。況復今者。故毀淨戒。傷損萬物。求於福報。欲益反損。豈有是乎。長明燈者。即正覺心也。覺之明了。喻之為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身為燈臺。心為燈炷。增諸戒行。以為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火常燃。如是真正覺燈。而照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輪。次第相開示。即是一燈燃百千燈。燈燈無盡。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燃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為。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以為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修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為六時行道。遶塔行道者。塔者是身也。當修覺行。遶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為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至涅槃時。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真性。一無利益。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功。齋者齊也。所謂齊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慙慙覺察。清淨身心。如是義。名為持齋。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為持齋。若復有人。不食如

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輒作解者。名為破齋。若亦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皆為諸惡。貪欲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為持齋。必無是處。又禮拜者。當如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隨權變。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真性。屈伏無明。名為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理相。名為禮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為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內恭敬。覺外明內。性相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內則放縱貪癡。常為惡業。外即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

問。如經說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一門。即應成佛。何假觀心。求於解脫。答。夫念佛者。當須正念。了義為正。不了義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到彼哉。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也。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進。了如是義。名之為念。故知念在於心。非在於言。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稱念佛之名。須知念佛之道。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內藥。人我填臆。將無明心。向外求佛。徒爾虛功。且如誦之與念。義理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為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即是音聲之相。執外求理。終無是處。故知過去諸聖所修念佛。皆非外說。只推內心。心即衆善之源。心為萬德之主。涅槃常樂。由其心生。三界

輪迴亦從心起。心是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入。識關津者。何憂不通。

問。如溫室經說。洗浴衆僧。獲福無量。此則過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為觀心。可相應乎。答。洗浴衆僧者。非世間有為事也。世尊嘗為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其溫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日比丘聰明上智。皆悟聖意。如說修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莫測其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謂依經。豈非誤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為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欲身得淨者。當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滿。若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洗蟹。蟹盡方淨。以此驗之。明知洗外非佛說也。是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事有七。云何為七。一者淨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膏。七者內衣。舉此七事。喻於七法。一切衆生。由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毒心。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淨戒。洗滌愆非。猶如淨水。濯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燃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簡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真實。斷諸妄想。猶如楊枝。能消口氣。五者正信。決定無疑。猶如淨灰。摩身障風。六者柔和。忍辱甘受。猶如蘇膏。通潤皮膚。七者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醜形體。如上七法。是經中祕

密之義。皆是為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為少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無能解悟。竊見今時淺識。唯知事相為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役人夫。積木疊泥。圖青畫。緣傾心盡力。損己迷他。未解慚愧。何曾覺悟。見有為則勤勤愛著。說無為則兀兀如迷。且貪現世之小慈。豈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誰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外明。絕三毒永使銷亡。閉六賊不令侵擾。自然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數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真門幽秘。寧可具陳。略述觀心。說其少分。而說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 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 心生便是罪生時
我本求心不求佛 了知三界空無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 只這心心心是佛

破相論終

第三門二種入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俱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教劫中。業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

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皆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顧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信解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憍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說偈言

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 明佛心宗 等無差謬
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
二種入終

第四門安心法門 宗鏡及正法眼藏載之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身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

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達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自尚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達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爲達道。達物直達知其本源。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法。即是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相分別。即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是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即說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針。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動憎。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抱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躋。超然名之曰祖

安心法門終

第五門悟性論

夫道者。以寂滅爲體。修者。以離相爲宗。故經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佛者覺也。人有覺心。得菩提道。故名爲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是知有相。是無相之相。不可以眼見。唯可以智知。若聞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發大乘。乃超三界。三界者。貪瞋癡是。返貪瞋癡爲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貪瞋癡亦無實性。但據衆生而言矣。能返照了了見。貪瞋癡性。即是佛性。貪瞋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處於世尊。三毒者。貪瞋癡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菩薩所行之處也。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未嘗乘。此爲佛乘。經云。無乘爲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名。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經云。五蘊窟宅。是名禪院。內照開解。即大乘門。不憶一切法。乃名爲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是禪定。知心是空。名爲見佛。何以故。十方諸佛皆

以無心不見於心，名為見佛。捨心不悟，名大布施。離諸動定，名大坐禪。何以故？凡夫一向動。小乘一向定，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名大坐禪。若作此會者，一切諸相不離自解。一切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禪定力。凡將心求法者為迷，不將心求法者為悟。不著文字，名解脫。不染六塵名護法。出離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處無明為大智慧。無煩惱處名般涅槃。無相處名為彼岸。迷時有此岸，悟時無此岸。何以故？為凡夫一向住此。若覺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離於此彼岸也。若見彼岸異於此岸，此人之心已無禪定。煩惱名眾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異，只隔其迷悟耳。迷時有世間可出，悟時無世間可出。平等法中，不見凡夫異於聖人。經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聖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若見生異於死，動異於靜，皆名不平等。不見煩惱異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煩惱與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妄入涅槃，為涅槃所滯。菩薩知煩惱性空，即不離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淫而不生。槃而不死。出離生死，名般涅槃。心無去來，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諸佛入涅槃者，即是無妄想處。菩薩入道場者，即是無煩惱處。空閑處者，即是無貪瞋癡也。貪為欲界，瞋為色界，癡為無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滅，萬法有無，皆由一心。凡言一心者，似破瓦石竹

木無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無有實體，即知自寂之心，亦是是非有非無。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為有，小乘一向滅心名為無。菩薩與佛未曾生心，未曾滅心。名為非有非無。心非有非無。此名為中道。是知將心學法，則心法俱迷。不將心學法，則心法俱悟。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即超迷悟。無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見。色不自色，由心故。色不自心，由色故。心不自心，由心色兩相俱有生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是名真見。夫真見者，無所不見，亦無所見。見滿十方，未曾有見。何以故？無所見故。見無見故。見非見故。凡夫所見，皆名妄想。若寂滅無見，始名真見。心境相對，見生於中。若內不起心，則外不生境。故心境俱淨，乃名為真見。作此解時，乃名正見。不見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見與不見，俱不見故。解與不解，俱不解故。無見之見，乃名真見。無解之解，乃名真解。夫真見者，非直見於見，亦乃見於不見。真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不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無所解者，始名真解。解與不解，俱非解也。經云：不捨智慧名愚癡。以心為空，解與不解俱是真。以心為有，解與不解俱是妄。若解時法逐人，若不解時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則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則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則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則法皆真。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亦不將法求心。亦不將心求心，亦不將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兩寂，故

常為在定。眾生心生則佛法滅。眾生心滅則佛法生。心生則真法滅，心滅則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不相屬，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屬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場。迷時有罪，解時無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迷時無罪見罪，若解時即罪無罪。何以故？罪無處所故。經云：諸法無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業即為消滅。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修道之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時，無心得。若得道時，無道可得。若言將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見。迷時有佛有法，悟時無佛無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夫修道者，身滅道成。亦如甲拆樹生。此業報身念念無常，無一定法。但隨念念修之，亦不得厭生死。亦不得愛生死。但念念之中，俱不妄想，則生證有餘涅槃。死入無生法忍。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不著色，耳不著聲，耳為禪門。總而言之，見色性者常解脫，見色相者常繫縛。不為煩惱繫縛者，即名解脫。更無別解脫。善觀色者，色不生於心。心不生於色，即色與心俱是清淨。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眾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獄。菩薩觀察妄想，不以心生心，故常在佛國。若不以心生心，則心心入空。念念歸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若以心生心，則心心不靜，念念歸動，從一地獄歷一地獄。若一念心起，則有善惡二業。有天堂地獄若

一念心不起，即無善惡二業，亦無天堂地獄。爲體非有非無，在凡即有，在聖即無。聖人無其心，故胸臆空洞，與天同量，心得涅槃時，即不見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見涅槃，此名著邪見也。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子，爲因煩惱而得智慧，只可道煩惱生如來，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故身心爲田疇，煩惱爲種子，智慧爲萌芽，如來喻於穀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樹中，煩惱若盡，佛從心出，朽腐若盡，香從樹出，即知樹外無香，心外無佛。若樹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國土穢惡，心中無三毒者，是名國土清淨。經云：若使國土不淨，穢惡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無有此處，不淨穢惡者，即無明三毒也。諸佛世尊者，即清淨覺悟心也。一切言語無非佛法，若能無其所言，即盡日言而是道，若能有所言，即終日默而非道，是故如來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離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時而言，言亦解脫，若不知時而默，默亦繫縛，是故言若離相，言亦名解脫，默若著相，默即是繫縛。夫文字者，本性解脫，文字不能就繫縛，繫縛自來就文字，法無高下，若見高下，即非法也，非法爲筏，是法爲人，筏者，人乘其筏，即渡非法，則是法也。若以世俗言之，即有男女貴賤，以道言之，即無男女貴賤，是以天女悟道，不變女形，車匿解其寧移賤稱，此蓋非男女貴賤，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

即十二入是也。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亦如離水無冰，亦如離冰無水，言離心無佛者，非是遠離於心，但使不著心相。經云：不見相名爲見佛，即是離心相也。離佛無心者，言佛從心出，心能生佛，然佛從心生而佛未嘗生心，亦如魚生於水，水不生于魚，欲觀於魚者，未見魚而先見水，欲觀於佛者，未見佛而先見心，即知已見魚者忘於水，已見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尙爲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尙被水所迷，衆生與菩提，亦如水與冰，爲三毒所燒，即名衆生，爲三解脱所淨，即名菩提，爲三冬所凍，即名爲水，爲三夏所消，即名爲水，若捨却水，即無別水，若棄却衆生，則無別菩提，明知水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水性，衆生性者，即菩提性也。衆生與菩提同一性，只如鳥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迷悟異境故。有衆生菩提二名矣。蛇化爲龍，不改其鱗，凡變爲聖，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內照，身者戒外真，衆生度佛，佛度衆生，是名平等，衆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佛度衆生者，悟解滅煩惱，非無煩惱非無悟解，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若迷時佛度衆生，若悟時衆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衆生度故。諸佛以無明爲父，貪愛爲母，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衆生與無明，亦如右掌與左掌，更無別也。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見相，則離迷悟，既離迷悟，亦無彼岸，如來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提

也。佛有三身者，化身報身法身。若衆生常作善根，即化身現，修智慧即報身現，覺無爲即法身現，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也。斷惑修善雪山成道者，報身佛也，無言無說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尙無何得有三，此言三身者，但據人智有上中下。下智人妄興，福力妄見化身佛，中智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人內照圓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是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即解脫心成於大道。經云：佛不說法，不度衆生，不證菩提，此之謂矣。衆生造業，業造衆生，今世造業，後世受報，無有脫時，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諸業，故不受報。經云：諸業不造，自然得道。豈虛言哉？人能造業，業不能造人，人若造業，業與人俱生，人若不造業，業與人俱滅，是知業由人造，人由業生，人若不造業，即業無由人生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業，妄說無報，豈不苦哉？若以至理而論之，前心造後心報，何有脫時？若前心不造，即後心無報，亦安得妄見業報哉？經云：雖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見，雖信有佛，言佛有金鑽烏麥之報，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闍提，解聖法者，名爲聖人，解凡法者，名爲凡夫，但能捨凡法就聖法，即凡夫成聖人矣。世間愚人，但欲遠求聖人，不信慧解之心爲聖人也。經云：無智人中，莫說此經，此經者，心也法也，無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聖人，但欲遠求外學

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墮邪見。失
心狂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八
萬四千法門。盡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內淨。由
如虛空。即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病本
也。凡夫當生憂死。臨飽愁飢。皆名大惑。所
以至人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變當今。念
念歸道。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結跏趺
噴劫由來不生滅
一切諸法皆如幻
若識心性非形像
二更凝神轉明淨
森羅萬像併歸空
諸法本自非空有
若能不二其居懷
三更心淨等虛空
山河石壁無能障
世界本性真如性
非但諸佛能如此
四更無滅亦無生
無來無去無起滅
無起諸見如來見
唯有悟者應能識
五更般若照無邊
欲見真如平等性
妙理玄奧非心測
若能無念即真求
真性顯

怡神寂照胸同虛
何須生滅滅生渠
本性自空那用除
湛然不動自如如
不起憶想真如性
更執有空還是病
凡夫妄想論邪正
誰道即凡非是聖
遍滿十方無不通
恒沙世界在其中
亦無本性即含融
有情之類皆同
量與虛空法界平
非有非無非暗明
無名可名真佛名
未會衆生由若盲
不起一念歷三千
慎勿生心即目前
不用尋逐令疲極
更若有求還不識

悟性論終

第六門血脈論

三界興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
立文字

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爲心。答曰。汝問吾。
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
解答汝。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問吾即是汝
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爲運動。一切
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
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
離此心外。竟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真實。
非因非果。法即是心義。自心是菩提。自心是
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
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
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
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覓佛。終不得也。佛是
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
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
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

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他無情
物攝。無自由分。若又不信自証無益。佛無過
患。衆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
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而
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
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
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
若欲覓佛。須是見性。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
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
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
不得也。若自己明白了。須參善知識了却生
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是。
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
苦。無有出期。若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
猶自不免輪迴。爲不見性。善星既如此。今時
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愚人。若
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
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
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
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
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
過。自誑無益。縱有珍寶如山。眷屬如恒河沙。
開眼即見。合眼還見。故知有爲之法如夢
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則佛性自有。
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
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即不用參善
知識。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
勤苦參學。因教方得悟。若自明了。不學亦
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勸誘。

佛妄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衆生是大罪人。誑他一切衆生。令入魔界。若不見性。說得十二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衆生。若離衆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衆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

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

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誘佛。還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見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

作如是見解

問曰。既若施爲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

問曰。心既見在。何故不見。師云。汝曾作夢否。答。曾作夢。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問。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答。不別。師云。既若不別。即是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衆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爲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恒河沙。及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衆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爲不見性。衆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事。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難明。唯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衆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聖人種種分別。皆不

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爲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但有語言。即是自心。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爲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即是煩惱。色身即有生滅。法身常住。而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經云。衆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即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顛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識自心。心外更無別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現前。亦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盡落邪道。若是幻從心起。即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愚學人不知。故作是辨。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貌。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貌。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相。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墮衆生位中。若欲直會。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他聖意。故經云。離一切相。

即名諸佛

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貌。種種變化。皆是外道。總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聖所測。直見本性名之爲禪。若不見本性。即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故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即是佛。聖體本來清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用體本來空名。言尚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即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言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著。盡是託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暫起。即被魔攝。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現種種難類等。自爲

衆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他不得。聖成久矣。有大威德。一切品類。被他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他何。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修習願盡。法界性見。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可自知。不可向人說。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靜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可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爲標心。若誠心何用看教。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若多嘆患。令性轉與道相遠。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他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衆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真會道。莫執一切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違背聖意。終日區區念佛。轉經昏於神性。不免輪迴。佛是閑人。何用區區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爲佛法。此等衆

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諸行無常。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中。阿難多聞第一。於佛無識。只學多聞。二乘外道。皆無識佛。識數修證。墮在因果。是衆生報。不免生死。違背佛意。即是謗佛。衆生殺却無罪過。經云。聞提人。不生信心。殺却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即不用取次謗他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歷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現墮黑暗地獄中。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復如是。現今墮畜生雞類。誕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衆生。生處爲樂。亦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他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姪姪不除。惡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姪姪。只爲不見性。但得見性。姪姪本來空寂。不假斷除。亦不樂著。何以故。性本清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清淨。染污不得。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無熱。無病無。因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短長。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執有此色身因。即有飢渴寒熱癢病等相。若不執即一任作爲。於生死中得大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

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一切業拘他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爲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頓除。殺生命亦不奈他何。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一心。不言戒施。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劍輪。一食卯齋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爲法。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即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法。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竟佛終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礙。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衆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此心。即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情。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爲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心動。心動用動。動即其用。動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動無心離。心無動離。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即動即用。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故經云。動而無所動。是故終日見而未會見。終日聞而未會聞。終日覺而未會覺。終日知而未會知。

終日行坐而未會行坐。終日嘆喜而未會嘆喜。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嘆喜痛痒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痒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即得苦報。善業即有善報。不但嘆喜痛痒。喜即生天。若知嘆喜性空。但不執即諸業脫。若不見性誦經。決無憑。說亦無盡。略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說頌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江樓分玉浪 管領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血脈論終

No. 2110

信心錄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遠順相爭
是爲心病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違有沒
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須臾返照	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不用求真
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	慎勿追尋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
齊含萬像	不見精。龜	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	無易無難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	心入邪路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繫念乖真	沈悟不好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欲趣一乘
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智者無爲	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
妄自斟酌	夢幻空華	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眼若不。眠
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	不存軌則
啓心平等	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虛明自。然	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

●不真莫 ●說二睡 ●沈悟二昏沈 ●二偏二 ●二祖伊 ●慶安元年刊宗教大學藏本，享保十九年刊神澤大學藏本 ●啓二契 ●然二照

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 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 妄絕境界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有即是無
無即是 有 若不如是 必不須守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信心銘之終

No. 2011

最上乘論

第五祖弘忍禪師述

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者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爲攀

緣妄念煩惱諸見累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衆生皆如也。衆賢聖亦如也。一切衆生者。即我等是也。衆賢聖者。即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真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爲本師。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來。不東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爲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真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

問曰。衆生與佛真體既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我等衆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燦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以滅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即畢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即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

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真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沈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真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衆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識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即合說不可定。但信真諦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即無滅。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爲安樂。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成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

●(萬一)念一 ●安二忘 ●畢二必 ●去二古 ●大日本續藏經 ●說二撰 ●

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衆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雲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盡盡慧日即現。何須更多學知見所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妄正念。無爲心中學得者此是真學。雖言真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殷勤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狂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己舍宅。我等衆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殺人了無出心。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

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調氣息。莫使乍龜乍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著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怪。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真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教譬喻者。只爲衆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任者即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恒沙諸佛。十二部經念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大。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恒沙衆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又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恒令照燦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爲緣外境。魚心小息。內鍊真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憶意看心。猶未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況復總不守真心者。是人沈沒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經云。衆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恒沙諸佛無所能爲。

經云。衆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若佛能度衆生者。過去諸佛恒沙無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是故沈沒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過去不知。已過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當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殖龜食。了然守本真心。伴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也。世間迷人不解此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相善。望得解脫。乃歸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衆生者。是有力菩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苦。欲得當來萬劫受殃。聽汝更不知何喝。八風吹不動者真是珍寶山也。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恒沙作用巧辯若流。應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真是出世丈夫。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滅。答曰。爲有小許勝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如虛空能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容如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問曰。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樂世間無常龜善。不樂第一義諦。真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遂思。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

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卽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行人沈沒之處。若爲超得到無餘涅槃。顯示真心。更答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繫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穩看看熱則了見此心誠流動。猶如水流陽焰瞞瞞不住。旣見此誠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熱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誠。飄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衆中障礙。此誠滅已其心卽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閼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經曰。世間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脫此報身。衆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衆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真宗。諸比丘等。汝學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卽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實非了了證。

知若乖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迴
施衆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
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

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顯一乘爲宗。然其至意道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卽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爲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最上乘論一卷終。

以此所冀

聖壽萬歲十方世界含靈同入如來果海云

校正雪宮 刻手一訓等二十 化主印珠

慈澄道興

隆慶四年庚午仲春全羅道同福地安心寺

開板

欽捨小財雕刻現論。以屬宣流。伏冀人人

守眞心。箇箇證果體。

皆正德六歲丙申林鐘穀旦
尼妙嚴白

No. 2012 A

斷際心要

河東裴休集并序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
驚峯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
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
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

中光明照曜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卽乖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觀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于鎮陵自山迎至州鵝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偏爲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大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衆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也

⑤唐大中十一年十一月⑥初八日序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不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卽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卽是佛，佛卽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滅；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卽施，緣息卽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

①●增上寺報恩藏明本。②萬文十三年刊宗教大學藏本。斷際心要—黃梨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③●隨二編④①動—運⑤①如何—何如⑥②(時)十度⑦①[一]—⑦②[初]—⑤③[黃梨…要]十一字一④

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難無壞。如大日輪照天下。日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礙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迦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著。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著。珍寶驛

香沙亦不貪著。屎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開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祇是歷劫。柱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祇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親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遍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

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為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祇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祇得本額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惡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

①陵二凌②尿二溺③者十(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④柱二柱⑤自一⑥祇二祇⑦者二⑧亦一⑨惟二唯

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遍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

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為正見。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即見法也。

九月一日師謂休曰。自達摩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欣。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逐境。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故萬

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十月八日。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實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實。此實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為實所。實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實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即是。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若不於心悟。乃至於教法上悟。即輕心重教。遂成逐境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

①(是)一② ③像二象④ ⑤于二於⑥ ⑦皆二並⑧ ⑨達摩二達磨⑩ ⑪欣二忻⑫ * ⑬人十(也)⑭ ⑮(終)一⑯

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為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阱。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顯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東六和合

爲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衆生不信。與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墮慳貪。不爲衆生溝捨妙道。遂設方便。說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淺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餘二則非真。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技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師云。引接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即是引接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爾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若不覓。便休。即誰教爾斷。爾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爾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爾便向者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爾。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爲甚麼便。言語墮。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甚麼墮負。

問。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顛倒。汝今問處

自生顛倒。竟甚麼實法。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答處。如何。師云。爾且將物照面看。莫管他人。又云。祇如箇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沙門果者。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祇擬學取。有甚麼得時。古人利總開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爲閑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孫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爲空。爾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祇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

①引接一接引②即一即③就人一就它④(即)十便⑤(即)一⑥者一這⑦其一什⑧言一這⑨處一盡處爲道⑩(從)十息⑪併一拜⑫情量知解一情解知量⑬銷鎔一消融

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箇心是佛。師云。爾有幾箇心。云。爲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師云。爾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尙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爾道。凡聖心是妄。爾今不解。返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尙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覓什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祇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師云。汝若不。信凡聖。阿誰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爾便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祇因分別而有。爾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

會何堪也。

問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其麼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個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影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撥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爾莫開眼瞞語去。

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亦無道理可說。無事散去。

問如何是世諦。師云。說高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塞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爾在。爾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爾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爾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饒爾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祇是在凡聖內坐。不見道。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勢力盡。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

爭似無爲實和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爲爾不是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師。往往服大乘法藥。爾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爾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頭處。自然會去。爲爾不能如是。須要將水學禪學道。佛法有甚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爲化人。如將黃葉爲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爾本體有甚交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濕。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意天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會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教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

①信一認②便一更③情盡一情莫計念④〔汝〕一⑤經一推⑥推⑦⑧拈二拈⑨行一路⑩志二誌⑪〔假〕十鏡⑫往二往⑬〔頭〕一⑭水二心⑮教二教⑯

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工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剛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爲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黃檗山際禪師傳心法要終

No. 2012B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尙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

問如何是佛。師云。卽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爲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眞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卽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卽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諸求。更無餘乘。此衆無枝葉。唯有諸實。所以此意難信。遠來此土。至梁魏二國。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卽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眞性。心性不異。卽性卽心。心不異性。名之爲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尙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佛與衆生。盡是汝作妄見。只爲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便被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總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寢疾而臥。祇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爲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爲。法亦無爲。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祇爲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祇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佛性與衆生性。爲同爲別。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卽說有佛性。有衆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卽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

●授二暖● 工二功● 省前非二知不是● 物二法● (但)十終● (無)十我● (斷)十際● 凡增上寺報恩藏明本● 實文十三年刊宗教大學藏本● 若二如● (教)十行● 貞二眞● 達摩二達磨● (緣)十作● (便)十被● (有)十一● 差別二異耳● 共二同●

即不說如是事。唯有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祇教爾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彌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間無事。莫強辯他境。辯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沈識海。流轉若飄蓬。祇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即如意。弱處即不如意。似者箇見解有什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閑無事莫。護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善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衆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衆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

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但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善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是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遍法界。名爲諸佛理論。這個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這一門名爲無爲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

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爾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爾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箇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爾三三劫劫修。亦祇得箇報

●唯有一心指●●彌彌二彌彌●●等間二等間●●強一強●●如意一喜●●即不如意二生真●●者一這●●是二說●●是二即●●將謂二謂將●●佛十(道)●●祇二祇●

化佛。與爾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無。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為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這個法。若為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這個慈悲。若為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無益。

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游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

摩訶衍始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離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願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爾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志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床。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爾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祇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

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墮。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爾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獨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即得個心所法。

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妄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師一日上堂。開示大眾云。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爾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箇在。我且問爾。忽然臨命終時。爾將何抵敵生死。爾且思量看。却有個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爾只放下著。及至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爾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喝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爾不得。而今末法將沈。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個半個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爾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個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候子。

甚是容易。自是爾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爾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爾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摩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缺。到這裏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頌曰。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No. 2013

禪宗永嘉集序

唐廣州刺史魏靜述

開夫。慧門廣闊。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顯。懸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掩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弘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

道輝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為法。懲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靡間。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花漸潔。神微言表。理契實中。曲已推人。願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誨。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領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爾已來。幽冥遽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鉤。欲海洪濤。過沈智機。遺文尚在。龜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經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衆何依。德音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記。總有十篇。集爲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略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

禪宗永嘉集

唐懷水沙門玄覺撰

大章分爲十門。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慕道儀式。戒橋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橋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橋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橋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龜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願第四。前已檢責身口。令龜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

●粘一粘● (是)十無● ●重十(黃葉斷際禪師宛陵錄終)● ●甲本以下無● ●曾上寺報恩藏明本● ●宣永十一年刊大谷大學藏本 ● 三三三 ● 集十(卷上)●

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優畢又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淺深。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理事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登。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

慕道志儀第一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次親善友。求出路故。次朝叩問訊。存禮敬故。次審乖適如何。明侍養故。次問何所作。為明親承事故。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次數決心要。為正修故。次隨解呈簡。為識邪正故。次驗氣力。知生熟故。次見病生疑。堪進妙藥故。委的審思。求諸當故。日夜精勤。恐緣差故。專心一行。為成業故。亡身為法。為知恩故。如其信力輕微。意無專志。施行淺解。汎漾隨機。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則依無息念。既非動靜之等觀。則順有無之得失。然道不浪階。隨功涉位耳。

戒憍奢意第二

衣食由來。長養殺種。銀土掘地。鹽煮蠶蛾。成熟施為。損傷物命。令他受死。資給自身。但畏饑寒。不觀死苦。殺他活己。痛哉可傷。兼用農功。積力深厚。何獨含靈致命。亦乃信施難消。雖復出家。何德之有。噫。夫欲出超三界。未有絕塵之行。徒為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但以終朝擾擾。竟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斯費。上乖弘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為恥。故智人思之。寧有法死。不無法生。徒自迷癡。貴身賤法耳。

淨修三業第三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淫身業。夫欲志求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境智雙寂。冥乎妙旨。云何淨修身業。深自思惟。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檢攝三短。無令漏失。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蜎飛。無令毀損。危難之流。殷勤救濟。方便救度。皆令解脫。於他財物。不與不取。乃至鬼神。隨有主物。一鍼一草。終無故犯。貧窮乞匄。隨己所有。敬心施與。令彼安隱。不求恩報。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經無量劫。行檀布施。象馬七珍。頭目髓腦。乃至身命。捨而無惜。我今亦爾。隨有施與。歡喜供養。心無吝惜。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顛倒。為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熊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為喻。銅柱鐵床。焦背爛腸。血肉糜潰。痛徹

心髓。作如是觀。唯苦無樂。革囊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不淨流溢。蟲蛆住處。鮑肆廁孔。亦所不及。智者觀之。但見髮毛爪齒。薄皮厚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脈腦膜。黃痰白痰。肝膽骨髓。脾腎胃。心腎膀胱。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屎尿臭處。如是等物。一一非人。誠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為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為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苦痛無窮。諦察深思。難可附近。是以智者。切檢三行。改往修來。背惡從善。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煙穢。常修梵行。日夜精勤。行道禮拜。歸還三寶。志求解脫。於身命財。修三堅法。知身虛幻。無有自性。色即是空。誰是我者。一切諸法。但有假名。無一定實。是我身者。四大五陰。一一非我。和合亦無。內外推求。如水聚沫。浮泡陽焰。芭蕉幻化。鏡像水月。畢竟無人。無明不了。妄執為我。於非實中。橫生貪著。殺生偷盜。煙穢荒迷。竟夜終朝。矻矻造業。雖非真實。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作是觀時。不以惡求。而養身命。應自觀身。如毒蛇想。為治病故。受於四事。身著衣服。如裹癰瘡。口食滋味。如病服藥。節身儉口。不生奢泰。聞說少欲。深樂修行。故經云。少欲頭陀。善知止足。是人能入賢聖之道。何以故。惡道眾生。經無量劫。闕乏食。叫喚號毒。饑寒切楚。皮骨相連。我今暫闕。未足為

苦。是故智者。貴法賤身。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是名淨修身業。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衆惡。傾覆萬行。遞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了。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柔軟語者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二者宮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者。見聞誦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二理和合者。見退菩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菩提煩惱。平等一相。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二理實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衆主。曠劫已來。爲彼四過之所顛倒。沈淪生死。難可出離。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唇舌牙齒。咽喉腭。識風鼓擊。音出其中。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證善之言。名爲四正。證惡之語。名爲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道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宜。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淨修口業。云何淨修意業。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邪念因緣。能生萬惡。正觀因緣。能生萬善。故經

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云何邪念。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所。因我所故。起於斷常。六十二見。見思相續。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當知邪念。衆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故經云。離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當知諸法。但有名字。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何以故。法不自名。假名詮法。法既非法。名亦非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名法無當。一切空寂。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是以妙相絕名。真名非字。何以故。無爲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還源之要也。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感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此應四儀。六根所對。隨緣了達。入道次第云爾。

奢摩他頌第四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遣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對遣。一向冥寂。閑靜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生。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的的惺惺寂寂是。

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復次修心漸次者。夫以知知物。物在知亦在。若以知知知。知知則離物。物離猶知在。起知知於知。後知知生時。前知早已滅。二知既不並。但得前知滅。滅處爲知境。能所俱非真。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引滅。生滅相續。自是輪迴之道。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願。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空。寂爾少時。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緣盡淨。閑靜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木石。此是初心處。領會難爲。入初心時。三不應有。一惡。謂思惟世間五欲等因緣。二善。謂思惟世間難善等事。三無記。謂善惡不思。閑靜昏住。戒中三應須具。一攝律儀戒。謂斷一切惡。二攝善法戒。謂修一切善。三攝益有情戒。謂普度一切衆生。定中三應須別。一安住定。謂妙性天然。本自非動。二引起定。謂澄心寂怕發瑩增明。三辨事定。謂定水凝清。萬像斯鑑。慧中三應須別。一人空慧。謂了陰非我。即陰中無我。如龜毛兔角。二法空慧。謂了陰等諸法。緣假非實。如鏡像水月。三空空慧。謂了境智俱空。是空亦

空。見中三應須識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二不容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又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有一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圓中三應須具。一法身不礙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二般若無著即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礙般若。三解脫寂滅即法身。法身不礙般若。般若無著即解脫。舉一即具三。三體即一。此因中三德。非果上三德。欲知果上三德。法身有斷德。遍因斷惑而顯德。故名斷德。自受用身有智德。具四智真實功德故。他化二身有大恩德。他受用身。於十地菩薩有恩德故。三種化身。於菩薩二乘異生有恩德。三諦四智。除威所作智。為緣俗諦故。然法無淺深。而照之有明昧。心非垢淨。而解之有迷悟。初入初心。迷復何非淺。終契圓理。達始何非深。迷之失理而自差。悟之失差而即理。迷悟則同其致。故有漸次名焉。復次初修心人。入門之後。須識五念。一故起。二串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故起念者。謂起心思惟世間五欲。及難善等事。串習念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惟善惡等事。接續念者。謂串習忽起。知心馳散。又不制止。更復續前。思惟不住。別生念者。謂覺知前念是散亂。即生慚愧改悔之心。即靜念者。謂初坐

時。更不思惟世間善惡及無記等事。即此作功。故言即靜。串習一念初生者。多接續故起二念。懈怠者有別生一念。慚愧者多即靜一念。精進者有串習。接續故起別生四念。為病。即靜一念為藥。雖復藥病有殊。總東俱名為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然五念是一念枝條。一念是五念根本。復次若一念相應之時。須識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第一病者有二種。一緣慮。二無記。緣慮者善惡二念也。雖復差殊。俱非解脫。是故總東名為緣慮。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此二種名為病。第二藥者。亦有二種。一寂寂。二惺惺。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惺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此二種名為藥。第三對治者。以寂寂治緣慮。以惺惺治昏住。用此二藥。對彼二病。故名對治。第四過生者。謂寂寂久生昏住。惺惺久生緣慮。因藥發病。故云過生。第五識是非者。寂寂不惺惺。此乃昏住。惺惺不寂寂。此乃緣慮。不惺惺不寂寂。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惺。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此四句者。前三句非。後一句是。故云識是非也。第六正助者。以惺惺為正。以寂寂為助。此之二事。體不相離。猶如病者。因杖而行。以行為正。以杖為助。夫病者欲行。必先取杖。然後方行。修心之人。亦復如是。必先息緣慮。令心寂寂。次當惺惺。不致昏沈。令心歷歷。歷歷寂寂。二名

一體。更不異時。譬夫病者欲行。闕杖不可。正行之時。假杖故能行。作功之者。亦復如是。歷歷寂寂。不得異時。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又曰。亂想是病。無記亦病。寂寂是藥。惺惺亦藥。寂寂破亂想。惺惺治無記。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復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復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寂寂為助。惺惺為正。思之。復次料簡之後。須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謂歷歷分別。明識相。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污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此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是故須識此五念及六種料簡。願勿嫌之。如取真金。明識瓦礫。及以偽寶。但盡除之。縱不識金。金體自現。何憂不得。

毘婆舍那頌第五

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其辭曰。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如眼了花。空是了花空眼。若智了於智。即是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

夫定亂分政。動靜之源莫二。愚慧乖路。明闇之本非殊。群迷從闇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明生則轉愚成慧。靜立則息亂成定。定立由乎背動。慧生因乎捨暗。暗動連繫於煩惱。靜明相趨於物表。物不能愚。功由於慧。煩不能亂。功由於定。

定慧更資於靜明。愚亂相纏於暗動。動而能靜者。卽亂而定也。暗而能明者。卽愚而慧也。如是則暗動之本無差。靜明由茲合道。愚亂之源非異。定慧於是同宗。宗同則無緣之慈。定慧則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則雙與。無緣之慈則雙奪。雙奪故優畢又。雙與故毘婆奢摩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奢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又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卽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卽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毘耶。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忘。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其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祇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

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瞽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祇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祇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存存耶。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

者。可謂妙契實中矣。

三乘漸次第七

夫妙道沖微。理絕名相之表。至真虛寂。最超群數之外。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以區分。順物忘情。施而不作。終日說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群籍非殊。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說而悟解。故號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爲本行。觀無常而生悲。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迴。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共生證滅。獨契無爲修道。惟論自度。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慈靡運。因垂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或有不因他語。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真。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爲本行。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既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酬。愛取有以無疵。老死亦何所累。故能脩然獨脫。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觀秋零而入真道。四儀庠序。攝心虛以恬愉。性好單棲。憩間林而自適。不忻說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惟善寂。意既清虛。獨宿孤峯。觀緣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處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如其根性本明。玄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生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

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爲正因。行施則盡命傾財。持戒則言羅無犯。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之頃。無間。禪那則身心寂寂。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真源至寂。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爲。度生長劫。廣修萬行。等觀群方。下及諸緣。上該不共。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爲家。括四生而爲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二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是以一真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然而至理虛玄。窮微絕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之一亦何一。一不三。三不三。自非一。非一非三。不三。非三。三非一。不立之一。本無三。不三之三。本無一。一三本無。亦無。無無本。故妙絕。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譬夫三獸渡河。河一寧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成河。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其足有短長。河之不一。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今之三乘

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亦何非大。而言聲聞觀之。位居其小者哉。是知諦以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爲儔。雖復奔波。寧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概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豈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源盡際。煥然成大矣。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豈容圖度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真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祛。故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三明顯耀。開朗八萬之劫。現前六通。縱任無爲。山壁遊之直度。時復空中行住。或坐臥之安然。汎沿則輕若鴻毛。涉地則猶如履水。九定之功。滿足。十八之變隨心。然三藏之佛。望六根清淨。位有齊劣。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佛尚爲劣。二乘可知。望上斷伏雖殊。於下悟迷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哉。如來爲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呵。寧知見愛尚存。去二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祛。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詭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唯宿習。見

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情。縱事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喜。恰生愛。違意則惱。懷恨。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佛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譽。又榮大衆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誇說之患。鏗然。三塗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吁哉。言及愴然。悲酸矣。然而達性之人。對境觸加其照。忘心之士。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寧有歷心於塵滴。是以察玄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於身口。無情罔侵。塵葉有識。無惱蟬螟。幽湖未足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香德若羽。群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衆驚鉤。投江瀨而盡底。玄曠漸其照遠。上界應以緣消。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而能處價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真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緣而設教矣。是以叙其綱紀。悉餘所。未明深淺宗途。略言其趣。三乘之學。影響知其分位耳。

事理不二第八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眞。了達成智故也。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

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是以學達中道。則實相可期。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遂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闕寂。如是則眞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體元眞。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眞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顯象。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爲象耶。今之法非常而執有。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類夫淨非水灰。假水灰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水灰而爲淨耶。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玄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何者。夫妄非愚出。眞不智生。達妄名眞。迷眞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眞逐智迴。眞妄不差。愚智自異耳。夫欲妙識玄宗。必先審其愚智。若欲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眞妄。若欲明其眞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眞妄自辨。眞妄既辨。愚智迥然。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眞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

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者。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爲。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

勸友人書第九

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游。石室巖竊。拂平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日千里。名花香果。罕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峰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大師答朗禪師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浪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聞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淪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誼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歎。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獨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探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水。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宴旨。灑累淪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塵。而欲避諸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薈薈長林。蟻蟻蟄蟄。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峰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緯。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

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入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平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狗喧雜於人間。散寂冀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伽愛挺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廛無非宴坐。微達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達順無地。閑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巖巖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

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塗迥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紘紘。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短。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鄆。遊逸形儀。寂怕心腑。恬澹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今若拘。其心今若奏。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冥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迥无紙盡耳。不宜。同友玄覺和南。

發願文第十

稽首圓滿遍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真妙覺。甚深十二修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携瓶利含識。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難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爲衆生發道心。群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雜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癰。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瞋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命。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畜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備。自財不吝。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在處安隱。無諸障礙。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蟲。墮落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巖頽。堂崩棟朽。搥打怖畏。趁逐圍繞。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病。邪魔魘魘。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己見。悟解明

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爲僧和合。身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孟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頌。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思惟了義。志樂閒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普皆充養。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餓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修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修多羅。菩薩聲聞僧。微塵諸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

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禪宗永嘉集。終

No. 2014

永嘉證道歌

唐慎水沙門玄覺撰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入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刮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類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糝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使毒藥也間間。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岑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蕭灑。覺印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發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結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現其中。一顆圓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

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今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這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勸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劑。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惡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冤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無雜樹。薔薇森沈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

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惡落斷常坑。非不非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踏踐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饑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再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憫愍頑皮相。紙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瀾。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哮哮護進途。誰。蠅虻能拒轍。大象不遊於東野。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訣。

① 竟二想② 既施一我今③ 法東流二溪江海④ 談二談⑤ 應二應⑥ 還夙二債宿⑦ 撥二意⑧ 蠅虻二蠅虻⑨ 伏二伏⑩ 永嘉證道歌二證道歌之⑪

無相大師行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判館事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述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罪歲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旨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以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而成十篇目爲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於世云爾

No. 2016

重刻禪源詮序

道不能自鳴。假人而鳴。鳴雖不同。道則未嘗不同也。苟不同不足以爲道。如仲尼之一貫。老聃之無爲。釋氏之空寂。人異道同。此其證也。況夫禪教兩宗同出於佛。禪佛心也。教佛口也。豈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奈何去聖時遙。師承各異。教者指禪爲暗證。禪者目教爲漸修。明暗未得其公。頓漸罔知攸定。迭爲詆毀。殆若仇讎。非但鼓之空言。抑且筆之簡冊。世道日下。弊將何如。昔圭峯禪師患之。遂將教禪諸祖著述章句旨意相符者。集爲一書。名曰禪源詮。以訓于世。將使兩家學者知一佛無二道。四河無異味。言歸于好。永無敗盟。源詮之功。豈易量哉。予每見南方此弊尤甚。安得人有是書一洗舊習。咸與惟新。興念至此。未嘗不廢食而歎也。今雪堂總統大師。若有所契。特捐衣長復新諸梓。以廣流傳。千里走書傳爲序引。襄公相國既述于前。自視何人敢此凌躐以貽識者之誚。然而此書平生所愛慕者。何幸挂名其間。故不讓也。大德七年七月住崑山薦巖無外惟大序

重刻禪源詮序

禪源詮者。唐圭峯禪師之所作也。佛之道廣

周法界。而細入微塵。非有非空。無內無外。後之學禪者。志窮實相。以言語爲苛纖。設教者。務覈真詮。以空寂爲誕肆。離爲異門。莫明統一。豈佛之道本然哉。於是以致三種證禪三宗。謂依性說相。卽息妄修心。破相顯性。卽泯絕無寄。顯示真心。卽直明心性。江漢殊流而同歸智海。酸醎異調而共臻禪味。至於空宗性宗之別。頓修漸修之殊。莫不會其指歸。開示正覺。然又慮末學之易惑而難悟也。則又旁行爲圖。朱墨以志之。自頓覺至成佛。十重爲淨。自不覺至受報。十重爲染。淨染之源由於聖凡。心法悉具。眞妄是名藏識。不覺則迷。眞遂妄。歷劫輪迴。頓覺則舍妄歸眞。隨順解脫。雖然學者要知眞如闡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則詮圖兩忘。愚智通爲般若。垢淨俱證菩提。南岳天台南岳北秀。與達磨東來宗旨無有差別。尙何禪與教之分哉。唐大中時。裴相國休爲之叙。復手書是圖。付金州延昌寺。後傳唯勤師。再傳玄契師。而圖行閩湘吳越間。國朝至元十二年。世祖御廣寒殿。顧問禪教要義。帝師及諸耆德。以禪源詮對。上意悅命板行於世。後二十有九年爲大德癸卯。嗣法雪堂仁禪師。奉旨之五臺。回途過大同。得金時潛菴覺公禪師所書圖。益加考訂。錦粹以傳諸遠。俾圭峯禪師研眞顯正。化導群迷之意。永久不墜。其爲利益何可稱量。文原與師爲方外交。乃隨喜讚歎爲之次序。其說書諸編首。是歲閏月朔。應奉翰林文字將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之無俱三序甲本禪源詮重刻本大谷大刊一年十元。本明藏恩根上寺增。〇

編修官巴西鄧文原書

重刻禪源詮序

雪堂禪師。智識雄邁。行解圓通。喜修爲樂。施與。一日謂余曰。愚嘗患世之學佛者。不究如來設教之因。妄執空有競分大小。曰。頓曰漸。曰禪曰律。營營紛紛千數百年。如護父足。使其受病。雖遇一二同志。有以啓之。恨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幸得圭峯所述禪源詮。其文博雅。其旨切當。悉叙前所患者。道其所以然。且作圖示心。一眞實諦含三大義。無明緣染諸相妄起。依修斷法。獲證入理。提綱舉要。如指諸掌。昔至元十二年春正月。世祖皇帝萬機之暇。御政華島。延請帝師。太保文貞劉公亦在焉。乃召在京耆宿。問諸禪教乖互之義。先師西菴贊公等八人。因以圭峯禪源詮文爲對。允懷宸衷。當時先師囑其弟雙泉泰公爲之記。仍命雪堂鏤板流行。愚以參問諸方。未暇及此。向於雲中普恩興國二寺各獲一本。後在京萬壽方丈。復得遼朝崇天皇帝太后清寧八年印造頒行天下定本。與文士較正。擬欲刻梓以傳永久。請叙一言。庸伸先師遺志。余聞之喜曰。今子之心。卽圭峯師愛世之心也。然不有斯文。無以解其惑。不壽其傳。無以利其衆。學者觀之。而情不遺解不生。亦何益矣。古人所謂四難者。今三難不具其一。則在諸方參學者。儻能不負二師弘法利人之念。

盡心披玩。情遣解生。如王良總六轡馳通衢。阿師駕般若航登彼岸。豈有不達者哉。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同修國史賈汝舟序

禪源諸詮集都序叙

唐綿州刺史裴休述

圭峯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序之。河東裴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問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眞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仲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荷澤直指知見。江西一切皆眞。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其他空有相破。眞妄相收。反經順取。密指顯說。故天竺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眞實之道。而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襲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兩矢而遷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善所習之術。然也。今學者但宗徒彼此相非耳。函字。唐韻。從金。函者。鎧甲也。周禮。函人爲甲。卽鎧甲之人。古字多單爲之。故孟子亦單作函。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謬。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仲尼謂詩正禮樂。皆不得人。貴道不貴跡。意道吾久修。當宗佛法。今忽和合諸宗。豈欲立跡哉。不得已也。丁當也。正當須和會之時也。

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銀劍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荷子云。如振策領。則五指振而來者同趨。荷方來。則六合響應。未足多也。都序據圖教以印諸宗。雖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別。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此下數句連貫。明莫不從耳而告之。毛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當時疾使人起耳。就耳邊告。故特指掌而示之。論語云。如其不改也。意說丁字之其。指掌而示之。說者之於天下。掌示弟子。言見此事分明。如掌中之物。易了。嘖。嘖以吼之。愛歎以誘之。此下數句悲憂念。乳而藥之。憂佛種之天傷也。無少善根而作。腹而擁之。毛詩云。腹我碩我。言盛德念幼子。腹中抱我。暫去又回。頭顱我念情之深也。念水火之漂焚也。水火。望而導之。懼邪小之迷陷也。既有善根。復恐不入。揮而散之。悲聞爭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此下數句。佛慈悲憫。得吾師然後益彌多。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陰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舉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達宗趣而不守。廣闢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涅槃會中。亦已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

①說二經 ②(荷澤...見)六字 ③(江西...眞)六字 ④(江西...眞)六字 ⑤(天台...法)十二字 ⑥(孟子...單作)七十八字 ⑦(仲尼...時也)六十三字 ⑧(荷子...也)二十字 ⑨(趙子...也)四十五字 ⑩(此下...也)十四字 ⑪(毛詩...之)五十五字 ⑫(論語...易了)四十五字 ⑬(此下...也)十二字 ⑭(無少...也)十二字 ⑮(毛詩...也)三十字 ⑯(欲是水火)一字 ⑰(既有...也)十六字 ⑱(破二顯) ⑲(此下...彌多)三十六字 ⑳(自世...畢)十六字 ㉑且二且

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爲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與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圖說和會諸法。唯指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之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都序。以佛語印諸宗。以本法照。能如是。則不孤圭峯。偏說。故丁寧勸其果信。是矣。後之人觀其法而不生惡感。本石無異。且須保重也。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

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

唐圭峯山沙門宗密述

禪源諸詮集者。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以貽後代。故都題此名也。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爲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慧通稱爲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禪理。少談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亦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

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識。◎此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圖說。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此經稱心地法門云云。是根本。是大乘諸。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則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放下壓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行四。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天台。令依三禪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草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暨

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違。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惑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有自縛。能解他縛。是名有世。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泛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拾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計。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勸。迫入內住。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覺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濟蕩難依。就機印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問夫言撮略者。文須簡約。義須周足。理應撮束。多義在少文中。且諸佛說經。皆具法。義。◎義理。因。三寶。十地。三十。果。佛之。修。◎修。位。證。◎證。果。雖世界各異。化儀不同。其所立教無不備此。故華嚴每會每位。皆結十方世界悉同此說。今覽所集諸家禪述。多是隨問反實。旋立旋破。無斯綸緒。不見始終。

◎都序。信。二十一字。◎(之)一。◎(出)◎(涅槃經)一。◎(涅槃等經)一。◎(梵網)根本。三十一字。◎(上四)也。十二字。◎(達摩)達摩。◎(南岳)南岳。◎(宿世)宿世。◎(計)二機。◎(知)一。◎(見)二現。◎(法體)一。◎(義理)一。◎(三寶)三寶。十二字。◎(佛之妙)用。◎(信法)一。◎(解義)一。◎(歷代修因)一。◎(證果)一。◎(論二論)一。

豈得名爲撮略佛教。答佛出世立教與師隨處度人。事體各別。佛教爲代依馮。理須委示師訓在即時度脫。意使玄通。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下不留其迹。迹絕於意地。理現於心源。即信解修證。不爲而自然成就。經律疏論。不習而自然冥通。故有問修證。即答以無修。有求解脫。即反質誰縛。有問成佛之路。即云本無凡夫。有問臨終安心。即云本來無事。或亦云此是妄此是真。如是用心。如是息業。舉要而言。但是隨當時事應當時機。何有定法名阿耨菩提。豈有定行名摩訶般若。但得情無所念。意無所爲。心無所生。慧無所住。即真信真解真修真證也。若不了自心但執名教欲求佛道者。豈不見見識字看經元不證悟。銷文釋義唯識貪瞋耶。況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思緣反照暫時即證無生。即知乘教之益。度人之方。各有其由。不應於文字而責也。問既重得意不貴事文。即何必纂集此諸句偈。答集有二意。一有雖經師授而悟不決究。又不達。諸善知識處處勘契者。今覽之通見諸師言意。以通其心以絕餘念。二爲悟解了者欲爲人師。令廣其見聞增其善巧。依解攝衆答問教授也。即上云羅千界即滿滿難依。就一方即指的易用也。然又非直資忘言之門。亦兼垂禪教之益。非但令意符於佛。亦欲使文合於經。既文似垂而令合實。爲不易須判一藏經大小乘權實理了義不了義。方可印定諸宗禪門各有旨趣不乖佛意也。謂一藏經論統唯三種。禪門言教亦

統唯三宗。各在下配對相符方成圓見。問今習禪證何關經論。答有十所以。須知經論權實方辨諸禪是非。又須識禪心性相方解經論理事。一師有本末馮本印末故。二禪有諸宗互相違阻故。三經如繩墨楷定邪正故。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故。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故。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故。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故。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故。九悟修頓漸言似違反故。十師授方便須識藥病故。初言師有本末者。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況迦葉乃至迦多羅皆兼三藏。提多迦已下。因僧誦律教別行。罽賓國已來。因王難經論分化。中間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千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未有講者毀禪禪者毀講。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爲解事相爲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斯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故教授得意之者。即須讀金剛楞伽云。此二經是我心要。今時弟子彼此迷別法。閑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即心即佛。便推屬胸襟之禪。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前有人疑云。師師何得說。余今以此答也。今若不以權實之經論對配深淺禪宗。焉得以教照心以心解教。二禪有諸宗互相違反者。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

別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旻牛頭石頭保唐宣什及稠那天台等。立宗傳法互相乖阻。有以空爲本。有以知爲源。有云寂默方真。有云行坐皆是。有云覺見今朝暮分別爲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別爲作一切皆真。有萬行悉存。有兼佛亦泯。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經律爲所依。有以經律爲障道。非唯汎語而乃確言。確弘其宗。確毀餘類。爭得和會也。問是者即收。非者即揀。何須委曲和會。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緣各皆黨己爲是。排斥彼爲非。彼此確定。故須和會。問既皆非邪。即各任確定。何必會之。答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應兩存。至道非邊了義不偏。不應單取。故必須會之爲一令皆圓妙。問以米雜火勢不俱全。將矛刺盾功不雙勝。諸宗所執既互相違。一是則有一非。如何會令皆妙。答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謂以法就人即難。以人就法即易。人多隨情互執。執即相違。誠如米火相和矛盾相敵故難也。法本稱理互通。通即互順自然。凝流皆水鑲劍皆金故易也。舉要而言。局之則皆非。會之則皆是。若不以佛語各示其意各收其長。統爲三宗對於三教。則何以會爲一代善巧俱成要妙法門。各忘其情同歸智海。唯佛所說即真而同。三經如繩墨楷定邪正者。繩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禪。傳禪者必以經論爲準。中下根者但可依師。師自觀根隨分指授。上根之輩悟須圓通。未究佛言何同佛見。問所在皆有佛經。任學

①(爲)十萬②(亦)一③(乘)二④(諸)一⑤(今)二⑥(令)其⑦(是)十也⑧(是)二⑨(合)十(經)⑩(各在下文別釋)⑪(起)十⑫(前)一⑬(見)二現⑭(確)二⑮(得)二不⑯(斤)二斤⑰(水)二水⑱(俱)二但⑲(水)二水⑳(唯)一十一十六字一

者轉讀勸會。今集禪要何必辨經。答此意即其次之文。便是答此問也。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者。謂佛說諸經。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稱畢竟之理。有隨當時之機。有詮性相。有頓漸大小。有了義不了義。文或敵體相逢義必圓通無礙。龍藏浩汗何見旨歸。故今但以十餘紙都決擇之。令一時圓見佛意。見佛意後。即備尋一藏。即句句知宗。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者。西域諸賢聖所解法義。皆以二量爲定。一比量。二現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升斗量物知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喻比度也。如遠見煙必知有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現量者。親自現見。不假推度。自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諸經爲定也。勘契須同者。若但憑佛語不自比度證悟自心者。只是泛信。於己未益。若但取現量自見爲定。不勘佛語。焉知邪正。外道六師親見所執之理修之亦得功用。自謂爲正。豈知是邪。若但用比量者。既無聖教及自所見。約何比度。比度何法。故須三量勘同方爲決定。禪宗已多有現比二量。今更以經論印之。則三量備矣。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者。數十年中頻有經論大德。問余曰。四禪八定皆在上界。此界無禪。凡修禪者。須依經論引取上界禪定而於此界修習。修習成者。皆是彼禪。諸教具明無出此者。如何離此別說禪門。既不依經即是邪道。又有問曰。經云。漸修祇劫方證菩提。禪稱頓悟剎那便成正覺。經是佛語。禪是僧言。違佛違僧。竊疑未可。又有問曰。禪門要旨無是無非。塗

割怨親不瞋不喜。何以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澤洪州參商之隙。又有問曰。六代禪宗師資傳授禪法。皆云內授密語外傳信衣。衣法相資以爲符印。曹溪已後不聞此事。未審今時化人說密語否。不說則所傳者非。達摩之法。說則聞者盡合得衣。又有禪德問曰。達摩傳心不立文字。汝何違背先祖講論傳經。近復問曰。淨名已呵安坐。荷澤每斥疑心。曹溪見人結跏趺自將杖打起。今問汝每因教誡即勸坐禪。禪者羅列遍於嚴整。乖宗違祖。吾竊疑焉。余雖隨時各已酬對。然疑者千萬。啓其未聞。況所難之者情皆遍執。所執皆異。彼此互違。因決中疑復增。已病。故須開三門義。詳一藏經。總答前疑無不通徹。下隨相實見答處須檢注文也七法義不同善須辨識者。凡欲明解諸法性相。先須辨得法義。依法解義。義即分明。以義證法。法即顯著。今且約世物明之。如真金隨工匠等緣作銀銅碗蓋種種器物。金性必不變爲銅鐵。金即是法。不變隨緣是義。設有人問。說何物不變。何物隨緣。只合答云金也。以喻一藏經論義理。只是說心。心即是法。一切是義。故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然無量義統唯一種。一不變二隨緣。諸經只說此心隨迷悟緣成垢淨。凡聖煩惱菩提有漏無漏等。亦只說此心垢淨等時元來不變。常寂滅真實如如等。設有人問。說何法不變。何法隨緣。只合答云心也。不變是性。隨緣是相。當知性相皆是一心上義。今性相二宗互相非者。良由不識真心。每聞心字將謂

只是八識。不知八識但是真心上隨緣之義。故馬鳴菩薩以一心爲法。以真如生滅二門爲義。論云。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只說此心不虛妄故云真。不變易故云如。是以論中一一云心真如心生滅。今時禪者多不識義。故但呼心爲禪。講者多不識法。故但約名說義。隨名生執難可會通。聞心爲淺聞性謂深。或却以性爲法以心爲義。故須約三宗經論相對照之法義。既顯。但歸一心自然無諍。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者。諸經或毀心是賊。制令斷除。或讚心是佛。勸令修習。或云善心惡心淨心垢心貪心瞋心慈心悲心。或云託境心生。或云心生於境。或云寂滅爲心。或云緣慮爲心。乃至種種相違。若不以諸宗相對顯示。則看經者何以辨之。爲當有多種心。爲復只是一般心耶。今且略示名體。況言心者。略有四種。梵語各別翻譯亦殊。一乾陀陀耶。此云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具如黃庭經五藏說也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乃至鼻身種子各緣一分。故此八各有心所善惡之殊。諸經之中。目諸心所總名心也。謂善心惡心等。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故。黃庭經五藏論。目之爲神。西國外道。計之爲我。皆是此識。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變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爲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爲真如。都是如來藏。故楞伽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

①(即)一②如度量二度量如③問二問④中二甲⑤已二乙⑥(下隨...也)二十五字一⑦眞二眞

者卽如來藏。如來藏亦是纏法身。如勝鬘經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故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法身在之以爲阿賴耶。識惡慧不能知藏卽賴耶識。有執異如賴耶體別者。是惡慧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銀展轉無差別。指銀等喻名如來藏。然雖同體。具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依性起相蓋有因由。會相歸性非無所以。性相無礙都是一心。迷之卽觸面向牆。悟之卽萬法隨鏡。若空尋文句。或

之旨。其有性浮淺者。纔聞一意。卽謂已足。仍恃小慧。便爲人師。未窮本末。多成偏執。故頓漸門下。相見如仇讎。南北宗中。相敵如楚漢。洗足之誨。摸象之喻。驗於此矣。今之所述。豈欲別爲一本集而會之。務在伊圓三點三點。各別既不成伊。三宗若乖焉。能作佛。故知欲識傳授藥病。須見三宗不乖。須解三種佛教。前叙有人難云。禪師何得講說。余今經以此十意答之也。故初已敘西域祖師皆弘經爲可耳也。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

唐圭峯山沙門宗密述

⑤上來十意理例昭然。但細對詳禪之三宗教之三種。如經斗稱足定淺深。先叙禪門。後以教證。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直顯心性宗。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卽性教。右此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對一一證之。然後總會爲一味。今且先叙禪宗。初息妄修心宗者。說衆生雖本有佛性。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故輪迴生死。諸佛已斷妄想。故見性了了。出離生死。神通自在。當知凡聖功用不同。外境內心各有分限。故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卽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動動拂拭。塵盡明現。卽無所不照。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遠離慣鬧住閑靜處。調身調息。跏趺宴默。舌拄上腭。心注一境。南

恍北秀保唐宣什等門下。皆此類也。牛頭天台惠稠求那等。進趣方便迹即大同。見解即別。二派絕無寄宗者。說凡事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非今始無。即此達無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無佛。無衆生。法界亦是假名。心既不有。誰言法界無修不修。無佛不佛。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幻。無法可拘。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始名解脫。石頭牛頭下至徑山。皆示此理。便令心行與此相應。不令滯情於一法上。日久功至。塵習自亡。則於怨親苦樂一切無礙。因此便有。一類道士儒生閑僧。參禪理者。皆說此言。便爲臻極。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爲法。荷澤江西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然非所宗。三直顯心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唯真性。真性無相無爲。體非一切。謂非凡非聖。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等。然即體之用。而能造作種種。謂能凡能聖。現色現相等。於中指示心性。復有二類。一云。即今能語言動作。貪瞋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即此本來是佛。除此無別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修。任運自在。方名解脫。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此即是爲真悟真修真證也。二云。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

①〔法身在纏之名〕一節 ②〔薩謨〕一節 ③〔有執…慧〕十三字一節 ④〔指鑑…藏〕十五字一節 ⑤面向二面向西 ⑥〔他〕十信 ⑦〔只〕一節 ⑧也二之節 ⑨〔耳〕一節 ⑩⑪不分卷 ⑫〔悟〕一節 ⑬〔不〕一節

緣起。八種。此八識外都無實法。問如何變耶。答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六二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患病重心昏見異色人物夢夢相所見可知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此身相及於外境亦復如是。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既悟本無我法。唯有心識。遂依此二空之智。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等行。漸漸伏斷煩惱所知三障。證三空所顯真如。十地圓滿。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也。真如障盡。成法性身大涅槃也。解深密等數十本經。瑜伽唯識數百卷論。所說之理。不出此也。此上三類都爲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然唯第三將識破境教。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會。以知外境皆空故不修外境事相。唯息妄修心也。息妄者。息我法之妄。修心者。修唯識之心。故同唯識之教。既與佛同。如何毀他漸門。息妄看淨時。拂拭凝心住心專法一境及跏趺調身調息等也。此等種種方便。悉是佛所勸讚淨名云。不必坐不必不坐。坐與不坐任逐機宜。凝心運心各量習性。當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時。圓頓本宗未行北地。唯神秀禪師大揚漸教。爲二京法主三帝門師。全稱達摩之宗。又不顯卽佛之旨。曹溪荷澤。恐圓宗滅絕。遂呵毀住心伏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況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師教授。各皆卽可爲一方師。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又廬山遠公與

①無修之修二修而無修②〔說〕一③〔集〕一④〔貪名利榮我〕一⑤〔嘆違我〕八字一⑥〔觸向一校〕八字一⑦〔影隨形應隱〕八字一⑧〔是〕一⑨〔所居處〕一⑩〔我二流〕一⑪〔此上一也〕十四字一⑫〔今二合〕一⑬〔即苦一故〕二十二字一⑭〔策納好惡之事〕一⑮〔取集〕一⑯〔造作一決〕一⑰〔一了別〕一⑱〔此四〕八字一⑲〔集二〕一字一⑳〔道請二修〕道諦也㉑〔滅諦〕一㉒〔苦十〔證滅諦也〕夾註無〕㉓〔阿含乃至此也〕四十四字甲本作文㉔〔說滿一滅〕十字一㉕〔清誠〕八字一㉖〔故云一也〕七字一㉗〔見十〔分〕〕一㉘〔何重一物〕九字一㉙〔夢相所見可知〕一㉚〔扶二符〕一㉛〔達摩二達摩〕

佛陀耶舍二梵僧所譯達摩禪經兩卷。具明坐禪門戶漸次方便。與天台及伏虎門下意趣無殊。故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即知了與不了之宗。各由見解深淺。不以調與不調之行而定法義。偏圓但自隨病對治。不須議此毀彼。以通前教。有人問難云。何一密意破相顯性教。據通前教。即安於本空更無可破。無漏諸法。但為。類生執虛妄相障真性。難得支梧。故佛且云。無。故云。又云。以真性及妙用不無。而互破相。意不礙於言中。故云。說前教中所變之境既皆虛妄。能變之識豈獨真實。心境互依空。而似有故也。且心不孤起。託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現。心空即境滅。境即心空。未有無境之心。會無無心之境。如夢見物。似能見所見之殊。其實同一虛妄。都無所有。諸識諸境亦復如是。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無十八界。無十二因緣。無四諦。無智。亦無得。無業。無報。無修。無證。生死涅槃平等如幻。但以不住一切無執無著。而為道行。諸部般若千餘卷經。及中百門等三論廣百論等。皆說此也。說此理。但論主通達不執。故說收大小乘。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既同世尊所說菩薩所弘。云何漸門禪主及講習之徒。每聞此說。即謗云。撥無因果。佛自云。無業無報。豈邪見乎。若云佛說此言。自有深意者。豈禪門此說無深意耶。若云我曾推微覺無深意者。自是汝遇不解之流。但可嫌人。豈可斥法。此上一教。據佛本意。雖不

相違。然後學所傳多執文迷旨。或各執一見。彼此相非。或二皆。泛信渾沌不曉。故龍樹提婆等菩薩。依破相教廣說空義。破其執有。令洞然解於真空。真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無著天親等菩薩。依唯識教廣說名相。分析性相不同。染淨各別。破其執空。令歷然解於妙有。妙有者。是不違空之有也。雖各述一義。而舉體圓具。故無違也。問若爾。何故已後有清辨護法等諸論師互相破耶。答此乃是相成。不是相破。何者。以末學人根器漸鈍。互執空有。故清辨等破定有之相。令盡徹至畢竟真空。方乃成彼緣起妙有。護法等破斷滅偏空。意存妙有。妙有存故。方乃是彼無性真空。文即相破。意即相成。相成於此。決也。由妙有真空有二義故。一極相達義。謂互相害全奪永盡。二極相順義。謂冥合一相舉體全攝。若不相奪全盡。無以舉體全收。故極相達方極順也。龍樹無著等就極順門故相成。清辨護法等據極達門故相破。達順自在。成破無礙。即於諸法無不和會耳。哀哉此方兩宗後學。經論之者。相非相斥。不異仇讐。何時得證無生法忍。今願漸禪者亦復如是。努力通鑒。勿偏局也。問西域先賢相破。既是相成。豈可此方相非便成相嫉。答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各觀心。各各察念。留藥防病。不為健人。立法防奸。不為賢士。三顯示真心。即性教。直指自心。即是真。亦不約心相而示。故云。即性。不。是方便隨客之意。故云。顯示也。此教說一切衆生皆有真空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不因斷惑成淨。實性清淨。清淨有二。一自性清淨。二離垢清淨。勝義云。自性清淨。心離可了知。此心為煩惱所染。亦離可了知。

知。佛云。此心超出前。有。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下。二宗之理。故離可了知也。佛說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為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是此心也。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證得。既著生死。大覺靈應之出現於世。為說生死等法。一切皆空。開示此心。全同諸佛。如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俱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譬如有大經卷。智慧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智慧無邊。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功德。恒沙妙用也。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喻佛智。全在衆生。如一微塵。舉一衆。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天。力。隔。佛眼。力。隔。於諸衆生。無少利益。喻。達。時。不。其。佛眼。力。隔。於諸衆生。無少利益。喻。達。時。不。其。即起方便。破彼微塵。喻。出。此大經卷。令諸衆生。普得饒益。乃云。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衆生。合。三。具。足。在。於。衆生身中。合。中。但諸凡愚妄想執著。不知不覺。不得利益。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衆生。修習聖道。十六波羅蜜。三。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問上既云。性自了了常知。何須諸佛開示。答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真性不同虛空木石。

○此注通。一○(此教)十說。○色十(受想行識)○(無)一○*○(智度)性宗三十一字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末十(代)○叙前二前叙。○(相)一○心二破。○(下引佛說)一○(達摩)也(八字)一○(德)一○(功)一○(恒沙妙)一○(力)一○*○(云云乃至)一○(發願中二在一)一○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二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

唐圭峯山沙門宗密述

上之三教。攝盡佛一代所說之經。及諸菩薩所造之論。細尋法義。便見三義全殊。一法無別就三義中第一第二空有相對。第三第一性相相對。皆條然易見。唯第二第三破相與顯性相對。講者禪者同迷。皆謂同是一宗一教。皆以破相便為真性。故今廣辨空宗性宗有其十異。一法義真俗異。二心性二名異。三性字二體異。四真智真知異。五有我無我異。六遮詮表詮異。七認名認體異。八二諦三諦異。九三性空有異。十佛德空有異。初法義真俗異者。空宗緣末顯真靈之性故。但以一切差別之相為法。法是俗諦。照此諸法。無為無相。無生無滅。無增無減等為義。義是真諦。故智度論以俗諦為法無礙辯。以真諦為義無礙辯。性宗則以一真之性為法。空有等種種差別為義。故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華嚴十地亦云。法者知自性。義者知生滅。法者知真諦。義者知俗諦。法者知一乘。義者知諸乘。如是十番釋法義二無礙義。皆以法為真諦。以義為俗諦。二心性二名異者。空宗一向目諸法本源為性。性宗多目諸法本源為心。目為性者。諸論多同。不必敘述。目為心者。勝鬘云。自性清淨心。起信云。一切法從本以來

離言說名字心緣等相。乃至唯是一心。楞伽云。堅實心。良由此宗所說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應目為心也。三性字二體異者。空宗以諸法無性為性。性宗以靈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故性字雖同。而體異也。四真智真知異者。空宗以分別為知。無分別為智。智深知淺。性宗以能證聖理之妙慧為智。以該於理。智通於凡聖之靈。性為知。知通智局。上引問明品已自分別。況十迴向品說真如云。照明為性。起信說。真如自體真實識知。五有我無我異者。空宗以有我為妄。無我為真。性宗以無我為妄。有我為真。故涅槃經云。無我者名為生死。有我者名為如來。又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乃至廣破二乘無常無我之見。如春池執礪為寶。廣讚常樂我淨而為究竟。乃至云無我法中有真我。良由眾生迷執五蘊為我。故佛於大小乘及破相教中。廣破之云。無。今於性宗直明實體。故顯之云有也。六遮詮表詮異者。遮謂遣其所非。表謂顯其所是。又遮者揀却諸餘。表者直示當體。如諸經所說真妙理性。每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因無果。無相無為。非凡非聖。非性非相等。皆是遮詮。諸經中。每以非字非却諸法。動即有三十餘字。不字無字亦爾。故云。非若云知見覺照靈靈光明。朗朗昭昭。惺惺寂寂等。皆是表詮。若無知見等體。顯何法為性。說何法不生滅等。必須認得見今了然。而知即是心性。方說此知不生不滅等。如說鹽云不淡是遮。云鹹是表。說水云不乾是遮。云濕是表。諸教每云絕百非者。皆是遮詞。直顯一真。方為表語。空宗之言但是遮詮。性宗之言有遮

有表。但遮者未了。兼表者乃的。今時學人皆謂。遮言為深。表言為淺。故唯重非心非佛。無為無相。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由但以遮非之詞為妙。不欲親自證認法體。故如此也。○悟息後即任。七認名認體異者。謂佛法世法一皆有名體。且如世間稱大不過四物。如智論云。地水火風是四物名。堅濕煖動是四物體。今且說水。設有人問。每聞澄之即清。混之即濁。環之即止。決之即流。而能既灌萬物洗滌萬穢。此是何物。用而問也。答云。是水。名也。愚者認名便謂已解。智者應更問云。何者是水。微其答云。濕即是水。如體指也。此一皆便定更無別字可替也。若云。水波清濁濕流是水。何異之。佛亦爾。設有人問。每聞諸經云。迷之即垢。悟之即淨。縱之即凡。修之即聖。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此是何物。用而問也。答云。是心。名也。愚者認名便謂已識。智者應更問。何者是心。微其答云。知即是心。指其體也。此言最的。餘字皆運動等是心者。以此而推水之名體。各唯一字。餘皆義用。心之名體亦然。濕之一字貫於清濁等萬用萬義之中。知之一字亦貫於貪瞋慈忍善惡苦樂萬用萬義之處。今時學禪人多疑云。達摩但說心。荷澤何以說知。如此疑者。豈不似疑云。此只聞井中有水。云何今日忽覺井中濕耶。思之思之。直須悟得水。是名不是。濕濕是水不是名。即清濁水波凝流。無義不通也。以例心是名不是。知。知是心不是名。即真妄垢淨善惡。無義不通也。空宗相宗為對。初學及淺機。恐隨言生執。故

○[之二]一○ ○[之一]一○ ○諸二經○ ○諸經一百非三十四字一○ ○[悟息一時]九字一○ ○水二水○ ○注摩二達摩○ ○濕二水○ ○知二心○

說不定初後與禪門第三直顯心性宗全相同也。二化儀頓。謂佛初成道。爲宿世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理事。衆生萬惑。菩薩萬行。賢聖地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因源。位滿猶稱菩薩。此唯華嚴一經及十地論。名爲圓頓教。餘皆不備前叙外緣云。頓悟成佛是違絆者。余今於此通了。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圓證法。一心是全諸法之一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故諸佛與衆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塵塵悉包含世界。相入相即無礙鎔融。具十玄門重重無盡。名爲無障礙法界。此上頓漸皆就佛約教而說。若就機約悟修說者。意又不同。如前所叙諸家。有云。先因漸修功成而豁然頓悟。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造詣都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也。有云。因頓修而漸悟。如學射。頓者箭筈直注。意在中的。漸者日久方始漸親中。此說凝心頓悟。不言行頓漸。有云。因漸修而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故有九層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等者。皆說證悟也。有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者。此約解悟也。約斷障說。如日頓出。雲霧漸消。約成德說。如孩子出生。即頓具四肢六根。長即漸成志氣。功業。故華嚴說。初發心時即成正覺。然後三賢十聖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良以非真悟之行無以稱真。何有修真之行不能真。故彼經說。若未聞說此法。多劫修六度行。畢竟不能。有云。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證真也。根勝故悟。欲勝故修。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障如斬一綫絲。萬條頓斷。德如染一縷絲。萬條頓色也。荷澤云。見無念體不漲物生。又云。一念與本性相應。即便具河沙功德。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時齊用也。此人三業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觀具六波

①達摩也四十字一節 ②此與……也十二字一節 ③(妄情)一節 ④(有命……等)七字二(真實)二字 ⑤(像也)一節 ⑥荷澤江西
 秀能一能秀荷洪 ⑦說時一說法 ⑧名十(爲) ⑨(覺)一節 ⑩[上苦]一節 ⑪(起信……合)八字一節 ⑫證二諸德 ⑬(精)一節
 ⑭[片片]一節 ⑮[一時]一節 ⑯[本如……到也]十五字一節 ⑰(者落箇直)一節 ⑱(意在……觀)十二字一節 ⑲[故有……後]十四字
 一節 ⑳[說]一節* ㉑(頓)十生 ㉒(即顯……成)十一字一節 ㉓(業二漸長) ㉔(良以……真也)四十字一節 ㉕[根勝……修]
 八字一節 ㉖除二除 ㉗修二成 ㉘(便具河沙功德)一節 ㉙[功滿二滿]三十二字一節

融大師之類也。此門有二意。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證悟。然上皆只約今生而論。若遠推宿世。則唯漸無頓。今頓見者。已是多生漸熏而發現也。有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者。誠哉此理。固不在言。本只論機。誰言法體頓漸。意有此多門。門門有真。非強穿鑿。況楞伽四漸四頓。頓悟相類。此猶不敢繁云。比見時輩論者。但有頓漸之言。都不分析。就教有化儀之頓漸。應機之頓漸。就人有教授方便之頓漸。根性悟入之頓漸。發意修行之頓漸。於中唯云先頓悟後漸修。似違反也。欲絕疑者。豈不見日光頓出。霜露漸消。孩子頓生。四時六志氣漸立。肌膚人物業風順息波。浪漸停。明良頓成。禮樂漸學。子孫於小時風波。生來自不知。時清父兄助得。是日全身是貴人。而行跡去就不可。頓改。故須漸學。是知頓漸之義。甚為要矣。然此文本意。雖但叙禪證緣。達摩一宗。是佛法通體。諸家所述又各不同。今集為一。藏都成理事具足。至於悟解修證門戶。亦始終周圓。故所叙之頓漸須備盡其意。令血脈連續。本末有緒。欲見本末輪緒。先須推窮。此上三種頓說漸說教中。所詮之法。本從何來。見在何處。又須仰觀諸佛說此教意。本為何事。即一大藏經始終本末。一時洞然明了也。且推窮教法從何來者。本從世尊一真心體流出。展轉至於當時人之耳。今時人之目。其所說義。亦只是凡聖所依。一真心體隨緣流出。展轉遍一切處。遍一切衆生身心之中。但各於自心靜念如理

思惟。即如是如是而顯現也。華嚴云。如是如是。現大觀佛說經本意者。世尊自云。我本意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乃至入佛知見道故。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三世十方諸佛法。亦如是。雖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故我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皆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皆般涅槃。華嚴云。佛在菩提樹下。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其菩提樹。高廣嚴顯。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普見衆生等。一一如文。普見一切衆生。貪嗔癡諸煩惱中。有如來身。智常無染。功德相備足。經云。如來身。智常無染。功德相備足。經云。如來身。智常無染。功德相備足。經云。如來身。智常無染。功德相備足。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我欲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如我無異。當云。如來智慧。如我無異。當云。如來智慧。如我無異。當云。如來智慧。如我無異。稱於大方廣法界。敷演萬德。因華以嚴。本性。令成萬德。佛果。其有往劫與我同種善根。曾得我於劫海中。以四攝法。而攝受者。亦文也。始見我身。經云。三昧。經云。三昧。經云。三昧。受入如來慧。乃至逝多林。我入師子頻呻三昧。大眾皆證法界。除先修習學小乘者。法華在會說。是在華嚴會中。五百華嚴。如如。不見佛境界。不聞四攝法。是也。云云。我今亦令得此。入於佛慧。即直至四十年後。法華會。及漸貪愛之水等者。亦出現中。皆得授記。是也。如來智慧。唯於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所謂二乘。雖於無爲廣大深坑。及廣深根。非衆生。漸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會無授記。經云。如來智慧。唯於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所謂二乘。雖於無爲廣大深坑。及廣深根。非衆生。漸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會無授記。經云。如來智慧。唯於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所謂二乘。雖於無爲廣大深坑。及廣深根。非衆生。漸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會無授記。如是衆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難可度也。

脫我於三七日。思惟如是事。我若但為讚於佛乘。彼即沒在苦。毀謗不信。故疾入於惡道。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即墮懷貪。此事為不可。進退難為。遂尋念過云。佛所行方便力。方知過去諸佛。皆以小乘引誘。然後令衆人究竟一乘。故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我如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隨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我聞慰喻。隨順諸佛意。故。方往波羅樹。轉四諦法輪。度橋陳如等五人。漸漸諸處。乃至千萬萬。如半亦為求緣。覺說十二因緣。如車也。此上三蜜。車皆是宅中。指云在門外者。以喻權教三乘云云。中間又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陶汰如上聲聞。進趣諸小菩薩。此為第二密意。漸漸見其根熟。遂於靈鷲山。開示如來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云。如來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云。如來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云。如來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乘道。乃至我臨欲滅度。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作大師子吼。顯常住法。決定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究竟涅槃。常樂我淨。皆令安住。秘密藏中。法華且收。涅槃方普救六道。會。即與華嚴海會。師子頻呻。涅槃方普救六道。會。即與華嚴海會。師子頻呻。涅槃方普救六道。會。即與華嚴海會。師子頻呻。大眾頓證。無有別異。法華云。是漸教中之終極。大眾頓證。無有別異。法華云。是漸教中之終極。大眾頓證。無有別異。法華云。是漸教中之終極。心即性也。我既所應度者。皆以度訖。未得度者。已為作得度因緣。故於雙樹間。入大寂滅定。反本還源。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常住法界。常寂常照也。評曰。上來三紙。全是於諸經中。錄佛自言也。但以抄錄之故。不免於連續

①義與類八字一②③四肢六根即具一④肌膚也十字一⑤如高漸學四十五字一⑥華嚴也十六字一⑦華嚴如文五十五字一⑧如來藏經文也一⑨如來藏經文也一⑩如來藏經文也一⑪如來藏經文也一⑫如來藏經文也一⑬如來藏經文也一⑭如來藏經文也一⑮如來藏經文也一⑯如來藏經文也一⑰如來藏經文也一⑱如來藏經文也一⑲如來藏經文也一⑳如來藏經文也一㉑如來藏經文也一㉒如來藏經文也一㉓如來藏經文也一㉔如來藏經文也一㉕如來藏經文也一㉖如來藏經文也一㉗如來藏經文也一㉘如來藏經文也一㉙如來藏經文也一㉚如來藏經文也一㉛如來藏經文也一㉜如來藏經文也一㉝如來藏經文也一㉞如來藏經文也一㉟如來藏經文也一㊱如來藏經文也一㊲如來藏經文也一㊳如來藏經文也一㊴如來藏經文也一㊵如來藏經文也一㊶如來藏經文也一㊷如來藏經文也一㊸如來藏經文也一㊹如來藏經文也一㊺如來藏經文也一㊻如來藏經文也一㊼如來藏經文也一㊽如來藏經文也一㊾如來藏經文也一㊿如來藏經文也一

真如卽生滅故。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旣知迷悟。凡聖在生滅門。今於此門具彰凡聖二相。卽真妄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在凡本來常有覺與不覺二義。覺是三乘賢聖之本。不覺是六道凡夫之本。今且示凡夫本末。總有十重。今每重以多喻。則如一合之一。謂一切衆生雖皆有本覺真心。多智自在。宅中住。二未遇善友開示。法爾本來不覺。如宅中人睡自不知也。論云。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也。三不覺故。法爾念起。如睡。法爾有夢。論云。此是初四念起。故有能見相。如夢中五以有見故。根身世界妄現。夢中別見有身。在他鄉實。六不知。此等從自念起。執爲定有。名爲法執。正夢時。法見物。爲實有也。七執法定。故便見自他之殊。名爲我執。夢時必起。他鄉實執。若身。爲己本身。八執此四大爲我身故。法爾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損惱我。愚癡之情。種種計校。此是三毒。如夢十業成難逃。如影響應於形聲。故受六道業。緊苦樂相。如夢因偷奪打罵。或疲提拘禁決罰。此上十重生起次第。血脈連接。行相甚明。但約理觀心而推照。卽歷然可見。次辨悟後修證。還有十重翻妄卽真。無別法故。然迷悟義別。順逆殊殊。前是迷真逐妄。從微細順次生起。展轉至龜。後乃悟妄歸真。從龜重逆次斷除。展轉至細。以能翻之智。自淺之深。龜障易遣。淺智卽能翻故。細惑難除。深智方能斷故。故後十從末逆次。翻破前十。唯後一前二有少參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二

宿世曾聞今得解悟○若宿生未聞。今聞必不信。或信而不解。雖人人等有佛性。今現有不信不悟者。是此類也。四大非我。五蘊皆空。信自真如。及三寶德○信云。自心本不虛妄。本不變異。故曰真如。又云。信心有四種。一信根。本樂念真如。二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三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四信僧。能修正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悟前一翻前二。成此第一重也。二發悲智願誓證。善提○發悲心者。欲度衆生。發智心者。欲了達一切法。發願心者。欲修萬行。以資悲智。習施戒忍進。及止觀等增長信根○論云。修行有五。能成此信。止觀合爲一行。故六度唯成五也。四大菩提心從此顯發○以上三心開發。論云。信成就發心者有三種。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集諸善行故。三者發大慈心。欲拔一切衆生苦。五以知法性無恆等心○解者貪欲瞋恚。修六波羅蜜。定慧力用。成就名止觀。成就名定慧。我法雙亡○初發心時。已約教理觀二執。今即定慧力觀自覺空也。無自無他○證我空五空常幻○證法空。六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故常空常幻也。七於色自在。一切融通○迷時不知從自心發。故不自在。今因二空智達之心。變融通也。八於心自在。無所不照○既不見心外別有境界。境界唯心。故自在也。九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離微細心心即常住。直覺於迷源。名究竟覺○從初發心。即修無念。至此方得成就。成就即入佛位也。十心既無念。則無別始覺之

①(如……住)十四字二(如大宅主在自宅中住)九字②(中人二主)③(論云……也)十一字一④(法爾……初一)十八字二(主夢)二字⑤(別)一⑥(在他鄉貧苦)一⑦(見)一⑧(事)一⑨(正)一⑩(必)一⑪(也)一⑫(他鄉貧苦)一⑬(此是三餐如)一⑭(在他鄉所)一⑮(亦十(生)⑯(也)一⑰(彼二彼)⑱(因二布德)⑲(駁舊)一⑳(不分卷)㉑(若眉……類也)三十四字一㉒(信自……如故)十六字一㉓(成此第 重也)一㉔(以上三心開發)一㉕(三發二三者)㉖(等者……礙)十二字一㉗(初發……也)二十二字一㉘(投我空五)一㉙(證法……也)十八字一㉚(迷時……也)二十三字一㉛(既不一也)十七字一㉜(從初……也)三十三字一

殊。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冥於根本真淨心源。應用塵沙。盡未來際常住法界。感而即通。名大覺尊。佛無異佛是本佛。無別新成故。普見一切衆生皆同成等正覺。故迷與悟各有十重順逆相翻。行相甚顯。此之第一對前一二。此十合前第一。餘八皆從後逆次翻破前八。一中悟前第一本覺。翻前第二不覺。前以不覺乖於本覺。真妄相違故開爲兩重。今以悟即冥符。冥符相順無別始悟。故合之爲一。又若據逆順之次。此一合翻前十。今以頓悟門中理須直認本體。翻前本。迷故對前一二。上云。參差。二中。由佛生死之苦發三心自度他故。對前第十六道生死。三修五行翻前第九造業。四三心開發翻前第八三毒。翻前第五證我空翻前第七執。六證法空翻前第六執。七色自在翻前第五境界。八心

◎迷有十重 此是迷真逐妄從微細順次生起展轉至顯之相。

○一本覺	謂一切衆生皆有本覺真心○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二不覺	人真也迷妄不覺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三念起	真依不覺故念起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四見起	念起故有見起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五境現	以有見故身現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六執法	不知如正事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七執我	本執我法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八煩惱	將煩惱起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九造業	造業打罵行風布等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十受報	受報之法也○如寶藏人雖正多猶在自宅中住也

自在翻前第四能見。九離念翻前第三念起。故十成佛無別體。但是始覺。翻前第二不覺合前第一本覺。始本不二。唯是真如顯現。名爲法身大覺。故與初悟無二體也。順逆之次參差正由此矣。一即因該果海。十即果徹因源。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華嚴經云。初發心時得阿耨菩提。正是此意。然雖順逆相對前後相照法義昭彰。猶恐文不頓書意不並顯。首尾相隔不得齊觀。今更畫之爲圖。令凡聖本末大藏經宗一時現於心鏡。此圖頭在中。心云衆生心三字是也。從此三字讀之。分向兩畔。朱畫表淨妙之法。墨畫表垢染之法。一一尋血脈詳之。朱爲此○號。記淨法十重之次。墨爲此●號。記染法十重之次。此號是本論之文。此點是義說論文爾。

◎詳究前述諸觀此圖。對勘自他及想賢聖。爲同爲異。爲真爲妄。我在何門。佛在何位。爲當別體。爲復同源。即自然不執著於凡夫。不僭濫於聖位。不耽滯於愛見。不推讓於佛心也。然初十重是一藏經所治法身中。第一煩惱之病生起元由。三漸漸加重。二執乃至危重。三漸漸減退。受報之狀。後十重是法身信方服藥。汗出病差。將理方法。漸漸減退。至九乃至平復。成佛之狀如有一人在經諸根具足。功德強壯。常住不變。多藝恒沙。忽然得病。無始漸漸加增。七重乃至氣絕。唯心頭暖。無漏智。忽遇良醫。知其在。見凡夫人強灌神藥。初不信。忽然驚醒。悟解初未能言。初十未能說法。答他問。乃至漸語。能說漸能行履。十地直至平復。成佛所解伎藝無所不爲。神通光明。以法一一對合。何有疑而不除也。即知一切衆生不能神變作用者。但以業識惑病所拘。非已法身不具妙德。今恐者難云。汝既頓悟即佛。何不放光者。何殊令病未平復之人。便作身上本藝。然世醫處方必先候脈。若不對病狀輕重。何辨方書是非。若不約痊愈淺深。何論將理法則。法醫亦爾。故今具述迷悟各十重之本末。將前經論統三種之淺深。相對照之。如指其掌。勸諸學者。善自安心行。即任隨寄一門解。即須通達無礙。又不得慮其偏局。便濫蕩無所指歸。須洞鑒源流。令分菽麥。必使同中見異。異處而同。鏡像千差。莫執好醜。鏡明一相。莫忘青黃。千器一金。雖無阻

◎[故]一◎* ◎迷二◎ ◎[悲心...食]十二字二◎[直心...解深心...斷貪...悲心...斷貪]十二字◎ ◎心二間◎ ◎[迷有...相]二十三字一◎ ◎此表迷至四百十二頁 ◎已下四百十二頁 ◎段表後之文 ◎[第一重]一◎ ◎[大三重]一◎ ◎[我法二執]一◎ ◎[三毒造業]一◎ ◎[受報]一◎ ◎[前三重汗出]一◎ ◎[善提心開發]一◎ ◎[六波羅蜜]一◎ ◎[從六至九]一◎ ◎[成佛]一◎ ◎[二重]一◎ ◎[問二問]一◎ ◎[其二諸佛]

一〇一

○不變
蓋云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湛然寂寂
了然知覺如福德智慧相自滿嚴實貴之
人於自宅室中寢臥亦如野樹木

由真不變故妄體本空爲真如

真如門

此上是標位 標此真如之位也。云衆生心者。是在
中性實如相染耶。染中諸法淨淨法體也。迷時無漏淨妙德用。但隱而不滅故真如本
覺在有漏識中。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此義也。悟時有漏染相必無。故無明識相妄念業果等不在真
如門也。唯淨妙德用獨在真如心中。名之爲佛也

○真如

○眞實心

心眞如者即是一
法界大總相法門
體所謂心性不生
不滅又云所謂心
不變無念故名爲
眞實心

○妄識空

一切諸法唯依妄
念而有差別若離
妄念則無一切境
界之相

離言

不空

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
功德故又云已顯法體
空無妄故即是眞心常
恒不變淨法滿足

空

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
相應故謂離一切差別
之相以無妄妄心念故
妄念分別皆不相應也

佛

體大

法身

眞如自體相者有大智慧光明遍照法界眞實識知常樂我淨等義
故具足如是過恒沙不思議佛法滿足無有所少名爲如來法身也
依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爲應身以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
分齊不能盡知故

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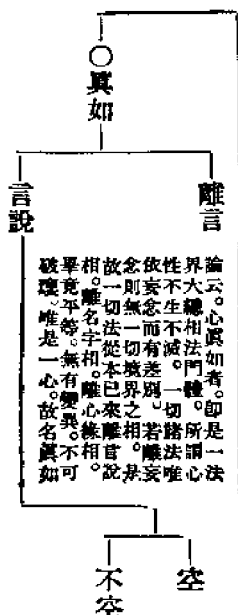
眞如用者諸佛本在因
地行六波羅蜜化衆
生大方便智除滅無明
見本法身自然有不
思議業用通一切處隨
其衆生見聞得益
報身

依諸善薩從初發心乃至十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身有無量色色
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界亦有無量種種莊嚴隨所示現即
無有邊不可窮盡皆由無漏行爲及本覺無之所成就具足無量
樂相故名爲報也

諸禪偈數過百卷。答衆生惑病各各不同。數
等塵沙。何唯八萬。諸聖方便有無量門。一心
性相有無量義。上來所述但是提綱。雖統之
不出所陳。而用之千變萬勢。況先哲後俊各
有所長。古聖今賢各有所利。故集諸家之善
記。其宗徒有不安者亦不改易。但遺闕意義

者注而圓之。文字繁重者注而辨之。仍於每
一家之首注評大意。提綱意在張。網不可去
網存綱。舉綱意在著衣。不
可棄衣取領。若但集而不叙。如無網之網。若
但叙而不集。如無網之網。思而悉之不煩說
難。然則已獨善之輩。不必逼尋。若欲爲人之
師。直須備通本末。好學之士披閱之時。必須
一一詳之。是何宗何教之義。用之不錯皆成
妙藥。用之差互皆成反瀝。然結集次第不易
排倫。據入道方便即合。先開本心。次通理
事。次讚法勝妙呵世過患。次勸誠修習。後示
以對治方便漸次門戶。今欲依此編之。乃覺
師資昭穆顛倒。交不穩便。且如六代之後。多
述一眞。達摩大師却教四行。不可孫爲部
首。祖爲末篇。數日之中思惟此事。欲將達
摩宗枝之外爲首。又以彼諸家所教之禪。所
述之理。非代代可師。通方之常道。或因以
彼修鍊功至證得。即以之示人。求那慧觀
聽讀聖教生解。即以之攝衆。或降其跡
而適性。一時間警策群迷。志公傳大士
而守法。一國中軌範僧侶。其所製作
或詠歌至道。或嗟歎迷凡。或但釋義。或唯勸
行。或籠羅諸教。竟不指南。或偏讚一門。事不
通衆。雖皆禪門影響佛法筆箋。若始終依之
爲釋迦法。即未可也。天台可教廣本雖備有始
傳闢。唯達摩宗。心是法源。何法不備。所
修禪行似局一門。所傳心宗實通三學。況獲

- 十 受六 報盡
- 九 造業
- 八 煩惱
- 七 執我
- 六 執法
- 五 境現
- 四 見起
- 三 念起
- 二 不覺
- 一 本覺



①〔始者迦葉阿難〕一〇 ②〔有云…折〕二十字一〇 ③〔編思…也〕十五字一〇 ④〔唯嘗…也〕十字一〇 ⑤〔淨名…縛〕三十一字一〇
⑥二條⑦ 此下甲本後記曰唐大中十一年丁丑歲裴相國親筆寫本付與金州武當山太一延昌寺老宿五十年後梁王申老宿授與唯助
師師歸闍南又二十三年甲午師師授與玄歸闍又二十二年甲寅乙卯寄入吳起流布矣福州沙門契玄錄 禪源諸都序以余所見凡三本一南
藏一楞嚴一雙樓楞嚴與南同藏本註題蛇足而字多友家雲樓本削正足矣而獨干本文添註句通不無臆見細觀文意上下不相連屬斷不
若藏本之爲安然後知非出大綱兼大綱化院門人所習也今乃以三本虛心參酌條義善本付梓流傳諸友一較較其得失可知也跋山丘
雪齋識
此下甲本與舊日禪諸都序斯土磨刻抄變假冒字跡多舛是以覽者往往病諸依違跋山需公要諸本振刷清蕩於焉京精西陲

宗鏡錄序

左朝請郎尚書禮部
員外郎謹軍楊傑撰

諸佛真語。以心爲宗。衆生信道。以宗爲鑑。衆
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
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
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鑒體
寂而常照。鑒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
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禪師。證最上乘。了
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稟奉律儀。廣行
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乃製宗
鑑錄。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爲不請
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群生。徹祖門
之關。普容來者。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
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
心爲宗。照萬法爲鑑矣。若人以佛爲鑑。則知
戒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
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
爲鑑。則知貪瞋癡爲諸惡之宗。脩羅旁生地
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懼。善惡
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心。則知靈明湛寂廣
大融通。無爲無住無修無證。無塵可染。無垢
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
序之。秘于教藏。至元豐中
皇弟魏端獻王。鑲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
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

錢唐新本。尤爲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浦
禪師。同永樂法真二三耆宿。遍取諸錄。用三
乘典籍聖賢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
甚博。法滿知予喜閱是錄。因請爲序云

宗鏡錄序

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假製

詳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
儒吾之師也。寂今寧今視聽無得。自微妙升
虛無。以止乎乘風取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
人得之則延貺無窮。道德之師也。四諦十二
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
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
心修。心鏡錄者。智覺禪師所撰也。總乎百卷。
包盡微言
我佛金口所宣。盈于海藏。蓋亦提誘後學。師
之智慧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禪際河遊。
慧間雲布。數而稱之。莫能盡紀。聊爲小序。以
頌宣行云爾

宗鏡錄序

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
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伏以。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
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

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
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
界成差。後即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真
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
浪。鎖真覺於夢夜。沈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
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塵業繫之苦。喪解
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
處則分二十五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
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向不遷境上。虛
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
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
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
言音。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
然後。達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洶洶苦
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
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爲他法。從此。一微涉
境。漸成憂漢之高峯。滴水興波。終起吞舟之
巨浪。④邇後將欲反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
於一真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
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
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則證有異。一性非殊。
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真俗之相。若欲窮微洞
本究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絕昇沈
之異。無縛脫之殊。既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
之者。二際平等。一道清虛。識智俱空。名體
咸寂。迥無所有。唯一真心。達之名見道之人。
昧之號生死之始。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
不了生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
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真

①藏本。朝鮮海印寺版 ②宋二錄明 ③(宋)十左明 ④序二字 ⑤潘二語 ⑥(天下大元帥)一明 ⑦(錢)十微明 ⑧[序]一 ⑨(卷第一并)十序明 ⑩[大]一明 ⑪[吳越王]一明 ⑫即二則 ⑬潘二語 ⑭

拒覺。如不辯眼中之赤黃。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水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背。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臻妄妄於真覺之原。愈入髓之沈痾。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焰。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為未見者演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之真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免忘歸。抱一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瑩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示真寶珠。利用無盡。傾秘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燕其牛頭。寶中探其驪頤。華中探其靈瑞。照中耀其神光。食中吸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群峯之峻。醍醐海闊。橫吞衆派之波。似夕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為衆生所

敬之天。作菩薩真慈之父。抱膏肓之疾。逢善見之藥王。迷險難之途。偶明達之良導。久居閑室。忽臨寶炬之光明。常處裸形。頓受天衣之妙服。不求而自得。無功而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上之因緣。目為心鏡。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群邪而毫髮不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願所之中。萬像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谿一味之旨。諸祖同傳。鵲林不二之宗。群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群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指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實謂含生靈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變之為水。龍女獻之為珠。天女散之為無著華。善友求之為如意寶。緣覺悟之為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為四諦入空。外道取之為邪見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理。約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重即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但以根羸塵孽。學難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原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今則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

以鑒幽微。無一法以逃形。則千差而普會。遂則編羅廣義。撮略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真宗。目觀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樹垂陰。全消影跡。獲真寶於春池之內。拾磯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挑見刺。永截疑根。不運一毫之功。全開寶藏。匪用利那之力。頓獲玄珠。名為一乘大寂滅場。真阿蘭若正修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玄覽。遂得智窮性海。學洞真源。此識此心。唯尊唯勝。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解證入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章。衆聖體之。以弘宣談成四辯。所以撮奇提異。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網。撈捕五乘機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偽皆空。由自利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含同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遂使三草二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焦芽同露一雨之潤。斯乃盡善盡美。無比無倫。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了知成佛之端。由頓

即無滯明誠歸家之道路。直進何疑。或離此別修隨他妄解。如。搗角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旨。信受弘持。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風之勢。更加楫棹之功。則疾肩寶城。忽登覺岸。可謂資糧易辦。道果先成。被迦葉上行之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毘盧之閣。入普賢法界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業。忽使沈空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過去覺王。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真。則何一法門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作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踏金色之界。念念嗅薝蔔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色。煥兮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爾導求珠之心。俱還本法。遂使邪山落句。苦海收波。智識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高出。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分爲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爲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真詮。成其圓信。以茲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其傳斯旨耳。

宗鏡錄卷第一

標宗章第一

詳夫。祖標禪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詮下之大旨。則前賢所稟後學有歸。是以先列標宗章。爲有疑故問。以決疑故答。因問而疑。情得啓。因答而妙解。潛生。謂此圓宗難信。難解。是第一之說。備最上之機。若不假立言詮。無以蕩其情執。因指得月。不無方便之門。獲免忘筌。自合天眞之道。次立問答章。但以時當末代。罕遇大機。觀淺心浮。根微智劣。雖知宗旨的有所歸。問答決疑。漸消惑障。欲堅信力。須假證明。廣引祖佛之誠言。密契圓常之大道。遍探經論之要旨。圓成決定之真心。後陳引證章。以此三章通爲一觀。搜羅該括。備盡於茲矣。問。先德云。若教我立宗定旨。如龜上覓毛。更邊求角。楞伽經云。一切法不生。不應立是宗。何故標此章名。答。斯言遺滯。若無宗之宗。則宗說兼暢。古佛皆垂方便門。禪宗亦開一線道。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然機前無數。教後無實。設有一解一悟。皆是落後之事。屬第二頭。所以大智度論云。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尚不見無。何況有法。畢竟空法。能破顛倒。令菩薩成佛。是事尚不可得。何況凡夫顛倒有法。今依祖佛言教之中。約今學人。隨見心性發明之處。立心爲宗。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

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則佛佛手授。授斯旨。祖祖相傳。傳此心。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杜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遍照。無幽不闕。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衆生自心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非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教體。佛地論立一清淨法界體。論云。清淨法界者。一切如來眞實自體。無始時來自性清淨。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無生無滅。猶如虛空。遍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相。一切分別。一切名言。皆不能得。唯是清淨聖智所證。二空無我所顯。眞如爲其自性。諸聖分證。諸佛圓證。此清淨法界。即眞如妙心。爲諸佛果海之源。作群生實際之地。此皆是立宗之異名。非別有體。或言宗者尊也。以心爲宗。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或言體者性也。以心爲體。故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或言智者。以心爲智。即是本性寂照之用。所以云。自覺聖智。普光明智等。若約義用而分。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則一道無差。所以諸嚴記問云。等妙二位。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結成入普。所以此會說等妙。二覺。二覺全同普光明

智。即是會歸之義。問。等覺同妙覺於理可然。妙覺之外何有如來普光明智爲所同耶。答。說等覺說妙覺。即是約位。普光明智不屬因果該通因果。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故楞伽經。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亦猶佛性有因有果。因有果。以因取之。是因佛性。以果取之。是果佛性。然則佛性非因非果。普光明智亦復如是。體絕因果。爲因果依。果方究竟。故云。如來普光明智。或稱爲本者。以心爲本。故涅槃疏云。涅槃宗本者。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爲本。本立道生。如無綱目不立無皮毛靡附。心爲本故其宗得立。

問。若欲明宗只合純提祖意。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以爲指南。故宗門中云。借蝦爲眼無自己分。只成文字聖人不入祖位。

答。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負初心。或者因詮得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只如藥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經手不釋卷。時有學人問和尚。常不許學人看經。和尚爲什麼自看。師云。只爲遮眼。問。學人還看得不。師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且如西天第一祖師。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傳摩訶迦葉爲初祖。次第相傳迄至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本師之語訓示弟子。今因言薦道見法知宗不外馳求。親明佛意得旨即入祖位。誰論頓漸之門。見性現證圓通。豈標前後之位。若如是者。何有相違。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

鵝湖大義禪師思空山本淨禪師等。並博通經論圓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誠證。終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陳。是以綿歷歲華真風不墜。以聖言爲定量。邪偽難移。用至教爲指南。依憑有據。故圭峯和尚云。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況迦葉乃至穆多弘傳皆兼三藏。及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十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所以凡稱知識法爾須明佛語印可自心。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設證聖果亦非究竟。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洪州馬祖大師云。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唯傳大乘一心之法。以楞伽經印衆生心。恐不信此一心之法。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何故佛語心爲宗。佛語心者即心即佛。今語即是心語。故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者。達本性空更無一法。性自是門。性無有相亦無有門。故云。無門爲法門。亦名空門。亦名色門。何以故。空是法性。空色是法性。色無形相。故謂之空。知見無盡。故謂之色。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隨生諸法處。復有無量三昧門。遠離內外知見情執。亦名總持門。亦名施門。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色身佛是實相。佛家用經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生。亦名法性家。亦法性功德。菩薩行般若時。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於中不損一草葉。爲諸法如拒故。故經云。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今知自性。

是佛。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更無一法可得。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亦無無名。故經云。智不得有無。內外無求。任其本性。亦無任性之心。經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即無心之心。無量之量。無名爲真名。無求是真求。經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作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法。無自性三界唯心。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色不自色。因心故色。故經云。見色即是見心。南陽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誤後學。俱無利益。縱依師匠領受宗旨。若與了義教相應。即可依行。若不了義教。互不相許。譬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而能破滅佛法矣。時有禪客問曰。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並是佛心。禪客曰。與經大相違也。經云。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名爲佛性。今云。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人即別。悟人不別。禪客曰。與經又相違也。經云。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未審此意如何。師曰。汝自依語不依義。譬如寒月結水爲冰。及至暖時。釋冰成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故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情之物。爲在三界內。爲在三界外。爲復是心不是心。若非心者。

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心者。又不應言無性。汝自違經我不達也。鵝湖大義禪師。因詔入內。遂問京城諸大師。大德汝等以何爲道。或有對云。知見爲道。師云。維摩經云。法離見聞覺知。云何以知見爲道。又有對云。無分別爲道。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云何以無分別爲道。又皇帝問。如何是佛性。答不離陛下所問。是以或直指明心。或破執入道。以無方之辯。祛必定之執。運無得之智。屈有量之心。思空山本淨。禪師語京城諸大德云。汝莫執心。此心皆因前塵而有。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執實有者。則失本原。常無自性。則覺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楞伽經云。不了心及緣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維摩經云。法非見聞覺知。且引三經證斯真實。五祖下莊嚴大師一生示徒。唯舉維摩經寶積長者讚佛頌末四句云。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學人問云。此是佛語。欲得和尚自語。師云。佛語卽我語。我語卽佛語。是故初祖西來。創行禪道。欲傳心印。須假佛經。以楞伽爲證明。知教門之所自。遂得外人思謗內學秉承。祖胤大興玄風廣被。是以初心始學之者。未自省發已前若非聖教正宗。憑何修行進道。設不自生妄見。亦乃盡值邪師。故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皆是斯類。故知木匪繩而靡直。理非教而不圓。如上略引二三。皆是大善知識。物外宗師。禪苑

麟龍。祖門龜鏡。示一教而風行電卷。垂一語而山崩海枯。帝王親師朝野歸命。叢林取則後學秉承。終不率自胸襟達於佛語。凡有釋疑去僞顯性明宗。無不一一廣引經文備彰佛意。所以永傳後嗣不墜家風。若不然者。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法力如是證驗非虛。又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故知教有助道之力。初心安可暫忘。細詳法利無邊。是乃搜揚纂集。且凡論宗旨唯逗頓機。如日出照高山。默馬見鞭影。所以丹霞和尚云相逢不舉出。舉意便知有。如今宗鏡尙不待舉意。便自知有。故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遮。如先德頌云。便是猶倍句。動目卽差違。若問曹谿旨。不更待揚眉。今爲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宗鏡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被群機。但任當人各資己利。百川雖潤。何妨大海廣含。五嶽自高。不礙太陽普照。根機莫等樂欲匪同。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真見時無別。如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爲羅。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如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綺。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故云。如

爲一人衆多亦然。如爲衆多一人亦然。豈同劣解凡情而生局見。我此無礙廣大法門。如虛空非相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須以六相義該攝斷常之見方消。用十玄門融通去取之情始絕。又若實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卽胡假言詮無勞解釋。船筏爲渡迷津之者。導師因引失路之人。凡關一切言詮。於圓宗所示。皆爲未了文字性離卽是解脫。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真實。若悟諸法本源。卽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卽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橫生分別。所以祖佛善巧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纔得見性當下無心。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如楞伽經云。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引導衆生故分別說諸乘。故先德云。一臂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譬除華盡妄滅證真。病差藥除冰融水在。神丹九轉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狂心不歇歇卽菩提。鏡淨心明本來是佛。

問。如上所標已知大意。何用向下更廣開釋。答。上根利智宿習生知。纔看題目宗之一字。已全入佛智海中。永斷纖疑頓明大旨。則

● 狀二● 擊二● 胡二● 津二● 巧二● 轉二● 問字前行明本有問答章第二五字

一言無不略盡。攝之無有遺餘。若直覽至一百卷終。乃至恒沙義趣。龍宮寶藏。寶金文則殊說更無異途。舒之遍周法界。以前略後廣唯是一心。本卷末舒皆同一際。終無異旨有隔前宗。都謂迷情妄興取捨。唯見紙墨文字嫌卷軸多。但執寂默無言欣爲省要。皆是迷心徇境背覺合塵。不窮動靜之本原。靡達一多之起處。偏生局見唯懼多聞。如小乘之怖法空。似波旬之難兼善。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隨語相轉墮落有無。如大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釋曰。若云即文字無相是常見。若云離文字無相是斷見。又若執有相相亦是常見。若執無相相亦是斷見。但亡即離斷常四句百非一切諸見。其旨自現。當親現入宗鏡之時。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所以先德云。若覓經了性真如無可聽。若覓法鷄足山問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山。無情不用求專甲。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作文字句義之解。若明宗達性之者。雖廣披尋。尙不見一字之相終不作言詮之解。以迷心作物者。生斯紙墨之見耳。故信心銘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如斯達者。則六塵皆是真宗。萬法無非妙理。何局於管見而迷於大旨耶。豈知諸佛廣大境界菩薩作用之門。所以大海龍王百千之問。釋迦文佛開八萬四千之門。普慧菩薩申二百之疑。普賢大士答二千樂說之辯。如華嚴經普眼法

門。假使有人以大海墨須彌聚筆。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又如大涅槃經中。佛言。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地生草木等。爲諸衆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只如已所說法教海龍宮。龍樹菩薩暫看有一百洛叉。出在人間。於西天尙有分未及一。翻來東土。故不足言。豈況未所說法耶。斯乃無盡妙旨非淺智所知。性起法門何劣解能覽。燕雀焉測鴻鵠之志。井蛙寧識滄海之淵。如師子大哮吼狸不能爲。如香象所負擔驢鳥不能及。唯依情而起見。但逐物而意移。或說有而不涉空。或言空而不該有。或談略爲多外之一。或立廣爲一外之多。或離默而執言。或離言而求默。或據事外之理。或著理外之事。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演廣非多。此是一中之多。標略非一。此是多中之一。談空不斷。斯乃即有之空。論有不當。斯乃即空之有。或有說亦得。此即默中說。或無說亦得。此即說中默。或理事相即亦得。此理是成事之理。此事是顯理之事。或理理相即亦得。以一如無二如真性常融會。或事事相即亦得。此全理之事。一無礙。或理事不即亦得。以全事之理。非事所依非能依不隱真諦故。以全理之事非理能依非所依不壞俗諦故。斯則存泯一際隱顯同時。如開普眼之法門。皆是理中之義。似舒大千之經卷。非標心外之文。故經云。一法能生無量義。非聲聞緣覺之所知。

不同但空孤調之詮偏枯決定之見。今此無盡妙旨標一法而眷屬隨生。圓滿性宗舉一門而諸門普會。非純非雜不一不多。如五味和其羹。雜糅成其繡。衆寶成其藏。百藥成其丸。邊表融通義味周足。搜微抉妙盡宗鏡中。依正混融因果無礙。入法無二初後同時。凡舉一門。皆能圓攝無盡法界。非內非外不一不多。舒之則涉入重重。卷之則冥門寂寂。如華嚴經中。師子座中莊嚴具內。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此是依正人法無礙。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此是因果初後無礙。乃至剎土微塵。各各具無邊智德。毛孔身分。一一攝廣大法門。何故如是奇異難思。乃一心融即故爾。以要言之。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如華嚴經頌云。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所作利益衆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又攝大乘論頌云。即諸三摩地。大師說爲心。由心彰諸法。如所作事業。故知。凡聖所作真俗緣生。此一念之心剎那起時。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謂一念之心。是緣起法。是依他起。情計有實即是遍計所執體。本空寂即是圓成。即依三性說三無性。故六義具矣。若一念心起。具斯六義。即具一切法矣。以一切真俗萬法不出三性三無性故。法性論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性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雖滅而不斷。如其有性。則陷於四見之網。又云。尋相以推

性。見諸法之無性。尋性以求相。見諸法之無相。是以性相互推悉皆無性。是以若執有性墮四見之邪林。若了性空歸一心之正道。故華嚴經云。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法心得安隱。以茲妙達方入此宗。則物物冥冥言契旨。若未親省不發圓機言之則乖宗。默之又致失。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但祖教並施定慧雙照。自利利他則無過矣。設有堅執已解不信。佛言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今有十問以定紀綱。還得了了見性如畫觀色似文殊等不。還逢緣對境見色聞聲學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道相應不。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間深不怖得諦了無疑不。還因差別問難種種微詰能具四辯盡決他疑不。還於一切時一切處智照無滯念念圓通不見一法能為障礙未曾一刹那中暫令間斷不。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不為間隔盡識得破不。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欲承祇對若衣喫飯執作施為之時一一辯得真實不。還聞說有佛無佛有眾生無眾生。或讚或毀或是或非。得一心不動不還聞差別之智皆能明達性相俱通理事無滯無有一法不露其原乃至千聖出世得不疑不若實未得如是功。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生自許知足之意。直須廣披至教博問先知。徹祖佛自性之原。到絕學無疑之地。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或自辦則禪

觀相應。或為他則方便開示。說不能遍參法界廣究群經。但細看宗鏡之中自然得入。此是諸法之要趣道之門。如守母以識子得本而知末。提綱而孔孔皆正。索衣而縷縷俱來。又如以師子筋為琴絃。音聲一奏。一切餘絃悉皆斷壞。此宗鏡力亦復如是。舉之而萬類沈光。顯之而諸門浪跡。以此一則則破千途。何須苦涉關津別生岐路。所以志公歌云。六賊和光同塵。無力大難推。托。內發解空無相。大乘力能翻却。唯在玄覽得旨之時。可驗斯文究竟真實

不在文字句義敷揚。今為後學慕道之人方便纂集。又自有一意用表本懷。一為好略之人撮其樞要。精進的旨免覽繁文。二為執總之人不明別理。微細開演性相圓通。載二種生死之根。躡一味菩提之道。仰群經之大旨。直了自心。遵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通之見。破其邪執之情。深信正宗。令知月不在指。迴光返照。使見性不徇文。唯證相應。斯為本意。不可橫生知解沒溺見河。於無得觀中懷趣向之意。就真空理上與取捨之心。率自胸襟疑悟後學。須親見性方曉斯宗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一

宗鏡錄卷第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境界衆生界空。有何因緣而興教迹。答。一實諦中雖無起盡。方便門內有大因緣。故法華經偈云。諸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以萬法常無性無不性空時。法爾能隨緣。隨緣不失性。且夫起教所由因緣無量。古德略標有其十種。一由法爾故。二願力故。三機感故。四為本故。五顯德故。六現位故。七開發故。八見聞故。九成行故。十得果故。今諸大菩薩所集唯識論等。大意有其二種。一為達萬法之正宗破二空之邪執。二為斷煩惱所知之障證解脫菩提之門。斯則自證法原本覺真地。

不在文字句義敷揚。今為後學慕道之人方便纂集。又自有一意用表本懷。一為好略之人撮其樞要。精進的旨免覽繁文。二為執總之人不明別理。微細開演性相圓通。載二種生死之根。躡一味菩提之道。仰群經之大旨。直了自心。遵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通之見。破其邪執之情。深信正宗。令知月不在指。迴光返照。使見性不徇文。唯證相應。斯為本意。不可橫生知解沒溺見河。於無得觀中懷趣向之意。就真空理上與取捨之心。率自胸襟疑悟後學。須親見性方曉斯宗

問。諸大經論自成片段。科節倫序句義分明。何假撮錄廣文成其要略

答。但以教海弘深窮之罔知其際。義天高廣仰之不得其邊。今則以管窺天將螺酌海。如掬滄溟之涓滴。似撮太華之一塵。本為義廣難周情存厭怠。亦為不依一乘教之正理。唯徇不了義之因緣。罕窮橫豎之門。莫知起盡之處。所以刪繁簡異採妙探玄。雖文不足而大義全。緣不備而正理顯。搜盡一乘之旨抉開萬法之原。為般若之玄樞作菩提之要路。則資糧易辦速至大乘。證入無疑免迂小徑。

所以馬鳴菩薩造起信論云。或有自無智力。因他廣論而得解義。亦有自無智力怖於廣說。樂聞略論。攝廣大義而正修行。我今爲彼最後人故。略攝如來最勝甚深無邊之義而造此論。瑜伽論云。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爲如來無上法教久住世故。二爲平等利益安樂諸有情故。又爲如來甘露聖教已隱沒者。憶念採集重開顯故。未隱沒者。問答決擇倍與盛故。又爲攝益樂略言論勤修行者。採集衆經廣要法義略分別故。今斯錄者。雖無廣大製造之功。微有一期速成之事。亦知鈔錄前後文勢不全。所冀直取要詮且明宗旨。如從石辯玉似披沙揀金。於群衆中但取阿陀之妙。向衆寶內唯探如意之珠。舉一蔽諸以本攝末。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途。亦望後賢垂垂。所希斷疑生信。但以見道爲懷。非徇虛名以邀世譽。願盡未來之際。遍窮法界之中。歷劫逾生常弘斯道。凡有心者皆入此宗。去執除疑見聞獲益。承三寶力。如被護持。誓報佛恩廣濟含識。虛空可盡。茲願匪移。法界可窮。斯文不墜。

問。了義大乘廣略周備。解一義具圓通之見。聞一偈有成佛之功。何假述成仍煩解釋。答。上上根人。一聞千悟。性相雙辯。理事俱圓。若中下之徒。須假開演。莊嚴之道。讚飾之門。格量其功。不可爲喻。所以法華經偈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般若

頌云。般若無壞相。過一切言語。適無所依止。誰能讚其德。般若雖巨讚。我今能得讚。雖未脫死地。則爲已得出。又古聖云。若菩薩造論者。名莊嚴經。如蓮華未開。見雖生喜。不如已剖香氣芬馥。如金未用。見雖生喜。不如用之爲莊嚴具。故知弘教一念之善。能報十方諸佛之恩。論希有則如華檀優曇之名。說光揚則似金作莊嚴之具。是以菩薩釋大乘密旨。聞於未聞。能斷深疑。成於圓信。法利何盡。功德無邊。如大般若經云。復次憍尸迦。置諸部洲諸有情類。若四大洲諸有情類。若小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大千界諸有情類。若復十方各如微塵沙等世界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同作是言。我今欣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衆苦。令得殊勝畢竟安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爲成彼事。書深般若波羅蜜多。衆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普施與彼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深般若波羅蜜多。衆寶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彼衆中隨施與一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無量門巧妙文義廣爲解釋。分別義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誡。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除一闍提。其餘衆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

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故知得聞宗鏡所錄一心實相常住法門。皆是曩結深因。曾親佛會。甚爲大事。非屬小緣。若未聞熏。曷由值遇。又大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菩薩。諸善男子。善女人。當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是以信此法人。即凡即聖。修持契會。住佛所住之中。進止威儀。行佛所行之跡。釋摩訶衍論云。第一顯離疑信入功德門者。謂有衆生。聞此摩訶衍之甚深極妙廣大法門已。即其心中亦不疑畏。亦不怯弱。亦不輕賤。亦不誹謗。發決定心。發堅固心。發尊重心。發愛信心。當知是人真實佛子。不斷法種。不斷僧種。不斷佛種。常恒相續轉轉增長。盡於未來。亦爲諸佛親所授記。亦爲一切無量菩薩之所護念。故如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第二比類對治示勝門者。謂若有人。能善攝化三千大千世界中遍滿衆生。皆悉無餘。令行十善。或有衆生。於一食頃。於此甚深法觀察思量。若校量此二人功德。彼第一人所持功德。甚微少。譬如芥子。碎作百分之量。此第二人所得功德。甚極廣大。譬如碎十方世界微塵數量。故如論云。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第三舉受持功讚揚門者。謂若有人。

受持此論觀察義理。若一日若一夜中間。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議。若假使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諸菩薩。以十方世界微塵數舌。各各皆悉於十方世界微塵數之量。不可說劫。讚揚其人所有功德。亦不能盡。所以者何。法身真如之功德。等虛空界。無邊際故。何況凡夫二乘之人。能稱歎之。一日一夜不多。中間受持人。尚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何況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乃至百日中。受持讀誦思惟觀察不可思議。不可說中不可說。故如論云。復次若人受持此論。觀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諸佛。各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歎其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無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邊際。故知信此心宗成摩訶衍。同三世諸佛之所證。義理何窮。等十方菩薩之所乘。功德無盡。偶斯玄化慶幸逾深。願佛旨而報佛恩。無先弘法。闡佛日而開佛眼。只在明心。此宗鏡中若得一句入神歷劫為種。況正言深奧總一經。此乃無量中一。若染此法即是圓頓之種。可謂甘露入頂醍醐灌心。耀不二之慧燈。破情根之闇惑。注一味之智水。洗意地之妄塵。能令厚障深遮。若暴風之卷危葉。繁疑積滯。猶赫日之燦輕冰。猶如於諸王中為金輪之王。於諸國中為長旭之照。於諸寶中為摩尼之寶。於諸華中為青蓮之華。於諸諦中為真定之門。於諸法中為涅槃之宅。故金剛三昧經云。一味之法印。一乘之所

成。能於一切衆生中。為首為師。為明為導。如勝天王般若經云。一切法中心為上首。大智度論云。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祖師云。一切明中心明為上。法華經偈云。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又若未入宗鏡非唯不得見道。實乃理絕修行。即本立而道生。歸根方究竟。如觀本質知盡像而非真。若了藏性見塵境而為妄。故經偈云。非不證真如而能了諸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是以若得本即得末。故華嚴經中海會菩薩用法界微塵以為三昧。又出現品云。此法門名為如來秘密之處。乃至名演說如來根本實性不思議究竟法。故先德云。割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未悟宗鏡焉信斯文。若暫信之功力悉等。不易所習盡具法門。即塞即通即邪即正。所以昔人云。遇斯教者應須自慶。其猶漏卮海而遇芳舟。墜長空而乘靈鶴矣。問凡申弘教開示化人。應須自行功圓歷位親證。方酬本願開方便門。則所利非虛不違正教。今之所錄有何證明。答。此但唯集祖佛菩薩言教。故稱曰錄。設有問答解釋。皆依古德大意。傍讚勸修述成至教。豈敢輒稱開示妄有指陳。且夫祖佛正宗。則其唯識性。纔有信處皆可為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此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開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人信門便登祖位。今集此宗鏡證驗無邊。應念皆通寓目咸是。今且現約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

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真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為。則可比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暗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見分。自性任運分別。與同時明了意識計度分別為青為白。以意辯為色。以言說為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立。且如六塵鉅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到。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證本理。能證正宗。廣在下文。誠證非一。如成實論云。佛說內外中間之言。遂即入定。時有五百羅漢各釋此言。佛出定後。同問世尊。誰當佛意。佛言。並非我

意。又白佛言。既不當佛意。將無得罪。佛言。雖非我意。各順正理。堪為學教。有無罪。且如說小乘自證法門。尚順正理。何況純引一乘唯談佛旨乎。六行法云。諸大智人欲學道者。莫問大小。皆依理教。若見權教。雖是佛說。知非實語。即不依從。若見凡人說有理者。雖非佛語。亦即依行。以有智人學佛法者。善解如來教有權實。依佛實教宣說道理。則過凡愚認執權者。是以智人若有所說。人雖是凡法。則同佛。如瓶傳水。寫置餘瓶。瓶雖有異。所寫水一。是故凡夫結難未盡。不妨有解能說實義。但使解理心數思量。此初觀理則異餘。凡謂思人空則是二乘。若觀法空則是菩薩。故攝論云。初修觀則是凡夫菩薩。以此文證。初學觀者。雖未斷結。即是菩薩。以能解理同大乘故。說則合理。一一可依。寶篋經云。猶如迦陵頻伽鳥。王卵中鳥子。其嘴未現。便出迦陵頻伽妙聲。佛法中諸菩薩等。未壞我見。未出三界。然能演出佛法妙音。謂空無相無作。行音迦陵頻伽。至孔雀群終不鳴呼。還至迦陵頻伽鳥中。乃須鳴呼。菩薩若至一切聲聞緣覺眾中。終不演說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至菩薩眾中。乃演說。以此文證。凡夫地中過雖未盡。不妨深解。說有理者皆可信受。但諸凡夫說有理者。皆是宿習非今始學。若非宿習今學至老。唯謂他語自仍迷理。以迷理故。雖得多言。未解權實。說則乖理。若解理者不揀尊幼。但求道不求事。依法不依人。如阿濕婆特。因舍利弗見之求法。即偈答言。我年既幼

稚。學日又初淺。豈能宣至真廣說如來義。舍利弗言。可略說其要。便說偈言。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因緣盡。大師如是說。舍利弗。一聞即獲。初果轉教目連。再說得道。以此證知。智人求法。唯重他德。不恥下就。不同凡愚。我慢自高。雖知他勝。恥不肯學。凡夫無始不能入道。多皆由此不能求法。故諸愚人迷實教者。未能自悟。唯應訪德。以迷理者。雖有世智。若無勝友。常迷道故。如勝天王。般若經云。如生盲人不能見色。如是煩惱盲諸眾生不能見法。如人有眼。無外光明。不能見色。行人如是。雖有智慧。無善知識。不能見法。以此證知。人雖有智。未能自悟。要須良友。故付法藏經云。善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佛自勸人。遂善知識。不令守愚一生虛過。是故諸佛有遺旨。但令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菩薩尚變身作畜生。為人說法。顯此奇異。今聞者信受。皆令悟道。入平等法。豈令心生高下耶。故華嚴演義。難云。此旨微密。極位方知。何以凡情。輒窺大教。釋云。依憑教理。聖教許故。涅槃經云。具縛凡夫。能知如來秘密之藏。毘盧遮那品頌云。如因日光。照還見於日輪。以佛智慧。光見佛所行道。即因佛教。能了教也。今宗鏡中。始終引佛智慧之教。光顯佛所行之道跡。若深信者。則是以眾生之心。光見眾生之行跡。若難云。凡夫不合知者。斯乃邪見。不信人耳。故大集經云。若有人言。我異佛異。當知是人。即魔弟子。又云。了了見者。知一切法。無二相也。又云。觀諸法等名之為佛。所

以學人問。忠國師云。如來說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既證是非。云何是般若。答。能見非名者是般若。問。佛亦如是說。答。古今不異。得則千佛等心。萬事同轍。問。諸佛方便教門。皆依眾生根起。根性不等。法乃塵沙。三十七品助道之門。五十二位修行之路。云何唯立一心。以為宗鏡。答。此一心法。理事圓備。是大悲父般若母法寶藏。萬行原。以一切法界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一切眾生。皆同此心。諸佛已覺。眾生不知。今為未知者。方便直指。以本具故。不虛。以應得故。非謬。故華嚴經頌云。譬如世間人。聞有寶藏處。以其可得故。心生大歡喜。寶藏處者。即眾生心。纔入信門。自然顯現。方悟從來具足。豈假功成。始知本性無差。非因行得。可謂最靈之物。至道之原。絕妙之門。精實之義。為凡聖根本。作迷悟元由。如萬物得地而發生。萬行證理而成就。諸門競入。衆德攸歸。作千聖總道之基。為諸佛出世之眼。是以若了自心。頓成佛慧。可謂會百川為一。攝衆塵為一。融鑠釧為一金。變酥酪為一味。如華嚴經頌云。不能了自心。焉能知佛慧。阿差末經云。但正自心。不尚餘學。禪要經云。內照明解。即大乘門。見自心性。謂之曰照。衆聖所遊。謂之曰門。入楞伽經偈云。心具於法。藏離無我見垢。世尊說諸行。內心所知法。月燈三昧經偈云。若有受持是一法。能順菩薩正修行。因此一法功德。速得成於無上道。勝鬘經云。世尊。我見攝受正法。有斯大力。如

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一心。致茲得失。若入宗鏡。纔發心時。非唯行成理。卽頓具。便同古佛。一際無差。如大涅槃經云。拘尸那城。有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是人。由一發心。常於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眞之道。法華玄義云。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但衆生法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爲難。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別者。但自觀己心。則爲易。涅槃經云。一切衆生。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也。能觀心性。名爲上定。上能兼下。卽攝得衆生法也。華嚴經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界。法界卽中也。虛空卽空也。心佛卽假也。三種卽佛境界也。是爲觀心。仍具佛法。又遊心法界者。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屬一界。若屬一界。卽具百界千法。於一念中。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夜常造種種衆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界假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何道可從。又如虛空者。觀心自生心。不須藉緣。有心心無生力。心無生力。緣亦無生。心緣。名無。合云何有。合尙得。離則不生。尙無一生。況有百界千法耶。以心空故。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此空亦空。若空非空。點空設假。假亦非假。無假無空。畢竟清淨。豈止三觀萬行。乃至十方虛空。尙從心變。豈況空中所生物像。如首楞嚴經頌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沤發。所以華嚴疏云。空有二法。俱稱眞之理。則有與空皆性空也。鈔釋云。空有稱眞之理者。此空是外空。若以理空對外空。外空

離法。是斷滅空。理空即名為真空。若以外空亦心現。亦由對色。滅色方顯。則此斷空。從緣無性。即性空也。故十八空中明大者。謂十方空。即十方虛空亦是性空矣。所以千聖付囑。難遇機緣。若對上根豁然可驗。如寒山子詩云。自古多少聖。語路苦叮嚀。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真佛不肯信。置功狂受困。不如心淨明。便是心王印。先德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入道要門。此心門者。三世之佛祖。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諸法。無有缺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無別心。心無形色。無根無住。無生無滅。亦無覺觀可行。若有可觀行者。即是受想行識。非是本心。皆是有為功用。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如華嚴經中。文殊童子。化五百童子。發菩提心。唯一人善財童子。達本心原。遊一百一十城。問菩提萬行。所學三昧門。皆如幻化。而無實體。故知從心所生。皆同幻化。但直了真心。自然真實。如唯識樞要云。依境教理行果五唯識中。此論有義。但明境唯識。捨離心外取境。一切境不離心故。有義但說教唯識。成論本教。釋彼說故。有義但取理唯識。成立本教所說之理。分別唯識性相故。有義但取行唯識。明五位修唯識行故。有義但取果唯識。求大果故。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故。乃至今釋彼說。唯取教理說。依教理成彼性相。性相即攝一切盡故。一切皆取於理為勝。是知唯

識之理。成佛正宗。但以理該羅。無法不是。故云萬法唯識。述宗鏡之正意。窮祖佛之本懷。唯以一法逗一機。更無別旨。故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大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是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又云。眾生亦爾。悉皆有佛心。凡有心者。悉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此該萬法。應別立真如為宗。答。真如是識性。識既該萬法。即是有為無為諸法平等之性。故經云。未曾有一法而出於法性。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故古師云。唯識論是十支中高建法幢支。何法而不收。何宗而不立。唯以簡為義。識以了為義。離識之外。無別唯體。即識。有遮心外之用。故名為唯。唯之名。獨性相俱收。真如是識性。依他相分色等。是識相。心所以識為主。皆不離識故。總名唯識。又問。三界是有漏法。由屬三界愛結所繫。故名三界。其無為無漏法。不為三界愛結所繫。即不名三界法。經何故但言三界唯心。即不攝無為無漏等法。此豈非唯識而但言三界耶。答。三界所治迷亂之法。尚名唯識。無為無漏法性。是能治體。非迷亂。不說自成。故但言三界唯心也。又諸部總句。有為無為染淨諸法。皆心為本。薩婆多等云。無為由心故顯。有為由心故起。由心起染淨法。勢用緣強故。說心為本。問。立心為宗。具幾功德之門。能起見聞之信。答。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法如無際之虛空。譬若圓明之淨鏡。毀讚不及義理難通。以功德過患二門

絕對待故。今依先德約相分別心。略有五義。一。遠離所取差別之相。二。解脫能取分別之執。三。遍三際無所不等。四。等虛空界無所不遍。五。不墮有無一異等邊。超心行處。過言語道。又此無住之心。雙泯二諦。故無出俗入真之異。既無出入。不在空有。故經言。心處無在。無在之處。唯是一心。一心之體。本來寂滅。不可以有無處所。窮其幽遠。不可以識智詮量。談其妙體。唯有入者。只在心知。如擣萬種而為香光。燕一塵。而具足衆氣。似入大海水中。浴掬微滴。而已用百川。執礪而盡成真金。攬草而無非妙藥。空器悉盈甘露之味。滿室唯聞慈蘭之香。衆義同歸。若太虛包含於萬像。千途競入。猶多影塵。礙於澄淨。若論一心性起功德。無盡無邊。豈以有量之心。讚無為之德。任盡神力。未述一毫。以信入之人。悉皆現證。即凡即聖。咸應非虛。堅信不移。法空之虛聲。自息。明誠可驗。靈潤之野。焰俄停。豈假神通。心魔頓絕。匪憑他術。識火自消。除不肖人。焉明斯旨。如昔人云。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耽迷不覺。大聖不教。境是自心。下愚永執。塵為識外。今人口誦其空。心未亡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爾。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同鳥之遊空。自常如是。布之火洗不足怪也。但群生識性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此據出世法體

以明心。終窮至實畢到斯原。隨流成果還宗了義。問。一心爲宗可稱綱要者。教中何故。廣談諸道。各立經宗。答。種種諸法雖多。但是一心所作。於一聖道立無量名。如一火因然得草木火火種種之號。猶一水就用得或羹或酒多之名。此一心門亦復如是。對小機而稱小法。逗大量而號大乘。大小雖分異性無隔。若決定執佛說有多法。即謗法輪成兩舌之過。故經云。心不離道。道不離心。如大涅槃經云。爾時世尊。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薩大乘微妙經典所有秘密故作是問。善男子。如是諸經悉入道諦。善男子。如我先說。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說無有錯謬。善男子。如來善知無量方便。欲化衆生故作如是種種說法。善男子。譬如良醫識諸衆生種種病源。隨其所患而爲合藥。并藥所禁。唯水一種不在禁例。或服薑水。或甘草水。或細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膠水。或尼婆羅水。或鉢盂羅水。或服冷水。或服熱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如是良醫善知衆生所患種種藥雖多禁水不在例。如來亦爾。善知方便。於一法相。隨諸衆生。分別廣說種種名相。彼諸衆生隨所說受。受已修習除斷煩惱。如彼病人隨良醫教所患得除。復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衆語。在大衆中。是諸大衆熱渴所逼。咸發聲言。我欲飲水。我欲飲水。是人即時以清冷水隨其種類說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鬱持。或言娑利藍。或言婆利。或

言波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無量水名爲大衆說。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聖道爲諸聲聞種種演說。從信根等至八聖道。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以一種金隨意造作種種璽珞。所謂鉗鎖銀釧釵。鑄天冠臂印。雖有如是差別不同。然不離金。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佛道隨諸衆生。種種分別而爲說之。或說一種。所謂諸佛一道無二。復說二種。所謂定慧。復說三種。謂見慧智。復說四種。所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佛道。乃至復說二十道。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處。善男子。是道一體。如來昔日爲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然故得種種名。所謂木火草火糠火麩火牛馬糞火。善男子。佛道亦爾。一而無二。爲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識分別說六。若至於眼則名眼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化諸衆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見者則名爲色。耳所聞者則名爲聲。鼻所嗅者則名爲香。舌所嘗者則名爲味。身所覺者則名爲觸。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欲化衆生故種種分別。善男子。以是義故。以八聖道分名道聖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世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衆生得度生死。又云。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陀羅尼經云。無有一切諸法。是名一字法門。又經云。佛言。三世諸佛

所說之法。吾今四十九年不加一字。故知此一心門能成至道。若上根直入者。終不立餘門。爲中下未入者。則權分諸道。是以祖佛同指實聖冥歸。雖名異而體同。乃緣分而性合。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淨名無非道場。涅槃咸歸秘藏。天台專勸三觀。江西舉體全真。馬祖卽佛是心。荷澤直指知見。又教有二種說。一顯了說。二秘密說。顯了說者。如楞伽密嚴等經起信唯識等論。秘密說者。各據經宗立其異號。如維摩經以不思議爲宗。金剛經以無住爲宗。華嚴經以法界爲宗。涅槃經以佛性爲宗。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別義。何者以真心妙體不在有無。智不能知。言不可及。非情識思量之境。故號不思議。體虛相寂。絕待靈通。現法界而無生。超三世而絕跡。故號之無住。豎徹三際橫亘十方。無有界量。邊表不可得。故稱法界爲萬物之根。由作群生之元始。在凡不減。處聖非增。靈覺昭然常如其體。故曰佛性。乃至或名靈臺妙性寶藏神珠。悉是一心隨緣別稱。經云。三阿僧祇百千名號。皆是如來之異名。只爲不知諸佛方便。迷名著相隨解成差。但了斯宗豁然空寂。有何名相可得披陳。如龍王一味之雨。隨人天善惡之業。所雨不同各見差別。華嚴經云。譬如娑竭羅龍王。欲現龍王。大自在力饒益衆生咸令歡喜。從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處及於地上。於一切處所雨不同。所謂於大海中雨清冷水。名爲無斷絕。於他化自在天雨簫笛等種種樂音。名爲美妙。於化樂天

雨大摩尼寶。名爲放大光明。於兜率天雨大莊嚴具。名爲垂鬘。於夜摩天雨大妙華。名爲種種莊嚴具。於三十三天雨衆妙香。名爲悅意。於四天王天雨天寶衣。名爲覆蓋。於龍王宮雨赤真珠。名爲踊出光明。於阿脩羅宮雨諸兵仗。名爲降伏怨敵。於北鬱單越雨種種華。名曰開敷。餘三天下悉亦如是。然各隨其處所雨不同。雖彼龍王其心平等。無有彼此。但以衆生善根異故。雨有差別。是以龍王一味之雨。隨諸天感處不同。猶如諸佛一心法門。遂衆生見時有別。

宗鏡錄卷第二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教明一切萬法。至理處玄。非有無之。詮絕自他之性。若無一法自體。云何立宗。

答。若不立宗。學何歸趣。若論自他有無。皆是衆生誠心分別。是對治門。從相待有。法身自體中實理心。豈同幻有不隨幻無。楞伽經云。佛言。大慧。譬如非牛馬性。牛馬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相。古釋云。馬體上不得說牛性。是有是無。然非無馬自體。以譬法身上不得說陰界入性是。有是無。然非無法身自相。此法空之理。超過有無。即法身之性。然有趣有向智背天真。無得無歸情生。斷滅。但有之。

用求真規宛爾無之自然足。妙旨煥然。則寂爾有歸。恬然無間。頓超能所。不在有無。可謂真歸能通至道矣。問。以心爲宗。如何是宗通之相。答。內證自心第一義理。住自覺地。入聖智門。以此相應名宗通相。此是行時非是解時。因解成行。行成解絕。則言說道斷。心行處滅。如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所以悟心成祖。先聖相傳。故達磨大師云。明佛心宗。寸無差。悟。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偈云。亦不觀惡而生悔。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惡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躋超然。名之曰祖。問。悟道明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云何說其行相。答。前已云。諸佛方便不斷。今時。密布深慈。不令孤棄。已明達者終不發言。只爲因疑故。問因問故答。此是本師於楞伽會上爲十方諸大菩薩來求法者。親說此二通。一宗通。二說通。宗通爲菩薩。說通爲童蒙。祖佛俯爲初機童蒙少垂開示。此約說通。只爲從他免法隨語生解。恐執方便爲真實。迷於宗通。是以分開二通之義。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乃至緣自覺趣光明輝發。若親到自覺地光明發時。得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群盲眼開分明照境。驗象真體。終不摸其尾牙。見乳正色。豈在談其鶴雪。當此具眼人前。若更說示則不得稱。

知時名爲大法師。實見月人終不觀指。親到家者自息問程。唯證相應不俟言說。終不執指爲月。亦不離指見月。如大涅槃經云。譬如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大臣受王勅已。多集衆盲以象示之。時彼衆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爾時大王。即喚衆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衆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木。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瓮。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應正遍知。臣喻方等大乘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常色。如來色者。常不斷故。是說色名爲佛性。譬如真金。質雖遷變。色常不變。或時作銅作鐵。然其黃色初無改易。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爲佛性。乃至說受想行識等爲佛性。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是佛性。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荏葉鬚臺介爲蓮華。

離是之外更無別華。又佛言。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與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衆生非衆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耶。答言。言不也。復問。貝色爲何似耶。答言。猶稻米。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答言。猶稻米。盲人復問。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復何所似。答言。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猶如雪耶。復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真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識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於外道。夫真實諦者。宗鏡所歸。未聞悟時不信解者。所有說法及自修行。皆成生滅折伏之門。不入無生究竟之道。如菴提遮女經云。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相爲生所留者。不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爲生所留者是也。又問曰。頗有無知不識生性而畢竟不爲生所留者。不答曰。無。所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不安之相。常爲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安之處。而安相常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藉。而即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辨色。因他語故。說得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爲生所生爲死所死者。而有所說者。乃於其人。卽無生死之義耶。

若爲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得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故知能了萬法無生之性。是爲得道。大般若經云。佛言。善現。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皆不自在。虛誑不實。故一切法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復次善現。一切法性無所依止。無所繫屬。由此因緣。無生無起。無知無見。華嚴經云。如實法印印諸業門。得法無生住佛所。住。觀無生性。印諸境界。諸佛護念。發心迴向。與諸法性相應迴向。入無作法成就所作方便。是以不了唯心之旨。未入宗鏡之人。向無生中起貪癡之垢。於真宰內著境界之緣。以爲對治。成其輪轉。若能返照心境俱寂。如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見貪欲際。卽是真際。見瞋恚際。卽是真際。見愚癡際。卽是真際。則能畢滅業障之罪。乃至凡夫愚人。不知諸法畢竟滅相。故自見其身。亦見他人。以是見故。便起身口意業。乃至不見佛不見法不見僧。是則不見一切法。若不見一切法。於諸法中則不生疑。不生疑故。則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故則自寂滅。不思議佛境界經云。爾時世尊。復語文殊師利菩薩言。童子。汝能了知如來所住平等法不。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我已了知。佛言。童子。何者是如來所住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住平等法。佛言。童子。云何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是如來所住平等法。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一切凡夫於空無相無願法中起貪瞋癡。是故一切凡夫起貪瞋癡處。卽是如來所住平等

法。佛言。童子。空是有法。而言於中有貪瞋癡。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是有。是故貪瞋癡亦是有。佛言。童子。空云何有。貪瞋癡復云何有。文殊師利菩薩言。世尊。空以言說故有。貪瞋癡亦以言說故有。如佛說。比丘有無生無起。無作無爲。非諸行法。此無生無起。無作無爲。非諸行法。非不有。若無有者。則於生起作爲諸行之法。應無出離。以有故言出離耳。此亦如是。若無有空。則於貪瞋癡無有出離。以有故說離貪等諸煩惱耳。中觀論偈云。從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從非法不生法。及於非法。直釋偈意。法卽是有。如色心等。非法是無。如鬼角等。若從法生法。如母生子。法生非法。如人生石女兒。從非法生法。如鬼角生人。從非法生非法者。如龜毛生兔角。故般若假名論云。復有念言。若如來但證無所得者。佛法卽一非是無邊。是故經言。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謂何。卽無所得。未曾一法有可得性。是故一切無非佛法。云何一切皆無所得。經云。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云何非耶。無生性故。若無生卽無性。云何名一切法。於無性中假言說故。一切法無有性者。卽是衆生如來藏性。麗居士偈云。劫火。燃天。天不熱。風風吹動不開聲。百川競注海不溢。五嶽名山不見形。澄清靜慮無蹤跡。千途盡總入無生。故知諸法從意成形。千途因心有像。一念澄寂。萬境曠然。元同不二之門。盡入無生之旨。所以傳大士行路難云。君不見。諸法但假空施設。寂靜無門爲法門。一切法中心爲

主。余今不復得心原。究檢心原既不得。當知諸法併無根。又無生有二。如通心論云。一法性無生。妙理言法。至虛言性。本來自爾。名曰無生。二緣起無生。夫境由心現。故不從他生。心籍境起。故不自生。心境各異。故不共生。相因而有。故不無因生。亦云一理無生。圓成實性本不生故。二事無生。緣生之相。即無生故。止觀云。若釋金剛經。即轉無生意度入不住門中。種種不住。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等布。施雖諸法不住。以無住法住般若中。即是入空。以無住法住世諦。即是入假。以無住法住實相。即是入中。此無住慧。即是金剛三昧。能破磐石。沙礫徹至本際。又如釋迦牟尼入大寂定金剛三昧。天親無著論開善廣解。詎出無生無住之意。若得此意。千經萬論。豁矣無疑。此是學觀之初章。思議之根本。釋異之妙慧。入道之指歸。綱骨曠大。事理具足。一解千從。法門自在。故知一切諸法皆從無生性空而有。有而非有。不離俗而常真。非有而有。不離真而恒俗。則幻有立而無生顯。空有歷然。兩相泯而雙事存。真俗宛爾。斯則無生而無不生。不住二邊矣。如古德頌云。無生終不住。萬像徒流布。若作無生解。還被無生固問。以心爲宗理。須究竟。約有情界真妄似分。不可雷同有濫則覺。如金鑰共鑿真偽。俄分。砂米同炊。生熟有異。未審以何心爲宗。答。誠如所問。須細識心。此妙難知。唯佛能辯。只爲三乘慕道。見有差殊。錯指妄心以爲真。實認妄賊而爲真子。劫盡家珍。收魚目以作璣

珠。空迷智眼。遂使愚癡之子。陷有獄之重關。邪倒之人。溺見河之駭浪。戲熾焰於朽宅。忘苦忘疲。臥大夢於長宵。迷心迷性。皆爲執斯緣慮。作自己身。遺此真心。認他聲色。斯則出俗外道。在家凡夫之所失也。乃至三乘慕道法學。禪宗亦迷此心。執佛方便。致使教開八網。乘對四機。越一念而遠驛三祇。功虛大劫。離寶所而久淹化壘。跡因長衢。斯即權機小果。乃至禪宗不得意者之所失也。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道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釋曰。此二種根本。即真妄二心。一者無始生死根本者。即根本無明。此是妄心。最初迷一法界不覺忽起而有其念。忽起即是無始。如晴勞華現。睡熟夢生。本無元起之由。非有定生之處。皆自妄念非他外緣。從此成微細業識。則起轉識。轉作能心。後起現識。現外境界。一切衆生同用此業轉現等三識。起內外攀緣爲心自性。因此生死相續以爲根本。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者。此即真心。亦云自性清淨心。亦云清淨本覺。以無起無生自體不動。不爲

生死所染。不爲涅槃所淨。目爲清淨。此清淨體。是八識之精元。本自圓明。以隨染不覺不守性故。如虛谷任響。隨緣發聲。此亦如然。能生諸法。則立見相二分。心境互生。但隨染淨之緣。遺此圓常之性。如水隨風作諸波浪。由此衆生失本逐末。一向沈淪。都不覺知。枉受妄苦。雖受妄苦。真樂恒存。任涉昇沈。本覺不動。如水作波。不失濕性。唯知變心作境。以悟爲迷。從迷積迷。空塵塵沙之劫。因夢生夢。永昏長夜之中。故經云。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以不了不動真心而隨輪迴妄識。此識無體。不離真心。元於無相真原。轉作有情妄想。如風起澄潭之浪。浪雖動而常居不動之源。似。醫生空界之華。華雖現而匪離虛空之性。譬消空淨。浪息潭清。唯一真心周遍法界。又此心不從前際生。不居中際住。不向後際滅。昇降不動。性相一如。則從上稟受以此真心爲宗。離此修行盡染魔翳。別有所得。悉陷邪林。是以能動深慈倍生憐愍。故二祖求此妄心不得。初祖於是傳衣。阿難執此妄心。如來所以呵斥。如經云。佛告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

耀。阿難言：如來現今微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雖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惑。唯垂大悲，開示未悟。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纒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客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勸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眞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古釋云：能推者，即是妄心，皆有緣慮之用，亦得名心。然不是

眞心。妄心是眞心上之影像，故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若執此影像爲眞，影像滅時，此心即斷。故云：若執緣塵，即同斷滅。以妄心攬塵成體，如鏡中之像，水上之泡，迷水執波，波寧心滅，迷鏡執像，像滅心亡。心若滅時，即成斷見。若知濕性不壞，鏡體常明，則波浪本空，影像元寂。故知諸佛境界，智遍界遍空。凡夫身心如影，如像，若執末爲本，以妄爲眞，生死現時，方驗不實。故古聖云：見鑛不識金，入爐始知錯。問：眞妄二心，各以何義名心？以何爲體？以何爲相？答：眞心以靈知寂照爲心，不空無住爲體，實相爲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爲心，無性爲體，攀緣思慮爲相。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全心是境。各無自性。唯是因緣。故法句經云：焰光無水，但陽氣耳。陰中無色，但緣氣耳。以熱時炎氣，因日光燦，遠看似水。但從想生，唯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以自業爲因，父母外塵爲緣，和合似現色心，唯緣氣耳。故圓覺經云：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性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因緣，即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爲眞，愚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其心遍一切處。悟此爲宗，遂乃最初紹於祖位。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

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一一微細窮詰徹底。唯空皆無自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因而生，悉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心，廣大含容遍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心，同聲讚佛。故經云：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眾，各自知心遍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即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問：眞心行相有何證文？答：持世經云：菩薩觀心，心中無心相。是心從本以來，不生不起，性常清淨。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心不知心，亦不見心。何以故？是心空。性自空。故眼一無所有。是心無有一定法。定法不可得故。是心無法。若合若散，是心前後際不可得。是心無形。無能見者。心不自見，不知自性。乃至是人，爾時不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通達是心無生性。何以故？心無決定性。亦無決定相。乃至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相。大般若經云：於一切法，雖無所取，而能成辦一切事業。釋曰：若了自心無事不辦，或妄取前境界，却成內自不足。所以金剛三昧經云：菩薩觀本性

相謂自滿足。千思萬慮不益道理。徒爲動亂失本心王。論釋云。無量功德即是一心。一心爲主。故名心王。生滅動亂。違此心王。不得還歸。故言失也。又心者。統攝諸法一切最勝。無一法而不攝王者。統御四海八表。朝宗無一民而不臣。故如幻三昧經云。不求諸法。是名己身進趣大乘方便經云。真如實觀者。思惟心性無生無滅。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問。心能作佛。心作衆生。以了真心故成佛。以執妄心故成衆生。若成佛皆具圓通五眼。無漏五陰。故經云。滅無常色。獲得常色。又云。妙色湛然常安住。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云何說真心。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答。若是妄心見聞須假因緣能所生起。如云眼具九緣生等。若無色空和合之緣。見性無由得發。五根亦然。皆仗緣起。斯則。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如楞伽經云。心爲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技衆。如歌舞立技之人。隨他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亦如是。但隨意轉。如云身非念輪隨念而轉。何者。意地若生身輪動作。意地若息根境寂然。真心則不爾。常照常現。鐵剛不能毀其輝。遍界遍空。皆若不能覆其體。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無住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豈假前塵發耀對境生知。自然寂照靈知湛然無際。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

無通無塞。嘆性不生。非變非悟。皆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悟變通塞。生滅暗明。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用。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旃伽神女。非鼻聞香。驢狻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有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發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雖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辯。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消。云何覺明。不成圓妙。釋曰。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者。此先明世見非眼真觀。若令急合。則無所見。與耳等。五根相似。彼人以手循體外繞。雖不假眼而亦自知。此況真見不藉外境。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者。此牒世間眼見。須仗明暗因緣。根塵和合。方成於見。無見不明。自發者。此正明真見之時。見性非眼。既不屬眼。又何假明暗根塵所發。則不明之明。無見之見。自然寂照靈知。何曾間斷。且世間明暗。虛幻出沒之相。又焉能覆蓋乎。是以明不能明。暗不能暗也。故云。則諸暗相。永不能

昏。真性天然。豈非圓妙。所以學人間先德云。如何是大悲千手眼。答云。如人夜裏摸得枕子。問。妄心行相有何證文。答。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云。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念心作是思惟。此心無常。而謂常住。於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數動不住。速疾轉易。結使根本。諸惡趣門。煩惱因緣。壞滅善道。是不可信。貪瞋癡主。一切法中心爲上首。若善知心。悉解衆法。種種世間。皆由心造。心不自見。若善若惡。悉由心起。心性迴轉。如旋火輪。易轉如馬。能燒如火。暴起如水。作如是觀。於念不動。不隨心行。令心隨已。若能伏心。則伏衆法。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故當知無常。又云。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猶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喻即今衆生之心。如獼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猶獼猴之泛迅流出。入無礙。似幻土之遊。衆會名相皆虛。非技兒之出戲場。本末非實。所以正法念處經云。又被比丘。次復觀衆心之猿猴。如見猿猴。如彼猿

猴躁擾不停。種種樹枝華果林等。山谷巖窟迴曲之處。行不障礙。心之猿猴亦復如是。五道差別如種種林。地獄畜生餓鬼諸道。猶如彼樹。衆生無量如種種枝。愛如華葉。分別愛聲諸香味等。以爲衆果。行三界山。身則如窟。行不障礙。是心猿猴。此心猿猴。常行地獄餓鬼畜生生死之地。又彼比丘依禪觀察心之技兒。如見技兒。如彼技兒取諸樂器。於戲場地作種種戲。心之技兒亦復如是。種種業化以爲衣服。戲場地者。謂五道地。種種裝飾。種種因緣。種種樂器。謂自境界技兒戲者。生死戲也。心爲技兒種種戲者。無始無終長生死也。又彼比丘依禪觀察心。彌泥魚。如見彌泥。如彌泥魚在於河中。若諸河水急速亂波深而流疾難可得行。能漂無量種種樹木。勢力暴疾不可遮障。山澗河水峻速急惡。彼彌泥魚。能入能出。能行能住。心之彌泥亦復如是。於欲界河急疾波亂。能出能入。能行能住。大智度論云。如佛說。凡夫人或時知身無常。而不能知心無常。若凡夫人言身有常猶差。以心爲常。是大惑何以故。身住或十歲二十歲。是心日日過去生滅各異。念念不停。欲生異生。欲滅異滅。如幻事實相不可得。如是無量因緣故。知心無常。是名心念處。行者思惟。是心屬誰。誰使是心。觀已不見有主。一切法因緣和合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無我。若無我誰當使是心。止觀云。起一念虛知之心。隨善惡而生十道。一若其心一念專貪瞋癡。攝之不還。拔之不出。日增月甚。

起上品十惡如五扇提羅者。此發地獄之心。行火塗道。二若其心念念欲多眷屬。如海吞流。如火焚薪。起中品十惡。如調達誘衆者。此發畜生心行血塗道。三若其心念念欲得名聞。四遠八方稱揚欽詠。內無實德虛比賢聖。起下品十惡。如摩健提者。此發鬼心行刀塗道。四若其心念念常欲勝彼。不耐下人。輕他珍已。如鷄高飛下視。而外揚仁義禮智信。起下品善心行阿脩羅道。五若其心念念欣世間樂。安其嗅身。悅其癡心。此起中品善心行於人道。六若其心念念知三惡苦多人間苦樂。相間天上純樂。爲天上樂折伏魚惡。此上品善心行於天道。七若其心念念欲大威勢身。口意纔有所作。一切預從。此發欲界主心行魔羅道。八若其心念念欲得利智辯聰高才。勇哲鑒達。六合十方顚顛。此發世智心行尼乾道。九若其心念念五塵六欲外樂蓋微。三禪之樂猶如石泉。其樂內重。此發梵心行色無色道。十若其心念念知善惡輪環。凡夫耽湏賢聖所訶。破惡由淨慧。淨慧由淨禪。淨禪由淨戒。尙此三法如飢如渴。此發無漏心行二乘道。此上十心。或先起非心。或先起是心。或是非並起。譬象魚風並濁池水。象譬諸非自外而起。魚譬內觀羸弱爲二邊所動。風譬內外合雜穢濁混和。前九種心是生死。如蠶自縛。後一種心是涅槃。如蠶獨跳。雖得自脫。未具佛法。俱非故雙簡。明知三界無別理。但是妄心生。爲八倒之根株。作四流之源穴。疾如聖電。猛若狂風。驚起塵勞。速甚瀑川之

水歟生五欲。急過旋火之輪。是以結構四魔。驅馳十使。沈二死之河底。投八苦之焰中。醉送衣裏之珠。徒經艱險。闢沒類中之寶。空自悲嗟。皆因妄心。迷此真覺。終無別失。有出斯文。如上依教所說。眞妄二心。約義似分。歸宗匪別。何者。眞心約理體。妄心據相用。今以理恒是心。不得心相。心恒是理。不動心相。如水即波。不得波相。波即是水。不壞波相。是以動靜無際。性相一原。當凡心而是佛心。觀世諦而成眞諦。所以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皆以心爲自性。如是而住。若攝境爲心。是世俗勝義。心之自性。即是眞如。是勝義勝義。如是而住。以無所得而爲方便。雙照眞俗。無住住故。

宗鏡錄卷第三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所言心法者。云何是心。云何是心法。答。了塵通相說名心王。由其本一心是諸法之總原也。取塵別相名爲數法。良因其根本無明迷平等性故也。辯中邊論云。若了塵通相名心。取塵別相名爲心法。問此一心法幾義而成。答心法總有四義。一是事隨境分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唯是生滅法數。此別義論俗故有。約真故無。三是理窮之空寂。二

四。是實論其本。性唯是真實如來藏法。問。心四義之中。前二義是緣虛妄心。後二義是常住真心。約真心則本性幽玄。暗理空寂。既無數量不更指陳。只如妄心既涉見聞。又言生滅此緣慮心。有其幾種行相。答。有五種心。一。率爾心。謂聞法創初遇境便起。二。尋求心。於境未達方有尋求。三。決定心。審知法體而起決定。四。染淨心。法詮欣厭而起染淨。五。等流心。念念緣境前後等故。法苑義林云。辯五心相者。且如眼識。初墮於境名率爾墮心。同時意識先未緣此。今初同起亦名率爾墮心。意識任運散亂緣不串習境時無欲等生。爾時意識名率爾墮心。有欲生時尋求等攝故。又解深密經及決擇論說。五識同時必定有一分別意識。俱時而轉。故眼俱意名率爾心。初卒墮境故。此既初緣未知何境為善為惡。爲了知故次起尋求。與欲俱轉。希望境故。既尋求已。識知先境。次起決定。即解境故。決定已。識界差別。取正因等相。於怨住惡。於親住善。於中住捨。染淨心生。由此染淨意識爲先。引生眼識同性善染。順前而起。名等流心。如眼識生耳等識亦爾。先德問。五心於八識中各有幾心。答。前五識有四心。除尋求心。無分別故。第六具五心。第七無率爾尋求二心。有決定染淨等流三心。謂第七常緣現在境故。無率爾也。問。第七現有計度分別何無尋求心。答。夫尋求心皆依率爾。後尋求方生。第七既無率爾。尋求亦無。問。前五既有率爾。何無尋求。答。尋求有二緣方有一

即率爾心引。二即計度分別心。前五種雖有率爾而無計度分別。第八有三心。率爾決定等流。無染淨尋求。問。第八同第七。常緣現在境。何得有率爾。答。第七緣境即無間斷。第八緣境有間斷。第八初受生時。創緣三界。三種境故。問。初受生時第七亦創緣三界。第八識何無率爾心。答。第七隨所繫常緣當界第八識也。今助一解。第七常內緣一境即無率爾。第八外緣多境而有率爾。無分別故即無尋求。問。五心之中何心熏種。何心不熏種。答。率爾心有二說。一云。不熏種。任運緣境不強盛故。二云。若緣生境即不熏種。若緣會聞熟境即熏種。由串習力故。餘心總熏種今解。且如率爾聞聲境時。不簡生熟聲境。皆熏實聲種子。更有九心成輪。廣略不同。真理是一。其心如輪隨境而轉。故經云。身非念輪隨念而轉。其義如何。上座部師立九心輪者。一。二分。二能引發。三見。四尋求。五貫徹。六安立。七勢用。八返緣。九有分體。且如初受生時未能分別。心但任運緣於境轉名有分。若有境至心欲緣時。便生警覺名能引發。其心既於此境上轉見照觸彼。既見彼已便成尋求。察其善惡。既察彼已。遂貫徹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語分別說其善惡。隨其善惡便有動作勢用。動作既興欲休廢道。故返緣前所作事。既返緣已還歸有分。任運緣境名爲九心。可成輪義。其中見心通於六識。餘唯意識。有分心通生死。返緣心唯得死。若離欲者死唯有分心。既無我愛。無所返緣。不生願戀。未離欲

者以返緣心而死有戀愛故。若有境至即心可生。若無異境。恒住有分任運相續。然見與尋求前後不定。問。若隨分別立真妄心。約此二心總有幾種。答。大智度論云。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尚不得一。何況說多。若分別好惡道。理從義別事乃恒沙。且約一心。古釋有四。一。乾利陀耶。此云肉團心。身中五藏心也。如黃廷經所明。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根身種子器世界。是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自分。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想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爲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爲真如。都是如來藏。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即如來藏。如來藏亦是在纏法身。經云。隱爲如來藏。顯爲法身。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但從迷悟分多。經偈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佛說如來藏者。即法身在纏之名。以爲阿賴耶。即是藏識。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也。然雖四心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性相無礙都是一心。即第四真心以爲宗旨。又古德廣釋一心者。望一如來藏心含於二義。一約體絕相義。即真如門。謂非染非淨非生非滅。不動不轉平等一味。性無差別。衆生即涅

繫不待滅也。凡夫漏勤同一際也。二隨緣起滅義。卽生滅門。謂隨緣轉動成於染淨。染淨雖成性恒不動。只由不動能成染淨。是故不動亦在動門。楞伽經云。如來藏名阿賴耶識。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又云。如來藏者。爲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爲識藏。若此一心推末歸本者。謂證第一義則得解脫。第一義是緣之性。若見緣性則脫緣縛。華嚴經云。皆一心作。論云。但是一心者。一切三界唯心轉故。諸教同引證成唯心。云何一心而作三界。有三。一二乘。謂有前境不了唯心。縱開一心但謂真諦之一。或謂由心轉變非皆是心。二異熟賴耶名爲一心。簡無外境故說一心。三如來藏性清淨一心。理無二體故說一心。是知凡聖二法染淨二門。無非一心矣。又此一心約性相體用本末卽入等義。更有十門。一假說一心。則二乘人。謂實有外法但由心變動。故說一心。下之九門實唯一心。二相見俱存。故說一心。此通八識及諸心所并所變相分。本影具足。由有支等熏習力故。變現三界依正等報。三攝相歸見。故說一心。亦通王數。但所變相分無別種生。能見識生帶影起。四攝數歸王。故說一心。唯通八識以彼心所依王無體亦心變故。釋云。攝相歸見者。唯識偈云。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翳。見日月等事。凡作論有三義。一者立義。卽初句。二者引證。卽第二句。三者譬喻。卽下二句。所緣緣論云。內識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意云。內

識似外境現爲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識故。結云。諸識唯內境相爲所緣緣。理極成也。則非全無相全屬識。故云歸見攝數歸王者。如莊嚴論偈云。自界及二光。癡共諸惑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釋曰。自界謂自阿賴耶識種子。二光謂能取光所取光。此等分別由共無明及諸餘惑故得生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二實謂所取實及能取實。如是二實染污應求遠離。所以論偈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法。釋曰。求唯識人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五以末歸本說一心。謂七轉識皆是本識。差別功能無別體故。經偈云。譬如巨海浪。無有若干相。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六攝相歸性說一心。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如來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一切衆生卽涅槃相。經云。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七性相俱融說一心。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而其自性本不生滅。卽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心二諦皆無障礙。八融事相入說一心。謂由心性圓融無礙。以性成事。事亦鎔融不相障礙。一入一切。一一塵內各見法界。天人脩維不離一塵。九全事相卽說一心。謂依性之事。事無別事。心性既無彼此之異。事亦一切卽一。一卽是多。多卽一等。十帝網無礙說一心。謂一中有一切。彼一切中復有一切。重重無盡。皆以心識如來藏性圓融無盡。以其如性畢竟無盡故。觀一切法卽真如故。一切時處皆帝網故。如漉汰云。若

人欲識真空理。身內真如還遍外。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不離幻色卽見空。此卽真如含一切。一念照入於多劫。一念劫收一切。於一境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只用一念觀諸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遍無罣礙。漉汰者。水之游流迴汰之處。一甚深故。二迴轉故。三難渡故。法海游汰亦然。一唯佛能究故。二真妄相循難窮初後。三聞空謂空聞有謂有。則沈於漉汰。若不了斯宗難超有海。隨善惡之浪漂苦樂之洲。不遇慈航。焉登覺岸。如偈云。真如淨法界。一浪未嘗存。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隨染緣成六凡法界。隨淨緣成四聖法界。六凡法界者。一天法界。二人法界。三脩羅法界。四地獄法界。五餓鬼法界。六畜生法界。四聖法界者。一聲聞法界。二緣覺法界。三菩薩法界。四佛法界。衆生於真性上。以情想自異則六趣昇沈。諸聖於無爲法中。以智行爲差則四聖高下。然凡聖迹雖昇降縛脫似殊。於一真法界之中。初無移動。又依華嚴宗。一心隨理事立四種法界。一理法界者。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二事法界者。界是分義。一一義別有分劑故。三理事無礙法界者。具性分義。圓融無礙。四事事無礙法界者。一切分劑事法。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以此十法界因理事四法界性相。卽入真俗融通還出無窮。成重重無盡法界。然是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隨有力無力而立一立多。因相資相攝而或隱或顯。如一空遍森

器之物像。似一水收萬疊之波瀾。入宗鏡中。坦然顯現。又有所入能入二種法界。如清涼疏云。光明所入總唯一真無礙法界。語其性相不出事理。隨其義別略有五門。一有為法界。二無為法界。三俱是。四俱非。五無障礙。然五各二門。初有為二者。一本誠能持諸法種子。名為法界。如論云。無始時來界等此約因義。而其界體不約法身。二三世之法差別邊際。名為法界。不思議品云。一切諸佛知過去一切法界。悉無有餘等。此即分劑之義。二無為法界二者。一性淨門。在凡位中性恒淨故。真空一味法無差別故。二離垢門。謂由對治方顯淨故。隨行淺深分十種故。三亦有為亦無為法界二者。一隨相門。謂受想行蘊及五種色并八無為。此十六法唯意所知。十八界中名為法界。二無礙門。謂一心法界具含二門。一心真如門。二心生滅門。雖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諸法。然其二位恒不相離。其猶攝水之波非靜攝波之水非動。故迴向品云。於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為之相。於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性。此明事理無礙。四非有為非無為法界二門者。一形聲門。謂緣無不理之緣故非有為。理無不緣之理故非無為。法體平等形聲雙泯。大品經云。須菩提。白佛言。是法平等。為是有為。為是無為。佛言。非有為法。非無為法。何以故。離有為法無為法不可得。離無為法有為法不可得。須菩提。是有為性無為性。是二法不合不散。此之謂也。二無寄門。謂此法界離

相離性故非此二。又非二諦故。又非二名言所能至故。是故俱離。解深密經云。一切法者。略有二種。所謂有為無為。是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為非無為。非有為等。五無障礙法界二門者。一普攝門。謂於上四門隨一即攝餘一切故。是故善財或觀山海或見堂宇皆名入法界。二圓融門。謂以理融事故。令事無分劑微塵非小。能容十刹。刹海非大。潛入一塵也。以事顯理故。令理非無分。謂一多無礙。或云一法界。或云諸法界。然由一非一故。即諸諸非諸故。即一。乃至重重無盡。是以善財暫時執手遂經多劫。纔入樓閣普見無邊。皆此類也。上來五門十義總明所入法界。應以六相融之。二明能入亦有五門。一淨信。二正解。三修行。四證得。五圓滿。此五於前所入法界有其二門。一隨一能入通五所入。隨一所入遍五能入。二此五能入如其次第各入一門。此上心境二義十門六相圓融。總為一聚。無障礙法界。百門義海云。入法界者。即塵緣起是法。法隨智顯。用有差別是界。此法以無性故則無分劑。融無二相同於真際。與虛空等遍通一切。隨處顯現無不明了。然此一塵與一切法。各不相見亦不相知。何以故。由各各全是圓滿法界。普攝一切。更無別法可知見也。經云。即法界無法界。法界不知法界。若如是更無別法可知見者。云何言入。以悟了之處名為入故。又雖入而無所入。若有所入則失諸法性空義。以無性理同故。則處處入法界。前約情智凡小所見隨染淨緣成十

法界者。即成其過。今依華嚴性起法門。悉為真法界。若成若壞。若垢若淨。全成法界。如經云。分別諸色無量壞相。是名上智者。古釋云。六道之色壞善壞定。二乘之色壞因壞果。菩薩之色壞有壞無。佛色者壞上諸壞壞為法界。非壞非不壞。悉是法界。問。心分四名義開十種。識之名義約有幾何。答。若約同門自相不可分別。若約異門共相隨義似分。名約性相有九義。包內外具五。名有九者。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九淨識。義具五者。一識自相。謂識自證分。二識所變故一切境界從心現起。三識相應故同時受想等心法。四識分位故識上四相等。五識實相故謂二空真如是識實性。自上諸法皆不離識總名唯識。故知若相若性。若境若心。乃至差別分位皆是唯識。卷舒匪離總別同時。猶雲霧之依空。若波瀾之涵海。又古德廣釋唯識義有十門。明此唯識二字。先離解大合解。先且離解。初唯後識初唯字者有三義。一者揀持之義。揀之謂揀去我法所執。持謂持取。持取依圓二性。唯識論云。唯言為遣離識我法。非無不離識心所無為等。二者決定義。決無離心之境定有內識之心。謂小乘離心有境。清辯破無內心。三者顯勝義。謂心王勝心所等劣。今但顯勝不彰於劣。瞿波論師二十唯識云。此說唯識。但舉王勝。理兼心所。如言王來非無臣佐。次解識字者。即了別義。謂八種心王是識自性等。五位百法理之與

事皆不離識。不爾真如應非唯識。攝餘歸識。總立識名。經云。三界唯心。次合釋唯識者。唯謂揀去。遮無外境。境無非有。識能了別。證有內心。心有非無。合名唯識。唯謂遮無是用識表證有是體。攝用歸體。唯即識持業釋。夫六釋之文。簡法為妙。今欲性相俱辯。且略引持業依主二釋。可稱今文。第一持業釋者有二。一持業。二同依。且持業者。持謂任持。業謂業用。若法體能持用。用能顯體。名為持業。如言藏識。識是體。藏是用。識體能持藏用。即名持業。又如妙法。即運華等。二同依釋者。即多用同依一體。如言分段生死。即身。變易生死。即身等是。所以一切萬法。以心為體。萬法是用。法不離心。用不離體。心體能持萬法。法即是心。用即是體。名持業釋。若一切法不得自心之任持。無一法可立。又若無法。則無業用。無用不能顯體。故知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體用相成。非一非二。第二依主釋者有二。一依主釋。二依士釋。依主者。有法以勝釋劣。將劣就勝。以彰名。如言眼識。眼是所依。即勝識是能依。即劣。以勝眼釋劣識。故將劣就勝。以彰其名。眼之識。故依主釋也。或以別簡通。依主即別名勝通名劣。二依士釋者。謂劣法是勝法之土用。故今將劣法解於勝法。勝法從劣法以彰名。如言擇滅無為。擇滅是有為。即劣。無為即勝。將勝就劣。以彰名。依士釋。是知心王為勝。一切法盡是心法。又心是所依。即勝。法是能依。即劣。以劣顯勝心之法。故即依主釋。無有一法不屬心者。若以一切法顯心

以劣彰勝。法之心故。即依士釋。所以宗鏡內於持業有財依主依士隣近帶數六釋之中。不出持業依主等二釋。下文不更一一廣明。以一例諸。自然無惑。問。此言唯遮外境。不有為遮離心之境。為遮不離心之境。答。設爾何失難。二俱有過。若遮離心之境。是無餘。有不離心相分在。何以但言唯識不言唯境識。若遮不離心境。是無。應但有能變三分。闕所變相分過。如何通釋。答。所言唯識者。遮心外境無。不遮內境。不離識相分。是無。問。內境與識既並非無。如何但言唯識不言唯境識耶。答。以護法菩薩云。境名通於內外。謂有離心境不離心境。恐濫外境。但言唯識。所以唯識論云。謂諸愚夫。迷執外境。起煩惱業。生死輪迴。不解觀心。非謂內境相分。如外都無。問。唯識性與唯識有何同異。答。各有二義。且唯識性二義者。一者虛妄唯識性。即遍計性所遣清淨。二者真實唯識性。即圓成實性所證清淨。若言唯識者。有二義。一者世俗唯識。即依他起所斷清淨。二者勝義唯識。即圓成實所得清淨。又言唯識性相不同。相是依他。唯是有為通漏無漏。性即圓成。唯是實如。無為無漏。又云。唯言識者是了別義。意云。五位一百法理之與事不離識。今攝歸識總言識名。以萬法由心起。故。然即非唯一人之識。亦非唯一識。更無餘識等。出唯識體者。一所觀出體者。即取五位一百法為體。以通觀有為無為法。故。即以識相識性合為唯識體。皆不離識。故。二能觀出體者。即唯取心心所為體。心所與

識常相應。故。即唯能非所。若約唯識觀。即取於境中。為體。於所觀境。觀勝故。又明唯識差別。總攝諸緣。及理有十種。一遣虛存實義者。遣為除遣。虛為虛妄。觀遍計所執唯虛妄。起都無體用。應正除遣。為情有理無故。存者留義。實謂實有。即觀依圓法體。是實有。是本後二智境。應正存留。為理有情無故。良由一切異生小乘。無始時來。妄執我法。為有。清辯菩薩等。妄發理事為空。今於唯識觀中。遣虛者空觀。對遣有執存實者有觀。對遣空執非有非空。法無分別。離言詮故。二者捨滯留純義。捨為捨離。滯即相滯。留謂存留。純為無雜。雖觀事理有境有心。為心不孤起。仗境方生。境不自生。識變方起。由境有滯。捨之不稱唯。心體既純。留說唯識。故唯識論云。我唯內有。境亦通外。恐濫外境。但言唯識。非為內境如外都無。華嚴經云。三界唯心。故。三攝末歸本義。攝謂攝攝。末即見相二分。歸即向本。謂識自證分。是所依體。故。今攝末見相分。歸本自證分。故言唯識。故解深密經云。諸識所緣。唯識所現。四隱劣顯勝義。謂王所俱能示現。心所即劣。依他起。故隱劣不取。心王即勝。所依體。故言唯識。即名顯勝。莊嚴論云。許心似二現。如是似貪等。五遣相證性義。識言所表。具有事理。事謂相用。遣而不取。理為體性。應求作證。故攝論偈云。依繩起蛇解。見繩知是無。證見彼分明。方知明性亂。六境義。境謂所觀境。識即能觀心。此所觀境。由識變現。境不離識。立境唯識義。阿毘達磨經云。

鬼人天等所見各異。七教義。即能詮教。說有唯識義。故楞伽經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八理義。道理唯識。唯識頌云。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九行義。行謂觀行。即菩薩在定位。作四尋伺觀等。即觀行及定俱不離識。故論云。菩薩於定位。觀境唯是心等。十果義。謂佛果四智菩薩所有功德。皆不離識。故莊嚴論云。真如無境識是淨無漏界等。如十義性相境智教理行果等。皆唯是識。無有一法而非所標。故稱群經了義中王。諸聖所依之父。若有過者。頓息希望。無一法而可求。無一事而不足。全獲如來無上之珍寶。寧同荆岫璞中。已探教海秘密之靈珠。豈比驪龍頤下。遂得盡衆生之苦際。斷煩惱之病原。一念功全。千途自正。是以法華經云。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闇。此法華經亦復如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縛。故知唯此真實萬法皆空。以此標宗。更無等等。如觀法經云。彼有菩薩。名曰上首。作一乞士入城乞食。時有比丘。名曰恒伽。謂乞士言。汝從何來。答。我從真實中來。又問。何謂真實。答。寂滅故名爲真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無所求耶。答。無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言。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有所求者。

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實。故知若能於法上求空。則於門中解脫。若人法問答言語往來。如宗鏡中像。若般若智照寂滅涅槃。如宗鏡中明。所以若像若明。一切皆空。唯有鏡體恒常披露。遍一切處未嘗出沒。故云。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實。即知一切法。皆真實故。無所求中。吾故求之矣。亦是夫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故融大師云。若有一法可得。即是非時求也。所以淨名經云。空當於何求。答。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當於一切衆生心中求。古釋云。空智因於見生。則空智無性。無性故智空。故名空智。邪見因諸佛解脫而有。邪因正生。邪見亦空矣。諸佛解脫因悟衆生。心行則解脫空矣。即約其空體無二。所以互求理無不遍釋曰。邪正既體本同空理。又未曾暫隱。若於此平等性中。即不須求。爲未知者說求耳。如無生義云。如經云。願求諸佛悲。亦不著願求。求佛悲尚不令負著。何況其餘善法。又菩薩以離願求。但衆生不知求佛道。菩薩故發願。只云我願求佛道。衆生因此方知發心而求佛道。得意自無所求也。如上所解。則念念與實相相應。更無餘念也。所以楞伽經云。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是知若於諸相常與實相相應。自然遠離諸過。會第一義。清淨真心。

朗然明徹。而無念著。即事即如。唯心直進。即佛之所許。自覺之境矣。故論偈云。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問。此唯識大約有幾種。答。略有二種。一具分。二不具分。且具分唯識者。以無性理故。成異如隨緣義。則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即是具分。若不全依真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質。爲半頭唯識。質影俱影爲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分耳。又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速至菩提。如登車而立至退方。猶乘舟而坐昇彼岸。如成唯識寶生論云。謂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識。釋云。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爲得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過失方便正路。爲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心相現。遂於諸處拾其外相。遠離欣戚復觀。有海噴靜無差。棄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爲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太事。善遊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

宗鏡錄卷第四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真心靡易。妙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答。本心湛寂。絕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故隨緣染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雜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故大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渾濁。若清水珠入水。即清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淨。然垢淨不定。真妄從緣。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若照之。則心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真妄無因。空有言說。約真無說。約說無真。皆是狂迷情想建立。千途競起。空迷演若之頭。二法纔生。唯現闍婆之影。以含生不窮實際。但徇狂情。則諸聖俯順機宜。悉同其事。以楔出楔。說妄而從妄旋真。將龜接龜。舉相而因相通性。若不執妄向不說真。幻影纔消。智光息焰。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生死及諸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真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為自然。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衆生妄心計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況不知推自然者。摩法師窮起妄之由。立本際品云。夫本際者。即一切衆生無礙涅槃之性。

何爲忽有如是妄心及種種顛倒者。但爲一念迷心。此一念者。從一而起。又此一者。從不思議起。不思議者。即無所起。故經云。道始生一。一者謂無爲。一生二。二謂妄心。乃至三生萬法也。既緣無爲而有。心復緣有心而有。色。故經云。種種心色。是以心生萬處。色起萬端。和合業緣。遂成三界種子。所以有三界者。爲執本迷真一故。即有濁辱生其妄氣者。澄清微爲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濁辱爲色界。所謂身也。散津穢爲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虛妄。唯一妄心變化。夫內有一生。即外有無爲。內有二生。即外有有爲。內有三生。即外有三界。既內外相應。遂生種種諸法。及恒沙煩惱也。故知三界內無有一法不從自心生。因心想念分別造作。如幻術力變化萬物。於外似有發現。現無現性。唯自心生。迷倒之人。執爲外境。隨境了別。妍醜自分。纔生。忻厭之情。便起塵勞之迹。故遠法師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顛山勢。但內一不生。則無諸有。欲塞煩惱之窟穴。截生死之根株。但能內觀一念無生。則空華三界如風卷烟。幻影六塵猶湯沃雪。廓然無際。唯一真心矣。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佛言。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乃至一切衆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不生不滅。真如相故。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無一區分而可得者。但以衆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

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而實無有覺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覺知。能分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恒依妄心分別故有。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爲有。知此爲自知彼爲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謂有前外所知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謂無。謂好謂惡。謂是謂非。謂得謂失。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當如是知。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依妄心爲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爲心。又此妄心與前境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妄心能爲一切境界原主。所以者何。謂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因故現妄境界。亦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亦非依境界故。生於無明。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以一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因如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爲本。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爲心。以義體不異爲心所攝故。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與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滅。同無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住持。暫時而有。如上廣引佛言。委曲周細。只爲成後學之信明我真心。寶藏論云。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當知一心遍一切心。無塵可異。一切性含一性。有法皆同。無形而廓徹虛

空。誰分彼此。搜迹而任窮法界。莫得纖毫。何故衆生界中。卽今顯現。斯則皆因妄念。積集熏成。如鏡上之塵。似遮光影。若空中之霧。暫混淆。但有一法現前。皆是自心分別。設當一念纔起。盡因幻境牽生。起滅同時。更無前後。若知能所無體。頓悟人空法空。忽了物我無依。始信境寂心寂。又乃心生非是因彼境未曾生。心滅亦不因他境未曾滅。當知境因心起。還逐心亡。但心生非境界生。心滅非境界滅。似魚母念魚子。如蜂王攝衆蜂。若魚母不念則魚子亡。蜂王不攝而衆蜂散。是以有心緣想萬境。縱然無念。憶持纖塵不現。終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是以楞伽經云。不覺自心所現分劑。不覺內識轉變外現爲色。但是自心所現。不通達如此分劑。名惡見論。以不知心現起差別見。故云分劑。是知若不於宗鏡正義之中。所有知解。皆是邪道宗黨。設形言說。悉墮惡見論議。此宗鏡法義。可以憑准。正理無差。可以依行。現前得力。萬邪莫迴。其致千聖不改其儀。遂能洗惑塵。消滯慮。湛幽抱。密神機。獨妙絕倫。故無等等。問。若言有真有妄。是法相宗。若言無真無妄。是破相宗。今論法性宗。云何立真妄。又說非真非妄。答。今宗鏡所論。非是法相立有。亦非破相歸空。但約性宗圓教。以明正理。卽以真如不變不礙隨緣。是其圓義。若法相宗一向說有真有妄。若破相宗一向說非真非妄。此二門各著一邊。俱可思議。今此圓宗前空有二門俱存。又不違礙。此乃不

可思議。若定說有無二門皆可思議。今以不染而染。則不變隨緣。染而不染。則隨緣不變。實不可以有無思。亦不可爲真妄惑。斯乃不思議之宗趣。非情識之所知。今假設文義。對治。以爲破其邪執。若情慮則智絕。病差則藥消。能窮始末之由。方洞圓常之旨。故復禮法師問天下學士。真妄偈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安可止。無初卽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惜茲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澄觀和尚答云。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則止。能迷非所迷。安得全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常理。分別心。未亡。何由出生死。宗密禪師釋云。大乘經教。統唯三宗。一法相宗。二破相宗。三法性宗。今此問是法性宗中。密鑰關節。不問二宗。若法相宗所說一切。有漏妄法。無漏淨法。無始時來各有種子。在阿賴耶識中。遇緣熏習。卽各從自性起。都不關真如。誰言從真生妄也。彼說真如一向無爲寂滅。無起無止。不可難他從真有妄生也。若破相宗一向說凡聖染淨一切皆空。本無所有。設見一法過涅槃者。亦如幻夢。彼且本不立真。何況於妄。故不難云從真有妄也。唯疑法性宗。以此宗經論。言依真起妄者。如云法身流轉五道。如來藏受苦樂等。言悟妄卽真者。如云初發心時。卽成阿耨菩提。知妄本自真。見佛卽清淨等。又言凡聖混融者。如云一切衆生本來成正覺。般涅槃。處處通那身中具足六道衆生等。真妄相卽雖說煩惱菩提。無有

始終。又說煩惱終盡。方名妙覺。華嚴起信等經論。首末之文。義宗有礙。自語相違。擬欲揀之。不可取一捨一。欲合之又難會。俱用之又相違。試問天下學士。有達者卽知真入道。若諸師所答。悉迷問意。皆約泯相歸理而說。都不識他所問。從真起妄之由。修妄證真之理。然迷真起妄。蓋有因由。息妄歸真。非無所以復禮法師。豈不知真妄俱寂。理事皆如。如寂之中。何有問答。然有二門。義理易辯。卽無違妨。一者一向說有妄可斷。有真可證。二者一向說非真非妄。無凡無聖。此二門皆可思議。故勝鬘經云。衆生自性清淨。心無煩惱。所染不染。而染染而不染。皆云難可了知。復禮正問此義。諸師所答。但說無垢染耳。唯觀和尚所答。約真如不變不礙隨緣。方爲契當。今宗密試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卽空。知空妄卽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幻夢。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原。窮之出生死。又人多謂真能生妄。故疑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不是真生妄。妄迷真。而起知妄本自真。知真妄卽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性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又約始終有四句分別。一有始無終。卽是始覺。二有終無始。卽是無明。三無終無始。謂實際。四有始有終。是一期生死。又釋云。無始而有終。長懷惜斯理者。卽法相事而例難之。今云。有妄卽真。則同無終始。若分別說。應有四句。真理則無終無始。妄念則無始有終。真智則無終有始。覺起妄念有

終有始。若約圓融同無終始。既無終始。亦復無有無終無始。唯亡言絕想。可會斯玄。詳上答意。深合圓宗。於隨緣門。初即迷真起妄。後乃悟妄即真。於迷悟中。似分終始。約不變門。妄自本空。誰論前後。真俗無性。凡聖但名。譬如迷繩作蛇。疑杌爲鬼。真諦非有。世諦非無。二諦相成。不墮邪見。是以俗諦不得不有。有常自空。真諦不得不空。空恒徹有。今時學者。多迷空有二門。盡成偏見。唯尙一切不立拂迹歸空。於相違差別義中。全無智眼。既不辯惑。何以釋疑。故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若能空有門中。雙遮雙照。真俗諦內。不即不離。方可弘法爲人。紹隆覺位。

問。法相法性二宗。如何辯別。

答。法相多說事相。法性唯談理性。如法相宗。離第八識無眼等諸識。若法性宗。離如來藏無有八識。若真如不守自性。變識之時。此八識即是真性上隨緣之義。或分宗辯相事。則兩分。若性相相成理。歸一義。以不變隨緣。緣不變故。如全波之水。全水之波。動靜似分。濕性無異。清涼記引密嚴經。偈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縱展轉無差別。即賴耶體是如來藏。與妄染合名阿賴耶。更無別體。又金色如指。縱全體即金。然此上異總有四句。一以本成末本隱末存。此即存隱不異。故云以妄無體。真而起。則真無不隱。唯妄現也。二攝末歸本末盡本顯。此即顯滅明不異故。故云以真體實。妄無不盡。唯真現也。三攝本從末末存攝末歸本本顯。此則兩法俱存。但真妄有異。即有真有妄。明不異故。故云是即無體之妄。不異體實之真。故云無有異也。四攝本從末本隱是不無義。攝末歸本末盡是不有義。此則不有不無。明不異。亦是末後二句。又非異故非邊。不一故非中。非中非邊。是無寄法界妙智所證。湛然常住。無所寄也。又非一即非異。故恒居邊而即中等。又非一即生死。非異即涅槃。非一即非異。故恒住生死。即處涅槃等。亦可衆生迷故。成阿賴耶。如來悟故。成如來藏。如金隨工匠緣成時。展作指鑽。如指鑽隨爐火緣壞時。却復爲金。成壞展轉。但是一金。更無差別。如來藏心。亦復如是。但隨染緣之時。迷作阿賴耶。隨淨緣之時。悟成如來藏。本末展轉。唯是一心。畢竟無別。如無生義云。衆生身中有涅槃。即是末中含有本。衆生是涅槃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貪欲即是道。即是末中含有本。貪欲即是道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故經言。一切凡夫常在於定。問言。常在何定。答言。以不壞法性三昧故。此是末中含有本。法性中含有衆生。即是本中含有末。大品經言。不可離有爲說。無爲。不離無爲說有爲。又末即是本。本即是末。義。如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如經言。生死是涅槃。無滅無生。故又楞伽經云。真識現識。如泥團微塵等。乃至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塵應無差別。如是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耳。此中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轉識。藏識是賴耶。又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此三種相通於八識。謂起心名轉。八俱起故。皆有生滅。故名轉相。動則是業。如三細中初業相故。八識皆動。盡名業相。八之真性。盡名真相。故經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約不與妄合。如來藏心。以爲真識。現即第八。經云。譬如明鏡。持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餘七皆名分別事識。經云。若異者。藏識非因者。謂三。若異藏識。則應不用真相及轉識爲因。既以轉識爲因。真識隨緣而成藏識。則知不異。非以藏識爲二識因。故經云。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斯則三事備矣。經喻中有三一塵二水三泥。以水和塵泥團方成。以業熏真相業識便生。經云。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者。反顯藏識以真妄和合而成。但其妄滅而真體不無。又自真相者。曉法師釋云。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真相。約不一義說。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亦名自真相。是依不異義說。又經云。如來藏爲無始惡習所熏。名爲藏識。又云。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一切趣生。譬如技兒。變現諸趣。是以諸教皆如來藏爲識體。故知心性即如來藏。此外無法。唯識論偈云。又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明知天親亦用如來藏而成識體。但後釋論之人。唯立不變。則過歸後人。以要言之。總上諸義。皆是真妄和合。非一非異。能成一

終有始。若約圓融同無終始。既無終始。亦復無有無終無始。唯亡言絕想。可會斯玄。詳上答意。深合圓宗。於隨緣門。初即迷真起妄。後乃悟妄即真。於迷悟中。似分終始。約不變門。妄自本空。誰論前後。真俗無性。凡聖但名。譬如迷繩作蛇。疑杌爲鬼。真諦非有。世諦非無。二諦相成。不墮邪見。是以俗諦不得不有。有常自空。真諦不得不空。空恒徹有。今時學者。多迷空有二門。盡成偏見。唯尙一切不立拂迹歸空。於相違差別義中。全無智眼。既不辯惑。何以釋疑。故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若能空有門中。雙遮雙照。真俗諦內。不即不離。方可弘法爲人。紹隆覺位。

問。法相法性二宗。如何辯別。

答。法相多說事相。法性唯談理性。如法相宗。離第八識無眼等諸識。若法性宗。離如來藏無有八識。若真如不守自性。變識之時。此八識即是真性上隨緣之義。或分宗辯相事。則兩分。若性相相成理。歸一義。以不變隨緣。緣不變故。如全波之水。全水之波。動靜似分。濕性無異。清涼記引密嚴經。偈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縱展轉無差別。即賴耶體是如來藏。與妄染合名阿賴耶。更無別體。又金色如指。縱全體即金。然此上異總有四句。一以本成末本隱末存。此即存隱不異。故云以妄無體。真而起。則真無不隱。唯妄現也。二攝末歸本末盡本顯。此即顯滅明不異故。故云以真體實。妄無不盡。唯真現也。三攝本從末末存攝末歸本本顯。此則兩法俱存。但真妄有異。即有真有妄。明不異故。故云是即無體之妄。不異體實之真。故云無有異也。四攝本從末本隱是不無義。攝末歸本末盡是不有義。此則不有不無。明不異。亦是末後二句。又非異故非邊。不一故非中。非中非邊。是無寄法界妙智所證。湛然常住。無所寄也。又非一即非異。故恒居邊而即中等。又非一即生死。非異即涅槃。非一即非異。故恒住生死。即處涅槃等。亦可衆生迷故。成阿賴耶。如來悟故。成如來藏。如金隨工匠緣成時。展作指鑽。如指鑽隨爐火緣壞時。却復爲金。成壞展轉。但是一金。更無差別。如來藏心。亦復如是。但隨染緣之時。迷作阿賴耶。隨淨緣之時。悟成如來藏。本末展轉。唯是一心。畢竟無別。如無生義云。衆生身中有涅槃。即是末中含有本。衆生是涅槃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貪欲即是道。即是末中含有本。貪欲即是道家用。即是本中含有末。故經言。一切凡夫常在於定。問言。常在何定。答言。以不壞法性三昧故。此是末中含有本。法性中含有衆生。即是本中含有末。大品經言。不可離有爲說。無爲。不離無爲說有爲。又末即是本。本即是末。義。如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如經言。生死是涅槃。無滅無生。故又楞伽經云。真識現識。如泥團微塵等。乃至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塵應無差別。如是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耳。此中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轉識。藏識是賴耶。又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此三種相通於八識。謂起心名轉。八俱起故。皆有生滅。故名轉相。動則是業。如三細中初業相故。八識皆動。盡名業相。八之真性。盡名真相。故經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約不與妄合。如來藏心。以爲真識。現即第八。經云。譬如明鏡。持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餘七皆名分別事識。經云。若異者。藏識非因者。謂三。若異藏識。則應不用真相及轉識爲因。既以轉識爲因。真識隨緣而成藏識。則知不異。非以藏識爲二識因。故經云。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斯則三事備矣。經喻中有三一塵二水三泥。以水和塵泥團方成。以業熏真相業識便生。經云。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者。反顯藏識以真妄和合而成。但其妄滅而真體不無。又自真相者。曉法師釋云。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真相。約不一義說。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亦名自真相。是依不異義說。又經云。如來藏爲無始惡習所熏。名爲藏識。又云。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一切趣生。譬如技兒。變現諸趣。是以諸教皆如來藏爲識體。故知心性即如來藏。此外無法。唯識論偈云。又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明知天親亦用如來藏而成識體。但後釋論之人。唯立不變。則過歸後人。以要言之。總上諸義。皆是真妄和合。非一非異。能成一

耳。此中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轉識。藏識是賴耶。又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此三種相通於八識。謂起心名轉。八俱起故。皆有生滅。故名轉相。動則是業。如三細中初業相故。八識皆動。盡名業相。八之真性。盡名真相。故經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約不與妄合。如來藏心。以爲真識。現即第八。經云。譬如明鏡。持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餘七皆名分別事識。經云。若異者。藏識非因者。謂三。若異藏識。則應不用真相及轉識爲因。既以轉識爲因。真識隨緣而成藏識。則知不異。非以藏識爲二識因。故經云。非自真相滅。但業相滅。斯則三事備矣。經喻中有三一塵二水三泥。以水和塵泥團方成。以業熏真相業識便生。經云。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者。反顯藏識以真妄和合而成。但其妄滅而真體不無。又自真相者。曉法師釋云。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真相。約不一義說。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亦名自真相。是依不異義說。又經云。如來藏爲無始惡習所熏。名爲藏識。又云。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一切趣生。譬如技兒。變現諸趣。是以諸教皆如來藏爲識體。故知心性即如來藏。此外無法。唯識論偈云。又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明知天親亦用如來藏而成識體。但後釋論之人。唯立不變。則過歸後人。以要言之。總上諸義。皆是真妄和合。非一非異。能成一

心二諦之門。不墮斷常處中妙旨。事理交徹。性相融通。無法不收。靈歸宗鏡。問。真妄二心。行相各異。如何融會得人法性之圓宗。答。但了妄念無生。即是真心不動。此不動之外。更無毫釐。法可得。如經云。預流一來果。不還阿羅漢。如是諸聖人。皆依心安有。大般若經云。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分析諸法過極微細。竟不見有少實可得。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又真妄無體。俱有名字。名字無體。皆依言說。言說性空。俱無起處。則一切言語悉皆平等。一切諸法悉皆真實。所以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梵天謂文殊言。仁者所說皆是真實。文殊曰。善男子。一切言說皆是真實。問曰。虛妄言說亦真實耶。答曰。如是。何以故。善男子。是諸言說皆為虛妄。無處無方。若法虛妄。無處無方。即是真實。以是義故。一切言說皆是真實。善男子。提婆達多所有言說。與如來語無異。無別。何以故。諸有言說皆是如來言說。不出如故。諸有言說所說之事。一切皆以無所說故得有所說。又輔行記釋一念心以成觀境。此有二義。一者以禪為境。不同世心。二者即此境心復須離著。向辯禪心。既言一念。一多相即。爲是何等一心能具。故簡示云。不得同於妄計一念。能了妄念無一異相。達此無相。具一切心。三千具足。方能照於一多相即。此據初心習觀之人。恐濫於妄情境觀。是故應須簡示入門。若據理論。無非法界。亦何隔於取著妄情。以念本自空。妄不可得故。爲執有者令觀空耳。又先德云。未

念之時。念則未生。未生則是不有。不有之法。亦無自相。現在之念。從緣而生。念若自有。不應待緣。待緣生故。即無自體。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如欲斷其流。但塞其源。欲免其生。但斷其根。不用多功。最爲省要。故通心論云。夫縛從心縛。解從心解。縛解從心。不關餘處。出要之術。唯有觀心。觀心得悟。一切俱了。是故智者。先當觀心。觀心得淨。返觀自心。欺誑不實。如幻如化。躁擾不住。又如猿猴騰躍奔。鄉猶如野馬。無始無明。歷劫流浪。不知何由得出。若能如是觀心過患。又推諸境。境無自性。由見而有。不見即無。又推見處。見無自性。由心有動。不動即無。又推動心。動無自性。獨由不覺。覺則不動。又推不覺。無有根本。直是無始虛習。念念自迷。無念真心。一無所有。論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動。心實不動。若能觀心。知心無起。即得隨順入真如門。當知所有皆是虛妄。心念而生。心有即有。心無即無。有無從心。彌須自覺。勿不自覺爲心自欺。既知心誑。更勿留心。好惡是非。一時都放。則心無住處。心無住處。則無有心。既無有心。亦無無心。有無總無。身心俱盡。身心盡故。浪奔萬境。萬境無相。合本一真。冥然玄照。無不寂寂。以寂爲體。體無不虛。虛寂無窮。通同法界。法界緣起。無不自然。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又法無定相。真妄由心。起盡同原。更無別旨。所以古師廣釋真妄交徹之義云。夫真妄者。若約三性圓成。是真。遍計爲妄。依他起性。通真通妄。淨

分同真。染分爲妄。約遍計爲妄者。情有即是理。無妄微真也。理無即是情有。真微妄也。若染分依他爲妄者。緣生無性。妄微真也。無性緣成。真微妄也。若約隨俗說真妄者。真妄本虛。則居然交徹。真妄皆真。則本來一味。故知真妄交徹。亦不壞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微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如水該波而非水濕性。凝停波微水而非波洪濤。海涌則不存不泯。性相歷然。一一融通。重交徹。無障無礙。相用收。入宗鏡中。自然法爾。故先德云。然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禪原集云。謂一切凡聖根本。悉是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衆生。祇以此心靈妙自在。不守自性。隨迷悟之緣。成凡聖之事。又雖隨緣而不失自性。常非虛妄。常無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遂名真如。故此一心。常具二門。未曾暫闕。祇隨緣門中。凡聖無定。謂本來未曾覺悟。故說煩惱無始。若修證即煩惱斷盡。故說有終。然實無別始覺。亦無不覺。畢竟平等。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滅二門。又真妄各有二義。一真有不變隨緣二義。二妄有體空成事二義。謂由真不變故。妄體空爲真如門。由真隨緣故。妄識成事爲生滅門。以生滅即真如故。諸經說無佛無衆生。本來涅槃常寂滅相。又以真如即生滅故。經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既知迷悟凡聖。在生滅門。今於此門具彰凡聖二相。即真妄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此識在凡本來常有。覺與不覺二義。覺

是三乘賢聖之本。不覺是六道凡夫之本。今推此不覺之心。無體則真覺之性現前。寶積經云。佛言。菩薩如是求心。何者是心。若貪欲耶。若瞋恚耶。若愚癡耶。若過去未來現在耶。若心過去即是滅盡。若心未來。未來未至。若心現在則無有住。是心非內非外亦非中間。是心無色無形無對無識無知無住無處。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不已見不今見不常見。若一切佛過去來今而所不見。云何常有。但以顛倒想故。心生諸法種種差別。是心如幻。以憶想分別故。起種種業受種種身。乃至如是迦葉。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則非過去未來現在。若非過去未來現在則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即是不起。若不起者即是無性。若無性者即是無生。若無生者即是無滅。若無滅者則無所離。若無所離者則無來無去無退無生。若無來無去無退無生則無行業。若無行業則是無為。若無為者則是一切諸聖根本。持世經云。菩薩爾時作是念。世間其為狂癡。所謂從憶想分別識起於世間。與心意識合。三界唯皆是識。是心意識亦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凡夫為虛妄相應所縛故。於識陰中貪著於我若我所。金剛三昧經云。知諸名色唯是癡心分別。癡心分別諸法更無異事出於名色。知法如是不隨文語。心心於義不分別我。論釋云。此明方便觀於中有一。一明唯識尋思。更無異事出於名色者。名謂四蘊。色是色蘊。諸不相應皆假建立。離此名色更

無別體。故諸有為之事。皆為名色所攝。如是諸法唯心所作。離心無境。離境無心。如是名為唯識尋思。二顯如實智。知法如是不隨文語者。是名尋思所引如實智故。心心於義不分別我者。是義尋思所引如實智故。人法二我皆無有義。所以於中不分別故。此真妄二心情分二種。智了唯一。二俱亡方入宗鏡。所以維摩經云。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故知既以無心現心則無法現法。何者以一切境界隨念而生。念既本空。法復何有。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言。橋尸迦。若人來問今此大衆食調衆具須功幾何。彼問如是。汝云何答。天帝釋言。世尊。我無所報。何以故。世尊。今我此處三十三天。凡是所須衣食衆具隨念現前。非造作故。佛言。橋尸迦。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住心中隨所念時即得成就。橋尸迦。猶如那生諸衆生等但以心念即便受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由心念法即現前。橋尸迦。又如一切濕生之類。所謂魚龍龜蛇蟲豸彌滿宜羅。此等皆是卵生所攝。此等或唯行一由旬。或二由旬。或至三四。或復過七。達彼地已安處已卵。不令疲乏故能成熟。橋尸迦。此三藏教亦復如是。隨憶念時彼業現前。次第不亂相續不斷。與彼句義和合相應。又佛地論云。三十三天有一雜林。諸天和合福力所感。令諸天衆不在此林。宮殿等事。其樂等受。勝劣有異。有我我所差別受用。若在此林。若事若受。都無勝劣。皆

同上妙。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能令平等和合受用。故名雜林。此由諸天各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令彼諸天阿賴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一相狀。由此雜林增上力故。令彼轉識亦同變現。雖各受用而謂無別。是以若達諸法皆心想生。即從世俗門。人聖行處。如無盡意菩薩經云。爾時舍利弗問無盡意。唯善男子。從何處來。佛號何等。世界何名。去此近遠。無盡意言。唯舍利弗。有來想耶。舍利弗言。唯善男子。我知想已。無盡意言。若知想者。應無二相。何緣問言。從何處來。唯舍利弗。有來去者為和合義。如和合相是無合不合。無合不合即不去來。不去來者是聖行處。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為念佛。海龍王經云。佛言。大王。一切諸法皆從念興。隨其所作各各悉成。諸法無住亦無有處。大智度論云。菩薩云何觀心念處。菩薩觀內外心。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作是念。是心無所從來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是心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不過去未來現在世中。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無使生者。外有種種種雜六塵因緣。內有顛倒心想生滅相續。故強名為心。如是心中實心相不可得。是心性不生不滅。常是淨相。客煩惱相著故。名為不淨心。心不自知。何以故。是心心相空故。是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諸法無合無散。亦無前

際後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誑生。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實。是名隨順心。觀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是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智者雖觀是心生滅相。亦不得實生滅法。不分別垢淨。而得心清淨。以是心清淨故。不爲客塵煩惱所染。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故知法本不有因心故生。離憶想而無法可成。除分別而無塵可現。又反觀憶想分別畢竟無生。從三際求。求之不見。向十方覓。覓之無蹤。既無能起之心。亦無所滅之跡。起滅俱離。所離亦空。心境豁然。名爲見道。於見道中相待之真妄自融對治之能所皆絕。能所盡處自然成佛。如華嚴論云。此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不同權教菩薩同有爲故。立能證所證也。一念之間無有能所。能所盡處名爲正覺。亦不同小乘滅能所也。了能所本無動故。此乃任法性故。動寂皆平。爲本智非動寂故。妄謂爲動。愚夫不了。乘動而求寂。爲大苦也。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達空爲苦義。爲小乘有忻厭故即苦生。問。此說真妄二心。爲是法相宗。爲是法性宗。答。准華嚴演義云。論云。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者。若取三界虛妄即是所作。便屬世諦。今取能作爲第一義。論釋唯是能作。今經云。三界唯心轉者。則通能所。然能所有二。若法性宗中以第一義隨緣成有。即爲能作。所有心境皆通所作。以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故。若法相宗第一義心。但是所迷非是能作。有三能變謂第八等唯

識論云。又復有義大乘經中說三界唯心。唯是心者。但有內心。無色香等外諸境界。此云何知。如十地經說。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故心意與識及了別等。如是四法。義一名異。此依相應心說。非不相應心說。心有二種。一相應心。所謂一切煩惱結使受想行等皆心相應。以是故言心意與識及了別義一名異故。二不相應心。所謂第一義諦。常住不變自性清淨心。故言三界虛妄但一心作。是相應心。今依法性故云第一義心以爲能作。言轉者。起作義亦轉變義。問。如上所說真妄二心。但是文理會歸。何方便門得親見性。答。妄息心空真知自現。若作計校轉變妄心。但妙悟之時諸緣自絕。如古佛悟道頌云。因是見悟。悟罷非呈。不逐於物。不是無情。又寶藏論云。非有非空萬物之宗。非空非有萬物之母。出之無力。入之無所。包含萬有而不爲。土應化萬端而不爲主。道性如是。豈可度量見性之時自然披露。所以古偈云。妄息寂則生。寂生知則現。知生寂已捨。了了唯真見。又信心銘云。前際。如空。知處悉空。分明照境。隨照真源。一心有滯。萬法不通。去來自爾。不用推窮。如學人問黃蘗和尚。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答。甚麼心向境上見。設爾得見元來祇是照境心。如人以鏡照面。鏡得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影像。何關汝事。問。若不因照如何得見。答。若涉因常須假物。有甚麼了時。汝不見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問。他若識了照時亦無物。答。若

是無物更何處得照。汝莫開眼癡語。師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是第一道人。

宗鏡錄卷第五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宗鏡本懷但論其道。設備陳文義爲廣被群機。同此指南終無別旨。竊不可依文失其宗趣。若悟其道則可以承紹。可以傳衣。如有人問南泉和尚云。黃梅門下有五百人。爲甚麼虛行者獨得衣鉢。師云。只爲四百九十九人皆解佛法。只有虛行者一人不解佛法。只會其道。所以得衣鉢。問。只知如何會。答。如本師云。如來道場所得法者。是法非法亦非非法。我於此法。智不能行。目不能見。無有行處。慧所不通。明不能了。問。無有答。又古人云。此事似空不空。似有不有。隱隱常見。只是求其處所不可得。是以若定空則歸斷見。若實有則落常情。若有處所則成其境。故知此事非心所測。非智所知。如香嚴和尚頌云。擬議前後安置中邊不得。一法沒溺深泉。都不如是我現前。十方學者如何參禪。若道如是豈可會耶。所以古人云。直須妙會始得。斯乃不會之會。妙契其中矣。故先聖悟道頌云。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都總無。欲見如來真佛處。但看石羊生得駒。如此妙達之

智眷屬。當證何理以爲體分。謂性真如及虛空理。如是二理各有二種。云何名爲二種真如。一者清淨真如。二者染淨真如。虛空之理亦復如是。云何名爲清淨真如。二種淨覺所證真如離塵習故。云何名爲染淨真如。二染淨覺所證真如不離熏故。虛空之理亦復如是。以何義故強名本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本覺各有十。體雖同字事各各差別故。謂根明等義。論曰。本覺各有十。云何爲十本。一者根字事本有法身。能善住持一切功德。譬如樹根能善住持一切枝葉及華果等。不壞不失故。二者本字事本有法身。從無始來自然性有。不從始起故。三者遠字事本有法身。其有德時重重久遠無分界故。四者自字事本有法身。我自成我。非他成我故。五者體字事本有法身。爲諸枝德作依止故。六者性字事本有法身。不轉之義常建立故。七者住字事本有法身。住於無住無去來故。八者常字事本有法身。決定實際無流轉故。九者堅字事本有法身。遠離風相堅固不動若金剛故。十者總字事本有法身。廣大圓滿無所不通爲通體故。是名爲十。云何十覺。一者鏡字事覺。薩般若慧清淨明白無塵累故。二者開字事覺。薩般若慧通達現了無障礙故。三者一字事覺。薩般若慧獨尊獨一無比量故。四者離字事覺。薩般若慧自性解脫出離一切種種縛故。五者滿字事覺。薩般若慧自具足無量種種功德無所少故。六者照字事覺。薩般若慧放大光明

遍照一切無量境故。七者察字事覺。薩般若慧常恒分明無迷亂故。八者顯字事覺。薩般若慧清淨淨體中淨品眷屬悉現前故。九者知字事覺。薩般若慧於一切法無不窮故。十者覺字事覺。薩般若慧所有功德唯有覺照無一法而非覺故。是名爲十。如是十種本覺字義。唯依一種本性法身。隨義釋異。據其自體無別而已。此中所說二本覺中。當何本覺。謂清淨本覺非染淨本覺。染淨本覺字義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染淨本覺中。或各有十義。前說十事中。各有離性故。論曰。此本覺中或各有十。所以者何。前十義中各有不守自性義故。字事配屬依向應知。如是二覺同耶異耶。非同同故。非異異故。以此義故。或同或異。或非是同。或非是異。是故皆是皆非而已。以何義故。強名始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從無始已來。無有惑亂時。今日始初覺故名爲始覺。論曰。從無始來。始覺般若無惑亂時。而無惑時。今日始初覺故名始覺。如是始覺前惑後覺則非始覺。而無惑時理常現。今當初故爲始覺。如是始覺。二始覺中當何始覺耶。謂清淨淨覺。非染淨淨覺。染淨始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清淨始覺智。不守自性故。而能受染熏故名染淨淨覺。雖無惑時而不守自性故。能受染熏隨緣流轉。以此義故。是故名爲染淨始覺。以何義故強名真如。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性真如理體。平等平等。一。無有多相故故名爲真如。論曰。性真如理平等平等。雖同一相亦無一相亦無多相。無

一相故遠離同緣。無多相故遠離異緣。以此義故。名爲真如。如是真如二種淨智親所內證。復次真如各有十義。一者根字事真。乃至第十總字事真。如是十真十種本義相應俱有。不相捨離。是故同名表示而已。云何十如。一者鏡字事如。乃至第十覺字事如。如是十覺義相應俱有。不相捨離。是故同名表示而已。所以者何。十種真理本有法身有德方便。十真如理薩般若慧有覺方便。以此義故。更重言詞作如是示。此中所說二真如中。當何真如。謂清淨真如非染淨真如。染淨真如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清淨真如理。不守自性故。而能受染熏名染淨真如。論曰。清淨真如從無始來平等平等自性清淨。不生不滅。亦無去來。亦無住所。而真如理性不守自性故隨緣動轉。是故名爲染淨真如。如是真如二染淨智親所內證。相應俱有。不相捨離。如是等義觀前所說比類應知。以何義故強名虛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虛空有十義。其體雖同義事各各差別故。謂無礙等事。論曰。性虛空理有十種義。一者無障礙義。諸色法中無障礙故。二者周遍義。無所不至故。三者平等義。無揀擇故。四者廣大義。無分際故。五者無相義。絕色相故。六者清淨義。無塵累故。七者不動義。無成壞故。八者有空義。滅有量故。九者空義。離空著故。十者無得義。不能執故。是名爲十。如是十事義用差別。若據其體無別而已。此虛空理二種淨智親所內證。相應俱有。不相捨離。二虛空中當何虛空。謂

清淨虛空非染淨虛空。染淨虛空字事差別。其相云何。頌曰。清淨虛空理。不守自性故。而能受熏習。名染淨虛空。論曰。清淨虛空具足十德。亦無染相。亦無淨相。而虛空性不守自性故。能受染淨熏隨緣流轉。是故名爲染淨虛空。又起信論疏云。本覺者。以對始故說之爲本。言離念者。離於妄念顯無不覺也。等虛空等者。非唯無不覺之聞。乃有大智慧光明義等故也。虛空有二義。以況於本覺。一周遍義。謂橫遍三際。堅通凡聖。故云無所不遍也。二無差別義。謂在纏出障性恒無二。故法界一相也。欲明覺義出纏相顯。故云即是如來平等法身。既法身之覺理非新成。故云依此法身說名本覺。無性攝論云。無垢無罣礙智名爲法身。金光明經。名大圓鏡智爲法身等。皆此義也。何以故者。責其立名有二責意。一云。上開章中直云覺義。何故今結乃名本覺。二云。此中既稱本覺。何故論中直云覺耶。進退責也。釋云。以對始故。說之爲本。答初意也。以始即同本。以至心原時始覺即同本覺。無二相故。是故論中但云其覺答後意也。良以本覺隨染生於始覺。還待此始覺方名本覺。故云本覺者對始覺說也。然此始覺是本覺所成還契心原。融同一體方名始覺。故云以始覺即同本也。問。若始覺異本即不成始也。若始同本即無始覺之異。如何說言對始名本。答。今在生滅門中約隨染義。形本不覺說於始覺。而實始覺至心原時。染緣既盡始本不殊平等絕言。即真如門攝也。是故本覺

之名在生滅門中非真如門也。第二始覺者。依本覺有不覺者。明起始覺之所由。謂即此心體隨無明緣動作妄念。而以本覺內熏習力故。漸有微覺。願求乃至究竟還同本覺。故云依本覺。是以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有始覺也。論云。本覺隨染生智淨相者。即此始覺也。此中大意明本覺成不覺。不覺成始覺。始覺同本覺。同本覺故即無不覺。無不覺故即無本覺。無本覺故平等平等離言絕慮。是故佛果圓融肅然無寄。尙無始本之殊。何有三身之異。但隨物心現故說報化之用耳。又今約真如則是本覺。無明則是不覺。真如有一二義。一不變二隨緣。無明亦二。一無體即空。二有用成事。此隨緣真如及成事無明各有二義。一違自順他。二違他順自。無明中初違自順他有一。一能返對證示性功德。二能知名義而成淨用。違他順自亦二。一覆真理。二成妄心。真如中違他順自有二。一翻對妄染顯自。德二內熏無明起淨用。違自順他亦二。一隱自真體。二顯現妄法。由無明中返對證示義。及真如中翻妄顯德義。從此二義得有本覺。又由無明中能知名義。及真如中內熏義。從此二義得有始覺。又由無明中覆真義真如中隱體義。得有根本不覺。又由無明中成妄義及真如中現妄義。得有枝末不覺。覺與不覺若鉅融總攝唯在生滅一門也。真如門約體絕相說。本覺門約性德說。大智慧光明義等名覺。本者性義。覺者是智慧心。鈔釋云。真中不變妄中體空成真如門。真中隨

緣妄中成事成生滅門。乃至一切淨緣分劑法相屬於二覺。一切染緣分劑法相屬於二不覺。又於中淨法之體屬於本覺。淨法之用屬於始覺。又染法之體屬根本不覺。染法之相屬枝末不覺。又始覺是末不離本覺之本。論云。始覺者即同本覺。又云。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乃至平等同一覺故。枝末不覺不離根本不覺。論云。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然斯二覺但是體用之異。本末二不覺但是龜細之異。豈可離體有用離細有龜者哉。又衆生根本迷有二。一迷法。謂無明住地迷覆法體。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名爲蔽意。故此無明迷真之初妄惑之本。二迷義通四住惑。由前癡故。迷覆因緣無我之義。妄立諸法。所迷諸法有內有外。謂憍慢邪見此依迷內。妄立我法自高陵物。愛念邪見此依迷外。妄謂我所及外境界而生貪愛。如渴鹿馳焰癡猿捉月。無而橫計枉入苦輪。總自迷心更非他咎。杜正倫云。心是如來之言高推聖地。身即菩提之說自隔凡倫。不悟夫功德無量唯在方寸之中。相好宛然不出陰界之外。又碑詞云。法性平等實慧虛通我同於異人異於同。不壞於有。無取於空。道非心外佛即心中。問。不覺妄心元無自體。今已覺悟。妄心起時無有初相。則全成真覺。此真覺相。爲復隨妄俱遣。爲當始終建立。答。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起信論云。不覺義者。謂從無始來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

妄念。自無實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迷無自相不離於方。衆生亦爾。依於覺故而有不覺。妄念迷生。然彼不覺自無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真覺。不覺既無真覺亦遣。此則明真覺之名待於妄想。若離不覺即無真覺自相可說。是明所說真覺必待不覺。若不相待即無自他。待他而有亦無自相。自相既無何有他相。是顯諸法無所得義。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毫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又偈云。佛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又凡立真妄。皆是隨他意。語化門中收。若頓見性人誰論斯事。如今不直悟一心者。皆爲邪曲。設外求佛果者皆不爲正。如寒山子詩云。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華鹵。徑擬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道不用行。行之轉辛苦。不用求佛果。識取心王主。是知若見有法可求有道可行。皆失心王自宗之義。若直入宗鏡萬事休息。凡聖情盡安樂妙常。離此起心皆成疲苦。所以傳大士頌云。東山水上浮。西山行不住。北斗下闊浮。是真解脫處。行路易路易人不識。半夜日頭明。不悟真疲極。又洞山和尚悟道偈云。向前物物上求通。只爲從前不識宗。如今見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空。問。真諦不認本覺非虛。云何同妄一時俱遣。答。因迷立覺。說妄標真。皆徇機宜。各無自體。約世俗有。依實諦無。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靈之性。性唯絕待。事有對治。遣蕩爲破。

執情。建立爲除斷見。苦行伏諸外道。神通化彼愚癡。三昧降衆天魔。空觀祛其相縛。見苦斷集。爲對增上慢人。證滅修真。皆成戲論之者。盡是權智引入斯宗。則無一法可與無一法可遣。四魔不能滅。大覺不能增。旋心而義理全消。會旨而名言自絕。問。既云真心絕迹理出有無。云何教中廣說無生無相之旨。答。一心之門微妙難究。功德周備理事圓通。知解罕窮分別不及。目爲無相。實無有法可稱無相之名。詔作無生。亦無有法以顯無生之理。發菩提心論云。菩薩觀一切善不善。我無我。實不實。空不空。世諦真諦。正定邪定。有爲無爲。有漏無漏。黑法白法。生死涅槃。如法界性一相無相。此中無法可名無相。亦無有法以爲無相。是則名爲一切法印不可壞印。於是印中亦無印相。是名真實智。釋曰。一切法印者。以此心印印一切法。楷定真實。不可壞印者。一切有無內外等法不能破壞故。於此印中亦無印相者。萬法皆空亦無所印。所印之法既無。能印之智非有。如是通達名爲真實智慧。占德云。顯此法衆生之本原。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問。立心爲宗。以何爲趣。答。以信行得果爲趣。是以先立大宗。後爲歸趣。故云語之所向曰宗。宗之所歸曰趣。遂得斷深疑起圓信生正解。成真修圓滿菩提究竟常果。又唯識性具攝教理行果四法。心能詮者教也。心所詮者

理也。心能成者行也。心所成者果也。法藏法師依華嚴經立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爲宗趣。釋云。法界因果變融俱離。性相渾然無礙自在。有十義門。一由離相故因果不異法界。即因果非因果也。此即相爲宗離相爲趣。或離相爲宗亡因果爲趣。下九准思。二由離性故法界不異因果。即法界非法界也。三由離性不泯性故。法界即因果時法界宛然。則以非法界爲法界也。四由離相不壞相故。因果即法界時因果歷然。則以非因果爲因果也。五離相不異離性故。因果法界雙泯俱融迥超言慮。六由不壞不異不泯故。因果法界俱存現前煥然可見。七由五六存泯復不異故。超視聽之妙法無不恒通見聞。絕思議之深義。未嘗礙於言念。八由法界性融不可分故。即法界之因果各同時全攝。法界無不皆盡。九因果各全攝法界時因果隨法界各互於因果中現。是故佛中有菩薩。菩薩中有佛也。十因果二位各隨差別之法。無不該攝法界。故一一法。一一行。一一位。一一德。皆各總攝無盡無盡帝網重重諸法門海。是謂華嚴無盡宗趣。以華嚴之實教總攝群經。標無盡之圓宗能該萬法。可謂周遍無礙自在融通。方顯我心能成宗鏡。問。以心爲宗禪門正脈。且心是名以何爲體。答。近代已來今時學者。多執文背旨昧體認名。認名忘體之人。豈窮實地。徇文迷旨之者。何契道原。則心是名。以知爲體。此是靈知性自神解。不同妄識仗緣託境作意而知。又不同太虛空廓斷滅無知。

故。肇論云。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常人皆謂般若。是智。智則有知也。若有知則有取著。若有取著則不契無生。今明般若真智。無相無緣。雖鑒真諦而不取相。故云無知也。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矣。又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後無知者哉。只此知性自無知矣。不待忘也。以此真知不落有無之境。是以諸佛有秘密。秘密之教。祖師有默傳。密付之宗。唯親省而相應。非言詮之表示。若明宗之者。了然不昧。寂爾常知。昭昭而溢目。騰輝。何假神通之顯現。晃晃而無塵不透。豈勞妙辯之敷揚。為不達者。垂方便門。今依此知無幽不盡。問。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者。為復從心而變。為復即心自性。答。是心本性。非但心變。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法華經偈云。三千世界中。一切諸群萌。天人阿脩羅。地獄鬼畜生。如是諸色像。皆於身中現。即知心性遍一切處。所以四生九類。皆於自性身中現。以自真心為一切萬有之性故。隨為色空周遍法界。循業發現。果報不同。處異生則業海浮沈生死相續。在諸聖則法身圓滿妙用無窮。隱顯雖殊。一性不動。問。若一切法即心自性。云何又說性亦非性。答。即心自性。此是表詮。由一切法無性。故即我心之實性。性亦非性者。此是遮詮。若能超遮表之文詮。浪即離之情執。方為見性。已眼圓明。如今若要頓悟。自心開佛知見。但了自性。遍一切處。凡有見

聞皆從心現。心外無有一毫。慧法而有體性。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何者。以是一法故。無法可相知相到。若有二法。即相往來。以知若凡若聖。若境若智。皆同一性。所謂無性。此無性之旨。是得道之宗。作平等之端。由為說空之所以。了便成佛。不落功夫。如華嚴經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若不直下信此。起念馳求。如癡人避空。似失頭狂走。融大師云。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真背正。寶藏論云。察察精勤。徒興夢慮。惶惶外覓。轉失玄路。是以十方諸佛。正念於此。入實性原。故能開平等大慧之門。作眾生不請之友。所以問明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覺首菩薩言。佛子。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端正醜陋。苦樂不同。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時覺首菩薩以偈答曰。仁今問是義。為曉悟群蒙。我如其性。答。唯仁應諦聽。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譬如河水中。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亦如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長風起。遇物咸鼓扇。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衆地界。展轉因依住。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

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如理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說。疏釋云。問。意謂明心性是一。云何見有報類種種。若性隨事異。則失真諦。若事隨性一。則壞俗諦。設彼教言。報類差別。自由業等。熏識變現。不關心性。故無相違者。為遮此救。故重難云。業不知心等。謂心業互依。各無自性。自性尚無。何能相知而生諸法。既離真性。各無自立。明此皆依心性而起。心性既一事應不多。事法既多。性應非一。此是本末相違難。准此問意。離如來藏。不許八識能所熏等。別有自體能生諸法。唯如來藏是所依生。文殊欲顯實教之理。故以心性而為難本。欲令覺首以法性示生。決定而答。海會同證。心性是一者。謂心性故。是如來藏也。又心即性。故是自性清淨心也。又妄心之性。無性之性。空如來藏也。真心之性質性之性。故不空如來藏也。皆平等無二。故云一也。又妄心之性。成心之性。妄心是相。以性相不同故。真心之性。真心即性。故又云。前二心之性。別明二藏。前之二性。皆具二藏。但為妄覆。名如來藏。直語藏體。即自性心。故此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合。為名空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前明即離。此明空有。故重出也。言皆平等無二者。上二即離不同。由心之性。故不即。由心即性。故不離。不即不離。為心之性。後二即空之實。為不空。即實之空。為空藏。空有不二。為心之性。然空有無二之性。即是不即不離之性。故但云一也。又非

但本性是一。我細推現事各不相知。既有種種何緣不相知。既不相知誰教種種。一一觀察未知種種之所由也。既不相知。爲是一性。爲是種種。又難有二意。一約本識。謂業是能依。心是所依。離所無能故業不知心。離能無所故心不知業。以各無體用不能相成。既各不相知。誰生種種。二約第六識。業是所造。心是能造。並皆速滅。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何能有體而得相生成種種耶。又約境界相對相見虛無難。謂境是心變境不知心。心託境生心不知境。以無境外心能取心外境。是故心境虛妄不相知也。業不知心心不知業者。有二。一約本識者。業是心所故依於心。心是第八爲根本依。即離所無能。何者。無所依心王無能依業。今依心有業。業從緣生故無自性。不能知心。若離能無所者。離能依業則心非所依。今由業成所。所依無性故不能知業。謂各從緣成性空無體。相依無力故云無用。所以經云。無體用故。故不相知。二約第六識。業是所造。心是能造者。即以第六識名心。從於積集通相說故。謂第六識人執無明。迷真實義異熟理故。以善不善相應思造罪等。以罪福不動等三行熏阿賴耶識。能感五趣愛非愛等種種報相。互不相知義通相而言。皆約無體用故。別相而言。用門不同。此用略有二門。一無常門。經云。並皆速滅。淨名弟子品云。一切法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故。則心業皆空。華嚴經頌云。衆報隨業生。如夢不真實。念念

常滅壞。如前後亦爾。故由無常不能相知。二無我門。即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約法無我明不相知。受不知報報不知受者。受是能受之因。報是所受之報。即名言種。如唯識論云。復次生死相續由諸習氣。然諸習氣總有三種。一名言習氣。二我執習氣。三有支習氣。名言習氣者。謂有爲法各別親種。名言有二。一表義名言。即能詮義音聲差別。二顯境名言。即能了境心所法。隨二名言所熏成種。作有爲法各別因緣。釋曰。言各別親種者。三性種異故。能詮義聲者。簡無詮聲。彼非名故。名是聲上屈曲。唯無記性。不能熏成色心等種。然因名起種立名言種。顯境名言即七識見分等心。非相分心。相分心者。不能顯境故。此見分等實非名言。如言說名顯所詮義。此心心所能顯所了境。如似。彼名能詮義故。隨二名言皆熏成種。論云。三有支習氣。謂招三界異熟業種有支有二。一有漏善。即能招可愛果業。二諸不善。即能招非愛果業。隨二有支所熏成種。令異熟果善惡差別。故論頌云。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滅更生餘異熟。此能引業即諸業習氣。此名言種即二取習氣。言爲業所引者。即彼俱義。親辦果體即由名言。若無業種不招苦樂。如種無田終不生芽。故此名言由業引起。方受當來異熟之果苦樂之報。故華嚴經云。業爲田識爲種也。已上種種問難不相知義竟。今答以緣起相由門釋者。初句因緣相假互皆無力。次句果法含虛故無體性。是以虛妄緣起

略有三義。一由互相依各無體用故不相知。二由依此無知無性方有緣起。三由此妄法各無所有故。今無性真理恒常顯現。又果從因生果無體性。因由果立因無體性。因無體性。何有因果之用。果無體性。豈有酬因之能。又互相待故無力也。以他爲自故無體也。是故體用俱無。所以一切法各不相知也。今初以四大爲喻。一依水有流注。二依火焰起滅。三依風有動作。四依地有任持。法中四者。一依真妄相續。二依真妄起滅。三妄用依真起。四妄爲真所持。然此法喻。一各有三義。一唯就能依。二依所依。三唯所依。今初喻中唯就能依者流也。然此流注有十義。不相知而前流注。一前流不自流由後流排前流。則不到於前流。亦不相知。二後流雖排前流。而前流引故流。則後流無自性故不能知。前四前流雖引後而不至後故亦不相知。五能排與所引無二故不相知。六能引與所排無二故不相知。七能排與所排亦無二故不相知。八能引與所引亦無二故不相知。九能排與能引不得俱故不相知。十所排與所引亦不得俱故不相知。是則前後互不相至各無自性。只由如此無知無性方有流注。則不流而流也。譬公云。江河競注而不流。即其義也。二依所依者。謂前流後流各皆依水。悉無自體不能相知。然不壞流相。故說水流。三唯所依者。流既總無。但唯是水。前水後水無二性故無可相知。是則本無有流而說流也。二法中三

義者。一流喻能依妄法。二妄依真立。三妄盡唯真。初中妄緣起法似互相。錯。各不能相到。悉無自性故無性無知。是則有而非有也。二依所依者。謂此妄法各自虛含真方立。何有體用能相知相成。即由此無知無成。含真故有。是則非有而為有也。三唯所依者。謂能依妄法通無體用。唯有真心挺然顯現。既無彼此何有相知。正由此義妄法有即非有。為有復說真性隱。以非隱為隱。又前後有一。一生滅前後。二此彼前後。生滅前後者。謂前滅後生互相引排。此即堅說如壯與老。謂此流水利那生滅。前利那滅後利那生。此彼前後者。此即橫說。猶如二人同行狹徑後人排前前人引後。分分之水皆有前後。乃至毫滴有前毫滴後毫滴。故聚多成流注。則無性矣。小乘亦說當處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而不知無性緣起之義耳。

宗鏡錄卷第六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水喻真心者。以水有十義同真性故。一水體澄清。喻自性清淨心。二得泥成濁。喻淨心不染而染。三雖濁不失淨性。喻淨心染而不染。四若泥澄淨現。喻真心惑盡性現。五遇冷成冰而有硬用。喻如來藏與無明合成本識。

用。六雖成硬用而不失濡性。喻即事恒真。七煖融成濡。喻本識還淨。八隨風波動不改靜性。喻如來藏隨無明風波浪起滅而不變自不生滅性。九隨地高下排引流注。而不動自性。喻真心隨緣流注。而性常湛然。十隨器方圓。而不失自性。喻真性普遍諸有為法。而不失自性。又書云。上德若水。方圓任器。曲直隨形。故如小乘俱舍論亦說諸有為法。有利那盡。何以知有。後有盡故。既後有盡。知前有滅。故論云。若此處生。即此處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若此生此滅。不至餘方。同不遷義。而有法體是生是滅。故非大乘。大乘之法。緣生無性。生即不生。滅即不滅。故遷即不遷。則其理懸隔。又中論疏云。常無常門者。常即人天位定。故無往來。無常即六趣各盡一形。亦無往來。又常即凝然不動。無常念念變異。令誰往來。則常無常法。俱不相到。皆無往來。肇論云。夫人之行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遷。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既知往物之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來。今物何可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

新。交臂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又何物而可動乎。釋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者。孔子謂顏回曰。吾與汝。終身交一臂已謝。豈待白首然後變乎。意明物物常自新。念念不相到。交臂之頃。尚不相待。已失前人。豈容至老而後變耶。又前念已故。後念恒新。終日相見。恒是新入。故云見新。如此新人。見之只如交臂之頃。早是後念新人。非前念時也。故云非故耳。若前念已。古。後念已新。新不至。古。古不待新。前後不相至。故不遷也。又雖兩人初相見。只如舉手交臂之頃。早已往矣。此取速疾也。故云。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如紅顏自在童子之身。白首自處老年之體。所以云。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向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愕然。非其言。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吾猶昔人者。猶者似也。吾雖此身似於昔人。然童顏自在於昔。今衰老之相。自在於今。則非昔人也。故云。徒知年往。不覺形隨。世人雖知歲月在於往古。豈覺當時之貌。亦隨年在於昔時。則童子不至老年。老年不至童子。剎那不相知。念念不相待。豈得少壯同體。百齡一質耶。又年往形亦往。此是遷義。即此遷中。有不遷也。往年在往時。往形在往日。是謂不遷。而人乃謂往日之人。遷至今日。是謂惑矣。又昔自在昔。何須遷至今。今自在今。何須遷至昔。故論云。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

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經中言遷未必即遷，以古在古，以今在今，故也。所以言無常者，防人之常執，言常住者，防人之斷執。言雖乖而理不異，語雖反而真不遷，不可隨方便有無之言。迷一心不遷之性，又解云，如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少壯同體，故云昔人尚存乎。所謂有力者，則三藏等事，無常冥運，力負夜趨，交臂恒新，念念捨故，而常見昧之，謂是因矣。隣人不覺，此之謂歟。又有力者，即無常之大力也。世間未有一法，不被無常吞。故云，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莊子本意，說不住之法，念念恒新，物物各住，各住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於惑者則為無常不住，新新生滅，而謂之遷。若智者則了性空無知，念念無生，謂之不遷。莊子有三藏，謂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謂之固者不然也。然無常夜半負之而趨，昧者不覺也。三藏者，藏人於屋，藏物於器，此小藏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大藏也。藏天下於天下，此無所藏。然大小雖異，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修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逝者往也。浩浩迅流，未曾暫住，晝夜常然，亦歎世人之不覺。故云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此莊孔俱歎逝往難留，皆說無常去也。豈可推今日物到昔日乎。若今日不到昔，即今日自在今，昔日自在

昔，則今昔顯然，俱不遷也。故云，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大涅槃經云：人命不停，過於山水，夫無常有二，一者敗壞無常，二者念念無常。人只知壞滅無常，而不覺念念無常。論云：若動而靜，似去而留，經說無常速疾，猶似流動，據理雖則無常，前後不相往來，故如靜也。雖則念念謝往，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故如留也。又雖說古今各性而住，當處自寂，而宛然念念不住，前後相續也。則非常非斷，非動非靜，見物性之原也。古德問云：各性而住，似如小乘，執諸法各有自性，又何異納衣梵志言：一切衆生共性各異，答：為破去來，明無去來。所以據體言之，故云各性而住，非決定義，則以無性而為性。不同外道二乘，執有決定自性，從此向彼，若不執有定性去來，亦不說各性而住。故論云：言往不必往，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住耳。又劉湛注云：莊子藏山，仲尼臨川者，莊子意明前山非後山，夫子意明前水非後水，半夜有力負之而趨者，即生住異滅四時，念念遷流不停也。是以若心外取法，妄夢所見，情謂去來，則念念遷之密旨乎。若能見法是心，隨緣了性，無一法從外而入，無一法從內而生，無一法和合而有，無一法自然而成，如是則尚不見一微

毫住相，寧觀萬法去來，斯乃徹底明宗，透峯見性。心常合道，念念不違宗，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故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維摩經云：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若了此無所住之真心，不變異之妙性，方究竟明不遷矣。已上論中，所引內外之經典，借世相之古今，寄明不遷，同入真實，是以時因法立，法自本無，所依之法體猶空，能依之古今奚有。若假方隅而辯法，因指見月而無妨，或徇方便而迷真，執解違宗而反誤，故信心銘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第二，依火焰起滅喻中之義，同前，初唯焰者，謂焰起滅，有其二義。一前焰謝滅，引起後焰，後焰無體而能知前，前焰已滅，復無所知，是故各各皆不相知。二前焰若未滅，亦依前引，無體故無能知，後焰未至，故無所知，是故彼亦各不相知。妄法亦爾，剎那生滅，不能自立，謂已滅未生，無物可知。生已則滅，無體可知，是故皆無所有也。斯則流金礪石而不熱也。二依所依者，謂彼火焰，即由於此，無體無用，不相知故，而有起滅虛妄之相，是則攬非有而為有也。妄法亦爾，依此無所依之真理，方是妄法，是亦非有為有也。三唯所依者，推起滅之焰，體用俱無，無焰之理，挺然顯現，是則無妄法之有，有妄法之無，湛然顯現，遂令緣起之相，相無不盡，無性之理，理無不現，又火依薪有，薪是可燃，火即是燃，以燃因可燃，則燃無體，可燃因燃則可燃無體，又前焰已滅，後焰未生，中間無住，如一念之上，即有三時，已滅為已生，

未生爲未生，生已即滅，是生時。故淨名經云：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經云：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故三時無體，無可相知也。第三依風有動作，喻妄用依真起三義同前。一唯動者，離所動之物，風之動相了不可得，無可相知。妄法亦爾，離所依真體，不可得。故無可相知。斯則旋風假嶽而常靜也。二依所依者，謂風不能自動，要依物現動，動無自體，可以知物，物不自動，隨風無體，不能知風。法中能依妄法，要依真立無體，知其真隨妄隱，無相知妄。三唯所依者，謂風鼓於物，動唯物動，風相皆盡，無可相知。妄法作用，自本性空，唯所依真，挺然顯現，是故妄法全盡而不滅，真性全隱而恒露，能所熏等，法本自爾，思之可見。第四依地有任持者，喻妄爲真所持。三義同前。初地界因依有二種義：一約自類，二約異類。前中從金剛際上至地面，皆上依下，下持上，展轉因依而得安住。然上能依，皆離所無體而能知下。然下能持，皆亦離所無體可令知上。又上上能依，徹至於下，無下可相知；下下能持，徹至於上，無上可相知，是故若依若持，相無不盡，所現妄法，當知亦爾，必能依細，謂苦報依於業，業依無明造，無明依所造，展轉無體，無物可相知。斯則厚載萬物而不仁也。譬公亦曰：乾坤倒覆，無謂不靜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經云：譬如大地，荷四重任而無疲厭也。不仁者，不特仁德也，猶如草狗，豈有吠守之能，故云唯道無

心。萬物同備矣。二約異類者，如經云：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准此妄境依妄心，妄心依本識。本識依如來藏，如來藏無所依，是故若離如來藏，餘諸妄法，各互相依，無體能相知，是則妄法無不皆盡。二依所依者，地界正由各無自性，而得存立。向若有體，則不相依，不相依故，不得有法，是故攬此無性以成彼法，法合可知。三唯所依者，謂攬無性成彼法者，是則彼法無不皆盡，而未嘗不滅，唯無性理而獨現前，又既不相知，何緣種種？答：此有四因：一由妄分別，二諸識熏習，三由無性不相知，四真如隨緣。然此四因，但是一致，謂由妄分別爲緣，令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有諸識熏習，展轉無窮。若達妄原，成淨緣起，前所疑云：爲是種種，爲是一性？今答云：常種種，常一性，又難云：一性隨於種種，則失真諦，種種隨於一性，則壞俗諦。今答云：此二互相成立，豈當相乖？性非事外，曾何乖於種種？種種性空，曾何乖於一性？由無性故有，一性能成種種，緣生故空，種種能成一性，是以緣起之法，總有四義：一緣生故有，即妄心分別有，及諸識熏習是也。二緣生故空，即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也。三無性故有，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也。四無性故空，即一切空無性也。復次性有二義：一有，二空。又一義：一不變，二隨緣。以有義，故說二空所顯，即法性本無生也。以空義，故說依他無性，即是圓成，即各不相知以有義，故說不變，以空義，故說隨緣。此二不

二。隨緣即是不變，不變故能隨緣。若唯不變性，何預於法？若但隨緣，豈稱異性？又若性離於法，則成斷滅。法離於性，則本無今有。又法若即性，性常應當，性若即法，法滅應滅。此二相成，非常非斷。此二和奪，非有非空，爲中道義。經頌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以眼等八識爲能所熏，展轉爲因而常流轉，無別我人，故云而無能轉者，是以舉體性空，方成流轉。即此八識各無體性，故無實我法而爲其主。向若有性，不可重變，安得流轉？故知趣生同異，受報妍媸，皆由識種，悉依於心。如流依水，似火依薪，續續無知，新新不住，善趣惡趣，即是總報，由業熏心，受所受報，如水漂流不斷，雖然流轉而無轉者，故云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釋論云：如瀑流水，非斷非常，相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爾，從無始來，剎那剎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漂溺有情，令不出離。華嚴經云：一切衆生，爲大瀑水，波浪所沒，楞伽經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唯識論云：恒轉如瀑流，起信論云：如大海水，因風波動等，又以虛妄中有其二義：一虛轉，二無轉。故常種種，常一性也。虛轉故，俗不異真，而俗相立，無轉故，真不異俗，而真體存，故互不相達也。法性本無生者，法性者，法謂差別依正等法，性謂彼法所依體性，即法之性，故名爲法性。又性以不變爲義，即此可軌，亦名爲法。此則性即法，故名爲法性。此二義，並約不變釋也。又即一切法各無性，故名爲法性，即隨緣之

性。法卽性也。本無生者。本有二義。一約不變。本謂原本。本來不生。隨緣故生。二約隨緣。有此法來。本自不生。非待滅無。卽示現生時本不生。故云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則妄心分別。情計謂有。然有卽不有。故云一切空無性。常有常空。是卽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又約相待相奪。釋不相知。言相待者。業無識種。不親辦體。識無業種。不招苦樂。既互相待。則各無自性。言相奪者。以業奪因。唯由業招。故因如虛空。以因奪緣。則唯心爲體。故業如虛空。互奪獨立。亦不能相知。互奪兩亡。無可相知。又以無生。故不相知。以緣奪因。故不自生。以因奪緣。故不他生。因緣合辯。相待無性。故不共生。互奪雙亡。無因豈生。以此不生。類於不知。居然易了。卽以因爲。自以緣爲他。合此爲共。離此爲無因。互有尙不相知。互無豈能相知耳。故知諸法相待。皆無自性。如中論相待門說。不空既破。空法亦亡。偈云。若有不真法。卽應有真法。實無不真法。何得有真法。亦如因垢說淨。垢性本無。淨相何有。此相待一門。盡破諸法。以諸法皆是相待而有。未曾有一法。而能獨立者。故因緣無性論云。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與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還質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故知有情無情。各無定性。但隨心變。唯逐業生。遂有從凡入聖之門。

轉惡爲善之事。大般若經云。謂證諸法無性爲性。究竟圓滿。方名爲佛。故知建立三寶。成佛事門。皆從無性因緣。而得興顯。所以首楞嚴三昧經云。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謂文殊師利法王子。曾於先世。已作佛事。現坐道場。轉於法輪。示諸衆生。入大滅度。佛言。如是如是。乃至迦葉。汝今且觀首楞嚴三昧勢力。諸大菩薩。以是力故。示現入胎。初生出家。詣菩提樹。坐於道場。轉妙法輪。入般涅槃。分布舍利。而亦不捨菩薩之法。於般涅槃不畢竟滅。爾時長老摩訶迦葉語文殊師利言。仁者。乃能施作如此希有難事。示現衆生。文殊師利言。迦葉。於意云何。是者闍崛山。誰之所造。是世界者。亦從何出。迦葉答言。文殊師利。一切世界。水洑所成。亦從衆生不可思議業因緣出。文殊師利言。一切諸法。亦從不可思議業因緣有。我於是事。無有功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屬因緣。無有主故。隨意所成。若能解此。所爲不難。釋曰。若了一切法。悉屬因緣。皆無自性。但是心生。則凡有施爲。何假功力。以無性之理。法爾之門。隨緣卷舒。自在無礙。華嚴經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頌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華嚴論云。一切衆生迷根本智。而有世間苦樂法者。爲智無性故。隨緣不覺。苦樂業生。爲智無性故。爲苦所纏。方能自覺根本無性。衆緣無性。萬法自寂。若不覺苦時。以

無性故。總不自知有性無性。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一切衆生。因自心根本智而倒。亦因而起。又爲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中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又中觀論。破應無如來偈云。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如來滅度後。分別於有無。次總拂偈云。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論釋云。戲論名憶念。分別此彼等。此如來品。初中後思惟如來定性不可得。乃至五求四句皆非是。故偈云。如來無有性。卽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以如來一性空義。知一切世間法。悉皆無性。同如來義。華嚴演義中。引法華經偈云。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爲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今但引兩句。顯諸法無性。成一性義耳。然上三偈。諸釋不同。今直解經文。初一偈。明當佛開權。終歸一實。故云其實爲一乘。次偈釋說一乘所以。以唯一性故。謂若有二性。容有兩乘。旣唯一性。故說一乘耳。知法常無性者。知卽證知。法謂所證知法。卽色心等一切法也。常無性者。所證理也。卽如無性理。覺諸法故。云何無性。謂色心等從本已來。性相空寂。非自非他。非共非離。湛然常寂。故曰無性。而言常者。謂本來卽無。非推之使無。故曰常無性耳。佛種從緣起者。然有二義。一約因種。因種卽正因佛性。

故涅槃經云。佛性者。即是無上菩提。提中道種子。此種即前常無性理。故涅槃經云。佛性者。即是第一義空。無性即空義也。緣即六度萬行。是緣因佛性。起彼正因。令得成佛。是故說一乘者。唯以佛性起於佛性。更無餘性。故說一乘。稱理說也。體同曰性。相似名種。故關中云。如稻自生稻。不生餘穀。此屬性也。萌華華粒。其類無差。此屬種也。二果種性關中云。佛報唯佛。其理不差。即性義也。說法度人。類皆相似。此種義也。果之種性。緣真理生。故云從緣。故釋此偈云。佛緣理生。理既無二。是故說一乘耳。意云。證理成佛。稱理說一。此中知法常無性偈。全同華嚴出現品經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衆生。謂知無性。佛性同故。准經文云。以知無性。得一切皆成。況不說一乘而度脫之。後偈云。是法住法位等者。重釋前偈。言是法者。即前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正位故。由緣無性。緣起即真。由即真。故云無性。言法位者。即真如正位。故智論說。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謂因乖常理。成三界無常。若解無常之實。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與無常。二理不偏。故涅槃經況之二鳥。飛止同居。今於道場。證知一切世間無常。即真常理。猶懸鏡高堂。萬像斯鑒。二而不二。不可言宜。以方便力。假以言說。一乘尚是假說。況有二三。

則一乘之理。至理無過。無性之宗。諸宗莫及。可謂宗鏡之綱骨。祖教之指南也。所以深密經云。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商主天子所問經云。若法是真。即不自在。若不自在。是則無欲。若無欲者。則是真性。若是真性。即名無性。

於此執有無性。故知既不可執有。亦不可執無。以自性中。無有無故。所說有無之法。皆是破執入法之方便。故先德云。用無所得爲方便者。有二。一以無所得。導前隨相。則涉有。不迷於空。爲入有方便。二假無得以入有。不存無得。即無得亦是方便。此爲入空之方便。是以無得相空。無作人空。無際性空。此三相盡。法界理現。故菩薩不壞空。而常有。染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異之道恒現。如是雙照。方入甚深。如般若燈論云。我說遮入有者。遮有自體。不說無體。如楞伽經中偈曰。有無俱是邊。乃至心所行。彼心行滅已。名爲正心滅。釋曰。如是不著有體。不著無體。若法無體。則無一可作故。又如偈曰。遮有言非有。不取非有故。如遮青非青。不欲說爲白。釋曰。此二種見。名爲不善。是故有智者。欲息戲論。得無餘樂者。應須遮此二種惡見。此復云何。若三界所攝。若出世間。若善不善。及無記等。如世諦種。諸所營作。彼於第一義中。若有自體者。起動方便。作善不善。此諸作業。應空無果。何以故。以先有故。譬如先有若瓶衣等。如是樂者常樂。苦者常苦。如壁上彩畫。形量威儀。相貌不變。一切衆生亦應如是。復次若無自體者。彼三界所攝。若出世間。善不善法。起動方便。則空無果。以無有故。如是世間。則墮斷滅。譬如磨盤免角。令其銛利。終不可得。是故偈曰。少慧見諸法。若有若無等。彼人則不見。滅見第一義。復次如寶聚經中。佛告迦葉。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如是等彼

宗鏡錄卷第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無性理同。是何宗攝。答。法性宗攝。如古師云。法性有體。是法相宗義。事上無體。是法性宗義。問。若一切法實無性者。不得教意之人。恐成斷見。答。若有性故。一法不成。以無性故。諸緣並立。於無性中。有無俱不可得。豈成斷常之見耶。如大般若經云。諸菩薩摩訶薩。正爲希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二空。雖知諸法。一切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如化。皆非實有。無性爲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善非善等。諸法差別。皆無雜亂。又云。善現白佛言。世尊。佛說一切法。皆以無性爲其自性。若一切法。皆以無性爲自性者。誰染誰淨。誰縛誰解。彼於染淨。及於縛解。不了知故。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當墮地獄。傍生鬼趣。受諸劇苦。乃至佛言。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於一切法。皆以無性爲自性。於自性中。有性無性俱不可得。不應

於此執有無性。故知既不可執有。亦不可執無。以自性中。無有無故。所說有無之法。皆是破執入法之方便。故先德云。用無所得爲方便者。有二。一以無所得。導前隨相。則涉有。不迷於空。爲入有方便。二假無得以入有。不存無得。即無得亦是方便。此爲入空之方便。是以無得相空。無作人空。無際性空。此三相盡。法界理現。故菩薩不壞空。而常有。染淨之法。宛然不礙有而常空。一異之道恒現。如是雙照。方入甚深。如般若燈論云。我說遮入有者。遮有自體。不說無體。如楞伽經中偈曰。有無俱是邊。乃至心所行。彼心行滅已。名爲正心滅。釋曰。如是不著有體。不著無體。若法無體。則無一可作故。又如偈曰。遮有言非有。不取非有故。如遮青非青。不欲說爲白。釋曰。此二種見。名爲不善。是故有智者。欲息戲論。得無餘樂者。應須遮此二種惡見。此復云何。若三界所攝。若出世間。若善不善。及無記等。如世諦種。諸所營作。彼於第一義中。若有自體者。起動方便。作善不善。此諸作業。應空無果。何以故。以先有故。譬如先有若瓶衣等。如是樂者常樂。苦者常苦。如壁上彩畫。形量威儀。相貌不變。一切衆生亦應如是。復次若無自體者。彼三界所攝。若出世間。善不善法。起動方便。則空無果。以無有故。如是世間。則墮斷滅。譬如磨盤免角。令其銛利。終不可得。是故偈曰。少慧見諸法。若有若無等。彼人則不見。滅見第一義。復次如寶聚經中。佛告迦葉。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如是等彼

內地界及外地界。皆無二義。諸佛如來。實慧證知。得成正覺。無二一相。所謂無相。是以先德云。謂諸宗計。多說但空自性。不空於法。如法相宗。但無遍計。非無依他。誤學中論等。不得意者。亦云法無自性。故說為空。則今相不空矣。今既無性。緣生故有。有體即空。緣生無性故空。空而常有。要互交徹。方是真空妙有。故其言大同。而旨有異。又約緣起法。有一。無相如空。則蕩盡無有。是相空。二無自性如幻。則業果恒不失。即性空。以相空。故萬法體虛。了無所得。以性空。故不壞業道。因果歷然。以此性相二空。方立真空之理。是則非初中後際終始宛然。無能造作人。報應非失。故知無性理成。法眼圓照。更無一法。有實根由。今更引證廣明。成就宗鏡。夫真俗二諦。一切諸法。不出空有。空有之法。皆從緣生。緣生之法。本無自體。依心所現。悉皆無性。以緣生故。無性。以無性故。緣生。以此緣性二門。萬法一際平等。是以華嚴記廣釋云。謂緣生故有。是有義。無性故空。是空義。二義是空有所以。謂無性故有。是有所以。緣生故空。是空所以。所以即是因緣。謂何以無性。得成空義。由從緣生。所以無性。是故緣生。是無性。空之所以也。何以緣生得為有義。特由無定性故。方始從緣而成幻有。是故無性。是有所以。故中論偈云。若人不知空。不知空因緣。不知於空義。是故自生惱。如不善呪術。不善捉毒蛇。若將四句總望空有。則皆名所以。故云緣生故名有。緣生故名空。無性故名有。無性故名空。良以

諸法起必從緣。從緣有故。必無自性。由無性故。所以從緣緣有性。無更無二法。而約幻有萬類差別。故名俗諦。無性一味。故名真諦。又所以四句。唯第三句引證成者。無性故有。理難顯故。若具證者。一緣生故有者。法華經云。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淨名經云。以因緣故。諸法生。中論偈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等。皆因緣故有義也。二緣生故空者。經云。因緣所生。無有生。論偈云。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又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者。由前論中。諸品以空遺有。小乘便為菩薩立過云。若一切法。無生無滅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菩薩反答云。若一切不空。無生無滅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謂小乘以空。故無四諦。菩薩以不空故。則失四諦。若有空義。四諦方成。故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又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則無道無果。即無性故有也。淨名經云。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衆生。又問。欲度衆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衆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法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

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散公釋云。無住即實相異名。實相即性空異名。故從無性。有一切法。又淨名經云。文殊師利。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衆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所。云何離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是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無性緣生故空者。雙牒前四句中。兩種空也。此二種空。並離斷見。謂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今緣生故空。非是定無。無性故空。亦非定無。定無者。一向無物。如龜毛兔角。今但從緣生無性。故非定無。無性緣生故有者。亦雙牒前四句中。二有。並非常見。常見之有。是定性有。今從緣有。非定性有。

況由無性有，豈定有耶？從緣無性，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非真故，亦云幻有。亦名妙有，以非有爲有，故名妙有。又幻有即是不有不有，大品經云：「諸法無所有，如是有故，非有非不有。」名爲中道，是幻有義。真空是不空空者，謂不空與空，無障礙故，是故非空非不空。名爲中道，是真義。經云：「空不空，不可說，名爲真空。」中論偈云：「無性法亦無，一切法空故。」菴提遮女經偈云：「嗚呼真大德，不知實空義，色無有自性，豈非如空也。空若自有空，則不容衆色。空不自空故，衆色從是生。又一，空有相害義。今初一真空必盡幻有，即真理奪事門。以事攪理成，遂令事相無不皆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以離真理外，無有少事可得故。如水無波，波無不盡，般若經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等。」二，空有相作義。真空必成幻有者，即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得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由無性理，事方成故。如波攪水而成立故，亦是依如來藏，得有諸法。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三，空有相遠義。幻有必覆真空，即事能隱理門。謂真理隨緣，能成事法，然此事法，既違於理，遂令事顯理不現也。以離事外，無有理故。如波奪水，水無不隱，是則空中無空相也。四，空有不相礙義。幻有必不礙真空，即事能顯理門。謂由事攪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之理，挺然露現，如由波相虛，令水露現。中論偈云：「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然此四義，即是前緣生故空等四義也。一，真

空必盡幻有，是無性故空義。二，真空必成幻有，是無性故有義。三，幻有必覆真空，是緣生故有義。四，幻有必不礙真空，是緣生故空義。前四總明空有所以，今四正說空有之相。然此空有二，而不二，須知四義，兩處名異。一，真空必盡幻有，是真空中空義。二，真空必成幻有，是真空中不空義。三，幻有必覆真空，是幻有上有義。四，幻有必不礙真空，是幻有上有非有義。又須知有非有，空非空，各有二義。一，有上二義者，一是不壞有相義，二是遮斷滅義。則諸有爲非不有。二，非有上二義者，一，離有相義，二，即是空義。三，空上二義者，一，不壞性義，二，遮定有義。故諸空爲非不空。四，非空上二義者，一，離空相義，二，即有義。已知名義，今融會乃有五重，爲五種中道。一，謂有非有無。二，爲一幻有者，此是有上二義自合，然取有上不壞相義。非有上離有相義，故合爲一幻有。是俗諦中道。二，空非空無二，爲一真空者，即空上二義自合，然取空上不壞性義。非空上離空相義，故合爲一真空。爲真諦中道。前一，爲即相無相之中道。此一，爲即性無性之中道。亦是存泯無二義。三，非空與有無二，爲一幻有者，上一對，空有自合，此下一對，空有四義交絡而合。今此第三，而取真空上非空義。幻有上有義。二義相順，明不二，然是非空上，取即是有義。有上，取遮斷滅義，故得其成。幻有，爲非空非不有，存泯無礙之中道。四，空與非有無二，爲一真空者，即第四取真空上空義。幻有上有非有義。二義相順，明其不二，然是

空上遮定有義。非有上即是空義。故二義相順，得成真空。爲非有非不空，存泯無礙之中道。第三是存泯泯真，此是存泯泯俗。又三是空微於有。今是有微於空，皆二諦交微。五，幻有與真空無二，爲一味法界者，即第五總合前四，令其不二。然上各合交微，並不出於真空幻有，故今合之爲一味法界。爲二諦俱融之中道。然三四雖融二諦，而空有別融。今此空有無礙，即是非空非有無礙。舉一全收，若以真同俗，唯一幻有，若融俗同真，唯一真空。空有無二，爲雙照之中道。非空非有無二，爲雙遮之中道。遮照一時，存泯無礙。故云離相離性。無障無礙，無分別法門，以幻有爲相，真空爲性。又空有皆相，非空非有爲性。又別顯爲相，總融爲性。今互奪雙融，並皆離也。無分別法。但約智說，唯無分別智。方究其原，其無障礙。通於境智，謂上之五重，多約境說。心智契合，即爲五觀。五境既融，五觀亦融。以俱融之智，契無礙之境，則心境無礙。心中有無盡之境，境上有無礙之心。故要忘言，方合斯理。總爲緣起甚深之相。故知若了空有無礙，真俗融通，無性之宗。緣生之理，如同神變，莫定方隅。雖處狹而常寬，縱居深而逾淺。或在下而恒上，任遊中而即邊。衆生常處佛身，涅槃唯依生死，可謂難思妙旨。非情所知。故云性海無涯。衆德以之繁廣。緣生不測。多門由是圓通。莫不迴轉萬差。卷舒之形隨智，鎔融一際。開合之勢從心。照不失機，縱差別而恒順。用非乖體，雖一味而常通。又云：「謂塵不壞小

量而遍十方。普攝一切。於中顯現。斯由量則非量。非量即量。又居見聞之地。即見聞之不及。處思議之際。即思議之不測。皆由不思議體。自不可得故。即思不可思。經云。所思不可思。是名為難思。法界觀真空門云。一。色即是空者。以色。舉體全是真空。不即斷空以色等。本是真如一心。與生滅和合。名阿賴耶識。能發起根身器界。即是此中所明色等諸法。故今推之。都無其體。故舉體歸於真心之空。不合歸於斷滅之空。以本非斷空之所變故。斷空則是虛豁斷滅。無知無用。不能現於萬法。如鏡外之空。非同鏡內之空。色相宛然。求不可得。謂之空。又凡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色法。必無性故。是故色即是空。既非滅色取空。離色求空。又不即形顯色相之空。又不離形顯無體之空。即是真空。若不即色相。即無遍計所執。不離無體。即是依他緣起。緣起無性之真理。即是圓成。二。明空即色者。真空必不異色。故云空即是色。何以故。凡是真空必不異色。以是法無我理。非斷滅故。是故空即是色。若離事求空理。即成斷滅。今即事明無我無性真空之理。離事何有理乎。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諸事法。則舉空全色。舉理全事。又真如正隨緣時。不失自性。則舉色全空。舉事全理。三。空色無礙者。謂色。舉體全是盡色之空。故色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全盡空之色。即空即色而空不隱。是故看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也。如舉衆波全是一水。舉一水全是衆波。

波水不礙同時。而水體挺然全露。如即空即色而空不隱。寶藏論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發論云。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不無者。不如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乃至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諸法實相也。見法實相。故為正觀。若其異者。便為邪觀。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為差耳。又不真空論云。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是以聖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共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聖人乘真心以理順。則無滯而不通。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淳。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像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像非真像。像非真像。則雖像而非像。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群情之所盡。故知若乘真心而體物。則何物而

不歸。齊一氣以觀時。則何時而不會。何時而不會。則知觸境之無生。何物而不歸。則見物性之自虛矣。若任情所照。易能盡其幽旨乎。若不悟宗難逃見跡。如廬居士偈云。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向無中坐。又被無人欺。一向看心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為。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論無相理。唯有父王知。故知有無諸法。欲求究竟唯心方證。若未歸心盡成障礙。為常為斷。或是成非。纔入此宗自然融即。謂先明其起處知自心生。既從心生則萬法從緣皆無體性。必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悉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但論空有則廣明諸法。何者以空有皆一切法故。此空有二門。亦是理事二門。亦是性相二門。亦是體用二門。亦是真俗二門。乃至總別同異。成壞理量權實卷舒。正助修性遮照等。或相資相攝相是相非相遍相成相害相奪相即相在相覆相違。一一如是。各各融通。今以一心無性之門。一時收盡。名義雙絕。境界俱融。契旨忘言。咸歸宗鏡。是以須明行相名義差別。方能以體性融通。若不先橫堅鋪舒後。何以一門悉攝。故還原觀云。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事依理現。自有一際之形。如上微細剖析廣照。空有二門。可謂得萬法之根由。窮諸緣之起盡。此有無二法迷倒所由。九十六種之邪師因茲而起。六十二見之利使從此而生。菩薩尚未盡其原。凡夫安能究其旨。所以寶性論云。空觀意著

薩於此真空妙有猶有三疑。一疑空減色取斷滅空。二疑空異色取色外空。三疑空是物取空爲有。故華嚴經中善財歷事諸佛已證法門。尚猶於諸法中無而計有。若究竟遠離唯大菩薩之人。大智度論偈云。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所說。淨名經云。有無二見無復餘習。又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何者。若時機因緣執有則說空門。若時機因緣著空遂談有教。爲破有故不存空。因治空故不立有。故說有而不有言空而不空。或雙亡而雙流。或雙照而雙寂。破立一際遮照同時。如鑒論鈔云。今就論文總有四意。以顯周圓之旨。一者破實顯空。二者破空顯假。三者破唯空唯假。顯亦空亦假。四者破亦空亦假。顯非空非假。則是中道。方謂周圓也。然四論皆有周圓。今既一一辯之。且約四義。一約境。二約智。三約果。四約境智果。初約境者。不真空論云。卽物順通故物莫之逆。此破實顯空。遺凡夫執。卽僞卽真故性莫之易。此破空顯假。遺聲聞執。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此則破有破無顯亦空亦假。辯菩薩境。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此破亦空亦假。遺菩薩境。顯中道第一空佛之境。此則境周圓也。二約智者。則般若論也。若以般若智一一歷然空假等境則成心量。但是有智不得無智意。今則約前智知凡是一境。卽須周圓也。論云。言知非爲知。欲以通其鑒。此破凡夫執相知辯無知也不知非不知。欲以辯其相。此破聲聞

無知。辯無種不知也。辯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此破亦知亦不知。顯非知非不知也。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此破非知非不知。辯亦知亦無知。前來四義說雖前後並在一心。不卽不離。可謂佛智周圓矣。三約果辯者。卽涅槃論文云。存不爲有破有餘涅槃。遺聲聞常執。亡不爲無破無餘涅槃。遺聲聞斷執。亡不爲無雖無而有存不爲有。雖有而無此雙破有無顯。亦有亦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此破亦有亦無。顯非有非無。以顯中道佛之境。無住涅槃果周圓矣。四約境智果三合辯者。則是總收前諸論文也。前二論則真諦無相之境爲真空。般若能觀真智。卽萬行之本爲妙有。猶境發智由智顯境。境智互顯爲亦空亦有。卽涅槃論中三德相冥。境智不二。不斷不常爲非空非有。可謂涅槃極果也。卽如來一化之意。並周圓故。則聲盡佛法之淵海也。故知真空難解。應須妙得指歸。若隨空有之文。皆墮邪見。如鸞魔羅經偈云。譬如有愚夫。見雹生妄想。謂是琉璃珠。取已執持歸。置之瓶器中。守護如真寶。不久悉融消。空想默然住。於餘真瑠璃。亦復作空想。文殊亦如是。修習極空寂。常作空思惟。破壞一切法。解脫實不空。而作極空想。猶如見雹消。濫壞餘真寶。汝今亦如是。濫起極空想。見於空法已。不空亦謂空。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空。一切諸煩惱。譬如彼雨雹。一切不善壞。猶如雹融消。如其瑠璃寶。謂如來常住。如其瑠璃寶。謂是佛解脫。虛空色

是佛。非色是二乘。解脫色是佛。非色是二乘。云何極空相。而言真解脫。文殊宜諦思。莫不分別想。譬如空聚落。川竭瓶無水。非無彼諸器中虛故名空。如來真解脫。不空亦如是。出離一切過。故說解脫空。如來實不空。離一切煩惱。及諸天人陰。是故說名空。嗚呼蚊蚋行。不知真空義。外道亦修空。尼乾宜默然。所以外道執斷空。二乘證但空。俱不達一心真空之理。故無生義云。經云。持心猶如虛空者。非是斷空。爾時猶有妙神。卽有妙識思慮。問曰。經言。持心如虛空。那更有妙神在。答曰。經道持心如虛空者。只是持心令不生故。言如虛空。非卽是空。經言。如虛空也。經言。若識在二法則有喜悅。若識在無二實際法中。則無喜悅。實際卽是法性。空識卽是妙神。故知實際中含有妙神也。華嚴經性起品作十種譬喻。明法身佛有心。大師言。雖有妙神。神性不生與如一體。譬如凌還是水與水一體水亦有凌性。若無凌性者。寒結凌則不現。如中亦有妙神。性同如清淨則現。不淨不復可見。乃至如師主姓傳。傳姓身內覓不得。身外覓不得。中間覓不得。當知傳姓是空。而非是斷空之空。以傳姓中含有諸男女。故言性空異於虛空。佛性是空。諸佛法身不空。大師引經曰。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釋言。女身色相卽如。故言無在。如性真常體含衆相。故言無不在。含者。含有男女色聲等相。涅槃經明菩薩念法。善男子。唯此正法無有時節。法眼所見非肉眼見。不生不

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無明無數。此正明如體也。非結非業。斷結斷業而亦是業。非男斷男而亦是男。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入斷入而亦是入。乃至諸佛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名菩薩念法。如上空有二門。約廣其義用遂說存泯開合。若破其情執乃說。即離有無。設常見性證會之時。智解俱絕。如泯絕無寄觀云。謂此所觀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皆不可。不可亦不可。

開能所悉墮有知。如何是無念而知。答。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宗鏡錄卷第八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此語亦不受。迴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乃至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若不解此行法。絕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若守解不捨。無以入茲正行。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絕。古釋云。空若即色者。準應同凡見妄色。凡應同聖見真空。又應無二諦。空若不即色者。見色外空無由成於聖智。又應凡聖永別。準不從凡得故。又色若即空者。凡迷見色。應同聖智見空。又亦失於二諦。色不即空者。凡夫見色應不迷。又所見色長隔真空。應永不成聖。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者。真空理性本自如然。但以迷之動念執相故。雖推破簡情顯解。今情忘智泯。但是本真。何存新生之解數。若有解數即為動念。動念生心故失正念。正念者。無念而知。若總無知何成正念。又解為遺情。說因破執若情消執喪。說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即與不即皆落是非。譬挂有無即非正念。故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問。凡涉有無皆成邪念。若

夫修行契悟法乃塵沙。云何獨立一心為宗。而稱絕妙。答。若不了心宗皆成迷倒。觸途成塵證入無門。如俗諦中亦有秘密之法。若不得要訣學亦無成。或得其門所作皆辦。今教乘稱秘密之法。禪宗標不傳之文。則向何路而進修。從何門而趣入。若不得唯心之訣。正信無由得成。纔得斯宗千門自闢。道不待求而頓現。行弗假修而自圓。如地遇陽春萌芽沸發。故云。若無觀慧事亦不成。又此心能成一切能壞一切。成則頓成天真之佛。所以真覺大師歌云。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慈忍力。以此無生一門一成一切成。乃至三身四智八解六通無漏無為普賢萬行。悉於無生一時圓滿。故云。初開阿字門即解一切義。所謂一切法不生。壞則漸壞有為無為功德之門。所以歌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乎心意識。故知此心無幽不燭。有法皆知。察密防微。窮今溯古。故謂之靈臺。故司馬彪云。心為神靈之臺。莊子云。萬惡不可內於靈臺。淨名疏問云。玄義處處多明觀心。已恐不可。入

文復爾。將不壞亂經教耶。答。說經本為入道。若懷道。之賢觸處觀行。豈有尋求涅槃聖典而不觀行者乎。但巧說得宜。非止不損文義。兼得觀慧分明。分別法門非觀何逮。豈有壞亂之咎乎。夫有所說意在言前。祖佛本意皆為明心達道。假以文義直指心原。豈可執詮迷旨背心求道耶。所以正法念處經偈云。天龍阿脩羅。地獄鬼羅刹。心常為導主。如王行三界。心將詣天上。復行於人中。心將至惡道。心輪轉世間。寶雨經云。云何菩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善巧。謂此菩薩心善巧已。觀察諸法如幻如夢。思惟諸法此是善法此非善法。此出離法此不出離法。謂諸菩薩觀一切法皆依於心。心為自性。心為上首。能攝受心。善調伏心。善了知心。故能攝此一切諸法。既善調伏。又善了知。由此因緣。便能修習奢摩他法如是繫心。如是止心。及安住心。勤修如是奢摩他故。便能安住心一境性。弘道廣顯定意經云。彼德本者。了識心本。以此心行慈及眾生。識了知彼空無我人。其心德本助勸於道。故知心為德本。即是總相。心佛眾生三之別相。心是總相者。法界染淨萬類萬法不出一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故名總相。餘染淨二緣各屬二類。然總相說十法界中。六道為染四聖為淨。則十法界中染淨二緣。凡聖兩道。俱不出一心矣。故經云。心能導世間。即自在義。心能遍攝受。即隨行義。如是一心法皆自在隨行。金剛三昧論云。出世之因者。入實相觀。出世之果者。一味解脫。故知

初則信心而入道。後則證心而得果。始終不出宗鏡矣。又楞伽經云。唯心無所有。諸行及佛地。去來現在佛。三世說如是。賢劫定意經云。等視一切諸法。根原皆如是。諦本無所有。是曰一心。華嚴經夜摩天宮偈讚品云。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色。大種無差別。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亦不離大種。而有色可得。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彼心恒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畫。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疏釋云。此頌顯於具分唯識。此不相知義。謂非唯所畫之法。自不相知。喻所變之境。無有體性。能畫之心。念念生滅。自不相知。故亦不能知於所畫。雙喻心境皆無自性。各不相知。故言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又雖不知畫心。而由心能畫。喻衆生雖迷心現量。而心變於境。又由不能知所畫。但畫於自心。故能成所畫。喻衆生由迷境。唯心方能現妄境。又喻正由無性。方成萬境。故云諸法性如是。應觀法界性者。即真如。理觀。一切唯心造者。即唯識事觀。以理觀唯識之性。諸佛證此爲成佛之體。以事觀唯識之相。衆生達此爲出離之門。如華嚴

演義云。良以一文之妙。攝義無遺。一偈之功能。破地獄。故普賢菩薩告善財言。我此法海中。無有一文。無有一句。非是捨施轉輪王位。而求得者。非是捨施一切所有而求得者。釋曰。以一是一切之一故。稱性之一故。纂靈記云。有京兆人。性王。失其名。本無戒行。曾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獄。地獄門前見一僧。云是地藏菩薩。乃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菩薩授經已。謂之曰。誦得此偈。能破地獄苦。其人誦已。遂入見王。王問。此人有何功德。答云。唯受持一四句偈。具如上說。王遂放免。當誦此偈時。聲所至處。受苦之人。皆得解脫。後三日。方蘇。憶持此偈。向諸道俗說之。參驗偈文。方知是華嚴經夜摩天宮無量菩薩雲集所說。即覺林菩薩偈。意明地獄心造了心造。佛地獄自空耳。故知若觀此心。言下離苦。不唯破地獄界。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際法故。則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此非妙術神通。假於他勢。以法如是故。可驗自心不可思議神妙之力。高而無上。淵而不深。延而不長。促而非短。廣而無相。顯而無礙。有而不常。無而不滅。照體獨立。稱性普周。妙萬物故。稱之爲神。孕一切故名之爲母。統御該攝。通變無窮。任照忘疲。若明鏡之寫像。應緣無作。猶虛谷之傳聲。居方面而方相分明。處圓而圓文顯現。在悟而悟成諸佛。墮迷而迷作衆生。跡任千途。本地不動。台教云。心如幻化。但有名字。名之爲心。適言其有。不見色質。適

言其無。復起虛想。不可以有無思度。故名心爲妙。非是待龜成妙。以絕待爲妙。故傳大士稱爲妙神。亦云妙識。妙神即是法身佛。若無妙神。誰受寂滅樂。寶藏論云。其爲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天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而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入之坑。是以體之即妙。即神。顯無價之寶。迷之成龜成味。墮陰入之坑。遍覽圓詮。釋之莫盡。仰唯諸聖讚之靡窮。可謂入道玄關。成佛妙訣。乃至凡聖因果行位進修。不離此心而得成辦。契同心性何德不收。以一切法隨所依住。皆於一心頓圓滿故。如斯之事。豈非絕待之妙耶。如法華玄義云。絕待明妙者。爲四。一隨情三。段法起。若入真諦。待對即絕。故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此三藏經中。絕待意也。二若隨理三。假。一切世間。皆如幻化。即事而真。無有一事而非真者。更待何物爲不真耶。望彼三藏。絕還不絕。即事而真。乃是絕待。此通教絕待也。三別教若起。望即真之絕。還是世諦。何者。非大涅槃。猶是生死世諦。絕還有待。若入別教中。道待則絕矣。四圓教若起。說無分別法。即邊而中。無非佛法。亡泯清淨。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可相形比。待誰爲龜。形誰得妙。無所相待。亦無所絕。不知何名。強言爲絕。大涅槃經云。大名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爲大。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

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議。不因於施而名爲妙。若謂定有法界廣大獨絕者。此則大有所有。何謂爲絕。今法界清淨非見聞覺知不可說示。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即是絕言。我法妙難思即是絕思。又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亦是絕歎之文。不可以待示。不可以絕示。滅待滅絕。故言寂滅。又云。一切諸法。常寂滅相。終歸於空。此空亦空。則無復待絕。中論云。若法爲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華首經云。既得無生忍。此不生無生。生即無生。是名絕待。降此已外若更作者。絕何物顯何理。流浪無窮則墮戲論。乃是迷情分別絕待不絕。非絕非待。待於亦待亦絕。言。語相逐永無絕矣。何者。言語從覺觀生。心慮不息。語何由絕。如癡犬逐塊徒自疲勞。塊終不絕。若能妙悟實中息覺觀風。心水澄清。言思皆絕。如點師子放塊逐人。塊本既除。塊則絕矣。妙悟之時。洞知法界外無法而論絕者。約有門明絕也是絕。亦絕。約空門明絕也。如駃馬見鞭影無不得入。是名絕待妙也。用是兩妙妙上三法。衆生之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佛法心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問。何意以絕釋妙。答。只喚妙爲絕。絕是妙之異名。如世人稱絕能耳。又妙是能絕。能是妙之異名。如世人稱絕能。故舉絕以名妙。此絕非是斷絕。以無盡爲絕。如還原觀云。一塵出牛無盡遍一塵之內。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正。即染即淨。即因即果。即同即異。即彼即此。即一即多。即廣即

狹。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理事無礙法如是故。十身互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如上事相之中。一一互相容攝。各具重重無盡之境界也。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是大第展轉成。此無礙人方得悟。問。據其所說。則一塵之上理無不顯。事無不融。文無不釋。義無不通。今時修學之徒。云何曉悟達於塵處。頓決群疑。且於一塵之上。何者是衆。云何名淨。何者名異。若爲稱俗。何者名生死。何者是涅槃。云何名煩惱。云何是菩提。何者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請垂開決。聞所未聞。答。大智圓明觀。纖毫而觀性海。真原朗現。一塵之處。以眺全身。萬法顯必同時。一際理無前後。何以故。由此一塵虛相能顯於真。即是衆也。由塵相空無所有即淨也。由於塵性本體同如。即是異也。由此塵相緣生幻有。即俗也。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也。由觀塵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即涅槃也。由塵相大小皆是妄心分別。即煩惱也。由塵體本空緣虛自盡。即菩提也。由塵相體無遍計。即小乘法也。由塵性無生無滅依他似有。即大乘法也。如是略說。若具言之。假使一切衆生懷疑。各異一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箇塵字而爲解釋。宜深思之。經頌云。一切法門無盡海。一言演說盡無餘。依此義理。故名一塵出生無盡遍也。所言即者。現今平等。故此一心法門。如鏡頓現。不待次第。如印頓成。更無前後。一見一切見。一聞一切聞。不俟推尋。若待了達而成。皆爲權

漸。若能觀於心性之一。則是一道甚深。即正道之一。是唯一之一。千佛同轍。今古不易之一道也。亦云一路涅槃門。亦云一道出生死。又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猶如百華共成一蜜。故知萬法同會斯宗。若諦了之一切在我。昇沈去住任意隨緣。示聖現凡出生入死。變化難測。運無作之神通。隱顯同時。聞如幻之三昧。是非冥合。逆順同歸。語默卷舒。常順一真之道。治生產業。不違實相之門。運用施爲。念念而未離法界。行住坐臥。步步而常在法中。若不信之人對面千里。如寒山子詩云。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汝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如明達之者。寓目關懷。悉能先覺。若未遇之子。可以事知。舉動施爲未嘗間斷。如蔡順字。君仲。以孝聞。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噙指以悟汝耳。又唐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觀父果已死。又唐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縣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所說。尋奏高表門閭。拜爲散騎常侍。

問此宗所悟還有師不 答。此是自覺聖智。無師智。自然智之所證處。不從他悟。自證之。

●語一信●

●君二若●

時法從心現。不從外來故無師。契而能自得。阿耨菩提。楞伽經云。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若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又經云。舍利弗復問。何故諸賢復發此言。從今日始不以佛為聖師。諸比丘報曰。從今日始自在其地不在他鄉。自歸於己不歸他人。以為師主不用他師。是以故往不以佛為聖師。乃至於是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其於諸法無所得者。乃為真得。此乃但可自知。方見真實。所以千聖拱手作計校不成。如經頌云。言語說諸法。不能顯其實。平等乃能見。如法佛亦爾。所以永嘉歌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又先德偈云。不煩問師匠。心王應自知。斯乃真照無照。真知無知。何者若有照則有對處。故云。隨照失宗。若有知則被知礙。故云。法離見聞覺知。如信心銘云。縱橫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達此要者。即無一法可同。無一法可異。無一法可是。無一法可非。則何用外求知解。古德歌云。古人重義不重金。曲高和寡無知音。今時學士還如此。話默動用跡難尋。所嗟世上岐途者。終日崎嶇枉用心。平坦梅檀不肯取。要須登陟訪椿林。窮子捨父遠逃逝。却於本舍絕知音。貧女宅中無價寶。却將小秤買他金。故大涅槃經云。如平坦路一切衆生悉於中行。無障礙者。中路有樹其陰清涼。行人在下憩。無止息然其樹陰常住不異。亦不消壞。無持去者。路喻聖道。陰喻佛性。是以若達此宗歸於

自地。室中寶藏豈是外來。衣內明珠非從他獲。若能開發秘藏。得現前受用之榮。貨易神珠。息積劫貧窮之苦。非數他寶。豈徇彼求。則潤己之智藏何窮。利他之法財無盡。問。若言無師自證者。即墮自然之計。執從他解者。仍涉因緣之門。且大道之性。非是自然。亦非因緣。云何開示而乖道體。答。為破他求故說須自證。為執自解故從他印可。若當親省之時。迷悟悉空自他俱絕。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所以牛頭初祖云。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衆人得之道即有窮。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數。若總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萬行虛設。何以故。離一切限量分別。故。明知說自說他言得言失者。若約聖教則是隨世語言破執方便。若依意解。盡是限量分別不出情塵。但不執教以徇情。則方見性而達道。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利。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如太子具王儀之相。迦陵超衆鳥之音。將師子筋為琴絃。餘音斷絕。以善見藥而治病。衆患潛消。若那羅箭之功。勢穿鐵鼓。似金剛錘之力。擬碎金山。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冤親。和謗論。齊凡聖。混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

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念。又云。色平等是佛力。色既平等則唯心義成。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絕妙絕倫。有剎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大涅槃經云。譬如藥樹。名曰樹王。於諸藥中最高勝。能滅諸病。樹不作念。若取枝葉及皮身等。雖不作念能愈諸病。涅槃亦爾。是以若於宗鏡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闇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即沉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履險恒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台教引佛藏經云。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皆是如來不思議力。譬如有人。嚙須彌山。飛行虛空。石筏渡海。負四天下及須彌山。蚊脚為梯。登至梵宮。劫盡燒時。一睡劫火即滅。一吹世界即成。以藕絲懸須彌山。手接四天下雨。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相無為無生無滅。令人信解。甚為難有。甚為希有。若少有所得。與佛法僧譯入於邪道。不聽出家受戒飲一盃水。當知經明無生外用。以顯妙理。因果無生。是則不了一體三寶常住。不聽出家。言不聽者。若不解此戒不具足。若約觀心者。一剎那起名一衆生。即起即滅。名為一期。念念之中恒起三毒。即當劫盡三災。三毒貪為首。三災火為端。以不思

議止觀觀此三毒。一念貪心無有起處。即是一睡劫火而滅。了念成智即是一吹世界而成。乃至一切不思議希有之事。但達一念無明心成諸佛智。無有不洞曉之者。若不解此非唯不顯出家。一切萬善皆不成就。以不知佛法根本故。大智度論云。復次有人謂地爲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爲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爲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爲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微少。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這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智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畢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覺知。金光明經疏云。如日光能照天下。不能照道理。心智之光明能發智照理。故心是光若心癡闇則則憔悴。心有智光膚色充澤。故云。般若大故色大。般若淨故色淨。即是明也。天下萬物唯人爲貴。七尺形骸不如靈智爲貴。所以觀之心貴心即是金。又知依知正名光。知一切法無一切法爲明。是以若於宗鏡纔有信入。便生圓解能發真正菩提心。更無過上。是無等等心。是最勝

心。是最實心。止觀云。發此心者。能翻一塵勞門即是八萬四千諸三昧門。無明轉即變爲明如飢米成水。更非遺物不餘處來。但一念心普皆具足。如如意珠。非有實非無實。若謂無者。即妄語。若謂有者。即邪見。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言辯。衆生於此不思議不縛法中。而思想作縛。於無脫法中。而求於脫。是故起大慈悲與四弘誓。拔兩善與兩樂。故名非縛非脫真正菩提心。此發一菩提心。即一切菩提心。譬如良醫有一秘方。總攝諸方阿伽陀藥功兼諸藥。如食乳糜更無所須。一切具足如如意珠。乃至此一心是大中。大中上上。圓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若能如此。簡非顯是體權識實。而發心者。是一切諸佛種。譬如金剛從金性生。佛菩提心從大悲起。是諸行先。如服阿婆羅藥先用清水。諸行中最。如諸根中命根爲最。佛法正行中此心爲最。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如迦陵頻伽鳥聲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絃。如師子乳。如金剛錫。如那羅延箭。具足衆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憐念。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若解此心任運達於止觀。無發無礙即是觀。其性寂滅即是止。止觀即菩提。菩提即止觀如上廣讚。發此圓信菩提心人。實爲難有。若凡夫外道迷於此心。而爲分段生死。藏通二乘背於此心。而作有餘涅槃。

乃至通教菩薩始發大乘之人。體於此心只成自性之空。別教菩薩至大乘之終悟於此心。雖見不空爲十法界之所依。然即今未具。猶假別修次第生起。俱不能識知。自心一念頓圓平等正性。凡聖共有一際無差。以不識故。皆不能發此無上無等最勝廣大不可思議菩提之心。所有悲願智行俱不具足。若一發此心。功德無際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故淨名經云。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今宗鏡正爲開示此心。一一搜窮重重引證。普爲一切法界含生凡有心者。願皆信受。纔得信入法爾自然發此無上菩提之心。便坐道場行同體大悲。起無緣慈化。是以十方諸佛讚了此心。能發菩提者功德無盡。如華嚴經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普於世間無所礙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日。普照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盛月。諸白淨法悉圓滿故。菩提心者。猶如明燈。能放種種法光明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日。普見一切安危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道。普令得入大智城故。菩提心者。猶如正濟令其得離諸邪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車。普能運載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門戶。開示一切菩薩行故。菩提心者。猶如宮殿。安住修習三昧法故。

善提心者。猶如園苑。於中遊戲受法樂故。善提心者。猶如舍宅。安隱一切諸衆生故。善提心者。則爲所歸。利益一切諸世間故。善提心者。則爲所依。諸菩薩行所依處故。善提心者。猶如慈父。訓導一切諸菩薩故。善提心者。猶如慈母。生長一切諸菩薩故。善提心者。猶如乳母。養育一切諸菩薩故。善提心者。猶如善友。成益一切諸菩薩故。善提心者。猶如君主。勝出一切二乘人故。善提心者。猶如帝王。一切願中得自在故。善提心者。猶如大海。一切功德悉入中故。善提心者。如須彌山。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善提心者。如鐵圍山。攝持一切諸世間故。善提心者。猶如雪山。長養一切智慧藥故。善提心者。猶如香山。出生一切功德香故。善提心者。猶如虛空。諸妙功德廣無邊故。善提心者。猶如蓮華。不染一切世間法故。善提心者。猶如調慧象。其心善順不壞戾故。善提心者。猶如良馬。遠離一切諸惡性故。善提心者。如調御師。守護大乘一切法故。善提心者。猶如良藥。能治一切煩惱病故。善提心者。猶如坑竈。陷沒一切諸惡法故。善提心者。猶如金剛。悉能穿徹一切法故。善提心者。猶如香篋。能貯一切功德香故。善提心者。猶如妙華。一切世間所樂見故。善提心者。如白栴檀。除衆生欲熱使清涼故。善提心者。如黑沈香。能熏法界悉周遍故。善提心者。如善見藥王。能破一切煩惱病故。善提心者。如毘跋摩藥。能拔一切諸惡箭故。善提心者。猶如帝釋。一切主中最高尊故。善提心者。如毘沙門。

能斷一切貧窮苦故。善提心者。如功德天。一切功德所莊嚴故。善提心者。如莊嚴具。莊嚴一切諸菩薩故。善提心者。如劫燒火。能燒一切諸有爲故。善提心者。如無生根藥。長養一切諸佛法故。善提心者。猶如龍珠。能消一切煩惱毒故。善提心者。如水精珠。能清一切煩惱濁故。善提心者。如如意珠。周給一切諸貧乏故。善提心者。如功德瓶。滿足一切衆生心故。善提心者。如如意樹。能雨一切莊嚴具故。善提心者。如鵝羽毛。不受一切生死垢故。善提心者。如白氎線。從本已來性清淨故。善提心者。如快利犁。能治一切衆生田故。善提心者。如那羅延。能摧一切我見敵故。善提心者。猶如快箭。能破一切諸苦的故。善提心者。猶如利矛。能穿一切煩惱甲故。善提心者。猶如利刀。能斬一切煩惱首故。善提心者。猶如利劍。能斷一切煩惱鎖故。善提心者。如勇將幢。能伏一切諸魔軍故。善提心者。猶如利斧。能截一切無明樹故。善提心者。猶如利斧。能伐一切諸苦樹故。善提心者。猶如兵仗。能防一切諸苦難故。善提心者。猶如善手。防護一切諸度身故。善提心者。猶如好足。安立一切諸功德故。善提心者。猶如眼藥。滅除一切無明瞽故。善提心者。猶如針藥。能拔一切身見。刺故。善提心者。猶如臥具。息除生死諸勞苦故。善提心者。如善知識。能解一切生死縛故。善提心者。如好珍財。能除一切貧窮事故。善提心者。如大導師。善知菩薩出要道故。善提心者。猶如伏藏。出功德財無匱乏故。善提心者。猶如涌泉。生智慧水無窮盡故。善提心者。猶如明鏡。普現一切法門像故。善提心者。猶如蓮華。不染一切諸罪垢故。善提心者。猶如大河。流引一切度攝法故。善提心者。如大龍王。能雨一切妙法雨故。善提心者。猶如命根。任持菩薩大悲身故。善提心者。猶如甘露。能令安住不死界故。善提心者。猶如大網。普攝一切諸衆生故。善提心者。猶如罽索。攝取一切所應化故。善提心者。猶如鉤餌。出有淵中所居者故。善提心者。如阿伽陀藥。能令無病永安隱故。善提心者。如除毒藥。悉能消歇。含愛毒故。善提心者。如善持呪。能除一切顛倒毒故。善提心者。猶如疾風。能卷一切諸障霧故。善提心者。如大寶洲。出生一切覺分寶故。善提心者。如好種性。出生一切白淨法故。善提心者。猶如住宅。諸功德法所依處故。善提心者。猶如市肆。菩薩商人貿易處故。善提心者。如鍊金藥。能治一切煩惱垢故。善提心者。猶如好蜜。圓滿一切功德味故。善提心者。猶如正道。令諸菩薩入智城故。善提心者。猶如好器。能持一切白淨物故。善提心者。猶如時雨。能滅一切煩惱塵故。善提心者。則爲住處。一切菩薩所住處故。善提心者。則爲授行。不取聲聞解脫果故。善提心者。如淨琉璃。自性明潔無諸垢故。善提心者。如帝青寶。出過世間三乘智故。善提心者。如更漏鼓。覺諸衆生。煩惱睡故。善提心者。如清淨水。性本澄潔無垢濁故。善提心者。如閻浮金。映奪一切有

爲善故。菩提心者。如大山王。超出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則爲所歸。不拒一切諸來者故。菩提心者。則爲義利。能除一切衰惱事故。菩提心者。則爲妙寶。能令一切心歡喜故。菩提心者。如大施會。充滿一切衆生心故。菩提心者。則爲尊勝。諸衆生心無與等故。菩提心者。猶如伏藏。能攝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羅網。能伏煩惱阿修羅故。菩提心者。如婆樓那風。能動一切所應化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羅火。能燒一切諸惑習故。菩提心者。如佛文提。一切世間應供養故。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舉要言之。應知悉與一切佛法諸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諸菩薩行。三世如來從菩提心而出生故。是故善男子。若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則已出生無量功德。普能攝取一切智道。乃至善男子。如有寶珠名自在王。日月光明所照之處。一切財寶衣服等物。所有價直悉不能及。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自在王寶亦復如是。一切智光所照之處。三世所有天人二乘漏無漏善。一切功德皆不能及。善男子。海中有寶。名曰海藏。普現海中莊嚴事。菩薩摩訶薩菩提心寶亦復如是。普能顯現一切智海諸莊嚴事。善男子。譬如天上閻浮檀金。唯除心王大摩尼寶。餘無及者。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閻浮檀金亦復如是。除一切智心王大寶。餘無及者。乃至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無量無邊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殊勝功德。若有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則獲如是勝功德法。如上略錄。華嚴大教一百二十門。讚發此心功德廣大無邊。然經中雖引諸希奇珍寶譬況。皆是世間有限之物。以庵比妙。將淺況深。寧齊出世無盡之珍。豈等佛法難思之旨。故知世出世間。天下之貴無過心寶。如師子奮迅。威猛最雄。象王蹴蹋。勢力無等。所以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白言。世尊。我聞菩薩所有三昧。名曰寶住。若有菩薩得是三昧。一切法寶。諸功德法。自然而得。佛告緊那羅王言。若有菩薩欲令佛寶種性不斷。法寶種性僧寶種性不絕者。修集生起八十種寶。所謂不忘一切智寶之心。乃至觀空無相無願解脫門寶心。入甘露門故觀一切法無生。寶心得無生法忍故。見一切法如幻如夢如焰如影如響如日月。寶心不住諸見故。觀因緣法。寶心離斷常見故。離諸邊見垢穢。寶心離於二故。入無二法門。寶心覺一道故。離一切行。寶心至正位故。正觀法位。寶心一切法平等故。集助一切菩提法。寶心覺了一切佛法故。乃至喻如大海爲衆法主。集一切寶。一切衆寶皆悉來歸。於是海中出生諸寶。如是緊那羅王。菩薩得是寶住三昧。爲諸一切衆生之主。集一切寶。一切法寶皆悉歸趣。是以祖師云。一切寶中心寶爲上。故知一切法寶皆歸宗鏡中。無有法財珍寶而不積聚。如入法界體性經云。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以何因緣名以三昧爲寶積耶。佛告文殊師利。譬如大摩尼寶善磨瑩已安置淨處。隨彼地方出

諸珍寶不可窮盡。如是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觀於東方。見無量阿僧祇世界現在諸佛。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是。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我皆現見。是諸如來住此三昧爲衆說法。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不見一法。然非法界。釋曰。寶積三昧者。即一切衆生心是。無量功德聚猶如世間寶積。若能住此一心寶積三昧有何功德。寶而不知。故能見十方佛寶普照無餘。所以云不見一法。然非法界。是以爲類之中唯心爲貴。如金翅鳥。命終之後骨肉散盡。唯有心在。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輸王得。以爲如意珠。然一切衆生心亦復如是。幻身雖滅。真心不壞。如經云。如劫燒火不燒虛空。又祖師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若能了此常住真心。即同獲於如意珠寶。若得之者。廣濟於法界。用之者。普潤於十方。以此諸大乘經中十方諸佛同共讚揚此菩提心。況如無際虛空。未言少分。若下位淺智焉敢言之。故先德釋涅槃教義云。種種名目只是一心法。此法即是佛師。諸菩薩母。諸佛菩薩辯不能宣。凡夫千舌豈能解揚。一乘百官焉能舞手者哉。此論開發信入功德無邊。若但見聞設不信樂。尙種善根。無空過者。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爲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爲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爲諸行煩惱而

共住故。佛子。假使乾草積同須彌。投火於中如芥子許。必皆燒盡。何以故。火能燒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必能燒盡一切煩惱。究竟得於無餘涅槃。何以故。此少善根性究竟故。佛子。譬如雪山有藥王樹。名曰善見。若有見者眼得清淨。若有聞者耳得清淨。若有嗅者鼻得清淨。若有嘗者舌得清淨。若有觸者身得清淨。若有衆生。取彼地上亦能爲作除病利益。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藥王亦復如是。能作一切饒益衆生。若有得見如來色身眼得清淨。若有得聞如來名號耳得清淨。若有得嗅如來戒香鼻得清淨。若有得嘗如來法味舌得清淨。具廣長舌解語言法。若有得觸如來光者身得清淨。究竟獲得無上法身。若於如來生憶念者則得念佛三昧清淨。若有衆生供養如來所經土地及塔廟者亦具善根。滅除一切諸煩惱患得賢聖樂。佛子。我今告汝。設有衆生見聞於佛。業障纏覆不生信樂。亦種善根無空過者。乃至究竟入於涅槃。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於如來所。見聞親近所種善根。悉離一切諸不善法。具足善法故知若見若聞若信不信。皆得究竟無上善根。以見圓覺之佛普門之法故。以覺圓故無有缺減。以法普故自然具足。豈非究竟耶。所以華嚴初發心功德品頌云。菩薩發心功德量億劫稱揚不可盡。以出一切諸如來獨覺聲聞安樂故。十方國土諸衆生。皆悉施安無量劫。勤持五戒及十善。四福四等諸定處。復於多劫施安樂。令斷諸惑成羅

漢。彼諸福聚雖無量。不與發心功德比。又教億衆成緣覺。獲無諍行微妙道。以彼而校菩提心。算數譬喻無能及。一念能過塵數利。如是經於無量劫。此諸利數尚可量。發心功德不可知。又頌云。所說種種衆譬喻。無有能及菩提心。以諸三世人中曾皆從發心而得生。華嚴指歸云。明經有十種益。一見聞益。謂此見聞如來及此遺法所種善根。成金剛種不可破壞。要心成佛。如性起品云。佛子。乃至不信邪見衆生見聞佛者。彼諸衆生於見聞中得種善根果報不虛。乃至究竟涅槃等。二發心益。謂信位既滿稱彼佛懷發此大心。此心即是普賢法攝。是故融通即遍無盡時處等法界。既入彼攝彼即全諸位。悉皆圓滿。故經云。初發心即是佛故。悉與三世諸如來等三起行益。謂若起一普賢行時。即遍一切行一切位。一切德。一切法。一切處。一切時。一切因。一切果。窮盡法界具足一切。如帝網等。故經云。菩薩摩訶薩得聞此法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四攝位益。謂信等五位。一位中攝一切位。然有二門。一全位相是門。即一位是一位故。十信滿處即便成佛。二諸位相資門。則一位中具一切位。如十信中有十住乃至十地。故經云。住於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如十玄門。五速證益。依此普門一證一切證。如經明地獄衆生蒙光滅苦。緣從地獄門出昇兜率天。聞此普法即得十地者。明是此法之深益。六滅障益。依此普法亦一斷一切斷。如前兜率天子非直自身頓得十地。亦乃毛孔香熏全示衆生。頓滅無量煩惱。並是

普法之勝力。七轉利益。普行亦成即能頓益無邊衆生。悉亦同得此十地法。如前兜率天子得十地已毛孔中出蓋雲供養佛。經云。若有衆生見此蓋雲者。彼諸衆生種一恒河沙轉輪王所植善根等。八造修益。如善財依此普法。一得一切得。以前生曾見聞普法成金剛種。遂令今生頓成解行。九頓得益。如經明六千比丘頓見如來得十眼境界。祇洹林中不可說塵數菩薩。頓得無盡自在法海等。十稱性益。謂依此普法一切衆生。無不皆悉稱其本性在佛果海中。即是舊來益。如經明於佛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是以此宗鏡錄中並是稱性而談約本而說。因果皆實理事俱真。以是圓滿之宗普門之法。見普法故名爲普眼。普法者。一具一切。一一稱性同時具足。眼外無法。乃稱普眼。亦名普眼經。遂令見聞之人皆同性得。以此性無盡則所益何窮。故能總括無邊該通一切。攝前則攝後。如舉初步即到千里之程途。得一則得餘。猶觀天月即了一切之水月。故知有教有的其位。有法必有其人。如地獄衆生見聞爲種。處八難內超十地階。善財童子行解在躬。於一生中圓多劫果。文理有據果報非虛。可示後賢同繼斯種。所以如來藏經中校量功德受持此經。供養過去恒河沙現在諸佛。造恒河沙七寶臺高十由旬。日日如是。乃至五十恒河沙七寶臺。供養恒河沙如來。不如有人喜樂菩提受持此經。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釋曰。七寶是限量之財。供養乃有爲之福。若持此經者。則一乘常住之寶。真如無

盡之福。如法界比微塵。豈可校量乎。問。此發菩提心。當有幾種。依何等菩提發心。便獲如是功德。答。若約橫論。隨根所證。有四種菩提。若約堅論。依初中後。有三種菩提。又發有二種。一是起發。二是開發。起發即一乘十信之首。開發即一乘十住之初。今所讚者。是四種之中。依上上根。佛之菩提。若宗鏡所讚。多取圓信起發之發。若引華嚴。或是初住開發之發。又今論發者。不依人依法。頓悟自心。萬行圓足。故稱曰發。如華嚴論云。發心有二。一有久從生死苦厭苦發心。有得三乘。一乘之果。名自覺聖智。亦名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二依先覺者。勸令知苦。本方能發心。夫發心者。又有此二種。若言要依先佛發心者。即有常過。即同外道常見。即先覺者。以誰為師。轉轉相承。不離常見。若有古時常佛為最轉之師。即古佛自體自真。不隨妄者。即不可踐其古跡。為真自常真。不可以真隨生死故。即生死是常生死。佛自是常佛故。若也眾生定有生死者。生死自常生死。不可得成真故。此是斷見。此二種俱非。不離斷常也。為一切眾生生死無性。本無生死。橫計生死。本非生死。一切諸佛。本無自性。故實無菩提。亦無涅槃。而眾生妄謂諸佛有菩提涅槃。若有眾生能如是知者。名為發心。名為諸佛。名為見道。而能開悟一切眾生。是達無明者。無明本無。諸佛亦無。名為覺者。但以無依無住。無體無性。妙智。能隨響應。對現色身。能以此理教化眾生。名為大悲。故不可有得有證。有忻有厭。有取

有捨。有古有今。有真有假。發菩提心也。如是發菩提心。不為長夜無明之所覆。故又云。善財白。德雲比丘。言。我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已於文殊師利所。發菩提心。為知菩提無證。修無所求。故但求菩薩方便。三昧加行。其菩提心自然明白。無垢。猶如空中有雲。雲亡其虛空自空。不復云求虛空也。以明但修菩薩三昧。觀照以治執障。然菩提心無有修作。留除之體。在凡不滅。在聖不增。是故今以妙峯山像。以止觀二門。七菩提之助顯方便。菩提心自明白。及至菩提明白。即菩薩行諸三昧。自是菩提。不復別有菩提。而自明白。以明菩薩處於世間。修諸萬行。世間萬行。乃至菩提。涅槃性自離。故以將此法教化迷流。不了此者。而令悟達性空。無垢之智。以淨諸業。令苦不生。名為大悲。猶如化人教化幻士。以智觀業。隨時隨根。十方等利。無心意識。智幻利生。以此義故。但求菩薩一切諸行。以明即行是菩提。一切無生滅。故云我已發無上菩提心者。以明信心菩提。雖未有三昧。加行顯發。已知無所修。無所求。故今求菩薩行者。以明方便三昧相印。方明行及菩提。如實無二。於此之中。不可說言。諸行無常。是生是滅。如此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當現前。是知菩提之心不生不滅。無得無依。所云求菩薩行者。是方便顯發。當顯發之時。則理行無二。所以般若會中。舍利弗念。須菩提。依何法門。善說般若。須菩提云。我以無依。故辯說如是。諸佛。弟子。若於一切無依。

皆法爾如是。非我能為。亦如妙善堂中天鼓說法。稱為無依印法門。故古偈云。識心達本。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

宗鏡錄卷第九

宗鏡錄卷第十

*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凡聖一心境界。如何是自在出生無礙之力。答。一是法爾。二由諸佛菩薩行願。三即眾生信解自業威現。又總具十力。一法如是力。二空無性力。三諸佛神力。四菩薩善根力。五普賢行願力。六眾生淨業力。七深信勝解力。八如幻法生力。九如夢法生力。十無作真心所現力。又華嚴疏釋云。一多相持互為本末。一心所現。總有十義。一孤標獨立。以是唯一。故獨立為主。二雙現同時。各相資無礙。故三兩相俱亡。互奪齊泯。故四自在無礙。隱顯同時。一際現故。五去來不動。各住本法。不壞自位。故六無力相持。以有力持無力故。七彼此無知。以各無自性。法法不相知不相到故。八力用交徹。以異體相入。有力相持故。九自性非有。以無體性。方能即入無礙故。十究竟離言。冥性德沒果海故。釋云。孤標獨立者。即經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二法互無故。得獨立亦一。即多而唯多。多即一而唯一。廢己同他。故云獨立。二雙現同時者。即經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無一即無多。無多

即無一。故二變現更無前後。如牛二角三兩相俱亡者。即前二俱捨也。四自在無礙者。欲一即一。不壞相故。欲多即多。一即多故。一既如此。多亦准之。常一常多。常即不即故。故云自在。五去來不動者。一入多而一在。多入一而多存。若兩鏡相入而不動本相。相即亦然。六無力相持者。因一有多。多無力而持一。因多有一。一無力而持多。七彼此無知者。二互相依皆無體用。故不相知。如經頌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八力用交徹者。即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義。九自性非有者。互爲因起。舉體性空。十究竟離言者。不可言一。不可言非一。不可言亦一亦非一。不可言非一非非一。不可言相即相入。不可言相入。以相即故。不可言即入。不壞相故。不可言不即入。互交徹故。口欲辯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唯證智知同果海故。一多既爾。染淨等法無不皆然。又約一心圓別之理無礙之力者。圓別遍理微細難分別。則要有差別方能遍。若不差別不能遍圓。則不要差別而能遍。能遍之法。一一圓雖故無差別。而言圓融者。一會即是彼一切會。亦非此會處處到也。即此即彼。即一即多。故云圓融。又約所遍處以論總別。東名非西名。所遍別也。此會即彼會。所遍處總也。又約能遍論圓別。要將差別之法方能普遍。是名別也。今是圓融無差之法。即能遍故。名爲圓也。前之別如列宿遍九天。此之別如一月落百川。前之總如一雲之滿宇宙。此之圓如

和香之遍一室。故云總圓有異也。華嚴論云。此華藏界隱顯自在。爲利衆生顯勝福德故。即具相萬差光明顯照。若令衆生情無取著。如幻雲散。一物便無有所得存其計故。以如此大願智力法性自體空無性力。隱顯自在。若隨法性萬相都無。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著用作無明執障。既無。智自在。不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告三軍。豈難藥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水河。豈網羅之所致。悉爲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爲皆自心之力耳。若或信受具此力能。則廣闢障門盡枯業海。所以仁王經云。能起一念清淨信者。是人超過百劫千劫無量無邊恒河沙劫一切苦難不生惡趣。不久當得無上菩提。是以了心無作即悟業空。觀業空時名爲得道。其道若現何智不明。心智明時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法爾能現自利利他之力。如華嚴經云。善見比丘在林中經行。告善財言。善男子。我經行時一念中一切十方皆悉現前。智慧清淨故。一念中一切世界皆悉現前。經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佛刹皆悉嚴淨。成就大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衆差別行皆悉現前。滿足十力智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佛清淨身皆悉現前。成就普賢行願力故。一念中恭敬供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如來。成就柔軟心供養如來願力故。一念中領受不可說不可說如來法。得證阿僧祇差

別法。住持法輪陀羅尼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菩薩行海皆悉現前。得能淨一切行如因陀羅網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三昧海皆悉現前。得於一三昧門入一切三昧門皆令清淨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根海皆悉現前。得了知諸根際於一根中見一切根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時皆悉現前。得於一切時轉法輪衆生界盡法輪無盡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一切三世海皆悉現前。得了知一切世界中一切三世分位智光明願力故。經行既爾。坐立亦然。故法華經偈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問。此宗鏡錄中德用所因有何因緣。令此諸法混融無礙。答。約華嚴宗有其十義。一唯心現者。一切諸法真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成波。以一切法無非一心故。大小等相隨心迴轉。即入無礙。二無定性者。既唯心現。從緣而生。無有定性。性相俱離。小非定小。故能容太虛而有餘。以同大之無外故。大非定大。故能入小塵而無間。以同小之無內故。是則等太虛之微塵。含如塵之廣刹。有何難哉。是以一非定一。故能是一切。多非定多。故能是一。邊非定邊。故能即中。中非定中。故能即邊。延促靜亂等一一皆然。三緣起相由者。謂大法界中緣起法海義門無量略有十門。具在下帙法性因緣中說。四法性融通門者。謂若唯約事。則互相礙不可即入。若唯約理。則唯一味無可即入。今則理事融通具斯

無礙。謂不異理之一事。具攝理性時。令彼不異理之多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若一中攝理不盡。則真理有分限失。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現。則事在理外失。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盡。多事豈不依中現。華嚴品頌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斯即總意。別亦具十玄門。一既真理與一切法而共相應攝理無遺。即是諸門諸法同時具足門。二事既如理能包。亦如理廣遍不壞狹相。故有廣狹純雜無礙門。又性常平等故純。普攝諸法故雜。三理既遍在一切多事。故令一事隨理遍一切中。遍理全在一事。則一切隨理在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門。又如塵自相是一。由自一不動。方能遍應成多。若動自一即失遍應多。亦不成一。二三皆如是。又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為多。多外無別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無別多。明知是一中多。良以非多。然能為一多。非一。然能為多一。以不失無性方有一多之智。經頌云。譬如算數法。增一至無量。皆悉是本數。智慧故差別。四真理既不離諸法。則一事即是真理。真理即是一切事故。是故此一即彼一切事。一切即一反上可知。故有相即自在門。五由真理在事各全非分故。正在此時彼即為隱。故有隱顯門。六真理既普攝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故有微細門。七此全攝理故能現一切。彼全攝理同此頓現。此現彼時彼能現所現俱現此中。彼現此時此能現所現亦現彼中。如

是重重無盡。故有帝網門。所以真如畢竟無盡故。八即事同理故。隨舉一事即具法門。故有託事門。九以真如遍在晝夜日月年劫皆全在故。在日之時不異在劫。故有十世異成門。況時因法有。法融時不融耶。十此事即理時不礙。與餘一切恒相應。故有主伴門。又謂應是法界體無分判。普通一切。是為主也。即彼一切各各別。故是伴也。伴不異主。必全主而成伴。主不異伴。亦全伴以成主。主之與伴互相資攝。若相攝彼此互無。不可別說一切。若相資則彼此互有。不可同說一切。皆由即主即伴。是故亦同亦異。當知主中亦主亦伴。伴中亦伴亦主也。故一理融通十門具矣。故知此理應處具足念念圓融。無有一法而非所被。如華嚴經云。時彼普救衆生妙德夜神。為善財童子。示現菩薩調伏衆生解脫神力。以諸相好莊嚴其身。於兩眉間放大光明。名智燈普照清淨幢。無量光明以為眷屬。其光普照一切世間。照世間已入善財頂。充滿其身。善財爾時即得究竟清淨輪三昧。得此三昧已。悉見二神兩處中間所有一切地塵水塵及以火塵金剛塵尼衆寶微塵華香。纏絡諸莊嚴具。如是一切。所有微塵。一一塵中各見佛剎微塵數世界成壞。及見一切地水火風諸大積聚。亦見一切世界接連皆以地輪任持而住。種種山海種種河池種種樹林種種宮殿。所謂天宮殿龍宮殿夜叉宮殿乃至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宮殿屋宅。地獄畜生閻羅王界一切住處。諸趣輪轉生死往來。隨業

受報各各差別。塵不悉見。又見一切世界差別。所謂或有世界雜穢。或有世界清淨。或有世界趣雜穢。或有世界趣清淨。或有世界一向清淨。或有世界其形方正。或有覆住。或有側住。如是等一切世界一切趣中。悉見此普救衆生夜神於一切時一切處。隨諸衆生形貌言詞行解差別。以方便力普現其前隨宜化度。五如幻夢者。猶如幻師能幻一物以為種種幻。種種物以為一物等。經云。或現須臾作百年等。一切諸法業幻所作。故一異無礙。言如夢者。如夢中所見廣大未移枕上歷時久遠未經斯須。六如影像者。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等。七因無限者。謂諸佛菩薩昔在因中常修緣起無性等觀。大願迴向等稱法界。修及餘無量殊勝因。故今如所起果具斯無礙。八佛證窮故者。由冥真性得如性用。故經云。無比功德故能爾。九深定用故者。謂海印定等諸三昧力。故賢首品頌云。入微塵數諸三昧。一一出生塵等定。而彼微塵亦不增等。十神通解脫故者。謂由十通及不思議等解脫故。不思議法品十種解脫中云。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等問。目心為鏡有何證文。答。大乘起信論云。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一如真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二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

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生故。三
法出離鏡。謂不空。出煩惱礙離和合相淨淨
明故。四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遍照衆生
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釋摩訶衍論云
性淨本覺。中論云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
虛空等。猶如淨鏡者。此四種大義中各有二
義。與彼大義不相捨離。一者等空義。二者同
鏡義。如論云。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
虛空等。猶如淨鏡。故云何名為如實空鏡。及
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性淨本覺中。遠離塵
知知。如遠離妄境實示遠離義。鏡摩奢跋婆
舉一示一。故論曰。性淨本覺之體性中。遠離
一切繫緣。虛知諸戲論識。成就一味平等之
義。故名爲如。遠離一切。虛妄境界種種相分。
成就決定真實之相。故名爲實。爲欲現示遠
離之義。故名爲空。鏡謂喻。明然此中鏡則喻
摩奢跋婆珠鏡。非餘種種油摩等鏡。以爲譬
喻。何以故。取此摩奢跋婆珠鏡安置一處。珠
鏡前中。或蘊種種石。或蘊種種。飲食。或蘊
種種莊嚴具。或蘊同類珠鏡。彼珠鏡中餘像
不現。唯同類珠。分明顯了故。如實空鏡亦復
如是。於此鏡中唯同類清淨功德安立集成。
種種異類諸過患法皆遠離故。如論云。一者
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故。
各有二種義。而唯示同鏡義。等空之義不現
示耶。以舉一義兼示一義故。若如是者。云何
名爲等空義耶。謂如虛空清淨無染四障所
不能覆。廣大無邊三世所不能攝。如實空鏡
亦復如是。故非覺照義故者。即是現示遠離

因緣。爲如彼摩奢跋婆珠鏡中石等諸像不
現前者。石等諸法皆鄙穢故。此本覺珠鏡中
種種妄法不現前者。一切染法皆悉是無明
不覺之相無照達義故。云何名為因熏習鏡。
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性淨本覺智三種
世間法。皆悉不捨離。爲一覺熏習。莊嚴法身
果。故名因熏習。鏡輪多梨華。空容受遍一。論
曰。性淨本覺三世間皆悉不離。熏習彼三而
爲一覺熏習。莊嚴一大法身之果。是故名爲
因熏習鏡。云何名為三種世間。一者衆生世
間。二者器世間。三者智正覺世間。衆生世間
者。謂異生性界。器世間者。謂所依止土。智正
覺世間者。謂佛菩薩。是名爲三。此中鏡者。謂
輪多梨華鏡。如取輪多梨華安置一處。周集
諸物。由此華熏一切諸物皆悉明淨。又明淨
物華中現前皆悉無餘。一切諸物中彼華現
前亦復無餘。因熏習鏡亦復如是。熏一切法
爲清淨覺。熏令平等。復次虛空義則有二種。
一者容受義。二者遍一義。容受義者。容受諸
色無障礙故。遍一義者。種種諸色唯同一種
大虛空故。如論云。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
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故。如是本覺從
無始來遠離四種過。自性清淨常住一心。一
者遠離不遍之過。三種世間不出本覺清淨鏡
故。如論云。不出故。二者遠離雜亂之過。一切
諸法不入本覺清淨鏡故。如論云。不入故。三
者遠離過患之過。本覺鏡中現前諸法。無不
本覺淨功德故。如論云。不失故。四者遠離無
常之過。本覺鏡中現前諸法。無不常住無爲

智故。如論云。不壞故。遠離邊過圓滿中實。
是故說言常住一心。自此已下顯示因緣。何
因緣故本覺智中種種諸法如彼本覺離諸過
耶。種種諸法皆悉無不真實體故。如論云。以
一切法則真實性故。故自此已下作緣決疑。
謂有衆生。作如是疑。三世間中衆生世間無
明染法具足圓滿。流轉還動無休息時。如是
世間現本覺者。不可得言。本覺清淨遠離諸
過。以此義故今通而言。又一切染法所不能
染般若實智。其體不動自性清淨具足無漏。
常恒熏習衆生世間令清淨故。如論云。又一
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
生故。云何名為法出離鏡。及有二義。其相云
何。頌曰。如實不空法。出離三過失。圓滿三種
德。故名法出離。鏡銷鍊玻璃。空出離色義。論
曰。無漏性德出離三過圓滿三德名法出離。
云何名為三種過失。一者無明染品。名煩惱
礙。二者根本無明。名爲智礙。三者俱合轉相。
名戲論識。是名爲三。如是三過究竟離故。名
爲出離。如論云。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
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故。云何名為三種功
德。一者淳成就功德。二者淨成就功德。三者
明成就功德。是名爲三。如論云。淳淨明故。故
出離何過圓滿何德。謂出離煩惱礙。圓滿淨
成就功德。出離智礙圓滿明成就功德。出離
和合轉相圓滿淳成就功德。何以故。相對法
爾故。此中鏡者。謂玻璃珠。譬如玻璃珠淪深
泥中。即便涌出離彼泥塵一丈量。若置濁水
中。驅混成塵。唯上清淨水安住其中。若置

福多伽林中出現香氣，礙彼機香遠去而住。法出離鏡亦復爾故。此中喻者，喻自體淨義。等空義者，出離色義。謂如虛空遠離大種一向清淨。法出離鏡亦復爾故。云何名為緣熏習鏡？及有二義。其相云何。頌曰：於無量無邊諸衆生緣中，出無量無邊殊勝應化身。熏習衆生心，出生諸善根，增長兩輪華，莊嚴法身果。故名緣熏習鏡。鏡中玻璃空，隨順成就義。如法應觀察，論曰：譬如取玻璃珠安置一處，周匝積集種種色珠，彼玻璃珠隨向珠色現前轉變。緣熏習鏡亦復爾。又譬如虛空有自在力故，於一切所作之事中，隨順成立。緣熏習鏡亦復如是。於一切衆生修行之事中，隨應建立。故如論云：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遍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故如是四種本覺大義，遍一切衆生界。一切二乘界。一切菩薩界。一切如來界中，無不住處，無不照處，無不通處，無不至處，具足圓滿，具足圓滿。起信疏釋云：性淨本覺者，以空及鏡喻別解四義。論云：一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者。初內真如中妄法本無，非先有後無。故云如實空。下釋空義。倒心妄境本不相應。故云遠離。非謂有而不現。但以妄法理無故，無可現境。非不能現。但以鬼角無故，無可現也。非覺照者有二義。一以妄念望於真智，無覺照之功。以情執達理故。如鏡非即外物。以彼外物無照用義故。即顯鏡中無外物體。二以本覺望於妄法，亦無覺照功能。以妄本無故。如淨眼望

空華無照觸之功。亦如鏡望鬼角，問若然者，何故下因熏習鏡中即現一切世間法耶。答：約依他似法。此是真心隨熏所作。無自體故。不異真如。故論云：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今此約遍計所執實性，故無可現也。問所現似法豈不由彼執實有耶。答：雖由執實有。然似恒非實。如影由質影恒非質。鏡中現影不現質。不現質故。故云空鏡。能現影故。是因熏也。論云：二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衆生故者。釋內有二因義。初能作法之因。二作內熏之因。亦可初是因義。後是熏習義。故云因熏習也。言如實不空者。此總出因熏體。謂有自體及功能故。二因初中一切世間境界悉現。明一切法離此心外無別體性。猶如鏡中能現影也。不出者，明心待熏故及現諸法非不熏而自出也。不入者，離心以無能熏故不從外入也。不失者，雖復不從內出外入。然緣起之時顯現不無故云不失也。不壞者，諸法緣集起無所從，不異真如故不可壞。如鏡中影，以因鏡故不可壞也。常住一心者，會相同體染法不能染者，以性淨故。智體不動者，以本無染今無始淨。是故本覺之智未曾移動。又雖現染法不爲所染。故云不動。如鏡中像隨質轉變。然其鏡體未曾動也。又一空鏡離一切外物之體。二不空鏡，謂體不無能現萬像。三淨鏡，謂已磨治離塵垢故。四受用鏡，謂置之高

堂，須者受用。前二自性淨。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說。後二就果顯時說。又前二約空不空。後二約體用。如佛地經云：復次妙生。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衆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智鏡。諸處境識衆像影現。唯以圓鏡爲譬喻者。當知圓鏡如來智鏡平等平等。是故智鏡名圓鏡智。如來大圓鏡有福衆人。懸高勝處無所動搖。諸有去來無量衆生。於此觀察自身得失。爲欲存得捨諸失故。如是如來懸圓鏡智。處淨法界無間斷故。無所動搖。欲令無量無數衆生觀於染淨。爲欲取淨捨諸染故。又如圓鏡極善磨瑩瑩淨無垢光明遍照。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佛智上一切煩惱所知障垢。永出離故。極善磨瑩。爲依止定所攝持故。鑒淨無垢。作諸衆生利樂事故。光明遍照。又如圓鏡依緣本質種種影像相貌生起。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一切時依諸緣故。種種智影相貌生起。如圓鏡上。非一衆多諸影像起。而圓鏡上無諸影像。而此圓鏡無動無作。如是如來圓鏡智上。非一衆多諸智影起。圓鏡智上無諸智影。而此智鏡無動無作。又如圓鏡與衆影像非合非離不聚集故。現彼緣故。如是如來大圓鏡智。與衆智影非合非離。不聚集故。不散失故。大涅槃經云：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見大乘經典甚深之義。又云：何等名爲伊帝目多伽經。乃至拘那牟尼佛時。名曰

法鏡。是知古佛皆目此爲鏡。以教法萬義異俗萬緣無不於中顯現故。天台頂尊者。涅槃疏云。般若者。卽是無上調御一切種智名大涅槃明淨之鏡。此鏡一照一切照。照中故是鏡。照真故是淨。照俗故是明。明故像亮假現。淨故現盡真顯。鏡故體圓中顯。三智一心中得。故言明淨鏡。攝一切法故稱調御。佛智藏故名般若德。是知諸聖皆目心爲鏡。妙盡其中矣。大乘千鉢經云。諦觀心。境照見心性。唯照唯清唯照唯淨。遍觀十方廓周法界。朗然寂靜無有障礙。所以先德云。此真如性猶如明鏡。萬像悉於中現。又一切萬法有二。一皆如明鏡含明了性。一心所成故。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由初義故爲能現。由後義故爲所現。故一切法互爲鏡像。如鏡互照而不壞本相。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且如河泉之中見日月者。是爲能現。若河泉以爲所現者。長河飛泉入於鏡中。出是所現之相。登樓持鏡。則黃河一帶盡入鏡中。瀑布千丈見於咫尺。王右丞詩云。隔窓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明是所現矣。如高懸心鏡無法不含。似廓徹性空何門不入。故唐朝太宗皇帝云。朕聞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今以心爲鏡。可以照法界。又明鏡只照其形不照其心。只照生滅不照無生。但照世間不照出世。有形方照無形不照。且如心鏡洞該性地。鑒徹心原。遍了無生廣明真俗。有無俱察。顯顯咸通。優劣懸殊。略齊少喻。如

華嚴普賢行願品云。時婆羅門爲善財童子讚甘露大王。頌云。我主勝端嚴。德忿誠諸欲。心如淨明鏡。鑒物未嘗私。明鏡唯照形。不鑒於心想。我王心鏡淨。洞見於心原。先德云。如大摩尼寶鏡。懸耀太虛十方色相。悉皆頓現。而此鏡性淨光無有影像。諸佛法身亦復如是。澄徹清淨而無影像。以昔大悲不倦。隨衆生業緣感應差別。普現一切色身三昧。衆生聞見無不蒙益。諸佛與無漏金剛心爲身。普現一切衆生界。但爲煩惱習氣所覆無體不現。如瓶內淨燈光不滅。名如來藏亦名功德藏。亦名無盡藏。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何以故。無礙解脫是一真法性。不與世間出世間所共故。經云。無比是菩提。不可喻故。若有悟斯真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衆生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恒不變。諸佛一切時中離觀相故。經偈云。心淨已度諸禪定。是以心淨故。則孤光一照萬慮全消。如閨室懸燈重雲見日。如古德偈云。安知一念蒙光處。億劫昏迷滅此時。故云法有應照之能。故況之以鏡教有可傳之義。故喻之於燈。可謂慧月入懷靈珠在握。法界洞徹無不鑒矣。才命論云。心徹寶鏡。注云。夫心以鑒物庶品不遺。洞徹幽明同乎寶鏡。又莊子云。志人之心若鏡也。又如世間之鏡。尙照人肝膽何況靈臺心鏡而不洞鑒耶。昔秦宮以玉爲鏡照諸群僚。肝膽腑臟皆悉顯現。所以昔人云。不遊大海。未觀沃日之奇。不仰太山。靡觀千霄之狀。

如未臨宗鏡。焉識自心。恢廓而體納太虛澄湛而影含萬像。不信入者莫測高深故真覺大師歌云。心鏡明瞭無礙。廓然鑒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性圓光非內外。是故依此起信論四種空鏡義。遂乃廣錄祖教顯現一心證成宗鏡。所以論云。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者有法者。謂一心法。若人能解此法必起廣大信根故。信根既立。卽入佛道。以成佛道故離二現行。云何現行。一者凡夫現行生死成難染事。二者二乘現行。涅槃失利樂事。縛脫雖殊俱迷宗鏡。今成佛道無二現行。圓證一心具摩訶衍。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作一種之光明。爲萬途之津濟。問。宗鏡廣照萬法同歸。是此鏡義不答。若凡若聖。說異說同。皆是鏡中之影像。此唯一鏡圓極十方。鏡外無法。彼我俱絕。古德云。若言衆生心性同諸佛心性者。別教也。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彼無此。極十方三世佛及衆生邊際成一大圓鏡。但是一鏡無有同異也。佛及衆生一鏡上像耳。問。今宗鏡錄以鏡爲義者。是約法相宗立約法性宗立答。若約因緣對待門以法相宗。卽本識爲鏡。如楞伽經云。譬如明鏡現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現識卽第八識。以法性宗卽如來藏爲鏡。如起信論云。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又占察善惡經。立二種觀門。爲鈍根人立唯心識觀。爲利根人立真如實觀。又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卽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

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故。若唯心識觀及正念。唯心當法相宗。若真如實觀與其心念念不可得。即法性宗。若約法性融通門。皆歸一旨無復分別。今論正宗。取勝而言。約法性宗說。若總包含如海納川。以本攝末。豈唯性相。無有一法而遺所照。

問。此宗鏡中如何信入。答。但不動一心不住諸法。無能所之證。亡智解之心。則是無信之信。不入之入。入法二空心境雙寂。如大般若經。文殊師利云。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不動法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謂若言我入法界已動法界。能所兩亡入相斯寂。故不動法界是入法界。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云何方便而得證入無性觀者。菩薩先須當心觀照本性靜寂。悟入滅盡定得心識性。證見清淨唯清淨淨。證見聖性自性如如一道寂靜。悟達本原返照見淨。唯照唯瑩。唯瑩唯淨。唯寂唯聖。則是名為菩薩得入無動涅槃無性觀。故知若有能證則爲有人。若有所證則爲有法。以唯一真法界故則心外無法。不可以法界更證法界。如無生義云。如經言。舍利弗讚比丘言。汝等今者住於福田。諸比丘言。大師世尊猶尚不能消供養。何況我等。大師解言。此是佛不住佛則無有佛亦無福田能消供養者。此正是真福田人。佛若住佛即是有佛。亦是有福田能消供養者。此即非是真福田也。類此住神通智慧則有智慧。此則非真智慧。若無所住乃是真有智慧。又思益經論釋云。離於法界更無有人受供養者故。以彼法界

本來清淨故。是以此錄削去浮華唯談真實。不依名字直顯心宗。如普賢觀經云。昔在靈山演於一實之道。又究竟一乘實性論偈云。雖無善巧言。但有真實義。彼法應受持。如取金捨石。妙義如真金。巧語如瓦石。依名不依義。彼人無明盲。若親見性入宗鏡中。乃是自信法門決定無惑。則日可使冷月可使熱。縱千途異說終不能易。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言。橋尸迦。如來弟子見諸世間。猶如幻化。無有疑網。所以者何。彼信如來即自見法。是故自信不唯信他。何以故。若世間人既自見已。彼人終不更取他言。橋尸迦。如人裸露在道而行。設有一人語衆人言。此人希有錦衣覆身。橋尸迦。於意云何。彼雖有言。自餘衆人信此言不。不也世尊。何以故。眼親見故。佛言。如是如是。橋尸迦。諸佛如來諸有弟子。自見法故不取他言。其義亦爾。釋曰。若見自法何法非自。或凡或聖。若是若非。凡有指陳。皆不出自心之際。如是信者。方到法原。如入法界體性經云。佛復告文殊師利。汝知實際乎。文殊師利言。如是世尊。我知實際。佛言。文殊師利。何謂實際。文殊師利言。世尊。有我所際。彼即實際。所有凡夫際。彼即實際。若業若果報。一切諸法悉是實際。世尊。若如是信者。即是實信。世尊。若顛倒信者。即是正信。若行非行。彼即正行。所以者何。正不正者。但有言說不可得也。是知若信唯心實義者。則不爲言語所轉。聞深而不怖。聞深而不疑。聞非深非淺而不癡。如清涼演義云。聞深不怖者。即

大分深義。所謂空也。聞設於空。謂同斷滅。故令人怖。故大品云。既非先有後亦非無。自性常空勿生驚怖。聞淺不疑者。淺謂涉事。方便多門則令疑惑。今知隨宜。何所疑耶。聞非深非淺。謂無所據。使身心湛然知非深爲妙有非淺爲真空。離身心相。方爲勇猛。可造斯境。又此三句亦即三觀。初空次假後中道。三句齊聞一念皆會。則三觀一心何疑不遣。

宗鏡錄卷第十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所度之機無量。能度之法無邊。立五行門。廣闢賢愚之路。張八教網。遍攝人天之魚。何乃以心標宗。能治一切。答。方便有多門。則迴張八教之網。歸源性無二。乃高峙一心之宗。是以病行。總聲聞於化城。兒行誘凡夫於天界。兼但對帶。俯爲差別之機。開示悟入。唯證一乘之道。如千方共治一病。萬義俱顯一心。今不執見。徇文失真法之味。所冀研心究理。得正覺之原。如法華玄義云。一心五行即是三諦三昧。聖行即真諦三昧。梵行即見行。病行即俗諦三昧。天行即中道王三昧。又圓業見思等。即假故破二十五無知。即中故破二十五無明。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一空一切

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故名如來行。又如來室冥冥法界。慈善根力不動真際。和光塵垢。以病行慈悲應之。種種身如響如雷。說種種法如狂如癡。有生善機。以嬰兒行慈悲應之。婆娑喃喃木牛楊葉。有入空機。以墮行慈悲應之。執持囊器狀有所畏。有入假機。以梵行慈悲。應之慈善根力見如是事。踰師子床寶。机承足。商估買人乃遍他國。出入息利無處不有。有入中機。以天行慈悲應之。如駛馬見鞭影行大直道無留難。故無前無後不並不別。說無分別法。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圓應衆機如阿脩羅琴。若漸引入圓。如前所說。若頓引入圓。如今所說。入圓等證更無差別。爲顯別圓初入之門。慈善根力。令漸頓人見如此。說此一心法門橫通堅徹。攝盡恒沙之義故號總持。能爲萬法之宗。遂稱無上若但論事行失佛本宗。如金光明經疏云。如王子飼虎尸毘貨。皆捨父母遺體。非捨己身。己身者。法性實相是也。釋論云。持戒爲皮。禪定爲血。智慧爲骨。微妙善心爲髓。爲他說戒。能遮罪修福無相最上。非持非犯尸波羅蜜者。是施己皮也。說諸禪定神通變化不起滅定現諸威儀者。是施己血也。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者。是施己骨也。檀忍等應是肉也。說甚深法相諸佛行處不二。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微妙中道者是施己髓也。將此充足飢餓衆生。況餘飲食。餘飲食者。即是入天二乘戒皮定血慧骨眞諦之髓耳。法華經云。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者。即其義也。是

以能說此法門者。是微佛眞心施於己髓矣。又此一心宗若全揀門。則心非一切神性獨立。若全收門。一切即心妙體周遍。若非收非揀則遮照兩亡。境智俱空。名義雙絕。可謂難思妙術。點瓦礫以成金。無作神通。攬江河而爲酪。轉變自在隱顯隨時。或卷或舒。能同能別。實乃能治之妙。何病而不痊。巧度之門。何機而不透。洗除心垢拔出疑根。言言盡契本心。一一皆含眞性。法法是金剛之句。塵塵具祕密之門。如入法界體性經云。文殊言。諸法性不壞。是故名金剛句。華嚴經頌云。若於佛及法。其心丁平等。二念不現前。當踐難思位。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一切境界無有一法不通達者。修行如是智波羅蜜。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觀察。從初發心至入涅槃。皆悉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即是一法。何以故。如如如一故。不見我能修及所修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通達智般若波羅蜜。思益經云。網明謂梵天言。是五百比丘從座起者。汝當爲作方便引導其心入此法門。令得信解離諸邪見。梵天言。善男子。縱使令去至恒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門。譬如癡人畏於虛空捨空而走在所至處不離虛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雖復遠去不出空相。不出無相相。不出無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虛空東西馳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說虛空名字。而不得空。於空中行而不見空。此諸比丘亦復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涅槃者。但有名字。猶如虛空。但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復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是知一切不信衆生邪見外道。徒生厭離枉自妄求究竟。一心位中未曾暫出。故密嚴經偈云。如飯一粒熟。餘粒即可知諸法亦如是。知一即知彼。譬如鑽酪者。膏之以指嘴。如是諸法性。可以一觀察。楞伽經偈云。譬如鏡中像。雖見而非有。於妄想鏡中。愚夫見有二。法集經云。爾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欲顯見涅槃。應觀虛妄分別寂滅之心。如是之處得於涅槃。是名勝妙法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觀心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告妙德等五百長者。我爲汝等敷演心地微妙法門。我今爲是啓問如來。云何爲心。云何爲地。乃至薄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大善男子。此法名爲十方如來最勝祕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爲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爲一切菩薩趣大菩提眞實正路。此法名爲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名爲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此法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法能引諸善提樹後身菩薩眞實導師。此法能雨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衆生願。此法能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功德本原。此法能消一切衆生諸惡業果。此法能與一切衆生所求願印。此法能度一切衆生生死險難。此法能息一切衆生苦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衆生而作急難。此法能竭一切衆生老病死

海。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此法能與生死長夜為大智炬。此法能破四魔兵衆而作甲冑。此法即是正勇猛軍戰勝旂旗。此法即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此法即是最勝法幢。此法即是擊大法鼓。此法即是吹大法螺。此法即是大師子王。此法即是大師子吼。此法猶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法若順王化獲大安樂若逢王化尋被誅滅。善男子。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為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開心地法。如理觀察。如說修行。自利教他。讚勵慶慰。如是之人能斷二障速圓衆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大聖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唯將心法為三界主。心法本元不染塵穢。云何心法染貪瞋癡。於三世法誰說為心。過去心已滅。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不住諸法之內性不可得。諸法之外相不可得。諸法中間都不可得。心法本來無有形相。心法本來無有住處。一切如來尚不見心。何況餘人得見心法。一切諸法從妄想生。以是因緣。今者世尊。為大衆說三界唯心。願佛哀愍如實解說。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問。心心所法本性空寂。我說來喻以明其義。善男子。心如幻法。由遍計生種種心想。受苦樂故。心如水流。念念生滅。於前後世不暫住故。心如大風。一剎那間

遍歷方所故。心如燈焰。衆和合而得生故。心如電光。須臾之頃不久住故。心如虛空。客塵煩惱所覆障故。心如猿猴。遊五欲樹不暫住故。心如畫師。能畫世間種種色故。心如僮僕。為諸煩惱所策役故。心如獨行。無第二故。心如國王。起種種事得自在故。乃至善男子。如是所說。心心所法。無內無外。亦無中間。於諸法中求不可得。去來現在亦不可得。超越三世。非有非無。心懷染著從妄緣現。緣無自性。心性本空。如是空性。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一不異。非斷非常。本無生處。亦無滅處。亦非遠離非不遠離。如是心等不異無為。無為之體不異心等。心法之體本不可說。非心法者亦不可說。何以故。若無為是心即名斷見。若離心法即名常見。永離二相不著二邊。如是悟者。名見真諦。悟真諦者。名為賢聖。一切聖賢性本空寂。無為法中。戒無持犯。亦無小大。無有心王及心所法。無苦無樂。如是法界自性無垢。無上中下差別之相。何以故。是無為法性平等故。如衆河水流入海中。盡同一味無別相故。此無垢性是無等等。遠離於我及離我所。此無垢性。非實非虛。此無垢性是第一義。無盡滅相。體本不生。此無垢性。常住不變。最勝涅槃。我樂淨故。此無垢性。遠離一切平等體無異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一心修習如是心地觀法。大智度論。問云。般若波羅蜜是菩薩第一道。一相所謂無相。何以故。說是種種道。答曰。是道皆入一道中。所謂諸法實相初

學有種種別。後皆同一。無有差別。譬如劫盡燒時。一切所有皆同虛空。故知越此弘修絕進步之地。離斯方便無成佛之期。乃至從初得道畢。至涅槃。於中能化所化。師弟始終本末同時。機應一際。俱不出自心矣。如台教云。心王即如來。心數即弟子。但衆生剎那相續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心王十數邪。一切法邪。魔眷屬也。心王十數正。則一切法正。今時學道人須善得此意。若修智慧。但當內起慧數。思惟分別。因此發半滿智慧。自行化他。即同舍利弗莊嚴雙樹也。如是一一約心數行成。化十弟子。一一之行顯由心也。若能諦觀心性。即是見佛性住大涅槃。即同如來。具足莊嚴娑羅雙樹也。若觀行心明者。見心王。即是法王。心數即大弟子。莊嚴雙樹之義。猶如眼見。問。台宗觀心語密。疏豈盡心。還原集云。法華經云。受持行誰經。稱揚何佛道。華嚴經云。色經論受想行識經論。若隨自意語。亦得云。眼經論耳鼻舌身意貪瞋癡經論。所以然者。經云。知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六根同此經。經只是法。知眼空法。即眼經論耳。空法即是耳。經論諸界亦爾。道理必須實照。不可虛談為自欺也。行住坐臥受持陰界入。為行誰經。於色上發智。即是受行色經。乃至隨一切處。悟即是受持一切處經。是乘從三界中出。至薩婆若中住。以不動故。即是其義。若堅信深思。則如法住經云。如法住者。如彼六根性空法。而假言住也。稱揚何佛道者。瓔珞經云。實智性為法身。若見實性即

是稱揚法身佛。開身有實性。即於陰界入。得空三昧六度七覺三寶十地妙覺等。以報前功。即是稱揚報身佛。得前諸法應眾生身。即是稱揚應身佛。此則於身內。一念見三佛。衆生不觀察。雖近而不見。大集經云。無出之出。是名佛出。無禪之禪。是名正禪。無脫之脫。是名正脫。魔逆經云。魔請文殊解縛。文殊云。無人縛汝。汝自想爲縛也。魔即語云。我畢竟永不解脫。經云。本自無縛其誰求解。若使法界有繫縛者。我即解脫。此真實不生不滅也。當於心行中求。無智人中莫說此經。恐生邪見。藥反成病。知離名爲法。覺法名爲佛。知離者。色性離。受想行識亦自離。從一性空法而假出三寶之名。黃蘗和尚云。爾若擬著一法。印早成也。印著有四生文出來。印著空即空界。無想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印與虛空不一不異。虛空不空本印不有。見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電一種。觀一切蠢動。如響一種。千經萬論只說汝之一心。一切法不生不滅。即是大涅槃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故知菩提果滿結自心華。世界緣興始於識浪。如昔有東國元曉法師。義相法師。二人同來唐國尋師。遇夜宿荒止於塚內。其元曉法師因渴思漿。遂於坐側見一泓水。掬飲甚美。及至來日觀見元是死屍之汁。當時心惡吐之。豁然大悟。乃曰。我聞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故知美惡在我實非水平。遂却返故國廣弘至教。故知無有不達此者。頓息遊心。任負笈携囊。廣歷三乘之學。

肆。縱尋師訪友。遍參法界之禪局。若欲絕學。栖神究竟。應須歸於宗鏡。如大涅槃經云。佛言。云何菩薩信順一實。菩薩了知一切衆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釋曰。大乘者。所言大者。即衆生心性能包能遍。至小無內。無一塵而能入。至大無外。無一法而不含。所言乘者。以運載爲義。能運行人直至薩婆若海。是知此海不遙心實常現。則趙璧非貴隋珠未珍。善友徒泛滄波。卞和虛傳荆岫。若入宗鏡。不動神情。剎那之間。其實自現。何須遍參法界廣歷叢林。當親悟時實非他得。如寒山子詩云。昔年曾入大海中。爲探摩尼誓懇求。直到龍宮深密藏。金闕鎖斷鬼神愁。龍王守護安身裏。寶劍星寒勿處搜。賈客却歸門內去。明珠元在我心頭。杜順和尚偈云。遊子漫波波。巡山禮土坡。文殊只者是。何處覓彌陀。石鞏和尚弄珠吟云。如意珠大圓鏡。亦有中人喚作性。分身百億我珠分。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陀。何勞逐物浪波波。隱顯即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麼。問。一切萬法皆唯識性者。云何有虛有實。立色立空。異俗二諦之門。性相雙通之道。答。森羅影現。皆唯心之本宗。差別跡分。盡唯識之妙性。唯識之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即遍計所執。二者真實。即圓成實。於前唯識性所遺清淨。於後唯識性所證清淨。又有二種。一者世俗。即依他起。二者勝義。即圓成實。於前所斷清淨。於後所得清淨。又相即依他起。該有爲之門。性即圓成實。通無漏之道。又色即依他

起之相。空即圓成實之性。斯則虛實異俗性相有空。徹本窮原皆唯識性矣。慈恩云。識性識相皆不離心。心所心王以識爲主。歸心泯相總言唯識。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是以佛心如海。無一流而不入。佛心如鏡。無一像而不生。佛心如珠。無一寶而不雨。佛心如地。無一種而不成。萬像現於法身。諸義生於般若。則一文一字一念一塵。皆入不二之法門。盡住不思議解脫矣。如金剛三昧經云。若住大海則括衆流。住於一味則攝諸味。無行經偈云。菩提非菩提。佛陀非佛陀。若知是一相。是爲世間導。故知能了此一際無相之宗。可爲明爲導爲師爲匠。普救群迷。不離化城。直至寶所。故經云。常樂觀寂滅。一相無有二。其心不增減。現無量神力。又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盡。乃至此大經卷。雖復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如一微塵。一切微塵皆亦如是。時有一人智慧明達。具足成就清淨天眼。見此經卷在微塵內。於諸衆生無少利益。卽作是念。我當以精進力破彼微塵。出此經卷。令得饒益一切衆生。作是念已。卽起方便破彼微塵。出此大經。令諸衆生普得饒益。如於一塵。一切微塵應知悉然。佛子。如來智慧亦復如是。無量無礙普能利益一切衆生。具足在於衆生身中。但諸凡愚妄想執著。不知不覺。不得利益。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

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衆生修習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衆生。釋曰。大千經卷者。即如來智慧。在一微塵中。即是全在一衆生心中。一切微塵皆亦如是。即一切法界衆生皆含佛智。以情塵自隔不能內照。空埋金藏。狂蔽靈臺。如闕沒額。珠醉迷衣寶。不因指示。何以發明。故先德云。破塵出卷者。恒沙佛法。一心中曉。是知水未入海。則不鹹。薪未入火。則不燒。境未歸心。則不等。但以宗鏡收之。萬法皆同一照。是非俱泯。逆順同歸。無一心而非佛心。無一事而非佛事。未見刹那頃。不是如來得菩提時。無有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故先德云。心非境外。故無得。境非心外。故無相。即心是境。故甚深。即境是心。故難入。如肇法師云。即事無不異。即空無不一。極上窮下。齊以一觀。乃應平等也。台教云。如地無差別草木若干。若干無若干。無若干若干。又如約心論法。約法論心。心有諸數。法無諸數。心不離法。法不離心。無數而數。數而無數耳。所以起信論云。復次。真如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爲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

相。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以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真如者。古釋云。違妄曰真。顯理曰如。觀和尙拂此義云。無法非真。何有妄可違耶。則真非真矣。無法不如。何稱理可顯耶。故如非如矣。斯則無遺無立。爲非安立之真如矣。此釋甚妙。故信心銘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立即是取。遣即是捨。今無遺無立。道自玄會矣。豈有真妄當情乎。如白論序云。儼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反本之道。著于茲矣。可謂無心合道理。事俱通。又真如自相。唯離念境界。則不可以有無思。故云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何者。若有二可得名俱。今有即無故。則有外無無可與有俱。今無即有故。則無外有可與無俱。故亦有亦無相違不立。言不俱不立者。若定有無。遮彼有無。俱非有。今有即無。何有非無。今無即有。何有非有。故雙非亦寂。故知言亡四句。無句可亡。了此無句。即真亡矣。問。一心平等。理絕偏圓。云何教中又說諸法異答。隨情說異。雖異而同。對執說同。雖同而異。將同破異。將異破同。雖同雖異。非異非同。如云。提子之矛。刺子之盾。楯亦如騎賊馬。逐賊以聲止聲。所以云。朝四暮三。令衆狙而喜悅。苦塗水洗養嬰兒。以適時。皆是俯順機宜。

善權方便。如莊子云。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曰是也。注云。夫四之與三。衆狙妄生喜怒。非之與是。世人競起愛憎。聖人還以是非止世人之是非。狙公又將四三以息衆狙之三四。達人於一。豈一勞神明於其間哉。大涅槃經云。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求覓良醫。良醫既至。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乃與之。是時女人即以苦味用塗其乳。語其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其兒渴乏。欲得乳母。聞毒氣便捨遠去。其藥消已。母乃洗乳。喚子與之。是時小兒雖復渴乏。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告言。爲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既消。我已洗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其兒聞已。漸漸還飲。經合臂意。臂無我等。猶如毒塗。說如來藏。如喚子飲。或時說我。或說無我。皆爲適機。如彼塗洗。如義海云。謂塵事相是異。剋體唯法。是無異。只由法體不異。即異義方成。以不失體故。只由塵事差別。即不異義方成。以不壞緣方言理也。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能說諸法異。如森羅雖異。不能自異。虛妄雖同。不能自同。以無體故。法法常生。以無用故。塵塵恒寂。皆是世間分別衆生妄情。於平等法中。自生差別。向無二相處。強立多端。猶若畫師。造成高下之相狀。或如金匠。鍛出大小之器形。萬法體常虛。但唯自心變。大

莊嚴論偈云。譬如工畫師。畫平起凹凸。如是虛分別。於無見能所。譬如善巧畫師。能畫平壁起凹凸。相實無高下而見高下。不真分別亦復如是。於平等法界無二相處。而常見有能所二相。是故不應怖畏。云何不須怖畏。以自心變故。如畫凹凸。由自手畫故。

宗鏡錄卷第十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唯一心法。云何教中廣立名字。

答。如來名號十方不同。般若一法說種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故大般若經云。如一切法名。唯客所攝。於十方三世。無所從來。無所至去。亦無所住。一切法中無名。名中無一切法。非合非散。但假施設。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與名俱自性空。大方等大集經云。爾時佛告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男子。第一義者。謂無有諸法。若無諸法。云何說空。無名字法說為名字。如是名字亦無住處。名下之法亦復如是。是以法從心生。名因法立。所生之心無處。能生之法亦然。則心境皆空。俱無處所。論云。心能為一切法作名。若無心則無一切名字。當知世出世名字。皆從心起。以心隨緣應物立號。略有五義。而立假名。一從義故。二隨緣故。三依俗故。四因時故。五約用故。云何從

義。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故知因義立名。因名顯義。云何隨緣。涅槃經云。其味真正。停留雪山。隨其流處得種種名。隨其流處者。即是隨染淨之緣。得凡聖之號。云何依俗。經云。一法有多名。實法中即無不失法性。故流布於世間。云何因時。涅槃經云。佛性因時節有異。說淨不淨。何者。在垢染時稱眾生。處清淨時名諸佛。云何約用。如因心立法。隨法得名。處聖稱真。居凡號俗。似金作器。隨器得名。在指曰鑽。飾臂名釧。則一心不動。執別號而萬法成差。真金匪移。認異名而千器不等。若知法法全心作。器器盡金成。名相不能干。是非焉能惑。又如四器與方器名字不同。若生金與熟金言說有異。推原究體。萬法皆空。但有意言名義差別。動即八識凝為一心。得旨忘緣。觸途無寄。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人故。為衆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爲。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暗。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

云何一義說無量名。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橋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脂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是名一義說無量名。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如佛名為如來。義異名異。亦名阿羅訶。義異名異。亦名三藐三佛陀。義異名異。亦名。船師。亦名導師。亦名正覺。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師子王。亦名沙門。亦名婆羅門。亦名寂靜。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醫王。亦名大象。亦名大龍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無畏。亦名寶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脫。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師。亦名大分陀利。亦名獨無等侶。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無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義異名異。善男子。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復有一義說無量名。所謂如陰。亦名為陰。亦名顛倒。亦名為諦。亦名四念處。亦名四食。亦名四識住處。亦名為有。亦名為道。亦名為時。亦名衆生。亦名為世。亦名第一義。亦名三修。謂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煩惱。亦名解脫。亦名十二因緣。亦名聲聞辟支佛。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亦名過去現在未來。是名一義說無量名。善男子。如來世尊。為衆生故。廣中說略。略中說廣。第一義諦說為世諦。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云何名為廣中說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說十二因緣。云何名為十二因緣。所謂因果。云何名為略中說廣。如告比丘。我今宣說苦集滅道。苦者所謂無量諸苦。集者所謂無量煩惱。滅者所謂無

量解脫。道者所謂無量方便。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死。云何名為世諦。第一義諦。如告憍陳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陳如。是故隨人隨意隨時。故名如來知諸根力。善男子。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知根力。善男子。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衆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為說無量之法。何以故。衆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故。知法本無名因心建立。是以大聖隨順世諦。曲徇機宜。廣略不同。一多無定。將有說攝歸無說。用有名引入無名。究竟咸令到於本心寂滅之地。故經云。佛告舍利弗。汝慎勿為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又名因體立體逐名生。體空而名無所施。名虛而體無所起。名體互寂。萬法無生。唯一真心更無所有。永嘉集云。是以體非名而不辯。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則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所名。所名既無。則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當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元虛。亦乃名而本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有當何所云為。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

他體以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為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辯者。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原矣。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以非有非無名耳。不是非有非無。既非有無。又非非有非非無也。如是則何獨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也。如是則名體既空。言思自絕。可謂萬機泯跡。獨朗真心矣。問。唯心妙旨。一切無名者。若衆生之號乃假施為。諸佛之名。豈虛建立。答。因凡立聖聖。本無名。從俗顯真。真元不立。並依世俗文字對待而生。文字又空。空亦無寄。若是上機大士。胡假名相發揚。對境而念念知宗。遇緣而心心契道。如大智度論云。如經說。師子雷音。佛國寶樹莊嚴。其樹常出無量法音。所

謂一切法畢竟空。無生無滅等。其土人民生便聞此法音。故不起惡心得無生法忍。當此之時。何處有三寶名字。但了無生之旨。自然一體。三寶常現世間。若取差別之名。即失真常之理。但了一切法無自性。則一切處佛出世。無一法而非宗。如先德云。佛出世者。今如來出現。全以塵無性。法界緣起。菩提涅槃。以為如來身也。此身通三世間。是故於一切國土。一切衆生。一切事物。一切緣起。一切業報。一切塵毛等。各各顯現。菩提涅槃等。為佛出世也。若一處不了。即不成佛。亦不出現。何以故。由不了處。仍是無明。是故不成佛不出現也。是以諸佛出世。知機知時。俯為下根。示生滅劫。空拳誘引。黃葉提撕。若上上機人。則諸佛不出不沒。故經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華嚴經頌云。如心諸佛。如佛衆生。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只是一法。名別理同。何者。覺此無依。無住。絕待。不思議。心不動時。入十信之初。號不動智佛。不覺此絕待真心。不守自性。隨緣差別。時名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但有迷悟之名。不離一心之體。更有何法。而作凡聖名字。為差別乎。如文殊般若經云。佛言。佛法無上耶。文殊答。無有一法如微塵許。名為無上。又經云。如世尊說此法時。無有菩薩得是三昧。諸陀羅尼門。亦復無彼諸佛所說語言句義。乃至不說一文字句。無人聽聞。無人得解。無人成佛。如此等法是實言者。於後末世五百歲時。此經法門弘闊。浮提。遍行流布。熾然不滅。是真實語。問。既萬機

泯跡獨朗真心者。云何教中說此是凡夫法。此是聖人法。答。以一切法緣生無性故。不得凡夫法。不得聖人法。以無性緣生故。若真若俗不相混濫。如云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切即一切因果歷然。雖即歷然不失無性之理。雖即無性不壞緣生之道。然又雖但了一心。而於諸法一一了知分明無惑。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無種種性。無無量性。無可算數性。無可稱量性。無色無相。若一若多皆不可得。而決定了知。此是諸佛法。此是。若薩法。此是獨覺法。此是聲聞法。此是凡夫法。此是善法。此是不善法。此是世間法。此是出世間法。此是過失法。此是無過失法。此是有漏法。此是無漏法。乃至此是有為法。此是無為法。是為第七如實住。問。一心之法云何盡能周遍含容出生圓具一切法耶。答。夫心者。神妙無方至理玄邊。三際求而罔得。二諦推而莫知。無像無名。不可以測其深廣。無依無住。不可以察其指蹤。細入無間之中。不可以言其大小包乾象之外。不可以語其深。至道虛玄。孰能令有幽靈不墜。孰能令無迹分法界而非多。性合真空而非。體凝一道而非靜。用周萬物而匪勞。如如意珠天上勝寶。狀如芥粟有大功能。淨妙五欲七寶琳瑯。非內畜非外入。不謀前後不擇多少。不作龜妙稱意豐儉。降雨灑灑不添不盡。利濟無窮。蓋是色法。尙能如是。豈況心神靈妙事不具一切法耶。故經云。佛言。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

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乃至譬如虛空遍一切處。皆同一味不障一切所作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皆同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大士所修事業。泰山子詩云。余家住此號寒山。山巖栖息離煩喧。浪時萬像無痕跡。舒即周流遍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寶。妙用無窮處處圓。還原觀云。定光顯現無念觀者。謂一乘教中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此珠體性明徹十方齊照。無思成事念者。皆從雖現奇功心無念慮。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無思念慮。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顯現廓徹虛空。不為二乘外道塵霧煙雲之所障蔽。清涼疏云。猶一日宮千光並照。隨舉一法有無量門。然有二義。一約相類。如一無常門。有生老病死。聚散合離。得失成壞。三災四相。外器內身。剎那一期生滅轉變。染淨隱顯。皆無常門。餘亦如是。二就性融不可盡也。謂法性寂寥雖無諸相。無相之相不礙繁興。是以依體普現。若月入百川。尋影之月月體不分。即體之用。用彌法界。體用交徹。故不思議。輔行記。問云。一心既具十法界因果。但觀於心何須觀具。答。一家觀門永異諸說。該攝一切十方三世若凡若聖一切因果者。良由觀具。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理性雖具。若不觀之。但言觀心則不稱理。小乘奚啻不觀心耶。但迷一心具諸法耳。問若不觀具為屬何教。答。別教教道從初心來。但云次第生於

十界。斷亦次第故不觀具。或稟通教即空但理或稟三藏寂滅真空。如此等人何須觀具。何者。藏通但云心生六界觀有巧拙。即離不同。是故此兩教不須觀具。尙不識具。況識空中。若不爾者。何名發心畢竟二不別。成正覺已何能現於十界身土。又復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不知我遍彼三千。彼彼三千互遍亦爾。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照理體本無四性。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能知此者。依佛識心。華嚴論云。以一心大智之印。印無始三世。總在一時。無邊諸法智印咸遍。以智等諸佛故。以智等衆生心故。以智等諸法故。以智無中邊表裏三世長短近遠故。為智過虛空量故。如世虛空無所了知。如無分別智虛空。一念而能分別過虛空等法門。是故經頌言。一切虛空猶可量。諸佛說法不可說。又頌云。普光明智等虛空。虛空但空智自在。所以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即知一法能生無量義。所謂一心。一一法皆生無量義者。以心遍一切法。一一法無非心故。以略代總。故知略心能含萬法。歷一切教。若境若智。若人若法。隨諸事釋。一向心為觀。觀慧彌成如海吞流。似薪益火。以不能深達故為遍為小。以不能諦觀故住有住空。是以聲聞親斯大事。自鄙無堪。或號泣而聲振大千。或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若菩薩聞茲妙旨懺悔前非。或云從無量劫來為無我之所漂流。或言我等歸前盡是邪見人也。如上所失。皆是不達自心廣大圓融能包能遍故。何以能包能

遍以無相故。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能含十方淨穢國土。所以昔人云。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相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內外並冥緣智俱寂。是故若能如是體道千萬相應。可謂正法中人真佛弟子。若違斯旨妄起有心。悉墮邪修不入宗鏡。如古德謫云。只爲無心學無學。亦復正修於不修。若人不知如此處。不得稱名爲比丘。洞山和尚云。吾家本住在何方。鳥道無人到處鄉。君若出家爲釋子。能行此路萬相當。所以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即人法俱空。覺此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如熱病所見。豈非鬼耶。所以古德云。萬法浩然宗一無相。又云。念滿一萬八千遍。遍遍入於無相定。亦云無相道場無相法門等。是以若於宗鏡發真最省心力。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德云。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即斯意矣。又此一心皆因理事無礙。得有如是周遍含容。如理事無礙觀云。但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一理遍於事門。謂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無不圓足。二事遍於理門。謂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之理全同非同。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是故一塵不壞而遍法界也。如一塵一切法亦

然。思之。又一理性不唯無分故在一一切處。而全體在於一內。二不唯分故。常在一中全在一一切處。一事法不唯分故。常在此恒在他方。二不唯無分故。遍一切處而不移本位。又一由理性不唯無分故。不在一事外。二不唯分故。不在一事內。一事法不唯分故。常在此處而無在。二不唯無分故。常在他處而無在。是故無在無不在。而在此在彼無障礙也。此全遍門。超情離見。非世喻能況。如全一大海在一波中。而海非小。如一小波匝於大海。而波非大。同時全遍於諸波。而海非異。俱時各匝於大海。而波非一。又大海全遍一波時。不妨全體全遍諸波。一波全匝大海時。諸波亦各全體互不相礙。思之。釋曰。以海爲真理。以波爲事。況理事相遍而非一異。則海處波而不小。同濕性而廣狹無差。波匝海而非大不壞相而一多全匝。問理。既全遍一塵。何故非小。既不同塵而小。何得說爲全體遍一塵。一塵全匝於理性。何故非大。若不同理而廣大。何得全遍於理性。既成矛盾義甚相違。答。理事相望各非一異。故全收而不壞本。先理望事有其四句。一真理與事非一故。真理全體在事中。二真理與事非一故。真理體性恒無邊際。三以非一即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次事望理亦有四句。一事法與理非異故。全匝於理性。二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塵。三以非一即非異故。一小塵匝於無邊理性。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匝無邊理性而塵不

大。思之。問。無邊理性全遍一塵時外諸事處。爲有理性。爲無理性。若塵外有理。則非全體遍一塵。若塵外無理。則非全遍一切事。義甚相違。答。以一理性融故。多事無礙故。得全在內而全在外無障礙。各有四句。先就理四句。一以理性全體在一切事中時。不礙全體在一塵處。是故在外則在內。二全體在一塵中時。不礙全體在餘事處。是故在內則在外。三以無二之性各全在一切中時。是故亦在內亦在外。四以無二之性非一切故。是故非內非外。前三句明與一切法非異。此之一句明與一切法非一。良爲非一非異故內外無礙。次就事四句。一塵全匝於理時。不礙一切事法亦全匝。是故在內即在在外。二一切法各匝理性時。不礙一塵亦全匝。是故在內則在內。三以諸法同時各匝故。是故全內亦全外無有障礙。四以諸事法各不壞故。彼此相望非內非外。思之。釋曰。以理在一爲內在多爲外。事亦以一爲內以多爲外。何故如是。一多內外相遍相在而無障礙。唯是一心圓融故。寄理事以彰之。以體寂邊目之爲理。以用動邊目之爲事。以理是心之性。以事是心之相。性相俱心。所以一切無礙。如上無邊分限差別之事。唯以一理性鎔融。自然大小相含一多即入。如金鑄十法界像若消鎔則無異相。如和融但是一金。以理性爲洪爐鎔萬事爲大冶。則銷和萬法同會一真。三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其理而得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無性理事方成故。如波要因於水能

成立故。依如來藏得有諸法。當知亦爾。思之四事能顯理門。謂由事攪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猶如波相隨令水體露現。當知此中道理亦爾。思之。五以理奪事門。謂事既攪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故。如水奪波波無不盡。此則水存於已壞波令盡。六事能隱理門。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然此事法既匿於理。遂令事顯理不現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也。七真理即事門。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以理虛無體故。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爲真理。如水即波動而非濕。八事法即理門。謂緣起事法必無自性。舉體即真故。說衆生即如不待滅也。如波動相舉體即水無異也。九真理非事門。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華嚴經云。如色與非色。此二不爲一。又云。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釋曰。理事逆順自在者。事理相望各有四義。四義中皆二義逆二義順。謂依理成事真理即事順也。以理奪事真理非事逆也。事能顯理事法即理順也。事能隱理事法非理逆也。欲成即成欲壞即壞。故云自在。成不礙壞壞不礙成。顯不礙隱。隱不礙顯。故

云無礙。正成時即壞等。故云同時。五對皆無前却。故云頓起。又上四對何以約理望事。但云成等不云顯等。約事望理但云顯等不云成等。深有所以。何者。事從理生。可許云成。理非新有。但可言顯。事成必滅。故得云壞。真理常住。故但云隱。其即之與一離之與異大旨則同。細明亦異。理無形相。但可即事而事有萬差。故言與理冥一理絕諸相。故云離事。事有差異。故云異理。上約義別有此不同。若統收者。應成五對無礙之義。一相遍對。二相成對。三相害對。四即相對。五不即對。五中前四明事理不離。後一明事理不即。又五對之中共有三義。成顯一對是事理相作義。奪隱及不即二對是事理。相違義相遍及相即二對。是事理不相礙義。又由第二相作故有第四相即。由相即故相遍。由有第三相違故有第五不即。又若無不即無可相遍。故說真空妙有。各有四義。約理望事即真空四義。一廢已成他義。即依理成事門。二派他顯己義。即真理奪事門。三自他俱存義。即真理非事門。四自他俱泯義。即真理即事門。由其即故而互泯也。又初及三即理還事門。以自存故舉體成他故遍他也。後約事望理。即妙有四義。一顯他自盡。即事能顯理門。二自顯隱他義。即事能隱理門。三自他俱存義。即事法非理門。四自他俱泯義。即事法即理門。又初及三即事遍於理門。以自存故而能顯他故遍他也。故說約空有存亡無礙。真空隱顯自在理事。銘融者。銘治也。謂初銷義。融和也。謂終成

義。以理銘事。事與理融觀之於心。即名此觀。觀事當俗。觀理當真。今觀理事無礙。中道第一義觀。自然悲智相導成無住行。又理事十門總分五對。一理事相遍。二理事相成。三理事相害。四理事相即。五理事相非。非理即性空。真理一相無相。事即染淨心境互爲緣起。起滅時分彼此相貌。不可具陳。相遍二門是全遍全同。理不可分故。華嚴經頌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三句即全遍。末句即不可分。相成二門依理成事。則如因水成波。似依空立色。真如不守自性。能隨萬緣。事能顯理。則如影像表鏡明。識智表本性。華嚴經頌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如是解諸法。即見盧舍那。相害二門。以理奪事。如水奪波。事能隱理。似煙燄火。相即二門真理。即事如水不離水。若但是空出於事外。則不即事今即法。爲無我理。離事何有理耶。事法即理則緣起無性。一切衆生亦如也。相非二門能所有異真妄不同。則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相即則非二。相非則非一。非一故不壞俗諦。非二故不隱真諦。此真諦性空之理空而不空。斯俗諦幻有之事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不礙空。不空之空。空不絕有。彼此無寄遞互相成。若心內定一法是有。即墮常。若心外執一法。是無。即沈斷。俱成見網。不入圓宗。如上圓融約理事無礙訖。

宗鏡錄卷第十二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前已明一心理事無礙。今約周遍含容觀中事事無礙者。如法界觀序云。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含。則能施為隱顯神用不測矣。乃至欲使學人冥此境於自心。心慧既明。自見無盡之義。此周遍含容觀亦具十門。一理如事門。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不現。此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為事。是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釋云。由此真理全為事故。如事顯現。如事差別。大小一多變易無量。又此真理即與一切千差萬別之事。俱時歷然顯現。如耳目所對之境。亦如芥瓶。亦如真金。為佛菩薩比丘及六道衆生形像之時。與諸像一時顯現。無分毫之隱。亦無分毫不像。今理性亦爾。無分毫隱。亦無分毫不事。不同真空中觀理。事門中唯是空理現也。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者。以事虛無體而不壞相。所以觀衆生見諸佛。觀生死見涅槃。以全理之事恒常顯現。是以事既全理。故不即理。若也即理是不全矣。如金鑄十法界像。一一像全體是金不可更言即金也。一事如理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故。事隨理而周遍。遂令一塵普遍法界。法界全體遍諸法時。此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

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法亦爾。釋云。一一事皆如理普遍廣大。如理徹於三世。如理常住本然。例一切諸佛菩薩緣覺聲聞及六道衆生一一皆爾。乃至一塵一念性相作用行位因果無不圓足。三事含理事門。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為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剎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此理事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一中一。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各有所由。思之。釋云。一中一者。上一是能含。下一是所含。下一是能遍。上一是所遍。餘三句一一例知。四通局無礙門。謂事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令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遍十方一切塵內。非異即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遍即住。無障無礙。五廣狹無礙門。謂事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刹海。由非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狹。即大即小。無障無礙六遍容無礙門。謂此一塵望於一切。由普遍即是廣容故。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一切諸法。全住自中。又由廣容即是普遍故。令此一塵還則遍在自內一切差別法中。是故此塵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入同時遍攝無礙。思之。七攝入無礙門。謂彼一切望於一法。以入他即是攝他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彼全一還復在自一切之內。同時無礙。思之。又由攝他即是入他故。一法全在一一切中時。還令一

切恒在一內同時無礙。思之。釋云。此上無礙猶如鏡燈即十鏡互入。如九鏡入彼一鏡中時。即攝彼一鏡還入九鏡之內。同時交互故云無礙。八交涉無礙門。謂一望於一切。有攝有入。通有四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攝一。一切入一。一攝一。一入一。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礙。釋云。一攝一入一者。如東鏡攝彼西鏡入我東鏡中時。即我東鏡入彼西鏡中去。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者。圓滿常如。此句但以言不頓彰故。假前三句句皆圓滿。九相在無礙門。謂一切望一亦有攝有入。亦有四句。謂攝一入一。攝一切入一。攝一入一切。攝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礙。釋云。此與前四句不同。前但彼此同時攝入。今則欲入彼時。必別攝餘法。帶之將入彼中。發起重重無盡之勢。攝一入一者。如東鏡能攝南鏡帶之將入西鏡之中。即東鏡為能攝能入南鏡為所攝。西鏡為所入也。此則釋迦世尊攝文殊菩薩入普賢中也。攝一切入一者。如東鏡攝餘八鏡帶之將入南鏡之中時。東鏡為能攝能入。八鏡為所攝。南鏡為所入。則一佛攝一切衆。生帶之同入一衆生中也。攝一入一切者。如東鏡能攝南鏡帶之將入餘八鏡中。攝一切入一切者。如東鏡攝九鏡帶之將入九鏡之中時。東一鏡為能攝能入九鏡為所攝。亦即便為所入也。此句正明諸法互相涉入一時圓滿重重無盡也。今現見鏡燈。但入一燈當中之時。則鏡鏡中各有多多之燈無前後也。則知諸佛菩薩

六道衆生不有則已有。卽一刹那中便微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一切凡聖中也。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具前兩重四句。普融無礙。准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在前。是以前九門文不頓顯故。此攝令同一刹那。既總別同時。則重重無盡也。又華嚴演義云。夫能所相入心境包含。總具四義。能成無礙。一稱性義。二不壞相義。三不即義。四不離義。由稱性故不離。由不壞相故不即。又如諸刹入毛孔。皆有稱性及不壞相義。今毛上取稱性義。故知法性之無外。刹上取不壞相義故。不遍稱性之毛。以一毛稱性故能含廣刹。以廣刹不壞相故能入一毛。又內外緣起非卽非離亦有二義。一約內外共爲緣起。由不卽故有能所入。由不離故。故得相入。二約內外緣起與真法性不卽不離。此復二義。一由內外不卽法性有能所入。不離法性故。毛能廣包。刹能遍入。二者毛約不離法性。如理而包。刹約卽法性不遍毛孔。思之。此事事無礙觀如群臣對王各各全得王力。猶諸子對父一一全得爲父。又如百僧同住一寺各各全得受用而寺不分。若空中大小之華一一遍納無際虛空而華不壞。則十方一切衆生全是佛體而無分別。以不知故甘稱劣劣。慕如來之智德。反墮愚盲。具廣大之威神。而矜小器。所以志公云。法性量同太虛。衆生發心自小。如上無礙但是一心。如海涌千波鏡含萬像。非一非異周遍圓融。互奪互成不存不泯。

遂得應含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等事現前。此乃華嚴一部法界緣起自在法門。如在掌中爛然可見。又非獨華嚴之典。乃至一代時教。難思之妙旨。十方諸佛無作之神通。觀音秘密之悲門。文殊法界之智海。一時顯現洞鑒無疑矣。若非智照深達自心。又焉能悟此希奇之事。如先德云。證佛地者。爲塵空無我無性是也。乃至稱理而言非智所知。如空中鳥飛之時跡。不可求依止跡處也。然空中之跡既無體相可得。然跡非無。此跡尋之逾廣。要依鳥飛方證跡之深廣。當知佛地要因心相。而得證佛地之深廣。然證入此地不可住於寂滅。一切諸佛法不應爾。當示教利喜學佛方便學佛智慧。夫佛智慧者。卽一切種智。所以般若經中以種智爲佛。則無種不知。無種不見。斯乃以無知知一切知。以無見見一切見。如華嚴離世間品十種無下劣心中云。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三世所有一切諸佛一切佛法一切衆生一切國土一切世間一切三世一切虛空界一切法界一切語言施設界一切寂滅涅槃界如是一切種種諸法。我當以一念相應慧悉知悉覺悉見悉證悉修悉斷。然於其中無分別。離分別。無種種。無差別。無功德。無境界。非有非無。非一非二。以不二智知一切二。以無相知知一切相。以無分別智知一切分別。以無異智知一切異。以無差別智知一切差別。以無世間智知一切世間。以無世智知一切世。以無衆生智知一切衆生。以無執著智知一切執著。以無

住處智知一切住處。以無雜染智知一切雜染。以無盡智知一切盡。以究竟法界智於一切世界示現身。以離言音智示不可說言音。以一自性智入於無自性。以一境界智現種種境界。知一切法不可說。而現大自在言說。證一切智地。爲教化調伏一切衆生故。於一切世間示現大神通變化。是爲第十無下劣心。如上微細剖析理事根源。方見全佛之衆生惺惺不昧。全衆生之佛歷歷無疑。悟本而似達家鄉。得用而如親手足。云何迷真抱幻捨實憑虛。●辜負己靈沈埋家寶。高推上聖自鄙下凡。都爲但誦空文未窮實義。唯記卽心是佛之語。親省何年。只學萬法唯識之言。誰當現證。既乖教觀又闕明師。雖稱紹隆但成自誑。宗鏡委細正爲斯人。使了其義而識其心。披其文而見其法。感諸聖苦口。愧先賢用心。覽卷方知終不虛謬。如高拂雲霧豁觀青天。似深入龍宮親逢至寶。始悟從來未諦學處龜浮。可驗時中全無力量。未到實地莫言其深。未至劬勞莫言其苦。唯當見性可以息言。且諸聖所以垂言教者。普爲生盲凡夫令不著生死。眇目二乘令不住涅槃。夜視小菩薩令捨於權乘羅網。別菩薩令不執教道。此爲未知有自心卽具如是廣大神德無邊妙用者。分明開示令各各自知。十方諸佛莫不承我威光。一切異生莫不賴我恩力。勸生忻慕進道弘修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然後以定慧力內外莊嚴。發起本妙覺心真如相用。似磨古鏡。如盤神珠。光徹十方。影透法界。無

令一小含識不承此光。猶加善財一生可辦。又如龍女親獻靈山如來印可。故云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是知緣悟此法。因果同時。成道度生不出一刹那之際。如法華經信解品云。疾走往提。又譬喻品云。其疾如風。豈滯多生狂修功行。有如是速疾念念相應之力。而不肯承當。故諸聖驚嘆廣爲開演。布八教網備三乘車。大小俱收權實並載。提携誘引密赴機宜。或見或聞。而前而後。悉令入此一乘金剛寶藏。以爲究竟。如方便品中引。十方三世諸佛皆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爲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則不可迷諸佛方便門。執其知解領成現之語起法我之心。如般若經中。佛言。我於一切法無所執故。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是以但於人法二執俱亡。一道常光自現。還同釋迦親證金色之身。所以諸佛教門皆爲顯宗破執。依前住著反益迷心。如熱金丸執則燒手。令甘露聖教出苦良緣。若遇斯人有損無益。如方便品偈云。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是。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隨宜方便事。無復諸疑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故知若不習定學慧。且不知隨宜之說。妄認爲真。不可徇文以爲悟道。直如善財登闍龍女獻珠。當此之時自然親見。應須剋己辦事。曉夜忘疲。若問程而不行。家鄉轉遠。

似見寶而不取。還受貧窮。所以古德頌云。學道先須細識心。細中之細細難尋。可中尋到無尋處。方信凡心是佛心。故知即於一念生死心中。能信有諸佛不思議事。甚爲難得。如大涅槃經云。佛言。若有人。能以藕絲繫彌須彌山。可思議不。不也世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得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問。理唯一道。事乃萬差。云何但了一心無邊佛事。悉皆圓滿。答。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門事由心造。若以唯心之事。一法即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即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曾一。因舒而說多。此法未曾多。非一非多。有而不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一多相依互爲本末。通有四義。一相成義。則一多俱立。以互相持有俱存也。二相害義。形奪兩亡。以相依故。各無性也。三互存義。以此持彼不壞彼而在此。彼持此亦爾。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四互泯義。以此持彼彼相盡而唯此。以彼持此此相盡而唯彼。經云。知一即多。多即一。又由彼此相成資攝無礙。是故得有多小即入一。多相容遠近互持主伴融攝。致使塵塵現而無盡等帝網以參差。故得事事顯而無窮。若定光而隱映。又一多無礙之義。古德以喻顯示。如數十錢法。此有二體。一異體。二同體。就異體中有二。一相即。二相入。又以諸緣起法有二義。一空有義。此即自體。二有力無力義。此望力用。由初義故約相即。由後義故得相入。初空有義中。由自若有時

他必無故他即自。何以故。由他無性以自作故。二由自若空時他必有故自即他故。何以故。由自無性用他作故。以空有無二體故。所以常相即。若不爾者。緣起不成。有自性等過。二力用中。自有全力。所以能攝他他全。無力故所以能入自不據自體。故非相即。力用交徹故成相入。十數爲譬者。復有二門。一異體門。二同體門。就異體門中復有二。一者一中多。多中一。如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此約相說。二者一即多多即一。如經頌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義味。寂滅悉平等。遠離一異顛倒相。是名菩薩不退住。此約理說。問。既其各各無性。那得成其多耶。答。此由法界實德緣起力用普賢境界相應。所以一多常成不增不減也。次明一即多多即一者。如似一即十緣成故。若十非一。一不成故。何但一不成。十亦不成。如柱若非舍。爾時則無舍。若有舍亦有柱。即以柱即是舍。故有舍復有柱。一即十即一。故成一復成十也。問。若一即十。此乃無有一。若十即一。此乃無有十。那言一之與十。復言以即故得成耶。答。一即非一者。是情謂一。今所謂緣成一。緣成一者。非是情謂一。故經頌云。一亦不爲一。爲破諸數故。淺智著諸法。見一以爲一。問。前明一中多多中一者。即一中有十。十中有一。此明一即十有何別耶。答。前明一中十者。離一無有十。而十非是一。若此明一即十者。離一無有十。而十即是一。緣成故也。二同體門者。還如前門。相似還明一

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今就此門中說者。前異體門言一中十者。以望後九故名一中十。此門言一中十者。即一中有九故言一中十也。問。若一中即有九者。此與前異體門中一即十有何別耶。答。此中言有九者。有於自體九而一不是。九若前異體說者。一即是彼異體十。而十不離一。問。一中既自有九者。應非緣成義。答。若非緣成豈得有九耶。問。一體云何得有九。答。若無九即無一。次明同體門中一即十者還言一者。緣成故一即十。何以故。若十非一。一不成故。一即十既爾。一即二三亦然。問。此中言自體一即十者。與前同體一中十有何別耶。答。前明自體中有十。而一非是十。此明一即十而一即是十。以此為異。問。此明一體即十。為攝法盡不。答。隨智差別故。亦盡亦不盡。何者如一若攝十。即不為盡若具說。即無盡也。問。為攝自門無盡。為攝餘門亦無盡耶。答。一無盡餘亦無盡。若餘不盡。一亦不盡。若一成一切即成。若一不成一切即不成。是故此攝法即無盡復無盡。成一之義也。於三四義猶若虛空。即是盡。更不攝餘故名無盡。故知亦攝盡不盡也。問。既言一即能攝者為只攝一中十。亦得攝他處十。答。攝他十亦有盡不盡義。何以故。離他無自故一攝他處。即無盡而成一之義。他處十義如虛空故有盡。經云菩薩在於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此宗鏡錄是一乘別教。不思議門。圓融無盡之宗。不同三乘教中所說。如上。一多無礙之義。不可以意解情思作限量

之見。唯淨智眼以六相十玄該之。方盡其旨耳。則知融攝無邊。包含匪外。如法華神力品云。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又經云。慈悲為佛眼。正念為佛頭。妙音為佛耳。香林為佛鼻。甘露為佛口。四辯為佛舌。六度為佛身。四攝為佛手。平等為佛指。戒定為佛足。種智為佛心。金光明經疏云。法性身佛者。非是凡夫二乘下地之所能見。唯應度者。示令得見。此即無身之身。無相之相。一切智為頭。第一義諦髻。八萬四千法門髮。大悲眼。中道白毫。無漏鼻。十八空舌。四十不共齒。弘誓肩。三三昧腰。如來藏腹。權實智手。定慧足。如此等相莊嚴法性身佛也。牛頭初祖云。諸佛於此得菩提者。此是心處得菩提。色處轉法輪。眼處入涅槃。若爾者。身中究竟解脫法身。常在淨土具足。更少何物復更何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此宗鏡中所有智行主伴皆同一際。纔有信者。悉同法流。但如一圓鏡之中。無別分析。如華嚴論云。此經法門。總是十方諸佛同行共行。更無新故。如大王路。發跡登之者即是。無奈不行之何。一念隨善根。少分見性智慧現前。總是不離佛。正覺根本智故。不離普賢行故。如普賢一念中少分善心。總是向法流者。故經云。聞如來名號及所說法門。聞而不信。猶能畢竟至於金剛智地。何況信修者也。又云。此華嚴經中解行法門。修學悟入。必能成就十住法門。住佛種性。生。一來家。為佛真子。不同橫教初地菩薩以暫顯成

佛。此華嚴經直論實證位。不論誓願。為此教門總一時一際。一法界無異念前後情絕。凡聖一性不論情繫。應以無念無作法界照之可見。若立情見不可信也。設生信者。玄信佛語。故非是自見。若自見者情絕想亡。心與理合。智與境冥。方知萬境性相通收若不如斯。心常彼此。是非競作。垢淨何休。若也稱性情亡。法界重玄之門自達。一多純雜自在含容。總別之門圓融自在。於利生之法。善達諸根。隨所堪能悉皆成益。敬承親近者。皆能拔之。所以稱性。故凡行一事悉遍法界。若隨事作則有分限。如摩訶般若經云。欲以一食供養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以一衣華香瓔珞旃檀香塗香燒香燈燭幢幡華蓋等供養諸佛及僧。當學般若波羅蜜。論問曰。菩薩若以一食供養一佛及僧。尚是難事。何況十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及僧。答曰。供養功德在心不在事也。若菩薩以一食大心悉供養十方諸佛及僧。亦不以遠近為礙。是故諸佛皆見皆受。是知但運一心廣大無際。功德智慧二種莊嚴。六度萬行無不圓滿。則知一毫空性法界無差。一微塵中具十方分。是以法華會上十方佛國通為一土。分身共座同證一乘。亦如華嚴教明。此土說法十刹咸然。仰先聖之同歸。今後學之堅信。偶斯教者莫大良緣。如秉大炬以燭幽闇。炳然見性似駕迅航而渡深濟。俟爾登真。故云一句染神必當成佛。二字經耳七世不沈。所利唯人。所約唯己。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

異流俱會平等。今宗鏡中亦復如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一切諸法中。唯以等觀入。若執方便廣辯諸乘。則失佛本。懷遠於大旨。如法王經云。若定根機。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闍提人。說闍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藥病。如是解者。即一切法無非佛法矣。問。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答。一切法唯心。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如學人問忠國師。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殺害還是佛法不。答。一切施爲皆是佛智之用。如人用火香臭不嫌。亦如其水淨穢非汚。以表佛智也。是知火無分別。蘭艾俱焚。水同上德。方圓任器。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慧。掘持刀於釋氏。豈非佛事乎。若心外見法而生分別。直饒廣作勝妙之事。亦非究竟。

問。心性本淨寂照無遺。何假智光而爲鑒達。答。心是正因。雖然了照。以客塵煩惱所遮。若無智慧了因而不能顯。古德云。智照心原即是了因。如空與日。略有十義。以辯難思。一謂日與空非即非離。二非住非不住。三如日善作破暗良緣顯空之要。四雖復滅暗顯空。空無損益。五理實無損事以推之暗蔽永除。性乃無增空界所含萬像皆現。六而此虛空性雖清淨。若無日光則有暗起。七非以虛空。空故自能除暗。暗若除者必假日光。八日若無空無光無照。空若無日暗不自除。九然此暗性無來無去。日之體相亦不生不滅。十但有

日照空則乾坤洞曉。以智慧日照心性空亦復如是。釋曰。一智與心非即非離。云何非即。以智是能照心。是所照能所異故。云何非離。智是心之用。用不離體故。二非住非不住。云何非住。智性離故。云何非不住。與心相應故。三智離破客塵顯了心性。四智離去塵現性而心本無隱顯。五心雖本空要盡客塵方能普現法界。六心雖清淨若無智光則爲客塵所蔽。七非心自空不染客塵。塵若除者要因智光。八智無心不照心無智不明。九客塵雖盡本無來去。智雖起照亦無生滅。十但得智光則心性湛然寂照。法界洞朗究竟清淨。故知萬法無修。策修而至無修。本性雖空亦由修空而顯空。今宗鏡所錄深有所以。只爲衆生無智不修。而墮愚闇不照心性。枉陷輪迴。若不得宗鏡之智光。何由顯於心寶。且衆生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以客塵所蔽似鏡昏塵。但能知鏡本明。塵即漸盡。客塵盡處眞性朗然。如大涅槃經云。如大村外有婆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唯眞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眞實法在。所以一鉢和尚歌云。萬代金輪聖王子。只者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不生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勞滅盡眞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

宗鏡錄卷第十三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釋迦文佛。開衆生心成佛知見。達磨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體此一心。云何是成佛之理。答。一心不動諸法無性。以無性故。悉皆成佛。華嚴經云。佛子。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無何等性。所謂無相性。無盡性。無生性。無滅性。無我性。無非我性。無衆生性。無非衆生性。無菩提性。無法界性。無虛空性。亦復無有成正覺性。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衆生。佛子。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佛子。假使有人能化作恒河沙等心。一一心復化作恒河沙等佛。皆無色無形無相。如是盡恒河沙等劫無有休息。佛子。於汝意云何。彼人化心化作如來凡有幾何。如來性起妙德菩薩言。如我解於仁所說義。化與不化等無有別。云何問言凡有幾何。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佛子。如汝所說。說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等無有異。何以故。菩提無相故。若無有相則無增減。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成等正覺同於菩提。一相無相。疏釋云。所以知佛智遍者。無一衆生不有本

覺。與佛體無殊故。經云。佛智。潛流即似佛智。遍他衆生。今顯衆生自有佛智。故云。遍耳。此有三意。一明無一衆生不有。則知無性者非衆生數。謂草木等。已過五性之見。二者衆生在纏之因。已具出纏之果法。故云。有如來智慧。非但有性後方當成。亦非理先智後。是知涅槃對昔方便且說有性。後學尙謂談有藏無。況聞等有果智誰當信者。三彼因中之果智。即他佛之果智。以圓教宗自他因果無二體故。不爾此說衆生有果。何名說佛智耶。斯則玄又玄矣。非華嚴宗無有斯理。疑云。涅槃云。佛性者。名為智慧。有智慧時則無煩惱。今有佛智那作衆生。釋云。謂顛倒故不證。豈得言無。如壯士迷於額珠。豈是瘡中無寶。謂若先無離倒寧有。既離則現明本不無。如貧得珠。非今授與。是以涅槃恐不修行。故云。言定有者。即爲執著。恐不信有。故云。若言定無。則爲妄語。乍可執著。不可妄語。又如來藏等經說。有九種喻。喻如來藏。謂如青蓮華在泥水中未出泥。人無貴者。又如貧女而懷聖胎。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摩尼珠落在深廁。如真金像弊衣所覆。如菴羅樹華實未開。亦如稻米在糠粃中。如金在礦。如像在模。皆是應中有佛身義。與此大同也。又此無性理能成一切能壞一切。則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二成一切成者。即因果交徹。於中有二。一明生佛不二華嚴經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等。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即菩提相于何不成。二明

能所不二。即華嚴經云。皆同一性所謂無性。淨名經云。不行是菩提。離意法故。法即是所。意即是能。良以心境同一性故。生佛亦然。是以真心不守自性故。舉體隨緣成諸萬法。性即體也。以諸法唯心所現各無自體。虛假相依無決定性。以無性故。能隨緣成立一切。若有定性猶如金石各有堅性不可令易。今此無性猶如於水遇冷成冰逢火便燬。故中論偈云。集若有定性。先來所不斷。於今云何斷。道若有定性。先來所不修。於今云何修。故知若有定性一切諸法皆悉不成。若無定性一切皆成。又若衆生各有各性自體不移。則永作衆生無因成佛。所以無性理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一切法。若此一微塵法成。則盡十方虛空界一切異法一時成。若有一微塵異法不成者。此間一毫之法亦不成。失圓頓義。以一心一切心故。若悟宗鏡成佛。即一切處成佛。所以金剛經云。所在之處則爲有佛。若有一微塵處不成佛則不入宗鏡中。故經云。唯我一人者。三界六道凡聖無非我。是一人故。唯我一人耳。故知若離此而修皆成權漸。如待空華而結果。朝焰水以成冰。任滿三祇不入真實。但自觀心見佛。了諸法空。則不動念而親觀毫光。摩蓮身而遍參法界。如佛在忉利一夏安居。佛以神力制諸人天。不知處所夏受歲已。佛攝神足欲還閻浮。爾時須菩提於石室中住。自思惟言。佛忉利下。當至佛所禮佛耶。爲不至耶。復自思惟。佛常說法。若人以智慧

力觀佛法身。是名見佛中最。佛時已從忉利下閻浮提回衆皆集。人天相見。座中有佛及轉輪王。諸天大集衆會莊嚴。先未曾有須菩提念。今此大衆雖復殊特。勢不久停。磨滅之法皆歸無常。因此無常觀之初門。悉知諸法空無有實。作是觀時。即得道證。時一切衆欲先見如來禮拜供養有蓮華色比丘尼。常爲他人呼爲姪女。欲除惡名便化爲輪王。七寶千子。衆人見之皆悉避座。化王見佛還復本身。爲比丘尼最先禮佛。佛告尼言。非汝先禮我。唯須菩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爲見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最。非供養生身名供養也。是知若不自信心佛求他勝緣。功業雖勤終非究竟。如華嚴如來出現品云。佛子。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真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又以從緣故。緣亦無自性。則一切不成念念散壞。如隨差別難染之緣。因名言建立。故號衆生。於諸緣中求衆生性了不可得。則衆生體空即是壞義。以有諸法故則空義得顯。若此一衆生義不成。則盡十方法界一切衆生悉皆不成。故名一壞一切壞。所以諸佛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成就一切智起同體悲相續不斷。盡未來際廣度有情。以一心無性成佛之理。願一切衆生與我無異。知衆生本來一心不動常合天眞。以無性故不覺隨緣六趣昇降。枉受妄苦虛墮輪迴。所

以能起大悲相續度脫。若無此無性之理。則大化不成。善惡凡聖不可移易。若能如是解悟。則是入不思議方便法門。佛藏經云。諸法若有決定體性。如析毛髮百分之一者。是則諸佛不出於世。亦終不說諸法空。並證頓義。華嚴經頌云。能於一念悉了知一切衆生無有餘了彼衆生心自性。達無性者所行道。不退轉法輪經云。爾時三菩薩住世尊前。以曼陀蓮華散於佛上。散已作如是言。我於此法深生信解無有疑惑。其第一者。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說如來我即如來。於此法中都無疑惑。第二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稱說世尊。我即世尊。亦於此法悉無疑惑。第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稱說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我即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亦於此法悉無疑惑。乃至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作如是說。佛言。此三菩薩善解假名故。作是說故。知但是凡聖諸法皆是假名。從心建立。若能了達一切平等。即知凡聖諸法不出假名。假名不出真如之性。如大般若經云。爾時善現告欲色界諸天衆言。汝諸天衆。說我善現。佛真弟子。隨如來生。云何善現。隨如來生。謂隨如來真如生故。所以者何。如來真如無來無去。善現真如亦無來無去。故說善現隨如來生。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如。如是真如無異如性。亦無不異如性。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釋曰。若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者。非獨善現隨如來生。乃至一切法界衆生悉隨如來

生。何者以如來真如。即自真如故。如是真如無異如性者。以此真如。是言說中極亦不可立。故云喚作如如是變也。既無異如之性。亦無非真如之性。如是了達方爲究竟真如矣。雁腹經云。爾時舍利弗問諸比丘言。大德何緣說如是語。我今始於六師出家。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從今已往六師諸佛等同一相無增無減。大德舍利弗。我等今知諸師不異於出家中無所分別。故言出家。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言。從今佛非我尊。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自然明了。熾然明了。不假餘明。我自歸依。非餘歸依。自歸自尊。是故說言。佛非我尊。何以故。我不離佛。佛不離我。乃至舍利弗言。大德何故說。從今往說無有業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一切說究竟涅槃。是中無有調伏。無非調伏。以是故言。我說無業。如來藏經云。世尊。告金剛慧言。善男子。我以佛眼觀一切衆生貪欲癡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不動。善男子。一切衆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污。德相備足。如我無異。楞伽經云。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衆生身中。華嚴入法界品中。轉惡眠羅居士。得菩薩解脫。不般涅槃際法門。常供養稱檀座佛塔。告善財言。我開栴檀座。如來塔門時得三昧。名佛種無盡。善男子。我念念中入此三昧。念念得知一切無量殊勝之事。乃至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薩所得不般涅槃際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以一念智普

知三世。一念遍入一切三昧。如來智日恒照其心。於一切法無有分別。了一切佛悉皆平等。如來及我一切衆生等無有二。知一切法自性清淨。無有思慮。無有動轉。而能普入一切世間離諸分別。住佛法印。悉能開悟法界衆生。又頌云。如心境界無有量。諸佛境界亦復然。如心境界從意生。佛境如是應觀察。法華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衆有疑云。成道既久。常此教化。中間所有然燈。毘婆沙尸棄等佛。成道入滅。說法度衆生。復是誰耶。古釋云。於是中間說然燈佛等成道入滅。如是皆以智慧方便善巧分別說於他佛。非離我身別有彼佛。金剛經論云。衆生身內有佛。亦非密。身外有亦非密。乃至非身內非身外有。非非內非非外有。並非密也。衆生即是。故名爲密。寶藏論云。不遺一法。不得一法。不修一法。不證一法。性淨天真。可謂大道乎。眞一。是以遍觀天下莫非眞人。孰得此理。同其一倫。台教云。只觀十法界衆生。即是佛。十法界衆生。陰佛陰無毫芥之殊。三世佛事衆生。四儀無不圓足。華嚴論云。若少見性者。亦得佛乘。如大海中一毫之滯。乃至多滯。一一滯中皆得大海。如是菩薩五位之中。十位十地。一一位內皆有佛果。如彼海水一毫之滯。不離佛性。得諸行故。以彼佛性而有進修。如華嚴經直以全佛果不動智等十智如來。示凡信修。如有凡夫頓昇寶位。身持王位。遍知臣下。一切群品無不該含。華嚴經中法門菩薩行相亦復

如是。從初發心十住之始。頓見如是如來法身佛性。無作智果。遍行普賢一切萬行。隨緣不滯。悉皆無作。涅槃經云。佛性非是作法。但為客塵煩惱所覆。是故今從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全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成佛。一日相應一日成佛。何須數劫漸漸而修。多劫積修三祇至果。心緣劫量見障何休。諸佛法門本非時攝。計時立劫非是佛乘。又經云。一切世界海微塵數劫所有諸佛出興于世。親近供養者。明無功之智。遍周無法不佛。佛即法也。十方虛空無有間缺。針鋒毛端無不是一切法一切佛故。但有微塵許是非染淨心。皆不是見佛也。以智眼印之。又云。都與佛剎微塵數佛者。智滿行遍無非佛故。皆悉承事者。即聖凡同體無一不佛法。空無間也。以普眼觀之。微其心境無不佛也。智隨諸行一切皆佛故。如是見者。以事而論亦實如是。表法而論一切總實。是佛故。若一法一物不是佛見者。當知是人即是邪見。非正見也。即有能所是非諸見競生。不得入此普賢文殊智眼境界。是以若有異想雜念續續而起。故號眾生。則能所互與是非交誣。即是邪見。若了妄念無相外境自虛。則一切剎塵無非正覺。所以釋摩訶衍論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者。謂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即謂無念者。則是除疑令生勝解。謂有眾生作如是疑。極解脫道會本覺時。微細初生。知得有耶。知得無耶。若知有者。極解脫道當

非無念。所以者何。知有初念有初念故。若知無者。極解脫道當不能有。所以者何。既無初念待何念無立解脫有。如是疑故。今自通言所知之相。從本已來自性空無。能知之智。從本已來無有起時。既無所覺之相。亦無能覺之智。豈可得言有細初相智慧可知。而言說知初相者。即是現示無念道理。所以者何。法性之理。雖無所知之初起相。亦無能知之始覺智。而能通達無所知相。無能知智。無所有覺。都非空無。是故今且依此道理作如是說。知初相耳。是故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者。即是成立上無念義。謂金剛已還一切眾生。獨力業相大無明念未出離故。則是現示一切眾生皆是有念名為眾生。一切諸佛皆得無念名為佛故。自此已下現示始覺境界周遍圓滿。謂大覺者。已到彼岸。遍知一切無量眾生。一心流轉作生住異滅四相。故如論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故。以何義故。如是知耶。得自無念時。一切眾生平等得。故如論云。以無念等故。以何義故。唯一行者得無念時。一切眾生悉得無念。一一眾生皆悉各各有本覺故。此義云何。謂一行者。始覺圓滿同本覺時。遍同一切無量眾生本覺心中。非自本覺。所以者何。自性本覺遍眾生界無不至故。清淨覺者。得無念時。一切眾生皆得無念者。清淨覺者。斷無明時。一切眾生亦可斷耶。若爾何過。若始覺者。斷無明時。一切眾生皆得斷者。何故上言金剛已還一切眾生

獨力業相大無明念未出離故。不名為覺。若諸眾生無始無明未得出離。而與諸佛同得無念者。無念等義。唯有言說無有實義。豈可得言一切眾生皆有本覺。亦有始覺。決斷此難則有二門。一者自宗決斷。二者望別決斷。自宗決斷者。此論正宗。為欲現示一切眾生同一相續無差別故。可得一修行者。無始無明究竟斷時。一切眾生亦同斷盡。一修行者滿始覺時。一切眾生亦同得滿。是故三身本有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世尊告文殊言。文殊師利。我由二等而成正覺。一者斷等。二者得等。言斷等者。我極解脫道初發起時。一切眾生所有無始無明。一時究竟頓決斷故。言得等者。我初成道滿始覺時。一切眾生皆滿足故。是名二等故。望別決斷者。舉圓滿者。望眾生界。無一一法而非清淨。舉諸眾生望無上尊。入無明藏無所覺知。皆悉清淨無所障礙。無念等義而得成立。入無明藏無所覺知。上上所說文無相違過。舉此一隅應廣觀察。自此已下融諸始覺令同本覺。謂五十一分滿始覺時。實無轉勝漸次之果。亦無究竟圓滿之極。所以者何。一切始覺四相俱時。而得住止。皆無自立。從本已來一味平等自性圓滿。契同無。一一相覺故。如論云。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起信疏云。豁然大悟覺了自心。本無所轉。今無所證。本來平等。種種夢念動其心原。覺心初起者。是明所覺相心。初起者。依無明有生相之心體。令動念。今乃證知。離本

覺無不覺。即動念是靜心。故言覺心初起。如迷東爲西。悟時乃知西即是東。心無初相者。本由不覺有心生起。今既覺故心無所起。故言無初相。今究竟位動念都盡。唯一心在。故言無初相。無明永盡。歸一心原。更無起動。故言得見心性。心即常住。更無所進。名究竟覺。未至心原。夢念未盡。欲滅此動。望到彼岸。而今既見心性。夢相都盡。覺知自心本無流轉。今無明靜息。常自一心。是以證知佛地無念。此是舉因而證果也。馬祖大師云。汝若欲識心。祇今語言。即是汝心。喚此心作佛。亦是實相法身佛。亦名爲道。經云。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隨世應處立名。如隨色摩尼珠。觸青即青。觸黃即黃。體非一切色。如指不自觸。如刀不自割。如鏡不自照。隨緣所見之處。各得其名。此心與虛空齊壽。乃至輪迴六道。受種種形。即此心未曾有生。未曾有滅。爲衆生不識自心。迷情妄起。諸業受報。迷其本性。妄執世間風息四大之身。見有生滅。而靈覺之性。實無生滅。汝今悟此性名爲長壽。亦名如來壽量。喚作本空不動性。前後諸聖。祇會此性爲道。今見聞覺知元是汝本性。亦名本心。更不離此心別有佛。此心本有。今有不假造作。本淨今淨。不待瑩拭。自性涅槃。自性清淨。自性解脫。自性離故。是汝心性。本自是佛。不用別求佛。汝自是金剛定。不用更作意。凝心取定。縱使凝心。斂念。作得亦非究竟。志公和尚生佛不二科云。衆生與佛不殊。大智不異於愚。何用外求珍寶。身內自有明珠。正

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推求憶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蕭然直入無餘。傳大士頌云。還原去何須次第求。法性無前後。一念一時修。又頌云。凡地修聖道。果地習凡因。恒行無所踐。常度無度人。真覺大師歌云。雪山肥膩更無難。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百門義海云。發菩提者。今了達一切衆生及塵毛等無性之理。以成佛菩提智故。所以於佛菩提身中見一切衆生成等正覺。又衆生及塵毛等。全以佛菩提之理成衆生故。所以於衆生菩提身中見佛修菩提行。是故佛是衆生之佛。衆生即佛之衆生。縱有開合終無差別。如是見者名菩提心。起同體大悲教化衆生也。又策林問云。衆生爲迷諸佛爲悟。體雖是一約用有差。若以衆生通佛。佛亦合迷。若以佛通衆生。衆生合悟。答。恒以非衆生爲衆生。亦以非佛爲佛。不礙存而恒奪。不妨壞而常成。隨緣且立衆生之名。豈有衆生可得約體。權施法身之號。寧有諸佛可求。莫不妄徹真原。居一相而恒有真該妄末。入五道而常空。情談則二界難通。智說乃一如易就。然後雙非雙是。是即互壞互成。見諸佛於衆生身。觀衆生於佛體。仰山和尚問潘山和尚云。眞佛住何處。潘山云。

以思無思之妙。反靈焰之無窮。思盡還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斯則無住無離。能見眞佛。履平等道矣。故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即是佛道故。所以先德云。夫大道唯心。卽心是佛。只依一心而修。卽是根本之智。亦是無分別智。卽能分別。無窮自具一切智故。不同起心遍計。故知凡有心者悉皆成佛。如今行是佛行。坐是佛坐。語是佛語。默是佛默。所以云阿鼻依正當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此非分得。可謂全收。以不信故決定爲凡。以明了故舊來成佛。然成佛之義。約性虛玄。隨相對機。卽有多種。如華嚴演義云。隨門不同種種有異。門唯有多。且略分四。一約性。卽一眞法界。二約相。卽無盡事法。三性相交徹。顯此二門不卽不離。四以性融相。德用重重。初約體門者。問。體是佛不。答。應成四句。一是佛。法性身無所不至。故經云。性空卽是佛故。二非佛。絕能所覺爲其性故。平等眞法界非佛非衆生故。三亦佛非佛。以法性身無自性故。四雙非。性與無性雙泯絕故。經頌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世一切空。是則諸佛見。二就相門有二。一情。二非情。眞心隨緣變能所故。然此二門各分染淨。謂無明熏眞如成染緣起。眞如熏無明成淨緣起。染成萬類。淨至成佛。以修淨緣斷彼染緣。方得成佛。依此二義則生佛不同。於淨緣中復有因果。因有純雜。果有依

正。若約純門。隨一菩薩。盡未來際。唯修一行。一一皆然。若約雜門。萬行齊修。盡未來際。若約因門。盡未來際。常是菩薩。若約果門。盡未來際。常是如來。經云。為衆生故。念念新成。等正覺。若雙辯門。盡未來際。修因得果。若約雙非。盡未來際。非因非果。便同眞性。前三門。雙具悲智雙融心境。第三性相交微門。曲有四門。一以性隨相同第二門。二寄相歸性同第一門。三雙存無礙具上二門。依此則悲智雙運。性相齊融。寂照雙流。成大自在。四互奪雙亡。則性相俱絕。沒同果海。無成不成。第四以性融相門。相雖萬差。無不卽性。性德無盡。全在相中。以性融相。相如於性。令上諸門皆無障礙。因果交徹。純雜相融。事事相參。重重無盡。今就性門四句之內。是卽佛門。不取餘三。就相門中。約有情門。是淨非染。是果非因。是一分義。非此所用。就交微門。佛則性相雙融。生則會相歸性。今經正約第四。以性融相。一成一切皆成。謂以佛之淨性融生之染。以佛一性融生之多。令多染生隨一眞性。皆如於佛。已成佛竟。非唯有情會。萬類相融。爲佛體。無不皆成。故肇公云。會萬物而成己者。其唯聖人乎。又云。故聖人空同其體。萬物無非我。以佛之性融於物性。同佛皆成。以物之性融佛之相故。令三業等於萬類。卽今經意而非餘門。故云隨門不同。今是成佛門也。頓教多同約性四門。終教卽同性相交微。始教有二門。幻有卽空。同會相歸性。但唯心現多同第二。小乘人天皆同相門。由此有云。無情

成佛。是約性相相融。以情之性融無情相。以無情相隨性融。同有情之相。故說無情有成。佛義。若以無情不成佛義。融情之相。亦得說言諸佛衆生不成佛也。以成與不成情與無情無二性故。法界無限故。佛體普周故。色空無二故。法無定性故。十身圓融故。緣起相由故。生界無盡故。爲因周遍故。遠離斷常故。萬法虛融故。故說一成一切成也。非謂無情亦有覺性。同情成佛。若許此成。則能修因。無情變情。情變無情。便同邪見。是以性非巧拙。解有精麤。智妙而見在須臾。機鈍而悟經塵劫。所以古德云。夫佛體幽玄。非卽色蘊。亦不離色蘊。一異性空。眞性自現。如密嚴經偈云。碎抹於金鑪。鑪中不見金。智者巧融鍊。眞金方乃顯。分割於諸色。乃至爲極微。及析求諸蘊。若一若異性。佛體不可見。亦非無有佛。且如悟入宗鏡中。成佛不離一念。若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此猶別教所收。今不動無明。全成正覺。故華嚴論云。如將寶位直授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傳大士白梁武帝云。今欲將如意寶珠。清淨解脫。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意欲施於人主。若受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若一念決定信受者。不問利那便登覺位。如維摩經云。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卽出家。是卽具足。又法華經云。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

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故知一切含生心珠。朗耀理無前後。明昧隨機。或因闕而隱。膚中對明鏡而顯現。或因遊而沈水底。在安徐而得之。或處輪王警中。建大功而受賜。或繫貧人衣裏。慍智願而猶存。宗鏡明文同證於此。如是信者。究竟無餘。卽是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據此諸聖開示心佛了然。設有抱疑退屈之者。雖未信受。若成佛之理。未曾暫虧。如人不識眞金。認爲銅鐵。銅鐵但有虛名。金性未曾暫變。如今執者。不知本是。却謂今非。亦匪昔迷而方始悟。如上廣引委曲證明。只爲卽生死中有不思議性。於塵勞內具大菩提身。以障重之人。聞皆不信。甘稱絕分。唯言我是凡夫。既不能承紹佛乘。弘持法器。遂乃一向順衆生之業。背覺合塵。生死之海。彌深。煩惱之籠。轉密。所以遍集祖佛言教。頓釋群疑。令於言下發明。直見無生自性。方知與佛無異。萬法本同。始信眞證有茲深益。問。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洞山和尚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今何廣論成佛之旨。答。今宗鏡錄正論斯義。以心眞性佛理合眞空。豈於心外妄求。隨他勝境。如華嚴記云。若達眞空。尚不造善。豈況惡乎。若邪說空。謂豁達無物。或言無礙。不妨造惡。若眞知空。善順於理。恐生動亂。尚不起心慕善。惡背於理。以順妄情。豈當可造。若云無礙不礙造惡。何不無礙不礙修善。而斷惡耶。厭修善法。尚恐有著心。恣情造惡。何不懼著。明知邪見惡衆生也。乃至入理觀

佛猶恐起心。更造業思。特達至理。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又云。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所覺是相。能覺是見。遠離覺所覺。名自覺聖智。以亡能所。處成佛故。夫限量所知從他外學。欲窮般若海。莫得其源。如於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鹽味。飲者不覺。若內照發明徹法原底。無理不照。無事不該。如經云。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世界。

宗鏡錄卷第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問。既博地凡夫位齊諸佛者。云何不具諸佛神通作用。答。非是不具。但衆生不知。故華嚴宗云。諸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所以志公和尚歌云。日昧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有親疎。莫起功求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元來聲色中。凡夫不了爭爲計。如有學人問大安和尚。如何是諸佛神通。師云。汝從何處來。對云。江西來。師云。莫不謾語不。對云。終不謬言。學人再問。如何是神通。師云。果然妄語。斯皆可驗。並是現前日用不知故。諸佛將衆生心中。

真如體相用三大之因。爲法報化三身之果。豈可更論具不具耶。如今若實未薦者。但非生因之所生。唯在了因之所了。大涅槃經云。生因者。如泥作瓶。了因者。如燈照物。若智燈緣照凡聖一如。若意解觀之真俗似別。然世間多執事相迷於真理。故法華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金剛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所以一切經論皆破衆生身心事相等執。如寶藏論離微品云。夫經論者。莫不就彼凡情破彼根量種種方便皆不住於形事。若不住形事者。則不須一切言說及以離微也。故經云。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雖說種種之乘。皆是權接方便助道法也。然非究竟解脫涅槃。如有人於虛空中畫作種種色相及種種音聲。然彼虛空實無異相。受入變動故知諸佛化身及以說法。亦復如是。於實際中都無一異。是以天地合離虛空合微。萬物動作變化無爲。夫神中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種。智有三種。何爲五種通。一口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妖通者。狐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聰慧奇異。此謂妖通。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變。此謂報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謂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像無主。此謂道通。何謂三智。一曰真智。二曰內智。三曰外智。何謂外智。謂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古今皆通俗事。此名外

智。何謂內智。自覺無明割斷煩惱。心意寂靜。滅無有餘。此名內智。何謂眞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涯淨穢不二。故名眞智。眞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有者皆是邪僞。僞則不眞。邪則不正。惑亂心生迷於本性。是以深解離微達彼諸有。自性本眞出於群品。夫智有邪正通有眞僞。若非法眼精明難可辯了。是以俗間多信邪僞少信正眞。大教偃行小乘現用。故知妙理難顯也。百丈廣語云。應物隨形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小用。是佛事門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應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眞如性。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如是解者。方入宗鏡之中。所有施爲皆入律行。自然成辦一切佛事。如淨名私記云。得入律行者。如優波離章是名奉律。是名善解。端坐不用。經營辦供養具。而常作佛事。心行中求。已上並約性用心通。不約事解。或諸家兼事說者。或云衆生理具諸佛事圓。或云衆生在因諸佛證果。或云衆生客塵所遮諸佛種現俱盡。或云衆生妄見所隔諸佛五眼圓通。又云教多約本迹。明凡聖不二。辯生佛之因果。故肇法師云。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所以湛然尊者。約三觀四教十如十乘一念三千等。於此迹門論其十妙。若知迹門尙妙。本門可知。遂撮略色心二等十門。明權實之宗。辯能所之化。故云。爲實施權則不二而二。開權顯實則二而不二。斯則始終明不二。十門者。一色心不二門者。

且十如鏡乃至無諦。一皆有一總別二意。總在一念。分別色心。何者初十如中。相唯在色性唯在心。體力作緣義兼色心。因果唯心報唯約色。十二因緣。苦業兩兼。惑唯在心。四諦則三兼色心。滅唯在心。二諦三諦皆俗具色心。真中唯心。一實諦及無諦。准此可見。既知別已。攝別入總。一切諸法無非心性。一性無性三千宛然。當知心之色心。即心名變。變名爲造。造謂體用。是則非色非心。而色而心。唯色唯心。良由於此。故知但識一念。遍見已他生佛。他生他佛尙與心同。況己心生佛寧乖一念。故彼彼境法差而不差。二內外不二門者。凡所觀境不出內外。外謂託彼依正色心即空假中。即空假中妙故色心體絕。唯一實性無空假中。色心宛然豁同眞淨。無復衆生七方便異。不見國土淨穢差品。而帝網依正終自炳然。所言內者。先了外色心一念無念。唯內體三千即空假中。是則外法全爲心性。心性無外攝無不周。十方諸佛法界有情性體無殊一切咸遍。誰云內外色心已他。此即用向色心不二門成。三修性不二門者。性德只是界如一念。此內界如三法具足。性雖本爾。藉智起修。由修照性。由性發修。在性則全修成性。起修則全性成修。性無所移修常宛爾。修又二種。順修逆修。順謂了性爲行。逆謂背性成迷。迷了二心。心雖不二。逆順二性。性事恆殊。可由事不移心。則令迷修成了。故須一期迷了照性成修。見性修心二心俱泯。又了順修對性有離有合。離謂修性

各三。合謂修二性一。修二各三共發性三。是則修雖具九。九只是三。爲對性明修故合修爲二。二與一性如水爲波。二亦無二亦無波水。應知性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三法爾。達無修性。唯一妙乘。無所分別。法界洞朗。此由內外不二門成。四因果不二門者。衆生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因果無殊始終理一。若爾因德已具。何不住因。但由迷因各自謂實。若了迷性實唯住因故。久研此因。因顯名果。只緣因果理一。用此一理爲因。理顯無復果名。豈可仍存因號。因果既泯。理性自忘。只由忘智親疎。致使迷成厚薄。迷厚薄故強分三惑。義開六即名智淺深。故如夢動加空冥感絕。幻因既滿鏡像果圓。空像雖即義同。而空虛像實像實故稱理本有空虛故迷轉成性。是則不二而二。立因果殊。二而不二。始終體一。若謂因異果。因亦非因。曉果從因。因方剎果。所以三千在理同名無明。三千果成咸稱常樂。三千無改無明即明。三千並常俱體俱用。此以修性不二門成。五染淨不二門者。若識無始即法性爲無明故可了。今無明爲法性。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法。名之爲染。無明之與法性。遍應衆緣。號之爲淨。濁水清水波濕無殊。清濁雖即由緣而濁成本有。濁雖本有而全體是清。以二波理通舉體是用故。三千因果俱名緣起。迷悟緣起不離剎那。剎那性常緣起理一。一理之內而分淨穢。別則六穢四淨。通則十通淨穢。故知剎那染體悉淨。三千未顯驗體仍迷。故相

似位成六根遍照。照分十界各具灼然。豈六根淨人謂十定十。分眞垂跡十界亦然。乃至果成等彼百界。故須初心而遮而照。照故三千恒具。遮故法爾空中。終日雙亡。終日雙照。不動此念。遍應無方。隨感而施。淨穢斯泯。亡淨穢故。以空以中。仍由空中轉染爲淨。由了染淨空中自亡。此以因果不二門成。六依正不二門者。已證遮那一體不二。良由無始一念三千。以三千中生陰二千爲正。國土一千屬依。依正既居一心。一心豈分能所。雖無能所依正宛然。是則理性名字觀行。已有不二依正之相。故使自他。因果相攝。但衆生在理果雖未辦。一切莫非遮那妙境。然應復了諸佛法體非遍而遍衆生理性非局而局。始終不改大小無妨。因果理同依正何別。故淨穢之土。勝劣之身。塵身與法身量同。塵國與寂光無異。是則一一塵刹一切剎。一一塵身一切身。廣狹勝劣難思議。淨穢方所無窮盡。若非三千空假中。安能成茲自在用。如是方知生佛等。彼此事理互相收。此以染淨不二門成。七自他不二門者。隨機利他事乃憑本。本爲一性具足自他。方至果位自即益他。如理性三德三諦三千。自行唯在空中。利他三千赴物。物機無量不出三千。能應雖多不出十界。十界轉現不出一念。土土互生不出寂光。衆生由理具三千故能感。諸佛由三千理滿故能應。應遍機遍欣赴不差。不然豈能如鏡現像。鏡有現像之理。形有生像之性。若一形對不能現像。則理鏡有窮。形事未通。若與

鏡像隔。則容有是理。無有形對而不像者。若鏡未現像。由塵所遮。去塵由人磨。現像非關磨者。以喻觀法。大旨可知。應知理雖自他具足。必藉緣了為利他功。復由緣了與性一合。方能稱性施設萬端。則不起自性。化無方所。此由依正不二門成。八三業不二門者。於化他門事分三密。隨順物理得名不同。心輪摩機二輪設化。現身說法未曾差謬。在身分於真應。在法分於權實。二身若異。何故乃云即是法身。二說若乖。何故乃云皆成佛道。若唯法身應無垂世。若唯佛道誰施三乘。身尚無身。說必非說。身口平等。彼意輪。心色一如不謀而化。常冥至極。稱物施為。豈非百界一心。界無非三業。界尚一念。三業豈殊果用無虧。因必稱果。若信因果。方知三密有本。百界三業俱空假中。故使稱宜。遍赴為果。一應色。一一言音。無不百界三業具足。化復作化。斯之謂歟。故一念凡心。已有理性三密相海。一塵報色。同在本理。毘盧遮那。方乃名為三無差別。此以自他不二門成。九明權實不二門者。平等大慧常鑑法界。亦由理性九權一實。實復九界。權亦復然。權實相冥。百界一念亦不可分別。任運常然。至果乃由契本一理。非權非實。而權而實。此即如前。心輪自在。致令身口赴權實機。三業一念。無乖權實。不動而施。豈應隔異對說。即以權實立稱在身。則以真應為名。三業理同。權實冥合。此以三業不二門成。十受潤不二門者。物理本來性具權實。無始薰習。或權或實。權實由熏

理恒平等。遇時成習。顯行所資。若無本因。熏亦徒設。遇熏自異。非由性殊。性雖無殊。必藉幻發。幻機幻感。幻應幻赴。能化所化。並非權實。然由生具非權非實。成權實機。佛亦果具非權非實。為權實應。物機應契。身土無偏。同常寂光。無非法界。故知三千同在心地。與佛心地三千不殊。四微體同。權實益等。此以權實不二門成。已上並是約理事權實因果。能所等解釋。大凡理事二門。非一非異。如大智度論云。有二種門。一畢竟空門。二分別好惡門。今依分別門中。則理是所依為本。事是能依為末。又理妙難知。為勝。事易見。為劣。如今祇可從勝不可徇劣。但得理本。本立而道生。事則自然成矣。又理實應緣。無礙事之理。事因理立。無失理之事。如今不入圓信之者。皆自鄙下。凡遠推極聖。斯乃不唯失事理。亦全無。但悟一心。無礙自在之宗。自然理事融通。真俗交徹。若執事而迷理。永劫沈淪。或悟理而遺事。此非圓證。何者。理事不出自心。性相事乖一旨。若入宗鏡。頓悟真心。尚無非理非事之文。豈有若理若事之執。但得本之後。亦不廢圓修。如有學人。問本淨和尚云。師還修行也無。對云。我修行與汝別。汝先修而後悟。我先悟而後修。是以若先修而後悟。斯則有功之功。功歸生滅。若先悟而後修。此乃無功之功。功不虛棄。所以融大師信心銘云。欲得心淨。無心用功。又若具智眼之人。豈得妄生明證。況似明目之者。終不墮於溝坑。若自禪關證之徒。焉知六即。狂慧徇文之等。奚

識一心。如今但先令圓信無疑。自居觀行之位。古人云。一生可辦。豈虛言哉。切不可迷信。徇修執權。害實。棄本逐末。認妄遺真。據世諦之名言。執無始之薰習。將言定旨。立解明宗。一向合塵。背於本覺。如昔人云。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又真覺大師歌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起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歇。且如世間有福之人。於伏藏內得摩尼珠。法爾以種種磨治。然後自然雨寶。況悟心得道之者。亦復如是。既入佛位。法爾萬行莊嚴。悲智相續。如華嚴經中第十法雲地菩薩。況如大摩尼珠。有十種性。十地品云。佛子。譬如大摩尼珠。有十種性。出過眾寶。何等為十。一者從大海出。二者巧匠治理。三者圓滿無缺。四者清淨離垢。五者內外明徹。六者善巧鑽穿。七者貫以寶縷。八者置在瑠璃高幢之上。九者普放一切種種光明。十者能隨王意。雨眾寶物。如眾生心充滿其願。佛子。當知。菩薩亦復如是。有十種事出過眾聖。何等為十。一者發一切智心。二者持戒頭陀。正行明淨。三者諸禪三昧。圓滿無缺。四者道行清白。離諸垢穢。五者方便神通。內外明徹。六者緣起智慧。善能鑽穿。七者貫以種種方便智縷。八者置於自在高幢之上。九者觀衆生行。放開持光。十者受佛智職。墮在佛數。能為衆生廣作佛事。故知悟道

如得珠豈無磨治莊嚴等事。問。若不具神變將何攝化。答。若純取事相神通有違真趣。如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須急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故止觀云。能障般若。何者。種智般若。自具諸法。能泯諸相。未具已來。但安於理。何須事通。若專於通。是則障理。又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鸛頭勝意之徒。即斯類矣。夫言真實神變者。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革凡為聖。須臾而變有歸空。如此作用。豈非神變耶。所以寶積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夫說法者。為大神變。若是下劣根機之者。諸佛大慈。不令孤棄。一期方便。黃葉止啼。如維摩經云。以神通惠化愚癡衆生。若上上根人。只令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如昔有彭城王問諸大德等。貴若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拜。汝為師。牛頭融大師答云。善哉善哉。不可思議。今若責我如此證果者。恐與道乖。審如是成佛者。幻師亦得作佛。且與諸大德及諸人士證者。昔釋迦在於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異。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不殊。勝鬘女人說大乘法。女相不改。善星比丘行闍提行。僧相不移。此乃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為差隔。何關色身男女相貌衣服好醜。若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是聖者。則瞿曇形改。方成釋迦。維摩相遷。乃成金粟。即知證是心證。非是形遷。悟是智變。非關相異。譬如世間任官之人。為遷

改官。官高豈即親別。又古人云。不改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設或改形換質。千變萬化。皆是一心所為。乃至神通作用。出沒自在。易小令大。展促為長。豈離一心之內。故知萬事無有不由心者。但證自心。言下成聖。若不識道。具相妄為。故金剛經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古人云。若不達此理。縱然步步腳踏蓮華。亦同魔作。魔居士偈云。色。聲。求佛道。結果反成魔。若決定取神通勝相。作佛者。不唯幻土成聖。乃至天魔外道。妖狐精魅。鬼神龍蜃等。皆悉成佛。彼咸具業報五通。盡能變化。故若不一。一以實相勘之。何辯真偽。但先悟宗鏡法眼圓明。則何理而不通。何事而不徹。一切佛事。攝化之門。自然成就。如華嚴論云。經云。入深禪定。得佛神通者。以心稱理原。無出入體。無靜亂體。無造作性。任理自真。不生不滅。理真智應。性自遍周。三世十方。一時普應。對現色身。隨智應而化。群品而無來往。亦不變化。名佛神通。智無依止。無形無色。體無來去。性自遍周。非三世攝。而能普應三世之法。名曰神通。是故經云。智入三世。而無來往。為三世是衆生情所妄立。非實有故。為智體無形無色。不造不作。而應群品。名之為神。圓滿十方。無法不知。無根不識。名之為通。又云。法華經云。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聲聞及緣覺。不退諸菩薩。皆悉不能知。此等即是門前三乘也。為未明。世間相常住是

法住法位。為三乘同厭苦集樂修滅道之心。未明苦集本唯智起。不了滅道本自無修。無造無作。化諸群品。如幻住世。性絕無明。即是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何須苦死要三僧祇。但自了三界業能空業處。任運接生。即是佛也。何須變易方言成佛。龍天變易。豈為佛耶。三乘之人。亦變易。何故。待三僧祇。佛方成故。十地之上。方能見性。是故經云。若以色性大神力。而欲望見調御士。彼即瞽目。顛倒見彼。為不識最勝法。佛者覺也。覺業性真業無生滅。無得無證。出不沒。性無變化。本來如。即是佛故。隨緣六道。行菩薩行。變化神通。接引迷流。佛非變化。淨名經云。雖成正覺。轉于法輪。不捨菩薩之道。是菩薩行故。以此善財十住初心。於妙峯山上。德雲比丘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即便成正覺。然後始詣諸友。求菩薩道。行菩薩行。當知正覺體用之時。即心無作。處即是佛。故不須修行。設當行滿。亦不移今。故如化佛。示成化相之時。苦行麻麥剃髮持衣。捨諸飾好。藉草等事。為化外道。經中佛自和會。非佛自須如是等行。無增上慢者。豈須如是。一念任無作性。佛智慧現前。無得無證。即是佛也。還如善財證覺之後。方求菩提道。菩薩行。所以然者。為覺道之後。方堪入。纏處俗無縛。始能為衆生說法解縛。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說時前後法。是一時故。當知若欲行菩薩行。須先成正覺。又經頌云。文殊法常爾者。為文殊是諸佛之慧。不動智

●人二大元● ●四二人光● ●顯二見光● ●聖二身● ●符二得光● ●經二顯光●

是體文殊是用。以將此一切諸佛一切衆生根本智之體用門。與一切信心者作因果體用故。使依本故。迄至究竟果滿與因不異。無二性故。方名初發心畢竟心二種不別。明此十信心難發難信難入。聞之者皆云。我是凡夫。何。猶可得是佛。故設少分信者。即責神通道力。是故當知。且須如是正信。方始以正信正見法力加行如法進修。分分無明薄。解脫智慧明。依自得法淺深。漸當神通德用隨自己得。信猶未得何索神通說言漸漸者。不移一時一法性一智慧。無依住無所得中漸漸故。以十玄六相義圓之。法性理中無有漸頓。但爲無始無明慣習熱。卒令契理。純熟難故。而有漸漸。問。佛稱覺義。覺何等法。答。無法之法。是名真法。無覺之覺。是名真覺。則妙性無客天真朗然。華嚴經頌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無字寶篋經云。爾時勝思惟菩薩白佛言。何等一法是如來所證覺知。善男子。無有一法如來所覺。善男子。於法無覺是如來覺。善男子。一切法不生而如來證覺。一切法不滅而如來證覺。是以若有覺乃衆生。無覺同木石。俱非真性不契無緣。無覺之覺方齊大旨。無覺故不同衆生。覺故不如木石。則一覺一切覺。無覺無不覺無覺故慧解寂然。無不覺故虛懷朗鑒。又見心常住。稱之曰覺。一成一切成。一覺一切覺。言窮虛絕不壞假名。故云始成正覺。問。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云何復說後心菩提。答。非初非後不離初後。如大智

度論云。不但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得。所以者何。若但以初心得不以後心者。菩薩初發心便應是佛。若無初心。云何有第二第三心。第二第三心以初心爲根本因緣。亦不但後心亦不離後心者。是後心亦不離初心。若無初心則無後心。初心集種種無量功德。後心則具足。具足故能斷煩惱習。得無上道。須菩提。此中自說難因緣。初後心心數法不俱不俱者。則過去已滅不得和合。若無和合則善根不集。善根不集云何成無上道。佛以現事譬喻答。如燈炷非獨初炷燦。亦不離初炷。非獨後炷燦。亦不離後炷。而燈炷燦。佛語須菩提。汝自見炷燦。非初非後而炷燦。我亦以佛眼見菩薩得無上道。不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亦不以後心得。亦不離後心。而得無上道。燈譬菩薩道。炷喻無明等煩惱。焰如初地相應智慧。乃至金剛三昧相應智慧。無明等煩惱炷。亦非初心智焰。亦非後心智焰。而無明等煩惱炷燦盡得成無上道。又如燈雖念念滅。而能相續破闇。心亦如是。雖念念不住前後不俱。而能相續成其覺慧成無上道。清涼疏云。華嚴經云。了知境界如幻如夢如影如響亦如變化。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者。夫初心爲始正覺爲終。何以初心便成正覺。故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覺法自性即名爲佛。故經頌云。佛心豈有他。正覺覺世間。斯良證

也。斯則發者是開發之發。非發起之發也。何謂現前之相。夫佛智非深。情迷謂遠。情亡智現則一體非遙。既言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知此心即一切法性。今理現自心。即心之性已備無邊之德矣。成就慧身者上觀法盡也。正法當與今諸見亡也。佛智發起。覺心則理現。理現則智圓。若鏡淨明生。非前非後。非新非故。寂照湛然。不由他悟者。成上慧身。即無師自然智也。又不由他悟是自覺也。知一切法是覺他也。成就慧身為覺滿也。成就慧身必資理發。見夫心性豈更有他。若見有他安釋爲悟。既曰心性自亦不存。寂而能知名爲正覺。故法華經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一者。即古今不易之一道大者。是凡聖之心體故。十方諸佛爲此一大事出現於世。皆令衆生於自心中開此知見。若立種種差別。是衆生知見。若融歸一道是二乘知見。若一亦非一是菩薩知見。若佛知見者。當一念心開之時。如千日並照。不俟更言。即是祖師西來。即是諸佛普現。故云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何處於自心外別求祖佛。則知衆生佛智本自具足。若欲起心別求。即成遍計之性。故六祖云。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若如是者。何用更立文字。今爲未知者。假以文字指歸令見自性。若發明時。即是豁然還得本心。於本心中無法不了。故云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是知若入無念法門。成佛不出剎那之際。若起心求

道。徒勞神於塵劫之中。如釋迦文佛從過去無量劫來承事供養無數恒河沙等諸佛。皆不得記。何以故。以依止所行有所得故。至燃燈佛時。因獻五莖蓮華。乃得授記釋迦之號。方達五陰性空。心無所著。始見天真之佛。頓入無得之門。故將蓮華獻佛。用表證明。所以華嚴經頌云。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尚不用驚起思量。豈況勞功永劫。

宗鏡錄卷第十五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即心成佛者。為即真心。為即妄心。答。唯即真心。悟心異故成大覺義。故稱為佛。問。若即真心有何勝義。若即妄心成何過咎。答。畢竟空門理無。跡分別之。道事有開遮。妄心者。從能所生。因分別起。發浮根之暫用。成對境之妄知。若離前塵。此心無體。因境起照。境滅照亡。隨念生塵。念空塵謝。若將此影事而為佛身。既為虛妄之因。只成斷滅之果。真心者。湛然寂照。非從境生。含虛任緣。未嘗作意。明明不昧。了了常知。舒之無礙。卷之無迹。如澄潭瑩野。明鏡懸空。萬像森羅。豁然虛鑒。不出不入。非有非無。斯則千聖冥歸。萬靈交會。信之者。徹大道之原底。體之者。成常住之法身。祖佛同指此心。而成就於佛。亦名天真佛。

法身佛性。佛如如佛。亦非離妄。妄無體故。亦非即真。真非即故。真妄名盡。即離情消。妙圓覺心。方能顯現。又以本具故。方能開示。故云。如來正覺心。與衆生分別心。契同無二。為開示悟入之方便。是以若衆生心。與諸佛心。各異如何說開。只為契同方便。如藏中無寶。徒勞掘鑿。只為有寶。不廢人功。但發信心。終當見性。故云。我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所以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的。指何用。別求耶。故心丹訣云。茫茫天下。虛尋覓。未肯迴頭。自相識。信師行到無爲鄉。始覺從來枉施力。所以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為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故知一切衆生。皆是佛智。不得了緣。無由覺悟。了即成佛。如大品經云。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為如佛。所以龐居士偈云。心若如神。自處。不服藥。病自除。白蓮華如意珠。無勞覓。莫驅驅。智者觀財色。了了如幻。虛衣食支身。命。相勸學。如如。時至移庵去。無物可盈餘。又古人云。一丸療萬病。不假藥方多。問。若即真心成佛。妄覺墮凡。則妄念違宗。真心順覺。斯乃真妄有二。體用分離。如何會通。圓融一旨。答。真妄無性。常契一原。豈有二心。而互相即。以性淨無染。妄不可得。如幻刀。不能斫石。苦露不能染空。為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即。如台教問云。無明即法性。無復無明。與誰相即。答。如為不識水人。指水是冰。指冰是水。但

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即耶。是知時節有異。融結隨緣。濕性常在。未曾變動。乃至即凡即聖。亦復如是。凡聖但名一體無異。故先德釋華嚴經云。一世界盡法界。亦如是者。知一眼如一切。眼如皆然。舉譬如一人身有手足。一切人皆有手足。是以不了此一心。皆成二見。若凡夫執著此心。造輪迴業。二乘厭棄此心。求灰斷果。又凡夫無眼。將菩提智。照成煩惱。火燒。如大富貴兒。坐寶藏中。舉動聖礙。為寶所傷。二乘將如來四德祕藏。為無常五陰。謂是賊虎龍蛇。怕怖馳走。縛脫雖殊。取捨俱失。若諦了通達之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故知諸法。順如體圓成。而情無理。有群情。違旨執。遍計。而情有理。無順常在。遠一道。而何曾失體。情不乖理。千途而未暫分歧。洞之而情理絕名。了之而順違無地。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念念皆歸無得之宗。天真自然。非于造作。如無言菩薩經云。爾時舍利弗。謂無言菩薩曰。汝族姓子。不能語言。云何欲問如來義乎。無言曰。一切諸法。悉無文字。亦無言詞。所以者何。一切衆生。皆悉自然。無諸言教。及衆想念。所以若約事備陳。則凡聖無差而差。若就理融。則生佛差而不差。是以差與不差。俱不離真。如之體。如華嚴演義云。無差之差者。是圓融上之行布也。差之無差者。是行布上之圓融也。如攪別成總。非離別外。而有此總。如是融攝無法不歸。則三乘非三。五性非五。如是妙解。方

被宗鏡之光。離此見生。悉乖不二之旨。問。若一切衆生即心是佛者。則諸佛何假三祇百劫積功累德方成。答。爲復學一乘實法。爲復趣五性權機。此論自證法門。非述化儀方便。且楞伽經說有四佛。一化佛。二報生佛。三如如佛。四智慧佛。隨機起感。名之爲化。酬其往因。名之爲報。本覺顯照。名爲智慧。理體無二。故曰如如。華嚴經明十種佛。所謂於安住世間成正覺佛無著見。願佛出生見。業報佛深信見。住持佛隨順見。涅槃佛深入見。法界佛普至見。心佛安住見。三昧佛無量無依見。本性佛明了見。隨樂佛普授見。又佛總具十身。一衆生身。二國土身。三業報身。四聲聞身。五緣覺身。六菩薩身。七如來身。八智身。九法身。十虛空身。若別依五教隨教不定。一小乘教有二身佛。一生身。二法身。二大乘初教有三身佛。一法身。二應身。三化身。三終教有四身佛。一理性身。二法身。三報身。四應化身。四頓教唯一佛身。一實性佛。五一乘圓教有十身佛。又約性成佛五教差別不同。小乘唯悉達一人爲佛性。初教半成半不成。以有性無性分故爲佛。終教凡有心者當得作佛。除草木等。頓教無佛無性離言說相爲佛。圓教無所不有佛性。以三種世間皆是爲佛。若三種世間。皆是爲佛者。則內外心境無非佛矣。又約心成佛小乘以善心修所得爲佛。初教心性爲佛。終教以心相性泯爲佛。頓教心本不生爲佛。圓教以心無礙無盡爲佛。又天台明四教佛。一藏教佛。二通教佛。三別教佛。

四圓教佛。若以如如佛心佛本性佛。誰人不具。若以國土身法身虛空身。何法不圓。則處處而皆是寶坊。丘陵誰立。念念而咸成正覺。妄想何分。如盲者不覩光明。非朝陽夕魄之過咎。似小。果不聞圓頓。豈佛心妙旨之親疎。但以法弱由於根微。道廣在乎量大。淺機自感。妙有證作無常。薄福所宜。珍寶化爲瓦礫。空迷已眼。錯認他身。分實際以千差。致化儀之百變。如大方等無想經云。爾時佛告大雲密藏菩薩言。善男子。汝今當燃大智慧燈。破諸衆生狂愚黑闇。若言如來真實出生輪頭檀舍。出家學道修習苦行壞魔兵衆。坐於道場成菩提道。當知是人即是謗佛。寧當斷首拔出其舌。終不出此虛妄之言。何以故。非是善解如來秘密語故。又大涅槃經云。若言釋迦如來從兜率天降神母胎乃至八相成道。此是聲聞曲見。故云爲劣解衆生母胎出現。是以入此宗鏡。出語無過。舉念皆真。若未到斯門說是成非。攝心猶錯。如圓覺經云。動念之與息念。皆歸迷悶。信心銘云。不識玄旨徒勞念。淨融大師云。悟此宗人。道佛不是亦得。若未信者。設念佛亦成妄語。故知不達宗鏡。凡有見解盡成謗佛謗法謗僧。任萬慮千思未有相應之日。纔了此旨自然一念無差。所以華嚴論云。從初發心十住之首。以三昧力頓印三界。三世一際。諸法一味。解脫涅槃常寂滅味。更無始終。因果一際。諸性一性。諸智一智。諸相一相。諸行一行。三世一念。一念三世。乃至十世。如是等法自在無礙。此經法

門無始無終。名爲常轉法輪。是故此經教門。依本安立以備大根。依本一際不立始終。爲非虛妄見故。入一總得餘。爲法界一際故。不同權學見未盡故。入餘總得一。爲法界體無礙故。如圓珠無方。如明鏡頓照。如虛空無隔。如響無依。如影不礙。如化人所生。此法門者。是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礙。無成無壞。無出無沒。常轉法輪。若人了得此法門者。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之所現前。爲此法無出沒故。還以自然無出沒智。而自能得之。非情繫思量之所能得也。一切權教法門總在其中。一時而說爲諸權教不出法界無三世故。各依自見無量差殊。此一乘教是始成正覺時說。若依情是最初成佛時說。若依智無始終說。故知成佛說法不離一念。如華嚴經中。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時經億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剎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不依宗鏡何以消文。萬法冥歸終無別旨。問。無性理同一時成佛者。云何三乘等人見佛有其差別。答。隨心感現。影像不同。自業差殊。非佛有異。觀一水而俄分四等。皆自見殊。共寶器而飯色不同。非他業變。則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即真如心是法身佛。且法身無相。

真性無形。形相尚無。云何差別。皆是自識照影不同。如五百婆羅門。見灰身而起信。幼師羅長者。觀三尺而發心。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住小聖之凡夫。觀丈六而無盡。如觀佛三昧經云。佛自父王及勅阿難。吾今爲汝悉現具足身相。說是語已。佛從座起。令衆俱起。令觀如來。從頂順觀至足輪相。復從足相逆觀至頂。一身分分明了了。如人執鏡自見面像。若生垢惡不善心者。若有能毀佛禁戒者。見像純黑猶如灰人。五百釋子但見灰人。有千比丘見赤土色。優婆塞十六人見黑象脚色。優婆夷二十四人見如聚墨。比丘尼見如白銀。優婆塞優婆夷有見如藍染青色。四衆悲淚。釋子拔髮碎身。自述所見。乃至佛各爲說過去宿因致茲異色。故識論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又密跡經云。一切天人見佛色量。或如黃金白銀諸雜寶等。乃至或見丈六。或見一里。或見十里。乃至百億無量無邊遍虛空中。是則名爲如來身密。故知隨見不同跡分多種。不唯見佛。觀法亦然。隨智淺深法成高下。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乃至八相成道不出利那際三昧門。隨衆生見聞自分時分。故先德云。是故如來於一念中八相成道不出利那際者。以降生時即是成道時即是度人時即是入滅時。何以故。以一切法同時俱成故。一成一一切成。華嚴經云。不離覺樹而昇。釋天者。疏釋云。佛得菩

提。智無不周體無不在無依無住無去無來。然以自在即體之應隨體遍。緣感前後有住有昇。閻浮有感見在道樹。天宮有感見昇天上。非移覺樹之佛而昇天宮。故云不離覺樹而昇釋殿。法慧偈云。佛子汝應觀。如來自任力。一切閻浮提。皆言佛在中。此不離也。我等今見佛住於須彌頂。此而昇也。又古師釋有十義。一約處相入門。以一處中有一切處故。是此天宮等本在樹下故不須起。然是一切處故。樹遍天中。亦不須起。欲用天宮表法昇進。故云昇也。三由一切即一故。天在樹下。四由一即一切故。樹在天上。不起等准前。五約佛身。謂此樹下身。即滿法界遍一切處。則本來在彼不待起也。機熟令見。故云昇也。是故如來以法界身。常在此即是。在彼。六約佛自在不思議解脫。謂坐即是行住等。在此即在彼。皆弄下位測量故也。七約緣起相由門。八約法性融通門。九約表示顯法門。十約成法界大會門。不思議經云。以一切佛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皆同一理。如陽焰等。一切衆生及諸如來一切佛土皆不離想。乃至若我分別佛即現前。若無分別都無所見。想能作佛。離想無有如是三界。一切諸法皆不離心。普賢觀經云。爾時行者。聞普賢說深解義趣。憶持不忘。日日如是。其心漸利。普賢菩薩教其憶念十方諸佛。隨普賢教正心正意。漸以心眼見東方佛。身黃金色端嚴微妙。見一佛已復見一佛。如是漸漸遍見東方一切諸佛。心

想利故遍見十方一切諸佛。無量壽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此無量壽經爲中下之機作十六觀想。今章提夫人等暫現佛身。恐生外解故有此說。是心是佛之文。令生實見。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譬如大海其水潛流四天下地及八十億諸小洲中。有穿鑿者無不得水。而彼大海不作分別。我出於水。佛智海水亦復如是。流入一切衆生心中。若諸衆生觀察境界修習法門。則得智慧清淨明了。而如來智平等無二。無有分別。但隨衆生心行異故。所得智慧各各不同。佛子。是爲如來心相。又問明品頌云。譬如水一味。因器有差別。佛福田亦然。衆生心故異。又頌云。譬如淨明鏡。隨色而現像。佛福田如是。隨心獲衆報。起信論云。復次真如用者。謂一切諸佛在因地時。發大慈悲修行諸度四攝等行。觀物同己普皆救脫。盡未來際不限劫數。如實了知自他平等。而亦不取衆生之相。以如是大方便智。滅無始無明證本法身。任運起於不思議業。種種自在差別作用周遍法界真如等。而亦無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一切如來唯是法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作用但隨衆生見聞等故。而有種種作用不同。此用有二。一依分別事識。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是名化身。此人不知轉識影現。見從外來取色分限。然佛化身無有限量。二依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

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受用身。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其無量功德莊嚴。隨所應見無量無邊。無際無斷。非於心外如是而見。此諸功德皆因波羅蜜等無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具無邊喜樂功德相故。亦名報身。又凡夫等所見。是其龜用隨六趣異種種差別。無有無邊功德樂相。名為化身。初行菩薩見中品用。以深信真如故。得少分見。知如來身無去無來。無有斷絕。唯心影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未能離微細分別。以未入法身位故。淨心菩薩見微細用。如是轉勝。乃至菩薩究竟地中。見之方盡。此微細用是受用身。以有業識見受用身。若離業識則無可見。一切如來皆是法身。無有彼此差別色相。互相見。故古釋云。依分別事識。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是名化身者。凡夫二乘未知唯識計有外塵。即是分別事識義。今見佛身亦謂心外。順彼事識分別計度。迷於唯心故言從外來。不達即色是心。無有分別。故云取色分別不能盡知。問。佛身何故唯衆生真心與諸佛體平等無二。答。但衆生迷於自理起諸妄念。是時真如但顯染相。以本覺內熏妄心故有厭求。有厭求故真用即顯。厭求劣故相用即龜。厭求漸增用亦微細。如是漸漸乃至心原。無明既盡厭求都息。始覺同本用還歸體平等平等無二無別。未至心原已還用於識中隨根顯現。故云識中現也。問。若據此義用從真起。何說言轉識現耶。答。轉識即是賴耶中轉相。依此轉相方

起現識。現諸境界。此識即是真妄和合。問。若據此義。乃是衆生自心中真如之用。云何說云佛報化也。答。衆生真心則諸佛體無差別。若隨流生死即妄有功能。妄雖有功離真不立。若返流出纏真有功能。真雖有功離妄不顯。就緣起和合中說其用耳。既從法身起報化用。何得不是衆生真心耶。以真心是法家之身。凡聖同共一法身故。經云。心造諸如來。所以即心是佛故。問。若真心即佛者。何故云從波羅蜜等因緣生。答。此約本覺隨染義說。然其始覺覺至心原。平等一際有何差別。又即以諸佛悲智為增上。緣衆生機感。種子為因。託佛本質上。自心變影像。故云在自識中現。法界品彌伽長者徵見十方佛海。顯此定者唯心之觀。知衆生界無量無邊皆心現故。明隨心念佛諸佛現前。以唯心觀遍該萬法。今約上中下根隨自心觀。見佛不同有其四等。一凡夫。由帶過去六道惡業習氣不盡。或見佛是樹神天神黑脚象三尺等身。二小乘。由帶業生滅之見。見佛是金槍馬麥打身出血。俱非樂相三大乘。初終頓等。三教菩薩由是唯識觀。佛乃是賴耶識中轉識所現之相。故見此佛身唯是心現。不離真如無有分別。遍一切處隨衆生根自然顯現。此是樂相。四一乘圓教菩薩以法界圓明之智依正該攝理事人法。以此之智感見十身理事無礙。又三世融通一切。是故佛身不離十方道樹。常詣六天。智乃遍觀一切恒無作念。十四科法身義云。經明法身者。跡指丈六同人身是聚義。

而無非法故有法身之稱。尋經之旨。以如來照體虛存為身。果盡為法。乃是所以真法身也。然即以善感應。應即隨類成異。但於見者是有佛常無身故。經云。如來之身是幻化身。問。佛必無身者。云何以解感丈六耶。答。衆生以未足之善。仰感如來至足之地。道足即能應化無方。未足故唯見其所見法。不達即身是虛幻也。問。夫感應之道皆由情徹冥契。故致事効於當時。內外理應是同。如婦人詣情幽冥城為之崩。孝至而石開。此即事隨心變。云何以善感丈六。而云是虛幻身耶。答。城崩石開。此由情感於物。物實故崩開。非虛解感法身。法身非有。但信解為惑所壅隔。故見丈六為實。豈非人自見所感耶。問。丈六若是虛幻。何由傳於實理耶。答。理妙非龜不傳。猶影之傳於形也。問。法身無形者。為即法身是丈六。為法身外別有丈六耶。答。感法身為丈六。何有別也。如聲感谷而出響。豈容谷外別有響哉。問。衆生為緣法身生見。為緣丈六生見耶。答。感見法身所應。何緣見法身。如見影知有樹不見樹也。問。法身是常丈六亦是常不。答。丈六理是常。但於人是無常。故經云。如暗中樹影非肉眼所見也。古釋云。佛常無身者明。感應非真。法身是實。感是能感屬衆生。應謂所應屬佛。以衆生有感佛之善。自見不同。有見釋迦丈六彌勒千尺。或觀無邊之相。或見三尺之形。與衆生根善有淺深。遂令應身精龜隨異。故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月中。又佛常無身者。無分段變易之

身。以法身至妙不可以形質求。故云無身。據乎實理。非無妙色妙心。妙色故能分形適變。妙心故能虛能鑒故。天親頌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金光明經云。應化二身是假名有。法身是真寶有。道足即能應化無方者。以法身道足故。能應化無方。即是無所不應。無其定一之身。衆生位居信解。以未足之善。唯隨其所見丈六等身。不足之善者。法雲已還信解善也。至足之地者。佛果極照道滿菩提。名至足之地。以善未足故。不能了達丈六三尺等身即是虛幻。唯法身及自受用身。可名真實。如婦人詣情幽冥城爲之崩者。列女傳云。杞梁妻就其夫屍。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爲之崩。孝至而石開者。漢書云。李廣無父。問其母曰。我父何耶。母曰。虎殺之。遂行射虎於草中。夜見石似虎。射之沒羽。後射之終不入矣。以城石之事隨心感變。所以崩開。理妙非龜不傳由影之傳於形者。明丈六雖龜而能傳妙理。託事表理。寄言顯道。猶影傳於形。亦如指指月。清涼疏云。舊佛新成會無二體。新成舊佛法報似分。無不應時故即真而應。應隨性起故即應而真。三佛圓融十身無礙。故辯應現即顯真成。又佛身無依應機普現。謂色無定色。若金剛之合朱紫形無定形。猶光影之任修短。相無定相。似明鏡之對妍媸。故隨樂皆見。乃至一身多身。但由衆生分別心起。故無積無從。其猶並安千器數步而千里不同。一道澄江萬里而一月孤映。又如三舟共觀一舟。停住二舟南北。南者見月千里

隨南。北者見月千里隨北。停舟之者見月不移。是爲此月不離中流而往南北。設百千共觀八方各去。則百千月各隨其去。是以情隔即法身成異。心通而玄旨必均。祇祇自他。於佛何預。是以真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窮原莫二軌迹多端。一身多身經論異說。今說此經佛爲真爲應。爲一爲多。若言真者。何名釋迦。居婆娑界。人天同見。若云應者。那言遮那。處蓮華藏大菩薩見見佛法身。若云一者。何以多處別現。若云異者。何復言而不分身。故說此經佛並非前說。即是法界無盡身雲真應相融一多無礙。即毘盧遮那。是釋迦故常在此處。即他處故遠在他方。恒住此故。身不分異亦非一故。同時異處一身圓滿。皆全現故。一切菩薩不能思故。今先明十身後彰無礙言十身者。如前所述。今就佛上自有十身。一菩提身。二願身。三化身。四力持身。五相好莊嚴身。六威勢身。七意生身。八福德身。九法身。十智身。言無礙者。指歸中有十義。一用周無礙。謂於念劫剎塵等處。遮那佛現法界身雲。業用無邊悉周遍故。經頌云。如於此處見佛坐。一切塵中亦如是等。二相遍無礙。於一一差別用中。各攝一切業用。如在胎中即有出家成道等類。如是一切自在無礙。三寂用無礙。雖現如是無邊自在。然不作意。不起念。常在三昧不礙起用。不思議品云。於一念中皆能示現一切三世佛。教化一切衆生。而不捨離諸佛寂滅無二三昧。是爲諸佛不可譬喻不可思議境界。

譬如摩尼兩寶。天鼓出聲皆無功用。任運成就。四依起無礙。如此所現雖無功用。皆依海印三昧之力。而得顯現。經頌云。一切示現無有餘。海印三昧威神力。五真應無礙。即此應現無盡身雲。即無生滅。即是法身平等一味。不礙業用無有限量。六分圓無礙。即此遍法界虛舍那身。一一身。一一支分。一一毛孔。皆有自舍那全身。是故分處即圓滿。經頌云。如來無量功德海。一一毛孔皆悉見。七因果無礙。謂於身分毛孔處現自舍那往昔本生行菩薩行所受之身及佛眉間出勝音等塵數菩薩。八依正無礙。謂此身雲即作一切器世間。經頌云。或作日月遊虛空。或作河池井泉等。又亦潛身入彼諸刹。一一微細塵毛等處。皆有佛身圓滿普遍。九潛入無礙。謂入衆生界。如來藏雖作衆生不失自性。故出現品云。佛智潛入衆生。又云。衆生心中有佛成正覺等。又亦攝一切衆生在一毛孔。善化天王頌云。汝應觀佛一毛孔。一切衆生悉在中。等。十圓通無礙。謂此佛身即理即事。即一即多。即依即正。即入即法。即此即彼。即情即非情。即深即廣。即因即果。即三身即十身。同一無礙。如是無礙。但是一心。若有外塵絲毫成滯。如華嚴經頌云。佛身非過去。亦復非未來。一念現出生。成道及涅槃。華嚴演義釋見佛差別。今寄清涼五臺求見文殊。以況法界見佛差別。總有十義。一或多機異處各顯見。二或同處各見。三或異時別見。四或同時異見。五或同時異處見。六或同處異時見。七或異

時異處見。八或同時同處見。九或一人於同異交互時處見多人所見。十或一人於同異俱時處見一切人所見。謂同時同處異時異處。名同異俱時處。既是一人時該多時。處遍諸處見通諸境。故是普眼機也。故知文殊真體向非是一。見者自有差殊。可驗唯心。彌加深觀。又如云一文殊從一處。東來即一切處文殊者。一約義復語其實德。如前谿之月。即是後谿及萬江百川之月。全入前谿。所以爾者。一切處月不離本月故。本月落谿則千處俱落。二約表者。文殊主般若門。若約觀照般若。智了萬境無非般若。若白日麗天。無物不明矣。若實相般若。無法非實相故。無非般若。猶水遍波無波非水。即大般若經云。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通於觀照及實相也。又問。佛前唯一普賢。何以一一佛前各有多耶。答。含有二義。一緣起相由。正約主伴兼明即入。謂為主須一為伴必多。此一者是即多之一。一切一也。多是全一之多。一切也。二力用交徹。一有一切普賢之身不可思議。略有三類。一隨類身。隨人天等見不同故。二漸勝身。乘六牙象等相莊嚴故。三窮盡法界身。帝網重重無有盡故。此第三身含前二身及無盡身。又問。如上所說則無一處無有普賢。今何不見釋有三意。一約機不見是盲者過。二不見是見見虛空身以虛空不可見。若不見者真見虛空。三亦

遍不見處故者。明見則不遍。何者以可見不可見皆是普賢身。要令可見為身。則普賢身不周萬有。如智不可見。豈非智身耶。明知由有不見之處。方知遍耳。此第三身何人能見。慧眼方見。非肉眼所見。如是慧眼無見無不見矣。

宗鏡錄卷第十六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影造

宗鏡錄卷第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成佛之理。或云一念。或云三祇。未審定取何文以印後學。答。成佛之旨且非時劫。遲速之教屬在權宜。故起信論明。為勇猛衆生成佛在於一念。為懈怠者得果須滿三祇。但形教跡之言。盡成方便。楞嚴經鈔云。劫者是時分義。而有成住壞空。皆由衆生妄見所感。且妄見動外感風輪。由愛發故外感水輪。由堅執心外感地輪。由研求懷故外感火輪。由四大故起六根。起六根故見六塵。見六塵故有時分。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且時因境立。境尚本空。時自無體。何須更論劫數多少。但一念斷無明。何假更歷僧祇。是以首楞嚴經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又云。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

知覺。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故知長短之劫。由一念來。三乘趣果。並是夢中。說悟時事皆無多劫耳。所以法華經演半日為五十小劫。維摩經演七日為一劫。又如涅槃經云。屠兒廣額日殺千羊。後發心已。佛言。於賢劫中成佛。諸大菩薩及阿羅漢疑云。我等成佛即遠劫。廣額何故成佛在先。佛言。欲得早成者。即與早。欲得遠成者。即與遠。若頓見真性。即一念成佛。故知利鈍不同。遲速在我。可驗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矣。以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一切境界皆因動念。念若不生。境本無體。返窮動念。念亦空寂。即知迷時無失。悟時無得。以無住真心。不增減故。如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魘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向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來。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

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勤勞。肯繁修證。古釋云。頭無得失者。頭喻真性。無明迷時性亦不失。無明歇時亦不別得。歇即菩提者。但悟本體。五現量識一切萬行皆悉具足。即是菩提。如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又頓從漸得名俱稱方便。古釋云。若據說頓亦是方便。若云漸頓俱是。亦謗於佛。俱不是。亦謗於佛。是以本覺體上離頓漸離言說。何處有頓漸名字。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即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遍法界。眼見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知世間一切諸相本來常住。何行位能知。唯佛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爲衆生迷不知故說。若知不俟更說。方知有說皆屬方便。問。即自心成佛者。還立他佛不。若決定不立則無諸佛之所威神建立加被護念等。便成斷見。答。以自心性遍一切處故。所以若見他佛即是自佛。不壞自他之境。唯是一心。衆生如像上之模。若除模既見自佛。亦見他佛。何者雖見他佛。即是自佛。以自鑄出故。亦不壞他佛。以於彼本質上雖變起他佛之形。即是自相分故。變與不變皆是一心。所以因衆生迷悟二心。有見不見自他之理。若約真性迷悟何從。自他俱泯。以法身無形無自他相見之相。古德云。迷有二種。一心外取境生想違理。故不能見無相之佛。二取內蘊相不了性故。不見心佛。悟有二種。一了一切法即心自性。性亦非性。情破理現。則見舍那

身稱於法性無內外也。二了遍性相。則見自心之佛與舍那非一非異。如天帝釋不修天業宮殿何以隨身。轉輪王不作王因七寶無由聚集。唯憑自善外感勝緣。是以華嚴經云。佛子。一切如來同一體性。大智輪中出生種種智慧光明。佛子。汝等應知如來於一解脫味出生無量不可思議種種功德。衆生念言。此是如來神力所造。佛子。此非如來神力所造。佛子。乃至一菩薩不於佛所曾種善根。能得如來少分智慧。無有是處。但以諸佛威德力故。令諸衆生見佛功德。而佛如來無有分別。無成無壞。無有作者。亦無作法。佛子是。爲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之相。寶藏論云。夫所以真一無一而現不同。或有人念佛佛現。念佛僧現。但彼佛非佛非非佛。而現於佛。乃至非僧非非僧。而現於僧。何以故。彼妄心。佛望現故。不覺自心所現聖事緣起。一向爲外境界而有差別。實非佛法僧而有異也。乃至譬如有人。於大冶邊。自作模樣方圓自稱。願彼融金流入我模。以成形像。然則融金雖成形像。其實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現於像。彼人念佛亦復如是。大冶金即喻如來法身。模樣者。即喻衆生希望。念融得佛故。以念佛和合緣。生起種種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非相。何謂非相。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然則法身非現非非現。離性無性。非有非無。非心非意。不可以一切量度也。但彼凡夫隨心而有。即生現佛想。一向謂彼心外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一向言心外無佛。即爲謗正

法也。釋曰。何謂非相本無定相者。以因心所現外相無體。從心感生。緣盡即滅。何相之有。故云本無定相。何謂非非相緣起諸相者。既稱無定但隨緣現。因緣和合幻相不無。故云緣起諸相。若能不生分別不執自他。內不執有而取諸蘊。外不執無而謗正法。則開眼合眼舉足下足。非見非非見。爲真見佛矣。實性論云。依佛義故。經云。佛告阿難言。如來者。非可見法。是故眼識不能得見。故依法義故。經云。所言法者。非可說事。以是故。非耳識所聞。故依僧義故。經云。所言僧者。名無爲。是故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故知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則衆生之心佛度佛心之衆生。若有一法對治。盡成邪見。故六祖云。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即是真度。問。既心外無佛見佛是心。云何教中有說化佛來迎生諸淨刹。答。法身如來本無生滅。從真起化接引迷根。以化即真真應一際。即不來不去隨應物心。又化體即真說無來去。從真流化現有往還。即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也。不來而來。似水月之頓呈。不見而見。猶行雲之忽現。問。如上所說真體則湛然不動。化則不來而來。正是心外有他佛來迎。云何證自心是佛。答。一是如來慈悲本願功德種子增上緣力。令會與佛有緣衆生。念佛修觀集諸福智種種萬善。功德力以爲因緣。則自心感現佛身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迎接。但是功德種子本願之力。以所化衆生時機正合。令自心

見佛來迎。則佛身湛然常寂無有去來。衆生識心託佛本願功德勝力。自心變化有來有去。如面鏡像。似夢旋爲。鏡中之形非內非外。夢裏之質不有不無。但是自心非關佛化。則不來不去。約諸佛功德所云。有往有還。就衆生心相所說。是知淨業純熟目覩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如福德之者。執礫成金。業貧之人。變金成礫。礫非金而金現。金非礫而礫生。金生但是心生。礫現唯從心現。轉變是我。金礫何從。抱疑之徒可曉斯旨。問。如前剖析理事分明。佛外無心心外無佛。云何教中更立念佛法門。答。只爲不信自心是佛。向外馳求。若中下根。權令觀佛色身繫緣念。以外顯內。漸悟自心。若是上機只令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如佛藏經云。見諸法實相名爲見佛。何等名爲諸法實相。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乃至又念佛者。離諸想。諸想不生心無分別。無名字無障礙。無欲無得。不起覺觀。何以故。舍利弗。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舍利弗。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如是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無想。舍利弗。無想無語乃名念佛。是中乃至無微細小念。何況龜身口意業。無身口意業處。無取無攝。無譯無訟。無念無分別。空寂無性。滅諸覺觀。是名念佛。舍利弗。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轉四天下地隨意能轉。亦能降伏百千億魔。況弊無明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是法如是無想無戲論。無生無滅。不可說不可

分別無暗無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測。但以世俗言說有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眞實念佛。華嚴經頌云。譬如日月住虛空。一切水中皆現影。住於法界無所動。隨心現影亦復然。又頌云。譬如帝青寶照物皆同色。衆生見佛時。同佛普提色。釋云。諸佛普提之色。即衆生心性之光。以心無相故普提亦復然。所以文殊頌云。無色無形相無根無住處。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又頌云。虛空無中邊。諸佛心亦然。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華嚴入法界品中。德雲比丘入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乃至住一切世念佛門。隨於自心之所欲樂。普見三世諸如來故。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品頌云。心能普集無邊業莊嚴一切諸世間。了一切法皆是心。現身等彼衆生數。入楞伽經偈云。佛及聲聞身辟支佛身等。復種種色身。但說是內心。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云。如來密藏法。謂一切智心。乃至是心爲柱。不怯不弱。不羸不壞。無有懈墮。不背不捨。順向是心而覺了之。華手經云。一切諸法如日明淨。隨所正觀皆入無際釋曰。一切諸法皆是心光無有瑕翳。故云如日明淨。隨所有法能作斯觀。無不入自心無際之際。又止觀明念佛三昧門者。當云何念。爲復念我。當從心得佛。從身得佛。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不用心得佛色。不用色得佛心。何以故。心者佛無心。色者佛無色故。不用色心得

三菩提。佛色已盡乃至識已盡。佛所說盡者是癡人不知。智者曉了。不用身口得佛。不用智慧得佛。何故智慧索不可得。自索我不可得。亦無所見。一切法本無所有。壞本絕本。又如夢見七寶親屬歡樂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又如佛在時。三人爲伯仲。聞毘耶離國姪女人名耆羅婆利。舍衛國有姪女人名須曼那。王舍城姪女人名憂鉢羅槃那。有三入。各各聞入讚三女人端正無比。晝夜專念心著不捨。便於夢中。夢與從事。覺已心念。彼女不來我亦不往。而姪事得辦。因是而悟。一切諸法皆如是耶。於是往到跋陀婆羅菩薩所問是事。跋陀婆羅答言。諸法實爾。皆從念生。如是種種爲此三人方便巧說諸法空。是時三人即得阿鞞跋致。是知人不來往而樂事宛然。當如是念佛。又如人行大澤飢渴夢得美食。覺已腹空。自念一切所有法皆如夢。當如是念佛數數念莫得休息。用是念當生阿彌陀國。是名如相念。大方等大集經云。佛告賢護。我念往昔。有佛世尊。號須波日。時有一人行值曠野。飢渴困苦。遂即睡眠。夢中具得諸種上妙美食。食之既飽。無復飢虛。從是寤已。還復飢渴。是人因此即自思惟。如是諸法皆空無實。猶夢所見本自非眞。如是觀時悟無生忍。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人以寶倚瑠璃上影現其中。亦如比丘觀骨起種種光。此無持來者。無有是骨。是意作耳。如大方等大集經云。復次賢護。譬如比丘修不淨觀。見新死屍形色始變。

或青或黃或黑或赤。乃至觀骨離散。而被骨散。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唯心所作。還見自心。又如鏡中像。不外來不中生。以鏡淨故。自見其形。行人色清淨。所見者清淨。欲見佛即見佛。見即問。問即報。聞經大歡喜。自念。佛從何所來。我亦無所至。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見佛心。是佛心是我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癡。心無想是泥洹。是法無可示者。皆念所為。設有其念亦了無所有。空耳。是名佛印。無所貪。無所著。無所求。無所想。所有盡所欲盡。無所從生。無所可滅。無所敗壞。這要道本。是印二乘不能壞。何況魔耶。婆沙論明。新發意菩薩先念佛色。相相體相。業相果相。用得下勢力。次念佛四十不共法。心得中勢力。次念實相。佛得上勢力。而不著色法二身。偈云。不貪著色身。法身亦不著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虛空。勤修者。若人欲得智慧。如大海令無能為我作師者。於此坐不運神通。悉見諸佛。悉聞所說。悉能受持者。常行三昧。於諸功德最為第一。此三昧是諸佛母。佛眼佛父。無生大悲母。一切諸如來從此二法生。碎大千地及草木為塵。一塵為一佛刹。滿爾世界中寶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聞此三昧不驚不畏。況信受持讀誦為人說。況定心修習如。搗牛乳頃。況能成是三昧。故無量無邊。又婆沙論云。劫火官賊怨毒龍獸衆病。侵是人者。無有是處。此人常為天龍八部諸佛。皆共護念稱讚。皆共欲見其來其所。若聞此三昧如上四番功德皆隨喜。三世諸佛若

薩皆隨喜。復勝上四番功德。若不修如是法。失無量重寶。人天為之憂悲。如鴉人把栴檀而不嗅。如田家子以摩尼珠。博一頭牛。故知不識自心是佛。反求他法者。背道修道。其過如是。即凡夫不達心實。飲毒食於人天。二乘遠離家珍。求除糞之備。故法華經云。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問。夫成佛門若論修善。則有前後。若是性善本一心平等。諸佛既有性惡。闍提亦有性善。既同一性。俱合成佛。云何闍提不成佛耶。答。若言性佛何人不等。若約修成闍提未具。台教問。闍提與佛斷何等善惡。答。闍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問。闍提不斷性善。還令修善起。佛不斷性惡。還令修惡起耶。答。闍提不達性善。以不達故。還為善所染。修善得起。廣治諸惡。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惡。以達惡故。於惡得自在。故不為惡所染。修惡不得起。故佛永無復惡。以自在故。廣用諸惡法門。化度衆生。終日用之。終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闍提為例耶。若闍提能達此善惡。則不復名為一闍提也。若依他人明闍提斷善盡。為阿賴耶識所熏。更能起善。阿賴耶即是無記無明。善惡依持為一切種子。闍提不斷無記無明。故還生善。佛斷無記無明。盡無所可熏。故惡不復還生。若欲以惡化物。但作神通變現度衆生耳。問。若佛地斷惡盡。作神通以惡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惡。如人畫諸色像。非是任運。如明鏡不動色像自形。可是不思議理。能應惡。若作意者。與

外道何異。答。今明闍提不斷性德之善。遇緣善發。佛亦不斷性惡。緣緣所激。惡力所熏。入阿鼻。同一惡事化衆生。以有性惡故名不斷。無復修惡名不常。若修性俱盡則是斷。不得為不斷不常。闍提亦爾。性善不斷還生善根。如來性惡不斷還起惡。而是解心無染。通達惡際即是實際。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行非道而通佛道。闍提染而不達。與此為異也。何謂不達。以不了無性故。是以善惡諸法。皆以無性為性。此性即是佛性。即無住本。即法性故。此善惡性不可斷也。即今推自心性不可得。即無住處。能遍一切處。即善惡性也。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善惡可斷。性不可斷。善惡同以心性為性。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所以闍提不斷性善。縱墮三塗。性善不滅。性惡不增。直至成佛。性善不增。性惡不減。此性即法身也。猶如明鏡本無好醜衆像。能現一切好醜衆像。像有增減。明淨光體不增不減也。鏡本無像故能現像。佛性無善惡能現善惡。衆生不得性。但得善惡。為善惡所拘不得自在也。性善不壞故地獄發佛界善。性惡不壞故佛能現六趣惡。又性者。即是善惡等諸法之性。遍十方三世衆生國土等一切處。無有變異不增不減。能現善惡凡聖垢淨因果等。從性而起。故云性善性惡。若善惡等即無定相。隨緣搗習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遇淨緣即善。若因染緣即惡。從修而得。故名修善修惡。若論性善不唯闍提。若論性惡不唯諸佛。以是善惡諸法之性故。

即一切衆生皆悉具有一際平等。若覺了此性即便成佛。故能示聖現凡自在無礙。若論修善修惡。於上中下根即不可定。隨修成之厚薄。任力量之淺深。得世間報而六趣昇沈。成出世果而四聖高下。以不了善惡之性故。爲善惡業之所拘。而不自在。若見性達道何道不成。則法法標宗塵塵契旨。豈唯善惡二法而得自在耶。問。三寶如虛空相。非見聞之所及者。教中云何說見道。又稱見佛。答。約本智發明假稱名見。非眼所親唯證乃知。離見非見方名真見。涅槃經云。菩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則一切法。是以法性無所有。菩薩則無所見。與法理會。假稱爲見。實非見也。真性湛然非是見法。經云。不行見法。諸佛速與受記。則是離斷常二邊。即見自身清淨。見身清淨即是見佛清淨。乃至見一切法悉皆清淨。無非是佛。無非是法。以自心性無生順物遍一切處故。若一微塵不是佛者。則成翳障。不入普眼之門。唯暗能所之見。大集經云。梵天問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今了了見佛法不。梵天言。佛法非色不可親見。汝云何言了了見佛法耶。一切諸法悉不可見。夫了了者。即是佛法。無有二相。是以來同水月。散若幻雲。見猶夢形。聞如谷響。覺處即現。不從方來。迷處自無。不從此去。如圓覺經云。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般若假名論偈云。如來法爲身。但應觀法性。法性非所見。然亦不能知。

法性者。所謂空性無生性。此即諸佛第一義身。若見於此名爲見佛。經云。以見空性名見如來。又法性之處無有一物可名所知。由是彼智亦不能知。又經言。大王。一切法性猶如虛空。等與衆物爲所依止。而其體性非是有物亦非無物。能知此中寂然無知。名爲了知。名爲知者。隨俗言說。信解無生之福。多於寶施。如有頌言。若人持正法及發菩提心。不如解於空。十六分之一。是以解第一義空。方成般若。見無生自性始了圓宗。以真空不壞業果。尊卑宛然。不同但空不該諸有。如大涅槃經云。有業有報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所以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如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是時普明菩薩則證入毘盧遮那如來金剛法藏三昧三摩地。令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同願修持入此性淨真如法藏三昧真際觀。云何應得修入此觀。菩薩則當觀照心地覺用心智。唯照心性細細觀覺。覺照心體見性無動。證覺不動即能恒用。用觀體智見性清淨。性自離念離念無物。心等虛空即證聖智。如如聖性二俱澄寂。空同無體性體虛靜。則是名爲菩薩證入真如法界性印法藏真際觀門。故知法界性即衆生心性。衆生心性即虛空性。故大智度論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空。第一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性諸法空。不可得空。無

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波羅蜜。釋云。內空者。即內法。所謂內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眼空。無我無我所等。外空者。即外法。所謂外六入色聲香味觸法。色空。無我無我所等。內外空者。即內外十二入。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等。空空者。以空破內空。外空。內外空。破是三空。故名爲空空。大空者。即十方空。東方無邊故名爲大。亦一切處有故名爲大。第一義空者。第一義名諸法實相。不破不壞。故是諸法實相亦空。何以故。無受無著。故若諸法實相有者。應受應著。以無實故。不受不著。若受若著。即是虛誑。有爲空。無爲空者。有爲法名因緣和合生。所謂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無爲法名無因緣。常不生不滅如虛空。問曰。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自性故空。此則可爾。無爲法非因緣生法。無破無壞常若虛空。云何空。答曰。若除有爲則無無爲。有爲實相即是無爲。如有爲空。無爲亦空。以二事不異故。畢竟空者。一切法皆畢竟空。是畢竟空亦空。空無有法故亦無虛實相待。復次畢竟空者。破一切法。今無遺餘。故名畢竟空。若有少遺餘。不名畢竟空。無始空者。如經中說。佛諸諸比丘。衆生無有始。無明覆愛所繫。往來生死。始不可得。破是無始法故。名爲無始空。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輳輳衆合爲車。若離散各在一處。則失車名。五陰和合因緣故名爲人。若離五陰人不可得。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來相續故。似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故熱。止火停久

水則還冷。如經說：眼空無我所。何以故？性自爾耳。自相空者，一切法有二種相：總相別相。是二相空故名爲相空。總相者，如無常等。別相者，諸法雖皆無常而各有別相，如地爲堅相、火爲熱相。一切諸法空者，一切法有，好有醜有，內有外。一切法有心生故名爲有，無自體故空。無所得空者，一切法乃至無餘涅槃不可得。故名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有法，實性無故名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者，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是爲無法有法空。乃至云：離我我所故空。因緣和合生故空。無常苦空無我故名爲空。始終不可得故空。唯心故名爲空。故知一切萬法皆從心現。悉無自體，盡稱爲空。所以云：若住此十八空門，當學般若，則未嘗有一法能出我之靈覺智性矣。此十八空下至有爲世間五陰，上至無爲第一義諦，收一切法無不皆空。若不學般若，別向餘宗體有而未達有原，窮空而不盡空理，須歸宗鏡內照發明，則外無一法更有遺餘矣。又此是如空非體是空，以真心無礙映現萬法，如虛空不拒諸相發揮故。於真心中能現一切，其所現一切雖依心無體，照見五蘊皆空。然亦不著於空，能與佛事，如華嚴經頌云：十方所有諸如來，了達諸法無有餘。雖知一切皆空寂，而不於空起心念，以一莊嚴嚴一切，亦不於法生分別。如是開悟諸群生，一切無性無所觀。問：法身之理，爲復有法成，爲復無法

成。爲復一法成，爲復異法成。答：本覺心宗，法身性地，口欲言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所以然者，說有則妙體虛玄，談無則道無不在。言生則三界無物，云滅則一體常靈。言一則各任其形，說異則同歸實相。是知不可以稱量，不可以希冀。若開方便欲曉疑情，則有不無非一非異，能超四句方會一乘。古德問云：若衆生與諸佛同一心佛性，等有法身，則有二過。一、衆生悉當成佛，則衆生界盡。二、諸菩薩闕利他行，以無所化機故。答：此所問難，並由妄見衆生界故。妄起此難，不增不減。經云：大邪見者，見衆生界增見衆生界滅，以不如實知一法界故。於衆生界起增減見。經意則一切衆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滅。故經云：衆生即法身，法身即衆生。衆生法身義一名異。解云：況衆生界如虛空界，設如一鳥飛於虛空，從西向東，經百千年，終不得說東近西遠。何以故？虛空無分劑故，亦不得云總不飛行，以功不虛故。當知此中道理亦爾。非有滅度令有終盡，非無終盡有不滅度。故衆生界甚深廣大。唯是如來智所知境，不可輒以狂心限量斟酌起增減見。且如虛空界雖無分劑，不礙鳥飛類衆生界，雖不可盡不妨滅度，但不起增減之見去取之情，則智翼高翔，真空無滯。如華嚴疏釋：經云：佛智廣大同虛空者，量智包含而普遍，理智無分別而證入。是以太虛含衆像，衆像不能含太虛。太虛不分別衆像，衆像乃差別太虛。以況我法不能容佛智，佛智乃能容我法，有我法者，

分別如來。是如來者，不分別我法。二、普遍喻中，妙觀察智無不遍知。即普遍義。成所作智，曲成無遺，即隨入義。經頌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遍一切衆生心，此即體遍。悉了世間諸妄想，此約知遍。又云：得一切法量等心，此約證遍。智性全同於色性故。此約理遍。云何遍入。不壞能所有證知故。經頌云：世間諸國土，一切皆隨入。智身無有色，非彼所能見。由隨於如即入無所入。故云平等。是以虛空遍入國土，國土不遍入虛空。有國土處必有虛空，有虛空處或無國土。虛空之於國土，平等隨入。國土之於虛空，自有彼此。虛空可喻佛智，國土可喻三世。三世有處，佛智必在其中。佛智知處，三世或無其體。佛智之於三世，平等隨入。三世之於佛智，自有始終。此猶約不二而二說耳。若二而不二，國土虛空三世佛智同一性故，皆互相入，舉一全收。普遍亦然。三世間圓融則言思道斷。故名佛智爲不思議也。大集經云：文殊言：世尊，如來若坐菩提樹下，如來世尊則有二相。一者如來，二者菩提樹。如來世尊已離二相。佛言：善男子，菩提衆生一切法性，等無差別，一味一性。如來坐於菩提樹下，見如是法，是故名爲逮得菩提。我都不見離菩提外別有一法。見一切法皆悉平等，而是平等不入於數，是故平等名爲無礙。又此法門舉一則法界全收，如舉眼爲門，諸根相好及佛刹土莫不皆是一眼中現。乃至六根一塵一毛中現亦如是。如云：毘盧遮那身中具足三道六趣衆生等。此則一身含一

切身。又一身遍一切身。即入重重包遍無礙。如華嚴經頌云。有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無生亦無相。普現於諸國。

宗鏡錄卷第十七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法身普遍衆生心。既同一心。云何有現不現。答。常現無不現時。或於一塵頓現。無不具足。或於諸塵普現無不周遍。一處頓現者。如來眼睫。文殊寶冠。彌勒閣中。普賢毛孔。淨名室裏。摩耶腹中。芥子針鋒。近塵遠刹。各各頓現。如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金山等。其文殊冠毘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衆生所希見事。皆於中現。維摩經云。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皆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窄。悉現如故。華嚴經入法界品。摩耶夫人告善財言。善男子。爾時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剎極微塵數諸菩薩衆。乃至與眷屬俱。從天宮下來入我身。彼諸菩薩於我腹中。現大神通遊行自在。或以三千大千世界而爲一

步。乃至或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世界而爲一步。又念念中十方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世界。諸如來所菩薩衆會。及四天王。三十三天。須摩陀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色界諸梵天王。俱來欲見菩薩。處胎廣大神變。恭敬供養。聽受正法。皆入我身。雖我腹中悉能容受如是衆會。而身不廣大。亦不迫窄。其諸菩薩各見自處衆會道場。清淨嚴飾。善男子。如此四天下閻浮提中菩薩受生。我爲其母。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閻浮提中悉亦如是。然我此身本來無二。亦復非一。非一處住。非多處住。何以故。以修菩薩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故。如先德云。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是處胎義。若如是者。則一切衆生皆處摩耶胎。非獨釋迦矣。何以故。衆生心即法界故。又若了心空。即無胎分。如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彌勒。行空菩薩云。何遊至十方刹土教化衆生。彌勒白佛言。行空菩薩不見刹土。亦無有佛。佛自無佛。云何有佛。地水火風識界。我人壽命皆悉空寂。以是之故。無有胎分。諸塵普現者。則橫該一切。處堅徹一切時。涉入重重普融圓遍。古德云。一切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毘盧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所以言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毘盧清淨身。一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善心生法身亦隨現。名爲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空。處現自在無礙。更莫遠推諸佛。唯自一念空心是。又如海印普印一切。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

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成正覺。於一切義無所觀察。於法平等無所疑惑。無二無相。無行無止。無量無際。遠離二邊。住於中道。出過一切文字言說。知一切衆生心念所行。根性欲樂煩惱染習。舉要言之。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諸法。佛子。譬如大海普能印現四天下中一切衆生色身形像。是故共說以爲大海。故經中有海印三昧。疏釋云。海印三昧有十義。根器是所現。菩薩定心是能現。無不空心故名三昧。一無心能現。經云。無有功用無分別。二現無所現。經云。如光影故。三能現與所現非一。四非異。經云。大海能現。能所異故非一。水外求像不可得故非異。顯此定心與所現法。即性之相故。能所宛然。即相之性故。物我無二。五無去來。現萬法於自心。彼亦不來。羅身雲於法界。未曾暫去。六廣大。經云。普悉包容無所拒。明三昧心周于法界。則衆生色心皆定心中物。用周法界亦不離此心。七普現。經云。一切皆能現。又云。菩薩普印諸心行。此與廣大異者。此約所現不簡巨細。彼約能現其量普周。八頓現。經云。一念現故。謂無前後如印頓成。九常現。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十非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四天之像不對而現。故云非現現。以不待對。是故常現該三際也。此上海印現義。隨理事能所而分十門。但是一真心寂照普現之義。若有不現者。即是客塵自遮。見網自隔。非法身咎。摩訶衍論云。諸佛如來法身平等自然。遍一切處。無有作意。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於鏡。

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現。其猶日月麗天盲者不覩。雷霆震地聾者不聞。道契則隣。不在身近故。福人出世則琳瑯現矣。薄福者出則荆棘生焉。皆由自心有現不現。若直了心性之人。悉皆平等顯現。如洛浦和尚神劍歌云。君子得之忘彼此。小人得之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劍。世上高低早晚平。所以衆生不得了然明現。皆滯有迷真。滯真迷中。滯中迷性。成三種緣集。所以成障。如天台淨名疏云。衆生氣類無量無邊。元其正要不出三種緣集氣類。一有爲緣集之類者。即是界內染淨國土。悉迷真滯有而起結業。稟分段生死。皆是有爲緣集衆生之類。二無爲緣集之類者。即是界外有餘國土。及果報土。乃至下品中品常寂光土。此三土衆生。迷中道佛性。滯真空無爲。緣無爲起諸結業。受變易生死。是無爲緣集衆生之類。三自體法界緣集者。即菩薩迷自體起。如宗門中云。已見不忘。今室外折伏界內有爲緣集衆生。次弟子一品折伏無爲緣集衆生。後菩薩一品即是折伏自體法界緣集衆生。問。無爲緣集與自體緣集爲同爲異。答。名雖有別。惑體不殊。二乘迷自體起無爲生計著。若無爲故正受無爲緣集名。菩薩亦迷自體起無爲緣集。而菩薩觀破無爲著。無爲緣集未盡此惑附體別受自體緣集之名。如凡夫迷真起有爲緣集。學人見真斷見思。思惟不盡。猶於真理有貪恚色染無色之名。問。學人有爲緣集不盡見真。猶有惑不約真名自體緣集。菩

薩無爲緣集不盡見真。何得別受自體緣集之名。答。二乘見真但是空理。空理非法身。不得立自體之名。菩薩見真實是法身。法身常在。故得別立自體緣集名也。菩薩或未知未知故須折伏也。是故三種緣集不亡。所以法身不現。又遠大師云。緣集義者。統唯一種。或分爲二。約真妄開。一妄緣集。三界虛妄唯一心作。如夢所見但是妄心解。二真緣集。一切諸法皆真心起。如夢所見皆報心作。或約心誠說三。一就事緣集。從其事識起一切法。二妄緣集。從其妄緣起一切法。三真緣集。真識體中具過一切恒沙性德。互相集成故言緣集。又從真識起一切法。故經說言。若無如來藏識七識不住。不得厭苦樂求涅槃。由如來藏故起諸法。又就有爲無爲說三。一有爲緣集。二無爲緣集。三具二緣集。問。直了此心是佛更用八相成道不。答。若了此心即是天眞佛。不說成與不成。若說成佛是助語。亦是增語。圓覺經云。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等。釋曰。本無菩提及與涅槃者。此是一轉依號。亦是住觀語。轉煩惱故立菩提之號。轉生死故得涅槃之名。若了煩惱性空生死本寂。既無所轉之相。亦無能轉之名。無不成佛者。無妄輪迴。亦無成佛者。無非輪迴。唯妙圓覺心更無所有。如今只恐不得宗鏡之光。若得其光則自然入圓覺門。普照法界。所以先德云。飛錫若登故國路。莫愁天下不聞聲。關居士頌云。十方來一會。各自學

無爲。此是選佛處。心通及第歸。如是則自然應念登科隨處及第。何須受記而待揚名者乎。如昔人歌云。不坐禪。不持律。妙覺心珠白如日。當體虛玄一物無。阿誰承受燃燈佛。問。衆生業果種子現行積劫所熏猶如膠漆。云何但了一心頓斷成佛。答。若執心境是實。人法不空徒經萬劫修行。終不證於道果。若頓了我深達物虛。則能所俱消。有何不證。猶微塵揚於猛吹。輕舸隨於迅流。只恐不信一心自生艱阻。若入宗鏡何往不從。且如勇施菩薩。因犯姪欲向悟無生。性比丘尼無心修行亦證道果。何況信解一乘之法。諦了自心而無剋證乎。或有疑云。豈不斷煩惱耶。解云。但諦觀殺盜淫妄從一心上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是以但了一心自然萬境如幻。何者以一切諸法皆從心幻生。心既無形法何有相。所以高城和尚歌云。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闍婆影。性比丘尼即摩登伽。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摩登伽彼姪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淨業障經云。爾時有一比丘。名無垢光。入毘舍離城次第乞食。以不知故入姪女家。時無垢光入其家已。是時姪女起染汚心。作是思惟。我今必死。當與此比丘共行欲法。若不從我。我將殞命。作是念已。即便閉門。語比丘言。願與尊者共行欲事。若不從我。我當必死。時無垢光

語姪女言。且止大姊。我今不應犯如此事。所以者何。佛所制戒。我應奉行。寧捨身命。不毀此戒。爾時姪女復更思惟。我今當以呪術藥草。令此比丘共為欲事。語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退轉。毀犯禁戒。但當受我所施之食。即入舍內。便呪其食。投比丘鉢。呪術力故。令此比丘便失正念。起於欲心。展轉增盛。爾時姪女見此比丘顏色變異。即前牽手。共為欲事。是時比丘與彼姪女共相愛樂。行姪欲已。持所乞食。還詣精舍。到精舍已。生大憂悔。舉體煩熱。咄哉。何為破戒之人。當墮地獄。時無垢光向諸比丘同梵行者。說如是言。我今彼戒。非是沙門。必趣地獄。時諸比丘問。無垢光。有何因緣而破此戒。時無垢光具說上事。時諸同學。語無垢光。仁者當知。此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得無生法忍。善能除滅破戒之罪。亦令衆生離諸蓋纏。我今與汝共詣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所。除汝憂悔。時無垢光猶故未食。與諸比丘詣文殊師利法王子所。到已。問訊供養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語無垢光。汝今且食。食已。當共詣如來所。問如來此事。如佛所說。當共受持。比丘食已。與文殊師利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無垢光比丘心懷恐懼。不敢問佛。於是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無垢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比丘。汝本有心欲犯姪不。答言不也。佛

告比丘。汝本無心云何而犯。比丘答言。我於後時。乃生欲心。如是比丘心犯欲耶。答言如是。佛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耶。答言如是。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汝曾夢中受欲之時。心覺知不。答言覺知。佛告比丘。汝向犯欲。豈非由心而覺知耶。答言如是。若如是者。比丘悟夢犯欲。有何差別。比丘答言。悟夢犯欲。無差別也。佛言。於意云何。我先不言。一切諸法。皆如夢耶。答言如是。佛言。於意云何。如夢諸法。是真實耶。答言不也。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悟夢二心。俱是真實耶。不也。世尊。佛告比丘。若非真實。是有法也。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所有法。為有生不。不也。世尊。佛告比丘。若法無生。有滅有縛有解脫耶。不也。世尊。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生之法。尚無所有。而當有墮三惡道耶。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復告比丘。諸法無實。而現種種所應作事。為著貪欲。瞋恚。愚癡。凡夫等故。分別諸法。不知如故。非是真實。復告比丘。諸法虛誑。如野馬。故。諸法如夢。本性自在。遠清淨故。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諸法寂靜。無老病死諸過患故。諸法無取。非是色法。不可見故。諸法無聚。如虛空故。諸法無性。過諸性故。諸法甚深。過虛妄故。諸法廣大。無處所故。法無所作。究竟寂故。法無所依。境界空故。法無根本。畢竟空故。法離蓋纏。煩惱結使。不可得故。法離熾然。性不生故。乃至爾時

無垢光聞說是法。心懷觀喜。悲喜交集。雨淚。又手合掌。一心觀佛。即說偈言。快哉世尊大功德。諸天世人所歸仰。善覺一切勝妙法。稽首能斷諸苦行。又佛告文殊。過去有佛。號無垢光。時有比丘。名曰勇施。入難勝城。次行乞食。到長者舍。其家有女。容貌端正。見勇施已。生愛染心。乃至因託病。延請勇施說法。其後勇施數到其家。轉相親厚。數相見。故便失正念。而生欲心。即與彼女共行姪法。心遂耽著。往來頻數。時彼女夫見此比丘往來頻數。心生疑恚。即設方便。欲斷其命。勇施比丘聞是事已。即以毒藥持與彼女。而語之言。若必念我可持此藥。以殺汝夫。時長者女即以毒藥和著食中。勸其婢使持此飯食。以飯我夫。夫食飯已。即便命終。爾時勇施聞彼命終。心生大悔。作是思惟。今我所作。是大重惡。何名比丘。受行姪法。又斷人命。我今如是。當何所歸。生大憂惱。我若命終。當墮惡道。誰能免我如是之苦。以是事故。從一精舍。至一精舍。惶怖馳走。衣服落地。作如是言。咄哉。怪哉。我今即是地獄衆生。時有精舍。名曰醴無。中有菩薩。名曰鼻拘多羅。勇施比丘即入其房。舉身投地。時彼菩薩問勇施言。何為以身自投於地。答言。大德。我今即是地獄衆生。又復問言。誰乃令汝為地獄人。勇施答言。我作大罪。犯於姪戒。又斷人命。時彼菩薩語勇施言。比丘莫怖。我今力能施汝無畏。爾時勇施聞彼菩薩施無畏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爾時鼻拘多羅菩薩。即時從地接起勇施。牽其右手。將至

異處坐林樹中。時鼻掬多羅菩薩。即時入於諸佛境界大乘妙門。如來寶印三昧。入三昧已。即於身上出無量佛身。皆金色三十二相遍林樹間。爾時諸佛即時同聲說是偈言。諸法同鏡像。亦如水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悲愛。乃至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爾時林中二萬天子。詣鼻掬多羅菩薩來聽法者。聞說是偈。即得無生法忍。問。妙圓覺心既無所有。云何教中說諸佛成等正覺出現世間等事。答。一是機熟衆生自心感現。二是菩薩因地本願。然諸佛境界廣大無邊。非情識所知。唯見性能了。故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云何知如來應正等覺境界。佛子。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知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知一切三世境界。一切剎境界。一切法境界。一切衆生境界。真如無差別境界。法界無障礙境界。實際無邊際境界。虛空無分量境界。無境界境界。是如來境界。佛子。如一切世間境界無量。如來境界亦無量。如一切三世境界無量。如來境界亦無量。乃至如無境界境界無量。如來境界亦無量。如無境界境界一切處無有。如來境界亦如是一切處無有。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心境界是如來境界。如心境界無量無邊無縛無脫。如來境界亦無量無邊無縛無脫。何以故。以如是如是思惟分別。如是如是無量顯現。故知凡聖無際心境一原。真無性而即相發明。相無體而因真建立。故云智身寥廓總萬像以成體。萬像無形。

以智身而齊體。又若論化現門中。此是諸佛因地悲願之力。令機熟衆生自心感現。衆生心中諸佛應現無窮。諸佛心內衆生機緣不盡。所以法身無像過感成形。妙應無方應念垂跡。由了平等赴來望。而猶若摩尼。爲達無私任群機。而如同天鼓。古頌云。佛是衆生心裏佛。隨自根堪無異物。欲知一切諸佛原。悟自無。明本是佛。如佛地經云。隨諸衆生所樂示現。平等法性圓滿成故。論釋云。隨諸有情樂見如來色身差別。如來示現如是色身。如來雖居無戲論位。由平等智增上力故。大圓鏡智相應淨識。現琉璃等微妙色身。令諸有情善根成熟。自心變現如是身相。謂自心外見如來身。如契經言。由諸如來慈善根力。有所示現。今天人等自心變現見如來身如金色等。又如經言。若所應化無量有情宜見琉璃末尼寶色。如來即能無礙示現種種琉璃末尼寶色。令彼自心亦如是變。乃至廣說。如是示現一切如來形相平等。如是平等即是法性。是故說名平等法性。謂諸如來隨同所化有情樂見色身形相。即各示現同處同時異類形相。令彼自心如是變現作利樂事。如諸有情阿賴耶識共相種熟。各各變現世界等相同處相似不相妨礙。此亦如是。如色身相餘事亦爾。由此示現如前修習圓滿成故。平等性智圓滿成就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云。文殊師利問。無生無滅其相云何。佛答。不生不滅即是如來。文殊師利。譬如大地琉璃所成。帝釋毘闍延宮殿供具等影現其中。閻

浮提人見琉璃地諸宮殿影。合掌供養燒香散華。願我得生如是宮殿。我當遊戲如帝釋等。彼諸衆生不知此地是宮殿影。乃布施持戒修諸功德。爲得如是宮殿果報。文殊師利。如此宮殿實無生滅。以地淨故影現其中。彼宮殿影亦有亦無不生不滅。文殊師利。衆生見佛亦復如是。以其心淨故見佛身。佛身無爲不生不滅不起不盡。非色非非色。不可見非不可見。非世間非非世間。非心非非心。以衆生心淨見如來身。散華燒香種種供養。願我當得如是色身。布施持戒作諸功德。爲得如來微妙身故。如是文殊師利。如來神力出現世間。令諸衆生得大利益。如影如像隨衆生見。又說如日光無心普照喻。摩尼無心雨寶喻。谷響無實喻等。其琉璃地等喻衆生心。影喻佛身。又華嚴有摩尼隨映喻。摩尼現色喻。自受用身有其本色。但無青黃等異。青黃等異隨機映生。又若以虛空喻佛身。即法性身。以虛空無相故。不隨方隅而有增減。以法身無形故。非依報化而現精色。如華嚴十定品云。佛子。譬如虛空於蟲所食芥子孔中。亦不減小。於無數世界中。亦不增廣。其諸佛身亦復如是。見大之時亦無所增。見小之時亦無所減。如上諸。況皆喻見佛。然於鏡像喻最親。如質來對鏡鏡中見像。像是質像。機感對剎剎中見佛。佛是心佛。故華嚴經云。化佛從敬心起。又諸喻大意。皆以體無生滅不礙生滅。如非色約體非不色約用。則法報一際體用無差。俱會無生同歸宗鏡。又若以色聲取

是行邪道。若離色聲取未免斷無。古釋云。如華嚴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若依權教本影四句體用皆分。若依此宗四句皆用。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本質影像亦是自心。橫豎等一切諸法不出心性故。如般若中了色是般若。具歷諸法。且初歷五蘊云了色是般若。一切法趣色。色尚不可得。云何當有非趣。如是具歷諸法皆然。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故皆趣色。色不可得。當法性空既無所趣安有能趣。若智者意。一切法趣色假觀。色尚不可得。空觀云何當有非趣。即中道觀。今但要初句。以取色性為諸法依。以性普收故皆趣色。則一色中具一切法。是無礙之意故。隨一法皆收法界故。若能如是解者。則凡有見聞一切境界。無非是佛出世。如大集經云。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生老病死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恚癡出即是佛出。一切疑網煩惱出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緣出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爾時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不見如是等法。是時如來爲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時。真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故我爲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處。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具足一切善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

退菩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慧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見如來。又古德釋台教止觀云。只達一念自心是法界。十方諸佛與一切衆生。同一無住。本一法界。爲身爲土。無彼無此。無根無住處。無修不修。無證不證。無凡無聖。但衆生自謂妄想纏縛爲凡。爲不修爲不證。謂佛爲聖。爲修爲證。修證凡聖在衆生自強立之。佛位中都無此名也。諸佛所見一切衆生凡聖身是佛法身。一切國土是佛國土。一切法是佛法。一切心是一心。極十方三際推求無纖毫許。若色若心不是佛理智境。朗然周遍法界。普無一事。澹然身心無所施爲。佛心既然。我學佛智如佛用心。即止觀明靜也。佛現即我心現。現與不現只是自心鏡上影像耳。問。豈都無外佛可見耶。答。自他不二。但如來有同體大悲。衆生有熏習之力。扣擊同體智鏡。隨此心上感見相好。鏡中之像。然不離鏡而非即鏡。隨照好醜。感者千差。相亦萬品。或機地深厚。或佛身長千萬由旬。壽命無量阿僧祇劫。以恒河沙世界微塵佛刹爲淨妙國土。說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法門。或人天報殊。示現八相。一期利益不過數百年間。如空雲水月恍惚而生。斯皆由感者一念之心。謂佛色身來應。佛實無來去之勞。無有形之患。無可說之法。無所度之機。但衆生善緣心想。謂佛來應爲我說法。實是衆生於自心上

現此相耳。問。衆生善根擊佛大圓智鏡。現此影像像則屬佛。答。明鏡屬佛像不屬佛。像若屬佛。佛則生滅流動。像若屬衆生。衆生業結所縛。何能具此相好。但感應道交方見此耳。問。既是佛智鏡上像。何言衆生心上現。答。同體圓鏡不偏屬佛及衆生。同一體故。但衆生磨瑩已鏡未得全明故。能暫現此相表進修之力。問。若爾衆生自感心鏡上現像不言佛像現。佛即於衆生無力。虛致敬慕有何益也。答。由敬慕之心感像現也。此真佛力。豈衆生能置哉。問。此亦衆生自家佛力。非他佛力也。答。佛地無自他。汝強謂自佛他佛者。衆生心不盡耳。問。若爾只共作一佛。不能各自成也。答。不共作一佛。不各自自成。此義難了。試舉喻看。如國清寺法界也。住寺僧古佛也。遠人暫遊暫感佛也。他日愛慕剃髮配寺。國清即我寺也。五峯松徑臺殿房廊悉我有也。頓得受用。不減他物成我家也。不人人別造一寺也。不若他分一寺也。分即隨人去。常住法界不可分也。此義出涅槃經中。譬如路有一大樹。樹陰清涼。來者即納。無人遮護。無持去者。既印金口。可以奉持。又機應相關。應緣會。能見一切無邊佛事。以佛是增上緣。廣大悲願慈善根力。以衆生是等流果。志誠所感根熟而見。然總不出自心。如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賊得明。城變琉璃。石舉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力。令一切衆生自心所見。如上等事可證今文。故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

如提婆達多教阿闍世王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我及諸弟子。乃至我於爾時爲欲降伏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驚。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衆欲舉棄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拇指舉此大石擲置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復還聚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爲略說種種法要。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置右掌吹令碎。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爲衆導主。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植諸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乾。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爲欲化度彼諸人故。彼衆尼乾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等窮悴。奈何自活。諸尼乾輩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棄棄父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人民饑饉死亡者衆。病瘦相等

無可救解。瞿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刹鬼神以爲侍從。無父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諸辟爲作門徒。所可教誨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即懷怖畏。頭面敬禮尼乾子足。白言。大師。我等今者當設何計。尼乾答言。沙門瞿曇性好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可相與出城詣有之處。斬伐令盡。莫使有遺。流泉井池悉置糞穢。堅閉城門各嚴器械。當壁防護。自固守。彼說來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諾施行。斬伐樹木。汚辱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善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邑。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諸人莊嚴器械當壁自守。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更生。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泉井其水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瑠璃。生衆雜華彌覆其上。變其城壁爲紺瑠璃。城內人民悉得微見我及大衆。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械變成雜華。盧至長者而爲上首。與其人民俱共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爲說種種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爲紺瑠璃。令彼人民微見於我。開其城門器械爲華。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形無恥遊行四

衢。啼哭失聲。唱言。子汝何處去。周遍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先佛植衆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呼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爲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波羅奈城有優婆夷。字曰摩訶斯那達多。已於過去無量光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日。請命衆僧奉施醫藥。是時衆中有一比丘。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此言。尋持黃金遍至市鄣。唱如是言。誰有肉賣。吾以金買。若有肉者當等與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爲臘。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爲其種種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奈城持藥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貪不知足。多服酥故頭痛腹滿。受大苦惱不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

聲即生慈心。爾時調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達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今調達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橋薩羅國有諸群賊。其數五百。群黨抄劫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逐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群賊已於先佛植衆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咷。我時住在祇桓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尋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聞眼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賊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瑠璃太子以愚癡故。廢其父王自立為主。復念宿嫌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諸女。則剗耳鼻。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音聲即起慈心。諸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消除。耳鼻手足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往迦毘羅城。以水洗瘡。傳藥止苦。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

彼女人見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以此明文可為誠證。則知三界九有一切染淨等法。皆不出法界衆生之心。猶如畫師畫出一切境界。心之畫師亦復如是。所以正法念處經云。又彼比丘如是觀察。云何衆生有種種色種種形相。有種種道種種依止。又彼觀察有種種心種種依止種種信解。有種種業。此如是等種種諸色。種種形相。種種諸道。種種依止。譬如點慧善巧畫師。若其弟子觀察善平堅滑好地。得此地已。種種彩色。種種雜色。若好若醜。隨心所作如彼形相。心業畫師若其弟子亦復如是。善平堅滑果報地生死地界。隨其所解作種種形相。種種諸道。種種依止。心業畫師業作衆生。又諸彩色取白作白。取赤作赤。取黃作黃。若取鵲色則為鵲色。取黑作黑。心業畫師亦復如是。緣白取白。於天人中則成白色。何義名白。欲等漏垢所不染污。故名白色。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赤彩色。於天人中能作赤色。何義名赤。所謂愛聲味觸香色。畫觀察衣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黃彩色。於畜生道能作黃色。何義名黃。彼此遞互飲食嗽肉。貪欲嗔癡更相殺害。故名黃色。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鵲彩色。鵲緣觀察。於餓鬼道作垢鵲色。何義名鵲。彼身猶如火燒林樹。飢渴所惱種種苦逼。心業畫師嫉心所乘癡

開所覆。又復如是。心業畫師取黑彩色。於地獄中畫作黑色。何義名黑。以黑業故生地獄中。有黑鐵壁被然被縛。得黑色身作種種病。飢渴苦身無量苦逼。皆是自業非他所作。又彼比丘觀察如是三界五道五種彩色生死畫衣。於三地住。謂欲界地色無色地。心業畫師習近姪欲。攀緣欲界種種色畫。綠色依止有二十種。離欲四禪。以為畫筆。依十六地。是所畫處。作色界。離綠色界三摩跋提。綠無色界畫為四處。心業畫師廣畫如是三界大衣。又彼比丘觀察如是心業畫師。身如彩器。貪欲瞋癡以為堅牢。攀緣之心猶如梯墮。根如畫筆。外諸境界聲觸味色及諸香等。如種種彩生死如地。智如光明。勤發精進如手相似。衆生如畫。神通如彼無量形服。有無量種業果報生。如畫成就。又彼比丘依禪觀察。心業畫師有異種法。如彼畫師不生疲倦善治彩色。各各明淨。善識好筆。畫作好色。心業畫師亦復如是。不生疲倦。若修禪定善治禪彩。攀緣明淨如彩光明。修道之師如善。好筆。知禪上下如善識知。有取有捨如不疲倦。如是禪定心業畫師。畫彼禪地如彼好色。又彼如是。心業畫師。若有疲倦則畫不善。地獄餓鬼畜生道處同業因緣。鐵杵為筆。不善彩色畫非器人。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等色非好色畫。廣說如前釋曰。是以畫師運巧拙之意。執五彩之筆於平正之地。遞出一切精麤之像。如衆生稟愚智之心。與三業之筆於善惡之地。畫出一切苦樂之事。又如世畫師。只畫得色

陰。若心畫師能畫五陰。又世畫不堅牢。色退像即滅。心畫經長劫。身謝業不亡。又世畫甚易知。妍醜皆可見。心畫極難審。果報莫可知。如正法念處經頌云。諸業之所作。過於巧畫師。業畫師天中。作種種樂報。種種衆彩色。現觀則可數。心業布衆彩。其數不可知。豈壁畫則亡。二俱同時滅。若身喪滅時。業畫不可失。譬如一畫師。造作衆文飾。一心亦如是。造作種種業。五彩光色現。見之生愛樂。五根畫亦爾。如業有生死。如世巧畫師。現前則可見。心畫師微細。一切不可見。圖畫好醜形。令壁衆像現。心業亦如是。能作善惡報。是心於晝夜。思念恒不住。如是業隨心。展轉常不離。風塵煙雲熱。畫色則毀滅。捨善不善持。諸業爾乃失。又依般舟經。見佛略有四喻。一夢喻。如夢所見從分別生。見一切佛從自心起。二水影喻。水喻心性。則佛之月影皆是衆生真心中物。心佛交徹唯真心也。三幻喻。自心猶如幻術。一切佛如幻所作。謂有能幻法方成幻事。無能念心無所見佛。四響喻。譬如空谷隨聲發響。悟解自心隨念見佛上之四喻。一正喻。唯心。二唯心故空。三唯心故假。四唯心故中。又夢喻不來不去。影喻不出不入。幻喻非有非無。響喻非合非散。如經頌云。心者不知心。心者不見心。心有想則癡。無想則泥洹。是法不堅固。當立在於念。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釋云。若心自見心。先心爲能見。佛爲所見。刀不自割。指不自觸。云何自心還見自心。能所不分。見相斯絕。故經云。心有想則癡。若

無想則心冥性佛永絕思求矣。如是衆生自心感現。次諸佛菩薩因地願力。示現化門無有斷絕。所以維摩經云。雖示成正覺不捨菩薩道。雖悟即心是佛。頓成菩提。然爲衆生未達廣修福業。以導未聞。皆令開解同歸此地。如華嚴經云。雖能一念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爲衆生故。於無量劫行菩薩行。無有休息。是爲如山增上心。又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爲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爲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爲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生故。是爲第九如金剛大乘誓願心。如上況喻。證信無疑則佛道立成。匪由他教終不起於餘念。唯自淨於一心。可謂順佛本懷得教正意矣。問。佛度衆生。衆生還度佛不。答。若約內觀。因丁妄念雜識衆生無體。發其覺慧成自心之佛。此豈不是因衆生得度。若論外化。皆因衆生感出。若無機緣既無所化。亦不成佛。如淨名經云。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淨度三昧經云。衆生亦度佛。若無感佛不出世。亦不能得成三菩提。出世菩提皆由衆生機故。

宗鏡錄卷第十八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慧禪師延壽集

夫如上所說。祖教同詮。凡曰有心皆得成佛。如今現見衆生何不成佛。答。若以衆生眼觀。只見衆生界有餘。若以佛眼觀。乃知諸佛界無外。故知無明妄風。鼓心海而易動。本覺眞性。睡長夢而難醒。是以首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未曾暫昧而迷者。日擊而不。知。如美玉沈泥自埋高價。猶。真金混礫空匿光輝。如法華經云。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故知本覺常成衣珠不失。若非圓頓之教。何以直了自心。故圓覺經云。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惜毀禁。不重久習不輕未學。何以故。一切覺故。是知一切衆生皆本覺成就。以不覺故認隨染之覺見勝劣之境。起忻厭之心。但逐妄輪迴頓迷眞覺。然因覺有不覺。若無真妄無所依。故如煙無火不起。又覺因不覺。若隨器之金還待器顯。事能顯理故。所以唯真不立單妄不成。唯真不立者。佛果無生故單妄不成者。無所依故。如先德頌云。一切衆生金色界。白淨無垢智無壞。寶珠自在內衣中。只欲長貪在門外。清淨寶乘住四衢。文殊引導普賢扶。肥壯白牛甚多

力。一念遍遊無卷舒。如是寶乘不肯入。但樂勤苦門前立。不覺自身常在中。遣上恒言我不及。華嚴經頌云。欲求一切智。速成無上覺。應以淨妙心。修習菩提行。又頌云。譬如良沃田。所種必滋長。如是淨心地。出生諸佛法。是知十方諸佛中無有一佛不信此心成佛。二十八祖內無有一祖不見此性成祖。如今聞而不成祖佛者。皆爲信不及見不諦故。但學其語不照其心。但執其解不深其法。何者信。即是道故。經云。信是道原功德母。見即無疑。故經云。見苦斷習亦除。何況現行心外境界。但入宗鏡方悟前非。心光透時餘瑕自盡。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衆生心亦復如是。悉有如來成正覺。廣大周遍無處不有。不離不斷。無有休息。入不思議方便法門。古釋云。不離此心成佛者有二。一衆生身心即佛所證故。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二全即佛菩提性故。一性無異。此即他果在我之因。以我因成他果故。名入不思議方便法門。是以不得意者。作衆生思故是亦不可。設作佛思是亦不可。即亦不可。非即亦不可。當淨智眼無取諸情。經云。佛子。令依此知無幽不盡。涅槃經云。二十五有有我者自實名我。所謂一切諸法體實。一切衆生有如來藏。能爲佛因。名有佛性。如一切色中皆有空性。然非獨有情具如來之正性。一切諸法中皆有安樂性。所以云。若以肉眼觀無真不俗。若以法眼

觀無俗不真。又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但法身即是真如。流轉五道。即是隨緣。名曰衆生。是差別義。又由隨緣即不變故。奪差別令體空。則末寂也。由體空差別故。奪不變令隨緣。故本寂也。以全本爲末故本便隱。全末爲本故末便亡也。是則真如隨緣成衆生。未曾失於真體。故令衆生非衆生也。衆生體空即法身時未曾無衆生故。非法身也。故二雙絕。二既互絕則真妄平等無可異也。故云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成立。寂滅非無之衆生。常不異真而顯現。故知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所以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告勝天王言。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莊飾瑩治皎潔可愛。體圓極淨無有垢濁。墮在淤泥已經多時。有人拾得取而守護。不令墮落。法性亦爾。雖在煩惱不爲所染。後復顯現。天王諸佛如來悉知衆生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覆蔽不入自性。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應作是念。我當勇猛勤修精進。爲諸衆生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除其煩惱。一切衆生皆有性淨。是故於彼勿生下劣。應當尊重彼即我師。如法恭敬。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心。即生般若。闍那大悲處胎經云。魔梵釋女皆不捨身不受身。悉於現身得成佛故。偈云。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華手經云。佛言。堅意。無礙際者。即無邊際。無邊際者。即是一切衆生性也。是名際門。入是際門則能開演千億法藏。此法藏者。即非藏也。堅意。如來來法

藏中有所說法。皆說是際。復有色藏。受想行識藏是藏非藏。不在自藏。是名諸藏。以阿字門入。釋曰。阿字者即無生義。若了心無生則無法可得。悟此唯識乃入道之初門。所以大品經云。無有一法可得。名曰衆生。夫言衆生者。即法身義。如不增不減經言。舍利弗。即此法身過於恒沙。無量煩惱所纏。從無始來隨順世間。生死漂波去來生滅。名爲衆生。是知若云衆生即法身者。甚爲難解。故先德引大涅槃經云。若有人能藉中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也世尊。佛言。菩薩能以一念稱量生死不可思議。今明圓理難曉。但仰信而已。如問生死有不可思議理。而但仰信不能一心即如來藏。故非圓意。文殊般若經云。佛告文殊。若人問汝有幾衆生界。汝云何答。文殊言。衆生界數如如來界。問。衆生界廣狹。答。如佛界廣狹。問。一切衆生繫在何界。答。如如來繫。衆生亦爾。問。衆生界住何處。答。住涅槃界。又云。文殊言。如虛空無數。衆生亦無數。虛空不可得。衆生亦不可得。是以於不可得中。隨世語言有所建立。凡聖境界方便說者。是不可思議。廣大神變。如大寶積經云。文殊師利菩薩云。復次法無出相說出離法。是名神變。法無差別文字分別。是名神變。法無所行說有修行。是名神變。法無來去說有來去。是名神變。於一道證建立諸果。是名神變。於一味法分別三乘。是名神變。一切諸佛唯是一佛說無量佛。是名神變。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說無量土。是名神變。無量衆生即一衆生

說無量衆生。是名神變。一切佛法唯一佛法。說無量法。是名神變。法不可示。顯示諸法。是名神變。法無所得。修習作證。是名神變。乃至爾時長老舍利弗語商主天子言。汝聞此神變不驚怖耶。天子答言。我即神變。云何驚怖。舍利弗言。天子。以何密意而作是言。天子曰。一切諸法。若善不善。無動而動。名大神變。是故舍利弗。作善業者。生於天上。有大威德。如是善業不可思議。一切衆生往來生死。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名大神變。如佛所說四種境界不可思議。一者業境界不可思議。二者龍境界不可思議。三者禪境界不可思議。四者佛境界不可思議。以是義故。說一切法名大神變。不應驚怖。復次舍利弗。若如來說此神變。虛空界寧有怖耶。答言。不也。天子曰。若虛空不怖。云何問言汝不驚怖。舍利弗言。汝豈同虛空耶。天子曰。如佛所說。若內空。外空。是虛空不。答言。如是。天子曰。是故一切衆生是虛空性。是知若一切有情。無情皆同虛空性者。何處有凡聖之異。內外之殊。且虛空性無有起盡。何故更問成。佛不成。佛乎。入法界體性經云。佛問文殊。汝知法界耶。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又問。汝豈不樂法界耶。文殊曰。世尊。我不見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樂。持世經云。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異者。諸佛不出於世也。何者。以覺一切法平等。故名爲佛。大集經云。諸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退印。又云。若有菩薩不離凡夫能知聖法。以凡夫心觀

察聖法。密嚴經云。如來法身住於一切衆生身中。光影外現。猶如淨絲裏塵。尼珠無所障蔽。亦復如是。是故當知。如來法身遍在一切諸衆生中。如佛所說。乃至枯樹。蕉木亦悉皆入不應生害。況復餘類。是故不應稱量衆生。除諸如來無能知者。是以諸佛法身遍一切處。夫法身者。即自心也。是法家之身。群有之性。該今徹古。遍界盈空。十方太虛。於自心內。尙如一點之雲生。百千大海。向本覺中。猶若一滴之漚起。豈況假名凡聖而非我心乎。台教云。佛者覺義。如寶篋經云。佛界衆生界一界無別界。此是圓智圓覺諸法。遍一切處。無明了。雖五無間皆生解脫想。雖情旨倒惑。其理存焉。斯理灼然。世間常住。有佛不能益。無佛不能損。得之不爲高。失之不爲下。故言衆生即佛。此理佛也。華嚴論云。一切處文殊師利。一切處金色世界。一切處不動智佛。今之信者。當信自心無依住性。妙慧解脫是自文殊。於心無依住中。無性妙理。有自在分別。無性可動。名不動智。佛理智無二妙用自在。是故號曰妙德菩薩。是故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號文殊。爲十方諸佛之母。亦號文殊爲童子菩薩。爲皆以信爲初生故。信心成就。即以定慧觀智力印之。契一念相應。名十住初心。便成正覺。取能行行處。號曰普賢。取妙慧無依處。號曰妙德。取善能分別知根之智。號之爲不動智佛。自契相應。名爲正覺。且能信處。號之曰信。自契相應。名爲住心。爲住佛所住。妙慧解脫。相盡無生法故。若心外有佛不

名信心。名爲邪見人也。一切諸佛皆同自心。一切衆生皆同自性。性無依故。體無差別。智慧一性。應如是知。以此同體妙慧。知諸佛心及衆生心。應如是信解。不自欺誑。是故此經宗趣爲大心衆生。設如斯法。諸佛自所乘門。一乘妙典。法界道理。令大心衆生入佛根本。大智佛果故。一念契真。理智同現。即便佛故。爲法界道理。見則無初中後故。是以世人唯信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不知衆生境界亦不可思議。以衆生界即佛界故。如論云。一切處不動智佛者。夫一切之言。無處不遍。豈獨衆生界耶。所以華嚴私記云。今多許人學。皆得與釋尊等。亦與文殊等。一念即等。若不信。始作少時努力。靜思惟看。故知一念平等。理事無差。但靜思凝神。迴光內照。有何異法。能爲隔越。唯自心想起。妄分高下耳。清涼疏云。佛及衆生。若以性淨而說。現今平等。而不妨迷悟之殊。是故三乘亦有差別。亦無差別。是則染淨三世一切諸法。無不平等。況稱性互收。如是解者。名爲善住一切智地。如地能生終歸於地。萬法依於佛智。究竟還至一切智。實性論偈云。譬如貧人舍。地有珍寶藏。彼人不能知。寶又不能言。衆生亦如是。於自心舍中。有不可思議。無盡法寶藏。雖有此寶藏。不能自覺知。以不覺知故。受生死貧苦。譬如珍寶藏。在彼貧人宅。人不言我貧。寶不言在此。如是法寶藏在衆生心中。衆生如貧人。佛性如寶藏。爲欲令衆生。得此珍寶故。彼諸佛如來。出現於世間。無生義云。大師恒引如來藏經言。

衆生身中有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坐寶蓮華與佛無異。但爲煩惱所覆故。未能得用。此是具有佛知見根性。未有知見用。即時猶故愚。乃至譬如小兒具有大人六根與大人不異。在其身中而未能有大人用。至漸長大復須學問。乃有大人知見力用也。若根性是有作用。豈無如種子本甘結果非苦。只恐不知有自認作凡夫。真性常了然。未曾暫隱覆。如佛言。如來實無祕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親見。又祖師云。五陰本來空。師子何曾在窟。故知但是衆生不了自稱爲祕。然雖無祕藏而有密語。密語難解。唯智能知。如百丈和尚云。只如今語言鑒照分明。覺其形相不可得是密語。所以宗鏡之光無時不照。常關日用。昧者不知。所以無所希望。經偈云。衆生界悉等。平若虛空界。其能了此等。成佛道不難。又偈云。其無所相者。一切無所念。無心無所生。佛道不難得。月藏經云。佛言。是故於法平等思惟觀察。不離衆生有法。不離法有衆生。如衆生體性即是我體性。如我體性即是一切法體性。如一切法體性即是佛法體性。如是觀諸法平等時。衆生即陰不可得。離陰不可得。和合不可得。離和合亦不可得。非法非非法。是人如是得住無相。是名法平等。是知一切法常成正覺。無有不成正覺時。如經云。凡真實法不捨自相取於餘相。若捨非正覺成等正覺。則非真實正覺者。會無有時不成正覺。故知一切衆生皆住覺地。非是捨不覺而取正覺。則一覺一切覺

常成正覺無有不覺時。如虛空湛然無有成壞。若執有成不成斯屬情見。若以智照何往不真。念念而常見法身。塵塵而盡成佛國。但以自眼有翳。妙見不通。違背已覺沈溺家寶。雖同一性要以智明。如樂蘊奇音。指妙則宮商應節。人懷覺性。智巧則動用冥冥。得失在人。精龜任己。所以善逝按指。發海印之光。含識舉心。現塵勞之相。如古釋衆生佛性。譬若筌篲。具有五義。一有筌篲身。二有中問聲。三有絃綯。四有彈筌篲人。五有所彈得曲此五。是喻我等五陰似筌篲。身中真如佛性似聲。六度萬行似絃綯。巧便智慧似彈筌篲人。我等以巧便智修行六度。當來成佛。一塵一毛皆遍法界。似彈奏之曲也。故沈休文佛知不異衆生知義云。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沈約六道相續作佛義云。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鍊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闊。轉闊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故知衆生之識相續不斷。但由精麁分其昇降耳。又古師計云。一切如來因地發願。度盡衆生。生界不盡。不取正覺。現見衆生沈淪九有。故知諸佛未合有成。成則違誓。彼答不正。華嚴記中約如實義釋。諸佛皆有悲智二門。以大悲故窮未來際無成佛時。故菩薩問提不成佛也。以大智故念念速成。又欲化盡諸衆生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不懼違背盡竟誠言。又了衆生之本如。故化而

無化。是則常成亦常不成。亦常化而常無化。悲智自在。何局執耶。如上釋者。此猶是約理事變通。若直就宗明如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境。又經云。爾時世尊。復依一切住持藏法如來之相。爲菩薩宣說般若。一切有情住持遍滿甚深理趣勝藏法門。謂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一切衆生皆金剛藏。以金剛藏所灌灑故。一切衆生皆正法藏。一切皆依正語轉故。一切衆生皆妙業藏。一切事業加行依故。法華經云。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皆令入佛道。斯則成佛度生大願大化悉圓滿矣。如有不信此說。自向未成。焉能度彼。問。衆生即佛。佛即衆生。入一心門因果交徹。故經云。若彌勒得菩提者。一切衆生皆亦應得。此俱成佛得菩提義。爲是理成。爲是事成。答。三乘多約理成。或云。法身即等。報化未圓。亦云。一念成佛皆從理說。今一乘宗理事齊等。古德云。此出自華嚴大意。難以取解。然諸衆生若於人天位中觀之具足人法二我。小乘唯是五蘊實法。大乘或說但心所現。或說幻有即空。人法俱遣。或說唯如來藏。具恒沙性德故。衆生即在纏法身法身衆生義一名異。猶據理說。更有說言相本自盡。性本自現。不可說言即佛不即佛等。若依華嚴宗。舊來成竟。亦涅槃竟。非約同體此成即是彼成。若爾何以現有衆生非即佛耶。若就衆生見解位

看者。尚不見唯心即空。安見圓教中事。如迷東爲西。正執西故。若諸情頓破。則法界圓現。無不已成。猶彼悟人西處全東。是以善財龍女皆是凡夫。一生親證。三乘權教。信不及人。稱爲示現。如玄義格云。人謂善財龍女是法身菩薩。化爲幻技。一時悅凡人。令自強不息耳。議曰。若爾聖有誑凡之愆。凡無即聖之分。教門徒設。用學何爲。故不然也。問。若是實從凡頓成佛者。何故經中唯此二人。別更無耶。答。日月在天。盲者不見。經說一生成佛者。數如微塵。五千卷經。卷卷有即生得道。只如迷磨禪師傳佛心印。言下見性。便爲得道。取相之徒。指爲外道。論云。金色世界。不動智佛。一切處。文殊俱是自心法性。非外來物。又云。十信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爲華嚴。覺了自心。大方廣是佛。先自見性。爲佛身心。齊修五位。爲莊飾也。亦同天台初發心時。即觀涅槃行。道比喻蓮華。華果同時。義同印即心成佛。耨耨魔羅經云。耨耨魔羅與文殊師利。普詣十方各十世界。諸如來所。問如是義。云何釋迦牟尼佛住娑婆世界。不般涅槃。解脫之際。彼諸如來悉答我言。釋迦牟尼佛即我等身。彼佛自當決汝所疑。故知遍剎之身。只是一身。分亦不多。聚亦非一。如首楞嚴三昧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者。聞首楞嚴三昧義趣。信解不疑。當知是人必於佛道不復退轉。何況信已受持讀誦。爲他人說。如說修行。時諸釋梵護世天王。皆作是念。我等今者。當爲如來敷師子座。正法座。大人座。大莊嚴座。大轉

法輪座。當令如來於我此座說首楞嚴三昧。是中人人各自自謂。唯我爲佛敷師子座。餘人不能。乃至須臾之間。於如來前有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寶師子座。悉於衆會無所妨礙。一。天子不見餘座。各作是念。我獨爲佛敷師子座。佛當於我所敷座上說首楞嚴三昧。時釋梵護世天王。數座已竟。各自佛言。唯願如來。坐我座上。說首楞嚴三昧。即時世尊現大神力。遍坐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師子座上。諸天各各見佛坐其所敷座上。不見餘座。有一帝釋語餘釋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是釋梵護世天王。各相謂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有一釋言。如來今者。但在我座。不在汝座。乃至時梵衆中。有一梵王。名曰等行。白佛言。世尊。何等如來。爲是眞實。我座上是。餘座上是。佛告等行。一切諸法。皆空如幻。從和合有。無有作者。皆從憶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出。是諸如來。皆是眞實。云何爲眞。是諸如來。本自不生。是故爲眞。是諸如來。今後亦無。是故爲眞。是諸如來。非四。天攝。是故爲眞。諸陰界入。皆所不攝。是故爲眞。是諸如來。如先中後等。無差別。是故爲眞。梵王是諸如來。等無差別。所以者何。是諸如來。以色如故等。以受想行識如故等。以是故等。是諸如來。以過去世如故等。以未來世如故等。以現在世如故等。以如幻法故等。以如影法故等。以無所有法故等。以無所從來。無所從去。故等。是故如來。名爲平等。如一切法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釋曰。首楞嚴三昧者。即一切事究竟

堅固。何者。以能見心性。名爲上定。信入此者。亦名王三昧。以此三昧。歷一切事。豈非究竟堅固耶。如釋梵護世諸天。各見佛坐自座。此乃實證自心。所以經云。皆從憶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出。是諸如來。皆是眞實。云何爲眞。是諸如來。本自不生。是故爲眞。實者。以諸如來。本自不生。即是自心生。然其自心。又如幻夢。皆不出平等眞如之性。所以經云。譬如眞金。雖復鍛磨。不失其性。是諸大士。亦復如是。隨所試處。皆能示現。不思議法性。實性論偈云。如彼毘琉璃。清淨大地中。天主帝釋身。於中鏡像現。如是衆生心。清淨大地中。諸佛如來身。於中鏡像現。故知即心而見佛者。可謂現身成道矣。如禪要經云。佛言。善男子。若外相求。雖經劫數。終不能得。於內覺觀。如一念頃。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行位齊成。速登妙果。以凡聖同體。迷悟似分。若信入之時。不從外得。所以云。生死與道合。如明與暗合。故云。水中鹹味。色裏膠青。李長者論云。此華嚴經十住。爲見道。十行。十向。十地。十一地。爲加行。修行令慣熟。故佛果於初。先現以普賢悲願。令智慧大用。慣熟自在。故以自如來根本普光明智。先現故。始終本末。總無延促。時日分劑。故以法身根本智。如實而言。不同三乘權教。情所解故。皆須約本而觀之。畢竟佛果。慣習已成。普賢行已滿。一往但以教化一切衆生。爲常恒。從初至末。無始無終。無成無壞。但以普遍十方一切六道。以智對現利生。爲永業也。從初發心起信修行時。

發如是信樂。發如是志願。起如是志求。見如是道。從初發心住。以定觀力契會法身。顯根本善光明智。照知一切自他生死海。性自解脫。但爲教化衆生。令其破執離妄。想苦故。亦不見自身成佛不成佛故。若也起心圖成佛念。當知此人去佛道遠。若也但以法身無性之力。自他性離無成壞心。起方便力。興大願力。起大悲門。無作而作。發無限志願。教化一切法界中無性衆生。使令迷解還令省得。自心無性之理。妄想繫著。自無不言成佛。不言不成佛。不可作如是圖念之情。如此華嚴經。安立五位教門。但爲引接。未得謂得。未至謂至。未滿云滿。漸染淨障。於菩提道及菩薩行。有止足心有休息想。安立五十重因果。一百一十重法門。使不滯住止息休廢之心。滿普賢願行至無盡極。又云。此華嚴經直示本身。本法出超情見。無始無終三世相絕。一圓真報不生不滅。不常不斷性相無礙。自在果海法門。直授上上根人。教門行相勢分如是。不同權學依次第漸漸而成。只如登峯九仞。不可以絕其蹤。履十層之級者。不可亡其跡。常見官階一品。但以爲臣。聞古士夫忽有身登九五。明珠頓照普見無方。深霖大海滯滯皆滿。一塵空性法界無差。品類有情強生留繫。根器不等權實不同。以此教門千差萬別。須知權實誠假修真。不可久滯權宗迷其實教者也。故智儼法師問。一地即攝一切諸地功德者。一法即具何用餘門耶。答曰。若無餘門一門。即不成故。如一升攝一斗。若無升時。此

斗即不成。問若無升。即無斗者。今舉一升。即得一斗。以不得一升不得斗者。一行不具一切也。答。十升合成一斗。既無其升時將何作斗。故知無升即無斗。有升即有斗。今舉升即斗。斗升之外無別升斗也。如龜毛兔角不可得也。初心即成佛。成外無別修。其相如虛空故。是故初心成佛者。非謂不具諸功德。如經說。普莊嚴童子一生得聞善熏習。二生成其解行。三生得入果海。同一緣起。而此三生只在一念。猶如遠行到在初步。然此初步之到。非謂無於後步明。此童子得入果海。非不久植善根。問。既久修始得。云何言一念得耶。答。言久修善根者。即在三乘教攝。從三乘入一乘。即是一念始修具足。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譬如百川入海。纔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若餘百川水之極深。不及入大海之一滴。即用三乘中修多劫。不及一乘之一念。又此時劫不定。或一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一生即無量生。無量生即一生。如十玄門時處無礙。又大乘明一念成佛義有二。一者會緣以入實。性無多少故。明一念成佛。二者行行纔滿取最後念。名爲一念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爲到。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以後即初。初念即是成。何以故。以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欲論其成者。成復成。成復成也。衆生欲在後成者。在後復在後。在後復在後也。今舉一念成者。即與佛同位。未具究竟故。復有淺深之殊矣。如人始出門及以久遊行他土。

雖同在空中而遠近有別。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各各言成佛者。而復辯其淺深。此中須善思之。心要淺云。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道成。無一處而非佛國。是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一致而融萬境。止觀云。觀衆生相如諸佛相。衆生界量如諸佛界量。衆生界住如虛空住。以不住法。以無相法住。般若中。不見凡法。云何捨。不見聖法。云何取。但任實際。如此觀衆生真佛法界。身子云。諦了此義。是名菩薩摩訶薩。彌勒云。是人近佛座。佛覺此法故。文殊云。聞此法不驚。即是見佛。佛云。即住不退地。具六波羅蜜。具一切佛法矣。如上所說教理無虧。只是正解難生信力不具。若信而不見。信而。且解方契此宗。契此宗人甚爲希有不唯十方諸佛與我相應。大地山河一時同證。如真覺大師歌云。法中王最高勝。恒沙諸佛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百丈和尚云。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啼笑語言皆成佛慧。如是解者。無一時不成佛。無一人不得道。天真自然。何關造作。故法華經云。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法界印云。初發心時便正覺。苦樂平等一味佛。又云。寂法分別名衆生。舊來不動名爲佛。融大師頌云。法忍先將三毒共。佛性常與六情俱。但信研心出妙寶。何煩衣外覓明珠。傳大士頌云。佛亦不離心。心亦不離佛。心寂即涅槃。心能則

有物。物則變成魔。無物即見佛。若能如是用。十八從何出。龐居士偈云。不用苦多聞。看他彼上人。百億及日月。纂在一毛鱗。心但寂無相。即出無明津。若能如是學。幾許省精神。寒山子詩云。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自見性。見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迴。棄本却逐末。只守一場獸。志公和尚歌云。佛體本是心作。那得文字中覓。將佛求佛辛苦。坐地自致徭役。一鉢和尚歌云。莫更將身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者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出生死。不生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布袋和尚歌云。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親日前真太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問。凡聖皆同一心真性。成佛云何見有前後。答。見雖前後性且不虧。迷任昇沈理亦無爽。如昏睡心中有覺悟之性。以眠熟未醒故。寤來即現。似嬰孩身內具大人之相。以力用未充故。長成即備。一切衆生。以無明夢未醒覺道力未具。則佛性未現法身未圓。豈是一切含生而不具如來藏性。古德問云。佛性共有諸佛。成佛時衆生盡合成佛。若言各別有應是無常。答。佛性與一切衆生共有。所證是一能證有前後。是故諸佛成道我等輪迴。前後

約時性無本末。如昔人云。法身一相瞻仰異容。正教無偏說聽殊旨。故攝論偈云。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遍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釋云。如破器中水不得住。水不住故月則不現。如是有情身中無有奢摩他水佛月不現。佛雖不現然遍一切施作佛事。譬如日光遍滿世間作諸佛事成熟有情。又如今己眼不明者。特爲執著凡聖有所繫故。如萬迴和尚歌云。黑白兩亡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恒常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宗鏡錄卷第十九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二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正因佛性衆生共有。經云。不由觀智所顯則道常披露。云何異生迷而不悟。答。智論云。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能。能善用之即合本妙。又譬如一器中水淡味恒然。若著甘草則甜。下黃連則苦。衆生心水亦復如是。起妄染則凡。冥真空則聖。其心之性未嘗變異。如華嚴經偈云。譬如淨日月。皎鏡在虛空。影現於衆水。不爲水所雜。菩薩淨法輪當知亦如是。現世間心水。不爲世所雜。如華嚴疏云。一切法有二。一是所迷。謂緣起不

實故如幻。緣成故無性。二是能迷。遍計無物故如空。妄計故無相。又以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如夜繩不動疑之爲蛇。闇室本空怖之有鬼。故知本無迷悟妄有昇沈。昔迷悟而似迷。今悟迷而非悟。但以內見自隔客塵所遮。於體上分遠近之情。向性中立凡聖之量。如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梵天問文殊師利。比丘云何親近於佛。答言。梵天若比丘於諸法中不見有法若近若遠。是則名爲親近於佛。大集經云。不覺一法。微相者乃能了知。如來出世。無出之出。即是佛出。是以若不見一法常見諸佛。則千里同風。若見一法不見諸佛。則對面胡越。故知背心合境頓起塵勞。背境合心圓照法界。何者心是所依。法是能依。能依從所依起。如水是所依波是能依。離水無波。離心無法。又心是能生。法是所生。如木能生火。木是能生。火是所生。離木無火。離心無法。故知不即心爲道者。如千人排門無一得入。若了心頓入者。猶一人拔關能通萬衆。得宗鏡之要者。其斯謂乎。是以妙性無虧迷悟自得。一法不動向背俄分。如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滅。又微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霧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霸。水澄成映。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爲相。爲因彼生。爲復空有。

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爲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曜。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華結爲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曰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故知妙覺明心湛然不動。因業發現隨爲色空。周遍法界。衆生背其本覺妄執情塵。翻於平等一真覺中。認所現差別之境界。隨發明處強說是非。如於虛空體中定其差別。實謂虛妄顛倒。無理可憑。凡挂聖智真詮。悉爲破其顛倒。若知顛倒不實。自然無法可論。如華嚴經云。以智入於一切佛法。爲衆生說令除顛倒。然知不離衆生有顛倒。不離顛倒有衆生。不於顛倒內有衆生。不於衆生內有顛倒。亦非顛倒是衆生。亦非衆生是顛倒。顛倒非內法。顛倒非外法。衆生非內法。衆生非外法。一切諸法虛妄不

實。速起速滅無有堅固。如夢如影如幻如化。誑惑愚夫。如疏釋云。經文有四對前三對二互相望。後一對當體以辯。前三對中前二不離。後一不即。即顯生之與倒非即離也。衆生即能起顛倒之人乃染分依他。顛倒即所起之妄。是遍計所執初對明不離者。謂依似執實故。離生無倒。依執似起離倒無生第二對明不相在。重釋前義。言不離者。明因果相待緣成非先有體。二物相在因中無果故倒內無生。若必有者則應遍計是依他起。果中無因故生內無。到若要令有者。則應無有不倒衆生。第三對明不即。不壞因果能所遍計之二相故。由前三對則知生倒非一非異非即非離。第四對當體以辯。倒心託境方生故非內法。若是內者無境應有境由情計故非外法。若是外者。智者於境不應不染。既非內外事在中間。則當體自虛。將何對他。以明即離衆生亦爾。即蘊求無故非內法。離蘊亦無故非外法。既非內外亦絕中間。本性自空何能起倒。將何對他。明非即離。既如是知則自無倒。爲物說此倒惑自除。因謂由不達緣成不堅妄生遍計。故云誑惑愚夫。實則愚夫自誑。若彌猴執月。非月執彌猴。又中觀論偈云。有倒不生倒。無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生倒。若於顛倒時。亦不生顛倒。汝可自觀察。誰生於顛倒。已顛倒者則更不生顛倒。已顛倒故不顛倒者。亦不顛倒無有顛倒。故顛倒時亦無顛倒有二過故。汝今除憍慢心善自觀察。誰爲顛倒者。復次諸顛倒不生。云何有此

義。無有顛倒故。何有顛倒者。顛倒種種因緣破故。墮在不生。彼貪著不生。謂不生是顛倒實相。是故偈說云。何名不生爲顛倒。乃至無漏法尚不名爲不生相。何況顛倒是生相。無顛倒何有顛倒者。因倒者有倒故。問云何一切顛倒不成妄耶。答。只爲因情所執遂成虛妄。以執本空妄即非妄。如起信鈔云。所執本空與真心不動迭相成立。只爲所執本空。所以真心不動。只由真心不動故得所執本空。何異萬像本空明鏡不動。何謂真妄迭相成立。以迷真起妄。妄因真立。悟妄即真。真從妄顯。問。如何得離倒不自誑無過耶。答。如大集經云。如第五大。如第七情。如十九界。無出無入。無生無滅。無有造作。無心意識。乃名無過。問。若心性本淨。云何說客塵染。答。心本清淨。迹亦清淨。體亦清淨。用亦清淨。以不離一心別有清淨。以妄塵不能染真法不能淨。何者離心無異法。豈有染能染耶。亦離心無真法。豈有淨能淨耶。則刀不能自割。指不能自觸。大莊嚴論偈云。已說心性淨。而爲客塵染。不離心真如別有心性淨不離心之真如。別有異心。謂依他相說。爲自性清淨。此中應知說心真如名之爲心。即說此心爲自性清淨。此心即是阿摩羅識。又一切衆生未見性者。雖客塵所隱。五陰所理。任經生死往來其性不昧。或遇善友開發終自顯明。以是出世間常住心寶。豈世間無常敗壞生滅之法而能墮壞。如貧女室中金藏雖未掘而匪移。若

力士額上寶珠任闕沒而常在。猶雪山箭中藥味暫流出而恒存。如大地底下金剛縱穿斷而不壞。是以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也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爲無量煩惱所覆。是故衆生不能得見。善男子。如貧女人舍內多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語貧女人。我今雇汝。汝可爲我耘除草穢。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後乃當速爲汝作。是人復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尙自不知。況汝能知。是人復言。我今審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見并可示我。是人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衆生不能得見。如彼寶藏貧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衆生所有佛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如彼貧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見。如來今日普示衆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而諸衆生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歸仰如來。善方便者。即是如來。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量衆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乃至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角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抵觸。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如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

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爲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是珠今者爲何所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臨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聞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是時力士不信醫言。若在皮裏膿血不淨。何緣不出。若在筋裏不應可見。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醫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懷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爲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脩羅旃陀羅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生如是等種種家中。因心所起種種業緣。雖受人身。身覺盲瘡。癰疽疥癩。於二十五有受諸果報。貪瞋瞋恚愚癡。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衆生亦爾。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不識如來微密寶藏。修學無我。喻如非聖。雖說有我。亦復不知我之真性。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真性。向自不知無我。真性。況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衆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金剛寶珠。是諸衆生爲諸無量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善男子。如來祕藏。如是有無量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

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爲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箭。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箭中。其味真正。王既沒已。其後是藥。或醋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難以鑒顯。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王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如來祕藏。其味亦爾。爲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衆生不能得見。一味藥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佛性雖難。可沮壞。是故無有能殺害者。若有殺者。則斷佛性。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祕密之藏。如是祕藏。一切無能同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不可見。若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乃證知。以是因緣。無能殺者。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無殺者。應當無有不善之業。佛告迦葉。實殺生。何以故。善男子。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趣。以業因緣。而有刹利婆羅門等毘舍首陀及旃陀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別之相。流轉生死。非聖之人。橫計於我大小諸相。猶若種子。或言如豆。乃至指。如是種種妄生。憶想妄想之相。無有真實。出世我相。名爲佛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鑿斷地直下。磐石沙礫。直過無難。唯至金剛不能穿徹。夫金剛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壞。善男子。

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論者天魔波旬及諸人天所不能壞。五陰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若石沙可穿可壞。佛性者喻如金剛不可沮壞。以是義故。壞五陰者名爲殺生。善男子。必定當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議。是知雖有佛性久翳塵勞。須以止觀熏修乃得明淨。如貧女得藏中之寶。猶力士見鏡裏之珠。方親悟自心妙覺圓滿。又如何行於止觀得契真修。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離。即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故名爲觀。斯則即止即觀。即觀即止。無能所觀。是名止觀。如先德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非能所觀有其二事。所以華嚴經頌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疏釋云。一離妄取。如彼淨空無雲翳故。斯即真止。二觸境無滯。如彼淨空無障礙故。斯即真觀。此觀不任意以照境。則所照無滯。此止體性離而息妄故。諸趣皆寂。若斯則不拂不瑩而自淨矣。無淨之淨乃冥契法原。不修之修則閑蹈佛境矣。故知唯一心眞智是我本身。湛然常存現前明淨。自然以智慧嚼。啄破無明。飛出三界自在無礙。此時方得見性了然。更有何法而堪比對。如丹霞孤寂吟云。不迷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箇眞珠若採事。豈同樵客負黃金。黃金烹鍊轉爲新。此珠含光未示人。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問。諸佛心遍一切衆生心。能現凡心。衆生身遍一切諸佛身。能作聖體。爲復轉動互遍而

成。爲當一體。答。若言轉動即成造作。若言互遍則有二心。是以常住一心。猶若虛空之體。凡聖二號。還同空裏之華。青黃起滅雖殊。匪越太虛之性。迷悟昇沈有異。未離眞覺之原。又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一鏡。萬像影影交羅。非異非同。不來不去。達斯旨者。唯佛洞知。是以萬有。即眞無轉變相。華嚴經云。知心如幻。出生一切諸法境界。周遍無盡不置不息。大集經云。住一心中能知一切衆生諸心。觀衆生心悉皆平等。如幻化相本性清淨。觀諸衆生身業平等。皆如水月。見諸衆生悉在己身。己身亦在衆生身中。猶如影現能令衆生悉作佛身。亦令己身作衆生身。一切無有能轉動者。又經頌云。諸佛一似大圓鏡。我身猶若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佛軀。雖然互入而無所入。若有所入即成二法。問。若實心外無法獨標宗者。無諸佛則無能化之人。無衆生則無所化之衆。全歸無寄。何以紹隆。答。只謂了唯心故成平等之佛。達唯識故行同體之悲。若不直下頓悟斯宗。則自他二利俱失。何者不入一心平等。達成佛之正宗。不了同體大悲。墮愛見之妄想。如維摩經觀衆生品云。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

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即眞實慈也。淨名私記釋云。今明觀衆生品大精。只依其中一句行則足。得一句攝心常照行之一切萬行足。只。今汝自觀。觀汝身心如此畢竟空。即是菩薩觀衆生。菩薩名道。道能通。通汝色心本性。令離虛妄。即是菩薩。菩薩只在汝身中。觀汝身心如第三手。爲畢竟無身心。此中示人坐禪用心法大好。只觀身心如此。無可作定亂。是非一異。一切平等即坐禪法。不同今時計有心可得。言我心亂欲除亂取定。大成顛倒。須覺知魔事。又今時欲度衆生。應須曉夜觀汝心中所起煩惱性。即是度衆生。只諳此觀煩惱習名佛耳。釋迦已觀煩惱已得作佛竟。說教留與。今凡夫依教修行。若言別有佛別有許多世界衆生。佛次第度竟然後成佛。若爾釋迦已成佛竟。今那得猶見有衆生滿世。問。當知不爾。夫言竟者盡也。已上觀衆生竟。次觀如來者。如阿閼佛品云。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

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衆生。觀於寂滅而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此。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相非無相。同實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衆結縛。等諸智同衆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觸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天台淨名疏釋。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者。不觀色者。心如幻師幻作種種色。若知幻師是誑。則不得所幻之色。今色從心幻師幻出。尚不得此心。何處見有此色。故不應觀色。不觀如者。若見色與如異。是則混色入如。今不見色如之別。故不觀如。不觀性者。即不觀佛性。不觀色。是空俗。不觀如是空真。不觀佛性。是空中道。以其計中道有佛性。而起順道愛生。是爲頂墮。故經云。我及涅槃。是一皆空。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今不觀性是無順道愛故。夫

受世間差別果報。皆爲一念心異分別情生。取衆生相。爲凡執諸佛境爲聖。如經所說。觀衆生如幻師見幻。觀如來則三際體空。二見於是雙消。情量爲之俱泯。則可以成諸佛之喜。除菩薩之憂。信此一心能入宗鏡。是以法華神力品偈云。能持是經者。令我及分身。滅度多寶佛。一切皆歡喜。古聖云。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愛也。大方等大集經云。佛法者。名一切法。一切法者。名爲佛法。佛法性即一切法性。如一切法性即佛法性。佛法性一切法性無有差別。故知性無有異。隨見成差。其體常融。假名有別。所以經云。一切諸法及諸佛法。但假名字。亦非是法。亦非非法。不退轉法輪經云。佛及菩提有聲無實。亦無方所。諸法亦然。華嚴經頌云。知諸世間悉平等。莫非心語一切業。衆生幻化無有實。所有果報從茲起。又頌云。諸法寂滅非寂滅。遠離此二分別心。知諸分別是世見。入於正位分別盡。法華經安樂行品云。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又如來壽量品云。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爲度脫衆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

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詞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故知若以正宗門。尚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何況有能化所化之異乎。若以佛事門。則教海宏深。智燈廣照。隨機善巧。寧容暫廢耶。所以大智度論問云。若五陰空。無佛即是邪見。云何菩薩發心求作佛。答曰。此中言無佛。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相。若有佛尚不令取。何況取無佛邪見。又佛常寂滅無戲論相。若人分別戲論常寂滅事。是人亦墮邪見。雖是有無二邊處中道。即是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即是佛。何以故。得是諸法實相名爲得佛。大般若經云。諸菩薩衆尚不得法。何況非法。尚不得道。何況非道。又云。於生死法不起不墮。於諸聖道不離不修釋云。於生死法不起者。自性常空。故不落離邊。不墮者。不隨流轉。故不落即邊。於諸聖道不離者。性常相應。故不落斷邊。不修者。天真具足。故不落常邊。如清涼疏云。不著一多能立一切者。不著於有能安立故。即真俗銘融。謂世俗幻有之相。相本自空。勝義真空之理。理常自有。有是空。有非常有。斯有未曾不空。空是有空。非斷空。此空何嘗不有。有空空有體一名殊。名殊故真俗互乖。迢然不雜。體一故空有相順。冥然不二。一與不一不即不離。銘融無礙。菩薩智契其原。所以迴絕無寄而善修安立。又云。良以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礙

事之理。所以寂而常照。而常寂。故終日知見而無知見也。乃至菩薩悲智相成。出沒無礙。悲故常行世間。智故不染世法。融通有三。一悲無不智。故則世無不離。是以常在世間。未曾不出。二智無不悲。故離無不世。是以恒超世表。無不遊世。三雙融故動靜無二。唯是一念。所謂無念無念等故。世與出世無有障礙。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涅槃。為度衆生。所有方便。一切皆是心想建立。非是顛倒。亦非虛誑。何以故。菩薩了知一切諸法三世平等。如如不動。實際無住。不見有一衆生。已受化今受化。當受化。亦自了知無所修行。無有少法若生若滅。而可得者。而依於一切法令所願不空。是為第九如實住。又頌云。菩薩能於一念頃。觀等衆生無數佛。又復於一毛端中。盡攝諸法皆明見。以此真見。故成無緣慈。普令法界衆生見聞獲益。所以經云。譬如日月不作往來。照明之心。以諸衆生福德力故。自行往反。壞諸暗冥。若入此宗鏡中。則無一法可取。皆同性故。無一法可捨。絕異相故。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夫云善者。莫非知宗。方為究竟之上善。若救人成同體之悲。若救物歸無相之理。則善外無法。何棄之乎。

宗鏡錄卷第二十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二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一切真俗等法。各有理事通別行相。果報歷然。云何一向就已消融。未入斯宗。恐成空見。答。得本方了未。執末則違宗。若不觀心。法無來處。若但修有為事行。不達自心。無為。則迷事失宗。果歸生滅。若體理行事。雙照無違。只恐一向偏修理事俱失。如大寶積經云。假使造寶塔其數如恒沙。不如剎那頃思惟於此經。又只為一心是萬行之原因。故能起同體之悲。無緣之化。如起信鈔云。若信一味空理。則欣厭都絕。若信一向法相。則聖凡懸隔。斯皆不能起行修進。今令信一心是凡聖之原。但由迷悟使之有異。是則必能起行修進。望佛果故。是知真心不守自性。隨緣昇降。果報歷然。又隨緣不失自性。緣假無實。境智冥寂。所以起信論云。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若云果報不失。即須具修萬行。若云性不可得。當知唯是一心。且萬行之初。無先五戒。若依事相報在人天。藏教但證無常。通教空無自性。別教歷別因果不融。唯圓教觀心即具法界。所以大涅槃經云。雖信別相不信一體。無差別相。信不具。故。所有禁戒亦不具足。故所有多聞亦不具足。何謂信不具。未了一法。即一切法。信豈圓耶。何謂

戒不具。未知戒性如虛空。戒豈具耶。何謂聞不具。未聞如來常不說法。是為具足多聞。聞豈具耶。若入宗鏡。寧唯戒善。乃至諸佛果德。菩薩萬行。靡有一法。而非所被。則念念了知。法法圓滿。且如五戒者。戒從心生。心因戒立。若心不起。為四德萬行之基。若心妄生。作六趣三塗之本。則無善而不攝。無惡而不收。故台教云。此五戒亦是大乘法門。東此五戒為三乘。即對三無失三不護三輪。不思議化三密三軌三身三佛性三般若三涅槃三智三德等無量三法門。橫豎無邊際。與虛空法界等。亦是無盡藏法門。亦是無量義三昧。舉要言之。即是一切佛法也。天台金光明經疏云。五戒者。天地之大忌。上對五星。下配五嶽。中成五藏。犯之者。陵天觸地。自伐其身也。一不殺者。害命名事殺。不害命名事不殺。法門解者。析法名理殺。體法名理不殺。若作意防護如馬著勒。如牧牛執杖者。報在人道。百二十年唯得肉眼。若任運性成。如河注海者。報在六天。極長者九百二十六億七千萬歲。唯得天眼。若加修定戒無常。苦空無我等慧者。報在變易壽七百阿僧祇。唯得慧眼。若加修常無常等慧。報在蓮華藏海。受法性身。分得五眼。分得常壽。比佛猶是諸根不具。壽命損減。若圓教人持事不殺戒。又持理不殺戒。不壞身因常隨一相。不斷癡愛起於明脫。體陰界入無所傷毀。若子若果不生不滅。成就智慧。居寂光土。常壽湛然。五眼具足。得根自在。得命自在。脩短自在。是則名為究竟持戒諸根具

足命不損減。圓人何但持是之戒。唯殺唯盜。亦作事殺。亦作理殺。如仙預大王。殺五百婆羅門。與其見佛之眼。與其十劫之壽。又作法門殺者。折薄塵累淨諸煩惱。如樹神折枝不受怨鳥。如劫火燒木灰炭變亡。故楞伽經云。殺無明父。害貪愛母。斷隨眠怨。壞陰和合。斷七識身。若有作者。現證法身。此逆即順。奮勵云。我誓斷陰界入不能持不殺戒。一切塵勞是如來種。斷此種盡乃名為佛。成就金剛微妙法身。湛然應一切垂形九道。隨其所宜示長短命。任其所見用缺具根。而化度之。二不盜者不與取名事盜。與取名事不盜。法門者。如佛言。他物莫取名法門不盜。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是名法門盜。若持戒作業求可意果者。無常速朽悉是他物。臭如糞果。害如毒食。有智之人所不應求。云何殷勤飲苦食毒而自傷毀。洎欲困苦。豈過有流。三障障佛。第一義天之所捨離。是盜非不盜也。又二乘以四諦智觀身受心法。厭惡生死欣求涅槃。涅槃心起即取他物。即非時取證。即不待所說因。煩惱不生。見苦斷集。修造造盡。非求法也。謂有涅槃成涅槃見。若有著空諸佛不度。身長三百由旬。而無兩翅。墮三無為坑。飢餓羸瘦體生瘡癰。豈非貧窮困苦耶。又不見佛。不聞法。不入衆數。豈非第一義天遠離耶。此猶名盜。非不盜也。若別人從淺至深。拾一取一。來已更復來。去已更復去。悉是浮於去來相。亦是不與而取。取已而捨。亦是貧窮。捨已更取數數去取。即是困苦。不與第一義天相

應。即是遠離。此猶名盜。非不盜也。圓人觀法實相。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不取是菩提。障諸取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高故不取。不下故不捨。如是觀者。觀如來藏具足無缺。是如意珠隨意出寶。即脩羅羅任意出聲。即是富。大富故無取。即第一義天故不遠離。是名究竟持不盜戒。圓人亦有盜法門者。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如海吞流不隔萬派。如地荷負。擔四重。擔衆生悉度。煩惱悉斷。法門悉知。佛道悉成。三不姪者。男女身會名事姪。法門解者。若心染法是姪。若關禁七支。如猿著鎖。擎一油鉢過諸大衆。割捨樂觸樂求於未來淨潔五欲。如市易法。如銅錢博金錢。此乃增長欲事。非不欲也。若斷欲界塵繫之欲。染著色無色界禪定之樂。如冰魚蟄蟲。墮長壽天。是為一難貪著。禪味名大縛是染欲法。非不欲也。若憎生死愛涅槃。棄之直去。涉路不迴。諸有色聲不能染屈。如八風不動須彌。若聞菩薩勝妙功德。如迦羅琴聲。迦羅起舞不能自持。昆嵐風至破如腐草。是染欲。非不染欲也。若菩薩惡生死如糞穢。惡涅槃如怨鳥。捨於二邊志存中道。起順道法愛生名頂墮。是菩薩旃陀羅。既無方便。此慧被縛不能勝怨。已所修治為無慧利。是染欲法。非不欲也。圓人觀一心三諦。即空何所染。即假何所得。即中何所邊。即空即假何所中。即空故無我人十六知見依正等愛。即假故無空無相無願等愛。即中故無佛菩提轉法輪度衆生等

愛。三諦清淨名畢竟淨。唯佛一人具淨戒。餘人皆名污戒者。圓人又有染愛法門。如和須蜜多女。人見人女。天見天女。見者即得見佛三昧。執手者得到佛三昧。鳴者得極愛三昧。抱者得冥如三昧。亦如魔界行不污菩薩。變為無量身。共無量天女從事。皆令發菩提心。又先以欲。拘牽。後令入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將聲止聲。四不妄語者。法門者。未得謂得。凡夫癡人於下苦中橫生樂想。豎我慢幢。打自大鼓。執有與無。執無與有。譚。起六十二見。破慧眼不見於真實。備口四過。三十三天黃葉生死謂是眞金。非想自地謬計涅槃。此非妄語。誰是妄語耶。二乘競執瓦礫。歡喜持出生滅度想。生實未盡。寧得滅度。生安樂想。所作未辦。寧得安隱。其實未得一切解脫。未得謂得。豈非妄語耶。佛為別教人。四門說實相。執於一有隔礙三門。乃至執非有非無。不融有無。夫實相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云何以字。字於無字。云何以數。數於無數。豈非妄語耶。圓人如實而觀。如實而說。如實觀者。非內觀。乃至非離內外觀。亦不以無觀得是智慧。如實說者。一切實乃至非實。非不實等。如是皆名諸法實。經云。諸佛皆實語。即是以佛道聲令一切聞。圓人亦有妄語法門。無車說車。誘戲童子。無樂說樂止彼啼兒。若有衆生因虛妄說得利。益者。佛亦妄說。又言。我是貪欲尸利等。我是天是人。實非天人。將虛以出虛。令得不虛耳。五不飲酒。法門解者。迷惑倒見名酒。夫酒為不

善諸惡根本。飲酒招狂。外道等是。卽世間醉也。大經云。從昔已來。常爲聲色所醉。流轉生死。三界人。天。通有此醉。二乘無明酒未吐。如半瘡人。大經引醉歸之。世間無常樂。而言我淨。如來實我淨。而言無常樂。如彼醉人。見日月轉。此二乘醉也。菩薩無明未盡。不了見。夜觀畫像。譬如醉人。朦朧見道。迦葉云。自此已前。我等悉名邪見人也。此是菩薩醉。圓人行如來行。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雖有肉眼。名爲佛眼。所可見者。更不復見。是則五住正習。一時無有餘。酒法既除。何所可醉。圓人亦有飲酒法門。鶻鵠云。持真空瓶。盛寶相酒。變化五道。宜揚哮吼。波斯匿醉轉更多恩。末利后飲。佛言持戒。入于酒肆。自立其志。亦立他志。夫得其門者。逆順俱當。失其柄者。操刀傷手。是知能以塵勞煩惱爲佛事者。斯乃見一切法皆實相矣。於一心實相中。不見有世間過患障礙之法。則何所捨。亦不見有出世殊勝尊妙之法。則何所取。但爲未入實相門中。見有凡聖種種差別。而生忻厭者。遂乃徇彼機宜。隨其所作。善巧方便。而化導之。皆令入此一際平等。無謬無失。自證法門。究竟常樂。如是開示不負前機。若解肘後之方。似探囊中之寶。實爲第一之說。括盡初終開大施之門。復誰前後。得自己法身之髓。到一心智海之源。初阿已攝無邊。過茶無字可說。問。夫戒是軌持。全依事相。大綱所立。出自四分等律文。今宗鏡中云。何於萬行之門。皆稱第一。答。夫萬行之由。皆爲契真顯本。

若達真源。未不誠教宗。凡一切衆生。皆本具自性之律。若鈍根者。則漸以相示。若上器者。直從性明。如傳大士云。持律本爲制生心。我今無心過戒律。首楞嚴云。持犯但束身。非身何所束。如是之機。如是之教。豈須戒耶。已自知各具佛性戒故。然於初心。凡夫及出假菩薩。亦不壞於事相。遮性二戒。悉皆等持。以初心自行根劣故。須理事相資。以久行化他圓滿故。須權實雙備。且如凡夫二乘菩薩諸佛。凡持戒者。莫不皆由一心所起。以凡夫全不自知垢淨之戒。因從自心生。罪福之戒。果當自心受。二乘雖知由心轉變。執有前塵。小菩薩雖不執前境實有。住無自性。空都不了外本無空。皆自心變。諸大菩薩正了唯心。空有雙泯。無明未盡。功德未圓。理行猶虧。尚居因位。諸佛則圓證真唯識性。離念清淨。故經云。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盡名破戒者。如六行法云。次就戒明人心。別有六不同。先明龜凡依戒起罪。謂有愚人。身雖持戒。不知看心。復不謹口。自謂己能。毀他破戒。由此惡說壞人敬信。便成罪業。當生惡道。次明凡夫身口持戒未學觀慧。唯成福行。次明二乘。出世道戒。謂二乘人觀生空時。離凡我倒。則成道戒。次明大乘小菩薩。觀相空。慧心淨明時。離取相罪。卽名爲戒。次明大乘大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無色可破。相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爲戒。此則不同小菩薩戒。雖離著有仍著空相。此大菩薩知空亦空。無空可著。則證大空。故智論云。破諸法皆空。唯有空在。而

取相著之。大空者。破一切法空。空亦復空。以此文證著空是過。大根離之。故名爲戒。次明佛戒。謂證唯心。離念常淨。無明垢盡。卽成佛戒。但佛心中。具諸功德。難過義邊。則名爲戒。諸大菩薩雖具功德。無明未盡。則不同佛。故佛淨戒與因有異。如上所說六種持戒。雖卽優劣不同。皆是一心所作。以凡小不了唯心。證空取相。取相者。成罪福之垢。證空者。背圓常之門。若入宗鏡之中。自成戒德。則不爲空有諸緣所動。豈非第一耶。戒法既爾。萬行例然。所以華嚴論云。夫小乘戒爲情有。宗爲如來創爲。凡夫造業處。言是應作。是不應作。說善不善。如此立教。未爲實有。如此有教。且約凡情虛妄之處。橫繫諸惡。以教制之。令生入天。是故戒序云。若欲生天上及生人中者。常當護戒足。勿令有毀損。衆生有爲作業。虛妄非實。德故生入天。無常虛妄。非實未得法身智身。非爲實有宗。且爲情有。於小乘中爲軌持教也。如華嚴經持戒卽不然。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尙。羯磨壇頭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梵行品說。如是清淨行者。名持佛性戒。得佛法身故。乃至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以持佛性戒故。與佛體齊。理事平等。混真法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淨行。當如是觀。如是性戒。卽法身也。法身

者。卽如來智慧也。如來智慧者。卽正覺也是。故不同小乘有取捨故。然雖無取捨於理行二門。亦不廢具修。如寒山子詩云。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在我心田。生長菩提子。遍蓋天中天。爲報慕道者。慎勿違十纏。夫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誠不可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觀淺根浮信解不及如。淨名經云。佛說淫怒癡性卽是解脫。又云。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故云得之者。隱傍之者現。若於淫怒癡。情生味著得其事者。則道隱。若傍善觀之。了其性者。則道現。雖了而不著。故云亦不與俱。若非久行根熟菩薩。方能理事無礙。如先德偈云。久種善根深。達摩處不侵。不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問。法身無像真土如空。皆是一心無別依正。云何教中廣談身土。答。只於自心性相。分身土之名。以自心相義名身。自心性義名土。清涼疏問。法性身土爲別不別。別則不名法性。性無二故。不別則無能依所依。答。經論異說統收法身略有十種。一依佛地論。唯以清淨法界而爲法身。亦以法性而爲其土。性雖一味。隨身土相而分二別。智論云。在有情數中名爲佛性。在非情數中名爲法性。假說能所。而實無差。唯識論云。雖此身土體無差別。而屬佛法。性相異故。謂法性屬佛爲法性身。法性屬法爲法性土。性隨相異。故云爾也。今言如虛空者。唯識論云。此之身土俱非色攝。雖不可說形量大小。然隨事相其量無

邊。譬如虛空遍一切處。故如虛空言通喻身土。二或唯大智而爲法身。所說真如爲法性土。故無性攝論云。無垢無量礙智爲法身故。若爾云何言身相如虛空。智體無礙同虛空故。三亦智亦如而爲法身。梁攝論中。及金光明經皆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名法身故。此則身含如智。土則唯如。四境智雙泯而爲法身。經云。如來法身非心非境。土亦隨爾依於此義。諸契經中皆說如來身土無二。此則依真之言顯無能所。方曰依真。成如空義。五此上四句合爲一無礙法身。隨說皆得。土亦如之。六此上總別五句相融形奪。泯茲五說迥然無寄。以爲法身。土亦如也。此上單就境智以辯。七通攝五分及悲願等所行恒沙功德。無不皆是此法身收。以修生功德必證理故。融攝無礙。卽此所證真如體大爲法性土。依於此義。身土迥異。今言身相卽諸功德。言如虛空卽身之性。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八通收報化色相功德。無不皆是此法身收故。攝論中。三十二相等皆法身攝。又法華經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然有三義。一相卽如故。歸理法身。二智所現故屬智法身。三常相並是功德法故名爲法身。其所依土。則通性相淨穢無礙。我此土淨而沒不見。衆生見燒淨土不毀。色卽是如。相卽非相。身土事理交互依持。通有四句。一謂色身。依色相土。二色身。依法性土。三法身。依法性土。四法身。依色相土。此上猶通諸大乘教。九通攝三種世

間皆爲一大法身。具十佛故。其三身等並此中智正覺攝故。土亦如之。卽如空身而示普身。于何不具此唯華嚴。十上分權實。唯以第九屬於此經。若據融攝及攝同教。總前九義爲一總句。是謂如來無礙身土。又諸土無礙通有十種。諸教說土。或謂但是無常。或云心變。理事懸隔一多不融。故今要辯無礙。二理事無礙。謂全同真性而利相宛然。經頌云。華藏世界海。法界無差別。莊嚴悉清淨故。二成壞無礙故。謂成卽壞壞卽成等。三廣狹無礙。不壞相而普周故。經頌云。體相如本無差別。無量國土悉周遍等。四相入無礙。經頌云。以一刹種入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亦是一多無礙。五相卽無礙。經云。無量世界卽一界故。六微細無礙。經頌云。清淨珠。王布若雲。炳然顯現諸佛影等。七隱顯無礙。謂染淨異類隱顯等殊見不同故。八重現無礙。謂於塵中見一切刹。刹內塵中見刹亦然。重重無盡如帝網故。九主伴無礙。凡一世界必有一切。以爲眷屬。經頌云。毘盧遮那昔所行。種種刹海皆清淨。種種刹卽眷屬也。十三世無礙。一念融故。如上無礙皆是一心。若有異法相參則不能融攝。如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云何菩薩自淨其國如諸佛土。若菩薩知一切法無國無非國。至一切處。無至無不至。若菩薩見法對六情。皆知是佛法。亦不見凡夫佛法有異。作是念。此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至一切處故。一切諸法及佛法。但假名字。亦非是法。亦非非法。是故我等不應取著。以自土淨

故知諸佛國淨。此與法平等。眼界是佛界。耳鼻舌身意法界是佛界。我不應分別有尊有卑。菩薩如是至一切法平等處。是為菩薩自淨其國如諸佛土。則知主伴依正不離五蘊。五蘊性空即是平等。又見法從緣。則知國由心現。國由心現故有而即空。空為法性。萬法由生。見法性原是眞智慧。所以諸佛他受用土隨根不同。見有差別故。法華經云。我淨土不毀。衆生見燒盡。昔人云。如人於餓鬼火處見水。餓鬼於人水處見火。亦如羅刹宮殿與人宮殿。同在一處。互不相見。他受用土亦復如是。若自受用土。故是遍周。不即三界不離三界故。若法性土。即起滅常如。故知佛土難思。不可作存滅染淨之見矣。又古德釋有三義。一自性身土既同所證。明是體同如一室之空。二自受用如千燈光同遍室內。三他受用及變化二土正證於前。亦相似名同而隨機見異。如首楞嚴經云。循業發現者。隨衆生業果皆能顯現。如釋迦出世。國土狹小海水增盈。彌勒下生世界寬弘四大海滅。菩薩在會無諸丘坑。聲聞處中穢惡充滿。故知隨諸一切有情而出應現。寬狹淨穢總是衆生心量所成。佛果無作。裕公云。心則諸佛證之以爲法身。境則諸佛證之以爲淨土。則二皆所證。智爲能證。慈恩疏云。問。淨土以何爲體。答。准攝論云。以唯識智爲體。爲佛及菩薩唯識智爲體。即金剛般若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自在無漏心爲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也。又云。

色等即是佛淨心所顯。離佛自心之外。別無能顯。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故。經云。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天台無量壽疏云。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昇沈。行開善惡觀二方之龜妙。喻於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乃至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此經心觀爲宗旨實相爲體。記云。妙觀至道者。業行雖多。以心觀爲要術。一念心起淨土宛然。無作證如故言微行。一心三觀皆空假中。能所雖分互照不思議。境要在心原。即觀功也。橫周豎窮平等無二。三觀因圓三德果滿。皆由心要義成。故言至道要術。鑒法師云。萬事萬形皆由心成。心有高下故丘陵是生。又云。佛土常淨。豈待變而後飾。蓋是變衆人之所見耳。是以衆生見爲土石山河。皆是自業之影起。菩薩純爲妙慧。即是眞智之所爲。離凡聖心無眞俗境。如華嚴論云。此華嚴經明緣起法界門理事無二。無緣不寂。無事不眞。十方世界一眞性海。大智圓周。爲國土境界總爲性海。爲一眞法界。非有情無情隨業說故。爲華嚴中純眞境界總爲智故。十住菩薩以慧爲國。十行菩薩以智爲國。十迴向十地以妙爲國。不說情與無情二見差別。以華嚴經爲彰本法異三乘權學教故。是無情是有情有生有滅故。問。一切身土八微所成。云何唯心而無質礙。答。現色極微有質礙性。是小乘宗非通大旨。入水鬼火豈在異方。毛海

芥山難論巨細。一塵一識萬境萬心矣。若迷心而觀色。則通塞宛然。若了色而明心。乃是非絕矣。所以古德云。若知色即空。觀色非耶。若迷色不空。觀色是耶。若知空即色。觀空非耶。若觀空異色。觀空是耶。此乃解惑異途。自分研醜。何關色空二境。以辯邪正耶。若曉此宗途。常色觀而恒正。若迷斯旨趣。雖空觀以恒邪。且夫衆生不了二空。皆爲執心色實有。觀心不妙照境無功。既不解即色明空。又不能微細剖析。罔知龜細色聚。焉窮眞妄心原。今對深淺之機。略標性相之義。令圓頓之根不鑒。使中下之智無遺。如先德云。如來出世本爲度生。有情迷執根深。妄計實有我法。佛即巧設方便。令除顛倒之心。於色聚中遣其分析。顯彼二執我法皆空。觀心析時有如刀用顯所析者。色雖無量不越兩般。一者俱礙。二者所礙。俱礙色者。謂五根五境。能造四大。此乃總體。於中別者。即青黃赤白此四是質。長短方圓龜細高下。若正若不正。此十是假。依實有故名爲形色。能礙於他亦被他礙。故名俱礙。依此分析成極略色。極略色即法處收。復有光影明暗煙雲塵霧迥色表色空一顯色等。皆是假有。由被他礙不能礙他名所礙色。依此假想分析之時。名極迥色極迥色即法處攝。三顯示行相及所依定者。謂瑜伽師作觀行時。依四靜慮根本定心。與慧俱時。託彼根境及與外色爲質。於自識上變影而緣。於一色聚之中。初析爲二。觀此二分。色上我法都無。了了分明不沈不掉。復恐二分色

裏我法猶存。更以慧心析爲四別。如是乃至
隣虛一相更不可析。名色後邊。若更析之便
爲非色。依斯假立極略極過二種極微。推覓
我法實體都無。遂遍計空悟依他假。便能引
起。二空無漏根本智生。即證二空。所顯真理。
又佛國者。如今一國之內。皆天子所提領。無
不屬於國者。今亦爾。隨心一想一緣。有情無
情。若色若心。皆是實智所照之境。無不了其
性相。故名佛國。天台淨名疏云。隨成就衆生
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
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
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
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觀心性本淨猶如
虛空。即是性淨之境。境即國也。觀智覺悟。此
心名之爲佛。初觀名因觀成名果。若論自行。
即是心王無染。若論化他。即是心數解脫。智
慧數爲大臣。能排諸數上惑。以還心原清淨
土也。故云心淨即佛土淨也。又隨四教所明
四心。此四種心淨即四種佛國悉淨。此四種
心只是一自性清淨心。此心若淨。一切佛土
皆悉淨也。如鏡明則照遠。鈴響則聲高。心淨
則智行俱清。意虛則境界咸寂。凡曰垢淨。無
有不由心者。乃一淨一切淨矣。或見成住壞
空。皆是衆生善惡業現。如首楞嚴經云。思報
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
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衆風墮無
間獄。古釋云。思者意也。國土不壞。由心分別
見國土壞。由意思影像法塵生滅報應還然。
能受生滅之遷變。又生人見國土。死人則見

壞。皆由意生法生。心滅境滅。十四科淨土義
云。經有恒沙佛國者。皆是聖人接物之近迹
佛實無土。何以明之。夫未免形累者。故須託
土以自居。八住已上永脫色累。照體獨立神
無方所。用土何爲。而言有者。以衆生解微惑
重未堪真化故。以人天福樂。引之令行戒善。
或以三乘四果。誘之勤修道品。然涉善之功
自然冥歸菩提。因起貪報之惑。故流轉生死。
實即土屬衆生。故無國而不穢。淨屬於佛。故
無國而不淨。故經云。我淨土不毀。此之謂矣。
問。所明淨土。敬如高旨。但尋玄宗。不以事爲
淨。淨取無穢。此即行業不同報至不難。是以
石沙之人不得同天踐七珍之士。今疑畜生
業與人異而同履石沙之地。以乖所立義耶。
答。畜生所以得與人同踐石沙者。良由一毫
微善同人俱免燒煮之痛。以善微故不及人
爲苦。然。饑饉與石沙爲善。輕重雖異而事實
相隣。所以猶與人同踐石沙之地。善勝事精
而域絕故。石沙之人絕階於七珍之士也。問。
淨穢似無定質。如釋摩男捉瓦成金。餓鬼見
水成火。云何淨穢域絕耶。答。因緣之法誠有
此理。但經云。如釋摩男此莫不是示旨。欲明
法無定相以祛衆生封滯之甚耳。餓鬼惑故
見水爲火。不遠是火也。所以域絕者。石沙之
人。不得同生安養故也。釋云。淨取無穢者。不
以形爲淨。取無形爲淨。又云。七珍無石沙之
穢爲淨。不取七珍爲淨。若畜生與人善業相
隣。所以同履石沙。善勝事精者。人天業殊故。
人絕階七珍之士。畜生不及。人爲苦者。緣遭

鞭楚烹宰及自互相食噉等苦。人無此事故。
云不及人爲苦。饑饉者。輕趣與人同處故。經
云。諸小地獄在鐵圍山間。或海邊曠野等是
也。若阿鼻獄等即與人別居。天善爲勝。七珍
事精。所以與人限域隔絕。問中難釋摩男明
人中即受天報。何故云人絕階於七珍之士。
又舉餓鬼。欲明人不絕鬼限域。可即人報成
鬼報耶。答云。示旨者。示現意也。意除封迷。常
之極。所云不遠是火者。餓鬼雖自業惑所迷
見水爲火。然水不從惑成火。遂者從也。因緣
之法誠有此理者。謂如來說法有二種門。一
謂因緣門。二謂因果門。因緣門者。即無定質。
因果門者。即有定義。又經明一切世間淨穢
國土。皆是菩薩行所成。衆生業共感若婆娑
緣熟即華藏是婆娑。若華藏緣熟即婆娑是
華藏。若無行無感世界不成。則離心之外更
無一法。如華藏世界海者。略有二因。一約衆
生如來藏識。即是香海亦法性海。依無住本。
是謂風輪。亦妄想風。於此海中有因果相恒
沙性德。即是正因之華。世出世間未來果法。
皆悉含攝。故名爲藏。若以法性爲海。心即是
華。含藏亦爾。然此藏識相分之中。半爲外器。
不執受故。半爲內身。執爲自性生覺受故。如
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二約
諸佛。謂以大願風持大悲海。生無邊行華含
藏二利。染淨果法重疊無礙。故所感利相狀
如之。所以重重無盡。皆是凡聖之心真如性
故。上之大海既是藏識。今明心華之內攝諸
種子。一一種子不離藏識海。故有多香海。然

一具於性德故。皆有莊嚴故。又夫一切諸法。隨緣幻生。體用俱無隱顯互起。或多中現一。一中現多。若不知起盡之根由。則任運但隨境轉。或隨好境而忻集。或逐惡緣而怖生。若能明了一切凡聖等法。悉是自心境界。以此一印衆怖潛消。所以持地經云。佛告阿逸多菩薩。於一切法。於一切菩薩法。莫生恐怖。於一切辟支佛法。亦莫恐怖。於一切聲聞法。亦莫恐怖。於一切凡夫法。亦莫恐怖。乃至於靜於亂。亦莫恐怖。於假於實。亦莫恐怖。於信不信。亦莫恐怖。於善念不善念。亦莫恐怖。於住不住。亦莫恐怖。如是菩薩於一切法莫生恐怖。阿逸多。我於往昔修如是等無異法故。得成正覺。悉能了知一切衆生心之境界。而於所知不起知相。以我所證隨機演說。能令聞法諸菩薩等。獲得光明陀羅尼印。得法印故。永不退轉。釋曰。了一無畏法。能除五怖畏。入此一心門。當生歡喜地。又云。心淨得佛土功德淨。故云欲得淨土果者。當淨其心。舉果勸因。謂由心也。云何稱淨。若行者不得心處。則心無起滅。無起滅故。是曰淨心。又大品經云。空故。離故。不生故。寂滅故。名之爲淨。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明因則是心。此明心外無境界。隨心而生。心既清淨。外報相亦淨。淨穢從心自無體質。豈有相礙而異處。是故行業不同。各各異見。行業同故。所以見不異。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淨穢之異。皆由心作。若無心分別垢淨何生。見垢實性。即無淨相。豈有二法相待而論差別乎。故華嚴經頌

云。佛刹無分別。無憎無有愛。但隨衆生心。如是見有殊。所以對機立教。於分別門中。論衆生淨心。非唯一種不可雷同。古釋有四。一眞實淨。謂無漏善心。二相似淨。謂有漏善心。三究竟淨。謂佛世尊。四不究竟淨。謂十地已下。乃至凡夫。又四句料簡體相淨穢。一體淨相穢。謂佛現穢土。相佛心清淨無漏故。經云。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衆惡不淨土耳。二體穢相淨。如十地已還本識。及有漏六七識。并地前凡夫。一切有漏心所現淨土。是有漏故名體穢。以依如來清淨佛土。自識變似淨土相現。名相淨。三體相俱淨。如佛及十地已還。無漏心中所現淨土。四體相俱穢。如有漏心所現穢土。若分別淨土淨心。更有多種。復有究竟淨心。未究竟淨心。有有漏淨心。無漏淨心。有有相淨心。無相淨心。有伏現行淨心。斷種子淨心。有自力淨心。他力淨心。諸佛隨機說無定法。若論大旨。尚不得一淨。何況多門。此乃一心眞如。不守自性。隨緣對處。有淺有深。或垢或淨。不可滯理。妨事守一。疑諸迷卷舒之門。起通局之見。雖同一旨。約相差別。不無。雖云有異。順體一如不動。何者。若言其一。則安養寶方。娑婆丘隴。若言其異。十方佛國。一道清虛。若言其有。無邊淨刹。猶若虛空。若言其無。妙土交羅。如天帝網。所以精超四句。妙出百非。道不可以一言詮。理不可以一義宣。故如上所說。身土唯心。但將世間所見所聞之法。驗之。自然可解。且如河嶽不靈。爲人所感。何者。土木瓦石。豈有所知。皆精志在人。

從識所變。或非人所附。俱不出心。如皇唐國史。德宗皇帝貞元七年。驪國有使重譯來朝。上乃親聘使者云。自秦漢已來。未曾通於中國。上又問。何以知朕臨朝。對曰。我國三年牛馬頭向東而臥。水無巨浪。海不揚波。所以知中夏有華風。乃陛下之聖德。乃至珠還合浦。劍去吳都。虎負子而過江。鳳呈祥而入境。牛虎無計度。分別珠劍本屬於無情。豈能感德知恩。抱強負弱。全是人心之所變。眞唯識義之所成。如篤善則天堂現前。習惡則火車盈側。命富則珠珍溢藏。業貧則茹土攢身。但以宗鏡照之。萬事難逃影響矣。

宗鏡錄卷第二十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二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眞心無形妙體絕相。云何有報化莊嚴等事。答諸佛法身如眞金。相好似金莊嚴具。以金作具。體用全同。從心現色。性相無二。如起信論問云。若佛法身無有種種差別色相。云何能現種種諸色。答。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謂從本已來。色心無一。以色本性。卽心自性。說名智身。以心本性。卽色自性。說名法身。依於法身。一切如來所現色身。遍一切處。無有間斷。十方菩薩。隨所堪任。隨所願樂。見無量受用身。無量莊嚴土。各各差別。不

相障礙。無有斷絕。此所現色身。一切衆生心意識。不能思量。以是真如自在甚深用故。故知所現一切依正二報。供具莊嚴等無邊佛事。皆從一心而起。如華嚴經云。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界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周遍一切佛境界如來座。心所生一切佛衆寶妙座。供養佛不懈心所生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華雲。一切種種色妙衣雲。一切無邊清淨栴檀香雲。一切妙莊嚴寶蓋雲。一切燒香雲。一切妙寶雲。一切清淨莊嚴具雲。皆遍法界出過諸天。供養之具。供養於佛。其諸菩薩。一身各出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菩薩。皆充滿法界虛空界。其心等於三世諸佛。以從無顛倒法所起。解深密經云。爾時曼殊室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告曼殊室利。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釋曰。非成等正覺者。以法身究竟淨故。離常見故。入第一義諦故。非衆生見聞故。非不成等正覺者。以化身常示現故。離斷見故。約世俗諦故。隨機熟有情心現故。然法報雖分異化一際。又法身普遍有

二。一隨相各別遍。以法身遍在一切大小相中不壞相故。二圓融總攝遍。以法身無相能融一切有相總攝歸一體故。色身即體之用。智身修成。如體之遍。遂則十身布影。散分十刹之中。一體分光。不動一塵之內。色身如日之影。隨現世間。智身似日之光。照臨法界。又佛身諸根。一相好皆遍法界。以諸根體同故。若眼爲門。諸根相好及佛刹土。莫不皆是一眼中現。如經云。衆生身中有如來眼。如來耳等。以佛法身共衆生性無別體故。皆從無性而起。起不違真。因法界而生。生不礙事。所以一切諸佛。於一切世界皆是得菩提處。若以真身則稱性遍周。若以應身則隨機普現。所以天親云。廣略相入者。諸佛有二種身。一法性法身。二方便法身。由法性法身故生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故顯出法性法身。此二種身。異而不可分。一而不可同。是故廣略相入。法身無相故。則能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即是法身也。法身無知故。則能無不知。是故一切種智。即是真實智慧。故華嚴論云。法身相好一際無差。曉公起信論疏序云。原夫大乘之爲本也。蕭焉寂滅湛爾沖玄。玄之又玄。豈出萬像之表。寂之又寂。猶在百家之談。非象表也。五目不能觀其容。在言裏也。四辯莫能談其狀。此明真體與一切法非一非異。華嚴經疏序云。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記釋云。此明無礙則與諸法非一異矣。如肇公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異。亦體即萬化矣。故云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

相於重玄之門者。明相不礙體也。重玄即是理體。明德相只在體上。若離體有相。相非玄妙。勝德之相名爲德相。言重玄者。借老子之言。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彼以有名無名同謂之玄。河上公云。玄者天也。天中復有天。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依此而生萬物。故云衆妙之門。今宗鏡中亦復如是。無法不收。無德不備。可謂心之至妙幽玄矣。清涼記引華嚴經頌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問云。佛身既知虛空。何緣現於金色等。云何令人悟於虛空。答。有三意。一體雖無相爲物現相。物宜見故隨他意耳。二若不現相。云何令人悟於無相。如不因言。豈顯無言之理。三如虛空言。取其清淨無相。非離相求。相即無相。不乖空故。經頌云。佛住甚深眞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此一偈總收前三意。肇論云。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主於用也。寂用元是一體。同從理出而有異名也。非謂離用之外別有一寂爲用之主也。故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如鏡鑒像虛不失照。似日遊空照不失虛。又不動等覺建立諸法。則寂而常用。不壞緣生而觀實相。則用而常寂。斯乃千差萬用別相異名。俱同出一真心體矣。所以又云。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故。雖動而寂。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動。雖寂。而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遼動遼寂。

物莫能一故。遠寂逾動。法性如是動寂難量。焉能一其寂而二其動哉。故名不能名。相不能相矣。又云。所以聖人。觀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既化。總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所以聖人玄機。預察於未來。鋒芒未兆之事。冥運過去已。變化之緣。則心鏡能照萬事。十方三世無有遺餘。今古去來始終本末。莫不同一心無二之體。是以入佛境界經云。如來如實知本際中際後際。如彼法本際不生。未來際不去。現在際不住。如實知彼法足跡。如一法一切法亦如是。如一切法一法亦如是。文殊師利。而一多不可得。故知生佛同一莊嚴。同一慈心。同一悲體。如諸法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一切衆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衆生無起無作相。皆入如來平等法中。不出大悲之性。以惱悲無分別故。是故一切衆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故知萬法不動。悲惱何分。一真匪移。垢淨誰別。然雖現莊嚴。皆如海印。如古德云。謂香海澄停湛然不動。四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而有印文。如印印物。亦猶澄波萬頃。晴天無雲。列宿星月。炳然齊現。無來無去。非有非無。不一不異。如來智海識浪不生。澄停清淨至明至靜。無心頓現一切衆生心念根欲。心念根欲並在智中。如海含像。故經頌云。如海普現衆生身。以此說名為大海。菩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覺名無量。非唯智現物心。亦依此智。頓現萬

形。普應諸類。賢首品頌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及與阿脩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令見。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力。以此海印三昧之力。頓現一切爲衆生不知故。佛方便力垂諸教迹。是以昔人云。佛與由生迷實。說法示於眞實。不動眞際。建立諸法。則性不可壞。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則相不可壞。斯則天魔外道等。皆法印故無能壞。且五逆四魔。尚法界印。況無漏淨智一眞相好。而能障實相之妙旨耶。故華嚴經頌云。清淨慈門刹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偈云。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則法身爲一切法之印。無有一法出此印文。台教云。如無行經云。五逆即菩提。菩提即五逆。逆與菩提不出心性。故無二相體。既不二故不可壞。以逆本來無自性故。苦即實相。陰死二魔。即法界印。煩惱即實相。煩惱魔即法界印。業即實相。天魔即法界印。魔既即印。印豈壞印。大論云。有菩薩教人修空斷一切念。後時纔起一念有心。便爲魔動。即便憶念本所修空。魔爲之滅。修空尙爾。況復觀之。即法界印。是知心有印縛。心無即解。若了於心何縛何解。問。心無自性。生滅無恒體。用俱空。如何起行。答。雖自體常空。不壞緣生之因果。而無有作者。事亡善惡之業門。故心王論云。觀心空。王女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本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

有聲。爲大法將持戒傳經。水中鹹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清涼疏釋經云。法界如幻者。即體從緣。一切法如實際。即事而寂。世人皆謂實際不變。而謂諸法無常。理實圓融。世間之相即是常住。然古德以七喻展轉釋疑。一疑云。世間幻火不成燒用。佛現益物。豈同幻耶。釋云。如影亦有應質陰覆等義。豈是實耶。然諸法喻各有三義。一緣成義。二無實義。三有用義。意取無實故不著也。二疑云。若佛如影。菩薩何以起行往來。因既不虛。果寧非實。釋云。如夢。夢亦三義。無體現實。與覺爲緣。謂有夢走而驚覺。故菩薩行亦爾。證理故空。無明未盡。故似實。能與佛果爲緣。勤勇不已。豁然覺悟。如夢渡河。三疑云。若菩薩行如夢。何以經說此是菩薩行。此是二乘行。釋云。如響。緣成無本。稱聲大小。聖教亦爾。機感無本。隨機異聞。四疑云。果行可然。世間未悟。此應是實。釋云。如化。心業神力所持。無實有用。五疑云。若皆如化。何有差別之身。釋云。如幻。六疑云。身若如幻。何有報類不同。釋云。如心。以心無形。如幻故。雖如幻不定。無有自性。然隨緣現能成衆善。如大寶積經云。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此緣起法。因果不壞。雖復是心法性。無有自性。無有作用。無有主宰。然此諸法。依止因緣而得生起。我當隨其所欲。積集善根。既積集已。修相應行。終不捨離。是心法性。復次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云。何此中積集之相。舍利子。是諸

苦薩摩訶薩作如是觀。積集之相。是心本性。猶如幻化。無有一法而可施者。是心法性而能布施一切衆生。迴向積集莊嚴佛土。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如夢所見。其相寂靜。是心法性而能積集守護尸羅。皆爲迴向神通作用。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是心本性猶如陽焰。究竟滅盡。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可樂忍辱之力。迴向積集莊嚴菩提。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如水中月。究竟遠離積集之相。是心法性而能發起一切正勤。迴向成熟無量佛法。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本性者。不可取得。不可親見。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迴向諸佛勝三摩地。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觀此心性本非色相。無見無對。不可了知。是心法性而能修習一切慧句差別說智。迴向圓滿諸佛智慧。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無所緣。無生無起。是心法性而能建立無量善法攝受色相。如是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無所因。亦無所生。是心法性而能攝受覺分法因。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心性遠離六種境界。亦不生起。是心法性而能引發菩提境界因所生心。是則名為善根積集。又舍利子。如是名為善薩摩訶薩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一切心隨心觀察修習念住。復次舍利子。是善薩摩訶薩。又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於一切住隨心觀。爲求證得勝神通故。繫縛其心修學通智。得神通已。但以一心

而能善知一切心相。既了知已。依心自體宣說諸法。又云。化樂天王白佛言。世尊。彼實際者。遍一切處。無有一法而非實際。世尊。謂菩提者。亦是實際。世尊。何者是菩提。一切法是菩提。離自性故。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亦是菩提。是以了心本性自體無生。從無生中建立諸法。觀無性之心。說無性之教。隨淨緣而無性成佛。隨染緣而無性爲凡。不見穢塵暫出性空之理。未有一念能達平等之門。所以大般若經偈云。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無法。有法不成有法。無法不成有法。釋曰。有不成有。無不成無者。以一體故。無能成所成。有不成無。無不成有者。自既不成。焉能成他。故知各無自體。互不成就。大集經云。一切諸法究竟無生。一切諸法無性。無生無起。無出。是以緣不生因。因不生緣。自性不生自性。他性不生他性。自性不生他性。他性不生自性。是故說一切諸法自性無生。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爾時普華菩薩語舍利弗。汝入滅盡定能聽法耶。答言。善男子。入滅盡定無有二行而能聽法也。大德舍利弗。汝信諸法皆是自性滅盡不。答言。如是。諸法皆是自性滅盡之相。我信是說。普華曰。若如是者。則舍利弗。常一切時不能聽法。何以故。以一切諸法常是自性滅盡相。是以諸法本空。但是緣起。緣會則似有。緣散則似無。有無唯是因緣。萬法本無生滅。如真金隨工匠而器成。即金體不變。似虛谷任因緣而響發。與法性

無違。如有頌云。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爲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是知但是一土生滅。唯是因緣。例如一心萬法。更無前後。何者。掘路成像時。土亦不滅。壞像填路時。土亦不增。以不失本土故。如成佛時。心亦不增。爲凡時。心亦不減。以心隨緣時。不失自性故。又像生但是緣生。像滅唯從緣滅。像無自體故。如成佛但是淨緣生。爲凡亦是染緣起。凡聖本無生故。是知萬法從緣皆無自性。本未曾生。今亦無滅。如文殊師利觀幻頌云。此會衆善事。從本未曾爲。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爲時。不爲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縱橫。常等未生之際。假使群生出沒。不離無性之宗。又昔有闍居士。命女靈照曰。吾當先逝。汝可後來。專候日中。可脫斯轡。靈照曰。午即午矣。有蝕陽精。居士怪之。自臨窓下。其靈照忽爾迴登父座。俄爾坐亡。居士笑云。甚爲鋒捷。空華落影。陽焰翻波。吾道於先。吾行於後。遂往于相公爲喪主。告于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而逝。斯亦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矣。問。菩提即自身心者。云何教中說。菩提者。不可以身心得。答。夫言菩提之道。即心者。乃是自性清淨心。湛然不動。蓋是正覺無相之真智。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聊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逆其知。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以迷人不了執色陰爲自身。認能知爲自心。故經云。身如草木無

所覺知。心如幻化虛妄不實。所以除其執取之心。故云菩提者不可身心得也。菩提非是觸塵。不可以身得。菩提非是法塵。不可以心得。若就了人即達陰身本空妄心無相。以本空故法身常現。以無相故真心不虧。如此發明五陰即菩提。離是無菩提。不可以菩提而求菩提。不可以菩提而得菩提。文殊云。我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即我。我即菩提。故維摩經云。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菩提非所觀之境。則無能緣之心。所觀境空即實相菩提。能緣心寂即自性菩提。大般若經云。龍吉祥言。頗有能證菩提者不。妙吉祥曰。亦有能證。龍吉祥言。誰為證者。妙吉祥曰。若無名姓施設語言。彼為能證。龍吉祥言。彼既如是。云何能證。妙吉祥曰。彼心無生不念菩提及菩提座。亦不慙念一切有情。以無表心無見心等。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龍吉祥言。若爾尊者。以何心等當得菩提。妙吉祥曰。我無所趣亦非能趣。都無所學。非我當來詣菩提樹。坐金剛座證大菩提。轉妙法輪拔濟生死。所以者何。諸法無動不可破壞。不可攝受畢竟空寂。我如是。非趣心等當得菩提。龍吉祥言。尊者所說皆依勝義。令諸有情信解是法解脫煩惱。若諸有情煩惱解脫。便能畢竟破魔網。妙吉祥曰。魔之網網不可破壞。所以者何。魔者不異菩提增語。何以故。魔及魔軍性俱非有。都不可得。是故我說魔者不異菩提增語。龍吉祥言。菩提何謂。妙吉祥曰。言菩提者。遍諸時處一切法中。譬如虛空都無障礙。於時

處法無所不在。菩提亦爾。無障礙故遍在一切時處法中。如是菩提最為無上。仁今欲證何等菩提。龍吉祥言。欲證無上。妙吉祥曰。汝今應正無上菩提。非可證法。汝欲證者。便行戲論。何以故。無上菩提離相寂滅。仁今欲取成戲論故。譬如有人作如是說。我令幻士坐菩提座。證幻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言。極成戲論。以諸幻士尚不可得。豈令能證幻大菩提。幻於幻法。非合非散。無取無捨。自性俱空。諸佛世尊說一切法。不可分別皆如幻事。汝今欲證無上菩提。豈不便成分別幻法。然一切法皆不可取。亦不可捨。無成無壞。非法於法能有造作。及有滅壞。無法於法能有和合。及有別離。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非合非散。自性皆空。離我所。等虛空界無說無示。無讚無毀。無高無下。無損無益。不可想像。不可戲論。本性虛寂皆畢竟空。如幻如夢無對無比。寧可於彼起分別心。龍吉祥言。善哉尊者。我今由此。定得菩提。何以故。由尊者為我說深法故。妙吉祥曰。吾於今者未曾為汝有所宣說。若顯若密。若深若淺。云何令汝能得菩提。所以者何。諸法自性皆不可說。汝謂我說甚深法者。為行戲論。然我實非能說者。諸法自性亦不可說。如有人言。我能辯說幻士識相。謂諸幻士識有如是如是差別。彼此說害自實言。所以者何。夫幻士者。尚非所識。況有識相。汝今謂我說甚深法。令汝證得無上菩提。亦復如是。以一切法皆如幻事畢竟性空。尚不可知。況有宣說是以一切衆生之性。

即是無相平等菩提。於自性中。云何有能證所證之差別乎。如般若經云。覺法自性離諸分別。為菩提故。又經云。諸所有行。皆有所是。無所是。是菩提。何者若有所是。即立所證之境。便有能證之心。能所盡處名為大覺。大覺之義唯悟自心。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經云。爾時金剛手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誰尋求一切智。誰為菩提成正覺者。誰發起一切智智。佛言。祕密主。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心不在內。不在外。及兩中間。心不可得故。乃至欲識知菩提。當如是識知自心。莊嚴菩提心經云。佛言。菩提心者。非有非造離於文字。菩提即是心。心即是衆生。若能如是解。是名菩薩修菩提心。是則心外無菩提。何所求耶。菩提外無心。何所得耶。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衆生等。又頌云。雖盡未來際。遍遊諸佛刹。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故知心法妙故當體即是。若向外遠求則失真道。故云善財遍巡諸友。不出娑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離一念無生性海。所以淨名經云。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衆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若彌勒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故知已成不更成。已滅不更滅。

爲未知者。方便說成。方便說滅。若執方便則失本宗。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如是五陰體性即是菩提體性。菩提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如汝身中五陰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諸佛體性即是一切衆生五陰體性。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復次覺五陰者名覺菩提。何以故。非離五陰佛得菩提。非離菩提佛覺五陰。此方便知一切衆生悉同菩提。菩提亦同一切衆生。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大寶積經云。菩提者。名心平等。無所起故。菩提者。名衆生平等。本無生故。乃至菩提者。性相如是。若於此法。有所願求。徒自疲勞。何以故。如菩提性菩薩應行能如是。行名爲正行。思益經偈云。菩薩不壞色。發行菩提心。知色即菩提。是名行菩提。如色菩提然。等入於如相。不壞諸法性。是名行菩提。不壞諸法性。則爲菩提義。是菩提義中。亦無有菩提。正行第一義。是名行菩提。璣經云。發心住者。是人始從具縛未識三寶。乃至值佛菩薩教法中起一念。便信發菩提心。既云始從凡夫最初發心。明知此中發心該於初後。問。此既是初。何得乃具後諸行位及普賢德耶。古德釋此略有二門。一行布次第門。謂從微至著。從淺至深。次第相承以階彼岸。二圓融通攝門。謂一位即具一切位等。如華嚴經所說。亦如大品等中一行具一切行。此中有二門。一緣起相由門。二法界融攝門。前中普攬一切始終諸位無遊行海。同一緣起爲普賢行德。良以諸緣相望略有二義。

一約用由相待故。有有力無力義。是故得相收及相入也。二約體由相作故。有有體無體義。是故得相即及相是也。又有二菩提。一性淨。二圓淨。從緣起者。即是圓淨。圓淨復二。一明緣起。萬行爲緣故。二明性起。全是真如性淨功德之所顯。又緣起無性即性淨故。如法華經偈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義耳。又有二義。一約行布展轉義。二約圓融展促無礙義。如善財見仙人執手。一一佛所經無量劫。故知脩短難思。特由於此。如賢首菩薩云。信大乘者猶爲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以初心即具一切德。故難信也。又設於夢中。驚懼怖令發菩提心。尚得稱爲大菩薩摩訶薩。何況正信之發。開發之發。如大涅槃經如來性品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佛告迦葉。若有聞是大涅槃經。言。我不發菩提心。誹謗正法。是人即於夢中見羅刹像心中怖懼。羅刹語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發菩提心。當斷汝命。是人惶怖。寤已即發菩提之心。是人命終。若在三惡趣及在人天。續復憶念菩提之心。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摩訶薩也。問。經云。佛言。學我法者。唯證乃知。今言菩提者。不可以身心得。無修無證。則初發菩提心人。如何趣向。答。若能信悟菩提。無相不可取。無性不可修。如是明達。即是真證。如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菩薩已復應更作如是思惟。是中何者是我。誰爲我所法。誰能得成諸佛菩提。爲身得耶。爲心得耶。乃至如是

觀時。分明了了。見是身相不得菩提。亦知是心不得菩提。何以故。諸法無有以色證色。以心證心故。然彼於言說中。知一切法雖無色無形。無相無漏。無可親見。無有證知。亦非無證。何以故。以一切諸如來身無有漏故。又諸如來身無漏故。心亦無漏。又諸如來心無漏故。色亦無漏。若能如是知無所發能發此心。若入宗鏡中。是名真發。既能發心。便又爲他開示。則諸輩同讚功德無涯。如經偈云。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雖自未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宗鏡錄卷第二十二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影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菩提之道不可圖度。約一期方便專無指示。如何是菩提之相。答。若約究竟菩提體常冥寂如。淨名經云。寂滅是菩提。離諸相故。若以無相之相。於方便門中。不顯顯示。令初發菩提心人。分明無惑。如先德云。謂寂照無二。爲菩提相。猶如明鏡。無心爲體。鑒照爲用。合爲其相。亦即禪宗即體之用。自知即用之體恒寂。知寂不二。爲心之相。又云。理智相攝。以離理無智。離智無理。如珠之明。故以珠是體。明是用。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明不離珠。

珠不離明故。問。有念即衆生。無念即佛。云何言凡聖一等。答。衆生雖起念。不覺念本無念與佛無念等。妄墮有念中。佛得無念知念本無。衆生雖現在念中。佛知念即無念。斯則佛無念與衆生無念義同。又以衆生不知念空。於念成事似有差別。若實了念空。則於苦樂境。不生執受。何者以境從念生。心空則境何有。既無有境相縛自除。能所俱空。誰生取著。既不取著生死自無。如圓覺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即心成佛之宗。曹豁正意。見性達道之旨。靈鷲本懷。如今信不及人。謂不現證。古今悟者。請垂指南。答。若親見無一人而非佛。若不信無一佛而非人。迷則常作佛之衆生。悟則現證衆生之佛。人佛不異。妄見成差。迷悟雖殊。本性恒一。如過去有佛。號住無住。發願使已國衆生同日同時成佛。即日同滅度。又賢劫前有佛。號平等。亦願已國及十方衆生。亦同日成佛。即日滅度。如寶積經云。是時妙慧童女。重白目連。以我如是真實言故。於未來世當得成佛。亦如今日釋迦如來。乃至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今斯大衆身皆金色。說是語已。衆皆金色。又思益經云。思益菩薩放右掌寶光。一切四衆皆如佛相。下方四菩薩踊出欲禮世尊。乃發願言。今此衆會其色無異。當知一切法亦復如是。此語不虛。願釋迦如來現異相令我禮敬。即時釋迦如來踊起七多羅樹。坐師子座。又最勝王經云。佛言。修菩提行者。於諸聖境體非一異。不捨於俗。不離於真。

依於法界行菩提行。時善女天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菩提正行我今當學。時梵天王問曰。此菩提行難可修行。汝今云何於菩提行而得自在。善。天女曰。我今依於此法得安樂住。是實語者。願令一切五濁惡世。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得金色三十二相。非男非女。坐寶蓮華受無量樂。乃至說是語已。一切五濁惡世所有衆生。皆悉金色具大人相。非男非女。坐寶蓮華受無量樂。猶如他化自在天宮。釋曰。於諸聖境體非一異者。即是不捨於俗。是不一。不離於真是。不異。若一即壞真俗。若異即成斷常。不斷不常。即是依於法界。非真非俗。乃曰修習菩提。故云我依此法得安樂住。所以善女天女悟五濁質成。真金之色。閻浮提迷大人相。成惡業之身。是知若智照之。即世法而成佛法。若以情執之。即佛法而成世法。一心實不動。二見自成差。同共一法中別成凡聖解。若了非男非女之體。現具三十二相坐寶蓮華。若執是男是女之形。常繫二十五有沈無明海。故知信力所及發真實言。可驗。現證法門頓明心佛矣。問。此猶叙古引文。如何是即今之佛。答。如今一念纔起了不可得。無有處所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但一念起時莫執莫斷。不取不捨則三際無礙。一念圓具十法界。非因非果。而因而果之法。若能如是一念而達者。則念念相應。念念成佛。凡聖悉等。今古皆齊。故云了了誠心惺惺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心心念

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戒律。心淨心即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萬法莫染一物。心性雖空含真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如是則十方諸佛同一法身。若欲念外施功心外求佛。便落他境無有得時。遂即前後情生凡聖緣起。徒經時劫枉用功夫。所以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問。一念成佛已入信門。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答。目前無物是真見佛。如文殊師利巡行經。以經中說文殊遍巡五百比丘房皆見寂定。因以爲名最後難舍利弗。以顯甚深般若。問舍利弗言。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加趺坐折伏其身。汝爲當坐禪耶不耶。答云。坐。難云。爲當欲令未斷者斷故。坐禪耶等。因此廣顯性空無得之理意。五百比丘從座而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今已去更不復見文殊身。不復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所有文殊一切住處亦莫趣向。所以者何。文殊煩惱解脫一相說故等。舍利弗。令文殊爲決了。文殊言。實無文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殊可得者。彼亦不可見等。廣爲說法。四百比丘漏盡得果。一百比丘更謗陷入地獄。後還得道。廣如彼說。所以無見是真見。無聞是真聞。不見不聞文殊。是真見真聞文殊矣。若不信此說。雖起謗而陷獄。以會聞故終無種而得道。何況聞而信耶。則成道不隔於一念。故知宗鏡見聞無不獲益矣。所以寶積經云。無畏女言。大迦葉。諸法永無不可示現。是故大迦葉。一切法皆無若法本無。云何可見彼清

淨法界。大迦葉。若欲見清淨如來。彼善男子善女人。應善淨自心。時大迦葉語無畏言。云何善淨自心。女言。大迦葉。如自身真如。及一切法真如。若信彼者。不作不失如是見自心清淨故。迦葉問言。自心以何爲體。女言。空爲體。若證彼空信自身故。即信真如空。以一切法性寂靜故。又云。如來者。即虛空界。是故虛空即是如來。此中無一物可分別者。華手經云。一切法如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一切法如。是故世尊無所住處。是如來義。又報化如影空無去來。心淨佛現則云佛來。佛亦不來。心垢不現。即云佛去。佛亦不去。斯即來而非來。去而非去。佛既無來去。心亦不生滅。如是解者可見真佛矣。故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則知若人若法。俱不出一如之道。如是通達六根所對。無非見自性如佛矣。此以不見爲真見。見實爲真佛。肇法師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生法師云。以見實爲佛。如是則亦名真見道。亦名真供養。問。如何是真供養。答。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身。是真供養。寶積經云。真供養者。無佛想。無能見佛。何況供養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問。自身如何供養。答。若捨己徇塵。是名違背。能迴光反照。隨順真如。境智冥合。是真供養。故維摩經云。無前無後一時供養。此是運無捨無得之意。起一際平等之心。則遍十方供養一切如來。盡法界含靈一時受潤。如是之

供施莫大焉。所以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即是供養一切如來。問。云何如理思惟。答。但一切不思惟。是真思惟。以頓悟一心。無法可思量故。是以十方諸佛證心成道。故稱如理。若了自心能順佛旨。即是供養一切如來。若不依此如理悟心。則隨事施爲。心外見佛。設經多劫皆不成真供養。爲背諸佛指授故。如華嚴經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爲供養。云何真實法。所謂了心真如無生之旨故。是以思益經問云。誰能供養佛。佛言。能通達無生際者。文殊般若經云。佛問文殊。汝云何供養佛。答言。世尊。若幻人心數滅。我則供養佛。台教云。供養佛者。只是隨順佛語。今順佛教修三觀心。即是供養佛。爲破五住得解脫故。即供養法。三諦理和。即供養僧。又衆行心資觀智心。即供養佛。觀智心開發境界。即供養法。境智心和。即供養僧。此是真實供養。亦名法供養。如義海云。謂以無生心中施一切珍寶。乃至微塵。皆能攝於法界。即以此法界應而作供養。此供養乃至通達三世一切諸如來前。無不顯現。彼諸如來無不攝受。何以故。由塵即法界是理。與佛法界相應。是故遍至一切名廣大供養。無空過者。何謂無空過。以心通即法通。法通即心通。一切處無非見理故。悉皆通達。則是一一承事無空過者。亦不礙香華等種種供養。以內外唯心故。破執顯宗。故有是說。又若於正觀心中不唯供養。乃至行道禮拜一切施爲。皆須就已方得其力。如三藏勒那云。正

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衆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爲迷故唯敬他身。已身佛性妄認爲惡。若能反照本覺。則解脫有期。經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如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性要觀己佛。體同無二。是名正觀禮問。若心外無相相外無心。如是圓通名真供養者。云何教中說供養諸佛得福無量。答。如前已說諦了一心。理事無礙。云何堅執疑境疑心。故維摩經云。各見世尊在其前。法華經偈云。乾闥婆那羅。各供養其佛。牛頭初祖釋云。如觀貪即見貪性。貪即是衆生。悟貪性智即是佛。貪衆生自見佛在其前。一切例爾。又各供養其佛者。即是於一一法門。各自發明如理思惟。即是各供養佛。設爾事法香華供養者。經云。十方諸佛機宜咸出。既隨感現。何離自心。如靈山四衆八部。各隨根力心念見佛不同。如龍見是大龍王。鬼見是大鬼王。等。則心外無法之說。有文有理。空外執色之見。無理無文。設有惡慧邪見之人。抱疑不信之者。擬陳狂解強欲破之。似將一蚊嘴擬吸大海之水。如以十指爪欲壞妙高之山。我此圓頓之詮。真如之理。如刀斷水。似風吹光。徒自勞神反招深咎。問。如上剖析。義理雖明。猶是因他方便強說。云何得如今親自現證得見自心之佛。答。當自審問。問。如何審問。答。還就人覓。豈有歇時。欲絕纖疑應須親到。問。豈無他助之力。發自智照之心。

答。無正無助非自非他。若以智求智則成解。解背圓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是彰事不契斯宗。若了真心自然無心合道。合道則言語道斷。無心則境智俱閑。如麗居士偈云。須彌額五嶽崩。大海竭十方空。乾坤尚納毛頭裏。日月猶潛毫相中。此是西國那提子。示疾不起現神通。妙德啓口問不二。忘言入理顯真宗。問。如上所說。即心成佛之旨事已皎然。只如禪宗從上先德云。如今須知十方諸佛出身處。空知有佛不得成佛。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石牛生象子。木女孕嬰兒。諸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問。既衆生已成理事圓備。則諸佛何以出世更化衆生。答。衆生不如是知所以須化。故經云。俱同一性。所謂無性。大悲相續救度衆生。隨門不同種種有異。約成佛門。一切成也。同一無性。故得現成。妄性本虛生元是佛。真性亘得非今始成。故皆成也。物物無性。故成種種智。證斯同體而起大悲。一得永常。故云相續。只由不知無性故。教化不絕。雖現報化法體不遷。如隨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之虛谷。群響發而起處無心。不著自他。豈見衆生之相。本非出沒。常冥大覺之原。華嚴經云。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又頌云。無體無住處。亦無生可得。無相亦無形。所現皆如影。思益經云。大迦葉言。善男子。幻所化人。離於自相。無異無別。無所志願。汝亦如是耶。若如是者。汝云何能利益無量衆生。網明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性。

即是一切衆生性。一切衆生性。即是幻性。幻性即是一切法性。於是法中我不見有利不見無利。又云。網明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希望功德利。而發菩提心者。不名發大乘也。所以者何。一切法無功德利。以無有對處故。若有衆生可度。而求功德之利。斯則心外見法。全不識心。何名發大乘心也。以絕待心無對處故。如楞伽經云。佛語外道言。若能了達有無等法。一切皆是自心所見。不生分別不取外境。於自處住。自處住者。是不起義。不起於何。不起分別。此是我法。非汝有也。我法者。即衆生心也。以不知不信故自成疎外。有亦同無。所以祖師西來。只爲直示衆生令自知有。頓入凡聖平等真原。如勝天王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得微細。作是思惟。世間熾然大火之聚。所謂貪欲火。瞋恚烟。愚癡闇。云何當令一切衆生皆得出離。若能通達諸法平等。名爲出離。如實知法猶如幻相。善觀因緣而不分別。是以若欲捨劣就勝厭異忻同。欲令凡聖一倫垢淨平等者。無有是處。但明宗鏡萬法自齊。即究竟出離界火宅義。亦是與諸子同住秘密藏義。如云。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亮截鶴於焉始等。故知但了法法皆如。自然平等。則青松綠蕙不見短長。鵬鷃翔飛自忘大小。如鑒論云。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亮截鶴夷嶽實淵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

異故。雖異而不異耳。乃至經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莊子南華經云。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以明境智雖異而同不待同而後同也。若能如上了達同異二門。或諸佛出世不出世。衆生可度不可度。乃至有無高下。皆絕疑矣。若執同則滯寂。若執異則兩分。迷此同異二門皆智不自在。金剛辯宗云。以有鏡故。男女之像於中現。以有法身故。而能處處應現往。只緣鏡中本無像。所以能現男女像。佛身本無身。所以能現一切身。衆生機感。無緣之慈任運能應。若定有身即爲所礙。譬論云。佛非天非人。而能天能人耳。故一切菩薩皆以無所得爲方便。能入無量無邊塵勞幻網。以心外無法故。方成無所得慧。若心外有一毫所得。云何成無緣之慈。同體之化。以宗鏡明故能廣照世間。觀生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也若陽焰之翻浪。觀異也同浮雲之萬變。觀死也猶狂華之謝空。是以深達無生知皆無我。空生空滅。幻墮幻具。惑彼愚迷盲無慧目。遂乃發無能作之智照。開無所捨之檀門。乘自性空之戒心。具無所起之精進。圓無所傷之法忍。修無所住之禪門。了無身而相好莊嚴。達無說而縱橫辯說。遊戲性空之世界。建立水月之道場。陳列如幻之供門。供養影響之善逝。遍習空華之萬行。施爲谷響之度門。降伏鏡像之魔軍。大作夢中之佛事。廣度如化之含識。同證寂滅之苦提。問。絕

待真心本無名相。云何成佛又作異生。若云隨順世法立此假名。又因何法而得成立。答。實際理中本無凡聖可得。以一切衆生迷無性理。以無性故不覺起妄。於真空中妄立名相。故名爲凡。了名相空復稱爲聖。凡聖之號因五法成。猶如幻化名相非真。且如幻以術成。形因業有。術業俱假。形幻同空。俱有迷悟之名。本無凡聖之體。五法者。瑜伽論云。一名。二相。三妄想。四正智。五真如。古釋云。名相妄想三法成。凡正智真如成聖。名相妄想者。是凡夫法。名相二法。是凡夫境。妄想一法。是凡夫。六識迷事緣境而起故名妄想。經偈云。不了心及緣則生二妄想。正智真如者是聖人法。正智是聖人對治金剛。緣修無漏斷惑智。亦名能覺智。真如是聖人心中所證之理。真如是體。正智是用。異者未曾異。同者未曾同。同者是真如。異者是正智。正智常用故障生滅。真如常體故無生滅。體用無礙。法界不思議真義也。又凡夫心惑不達名相空故。妄計爲有。迷有不空。名之爲妄。從妄起心。名之爲想。正智者覺知名相本來空寂。以知空故妄想自息。息妄歸真顯理分明。正智現前不立名相。故名正智。經偈云。了心及境界妄想不復生。真如者。即此正智心性真故。即名真如。故知但是一法無中。執有成凡。達有本空成聖。不唯五法。乃至恒沙義出無邊。理恒一道。此唯心之道。即是如來行處。步步履法空故。亦是摩訶衍處。念念無所得故。如持世經云。佛言諸善男子。是故我說。一切法

是如來行處。如來行處是無行處。何以故。一切法行處。是中無法可行。是故說無行處。文殊悔過經云。文殊師利言。吾往古時。希望諸法。求空處所。遊於閑居。限節知足。少欲爲得。不能識知。一切法空。心無所著。爾乃可謂。靜處宴坐住於法界。釋曰。若了人法二空。見真唯識性。即常在三昧住真法界矣。問。云何說入此宗鏡一念相應見道速疾超過劫量。答。實有斯理。世況可知。若不直下頓悟。自心功德圓滿。即於心外妄求。徒經劫數。若能內照如船遇便風。一念圓成所作無滯。如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順風。須臾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旬。若不得者。雖復久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時船壞沒水而死。衆生如是。在於愚癡生死大海乘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風。則能疾到無上道岸。若不值遇當久流轉無量生死。或時破壞墮於地獄畜生餓鬼。故知不遇宗鏡之風。有爲行船終不能速度生死之波。直至涅槃之岸。有茲大利廣集無勞。唯願後賢轉相傳授。如法句經云。善知識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五欲五蓋衆塵勞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得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堅牢船渡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故知入宗鏡中即凡即聖。可謂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斷五欲而淨諸根矣。所以華嚴論云。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本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

一日佛。此宗鏡錄中前後皆悉微細委曲。一直指示了。見即便見。不在意思。機信入時。理行俱備。終不更與惡行似有礙疑。若不如然爭稱圓頓。以了心外無境故。則念念歸宗。何有虛幻能惑。所以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一。又如學人問。大梅和尚。師常言神性獨立。學人不識。乞師指示。答。阿誰教汝問。問。莫不問者便是不。答。若不是。是阿誰能如是問。問。神性非是聲色。師所示問者是神性。學人只識得聲色不識真性。乞師指示。如何得識。答。譬如大寶藏來寶皆具足。上福德人見直捉得明月寶珠。薄福德者。只見銅鐵之類。非是藏中無寶。亦非主藏者不與。我如今向汝道。性不是聲色。汝只見聲色。我亦無過。汝知麼。此神性。火不能燒。水不能溺。須臾能到千里萬里。山河石壁不能礙。汝如今揚眉動目彈指響。咳口喃喃問答。總是此性。喚作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汝若疑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若是上根者。聞言下便會。更不作諸惡。喚作一受不退常寂然。中根者。親近善知識。近於智者。數數聞說。不久還會。若是下根。千遍萬遍與說元來不會。雖然記得少許。如破布裏明珠。出門還漏却。汝知麼。佛道不遠。迴心即是。若悟則剎那。不悟恒沙劫。問。此一心宗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不。答。此無住真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何以故。非取果故。不可證。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以本淨非修法。爾天成。若論地位。即在世諦

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地位。不可起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真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又染淨階位。皆依世俗名字分別。則似分階降。不壞一心。譬如衆生位如土器。菩薩位如銀器。諸佛位如金器。土銀金等三種器量雖殊。然一一器中虛空遍滿平等無有差別。虛空即喻一心法身平等之理。諸器即況根器地位階降不同。道本無差。隨行有異。夫論行解頓漸不同。現行煩惱有淺深。熏染習氣有厚薄。不可一向。各在當人。業輕則易圓。障深則難斷。只如登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此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尚有二愚。入等覺位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煙尚須懺悔。又若未自住三摩地中。不信心外無法。如患眼翳者不信空中無花。以分別智解心不亡。但緣他境未住自地。如首楞嚴經云。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所云大菩薩者。即八地已上。若八地菩薩。尚心外見淨土。以智緣理不名自住。若十地菩薩。雖心外不見境。猶有色心二習。是以有頌云。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並名破戒者。故知若入宗鏡究竟一乘門中。方云持戒。方云見道。且知見有四。一知而不見。初地至九地。二見而不知。即十地。三亦見亦知。唯佛。四不見不知。地前異生等。若得直下無心。量出虛空之外。又何用更歷階梯如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須以佛知

見治之。然後五忍明其正修。六即據其初證。則免墮增上慢。究竟圓滿佛乘。若入宗鏡中。則爲普賢菩薩乘不思議乘。依普門法一位一切位。如善財一生具五位等。皆是普法相收。此普賢機。乃見一切所見。聞一切所聞。即普眼境也。普法相收者。以心外無法故名爲普。一切行位皆在心中。豈不相收耶。於行布門似分深淺。又玄義格云。圓教四十二位同一真理。就智論之遂分明晦。太虛一也。日行空中具有中月。圓教登住。如船入海。似日遊空。智皆無作。行亦無爲。運運道風自然增進。如止觀云。入佛正宗免墮邪倒。創發圓信之人。須明十種觀法。十種觀法者。一觀不思議境。二發真正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破諸法遍。五善識通塞。六三十七品調適。七對治助開。八善知位次。九安忍強軟兩賊。十順道法愛不生。如是不濫方入圓乘。且最初一念信解之心。能成五品。台教云。若人宿植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謂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欲聞此心而修圓行。圓行者。一行一切行。略言爲十。謂識一念心平等具足不可思議。傷已昏沈慈及一切。又知此心常寂常照。用寂照心破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識一心諸心若通若塞。能於此心具足道品。得菩提路。又解此心正助之法。又識己心及凡聖心。又安心不動不墮不退不散。雖識一心無量功德不生染著。十心成就。舉要言之。其心

念念悉與諸波羅蜜相應。是名圓教初隨喜品。從此具修十法。得入圓教初發心住分真即中。初阿後茶。發心畢竟二不別。以行位念三不退故。台教接人。上住於此。迺後直至十行十迴向十地等妙二覺位。所有智斷昇進任運無功。念念圓滿無上菩提。又廣釋不可思議境者。如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種種五陰者。十法界五陰也。法界者有三義。十數是能依。法界是所依。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濫。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一當體皆是法界。故言十法界。十法界通稱陰入界。其實不同。三途是有漏惡陰界入。三善是有漏善陰界入。二乘是有漏有漏陰界入。菩薩是有漏亦無漏陰界入。佛是非有漏非無漏陰界入。釋論云。法無上者涅槃是。即非有漏非無漏法也。無量義經云。佛無諸大陰界入者。無前九陰界入也。今言有者。有涅槃常住陰界入也。大經云。因滅無常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常樂重沓。即積聚義。慈悲覆蓋。即陰義。以十種陰界不同故。名五陰世間也。攬五陰通稱衆生。衆生不同。攬三陰陰罪苦衆生。攬人天陰受樂衆生。攬無漏陰真聖衆生。攬慈悲陰大士衆生。攬常住陰尊極衆生。大論云。衆生無上者。佛是豈與凡下同。大經云。歌邏羅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異。芽時名字異。乃至果時名字亦異。且約一期十時差別。況十異衆生。事得不異。故名衆生世間也。十種所居

通稱國土世間者。地獄依赤鐵住。畜生依地水空住。脩羅依海畔海底住。人依地住。天依宮殿住。六度菩薩同人依地住。通教菩薩惑未盡。同依人天住。斷惑盡者。依方便土住。別圓菩薩惑未盡者。同人天方便等住。斷惑盡者。依實報土住。如來依常寂光土住。仁王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淨土不同故。名國土世間也。此三十種世間悉從心造。又十種五陰。一一各具十法。謂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此是十如。五陰世間。衆生世間。國土世間。即是三種世間。此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即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例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不被遷。相在物前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可。只物論相遷。只相遷論物。今心亦如是。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爲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既自了達一心不思議境。遂起同體大悲。發真正菩提心等。已下九種觀門成熟。華嚴論云。如三乘中亦說根本智後得智。今欲令三乘人迴心。指此金色世界不動智佛。令便直認是自心能分別智本無所動。文殊師利。即是自心善揀擇無相妙慧。覺首目首

等菩薩。即是自心隨信解中所見之理智。如是三乘之人未迴心者。定當不信。何以故。爲立三阿僧祇劫後當得佛故。爲直自認身及心總是凡夫。但信佛有不動智等。不自信自心是根本不動智佛與佛無異。以是義故。不成此教法界乘中以根本智爲信心。此經信心。應當如是直信。自心分別之性。是法界性。中根本不動智佛。金色世界。是自心無染之理。文殊師利是自心善揀擇妙慧。覺首目首等菩薩。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以信心中契諸佛果法分毫不謬。方成信心。從此信已。以定慧進修。經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十地。日月歲劫時復無遷。法界如本。不動智佛如舊。而成一切種智海。教化衆生。因果不遷。時劫不改。方成信也。若立僧祇定實身是凡夫。凡聖二途時劫移改。心外有佛不成信心。又如圓覺經云。金剛藏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衆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衆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唯願不捨無遮大慈。爲諸菩薩開秘密藏。乃至佛言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還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是

故汝等便生三惑。善男子。譬如幻覺妄見空華。幻覺若除不可說言。此譬已滅何時更起一切諸覺。何以故。譬華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華滅於空時。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華。何以故。空本無華非起滅故。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華覺。善男子。當知虛空非是暫有。亦無暫無。況復如來圓覺隨順。而爲虛空平等本性。善男子。如銷金鑪。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爲鑪。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故知圓覺妙心。如虛空之性。生死涅槃。即空華之相。譬眼不無起滅真性。何曾有無。如鑪藏金。金非鑪有。又非銷得。要以銷成。迷時如未淨之金。悟了若已成之寶。真金不動垢淨俄分。妙性無虧。迷悟自得。所以不思議佛境界經云。爾時須菩提。又問言。大士。汝決定住於何地。爲住聲聞地。爲住辟支佛地。爲住佛地耶。文殊師利菩薩言。大德。汝應知我決定住於一切諸地。須菩提言。大士。汝可亦決定住於凡夫地耶。答曰。如是。何以故。一切諸法及以衆生。其性即是決定正位。我常住此正位。是故我言。決定住於凡夫地也。須菩提。又問言。若一切法及以衆生。即是決定正位者。云何建立諸地差別。而言此是凡夫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佛地耶。文殊師利菩薩言。大德。譬如世間以言說故於虛空中建立十方。所謂此是東方。此是南方。乃至此是上方。此是下方。雖虛空無差別。而諸方有如是如是種種差別。此亦如是。如來於一切法決定正位

中。以善方便立於諸地。所謂此是凡夫地。此是聲聞地。此是辟支佛地。此是菩薩地。此是佛地。雖正位無差別。而諸地有別耳。所以天台云。四教如空中四點。四點雖歷然。不壞虛空性。然此地位至究竟位中。若理若行方可窮盡。如菩薩聖路本業經云。佛子。第四十二地。名寂滅心妙覺地。常任一相第一無極湛若虛空。一切種智照達無生。有諦始終唯佛窮盡。衆生根本有始有終。佛亦照盡。乃至一切煩惱一切衆生果報。佛一念心稱量盡原一切佛國。一切佛因。一切菩薩神變。亦一念一時知。住不可思議二諦之外。獨在無二。是知先得宗本然後鍊磨。於鍊磨時不失道本。如巧鍊金不失鉄兩。於圓漸內階降寧無。從有爲而至無爲。因生忍而成法忍。圓融不壞行布。壞則失全理之事。行布不礙圓融。礙則失全事之理。然雖理事一際因果同時。生熟之機似分。初後之心不混。直至妙覺如月圓時。始盡因門方冥果海。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於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比於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能及。佛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積集廣大善根資糧。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於一念頃。以無功用智。入一切智智境界。本有功用行。經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所不能及。問。入實觀者。一尚不存。云何廣明十法。答。夫入實觀者。是觀諸法之實。一法既實萬法皆然。則一實一切實。如知蜜性甜則一切蜜皆甜。則

不假諸多觀門。但了不思議一法。自然橫周法界皆同此旨。大根一覽。蕩爾無遺。如上醫治患。見草童舞而衆疾咸消。又直聞其言病自除愈。則何須。診候。更待施方。又如上醫以非藥爲藥。中醫以藥爲藥。下醫藥成非藥。非藥爲藥者。如云無有一物不是藥者。覆草皆成。豈云是藥非藥。如行非道而通佛道。即煩惱而成菩提。一切世法純是佛法。以藥爲藥者。即應病與藥隨手痊癒。附子治風橘皮消氣等。如觀根授法不失其時。思覺多者。修數息觀。姪欲多者。修不淨觀等。藥爲非藥者。即不識病原反增其疾。如說法者不逗其機。淺根起於謗心。下士聞而大笑。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如土上根人。纔悟其宗不俟言說。所以古。聖云。上士見我詩。把著滿面笑。楊柳見幼婦。一覽便知妙。或遮障深厚根思遲迴。須備歷觀門對治種現。如加減修合服食後差。台教約中下之根。備歷十乘觀法。然雖具十不離一門。如法華玄義云。明入實觀者。即十乘觀法。一不思議境。即是一實四諦。謂生死苦諦不可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方便淨。即假故圓淨。即中故性淨。三淨一心中得名大涅槃。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大涅槃。故名不可思議四諦也。不可復滅。此即生死之苦諦。是無作之滅諦。亦是集道也。煩惱集諦不可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名一切智。即假故名道種智。即中故名一切種智。三智一心。中得。名大般若。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不可復得。

此即煩惱之集。而是無作道諦。亦是苦滅。故名不思議一實四諦也。亦是真善妙色。何者生死即空故名真。生死即假故名善。生死即中故名妙。此名有門不可思議境也。二發真正心者。一切衆生即大涅槃。云何顛倒以樂爲苦。即起大悲與兩誓願。令未度者度。令未斷者斷。一切煩惱。即是菩提。云何愚闇以道爲非。即起大慈與兩誓願。令未知者知。令未得者得。無緣慈悲。清淨誓願。慈善根力。任運吸取一切衆生也。三安心者。既體解成就發心具足。豈可臨池觀魚不肯結網。裏糧束脚安坐不行修行之要不出定慧。譬如陰陽調適萬物秀實。雨旱不節。焦爛登生。若兩輪均平是乘能運。二翼具足堪任飛昇。體生死即涅槃名爲定。達煩惱即菩提名爲慧。於一心中巧修定慧。具足一切行也。四破法逼者。以此妙慧。如金剛斧所擬皆碎。如無翳。目所臨皆明。若生死即涅槃者。分段變易苦諦皆破。若煩惱即菩提者。四住五住集諦皆破。雖復能破亦不有所破。何者。生死即涅槃故無所破也。五識通塞者。如。主兵寶取捨得宜。強者殺之。弱者撫之。知生死過患名爲塞。即是涅槃名爲通。知煩惱雜亂名爲塞。即是菩提名爲通。始從外道四見。乃至圓教四門皆識通塞。節節執著即是塞。節節亡泯名爲通。若不識諸法夷險。非但行法不前。亦亡去重寶也。六善識道品者。觀生死即涅槃。十界生死色陰。皆非淨非不淨。乃至識陰非常非不常。能破八顛倒。即法性四念處。念處中具道品

三解脫及一切法。又知涅槃即生死。顯四枯樹。知生死即涅槃。顯四榮樹。知生死涅槃不二即一實諦。非枯非榮住大涅槃也。七善修對治者。若正道多障應須助道。觀生死即涅槃。治報障。觀煩惱即菩提。治業障。煩惱障也。八善知大位者。生死之法。本即涅槃。理涅槃也。解知生死即涅槃。名字涅槃也。勤觀生死即涅槃。觀行涅槃也。善根功德生。即相似涅槃也。真實慧起。即分真涅槃也。盡生死底。即究竟涅槃也。觀煩惱即菩提亦如是。九善安忍。能安內外強軟遮障不壞觀心。若觀生死即涅槃。不為陰入境病患業魔禪二乘菩薩等境所動壞也。若觀煩惱即菩提。不為諸見增上慢境所動也。十無法愛者。既過障礙。道根成立諸功德生。觀生死即涅槃故。諸禪三昧功德生。觀煩惱即菩提故。諸陀羅尼無畏不共諸般若生。觀生死涅槃不二故。法身實相生。相似功德順理而生。喜起順道法愛生名法愛。不上不退名為頂。此愛若起。即當疾滅。已愛若滅已破無明。開佛知見證實相體。觀生死即涅槃故。證得解脫。煩惱即菩提故。證得般若。此二不二。證得法身。一身無量身。無上寶聚。如意圓珠。衆法具足。是有名有門入實證得經體。三門亦如是。乃至歷一切法門亦如是。問。若即心是佛者。則一切含生皆有此心。盡成佛。教中云何不見授劫國名號之記。答。劫國名號乃是出世化門之中現前別記。欲知真記者。淨名經云。一切衆生亦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華嚴經頌云。顯佛

自在力。如說圓滿經。無量諸衆生。悉受菩提記。又頌云。一心念中。普觀一切法。安住真如地。了達諸法海。又頌云。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如是無所礙。周行十方國。斯則入法心境悉記成佛。以一念具足一塵不虧。念念證真。塵塵合體。同居常寂光土。俱號毘盧遮那。終無異土別身。聖凡劣。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前後情消。共十類生同日涅槃始終見絕。免起有情無情之妄解。不生心內心外之邪思。可謂上無所求。下無可化。冥冥履實得本歸宗。俱登一際解脫之門。盡受平等菩提之記。又古德問云。既色心不二。修性一。一切何不見木石受苦菩提耶。答。一一諸色但唯心故。心外無法。豈唯心滅而色猶存。佛但記有情攝無情也。譬如幻事要藉幻心。心在幻中能持幻事。若其心滅幻事同無。故但滅心不復滅事。衆生色心亦復如是。皆如幻相。一切外境從幻心生。豈猶滅心而存幻色。此即有情得記。無情亦然。是故無情不須別記。玄義格云。真佛者。從初發心即體一真法界。全同古佛相極三際。全現一塵。性海無邊表裏不可得。信此法故名發心。心無異念故名爲證。證成名佛。的無方處。又圓教入初住人。心同法界神無方所。何用天衣天座四衆圍繞。夫立劫國名號授記作佛者。爲引未發心者令嚮慕耳。若愛著身土情未盡耳。所以華嚴論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於一刹那際皆得此之法。不許於剎那際外有別時。當知即非本法故。若有人於佛法中見佛成道。作劫量

延促處所而生見者。信亦未成。未論修道。若解者。本來全得。處迷者。自沒輪迴。又云。但有所見境界及如來名號。總是自心佛果所會之法。若自心不會。對面無親見之期

宗鏡錄卷第二十三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影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成佛本理但是一心者。云何更立文殊普賢行位之因。釋迦彌勒名號之果。乃至十方諸佛國土。神通變現種種法門。答。此是無名位之名位。無因果之因果。是心作因。是心成果。是心標名。是心立位。普賢觀經云。大乘因者。即是實相。大乘果者。亦是實相。釋論云。初觀實相名因。觀竟名果。故知初後皆心因果同證。只爲根機莫等所見不同。若以一法逗機。終不齊成解脫。須各各示現引物歸心。雖開種種之名。皆是一心之義。若違自心。取外佛相勝妙之境。則是顛倒。所以華嚴經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復不能知最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惑網。繫縛生死獄。盲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爲不識自心。二爲不明隱顯何者衆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

之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果能成。因則佛之衆生。果顯之法身。是因隱之本覺。因能辨果。則衆生之佛。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舍矣。所云釋迦牟尼者。釋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默。能仁者。即心性無邊含容一切。寂默者。即心體本寂動靜不干。故號釋迦牟尼。覺此名佛。彌勒者。此云慈氏。即是一心真實之慈。以心不守自性任物卷舒。應現無方成無緣化。故稱慈氏。阿彌陀者。此云無量壽。即如理爲命。以一心真如性無盡故。乃曰無量壽。阿闍者。此云不動。即一心妙性湛然不動。妙覺位不能增。無明地不能減。故稱不動。如三藏勒那云。遍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內。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遍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遍隨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隨緣遍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逾彼鏡。遞相涉入。鏡無不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爲總。入他爲別。一身既爾。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既知我身在佛身內。如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愧恥。又諸佛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阿彌陀佛名。禮召一切諸佛。無不周備。西天云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設一切佛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即

功歸法界。法界德用遍周。是名遍入法界禮也。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來應等正覺於大衆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云何等義。所謂同一名字。同一梵聲。同一乘門。同一真體。乃至同一心。同一智。同一覺。同一道。如鸞鵲摩羅與文殊師利共遊十方。所見十方諸佛。彼佛皆稱釋迦佛者。即我身是。又法華經明。十方諸佛皆是釋迦分身。則阿闍彌陀悉本師矣。本師即我心矣。釋云。非獨彌陀阿闍。十方諸佛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己淨土。而令別往彌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彌陀等。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即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利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經中偈云。或見蓮華勝妙利。賢首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歎本師者。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爲何用耶。且如總持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毘盧遮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言四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毘盧遮那如來。言三十七者。五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在於左右。復成二十。謂中方毘盧遮那如來四大菩薩者。一金剛波羅蜜菩薩。二寶波羅蜜菩薩。三法波羅蜜菩薩。四羯磨波羅蜜菩薩。東方阿閼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

薩埵菩薩。二金剛王菩薩。三金剛愛菩薩。四金剛善哉菩薩。南方寶生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寶。二金剛威光。三金剛幢。四金剛笑。西方無量壽如來。亦名觀自在王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法。二金剛劍。三金剛因。四金剛利。北方不空成就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藥。二金剛法。三金剛藥叉。四金剛拳。已有二十五及四攝八供養。故三十七。言四攝者。即鈎索鎖鈴。八供養者。即燒散燈塗華鬘歌舞。皆上有金剛。下有菩薩。然此三十七尊各有種子。皆是本師智用流出。與今華嚴經中海印頓現。大意同也。問。若依此義。豈不違於平等意趣。平等意趣云。言即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即我身。如何皆說爲本師耶。答。中平等之言。乃是一義。唯識尙說一切衆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以爲一佛。若屬一佛。佛能示現以爲多身。十方如來一一皆爾。今正一佛能爲多身。依此而讚本師爾。如弟子問傳大士。從來啓佛文疏。那只啓釋迦。而不稱彌勒耶。答曰。十方諸佛共一法身。何必須二。又三身十身隨用而說。約其本性唯一身而已。如冥室。希光隨孔而照。光雖萬殊而本之一。所謂眞法身也。亦是隨機所現。形相不同。如出現品頌云。譬如梵王住自宮。普現三千諸梵處。一切人天咸得見。實不分身向於彼。諸佛現身亦如是。一切十方無不遍。其身無數不可稱。亦不分身不分別。方知不是他佛智遍自。則乃自佛智遍他。亦非自因趣他果。本是他果承我因。則因果同時。凡聖一際。

是以了無二相能過塵界。不得一法安住佛乘。若取相則沈六入之海。起念則投五陰之城。皆是衆生隨差別情起自他見。則影分多月。迹任殊形。不離一真各現心水。故融大師云。不離五陰有佛。經言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又云。離心求菩提。譬如天與地。那有丈六身身無丈六也。大品云。不以身為佛。用種智爲佛。若相好是佛。輪王是也。今多許人身中佛那不見。爲煩惱故。經云。具煩惱衆生。雖近而不見。只在身內甚近而不見。又我等無智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乃至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污。乃至迷悟凡聖行來去住。並是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若知自心如此佛亦然。故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經云。世間如是身諸佛身亦然。了知其自性是則說名佛。是以一身無量身。皆同佛體。以無性理同故。所以志公云。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作麼忙忙受苦辛。華嚴私記云。從如是我聞已來。乃至一切經中。菩薩衆聲聞衆莊嚴具。華幡幢蓋七珍寶等事。並是如來淨業所起。或作法名雲名。並是淨心中事。文殊則是衆生現行分別心。普賢則是衆生塵勞業行心。觀音即是衆生大悲心。勢至即衆生志智心。如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者。文殊雖東來。而即一切處。以是法界之身不動之智。觸境斯了。六根三業盡是文殊。實

相體周萬像森羅。無非般若。何有一處非文殊哉。淨名疏云。定自在王菩薩者。用一心三觀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得此上定。於一切真俗禪定。即得自在如國王也。寶積菩薩者。一心三觀。正觀心性雖空。具足萬行之法寶聚。故名寶積也。妙生菩薩者。觀心不生。則一切法不生。般若妙生也。故經云。色不生般若生。觀世音菩薩者。請觀音經云。觀於心脈使想一處。即見觀世音也。如是等菩薩隨舉一觀門。別以標菩薩名。引物歸心。若一人各具一切觀門。即名字互通。即是字等語等身等法等。以一切法本自無名。無名而有名者。皆從心起故。心即名也。其能如是解者。即於正觀心中見一切菩薩諸佛也。乃至聲聞十大弟子。皆是自心十善法數。又云。十心數者。三藏教尼曇偈云。想欲更樂慧。念思及解脫。作意於境界。三摩提以痛。此心通大地。數法扶心王。起一切諸心。數如國。有十臣共輔佐一主。若君臣共行非道。國內人民悉皆作惡。君臣相輔共行正治。國內人民悉皆有道。今衆生有心王通十心數。若念不善。即有無量不善煩惱數法起。若心王十數相扶念善。即有無量諸善功德智慧心數而起也。復次心王即是師。十數即是十弟子。如師資共作惡即化一切人皆惡。如師資共作善。則化一切人修善。心王及十心數法亦如是。故此經云。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也。今一切衆生皆有十王通心數法。若遇天魔外道愛論見論。即起諸煩惱流轉生死。如爲惡君惡臣。惡

師惡弟子之所化也。今佛爲法王。十弟子爲法臣。即是正法之師。正法弟子。用慧行行正法。共化衆生。心王十通心數法。若衆生信受修行慧行。即見論諸煩惱滅。成一切見道無量諸善心數法也。若衆生信受修習行行。即破一切天魔生死不善諸心數法。成修道無量善心數法也。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復次此十數。即是十法門。悉能通入涅槃也。初以十數爲種子。從此修習遂致成道。如合抱之樹起於毫末也。今法王欲以半滿之教化諸衆生。先當隨其樂欲。故此經云。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也。今十弟子各弘一法者。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隨其樂欲各用一行法門攝爲眷屬也。雖各拿一法門。何曾不具十德。如十心數隨有一起。十數即隨起。雖用一數當名。而實有十數也。別對十弟子者。初想數。即對富樓那。想數偏強從想入道。是故聲聞弟子中說法第一也。成論云。識得實法。想得假名。富樓那用想數分明。故能分別名相。無礙辯才無滯。於說法人中最高爲第一。欲數對大迦葉。用善欲數入道故。諸弟子中頭陀第一也。一切善法欲爲其本。迦葉絕世榮華。志存出要。樂在山林。是則善欲心發捨世惡欲也。更樂對迦。梅延。即起此數研覈義理入道故。聲聞中論義第一也。問答往復更相涉入。論義不窮無滯無關。以其偏修更樂數故。能如是也。慧數對身子。用慧數入道故。於諸聲聞中智慧第一。法輪之將也。念數對優波離。用念持律入道。於諸聲聞中持律第

一也。憶持不忘名之爲念。波離身口對緣。證量輕重而無忘失。持律之上也。思數對羅云。因祕行入道。諸聲聞中密行第一也。行陰即是思數。思數若利修諸戒行。覆藏功德。密行之上也。解脫對善吉。用此數法修空解脫入道故。諸聲聞中解空第一。無諍三昧。蕭然獨脫。不與物競也。作意境界。憶數對阿那律。因其失眼佛令起此。數修天眼入道故。聲聞中天眼第一。夫修天眼。必須住心緣境。取日月星光相而修發天眼通也。三摩提數對目連。是定數偏利。修此定進道故。諸聲聞中禪定第一。痛數對阿難。當受數強利聽受聞持以入道故。諸聲聞中多聞總持第一。痛通言受以領納爲義故。此數分明領持佛法。如完器盛水也。是十數弟子共輔如來。莊嚴半滿四枯四榮之教。引衆生入中道。見佛性住大涅槃。即是住不思議解脫也。是知自利實行。利他權門。若師若弟。若教若觀。終不出衆生心數法門。一一同歸宗鏡。乃至一切言說義理行位進修。悉皆是心。無不收盡。以一切語言由覺觀心。一切諸行由於思心。一切義理由於慧心故。又心王即佛實心數。即僧寶所緣實際。無王無數即法實。善入實際王數之功力用足矣。心心數法不行。故名行般若波羅蜜。普賢觀云。觀心無心。法不住法。我心自空。罪福無主。即是無心無數名爲正觀。是心數塵勞若不盡者。觀則不訖。故經言。衆生不度我不成正覺。即此意也。若能如是解者。無一佛菩薩名及一法門不於正觀心中現。故

法華經云。若有人信汝所說。則爲見我。亦見於汝。及比丘僧并諸菩薩。何者。聞經信心無疑。覺此信心明淨。即是見佛。慧數分明是見身子。諸數分明是見衆比丘。慈悲心淨是見菩薩。黃藥和尚云。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覺心即是。唯此一心即是佛見。此心即是見佛。佛即是心。心即是衆生。衆生即是佛。佛即是心。爲衆生時此心亦不滅。爲佛時此心亦不添。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文殊當眞空無礙之理。普賢當離相無盡之行。諸大菩薩所表。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原清淨佛。蠢動含生與佛菩薩一體。只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但於見聞覺知認取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解。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即不離。不住不著。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乃至出家皆不出一念心地。故香嚴和尚偈云。從來求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更無少殊勝。以心外更無別出家法。有何勝境可求。所以淨名經云。無利無功德。是名出家。則阿難未悟斯宗。但觀如來勝相求身出

家。遂懺悔云。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台教云。觀一念心淨若虛空。不爲二邊桎梏所礙。平等大慧無住無著。即名出家。以中觀自資活法身慧命。名爲乞士。觀五住煩惱即是菩提。是名破惡。一切諸邊顛倒無非中道。即是怖魔。天台拾得頌云。無瞋是持戒。心淨是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夫出塵之人心不依物故。經云。出家放曠猶若虛空。志公歌云。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所以先德云。汝若悟此事了。但隨時著衣喫飯任運騰騰。故知此事唯自己知。別無方便。故云一飲一啄各自有分。豈非悟心出家非從事得。又云。觀一一心中皆具王數。爲成觀故。王數相扶而取開悟。或於想數入道。或於欲數入道。隨所宜者。心王心數而共攻之。化取塵勞諸心而作佛事。作此觀未悟。觀行如乳。若發無漏觀行如酪。若破塵沙如生熟酥。若破無明觀如醍醐。至醍醐時王數功畢。大寶積經偈云。如來觀衆生。於法建立者。以心能知心。彼則真佛子。故云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以知心故一切法門如在掌中。爲未知者方便解釋。皆令信入此宗鏡內。則無有一法而非佛事。飲食爲佛事者。淨名疏云。於法等者。於食亦等。如大品經云。一切法趣味。是趣不過。味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今言一切法趣味。味即是食。當知食即是不思議法界。以食中含受一切法。一切法不出食法界也。食若是有。一切法是有。食若無。一切法皆無。今食不可思議故。尚不見是有。云何當有趣。尚

不見是無。云何當有非趣。若觀食不見趣非趣。即是中道三昧。名真法喜禪悅之食。而能通達趣非趣法。即雙照二諦。得二諦三昧法喜禪悅之食。是名食等諸法亦等者。一切諸法趣陰入界乃至一切種智。陰入界一切種智不可得故。云何當有非趣。而宛然具足趣非趣者。則一切諸法皆有三諦之理。如智度論明。一剎那中有生住滅三相之喻也。又如香積佛國之香飯。經云。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以一心真如無盡之理。五分法身資薰之功。自體性空無作妙用。豈有盡乎。又云。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如諸大菩薩。雖復捨身受生。後身之中識中有種子。種子遇緣還生。香飯相續不斷。流至初地。發無漏心斷惑證真。名之為消。非是食滅名為消也。故知食此飯者。何法不消。又云。彼國菩薩聞香入律。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此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是以若從香入法界。自身即是法界。自心即是香積如來。無量功德一心圓滿。悟入此者。何假外求。香界既然。十八界亦爾。盡是精神之地。皆為得道之場。如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士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焰。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寂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衆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離。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又如華嚴經中。具足優婆塞得菩薩無盡福德藏解脫門。能於如是一小器中。隨諸衆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飲食。悉令充滿。乃至東方一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所有一生所繫菩薩。食我食已。皆菩提樹下坐於道場。降伏魔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又如明智居士。得隨意出生福德藏解脫門。爾時居士知衆普集。須臾繫念仰視虛空。如其所須。悉從空下。一切衆會普皆滿足。然後復

爲說種種法。所謂得美食而充足者。與說種種集福德行。離貧窮行。知諸法行。成就法喜禪悅食行。修習具足諸相好行。增長成就雖屈伏行。善能了達無上食行。成就無盡大威德力降魔怨行。得好飲而充足者。與其說法。令於生死捨離愛著入佛法味等。且如優婆夷器內明智居士空中隨意而出。無限珍羞。繫念而雨衆多美食。凡來求者皆赴所須。得之者。盡證法門。食之者。咸成妙道。可謂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但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所見不同。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若入宗鏡諸見並融。色塵爲佛事者。如頻婆娑羅王。因佛口放五色光照頂。後證阿那含果。又如寶積等五百長者。見佛淨土證無生法忍。此是觀色也。香塵爲佛事者。即香飯普熏三千大千。及欲色界諸天聞香入室。又燒香者。謂以智火發輝萬行普周遍故。塗香者。以性淨水和之飾法身故。抹香者。以金剛智破令無實故。又如慈悲不淨觀等斷諸惡者。如安息香能辟惡邪。正見智慧無惡不斷。又十善行等生歡喜香。如沈檀等。即攝根器。行施悅自他等。味塵爲佛事者。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樂莊嚴國。觸塵爲佛事者。以手捫摸我一何快乃爾。光明爲佛事者。涅槃經云。遇斯光者。一切煩惱皆悉消除。夫放光者。即是一心智慧之光。以能照萬法之性故。即不隨塵墮其愚闇。如義

海云。顯光明者。謂見塵法界真如事理之時。顯了分明。此是智慧光明照也。若無智光則理事不顯。但見法時即是光明。由積智功圓。是故放一光明。則法界無不顯。常觀察一切法界。是為放光明照一切。此宗鏡光。即是諸佛毫光。普照法界。如華嚴經云。如來眉間有大人相。名遍法界光明雲。摩尼寶華以為莊嚴。放大光明具衆寶色。猶如日月洞徹清淨。其光普照十方國土。於中顯現一切佛身。復出妙音宣暢諸法。法華經云。放一毫光照萬八千佛土。光中悉見菩薩六度莊嚴衆生受報好醜等事。又云。放一淨光照無量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觀如來放金色光明。四向觀視海會大衆。發大音聲。而作是言。乃至以是因緣。如來不久從三昧起。當爲演說心地觀門大乘妙法。告諸大衆。無量一切人天福樂。速求出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今日世尊從胸臆中放金色光。所照之處皆如金色。佛所顯示意趣甚深。一切世間聲聞緣覺。盡思度量所不能知。汝凡夫不觀自心。是故漂流生死海中。諸佛菩薩能觀心故。度生死海到於彼岸。三世如來法皆如是。放此光明非無因緣。釋曰。夫金色光者表所說宗。如文殊住方須彌南面。皆同一色無復異文。如寶篋經云。文殊師利言。大德須菩提。如須彌山王光。所照處悉同一色。所謂金色。如是須菩提。般若光照一切結使。悉同一色。謂佛法色此之心色。可謂明逾日月。量逸太虛。照燭包含

無幽不盡。所以大般若經云。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爲作光明。應學般若波羅蜜多。寶積經云。我有光明。名無生。持其名者獲無所得。華嚴論云。光明覺品者。爲令信心自以自心光明覺照一切世間無盡大千世界。總佛境界自亦同等。以心隨光。一照之心境。合一內外見亡。初三千大千世界已大還以東方爲首。光至東方十三千世界。照百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十重倍倍。周迴十方圓照身心。一性無礙遍周同佛境界。一一作意如是觀察。然後以無作方便定印之。入十住初心。生如來智慧家。爲如來智慧法王之真子。一如光明所照。如經具明。不可作佛光明自無其分。須當自以心光如佛光。開覺其心圓照法界。華嚴疏云。因中分別法相決了真理。無虧理事不滅佛法。故得一念悉解多門。所以放一光總圓福智。涅槃疏云。放光照文殊者。見色知心。文殊觀光遂解佛意。淨名私記云。或有光明而作佛事。何故如此。體遍虛空同於法界。畜生蟻子有情無情皆是佛子。此即是解脫法。即是須彌入芥子。如上解釋。方了佛所說經。即同淨名之見。不同二乘唯見空解脫故。法華經云。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若得一切解脫者。豈有一法非佛事乎。菩提樹爲佛事者。此樹色香微妙。復出法音。見聞嗅觸皆悟聖道。衣服臥具爲佛事者。昔閻浮提王得佛袈裟。懸置高幢以示國人。有病之者。觀見歸命病皆除愈。發菩提心因此悟

道。大集經云。爾時五百大聲聞。各以己身所著鬱多羅僧奉獻空藏。奉上衣已一時同聲說如是言。其有衆生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快得善利。於如是大智法藏中不墮其外。所上之衣即便不現。時諸聲聞問虛空藏言。何所至耶。虛空藏答言。入我藏中。華手經云。佛言。我今當現神通之力。令諸菩薩自知所願。發心行道。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及成佛時世界嚴淨。聲聞菩薩衆數。如是演說正法度人。如是壽命長短佛法。如是形色相好正行。如是滅度之後法住久近。令諸菩薩各於衣中。見如是事得斷所疑。乃至偈云。佛入三昧故。令我得是眼。及諸總持門。遍入一切法。故知成佛度生不離自身心內乃至所受用法中。如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曼殊室利菩薩手中吹琉璃鉢內。傍看有何等相。大迦葉。則從座而起。便於世尊前頭面作禮而去。大迦葉則於曼殊室利前頭面禮敬訖。便於鉢內觀看。乃見鉢中有百億三千大千世界。百億無色界。百億色界。百億六欲界。有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百億南閼浮提。百億娑訶世界。百億釋迦如來。百億千臂千鉢曼殊室利菩薩。百億迦葉。在曼殊鉢內。有百億世界。世界中有百億大迦葉。各各向曼殊前請問大乘法義。虛空爲佛事者。如文殊滅色像現虛空相。以化閻王因得悟道。又如大集會中虛空藏來時。純現虛空相。經云。虛空藏菩薩謂阿難言。大德。我以自身證知。是故如所證知。能如是說。何以故。我身即是虛空。

以虛空證知一切法爲虛空印所印。又如虛空藏菩薩。以虛空爲庫藏。雨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所雨寶物飲食衣服。故偈云。虛空無高故。下亦不可得。諸法亦如是。其性無高下。又偈云。虛空藏菩薩。得虛空庫藏。充足諸有情。此藏無窮盡。諸煩惱門爲佛事者。如經云。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仁王經云。衆生未成佛。菩提爲煩惱。衆生若成佛。煩惱爲菩提。猶如下醫以藥成非藥。上品良醫用非藥爲藥。衆生將諸佛心爲塵勞門。諸佛用衆生心成菩提道。亦如福德者。執石成金。業貧者。變金爲石。法無定相迴轉由心。道絕名言理無變異。如眼色等。一一皆具十法界。不瞬世界隱視得無生法忍。即眼爲法界。見華謝而悟無常。證辟支佛果。即色爲法界。故經云。菩薩有一照法性冠。著此冠時。一切諸法悉現在心。諸事亦爾。又如輪王有一床寶。聖王居上。即能離欲逮得四禪。玉女雖見如親。佛像不生欲心。是以色爲所造。心爲能造。未有一法非是我心。若迷所造則成世塵。若悟能造則爲妙旨。又打觸體作聲。知過去善惡生死之處。即聲爲法界。是知直觀本理。理具諸法。若無妙觀日用不知。若得了知。則見一切萬法皆具一心。不思議圓頓之理。故肇法師云。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可謂心境俱宗矣。若得宗鏡之明。任運能照。若色若心。無不通達。是以華嚴經云。此諸供具皆是無上心所成。無作法所印。如華藏世界。山河草木皆成佛事。善財童子。見聞覺知悉入法

界。即知一切諸法皆是佛法。並爲宗鏡之光。塵現一塵之迹。釋論云。不以敗壞色。得趣平等道。觀色不異。乃能等於大乘。如明與暗共合。而汝不見。謂明暗異。欲知其義。如彼日光。又日出時暗不向十方。暗常在無所歸趣。明亦如是。與暗共合。生死與道合。道即是生死。是以生死如暗。大道如明。不去暗而即明。不動生死而是道。故。化人爲佛事者。如須臾多佛留化佛度衆生。大集經云。時化比丘語舍利弗言。大德。汝意將無謂我今者異於汝耶。舍利弗言。不也比丘。何以故。如來常說一切諸法皆悉如化。如如來說。我亦如化。大德。若有人能供養如來。即是供養化無異也。時舍利弗語不可說菩薩言。善男子。誰入是化。今作是說。大德。如鏡中像。其誰在中而有像。現。善男子。無在中者。直以清淨四大因緣故有像現。大德。化亦如是。法性淨故能作此說。善男子。若爾者。一切衆生何故不能如是宣說。大德。鏡之背後俱不離鏡。像何不現。善男子。鏡背四大不清淨故。大德。衆生亦爾。不能清淨法界性故。不能宣說。寂寞無言爲佛事者。即示心輪。雖無言說不妨有寂寞之樂。若非樂者。何得言作佛事耶。若佛不示心十地不知。若示心者。蠅蟲能知。當知是示心義。此問亦用無說無示爲佛事。如淨名杜口文殊稱述。又如大集經云。清淨。寂靜。光明。無諍。如是四法等入一界一法一句。如是四法即是涅槃。遠煩惱故名之爲清淨。畢竟淨故名曰寂靜。無諍冥故名曰光明。不可說故名爲

無諍。以是故言。釋迦如來默無所說。是以語默動靜無非佛事。故先德云。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香積世界。餐香飯而三昧顯。極樂佛國。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既語默視瞬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如琴中傳意於秦王。脫荆軻之手。相如調文君之女。終獲隨車。帝釋有法樂之臣。馬鳴有和籬之技。皆絲竹傳心也。目擊存道者。莊子云。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而不見。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怪而問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何以寂無一言。子曰。若斯人者。目擊而道存。亦不可以容聲者矣。雲臺說法者。華嚴經云。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網臺。時光臺中以諸佛威神力故而說頌言。佛無等等如虛空。十力無量勝功德。人間最勝世中上。釋師子法加於彼。寶網說法者。華嚴經云。其師子座摩尼爲臺。蓮華爲網。乃至復以諸佛威神所持。演說如來廣大境界。毛孔說法者。入法界品云。世界海微塵數菩薩俱來向佛所。於一切毛孔中出。說一切衆生語言海音聲雲。光明說法者。現相品云。爾時諸菩薩光明中同時發聲。說此頌言。諸光明中出妙音。普遍十方一切國。演說佛子諸功德。能入菩提之妙道。乃至逆順善惡無非佛事。如從二乘止佛是順行。從地獄止魔王是逆行。又如釋迦純行善。調達純行惡。身子志誠信。善星堅不信等。妍醜同歸無非佛事。故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到。又云。實際理

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以佛魔俱不出法界之門實際之地。以是一法故。若有行有到則有人有法。在法界之外成二見故。所以首楞嚴三昧經云。佛授魔女佛記。後魔問諸女得記作佛。來白佛言。我今於自眷屬不得自在。是時天女示怯弱相而宣妙理。復語魔言。汝莫愁惱。我等今者不出汝界。所以者何。魔界如佛界如。不二不異。我等不離如是魔界。魔界即佛界故。魔界無有定法可示。佛界亦無定法可示。一切諸法皆無定性。無定性故無有眷屬及非眷屬。若能了此一際法門。可謂當魔跡而履佛跡。居俗流而泛法流。但了自心則衆妙普會。故云妙法亦喻蓮華。華開之時。即衆聖臺子種種皆現。喻衆生心開悲智行願。亦開。此妙法常住。即一心爲佛果種子。所以如來得此一法。即具足一切法。是故於一微塵一毛孔中。與無量微塵毛孔悉等。如來於中演說一切法。法理重重不可盡也。以重重妙故。懸衆生不知心妙但逐塵浮。若開悟時不隔剎那便成佛果。所以首楞嚴經云。彈指超無學。如開室中寶蘭燭燦然一時頓現。故云心開意解得法眼淨。亦云心目開明。以見法界體心內外無一毫塵相故。得法眼明淨。若見有無皆成障翳。是知非獨心爲佛事門。乃至恒沙萬行萬德之根本。如瑜伽論云。若有人問言。菩薩以何爲本應決定答言。以大悲爲本。大涅槃經云。若有人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以是義故。實非虛妄善男子。能爲善者名實思惟。實思惟即

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夫。言實思惟者。無非真實心是。若入宗鏡中。似處栴檀室。純一無雜湛爾混融。念念盡證法門。步步皆參知識。如華嚴經中。或以音聲。或現妙色。或以奇香。或以上味。或以妙觸。或以法鏡。或內六根。或四威儀。或弟子人物。或一切所作。或順行正法。或逆施邪道。凡有見聞皆堪攝物。所以入法界品云。於一毛孔出一切佛妙法音。又頌云。諸寶羅網相扣磨。演佛音聲常不絕。又善賢行品頌云。佛說菩薩說。利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乃至密嚴經中。金剛藏菩薩遍身毛孔出聲說法。是以橫該十方一切處。豎徹三際一切時。常轉法輪無斷無盡。所以何僧祇品偈云。彼諸一一如來等。出不可說梵音聲。於彼一一梵音中。轉不可說淨法輪。於彼一一法輪中。雨不可說修多羅。於彼一一修多羅。分別諸法不可說。於彼一一諸法中。又說諸法不可說等。故知若順旨冥宗。雖不說法觸境。而常聆妙音。或緣背障深。設居佛會當說而不聞一字。如演祕密教同席異聞。似談華嚴宗二乘不見。可謂幽玄莫測。唯除種如來相善根之人。至妙難思。不入一切餘衆生之手。又維華嚴飾論云。衆生流轉生死。所以不得真道。誠由不識心源。若識心源者。能捨邪執歸於正道。乃至云。一切衆生心識一剎那中遍至十方。速疾無礙直過石壁。至處無畏如師子故。如經云。於師子胸臆中住。則知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函蓋十方不露絲髮。豈唯心具。身亦遍含。且如十身中。有國

土身虛空身。云何不具耶。如禪波羅蜜云。衆生身內世間與外國土。義相關行者三昧智慧願智之力。諦觀身時。即知此身具傲天地一切法俗之事。所以者何。如此身相。頭圓象天。足方法地。內有空種。即是虛空。腹溫煖法春夏。背剛強法秋冬。四季體四時。大節十二法十二月。小節三百六十法三百六十日。鼻口出氣息。法山澤谿谷之風氣。眼目法日月。眼開閉法晝夜。髮法星辰。眉爲北斗。脈爲江河。骨爲玉石。皮肉爲地土。毛法叢林。五藏之內。在天法五星。在地法五嶽。在陰陽法五行。在世法五常。內爲五神。修爲五德。使者爲八卦。治罪爲五刑。主領爲五官。昇爲五雲。化爲五龍。心爲朱雀。腎爲玄武。肝爲青龍。肺爲白虎。脾爲句陳。此五種衆生。則攝一切世間禽獸。悉在其內。亦爲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一切萬姓並在其內。對書典則爲五經。一切書史從此出。若對工巧。即是五明。六藝一切技術悉出其間。當知人身雖小。義與天地相關。如此說身。非但直是五陰世間。亦是國土世間。又身內王法治正義。行者於三昧內願智之力。即復覺知身內。心爲大王。上義下仁。故居在百重之內。出則有前後左右官屬侍衛。肺爲司馬。肝爲司徒。脾爲司空。腎爲大海。中有神龜呼吸元氣。行風致雨。通氣四支。四支爲民子。左爲司命。右爲司錄。主錄人命。齊中太一君亦人之主。柱天大將軍特進君王。主身內萬二千大神。太一有八使者。八卦是也。合爲九卿。三焦開元爲左社右稷。主

奸賊。上焦通氣入頭中爲宗廟。王者於間治化。若心行正法群下皆隨。則治正清夷。故五藏調和六腑通適。四大安樂無諸疾病。終保年壽。若心行非法。則群僚作亂互相殘害。故四大不調諸根開塞。因此抱患致終。皆由行心惡法故。經言。失魂即亂。失魄則狂。失意則惑。失志則忘。失神則死。當知外立王道治化。皆身內之法。如是等義。具如提謂經說。又明內世間義相關者。上來所說並與外義相關。所以者何。佛未出時。諸神仙世智等亦達此法名義相對故。說前爲外世間義也。是諸神仙。雖復世智辯聰能通達世間。若住此分別。終是心行理外未見真實。於佛法不名聖人。猶是凡夫輪迴三界二十五有。未出生死。若化衆生名爲菩薩。亦名世醫。故涅槃經云。世醫所療治差已還復發。若是如來療治者。差已不復發。此如下說。今言內義世間者。即是如來出世。廣說一切教門名義之相。以化衆生。行者於定心內。意欲得知佛法教門主對之相。三昧智慧善根力故。即便覺知。云何知。如佛說。五戒義爲對五藏。若四大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悉入身內也。即知四大此義。爲對五藏。風對肝。火對心。水對腎。地對脾。言聞五陰之名。尋即覺知對身五藏。色對肝。識對脾。想對心。受對腎。行對肺。名雖不次而義相關。若聞十二入十八界。亦復即知對內五陰。一入三界義自可見。二入三界今當分別。五識悉爲意入界。外五塵內法塵以爲法入界。此即二入三界相關。意

識界者。初生五識爲根。對外法塵即生意識。名意識界。若聞五根。亦知對內五藏憂根對肝。苦根對心。喜根對脾。樂根對腎。捨根對脾。五根因緣則具有三界。所以者何。憂根對欲界。苦根對初禪。喜根對二禪。樂根對三禪。捨根對四禪。乃至四空定皆名捨俱禪。當知三界亦與五藏。共義相關。聞說四生。亦覺知此義關五藏。所以者何。欲界具五根五根關五藏。五藏關四大對四生。一切卵生多是風大性身能輕舉故。一切濕生多是水大性。因濕而生故。一切胎生多屬地大性。其身重鈍故。一切化生多屬火大性。火體無而數有故。亦有光明故。如來爲化三界四生故。說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當知此三法藥神丹。悉是對治衆生五藏五根五陰故說。所以者何。如佛說一心四諦義。當知集諦對肝因。屬初生故。苦諦對心果。是成就故。道諦對肺金。能斷截故。滅諦對腎。冬藏之法。已有還無故。一心已對脾。開通四諦故。乃至十二因緣六波羅蜜。類此可知也。此種法藏則廣攝如來一切教門。是故行者。若心明利諦觀身相。即便覺了一切佛法名義。故華嚴經言。明了此身者。即是達一切。是則說內義世間義相關之相。意在幽微非悟勿述。如上廣引諸聖微言。則知我之身心。世出世間。一切淨穢國土。真俗法門。配當無差。靡不具足。故云。一塵含法界。九世利那分。又云。解則十方一心。迷則方寸千里外。若能如是正解圓通。則十方世界繫在掌中。四海波瀾吸歸毛孔。有何難哉。可謂密室靜坐成佛不久矣。

哉。可謂密室靜坐成佛不久矣。

宗鏡錄卷第二十四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影造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一代時教了義諸經。雖題目不同。能詮有別。皆目一心之旨。終無識外之文。凡挂一言盡歸宗鏡。橫周法界皆同此釋。如稱妙法蓮華經者。妙法即是絕待真心。稱之曰妙。蓮華以出水無著爲義。即喻心性隨流墮凡而不染垢。返流出塵而不著淨。乃至下之七喻。比況皆同。火宅即是第八識體。起四倒八苦之火。燒三界五陰之身。鬼神配利使諸見之邊邪。禽蟲喻鈍使根隨之煩惱。乃至一切經教無量法門。或譬喻說。或因緣說。或廣略說。或橫豎說。所有名相句義。皆是心王心所之法。若迷一念心執著外境。隨處生著。即入火宅義。若悟一念心通達一切。無非實相即出火宅義。但是生煩惱時有業留處即是繫縛即是生死。若了煩惱性空無有業處。即是解脫。即是得道。如思益經云。佛言。我坐道場時。唯得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知。如云。不得一法即與授記。是斯旨也。若信解品內法喻之文。長者即是心王。窮子即是妄念。一念纔起五陰俱生。背覺

合塵名為捨父。伶俜五趣號五十年。歸家是返本還原。付財是悟心得記。三草二木同會一心。化鳥草庵即示真賞。繫珠指懷中之佛性。繫井出心地之智泉。乃至觀音品中云。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者。即衆生十使利鈍煩惱。遍一切處。惱亂行人。稱為怨賊。若遇順境而起軟賊。即是華箭射體。若遇逆緣而起強賊。即是毒箭入心。利使見賊煩惱遍一切處者。如經云。處處皆有魘魅魍魎。以依言執法隨處起見解故。若鈍使怨怨煩惱遍一切處者。如經云。諸惡蟲輩交橫馳走。以觸目親境逆順交馳。念念憎愛隨處動結故。有一商主者。即是心王。將諸商人者。即是眼等六識。商人貨易珍寶義。若眼商人。被色塵所易貨。眼自性之珍寶。若耳商人。被聲塵所易貨。耳自性之珍寶等。聲持重寶者。即是俱懷佛性。經過險路者。即是三界之險有六趣之迷津。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者。即是意根能起隨念計度之分別。常引導五根入於善惡。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即得解脫者。若了一心則無外境。眼不爲色所劫。乃至意不爲法所劫。即當處解脫。所以華嚴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即是於一心中能了萬法。互生互滅無有自性。萬境皆空不爲所怖。即是以無畏施於衆生。於此根塵怨賊即時解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者。六

根都會一心。即是俱發聲言。幾了唯心諸境自滅。即是稱其名故即得解脫。以無法對治不生欣感故。所以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一乘法。如法華名相云。經云。色涅槃。受想行識涅槃。此中亦爾。色法華。受想行識法華。經云。色非染非淨。色生般若生。色性虛微名妙色體。自離假名為法。色無塵垢借喻蓮華。文字性空。目之爲經。經者。以身心爲義。如來在乎陰界。陰界即如何異之有。略統始終以爲心要。啓發心路名之爲序。悟心將發達本來空。即是悟佛知見。一色寂滅。一切色亦然。一切聲亦然。即是十方佛同說法華。諸法從本來常寂滅相。此是何物法。並是眼法。乃至意法身心皆寂滅。佛子。行此寂滅道。即是佛也。所以古師云。妙法者。是如來靈智體也。或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方廣者。是一心所證之法。佛華嚴者。即一心能證之人。攝所歸能。人法冥合皆是一心。大者即是凡聖一心真如體大。以真如性遍一切處故。方者即是真如相大。能具足無漏性功德故。廣者即是真如用大。能生世出世間諸善根故。佛者是一心無作之果海。華者是一心萬行之因門。嚴者是一心妙用之莊嚴。經者是一心真如無盡之妙理。如破塵所出之卷。仰空所寫之文。乃至八十卷中。所有長行短頌一文一字。如善財所見五十三位善知識。若人若神或男或女等。一一皆是自心逐位所證法門。如三乘說解而非行。如說人名字而不識其人。若此宗鏡一乘之理說者。即行即解。如看

其面不說其名而自識也。或託事說。或立況說。若大乘中所明。託事以顯法。即以異事而顯異法。多是一事表一法。如室表慈悲衣表忍辱等。今明一事即法即人。即依即正。具無盡德。隨一事即攝無盡。以稱性爲事。事何有盡。從真起相相復何窮。又三乘所說教門。但以別教而詮別義。所以得理而忘教。若入此圓宗者。而教即是義。以一法總興即一切無邊萬法皆悉同時具足相應故。此一法外更無餘法。所以經云。知從一法出一切法。而能各各分別演說。以一切法種種義究竟皆是一義故。以一心能生一切萬法。演出無邊義趣。展即遍滿法界。還攝種種法義。歸於一心。不動一心。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即卷常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即舒常卷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草木四微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鼓動依水而起還復水源。故經頌云。佛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故清涼疏云。華嚴經者。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也。或名維摩經者。此云淨名。即是一切衆生自性清淨心。此心弗澄而自清。弗磨而自瑩。處凡而不垢。在聖而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所言名者。以心無形但有名故。文中所說。以四海之渺瀰攝歸毛孔。用須彌之高廣。內入芥中。飛佛土於十方。未移本處。擲大千於界外。含識莫知。日月懸於毫端。供具現於體內。腹納劫燒之焰。火事如然。口吸十方之風。身無損滅。

斯皆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天台疏云。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初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鼈龍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脩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礙。此是明不思議之大用也。正以實慧與真性合。故得有斯莫測之用。此如大智論偈云。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若須彌高廣內於芥子而無增減。亦不迫迮。不覺不知者。具不思議解脫者。迹居依報之境得自在也。此義難解。有師言。神力能爾。今謂不思議性。非天人脩羅佛之所作。神力何能爾。有師言。小無小相。大無大相。故得入也。今謂小是小。大是大。是自性小大不得相入者。小大大小。既是他性之小大。何得入也。今解。華嚴經明一微塵有大千經卷。觀衆生一念無明心。即是如來心。若見此心則能以須彌入芥子。無相妨也。下諸不思議事窮劫說不能盡。皆是此意耳。所以然者。此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若觀衆生心行。得諸佛解脫。住此解脫。則能現如是種種不思議事也。所以然者。諸方便教明二乘得偏眞之理解脫。是思議解脫。如得玻璃珠不能兩寶。大乘圓教明菩薩中道圓眞眞性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如得如意珠能兩大千寶也。見衆生心行眞性。得芥子

須彌眞性一如無二如。若得芥子眞性之小。能容須彌之大。得須彌眞性。則須彌之大不礙芥子之小。舉此一意可以例下諸事也。而言其中衆生不覺唯應度者乃能見之者。衆生既不見小大眞性之理。豈覺知也。其有得度之機。即見此事也。又若能觀此眞性入觀行即相似即。因此必得如來滅度。故言乃能見之。故法華經明六根清淨云。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也。經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者。正報得自在也。若會海水不思議眞性即是一毛不思議眞性者。能以海水入一毛孔。於正報之身無所妨損也。輔行記釋云。且約一念剎那心所起。故言小也。即此一念具足法身一切佛法。即是能容須彌之大。大小常運理事無礙。事理本來相即故。所以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只指凡夫一念剎那心。具足難思法身之體。本來相在故。是故方便教中之人。迷於相在不思議理。縱聞常住解惑分岐。故別教道中仍有異解。唯於圓教始末一如。故五分法身不逾凡質。所以云。欲見如來心。但觀衆生心。則諸佛衆生是名。心常契旨。有識無情是號。法本同原。認名號而世諦成差。觀體性而眞門一等。法華經法師功德品云。菩薩於淨身悉見世所有。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古釋云。何意不見。有我相故耳。無我即見性。了人法二空眞心自現。即是淨身。於眞心中世間所有一切境界悉於中現。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性空無伴名獨。若取陰界入即名餘人。爲陰所覆不見

自性。龐居士偈云。居士元無病。方丈現有疾。唯愛二乘者。緣事不得出。所以詞穢食。純說波羅蜜。上方一孟飯。氣滿於七日。不假日月光。心王照斯室。文殊問不二。忘言功自畢。過去既如然。現在還同一。若能達此理。無求總成佛。牛頭淨名私記云。經明於一毛孔中見摩耶身。摩耶胎中行無量步。如不可說微塵世界闊。一日行無量步。是何物法門。亦作室中容三萬二千師子座說。又作須彌入芥子說。涅槃經中。作藕絲懸須彌山說。大品中作針鋒上無邊身菩薩名說。只是一意一解千從。當於觀智心行中求。若事相上看終不得。經云。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明一切法當體自解脫。色大故般若大。色如虛空萬法例爾。故知諸佛凡有所說。雖約事言皆是即相明宗。終無別意。故法華經云。十方諸求更無餘乘。唯宗一法矣。靈辯和尚華嚴論問云。大小淨穢相各差別。云何而得大小相即。答性非性故如像入鏡中。像如本而鏡中現。鏡如本而容衆像。俱無增減。以無性故。一念入一切世界不思議住故。是故心藏功德無邊。或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即是本心不動喻。若金剛般若眞智。乃靈臺妙性。達此而即到涅槃彼岸。味此而住生死迷津。文中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起念即是住著心若不超萬法無生。即心遍一切處。一切處遍心。如是了達頓入自宗。故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爲有佛。以心遍即法遍。以法即佛故。以智通即境通。以境即心故。如華嚴經云。如來成

正覺身，究竟無生滅故。如一毛孔遍法界。一切毛孔悉亦如是。當知無有少許處空無佛身。何以故。如來成正覺時。無處不至故。是以若不悟自心遍一切處。則心外見法顛倒輪迴。豈得稱正遍知成善逝之者。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以譬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若不達無相即相。則是取相凡夫。若了相即無相。則成唯心大覺。既不可取相求悟。亦不可離相思真。不即不離覺性自現。又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悟心成佛。乃至三寶四諦並從心出。覺此名佛。軌此名法。和此名僧。金剛辯宗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一切如來悟心之門也。了無明之妄心。即妙慧之真心。故曰悟心。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悟三世之妄心不可得而有真心。故曰悟心。般若不壞假名論云。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者。如人有目者。得無生忍也。日光明照者。決定了知諸法無性。見種種色者。悟一切法。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無所得等。菩薩如是行不住施。速成正覺得大涅槃。釋曰。云何行不住施。速證菩提。以了一切法即心自性不住於法寂照無涯。成觸目之菩提。得現前之三昧。若住一法為境所留。失心智之光。入愚癡之闇。金剛經義云。常見自性念念不離。故云佛在。正見性時。恒沙數劫只如今時。故名爾時。知心是佛即是佛付囑了。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只是一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更住何法。故言不住。若離心別有法可得。即生執心住於法相。即是無目之人。故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修此法者。現世成佛。十方合為一相。見一切佛及諸衆生。本無差別。見三世之狀狀如彈指。此豈不是希有之法。又如諸了義經中云。聽法之衆從十方世界外來者。即是悟心為來。若迷此宗。乃遠在他方之外。如華嚴論云。十佛刹微塵數世界外來者。明從迷入信。故號為來言彼世界。中有佛號不動智者。為明不動智佛是十方凡聖共有根本之智明於此。智能起信心。故號之為來。此不動智佛一切衆生常自有之。若取相隨迷。即塵障無盡。若一念覺迷達相。即淨若虛空。但為隨迷稱外。悟處言來。而實佛刹本無遠近內外等障。亦無去來。無邊佛刹不出毛孔微塵之表。今致遠近。意令初信心者心廣大故。言其從彼世界而來。又明從迷悟入故言為來。是以入宗鏡中。理當絕學。百氏之說。一教能明。萬化之端。一言可蔽。或云。香積云。此有四十二恒河世界者。即是經歷四十二位心地法門。成云。散華瓔珞空中成四柱之寶臺者。即是常樂我淨一心四德之涅槃。所以華嚴經云。此華蓋等皆是無生法忍之所生起。或佛言彼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即結會古今明自心一際之法。或教中凡有空中發聲告示言下息疑者。並是頓悟自心非他境界。或法華移天

人於他土。即是三變心田。或維摩取妙喜來此方。斯乃即穢明淨。或丈室容於高座。寶蓋現於大千。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昇忉利。執手經無量之劫。登闍見三世之因。釋迦眉間出菩薩身雲之衆。普賢毛孔示諸佛境界之門。小器出無限之嘉羞。仰空雨難窮之珍寶。不動此處遍坐道場。十刹寶坊合為一土。聞經於五十小劫。猶若剎那之時。現通七日之中。舒之為一大劫。乃至恒沙法聚無量義門。舉一例諸。俱不出自心之法。故知菩薩隨世所作皆表一心。故淨名經云。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如華嚴經云。一念於一切處。為一切衆生示成正覺。是菩薩園林法身。周遍盡虛空一切世界故。又云。一切菩薩行遊戲神通。皆得自在。是菩薩宮殿善遊戲諸禪解脫三昧智慧故。是以正報依報皆成佛法。所以淨名私記云。取妙喜來此土者。辯於淨穢無二也。彼界雖來入此土。亦不增減。本性如故。雖來畢竟不動。何意如此。好自思之。故知萬法施為隱顯往復。若事若理皆不出一真心矣。如是解者。稱可佛心。發智明而若千日照空。攝衆義而如百川歸海。畢竟更無一法現於心外及在心中。乃至下及衆生無明。上該諸佛種智。皆是無生性空妙旨。如摩訶般若經云。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化作華。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華悉周遍於虛空中。化成華臺。端嚴殊妙。須

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華。此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從心樹生。非樹生華。釋提桓因知須菩提心所念。語須菩提言。大德。是華非生華。亦非意樹生。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汝言是華非生華。亦非意樹生。憍尸迦。若是非生法。不名為華。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大德。非但是華不生。色亦不生。受想行識亦不生。須菩提言。憍尸迦。非但是華不生。色亦不生。若生是不名為色。受想行識亦不生。若不生是不名為識。六入六識六觸六緣生諸受亦如是。橫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橫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不生。若不生是不名一切種智。故知萬法都會無生。千途盡歸宗鏡。如先德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自法融轉而行。即衆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學順法性無慳。引出橫波羅蜜等。所以華嚴經頌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又頌云。金剛鐵圍數無量。悉能置在一毫端。若明至大有小相。菩薩以此初發心。以大無性廣狹隨緣。若能明見至大無外之相。即至小無內之相。皆是一毫端心地法門。名為見道。故云菩薩以此初發心如是解者。不易凡身。生如來家。成眞佛子。義海云。生佛家

者。真如法界無生菩提涅槃爲家。如見塵無生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爲生佛家也。經頌云。於法不分別。是則從如生。又云。普於三世佛法中而化生。但契義理。即名生佛家也。是佛之子。亦名爲佛出現也。故知凡挂文言盡爲心跡。乃至稱爲真如。亦名爲跡。若能尋跡得本。自然絕跡歸宗。或迷跡徇塵。則爲失本。所以了之者。本跡雖殊。不思議一。昧之者。本跡俱迷。隨情自異。故大寶積經云。我體菩提無差別跡。何名爲跡。真如法性二俱名迹。諸法實際亦名爲迹。無生無滅亦名爲迹。今時多執方便言教之跡。失於一心正義之本。是以宗鏡所示。皆令尋跡得本。雖遍引言詮。殷勤委細同指於此。故天王般若經云。利根性人說文知義。若能說文知義。見法識心。方入宗鏡中頓消疑慮。則不用天眼觀。徹見十方界。不用天耳聽。遍聞法界聲。不假神足通。疾至十方際。端坐寂不動。諸佛常現前。如般舟三昧經云。何因致現在諸佛悉在前。立三昧如是。跋陀和。其有比丘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戒完具。獨一處心。西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念。去是間千億萬佛。其國名須摩提。在衆菩薩中央說經。一切常念阿彌陀佛。佛告跋陀和。譬如人臥在於夢中。見所有金銀珍寶。父母兄弟。妻子親屬。知識相與娛樂。喜樂無比。及其覺已。爲人說之。自念夢中所見如是。跋陀和。菩薩若沙門。白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當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

已後見阿彌陀佛。於覺不見。於夢中見之。譬如夢中所見。不知晝夜。亦不知內。亦不見外。亦不用在冥中故不見。不用有所蔽礙故不見。如是跋陀和。菩薩心當如是念時。諸佛國界名大阿彌陀山。其有幽冥之處。悉爲開闢。目亦不蔽。心亦不礙。是菩薩摩訶薩。不持天眼微視。不持天耳微聽。不持神足到其佛刹。不於是間終。不生彼間佛刹。爾乃見便於此間。坐見阿彌陀佛。聞所說法。悉受持得。從三昧起。悉能具足。爲人說之。如上所說。皆是頓入之門。以備上根。非爲權漸。今則傍明佛旨。略讚經文。大意並依先德解釋。即何理而不盡。何事而不窮。然更在後賢智眼明斷。以佛意深奧一句。能生無量義故。問。如上所說。芥子須彌。毛吞巨海。既唯一心。須彌爲復入芥子。不入芥子。若言入。經何故云。須彌本相如故。若言不入。又云。唯應度者見之。答。若有所入處。即失諸法自性。若言不入。又成二見。又或云。小是家之小。大是家之大。或云。芥子須彌各無自性。此皆是以空納空。有何奇特。故知未入宗鏡。情見難忘。局大小於方隅。立見聞於妙道。致使一真潛隱。萬法不融。今明正義者。所謂入而不入。即識須彌之本相。不入而入。解了諸法之自宗。還原觀云。所言入者。性相俱泯。體同法界。入無入相。名爲入也。經偈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華嚴經云。悉入法界而無所入。若別有一入處。則入時失本相。不得說種種諸法。以當體自虛名入法界。無別可

入則不壞種種。又經云。雖諸法無一無異而說一異。故知要由事相歷然不入。方得相資相遍耳。若入則失緣。則無諸緣各異義。不入則壞性用。不得力用交徹。則無互遍相資義。若具入不入。則成俱存無礙義。具此三緣方成緣起。了此緣性則能變通。遂乃方面能圓。小而能大。狹而能廣。短而能長。無非我心神德自在。則觸目皆是須彌入芥。舉足住不思議解脫矣。故古人云。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常分也。豈假於他術乎。則是衆生全力。非待證聖方具。所以諸佛於不二法中現妙神通。菩薩向無性理內成大佛事。故信心銘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傳大士頌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是以一法爲宗。千途競入。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問。如何是坦然平處。答。千尋滄海底。萬仞碧峯頭。日出當中夜。華開值九秋。問。如上所說即心即佛之旨。西天此土祖佛同詮。理事分明如同眼見。云何又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親證自心。了了見性。若非心非佛。是其遮詮。即護過遮非去疑破執。奪下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俱不可得故。是以云非心非佛。此乃拂下能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即非離體用相收理事無礙。今時學者。既無智眼。又闕多

聞。偏重遮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奴郎莫辯。算爲何分。如棄海存瀾。遺金捨礫。掬泡作寶。執石爲珠。所以經云。譬如癡賊棄捨金寶。擔負瓦礫。此之謂也。今當纂集正爲於茲。且心之與佛。皆世間之名。是之與非。乃分別之見。空論妄想。曷得真歸。所以祖師云。若言是心是佛。如牛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兔無角。並是對待強名邊事。若因名召體。豁悟本心。證自真知。分明無惑者。終不認名滯體。起有得心。去取全亡。是非頓息。亦不一向離之妄起。絕言之見。亦不一向即之。而隨執指之譏。如華嚴論云。滯名即名立。廢說即言生。並是背覺合塵。捨己徇物。若實親省現證自宗。尙無能證之智心。及所證之妙理。豈況更存能知能解有得有趣之妄想乎。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爲是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眞。以病爲法。只要門風緊峻。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格量而據道理。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定邊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言語上取辦。意根下依通。都爲能所未亡名相不破。若實見性心境自虛。匿跡翳光。潛行密用。是以全不悟道。唯逐妄輪迴。起法我見。而輕忽上流。特錯知解。而摧殘未學。毀金口所說之正典。撥圓因助道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但欲作探玄上士。微無礙無修。不知返墮無知成空見外道。唯觀影跡莫究圓常。積見

不休徒自疲極。如孔子迷津問漁父。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跡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跡。愚亦甚矣。何不一心爲道。息諍除非。自然過量超情。還淳返朴。若以道自養。則不失。以道濟他。則不誑。以道治國。則國泰。以道修家。則家安。故不可頃。剋忘道矣。所以道德經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日以衰薄。而亂之首。莊子云。五色不亂。孰爲文彩。五聲不亂。孰爲律呂。白玉無瑕。孰爲珪璋。殘朴以爲器者。工匠之罪。毀道德而爲仁義者。聖人之罪。若能焚符破璽。賊盜自止。割斗折衡。而民不誑。聖人生而賊盜起。聖人死而賊盜止。故知仁義禮智信。而利天下者少。害天下者多矣。曷如開示如是不思議大威德廣大法門。普應十方群生等。潤可謂深達妙旨冥合眞歸。如香象渡河。步步到底。似養。由駕箭一穿楊。盡爲破的之文。皆是窮源之說。此是圓頓義。非權宜門。如水月頓呈。更無來去。猶明鏡頓照。豈有初終。如首楞嚴疏鈔云。若聞此經。即悟得。微塵毛孔一切衆生。皆在我本覺中。推一切物皆無自性。則除無明。無明若除。一時頓證。則是頓得不從修得。如觀音入流亡所。阿難自慶不歷僧祇獲法身等。並是頓也。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二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如上所說，妙旨難聞。云何頓斷疑心，生於圓信。

答：所以云難信者，如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人無信者，實相之理，止在心中，無勞遠覓，近而不識，說之不信，故云難信。是以須具大信方斷疑。此是難解難入之門，難省難知之法。如針鋒上立無邊身菩薩，將藕孔中絲懸須彌之山，不思議中不思議，絕玄妙中絕玄妙，所以法華會上，身子三請四眾，驚疑只如五千退席之人，皆有得聖果之者。聞說十方佛土中，唯一乘法，開權顯實，直指自心，向乃懷疑拂席而起。何況末法機劣之人，遮障既深，見惑尤重，情塵尚墮，欲火猶燒，而能荷擔斯大事者，孰是以妙得其門，成佛匪難於當念，若失其旨，修因徒困於多生，唯在信心，別無方便。以是入道之原功德之母故，所以古聖云：明者德隆於即日，昧者望絕於多生。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鑄鉄難入。此宗鏡錄不揀內道外道利根鈍根，但見聞信入者，皆頓了一心理事圓足。如圓覺經云：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虻及阿脩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如華嚴經頌云：深心信解常清淨者，古釋云：與理相應，方曰深心。若昔染今淨，淨則有始，始即必終，非常淨也。信煩惱即菩提，方為常淨。由稱本性而發心故，本來是

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慨衆生迷此起同體大悲，悼昔不知誓期當證，有悲故不為無邊所寂，有智故不為有邊所動。不動不寂，直入中道。是謂真正發菩提心。又云：信佛身名等於衆生，則知我名如佛名也。信佛法門隨宜而立，知我妄念苦集亦全法門。信佛意業光明遍照，則知自心無不知覺。則一切因果理事皆衆生性有。如性非金玉雖琢不成寶器，良以衆生包性，德而為體，約智海以為源，故須開示，所以般若文殊分云：若知我性即知無法。若知無法即無境界，若無境界即無所依。若無所依即無所住。如是開示，如是信入，則是真實句。亦是金剛句，以無虛假及可破壞故云爾。如大集經云：真實句者，如一切法，一切法亦如是。如一切法，一法亦如是。又云：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金剛句。是知無有一法可得名深信。堅固如金剛，不可沮壞。無信心中能見佛。若有一法可信，即是邪見。一切不信方成其信。如般若經云：若念一切法，不念般若波羅蜜，不念一切法，則念般若波羅蜜。如是解者，可謂深達實相善說法要矣。所以云：無一法，可得名深達實相。如法華經偈云：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衆生，亦同得此道。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天人所供養，現在十方佛。

其數如恒沙，出現於世間。安樂衆生故，亦說如是法。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釋曰：本師以出至梵天之舌相，演真實言，放一萬八千之毫光。現希奇瑞，乃至地搖六動，天雨四華，譬如彈指之聲，周聞十刹，百千諸佛世界，一道融通，引三世之覺王，同證此。實付十方之大士，共顯斯宗。故十方諸求更無餘法，論位是最實之位。言證乃第一之證。可謂究竟指歸真實行處。若但志心讀誦，靈感難思。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況信解悟入，如說修行。供養則福過正遍知。行處則可起如來塔。有斯大事，孰不歸依。除不肖人實難信受。又如神力品偈云：以佛滅度後，能持是經者。諸佛皆歡喜，現無量神力。彌累是經故，讚美受持者。於無量劫中，猶故不能盡。是人之功德，無邊無有窮。如十方虛空，不可得邊際。能持是經者，則為已見我。亦見多寶佛。及諸分身者，故知證此一毫之靈智。量逾無盡之太虛。如觀彌隙之中，遠見十方之際。現神力以囑累。恐墜斯文。發歡喜以讚揚。唯精斯旨。今者與諸有緣信士，遇茲正教之人。自願羣生障深垢重，諸佛出世，不覩毫光，得廁嘉筵，親聞正法。復思夙願，微有良因。於末法中，偶斯遺教。既欣遭遇，傍感未聞。遂乃略出要詮，遍示後學。可謂醍醐之正味。不覺不知，甘露之妙門。不問不信。如斯大失實，可驚心。是以安樂行品云：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

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爲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往是法中。釋曰。於在家出家四衆之中生大慈心者。即是示如來一心方便門。慈與樂俱。令信入同證大般涅槃四德之樂。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者。即是外道邪見不生正信之人。悲能拔苦。即是示如來一心解脫門。皆令悟解永拔分段變易二死之苦。此宗鏡錄。於後若遇有緣信心。或晝夜忘疲精勤披覽。以悟爲限莫告劬勞。是以諸大菩薩。皆思過去波流苦海作不利益之事。喪無數身都無利益。又今猶處生死惡業之中。皆是過去世中妙行不動故。今者偶斯正典可謂坐參。但仗三寶威神諸佛加備。無諸難事。早得心開。普及一切法界含生。皆同此悟。即斯願矣。須知圓宗罕遇。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盲龜值於木孔。若非夙熏乘種久積善根。焉偶斯文親得傳受。應須慶幸荷佛慈恩。所以古人或重教輕財。則輸金若市。或忘身爲法。則立雪幽庭。且金是身外之浮財。豈齊至教。命是一期之業報。曷等真詮。是故因聞般若深經以爲乘種。遂得乘急常聆妙音。可以身證肉燈歸命供養。皮紙骨筆繕寫受持。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爲緩。菩薩摩訶薩於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爲護正法以大乘

水而自濯滌。是故菩薩雖現破戒不名爲緩。止觀云。戒急乘緩者。事戒雖急。機毫不犯。三種觀心不了不開解。以戒急故人天受生。或隨緣覺世耽溺定樂。世雖有佛說法度人。而於其等全無利益。設得值遇不能開解。譬如一國不覺不知。舍衛三億不聞不見。若樂諸天及生難處不來聽受。是此意也。譬如繫人。或以財物求諸大力。申延日月冀逢恩赦。在人天中亦復如是。冀善知識化導修乘即能得脫。若於人天不修乘者。果報若盡還墮三途。百千佛出終不得道。若理事俱緩者。永墮泥犁。失人天果報。神明悟解無得道期。迴轉沈淪不可度脫。故知處世俗家拘三界獄。不求一念出離。猶如散禁之人。應須生如來家遇善知識。聽聞正法如理思惟。事戒理乘雙行雙照。身律心慧俱習俱持。以戒急故受人天之身。以乘急故紹祖佛之位。如是則方諸本願不負初心。可以上合慈風下同悲仰。難逢良便恐慮緣差。深勸諸賢莫成後悔。又我此宗鏡所錄之文。但爲最上根人。不入餘衆生手。唯令佛種不斷聞於未聞。警報慈恩不孤本願。若涉名利非被此機。如古德釋華嚴教所被機。五箇非器。一違真非器。謂不發菩提心不求出離。依傍此經求名利。莊飾我人經非彼緣。故非其器。經云。爲名利說法是爲魔業。又云。不淨說法墮惡道等。二背正非器。謂詐現大心僞飾邪善。近滅人天遠違成佛。墮阿鼻獄多劫受苦。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爲魔業。三乖實非器。謂雖不邪僞。然

隨自執見。以取經文。遂令超情至教通不入心。故成非器。地論云。問作開解不得不聞。又如隨聲取義五過失等。此上三位俱是凡愚。兼生境界。經云。此經不入一切餘衆生之手。唯除菩薩。良以此經非是衆生流轉之緣。故不入手。四狹劣非器。謂一切二乘無廣大心。亦非此器。經云。一切聲聞緣覺不聞此經。何況受持。五守權非器。謂三乘共教諸菩薩等。隨自宗中修行未滿初阿僧祇。此亦非器。經云。菩薩摩訶薩。雖無量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習道品。若未聞此經。雖聞不信受持隨順。是等猶爲假名菩薩。問。瓔珞經等十千劫修十信行滿。何故此中無量億等時不信此經。答。以彼但於行布位中修行信等。於此圓融普賢十信一攝一切。猶未聞信。故知不偶斯文虛功果劫。機聞此旨便入圓通。但不涉前五非器之中。則永固一乘之佛種。可以手得。可以心傳。深囑後賢無失法利。又若過去曾聞此法。未得信入。以法力所熏方起疑心。若未曾聞疑終不起。如入大乘論云。薄福之人不生於疑。能生疑者。必破諸有。是以若有衆生皆因染習。如輕毛之不定。垢淨隨緣。猶紫絲之攪色。青黃任受。悉是聞熏之力。各入三乘之門。況聞宗鏡之中。速發一乘之種。但有心者。熏皆得成。華嚴論云。如世間一切井泉。以海爲體。若人飲者。皆得海味。一體無異。但隨業力而得鹹味。此經亦爾。若有大心衆生聞持信入。便得如來法身佛性大悲智味。聞提之人無所堪任。然如來智性常作

生因故知具大信根者聞之成佛。如不信者即是闡提。然雖不信亦熏其種。故云如來智性常作生因。所以法華經偈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昔泥始聞法而生天。既象聽經而後延。比丘戲笑而獲果。女人思惟而悟空。何況聞宗鏡中純圓頓教。如善見律論云。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維池邊。為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為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即乘官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比。照徹此間。蛤天即以偈而答曰。往昔為蛤身。於水中覓食。聞佛說法聲。出至草根下。有一牧牛人持杖來刺法。杖刺我頭。命終生天上。佛以給人所說偈。為四衆說法。是時衆中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跡。蛤天人得須陀洹果。含笑而去。大智度論云。昔王不立廟於寺者。謂此王有緣。可以敵國。每有怨敵。莊嚴器仗。無不剋勝。後敵國皆懷。久而無敵。遂於寺中立廟。養之。久聞僧衆禮念。熏心嗣善成性。後有隣國兵衆相侵。賤象敵之。都不肯戰。其王憂愁慮國衰敗。智臣白王。此象久處之。轉食。見聞善事與之化矣。可處屠坊令常見殺。後未經久惡心還起。畜生尚爾。況復於人。近善不善。近惡不惡。故儒典中亦令君子慎所習也。今若聞宗鏡興起一乘。廣大難量善

利無盡。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羨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唯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請少比丘食。共食已更相指揮。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繩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驚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汝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汝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繩打頭而語之言。與汝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繩打。而語之言。我今與汝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之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汝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餽種種香華。獻諸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

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一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大到其舍。年老根鈍。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數坐頭前閉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趣其浪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知棄他逃走。倍生慚恥。轉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證得道果因緣。齋供報恩。老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剋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證。如上所獲聖果。豈有前人為說深妙法耶。皆是自悟從心所證。可驗宗鏡達者無疑。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佛言。我今演說心地妙法。引導衆生令入佛智。如是妙法。諸佛如來過無量劫時乃說之。乃至以是因緣難見難聞。菩提正道心地法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妙法一經於耳。須臾之頃。攝念觀心。成就無上大菩提種。不久當坐菩提樹王。金剛寶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嚴十地品云。金剛藏菩薩云。佛子。此集一切種一切智功德。若薩行法門與。若諸衆生不種善根不可得聞。解脫月菩薩言。聞此法門得幾所福。金剛藏菩薩言。如一切智所集

福德開此法門。福德如是。何以故。非不聞此功德法門。而能信解受持讀誦。何況精進如說修行。是故當知。要得聞此習一切智功德法門。乃能信解受持修習。然後至於一切智地。故知若不聞此不思議廣大威德圓頓法門。何由修行速證究竟一乘常樂我淨大涅槃果。以衆生處不定聚中。聞小修小。過權習權。不偶斯文俱成。今所集者所益弘多。設聞而不修亦成其種。何況聞思修者。如先德云。如今若要直會。但不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佛是自心義。亦名爲道。亦云覺義。覺是靈覺之性。只今自鑒照語言。應機接物。揚眉動目。運手動足。皆是自靈覺之性。亦是心。心即道。道即佛。佛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所測。若知諸法從心生。即不應執。執即不知。若不見本性。十二分教則爲虛說。故知因教明心。何執文義。又教從心生。心由教立。離心無教。離教無心。豈心外別有教而可執乎。所以唯識疏云。若頓教門大不由小起。即無三時前後次第。即華嚴經中說唯一心。是初成道竟最初一說。又云。諸愚夫類從無始來。虛妄分別因緣力故。執離心外定有真實能取所取。如來大悲。以甘露法。授彼令服。斷妄狂心。棄執空有。證真了義。華嚴等中說一切法皆唯有識。所以佛證唯識說一心經。令依修學。釋云。天親造頌成立佛經。令諸學者了知萬法皆不離心。即大乘中道義理顯矣。是知聞中之信此信難成。如起信鈔問云。此信若言本有。衆生何故沈迷。如其本無。憑何發起。答。

此信本來非有非無。以非有故衆生沈迷。以非無故過緣即起。若言定無。發起何物。若言定有。何假因緣。然上所述。是約迷悟因緣說。若論此信。須不信一切法乃能成信。亦不是非有非無。何者以衆生不覺似迷非迷。真性不沈故。即不是非有。以一念復本似悟非悟。不從新得故。不是非無。故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又何故此心難信。以如來本覺體即衆生心。諸佛菩薩不能見。如來本覺體離見相故。當知衆生心綿密亦不可見。大品經云。佛觀衆生心五眼不能見。無自他所能相故。昔人詩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又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是以宗鏡深旨一心妙門。非大智而不能觀。匪大根而不能信。觀之即齊佛智。信之即入圓通。但惡志無疑。決取成辦。如管子云。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迸流。宿夜不出。利在水也。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志耳。如或堅求至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標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利在心也。如利之所在求無不獲。況道之在心。信無不得矣。故知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鑠於骨。書於紳。染于神。熏于識。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此乃成家立國尚輕珍重言。況宗鏡中言下契無生。聞之成。大道。寧容輕慢乎。問。一心具實性。凡聖是虛名者。云何作凡之時。熾然繫縛諸有。證聖之

日。豁爾解脫真空。乃知不唯但名。的有其事。答。雖有其事。如同夢中之事。設有其名。皆非得物之名。故知夢覺俱虛。名體雙寂。如淨名私記云。法相如是。豈可說乎。若說則言有一法可得。存法作解。還是生死業。今時只欲令衆生除一切見。此中見無別義。亦無巧釋。如人夜夢種種所見。比至覺時總無一物。今亦爾。虛妄夢中言有萬法。若悟其性畢竟無一物可得。此中亦無能說能示。亦無能聞能得。是以異生非墮凡夫地。迷處全空。諸佛不證真如門。悟時無得。則不見有一法可斷。無生死所出之門。不見有一法可成。無菩提能入之路。思益經云。諸佛出世。不爲令衆生出生死入涅槃。但爲度生死涅槃之二見耳。現寶藏經云。文殊師利言。大德迦葉。如人熱病。是人種種妄有所說。是中寧有天鬼持耶。有大明醫。飲彼人酥。熱病即愈。止不妄說。是中頗有天鬼去不。答言不也。乃至世間如是顛倒熱病。無我我想。住我想已流轉生死。是故如來出現於世。隨彼形色應解法門。知解我想。斷於顛倒。爲彼衆生而演說法。既聞法已。除一切想。無所執著。知解想已。越度諸流。到於彼岸。名爲涅槃。是中頗有我及衆生壽命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答言無也。文殊言。爲是利故如來出世。但爲顯示平等相故。不爲生不爲滅。但爲解知煩惱不實。釋曰。如來出世。但爲顯示平等相者。夫執妄苦而求離望聖量而欲修。皆是妄我施爲情識分別。是以大雄垂跡。但示正宗。破妄我。而顯真我。

之門，斥情識而歸淨識之道。真我淨識即平等相，以淨識絕分別真我無執情，絕分別故，差別自亡，無執情故，平等自現。首楞嚴經云：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大般若經云：佛言：善現，一切法皆以無起無作為趣。諸菩薩摩訶薩，於如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無起無作中，趣與非趣不可得故。大集經云：佛言：若有菩薩成就自然慧方便，而求菩提，於此五陰中為如實覺，故求於菩提，是菩薩知色無常而行布施，乃至受想行識亦如是。知識無常應行布施，知識苦，知識無我，知識鈍，知識無智，知識如幻，知識如野馬，知識如水中月，知識如夢，知識如影，知識如響，知識如旋火輪，知識無我，知識無來生，知識無命，知識無人，知識無主，知識無養，知識如空，知識無相，知識無願，知識無作，知識無生，知識無起，知識無出，知識無形，知識寂靜，知識離，知識無終，知識無成，知識與虛空等。乃至知識如涅槃性而行布施。菩薩如是行施時，以施離故知識亦離，以識離故知識亦離，以識離故知識亦離，以願離故知識亦離，以識施願離故，知菩提亦離，以菩提離故知識施願離，而知一切法同菩提性。善男子，是為菩薩出世間檀波羅蜜，是知識空故一切凡聖萬法皆空，以此空故，方能行無上菩提，具足十波羅蜜，則悲智圓滿二利無虧。具此悲智何所為耶？

佛種不斷故，佛種不斷有何相耶？謂成三德，救護衆生，成就恩德，永斷煩惱，成於斷德，了知諸行，成於智德，是以入此宗鏡動止唯心，更無一法而能破壞，如大虛空藏所問經云：譬如有情於空中行，而彼虛空無有破壞，如是一切有情，於真如中行，而彼真如無有斷壞。菩薩如是，由以智故，於色於法，以真如印之，不於真如間斷破壞，是為菩薩以如來印印於真如，不間斷善巧智故。問：歸命三寶是仗他勝緣，四諦法門依真俗二境，乃至三乘三藏，六度六通，三十七品助道之門，十八不共果位之法，云何總歸一心正義，而悉圓通？答：諸聖以無為而得名，圓修以無作而成立，不分別諸境，是真調伏心了一切法空，則常在三昧，超目三昧經云：知色心空，得佛何難，斯之謂矣。故知一切諸法頗有不由心者，心攝一切，如如意珠無不具足，且論三寶義廣恒沙，今依古德約五教門，略論同別二種三寶。一約觀別論三寶者：一小乘，以妄心即空為佛寶，寂滅為法寶，無諍為僧寶。二大乘初教，妄心不可得為佛寶，離思惟為法寶，無我為僧寶。三終教，妄心無自性無礙自在為佛寶，以是寥廓名法寶，以無所求為僧寶。四頓教，以妄心本無生為佛寶，絕念為法寶，無分別為僧寶。五一乘圓教，以妄心起無初相不動為佛寶，以無非是為法寶，以無非是為僧寶。二同體三寶者：一小乘，約立事就義門，以末歸本故，佛體上覺照義邊為佛寶，軌則義邊為法寶，達淨過盡為僧

寶。二初教，約會事從理門，以能見三寶差別相即平等故，以真空為佛寶，此空離自他為法寶，此離無二為僧寶。三終教，約理事融顯門，以即事中有理理中有事故，以本覺為佛寶，恒沙性德為法寶，性德不二為僧寶。四頓教，約絕相理實門，以三寶無為相與虛空等故為佛，佛即是法，法即是僧，五圓教，約融通無礙門，以法界諸法無不是寶故，以覺故約義而論皆佛寶，軌則而言無非是法，和合而言無不是僧，是以不動真心成一體，寶雖約機開五教隨智各不同，然不離一心門，而分同別理，所以教中但云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夫歸者是還原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夫一體三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離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思益經云：知法名為佛，知離名為法，知無為名僧，是菩薩遍行。知法名為佛者，即是真佛法身如來，佛即是法故，法即是佛，亦猶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次應問言：法即是佛，於義已解，何者是法故？次云：離即是法，以一切法本性離故。心體離念，即是覺故。次應問言：法本自離，則無所修，何得有僧？次解云：知無為名僧，無為即法，法本自離，由知無為故得成僧。故大品經云：由知諸法空分別須菩提等，故大般若經云：般若甚深，知一切法本性離故。又文殊云：如佛世尊堪受供養，以於一切法覺實

性故。是故經云。如實覺一切法名為大捨。釋曰。於一切法見心自性。即是如實究竟之覺。即是頓成佛義。三寶常現世間義。真實慈義。同體悲義。大喜捨義。具足橫波羅蜜義。一切願行成就義。又聚大師問可大師曰。但見和尚。卽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爲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若有不信如上所引祖佛誠言。一體三寶。歸依自心之旨。不唯後果永墮泥犁。亦乃現受人間華報。如大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如諸聲聞凡夫人分別三寶。於此大乘無有三歸分別之相。所以者何。於佛性中卽有法僧。爲欲化度聲聞凡夫故。分別說三歸異相。又云。若有不識三寶常存。以是因緣唇口乾燥。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鹹淡六味差別。一切衆生愚癡無智。不識三寶是長存法。是故名爲唇口乾燥。復次善男子。若有衆生不知如來是常住者。當知是人則爲生盲。若知如來是常住者。如是之人。雖有肉眼。我說是等名爲天眼。又若決定直心信伏入宗鏡中。於剎那間念念見一心三寶常現世間。或障重遮深。任經塵劫終不省信。尚不聞三寶之名。豈遇一真之道。如法華經偈云。衆生既信伏。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我時諸衆生。常在此不滅。以方便力故。現有滅不滅。乃至是諸罪衆生。以惡業因緣。過阿僧祇劫。不聞三寶名。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故知親見佛親

聞法人難得。阿難二十年爲佛侍者。尚不見佛面。唯觀救世者輪迴六趣中。又但與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大寶積經云。實行沙門。以正法身尚不見佛。何況形色。以空遠離尚不見法。何況貪著音聲言語。以無爲法尚不見僧。何況當見有和合衆。又舍利弗。問諸比丘。汝等從何聞法。答。無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從是聞法。又問。汝等爲誰弟子。答。無得無知者是彼弟子。是以悟者方知非言所示。又心爲苦實際名苦諦。心性無和合名集諦。心本寂滅名滅諦。心本圓通名道諦。觀心空出聲聞乘。觀心假出菩薩乘。觀心中出諸佛乘。觀實相心。非色非心。不同頑礙故。非色不同受等妄情分別故。非心。非色非心。以爲戒體。出律藏。廣博嚴淨經云。若能持此經具足一切戒。金剛三昧經。明悟本覺者。佛言。如是之人。不存二相。雖不出家。不住在家。雖無法服。雖不具戒。能以自心無爲。自恣而獲聖果。大寶積經云。文殊師利言。一切諸法畢竟寂滅。心寂滅故名究竟毘尼。又云。若不得心則不念戒。若不念戒則不思慧。若不思慧則無復起一切疑惑。既無疑惑則不持戒。若不持戒。是則名爲眞持戒也。文殊師利所問經云。若以心分別男女非男非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菩薩瓔珞本業經云。一切菩薩凡聖戒盡心爲體。是故心亦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一者如來一切心法。金剛自性本來清淨畢竟寂滅。菩薩若於大乘性中能持十重戒者。覺心

眞淨。了見心性無染無著。是故菩薩能持十重戒者。是則名爲不壞毘尼。又一切善惡等法可軌可持出經藏。觀心能研妙義出論藏。是以檀因心捨。圓清淨之施門。戒因心持。成自性之淨律。辱因心受。具無生之大忍。進因心作。備牢強之進門。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則禪因心發。般若靈鑒窮幽洞微。則智從心起。卽六度門。故經云。空不動具足六波羅蜜。何者經云。無可與者名爲布施。豈心外有法可住相耶。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寧執事法分持犯耶。經云。忍。忍於一剎那盡一切相及諸所緣。又云。何謂菩薩能行忍辱。佛言。見心相念念滅。豈可伏捺自心對治前境而爲忍受耶。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又云。何謂菩薩能行精進。佛言。求心不可得。寧著有爲妄與勞慮耶。經云。不見心相名爲正定。豈避喧雜而守靜塵耶。經云。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寧外徇文言強生知解耶。是知心外見法盡名外道。故經云。外道樂諸見。若直了自心。則不爲諸見所動。如經云。菩薩無所見者。卽無所有。無所有者。則一切法。夫言無所見者。非是離一切法云無所見。卽見一切法而無所見。以無所有卽一切法。一切法卽無所有故。首楞嚴經云。法何狀。所以經頌云。若能除眼翳。捨離於色想。不見於諸法。則得見如來。大足法師臨終題壁偈云。實相言思取。眞如絕見聞。此是安處。眞學但云云

宗鏡錄卷第二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身受心法俱無自性了不可得。即四念處。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即四正勤。心性靈通。顯顯自在。即四神足。信心堅固。湛若虛空。即五根五力。覺心不起。即七覺支。直了心性。邪正不干。即八正道。眼如乃至意如。心境虛融。即六神通。所以舍利弗不達常寂三昧。目連通不現前說法不當。以未得法空神通故。台教云。觀於一心。欸有一切心。觀一切心。條無諸心。心無有無通至實相。即神通也。義海云。謂此塵無體不動處。恒遍十方刹海。無來去之相。是神足通。不起于本座。遍遊於十方。又見塵法界無際而有理事教義。一切菩薩皆同證入。皆同修習此法。更無別路。是他心通。見塵法界解行現前之時。即知過去會於佛所親聞此法。以觀心不斷。是故今日得了。是宿命通。又見塵性空寂無相可得。即不二見。若見相即爲二也。由無相即無有二。名天眼通。經云。不以二相見名真天眼。又了塵無生無性空寂。即執心不起。是漏盡通。經云。斷結空。心我。是則無有生。又聞說塵法界差別之聲。即知一切聲全是耳。不復更聞也。然此聞無緣無得。於聲悟一切法。是常聞一切佛法。爲天耳通。金剛三昧經云。大力菩薩言。何

謂存三守一。入如來禪。佛言。存三者存三解脫。守一者守一心。如人如來禪者。理觀心如入如是地。即入實際。華嚴經頌云。佛子。住於此。念念入三昧。一三昧門。闡明諸佛境。禪經序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最無上。神通變化。八不思議。心之力也。又能所融通自他一體。即四攝法。不得身口意常隨智慧行。即十八不共法等。畢至得果。受記皆不離一心。如海龍王經云。心淨無垢。則爲受訣。乃至佛語龍王。其心意識無所住立。則爲受決。諸法如是以無因緣。諸法本諦。覺了諸法平等無異。則成無上正真之道。究竟求本。無有受決及成佛道。若授決者。若受決已。所以者何。諸法無形。本末悉斷。皆無有主。一切諸法。從因緣轉。乃至諸法無二。用本一故。諸法本一。離若干故。乃至無量無邊教海行門。皆是自心發現。自心引出。終無一法一行從外而成。若起念外求。隨他勝境。悉是魔事。故經云。作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故知心正事正。心邪事邪。若未達一心。觸途皆僞。正行亦成邪行。佛門變作魔門。若入宗鏡之中。無往不利。苦行亦成妙行。邪宗即是正宗。只如五熱炙身外道一法。若了之。則勝熱爲無分別智焰之門。若昧之。則尼乾作大我見。嚴熾之解。是以法無邪正。道在變通。如西天尼乾子五熱炙身。生大邪見。佛弟子謂之言曰。善男子。如世人觀牛車於路。欲速有所至。打

牛即是打車。即是尼乾聞之。勃然作色。佛弟子曰。善男子。牛喻於心。車喻於身。何得苦身而不修心。不用炙身。應當炙心。華嚴經云。復有十千緊那羅王。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善男子。此婆羅門五熱炙身時。我等所住宮殿。諸多羅樹諸寶鈴網。諸寶繒帶。諸音樂樹。諸妙寶樹。及諸樂器。自然而出。佛聲法聲及不退轉菩薩僧聲。願求無上菩提之聲。云。某方某國有某菩薩發菩提心。某方某國有某菩薩修行苦行。難捨能捨。乃至清淨一切智行。某方某國有某菩薩往詣道場。乃至某方某國有某如來。作佛事已。而般涅槃。善男子。假使有人以閻浮提一切草木。林爲微塵。此微塵數可知邊際。我宮殿中寶多羅樹。乃至樂器。所說菩薩名如來名。所發大願。所修行等。無有能知其邊際。善男子。我等以聞佛聲法聲菩薩僧聲。生大歡喜。來詣其所。時婆羅門即爲我等如應說法。令我及餘無量衆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是以於一心正觀之中。最爲樞要。少用心力。成大菩提。故華嚴私記云。此經中總是法身作多種名字。如人天十善五戒爲身。聲聞四諦緣覺十二因緣。菩薩六度。佛種智爲身。身是聚義。於法身中。隨行位。功德聚處。名身。若有情身相。皆是法身所起。若無情國土。盡從佛智所現。終無礙於宗鏡外。別有異體。而能建立。故經云。若一法是有非無。摩訶衍不能勝出。若更有一法。則不得稱獨尊。獨勝爲萬有之所依矣。所以隨根不同。見有多種。遂於十波羅蜜

五教不同。一小乘教不成波羅蜜。二始教要是菩薩種性人方有故。又各有體性或說俱空。三終教一一皆從真如性功德起。四頓教一一皆不可說。謂不施不慳。乃至不智不愚等。一切皆絕若十若六皆悉亡言。五圓教一圓融具德無盡。又此十波羅蜜。可以意得一念相應心捨。則具十度捨而不取為施。不為諸非所污。即戒忍可非有為忍。離身心相為進。寂然不動為定。決了無生為般若。雖空不礙知相為方便。希齊佛果是願。思擇不動為力。決斷分明為智。一念方寸十度頓圓。故華嚴經中。七地菩薩念念具足十波羅蜜。是以十度若圓。八萬四千法門一時齊應。凡曰祖教。或淺或深。但即之於心理無不盡。若心外行事則取相輪迴。任歷三祇終成妄想。是以儒童曰。昔我於無數劫。國財身命施人無數。以妄想心施非為施也。今日以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故華嚴經頌云。設於無數劫財寶施於佛。不知佛實相。此亦不名施。又云。於一切善根生自善根想。乃至於一切行生自行想。夫一切差別事相縱橫境界。若於相上觀察。則行布難明。若於體內消融。悉皆平等。故先德云。萬事歸體歸處。是非自向心中混。所以傳大士頌云。還原去心性不沈浮。安住王三昧。萬行悉圓收。問。萬行唯心則因心起行。夫道場法則全在事相而修。云何總攝千途咸歸一道。答。我此宗門一乘之妙。唯以一念心。照真達俗。成無上覺。名為道場。何者照真則理無不統。達俗則事無

不圓。所以維摩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什法師釋云。二乘法。以三十四心成道。大乘一念則確然大悟具一切智也。肇法師解云。一切智者。智之極也。明若晨曦衆冥俱照。澄若靜淵群像並鑒。無知而無所不知者。其唯一切智乎。何則夫有心則有封。有封則有疆。封疆既形。則其智有涯。其智有涯。則所照不普。至人無心。無心則無封。無封則無疆。封疆既無。則其智無涯。其智無涯。則所照無際。故以一念一時必知一切法也。又道場者。實相理遍為場。萬行通證為道。則道無不至。場無不在。若能懷道場於胸中。遺萬累於身外者。雖復形處閑跡與事隣。乘動所遊無非道場也。所以禪要經云。棄諸蓋菩薩曰。佛言。世尊。曾聞如來而坐道場。道在何處。為近為遠。而可見不。佛言。善男子。法身遍滿無非佛土。十方世界五陰精舍性空自離。即是道場。云何問言為近遠耶。善男子。若能悟解道在身心。如是之人則名為見諸法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衆生皆是道場。是不動相。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世尊。道場者有何義。文殊師利。一切法寂滅相。無相無生相。無所有相。不可取相。是名道場義。世尊。一切衆生不入此道場耶。佛言。如是如是。是故世尊。一切衆生皆是道場。名不動相。華嚴經頌云。如是一切人中主。隨其所有諸境界。於一念中皆了悟。而亦不捨菩提行。又經云。一刹那心覺一切法。究竟無餘是妙菩提。今亦不礙事相道場。以即法

恒異。相在無相。理外無事。無相在相。又無相在相則隱顯同時。相在無相則空有一際。悲華經云。雖修淨土其心平等。猶如虛空。雖行道場解了三界無有異相。斯則行事而不失理。照理而不廢事。事理無礙。其道在中。是以觀和尚於一心門立十淨土。成十種如來。坐十種道場。說十種法門。一金剛如來。在於金剛道場。能說金剛法門。以自心智見我心性。此心從本來永無諸相。猶如虛空湛然不動。明見之心。名金剛如來。所說金剛法門者。如經偈云。菩薩智慧心。清淨如虛空。無性無依處。一切不可得。所云十淨土者。如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二解脫如來。在於無著道場。能說無著法門。有為無為一切諸法相。皆從心出。無不心也。能出自心尚無體相。云何依心所出諸法有實體也。即體與相一味無別。有何所著。是名解脫如來。所說無著法門。如論云。以一切法皆從心起。一切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三般若如來。在於無住道場。能說無住法門。經云。入三世間中自身所住處。隨求之處。永無自性。故不得住相。是故當知。一切諸相一無住之法。隨緣之時。相即相融。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能解無住之心名般若如來。恒說無住法門。四摩訶衍如來。於無礙道場說無礙法門。譬如虛空不動出生諸色。雖出諸色不虛空外。唯空所作色。色空無礙融無二相。修心亦然。理事無礙。理者心也。事者身也。從本已來色心無二如是身心無礙。名為摩訶衍如來說無礙法門。

五菩提如來在於無相道場能說無相法門。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此離能所之相。名為佛身。如是觀心不絕者。觀心行處圓備實相。名菩提如來。一切衆生即菩提相故。六實際如來在於無際道場能說實際法門。所謂以自眼見小物時。其物相入於眼內。其物至微以無內故。則含無外法界大相。以此知一刹那心見物相時。即後念心中無有物相。前心後念皆自心故。明知不動塵量遍至法界。則自心實際遍一切處。經云。有所興業而有所作。即爲魔事。六根無所進不行諸法。名平等精進。七真如如來在於常住道場能說常住法門。觀心周遊於塵刹中。湛然凝寂。此凝寂心。稱至於緣不失本體。以是故盡未來際值緣恒不動。故名常住法也。如經云。有爲無爲一切諸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無有變異。八法界如來在於法界道場能說法界法門。法者實相心。界者依此心所出諸刹。譬如大海所生諸物皆無不海。一切諸法皆從實相心所生皆無不心。是故當知。眼中所見色。耳中所聞聲皆真法也。以一切法唯一法故。如經云。一切法唯一相故。九法性如來在於法性道場說法性法門。不分凡聖善惡之法。名為性。是不分法法界同中重重無盡。一中解無量。法性無盡故。所以得知皆無盡者。法界中入一緣覺時。盡未來際無所得故。十涅槃如來在於寂滅道場能說寂滅法門。一切法皆是涅槃。能得此意人者。於動作處見寂滅法。不離生死常得涅槃。不捨無常之身

恒得常身。經云。衆生如。一切法如。如無有生。如無有滅。以此義故。舉足下足不離道場。於念念中常作佛事。故知通達一念法法周圓。歸了一心門門具足。則無邊佛事不出一塵矣。又智身遍坐法性道場。法身非坐而坐。道場。法門。身安坐。萬行道場。幻化身安坐。水月道場。智身者即法性。性是所證。以能證智安處理故。證理之處是得道之場。法身者。法身既無能所。故曰非坐。非坐之坐。湛然安住。名坐道場。法門身者。如云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等。以萬行為得道之處。即是道場。幻化身者。涅槃經云。吾今此身是幻化身。則所得道處如水月中。故昔人云。修習空華萬行。安坐水月道場。降伏鏡像天魔。證成夢中佛果。意云。若因若果皆從緣生。如夢幻故。是以若實若幻皆是一心。以實是心之性。幻是心之相。以因了相。虛見自心性時是得道之場。故云道場。如是解者。舉下之間無非道場矣。則念念皆成無盡法門。念念悉證法華三昧。如台教所明。法華三昧者。即是四一。理一教一行一人一。觀一心三諦理一。一心三觀行一作觀者一人。能詮觀境教一。又法身理一。般若教一。解脫行一。和合三法成假名人一。即觀行如來。約六即位位四一。於一念中念念四一。一色一香無非四一。作如此觀行。何法不是法華三昧也。何者。以教理是心之所詮。人行是心之所作。以俱不出一心故。云塵塵念念皆是法華三昧。問。既稱一心一身。云何立種種身相種種法門。答。斯乃萬化之

原一真之本。隨緣應用猶如意珠。對物現形若大圓鏡。是以能包萬像。是大法藏。出生無盡。是無盡藏。妙慧無窮。是大智藏。法法恒如。是如來藏。本性無形。是淨法身。體合真空。是虛空身。相好虛玄。是妙色身。妙辯無窮。是智慧身。隱顯無礙。是應化身。萬行莊嚴。是功德身。念念無滯。是入解脫法門。心寥廓。是入空寂法門。六根自在。是入無礙法門。一念不生。是入無相法門。又此中旨趣若相資。則唯廣唯大。演之無際。若相攝則唯微唯細究之無蹤。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標一異而非一異。則四邊之火莫能燒。百非之垢焉能染。但隨緣顯現如空谷響。故大涅槃經云。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若收。刈者復名刈者。若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故知約用分多體恒冥一。廬山遠大師云。唯一知性隨用分多。非全心外別有諸數。譬如一金作種種器。非是金外別有器體。隨用別分受想行等。各守自相得言有數。如金與器非無差別。金器雖別時無前後。心法如是。若言定一。金時應當無其諸器。若言定別。器應非一金。心法一異准此可知矣。是以若但指金則失器。壞於世諦。若但指器則失金。隱於真諦。所以性淨隨染舉體成俗。即生滅門。染性常淨本來真淨。即真如門。斯則即淨之染。不礙真而恒俗。即染之淨。不破俗而恒真。是故不礙一心雙存二諦。乃至無量

身雲無量法門。隨義雖分一心不動。是以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即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恩經云。佛以法爲師。般若經云。我初成道。觀誰可敬。可讚無過於法。法能成立一切凡聖故。台教云。若觀如來藏心地法門。即是觀如來。眼耳鼻舌身意豁然眞發。得見佛性。三智現前三身具足。故知舒爲萬法卷即一心。一中無量無量中。如華嚴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德首菩薩言。佛子。如來所悟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現無量刹。化無量衆。演無量音。示無量身。知無量心。現無量神通。普能震動無量世界。示現無量殊勝莊嚴。顯示無邊種種境界。而法性中。此差別相皆不可得。時德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所問義甚深難可了。智者能知此。常樂佛功德。譬如地性一。衆生各別住。地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亦如火性一。能燒一切物。火焰無分別。諸佛法如是。亦如大海一。波濤千萬異。水無種種殊。諸佛法如是。亦如風性一。能吹一切物。風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亦如大雲雷普雨一切地。雨滴無差別。諸佛法如是。亦如地界一。能生種種芽。非地有殊異。諸佛法如是。亦如無雲障。普照於十方。光明無異性。諸佛法如是。亦如空中月。世間塵不見。非月往其處。諸佛法如是。譬如大梵王。應現滿三千。其身無別異。諸佛法如是。故知此宗鏡一心之旨。名具足道。是圓頓門。就緣起則無邊約眞性則無二。一多交徹存泯同時。如法藏法師云。明不二者。若執塵與心爲一。遮言不一。

以心所現非無緣故。若執塵爲二。遮言不二。以離心外無別塵故。一二無礙現前方入不二。經頌云。無二智慧中。出人中師子。不著一二法。知無一二故。又云。若以塵唯心現則外塵都絕。若以心全現塵則內心都泯。泯者泯其體外之見。存者存其全理之事。即泯恒存。即存恒泯。所以一心總含萬有。萬有不異一心。如起信論疏云。所謂法者即衆生心者。出共法體。謂如來藏心含和合二門。以其在衆生位故。若在佛地即無和合義。以始覺同本唯是眞如。即當所顯義也。今就隨染衆生位中故。得具其二種門也。次攝一切世出世法者。辯法功能以其此心體相無礙染淨同依。隨流返流。唯轉此心。是故若隨染成於不覺。即攝世間法。不轉之本覺及返染始覺。攝出世間法。猶此約生滅門辯。若約眞如門者。即銘融。含攝染淨不殊。故通攝也。下文具顯三。依於此心顯示大乘義者。釋其法名。謂依此一心宗本法上。顯示大乘三大之義。故名此心。以爲法也。別中二。先責總立難後開別釋成。前中責有二意。一云心通染淨。大乘唯淨。如何此心能顯之義。又云。心法是一。大乘義廣。如何此心能示三義。釋意云。大乘雖淨。相用必對染成。故今生滅門中。既具含染淨。故能顯也。以廢染之時即無淨用故。此釋初意也。又心法雖一而有二門。眞如門中示大乘體。生滅門中具示三大之義。莫過是三。是故依此一心得顯三大之義也。又何故。眞如門中云即示。生滅門中云能示者。以眞

如是不起門。與彼所顯體大無有異相。詮旨不別。故云即示也。以是不起故。唯示於體也。生滅是起動門。染淨既異詮旨又分。能所不同。故不云即也。自體相用者。體謂生滅門中本覺之義。是生滅之自體。生滅之因故。在生滅門中亦辯體也。翻染之淨相及隨染之業用。並在此門中。故具論耳。是故下文釋生滅門內。是所顯示三大之義意在於此。何故眞如門中直云體。生滅門中乃云自體等者。以所示三大義還在能示生滅門中顯非別外。故云自也。問。眞如是不起門但示於體者。生滅是起動門。應唯示相用。答。眞如是不起門。不起不必由起。由無有起故。所以唯示體。生滅是起動門。起必賴不起。起含不起。故起中具三大。又問。眞如生滅二門既齊相攝者。何故眞如門中唯示大乘體。不顯於相用。生滅門中具顯三耶。答。眞如是泯相顯實。相不壞相而即泯故。得攝於生滅。已泯相而不存故。但示於體也。生滅是攬理成事門。不壞理而成事故。得攝於眞如。以成事而理不失故。具示於三大。體大者。眞性深廣凡聖染淨皆以爲依。故受大名。隨流加染而不增。返流除染而不減。又返流加淨而不增。隨流闕淨而不減。良以染淨之所不虧。始終之所不易。故云平等不增減也。相大者。二種如來藏不空之義。謂不異體之相。故云性德。如水八德不異於水。用大者。謂隨染等幻。自然大用。報化二身。龜細之用。令諸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善故也。下文顯之。何故唯言善不云不善

者以不善法遠真故。是所治故。非其用也。若爾諸不善法應離於真釋云。亦不離真。以達真故。非其用也。鈔喻顯云。一心如水。真如如濕。生滅如波。是水濕相即示水體。是真如門。是水波相能示水之自體相用。濕為自體。八功德相為相。鑒像潤物為用。是生滅門。真如門是體。不說相用。生滅門是相用。故具說三大自體相用。又是知生滅是真如家相。真如是生滅家體。體相雖異。而不相離也。其猶波水離異。豈得水在波外耶。豈得水不與波為一體耶。所以疏云。起含不起者。且真如不起之門。舉體成於起動生滅之相。今起中含不起。猶水起成波波含於水。於生滅門由有起故。示相用二大。由含不起故。示於體大也。故能具示之。又云。真如門唯示體者。無相用可示故。生滅門具示三者。事理具足故。又云。如金莊嚴具者。真如隨緣成生滅。生滅無體即真如。猶真金隨工匠之緣成諸器物。器物無體即是真金。應立量云。真如生滅二門。是有法互相攝故是宗。因云。不相離故。同喻如金莊嚴具。又云。真不待立俗不待遣者。一約真故無所遣以俗即真故。二約真故不待立。即俗之真本現故。三約俗無所乖。真即俗故。四約俗不待立。即真之差別故。由是義故。不壞生滅門說真如門。不壞真如門說生滅門。良以二門唯一心故。是以真俗雙融無障礙也。釋摩訶衍論云。依本論略具三門。一者本法所依決定門。二者根本攝末分際門。三者建立二種摩訶衍門。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

心者。即本法所依決定門。論云。是心即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者。即是根本攝末分際門。論云。一法界心總攝一切生滅門法。是故名為攝世間。總攝一切真如門法。是故名攝出世間。論云。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者。即是建立二種摩訶衍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一者一體摩訶衍。二者自體自相自用摩訶衍。作一法界。心真如門即顯示一體摩訶衍法。作一法界。心生滅門能示自體自相自用摩訶衍法。乃至依真如門所趣入之摩訶衍法唯立體名。依生滅門所趣入之摩訶衍法立自名。以真如門中無他相故。生滅門中有他相故。他謂一切不善品法。自謂一切清淨品法。若所對治他無。能對治自無故。唯言體不說自焉。若所對治他有。能對治自有故。名言自不說體焉。又。二種本法各有十名。名通義別。一者名為廣大神王。此中有二。一者鳩那耶神王。二者遮毘佉羅神王。第二神王住金剛山。一向出生吉祥神衆。第二神王住大海中。遍通出生一切種種吉祥神衆。過患神衆。二種本法廣大神王亦復如是。一體本法。一向出生真如淨法。三自本法。自體自相自用遍通。出生一切種種清白品法。染污品法。故自體契經中作如是說。文殊師利前白佛言。世尊。甚深微妙二種大乘。不覺同異。極疑衆心。如宜世尊為衆更說。佛造作相而告文殊言。善男子。如是二法。譬如金剛神王及主海神王其相各差別。譬如金剛神王住金剛山。見諸境界。唯現金光不現餘光。

真如一心金剛神王亦復如是。唯有淨法無有餘法故。又如金剛王唯出清淨眷屬。當不出生雜亂眷屬。真如一心亦復如是。唯出生無垢清淨法故。復次譬如主海神王住大海中。出生種種龜黿眷屬種種善妙眷屬。生滅一心主海神王亦復如是。出生一切染淨法故。二者名為大虛空王。此中有二。一者空自在空王。二者色自在空王。第一空王以空容受而為自在。第二空王以色容受而為自在。二種本法亦復如是。一體空王。以無住處而為自在。三自空王。以有住處而為自在。故金剛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心如法理自體空無。如彼空王本無住處。一地契經中作如是說。一心法體於諸障礙。無有障礙令住諸法。譬如空王於一切色得自在故。容受大種故。三者名出生龍王。此中有二。一者出生光明龍王。二者出生風水龍王。第一龍王以淨光明而為依止。第二龍王以風水德而為依止。二種本法出生龍王亦復如是。一體本法以純淨法而為其體。三自本法以染淨法而為其德。故順理契經作如是說。一心本法純一無雜。譬如光明龍王以淨光明而為宮殿。以淨光明而為身相。以淨光明而為徒衆。無始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大海中有大龍王。名曰出生風水。從其頭頂出生澄水。從其尾末出生濁風。由是龍故。大海水常恒相續無有斷絕。一心龍王亦復如是。能生一切差別平等種種諸法。常恒相續無有斷絕。四者名為如意珠藏。此中有二。一者金王如意。二

者滿主如意。第一如意唯出金剛。第二如意具足出生善不善物。二種本法亦復如是。一體如意唯生淨法。三自如意通生染淨故。如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告金剛藏言。佛子。譬如金翅鳥王命終。然後其心入海爲如意珠。能生金沙利益龍王。一心本法亦復如是。能生眞理利益圓滿者。本性智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遮多梨鬼爲報恩故。於萬劫爲如意珠利益海生。一心如意亦復如是。能生長生死及涅槃法故。五者名爲方等。此中有二。一者白毫方等。二者亂色方等。第一方等中唯現前天像。第二方等中通現五趣。如是二毫衆生身分顯了分明。譬如明鏡。二種本法亦復如是。故攝無量契經中作如是說。清淨法界如白必薩伊尼羅。無盡法界如亂必薩伊尼羅故。六者名爲如來藏。此中有二。一者遠轉遠轉如來藏。二者與行與相如來藏。實際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子。如來藏者。唯有覺者。唯有如如。離流轉因。離虛知轉。一白白。是故名爲如來之藏。楞伽契經中作如是說。如來藏者。爲善不善因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猶如技兒故。七者名爲一法界。此中有二。一者純白一法界。二者無盡一法界。第一法界如空劫時。第二法界如住劫時。眞如法界契經中作如是說。空種無礙如空長時。遍種無礙如有長時故。八者名爲摩訶衍義。一者一體摩訶衍。二者自體自相自用摩訶衍。廣如前說。九者名爲中實。此中有二。一者等住中實。二者別住中實。第一中實如獨明珠。第

二中實如順明珠。中實契經中作如是說。離邊眞心。若眞如依如異同珠。若生滅依如同異珠。故十者名爲一心。此中有二。一者是一是。二心。二者是一切是一心。第一一心隨所作立名。第二一心隨能作立名。一心法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本地修多羅作如是唱。其心體性。非大非小。非法非非法。非同非異。非一非一切。何因緣故。今日自言。眞如一心因一故。一生滅一心因多故。一將非世尊無有前後相違過耶。佛言。善男子。莫作是說。所以者何。心法非一。因所作一故。假名爲一。心法非一切。因所作一切故。假名一切。而言一心不說一切心者。隨能作心立其名故。乃至廣說。是名爲十。如是十名總諸佛一切法藏根本名字訖。故知總立一心別含多義。眞如門內無自無他。生滅門中有善有惡。隨緣開合離異。約性一理無差。如十門。義味方足。又開則無量無邊之義爲宗。合即二門一心之法爲要。二門之內容萬義而不亂。無邊之義。同一心而混融。是以開合自在。立破無礙。開而不繁。合而不狹。立而無得。破而無失。是爲馬鳴之妙術。起信之宗體也。所謂開合立破而不繁不狹無得無失者。良由即是心故。設離斯旨無法施爲。若論正宗非多非一。如天台涅槃疏云。如是正業。不可言三。不可言一。言一則失用言三則傷體。即體而用。即用而體。問。既不可言三。云何說三。亦不可言一。云何說一。答。宗非數量。非一非三。說遍恒沙。而三而一。疏

云。昔爲破邪。說一爲三。三不乖一。今爲破別。說三爲一。一不乖三。如此三一乃是諸佛境界。故云即體而用一不違三。即用而體三不違一體。用自在破立無礙矣。

宗鏡錄卷第二十七

宗鏡錄卷第二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宗鏡緣起自在法門。皆談如理實德。法如是故。非約變化對治權巧。所說一一法皆得全力。非是分力。盡爲法界體。各住眞如位。如大寶積經云。若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衆生心界皆悉同等。當學般若波羅蜜。故知不歸宗鏡何以照明。斯即無礙法門。無有一毫所隔。約華嚴宗有十種無礙。一性相無礙。二廣狹無礙。三多無礙。四相入無礙。五相是無礙。六隱顯無礙。七微細無礙。八帝網無礙。九十世無礙。十主伴無礙。今於事法上辯此十無礙。例餘法准知。一性相無礙者。如經云。此蓮華葉即具此十義。謂此華葉即同眞性。不礙事相宛然。二廣狹無礙。即此華葉共必普周無有邊際。而恒不捨本位分劑。此則分即無分無分即分。經云。此諸華葉普覆法界。三多無礙。即此華葉具無邊德。不可言一。融無二相。不可言多。四相入無礙。此一華葉舒已。遍入一切差別法中。復能攝取彼

一切法令入己內。是故即舒恒攝同時無礙。五相即無礙。此一華葉必廢己同他。舉體全是彼一切法。而恒攝他同己。令彼一切即是己體。是故己即是他己不立。他即是己他不存。他已存亡同時顯現。六隱顯無礙。此華葉既遍一切。彼一切法亦皆遍此。能遍彼則此顯彼隱。彼能遍此。則彼顯此隱。如是此彼各有隱顯無礙。七微細無礙。又此華葉中悉能顯現微細刹土。炳然齊現無不具足。經云。一塵中微細國土曠然安住。八帝網無礙。又此華葉一一塵中各有無邊諸世界海。世界海中復有微塵。此微塵內復有世界。如是重重不可窮盡。非是心識思量境界。九十世無礙。此一華葉橫遍十方。豎該九世。以時無別體依華以立。華既無礙時亦如之。十主伴無礙。又此華葉理無孤起。必攝無量眷屬圍繞。經云。此蓮華有世界海微塵數蓮華。以爲眷屬。此經所有眷屬互爲主伴具德圓滿。是故見此華葉即是見於無盡法界。非是託此別有所表。經云。此華。葉等皆從無生法忍所起。此一華葉既具十種無礙。餘一切事。皆亦如是。斯十玄門不出事理。若從事理無礙交參。則有因陀羅網門微細相容門純雜具德門等。若依事理逆順相融。則有具足相應門隱顯俱成門相即自在門等。是以一多相入而非一。以相資不壞自相各現故非一。以一多相即而非異。以一多相攝互泯絕故非異。則宗鏡之內凡有一法一塵。悉各具此十無礙門。如一蓮華葉。法爾如是。若不見者圓

信不成。皆局方隅盡爲權漸。終不能一多即入心境融通耳。記釋蓮華十玄門。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者。夫十玄十對。凡舉一事必具十玄。凡一玄門必收十對。泛明一法。一一圓收十對者。一教義。二事理。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感應。如一蓮華具十對。萬法例爾。一教義謂見此蓮華能生解故。二事理。華即是事舉體同真故。三境智。華是所觀同智性故。四行位。是萬行華隨位別故。五因果。因事之華攬成果故。六依正。全其所依亦能依故。七體用體同真性用應機故。八人法。恒攬爲人攝爲法故。九逆順。逆同五熱順十度故。十感應。遍應一切亦能感故。如一華既爾。餘一切事准以知之。如事法既爾。餘教義等一切皆然。准思可見。妙嚴品喻佛身云。譬如虛空具含衆像。此舉佛身具足諸法也。又普經性起品頌云。三世一切劫。佛刹及諸法。諸根心所。一切虛妄法。於一佛身中。此法皆悉現。是故說菩提。無量無有邊。亦約佛身心具也。又普賢三昧品云。能令一切國土所有微塵。悉能容受無邊法界。據能具之言。但以業用總由德相本自具足。即是德相。令總見之即爲業用。下業用准之。十行品云。此菩薩於其身中。現一切刹一切衆生一切諸佛。入法界品云。善財見普賢。一身分一一毛孔。皆有十方一切世界三千界中地水等輪諸山河海人天宮殿種種時劫諸佛菩薩。如見現在世界。如是前際後際一切世界中悉爾明見。乃至十方

剎塵中。現三世一切境界。一切佛刹。一切衆生。一切佛出興。一切菩薩及聞佛菩薩衆會言音。斯並是同時具足相應門也。二廣狹自在門者。先明廣狹。後會通純雜。先明廣狹者。如善財歎樓閣云。不動本處而能普詣一切佛刹者之所住處。入法界品摩耶夫人云。又善男子。彼妙光明入我身時。我身形量雖不離本。然其實已超過世間。所以者何。我身爾時量同虛空。悉能容受十方菩薩。受生莊嚴諸宮殿故。如是等文皆廣狹自在也。次會通純雜者。如云萬行紛披比華開錦上。此是諸藏純雜具德門。然有二意。一者若以契理爲純萬行爲雜。則是事理無礙。非事事無礙。設如菩薩大悲爲純。盡未來際唯見行悲。餘行如虛空。若約難門即萬行俱修者。此二門異亦不成事事無礙。二者如一施門。一切萬法皆悉名施。所以名純。而此施門即具諸度行。故名爲難如是純之與難不相障礙。故名具德者。則事事無礙義成。而復一中具諸度。諸度存即相入門。若一即諸度復似相即門。故不存之。賢首。改爲廣狹自在門。若華開錦上者。意取五綵相宣。華色雖異。一一之線皆悉通過。通喻於純。異喻於雜。故常通常異。名爲無礙。不同繡畫但異不通。釋曰。若異而不通。失一性圓融之道。若通而不異。無萬行莊嚴之門。今常異常通無間無斷。則真體冥寂不礙隨緣。大用現前無妨正性。可謂比華開錦上。猶雲起長空矣。又賢首意云。萬行純雜。有通事理無礙及單約事說。故廢之耳。謂同

一法界故純。不壞事相故難。此即事理無礙也。一行長行故純。不妨餘行故難。此但約事也。故昔廢之而立廣狹。今欲會取。即事同理而遍故純。不壞一多故難。則亦有事事無礙義耳。如以入門取之。則一切皆入。入中有多法門。故名爲難。如妙嚴品說諸家海各各唯一解脫門純也。普賢菩薩得不思議解脫難也。入法界品中慈行童女云。我於三十六恒河沙佛所修得此法。彼諸如來各以異門。令我入是般若波羅蜜普莊嚴門。即純難無礙也。又善財童子所求。諸善知識各言唯知此法門。又云。多劫唯修此門者。即純門也。諸善知識皆推進云。如諸菩薩種種知見種種修行種種證得者。此難門也。自言知一。推他有多。自他雖異然屬一身。此亦純難無礙門也。三。一多相容不同門者。一多無礙等虛室之千光。由一與多互爲緣起力用交徹。故相涉入。是曰相容。不壞其相。故云不同。如一室內千燈並照。燈隨處異。一一不同。燈逐光通。光涉入。常別常入恒異恒融。故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即如理之遍。如理之包。舒攝同時。若具作者。一或唯入以一入一切故。二或唯攝以一攝一切故。三即入即攝同時無礙故。四非入非攝。以入即攝故非入。攝即入故非攝。五或具前四。以是解境故。六或絕前五。以是行境故。行起解絕。故華嚴經云。此菩薩於一毛孔中普能容納一切國土。又云。一切身中悉能包納盡法界不可說不可說身。而衆生界

無增無減。如一身乃至遍法界一切身悉亦如是。故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云。於其一切有情身中。普能示現一有情身。又能於一有情身中普現一切有情之身。有情身中能現法身。又能於法身中現有情身。乃至能以一心隨念悟入一切衆生無際劫數。普現所作業果異熟。隨其所應開悟有情。悉令現見皆得善巧。四相即門者。廢已同他者。是相即義。以上相入則此彼互存如兩鏡相照。但約力用交徹明耳。今此約有體無體。故言廢已。廢已即已無體也。同他即他有體也。如經頌云。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隨文。如是一切展轉成。此不退入應爲說。既言展轉成。即異體類相望也。不思議法品云。諸佛知一切佛語即一佛語。此同類相即也。初發心品云。心以發故。即與三世一切諸佛體性平等。乃至云真實智慧等者。此顯位上下相即也。入法界品云。彌勒告大衆言。餘諸菩薩。經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乃能滿足菩薩行願。乃能親近諸佛菩提。此長者子。於一生內則能淨佛刹等。五隱顯門者。如八日月者。即取明處爲顯。暗處爲隱。而必同時。故云俱成。不同十五日唯顯月晦日唯隱。又暗處非無明。明處非無暗。但明顯處暗隱。暗處明隱。亦得云隱顯俱成。故云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如八日月半顯半隱。正顯即隱。不同晦日隱時無顯。不同望日顯時無隱。則明下有晦。晦下有明。如東方入處即於東起。如明下有闇。西方起處即於西入。如暗下有明。故稱秘密俱成。亦

如夜摩天偈云。十方一切處。皆謂佛在此。或見在人間。或見在天宮。則見處爲顯。不見處爲隱。非佛不遍。十定品云。或見佛身其量七肘。或見佛身其量八肘。或見佛身其量九肘。乃至或見佛身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量則見七肘時。七肘顯。餘量皆隱也。餘顯例然。故彼喻云。譬如月輪闍浮提人見其形小。而亦不減。月中住者。見其形大而亦不增。釋云。見其大則大顯小隱。見小則小顯大隱。而不增減則是秘密俱成。餘一切法類可知也。如經云。摩耶夫人於此一處爲菩薩母。三千世界爲母亦然。然我此身非一處住非多處住。亦隱顯義。此處爲母。此顯彼隱等。非一處住。即是一隱。例有多顯。非多處住。即是多隱。例有一顯。亦是雙奪俱泯之句。非隱非顯秘密之義。然若約智幻即業用門。約極位成即德相門。六微細相容門者。經頌云。一一毛孔內。各現無數刹。即業用門。又德雲比丘云。住微細念佛門。於一毛端處。有不可說如來出現。悉至其所而承事故。此通於德相業用。判定記云。此微細德不同相在德。彼約別體別德相望相在。此但當法即具一切炳然齊著。七因陀羅網門者。此帝網觀。如一華一塵。以稱性故能攝一切。餘塵餘法亦皆稱性。何有一法而不攝耶。應以塵對餘刹以辯重重。欲令易見。且以一塵望餘塵。謂一塵之內所含。諸刹彼所含。刹亦攬塵成。此能成塵亦須稱性。塵既稱性亦須含刹。第二重內所含諸刹。亦攬塵成。塵復稱性亦須含

利。第三重塵含第四重利。第四重塵含第五重利。重重慶成。重重稱性。無窮無盡。猶如鏡燈。以喻帝網。若言帝網從喻受名。若就法立應名。重現無盡門。如一珠之內。頓現萬像。如一塵內。頓現諸法。但是一重一珠。現於諸珠。方成重重之義。珠皆明淨。如塵稱性。一珠現於多珠。猶如一塵現於多塵。所現珠影。復能現影。如塵內。利塵復能現利。重重影明。重重互現。故言至無盡。釋曰。重重無盡者。即是一一法。皆含真如心。性無盡之理。所以互遍重重。如無盡意菩薩經云。無盡意言。以一念慧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當如是。覺了分別。舍利弗。是名菩薩。一道無盡。又菩薩璣本業經云。佛子。法門者。所謂十信心是。一切行本。是故十信心中。一信心。有十品信心。為百法明門。復從是。有法明心中。一心。有百心故。為千法明門。復從千法明心中。一心。有千心。為萬法明門。如是增進。至無量明。轉勝進上上法。故為明明法門。百萬阿僧祇功德。一切行盡入此明門。釋曰。何以入此明門。以自心明故。能通萬法故。名之為門。況帝珠瑩淨。影現重重。比塵利性。明能含萬法。如觀佛三昧海經云。佛告阿難。善法者。所謂一切無量禪定諸念佛法。從諸心想生。是名功德藏。難華嚴經一乘修行者。祕密義記云。緣起陀羅尼者。一起而一切起。見一而見一切。故一切諸法。不可說不可說。一法中有十。重重現顯。此一法中所顯。一切法中亦復如是。十重重顯。現無盡無盡。如摩

尼雨寶經十不可說十無盡故。以此陀羅尼無盡寶。雨一切諸十不可說十無盡寶。此所雨寶中。又雨十無盡寶。乃至無盡無盡。故名因陀羅尼。此中所明陀羅尼。不有餘處。不出大日毘盧遮那法界身。此身即是一切衆生身。總持十不可說十無盡法。故名陀羅尼。此身中有八種五摩尼。若約圓融。不問佛衆生。皆俱圓融顯現。不可具說。凡夫不解。故不得根五用。聖者解得。得根五用。得五根用者。通名二種陀羅尼。即根本因陀羅尼。緣起陀羅尼。八種五摩尼者。一者上方體著有五摩尼。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口。二者左方有五摩尼。一大指二頭指三中指四無名指五小指。三者右方五種摩尼。即右手五指。四者下方足亦五摩尼。一大指二頭指三中指四無名指五小指。五者下方五摩尼。即右足五指。六者就全身又五摩尼。一頭二左手三右手四左足五右足。七者就五大五摩尼。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八者就五內又五摩尼。一心二肺三腎四脾五肝。辯業用者。一眼。此雨能遍照分別十方所有善惡法。十無盡佛國土微塵數諸佛菩薩聲聞緣覺。十不可說體相心行。又照見世間種種所有十不可說衆生十無盡苦樂等事。此光明寶摩尼王。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沈苦輪迴。無有窮已。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如一刹那。一切利那亦爾。二耳。此雨能分別世間種種苦樂等音聲。又無漏聖者音聲。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即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

不善用。一刹那中招無出期苦。三鼻。此雨能分別一切世間種種名香。凡聖正報身分依報宮殿等香。又人間種種種作善作惡念善念惡。乃至念無上菩提等香。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招十無盡苦。四舌。此雨能分別演說十無盡佛剎塵數一切諸佛菩薩等。十不可說無漏妙法。乃至一切世間善不善身口意業行等。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招無出期苦。五口。此雨能分別演說十佛剎塵數佛菩薩。十不可說三業行十無盡諸衆生所有邪正等法。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招無出期苦。二者上方摩尼。一一摩尼周遍十不可說法界。能雨十不可說天衣天饌華香等種種莊嚴雲。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招無出期苦。三者上方五摩尼。如左方亦爾。四者下方五摩尼。雨能令飛行十方。不可說十無盡法界虛空界佛國土海。歷事諸佛承給供養。以此無礙神足。一刹那中遍至十不可說一切衆生界。示教利喜。迴向佛道。無疲無厭。此光明寶摩尼王。若善用。一刹那中究竟無上菩提。若不善用。一刹那中招無出期苦。五者下方五摩尼。雨無盡寶。如左亦爾。如上所說。一身分中法界法爾十重重十無盡不可窮極。如不思議品云。一切法界虛空等世界。悉以毛端周遍度量。一一毛

端處於一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名句文身。充滿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一切未來際劫常轉法輪等。此則處以毛端該於法界。時以刹那盡於劫海。謂於此處頓起業用。謂於此時常起業用。此亦不待因緣。諸佛法爾。六者全身五摩尼者。若善用名金剛輪。若不善用名地獄猛火輪。上方摩尼者。名日月星宿摩尼。若善用不起風雷雲霧。若不善用現種種不吉祥事。其餘四摩尼。總名拒敵劍輪。七者五大五摩尼。總名莊嚴佛國土成就衆生。八者五內摩尼。此有十義。一名因陀羅網。體備五珠者。重重無盡義。二名錠光頗梨。如頗梨鏡。頓現萬像故。三名圓鏡。普現諸法無分別義。此二鏡二名一義。四名滿月。清涼解脫義。息煩惱焰故。五名烈火。令無道餘義。如劫火故。六名金剛杵。拒敵義。破煩惱軍故。七名閻浮金。無價無義。八名無價摩尼。兩寶無量亦無煩義。九名無畏印。如持世間大王印。隨所至處得無畏故。十名大日如來。誓千電烈宿百千億十不可說日月光明義。又因陀羅網者。約喻說。網主即天主。由宿世十不可說劫歷事供養諸釋梵王。是故得此果報。以此寶網莊嚴天宮殿。以化諸天衆。悉令知一切善惡業報。諸天衆見此事已。皆悉不放逸。令勸行精進。乃以此網令類知十無盡重法界法門。故顯其體德。備五珠者。如是有盡五珠。五五爲部。其數無量。何故得如是依報莊嚴者。由一念中

如是以十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等。乃至演說十不可說十無盡法門海。熏修自身心故。得如是十無盡依報所有世界海中十不可說諸天衆皆悉流入大日毘盧遮那果海中。如一念一切中亦如是。不可窮盡。此皆去情思之。是名體德備五珠也。五珠者。白珠赤珠青珠黃珠黑珠。一爲本法。攝餘四珠。如舉一爲本法。餘四隨舉爲本法亦如是。又白珠中餘四現。及本白影又影現。如白珠現影中。又影現一切珠亦如是。如是十重重十無盡不可具說。又諸衆生所造作業影現善惡無記現。又無漏聖人所證因果上中下位分於中皆具現。如天珠中現一切宮殿樓閣。柱欄栴檀現如是。是時諸天見此事已。深起慈悲心救護心。三業中不作惡心。勤行精進不敢放逸。又此五色珠中隨衆生業影現。白中天清淨業現。赤中無記業現。青中餓鬼畜生業現。黃中人間種種輪轉不相捨離世善業現。黑中地獄種種苦業現。乃至十方諸佛八相成道。靡不於中重重影現。心等五色珠因陀羅網亦如是。於中有業識細相轉識中相現。識龜相。目見可貪色時。眼脈走黃。黃熏隨五摩尼黃色現。是名貪業現五道業作。目見可瞋色時。目脈走青。青熏隨色摩尼青色現。是名瞋業現五道業作。目見可善可惡不識不知色時。目脈走黑。黑熏隨色摩尼黑色現。是名癡業現五道業作。純白色時。此諸天業現。表而可知。約實而言。一一業中皆具一切。如是重重無盡。即德用自在門。是

根本因陀羅尼。並是實義非變化成。此是如理智中如量境界也。皆是法性實德法爾如是。十重重藏十無盡藏。此約圓教法以十數顯重重。亦以十數顯無盡。又此天網能現一切影。即是意業。能雨一切寶。即是身業。能出一切音聲。即是口業。然一切諸法皆從果海中出。然還無不歸於果海中。約實而言。至意此中在者。正此果海之文處。此中有三。一德用自在如珠喻。二知根海。三如根五用。如前已辯。此知根海一種能知者。有三種人。一佛。二菩薩聲聞緣覺。三凡夫。云何根海。謂大日毘盧遮那智藏海。此海中有三種波。此上三種人。次第能知。此海本來寂。云何生波浪。由忽爾念無明風起於波浪。云何波相。此無明風動智藏海中生波浪。譬如以鎗盛清水。初置火邊。初時細動有如粒子。漸大動有如細流。漸大動有如涌騰。然此自然隨風之色。或得破種種穀破諸草木。或滋萌五穀成熟一切果實。若欲起此風時。最初雲霞於外顯現。然後起大風。若此拔草木根栽及諸五穀。海上起黑雲。若此破五穀一切果實。不拔草木根栽。海上起青雲。若此成熟五穀滋萌一切華草。海上起白黃雲。若此非善非惡。海上起慶色赤雲。由此三種能知。若此極細。一船師所知。若此中。二船師所知。若此極細。一船上現。凡夫所知。如是毘盧遮那智藏海中有三風三波。秘密難知。良以一切衆生自心處內有八辦。其八辦。即一切衆生心內有八辦。和合成蓮華。此蓮華中有正遍知海。是名毘盧遮

那智藏，亦名蓮華藏莊嚴世界海。此海有三種波者。一業相。二轉相。三現相。然此蓮華藏海。有二種門。一大藏金剛門。二差別金剛門。然凡夫華未開發。聖者華已開發。此未開發華華上有九孔。名差別金剛門。此華莖上有一大孔。是名大藏金剛門。凡衆生業將起。從大藏門風起飄動心海。乃至涌出差別門中已後。眼等五根面上。乃至諸根中周流。不知手舞足蹈手足擾動初發微細。是名業相。諸佛境界。次漸涌出差別門。未現面貌。是名轉相。諸菩薩聲聞緣覺境界。後於諸根貌面中顯現善惡相極麤。是名現相。諸凡夫境界。若諸佛現在一剎那中了知十世九世無礙。如一剎那。一切剎那亦爾。是名知根海。又若網所張處。謂諸宮殿。若配法者。宮殿即是支末因陀羅無盡。五體德備五珠。即是根本因陀羅。若祕密釋者。此天主因陀羅。乃是一切衆生身中實性。往昔由與毘盧遮那如來俱同一因及諸釋師子俱同一善根故。又此十不可說一切諸天衆。此皆謂諸十不可說同類十無量異類清淨緣慮心是也。其餘一切不可說所現雜染業影。一切皆欲界。一切雜染心是也。又云。圓融國土差別世界海等種種境界不在心外。此有師子腹中。五華藏互交。蹣入。十重重十無盡。由逆順成十華藏。猶如因陀羅網互現影故。又云。五華藏者。過多不六。減少不四。一切五部准此可知。類八五相亦復如是。五華藏者。即五色蓮。一白蓮。二赤蓮。三青蓮。四黃蓮。五黑蓮。是

五蓮華。皆悉由無生法忍所起。從大悲胎藏所生。此華相色。即師子腹中五種色大蓮華。此即經中所說師子勝相國是也。一約世間之五行方處釋色相者。一者肺華。三葉白色似半月。二者心華。赤色有三角。三者肝華。八葉青色具五色。四者脾華。一葉黃色有四隅。五者腎華。八葉黑色。二約五大者。一風。黑色似半月。二火。赤色三角。三空。青色具五。四地。黃色四方。五水。白色圓。問。何故所配初後相違耶。答。肺名金。金者西方白。良由肺內有息風故名風。腎名水。水者北方黑。良由有腎爲水。能形物體性不相違也。此五華藏。若異體。謂諸華各各差別。若同體。謂住一遍應故。諸華中各皆由一華遍應多華故。各多華全爲其一華。是故能有多箇一華。然彼多一華。由本一華應多華故。雖有多一華。然彼多一華與本一華。體無差別故。是故名同體。以諸緣起門內有三義故。一不相由義。謂具自德故。二相由義。謂差別故。三無礙義。不可說故。乃至由此緣起是法界家實德故。普賢境界具德自在無障礙故。即是圓滿教主大日毘盧遮那如來。以如是圓滿諸融廣大身。於如圓滿諸融廣大蓮華藏莊嚴世界海中。攝其餘樹形等圓滿諸融廣大世界海。以如是圓滿諸融廣大十不可說法界海爲境界。坐如是圓滿諸融廣大蓮華藏半月形摩尼師子座。示如是圓滿諸融廣大無盡攝生威儀身雲差別業用無邊無邊。如是重重無盡無盡。而如來無來往無功用。此皆海印三昧中

炳然顯現故。亦法界法爾。故能如是。如摩尼雨寶天鼓出音雖無功用所作得成就。如是所現雖廣大。而論時不過一剎那。論處不出一塵。如是一切皆一剎那所現。如一剎那。一切剎那中亦如是。如一塵。一切塵中亦如是也。故知是心大海中有大菩提心。龍無邊無盡。是心所有一切法無邊無盡。故名閻浮提中人之力所不能受持。如海雲比丘所持性起一品。雖須彌山聚筆四天下塵數四海量。不能盡者。良由是心性無盡故。智者不須遠求矣。問。何故蓮唯八葉。答。謂三乘果德體。周照。而用未周故云八葉耳。若化。周塵道中德滿十方。乃名十葉。今約少分四攝四無量故名取八也。一葉表一實。五葉表五乘。又心內辦正八。和合爲蓮華體。故名八葉。又一切凡夫心處雖未能自了。其內心亦自然而有八辦。合成蓮華形。今但觀照此心令其開敷。即是三昧實故。若視此心八葉之華。即得與理相應。此八葉者四方即是表四攝。四隅即表如來四智。此華本來無生。即是菩提心。當知一切法門皆是從心而所有也。若解是者。心華自然開能見佛。如云心開意解。即此義也。開心者。即入無生門也。又心內有四種摩尼。一者月藏。即是聲聞人。月者清涼義。由有息煩惱焰暑氣故名戒月藏。二者日藏。即緣覺。日即慧義。以大利慧能乾十二因緣大河故名慧日藏。三者萎華寶。即菩薩三藏總持辯才無邊可得佛果實故。菩薩如慧如朴。凡夫不知爲知。如新淨華。菩薩知爲不知。如萎華

故名萎華寶、四者寶淨。即諸佛是也。摩尼寶清淨光明成就故名寶淨。此中諸寶凡夫愚癡、不實實不能知。須試而後能知實。實也。譬如佛陀羅等四種炭火投於其中可試。以月藏投火中。雖不出出俱變色。以此當知非真寶。又以日藏投火中。火中則變。出則歸本色。以此當知非寶。又以萎華寶投火中。雖不出出俱不變。假使不變猶雨寶有失。以此當知非勝寶。又以寶淨摩尼寶投火中。雖不出出俱不變。又雨寶無盡。初二寶爲下寶。中一寶爲中寶。後一寶爲勝寶。如是心內四種真摩尼。試實不實何以得知。有無量四魔。以聲聞投小叫喚地獄中已。雖不出出俱生疲厭心。以此當知下劣性。又以緣覺投大叫喚地獄中已。於其中則生疲厭心。出則得本心。又以菩薩投火燒熱地獄中。雖不出出俱不變。而恭敬善知識處漸有開。由是當知。雖不變少有失乎。又以佛投阿鼻大地獄中。雖不出出俱不變。亦無怖畏心。亦復供養善知識。度諸衆生。示現八相而不休息。常於諸道中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無疲厭心。譬如輪王寶馬一利那周行四天下。而復於一切時中一切利那中。周行塵方不生疲厭。又云。一切諸衆生從本以來。同一實性相。覺時不增。迷時不減。不問凡聖。唯此一大日毘盧遮那之善巧性相。及妄念時不改。凡夫時善惡無記。種種一切煩惱妄想所見種種一切諸法。國土山河沙石瓦礫樹木叢林。群獸雌雄卵殼強弱互相食噉。牝牡姪欲

窟穴相奪。人間男女偷盜劫掠貪財貪色貪名貪利互相殺奪。乃至已生當生現生一切惡法性相。乃至一切諸善法已作當作現作。乃至璧玉金銀赤白銅鐵珠玕貝。一切華香幡蓋宮殿樓閣。凡一切諸所用物像。皆此大日毘盧遮那度生德用。全此法界身雲。何以故。若離此相已外。諸佛以何方方便度一切衆生類。是故法界一法皆諸佛法。然一切凡夫違諸差別相起種種異見。由不知忽爾無明。計種種異見。如經中所說。依正論釋。但是一善巧方便盤迴屈曲成所依華藏。於一華藏中顯十佛令知。相雖萬差。皆是毘盧遮那十身所作。十身差別機感多端耳。又緣起陀羅尼有二。一淨緣起。如清渌起波。二染緣起。猶濁河鼓浪。清濁雖異。濕性無差。如淨緣返流聖地之中。染緣隨流凡境之內。凡聖雖別一心湛然。此猶約迷悟似分。若直了一心全成性起。無復凡聖之號。曷有清濁之文。

問。所云五根作用皆稱光明寶摩尼王悉能雨寶。凡夫根器亦如是耶。答。經云。六自在王常清淨。所以稱王。王是自在義。是以眼根任運觀色自在無礙。經云。譬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增愛。又常在現量本性不遷豈非如王常得自在所稱摩尼者。是雨寶義。如云應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豈非雨寶義。又云。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豈非放光義。則玄鑒無遺幽微洞察。五根隨用亦復如是。乃至意根一念千里無有障礙。如云應意時絕分別照燭森羅終不歇。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時常寂滅。故知六根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可謂身之寶藏心之明珠。不說不知空沈苦海。先聖悲愍意在斯矣。又所陳法喻爲未信之人。此是世間摩尼。況我心之雨寶。如將大海比我心之宏深。且摩尼是質礙之色法。豈同丹臺無盡之法財。大海是有限之波瀾。寧等靈源不窮之性水。乃略況於少分。可謂天地懸殊。尋萬丈而未得毫釐。指百分而纔言一二。切忌自屈不肯承當耳。八託事顯法生解門者。華嚴經云。百千億那由他不可說先住兜率宮諸菩薩衆。以從超過三界法所生。離諸煩惱行所生。周遍無礙心所生。甚深方便法所生。無量廣大智所生。堅固清淨信所增長。不思議善根所起。阿僧祇善巧變化所成就。供養佛心之所現。無作法門之所印。釋曰。此上併出因也。又云。出過諸天諸供養具供養於佛者。即說多果也。次一因成一果。經云。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乃至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既以無生。忍唯生於衣等。故云一因一果。後一因成多果。謂但舉無生爲因。總生諸果故。經云。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華雲等。隨一事即是無盡。況一事皆是稱性故。皆即是無盡法界。但隨一義。以名目之。如顯可重圓明。即名爲寶。若云自在即稱爲王。若爲潤益即名雲等。故金色世界即是本性。彌勒樓

閑即是法門。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即是般若。無分別智等皆其事也。故一事即具無盡之法。故立具足無盡之德。不出於此。九世隔法異成門者。以時無別體。依華以立。一念該攝十世融通。所以如見華開知是芳春。茂盛結果知是朱夏。彫落爲秋。收藏爲冬。皆因於物知四時也。又一念九世成十世者。九約於義。一約實體。體用相融故。常九常一。無有障礙。體用相奪。離九一相。故同果海。今時融通無礙自在。略有四重。一相攝俱盡。二相與兩存。三相隨互攝。四相是互即。初中以本從末。唯事而無理。以末歸本。唯理而無事。二中全事之理。非事故一相無時全理之事。非理故九世不亂。三中由隨事之理故。令一時能容一切時。由隨理之事故。令一切時隨理人一時中。多一反上。互入可知。四中由即理之事故。令一時即一切時。由即事之理故。令一切時即一時故。唯理無物可相即入。唯事相礙不可即入。要以事理相從無礙。方有即入。思之可見。又如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如毘目仙人執手。既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所見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修行不倦。何得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王質遇仙人。基令斧柯爛。三歲尙謂食。質既能以長爲短。亦能以短爲長。如屬穉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知世法佛法俱不可思議。世法尙不可量。何況佛法。不應以長短之時廣狹之處定其旨也。十主伴顯明具

德者。華嚴現相品云。眉間出勝音菩薩。與無量諸眷屬俱出。即人眷屬。佛放眉間。光明無量百千億光明以爲眷屬。即光明眷屬。又法界修多羅以佛剎微塵數修多羅。而爲眷屬。即法眷屬。故隨一一皆有眷屬。若以餘經望。但爲眷屬。不爲主伴。今言眷屬者。約當經中事以爲眷屬。眷屬即伴故證主伴。此華事十玄例於餘事。舉華既爾。一塵等事亦然。華上十門唯約事說。謂華事上一切事。同時具足事。廣狹無礙事。一多事。乃至主伴事。此事華既帶同時十義。又其餘教義等十門。謂事上有教義。同時具足教義。廣狹教義。一多乃至主伴教義。又教義至感應。各有同時等爲百門。以事所依例餘所依。謂事法既有百門。二教義爲百門。乃至感應具百門。故有千門。如教義等有此千門。以所依例能依門。亦成千門。謂前以所依體事爲首。今以能依玄門爲首。謂同時門中。具同時教義同時事理同時境智乃至同時感應。故有十門。同時門中具廣狹等。其廣狹等有廣狹教義等。故成百門。二廣狹具百。例同時門。三相入門具百。四相即門具百。乃至第十主伴門具百。故成千門。然其後千不異前千。但互舉爲首。而成異耳。若重重取之至於無盡者。結成無盡。言重重取者。謂如初一門中具十。十中取一。此一亦須具十具百具千。以不相離故。如一既爾。千門各十亦然。則具十千。十千之中隨取其一亦具十千。如一千錢共爲緣起。一錢爲首。則具一千錢。餘亦如是。則有

千千。千千之中隨取其一。亦具千千。故至無盡。又重重者。一事之中亦有多境。一智之中復有多智等。更相涉入亦無盡也。以是具德無盡法門唯普眼境界。上智能入。故當勤修必成大益。問。如何是十玄門安立所以。答。本是一心真如妙性。無盡之理。因體用卷舒性相即入理事包遍緣性依持。義分多種略即六相。廣乃十玄。乃是諸佛菩薩德相業用。一行一法皆具十玄。悉入宗鏡之中。一心無盡之旨。如華嚴演義云。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以是總故貫於九門之初。二廣狹門。別中先辯此者。是別門之由。由上事理無礙中事理相遍故生下諸門。且約事如理遍故廣。不壞事相故狹。故爲事事無礙之始。三由廣狹無礙所遍有多。以己望多故有一多相容。相容則二體俱存。但力用交徹耳。四由此容彼彼便即此。由此遍彼此便即彼等。故有相即門。五由互相攝則互有隱顯。謂攝他所見故。有相入門。攝他無體故。有相即門。攝他他雖存而不可見故。有隱顯門。以爲門別故。故此三門皆由相攝而有。相入則如二鏡互照。相即則如波水相收。隱顯則如片月相映。六由此攝他一切齊攝。彼攝亦然故。有微細相容。七由互攝重重故。有帝網無盡。八由既如帝網。隨一即是一切無盡故。有託事顯法。九由上八皆是所依。所依之法既顯。大辯能依。隨依之時亦爾。十由法法皆然故。隨舉其一。則便爲主。連帶緣起便有伴生門。又判定記分德相業用。各有十玄。德相十玄

者。一同時具足相應德。二相即德。三相在德。四隱顯德。五主伴德。六同體成即德。七具足無盡德。八純雜德。九微細德。十因陀羅網德。二業用十玄者。一同時具足相應用。二相即用。三相在用。四相入用。五相作用。六純雜用。七隱顯用。八主伴用。九微細用。十因陀羅網用。故知無有一法不具無邊性德。真如妙用矣。是以此重玄門名言路絕。隨智所演以廣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問處。皆墮疑情。如鹽官和尚勸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云。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師堅起拂子云。是第幾種法界。當時低頭擬祇對。次師訶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問。諸總持陀羅尼門差別句義。數若恒沙。云何但於一心悉皆開演。答。離心無說。離說無心。舒則恒沙法門。卷則一心妙旨。微塵經卷。盡大千而未展全文。普眼法門。竭大海而不書一偈。如忉利天鼓。演莫測之真詮。雷音寶林。說無生之妙偈。安養國內。水鳥皆談苦空。華藏海中。雲臺盡數圓旨。所以華嚴經云。譬如諸天有大法鼓。名為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墮諸惡趣。後悔無及。放逸諸天聞此音已。生大憂怖。捨自宮中所有欲樂。

詣天王所求法行道。佛子。彼天鼓音無主無作。無起無滅。而能利益無量衆生。阿彌陀經云。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難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如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斯則皆是頓悟。自心更無餘法。此一心法界是諸經通體故。如來所說十二分教。親從大悲心中之所流出。大悲心從後得智。後得智從根本智。根本智從清淨法界流出。即是本原更無所從。無有法離於法界而有。此一心門。是一字中王。亦名一語。亦名一句。思益經云。如佛所說。汝等集會當行二事。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謂說法。何謂默然。答言。若說法。不違佛不違法。不違僧。是名說法。若知法即是佛。離相即是法。無爲即是僧。是名聖默然。又善男子。因四念處而有所說。名聖說法。於一切法無所憶念。名聖默然。斯正說時。心契法理。即不說耳。明非緘口名不說也。如入佛境界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無有人見。無有人聞。無有人現在供養。無有人未來供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說諸法。一不說諸法。多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證菩提。諸佛如來。不依一法得名。亦非多法得名。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見諸法。不聞諸法。不念諸法。不知諸法。不覺諸法。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說一法。不示諸法。瓔珞經云。以一句偈訓誨八萬四千國邑。大集經偈云。無量智者佛

眞子。數如十方微塵等。於無量劫諮問佛。不盡如來一字義。又云。能以一字入一切法。爲衆生說。是名般若波羅蜜無涯際。總持經云。是般若波羅蜜。一語能答萬億之心。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言。若人得聞一句之法。即解其中千萬句義。百千萬劫敷演解說。智慧辯才不可窮盡。是多聞。大涅槃經云。若見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又云。寧願少聞多解義理。不願多聞於義不了。即是入此宗鏡。一解千從。雖廣引文。只證此義。上根一覽已斷纖疑。中下再披方能具信。對根故爾。非法合然。所以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復告善思惟菩薩言。賢德天子。已於過去無量百千億劫修習陀羅尼門。窮劫說法亦無終盡。善思惟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陀羅尼。佛言。善男子。名衆法不入陀羅尼。善男子。此陀羅尼過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內外衆法皆不可得。善男子。無有少法能入此者。故名衆法不入陀羅尼。何以故。此法平等。無有高下。亦無出入。無一文字從外來入。亦無一字從此。法出。又無一字住此法中。亦無文字共相見者。亦不分別法與非法。是諸文字。說亦不滅。不說無增。從本以來。無起造者。無壞滅者。善男子。如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離言語亦離思量。本無生滅故無出入。是名衆法不入陀羅尼。若能通達此法門者。辯才無盡。何以故。通達不斷無盡法故。善男子。能入虛空者。則能入此陀羅尼門。華嚴出現品云。佛子。菩薩摩訶

薩應知如來音聲遍至，普遍無量諸音聲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心樂皆令歡喜，說法明了故。應知如來音聲隨其信解皆令歡喜，心得清涼故。應知如來音聲化不失時，所應聞者無不聞故。應知如來音聲無生滅，如呼響故。應知如來音聲無主，修習一切業所起故。應知如來音聲甚深，難可度量故。應知如來音聲無邪曲，法界所生故。應知如來音聲無斷絕，普入法界故。應知如來音聲無變易，至於究竟故。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音聲，非量非無量，非主非無主，非示非無示。疏釋云：收上十聲要不出三。約相則廣無量，約體則無主宰。約用則有顯示，今並雙非以顯中道，謂莫窮其邊故非量。隨機隨時有聞不聞故非無量。多緣集故非有主，純一法界生故，非無主。當體無生故無能示，巧顯義理故非無示。更以四句明體用無礙，謂一以用從體，由體無不在故，能令上十類聲皆遍一切。非唯遍聲，亦遍一切時處衆生如來，法界等。雖復於色等皆遍，恒不雜亂。若不等遍則音非圓。若由等遍失其音曲，則圓非音。今不壞曲而等遍，不動遍而差韻，方成圓音。二以體從用，其一音皆具含真性。三用即體故，上十類聲皆不可得，唯第一義永離所執故。法螺恒震妙音常寂，名寂靜音。如空谷響有而即虛。若不即虛非但失於一音，亦不得圓融自在。四體即用故寂而恒宣。若天鼓無心而應一切，長風隨窳萬吹不同。若不遍同非但失於能圓，亦非真一。故經云：

一切衆生種種語言，皆悉不離如來法輪，何以故。言音實相即法輪故。是以衆生言音皆不出虛空性。以性無不在，則法輪遍一切處。無有間斷。止觀云：觀心攝一切教者，毘婆沙論云：心能爲一切法作名，若無心則無一切名字。當知世出世名字，悉從心起。若觀心僻越順無明流，則有一切諸惡教起。所謂僧。依衛世九十五種邪見教生，亦有諸善教起。五行六甲陰陽八卦五經子史世智無道名教，皆從心起。云何出世名教皆從心起。寶性論云：有一大經卷，如三千大千世界大，記大千界事。如中如小。四天下三界等大者，皆記其事。在一微塵中，一塵既然，一切塵亦爾。一人出世以淨天眼見此大經卷，而作是念：云何大經在微塵內，而不饒益一切衆生。即以方便破出此經，以益於他。如來無礙智慧經卷，具在衆生身中。顛倒覆之不信不見。佛教衆生修八聖道破一切虛妄，見已智慧與如來等。此約微塵附有爲喻。又約空爲喻者，發菩提心論云：譬如有人見佛法滅，以如來十二部經仰書虛空，宛然具足。一切衆生無有知者。久久之後更有一人，遊行於空見經咄嗟，云何衆生不知不見。即便寫取示導衆生。云何寫經，謂令衆生修八正道破虛空等。修有多種。若觀心因緣生滅無常修八正道者，即寫三藏之經。若觀心因緣即空修八聖道，即寫通教之經。若觀心分別校計有無量種，凡夫二乘所不能測。法眼菩薩乃能見之。是修無量八正道即寫別教之經。若

觀心即是佛性，圓修八正道，即寫中道之經。明一切法悉出心中，即大乘心即佛性。自見已智慧與如來等。又觀心即假即中者，即攝華嚴之經。若觀心因緣生法生滅者，即攝三藏四阿含教如乳之經。若觀心即空者，即攝共般若如酪之經。若其觀心因緣生法即空即假即中者，即攝方便等生酥之經。若但用即空即假即中者，即攝大品熱酥之經。若用即中觀心者，即攝法華開佛知見大事正直醍醐之經。若用四句相即觀心，即有涅槃同見佛性醍醐之經。又若觀因緣，又觀因緣即是佛性，佛性即是如來，是名乳中殺人。若觀析空，又觀析空即是佛性，佛性即是如來，是名酪中殺人。若觀即空，又觀即空即是佛性，是名生酥殺人。若觀假名，又觀假名即是佛性，是爲熱酥殺人。若觀即中，又觀即中即是佛性，是名醍醐殺人。今通言殺人者，取二死已斷三道清淨，名爲殺人。是名止觀攝不定教。又心攝諸教有二：一者一切衆生心中具足一切法門。如來明審照其心法，按彼心說無量教法從心而出。二者如來往昔曾作觀心偏圓具足。依此心觀爲衆生說，教化弟子令學如來破塵出卷仰寫空經，故有一切經教。一心止觀攝盡。華嚴經頌云：若欲三千大千界，教化一切諸群生。如雲廣布無不及。隨其根欲悉令喜。毛端佛衆無有數。衆生心樂亦無極。悉應其心與法門。一切法界皆如是。華嚴演義云：至聖垂誥，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之幽致。雖忘懷於

證旨之域，而浩汗於文義之海。蓋欲寄象繫之迹，窮無盡之趣矣。故知非言無以立其文，非文無以廣其義。非義無以窮其玄。夫得其玄者，則宗鏡無盡之旨矣。旨既無盡，不說不知。今為未知者言，不為已知者說。脫或諸宗異執見解差殊，或空有相非，大小各諍，斯乃不窮理本，強說異同。入宗鏡中勝負但息，如析金、枝段段俱金，猶截瓊枝寸寸是寶。問：信入此法，還有退者不？答：信有二種。一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念，如此則一生可辦，誰論退耶？二若依通之信，觀力能浮，習重境強遇緣即退，如華嚴論云：如涅槃經開常住二字，尚七世不墮地獄。如華嚴經云：設聞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必得解脫。至成佛故。何故經言第六住心，及從凡夫信位猶言有退？此意若為和會，解云：十信之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善友，不敬賢良，為慢怠故，久處人天惡業便起，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慢常求勝友，即無此失。若權教中第六住心可有退位，實教中為稽滯者責令進修，如舍利弗，是示現聲聞，非實聲聞。所作方便皆度衆生，使令進策。如權教中第六住心，可說實退，何以故？為權教中地前三寶總未見道，所修作業皆是有為，所有無明皆是折伏，功不强者便生退還。若折伏有力亦不退失。如蛇有毒為呪力故毒不能起。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忍。於諸勝己者諸受未聞，所聞勝法奉

行無妄，所有虛妄依教蠲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為人生之法，法合如然，但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華嚴疏云：深心信解常清淨者，信煩惱即菩提，方為常淨。由稱本性而發菩提心，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

宗鏡錄卷第二十八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二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既法輪遍一切處，無有間斷，常恒說者，云何更逐會結集說處不同？如華嚴九會之文，法華三周之說，答：廣略不等皆為對機，以一顯多令入無盡如華嚴指歸云：謂於一刹那中則遍無盡之處，頓說如此無邊法海。問：准此所說，說華嚴會總無了時，何容有此一部經教答：為下劣衆生，於無盡說中略取此等結集流通，故有此部。令其見聞，方便引入無際限中，如觀隔隙見無際虛空，當知此中道理亦爾。視此一部見無邊法海，故知若提綱撮要，一應尚含法界，一字即演無邊豈況九會三周之說乎？如是解者，則一時一切時，一說一切說。又問：若此多劫常恒說者，何故如來有涅槃耶？答：說此經佛本不涅槃，法界品中開栴檀塔，見三世佛無涅槃者，又以攝化儀之中涅槃亦是說法攝生，與成道

說法無差別故，復次舍那佛常在華藏恒時說法，元無涅槃，常住故。乃知出世涅槃皆是衆生自見，諸佛本不出世，亦不涅槃故。入宗鏡中自然二見俱絕。問：法唯心說者，云何教立五時，聽分四衆？答：諸佛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智獨存。凡有見聞皆是衆生自心影像，則說唯心說。聽唯心聽，離心之外何處有法？如思益經云：梵天言，何故說不聽法者，乃為聽經。文殊言：眼耳鼻舌身意不漏，是聽法也。所以者何？於內六入不漏色聲香味觸法，乃為聽經。乃至梵天問得忍菩薩，汝等豈不聽是經耶？答：如我等聽，以不聽為聽。古德云：如來演出八辯洪音，聞者託起自心所現，如依狀貌變起毫端，本質已無影像如在。群賢結集自隨見聞，依所聞見結集自語，良以離自心原無有外境，離境亦無內心可得。諸傳法者非授與他，但為勝緣令自得法，自解未起無以悟他，自解不從他來，他解寧非自起，是故結集及傳授者皆得影像不得本質，無有自心得他境故，是知結集乃是自心所變之經，至傳授者，傳授自心所變之法，得影非質，思而可知。若能常善分別自心所現，能知一切外性非性，此人知見可與佛同。所說之法，與佛無異，悟入自覺聖智樂故。實性論偈云：天妙法鼓聲依自業而有，諸佛說法者衆生自業聞。如妙聲遠離，功用處身心，令一切衆生，離怖得寂靜，佛聲亦如是，離功用身心，令一切衆生，得證寂滅道。又偈云：譬如虛空中，雨八功德水，到鹹等

住處。生種種異味。如來慈悲雲。雨八聖道水。到衆生心處。生種種解味。釋曰。如天鼓聲。應諸天所知之量。猶龍王雨隨世間能感之緣。證自法而不同成異味而有別。法亦如是。隨見差殊。於一乘而開出諸乘。從一法而分成多法。華嚴探玄記云。緣起唯心門者。此上一切差別教法。無不皆是唯心所顯。是故俱以唯識爲體。然有二義。一本影相對。二說聽全收。初中通辯諸教總有四句。一唯本無影。如小乘教。以無唯識義故。達摩多羅等諸論師多立此義。二亦本亦影。如大乘始教。衆生心外佛有微妙色聲等法。由聞者善根增上緣力。擊佛利他種子爲因。於佛智上。文義相生。爲本性相教。由佛此教增上緣力。擊聞法者有流善根種子。聞者識上文義相生。爲影像相教。三十唯識論頌云。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護法論師等悉立此義。三唯影無本。如大乘終教。離衆生心。佛果無有色身音聲事相功德。唯有如如及如智。大悲大願爲增上緣。彼所化根熟衆生。心中顯佛色聲說法。是故聖教唯是衆生心中影像。故經偈云。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隨其所應化。而爲演說法。又偈云。如來法身不思議。無色無相無倫匹。示現色像爲衆生。十方受化靡不見。如是非一。龍軍堅慧諸論師等並立此義。四非本非影。如頓教中。非直心外無佛色等。衆生心內所顯之佛亦當相空。以唯是識無別影故。色等性離無所有故。一切無言。無言亦無故。是故聖教即是無教之教。如經頌云。

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又密嚴經。明佛常在法界無出世等。龍樹等宗多立此義。此有四說總爲一教。圓融無礙皆不相妨。以各聖教從淺至深攝衆生故。思之可見。第二說聽全收者。亦四句。一離佛心外無所化衆生。況所說教。是故唯是佛心所顯。此義云何。謂諸衆生無別自體。攬如來藏以成衆生。然此如來藏即是智證爲自體。是故衆生舉體。總在佛智心中。經頌云。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又云。如來菩提身中。悉見一切衆生發菩提心成等正覺。乃至見一切衆生皆已寂滅。亦復如是。皆悉一性。以無性故。又頌云。三世一切劫。佛刹及諸法。諸根心法。一切虛妄法。於一佛身中。此法皆悉顯。是故離佛心智無一法可得。二總在衆生心中。以離衆生無別佛德故。此義云何。謂佛證於衆生心中真如成佛。亦以始覺同本覺故。是故總在衆生心中。從體起用。應化身時。即是衆生心中真如用大。更無別佛。三隨一聖教全唯二心。以前二說不相離故。謂衆生心內佛。爲佛心中衆生說法。佛心中衆生。聽衆生心中佛說法。如是全收說聽無礙。是謂甚深唯識道理。四或彼聖教俱非二心。以兩俱形奪不並顯故。雙融二位無不泯故。謂佛心中衆生無聽者故。衆生心中佛無說者故。兩俱雙辯二相盡故。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又經頌云。衆生所生不是生。亦無流轉生死中。又經頌云。如來不說法。亦不度衆生等。是故此四於一聖教圓融無礙。方

爲究竟。華嚴演義問云。生佛約體雖同。相用自別。豈得全同。釋云。從體起用。用不異體。體既衆生之體。用豈離於衆生。故依體起用。即是衆生心中真如用大。更無別佛。若爾起信論中已有此義。何以獨明華嚴爲別教耶。釋云。起信雖明始覺本覺不二體相用三大攸同。而是自心各各修證。不言生佛二互全收。是則用起信之文。成華嚴之義。又說聽全收生佛相在者。略舉二喻。一者如一明鏡師弟同對說聽。以師取之即是師鏡。弟子取之是弟子鏡。鏡喻一心。師弟喻生佛。是謂弟子鏡中和尙爲和尙鏡中弟子說法。和尙鏡中弟子聽弟子鏡中和尙說法。諸有知識請詳斯喻。此喻猶恐未曉。又如水乳和同一處而互爲能和所和。且順說聽。以能和爲說。所和爲聽。且將水喻於佛。乳喻衆生。應言乳中之水和乳中之乳。乳中之乳受乳中之水。雖同一味能所宛然。雖能所宛然而互相在相遍相攝。思以准之。又衆生心中佛者。此明衆生稱性普周。而佛不壞相在衆生心內。言爲佛心中衆生說法者。此明佛心稱性普周。而衆生不壞相在佛心內也。更無別理。但說聽之異耳。是知一切衆生語言皆法輪正體。若離衆生言說即佛無所說。先德云。若離方言佛則無說。聖人無心。以萬物心爲心。聖人無身。亦以萬物身爲身。即知聖人無言。亦以萬物言爲言矣。華嚴論云。一切凡聖境界莊嚴果報。以爲教體。此乃見境發心不待說故。見惡厭之。見善樂之。總能起善故。又一切

法無非佛事故。又以一切法自性清淨以爲教體。以觀察力心契自相應故。不待說故。又以行住坐臥四威儀以爲教體。見敬發心不待語故。肇論云。爲莫之大。故乃反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於無名。何謂小成。通百千恒沙之法門。在毛頭之心地。何謂無名。形教遍於三千。無名相之可得。故須宗說雙通方成師匠。所以經偈云。宗通自修行。說通未悟。真覺大師云。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宗通是定。說通是慧。則宗說兼暢定慧雙明。二義相成。闕一不可。如法華經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又昔人頌云。說通宗不通。如日被雲障。宗通說亦通。如日處虛空。故知若先了宗說則無過。故法華序品偈云。又見諸菩薩知法寂滅相。各於其國土。說法求佛道。又凡有詮表形於言教者。皆是明心。不詮餘法。或言廣大自在。此約德相以明心。或言寂滅無爲。此約離過以明心。乃至或說事。是心之事。或說理。是心之理。故云千經萬論皆是言心。豈止宗鏡耶。如法華經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凡言大者莫越於心。於五大之中虛空最大。尙爲心之所含。故首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寂照含虛空。此大非對數量稱大。又非形待稱大。故云一大事。又此一非一。如法句經頌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一亦不爲一。爲欲破諸數。是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明斯旨。非爲別事矣。起信鈔云。一心該於萬有。萬有不一心者。此但意在出體。不在收於萬法。

悉存物外之見。故總該之。然諸教中皆說萬法一心。而淺深有異。今約五教略而辯之。一。愚人法聲聞教。假說一心。謂世出世間染淨等法。皆由心造業之所感故。若推徵則一心之義不成。以立前境。故云假說。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以爲一心。三界萬法唯識變故。三。終教。說如來藏以爲一心。識境諸法皆如夢故。四。頓教。泯絕染淨以說一心。爲破諸數假名故。五。圓教。總該萬有以爲一心。事理本末無別異故。如上所說。前淺後深。淺不至深。深必該淺。所以宗鏡雖備引五教一心證明。唯指歸圓教一心。總攝前故。又如鈔云。一心爲如來所說法之根本者。蓋緣如來依此一心而成就故。是則信解行證皆依此心從微至著。未嘗離此。若離於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離此有說者。皆外道教也。所以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疏釋云。辯法功能以其此心體相無礙染淨同依。隨流返流唯轉此心。是故惹隨染成於不覺。則攝世間法。若不變之本覺及返流之始覺。則攝出世間法。此猶約生滅門中辯。若約真如門者。則銘融含攝染淨不殊。如上所指盡理無過。然一切染淨之法。法無自立。唯心所轉。是知因心成法。法豈非心。所依既是心。能依何得有異。以能依從所依起故。如波從水起。器自金成。本末皆同。體用無際。法苑義林云。遍詳諸教所說一切唯識。不過五種一境唯識。阿毘達磨經頌云。鬼傍生人天。

各隨其所應等事心異故。許義非真實。如是等文。但說唯識所觀境者。皆境唯識。二。教唯識。由自心執著等頌。皆教唯識。三。理唯識。三十頌云。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如是成立唯識道理。皆理唯識。四。行唯識。菩薩於定位等頌。四種尋思如實等。皆行唯識。五。果唯識。佛地經言。大圓鏡智諸處境識皆於中現。又如來功德莊嚴經頌云。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如是諸說。唯識得果。皆果唯識。此中所說境教理行果等五種唯識。總攝一切唯識皆盡。然諸教中就義隨機。於境唯識種種異說。或依所執以辯唯識。楞伽經頌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現。以彼境非有。是故說唯心。但依執心虛妄現故。或依有漏以明唯識。華嚴經云。三界唯心。就於世間說唯識故。或依所執及隨有爲。以辯唯識。三十頌云。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依識自體起。或依有情以辯唯識。無垢稱經云。心清淨故有情清淨。心雜染故有情雜染。或依一切無有諸法。以辯唯識。解深密經云。諸識所緣唯識所現。或隨指事以辯唯識。阿毘達磨論引契經頌云。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隨指一事辯唯識故。如是等說無量教門。類攝諸教理義盡者。唯第五教。總說一切爲唯識故。乃至辯名離合會釋者。離者別也。合者同也。諸經論各各別說諸觀等名。今合解云。但是唯識之差別義。非體異也。一名有三十二類。華嚴等經中遮境唯識。名爲唯心。辯中邊論。

遮邊執路。名為中道。般若經中明簡擇性。名為般若。法華經中明究竟運載。名曰一乘。此之四名通能所觀。若約真俗境觀者。正智唯真。加行後得並通真俗。若言證者後得唯俗。勝鬘經中。遮餘虛妄名一實諦。顯法根本亦名一依。由空而證。又是空性。亦名為空。彰異出纏。顯攝佛德從中出。名如來藏。明體不染。貞實法性。名自性清淨心。功德自體亦名法身。能出四乘能入二乘。亦名一乘。與法華一乘別。無垢稱經。遮理有差別名不二法門。大悲經中。表無起盡亦名不生不滅。涅槃經中。彰法身因多名佛性。離縛解脫亦名涅槃。楞伽經中。表離言說名不思議。瑜伽等中。顯不可施設名非安立。攝大乘等。顯此通常等名圓成實。對法論等。明非妄倒。名曰真如。此之十五類名。唯所觀理。唯真智境。恐文繁廣略舉爾所。非更無也。謂諸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法位真際虛空界無我勝義不思議界等。乃至瑜伽論中。施設非施設淺深異故。名為安立非安立諦。即勝鬘經有作四聖諦無作四聖諦。涅槃經中。亦名勝義世俗二諦。乃至解深密等。顯一切法有無事理種類差別。名為三性。顯三俱無遍計所執。亦名三無性。又瑜伽等中。明離繫之方便。亦名三解脫門。表印深理。名三無生忍。大智度論。顯示差別名四悉檀。諸論以後觀細。亦名四如實智。仁王經中位別印可。亦名五忍。如是一切雖異名說。皆是此中唯識境智差別名也。又或說因果果

體俱一識作用成多。一類菩薩義。或因果俱說。二。決擇分中有心地說。謂本識及轉識。或唯因說。三。辯中邊論頌云。識生變似義。有情我及了。或因果俱說。三。三十唯識論云。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多異熟性。故偏說之。阿陀那名理通果。或唯果說。四。佛地經等說四智品。或因果俱說。此處第五六隨順小乘經中說六識。或因果俱說。七。諸教說七心界。或因果俱說。八。謂八識。或因果合說。九。楞伽經第九頌云。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諸波。此依無相論同性經中彼取真如為第九識。真一俗八二合說故。今取淨位第八本識以為第九。染淨本識各別論故。所依本故。第九復名阿末羅識故。第八染淨別說以為九也。如是所說諸識差別。一往而論。依成唯識論云。八識自性不可言定異。因果性故。無定性故。如水波故。亦非定一。行相所依緣相應異故起滅異故。熏習異故。楞伽經頌云。心意識八種。俗故相有別。真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如是一切識類差別。名為唯識。此幻性識。若加行觀唯共非自。若後得觀自相觀。一一依他各各證故。如上所引。是知諸佛所證菩薩所修。若教若理。若因若果。若行若位。乃至世間出世間。一切萬法。無有纖毫一法不是心者。宗鏡大旨見聞信向之者。如寶印所印。明鏡所照。可永絕纖疑矣。但一切毛道異生。或居不定聚者。習性易染。猶如白絲。如孟子云。人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猶如尺蠖。食黃而身黃。食蒼而身蒼。且八識藏中。十

法界種子具有。隨所聞法即發起現行。若聞宗鏡之文。即熏起佛乘種子。然須染神入心窮源見性。不俟耳入口出但記浮言。如荀卿子云。君子之學。入乎神。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為法。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何足美七尺之軀者也。問。十方諸佛無盡教海廣大無邊。云何於十帙之中而言搜盡。答。若歷事廣分。言過無窮之教海。若撮其妙旨。理盡百卷之要文。一言已達其原。況乎十帙。以無量經教皆是一心。所以法華經云。種種言詞演說一法。如傳大士行路難云。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精。非作非緣非色名。雖復恬然非有相。若凡若聖己之靈。此靈無形而常應。雖復常應實無形。心性無來亦無去。緣慮流轉實無停正覺。此真常覺。方便施範制尊經。又云。能知此心無隔礙。生死虛妄不能羈。而此一心皆悉具八萬四千諸律儀。思益經云。譬如大火一切諸焰皆是燒相。如是諸善男子。所說法皆入法性。故知一切凡聖所有言說。皆入宗鏡之中終無異法。所以經偈云。龜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乃至前後橫堅之說廣略之文。一皆為引入第一義中。若實入其中。則佛法皆平現。不用記一字。念盡一切經。不用解一法。會盡無邊義不用說一句。常轉正法輪。不用舉一步。遍參法界友。何者若記得是想邊際。若解得落意根中。若說得是辯才門。若參得墮外學地。並不于自己事。宗鏡中不收。如手撮虛空徒勞心力。所以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存之一一皆空。亡之處處咸有。故志公和尚云。佛祖言外邊事。取著元來還不是。作意搜求實勿蹤。生死魔來任相試。先德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宗門中不論此事。但知自心即休。不更用思前慮後。又偈云。千般比不得。萬種況不成。智者不能知。上賢亦不識。問。既談無言之道。絕相之真。云何遍引言詮廣明行相。答。非言何以知乎無言。非相何能顯乎無相。華嚴經偈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遍世間。淨名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不言不說。故云當如法說。又云。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法華經偈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又偈云。又見菩薩安禪合掌以千萬偈讚諸法王。斯皆以無言顯言。言顯無言也。又華嚴經頌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像。令入此法中。又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斯皆以相顯無相也。則無言不礙言。無相不礙相。故知無言即言。曾無別體。相即無相。豈有異形。故經偈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諸佛見。且諸佛見中。寧立有無同異見耶。故先德云。是以佛證離言。流八音於聽表。演大藏於龍宮。故知至趣非遠。功行得之則甚深。言象非近。虛懷體之而目擊。言絕之理而非絕。繁興玄籍而非興。故即言亡言也。所以無言之言橫分教海。非有之有

高立義天。如唯識疏序鈔釋云。疏云。無言之言風響。非有之有波騰。此四句疏文。前二句顯佛本質教。後二句顯聞者影像教。何者謂佛說之教。離心無體。名爲無言。從心現故。名之爲言。此爲能擊發。如似風響。即佛於利他後得智上。有三乘十二分教。然顯現。即與衆生爲增上緣。欲令聞者識上有文義相生。故云無言之言風響也。非有之有波騰者。即聞者識上文義相生。因質起教故。有似波騰。離心無體。名爲非有。從心現故。名之爲有。又云。悟之者。得理。亡言。迷之者。執文遺旨。證之者。言理一心。是知若入宗鏡無旨外之文可執。無文外之旨可尊。理事雙消。悟迷俱絕。問。從禪定而發慧。因靜慮以證真。何不令息念澄神冥宗照體。故云禪能洗根情之欲垢。摧結使之高山。滅覺觀之狂風。遮煩惱之毒箭。曷乃廣論總別說。佛說心。惑亂初機有違正典。答。夫禪有四種。一作異計。忻厭而修者。是凡夫禪。三了生空理證偏真之道而修者。是小乘禪。四達人法二空而修者。是大乘禪。若背教而唯成闇證。只爲己眼不明。守默而但坐癡禪。所以慧心弗朗。徒與邪行。空濫異修。入道之初教觀須具。執觀門而棄教旨。終成上慢之愚。徇他說而背自心。實招數寶之誚。所以華嚴明成就無生之慧。先賴多聞。佛藏說速入涅槃之門。皆因聽法。如佛藏經頌云。百千墮羊僧。無慧修靜慮。設經百千劫。無一得涅槃。聰敏智慧人。能聽法

說法。欲念須臾頃。必速至涅槃。此頌是自利入道也。又經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利衆生。決定無能眞報者。斯頌乃利他報恩也。華嚴明菩薩證無生慧光皆因善巧多聞。又聞有助觀起信之功。能圓自行。說有斷疑成佛之力。可以化他。故華嚴經頌云。譬如闇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是以說圓頓教印衆生心。開大施之門。成無邊之益。若不以此示人。雖有利他而不盡善。所益既虧。用力尤多。若直指自心全提家寶。如傾囊倒藏大施無遮。徹果該因。究竟常樂。所以輔行記云。若以權法化人。法門雖開不名傾藏。今於一心開利物門。傾秘密藏示眞實珠。心既不窮。藏亦無量。藏既無量。珠則無邊。含一切法故名爲藏。理體無缺。譬之以珠。是則開示衆生本有覺藏。非餘外來。維摩經云。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什法師云。若一起慈心則十方同緣。施中之最。莫先於此。故曰無前後也。肇法師云。夫以力會人。不可一息期。以財濟物。不可一時周。是以會通無隔者。彌綸而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覆。故能即無疆爲一會。而道無不潤。虛心懷德而物自寶。曷爲存濡沫之小慧。捨江海之大益。置一時之法養。而設前後之俗施乎。夫財養養身。法養養神。養神之道存乎冥益。何則群生流轉。以無窮爲塵路。冥冥相承。莫能自返。故大士建德不自爲身。一念之善皆爲群生。以爲群生故行願

俱果。行果則已功立。願果則群生益。已功立則有濟物之能。群生益則有返流之分。然則菩薩始建德於內。群生以蒙益於外矣。何必待哺養啓導然後爲益乎。菩提者。弘濟之道也。是以爲菩提而起慈者。一念一時所益無際矣。則是承宗鏡之光。遍法界之照。事有遺餘乎。如首楞嚴疏鈔云。心靈萬變者。坐禪在定時。魔境千差俱不識。昔有禪師在山坐。見一孝子擊一死屍來向禪師前著。便哭云。何故殺我阿母。禪師知是魔思云。此是魔境。我將斧斫却可不得解脫。便於柱上取斧。遂斫一斧。孝子走去。後覺股上濕。便看乃見血。不期自斫。斯乃正坐禪時。心中起見。遂感外魔來入行人心。不知皆由自心。或自歌舞等。元是自心影像。故知若了唯心諸境自滅。何處心外別有境魔耶。又昔有禪師坐時。見一猪來在前。禪師將是魔。則緩擊把猪鼻拽唱叫。把火來乃見和尚自把鼻唱叫。明知由心變。但修正定何有魔事。如經云。汝心不明認賊爲子。五十重魔境皆由妄心爲賊子。盜汝法界中法財智寶。處三界往來貧窮孤露之苦。問。世間染法有貪瞋癡爲所治。出世淨法有成定慧爲能治。則真俗互顯能所對治。行相分明理事具足。云何但說一心之旨能祛萬法乎。答。古德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則萬法出生。皆依無住一心爲體。離心之外無別有法。如群波依水。離水無波。萬像依空。離空無像。大莊嚴論偈云。遠離於法界。無別有貪

法。是故諸佛說。貪出貪餘爾。如佛先說。我不說有異貪之法能出於貪。瞋癡亦爾。由離法界別法無體故。是故貪等法性得貪等名。此說貪等法性能出貪等。此義是經旨。越。又頌云。於貪起正思。於貪得解脫。故說貪出貪。瞋癡出亦爾。釋曰。離貪之外無別有法。以貪法界故則一切法趣貪是趣不過。何者若於貪趣正思了貪無自性。則於貪得解脫。若於貪起邪想。迷貪生執著。則於貪被繫縛。繫縛解脫遂成眞俗二門。於眞俗二門則收盡染淨諸法。貪一法既爾。餘瞋癡等八萬四千煩惱塵勞門亦然。一一遍含法界故。斯乃是諸經旨趣之門。亦可全證宗鏡大意矣。若迷方便貪諸義門。則疑焰水以漂人。望乾城而投足。憑虛自失。得實何憂。此一心之言萬德攸歸。若善若惡皆能迴轉。若逆若順悉使善成。所以十玄門中有唯心迴轉善成門。古釋云。所言唯心迴轉者。前諸義門等。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眞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故云迴轉善成。心外無別境。故言唯心也。若順轉即名涅槃。經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即是生死。經云。三界虛妄皆一心作。生死涅槃皆不出心。是故不得定說。性是淨及與不淨也。故涅槃經云。佛性非淨亦非不淨。淨與不淨皆唯心故。離心更無別法也。楞伽經偈云。唯心無境界。無塵虛妄見。故知逆順唯由人轉。苦樂自逐緣分。一念無住眞心。塵劫未曾改變。但隨智分別所見不同。涅槃疏云。若言心性本淨爲惑所覆。猶屬教道且順

橫說。若云本心清淨。衆生聞者。起於邪見。謂心即是不肯修道。爲令衆生斷除貪等方見佛性故。云終不定說等。若依實理。心性本來未淨。猶如無始唯水無水。雖全是水則不得云水不是水。衆生心性亦復如是。雖本是無明則不得云非是三德祕藏。是故圓人唯觀無始三道即三德。故不同權人却覆方見金剛三昧經云。梵行長者言。諸法一味。云何三乘其智有異。佛言。長者。譬如江河淮海大小異故。深淺殊故。名文別故。水在江中名爲江水。在淮中名爲淮水。在河中名爲河水。俱在海中唯名海水。法亦如是。俱在眞如唯名佛道。是以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眞。寂滅靈空。寄森羅而顯相。如華嚴經頌云。譬如一心力。能生種種心。如是一佛身。普現一切佛。華手經偈云。若欲以一念。遍知一切心。是心無形色。如幻不堅固。賢劫定意經云。見於證明三界如幻。一切本元無所遺失。是曰一心。又云。以是名號爲無所有。有所觀見。見一切本。是曰一心。如經偈云。廣博諸世界。無量無有邊。知種種是一。知一是種種。何者一是萬法之一。以心爲自性故。所以古頌云。萬法由心生。心清萬法清。五通無障礙。心王如眼晴。月燈三昧經云。爾時世尊。知月光童子心所默念。而作偈問。告月光童子言。若菩薩與一法相應。皆悉能獲最勝功德。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謂一法。童子。若菩薩於一切法體性如實了知。乃至偈言。諸法但說一。所謂法無相。是智者所說。如實而了知。

若說如是法菩薩了知者，彼得無礙辯，說億
 倍多羅。導師所加護，顯示於實際，不分別假
 名，曾無有所說，以一知一切，以一切知一。雖
 有種種說，而不起於慢，其心能了知。一切法
 無名，隨順學諸名，而演說真實，釋曰：若如
 實了知一切法體性，即自心體性。觀一切法
 悉皆無名無相，以假名相，說演其真實，令歸
 無相之真原，無名之實際。則入脩多羅教海
 辯說無窮。又如經云：童子，其心無性，又無
 形色，不可親見。童子，如是心體性，即是佛功
 德體性。如是佛功德體性，即是一切諸法體
 性。以是義故，童子，若菩薩說一切法體性一
 義如實知者，名為菩薩。寂滅於心，善解三界
 出離善根，如實了知，如實知見，能如實說，無
 有異說。乃至善解離文字法，善解分別字智，
 善解離語言法等。又楞伽經云：不生現於
 生，不退常現退，同時如水月，萬德國土現。
 一身及無量。然火及淫雨，心心體不異，故
 說但是心。心中但是心，心無心而生，種種
 色形相，所見唯是心。又偈云：心中無斷常，
 身資生住處，唯心愚無智，無物而見有。又
 偈云：佛子，見世間唯心無諸法，種類非身作，
 得力自在成，何以故？若得心王一切自在，要
 成即成，非他所礙。如持地菩薩云：我常於
 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
 馬，我皆平填。乃至遇毘舍如來摩頂，謂我
 常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何以故？由心
 不平其地即不平。如舍利弗，心有高下，見丘
 陵坑坎，是知提綱撮要莫越觀心。見道不隔

剎那，取證猶如反掌。陳文帝法華懺文云：理
 無二極，趣必同歸。但因業因心，稟萬類之識，
 隨見隨著，異群生之相。梁武帝金剛懺云：
 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
 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所云理無
 二極，趣必同歸者，則一法標宗，異途泯跡。不
 言之妙，無說之深者，若不親證自心，曷乃洞
 其深妙。則言思道斷，冥合斯宗矣。唐德宗皇
 帝云：夫萬有之法，本緣於心心生法生，心滅
 法滅，故以心觀心，心外無法，心性常住，道其
 遠乎。如先德云：夫修道之體，自識常身。本
 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
 淨之心，此是本師。故知自真心自然而有，不
 從外來。於三界中所有至親，莫過於心。
 問：生佛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諸佛悟達
 法性，皆自然了心原，妄想不生，不失正念，
 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即究竟常寂滅，以寂
 滅故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
 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即憎愛，以憎愛故
 心器破壞，即受生死，故諸苦自現。欲知法要
 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無有
 是處。故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一切萬法，不
 出自心。八萬法門，三乘位體，一切賢聖，論
 其宗教，莫非自心是本。文句疏云：若尋教迹，
 迹廣徒自疲勞。若尋理本，本高不可極。日
 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但觀己心之高廣，扣
 無窮之聖應，機成致感，速得己利。故用觀心
 釋，當知種種聲教，若微若著，若權若實，皆為
 佛道而作答。大經偈云：龜言及軟語，皆

歸第一義，此之謂也。法華方便品偈云：我
 本立誓願，普令一切衆，亦同得此道。如我
 等無異。又偈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此正不指世間為正，不指螢光析智為正。不
 指燈炬體法智為正，不指星月道種智為正。
 乃指日光一切種智為正。此流通非為楊葉
 木牛木馬而作流通。非流通半字。非流通
 共字。非流通別字。純是流通圓滿脩多羅
 滿字法也。如宗鏡一光更無餘照，不唯位高
 行滿，亦乃因深果圓，巧拙頓殊，遲速莫等。
 如大智度論云：譬如治病，苦藥鍼灸痛而得
 差，如有妙藥名。蘇陀扇陀，病人眼見衆疾皆
 愈，除病雖同，優劣法異。聲聞菩薩教化度人
 亦復如是。苦行頭陀，初中後夜勤心禪觀，苦
 而得道。聲聞教也。觀諸法相，無縛無解，心得
 清淨，菩薩教也。是以了心實相，悟在剎那，積
 行而成，因除果遠。但有一毫之善，悉隨喜迴
 向實相之心。乃至四威儀中，觸途成觀，念念
 契旨，步步入玄，不令一塵而失真智。如箭射
 地，無不中者。故論云：復次正迴向。菩薩應作
 是念：如十方三世諸佛所知，用無上智慧，知
 諸善根相。一切智人中，佛第一勝。佛所知諸
 善根，必是實相。如佛所知，我亦用如是善
 根相迴向。譬如射地，無不著時。若射餘物，或
 著或不著。如諸佛所知隨喜，如射地無不著。
 若用餘道隨喜，如射餘物，或著或不著。如是
 迴向，是為不謗諸佛。故知信解實相心入宗
 鏡內，舉念皆是無往不真。方順佛所知，不謗
 三寶，若得實相智慧所。一切萬行，悉皆成

就如大鵬影覆其子令子增長。如今學人。但自直下內了自心。莫疑外境。心若得了外境皆虛。一法纔通。萬像盡歸心地。一輪有阻。千車悉滯輪途。明明而只在自知。念念而無非真。外魔。巨魔。不慮他疑。內密難窮。唯應親證。如龐居士偈云。中人樂寂靜。下士好威儀。菩薩心無礙。同凡凡不知。佛是無相體。何須有相持。但令心了事。遮莫外人疑。如人渴飲水。冷暖自心知。又如外書中云。有威名於世者。若呼其名則可以止兒啼。魏略云。張遼爲孫權所圍。遼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止。其父母以遼名恐之便止。又熒煌實錄云。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且孩兒未識其人。聞名即能止啼者。全證唯心矣。乃至如念觀音名號火不能燒等。此託觀音爲增上緣。並是自心所感致茲靈驗。災祥成敗榮辱昇沉。無不由心者矣。所以融大師頌云。亦不從天生。亦不從地出。但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若如日照世間。何光明而不透。則觸目寓情無非我心矣。皆成法寶盡作家珍。自利利他而無盡。傳大士三諫歌云。捨世榮捨世榮華。道理長。怒力。殷勤學三諫。諫我身心還本鄉。諫意意根莫令起。諫口口根莫說彰。諫手手根莫懷杜。三諫三王王自香。虛空自得到仙堂。仙堂不近亦不遠。徘徊只是衆中央。若欲行住仙堂裏。不用匍匐在他鄉。若欲求念彌陀佛。東西南北是西方。西方彌陀觸處是。面前背後七重行。或黃或赤或紅白。或大或

小或短長。天蓋正是彌陀屋。木孔木穿彌陀房。天上空。中彌陀路。草木正是彌陀鄉。日夜前後嘈嘈鬧。正是彌陀口放光。若欲禮拜彌陀佛。不用思想強干忙。若不誑人是禮拜。若不求人是道場。努力自使三功作。殷勤肆力種衣糧。山河是家無盡藏。草木是人常滿倉。泥水是人常滿庫。藤蘿是人無底囊。多作功夫白成就。自行手脚熱酸。疲。若欲往生安樂國。只是箇物是西方。又歌云。諸佛村鄉在世界。四海三田遍滿生。佛共衆生同一體。衆生是佛之假名。若欲見佛看三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或擲山水口轟轟。或結群朋往來去。或復孤單而獨行。或使白日東西走。或使暗夜巡五更。或烏或赤而復白。或紫或黑而黃青。或大或小而新養。或老或少舊時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翠華。或遊虛空亂上下。或在草木亂縱橫。或無言行自出宅。或入土坑暫寄生。或攢木孔爲鄉貫。或遍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爲村巷。或臥土石作階庭。諸佛菩薩家如是。只箇名爲舍衛城。

宗鏡錄卷第二十九

宗鏡錄卷第三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菩薩欲報佛恩。皆須不惜身命。護持如來正法。云何唯述一心能報慈化。答。覺王最後

慈勸。唯令於念處修真。首祖當初所傳。只但指人心是佛。若能信受是眞報恩。示他則不負前機。自究則剋成大事。如智者觀心論偈云。大師將涅槃。慈父有遺囑。四念處修道當依木叉住。我等非佛子。不念此遺囑。乘緩內無道。戒緩墮三塗。由不問觀心。令他信漸薄。烏鴉不施食。豈報白鴿恩。非但田不良。無平等種子。法雨若不降。法種必焦枯。各無來世福。失三利致苦。大法將欲頽。哀哉見此事。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平等眞法界。無行亦無到。若能問觀心。能行亦能到。即是四念處。能依木叉住。乘急內有道。戒急生人天。此是真佛子。不乖慈父囑。天龍皆慶喜。一切豈不忻。能報白鴿恩。普施烏鴿食。既有好良田。有平等種子。法雨應時降。法種皆生長。各有未來資。俱獲三利樂。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諸來求法者。欲聞無上道。不知問觀心。問慧終不發。諸來求法者。欲思無上道。不知問觀心。思慧終不生。諸來求法者。欲修無上道。不知問觀心。修慧終不成。諸來求法者。勤修四三昧。不知問觀心。困苦無所獲。諸來求法者。多聽得言語。不知問觀心。未得眞實樂。諸來求法者。修三昧得定。不知問觀心。盲禪無所見。諸來求法者。欲懺悔衆罪。不知問觀心。罪終難得脫。諸來求法者。意欲離煩惱。不知問觀心。煩惱終不滅。諸來求法者。本欲利益他。不知問觀心。退轉令他謗。諸來求法者。欲興顯佛法。不知問觀心。退還大污損。如此衆得失。非偈可具傳。有此諸得失。無人覺悟者。

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末世修觀心。得邪定發見。辯才無窮盡。自謂人間寶。無智者鼻嗅野狐氣。衝眼舉尾共却行。次第墮坑塹。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守鼻隅安般。及修不淨觀。安般得四禪。不免泥犁苦。不淨謂無學。覆鉢受女飯。設得隨禪生。墮長壽天難。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依事法用心。無慧發鬼定。顯異動物心。事發壞佛法。命終生鬼趣。九十六眷屬。像法決定明。三師破佛法。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內心不爲道。邪諂念名利。詐現坐禪相。得名利眷屬。事發壞他信。毀損佛正道。此是扇提羅。死墮無間獄。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說法得解脫。聽法衆亦然。不知問觀心。如貪數他寶。說者問觀心。無說亦無示。聽者問觀心。無聞亦無得。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戒爲制心馬。雖持五部律。不知問觀心。心馬終不調。律住持佛法。解外不解內。淨名訶上首。乃名真奉律。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誦經得解脫。非爲世財利。若能問觀心。破一微塵中。出大千經卷。受持讀誦者。聞持無遺忘。心開得解脫。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勸化修供養。與顯安行人。密心爲自利。倚託以資身。壞他善捨善。耽驢以債人。若能問觀心。卽如駝驢也。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諸道各有法。了不自尋研。忽窺密釋教。動經十數年。非但被法拙。亦有謀壞心。此是迦毘梨。仙聖豈聽說。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富貴而無道。多增長憍逸。若能問觀心。得真法富貴。雖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不著

世富貴。心常在道法。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貧賤多奸諂。窺密造衆惡。現被王法治。死墮三惡道。若能問觀心。卽安貧養道。有道卽真實。無爲卽富樂。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四衆皆佛子。無非是法親。因執善法誨。遂結未來怨。若能問觀心。和合如水乳。皆師子之子。悉是栴檀林。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年衰身帶疾。眼聞耳漸聾。心昏多忘漏。年不如一年。死王金翅鳥。不久吞命根。一旦業繩斷。氣絕豈能言。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稽首十方佛。深慈觀心者。勸善諦觀察。發正覺妙樂。稽首十方法。深悲觀心者。善勸誦觀察。得真免諸苦。稽首十方僧。大衆和合海。若能善觀察。歡喜心無量。稽首龍樹師。令速得開曉。亦加捨三心。今承三寶力。起三十六問。其間諸細問。對事難可數。若觀一念心。能答此問者。當知心眼開。得入清涼池。不能答此問。奈何盲瞶也。少義尙不見。那能行大道。哀哉末法中。無復行道入。設令有三數。寧別此問也。故生悲愍心。歸命禮三寶。作此問心論。令勸者開朗。願諸見聞者。莫生疑謗心。信受勤修習。必獲大法利。乃至偈問云。問觀自生心。云何四不說。離戲論執誨。心淨如虛空。問觀自生心。云何是魔行。業煩惱所繫。三界火宅燒。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外道。諸見煩惱業。流轉於六道。問觀自生心。云何是三業。拙度斷見思。出三界火宅。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巧度。三乘不斷結。得入二涅槃。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別教。求大乘常果。菩薩斷別惑。問觀自

生心。云何圓教乘。不破壞法界。住三德涅槃。問觀自生心。云何爲涅槃。修四種三昧。得真無生忍。問觀自生心。云何巧成就。二十五方便。調心入正道。問觀自生心。云何知自心。起十種境界。成一心三智。問觀自生心。云何知十境。各成十法乘。遊四方快樂。問觀自生心。云何不任法。入初發心住。及四十二位。問觀自生心。云何六度成。能得諸三昧。及諸陀羅尼。問觀自生心。云何得六通。用四攝行化。四辯無罣礙。問觀自生心。云何得相好。成眞應二身。對緣如鏡像。問觀自生心。云何具十力。及四無所畏。內外照用圓。問觀自生心。云何於觀心。能得十八種。不共世間法。問觀自生心。云何得大慈大悲三念處。感衆無異想。問觀自生心。云何巧方便。成就諸衆生。嚴淨一切刹。問觀自生心。云何於此心。莊嚴菩提樹。建清淨道場。問觀自生心。云何降魔怨。能制諸外道。令衆悉歸敬。問觀自生心。云何坐道場。現四種成佛。赴機無差殊。問觀自生心。云何轉四教。清淨妙法輪。一切得甘露。問觀自生心。云何現四佛。四種涅槃相。究竟滅無餘。問觀自生心。云何知依正。四土天器同而飯色有異。問觀自生心。云何。於此心。是一切根緣。通達無罣礙。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悉檀。無形無所說。現形廣說法。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漸頓。祕密不定教。一音說此四。問觀自生心。云何知四教。各開出四門。及一切法門。問觀自生心。云何於四教。四門十六門。作論通衆經。問觀自生心。云何住滅定。普入十法界。

廣利諸衆生。問觀自生心。云何知四土。用教有增減。普利一切衆。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此心。具一切佛法。無一法出心。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此心。即平等法界。佛不度衆生。問觀自生心。云何知此心。法界如虛空。畢竟無所念。問觀自生心。云何無文字。一切言語斷。寂然無言說。今約觀一念自生心。略起三十六問。外觀心人及久相逐。眷屬行四種三昧者。彼觀心者。若能一一通達。當生心如佛想。親近受行如四依也。門徒眷屬若於此無滯。是真同行。是真法王子孫。紹三寶種使不斷絕。若不能觀於一念自生心。一答此問者。即是天魔外道眷屬。爲彼之所驅馳。方處三界牢獄。未有出離之期。若心不恆欲求挽出者。必墮二乘三惡道坑。自斷法身慧命。誅滅菩提眷屬。是破佛法國土大乘法。哀哉哀哉。知奈何也。若觀自生心得失如此。觀他生共生無因生。心亦然也。釋曰。此觀心三十六問。上等十方諸佛之慈心。無恩不報。下及法界群生之悲仰。有感皆從。乃至修行妙門。度生儀軌。教觀融攝。理事圓通。徹果該因。自他兼利。十身遍應。四土包含。但觀自一心。無不悉備。如論偈云。烏鷄不施食。豈報白鷄恩。非但田不良。無平等種子。法雨若不降。法種必焦枯。各無來世糧。三利致苦者。釋云。此偈明。不修念處之觀。即是無平等種子。不依木叉而住。即非良田。何者。夫觀大乘念處者。觀生死五陰之身。非枯非榮。即大寂定。涅槃經云。色解脫涅槃。乃至識解脫涅槃。若修此

念處觀。即是觀一切六道衆生。即是常樂我淨大涅槃。具足佛之知見。如常不輕圓信成就經云。施城中最下乞人。與難勝如來等。是則豈可分別。是田非田。可施不可施耶。故念處觀。即平等種子。若不修則見生死涅槃有異。凡聖有殊。聖是敬田。則崇仰而施。凡是悲田。則厭賤而不捨。故言無平等種子。今取王爲喻者。喻無平等種子也。昔有王。但借白鷄以喻聖人。烏鷄以喻凡人。王喻衆生不修念處。不修念處平等種子之人也。故簡悲敬兩田。然內無平等種子。圓觀之道。外則不能弘宣化大乘。豈能報佛恩。又破如來禁戒。則無良田。是故偈云。法雨若不降。法種則焦枯。此兩句。明四衆無戒慧之機。聖則不應。何者涅槃經云。純陀自云。我今身有良田。無諸荒穢。唯希如來甘露法雨。雨我身田。今生法芽。而今四衆不依念處修道。則無慧種。不依木叉而住。則無良田。既無種則衆生無感聖之機。豈能招聖法雨之應。衆生佛性之芽。何得不枯也。乃至內無善機。外無平應。法種之芽。又枯。是則失現在未來涅槃。三利之樂。乃更招三塗之苦。又偈云。能報白鷄恩。普施烏鷄食者。釋云。此偈明有平等種子。復有良田。能施烏鷄食。能報白鷄恩。何者。然佛聖人能覺悟衆生。不令爲三毒諸煩惱蛇毒所傷。即是聖人於衆生有恩。如白鷄覺悟於王。不爲毒蛇所害。經云。依教修行名報佛恩。而今行者。依念處觀慧。依木叉而住。即是依教修行。名報佛恩。復能以己之行化導一切衆生。即是

普施一切烏鷄食。能報白鷄之恩。又偈云。守鼻隅安般。及修不淨觀。安般得四禪。不免泥犁苦。不淨觀無學。覆鉢受女飯。設得隨願生。墮長壽天難。爲是因緣故。須造觀心論者。釋云。此明事相修禪之倒也。鼻隅安般一句。標修有漏四禪。章門。及修不淨觀一句。標修無漏事禪。章門。守鼻隅者。安心在鼻也。安般者。數息也。以數息故。能得四禪八定。昔有比丘。得四禪。謂阿羅漢。臨命。謗佛墮於地獄也。昔有比丘。學不淨觀。少時伏心欲不起。自謂聖人。後出聚落。乞食。見女送飯。欲心即發。情迷心醉。覆鉢受於女飯。然數息得禪。設不起謗及不墮地獄。而隨禪受生。墮長壽天難。故知若於一心四念處修道。不忘慈父囑真孝順之子孫。但入宗鏡中。無恩而不報。是以心若正。萬法皆正。心若邪。萬法亦邪。若離自心。外欲破他邪。則立自立他。見邪見正。如卸甲入陣。棄火焚禽。欲破敵下種。無有是處。但能守護自心。即是護持正法。亦是普念十方一切如來。自心護法既爾。轉化他心亦然。則正外無邪。云何說破邪外無正。云何說持。如是通明真護正法。乃至圓滿具足一切法門。所以首楞嚴經偈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大集經云。眼識於色。是名非法。若能遠離。是名護法。故知善攝諸根。不爲六塵所侵者。可謂真護法矣。法集經云。菩薩不須守護諸法世尊。若菩薩但能善護自心。是菩薩善護自心故。則能成就諸佛妙法。乃至見自心如幻。如是見諸法如幻。而心非內非外。

二中間可得。如是見一切法。見即如心。無於色相。不可得示。不可得見。無於形礙。不可執捉。不照不住。見一切諸法。其相如是。若能如是見者。是菩薩則能得於平等之心。以得平等心故。如是菩薩不復更得於法。以平等外無差別法。了差別法即平等故。若入此平等法門。則知一切法皆悉性空。不生愛著。即是無非捨身命處耳。亦是成道處。亦是轉法輪處。亦是度生處。亦是入滅處。亦是究竟報恩處。亦是成滿大願處。亦是萬行具足處。何者如云萬物得地而生。萬行得理而成者。理即心也。或行孝思或輸忠烈。靡不由心者哉。如則天朝。孟景休丁母憂。哀毀迨至滅性。有弟景樟在襁褓。景休自乳之。乳謂之滋。又景樟為吏部尚書。初丁繼母蕭氏憂。盧氏二妹俱在襁褓。構親乳之。乃至成長。斯則孝行之所感。乳出於心。非定男女之體也。問。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脫。云何偏取一心門以為真趣。答。此一心門是眞性解脫。古佛慈勸諸佛解脫。只令於衆生心中求不於餘處求。何以故。只謂衆生心是諸佛心。諸佛解脫是衆生解脫。隨緣轉變自號衆生。緣性常空眞佛不動。如米元是水結。若欲求水應當就米。米水雖殊濕性不壞。時節有異體性無虧。如是信入眞性解脫。其餘法門非無進趣。若比斯宗頓漸天隔。但明佛慧唯接上機。所以法華會上。世尊親囑累諸大菩薩若說此經直入佛慧。能廣開示眞報佛恩。其有不信受者。當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即是演

餘解脫法門。今宗鏡中唯論不思議解脫。如台教問。何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方是不思議解脫。答。須彌入芥。小不障大。大不即小。故云不思議耳。今有煩惱惑不障智慧涅槃。智慧涅槃不礙煩惱結惑。乃名不思議。又約有體無體無色無心。以明解脫無體也。若不思議觀色心即是法性之色心。具色心不生不滅而得解脫。故知眞善妙色。妙心之體也。又妙色湛然常安住。又色解脫涅槃。若無色者如死人。那得解脫也。乃至黃蜂作蜜蜘蛛作網。皆不可思議。皆有無數法之解脫也。是知直了此心無行不足。以一心具足萬行無一行而非心故。且如云布施者。大菩薩行施等時。能觀唯識知境是心。即心外無法。三輪體空。是稱眞施。持戒者。謂證唯心離念常淨。無明垢盡即成佛戒。但佛心中。具諸功德。離過義邊。則名為戒。忍辱者。觀衆生唯識妄見。知本心外無法可瞋。精進者。如來精進。若據自行常觀唯識。故攝論云。如來常不出觀故寂靜。禪定者大菩薩定。謂觀唯識不見境界。心無緣念則是眞定。智慧者大菩薩皆觀自心。意言分別以為境界。從初發心乃至成佛。皆作此觀。豈止四等六度成佛化生。乃至欲託質蓮臺永拋胎藏。生極樂等諸佛國土遊戲神通者。皆能了達自心無不化往。又復豈止一行一願。凡有一切希求無不從意。故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

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金剛般若論偈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起信論云。初信大乘心人。諸佛皆攝生淨土。諸法無行經云。若能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菩薩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大般若經云。佛告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善法所趣向門。譬如大海是一切水趣向門。楞伽經偈云。一切諸度中。佛心為第一。所以一切諸乘中。斯乘為究竟。台教云。諸佛解脫於衆生心中求者。若觀衆生心行。入本性清淨智。窮衆生心原者。即顯諸佛解脫之果。若見衆生心空。即見佛國空。即是心中求得三種解脫。衆生心性即眞性解脫。癡愛即實慧解脫。諸不善行即是方便解脫。是知此一心眞性解脫。能空煩惱繫縛九結十使等。如一栴檀樹改四十由旬伊蘭林悉香。能令煩惱即菩提故。又若斷惑懺罪。比餘漸教。如經華千斤不如眞金一兩。故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則直了無生之心。當處解脫。金光明經疏云。毘盧遮那遍一切處。若行若住。若明若暗。皆得不離見佛世尊。六根所對無非佛法。普婆攬草無非藥者。普能愈病。釋摩男所執一切砂礫。皆變為寶。阿那律空器悉滿甘露。若能如是者。所觀之罪。非復是罪。罪即實相。所觀之福。福即非福。福即實相。純是實相。是名大懺悔也。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沒。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

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又夫有罪可露非真懺悔。有善可見非真隨喜。有法可趣非真迴向。有事可求非真發願。若入宗鏡諦了自心。則無處無方一切清淨。如其深大迴向經云。佛言。有三種迴向。何等爲三。謂過去空。當來空。現在空。無有迴向者。亦無迴向法。亦無迴向處。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迴向。作是迴向時三處皆清淨。以此清淨功德。與一切衆生共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迴向者。無有凡夫及凡夫法。乃至亦無有佛及向佛者。何以故。法性無緣。不生不滅。無所住故。法集經云。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不求究竟處。何以故。是菩薩於一切法無非究竟故。是菩薩不求解脫。一切諸法本性寂滅無非解脫。是菩薩不樂一法。亦不厭一法。是菩薩於諸佛法。非是自法亦非他法。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法華經云。爾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衆。諸佛神力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我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爲囑累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祕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故知三世覺王。十方大士。一切所有諸佛之法。一切神通攝化之門。一切宗旨祕要之藏。一切甚深因果之事。皆於此心無不圓足。故云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囑累此法。讚歎此心無作之功無比之德。猶不能盡。豈可率爾頃。剎而措言乎。此宗鏡錄。是大智所行。上

根能受。絕投巖癡狂之見。捨草庵下劣之心。非限量之懷。可希冀。持螺何以酌海。折草焉能量天。若遇大機。又不可行於小徑。須依宗鏡直示本心。如經云。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無以大海內於牛跡。是知於此生信者。甚爲希有。何者信果佛則易。如十方諸佛。信因佛則難。如現今衆生。故起信鈔云。信過去釋迦當來彌勒等是佛則爲易。有今信衆生心中真如。是凡聖通依。迷之則六趣無窮。悟之則三寶不斷。此爲希有如信皇后王胎則易。信貧女聖孕則難。是以染法淨法俱是心苗。本地發生更無餘孕。如無著菩薩大乘莊嚴經論偈云。自界及二光。癡共諸惑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釋曰。自界謂自阿賴分種子。二光謂能取光所取光。此等分別由共無明及諸餘惑。故得生起。如是諸分別。二實應遠離。二實謂所取實及能取實。如是二實染淨應求遠離。釋曰。此亦攝末歸本義。論云。求唯識人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法。釋曰。求唯識人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如是貪等煩惱光。及信等善法光。如是二光亦無染淨二法。何以故。不離心光別有貪等信等染淨法故。二光亦無相偈曰。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釋曰。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者謂貪。光瞋光等。或同時起者。謂信光進。光等光體等者。如是也。染位心數。淨位心數。唯有光相而無光體。是故世尊不說彼爲真實之法。是知萬法之體

不出遮那心源。萬善之門。靡越普賢行海。云何不出遮那心源。如華嚴經頌云。佛刹微塵數。如是諸刹土。能於一念中。一一塵中現。云何靡越普賢行海。如阿僧祇品頌云。於一微細毛端處。有不可說諸普賢。如一毛端一切爾。如是乃至遍法界。此遮那心即菩提心。此普賢行即菩提行。如華嚴經頌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衆生諸苦惱。宜應速發菩提心。昔人云。菩提心即萬行之本。即此發心。便名爲行。問。若獨取一心解脫其餘非者。則一不收一切。法界義不圓。乖此廣乘失其通理。答。若圓修頓悟之機。則舉一蔽諸。無復方便。只爲不入者。方便開三。乃至八萬。雖即開三本明一道。所以金剛三昧經云。如如之理具一切法。善男子。住如理者過三苦海。又楞伽經偈云。有無是二邊。以爲心境界。離諸境界法。平等心寂靜賢劫定意經云。若復棄捐一切所有。在於所有而無所有。是曰一心。法句經云。人壽百歲情欣放逸。不如一日歸心空寂。傳大士頌云。諸佛不許外求名。達本真心即爲正。故知萬法歸心則道全矣。如庚桑子道全篇云。魯公卑辭以問之。庚桑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易耳目之。所苦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早願聞之。庚桑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覺。五臟六腑心慮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何樂注云。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彰。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斯乃靈真之要樞。重玄之妙道者也。是以內外指歸。須冥符心體。則洞照無遺矣。遂能和光萬有。體納十方。夫言和者。非有能所。二法相順名和。如古德云。凡聖各別。不得名和。心體離念。不得衆生相。法界即我。我即法界名和。首楞嚴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斯乃能所跡消。真俗冥合。非從事行因異而同。但了心無自他。萬法自然一體。外書亦云。心和即言和。言和即言滿。天下無口過。以身心和故。行滿天下無怨惡。既與萬法體和。則不共物諍。如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是故菩薩發菩提心。應當觀察是心空相。舍利弗。何等是心。云何空相。舍利弗。心名意識。即是識陰入意界。心空相者。心無心相。亦無作者。何以故。若有作者。則有彼作而此人受。若心自作。則自作自受。舍利弗。是心相空。無有作者。無使作者。若無作者。則無作相。若人戲論是心相者。則與無礙空無相諍。若與無礙空

無相諍。是人則與如來共諍。若與如來共諍。當知是人則墜深坑。是知若入宗鏡海中。已攝餘一切法門。如登法性山。悉見諸無邊境界。如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在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已爲修習其餘一切三昧。又云。譬如高山有人登之。遠望諸方皆悉明了。金剛定山亦復如是。菩薩登之遠望諸法無不明了。故知自心無能過者。所以教中。亦名甚深法。亦名最上乘。是以一法指南萬途歸順。但有名字差別。終無異體別陳。如有頌云。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且如金銀隱起。功德之形。但有異名。金體不動。例似一心現出。凡聖之道。雖立別號。心性無生。達此名空。見法如鏡。自然息意。冥合真宗矣。

宗鏡錄卷第三十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境界。唯趣不思議一心解脫之門。何謂不思議解脫。以一切法非有而有。有而非有。非定量之所知故。稱不思議。既以非有而有。即不住於無。有而非有。即不住於有。有無不住。即於諸法悉皆解脫。以一切法不出有無故。是知一心解脫之中。無有文字則無生

死。無煩惱。無陰界。無衆生。無憂喜。無苦樂。無繫縛。無往來。無是非。無得無失。乃至無菩提無涅槃。無真如。無解脫。以要言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無有。如首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如上所說。世間生死出世涅槃等無量差別之名。皆從知見文字所立。若無知見文字。名體本空。於妙明心中更有何物。如六祖偈云。菩提。亦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融大師云。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存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用人致體自虛玄。又云。無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寒山子詩云。寒山居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皎皎明如日。糲食資微軀。布裘遮幻質。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真佛。所以大涅槃經中。佛說一百句解脫。況百斤金。即諸佛無上之珍涅槃祕密之寶。是以句句皆云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夫如來者。即一心真如自性中來。故云如來。又如者不變不異。不失自性故名爲如來者。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顯現故名爲來。斯乃是不來之來。以真如性遍一切處。實無去來。從心所感無出沒故。又經云。如來者即是法也。故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即衆生心。所以古德云。心本清淨亦無淨相。方見我心。故知一百句解脫中。句句明心。心心解脫。未有一文一字不是宗鏡之指南。如經云。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重垂廣說大涅槃行解脫之義。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

男子真解脫者。名曰遠離一切繫縛。若真解脫離諸繫縛。則無有生。亦無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名曰不生。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淨。如來亦爾。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所以示現有父母者。爲欲化度諸衆生故。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已尋便出生。真解脫者則不如是。又解脫者。名曰虛無。虛無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無。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猶如城郭樓觀却敵。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無爲法。譬如陶師作已還破。解脫不爾。真解脫者。不生不滅。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亦爾。不生不滅。不老不死。不破不壞。非有爲法。以是義故名曰如來。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義。老者爲遷變。髮白面皺。死者身壞命終。如是等法解脫中無。以無是事故名解脫。如來亦無髮白面皺有爲之法。是故如來無有老也。無有老故則無有死。又解脫者名曰無病。所謂病者。四百四病及餘外來侵損身者。是處無故。故名解脫。無疾病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無病。是故法身亦無有病。如是無病即是如來。死者名曰身壞命終。是處無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成就如是功德。云何當言如來無常。若言無常。無有是處。是金剛身。云何無常。是故如來不名命終。如來清淨無有垢穢。如來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

淨。如來解脫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是故如來清淨無垢。又解脫者。諸漏瘡疣永無遺餘。如來亦爾。無有一切諸漏瘡疣。又解脫者。無有瞋誦。譬如飢人見他飲食生貪奪想。解脫不爾。又解脫者。名曰安靜。凡夫人言。夫安靜者。謂摩醯首羅。如是之言即是虛妄。真安靜者。畢竟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安隱。如多賊處不名安隱。清夷之處乃名安隱。是解脫中無有怖畏。故名安隱。是故安隱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無有等侶。有等侶者。如有國王有隣國等。夫解脫者。則無如是無等侶者。謂轉輪聖王。無有能與作者等者。解脫亦爾。無有等侶。無等侶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轉輪法王。是故如來無有等侶。有等侶者。無有是處。又解脫者。名無憂愁。有憂愁者。譬如國王畏難強隣而生憂愁。夫解脫者。則無是事。譬如壞怨則無憂慮。解脫亦爾。是無憂畏。無憂畏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憂喜。譬如女人止有一子從役遠行。卒得因問之愁苦。後復聞活便生歡喜。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憂喜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塵垢。譬如春日沒之後風。起塵霧。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塵霧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聖王鑒中明珠無有垢穢。夫解脫性亦復如是。無有垢穢。無垢穢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真金性不難沙石。乃名真實。有人得之生於財想。夫解脫性亦

復如是。如彼真實。彼真實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瓦瓶破而聲嘶。金剛寶瓶則不如是。夫解脫者。亦無聲破。金剛寶瓶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身不可壞。其聲嘶者。如麻子盛熱之時置之日曝出聲震爆。夫解脫者無如是事。如彼金剛真實之瓶無聲破聲。假使無量百千之人。悉共射之。無能壞者。無聲破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貧賤人負他物故。爲他所繫。枷鎖策罰受諸苦毒。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有負。責。猶如長者。多有財寶。無量億數。勢力自在不負他物。夫解脫者亦復如是。多有無量法財珍寶。勢力自在無所負也。無所負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逼切。如春涉熱夏日食甜冬日冷觸。真解脫中無有如是。不適意事。無逼切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無逼切者。譬如有人飽食魚肉而復飲乳。是人則爲近死不久。真解脫中無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藥所患得除。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甘露良藥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云何逼切不逼切也。譬如凡人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衆中誰能害我。即便携持蛇虎毒蟲。當知是人。不盡壽命則爲橫死。真解脫中無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轉輪王所有神珠。能伏蟻蚋九十六種諸毒蟲等。若有聞是神珠香者。諸毒消滅。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皆悉遠離二十五有。毒消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不逼切者。譬如虛空。解

脫亦爾。彼虛空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逼切者。如近乾草然諸燈火近則熾然。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衆生。解脫亦爾。於諸衆生無有逼切。無有逼切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動法。猶如怨親。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動者。如轉輪王更無聖王以爲親友。若更有親則無是處。解脫亦爾。更無有親若有親者。亦無是處。彼王無親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無動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脫不爾。又無動者。如婆師華欲令有臭及青色者。無有是處。解脫亦爾。欲令有臭及諸色者。亦無是處。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希有。譬如水中生於蓮華非爲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見之便生歡喜。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其有見者心生歡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其如來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嬰兒其齒未生。漸漸長大然後乃生。解脫不爾。無有生與不生。又解脫者。名曰虛寂。無有不定。夫不定者。如一闍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若於佛法中心得淨信。爾時即便滅一闍提。若復得作優婆塞者。亦得斷滅於一闍提。犯重禁者。滅此罪已則得成佛。是故若言畢定不移不成佛道。無有是處。真解脫中。都無如是滅盡之事。又虛寂者。墮於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一闍提若盡滅者。則不得稱一闍

提也。何等名爲一闍提耶。一闍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繫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脫中都無是事。無是事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量。譬如穀聚其量可知。真解脫者則不可量。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脫亦爾。不可度量。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脫亦爾。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量法。如一衆生多有業報。解脫亦爾。有無量報。無量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廣大。譬如大海。無與等者。解脫亦爾。無與等者。無與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最上。譬如虛空最高無比。解脫亦爾。最高無比。高無比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能過。譬如師子所住之處。一切百獸無能過者。解脫亦爾。無有能過無能過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無上。譬如北方諸方中上。解脫亦爾。爲無有上。無有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爲無上上。解脫亦爾。無有上上。無上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壞命終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脫亦爾。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堅住。如法羅刹樹沈水其性堅實。解脫亦爾。其性堅實。性堅實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虛。譬如竹葦其體空疎。解脫不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污。譬如牆壁未見塗治。蚊蛇在上止住遊戲。若以塗治彩畫彫飾。蟲閉彩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邊。譬如村落皆有邊表。解脫不爾。譬如虛空無有邊際。解脫亦爾。無有邊際。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空中鳥跡難見。如是難見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甚深。何以故。聲聞緣覺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甚深者。諸佛菩薩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養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有人不見自頂。解脫亦爾。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不能見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屋宅。譬如虛空無有屋宅。解脫亦爾。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無有屋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脫不爾。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執。譬如幻物不可執持。解脫亦爾。不可執持。不可執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身體。譬如有人體生疥癩。又諸癰疽癰狂乾枯。真解脫中無如是病。無如是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一味。如乳一味。解脫亦爾。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清淨。如水無泥澄靜清淨。解脫亦爾。澄靜清淨。澄

靜清淨則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淨。一味清淨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除却。譬如滿月無諸雲障。解脫亦爾。無諸雲障。無諸雲障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寂靜。譬如有人熱病除愈身得寂靜。解脫亦爾。身得寂靜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是平等。譬如野貓毒蛇鼠狼俱有殺心。解脫不爾。無有殺心。無殺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於子。解脫亦爾。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異處。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淨屋宅更無異處。解脫亦爾。無有異處。無異處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知足。譬如飢人值遇甘膳食之無厭。解脫不爾。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更無所須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斷絕。如人被縛斷縛得脫。解脫亦爾。斷絕一切疑心結縛。如是斷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海有此彼岸。解脫不爾。雖無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泛漲多諸音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美妙。譬如衆藥雜訶梨勒其味則苦。解脫不爾。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除諸煩惱。譬如良醫和合諸藥善療衆

病。解脫亦爾。能除煩惱。除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窄。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脫不爾。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滅諸愛。不離姪欲。譬如女人多諸愛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如是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憍慢等結。又解脫者。名曰無愛。愛有二種。一者餓鬼愛。二者法愛。真解脫者離餓鬼愛。憍慢衆生故有法愛。如是法愛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離我所。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是滅盡離諸有貪。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救護。能救一切諸怖畏者。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歸處。若有歸依如是解脫不求餘依。譬如有人依恃於王不求餘依。雖復依王則有動轉。依解脫者無有動轉。無動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名為屋宅。譬如有人行於曠野則有險難。解脫不爾。無有險難。無險難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是無所畏。如師子王於諸百獸。不生怖畏。解脫亦爾。於諸魔衆不生怖畏。無怖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及解脫者。無有窄狹。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並行。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窄。譬如有人畏虎隨井。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窄。如大海中捨壞小船得堅牢船。乘之渡海到安隱處心得快樂。

解脫亦爾。心得快樂。得快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拔諸因緣。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脫中都是因。無是因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於小王。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伏諸放逸。謂放逸者。多有貪欲。真解脫中無有是名。無是名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能除無明。如上妙酥除諸滓穢乃名醍醐。解脫亦爾。除無明滓生於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寂靜。純一無二。如空野象。獨一無侶。解脫亦爾。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為堅實。如竹葦蔴葦幹虛空而子堅實。除佛如來。其餘人天皆不堅實。真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有流等。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能覺了。增益於我。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捨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脫亦爾。捨於諸有。捨諸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決定。如婆師華香七葉中無。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於諸大勝。能潤一切草木種子。解脫亦爾。能潤一切有生之類。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爲入。如有門戶則通路。入金性之處金則可得。解脫亦爾。如彼門戶。修無我者則得入中。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爲善。譬

如弟子隨逐於師。善奉教勅得名爲善。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出世法。於一切法最爲出過。如衆味中酥乳最勝。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四不動。譬如門闕風不能動。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濤波。如彼大海其水濤波。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譬如宮殿。解脫亦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所用。如閻浮檀金多有所任。無有能說是金過惡。解脫亦爾。無有過惡。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拾髮兒行。譬如大人拾小兒行。解脫亦爾。除捨五陰。除捨五陰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究竟。如被繫者從繫得脫。洗浴清淨然後還家。解脫亦爾。畢竟清淨。畢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作樂。無作樂者。貪欲瞋恚愚癡吐故。喻如有人誤飲蛇毒。爲除毒故即服吐藥。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樂。解脫亦爾。吐於煩惱諸結縛毒。身得安樂名無作樂。無作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四種毒蛇煩惱。斷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離諸有。滅一切苦得一切樂。永斷貪欲瞋恚愚癡。拔斷一切煩惱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爲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斷塞諸道。所謂若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爲佛性。佛性者即

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健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健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爲水等瓶。如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爲行。如瓶無酪則名爲空。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離愛。譬如有人愛心希望釋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脫不爾。若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愛無疑。無愛無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若言解脫有愛疑者無有是處。又解脫者。斷諸有貪。斷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一切衆生怖畏生死諸煩惱故。故受三歸。譬如群鹿怖畏獵師既得免離。若得一趣則喻一歸。如是三趣則喻三歸。以三趣故得受安樂。衆生亦爾。怖畏四魔惡獵

師故。受三歸依。二歸依故則得安樂。受安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決定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曰。上來一百句解脫文現不繁更釋大意。只明一心真性解脫。以實慧解脫顯此真性。然後成方便慧解脫。故能自覺覺他。名之爲佛。即是平等法身天眞之佛。所以經云。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是以如來之性即衆生性。衆生之性即一切法性。一切法性即是心性。以心性遍一切處故。則一切處悉是不思議解脫。以不見自性故則隨處貪著。著即被縛。若了斯宗縛脫俱寂。所以云離即著著即離。幻化門中生實義亦無離亦無著。何處更求無病藥。又此一百句解脫委曲披陳。是最後指歸究竟垂示。則涅槃之祕藏。祖佛之正宗。所以具錄全文證明宗鏡。請不厭繁覽所冀子細明心斯乃解縛之原。迷悟之本。若心解則一切解。與真性而相應。若心縛則一切縛。與虛勞而共處。出要之道於此絕言。方便之門更無過上。此不思議真性解脫法門。一入全真。真外無法。意消能所。情斷是非。此非誦文法師渡其智海聞證禪伯了此慧燈。唯除直見性人。一乘道種。方能悟入頓了無疑。此圓頓教門。唯一無分別法耳。無有際畔。不涉一多。以即邊而中故。無法可比。以即妄而真故無法可待。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唯一絕待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無

所可待。亦無所絕。唯證相應不在言說。如大集經云。不待莊嚴了知諸法。以得一總得餘故。所以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華開天下春。一事寂萬法真。則上根一覽終不再疑。中下之機寧無方便。如孤寂吟云。舉一例諸足可知。何用喃喃說引詞。只見鐵夫來取飽。不聞漿逐渴人飛。問。衆生法身與佛平等。云何不起報化之用耶。答。雖本平等。隱顯有殊。隱名如來藏。顯名法身。起信疏云。但衆生迷自真理起於妄念。是時真如。俱現染相。不顯其用。鈔問云。衆生心與佛體既同。衆生迷時何不起用。答。以無明有力起於九相。真如無力被隱故。不能現用。如水爲風所擊。但起波瀾。而不能現像石壁鈔云。論云。本覺常起用者。有其二意。一約內熏。即自體相熏習義故。論云。從無始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二約應化不起者。但以妄染覆之。非謂本覺無此應用。亦非固心抑令不起。斯則過在於妄迷而不知。何關於覺以本覺常具常熏故。如脩竹有龍鳳之音。應鏡有照膽之用。無是知靈臺絕妙衆生莫知。若暫返照迴光。無有不得之者。如地中求水鑛裏求金。唯慮不肯承當沈埋心寶。宗鏡委細意囑於斯。普勸後賢直須知有。

宗鏡錄卷第三十一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華嚴經是圓滿教。所明一法纔起。皆有眷屬隨生。今此何故唯論絕待。答。所言眷屬者。皆是理內眷屬。衆生如佛。一如無二。如理性相關。故稱如來。爲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爲諸佛之子。若法門眷屬者。約自證法。則禪定爲父。般若爲母。而生眞淨法身。若化他法。則方便爲父。慈悲爲母。而生應化佛身。從般若眞性起同體大悲。所有萬行莊嚴皆是性起功德。必無心外法而爲主伴。如般若經云。欲爲佛親侍者及內眷屬等。應學般若。般若即心靈之性故。是以諸佛菩薩。凡有施爲。皆是內秘外現。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如華嚴入法界品云。復次善男子。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爲母。方便善巧爲父。檀那波羅蜜爲乳母。尸羅波羅蜜爲養母。忍辱波羅蜜爲莊嚴具。精進波羅蜜爲養育者。禪那波羅蜜爲浣濯人。善知識爲教授師。一切菩薩提分爲伴侶。一切善法爲親屬。一切菩薩爲兄弟。菩提心爲家。如理修行爲家法。諸地善法爲家處。得諸忍法爲家族。大願現前爲家教。以清淨智滿足諸行爲順家法。勸發勤修不斷大乘爲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菩薩爲王太子。成就廣大眞實菩提爲淨家族。鸞鳳魔羅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有如來藏。一切男子皆爲兄弟。一切女人皆爲姊妹。乃至女有佛藏。男亦

如是。云何一性而自染著以一性故。是故如來淨修梵行。住於自地不退轉地。得如來地。維摩經偈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諸度法等侶。四攝衆妓女。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總持之國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華鬘。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四禪爲床座。從於淨命生。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膽。降伏四種魔。勝幢建道場。崇顯疏云。實德內資長養如母。方便外攝度生稱父。內證深法悅已。智心喜樂盈懷。故名爲妻。聲師云。慈悲之心虛而外適。其性柔弱隨物不違。故如女也。善心力大滅惡盡原眞證相應。故名爲男。所證二空之理爲其舍宅。外障六塵風雨。內去三毒之蟲。又有非眞要。時復暫遊。空爲理宗。以爲常宅。故云畢竟空寂舍。能轉塵勞衆生以成佛法。昔無明郎主。思愛魔王。今化令隨道。名爲弟子。故云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乃至三十七品之知識。六度萬行之法侶。爲眞實道。畔助成菩提。四攝廣被令人喜悅。如妓女讚誦法言。令人愛味如音樂。以總持爲

苑。能攝諸法。以無漏爲林。能除熱惱。以七覺淨妙之華。成八解智慧之果。湛然定水恒開覺華。用一乘爲車。五通爲馬。御之以一心。遊行八正道。乃至妙相嚴容衆好飾體。慚愧爲服。深心爲鬘。具七聖之財。踞四禪之座。入多聞寶藏。從淨命而生。飲解脫一味之漿。得甘露究竟之食。破八萬煩惱。成五分法身。降四種魔軍。圓三菩提道。若主若伴。若因若緣。皆是宗鏡卷舒心之體用。未曾一法建立從外而生。天台淨名疏問那忽處處對法門。約觀心作如此等說。佛意必如此也。答曰。若言經中無對法門解釋義者。此經佛道品。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等悉爲是誰。大士偈答言。智度菩薩母等。淨名既是在家菩薩。何容無有父母妻子家宅。而不依事答。悉約內行法門答者。當知諸佛菩薩不起道法現凡夫事。雖現凡事皆內表道法也。如佛殷涅槃處在雙樹四枯四榮。豈可直作樹木之解。且如來誠說。皆表半滿枯榮。今在毘耶庵羅樹園。欲說不思議解脫法門。不捨道法。現迹同凡。住毘耶離豈不表極地所住法門也。華嚴經明十城十國。豈止是世間城國也。此經下文菩薩行品云。諸佛威儀。有所進止。無非佛事。何得俱作事解。都不尋思諸佛菩薩不思議教善權秘密表發之事。又法華經云。欲說是經。應入如來室。若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乃是大慈悲心。如來衣者。即是柔和忍辱。如來座者。即是一切法空。問曰。華嚴頓教大乘。可得

約行明諸法門。此方等經及小乘教。何得亦約觀行明義。答曰。此經既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中求。若不約觀行豈稱斯文。若不以毘耶離庵羅樹園對諸法門。則不得約觀心解釋。何得於衆生心中求諸佛解脫。若不於心行求解脫者。云何得住不思議解脫。若不住不思議解脫。云何於一毛孔見諸佛土變現自在。如不思議品所明也。復云何得如法華經明。身根清淨一切十方國土皆於身中現。又豈得如華嚴經頌說。無量諸世界悉從心緣起。無量諸佛國皆於毛孔現也。如前問言。小乘不得約觀心解釋者。何故聲聞經中佛爲牧牛人說十一法。皆一一內合比丘觀心。如是等例。豈非方等及三藏經對諸法門觀心明義也。故知了義教不了義教。皆是了義。以唯一心故。所以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理心涉事無事非理。又云。根羸則法劣。器廣則道圓故。問。此宗玄奧性自天真。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云何廣述。諸有差別行門。答。夫妙達殊倫。則法法齊旨。巧通異道。乃物物咸如。夫言了因者。乃是於真心中性德顯了。故名了因。生因者。亦是信心中能生六度萬行。故名生因。生了俱心。理行非外。若不了此取捨萬端。纔入斯宗。自無高下。夫三界之有。是菩提之用。本末相遍。空有融通。豈同豁爾之無。塊然之有。如大智度論云。空有二種。一者善空。雖然修一切行。而了性空。二者惡空。恣行惡法。而欲撥令空。今論不可得空。此空不離諸法。諸法不

離此空。當知一切法趣空如瓶處空。十方界空不異瓶空。故十方空皆趣瓶空。華嚴論云。若也但修空無想法身。即於智不能起用。若但一向生想不見無相法身。即純是有爲。又云。如是大悲。如是智慧。如是萬行。皆爲長養初發心住。初生佛家之智慧大悲。令慣習自在故。時亦不改。法亦不異。智亦不遷。猶如竹葦依舊而成。初生與終無有龜細。亦如小兒初生而後長爲大無異大也。是知差別行門。皆入畢竟空中。無有分別。如龍樹菩薩問曰。若菩薩知佛是福田。衆生非福田。是非菩薩法。菩薩以何力故。能令佛與畜生等。答曰。菩薩以般若波羅蜜力故。一切法中修畢竟空心。是故於一切法無分別。如畜生。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和合生名爲畜生。佛亦如是。從諸善法和合。假名爲佛。若人憐愍衆生得無量福德。於佛著心起諸惡因緣得無量罪。是故知一切法畢竟空。故不輕畜生。不著心貴佛。復次諸法實相。是一切法無相。是無相中不分別是佛是畜生。若分別即是取相。是故等觀故經偈云。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大法炬經云。涅槃義者。本來自有。非人所爲。故名涅槃。又真涅槃者。所謂一切世間乃至若有若無。如是一切悉名涅槃。若取相分別則非涅槃。是以若見一法異。則失唯心第一義門。便成魔事。故大集經云。於衆生中起異想。是爲魔業。厭有爲功德。是爲魔業。故天台淨名疏云。住此觀心不見極相施相。而能慈悲利益衆生。所有財物拯濟貧乏。興諸福業供養

三尊。修故造新。隨喜獎善。若是長者。一村行施。因施說法。是則一村貧民四衆受施之徒。感恩慕德。非但歸心受化。慳吝之心漸漸微薄。亦復學是施主捨財修福也。若在一縣令長官司。住正觀心。所有資財能如是財施法施者。則一縣貧民四衆受施之徒皆亦歸心受化。慳心自然休息。捨財修福利益興顯。乃至一管一國人主官像天王帝主。住正觀心。不見慳施。所有資財慈愛貧民。恩惠分施。因為善巧說四教法。州管國內所有貧民四衆荷恩慕德敬仰。歸心承事親近受道。因是慳心漸薄皆能惠施。修諸福業轉相教化。行恩布德正道居懷。是則諸州諸管舉國人民。有善有惡有智有道。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本燈湛然。餘燈遍滿。冥者皆明。明終不絕。是為四衆長者官司國主住檀波羅蜜無盡燈法門攝一切衆生也。是諸所攝衆生未來在家出家。還為眷屬。或為親戚。或為臣民。或為弟子。同生淨土。依報親親七珍無量。值佛聞經道心開發。是諸施主。若得無生法忍住不思議解脫。普布施所攝衆生得道時至。是諸施主即於有因緣之國示成正覺。普布施所攝衆生皆來其國。一切能捨修三乘道。若聞法華開佛知見之說。即同入大乘。乘此寶乘遊於四方。嬉戲快樂。此即淨名大士。何處更往毘耶離。別覓維摩詰耶。故知若能了此真如一心無盡之理。則一切六度四攝萬行皆無有盡。轉示他心。亦同無盡。乃至重重涉入遞出無窮。如無盡燈。布影分光。遍周法界。非

唯淨名。是我實乃千聖同儕。純行救度之心。則觀音出現。常運大慈之意。則彌勒下生。乃觸途皆證法門。寓目盡成顯海。高低盡濟。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是以從體起用。用自遍周。以性成行。行無邊際。如還原觀。從自性之體分其二用。一海印森羅常住用。謂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像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浪息。海水澄清無像不現。二法界圓明自在用。即華嚴三昧也。謂廣修萬行稱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證菩提。何故分其二用。前海印用。是本用。亦名理行。亦名性德。後華嚴用。是修成亦名事行。亦名修德。此二相假成其大用。謂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無性修亦不成。若無修性亦不顯。是以離性無修。離修無性。故云萬法顯必同時。一際理無前後。斯則二而不一。又不一而二。何者以海印用本具是所現。謂真如自性有遍照法界義故。華嚴用是能現。以修成契理能成萬行故。能所有異本未似分。則非一非異能成妙行。問。既以心為宗。教中云何。又說破色心論。且何心可宗。何心可破。答。心有二種。一隨染緣所起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逐境有無。隨塵生滅。唯破此心。雖云可破而無所破。以無性故。百論破情品云。譬如愚人見熱時焰妄生水想。逐之疲勞。智者告言。此非水也。為斷彼想。不為破水。如是諸法自性空。衆生取相故著。為破是顛倒故言破。實無所破。二常住真心。無有變異。即立此心。以為宗鏡。識論云。心有二種。一相應

心。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二不相應心。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今言破者。是相應心。不相應心立為宗本。是以一切自行履踐之路。無邊化他方便之門。皆以心為本。本立而道生。萬法浩然宗一無相。欲舉一蔽諸指鹹知海者。即此常住不動真心也。問。衆生覺性天真自然。何假因緣文義開析。本自無翳勿傷之也。答。若執此性決定是自然者。應須現推有自然之理。且如本性。以何法為自體。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故知恒常之性不逐緣生。若隨明暗幻化之法。以為自體者。明暗等法緣散之時。此性應隨斷滅。問。本性既非自然。應是因緣之性。答。此性若是因緣為體者。今推以何法為因。何法為緣。應須確定真實體性。如經云。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性。心猶未明。諸詢如來。是義云何。今因緣性。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

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搗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其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佛告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爲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爲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善提路。汝知說因緣自然。皆屬世間言論。談有無真俗。悉是分別識心。當見性之時。豈留觀聽。在發明之際。焉落言思。問。此妙明性既非因緣自然。則無有一法不從

和合而生。如無所證之真如。何由發能證之妙智。則境智和合能成見性。答。若智外有真如。則可爲所證。真如外有智。則可爲能證。今智外無如。如外無智。欲將何法以爲和合非和合耶。如經云。佛告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難。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和。爲與暗和。爲與通和。爲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辯。雜何形像。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見必異明。難則失彼性明名字。難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合。爲與暗合。爲與通合。爲與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和。爲非暗和。爲非通和。爲非塞和。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爲畔。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與通及諸

群塞。亦復如是。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合。爲非暗合。爲非通合。爲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顯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乃至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面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魘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爲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誠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爲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爲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乃至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此。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

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爲狂走。若悟本頭。誠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爲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爲自然。猶如世間諸相。難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釋曰。若悟本頭。誠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爲戲論者。若實發明悟了本頭。一靈真性。非動非靜。非得非失。非生非滅。非合非離。則知無始已來。三界伶俜六趣狂走。是迷是倒。是妄是虛。皆是情想結成。誠心鼓動。則知本覺真性。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非合。非不和合。盡成戲論。悉墮邪思。且無住真心。豈存名相及與處所。若欲以識心圖度。句義詮量。而求真實者。如繫風捕影。理可然乎。所以祖師云。非自然。非因緣。妙中之妙。玄中之玄。森羅萬像。光中現。尋之不見。有根原。如上剖析。此爲未識本頭。不知狂走之人。令離句絕。非言思道斷。此方始除世間分別戲論之法。於自見性大道之中。尚猶除遠。應須親到。不俟更言。似鏡照容。直須心眼相似。如人飲水。方能冷暖自知。故云。唯證乃知。難可測。未到之者。徒自狂迷。問。法門無量。皆有破執顯道之功。何故偏讚一心以爲綱骨。答。此是起惑之初。發真之始。迷悟之本。染淨之由。故云。至妙靈通。目之曰道。則心外無道。道外

無心。微妙甚深。凡小不分。菩薩分知。唯佛窮了。以彼二乘。但覺四住。不了無明。故。此無明所起之識。非其境也。菩薩十信之初。創發心時。即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得成正信。攝論云。菩薩初起。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此之謂也。如實因緣。莫非一心。本識。斯則發真之始也。起信論云。以不覺一法界故。心不相應。無明分別。生諸染心。一法界者。即無二真心。爲一法界。此非算數云。一。謂如理虛融。平等不二。故稱爲一。斯則起惑之初也。又因不識無明。作衆生。了此無明。成諸佛。斯則迷悟之本也。又一法界。舉體全作生滅門。舉體全作真如門。順法界則出離解脫。違法界則繫縛輪迴。斯乃染淨之由也。是以千聖仰之。爲母爲師。群賢歸之。如王如導。諸經綱骨。萬法指南。撮要言之。罔遺於茲矣。故經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若離衆生心。更有何真俗等事。以一切法。但如影響故。如向居士云。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弄形。不知。形是影。本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身。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心。而求佛道者。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謬論起矣。幻作非真。誰非誰是。虛妄非實。何有何空。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矣。故知但了一心。則萬法皆寂。如華嚴經。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我若欲見梅檀世界。金剛光明如來。妙香世界。寶光明如

來。蓮華世界。寶蓮華光明如來。妙金世界。寂靜光如來。妙喜世界。不動如來。善住世界。師子如來。寶光明世界。月覺如來。寶師子莊嚴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如是一切悉皆即見。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自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集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入一切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得佛菩提。現大神通。遍往一切十方法界。以微細智。普入諸劫。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慧。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觀察自心。疏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行。豈不唐勞。今明。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爲是。又萬法即心。修何礙心。故云。卷舒變化。唯心所在。壽夭得喪。唯心所幸。故詩三百一言可蔽矣。教五千一心能貫之。實入道之要津。修行之玄鏡。實謂深談。佛旨。妙達真空。低頭舉手。而盡入圓因。發念與心。而皆同本果。掘凡夫

之乾土。見諸佛之水泉。抽二乘之焦芽。結常樂之果實。變毒藥而成甘露。轉酥酪而作醍醐。定父子而全付家珍。拂權迹而頓開寶藏。今宗鏡所錄。唯窮祖佛正宗。若欲見道修行。無出自身心之內。如華嚴經頌云。身為正法藏。心為無礙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眾生。故知身為法聚。無一法出我身田。心為慧光。無一智離我心海。若迷之者。則身為苦聚病原。心作無明怨賊。先須察所治過患之迹。方立能治功德之門。則一切衆生所造過患莫越身心。若欲對治唯戒以慧。若修身戒。則戒急而妙行成。若修心慧。則乘急而真性顯。故得乘戒兼急理行俱圓。正助相資方入宗鏡。內外明照一道清虛。如大涅槃經云。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雖無過咎而常是怨。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覺已繫心慎護。若不慎護則為所害。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常以飲食冷暖將養。若不如是將護守慎。即當散壞。善男子。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華讚歎禮拜供養奉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一切衆生亦復如是。雖於多年以好香華環瑤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若遇內外諸惡緣即時滅壞。都不憶念往日供給衣服之恩善男子。譬如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養。是四蛇中誤一生瞋則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飲食隨時守護。一切衆生四大毒蛇亦復如是。若一大瞋則能壞身。善男子。如人久病應

當至心求醫療治。若不勤求必死不疑。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常應攝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則便滅壞。善男子。譬如花瓶。不耐風雨打。不耐塵壓。一切衆生身亦如是。不耐飢渴寒熱風雨打擊惡罵。善男子。如蠟未熟常當善護。不令人觸。設有觸者則大苦痛。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驢懷妊自害其軀。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內有風冷身則受苦。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內無堅實。一切衆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衆生四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鵝王不樂塚墓。菩薩亦爾。於身塚墓亦不貪樂。善男子。如梅陀羅七世相繼不捨其業。是故為人之所輕賤。是身種子。亦復如是。種子精血究竟不淨。以不淨故。諸佛菩薩之所輕訶。善男子。是身不如魔羅耶山生於垢穢。亦不能生優鉢羅華。分陀利華。瞻婆羅華。摩利迦華。婆師迦華。九孔常漏膿血不淨。生處臭穢醜陋可惡。常與諸蟲共在一處。善男子。譬如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死屍至中則為不淨。衆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爾。雖復淨妙。以有身故。諸佛菩薩。悉共捨之。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觀。不名修身。不修戒者。善男子。若不能觀戒。是一切善法梯階。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樹木。所生之本。戒是諸善根之導首也。如彼商主導諸商人。戒是一切善法勝幢。如天帝釋所立勝幢。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

道資糧。戒是摧結惡賊鎧仗。戒是滅結毒蛇良咒。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不修心者。不能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幻如焰。乃是一切諸惡根本。五欲難滿如火獲薪。亦如大海吞受衆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觀察生死虛妄。耽惑致患如魚吞鈎。常先引導諸業隨從。猶如貝母引導諸子。貪著五欲不樂涅槃。如駝食蜜乃至於死不顧荊草。深著現樂不觀後過。如牛貪苗不懼杖楚。馳騁周遍二十五有。猶如疾風吹兜羅毼。所不應求。求無厭足。如無智人求無熱火。常樂生死不樂解脫。如稔蟲樂稔婆樹。迷惑愛著生死臭穢。猶如獄囚樂獄卒女。亦如廁猪樂處不淨。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不修慧者。不觀智慧有大勢力。如金翅鳥能壞惡業。壞無明暗猶如日光。能拔陰樹如水漂物。焚燒邪見猶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薩母之種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慧。乃至若有修集身戒心慧。如上所說能觀諸法同如虛空。不見智慧。不見智者。不見愚癡。不見愚者。不見修集。及修集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則能修集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獄果報現世輕受。是人設作極重惡業。思惟觀察能令輕微。作是念言。我業雖重不如善業。譬如懸華雖復百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如巨富者雖多負人千萬寶物。無能繫縛令其受苦。

如大香象能壞鐵鎖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復如是。然上雖觀身不淨。爲破凡夫執此毒身以爲苦本。不種菩提之果。唯陷五欲之泥。不能自利兼他。所以訶破。若乃假茲業迹以續正因。不入煩惱大海之中。難求覺寶。非處塵勞糞壤之地。奚生淨華。是以華嚴經云。不厭生死苦。方成普賢行。又如大寶積經云。佛告優波離。聲聞乘人乃至不應起於一念更受後身。是名聲聞持清淨戒。然於菩薩名大破戒。乃至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能於無量阿僧祇劫。堪忍受身不生厭思。是名菩薩持清淨戒。於聲聞乘名大破戒。今宗鏡所錄總諸大乘經了義妙旨。只爲悟宗行菩薩道故。闡觀音普門之慧。述任方圓。入普賢無盡之宗。運心無際。

宗鏡錄卷第三十二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彫造

宗鏡錄卷第三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道無可修。法無可問。總悟大旨萬事俱休。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既云宗鏡。何乃廣引身戒心慧之文。法華經云。三藏學者。尚不許親近。既遠大乘之經教。何成後學之信門。答。經中所斥三藏學者。即是小乘戒定慧。戒則但持身口。斷四住枝葉之病苗。定則形同枯木。絕現外威儀之妙用。慧則唯證偏空。失

中道不空之圓理。故稱貧所樂法。墮下劣之乘。爲淨名所訶。是愚人之法。今此圓宗定慧。尚不同大乘初教無相之空。及大乘別教偏圓之理。豈與三藏灰斷定慧之所論乎。此宗鏡錄戒定慧。乃至一事一行。一一皆入法界。具無邊德。是無盡宗趣。性起法門。無礙圓通。實不思議。如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即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觀和尚云。凡聖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真佛自現。法學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行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興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虛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即無障礙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爲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興功事行。即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特爾起於事行。圓宗云。性詮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真體。者無事行。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成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八地已能離念。佛勸

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經頌云。法性眞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甚深無礙智。此勸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又華嚴演義云。若執禪者。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鏡本自明。不拂不鑿。若執法者。須起事行。求依他勝緣。以成己德。並爲偏執故辯雙行。依本智者。約理無漏智性本具足故。而求佛智者。約事。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心鏡本淨。久翳塵勞。恒沙性德。並埋塵沙煩惱。是故須以隨順法性。無慳貪等。修檀等六波羅蜜。諸佛已證。我未證故。又理不礙事。不妨求故。事不礙理。求無求故。若此之修。修即無修。爲真修矣。如上開示本末無遺。理備行周。因圓果滿。可謂其車高廣。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方能入此。一乘歸於宗鏡。若初心入已。須冥合真空。唯在心行非從口說。直下步步著力。念念相應。如大死人永絕餘想。若非懇志。曷稱丈夫。但有虛言終成自誑。如天台拾得頌公。東陽海水清。水清復見底。靈源流法泉。斫水刀無痕。我見頑愚士。登心柱須彌。寸樵煮大海。足抹大地石。燕沙成飯無。磨瓶將爲鏡。說食終不飽。直須著力行。懷懷大丈夫。堂堂六尺士。枉死埋塚下。可惜孤標物。龐居士詩云。讀經須解義。解義即修行。若依了義學。即入涅槃城。如其不解義。多見不如盲。尋文廣占地。心牛不肯耕。田田總是草。稻從何處生。故知須在心行忍力成

就忍有二種。一忍。二法忍。若於法忍。觀行易成。以了唯心故。內外平等。如大智度論云。法忍者。於內六情不著。於外六塵不受。能於此二不作分別。何以故。內相如外。外相如內。二相俱不可得故。一相故。因緣合故。其實空故。一切法相常清淨故。何謂一切法相常清淨。以同遵一道故。所以華嚴疏云。一道甚深者。亦名一乘。佛佛皆同一真道故。佛佛所乘同觀心性。萬行齊修。自始至終更無異徑。故爲一道。問。真心常住遍一切處者。即萬法皆真。云何而有四時生滅。答。了真心不動故。則萬法不遷。即常住義。若見萬法遷謝。皆是妄心。以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外境本空。以從識變故。若離心識。則尚無一法常住。豈況有萬法遷移。問。如今現見。物像榮枯時景代謝。如何微細披剝。明見不遷之旨。答。但當見性自斷狐疑。余曾推窮似信斯理。不遷論云。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漂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疏云。前風非後風。故偃嶽而常靜。前水非後水。故競注而不流。前氣非後氣。故漂鼓而不動。前日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鈔云。然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起時。非第二念時。乃至最後吹著山時。非初起時。則無前念風體定從彼來吹其山也。且山從初動時。以至倒臥地時。其山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動時。非第二念動時。乃至最後著地時。非初動時。則無初動山體定從彼來著地時。斯皆風不至。山嶽不著地。雖旋風偃嶽。未嘗動也。以

此四物世爲遷動。然雖則倒嶽歷天。皆不相知相到。念念自住。各各不遷。且如世間稱大莫過四大。四大中動莫越風輪。以性推之本實不動。如義海云。變動寂者。爲塵隨風。飄颻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即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即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亦如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今觀此風周遍法界。湛然不動。寂爾無形。推此動由皆從緣起。且如密室之中。若云有風。風何不動。若云無風。遇緣即起。或遍法界拂則滿法界生。故知風大不動。動屬諸緣。若於外十方虛空中。設不因人拂。或自起時。亦是龍蜃鬼神所作。以鬼神屬陰。至晚則風多故。乃至劫初劫末成壞之風。並因衆生業感。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會則生。緣散則滅。若執自然生者。只合常生。何得緊纏不定。動靜無恒。故知悉從緣起。又推諸緣和合成事。各各不有。和合亦無緣。緣之中俱無自性。但是心動反推自心。心亦不動。以心無形。故起處不可得。即知皆從真性起。真性即不起。方見心性遍四大性體合真。空性無動靜。以因相彰動。因動對靜。動相既無。靜塵亦滅。故首楞嚴經云。性風真空。性空眞風。又不遷之宗。豈離動搖之授。無生之旨。匪越生滅之門。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是以起恒不起。不起恒起。如此通達不落斷常。可正解一心不遷之義矣。如先德云。夫

物性無差。悟即眞理。眞即不變。物自湛然。常情所封。於不動中妄以爲動。道體淵默。語路玄微。日用而不知者。物不遷也。事像可觀。稱之爲物。物體各住。故號不遷。不遷故隨流湛然清淨。爲物故與四像而所相依。故知無生不生。無形不形。處性相而守一者。其爲不遷論焉。所以不遷論云。是以如來。因群情之所滯。即方言以辯惑。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耶。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然則群籍殊文。百家異說者。苟得其會。豈文言能惑之哉。是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四像風馳。旋機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也。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成山假就於始質。修途託至於初步者。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

然矣。故經云：三災彌淪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何者？夫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昔不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躊躇於動靜之間哉？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若能契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古釋云：前言古今各性住於一世，不相往來者，則壯老不同一色。定為嬰兒，無匍匐時，乃至老年，則無相續，失親屬法，無父無子。應唯嬰兒得父。餘則匍匐老年不應有分。則前功便失，有斷滅過。從此便明功流始實初步。因果等相續不失，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去，故圓正不遷理也。乘莫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者。諸聖依一心之正宗，逗機演差別之教跡。雖九流八教不等，而不遷一念無虧。故云：雖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隨文迷旨者，但執權門生滅之言。妄見世相去來之事，因此以為流動，隨境輪迴。殊不知生死去來畢竟無性。所以中觀論破三時無去。一已去無去者，去法已謝。二未去無去者，去法未萌。三去時無去者，正去無住。又以去者，去法二事俱無。若無去者，即無去法。亦無方所。去者即是人。以法因人致。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故鈔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者。明三時無去來。以辯不遷也。如人初在東方卓立不動，則名未去。未去故。未去不得名為去。若動一步離本立處，反望本立處，名已去。已去故。已去不得名為去。惑人便轉計云：動處則有去。此中有去時。非已去未去。是故

去時去。龍樹便以相待破云：若有已去未去，則有去時。若無已去未去，則無去時。故偈云：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如因兩邊短有中問長。若無兩邊短，即無中間長也。青目即以相違破。何者？去時者，謂半去半未去。名曰去時。則一法中有二，隨相違，去義不成。是故去時亦無去。故偈云：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也。如一人從東方行至西方時，望其從東至西，如似有去。故言知彼去。然步步中三時無去，則無去法。既無去法，即無去人。從此至彼。故言去者不至方也。去者謂人也。已上一經一論，皆明三時無去。以標宗辯不遷也。此來去因果不遷，即會中道八不意也。如論偈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稱首禮佛。諸說中第一。今以因果會釋八不義。言不生者，如二十時為因。三十時為果。若離二十有今三十。可言有生。若離二十。則三十不可得。是故不生。故中論云：離劫初穀。今穀不可得。是故不生。不滅者，則二十時不無故不滅。若二十時滅。今不應有三十時。中論云：若滅今應無穀而實有穀。是故不滅也。不常者，則三十時無二十時。是故不常。中論云：如穀芽時，種則變壞。是故不常。不斷者，因二十有三十相續。是故不斷。中論云：如從穀有芽。是故不斷。若斷不應相續。不一者，二十不與三十同體。各性而住，故不一。中論云：如穀不作芽芽不作穀。是故不一。不異者，不離二十有三十。若二十姓

張三十不異。中論云：若異何故分別穀芽穀莖穀葉。是故不異不來者。二十不至三十時。是故不來。不出者。二十時當處自寂不復更生。故不出也。達此理者，則離一切戲論契會中道。則真諦矣。是知於真諦中。無一法可得。豈有去來。如大涅槃經云：爾時世尊問彼菩薩善男子。汝為到來為不到來。瑠璃光菩薩言：世尊。到亦不來。不到亦不來。我觀是義都無有來。世尊。諸行若常亦復不來。若是無常亦無有來。若人見有衆生性者。有來不來。我今不見衆生定性。云何當言有來不來。有憍慢者見有去來。無憍慢者則無去來。有取行者見有去來。無取行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畢竟涅槃則有去來。不見如來畢竟涅槃則無去來。不聞佛性則有去來。聞佛性者則無去來。般若燈論問：汝為已行名初發。為未行名初發。為行時名初發耶。三皆不然。如偈曰：已去中無發。未去亦無發。去時中無發。何處常有發。釋曰：已去中無發者。謂去作用於彼已謝故。未去亦無發者。謂未行無去。去則不然。去時中無發者。謂已去未去等皆無去義。云何可說去時有去。如是三種俱無初發。是故偈言：何處常有發。又偈云：無已去未去。亦無彼去時。於無法中。何故妄分別。釋云：妄分別者。如瞽目人於虛空中。或見毛髮蠅等。皆無體故。又偈云：是故去無性。去者亦復然。去時及諸法。一切無所有。又偈云：未滅法不滅。已滅法不滅。滅時亦不滅。無生何等滅。釋曰：第一句者。以滅空故。譬如住。第

二句者。如人已死不復更死。第三句者。離彼已滅及未滅法。更無滅時。有俱過故。是故定知滅時不滅。第四句者。其義云何。一切諸法皆不生故。言無生者。生相無故。無生有滅。義則不然。如石女兒。乃至復次。汝言滅者。爲有體滅耶。爲無體滅耶。二俱不然。如偈曰。法若有體者。有則無滅相。釋曰。以相違故。譬如水火。由如是故。偈曰。一法有有無。於義不應爾。復次。偈曰。法若無體者。有滅亦不然。如無第二頭。不可言其斷。是以既無來去之法。亦無住止之時。以因法明時。亦因時辯法。法既無有。時豈成耶。如中觀論偈云。時住不可得。時去亦不可得。時若不可得。云何說時相。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釋曰。如上引證。直指世間。皆即事辯真。從凡見道。目前現證。可以絕疑。去法既然。乃至六趣輪迴四時代謝。皆是不遷。常住一心之道。然則群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文言能惑哉者。若達萬法唯我一心。觀此心性。尚未會生。云何說滅。尚不得靜。云何說動。如楞嚴會上。卽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衆中開合。佛告阿難。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自開。自合。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尙無有靜。誰爲無住。佛言。如是。乃至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

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眞。認物爲己。輪迴是自取流轉。故知見性不遷理周法界。但是認物爲己。背覺合塵。若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則顛倒行事。性心失眞。境實不遷。唯心妄動。可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矣。故論云。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此乃是法法各住眞如之位。無有一物往來。亦未曾一念暫住。皆不相待。豈非不遷乎。若能如是。通達已眼圓明。何似有之幻塵。一期之異說。而能惑我哉。又古釋云。百家異說。豈文言之能惑者。此明於三教不惑。各立其宗。儒有二十七家。若契五常之理。卽無惑也。黃老有二十五家。若契虛無。亦無惑也。釋有十二分教。若了本心。亦無惑也。然則三教雖殊。若法界收之。則無別原矣。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總而言之。不離法界。其猶百川歸於大海。若佛教圓宗。一乘妙旨。別而言之。百家猶若榮光。寧齊巨照。如大海不歸百川也。然則四像風馳。旋機電卷。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者。四像則四時也。旋機者。北斗七星也。雖寒來暑往。斗轉星移。電轉風馳。剎那不住。若得意者。了於一心。毫微之密旨。則見性而不動也。果不俱因。因因而果者。譬如爲高山。初覆一簣之土。因爲因。直至壘土成山。此初一簣土。雖未成山。初不至後。而亦不滅。又終因此一簣土成山。故云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

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又如千里之程。起於初步。雖未卽到。果不俱因。然全因初步之功。能達千里之路。則因因而果。故云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又如初發一念菩提善心之因。究竟成就無上妙覺之果。卽最初一念不亡。若初一念已滅。則不能成佛果。故云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以其不滅不來成功成業。因不虛棄事不唐捐。則知萬法俱不遷矣。豈更猶豫於動靜之間哉。若能觸境而明宗。契神於卽物。假使天翻地覆。海沸山崩。尙不見動靜之兆朕。況其餘之幻化影響乎。問。一切眞俗等法。有相有用。有因有緣。云何一向作觀心釋耶。答。若不迴觀自心。則失佛法大旨。高推諸聖。不慕進修。枉處沈淪。於已絕分。如不憊觀心進道者。如抱石沈淵。夜行去燭。則於佛智海。必死無疑。向涅槃城。故難措足。是以十方諸佛。起教之由。唯說一切衆生。佛性大般涅槃。一心祕密之藏。若凡若聖。悉入其中。如世尊言。此大般涅槃。是十方諸佛。放捨身命之處。安置諸子。悉入其中。我亦自住其中。何者。以覺自心性故。名爲佛性。以從性起。無漏功德。自行化他。法利無盡。故稱爲藏。以難信難知。故云祕密。以法性幽奧。故名涅槃。可謂無量法寶之所出生。猶四大海。一切萬法之所依處。如十方空。若不遇之大失。法利。有暫聞者。功德無邊。如大般涅槃經中所讚。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經。乃至一切法之寶藏。譬如大海。是衆寶

藏，是涅槃經亦復如是。即是一切字義秘藏。善男子，如須彌山衆藥根本，是經亦爾。即是菩薩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即是一切善法住處。善男子，譬如狂風無能繫縛，一切菩薩行是經者亦復如是。不爲一切煩惱惡法之所繫縛。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是經亦爾。雖有外道惡邪之人不能破壞。善男子，如恒河沙無能數者，如是經義亦復如是。無能數者。善男子，是經典者爲諸菩薩而作法幢。如帝釋幢。善男子，是經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導師引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經能爲諸菩薩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諸暗。善男子，是經能爲病苦衆生作大良藥。如雪山中微妙藥王能治衆病。善男子，是經能爲一闍提杖。猶如盲人因之得起。乃至善男子，是經即是金剛利斧。能伐一切煩惱大樹。即是利刀。能割習氣。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煩惱薪。即因緣藏。出辟支佛。即是聞藏。生聲聞人。即是一切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處。即是餓鬼解脫之處。即是地獄無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衆生無上之尊。即是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父母也。是知了此一心總持涅槃秘密之藏。如上所讚衆德攸歸。所有一毫之功。隨真如無盡之理。力齊法界。福等虛空。皆能成就。若提無作妙果。若未悟斯旨。設有進修。但成有爲。終不得道。任經多劫勤苦修行。唯成拙度之門。終無勝報之事。如大智度論云。如

舍利弗弟子羅睺周比丘。持戒精進。乞食六日而不能得。乃至七日命在不久。有同道者乞食持與。鳥即持去。時舍利弗語目連連汝大神力守護此食令彼得之。即時目連持食往與。始欲向口變成爲泥。又舍利弗乞食持與而口自合。最後佛來持食與之。以佛福德無量因緣故。令彼得食。是比丘食已。心生歡喜倍加信敬。佛告比丘。有爲之法皆是苦相。爲說四諦。即時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道。故知信一乘之福。福等真如。持四句之功。功齊大覺。所以楞伽經云。佛告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上上法真如之德。以第一義心。究竟獲世出世等菩提勝果之福。問。萬法唯識者。於諸識中何識究竟。答。唯阿摩羅識。此云無垢淨識。無有變異可爲究竟。三無性論云。識如如者。謂一切諸行但唯是識。此識二義。故稱如如。一攝無倒者。謂十二入等一切諸法。但唯是識。離亂識外無別餘法。故一切諸法皆爲識攝。此義決定。故稱攝無倒如如。二無變異者。明此亂識即是分別依他。似塵識所顯。由分別性永無故。依他性亦不有。此二無所有。即是阿摩羅識。唯有此識獨無變異。故稱如如。又云。一切世出世間境。不過唯識。是如量境界。此唯識由外境成。外境既無。唯識亦無。境無相識無生。是一切諸法平等。通以如理故。以理量二門一切性相收盡。以識相妙有是如量門。以識性真空是如理門。若

理量雙消則唯真性。又阿摩羅識有二種。一所謂緣。即是真如二本覺。即真如智。能緣即不空如來藏。所緣即空如來藏。十二門論明。唯識真實。辯一切諸法。唯有淨識無有能疑。亦無所疑。唯識有二。一方便。謂先觀唯有阿賴耶識無餘境界。現得境智二空。除妄識已盡。名爲方便唯識。二正觀。唯識遣蕩生死虛妄。誠心及以境像。一切皆淨盡。唯有阿摩羅清淨心也。問。萬法唯識。佛住識不。答。若阿賴耶。此云藏識。能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爲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阿陀那。此名執持。執持種子及色根故。此名通一切位。我執若亡。即捨賴耶名。阿陀那持無漏種。則妄心斯滅。真心顯現。則佛住無垢淨識。故經云。心若滅者生死盡。即是妄心滅。非心體滅。所以起信論云。復次分別心生滅相者。有二種別。一龜謂相應心。二細。謂不相應心。龜中之龜。凡夫智境。龜中之細。謂細中之龜。菩薩智境。此二種相皆由無明熏習力起。然依因依緣。因是不覺。緣是妄境。因滅則緣滅。緣滅故相應心滅。因滅故不相應心滅。問。若心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言滅。答。實然。今言滅者。但心相滅。非心體滅。如水因風而有動相。以風滅故動相即滅。非水體滅。若水滅者動相應斷。以無所依無能依故。以水體不滅動相相續。衆生亦爾。以無明力令其心動。無明滅故動相即滅。非心體滅。若心滅者。則衆生斷。以無所依。無能依故。以心體不滅心動相續。釋曰。

論明龜細二種心境皆由無明熏習力起。然依因依緣因是不覺緣是妄境者。只謂不覺自心妄生外境。故知境無自性。從心而生。和合而起。故云心生即法生。因滅則緣滅矣。以水體不滅動相相續者。此況真心自體非動非止。因無明風起生死動搖。若妄風息時心之動相即滅。非心體滅。以心體是所依萬法是能依。若無所依能依非有。故知一心之體為群有之依。猶如太虛作萬像之體。又本識有二義。一妄染義。凡夫所住。二真淨義。八地所住。佛地單住真如。但名無垢識。問。諸佛單住真如名無垢識者。無垢淨識即是常住真心。為復諸佛決定有心。決定無心。答。據體則言亡四句意絕百非。約用則唯智能明。非情所及。華嚴經云。佛子。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但應以智無量故知如來心。古釋云。如來心意識俱不可得者。約體遮詮也。但應以智無量故知如來心者。寄用表詮也。一師云。識等有二。一染二淨。佛地無有漏染心及心所。而有淨分心及心所。果位之中智強識劣故。於心王上以顯無染。約彼智所以明無量。若必無王所智依何立。經云。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則有心王明矣。一師云。以無積集思量等義故。說心等巨得。就無分別智以顯無量。非無心體上之。二解俱明心意識有。又云。佛果實無心意識及餘心法云不可得。唯有大智。故言智無量故知如來心。經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佛地。論中五法攝大覺性。唯一真法

界及四智菩提。不言更有餘法。此二說約無若依前有。未免增益。亦不能通不可得言。若依後無未免損減。亦不通能知佛心言。既云知如來心。不可言無心。可知明非無心矣。又心既是無。智何獨立。亦違涅槃滅無常識獲常識義。若有無二義雙取未免相違若互泯雙非寧逃戲論。若後宗言唯如智者。以心即同真性。故曰唯如。照用不失。故云如智豈離心外而別有如是。是則唯如不乖於有。前宗以純如之體。故有淨心心既是如。有之何失。是知即真之有與即有之真。二義相成。有無無礙正消經意者。言不可得者以心義深玄言不及故。寄遮顯深。言但以智知如來心者。託心所寄表顯深云何深玄。欲言其有。同如絕相。欲言其無。幽靈不竭。欲謂之情。無殊色性。欲謂無情。無幽不徹。是知佛心即有即無即王即數。心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意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數。非依於王。亦非不依王。一一皆爾。圓融無礙。清涼記釋云。言佛無心有智。成相達過。心王最勝。尚說為無。智無所依。豈當獨立。如無君主。何有臣下。今先別會二宗。後通合二宗。先會法性宗意云。心即是如。智即如智。離心無如則知有如已有心矣。況即體之用稱如智。即用之體即是真如。如一明珠。珠體即如。明即如智。豈得在如亡於心矣。前宗以純如下。會法相宗意云。即如之有。有豈乖如。如鏡即虛則有心無失。是知即真之有通會二宗。即真之有是法相宗。即有之真是法性宗。兩不相離方成無礙真佛心

矣。又心中非有意亦復非無意者。非有是不即義。二相別故。亦非不有是不離義。無二體故。又非有者。以無二體互攝盡故亦非不有者。二相不壞力用交徹故

宗鏡錄卷第三十三

*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四

*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境識俱遣眾生界空。諸佛究竟成得何法。答。一切異生因識對境。於生死中妄生執著。起常等四倒。二乘之人於涅槃中忘求解脫。起無常等四倒。諸佛如來因境識俱空。離八倒成得真常樂我淨四波羅蜜。寶性論云。依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淨波羅蜜。一者本來自性清淨。以同相故。二者離垢清淨。以勝相故。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我波羅蜜。一者遠離諸外道邊。以離虛妄我戲論故。二者遠離諸聲聞邊。以離無我戲論故。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樂波羅蜜。一者遠離一切苦。二者遠離一切煩惱習氣。有二種法。如來法身有常波羅蜜。一者不滅一切諸有為行。以離斷見邊故。二者不取無為涅槃。以離常見邊故。勝鬘經云。世尊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常見非正見。忘想見故作如是見。所以如來唯證四德涅槃秘密之藏。問。既經云。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

常見非正見者。云何教中。或說無我又說於我。豈不相違耶。答。夫說常與無常我與無我。但形言跡皆是方便。所以肇論云。菩薩於計常之中演非常之教。以佛初出世便欲說圓常之妙門。真我之佛性。爲一切外道。皆妄執神我。遍十方界。起於常見。若說真常樂我淨。恐濫邪解。且一時拂下情塵故。云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二乘及權假菩薩。不知諸佛秘旨。執方便門。忽忽取證。皆住無我之理。以爲究竟。世尊又感不達。遂乃具說常樂我淨。若有於此究竟之說。明見真我佛性。人本蟲塵分明無惑。尙不住於中道。豈更見有常無常我無我二見之所亂乎。或者雖聞常樂我淨之名。只作常樂我淨之解。隨語生見。昧自真心。則我無我之藥。成我無我之病。故知真我難辯。非證不明。如大涅槃經云。譬如二人共爲親友。一是王子。一是貧賤。如是二人互相往反。是時貧人見是王子。有一好刀淨妙第一。心中貪著。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於是貧人後於他家寄臥止宿。即於眠中寢語刀刀。傍人聞之。收至王所。時王問言。汝言刀者。何處得耶。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設所屠割巨身。分張手足。欲得刀者。實不可得。臣與王子素爲親厚。先與一處離會眼見。乃至不敢以手。操觸。況當故取。王復問言。卿見刀時相貌何類。答言。大王。臣所見者。如殺羊角。王聞是已。欣然而笑。語言。汝今隨意所至。莫生憂怖。我庫藏中都無是刀。況汝乃於王子邊見。時王即問諸群臣言。汝等曾見如是

刀不。言已崩背。尋立餘子紹繼王位。復問輔相。卿等曾於官藏之中見是刀不。諸臣答言。臣等曾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如殺羊角。王言我庫藏中何處當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檢校求索不得。却後數時。先逃王子。從他國還。來至本土。復得爲王。既登王位。復問諸臣。汝見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淨。如優鉢羅華。復有答言。形如羊角。復有說言。其色紅赤。猶如火聚。復有答言。猶如黑蛇。時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見我刀真實之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出現於世。說我真相。說已捨去。喻如王子持淨妙刀逃至他國。凡夫愚人說言。一切有我。如彼貧人止宿他舍。寢語刀刀。聲聞緣覺問諸衆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見我相。大如拇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熾然如日。如是衆生。不知我相。喻如諸臣不知刀相。菩薩如是說於我法。凡夫不知。種種分別妄作我相。如問刀相。答似羊角。是諸凡夫次第相續而起邪見。爲斷如是諸邪見故。如來示現說於無我。喻如王子語諸臣言。我庫藏中無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來所說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淨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說者。即是隨順無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別隨順宣說。是等當知即是菩薩相貌。問。平等空門。一心大旨。既美惡無際。凡聖俱圓。何乃受潤有差苦樂不等。答。萬事由。人自召。唯心一理無虧。美惡但自念生。果

報焉從他得。如傳奧法師云。但以內有惡業。則外感邪魔。若內起善心。則外值諸佛。斯則善惡在己。而由人乎哉。是以西施愛江。嬖母嫌鏡。實爲癡也。且君子尙求諸己。而不怨天尤人。況菩薩歟。若能深信斯談。則可以虛心絕想。頓入法空矣。故起信論云。或有衆生無善根力。則爲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亂。若於坐中現形恐怖。或現端正男女等相。當念唯心境界。則滅終不爲惱。是知聖者正也。心正即聖。故云。心正可以辟邪。如日月。正當天草木無邪影。故知此心是凡聖之宅。根境之原。只爲凡夫執作賴耶之識。成生死苦惱之因。聖者達爲如來藏心。受涅槃樂之果。若云阿賴耶識。則有名無體。以情執有不究竟故。當證聖時。其名即捨。若云如來藏心。則有名有體。以本有非執故。至未來際不斷故。如以金作銀。銀相虛金體露現。如來藏作賴耶。賴耶相虛藏性現。今衆生以隨情執重故。多認賴耶。不信有如來藏。以不信故。自既輕慢。又毀滅他人。謗法之愆。無過此失。念昧如來法界之性。步步造衆生業果之因。惡業日新。苦緣無盡。於安隱處生衰惱心。向解脫中成繫縛果。受焰口。針喉之體。經劫而飢火焚燒。作披毛戴角之身。觸目而網羅縶絆。或墮無間獄。抱劇苦而常處火輪。或生修羅宮起。鬪諍而恒雨刀劍。或暫居人界。剎那而八苦交煎。或偶處天宮。倏忽而五衰陷墜。長沈三障。不出四魔。皆爲不知如來藏心。失唯識妙性。背真慈父。備賃外方。捨大智

王依投他國。是以諸佛驚入火宅。祖師特地西來指真歸而不歸。示正見而弗見。都爲藏識熏處無始堅牢。執情厚而如萬疊水崖。疑根深而似千重閹室。今者廣搜玄奧不厭文繁。和會千聖之微言。洞達百家之秘說。無一法不順。能成孝義之門。無一念不和。盡爲無諍之道。則六入空聚畢竟無人。五陰舍中豁然虛寂。是以內無所作外無所依。外無所依萬有不能絆。內無所作千慮不能馳。遂得靜佛邊疆。絕一塵而作亂匡法國土。無一境而不降。可謂會天性於此時更無異種。定父子於今日。唯我家風。如鸞鵲離羅經云。常受人天一切快樂。族姓殊勝悉皆具足。斯由聞知一切衆生悉有如來常住藏故。乃至若彼衆生去來現在。於五趣中支節不具。輪轉生死受一切苦。斯由輕慢如來藏故。問。但了一心不求諸法。紹隆三寶自行化他。得圓滿妙覺位不答。覺心無易則開佛知見。佛知見開無幽不顯。不二之相佛眼所見。一實之道佛智所知。照窮法界之邊。洞徹真原之底。上成諸佛。下化衆生。靡不由茲自他俱利。夫欲正修行者。不歸宗鏡皆墮邪修。或滯權小。此宗鏡正義。過去十方一切諸佛。於此圓修已成。現在一切諸佛現成。未來一切諸佛當成。過去一切菩薩已學。現在一切菩薩現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所以起信論明。須先正念真如之法。石壁鈔云。謂一切行門皆從真如所起。以是行原故。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何有契真之行不從真起。此乃是所信法

中之根本故。所以萬緣所起。起自真如。會緣所入入於真如。菩薩發心先念真如。菩薩起信亦先信真如。菩薩所行亦契會真如。又問。云何是信真如之相。答。不信一切法。是信真如之相。以真如理中本無諸法。若見諸法爲有。是信諸法。不信真如。是以無風植廣大菩提一乘種子之因緣者。卒難起信。故祖師頌云。大緣與信合或得入宗鏡者。是知非小緣矣。如楞伽經云。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衆生。攝受一切衆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來色像。通達衆生形類希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是名如實。又云。佛言。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世事永息。安隱快樂者。則寂靜妙常。世事永息者。則攀緣已斷。可謂遇圓滿寶藏頓絕希求。到常樂涅槃更無所至。是凡聖之際如達家鄉。爲迷悟之依已窮根本。大涅槃經云。金剛寶藏無所缺減。華嚴經偈云。種種變化無量力。一切世界微塵等。欲悉了達從心起。菩薩以此初發心。寶藏論本際品云。是以本際無名。名於無名。本際無相。名於無相。名相既立妄惑遂生。真一理沈。道宗事隱。是以無名之朴遍通一切。不可名目。過限量界一體無二。故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

所印。即本際也。然本際之理。無自無他。非一非異。包含一氣。該入萬有。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無妄想即謂聖人。然實際中亦無聖人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若復有人自性清淨。含一而生。中有妄想自然濁亂。則謂凡夫。然實際中亦無凡夫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也。故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咸備草木周遍螻蟻。乃至微塵毛髮莫不含一而生。故云能了知一萬事畢也。是以衆生皆乘一而生。故云一乘若迷故則異。覺故則一。故云前念是凡後念即聖。又云。一念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云以一之法功成萬像。故經云。一切若有心即迷。一切若無心即遍十方。故真一萬差。萬差真一。譬如海涵千波千波即海。一切皆無有異也。乃至萬物含一而生。即彼萬物亦爲一也。何以故。以本一故末則無異。譬如椀生椀枝非椀木也。故法華經偈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一乘者。即一心也。一切萬有十方虛空。皆從真如一心之種子所現。如椀生椀枝。蘭生蘭葉。乃至本末中邊更無異相。故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能如是究竟圓通。此外更無不了之法。則無理而不明。無事而不盡。以一法能成一切法故。如華嚴疏云。若入此觀法則智與心相應。是以因由心學。果是心成。境由心現。解由心起。分位神通是心。力用造作是心。現起分別是心。決擇所得是心。乃至尋求知識造詣佛土並皆是心。心外無得。何所

疑耶。故知心垢則婆娑現相。心淨則華藏含空。迴轉而恒起識輪。交羅而匪離心網。故海幢不起寂定。廣作十方佛事之門。善財不出道場。遍歷一百十城之法。是以文殊即自心能證之妙慧。善財至彌勒。一心佛果滿後。却令見文殊。因位將極令返照心原。更無有異。未始動念故。再訪文殊不見其身者。但了自心空般若故。是真見文殊。普賢是自心所證法界無盡妙行。善財雖遍法界參諸善友。欲見普賢不假別指。便於初會始成之處。如來座前。而起念求隨念即見。普賢在如來前初無動移。此正顯觀心即見希奇之相。見聞證入由觀前相。即是見心。所以普賢身相如虛空遍一切處。故以普眼菩薩等入百千三昧求覓普賢不見。只謂離念入定厭境求真。不知塵塵是文殊。念念即普賢故。是以善財一人。運悲智而橫廣十方。修願行而豎窮三際。從初至後因滿果圓。明顯一心以爲勝。樣總攝一切。始行菩薩諸觀行人。皆倣此修。離此觀心別無殊勝。乃至六度萬行。若不了自心皆成權漸。果歸生滅。報在人天。若能運心福智無盡。如大智度論云。菩薩摩訶薩。知諸法實相無取無捨無所破壞。行不可得般若波羅蜜。以大悲心還修福行。福行初門先行布施。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智慧明利能分別施福。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

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爲第一。不如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福從心生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慧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所以清涼鈔云。因該果海。果徹因原。以極果由於始信。信依本智而起。今不離本智故。斯則以因成果。攝果酬因。然因有二種。一約本有。恒沙性德信解行願等無不具故。二約修起。謂依本信德而起信心。依本解德而起解心。如起信論云。以知法性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故。一一修起皆帶本有。俱來至果。無間道中一時頓圓。解脫道中因果交徹。名爲得果。果亦有二。一者本有菩提涅槃。一切佛性本覺具故。二者修起。今證菩提。始覺悟故。始覺同本。無復始本之異。名究竟覺則二果無礙。然二因本從本覺體上起來。則二因與本果無礙。始覺既同本覺。則果全同於二因。則二因與二果交徹。故因該果海果徹因原。又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因該果也。雖得佛道不捨菩薩行。果徹因也。華嚴論云。善財一念發心。頓無能所。了三世性。性絕古今。自覺自心。本來是佛。不成正

覺。不證菩提。身心性相無證修者。不成不壞。本來如是。隨緣動寂不壞有無。所行諸行皆唯智起。斯宗鑑旨。是善巧智之所知。廣大心之所信。如華嚴經云。知一切衆生種種所緣。唯是一相悉不可得。一切諸法皆如金剛善巧智。是以上至妙覺極聖之位。中及大權菩薩修行之門。下至底下凡夫生死之地。皆同一心無有高下。迷之自墮。悟之即昇。迷悟似殊真心靡易。古德云。不鏡方寸虛負性靈。又云。自己不明。則是空受例物。如此開示不負前機。持王庫之真刀。得雪山之正味。證解信入之者。直紹寶王。見聞隨喜之人。能成佛種。斯恩難報。莫等尋常。任肩負頂戴盡塵沙劫中。亦不能報一句之恩。仰思曠古求法之人。釋迦文等。投身大火。翹足深林。析骨剝身。剝皮刺血。乃至常啼東請。善財南求。藥王燒手。普明剎頭。皆是知恩報德之人。爲法忘軀之士。今勸後學生殷重心。勿得自輕虛擲光景。問。妙明真心覺王祕旨。理雖圓頓正解難成。更希善巧之門。重證將來之信。答。前已引法說。今更將喻明此宗鏡。一心是諸法自性。如一珠有八萬四千孔。入一孔全收珠體。似一月影現一切水。一一影不離月輪。又若分白栴檀片片而本香無異。猶布青陽令處處而春色皆同。是則一法明心萬緣指掌。皎然法喻可以收疑。問。凡曰提宗直陳正義。何須引喻廣具繁文。答。爲未直下頓悟之人。不無方便。如方便心論云。若就喻者。凡聖同解。然後可說。如言是心動

發猶如。迅風。一切凡夫知風動故。便得決了心爲輕躁。若不知者。不得爲喻。問曰。何故不但說正義而說喻也。答曰。凡說喻者。爲明正義。又云。凡欲立義當依四種知見。何等爲四。一者現見。二者比知。三以喻知。四隨經教。又法華經云。智者可以譬喻得解。今但取正解圓明。非說法說喻說。若不悟道徒執絕言。今所言者。皆是提宗唱道之言。極妙窮原之說。如云萬句浮言不及一句妙理。千般魚目不及徑寸明珠。夫一句妙理者。即宗鏡之言也。斯言不可辯而自通。不可解而自釋。所以云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問。佛旨開頓漸之教。禪門分南北之宗。今此敷揚。依何宗教。答。此論見性明心。不廣分宗判教。單提直入頓悟圓修。亦不離空寂而求解脫。終不執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文。若依宗即達磨。直顯衆生心性之旨。如宗密禪師立三宗三教。和會祖教。一際融通。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直顯心性宗。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即性教。先叙禪宗。初息妄修心宗者。說衆生雖本有佛性。而無始無明覆之不見。故輪迴生死。諸佛已斷妄想。見性了了。出離生死。神通自在。當知凡聖功用不同。外境由心故。各有分限。故須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無所不知。如鏡昏塵盡。明現。須修禪觀。遠離喧雜。調息調身。心注一境等。二泯絕無寄宗者。說凡聖等法皆如夢幻。都無所有。本來空寂。

非今始無。即此達無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無佛衆生。法界亦是假名。心既無有。誰言法界。無修不修。無佛不佛。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我說亦如夢幻。無法可拘。無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了達本來無事。心無所寄。方免顛倒。始名解脫。三直顯心性宗者。說一切諸法。若有若空。皆唯真性。無相無爲。體非一切謂非凡非聖。然即體之用。謂能凡能聖等。於中指示心性復有二類。一云。即今能言語動作貪瞋慈忍造善惡受苦樂等。即汝佛性。即此本來是佛。除此無別佛。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自然神妙。此爲真悟。二云。諸法如夢。諸聖同說。妄念本寂。塵境本空。本空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若頓悟此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爲我相人相。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此上兩說皆是會相歸性。故同一宗。次佛教三種。一密意依性說相教者。佛說三界六道悉是真性之相。但是衆生迷性而起。無別自體。故云依性。然根鈍者。本難開悟。故且隨他所見境相。說法漸漸度之。故云說相。說未彰顯。故云密意。此一教中自有三類。一人天因果教。說善惡業報。令知因果。二斷惑滅苦教。說三界無安。皆如火宅之苦。令斷業惑之集。修道證滅等。三將識破境教。說上生滅等法。不關真如。但各是衆生無始

已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各能變現。自分所緣。此八識外都無實法。問。如何變耶。答。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六七二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法。如愚夢者。愚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此身相及外世界亦復如是。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既悟本無我法。唯有心識。遂依此二空之智。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等行。漸漸伏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所顯真如。十地圓滿。轉八識成四智菩提。真如障盡。成法性身大涅槃之果。此第三將識破境。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會。以知外境皆空故。不修外境事。相唯息妄修心也。息我法之妄修。唯識之心。二密意破相顯性教者。據真實了義。則妄執本空更無可破。無漏諸法。是真性隨緣妙用。永不斷絕。又不應破。但爲一類衆生執虛妄相。障真如實性。難得玄悟。故佛且不揀善惡垢淨性相。一切訶破。以真性及妙用不無而且云無。故云密意。又意在顯性。語乃破相。意不形於言中。故云密也。此教說前教中所變之境。既皆虛妄。能變之識。豈獨真實。心境互依。空而似有。且心不孤起。託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現。心如境謝。境滅心空。皆假衆緣。無自性故。是以一切諸法。無不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空中無五陰六根。因緣四諦。無智亦無得。生死涅槃。平等如幻。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三顯示

真心卽性教直示自心卽是眞性。不約事相而示。亦不約破相而示。故云卽性。不是方便隱密之意。故云示也。此教說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真心。無始本來性自清淨。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住不滅。名爲佛性。亦名如來藏。亦名心地。達磨所傳。是此心也。問。既云性自了了常知。何須諸佛開示。答。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眞性不同虛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之識。非如照體了達之智。直是眞如之性自然常知。起信論云。眞如者。自體眞實。識知華嚴經云。眞如照明爲性。又問明品說。智與知異。智局於聖不通於凡。知卽凡聖皆有。通於理智。覺首等諸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等是佛境界智。何等是佛境界知。文殊師利答云。諸佛智自在。三世無所礙。如是慧境界。平等如虛空。又頌云。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其性本清淨。開示諸群生。既云本淨不待斷障。卽知群生本來皆有。但以惑翳而不自知。故法華中開示令得清淨者。卽是眞性論中。離垢清淨也。此心雖自性清淨。終須悟修方得究竟。經論所明有二種清淨。二種解脫。或只得離垢清淨解脫故。毀禪門卽心卽佛。或只知自性清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斥於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自性解脫。漸修令得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成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遮滯同釋迦佛。經問云。何佛境界智。此問證悟之智。云何佛境界知。此問本有真心。答智云諸佛智自在三世

無所礙。答知云非識所能識亦非心境界。識是分別。分別非眞知。唯無念方見。又若以智證之。卽屬所證之境。眞知非境界故。瞥起照心卽非眞知故。非心境界。以不起心爲玄妙。以集起名心。起心看卽妄想。故非眞知。是以眞知必虛心遺照。言思道斷矣。北宗看心是失眞旨。若有可看卽是境界也。寶藏論云。知有有壞。知無無敗。其知之。智有無不計。既自體之知。卽無緣心。不假作意任運常知。非涉有無永超能所。水南和尚云卽體之用曰知。卽用之體爲寂。如卽燈之時卽是光。卽光之時卽是燈。燈爲體光爲用。無二而二也。又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如是開示靈知之性。卽是眞性。與佛無異。故名顯示眞心卽性教。全同禪門第三直顯心性之宗。既馬鳴標心爲本原。文殊擇知爲眞體。如何破相之黨。但云寂滅。不許眞如說相之家。執凡異聖。不許卽佛。今約教判定。正爲斯人故西域傳。心多兼經論無二途也。但以此方迷心執文以名爲體故。達磨善巧揀文傳心。標舉其名。心是默示其體。知是喻以壁觀令絕諸緣。絕諸緣時問斷滅不。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證驗云不斷滅。答。了了自知言不可及。師卽印云。只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卽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他自悟方驗眞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令絕餘疑。故云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

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至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默契。不遇機緣。又思惟達磨懸絲之記。六代後命若懸絲。恐宗旨滅絕。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問。悟此心已如何修之。還依初說和教中令坐禪不。答。若悟沈厚重難可策發。掉舉猛利不可抑伏。貪嗔熾盛觸境難制者。卽用前教中種種方便隨病調伏。若煩惱微薄慧解明利。卽依本宗。一行三昧。如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身正意。不依氣息形色。乃至唯心無外境界。法句經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卽不起滅定。現行坐之威儀。不於三界現繫緣之身意。然此教中以一眞心性。對染淨諸法。全揀全收。全揀者。如上所說。但剋體直指。靈知卽是心性。餘皆虛妄。故云非。識非心。非境非智乃至非性非相非佛非衆生。離四句絕百非也。全收者。染淨諸法無不是心。心迷故。妄起惑業。乃至四生六道雜穢國土。心悟故。從體起用。四等六度乃至四辯六通妙身淨刹無所不現。既是此心現諸法故。法法全卽眞心。如人夢所現事。事事皆入。如金作器。器器皆金。如鏡現影。影影皆鏡。故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起信論云。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故云一切法如鏡中像。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能遍興造一切趣生。造善造惡。受苦受樂。果與因俱。故知一切無非心也。全揀

◎清淨二解脫◎ ◎〔何〕一◎ ◎其二眞◎ ◎智二知◎ ◎心是名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知是心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達磨云我法第六代後命若懸絲十三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識一識◎ 法◎

門攝前第二破相教。全收門攝前第一說相教將前望此。此則迥異於前。將此望前。前則全同於此。深必該淺。淺不至深。深者直顯出真心之體。方於中揀一切收一切也。如是收揀自在性相無礙。方能於一切悉無所住。唯此名為了義。上之三教攝盡一代經論之所宗。三義全殊。一法無別。就三義中。第一第二空有相對。第三第一性相相對。皆迥然易見。唯第二第三破相與顯性相對。講者。禪者。俱迷為同是一宗一教。皆以破相便為真性。故今廣辯空宗性宗有其十異。空宗唯破相。性宗唯顯性。權實有異。遮表全殊。不可以遮詮遺蕩排情破執之言。為表詮直示建立顯宗之教。又不可以逗機誘引一期權漸之說為最。後全提見性真實之門。如上判教分宗。言約義豐最為殊絕。初則歷然不滯後。則一味融通可釋群疑歸宗鏡。十異者。一法義真俗異者。空宗未顯真性。但以一切差別之相為法。法是俗諦。照此諸法。無為無相無生無滅為義。義是真諦。性宗以一真之性為法。空有等種種差別為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華嚴經云。法者知自性。義者知生滅。二心性二名異者。空宗一向目諸法本原為性。性宗多目諸法本原為心。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唯是一心。良由所說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應目為心。三性字二體異者。空宗以諸法無性為性。性宗以虛明常住不空之體為性。性字雖同。而體異也。四真智真知異者。空宗以分別為知無分

別為智。智深知淺。性宗以能證聖理之妙慧為智。以該於理智通於凡聖之真性為知。知通智局。華嚴經云。真如照明為性。起信論云。真如自體真實識知。五有我無我異者。空宗以有我為妄。無我為真。性宗以無我為妄。有我為真。故涅槃經云。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六遮詮表詮異者。遮謂遣其所非。表謂顯其所是。又遮者揀却諸餘。表者直示當體如諸經所說。真如妙性。每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無因無果無相無為非凡非事非性非相等。皆是遮詮。遣非蕩跡。絕想祛情。若云知見覺照靈鑒光明朗朗昭昭堂堂寂寂等。皆是表詮。若無知見等體。顯何法為性。說何法不生不滅等。必須認得現今了然而知即是我之心性。方說此知不生不滅等。如說鹽云不淡是遮。云鹹是表。說水云不乾是遮。云濕是表。空宗但遮。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為深。表言為淺。故唯重非心非佛無為無相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由只以遮非之詞為妙。不欲親自證認法體。故如此也。又若實識我心不同虛空性自神解非從他悟豈藉緣生。若不對機隨世語言。於自性上尚無表示真實之詞。焉有遮非方便之說。如今實未親證見性之人。但依依通情傳意解。唯取言語中妙。以遮非泯絕之文。而為極則以未見諸故不居實地。一向託空。隨言所轉。近來尤盛。莫可遏之。若不因上代先賢多聞廣學。深入教海妙達禪宗。何能微細指陳始終和會。顯出一靈之性。別開

萬法之原。是以具錄要文同明宗鏡。七認名認體異者。謂佛法世法一一皆有名體。且如世間稱大不過四物如智論云。地水火風是四物名。堅濕煖動是四物體。今且說水。設有人問。每聞澄之即清。混之即濁。堰之即止。決之即流。而能既灌萬物洗滌群穢。此是何物。用而問之。答云是水。舉名也。愚者認名謂已解。智者應更問云。何者是水。答云。濕即是水。指也。佛法亦爾。設有人問。每聞諸經云。迷之即垢。悟之即淨。縱之即凡。修之即聖。能生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此是何物。此舉功能問也。答云。是心。舉名也。愚者認名便為已識。智者應更問。何者是心。答云。知即是心。指也。此一言最親最的。餘字餘說皆疎。如云非性非相能言能語等是體。緣慮動用等是心。即何異他之所問也。以此而推水之名體。名唯一字。餘皆義用。濕之一字。實於清濁等萬用萬義之中。心之名體亦然。知之一字。亦貫於貪瞋慈忍善惡苦樂萬用萬義之處。直須悟得。水是名。不是水。濕是水。不是名。即清濁凝流。無義不通也。以例心是名不是心。知是心不是名。即真妄善惡。無義不通也。空宗相宗。為對初學及淺機恐隨言生執故。但標名而遮其非。唯廣義用而引其意。性宗為對久學及上根令忘言認體故。一言直示。即是知字一言。若言即心是佛。此若領解不謬。親照靈知之性。方於體上照察義用。故無不通矣。八二諦三諦異者。空宗唯二諦。性宗攝一切性相及自體。總為三諦。以緣起色等諸法為俗諦。緣無自性諸

●舉功能義用而問之八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舉名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觀其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指其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此舉功能義用問也八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舉名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觀其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指其體也四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達磨云指一言以直示即是知字一言若言即心是佛此乃四言矣二十六字元明兩本作本文

法即空爲真諦。一真心體非空非色能空能

色爲中道第一義諦。九三性空有異。空宗說

有即遍計依他空即圓成。性宗即三法皆具

空有之義。遍計即情有理無。依他即相有性

無。圓成即情無理有。十佛德空有異。空宗

說。佛以空爲德。無有少法。是名菩提。性宗一

切諸佛自體。皆有常樂我淨。十身十智相好

無盡。性自本有不待機緣。十異歷然二門矣

矣。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證三宗禪心。然後禪

教雙亡。佛心俱寂。俱寂。則念念皆佛。無一念

而非佛心。雙亡。即句句皆禪。無一句而非禪

教。如此則自然聞浪絕無寄之說。知是破我

執情。聞息妄修心之言。知是斷我習氣。執情

破而真性顯。即浪絕是顯性之宗。習氣盡而

佛道成。即修心是成佛之行。頓漸互顯。空有

相成。若能如是圓通。則爲他人說無非妙方。

聞他人說無非妙藥。藥之與病。只在執之與

通。故先德云。執則字字瘡。通則文文妙藥。

如上依教依宗。撮略和會。挑抉宗旨之本末。

開析法義之差別。校量頓漸之異同。融即真

妄之和合。對會遮表之迴互。褒貶權實之淺

深。可謂卷教海之波瀾。湛然掌內簇義天之

星象。與若目前。則頓釋群疑。豁然妙旨。若心

外立法立境。起圓證之端倪。識上變我變人。

爲勝負之由漸。遂乃立空破有。實有非空。崇

教毀禪。宗禪斥教。權實兩道。常爲障礙之因。

性相二宗。永作怨讐之見。皆爲智燈焰短心

鏡光昏。終不能入無諍之門。履一貫之道

矣。

宗鏡錄卷第三十四

。丁未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影造

宗鏡錄卷第三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說此法門是無始終說。不定方所亦無時

分。以無時之時理無間斷。無處之處說遍十

方故。一切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常轉如是

無盡法輪。令諸衆生反本還原。窮未來際無

有休息。華嚴疏云。夫心冥至道則渾一古今。

法界無生本亡時分。故經頌云。諸佛得菩提。

實不計於日。又云此圓教法門。以會緣入實

體者有二。一以本收末。以諸聖教從真流故。

不異於真。二會相顯性。謂彼一切差別教法。

從緣無性即是真如。是故虛相本盡真性本

現。如來言說皆順於如。故金剛三昧經云。如

我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又理

事無礙體者。謂一切教法雖舉體即真。不礙

十二分等事相宛然顯現。雖真如舉體爲一

切。不礙一味湛然平等。夫一乘三乘一性五

性。就機則三約法則一。新舊則五。本有無

二。若入理雙拂則三一兩亡。若約佛化儀則

能三能一。是故競執是非遠無違諍。大集五

部雖異不離法界本原。涅槃各說身因佛許

無非正說。此宗鏡機。是圓教攝。則圓根所

對大小俱含。故先德云。教海宏深包含無外。

色空交映德用重重。語其橫收五教乃至人

天總無不包。方顯深廣其猶百川不攝大海。

大海必攝百川。雖攝百川同一鹹味。故隨一

滴迥異百川。前之四教不攝於圓。圓必攝四。

雖攝於四。圓以貫之。故十善五戒亦圓教攝。

今依宗鏡。若約教唯依一心而說。則何教非

心。何心非教。諸經通辯。皆以一心真法界爲

體。如來所說十二分教。親從大悲心中之所

流出。大悲心從後得智。後得智從根本智。根

本智從清淨法界流出。即是本原。更無所從。

無有法離於法界而有。華嚴經頌云。未曾有一

法。得離於法性。即一切衆生迷悟本。若不迷

此即不成迷。以無顛倒執著輪迴生死故。若

不悟此即不成悟。以無如法修行證窮果故。

所以真如一心爲迷悟依。夫立教之本無出

意言。以意詮量。從言開演。故基師云。至理澄

寂是非之論息言。般若幽玄一異之情絕慮。

息情慮故非識非心。絕言論故非聲非說。法

非聲說說遍塵沙。理無識心。心該法界。心該

法界。斯乃非心作心。說遍塵沙。此亦無說爲

說。非心作心心開二種。無說爲說說乃兩門。

心開二種者。一心生滅門。二心真如門。釋

生滅門者。只如三界循環斯皆妄識。四生盤

泊並是惑心。榮辱迅譬石光。古今駛過拍鷁。

此則生滅門也。釋真如門者。只如摩羅淨識

湛若太虛。佛性明珠皎同朗月。隱顯雖異膚

內更明。染淨緣分法身澄止。此則真如門也。

言說乃兩門者。一大機受法。則教說滿乘。二

小聖聞思。則藏開半字。神鑄和尚云。教起所

由者。如來一代說法。欲令衆生悟佛知見。佛

知見者。所謂平等真心諸法無二。無二之法。即是實性。實性之體。離有離無。不生不滅。理自恒真。不由觀智所顯。道常顯露。實無翳障。平等真心者。若法相宗。眞即是智。將智證眞三乘無別。即是眞家之心。依主釋也。若法性宗。眞即是心。體同名別。真心即平等。持業釋也。故經云。泥洹眞法寶。衆生從種種門入。種種之門。是能通所通唯一道。又云。經說門不同。或文字爲門。大品經明四十二字門是也。或觀行爲門。釋論明菩薩修三三昧緣諸法實相是也。或智慧爲門。法華經云。其智慧門難解難入是也。或理爲門。大品經云。明無生法無來無去即是佛也。依教門通觀。依觀門通智。依智門通理。理爲門。復通何處。教觀智等諸門。悉依於理。能依是門。所依何得非門。雖無所通。究竟遍通是妙門也。則衆妙之門。一眞心之所依也。華嚴經云。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日譬於佛。光譬說教。日即無緣之慈。非出而出。隨衆機之所扣。非照而照。說華嚴如高山。說方等如食時。說般若如渴中。說法華如正中。說涅槃如平地。若菩薩大人。衆般若光。諸法之用。二乘之人。既無此用。譬如七日嬰兒。若視日輪。令眼失光。以無明全在裏。一切智明故。外道闇證。譬如夜遊。以未承正教之照故。菩薩利他。譬如日中作務。施運役之功。然平地高山。同承日照。小根大器。咸蒙教光。約能照則無淺深。對所照自分前後。如大車等。賜一雨普霑。道絕始終。理無偏黨。若得宗鏡一乘之光。平等大慧。自他兼

利。更無差別。故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以新毒藥塗大鼓。於衆中擊。令出聲。雖無心欲聞。若有聞者。遠近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謂一闍提。緣聞即能破。無明惑名爲近死。聞未即益作後世因。名爲遠死。止觀釋云。一切衆生。心性正因。譬之如乳。聞了因法。名爲置毒。正因不斷。如乳四微。五味雖變。四微恒存。是故毒隨四微。味味殺人。衆生心性亦復如是。正因不壞。了因之毒。隨正者促。處處得發。或理發。教行證發。如辟支佛利根。根熟出無佛世。自然得悟。理發亦爾。久植善根。今生雖不開圓教。了因之毒。任運自發。若聞華嚴日照高山。即得悟者。此是教發。聞已思惟。思惟即悟。是爲觀行發。若是六根淨位。進破無明。是相似證發。若見道損生。亦是證發。今依華嚴立五教。天台立四教。乃至八教。且華嚴一心立五教。約識而論者。一如小乘教。但有六識。賴耶。但得其名。二大乘。始教。但得一分生滅之義。以其眞理未能體通。但說凝然。不作諸法。第三大乘終教。於此賴耶得理事通體。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以許眞如附緣而作諸法。以阿賴耶識所熏淨法。與能熏染法各差別。故非一。能熏所熏。但一心作無有他故。非異。始教約法相差別。門說。終教約體相。容門說。爲第一義真心也。謂如來藏性。依此有諸趣等。第四頓教。即一切法唯一真心。差別相盡。離言絕慮。不可說也。以一切染淨相盡。無有二法。可以體會。故不可說。如淨名所顯入不二門也。第五圓教。約性海圓明法

界所起。唯一法界性起心。即具十德。問云。何一心約就諸教。得有如是差別義耶。答。約法通收。由此甚深所起。一心具五義門。隨以一行攝化衆生。一小乘。攝義從名門。二始教。攝理從事門。三終教。理事無礙門。四頓教。事盡理顯門。五圓教。性海具德門。五義相顯。唯一心轉。祕密義記云。佛子。善聽。譬如暗家寶人。不知故。無燈明。故於彼。探觸誤謂爲蛇所毒。由誤故毒氣入身。其身。隨服受種種苦。智者見已。即將燈明示。以利寶。其所整人。即見此寶。身內毒氣。即能除愈。以得此寶。故飛行無礙。見人恭敬。諸惡者。皆以慈心相向。惡心消滅。由無怨讐。故得無所畏。無所畏。故安隱快樂。行者亦爾。由不知法性。家內寶德寶故。爲八萬四千塵勞。由知親近善友。聞法故。退塵勞。垢。爲八萬四千道品法。除自然執。又知因緣空。又知佛性常住。又知言語道亡。心行處滅。又開悟法界緣起。由是一切諸法。從一地不至一地。會是淨心中。是故諸煩惱及諸淨心。不從他方來。一手反覆耳。智者不須疑也。又前所譬。暗家寶寶。即是顯清淨法門。爲對治染法。對治有五。一者小乘教。即對治外道不依。因緣起自然執。二初教。即對治小乘由於因緣。有執。已前總名有爲緣起。三者終教。即對治初教一切諸法。無常苦空。無我執。此名無爲緣起。由眞如隨緣。名爲無爲緣起。四者頓教。即對治終教。念念紛紛起。有言說。即自體緣起。窮源盡性。一念不生。故爲自體。五者圓教。即對治頓教。寂默言說心

行處滅一切歸寂源。不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自在等。此法界緣起。動靜具足。故名性起。圓融無礙。取捨都盡。即三毒即佛故。若小乘雖隨起對治。唯知第六識。不知由心有諸法故。言心者。即八識心王。又小乘不知常樂我淨。心萬法主。故不可得故。如虛空故不可治。雖有如是法。以不知所因。故不知由心有萬法故。不覺心源故。唯取小果。皆滅色取空。若不滅色取空。知色即是空。即得入初教。次初教人如上諸次第所起法。皆言識變有識外不有。識者即第八識。約識性亦不可得。證此心。即知諸法因緣生。緣生無自性。雖證此法。猶有利那生滅。故名有爲。證雖然真如故。次終教人云。一切諸法不出一心。是一心。譬如大海濕性。依一心。所有諸法如大海波瀾。雖攝波入水。而不滅波浪。雖波瀾紛紛起。而不滅寂水。如是雖攝萬境入一心。而不滅萬境。雖萬境紛紛起。而不滅一心。何以故。一心所有故。是故真該妄末。妄達真源。性相融通。本末平等。雖自性無生不失義果。雖不失業果。自性無生。雖得一心不得無盡。故不得重。故名一實諦。自此已前諸教。依漸次階位。即名漸教。次頓教者。一念不生。即是佛也。何以故。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常自寂滅相。下自衆生。上盡諸佛。一切所作事不遺一毛。諸皆如夢。故成佛度生猶此夢。不中一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等。次圓教所明。以十無盡顯其義。以十重重辯其相。隨舉爲主。萬法爲伴。由主不防伴。伴不防主。俱周

遍法界。問。如上所說重重無盡者。且何物重重。何物無盡。何法廣大。何法圓融。何法包含。何法秘密。答。則是一切凡聖心相重重。心性無盡。是心廣大。是心圓融。是心包含。是心秘密。若無此。一心爲宗。則教門無一法可與。諸佛無一字可說。既全歸心旨。廣備信根。圓解已周。纖疑不起。不可唯憑口說。密在心行。但以定水。潛澄慧燈。轉耀。若一向持文。求理執教談宗。如入海算。塵砂仰空。數星宿。終不親見。去道尤踰。昔人云。如天地。終日飄飄不及真理。是故學人去文取理。端坐凝情。以心眼自看。是名專住一境。修定勝因也。又圓教義者。本末融通。理事無礙。說真妄則凡聖昭昭而交徹。語法界則理事歷歷而相收。佛知見一偈開示而無遺。大涅槃一章必盡其體用。如華嚴經云。無有智外如爲智所入。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又云。無有少法與法同止。以舉心攝境則無心外之境。舉境攝心則無境外之心。以性無二相。即性故相隨性融。隨一皆攝。是以性外無相。則何法不融。理中立事。則何門不入。可謂觸目菩提。一念圓證。所以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所謂無相。古人云。此是出生義。法華經云。究竟至於一切智地。此是收入之法。則三乘萬化從實相生。究竟還歸一實相。則初後不離一心。本末咸居正位。如法華經云。心相證信入出無難。可以知大乘家業紹佛種位。又初則一出無量。後乃無量歸一。今無量非無量。一亦非一。即

證法華三昧。又先德目爲教海者。以含衆法。喻如大海。傍無邊涯。連天一色。空徹海底。海映空天。即是圓教。總攝諸教歸真。並皆空淨。理事無礙。如交映色空。色不礙空。空不礙色。德用重重。即唯明唯深。具十玄門。重重無盡。即事事無礙。如海十德互相周遍。即心海包容深廣無際矣。所以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偈云。一字演說一切法。多劫無有窮盡時。一字門亦復然。此住寶篋真言地。生法師釋。法華經一毫之善。舉手低頭皆已成佛言。無非佛流。即涅槃意。乃至外道典籍亦佛法流。況內法耶。大小等教。皆從如來大悲所流故。是知無有一法不從心原性空而出。如源出水。似空出雲。以十方如來證心成佛。佛即是心。所有萬善萬德悲智願行。無不從此流矣。又約金師子章論五教者。一此師子雖是因緣之法。念念生滅。實無師子可得。名愚人法。是聲聞教。二此緣生諸法各無自性。徹底唯空。名大乘初教。三雖復徹底唯空。不礙幻法宛然。緣生幻有二相雙存。名大乘終教。四即此師子與金二相。互奪兩亡。情謂不存。俱無有力。空有雙泯。名言路絕。栖心無寄。名大乘頓教。五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混成一塊。繁興大用。起必全真。萬像紛然。參而不雜。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力用相收。卷舒自在。名一乘圓教。此名最上乘也。次天台立四教者。一藏教。明因緣生滅四諦理。正教小乘。傍化菩薩。二通教。三人同稟。明因緣即空。無生四真諦。正爲菩薩傍通

二乘教理。智斷行位因果皆空。三人同證此藏通二教俱不識常住真心。皆以滅心爲極果。三別教。是不共之名。明因緣假名無量四聖諦理。約化菩薩不共二乘若教別者具演恒沙佛法。別爲菩薩。若理別者。藏識有恒沙俗諦之理。乃至智斷行位因果。俱與三教事別。雖知一心不空無盡之理。即今未具。猶待次第生起。執教道而不融。據行布而成別。四圓教。明不思議因緣無作四諦教理。正說中道。即一切法圓理不偏。智圓則一成一。斷圓則不斷而斷。行圓則一心具足萬行。位圓則一地具足一切地。因圓則雙照二諦。自然流入薩婆若海。果圓則妙覺不思議三德之果。即一念心圓具法界。約觀心明四教者。淨名疏云。今但論即心行用。識一切教門皆從初心觀行而起。四教既攝一切經教。若一念觀心分明。能分別一念無明因緣所生之心。四辯歷然。則一切經教大意皆約觀心通達。就此即爲四意。第一約觀心明三藏教相者。即是觀一念因緣所生之心生滅。析假入空。約觀門起一切三藏教也。若觀生滅四諦入道。即是脩多羅藏。故增一阿含云。佛告諸比丘。謂一切法者。只是一法。何等爲一法。心是一法。離心無一切法也。智度論云。從初轉法輪經至大涅槃。結修多羅藏。此只是約心生滅說四聖諦。即是法歸法本之義也。觀心出一切毘尼藏者。佛制戒時問諸比丘。汝何心作。若有心作。即是犯戒。有犯故有持也。若無心作則不名犯。犯義不成。不

說持也。故。重心發戒。無心則不發戒。若言從心出阿毘曇藏者。四卷略說名毘曇心。達磨多羅藏中而說。名爲難心。如此皆是約心。而辯毘曇無比法者分別諸心心數法。一切法不可比也。第二約觀心明通教者。觀心因緣所生一切法。心空則一切法空。是爲體假入空。一切通教所明行位因果。皆從此起也。第三約觀心明別教者。觀心因緣所生。即假名。具足一切恒沙佛法。依無明阿賴耶識分別無量聖諦。一切別教所明行位因果。皆從此起也。第四約觀心明圓教者。觀心因緣所生。具足一切十法界法無所積聚。不縱不橫。不思議中道二諦之理。一切圓教所明行位因果。皆從此起。如輪王頂上明珠。是則四教皆從一念無明心起。上來數引華嚴經。明破微塵出三千大千世界經卷。義意在此也。又約頓漸不定秘密。通前四教總立八教。一頓教。如華嚴無聲聞乘。故名爲頓。二漸教。即三藏及方等般若。漸引入圓教三不定教。謂一音異解。或說大而得小果。或說小而得大道。故名爲不定。四秘密教。此有二種。一顯密秘密。謂同席異聞不得道。果互不相知。故名秘密。二秘密秘密。唯佛能證。密令衆生而得開悟。不可指示。總前四教而成八教。又教分五味。釋論云。旃延子明六度限劑而滿者。此調難血衆生爲乳也。大品云。菩薩發心與薩婆若相應者。此欲調乳入酪也。大品云。菩薩發心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又如淨名中得不思議解脫者。皆能變身登座。而復能

受屈被訶者。此欲調酪爲生酥就熟酥也。大品云。菩薩發心即坐道樹成正覺轉法輪度衆生者。是調熟酥爲醍醐也。此乃從一開一。接引醍醐之機。後即會一歸一。成熟醍醐之衆。終無別法更有卷舒。本迹相收機應冥合。又分半滿之教。小乘爲半。大乘爲滿。又三乘爲半。一乘爲滿。如涅槃經明半字及滿字等。說半字故半字即顯滿字即隱。今日說滿字者。滿字即顯半字即隱。此即約緣而說隱顯。又如月喻品。此方見半。他方見滿。而彼月性本無虧盈。隨緣所見故有增減。此即是大乘宗中說也。如智嚴法師依華嚴一乘宗辯者。不待說與不說常半而常滿。隱顯無別時。如彼月性常滿而常半增減無異路。正同宗鏡所錄法門。隱則一心無相。顯則萬法標形。不壞前後而同時。常居一際而前後。當舒即卷。當卷即舒。故知以教照心。以心明教。諸佛所說悉是自心。輔行記引華嚴經頌云。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真見佛。寶性論云。有神通人見佛法滅。以大千經卷藏一塵中。又華嚴云。善哉善哉。云何如來在於身中而不覺知。故明四諦十二因緣境。八萬四千法門不出一心。若得此意。八年廣演法華在乎一念。經五十劫誦動剎那。例一代逗機居于心性。十方佛事宛然矚目。乃至涅槃三德在一心中。則大經一部全機方寸。無邊教法攝一剎那千枝萬葉。同宗一根。衆籍群經咸證一法。如上所引五味八教半滿等文。然雖分判一代時教。皆是一

心融攝。一理全收。分而非多。聚而非一。散而不異。合而不同。恒沙義門。無盡宗趣。皆於一乘圓教宗鏡中現。所以古德云。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有遮詮表詮。故知就事雖分。約理常合。乃至開爲恒沙法門。究竟不離一心之旨。若從一心中方便開示。成其教述者。即不可定其權實時分前後。以是如來逗機一期方便。竊不得自生決定解耶。有乖正法。如法華玄義云。約五味半滿相成者。若直論五味。猶同南師但得方便。若直論半滿。猶同北師但得其實。今明五味不離半滿。半滿不離五味。五味有半滿。則有慧方便解。半滿有五味。則有方便慧解。權實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行藏得所。若華嚴頓滿大乘家業。但明一實不須方便。唯滿不半。於漸成乳三藏客作但是方便。唯半不滿。於漸成酪。若方等彈詞。則半滿相對。以滿斥半。於漸成生酥。若大品頓教帶半論滿。半則通爲三乘。滿則獨爲菩薩。於漸成熟酥。若法華付財廢半明滿。若無半字方便調熟鈍根。則亦無滿字開佛知見。於漸成醍醐。如來應勸稱歎方便者。半有成滿之功。意在此也。次約觀分別者。唯識宗立二種觀。華嚴宗立四觀。天台教立三觀。普賢門立十觀。唯識二觀者。一唯識觀。二真如實觀。進趣大乘方便經云。若依一實境界修信解者。應當學習二種觀道。一唯識觀。二真如實觀。學唯識觀者。所謂於一切時一切處。隨身口意所有作業。悉

常觀察知唯是心。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往念。皆當察知。勿令使心無記繫緣。不自覺知。於念念間。悉應觀察。隨心所有緣念。當使心隨逐彼念。令心自知。知已內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別也。所謂內心自生長短好惡是非得失衰利有無等見無量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於分別。當知一切境界自無分別想。故即自非長非短非好非惡。乃至非有非無離一切相。如是觀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離心。則無一法一相而能自見有差別也。真如實觀者。思惟心性無生無滅。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華嚴四觀者。此約一心真如法界。就理事行布圓融成四種法界。對此法界爲四種觀門。此四觀門法本如是。故依法而觀。故名爲觀。一事觀。謂迷悟因果染淨歷然。二理觀。謂我法俱空平等一相。三理事無礙觀。謂彼此相遍隱顯成奪同時無礙。四事事無礙觀。謂觀事法以理融故。相即相入重重無盡。若依此一心無礙之觀。念念即是華嚴法界。念念即是毘盧遮那法界。經云。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台教三觀者。三觀義云。夫三寸之管氣序不衰。一尺之表朝陽可測。是知得其道者。豈遠乎哉。三觀指理之妙門。今明此義。故借爲喻也。仰佛法遐蹤。神功浩曠。求茲非遠。寄以一心。體之有原。總乎三智。若其假方便以致殊。會歸一道寂然而雙照。三觀之名出自瓔珞經。云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

雙照二諦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也。天台疏問曰。三觀俱照二諦。有何等殊。答曰。前觀雖照二諦破用不等。次觀亦照二諦破用平等。既不見中道。但是異時平等。第三觀者。得見中道雙照二諦。即是一時平等也。若修觀心。還用前二觀雙亡雙照之方便也。雙亡方便者。初觀知俗非俗。即是俗空。次觀知真非真即是真空。非真非俗即是中道。因是二空觀入中道第一義諦觀。今明一心三觀者。一明所觀不思議之境者。即是一念無明心。因緣所生十法界以爲境也。此心神微妙。一念具一切三世諸心諸法。譬眠法覆心。一念之內夢見一切諸心諸事。若正眠夢之時謂經無量。如法華經說夢見初發心乃至成佛無量諸事。比其覺時。反觀只是一念眠心也。心覺自性清淨心。眠法覆心譬於無明。無量夢事譬恒沙無知覆一切恒沙佛法。夢事不實善惡憂喜。譬見思惑覆真空也。若不細尋夢覺。不思議之疑終無決理。故諸大乘經多說十喻。但諸法師不圓取譬。意止偏得虛僞空邊。不見譬無量無明法性邊也。故三諦之境義不成也。二明能觀者。若觀此一念無明之心。非空非假。一切諸法亦非空非假。而能知心空假。即照一切法空假。是即一心三觀。圓照三諦之理。不斷癡愛起諸明脫。若水澄清珠相自現。此即觀行即也。三明證成者。若證一心三觀。即是一心三智五眼也。若得六根清淨名相似證。即十信位也。若發真無漏名分證真實。即此是初住也。經

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初發心。即坐道場。當知是菩薩為如佛也。智度論云。三智其實一心中得。欲分別為人說。令易解故。所以次第說耳。又總明三種三觀。一者別相三觀。二者通相三觀。三者一心三觀。一別相三觀者。歷別觀三諦。若從假入空。但得觀真。尚不得觀俗。豈得觀中道也。若從空入假。但得觀俗。尚未得觀中道。若入中道正觀。方得雙照二諦。三通相三觀者。則異於此。從假入空。非但知俗假是空。真諦中道亦通是空也。若從空入假。非但知俗假是假。真空中道亦通是假。若入中道正觀。非但知中道是中。俗真通是中也。是則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假。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但以一觀當名。解心無不通也。三一心三觀者。知一念心不可得不可說。而能圓觀三諦也。即淨名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是以在境。為一諦而三諦。在心。為一觀而三觀。在果。為一智而三智。如一圓珠。珠相喻有。珠微淨喻空。圓明喻中。三無前後。此喻一諦而三諦。若以明鏡照之。珠上三義一時頓現。即喻一觀而三觀。若就鏡中觀珠。珠之與鏡。非一非異。則喻心境二而不二。為真覺也。妙觀者。觀一念心為所緣境。返觀此心。從何處來。去至何所。淨若虛空。名空觀。觀境歷歷分明。名假觀。雖歷歷分明而性常自空。而境觀歷歷然名中觀。即三而一。即一而三。語

默行住。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不有不無。不住不著。不垢不淨。不愛不取。不虛不實。不縛不脫。皆不生不滅之異名。義無別也。即空不住空。即假不住假。即中不住中。是名中。何以故。為即空。空有何可住。即假幻化影。復何可住。二邊既無可住。豈有中可住。故曰三諦無住。是名為中。當須如此。空中無空。只勿空。假中無假。只勿假。中中無中。只勿中。當如是照。照中無照。只勿照。若見如是理。即見萬物而自虛也。此三觀者。是不思議境。若闕一觀。境智不成。故云。不思議備收一切法。一切雖多。十法界收盡。既其鎔融。一則具十。成百法界。一界又具十如。一如又具三種世間。謂五陰衆生國土。千如則有三千世間。名不思議假。此假即空即中。若無中攝理不遍。若無十界收事不盡。若無十如因果不具。若無三種世間依正不足。故知實相悉總諸法。重重無盡。融融無礙。猶如帝網。名不思議境也。凡聖同有此理。故云己之三千。遍彼三千。彼彼三千。互遍亦爾。故得依。正終日炳然。無所分別。法界洞明。為顯此境。故云觀不思議境也。如三觀頌云。空觀如性不可得。假觀相含法界。邊中觀體等理無二。即一而三。常宛然。又空觀了諸法無自性故。二假觀。此空處具諸法故。三中觀。空假無別體故。唯一真心故。以空是心之性。即是真空。非是但空。以假是心之相。即是妙假。非是偏假。性相分三。而非三。真心冥一而非一。非一而三。觀宛然。非

三而一心不動。又即一而三相不同。如鏡體一有光明。影像差別之相。即三而一體無異。如影像光明俱同一鏡。又古釋三觀義云。一念心起。起無起相。徹底唯空。三際寂然。了不可得。無見聞覺知相。無眼耳鼻舌身意相。空觀也。一念心起。有三千世間相。國土世間一千。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染淨一切色心是也。衆生世間一千。六凡四聖假質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也。念外無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也。此心性圓明。一而能多。小而能大。染而能淨。因而能果。有而能無。故一一色。一一香。一一念。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也。一處見多。多處見一。一念即多劫。多劫即一念。重重互現。喻天帝珠網。此假觀也。一念心起。起而無起。三際寂然。無起而起。三千性相。非空非假。雙照空假。此中觀也。說即有三名字。照時不作三。一解。只念念見自心性。任運非三非一。亦不用破除身心。亦不要安立境觀。念想斷處。一切時中任運心常三觀也。人無圓機。自謂我是凡機。我多煩惱。我智慧劣。我是生死人。此乃瞽眼見空華。空實無華也。圓人觀明。觸事全同古佛。非分同也。何以故。法性圓理三德三身。只是一念不可分故。此圓理亦無次位。為人未能任運常觀。觀有斷續。我性未破。破而未盡。故分六即四十二位。點空接引。令至無修耳。或謂凡人但有佛法身性。未有報化德用。此乃別教中解。圓觀惡業苦

三本自無性全是三德。三德本無住處。住惑業苦中。三身三德悉是假名。畢竟空中了不可得。無惡可捨。無道可證。纔見有一毫理可依泊者。便是妄境。妄生心。三觀不明也。學人嫌惡貪瞋癡。作意斷除。殊不知此嫌惡心自是惑也。若纔覺起即照此起處。自無性不可取捨。三觀明也。若別作對治。別作真如實相解。別作佛菩薩想。別運身心遍法界想。並非圓意。圓人即念無念耳。若謂能覺知識別者是心。此是心苗。非心性也。故云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心性者。三觀明時是也。三觀明時。不見有情無情。佛與衆生。若罪若福。在我觀內。在我觀外。在我觀中。皆不可也。若不明三觀。妄情計佛性在身中。計遍草木上。經中喚作遍計所執性。外道所宗四教所不攝。況圓人解乎。夫中觀難明。圓解微妙。凡言中者有二種中。一但中。二圓中。如首楞嚴經明八還義。若析前塵。見無還處。見性獨妙。但中也。見與見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此圓中也。又空假即中。但中也。中即空假。不但中也。即是圓中。如藏通二教是但空。即析色體塵。歸徹底自性之空。如別圓二教。是不可得空。具中道佛性不空之理。傳大士頌云。獨自精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融萬品。荆棘叢林何處生。釋曰。若能內觀返照獨精自心。何言詮所及。故云其實離聲名。了此一念心。起處不可得。是名空觀。即於空處見緣生法。似有現顯。故云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

像。而有得有像。是名假觀。求空不得空。尋假不得假。非空非假。全是一心。是名中觀。念念具三觀之法。塵塵成佛智之門。故云三觀一心融萬品。則煩惱荆棘。五陰叢林。生死根株。我慢原阜。更從何處而起。故云荆棘叢林何處生。普賢觀云。止觀十門者。一心行稱理攝散名止。二止不滯寂不礙觀事。三由理事交徹而必俱。遂使止觀無礙而雙運。四理事形奪而俱盡。故止觀兩亡而絕寄。五絕理事無礙之境。與泯止觀無礙之心。二而不二。故不礙心境而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六由即理之事收一切法故。即止之觀亦見一切。七由此事即是彼事故。令止觀見此心即是彼心。八由前中六則一多相入而非一。七則一多相是而非異。此二不二同一法界。止觀無二之智。頓見即入二門同一法界而無散動。九由事則重重無盡。止觀亦普眼齊照。十即此普門之智爲主故。頓照普門法界時。必攝一切爲伴。無盡無盡

宗鏡錄卷第三十五

丁未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宗鏡錄卷第三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觀門略有二種。一依禪宗及圓教。上上根人。直觀心性。不立能所。不作想念。定散俱觀。內外咸等。即無觀之觀。靈知寂照。二依觀

門。觀心似現前境。雖權立假相。悉從心變。如觀經中。立日觀水觀等十六觀門。上生經中觀兜率天宮彌勒內院等。諸章鈔釋云。言觀一字理有二種。一觀屬二觀察。初觀屬者。如前五識緣五塵境。屬對前境。顯現分明無推度故。現量性境之所攝故。次觀察者。向自識上。安模建立伺察推尋境分劑故。今立觀門即當第二觀察。約能觀之心出體有四。一剋性出體。唯別境慧。此慧能揀去散亂染無記等。擇留善淨所變境故。二能所引體。定引慧故。三相應體。五蘊除色。四眷屬體。并色五蘊。問。相應四蘊。心王心所取其何者爲能觀察。答。先辯心王。次明心所。若八識心王。唯取第六。問。前五七八俱能緣慮。何以不取。答。且前五識。有漏位中唯現量緣實五塵境。第八唯現量緣三境故。種子根身器世間境性唯無記。第七有漏位中常緣第八見分爲境。非量所收。今能觀心因教比知變起相分。比量善性獨影境攝故。唯第六有此功能。問第六心王有其幾種。答。義說有四。一明了意識。與前五識同緣五塵分明顯了。二定中意識。引得上定定中所起。三獨散意識。不與前五同緣。爲揀明了。故立獨名。又非定中所起。故名爲散。獨於散位而生起故。四夢中意識。於睡眠位起此識故。問。四中何者是能觀心。答。得上定者。定中意識。現量觀故。未得定者。獨散意識能爲觀體。次明心所者。有五十一法。總分六位。且通辯諸識有漏位中相應者。前五識各有三十四心所相應。謂遍

行五。別境五。善十一。根本煩惱三。貪瞋癡。中隨二大隨八。第六識三界三性。定散通論具與五十一心所相應。第七識與十八心所相應。謂遍行五。根本煩惱四。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大隨八別境中慧。第八識唯與遍行心所相應。此八種識若成無漏。唯與二十一心所相應。謂遍行別境善法。今明能觀心但唯善性第六識。其相應心所隨心王說。定中心所唯二十一。謂遍行五。別境五。善十一。或尋伺中隨取一法即二十二。尋伺細。不俱起故。淺深推度思慧為體。若與散位心王相應。即二十法。於前善中除輕安故。輕安一法是定引故。有定資身。方得調暢。有輕安義。或二十一。於尋伺中隨取一故。問。能觀心於三境之中此何境。答。定散二位皆獨影境。變假相故。此假相分從能緣見分種生。自無其種故名獨影。不同性境是實色心。各有種生如眼識緣色等。又不同帶質境。心緣心時定有質故。中間相分。從質見起言獨影境。自有二類。一有質。即此觀心託彼為質。二無質。緣龜毛等。問。既有彼質何非帶質。答。帶質有二。一真帶質。以心緣心。如第七緣第八。第六緣餘識。二似帶質。心緣色故。即此所觀。帶彼質故。通似帶質。問。定散二位託彼質緣。得何種。答。唯熏能觀心心所見分種子。相分是假。不熏有漏觀心。不熏無漏質種。問。三量之中此是何量。答。定位現量收。散位比量攝。不通非量。非正觀故。問。三性何性。答。唯善性故。問。四緣何緣。答。四緣皆具。第六心王

并實心所皆從種生。此因緣。假相分是所緣為緣。即前念引後念。是等無間緣。增上有二。一順。二違。順增上有二。一有力順。作此觀時。諸緣有力隨順能觀。名有力增上。作此觀時。不障餘法。雖無力能不違他。故名無力增上。二違增上。亦有二種。一違背。作此觀時。而能違背散亂心心所。又能違背無記性等。二違損。作此觀時。而能違損諸染法故。問。於三依中。此是何依。答。三依皆具。一因緣依。能觀心等有自種。子為因緣依。現依種故亦名種子依。二俱有依。謂六根處能與諸心心所為依故。今能觀第六用七八二識為所依故。亦名增上緣依。三開導依。謂前念心心所。開導引後念心心所。取前念心王名開導依。後念必依前念生故。即現在心望後念心假名前念。亦名等無間緣依。問。五果之中此是何果。答。能觀心體非異熟果。唯第八識是真異熟。二等流果。此能觀心心所從自種生。種現俱善流類齊等。三離繫果。此有漏觀。未斷障染繫縛法故。非離繫果。四士用果有二。一人士用。此人能作此觀。人為士用。因觀心成就。即士用果。二法士用。作此觀時諸緣法等有力。如世士夫力用。成就觀心即士用果。五增上果。前四果中有不攝法。但於觀心有隨順義。即為其因觀心成就。即增上果。問。此能觀心等具幾緣生。答。具五緣生。一作意警心故。二種子生現法。三根即第七識。四境假相分。五根本即第八識。若加等無間即六緣生。如上理事雙明方圓觀法

問。若境本無生心常不住。又何煩立觀背自天真。答。為未達本無生而欲向外妄修者。今自內觀冥合真性。如永嘉集云。誠其疎忘者。然渡海先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此勸守愚空坐不慕進修者。如欲渡關津非船難濟。將窮生死無智焉明。又云。妙契玄原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實中矣。斯乃得旨之人。奚須言境即屬實所。終不問程。已見玉蟾。寧當執指。故般若吟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即心是佛。何佛更堪成。輔行記問云。四句推檢。貪欲浪然。但有妙觀。無復貪欲。何得復云而起而照。答。防於起時理。須照起不起俱照。照不照俱亡。亡不亡咸泯。泯不泯湛然。如是方成入空之觀。故云不見起照。起照宛然。如上所說諸觀門。一心之旨義理昭彰。解雖分明行須冥合。因解成行。行成解絕。不可一向執解背道。述宗。行解相應方明宗鏡。如首楞嚴經所明。全為見性修行。不取多聞知解。所以如來。詞阿難言。非汝歷劫辛勤證修。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乃至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含有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

嚴妙覺王剎。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唯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開者相捨小乘。舉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瞻昔維摩得陀羅尼入佛知見。是以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爲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乃至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若不斷大妄語者。如刻人萑爲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乃至造十習因受六交報。十習因者。一者婬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婬。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二者貪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三者慢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水。菩薩見慢如避巨溺。四者瞋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五者詐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姦

僞。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六者誑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欺詐。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蝎。七者怨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家。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八者見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遍執如入毒壑。九者狂習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狂如遭霹靂。十者惡習。交誼發於覆藏。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六交報者。一者見報。二者聞報。三者嗅報。四者味報。五者觸報。六者思報。此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各各招引惡果。臨終神識墮無間獄。見受明暗二苦相。聞受開閉二苦相。嗅受通塞二苦相。味受吸吐二苦相。觸受合離二苦相。思受不覺覺知二苦相。一一受苦無量。具在經文。是以阿難已悟妙覺明心。知宗不昧。方乃重告善逝。密請修行。故知先悟後修。應須理行冥合。若但取一期知解不慕進修。欲證究竟菩提。無有是處。故經云。縱得妙悟皆是婬根。以生死根本不斷故。直須保護淨業方渡業海。如大涅槃經云。爾時海中有羅刹者。貪等煩惱各別現行名一羅刹。全乞喻索交合也。乞半喻求摩觸也。三分之一喻索行事也。手許喻共坐等也。微塵許喻衣相觸也。若但破四重禁等者。合全乞浮囊也。破僧殘者。合乞其半也。犯偷闕者。合三分之一也。犯捨墮及波逸提者。合乞手許也。二罪同篇共合手許也。破突吉羅者。

合乞微塵也。故知微細須持方全戒體。如羅乞微塵之許。終壞淨業豈況全半乎。是以若犯此篇其過尤重。非唯有障大道不出塵勞。以惡業相酬果牽地獄。十習因既作。六交報事亡。皆是一念惡覺心生顛倒想起。對境作因成之假。隨情運相續之心。不以智眼正觀。遂陷凡夫業道。雖則一期徇意。罔思萬劫沈身。是以一切如來同宣。審宜刻骨。十方菩薩皆懼。實可驚心。所以華嚴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法首菩薩言。佛子。如佛所說若有衆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斷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斷者隨貪瞋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誑隨諸。勢力所轉。無有離心能受持法。何故復於心行之內起諸煩惱。時法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善諦聽所問如實義。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設美饌自饒而不食。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善方藥自疾不能救。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有生王宮而受饑寒。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響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盲續索像示彼不自見。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譬如海船師而於海中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在四衢道廣說衆好。事內自無實德不行亦如是。大寶積經云。佛言。迦葉。若有趣菩薩乘善男子善女人等。滿聞此法不能生於如實深信。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由修學故，彼菩提，非不修學而能得證。若不修學得菩提者，猶兔等類，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何以故，不正行者，不能證得無上覺故，何以故，若不正行得菩提者，吾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衆生，應成正覺，永嘉集云，心與空相應，識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相應，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相相應，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相相應，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相非空，非不相相應，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相非空，非不相相應，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相非空，非不相相應，香臺寶閣嚴土化生，是以若不斷四重深怨，欲求一乘妙果，如塞耳大叫，難免他聞，徒灌漏卮，終無滿日，又若所行非所說，所說非所行，心口自違，相應何日，似盲書衆像，如聾奏樂音，但悅彼情於己無益，故知聞之不證，解之不行，雖處多聞寶藏，如王宮凍死，虛遊諸佛智海，猶水中渴亡，比況可知，應須改轍，不生慚悔，焉稱智乎，問，此宗鏡錄於頓漸兩教，真緣二修，云何悟入，如何修行，答，今宗鏡中，依無作三昧觀真如一心，念念冥冥，念念圓滿，如台教明，修無作三昧觀真如實相，不見緣修作佛，亦不見真修作佛，亦不見真緣二修合故作佛，亦不離真緣二修而作佛，若無四修即無四作，是無作三昧，豈

同爾相州北道明緣修作佛，南土大小乘師，亦多用緣修，亦不同相州南道用真修作佛，問，偏用何過，答，道無謬，何得謬同水火，今明用三昧修中道第一義諦，開無明顯法性，忘真緣離諍論，言語法滅，無量罪除，清淨心一，水若澄清，佛性寶珠自然現也，見佛性故，即住大涅槃，問曰，若爾者，今云何說，答曰，大涅槃經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以修得故，故不可說，豈如諸大乘論師偏執定說，今以因緣故，亦可得說者，若解四悉檀意，如前四種說則無咎，次明證成者，若觀無明見中道者，即是入不二法門，住不思議解脫，故入不思議法門品云，若知無明即是明，明亦不可得，是爲入不二法門，若入中道，即能雙照二諦，自然流入薩婆若海，今依四悉普爲群機，於真緣二修中，是無作真修，頓漸四句中，若約上上根，是頓悟頓修，若約上根，或是頓悟漸修，問，如何是真緣二修，答，若約緣修，用智成佛，真如但是境故，約緣修以明自也，真修正用真如一心爲佛，萬行及智但是福智莊嚴，故用真如一心爲自，一切福智爲他，若直了真如心，即成佛者，是圓頓宗，若不了此心，妄有修證者，是藏通等教，灰斷之果，若依此心，發行別修者，是別教大乘，與圓教即心便具者，所有行位，功程，日劫相倍，故云即心是者疾，發心行者遲，問，既即心是何用更修，答，只爲是故，所以修，如鐵非金，即不可鍛成妙器，問，如何是頓漸四句，答，一漸修頓悟，二頓悟漸修，三漸修

漸悟，四頓悟頓修，楞伽經中有四漸四頓，經云，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自心現流，爲頓爲漸，答中先明四漸，後說四頓，漸經云，佛告大慧，漸淨非頓，一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漸除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二如陶家作器，漸成非頓，三如大地漸生非頓，四如習藝漸就非頓，上之四漸，約於修行未證理故，下之四頓，約已證理故，一明鏡頓現喻，經云，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所有，清淨法界，二日月頓照喻，經云，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爲離自心現習氣過患衆生，亦復如是，頓爲顯示不思議勝智境界，三藏識頓知喻，經云，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報佛亦復如是，頓熟衆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四佛光頓照喻，經云，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覺聖趣亦復如是，於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今取頓悟漸修深諧教理，首楞嚴經云，理雖頓悟，承悟併消，事在漸修，依次第盡，如大海猛風，頓息波浪漸停，猶孩子諸根頓生力量漸備，以曙光之頓出，霜露漸消，若即文之頓成，讀有前後，或頓悟頓修，正當宗鏡，如華嚴宗，取悟如日照，即解悟證悟皆悉頓也，又如磨鏡一時遍磨，明淨有漸，今論明是本明，漸爲圓漸，明是本明者，恐謂拂鏡非頓，明鏡本來淨，何用拂塵埃，此是六祖直顯本性，破其漸修，今爲順經明其漸證，隨漸

漸明皆本明矣。故云明是本明即無念體上自有真知非別有知。知即心體也。漸爲圓漸者。即天台智者意。彼云。漸漸非圓漸。圓非漸圓。謂漸家亦有圓漸。圓家亦有圓漸。漸家漸者。如江出岷山始於涇陽漸家圓者。如大江千里。圓家漸者。如初入海雖則漸深。一滴之水已過大江。況滄海耶。圓家圓者。如窮海涯底故。今云。漸是圓家漸。尙過漸家之圓。況漸家之漸。禪原集云。頓門有二。一逐機頓。二化儀頓。一逐機頓者。遇凡夫上根利智直示真法。開即頓悟。全同佛果。如華嚴中。初發心時。即得阿耨菩提。圓覺中。觀行即成佛。二化儀頓者。謂佛初成道爲宿世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事理。衆生萬惑。菩薩萬行。實聖地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因原。位滿猶同菩薩。此唯華嚴一經名爲頓教。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諸法。一心是全諸法之一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又約機頓漸不同。有云。先因漸修功成而豁然頓悟。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詣皇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有云。先因頓修而後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始漸親漸中。此說運心頓修。不言功行頓畢。有云。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已上皆證悟也。有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此約解悟。若約斷障說者。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若約成德說者。如孩初生即具四支六根。長即漸成志氣功用。如華嚴經云。初發心時即成正覺。三寶十聖

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稱真。何有飾真之行。不從真起。經云。若未聞此法。多劫修六度萬行。竟不證真。有云。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樂欲俱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若斷障說。如斬一蔓絲萬條頓斷。若修德說。如染一蔓絲萬條頓色。荷澤云。見無念體不逐物生。又云。一念與本性相應。八萬波羅蜜行一時齊用。又頓悟者。不離此生即得解脫。如師子兒初生之時是真師子。即修之時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筍不離於春即與母齊。何以故。心空故。若除妄念永絕我人。即與佛齊。經云。不壞世間而超世間。不捨煩惱而入涅槃。不修頓悟。猶如野干隨逐師子經百千劫終不得成師子。故知若不直了自心。豈成圓頓。隨他妄學終不成真。此宗鏡錄。是圓頓門。即之於心。了之無際。更無前後萬法同時。所以證道歌云。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慈忍力。又若用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證悟。又頓教初如華嚴海會於逝多林中入師子頤。伸三昧。大衆皆頓證法界。無有別異。後乃至將欲滅度。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作大師子吼。顯常住法。決定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究竟涅槃常樂我淨。皆令安住秘密藏中。以此教法本從世尊一真心體流出。亦只是凡聖所依一心真體隨緣流出。展轉遍一切處一切衆生身心之中。只各於自心靜念如理思惟。卽如是如是顯現。於宗鏡中

了然明白。起此無涯之一照。遍法界無際之虛空。無一塵而不被光明。凡一念而咸承照燭。斯乃般若無知之照。照豈有邊。涅槃大寂之宗。宗何有盡。故如般若無知論云。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辯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也。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未嘗知也。故能默耀耀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爲物。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渾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應。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始可得。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放光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卽而靜。聖應可無而爲。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問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應接無方故。動與事會。物物斯

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不失機。會不失機故。有會於可會。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既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若夫忘知遺會者。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耳。斯可曰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而以哉。答曰。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昏者。豈曰木石瞽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何者。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反照然後無知哉。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辯於惑智。三毒四倒皆亦清淨。又何獨尊淨於般若。若以所知美般若。所知則非般若。所知自常淨。般若未嘗淨。亦無緣致淨。歟於般若。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體相真淨。本無惑取之知。無惑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豈唯無知名無知。知自無知矣。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真諦無兔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是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隱。而論云。聖心無知。又云。無所不知。意謂無知未嘗知知未嘗無知。斯則名教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尋文求實。未見其當。何者。若知

得於聖心。無知無所辯。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辯。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答曰。般若義者。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斯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今試爲子狂言辯之。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不可爲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爲有。故名教絕。焉是以言知。不爲。知欲以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以辯其相。辯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難曰。夫真諦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故經云。不得般若。不見真諦。真諦則般若之緣也。以緣求智。智則知矣。答。以緣求智。知非知也。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見色。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淨。般若即能知也。五陰即所知也。所知即緣也。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相與而無故物莫之有。相與而有故物莫之無。物莫之無故爲緣之所起。物莫之有故。緣所不能生。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爲緣之所起故。知緣相因而生。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何者。夫知以所知取相。故名知。真諦自無相。真智何由知。所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所知既相生。相生即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故中觀曰。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即真。今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

生也。故經云。不見有法。無緣而生。是心真智觀真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知。然智非無知。但真諦非所知故。真智亦非知。而子欲以緣求智故。以智爲知。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乎。難曰。論云不取者。爲無知故不取。爲知然後不取耶。若無知故不取。聖人則冥若夜遊。不辯縑素之異也。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矣。答曰。非無知故不取。又非知然後不取。知則不取故。能不取而知。難曰。論云不取者。誠以聖心不物於物故無惑取耶。無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誰當於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答曰。然無是無當也。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者也。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雖不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是以經云。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若以無相爲無相。又何累於真諦耶。答曰。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以無相爲無相。無相即爲相。捨有而之無。猶逃峯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者也。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乎。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無心心耳。又非不應。

但是不應應耳。是以應。會則。信若四時之實直。以虛無爲體。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耶。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無知即般若之無也。知無即真諦之無也。是以般若之與真諦。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同。同故無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是以辯同者同於異。辯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聖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覺截鶴夷嶽盈察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曰。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寂用之異乎。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主於用也。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故成具曰。不爲而過爲。實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即之明文聖心可知矣。釋曰。般若無知者。是一論之宏綱。乃宗鏡之大體。微妙難解。所以全引證明。夫般若者。是智用。

無知者。是智體。用不離體。知即無知。體不離用。無知即知。若有知者。是取相之知。即爲所知之相。轉不能遍知一切。故論云。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若是無相之知。不被所知之相礙。即能遍知一切。故論云。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以要言之。但是理事無礙。非即非離。如論云。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安照於事外者。不即事也。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者。不離事也。理非即非離。如事亦然。是以理從事顯。理徹於事。事因理成。事徹於理。理事交徹。般若方圓。故能有無齊行權實變運。豈可執有執無迷於聖旨乎。所以論云。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何者。此有是不有之有。曷有其名。斯無是不無之無。寧虧其體。有無但分兩名。其性元一。不可以有爲有。以無爲無。故論云。非有故知而無知者。以知自無性。豈待亡知然後無知乎。論云。非無故無知。而知者以無相之知非。同木石無而失照。此靈知之性。雖無名相。寂照無遺。如論云。考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真偽殊心空色異照耶。是以照無相不失攝會之功。觀變動不乖無相之旨。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嘗不無。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何謂觀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又論云。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故知若云。有之與無。同之與異。皆是世間言語。但有虛名而無實體。豈可以不定之名言。而欲定其無言之妙性。

也。今總結大意。般若無知者。但是無心自然靈鑒。非待相顯。離假緣生。不住有無。不涉能所。非一非異。而成其妙道也。所以先德云。夫聖心無思名言路絕。體虛不可以色。取無慮不可以心求。包法界而不大。處毫端而不微。寂寥絕於生滅。應物無有去來。鑒徹天鏡。而無鑒照之勤。智周十方。而不生二相。森羅萬像與之同原。大哉。妙用而無心者。其唯般若無知之謂乎。鈔云。然無知之與爲破邪執。有四。論文一一破之。一者或執有知爲常見。二者或執無知爲斷見。三者亦知亦無知爲相違見。四者非有知非無知爲戲論見。第一破常見者。惑人聞說般若者。智慧也。智則知也。慧則見也。則謂聖人同於凡夫。有心取相知見。墮於常見。不了般若。論主便則斥云。聞聖有知。謂之有心。爲破此執。故云般若無知也。斯則照俗不執相。照真不著空。無執無著。即四句本亡。無種不知。而未嘗分別。以無緣之知。照實相之境。智則雖照而無知。境則雖實而無相。境智冥一故。相與寂然。能所兩亡。故云般若無知也。故云是以真智觀真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何由知。又云。將無以般若體相真淨本無惑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又云。夫陳有無者。夫智之生也。極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故中論云。若使無有有。云何當有無。有無既已無。知有無者誰。此上並破有知之常見也。第二破無知之斷見者。惑人聞經云。真般若者。無知無見。無作無緣。便謂般若同於太虛無情之

流。墮於斯見既乖般若。論主破之。故云世稱無知者。謂木石太虛無情之流。靈鑒幽燭形于未兆。道無隱機。事曰無知。所以論題無知者。爲明聖心無有取相之知。故云無知。非謂則無真知也。何者般若靈鑒無種不知。不同太虛一向無知也。然則斷見無知。略明有十一種。論中略言三種。十一種者。一者太虛。一向空故。二者木石。謂無情故。三者靈鑒。謂根不具無見聞故。此上三種是論所破。四者愚癡。謂無智慧於境不了故。五者癡狂。惡鬼惑心失本性故。六者心亂。境多惑心不能決斷故。七者悶絕。心神闇黑如死人故。八者惛醉。爲藥所迷故。九者睡眠。神識困熱故。十者無想定。外道伏惑心想不行故。十一者滅盡定。二乘住寂心智止滅故。此上並是惑倒。非般若無知也。第三破亦有知亦無知者。則是學人。聞經所明或說般若有知或說無知。不能正解便生異執。論主而復破之。異執有三種。一者反照故無知。則是學人謂聖人實是有知。但以知物之時忘却知心。不自言我能知。此只成不私自作知解。非都不知也。二者以般若性空故無知者。則是學人謂言般若實自有知。但以知性空故則無知。此只成性空故無知。而末是無感取之無知。第三真諦境淨故歎美般若無知。何者。學人則謂般若能知真諦之境。因境淨無相故。則歎美般若無知。此只成境是無知。般若常是有知也。此上三見並參亦有亦無知。俱乖聖智。論主所以破之也。第四破非有知非無知者。則是

惑人。聞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人。不能亡言會其玄旨。則謂般若唯是非有非無。便作非有非無之解。此並心量。乖乎真智。論主破之。故云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此破非有知非無知也。論若如此。則破四執之理昭然。今題目但云無知者。蓋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所以智人聞說無則不取無。不取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斯則離四句絕百非。可謂真無知也。論中分明破其四執。人自不見。故云是以聖人處有不有。此破有知也。居無不無。此破無知也。雖不取於有無。此破亦有知亦無知也。然亦不捨於有無。此破非有知非無知也。然上四破說雖前後辯之不同。論意只於一句中則四句理圓。何者處有不有。即是居無不無。即是不取有無。即是不捨有無。斯則聖心能亡四句離諸現量。可謂無知言偏理圓。故云無知也。今更依宗本義意。以釋般若無知。亦是一家美也。論明般若無知者。則權實二智平等大慧也。今則以略攝廣。言約義豐。但云般若。則會二智矣。故宗本云。洞和般若者。大慧之稱也。何者若唯般若觀於實相。而無權智涉有者。則沈滯於空。若唯權智涉有。而無般若達空者。則涉有之時染於塵累。若能二智圓明者。則真智觀真諦而不取空。權智化物而不著有。故論云。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者。此則真智照真。不取於無

也。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者。此則權智涉俗。不取於有也。神無慮故。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安照於事外者。此謂二智俱能照真。則權中有實也。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矣者。謂二智俱能照俗則實中有權也。然則權實自在事理混融。處有不取於塵。居無不沈於寂。真俗雙泯。空有兩亡。何實何權。誰境誰智。儼然靡據。蕭散縱橫。不取不捨。可謂平等大慧。故云般若無知也。如起信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離念者。即是此論之無知。無知之真知。即是本覺。本覺即是佛一切智也。無所不遍者。即無所不知也。夫一切境界。只於一念心中。一時頓知。無有遺餘。真俗並照。不墮有無也。故論云。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知即無知。即是真智遍知。名一切智也。無知即知。即是無種不知。名一切種智也。聖心不殊。以心無二。故唯只一智。但隨境照說有二也。二既不二。一亦非一。若約天台。即言直緣中道名一切智。雙照二諦名一切種智。又佛智照空。如二乘所見。名一切智。照假如菩薩所見。名道種智。佛智照中。皆見實相。名一切種智。故言三智一心。心得一心。即般若無知之智也。以心不屬有無常照中道。即是自性有大智慧光明義。遍照法界。義真實識。知義故云斯則不知而自知矣。即不假作意故不知也。自性明照故而自知也。以神解之性

自然寂而常照。不依他發起也。故信心銘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云。若體自無取相之知。故言無知。不是前念起知。至後念。妄却知想。然後名無知。若然者。則成無記之心。何名般若無知耶。蓋是無緣之智。照無相之境。真境無相。真智無知。境智冥一。理無不盡。鑒無不窮。可謂佛智見性也。又夫有取相之知。則心有間礙。不能垢淨同。如有無一旨。照空迷於辯有。知俗乖乎了真。不能圓照萬法。故云。有所不知也。永嘉集云。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無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乃至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顯。應時消滅。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空。寂爾少時。間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石。觀和尚云。此上無緣之知。斯為禪宗之妙。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為真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須能所平等不失照。為無知之知。此知知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為妙耳。然上依教方便。雖分頓漸。不離一心。如有偈云。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競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謬。

宗鏡錄卷第三十六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萬行教法總約心解者。只如諸佛所說經教。皆以名句文身。詮表方成法義。云何但明一心而已。答。今且先約古德。機應合說。質影雙明。佛言。自從光耀終至鶴林。不說一字。汝亦不聞。此是佛密意說。約本真法體離言詮故。不說一字。即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但是佛不說心外一字法。教體者。護法云。如來既實現身實說法者。即通用說者聽者。正兼聲名句文而為教體。教體通有漏無漏。影像本質。即是合宜聞者。根性已熟。遂感激。如來識上有文義相生。佛以慈悲本願緣力。即為衆生說三乘法。所有聲名句文。是正無漏本質教。若是三乘五性衆生。佛邊聽法不能親聞。自變相分而緣所有聲名句文。即取有漏無漏。是影像兼教。即以質教為本。能現影像故。影像教為末。依質有故。由此取本質教。為正教體。影像教為兼教體。無性菩薩難云。我宗但取衆生識上影像相分為教體者。即不違唯識。汝護法。若取佛本質聲名句文為教體者。即是心外有法。何成唯識護法答。唯識之宗約親相分。衆生聽時變起相分而緣。非取他質以為自性。然他本質。即佛菩薩。亦成唯識故。不相違問。何不唯取本質為正教體。即休。答。緣衆生不能親聞無漏質故。必資影像。問。若爾何不唯取影像為教

體。是親聞故。答。雖即親聞必假本質。是以唯識論云。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言展轉增上力者。即佛與衆生互為增上緣。言二識成決定者。即衆生根決定。如來悲決定。謂衆生根熟合開法決定。如來即有悲決定。決定與衆生說法。為增上緣故。又諸師影質有無不同。應須四句分別。一唯質無影。即小乘有部等。二唯影無質。即龍軍無性。三俱句。即護法親光。四俱非。即龍猛清辯。謂彼計勝義門中不辯教體。全撥菩提涅槃為空故。已上約四句料簡門中。質影雙通護法為勝。然若約名句文身解釋。詮表皆是意言分別。凡有詮量不出心識。乃至能說所說並屬見聞覺知。心含善惡。諸心數等無有一法出於心外。當知此心諸法之都。顯事合理心可軌持。故稱曰經。豈止於心。乃至一切六塵悉皆是經。以心遍一切處故。如法華玄義云。歷法明經者。若以經為正翻。何法是經。舊用三種。一用聲為經。如佛在金口演說。但有聲音詮辯聽者得道。故以聲為經。大品云。從善知識所聞也。二用色為經。若佛在世可以聲為經。今佛去世。紙墨傳持應用。為色經。大品云。從經卷中聞。三用法為經。故云修我法者證乃自知。又塵為經。若於此土耳識利者。能於聲塵分別取悟。則聲是其經。於餘非經。若意識利者。自能研心思惟取決。法是其經。於餘非經。眼識利者。文字詮量而得道理。色是其經。於餘非經。此方用三塵而已。餘三識鈍。鼻嗅紙墨則無所知。身觸經卷亦不能解。舌噉文字事別

是非，若他土亦用六塵。亦偏用一塵。如淨名曰：以一食施一切。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於食亦等。此即偏用舌根所對爲經。或有國土，以天衣觸身即得道。此偏用觸爲經。或見佛光明得道。此偏用色爲經。或寂滅無言觀心得道。此偏用意爲經。如衆香土以香爲佛事。此偏用香爲經。他方六根識利六塵得爲經。此土三根識鈍，鼻不及觸，狗鹿等云：何於香味觸等能得通達。問：根利故於塵是經。鈍者塵則非經耶。答：六塵是法界，體自是經，非根利取方乃是經。何者。大品云：一切法趣色，是趣不過此色。能詮一切法。如墨黑色。一劃詮一。二劃詮二。三劃詮三。豎一劃則詮王。足右劃則詮丑。足左劃則詮田。出上詮由出下詮申。如是迴轉詮不可盡。或一字詮無量法。無量字共詮一法。無量字詮無量法。一字詮一法。於黑墨小小迴轉詮量大異。左迴詮惡。右迴詮善。上點詮無漏。下點詮有漏。殺活與奪毀譽苦樂。皆在墨中更無一法出此墨外。略而言之。黑墨詮無量教無量行無量理。黑墨亦是教本行本理本。黑墨從初一點至無量點。從點至字。從字至句。從句至偈。從偈至卷。從卷至部。又從一字句中。初立小行。後著大行。又從點字中。初見淺理。後到深理。是名黑色教行義三種微發。乃至當知。黑字是諸法本。青黃赤白亦復如是。非字非非字。雙照字非字。不可說。非不可說。不可見。非不可見。何所簡擇。何所不簡擇。何所攝。何所不攝。何所弄。何所不弄。是

則俱是非則悉非。能於黑色通達一切非。於一切非通達一切是。通達一切非非非。一切法邪一切法正。若於黑色不如是解。則不知字與非字。青黃赤白。有對無對。皆不能知。若於黑色通達。知餘色亦如是。此即法華經意。以色爲經也。聲塵亦如是。或一聲詮一法。耳根利者。即解聲愛見因緣。即空即假即中。知唇舌牙齒皆不可得。聲即非聲。非聲亦聲。非聲非非聲。聲爲教行義本。種種等義。皆如上說。是即通達聲經香味觸等亦復如是。經云：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即此意也。外入皆經周遍法界。內入亦如是。內外入亦如是。經云：非內觀得解脫。亦不離內觀得解脫等。又云：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心是體。夫有心者。皆當得三菩提。心是宗。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心是用。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覺觀心是語本。以心分別於心。證心是教相。故云華香雲樹即法界之法門。刹土衆生本十身之正體。故華嚴經云：知一切法是正思惟藏。問：若心外無法唯聽無說者。云何佛言。我已所說法如手中葉。又佛皆自說我成佛來不說一字等。答：古釋云。林中葉喻據爲其緣。令諸有情識變法解。名我已說如手中葉。未爲作緣。衆生自心未起法解。名我未說如林中葉。約爲增上名說未說。又唯識鏡問云：此中既云佛皆自說。何故乃言佛不說法。豈非自語相逢過耶。答：此亦是可聞者自識變生。佛實不說。但爲增上也。衆生識上變此言故。故引爲證。問：但了

一心能成深觀者。若無位次。皂白何分。須合教乘以祛訛濫。教觀雙辯方契佛心。答：誠如所言。闕一不可。圓教觀心須明六即。以三觀故免數他寶。以六即故無增上心。然心非數量。豈有四六之文。理合幽玄。誰分淺深之位。但爲證入有異。俄分四教之門。昇進亦殊。故列六即之位。此出教止觀正文。簡慢濫於初心。證究竟於後位。止觀云：約六即顯是者。問：爲初心是後心是。答：如論云：焦炷非初。不離初。非後。不離後。若智信具足。聞一念即是。信故不謗。智故不憚。初後皆是。若無信。高推聖境。非已智分。若無智。起增上慢。謂已均佛。初後俱非。爲此事故須知六即。謂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真即究竟即。此六即者。始凡終聖。始凡故除疑怯。終聖故除慢大。理即者。一念心即如來藏理。如故即空。藏故即假。理故即中。三智一心。具不可思議。三諦一諦非三非一。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亦復如是。名爲理即菩提。亦是理即止觀。即寂名止。即照名觀。名字即者。理雖即是日用不知。以未聞三諦。全不識佛法。如牛羊眼不解方隅。或從知識。或從經卷聞上所說一實菩提。於名字中通達解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是爲名字即菩提。亦是名字止觀。若未聞時。處處馳求。既得聞已。攀覓心息名止。但信法性不信其諸。名爲觀。觀行即者。若但聞名口說。如蟲食木。偶得成字。是蟲不知是字非字。既不通達。事是菩提。必須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華

首云言說名不行。我不以言說。但心行菩提。此心口相應。是觀行菩提釋論云。四句評開慧具足。如眼得日照了無餘。觀行亦如是。雖未契理。觀心不息。如首楞嚴中射的喻。是名觀行菩提。亦名觀行止觀。恒作此想。名觀。餘想息名止。相似即菩提者。以其逾觀逾明。逾止逾寂。如射的的名相似觀慧。一切世間治生產業不相違背。所有思想籌量。皆是先佛經中所說。如六根清淨中說。圓伏無明名止。似中慧名觀。分真即者。因相似觀力入銅輪位。初破無明見佛性。開寶藏顯真如。名發心住。乃至等覺。無明微薄智慧轉著。如從初月至十四日月光垂圓開垂盡。若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八相成道。應以九法界身得度者。以普門示現。如經廣說。是名分真菩提。亦名分真止觀。分真智斷。究竟即菩提者。等覺一轉入于妙覺。智光圓滿不復可增。名菩提果。大涅槃斷更無可斷。名果果。等覺不通。唯佛能通。過茶無道可說。故名究竟菩提。亦名究竟止觀。古德約四教明六即者。若藏教執色為有。施抽度破析之因。成但空灰斷之果。通教執色心是空。了緣生無性之宗。失中道不空之理。別教從心生十法界。心但有能生十界之理性。未即便具十界之因果。如從地生一切草木。但從一心。次第生十界也。圓教心具十法界。不待能所生。亦無前後際。只一念是十界。只十界是一念。一切時。一切處。一切法。念念中體常圓滿。塵沙萬德不欠少一分。八萬惡業不除斷一分。不謂佛是果頭極聖。

我未證得。不謂凡是底下穢濁。我應捨離。總覽法界在一念心頭。如一圓珠。瑩徹明白。圓解更無覺觀。進修亦不見有凡聖。取捨分別妄念悉盡也。以初圓信人未得純淨。煩惱有厚薄。習氣有淺深。分別難忘。攀緣易起。心浮觀淺。惑重境強。於對治之中。故分六即。是以凡夫心性本體實齊上聖。但凡夫未能常用本。隨境生心。分別計校。千差萬別。雖在人道心多不定。或發地獄心。或發餓鬼畜生心。何況人天善道。何況三乘聖道。無始妄習。何能頓遣。雖有見解。未能常照。故是凡也。若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是理即。若能暫照。諦理即坐佛座。證佛身用佛法。當此一念圓現時。不見十方佛。異我此身此念也。解而未修。是名字即。念有分數。名觀行即。念。似於境。名相似即。境入於念。名分真即。無境無念。名究竟即。雖六常一。何凡何聖。雖一常六。凡聖天絕。又六而常一。故言即。一而常六。故初後不齊。當觀念時。非一非六。又譬如不離貧女家得金即也。貧女得金即富。可喻衆生即佛。取金有次第。豈非六乎。耘除草穢。觀行伏惑也。掘土近金。似見物未分明。豈非相似收得一分。豈非分真盡得受用。女人歡喜。豈非究竟耶。是以頓悟宗已。復須言行相應。既得本清淨。又須離垢清淨。如大集經偈云。遠離一切諸煩惱。清淨無垢猶真寶。其心能作大光明。是名寶炬陀羅尼。又云。若有不覺一切境界及自境界。如是之人則能調伏。問。如來無密語迦葉不覆藏。則衆生心常自

明現。何須教觀開示廣論橫豎。答。只爲佛之知見。蘊在衆生心。雖然顯現而迷者不知。以客塵所覆。妄見所障。雖有如無。似世間寶藏。爲物所覆。莫有知者。是以須的示其實處。令親得見。遂獲其實利。濟無窮。此亦如是。因斯方便之門。得見心寶。遂以緣了。資發親得現前。智藏豐隆。法財具足。有茲勝利教跡。非虛如大涅槃經云。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喻如雪山雖復成就種種功德多生諸藥。亦有毒草諸衆生身亦復如是。雖有四大毒蛇之種。其中亦有妙藥。大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爲煩惱客塵所覆。若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能斷除者。即見佛性。成無上道。所以古德云。開物性原者。良以衆生性含智海。識洞真空。但衣蔽明珠。室埋秘藏。要假開示。令其悟入。須憑觀慧以契無生。又欲廣其義用。須明橫豎法門。豎唯一心。橫遍一切。心非橫豎。橫豎是心。隱顯同時。卷舒無礙。念念相即。法法融通。將豎約橫。則無橫而不豎。一一法皆至心原。將橫約豎。則無豎而不橫。具一切句。及一一句皆廣等法界。所以義海云。體無別異。舉則全鋒。理不殊途。談皆頓顯。良由二邊相盡。差別體融。隨智卷舒。應機屈曲。是故言起即起。離云路之不通。舉多即多。就談法之無在。故知立教皆爲對機。機宜不同。教分多種。且如觀色一法。五教證入不同。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

異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遂賴空成。即此賴空之色虛相無體。恒自性盡而空現。是故色即空而常湛。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等。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故知但研精一法。內照分明。自然柔軟。入神順法界之性。無心合道。履一際之門。所以大智度論云。以人心多散如狂如醉。一心敬慎是諸功德初門。攝心得禪便得實智慧。得實智慧便得解脫。得解脫便得盡苦。如是等事皆從一心得。華嚴私記云。無縛無著迴向者。只了一切皆如故。所以無縛著耳。知一切皆無縛脫。一法既爾。一切法皆然。所以一切法即一法。一法即一切法。若一切法皆無性。即是分身佛集。寶塔出現須彌入芥耳。如是洞達一解千從。則知佛向無所有中出生。法於畢竟空中建立。以無生無性故。迴轉由心。遂得集散同時大小即入。所以森羅義趣報化影

像。乃至無量德業廣大神通。於宗鏡中一時顯現。且如龍巖等類全是業果生死之身。尚現不思議之力用。何況悟根本心具如實智。而不能現廣大之神用乎。如華嚴經云。佛子。如羅睺阿脩羅王。本身長七百由旬。化形長十六萬八千由旬。於大海中出其半身。與須彌山而正齊等。佛子。彼阿脩羅王。雖化其身長十六萬八千由旬。然亦不壞本身之相。諸蘊界處悉皆如本。心不錯亂。不於變化身而作他想。於其本身生非已想。本受生身恒受諸樂。化身常現種種自在神通威力。佛子。阿脩羅王有貪悲癡具足憍慢。尚能如是變現其身。何況菩薩摩訶薩。能深了達心法如幻。一切世間皆悉如夢。一切諸佛出興於世。皆如影像。一切世界猶如變化。言語音聲悉皆如響。見如實法。以如實法而為其身。知一切法本性清淨。了知身心無有實體。其身普住無量境界。以佛智慧廣大光明。淨修一切菩提之行。乃至如有幻師隨於一處作諸幻術。不以幻地故壞於本地。不以幻日故壞於本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無國土。現有國土。於有國土現無國土。於有衆生現無衆生。於無衆生現有衆生。無色現色。色現無色。初不亂後。後不亂初。菩薩了知一切世法。悉亦如是同於幻化。知法幻故知智幻。知智幻故知業幻。知智幻業幻已起於幻智。觀一切業如世幻者。不於虛外而現其幻。亦不於幻外而有其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於虛空外入世間。亦不於世間外入虛空。何

以故。虛空世間無差別故。住於世間亦住虛空。菩薩摩訶薩。於虛空中。能見能修一切世間種種差別妙莊嚴業。於一念頃。悉能了知無數世界。若成若壞。亦知諸劫相續次第。能於一念現無數劫。亦不令其一念廣大。菩薩摩訶薩。得不思議解脫幻智。到於彼岸。住於幻際。入世幻數。思惟諸法。悉皆如幻。不違幻世。盡於幻智。了知三世與幻無別。決定通達心無邊際。如諸如來住如幻智其心平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知諸世間皆悉如幻。於一切處皆無所著。無有所。如彼幻師作諸幻事。雖不與彼幻事同住。而於幻事亦無迷惑。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知一切法到於彼岸。心不計我能入於法。亦不於法而有錯亂。問。只如自心如何觀耶。答。性該始終之際。體非起盡之緣。體遍迷悟之中。性非解惑之事。又云。夫心原本淨。無為無數。非一非二。無色無相。非偏非圓。雖復覺知。亦無覺知。若念未念四運檢心畢竟得。豈可次第不次第偏圓觀耶。猶如虛空等無有異。此之心性畢竟無心。有因緣時亦得明心。既有論心。即有方便正觀之義。譬如虛空亦有陰陽時雨。心亦如是。雖無偏圓亦論漸頓。若觀心具有性得三諦性得三觀。及一切法無前無後。無有次第。一念具足十法界法。若觀心非空非有。則一切從心生法亦非空非有。如是等一切諸法在一心中。當知觀此心原與如來等。若作如此圓觀。其人行住坐臥皆應起塔生如來心。如此觀心名觀佛心也。輔行

記云。心造即是心具。故引心造之文以證心具。華嚴經偈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不解今文。如何消渴心造一切三無差別。言心造者。不出二意。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不出三世。三世又三。一者過造於現。過現造當。如無始來及以現在。乃至造於盡未來際。一切諸業。不出十界百界千如三千世間。二者現造於現。即是現在同業所感。逐境心變。名之爲造。以心有故一切皆有。以心空故一切皆空。如世一官所見不同。是畏是愛。是親是怨。三者聖人變化所造。亦令衆生變心所見。並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又問。此不思議。亦約次第。以釋十法界。與思議何別。答。其實無別。思議乃作從心生說。不思議作一心具說。若能如上信解福德無量。佛親比校萬行難備。如法華經偈云。若人求佛慧。於八十萬億那由他劫。數行五波羅蜜。於是諸劫中。布施供養佛。及緣覺弟子并諸菩薩衆。珍異之飲食。上服與臥具。栴檀立精舍。以園林莊嚴。如是等布施。種種皆微妙。盡此諸劫數。以迴向佛道。若復持禁戒。清淨無缺漏。求於無上道。諸佛之所歎。若復行忍辱。住於調柔地。說衆惡來加。其心不傾動。諸有得法者。懷於增上慢。爲此所輕惱。如是亦能忍。若復勤精進。志念常堅固。

於無量億劫。一心不懈怠。又於無數劫。住於空閑處。若坐若經行。除睡常攝心。以是因緣故。能生諸禪定。八十億萬劫。安住心不亂。持此一心願。願求無上道。我得一切智。盡諸禪定際。是人於百千萬億劫數中。行此諸功德。如上之所說。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文句疏釋云。一念信解者。謂隨所聞處豁爾開明。隨語而入。無有罣礙。信一切法皆是佛法。又信佛法不隔一切法。不得佛法。不得一切法。而見一切法亦見佛法。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亦是行於非道通達佛道。行於佛道通達一切道。不得佛道一切道。而通達佛道一切道。無所有而有。而有無所有。非所有非無所有。如門前路通達一切東西南北劃無罣礙。眼耳鼻舌身意凡有所對。悉亦如是。無疑曰信。明了曰解。是爲一念信解心也。此一念信解心。心同佛心。信齊佛信。入眞實般若之性。到究竟解脫之原。所以無量無數劫中修五波羅蜜之功德。校量信解宗鏡一念之功。萬不及一。故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是以先悟宗鏡然後圓修。理行無差方爲契當。問。如上觀心如何是所入能入之門。答。能所之入。唯是一心。約智而論假分能所。所入即所證一心之理。能入即能觀一心之智。又理是心之體。智是心之用。猶如日光還照日體。以此心光復照心體。則二而不二。體用冥一。不二而二。能所似分。今約先德。依華嚴宗立所入能入二門。先明所入者。統唯一眞法界。謂寂

寥虛曠沖深包博。總該萬有。即是一心。體絕有無。相非生滅。迷之則生死無窮。解之則廓然大悟。爲總開示。不知以何。諸目強分理事二門。而理事渾融無有障礙。一事法界。二理法界。略有二門。一性淨門。在纏不染。性恒清淨。雖遍一切不同一切。如濕之性遍於動靜凝流。不易淨穢恒如。二離垢門。由對治障盡。隨位淺深。體雖湛然。隨緣有異。三事理無障礙法界。亦有二門。一相即無礙門。一心法界含真如生滅二門。互相交徹不壞性相。其猶攝水之波。非靜攝波之水非動。二形奪無寄門。謂無事非理。故事非事也。無理非事故理非理也。四雙融俱離。性相渾然而有十門。一由離相故。事壞而即理。二由離性故。理泯而即事。三由離相不壞相故。事即理而事在。以非事爲事。四由離性不泯性故。理即事而理在。以非理爲理。五由離相不異離性故。事理雙奪迥超言念。六由不壞不異不泯故。有初事理二界。俱存爛然可見。七由不壞不泯不異離相離性故。爲一事理無礙法界。使超視聽之妙法。無不恒通見聞。絕思議之深義。未嘗礙於言念。八由以理融事令無分別。如理之遍。一入一切。如理之包。一切入一。故緣起之法。一一各攝法界無盡九由因果法各全攝故。令普賢身中佛佛無盡。佛毛孔內菩薩重重。十因果法界差別之法。無不恒攝法界無遺故。隨一一門。一位各攝重重故。廣利大身輕塵毛孔。皆無盡相。以其後一。總融前九爲渾融門。夫法界者。即一

心之總名，萬行之歸趣。如華嚴論云：從信任行，迴向十地，十一地及佛果。總以法界爲果體，文殊爲法界理，普賢爲法界智，理智妙用爲一佛門。以此一門，爲化群蒙分爲二法：若也逐根隨俗，法門無盡。若論實理，不離無法界之中一法。一多無礙，名爲普賢。始接童蒙達無性理中，妙簡正邪，入無生慧，名號文殊。亦名童子菩薩，能同苦際，興行利生。治佛家法，名爲普賢。二人參體，名之爲佛。本來自在，名爲法界。從初徹後，總此法界爲體，更無別法。此品爲一切諸佛因果之大都，亦是衆聖賢所行之大路，無出此也。亦是自心一切智王之所遊觀之大宅也。亦是一切衆生之所依。故名法界。二能入門有二：一果海離於說相，二因門可寄言說。今且略明無分別智證理法界，以爲五門：一能所歷然，謂以無分別智證無差別理。如日合空，雖不可分，而日非空，空非日光。二能所無二，以知一切法即心自性，以即體之智還照心體，舉一全收，舉理收智，智非理外。舉智收理，智體即寂。如一明珠，自有光光還照珠。三能所俱泯，由智即理，故智非智，以全同理，無自體故。由理即智，故理非理，以全同智，無自立故。如波即水，動相便虛。如水即波，靜相亦隱。動靜兩亡，性相齊離。四存泯無礙，離相離性，則能所雙泯，不壞性相，能所歷然。如波與水，雖動靜兩亡，不壞波濕。五舉一全收。上列四門，欲彰義異，理既融攝，曾無二原。如海一滴，具百川味。又所入境者，即不思議解脫境界。何名

不思議，心言罔及故，何法不思議，即解脫境界。解脫有二：一作用解脫，作用自在，脫拘礙故。二離障解脫，具足二智，脫二障故。二障者，即煩惱所知二障，煩惱障事，所知障理。一切衆生，不證真心，皆爲二障所纏。由內離障，外用無礙。二義相成，總名解脫。境界有二：一分劑境，如國疆域，各有分劑。佛及普賢，德用分劑，無能及故。二所知境界，事理無邊，唯佛普賢，方究盡故。由證所知，無邊之境，故成德用，無有邊涯。二亦相成，總爲境界。此二不二，故不思議。又能入者，即普賢行願。又人與法俱稱普賢。若約人，即普賢若約法，即普法。所言入者，能所契合，泯絕無寄。一入全真，方爲真入。又不入而入，以智體即如。如外無法，而可離緣，故無可入。心行處滅，寂然無入。不夫照用故。恒以一如而觀諸法，故名而入。此二無礙，方爲真入。又佛境入，無所入有三：一約一切衆生，即如來藏，更何所入。翻迷之悟，故云證入。二約理，非即非異，故云入無所入。三約心，境心冥真，境故說爲入。若有所入，境智未亡，豈得稱入。實無所入，方名真入。又入不入二義，上約緣起相由門。今法性融通門者，即性之一字。夫法性融通，要不壞相而即真性。入則壞緣起者，無可相入。不入則壞性者，則性不遍一切法故。由不壞性相，方是法性融通義也。二又要由不入方能入耳者，亦通二門。唯就相說，若約緣起門，要由諸緣歷然不入，方得相資通相入耳。若約法性融通門者，要由事相歷然，方隨理融入一切

法。故說若唯約理，無可即入。若雙約性相上第一義，相即不入，性即能入。若獨相獨性，俱不能入。要二相融方能入。又若約體空，則無來無入。若唯約性，無可即入。若約相不壞，如本無差者，或唯約事不能即入。以性融相，故得互入。是顯正入義，謂不異理之一事，全攝法性，時令彼不異理之多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等一事攝理。既爾，多事攝理亦然，則一事隨所依理，皆於多中現，故得互入。是法性融通門。以此一門能入萬法，故法華疏云：以實相入真，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實相入俗，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實相入中，諸法無非佛法。若入此三觀，即是入一切法。以諸法不出三諦故。問：十住菩薩證入之時，唯一真如，無有境界。云何復說分劑二種境界。答：此是不思議境界，非同情執，或存或泯，或總合或俱離，不出一心而論舒卷。若存非立心外之法，是存其全理之事。若泯非壞全事之理，是泯其體外之見。則不礙心。鏡而一味，不壞一味而心境，故華嚴經頌云：如來甚深境，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問：若正觀成時，以有心成以無心成。答：夫入此宗，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能所辯。若以有念析歸無念，此念還成有。若以無心作空，無會者，即成斷滅。皆落意地，不出見知。又若逆之，則不合事理。若順之，又成能所，只可以妙會，不可以事求。所以華嚴會意云：並須除念會意，無間相續，順法修行。若動念起心，即入魔網。以法不動

念故。順法即念除。我見是妄心。違法故生死。是知法無動念。不可以有念求。又非無念。不可以無心得。應可玄會取其意耳。如說有不有無不無等。但動心即寂。是彼法故名順法也。若以心順於法。即有能所非順法也。故維摩經云。法離一切觀行。肇師云。法本無相非觀行之所能見。見之者。其唯無觀乎。如赤水求於玄珠。罔象而得之。故云藏於身。不藏於川在於心。不在乎水。故莊子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离婁索之。而不得。乃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得之。夫真不可以定求。故無心以得之。如弄珠吟云。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然雖不落見聞。又非無知覺。如融大師信心銘云。惺惺了知見。惺惺轉。寂寂無見聞。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寥亮。寶印真宗森羅一相。所以無念者。即念而無念。以念無自性。緣起即空。又緣起者。皆是真性中緣起。豈屬有無。乃至即生無生。即滅無滅。亦復如是。故寶藏論云。若言其生。無狀無形。若言其滅。今古常靈。又云。是以斬首灰形。其無以損生。金丹玉屑。其無以養生。故真生不滅。真滅不生。可謂常滅。可謂常生。其有愛生惡滅者。斯不悟常滅。愛滅惡生者。斯不悟常生。永嘉集云。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原。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順達無地。閑寂非有。緣會而能生。離疑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

實相常住矣。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是知若即念存有念。即是常見。離生求無生。即是斷見。皆不達實相無生無滅之理。若正了無生則無生無不生。豈定執有生無生之二見乎。所以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若以息念歸無念。如同塞木死灰。與木人何別。豈有成佛之期耶。斯乃尚未知即念而無念。寧知一念。頓圓乎。如有問言。夫妙行者。統唯無念。今見善見惡。顯離顯成。疲役身心。豈當爲道。答。若斯見者。離念求於無念。尚未得於真無念也。況念無念之無礙耶。又無念。但是行之一也。豈成一念頓圓。此一念頓圓之旨。非意解所知。唯忘情可以契會。如悟玄序云。夫玄道者。不可以說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忘言者。可以道合。虛懷者。可以理通。冥心者。可以真一。遺智者。可以聖同。雖云道合。無心於合。合者合焉。雖云聖同。不求於同。同者同焉。無心於合。則無合無散。不求於同。則無異無同。超非於百非之外。非所不能非焉。忘是於萬是之前。是所不能是焉。是所不能是。則無是矣。非所不能非。則無非矣。無異無同。則怨親不二。無非無是。則毀讚常一。是以忘言者。捨筌筌也。虛懷者。離取著也。冥心者。不己見也。遺智者。泯能證也。若運心合道。則背道。若起念求同。則失同。若爲是所是。則沒是。若爲非所非。則沈非。以要言之。但得直下無心。

則同異俱空。是非咸泯。斯泯亦泯。茲空亦空。此猶寄言因跡對待。若得絕待頓悟一心。唯契相應不俟更說。

宗鏡錄卷第三十七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初後之位不離本覺。能所之化唯是一心。若悟本稱覺。則本不可得。若不可得。行位徒施。得與不得其旨如何。答。得而不得。始本之覺無差。不得而得。妙證之時玄會。如金剛三昧經云。佛言。善男子。五位一覺。從本利入。若化衆生。從其本處。舍利弗言。云何從其本處。佛言。本來無本處。於無處本。際入實。發菩提而當成聖道。何以故。善男子。如手執彼空。不得非不得。論釋云。舉疑發起云。若本處應得入。若得入。非無本處。爲道是疑。故引喻釋。手執彼空者。手執喻能入之行處。空喻所入之本。不得者。虛空無形。可握故。非不得者。握內不無虛空故。本利亦爾。本來無本處。性故不可得。無本之本。不無故非不可得也。斯則悟本稱得。非向外求。若有所求。即是失本。又若有所得。不得菩提。以無得故。出生菩提故。又無得之法。非在得外。要求一切法。方盡無得之原。如發菩提心論云。於無法中說諸法相。於無得中說有得法。如見之事諸佛。

境界然雖求一切法，以了無得故即無所依，無所求中吾故求之耳。故大寶積經云：佛問文殊：依何正修行。文殊曰：正修行者，爲無所依。釋曰：凡有言教所證，並證一心之義。若心外見法，是邪修行。則有所依故。若正修行不依一物，所依既寂，能依亦亡，能所俱空，邪正雙泯，即正修行矣。無生義云：經言：法離眼耳鼻舌身意，是故六根不能取。故言學者無取。大智度論言：譬如蜘蛛處處能集，唯不能集火中。衆生意識亦復如是。預是可聞見法悉皆能緣，而不能緣般若。故知般若性離意不能取。又能取之人，性復自空，故不能取。若以眼取，如經言：眼性復空。若以耳取，耳性又空。若以手取，手性又空。若以意取，意性又空。人與法共是一如，如不能取得如也。空不能取得空。即是學者無取。故言無得。又一念心起有二種覺：一約有心者，察一念纔起，後念不續，即不成過。所以禪門中云：不怕念起，唯慮覺遲。又云：警起是病，不續是藥。以心生即是罪生時故。是以初心攝念爲先。是入道之階漸。如諸經要集云：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慮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乃至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或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識意將沈則其主不明，今悔六臣，當各慚愧制禦六根，不令馳散也。法句

經心意品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噉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噉。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是以意地若息，則六趣俱閉。一切境魔不能爲便。如龜藏六，善護其命，起信論云：若後念覺知前念，此雖名覺猶爲不覺。故約有心說。以是初行凡夫故。二約無心者，知初起時即無初相，不待後念更滅，以正生一念之時畢竟不可得故。如五十校計經云：菩薩問佛言：罪生復滅，何以故。我不見佛問諸菩薩。汝曹心寧轉不。諸菩薩報佛言：我心轉生。設我心不轉生，亦不能與佛共語。佛問諸菩薩言：若心生時，寧還自覺心生不。諸菩薩言：我但識見因緣時，不覺初起生時。佛言：如汝所說，尚不能知心初生時，何能無罪。故知不察最初一念因成之假，寧免後念相續成事之過乎。以一切生死煩惱皆因不覺故。若智爲先

導，答何由生。又若了心外無法，則情想不生，不用加功，直入不思議地。如清涼鈔云：經明十地法體，心言路絕，釋不思議，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據法望情，名不思議。以其法外本無情故。其義云何。情相之興，原由妄想，妄想故便有相生，以依相故復起心想。隨名取實，即是覺觀。依此覺觀便起言說。依言說已復起妄心想。取所說法，此即言語，以之爲道。心以爲行。於是相想熾然不息。今契法實滅除妄想，相即不生，相不生故立名心滅。名心滅故名即不生，名不生故覺觀不起，覺不起故言說隨亡。言說亡故不復依言取於所說，不取說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心行滅故名不思議。以法出情，心言不及故不思議，是知妄想心亡，境界緣滅。如疾病得穴永斷病原，可謂覺寶之良醫矣。問：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者，若從心現，即自性癡。若執緣生，即他性癡。若心緣和合而生，即共性癡。若非心非緣而生，即無因癡。如何通明免墮四執。答：若論四性實智，於自相門中俱不可說。若以四悉檀智，於共相門中亦可得說。如止觀問：心起必託緣，爲心具三千法爲緣具。爲共具。爲離具。若心具者，心起不用緣若緣具者，緣具不關心。若共具者，未共各無共時安有。若離具者，既離心離緣，那忽心具四句尚不可得。云何具三千法耶。答：地人云：一切解惑真妄，依持法性。法性持真妄，真妄依法性也。攝大乘論云：法性不爲惑所染，不爲真所淨。故法性非依持言，依持者阿賴耶

是也。無沒無明。盛持一切種子。若從地師。則心具一切法。若從攝師。則緣具一切法。此兩師各據一邊。若法性生一切法者。法性非心。非緣非心。故而心生一切法者。非緣故亦應緣生一切法。何得獨言法性是眞妄依持耶。若言法性非依持。賴耶是依持。離法性外別有賴耶依持。則不關法性。若法性不離賴耶。賴耶依持。卽是法性依持。何得獨言賴耶是依持。又違經。經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亦不常自有。又違龍樹。龍樹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更就譬檢。爲當依心故有夢。依眠故有夢。眠法合心故有夢。離心離眠故有夢。若依心有夢者。不眠應有夢。若依眠有夢者。死人如眠。應有夢。若眠心兩合而有夢者。眠人那有不夢時。又眠心各有夢。合可有夢。各既無夢。合不應有。若離心離眠而有夢者。虛空離二。應常有夢。四句求夢尙不得。云何於眠夢見一切事。心喻法性。夢喻賴耶。云何偏據法性賴耶生一切法。當知四句求心不可得。求三千法亦不可得。既橫從四句生三千法不可得者。應從一念心滅生三千法耶。心滅尙不能生一法。云何能生三千法耶。若從心亦滅亦不滅生三千法者。亦滅亦不滅。其性相違。猶如水火二俱不立。云何能生三千法耶。若謂心非滅非不滅生三千法者。非滅非不滅。非能非所。云何能生三千法耶。亦縱亦橫求三千法亦不可得。非縱非橫求三千法亦不可得。言語道斷。

一爲多。多非多。指多爲一一非少。故名此心爲不思議境也。若解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非一非一切。乃至遍歷一切皆是不可思議境。已上依台教所說。今依華嚴無礙法界自性緣起說不思議境界者。如華嚴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於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前。五體投地。暫時敬念。思惟觀察。以深信解大願力故。入遍一切處智慧身平等門。普現其身。在於一切如來前。一切菩薩前。一切善知識前。一切如來塔廟前。一切如來形像前。一切諸佛諸菩薩住處前。一切法寶前。一切聲聞辟支佛及其塔廟前。一切聖衆福田前。一切父母尊前。一切十方衆生前。皆如上說。尊重禮讚盡未來際無有休息等虛空無邊量故。等法界無障礙故。等實際遍一切故。等如來無分別故。猶如影隨智現故。猶如夢從思起故。猶如像示一切故。猶如響緣所發故。無有生滅與謝故。無有性隨緣轉故。又決定知一切諸報皆從業起。一切諸果皆從因起。一切諸業皆從習起。一切佛與皆從信起。一切化現諸供養事。皆悉從於決定解起。一切化佛從敬心起。一切佛法從善根起。一切化身從方便起。一切佛事從大願起。一切菩薩所修諸行從迴向起。一切法界廣大莊嚴從一切智境界而起。離於斷見。知迴向故。離於常見。知無生故。離無因見。知正因故。離顛倒見。知如實理故。離自在見。知不由他故。離自他見。知從緣起故。離邊執見。知法界無邊故。離往來見。知如影像故。離有無

見。知不生滅故。離一切法見。知空無生故。知不自在故。知願力出生故。離一切相見入無相際故。知一切法如種生芽故。如印生文故。知質如像故。知聲如響故。知境如夢故。知業如幻故。了世心現故。了果因起故。了報業集故。了知一切諸功德法皆從菩薩善巧方便所流出故。善財童子。入如是智。端心潔念。於樓閣前。舉體投地。懇懃頂禮。不思議善根。流注身心。清涼悅澤。從地而起。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合掌圍遶經無量匝。作是念言。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了法界無差別者之所住處。是知一切衆生不可得者之所住處。是知一切法無生者之所住處。是不著一切世間者之所住處。是不著一切窟宅者之所住處。是不樂一切聚落者之所住處。是不依一切境界者之所住處。是離一切想者之所住處。是知一切法無自性者之所住處。是斷一切分別業者之所住處。是離一切想心意識者之所住處。是不入不出一切道者之所住處。是入一切甚深般若波羅蜜者之所住處。是能以方便住普門法界者之所住處。是息滅一切煩惱火者之所住處。是以增上慧除斷一切見愛慢者之所住處。是出生一切諸禪解脫三昧通明而遊戲者之所住處。是觀察一切菩薩三昧境界者之所住處。是安住一切如來所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剎入一切剎。以

一切剎入一剎。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衆生入一切衆生。以一切衆生入一衆生。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念中而知一切三世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念中往詣一切國土者之所住處。乃至爾時善財童子。恭敬右遶彌勒菩薩摩訶薩已。而白之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乃至自見其身。遍在一切諸樓閣中。具見種種不可思議自在境界。彌勒三行菩薩行八相成道之事。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即攝神力。入樓閣中彈指作聲。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聚集所現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乃至譬如幻師作諸幻事。無所從來。無所至去。雖無去來。以幻力故分明可見。彼莊嚴事亦復如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雖無來去。然以慣習不可思議幻智力故。及由往昔大願力故。如是顯現。釋曰。彈指出聲其門即開者。創發明處豁見性時。名之爲開。入已還閉者。所悟如本非從新得。故云還閉。或云。慈氏菩薩彈指出聲其門即開者。明聲是震動啓發之義。彈指者。去塵之義。塵亡執去法門自開。善財入已其門還閉者。以迷亡智現。名之爲開。智無內外中間。無出無

入。無迷無證。名為還閉。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者。智境界也。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者。總上一切不思議無邊佛事境界。以真如之性法爾隨緣。雖即隨緣法爾隨性。以隨緣時似有顯現。如看幻法。不有而有。猶觀夢境不見而見。若水中之影。非出非入。似鏡裏之像不內不外。以無性隨緣故。理不成就。以隨緣無性故。事不成就。若理事不成。即一切法俱不成。故云悉不成就。但如是如是顯現。如是如是證知。了了分明。還同宗鏡。光光涉入。影影相含。如十玄門重重無盡。十玄門者。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智儼師釋云。此約相應無前後說。此十玄門。一皆具十法同時具足。一教義。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感應。隨有一處即具此十法。悉皆同時具足。今且據因果同時。若小乘說因果。即轉因以成果。因滅始果成。若大乘因果亦得同時而不彰無盡。如似舍緣以成舍。因果同時成而不餘餘物。以因有親疎故。所以成有盡也。若一乘宗明。因果同時者。舉疎緣以入親。是故如舍成時。一切法界皆一時成也。若有一法不成。此舍亦不成。如似初步若到一切步皆到。若有一步非到者。一切步皆非到也。故經云。雖成等正覺。不捨初發心。所以一成一切成。為一際法門也。二因陀羅網境界門。此約譬說。如帝釋殿上珠網。一珠中互現一切影像。無盡一寶珠內千光萬色。重重交映。歷歷區分。況此一心法界中一切人

法境智重重涉入。以真如性畢竟無盡故。重重復重重。無盡復無盡也。論云。帝網有別者。唯智能知非眼所見。帝網者。此網乃是衆寶絲縷所共合成。其善住法堂。縱廣四十由旬。亦是衆寶所共合成。其網一一絲孔之中。皆有明珠。其珠體瑩淨。寶網交羅互相映現。一一珠網之中。皆有珠網全身及四十由旬寶殿各各全身。於中互相顯現。如珠及網所有影現。其殿一一梁棟。一一緣柱。一一牆壁。一一樑枋。一一鏡像之中。皆有全身殿網珠影。重重互相映現。故云。如天帝網重重無盡。今此法門亦復如是。一一位中。一一法中。一一塵中。一一境像中。一一名字中。及以九世十世。一一互周法界。並以真俗二智。互體交參。周遍法界。如法界品中云。善財所參。始於文殊。末至彌勒。普賢。五十。三善知識。其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男童女。仙人外道。婆羅門。長者居士。天神地神。夜神。寶神。國王王妃。諸大菩薩等。各各處大道場。互為主伴。同說舍那境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此法界法爾常住。無有變異。又如善財至彌勒佛所。初登一閣。入已見其閣中。廣博無量。同於虛空。別有不可說樓閣布列其中。一一亦等虛空。一一閣中皆開。彌勒菩薩轉一坐菩薩所有法門。一一閣內境像之中。會三世事。無有前後。彌勒是當來成佛。善財即始發心。一念之間而能相會。此乃依於法界智乘成佛。非論前後。以古印今。以今通古。融合無二。又以一閣是總。一智含其萬善。多閣

為別。體用重重自在無礙。此是善財。乘本不動。智乘從凡入聖。至此樓閣中。與三世佛會同無二。總別同異。帝網之門。一切衆生有能發心乘者。亦復如是。未見普賢起等虛空廣大心。即聞普賢名字。便見自身入普賢身。觀普賢一一毛孔中。皆有廣大刹土。地水火風輪。咸在其中。於一念中。舉不可說不可說步。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如是念念經過不可說劫。不能盡其一毛孔之邊際。反觀自身一一毛孔。普賢亦在其中。一一毛孔悉同虛空。不相障礙。斯乃法爾之門。恒眞法界。行依理現。用稱體周。即是善財常行。普賢行滿。如華嚴經十定品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有一蓮華。其華廣大盡十方際。以不可說葉。不可說實。不可說香。而為莊嚴。其不可說葉。復各示現種種衆寶。清淨妙好極善安住。其華常放衆色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無所障礙。真金為網。彌覆其上。寶鏤徐搖。出微妙音。其音演暢一切智法。此大蓮華具足如來清淨莊嚴一切善根之所生起。吉祥為表。神力所現。有十千阿僧祇清淨功德菩薩妙道之所成就。一切智心之所流出。十方佛影於中顯現。世間瞻仰猶如佛塔。衆生見者無不禮敬。從能了幻正法所生。一切世間不可為喻。菩薩摩訶薩於此華上結跏趺坐。其身大小與華相稱。一切諸佛神力所加。令菩薩身一一毛孔各出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光明。一一光明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摩尼寶。皆名普光明藏。

種種色相以爲莊嚴。無量功德之所成就。衆寶及華以爲羅網。彌覆其上。散百千億那由他殊勝妙香。無量色相種種莊嚴。復現不思議寶莊嚴蓋。以覆其上。一一摩尼寶悉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樓閣。一一樓閣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蓮華藏師子之座。一一師子座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光明。一一光明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色相。一一色相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光明輪。一一光明輪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毘盧遮那摩尼寶華。一一華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臺。一一臺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佛。一一佛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神變。一一神變淨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衆生衆。一一衆生衆中現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諸佛自在。一一自在雨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佛法。一一佛法有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法門。一一法門有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金剛智所入法輪。差別言詞各別演說。一一法輪成熟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衆生界。一一衆生界有百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佛刹微塵數衆生。於佛法中而得調伏。佛子。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示現如是神通境界無量變化。悉知如幻而不染著。夫蓮華者。則表因果同

時清淨無染。況自性清淨心能起普賢無盡之因門。圓滿含那無作之果海。理事交徹舒卷同時。起盡隨緣而無染著。又十定品云。譬如有人爲鬼所持其身戰動不能自安。鬼不現身令他身然。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亦復如是。自身入定他身起。他身入定自身起。佛子。譬如死屍以呪力故而能起行。隨所作事皆得成就。屍之與呪雖各差別。而能和合成就彼事。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亦復如是。同境入定異境起。異境入定同境起。佛子。譬如比丘得心自在。或以一身作多身。或以多身作一身。非一身殺多身生。非多身殺一身生。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亦復如是。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佛子。譬如大地其味一種。所生苗稼種種味別。地雖無差別然味有殊異。菩薩摩訶薩住此三昧亦復如是。無所分別。然有一種入定多種起多種入定一種起。乃至譬如妙光大梵天王所住之宮。名一切世間最勝清淨藏。此大宮中普見三千大千世界諸四天下。天宮龍宮。夜叉宮。乾闥婆宮。阿脩羅宮。迦樓羅宮。緊那羅宮。摩睺羅伽宮。人間住處及三惡道。須彌山等種種諸山。大海江河陂澤泉源。城邑聚落樹林衆寶。如是一切種種莊嚴。盡大輪圍所有邊際。乃至空中微細遊塵。莫不皆於梵宮顯現。如於明鏡見其面像。菩薩摩訶薩住此一切衆生差別身大三昧。知種種刹見種種佛。度種種衆。證種種法。成種種行。滿種種解。入種種三昧。起種種神通。得種種智

慧。住種種刹那際。又入法界品云。爾時善財童子發是念已。即詣喜目觀衆生夜神所。見彼夜神在於如來衆會道場。坐蓮華藏師子之座。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於其身上。一毛孔。出無量種種變化身雲。隨其所應。以妙言音而爲說法。普攝無量一切衆生。皆令歡喜而得利益。乃至又出一切世界微塵數身雲。普詣一切衆生之前。念念中示普賢菩薩一切行願。念念中示清淨大願充滿法界。念念中示嚴淨一切世界海念念中示供養一切如來海。念念中示入一切法門海。念念中示入一切微塵數世界海。念念中示於一切剎盡未來劫清淨修行一切智道。念念中示入如來力。念念中示入一切三世方便海。念念中示往一切刹現種種神通變化。念念中示諸菩薩一切行願令一切衆生住一切智。如是所作恒無休息。所以漩沓頌云。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礙。如上帝網之行無盡之宗。若以緣起相由門。則隱顯互與一多相入。若以法性融通門。則空有銘融理事相即。乃至一切自在神通之慧。出入妙定之門。皆不離無盡真心致茲無礙。須歸宗鏡法爾照明。更以六相十玄該之。歷然可見。三祕密隱顯俱成門。此約緣說。是以如來於一念中八相成道。不出刹那際。以降生時。即是成道時。即是度人時。即是入滅時。何以故。以一切法同時俱成故。一成一切成所以稱祕密。是故隱則一心無相。顯則萬法標形。性相同時。空有無礙。四微細相容安立門。此就相

說。微細有二。一所容微細以毛孔稱性能容諸刹。諸刹存相既不能遍。是以所容微細也。二能容微細以一塵一毛即能容故一切理事主伴一多染淨等。皆從一心中齊現。若諸門隱映互相顯發。重重復重重成其無盡者。即是帝網門中攝。若諸門一時炳然齊現。猶如東箭齊頭顯現不相妨礙者。即是此微細門中攝。如經明。一微塵中見不可說差別淨穢國土。又云。無盡佛國不出一塵。五十世隔法異成門。此約三世說。如是十世以緣起力故。相即復相入。而不失三世前後短長之相。故云隔法。一切教義理事等十法。相即復相入。而不失始終差別。故名異成。十世者。三世遞相即入即成九世。束為一念。一念即是平等世。合前九為十世。如五指成拳不失五指。十世一念不壞短長。華嚴經云。無量無數劫解之一念。知念亦無念。如是見世間。無量諸國土。一念悉超越。經於無量劫。不動於本處。不可說諸劫。即是須臾頃。莫見短與修。究竟剎那法。心住於世間。世間住於心。於此不妄起。二非二分。又迴向品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即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六諸藏純雜具德門。此約諸行說。如似就一施門說者。則一切萬法。皆悉名施。則是純而此施門即具諸度等萬行名雜。如是純雜不相妨礙。故名具德。以純雜義絲毫無礙。主伴互立諸所相生具德圓融。資攝無礙七。一多相容不同門。此約理說。如是一多緣起。皆是法界中實德法性海

印力用放得如然。非是方便緣修所成故。隨滋寂則論一義。隨智用則顯多門。非一非多。恒不失體。而多而一。豈礙隨緣。此大緣起陀羅尼法若無一即一切不成。所言一者。非自性一。緣起成故。乃至十者。皆非自性十。由緣成故。是故一切緣起皆無自性。隨去一緣即一切不成。是故一中即具多者。方名緣起一耳。是以一中多。多中一。相容無礙。仍不相是。問。一多義門。為一時圓具。為前後不同耶。答。即圓具。即前後。逆順同體德用自在。問。所明來去即入之義。其相如何。答。自位不動而恒去來。何以故。去來不動即一物故。但為生智顯理故說去來等義。問。為由智耶。法如是耶。答。同時具足故。以一入多多入一。故名相容。即體無前後而不失一多之相。故曰不同。又一與多互相生起。且一依多起。則一是所起而無力也。多是能起故有力也。以多有力能攝一。以一無力入於多。是故此一恒是多。多依一起。唯上知之。是則此多恒在一中也。以俱有力及俱無力各不並故。無彼不相在也。以一有力一無力不相違故。有此恒相在也。緣起法界理數常爾。如大涅槃經云。爾時樹林其地狹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及其眷屬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無差別。八諸法相即自在門。此約用說。若帝網門即互映重現。若微細門即一時齊現。若此相即門。就三世間圓融無礙自在即入而成無盡。如彌勒閣中現三世之事。如上自在法門即是其法界緣起如理

實德。非是變化對緣方便故說也。若是大乘宗所明者。即言神力變化故大小得相入。或云菩薩力故入。又云不二故入。不同此一乘實教所說問。若此宗明即入不論神力。乃言自體常如此者。斯則渾無疆界。無終無始。何緣得辯因果教義等十法耶。答。只以隨智差別故。舉一為主。餘皆為伴。猶如帝網舉一孔為首眾孔現中。一孔既爾。一切孔現亦如是。又如諸方菩薩皆來證誠。同其名號。一切十方證誠皆亦如是。所以成其無盡復無盡。而不失因果先後次第。而體無增減。故經云。一切衆生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九唯心迴轉善成門。此約心說。一切義門無盡等。諸理事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顯現無礙。若善若惡。若凡若聖。隨心所轉。世尊所說華嚴身。遍七處九會乃至十方法界虛空界一切塵中毛道。皆不離最初成道處。經云。雖復七處九會而不離寂滅道場。又云。不離菩提樹而昇忉利天。此則萬境萬緣。皆不出一真心矣。如迴向品頌云。如是一切人中主。隨其所有諸境界。於一念中皆了悟。而亦不捨菩提行。又頌云。一切諸佛刹。佛子悉无遍。平等共一心。所作皆不空。一切毛端處。一時成正覺。如是等大願。無量無邊際。虛空與衆生。法界及涅槃。世間佛出興。佛智心境界。問。若一切染淨萬法皆由心成者。如人先見障外有物。別有人去物時。心猶謂有。爾時物實無。何名由心成耶。答。若隨應妄心中。轉此障外物。亦隨心之有

無此亦心隨去物。不失物而轉矣。若論如來藏性。其實淨心說者。此物不動本處。體應十方。性常不轉。縱移到他方。而常不動本處也。又迷時境攝心。悟時心攝境。何者迷時但隨境轉。境正心正。境邪心邪。著邪正之緣。成善惡之業。若悟時知唯我心。心有境有。心空境空。不定空有之緣。豈成物我之別。則非空非有能有能空。一一皆自在轉也。所以淨名經云。天魔外道皆苦待也。此猶約對治教中。爲被物轉者。方便言轉。若直見心性之人。既無所轉之物。亦無能轉之智。總上十玄門。皆於此唯心洞轉門成就。不出一心之義。以平等心是一義。差別心是多義。以一心即一切心。是相即義。是同時相應義。以一切心入一心。是相入義。以一心攝一切心。是隱義。以一切心資一心。是顯義。以不壞差別心而現平等心。是多中一義。以不隱平等心而現差別心。是一中多義。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廣大心不礙微細心。是一多不同義。以一實心是純差別心。是離差別心。一實心離恒純一實心。即差別心。純恒離。即諸藏純雜義。以一心帶一切心還入一心。是帝網義。因心現境見境識心。是託事顯法義。長劫短劫延促時量。皆從積念而成一心所現。是十世義。因一心正義演難思法門。究竟指歸言亡慮絕。即唯心迴轉義。自心既爾。彼心亦然。涉入交羅重重無盡。十託事顯法生解門。此約智說。以智觀照則萬法如鏡。能生正解不起邪倒。如經最初舉金色世界。顯始起於實際之心。

所見法界中一切幢一切蓋等事。皆顯無生智行。如善財所見樓觀園林皆入法界。如十玄門自在無礙。皆是緣起相由。具有力無力有體無體。即入相持似有顯現。此宗鏡是法界大緣起門。皆因即入二義。得有諸門成就顯此一心無礙。以體用二法成其即入二義。一據體。有空不空。皆同體故有相即義。二約用。則有力無力。互相交徹。有力持無力故有相入義。又以用收體。更無別體。故有相入。以體收用。更無別用。故唯相即。以體用無二故常相即入。又體即是理。用即是事。無分是理。分即是事。分與無分皆無障礙。各有四句。先理四句。一無分限。以遍一切處故。二非無分。以一法中無不具故。三具分無分。謂分無分一味故。以全體在一法而一切處恒滿故。如觀一塵中。見一切處法界。故四俱。非以自體絕待故。事四句者。一有分。以隨自事相有分判故。二無分。以全體得理故。大品云。色前後際不可得。三具分無分二義無礙。是故具此二義方是事故。四俱非。以二義融故。以一切緣起不出理事。以事故非一。以理故非異。於無差之性。隨有差之相。則性隨相異。此是不異而異。於有分之事。隨無分之理。則事隨理一。此是不一而一。不一而一。方成其一。不異而異。方成其異。又理事諸法。由不異方得不一。何者若異即妄有體。不依真立不依真故。即不有妄。今有妄者。由不異故得成不一。以妄無自體故全依真成。明妄成故與真不一。如波依水。由不異水遂

得成波。以成波故與濕不一。又不一方成不異。由有能依所依故。交徹不異。如有波故說波即濕。由有濕故說水即波。是故一異無性全體相收。不壞大小之形。而成即入之勢。以理事各無性故。互相成立。以事無定體故。長非長相。短非短相。既無長短即不用壞。以即相無相故。所以長劫即短劫。短劫即長劫。以無相即相故。大塵入小塵。小塵入大塵。以即故理同。以入故事異。以理即事故非異。即是非一。以事即理故。非一即是非異。由非一即非異故。今此事法不離一處而全遍十方。由非異即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一無性理自在義成。微細相容無礙安立。如上理事融通非一非異非有非無。不墮邊邪方能悟入。如理無分限總曰無邊。事有分限故名有邊。若依理成事。理性全隱。則無邊即邊。若會事歸理。事相全盡。則邊即無邊。今則不爾。不失理而事現。云無邊之邊。不壞事而理顯。云邊之無邊。若定言一異非一非異非非一非非異等。盡同戲論。不契真如。故三無性論。復次無戲論故。名爲真實無戲論者。於相等離一異虛妄故。乃至若真如與相等異。即有三過失。一者此真如則非相等實體。二者修觀行則不依相等爲方便。得通達真如。三者覺真如已。則應未達相等諸法。不相關故也。若真如與相等是一。亦有三過。一者真如既無差別相等。亦應無差別。二者若見相等即見真如。三者若見真如不能清淨。如見相等則無有聖人。無得解脫無

有涅槃世出世異。是故由離一異等無戲論。故無變異。無變異故。即是真實性也。是知非一非異非有非空。此宗鏡與旨自在圓融。謂欲一則一。欲異則異。欲存即存。欲泯便泯。異不礙一。泯不礙存。方為自在。常一常異。常存常泯。名為圓融。又如弄珠鈴之者。其珠不住空中。不落地上。不在手裏。既不在三處。亦不住一處。不住空中。即喻不住空觀。不落地上。即喻不住假觀。不在手裏。即喻不住中觀。既不住三亦不成一。則非一非三而三而一。斯為妙矣。若未偶斯旨。所有見聞皆墮斷常不成玄妙。若入宗鏡無往不真。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昔所不見如今得見。如大涅槃經云。於一心中則具足現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來大涅槃經之勢力故。是則名為昔所不得而今得之。乃至於一念中遍知六趣衆生之心。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

宗鏡錄卷第三十八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三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覺王明勅大教指歸。末法比丘須於四念處修造。其旨如何。答。此出大般涅槃經最後垂示。總前教迹同此指歸。以四念處即是宗鏡所明一切衆生身受心法。如經云。佛告

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又云。譬如國王安住已界身心安樂。若在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華手經云。佛告跋陀婆羅。於爾時世一切善人應作是念。我等當自依四念處。四念處者。於聖法中。一切諸法。皆名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常住自性無能壞故。一切諸法皆名念處者。故知即法是心即心是法皆同一性。豈能壞乎。若有二法則能相壞。大寶積經云。得無動處者。常住於無處。無動處者。則自心境界。此境界即無處所。如金剛三昧經云。心無邊際不見處所。論釋云。心無邊際者。歸一心原。心體周遍遍十方故無邊。周三世故無際。雖周三世而無古今之殊。雖遍十方而無此彼之處。故言不見處所。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夫念處者。云何念義。當知是念無有違謬。隨順如法趣向平等。遠離邪念無有移轉。及諸別異。唯是一心入不動定。若能如是。名為念義。如天台智者廣述真詮。大小乘弘教觀雙辯。末後唯說觀心論章。意亦如是。亦如祖師馬鳴菩薩廣釋經造論。末後唯製一卷略論。名大乘起信論云。有摩訶衍能起大乘信根。

立心真如心生滅二門。總論一心。別開體用。若了此一心大旨。即是起一切衆生大乘信根。若未信者。設經無量億劫廣大修行。不入祖佛正宗。皆是假名菩薩。以此一論之要義。總攝諸部之廣文。以源攝流。有何不盡。亦是諸聖製作大意。亦是宗鏡本懷。乃諸佛所知。群賢所證。衆德所備。萬行所弘。妙義所詮。究竟所趣。此四念處破八顛倒。一不淨中作淨想。二苦中作樂想。三無常中作常想。四無我中作我想。此是外道凡夫四倒。又一淨中作不淨想。二樂中作苦想。三常中作無常想。四我中作無我想。此是二乘四倒。共成八倒。是以修四念處觀破八顛倒。於中而般涅槃。是十方諸佛出世本懷。究竟指歸秘密藏中。最後放捨身命之處。正當宗鏡大旨一心法門。輔行記云。四念處觀者。一一念處。皆悉先明空假破倒。次以中道結成祕藏。自他俱滿義兼大小。言俱破者。既以中道顯祕密藏。故四念處咸皆破倒。何者。以即空故破常倒。義兼於小。以即假故破無常倒。義兼於大。中道為正。故曰義兼大小。以即中故。雙照大小雙非大小。即是雙照雙破八倒。三諦相即。兼無前後。破無次第。即破即立。即照即遮。四樂四枯者。大涅槃經云。東方雙者喻常無常。南方雙者喻樂無樂。西方雙者喻我無我。北方雙者喻淨不淨。四方各雙。故名雙樹。方面皆悉一枯一榮。榮喻於常等。枯喻無常等。如來於中北首而臥入般涅槃。表非枯非榮。榮即表假。枯即表空。即是於其空假中間而

入祕藏。後分經云。東方一雙在於佛後。西方一雙在於佛前。南方一雙在於佛足。北方一雙在於佛首。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亦合爲一。二合皆悉垂覆如來。其樹慘然皆悉變白。常無常等二即不二。常樂我淨遍覆法界故。二合垂覆如來。即是如來契於祕藏。亦是念處無非寂滅。白者即是衆色之本。常等稱本。故名爲變白。言北首者。增一阿含云。表於佛法久住北天。長阿含第四云。佛告阿難。安我頭南首面向北。則使佛法久住不滅。況涅槃終極不表祕藏耶。然一代教門凡諸所表。文義顯著莫過雙樹。以四念處能爲大小觀行初門。是故爾也。殷勤遺囑。意在於斯。又但凡夫謂身爲淨。言受是樂。執心是常。計法爲我。由斯四倒而起貪愛無明。而有諸行乃至老死。苦集浩然。八萬四千煩惱火。燒於五陰舍宅。故法華經云。四面俱時欻然火起。即喻四倒若小乘觀人。即觀身不淨破於淨倒。觀受是苦破於樂倒。觀心無常破於常倒。觀法無我破於我倒。是則山前迷心顛倒謂身是常樂我淨故。起貪愛諸煩惱。今既觀知身是不淨乃至苦無常無我。則不起貪愛無明。行識乃至老死滅。則生死河傾涅槃海滿。即是競共推排爭出火宅。到無畏處。爲是因緣。勸爲小行之人。令依念處修道也。大乘四念處者。觀生死五陰之身非枯非榮。即大寂定。涅槃經云。色解脫涅槃。乃至識解脫涅槃。若修此念處觀。即是觀一切六道衆生。即是常樂我淨大涅槃。

具足佛之知見。如常不輕圓信成就。經云。施城中最下乞人。與難勝如來等。是則豈可分別。是田非田可施不可施耶。故念處觀即平等種子。若不修則見生死涅槃有異。凡聖有殊。聖是敬田。即崇仰而施。凡是悲田。則厭賤而不捨。若入一心平等法界念處法門。則無分別。夫四念處者。念即觀慧之心。處即智照之境。能所冥合唯是一心。今依天台四念處觀。略明四教四念處。四句分別者。若非苦非樂。結成生滅苦樂。乃至非我非無我。結成無我。是三藏意。若非苦非樂。結成無苦無樂之苦樂。屬通教攝。淨名經云。五受陰通達空無所起。是苦義。結受念處觀。如大品不淨觀。即是摩訶衍皆不可得故。以是不淨心觀色。自念我身未脫是法。未免三界生。猶應受百千生死。故言未脫。引廣乘品成身念處觀諸法不生不滅。是無常義。結成心念處觀。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結成法念處觀。是通教意。若作非常非無常結成常。非垢非淨結成淨。非苦非樂結成樂。非我無我結成我。即我別教常樂我淨斷惑歷別。來證也。若作非垢非淨雙照垢淨。非苦非樂雙照苦樂。非常非無常雙照常無常。非我非無我雙照我無我。結成圓教圓心修習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又前三教藏通別等非今所用。是以略引。今重廣引圓四念處文助成後信。四念處觀云。四念處者。念是觀慧。大論云。念想智。皆一法異名。初錄心名念。次習行名想。後成辦名智。處者境

也。皆不離薩婆若。能觀之智照而常寂。名之爲念。所觀之境寂而常照。名之爲處。境寂智亦寂。智照境亦照。一相無相。無相一相。即是實相。實相即是一實諦。亦名虛空佛性。亦名大般涅槃。如是境智無二無異。如如之境。即如如之智。智即是境。說智及智處。皆名爲般若。亦例云。說處及處智。皆名爲所識。是非境之境而言爲境。非智之智而名爲智。亦名心寂三昧。亦名色寂三昧。亦是明心三昧。亦是明色三昧。請觀音經云。身出大智光。如燒紫金山。大涅槃經云。光明者即是智慧。金光明經云。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此諸經皆明念只是處處只是念。色心不二。二而不二。爲化衆生假名二說耳。此之觀慧只觀衆生一念無明心。此心即是法性。爲因緣所生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心。三心一心。此觀亦名一切種智。此境亦名一圓諦。一諦三諦。三諦一諦。諸佛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佛知見開。諸佛出世事足。大涅槃經云。王道夷坦。無量義經云。行大直道無留難故。法華經云。具足道雖言三智其實一心。爲向人說令易解故而說爲三。若教道爲言。所斷煩惱如翻大地河海俱覆。似崩大樹根枝悉倒。用此智斷惑亦復如是。通別塵沙無明一時清淨。無量功德諸波羅蜜萬行法門具足無滅。佛法祕藏悉現。在前。大品經云。諸法雖空。一心具足萬行。大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法華經云。本末究竟等等故名妙覺平等道。

當知此慧即法界心靈之原。三世諸佛無上法母。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樂我淨等亦復如是。亦名寶所。亦名祕藏。佛及一切之所同歸。前三藏陰路不得並行。通教共乘共行共入。入不能深。別教紆迴歷別遙遠。即不能達。今此念處。曠若虛空。際於無際。猶如直繩直入西海。故名圓教四念處耳。張衡曰。翔鸞仰而不遠。況青鳥與黃雀。當知前三念處所不能及。唯圓念處孤飛獨運。陵摩絳霄。無上無等等等。豈無高蓋。故言無上。橫無儔例。故言無等等等。於十方三世諸佛。言無等等也。欲重說此義。更引天親唯識論。唯是一識。復有分別識無分別識分別識者。是識識。無分別者。似塵識。一切法界所有瓶衣車乘等。皆是無分別識。龍樹云。四念處即摩訶衍。摩訶衍即四念處。一切法趣身念處。即是一性。色得有分別色無分別色。分別色者。如言光明。即是智慧是也。無分別色。即是法界四大所成色。皆是無分別等。是色心不二。彼既得作兩識之名。此亦作兩色之說。若色心相對。離色無心。離心無色。若不得作此分別色無分別色。云何得作分別識無分別識耶。若圓說者。亦得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唯識。若合論。一一法皆具足法界。諸法等故。般若等。內照既等外化亦等。即是四隨逐物情有難易。大智度論云。一切法併空。何須更用十喻。答空有二種。一難解空。二易解空。十喻是易解空。今以易解空喻難解空。唯識意亦如是。但約唯識。具一切法門。

而衆生有二種。一多著外色。二少著內識。如上界多著內識。下二界著外色多。著內識少。如學問人多得外解。若約唯識論者。破外向內。令觀明白。法界法皆是一識。識空十法界空。識假十法界假。識中十法界亦中。專以內心破一切法。若外觀十法界即見內心。當知若色若識皆是唯識。若識若色皆是唯色。今雖說色心兩名。其實只一念無明法性。十界即是不可思議。一心具一切。因緣所生法一句。名爲一念無明法性心。若廣說四句成一個。即因緣所生心。即空即假即中。故般若經云。受持一四句偈。與十方虛空等。法華經云。聞一偈亦與菩提記。一句亦然。三句亦如是。今只觀此一心即不可思議。十界恒現前入心地法門。故能不起寂現身八會。只是一句。一句中有無量。無量中只一句。是爲不思議故。如心諸佛爾。如佛衆生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中求。衆生心亦於諸佛解脫中求。始是般若究竟等。未了者。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不以心分別。即一切法正。若以心分別一切法邪。心起想即癡。無想即泥洹。此不思議非青黃赤白方圓長短。無名無相究竟寂滅。唯當心知。口不能說。若有因緣。善方便用四悉檀亦可得說。爲衆生無量劫自性心不爲煩惱所染而染。難可了知。迷妄名染。染即覆心不見淨性。所以久處生死不能返本還原。原實難解。二乘尚不聞其名。何況凡夫。今佛爲作習因。如大通佛所繫珠。至釋迦時方成

果實。今此種子漸漸積習後過聲光發此種子。轉凡入聖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若不爾者。無明覆法性。出十法界五陰。重迷積沓。若能超悟起二乘五陰乃至佛陰。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由心造。諸陰只心作耳。觀無明心畢竟無所有。而能出十界諸陰。此即不思議。如法華經云。一念夢心行因得果。在一念眠中。無明心與法界性合起無量煩惱。尋此煩惱。即得法性。問。別圓俱作此譬。云何有異。答。別則隔歷。圓則一念具。如芥子含須彌山。故名不思議。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智人開塵出經。是一念無明心。有煩惱法。有智慧法。煩惱是惡塵善塵無記塵。開出法身般若解脫。法華經云。如是性相等一界十界百千法界究竟皆等。今觀此無明心從何而生。爲從無明。爲從法性。爲共爲離。若自若他四皆得。名空解脫門。只觀心性。爲有爲無爲共爲離。若常若斷四倒不可得。名無相解脫門。只此心性爲真爲緣。爲共爲離。非四句所作。名無作解脫門。無生而說生。是十法界性相也。無明性即是實性。亦言無明即是明。明亦不可得。是爲入不二法門。但衆生迷倒。不見心之無心。明成無明爾。又大涅槃經云。其後不久王復得病。醫占王病定應服乳。王者八倒衆生也。其後病者。初倒伏後倒起。故言不久也。定服乳者。應授四藥之術也。正是今之念處意耳。又譬有人以毒塗鼓衆中打之。近者死遠者未死。

後打毒鼓。近遠俱死。初塗四枯。止枯分段。故言未死。今塗四榮。無明根斷。故近遠俱死。亦是今四念處意也。又云。如鳥出籠。纔得離網。今二鳥俱飛。高翔遠逝。去住自在。正是今四念處意也。又云。初枯生死。不能照明佛法。不能開悟衆生。於佛法無功夫。於衆生無利益。故言枯雙樹。今圓顯佛法大益衆生。夫有心者。皆當作佛。八千聲聞得見佛性。如秋收冬藏成大果實。故言四榮莊嚴雙樹。大涅槃經云。不令噉酒糟麥麩。不與特牛同共一群。不在高原亦不下濕。下濕者。凡邪四倒也。高原者。偏曲四倒也。酒糟是愚癡。麥麩是嗔恚。特牛是貪欲。選擇中原安處其子。法華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又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真實者。非生死非涅槃。無邪無偏無僻無倒。咄哉丈夫。示昔繫珠。咄哉去來。寶處在近。是故從本垂迹與法身眷屬。隱實。楊權。藏高設下。共化衆生。開示正道。內祕外現。顯令得入妙。正是此四念處也。所言四者。不可思議數也。一即無量。無量即一。一皆是法界。三諦具足攝一切法。出法界外更無有法。法界無法界。具足法界。雖無法具足諸法。是不思議數也。華嚴中云。一微塵具一切塵及一切法。於一念具一切念及一切法。塵即是色。念即是心。色心即念處之異名耳。大品經云。四念處即摩訶衍。摩訶衍即四念處者。於一念處與三念處無二無別。一切法趣四念處。是趣不過。念處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不趣。此亦不思議意同

也。普賢觀經云。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名大懺悔。觀心既然。觀色亦爾。大涅槃經云。佛性者。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亦一者。一切衆生悉一乘故。非一者。說三乘故。非一非一者。數非數不決定。是故當知。於四數不可決定。即不思議之四也。乃至若不依宗鏡中四念處行道。設有智解修行皆成外道。所以云。若無念慧。一切行法。皆非佛法。非行道。皆空剃頭如放牧者。空著染衣如木頭。雖執鉢錫如病人乞食。雖讀誦經書。如盲人誦賦。雖復禮拜。如碓上下。雖復與造藥術客作。種樹貨易沈淪生死。蠶繭自纏無解脫期。捨身命財但得名施。非波羅蜜。雖復持戒不免鷄狗。雖復精進。精進無秀媚。雖復坐禪如彼株杌。雖復知解狂顛智慧。常在此岸不到彼岸。不降愛見不破取相。不得入道品。非賢聖位。不成四枯樹。非波羅蜜。何以故。無念慧故。以念慧能破邪顯正。大涅槃經云。舊醫乳藥其實是毒。如蟲食木偶成字耳。是蟲不知是字非字。更有新醫。從遠方來曉八種術。謂四枯四榮以新四枯破其舊乳。法華經云。大火從四面而起。即斯意也。是以八種異術。破八倒之迷途。一心妙門入一乘之種智。問。此平等法性一乘妙心。一切衆生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悉皆共稟。云何於異生界等此一靈性念念處輪迴。於聲聞乘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答。如黃石中金以福德爐火因緣成就。若大福人得金。中福人得銀。下福人得銅。此亦如是。凡夫人唯得煩

惱無明。聲聞人但證無常生滅。唯佛菩薩究竟常樂涅槃。如大集經云。如然燈器。金則黃光。銅則赤光。其色雖異。燈無差別。法界亦爾。諸佛然之。智光無邊。聲聞然之。智光有邊。而法界性實無差別。且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淺深。智分優劣。須憑廣學以至法原。法華經云。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外書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但堅志節常聞未聞。熏修而觀力轉深。磨鍊而行門益淨。常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長懷慶幸之心。終無退轉。所以華嚴經云。菩薩日夜唯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是故菩薩於內外財。爲求佛法悉能捨施。無有恭敬而不能行。無有憍慢而不能捨。無有承事而不能作。無有勤苦而不能受。若聞一句未曾聞法。生大歡喜。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若聞一偈未聞正法。生大歡喜。勝得轉輪王位。若得一偈未曾聞法。能淨菩薩行。勝得帝釋梵王位。住無量百千劫。若有人言。我有一句佛所說法。能淨菩薩行。汝今若能入大火坑受極大苦。當以相與。菩薩爾時作如是念。我有一句佛所說法淨菩薩行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尚欲從於梵天之上投身而下。親自受取。況小火坑而不能入。然我今者爲求佛法。應受一切地獄衆苦。何況人中諸小苦惱。菩薩如是發勤精進求於佛法。如其所聞觀察修行。此菩

薩得聞法已。攝心安住於空閑處。作是思惟。如說修行乃得佛法。非但口言而可清淨。又普賢行願品頌云。智海廣難量。不測反增勝。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智學成菩提。愚學爲生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學過。大涅槃經云。或有服甘露傷命而早歿。或有服甘露壽命得長存。或有服毒生有緣服毒死。無礙智甘露。所謂大乘典。如是大乘典。亦名雜毒藥。如酥醍醐等。及以諸石蜜。服消則爲藥。不消則爲毒。方等亦如是。智者爲甘露。愚不知佛性。服之則成毒。又如木中火性乳中酪性。緣若未具有亦同無。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不學不知非不成佛。如金剛三昧經云。地藏菩薩言。尊者。知有非實。如陽焰水。知實非無。如火性生。如是觀者。是人智耶。論釋曰。如經云。若說法有一如焰水迷倒。若見於法無。如盲無目倒。故知實非無。非無之義如火性生。謂如木中有火性。分析求之不得火相。而實不無。木中火性。鑽而求之。火必現故。一心亦爾。分析諸相不得心性。而實不無諸法中心。修道求之。一心顯故。是以含識界中從無始來。內爲五陰所繫。外爲六塵所梏。觸途現境。寓目生情。如羶猴而五處俱黏。類蚊蚋而諸塵盡泊。所以見不超於色界。聽不出於聲塵。若投網之魚。猶處籠之鳥。進退俱阻。如羶羊之觸。驚懼齊臨。似乳燕之巢。幕若能知。應是識了物唯心。不爲延促之所拘。豈令大小之所轉。即能隨緣應跡。赴感徇機。不動道場分身法界。常在此而恒在彼。不

居方而不離方。入此宗門廣大如是。會差別之迹。徹平等之原。如金剛山純現金光。似師子王師子圍遶。猶摩。梨山內盡出栴檀。若瞻箇林中唯聞香氣。比須彌南面應現維形。如金沙大河無復迴曲。同金剛之斧力。欲擬皆空。等無翳之日光。所臨俱明。如入法界品中。逝多林中所現境界。頌云。汝應觀此逝多林。以佛威神廣無際。一切莊嚴皆示現。十方方法界悉充滿。十方一切諸國土。無邊品類大莊嚴。於其座等境界中。色像分明皆顯現。又如慈行童女。毘盧遮那藏殿內。一一壁中。一一柱中。一一鏡中。一一相中。一一形中。一一摩尼寶中。一一莊嚴具中。一一金鈴中。一一寶樹中。一一寶形像中。一一寶璣路中。悉見法界一切如來。從初發心修菩薩行。成滿大願具足功德。成等正覺轉妙法輪。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影像靡不皆現。如淨水中普見虛空日月星宿所有衆像。又如法寶髻長者宅中得菩薩無量福德寶藏解脫門。其宅廣博十層八門。善財入已次第觀察。見最下層施諸飲食。見第二層施諸寶衣。見第三層布施一切寶莊嚴具。乃至見第十層。一切如來充滿其中。從初發心修菩薩行。超出生死成滿大願。及神通力。淨佛國土。道場衆會。轉正法輪調伏衆生。如是一切悉使明見。釋曰。逝多林之無際。遮那藏之顯現。寶髻宅之廣博。皆是不思議之心。融攝無礙。十層則十波羅蜜。八門則八正道分。乃至一切莊嚴具中示現佛事。盡是一心法門。體用周遍

重重顯道。一一提宗。以味之者。不悟不明。以執之者。爲緣爲對。如盲不見。非無五色之紋。似聲不聞。豈絕五音之響。又如若逝多林裏聲聞不知。恒河水中餓鬼不見。皆是自業所障。非法隱蔽。今勸未省之人。觀聽直入。猶谷中間響終無異音。似鏡裏見形。更非他質分明可驗。自絕思量現證無疑。復誰前後。可謂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道遠乎哉。觸事而真矣。問。既以真心爲宗爲本。如何辯其功能湛然常住盡未來際。答。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蘊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靈通。非隱非顯。古德云。因雖涅槃永寂而智體不無。不爾將何窮未來際。故知此之心神。凡聖之本。盡未來際無有斷絕。諸佛常正念此法。祖師唯的指此宗。斯乃無相之真。真何有盡。無爲之道。道何有窮。如幽谷之風相續而微聲不斷。若洪鍾之響隨扣而清韻常生。寶藏論云。唯道無根。靈照常有。唯道無體。微妙恒真。唯道無事。古今同真。唯道無心。萬物圓備。釋曰。夫有根則有住。住卽入於開室。如穿針不見天。拾針不見地。無根則無住。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乃靈照常存矣。夫有體則差別質礙。無體則一性常通。乃微妙恒真矣。夫有事則爲相所局。無事則心地坦然。乃古今同貴矣。夫有心則分別各取。無心則逆順同歸。乃萬物圓備矣。既達此常住宗體。自然盡未來際。不休息佛業。卽是佛。後普賢。純是利他。無

始無終無盡之行。所以實性論有自然不休息佛業。偈云。佛體如鏡像。如彼瑠璃地。人非不有聲。如天妙法鼓。非不作法事。如彼大雲雨。非不作利益。而地非不生。種種諸種子。如梵天不動。而非不純淑。如彼大日輪。非不破諸暗。如彼如意寶。而非不希有。猶如彼聲響。非不因緣成。猶如彼虛空。非不爲一切衆生作依止。猶如彼大地。而非不住持。一切種種物。以依彼大地。荷負諸世間。種種諸物故。依諸佛菩提。出世間妙法。成就諸白業。諸禪四無量。及以四空定。諸如來自然。常住諸世間。有如是諸業。一切非前後。作如是妙業。無生義云。若無有妙神一向空寂者。則不應有佛出世說法度人。故知本地有妙神不空不斷。乃至師子吼言。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智慧即是妙神。故云因滅。是色獲得常住解脫之色。故知如中含有妙色五陰常住不動。神不滅篇云。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封像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龜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昧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乃至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

物之靈。而謂精龜同盡。不亦悲乎。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斯都盡耳。故知緣謝形枯。真靈不墜。如薪盡火滅。火性當然。此緣雖滅於今生。彼緣復興於異世。故般若吟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可謂真心湛然常住矣。如華嚴經云。知一切幻心所緣法無量故。佛子。如如意珠隨有所求。一切皆得。求者無盡。意皆滿足。而珠勢力終不匱止。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入此三昧。知心如幻出生。一切諸法境界周遍無盡不匱不息。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成就普賢無礙行智。觀察無量廣大幻境。猶如影像無增減故。佛子。譬如凡夫各別生心。已生現生及以當生。無有邊際。無斷無盡。其心流轉相續不絕。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入此普幻門三昧。無有邊際。不可測量。何以故。了達普賢菩薩普幻門無量法故。佛子。譬如難陀摩那斯龍王及餘大龍降雨之時。滴如雨車軸。無有邊際。雖如是雨雲終不盡。此是諸龍無作境界。又云。於一念中。盡知一切心非心地境界之藏。於非心處示生於心。遠離語言安住知慧。同諸菩薩所行之行。以自在力示成佛道。盡未來際常無休息。一切世間衆生劫數。妄想言說之所建立。神通願力悉能示現。釋曰。盡知一切心非心地境界之藏者。識行於境。名之曰心。智行於境。名曰非心。故楞伽經云。得相者識。不得相者智。故知菩薩隨順妄緣不捨世法。於方便中悉能示現。

隨增滅劫任長短緣。乘大願風相續不斷。供佛利生無有休息。如華嚴論云。十一地等覺位菩薩。以大慈悲心。行赴俗濟生之門。表自出世道滿。無更求解脫離染離淨之心。但以乘法性船。張大慈悲帆。以大智爲船師。順本願風。吹諸波羅蜜網。常遊生死海。渡一切衆生有著之魚。安置無依普光明之智岸。常生一切幻住萬行功德法界無礙寶堂。如下慈氏所居樓閣是。

宗鏡錄卷第三十九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真心無相。云何知有不空常住湛然之體。答。以事驗知。因用可辯。事能顯理。用能彰體。如見波生知有水體。十八空論云。不捨離空菩薩修學此定。止爲功德善根無盡。何以故。一切諸佛於無餘涅槃中。亦不捨功德善根門。有流果報已盡。功德善根本爲化物故。恒有此用。如來雖入涅槃。猶隨衆生機緣現應化兩身。導利含識。即是更起心義。故衆生不盡。應化之用亦不盡。故言雖入無餘而不捨功德善根也。若二乘入滅無更起心。以慈悲薄少不化衆生。若佛入無餘而更起心者。以諸佛菩薩三身利物無窮故。如來法身即是一切無流法之依處。故言不捨離功德

也。所以得知涅槃之中猶有法身者。以用證體。既觀應化之用不盡。故知此身之體常自湛然永無遷壞。如毘婆沙師說無涅槃。無有自相而可言無。何以故。為能顯事用故。若不依涅槃不成智慧。智慧不成則煩惱不滅。涅槃既能生道。道能滅惑。即是涅槃家事。既有事。則知應有體。故不得言無也。問。有何勝義廣集一心正宗。於末學進修。得疾入道不答。若以宗鏡示人。直至道場疾證菩提。更無迂曲法華經偈云。演暢實相義。開闢一乘法。廣導諸衆生。令速成菩提。如有願云。行自境界中。獲得所應得。行他境界中。如魚陸地。是以若行自境內。如同已物。取復何難。若行他境中。即不自在。如王失國。似鳥離空。足可知之。此是千聖入道之門。諸佛證真之路。若有入者。一入全真。博地凡夫。位齊諸佛。法華經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可謂願入願超諸乘匪。及以三乘之人不知諸塵唯是識。故執心外實有境界。凡夫二乘雖有發心趣向解脫。而猶計有生。死可厭。涅槃可欣。不了唯心道理。若知一切法唯是識量。捨彼事識外計分別。既了唯心。趣理速疾。異前漸悟。故論云。速趣涅槃。又凡夫二乘不覺賴耶。但依分別事識資持力故。而發心修行。以不達本故。向大菩提疎而且遠。故云漸也。菩薩既了賴耶本識。則依此識資持力故。而發心修行。以了本故。向大菩提親而且近。故云速也。此宗鏡中開示大意。唯論自心妙達。何待他文。為未薦者。假以文。示令親悟。機

開便入目擊道存。故止觀云。直聞其言病即除。如經云。佛告菩提樹神。過去有佛。名曰寶勝。滅後有長者。名曰持水。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有子。名曰流水。是時國內天降災變。流水見已自思。惟言。我父年邁不能至彼城邑聚落。便至父所問醫方已。因得了知一切方術。遍至城邑作如是言。我是醫師。我是醫師。善知方藥。療治一切。一切衆生聞許治病。直聞是言。所患即除。此譬開妙境得入初住。以不思議境本自圓成長時顯現。上根纔覺直進無疑。不待舉明重加指示。如華嚴迴向品頌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是以若入此宗鏡。已眼圓明。一一皆照。自心決定不從他學。法藏而全開身聚。智燈而高挂靈臺。步步現無盡法門。念念成六波羅蜜。如首楞嚴三昧經云。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六波羅蜜世世自知。不從他學。舉足下足。入息出息。念念常有。六波羅蜜。何以故。堅意。如是菩薩。身皆是法。行皆是法。堅意。譬如有人。若諸大臣百千種香。搗以為末。若有人來索中一種不用餘香。共相熏雜。堅意。如是百千種香末中。可得一種不雜餘香。不也世尊。堅意。是菩薩以一切波羅蜜熏身心。故於念念中常生六波羅蜜。堅意。菩薩云。何於念念中生六波羅蜜。堅意。是菩薩一切悉捨心無貪著。是檀波羅蜜。心善寂滅。畢竟無惡。是尸波羅蜜。知心盡相於諸塵中而無所傷。是羼提波羅蜜。勤觀擇心知心離相。是

毘梨耶波羅蜜。畢竟善寂調伏其心。是禪波羅蜜。觀心知心通達心相。是般若波羅蜜。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如是法門念念皆有六波羅蜜。問。依此寂滅無為之道。即入絕學絕待之門。莫不沈空成於斷見不答。未入茲門。觸途虛幻。待真立俗。對色明空。纔證斯宗。萬緣俱寂。如異色之鳥。投須彌而純變金光。猶三十三天入難林而更無分別。是以諸法無體相待而成。皆無待而成。若執有法。互相待成。則不成待。以有自體。各定不假相待故。如中觀論偈云。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若法因待成。是法先未成。未成則無。無則云何有因待。若是法先已成。已成何用因待。是二俱不相因待。是知未成已成俱無有待。若悟入宗鏡之時。了知虛空尚是幻生。豈更有法可為對待。如首楞嚴經云。若一人反真歸原。此十方空一時消殞。菩薩瓔珞經云。佛告天子。如吾昔求道。從無數劫分別本末。未能究盡一法定意。云何為一法。所謂無念也。菩薩得無念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形天子。吾今成佛。由此一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既萬法無形。對何稱有。有既不有。曷得云常。空復何空。還誰稱斷。若心外有法。即成斷常。若法外無心。執言空有。所以傳大士云。君不見自心非斷亦非常。普在諸方不入方。亦復不依前後際。又復非圓非短長。寂然無生亦無滅。非黑非白與青黃。雖復念慮知諸法。而實不住念中央。衆生入而無所入。雖趣六境實無傷。

智者分明了知此。是故號曰法中王。故思益經云。若有於法生見。則於其人。佛不出世。世尊。若有決定見涅槃者。是人度生死。所以者何。涅槃名爲除滅諸相。遠離一切動念戲論。是以若論成壞有空。皆徇世間名字。不出外道諸見。如狗逐塊。豈達自宗。則知名字如塊。真理如人。無明癡夫逐名言。現種智師子得理亡名。故知言語從覺觀生。息覺觀則名言絕。言思絕則待絕亡。中觀論疏云。盡不盡門者。若念念還滅。滅無可成。若念念相續。續非始成。若念念還滅。滅無始壞。若念念相續。續不可壞。故盡不盡俱無成壞。又諸法日夜中念念常滅盡過去如水流不住。是則名盡。是事不可取不可說。如野馬無決定性。云何可分別說有成。又念念生滅常相續不斷故名不盡。云何可分別說言今是成時。是故盡亦無成。不盡亦無成。既無成亦無壞。是以一切諸法尚無有成。云何說斷。皆以實際爲定量。則無有變異。如經問。何等是真智慧。答言。無變異相。如衆生無變異相。真智慧亦無變異。又問。云何是衆生相。答。假名字畢竟離。是衆生相。如是相則無變異。乃至如虛空無變異相。一切諸法亦無變異相。云何無變異。以無二故。亦無無二。方成眞智。但云無有二。非是有無二。如華嚴經頌云。常於諸法不作二。亦復不作於不二。於二不二並皆離。知其悉是語言道。是知一切言語皆從覺觀而生。纔有覺觀便形紋縷。發萌芽於境上。起兆朕於心中。心境對治便爲質礙。若

入宗鏡自絕言思。妙旨潛通了無所得。又若一切修行趣佛乘人。但先得旨之後。方可以佛知見治諸餘習。以正定水鑒淨福支。用多聞慧助生觀力。乃至習誦熏修萬行嚴飾。若未入宗鏡。不了自心。縱多聞習誦俱不成就。如善星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不達無生返墮地獄。又如阿難多聞不明實相。遭婬席所縛。爲文殊所訶。應須先入正宗後修福智。如琉璃之含寶月。似摩尼之置高幢。方得通透無瑕能雨衆寶。自他兼利豈虛構哉。又此絕待無作眞心。非是斷空但空。若衆生一切妄心。世間一切幻法。以情識分別不及故。目之爲空。如洞山和尚偈云。世間塵事亂如毛。不向空門何處消。若待境除蕩盡古人那得喻芭蕉。龐居士偈云。識樂衆生樂。緣繩妄走作。智樂菩薩樂。無繩亦無縛。若有發心者。直須學無作。莫道怕落空。得空亦不惡。見破不識金。入爐始知錯。黃蘗和尚云。無人敢入此門。恐畏落空盡望涯而退。證道詩云。嗟末法惡時。代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冤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問。悟此心宗修行之人。得圓滿普賢行不答。一切理智無邊行願。皆不出普賢一毛孔。若實入此宗鏡中。乃至凡聖之身一一毛孔。皆能圓滿普賢之行。如華嚴經海幢比丘。入般若波羅蜜境界清淨光明三昧。經行地側結。加趺坐入于三昧。離出入息無別思覺。

身安不動。從其身分出十方界身雲一切供具。雨無量法雨等。又如善見比丘告善財言。我經行時。一念中一切十方皆悉現前。智慧清淨故。一念中一切世界皆悉現前。經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又如喜目觀察衆生夜神。入大勢力普喜幢解脫門。於其身上。一一毛孔。出無量種種變化身雲。隨其所應。以妙言音。而爲說法。普攝無量一切衆生。皆令歡喜而得利益。又如善財重觀普賢一身分。一毛孔。悉有三千大千世界。風輪水輪地輪火輪。大海江河。及諸寶山須彌鐵圍。村營城邑宮殿園苑。一切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天龍八部人與非人。欲界色界無色界。日月星宿風雲雷電。晝夜月時及以年劫。諸佛出世菩薩衆會。道場莊嚴如是等事。悉皆明見。如見此世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悉如是見。如見現在十方世界。前際後際一切世界亦如是見。各各差別不相雜亂。如說海幢身分之上。善見一念之中。普賢毛孔之內。盡十方法界虛空界。所有一切凡聖境界。淨穢國土塵所不現。可證宗鏡無外無法不。含如卷大海之波瀾收歸一滴。猶撮十方之刹土指在一塵。如古德云。以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不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何者以文殊是自心如理之體。體常湛然。以普賢是自心如量之用。用周法界。所以寶性論明。有二種修行。一如實修行。了如理一味。二遍滿修行。備知一心有恒沙法界。是以悟此

真如無盡之心。成得普賢無盡之行。亦云梵行已立已事已辦。如不了此而妄有所修。非唯不具普賢行門。乃至三歸五戒等一切修進之門。悉不成就。以不達本故。所以法華經云。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以自他所隔。但爲愛見之心。未達一乘。豈成同體之行。又云。此經難持。若暫持者。我則歡喜。諸佛亦然。如是之人。諸佛所歎。是則勇猛。是則精進。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則爲疾得無上佛道。故知見性修行性周滿行。如華嚴經云。菩薩行即如來性。如來性即菩薩行。若明見此旨。方稱圓修。權教因思。下位天隔。讀一念隨喜。福尚無量。何況正念修行爲人開示。所以文句疏釋。一念隨喜者。自未有行。但隨喜法及人功報尚多。況行到耶。隨喜心有二。若聞開權顯實。即於一念心中。解非權非實之理。信佛知見。又雙解權實事理圓融。雖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藏。此即堅論隨喜。又若聞開權顯實之意。即於一心廣解一切心。又一切法皆是佛法。無有障礙。若欲分別辯說無窮。月四月至歲旋轉不盡。雖未得真隨喜心。能如此解。法既如此。人亦如是。此約橫論隨喜。即橫而堅。即堅而橫。故大涅槃經云。寧願少聞多解義味。即此意也。故知縱聞一心能生隨喜。則洞了諸法無有遺餘。可謂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於凡夫心能生圓信。格量功德唯佛方知。若外道得五通者。能移山竭海而不伏見愛。不及煖法人。二乘無學子果

俱脫。猶被涅槃縛。不知其因果俱備。通教人修因雖巧。發心不識五百由旬。得果止除四住。別人雖勝二乘。修因則偏。其門又拙。非佛所讚。皆不及初隨喜一念圓信之人。又止觀云。能如是入唯心觀者。則具一切法門。該括周備。規矩。初心送行人。到彼薩雲蓋。如來積劫之所勤求。道場之所妙悟。正在茲乎。故知萬途雖別。一性無差。若未歸此自心之性。終非究竟。凡有所作心境不亡。皆墮輪迴。不入真實。如大智度論云。復次如水性下流。故會歸於海。合爲一味。諸法亦如是。一切總相別相。皆歸法性。同爲一相。是名爲法性。如金剛在山頂漸漸穿下。至金剛地。際到自性。乃止。諸法亦如是。智慧分別推求已到如中。從如入自性。如無本末生滅諸法戲論。是名爲法性。又如賴子周章。鳴喚得母乃止。諸法亦如是。種種別異。取捨不同。得到自性乃止。無復過處。是名法性。如一切菩薩求道修行。若未到宗鏡心終不止。所以宗鏡略有二意。一爲頓悟知宗。二爲圓修辦事。如首楞嚴經云。佛責阿難言。非汝歷劫辛勤證修。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須待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經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法。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如摩登伽宿爲婬女。由神呪力

消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欲爲苦。一念重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乃至阿難等既開悟。後重請妙修行路。如經云。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以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唯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闇者。捐捨小乘。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乃至佛告阿難。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釋曰。詳夫諸大乘經祖佛正意。凡從今日去。紹佛乘人。先須得本悟自真心。不生不滅。爲因。然後以無生之旨。遍治一切。所以華嚴論云。若有習氣。還以佛知見治之。若不入佛知見。設有修行。但成折伏。終不能入諸佛駛水之流。如法華明。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只是於衆生心中而論開示。以佛知見。蘊在衆生心故。若宗門中從上亦云。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云。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入我宗中。無有是處。若未悟自心。無生之理。唯以生滅心爲因。欲求無生之果。如蒸砂

作飯。種苦求甘。因果不同。體用俱失。邪修妄習。猶九十六種捏目生華。趣寂執權。似三乘道人勞神費力。若入宗鏡理行俱圓。可謂二見之良醫。釋真之皎日矣。故大涅槃經云。譬如霧露勢難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夫未遇宗鏡正法之日。一心實智之海。歸前所有一切修行三昧諸行。皆是無常。不成上善。以未究竟故。如經云。佛言。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經。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譬如衆流皆歸于海。一切契經諸定三昧。皆歸大乘大涅槃經。何以故。究竟善說有佛性故。所以纔知。有佛性自然解行相應。如結網而終是取魚。裏糧而必須前進。如云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此錄。全爲修習菩薩道圓滿普賢門。遂乃廣集了義金文先德道旨。皆令信順與道相應。該括始終自他兼利。以真如一心性無盡故。法爾如是順性而行。無有匱息。自然圓滿。一切智慧。一切慈悲。一切三昧。一切神通。一切行願。一切因果。一切理事。一切權實。一切行布。一切圓融。所以華嚴論云。經明。法雲地菩薩隨心念力廣大微細自他相入。一多大小。互參神通德用自在。皆隨自心念所成故。如一切衆生作

用境界。皆是自心執業所成。人天地獄畜生餓鬼善惡等報果。一依心造。如此十地菩薩以無作法身大智之力。隨所心念。莫不十方一時自在皆悉知見。以普光明智爲體。爲智體無依。稱性遍周法界。與虛空量等周滿十方世界。以無性智大用隨念。以不忘失智隨念皆成。以具總別同異成壞俱作。以廣狹大小自在智。化通無礙。以與一切衆生同體智。能變一切衆生境界。純爲淨土之刹。以自他無二智。一身而作多身。多身而作一身。以法身無大小。雖量之智。能以毛孔廣容佛刹。以等虛空無邊無方之智。而一念現生。滿十方而無去來。以如響智而能響應。對現等衆生應形。以是具足圓滿福德智。而恒居妙刹。常與一切衆生同居。若非聖所加持力。而衆生不見。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有人。以摩尼寶置色衣中。其摩尼寶雖同衣色。不捨自性。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成就智慧以爲心寶。觀一切智普皆明現。然不捨於菩薩諸行。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發大誓願。利益一切衆生。度脫一切衆生。承事一切諸佛。嚴淨一切世界。安慰衆生深入法海。爲淨衆生界現大自在。給施衆生普照世間。入於無邊幻化法門。不退不轉。無疲無厭。佛子。譬如虛空持衆世界。若成若住。無厭無倦。無羸無朽。無散無壞。無變無異。無有差別。不捨自性。何以故。虛空自性法應爾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立無量願。度一切衆生心無厭倦。乃至佛子。菩薩摩訶薩。以此開示一切如來無差別

性。此是無礙方便之門。此能出生菩薩衆會。此法唯是三昧境界。此能勇進入薩婆若。此能開顯諸三昧門。此能無礙普入諸刹。此能調伏一切衆生。此能住於無衆生際。此能開示一切佛法。此於境界皆無所得。雖一切時演說開示。而恒遠離妄想分別。雖知諸法皆無所作。而能示現一切作業。雖知諸佛無有二相。而能顯示一切諸佛。雖知無色。而演說諸色。雖知無受。而演說諸受。雖知無想。而演說諸想。雖知無行而演說諸行。雖知無識。而演說諸識。恒以法輪開示一切。雖知法無生。而常轉法輪。雖知法無差別。而說諸差別門。雖知諸法無有生滅。而說一切生滅之相。雖知諸法無有無細。而說諸法無細之相。雖知諸法無上中下。而能宣說最上之法。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能演說清淨言詞。雖知諸法無內無外。而說一切內外諸法。雖知諸法不可了知。而說種種智慧觀察。雖知諸法無有真實。而說出離真實之道。雖知諸法畢竟無盡。而能演說盡諸有漏。雖知諸法無違無諍。然亦不無自他差別。雖知諸法畢竟無師。而常尊敬一切師長。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善知識。雖知法無轉。而轉法輪。雖知法無起。而示諸因緣。雖知諸法無有前際。而廣說過去。雖知諸法無有後際。而廣說未來。雖知諸法無有中際。而廣說現在。雖知諸法無有作者。而說諸作業。雖知諸法無有因緣。而說諸集因。雖知諸法無有等比。而說平等不平等道。雖知諸法無有言說。

而決定說三世之法。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雖知法無身。而廣說法身。雖知三世諸佛無邊。而能演說唯一佛。雖知法無色。而現種種色。雖知法無見。而廣說諸見。雖知法無相。而說種種相。雖知諸法無有境界。而廣宣說智慧境界。雖知諸法無有差別。而說行果種種差別。雖知諸法無有出離。而說清淨諸出離行。雖知諸法本來常住。而說一切諸流轉法。雖知諸法無有照明。而恒廣說照明之法。釋曰。譬如虛空持衆世界。若成若住無厭無倦者。以普賢智了一切法皆如虛空性故。虛空之性即凡聖身。只爲衆生不了迷爲生死變作根塵。菩薩故能對現色身隨應說法。故云普賢身相如虛空。又偈云。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又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瀉發。是知若法若行。皆我之心性。猶如虛空豈有厭倦乎。若不了一切法同虛空性。執有前境相狀。可觀隨相發心緣塵起行。不達同體之旨。悉墮有爲。盡成愛見之悲。終成厭倦。若依宗鏡如說修行。所有一毫之功。畢趣菩提之果。是以無緣之緣。顯無化之化。謂衆生真心稱理不可得故。若無緣即無所化。若真心隨緣不壞。緣起則亦有所化。如是則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非起行之真。不從行顯。良以體融行而因圓。行該真而果滿。理行兼備。因果同時。圓解圓修。方成宗鏡。又此普賢之行。全是佛智。佛智即是真心。如華嚴經頌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遍一切衆生心。悉了世間諸妄想。不起種種

異分別。則全佛智是衆生心。世間妄想皆從衆生心變。能變之心既是佛智。所變之境豈成實耶。則了世間妄想皆空。終不起於異見分別。謂凡謂聖。謂有謂無等。又了世間妄想。即如量智。不起異分別。即如理智。如量觀俗。如理了真。又即體之相包含。是如量智即相之體一味。是如理智。若理量雙消方冥佛智。是以若欲真俗雙照因果俱圓。不出如理如量之二智。如佛性論云。此理量二智有二種相。一者無著。二者無礙。言無著者。見衆生界自性清淨。名爲無著。是如理智相。無礙者。能通達觀無量無邊境界故。是名無礙。是如量智相。又此二智有二義。如理智爲因。如量智爲果。言如理爲因者。能作生死及涅槃因。如量爲果者。由此理故。知於如來真俗等法具足成就。又如理智者。是清淨因。如量智者。是圓滿因。清淨因者。由如理智三惑滅盡。圓滿因者。由如量智三德圓滿。故知成佛皆由二智。如理智者。即一心之體爲因。如量智者。即一心之用爲果。所以體用相即。因果同時。初後卷舒。悉於一心圓滿。乃至法界顯於塵內。實利現於毛端。皆是如理智中。如量境界。若但證如理之旨。普賢大用不得現前。若唯行如量之宗。文殊正智不能究竟。具此二門方明宗鏡。所以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古釋云。善財既因毘目仙人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所見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修行不倦。何得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王質遇仙之基

令斧柯爛三歲尚謂食頃。既能以長爲短亦能以短爲長。如周穆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不應以長短之時廣狹之處定其旨也。故知隨心轉變不定長短。心長則長。心短即短。延促是心。非于時分。一切萬法皆是心成。離心計度皆失宗旨

宗鏡錄卷第四十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一

慧日本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此宗如何投湊即得相應。答。向之即背。近之即離。取而復失。急而復遲。千聖拱手而無計校。一門深入而忘覺知。此是心中自證法門。非待問答而得。如法華經偈云。我意難可測。亦無能問者。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所以先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若有悟斯真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衆生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恒不變。先曹山和尚偈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機道却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故知千聖皆目此一念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真不思議。離此決定別無殊勝。如是了者。豈非疾乎。何待消融方能見道。若不直見其事。欲以意解情求。如將兔角之弓。駕龜毛之箭。以無手之者。擬射碎須彌之山。似傾壓沙之油點

無煙之火。貯漏卮之內。欲照破鐵圍之關。徒役狂心。無有是處。故思益經云。問。以何法修道。答言。不以見聞覺知法。不以得。不以證。於一切法無相無示。名為修道。華嚴疏云。頓教者。總不說法相。唯辯真性。無有八識差別之相者。釋云。八識心王尚無差別。況心所變。豈當有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所以疏云。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界。唯是絕言。故起信論云。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真如。以一切法。性皆離言故。亦通四種法界。皆不可說。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理本無言故。事理交徹。不可作事理說。事事相即。不可作一多說。如楞伽。雖明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皆空寂。何者。謂迷如以成。名相妄想。是生悟名相之本如。妄便稱智。則無名相妄想。唯如智矣。智因如立。智體亦空。如假智明。本來常寂。故並空矣。況八識約事。皆緣生性空。因有我法說二。無我。我尚恒得。無我事存。故中論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故雙遣也。疏云。訶教勸離。毀相泯心者。訶教者。謂以心傳

心。不在文字故。勸離者。令離法。法離無量。不出色心。離心心如。離色色如。故令皆離。則契心體離念矣。毀相約境。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泯心約智。了境相空。假稱爲智。相既不有。智豈有真。心境兩亡。則皆泯絕。心無心相。即是安心。故說生心即妄。不生即佛。言生心者。非但生於餘心。縱生菩提涅槃。觀心見性。亦曰生心。並爲妄想。念相都寂。方曰不生。寂照現前。豈不名佛。故達磨碑云。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登正覺。言心無者。非了心空。不生於了耳。故章侍御問仰山和尚了心之旨。答云。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了。是爲真了。華嚴經頌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言如是解者。如不生。解而無解相。非謂空解於不生耳。疏云。無佛無不佛。無生無不生者。重拂前迹。爲迷衆生。言即心即佛。既無衆生。何曾有佛。故經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執佛言無佛。非謂是無佛。故云無不佛矣。則遣之又遣之。若少有所得。皆是妄想。故佛藏經云。於法少有所得。則與佛諍者。與佛諍者。皆入邪道。非我弟子。又只語無佛。以爲真佛。故言無不佛耳。故經頌云。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若有生心。生心是妄。故說不生。佛尚不有。何有無生。作無生解。還被無生之所纏縛。故云無不生矣。又一切法不生。則般若生。故云無不生矣。則生與不生。反覆相違。亦反覆相成。唯亡言者可與道合。虛懷者可與理通矣。若亡言則止。止不須說。豈

強起言端乎。若虛懷則我法妙難思。寧妄生知解乎。又夫入宗鏡法。爾亡言。非智所知。唯信所及。如讚般若偈云。若人見般若。論義心皆絕。猶如日出時。朝露一時失。故祖師云。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欲論義。終非義論。昔梁武帝於華林園重雲殿。集四部衆。自講三慧般若經。時傳大士在會。太子遣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皇帝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劉中丞又問。大士何不往復。衆所願聞。答曰。日月停景。四時和適。又中天竺有出家外道。馬鳴。世智辯才。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義者。可打毬。毬。如其不能。不足公鳴。毬。毬受人供養。時長老脇到彼國言。但鳴毬。毬設彼來者。吾自對之。即鳴毬。毬。外道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毬。毬。外道問言。欲論義耶。答言然。於是廣備論場。大衆雲集。乃至長老脇言。吾既年邁。故從遠來。又先在此坐。理應先語。外道言亦可爾耳。現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今天下。秦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外道默然。不知所言。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爲弟子。剃除鬚髮。度爲沙彌。受具足戒。又有學人。請忠國師和尚立義。師云。立了也。學人問。被師喝出。非公境界。故知若入宗鏡玄鑒。豁然。如臨鏡中。自見面像。見即便見。更俟發言耶。所以月上女經云。時舍利弗復問女言。衆生界者。復有幾許。其女報言。如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境

界。舍利弗言。若如此者。汝說何事。是何解釋。其女報言。依尊者問。我還依答。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我問何義。其女答言。問文字也。舍利弗言。彼文字滅無有足跡。其女答言。尊者舍利弗。如是滅相一切法中如有問者。如有答者。二俱滅相不可得也。華手經云。佛告跋陀婆羅。善哉善哉。如汝所說。如來道場所得法者。是法非法。亦非非法。我於此智不能行。目不能見。無有行處。慧所不通。明不能了。問無有答。於此法中無受無取。無垢無淨。若我說是自所得法。若以行相行是法者。則皆迷悶。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於聖法中計得寂滅皆墮邪見。何況言說。何況說者。如是空法以何可說舍利弗。佛何以故說諸語言皆名為邪。不能通達一切法者。是則皆為言說所覆。是故如來知諸語言皆為是邪。乃至少有言語不得其實。舍利弗。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無想無念。何以故。如來於法不得體性。亦不得念。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毘舍佉。應當先為說彼六波羅蜜。次第修已然後為說空解脫門。若為衆生說此空法。或有得聞。或有思惟。或能證者。是亦不應。但有言說。何以故。如是空法。不可惟以心想知故。若彼空法但以心想能證知者。一切衆生未修道時。亦應即是阿羅漢也。毘舍佉。彼空法者。亦不可說相貌形體。若可說者則是作相。若有作相則有願求。若有願求則是三世。何以故。毘舍佉。無相法中一切三世皆不可得。所以者何。過去未來現在等事。

皆寂滅故。云何起願。復次應觀是色作無相想。云何觀色作無相想。當知此色生滅輪轉念念不停。毘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心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毘舍佉。一切衆生。所有心意。不可言說。唯佛智知。雖可慮知而不可見。念念不住猶如幻化。云何可取而可得見。如是毘舍佉。不可以彼衆生心識取心真相。既不可取。云何可說。何以故。以愛憎事達平等故。毘舍佉。若欲滅除愛憎想者。當勤精進觀一切法悉皆空寂無有取著。問。豈無今時學路。何乃頓斷方便之門。答。中下之機不無學路。童蒙之訓豈斷今時。故楞伽經云。宗通為菩薩說通為童蒙。助觀之門深有利益。若一向背已徇文執學而辦。則對木人而待語期石女以生兒。空歷塵沙終無得理。設爾外學得成。皆非真實如云。寫月非真月。圖龍失本龍。如今若要真成。但能淨意內觀。則了然寂現。猶臨明鏡自見其形。若以見聞妄求。如撈水月。豈有得時。所以真覺歌云。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盤山和尚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月。龐居士偈云。行學非真道。徒勞神與軀。千生尋水月。終是枉功夫。問。如何即是。答。是則第二頭。非則第三手。心路路絕限量情消。所以文殊般若經云。不可解者即般若。般若非可解非不可解。肇論云。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

以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以聞之。唯信入之時自然洞鑒。若洞徹圓明了達之際。尚不因於心念。何況就他人而求自法。取彼眼而作圓通。數寶終不濟貧。說食焉能得飽。但自親到。頓入絕學之門。唯在發明。方達無爲之旨。若能如是如是入理思惟。則能如是如是了然顯現。自然二際冥合物我無差。契萬境以虛玄。同一心之惺惺。皆依空而立。抱一而生。是以雲融曳而綏清霄。山幽隱而閑綠野。喬松倚巖而自長。脩竹拂徑而長新。內則襟懷儼然。外則道性常爾。故心要牋云。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原無知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似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滅影。故無心於忘照。則萬累都捐。若任運以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靈覺吟云。我欲學菩提。輸他釋迦先。我欲學闡提。落他調達後。不涉二家風。未免中途走。設使絕不是。憑何而開口。開口不開口。切忌犯靈叟。若會箇中意。望南觀北斗。傳大士頌云。人道行路難。我道行路易。入山數載餘。長伸兩脚睡。行路易。路易莫思量。剎那心不異。何處不天堂。如上雖廣引先達誠言。纔入宗鏡之中。法爾言思道斷。識智齊泯。勝負俱亡。四辯莫窮。群賢罔測。故淨名私記云。淨名默然從前已來。至此究竟實智滿足。亦如善財值彌勒入樓觀方得究竟。今默無言即樓觀體。大集經云。光

明寂靜無諍三句法竟。釋迦默然而住。與今無異。又如西天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林中。志氣眇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曰。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矣。遂投出家。問。若如上說道體自然。則祖佛何煩出世。答。古教云。不得一法疾與授記。祖師云。不得一法號曰傳心。了煩惱性空即佛出世。故經云。貪瞋癡出即是佛出。但令衆生絕凡聖之。清無出沒之相。閑居靜住無所施爲。達斯法門。是真佛出。說如斯事是真實慈。問。既無心念木石何殊。又絕見聞。如何覺悟。答。只謂強覺妄知而能障道。唯當脫粘。內伏發自靈知。根塵既消光明頓發。釋摩訶衍論云。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於念者。即是自宗正理。所謂法性從無始來唯一心。無一法而非心故。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無明。若一心之性寂滅無起。即是本覺慧明。如論云。心性無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又妄心起見。一向唯轉虛妄境中。不能通達真實境界。所以者何。真偽相違不契當故。如論云。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真實知見。離能所之邊見。如論云。心體若離見。即是遍照法界義。又若心有動轉相。即是無明熏習氣故。心性寂靜無有。喧動。正直無有顛倒之解。即是

實智之照。如論云。若心有動非真識知。若一心有動轉相。更有前境可緣者。能見之心所見之境。二差別故。本覺功德則不圓滿。而本性德離過恒沙。唯一心量終無二體。所以者何。如是諸德。悉皆各各。不分其體。於一法界其量等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粘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暗明。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憍伽神女非鼻聞香。竊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有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水。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雖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辯。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消。云何覺明。不成圓妙。問。如上所說並約大根。如初日照高山。驥馬見鞭影。若中機下品不可孤然。未入之人以何

方便。答。亦須自省開發信心。若未發時。直須靜慮以時研究永斷攀緣。身心一如以悟爲限。或因聞入。或從境明。豁爾意消真心自現。問。境識俱無自體者。境從識生。識從何起。答。識從真性起。問。真性從何而起。答。真性則無所起。問。若無所起。云何顯現。答。無起即起。起即無起。非起不起。是不思議起。問。如何是不思議起。答。紅埃飛碧海。白浪涌青岑。問。修習此宗開解信人。得何法利。獲何勝報。答。此是第一之說。無等之證。學而不得。福猶勝於人天。聞而不信。尚結菩提之種。十方金口同共稱揚。諸大乘經無不具載。法華經云。一念隨喜皆記無上菩提。一句受持。悉同如來供養。古釋華嚴出現品云。此品文旨宏奧能頓能圓。究衆生之本原。罄諸佛之淵海。根本法輪之內。更處其心。生在金輪種中。復爲嫡子。妙中之妙。玄中之玄。並居凡類之心。小功而能速證。安得自欺不受。今聞解能欣。尤須自慶。故知慕斯法者。起信樂心。纔舉念時已作如來真子。始迴向際便成無上菩提。與少學而齊上賢。施微功而獲大果。促三祇於一念。圓萬德於小成。猶長者得摩尼之珠。盡未來施而不盡。似小國獲輪王之寶。遍法界用而無窮。妙德藥王。獻香華而侍立。釋迦多寶。同歡喜而證明。隨所至方接足。而如逢善逝。說一偈處起塔。而堪作寶坊。法利何窮。功德無盡。華嚴論云。修信解力者。常信自他凡聖一體同如無所依住。無我無我所。心境平等無二相故。一切凡聖

本唯法界。無造作性。依真而住。住無所住。與一切諸佛衆生同。一心智住性真法界。所有分別。是一切諸佛本不動智。凡聖一真其同此智。全信自心是佛種智及一切智。不於心外別有信佛之心。亦不於自心之內見自心。有佛相。故信如斯法自力未充。以此是人獲得人中。一切勝報。衣服飲食隨念而至。又不唯正報。依報具足。乃至有情無情悉皆歸順。以得法界根本。更有何事而不從乎。如華嚴經云。時大光王告言。善男子。我淨修菩薩大慈幢行。我滿足菩薩大慈幢行。乃至善男子。此妙光城所住衆生。皆是菩薩。發大乘意。隨心所見不同。或見此城其量狹小。或見此城其量廣大。或見土沙以爲其地。或見衆寶而以莊嚴。或見聚土以爲垣牆。或見寶牆周匝圍繞。或見其地多諸瓦石高下不平。或見無量摩尼寶間錯莊嚴平坦如掌。或見屋宅土木所成。或見殿堂及諸樓閣階墀窓闥軒檻戶牖。如是一切無非妙寶。善男子。若有衆生其心清淨。會種善根供養諸佛。發心趣向一切智道。以一切智爲究竟處。及我昔時修菩薩行。曾所攝受。則見此城衆寶嚴淨。餘皆見穢。善男子。此國土中一切衆生五濁世時樂作諸惡。我心哀愍而欲救護。入於菩薩大慈爲首隨順。世間三昧之門。入此三昧時。彼諸衆生所有怖畏心。惱害心。怨敵心。諍論心。如是諸心悉自消滅。何以故。入於菩薩大慈爲首順世三昧。法如是故。善男子。且待須臾自當現見。時大光王即入此定。其城內外

六種震動。諸寶地寶牆寶堂寶殿寶觀樓閣階砌戶牖。如是一切咸出妙音。悉向於王曲躬敬禮。妙光城內所有居人。靡不同時歡喜踊躍。俱向王所舉身投地。村營城邑一切人衆。咸來見王歡喜敬禮。近王所住鳥獸之屬。互相瞻視起慈悲心。咸向王前恭敬禮拜。一切山原及諸草樹。莫不迴轉向王敬禮。陂池泉井及以河海。悉皆騰溢流注王前。釋摩訶衍論云。自所作之功德迴向三處。一者真如。二者一心法。三者本覺佛性。是名爲三。以何義故迴向三處。謂爲欲自所作功德令平等故迴向真如。或爲欲自所作功德令廣大故迴向一心。或爲欲自所作功德令明了故迴向本覺應如是。知應如是觀。如是迴向有何利益。謂衆多故。此義云何。譬如用一微塵置大地中。所置微塵與彼大地等無差別。迴向法門亦如是故。又譬如用一注水置大海中。所置注水與彼大海等無差別。迴向法門亦如是故。又譬如破一小有即便與大虛空等無差別。迴向法門亦如是故。已說展舒功德令廣門。次說施於衆生普利門。言普利一切衆生界者。即是施於衆生普利門。謂學廣大圓滿功德。周遍利益衆生界故。頌云。歡喜大士志心勸。無量佛子衆海中。我已超毛頭三角。過於生華之四根。第一無數粗滿訖。第二僧祇始入無。如宜汝等諸佛子。以於左右之兩手。捧於本識之明鏡。臨七識散慮之面。見六塵境界之垢。洗法執人我之咎。汝等佛子若如是。法身應化之三身。如舒伊字圓現前。

常樂我淨之四德。如入蓮池具出生。我從四王自在處。下入大海龍宮殿。隨分親諸契經海。總有一百洛叉數。如是諸經真寶法無量無邊差別義。摩訶衍論立義中。該攝安立具足說。有善男子善女人。若自手捧斯經卷。名捧百洛叉經者。若口自誦經本分。名誦百洛叉經者。此人所得之功德。十方世界微塵數。諸佛及大菩薩衆。各出微塵數舌相。如是微塵劫數中。不息稱說不能盡。何況觀察其義理。思惟文下之所詮。是以若人於此宗鏡之中。或介爾起心。或瞥然舉意。或偶得手觸。或暫以目觀。皆成入道之緣。盡結一乘之種。以是祖佛正訣經論本宗。高布涅槃之天。深窮般若之海。又此中文包義富宗瞻理圓。搜之而句句盡徹根源。編之而一一遍含旨趣。何況信解悟入。正念修行。書寫受持。開演傳布。格量功果。唯佛乃知。非算數之可量。豈讚揚之所及。問。唯心之體前已略明。唯識之相如何指示。性相雙辯方顯正宗。理事俱通始祛邪執。答。欲顯正宗先除邪執者。故須因事明理會妄歸真。真是依妄之真。因情說會。事是從理之事。破執言明。無執而理事俱虛。離情而真妄雙絕。譬消而空華自謝。念息而幻境俄沈。今依諸聖。於衆生界中抱教迷宗。蓋非一二。撮其樞要無先二空。以迷人空故起我見之愚。受妄生死。以迷法空故違現量之境。障淨菩提。所以我法俱空。唯從識變。今立第一心法。能變識有三。一第八異熟識變。二第七思量識變。三第六了別境識變。既唯

識變我法皆虛。因此二空故契會玄。旨以我空故煩惱障斷。以法空故所知障消。煩惱障斷故證真解脫。所知障斷故獲大菩提。然後行滿因門心冥果海。則境識俱寂唯一真空問。從上宗乘唯令絕學單刀直入教外別傳。何假智慧多聞廣論性相。言繁理隱。水動珠昏。答。顯宗破執。權拂學路。討論達旨。融通非離文字解脫。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爲說。大凡參玄之士。須具二眼。一已眼明宗。二智眼。辯惑所以禪宗云。單明自己不了目前。如此之人只具一眼。理孤事寡終不圓通。隻翼單輪豈能飛運。若執只要單刀直入。不用廣參者。則善財初見妙德發明之後。不合遍參法界。故知初後心等理行同時。所以善財至彌勒佛果圓後却指再見初友文殊。如先德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普賢之玄門會無別體。是則理事冥齊於一旨。本末匪越於刹那。曷乃守一疑諸頓迷法界。捨此取彼。宰割虛空。又若以智慧爲非。則大智文殊不應稱法王之子。若以多聞是過。則無聞比丘不合作地獄之人。應須以智慧合其多聞。終不執詮而認指。以多聞而廣其智慧。免成孤陋而面牆。所以云。有智無行國之師。有行無智國之用。有智有行國之寶。無智無行國之賊。是以智應須學。行應須修。國智則爲道之賊。無行乃國之賊。當知名相關鎖。非智鑰而難開。情想句索。匪慧刀而莫斷。應須責躬省己。策發進修。是以復圓通之人。豈墮絕言之見。發菩提之者。不生斷滅

之心。若能直了自心。即是單刀直入。最爲省要。以一解千從攝法無餘故。亦是教外別傳。離此別無奇特。又此宗鏡大意。以妙悟見諦爲期。不取依通齊文作解。法既真實行須契同。唯在心知不俟言說。爲未了者亦不絕言。究竟相應終須親省。此是十方諸佛同證同說。古今不易。一際法門。如經云。我不見有一佛國土。其中如來不說此法。是以佛佛道同。心心理合。故知離宗鏡外無法可說。以凡有言教俱不出平等性故。終無有二。所以經云。如大師子殺香象時皆盡其力。殺鬼亦爾。不生輕想。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爲諸菩薩及一闍提演說法時。功用無二。仰唯聖旨。臨誡昭然。豈可於平等至教之中起差別解耶。於一真衆生界中生勝劣見耶。若入宗鏡之中自免斯咎。今所錄者。一一皆是古佛聖教。於無量億劫捨無數身命。普爲一切衆生。求此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諸大菩薩。爲末代求無上菩提之人。千途異說共顯一心。云何負恩不生信受。如智度論云。諸摩訶衍經。皆名爲法。此中求法者。書寫讀誦正憶念。如是等治衆生心病故。集諸法藥不。惜身命。如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勤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志心。即從下方

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如薩陀波崙。苦行求法。如釋迦文菩薩五百釘釘身爲求法故。又如金堅王割身。五百處爲燈炷。投巖入火。如是等種種難行苦行。爲衆生求法。故知善知識者難得遭逢。譬如梵天投一芥子安下界。針鋒之上猶易。值明師道友得聞正法甚難。如西天九十六種外道。皆求出離因遇邪師反沈生死。是以涅槃經云。具四因緣。能證涅槃之道。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聽聞正法。三者如理思惟。四者如說修行。若不遇善友不得聞。王法。何者因聞正法則能思惟。信入正念修行。有如是法利。應須殷重生難。遠想摧我慢心。乃至過經卷得聞。或因人舉示。如有悟入之處皆是我師。況此宗鏡唯錄要文。可謂端拱坐參。不出門而知天下。易辦成現。弗動足而到龍宮。是以華嚴經云。善男子。善知識者如慈母。出生佛種故。如慈父。廣大利益故。如乳母。守護不令作惡故。如教師。示其菩薩所學故。如善導。能示波羅蜜道故。如良醫。能治煩惱諸病故。如雪山。增長一切智藥故。如勇將。殄除一切怖畏故。如濟客。令出生死瀑流故。如船師。令到智慧寶洲故。善男子。常當如是正念思惟諸善知識。復次善男子。汝承事一切善知識。應發如大地心。荷負重任無疲倦故。應發如金剛心。志願堅固不可壞故。應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應發如給侍心。所有教令皆隨順故。應發如弟子心。所有訓誨無違逆故。應發如僮僕心。不厭一切諸作務故。應發如養母心。

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如薩陀波崙。苦行求法。如釋迦文菩薩五百釘釘身爲求法故。又如金堅王割身。五百處爲燈炷。投巖入火。如是等種種難行苦行。爲衆生求法。故知善知識者難得遭逢。譬如梵天投一芥子安下界。針鋒之上猶易。值明師道友得聞正法甚難。如西天九十六種外道。皆求出離因遇邪師反沈生死。是以涅槃經云。具四因緣。能證涅槃之道。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聽聞正法。三者如理思惟。四者如說修行。若不遇善友不得聞。王法。何者因聞正法則能思惟。信入正念修行。有如是法利。應須殷重生難。遠想摧我慢心。乃至過經卷得聞。或因人舉示。如有悟入之處皆是我師。況此宗鏡唯錄要文。可謂端拱坐參。不出門而知天下。易辦成現。弗動足而到龍宮。是以華嚴經云。善男子。善知識者如慈母。出生佛種故。如慈父。廣大利益故。如乳母。守護不令作惡故。如教師。示其菩薩所學故。如善導。能示波羅蜜道故。如良醫。能治煩惱諸病故。如雪山。增長一切智藥故。如勇將。殄除一切怖畏故。如濟客。令出生死瀑流故。如船師。令到智慧寶洲故。善男子。常當如是正念思惟諸善知識。復次善男子。汝承事一切善知識。應發如大地心。荷負重任無疲倦故。應發如金剛心。志願堅固不可壞故。應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應發如給侍心。所有教令皆隨順故。應發如弟子心。所有訓誨無違逆故。應發如僮僕心。不厭一切諸作務故。應發如養母心。

受諸勤苦不告勞故。應發如備作心。隨所受教無違逆故。應發如除糞人心。離憍慢故。應發如已熟稼心。能低下故。應發如良馬心。離惡性故。應發如大車心。能運重故。應發如調順象心。恒伏從故。應發如須彌山心。不傾動故。應發如良大心。不害主故。應發如栴陀羅心。離憍慢故。應發如犂牛心。無威怒故。應發如舟船心。往來不倦故。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忘疲故。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是以因人聞法。因法悟道。因道修行。因行成佛。豈可憍慢而不順旨乎。故世尊言。我今得成佛。最初皆因遇善友因緣。且如外道須跋陀。最後若不遇釋迦何由捨邪歸正。故大涅槃經云。佛言。須跋陀。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先當調伏其心。不調伏身。以是因緣。我經中說。斫伐此林莫斫伐樹。何以故。從林生怖。不從樹生。欲調伏身。先當調心。心喻於林。身喻於樹。須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調伏心。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調心。須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即是常樂清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處。是故名爲先調伏心。復次觀色。色是無常。如癩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結盡得無色處。是故名爲先調伏心。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癩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墜墮常恒不變。是故我能調伏其心。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調

伏心也。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爲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訶責癩瘡。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訶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爲想。如癩如瘡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師憍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餘者。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佛言。善男子。若觀實想。是人能斷一切諸有。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爲實想。善男子。無想之想。名爲實想。世尊。云何名爲無想之想。善男子。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無士夫相。無微塵相。無時節相。無爲自相。無爲他相。無爲自他相。無有相。無無相。無生相。無生者相。無因相。無因因相。無果相。無果果相。無晝夜相。無明暗相。無見相。無見者相。無聞相。無聞者相。無覺知相。無覺知者相。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眞實想。善男子。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爲實想。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諦。名第一義空。

宗鏡錄卷第四十一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大乘圓頓識智俱亡。云何却述緣生反論因果。答。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又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夫唯識之旨不出因果。正因相者。由識變故。諸法得生。以識爲因。正果相者。由種識故。生諸分別法體之果。及異熟等分位之果。所以上至諸佛下及衆生。皆因果所收。何得撥無。諸邪網只爲一切外道不達緣生。唯執自然撥無因果。二乘眇目但證偏空。滅智灰身遠離因果。世間業繫無聞。凡夫五欲火燒執著因果。盡成狂解不體圓常。皆背法界緣起之門。悉昧般若無生之旨。今所論因果者。唯以實相爲因。還用實相爲果。但了平等一心故。終不作前後同時之見。若能如是信入一心。皆成圓因妙果。如賢劫定意經云。指長吉祥。見者悅然。無不吉利。此者皆是一心之報。又云。其演光明無所不照。多所安隱。是一心報。又云。威光巍巍無見頂相。是一心報。華手經偈云。汝等觀是心。念念常生滅。如幻無所有。而能得大報。又偈云。是心不在緣。亦不離衆緣。非有亦非無。而能起大果。顯揚論頌云。由彼心果故。生已自然滅。後變異可得。念念滅應知。論曰。彼一切行是心果故。其性纔生離滅。因緣自然滅壞。又復後時變異可得。當知諸行皆剎那滅。云何應知諸行是心果耶。頌曰。心熏習增上。定轉變

自在。影像生道理。及三種聖教。論曰。由道理及聖教。證知諸行是心果性道理者。謂善不善法。薰習於心。由習氣增上力故。故行得生。又脫定障心清淨者。一切諸行隨心轉變。由彼意解自在力故。種種轉變。又由定心自在力故。隨其所欲定心境界影像而生。是名道理聖教者。謂三種聖言。如經中偈云。心將引世間。心力所防護。隨心生起已。自在皆隨轉。又說。是故慈愍應善專精。如正道理觀察於心。乃至廣說。又說。慈愍當知。言城主者。即是一切有取識蘊。是名聖教。是知福隨心至。患逐心生。如響應聲。似影隨質。如阿那律供辟支佛之一食甘露而常盈空器。金人而用盡還生。阿那律者。此翻無貧。賢愚經云。弗沙佛末世時。飢饉。有辟支佛利吒行乞。空鉢無獲。有一貧人。見而悲憫。自言。勝士。能受稗不。即以所噉奉之。食已作十八變。後更採稗。有鬼跳抱其背。變為死人。無伴得脫。待贈還家。委地即成金人。拔指隨生。用脚踏出。惡人惡王欲來奪之。但見死屍。而其金寶九十劫果報充足。故號無貧。其生已後。家業豐溢。日夜增益。父母欲試之。蓋空器置往送。發看百味具足。而其門下日日常有一萬二千人。六千取債。六千還直。出家已後。隨所至處。人見歡喜。欲有所須。如己家無異。又如金色王施辟支佛一飯。後滿閭浮提。於七日內。唯雨七寶。一切人民貧窮永斷。當知此七寶不從餘處來。皆從彼王供養心中出。因起自心中。果不生異處。如阿那律金人自作自

受。所以福者。見為金寶。惡人觀是死屍。故知轉變從心。前塵無定。又如未開空器。甘露本無。隨福所生。百味具足。善惡之境。皆是自心。故唯識論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則無有一法不歸宗鏡。已上是世間因果。次論諸佛因果者。如華嚴論云。顯佛果有三種不同。一亡言絕行。獨明法身無作果。二從行積修。行滿功成。多劫始成。三創發心時。十住初位。體用隨緣所成。初亡言絕行。所明法身無作果者。即涅槃無行等經。是隱身不現。萬事休息。又云。羅刹為雪山童子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無作果。不具行故。二從行積修。行滿多劫。方明果者。即權教之中說。從行修成。三僧祇劫。行滿所成。佛果是也。此以不了無明。十二有支。本是法身智慧。壓而以空觀。折伏現行煩惱。忻別淨門。三從凡十信。初心創證。隨緣運用。所成果者。即華嚴經是也。十信終心。即以方便三昧。達無明十二有支。成理智大悲。即具文殊普賢體。用法界法門。又如化佛所施因果教行。定經三僧祇中。所有功德。總是修生。百劫修相好業。燃燈得光明。不殺得長壽。布施得資財。忍辱得端正。一一因果。屬對相似具足。仍對治種種法門。始得見性成佛。如華嚴經。即不然。一念頓證法界法門。身心性相本唯法體。施為運用。動寂皆平。任無作智。即是佛也。為一切佛法。應如是無長無短。始終畢竟法。皆如是。於一真法界。任法施為。悉皆具足。恒沙德用。即因即果。以此普門法界

理智諸障自無。無別對治。別修別斷。不見變化。變與不變。無異性相。故普觀一切。無非法門。無非解脫。但為自心。強生繫著。為多事故。沈潛苦流。故勢聖說種種差別。於所說處。復生繫著。以此義故。聖說不同。或漸或圓。應諸根器。如此經教。頓示圓乘。人所應堪受。設不堪受者。當須樂修。究竟流歸。畢居此海。是故餘教。先因後果。不同此教。因果同時。為法性智海中。因果不可得故。為不可得中。因果同時。無有障礙也。可得因果。即有前後。有所得者。皆是無常。非究竟說也。若先因後果者。因亦不成。故果亦壞也。緣生之法。不相續故。即斷滅故。自他不成。故如數一錢不數後錢。無後二者。一亦不成。為剎那不相續。剎那因果。壞多劫不相續。多劫因果。壞待數後錢時。前一始成。因果亦爾。要待一時中無間者。因果始成。若爾者。如數兩錢。同數無前後。誰為一二。如豎二指。誰為因果。如二指等。隨心數處為因。後數為果。若是有前後。即有中問者。還有剎那間斷。有間斷者。不成因果。若同時者。如豎二指。無先無後。誰為因果。亦皆不成。如此華嚴經。因果同時者。俱無如是前後因果。及同時情量繫著。妄想有無。俱不俱。常無常等繫著因果。但了法體。非所施設。非因果繫。名為因果。非情所立。同時前後之妄想也。如是者。何異楞伽漸教之說。此則不然。乃至楞伽中。唯論破相。但救顯理。無繫著。故不論緣起。如緣起法界者。法界不成。不破。但知了法如是故。是故楞

伽經云。先示相似物。後當與真實。又云。得相者是識。不得相者智。如此經中。無有假法。諸法總真。純真無假。更無相似。存真存假。經云。衆生界即佛界也。如文殊。以理會行。普賢以行會理。二人體用相徹。以成一真法界。前後相收。品品之中。互相該括。前後相徹。文義更收。一法門中具多法也。是故經偈云。於多法中爲一法。於一法中爲衆多。然此心是法界之都。無法不攝。非但凡聖因果。乃至逆順善惡同歸。若一悟是自心。則事事無非正理。如經云。提婆達多不可思議。所修行業皆同如來。六群比丘實非弊惡。所行之法皆同佛行。有修善者地獄受果。惡行之人天上受報。如不達斯文則逆順分岐。焉能美惡同化。然初章之內已述正宗。若上上機人則一聞千悟。斯皆宿習見解生知。若是中下之根。須憑開導。因他助發。方悟圓成。爲此因緣微細纂集。所以云。若有一微塵處未了。此猶有無明在。以不了處爲障礙故。何況自身根門之內。日用之中。有無量應急法門。全未明一。如生盲人每日喫一百味飯。雖然得喫。品饌何分。若言無分。又每日得喫。若言有分。設問總不知。若欲爲未了之人。憑何剖析。只成自誑。反墮無知。自眼未開。焉治他目。是以善財首見文殊已。明根本智。入聖智流中。然後遍參道友。爲求差別智道。習菩薩行門。遇無厭足國王。如幻法門。見勝熱婆羅門。無盡輪解脫。向乃迷宗失旨。對境茫然。故知佛法玄微。非淺智所及。何乃將

蚊子足。擬窮滄溟之底。用蜘蛛絲。欲懸妙高之中。益抱慚顏。須申懺悔。是以般若海闊。入之者方悟無邊。法性山高。昇之者乃知彌峻。伏自大雄應世。諸聖發揚。至像法初。則有馬鳴龍樹等五百論師。大弘至教。及像法中。復有護法陳那等十大菩薩廣解深經。辯空有之宗。立唯識之理。悉是實劫千佛十利能仁。同酬本願之懷。共助無緣之化。何乃持螢光而干日。馭捧布鼓而近雷門。不揆寡聞。退慚劣解。牛跡豈將大海齊量。鷹草焉與盤椿等榮。今此持論。爲成法器深心好樂大乘之者。如大寶積經云。佛言。若有求大利益善男子善女人。信我教者。後滓濁世。極覆藏時。善人難得。時間如是等甚深法已。應爲如理者說。不爲不如理者。爲信者說。非不信者。我今亦爲如理者說。非不如理者。爲信者說。非不信者。又識者愛者貴若珠珍。不識不愛賤同泥土。仰惟參玄之士。願稟佛言深囑。慕道之賢。同遵祖意。問。依上標宗甚諸正脈。何用更引言詮廣開諸道。答。馬鳴祖師雖標唯心一法。開出真如生滅二門。達磨直指一心。建立隨緣無礙四行。詳夫宗本無異。因人得名。故云祖師頓悟直入名禪宗。諸佛果德根本名佛性。菩薩萬行原穴名心地。衆生輪迴起處名識藏。萬法所依名法性。能生般若名智海。不可定一執多生諸情見。是以金光明經云。法性甚深無量。無量者。非別有一法名爲無量。毘盧遮那遍一切處一切諸法。皆是佛法。甚深者。亦非別有

一法名爲甚深。卽事而真。無非實相。可謂一中之多。當存而正派。多中之一。在卷而亦舒。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三界唯心三世唯心。而了知其心無量無邊。是爲無等住。又先德云。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以終日言故。不絕滄和之心。而未嘗言故。應失般若之性。以滄和故。不達大化之門。以般若故。不見言象之迹。又經云。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得第一義。以了俗無性卽是真門。何乃逐物隨情。橫生異見。局方隅之遠近。定器量之淺深。如尺蠖尋條。安前足而進後足。似癡猴得樹。放高枝而捉低枝。若能除器觀空。自亡方圓長短。知心是境。豈有高下是非。且如世諦門中。有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於諸凡夫妄想中。唯生死一法最大。以有生死心境並生。若無生死人法俱寂。故知了存今日不可因循。夫業繁四生身居九有。得人身者。如爪上之塵。失人身者。猶大地之土。處三塗地而永埋塵劫。居四空天而恒沒禪支。設暫生人中。千般障礙。或機鈍而難省。或根利而信邪。或身器不完。或遮障俱重。皆不可化。無由證真。如大智度論云。當知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好時易過。一障諸難永不可治。若墮地獄燒炙屠割。何可教化。若墮畜生共相殘害。亦不可化。若墮餓鬼飢渴熱惱。亦不可化。若生長壽夭。千萬佛過。著禪定味。故皆不覺知。如安息國諸邊地生者。皆是人身。愚不可教化。雖生中國。或六情不具。或

四支不完，或盲聾瘡癰，或不識義理，或時六情具足，諸根通利，而深著邪見，言無罪福，不可教化，故爲說好時，易過墮諸難中。設無諸難，煩惱業深，仍爲八苦火燒五濁所亂，夫言苦者無量，或三苦五苦八苦，乃至瑜伽一百一十苦，及八萬四千塵勞之苦，皆不出流轉之苦及行苦等，而凡夫甘處，曾不覺知。如俱舍論頌云：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置眼睛上，爲苦極不安。凡夫如手掌，不覺行苦緣。智者如眼睛，睫極生厭怖，故知生老病死之苦，誰能免乎。四山常來切人，如先德云：故賢與不肖，豪強羸弱，同爲四選。一、無脫者，梵王帝釋貧窮下賤，堯舜桀紂三皇四凶，併歸灰壤，皆爲苦依。夫八苦者，生苦則衆苦積聚之，因六趣受身之本。如食糞中之果，猶食毒樹之根。取甘露而墮坑，買上食而致死。功德黑闇二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對法論云：生苦者，衆苦所依故。衆苦逼迫故。九月十月處胎藏間，如在糞穢坑中，長受寒熱等種種衆苦。生熟藏間，如兩山迫逼，趣產門時，其苦難堪。乍出風飄，如刀割錐刺，不覺失聲。廢忘已前所有事業。名爲生苦。老苦者，時分變異故苦。身分沈重，諸根熟昧，皮膚緩皺，行步偃曲，寢膳不安，起坐呻吟，喘息氣逆，所爲緩緩，爲人所輕。世情彌篤，世事皆息。名爲老苦。又老者，忘若嬰兒，狂猶鬼者，以危脆衰熟之質，當易破爛壞之時，落日西垂，萎華欲謝，如甘蔗之滓，無三種出家禪誦之味，劫勇力而全因老賊，擒

壯色而將付死王。猶連遭雹而摧殘。似車折軸而無用。若枯河乏水不利於人。如殘柱無油。勢寧得久。病苦者。四大變易乖違故苦。百節酸疼四支苦楚。能壞一切安隱樂事。由此經言。如人壯美。王妃竊愛。遣信私通。王便捉獲。挑其眼目。截其耳鼻。削其手足。形容頓改。爲人惡賤。病苦所逼以是難堪。爲人所惡亦復如是。爲苦惱愁憂之本。作死亡怖畏之由。如雹壞苗。似怨所逼。劫奪正命摧滅壯容。滅福力而退大菩提。增放逸而失眞善本。此名病苦。死苦者。壽命變壞故苦。風刀解支節。無處不苦痛。張口歎息手足紛亂。翻晴沮沫捫摸虛空。汗液交流便洩零落。昔雖假以沐浴。必歸不淨。昔雖假以塗熏。必歸臭穢。昔時王位財寶榮盛。親族婦妾萬億。于時頓捨。獨往後世。無一相隨。臥置床枕橫尸偃仰。父母妻子槌胸哽咽。衆人號慕披髮拍頭。雖生戀仰之悲。終致永分之痛。或埋殯墳陵肉消骨腐。或有露尸以施身肉。禽獸螻蟻交橫。蠹型。或以火焚臭煙。蓬埽。四面充塞人所傷嗟。悲慟絕聲咸歸故里。唯餘灰糞獨從風土。平生意氣觸處陵雲。一旦長辭因沾霜月。是知祿命盡處。臨死之時。如劫風吹散。猶瀑布漂流。往無所遮。到不能脫。向深遠處怖境常驚。於幽闇中孤魂獨逝。怨臣恒遂曾不覺知。死王所追無能免者。大涅槃經云。夫死者。於輪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闇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

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無所破壞見者愁毒。非是惡色而令人怖。敷在身邊不可覺知。釋云。於嶮難處者。二十五有恐畏之世。無有資糧者。無善法以自資。去處懸遠者。生死無窮也。而無伴侶者。魂靈自逝也。晝夜常行不知邊際者。隨業漂流循環無際。深遠幽闇無有燈明者。死是後相一入死分。昏沈難出生死長夜。故名深遠。死已多入三塗大黑闇處。故云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者。死入身內不因門戶。即身辯死。名有處所。雖無痛處者。臨欲死時。雖有五根無有知覺也。不可療治者。報終必死。世醫拱手也。往無遮止到不得脫者。業盡報終時至必還。自業所迫無人繫縛。無所破壞見者愁毒者。報色雖滅膚體不毀。而見悲懷莫不愁毒。非是惡色而令人怖者。無惡人相貌。而見者惶懼。敷在身邊不可覺知者。此明人死在身最後邊。然不能知死之時節也。又諸識昏昧六腑空虛。餘息淹淹。魂魄惓惓。無常經偈云。命根氣欲盡。支節悉分離。衆苦與死俱。此時徒歎恨。兩目俱翻上。死刀隨業下。意想並悼惶。無能相救濟。所以先德云。人命無常一息不追。千載長往。幽途綿邈。無有資糧。苦海攸深。船筏安寄。聖賢詞棄。無所恃怙。年事稍去。風刀不除。豈可晏然坐待痠痛。譬如野干失耳尾牙。詐眠望脫。忽聞斷頭。心大驚怖。遭生老病。尙不爲急。死事不除。那得不怖。怖心起時。如履湯火。六塵五欲。不暇食染。如阿輸柯王弟大帝王。聞栴陀羅朝振鈴。一日已盡。六日當

死。雖有五欲。無一念受。行者怖畏苦到懺悔。不惜身命。如野干決絕。無所思念。如彼怖王。是知萬禍之因。衆苦之本。皆從一念結構而生。應須密護根門常防意地。無令妄起暫逐前塵。如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此五根者。心爲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動轉輕躁。但觀於室不見深坑。譬如狂象無鈎。猿猴得樹。騰躍蹕蹕難可禁制。當急挫之勿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汝心。故知生死。難出應須兢慎。且如二乘聖人。及自在菩薩俱出三界之外。尚有變易之身四種生死。何況三界之內。現行煩惱業繫凡夫分段死乎。四種生死者。則是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由四種障。不得如來四德。一方便生死。二因緣生死。三有有生死。四無有生死。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於三界中有四種難。一者煩惱難。二者業難。三者生報難。四者過失難。無明住地所起方便生死。如三界內煩惱難。無明住地所起因緣生死。如三界內業難。無明住地所起有有生死。如三界內生報難。無明住地所起無有生死。如三界內過失難。應如是知。阿難。四種生死未除滅故。三種意生身。無有常樂我淨波羅蜜果。唯佛法身。是常是樂是我是淨波羅蜜汝等應知。愛別離苦者。大涅槃經云。因愛生憂。因愛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法華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淨名經云。從

癡有愛則我病生。怨憎會苦者。大涅槃經云。觀於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會大苦。若未了無生。於所生之處。無非是怨。無非是苦。何者爲境所縛不得自在故。求不得苦者。有其二種。一者所希望處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報。五陰盛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是故名爲五陰盛苦。以執陰是有。爲陰所籠便成陰魔。衆苦所集。五濁者。一劫濁。四濁增劇聚在此時。瞋恚增劇刀兵起。貪欲增劇飢餓起。愚癡增劇疾疫起。三災起故。煩惱倍隆諸見轉熾。塵弊色心惡名穢稱。摧年減壽衆濁交凌。如水奔昏風波鼓怒魚龍擾擾無一聊賴。時使之然。如劫初光音天墮地地使有欲。如切利天入龜遊園園生闢心。是名劫濁相。煩惱濁者。貪海納流未曾飽足。瞋應吸毒燒諸世間。癡闇頑瞋過於漆墨。慢高下視陵忽無度。疑網無信不可告實是爲煩惱濁相。見濁者。無人謂有人。有道謂無道。十六知見六十。三見等。猶如羅網。又似稠林。纏縛屈曲不能得出。是見濁相。衆生濁者。攪於色心立一宰主。譬如糖膠無物不著。流浪六道處處受生。如貪如嗔。名長名富。是爲衆生濁相。命濁者。朝生暮殞。晝出夕沒。波轉烟迴胸息不住。是命濁相。居此濁亂之時。遮障增劇。境識熾焰燒盡善根。業動心風吹殘白法。著瞋瞋魅之鬼趣。墮癡羅刹之網中。爲貪愛王之拘留。被魔怨主之驅役。孰能頓省憫此圓修。既得在中華。又難逢佛世。今

須慶幸得遇遺文。況收宗鏡之中。前後無非真實。言言可以悟道。字字唯是標宗。直須曉夜忘疲兢兢研究。忽從聞省悟我真心。頓爲得道之人。永紹菩提之種。若未見道。一念緣差。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所以古教云。一息有四百生滅。性命在呼吸之間。若未得道之人。只有輪迴生死。命若懸絲。若得朝聞夕死可矣。故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鐵樓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樓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此。又菩薩處胎經偈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逢。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底。求之尚可得。又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形。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難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伏自祖教西至賢聖交馳。皆爲明心決擇生死。生死所起不出根塵。因不覺而妄念忽生。迷法界而幻境潛現。從此執人執法立自立他。隨對待而逆順牽情。遂分別而愛憎關念。遂乃鈴繫五趣匍匐四生今欲反究妄原須明起處。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眞所愛樂因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故知心爲群妄之原。目是諸見之本。是以生死之始起惑之初。因迷自心而作外塵。爲執妄識而爲內我。由我

而強爲主宰。從想而建立自他。抱幻憑虛遂成顛倒。顛倒之法略說有三。一心顛倒。二見顛倒。三想顛倒。心如停賊主人。見是賊身。想如賊脚。根塵是賊媒。內外拂連劫盡家寶。是以見劫眼根。善聲劫耳根。善香劫鼻根。善味劫舌根。善觸劫身根。善法劫意根。善法財傾竭智藏空虛。如怨詐親誰有知者。如或識賊賊無能爲。若了境識心。終不更爲外塵所侵。內結能縛。且如心王八法乃至六種無爲。撮要一百法門。並是衆生日用。無一時而不具。無一念而不生。以此校量故非閑事。若不能深濟生死危苦急難。則往聖古賢虛煩製作。爲有深益方可施爲。聖不誑凡。真焉惑僞。今所錄者略證此宗。尋萬丈而未得毫釐。指百分而纔言一二。請不厭繁。息志子細披尋。覽之如登寶山。信之似遊海藏。又此雖假文言。一一示其真實。不可隨語生著昧我正宗。如經云。刀輪害閻浮人頭。其失猶少。有所得心說大乘者。其罪過彼也。大智度論云。執有與無謬。乃至非有非無與有無謬。如牛皮龍繩俱不免患。中觀論云。諸佛說空法。本爲化於有。若有著於空。諸佛所不化。若定言諸法非有非無者。是名愚癡論。若失四悉檀意。自行化他。皆名著法。若得四悉檀意。自他俱無著也。又論云。佛法中不著有非無。有無亦不著。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亦不著。不著亦不著。如是則不容難。譬如以刀斫空終無所傷爲衆生故隨緣說法。自無所著。故般若燈論序云。觀明中

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垂空。然則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鑒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由此矣。若如斯者。寧容執教隨言語之所轉乎。是以若未過宗鏡大緣祖佛微細正意內得見性。但外學多聞者。則身離出家心不入道。故大涅槃經云。佛言。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猶未得染大乘清淨之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故云。雖有勝意之通善星之辯。若不知實相之理者。不免沒魂於裂地之患。如首楞嚴經云。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又云。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故知若未入宗鏡先悟。實相真心。假饒大辯神通長劫禮誦終不免斯咎。若達此旨凡所施爲。舉足下足。自然不離一心涅槃之道。如月上女經云。舍利弗告月上女言。汝於今者欲何所去。月上女報言。汝問今欲向何所去者。我今亦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耳。舍利弗報月上女言。我今欲入毘耶離城。汝於今者乃從彼出。云何報言我今乃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爾時月上女復報舍利弗言。然舍利弗。舉足下足凡依何處。舍利弗言。我舉足下足並依虛空。女報言。我亦如是。舉足下足悉依虛空。而虛空界不作分別。是故我言亦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耳。女言。舍利弗。此事且然。今舍利弗行何行。舍利弗言。我向涅槃如是行也。月上女言。舍

利弗。一切諸法豈不向涅槃行也。我今者亦向行也。舍利弗問月上女。若一切法向涅槃者。汝今云何不滅度。月上女言。舍利弗。若向涅槃即不滅度。何以故。其涅槃行不生不滅不可得見。體無分別。無可滅度者。釋曰。其涅槃行不生不滅者。即自心無生之義。縱千途出沒。靡離涅槃之門。任萬法縱橫。豈越無生之道。故法華經偈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上所述。似如逆耳。本之正意。皆是擊發之心。猶石中之火。若無人扣擊。千年萬年只成頑石。終不成火用。如孔子家語云。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謬謬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諍臣。父無諍子。兄無諍弟。士無諍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今宗鏡內。雖廣引苦切之言。皆爲後學成器。普令後惡從善慕道進修。使法國王無背道之臣。令大乘家絕邪見之子。是以菩薩雖能自利。又乃譏他。常爲衆生不請之友。故勝鬘經云。以攝受折伏故令佛法久住。是以瀛山有警策之文。無非苦口。淨名垂誨責之力。盡破執心。若佛法中有諍友。則學般若道侶保無過失。故書云。道吾惡者。是吾師。道吾好者。是吾賊。又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況佛法內學出世良因。寧不依師匠乎。今若於初機助道門中。此宗鏡文。深資

觀力言下現證修慧順成。如云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損者損於情欲。益者益於知見。不同外道邪師及學大乘語者。口雖說空不損煩惱。此非善達正法。皆是惡取邪空。唯法器圓機方能信受。堪堪邪見垢重之人聞亦不信。如盤疏云。歷千佛而不驚。性萬燈而莫曙。釋云。十方無量世界衆生佛。向身中出家成道說法度生。衆生皆不覺知。都由無明。迷本覺性。不知如來藏中出現。如來藏即衆生第八識。故云歷千佛而不驚。以不知即心是佛故。又如一室中有一醉客。有百千盞燈照而不醒。喻聞法不識其理不能染神都無省悟。故云。性萬燈而莫曙。曙者明也。何者爲燈。即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

宗鏡錄卷第四十二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初祖西來唯傳一心之法。二祖求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唯一真心圓成周遍。當下言思道斷。達磨印可。遂得祖印。印印。迄至今日。云何著於言說違背自宗。義學三乘自有階等。答。前標宗門中。已唯提大旨。若決定信入正解無差。則舉一例諸言思路絕。竊見今時學者唯在意思多著言說。但云心外無法。念念常隨境生。唯知口說於空。步步

恒遊有內。只總舉心之名字。微細行相不知。若論無量法門廣說。窮劫不盡。今所錄者。爲成前義。終無別旨妄有披陳。此一心法門。是凡聖之本。若不先明行相。何以深究根源。故須三量定其是非。真修匪濫。四分成其體用。正理無虧。然後十因四緣。辯染淨之生處。三報五果。鑒真俗之所歸。則能斥小除邪。剷情破執。遂乃護法菩薩正義圓明。西天大行教傳此土。佛日沈而再朗。慧雲散而重生。遂得心境融通自他交徹。不一不異觸境冥宗。非有非空隨緣合道。若不達三量真妄何分。若不知四分。體用俱失。故知浪說心之名字。微細行相懵然不知。終不免心境緣。拘自他見縛。目下狐疑不斷。臨終津濟何憑。所以般若如是送神符。臨終能令生死無滯。只爲盲無智眼教觀不明。從無始已來不能洞曉。達現量而失自心體。逐比非而妄認外塵。終日將心取心。以幻緣幻。似狗齧枯骨自嘆其津。如象鼻取水還沐己體。必無前境而作對治。自從受身。含識已來。居三界塵勞之內。猶熱病見鬼於非怨處認怨。若瞽眼生華向無愛中起愛。妄生妄死。空是空非。都不覺知。莫能暫省。今更不信。復待何時。生死海深。匪慧舟而不渡。塵勞網密。非智刃而莫揮。其四分三量諸多義門。下當廣辯。問。祖佛大意貴在心行。探義徇文只益戲論。所以文殊阿難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爭如念還原深諸遺旨。答。此爲未知者說。不爲已知者言。爲未行者言。不爲已行者說。

若已知已行之者。則心迹尚亡。何待言說。今只爲初學未知者。已眼不開。圓機未發。須假聞慧。以助初心。爲未行者但執依通。學大乘語。如蟲食木。猶奴數錢。乃至塵沙教門。皆爲此之二等。因茲見諦如說而行。且智慧之光。如日普照。多聞之力。猶膏助明。以劣解衆生從無始來受無量劫洞然之苦。只爲迷正信路失妙慧門。狂亂用心顛倒行事。何乃盲無智照。翻嫌真實慧光。貪闕法財。更枉多聞寶藏。如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是以因聞顯心。能辯決定觀察之禪。因禪發起無行無生之慧。因慧了達諸法如實之覺。因覺圓滿無礙解脫之智。斯皆全因最初多聞之力。成就菩提。若離此宗鏡。別無成佛之門。設有所修。皆成魔外之法。大智度論偈云。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且如有慧無多聞者。況如大暗中有目而無所見。雖有智眼而不能遍知萬法法界緣起諸識熏習等。如處大暗之中。一無所見。是以實相遍一切法。一切法即實相。未曾有一法而出於法性。若不遍知一切法。則何由深達實相故云。亦不知實相。多聞無智慧者。況如大明中有

燈而無目。雖有多聞記持名相。而無自證真智。圓解不發。唯墮無明。大信不成。空成邪見。如大明中雖有日月燈光。無眼何由覩見。雖聞如來寶藏。一生傳唱。聽受無疲。已眼不開。但數他寶。智眼不發。焉辯教宗。如是之人。故是不知實相。聞慧具足。方達實相之原。聞慧俱無。如牛羊之眼。豈辨萬法性相總別之方隅耶。夫學般若若菩薩。不可受人牛之謂。紹佛乘大士。寧甘墮蟲木之譏。若乃智人應須三省。是以未知心佛之寶甘處塵勞。纔聞性覺之宗。便登聖地。如賢劫定意經云。喜王菩薩宴坐七日。過七日已詣佛啓請。行何三昧。能悉通達八萬四千諸度法門。佛告喜王。有三昧門。名了諸法本。菩薩行時。便能通達諸度法門。諸度法門者。諸佛有三百五十功德。一一德各修六度為因。釋曰。諸法本者。即衆生心。若隨善心成六度門。若隨惡心作三塗道。當樂土而為苦境。皆是心成。處地獄而變天堂。悉由心轉。或即剎那成佛。或即永劫沈淪。只在最初一念之力。故云法無定相。但隨人心。如天意樹隨天意轉。可謂變通立驗。因果現前。不動絲毫遍窮法界。如隔隙之內觀無際之空。似徑尺鏡中見千里之影。有斯奇特。昧者不知。如見金為蛇。誤執寶成礫。故密嚴經偈云。譬如殊勝寶。野人所輕賤。若用飾冕旒。則為王頂戴。如是賴耶識。是清淨佛性。凡位恒雜染。佛果常保持。如美玉在水。苔衣所纏覆。賴耶處生死。習氣縈不現。於此賴耶識。有二取生相。如蛇

有二頭。隨樂而同往。賴耶亦如是。與諸色相俱。一切諸世間。取之以為色。惡覺者迷惑。計為我所。若有若非有。自在作世間。賴耶雖變現。體性恒甚深。於諸無智人。悉不能覺了。是以若能覺了。即察動心萬境萬緣皆從此起。若心不動諸事寂然。入如實門住。無分別。如入楞伽經偈云。但有心動轉。皆是世俗法。不復起轉生。見世是自心。來者是事生。去者是事滅。如實知去來。不復生分別。又若執經論無益。翻成諸聖虛功。則西土上德聲聞。徒勞結集。此方大權菩薩。何假翻經。如抱沈痾之人。不須妙藥。似迷險道之者。易用導師。良醫終不救無病之人。導師亦不引識路之者。嘉餽美膳。豈可勸飽人之餐。異寶奇珍。未必動廉士之念。見與不見全在心知行之不行。唯關意密。實不敢以己妨於上上機人。但一心為報佛恩。依教略而纂錄。如漏管中之見。莫測義天。似偷壁罅之光。焉裨法日。今遵慈勸。教有明文。法爾沙門。須具三施。三施之內。法施為先。此八識心王性相分量。上至極聖下至凡夫。本末推窮悉皆具足。只於明昧得失似分。諸聖了之。成真如妙用。盡未來際建佛事門。衆生昧之。為煩惱塵勞。從無始來造生死事。於日用中以不識故。莫辨心王與心所。事知內塵與外塵。如有目之人。處開室之內。猶生盲之者。居寶藏之中。無般若之光。何由辯真識偽。開智眼之鑒焉能別寶探珠。遂乃以妄為真。執常為斷。不應作而作。投虛妄之苦輪。

不應思而思。集顛倒之惡業。只為不遇出世道友。未聞無上圓詮。任自胸襟縱我情性。取一期之暫樂。積萬劫之餘殃。以日繼時。罔知罔覺。從生至老。不省不思。以無明俱時而生。以無明俱時而死。從一闇室投一闇室。出一苦輪入一苦輪。歷劫逾生未有休日。此身他世幾是脫時。宗鏡本懷正為於此。是以照之如鏡。何法而不明。歸之如海何川。而不入。若千年闇室。破之唯一燈。無始塵勞。照之唯一觀。此具足詮旨。信入而不動神情。成現法門。諦了而匪勞心力。若更不信徒抱悖迷。深囑後賢無失法利。故法華經偈云。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為是衆生故。而起大悲心。為不依正覺廣大威勢之力。及正念一心法威德力。於心外取法成諸邪見。以生滅為因。以生滅為果。本出生死重增生死。為是等故。而起大悲拔其妄苦。以生死是衆苦之本。雖年百歲猶若剎那。如東逝之長波。似西垂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驢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燦目之電光。若不遇正法廣大修行。則萬劫沈淪虛生浪死。如大涅槃經云。復次菩薩修於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讎所繞。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四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迴業菩薩言。世尊。云何智者觀念念滅。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術。聚在一處。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發俱墮。復有一人

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墮。我能一時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說疾不迦葉菩薩言。如是世尊。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復速是人。有飛行鬼復速地行。四天王疾復速飛行。日月神天復速四天王。堅疾天復疾日月。衆生壽命復速堅疾。善男子。一息一胸衆生壽命四百生滅。智者若能觀命如是。是名能觀念滅也。善男子。智者觀命繫屬死。王我若能離如是死。王。則得永斷無常壽命。復次智者觀是壽命。猶如河岸臨峻大樹。亦如有人作大過罪。及其受戮無憐愍者。如師子王大飢困時。亦如毒蛇吸大風時。猶如渴馬護惜水時。如大惡鬼瞋恚發時。衆生死。王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是則名為修集死想。善男子。智者復觀。我今出家設得壽命七日七夜。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衆生。是名智者修於死想。復以七日七夜爲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乃至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衆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又梁朝有高僧。奉帝請百大德試有道者。請至朝門。嚴備一百甲兵。旌旗耀日。佈百大德。九十九人悉皆驚走。唯有一大德而無驚怖。王問和尚何故不怕。僧答云。怕何物。我初生孩童之時。剎那剎那念念已死。故知諸佛苦心菩薩誓志。爲救衆生。如是悲切應須遞相警策。不可憊爾因循。且三界受身未脫死地。新新生滅念念輪迴。直饒天帝五欲之榮。輪王七寶

之富。素來運合賞悅暫時。報盡緣終悲憂長久。物極則返。因果相酬。處業繫中誰能免者。故法界經云。莫言無畏其禍鼎沸。勿言無傷其禍猶長。譬如一念還原紹隆佛種。念念不忘利物。步步與道相應。究竟同歸莫先宗鏡。所以華嚴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於一切衆生。生利益心。安樂心。慈心。悲心。憐愍心。攝受心。守護心。自己心。師心。大師心。作是念言。衆生可惡。墮於邪見惡慧惡欲惡道稠林。我應令彼住於正見行眞實道。又作是念。一切衆生分別彼我。互相破壞。鬪諍瞋恨熾然不息。我當令彼住於無上大慈之中。又作是念。一切衆生貪取無厭。唯求財利邪命自活。我當令彼住於清淨身語意業正命法中。又作是念。一切衆生常隨三毒種種煩惱。因之熾然不解。志求出要方便。我當令彼除滅一切煩惱大火。安置清涼涅槃之處。又作是念。一切衆生爲愚癡重闇妄見厚膜之所覆。故入蔭翳稠林。失智慧光明。行曠野險道。起諸惡見。我當令彼得無障礙清淨智慧。知一切法如實相。不隨他教。又作是念。一切衆生在於生死險道之中。將墮地獄畜生餓鬼。入惡見網中。爲愚癡稠林所迷。隨逐邪道行顛倒行。譬如盲人無有導師。非出要道謂爲出要。入魔境界惡賊所攝。隨順魔心遠離佛意。我當拔出如是險難。令住無畏一切智城。又作是念。一切衆生爲大瀑水波浪所沒。入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生死迴流愛河漂轉。湍馳奔激不暇觀察。爲欲覺慧覺覺覺

隨逐不捨。身見羅刹於中執取。將其永入愛欲稠林。於所貪愛深生染著。住我慢原阜。安六處聚落。無善救者。無能度者。我當於彼起大悲心。以諸善根而爲救濟。令無災患離染寂靜。住於一切智慧寶洲。又作是念。一切衆生處世半獄多諸苦惱。常懷愛憎自生憂怖。貪欲重械之所繫縛。無明稠林以爲覆障。於三界內莫能自出。我當令彼永離三有。住無障礙大涅槃中。又作是念。一切衆生執著於我。諸蘊窟宅不求出離。依六處空聚。起四顛倒行。爲四大毒蛇之所侵惱。五蘊怨賊之所殺害。受無量苦。我當令彼住於最勝無所著處。所謂滅一切障礙住無上涅槃。所以如上經云。我當令彼住於正見行眞實道。又云。令彼安置清涼涅槃之處。又云。令彼知一切法如實相不隨他教。又云。令住無畏一切智城。又云。住於一切智慧寶洲。又云。令彼住於最勝無所著處。故知句句悉皆指歸宗鏡。何者。若悟自心即是正見。離顛倒故。楞伽經云。心外見法。名爲外道。若悟自心即是涅槃。離生死故。論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若了一心生死永絕。若悟自心即是實相。離虛妄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若悟自心即是智城。離愚癡故。思益經云。愚於陰界入。而欲求菩提。陰界入即是。離是無菩提。若悟自心即是寶洲。具法財故。華嚴論云。寶洲在何處。即衆生心是。若悟自心。即是最勝無所著處。離住相故。若心外立法則隨處生著。法華經云。拔出來

生處處貪著。金剛經云。若菩薩心不_●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知心目開明。智日普照。光吞萬像。法界洞然。豈更有一纖塵而作障礙乎。如是則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蜜。何者。若不見一塵。則無所取。若無所取。亦無可與。是布施義。是大捨義。故經云。無可與者。名曰布施。如是則慳施同倫。取捨平等。不歸宗鏡。何以裁之。如一鉢和尚歌云。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又證道歌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又若不見一塵。則無持無犯。故云。若覓戒三毒瘡。瘡幾時差。辱境如龜毛。忍心不可得。精進心不起。無法可對治。內外心不生。定亂俱無寄。悉入無生忍。皆成般若門。問。本宗大旨。畢竟便知。何待敷揚勞神述作。答。一切施為。無非佛事。盡堪悟道。皆是入門。所以普賢佛國。以證目為佛事。南閼浮提。以音聲為佛事。乃至山海亭臺衣服飲食。語默動靜。異相施為。一一提宗。皆入法界。但隨緣體妙。遇境知心。乃至見色聞聲。俱能證果。華嚴劍動。盡可栖神。如論云。有國王觀華嚴。葉動得時。支佛劍動者。禪經云。有國王令宮女摩身。為鑽劍闢。令漸漸減劍。乃至唯一則不復聲。因思此聲從因緣生。悟時支佛。亦如獼猴見辟支佛坐禪。後於餘處見諸外道種種苦行。乃教外道。加跌而坐。手捻其口。令合其眼。諸外道歎云。必有勝法。外道受教。皆證辟支佛。故

知但遵教行者。依法不依人。無不證果。唯除不信人。千佛不能救。如華嚴經中說。信為手。如人有手。至珍寶所。隨意採取。若當無手。空無所獲。如是入佛法者。有信心手。隨意採取。道法之寶。若無信心。空無所得。如昔人云。人之無道。猶車之無軸。車無軸不可駕。人無道不可行。又云。君子無親。非道不同。何得一向略虛。不動求至道。此宗鏡錄是珍寶聚。能得諸佛無上大菩提法寶。一切不可思議功德。故是清淨聚。無六十二之邪見。垢八萬四千之煩惱濁故。能滿一切衆生願。能淨一切衆生心。如大智度論云。是般若波羅蜜。乃至畢竟空。亦不著。不可思議。亦不著。是故名清淨聚。爾時須菩提應作是念。是般若波羅蜜。是珍寶聚。能滿一切衆生願。所謂今世樂。涅槃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樂。愚癡之人。而復欲破壞。是般若波羅蜜。清淨聚。如如意寶珠。無有瑕穢。加虛空無有塵垢。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聚。而人自起邪見。因緣欲作留難破壞。譬如人眼。見妙珍寶。謂為不淨。故知空華生病。眼空本無華。邪見起妄心。法本無見。又若以不信惡心。欲毀壞宗鏡。般若正義。但自招謗罪。妙旨何虧。如人以手障。但自傷其手。無所損。夫般若說。則福大。謗亦罪深。若隨情謬解。乃至不信等。皆成謗。如大涅槃經云。我今為諸聲聞弟子等說。里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在不變。若有說言。如來無常。云何是人。舌不落地。若能正信。圓解無差。遍境遍空。皆同妙證。楞嚴會上。佛告阿

難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是以憍陳那因聲悟道。優波尼沙陀因色悟道。香嚴童子因香悟道。乃至虛空藏菩薩因空悟道。則知自性。遍一切處。皆是入路。豈局一門。而專以蚊虻之過。翻特鷄鵲之量。且法無遲速。見有淺深。遮障之門。各任輕重。是以文殊菩薩頌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此宗鏡錄中。並是十方諸佛大威德。不思議法門。猶赫赫日輪。豈嬰孩之所視。高高法座。非矮陋之能昇。唯文殊大人。普賢長子。上上根器。方堪能爾。如華嚴論云。大光王。入菩薩大慈為首三昧。願所行慈心業。用饒益自在。令後學者。做之。以明無依之智。入一切衆生心。與之同體。無有別性。有情無情。皆悉同體。入此三昧。所感業故。令一切衆生。及以樹林。涌泉。悉皆歸流。悉皆低枝。悉皆稽首。夜叉羅刹。悉皆息惡。以明智隨一切衆生。皆與同其業。用一性無二。如世間帝王。有慈悲於人。龍神。順伏。鳳集。麟翔。何況人焉。而不歸仰。況此大光王。智徹真原。行齊法界。慈心為首。神會含靈。與衆物而同光。為萬有之根。末如摩尼寶。與衆物而同色。而本色不違。如聖智無心。以物心為心。而物無違也。明同體大慈悲心。與物同用。對現色身。而令發明。故山原及諸草樹。無不迴轉向王。禮敬。陂池泉

井及以河海。悉皆騰溢注王前者。以智境大慈法合如此。若衆生情識所變之境。即衆生不能爲之。如蓮華藏世界中境界。盡作佛事。以是智境非情所爲。故聖者以智歸情。令有情衆生報得無情草木山泉河海悉皆隨智迴轉。以末爲本。故如世間有志孝於心。冰池涌魚冬竹抽筍。尙自如斯。況眞智從慈者歟。故知得法界之妙用。用何有盡。從眞性中緣起。起無不妙。則理無不事。佛法即世法。豈可據是除非耶。事無不理。世法即佛法。寧須斥俗崇眞耶。但是未入宗鏡。境智未亡。與夢念而異法現前。發焰想而殊途交應。致茲取捨違背圓常。所以不能喧靜同觀善惡俱化者。未聞宗鏡故耳。問。何不依自禪宗臨玄學正路。但一切處無著放曠任緣。無作無修自然合道。何必拘懷局志徇義迷文。可謂棄靜求喧厭同好異。答。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己見不合圓詮。或稱悟而意解情傳。設得定而守愚闇證。所以後學訛謬不稟師承。先聖教中已一一推破。如云一切處無著者。是以阿難懸知末法皆墮此愚。於楞嚴會中示疑起執。無上覺王以親訶破。首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爲心。則我無著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像。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又所言放曠任緣者。於圓覺中猶是四病之數。圓覺經云。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爲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爲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爲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爲病。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如上所說。不唯作無著任緣之解。墮於邪觀。乃至起寂然冥合之心。皆存意地。如有學人問忠國師云。不作意時得寂然不。答。若見寂然即是作意。所以意根難出動靜皆落法塵。故知如是執見修禪。說病爲法。如蒸砂作飯緣木求魚。費力勞功。枉經塵劫。且經中佛語幽玄。則義語非文。不同衆生情見龜浮乃文語非義。又若執任緣無著之事。盡落邪觀。得悉擅方便之門。皆成正教。是以藥病難辯取捨俱非。但且直悟自心。自然言思道斷。境智齊泯。人法俱空。

向衆生三業之中。開佛知見。就生死五陰之內。顯大菩提。則了義金文可爲繩墨。實地知識堪作眞歸。故得智炬增輝。照耀十方之際。心華發艷。榮敷法界之中。又若深達此宗不收不攝。即想念而成智。當語默而冥冥出入之定離親。忻厭之懷莫及。故云忻寂不當。放逸還非。如華嚴論云。普眼等諸菩薩。以出入三昧。不得見普賢三業及座境界故。舉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無所住處喻。明幻術文字之體了無處所。如何所求。不可將出入三昧處所求之。去彼沈寂生滅却令想念。明想念動用體自遍周用而常寂非更滅也。以是普賢以金剛慧普入法界。於一切世界無所行無所住。知一切衆生身皆非身無去無來。得無斷盡無差別自在神通。此明任物自眞稱之爲神。不爲不思不定。不亂不來不去。任智遍周。利生自在知根應現。名之爲通。萬法如是無出入定亂方稱普賢所行三業作用及座。如十地菩薩座體。但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之量。此普賢座量。量等虛空。一切法界大蓮華藏故。明知十地菩薩智量猶隔。以此來昇此位如許乖宜。出入如許不可說三昧之門。猶有寂用有限障。未得十地果位後普賢菩薩大自在故。故三求普賢。三重昇進。却生想念。方始現身。及說十三味境界之事。意責彼十地猶有求於出世間。生死境界未得等於十方任用自在。以此如來教令却生想念。去彼十地中染習出世淨心故。此明十地緣眞俗出世餘習氣惑故。已上意明治十地菩

薩緣真俗。二習未亡。寂亂二習未盡。於諸三昧有出入習。故未得。常入生死猶如虛空。無作者而常普遍。非限量所收。一切衆生及以境界。以之爲體。普賢之智。猶如虛空。一切衆生以爲生體有諸衆生自迷智者。名爲無明。普賢菩薩隨彼迷事。十方世界對現色身。以智無體。猶如虛空。非造作性。無有去來。非生非滅。但以等虛空之智海。於一切衆生處啓迷。智無體相。能隨等法界虛空界之大用故。豈將十地之位諸菩薩。以出入三昧有所推求。云何得見。是故如來爲諸菩薩說。幻術文字求其體相有可得。求幻之心尙不可得。如何有彼幻相可求。是故將出入三昧及以求心。而求普賢大用無依善巧智身。了無可得。是故教諸菩薩。却生想念。殷勤三禮。普賢菩薩方以神通力如應現身。明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所求。爲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想念願樂即如應。現化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有求即無有處所可得。佛言。普賢菩薩今現在此道場衆會。親近我住。初無動移者。明以根本智性自無依名爲現在此道場故。爲能治有所得諸見蘊故。以無礙總別同異普光明智。與十方一切諸佛大用體同。名爲衆會故。無邊差別智海一時等用。不移根本智體無依住智。名爲親近我住初無移故。

宗鏡錄卷第四十三

*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若談心佛唯唱性宗者。則舉一攝諸。不論餘義。今何背已述教迷宗。答。夫論至教皆爲未了之人。從上稟承無不指示。如忠國師臨終之時。學人乞師一言。師云。教有明文。依而行之即無累矣。吾何言哉。如斯殷勤真實付。屬豈局已見生上慢心。終不妄斥如來無上甘露不可思議大悲所。熏金口所宜難思聖教。如云依而行之者。且依何旨趣。不可是依文字語句而行。不可是依義路道理而行。直須親悟其宗。不可輒生孟浪。若決定信入者。了了自知。何須他說。聞甚深法。如清風屈耳。今只爲昧性徇文之者。假以言詮方便開示。直指出六根現用常住無生滅性與佛無異。親證現知分明無惑。免隨言語之所轉。不逐境界之所流。今於六根之中。且指見聞二性。最爲顯現。可驗初心。疾入圓通同歸宗鏡。且見性者。當見之時即是自性。以性遍一切處故。不可以性更見於性。分明顯露絲毫。不隱。占教云。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祖師云。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又歌云。應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是知顏貌雖童耄。見性未曾虧。明暗自去來。靈光終不昧。則是現今生滅中。指出不生滅性。方知窮子衣中寶。乃輪王鬘裏珠。貧女室中金。是

如來藏中物。何假高推極舉自鄙下凡。一向外求不能內省。狂功多劫違背已靈。空滯行門失本真性。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故知明暗差別。是可還之法。真如妙性。乃不還之門。若隨物觀。局大小之所在。若約性見。絕器量之方圓。見性即成如來。於一毛端建十方之寶刹。徇物即爲凡庶。向真空裏。現六趣之羶牢。變易在人。一性無異。迷悟由己。萬法不還。如經云。波斯匿王起立自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勅。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衆諸有漏者。咸皆願聞。佛告大王。汝身現存。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

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卽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滅。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又如衆生八識之中。前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及第八識。俱緣現量。得諸法之自性。不帶一切名言。又無二種計度分別隨念分別。卽現前不生滅。若六七二識。落在此非二量。及其計度隨念分別。卽念念常生滅。亦是於生滅中有不生滅性。已上經文。此是因聞王示疑。寄破外道斷見。有此方便。分別生滅不生滅二性。若不執斷常見性之

人。則八識心王同一真性。皆是實相。無有生滅。如大智度論云。當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中觀論偈云。無物從緣起。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故知萬法既不從緣生。亦不非緣生。又不空亦不生。空亦不生。何者。若一切法是不空者。卽無有生。以無自性空故。方能隨緣成諸幻有。若一切法是空者。亦無有生。以無自體故。無有生相。既無有生。亦無有滅。如論偈云。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滅。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滅。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但隨心現舉。竟無生。如首楞嚴經云。佛言。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實明妙性。認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昧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沤體。目爲全潮。窮盡。瀑湍。汝等卽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如上所說。見性周遍。湛然似鏡常明。如空不動。萬像自分。出沒。一性未曾往還。但隨生滅之緣。道此妙明之性。是以一切祖教。皆指見性識心。不從生因之所生。唯從了因之所了。相範易辯。性密難明。隨轉處而莫知。在照時而方了。如今不見者。皆被三惑心牽六塵境換。不

知境元是我。翻成主被客迷。但能隨流得性之時。自然無惑。復有云。般若唯以心神契會。以心傳心。方成密付。不可以言述事相而求者。此是爲未入人。顯宗破執。恐取相背。心情求意解。故有是說。若融會而論。則隨緣體妙。卽相恒真。且如正見相時。是誰見相。以六塵鈍故。名不自立。相不自施。以六根利故。強自建立。而爲緣對。若能了境本寂。識自無生。則入平等真空。方稱究竟見性耳。故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聞性者。卽今聞性具三真實。文殊簡出現證可知。觀音入門圓通立驗。非從行得不墮有爲。豈假功成本來如是。首楞嚴經偈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爲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釋曰。此是直說如今一切衆生。日用現行聞性三真實之理。一圓真實。二通真實。三常真實。一圓真實者。以聞性遍一切處。十方聲塵應時無有前後。以同時周遍。一皆不出自性。如水起波波不離水。以聲處全聞聞外無法。卽是本聞。自具圓通之性。非待證聖方有斯事。故法華經偈云。父母所生耳。清淨無瑕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又云。持是法華者。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二通真實者。且眼根見性。雖卽洞然。能觀前而不觀後。

鼻舌身等三根。皆以合中知。因能所而生起。若意知根所緣不定。念念遷移故。五根所不齊。唯耳根圓通無礙。聽響之際。任隔礙而遠近俱聞。妙應之時。無揀擇而大小咸備。故高城和尚歌云。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則處凡身而不滅。居塵體而非增。常現常通。塵勞不能匿其神彩。非聞非斷。天魔不能挫其威光。不壞緣生之耳根。圓具一靈之妙性。三常真實者。音聲性動靜者。動靜是音聲之體。性於聞中似有似無。若無聲時號無聞。非實聞無性。以聞性常在。若聞性隨聲塵滅。則前聲滅時。後聲不合更聞。故知聲塵自無。聞性非滅。聲塵自有聞性非生。又非唯聞性無生。返觀聲塵亦無生滅。以從緣而起自體全無。如華嚴論云。一切諸法猶如谷響。楞嚴疏鈔云。如谷中無聲。無聲即無響。法界中皆無聲。一切聲皆是妄心。妄心不動時皆無妄想。以有差別心執受即有聲。四大如枯木。即本無聲。皆緣執故。諸大菩薩不以音聲聽法。是知聲塵本無。皆因執有。情消執喪。萬法本虛。有無既虛生滅何有。則知我性與如來性無異。一切世間法即是佛法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橋陳那因聲悟道。妙音密圓。古釋云。若有能所未得名密悟四諦理。推能聞及所聞。皆是自心。心即是本覺。光明圓照法界。始覺智心亦圓照法界。即是因聲得悟。一切衆生依此觀亦得解脫。若聞聲可意不可意生憎愛。便被聲縛。但觀心

海中是聲出處。以心海元無有相。心雖含聲聲亦無相。無相即於一切聲中而得解脫。故知無法不心。無心不法。如是明達。則於一切諸法。不合不散無縛無脫矣。故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由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即時如來勸羅睺羅擊鐘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不聞。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又言俱聞。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消。音響雙絕。則名無聞。如來又勸羅睺羅擊鐘。問阿難言。爾今聲不。阿難言。聲少選聲消。佛又問言。汝今聲不。阿難大眾答言無聲。又頃羅睺羅更來撞鐘。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消。音響雙絕。則名無聲。佛語阿難及諸大眾。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大眾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為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唯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消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

為無。汝尚顛倒。或聲為聞。何怪昏迷以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復撞鐘。即於夢時。自怪其鐘為石木響。於時忽驚寤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春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消命光還謝。此性云何為汝消滅。楞嚴疏云。擊鐘以辯真妄者。即聞性而可真。舉聲塵而辯妄。若因聲有聞。此聞不離聲。若離聲有聞。此是真聞。汝今但執隨聲之聞。此聞不離於聲。只合是聲。不合是聲。若真聞性。如水不滅聲塵。如風鼓水成波。故有聞相。聲塵不起。聞相即無。而聞性不滅。以性不滅。聲塵若來還有聞相。如水不滅若風動時即有波相。如色真性遍十方界。隨心感現則有色相。此之聞性亦復如是。故知不認自體恒常之聞性。却徇聲塵生滅之聞相。遂乃聞讚而生喜。聞毀而起瞋。以迷本聞故。隨聲流轉故。文殊云。衆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又云。旋汝倒聞機。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如今以聲為聞。背心循境。豈不是倒聞之機。若能旋聲塵之有流。復本聞之無妄。則是返聞自性。得本歸原。內滅翳根外消塵境。能所既脫本覺道成。寂照圓通真實如是。所以佛告阿難。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

妙常。不循所常遂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乘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以若了聞性即成正覺。於是心境雙融動靜俱泯如觀音言。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是以初從聞性入時。先亡動靜聲塵之境。次亡能聞所聞之心。既心境俱亡。又不住無心境。及能覺所覺之智。則覺智俱空。此空亦空。方成圓覺。故云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始盡生滅之原。到寂滅本妙覺心之地。如起信論云。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別之相。故知妄念空而根境謝。識想消而塵垢沈。則法眼應時清明。常光了然頓現。見聞本性既爾。諸根所現亦然。故經云。六自在王常清淨故。又首楞嚴經偈云。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但以未覺悟。前於染淨中。有一毫見聞取捨之處。皆在三界無明長夜生死夢中。纔得見性便同覺後。自覺覺他。故名爲佛。又此自心之性。遍一切

處隨處得入。非獨見聞。或意消香界而入圓通。或心開塵境而證法忍。或入水觀而達性。或審風力而悟宗。或刺是疼痛而純覺遺身。或了心無際而入佛知見。或觀煖觸而成火光三昧。或演法音而降伏魔怨。當此大悟之時。終不見有一境可生。一言可執。今只爲迷性徇文背心求道者。假以言說指歸自心。從此一向內觀捨詮究理斯則豈不是因言悟道藉教明宗。爲此之人不無利益。遂使初心學者信有所歸。便能息外馳求迴光反照。頓見自己了了明心。如正飲醍醐親開寶藏。方悟隨言之失。深慚背己之愆。故阿難等。因世尊開示自性之後。發自慶言。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故能不動塵勞現身成佛。祖佛言教有如是不可思議之力。爲是廣大無邊法利故。所以具引全文佛語爲證。云何反有背己之言論文之誚乎。若不觀心內證法律禪師等。各有十種過患。如像法決疑經云。三師破壞佛法。略各有十過。一法師十過者。一但外求文解而不內觀修心。釋論云。有論而無慧所說不應受。二不融經息諍趣道。但執己非他。我慢自高不誠見心苦集。三不遵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住。非佛弟子。四經云。非禪不慧。偏慧不禪。一翅一輪豈能遠運。五法本無說說破貪求名利弘宣寧會聖旨。六貴耳入口出何利於己。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無行而宜何利於他。八又多加水乳。無道之教。教誤後生。九四衆失異法利。轉就澆漓。十非但

不能光顯佛法。亦乃破於佛法也。禪師十過者。一經云。假名阿練若。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真道。好說我等過。二者恃行陵他。不誠戒取苦集煩惱。三無慧修定盲禪無目。寧出生死也。四不遵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而住。非佛弟子。五無慧之禪多發鬼定。生破壞佛法。死墮鬼道。六名利坐禪。如扇提羅死墮地獄。七設證得禪即墮長壽天難。八如水乳。禪教授學徒。紹三塗種子。九四衆不習真法之潤。轉就澆漓。十非止不能光顯三寶。亦乃破佛法也。律師十過者。一但執外律不識內戒。故被淨名詞。二執律名相評計是非。不識見心苦集。三。然戒定慧相資方能進道。但律不慧不禪。何能進道。四弘在名譽。志不存道。果在三塗。五不遵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而住。六執律方便小教以爲正理。而障大道。七師師執律不同弘。則多加水乳。八不依聖教傳授。誤累後生。九四衆不習真法。轉就澆漓。十非止不能光顯三寶。亦乃破佛法也。是知若不觀心。具如上之大失。如大智度論云。菩薩摩訶薩。若欲不空食國中之施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又寶梁經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主持食。如須彌山。受施主衣。可敷大地。如不學者。若未墮僧數。十方無睡地處。維摩經亦云。敬學如師。纔起學心。便有爲人天之分。或聞宗鏡一句。定成佛無疑。故法華經云。若有聞是法。無一不成佛。唯除未聞者。盲冥不信人。若已聞者。皆是羣因。既受衣珠。曾親佛會。不可放

逸，須志披尋，忽遇緣差，空無所得。所以瑜伽論云：不緩加行中，又能如是勇猛精進，謂我今定當趣證，所應證得，不應慢緩。何以故？我有多種橫死因緣，所謂身中或風或熱或痰發動，或所飲食不正消化住在身中，或宿食病，或爲於外蛇、蠍、蜘蛛、百足等類諸惡毒蟲之所蛆蝥，或復爲人非人類等之所驚恐，因斯天沒。於如是等諸橫死處，恒常思惟，修無常想，住不放逸，由住如是不放逸故，恒自思惟我之壽命，儻得更經七日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半時須臾，或經食頃，或從入息至於出息，或從出息至於入息，乃至存活經爾所時，於佛聖教精勤作意修習瑜伽，劑爾所時於佛聖教，我當決定多有所作，如是名爲不緩加行。問：義學多樂聽讀，禪宗唯精內觀，然教觀二門闕一不可。若但觀心而不尋教，墮闇證上慢之愚。若但尋教而不觀心，受執指數實之誚，有不達者遞相是非。今宗鏡廣搜祖教意足，請爲微細開拆以決深疑。答：教觀難明須分四句。如云：一教門非理門，教是能通，理是所通，能所異故。二理門非教門，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故。三教門即理門，文字即解脫故。四理門即教門，解脫即文字故。又以門對教四句分別，一得教不得門，文字法師是二得門不得教，觀慧禪師是。三得門復得教，聞慧法師是。四門教俱不得，假名阿練若是，又或隨方便之詮，則執權害實，若達圓頓之教，則了實開權，執權則教觀兩分。

了實則人法一旨，人法一旨則境智俱冥，教觀兩分則信法雙現，信法雙現則有觀有聞，境智俱冥則無內無外。斯乃隨根利鈍有此開遮，若能就旨圓融自無取捨，則塵塵合道，信行同法行之機，念念歸宗，教門等觀門之旨，如是則無一心可照，誰執觀門，無一法可聞，孰論教道，方入宗鏡與此相應，未達斯門終成隔礙。且教中具述有二種修行人，一是信行，二是法行。薩婆多明：此二人在見道，因聞入者，是爲信行，因思入者，是爲法行。曇無德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還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爲信行，還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爲法行。止觀云：若論利鈍者，法行利，內白觀法故，信行鈍，藉他聞故。又信行利，一聞即悟故，法行鈍，歷法觀察故，或俱利，或俱鈍，信行人聞慧利修慧鈍，法行人修慧利聞慧鈍，已上且約三師所說，自然不可偏執。觀心與教道，定據聽學與坐禪，今若得一心萬邪滅矣，則何心而非教。若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則何教而非心。何教而非心則心外無法，何心而非教則法外無心，更約智者大師對法行二人，以止觀安心，隨四悉檀意以逗機宜，俱令入道，師即問言：汝於定慧爲志何等，其人若言：我聞佛說，善知識者，如月形光漸漸圓著，又如梯階漸漸增高，巧說轉令心得道大因緣，志欣渴飲，如犢逐母，當知是則信行人也。若言：我聞佛說，明鏡若不動色像自分明，淨水無波魚石自現，欣捨

惡覺如棄重擔，當知是則法行人也。既知根性，於一人所八番安心，唯善男子，無量劫來飲狂散毒，馳逐五塵昇沈三界，猶如狂風吹兜羅毳，大熱沸鑊煮豆昇沈，從苦至惱，從惱至苦，何不息心達本以一其意，意若一者，何事不辦，苦集得一則不輪迴，無明得一不至於行，乃至不至老死摧折大樹，畢故不造新，八弊得一則度彼岸，唯此爲快。善巧方便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讚於止，發悅其情，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如天亢旱河池悉乾萬卉焦枯百穀零落，娑伽羅王七日構雲，四方霖雨大地霑洽，一切種子皆萌芽，一切根株皆開發，一切枝葉皆鬱茂，一切華果皆敷榮，人亦如是，以散逸故應生，善不復生，已生善還退失，禪定河乾道品樹滅，萬善焦枯百福殘悴，因華道果不復成熟，若能閑林一意，內不出，外不入，靜雲興也，發諸禪定，即是降雨也，功德叢林煖頂方便，眼智明覺信忍順忍無生寂滅忍，乃至無上菩提悉皆剋獲，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生其善根，是名隨便宜以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夫散心者，惡中之惡，如無鉤醉象踰壞華池，穴鼻駱駝翻倒負臥，疾於掣電毒逾蛇舌，重沓五翳埃藹囹圄，睫近霄遠俱皆不見，若能修定，如密室中燈能破巨闇，金鑑扶膜空色朗然，一指二指三指皆了，大雨能淹羣塵，大定能靜狂逸，止能破散魔妄滅矣，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破其睡散，是名對治以止安心也。又善男

子。心若在定。能知世間生滅法相。亦知出世不生不滅法相。如來成道猶尚樂定。況諸凡夫有禪定者。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破無數億洞然之惡。乃至得成一切種智。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即會真如。是名隨第一義以止安心也。其人若言我聞寂滅都不入懷。若聞分別聽受無厭。即應為說。三惡燒然。墮墮重楚。餓鬼飢渴不名為苦。癡闇無聞不識方隅。乃是大苦。多聞分別樂。見法法喜樂。以善攻惡樂。無著阿羅漢。是名為最樂。從多聞人聞甘露樂。如教觀察知道。遠離坑塹直去不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發悅其情。是名隨樂欲以觀安心。又善男子。月開蓮華。日興作務。商應隨主。彩畫須膠。坏不遇火。無須更用。官不得導。一步不前。行無觀智亦復如是。一切種智以觀為根本。無量功德之所莊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生其功德。是名隨便宜以觀安心。又善男子。智者識怨。怨不能害。武將有謀。能破強敵。非風何以卷雲。非雲何以遮熱。非水何以滅火。非火何以除闇。折薪之斧解縛之刀。豈過智慧。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使其破惡。是名對治以觀安心。又善男子。井中七寶闍室瓶盆。要待日明。日既出已皆得明了。須智慧眼觀知諸法實。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般若波羅蜜最為照明。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令得悟解。是名第一義以觀安心。如是八番為信行人說安心也。其人若云。我樂息心默以復

默。損之又損之。遂至於無為。不樂分別。坐馳無益。此則法行根性。當為說止。汝勿外尋。但內守一。攀覺流動皆從妄生。如旋火輪。輟手則息。洪波鼓怒風靜則澄。淨名經云。何謂攀緣。謂有三界。何謂息攀緣。謂心無所得。瑞應經云。其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龍樹云。實法不顛倒。念想觀已除。言語法皆滅。無量眾罪除。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則能見般若。夫山中幽寂神仙所讚。況涅槃澄靜賢聖尊崇。佛語經云。比丘在聚。身口精勤。諸佛威愛。比丘在山。息事安臥。諸佛皆背。況復結跏東手。縛唇結舌。思惟寂相。心原一止。法界洞寂。豈非要道。唯此為貴。餘不能及。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發悅其心。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其人若云。我觀法相。只增紛動。善法不明。當為說止。止是法界。平正良田。何法不備。止捨攀緣。即是檀。止體非惡。即是戒。止體不動。即是忍。止無間難。即是精進。止則決定。即是禪。止法亦無。止者亦無。即是慧。因止會非止非不止。即是方便。一止一切止。即是願。止止愛止止見。即是力。此止如佛止無二無別。即是智。止具一切法。即是祕藏。但安於止。何用別修諸法。善巧方便種種緣喻。令生善根。即是隨便宜以止安心也。若言我觀法相散睡不除者。當為說止。大有功能。止是壁定。八風惡覺不能入。止是淨水。蕩於貪煙八倒。猶如朝露見陽則晞。止是大慈。怨親俱慈。能破惡怒。止是大明。止是疑皆遣。止即是佛。破除障道。如阿伽陀

藥遍治一切。如妙良醫。呪枯起死。善巧方便種種緣喻。令其破惡。是名對治以止安心。其人若言。我觀察時不得開悟。當為說止。止即體真。照而常寂。止即隨緣。寂而常照。止即不止。止雙遮雙照。止即佛母。止即佛父。亦即父即母。止即佛師。佛身佛眼。佛之相好。佛藏。佛住處。何所不具。何所不除。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是為第一義以止安心。彼人言。止狀沈寂。非我悅樂。當為說觀。推尋道理。七覺中有擇覺支。八正中有正見。六度中有般若。於法門中為主為導。乃至成佛。正覺大覺遍覺。皆是觀慧異名。當知觀慧最為尊妙。如是廣讚。是為隨樂欲以觀安心。若勤修觀。能生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知病識藥。化道大行。眾善普會。莫復過觀。是為隨便宜以觀安心。觀能破闇。能照道。能除怨。能得寶。傾邪山竭愛海。皆觀之力。是為隨對治以觀安心。若觀法時不得能所。心虛虛豁。騰騰欲開。但當勤觀。開示悟入。是為用第一義以觀安心。是為八番為法行人說安心也。復次人根不定。或時迴轉。薩婆多明轉鈍為利。成論明數習則利。此乃始終論利鈍。不得一時辯也。今明。眾生心行不定。或須與而鈍須與而利。任運自爾。非關根轉。亦不數習。或作觀不徹。因聽即悟。或久聽不解。暫思即決。是故更論轉根安心。若法行轉為信行。逐其根轉。用八番悉檀而授安心。若信行轉成法行。亦逐根轉。用八番悉檀而授安心。得此意。廣略自在說之。轉不轉合有三

十二安心也。自行安心者。當察此心。欲何所樂。若欲息妄。念相寂然。是樂法行。若樂聽聞。微無明底。是樂信行。樂寂者。知妄從心出。息心則來妄皆靜。若欲照知須知心原。心原不二。則一切諸法皆同虛空。是為隨樂欲自行安心。其心雖廣分別心及諸法。而信念精進。善不生。即當凝停莫動諸善。功德因靜而生。若凝停時。彌見沈寂。都無進忍。當計校籌量策之令起。若念念不住。如汗馬奔逸。即當以止對治馳蕩。若靜默然無記與睡相應。即當修觀破諸昏塞。修正既久不能開發。即應修觀。觀一切法無礙無異。怙怙明利漸覺如空。修觀若久開障不除。宜更修正。止諸緣念無能無所。所以我皆寂空慧將生。是為自修法行八番善巧布歷令得心安。信行安心者。或欲聞寂定如須彌不畏八動。即應聽止。欲聞利觀破諸煩惱。如日除闇。即應聽觀。聽觀多。如日熾芽。即應聽止。潤以定水。或聽定淹久。如芽爛不生。即應聽觀。令風日發動。使善法現前。或時馳覺一念住。即應聽止以治散心。或沈昏濛濛坐。即當聽觀。彼此睡熟。或聽止。豁豁即專聽止。或聞觀朗朗即專聽觀。是為自修信行八番巧安心也。若法行心轉為信行。信行心轉為法行。皆隨其所宜巧鑽研之。自行有三十二。化他亦三十二。合為六十四安心也。復次信法不孤立。須聞思相資如法行者。隨聞一句體寂湛然。夢妄皆遣。還坐思惟心生歡喜。又聞止已還更思惟。即生禪定。又聞於止還即思惟。妄念

皆破。又聞止已還更思惟。朗然欲悟。又聞觀已還更思惟。心大歡喜。又聞觀已還更思惟。生善破惡欲悟等。准前可知。此乃聽少思多。名為法行。非都不聽法也。信行端坐。思惟寂滅。欣踊未生。起已聞止。歡喜甘樂。端坐念善。善不能發。起已聞止。信戒精進。倍更增多。端坐治惡。惡不能遣。起已聞止。散動破滅。端坐即真。真道不啓。起已聞止。豁如悟寂。是為信行。坐少聞多。非都不思惟。前作一向根性。今作相資根性。就相資中復論轉不轉。亦有三十二安心。化他相資亦有三十二安心。合六十四。合前為一百二十八安心也。夫心地難安。違苦順樂。今隨其所願逐而安之。譬如養生或飲或食適身立命。養法身亦爾。以止為飲。以觀為食。藥法亦兩。或丸或散。以除冷熱。治無明病。以止為丸。以觀為散。如陰陽法。陽則風日。陰則雲雨。雨多則爛。日多則燥。陰如定。陽如慧。定慧偏者。皆不見佛性。八番調和。貴在得意。一種禪師不許作觀。唯專用止。引偈云。思思徒自思。思思徒自苦。思思即是道。有思終不觀。又一師不許作止。專在於觀。引偈云。止止徒自止。昏闇無所以。止止即是道。觀觀得會理。兩師各從一門入。以己為教。他學者。不見意。一向服乳。漿猶難得。況復醍醐。若一向作解者。佛何故種種說耶。天不常晴。醫不專散。食不恒飯。世間尚爾。況出世耶。今隨根隨病迴轉。自行化他。有六十四。若就三番止觀。即三百八十四。又一心止觀。復有六十四。合五百一

十二。三悉檀是世間安心。世醫所治。差已復生。一悉檀是出世安心。如來所治。畢竟不發。世出世法互相成顯。若離三諦無安心處。若離止觀無安心法。若心安於諦。一句即足。如其不安。巧用方便。令心得安。一目之羅。不能得鳥。得鳥者。羅之一目耳。衆生心行。各各不同。或多人同一心行。或一人多種心行。如為一人。衆多亦然。如為多人。一人亦然。須廣施法網之目。捕心行之鳥耳。如是委細種種安心。利鈍齊收。自他兼利。若有聞者。頂戴修行。

宗鏡錄卷第四十四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已上是引台教。明定慧二法安心。次依華嚴宗釋。華嚴經云。於眼根中入正定。於色塵中從定出。示現色性不思議。一切天人莫能知。於色塵中入正定。於眼起定。心不亂。說眼無生。無有起。性空寂滅。無所作。疏釋云。定慧雖多。不出二種。一事二理。制之一處。無事不辦。事定門也。能觀心性。契理不動。理定門也。明達法相。事觀也。善了無生。理觀也。諸經論中。或單說事定。或但明理定。二觀亦然。或敵體事理止觀相對。或以事觀對於理定。如起信論云。止一切相。乃至心不可得。為

止。而觀因緣生滅爲觀。或以理觀對於事定。此經云。一心不動入諸禪。了境無生名般若。是也。或俱通二。此經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是也。或二俱非。非定非散。或即觀之定。但名爲定。如觀心性名上定是也。或即定之觀。但名爲觀。如以無分別智觀名般若。是也。或說雙運。謂即寂之照是也。所以局見之者。隨屬一文互相非發。偏修之者。隨入一門。皆有剋證。然非圓暢。今此經文巧顯無礙略分五對。第一對根境無礙。謂觀根入定應從根出而從境出者。爲顯根境唯是一心緣起無二理性融通。是故根入境出耳。境入根出亦然。第二對理事二定無礙。謂分別事相應入事定而入理定。欲觀性空應入理定。而入事定。以契即事之理而不動故。入理即是入事。制心即理之事。而一緣故。入事即是入理。而經文但云入正定。不言事理及乎出觀。境中即云分別色相斯事觀也。根中即云性空寂者。理觀也。亦合將根事對於境理以辯無礙。第三對事理二觀無礙。謂欲分別事相應從事觀起。而反從理觀起。以所觀之境既真俗雙融法界不二故。分別事智即是無生之智。二觀唯是一心故。亦應將境事理對根事理以辯無礙。第四出入無礙。以起定即是入定故。起定而心不亂。若以事理相望。應成四句。謂事入事起。事入理起。理入理起。理入事起。若以根境相望。又成四句。謂根事入境事起等。一一思之。皆有所由。又或以理觀對於事止。謂契理妄息也。或事觀

對於理寂。謂無念知境也。或事觀對於事寂。謂觀於一境心不動搖也。或理觀對於理寂。亡心照極也。如百門義海云。明出入定者。謂見塵性空十方一切真實之理。名爲入定也。然此見塵無性空理空時。乃是十方之空也。何以故。由十方之心見於一塵。是故全以十方爲塵。定亦不礙事相宛然。是故起與定俱等虛空界。但以一多融通同異無礙。是故一入多起。多入一起。差別入一際起。一際入差別起。皆悉同時一際成立無有別異。當知定即起起即定。一與一切同時成立。出入無礙也。第五對二利體用無礙。謂於深根起定心不亂。是體也。自利也。而不礙理舒於廣境。是用也。人天不能知。利他也。良以體用無二故。自利即是利他。此上十義同爲一聚法界緣起相即自在。菩薩善達作用無礙。又經且約根境相對。亦應境境相對。謂色塵入正受。聲香三昧起。復應根根相對。謂眼根入正受。耳根三昧起等。云云。性難思等者。即色等總持是色。陀羅尼自在佛等。亦應云分別眼性難思有眼陀羅尼自在佛等。又眼中云性空寂滅。即眼之度門。眼等本淨。亦應云色等度門色等本淨。不唯取相爲染無心爲淨而已也。又以智論三觀束之分別色相等是假名觀也。性空寂滅。是空觀也。此二不二色性難思。中道觀也。三無前後皆是一心。上來無礙。深妙難思。始學之流如何趣入。今當總結。但能知事理無礙根境一如念慮不生自當趣入。是以事中即理。何曾有礙。

心外無境。念自不生。如是則入宗鏡之一心。成止觀之雙運。方能究竟定慧莊嚴。自利利他圓無盡行。又若心不安人在三界內。未入止觀門非習學之者。情牽萬境意起百思。投五欲旋火之輪。未曾略暇。陷五濁狴牢之處。何省暫離。塵網千重。密密而常籠意地。愛細萬結。條條而盡繫情田。攀高阜於慢山。橫遮法界。洵長波於貪海。吞盡欲流。若蟻聚蜂。攀緣役役。如鼠偷狗竊。結搆營營。八苦之焰長燒。二死之河恒沒。輪迴生滅苦惱。皆是不能自安心耳。今爲於生死長夜無明塵勞三界大夢之中。獨覺悟人。割開愛網。欲透苦原。將來如來大寂滅樂者。如前所述安心之門。直下相應。無先定慧。定是自心之體。慧是自心之用。定即慧故。體不離用。慧即定故。用不離體。雙遮則俱泯。雙照則俱存。體用相成。遮照無礙。此定慧二法。修行之要。祖佛大旨。經論同詮。所以法華經云。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又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華嚴經頌云。衆生悉見恒隨縛。無始樹林未除翳。與志共俱心並生。常相羈繫不斷絕。但唯妄想非實物。不離於心無處所。禪定境排仍退轉。金剛道滅方畢竟。大涅槃經云。定慧等學。明見佛性。又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大智度論云。禪定爲父。智慧爲母。能生一切導師。又云。以衆力故入生死。以定力故出生死。故云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發其照。何者。謂禪無智但是事定。若得智慧觀於心性。即爲上定。若智不得禪

乃爲散善分別。慧若有定如密室燈寂而能照。離動分別成實慧故。若定慧變運動寂融通。則念念入三昧之門。寂寂運無涯之照。如上種種開示種種證明。如是調停。如是剖析。刪繁簡要。去偽存真。以無數萬億諸方便門。皆令一切含生盡入此宗鏡。如囊中有寶。不探示之。誰有知者。猶室中金藏。未遇智人。何由發掘。若珠藏內衣裏。弗因親友所示。爭致富饒。似窮子之家珍。非長者之誘引。易能承紹。設或明了信入無疑。更在當人。剋己成辦。鍊磨餘習直取相應。一切時中不得忘照。自量生熟各逐便宜。此是修定時。此是修慧時。若掉散心須行三昧。若惜沈意宜啓慧門。若處見修位中。此是行時。非是證時。若居究竟即內。此是證時。非是行時。不可如二乘忽忽取證。沈實際之海。溺解脫之坑。又不可微無聞比丘。妄指無生求昇反墜。似苦行外道唯投見網期悟遭迷。斯定慧門是眞修路。照宗門之皎日。泛覺海之迅航。駕大白牛車之二輪。昇第一義天之兩翼。等學而明見佛性。莊嚴而可度衆生。爲法國土之王。因茲二力。出生死海之底。全假雙修散妄亂而似風吹雲。破愚闇而如日照世。動邪見之深刺。拔無明之厚根。爲大覺海之陰陽。作寶華王之父母。備一乘之基地。堅萬行之垣牆。以此相應能入宗鏡。前據台教明五百番安心法門。皆爲逗機對病施藥。今依祖教更有一門。最爲省要。所爲無心。何者若有心則不安。無心則自樂。故先德偈云。莫與心

爲伴。無心心自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謾。法華經云。破有法王出現世間。淨名經云。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即是除妄心之有。外境本空。以心有法有。心空境空。故起信論云。是故當知。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從虛妄分別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是以但得無心境自不現。既無對待逆順何生。以逆境故。生煩惱強賊干懷。以順境故。牽愛情華箭入體。能令心動故稱不安。今若無心坦然無事。則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所以阿難執有。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體無。而自安言下成道。若不直了無心之旨。雖然對治折伏。其不安之相常現在前。若了無心。觸途無滯。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遺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又無心約教有二。一者澄湛令無二者當體是無。澄湛令無者。則是攝念安禪。獨消覺觀。虛襟靜慮。漸至微細。當體是無者。則直了無生。以一念起處不可得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眞護念。寶藏論云。夫離者無身。微者無心。無身故大身。無心故大心。大心故則智周萬物。大身故則應備無窮。是以執身爲身者。則失其大應。執心爲心者。則失其大智。故千經萬論莫不說離身心。破於執著。乃入眞實。譬如金師銷鑪取金方爲器用。若有身者。則有身礙。有身礙故。則法身隱於形骸之中。若有心者。則有心礙。有心礙故。則眞智隱於念慮

之中。故大道不通妙理沈隱。六神內亂六境外緣。晝夜惶惶無有止息矣。夫不觀其心者。而不見其微。不觀其身者。而不見其離。若不見其離微者。則失其道要。故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心亦如是。此謂破權歸實會假歸眞。譬如金師銷鑪取金方爲器用。滅相混融以通大治。大治者。謂大道。此大道治中。造化無窮流出萬宗。若成若壞體無增減。故經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所言混融相者。但爲愚夫若相畏無相也。所以說相者。爲彼外道著於無相畏有相。所以說中道者。欲令有相無相不二也。此皆破執除疑。言非盡理。若復有人。了相無相平等不二無取無捨無彼無此亦無中間。則不假聖人言說。理自通也。如上所述。皆爲有心成障。若乃無心自然合道。即是離其妄心真心不動。如釋摩訶衍論云。離心緣相者。心量有十。一者眼識心。二者耳識心。三者鼻識心。四者舌識心。五者身識心。六者意識心。七者末那識心。八者阿賴耶識心。九者多一識心。十者一一識心。如是十中。初九種心不緣眞理後一種心。得緣眞理而爲境界。今據前九作如是說。離心緣相。本有契經中作如是說。甚深眞體非餘境界。唯自所依緣爲境界故楞伽經云。非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者。謂以非心量。爲遣心量。若以非心量爲是。斯即心量。今謂非心量即不思議之心量者。不礙心量故。如華嚴經云。菩薩住是不思議即非心量。於中思議不可盡。即之心量。以二相即奪故。思與非思

俱寂滅。又云：於非心處示生於心者。人多誤解。情作非情。非情作情。若執於非心處示生於心。是非情爲情者。既言示生。非真無情。爲有情矣。大寶積經云。佛言。文殊。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實無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恒與定俱。又先德云。一念妄心。微動。即具世間諸苦。如人在荊棘林。不動。即刺不傷。妄心不起。恒處寂滅之樂。一念妄心微動。即被諸有刺傷。故經云。有心皆苦。無心乃樂。當知妄心不起。始合法身寂滅樂也。問。本自無心。妄依何起。答。爲不了本自無心名妄。若知本自無心。即妄無所起。真無所得。問。何故有心。即妄無心。即無妄。答。以法界性空寂無主宰。故有心即有主宰。有主宰即有分劑。無心即無主宰。無主宰即無分劑。無分劑即無生死。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即心得無心。答。即心得無心。問。即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辯知也。答。即辯知無能所。是無心也。豈無用始是無心。譬如明鏡照物。豈有心耶。當知一切衆生。恒自無心。心體本來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隨境鑒辯。皆是實性自爾。非是有心方始用也。只謂衆生不了自心常寂。妄計有心。心便成境。以即心無心。故心

恒是理。即理無理。故理恒是心。理恒是心。故不動心相。心恒是理。故不得心相。不得心相。故即是衆生不生。不動心相。故即是佛亦不生。以生佛俱不生。故。即凡聖常自平等法界性也。純一道清淨。更無異法。當知但有心分別作解之處。俱是虛妄。猶如夢中。若未全覺。所見諸境。亦猶是夢中事。但得無心。即同覺後絕諸境界。但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處。俱不離三界夢中所見。經云。無有少法可得。佛即授記。無生義云。不退轉天子言。此佛土未曾思惟分別於我見與不見。我亦不思惟佛土見與不見。故知諸見從有心而生。佛土無心。故不見天子。天子有心。而不生念。故言不見佛土。便成不異。故知有心無心俱空。融大師云。鏡像本無心。說鏡像無心。從無心中說無心。人說有心。說人無心。從有心中說無心。有心中說無心。是末觀。無心中說無心。是本觀。衆生計有身心。說鏡像破身心。衆生著鏡像。說畢竟空破鏡像。若知境像畢竟空。即身心畢竟空。假名畢竟空。亦無畢竟空。若身心本無。佛道亦本無。一切法亦本無。本無亦本無。若知本無。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從地出。直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智論問曰。若知心不可見。佛何以故說如實知不可見心。答曰。有坐禪人。憶想分別。見是心如清淨珠中縷。觀白骨人。中見心次第相續生。或時見心在身。或見在緣。如無邊識處。但見識無量無邊。破如是等虛妄故。佛言。如實知衆生心。衆生心自相

空。故無相相。復次。佛以五眼觀此心。不可得。肉眼。天眼。緣色。故不見。慧眼。緣涅槃。故不見。初學法眼。分別知諸法善不善。有漏無漏等。是法眼入實相中。則無所分別。如先說一切法無知者。無見者。是故不應見。佛眼。觀寂滅相。故不應見。乃至不如凡夫人憶想分別見。復次。五眼因緣和合生。皆是作相。虛誑不實。佛不信不用。是故言不以五眼見。又問曰。舍利弗。知心相常淨。何以故問。答曰。以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深入深著故。雖聞心畢竟空。常清淨。猶憶想分別。取是無心相。以是故問。是無心相。心爲有爲無。若有云何言無心相。若無何以讚歎是無等等。心當成佛道。須菩提答。是無心相中。畢竟清淨。有無不可得。不應難。舍利弗。復問。何等是無心相。須菩提答。畢竟空。一切諸法無分別。是名無心相。此無心相。是即心無心。非待斷滅。如經云。若有衆生。能觀一切妄念無相。則爲證得如來智慧。又且無心者。不得作有。無情見之解。若將心作無。此即成有。若一切處無心。如土木瓦礫。此成斷滅。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是以稱不思議定者。以有無情見不及故。又澄湛是事。當體是理。事有顯理之功。亦有覆理之義。理有成事之力。亦有奪事之能。各取則兩傷。並觀則俱是。何謂顯理。若妙性未發。須假事行。助顯莊嚴。如水澄清。魚石自現。何謂成事。若功行未圓。必仗理觀。引發開導。何謂覆理。若一向執事坐禪。反迷己眼。未識玄旨。徒勞念靜。何謂奪事。

若天眞頓朗如日消水。何須調心收攝伏捺。故經揭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是以不可執一執二定是定非。但臨時隨用圓融得力。自諸深淺。若也歸宗順旨。則理事雙消。心境俱亡。定慧齊泯。如永嘉集云。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又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眞。寂而常照故說眞而即俗。非寂而非照故杜口於毘耶。斯則不唯言語道斷。亦乃心行處滅。所以圓覺經云。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辯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問。既不得作有無之解。如何是正了無心。答。石虎山前闕。蘆華水底沈。問。前標宗不言法相。云何已下更用廣說諸識。種現熏習差別義理。唯識百法五位事相。法門。答。祖佛大意唯說二空。證會一心眞如本性。所以百法論云。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云何一切法。所謂心法。云何二無我。所謂人無我法無我。若一切衆生但得人法俱空。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復更有何異法而敷演乎。如瑜伽論是無著菩薩請彌勒所說。論云。無著菩薩位登初地證法光定。得大神通事大慈尊。請說此論。理無不窮。事無不盡。文無不釋。義無不詮。疑無不遣。執無不破。行無不修。果無不證。正爲菩薩令於諸乘境界果等。皆得善巧勤修大行證大菩提。廣爲有情常無倒說。乃至瑜伽中行觀無少

法欲令證得。及欲現觀。或說究竟清淨眞如。名爲瑜伽理中最極。一切功德共相應故。是以智者大師。於淨名疏中間云。今依龍樹之學。何意用天親之義。答。龍樹天親。豈不同入不二法門乎。今本爲佛教。隨義有所開而用釋。何得取捨定執也。若分別界外結惑生死及諸行名義。當細尋天親所作。若觀門遺蕩安心入道。何過龍樹。若不取地論攝大乘論相映望者。他或謂於非義理多端強說也。故知菩薩製作。一一關於聖典。故非出自胸襟。廣引證明令生聞慧。宗鏡纂集大意亦同。若不先明識論天親護法等。剖析根塵微細生死。又焉得依龍樹觀門遺蕩。如無差別無可圓融。若不先。診候察其病原。何以依方施其妙藥。只如淨名居士位臨等覺。尚有原品無明實因疾未盡。現受後有生死實果疾猶存。如淨名疏問。宣報。無障礙土。何得猶有煩惱四分之因疾。答。開菩薩自體法界緣集。即有四分。所以然者。取自體一實諦即是貪愛。捨二邊生死即是瞋斷。迷一實諦無明未盡。故猶有癡也。三分等取即是等分。此即是根本之三毒。故請觀音經云。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何況業繁凡夫分段生死之病。然今時多不就己子細推尋及廣披聖典。教觀俱昧理行全虧。唯向隨語依通一時遺蕩。拂迹而述不泯。歸空而空不亡。以不出法塵全爲影事。殊不識心王心所種種現根隨微細根塵生滅起處。心心流注念念現行。如醉如癡。無知者。智燈既闕定水全枯。未審何門

能得清淨。但學或現高聳之語。名標衆聖之前。都無正念修行之門。跡陷群邪之後。今普使知病識藥。令得服行淨三毒之根見一心之性。且如馬鳴龍樹。皆是西天傳佛心印。祖師馬鳴製大乘起信論。廣說阿賴耶等三細識六塵相。一心眞如生滅二門。龍樹製摩訶衍論。引一百本大乘經。證說八識心王性相微細等義。云何末學不紹先賢。可謂綆短而不勾深泉。翅弱而弗能高逝。又若不先論其事相之表。何以辯其體性之原。如世間法。未見其海。爭識其波。未見其山。寧語其土。今欲總別雙辯理事具陳。不達事而理非圓。不了理而事奚立。故云理隨事現。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又從總出別因別成總。不得別而何成總。不因總而豈稱別。則理事總別一際無差。只爲今時但唯執總滯理見解不圓。法眼將明而不明。疑心欲斷而非斷皆是理事成礙。總別不通故四弘誓願云。法門無邊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何乃虛擲寸陰頓違本願。守愚空坐辜負四恩。若愚癡人不分菽麥。似牛羊眼罔辯方隅。現今對境尙不圓明。臨終遇緣焉能甄別。直須達事通理徹果窮因。無一法而不明。無一塵而不照。則見聞莫能惑。境界不能拘。故法華經云。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故知一心實相悉是諸法。諸法所生。皆從

現行善惡薰習。第八識含藏種子爲因。發起染淨差別報應爲果。若不微細剖析問答決疑。則何由到一心總別之原。徹八識性相之際。古德云。提綱意在張綱。不可去綱存網。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取領。若祇集而不叙。如無綱之網。若祇叙而不集。如無網之綱。故知理事雙明方通圓旨。教觀齊運始達一乘。且如等覺菩薩。妙果將圓。却入幻網門。倒學凡夫事。習世間三昧。具工巧神通。今之所宗。且明大旨。須先立後破以洗情塵。然即破立同時而無所破。不同權教定執教相之有門。寧比小乘唯證析法之空理。今則以別成總將偏顯圓。別成總而一際無差。偏顯圓而萬法齊旨。開合自在隱顯無方。若執之成萬有之瘡疣。若定之爲四魔之根蒂。此百法明門。大乘菩薩初地方了。乃至十方諸佛。本後二智俱證俱緣。若不證唯識之性。不成根本智。無成佛之期。若不了唯識之相。百法明門。不成後得智。闕化他之行。此唯識百法者。乃是有爲無爲真俗一切法之性相根本。所以經云。若不證真如焉能了諸行。若不證唯識真如之性。焉能了唯識百法之行相。故云根本智證百法性。後得智緣百法相。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略說有三。一發正直心。如理正念真如法故。二發深重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發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問。一切衆生一切諸法。皆同一法界。無有二相。據理但應正念真如。何假復修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答。不然。如摩尼寶本

性明潔在礦穢中。假使有人動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力。欲求清淨終不可得。真如之法亦復如是。體雖明潔具足功德。而被無邊客塵所染。假使有人動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諸行。欲求清淨終無得理。是故要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離彼無邊客塵垢染。顯現真法。起信疏云。一直心正念真如法者。即心平等。更無別岐。何有迴曲。即是二行之根本。二深心者。是窮原義。若一善不備無由歸原。歸原之來必具萬行。故言樂集諸善行故。即是自利之行本也。大悲心者。是普濟義。故言欲拔衆生苦故。即是利他之行本也。又此初一直心。唯正念真如之法。是宗是本。因此起深重心大悲心是行。又開此直心爲十心。一廣大心。謂誓願觀一切法悉如如故。二甚深心。謂誓願觀真如要盡原底故。三方便心。謂推求簡擇趣真方便故。四堅固心。謂設法極苦樂受此觀心不捨離故。五無間心。謂觀此真理盡未來際不覺其久故。六折伏心。謂若失念煩惱暫起。即便覺察折伏令盡。使觀心相續故。七善巧心。謂觀真理不礙隨事巧修萬行故。八不二心。謂隨事萬行與一味真理融無二故。九無礙心。謂理事既全融通不二。還令全理之事而相即入故。十圓明心。謂頓觀法界。全一全多。同時顯現。無障無礙故。即此十心理行具足。且無理不能導行。無行不能成理。可謂即真如之理。成真如之行。無有一法能出唯識之性相矣。是知一心爲萬法之性。萬法是一心之相。

相即性之相是一中之多性。即相之性。是多中之一。若不了性亦不了相。其相即妄若不識相亦不識性。其性即孤。應須性相俱通方得自他兼利。如首楞嚴經云。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是以若偏執相而成妄。定據性而沈空。今則性相融通眞妄交徹。不墮斷常之見。能成無盡之宗。故知若欲深達法原妙窮佛旨者。非上智而莫及。豈下機而能通。所以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又見解圓明是目。行解相應是足。目足更資。理行扶助。可趣涅槃之域。能到清涼之池。若定慧未熏。如摩尼之匿礦。性相不辯。猶古鏡之未磨。欲望雨寶鑒容。無有是處。若意珠既淨心。鏡纔明。更以萬行熏修轉加光潔。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金師善巧鍊金。數數入火轉轉明淨。調柔成就隨意堪用。菩薩亦復如是。供養諸佛教化衆生。皆爲修行清淨地法。所有善根悉以迴向一切智地。轉轉明淨。調柔成就。隨意堪用。然雖萬行磨練。皆是自法所行。如先德云。一切佛事無邊化門。皆依自法融轉而行。即自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體解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了達引出報身。由身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乃至十波羅蜜一切塵沙萬行。但是自心中引出。未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若言更有從外新得者。即是魔王外道說。問。信入此法還有退者否。答。信有二種。一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念。如此則一生可

辦誰論退耶。二若依通之信觀力龜浮習重境強。遇緣即退。如華嚴論云。如涅槃經。開常住二字。尚七世不墮地獄。如華嚴經云。設開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必得解脫至成佛故。何故經言第六住心及從凡夫信位猶言有退。此意若為和會。解云。十信之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善友不敬賢良。為慢怠故。久處人天惡業。便起。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慢常求勝友。即無此失。若權教第六住心可有退位。實教中為稽滯者責令進修。如舍利弗。是示現聲聞。非實聲聞。所作方便皆度眾生使令進策。如權教中第六住心可說實退。何以故。地前三賢總未見道。所修作業皆是有為。所有無明皆是折伏。功不強者。便生退還。若折伏有力。亦不退失。如蛇有毒為呪力故。毒不能起。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忍。於諸勝己者諸受未聞。所聞勝法奉行無妄。所有虛妄依教蠲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為人生之法。法合如然。但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華嚴疏云。深心信解常清淨者。信煩惱即菩提。方為常淨。由稱本性而發菩提心。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

宗鏡錄卷第四十五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欲顯正宗先除邪執者。約外道小乘諸古師等謬解唯識正理。凡有幾種。答。不達唯識真性。邪執蓋多。宗鏡所明正為於此。如唯識論云。復有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境如識非無。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古德云。或執外境如識非無者。此即有宗。依十二處教。執心境俱有。是第一義。論云。或執內識如境非有者。釋曰。此破清辯依密意空教撥識亦無。論云。或執識用別體同者。釋曰。即大乘一類菩薩言八識體唯是一也。如一水鏡多波像生。論云。或執離心無別心所者。釋曰。此即經部覺天所計。以經言士夫六界染淨由心無心所故。雖於蘊中亦有心所。但於識上分位假立。無別實有。慈恩大師釋護法菩薩唯識論中。略有四種。一清辯順世。有境無心。二中道大乘。有心無境。三小乘多部。有境有心。四邪見一說。都無心境。又四句分別。一有見無相。謂正量師不作相分而緣境也。二有相無見。謂清辯師。三相見俱有。餘部及大乘等。四相見俱無。即安慧等。大乘起信論云。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無邪執。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人我見。二者法我見。人我見者。依諸凡夫說有五種。云何為五。一者聞脩多羅說如來法

身畢竟寂滅猶如虛空。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虛空是如來性。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遍。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二者聞脩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從本已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為破著故。即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聞脩多羅之藏無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謂如來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云何對治。以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四者聞脩多羅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云何對治。以如來藏從本已來唯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真如義故。以過恒沙等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來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若如來藏體有妄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則無是處故。五者聞脩多羅說。依如來藏故有生起。依如來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謂眾生有始。以見始故。復為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還作眾生。云何對治。以如來藏無前後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眾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經說。又如

來藏無有後際。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則無後際故。法我見者依二乘鈍根故。如來但爲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見有五陰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復次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得其旨趣者。皆爲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但是不了正因緣皆成外道。所執有四。一不知有情業緣。執之爲道。或執自然。二不知共業所感空劫。執爲渾沌之氣。三不知空後成劫。執爲清濁兩分。四不知上界有情下生。執爲天地變化。故知見網難出邪解易生。如止觀細推觀諸見境者。非一曰諸。邪解稱見。又解知是見義。推理不當。而偏見分明作決定解。名之爲見。夫聽學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全無理觀。據文者生。無證者死。夫習禪人唯尚理觀。觸處心融。關於名相一句不識。誦文者守株。情通者妙悟。兩家互闕論評皆失。大約邪見有三。一佛法外外道者。本原有三。一迦毘羅外道。此翻黃頭。計因中有果。二酒樓僧估。此翻休賤。計因中無果。三勒沙婆。此翻苦行。計因中亦有果亦無果。又入大乘論迦羅所說。有計一過。作者與作一。相與相者一。分與有分一。如是等名爲計一。優樓佉計異。迦羅鳩駄計一異。若提子計非一非

異。一切外道及摩迦羅等計異。皆不離此四。從三四外道派出枝流。至佛出時有六大師。所謂富蘭那迦葉姓也。計不生不滅。末伽梨拘睺梨子。計衆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刪闍夜毘羅胝子。計衆生時熱得道八萬劫苦盡自解脫。如蠟丸線盡自止。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欽婆羅。龜衣也。計罪報之苦以投巖拔髮代之。迦羅鳩駄迦旃延。計亦有亦無。尼犍陀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二附佛法外道者。起自犢子方廣。自以聰明讀佛經書。而生一見附佛法起故得此名。犢子讀舍利弗毘曇。自制別義。言我在四句外。第五不可說藏中。云何四句外道計。色即是我。離色有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四陰亦如是。合二十身見。大論云。破二十身見成須陀洹。即此義也。今犢子計我。異於六師。復非佛法。論諸皆推不受。便是附佛法邪人法也。或云。三世及無爲法爲四句也。又方廣道人自以聰明讀佛十喻。自作義云。不生不滅如幻如化。空幻爲宗。龍樹斥云。非佛法理。方廣所作。亦是邪人法也。三學佛法成外道。執佛教門而生煩惱。不得入理。大論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毘曇即墮有中。入空即墮無中。入毘勒墮亦有亦無中。中論云。執非有非無名愚癡論。倒執正法還成邪人法也。若學摩訶衍四門。既失般若意。爲邪見火所燒。四成邪人法。乃至若於觀支。忽解無明轉即變爲明。明具一切法。或謂無明不可得變爲明。明何可得。此不可得。亦具一切法。或謂法

性之明亦可得亦不可得。非可得非不可得。一門即三門三門即一門。此解明利。所破無不壞。所存無不立。無能踰勝。亦復自謂是無生忍。如此解者。是圓教四門見發也。又大乘四門皆成見者。實語是虛妄。生語見故。涅槃是生死。起貪著故。多服甘露傷命早夭。失方便門墮於邪執。故稱內邪見也。又此土。振旦亦有其義。周弘正釋三玄云。易判八卦陰陽吉凶。此約有明玄。老子虛融。此約無明玄。莊子自然。約有無明玄。自外枝派祖原出此。今且約此以明得失。如莊子云。貴賤苦樂是非得失。皆其自然。若言自然是不破果。不辯先業即是破因。禮制仁義衛身安國。若不行用滅族亡家。但現世立德不招後世報。是爲破果不破因。若言慶流後世并前。則是亦有果亦無果也。約一計即有三行。一謂計有行善。二計有行惡。三計有行無記。如玄理分應爾。富貴不可企求。貧賤不可怨避。生無足欣。死何勞畏。將此虛心。令居貴莫橋。處窮不悶。貪患心息安一懷抱。以自然訓物。作入理。此其德也。德有多種。若言常無欲觀其妙。無何等欲。忽玉璧棄公相。洗耳還牛自守高志。此乃棄欲界之欲。攀上勝出之妙。即以初禪等爲妙。何以得知。莊子云。皇帝問道觀神氣。見身內衆物。以此爲道。似如通明觀中發得初禪之妙。若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離貪欲即得涅槃。此無三界之欲。此得滅止妙離之妙。又法名無染。若染於法是染涅槃。無此染欲得一道微妙。妙此諸

欲欲妙皆無。汝得何等。尚不識欲界欲初禪妙。況後欲妙耶。若與權論。乃是逗機漸引覆相論欲妙。不得彰言了義而說。但息誇企之欲。觀自然之妙。諷誡之行既除。仁讓之風斯在。此皆計有自然而行善也。又計自然任運恣氣。亦不運御從善。亦不動役作惡。若傷神和不會自然。雖無取捨而是行無記。行業未盡受報何疑。若計自然作惡者。謂萬物自然恣意造惡終歸自然。斯乃背無欲而恣欲。違於妙而就麤。如莊周斥仁義。雖防小盜。不意大盜。揭仁義。以謀其國。本以自然息欲。乃揭自然而爲惡。此義可知也。已上外道及內道執見有二。並決真偽者。一就所起法並決。二就所依法並決。一今通從外外道四句。乃至圓四門外道見。通章陀乃至圓門三念處三解脫。名數是同。所起見罪繫縛無異。譬如金鐵二鎖。又從外道四句。乃至圓門四見。名雖清美。所起煩惱體是污穢。譬如玉鼠二璞。又從外道四句。乃至圓門四見。雖同研鍊有成不成。譬如牛驢二乳。又從外道四句。乃至圓門四見。有害不害。譬如迦羅鎖頭二果。所計神我乃是縛法。非自在我。各執已是餘爲妄語。互相是非。何關如實。自謂真道翻開有路。望得涅槃方沈生死。自言諦當終成邪僻。愛處生愛瞋處生瞋。雖起慈悲愛見悲耳。雖安塗剗乃生滅強忍。雖一切智世情推度。雖得神通。根本變化有漏變化。所讀韋陀世智所說。非陀羅尼力。非法界流。雖斷鈍使如屈步蟲。世醫所治差已更發。八十八

使集海浩然。三界生死苦輪無際。沈著有漏永無出期。皆是諸見幻偽。豈可爲真實之道也。二約所依法異者。一切諸見各依其法。三外外道是有漏人。發有漏法。以有漏心著於著法。著法著心體是諍競。非但因時捉頭拔髮。發諸見已謂是涅槃。執成見猛毒增闢盛。所依之法非真。所發之見亦偽也。此雖邪法。若密得意。以邪相入正相。如華飛葉動。藉少因緣尙證支佛。何況世間舊法。然支佛雖正。華葉終非正教。外外密悟。而其法門但通諸見。非正法也。皆由著心於著法。因果俱闕斷真。是邪法生邪見也。若三藏四門是出世聖人得出世法。體是清淨。滅煩惱處。非唯佛經是正法。五百所申亦能得道。妙勝定云。佛去世後一百年。十萬人出家九萬人得道。二百年時。十萬人出家一萬人得道。當知以無著心不著無著法。發心真正覺悟無常。念念生滅。朝不保夕。志求出要。不封門生染而起戲論。譬如有人欲速見王受賜拜職從四門入。何暇盤停詳計好醜。知門是通途。不須詳計。如藥爲治病。不應分別。速出火宅盡諸苦際。真明發時證究竟道。畢竟無諍。無諍則無業。無業則無生死。但有道滅心地坦然。因果俱無闕諍俱滅。唯有正見無邪見也。復次四門。雖是正法。若以著心。著此四門。則生邪見。見四門異。於修因時多起闢諍。譬如有人久住城門分別瓦木。評薄精麤。謂南是北。非東巧西拙。自作稽留不肯前進。非門過也。著者亦爾。分別名相廣知煩惱。多謂道

品。要名聚衆。媒術求達。打自大鼓。擊我慢幢。誇耀於他。互生闢諍捉頭拔髮。八十八使瞋愛浩然。皆由著心。於正法門而生邪見。所起煩惱與外外道更無有異。論所計法天地懸殊。方等云。種種問橋。智者所訶。人亦如是。爲學道故修此四門。三十餘年分別一門。尚未明了。功夫纔著年已老矣。無三種味空生空死。唐棄一期如彼問橋有何利益。此由著心著無著法而起邪見。次通教四門體是正法。近通化城。前曲此直。巧拙雖殊通處無別。如天門直華餘門曲陋。不住二門俱得通進。若數瓦木二俱遲遲。若不稽留法門。若因若果俱無諍著。是名無著心不著無著法不生邪見也。復次以著心著此直門。亦生邪見。或爲名爲衆爲勝爲利。分別門相。瞋愛慢結因此得生。譬如以毒內良藥中。安得不死。以見著毒入正法中。增長苦集。非如來答。利根外道。以邪相入正相。令著無著成佛弟子。鈍根內道。以正相入邪相。令無著有著成邪弟子。豈不悲哉。別圓四門巧拙利鈍。俱通究竟涅槃。因不住著。果無闕諍。若封門起見則生煩惱。與迴樓估等。以此而觀。如明眼人臨於涇渭。豈容迷名而不識清濁也。輔行記釋云。金鐵二鎖者。大智度論云。臂在圈圓桎梏所拘。雖復蒙赦更繫金鎖。人爲愛繫。如在圈圓。雖得出家更著禁戒如繫金鎖。今借譬此內外生著。在獄鐵鎖如外計逢赦。金鎖如內計。金鐵雖殊被縛義等。佛法雖勝見繫無差。玉鼠二璞者。璞者玉也。鄭重玉璞。

若有得者與其厚賜。周人聞之規其厚賜。周人風俗名死鼠爲玉璞。乃將詣鄒。鄒人笑之。其人悟已答鄒人曰。楚人風。鳳其實山雞。以楚王重鳳。有不識鳳者。路有擔山雞者。問之曰。此何鳥。擔者知其不識。乃戲曰。鳳。鳳。其人謂實。便問擔者販耶。答販。問幾錢。答萬錢。用價買之。擬欲上王。得已便死。楚王聞之愧而召問。王亦謂實。乃以十萬錢賜之。故知周鄒之體淨穢永殊。無著如鄒。起見如周。名同體異。此之謂也。有於三藏乃至圓教四門之名。義如璞。起於見愛共如死鼠。牛驢二乳者。又論云。餘處或有好語。亦從佛經中出。若非佛法。初聞以好。久則不妙。譬如驢乳。其色雖同。但成糞。故佛法外道語。同有不殺慈悲之言。搜窮其實盡歸虛妄。今此亦爾。外計雖有有無等言。研最無實。盡是虛妄。佛法大小一十六門。雖云有無。但破執心。自歸正軌。故云有成不成。於外起計如驢乳。藏等起計如牛乳。乳名雖同。其體永別。見名雖等。所執各異。外離除執無理可成。藏等離著自入正軌。又大智度論云。謂佛教如牛乳。修得解脫。如拌得酪生熟酥等。外道教猶彼驢乳。本非出酪之物。外道之教無解脫味。故拌驢乳但成屎尿。依外道教行。但招苦果。無所成益。迦羅羅頭二果者。大涅槃經云。善男子。如迦羅林。其樹衆多。唯有一株。鎮頭迦樹。二果相似。是果熟時。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鎮頭迦果唯有一分。迦羅羅果乃有十分。女人不識。持來詣市。凡愚不識。買迦羅羅。噉已

命終。有智人輩。聞是事已。問是女人。汝於何處得是果來。女人示處。諸人即言。彼方多有無量迦羅羅樹。唯有一株鎮頭迦樹。諸人知已笑而拾去。經營僧伽藍清濁二衆。今借以譬內見外見。二見名同。有害不害。如外見發。說無因果。歸於邪無。若內見起。猶執大。小經論所詮。害謂損其善根。故知或名同體異。不可雷同。或名異體同。應須甄別。邪正既辯。玉石俄分。不濫初修深禪後學。又華嚴演義云。此方儒道玄妙。不越三玄。周易爲真玄。老子爲虛玄。莊子爲談玄。老子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注云。一者沖和之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生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次下又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上來皆明萬物自然生也。莊子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合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注云。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最高爲無高。在最深爲無深。在久爲無久。在老爲無老。無所不在。所在皆無也。又云。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注云。知天之所爲者。自然也。意云。但有知有爲。皆不爲而爲。故自然也。今斷云。若以自然爲因者。斷義也。即老子意。由道生一。道是自然。故以爲因。是邪因也。又若謂萬物自然而生。即莊子意。則萬物自然無使之然。故曰自然。即無

因也。如鳥之黑。即莊子文。涅槃經意。周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謂之神。釋云。一謂無也。無陰無陽。乃謂之道。一得爲無者。無是虛無。虛空不可分別。唯一而已。故以一爲無也。若有境則有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爲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自然而有陰陽。自然無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今斷云。若以陰陽變易能生。即是邪因。又一者無也。即是無因。若計一爲虛無。自然則皆無因也。則人自然生。應當生人。不待父母等衆緣。菩提自然生。則一切果報不由修得。又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後儒皆以言詞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致欲渾和三教。但見言有小同。豈知義有大異。是知不入正宗。焉知言同意別。未明已眼。寧鑒名異體同。所以徇語者迷。據文者惑。恐謬大旨。故錄示之。且如外道說自然以爲至道。不成方便。仍壞正因。佛教亦說自然。雖成正教。猶是悉檀對治。未爲究竟。以此一例其餘可知。又直繞見超四句始出單四句。猶有複四句。具足四句。且單四句者。一有二無。三亦有亦無。四非有非無。複四句者。一有有無。二無有無。三亦有亦無。四亦有亦無。四非有非無。具足四句者。四句之中皆具四故。第一有句具四者。謂一有有。二有無。三有亦有。四有非有非無。第二無句中具四者。

●風二皇● ●有二見●

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原。或事記憶而住識想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起身心精進而滯有爲。或守任真無事而沈慧縛。或專計念勤思而失於正受。或微無礙自在而放捨修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據而乖佛乘。或欣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泯緣而厭假違法爾之門。或著我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具解而養無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物性。或捨而乖即真。或離而違因。或即而亡果。或非而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憎異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而破方便門。或是菩提而謗正法輪。或非衆生而毀真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滯理溺無爲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泯迹違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而。熾爛道芽。或行願孤興而沈埋佛道。或作無作行修有爲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趣淨相而迷垢實性。或住正位而失俗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真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真詮而生語見。服甘露而早終。或較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已上略標一百二十種見解。並是迷宗失旨。背滋乖真。捏目生華。迷頭認影。若敲氷而

索火。如緣木以求魚。畏影逃空。捫風捉電。苦非甘種。砂豈飯因。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入見網。不達正宗皆投見網。綿密難出。如曲木曳於稠林。勢猛力強。猶濟河漂於香象。所以天魔外道本無其種。修行失念遂派其原。故知但有所重所依立知立解絲毫見處不亡。皆成外道如華嚴經頌云。以法無性故。無有能了知。如是解諸法。究竟無所解。以法無自體。還何作解。如辯兔角之大小。了龜毛之短長。理事俱虛。可取笑於天下。情塵自隔。實喪道於目前。如華嚴論云。見在即凡。情亡即佛。祖師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法華經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圓覺經云。若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斯皆是有作世俗之心。豈能探無作出世之旨。如先德云。俗務者。非但執末運斤。名爲俗務。坐馳五塵六欲。即是世務又專念。空無相願。亦是世務。又念著生塗炭。慈悲慰拔。亦是世務。若能念念於無念。非念非無念。一心中覺。方非世務。是以若實悟宗之人尙不得無見無解。豈可更隨言執意。而起有見有解乎。如大法鏡經云。若諸菩薩隨言取義。不如正理思擇法故。便生二十八不正見。謂初相見者。謂聞大乘經中所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等言。不善密意。但隨此言義便生勝解。謂佛所說一切諸法。定無自性定無生等。執著如是無性等相。是名相見。彼執著。如是無性等相。時

便謗三自性。謂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等。是知若謗此三性。則撥真俗二諦等一切法。所以有無二見。爲諸見本。若能斷於諸見。自然以宗鏡相應。垂手經云。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所言正見。爲何謂也。舍利弗。其正見者。無高無下等觀諸法。乃至又正見者。無一切見。何以故。諸有所見皆是邪見。無一切見即是正見。佛藏經云。佛言。一切諸見皆從虛妄緣起。舍利弗。若作是念。此是正見。是人即是邪見。舍利弗。於聖法中拔斷一切諸見根本。悉斷一切諸語言道。如虛空中手無觸礙。諸沙門法皆應如是。又云。佛言。舍利弗。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是一義。所謂離也。何等爲離。離諸欲諸見。欲者即是無明。見者即是憶念。何以故。一切諸法憶念爲本。所有念想卽爲是見。見即是邪。是以若能離見。卽成諸佛。十方稽首萬類歸依。如中觀論云。瞿曇大聖主。憐愍說是法。悉斷一切見。我今稽首禮。又夫遠離二邊住於中道者。約華嚴經釋。略舉四種以等一切。一者染淨約惑。二者縛脫通惑業。三者有無通事理。四者一異約心境。何以有此。謂成菩提。既離細念妄惑盡已。顯現法身智慧純淨。若爲此見未免是邊。故經云。若有見正覺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今丁於惑體性本空復無所淨。故離二邊。又染淨交徹。故無住著。是曰離邊。縛脫者謂昔常被惑業繫縛流轉無窮。今謂菩提釋然解脫。若爲此見卽是住邊。菩薩智了本自

無縛於何有解。無縛無解則無苦樂。故得離耳。有無通事理者。若昔謂惑有。今了惑空。昔謂心空。今知妙有。又真樂本有。失而不知。妄苦本空。得而不覺。今日始知空者妄苦。有者涅槃。若如是知。並未離邊。又煩惱業苦本有今無。菩提佛身本無今有等。皆三世有法。菩提之性不屬三世故。三世有無皆是邊攝。真智契理絕於三世。故離有無之二邊等。一異有二。一者。心境不了則二。契合則一。亦成於邊。二者。生佛有異。今了一性亦名爲邊。今正覺了此中無有二。亦不有無二。若善見者如理安住。故離此邊今一契菩提。一切都寂。故云遠離。義淨禪師云。瑜伽則真有俗無。以三性爲本。中觀乃真無俗有。實二諦爲先。般若大宗含斯兩意。致使東夏則道分南北。西方乃義隔有空。如上所說。或諸凡夫執有著空情見非一。四倒八邪之執。五謗二見之愚。或諸賢聖判教分宗智解亦別三時八教之道。五性十宗之科。未顯圓文。或得或失。若入宗鏡正解分明。體用相合心境交涉。空具德而徹萬有之表。事無礙而全一理之中。又若究竟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能任法施爲自亡能所。隨緣動寂不壞有無。具大總持究竟無過矣。此六相義是辯世間法。自在無礙。正顯緣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智總持門不墮諸見。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亡離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絕成壞

之旨。今依因門智照。古德略以喻明六相義者。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緣等是別相。緣等諸緣和同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緣等諸緣遞互相望。一一不同名異相。緣等諸緣一多相成名成相。緣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名壞相。又緣即是舍。爲緣獨能作舍。若離緣舍即全不成故。若得緣時即得舍故。所以緣。非是少力。共成皆是全力故。舍既即是緣。餘瓦木等總並是緣。若却緣即舍無故。舍壞故不名瓦木等。是故瓦木等即是此緣也。若不即緣者舍即不成。緣瓦木等皆不成。今既並成故知相即耳。緣即瓦木等。一緣既爾。餘一切緣例然。是故一切緣起法不成即已成也。別相者。緣等諸緣別於總故。若不別者總義不成。由無別時即無總故。以因別而得總故。是故別者以總爲別也。如緣即舍故名總相。即是緣故名別相。若不即舍不是緣。若不即緣不是舍。例如若不即總不名別。若不即別不名總。問。若相即者。云何說別。答。只由相即是故成別。若不相即者。總在別外。故非總也。別在總外。故非別也。同相者。緣等諸緣和同作舍。不相違故皆名舍緣。非作餘物故名同相。總相唯望一舍說。今此同相約緣木等諸緣說。雖體各別。成力義齊故名同相。若不同者。緣等諸緣互相違故。皆不同作舍。舍不得有。故即是斷也。若相違不作舍。而執有舍者。無因有舍。故即是常也。異相者。緣等諸緣隨

自形類相差別故。問。若異者應不同耶。答。只由異故。所以同耳。今既舍成。同名緣者。當知異也。又因同不異故。方說於諸法異耳。是以經云。奇哉世尊。能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前別相者。俱緣等諸緣別於一舍故。今異相者。緣等諸緣。遞互相望。各各異故。若不異者。壞本緣法不成舍故。即是斷。若壞緣不成舍而執有舍。無因有者。即是常也。成相者。以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舍義得成。若緣作舍。即失本緣法故。舍義不得。成壞相者。緣等諸緣各住自法。本不作故是壞義。若緣作即失緣法。失緣法故。舍即無緣。不得有舍。是斷也。若失緣法而有舍者。無緣即無因。無因而有舍。即是常也。是故真如一心爲總相。能攝世出世間一切法故。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爲壞。又云。一總相者。一舍多德故。二別相者。多德非一故。三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四異相者。多義不相相似故。五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六壞相者。諸緣各住自性不移動故。此上六相義門。是菩薩初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別逐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位即佛階降宛然。重重鍊磨本位不動。斯則同異俱濟理事不虧。因果無差迷悟全別。欲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

資。闕一不可。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如上微細擇見。真實識心。可謂教觀相應。境智冥合。正助齊運。目足更資。則定可以繼先德之後塵。紹覺王之末裔矣。

宗鏡錄卷第四十六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言正唯識義。約有幾種識。答。經論通辯有八種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正文出護法菩薩唯識論十卷。此論釋天親菩薩唯識三十頌文。慈恩大師製疏釋論此頌文。初爲居士所掌。後有樂觀者。輸金一兩。慈恩成唯識論掌中樞要云。世親菩薩。樂博綜於三乘。乃遍遊於諸部。知小教而非極。遂迴趣於大乘。因聞誦華嚴十地品。阿毘達磨攝大乘品。遂悔謝前非謗法。先見持刀截舌。用表深衷。其兄無著菩薩。止其自割。說以利害。汝雖以舌謗法。豈截舌而罪除。應讚釋大乘以悔先犯。菩薩敬從兄諾。因歸妙理。遂製十地論攝大乘論。故此二論。菩薩創歸大乘之作。既而久蘊玄宗情懷。更爲宏論。用暢深極探微。幽機提控。精蘊著唯識三十頌。以暢大乘之妙趣也。萬像含於一字。千訓備於

一言。道超群典。譽光衆聖。略誦既畢。廣釋方陳。機感未符。杳從冥往。復有護法等菩薩。賞翫頌文。各爲義釋。雖分半峴。岫疎疎。而獨擅光輝。顯標芬馥者。其唯護法一人乎。菩薩果成先劫位克今賢。撫物潛資。隨機利見。春秋二十有九。知息化之有期。厭無常以禪習。誓不離於菩提樹。以終三載。禪禮之暇。注裁斯釋。文過旨遠。智瞻名高。執破畢於一言。紛解窮於半頌。文殊水火。則會符膠漆。義等江湖。乃疎成清濁。平郊弭頸。登層峯而接漢。堆阜峨峨。夷穹窿以坦蕩。俯鑽邃而無底。仰尋高而靡際。疎文淺義。派演不窮。浩句宏宗。陶甄有極。功逾千聖。道合百王。時有玄鑒居士。誠鳳鶴之。銳羽。委麟龍之潛跡。每警所資。恒爲供養。深誠固志。物竭積年。菩薩誘接多端。答遺茲釋。而誠之曰。我滅之後。凡有來觀。即取金一兩。脫逢神頌。當可傳通。終期既漸。奄絕玄邁。菩薩名振此州。論釋聲起彼土。有靈之類。誰不懷歎。朝聞夕頌。豈吝金璧。若市慈賢。如丘疊貨。五天鶴望。未輒流行。大師寂發。天資誠假。循謁。無神迹而不瞻禮。何聖教而不披瀝。聞斯妙理。殷俯諦求。居士記先聖之遺言。必今賢之是囑。乃奉茲草本。并五蘊論釋。大師賞翫。猶觀聖容。每置掌中。不殊真說。自西。龔玉牒東。馳素象。雖復廣演微。答。賞之以爲秘決。及乎神栖別館。景阻炎輝。清耳目以徵思。蕩心靈而釋妙。乃曰。今者方怡我心耳。宜尼云。我有美玉。蘊置藏之。誰爲善價。我今。沾諸。基。夙運單舛。九

歲丁艱。自爾志託煙霞。加每庶幾。緇服。浮俗塵貴。幼絕情分。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別奉明詔。得爲門侍。自參預三千。即欣規七十。必謂善願。福果函丈。不以散才之質。遂得隨伍譯僚。即事操觚。餐受此論。初功之際。十釋別翻。訪尙光基四人。同受潤飾。執筆檢文。纂義既爲令範。務各有司。數朝之後。基求退迹。大師固問。基懇勸請曰。自夕夢金容。晨趨白馬。英髦間出。靈智肩隨。聞五分以心祈。攬八藏而遐望。雖得法門之精粕。然失玄源之淳粹。今東土榮齊。並日擊玄宗。幸復攬秀萬方。願超千古。不立功於參釋。可謂失時者也。況群聖制作。各馳譽於五天。雖文具傳於貝葉。而義不備於一本。情見各異。稟者無依。況時漸人。澆命促慧。舛討支離。而煩究。攬殊指而難悟。請錯綜群言。以爲一本。楷定真謬。權衡盛。則久而遂許。故得此論行焉。大師理遣三賢。獨授唐拙。此論也。括衆經之祕。包群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俯之不測。遠之無智。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搜揚八藏。幽關每擁玄路未通。囑猶毫。竊丘。投之以炎燦。霜水潤積。沃之以景景。信巨夜之銀輝。昏旦之金鏡矣。雖復本出五天。然彼無茲絲釋。直爾十師之別作。鳩集猶難。況更撫此幽文。誠爲未有。斯乃此論之因起也。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經論成立自有明文。此八種識具三能變。一異熟能變。即第八識。二思量能變。即第七識。三了別能變。即前六識。唯識論云。識所變相雖無量

●根二相 ●日二自 ●幹二除 ●飲二飲 ●龍二龍 ●望二望 ●蓋二蓋 ●沾二沾 ●侍二侍

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故。論頌曰。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想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恒轉如瀑流。阿羅漢位捨。初能變識。大乘教名阿賴耶。此識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古釋云。一能藏者。即能含藏義。猶如庫藏能含藏寶貝得藏名。此能含藏雜染種。故名為藏。亦即持義。二所藏者。即所依義。猶如庫藏是寶等所依故。此識是雜染法所依處故。三執藏者。堅守不捨義。猶如金銀等藏為人堅守執為自內我。故名為藏。此識為染末那。堅執為我。故名為藏。起信鈔釋云。第八能藏所藏義者。且所藏義。謂此識體藏也。是根身種子器世間所藏處也。以根身等是此識相分故。如藏中物像。如身在室內。欲覓賴耶識只在色心中。欲覓摩尼珠。只在青黃內。大能藏義。謂根身等法皆藏。在識身之中。如像在珠內。欲覓一切法。總在賴耶中。欲覓一切像。總在摩尼內。與前義互為能所。瑜伽論云。以八種義證本識有。一依止執受相。二最初生起相。三有明了性相。四有種子性相。五業用差別相。六身受差別相。七處無心定相。八命終時分相。又古德依論解釋證有第八識者。論云。此第八識。非是世間現量所見之境。唯憑聖言量及以真正道理。而知有之。引七本經證之。

阿毘達磨經有二頌。初頌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無始時來界者。言界者是因義。為第八識從無始至今。能持一切漏無漏色心等諸法種子。又能與漏無漏種子力令生現行。即第八與一切種子。為依持生起二因。一切法等依者。依是緣義。為第八識能變為身器。作有情依。與一切漏無漏現行法而為所依。以能執受五色根身與前七識現為俱有依故。即第八識能與一切現行色心等法為增上緣依也。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者。此第八識。不唯獨與有漏流轉法為依持用。兼能與一切無漏順還滅法。為依持用。第二頌云。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演者。即第八識自證分。能持種故名種子識。解深密經頌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阿陀那者。此云執持。為此識能執持諸法種子。及能執受色根及根依處。亦能執取結生相續故。說此識名阿陀那。一切種子如瀑流者。謂第八識中一切種子。若遇緣鼓擊。便生轉識現行。或種子有生生住異滅。不停如似瀑流。楞伽經頌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深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小乘增一阿含經云。有根本識是諸識所依。此根本識。即是第八識。以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二上座部。說有有分識。便是第八識。此有分識體。常不間斷。遍三界有。有謂三

有分者因義。即三有之因。皆由此識。三化地部中說有窮生死蘊。緣此第八遍三界九地恒常有故。但有生死處。即常遍為依。直至大乘金剛心末煩惱盡時方捨故。名窮生死蘊。若諸轉識即無此功能。以第六識體多間斷故。入五位無心時。六識皆間斷不行。此時應不名有情。以無識任持故。即應爛壞。四一切有部。說此識名阿賴耶。有愛樂欣喜四種阿賴耶。愛是總句。總緣三世為境。餘三是別句。別緣三世。樂是現在。欣是過去喜是未來。即此第八識。是諸有情常執為自內我。是真愛著處。故名阿賴耶。真正理有十。一者持種心。唯識論云。謂契經說。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故名為心。若無此識彼持種心不應有故。謂諸轉識在滅定等。有間斷故根境作。意善等類別易起故。如電光等不堅住故。非可熏皆不能持種。非染淨種所集起故。二異熟心。唯識論云。如契經說。有異熟心善惡業感。若無此識彼異熟心不應有故者。即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得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論云。定應許有真異熟識酬牽引業。遍而無斷變為身器作有情依。身器離心理非有故。三界趣生體。唯識論云。契經說。有情流轉五趣四生。若無此識彼趣生體不應有故。須信有第八識為三界九地五趣四生之體。若無此識即一切有情不應得有。四有執受。唯識論云。又契經說。有色根身是有執受。若無此識彼能執受不應有故。其有色界中有情有五色根及

內五塵。是第八親相分。唯第八識能執受。若是餘識即無此能。五壽煖識三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壽煖識三更互依持得相續住。若無此識能持壽煖令久住。識不應有故。六生時有心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諸有情類受生命終。心住散位作無心定。若無此識生死時心不應有故。又將死時由善惡業。上下身分冷觸漸起。若無此識彼事不成。第七引緣起依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如是二法展轉相依。譬如東蘆俱時而轉。若無此識彼識自體不應有故。小乘云。我將六識爲名色依。何要第八。論破云。眼等轉識攝在名中。此識若無說誰爲識。論主云。眼等六識已攝在名中。爲識緣故。須得第八爲名外識支。與名色爲依。又如此界人生時。中有初念心執取結生時。由未育前六識爲名中識緣。名色唯具三蘊。此三蘊名色一念間。依何而住。故知信有第八識。是名外識支與名色爲依。八引識食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一切有情皆依食住。若無此識彼識食體不應有故。所以佛告外道言。所爲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此是正覺正說。餘不能知。汝外道自餓己身終無有益。食是資益義。任持義。九引滅定有心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而壽不滅。亦不離煖。根無變壞。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識不離身。不應有故。論主云。入滅定聖人。身語心行無不皆滅。即出入息是身

加行受想是心加行。尋伺是語加行。此三加行與第六識相應。在滅定中皆悉滅故。而壽不滅者。即第八識種上。有連持一報色心不斷功能名壽。言亦不離識者。煖觸是第八識相分。即此二法皆不離第八識。既在滅定中。六識身語心加行皆悉不行。而有壽煖在者。明知即是第八識與壽煖爲依。十引染淨心證有第八識。唯識論云。又契經說。心雜染故有情難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若無此識彼染淨心不應有故。謂染淨法以心爲本。因心而生。依心而住。受彼熏持彼種故。以心爲本者。即一切染淨有爲無爲法。皆以第八識爲根本。依心而住者。即前七現行。皆依第八識而住。言受彼熏者。即第八識受彼前七識熏。言持彼種者。即第八識持前七三性染淨種子。所以密嚴經云。是身如起屍。亦如熱時焰。隨行因緣轉。非妄亦非實。爲受之所牽。性空無有我。意等識所識與心而共生。五識復更依。意識而因起。如是一切時。大地而俱轉。賴耶爲於愛。所熏而增長。既自增長已。復增於餘識。展轉不斷絕。猶如於井輪。以有諸識故。衆趣而生起。於是諸趣中。識復得增長。識與世間法。更互以爲因。譬如河水流。前後而不斷。亦如芽與種相續而轉生。各各相差別。分別而顯現。識行亦如是。既三和合已。而復更和合。差別相而生。如是而流轉。常無有斷絕。內外一切法。皆因此而起。愚不了唯心。汝等勤觀察。華嚴經云。善男子。諸業虛妄積集名心。末那思量。意識分別。眼等

五識了境不同。愚癡凡夫不能知覺。怖老病死求入涅槃。生死涅槃二俱不識。於一切境妄起分別。又由未來諸根五塵境界斷滅。凡愚之人以爲涅槃。諸佛菩薩自證悟時。轉阿賴耶得本覺智。善男子。一切凡愚迷佛方便。執有三乘。不了三界。由心所起。不知三世一切佛法自心現量。見外五塵執爲實有。猶如牛羊不能知覺生死輪中無由出離。善男子。佛說諸法無生無滅亦無三世。何以故。如自心現五塵境界本無有故。有無諸法本不生故。聖者自悟境界如是。善男子。愚癡凡夫妄起分別。無中執有。有中執無。取阿賴耶種種行相。墮於生滅二種見中。不了自心而起分別。善男子。當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薩法。由知自心即佛法故。則能淨一切利。入一切劫。是以藏識頓變根身器世間故爲甚深之義。現量比量俱不能量。又過量無量故。如經偈云。法界非有量。亦復非無量。牟尼悉超越。有量及無量。故知識性淺智難明。究竟窮通唯佛能了。是以宗鏡廣引斯文。爲微密難知故問。唯識正義爲破我法二執顯二空理證一真心。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答。但是假說。唯依識變。如唯識頌云。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執持。乃至云何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實我實法不可得故。如何實我不可得耶。諸所執我略有三種。一者執我體常周遍量

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初且非理。所以者何。執我常通量同虛空。應不隨身受苦樂等。又常遍故。應無動轉如何。隨身能造諸業。乃至中亦非理。所以者何。執我體常住。不應隨身而有舒卷。既有舒卷如臺簾風。應非常住。乃至後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量至小。如何速巡身。如旋火輪。以轉動故。則所執我非一非常。諸有往來非常一故。又所執我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初即蘊我理且不然。我應如蘊非常一故。又內諸色定非實我。如外諸色有質礙故。心心所法亦非實我。不恒相續待衆緣故。餘行餘色亦非實我。如虛空等非覺性故。中離蘊我理亦不然。應如虛空無作受故。後其非我理亦不然。許依蘊立非即離蘊。應如瓶等非實我故。又既不可說。有爲無爲。亦應不可說是我非我故。彼所執實我不成。乃至如是所說。一切我執自心外蘊。或有或無。自心內蘊一切皆有。是故我執。皆緣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爲我。然諸蘊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妄所執我。橫計度故。決定非有。故契經說。茲獨當知。世間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緣五取蘊起。問。若離心外無實我及實法者。則假法亦無。以假法依真而建立故。答。夫假法者。但是虛假。似有而轉。必不依真。如唯識論云。有作是難。若無離識實我法者。假亦應無。謂假必依真事

似事共法而立。乃至答云。又假必依真事立者。亦不應理。眞謂自相。假智及證俱非境故。謂假智證不得自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亦非離此有別方便。施設自相爲假所依。然假智證必依聲起。聲不及處。此便不轉。能證所證俱非自相。故知假說不依真事。由此但依似事而轉。似謂增益非實有相。聲依增益似相而轉。故不可說假必依真。問。此第八識有幾能變令諸識生長顯現。答。有二能變。一因能變。二果能變。唯識論云。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異熟習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等流習氣因緣故。八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故。異熟習氣爲增上緣。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恒相續故。立異熟名。感前六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熟。有間斷故。即前異熟及異熟生名異熟果。果異因故。此中且說我愛執藏持難染種能變果識。名爲異熟。問。第八識廣容周遍爲萬法根原。經論同推故稱第一。微細體性如何指陳。答。此體不可說微妙最難知。周遍法界而無住心。任持一切而不現相。如空中飛鳥。雖往來翔翥而跡不可尋。似眼裏童人。任照瞻森羅而眼終不見。若月含一色。遍分萬像之形。等日耀千光。普照四天之下。類摩尼無思而雨寶廣濟群生。猶磁石無覺而轉移。周迴六趣。密嚴經偈云。藏識持於世。猶

如線穿珠。亦如車有輪。隨於業風轉。陶師運輪杖。器成隨所用。藏識與諸界。共力無不成。內外諸世間。彌綸悉周遍。譬如衆星象。布列在虛空。風力之所持。運行常不息。如空中鳥跡。求之不可見。然鳥不離空。顏頤而進退。藏識亦如是。不離自他身。如海起波濤。如空含萬像。藏識亦如是。蘊藏諸習氣。譬如水中月。及以諸蓮華。與水不相離。不爲水所著。藏識亦復然。習氣莫能染。如目有童子。眼終不自見。藏識住於身。攝藏諸種子。遍持壽煖識。如雲覆世間。業用曾不停。衆生莫能見。又云。諸仁者。一切衆色。皆阿賴耶與色習相應變似其相。非別有體同於愚夫妄所分別。諸仁者。一切衆生。若坐若臥。若行若立。惛醉睡眠。乃至狂走。莫不皆是賴耶識。乃至如磁石力令鐵轉移。雖無有心似有心者。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爲生死法之所攝持。往來諸趣非我似我。如水中物雖無思覺。而隨於水流動不住。阿賴耶識亦復如是。雖無分別依身運行。乃至若有於此能正觀察。知諸世間皆是自心。是分別見即皆轉滅。又頌云。能持世間因。所謂阿賴耶。第八丈夫識。運動於一切。如輪轉衆瓶。如油遍在麻。鹽中有鹹味。亦如無常性。普遍於諸色。問。此識周遍凡聖境。通爲當離此。別有眞性。爲復即是。答。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眞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眞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

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說。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如。因合不合成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問。第八識變義如何。答。變謂識體轉似二分。釋云。論明諸識體即自證分。轉似相見二分而生。此說識體是依他性轉似相見二分。非無亦依他起。依此二分執實二取。聖說爲無非無依他中無此二分。論說唯二依他性故。此緣真智。緣於真如無相分故。餘皆有相。不爾如何名他心智。後得智等。不外取故。許有相見二體性故。說相見種。或同或異。若同種者。即一識體。轉似二分相用而生。如一蝸牛變生二角。此說影像相見離體。更無別性。是識用故。若言相見各別種者。見是自體義用分之故。離識更無別種。即一識體。轉似見分別用而生。識爲所依。轉相分種似相而起。以作用別性各不同故。相別種生。於理爲勝。故言識體轉似二分。此依他起非有似有。實非二分。似計所執二分見相。故立似名。相別有種。何名識變。不離識故。內識變時相方生故。此顯能變相見二分。用體別有。何故。又說識似二分生。論說相見俱依自證起故。若無自證二定不生。如無頭時角定非有。及無鏡時面影不起。皆於識上現相貌故。故說二分依識體生。又非唯相見二分依識體生。乃至凡聖之身淨穢之士。皆從識現。如彌勒菩薩云。日月燈明如來。教我

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歷劫已來。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滅無有。至然憐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今得授記大補佛處。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遍計執。得無生忍。斯爲第一。是以十方法界淨穢國土。皆是我心中變出。總是我屋宅。真妄隨心巧拙由智。對大菩薩闍彼淨方。逗劣衆生現斯穢土。十方如來皆是我心中流出者。古釋云。如海上瀕各各不同時。由差別心觀即有彼此。但水體是一。即知一佛出現時。即一切佛土現。離自他相故。但衆生有處。十方如來爲種種身而助化之。非但如來含於一義。一切衆生亦是我流出。問。轉變變現其義同別。答。古釋云。有唯轉變非變現者。轉變之言通於種現。現能熏種種能生種。種生現行皆名轉變。變現之言唯現心等。能起見相名之爲變。不通於種相分色等。問。第八本識與所生果爲復是一是異。答。非一非異。論云。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此與本識。及所生果不一不異。體用因果理應爾故。釋云。本識是體。種子是用。種子是因。所生是果。此之二法理應如是不一不異。本識望種於出體中攝相歸性。故皆無記種從現行。望於本識相用別論。故通三性。若即是。不可說爲有因果法有體有法。若一向異。應穀麥等能生豆等。以許因果一

向異故。不爾法滅應方有用。以許體用一向異故。用體相似氣勢必同。因果相似。功能狀貌可相隨順。非一向異。問。阿賴耶識與幾心所相應。答。識論云。常與觸作意思想相應。阿賴耶識無始時來。乃至未轉。於一切位恒與此五心所相應。以是遍行心所攝故。一觸者。論云。謂三和分別變異。令心心所觸境爲性。受想思等所依爲業。釋云。以此五種體是遍行心所攝故。決定相應。雖復不增亦不可減。定俱生滅名遍行故。觸謂三和者。即根境識。體異名三。不相乖返更相交涉。名爲隨順。根可爲依。境可爲取。識三所生。可依於根而取於境。此三之上皆有順生一切心所功能作用。名爲變異。分別之用是觸功能。謂觸之上。有似前三順生心所變異功能。說名分別。分別即是似異名。如子似父名分別父。問。何故三和唯根獨勝。答。一由主故。有殊勝能。名之爲主。二由近故。能近生心及心所故。三由遍故。不唯心所。亦能生心故。四由續故。常相續有。境識不爾故。境體雖能生心心所。以非主故。又非近故。偏闍二義不名爲勝。心雖是主近生心所。不能生心。不自在故。非遍也。偏闍一義故非勝。境識皆不續識有境生故。俱闍續義。非得勝名。唯根獨勝。問。觸自性是實是假。答。此觸數定是實有。四食性故。二作意者。論云。作意謂能警心爲性。於所緣境。別心爲業。釋云。作意警心有二功力。一者令心未起而起。二者令心起已趣境。故言警。覺應起心種引令

趣境。三受者。論云。受謂領納順違俱非境相為性。起愛為業。四想者。論云。想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要安立境分劑相。方能隨起種種名言。釋云。此中安立。取像異名。謂此是青非青等。作分劑而取其相。名為安立。由此取像便起名言。此是青等。性類眾多故名種種。五思者。論云。思謂令心造作為性。於善品等役心為業。謂能取境正因等相。驅役自心令造善等。此五段是遍行所攝。故與藏識決定相應。此觸等五。與異熟識行相雖異。而時依同所緣事等。故名相應。此識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逆順境相。微細一類唯與捨受相應。又此相應受。唯是異熟。隨先引業轉不待現緣。任善惡業勢力轉故。唯是捨受。苦樂二受是異熟生。非真異熟。待現緣故。非此相應。又由此識常無轉變。有情恒執為自內我。若與苦樂二受相應。便有轉變。寧執為我。故此但與捨受相應。釋曰。此觸等五與異熟識行相雖異。而時依同所緣事等故名相應者。由四等故說名相應。謂事等。處等。時等。所依等。今約見分為行相。影像相分為所緣自體。名事等者。相似義。體各唯一。境相相似。故所緣事皆名為等。以觸等五相託本識相生。所緣既相似故名為等。唯識為宗。不約本質名為所緣。亦非影像名為行相。時謂剎那定同一世。依謂根俱無有間。唯與捨受相應者。此有五義。一極不明了是捨受相。若苦樂受必明了故。受總有五。一憂二喜三苦四樂五捨。此中憂

喜入苦樂中。依三受門分別不言憂喜。二不能分別順違境相。取中容境是捨受相。若是餘受取違順境故。三由微細。若是餘受行相必微。四由一類。若是餘受必是易脫。此行相定。故成一類。五相續而轉。若是餘受必有間斷。此恒相續故唯捨受。若能分別違順境相非真異熟。異熟者。取境定故。若龜動者。如餘心非異熟主。顯行相難知異餘識也。由此五義必其有故。便能受熏持種相續。又解。此識極不明了。曾無慧念。慧念行相極明了故。不能分別違順境相。顯唯捨受非苦樂俱。及簡不與善染等。並相續而轉。顯無有欲。今有希望。方有欲起。此相續故。無有欲也。由此五義第二義正顯唯捨受所由。所餘四義因簡別境等故。唯與捨受俱。問。此識既與捨受相應。如何亦是惡業異熟。答。論云。捨受不違善惡品故。如無記法善惡俱招。釋云。無記既寂靜。何為惡業果。捨雖寂靜不違二故。得為惡果。不同禪定寂靜。此無所能為故通惡業感。餘七轉識設起苦樂。此識皆俱。以捨不違苦樂品故。若或苦樂不俱。於人天中應不受苦果。以相違故。三惡趣中應不受樂果。亦相違故。此中苦樂皆是別招。故捨不違。問。本識云何不與別境等五心所相應。答。論云。互相違故。為欲希望所樂事轉。此識任業無所希望。勝解印持決定事轉。此識憍昧無所印持。念唯明記曾習事轉。此識昧劣不能明記。定能令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緣。慧唯簡擇得等事轉。此識微

昧不能簡擇故。此不與別境相應。此識唯是異熟性故善染污等亦不相應惡作等四。無記性者。有間斷故定非異熟。釋云。定能令心專注一境此識任運剎那別緣者。定雖影像相分剎那新起。至加行時所觀本質。前後相續。恒專注境。此識任運不作加行專注本質。恒緣現在影像所緣。但新新起。且定行相。一一剎那。深取專注趣向所緣。此識浮疎行相不爾。故非定位言任運者是隨業轉。惡作等定非異熟者。非真異熟。不遮異熟生。亦有惡作等非一切時常相續故。非此相應。故知第八異識常如捨相。以任運之緣合恒常之道。不為垢法之所染。寧為淨法之所治。非生死之所羈。豈淫弊之能寂。是以稱為識主故號心王。運後因一念無明。起七識波浪。遂生心所失本心王。皆因強覺覺明。分能立所。起明了之解。心境歷然。運分別之情。自他宛爾。因茲有情心內。逐憎愛而結怨親。無情境中。隨想念而標形礙。遂使外則桑田變海。海變桑田。內則親作怨由。怨為親種。互為高下反覆相酬從茲業果恒新苦緣不斷。是以首楞嚴經云。佛告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顯。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乃至唯殺盜淫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是故若欲還原反本旋妄冥真。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分別心滅輪迴業亡。根

盡枝枯因空果喪。無始之情塵識垢應念全消。本來之佛眼常身隨真頓現
宗鏡錄卷第四十七

宗鏡錄卷第四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

夫三性法門該通萬法。於第八識何性所攝。約有幾位。答。論云。諸有漏種與異熟識體無別故。無記性攝。因果俱有善等性故亦名善等。諸無漏種非異熟識。性所攝故。因果俱是善性攝故。唯名為善。釋云。此有漏種與本第八識體無別故。性類是同。唯是無記。若能所生法。皆通善等三性。謂此種子。本能熏習。現行之因。及後所生。現行之果。皆通三性故。言因果俱善等性。即是功能差別門說。非依體門。性唯無記。此約有漏種說。若無漏種非異熟性所攝故。故非無記。體性不順本識體故。體既不同不可相即。又性類別。能治所治。漏無漏殊。不可相即。問。無漏既不從識名無記性。此為何性。答。因果俱是善性攝故。唯名為善。法爾一切無漏之法。順理達生無惡無記。又攝論云。然第八識總有二位。一有漏位。無記性攝。唯與觸等五法相應。但緣前說執受處境。二無漏位。唯善性攝。與二十一心所相應。為遍行別境各五及善十一。與一切心恒相應故。常樂證知所觀境故。於所觀境恒印持故。於曾受境恒明記故。世尊無有

不定心故。於一切法常決擇故。極淨信等常相應故。無染污故。無散動故。此唯亦與捨受相應。任運恒時平等轉故。以一切法為所緣境。鏡智遍緣一切法故。問。本識於一切時中。為有間斷。為無間斷。定緣於內。定緣於外。答。此識從初至末。無有剎那間斷。內外俱緣。瑜伽論云。阿賴耶識於一切時無有間斷。器世間相。譬如燈焰生時內執著外發光明。如是阿賴耶識。緣內執受。緣外器相。生起道理應知亦爾。又緣境無廢時無變易。從初執受剎那乃至命終。一味了別而轉問。阿賴耶識與諸轉識。為復作因。為復作果。答。互為因果。經云。諸法於識藏。識於法亦爾。更互為果性。亦常為因性。攝大乘論說。阿賴耶識與雜染法互為因緣。如炷生焰展轉生燒。又如東蘆互相依住。釋云。諸法於識藏能攝藏也。為與諸識作二緣性。一為彼種子。二為彼所依。識於法亦爾。所攝藏也。為諸轉識與阿賴耶亦為二緣。一於現法長養彼種。二於後法轉攝植彼種。互相生故如燈炷束蘆者。舉增上緣喻因緣義。如燈炷與焰展轉生焰。內炷生焰如種生現。內焰燒炷如現熏種。又如東蘆相依為俱有因。類顯二法為喻。喻因緣義。問。種子識與阿賴耶識。為一為異。答。非一非異。攝論云。是不淨品法種子。在阿賴耶識中。為有別體故異。為無別體故不異。二俱有失。須明不一不異。此阿賴耶識與種子如此共生。雖有能依所依。不由別體故異。乃至能是假無體所是依是實有體。假

實和合異相難可分別。以無二體故。此識先未有功能。熏習生。後方有功能故。異於前識。但是果報不得名一切種子。後識能為他生因。說名一切種子。前識但生自相續。後識能生自他相續。故勝於前。譬如麥種生於自芽。有功能故說麥是芽種子。麥若陳久或為火所損。則失功能。麥相不異。以功能壞故不名種子。此識亦爾。若有生一切法功能。由與功能相應。說名一切種子。此功能若謝無餘。但說名果報識。非一切種子。是故非不異。問。種子有幾多。答。攝論云。種子有二。一外種子。但是假名。以一切法唯有識故。二內種子。則是真實。以一切法以識為本。此二種子念念生滅。剎那剎那先生後滅無有間故。此法得成種子。何以故。常住法不成種子。一切時無差別故。復次云。何外種子。如穀麥等無熏習得成種子。由內外得成。是故內有熏者。外若成種子不由自能。必由內熏習感外。故成種子。何以故。一切外法離內則不成。是故於外不成熏習。一由內有熏習。得成種子。又第八識從種子生故。稱果報識。能攝持種子故。亦名種子識。又本識是集諸故名種子。是苦諦故名果報。又二果俱有與所生現行果法。俱現和合方成種子。釋云。謂此種子。要望所生現行果法。俱時現有。現者。一顯現。二現在。三現有三義名現。由此無性人第七識。不名種子。果不顯現故。即顯現言簡彼第七。現在簡前後。現有簡假法。體是實有方成種子。故顯現唯在果。現有唯在因。現在

子。此聞熏習及四法爲四德種子。四德圓時本識都盡。四德本來是有不從種子生。從因作名。故稱種子。此聞熏習。非爲增益本識。故生。爲欲滅損本識力勢故生。能對治本識。與本識性相違故。不爲本識性所攝。若不淨種子。則熏習生增益本識。與淨種有異。問。熏習以何爲義。答。熏者發也。或猶致也。習者生也。近也。數也。即發致果於本識內。令種子生。近生長故熏有二種。一習熏。謂熏心體成染淨等事。二資熏。謂現行心境及。伽惑相資等。楞經云。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是以無明能熏其如成其染法。本覺能熏無明起其淨用。此皆不可熏處而能熏。名不思議熏。不可變異而變異。云不思議變。勝鬘經云。不染而染。難可了知。染而不染。難可了知。顯識論云。分別識者。若起安立熏習力。於第八識中熏習力故。譬如燒香熏習衣。香體滅而香氣猶在衣中。名爲熏衣。此香不可言有。香體滅故。不可言無。香氣在故。如六識起善惡留在熏力。於本識中能得到未來報。名爲種子。問。能熏所熏各具幾義能成熏習。答。各具四義令種子生長。故名熏習。唯識論云。先所熏四義者。一堅住性。二無記性。三可熏性。四和合性。古釋云。即此四義各有所簡論云。一堅住性。若法始終一類相續能持習氣。乃是所熏。此遮轉識及聲風等性不堅住。故非所熏。釋云。夫爲所熏識者。且須一類堅住相續不斷能持習氣乃是

所熏。今前六轉識若五位無心時。皆間斷故。既非堅住。非是所熏。此亦遮經部師將色心更互持種。論主云。且如於無色界入滅定時。色心俱間斷。此時將何法能持種。又如五根五塵皆不通三界。亦非堅住。如何堪爲所熏性。又第七識。在有漏位雖不間斷。在十地位中。亦有解脫間斷。謂得無漏時不能持有漏種。以有漏無漏體相違故。以第八識雖是有漏。以在因中體無解脫唯無覆性。即不妨亦能持無漏種。得名所熏。應立量云。前七轉識是有法非所熏。宗因云。不堅住故。同喻如電光聲風等。問。若言有堅住性即是所熏者。只如佛果第八。亦是堅住性。應名所熏。答。將第二義簡論云。二無記性。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釋云。夫爲所熏者。須唯是一類無記即不違善惡性方受彼熏。今佛果第八既是善性。即不容不善及無記性。非是所熏。以佛果圓滿故。如似沈麁不受臭穢物熏。若不善性者。即是煩惱。又不容信等心所熏。互不相容納故。其所熏性。如寬心捨行之人。能容納得一切善惡事。若惡心性人即不中。第八識似寬心捨行之人。能容一切習氣。有此義故。方名所熏。若如來第八無漏淨識。唯在因中曾所熏習。帶此舊種非新受熏。以唯善故違於不善等。又云。善染如沈麁。非森等。故不受熏。無記如素帛。故能受熏。如善不容於惡。猶白不受於黑。若惡不容於善。如臭不納於香。唯本識之含藏。同。大虛

之廣納矣。問。若言有堅住性及無記性二義。便名所熏者。且如第五心所同心王具此二義。應是所熏。又如無爲亦有堅住性義爲所熏何失。答。將第三義簡論云。三可熏性。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爲法無爲堅密故非所熏。言自在者。正簡難陀許第八五心所變受熏。論主云。心所不自在。故依他生起。非所熏性。言性非堅密者。即簡馬鳴菩薩真如受熏。論主云。無爲體堅密。如金石等而不受熏。夫可熏者。且須體性虛疎能容種子方得。馬鳴救云。我言真如受熏者。以真如是性。第八是相。性不相離。若熏著相時兼熏著性。或攝相歸性故。真如受熏何失。如將金石作指鑽等。護法破云。熏相不熏性。如火燒世界不燒虛空。今唯是第八心王。體性虛疎方可受熏。如衣服虛疎。方能受香等熏。問。若言有堅住性無記性及可熏性三義。即是所熏者。應可此人第八識受他人前七識熏。以此人第八是可熏性故。答。將第四義簡論云。四與能熏等和合性。若與能熏同時同處不即不離。乃是所熏。此遮他身剎那前後。無和合義。故非所熏。唯異熟識具此四義。可是所熏。非心所等。釋云。今將此人第八。望他人前七。無同時同處和合義故。非是所熏。亦遮經部師將前念識體。熏後念識相。不同時亦非所熏。次能熏四義者。一有生滅。二有勝用。三有增減。四與所熏和合。此四義亦各有所簡。且外人問。無爲法得名能熏不。答。將第一義簡論云。一有

生滅。若法非常。能有作用生長習氣。乃是能熏。此遮無爲前後不變無生長用故非能熏。釋云。今前七識有生滅。有生長作用。乃是能熏。問。若爾者。且如業感異熟生心所及色法不相應行等。皆有生滅。亦有作用。應是能熏。答。將第二義簡。論云。二有勝用。若有生滅。勢力增盛能引習氣。乃是能熏。此遮異熟心心所等。勢力羸劣故非能熏。釋云。其業感異熟生心心所等。劣弱無強盛作用。能熏色法。雖有強盛。又無緣慮勝用。不相應行。二用俱闕。此非能熏。又勢用有二。一能緣用。即簡諸色爲相分熏。非能緣熏。二強盛用。爲不任運起。即異熟心等。有緣慮用無強盛用。爲相分熏。非能緣熏。內色等有強盛用。無能緣用。異熟心等。有能緣用。無強盛用。不相應法。二俱無。皆非能熏。即緣勢用。可致熏習。如強健人能致功效故。問。若有生滅及有勝用。即名能熏者。且如佛果前七識。亦具此二義。應是能熏。答。將第三義簡。論云。三有增減若有勝用。可增可減。攝植習氣。乃是能熏。此遮佛果圓滿善法無增無減故非能熏。彼若能熏。便非圓滿。前後佛果應有勝劣。問。若言具有生滅有勝用有增減三義。即名能緣者。且如他人前七識。亦有上三義。應與此人第八熏得種不。答。將第四義簡。論云。四與所熏和合而轉。若與所熏同時同處。不即不離。乃是能熏。此遮他身刹那前後無和合義故非能熏。唯七轉識及彼心所有勝勢用。而增減者。具此四義。可是能熏。如是能

熏與所熏識。俱生俱滅熏習義成。今所熏中種子生長如熏苗。勝。故名熏習。釋云。攝論云。苗。勝本來是歲多時埋在土中。便變爲苗。勝。如苗。勝與華。俱生俱滅。內熏習故生香氣。又種子是習氣之異名。習氣必由熏習而有。喻如麻香氣華熏故生。即胡麻中所有香氣。必假華熏方得香也。西方若欲作塗身香油。先以華香。取於苗。勝子。聚爲一處。淹令極爛。後取苗。勝壓油。油遂香氣芬馥。比來胡麻中無香氣。因華熏故生。熏習義者。要俱生滅熏習義成。非如種生芽。異時故。不同生滅故。以爲喻。問。若言須與所熏和合一處方名能熏者。且如。生亡父母及先亡子孫等。後人爲作功德。此亦是熏他識。以獲福故。如何不許。答。此有二解。一云。此但爲增上。令亡者自發心。非熏他識。二云。七分之中許獲一分。難只此所獲一分功德。便是此人造福他人受果。應乖唯識義。答。有五力唯識不判。一定力。二通力。三借識力。四大願力。五法威德力。問。七能熏中熏第八。四分之中約熏何分。答。前五轉識能熏阿賴相分種子。第六意識能熏第八相見分種子。第七末那唯熏第八見分種子。問。前七識四分何分能熏。答。見相二分能熏。以此二分有作用故。問。相分是色。何能熏。答。但是見分與力令相分熏。如鼻附塊而成卵殼。又見分是自證分與力。問。前五識與第八熏相分種子者。其第八相分有三境。今熏何相分種子。答。但熏內身及外器實五塵相分種子。餘即不熏。以不能緣故。問。

五識於一切時。爲皆熏三種。爲有不爾。答。皆熏三種。縱異界相緣時。五識須託自第八相。而熏本質種子。又如二禪已上借初禪三識緣上地三境時。亦各熏三種。其相質種子。已上收。見分種子即屬初禪繫。以越界地地法無故言借。若得諸根互用。緣自他五塵境。皆熏三種子。以是性境收。本質同是第八相分故。若第六緣第八見分時。熏得見質二種。皆是心種。即與第八熏得見分種子。又自熏得第六見分種子。中間相分即不熏。若第六緣第八相分時。或熏三種子。爲自熏得能緣見分種子。若現量時亦自熏得相分五塵種子。又與第八熏得五根塵本質種子。多分只熏見質二種。問。第六緣第八三境相分時。皆與熏得三境種子。不。答。只熏根身器界種子。緣種子境。即不熏。恐犯無窮過故。其第六緣五根及種子境時。皆是獨影境。有說是性境者。即須相分是實。便有兩重五根現行。犯有情界增過。故知不可。問。第六能緣第八四分。何言唯熏見相分種子。答。以內二分與見分同是心種故。於見分中攝。問。第六緣一百法時。皆熏本質種子。不。答。若緣無爲并不相應行及心中一分假者。皆不熏本質種子。實者即熏以緣假法時。但是獨影境故。亦不熏相分種子。其能緣見分種子即熏。若第七識緣第八見分熏種子。但熏見質二種。定不熏相分種子。其中間相分但從兩頭合起。仍通二性。一半從本質上起者。是無覆性。一半從能緣見分上生者。是有覆性。問。如前第三所熏中護法難馬鳴真如受

熏義。夫熏習之義熏相不熏性。如火燒世界不燒虛空。此真如受熏之義。如何會通。答。夫能所之熏約有二宗。一法相宗。二法性宗。前護法宗是依法相宗所難。今馬鳴是依法性宗。今法性宗亦七識等而為能熏。八為所熏。其第八中以如來藏隨緣成立。含有生滅不生滅義故。今言熏者。是不熏之熏。不變之變。即熏生滅門中真如隨緣之相。若真如門中即不熏。此熏變義俱不可思議。以不染而染故。如起信論云。復次以四種法熏習義故。染淨法起無有斷絕。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妄境。謂六塵。熏習義者。如世衣服非臭非香。隨以物熏則有彼氣。真如淨法性非是染。無明熏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真如熏故說有淨用。云何熏習染法不斷。所謂依真如故。而起無明為諸染因。然此無明即熏真如。既熏習已生妄念心。此妄念心復熏無明。以熏習故不覺真法。以不覺故妄境相現。以妄念心熏習力故。生於種種差別執著。造種種業。受身心等來苦果報。妄境熏義有二種別。一增長分別熏。二增長執取熏。妄心熏義亦二種別。一增長根本業識熏。令阿羅漢辟支佛一切菩薩受生滅苦。二增長分別事識熏。令諸凡夫受業繫苦。無明熏義亦二種別。一根本熏。成就業識義。二見愛熏。成就分別事識義。云何熏習淨法不斷。謂以真如熏於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令妄念心厭生死苦求涅槃樂。以此妄心壓求因緣。復熏真如。以熏習故。則

自信己身有真如法本性清淨。知一切境界唯心妄動畢竟無有。以能如是如實知故修遠離法。起於種種諸隨順行。無所分別。無所取著。經於無量阿僧祇劫。慣習力故無明則滅。無明滅故心相不起。心不起故境界相滅。如是一切染因染緣。及以染界心相都滅。名得涅槃。成就種種自在業用。妄心熏義有二種別。一分別事識熏。令一切凡夫二乘。厭生死苦隨已堪能趣無上道。二意熏。令諸菩薩發心勇猛。速疾趣入無住涅槃。真如熏義亦二種別。一體熏。二用熏。體熏者。所謂真如從無始來。具足一切無量無漏。亦具難思議境界用。常無間斷熏眾生心。以此力故。令諸眾生厭生死苦求涅槃樂。自信己身有真實法發心修行。用熏者。即是眾生外緣之力。有無量義略說二種。一差別緣。二平等緣。差別緣者。謂諸眾生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蒙佛菩薩等諸善知識隨所應化而為現身等。平等緣者。謂一切諸佛及諸菩薩。以平等智慧平等志願。普欲拔濟一切眾生。任運相續常無斷絕。以此智慧熏眾生故。令其憶念諸佛菩薩。或見或聞。而作利益入淨三昧。隨所斷障得無礙眼。於念念中一切世界平等顯現。見無量諸佛及諸菩薩。華嚴記云。是則真如亦為能熏。亦能受熏。故楞伽經云。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謂不可熏而熏故名不思議熏。真如不變而隨緣成法名不思議變。亦即不染而染也。藏法師云。妄心通業識及事識。今據其本言業識耳。言熏習故有染相

者。真如本無相隨熏現相。又顯妄法無體故但云相。此釋經中如來藏為惡習所熏等。上即生滅門中真如。言有淨用者。此是生滅門中本覺真如。故有熏義。真如門中則無此義。由此本覺內熏不覺。令成厭求反流順真。故云用也。此釋經中由如來藏故。能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也。涅槃經云。闍提之人佛性力故還生善根。彼言佛性力者。即此本覺內熏之力耳。良以一識含此二義。更互相熏遍生染淨也。此中佛者。是覺性者是本。故名本覺問。佛種從緣起者。即是熏習義。約法報化三身中。是何佛種從緣起。答。是報身佛。由熏成故。以智為種法身是無為斷惑所顯。不從種子生。以法報具足能起化現。即化身是法報之用。唯報佛性。即是一切眾生聞熏種子。且如世間甘露葉上露露潤濕。滴入土中一滴成一連珠。又更濕潤生長芽莖。報佛性亦爾。我等第六識見分及耳識見分。如同甘露葉。如來大乘教法如似甘露。耳識第六識熏得大乘種子。似潤濕落在第八識中。如入土中生得連珠。後數資熏至成自受用報身佛。更遇濕潤生起芽莖。故知佛種全自熏成。初學之人。爭不仗於聞法之力。且眾生雖有正因性。須假緣因發起。如大智度論云。如經中說。二因緣發起正見。一者外聞正法。二者內有正念。又如草木內有種子。外有雨澤然後得生。若無菩薩。眾生雖有業因緣無由發起。然欲弘揚佛法剖析圓宗。應須性相雙明總別俱辯。故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

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今宗鏡本意。要理事分明。方顯一心體用具足。若有體而無用。如有身而無手足。若有用而無體。如有手足而無身。若無身。手人相不具。若無體。用法身不圓。釋摩訶衍論云。自性清淨無漏性德。從無始來一向明白。亦無垢累。亦無染污。而以無明而熏習故。即有垢累。無明藏海。從無始來一向闇黑。亦無智明。亦無白品。而以本覺而熏習故。即有淨用。如是染淨但是假立。染非實染。淨非實淨。皆是幻化無實自性。故知染淨無體。隨熏所成。若離熏習之緣。決定無法可得。若無第八識所熏之體。萬法不成。以前衆多義門。成就唯識。即知無有一法不從心化生。隨善惡以熏成。因修習而為種。似麝香之紙染。芬馥以騰馨。如繫魚之繩近。腥羶而作氣。況其熟木。識堅住真心。聞善法熏。則淨種子增長。因惡法發。則染種子圓成。是以內則為因。雖然本有。外為緣助。須仗新熏。遂能起果。酬因為凡作聖。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故知無法不熏成。是以多聞熏習之功。須親道友。積學鍊磨之力。全在當人。不可虛度時光。不動妙行。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未遇人工。不成火用。如身中佛性是佛正因。不偶淨緣。難成妙用。問。心識無形無對。云何說受熏之義。答。經明。若熏若變。俱不思議。約隨緣鼓動。彰熏變之相。以根本無明熏本覺時。即本覺隨動。故說為熏。又本覺之體。理雖不變。由隨緣故。故說為變。雖然熏變染而不染。雖不熏變。不染而染。

莫可以心意測。故云不思議熏。靡可以文句證。故云不思議變。

宗鏡錄卷第四十八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四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一切情識。因執受得名。只如第八種子根身器等。為總有執受。為無執受。答。種子器世即第八緣而不執。執受各具二義。且執二義者。一攝義。二持義。言攝者。即攝為自體。言持者。即持令不散。受二義者。一領義。二覺義。且領者。即領以為境。言覺者。即令生覺受。安危共同。根身具執受四義。一攝為自體。同是無記性故。二持令不散。第八能任持此身。令不爛壞。三領已為境。此根身是第八親相分。四令生覺受。安危共同。若第八危五根危。第八安五根安。若器世間量。但緣非執受。即受二義中。領已為境。又言非執受者。而無攝為自體。持令不散。令生覺受三義。不似他根身。非執受。即無受。四義中。領已為境。一義。問。何以器界不似根身。第八親執受。答。以與第八遠故。所以不攝為自體。又器界損時。第八亦不隨彼安危共同。所以不執受。若髮毛爪齒。膀胱宿水等。雖近已同外器攝。所以第八亦不執受。由此第八。或持或緣。應具四句。一持而不緣。即無漏種。二緣而不

持。即器界現行。三俱句。即內身根塵。四俱非。即前七現行。問。第八何不緣前七現行。答。有多過故。不緣。若變影緣。即第八犯緣假過。若親緣。即犯唯識義。不成過。親取他心故。西明云。若變影緣。即有情界增過。以變起前七現行故。而有兩重第七等。又解。以心法要種而生。今異熟第八微劣。設緣得前七。亦不能熏種。故不緣也。問。第八何不緣長等。答。是假故不緣。問。無為是實。第八何故不緣。答。若實無為。因位不證。若假無為。又非彼境。三量分別者。散位心。心所。若具四義。即名現量。一任運緣。二不帶名言。三唯性境。四無計度分別。今第八四義。既足。極成現量。假實分別者。因中第八見分。定不緣假。唯因緣變故。因緣變具二義。一任運緣。二種子義。為境從種生識。任運緣名因緣變。今第八所緣境。定以見分別種生。是因緣變。問。第八與前五皆因緣變。何故前五緣境有本質。第八便無。答。前五非根本識。緣境即須藉本質。今第八是根本識。故不假本質。忽若離自三境外。更有法與第八為質者。即心外有法。然第八若望緣。定果色及他人。扶塵異界器。即有本質不遮。故知第八緣三境。唯實非假。問。識中無漏種子。具此三義不。答。一切有漏種子。即具三義。若是無漏種子。不隨第八成無記。唯是善性。即第八不領為境。以相違故。不妨持而不緣。三義中。但具二義。問。若不領以為境。應是心外有法。答。但持令不散。不離識故。亦是唯識。問。無漏種子。既不離識中有。

如何不緣。答。具三義故。所以不緣。一能對治故。即無漏然對治有汚法。亦能破壞有漏法。二體性異故。以第八識無記。無漏種子唯善性。三不相順故。以無漏種子不順有漏第八識故。無漏善性不順無記性故。所以不緣。問。無漏種子。是相分不答。有二。一云。第八不緣非是相分攝。二云。亦是相分。因雖不緣。是果中之相分。流類故。問。種子與自證分。既不離第八見分。如何不緣自證分。答。種子雖與自證不相離。若見分緣時。但緣種子不緣自證分。若緣自證分。即犯因中內緣過。喻如水中鹹味色裏膠青。問。此第八識有幾執受。答。有二種。攝論云。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問。前說第八具四義故成現量。未審三量行相如何。又八識各具幾量。答。古德釋云。現量者。現謂顯現。即分明證境不帶名言。無籌度心。親得法體。離妄分別。名之爲現。言量者。量度。是指定之義。謂心於境上度量。指定法之自相。不錯謬故名量。比量者。比謂比類。量即量度。以比類量度而知有故。名爲比量。非量者。謂心緣境時於境錯亂。虛妄分別不能正知。境不稱心。名爲非量。顯揚論云。現量者。有三種相。一非不現見相。二非思構所成相。三非錯亂所見相。一非不現見相者。復有四種應知。謂由諸根不壞作意現現時。同類生。異類生。無障礙。不極遠。同類生者。謂欲塵諸根。於欲塵境。上地諸根於上

地境已生等。若生若起。是名同類生。異類生者。謂上地諸根於下地境若已生等。是名異類生。無障礙者。復有四種。一非覆障所礙。二非隱障所礙。三非映障所礙。四非惑障所礙。覆障所礙者。謂黑闇無明闇不澄淨色之所覆障。隱障所礙者。謂或藥草力。或呪術力。或神通力之所隱蔽。映障所礙者。謂少爲多物之所映奪。故不可見。或飲食等。爲諸毒藥之所映奪。或髮毛端爲餘食物之所映奪。如是等類無量無邊。且如小光爲大光所映。不可得見。所謂日光映星月等。又如能治映奪所治令不可得。謂不淨觀映奪淨相。無常苦無我觀映奪常樂我相。無相觀力映奪衆相。惑障所礙者。謂幻化所作。或相貌差別。或復相似。或內所作目眩昏夢。悶亂酒醉放逸顛狂。如是等類名爲惑障。若不爲此四障所礙。名無障礙。不極遠者。謂非三種極遠。一處極遠。二時極遠。三推析極遠。如是總名非不現見。由非不現見故名現量。二非思構所成相者。謂建立境界取所依境。緣取便成。非思構之所成。故名爲現量。三非錯亂所見相者。當有七種。一錯亂。二錯亂。三形錯亂。四顯錯亂。五業錯亂。六心錯亂。七見錯亂。想錯亂者。謂於非彼相起彼相想。如於陽焰鹿渴相起於水想。數錯亂者。謂於少數起多增上慢。如瞽眇者於一月處見多月。像形錯亂者。謂於餘形起餘形增上慢。如於旋火見彼輪形。顯錯亂者。謂於餘顯色。起餘顯色增上慢。如爲迦末羅病損壞眼根於非

黃色悉見黃相。業錯亂者。謂於無業起有業增上慢。如執捲軸走見樹奔流。心錯亂者。謂即於五種所錯亂義。心生喜樂。見錯亂者。謂即於五種所錯亂義。忍受顯說。安立寶重。妄想堅執。若非如是錯亂所見。名爲現量。又云。現量者。如五塵色法。是第八識所變相分。前五轉識并明了意識。緣此之時。最初遇境。未起分別。不帶名言。能緣之智親證境體得法自性。名爲現量得自相也。若前五識及第八識於一切時。皆是現量得法自相。不簡因果漏無漏位。一切皆爾。若第六識緣彼五塵境時。於彼法體生分別心。而起言說。言說所及不能親證。以是假智所緣名得共相。不簡因中果位。但於境體起分別心。及起言詮之時。皆名得於共相。及佛後得智緣事境時。起分別故。起言說故。亦是假智。非是得彼共相法體。但是得彼共相之義也。因此更依因明解現量義。准因明疏略有二解。一現之量。謂前五識。依所依根。於現在世緣現有境。根亦與識同照前境有發識用。根義顯勝得顯現名。雖照於境。以體是色無緣慮用不能量度。但有現義不得量名。唯心心所量度於境。緣慮用增體具現義。亦有量境之能。今從能發之根。顯所發識。名現之量。依土釋也。二現即量。謂明了意識一分。除餘散意識及獨頭起者。并取定意識及第八識能緣見分親緣現境作用顯現。而彼所依意根界體。非顯現故。故不取之。但就能緣見分。現即是量。持業釋也。又古師問。若准前說。假智所詮但

得共相之義。不得共相法體。如口說色時。口應被礙。以彼色體以質礙為自相故。既不被色礙。故知不得彼體。但得彼義者。且如第八識及與眼識并明了意識。現量智起緣火之時。既言現量得法自相。寧不燒心。若不被燒。應不得於火之自相。何名現量境耶。若許被燒。即世間現見火時。眼不被損。便有世間現量相違過。答曰。雖不被燒。亦得自相名為現量。所以者何。以心細色龜故。心細無狀。色龜有形。故緣彼火時。雖得自相。然不被燒。亦名現量。又彼龜色實亦不能壞於細色。何況心法。如火災起時。欲界火災但燒欲界。然不能燒色界定地。殊妙細色故。彼色界自起火災。燒於自地。問。既言心細色龜。緣火時心不被燒者。如阿羅漢化火焚身。心智隨滅。此如何通。答曰。化火焚身。但燒扶根之塵。非燒五種清淨色根及彼心智。其五種清淨色根。及彼心智。以無所依。扶應緣闕不生。得非擇滅。雖是定火亦不能燒。龜細異故。定火對世火雖是細妙。對心猶龜。以是色法有形質故。比量者。此復五種。一相。二體。三業。四法。五因果。一相比量者。謂隨其所有相貌相屬。或由現在及先所推度境界。如以見幢故。比知有車。以見煙故。比知有火等。二體比量者。由現見彼自體性故。比類彼物不現見體。或現見彼一分自體比類餘分。如以現在比類去來等。三業比量者。謂以作用比業所依。如見遠物無有動搖。鳥集其上。如是等事。比知是杙。若有動搖等事。比知是人等。四法比

量者。謂於一切相屬著法。以一比餘。如屬無常。比知有。故。以屬苦故。比知空無我。以屬生故。比知有老法。以屬老故。比知有死法。等。五因果比量者。謂因果相比。如見物行比有所至。見有所至。比知先有行。若見有人如法事王。比知當獲廣大祿位。見大祿位。比知先已如法事王等。三量八識分別者。前五轉識。唯是現量。以前五識顯現證境。不作行解心。得法自性。任運轉故。第六意識。遍通三量。有二。一明了意識。與五同緣通三量。初念得五塵自性。是現量。第二念至作解心時。若量境不謬。是比量。若心所不稱境知。即是非量。二獨頭意識有三。一散位獨頭。亦通三量。多是比非。若緣現量。此得五識引起獨散意識。說為於第一念緣前來五識所緣五塵之境。得其自性。名現量。二定中獨頭。唯是現量。三夢中獨頭。唯是非量。若見分唯非量。內二分是現量。第七末那。約有漏位中。唯是非量。妄執第八見分為我。為法。故本來第八見分。是白淨無記。然非是我。今被第七妄執為我。不稱境知。故名非量。若第七內二分唯現量。第八賴耶同五現量。如前已解。問。真似現量如何分別。答。古釋現量有二。一真。二似。真現量者。體即五識身。五俱意識諸自證分諸定心兼第八識。此等諸心心所有六義名現。一現有簡龜毛等。二現在簡過未。三顯現。簡種子無作用故。四現離照現名為現。謂能緣之心行相遠離諸分別故。謂離隨念計度名言種類諸門等分別心故。因明論云。此中現量。謂

無分別。釋云。即顯能緣行相不籌不度。任運因循。照符前境故也。五現謂明現。謂諸定心澄湛隨緣何境皆明證故。即明證眾境名為現量。六現謂親現。即親冥自體。若一切散心。若親於境明異自體。皆名現量。第五明現。第六親現。此二種義。簡諸邪智等。如病眼見空華毛輪等。雖離分別任運而緣。然不能明證眾境親冥自體。故非現量也。似現量者。准理而言。有五種智皆名似現量。一散心緣過去。二獨意識現在。三散意識未來。四緣三世疑智。五緣現在諸惑亂解。此等諸心能緣行相有籌度故。皆不以自相為境故。又隨先所受分別轉故。名似現量。然有二種。一無分別心。謂愚癡人類及任運見於空華等。雖無分別。然不分明冥證境故。名似現量。二有分別心。現帶名言不得法之自相。妄謂分明得境自證。名似現量。又云。男女天地等。見一合相。名似現量。此以眾緣合故。如攬眾微以成於色。合五陰以成於人。名一合相。如是見者。是有分別智於義異轉。故名似現量。真現量者。如一合相。相不可得。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以從緣合。即無性故。無性之性是所證理。如是知者是正智生。是自相處轉名真現量。又拂能所證跡為真現量。謂若有如外之智與如合者。猶有所得非真實證。能所兩亡方為真現。唯識論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經云。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乃是為真現量也。是以諸佛施為悉皆現量。如守護國界主

陀羅尼經云。如來悉知彼諸衆生出息入息。種種飲食。種種資具。種種相貌。種種根器。種種行解。種種心性。死此生彼。剎那流注。生滅相續。如來悉知。如是一切現量所得。非比量知。云何現量。謂不動念如實而知。非流注心入於過去。如是知時智慧具足。隨衆生心。種種說法。問。本識變似根身器世間等。爲是自變。爲是共變。答。此有四句。一。中共共變。二。中共不共變。三。不中共不共變。四。不中共共變。識論云。所言共變者。謂異熟識由共相種成熟力。故識似色等器世間相。即外大種及所造色。雖諸有情所變各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如衆燈明各遍似一。釋云。此義意言。由自種子爲因緣故。本識變爲器世間相。唯外非情。此即能造及所造色。在外處故言外大種。非心外法。且諸種子總有二種。一是共相。二不共相。何爲共相。多人所感故。雖知人人所變各別名爲唯識。然有相似共受用義。說名共相。實非自變他能用之。若能用者。此即名緣心外法故。然我此。物爲增上緣。令多人。可共受用名共。如山河等。不共相者。若唯識理。唯自心變名不共相。一切皆是他變是他物。自不能用。亦名不共相。然今且約自身能用他不得用。名爲不共。如奴婢等。又釋云。其中有二。一。中共共。如山河等。非唯一趣用他趣不能用。又唯識義鏡云。中共共者。多識同變。名之爲共。識已同用重名爲共。又唯識鈔云。謂多趣有情識所變色。同在一處互相涉入。其相相似同共受用。名

中共共。初之共字。約所緣緣。後之共字。約增上緣。即無主山河等是。若有主者。即中共不共所攝。二。中共不共。如己田宅及鬼等所見猛火等物。人見爲水。餘趣餘人不能用故。不共相中亦有二種。一。不中共不共。如眼等根。唯自識依用。非他用故。二。不中共共。如自扶根塵。他亦受用故。此言共相。種者。即中共共。如衆燈明各遍似一者。此釋共果同在一處不相障礙。謂外器相如衆燈明。共在一室各各遍室。一。自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此如何知各各遍也。一。燈去時其光常遍。若共爲一。是則應將一燈去已餘明不遍。又相涉入不相隔礙。故見似一。置多燈已人影亦多故。又云。一。不中共不共變。如眼等五根。唯自第八。於中有末心第一念。託父母遺體時。變名不共。唯自第八變故。又唯自受用。復名不共。如眼識唯依眼根發識。乃至身識依身根等。二。不中共共變。即內扶根。初唯自第八變名不共。生已後他人亦有受用義。復名爲共。問。若許受用他人。扶塵者。何名唯識。心外取法。答。受用他人。扶塵時。自識先變一重相分。在他人身上。若受用時。還受用自相分。心外無法得成唯識。問。若言受用自相分。因何殺他人得地獄罪。以殺自相分故。答。自相分與他相分同在他身處。殺自相分。亦能令他五根相分斷滅。故得罪也。三。中共共變。如山河大地。衆人共業力變。又共得受用。問。多人共變名共者。如有一樹二十人共變。有二十重相分。忽被一人

所却此樹。自相分無。可名唯識。餘十九人相分亦無。應非唯識。以自不斫故。答。一人所斫相分是所隨。餘十九人相分是能隨。能隨相分必依所隨有。故所隨既無能隨亦滅。由此義邊亦名唯識。故瑜伽論云。相似業生隨順業轉。即衆人共業變時得名相似業。其多人相分被一人受用。即名隨順業轉。又共變共受用故。四。中共不共變者。如田宅妻子。多人第八共變。得名爲共。若受用時唯自前六受用。不通他人。即名不共。又如一水應四心隨業各異見。問。諸識各變自根。還變他根不。答。唯變似他根依處。他根於己都無用故。論頌云。識生變似義。有情我及了。此境實非有境無故識無。釋云。八識生變似義者。即是五塵義之言境。以依法似實有故。變似有情者。即是五根衆生數法。情即是根名薩埵。變似我者。是末那能變。及了者六識緣了。即第八緣根塵二色。第七緣我。六識緣六塵所了法義。論云。有義唯能變似依處。他根於己非所用故。似自他身五根現者。說自他識各自變義者。此唯變他根依處。他根於己都無用故。若無用亦變何不變七識。無緣慮用而得緣故。若爾說自他根現文如何通。所說自他阿賴耶識各自變爲根。非自變他根。一則無用不變他根。二由不定說言自身本識變他根故。不可爲證。問。色從識變者。無色界無色。云何說變。答。下界衆生所見是業果色。無色界現境即定果色。俱不離心。慈恩云。由定中變異他身者。瑜伽論云。色

無色天變身萬億共立毛端。是平等心。無色既無通力。即唯是定力。華嚴經說。菩薩鼻根聞無色界宮殿之香。阿含經云。舍利弗入涅槃時。色無色天宮中淚下如春細雨。波闍波提入涅槃時。色無色天佛邊側立。及實色中定境者。是所變境力。為相續。為間斷。若內身多續少分間斷。由有生一念即便命終故。或如好勝等。生已則死故。若變外器多分長時。隨業勢力任運變故。問。本識定緣何法。

答。識緣實法不緣假法。慈恩問云。本識豈不緣極略等四色。答。以假故不緣。如不相應法。對法論云。極略極過。但是第六意識。可析為極微故。第八不緣。受所引色中。若定道共色。即此不緣。唯以現行思為體故。遍計所起色。唯是鏡像水月。此亦不緣。唯第六識遍計起故。又定所生色中。如十一一切處觀。亦不緣假想色故。故此論文但緣實色不緣假法。第八所緣必有用故。彼無實用第八不緣。然諸法體。一者有法。二者無法。第八何故不緣無法。此任運緣非分別故。無審度故。後得智等有審度故。諸六識等有分別故。由此故知。第八識體。不緣我也。第八識變。變必有用故。不緣無用。無用故不緣我等。以無體用故。於有法中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何故此識不緣無為。若實無為因未證故。若假無為無體用故。皆不得緣。問。有漏識變有幾種變。答。略有二種。一因緣變。二分別變。識論云。有漏識變略有二種。一隨因緣勢力故變。二隨分別勢力故變。釋云。因緣生

者。謂由先業及名言實種。即要有力唯任運心。非由作意。其心乃生。即五八識隨其增上異熟因為緣。名言種為因。故變於境。分別變者。謂作意生心是審度心。即六七識隨自分別作意生故。由此六七緣時影像相分。無有實體。未必有用。初隨因緣變必有實體用。即五八等所變之境。後隨分別變。但能為境。非必有用。即第七識等。又解。初唯第八。異熟主故。所熏處故。能持種故。變必有用。後餘七識所變色觸等。皆無實用似本實用。如鏡中光。於三境中性境不隨心。因緣變攝。獨影帶質皆分別變。又論云。異熟識變但隨因緣。所變色等必有實用。若變心等便無實用。相分心等不能緣故者。顯變色等從實種生。故所變法必有體用。若相分心心如化心等。故不緣之。緣便無用。解深密經說。諸變化心。無自依心。有依他心。佛地論云。無自緣慮實體之心。有隨見分所變相分似慮之心。如鏡中光。此即分別變。四句分別者。一因緣變非分別變。即五識心心所及第八識心王。為所緣相分。從自種生故。二唯分別變非因緣變。即有漏第七識及第八五心所。是為所變相分唯從分別心生故。三俱句即有漏第六。及無漏八識。以能通緣假實法故。四俱非即不相應行。是以無實體故。不與能緣同種生故。問。此識於善不善有覆無記無覆無記四種法中。何法所攝。答。論云。此識唯是無覆無記。異熟性故。異熟若是善染性者。流轉還滅應不得成。又此識是善染依故。若善

染者互相違故。應不與二俱作所依。又此識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極香臭應不受熏。無熏習故。染淨因果俱不成立。此唯是無覆無記。覆謂染法。障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此識非染故無覆記謂善惡。有愛非愛果。及殊勝自體可記別故。此非善惡。故名無記。觸等亦如是。謂如阿賴耶識唯是無覆無記性攝。觸作意受想思亦爾。諸相應法必同性故。釋云。異熟若是善染性者。流轉還滅應不得成者。善趣既是善。應不生不善。恒生善故。即無流轉。惡趣之義。由業故生死流。由苦故生死轉。惡趣翻亦然。既恒生惡應無還滅。由道故還。由滅故滅。又此識是善染依故者。此識既是果報之主。既恒是善。應不為惡依。是惡亦應不為善依。互相違故。若善染者。如極香臭應不受熏者。此識唯無記性可受熏習。既無熏習即無種子。種子若無即是無因。因既無故其果亦無。此唯無覆無記者。無記有三。一相應無記。謂諸無記心心所法。二不相應無記。謂無記色不相應法。三真實無記。謂虛空非擇滅。又廣辯四種無記。一能變無記。即無記心心所法是。二所變無記。即諸色法及諸種子等是。三分位無記。即二十四不相應行中。有假無記法分位立者是。四勝義無記。即虛空非擇滅無為是。又就第一能變無記中。更有四種無記。一異熟。二威儀。三功巧。四變化。異熟無記者。異者別異。即因果性別。因通善惡。果唯無記。熟者成熟。此唯屬果。因果合說。名為異熟。無記者。

不能記別當果。名為無記。或於善惡中無所記別名無記。此業感真異熟無記。即第八識。業即善惡二思。感者。集義招義。為此現行思能造作感集當來總報識等五果種子。又能招感當來異熟五蘊現行果。故名業感。言真者實也。簡命根雖是異熟而且假。又異者常也。體常相續更不間斷。遍界地有者。名真異熟無記。又若法體是異熟從異熟識起。而無間斷遍界地有者。名真異熟。亦名異熟生。若法體是異熟。從異熟識起有其間斷。又不遍界地者。但名異熟生。不得名真異熟。即簡六識體。必若體非異熟。又有間斷。又不遍界地。雖從異熟識起。不名真異熟。但得名異熟生。若威儀功巧變化等。雖有能作而不招善惡等果。故名無記。問。阿賴耶識。若常則無轉變。若斷則不相續。如何會通得合正理。答。不一不異。非斷非常。方契因緣唯識正理。識論云。此識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界趣生施設本故。性堅持種令不失故。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變異。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為轉識熏成種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猶如瀑流。因果法爾。如瀑流水非斷非常。相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爾。從無始來。生滅相續。非常非斷。漂溺有情令不出離。又如瀑流風等。擊起諸波浪而流不斷。此識亦爾。雖遇眾緣起眼識等。而恒相續。又如瀑流漂水上下魚草等物隨流不捨。此識亦爾。與內習氣外觸等法恒相隨轉。如是法喻。

意顯此識無始因因果非斷常義。謂此識性。無始時來剎那剎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非常是緣起理。故說此識恒轉如流。釋云。一類者。常無記義。相續者。未曾斷義。界趣生本者。即是依此識故。施設三界五趣四生。是引果故。識是界趣生之本。因滅果生非常一故者。因果性故。簡非我也。有生滅故簡常非自性也。常一之法無因果。又若無因果。即是斷常。以是常故。如虛空等應不受熏。若不受熏。即無生死涅槃差別。若受熏須具四義。一無記。二堅住。三可熏。四非常一。是四相應可為轉識熏也。問。此識既云恒轉如流。定有生滅去來不。答。此識不守自性隨緣變時。似有流轉。而實無生滅。亦非去來。如瀑水起源源全是水。華生空界華全是空。識性未。常去來。虛空何曾生滅。如馬祖大師云。若此生所經行之處。及自家田宅處所。父母兄弟等。舉心見者。此心本來不去。莫道見彼事則言心去。心性本無來去。亦無起滅。所經行處。及自家父母眷屬等。今所見者。由昔時見故。皆是第八含藏識中憶持在心。非今心去。亦名種子識。亦名含藏識。貯積昔所見者。識性虛通念念自見。名巡舊識。亦名流注生死。此念念自離。不用斷滅。若滅此心。名斷佛種性。此心本是真如之體。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傳大士云。心性無來亦無去。緣慮流轉實無停。又心無處所。故云無停。心體實無來去。昔所行處了了知見。性自虛通體無去住。不用除滅此心。若識此

心本是佛體。不須。帕今有。不識心人將此為妄。終日除滅亦不可得滅。縱令得滅證聲聞果。亦非究竟。只如過去諸佛恒沙劫事見如今日。真如之性靈通自在照用無方。不可同無情物。佛性是生氣物。不可兀爾無知。但無心量種種施為如幻如化。如機關木人畢竟無有心量。於一切處無執繫。無住著無所求。於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得。問。此阿賴耶識。既為一切法因。又稱引果。只如因果之法。為真實有。為假施設。答。皆從識變。是假施設。論云。謂此正理深妙離言。因果等言皆假施設。觀現在法有引後用。假立當果。對說現因。觀現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曾因。對說現果。假謂現識似彼相現。如是因果理趣顯然。遠離二邊契會中道。諸有智者應順修學。釋云。今明諸法自相離言。謂觀三世唯有現法。觀此現法有能引生當果之用。當果雖無。而現在法有引彼用。用者功能。行者尋見現法之上有此功用。觀此法果。遂心變作未來之相。此似未來實是現在。即假說此所變未來。名為當果。對此假當有之果。而說現在法為因。此未來果。即觀現在法功能。而假變也。其因亦爾。觀此現法有酬前之相。即異熟變相等。觀此所從生處。而能變為過去。實非過去。而是現在。假說所變為現法。即對此假會有過去因。而說現在為果。而實所觀非因非不因。非果非不果。且如於因性離言故。非實是因。有功能故非定不因。果亦如是。宗鏡錄卷第四十九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此第八識。爲定是真。是假。答。是真。是假。不可定執。首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釋曰。梵語阿陀那者。此云執持識。此識體淨。被無明熏習。水乳難分。唯佛能了。以不覺妄染。故則爲習氣。變起前之七識。瀑流波浪。鼓成生死海。若大覺頓了。故則爲無漏淨識。執持不斷。盡未來際。作大佛事。能成智慧海。真非真。恐迷者。佛意。我若一向說真。則衆生不復進修。墮增上慢。以不染而染。非無客塵垢故。又外道執此識爲我。若言即是佛性真我。則扶其邪執。有謬真修。我若一向說不真。則衆生又於自身。撥無生斷見。故無成佛之期。是以對凡夫二乘。前不定開演。恐生迷倒。不達如來密旨。以此根本識微細難知故。問。此第八識於真俗二諦中。俱建立不。答。染淨之本。真俗俱存。不達真異熟。正唯識人。多執俗有真無。強生異見。不知諸佛密意。執道相空理。以爲究竟。此乃破遍計情執。是護過遮詮。便撥依他圓成。悉作空華之相。若無依圓。本識及一切法。皆則無體。既非實有成大邪見。論云。外道毀謗染淨因果。亦不謂全無。但執非實故。若一切皆非實有。菩薩不應爲

不捨生死。精勤修集。菩提資糧。誰有智者。爲除幻敵。求石女兒。用爲軍旅。故應信有能持種心。依之建立。染淨因果。彼心即是此第八識。又契經說。有異熟心。善惡業感。若無此識。彼異熟心。不應有故。謂眼等識有間斷故。非一切時是業果故。如電光等非異熟心。異熟不應斷。已更續。彼離命根等無斯事故。眼等六識業所感者。猶如聲等非恒續故。是異熟生非真異熟。定應許有真異熟心。酬牽引業。遍而無斷。變爲身器。作有情依。身器離心。理非有故。不相應法。無實體故。諸轉識等。非恒有故。若無此識。誰變身器。復依何法。恒立有情。釋云。外道亦不謂染淨等皆無。現所見故。但執非實。染因不能感惡果。善因不能感善果。以非實故。如空華等。因果不無。可信此識總立三性。若於二諦中。分別有無者。我真諦中。亦非無法。但不可說爲因爲果。言語道斷。俗諦之中。依他圓成。有故。遍計所執。是無。真異熟心。酬牽引業。遍而無斷者。真異熟心。一切時相續。酬牽引業。非餘滿業者。有間斷者。是滿業故。餘轉識不能引業。但來滿善惡之業果。引果之識。遍三界有。六識不遍。無色界無心定等。五識及意。無斷者。言恒續故。所以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但真諦中。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言語道斷。故。心智路絕。故。或言一切法空。此是第一義空。不可得空。非是外道斷空。小乘但空等。不可起龜毛兔角之心。執蛇足。鹽香之見。問。受生命終。既依本識。生時死時。復任何心。答。

夫論生滅之事。必住散動之心。經云。有念即魔網。不動即法印。魔網立生死之道。法印成涅槃之門。故知散亂寂靜二途。皆依本識而有。論云。契經說。諸有情類。受生命終。必住散心。非無心定。若無此識。生死時心。不應有故。謂生死時。身心惛昧。如睡無夢。極悶絕時。明了轉識。心不現起。又此位中。六種轉識。行相所緣。不可知故。如無心位。必不現行。六種轉識。行相。所緣。有必可知。如餘時故。真異熟識。極微細故。行相所緣。俱不可了。是引業果。一期相續。恒無轉變。是散有心。名生死心。不達正理。又說。五識。此位定無。意識取境。或因五識。或因他教。或定爲因。生位諸因。既不可得。故。受生位意識。亦無。乃至又將死時。由善惡業。下上身分。冷觸漸起。若無此識。彼事不成。轉識不能執受身故。眼等五識。各別依故。或不行故。第六意識。不住身故。境不定故。遍寄身中。恒相續故。不應冷觸。由彼漸生。唯異熟心。由先業力。恒遍相續。執受身分。捨執受處。冷觸便生。壽煖識三。不相離故。冷觸起處。即是非情。雖變亦緣。而不執受。故知定有此第八識。又契經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如是一一法展轉相依。譬如東蘆。俱時而轉。若無此識。彼識自體。不應有故。謂彼經中。自作是釋。名謂非色。四蘊。色謂羯邏藍等。此二與識相依而住。如二東蘆。更互爲緣。恒俱時轉。不相捨離。眼等轉識。攝在名中。此識若無。說誰爲識。亦不可說名中。識蘊爲五識身。識爲第六。羯邏藍時。無五識故。又諸轉識

有間轉故。無力恒時執持名色。意說恒與名色爲緣故。彼識言顯第八識。問。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即是第八識。食約有幾種行相如何。答。識論云。經說食有四種。一者段食。變壞爲相。爲欲界繫香味觸三。於變壞時能爲食事。由此色處非段食攝。以變壞時色無用故。二者觸食。觸境爲相。爲有漏觸緣取境時。攝受喜等能爲食事。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觸能顯攝受喜樂。及順益捨。資養勝故。三者意思食。希望爲相。謂有漏思與欲俱轉。希可愛境能爲食事。此思雖與諸識相應。屬意識者。食義偏勝。意識於境希望勝故。四者識食。執持爲相。謂有漏識由段觸思勢力增長能爲食事。此識雖通諸識自體。而第八識食義偏勝。一類相續執持勝故。此四能持有情身命。令不壞斷故名爲食。段食唯於欲界有用。觸意思食雖遍三界。而依識轉隨識有無。眼等轉識有。間有轉。非遍恒時能持身命。謂無心定熟眠悶絕無想天中有間斷故。設有心位。隨所依緣性界地等有轉易故。於持身命非遍非恒。乃至由此定知。異諸轉識有異熟識。一類恒遍執持身命令不斷壞。世尊依此故作是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釋云。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者。此觸食體皆通八識。雖通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以所觸之境相能顯故。別能攝受喜樂受故。能生順益身之捨故。是偏勝義。七八俱觸境微細故。全不能生喜樂受故。雖生捨受。但不爲

損。而非益故。由此義顯觸生憂苦非順益捨。即非食體不資養故。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住。在眼以眼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飲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所以維摩經云。迦葉。住平等法應大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轉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斯皆是破五陰法成涅槃食。問。住滅定者。於八識中滅何等識。答。但滅六識。以第八識持身故。論云。契經說。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而壽不滅。亦不離煖。根無變壞。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不離身識不應有故。謂眼等識行相能動。於所緣境起必勞慮。厭患彼故暫求止息。漸次伏除至都盡位。依此位立住滅定者。故此定中彼識皆滅。若不許有微細一類。恒遍執持壽等識在。依何而說識不離身。若謂後時彼識還起如隔日瘡名不離身。是則不應說心行滅。識與想等起滅同故。壽煖諸根應亦如識。便成大過。故應許識如壽煖等實不離身。又此位中若全無識。應如瓦礫非有情數。豈得說爲住滅定者。又異熟識。此位若無誰能執持諸根壽煖。無執持故皆應壞滅。猶如死屍便無壽等。既爾後識必不還

生。說不離身彼何所屬。諸異熟識。捨此身已。離託餘身。無重生故。又若此位持種識後識無種。如何得生。過去未來不相應法。非實有體已極成故。諸色等法離識皆無受熏持種亦已遮故。乃至無想等位類此。應知。又滅定等位稱無心者。未必全無。成業論云。心有二種。一集起心。無量種子集起處故。二種心。所緣行相差別轉故。滅定等位闕第二種心。小乘入滅盡定。云何不能現其威儀。答。小乘是事滅。大乘是理滅。如清涼疏云。一切法滅盡三昧智通者。謂五聚之法。皆當體寂滅故。斯即理滅。不同餘宗滅定但明事滅。唯滅六七心。心所法不滅第八等。但事滅故。不能即定而用。證理滅故定散無礙。由即事而理故不礙滅。即理而事故不礙用。是以經云。雖念念入而不廢菩薩道等。亦非心定而身起用。亦不獨明定散雙絕。但是事理無礙故。十地中云。雖行實際而不作證。能念念入。亦念念起。及淨名經云。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皆斯義也。又古師云。若大乘滅定。由具五蘊有第八識及第七淨分末那平等性智在。而能引起種種威儀。小乘唯有色行二蘊。前六識已滅。以小乘所現威儀事。須意識始能引起。既無意識則無運用之功。與大乘有異。問。大小等乘皆從意識能起威儀。以第六意識是滅定所厭。即第六意識已無。縱有第七平等性智。且非起威儀之識。第八識雖許持緣。亦非能起威儀。如何說能引起威儀耶。

廣長之舌相。出誠實之微言。於無名相中。布難思之教海。以假名相說。演無盡之義宗。且如第八識心本無名相。隨位立號。因執得名。至何位次之中。而捨虛假之稱。答唯識論云。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習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而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法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識。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等執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偈說。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阿賴耶識名。過失重故。最初捨故。此中偏說。異熟識體。菩薩將得菩提時。捨聲聞獨覺入無餘依涅槃時捨。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心等通故。隨義應說。釋云。積集義。是心義。集起義。是心義。以能集生多種子故。或能熏種於此識中。既能積集復起諸法。故說此識名為心義。阿陀那者。此云執持。執持諸種有色根故。此通凡聖。所知依者。即三性與彼為依名所知依。又古德云。阿賴耶識名為藏義。良以真心不

守自性。隨熏和合似一似常。故諸愚者。以似為真。取為內我。我見所攝故名為藏。又能藏自體於諸法中。又能藏諸法於自體內。二種我見永不超位。即失賴耶名。又云。第八識名者。八地已上無阿賴耶名。唯有異熟識。第七但執異熟識為法。又第八識本無阿賴耶名。由第七執第八見分爲我。令第八得阿賴耶名。若不執時。但名異熟識。第八或名爲心者。由種種法積集種子。故名爲心。雖受熏持種。積集起義得名心者。唯自證分也。喻如倉庫能藏諸物。能持一切種子故。後令種子生起現行。與種子為依持生起二因也。即知第八受熏持種得名心也。因中持新舊種子。故名爲心。果位持舊種一切無漏種子。故名心也。此亦名持種心。或名實多。此名有爲心。或名牟呼栗多。此云。真實心。即是真如。此是無爲心。或名阿陀那。此云執持識。能執持種子根身生相續義。即是界趣生義。此通一切位。執持有三。一執持根身令不爛壞。二執持種子令不散失。三執取結生相續者。即有情於中有身臨末位。第八識初一念受生時。有執取結生相續義。結者繫也。屬也。於母腹中一念受生。便繫屬彼故。亦如磁石石吸鐵。鐵如父母精血二點。第八識如磁石。一剎那間便攬而住。同時根塵等種。從自識中亦生現行。名為執取結生故。在胎五位者。初七日內名雜穢。狀如薄酪。父精母血相和名雜。自體不淨名穢。二七日內名麤。猶如豌豆渣。麤之形表裏如酪。未生肉故。三七日內名

凝結。謂稍凝結形如就了血。四七日內名凝厚。漸次堅硬。五七日內名形位。內風所吹生諸根形。一身四支生差別故。用此三十五日。盡其五根皆足。六七日內名髮毛爪齒位。七七日內名具根位。以五根圓滿漸次生識。即未具空明等緣。或名種子識。問。此識與心義何別。答。種子與心義別。即取第八識現行。亦名種子故。但是種能生現行故。名種子識。此識現行能起前七識。即有能生法種功能義邊。第八識名種子識。前言心者。但是積集起義名心。又第八識。而隨義別立種種名。或名根本識。流轉因。還滅因。界趣生體。引果總報主。阿賴耶者。此云我愛執藏異熟識者。此是善惡業果位。以善惡業果爲因。即招感得此引果故。前世業爲因。因是善惡今世感第八識。是無記異熟。即果異於因。故名異熟。又具四義。一實。二常。三遍。四無雜。是名異熟識。問。第八異熟識。如何名引果。答。爲善惡業爲能引。第八爲所引。是能引家之果故。名引果。故是總報主。前六識名為滿果。有一分善惡別報來滿故。此滿業所招名異熟生。非真異熟也。不具四義。唯第八是引果。真異熟識具四義故。此通異生至十地。皆有異熟識名。至金剛心末一剎那間永捨也。解脫道中即成無垢識。名阿摩羅。即果中第八識。一純無漏。不攝一切染法種子故。不與雜染種現爲所依故。唯與鏡智相應名無垢識。又心之別名有六。一集起名心。唯屬第八。集諸種子起現行故。二積集名心。屬前

七轉識。能熏積集諸法種故。或初集起屬前七轉識。現行共集熏起種故。後積集名心屬於第八。含藏積集諸法種故。此上二解雖各有能集所集之義。今唯取能集名心。如理應思。三緣慮名心。俱能緣慮自分境故。四或名爲識。了別義故。五或名爲意。等無間故。六或名心。又廣釋。一集起名心者。即第八識。集諸種子起現行故。言集諸種子者。即色心人天三界有漏無漏一切諸法種子。皆是他第八識能集。猶如世間人庫藏。言起現行故者。爲三界五趣有漏無漏一切色心等現行。皆從第八識生起。即第八識是能集起。一切色心等種子。是所集起。今但取能集起名心。今正取第八心王自證分。名集起心。相分是色。見分是用。證自證分落後邊故。爲自證分。能集諸法種子令不散失。復能起諸種現行功能。從無始來更不間斷故。獨有集起義。即知第八自證分與識中種子爲二因。便是此中集起二義。一爲依持因。即是集義。二與力令生起因。即是起義。二積集名心者。亦第八識中持諸三界五趣種子故。第八得名含藏。積集即第八自證分。能持舊種故名積。又能集新熏故名集。即知積集集起以解心。第八識獨名心。爲正義故。唯識論云。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法種故。是藏識義。即自證分。是能任持能積集。一切種子是所任持所積集。前七名轉識者。轉爲改轉。是不定義。即三性三量三境易脫不定。方名轉識。今第八唯是一類無記。又唯性境唯現量故名不轉識。又集起名

心。亦屬第七轉識。集者爲集前七現行。言起者。即前七現行。各自有力能熏生新種名起。且如眼識緣色時。必假同時意識共集熏種。餘四識亦爾。問。若明了意識與五同緣所名共集。且如獨頭意識緣十八界時。不與餘識同緣。亦熏起種何有共集之義。答。由第七爲所依。第六方轉熏種。亦名共集。三緣慮名心者。謂能緣慮自分境故。即八箇識。各能緣慮自分之境。緣謂緣持。慮即思慮。若緣慮以解心是通名。前五識唯緣五塵是自分境。除諸根互用及佛果位。第六識緣十八界及三世法并一切有漏無漏世出世間法。爲自分境。第七識緣第八見分爲自分境。第八識緣三境爲自分境。是頓常緣三境。以第八是常識境常有故。不同前六識有間斷。所緣境又非常有。其第八正義。若欲界繫者。即緣欲界根身器界爲自分境。若種子即通緣三界爲自分境。上二界亦爾。只除無漏種不能緣。以有漏無漏種不相順故。由是但能持而不能緣。以持義通緣義狹。喻如赤眼人把火。亦如頂上戴物但持而不緣。只持令不散。不離識故。第四名了別識。即八箇識見分。皆能了別自所緣境。即眼識能了別色。乃至第八識能了別根身器界種子。即了別以解識。八識通名識。若了別他境以解識。即於六轉名識。第五或名爲意者。等無間故。即前念八識。與後念八識爲依止。今取前念八識名意。若前念心不滅者。後念無因得生。依前滅處後方得生。於等無間。自類心不間隔。名等無間。大乘

有二種。一思量意。即七識。二無間意。通八識。意者是依止義。即如第七與第六爲依止。故名意。若爲等無間以解意。八識通名意。若思量以解意。第七獨名意。第六名心者。或第八名心。第七名意。第六名識。此第六義。是約勝彰名。謂積集集起以解心。第八獨名心。思量以解意。第七獨名意了別他境以解識。前六獨名識。即於八識各具通別二名。爲第八具二義名心。一積集集起義。二緣慮義。第七亦二。一思量義。二等無間義。前六名識亦二。一了別義。二了別他境義。具四義名集。一易可了知。乃至兒童亦知。二共許有。即三乘共許。三行相。爲了別行相顯故。四所緣。即五塵是所緣。又九識中總分四段。每識別立十名。一第六識十名者。一對根得名。名爲六識。二能籌量是非。名爲意識。三能應涉塵境。名攀緣識。四能通緣五塵。名巡舊識。五念念流散。名波浪識。六能辯前境。名分別事識。七所在壞他。名人我識。八愛業牽生。名四住識。九令正解不生。名煩惱障識。十感報終盡心境兩別。名分段死識。二第七識十名者。一六後得稱。名爲七識。二根塵不離。名爲轉識。三不覺習氣忽然念起。名妄想識。四無間生滅。名相續識。五障理不明。名無明識。六返迷從正能斷四住煩惱。名爲解識。七與涉玄途順理生善。名爲行識。八解三界生死盡是我心更無外法。名無畏識。九照了分明如鏡顯像。名爲現識。十法既妄起特智爲懷令真性不顯。名智障識。三第八識

十名者。一七後得稱。名爲八識。二真偽雜間。名爲和合識。三蘊積諸法。名爲藏識。四住持起發。名熏繆識。五凡成聖。名爲出生識。六藏體無斷。名金剛智識。七體非靜亂。名寂滅識。八中實非假名爲體識。九藏體非迷。名本覺識。十功德圓滿。名一切種智識。四第九識十名者。一自體非偽。名爲真識。二體非有無。名無相識。三軌用不改。名法性識。四真覺常存。體非隱顯。名佛性真識。五性絕虛假。名實際識。六大用無方。名法身識。七隨流不染。名自性清淨識。八阿摩羅識。此翻名無垢識。九體非一異。名真如識。十勝妙絕待。號不可名目識。解經云。佛告廣慧菩薩。此識或說名阿陀那。何以故。由此本識能執持身故。或說名阿梨耶識。何以故。此本識於身常藏隱。同成壞故。或說名質多。何以故。此識色聲香味觸等諸塵所生長故。廣慧。此本識是識聚得生。謂眼識乃至意識。依有識眼根。緣外色塵。眼識得生。與眼識同一時共境。有分別意識起。若一眼識生。是時一分別意識生。與眼識共境。此眼識若共二識。或三四五共起。是時一有分別意識。與五識共緣境生。如大水流。若有一能起浪因至。則一浪起。若二若多能起浪因至。則多浪起。是水常流不廢不斷。復次於清淨圓鏡面中。若有一能起影因至。則一影起。若二若多能起影因至。則多影起。是圓鏡面不轉成影。亦無損滅。此本識猶如流水及鏡面等。又成業論云。心有二種。一集起心。無量種子集起處故。二

名種種心所緣行相差別轉故。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異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即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以皆是實相之異稱。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衆生類。爲之立異字。大涅槃經云。如天帝釋有千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又云。佛性者有五種名。故皆是赴機利物爲立異名也。而法體是一。未曾有異。如帝釋千名。名雖不同。終是目於天主。豈有間異名故。而言非實相理。如人供養帝釋毀橋尸迦。供養橋尸迦毀於帝釋。如此供養未必得福。未代弘法者亦爾。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而毀畢竟空。或信畢竟空。無所有。毀賴耶識自性清淨心。或言般若明實相。法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福。豈不虛禍。若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遍於法界。何所謬乎。又諸經內逗緣稱機更有多名。隨處安立。以廣大義邊。目之爲海。以圓明理顯。稱之曰珠。以萬法所宗。號之曰王。以能生一切。諸之曰母。但是無義之真義。多亦不多。無心之真心。一亦不一。故華嚴私記云。取決斷義。以智言之。取能生長。以地言之。取其高顯。以山言之。取其深廣。以海言之。取其圓淨。以珠言之。此上約有名尚乃無數。更有無名。豈可測量。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諸菩薩。汝等勿謂。天定天

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乃至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如是衆生於一時間現無量色身。云何可得呼其名也。若餓鬼等。有生處名字受食名字及壽命名字。若地獄衆生無有名字生處者。則其形亦無定。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釋曰。如地獄中。一日一夜之中萬生萬死。又無間獄中。一身無間。各各盡遍八萬四千由旬地獄之量不相障礙。如云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今時人將謂諸佛法身能分能遍。不信衆生亦一身無量身。以衆生業果不可思議故。是以經云。佛界不可思議。衆生界亦不可思議。

宗鏡錄卷第五十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因相立名。因名顯相。名已廣辯。識相如何。答。詮表呼召。目之爲名。行狀可觀。號之曰相。第六分別事識是名。取境染心是相。第七現識是名。無明熏妄心是相。第八藏識是名。心清淨是相。第九真識是名。體性不改是相。斯皆是無名之名。無相之相。何者。以名相不出心境故。是以心無自性。因境而生。境無自性。因心而有。則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若互奪兩亡。心境俱泯。若相資並立。心境宛然。此乃無性而空。空而不空。無性而有。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顯一如。不空之空。空成萬德。可謂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矣。又唯識樞要云。起自心相之言有二解。一云。卽影像相。二云。卽所執相。雖無實體。當情現故。諸說心相皆準應知。釋曰。影像相者。萬法是心之影像。所執相者。諸境無體。隨執而生。因自心生。還與心爲相。問。阿賴耶識因何得名。爲復自體而生。爲復和合而有。答。若言自生。是自。生癡。若言他生。是他性癡。若言和合而生。是其性癡。若言離自他生。是無因癡。今依世諦。悉權方便而說。如法性與無明合而生一切法。似眠心與夢合見一切境界之事。此根本識。從生滅門建立。因真妄和合得名。起信論云。心生滅門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

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謂能攝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復有二種義。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言覺義者。謂心第一義性。離一切妄念相。離一切妄念相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卽是一切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一切如來爲本覺。以待始覺立爲本覺。然始覺時卽是本覺。無別覺起立始覺者。謂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說有始覺。又以覺心原故名究竟覺。不覺心原故非究竟覺。乃至不覺義者。謂從無始來。不如實知真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妄念。自無實相。不離本覺。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迷無自相。不離於方。衆生亦爾。依於覺故。而有不覺妄念。迷生。然彼不覺自無實相。不離本覺。復待不覺。以說真覺。不覺既無真覺亦遣。古德釋云。不生滅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者。以七識染法爲生滅。以如來藏淨法爲不生滅。不生滅心舉體動故。心不離生滅相。生滅之相莫非神解故。生滅不離心相。如是不相離故名和合爲阿賴耶識。以和合故非一非異。若一卽無和合。若異亦無和合。非一非異故。得和合也。又如來藏清淨心。動作生滅。不相離故云和合。非謂別有生滅來與真合。謂生滅之心。心之生滅無相故。心之生滅因無明成。生滅之心從本覺起。而無二體。不相捨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生與無生若是一者。生滅識相滅盡之時。心神之體亦應隨滅。墮於斷邊。若是異者。依無明風熏動之時。靜心之體。不應隨緣。卽墮

常邊。離此二邊非一非異。又上所說覺與不覺。二法互熏成其染淨。既無自體全是一覺何者。由無明故成不覺。以不覺義熏本覺故生諸染法。又由本覺熏不覺故。生諸淨法。依此二義。遍生一切。故言。識有二義。生切法。問。阿賴耶識。以何爲因。以何爲緣。以何爲體。答。顯揚論云。阿賴耶識者。謂先世所作增長業煩惱爲緣。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爲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爲體。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於一切時。一類生死不可了知。又能執持了別外器世界。與不苦不樂受等相應。一向無覆無記。與轉識等。作所依因。經云。無明所覆。愛結所繫。愚夫感得有識之身。此言顯有異熟阿賴耶識。問。阿賴耶識當體是自相。酬善惡因故是果相。受熏持種故是因相。第八既是因果相。於六因中屬何因。向五果中是何果。答。六因中有四。能持種子義邊是持種因。若因種子俱時而有。卽俱有因。若望自類種子前後相引。卽是同類因。若望同時心所等。卽相應因。無餘二因者。異熟因是善惡性。此識是無記。若遍行因是染。謂見疑無明等。此識非染。於五果中具四。唯除離繫。望自種子。是等流果。望作意等心所。是士用果。望第七識爲增上果。望善惡因。卽異熟果。問。諸心識中。何識堅牢。不爲諸緣之所飄動。答。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生之法。悉皆無常。唯有根本心。不從前際生。不從中際生。不於後際滅。實爲萬有之根。基。諸佛之住處。

是以喻之如鏡。可以精鑒妍醜。深洞玄微。仰之爲宗。猶乎巨浸納川。太虛含像。密嚴經云。心有八種。或復有九。與無明俱爲世間因。世間悉是心心法現。是心心法。及以諸根生滅流轉。爲無明等之所變異。其根本心。堅固不動。世間因緣。有十二分。若根若境。能生所生。剎那壞滅。從於梵世。至非非想。皆因緣起。唯有如來。離諸因緣。內外世間動不動法。皆如瓶等。壞滅爲性。又頌云。汝等諸佛子。云何不見聞。藏識體清淨。衆身所依止。或具三十二。佛相及輪王。或爲種種形。世間皆悉見。譬如淨空月。衆星所環遶。諸識阿賴耶。如是身中住。譬如欲天主。侍衛遊寶宮。江海等諸神。水中而自在。藏識處於世。當知亦復然。如地生衆物。是心多所現。譬如日天子。赫奕乘寶宮。旋遶須彌山。周流照天下。諸天世人等。見之而禮敬。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十地行衆行。顯發大乘法。善與衆生樂。常讚於如來。在於菩薩身。是即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處於正覺。密嚴諸定者。與妙定相應。能於阿賴耶。明了而觀見。佛及辟支佛。聲聞諸異道。見理無法人。所觀皆此識。種種諸識境。皆從心所變。瓶衣等衆物。如是性皆無。悉依阿賴耶。衆生迷惑見。以諸習氣故。所取能取轉。此性非如幻。陽焰及毛輪。非生非不生。非空亦非有。譬如長短等。離一即皆無。智者觀幻事。此皆唯幻術。未曾有一物。與幻而同起。幻焰及毛輪。和合而可見。離

一無和合。過未亦非有。幻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世中迷惑人。其心不自在。妄說有能幻。幻成種種物。幻師瓶瓦等。所作衆物類。種種若去來。此見皆非實。如鐵因礲石。所向而轉移。藏識亦如是。隨於分別轉。一切諸世間。無處不周遍。如日摩尼寶。無思及分別。此識遍諸處。見之謂流轉。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動觀察。生死猶如夢。是時即轉依。說名爲解脫。此即是諸佛。最上之教理。審量一切法。如秤如明鏡。又如大明燈。亦如試金石。遠離於斷滅。正道之標相。修行妙定者。至解脫之因。永離諸雜染。轉依而顯現。問。本識與諸識和合。同起同滅。至轉依位。諸煩惱識滅。唯本識在。如何分別滅不滅之異。答。攝大乘論云。若本識與非本識。共起共滅。猶如水乳和合。云何本識不滅。非本識滅。譬如於水鵝所飲乳。釋云。譬如水乳雖和合。鵝飲之時。唯飲乳不飲水。故乳雖盡而水不竭。本識與非本識亦爾。雖復和合。而一滅一在。問。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即此心有。離此心有。若即此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答。開合隨緣。非即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密嚴經偈云。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火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轉法。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礲石。周迴而轉

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遍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礲石。展轉不相知。問。第八藏識。當有幾種。答。釋摩訶衍論云。阿賴耶識。總有十種。所以者何。於契經中。別別說故。一者名爲大攝主。阿賴耶識。所謂即是總相大識。義如前說。二者名爲根本。無明。別立以爲阿賴耶識。故十種妄想。契經中。作如是說。剎那間。只多提王識。直是妄法。不能了達。一法界體。一切染法。阿賴耶識。以爲根本。出生增長。無斷絕時。若無提王識。黑品眷屬。永無所依。不能生長。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乃至廣說。故。三者名爲清淨。本覺。阿賴耶識。所謂自然本智。別立以爲阿賴耶。故。本覺契經中。作如是說。自體淨。佛阿賴耶識。具足無漏圓滿功德。常恒決定。無受熏相。無變異相。智體不動。具足自品。是故名爲獨一淨識。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乃至廣說。故。四者名染淨。本覺。阿賴耶識。所謂不守自性。陀羅尼智。別立以爲阿賴耶識。故。本因緣起。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光嚴童子。即白佛言。尊者。以何因故。難入未曾有會中。作如是說。隨他緣起。陀羅尼智。名爲楞伽王識。云何名爲楞伽王。以之爲喻。示彼緣起。陀羅尼智。於是尊者告光嚴言。童子。此楞伽王。常在大海摩羅山中。率

十萬六千鬼神之家。以爲眷屬。如是諸眷屬。乘華宮殿。遊於諸刹。皆悉承賴彼楞伽王。方得遊行。所謂諸鬼神衆。作如是言。我等神衆。無有威德。無有氣力。於諸所作。無有其能。如宜大王。我等衆中。與堪能力。彼楞伽王。即隨其時與殊勝力。不相捨離。而共轉。謂楞伽王。雖非分身。而能遍滿諸神衆中。各各令得全身之量。於一切時。於一切處。共轉不離。不守自性。智亦復如是。能受一切無量無邊煩惱染法。鬼神衆。不相捨離。而俱轉。故以此因緣。故我難入中。作如是說。隨轉覺智。名爲楞伽王識。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乃至廣說。故五者名爲業相業識阿賴耶識。所謂根本業相及業識。別立以爲阿賴耶。故本性智契經中。作如是說。阿賴耶識。無能了作。無所了作。不可分析。不可隔別。唯由精動隱流義。故名爲變摩。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爲三。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六者名爲轉相轉識阿賴耶識。所謂能見境界之相。及與轉識。別立以爲阿賴耶。故大無量契經中作如是說。阿賴耶識。有見見轉。無見見起。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故。七者名爲現相識阿賴耶識。所謂境界之相。及與

現識。別立以爲阿賴耶。故實際契經中作如是說。別異別異。現前地轉。相異相。具足行轉。是故名爲阿賴耶識。復次此阿賴耶識。真是異熟無記之法。白淨相故。或名成就。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故。第八者名爲性異相。如理阿賴耶識。所謂正智所證清淨真如。別立以爲阿賴耶。故諸法同體契經中作如是說。有識是識。非識識攝。所謂如阿賴耶識。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所謂清淨般若。質境真如攝故。九者名爲清淨始覺阿賴耶識。所謂本有清白始覺般若。別立以爲阿賴耶。故果圓滿。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告菩提樹王言。自然始覺阿賴耶識。當當不離清淨本覺。清淨本覺。當當不離始覺淨識。隨是彼有。隨。彼是有。或非同種。或非異種。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本覺義者。對始覺者。即同本覺故。十者名爲染淨始覺阿賴耶識。所謂隨緣始覺般若。別立以爲阿賴耶。故果圓滿。契經中作如是說。復次樹王。如始覺淨識及自本覺。說染淨始覺阿賴耶識。不守自性。緣起本覺。亦復如是。故此阿賴耶識。當何決擇攝。於本論中。作如是說。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而有。始覺。又以覺心原故名究竟覺。不覺心原故非究竟覺。乃至已說藏識割字別相門。次說總識攝生圓滿門。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者。而總顯

示大識殊勝圓滿相故。此義云何。所謂具足二種圓滿故。一者功德圓滿。二者過患圓滿。功德圓滿者。覺義字句。能攝一切無量無邊過於恒沙不離不斷諸功德故。能生一切無量無邊過於恒沙不離不斷諸功德故。過患圓滿者。不覺義字句。能攝一切無量無邊過於恒沙不離不斷諸過患故。能生一切無量無邊過於恒沙不離不斷諸過患故。問。若不立此第八識。有何等過。答。有大過失。一切染淨法不成。俱無因故。識論云。若無此識。持煩惱種。界地往還。無染心後諸煩惱起。皆應無因。餘法不能持彼種故。若諸煩惱。無因而生。則無三乘學無學果。諸已斷者。皆應起故。又若無此識。持世出世清淨道種。異類心後起彼淨法。皆應無因。又出世道初不應生。無法持彼法爾種故。初不生故。後亦不生。是則應無三乘道果。若無此識。持煩惱種。轉依斷果。亦不得成。謂道起時現行煩惱。及彼種子俱非有故。染淨二心不俱起故。道相應心不持彼種。自性相違如涅槃故。餘法持種理不成。故既無所斷。能斷亦無。依誰由誰而立斷果。若由道力後惑不生立斷果者。則初道起應成無學。後諸煩惱皆已無因。永不生故。許有此識。一切皆成。唯此能持染淨種故。證此識有理趣無邊。恐厭繁文略述綱要。則有此識教理顯然。諸有智人應深信受。又此真唯識旨。千聖同遵。此土西天無有破者。如百法鈔云。真唯識量者。此量即大唐三藏。於中印土曲女城。戒日王與設十八日

無遮大會。廣召五天竺國解法義沙門婆羅門等。并及小乘外道。而爲對敵。立一比量。書在金牌。經十八日。無有一人敢破斥者。故因明疏云。且如大師周遊西域。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土。爲設十八日無遮大會。今大師立義遍諸天竺。揀選賢良。皆集會所。遣外道小乘競生難詰。大師立量無敢對揚者。大師立唯識比量云。真故極成色是有法。定不離眼識宗。因云。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同喻如眼識。合云。諸初三攝眼所不攝故者。皆不離眼識。同喻如眼識。異喻如眼根。問。何不各自許之言。答。非是正因。但是因初寄言簡過。亦非小乘不許大乘。自許因於有法上轉。三支皆是共故。初明宗因。後申問答。初文有二。初辯宗。次解因。且初宗前陳言真故極成色。五箇字。色之一字。正是有法。餘之四字。但是防過。且初真故二字防過者。簡其世間相違過及違教等過。外人問云。世間淺近。生而知之色離識有。今者大乘立色不離眼識。以不共世間共所知故。此量何不犯世間相違過。答。夫立比量有自他共。隨其所應各有標簡。若自比量。自許言簡。若他比量。汝執言簡。若其比量勝義言簡。今此共比量有所簡別。真故之言表依勝義。即依四種勝義諦中體用顯現諦立。問。不達世間非學即可爾。又如世尊於小乘阿含經。亦許色離識有。學者小乘共計心外有其實境。豈不達於阿含等教學者小乘。答。但依大乘殊勝義立。不達小乘之教學者世間之失。問。真故之言簡世

間及違教等過。極成二字簡何過耶。答。置極成言。簡兩般不極成色。小乘二十部中。除一說部。說假部。說出世部。雞胤部等四。餘十六部皆許最後身菩薩染汚色及佛有漏色。大乘不許。是一般不極成色。大乘說他方佛色及佛無漏色。經部雖許他方佛色。而不許是無漏。餘十九部皆不許有。并前兩師不極成色。若不言極成但言真故色是有法。定不離眼識是宗。且言色時。許之不許。盡包有法之中。在前小乘許者。大乘不許。今若立爲唯識。便犯一分自所別不極成。亦犯一分違宗之失。又大乘許者小乘不許。今立爲有法。即犯他一分所別不極成。及至舉初三攝眼所不攝因。便犯自他隨一一分所依不成。前陳無極成色爲所依故。今具簡此四般故。置極成言。問。極成二字簡其兩宗不極成色。未審三藏立何色爲唯識。答。除二宗不極成色外。取立敵共許餘一切色。總爲唯識。故因明疏云。立二所餘共許諸色爲唯識故。宗後陳言定不離眼識。是極成能別。問。何不犯能別不極成過。且小乘雖許色不離於眼識。答。今此是宗依。但他宗中有不離義。便得以小乘許眼識緣色。親取其體有不離義。兼許眼識當體亦不離眼識。故無能別不極成過。問。既許眼識取所緣色有不離義。後合成宗體。應有相扶過耶。答。無相扶失。今大乘但取境不離心外無實境。若前陳後陳和合爲宗。了立者即許敵者不許。立敵共許。名爲宗體。此中但謬言陳未推意許。辯宗竟。次辯因者

有二。初明正因。次辯寄言簡過。且初正因言初三攝者。十八界中三十六界。皆取初之一界也。即眼根界眼識界色境界。是十八界中初三界也。問。設不言初三攝。但言眼所不攝。復有何過。答。有二過。一不定過。二違自教過。且不定過者若立量云。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因云。眼所不攝。喻如眼識。即眼所不攝因闕。向異喻後五三上轉。皆是眼所不攝故。被外人出。不定過云。爲如眼識眼所不攝。眼識不離眼識。證極成色不離眼識耶。爲如後五三亦是眼所不攝。後五三定離眼識。却證汝極成色定離眼識耶。問。今大乘言後五三亦不離眼識。得不。答。說大乘許後五三亦不離眼識。免犯不定。便違自宗。大乘宗說後五三定離眼識故。故置初三攝半因。遮後五三非初三攝故。問。但言初三攝。不言眼所不攝。復有何過。答。亦犯二過。一不定過。二法自相決定相違過。且不定者。若立量云。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因云。初三攝。喻如眼識。即初三攝因闕。向異喻眼根上轉。出不定云。爲如眼識初三攝。眼識不離眼識。證極成色不離眼識耶。爲如眼根。亦初三攝。眼根非定不離眼識。證汝極成色非定不離眼識耶。問。何不言定離。而言非定不離。答。大乘眼根。望於眼識非定即離。且非離者。根因識果。以同時故。即是非離也。又色心各別。名非即故。今但言非定不離。二犯法自相決定相違過者。言法自相者。即宗後陳法之自相。言決定相違者。即因違於宗也。外人中相違量

云。真故極成色是有法。非不離眼識宗。因云。初三攝故。喻如眼根。即外人將前量異喻爲同喻。將同喻爲異喻。問。得成法自相相違耶。答。非真能破夫法自相相違之量。須立者同無異有。敵者同有異無。方成法自相相違。今立敵兩家。同喻有。異喻有。故非其法自相相違過。問。既非法自相相違。作決定相違不定過得不。答。亦非夫決定相違不定過。立敵共諍一有法。因喻各異皆具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但互不生其正智。兩家猶預不能定成一宗。名決定相違不定過。今真故極成色。雖是共諍一有法。因且是共。又各闕第三相。故非決定相違不定過。問。既無此過。何以因明疏云。犯法自相相違決定過。答。但是疏主縱筆之勢。是前共不定過中分出。是似法自相相違決定過。非真有故。有此所因。故置初三攝眼所不攝。更互簡諸不定及相違等過。次明寄言簡過者。問。因初自許之言何用。答。緣三藏量中。犯有法差別相違過。因明之法量。若有過許著言。遮今三藏量既有此過。故置自許言遮。問。何得有此過耶。答。謂三藏量有法中。言雖不帶意許諸含緣大乘宗有兩般色。有離眼識本質色。有不離眼識相分色。若離眼識色。小乘即許。若不離眼識色。小乘不許。今三藏量云真故極成色。是有法。若望言陳自相。是立敵共許色。及舉初三攝眼所不攝因。亦但成立共許色不離於眼識。若望三藏意中所許。但立相分色。不離眼識。將初三攝眼所不

攝因。成立有法上意之差別相分色。定不離眼識故。因明疏云。謂真故極成色是有法自相。定不離眼識色。是法自相。定離眼識色非定。離眼識色是有法差別。立者意許。是不離眼識色。問。外人出三藏量有法相違過時。自許之言如何遮得。答。待外人申達量時。將自許兩字出外人量不定過。外量既自帶過。更有何理。能顯得三藏量中有法差別相違過耶。問。小乘申達量。行相如何。答。小乘云。乍觀立者言陳自相。三支無過。及推所立元是諸含。若於有法上意之差別。將因喻成立有法上意許相分色。不離眼識者。即眼識不得爲同喻。且如眼識無不離色。以一切色皆離眼識故。既離眼識。不得爲同喻。便成異喻。即初三等因却向異喻眼識上轉。故論云。同品無處。不成立者之宗。異品有處。返成敵者相違宗義。即小乘不改立者之因。申相違量云。真故極成色是有法。非不離眼識宗。因云。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同喻如眼識。合云。諸初三攝眼所不攝故者。皆非不離眼識。同喻如眼識言非者無也。小乘云。無不離眼識色。即遮三藏意許相分色是無也。所以三藏預著自許之言句。取他方佛色。却與外人量。作不定過。出過云。爲如眼識是初三攝眼所不攝。眼識非不離眼識色。證汝極成色非不離眼識色耶。爲如我自許他方佛色亦是初三攝眼所不攝。他方佛色是不離眼識色。却證汝極成色是不離眼識耶。外人相違量。既犯共中他不定過。明知非真能破也。三藏量却

成真能立也。問。因中若不言自許。空將他方佛色。與外人相違量。作不定過。有何不可。答。若空將他方佛色不言自許者。即他小乘不許。犯一分他隨一過。他不許此一分他方佛色。在初三攝眼所不攝因中故。故因明疏云。若不言自許。即不得以他方佛色而爲不定。此言便有隨一過故。問。何不待外人申達量後著自許言。何要預前著耶。答。臨時恐難所以先防。次申問答者。一問。真故二字已簡達敵過。何故前陳宗依上。若不著極成言。又有違宗之失。答。真故二字但簡宗體上違教過。不簡宗依上違宗。若極成二字。即簡宗依上違宗等過也。問。後陳眼識。與同喻眼識何別。答。言。後陳眼識雖同意許各別。後陳眼識意許。是自證分。同喻眼識意許。是見分。即見不離自證分故。如同宗中相分不離自證分也。問。若爾何不立量云相分是有法。定不離自證分。是宗。因云。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同喻如見分。答。小乘不許有四分故。恐犯隨一等過故。但言眼識。問。此量言陳立得何色耶。答。若但望言陳即相質二色皆成不得。若將意就言。即立得相分色也。又解。若小乘未徵問前。即將言就意立。若大乘答後。即將意就言立也。問。既分相分本質兩種色。便是不極成故。前陳何言極成色耶。相分非共許故。答。若望言陳有法自相。立敵共許色。故著極成。若相分色。是大乘意許。何關言陳自相。事有不極成乎。諸鈔皆云不得分開者非也。若爾小乘執佛有漏色。大乘佛無漏色等。在於

前陳若不分開。應名極成色耶。彼既不爾。此云何然。問。今談宗顯性。云何廣引三支比量之文。答。諸佛說法。尚依俗諦。況三支比量。實五明。以破立爲宗。言生智了爲體。摧凡小之異執。定佛法之綱宗。所以教無智至不圓。木非繩而靡直。比之可以生誠信伏邪倒之疑心。量之可以定真詮杜狂愚之妄說。故得正法之輪。永轉唯識之旨。廣行則事有顯理之功。言有定邦之力。如慈恩大師云。因明論者。元唯佛說。文廣義散。備在衆經。故地持論云。菩薩求法。當於何求。當於一切五明處求。求因明者。爲破邪論安立正道。劫初足目創標真似。爰暨世親再陳軌式。雖紀綱已列而幽致未分。故使賓主對揚。猶疑立破之則。有陳那菩薩。是稱命世。實劫千佛之一佛也。匿跡巖藏。栖梧等持。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于時巖谷振吼。雲霞變彩。山神捧菩薩足。高數百尺。唱言。佛說因明。玄妙難究。如來滅後。大義淪絕。今幸福智攸遇。深達聖旨。因明論道。願請重弘。菩薩乃放神光。照燭機感。時彼南印土。接達羅國王。見放光明。疑入金剛喻定。請證無學果。菩薩曰。入定觀察。將釋深經。心期大覺。非願小果。王言。無學果者。諸聖攸仰。請尊速證。菩薩撫之。欲遂王請。妙吉祥菩薩因彈指警曰。何捨大心。方興小志。爲廣利益者。當轉慈氏所說瑜伽。匡正類綱。可製因明重成規矩。陳那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譚思研精。乃作因明正理門論。正理者。諸法本真之體義。門者權衡

照解之所由。又瑜伽論云。云何名因明處。爲於觀察義中諸所有事。所建立法名觀察義。能隨順法名諸所有事。諸所有事即是因明。爲因明觀察義故。且如外道執聲爲常。若不以量比破之。何由破執。如外道立量云。聲是有法定常爲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虛空。所以虛空非所作性。則因上不轉。引喻不齊。立聲爲常不成。若佛法中聲是無常。立量云。聲是有法定無常爲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瓶盆。異喻如虛空等。是知若無。此量。易能顯正摧邪。所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欲學諸佛方便。須具菩薩遍行。一一洞明。方成大化。如上廣引藏識之文。祖佛所明。經論共立。第八本識真如。一心廣大。無邊體性微細。顯心原而無外。包性。藏以該通。擅持種之名。作總報之主。建有情之體。立涅槃之因。居初位而總號賴耶。處極果而唯稱無垢。備本後之智地。成自他之利門。隨有執無執而立多名。據染緣淨緣而作衆體。孕一切而如太虛。包納。現萬法而似大地。發生。則何法不收。無門不入。但以迷一真之解。作第二之觀。初因覺明。能了之心。發起內外塵勞之相。於一圓湛。析出根塵。聚內四大爲身。分外四大爲境。內以識情爲垢。外因想相成塵。無念而境貫一如。有想而真成萬別。若能心融法界。境豁真空。幻翳全消。一道明現。可謂裂迷途之綴網。抽覺戶之重關。悟夢醒而大覺常明。狂性歇而本頭自現。

宗鏡錄卷第五十一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第二能變識者。識論頌云。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量爲性相。四煩惱常俱。謂我癡我見并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隨所生所繫。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乃至應知。此意但緣藏識見分非餘。彼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似一故。恒與諸法爲所依故。此唯執彼爲自內我。我語勢故說我所言。或此執彼是我之我。故於一見。義說二義。若作是說善順教理。多處唯言有我見故。我我所執不俱起故。未轉依位唯緣藏識。既轉依已。亦緣真如及餘諸法。平等性智證得十種平等性故。爲諸有情緣解差別。示現種種佛影像故。釋云。此第七識。但緣見分。非餘相分種子心所等。唯緣見分者。謂無始時來微細一類似常似一。不斷故似常。簡境界。彼色等法皆間斷故。種子亦然。或被損伏。或時永斷。由此遮計餘識爲我。似一故簡心所。心所多法故。何故不緣餘識。夫言我者。有作用相。見分受境作用相顯。似於我故。不緣餘識。自證等用細難知。問。何不但緣一受等爲我。亦常一故。答。夫言我者。是自在義。萬物主義。與一切法而爲所依。心所不然。不可

爲我。唯心王是所依故。此第七識恒執爲內我。非色等故。不執爲外我。若唯緣識。即唯起我無有我。我語勢故。論說我所言。非是離我別起我所執。唯執第八是我之我。前五蘊假者。是第六所緣之我。後我第七所計。或前我前念後我後念。二俱第七所計。或即一念計。此即是此唯第七所計。或前是體後是識用。於一我見之上。亦義說之爲我及所二言。實但一我見。多處唯言有我見故者。瑜伽論云。由此末那。我見慢等恒共相應。顯揚論云。不俱起故者。行相及境二俱別故。不可並生。無此事故。若已轉依位善心等可然。彼非執故亦不可例。人法二執境是一故。若未起對治斷其我執。名未轉依唯緣識。初地已去既轉依已。入無漏心。亦緣真如及餘一切法。二乘無學等唯緣異熟識。證得十種平等性者。佛地經云。一諸相增上喜愛。二一切領受緣起。三遠離異相非相。四弘濟大慈。五無待大悲。六隨諸有情所樂示現。七一切有情我愛所說。八世間寂靜皆同一味。九世間諸法苦樂一味。十修植無量功德究竟。即知十地有情緣解意樂差別。能起受用身之影像。論云。未轉依位。恒審思重所執我相。已轉依位。亦審思量無我相故者。第七末那。以思量爲自性故。攝論云。思量是意。即自證分。前第八識了別是行相。今既言意。故知即是第七行相。即是見分。體性難知。以行相顯。其實思量但是行相。其體即是識蘊攝故。初地已

前二乘有學。恒審思量我相。知有漏末那。已轉依位。亦審思量無我相故。亦名末那。論問。如世尊言。出世末那云何建立。答。有二義。一名不必如義彼無漏第七不名末那。名是假故。二能審思量無我相故亦名末那。顯通無漏。即知此名非唯有漏。論云。謂從無始至未轉依。此意任運。恒緣識。與四根本煩惱相應。我癡者。謂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我見者。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爲我。故名我見。我慢者。謂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我愛者。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乃至此四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恒成雜染。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故名煩惱。釋云。此第七意。除四惑外。不與餘心所相應者。一恒故。二內執故。三一類境生故。所以不作意而向外馳求。唯任運而一向內執。此第七識於五受中。唯捨受相應。論云。此無始來任運一類緣內執我。恒無轉易。與變異受不相應故。又問。末那心所。何性所攝。論答云。此意相應四煩惱等。是染法故。障礙聖道。隱蔽真心。說名有覆。非善不善。故名無記。若已轉依。唯是善性。密嚴經偈云。末那緣識。如磁石吸鐵。如蛇有二頭。各別爲其業。染意亦如是。執取阿賴耶。能爲我事業。增長於我所。復與意識俱。爲因而轉。謝於身生煖觸。運動作諸業。飲食與衣裳。隨物而受用。騰躍或歌舞。種種自嬉遊。持諸有情身。皆由意功力。如大輪垂髮。乾闥婆之城。不了唯自心。妄起諸分別。身相器世間。如動

輟輟勢。無力不堅固。分別亦復然。分別無所依。但行於自境。譬如鏡中像。識種動而見。愚夫此迷惑。非諸明智者。仁主應當知。此三皆識現。於斯遠離處。是即圓成實。問。此意有幾種差別。答。略有三種。論云。一補特伽羅我見相應。二法我見相應。三平等性智相應。初通一切異生相續二乘有學。七地已前一類菩薩有漏心位。彼緣阿賴耶識起補特伽羅我見。次通一切異生聲聞獨覺相續。一切菩薩法空智果不現前位。彼緣異熟識起法我見。後通一切如來相續菩薩見道及順道中法空智果現在前位。彼緣無垢異熟識等。起平等性智。問。人法二執俱起。何故分位前後不同。答。人法必依法執起。又法我通。人我局。論云。補特伽羅我見起位。彼法我見亦必現前。我執必依法執而起。如要迷執等方謂人等故。釋云。今顯初位必帶後位。以初短故。人我位必有法我。人我必依法我起故。人我是主宰作者等用故。法我有自性勝用等故。即法我通。人我局。問。此第七識云何離眼等識。別有自體。出何經文。答。論云。聖教正理爲定量故。謂薄伽梵處經中說。心意識三種別義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別名識。是三別義。如是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第七名意。緣識等恒審思量爲我等。故餘六名識。於六別境能動問斷了別轉故。如入楞伽頌說。藏識說名心。思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說名爲識。釋云。雖通八識皆名

心意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爲一切現行熏集諸法現行爲依。種子識爲因。能生一切法故。是起諸法。第七名意者。因中有漏唯緣我境。無漏緣第八及真如。果上許緣一切法故。餘六識名識。於六別境體是施動有間斷法。了別轉故。易了名。轉易名動。不續名間。各有此勝。各別得名。又論云。謂契經說。不共無明微細恒行覆蔽眞實。若無此識彼應非有。謂諸現生。於一切分。恒起迷理不共無明。覆眞實義障勝慧眼。如有頌說。眞義心當生。常時爲障礙。俱行一切分。謂不共無明。是故契經說。異生類。恒處長夜無明所盲。昏醉纏心會無醒覺。若異生位有暫不起此無明時。便違經義謂異生位迷理無明有。行不行不應理故。此依六識皆不得成。應此間斷彼恒緣故。許有末那。便無此失。釋云。如緣起經有四無明。一現。二種。三相。應四不相應。或有爲二。共不共等。今說不共者。謂此微細常行行相難知。覆無我理。蔽無漏智。名覆蔽眞實。眞實有二。一無我理。二無漏見。義有二義。一謂境義。見分境故。二謂義理。眞如卽理故。

問。染汚末那常與四惑相應。如何說不共無明。答。論云。應說四中無明是主。雖三俱起。亦名不共。從無始際恒內昏迷。曾不省察。癡增上故。乃至謂第七相應無明。無始恒行障眞義智。如是勝用餘識所無。唯此識有。故名不共。又不共無明總有二種。一恒行不共。餘識所無。二獨行不共。此識非有。釋云。主是自

在義爲因依義。與彼爲依。故名不共。何故無明名爲不共。謂從無始際顯長夜常起。恒內昏迷。明一切時不了空理。曾不省察。彰恒執我無循反時。此意總顯癡主自在義。一恒行不共者。此識俱是。今此所論餘識無也。二獨行不共者。則與忿等相應起故。名爲獨行。或不與餘俱起無明。獨迷諸理。此識非有。又不共無明者。無明是主故名不共者。以主是不共義。不共卽是獨一之義。謂無明是闇義。七俱無明恒行不斷。是長闇義。由長闇故名爲長夜。唯此無明爲長夜體。餘法皆無長夜之義。唯此獨有。故名不共。除此已外。餘法有一類長相續義而無闇義。或有一類雖有闇義而無長相續義。應作四句分別。一者有是長而非是夜。如七俱。貪等三。及妙平二智相應心品等。二者有是夜而非是長。如前六識相應無明。三是長亦是夜。七俱無明是。四者非長非夜。前六識除無明。取餘貪等及因中善等并果中觀察成事二智相應心品等。今此七俱無明。准此不但與餘識共。兼亦不與自聚貪等。三共。謂雖與同聚貪等俱起。而貪等無長夜闇義。貪等以染著等爲義。此以長闇爲義。與彼不同。故名不共。此以第七恒時迷闇名不共。六識中者。無恒時義。但有獨起之義。名爲不共。問。恒行不共無明相應有幾種義。答。有四義。古德云。一是主者。謂前六識無明是客。有間斷故。第七無明是主。無間斷故。二恒行者。有漏位中。常起現行。不間斷故名恒行。三不共者。不同第六識

獨頭名不共。第六不共。但不與餘九煩惱同起。名爲不共。若第七名不共者。障無漏法勝故。又恒行不間斷故。四前六識通三性心時。此識無明。皆起現行。謂前六識善性心時。於施等不能亡相者。皆是第七恒行不共無明內執我。令六識等行施時。不能達三輪體空。又以有不共無明常能爲障。而令彼當生無漏智不生。此無明與第七識俱有故。至今不捨。故名俱行。又經云。眼色爲緣生於眼識。乃至意法爲緣生於意識。若無此識彼意非有。眼根色境爲二緣。能發引得眼識。乃至意識法境爲二緣。能發得意識。若無第七識者。卽應第六識唯一法境爲緣。應無所依根緣也。既有俱有根者。明知卽是第七識與第六識爲俱有根。小乘云。我宗取肉團與第六識爲依。何要別執有第七識耶。論主破云。亦不可說第六依於色故。第六必依意有。說意非是色故。又說第六有三分別。隨念計度自性分別故。若許第六依色而住者。卽同前五識。無隨念計度二種分別。救云。我宗五識根先識後故。卽前念五根發後念五識。論主破云。但有根者。如。業依種起。芽種俱時。影藉身生。身影同有。識依根發理必同時。無前念根發後念識故。既若五識有俱有根。將證第六亦須有俱有根。卽第七識是也。引理證者。教中說有思量者。卽是第七識。小乘云。但是第六等無間名思量意。何要別說第七爲思量意耶。論主破云。且如第六意識現在前時。念等無間意已滅無體。如何有思量用名

意耶。且如第六識若居現在時雖有思量。恒名爲識。不名意故。要待過去。方名意故。須信有第七識具恒審思量。方得名意。意者依止義。若等無間意。依此第七假得意名。俱有依止思量用故。又第七識與四惑俱。名爲染污。恒審思量。名之爲意。常有恒行不共無明。故名染污。正是有覆性。即覆真緣義。蔽淨妙智。恒審思量者。此棟第八前六識。恒者不間斷。審者決定執我法故。問。第八亦無間斷。第六決定。有思量。何不名意。答。有四句。一恒而非審。第八恒無間斷。不審思量我法故。二審而非恒。即第六。雖審思量而非恒故。不名意也。前五俱非。非恒非審。第七俱攝。而恒審故。獨名意也。問。第七思量何法。答。執第八見分思量有我法故。二乘無學無我執。以思量法我執故名意。佛果我法二執俱無。恒審思量無我理。佛果第七亦名意。問。爲第七自體有思量。爲第七相應遍行中思。名思量意。不答。取心所思量者。即八識皆有。思何獨第七。問。若唯取自體有思量者。即何用心所中思耶。答。具二義。一有相應思量。二亦自體思量。今取自體有思量名意。問。心所與心王。一種是常審思量執第八爲我。如何不說心所爲意。答。言意者依止義。心所雖恒審思量。非主是劣法。非所依止故。不名意也。二者自體識有思量。與餘七識爲所依止。唯取心王即名意也。問。若言自體有思量名意者。即第七有四分。何分名思量意。答。有二解。第一見分名思量。內二分不名思量。但名意。見分不名

意。有思量。以是用故。思量我無我。內二分不能思量我無我。但名意。以是體故。第二見分是思量相。相者體相相狀。內二分是思量性。即內外皆名意。三分皆思量。但除相分。相分是所量境也。問。何以得知。內外三分總是思量。答。識論云。思量爲性相。內二分是體名。思量性。外見分是思量相是用。一種是思量。三分皆名意。即不取相分名思量。以無能緣用故。問。見分緣執我法。即思量我故。得名思量。自證分不緣於我相分。如何自證分亦名思量。答。自證分證。彼見分思量我執故。亦名思量也。問。見分思量我。是非量攝。自證分證。彼見分思量我自證分。亦是思量耶。答。見分思量我。見分妄執故名非量。自證是內證見分妄執故。自證體是現量。即體用皆是思量。即內二分亦名意。亦名識。見分亦名意。亦名識。是意之用故。思量是用意是體。思量即意持業釋也。問。第七識但緣第八見分爲我。云何不取相分及內二分等。答。相分間斷。又是外緣。內二分作用沈隱難知不執也。種子無作用故。不執爲我。以見分作用顯現故。問。第七識三量假實如何分別。答。古釋三量分別者。第七見分是非量。境不稱心故。其第八見分本非是我。今第七妄執爲我。即不稱本質。又親緣第八見分。不著變相分緣相分。本非是我。第七又執爲我。又不稱相分。即兩重不稱境。故知非量。假實分別者。第七緣他本質。第八見分不著。但緣得中間假我相分故。境假非實。問。中間相分。爲定是假。爲

亦通實。答。第七中間相分是假。無實種子。但從兩頭起。此相分仍通二性。若一半從本質上起者。是無覆性。即屬本質。若一半從自能緣第七見分上起者。同見分。是有覆性。但兩頭心法燦起成一相分。今言境假者。但約隨妄心我相分以說。問。若言第七當情相分但是假。從兩頭起。通二性者。應可第七所緣我相分中。一半有覆。一半無覆。一半是我。一半非我。答。其第八見分上所起無覆性相分。與能緣第七妄心遍計相分。密合一處。若是第七但自執妄起遍計有覆性假相分。爲自內我。雖密合一處。亦不犯所執我中通二性過。如水中鹽味。但執是水不執於鹽。水與鹽元不相離。問。第七自有相分。如何不自緣相分。緣他第八見分爲我耶。答。古德云。今言緣見分者。即是疎緣。若言親者。唯識義何在。又問。設許疎緣第八者。且第七自識於何法上起執。答。於自識相分起執。又問。相見何別。答。若論外境。相見全殊。若就心論。相見無異。相即是見。故經云。心如相顯現。見如心所依。問。若無末那有何等過。答。若無第七。則無凡可厭。無聖可欣。凡聖不成。染淨俱失。論云。是故定應別有此意。又契經說。無想有情。一期生中心心所滅。若無此識。彼應無染。謂彼長時無六轉識。若無此意。我執便無。乃至故應別有染污末那。於無想天恒起我執。由斯實聖同阿厭彼。又契經說。異生善染無記心時恒帶我執。若無此識。彼不應有。謂異生類三性心時。雖外起諸業。

而內恒執我。內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故瑜伽說。染污末那為識依止。彼未滅時。相了別縛不得解脫。末那滅已。相縛解脫。言相縛者。謂於境相。不能了達。如幻事等。由斯見分相分所拘。不得自在。故名相縛。依如是義。有伽陀言。如是染污意。是識之所依。此意未滅時。識縛終不脫。釋云。於無想天恒起我執。由斯賢聖同訶厭彼者。有第七於彼起我執。是異生故。出定已後。復沈生死。起諸煩惱。聖賢訶彼。若無第七。不應訶彼。無過失果。由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者。此我外緣。行相龜動。非第七起。由第七故第六起此。全由七生。增明為論。第六識中我執體有間斷。通三性心間難生故。第七不緣外境生故。已上略錄第七末那。諸教同證。群賢共釋。創入道者。此意須明。是起凡聖之因。宜窮體性。乃立解惑之本。可究根原。迷之則為人法。執之愚。悟之則成平等性之智。於諸識內獨得意名。向有漏中作無明主。不間不斷。無想定治而不消。常審常恒。四空天避而還起。雖有覆而無記。不外執而內緣。常起現行。能蔽真而障道。唯稱不共。但成染而獨生。是以欲透塵勞。須知要徑。將施妙藥。先候病源。若細意推尋。冥心體察。則何塵而不出。何病而不消。斷惑之門。斯為要矣。

宗鏡錄卷第五十二
*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二

*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第三能變者。唯識論頌云。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了境為性相。善不善俱非。此三能變。是了別境識。自證分是了別性。見分是了別相。有覆有記識。以了境為自性。即復用彼為行相故。則了境者是識自性。亦是行相行相是用。故識論云。隨六根境種類異故。或名色識。乃至法識。隨境立名。順識義故。謂於六境了別名識。色等五識。唯了色等。法識通能了。一切法。或能了別法。獨得法識名。故六識名。無相蓋失。問。若心外無實色。則眼等五識。無有所緣。答。識論云。雖非無色。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為所依緣。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是有。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理既不成。故應但是內識變現。釋云。眼等雖有所依所緣之色。而是識所變現。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根境。但八識生時。內因緣種子力等。第八識變似五根五塵。眼等五識依彼所變根。緣彼本質塵境。雖親不得要託彼生。實於本識色塵之上。變作五塵相現。即以彼五根為所依。以彼及此二種五塵為所緣緣。五識若不託第八所變。便無所緣緣。所緣緣中有親疎故。然眼等根非現量得者。色等五塵世間共見。現量所得。眼等五根非現量得。除第八識緣及如來等緣。是現量得。

世不共。言餘散心中無現量得。此但能有發識之用。此知是有。此但有功能。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此功能言。即是發生五識作用。親用知體。如觀生芽。比知種體是有。所以密嚴經偈云。眼色等為緣。而得生於識。猶火因薪熾。識起亦復然。境轉隨妄心。猶鐵逐磁石。如乾城陽焰。愚渴之所取。中無能造物。但隨心變異。復如乾城人。往來皆不實。衆生身亦爾。進止悉非真。亦如夢中見。寤後即非有。妄見蘊等法。覺已本寂然。四大微塵聚。離心無所得。華嚴經云。自在主童子。告善財。善男子。我復善知十八工巧種種技術。并六十二眷屬明論及內明等一切方法。治內煩惱。何等名為內身煩惱。有四因緣。一謂眼根。攝受色境。二由無始取著習氣。三由彼識自性本性。四於色境作意希望。由此四種因緣力故。藏識轉已。識波浪生。譬如瀑流相續不斷。善男子。如眼識起。一切根識微塵毛孔俱時出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頓現衆像。諸識亦爾。或時頓現。善男子。譬如猛風吹大海。水波浪不停。由境界風。飄動心海。起識波浪相續不斷。因緣相作。不相捨離。不一不異。如水與波。由業生相深起繫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識身轉。彼阿賴耶終不自言。我生七識。七識不言。從阿賴耶生。但由自心執取境相分別而生。如是甚深阿賴耶識行相微細。究竟邊際。唯諸如來住地菩薩之所通達。愚法聲聞及辟支佛。凡夫外道。悉不能知。問。眼識等為復依根發識。依境發識。答。定

依根發。百法云。眼識依根發識。乃至意識亦爾。若眼根變異。眼識必隨變異。如眼病所見青色爲黃色。此不是壞境。但是根損令識取境變爲黃色。故知隨根得名。問。眼識緣青色爲黃。豈不是非量。答。但是同時亂意識。以眼根有損。令同時意識緣亂故。便變青爲黃。其實眼識。不作青黃緣也。意根損意識亦損。如初地我法二執。即時成無漏。此時意根壞無其二執。能緣之識亦能壞却二執也。故知依根所發得名眼識。但隨根立也。護法云。六識體性各別。但依根境而立其名。若執有一識能緣六境者。若六境一時到。如何一箇意識能一時緣得耶。若前後起。卽不遍故。所以隨六根境種類異故。依根得名。問。眼識等六既依根發識。以何爲根。答。護法通用現種爲根。根既然。境亦爾。瑜伽論亦云。皆以現行及種子二法。爲眼等根。由本熏時心變似色。從熏時爲名。以四大所造清淨色故。對所生之果識。假說現行爲功能。實唯現色。功能生識之義。大小共成。問。根以何爲義。答。根者卽五根。有增上出生義故。名之爲根。於中有清淨五色根。有扶塵五色根。若清淨五色根。卽是不可見有對淨色。以爲體性。能發生五識。有照境用故。若扶塵五色根者。卽扶清淨根能照其境。自體卽不能照境。爲扶塵根。是塵顯色故。不妨與清淨根爲所依。五蘊論云。根者最勝義。自在義。主義。增上義。是爲根義。云何眼根。謂以色爲境。淨色爲性。謂於眼中一分淨色。如淨醍醐。此性有故。

眼識得生。無卽不生。乃至身根以觸爲境。並淨色爲性。無卽不生。問。未轉依中。前五轉識。於三量中定是何量。答。古德云。且眼識緣色境相分。卽各自緣自相分。三量分別者是現量。現量具三義。一現在。非過去。二顯現。非種子。三現有。簡無體法。緣現量境名現量者。不度量也。卽因修證境不帶名言。是任運義。卽五識緣境得法自相。但中間無隔礙故名親緣相分有。赤色卽得赤色之相分。但不分別故。任運不帶名言故。名得自相也。護法云。五識唯緣實五塵境。卽不緣假。但任運而緣。不作行解。不帶名言。是現量故。且如眼識緣青黃赤白四般實色時。長短方圓假色。雖不離實色上有。眼識但緣實。不緣長短假色也。眼識定不緣長短色。唯意識作長短心而緣也。如五識初念。與明了意識緣五塵境時。唯是現量得五塵之實色。若後念分別意識起時。卽行解心中作長短色緣。是比量心緣也。卽五識唯是現量。緣實不緣假。故論云。無有眼等識不緣實境生。卽五識唯緣實。是自相境。如眼識緣青境自相時。得青色之自相。若後念分別意識起時。卽非青色解。便是共相比量也。纔作解心時。不實青色心體。爲帶名言。是在假相也。故識論云。謂假智證不得自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也。言假智者。卽作行解心。名假智也。言證者。心上解心名句文。及聲上名句文。是能證皆不得所詮自相也。又釋云。顯假不依真。唯依共相轉。卽此真事。不說心識實體名真。但心所取法自體

相言說不及。假智緣不著。說之爲真。此唯現量智知。性離言說及智分別。此出真體非智詮。及如色法等而爲自性。水濕爲性。但可證知。言說不及。第六意識隨五識後起。緣此智故發言語等。但是所緣所說法之共相。非彼自相。又遮得自相名得共相。若所變中有共相法是可證者。卽得自體。應一切法可說可緣故。共相法亦說緣不及。然非是執。不堅取故。如五蘊中。以五蘊事爲自相。空無我等理爲共相。又以理推無自相體。且說不可言法體名自相。可說爲共相。以理而論。共既非共。自亦非自。爲互遮故。但各別說。說空無我等是非相者。從假智說。此但有能緣行解。都無所緣空實共體。入真觀時。則一一法皆別了知。非作共解。言說若著自相者。說火之時。火應燒口。火以燒物爲自相。緣亦如是。緣火之時。火應燒心。今不燒心及不燒口。明緣及說俱得共相。若爾。燒火。何不得水。不得火之自相。故如曉於水。此理不然。無始慣習共呼故。今緣於青作青解者。此比量智。不稱前法。如眼識緣色。稱自相。故不作色解。後起意識緣色共相。不著色。故遂作青解。遮緣非青之物。遂作青解。非謂青解卽稱青事。故唯識頌云。現覺如夢等。已起現覺時。見及境已無。寧許有現量此謂假智唯緣。共相而得起故。法之自相離分別故。言說亦爾。不稱本法。亦但只於共相處轉。今大乘宗。唯有自相體。都無共相體。假智及證。但唯得共不得自相。若說共相唯有觀心。現量通緣自相共相。若

法自相唯現量得。共相亦通比量所得。乃至故言唯於諸法共相而轉。此之自相證量所知。非言說等境故。又疏問云。何故名自相共相。答曰。若法自體。唯證智知。言說不及。是為自相。若法體性言說所及假智所緣。是為共相。問曰。如一切法皆言不及。而復乃云。言說及者是為共相。一何乖返。答曰。共相是法自體上義。更無別體。又此名詮火等法時。遮非火等。此義即通一切火上。故言共相。即其義也。非若空等之共相理。若爾即一切法不可言。不可言亦不稱理。遮可言故言不可言。非不可言即稱法體。法體亦非不可言故。而今乃言名得共相之自性故。今應解此。非法體其義可然。言名等詮共相。非謂即得其相體。但遮得自相故言名詮共相。又自相者。即諸法之自體相。如火以煖為自相。煖火之時不得煖故。不得自相。此煖自相唯身識現量證得。非名所得。共相者。此以名下所詮之義名共相。共相有二。一者共自類相。二者共異類相。如言火時不該於水等。但遍一切火上。故名共自類相。若言苦空無常等。則不唯在一類法上。及遍一切水火等法上。故名共異類相。又自相者唯五根五塵。心心所得。謂五根是第八現證。五塵是五八心心所現量證。自體性。獨散意識等尚不得自體性。何況名詮得自體性也。五識緣五塵境時。具四義故。名得法自相。一任運故。二現量故。三不帶名言故。四唯緣現在境故。得名自相。意識所緣境有二。若是獨頭意識所緣境。即於法

處收。若明了意識所緣境。即於色處攝。且如眼識明了意識初一念率爾同緣色時。但緣色之自相。後念明了意識。分別所緣色上長等假色。即是共相。雖然長等假色是明了意識所緣境。亦在於色處收。為是假故眼識不緣也。乃至聲亦耳。且如耳識初刹那率爾。與明了意識同緣聲時。亦是得法自相。後念意識起緣於聲上名句文三有分別行解等。緣假也。今五識既無分別行解。所以不緣假也。問。且如色有二十五種。青黃等四般顯色是實。餘是假聲有十二種。唯執受不執受聲是實。餘是假。觸有二十六種。四大是實。餘是假。此中實者。五識緣於五塵處攝。若假者。論主既言五識不緣是意識緣。如何不於法處攝耶。答。第六明了意識。緣長等假色。有三義故。所以不於法處攝。一明開不同。二以假從實。三以影從質。具此三義故於色處攝也。若獨頭意識。無此三故。所以法處攝。且第一明開有異者。若明了意識。與五識初念率爾心時。即是現量。不緣其假。至後念明了意識分別心生即緣假色。五識正緣實色時。此意於五識所緣實色而生行解。緣其假。是六與五識不同時起分別故。即此意識即是明也。所緣假色等即於色處攝。不於法處收。若是獨頭意識。不假五識而生分別。但約獨起者。即是獨意識。即於法處攝。二以假從實者。以長等假色依他實色上立。雖意識緣攝此假色。歸於實色。總於色處攝也。不於法處收。三以影從質。長等假色是第六識。託五塵實色

為質。而變起長等假相分緣。將此假相分長等色。就五塵實色處收。總於色處攝也。若獨頭意識。不必有本質也。此有三義。故假五塵色總於色收。若是獨頭生關意識所緣之境。即法處收。問。五根於何教中證是現量。答。藏證非一。圓覺經云。譬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可證五根現量不生分別。其眼光到處無有前後。終不捨怨取親愛。增醜。例如耳根不分毀讚之聲。鼻根不避香臭之氣。舌根不。簡甜苦之味。身根不隔。澀滑之觸。以率爾心時不分別故。剎那流入意地。纔起尋求。便落比量。則染淨心生取捨情起。問。眼等五根緣境之時。當具幾義。答。緣者。是緣藉之義。境有二義。一。所藉義。二。所照義。言所藉者。如緣有體境。藉彼為所緣緣故。言所照者。雖不藉彼為所緣。然是所照處。亦說為境。如眼等五根照色等境。雖非所緣。然對此根。得名為境。是所照故。又眼根照色。眼識緣色。乃至身根覺觸。身識了觸等。又古德問。五識既唯緣實色。只如長短等。依色境現前時。眼根不壞。此時眼識。為緣為不緣。若言緣者。便犯五識緣假之過。若不緣者。何故閉眼不見。開眼乃見耶。答。此時眼識但得青等實色。而同時意識依眼根為門。分明顯了。取得長等。據意識得合法處收。但緣此時意識依眼根取對所依根故色處攝。問。前五識具幾業。能了前境。答。前五識具六業。瑜伽論云。一。唯了別自境所緣。二。唯了別自相。三。唯了別現在。四。唯一剎那了別。五

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六能取愛非愛果。問。眼識現量稱境而知。若眼病之時。或見青爲黃。豈稱境耶。若不稱境。何名現量。答。一師云。見青爲黃。實是意識。謂由根病故。引得病眼識。由病眼識故。遂引非量意識。見青爲黃。非眼識見青爲黃。由病眼引病眼識。雖見青爲黃。而不作黃解。故是現量。如無分別。觀佛性真。如爲八自在我時。雖不稱境。而無分別智。不作我解。故得是現量。此亦然也。雜集論問云。若了別色等故名爲識。何故但名眼等識。不名色等識耶。答。以依眼等五種解釋道理。成就非於色等。何以故。眼中之識故名眼識。依眼處所識得生故。又由有眼識得有故。所以者何。若有眼根識定生。不盲瞶者。乃至闇中亦能見故。不由有色眼識定生。以盲瞶者。不能見故。又眼所發識。故名眼識。由眼變異識亦變異。色雖無變識有變故。如迦末羅病損壞眼根。於青等色皆見爲黃。又屬眼之識故名眼識。由識種子隨逐於眼而得生故。又助眼之識故名眼識。作彼損益故。所以者何。由根合識。有所領受。令根損益。非境界故。又如眼之識故名眼識。俱有情數之所攝故。色則不爾。不決定故。眼識既然。餘識亦爾。問。爲眼見色。爲識等耶。答。非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法無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爲見。又由六相眼於見色中最勝非識等。是故說眼能見諸色。何等爲六。一由生因眼。能生彼故。二由依處。見依眼

正法類。及聞正法類分別。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間非正法類分別。八如理分別。謂正法中聞正法類分別。九執著分別。謂不如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爲本。六十二見趣相應分別。十散動分別。謂諸菩薩十種分別。釋曰。根本分別者。謂阿賴耶識。是餘分別根自性。亦是分別故名根本分別。緣相分別者。謂分別色等。有如是緣相。顯相分別者。謂眼識等并所依識顯現似彼所緣相故。緣相變異分別者。謂以色等影識變異所起分別。老等變異者。謂色等識。似老等相起諸變異。何以故。內外色等皆有老等轉變相故。等者。等取病死變異。樂受等變異者。由樂受故身相變異。如說樂者。面目端嚴等者。等取苦及不苦不樂受。貪等變異者。謂由貪等身相變異。等者。等取瞋癡忿等。如說忿等惡形色等。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者。謂殺縛等。令身相等生起變異。時節代謝。亦令內外身樹色等形相改變。如說寒等所逼切時身等變異。捺落迦等諸趣變異者等。即等取一切惡趣。彼惡色等變異其了。及欲界等諸界變異者。等取色界無色界中無似色等影像識故。於諸天中及靜慮中。亦有有情及器色等種種變異。如。末尼珠威神力故。種種淨妙光色變異。顯相變異分別者。謂由眼等所依根故。令似色等影像顯現眼識等識種種變異。即於此中起諸分別。即知如前說。老等變異。隨其所應而起變異。何以故。如說眼等根有利鈍識明昧故。如無表色所依變異。彼亦變異。由樂受等變

異亦爾。如說樂者。心安定故。如說苦者。心散動故。貪等逼害時節代謝亦爾。捺落迦等及欲界等依身變異。識亦變異。如應當知。無色界中亦有受等所作變異諸識分別。他引分別者。謂善惡友親近所起。及與聽聞正非正法爲因分別。即是外道迦。比羅等及正法中諸賢。揭多所有分別。名不如理如理分別。如是二種。隨其所應能生。邪見正見相應二種分別。薩迦耶見爲因。所起六十二見相應分別。即梵網經中前際後際分別。謂我過去爲曾有耶。如是等分別。名執著分別。言見趣者。是品類義。散動分別者。散亂擾動。故名散動。此即分別。是故說名散動分別。此即擾亂無分別智。何以故。由此擾亂般若波羅蜜多故。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十種分別者。謂諸菩薩能發語言。他引而轉不稱真理。十種分別。何以故。證會真理。若正現前。不可說故。問。前三分別。於八識中幾識能具。答。八識中唯第六識具三分別。自第七識唯有自性分別。以緣現在故。或可末那亦有計度。以計度執我故。若論體性。計度分別以慧爲性。隨念以念爲性。分別以慧爲性。真法之中既無虛妄八識。所以無此分別。又古師於十種分別。就八識廣辯。問。八識中各具幾分別。答。第六識具廣略十種分別。前五識唯自性任運二種分別。五識於自境界任運轉故。第七識具計度染污有相三種分別。第八識同前五識得有自性任運分別。若自性任運分別自現量。若計度染污無相分

別。唯比非二量。若有相分別一分緣現在者。通三量。一分緣過去者。唯比非二量。若隨念分別無漏即是現量。若有漏。即比非二量。問。何故五識無分別執耶。答。夫言執者。須是分別籌度之意方。能堅執。五識雖有慧。而但任運不能分別籌度故。五無執唯第六也。

宗鏡錄卷第五十三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意言分別萬有俱空。則名義無性。一切衆生於見聞中應不成顛倒。以名中無義義中無名俱是客故。答。萬法本空熏習成有。於本空中起諸情執顛倒。實性論云。問。名中無義義中無名。二俱客者。若人執名異於義。義異於名。此人既無顛倒。則於義中應無辭執。不應聞說好惡生愛喜心。名義不相關故。當知客義是汝顛倒。答。由久時數習顛倒故有此辭執。不關名義相應。由名言熏習心故。必由此法門生分別心。起虛妄辭執。如密嚴經偈云。是時金剛藏。復告大衆言。賴耶無始來。爲戲論熏習。諸業所繫縛。輪轉無有窮。亦如於大海。因風起波浪。恒生亦恒滅。不斷亦不常。由不悟自心。隨識境界現。若了於自心。如火焚薪盡。通達於無漏。則名爲聖人。藏識

變衆境。彌綸於世間。意執我我所。思量恒流轉。諸識類差別。各各了自境。積集業爲心。遍積集名。爲了別名。爲識。五識取現境。如。見毛輪。隨見而迷惑。於似色心中。非色計於色。譬如摩尼珠。日月光所照。隨其所應現。各雨自類物。阿賴耶亦爾。如來清淨藏。和合於習氣。變現周世間。與無漏相應。雨諸功德法。譬如乳變異。成酪至酪漿。藏識亦如是。變似於衆色。如。見毛輪。有情亦復爾。以惡習氣。譬。住藏識眼中。於諸非色處。此所見諸色。猶如於陽焰。遠離於有無。皆賴耶所現。仁者依眼色。而生似色識。如幻住眼中。飄動猶熱焰。色皆是藏識。與色習相應。變似體非有。愚夫妄分別。諸惛醉放逸。坐臥及狂走。賴耶諸事業。皆是賴耶識。猶如盛赫日。舒光照於地。蒸氣如水流。渴獸望之走。賴耶亦復爾。體性實非色。而似於色現。惡覺妄生著。如磁石吸鐵。迅速而轉移。雖無於情識。似情識而動。如是賴耶識。爲生死所攝。往來於諸趣。非我而似我。如海中漂物。無思隨水流。賴耶無分別。後身而運動。譬如二象鬪。被傷者永退。賴耶亦如是。斷染無流轉。譬如淨蓮華。離泥而皎潔。人天皆受用。莫不成珍敬。如是賴耶識。出於習氣泥。轉依得清淨。佛菩薩所重。譬如殊勝寶。野人所輕賤。若用飾冕旒。則爲王頂戴。如是賴耶識。是清淨佛性。凡位恒難染。佛果常寶持。如美玉在水。苔衣所纏覆。賴耶處生死。習氣縈不現。於此賴耶識。有二取相生。如蛇有二頭。隨樂而同往。賴耶亦如是。與

諸色相具。一切諸世間。取之以爲色。惡覺者迷惑。計爲我我所。若有若非有。自在作世間。賴耶雖變現。體性恒甚深。於諸無智人。悉不能覺了。譬如於幻師。幻作種種獸。或行而或走。似有情非實。賴耶亦如是。幻作於世間。一切諸有情。體性無真實。凡愚不能了。妄生於取著。起微塵勝性。有無異分別。及與於梵天。丈夫等諸見。

問。眼見色者。爲是眼見。爲是識見。答。非眼

識境等各有決定見性。但以三和合故。假名爲見。下五根聞嗅嘗觸等例。爾。雜集論云。非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法無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爲見。故稱眼能見色。又識之於根。乍出乍入。如鹿在網。猶鳥處籠。啄一捨一。周而復始。無暫休息。識在根籠亦復如是。或在於耳。或在於眼。來去無定。不可執常。雖復無定相續不斷。何爲不斷。以妙用無間故。若凡夫爲色塵所縛。不得自在。若見一法則被一法礙。不能圓通法界。是以金剛經云。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首楞嚴經云。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猶若交鷹。由塵發知者。即見分。因根有相者。即相分。相見無性者。心境互生。各無自體。心不自立。由塵發知。境不自生。因根有相。二虛相倚。猶若交鷹。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但了了見無可見。即通法界。見即是涅槃。若了了聞無可聞。無可聞即通法界。聞即是涅槃。一切諸法本來涅槃。以分別心妄見所隔。不知自識翻作無明。又首楞嚴

經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若不假明暗等見。見色之時。則見餘根。若離念遍法界見。鐵圍山一切相皆不能蔽。若六根伏。則不得六根相。如十人患瞽共見空華。一人眼可則不見。餘九人還見。各自自除妄見。則不得一切相。物物皆真。又十箇空華。一人不見。十人眼可。餘華總亡。但一妄除皆不見諸相。一相則一切相。爲一切相皆我心想。是知一瞽在目。千華競飛。一妄動心。諸塵併起。若能離念。則當處坐道場。轉大法輪。俱成佛道。問。耳聞說法聲時。總具幾識。答。具三識。第八先託佛無漏聲名句文。爲本質了。耳識緣聲意識同時緣名句文等。方得名聞。古德問云。且如緣佛聲名句文時。爲自耳識意識緣得名句文名聞。爲先要自第八託佛本質聲。變起相分了。耳識意識託第八相分爲質。變相分緣方得聞耶。答。設爾何失難。二俱有過。若第八不先變佛聲。耳意二識便緣名句文者。即因中前六劣不能直緣。須先假第八變。若第八不先變。即心外取法。唯識不成。若託自第八相分爲質緣者。第六識所變相分。即無名句文。既無名句文。即意不能生解。爲第八識但變得佛本質徑直聲。本質徑直聲上且無名句文。爲第八不緣故。此答云。理實第六識緣自第八相分爲境。謂佛本質聲。及自第八變影像聲。合爲一聲。世尊本質聲既有名句文等。第六識。於自耳根。緣第八相分聲。名句文三不無。爲佛本質聲上有名句文。例如世間人共看一紙文書。若不識書人。

經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若不假明暗等見。見色之時。則見餘根。若離念遍法界見。鐵圍山一切相皆不能蔽。若六根伏。則不得六根相。如十人患瞽共見空華。一人眼可則不見。餘九人還見。各自自除妄見。則不得一切相。物物皆真。又十箇空華。一人不見。十人眼可。餘華總亡。但一妄除皆不見諸相。一相則一切相。爲一切相皆我心想。是知一瞽在目。千華競飛。一妄動心。諸塵併起。若能離念。則當處坐道場。轉大法輪。俱成佛道。問。耳聞說法聲時。總具幾識。答。具三識。第八先託佛無漏聲名句文。爲本質了。耳識緣聲意識同時緣名句文等。方得名聞。古德問云。且如緣佛聲名句文時。爲自耳識意識緣得名句文名聞。爲先要自第八託佛本質聲。變起相分了。耳識意識託第八相分爲質。變相分緣方得聞耶。答。設爾何失難。二俱有過。若第八不先變佛聲。耳意二識便緣名句文者。即因中前六劣不能直緣。須先假第八變。若第八不先變。即心外取法。唯識不成。若託自第八相分爲質緣者。第六識所變相分。即無名句文。既無名句文。即意不能生解。爲第八識但變得佛本質徑直聲。本質徑直聲上且無名句文。爲第八不緣故。此答云。理實第六識緣自第八相分爲境。謂佛本質聲。及自第八變影像聲。合爲一聲。世尊本質聲既有名句文等。第六識。於自耳根。緣第八相分聲。名句文三不無。爲佛本質聲上有名句文。例如世間人共看一紙文書。若不識書人。

但見其紙墨黑白。即不能知其義理差別。若識書人。見紙墨黑白。及能知其間義理差別。今耳識及第八如不識書人。第六如識書人。第六既緣實聲。亦能緣得名句文故。又聲是所依。名句文是能依。名句文依實聲上有。既有實聲。其名句文自連帶聲上有故。意識為能分別故。自然緣得。又聞即比量。聽聞名句文三等時。向心所上比度生解。唯第六識具比量。若緣名義便在意中。問。夫聞法者。既託諸佛悲願為本質。作增上緣。衆生但自心識心上。所變得影像相分文義。此即實無心外法。為執見未信者。於世法中事如何引證。印成後信入一乘門。答。世法即佛法佛法即世法。云何更舉事立況。然為未決定信者。寧無方便。若論比知觸目成是。且舉一二略類此宗。如西國婆羅門求聰明常供養天神等。後於夢中見有天人授與呪論等法。然夢中實無天人為說聰明法論呪等。託天人為增上緣。自識心上變作論呪解。今衆生見聞亦爾。然於比況中夢喻最親。以自夢中實無外境皆是夢心變起。可為現證。又此上周暢耕田。母欲得子歸。其母遂留指。周暢在田下心痛。念云。是母喚我。及歸果如其言。母雖有喚子之心。而不發言。如來但有說法之心。而不說法。自是衆生心上變起故。若正解者。即諸佛悲願為應。機熟宜聞為感。感應道交非一非異。唯心方顯不落斷常。不可各取一邊達於中道。問。根塵所對現證分明。如何圓通得入空理。答。眼對色塵無而有見。異

熟業果不可思議。唯智所知。非情所測。諸法實性親證方明。有見有聞世俗心量。若約真諦根境俱空。且如世俗門中見無自性。如眼勝義根。如火既能發識。又能照境識如人。能了別。境如物故知無根不能發識。無識不能了境。無境不能起見。三法和合方成見性。則見性無從。和合非有。如思益經偈云。悉見十方國。一切衆生類。而於眼色中。終不生二相。諸佛所說法。一切能聽受。而於耳聲中。亦不生二相。能於一心中。知衆生諸心。自心及彼心。此二不分別。廣百門論破根境品云。眼等根塵若執實有。理必不然。所以者何。遠比量故。謂眼非見。如耳等根。耳亦非聞。如眼等根。鼻不能嗅。如舌等根。舌不能嘗。如鼻等根。身不能覺。如上諸根。一切皆由造色性故。或大種故。或業果故。又眼等根。皆有質礙故。可分析悉令歸空。或無窮過。是故不應執為實有。但是自心隨因緣力虛假變現。如幻事等。俗有真無。又破情品云。眼為到色見耶。不到色見耶。若眼去到色乃見者。遠色應遲見。近色應速見。何以故。去法爾故。而今近瓶遠月一時見。是故知眼不去。若不去則無和合。復次若眼力不到色而見者。何故見近不見遠。遠近應一時見。故知見性無從諸根例爾。如還原集自他觀門云。兩身為自他。彼身為他。己身為自。一身復為自他。色身為他。心即為自。心復為自他。心即為他。智即為自。智復有自他。有所得智為他。無所得智為自。無所得智復有自他。淨智為他。是淨亦淨為自。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稽首如空無所依。心淨已度諸禪定。無住則無本覺。此名為佛。假名為佛。亦無佛可成。無成可成。無出可出。是名佛出。無所見了了見。了了見無所見。但有名字。名字性空無所有。鏡像如虛空。虛空如鏡像。色心如虛空。虛空如色心。色心如鏡像。鏡像身無二。亦復非是一。若能如是解。諸佛從中出。諸佛唯有名。如空應響聲。無心究竟道。法法自然平。平處亦無平。無平作平說。此中言語斷。心行處亦滅。眼空保色空。色空保眼空。兩空自相保。則無眼識賊。耳空保聲空。聲空保耳空。兩空自相保。則無耳識賊。鼻空保香空。香空保鼻空。兩空自相保。則無鼻識賊。舌空保味空。味空保舌空。兩空自相保。則無舌識賊。身空保觸空。觸空保身空。兩空自相保。則無身識賊。心空保法空。法空保心空。還是一空能保二空。亦能保一空。是故號空。假名說見諦。若知六根淨。即無六塵賊。若無六塵賊。心王自清淨。方便持化凡。題名寄佛性。釋曰。是以若眼空色不空。色空眼不空。則不可相保。以根境異故。必為侵害。若同一性。即無疑矣。如世間作保之人。若是忠良人。即可忠良人作保。若惡行人。則不可保。以情性異故。六種根塵和同既爾。一切萬法順旨亦然。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蘊。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問。色塵質礙

衆生界中卽今現行心境俱空。世俗諦中假施設法悉皆無有。夫宗鏡所錄。皆是現證法門。一入全真。更無前後。如或不信。但靜思看。若見一念無生。自然與經冥合。如菩薩念佛三昧經偈云。此身常無知如草木瓦礫。菩提無形色。寂滅恒不生。身不觸菩提。菩提不觸身。心不觸菩提。菩提不觸心。而能有相觸。實爲不思議。釋曰。故知色不至眼。耳不到聲。而有見聞。是不可思議。以自性離中而有顯現。故知六根無對。皆是無諍法門。諸境含虛。盡冥不二之道。卽今衆生境界真不可思議矣。易用遠求諸聖作用而自鄙劣者哉。此宗鏡是照衆生之癡闇。同諸佛之光明。使法界含生一時圓證。如法集經云。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眼色二法無所諍競。以不和合故。以此二法不相到故。夫不合不到法皆無違諍。世尊。法無有二。是故不諍。廣百門論破根境品云。復次若耳根境合知者。不應遠近一時俱聞。聲從質來。既有遠近。不應一念同至耳根。耳無光明。不應趣境。又聲離質來入耳聞。亦不應理。鐘鼓等聲。現不離質。遠可聞故。若耳與聲無聞而取如香等。不辯方維。若耳與聲不合而取。應無遠近一切皆聞。不合體無相無別故。或應一切皆不能聞。是故耳根聲合不合。實取自境。二俱不成。又云。心若趣塵。體則不遍。心常往境。我應無心。然微細心。身中恒有睡眠悶等諸位。常有息等故。夢可得故。又勞倦增故。引覺心故。任持身故。觸身覺故。又若內身恒無心者。如死屍等。害應無。愆。供。

應無福，則與空見外道應同。有執。心體不還不行，但用有行。亦同此過。心用心體不相離。故。又若心體往趣前塵。有觸內身應無覺受。應。動思慮不損。內心。如是諸宗執實根境。皆不應理。應信非真。又一切世間有情無情諸法義相。如依陽焰有水想生。誑惑自心亦為他說。由此妄想建立根塵及餘世間諸事差別。如顯此想依多法成。是假非真。故說想蘊乃至如諸幻事。體實雖無而能發生種種妄識。眼等亦爾。體相皆虛。如嬌誑人生他妄識。想隨此發境。豈為真根境皆虛。猶如幻事。大集經偈云。至心念法思惟法。是故不見色與聲。若得入於深法界。爾時則無色聲等。般若燈論偈云。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此名最上實。世人不能度。是以根境唯心名相俱寂。故知世諦真諦同趣佛乘。有情無情咸歸智地。以真無中絕名絕相。心智路斷。是不可思議。以俗有中如幻如化無中顯現。是不可思議。不可以情識知。不可以有無測。所以廣百門論明世間法有五種難測。頌云。世間諸所有。無不皆難測。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論曰。如一思業能感當來內外無邊果相差別。極善工匠所不能為。是名世間第一難測。又如外種生長芽莖無量枝條華葉根果。形色間難嚴麗宛然。是名世間第二難測。又如華樹名曰無憂。姪女觸之衆華競發。枝條垂拂如有愛心。是名世間第三難測。又如華樹名曰樂音。聞作樂聲舉身搖動。枝條裏娜如舞躍人。是名世間第四難測。又如華樹名

好鳥吟。聞鳥吟聲即便搖動。枝條裏娜如喜拊人。是名世間第五難測。如是難測世事無邊。根境有無。方之甚易。世俗故有。勝義故空。諸有智人不應驚異。如中觀論偈云。以法知有人。以人知有法。離法何有人。離人何有法。法者眼耳苦樂等。人者是本住。汝謂以有法故知有人。以有人故知有法。今離眼耳等法何有人。離人何有眼耳等法。復次一切眼等根實無有本住。眼耳等諸根異相而分別。眼耳等諸根。苦樂等諸法。實無有本住。因眼緣色生眼識。以和合因緣知有眼等諸根。不以本住故。如是故偈中說。一切眼耳等根。實無有本住。眼耳等諸根各自能分別。問曰。若眼等諸根無有本住者。眼等一一根云何能知塵。若一切眼耳等諸根苦樂等諸法無本住者。今一一根云何能知塵。眼耳等諸根無思惟。不應有知。而實知塵。當知離眼耳等諸根更有能知塵者。答曰。若爾者。為一一根中各有知者。為一知者在諸根中。二俱有過。何者。若諸根各有知者。即成多人。若一知在諸根中者。或眼正緣色時。知已屬眼。聲塵起時耳應不聞。如無言說經偈云。內外世界無二義。如來智慧能覺了。彼無二相及不二。一相無相如是知金女經云。文殊師利語彼童女應觀諸界。童女答言。文殊師利。譬如劫燒時。三界等亦爾。般若波羅蜜經云。彼一切法。無知者無見者。彼說法師亦不可得。不可以心分別。不可以意能知。佛母經云。阿姊。眼不見色。乃至意不知法。如是菩提離故眼色

離。乃至菩提離故意法離等。入楞伽經偈云。如水流枯竭。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又偈云。此中無心識。如虛空陽焰。如是知諸法。而不知一法。究竟一乘。實性論偈云。如一切世間。依虛空生滅。依於無漏界。有諸根生滅。火不燒虛空。若燒無是處。如是老病死。不能燒佛性。地依於水住。水復依於風。風依於虛空。空不依地等。如是陰界根。住煩惱業中。諸煩惱業等。住不善思惟。不善思惟行。住清淨心中。自性清淨心。不住彼諸法。陰入界如地。煩惱業如水。不正念如風。淨心界如空。依性起邪念。念起煩惱業。能起陰界入。依止於五陰界入等諸法。有諸根生滅。如世界成壞。淨心如虛空。無因復無緣。及無和合義。亦無生住滅。如虛空淨心。常明無轉變。為虛妄分別。客塵煩惱染。又五現識不動。唯意識分別。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汝今遍觀此會聖衆。用日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等。如五現量周圍而視。如鏡中影像而無分別。若第六意根即次第分別。非如五現量頓見。又經云。識動見澄者見澄。即五現量識分別為動。又經云。本無所從者。此識心本來湛然。不從修得本來澄寂。五現量識亦復如是。問。意識緣境多少。三境三量如何分別。答。古德云。第六意識即比量。意識能緣三世法三性法三界法一百法等。法爾皆是第六意識緣也。有二。一明

了。二獨頭。且明了者。唯於五根門中取五塵境。是初念與五同緣時率爾心中。唯是現量。緣其實五塵境。若後念已去。不妨通比量非量。作行解緣其長等假色。即比量。或於五塵上起執時。便是非量。即明了意識前後許通三量。三境中。若緣五塵實法時。是性境。若後念行解心緣長等假色時。即真獨影似帶質。

二獨頭意識有三。一夢中獨頭。亦緣十八界法。唯是獨影境非實。此夢中境唯是法處收。亦無本質。二覺寤獨頭。而緣一切法。有漏無漏。有爲無爲。出世間有體無體。空華兔角。三世一切法。皆悉緣得。問。此覺寤意識一念緣十八界時。有幾相分幾本質幾見分。答。本質相分各有十八箇。見分唯一。問。如何有十八相分。答。十八相分從十八本質起。即有十八相分。如一面鏡中觀無量人影外邊有十八實人。鏡即是一。於鏡上現有十八人影。見分亦爾。一見分能緣得十八相分。若實影有十八。以是所緣境則無過。若一念有十八見分。便有多心過。三定中獨頭亦緣十八界。一百法過未境及真如等。若假若實皆能緣故。三量分別者。若是明了意識前後念通三量。夢中獨頭唯非量。以不稱境故。覺寤通三量。若緣有體法時。緣五境界等。通現量故。若緣五根界七心界等是比量。若緣空華過未境等。通比量非量。若定中唯是現量。雖緣假法。以不妄執無計度故唯現量。又獨頭意識即獨生散意緣影像門。影像者。諸有極微。是極通極略二色。皆是假影色也。但於觀

心析麁色。至色邊際假立極微。唯觀心影像都無實體。

宗鏡錄卷第五十四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論法處之色。都有幾種。答。有五種。一極略色。二極通色。三受所引色。四遍計色。五定果色。一極略色者。以極微爲體。但是析彼五根五塵四大定果色至極微位。即此極微便是極略色體。二極通色者。即空閒六般光影明暗等麁色。今析此六般麁色至極微位。取此細色爲極通色體。又若上下空界所見青黃赤白光影明暗。即總名空一顯色。及門窓孔隙中所現者。即總名通色。三受所引色者。受者是領納義。所引色者。即思種現上有防發功能。名所引色。意云。由於師教處領受爲能引發起。思種現上防發功能名所引色。即此防發功能。不能表示他故。亦名無表色。即以無表色爲體。四遍計色者。即妄心遍計。五定果色者。定中現境。已上法處五般色。都分爲三門。一影像門。二無表門。三定果門。第一影像門者。影者流類義。像者相似義。即所變相分是本質之流類。又與本質相似故名影像。諸有極微者。即是極略極通二色。此但是觀心析麁成細。假立極微。唯有觀心影

像都無實體。獨生散意者。即簡定中及明了意識。今唯取散位獨頭關意識故。此散意識構獲緣五根五塵水月鏡像時。當情變起遍計影像相分。此是假非實故。與極略等同立一影像門。問。且如水中月鏡中像。眼識亦緣。如何言假唯意識緣。答。水月鏡像唯是法境。但以水鏡爲緣。其意識便妄計有月有像。並非眼識之境。亦是遍計色收。又遍計是妄心。極略等是觀心。同是假影像故。所以總立第二無表門。一律儀有表色者。即師前受戒時是。由此表色故。方熏得善思種子有防發功能。立其無表色。二不律儀有表色者。即正下刀殺生造業時是。由此有表色。方熏得不善思種子。有防發功能。立其無表色。若處中有表色者。即正禮佛行道及驅擊罵詈時是。由此有無表色。方熏得善惡思種。亦有防發功能。立其無表色。問。若水月鏡像是第六意識作解心緣。唯是其假。長短方圓色收者。即是明了意識緣於色塵故。如何是獨頭意識緣遍計色收耶。答。若是智者。了此見相形假。即於色塵處收。若迷者。不了妄執爲實變起影像。此假相分。但遍計色收。法處所攝。問。所云影像。是二所緣者何。答。一親者影像。疎者是質也。先辯影像者。親所緣緣者。謂諸相分與能緣見分體不相離。即見分所仗託境。是所籌量處也。即所託名爲緣。所虛名所緣緣。此二義名所緣緣也。即此影像有四名。一影像。二相分。三內所慮託。四親所緣緣。次辯本質者。若與能緣體相離。即疎所緣緣。以隔相

分故。即本質上能緣見分相離故名離。問。既相離如何名所緣緣。答。為質能起相分生故。以起約相分令見有所慮故。即本質起所緣故。亦名所緣緣也。以親所緣緣為增上緣故。亦得名所緣緣。即起所緣故。亦有三名。一名本質。二名外所慮託。三名疎所緣緣。即為本質能起相分。相分起見分。見分起自證分。自證分能起證自證分。即為質能起約自所慮託相分。故說本質。亦名所緣緣。且如法識。能了一切法者。即第六意識都有五般。皆緣法境。一定中獨頭意識緣於定境。定境之中有理有事。事中有極略極過及定自在所生法處諸色。二散位獨頭。緣受所引及遍計所起諸法處色。如緣空華見角鏡像水月構。畫所生者。並法處攝。三夢中獨頭。緣夢中境遍計所執法處色。四明了意識。依五根門與前五識同緣五塵。明了取境。名明了意識。五亂意識。是散意識。於五根中狂亂而起。然不與五識同緣。如患熱病見青為黃。非是眼識。是此緣故。緣遍計所執色。又若明了意識。於五根門。與五同緣五塵境故。應以五識為俱有依除獨頭起。獨頭起者。總有四種。一謂定中獨頭。緣於定境不與五識同緣。二夢中獨頭。緣法處夢中諸相亦遍計所起。三散位獨頭。構劃境相緣遍計所起色。四亂意識。亦名獨頭。可知。問。六識與幾心所相應。答。論頌云。此心所遍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皆三受相應。此六轉識總與六位心所相應。謂遍行等。恒依心起。與心相應繫屬

於心。故名心所。如屬我物立我所名。心於所緣唯取總相。心所於彼亦取別相。助成心所得心所名。如畫師資作模填彩。瑜伽說。識能了別事之總相。作意了此所未了相。即諸心所所取別相。觸能了此可意等相。受能了此攝受等相。想了此言說因相。思能了此正因等相。故作意等名心所法。此表心所亦緣總相。餘處復說欲。亦能了可樂事相。勝解亦了決定事相。念亦能了慣習事相。定慧亦了得失等相。由此於境起善染等。諸心所法。皆於所緣兼取別相。六位差別者。謂遍行有五。別境亦五。善有十一。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如是六位合五十一。一切心中定可得故。餘別別境而得生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性是根本煩惱攝故。唯是煩惱等染性故。於善染等皆不定故。乃至此六轉識易脫不定故。皆容與三受相應。皆領順違非二相故。領順境相適悅身心。說名樂受。領違境相逼迫身心。說名苦受。領中容境相於身於心非逼非悅。名不苦樂受。釋云。上三句顯列六位心所總名。下一句正解受位。心所行相者。心取境之總相。但總取而已。不別分別如言緣青。但總取青不更分別。心所於彼取總別相。故說亦言。如畫師資作模填彩者。師謂博士。資謂弟子。如師作模畫形既已弟子填彩彩於模填。不離模故如取總相。著彩色時。令媚好出。如亦取別相。心心所法取境亦爾。識能了別事之總相。不言取別相。以是主故。若取別相即心所故。作意一法獨能了

別來多別相。由作意能令心心所取境功力勝故。有此總取多法別相。瑜伽論云。以作意為初。此論以觸為初。和合勝故。各據一義。觸能取三。謂可意不可意俱相違相。受中攝受損害俱相違等。想了言說因相者。能取境分劑相故。謂此是青非青等。便起言說。故想之相。言說因也。思了正因邪因俱相違等。即是境上正邪等相。業之因也。一切心中定可得者。即遍行。不問何心。但起必有故。餘別別境而得生者。五別境也。唯善心中可得生故者。善十一法唯善心有。體是根本能生諸惑即貪等六。於善染心皆不定者。即不定四。謂於善染無記三性心皆不定故。此六轉識易脫不定故者。然此六識非如七八。體皆易脫恒不定故。易脫是間斷轉變義。不定是欣感捨行互起故。皆通三受。問。如何是六識現起分位。答。唯識頌云。依止根本識。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濤波依水。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根本識者。阿陀那識。染淨諸識生根本故。依止者。謂前五轉識。以根本識為共依。五識者。謂前五轉識。種類相似。故總說之。隨緣現言顯非常起。緣謂作意根境等緣。謂五識身內依本識。外隨作意五根境等眾緣和合。方得現前。由此或俱或不俱起。外緣合者有頓漸故。如水濤波隨緣多少。五轉識行相變動。所藉眾緣時多不具故。起時少不起時多。第六意識雖亦變動。而所藉緣無時不具。由達緣故。有時不起。第七八識行相微細。所藉眾

緣一切時有。故無緣礙令總不行。又五識身不能思慮。唯外門轉。起藉多緣故斷時多。現行時少。第六意識自能思慮內外門轉不藉多緣。唯除五位常能現起。故斷時少現起時多。由斯不說此隨緣現釋云。依止者。謂前六轉識以根本識為共依者。此謂六識以根本識為共依。即現行本識也。識皆共故親依者。即種子識。各別種故。前五轉識種類相似者有五。一謂俱依色根。二同緣色境。三俱但緣現在。四俱現量得。五俱有間斷種類相似。故總合說。如水波濤隨緣多少者。解深密經云。如大瀑流水。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乃至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諸識亦爾。如瀑流水。依阿陀那故。乃至諸識得轉等。此以五識喻於濤波。本識喻瀑水。五識身不能思慮。無尋伺故不能自起。藉他引故。第六意識自能思慮內外門轉。唯除無想天無想定滅盡定睡眠悶絕等五位。常能現起故。又古釋云。一者如多波浪以一大海為依起多浪。二者鏡像以一大鏡為依起多像。海鏡二法喻本心識。浪像喻於轉識。一念之中有四業。一了別器業。二了別依業。三了別我業。四了別境界。此諸了別利那利那俱轉可得。是故一識於一利那。有如是等業用差別。如密嚴經偈云。如奔電浮雲。皆偽而非實。如匠作瓶等。由分別所成。仁主應諦聽。世間諸有情。習氣常覆心。生種種戲論。末那與意識。并諸識相續。五法及三性。二種之無我。恒共而相應。如風擊瀑水。轉起諸識浪。浪生流不停。

賴耶亦如是。無始諸習氣。猶如彼瀑流。為境風所動。而起諸識浪。恒無斷絕時。八種流注心。雖無若干體。或隨緣頓起。或時而漸生。取境亦復然。漸頓而差別。心轉於舍宅。日月與星宿樹枝葉華果。山林及軍衆。於如是等處。皆能漸頓生。多令能頓現。或漸起差別。若時於夢中。見昔所更境。及想念初生。乃至於老死算數與衆物。尋思於句義。觀於異文彩。受諸好飲食。於如是境界。漸次能了知。或有時頓生。而能取之者。心性本清淨。不可得思議。是如來妙藏。如金處於礦。意生從藏識。餘六亦復然。識六種或多。差別於三界。賴耶與能熏。及餘心法等。染淨諸種子。雖同住無染。佛種性亦然。定非定常淨。如海水常住。波濤而轉移。賴耶亦復然。隨諸地差別。修有下中上。捨染而明顯。如上廣明意根緣境分別最強諸識。所以一切善惡意為先導。意起速疾。意在言前。意善即法正。意惡即境邪。如一氣。噴之即溫。吹之即冷。似一水寒之即結暖之即融。況一心縱之即凡。弘之即聖。轉變雖異。異性無虧。如鸞鵲魔羅經云。意法前行意勝意生。意法淨信。若說若作。快樂自追。如影隨形。我為聲聞乘說此偈。意者。謂如來藏義。若自性清淨。意是如來藏。勝一切法。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及淨信意法斷一切煩惱。故。見我界故。若自淨信有如來藏。然後若說若作。得成佛時。若說若作。度一切世間。如人見影。見如來藏亦復如是。是故說如影隨順。意法前行意勝意生。意法為惡若說若作。衆

苦自追。如輪隨跡。此偈說煩惱義。意法惡者。為無量煩惱所覆造作諸惡。故名為惡。自性淨心。如來藏。入無量煩惱義。如是躁濁不息故。若說若作。一切衆苦常隨不絕。如輪隨跡者。諸惡積聚生死輪迴轉。一切衆生於三惡趣中。如輪隨跡。是故說於福遲緩者。心樂於惡法。釋曰。一念心淨。見如來藏性。能自度度他。受寂滅樂。如影順身。若一念心惡。入塵勞網墮諸趣中。受生死苦。如輪隨跡。以影順喻者。即常不離故。以輪跡喻者。即速疾轉故。所以善惡隨心未曾間斷。若善見者。當處解脫。因而起云。何遠離。菩薩應當先觀。色欲猶如水月。水動月動。心生法生。貪欲之心亦復如是。念念不住速起速滅。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以清淨心為善業根。以不善心為惡業根。心清淨故世界清淨。心雜穢故世界雜穢。我佛法中以心為主。一切諸法無不由心。所以如樹提生於猛火之中。火不能害。佛言是兒業報。非我所作。故知自心所造他力不移。則昇沈之路匪遙。黑白之報斯在。善惡果報雖殊。皆從妄想心鏡所現。如入楞伽經偈云。譬如鏡中像。雖見而非有。熏習鏡心見。凡夫言有二。不知唯心見。是故分別二。如實但知心。分別則不生。故知若實識心。如鏡中自見面像。終不更於外塵妄生執取。既解相縛業海全枯。如賢劫定意經云。消滅一切諸所有業。觀見一切衆生根原。是曰智慧。問。意識於五位不起者。如何是五位行相。能令意識不

起 答。識論云。無想天者。謂修彼定厭龜想。力生彼天中。達不恒行心及心所。想滅爲首。名無想天。及無心二定者。謂無想定滅盡定。俱無六識。故名無心。無想定者。謂有異生伏遍淨貪未伏上染。由出離想作意爲先。令不恒行心所滅。想滅爲首。立無想名。令身安和。故亦名定。滅盡定者。謂有無學或有學聖。已伏惑離無所有貪。上貪不定。由止息想作意爲先。令不恒行恒行染污心所滅。立滅盡名。令心安和。故亦名定。無心睡眠與悶絕者。謂有極重睡眠悶絕。令前六識皆不現行。至此五位中異生有四。除在滅定聖。唯後三。於中如來自在菩薩唯得有一。無睡眠悶。釋云。無想天厭龜想力者。謂諸外道。以想爲生死之因。即偏厭之。唯前六識想。非第七八。故言龜想。細想在故滅於六識。七八微細彼不能知。故不滅也。無想定伏遍淨貪者。謂第三禪無。第四禪已上貪猶未伏。顯離欲也。出離想者。顯想即作涅槃想也。不恒行等滅者。顯所滅識多少也。作意伏染而入定者。觀想如病如癰如箭。於所生起種種想中厭背而住。唯謂無想寂靜微妙。於無想中持心而住。如是漸次離諸所緣。心便寂滅。滅盡定者。謂有無學等者。有學聖者。除初二果。唯身證不退。第三果人。有學中除異生故。離無所有貪。上貪不障定者。以滅定唯依非想定起故。此依初修二乘者言離。菩薩伏不離貪。即此亦名滅受想定。此五位中異生有四等者。除滅盡定聖唯有後三。佛及八地已去菩薩唯

得有一滅定。無睡眠悶絕二。以惡法故現似有睡實無有故。即二乘無學。亦有悶絕也。問。滅盡定與無想定俱稱無心。二定何別。答。有四義不同。古釋云。一約得人異。滅盡定是聖人得。無想是凡夫得。二所願異。入滅盡定者。作正息想求功德入。無想定作解脫入。三感果不感果異。無想定是有漏。能感無想天別報果。滅定是無漏。不感三界果。四滅識多少異。滅盡定滅識多兼滅第七染分末那。無想定滅識少空滅前六識。問。且如滅盡無心等位。既是無心。云何不出三界。答。無心者。但伏前六識龜心亦稱無心。七八識心猶在。非全無心。如成業論云。心有二種。一集起心。無量種子集起處故。二種種心。所緣行。相差別轉故。滅定等位。第二心名無心。如一足馬。闕一足故。亦名無足。問。五根四大種而成內外一切諸法。何法具大。何法具種。答。古釋四句料簡。一是大而非種。即虛空。周遍故是大。非生故非種。二是種非大。即五根等。能生故名種。不遍故非大。三亦種亦大。即地水等。體寬廣故名大。與所造色爲依故名種。四非大非種。即趣寂聲聞。問。六根分見聞覺知。都具幾量。答。准瑜伽有三量。一證量。二比量。三至教量。論云。三量建立六根。依證量中眼根心心數法名見。依餘耳等五根心心數法名知。依比量心心數法名覺。依至教量心心數法名聞。又云。若見若知言說是依現量。若覺言說是依比量。若聞言說依至教量。釋云。證量者。即境現在前分

明證了名證量。眼心心數名見。耳等五根心心數法。於證量中了自境時。總名知意根心心數法。於比量中了別境界名覺。如隔牆見角比知是牛。比度推求。唯在意根。依至教量心心數法名聞。即至聖之言教名爲至教量。亦云聖言教量。西土簡法須具此三量。問。四大六根中以何爲主。答。以心爲主。四大等無自體故。互無力用。因心而有。故稱爲主。遺教經云。此五根者心爲其主。此明託胎之始心在諸根之初名之爲主。然雖一期爲主。亦不定故。台教明。其心不能控制諸根。心爲受總門。若身病時心亦隨病。寧得是主耶。或時更互論主。如地具四微則地爲水所制。水有三微。爲火所制。火但二微。爲風所制。風有一微。爲心所制。心無有微。故得爲主。復爲四大所惱主義不成。故無正主。又若四大各守其性者。地守堅性不應動。水守濕性不應波。火守熱性不應焰。風守動性不應持。失本性故則是不實。不實故空。請觀音經云。地無堅性。水性不住。火從緣生。風性無礙。一一皆入如實之際。又心亦不定。善惡互奪強熱業牽識論云。心意識一法異名。對數名心。能生名意。分別名識。又前起爲心。次起爲意。後了爲識。或此世心雖行善。先世惡業熱既與時合。即受惡報。故爲熱業所牽。或一生心雖行惡。臨終時善心猛盛。即隨善上。昇。故爲強業所牽。以知世間無一法定有自體。但隨緣轉念念不可得故。不可定執一門而生取捨。既一一法無體用不自在。念念不可得。則悉

入如實之際。於實際中名義俱息。如四眼入佛眼。十智入實智。皆失名字。如物投空。似川會海。一一異味。無不甘鹹。如萬法歸宗鏡之中。同導一道。問。隨境各立六識之名。此依五色根未自在說。於自在位如何分別。答。若自在位中則諸根互用。如法華明。鼻根即能見色。觀心等論云。若得自在諸根互用。一根發識緣一切境。但可隨根無相滲失。乃至佛地經說。成所作智。決擇有情心行差別起三業化作四記等。若不遍緣。無此能故。釋云。三業化合有十種。佛地經說。身化有三。一現神通化。二現受生化。三現業果化。語化亦有三。一慶慰語化。二方便語化。三辯物語化。意化有四。一決擇意化。二造作意化。三發起意化。四領受意化。領受化中四記者。一謂一向記。二分別記。三反問記。四默置記。已上六識之相。總成三業之門。未轉依中隨流徇境。發難染之種。結生死之根。唯起蓋纏但染苦集。背清淨之覺性。合界處之妄塵。立三有之垣牆。作四流之波浪。至轉依位冥真返流。隨智慧行成無漏善。道諦所攝正理相應。現妙觀察心。決四生之疑網。為成所作智。起三輪之化原。若也究之於心。塵勞為菩提之妙用。失之於旨。常樂作生滅之苦輪。故知染淨非他得喪在我。似手反覆。如人醉醒。何者反亦是手。覆亦是手。要且。反時非覆時。覆時非反時。然俱不離手。醉亦是人。醒亦是人。要且醉時非醒時。醒時非醉時。然不離醒有醒。亦不即醉是醒。如迷亦是心。悟亦是心。要且迷

時非悟時。悟時非迷時。然迷悟非別。即時節有異。唯在般若轉變臨時。一體匪移千差自別。迷之枉遭沈沒念念成凡。悟之本自圓明。心心證聖。問。一切諸法皆藉緣生。八識之中各具幾緣成立。答。眼具九緣。一空緣。謂空疎無物障礙於前境故。謂無障礙。引發生起能緣識故。又離中知故。二明緣。謂光明離暗相故。分明顯了。開闢引導能緣識故。三根緣。謂自眼根為所依故。四境緣。與能緣識為所緣故。牽生引發能緣識故。五作意緣。發作心意能生起故。於心種位警令生現。於現行位引心至境。六根本緣。謂第八識與其眼等識。而為根株作元本故。與前七識為所依故。七染淨緣。謂第七識與前六皆為染淨所依故。八分別緣。謂第六識分明了別於前境故。九種子緣。謂眼識種子能生現故。亦名親辦自果緣。親實建辦自識現行。名為自果。若耳識緣徑直之聲。唯具前八緣。除前明緣。設於暗中亦能聞故。若鼻舌身。三識緣香味觸時。唯具七緣。除前空明二緣。此三是合中知故。不假空緣。若第六意識緣一切境時。唯具五緣。一根本。二根緣。三作意。四種子。五境緣。除空明分別染淨四緣。又第六意識。四種中。若定夢獨散此。三即具五緣。若明了意隨前五識。或七八九等。具緣多少故。若第七識有漏位中。緣第八見分為我之時。唯具三緣。一根本緣。即第八識。二作意。三種子。若第八識緣種子根身器世間時。唯具四緣。一境緣。即前三境。二根緣。即第七識。三種子。四作

意。若加等無間緣。於前八識上。更各添一緣。眼即具十緣等。問。八識於三界中總具不答。不具。古釋云。八識於三界九地。其有無者。欲界一地具有八種識。色界初禪一地只有六識。無鼻舌二識。從二禮已上乃至無色界已來。唯有後三識。無前五識。欲界人天鬼畜四趣皆具八識。就地獄趣中。無間獄無前五識。唯有後三識。或兼無第六。已居極重悶位故。問。如何是諸識遍計有無。答。古德云。五八識無執。以因緣變故。唯現量。夫為執者。必須強思計度等有執也。唯第六第七有遍計分別故。即六七二識有執也。又四句。一遍而非計。即第六獨頭意識遍緣一切不計執故。二計而非遍。即第七識唯緣賴耶起計度故。三亦遍亦計。第六識因中有周遍計度。四非計非遍。即五識唯緣。五塵無計度故。前五識任運證境。不帶名言。唯現量故。第八亦然。

宗鏡錄卷第五十五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三能變中已論八識。今依經論更有門。舒則無邊。卷唯一道。經中又明有九種識。以兼識性故。或以第八染淨別開。故言九識。非是依他體有九。亦非體類別有九識。九識者。

以第八染淨別開爲二。以有漏爲染。無漏爲淨。前七識不分染淨。以俱是轉識攝故。第八既非轉識。獨開爲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故成九識。問。以何經論證有九識。答。楞伽經說頌云。由虛妄分別是則有識生。八九識種種。如海泉波浪。又金剛三昧經云。爾時無住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以何利轉而轉衆生一切情識入。唵摩羅。佛言。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唵摩羅。何以故。一切衆生本覺常以一覺覺諸衆生。令彼衆生皆得本覺。覺諸情識空寂無生。何以故。決定本性本無有動。論釋云。一切情識則是八識。唵摩羅者是第九識。古德云。一切唯心造者。然其佛果契心。則佛亦心造。謂四智菩提。是淨八識之所造故。若取根本即淨第八。若依眞諦三藏。此佛淨識稱爲第九。名阿摩羅識。唐三藏云。此翻無垢。是第八異熟。謂成佛時轉第八成。無別第九。若依密嚴。文具說之。經云。心有八識或復有九。又云。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即同眞諦所立第九。以出障故。不同異熟爲九有。又眞諦所翻決定藏論九識品云。第九阿摩羅識。三藏釋云。阿摩羅識有二種。一者所緣。即是眞如。二者本覺。即眞如智。能緣即不空藏。所緣即空如來藏。若據通論。此二並以眞如爲體。華嚴論明。解深密經說九識爲純淨無染識。如瀑流水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爲依。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爲依故。又云。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爲依止。爲建立故。此經意令於識處便明識體本唯

眞智故。如彼瀑流不離水體而生波浪。又如明鏡依彼淨體無所分別含多影像。不礙有而常無故。如是自心所現識相。不離本體無作淨智所現影相。都無自他內外等執。任用隨智。無所分別。又經云。阿陀那識甚深細深細者。引彼凡流就識成智。不同二乘及漸始菩薩破相成空。不同凡夫繫而實有。不同彼故。不空不有。何法不空。爲智能隨緣照機利物故。何法不有。爲智正隨緣時。無性相故。無生住滅故。華嚴經則不然。但彰本身本法界一眞之根本智佛體用故。混眞性相法報之海。直爲上上根人。頓示佛果德。一眞法界本智。以爲開示悟入之門。不論隨妄而生識等。如法華經。以佛智慧。示悟衆生。使得清淨。出現於世故。不爲餘乘若二若三。今宗鏡大意亦同此說。但先標諸識次第權門。然後會同眞智。然不即識亦不離識。但見唯識眞性之時。方鑒斯旨。似寶鏡普臨衆像。若海印頓現森羅萬法同時更無前後。又釋摩訶衍論云。凡集一代聖說中異說契經。總有十種識。一者立一種識。總攝諸識。此中有四。一者立一切一心識。總攝諸識。所謂以一心識遍於二種自在。無所不安立故。一心法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文殊師利承佛威神之力。即白佛言。世尊。說幾種識。體相云何。當願爲我分別開示。爾時世尊告文殊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爲諸大衆當問此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分別解說。於是文殊白佛言。善哉世尊。願欲樂聞。佛告文殊言。我唯建立一種

識所餘之識非建立焉。所以者何。一種識者多一一識。此識有種種力。能作一切種種名字。而唯一識終無餘法。是故我說建立一種識。所餘之識非建立焉。二者立阿賴耶識。總攝諸識。所謂以阿賴耶識。具足障礙義。無障礙義。無所不攝故。阿賴耶識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觀自在菩薩即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通達總相識。以何義故。名爲總相。佛告觀自在菩薩言。通達總相識者。即是阿賴耶識。此識有礙事及非礙事。具一切法。備一切法。譬如大海爲水波等作總相名。以此義故。名爲總相故。三者立末那識。總攝諸識。所謂以末那識具足十一種義無所不攝故。顯了契經中作如是說。種種心識雖有無量。唯末那轉無有餘法。所以者何。是末那識具足十一義無所不作故。四者立四種識。一者立一意識。總攝諸識。所謂以意識有七種轉變自在隨能作其事故。七化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幻師唯是一人以幻術力變化七人。愚人見之謂有七人。而智者見唯有一人無餘七人。意識幻師亦復如是。唯是一識能作七事。凡夫謂之有七事。而覺者見唯有意識無餘七事故。是名建立同一種識。四種契經中作如是說。二者立二種識。總攝諸識。一者阿賴耶識。二者意識。阿賴耶識者。總舉業轉現三識故。意識者。總舉七種轉識故。楞伽經中作如是說。大慧。廣說有八種識。略說有二種。一者了別識。二者分別事識。乃至廣說故。三者立三種識。總攝諸識。一者阿賴耶識。二者末

那識二者意識阿賴耶識者。總舉三相識故。末那識者。直意根故。意識者。總舉六種轉識故。慈雲契經中作如是說。復次教首廣說有十種識。總說有三種識。一者細相性識。二者根相性識。三者分離識。乃至廣說。四者立四種識。總攝諸識。謂前三中加一心識故。無相契經中作如是說。識法雖無量不出四種識。一者所依本一識。二者能依持藏識。三者意持識。四者遍分別識。乃至廣說。五者立五種識。總攝諸識。謂前四中加隨順遍轉識故。大無量契經中作如是說。復次有識。非彼彼識攝。遍於彼彼識。所謂隨順轉識。六者立六種識。總攝諸識。所為眼等五種別識及第六意識。四聖諦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告樹王。我為小根諸衆生故。以密意趣作如是說。但有六識無有餘識。而實本意為欲令知。六種識中具一切識。於大衆中作如是唱。故。七者立七種識。總攝諸識。謂前六識加末那識。法門契經中作如是說。復次文殊師利。識法有七種。所謂六識身及末那識。如是七識。或一時轉。或前後轉。復次第七識有殊勝力故。或時造作持藏之用。或時造作分別之依。八者立八種識。總攝諸識。謂前七中加阿賴耶識。道智契經中作如是說。心王有八。一者眼識心王。乃至八者異熟執識心王。種種識法不出此數。九者立九種識。總攝諸識。謂前八中加。摩羅識。金剛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無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利轉。而轉衆生一切情識入

* 庵摩羅。佛言。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庵摩羅。十者立十種識。總攝諸識。謂前九中加一切一心識。法門契經中作如是說。心量雖無量而不出十識。又攝大乘論明十一種識。由本識能變異作十一識。本識即是十一識種子。分別是識性。識性何所分別。分別無為有故言虛妄。分別為因。虛妄為果。以此分別性攝一切種子盡。諸識差別有十一。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惡兩道生死識。身識至言說等九識。因言說熏習種子生。自他差別識因我見熏習種子生。善惡兩道生死識因有支熏習種子生。身識。謂眼等五界。身者識。謂染污識。受者識。謂境界。應受識。謂色等六外界。正受識。謂六識界。世識。謂生死相續不斷識。數識。謂從一至阿僧祇。處識。謂器世間。言說識。謂見聞覺知。又欲顯虛妄分別但以依他性為體相。虛妄分別即是亂識。變異略有四種識。一似塵識。二似根識。三似我識。四似識識。若不定明一切法唯有識。真實性不得顯現。又大乘起信論說三細識六塵相。三細相者。論云。復次依於覺故而有。不覺。生三種相不相捨離。一無明業相。以依不覺心動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能見相。依心動能見境界。不動則無見。三境界相。以依能見妄境相現。離見則無境。以有虛妄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一智相。謂緣境界生愛非愛心。二相續相。謂依於智苦樂覺念相應不斷。三執

著相。謂依苦樂覺念相續而生執著。四執名等相。謂依執著分別名等諸安立相。五起業相。謂依執名等起於種種諸差別業。六業繫苦相。謂依業受苦不得自在。是故當知。一切染法悉無有相。皆因無明而生起。故。古釋云。初無明為因。生三細識。後境界為緣。生六塵相。以依無明成妄心。依妄心起無明。三細相者。初業相依不覺心動。心動名業。業有二種。一動作故。是業義。故云依不覺故。心動名業。覺則不動。得始覺時則無動念。是知今動只由不覺也。動則有苦。如得寂靜無念之時。是涅槃妙樂。故知今動則有生死苦患。此動念極微細。是精動隱流之義。緣起一相能所不分。當阿賴耶識自體分也。如無相論。問。此識相何境界。答。相及境界不可分別。一體無異。當知此約賴耶業相義說也。心王念法不分能所。故。次約本識見相二分。為二也。能見相即是轉相。依前業相轉成能見。故言以依動故能見。若依性靜門即無能見。故云不動即無見。反顯能見心必依動義。如是轉相雖有能緣。以境界微細故猶未辯之。如攝論云。此識緣境不可知。故。既所緣不可知。則約能緣以明本識轉相義也。三境界相則是現識。依前轉相能顯境界。故云依見故境界安現。楞伽經云。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此之現相當在本識。此三細相並由根本無明。動本靜心成此三細。後以境界為緣。生六種塵相。則分別事識也。如楞伽偈云。境界風所動。起種種識浪。問。三細屬賴耶。六

龍屬意識。何故不說末那。答有二義。一前既說賴耶。末那必執相應。故不別說。喻伽云。賴耶識起必第二識相應。又由意識緣外境時。必內依末那為染污根。方得生起。是故隨說六龜。必自依末那故。亦不別說。二以義不便。故略不說之。不便相者。以無明住地動本靜心。令心起和合成賴耶。末那既無此義。故前三細中略不說。又由外境牽起事識。末那無此緣外境義。故六龜中亦略不說。亦可計內為我。屬前三細。計外為我所。屬後六龜。故略不論也。楞伽亦同此說。彼經云。大慧。略有三義。廣說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即是六龜。又顯識論但說二種識。彼論云。一切三界但唯有識。識有二種。一顯識。即是本識。此本識轉作五塵四大等。二分別識。即是意識。於顯識中分別作人天長短大小男女諸物等。分別一切法。譬如依鏡影色得起。如是緣顯識分別色得起。又轉識能迴轉造作無量識法。或轉作根。或轉作塵。轉作我。轉作識。如此種種不同。唯識所作。或於自於他互相隨逐。於自則轉為五陰。於他則轉為怨親中人。一一識中皆具能所。能分別是識。所分別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別性。由如此義。離識之外無別境。但唯有識。又轉識論明所緣識轉有二轉。一轉為衆生二轉為法。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轉作二相貌也。次明能緣識有三種。一果報識。即是阿賴耶識。二執識。即是阿陀那識。三塵識。即是六識。果報識者。為煩惱業所引。

故名果報。亦名本識。一切有為法種子所依止。亦名宅識。一切種子之所栖處。亦名藏識。一切種子隱伏之處。又此阿賴耶識與五種心所法相應。一觸二作意三受四思惟五想。以根塵識三事和合生觸。心恒動行。名為作意。受但是捨受。思惟籌量可行不可行。令心成邪成正。名為思惟。作意如馬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騎者故令其離非就是。思惟亦爾。能令作意離漫行也。此識及心法但是自性無記。念念恒流如水流浪。本識如流五法如浪。乃至羅漢果。此流浪法亦猶未滅。是名第一本識。依緣此識有第二執識。此識以執著為體。即末那。與四惑相應。此識名有覆無記。亦有五種觸等心所法相應。前細此龜。此識及相應法。至羅漢位究竟滅盡。及入無心定亦皆滅盡。是名第二識。第三塵識者。識轉似塵。更成六種。體通三性。與十種遍行別境心所法相應。及十善惡并大小或具三種受。五識於第六意識及本識執識。於此三識中隨因緣。或時俱起。或次第起。以作意為因。外塵為緣。故識得起。若先作意欲取色聲二塵。後則眼耳二識一時俱起。而得二塵。若作意欲至某處著色聽聲取香。後亦一時三識俱起得三塵。乃至一時具五識俱起。亦爾或前後次第而起。唯起一識但得一塵。皆隨因緣。是故不同也。如是七識於阿賴耶識中盡相應起。如衆影像俱現鏡中。亦如衆浪同集一水。乃至如此識轉不離二義。一能分別。二所分別。所分別既無。能分

別亦無。無境可取。識不得生。以是義故。唯識義得成。何者立唯識義。意本為遣境遣心。今境界既無。唯識又泯。即是說唯識義成也。已上能緣三種識。亦是三能變。又楞伽經云。有三種識。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又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乃至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滅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果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釋云。入楞伽經直明自真相。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真相。是依異義門說。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故亦得名為自真相。是依不異義門說。又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所言真識。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真心。現識是阿賴耶識。分別事識是意識。經云。妙嚴菩薩白佛言。世尊。龜相意識。細相意識。以何為因。以何為緣。佛言。如是龜細意識。以現鏡識而為其因。以六塵境為緣。相續而轉故。又三細中龜是現識。七識中強是意識。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必依末

那爲所依根。意識是能依。末那是所依。略三細識龜有八相。又龜分意識。細分末那。楞伽經揭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溟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青赤種種色。珂乳及石蜜。淡味衆華果。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爲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釋論云。依此經文作解釋。故起六相文。今此經文爲明何義。謂欲顯示現識之海性自常住。爲彼六塵境界之風所飄動故。此七種識現識之體。以爲內因。六塵境界以爲外緣。與盛六種龜重相故。如經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溟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云何名爲境界之風。其風形狀當如何耶。謂青黃等種種顯色能起。眼識寶珂等珠。出現種種勝妙音聲。能起耳識。檀乳等香熏布種種芬芳香氣。能起鼻識。木羅石蜜等諸安觸著。和種種善美樂具能起身識。甘淡等味隨其所應出種種味。能起舌識。現在之華未來之果。種種法塵隨爲彼識所緣境界。能起意識。今此文中學塵取識。應審觀察。彼末那識即是意識細分位無別體耳。如是六塵能動心體令使散亂。譬如狂風故名爲風。如經。青赤種種色珂乳及石蜜淡味衆華果。如是七識及與藏識同耶異耶。非同非異。離二邊故。譬如日與

光明水與波浪。非同非異。七識藏識非同非異。義亦復如是。如經。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如是七識從何處所來入藏識。作七種數。流轉起動。無斷絕時。如是七轉識。不從內來。不從外來。不從中間來。唯藏識體變作七識。譬如海水變作波浪。如經。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如是現識及七轉識八種心識。唯有生滅無常相耶。亦有實相常住相耶。如是八識從無始來。三際不動四相不遷。真實常住自性清淨不壞之相。具足圓滿無所闕失。而如是等一切功德。同法界故無有二相。無二相故唯是一相。唯一相故亦是無相。皆以無相故無相亦無相。如經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此楞伽經凡明幾識。即有二門。一者略說門。二者廣說門。如是二門中三本各異說。謂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二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廣說有八種。略說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了別識。二者分別事識。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略說有四種。廣說有七種識。云何爲四。業識轉識現識分別事識。如是三經直是具說。當應歸依。初契經中第一真識。直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真心。第二現識直是現相。阿賴耶識第三分別事識。直是意識。龜分意識。細分即末那故。中契經中作如是說。第一了別識

直是現相阿賴耶識。第二分別事識。直是意識。義如前說。同說末那。後契經中四種識法。文相明故且略不說。言七識者。末那意識總爲一故。龜細雖別唯一識故。法界法輪契經中作如是說。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境界時中。必依末那爲所依根。方得生起。是故意識當是能依。彼末那識當是所依也。又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中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楞伽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心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其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波動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猶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經意直爲根熟。頓說種子業識。爲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具。便明識體即成智用。如彼大海無風即境像便明心海法門亦復如是。了真即識成智。此經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留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維摩直示惑之本質。楞伽即明八識爲如來藏。淨名即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淨名與楞伽同。深密經文與此二部少別。當知入胎出胎少年老年乃至資生住處。若色若空若性若相。皆是自識唯佛能知。如顯識論云。四有者。從識支至六歲。是生有。從七歲已上能分別生熟起貪至未捨命。是業有。死有者。唯一念中有即中陰。就業有中六識起三種業。善不善不

動等三業有爲有分識所攝持。六識自謝滅。由有分識攝持。力用在。問曰。何故立有分識。一期生中常緣一境。若生入天。此識見樓觀等事。若起六識。用龜覆障。則不覺此識。用若生惡道。此識但緣火車等。若報起六識。用強。則不覺此識緣也。若欲界六識緣欲界。凡夫不能覺。乃至無色亦然。若無色諸識滅。此有分識用則顯。如賴耶及意識也。是以諸教同詮圓證非一。又如入楞伽經云。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色有因。妄想執著形相長短。見虛空無形相分劑。見諸色相異於虛空有其分劑。大慧。虛空即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大慧。色即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依彼法有此法故。以依色分別虛空。依虛空分別色故。大慧。四大種性自相各別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大慧。覓角亦如是。因牛角有言覓角無。大慧。又彼牛角析爲微塵。分別微塵相不可得見彼。何等何等法有。何等何等法無。而言有耶無耶。若如是觀餘法亦然。大慧。汝當應離覓角牛角虛空色異妄想見等。大慧。汝亦應爲諸菩薩說離覓角等相。大慧。汝應當知自心所見虛妄分別之相。大慧。汝當於諸佛國土中爲諸佛子。說汝自心現見一切虛妄境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色於心中無。心依境見有。內識衆生見。身資生住處。心意與意識。自性及五法。二種無我淨。如來如是說。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分別微塵體。不起色妄想。但心安住處。惡見不能淨。非妄智境界。聲聞亦

不知。如來之所說。自覺之境界。攝大乘論云。又此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爲喻顯示。應知夢等爲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夫從心現境結業受生。不出三細六塵九相之法。如石壁釋云。唯一夢心。喻如有一人忽然睡著作夢見種種事。起心分別念念無間。於其違順深生取著。爲善爲惡。是親是疎。於善於親則種種惠利。於惡於疎則種種陵損。或有報恩受樂。或有報怨受苦。忽然覺來上事都遣。如有一人者。即真如一心也。忽然睡著者。即不覺無明忽起也。作夢者。最初三細業識相也。見者。第二轉識相也。種種事者。第三現識相也。起心分別者。最初六塵境智相也。念念無間者。第二相續相也。於其違順深生取著者。第三執取相也。爲善爲惡是親是疎者。第四計名字相也。於善於惡得損益者。第五起業相也。受苦樂報者。業繫苦相也。忽然覺來上事都遣者。即覺唯心得入宗鏡。故云。佛者覺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宗鏡錄卷第五十六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楞伽經所明三種識。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中三識於八識中如何分別。答。真謂本覺。現謂第八。餘七俱名分別事識。雖第七識不緣外塵。緣第八故名分別事。真謂本覺者。即八識之性。經中有明九識。於八識外立九識名。即是真識。若約性收亦不離八識。以性遍一切處故。問。但說賴耶等八識。俗諦已顯。云何說十一種識。又究竟指歸唯一真實性。復云何說廣略等諸識。答。因相顯性非無所以。攝。未歸本自有端由。攝大乘論云。若不定明一切法唯有識。真實性則不得顯現。若不具說十一識。說俗諦不盡。若止說前五識。唯得俗諦根本。不得俗諦差別義。若說俗諦不遍。真識則不明了。真不明了則遺俗不盡。是故具說十一識通攝俗諦。是以了俗無性即達真空。真空雖空而不壞相。俗有雖有恒常體隨。是知隨緣非有之真諦。恒不異事而顯現。寂滅非無之俗諦。恒不異真而成立。上來所引二識三識八識九識十一識等。不出一心宗。所以楞伽經云。一切諸度門。佛心爲第一。又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所言宗者。謂心實處。約其真心之性。隨其義開體用二門。即同起信立心真如門心生滅門。真如是體。生滅是用。然諸識不出體用二心。一體心是寂滅心。即九識體。二用

心是生滅心。即前八識用。體用隱顯說爲二心。以用即體故。生滅即不生滅。以體即用故。不生滅即生滅。以生滅無性。用而不多。以寂滅隨緣。體而非一。非多非一體用常冥。而一而多。體用恒現。識性是體。識相是用。體用互成。皆歸宗鏡。唯識疏鈔云。識性識相無不歸心。心王心所皆名唯識者。謂圓成實性是識性。依他起性是識相。皆不離心也。或可諸無爲法名識性。得等分位色等所變。是識相。皆不離心也。識之相應名心所。識之自性名心王。心王最勝。稱之爲主。攝所從心。名歸心。攝得等分位衆色等所變。歸於見分等。名浪相。性相不相離。總名唯識也。問境不離識。識不離境者。何祇云唯識不名唯境。答。雖互相生。境從識變。然古釋。境由心分別方生。由心生故名唯識。識不由境分別生。不由境故不可名唯境。問。心是境家。增上緣。境假心生名唯識。境是心家所緣緣。心假境生應名唯境。答。離心執境是虛妄。爲遮妄心名唯識。悟心無我出沈淪。不約二緣名唯境。又有境無境皆是自心。其心悉生。一若緣有境生心者。即是自識相分。一切實境不離能緣之心。於自識外實無其境。二若緣無境生心者。如獨生散意。緣過去未來空華兔角。一切無法時。心亦起故。如百法鈔云。舊云。緣無不生虛不正問。何以不正。答。如緣空華兔角。一切無法時。心亦起故。何以言緣無不生虛耶。故知有獨影境內心相分。此相分望見分。亦成所緣緣義。若無內心相分其心即不生。唐

三藏云。境非真。虛起證知唯有識。雖遍計所執相。雖即非真。而不無內心相分能牽生心故。由此四句分別。一無影有質。其心不生。二有影無質。其心得生。三影質俱有。心生可知。四影質俱無。心亦得起。即根本智證真如是。唯識論云。有境牽生心。若真理爲境。能牽生智心。若俗諦爲境。能牽生識心。則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問八識之中。約因位初地已去。幾識成無漏。答。古德釋云。唯六七二識成無漏。六即第六識。初地門中二十二心所。成妙觀察智。七即第七識。二十二心所。成平等性智。此二智品相應俱離障染。故名無漏。若五八等識定是有漏。問云。何第六得成無漏耶。答。謂初地入無漏心時。斷分別二障。種現習氣故無漏。問第六能斷惑。斷惑成無漏。第七不能斷惑。何故亦成無漏。答。謂第七識是第六所依根。第六是能依識。能依識既成無漏。第七所依亦成無漏。謂第六入生法二空觀時。第七識中俱生我法二執。現行伏令不起。故第七成無漏。問。何故第八是有漏耶。答。第八是總報主。持種受熏。若因中便成無漏。即一切有漏雜染種子皆散失。故即便成佛。何用更二劫修行耶。問。前五既非是總報主。何故不成無漏。答。前五根是第八親相分。能變第八既有漏。所變五根亦有漏。五根是所依。尚有漏。能依五識亦成有漏也。如上依經論分別諸識。開合不同。皆依體用。約體則無差而差。以全用之體不礙用故。約用則差而無差。以全體之用不失體故。如舉海成

波不失海。舉波成海不礙波。非有非無方顯識性。不一不異可究心原。如古德云。約諸識門雖一多不定。皆是體用緣起本末相收。本者九識。末者五識。從本向末寂而常用。從末向本用而常寂。寂而常用故靜而不結。用而常寂故動而不亂。靜而不結故真如是緣起。動而不亂故緣起是真如。真如是緣起故。無涅槃不生。即八九爲六七。緣起是真如故。無生死不涅槃。即六七爲八九。無生死不涅槃。法界皆生死。無涅槃不生死。法界皆涅槃。法界皆涅槃。故生死非雜亂。法界皆生死。故涅槃非寂靜。生死非雜亂。衆生即是佛。涅槃非寂靜。佛即是衆生。是以法界遠故說涅槃是生死。即理隨情用。法界順故說生死是涅槃。即情隨理用。如此明時。說情非理外。理非情外。情非理外故。所以即實說六七爲八九。實者體也。理非情外故。所以即假說八九爲六七。假者用也。以假實無礙。故人法俱空。以體用無礙。故空無可空。人法俱空故說絕待。空無可空故言妙用。如斯說者。亦是排情之言。論其至實者。不可以名相得。至極者。不可以二諦辯。不可以名相得。故非言像能詮。不可以二諦辯。故非有無能說。故云至理無言。賢聖默然。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正可以神會。不可以心求。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雖云識浪起處。無從無始無生。能窮識性。只謂不覺忽爾念生。猶若澄湖。欸然風起。出而不入。洶涌之洪浪滔天。非內非外。顛倒之狂心遍境。起信論

云。以不知真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為無明。此是現根本無明最極微細。未有能所王數差別。故云不相應。非同心王心所相應也。唯此無明為染法之原。最極微細。更無染法能為此本。故云忽然念起也。無明之前。無別有法為始集之本。故云無始。則是忽然義。非約時節以說忽然而起。無初故也。又釋摩訶衍論云。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者。即是顯示根本不覺之起因緣。根本不覺。何因緣故。得起而有。因不如故。得起而有。何等法中而不如耶。謂三法中而不如故。言不如者。當有何義。謂違逆義故。云何三法。一者實知一法。二者真如一法。三者一心一法。是名為三實知法者。謂一切覺即能達智。真如法者。謂平等理即所達境一心法者。謂一法界即所依體。於此三法皆違逆故。無明元起。是故說言。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彼三種法皆守一中。終不離故通名一。又論云。以無明熏力。不覺心動最初成其業識。因此業識復生轉識等。論釋云。最初不覺稱為第一業相。能見所見無有差別。心王念法不可分析。唯有精動隱流之義。故名為業。如是動流只由不覺。第二轉相以業相念為所依故。轉作能緣流成了相。第三現相以了別轉為所依。戲論境界具足現前。所緣相分圓滿安布。依此見分現彼相分。又動相者。動為業識。理極微細。謂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微動之相未能外緣。即不覺故。謂從本覺有不覺生。即為業相。喻如海微波從靜

微動。而未從此轉移本。衆。轉相者。假無明力資助業相。轉成能緣。有能見用向外面起。即名轉相。雖有轉相。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界。喻如海波波浪假於風力。兼資微動。從此擊波轉移而起。現相者。從轉相而成現相。方有色塵山河大地器世間等。仁王般若經云。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汝先問云。復以何相而住觀察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觀。以幻化身而見幻化。正住平等無有彼我。如是觀察化利衆生。然諸有情於久遠劫。初剎那識異於木石。生得染淨各自能為無量無數染淨識本。從初剎那不可說劫乃至金剛終一剎那。有不可說不可說識。生諸有情色心二法。色名色蘊。心名四蘊。皆積聚性隱覆真實。古釋云。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有說。初識隨於何趣續生位中。最初剎那第八識也。識有緣慮異於木石。有說。初識如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言真相者。本覺真心不藉妄緣名自真相。業相者。根本無明起靜令動。動為業識。極微細故。轉相者是能見相。依前業相轉成能緣。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界。現相者即境界相。依前轉相能現境故。又云。頓分別知自心現身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如次即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以一切時任運現故。此是三細即本識故。最初業識即為初。依生起門為次第故。又遠劫來時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唯心妄念為初違真起故。又從靜起動名之為業。從內趣外。名之為轉。真如之性。不可增減。名為真相。亦名真

識。此真識。即業轉現等三性。即神解性不同虛空通名識。亦名真相。不藉他成故。亦名智相。覺照性故。所以云。本覺真心不藉妄緣以真心之體即是本覺非動轉相。是覺性故。又釋云。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謂一念識有覺受故。異於木石。即顯前念中有末心。所見亦白二機即同外器木石種類。此識生時攪彼為身。故異木石。問。遠劫無始。何名初識耶。答。過去未來無體。剎那熏習唯屬現在。現在正起妄念之時。妄念違真名為初識。非是過去有識創起名為初識也。故知積該一切處。豎通無量時。皆是即今現在一心。更無別理。所以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則三世情消契無時之正軌。一真道現。證唯識之圓宗。問。經明初剎那識異於木石生得染淨。各自能為無量無數染淨識本。從初剎那不可說劫。乃至金剛經一剎那。有不可說不可說識。生諸有情色心二法者。則有染有淨。有生有滅。此識約生滅門中。有幾種生滅。答。真門順性妙合無生世相隨緣似分起盡楞伽經云。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古釋云。言流注者。唯目第八。三相微隱種現不斷名為流注。由無明緣初起業識。故說為生。相續長劫故名為住。到金剛定等覺一念斷本無明。名流注滅。相生。滅住者。謂餘七識心境龜顯。故名為相。雖七緣八望六為細具有四惑亦云龜故。依彼現識自種諸境緣合生

七說爲相生。長劫熏習。名爲相住。從末向本漸伏及斷。至七地滿名爲相滅。依前生滅立迷悟依。依後生滅立染淨依。後短前長。事分二別。卽是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是以海水得風。變作波濤之相。心水遇境。密成流注之生。前波引後波。鼓滄溟而不絕。新念續舊念。騰心海以常興。從此汨亂澄源。昏沈覺海。是因真起妄。不覺無明之動搖。如從水成波。全是外風之鼓擊。內外和合。因緣發萌。遂成能見之心。便現所觀之境。因照而假生智鑑。因智而分別妍媸。從此取捨情分愛憎。心變於五塵境。執著堅牢。向六情根相續不斷。因茲愛河浪底沈溺無憂。欲火焰中焚燒罔懼。甘心受黑城之極苦。不覺不知。沒命貪夢宅之浮榮。難悟難悟。若能了最初一念。起滅何從。頓入無生。復本真覺。則塵塵寂滅。六趣之籠檻難羈。念念虛玄。九結之網羅休絆。猶如巨海風息。不起微漣。察動相之本空。見緣生之無體。則窮源濕性湛爾清冷。萬像森羅煥然明白。所以賢劫定意經云。了一切空。是曰一心。問。宗鏡搜玄。云何說識。答。只爲識性幽玄難窮本末。唯佛能了。下位莫知。以無跡無形。爲萬有之本。唯深唯妙。作衆聖之原。如菩薩處胎經五道尋識品云。爾時世尊將欲示現識所趣向。道識俗識。有爲識無爲識。有漏識無漏識。華識果識。報識無報識。天識龍識。鬼神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識。上至二十八天識下至無救地獄識。爾時世尊卽於胎中。現勾鎖骸骨。遍滿三

千大千世界。佛告阿所陀。能別此骸骨識耶。對曰。不別。何以故。未得通徹。行力未至。佛告彌勒菩薩。汝此天中未得神通耶。彌勒白。佛言。有成就者。有不成就者。佛告彌勒。汝觀勾鎖骸骨。令一切衆知識所趣。分別決了。令無疑滯。爾時彌勒菩薩卽從座起。手執金剛七寶神杖。攬勾鎖骸骨。聽彼骨聲。卽白佛言。此人命終。願盡結多。識墮龍中。次復攬骨。此人前身十跡行具。得生天上。次復攬骨。此人前身破戒犯罪。生地獄中。如是攬骨有漏無漏。有爲無爲。從二十八天下至無救地獄。知識所趣。善惡果報。白黑行報。有一全身舍利。無有缺減。爾時彌勒以杖攬之。推尋此識了不知處。如是三攬。前白佛言。此人神識了不可知。將非如來入涅槃耶。佛告彌勒。汝紹佛位。於當來世。當得作佛。成無上道。何以攬舍利而不知識處耶。彌勒白。佛言。佛不思議。不可限量。非我等境界。所能籌量。今有狐疑。唯願世尊當解說之。五道神識。盡能得知。彼善惡所趣。不敢有疑。於如來所。今此舍利。無有缺減。願說此識。令我等知。佛告彌勒。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舍利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別。何以故。此舍利卽是吾舍利。何能尋究。如來神識。今當與汝分別。如來上中下識。至薩芸然。各各不同。初住菩薩。未立根德力。難得神通。二住菩薩。以天眼觀。知識所趣。退不退地。亦復觀見。欲界色界無色界者。或復觀見。生東方無數恒河沙佛刹。供養諸佛。奉律無礙。亦復知彼受記劫數。一劫二劫乃至百千

億劫。或有菩薩。於三住地。觀見舍利。知識所趣。於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然復不見四住所行識所趣向。四住菩薩。見一見二三住識法。然復不見五住舍利識法所趣。乃至唯佛。知佛神識所念。又偈云。識神無形法。五大以爲家。分別善惡行。去就別真僞。識示善道處。永到安隱道。識爲第六王。餘大最不如。問。心識二名。有何勝劣。答。心是如來藏心。真如之性。識是心之所生。無有一法不從真心起。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心是本卽勝。識是依卽劣。如圓覺疏云。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問。設使識無其體。云何得是心乎。答。以識本是心所成故。故識無體。則是一心。何異境從識生。攝境歸識。若通而論之。則本是一心。心變爲識。識變諸境。由是攝境歸識。攝識歸心也。問。前已廣明識相。如何是智。答。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如大寶積經云。佛言。所言識者。謂能了別眼所知色。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是名爲識。所言智者。於內寂靜。不行於外。唯依於智。不於一法而生分別及種種分別。是名爲智。又舍利弗。從境界生。是名爲識。從作意生。是名爲識。從分別生。是名爲識。無取無執。無有所緣。無所了別。無有分別。是名爲智。又舍利弗。所言識者。住有爲法。何以故。無爲法中。識不能行。若能了達無爲之法。是名爲智。又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智。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

彼行想戲論是人不能離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起想之法者。諸佛莫能得。即於此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心不思議故。成就不思議。我本作是念。安住心地已。棄捨一切心。願成不思議。白淨法果報。親見於無爲。一念能了知。一切衆生念。衆生即是心。心即是如來。諸佛不思議。顯了於此心。問心王妙義八識真原。顯正理以圓明。據聖教爲定量。理事齊舉已斷纖疑。心所之門如何開演。答。此申第二心所有法。此心所六位。都有五十一法。遍行有五。別境有五。善有十一。根本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遍行者。遍四一切。四一切者。一性一切者。即三性。一善二不善三無記性等。二地一切者。即九地。一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四地。無色界四空四地。三時一切者。時即同一刹那時也。此作意等五心所。皆同時起。故名時一切。四俱一切者。俱。即遍諸心等與八識俱。意云。此作意等五遍行。與八識心王俱起時。必有同時相應五數。又如八識俱起時。皆有遍行五數。故名俱一切。即四一切。是所行所遍。觸等五數。是能行能遍。遍者是圓義。行者是遊履義。緣境義。但取見分能緣四一切。不取內二分。內二分但互相緣。即不能外緣一切。又若別境欲等五數有行非遍。行是能緣。遍是所緣。即所樂等四境。以四境不能令緣欲等所遍緣。故名有行非遍。應以四句分別。一

是行非遍。即別境。二是遍非行。即真如。三俱句。即遍行。四俱非。即色等。顯揚論云。心所有法者。謂若法從阿賴耶種子所生。依心所起與心俱轉相應。彼復云何。謂遍行有五。一作意者。謂能警心爲性。於所緣境引心爲業。問。作意爲在種位能警心。爲在現行能警心。答。在種位能警心。以作意自性明利。雖在種位。若有境至。而能警心。心所種。令生起現。舉喻如多人同一室宿。外邊有賊來時。衆中有一人爲性少睡。便能警覺餘人。此人雖自身未起。而能警覺餘人令起。亦如內心相分雖與見分同起。法爾有能率心功能。今作意亦爾。其作意種子。既警彼諸心心所種。生現行已。作意現行。又能引心現行令趣前境。即此作意有二功能。一心未起時能警令起。二若起已能引令趣境。初是體性。後是業用。二觸謂根境識三事和合。分別爲體。受依爲業。又即三和是因。觸是其果。令心心所觸境爲性。受想思等所依爲業。觸若不生時。餘受一心所亦不能生。和合一切心及心所。令同觸前境。是觸自性也。即諸心所緣境時。皆是觸功能自性也。即此觸似彼三和。與受等爲所依。是觸之業用也。三受領納爲體。愛緣爲業。四想謂名句文身熏習爲緣取相爲體。發言議爲業。又想能安立自境分劑。若心起時無此想者。應不能取境分劑相。於境取像爲性。施設種種名言爲業。種種名言皆由於想。是想功能。五思謂念心。造作一切善惡總別報爲思體。於善品等役心爲業。觸等五法

心起必有。故是遍行。餘非遍行。別境有五。欲等不遍心故。以四境別名爲別境也。一欲謂於所樂境希望爲體。勤依爲業。又於一切事欲觀察者。有希望故。若不欲觀隨因境勢。任運緣者。即全無欲。由斯理趣。欲非遍行。二勝解。謂於決定境如其所應印解爲體。不可引轉爲業。又謂邪正等教理證力。於所取境審決印持。由此異緣不能引轉故。猶預境勝解全無。非審決心亦無勝解。非遍行攝。三念謂於慣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爲體。等持所依爲業。又於曾未受體類境中令不起念。設曾所受不能明記。念亦不生故。念必非遍行所攝。念與定爲所依爲業用。能生正定故言定依爲業四定。亦云等持。謂於所觀境專注一緣爲體。令心不散智依爲業。又由定令心專注不散。依斯便有決擇智生。若不繫心專注境位便無定起。故非遍行。五慧謂於所觀境簡擇爲體。斷疑爲業。又於非觀境愚昧心中。無簡擇故。非遍行攝。此別境五隨位有無。所緣能緣非定俱故。善有十一。一信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心淨爲體。斷不信障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爲業。又識論云。信以心淨爲性。此性澄清能淨心等。以心勝故立心淨名。如水清珠能清濁水。釋云。唯信是能淨。餘善等皆所淨故。以心王爲主。但言心淨不言心所。水喻心等。清珠喻信體。以投珠故。濁水便清。以有信故。其心遂淨。二慚謂依自增上及法增上羞恥過惡爲體。斷無慚障爲業。三愧謂依世增上羞恥過惡爲體。斷無愧障爲業。四無貪。謂

於有有具厭離無執。不藏不愛無著爲體。能斷貪障爲業。五無瞋。謂於諸有情心無損害。慈愍爲體。能斷瞋障爲業。六無癡。謂正了真實爲體。能斷癡障爲業。七精進。謂心勇無墮。不自輕賤爲體。斷懈怠障爲業。八輕安。謂遠離重身心調暢爲體。斷重障爲業。九不放逸。謂總攝無貪瞋癡精進爲體。斷放逸障爲業。十捨。謂總攝無貪瞋癡爲體。依此拾故得心平等。得心正直心無發動。斷發動障爲業。十一不害。謂由不惱害諸有情故。悲哀惻愍慈物爲體。能斷害障爲業。根本煩惱有六。一貪。謂於五取蘊。愛樂覆藏保著爲體。損害自他能趣惡道爲業。二瞋。謂於有情欲與損害爲體。能障無瞋爲業。三慢。謂以他劣已計我爲勝。令心高舉爲體。能障無慢爲業。四無明。謂不正了真實爲體。能障正了爲業。五邪見。謂五見爲體。一薩迦邪見謂於五取蘊計我我所染污慧爲體。能障無我無顛倒解爲業。二邊執見。謂於五取蘊。執計斷常染污慧爲體。能障無常無顛倒解爲業。三邪見。謂謗因果染污慧爲體。唯分別起能障正見爲業。四見取。謂於前三見及見所依蘊。計最勝上及與第一染污慧爲體。唯分別起。能障苦及不淨無顛倒解爲業。五戒禁取。謂於前諸見及見所依蘊。計爲清淨解脫出離染污慧爲體。唯分別起。能障如前無顛倒解爲業。釋云。薩迦邪見者。此翻身見也。見取者。論又云。一切闕謬所依爲業。此於諸見及所依蘊。執爲最勝能得涅槃清淨法是見取。由此各

各互執爲勝諸見等故。一切外道闕謬因斯而起。戒禁取者。又云。無利動苦所依爲業。謂依諸見所受戒。說此戒爲勝及能得涅槃。由此戒故一切外道受持拔髮等無利動苦。六疑。謂於諸諦猶豫不決爲體。唯分別起能障無疑爲業。問此十煩惱何誠相應。答。第八藏識全無。第七末那有四。第六意識具十前五識唯三。古釋云。五識但三。以無分別故無慢等。慢等必由有隨念計度分別生故。又由慢於稱量門起劣勝負故。疑猶豫簡擇門起見推求門起故。五識無此等行相故。七識具我癡等四煩惱。猶具審決故疑無容起。由愛著我瞋不得生。無一心王中有二慧故。餘見不生隨煩惱有二十。釋論云。唯是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名隨煩惱。此二十種類別有三。謂一分等十各別起故。名小隨煩惱。無慚等二遍不善故名中隨煩惱。掉舉等八遍染心故。名大隨煩惱。一忿。謂於現在違緣令心憤發爲體。能障無瞋爲業。二恨。謂於過去違緣結怨不捨爲體。能障無瞋爲業。三覆。謂於過犯若他諫誨若不諫誨祕所作惡爲體。能障發露悔過爲業。四惱。謂於過犯若他諫誨便發惡言。心暴不忍爲體。能障善友爲業。五嫉。謂於他所有功德名譽。心妬不悅爲體。能障仁慈爲業。六慳。謂積聚著著爲體。障無貪爲業。七誑。謂惑亂於他現不實事心詭爲體。能障愛敬爲業。八諂。爲欺彼故詐現恭順心曲爲體。能障愛敬爲業。九憍。謂恃世間與盛等。心恃高舉無所忌憚爲體。能障厭離爲

業。十害。謂逼惱有情無悲無愍。無哀無憐無惻爲體。能障不害爲業。十一無慚。謂不恥過惡爲體。能障慚爲業。十二無愧。謂於世增上不恥過惡爲體。能障愧爲業。十三憍沈。謂令心憍重爲體。能障毘鉢舍那爲業。十四掉舉。謂依不正尋求心不寂靜爲體。能障奢摩他爲業。十五不信。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心不淨信爲體。障信爲業。十六懈怠。謂心不勉勵爲體。能障發起正勤爲業。十七放逸。謂總貪瞋癡懈怠爲體。障不放逸爲業。十八失念。謂染污不記爲體。障不妄念爲業。十九散亂。謂於所修善心不喜樂爲依止故馳散外緣爲體。能障等持爲業。二十不正知。謂於三業不正了住染污慧爲體。能障正知爲業。

宗鏡錄卷第五十七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不定有四。悔眠尋伺。於善染等皆不定故。非如觸等定遍心故。非如欲等定遍地故。立不定名。一惡作。謂於已作未作善不善事若染不染悞快追變爲體。能障奢摩他爲業。又識論稱悔。此卽於果假立因名。先惡所作業後方追悔故。二睡眠。謂略攝於心不自在轉爲體。能障毘鉢舍那爲業。三尋謂或時由思於法造作。或時由慧於法推求。散行外境令

心龜轉爲體。障心內淨爲業。四句。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心。所造與心俱轉相應。於所尋法略行外境。令心細轉爲體。障心內淨爲業。釋云。尋即淺推。伺即深度。尋於龜發言。伺則細發語。識論云。四不定者。於善染等皆不定故。釋云。一解顯不定義。此於界性識等皆不定故。二解簡前信等貪等。此通三性不定故。如上根隨煩惱。過患尤深。開惡趣門障善提道。如瑜伽論云。煩惱差別者。多種差別。應知。請結縛隨眠隨煩惱纏瀑流。扼取繫蓋株杌。垢常害箭。所有根惡行漏。匱燒惱有。淨火熾然。稠林拘礙。如是等類。煩惱差別。當知此中能合苦。故名爲結。令於善行不隨所欲。故名爲縛。一切世間增上種子之。行隨逐。故名隨眠。倒染心故。名隨煩惱。數起現行。故名爲纏。深難渡故。順流漂故。名爲瀑流。邪行方便。故名爲扼。能取自身相續不絕。故名爲取。難可解脫。故名爲繫。覆真實義。故名爲蓋。壞善稼田。故名株杌。自性染污。故名爲垢。常能爲害。故名爲常害。不靜相故。遠所隨故。名爲箭。能攝依事。故名所有。不善所依。故名爲根。邪行自性。故名惡行。流動其心。故名爲漏。能令受用無有厭足。故名爲匱。能令所欲常有匱乏。故名爲燒。能引衰損。故名爲惱。能爲鬪訟諍競之因。故名有諍。燒所積集諸善根薪。故名爲火。如大熱病。故名熾然。種種自身大樹聚集。故名稠林。能令衆生樂著種種妙欲塵故。能障證得出世法故。名爲拘礙。諸如是等煩惱差別。乃至煩惱

過患者。當知諸煩惱有無量過患。謂煩惱起時。先惱亂其心。次於所緣發起顛倒。令諸隨眠皆得堅固。令等流行相續而轉。能引自害。能引他害。能引俱害。生現法罪。生後法罪。生俱法罪。令受彼生身心憂苦。能引生等種種大苦。能令相續遠涅槃樂。能令退失諸勝善法。能令資財衰損散失。能令入衆不得無畏。悚懼無威。能令鄙惡名稱流布十方。常爲智者所訶毀。令臨終時生大憂悔。令身壞已墮諸惡趣。生那落迦中。令不證得自勝義利。如是等過無量無邊。如上所作煩惱生諸過患。皆從最初一念無明心起。何謂無明。以不知前境本空妄生對待。唯是自心分別。以忿恨風吹心識火。自燒自害曾不覺知。不了唯心第一義諦。故曰無明。寢暗所纏空生空死。大智度論云。復次一切法性皆空。無所有。汝所瞋因緣亦皆虛誑無定。汝云何以虛誑事故。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業故。墮三惡道受無量苦。汝莫以虛誑無實事故而受大罪。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而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住此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暗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

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極力熱打。至明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如是。五衆無我無人。空取相致鬪諍。若支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作罪。鬪諍故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又云。一切煩惱雖是過去業因緣。無明是根本。乃至若知先一世無明業因緣。則億萬世可知。譬如現在火熱。過去未來火亦如是。復次菩薩求無明體即是明。所謂諸法實相名爲實際。觀諸法如幻如化。衆生顛倒因緣故起諸煩惱作惡罪業。輪轉五道受生死苦。譬如蠶出絲自裹縛入沸湯火災。凡夫衆生亦如是。初生時未有諸煩惱後自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是煩惱因緣故覆其智慧。轉身受地獄火燒湯煮。菩薩知是法本末皆空。但衆生顛倒錯故受如是苦。菩薩於此衆生起大悲心。欲破是顛倒故求於實法。行般若波羅蜜通達實際。種種因緣教化衆生令住實際。是故住實際無咎。釋曰。如了今世無明業是心。則能通達過去未來一切善惡諸業悉是自心。如一火性熱則一切火皆熱。既實知已終不更將手觸。懼燒手故。若如實知今現在一塵一念悉是自心。終不更故起心貪取前境。慮失宗故。所以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一。如是則智燈常照業海自枯。究竟住於無過咎真唯識性之實際。於實際中不見有一法若生若滅若合若散。所以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音天子言。文殊師利。

爲有煩惱故調伏。爲無煩惱故調伏。文殊師利言。天子。喻如有夢爲毒蛇所螫此人爲苦所逼。即於夢中而服解藥。以服藥故毒氣得除。天子。於意云何。此人實爲所螫不耶。天子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彼毒實爲除不耶。天子言。文殊師利。如實不被螫。除亦如是。文殊師利言。天子。一切實聖調伏亦復如是。天子。汝作是言。爲有煩惱故調伏無故調伏者。天子。如我與無我。有煩惱無煩惱亦復如是。乃至一切法無我以無主故。一切法無主。與虛空等故。一切法無來。無所依故。一切法無去。無所歸故。一切法無住。無所安立故。一切法無安立。生即滅故。一切法無爲。以無漏故。一切法無受。究竟調伏故。大莊嚴法門經云。文殊師利。見此大衆於金色女無染心已。問金色女言。汝今煩惱置在何處。令諸王子乃至居士等不生染心。金色女言。一切煩惱及衆生煩惱。皆住智慧解脫之岸。如如法界平等法中。彼諸煩惱非有生非有滅。亦不安置。如中觀論偈云。染法染者一。一法云何合。染法染者異。異法云何合。古釋。煩惱爲能染。衆生是所染。一即能所不成。異即如同水火。俱無合義。止觀云。若一念煩惱心起具十法界百法不相妨礙。雖多不有。雖一不無。多不積。一不散。多不異。一不同。多即一。一即多。亦如初燈與暗共住。如是明暗不相妨礙。亦不相破如是了達煩惱性空。則四種瀑流。唯正法行日之能竭。七重慢阜。因平等慧風之所摧。能害所害俱消。自縛他縛同解。蓬絲猶運

華上之水。歷事若虛空中之風。一切時中常居宗鏡。見萬法無異如太虛空。因分別識生名色影現。分別不起名色本虛。向性空地中美惡平等。如大智度論云。譬如除宮殿及諸陋廬。如燒朽檀及雜木。其處虛空無有異色。及薩婆若等諸法求其實皆如是。故淨名疏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者。即是明其去取也。有師解言。如人眼病見空中華。眼病差時即無華可除。衆生亦爾。妄見諸法但除妄惑。妄惑若滅則無法可除。此是本無法義。何謂不除法也。今言一切衆生悉具十法界法。無明不了觸處病生。若有智慧。無礙自在悉爲佛事。譬如火是燒法。若觸燒痛。謹慎不觸即是除病。不可除火。若除此火則失溫身照關成食之能。十二因緣三法亦爾。此有去取法不同除也。又火能燒人得法術者。出入無礙不須除火也。故八萬四千煩惱。凡夫爲之受惱。諸佛菩薩以爲佛事也。亦如治眼之法去病不得損睛珠也。經言。爲斷病本而教導者。此正明化物也。病本即是一念無明取相。故華嚴經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今謂唯是一念無明取相心作也。此即三界生死之病本也。若知無明不起取有。即畢故不造新即是斷病本也。是知一念之心既名病本。亦是道原。執實成非。了空無過。悟在剎那。更無前後。如志公和尚道體不二科云。衆生不解修道便欲遣除煩惱。不知煩惱本空。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追討。大道皎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

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沈淪生老。昔日迷時謂晚。今日始覺非早。第三色法色有十五種。一地有二種。一內二外。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堅硬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等。是內地體形段受用爲業。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堅硬所攝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礫石丘山等。是外地體形段受用爲業。又依持資養爲業。二水亦二種。一內二外。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濕潤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洩淚涎汗等。是內水體潤澤聚集受用爲業。外爲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濕潤所攝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泉源谿沼等。是外水體。依治受用資養爲業。三火亦二。一內二外。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煖熱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能令有情遍溫增熱。又能消化飲噉。是內火體。成熱和合受用爲業。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煖熱所攝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炎煖村城或鐵木擊石種種求之。是外火體。變壞受用對治資養爲業。四風亦二種。一內二外。內謂各別身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輕動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上下橫行出入氣息等。是內風體。動作事受用爲業。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輕動所攝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摧破山崖偃拔林木等。彼既散壞。無依故

靜。若求風者。動衣搖扇。其不動搖無緣故息。如是等是外風體。依持受用對治資養爲業。五眼。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之所執受四大所造色爲境界。緣色境識之所依止淨色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六耳七鼻八舌九身亦爾。此中差別者。謂各行自境。緣自境之所依止。十色謂眼所行境眼識所緣四大所造色蘊所攝有見有對性。十一聲。謂耳所行境耳識所緣四大所造可聞音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十二香。謂鼻所行境鼻識所緣四大所造可嗅物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十三味。謂舌所行境舌識所緣四大所造可嘗物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十四觸。謂身所行境身識所緣四大所造可觸物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十五法處所攝爲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十五法處所攝爲體。謂一切時意所行境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又百法明色有十一種。所謂五根六境五根者。阿毘達磨論云。以造色爲體。一能造即四大。地水火風。二所造即四微。色香味觸六境者。一色有三十一。顯色有十三。一青二黃三赤四白五光六影七明八暗九雲十煙十一塵十二霧十三空一顯色。形色有十。一長二短三方四圓五麤六細七高八下九正十不正。表色有八。一取二捨三屈四伸五行六住七坐八臥。法處色有五。一極顯色。二極略色。三定自在所生色。四受所引色。五遍計所執色。五根色以能造爲體。法處境中以極顯極略爲體。遍計所執受所引色等四色非是造色。無體性故是假非實。又除青黃赤白四色

是實。長短二十七種皆是假。四實色上立故。以相形立故。二聲有十一種。一因執受大種聲。因者假藉之義。即藉彼第八識執受四大所發之聲。即血脈流注聲等是也。即內四大有情作聲。皆是執受故。二因不執受大種聲。外四大聲是。三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如外四大種。親造彼聲。即手是內四大種親造果聲。外四大種。但爲助緣共造一聲。四世所共成聲。世間言教書。籍陰陽等名共成聲。仁義禮智信等五成所引聲。或成所作智所引言教。即唯如來六可意聲。情所樂欲。七不可意聲。情不樂欲。八俱相違聲。非樂非不樂名俱相違聲。九遍計所執聲。謂外道所立言教。十聖言量所攝聲。十一非聖言量所攝聲。三香有六。一好約情說。隨自識變稱己心等。方名好香。二惡。三平等。非好非惡。四俱生沈檀等。與質俱起。五和合衆香等成。一香。六變異未熟無香之時名變異。四味有十二。一苦二酸三甘四辛五鹹六淡。七可意。謂稱情故。八不可意。謂不稱情。九俱相違。上二相反。十俱生。與質同有。十一和合衆味聚集。十二變異成熟後味異。於前五觸有二十六。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滑六澁七輕八重九軟十緩。十一急十二冷十三飢十四渴十五飽十六力十七劣十八悶十九癢二十黏。二十一病二十二老二十三死二十四疲二十五息二十六勇。前四地水火風是實。餘二十二依四大差別建立是假。問。色法有幾義。答。有四義。百法云。一識所依色。唯屬五根。二識所緣色。

唯屬六境。三總相而言質礙名色。四別相而言略有二種。一者有對若准有宗極微所成。大乘即用能造色成。二者無對。非極微成。即法處所攝色。如上地水火風一切色法。因緣似有體用俱虛。何者自體他體皆悉性空。能緣所緣俱無有力。以自因他立他因自生。他是自他。自是他自。互成互奪定性俱無。又能因所成所從能立。能無有力則入所。所無有力則入能。互攝互資悉假施設。緣會似有。緣散還無。以唯識所持終歸空性。如大智度論云。復次地若常。是堅相不應捨其相。如凝酥蠟蜜樹膠融。則捨其堅相墮濕相中。金銀銅鐵等亦爾。如水爲濕相寒則轉爲堅相。如是等種種悉皆捨相。復次諸論師輩。有能令無。無能令有。諸賢聖人及坐禪人。能令地作水。水作地。如是等諸法皆可轉相。以無定體故。隨緣變現。不可執有執無違於法性。第四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不相應行者。相應者和順義。如心王心所。得等非能緣故。不與心心所相應。名不相應。又得等非質礙義。不與色相應。又有生滅。不與無爲相應。爲棟四位法故名不相應。一得。謂諸行種子所攝。自在生起相續差別性。又難集論云。謂於善不善無記法。若增若減假立。獲得成就。善不善無記法者。顯依處。若增若減者。顯自體何以故。由有增故說名成就上品信等。由有減故說名成就下品信等。二無想定。謂已離淨欲未離上地欲。由於無想天起出離想難集論云。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立無想定。不恒行

轉識所攝。滅者。謂定心所引不恒現行諸心
心所暫時間滅。三滅盡定。謂已離無所有處
欲或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又云。欲超過有頂
作止息想。作意爲先。故於不恒行諸心心所
及恒行一分心心所滅。假立滅盡定。此中所以
不言未離上欲者。爲顯離有頂欲阿羅漢等
亦得此定故。一分恒行者。謂染污意所攝。四
無想天。謂於此間得無想定。由此後生無想
有情天中。於不恒行心心所滅。假立無想異
熟五命根。謂於衆同分先業所感住時決定。
假立壽命。衆同分者。於一生中諸蘊相續。住
時決定者。剎爾所時令衆同分常得安住。或
經百年千年等。由業所引功能差別。又依業
所引。第八識種令色心不斷。名爲命根。六衆
同分。謂如是如有情。於種種類自體相似。
假立衆同分。七異生性。謂行自相發起性。又
由二障種各趣差別八生。謂於衆同分諸行
本無今有性假立爲生。九異。謂於衆同分諸
行相續變異性。假立爲異。亦名爲老。十住。謂
於衆同分諸行相續不變壞性。假立爲住。十
一無常。謂於衆同分諸行自相生後滅壞性。
假立無常相。十二名身。謂於諸法自性增言。
假立名身。十三句身。謂於諸法差別增言。假
立句身。十四文身。謂於彼前二文句所依諸
字假立文身。十五流轉。謂於因果相續不斷
假立流轉。十六定異。謂於因果種種差別假
立定異。十七相應。謂諸行因果相稱性。十八
勢速。謂諸行流轉迅疾性。十九次第。謂諸
行一一次第流轉性。二十時。謂諸行展轉新

新生滅性。二十一方。謂諸色行遍分劑性。二
十二數。謂諸行等。各別相續體相流轉性。二
十三和合。謂諸行緣會性。二十四不和合。謂
諸行緣乖性。此不相應行雖不與心王心所
色法無爲等四位相應。然皆是心之分位。亦
不離心變及出唯識真性。約一期行相分別
故爾。如廣百論云。自心分別所見境界。即是
自心。但隨衆緣諸行種熟。自心變作種種分
位。自心所變無實體相。何爲精勤安立異
法但應信受諸法唯心。問。一心妙旨八識真
原。有爲門中已明王所。無爲法內如何指陳
起故。又不出一心性故。問。有爲無爲各
幾種。一一行相如何分別。答。有爲略有三
種。無爲略有六種。初有爲極成之法不過三
種。識論云。一現所知法。如色心等。二現受用
法。如瓶衣等。如是二法。世共知有。不待因
成。三有作用法。如眼耳等。由彼彼用證知是
有。釋云。如色心等者。即是五識身他心智境。
謂色等五塵及心所。此約總聚。不別分別
此何識境現量所知非境所知。如瓶衣等者。
此雖現見受用。而非現量所緣。是假法故。但
是現世而受用物。問。此中緣瓶等心是何量
攝。答。非量收。不親緣得法自體故。非比度
故。非量所收。如眼耳等者。此五色根非現量
得。亦非現世人所有知。此眼耳等。各由彼彼
有發識用。比知是有。言證知者。證成道理也。
以現見果比有因故。果謂所生心心所法。比
量知有諸淨色根。此非現量他心智知。然今

大乘第八識境亦現量得。佛智緣時亦現量
得。除佛已外共許爲論非世共悉。是故但言
此知是有。次約諸經論有六種無爲。百法云。
一虛空無爲者。離一切色心諸法障礙所顯
真理。名爲虛空無爲。虛空有三。一識變虛空。
即第六識上作解心變起虛空相分故。二法
性虛空。即真如體有離諸障礙。故名爲虛空。
三事虛空。即所見頑空是也。二擇滅無爲。由
無漏智起簡擇滅諸障染所顯真如理故。三
非擇滅無爲。有法不由擇力。起無漏智簡擇
而本性淨。即自性清淨涅槃是也。即真如本
性離諸障染。不由起智斷惑。本體淨故。四不
動無爲。第四禪離八患三災。證得不動無爲。
五想受滅無爲。從第四禪已上至無所有處
已來。捨受不行。并龜想亦無。顯得真如名想
受滅無爲。六真如無爲有二。一約對得名。謂
真如理。對事得名。二簡法者。即真如簡遍計。
離於生滅也。出體者。大乘但約心變相分。假
說有虛空故。非是離心外有空也。若說本質
無爲者。即不離於識變有也。問。若說識變相
分說是無爲者。即是相狀之相。隨識而爲何
成無爲耶。答。此說是識變。假說是無爲。其實
非是無爲。無爲是常住法故。今此依無爲體
者。但取隨識獨影相分爲體。以前後相似無
有變而唯有一類空等相故。假說無爲。此六
無爲。地前菩薩識變即是有漏。若地上後得
智變即無漏。若依法性出體者。五種無爲皆
是真如。真如體外更無別出六種無爲。各皆
依真如實德也。問。如何聖教說真如實耶。答。

今言有者。不是真如名實有。但說有即是遣惡取空。故說有體。是妙有真空。故言非空非有。問。如何聖教說真空為空耶。答。謂破執真如心外實有。故說為空。即空其情執。即不空其真如空也。又識論云。然諸契經說有虛空等諸無為法。略有二種。一依識變假施設有。謂會聞說虛空等名。隨分別有虛空等相。數習力故。心等生時。似虛空等無為相現。此所現相前後相似。無有變易假說為常。二依法性假施設有。謂空無我所顯真如。有無俱非。心言路絕。與一切法非一異等。是法真理故名法性。離諸障礙故名虛空。由簡擇力滅諸雜染。究竟證會故名擇滅。不由擇力本性清淨。或緣關所顯故名非擇滅。苦樂受滅故名不動。想受不行名想受滅。此五皆依真如假立。真如亦是假施設名。釋云。一依識變假施設有者。此無本質唯心所變。如極微等變似空等相現。此皆變境而緣故也。真如亦是假施設者。真如約證而證體是一。此五無為依真如上假名空等。而真如體非如非不如。故真如名亦是假立。如食油蟲等不稱彼體。唯言顯故。譬如有蟲名曰食油。實非食油。假名食油。不稱體故。真如亦爾。又釋摩訶衍論云。無為有四。一真如無為。二本覺無為。三始覺無為。四虛空無為。有為法有五種。一者根本無明有為。二者生相有為。三者住相有為。四者異相有為。五者滅相有為。是名為五。且四無為者。以何為體。有何等用。頌曰。依各有二種。所謂通及別。如體用亦爾。隨釋應觀察。

論云。真如無為有二所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寂靜理法以為體故。本覺無為有二所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自然本智以為體故。始覺無為有二所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隨他起智以為體故。虛空無為有二所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無所有事以為體故。復次真如無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一切諸法令出生故。二者別用。平等之性令不失故。本覺無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不守自性故。二者別用。不轉變故。始覺無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隨安轉故。二者別用。對治自過故。虛空無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欲有令有故。二者別用。空無之性令不失故。是名二用。此中所說。通謂他義。別謂自義。五種有為以何為體有何等用。頌曰。依各有二種。所謂通及別。如體用亦爾。隨釋應觀察。論曰。根本無明有二種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大力住地以為體故。生相有為有二種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細分染法以為體故。住相有為有二種依。一者通所依。非有為非無為。一心本法以為體故。二者別所依。生滅門內能分染法以為體故。異相滅相二種通依別依。如前住相有為所說無別。復

次根本無明有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能生一切諸染法故。二者別用。隨所至處作礙事故。生相有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於上。下中與其力故。二者別用。隨所至處作礙事故。如說生相住異亦爾。滅相有為有二種用。一者通用。於上及自與其力故。二者別用。能作礙事故。是名二用。以何義故。作如是說。有為無為一切諸法。通以一心而為其體。於道智契經中作如是說。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阿賴耶識具一切法。過於恒沙。過於恒沙。如是諸法。以誰為本。生於何處。佛言。如是有為無為一切諸法。生處殊勝不可思議。何以故。於非有為非無為處。是有為是無為法而能生故。文殊又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非有為非無為處。佛言。非有為非無為處者。所謂一心本法。非有為故能作有為。非無為故能作無為。是故我言。生處殊勝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譬如麻子有二所依。一者大王。二者父母。有為無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各有二依。謂通達依及支分依。復次善男子。譬如一切草木有二所依。一者大地。二者種子。有為無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各有二依。謂通達依及支分依。乃至廣說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者。即是開示能熏所熏之差別故。云何開示。所謂顯示染淨諸法有力無力互有勝劣故。今當作二門分明顯說。一者下轉門。二者上轉門。生滅門中不出此二。如是二門云何差別。頌曰。諸染法有力。諸淨法無力。背本下下轉。名為下轉門。諸淨法有力。諸染法

無力。向原上上轉名爲上轉門。論曰。由染淨諸法互有勝劣故。二轉轉門得成而已。今當先說初下轉門。根本無明以何等法而爲所熏。於何時中而作熏事。頌曰。所熏有五種。爲一法界心及四種無爲。非初非中後。取前中後故。如契經分明說。論曰。根本無明以五種法而爲所熏。謂一法界及同無爲。熏一法界其相云何。頌曰。一種法界心。有二種自在。謂有爲無爲。是根本無明。依於初自在。而能作熏事。論曰。一法界心有二種自在。一者有爲自在。能爲有爲法而作依止故。二者無爲自在。能爲無爲法而作依止故。根本無明。依初自在能作熏事。非後自在。中實契經中作如是說。根本無明依初自在能作熏事。非後自在。中實契經中作如是說。根本無明。熏自所依分際之量。非他所依故。熏真如法。其相云何。頌曰。真如無爲法。有二種作用。所謂通及別。如前決擇說。是根本無明。依於初作用。而能作熏事。餘無爲亦爾。論曰。真如無爲有二種用。謂通及別。如前所說。根本無明依初作用能作熏事。非後作用。如說真如。餘三無爲亦復如是。皆依初作用非後用故。作熏時量非初亦非中後。取前中後故。本智契經中作如是說。大力無明作熏事時。初及中後一時俱取。而非別取故。此中所說能熏所熏。以何義故名言熏。謂能引彼法而合自體。不相捨離俱行俱轉。故名能熏。又能與彼法不作障礙若隨若順不違逆故。名爲所熏。謂五種有爲能熏四種無爲法及一法界心。所熏五

法隨來而與五能熏。共會和合同事俱轉。是故說言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如大無明一心本法爲通依故。依初自在作熏習事。四相有爲應如是知。如大無明依四無爲通達作用能作熏事。四相有爲應如是知。
宗鏡錄卷第五十八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五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有爲無爲二門。爲當是一是異

答。非一非異。非泯非存。何者若是一者。仁王經不應云諸菩薩等有爲功德無爲功德悉皆成就。又維摩經云。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等。二義雙明。豈是一耶。若是異者。般若經。佛告善現。不得離有爲說無爲。不得離無爲說有爲。豈成異耶。若云俱泯者。華嚴經云。於有爲界示無爲之理。不滅有爲之相。於無爲界示有爲之法。不壞無爲之性。則有無性相無礙俱存。若言俱存者。如前論云。二依法性假施設有。謂空無我所顯真如。有無俱非心言路絕。則百非莫能惑。四句不能詮非。可以情謂有無。唯應智超言像方達有爲無爲唯識之真性矣。如大智度論。復次夫生滅法者。若先有心後有生。則心不待生。何以故。先已有心故。若先有生則生無所生。又生滅性相違。生則不應有滅。滅時不應有生。以是故。

一時不可得。異亦不可得。是則無生。若無生則無住滅。若無生住滅則無心數法。無心數法。則無心不相應諸行色法。色法無故無爲法亦無故。何以故。因有爲故有無爲。若無有爲則亦無無爲。是故不應言諸法有。又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有爲無爲之法。文字言說有差別耳。持世經云。有爲法如實相即是無爲。問。心所具幾義立心所之門。答。古德釋云。心所義有三。一恒依心起二與心相應三繫屬於心。心王緣總相。如畫師作模。心所通緣總別相。如弟子於總相模中填衆多彩色。卽心所於心王總青。如眼識心王緣青色境時。是總相更不作多般行解。心所緣別相者。如五心所中作意。以警心引心爲別相等。上便領納想像造作種種行相。是通緣總別相問。心王與心所爲同爲別。答。約俗則似同似別。論真則非卽非離。識論云。如是六位心所法。爲離心體有別自性。爲卽是心分位差別。設爾何失。二俱有過。若離心體有別自性。如何聖教說唯有識。又如何說心遠獨行染淨由心士夫六界莊嚴論說。復云何通。如彼頌言。許心似二現。如是似貪等。或似於信等。無別染善法。若卽是心分位差別。如何聖教說心相應他性相應非自性故。又如何說。心與心所俱時而起。如日與光。瑜伽論說。心所非卽心故。應說離心有別自性。以心勝故說唯識等。心所依心勢力生故。說似彼現。非彼卽心。又識心言。亦攝心所。恒相應故。唯識等言及現似彼。皆無有失。此依世俗。若依勝義。

心所與心非即非離。諸識相望應知亦然。是謂大乘真俗妙理。攝論頌云。遠行及獨行。無身寐於窟。調其難調心。是名真梵志。百法釋云。如來依意根處。說遠行及獨行也。隨無明意識遍緣一切境也。故名遠行。又諸心相續一一轉故。無實主宰名獨行。無身者。即心無形質故。寐於窟者。即依附諸根潛轉身內。名為寐於窟也。寐者藏也。即心之所蘊在身中。此偈意謂破外道執有實我也。世尊云。但是心獨行無別主宰。故言獨行也。又無始遊歷六塵境。故名遠行。無別心所故名獨行。明知無別心所也。士夫六界者。瑜伽云。佛說皆云。四大空識能成有情。色動心三法最勝為所依。色所依者。即四大也。動所依者。空即是也。謂內空界。不取外者。由內身中有此空界故。所以有動故為動依。心所依者。識是也。即說六界能成有情。不言心所界也。釋云。許心似二現者。此中似言似心外所計實。二分等法。故名為似無別染善法者。謂唯心變似見相二分。二分離心無別有法。復言心變似貪信等故。貪信等離心之外。無別染善法。體即心也。如二分故。應說離心有別自性。以心勝故。說唯識等者。既說離心有所。何故說唯識心遠獨行染淨由心。六界之中唯說心者。以心勝故說。此唯識等如何勝。總有四義。一能為主。二能為依。三行相總。四恒決定。非如心所等有時不定。又若依第一體用顯現諦。即心王為體。心所為用。即體用不即不離也。若依勝義。即是因果差別諦。即王所互為因

果。法爾非離也。若依第三證得勝義諦。即依詮顯者。若依能詮依他起性說非即。若依所詮二無我理說。即王所非離。若第四勝義勝義諦廢詮旨。亦不言即離也。即一真法界離言絕相。即王所道理同歸一真如故。問。心王心所云何明假實。答。從種生者名實。依他立者名假。心法唯是實有。心所之中遍行別境唯是實有。其餘諸法或假或實。真如無為雖非自從種起。亦名為實。不依他故。或諸法名義俱假唯真如無為一種。名假體實。離言詮故。問。識論云。但說識即攝心所者。真如與識非如心所。何故不說。答。識實性故。識俱有故。不離識故。非我法依故。但說識不說真如。故知真如即識。識即真如。問。真如即識。識即真如。且真如非識之所變現。何成唯識。答。雖非識變識實性故亦名唯識。真如離言與能計識非一非異。非如色等可依起執。故非執依。此中不說若遠望疎。言亦可依執法。末學者依起執故。又真如既非識所轉變。應非唯識。不以變故名唯識。不離識故正名唯識。問。一百法中凡聖總具不。答。若凡夫位通約三界九地種子。皆具一百法。若諸佛果位唯具六十六法。除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不定四不相應行中四。共除三十四法。問。心攝一切。云何但標五位百法之門。答。雖標百法以爲綱要。此中五位次第已攝無盡法門。不出於此。何者百法云。一明心法。謂此八種心王。有爲法中此最勝故。世出世間無不由心造。二明心所有

法。與此心王常相應故。名相應法。望前心王此即是劣。先勝後劣。所以次明。三色法。心王等之所現影。謂此色法不能自起。要藉前二心王心所之變現故。變不親緣。故致影言。或通本質前二能變。此爲所變。先能後所。所以次明。四不相應行。謂此得等二十四法不能自起。藉前三位差別假立。前三是實此即是假。先實後假。所以次明。五無爲法。體性甚深。若不約法以明無爲。無由得顯故。藉前四斷染成淨之所顯示。前四有爲此即無爲。先有後無。所以後明。又鈔中廣釋。第一心法最勝故者。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者。此八識心王最勝。由如畫師能畫一切人天五趣形像。乃至佛菩薩等形像。然經中舉喻佛但取少分。以畫師只畫得色蘊。餘四蘊即不能畫。法中若是八識。即能通造得五蘊。且如第六識相應不共無明及餘分別俱生惑等。若造得地獄總別報業。即自畫得地獄五蘊。乃至若造得人天總別報業。即自畫得人天形像。若具修萬行獲得二轉依果。即自畫得佛果形像。故知一切世出世間五蘊。皆是自第六識。畫得不簡依報正報。皆是心變。所以心法獨稱最勝。第二心所有法與此相應故者。瑜伽論五義略辯相應。一時者。所謂王所同時起。二依者。即王所同一所依根。三緣者。即王所同一所緣境。四行者。所謂王所三量行相俱同。五事者。即王所各有自證分體事。第三色法二所現影故。現者變也。爲十一種色

皆是心心所變現故。影謂影像。是相似流類之義。即此十一種色相分。是本質之流類。似於本質。若無質者。即似內心故。言影也。變不親緣故。置影言者。爲八識皆有變相分緣義。且如前五識緣五塵境時。須變影像緣。第六緣十八界法亦變相分緣。第七緣第八見分爲我時。亦變相分緣。若第八緣他人。浮塵及定果色并界器時。亦變相分緣。相分望八識即親所緣緣。本質望八識。即疎所緣緣。此上所說。且望有質影者說。若唯有相分無本質者。即第八緣自三境。定意識緣自定果色是。第四分位差別故者。此得等二十四法。即依他。前三位種現上假立。第五顯示實性故。即五無爲。如前已釋。又第一八種心王。是最勝能緣門。第二心所有法與心相應。是其勝同緣門。第三色法心之影像。是所緣境界門。第四不相應法。是分位建立門。第五無爲法。是顯示實性門。如上勝劣顯現能所互成。假實證量有無隱顯等。能彰無盡法門。無盡法門不出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不出色心二法。攝末歸本不出唯心一法矣。問。八識真原萬法。止約其體性。都有幾種。答。經論通辯有三種性。約能所染淨分別。隨事說三。縱有卷舒皆不離識性。合則一體無異。開則三相不同。三相不同約用而行布。一體無異就性以圓融。行布乃隨義以施爲。圓融則順性而冥寂。若無行布無可圓融。如無妄情不立真智。染淨既失二諦不成。是以因妄辯真。在行相而須悉尋迹得本。假因緣以發明。斯三性

法門收凡聖境界。事無不盡理無不窮。今言三性者。約經論共立。一遍計所執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遍計所執性者。謂愚夫周遍計度所執蘊等實我實法。名爲遍計性。有二。一自性。總執諸法實有自性。二差別。別執取常無常等實有自體。或依名遍計義。如未識牛聞牛名便推度。因何道理名之爲牛。或依義遍計名。或見物體不知其名便妄推度。此物名何如未識牛共推度云。爲鬼耶爲獸耶。此諸遍計。約體不出入法二體。約執不出名義二種。又一有遍非計。如無漏諸心有漏善識。能遍廣緣。而非計執。無漏諸心。即諸聖人無漏智慧。了諸法空。即無法不遍。都無計執名爲非計。唯後得智有漏善識。即地前菩薩。雖有漏心中能作無我觀故。亦能觀一切皆無有我。亦是遍而非計。二有計非遍。如有漏第七識。恒緣第八見分起我法二執。從第六識人生空觀時。第七識中。猶有緣第八見分起於法執。故知計而非遍。三亦遍亦計。即衆生染心。四非遍非計。即有漏五識及第八賴耶。各了自分境界不遍。無計度隨念分別故非計也。賴耶唯緣種子根身器世間三種境故。尙不能緣前七現行故。非遍非計。有漏種子能持能緣。無漏種子即持而不緣。況餘境耶。又古德云。衆生染心。於依他起自性中。當知有二種遍計所執自性執。一者隨覺。即現行執。二者慣習習氣隨眠。即執種子。依他起性者。依他衆緣和合生起。猶如幻事。名依他性。圓成實性者。一味真如圓滿成

就。問。如何是能遍計自性之理。答。准護法云。第六第七心品執我法者。是能遍計。唯說意識能遍計故。問。如何是所遍計自性之理。答。准攝論云。是依他起。遍計心等所緣緣故。慈恩云。三性之中是依他起。言所緣必是有法。遍計心等以此爲緣親相分者必依他故。不以圓成而爲境也。謂不相似故。問。三性中遍計是妄想即無。依他屬因緣是有不。答。此二性能所相生俱無自體。何者因妄想故立名相。因名相故立因緣。若妄想不生名相何有。名相不有因緣即空。以萬法不出名故。楞伽頌云。譬如修行事。於一種種現。於彼無種種。妄想相如是。釋云。此破妄想遍計性也。如二乘修諸觀行。若作青想觀時。天地萬物莫不皆青也。以無青處見青由心變故。於一色境種種不同。譬凡夫妄見生死。亦是無生死處妄見生死也。又經頌云。譬如種種響。妄想衆色現。譬無色非色緣起不覺然此破因緣依他起性也。如目瞽所見差別不同。彼實非有緣所起法。斯則妄想體空。因緣無性。即是圓成究竟一法。如明眼人見淨虛空。況一真心更無所有。問。此三性中幾法是假。幾法是實。答。識論云。遍計所執妄安立故可說爲假。無體相故非假非實。依他起性有實有假。衆集相續分位性故說爲假。有心心所色從緣生故說爲實有。若無實法假法亦無。假法依實因而施設故。圓成實性唯是實有。不依他緣而施設故。釋云。遍計有名無體。妄情安立

可說爲假。談其法體既無有相。非假非實。非鬼角等。可說假實。必依有體總別法上。立爲假實故。依他假有三種。一聚集假者。如瓶盆有等。是聚集法。多法一時所集成故。能成雖實所成是假。二相續假者。如過未等世。唯有因果。是相續性。多法多時上立一假法。如佛說言。昔者鹿王今我身是。所依五蘊剎那滅者。雖體是實。於此多法相續假立一有情。至今猶在故。三分位假者。如不相應行是。分位性故皆是假。一時一法上立。如一色上。名有漏可見有對。亦名色等。並是於一法上假施設故。若彼實者。應有多體。其忿恨等皆此假攝。心心所色從因緣種生。故說爲實。又三性者。即是一性。一性即無性。何者遍計無相。依他無生。圓成無性。解深密經云。譬眼人如遍計。現青黃如依他。淨眼如圓成。攝論云。分別性如蛇。依他性如藤。若人緣四塵相。分析此藤但見四相。不見別藤。但是色香味觸相故。藤非實有以離四塵外無別有藤。所以論偈云。於藤起蛇知。見藤則無境。若知藤分已。藤知如蛇知。若知藤之性分是空。則例如藤上妄生蛇想。攝論云。菩薩不見外塵。但見意言分別。即了依他性。云何了別此法。若離因緣自不得生。根塵爲因緣。根塵既不成。此法無因緣。云何得生。依初真觀入依他性。由第二真觀除依他性。則唯識想息意言分別顯現。似所聞思一切義。乃至似唯有識想。皆不得生。生緣有二。謂分別性及依他性。分別性已滅。依他性又不得生。既無二境故

一切義乃至似唯識想皆不得生。唯識想尚不得起。何況餘意言分別而當得生。菩薩住何處。唯住無分別。一切名義中平等平等。又依二種平等。謂能緣所緣。能緣即無分別智。以智無分別故稱平等。所緣即真如境。境亦無分別故稱平等。又此境智不住能取所取義中譬如虛空故說平等。平等。由此義故菩薩得入真實性。此位不可言說。以自所詮故。證時離覺觀思惟分別故。古德問云。我見所緣影像若是依他者。應有依他性實我。答。此相仗因緣生。但是依他性幻有之法。而非是我。由彼妄執爲我故。名妄執。此有兩重相約此相從因緣生有力能生心。此乃是有名依他性法。於此不稱所執法義邊。名遍計所執。乃名爲無。如人昏冥執石爲牛。石體不無。我見所緣緣依他相有。如石本非牛。妄心執爲牛。此所執牛其體全無。如相分本非我。妄心執爲我。此所執其體全無。但有能執心而無所執我。謂於此石處有所緣石而無所執牛。於此相分上有所緣法而無所執我。又況云。如南方人不識駝毛。曾於一處聞說龜毛。後忽見駝毛。由不識故妄謂駝毛以爲龜毛。此所見駝毛是有故如依他性法。其駝毛上無龜毛。妄心謂爲龜毛。如所執實我法故。論云有義一切及心所法。由熏習力所變。一分從緣生故名依他起。遍計依斯妄執定實有無一異俱不俱等。此二名遍計所執性。問。三性中。幾性不可滅。幾性可滅耶。答。准佛性論云。二性不可滅。一性可得滅。何以故。分

別性本來是無故不可滅。真實性本來是真實故不可滅。依他性雖有不真實。是故可滅。所以分別中邊論云。分別性者。謂是六塵。永不可得。猶如空華。依他性者。謂唯亂識有非實故。猶如幻物。真實性者。謂能取所取二無所有。真實有無故。猶如虛空。問。依他起相但是自心妄分別有。理事雙寂名體俱虛。云何有憂喜所行境界。答。譬如夜行見杙爲鬼疑繩作蛇。蛇之與鬼。名體都無。性相恒寂。雖不可得而生怖心。以體虛而成事故。清涼疏云。若依攝論說喻。皆喻依他起性。然並爲遣疑所疑不同故。所喻亦異。一以外人聞依他起相。但是妄分別有。非真實義。遂即生疑云。若無實義何有所行境界。故說如幻。謂幻者。幻作所緣六處。豈有實耶。二疑云。若無實何有心心法轉。故說如焰。飄動非水似水。妄有心轉。三疑云。若無實何有愛非愛受用。故說如夢中。實無男女而有愛非愛受用。覺時亦爾。四疑云。若無實何有戲論言說。故說如響。實無有聲聽者謂有。五疑云。若無實何有善惡業果。故說如影。謂如鏡影像故亦非實。六疑云。若無實何以菩薩作利樂事。故說如化。謂變化者。雖知不實而作化事。菩薩亦爾。是以萬法雖空體虛成事。一真非有無性隨緣。則湛爾堅凝常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真如。宗鏡錄卷第五十九

宗鏡錄卷第六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此三性法爲當是一是異。若道是一。不合云依圓是有遍計是無。若道是異。又云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答。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若即之取之。皆落凡常之見。若離之捨之。俱失聖智之門。所以藏法師。依華嚴宗。釋三性同異義。一圓成眞如有二義。一不變。二隨緣。二依他二義。一似有。二無性。三遍計所執二義。一情有。二理無。由眞如不變依他無性所執理無。由此三義故三性一際。又約眞如隨緣依他似有所執情有。由此三義亦無異也。是故眞該妄。求末微眞原。性相融通無障無闕。問。依他似有等。豈同所執是情有耶。答。由二義故無異也。一以彼所執執似爲實。故無異法。二若離所執似無起故。眞中隨緣亦爾。以無所執無隨緣故又。以三性各有二義不相。違故無異性。且如圓成雖復隨緣成於染淨。而恒不失自性清淨。只由不失自性清淨故。能隨緣成染淨也。猶如明鏡現於染淨。而恒不失鏡之明淨。只由不失鏡明淨故。方能現染淨之相。以現染淨知鏡明淨。以鏡明淨知現染淨。是故二義唯是一性。雖現淨法不增鏡明。雖現染法不污鏡淨。非直不污。亦乃由此反現鏡之明淨。眞如亦爾。非直不動性淨成於染淨。亦乃由成染淨方現性淨。非直不壞染淨明

於性淨。亦乃由性淨故方成染淨。是故二義全體相收。一性無二。豈相違也。由依他無性得成似有由成似有。是故無性。此即無性即因緣。因緣即無性。是不二法門也。所執性中雖復當情稱執現有。然於道理畢竟是無。以於無處橫計有故。如於枕橫計有鬼。今既橫計明知理無。是故無二唯一性也。問。眞如是有耶。答。不也。隨緣不變故空。眞如離妄念故。問。眞如是無耶。答。不也。不變隨緣故。不空故。聖智所行處故。問。眞如是亦有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離相違故。問。眞如是非有非無耶。答。具法故。離戲論故。問。依他是有耶。答。不也。緣起無性故。約觀遣故。異圓成故。問。依他是無耶。答。不也。無性緣起故。能現無生故。異遍計故。是智境故。問。依他是有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離相違故。問。依他是有非無耶。答。不也。有多義門故。離戲論故。問。遍計是有耶。答。不也。理無故。無體相故。問。遍計是無耶。答。不也。情有故。無相觀境故。能顯眞故。問。遍計是亦有名亦無耶。答。不也。無二性故。問。遍計是非有非無耶。答。不也。所執性成故。已上護執竟。今執成過者。若計眞如一向是有者。有二失。一不隨緣。二不待了因故。問。教云眞如爲礙然常。既不隨緣豈是過耶。答。聖說眞如爲礙然者。此是隨緣成染淨時。恒作染淨而不失自體。即是不異無常之常。名不思議常。非謂不作諸法如情所謂之凝然也。不異無常之常出於情外。故名眞如常。經云。不染而染。明

常作無常。染而不染。明作無常時不失常也。又不異常之無常故。說眞如爲無常。經云。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又依他是生滅法。亦得有不異常之無常。不異無常之常。以諸緣起無常之法。即無自性方成緣起。是故不異常性而得無常。故云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此即不異於常成無常也。又諸緣起即是無性。非滅緣起方說無性。即是不異無常之常也。經云。色即是空。非色滅空。又衆生即涅槃。不更滅也。此與眞如二義同。即眞俗雙融二而無二。故論云。智障其盲闇。謂眞俗別執故也。又眞如若不隨緣成於染淨染淨等法即無所依。無所依有法。又墮常也。又眞如若有者。即不隨染淨。染淨諸法既無自體眞又不隨。不得有法。亦是斷也。乃至執非有非無等四句。皆墮斷常也。若依他執有者。謂已有體。不藉緣故。無緣有法。即是常也。又由執有。即不藉緣。不藉緣故不得有法。即是斷也。問。依他性是有義便有失者。何故攝論云。依他性以爲有耶。答。此即不異空之有。從緣無體故。一一緣中無作者故。由緣無作方得緣起。是故非有之有爲依他有。即是不動眞際建立諸法。若謂依他如言有者。即緣起有性。緣若有性即不相藉。不相藉故即壞依他。壞依他者良由執有。汝惡墮空。立有不謂不達緣所起。法無自性故。即壞緣起便墮空無。又若依他執無者。亦二失。謂依他是無法者。即緣無所起。不得有法。即是斷也。問。若說緣生爲空無即墮斷者。何故中論廣

說緣生爲畢竟空耶。答。聖說緣生以爲空者。此即不異有之空也。此即不動緣生說實相法也。若謂緣生如言空者。即無緣生緣生無故即無空理。無空理者良由執空。是故汝思。雖有立空不謂不達無性緣生故。失性空故。還墮情中惡取空也。故清辯爲成有故破於有。護法爲成空故破於空也。如情執無即是斷過。若說無法爲依他者。無法非緣。非緣之法即常也。乃至執非有非無。皆成斷常二患。若遍計性中計所執爲有者。聖智所照理應不空。即是常也。若妄執遍計於理無者。即失情有。故是斷也。乃至非有非無皆具上失。上已議過。今當顯德者。真如是有義。何者迷悟所依故。不空故不壞故。真如是空義。隨緣故。對染故。真如是亦有亦無義。具德故。違順自在故。鎔融故。真如是非有非無義。二不二故。定取不得故。依他是有義。無性緣成故。依他是無義。緣成無性故。依他是亦有亦無義。緣成故。無性故。依他是有非無義。隨取一不得故。遍計是有義。約情故。遍計是無義。約理故。遍計是亦有亦無義。由是所執故。遍計是非有非無義。由所執故。故知執則爲斷常二患。不執成性德之門。但除妄情非遺法也。是以不離有以談真。見有之本際。匪存無而觀法。了無之真原。則不出有無不在有無。何取捨之于懷。斷常之所惑乎。是則三性一性。情有而即是真空。一性三性。真如而能成緣起。終日有而無有。有徹空原。終日空而不空。空該有際。自然一心無寄。萬法俱閑。境智

相應理行融即。方入宗鏡瑩淨無瑕。照破古今光吞萬象矣。問。若不立三性有何等過。答。若無三性凡聖不成。失大因緣成斷常過。攝論云於世間中離分別依他。二法。更無餘法。阿賴耶識是依他性。餘一切法是分別性。此二法攝一切法皆盡三界唯有識故。阿毘達磨經說三性法者。染污分清淨分。彼二分於依他性說。分別性是染污分。真實性是清淨分。譬如金土藏有三種可見。謂一地界二土。三金。於地界中土非有而可見。金實有而不可見。若以火燒土則不現。金則顯現。復次於地界中土相現時是虛妄體現。金體現時是清淨體現。是故地界有二分。如是如是。此識性未爲無分別智火所燒時。於識性中虛妄分別性顯現。清淨性不現。此識性若爲無分別智火所燒。於識性中實有清淨性顯現。虛妄分別性不顯現。故知妄依真起而能覆真。真因妄顯而能奪妄。真妄無體皆依識性。如土與金俱依地界。攝論問。云何一識成一切種種識相。八識十一識等。答。欲顯依他性具有三性。一識從種子生是依他。有種種識相是分別。分別實無所有是真實性。一識謂一本識。本識變異爲諸識故。問。三性行相有假有實。義理可分。云何復說三無性。及云一切法皆無自性。答。論頌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即依此前所說三性。立彼

後說三種無性。謂即相生勝義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非性全無。說密意言顯非了義。謂後二性雖體非無而有。愚夫於彼增益。妄執實有我法自性。此即名爲遍計所執。爲除此執故。佛世尊於有及無總說無性。云何依此而立彼三。謂依此初遍計所執立相無性。由此體性畢竟無有如空華故。次依他立生無性。此如幻事託衆緣生。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依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謂即勝義由遠離前遍計所執我法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如太虛空雖遍衆色而是衆色無性所顯。乃至契經中說無性言。非極了義。諸有智者。不應依之總撥諸法都無自性。解深密經偈云。相生勝義無自性。如是我皆已顯示。若不知佛此密意。失壞正道不能往。相者是遍計。生者是依他。勝義是圓成。無自性者。於此三性上。皆無妄執我法遍計自然之自性故。若人不知佛密意。於三性上說三無性。破外道小乘我執。便撥菩提涅槃依圓皆無者。即此人失壞正道不能往至也。此言三性三無性。不是依圓體亦無。但無遍計妄執之我法故名無性也。是以三性無際隨一全收。真妄互融性相無礙。如來一代時教恒沙義門密意。總在三性門中。真俗本末一時收盡。以顯唯識正理更無異轍。以依他性是唯識體從依他起分別即是遍計。從依他悟真實即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即生死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即涅槃成

生死都是一法隨情顯義成三。三非三而一理圓。一非一而三性具。卷舒不失隱顯常如。非一非三。混性相於實地。而三而一。耀行布於義天。撮要所歸莫先斯旨。問。三能變相已細披陳。所變之相如何開演。答。三能變。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此是能變自體。所變者即見相二分。是自體分之所變故。是自體分之用故。說自體是二分所依。識論云。云何應知依識所變。假說我法非別實有。由斯一切唯有識耶。頌曰。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是諸識者。謂前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皆能變似見相二分。立轉變名。所變見分。說名分別。能取相故。所變相分。名所分別。見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實我法離識所變。皆定非有。離能所取無別物故。非有實物離二相故。是故一切有爲無爲若實若假。皆不離識。唯言爲遮離識實物。非無不離識心所法等。或轉變者。謂諸內識轉似我法外境相。現此能轉變。即名分別。虛妄分別爲自性故。謂即三界心及心所。此所執境名所分別。即所妄執實我法性。由此分別變似外境假我法相。彼所分別實我法性決定皆無。前引教理已廣破故。是故一切皆唯有識。虛妄分別有極成故。唯既不遮不離識法。故異如等亦是有性。由斯遠離增減二邊。唯識義成契會中道。釋云。是諸識轉變者。轉變是改轉義。謂一識體改轉爲二相起。異於自體。即見分有能取之用。相分有質礙之用。由識自體轉起能取。及有礙故。所變見分

說名分別。能取相故者。前所變中以所變見分。名爲分別。是依他性。能取於所變依他相分故。起種種遍計所執分別。是此識體所變用。能分別改名分別。其識體所變依他。性相分。似所執相分者。名所分別。是能前能分別見分之所取相故。非謂識自體能緣名爲分別起分別見者。識之用也。相見俱依自證起故。唯既不遮不離識法故。真如等亦是有性者。唯言不遮不離識法。真如及心所者。亦不離識故。體皆有。今此位。但遮離識所分別有。不遮不離識真如等有。如理應知。此意既有能變分別識及所變境依他相分。所分別心外實法等決定皆無。唯有真如心所等法。皆不離識亦是實有。遠離增減二邊者。無心外法故。除增益邊。有虛妄心等故。離損減邊。離損減邊故。除撥無如空清淨等說。離增益邊故。除心外有法諸小乘執。唯識義成契會中道。無偏執故。又諸師所明總有四分義。一相分。二見分。三自證分。四證自證分。相分有四。一實相名相。體即真如。是真實相故。二境相名相。爲能與根心而爲境故。三相狀名相。此唯有爲法有相狀故。通影及質。唯是識之所變。四義相名相。即能詮下所詮義。相分是於上四種相中。唯取後三相而爲相分相。又相分有二。一識所顯變即是本質。二識等緣境唯變影緣不得本質。一見分者。唯識論云。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見分有五類。一證見名見。即三根本智見分。是二照燭名見。此通根心俱有照燭義故。三能緣名見。即通內三分

俱能緣故。四念解名見。以念解所詮義故。五推度名見。即比量心推度一切境故。於此五種見中。除五色根及內二分。餘皆見分所攝。三自證分。爲能親證自見分緣相分不謬能作證故。四證自證分。謂能親證第三自證分緣見分不謬故。從所證處得名。此四分義總以鏡喻。鏡如自證分。鏡明如見分。鏡像如相分。鏡後肥如證自證分。此四分有四師立義。第一安慧菩薩立一分自證分。識論云。此自證分從緣所生。是依他起故。故說爲有。見相二分不從緣生。因遍計心妄執而有。如是二分情有理無。唯自證分是依他起性。有種子生是實有故。見相二分是無更變起。我法二執又是無。以無似無。若准護法菩薩。即是以有似無見相二分是有體變起。我法二執是無體故。安慧引楞伽經云。三界有漏心心所。皆是虛妄分別。爲自性故。故知八識見相二分皆是遍計妄執有。故唯有自證一分。是依他起性。是實有故。密嚴經云。愚夫所分別。外境實皆無。習氣擾濁心。故似彼而轉。故知但是愚夫依實自證分上。起遍計妄情。變似無體。二分現故。理實二分無其實體。但是愚夫不了妄執爲實故。所以論云。凡夫執有聖者達無。問。若言相見二分是假者。且如大地山河是相分收。現見是實如何言假耶。答。雖見山河等是實。元是妄執有外山河大地等。理實而論。皆不離自證分故。所以楞伽經偈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故知離自證分外無實見相二分。

第二難陀論師立二分成唯識者。初標宗者。即一切心生皆有見相二分。見相二分是能所二緣也。若無相分牽心。心法無由得生。若無能緣見分。誰知有所緣相分耶。即有境有心等成唯識也。見分爲能變相分是所變。能所得成須具二分。見分相分是依他起性。有時緣獨影境。即同種生。有時緣帶質境。即別種生。從種生故非遍計也。若不許者。諸佛不應現身土等種種影像也。安慧却難。汝若立相分。豈不心外有境。何名唯識。難陀言。見分是能緣相分是所緣。攝所從能。還是唯識。又汝若言無相分。則所立一分唯識不成。何以故。安慧執相分是妄情者。即第八所緣識中相分種子。是相分攝。即種子是能生自證現行。親因緣法。若種子相分是妄情者。何妨所生現行自證分亦是妄情。不違種子識義也。若不許自證分是妄情者。即能生種子亦是實有。即因果皆實。證相分亦是實有。既有相分即有見分。能所既成。即二分成立唯識也。又五根是第八識相分。若相分是遍計。豈有遍計根。能發生五識也。安慧云。不假五根發生五識。五識俱自從種子生也。問。若不假根發生但從種子生者。汝許五識種子是第八相分不。答。許是第八相分。難陀爾即種子是遍計。能生五識亦是遍計也。安慧救云。種子但是第八識上氣分。有生現行功能故。假名種子。但是習氣之異名。非實也。難陀聖教從種子生者名實。依他立者名假。豈有假種子生實現行。若是假種子者。如何親報自果

耶。若種子是假法者。即因中第八識因緣變義不成。若非因緣變者。即違一切。安慧絕救。既有能所二緣者。皆是實依他起性者。即知見相是實引證者。密嚴經云。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釋云。一切唯有覺者。即唯識也。所覺義皆無者。即心外妄執實境是無。能覺所覺分者。能覺是依他實見分。所覺是依他實相分。各自然而轉者。見分從心種子生。相分從相分種子生起。故知須立二分唯識方成。會相違者。安慧難云。若爾前來密嚴楞伽二文。如何通會。正會者。前來經文不是證一分。但遮執心外實有我法等。亦不遮相分不離心。第三陳那菩薩立三分非前師。安慧立一分。即但有體而無用。難陀立見相二分。但有相而無體。皆互不足。立理者。謂立量果義論云。能量所量量果別故。相見必有所依體故。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要自證分爲證者。是量果也。喻如尺量絹時。絹爲所量。尺人爲能量。記數之智名爲量果。今見分緣相分不錯。皆由自證分爲作果故。今眼識見分緣青時。定不緣黃也。如見分緣不會見境。忽然緣黃境時。即定不緣青。若無自證分。即見分不能自記憶。故知須立三分。若無自證分。即相見亦無。若言有二分者。即須定有自證分。自證分喻如牛頭二角喻相見二分。集量論頌云。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證。釋云。似境相所量者。即相分似外境現。能取相自證者。能取相者。即是見分。能取相分故。自證即是體也。第四護法菩

薩立四分。立宗者。心心所若細分別應有四分。立理者。若無第四分。將何法與第三分爲量果耶。汝陳那立三分者。爲見分有能量了境用故。即將自證分爲量果。汝自證分亦有能量照境故。即將何法。與能量自證分爲量果耶。即須將第四證自證分。爲第三分量果也。引證密嚴經偈云。衆生心二性。內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纏。見種種差別。心二性者。即是內二分爲一性。見相二分爲第二性。即心境內外二性。能取纏者。即是能緣能動。是能緣見分。所取纏者。即是相縛所緣縛也。見種種差別者。見分通三量。有此義故言見種種差別。前二師皆非全不正。第三師陳那三分似有體用。若成量者。於中道理猶未足。即須更立第四分。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將自證分爲量果。若將見分爲所量。自證分爲能量。即更將何法爲量果。故知將證自證分爲量果。方足也。見分外緣顯疎通比非二量故。即不取見分爲自證量果。內二分唯現量。故互爲果無失。夫爲量果者。須是現量方爲量果。比非定非量果。喻如作保證人。須是敦直者方爲證。若略虛人不能堪爲保證。又前五識與第八見分。雖是現量。以外緣即非量果。夫量果者。須內緣故方爲量果。又第七識雖是內緣。是非量也。亦不可爲量果。夫爲量果者具二義。一現量。二內緣。又果中後得見分雖是現量。內緣時變影緣故非量果。即須具三義。又果中根本智見分。雖親證真如不變影故。是心用故非量果。即須具心體。須

具四義。一現量。二內緣。三不變影。四是心體。方爲量果。又論云。如是四分或攝爲三。第三攝入自證分故。或攝爲二。後三俱是能緣性故。皆見分攝。此言見者。是能緣義。或攝爲一體無別故。如入楞伽經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如是處說唯一心。此一心言亦攝心所故。釋云。如是處處唯一心者。外境無故。唯有一心。內執著故。似外境轉。定無外境。許有自心。不離心故。總名一識。心所與心相應。色法心之所變。真如識之實性。又皆不離識故。並名唯識。又清涼記引論釋第四證自證分。若無此者。誰證第三。心分既同應皆證故。釋曰見分是心分須有自證分。自證是心分應有第四證。論又云。自證分應無有果。諸能量者皆有果故。釋曰見分是能量須有自證果。自證量見分須有第四果。恐彼救云。却用見分爲第三果。故次論云。不應見分是第三果。見分或時非量攝故由此見分不證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又意明見分通於三量。三量者。謂現量比量非量。即明見緣相時。或是非量。不可非量法爲現量果。或見緣相是於比量。及緣自證復是現量。故自證是心體。得與比量非量而爲果。見分非心體。不得與自證而爲其量果故。不得見分證於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第三四分既是現量。故得相證。無無窮失意云。若以見分爲能量。但用三分亦得足矣。若以見分爲所量。必須第四爲量果。若通作喻者。細如所量。尺如能量。智爲量果。即

自證分。若尺爲所使。智爲能使。何物用智。即是於人如證自證分。人能利用智智能使人故能更證。亦如明鏡。鏡像爲相。鏡明爲見。鏡面如自證。鏡背如證自證。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得互證。亦可以銅爲證自證。鏡依於銅。銅依於鏡。

宗鏡錄卷第六十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四分義以何爲體性。答。相分所變色心爲體性。若內三分即用現行心所爲體。問。果位之中。親證真如無有境界。若四智緣境之時。爲具四分不。答。定有見分照前境故。有自證分。通照見分。亦有證自證分。照自證分故。相分者。佛地論云。如是所說四智相應心品。爲有相分見分等耶。若無應無所緣。應不名智。答。無漏心品無障礙故。親照前境。無逐心變。似前境相以無漏心。說名無相無分別故。又說緣境不思議故。有義真實。無漏心品亦有相分。諸心心法法爾似境顯現名緣。非如鉗等動作取物。非如燈等舒光照物。如明鏡等現影照物。由似境現分明照了名無障礙。不執不計說名無相。亦無分明。妙用難測。名不思議。非不現影。若言無相則無相分。言無分別應無見分。親無相見。應如虛空見

角等。應不名智。無執計故言無能取所取等。相非無似境緣照義用。若無漏心全無相分。諸佛不應現身土等種種影像。乃至如是分別。但就世諦言說道理。若就勝義離言絕慮。既無相見。不可言心及心法等。離諸戲論。不可思議。有義。無分別智。無分別故。所緣真如不離體故。如照自體無別相分。此無分別。若變相分。於真如境便非親證。若後得智有分別故。所緣境界。或離體故。如有漏心。似境相現分明緣照名緣前境。是故此後得智定有相分。問。只如安慧說一分不立見相等。今護法攝四歸一分時。亦不別立見相等。義勢既同。何故言非安慧等諸師知見耶。答。乍看似同。細詳理別。且如安慧立一自證分。全不說證自證分。雖說見相二分。然一向判爲遍計所執性。此乃四分中一分。分無二分有名無體。亦是其無。唯立一依他自證分。今護法雖攝四歸一。然不名自證分。但總名一心。雖總說一心分。而不失自證等四分義。但以與心無決定相離義。總名一分。與彼別立自證分義別。乃至攝四歸三時。內之二分。雖互相關。其用各別。然其所緣不失自體故。但名自證。雖總名自證。而互相緣二分之義。不失不同。陳那自證。但有證自見分之自證。即無證自證之自證。由此義故。非諸師之知見。問。所變中。是相分色。云何諸師說現識名爲色識。答。古師云。現識名爲色識者。此言色識。是從境爲名。見分識變似色故。名爲色識。體實是識。由能變色故名色識。此取見分識爲

體。由能緣色或能變色。故名色識。又相分色不離識故名爲色識。此即取相分色爲體。相分之色實非識。由從識變不離識故。名爲色識。或相分名色。見分名識。此雙取識境二法爲體。以見相同種故。此許前念相分爲後念識所緣緣義。謂前念識之相分。爲後念識之境。即本識中生。以自果功能念起。即前念識相爲後念識境之所。以。謂因前念所緣故還熏得種。由種故生今念。歷轉推功歸本。乃是前念所緣爲今識緣。自果者。相分現行也。功能者。種子也。謂由前念識相分爲能熏。故熏引得生自種子。在本識中。能生後念識相分色等。與後念識爲境。由前念相熏種生後念境相。說前念相分爲後識所緣緣也。問。前相種如何生今識答。由見相同種故。問。既爾何不即說種爲緣答。種是因緣非所緣緣。又古德問。如第六識緣龜毛兔角等時。此所緣境爲有爲無。若言有者。聖教不應指此喻於遍計所執性。是無。若言無者。無法無體非所緣緣。緣此意識關。所緣緣如何得起。若言此心無所緣緣者。云何論言親所緣緣能緣皆有。若龜本無毛。兔本無角。約此本無喻所執性。由所執我及所執法皆本無故。其能緣心將緣此等無法之時。由無始來熏習力故。依種生時。從識自證分上變起龜毛等相分及緣此龜毛見分。此相見分與識自證分同一種生。既依種生。是依他性。非體全無。不同本來無體龜毛故得成所緣緣。是故緣此之心。亦得說從四緣而生。乃至如離蘊計有實我實

法等。亦復如是。離蘊性外都無實我。亦無決。定實法。但是有情虛妄執有。以理推徵都無有體。故如本來無體龜毛。然我法執心緣執此時。亦由無始虛妄熏習力故。變起假我法相此相與見等同種。亦依他起成所緣緣。是故論云。如是我執。自心內蘊或有或無。自心內蘊。一切皆有。自心內蘊者。即相分也。若言獨影境是遍計性者。其體即無。猶如龜毛等。即此一分相分無。何得論言自心內蘊一切皆有耶。已上並護法義。若安慧。見相二分是遍計所執性。其體是無。今相承多云獨影是遍計所執性非所緣緣者。此即安慧宗。護法一切四分皆依他起。於中妄執爲決定實者。方名遍計所執。乃至於圓成性及五塵性境。若堅執爲實者。亦名遍計所執。然本來無體龜毛兔角等。不對執心。即非遍計性。今亦多有妄認龜毛等爲遍計性者非也。又立況解自證分見相二分者。且如自證分起見相二分。更執二分爲我法。如結巾成兔。手巾是有。喻自證分。結手巾爲兔頭。手巾上本無兔頭。今結出之。是故名無。如自證分上本無見相二分。由不證實故似二分起。是故名無。如所結手巾爲兔頭。已是一重假。更結出二耳。又是一重假。如從自證分變起見相二分。已是一重假。更執二分爲我法。又是一重假。則見相二分雖假似有。從種生故其我法二執非有。是遍計妄執故。問。唯心之旨一分尙無。云何廣說四分。答。四分成心千聖同稟。只爲安慧菩薩唯執自證心體一分尙不識心。爲

難陀菩薩所破。乃至陳那菩薩執有三分。體用雖具猶闕量果。第四證。自證分。唯護法菩薩。唯識義圓四分具足。因製唯識論十卷。西天此土正義大行。製此論終尋常坐。乃有空神人告衆曰。護法菩薩是賢劫千佛之中一數。故知非十方大覺。何以圓證此心若不達四分成心者。斯皆但念名言。罔知成心實義。體用既失。量果全無。終被心境緣拘。無由解脫。今時學者全寡見聞。恃我解而不近明師。執已見而罔披寶藏。故茲遍錄以示後賢。莫躋前非。免有後悔。

●問答章第二

夫一心妙門。唯識正理。能變所變內外皆通。舉一例諸收無不盡。如衆星列宿匪離於空。萬木群萌咸歸於地。則可以拔疑根而開信戶。朗智照而洗情塵。若機思遲迴未成勝解。須憑問答漸入圓通。真金尙假鍛鍊而成。美玉猶仗琢磨而出。華嚴私記云。正念思惟甚深法門者。有二種人。能枯十二因緣大樹。一者溫故不忘。二者諮受新法。此之謂也。

問。心法不可思議。離言自性。云何廣與問答。橫剖義宗。答。然理唯一心事收萬法。若不細窮旨趣。何以得至覺原。今時不到之者。皆是謬解龜浮正信力薄。玄關綿密。豈情識之能通。大旨希夷。非一期之所入。若乃未到如來之地。焉能頓悟衆生之心。今因自力未到之人。少爲開示。全憑佛語。以印凡心。憑佛語以契同。渺然無際。印凡心而不異。豁爾歸宗。又有二義須說。一者不言說。則不能爲他

說一切法離言自性。二即說無說說與不說性無二故。又此宗但論見性親證。非在文詮。爲破情塵助生正信。若隨語生見執解依通。則實語是虛妄。生語見故。若因教照心唯在得意。則虛妄是實語。除邪執。起信論云。當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無非有。畢竟皆是不可說相。所有言說示教之者。皆是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語引導衆生。今捨文字入於真實。若隨言執義增妄分別。不生實智。不得涅槃。又若文字顯總持。因言而悟道。但依義而不依語。得意而不徇文。則與正理不違。何關語默。故大般若經云。若順文字不達正理。常無評論名護正法。問楞伽經云。從其所立宗。則有衆難義。等觀自心量。言說不可得。既達唯心何須演說。如大般若經云。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摩訶薩。雖多處學而無所學。所以者何。實無有法可令菩薩摩訶薩衆於中修學。又云。無句義是菩薩句義。譬如空中實無鳥跡。答若了自心則成佛慧。終不心外有法可說。有事可立。只爲不迴光自省之人。一向但徇文詮著其外境。以無名相中假名相說。即彼虛妄以顯真實。既不著文字。亦不離文字。所以天王般若經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大悲方便力。離言文字說。楞伽經云。佛告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衆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

爲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淨名經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乃至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衆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故知非是不許說法。但說時無著。說即無咎。如思益經云。汝等比丘。當行二事。一聖說法。二聖默然。但正說時了不可得。即是默然。不是杜口無說。故昔人云。幻人說法幻人聽。由來兩箇總無情。說時無說從君說。聽處無聽一任聽。又若以四實性自得法本住法。約真諦中即不可說。若以四悉檀隨他意語斷深疑生正信。有因緣故則亦可得說。又不可說即可說。真理普遍故。可說即不可說。緣修無性故。如楞伽經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作我作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文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

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越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偈云。我某夜得道。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自本住故。我作如是說。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釋云。此有二因。一即緣自得法。自所得法即是證道。證法在己。離過顯德。二即緣本住法。本住即古先聖道。傳古非作。此上是據理約證云不說。若但是自心聞則佛常不說。如實性論偈云。譬如諸響聲。依地而起。自然無分別。非內非外住。如來聲亦爾。依心地而起。自然無分別。非內非外住。是以既非內外所生。亦不從四句而起。此約實智。應須玄會。若約權門。亦不絕方便。如止觀云。若言智由心生。自能照。境諦智不相由藉。若言智不自智。由境故智。境不自境。由智故境。如長短相待。若言境智因緣故有。此是共合得名。若言皆不如上三種。但自然爾。即無因。皆有四取之過。皆不可說。隨四悉因緣亦可得說。但有名字。名字無性。無性之字。是字不住。亦不住。是爲不可思議。經云。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即此義也。若破四性境智。此名實慧。若四悉赴緣說四境智。此名權慧。則權實雙行。自他兼利。方冥佛旨。免墮己愚。問。山河大地。一皆宗。五性三乘人人是佛。何須宗鏡。強立異端。答諸佛凡敷教跡。不爲已知者言。祖師直指人心。只爲未明者說。今之所錄。但示初機。令頓悟圓宗。不迂小徑。若不得宗鏡之廣照。何由鑒自性之幽深。匪因智慧之

光豈被愚癡之問。如臨古鏡妍醜自分。若遇斯宗真偽可鑒。豈有日出而不照。燃燈而不明者乎。故華嚴記中述十種法明。法即是境。明即是心。以智慧明照二諦法。故云法明。雖然法無成破此屬第一義門中。且教自有開遮。寧無善巧方便。如大涅槃經云。高貴德王菩薩品。因瑠璃光菩薩欲來放光。佛問於文殊。文殊初入第一義。答云。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常住之法。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廣說無因緣竟。末後云。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是知因教明宗。非無所以。從緣入道。終不唐捐。方便之門不可暫廢。又夫宗鏡中。纔說一字便是談宗。更無前後。以說時有異。理且無差。如智度論云。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然但說之前後法乃同時。文不頓書空非漸次。問。但云方便說則無妨。若約正宗有言傷旨。答。我此圓宗情解不及。豈同執方便教人。空有不融通。體用兩分。理事成隔。說常住則成常見。說無常則歸斷滅。斥邊則成邊執。存中則著中理。今此圓融之旨。無礙之宗。說常則無常之常。說無常則常之無常。言空則不空之空。言有則幻有之有。談邊則即中之邊。談中則不但之中。立理則成事之理。立事則顯理之事。是以卷舒在我。隱顯同時。說不乖於無說。無說不乖於說。寶藏論云。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兩不相待。句句皆宗。是以聖人隨有說有。隨空道空。空不乖有。有不乖空。兩語無病。

二義雙通。乃至說我亦不乖無我。乃至無說事亦不宗。何以故。不為言語所轉也。釋曰。常空不有者。常空則不因有而空。若因有而空。則成對待。以他為體。自無力故。不自在故。不得稱常常有不空者。亦不因空而有。則一空一切空。一有一切有。以絕待故。乃得句句皆宗也。空有既爾。法法皆然。可謂宗無不通道無不現。云何簡法取應自生差別。不為言語之所轉者。以知宗故。無一事而不隨實地。無一法而不順無生祖師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何者。若立規矩則落限量。緣成限量。便違本宗。但隨言語之所轉也。所以一切衆生不知真實者。皆為言語之所覆。大寶積經云。音聲語言中。若得不隨轉。於義乃隨行。是名求義者。何者名為義。應知秘密說。秘密說者。即宗鏡旨矣。唯佛智之所知。非情見之能解。如勝天王般若經云。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須真抵。白勝天王言。如來為大王受記乎。勝天王答善思惟。善薩言。善男子。我受記如夢相。又問大王。如此受記當得何法。答曰。善男子。佛授我記。竟無所得。又問。無所得者。為何法。答曰。不得衆生壽者。我人養育。陰界入悉無所得。若善不善。若染若淨。若有漏若無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若生死若涅槃。悉無所得。又問。若無所得。用受記為。答曰。善男子。無所得故。則得授記。又問。若如大王所說義者。則有二智一無所得。二得授記。答曰。若有二者。則無授記。何以故。佛智無二。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

記。又問。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記得記。答曰。得記授記。其際不二。又問。不二際者。云何有記。答曰。通達不二際即是授記。又問。大王。住何際中而得授記。答曰。住我際得授記。住衆生際壽命際人際得授記。又問。我際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如來解脫際求。又問。如來解脫際復於何求。答曰。當於無明有愛際求。又問。無明有愛當於何求。答曰。當於畢竟不生際求。又問。畢竟不生際當於何求。答曰。當於無知際求。又問。無知者。為無所知。云何於此際求。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無知故。於此際求。又問。此際無言云何可求。答曰。以言語斷是故可求。又問。云何言語斷。答曰。諸法依義不依語。又問。云何依義。答曰。不見義相。又問。云何不見。答曰。不生分別義。是可依我為能依。無此二事故名通達。又問。若不見義。此何所求。答曰。不見不取故名為求。又問。若法可求。即是有求。答曰。不爾。夫求法者。是無所求。何以故。若是可求。則為非法。又問。何者是法。答曰。法無文字。亦離言語。又問。離文言中何者是法。答曰。文言性離心行處滅。是名為法。一切諸法皆不可說。其不可說亦不可說。善男子。若有所說。即是虛妄中無實法。又問。諸佛菩薩常有言說。皆虛妄乎。答曰。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云何虛妄。又問。若有所說云何過。答曰。謂言語過。又問。言語何答。答曰。謂思量過。又問。何法無答。答曰。無說有說。不見二相。是即無答。又問。過何為本。答曰。能執為

本又問。執何爲本。答曰。著心爲本。又問。若何爲本。答曰。虛妄分別。又問。虛妄分別以何爲本。答曰。攀緣爲本。又問。何所攀緣。答曰。綠色香味觸法。又問。云何不緣。答曰。若離愛取則無所緣。以是義故。如來常說諸法平等。是以法平等故說無差別。此方說法十刹皆然。卽一處遍一切處故。所以同證同宜互爲主伴。如華嚴指歸問云。如忉利天說十住時。既遍虛空。未知夜摩天等處亦說十住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若彼不說則說處不遍。若彼亦說何故經中唯言。忉利說十住法門。夜摩說十行等。答。此說十住。忉利天處盡遍十方一切塵道。是故夜摩等處皆有忉利。卽於如此遍夜摩等忉利天處說十住法。是故忉利無不普遍。仍非夜摩。夜摩等處說十行等皆亦遍於忉利等處。仍非忉利。當知餘位亦爾。若約十住與十行等。金位相攝。卽彼此互無。各遍法界。若約諸位相資。卽彼此互有同遍法界。又問。餘佛說處與舍那說處爲相見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謂若相見卽乖相遍。若不相見不成主伴。答互爲主伴若性遍法界彼。此互無故不相見若。相遍法界此。彼互有故無不相見。如舍那爲主證處爲伴。無有主而不具伴。是故舍那與證處同遍法界。謂於東方證法來處。彼有舍那。還有東方而來作證。一一遠近皆同遍法界。一切塵道無障無礙。思之可見。問。既稱觀心自悟不假外緣。云何廣讚佛恩稱揚經教。答。若不因教所指。何由得識自心。設不因教發明。

亦須憑教印可。若不然者。皆成自然外道。闍證禪師。直饒生而知之。亦是多生聞經熏種。或乃諸學本願冥加。所以台教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此墮自性癡。又一向信外佛加。不內心求益。此墮他性癡。其癡無因癡亦可解。自性癡人。眼見世間牽重不前者。傍力助進。云何不信。罪垢重者。佛威建立令觀慧得益。又汝從何處得是無生內觀。從師耶。從經耶。從自悟耶。師與經。卽是汝之外緣。若自悟者。必被冥加。汝不知恩。如樹木不識日月風雨等恩。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也。又若論至理。無佛無衆生。豈云感應。若於佛事門中。機應非一。若無衆生機諸佛則不應。豈可執自執他論內論外而生邊見耶。如法華玄義問云。衆生機聖人應。爲一爲異。若一則非機應。若異何相交關而論機應。答。不一不異。現論則同如是。故不異。事論有機感。是故不一。譬如父子天性相關骨肉遺體。異則不可。若同者父卽子。子卽父。同又不可。只不一不異而論父子也。衆生理性與佛不殊。是故不異。而衆生隱如來顯。是故不一。不一不異而論機應也。又同是非事非理。故不異。衆生得事聖人得理。又聖人得事凡夫有理。故論異。問。爲用法身應。用應身應。若應身。應身無本。何能應。若用法身應。應則非法。答。至論諸法非去來今。非應非不應。而能有應亦可。言法應。亦可言應應。法應則冥益。應應則顯。

益分別冥顯有四義。如後說明機應相者。約善惡明機相。約慈悲論應相。若善惡爲機。爲單爲共。解者不同。或言單惡爲機。承經云。我爲斷一切衆生瘡疔重病。又云。如有七子。然於病者。心則偏重。如來亦爾。於諸衆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又云。如來不爲無爲衆生而住於世。又無記是無明。終屬惡攝。此卽單以惡爲機。或單以善爲機。承大涅槃經云。我觀衆生。不觀老少中年貧富貴賤。善心者。卽便慈念。此則單善爲機。或云。善惡不得獨爲機。何者如金剛後心卽是佛。衆善普會。善惡無過。此何得爲機耶。雖云佛佛相念。此是通語而無拔無與。故知單善不得爲機。單惡不得爲機者。如闍提極惡不能感佛。大涅槃經云。唯有一髮不能勝身。卽是性得理善。此是通機。終不成感也。或取善惡相帶爲機者。從闍提起改悔心。上至等覺皆有善惡相帶。故得爲機。是故約此善惡明其相也。次約慈以明應相者。或單以慈應。經云。慈善根力象見師子。廣說如涅槃經。或單以悲爲應。如請觀音經云。或遊戲地獄大悲代受苦。或合用慈悲爲應。何者良以悲心需於智慧能拔他苦。慈心熏於禪定能與他樂。經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論云。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豈是水銀真金單能度色像耶。當知慈悲和合論應也。問。衆生善惡有三世。何世爲機。聖法亦有三世。何世爲應。過去已謝。現在不住。未來未至。悉不得爲機。亦不得爲應。云何論機應耶。

答。若就至理窮覈。三世皆不可得。故無應。故經言。非謂菩提有去來今。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以四悉檀力。隨順衆生說。或用過去善爲機。故言我等宿福慶今得值世尊。又如五方便人。過去集方便者發真則易。不集則難。是故以過去善爲機。或可以現在善爲機。故言卽生此念時。佛於空中現。或可以未來善爲機。未生善法爲令生故。又如無漏無集因而能感佛也。故智度論云。譬如蓮華在水有已生始生未生者。若不得日光翳死。不疑。三世善者不值佛無由得成。惡亦如是。或以過去之罪今悉懺悔。現造衆罪今亦懺悔。未來之罪斷相續心進未來故。名之爲救。何者過去造惡障現善不得起。爲除此惡。是故請佛。又現在果苦報逼迫衆生而求救護。又未來之惡與時相值。遮令不起。故通用三世惡爲機應亦如是。或用過去慈悲爲應。故云我本立誓願欲令得此法。或用現在慈悲爲應者。一切天人阿脩羅皆應至此。爲聽法故。未度令度也。又用未來爲應者。卽是壽量中。未來世益物也。亦如安樂品中云。我得三菩提時。引之令得往是法中。若通論三世善惡皆爲機。別論但取未來善惡爲正機也。何者過去已謝。現在已定。只爲拔未來惡生未來善耳。問。若未來爲正機者。四熱意云何。答。此以屬通意。今更別答者。只爲過去惡遮未來善故。勤斷過去惡。只爲過去善不得增長。增長者。卽未來善也。是故四正勤中言雖過去意實未來。問。未來有善惡。佛云何照。

答。如來智鑒能如是知。非下地知。仰信而已。何可分別。問。爲是衆生自能感。由佛故感。如來自能應。由衆生故應。答。此應作四句。自他共無因。破是性義。悉不可。無此四句。故則無性。無性故但以世間名字。四悉檀中而論。感應能所等。無能應屬佛。若更番疊作諸語言。名字則亂不可分別。雖作如此名字。是不住是字。無所有故如夢幻。問。既善惡俱爲機者。誰無善惡。此皆應得益耶。答。如世病者。近醫而有差不差。機亦如是。如有熱不熱。則應有遠有近。明機感不同者。但衆生根性百千。諸佛巧應無量。隨其種種得度不同。故經云。名色各異種類若干。如上中下根莖葉等。隨其種性各得生長。卽是機應不同意也。今略言爲四。一者冥應。二者冥機。三者顯機顯應。四者顯機冥應。其相云何。若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此名爲冥機也。雖不相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而覺而知。是爲冥益也。二冥機顯益者。過去。殖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爲顯益。如佛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嘗修善。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卽其義也。三顯機顯應者。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如須達長跪佛往祇洹。月蓋問躬聖居門闥。如卽行人道場禮懺能感靈瑞。卽是顯機顯應也。四者顯機冥應者。如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此是顯機冥益。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若見喜殺壽長好施貧乏。不生邪見。若不

解此者。謂其徒功喪計。憂悔失理。釋論云。今我病苦皆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正念無僻得此四意也。

宗鏡錄卷第六十一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平等真心。群生佛智雖然等有。信解難生。多抱狐疑。少能開證。以辟支佛之利智。舍利弗之上根。乃至不退位中諸大菩薩。盡思竭力。罔測其原。巧辯妙通。靡知其際。更希再明教理。確實指陳。顯大旨於目前。斷纖疑於意地。答。廣略之教。遮表之詮。雖開合不同。總別有異。然皆顯唯心之旨。終無識外之文。證若恒沙豈唯一二。所以法華經偈云。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偈云。我今亦如是。安隱衆生故。以種種法門。宣示於佛道。釋曰。知第一寂滅者。真如一心是本寂滅。非輪迴生滅之滅。亦非觀行對治之滅。故稱第一於一心寂滅之中。卽無法可敷揚。無道可建立。爲未了者。以方便大慈力故。雖說種種別門異道。若剋禮而論。唯但指歸一心佛乘。更無餘事。今我亦如是者。今我與十方佛同證此法。悉皆如是。以此安樂一切有情。示三乘五性種種法門。宣揚於唯心佛道。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身及。資生

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見中故。於中妄起有無分別。大慧。汝於此義應勤修學。又入楞伽經云。種種隨心轉。唯心非餘法。心生種種生。心滅種種滅。衆生妄分別。無物而見物。無義唯是心。無分別得脫。又偈云。無地及諸諦。無國土及化佛。辟支聲聞。唯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緣及微塵。勝性自在作。唯是心分別。心遍一切處。一切處皆心。以心不善觀。心性無諸相。華嚴經云。一切方海中。依於衆生心想而住。又云。知一切法界所安立。悉住心念際三昧。大智度論云。譬如調馬。自見影不驚。何以故。自知影從身出。如信入一乘調順之人。見一切怖境不驚。自知境從心出。唯識論云。如契經說。三界唯心。又說所緣唯識所現。又說諸法皆不離心。又說有情隨心垢淨。又說成就四智菩薩。能隨悟入唯識無境。又頌說。心意識所緣。皆非離自性。故我說一切唯有識無餘。此等聖教誠證非一。釋云。又說所緣唯識所現者。汝謂識外所緣。我說即是內識上所現。世親說。謂識所緣唯識所現。乃至佛告慈氏。無有少法能取少法。無作用故。但法生時緣起力大。即一體上有二影生。更互相望不即不離。諸心心所由緣起力。其性法爾如是而生。心意識所緣皆非離自性者。自性即自心法。或理體即義之所依本事。謂第八心第七意餘六識所緣。皆自心爲境。佛言。由如是理故。我說一切有爲無爲。皆唯有識無餘。實無心外境也。乃知

凡有見聞皆自心生。實無一法當情而有自體獨立者。盡從緣起。皆逐想成。生死涅槃俱如幻夢。所以不退轉法輪經云。爾時阿難即往佛所。自言。世尊。諸比丘不能得來。何以故。見祇桓中大水。悉滿清淨無垢。亦不見精舍樹木。以是義故。皆不得來。佛告阿難。彼諸比丘於無水中而生水想。於無色中生於色想。無受想行識中生受想行識想。無聲聞辟支佛中作聲聞辟支佛想。華嚴經云。佛子。云何爲菩薩摩訶薩。次第遍往諸佛國土。神通三昧。佛子。此菩薩摩訶薩。過於東方無數世界。復過爾所世界微塵數世界。於彼諸世界中。入此三昧。乃至於彼一一諸如來所。恭敬尊重。頂禮。摩身布地。請問佛法。讚佛平等。稱揚諸佛廣大功德。入於諸佛所入大悲。得佛平等無礙之力。於一念頃。一切佛所勤求妙法。然於諸佛出興於世。入般涅槃。如是之相皆無所得。如散動心了別所緣。心起不知何所緣起。心滅不知何所緣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終不分別如來出世及涅槃相。佛子。如日中陽焰。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不堪飲漱。不可穢汚。非有體非無體。非有味非無味。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爲識所了。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水。想自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得如來出興於世及涅槃相。諸佛有相及以無相。皆是想心之所分別。佛子。此三昧名爲清淨深心行。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入已而起。起已不失。是知非

唯佛教以心爲宗。三教所歸皆云反己爲上。如孔子家語。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所謂不出園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是知若足己以徇物。則無事而不歸。自然取捨忘懷。美惡齊旨。是知但了一心。無相自顯。則六趣塵牢自然超越。出必由戶。莫不由斯道矣。如古德云。六道群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反。一何痛矣。所以諸佛驚入火宅。祖師特地西來。乃至千聖悲嘆。皆爲不達唯心出要道耳。故知若不了萬法即真如一心者。悉成遍計。以真如無相。見有相者。皆是情執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問。八識自性行相作用。爲復是一。爲復各異。答。非一非異。論云。八識自性不可言定一行相所依緣相應異故。又一滅時餘不滅故。能所熏等相各異故。亦非定異。經說八識如水波等無差別故。定異應非因果性故。如幻事等無定性故。如前所說。識差別相。依理世俗。非真勝義。真勝義中心言絕故。如伽陀說。心意識八種俗故相有別。真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釋云。以三義釋不可定。一行相。謂見分。二所依。謂根。三緣。謂所緣。以此三義相應異故。如眼識見色爲行相。乃至第八變色等爲行相。若一識滅餘七等不必滅者。七是能熏。八是所熏。又七是因。八是果。亦非定異者。楞伽經說。識如大海水波無有差別相。又

若定異。應非因果。更互爲因果故。法爾因果非定異。如麥不生豆等芽故。又一切法如幻等。故知無定異性。問。若爾前來所說三能變相是何。答。此依四俗諦中第二道理世俗。說有八等隨事差別。非四重真諦中第四真勝義諦。勝義諦中。若八識理分別心與言皆絕故。非一非異。相所相無故者。相即是能。所相是所識。上何者爲能相所相。謂用爲能相。體爲所相。或以見分爲能相。相分爲所相。又以七識爲能相。第八爲所相。所相既無能相非有。若入真門理皆無別。真門但是遮別言無別。無別亦無別無不別。釋曰。但以從初業識起見相二門。因見立能。因相立所。能所纔具我法互興。從此因有爲而立無爲。對虛假而談真實。皆無定體。似有非真。是以認互起之名。見色有表而執空無表。對相待之質。見牛角有而執見角無。不知以有遮無。有非定有。以無遮有。無非定無。若了八識真心自然絕待。疑消能所藤蛇於是併空。見息對治形名以之變寂。

問。心外無法祖佛正宗。今日觀森羅初學難曉。不細開示何以斷疑。須憑徵詰之由以破情塵之執。答。前已廣明。今重引證。唯識頌云。是法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言轉變者。即八種識從自證分。轉變似二分現。即所變見分有能作用。說名爲見。所變相分爲所作用。說名爲相。即俱依自證分而轉。既若見相二分包一切法盡。即此二分從心體上變起。故知一切諸法皆不離

心。分別所分別者。見分是能分別。相分是所分別。由此彼皆無者。此見相二分上妄執。彼我法二執是無。即由此見相二分外妄情執有。心外我法之境皆是無。故云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者。唯遮境有。識簡心空。除執二邊正處中道。即將唯字遮薩婆多執心外。有其實境。將識字簡清辯等執惡取空。即破空有二邊正處中道。故疏云。外則包羅萬像。內則能所俱成。可謂四分一心理無逾者。又小乘九難。難心外無法唯心之旨。一唯識所因難。諸小乘師云。離心之外現見色法。是其實境。所緣論主何故包羅歸心。總說名爲唯識。一乃色心有異。二又能所不同。關云。色境不牽能緣心。以色從心可唯識。當情色境外迷心。心被境迷非唯識義。論主云。只此外邊色境。一是一切有情緣心變。二是一切有情心之所持根本。皆由於心。是故攝歸唯識。十地經及華嚴經說。三界唯心。意云。三界之法唯是心之所變。離心之外更無一物。此亦爲遮我法二執。但是妄情執有。舉體全無。唯有內心故言唯心。問。欲色二界有外器色境。云是心變故。所言唯心。且如無色界天。唯有內心無外色境。何要更言唯心。豈不成相扶極成過。答。不但說色境不離心方名唯心。此亦遮無色界天貪等取能取之心故。爲無色界有情亦貪於空等境起其妄心故。無色界亦名唯心。若得無漏時。其出世無漏色等。是出世無漏心心所唯識。亦是唯心。故云三界唯心。解深密經云。又說所緣唯識所現。即一切

所緣之境。唯是識之所變。更無外法。所以佛告慈氏菩薩云。無有少法能取少法。無作用故。楞伽經又說。諸法皆不離心。無垢稱經又說。有情隨心垢淨。又鈔釋唯識所因。立四種道理。即四比量也。第一比量成立五塵相分色皆是五識親所緣緣。成其唯識義。第二成立第六識。并闡成立七八二識。皆緣自之親相分。不離於識。是唯識義。第三總成立一切親相分不離心體得成唯識。第四成立一切疎所緣緣境皆不離心。得成唯識。且第一成立五塵相分皆不離五識者。今但成立一識相分不離於識餘四識准作。量云。極成眼識是有法。定不親緣離自識色。是宗因云。極成五識中隨一攝故。如餘極成四識。將釋此量分之爲二。初釋名揀過次略申問答。初者宗前陳云極成。者即揀兩宗不極成眼識。且如大乘宗中許有他方佛眼識及佛無漏眼識。爲小乘不許。亦揀之不取。若小乘宗中執佛是有漏。眼識及最後身菩薩染汚眼識。即大乘不許。亦須簡之。即兩宗互不許者。是不極成法。今但取兩宗共許極成眼識。方立爲宗。故前陳言極成眼識也。問。若不致極成兩宗簡。即有何過。答。前陳便有自他一分所別不極成過。因中亦犯自他一分所依不成過。爲前陳無極成眼識爲所依故。所以安極成二字。簡後陳言定不親緣離自識色宗者。但是離眼識相分外。所有本質色。及餘四塵。但離眼識者。皆不親緣。若立敵共諍。只譯本質也。若大乘自宗。成立眼識親相分色。問。

何故不言定親緣不離自識色耶。答。恐犯能別不極成過故。謂小乘不許色不離於眼識故。次因云。極成五識中隨一攝故者。因言極成。亦簡不極成五識。若不言極成。空言五識中隨一攝者。即此因犯自他一分隨一不極成。所以因安極成言。揀之。喻云。如餘極成四識者。喻言極成。亦揀不極成法。若不安極成。犯一分能立所立不極成過。所以安極成言。簡。既立得相分色不離於眼識。餘聲香味觸等皆準此成立。皆不離於餘四識故。所以唯識論頌云。極成眼等識。五隨一攝故。如餘不親緣離自識色等。次申問答。一問。宗依須兩共許。今後。揀立者。言不親緣離自識色。敵者許親緣離自識本質色。何言極成。答。小乘亦許眼識不親緣餘四塵。以離眼識故。但使他宗許有不親緣離自識色。即是宗依極成也。二問。他宗既許餘四塵眼識不親緣後。合為宗。便是相扶。豈成宗淨。答。今所譯者。但取色塵本質眼不親緣。互相差別。順已違他。正成宗體。以小乘雖許色本質離於眼識。且是親緣。今言不親緣。豈非宗淨。三問。宗中所譯。是眼識不親緣本質色。同喻如餘四識。餘四識但不親緣餘四塵。豈得相似。答。餘四識是喻依。各有不親緣離自識法。是喻體。今取喻體不取喻依。亦如聲無常宗同喻如瓶。不應分別聲瓶有異。但取聲瓶各有無常義相似。為因等也。第二以理成立第六。兼聞成立七八二識者。量云。極成餘識是有法。亦不親緣離自識法。宗因云。是識性故。同喻如

極成五識。釋云。宗前陳言極成。亦簡不極成。若不言極成。犯自他一分所別不極成過。若言六七八識為有法。他不許七八二識。即犯他一分所別不極成過。若但立意識為有法。因中便犯不定過。被他將七八二識為異喻。量犯其中自不定過。今但總言餘別取第六。意兼七八。即聞成立攝取七八。於餘識之中。後陳言。亦不親緣離自識法者。亦者同也。同前極成五識不親緣離自識諸法。因云。是識性故者。即同五識是識性。故喻如極成五識者。即同五識。亦不親緣離自識故。明知即親緣不離自識法既成立已。故知一切親所緣緣境皆不離心是唯識義。所以唯識論云。餘識識故如眼識等。亦不親緣離自識法。第三以理成立前六識親所緣緣相分。皆歸心體所言心體者。即自證分也。然雖見分亦依自證而轉。今但立相分者。以見分共許故。量云。六識親所緣緣是有法。定不離六識體。宗因云。見相二分中隨一攝故。如彼能緣見分。小乘許見分不離心體故。取為同喻。所以唯識論云。此親所緣緣定非離此。二隨一故。如彼能緣。第四道理成立一切疎所緣緣境皆不離心。是其唯識。即第八識相分。望前六名疎所緣緣。以小乘不許第八故。但云疎所緣緣也。量云。一切隨自識所緣。是有法決定不離我之能緣心及心所。宗因云。以是所緣法故。同喻如相應法。釋曰。此量後陳言。定不離我之能緣者。謂一切有為無為但所緣之法。定不離我之能緣識。若後陳不言我之能緣者。

便犯一分相扶之失。謂小乘。亦許他心智所緣之境。不離能緣心故。為簡此相扶過。遂言我之能緣。即簡他之能緣也。同喻如相應法者。即是前來已成立親相分是也。皆所緣法故。所以唯識論云。所緣法故。如相應法。決定不離心及心所。是以我法非有空識非無離有離無正契中道。由此慈尊。說中道二頌云。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言虛妄分別有者。即有三界虛妄分別心。言於此二都無者。謂無能取所取我法二執之相。於此妄心之上都無。言此中唯有空者。謂此妄心中唯有真如。此是空性。依空所顯故。言於彼亦有此者。彼者彼空性中。亦有此者。亦有此妄分別識。即虛妄分別。是世俗諦故。於此俗諦中。亦有真諦之空性也。言故說一切法者。即有為無為二法。是一切法也。言非空非不空者。非空。謂虛妄分別心及空性。即依圓是有故名非空。以二諦有故。非不空者。謂能取所取我法二執之相是空。即遍計性也。言有無及有故者。有謂虛妄分別有故。無謂二取我法無故。及有故者。謂於妄分別中有真空故。於真空中亦有妄分別故。言是則契中道者。謂非一向空如清辯等。非一向有如小乘等。故名中道。謂二諦有不同清辯。二取我法無不同小乘。故名中道。又阿毘達磨經說。菩薩成就四智。能隨悟入唯識無境。即是地前小菩薩。雖未證唯識之理。而依佛說。及見地上菩薩成就四

般唯識之智。遂入有漏觀彼十地菩薩所變大地為黃。金漫長河為酥酪。化肉山魚米等事。此小菩薩入觀觀已。即云。如是所變實金銀等。皆不離十地菩薩能變之心。更無外境。既作觀已。亦能隨順悟入真唯識理。又如勝論祖師。為守六句義故。變身為大石。此有實用。若定實境者。不應隨心變身境為石。問。且如變大地為金時。為滅却地令金種別生。為轉其地便成金耶。答。唯識鏡云。為佛菩薩以妙觀察智。繫大圓鏡智及異熟識。令地種不起金種生現。以此為增上。能令衆生地滅金。生。名之為變。非為便轉地成金故。攝論云。由觀行為增上。令餘人識變。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觀土為金。觀金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隨意成就無有虛妄。觀實衆生為非衆生。觀非衆生為實衆生。悉隨意成就無有虛妄。台教云。諸物中一切皆有可轉之理。如僧護見身為床瓶等。當知色法皆隨感現。色無定體。隨心所變。此理元是如來藏中不思議法。隨心取著成外成小。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平等法界方寸無虧。四般唯識智者。第一相違識相智者。即四類有情各別能緣之識。識既相違者。其所變相分亦相違。故即天見是寶嚴地。魚見是窟宅。人見是清冷水。鬼見是膿河猛火。緣此四類有情能變之識各相違故。致令所變之境亦乃相違。所言相者。非是遍計相。但是相分之相。由四類有情先業之力。共於一處。各變相分不同。故名相違識相。言智

者。即是十地菩薩能緣之智。智能了彼四類有情自業識所變相分不同。更無心外別四境。舊云。一境應四心者不正。問何以不正。答。若言一境者。未審定是何境。若離四類有情所變相分外更別有一境者。即是心外有法。問。其四類有情。為是各變相分。為本質亦別。答。四類有情由業增上力。其第八所變相分亦別。若將此第八相分。望四類有情前六識說。即為本質故。相質皆別故。知更無外境。唯有識也。所以唯識論云。一相違識相智。謂於一處鬼人天等。隨業差別所見各異。境若是實。此云何成。唐三藏云。境非定一。故為四類有情所變相分。隨四類有情能變之心。境亦成四。一處解成差。證知唯有識論云。如人見有糞穢處。傍生見為淨妙飲食。於人所見淨妙飲食。諸天見為臭穢不淨。故知隨福見異。垢淨唯心。業自差別。食無龜細。大智度論云。如佛在耆闍崛山中。與比丘僧俱入王舍城。道中見大木。佛於木上敷尼師壇坐。告諸比丘。若比丘入禪心得自在。能令大木作地。即成實地。何以故。是木中有地分故。如是水火風金銀種種寶物。即皆成實。何以故。是木中皆有其分。復次如一美色。姪人見之。以為淨妙。心生染著。不淨觀人。觀之種種惡露。無一淨處等。婦見之妬。瞋憎惡。目不欲見。以為不淨。淫人觀之為樂。妬人觀之為苦。淨行之人觀之得道。無預之人觀之無所適莫。如見土木。若此美色實淨。四種人觀皆應見淨。若實不淨。四種人觀皆應不淨。以是故知。

好醜在心外無定也。又問。定力變化事為實為虛。若實云何。石作金地作水。若虛云何。聖人而行不實。答。曰。皆實。聖人無虛也。三毒已拔故。以一切法各各無定相。故可轉地或作水相。如酥膠蠟。是地類。得火則消為水。則成濕相。水得寒則結成冰。而為堅相。石汁作金。金敗為銅。或還為石。衆生亦如是。惡可為善。善可為惡。以是故知。一切法無定相。第二無所緣識智者。言無所緣識者。即是一切異生。將自第六獨生散意識。緣過去未來水月鏡像等。變起假相分是。此等相分。但是衆生第六識妄構畫遍計當情變起。都無心外實境。名無所緣識。言智者。即是十地菩薩能緣之心。菩薩云。此等異生所變假相分。皆不離一切異生能變之心。是其唯識。即以此例於一切實境。亦不離一切有情能緣之心。離心之外更無一物。舊云。緣無不生慮即不正。問。何以不正。答。且如緣空華等一切假境之時。心亦起故。何言緣無不生慮。故知緣無體假境時。不無內心實相分能牽生心。望見分亦成所緣緣義。未有無心境會無無境心。又不違護法四分成唯識義。若離却內心實相分外其構畫遍計執心之境即無。唐三藏云。應言境非真。慮起證知唯有識。所以唯識論云。二無所緣識智。謂緣過去未來夢鏡像等非實有境。識現可得。彼境既無。餘亦應爾。既若菩薩觀諸異生遍計所執之境。皆不離異生心者。明知餘一切實境皆悉如是。第三自應無倒智者。即十地菩薩起智。觀察一切衆生妄

執自身爲常樂我淨。菩薩云。此但是凡夫執心倒見。離却妄執心外。其凡夫身上實無常樂我淨之境。必若有者。應異生不假修行而得解脫。既不爾者。明知唯有妄識。故唯識論云。三自應無倒智。謂愚夫智。若得實境。彼應自然成無顛倒。不由功用應得解脫。第四隨三智轉智者。一隨自在者智轉智。即是菩薩起智。觀自所變之境皆不離我能變之心。是其唯識爲八地已去菩薩。能任運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此是境隨真智轉所變事皆成。轉者改換舊質義。卽改轉大地山河舊質成金銀等。衆生實得受用。鍛鍊作諸器具皆得。若離心有外實境者。如何山河等能隨菩薩心。便變爲金銀等物。以相分本質皆悉轉故。故知一切諸境皆不離菩薩能變之心。乃至異生亦能變火爲水。變晝爲夜。點鐵成金等。此皆是境隨事智轉所變事皆成。亦是唯識。若是迦多演那所變宮殿金銀等。皆不成就。故知離心更無實境。論云。凡變金銀宮殿者。是實定果色。從初地已去方能變。若約自在。八地已上菩薩於相及土皆得自在。以上品定心有大勢力。所變金銀宮殿等皆得成就。如變金銀鍛鍊作諸器具。實得受用。其所變金銀是實定果色。皆不離菩薩內心。是其唯識心外無境。若諸聲聞及地前小善。薩若變金銀宮殿時。卽託菩薩所變金銀宮殿。以爲本質。第六識所變金銀等。皆不成就。無實作用。然所變金銀是假定果色。不離聲聞諸小菩薩內心。是其唯識心外

無境。今迦多演那緣是聲聞。未得上品定故。所變金銀雖無實作用。然不離內識心外無境。所以唯識論云。一隨自在者智轉智。謂已證得心自在者。隨欲轉變地等皆成境。若是實如何可變。又古德云。色自在心生故。心能變色。所以移山覆海倒地翻天。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悉無難事。二隨觀察者智轉智。無性菩薩云。謂諸聲聞獨覺菩薩等。若修苦空等觀得相應者。或作四諦觀時。隨觀一法之上。唯有無常苦空無我等衆相顯然。非是諸法體上有此衆多苦空等義。但是苦空等衆相。卽是諸法之體。既若無常相。於聖人觀心上有者。故知一切諸法。皆不離觀心而有。所以唯識論云。二隨觀察者智轉智。謂得勝定修法觀者。隨觀一境衆相現前。境若是眞事隨心轉。三隨無分別智轉智者。爲菩薩根本智證眞如時。眞如境與智冥合。能所一般。更無分別。離本智外更無別境。卽境隨眞智轉。是故說唯心。汝小乘若執有心外實境者。卽證眞如時。一切境相何不現前。故唯識論云。三隨無分別智轉智。謂現證實無分別智。一切境相皆不現前。境若是實何容不現。第二世事乘宗難。此是經部師難云。論主若言唯有內識無心外境者。如何現見世間。情與非情等物。有處定時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等。就此中自有四難。一處定難。二時定難。三身不定難。四作用不定難。初難云。論主若言一切皆是唯識無心外境者。且如世人將現量識。正緣南山處。其識與山俱在其

南。山不離識。可言唯識。忽若將現量識緣。比之時。其山定在南。且不隨緣者心轉來向北。既若緣北之時緣南山心不生者。明知離識之外有實南山之境。此何成唯識。第二時定難者。難云。若正緣南山時。識現起山亦隨心起。卽可成唯識義。且如不緣南山時。其緣山心卽不生。然山且在不隨心滅。卽是離心有境。何成唯識義。此上二難。皆是難現量識。亦難比量。若約比量心者。卽山相分亦於餘處心上現故。第三有情身不定難者。難云。若言一切皆是唯識者。且如有衆多有情。同在一處。於中一半眼有患眩瞽者。或十或五。或有見空華。或有見頭髮。或有見蒼蠅。或有全不見物者。此等皆是病眼人自識變起所變髮蠅等相分。皆不離患眩瞽者之心。可是唯識。且如一半不患眩瞽者。或十或五共在一處。所見一般物皆同境。既是一者。明知離心有境何成唯識。

宗鏡錄卷第六十二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第四作用不定難者。於中分出三難。第一難云。復有何因。患眩瞽者所見髮蠅等。卽無髮蠅等實用。餘不患眩瞽者所見髮蠅等物。是實用非無。汝大乘。既許皆是唯識者。卽須一

時有實作用。不然一時無實作用。今既不同未審何者是其唯識。第二難云。復有何因有情於夢中所得飲食刀杖毒藥衣服等。即無實作用。及至覺時若得便有實作用。第三難云。復有何因尋香城等即無實作用。餘觀土城等便有實作用。論主答前四難。引三十唯識論頌云。處時定如夢。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如夢損有用。若依此頌。答前四難。即足。第一答前處定難者。論主云。汝還許。有情於夢中有時見有村園。或男或女等物。在於一處即定。其有情夢心有時便緣餘處。餘處便不見前村園等物。即夢心不定。汝且總許是唯識不。經部答云。我宗夢中雖夢境處定。夢心不定。然不離有情。夢心皆是唯識。論主云。我覺時境色亦復如然。雖山處長定。其有情能緣心不定。然皆不離現心。總是唯識。立量云。我宗覺時所見境色。是有法定是唯識為宗。因云。境處定心不定故。喻如汝宗夢中之境皆是唯識。第二答前時定難者。論主云。且如有情於夢中所見村園等物。其夢心若緣時可是唯識。若不緣時應非唯識。經部答云。我夢中之境。若夢心緣時亦是唯識。若夢心有不緣時。然不離夢心。亦是唯識。論主云。我覺時境色亦復如然。我今長時緣南山。山不離心。是唯識。有時緣山心雖不生。然不離現心。亦是唯識。頌云。處時定如夢。此一句答前二難。第三答身不定難。論主云。汝經部還許衆多微鬼同於一處於中有三五。業同之者即同見膿河定。又有三五。隨自業力所見不定。

即同於一處。或有見猛火。或有見糞穢。或有見人把棒攔隔。如是微鬼同於一處。一半見境定。一半所見各異。汝總許是微鬼唯識。不答云。雖見有同。然不離微鬼自業識所變。皆是唯識。論主云。我宗唯識亦復如然。雖一類悉眩瞽者所見各別。有一類不患眩瞽者所見即同。然不離此二類有情識之所變。皆是唯識。頌云。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此兩句頌答此一難。成唯識。實生論偈云。身不定如鬼者。實是清淨無外異境。然諸微鬼。悉皆同見膿滿而流。非唯一觀。然於此處實無片許膿血可得。何容得有溢岸而流。雖無實境決定。屬一理定不成。此即應知觀色等心。雖無外境不決定性。於身非有遮却境無。即彼成立有境之因。有不定過。於無境處亦有多身共觀不定。如何實無膿流之事。而諸微鬼不別觀之。由其同業。感於此位。俱見膿流。怪格業熟同見此苦。由昔同業各熏自體。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斯事。實無外境為思憶故。準其道理仁亦如斯。共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之時。便無別相。色等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豈非許此同一趣生。然非決定。彼情同業。由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異類見成非等。故知斯類與彼不同。彼亦不由外境力故生色等境。然諸微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由業異相所見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團團煮迸潰。或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雖同人趣。薄福之人金

帶現時。見為鐵鎖熱難近。或見是蛇吐其毒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若如是類無別見性。由其皆有同類之業。然由彼類有同分業。生同分趣復有別業。各別而見。此一功能隨其力故。令彼諸人有同異見。復以此義亦答餘言。有說別趣有情鬼傍生等。應非一處。有不別見。由別作業異熟性故。此雖成趣業有差別。同觀之業還有不異。即諸有情自相續中。有其別異業種隨故。彼任其緣各得生起。第四總答作用不定中三難者。論主云。汝經部等還許有情夢中所得刀杖飲食等無實作用是唯識不。答云爾。又問。只如有情於夢中有時遺失不淨及失尿等事。即有實作用。汝亦許是唯識不。答云爾。論主例答。汝既許夢中有實作用及無實作用俱是唯識者。即知我宗患眩瞽。及不患者。并夢中現覺兼假城實城。此三般皆是有實作用。亦如汝夢中有實無實作用皆是唯識。論主以量成立云。我宗覺時。境色是有法定是唯識。宗因云。有實作用故。如汝夢中境色。不然汝夢中境色是有法。應非唯識。宗因云。有實無實作用故。如汝覺時境色。唯識頌云。如夢損有用。此一句答上難境。又都將一喻。總答四難。三十唯識頌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逼惱事。故四義皆成。且如世間處定時。身不定作用不定等事。亦如地獄中受罪有情各見治罰事。亦有處定時。身不定作用不定。此皆唯識。但是諸有情惡業增上。雖同一獄。然受苦時。所見銅狗鐵蛇牛頭獄

卒治罰之具，或同或異。如是苦器逼害罪人，此皆是罪人自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等物。今世間事法亦復如然。若罪人同一獄者，是總報惡業力。若各別受苦者，即是別報惡業力。諸經要集云：夫云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為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眾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摩羅人非是眾生，罪人見之，謂是眾生。手中執持焰然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摩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眾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摩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摩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眾生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摩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眾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其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

中，又唯識論中問曰：地獄中主鳥狗羊等，為是眾生，為非眾生。答曰：非是眾生。問曰：以何義故非是眾生。答曰：以不相應故。此以何義有五種義。彼地獄主及鳥狗等，非是眾生。何等為五。一者如地獄中罪眾生等受種種苦，地獄主等若是眾生，亦應如是受種種苦。而彼一向不受如是種種苦惱。以是義故彼非眾生。二者地獄主等若是眾生，應遍相殺害，不可分別此是罪人此是主等，而實不共遍相殺害，可得分別此是罪人此是獄主。以是義故彼非眾生。三者地獄主等若是眾生，形體力等應遍相殺害，不應偏為受罪人畏，而實偏為罪人所畏。以是義故彼非眾生。四者彼地獄地常是熱鐵，地獄主等是眾生者，不能忍苦。云何能害彼受罪人。而實能害彼受罪人。以是義故彼非眾生。五者地獄主等若是眾生，非受罪人，不應於彼地獄中生，而實生於彼地獄中。以是義故彼非眾生。此以何義。彼地獄中受苦眾生，造五逆等諸惡罪業於彼中生，地獄主等不造惡業。云何生彼。以如是等五種義故，名不相應。問曰：若彼主等非是眾生，不作罪業不生彼者。云何天中得有畜生。此以何義。如彼中有種種鳥諸畜生等，生在彼處。於地獄中何故不爾。畜生餓鬼種種難生令彼為主。答曰：偈言，畜生生天中，地獄不如是。以在於天上不受畜生苦。此偈明何義。彼畜生等生天上者，彼於天上器世間中有少分業，是故於彼器世間中受樂果報。彼地獄主及鳥狗等不受諸苦以是

義故。彼地獄中無有實主及鳥狗等，除罪眾生，又實生論云：如上所言，得差別體。地獄苦器不同受之。或諸猛火由業力故便無燒苦。斯則自非善友，誰能輒作斯說。凡是密友性善之人，不論夷險常為思益，為欲顯其不受燒苦，故致斯言。然於此時助成立義，即是顯出善友之意。由其不受彼之苦故，意欲成立非那洛迦。今復更云：由其業力說有大火。言不燒者，斯則真成立唯識義。由無實火但唯業力能壞自性。既定不受如斯苦故，便成此火自性元無。然有實性，是宗所許。若也許其是識現相，事體元無。此由業力故無火。斯成應理。由其先業為限劑。故若異此者，彼增上業所招之果，既現在彼。如何不見。如無智者欲求火滅更復澆酥。今唯識宗轉益光熾。由斯業理證此非成那洛迦類。故知唯心所現正理無差。如觀佛三昧海經觀佛心品云：是時佛心如紅蓮華，蓮華葉間有八萬四千諸白色光，其光遍照五道眾生。此光出時，受苦眾生皆悉出現。所謂苦者阿鼻地獄十八小地獄十八寒地獄。乃至五百億刀林地獄等。問：若眾生惡業心感現地獄事，理即可然。且如觀佛心時，云何純現地獄。答：此略有二義。一若約理而觀，佛之心性本含法界。無一塵而不遍，無一法而不通。二若約事而觀，佛唯用救苦為意，以物心為心。則地獄界全是佛心。運無緣慈不問同體。所以觀佛心品云：佛告天王，欲知佛心光明所照，常照如此無間無救諸苦眾生佛心所緣。常緣此等

極惡衆生，以佛心力自莊嚴故。過算數劫，令彼罪人發菩提心，乃至爾時世尊說是語時，佛心力放十種白光，從佛心出，其光遍照十方世界。一一光中無量化佛乘寶蓮華，時會大衆見佛光明，如玻瓈水，或見如乳，見諸化佛，從佛胸出，入於佛臍，遊佛心間，乘大寶船，經往五道受罪人所。一一罪人見諸化佛，如已父母善友所親，漸漸爲說出世間法，是時空中有大音聲告諸大衆，汝等今者應觀佛心，諸佛心者，是大慈也。大慈所緣緣苦衆生，乃至次行大喜，見諸衆生安隱受樂，心生歡喜，如已無異。既生喜已，次行捨法，是諸衆生無來去相，從心想生，心想生者，因緣和合假名爲心，如此心想猶如狂華從顛倒起，苦從想起，樂從想生，心如芭蕉中無堅實，廣說如經十譬，作是觀時不見身心，見一切法同如實性，是名菩薩身受心法，依因此法廣修三十七助菩提分，若取證者是聲聞法，不取證者是菩薩法，又寶生論云，時處定如夢者，有說，由心惑亂，遂乃便生時處定解，然於夢中無其實境，決定可得，故世共許如何將此，比餘定事，爲作過耶。乃至爾時於彼夢中，實亦無其時處決定相狀在心，由何得知。如有頌言，若眠於夜裏，見日北方生，參差夢時處，如何有定心。又云，此之夢心有何奇異，營大功業不假外形，而能巧利構茲壯麗，或見崇墉九仞飛甍十丈，碧條羅縠紅華瓊瑤，匠人極思亦未能雕，若言於他同斯難者，彼無此過，不假外色功力起故，但由種熱仗識爲緣，即於此時意識便現。又未曾見有經論說於彼夢中生其別色，百法鈔云，論主言，如於夢中與女交會流洩不淨，夢被蛇螫能令悶絕，流汗心迷，雖無實境而有實作用，此是唯識不，經部答云，此是唯識論主云，汝既許夢中有實作用無實作用皆是唯識，即我宗夢中現覺眩瞽者，不眩瞽者，假城實城，此三般有實無實作用，如汝夢中，亦是唯識，論主立量云，有覺無覺等是有法，有用無用其理亦成宗因云，許無實境故，如夢中染汚等，所以唯識論云，如夢損有用，第三明聖教相違難者，小乘難意云，論主若言一切皆是唯識無心外實境者，何故世尊於阿含經中說有十二處，若一切皆唯識者，世尊只合說意處法處，即不合說有十色處，今世尊既說有十二處者，明知離却意法處外別有十色處，是心外有，何言一切皆是唯識，論主答中分三，初假答，二正答，三喻答，初假答引三十唯識頌云，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爲成內外處，佛說彼爲十，言識從自種生者，即五識自證分現行，各從五識自種而生，將五識自種便爲五根，言似境相而轉者，即五識自證分，從自種生已，而能變似二分現，其所變見分說名五識，所變相分似外境現，說名五境，其實根境十處皆不離識，亦是唯識，此是假將五識種子爲五根，答經部師，以經部許有種子，問說許有種子，豈不執離識有，答，彼許種子在六識中持，亦不離識有，論主云，其所變相分，似外五境亦不離識，有能變五識種

即五根，亦不離識有，雖分內外十處，然皆是唯識，言佛說彼爲十者，以佛密意，爲破外道執身爲一合相我故，遂於無言之法，強以言分別說有根塵十處，有大勝利故，唯識頌云，依此教能入，數取趣無我，解云，爲若有智者，即依此佛說根塵十處教文，便作觀云，我於無量劫來，爲惡慧推求，愚癡迷闇，妄執自他身，爲一合相我，因此生死沈淪，今依教觀，自他身但有根塵十處，以成其體，於一一處中都無主宰自在常一等用，何曾有我，因此便能悟入無我之理，成我空觀，此即大乘假將五種子爲五根，假答小乘也，小乘又難云，若爾者，且如五塵相分色，是五識所變故，可如汝宗，是唯識其本質五境色，未審是何識之唯識，謂五識及第六，皆不親緣本質五境，即此本質五境，豈不是離心外有，何成唯識，因此問故，便是論主第二正答，唯識論云，依識所變非別實有，解云，此依大乘自宗正解，即約已建立第八識了，既論主云，五塵本質色，此是第八識之親相分，相分不離第八識，亦是唯識，第三喻答者，即論主舉喻答小乘，世尊建立十二處之所以，唯識論云，如遮斷見說續有情，但是佛密意破於衆生一合相我，假說有十二處名，令衆生觀十二處法都無有我，便入我空，次依唯識能觀一切諸法之上皆無實執持勝性等用，既除法執便成法空，小乘難云，既言一切諸法皆無實執持自在勝性等用成法空觀者，即此唯識之體，豈不亦空，因此便成第四唯識成空難，論主

答云。唯識體即不空。非所執故。我前言空者。但是空其一切法上妄心執有實執持勝性。等用。遍計虛妄之法。此即是空。非空離執唯識之體。即如根本智正證如時。離言絕相共遍計虛妄一切我法皆不現前。於此位中唯有本智。與理冥合不分能所。此識體亦空便無俗諦。俗諦無故真諦亦無。真俗相依而建立故。唯識論云。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為不可治者。第五色相非心離唯識論云。若諸色處亦識為體何緣不似色相。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轉。小乘難意云。若言一切外色皆心為體。由心自證分變似能取說名見分。變似可取說為相分者。何故所變色相即顯現。其能變心即不顯現。又若外色以心為體者。何故所變色即一類相續而轉。且如外色山河大地等。即千年萬年一類更無改變。又相續不斷得多時住。若有情能變心即有改變不定。又不得多時。今外色既不似內心者。明知離心有外實色。何言一切皆是唯識。答云。唯識論云。名言熏習勢力起故。此但由一切有情無始時來。前後遞互以名言虛妄熏習。作心外堅住相續等解。由此勢力有此相現非是真實有心外堅色等。外人又問。既言唯識者。有情何要變似外色而現。答。唯識論云。謂此若無應無顛倒。便無雜染。亦無淨法。是故諸識變似色現。論主云。一切有情若不變似外色現者。便無染淨之法。且如一切凡夫。由先迷色等諸境顛倒妄執。由此雜染便生雜染體即二障。汝外人若不許識變

似外色現者。即有情不起顛倒。倒妄執既若不起。即雜染煩惱不生。雜染既若不生。淨法因何而有。所以攝論頌云。亂相及亂體應許為色識。及與非色識。若無餘亦無。言亂相者。即所變色相言亂體者。即能變心體。應許為色識者。即前所變亂相。及與非色識者。即前變心是體。若無餘亦無者。若無所變似外色境為亂相者。亦無能變之識體。故知須變似外境現。所以諸色皆不離心。總是唯識。第六現量違宗難者。唯識論云。色等外境。分明現證。現量所得。察撥為無。小乘難意云。且如外五塵色境。分明五識現證。是現量所得。大小乘皆共極成。何故撥無言一切唯識。三十唯識論中亦有此難云。諸法由量判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若無外境寧有此覺。我今現證如是境耶。意云。論主若言無外實境者。如何言五識現量取外五塵境。若是比量非量遍計所起。遍計所執。強思計度構畫所生相分。不離於心。可成唯識。今五識既現量得外實五塵境者。何故亦言皆是唯識。答。唯識論云。現量證時不執為外。後意分別妄生外想。論主云。且如現量五識。正緣五塵境時。得法自性不帶名言。無籌度心。不生分別。不執為外。但是後念分別意識。妄生分別便執為外。言有實境。問。且小乘許現量心中不執為外不。答。許。問。與大乘何別。答。唯識鏡云。若是大乘即五識。及同時意識。皆現量。不執為外。若小乘宗即唯是五識不執為外。論主云。汝小乘既許五識緣境是現量不

執為外者。明知現量心中皆無外境。是其唯識。外人又問云。其五識所緣現量五塵境。為實為假。答是實。難云。若爾者即是離心外有實五塵境何言唯。識答五識緣五塵境時。雖即是實。但是五識之所變。自識相分不離五識。皆成唯識。故唯識論云。故現量境是自相分。識所變故亦說為有。意識所執外實色等。妄計有故說彼為無。意云。五識各有四分。其五塵境是五識之親相分。由五識自證分變似色等相分境現。其相分又不離見分。皆是唯識。若後分別意識起時。妄執心外有其實境。此即是無。不稱境體而知故。問。且如五識中。曠等煩惱起時不稱本質。何言唯是現量。答。雖不稱本質。然稱相分亦是現量。由心無執故。其第六意識相應。若與執俱時相分。本質皆不稱。若不與執俱起時。即同五識。問。何故五識無執。答。由不通比非二量故無執。故知五識現量緣境。不執為外。皆是唯識。又小乘都申一難。若唯識無外境者。由何而得種種心生。既若無境牽生心。即妄心由何而起。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答。論頌云。由一切種識。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彼彼分別生。一切種識者。即是第八識。此識能持一切有為之法種故。即一切種子。各能自生果差別功能。名一切種識。功能有二。一現行名功能。即似穀麥等種能生芽功能是。二第八識中種子名功能。有能生現行功能故。今言一切種識者。但取本識中種子功能。能生一切有為色心等法。即色為所緣。心便是

能緣。卽色是境不離心。是唯識。卽此心境但從本識中而生起。何要外境而方生。如是如是變者。如是八識從種生。卽是八識自證分。轉變起見相二分。相分不離見分。是唯識。以展轉力故者。卽餘緣是展轉力。以心法四緣生色法二緣起。彼彼分別生者。卽由彼見相二分上妄執。外有實我法等分別而生。故知但由本識中種而生諸識。不假外妄境而亦得生。故知一切皆是唯識。又唯識論云。問曰。如汝向言。唯有內識無外境界。若爾內識爲可取爲不可取。若可取者。同色香等外諸境界。若不可取者。則是無法。云何說言唯有內識無外境界。答曰。如來方便漸令衆生得入我空及法空故說有內識。而實無有內識可取。若不如是。則不得說我空法空。以是義故。虛妄分別。此心知彼心。彼心知此心。問曰。又復有難。云何得知諸佛如來。依此義故。說有色等。一切諸入而非實有色等諸入。又以識等能取境界。以是義故。不得說言無色等入。答曰。偈言。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

宗鏡錄卷第六十三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第七夢覺相違難。唯識論云。若覺時色。皆如

夢境不離識者。如從夢覺知彼唯心。何故覺時於自色境不知唯識。答。唯識論云。如夢未覺不能自知。要至覺時方能追覺。覺時境色應知亦爾。未真覺位不能自知。至真覺時方能追覺。未得真覺恒處夢中。故佛說爲生死長夜。由斯未了色境唯識。卽第七是生死長夜根本。能令起惑造業三界輪迴。直須至真覺位時方知一切皆是唯識。所以唯識樞要問云。若諸識生似我法時。爲皆由我法分別熏習之力。爲亦不由。若皆由者。八識五識無二分。生果時應不似二。若不由者。此中何故但說我法熏習爲因。答。二解俱得。其皆由解者。一切有漏與第。七。二分別俱故。或第六識二分分別引故。後生果時皆似我法。其不由解者。此說第六根本。兼緣一切爲因。緣發諸識令熏習故。後生果時似我法相起。或非外似外。六七計爲似外起故。如夢者。夢婆刺擊王事。此云流轉。其王容貌端正。自謂無雙。求覓形容欲同等比顯己殊類。時有人言。王舍城中有大迦旃延。形容甚好。世中無比。遣使迎之。迦旃延至。王出宮迎。王不及彼。人視迦旃延無看王者。王問所以。衆曰。迦旃延容貌勝王。王問。大德今果宿因。迦旃延答曰。我昔出家王作乞兒。我掃寺地。王來乞食。我掃地竟令王除糞掃。除糞掃訖方與王食。以此業因生人天中得報端正。王聞此已尋請出家爲迦旃延弟子。後共迦旃延。往阿槃地國中修道別處坐禪。阿槃地王名鉢樹多。將宮人入山遊戲。宮人見王形貌端正圍遶看

之。鉢樹多王。見娑刺擊王。疑有欲意。問娑刺擊王曰。汝是阿羅漢耶。王答言非。次第二問餘三果。皆答言非。又言。汝離欲不。答言非。鉢樹多王。曰。何故入我娑女之中。遂鞭身破。悶絕而死。至夜方醒。至迦旃延所。迦旃延見已心生悲愍。其諸同學方爲療治。娑刺擊王語迦旃延曰。我從師乞。暫還本國。舉軍破彼阿槃地國。殺鉢樹多王。事畢當還從師修道。迦旃延從請語曰。汝若欲去且停一宿。迦旃延安置好處令眠。欲令威夢。夢見舉軍征阿槃地國。自軍破敗。身被他獲。堅縛手足赤華。揮項。嚴鼓欲殺。王於夢中便大恐怖。叫喚失聲云。我今無歸。願師濟拔。作歸依處。得壽命長。迦旃延以神力手指火喚之。令寤。問言。何故。其心未惺。尚言災事。迦旃延以火照而問之。此是何處。汝自看其心方寤。迦旃延語言。汝若征彼必當破敗如夢所見。王曰。願師爲除毒意。迦旃延爲說一切諸法。譬如國土假名無實。離舍屋等無別國土。乃至廣說種種因緣至一極微亦非實事。無此無彼。無怨無親。王聞法已得預流果。後漸獲得阿羅漢果。故知萬法唯識夢覺一如。覺中所見卽明了意識。夢中所見卽夢中意識。分別之意既同。差別之境何異。迷悟若此。曷疑慮焉。昏覺如斯。可洞達矣。第八外取他心難若。論主言外色實無是內識之境者卽可然。且如他人心是實有豈非自心所緣耶。意云。且如此人心。若親緣得他人心著。卽離此人心別有心爲境。若此人心緣他人心不著者。卽

有境而不緣。若緣著即乖唯識義。若緣不著者即何成他心智耶。論主答云。雖說他心非自識境。但不說彼是親所緣。意云雖說他心非此入境。若此人親緣他人心即不得。若託他人心為質自變相分緣亦有他心智但變相分緣時。即不得他人本質。但由他人影像相自心上現名了他心。即知他心相分不離自心。亦唯識意云。此人心緣他人心時變起相分。當情相分無實作用。非如手等執物亦非如日舒光親照其境。緣他人心時。但如鏡中影似外質現。鏡中像亦無實作用。緣他人心時亦復如是。非無緣他人心體故。名了他心。非親能了。親所了者謂自所變。又古德問。他心智者。謂既有他人心為自心之所知。即是離自心外有他人心為自心之境。何得言無境唯有識耶。答。謂緣他身扶塵根相分色。亦不親得但託為質。如自身眼識緣第八識所變器世間色時。亦但託為質亦不親得。其耳等四識緣本識所變聲等。亦耳以本質是第八識變。今望五識故名影識如五識等緣本識所變本質境。亦不親得。雖亦得緣只成疎所緣緣。若如實知即是佛境界。論云。二智於境。各各由無知所覆蔽故。不知如佛所行不可言境此有二解。一云。是真如妙理言詮不及。不可言境。謂此離言真如之境。唯佛獨能顯了分別證。餘不能證者。由第七恒行不共無明所覆蔽故不知。二云。不可言境者即他心智境及自心智境。此二智名不可言境。謂真如自相假智及詮俱非境故詮謂名言能

詮之名。既不得自相。即顯自他二智之境是佛智所行不可言境。由此二智所知之境自相是佛智所行不可言境。餘人由恒行不共無明所覆蔽故不得如實而知也。又既言此人緣他人心時。託他人心為質。自變相分緣者。即相分不離此人心。是唯識若他人心本質緣不著者。即離此人心外有他人心。何成唯識耶。因此便申第九異境非識難小乘云。唯識之義。但離心之外更無一物。方名唯識。既他人心異此人心為境。何成唯識耶。又他人境亦異此境即離此人心外有異境。何成唯識。答云。奇哉固執觸處生疑豈唯識言。但說一識。汝小乘何以此堅執處處生疑。豈唯識之言。但說一人之識。若言有一人之識者。即豈有凡聖尊卑若無佛者。衆生何求。若無凡夫。佛為誰說應知我唯識言有深旨趣。論云。唯識言。總顯一切有情各有八識六位心所所變相分分位差別及彼空理所顯真如。言識之一字者。非是一人之識。總顯一切有情各各有八識。即是識之自體。五十一心所識之相應。何獨執一人之識。問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者。且如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不住。云何觀他過去善根心。答約真即無。隨俗故有一念心起。尙具十世四運分別。不可作龜毛兔角斷滅之見過去之法。雖念念不住。然皆熏在第八識中。有過去種子知過去事者。過去所熏得種。

現在阿賴耶識自證分中含藏然過去世時雖即無體。但將識中種為本質。變影而緣即知過去世事。此帶質境知也。或云。可緣心上影像相而知也。此即獨影境謂過去無體無本質也。又過去之法若不落謝不名過去。若已落謝無法可知。若但會運心中有種影現前故說憶知者。是則但見自心不見彼法。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得過去未來現在智藏。童子。是菩薩如實知一切衆生心行。準自心行次第所起觀自心法。以無亂想修習方便。如自心行類他亦爾。隨所見色聞聲。有愛無愛心皆如實知。童子。是名菩薩得過去未來現在知藏。問。觀他心智者。為實知他心。為不實知。二俱有過。答。如前已說。若立自他於宗俱失。此皆約世諦識心分別故。識論頌云。他心知於境。不如實覺知以非離識境。唯佛如實知。他心智者。不如實知以自內心。慮妄分別以爲他心。以自心意識難故。如彼佛地如實果體無言語處勝妙境界。唯佛能知。餘人不知。以彼世間他心智者。於彼二法不如實知。以彼能取所取境界。慮妄分別故。此唯是識無量無邊甚深境界。非是心識可測量故。如上約法相宗說。若約法性宗。先德云。知他心者。皆如實知。審於事實見理實故。亦非心外可見。亦非無境可知。若自他相絕。則與衆生心同一體。故無心外也。不壞所故能知也。又他心者。安慧云。佛智緣他心緣得本質。餘皆變影。若緣本質得心

外法。壞唯識故。今以攝境唯心。不壞境故。能所兩亡。不礙存故。第一義唯心非一非異。正緣他時即是自故。以即佛心之衆生心爲所緣。非即衆生心之佛心。即衆生心之佛心爲能緣。非即佛心之衆生心。如是鎔融非一非異。若離佛外別有衆生。更須變影。却失真唯識義。釋云。攝境從心。不壞境者。即示心境有無。彼得本質。恐壞唯心。既不壞境。得之何妨。壞有何失。以無心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謂物實有故。若唯心境。則得在於境空。失在於心有。故以境由心變。故說唯心。所變不無。何必須壞。若以緣生無性。則心境兩亡。故借心以遺境。境遺而心亡。非獨存心矣。若能所兩亡。不礙存故者。上不壞境。且遣體質之病。今遣空有之理故。心境並許存亡。心境因藉故空。相依緣生故有。有即存也。空即亡也。空有交徹存亡兩全。云第一義唯心。非一非異者。正出具分唯心之理。上第一釋雖有唯心之義。尚通生滅唯心。第二義雖兩亡不礙。而未言心境相攝。今明具分唯識故云第一義唯心。同第一義故非異。不壞能所故非一。非一故有能所緣他義成矣。非異故能所平等。唯心義成矣。云正緣他時即是自故者。結成得於本質。無心外過。以即自故不失唯識。云以即佛心之衆生心。正示法性他心之相。此有兩對話。前對明所緣。後對明能緣。今初言即佛心之衆生心者。此明所緣衆生心即是佛心。此明不異。次云非即衆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

衆生心與佛心非即。非即故有所緣義。非異故不壞唯心義。言爲所緣者。結成心緣。簡非能緣也。次下辯能緣。云以即衆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能緣佛心即是衆生心。此明非異。次云非即佛心之衆生心者。此明佛心與衆生心有非一義。非一故爲能緣。非異故不壞唯識之義。言爲能緣者。結成能緣。簡非所緣也。更以喻況。如水和乳。乳爲所和。喻衆生心是所緣。水爲能和。喻佛心爲能緣。以此二和合如似一味。鵝王噉之。乳盡水存。則知非一。然此水名即乳之水。此乳名即水之乳。二雖相即而有不一之義。故應喻云。以即水之乳。非即乳之水爲所和。以即乳之水。非即水之乳爲能和。義可知矣。云如是鎔融非一非異者。結成正義。若離佛外結彈護法。言却失真唯識者。不知外質即佛心故。又諸佛如來隨多心念意能頓了。如金剛經云。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千種心。如來悉知。華嚴經頌云。無量億劫勤修學。得是無上菩提智。云何不於一念中。善知一切衆生心。此是意圓對如來一念之中。皆一時頓應。無一不應。故名圓對。斯乃了心非心方能遍應。若心在有無則成隔礙。故金剛經云。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華嚴論問。何謂諸佛知衆生心時與非時。答曰。以如來心與一切衆生心本不異故。是一心一智慧故。以此知時與非時。諸佛悟了。而與衆生共之。衆生迷自謂爲隔。一切諸佛以一切衆生心智慧而成正覺。一切衆生迷諸佛智慧而作衆生。及至成佛

時還成衆生迷理之佛。所說法門還解衆生心。冀迷佛衆生。以此不異故知衆生心。又問曰。大衆何不以其自問。因何默念致疑。何不自言讚勸請。云何供養雲出音請佛。答曰。明佛得法界心與一切衆生同心故。以心不異故知彼此心疑。供具說頌者。明一切法總法界體也。法界不思議。一切法不思議故。明聖衆心境無二故。凡夫迷法界自見心境有二故。即顛倒生也。又云。心無內外中間。萬法自他同體。一亦不一。他亦不他。故知凡聖同一真心。衆生妄隔而不知。諸佛契同而頓了。如鏡面照而鏡背昏。俱一銅體而分明昧。猶河水清而河泥濁。在一濕性而有混澄。凡心聖心可喻斯旨。問。衆生緣佛身時。是識所變。只如佛緣所化有情身土之時。是何所變。答。若衆生見佛。是有漏轉識所變。相分等流色攝。若佛緣有情。是無漏智所變。定果色攝。識智雖殊。俱不出自心之境。並是增上緣力。互令心現。如義天鈔云。依大乘宗。通說依於他身及非情法。謂以自心緣他身時。不親緣彼。但緣自識所變相分。爲親所緣。此相分色雖託他身本質而起。然非依彼他識而生。由自識中種子生故。故此相分等流色攝。是五塵色之流類故。託他爲質。方變影像。是增上緣。此所變相分從自種子生。是因緣義。即顯自心緣得他身得依現行處有。是於他身現行成就。以從自心種子生故。亦是依種建立。於得即種子成就也。以此理故。有情見佛色身之時。所緣佛身。唯是有漏自識變故。自種生

故。等流色攝。緣佛所變淨土亦爾。若佛緣所化有情色身及穢土時。所變相分皆是無漏。無實有情離染等用。如鏡中像全是明鏡。無漏定果色攝。亦是等流色收。是外五塵之流類故。佛識變故。無垢識中淨種生故。問。若論一心無外境界。如前九難。答已分明。則眼際無色耳外無聲。如今所見所聞。爲當是一。爲當是二。爲復是有。爲復是無。若言是一。則壞能所。若言是二。又違自宗。若言是有根境常虛。若言是無現見不濫。如何融會得契斯旨。答如大地一生種種芽類八識心現種種法。所觀是藏識之相分。能見是眼識之見分。能所雖分俱不離識。皆是現量不帶名言。則非有非空非一非二。若落比量執作外塵。則一二情生內外心起。密嚴經偈云。如地無分別。塵物依以生。藏識亦如是。衆境之依處。如人以己手。還自摩捏身。亦如象與鼻。取水自甕沐復似諸嬰兒。以口含其指。如是自心內。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界。普遍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唯心現。華嚴經頌云。譬如深大海珍寶不可盡。於中悉顯現衆生之形影。甚深因緣海功德悉無盡。清淨法身中無像而不現。正法念處經云。又修行者。內心思惟隨順正法觀察法行。乃至云何世間愚癡凡夫眼見色已。或貪或瞋。或生於癡。彼諸凡夫。若見知識。若見婦女。心則生貪。若復異見則生於瞋。見他具足貪瞋所覆。以眼於色不如實見。癡蔽於心。愚癡凡夫唯有分別。眼見於色。若貪若瞋若

癡所覆。愛誑之人自意分別。此我我所如是染著。譬如狗齧離肉之骨。涎汁和合望得其髓。如是貪狗齒間血出。得其味已謂是骨汁。不知自血有如是味。以貪味故不覺。次第自食其舌。復貪其味。以貪覆故謂骨汁味。愚癡凡夫亦復如是。虛妄分別眼識見色。貪著喜樂思量分別。以色枯骨著眼口中。境界如齒如是齧之。染意如涎。愛血流出。貪愛血味爲色爲美。於色得味猶如彼狗。凡夫愚癡眼識見彼如骨之色。虛妄分別如狗齧骨。如是觀察眼見於色猶如枯骨。如是一切愚癡凡夫虛妄分別之所誑惑。又云。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若屬邪見者。彼人非智慧。一切地獄行。怨家心所誑。心是第一怨。此怨最爲惡。此怨能縛人。送到閻羅處。故知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貪心暫起。爲五欲之火焚燒。覺意緣生。被三界之輪繫縛。如帝釋與脩羅戰勝造得勝堂。七寶樓觀莊嚴奇特。梁柱楹楹皆容一握。不相著而能相持。天福之妙力能如此。目連飛往。帝釋將日連看堂。諸天女皆羞目連悉隱逃不出。目連念帝釋著樂不修道本。即變化火燒得勝堂。燦然崩壞。仍爲帝釋廣說無常。帝釋歡喜。後堂儼然無灰煙色。釋曰。以帝釋恃其天福執著有爲故。目連垂方便門示無常境。問。天堂既燦然崩壞。云何儼然無灰煙之色。答。此火非是目連神通之火。即是帝釋心中火。故法華經云。貪著所愛則爲所燒。既以貪著之心。遂見宮殿焚燬。及悟無常之事。則貪欲之火潛消。所

以即見堂殿宛然無有灰煙之色。以目連爲增上緣故。自見被燒然則堂本不燒。故知迷悟唯心。隱顯在己。例餘見聞悉亦如是。又經云。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樹繁華果還折其枝。蛇含毒反害其。騙。方知無始已來至于今日。四威儀內十二時中。皆是將心取心。以識緣識。畢竟內外無有一塵爲對爲治。可取可捨。堪嗟世俗迷倒之人。背覺合塵。日用心行損他害彼。潤己資身。並是自陷自傷。不知不覺。未窮此旨物我難忘。直了斯宗自他無寄百論問云。如虛空華無故不可見。如瓶現見故當知有瓶。答曰。不見何故不見。汝言現見爲眼見爲識見。若眼見者。死人有眼亦應見。若識見者。盲人有識亦應見。若根識一一別不見。和合亦不見。喻如一目不能見。衆盲亦不見五根亦爾。四性皆空。大智度論云。色等諸法不作大不作小。故。凡夫人心於諸法中隨意作大小。如人急時其心縮小。安隱富樂時心則寬大。又如八背捨中。隨心故外色或大或小等。故摩訶般若經云。般若波羅蜜無聞無見諸法鈍故。是以凡夫界中觀相元妄。聖人境內觀性元真。以觀相故不得無。以觀性故不得有。以不得無故。如但見其波不見其水。以不得有故。但見其水不見其波。又如向瞽瞍人說空中無華。對狂病人說目前無鬼。徒費言語。終不信受。直待目淨心安。自然無見。

◎知一如◎ ◎因二若◎ ◎因三◎ ◎識二◎ ◎聖二◎ ◎如一如◎

宗鏡錄卷第六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能所之見則心境宛然。聖人知見如何。別答。雙照有空不住內外。似谷答聲而絕慮。如鏡照像而無心。妙湛圓明寂而常照。故云常在正念。亦名正知。非是有念有知。亦非無念無知。有無皆想。俱非正知。但無念而照。名曰正知。若唯無念寂而失照。若但照體照而失寂。並稱不正。正在雙行。還原集云。聖人有二種用心。一不見一切物皆空。唯見於空。不見一切物。二見一切物即空。了了見一切有。不住於有。了了見一切空。不住於空。雙照有無分別宛然。而無念動。猶如明鏡觀其色像。一切皆於中現。用心亦爾。得其妙性起照。照見一切。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能見。無能不廢常見見性。既常無一間斷。分明徹照十方。淨無瑕穢。內外圓明。廓周法界。亦名毘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十方。照見一切佛刹。即此義也。所以達人見聞不落能所。既非是有見。亦非無見。但不生二相。常合真空。是以全色爲眼。常見色而無緣。全眼爲色。恒稱見而非我。以色是所緣之境。眼是能緣之根。今即是眼故無緣也。又眼是我能見。今全爲色。正見之時即非我也。則色心無二能所非殊。所以影公頌云。法性不並眞聖賢無異道。故大集經云。慧燈三昧者。即是諸法無二相也。無二相者。不在有無。不出有無。夫有無者。

以感情所執。有無皆失理。無惑計有無皆眞。是知諸法非實非虛非空非有。若無於有不成於無。若無於無不成於有。有無交徹。萬化齊融。又約聖人親證見聞之境。有其四種。所以大涅槃經云。約佛妙證有四種聞。一不聞。聞二不聞不聞。三聞不聞。四聞聞。台教釋云。初入證道。修道忽謝。無所可有。名爲不聞。眞明豁開。無所不照。即是於聞。故名不聞。聞證得如是。大般涅槃。無有聞相。故名不聞不聞。證起惑滅。名聞不聞。寂而常照。隨扣則應。名曰聞聞。初句證智大句證理。第三句證斷。第四句證應。若事若理智斷自他。於初智證之中。具足無缺。此一妙證。盡涅槃海。復次不聞聞。是證了因。聞不聞。是證緣因。不聞不聞。是證正因。聞聞是證境界。乃至明四種生。生生不生。生生不生。亦同四種聞義。一生生是因緣所生法。二生不生是我說即是空。三不生是亦名爲假名。四不生不生是亦名中道義。若能了此四生之無生。方達聖人見聞之境。是以不取不捨。達一道的原。非有非空。見諸法之實。如肇論云。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有自不有。故聖心不有。有不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故其神乃虛。何者。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無既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既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測。則道絕群方。道絕群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

謂之妙盡在乎極數。極數故數以應之。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謂之。故道超名外。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謂之有者。應夫有爲。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相寂然之道。豈曰有而爲有。無而爲無。動而垂靜靜而廢用耶。而今之談者。多即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微罔。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大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即眞。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不捨故妙存則眞。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眞。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釋曰。夫說有說無。是心之影響。豈當眞實乎。若能窮其靈智之原。極乎心數之表。則可妙盡其道矣。自然真心無寄。不屬有無。不以有故虛以謂之。不以無故數以應之。然此猶是強言。則聖智無心於彼此。故云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故名相靡因者。以不取諸法。無法當情。則名相無因得起。不非物於物。故妙存即眞者。以不捨諸法故。無法可捨。則見諸法之實性。湛然常住。妙體恒眞。此眞實甚深般若。豈在即言審定。隨意思量。說

有說無，非有非無之所能及，故云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應當妙證之時自然明了。問。此佛之知見如何開示悟入。答。若約教天台文句疏配圓教四位，開即十住，示即十行，悟即十向，入即十地。華嚴記釋大意云。謂開除惑障。顯示真理。令悟體空。證入心體。若禪門南北二宗釋者。北宗云。智用是知。慧用是見。心不起名智。智能知五根不動名慧。慧能見是佛知見。心不動是開。開者開方便門。色不動是示。示者示真實相。悟即妄念不生。入即萬境常寂。南宗云。衆生佛智妄隔不見。但得無念。即本來自性寂靜爲開。寂靜體上自有本智。以本智能見本來自性寂靜名示。既得指示即見本性。佛與衆生本來無異爲悟。悟後於一切有爲無爲有佛無佛。常見本性。自知妄想無性。自覺聖智。是故菩薩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即是入義。海龍王經云。心不住內亦不遊外。識無所住。度於一切墮顛倒者。乃至見諸法寂觀諸法默。諸法寂實無行無處。諸法澹然無所成就。普觀諸法皆已如是。如是觀者是爲法觀。法觀如是。不見諸法之所歸趣。其有見法而不觀者。不以見法而成觀也。無求無曉不知不見。是爲見法。法華經云。不得諸法。不知不見。亦不分別。是男是女。又昔人云。亦無見亦無聞。無見無聞真見聞。又華法師云。閉智塞聰獨覺冥者矣。如是則默契寂寂。俱通宗鏡矣。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

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爲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爲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通之時見非是通。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問。聖人見實相之妙色。感情還見不。答。唯見不實。不見不實之實。如見瓦爲瓦不見瓦也。又如一真空理見成二諦。若世人知者。名爲世俗諦。出世人知。名第一義。其所知處未必懸殊。其所知境各從心現。如瞽目見明珠有類。淨眼觀淨淨無瑕。美惡唯自見殊。珠體本末如一。問。衆生不見實色者凡有所見。還成妄不。答。雖然不實亦不成妄。如見瓦爲瓦。賊何所有。以無體故。華嚴經頌云。若能了邪法。如實不顛倒。知妄本自真。見佛即清淨。起信論云。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法藏和尚云。衆生異見不妄。所以從凡願求佛地。若異見妄終不從凡趣真佛地。何以故。衆生界即佛界。佛界即衆生界。是以從凡入聖。從聖現凡。名字有差一體不動。然此宗鏡錄唯論一實。如法華經以實相爲體。此實之一字。雖普該萬法。以是彼之體性故。統論其宗。即不簡其

僞。若以見解智證論之。則須分優劣。以情懷取捨智有淺深故。法華玄義云。夫正體玄絕一往難知。又邪小之名亂於正大。譬如魚目混雜明珠。故須簡僞爲六意。一就凡簡二就外簡三就小簡四就偏簡五就譬簡六就悟簡一就凡簡者。釋論云。世典亦稱實者。乃護國治家稱實也。外道亦稱實者。邪智僻解謂爲實也。小乘稱實者。厭苦厭息以偏真爲實也。如是等但有實名而無其義。何者世間妖幻道術亦稱爲實。多是鬼神媚法。此法入心。迷醉狂亂。自街善好。謂勝真實。立異動衆。示奇特相。觸體盛屎。約多人前張口大咽。或生魚臭肉增狀哺食。或裸形弊服誇傲規矩。或直來直去不問不答。種種譎詭誘惑無智。令信染惑著。已求脫得。內則病害其身。外則誅家滅族。禍延親里現受衆苦。後受地獄長夜之苦。生生障道無解脫期。此乃世間現見。何實可論。鈍使愛論攝。若周孔經籍治法禮法兵法醫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間墳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敬上愛下。仁義揖讓。安于百姓。霜立社稷若失此法。弱者陵弱。天下燻燻。民無聊生。鳥不暇栖。獸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馬內向。當知此法乃是愛民治國。而稱爲實。金光明經云。釋提桓因種種勝論。即其義也。蓋十善意耳。修十善上符天心諸天歡喜。求天然報此法爲勝。故言勝論耳。又大梵天王說出欲論。即是修定出欲淤泥。亦是愛論攝耳。世又方術服藥長生鍊形易色飛仙

隱形者。稱此藥方祕要真實。此亦愛論鈍使攝耳。二就外簡者。即是外道典籍也。若服藥求知。聰明達推尋道理。稱此藥方為勝。為實者。藥力薄知不能鑒遠。觸藥則失。藥歇則失。亦非實也。若此間莊老無為無欲。天眞虛靜息諸誇仙。棄世絕智等。直是虛無。其抱尚不出單四見外。何關聖法。縱令出單四見外。尚墮複四見中。見網中行非解脫道。若外國論力受梨唱。舉五百明難。其一云。瞿曇為一究竟道。為衆多究竟道。佛言。但一究竟道。論力云。諸師各各說究竟道。佛指鹿頭汝識其人。不論力言。識究竟道中。其為第一。佛言。若其得究竟道。云何自捨其道。為我弟子耶。論力即悟歎佛法中獨一究竟道。又如長爪云。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轉。觀諸法實相。于久不得一法入心。釋論云。長爪執亦無見。又云。亦計不可說見。如斯流類。百千萬種虛妄戲論。為惑流轉。見網浩然。邪智瀾漫。觸境生著。或時攝服。有無為有。無有為無。乃至有非有非。無為有。無非有非。無為無。百千番騰悉皆見倒。生死諸邊非真實也。大涅槃經云。被無明枷。繫生死柱。遠二十五有。不能得脫。即此義也。三就小簡者。聲聞法中亦云。離有離無名聖中道。大集經云。拘隣如沙門。最初獲得真實之知見。然小乘不運大悲不濟衆生。功德力薄不求作佛。不深窮實相。則智慧劣弱。雖云離有離無名聖中道。乃以斷常二見邊真諦為中道。無漏慧名為見。證涅槃法名為知。雖斷見思除滅分段。而住草庵非究

竟理。對前生死有邊。即涅槃無邊。二俱可破可壞。非真實道故。不名實相也。四就偏簡者。諸大乘經共二乘經人。帶方便說者。名字既同。義須分別。如摩訶衍中云。三乘之人同以無言說道斷煩惱。中論云。諸法實相三人共得者。二乘之人雖共乘無言說道。自求出苦無大悲心。得空則止。鈍根菩薩亦爾。利根菩薩大悲心。為物深求實相。共實相者。智如螢火。是故非實。不共實相智如日光。是故為實。大涅槃經云。第一義空名為智慧。二乘但空空無智慧。菩薩得不但空。即中道慧。即此慧寂而常照。二乘但得其寂不得寂照。故非實相。菩薩得寂又得寂照。即是實相。見不空者復有多種。一見不空次第斷結從淺至深。此乃相似之實。非正實也。二見不空具一切法。初阿字門則解一切義。即中即假即空。不一不異無二無一。二乘但一即。別教但二即。圓具三即。三即真實相也。釋論云。何等是實相。謂菩薩入於一相知無量相。無量相又入一相。二乘但入一相。不能知無量相。別教雖入一相。又入無量相。不能更入一相。利根菩薩空故入一相。即假故知無量相。即中更入一相。如此菩薩深求智度大海。一心即三。是真實相體也。華嚴不共二乘。但約菩薩三智次第得。亦非正實。不次第得者。是正實也。若方等中四人得三智。三人為虛。一人為實。大品三慧說三智。屬三人。前二不深求。淺而非實。後一人深求一心三智。是故是實。此經云。汝實我子。無復四三之人。十方諸求更無

餘乘。但一實相智。決了聲聞法。但說無上道。純是一實體也。大涅槃經云。一實諦者。則無有有無。有無無二故名一實諦。又一實諦名無虛偽。又一實諦無有顛倒。又一實諦非魔所說。又一實諦名常樂我淨。常樂我淨無空假中之異。異則為二。二故非一實諦。一實諦即空即假即中。無異無二故名一實諦。若有三異即為虛偽。虛偽之法不名一實諦。無三異故即一實諦。若異即是顛倒。顛倒未破非一實諦。無三異故無顛倒。無顛倒故名一實諦。異者不名一乘。三法不異具足圓滿。名為一乘。是乘高廣衆寶莊校故名一實諦。魔雖不證別異空假。而能說別異空假。若空假中不異者。魔不能說。魔不能說名一實諦。若空假中異者。名顛倒。不異者名不顛倒。不顛倒故無煩惱。無煩惱故名為淨。無煩惱則無業。無業故名為我。無業故無報。無報故名樂。無報則無生死。無生死則名常。常樂我淨名一實諦。一實諦者即是實相。實相者即經之正體也。如是實相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破一切凡夫愛論一切外道見論。即假故破三藏四門小實。破三人共見小實。即中故破次第偏實。無復諸顛倒小偏等因果四諦之法。亦無小偏等三寶之名。唯有實相因果四諦三寶。宛然具足。亦具諸方便因果四諦三寶。何以故。實相是法界海故。唯此三諦即真實相也。又開次第之實。即是圓實證道。是同故。又開三人共得實。深求即到底故。又開三藏三實。決了聲聞法。又開諸見論實。於見不動而

修道品故。又開諸愛論實。魔界即佛界故。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一切諸法中悉有安隱性。即絕待明實。是經體也。五譬簡者。今借三喻正顯。兼明開合破會等意。一譬三獸渡河同入於水。三獸有強弱。河水有底岸。兔馬力弱。雖濟彼岸浮淺不深。又不到底。大象力強俱得底岸。三獸喻三人。水喻即空。底喻不空。二乘智少不能深求。喻如兔馬。菩薩智深喻如大象。水軟喻空。同見於空不見不空。底喻實相。菩薩獨到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到又二種。小象但到底泥。大象深到實土。別智雖見不空。歷別非實。圓不空窮顯真實。如是喻者。非但簡破兔馬二乘非實。亦簡小象不空非實。乃取大象不空。爲此經體也。此約空中共爲真諦。作如此簡也。二譬。頗梨如意。兩珠相似形類欲同。而頗梨但空不能雨寶。如意珠亦雨寶。頗梨無寶以喻偏空。如意能雨以喻中道。此就有無合爲俗簡僞顯真。今經體同如意也。又但約一如意珠爲譬者。得珠不知力用。唯珠而已。智者得之多有所獲。二乘得空證空休息。菩薩得空方便利益。普度一切。此就含中真諦。簡其得失也。今經如智者得如意珠。以爲經體。三譬如鑛石中金。愚夫無識視之謂石。擲在糞穢都不領錄。賈客得之鑄出共金。保重而已。金匠得之造作種種釵釧瓔珞。仙客得之鍊爲金丹。飛天入地捫摸日月變通自在。愚人喻一切凡夫。雖具實相不知修習。賈客喻二乘。但斷煩惱。保印空金更無所爲。金匠喻別教菩薩。

譬巧方便知空非空。出假化物。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仙客喻圓教菩薩。即事而真。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得一身無量身普應於一切。今經但取金丹。實相以爲體也。就同而爲喻。從初至後同是於金。凡夫圓教俱是實相也。就異爲喻者。初石異金。次金異器。器異丹。丹色淨微。類若清油。柔軟妙好。豈同鑛釵狀。乖色別故不一種。此就與奪破會簡其得失。引此三喻者。前喻根性。根性有淺深。淺得其空。深得其假。又得其中。次喻三情。初情但出苦不志求佛道。見真即息。次情歷別不能圓修。後者廣大遍法界求。第三喻三方便。二乘方便少守金而住。別教方便弱上能嚴飾營生。圓教方便深故能吞雲納漢。今明此經實相之體。如大象得底。堅不可壞。以譬體妙圓珠普雨譬其用妙。巧智成仙譬其宗妙。如此三譬。即是三德。不縱不橫。名爲大乘。於大乘中。別指真性。以爲經體。六就悟簡者。夫法相真正誠如上說。行未會理。豈得名諦。徒勞四說。逐語生迷。聞諷謂軟。聞雪謂冷。聞貝謂響。聞鶻謂動。終不能見乳之真色。情聞夜遊。何能見諦。叫喚求食。無有飽理。執己爲實。餘是妄語。此有彼無。是非互起。更益流動。云何名諦。若欲見諦。慚愧有差。若苦到懺悔機。感諸佛。禪慧開發。觀心明淨。信解虛融。爾時猶名闇中見。杌髻髻不明。人木蟲魔尚不了了。若能安忍法愛不生。無明豁破。如明鏡。不動淨水無波。魚石色像任運自明。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則能見般若。金鑊抉眼。一指二指

三指分明。爾時見色。言有亦是。言無亦是。云何爲有。的的之色與眼相應。諦諦之理與智相稱。名之爲有。云何爲無。無堅冷軟動之相。名之爲無。論云。一切實一切非實。亦實亦不實。非實非不實。如是皆名諸法之實相。如舍利弗云。安住實智中。我定當作佛。爲天人所敬。爾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是名真實見體。故涅槃經云。八千聲聞於法華經中見如來性。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約理明無所作。此是究竟之理也。約教無所作。聞此教已更不他聞也。約行無所作。修此行已更不改轍。如是等種種無所作義。略而言之。隨智妙悟得見經體。當以隨智妙悟意。歷諸諦境中。節節有隨情隨智隨智種種分別。簡餘情想。唯取隨智明見經體也。問。唯識正理我法本空。衆生妄執我法二心從何而起。答。從六七二識緣識所起。唯識論云。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實有。爲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幾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真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然諸法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法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此有二種。一者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爲實法。二者間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蘊處界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爲實法。此二法執細故難斷。後十地中數數修習緣法空觀方能除滅。分別法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

●類聚二效●下同 ●含二合● ●實二實●

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二種。一緣邪執所說蘊處界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法。二緣邪師所說自性等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法。此二法執難故易斷，入初地時，觀一切法法空真如，即能除滅。如是所說一切法執，自心外法或有或無，自心內法一切皆有，是故法執皆緣自心內法。一切皆有是故法執皆緣自心所現似法，執爲實有。然似法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所執實法妄計度故，決定非有。故世尊說，慈氏當知，諸識所緣唯識所現。依他起性如幻事等。如是外道餘乘所執，離識我法皆非實有，故心心所決定不用外色等法爲所緣緣。緣用必依實有體故。釋云：若執唯識眞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者。由是理故，但應遣彼心外之境同鬼角無。能緣彼心如幻事有故，少分不同。非謂即心亦名實有。又夫心外執我執法者，有其兩種。一者如外道等，執離心等別有一物，是常是一名之爲我，此乃是妄計所執。其體都無。二者疎所緣緣本質之法，能緣之心親緣之不著，亦名心外。此是依他，其體是有。問：六七二識執生我見能起計處。於心內外云何有無。答：論云：如是所說一切我執自心外蘊或有或無者，釋云：能緣緣不著處皆名心外。第七計我心外唯有，第六計我心外之蘊，或是於無。論云：自心內蘊一切皆有者，親所緣也。不問即離計爲我者，影像必有。故無有少法能取少法。唯有自心還取自心，故皆緣蘊。此皆辯我所依也。論云：是故我執皆緣

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爲我者，結成前義。影像相分必是蘊故。緣此爲我，義顯大乘親緣於無心不生也。成所緣緣必有法故。論云：然諸蘊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妄所執我橫計度故，決定非有。又諸外道等多於心王計爲主宰作者受者，由不能知本無自性，隨緣流轉故，大寶積經，佛言：迦葉，譬如咽塞病即能斷命，如是迦葉，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故知法我見者，遠現量境障法空智，人我見者，爲生死根斷智慧命，不入宗鏡二。思難消。問：我法各以何爲義。答：我者是主宰二義。我有自在力，宰割斷力義同我故。主是我體，宰是我所，或是我用。法者，則是軌持，軌謂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任持不捨自相。問：我是主宰義者，主宰二義各屬何識，須知有我之病原，方施無我之妙藥。答：主是俱生我，無分別故屬第七識我。宰是分別我，有割斷故屬第六識我。問：凡有施爲無非我爲主宰云何言一切唯是識乎。答：西天外道多執身有神我，故能使身動作。若無神我誰使身耶。龍樹菩薩破云：心是識相，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燒物，非假於人。密嚴經云：阿賴耶識恒與一切染淨之法而作所依。是諸聖人現法樂住三昧之境。人天等趣諸佛國土悉以爲因。常以諸乘而作種性。若能了悟即成佛道。一切衆生有具功德威力自在，乃至有生險難之處，阿賴耶識恒住其中作所依止。此是衆生無始時界諸業習氣能自增長，亦能增長餘之七識。由是

凡夫執爲所作能作內我，諸仁者。意在身中如風速轉，業風吹種遍在諸根。七識同時如浪而起，外道所計勝性微塵自在等，悉是清淨阿賴耶識。諸仁者，阿賴耶識由先業力及愛爲因，成就世間若干品類，妄計之人執爲作者。楞伽經云：觀諸衆生如死屍無知，以妄想故見有往來。若離妄想如彼死屍無鬼入中。是知人亦如是，但有四大無人入中。大智度論問云：有出入氣則是我相，視胸壽命心苦樂愛憎精勤等是我相。若無我誰有是出入息視胸壽命心苦樂愛憎精勤等。當知有我在內動發，故壽命心亦是我法。若無我如牛無御，有我故能制心入法不爲放逸。若無我者誰制御心。受苦樂者是我，若無我者爲如樹木則不應別苦樂。愛憎精勤亦如是。我雖微細，不可以五情知，因是相故可知爲有。答曰：是諸相皆是識相，有識則有出入息視胸壽命等。若識離身則無。汝若云我常遍故，死人亦應有視胸出入息壽命等，復次出入息等是色法，隨心風力故動發。此是識相，非我相。壽命是心相應行，亦是識相。問曰：若入無心定中，或眠無夢時，息亦出入有壽命。何以故。言皆是識相。答曰：無心定等識雖暫無，不久必還生，識不捨身故。有識時多，無識時少。是故名識相。如人出行不得言其家無主。苦樂愛憎精勤等是心相應，共緣隨心，行心有故便有，心無故便無。以是故是識相非我相。又云：復次四大及造色圍虛空，故名爲身。是中內外入因緣和合生識種，身

得是種。和合作種種事言語坐起去來。空六種和合中。強名為男。強名為女。若六種是男。應有六男。不可以一作六六作一。既於地種中無男女相。乃至識種亦無男女相。若各各中無。和合中亦無。如六狗各各不能生師子。和合亦不能生。無性故。問。經說所有我見一切皆緣五取蘊起。實我若無。云何得有意識誦習恩怨等事。若實無我意識等事不成。誰為主宰。答。五蘊之法約衆生界說。情有邊事。以智推檢五蘊俱空。經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即色蘊空。是身如泡不得久立。即受蘊空。是身如焰從渴愛生。即想蘊空。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即行蘊空。是身如幻從顛倒起。即識蘊空。五蘊既空誰為主宰。所有分別是妄識攀緣。言語去來唯風力所轉。離情執外中間唯有空性。故知我但有名。名亦無性。名體俱空。我法何有唯識論云。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爲有作用。爲無作用。若有作用如手足等應是無常。若無作用。如鬼角等。應非實我。故所執我二俱不成。又意識等事。皆從本識熏習之力而得成就。乃至所執實我既常無變。後應如前是事非有。前應如後是事非無。以後與前體無別故。若謂我用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離體。應常有故。體不離用。應非常故。然諸有情各有本識。一類相續任持種子。與一切法更互爲因。熏習力故。得有如是意識等事。故實續積偈云。法同草木無覺知。若離於心不可得。衆生自性無所有。一切諸法亦如是。若現在陰入

界是念念不住。何以故。世法無有一念住者。若有一念。是一念中住亦有生住滅。是生住滅亦復不住。如生住滅中有內外陰界入。是內外陰界入亦有生住滅。若如是不住者。即是非我非我所。又佛言。從本已來無我無人無有丈夫。但是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彼已害我。即名為害。乃至是中無有一法。和合聚集決定成就。得名爲佛名法名僧。名父名母。名阿羅漢。定可取者。又頌云。俯仰屈申立去來。瞻視言語中無實。風依識故有所作。是識滅相念念無。彼此男女有我心。無智慧故妄見有。骨鎖相連皮肉覆。機關動作如木人。內雖無實外似人。譬如熱金投水中。亦如野火焚竹林。因緣和合有聲出。華嚴經頌云。菩薩一切業果報。悉爲無盡智所印。如是無盡自性盡。是故無盡方便滅。菩薩觀心不在外。亦復不得在於內。知其心性無所有。我法皆離永寂滅。彼諸佛子如是知。一切法性常空寂無有一法能造作。同於諸佛悟無我。大集經云。若復有言眼色因緣故有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眼中無我。色亦如是。而和合中亦復無我。和合因緣生於眼識。如是識中亦復無我。風中空中悉亦無我。如是推尋竟不可得。此識但是十二因緣猶環流轉。離十二因緣識不可見。但因識生名色。乃至則有衰老及以病死。如是等法因眼識生。而是眼識非東方來。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所因之念生根識者。是念亦滅。眼識不住第二念中亦不語念。汝住我滅。而是滅法亦非復

去至十方面。亦復不專一處住止。是故諸法因緣故生。若離因緣則不得生。因緣生因緣滅。如是因緣名相續法。是故當知實無有我。而是因緣亦無作者。無有受者。無有起者。無他起者。是故無我。若無我者我既是空我所亦空。何以故。然體性爾故。是故眼性無我所。無有積聚。非合非散。即生滅故。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是風因緣。亦入根中。左旋右轉。清淨照了。彼風如幻。亦不可捉。又雖似有能作所作二事相成。但從緣生俱無自性。不知唯識之人。盡執爲實我。如大涅槃經云。佛言。比丘。譬如二手相拍聲出其中。我亦如是。

宗鏡錄卷第六十五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既無我亦無於人。乃至衆生壽者十六知見等。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如說名色繫縛衆生。名色若滅則無衆生。離名色已無別衆生。離衆生已無別名色。亦名名色繫縛衆生。亦名衆生繫縛名色。師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見。指不自觸。刀不自割。愛不自受。云何如來說言名色繫縛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衆生言衆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繫縛衆生。即是名色繫縛名色。佛言。善男子。如二手

合時更無異法而來合也。名之與色亦復如是。是以是義故。我言名色繫縛衆生。若離名色則得解脫。釋曰。如二手合時更無異法者。二手雖有相合。以但是一身之用。故無異法。雖非異法。若以一手合義不成。如名色衆生。雖然不異。要因名色繫縛衆生。要離名色方得解脫。一切諸法離合縛脫亦復如是。維摩經云。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肇法師曰。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始終不改謂之人。外道以人名神謂始終不變。若法前後際斷則新新不同。新新不同則無不變之者。無不變之者則無人矣。既前際無人後際無壽者。中際無我無衆生世。問凡所有法。皆是意言分別。立其名相都無實義。衆生不了妄有所得。沒在其中不能出離。是以諸佛方便說人法二空唯識正義。於虛誑名相中而能拔出。如大智度論云。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空無根本。如夢如幻等。衆生在何處住。而菩薩拔出。須菩提意。謂如人沒深泥而得拔出。佛答衆生但住名相虛誑憶想分別中。佛意一切法中無決定實者。但凡夫虛誑故著。如人暗中見似人物。謂是實人而生畏怖。又如惡狗臨井自吠其影。水中無狗。但有其相而生惡心投井而死。衆生亦如是。四大和合故名爲身。因緣生識和合故動作言語。凡夫人於中起人相生愛生恚。起罪業墮三惡道。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憐愍衆生。種種因緣教化令知空法。而拔出之。作是言。是法皆畢竟空無所有。衆生顛倒虛妄故見似有。如化如幻如乾闥

婆城。無有實事。但誑惑人眼。乃至佛告須菩提。若諸法當實有如毫釐許。菩薩坐道場時。不能覺一切法空無相無所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能以此法利益衆生等。又云。如人遠行獨宿空亭。夜中有鬼擔一死屍來著其前。復有一鬼從後而來。瞋罵前鬼云。是我屍。何以擔來。前鬼復言。本是我物。我自擔來。二鬼各以一手爭之。前鬼語曰。可問此人。後鬼即問。是誰死人。誰擔將來。是人思惟。此之二鬼皆有大力。實語虛語皆不免死。我今不應妄語答鬼。便答後鬼。前鬼擔來。後鬼大瞋拔其手足出著地上。前鬼愧之。取屍補之。補之便著臂手足等。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活人之身。各各拭口分首而去。去其人思惟。父母生身眼見食盡。我今此身盡是他肉。爲有身耶。爲無身耶。如是思惟。心懷迷亂不知所措。猶如狂人。天既明矣。尋路而去。至前國土見有佛塔。凡見衆僧不論餘事。但問己身爲有爲無。諸比丘問。汝何人耶。答曰。我亦不知是人非人。卽爲衆僧廣說上事。衆僧皆云。此人自知己身無我。易可化度。卽語之言。汝身本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聚集。計爲本身。如汝本身與今無異。時諸比丘度爲沙門。斷煩惱盡得阿羅漢。是故有時於他人身亦計爲我。已無我故。有時於我謂爲他人。故文殊問經云。有老人夜臥。手提兩膝。而便問云。那得有此兩小兒耶。身若有我。云何不識。謂爲小兒。故知橫計皆無定實。又云。菩薩作是念。諸法空無我無衆生。而

從因緣故有四大六識。是十法各各有力。能生能起。能有所作。如地。生持水能爛火能消風能迴轉識能分別。是十法各有所作。衆生顛倒故謂是人作我作。如皮骨和合故有語聲。惑者謂人語如火燒乾竹林出大音聲。此中無有作者。又如木人幻人化人。雖能動作無有作者。此十法亦如是。廣百論云。若隨自覺執有我者。豈不但緣無常身等。虛妄分別執爲實我。所以者何。現見世間但緣身等前後隨緣分位差別。虛妄計度我肥我瘦我勝我劣我明我暗我苦我樂。身等無常可有是事。常住實我無此差別。由此比知。一切我見皆無實我。以爲境界。唯緣虛妄身等爲境。隨自妄想覺慧生故。如緣暗繩顛倒蛇執。實行王正論偈云。如人依淨鏡。得見自面影。此影但可見。一向不真實。我見亦如是。依陰得顯現。如實檢非有猶如鏡面影。顯揚論問曰。若唯有蘊無別我者。誰見誰聞誰能了別。乃至偈答云。如光能照用。離光無異體。是故於內外。空無我義成。論曰。現見世間卽於光體有能照用說爲照者。離光體外無別照者如是眼等有見等用。說爲見者乃至了別者。無別見者等。是故內外諸法等無有我。問。若實無我云何世間有染有淨。答。染淨諸法從因緣生。不由實我。何以故。頌曰。如世間外物。離我有損益。內雖無實我。染淨義應成。論曰。如世外物雖無有我。而有種種災橫順益事業成就。如是內法雖無有我。而有種種染淨義成。是故無過。問。既人法俱空。若實無我。

誰受生死依正果報。或復厭苦求趣涅槃。縛解去來昇沈等事。答。雖無作者。而有作業。以衆緣力。至於後世相續不斷。但以識爲種。能有厭求記憶等事。大涅槃經云。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衆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集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造。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如淨名經偈云。雖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失善惡之業因。苦樂之果報。非有人我能作能受。但是識持因果不亡。如古師云。衆生爲善惡而受其報者。皆由衆生心識三世相續念念相傳。如今世現行五蘊。猶前世識種爲因。起今世界。今世有作業熏種。而爲來世現行因。展轉相續爲因果。故又善惡之業。皆由心識而起。謂前念造得善惡業。然此一念識雖滅。而後念心識生。既心識相傳不斷。即能任持善惡之業而亦不亡。以由識持故。識論云。然有情類。身心相續。煩惱業力。轉迴諸趣。厭患苦故。求趣涅槃。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爲我。故知厭苦求樂。捨此生彼。則驗知無我。若定有我。有體則不能去來。隨緣起滅。以

定有故。不可移易。只爲識心如幻。無定故。乃有從凡入聖之理。厭妄求真之門。則不壞因緣。能含正理。大莊嚴論問。有縛則有解。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答。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爲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問。若無我者。誰至後世。答。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世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至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復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一切受生識爲種子。入母胎由。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緣故。便受後陰。至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於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又大智度論云。問曰。心所趣向。心爲去。爲不去。若去。此則無心。猶如死人。若不去。云何能緣。如佛言。依意緣法意識生。意若不去。則無和合。答。心不去。不住。而能知。如般若中說。一切法無來無去。相。云何言心有來去。若有來去。即墮常見。諸法無有定相知。心不住。爲無常相。結使未斷。或生吾我。如是思惟。若心無常。誰知是

心。心爲屬誰。誰爲心主。而受苦樂。一切諸物。誰之所有。即分別知。無有別主。但於五陰計有人相。而生我心。以我心。故生我所。我所心生。故有利。益我者。生貪欲。違逆我者。而生瞋恚。愛等諸煩惱。假名爲縛。若修道解。是縛而得解脫。即名涅槃。更無有法名爲涅槃。如人被械得脫。而作戲論。是械是脚。何者是解脫。是人可怪。於脚械外。更求解脫。衆生亦如是。離五陰滅。更求解脫。故知有識則繫縛。無識則解脫。若離五陰。空別求解脫者。如離此方。空別求他方。空。故思益經云。愚於陰界入。而欲求菩提。陰界入。即是離。是無菩提。華嚴會意問云。若準六根。無我。誰造誰受耶。答。佛說作善生天。爲惡受苦者。此但因緣法爾。非是我能爲受也。若言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耶。我豈愛彼地獄。故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報。唯因緣非是我也。如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是此意也。問。既言無我。誰感因緣。若言無我。但是因緣自爲者。草木亦稟因緣。何不生天。與受苦耶。答。內外雖但稟因緣。因緣有二。一善惡增上業因緣。但感生天及地獄異熟等。二善惡等流業因緣。生天者。感實地金華。墮地獄者。感刀林銅柱等。此是因緣業作。非我能爲。豈謂受報不同。而計有我。故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問。若言造業受報。但是因緣。非由我者。何故有證無我者。雖有已造惡業因緣。而不感受報耶。既得無我。即不受報者。故知我造惡業受

報非是業因緣也。答。由得無我已斷惡業因緣。無彼因緣故不受報。非謂有我無我受不受也。故經云。因緣故法滅等。此之謂也。即以如實推究我不可得。是故無我唯六根也。外我所執外分有六塵也。非實我所有。問。若言唯是色聚等無實財實非我所者。即我等遍有。何得世人。有富饒財寶。有貧無一錢等。答。財寶是色從業因生。以業增勝故即財寶豐盈。由業不清淨故貧無一物也。此則有無因業。非是我所能為也。若言財寶實有非由業因緣有者。即一切衆生執有我。何故有貧富不同。故知由業因緣非我實有也。說長者多盈財寶。餓鬼無一毛覆身業是也。破中間見聞等病故。於中間分爲六識也。見聞等病空無所有也。若言見聞等是我非是識者。如瞽盲人。有我何不得見聞等耶。既瞽盲等人。雖有於我。而不得見聞者。故知見是識非是我也。是知於此根塵識三處推擇。唯有法而無我人。問。或言有我由迷似生非實有者。何不迷他爲自。今既以自爲自。不得爲他。以他爲他。不得爲自者。故知自他實有。非由計生也。又但是迷心非實有者。何不於水迷見爲火於火迷見於水。故知水火實有不是迷生也。答曰。有二初者。然此分別計我。藉三緣生謂邪師邪教邪思惟等。由此三緣久熏力慣習。遂計彼爲他。執自爲我。此但由計有實有故。若言實有非熏習而計有者。初出胎時何不執自及以他身。既初出胎時。未熏習故不計自他。故知計有自他。由妄熏故也。

如說分別我執藉三緣生故。又云。惡見熏習等。二者凡所見執實必迷似生。離似則無所執性。故知如計水火由執似生也。何者以水火似有但是虛相。誑心以不了相。虛執爲實有。何以故。所得冷熱但是觸塵所見青黃赤白是色法故。流相騰焰是法塵故。執實水火。但唯法塵妄見有也。如說從自心生與心作相等是也。問。既親驗水火但唯塵等。云何有水火相別。答。六塵不別但是虛似有殊。即此似相由迷執所起故。是故似之與執但有迷生。如說餓鬼恒河見水爲火喻等。此但從自心生。外非實有也。又云。凡有見自見他。皆是迷心自現。如迷東爲西。然迷入西不離悟人東。但爲迷入迷故。不見悟人東也。非謂迷見西處無彼東也。若言迷見西處無實東者。即見西是悟不是迷也。以無悟人東無所迷故。既知實東謂爲西者。何以人不離東也。信知衆生不離佛界。佛界不離衆生界。但爲迷故。癡盲對目不知見。深自悲哉。如大涅槃經云。外道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見誰聞。佛言。善男子。內有六入外有六塵。內外和合生六種識。是六種識因緣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爲木火。因草得故名爲草火。乃至衆生意識亦復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爲眼識。善男子。如是眼識不在眼中。乃至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若是因緣和合故生。智者不應說見即是我乃至觸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說眼識乃至意識一切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

幻。本無今有。已有還無。乃至內外六入。是名衆生我人士夫。離內外入無別衆生我人士夫。又言。瞿曇。如汝所言。內外和合誰出聲音我作我受。佛言。先尼。從愛無明因緣生業。從業生有。從有出生無量心數。心生覺觀。覺觀動風。風隨心觸喉舌齒唇。衆生。倒想聲出言說我作我受我見我聞。善男子。如幢頭鈴風因緣故便出音聲。風大聲大。風小聲小。無有作者。又百論云。我若是有應如色等從緣而生。生定歸滅則非常住。若非緣生應如兔角無勝體用。何名爲我。又念念滅所以非常。相似相續所以非斷。如是佛子。遠離二邊悟入緣生處中妙理。問。既無我人云何有生有死。答。但生是空生死是空死。畢竟無有我人可得。如經云。一切世間法唯因果無人。但是依空法還生於空法。是知衆生果中但有名數。名數本空萬法何有。如法性論云。數盡則群有皆虛。名廢則萬像自畢。因茲以觀。斯乃會通之津徑。反神之玄路。是以境因名立。名虛則境空。有從數生。數虛則有寂。名數起處皆是自心。心若不生萬法何有。所以華嚴經頌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爲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若能如實觀之。則見自心之性。可謂會通之津徑。反神之玄路矣。又淨名疏。智者廣釋六大性無我。如經云。是身無我爲如地。此正約地種明無我也。今例作兩釋。一作破外人解。二約內觀明義。一破外人者。外人計云。若言身無神我。那得能擔輕負重。內人破言。地亦能荷負山嶽。可有神

我耶。次約內觀解者。若毘曇明。衆生是假名。地大是實法。成論明。地大亦是假名。四微是實法。今明雖復假實之殊。同是苦諦下無我行觀門所攝。如地是四微所成。若一微是主。三亦是主。若一非主。三亦非主。當知無主。若內地四微所成無主者。外地四微所成亦無有主也。若內外無主者。此三事所成何得有主。若無主即是無我。故云此身無主爲如地也。又請觀音經云。地大地無堅性。地若是有者。爲自性有。他性有共性有無。因性有四種中隨計一性。即是有見。若謂是事實餘妄語。實即是剛義。是性是主義也。若檢四性不得。此爲見地是無。是事實餘妄語。實即是剛是性是主。若見地亦有亦無是事實餘妄語。實即是剛是性是主。若見地是非有非無是事實餘妄語。實即是性是主。若於此四句有所計執者。即是性實是剛是主。金剛般若經云。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亦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亦著我人衆生壽者也。若不取四句則是觀地無剛性。若無剛實則無主無我。故說是身無主。猶如地也。經云是身無我爲如火。亦作兩釋。一作破外人解者。外人計有神我。云何知耶。見身能東西馳走及出音聲。故知有神我也。內人破曰約火一法破其兩計。所以者何。火燒野草亦能東西自在。亦是我也。又燒著竹木出諸音聲。亦是有神我也。次約內觀釋者。火爲二微所成。無有定性。無性即是無火也。今身爲名色所成。身無定性。若身

無定性即無我也。復次此身中諸煖即是火。若外火無我內火亦無我也。又請觀音經云。火大火性從因緣生。若從緣生即無自性無實。即無我破性。及四句類地可知。經云。是身無壽爲如風。亦作破內外觀釋。破外人者。外人計有壽者。云何知耶。若無壽者何得有出入息相續不斷。內人破曰。出入息者。但風相外風無壽者。內風豈是壽者也。次內觀解者。風相觸擊故輕虛自在遊中無礙。有何壽命。大集云。出入息者名爲壽命。若觀此出入息。入無積聚。出無分散。來無經遊。去無履涉。如空中風求不可得。風既非壽息亦何得是壽也。又請觀音經云。風性無礙。今以四句觀風。若言有性有生四句可得者。即是礙相。不得入道。若四句觀風風不可得。即是無礙。無礙故即是入如實之際。觀身三事。息非壽命。如風故說是身無壽爲如風也。經云。是身無人爲如水。此約水種破人。亦作破外人內觀解。初明破外人者。外人計有神即是人。云何知耶。若身中無神。何能慈恩潤下曲隨物情也。內人破曰。我見水能下潤隨器方圓。水無神無人者。而汝能恩潤順物。亦無神無人也。今明內觀解者。水爲三微所成。無有定性。無性即無水。三事成身無有定性。無性即無身。無身即無人。故說是身無人爲如水也。又解如小兒水中見影。謂言水裏有人。入水求人終不可得。凡夫三事中。生身見。謂身是人。深觀三事不見身相。即無人也。又如請觀音經云。水性不住以其住者。池沼方圓礙之即住。

非水有住性也。今檢人亦如是。隨諸法得人。名。無定性。若四句檢水有性有著。即是住義。若檢水四句無性無著。即是無住。無住故入如實際。經云。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此是總約四大破我。說無我行也。若作破外人解。外人計云。若身中無實有神我者。今現見六情依身而住。故知實有神我也。內人破曰。現見六情依四大住。無別我神之所依也。若約內觀解者。身名是一。一身不應在四我住。若一大我住。三大應無假名身。若各有者。即有四身。若即若離四句約四大中檢身不得。故知身無有實。若不得身實即身見破。身見破即我見十六知見皆破也。經云。是身爲空。離我我所者。此是第二約空種破。說無我行也。若作破外人解。外人計有我。若無神我何得所有。國土人物是實所。若見實當知我亦是實。內人破曰。若爾所是空我亦應空。如身中空種空種及一切外空。是所所空故。我亦空也。若約內觀解者。即是正約空種破身見也。四大造色園虛空故假名爲身。離空即無身。若外內空不名身。今約空種檢身不可得。即身見破。身見破即離我所也。經云。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者。此是第三檢種破我。是知說無我行也。若作破外人解。外人計云。若身中無神。那得知四時氣序等事也。內人破曰。如草木瓦礫。亦猶陰陽氣候逐時轉變。似有所知而非神知者。令身雖有知。如草木瓦礫。無神知也。又外人計身內有神神使知知之。內人破曰。若神使知知復誰使神知。遂無

使神何須使。若無神使即無知者。無知者即如草木瓦礫也。若約內觀的觀識種。所以者何。三事成身。命煖無知。知只是識。若謂識能知者。過去識已滅。滅故不能知。現在識剎那不住。無暫停時亦不得知。未來識未有。未有之識豈得有知。三世求識知不可得。離三世無別有知。故說此身無知如草木瓦礫也。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次約風動助成。破識有作。說無我行也。若作破外人解。外人計身內有神我故。能執作施爲作一切事。內人破曰。此非神作身有所作。皆風力轉也。若約內觀心解。妄念心動身內。依風得有種種所作。故大集經云。有風能上有風能下。心若念上風隨心牽起。心若念下風隨心牽下。運轉所作皆是風隨心轉作一切事。若風道不通手脚不遂。心雖有念即舉動無從。譬如人牽關板即影技種種所作。振繩若斷手無所牽。當知皆是依風之所作也。今觀此依風。不自生亦不他生。若無生即是空。尚不能自有。令三事成身不可得。誰是作也。釋曰。夫外計內執我者。皆於地水火風空識六大種中及身內識煖息三事等起執。今觀六大三事內。唯是識之一大。世多堅執以爲實我。今只用於內外三世中推自然無我無識。內外推者。只如執識實在身內者。且何者是識。若言身分皮肉筋骨等是識者。此是地大。若言精血便利等是識者。此是水大。若言身中煖觸是識者。此是火大。若言折旋俯仰言談祇對是識者。此是風大。除四大外唯是空大。何者是識。

各各既無。和合豈有。如一。砂壓無油合衆。砂而豈有似一狗非師子衆群狗而亦無。此四大種現推無體。即是內空。死後各復外四大。一一歸空即是外空。內外俱空識性無寄。又內推既無識應在外者。外屬他身自無主宰。及同虛空有何分別。內外既空中間奚有。以因內外立中間故。但破內外中間自虛。若識內外空者應在。心世。何者因三世以辯識。因識以立三世。若無有識誰分三世。若無三世何以明識。以此三識若不想過去。即想未來。過本不緣即住現在。離三際外更無有識。故祖師云。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今則念念成三世。念念識不住。念念唯是風。念念無主宰。故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以因現在立過去因過去立未來現在既不住。過去亦無生。互檢互無微底空寂。但有微毫起處皆從識生。今推既無分別自滅。分別既滅境界無依。如依水生波依鏡現像。無水則波不起。無鏡則像不生。故知非關法有法無。但是識生識滅。如金剛三昧經偈云。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如是洞達。根境豁然。自覺既明。又能利他普照。故經偈云。究竟離虛妄。無染如虛空。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是以世間。龜浮不於自身子細明察。妙觀不習習眼全盲。執妄迷真。以空作有。若能善觀即齊諸聖。如圓覺經云。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善男子。汝等乃能爲諸菩薩及末世衆生。問於如來修行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說種種方便。

便。汝今諦聽當爲汝說。時普眼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衆默然而聽。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衆生。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淨室常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淚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幻化。是故我說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薩。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衆生。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眼清淨故眼識清淨。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識清

淨故覺塵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善男子。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清淨。彼清淨故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清淨。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善男子。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裏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四大不動故。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善男子。覺性遍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當知六根遍滿法界。根遍滿故當知六塵遍滿法界。塵遍滿故當知四大遍滿法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善男子。由彼妙覺性遍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愛故。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衆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

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善男子。彼諸菩薩如是修行。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任持。如是方便。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不迷悶。所以凡夫迷夢怕怖生老病死。以二乘偏見厭離成住壞空。若頓悟之時不厭不怖。全將生死法。度脫於群生。以生死性空故。如釋迦如來不離不著。生則王宮降誕。演獨尊之文。老則壽八十年。示還壞之法。病則背痛偃臥。譬泡幻之身。死則示滅雙林。顯無常之苦。令小根者悟其還變。傳大器者頓了圓常。故知生老病死之中盡能發覺。行住坐臥之內俱可證真。豈同怖厭凡小之見乎

末。所以法愛不盡。皆爲頂墮之人。圓證涅槃。猶是我見之者。如圓覺經中。淨諸業障菩薩白佛言。大悲世尊。爲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一切如來因地行相。令諸大衆得未曾有。觀見調御歷恒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功用。猶如一念。我等菩薩深自慶慰。世尊。若此覺心本。恒清淨。因何染污使諸衆生迷悶不入。乃至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衆生及與壽命。認四顛倒爲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於虛妄體重執虛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妄業故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何以故。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爲己主宰。一切衆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皆是無明。譬如有人不自斷命。是故當知有愛我者。我與隨順。非隨順者。便生憎怨。爲憎愛心養無明故。相續求道皆不成就。善男子。云何我相。謂諸衆生心所證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支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則知有我。是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善男子。云何人相。謂諸衆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爲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彈證理。皆名人相。善男子。云何衆生相。謂諸衆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衆生。

宗鏡錄卷第六十七

*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雖說我相起盡根由。皆是外道凡夫龜重情執。如何是內教修行之人。微細法我之見。答。法執難亡更是微細。以法執爲本人執爲

*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六

則知彼人說衆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衆生則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衆生非彼我故。善男子。但諸衆生了證了悟。皆爲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衆生相。善男子。云何壽者相。謂諸衆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爲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消水無。有別水知水消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善男子。末世衆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爲。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此我法二執經論偏治。助業潤生順情發愛。於六七識上妄起端由。向根塵法中強爲主宰。固異生之疆界。爲煩惱之導師。立生死之根原。作衆苦之基址。壞正法之寶藏。達成佛之妙宗。塞涅槃之要津。盲般若之智眼。障菩提之大道。斷解脫之正因。背覺合塵無先於此。如上廣引破斥分明。顯斷疑根頓消水執。則正修有路功不唐捐。一念證真全成覺道。問。不了唯識之徒。妄執我法。聖教之內。云何復言有我法等。答。對機假設。非同情執。假有二種。一者無體隨情假。多分世間外道所執。雖無如彼所執我法。隨執心緣亦名我法。故說爲假。二者有體施設假。聖教所說雖有法體而非我法。本體無名強名我法。不稱法體隨緣施設。故說爲假。又凡聖通論我有六種。一執我。謂分別俱生在於凡位。二慢我。謂但俱生在有學位。三習氣我。謂二我餘習在無學位。四隨世流布我。謂諸佛等隨世假稱。五自在我。謂八自在等如來

後得智爲性。六真我。謂真如常樂我淨等。以真如爲性。圓中稱我通後三種。問。云何是無二我義。答。人我見如六陰七情。畢竟無體。法我見猶乾城焰水。徹底唯空。如經論明二無我者。一人無我者。梵云補特伽羅。唐言數取趣。謂諸有情起惑造業。即爲能取。當來五趣名之爲趣。雖復數數起惑造業五趣輪迴。都無主宰實自在用。故名無我。二法無我者。謂諸法體。雖復任持軌生物解。亦無勝性實自在用。故言無我。問。執有我見離順所緣。是顛倒體。無我之心成何勝善答。了二無我理證會異如。則成佛之正宗。超凡之妙軌。若論法利功德難量。古德云。無我之心雖不稱境。達於緣故名非顛倒。如緣真如作有如解。即是法執若作無解雖不稱如。仍因成聖。釋曰。若作如解即是法執者。若起能解之心。即立所證之理。所境既立迷現量心。知解纔生便成比量。皆爲法執。失唯識宗。所以華嚴經云。智外無如爲智所入。如外無智能證於如。則心境如如一道清淨。廣百門論云。識能發生諸煩惱。業能牽後有如是識心緣色等起。無所緣境識必不生。若能正觀境爲無我。所緣無故能緣亦無。能所既亡來苦隨滅。證寂無影清淨涅槃。至此位時名自利滿。諸有本願爲利益他。住此位中化用無盡。亦令有識住此涅槃。是故欲求自他勝利真方便者。應正勤修空無我理。問。涅槃經。佛說有真我佛性之理。諸菩薩等皆申懺悔。我等無量劫來。常被無我之所漂流。今

廣說無我者。莫不達涅槃之教不。答。今言無我者。謂破凡夫外道迷唯識理。妄執心外實有我法。如外道所執略有三等。一僧佉等執我體常。周遍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等。二尼乾子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三遍出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餘九十種所計我等。不異此三故。此等妄執俱無道理。唯成五見之邪思。豈同四德之真我。如涅槃經云。外道言。如瞿曇說。無我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識意常樂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爲常。以常故名之爲我。有常我故名之爲樂。常我樂故名之爲淨。夫真我者是佛性義。常恒不變。非生因之所生。具足圓成。唯了因之所了。又如經云。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見諸山河石壁草木宮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想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爲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爲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衆生亦爾。爲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爲苦。以爲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

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集無常苦無我等想。是三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釋曰。夫迷四真實起八顛倒者。無非人法二我之見。為生死之樞穴。作煩惱之基。成九結之樊籠。開十使之業道。二乘雖斷人我。常被無我之所漂流。外道認識神。恒為妄我所之輪轉。所以上云無我者。名為生死者。以昧一真我之門。無大自在之力。我者名為如來者。達佛性之妙理。承如實之道來。無常者聲聞緣覺

者。修生滅之妄因。證灰斷之小果。常者如來法身者。入不動之真宗。契圓常之妙體。苦者一切外道者。運無益之苦行。墮生滅之邪輪。樂者即是涅槃者。斷二死之妄原。入四德之祕藏。不淨者即有為法者。積難染之情塵。成夢幻之虛事。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者。乃究竟之圓詮。履無為之至道。是以外道執有我見。如蒸砂作飯。認妄為真。二乘證無我門。似捉石為珠。以常為斷。俱不達無我之中而有真我。又常樂我淨者。但是一法。以心性不變異故。常故樂。樂故我。我故淨。以不了心性常住故。心外別求。妄有所作。作故無常。無常故無樂。無樂故無我。無我故無淨。何者以無常遷變。純受其苦。寧有樂乎。既不得樂。恒俱繫縛。不得自在。豈成我乎。既不見真我佛性。長隨染緣。豈得淨耶。如上剖析。皆屬一期教門。不可於此定執有無。迷於方便。如廣百論云。為止邪見。撥無涅槃故。說真有常樂我淨。此方便言。不應定執。既不執有亦不撥無。如是乃名正智解脫。問。外塵無體。唯識理成。正教昭然。妙旨非謬。今凡夫所執多徇妄情。以見聞之心。薰習之力。多執現見之境。難斷斷疑。前雖廣明猶虛未信。更希再示以破執情。答。法性無量。得之者有邊。真如相空。執之者形礙。如還原觀云。真空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在目前。翻為名相之境。起信鈔云。若是唯心。則不合有境。以心無相。不可見故。既有所見。云何唯心。意云。一切法從心起故。所起無體。即是一心。何用說見與

不見。根本是心故。又云。境本非善。但以順己之情。便名為善。境本非惡。但以違己之情。便名為惡。故知妍醜隨情。境無定體。既無自體。曷有境界乎。唯心之門。從茲明矣。故知佛為信者說。不為疑者施。垢重障深。自生疑謗。遮輕根利。順入玄微。廣百論云。一切所見皆識所為。離識無有一法是實。為無始來數習諸見。隨所習見。隨所遇緣。隨自種子成熟。若差別變。似種種法相而生。猶如夢中所見事等。皆虛妄現。都無一實。一切皆是識心所為。難若爾大乘應如夢。唯撥一切法皆悉是虛。不能辯說一切世間出世間法自性差別。是大苦哉。我等不能隨喜。如是大乘所立虛假法義。以一切法皆可現見。不可撥無現見法故。答。奇哉。可憐。薄福愚人。不能信解大乘法義。若有能見可見所見。能見既無。誰見所見。以諸能見不能自審。知自有體。亦不審他。於審察時。能見所見皆無所有。是故不應執現見法。決定有體。以迴心時。諸所緣境皆虛假故。所以者何。起憶念時。實無見等種種境界。但隨因緣。自心變似見等種種境相而生。以所憶念非真實故。唯有虛假憶念名生。如會更諸法體相。迴心追憶。故名為念。當憶念時。會所更境。皆無有故。能念亦無。而名念者。隨順慣習。顛倒諸見。假名施設。由此念故。世間有情。妄起種種分別謬論。競執諸法自性差別。沒惡見。泥不能自出。若無所見亦無所聞。是則一切都無所有。云何今時。編石為筏。唯識論問云。依信說有四種。一現見。二比知。三譬

喻。四阿含。此諸信中現信最勝。若無外境云。何世人言我現見此青等物。偈答。現見如夢中。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云何言現見。諸凡夫人煩惱夢中有所見事。皆如夢中。如現見色。不知色義。以後時意識分別然後了知。意識分別時。無眼等識先滅故。以一切法念念不住故。以見色時無彼意識意識起時無彼眼識。入大乘論問云。諸法體相世間現見。云何無耶。答。凡愚妄見此非可信。生滅之法皆悉是空。生滅輪轉無暫停時。相似相續故妄見有實。猶如燈焰念念生滅。凡夫愚人謂爲一焰。中觀論問。汝雖種種門破去者住者。而眼見有去住。答。肉眼所見不可信。若實有去者。爲以一法成。爲以二法成。二俱有過。夫肉眼者。是過去顛倒業因所成。如牛羊眼不辯方隅實不可信。唯佛眼真實。只可從實。不可還虛。又問。現見衆生作業受報。是事云何。答。如化人無有實事。但可眼見。又化人口業說法身業布施等。是業雖無實而可眼見。如是生死作者及業亦應如是。諸業皆空無性如幻如夢。又問曰。世間人盡見諸法是。有是無。汝何以獨與世間相違。言無所見。答曰。若人未得道。不見諸法實相。愛見因緣故。種種戲論見法生時。謂之爲常。取相言有。見法滅時。謂之爲斷。取相言無。智者見諸法生即滅無見。見諸法滅即滅有見。是故於一切法雖有所見。皆如幻如夢。乃至無漏道見尙可滅。何況餘見。是故若不見安隱法者。則見有無。大智度論問。若一切諸法空如

幻。何以故。諸法有可見可聞可嗅可嘗可觸可識者。若無而妄見者。何不見聲聞色。若皆一等空無所有。何以有可見不可見者。答曰。諸法相雖空。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譬如幻化象馬及種種諸物。雖知無實。然色可見聲可聞。不相錯亂。與六情對故。諸法亦如是。雖空而可見可聞。不相錯亂。詳斯論意。是約世間凡情所見。以眼根對色塵及中間眼識三種和合。得稱爲見。此根塵識自性俱空。各不能生見。和合亦不能生見。但虛妄情識所對見聞不無。故經云。以凡夫見之爲世諦。以聖人見之爲真諦。所稱諸者。審實不虛。故稱爲諦。世諦不無執假爲諦。真諦非有證實爲諦。問。一切內外諸法皆有流類。於諸類中約有幾種差別及隨類通別等義。答。古釋有五。一異熟類。一通。即一切草木皆是初青後黃。豈非異熟。二別。唯善惡二業感異熟果。三長養類。一通。即是一切皆有長養。二別。唯是飲食睡眠梵行等持所益故。三等流類。一通。即一切自類相似皆是等流。二別。唯同類因之所生。四實事類。一通。即一切有體諸法。二別。唯是無爲簡有爲非是實事故。五剎那類。一通。即一切有生滅法。二別。唯是見道初一剎那也。問。有情所住遍三界中。云何維摩經云。七識處爲種。答。有情通凡至聖。有六十二有情身。約依處有四十二居止。若通門由業繫故。樂與不樂並立居止。下在七識心住之例。爲識心唯樂於七處住故。四十二居止者。八地獄傍生餓鬼四洲六欲天

色界十八無色有四。都成四十二居止。七識處者。一種種身種種想。種種身者。欲界天有尊卑上下也。種種想者。有苦樂捨三受想。二種種身。一想種種身者。初禪梵王爲尊。梵衆爲卑。故有種種身一想者。有一戒取想也。梵王自謂我能生諸梵。諸梵謂已從梵王生。非因計因。是戒取。三一身種種想。一身者。二禪地上無尊卑上下也。種種想者。有喜樂想也。四一身一想。一身者。三禪無尊卑上下也。一想者。唯一樂想也。空識已上無身唯有一想。五空處唯一空想。六識處唯一識想。七無所有處唯一慧想。此上七識處。對治衆生計識爲我樂住七處。以有漏五陰爲體。第四禪有無想定。非想地中有滅盡定。三塗之中能受諸苦識不樂住。故不說也。又第四禪及非想地。雖復滅識。不滅假名衆生居。所以不立三惡趣中爲苦所逼。衆生不樂居。所以不立。問。破外境空立唯識有者。境從何而空。識從何而有。答。境隨情起。識逐緣生。情唯遍計之心。緣是依他之性。緣法是有。依勝義之門。情執本空。歸世俗之道。識論云。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減二執。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釋云。外境是遍計所執。心外實境。由隨妄情施設爲假。體實都無。非與依他內識相似。內識體是依他故。必依種子因緣所生。非體全無如遍計境。彼實我法。猶如龜毛識依他有。故非彼類。此中色等相見二分。內識所變。

不離識故。總名內識。由此內識體性非無。心外我法體性非有。便遮外計離心之境實有增減執。及遮邪見惡取空者撥識亦無妄空滅執。即離空有說唯識教。有心外法輪迴生死。覺知一心生死永棄。可謂無上處中道理問。境唯世俗之有識通勝義之門者。云何爲世俗諦。云何說勝義諦。答。夫一切諸智皆從無諦而起。無諦者。即絕待真心。非是對有稱無。故云絕待。猶如虛空非對小空而稱大空。從此無諦立一實諦。此一實之名。是對三權而名一實。待虛名實。此是對待得名。又從此一實。對機約教。或分開二諦等。此二諦者。約情智而開。如涅槃經云。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間人知者。爲世諦。仁王經云。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所以仁王雖分二諦。智照常一。涅槃本唯一諦。解惑分二。斯則二而不二。不二而二。二自在。爲真二諦。故昔人頌云。二諦並非雙。恒乖未曾各。即其義也。生公云。是非相待故有真俗名。生梁攝論云。智障甚官闇。謂真俗別執。然法相務欲分析。法性務在融通。各據一門。勿生偏滯。何者。若但分析而不融通。法成差異。若不分析事成混濫。又無可融通則性相歷然而非異。事理融即而非同非異。非同圓中妙理。又境則不礙真而恒俗。智則不礙寂而常照。意以心寂對於境真。心照對於境俗。以照對俗則心境非一。以寂對真則心境非異。雖雙融空有二境寂照二心。終不得言。境則不礙真而恒俗。智則不礙寂而恒寂。境則不礙俗

而恒真。智則不礙寂而常照。中觀論偈云。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金剛般若。若不壞假名論云。佛所說法咸歸二諦。一者俗諦。二者真諦。俗諦者。謂諸凡夫聲聞獨覺菩薩如來乃至名義智境界果相屬。真諦者。謂即於此都無所得。如說第一義非智之所行。何況文字。乃至無業無業果。是諸聖種性。是故此般若波羅蜜中。說不住布施。一切法無相。不可取不可說。生法無我無所得。無能證無成就。無來無去等。此釋真諦。又說內外世間出世間一切法相及諸功德。此建立俗諦。又自教約四教四證三接。立七種二諦及五種三諦。如法華玄義云。夫經論異說。悉是如來善權方便。知根知欲種種不同。略有三異。一謂隨情。二隨智。三隨智。隨情說者。情性不同。說隨情異。如毘婆沙明。世第一法有無量種。真際尙爾。況復餘耶。如順盲情種種示乳。盲聞異說而謬白。豈即乳耶。衆師不達此意。各執一文。自起見諍。互相是非。信一不信一。浩浩亂哉。莫知孰是。若世三說及能破者。有經文證。皆判是隨情二諦意耶。無文證者。悉是邪見。謂同彼外道非二諦攝也。隨情智者。情謂二諦。二皆是俗。若悟諦理。乃可爲真。真則唯一。如五百比丘各說身因。身因乃多。正理唯一。經云。世人心所見名爲世諦。出世人心所見名第一義諦。如此說者。即隨情智二諦也。隨智者。聖人悟理。非但見真。亦能了俗。如眼除膜見色見空。又如入禪者。出觀之時。身虛心豁。似輕雲霧

空。已不同散心。何況悟真而不了俗。毘婆沙云。小雲發障大雲發障。無漏逾深世智轉淨。故經偈云。凡人行世間。不知世間相。如來行世間。明了世間相。此是隨智二諦也。若解此三意。將尋經論雖說種種。於一一諦皆備三意也。二正明二諦者。取意存略。但點法性爲真諦。無明十二因緣爲俗諦。於義即足。但人龐淺不覺其深妙。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一二諦更開三種。合二十一種二諦。若用初番二諦破一切邪謂。執著皆盡。如劫火燒不留遺芥。況鋪後諸諦迴出文外。非復世情圖度。所言七種二諦者。一者實有爲俗。實有滅爲真。二者幻有爲俗。即幻有空爲真。三者幻有爲俗。即幻有空不空共爲真。四者幻有爲俗。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爲真。五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空爲真。六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爲真。七者幻有幻有即空皆爲俗。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爲真。實有二諦者。陰入界等皆是實法。實法所成森羅萬品。故名爲俗。方便修造滅此俗已。乃得會真。大品經云。空色色空。以滅色故謂爲空色。不滅色故謂爲色空。病中無藥。文字中無菩提。皆此意是爲實有二諦相也。約此亦有隨情智等三義。準此可知。幻有空二諦者。斥前意也。何者。實有時無真。滅有時無俗。二諦義不成。若明幻有者。幻有是俗。幻有不可得。即俗而真。大品經云。卽色是空。卽空是色。空色相卽二諦義成。是名幻有二諦也。約此

亦有隨情情智等三義。隨智小當分別。何者實有隨智。照真與此不異。隨智照俗不同。何者通人入觀巧。復局照俗亦巧。如百川會海其味不別。復局還源江河則異。俗是事法照異非疑。真是理法不可不同。只就通人出假亦人人不同。可以意得例三藏。出假亦應如是。幻有空不空二諦者。俗不異前真則三種不同。一俗隨三真即成三種二諦。其相云何。如大品明非漏非無漏。初人謂非漏是非俗非無漏是遺著。何者行人緣無漏生著。如緣滅生使破其心還入無漏。此是一番二諦也。次人聞非漏非無漏。謂非二邊別顯中理。中理為真。又是一番二諦也。又人聞非有漏非無漏。即知雙非正顯中道。中道法界力用廣大。與虛空等。一切法趣非有漏非無漏。又是一番二諦也。大涅槃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即是此意。二乘謂著此空破著空故。故言不空。空著若破。但是見空不見不空也。利人謂不空是妙有。故言不空。利人聞不空謂是如來藏。一切法趣如來藏。還約空不空。即有三種二諦也。復次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顯三種異者。初人聞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者。諸法不離空。周行十方界。還是瓶處如。又人聞趣。知此中理須一切行來趣發之。又一人聞一切趣。即非漏非無漏具一切法也。是故說此一俗隨三真轉。或對單真。或對複真。或對不思議真無量形勢。婉轉赴機。出沒利物。一一皆有隨情情智等三義。若隨智證俗隨智轉。智

證偏真即成通二諦。智證不空真。即成別入通二諦。智證一切趣不空真。即成圓入通二諦。三人入智不同。復局照俗亦異。何故三人同聞二諦而取解各異者。此是不共般若。與二乘共說。則深淺之殊耳。大品經云。有菩薩初發心與薩婆若相應。有菩薩初發心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有菩薩初發心即坐道場為如佛。即此意也。幻有無為俗不有不無為真者。有無二故為俗。中道不有不無不二為真。二乘聞此真俗俱皆不解故如啞如聾。大涅槃經云。我與彌勒共論世諦。五百聲聞謂說真諦。即此意也。約此亦有隨情情智等三義。圓入別二諦者。俗與別同。真諦則異。別人不空但理而已。欲顯此理須緣修方便。故言一切法趣不空。圓人聞不空理。即知其一切佛法無有缺減。故言一切趣不空也。約此亦有隨情等三義。圓教二諦者。直說不思議二諦也。真即是俗。俗即是真。如如意珠以珠譬真。用以譬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二而二。分真俗耳。約此亦有隨情情智等三義。身子偈云。佛以種種緣。譬喻巧言說。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即其義焉。問。真俗應相對。云何不同耶。答。此應四句。俗異真同。真異俗同。真俗異相對。真俗不異而異相對。三藏與通真同而俗異。二人通真異而俗同。別真俗皆異而相對。圓真俗不異而異相對。不同而同。若不相入當分真俗即相對。七種二諦廣說如前。略說者。界內相即。不相即。界外相即。不相即。四種二諦也。別接通五也。圓接通

六也。圓接別七也。問。何不接三藏。答。三藏是界內不相即。小乘取證根敗之士。故不論接。餘六。是摩訶衍門。若欲前進亦可得去。是故被接。問。若不接亦不會。答。接義非會義。未會之前即論被接。判龜妙者。實有二諦半字法門。引鈍根人。闕除戲論之義。二諦義不成。此法為龜。如幻二諦滿字法門。為教利根。諸法實相三人共得。比前為妙。同見但空。方後則龜。以別入通能見不空。是則為妙。教談理不融。是故為龜。以圓入通為妙。妙不異後帶通方便。是故為龜。別二諦不帶通方便故為妙。教談理不融。是故為龜。圓入別理融為妙。帶別方便為龜。唯圓二諦。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是故為妙。次約隨情智等判龜妙者。且約三藏。初聞隨情二諦。執實語為虛語。起語見故生死浩然。無佛法氣分。若能勤修念處發四善根。是時隨情二諦皆名為俗。發得無漏所照二諦。皆名為真。從四果人以無漏智所照真俗。皆名隨智二諦。隨情則龜。隨智則妙。譬如轉乳始得成酪。既成酪已。心相體信入出無難。即得隨情情智智等。說通別入通圓入通。令其恥小慕大。自悲敗種渴仰上乘。是時如轉酪為生酥。心漸通泰。即為隨情情智智等。說別圓入別。明不共般若。命領家業。金銀珍寶出入取與皆使令知。既知是已。即如轉生酥為熟酥。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即隨情情智智等說圓二諦。如轉熟酥為醍醐。是則六種二諦調熟衆生。雖成四味是故為龜。醍醐一味是則為妙。又東判

龜妙。前二教雖有隨智等。一向是隨情。說他意語故。故名爲龜。別入通去。雖有隨情等。一向東爲情智。智說自他意語。故亦龜亦妙。圓二諦雖有隨情等。一向是隨智。說佛自智說佛自意語。故稱爲妙。問。前二二諦一向是隨情。應非見諦。亦不得道。答。不得中道故。稱隨情諸佛如來不空說法。雖非中道。第一義悉檀。不失三悉檀益。大概判之。皆屬隨情爲龜耳。次明三諦者。妙却前兩種二諦。以不明中道故。就五種二諦得論中道。即有五種三諦。約別入通。點非有漏非無漏。二諦義成。有漏是俗。無漏是真。非有漏非無漏是中。當教論中但異空而已。中無功用不備諸法。圓入通三諦者。二諦不異前。點非漏非無漏。具一切法。與前中異也。別三諦者。彼俗爲兩諦。對真爲中。中理而已。圓入別三諦者。二諦不異前。點真中道。具足佛法也。圓三諦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一判龜妙者。別圓入通帶通方便故爲龜。別不帶通爲妙。圓入別帶別方便爲龜。圓不帶方便最妙。約五味教者。乳教說三種三諦。二龜一妙。酪教但龜。爲妙。生酥熟酥皆是五種三諦。四龜一妙。此經唯一種三諦。即相待妙也。開龜顯妙者。決前諸龜入一妙。三諦無所相待。是爲絕待妙也。又明一諦者。大涅槃經云。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如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爲龜。不轉爲妙。三藏全是轉二。同彼醉人。諸大乘經帶轉二說不轉

一。今經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不轉一實。是故爲妙。諸諦不可說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那得諸諦紛紜相礙。一諦尙無。諸諦安有。一一皆不可說。可說爲龜。不可說爲妙。不可說亦不可說。是妙亦妙。言語道斷故。若通作不可說者。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前不可說爲龜。不生不生不可說爲妙。若龜異妙。相待不融。龜妙不二。即絕待妙也。問。何故大小通論無諦。答。釋論云。不破聖人心中所得涅槃。爲未得者執涅槃生戲論。如緣無生。使故破言無諦也。問。若爾小乘得與不得俱皆被破。大乘得與不得亦俱應破。答。不例小乘猶有別惑可除別理可顯。故雖得須破。中道不爾。云何破。問。若爾中道唯應有一實諦。不應言無諦。答。爲未得者執中生惑故須無諦。實得者有戲論者無。又唯識論。於真俗二諦名開四重。都成八諦。俗諦四者。一假名無實諦。謂瓶盆等。但有假名而無實體。從能詮說故名爲諦。二隨事差別諦。謂蘊界等隨彼彼事立蘊等法。三方便安立諦。謂苦集等。由證得理而安立故。四假名非安立諦。謂二空理。依彼空門說爲真性。由彼真性內證智境不可言說名二空如。但假說故。勝義四者。一體用顯現諦。謂蘊界等。有實體性過初世俗名勝義。隨事差別說名蘊等。故名顯現。二因果差別諦。謂苦集等。智斷證修因果差別。三依門顯實諦。謂二空理過俗證得。故名勝義。依空能證以顯於實。故名依門。四廢詮談旨諦。謂一實真如體妙離言已名

勝義。又真不自真待俗故真。即前三真亦說爲俗。俗不自俗待真故俗。即後三俗亦名爲真。至理冲玄彌顯於此。又華嚴經。約其圓數立於十諦等。乃至一一法圓融無盡

宗鏡錄卷第六十七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既云約俗假立。心境雙陳。開之則兩分。合之則一味。今約開義則互相生。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凡聖通論都有幾境。答。大約有三境。頌云。性境不隨心。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本。性種等隨應。性境不隨心者。性境者是實義。即實根塵四大及實定果色等相分境。言不隨心者。爲此根塵等相分。皆自有實種生。不隨能緣見分種生故。獨影唯從見者。影爲影像。是相分異名。爲此假相分無種爲伴。但獨自有。故名獨影。即空華兔角。過去未來諸假影像法。是此但從。能緣見分變生與見分同種。故名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本者。即相分一半與本質同一種生。一半與見分同一種生。故言通情本。情即能緣見分。本即所緣本質。言性種等隨應者。隨應是不定義。謂於三境中名隨所應。有性種界繫三科異熟等差別不定。又廣釋云。性境者。爲有體實相分名性境。即前五識及第八心王。并

現量第六識所緣諸實色。得境之自相。不帶名言。無籌度心。此境方名性境。及根本智緣真如時。亦是性境。以無分別任運轉故。言不隨心者。有五種不隨。一性不隨者。其能緣見分通三性。所緣相分境唯無記性。即不隨能緣見分通三性。二種不隨者。即見分從自見分種生。相分從自相分種生。不隨能緣見分心種生故。名種不隨。三界繫不隨者。如明了意識緣香味境時。其香味二境唯欲界繫。不隨明了意識通上界繫。又如欲界第八緣種子境時。其能緣第八唯欲界繫。所緣種子便通三界。即六八二識有界繫不隨。四三科不隨者。且五蘊不隨者。即如五識見分。是識種收。五塵相分。即色蘊攝。是蘊科不隨十二處不隨者。其五識見分。是意識收五塵相分。五境處攝。是處科不隨。十八界不隨者。其五識見分。是五識界收。五塵相分。五境界攝。此是三科不隨。五異熟不隨者。即如第八見分。是異熟性。所緣五塵相分非異熟性。名異熟不隨。獨影境者。謂相分與見分同種生。名獨影唯從見。即如第六識緣空華兔角過未。及變影緣無為并緣地界法。或緣假定果極迫極略等。皆是假影像。此但從見分變生自無其種。名為從見。獨影有二種。一者無質獨影。即第六緣空華兔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是。其相分與第六見分同種生。無空華等質。二者有質獨影。即第六識緣五根種現。是皆託質而起故。其相分亦與見分同種而生。亦名獨影境。三帶質者。即心緣心是。如第七緣

第八見分境時。其相分無別種生。一半與本質同種生。一半與能緣見分同種生。從本質生者。即無覆性。從能緣見分生者。即有覆性。以兩頭攝不定故名通情本。質即第七能緣見分。本即第八所緣見分。又四句分別一唯別種非同種。即性境。二唯同種非別種。即獨影境。三俱句。即帶質境。四俱非。即本智緣如。以真如不從見分種生故。名非同種。又真如當體是無為。但因證顯得。非生因所生法故。名非別種。性種說隨應者。性即性境。種謂種類。謂於三境中各有種類不同。今皆須隨應而說。又約八識分別者。前五轉識。一切時中皆唯性境。不簡互用不互用。二種變中唯因緣變。又與五根同種故。第六意識有四類。一明了意識亦通三境。與五同緣實五塵。初率爾心中是性境。若以後念緣五塵上方圓長短等假色。即有質獨影。亦名似帶質境。二散位獨頭意識亦通三境。多是獨影。通緣三世有質無質法故。若緣自身現行心心所時。是帶質境。若緣自身五根。及緣他人心心所。是獨影境。亦名似帶質境。又獨頭意識。初剎那緣五塵。少分緣實色。亦名性境。三定中意識亦通三境。通緣三世有質無質法故。是獨影境。又能緣自身現行心心所故。是帶質境。又七地已有漏定位。亦能引起五識。緣五塵故。即是性境。四夢中意識。唯是獨影境。第七識唯帶質境。第八識其心王唯性境。因緣變故。相應作意等。五心所。是似帶質真獨影境。問。三境以何為體。答。初性境用

實五塵為體。具八法成故。八法者。即四大地水火風。四微。色香味觸等。約有為說。若能緣有漏位中。除第七識餘七皆用自心心所為體。第一獨影境。將第六識見分所變假相分為體。能緣即自心心所為體。第三帶質即變起中間假相分為體。若能緣有漏位中。唯六七二識心心所為體。又成唯識論攝要誌云。真色真心俱是所緣。所變相分俱名性境。或能緣心而非妄執分別構畫。名為真心。真心緣彼真色等境。所變相分方名性境。若心緣心所變。相分相分無質但帶質故。性者體也。體性是實。名為性境。獨影者。獨者單也。單有影像而無本質。故相名獨。如緣龜毛石女等相。或雖有質相分。不能熏彼質種。望質無能。但有假影。亦名為獨。如分別心緣無為相及第八識心所相及餘準此知。帶質之境者。質者周易云。形體也。帶者說文謂之紳也。紳也謂束又方言云。帶謂行也。今云帶質。義通二也。若依說文。謂即挾帶通附之義。如紳束也。若依方言。影仗質生。如因其路行義方有。然此相分雖有能熏自及質種。然無實用。如緣心相。相分之心無慮用故。通情本者。情謂見分。本謂質也。顯所變相隨見隨質以判種性。二義不定。又境有二。一衆生遍計所執情境。心外見法。名之曰境。二諸聖自在德用智境。以從心現故。成其妙用智境。又二。一分劑境。廣大無邊故。二所知境。唯佛能盡故。又有二種。一是心境。唯心現故。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常含一味故。二是境界之

境。謂心境無礙顯現時。體用相成理事齊現。問。心外無境界外無心。云何又說心說境。答。前已廣明。何須重執。一心四分理教無差。有境有心方成唯識。如心緣境時必有相分故。如鏡照面時有影像也。量云。心緣境是有法。心上必帶境之影像。宗因云。心對外質。同喻如鏡照面時。問。智境各一。何分多種。答。智因境分。有真俗之異。境從智立。標凡聖之殊。約用似多。究體元一。如起信鈔問云。境智爲一爲異。答云。智體無二。境亦無二。智無二者。只是一智。義用有殊。約知真處名爲真智。約知俗處名爲俗智。境無二者。謂色即是空爲真境。空即是色爲俗境。由是證真時必達俗。達俗時必證真了俗無性。即是真空。豈有前後耶。況無心外之境。何有境外之心。是即心境渾融爲一法界。問。一心二諦理事非虛。證理性而成真。審事實而爲俗。皆具極成之義。不壞二諦之門。大小二乘同共建立。如何是極成之義。答。所成決定不可移易。隨真隨俗各有道理。瑜伽論云。一有世間極成。真實二道理極成真實。世間極成真實者。謂一切世間於彼彼事隨順假立世俗慣習悟入覺慧所見同性。謂地唯是地。非是火等。乃至苦唯是苦。非是樂等。樂唯是樂。非是苦等。以要言之。此即如此非不如此。是即如是非不如是。決定勝解。所行境事。一切世間從其本際。展轉傳來。想自分別共所成立。不由思惟籌量觀察然後方取。是名世間極成真實。道理極成真實者。依止現比及

至校量極善思擇決定智所行所知事。由證成道理所建立所施設義。是名道理極成真實。問。離識有色文義俱虛。心外無塵教理同證。其奈名言熏習世見堅牢。若不微細剖陳難圓正信。只如外色若龜若細。云何推檢知其本空。了了分明成就唯識。答。龜細之色皆從識變。既從識有外色全空。故經云。色性自空。非色滅空。爲未了者更須破析。直至極微方信空現。識論云。餘乘所執離識實有色等諸法。如何非有。彼所執色不相應行及諸無爲理非有故。且所執色總有二種。一者有對極微所成。二者無對非極微成。彼有對色定非實有。能成極微非實有故。謂諸極微若有質礙應如瓶等。是假非實。若無質礙應如非色。如何可集成瓶衣等。又諸極微。若有方分必可分析。便非實有。若無方分則如非色。乃至雖非無色。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爲所依緣。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是有。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理既不成立。故應但是內識變現。發眼等識名眼等根。此爲所依生眼等識。此眼等識外所緣緣。理非有故。決定應許自識所變爲所緣緣。謂能引生似自識者。乃至由此定知。自識所變以色等相爲所緣緣。見託彼生帶彼相起故。然識變時隨量大小頓現一相。非別變作衆多極微。合成一物爲執龜色有實體者。佛說極微令其除析。非謂諸色實有極微諸微如師。以假想慧。於龜色相。漸次除析。至不可折假

說極微。雖此極微猶有方分。而不可折。若更析之便似空現。不名爲色。故說極微。是色邊際由此應知。諸有對色皆識變現。非極微成餘無對色。是此類故。亦非實有或無對故。如心心所定非實色。諸有對色現有色相。以理推究離識尚無。況無對色現無色相。而可說爲真實色法。問。表無表色不居身外。內所動作顯現非虛。如成業論偈云。由外發身語。表內心所思。譬彼潛淵魚。鼓波而自表。此表無表色是實有不。答。識論云。且身表色。若是實有以何爲性。若言是形便非實有。可分析故。長等極微不可得故。若言是動亦非實有。纔生即滅無動義故。有爲法滅不待因故。滅若待因應非滅故。若言有色非顯非形。心所引生能動手等。名身表業。理亦不然。此若是動義如前破。若是動因應即風界。風無表示不應名表。故身表業定非實有。然心爲因。令識所變手等色相生滅相續轉趣餘方。似有動作。表示心故假名身表。語表亦非實有聲性。一刹那聲無詮表故。多念相續便非實故。外有對色前已破故。然因心故識變似聲。生滅相續似有表示假名語表。於理無違。表既實無。無表事實。然依思願善惡分限假立無表。理亦無違。問。經中說有三業善惡果報不遷昇沈。云何撥無豈不違教。答。不撥爲無。爲顯識故。推其不實。於世俗門善順成立。識論云。不撥爲無但言非色。能動身思說名身業。能發語思說名語業。審決二思意相應故。作動意故說名意業。起身語思有所

造作說名為業。是審決思所遊履處故。通生苦樂異熟果故。亦名為道。或身語表由異發。故假說為業。思所履故說名業道。由此應知。實無外色。唯有內識變似色生。問。不相應行是實有不。答。識論云。不相應行亦非實有。所以者何。得非得等。非如色心及諸心所。體相可得。非異色心及諸心所作用可得。由此故知。定非實有。但依色等分位假立。此定非異色心。所有實體用。問。二無心定無想異熟。應異色心等有實自性。若無實性。應不能遮心心所法令不現起。答。識論云。若無心位有別實法。異色心等能遮於心名無心定。應無色時有別實法。異色心等。能礙於色名無色定。彼既不爾。此云何然。又遮礙心何須實法。如堤塘等。假亦能遮。謂修定時。於定加行。厭患龜動心心所故。發勝期願遮心心所。念心心所漸漸微。微微心時熏異熟識。成極增上厭心等種。由此損伏心等種故。龜動等暫不現行。依此分位假立二定。此種善故定亦名善。無想定前求無想果故。所熏成種招彼異熟識。依之龜動想等不行。於此分位假立無想。依異熟立得異熟名。故此三法亦非實有。問。世間依想建立有為之法皆虛。俗諦從識施為。無體之門盡偽。且如聖教文句能詮。乃廣長舌相之所宣。妙觀察智之所演。云何俱稱不實。咸是虛耶。答。諸聖演教談詮是依世俗文字。所以佛告三乘學者。只令依義不依語。權藉教以明心。是以文字俱無自性。亦從識變。廣百門論云。然諸世間隨

自心變。謂有衆字和合為名。復謂衆名和合為句。謂此名句能有所詮。能詮所詮皆自心變。諸心所變情有理無。聖者於中如實知見。云何知見。謂彼法皆是愚夫虛妄識心分別所作。假而非實。俗有真無。隨順世間權說為有。問。吾聲可聞色塵有對可言心變。只如時法無相。應為實有。答。有相尚空無相何有。時亦無體。延促由心。以始從一念終成於劫。念若不起時劫本空。但有初中後等時量。皆是唯識之時。廣百論破時品云。復次是則一切若假若實。皆依世俗假相施設。云何汝等定執諸法皆是實體。難。若一切法皆非實有。如何現前分明可見。答。鏡像水月乾闥婆城夢境幻事第二月等。分明可見。豈實有耶。世間所見皆無有實。云何以現證法是真覺時所見。一切非真。是識所緣。如夢所見。夢心所見。決定非真。亂識所緣。如第二月。如是雖無真實法體。而能為境生現見心。因斯展轉發生憶念。前後俱緣非真有境。是故不可以生憶念。證法是真。法既非真。時如何實。難。若緣妄境生於倒見。境可是虛。見應是真。答。境既是虛。見云何實。如在夢中。謂眼等識緣色等境。覺時知彼二事俱無。妄境倒心亦復如是。愚夫謂有。聖者知無。難。有倒心境二種皆虛。無倒境心俱應是實。答。世俗可爾。勝義不然。以勝義中心言絕故。若於勝義心言絕者。云何數說心境是虛。為破實執故且言虛。實執若除虛亦不有。若實若虛皆為遣執。依世俗說非就勝義。勝義語言亦是假立。為翻

世俗非有定證。難。現見心境可言是無。憶念境心云何非有。答。現見尚無憶念豈有。難。若一切法都非實有。如何世間現造善惡。若無善惡苦樂亦無。是則撥無一切因果。若撥無因果則無邪見。豈不怖此邪見罪耶。答。奇哉世間愚癡難悟。唯知怖罪不識罪因。一切善惡苦樂因果。並世俗有。勝義中無。我依勝義言不可得。不撥世俗。何成邪見。於世俗中。執勝義有。不稱正理。是為邪見。今於此中。為破時執。略說諸法俗有真無。又古釋云。凡如來三時說法。或云一時三世十世等時。皆從能變心生。外無三世之境。離自心外諸法無體。如世尊說彌勒作佛。即聽者於自心上變作過去相分生起。世尊答云。從今十二年後必得往生。聽者心上又變作未來相分而起。能變心即現在也。此過去時無其實境。盡從心變。但隨心分限變起長時短時。是以時因心立。無有定性。因現在則有過去未來。因延有促。因一念有大劫。若無現在心何處立過未。西域記第七云。昔有隱士結廬。屏跡博習技藝究極神理。能使瓦礫成寶人畜變形。但未能取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法。遂得求仙方云。將欲求仙當築壇場。命一烈士。按長劍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曙。求仙者。壇中而坐。按長劍誦神呪。收視返聽。達曙登仙。既得此方。數年之間求烈士不得。後遇一人先為人傭力艱辛五載。一旦達失遂被答辱。又無所得悲號巡路。隱士見命數加優贈。烈士欲求報効。隱士曰。我彌歷多

年幸而遇會。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旦不語耳。烈士曰。死尚不辭。何況不語。於是隱士立壇受。仙。依事行之。日暮之後各思其事。隱者誦呪。烈士按劍。俟將曉矣。烈士忽然大叫。時空中火下烟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問曰。誠子無聲何乃驚叫。烈士曰。受命之後至夜昏然若夢。見昔所事主人躬來至傍。感厚恩而不語。被打震怒而見致害。遂見託生南印土大婆羅門家受生。乃至出胎苦厄備受。荷恩不語。泊乎受冠生子。每念前恩思而不語。閤家親戚咸見怪矣。年過六十而有一子。其妻謂曰。汝若不語我殺汝子。我自懷念。今已隔生。唯有一子寧忍令殺。因止其妻遂發此言。隱士曰。我之過也。被魔所縛。烈士感激其事忿恚而死。故知睡夢與覺所見唯心。延促之時不離一念。故引夢時以明覺位。又法華經安樂行品。夢入銅輪成道度生經無量時。唯只一夜夢心。所以無性攝論頌云。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刹那。可證聽者心上自變長短二時實唯現在心心所也。故義海云。如見塵時。是一念心所現。此一念心之時。全是百千大劫成。何以故。百千大劫本由一念方成。大劫既相由成立俱無體性。乃至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見三世事物顯然。所以華嚴經頌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頌云。始

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又頌云。或從心海生。隨心所解住。如幻無處所。一切是分別。故知橫收刹海豎徹微細。皆一念心前後際斷。既無大小之利。亦無延促之時。以一方便唯心之門。令衆生界悉皆清淨。何者以知境唯妄識分別。則不起心。以心不起故則妄境不現。妄境不現。垢淨之法無依。無想不生。長短之時自絕。若教中所說劫量延促。皆是善巧逗機方便。或爲怯弱衆生說成佛只在刹那。或爲懈怠衆生說須經阿僧祇劫。若成佛之旨一際無差。延促之詮盡歸權智。又古釋云。一方便者。即了唯心也。一念與劫並由想心。心想不生長短安在。非長非短是謂清淨。不壞於相則劫海無邊。故知一切諸法皆無自體。悉不堅牢。唯從想生。若執爲實但是顛倒。所以廣博嚴淨經云。文殊師利告阿難言。愚小之人以日爲晝想。無晝想。故所以者何。若令此晝。是真實者是常住者。是堅牢者。應有積聚不應過去。唯應有晝。不應有夜。問。此三世時既從心變。於八識內何識所緣。答。古釋云。唯意識所緣。謂時之一法是假。前五第八俱不能緣。第七又常緣內第八見分爲我。衆無分別故。唯第六能緣。又四種意識中。唯明了意識不能緣時是假故。即定中夢中獨散此三俱能緣。若約三境中是獨影境。問。不相應行中諸有爲法。似有作用應不離識。如六種無爲。無有作用。應離色心等有其實性。答。有無之法皆依識變。虛空等五無爲。

皆依妄識所變。真如無爲是淨識之性。亦不離識。乃至有無真假一切性相。離真唯識性更無所有。

宗鏡錄卷第六十八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六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覺王隨順世法曲徇機宜。欲顯無相之門。先明有相之理。因方便而開真實。假有作而證無生。非稱本懷但施密意。於四俗諦中。立第二隨事差別諦。說三科法門。謂蘊處界等。今欲會有歸空。應當先立後破。須知窟穴方可傾巢。只如五蘊初科。四大元始以何爲義。答。蘊者藏也。亦云五陰。陰者覆也。即蘊藏妄種覆蔽真心。雜集論云。蘊者積聚義。又荷難染。擔故名爲蘊。如肩荷。擔。此約俗諦所釋。若論眞諦。無一法可聚。以各無自體亦無作用。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學。彼眞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竟名相妄想分別自心現分劑。乃至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釋云。堪能妄想者。即計火大堪能成熟萬物之性。斷截色妄想

者。即計可斷截性為地大。四大既空。五蘊無主。是以先觀色陰從四大所造。展轉相因而生。四大中既無主宰。誰能合集以成色乎。以此觀之。色陰即空。色陰既空。四陰何有。善學真諦第一淨心。不住一相。則無四大可生。故知一切莫非真覺。則一覺一切覺。統括一心。無不覺故。外法本無名相。所見分劑皆唯心量。以般若照五蘊皆空。聚沫之色既虛。水泡之受何有。陽焰之想非實。芭蕉之行唯空。幻識條爾無依。空大湛然不動。窮四大根本性相尚無。則六根枝條影響奚有。身見既不立。妄識又無從。唯一真心神性獨立。恒沙海藏無量義門。該括指歸理窮於此。不出一念人法俱空。如持地經云。佛言。諸凡夫。於見聞覺知法中。計得識陰貪著念有。是人貪著見聞覺知法。為識陰所縛。貴其所知。以心意識合繫故馳走往來。所謂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皆識陰所縛故。不能如實知識陰。識陰是虛妄不實顛倒相應。因見聞覺知法起。此中無有實識者。若不能如是實觀。或起善識。或起不善識。或起善不善識。是人常隨識行。不知識所生處。不知識如實相。持世。諸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如是正觀。知識陰從虛妄識起。所謂見聞覺知法中衆因緣生。無法生法想故。貪著識陰。故知諸陰不出一念法空之心。所以永嘉集云。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者。謂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污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

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此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故最勝王經云。佛告善天女。五蘊能現法界。法界即是五蘊。問。處以何為義。答。論云。識生長門義。當知種子義。攝一切法差別義。亦是處義。問。界以何為義。答。是界分建立義。以內外中間各對待立故。雜集論云。一切法種子義。謂依阿賴耶識中諸法種子。說名為界。界是因義。又能持自相義。又能持因果性義。又攝持一切法差別義。問。何因五蘊說唯有五。答。雜集論云。為顯五種我事故。一身具我事。謂內外色蘊所攝。二受用我事。即受蘊。三言說我事。即想蘊。四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謂行蘊。五彼所依止我自體事。謂識蘊。是身具等所依我相事義。世間有情多於識蘊計執為我。於餘蘊計執我所。問。色蘊何相。答。變現相是色相。此有三。觸對變境。謂由手足乃至蚊蛇所觸對時即便變境。二方所示現。謂由方所可相示現。問。受蘊何相。答。領納相是受相。由此受故。領納種種淨不淨業所得異熟。若清淨業受樂異熟。不清淨業受苦異熟。淨不淨業受不苦不樂異熟。所以者何。由淨不淨業感得異熟阿賴耶識恒與捨受相應。唯此捨受。是實異熟體。苦樂兩受從異熟生。故假說名異熟。問。想蘊何相。答。構了相是想相。由此想故構畫種種諸法像類。隨所見聞覺知之義。起諸言說。諸言說者。謂詮辯義。問。行蘊何相。答。造作相是行相。由此行故念心

造作。謂於善惡無記品中驅役心故。問。識蘊何相。答。了別相是識相。由此識故了別色聲香味觸法等種種境界。問。何因處唯十二。答。雜集論云。唯由身及具。能與未來六行受用為生長門故。謂如過現六行受用相。為眼等所持。未來六行受用相。以根及義為生長門亦爾。唯依根境立十二處。不依六種受用相識。問。處以何為相。答。如界應知。隨其所應。謂眼當見色及此種子等。隨義應說。問。何因界唯十八。答。雜集論云。由身具等。能持過現六行受用性故。身者謂眼等六根。具者謂色等六境。過現六行受用者。謂六識。能持六識能持受用者。不捨自相故。當知十八。以能持義故說名界。問。眼界何相。答。謂眼會現見色及此種子。了別集異熟阿賴耶識是眼界相。眼會見色者。謂能持過去識受用義。以顯界性。現見色者。謂能持現在識受用義。以顯界性。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賴耶識者。謂眼界。種子或唯積集為。引當來眼根故或已成熟為。生現在眼根故。此二種名眼界者。眼生因故。如眼界相。耳鼻舌身意界相亦爾。問。色界何相。答。諸色眼會現見及眼界。於此增上。是色界相。眼界於此增上者。謂依色根增上力外境生故。如色界相聲香味觸法界相亦爾。問。眼識界何相。答。謂依眼緣色似色了別。及此種子積集異熟阿賴耶識。是眼識界相。如眼識界。耳鼻舌身意識界相亦爾。是以真諦不有世諦非無。迷之則一二情生。悟之則性

相無礙。故先德云。真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現。如瑜伽論云。思正法者。乃至云何以稱量行相。依正道理。思惟諸蘊相應言教。謂依四道理觀察。何等爲四。一觀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證成道理。四法爾道理。云何名爲觀待道理。謂略說有二種觀待。一生起觀待。二施設觀待。生起觀待者。謂由諸因諸緣勢力生起諸蘊。此蘊生起。要當觀待諸因諸緣。施設觀待者。謂由名身句身文身施設諸蘊。此蘊施設要當觀待名句文身。是名於蘊生起觀待施設觀待。即此生起觀待施設觀待。生起施設諸蘊。說名道理。瑜伽方便。是故說爲觀待道理。云何名爲作用道理。謂諸蘊生已。由自緣故。有自作用。各各差別。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鼻能嗅香。舌能嘗味。身能覺觸。意能了法。色爲眼境。爲眼所行。乃至法爲意境。爲意所行。或復所餘如是等類。於彼彼法別別作用。當知亦爾。即此諸法各別作用所有道理。瑜伽方便皆說名爲作用道理。云何名爲證成道理。謂一切蘊皆是無常。衆緣所生。苦空無我。由三量故。如實觀察。謂由至教量故。由現量故。由比量故。由此三量證驗道理。諸有智者。心正執受安置成立。謂一切蘊皆無常性。衆緣生性。苦性空性。及無我性。如是等名證成道理。云何名爲法爾道理。謂何因緣故。即彼諸蘊如是種類。諸器世間如是安布。何因緣故。地堅爲相。水濕爲相。火煖爲相。風用輕動以爲其相。何因緣故。諸蘊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何因緣故。色

變壞相。受領納相。想等了相。行造作相。識了別相。由彼諸法本性應爾。自性應爾。法性應爾。即此法爾說名道理。瑜伽方便。或即如是。或異如是。或非如是。一切皆以法爾爲依。一切皆歸法爾道理。令心安住。令心曉了。如是名爲法爾道理。如是名爲依四道理觀察諸蘊相應言教。故知法性自爾一切如然。未有一法而爲障礙。了之無過。執之患生。但依觀待作用證成法爾四種道理觀察。則二諦雙通一心無礙。問。萬法唯識正量可知。又云。境滅識亡。心境俱遣。今觀陰入界等。如上分析性相宛然。云何同境一時俱拂。答。上約世諦分別。似有非真。但立空名終無實體。所以首楞嚴經。微細推檢陰入界處。一一皆空。非因非緣。非自然性。非因即是不自生。非緣即是不他生。既無自他二法。無法和合即是不共生。非自然性即是非無因生。四句無生。陰從何有。又當觀此一念心。不從根塵離合而生。若言合生者。譬如鏡面。各有像故。合生應有兩像。若各無像合不應生。若鏡面合爲一而生像者。今實不合。合則無像。若鏡面離故生像者。各在一方。則應有像。今實不爾。根塵離合亦復如是。當知即念無念自他起處俱空。即生無生。離合推之無體。破五陰文云。佛告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則孔倒瓶。應見

空出。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此破識陰也。瓶喻於身。空喻於識。若執有識隨身往來者。此處識陰滅。往彼處生時。如將此方虛空。遠餉他國。若此陰實滅。如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彼陰復生。如開孔倒瓶。應見空出。故知虛空不動。識無去來。一陰既虛。四陰皆爾。大涅槃經云。若人捨命之時。然心意識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實無去來。亦無所至。直是前後。相似相續。相貌不異。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秘密之教。又佛告阿闍世王。如汝所言。先王無辜橫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於假名衆生五陰。妄生妄想。於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陰是父。色亦應非。若色非色。合爲父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性無合故。大王。凡夫衆生。於是色陰。妄生妄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乃至阿闍世王。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無常。乃至識是無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則不作罪。持世經云。佛言。是諸菩薩如實觀時。知識陰虛妄。不實從本已來常不生相。知非陰是識。陰像陰是識。陰幻陰是識。陰譬如幻。所化人。識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識性亦如是。如幻性虛妄緣生。從憶想分別起。無有實事。如機關木人。識亦如是。從顛倒起。虛妄因緣和合而有。幻人豈有心識。木像誰稱覺知。比妄識而況同。從幻緣而似有人出入。日轉高轉滅。但可眼見而無有實。是名乾闥婆城。有人初不見乾闥婆城。是朝東

向見之。意謂實樂疾行趣之。轉近轉失。日高轉滅。飢渴悶極。見熱氣如野馬。謂之爲水疾走趣之。轉近轉滅。疲極困厄。至窮山狹谷中。大喚啼哭。聞有響應。謂有居民。求之疲極而無所見。思惟自悟。渴願心息。無智人亦如是。空陰界入中見吾我及諸法。煙瞋心著四方狂走。求樂自滿。顛倒欺誑。極極懊惱。若以智慧知無我無實法者。是時顛倒願息。故知色陰如勞目睛忽現空華之相。受陰如手摩觸妄生冷熱之緣。想陰如人說酸梅口中自然水出。行陰如水上波浪觀之似有奔流。識陰如瓶貯虛空持之用餉他國。斯則非內非外。不即不離。和合既不成。自然亦非有。若此況是實則五陰不虛。既並世相而非異。審知陰入而無體。唯是性空法界如來藏心。無始無終平等顯現。是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酸味口中誕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酸物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酸出。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爲堅固第一妄想。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滋。由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爲虛明第二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爲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爲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

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爲幽隱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觀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覆覩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壽算。阿難當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想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幾則。湛了內罔象虛無。第五顛倒細微精想。阿難。是五受陰五忘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淺深。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及離是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承悟併消。事非頓除。非次第盡。是以若見五陰有即衆生世間。若了五陰空即眞諦世間。若達五陰實相。即中道第一義正智世間。難此五陰三世間外更無一法能建能立爲。俗爲眞一。代時教所詮。除此別無方便。悟此成佛。迷此爲凡。唯是一心開合無異。何者以一陰名色四陰名心。從心所生。故稱爲色。心是所依。色是能依。攝能歸所。但是一心。本末元同。體用常合。宗鏡大旨於此絕言。破六入文云。佛告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寤塵斯憶。失憶爲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逾越。稱意知根。衆意與勞同是苦提。證發勞相。因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撮

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寐來。即隨滅。將何爲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孰知生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華。畢竟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此破意入也。疏云。覽塵斯憶者。憶即是生。失憶爲忘者。忘即是滅。失憶不離自心妄謂爲境。故云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逾越者。吸習生住異滅。歸識心內。故云中歸。前念滅後念生。無雜亂失。故云不相逾越。故經云。心性生滅。猶如猿猴。當知見境生滅者。即是自心生滅相故。故云心生種種法生。吸撮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者。謂眼耳取外塵境。剎那流入意地。從外入內。名爲逆流。眼耳唯緣現境。至第二念緣不及故。故云流不及地。唯意根獨取名覺知性。此覺知性。因前塵起。畢竟無體。以妄知強覺成內衆生。因滅想凝空。爲外國土。經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迷湛寂一心作內六入。更無別體。唯是眞空。意入既虛。前眼等五入亦爾。破十二處文云。佛告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爲復即心所生。爲當離心別有方所。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爲知非知。知則名心。

異汝非塵。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煖及虛空相。當知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此破意法二處也。夫分能標所。構畫成持。立境立心。皆是意法。先破其分別惑本。則前五根十處自傾。法處是所緣。意處是能緣。只如法處。為復即心不即心。若即心者。法則全心。心不見心。云何成。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之自性。為有知無知。若有知則名心。不成於法。若無知則不屬自心同他心量。以知二處俱無自體。則善惡無記三性等法。四種意根等心。皆同一性。無有能緣所緣之異。心境皆空。故論云。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則無相理現有作情亡。因緣自然名義俱絕。例十處色心亦復如是。破十八界文云。佛告阿難。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因法所生。以法為界。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異意不同應無所識。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有所識云何識意。唯同與異二性無成。界云何立。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汝識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

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相狀不有。界云何生。是故當知。意法為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釋曰。此破意識界也。如十八界中皆因意識建立。根本立處尚空。所生枝末何有。既無處所可得。又無界分可遇。事理虛情危執劣。惡見之根株盡拔。妄識之巢穴齊傾。獨朗真心圓周法界。安國云。謂色等五塵界是。限量境。五識親證都無塵相。如來藏中頓現身器無塵相。六七妄想謂有我法。想所現相是分別變。分別變相但可為境。而無實用。如日發焰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含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若了藏性則知塵境而為妄也。故知諸法但從分別而生。分別既空名相何有。夫人空易了法我難除。不達法逐緣生執有自體。如攝論云。若執法體是有名法我執。如二乘人依龜分別事識修行。但了法中無我。不知法體全空。聞諸法空生大怖畏。是知法空是本人空是末。夜繩未曉蛇想盡除。瞽目猶存空華豈滅。破七大性文云。佛告阿難。識性無原。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汝今遍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

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屬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何所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暗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龜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同異。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虛事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或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釋曰。此破識大性也。諦詳佛旨本契無生。但以有情唯迷妄識。以昏擾之性。起遍計於覺原。逐難染之緣。沈圓成於識海。眠三界之夢宅。一覺而塵劫不惺。造四大之幻身。生滅而恒沙莫算。今推此識決定無體。從緣所起悉順無生。四句檢之自含妙理。此識了知為生於見者。如無明暗色空元無見性。見性尚無從何發識。此破自生也。為生於相者。不從見生則不見暗明。明暗不屬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何所發。此破他生也。既不得自見

之性。又不得他相之觀。自他既虛即無和合。所以推云。見託汝諸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以動靜相乖事非和合。此破共生也。爲生虛空爲無所因突然而出者。若生於空非相非見。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日屬朝陽月含陰魄。時候暑刻今古不移。各有所因無因非有。此破無因生也。四句纔空百非俱殄。則妄計所執內因外緣心和境合無因自然等。妄想情塵皆無實義。狂華之影跡俱虛。不真何待。戲論之名言頓息。意解全消。虛空之性既融。六大之體何有。以地大無性四輪所成。水大無性凝流不定。火大無性寄於諸緣。風大無性附物。彰動空大無性對色得名。見性從緣和合而有。識性無體如幻即虛。且如火大無性者。如首楞嚴經云。性火真空者。古釋云。性是本覺性火。是本覺火。皆是衆生心變。如第六識心熱。遍身即狹。若第八識中變起。即遍同法界。悟法界性。皆是我心中所變之火。如西京崇慧法師。於大曆四年。在京與道士鬪。能入火不燒。是求觀音之力。何況自證證。得已後入地獄。中皆不被燒。今世間火隨處發現。應衆生業力多少隨意。如龍鬪亦起火燒林藪。乃至雲中霹靂火。如人欲心熾盛火燒天祠。皆從心火起。由心動搖故有火起。但心不動即不被燒。譬如人畏時非入得其便。如來得性火。三界火燒不得。如來自起智火焚得舍利。其火猛盛。

諸大弟子將水求不得。乃至龍王求亦不得。唯天帝釋云。我本願力始求得。雖有性火而不自燒。如刀能割不自割。如眼能看不自看。如火大性唯心。七大性亦如是。隨心俱遍法界。法界本遍由執心故不能遍。如三界中三乘天眼俱不能遍。唯如來無執性合真空。故能周遍。如般若經中。佛自言。我以無執故得真金身。圓光常現。火燒天祠者。昔有漁師。河上見公主過。因生染心。思求不得。身漸羸疾。其母遂問病因。與作方便日送鯉魚一頭。公主怪問。母直陳其事。遂許云。我因拜天祠。即潛相見。子知便喜。公主後來正見漁人睡熟。滅之。不覺。便繫帛子在手上。公主去後漁人睡覺。見手上帛子知公主來。心生恨憶。心中欲火內燒自身爛壞。并燒天祠房室淨盡。所以三界有法識外無文。皆從四大內外成。盡是一心虛妄變。何者最初因不覺故有業識。從業識因動故有轉識。從轉識起見故有現識。因見分成相分。能所纔分心境頓現。古鈔釋首楞嚴經云。明妄非他。豈明爲答者。六識取塵由業識發起。後有第七識執第八識中明。變起外四大。四大引起六根塵。六根塵引起六識。六識依六根塵。因外有色。內引眼根等。明妄非他者。其妄最初因自心動有風。因執有金。因愛有水。因求有火。皆是自心變起四大。還自分別結業受生。故非他業。覺明爲答者。由強覺了本體明爲各則無知覺明。有知明覺。如人見不淨便生厭心。由分別故。以猪狗見便生淨想。皆由強覺無明。但無分

別妄見。唯見法性淨土。是知內外四大地水火風念念發現。所以經云。或各各發明若俱發明。各各發明者。汝見圓明知心欲取。失却本明性空。思想搖動心生風輪。情愛相續性感水輪。執心熾盛金輪則現。求心若欲火輪方興。若俱發明初起強覺。四大俱現。如人恨憶瞋則火生。身心動轉以況於風。目中淚盈。而表於水。面發赤相則表於地。是以內外四大元是我心之性。以爲自性。又自第八識變起根身器內外四大之相分爲自相。又因妄念而起強覺而知。所以萬像森羅。雖然顯現。若能窮因體本。皆是自心之性。自心之相。於中妍醜憎愛全是意識計度分別而成。既識根由須存正智。但除強覺一念不生自然心境俱空前後際斷。故知七大之性性真圓融。一一大俱遍法界。皆是一體。如七顆米將火鎔爲一水。亦如因陀羅網同而不同。如水與水異而不異。乃至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等。皆滿法界。一一微塵亦滿法界。一一毛孔亦遍法界。一身心亦遍皆如來藏。如香水海中常說一切法爲諸菩薩。不見菩薩相。不見邪師相。不見生住異滅相。所以盡合真空俱遍實際。如說龜毛兔角焰水乾城。但有言說之名。且無實事。例凡夫界。中所有見聞陰入之根名色之境亦但有其名。都無實事。今將世間共知龜毛兔角解之虛。破如今現執名色難解之虛。還同龜毛兔角無所執著。即知從來所執一切境界。皆從識變盡逐想生。離識無塵。識寂則諸塵並寂。離想無法。想空則諸法

皆空。因緣自然俱成戲論。知解分別本末無從。但有意言都無真實。如此明達頓悟前非。終不更待空裏之華將期結果。取夢中之物擬欲牢藏。杌見。思空繩消蛇想。渴鹿罷馳於陽焰。癡猿息弄於月輪。遂乃靜慮虛憊。若陵空之逸翮。隨緣養性。猶縱浪之虛舟。畢故不造新。任真而合道。如是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等。非是本來自然無因而有。非從今日和合因緣所生。但是識心分別建立。今破此識性。則七大性乃至一切法皆空。如尋流得源捕賊獲。將。則無明怨對生死魔軍應念俱消。如湯沃雪。唯如來藏妙湛明心。性真圓融遍十方界。如波澄秋渚含虛洞然雲朗晴空迥無所有。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是以先令照徹心境分明。後乃頓融須亡心境。如華嚴演義云。謂此華嚴經中。教人觀察若心若境。如頌云。欲知諸佛心。當觀佛智慧。佛智無依處。如空無所依。此令觀佛心也。又頌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此教觀佛境也。次空心境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無取即無境。無見即無心。又頌云。若有欲得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有無通達皆平等。

疾作人天大導師。即空心境也。菩薩凡夫所有心境觀照例知故經頌云。知妄本自真見佛則清淨。又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宗鏡錄卷第六十九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祖佛正意本顯一心。何必教中更談陰界。答。隨妄心而破妄境。謂顯人空除異執。而說異門成法解脫。無有定法故。號之為阿耨菩提。病差藥消。如筏喻之法尚應捨。識論問云。以有阿含證驗知故。若但心識虛妄分別見外境界。不從色等外境界生眼識等者。以何義故。如來說眼色等十二種入。明知有色香味等外境界也。答曰。偈言。說色等諸入。為可化衆生。依前人受法。說言有化生。如來依彼心業相續不斷不絕。是故說有化生衆生。又說言。無我無衆生無壽者。唯因緣和合有諸法生。如來如是說色等入。為令前人得受法故。以彼前人未解因緣諸法體空。非謂實有色香味等外諸境界。問。若實無有色等入者。以何義故。如來經中作如是說。答曰。偈言。依彼本心智識妄取外境。是故如來說有內外諸入。此依無始心意識等種子轉變。虛妄見彼色香味等外諸境界。是故如來依此虛妄二種法故作如是說。一本識種子。二虛

妄外境界等。依此二法如來說有眼色等入。問。依如是偈說有何功德利益。答。偈曰。觀虛妄無實。如是入我空。觀知諸法異入諸法無我。為令學聞解知因彼六根六塵生六種識。無有一法是實覺者。乃至無有一法是實見者。為令可化衆生等作是觀察入人無我空。觀於諸法異者。謂菩薩觀實無色等外塵一法可見。乃至實無一觸可覺如是觀察得入因緣諸法體空。為欲遮彼虛妄分別故。說色等一切諸法畢竟空無。非無言處皆悉空無。無言處者。所謂諸佛如來行處。如是唯有真識更無餘識。不能如是分別觀察。入於識空。如是依識說入一切諸法無我。非謂一向謗真識我。說言無有佛性實我。又如來方便漸令衆生得入我空及法空故。設有內識。而識無有內識可取。若不如是則不得說我法空。以是義故虛妄分別。此心於彼心彼心知此心。辯中邊頌云。識生變似義。有情我及了。此境實非有。境無故識無。變似義者。謂似色等諸境性現。變似有情者。謂似自他身五根性現。變似我者。謂染汚末那與我癡等恒相應故。變似了者。諸餘六識了別相龜故。此境實非有者。謂似義似相無行相故。似我似了非真現故皆非實有。境無故識無者。謂所取義有情我了別等四境無故。能取諸識亦非實有。是以若約大根頓悟之人。尚不得一。何況說多。何以故。以執多故。迷了一故悟於迷多中根有不同。遂開陰處界。若迷心不迷色。則數為五陰。若迷色不迷心。則數為十二處。

若心色俱迷者。則數爲十八界。若直見真心神解之性。則非一非多。非法非數。其餘能詮之教。皆是善巧之門。將逗機宜廣申破立。欲顯真空之理。先明幻有之端。究竟指歸一心之海。問。於世間法五蘊身中。作何見解。成外道義。云何通達成佛法義。答。外道不達諸法因緣和合成諸蘊。凡有所爲皆是識陰。便於蘊上執有實我。受用自在名爲神主。於似常似一相續之中說有神性。是外道義。若了內外和合因緣所成唯識所變。似境所現。卽第八識任持不斷。似有相續。卽佛法義。外道不知將爲實有。迷無性之理。執身見之愚。問。前破五陰六入十八界七大性。識義俱無。云何建立唯識。答。一爲遣境故立識。何者若不因識何以立境。若不顯識何以遣境。二爲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何者若無妄則不能顯真。若無真則不能破惑。故知破立在我染淨由心。三無性論云。今爲成就此依他性故說成立道理。此性不但以言說爲體何以故。言說必有所依故。若不依亂識品類名言得立。無有是處。若不爾所依品類既無有所說名言則不得立。若爾則無二性。無二性故則無惑品。無惑品故則有二過。一不由功用自然解脫。二則生死涅槃不可顯現。由無此二過。失故。是故應知。決有依他性。有此性故世諦立。若不立世諦亦不得真諦。何者以了俗無性故卽成真諦。若擬無二諦是惡取邪空。非善通正理。又若無真諦之本。何以垂俗諦之跡。本迹雖殊不思議一。如法華

玄義廣釋本迹爲六本者理本卽是實相一究竟道。迹者除諸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爲迹。又理之與事皆名爲本。說理說事皆名教迹也。又理事之教皆爲本。稟教修行名爲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迹尋迹得處也。又行能證體體爲本。依體起用用爲迹。又實得體用名爲本。權施體用名爲迹。又今日所顯者爲本。先來已說者爲迹。約此六義以明本迹也。一又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卽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卽是本時森羅俗諦也。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迹。尋於俗迹卽顯真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故經云。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但以因緣有從顯倒生。二理教明本迹者。卽是本時所照二諦俱不可說故。皆名本也。昔佛方便說之。卽是二諦之教。數名爲迹。若無二諦之本。則無二種之教。若無教迹豈顯諦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經偈云。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三約教行爲本迹者。最初稟昔佛之教以爲本。則有修因致果之行。由教證理而得起行。由行會教而得顯理。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經偈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四約體用明本迹者。由昔最初修行契理。證於法身爲本。初得法身本故卽體起應身之用。由於應身得顯法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作如此說。五約權實明本迹者。實者最初久遠實得法應二身。皆名爲本。中間數

數唱生唱滅種種施權法應二身。故名爲迹。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迹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經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來諸教已說理事乃至權實者。皆是迹也。今經所說久遠理事乃至權實者。皆名爲本。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垂於已說之迹。非已說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經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問。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具幾因緣能生萬法。答。會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義海云。明緣起者。如見塵時。此塵是自心現。由自心現卽與自心爲緣。由緣現前心法方起。故名爲緣起法也。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卽不起。乃至則知塵體空無所有。今悟緣非緣起無不妙。但緣起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如是見者名實知見。何謂實知見。若見緣而不見體卽是常見。若見體而不見緣卽是斷見。今從因緣而見性。則不落常。於真性中而緣起。則不墮斷。名實知見。所以廣辯因緣行相者。謂因事而顯理。令理不孤。因理而成事。令事融卽。然約經論。隨順世諦所立。有四因緣內外假立。不無行相。一因緣者。論云。一因緣。謂有爲法親辦自果。此體有二。一種子。二現行。釋云。若一切煩惱種被加行智折伏已。永無生現行用雖種子是因緣法。以不能生現行故。不得名因緣。又如將心種望色現。亦不名因緣。若心種生心現。色種生色現等。皆是因緣。此雙通新本二類種子故。二

等無間緣謂八現識及彼心所前案。於後自類無間等而開導令彼定生。釋云。八現識及心所者出緣體唯見自證。此是緣體總名現識簡色不相應種子無爲非此緣性。論說。等無間緣唯望一切心心所說。以前生開導所攝受故。開者避義。與彼處義。導者招引義。即前往避其處。招引後法令生。前聚於後者。簡俱時及後爲前緣義。非開導故。自類者。顯非他識爲緣。無間者。顯雖前無間爲後緣非中間隔要無間者等。而開導者。顯緣義。令彼定生。即顯後果。雖經久遠如經八萬劫。前眼識望後亦爲此緣。以彼後果當定生故。即簡入無餘依最後心。無果定生故非此緣。雖有開義無導引力故。問。心與心所。既非自類如八種識。恒時俱轉體用各殊。如何俱起望後並得互爲緣義。答。論云。心與心所雖恒俱轉。而相應故和合似一。不可施設離別殊異故。得互作等無間緣。和合似一者。同一所緣及同一依。同一時轉同一性攝。不可離別令其殊異。不同八識行相所緣。及依各不等故非互爲緣。又但除却入無餘依者外。餘一切心心所皆是等無間緣。以力用齊等無自類間隔故。三所緣緣謂若有法是帶已相心。或相應所慮所託。此體有二。一親二疎。若與能緣體不相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親所緣緣。若與能緣體離相離。爲質能起內所慮託。應知彼是疎所緣緣。親所緣緣能緣皆有。離內所慮託必不生故。疎所緣緣能緣或有。離外所慮託亦得生故。釋云。謂若有法者。謂

非遍計所執。所執無體不能發生能緣之識。故非是緣。緣者必是依他。今此必是有體方緣。是帶已相者。謂能緣心等。帶此色等已之相也。帶者是挾帶義。相者體相。非相狀義。謂正智等生時。挾帶真如之體相起。與真不一不異。非相非非相。若挾帶所緣之已以爲境相者。是所緣故。若相言體。即有同時心心所之體相。亦心挾帶而有相者。分義。或體相義。真如亦名爲相。無相之相。所以經言。皆同一相所謂無相。親所緣緣者。若與見分等體不相離者。簡他識所變及自八識各各所緣別。唯是見分內所慮託。此有二種。一是有爲。即識所變名內所慮託。二是無爲。真如體不離識名所慮託。即如自證緣見分等。並是此例。此說親緣。疎所緣緣與能緣心相離法是。謂即他識所變及自身中別識所變仗爲質者是。又親所緣者。即謂見分是帶已相。此疎中即影像相分。是帶本質之相故名所緣。又親所緣緣。但是能緣之心。皆有離內所慮託之相分。一切心等必不行故。今大乘中。若緣無法不生心也。疎所緣緣。能緣之法。或有或無。以是心外法故。如執實我法。雖無本質然離彼法心亦生故。又親所緣緣論頌云。內色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以自內識所變之色爲所緣緣。是依他性有體法故。不緣心外所執無法故。論云。見託彼生。帶彼相起。見託彼生即是緣義。然心起時帶彼相起。名爲所緣。帶是挾帶通附之義。百法云。護法明此所緣。如見相。無定相

分。以本智親證如體不取相故。與如體冥合故。即無相狀之相。即但有體相之相。即挾帶之義。亦所緣緣。難云。若有見分。即有分別相。何名無分別相也。又云。無能取耶。答。雖有見分而無分別。復無能取正智緣如。親挾附體相緣故。更無相狀之相說。無相分言無能取者。即無分別妄執實能取故。不無內分能緣見分。又難。若言無相分者。所緣緣論云。依彼生帶彼相故名所緣相。若無真如相分者。即無所緣。護法云。亦有所緣緣義。雖見相分。而可有帶如相起不離故。即本智見分。親挾帶真如之體相起。故。名所緣緣。如自證分親帶見分名所緣緣。此亦應爾。實無變帶之義。唯有挾帶名所緣緣。故與後得別也。若變相分緣者。便非親證。即如後得智。應有分別。既異後得。即明知有見分無相分也。又一切見分。皆有挾帶境相義者。由相不離見故。即是挾帶之義。不離有二。一者有爲相分。望自能變之識。血脈相連猶如父子。故名不離。二者真如等境雖非識變。然是識等實體。故名不離。問。所緣緣論偈云。內色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是以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爲所緣緣。既外相在識即是俱起。以相在故。云何復能生識能作識緣。答。如眼等識帶彼相起。雖即同時不礙前後。以展轉相因成所緣緣之理。論問云。此內境相既不離識。如何俱起能作識緣。頌答云。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或前爲後緣。引彼功能故。境相與識定相隨故。雖俱

時起亦作識緣。而外諸法理非有故。定應許在識非餘。此根功能與前境色。從無始際展轉爲因。如是諸識唯內境相爲所緣緣。理善成立。問。所明挾帶是親所緣緣者。爲復挾體挾用。答。應作四句分別。一體挾體者。即自證分緣證自證分。證自證分却緣自證分。是也。二用挾用者。即八識心所見分。緣自親相分是也。三用挾體者。即根本智見分緣真如是也。四體挾用者。即自證分緣見分也。問。所緣緣義於八識如何料簡親疎。答。百法云。護法解。此第八心及心所名此品若因若果疎所緣有無不定。若因中第八識。託他人。扶塵器世間境。自變相分緣即可互受用。有疎所緣義。若是自他緣義。五根及種子。不互變緣。即無疎所緣緣義也。又有色界即有。扶塵器世間可互。扶塵即有疎所緣緣。若無色界即無色可扶託故。即無疎所緣緣義也。若自第八識緣自三境。唯有親所緣緣也。此是因中料簡。若至佛果位中。第八識若緣自境。及緣真如。及緣過未一切無體法時。即無疎所緣緣也。若緣他佛身土。即變影而緣亦有疎義。即第八識心王自。果位中疎所緣緣有無不定。若第八五心所因果位中。皆有疎所緣緣也。若爲託第八心王三境爲質而緣故。若第七識者。論云。第七心品未轉依位。是俱生故。必扶外質故。亦定有疎所緣緣。於轉依位。此非定有緣真如。無外質故。今言。此第七識有漏位中者。體是俱生。任運無力。必扶第八識以爲外質故。自方變影緣故。

即定有疎所緣緣。若約無漏時。即疎所緣緣有無不定。若第七根本智相應心品。緣真如即無疎緣。若後得智緣如即有疎緣。若是無漏第七緣過未及諸無體法。皆無疎所緣緣。問。何故有漏第七起執事。須扶託本質起耶。夫是執者構畫所生。即不合假於外質而起。答。執有二。一有強思分別計度而起執者。即所託。外質有無不定。如第六識獨生散意是也。二者有任運起執。即第七識是。爲第七心心所是俱生任運自無力起。要假外質自方起執也。故知第七有漏位中。疎所緣緣有無不定。若第六識者。此識身心品行相猛利。於一切位能自在轉。所仗外質或有或無。疎所緣緣有無不定。於因果位中皆自在轉。或分別起。或俱生故。緣一切法時有仗質起。有不仗質起。緣境最廣故。疎所緣緣有無不定。若前五轉識者。未轉依。能觀劣故。必仗外質故。即定有疎所緣緣。若轉依位此非定有緣過未。等無外質故。前五轉識因果位中。約諸根互用。亦須仗質而起。定有疎所緣緣。若至果位有無不定。又諸識互緣者。第八識與前七爲所緣緣。即八識相分與五識爲所緣緣。第六識緣第八四分爲所緣緣。第七即唯託第八見分爲所緣緣。即第八識四分爲本質。即前七識見分變相分緣即第八與前七爲所緣緣。故八於七有也。即第八與前七爲疎所緣緣。七於八無者。即前七不與第八爲所緣緣。以第八不緣前七故。不託前七生故。唯緣自三境爲所緣緣。又廣釋云。古大乘師

立所緣緣義者。彼云。謂若有法者。即有體本質法名緣。言是帶已相者。即相分名所緣相。相質合說名所緣緣。所言帶已相者。帶字屬心。已字屬本質。相即相分。謂能緣心緣所緣境時帶起本質家已有之相分。故名是帶已相。被小乘正量部般若多不立相分師。造謗大乘論七百偈。破古大乘師所緣緣義云。汝若言已相是相分將爲所緣者。且如汝大乘宗無分別智緣真如時。不帶起真如相分。其真如望能緣智見分。應無所緣緣義。必若言本智緣如亦有相分者。即違汝自宗一切經論。如何通會。古大乘師彼此一難。當時絕救。經一十二年。無人救得大乘所緣緣義。唐三藏救云。我宗大乘解帶有二義。一者變帶變。二者挾帶變。若變帶者。即變帶似質之已相起。是相狀之相。令根本智緣如時即無若挾帶者即有。根本智親挾帶真如體相。而緣更不變相分故。亦成所緣緣。三藏云。謂若有法。即真如是有體法名緣。即此真如是本智所慮處。又名所緣。二勢合說名所緣緣。所緣即緣持業釋。亦如八識見分各緣自親相分時。皆是挾帶。乃至內二分相緣亦爾。故知本智緣如雖不變相分。然親挾帶真如體相而緣。亦成所緣緣。古大乘師錯解所緣緣義者。夫所緣緣義者。以有體法是緣。即此有體法是能緣心所慮處故。便名所緣。今古大乘師既唯將實相分爲所緣者。錯之甚矣。正解所緣緣義者。謂若有法是帶已相者。謂若有法者即有實法。簡於假法及遍計相分無

①扶二挾②扶二淨③外二本④疎二度⑤重二位⑥等二第⑦

體法。無體法但是所緣不成緣。夫為緣者。須是有體實法有力用故。能牽生識。即實圓成依他是有體法。言是帶已相者。帶有二義。一者變帶。即八箇識。有疎所緣緣本質是為託。此有體境為本質。變似質之相起。名為變帶。二者挾帶。即一切親所緣緣實相分是。為此相分十離能緣心故。其能緣心親挾此相分而緣。名為挾帶。言已相者。亦有二義。且第一於變帶疎所緣緣上說者。即變似質之已相已者體也。即相分似本質已體。此是相狀之相。一於挾帶親所緣緣上說者。即能緣心上親挾帶所緣相分之已相。此是境相之相。即不同於疎所緣緣帶本質家之已相起。忽有人問云。言是帶已相者。未審能緣心帶誰家之已相而緣。應答云。若疎所緣緣。即變帶本質家之已相緣。若親所緣緣。即挾帶相分家之已相緣。又疎所緣緣。是帶相狀之相。即帶似質之相狀。若親所緣緣。即帶境相之相。以親挾境相而緣故。有人云。帶能緣心之已相者。此人不會所緣義。問。若言親挾帶境相及變帶似質之相狀起。成親疎二緣者。即外色法亦成親疎二緣。且如將鏡照人時。於鏡面上。亦能親挾於人影像。以人影不離於鏡面故。應成親所緣緣。又鏡面望外邊人本質。應成疎所緣緣。答。將所慮簡之意云。夫為所緣緣者。須對能緣慮法所慮。方名所緣緣。今鏡面既非能緣慮法者。即鏡中人影及外邊人本質。亦不得名所慮法。既闕所慮義者。不成所緣緣。外人又難若爾者。且如第六識緣

空華無體法時。有所慮義應成所緣緣。為識是能緣慮故。答。將所託簡之意云。其意緣無體法時。雖有所慮義。又闕所託義。以空華等無體不與能緣心為所託。不妨但成所緣即不成緣。由是應須四句分別。一有所慮非所託。即遍計妄執我法等是。以無體故。但為所慮不為所託。二有所託非所慮。即鏡水所照人等是。此但有所託而無所慮。以鏡水等非能慮故。三俱句。即一切所緣緣實相分是。四俱非。即除鏡水等所照外餘不緣者是。又親緣者。是通附義近義。即如相分親遍附近於見分。更無餘分間隔故。言疎者。是遠義。被相分隔故。即本質法是。又親所緣緣都有四類。一有親所緣緣從質及心而變起。即五識緣五塵境所緣相分是。二有親所緣緣。但從心變不仗質起。即第八識緣三境相分是。三有親所緣緣不由心變亦不由質起。即根本智所證真如是。四有親所緣緣而非相分。即內二分互相緣是。慈恩云。若與能緣體不相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親所緣緣者。若與能緣者是見分。體不相離者。即與自證分體不相離。意云。相分是見分親所緣緣。見分是自證分親所緣緣。皆不離自證分體。此正簡疎所緣緣。本質法望能緣見分。有相離八識故。此亦簡他人所變相分。及自身八識各各所變相分。更互相望皆不是親。今唯取自識所變相分名親。望能變見分體不相離。中間更無物隔礙。方是親義。言是見分等內所慮託者。言見分等者。即等取自證

分及第四分并不智緣如等。此皆成親所緣緣。且如相分是見分家親所緣緣。見分即自證分親所緣緣。自證分是證自證分親所緣緣。又真如是根本智親所緣緣。又等取心心所緣親相分。亦是親所緣緣。此上皆是挾帶而緣

宗鏡錄卷第七十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心不孤起託境而方生。還有不仗境質起不答有護法菩薩云。心生不必有本質正義者。若疎所緣緣有無不定。不假本質心亦得生唯識之境。若親相分若待外質方生。慈恩云。良惡理乖唯識。若第八第六有無不定。即如八識緣境時。前五第七定有本質。第八若緣他人。扶塵根并異界器及定果色時。即有本質。若緣自三境者。唯是親變親緣。即無本質。第六若緣現在十八界時。可有本質。若緣過去十八界。或緣無體法時。將何為質。故知六。八所仗本質有無不定。若定果色有變有化。言有變者。託質即有本質。言有化者是離質。或有緣他起者。即有變之義。即託他為質。自變影像。如慢長河為酥酪。慢大地為黃金。此皆有本質。或有定力生者。即有化之義。即離質化無而忽有。如虛空華化出樓臺

七寶等事。此皆從定心離質而化。應作四句分別本質相分三境有無。一有本質相分。是實性境。即前五識及明了意識初念。并少分獨頭意識。二有本質相分是假。即有質獨影及帶質境。三無質相分是假。即無質獨影。四無質相分是實性境。即第八心王緣三境及本智緣如是。又別行鈔云。所緣緣者。謂是心之所慮處故。名為所緣。只此所緣境。又有牽心令生。是心之所託故。復說名緣。即所緣為緣名。所緣緣。緣是體。所緣是用。六識之中。所緣即緣持業釋也。今先立正義者。汝龜多師不解我大乘所緣緣義。只如我大乘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已相亦有二義。一體相名相。二相狀名相。且初挾帶體相者。根本智緣真如。是挾帶體相而緣。是所緣緣。乃至內二分相緣及自證分緣見分。亦是挾帶體相名所緣緣。謂能緣心親挾帶內二分見相也。二變帶相狀相者。有兩解不同。初龍興鈔主云。即有漏心心所及無漏後得智見分緣境之時。變相而緣。不簡有質無質。皆是變帶名帶。相狀名相。為所緣緣也。第二顯幽鈔云。八識見分緣自親相時。皆是挾帶者。然雖多此說。恐未必然。若爾即有三失。一挾帶變帶無別失。親挾境體緣名為挾帶。變起相分而緣名為變帶。今既呼相分為挾帶。故知無別。二今古相違失。古時挾帶有少乖理。若於變帶即乃無違。今言相分是挾帶。

古云變帶。豈不相違。三變帶唯緣本質失。豈無質相分非心變耶。今以理而推。但是相分非論有質無質。皆名變帶。若不變相分直附境體。即名挾帶。所以唐三藏將挾帶。以救前義。謂古大乘師但明變帶也。次依論破小乘所緣緣義分二。初破正量部師。論主云。夫五識所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汝正量部師若言。所緣緣義但有能生識之一義。不許能緣識帶彼相起者。即應非是所緣緣。大乘量云。汝眼識所緣緣是有法。應非眼識所緣緣。宗因云。但有能生識一義故。同喻如眼識因緣。又返立量破云。汝眼識因緣是有法。應是眼識所緣緣。宗因云。但有能生二義故。如眼緣色時。此中意云。古大乘師不說挾帶。即本智緣真如時。為所緣緣。義如有失。若正量部不許變帶。即眼識緣色時。所緣緣義不成。次破經部師者。論主云。汝經部師將外和合假色作所緣緣者不然。設許汝眼識帶彼假色相故。許作所緣。亦不得名緣。以汝執假色無體故。猶如眼識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識。但名所緣。不得名緣。和合假色亦復如是。立量破云。汝和合假色是有法。設為眼識所緣非緣。宗因云。汝執是假無體故。同喻如第二月故。觀所緣緣論偈云。和合於五識。設所緣非緣。彼體實無故。猶如第二月。經部有執云。和合假色雖即是假有。能成一極微。是其實有。各得為緣引生五識。又何不可。論主破云。其和合色等能成極微。設許為緣。又

非所緣。以眼等識生不帶彼極微相故。如眼識生不帶彼眼根相。其眼等五根但能生眼等五識。然眼等五識即不能緣眼等五根。將根為喻。立量云。汝色等能成極微是有法。設為五識緣非所緣。宗因云。五識生不帶彼相故。同喻如五根。觀所緣緣論偈云。極微於五識。設許非所緣。彼相分無故。猶如眼根等。若十八部師義。已許帶彼相故。所以不破。今正解者。疏云。謂若有法是帶已相。所言有法者。有兩解。初顯幽鈔解云。有法即有體實法。揀於假法及遍計相無體法。但是所緣不成緣。夫為緣須是有體實法有力用能牽生識。即圓成依他起是有體法。二龍興云。謂若有法者。即依圓二性。以有體故。能牽於心。名之為緣。不通無體。若是遍計以無體故。但有所緣而非緣體。若是所緣即體通有無。問遍計所執既也無體不能生心。何得名為所緣。答。無體所緣依有體緣生。於有體法上妄增益而有非緣故。兩解之中後解為正。問。前解有何過。答。若前解有法唯取實法為所緣者。然先德雖多確此義。今略推徵有三過失。一固違疏文失。假法若非有體者。何以疏主將依圓二性出百法體。以百法通假實故。今言假法無體。豈不相違。二遍計無別失。依圓假法既言無體。與遍計所執無體何別。論云。依圓是有遍計是無。豈不相違。三有法例不成失。所緣緣體。論云。有法便言唯實增上緣體。論云有法。何乃通假即命根等。豈是實耶。若依今明有法。通取三境假之與實。但名有法盡

作所緣緣。於八識中分別前五第八性境爲所緣緣。揀諸假法。及遍計所執。第七帶質境爲所緣緣。唯假非實。及簡遍計所執。第六意識緣於三境作所緣緣。通於假實。唯簡遍計所執。更立量云。諸假相分是有法。定爲能變心親所緣緣。宗因云。法處有無門中影字攝故。同喻如實定果色。遍計所執爲異喻。或作量云。帶質獨影是有法。是親所緣緣。宗因云。影之差別故。同喻如性境。問。實法有體名所緣緣。假法無體。非所緣緣。答。假法有二種。一有體假。即依圓性中諸假法也。二無體假。即遍計所執也。若我若法空華兔角等。但簡無體非所緣緣。不簡有體故。問。若遍計所執非所緣緣。如何第六緣空華等時亦有所緣緣義。豈即有體耶。答。但望自親相分爲親所緣緣。非望空華也。若是空華等。但於相分上。妄執生華解。其體是無。若所變相分。其體是有。得成所緣緣。問。有何教說帶質獨影境假相分。得爲所緣緣。答。其教極多。下約識分別辯所緣緣。疏云。八於七有。七於八無。餘七非八所仗質故。且如第七緣第八見分。豈非帶質境作所緣緣。乃至疏云。第六於五無。餘五於彼有亦是帶質。境作所緣緣。又唯識論云。親所緣緣。一切心生決定皆有。離內所慮託必不能生。爲證極多。不能繁引。問。應一切有體法總是所緣緣。以是有法故。答。疏云。是帶已相。須是能緣之心緣所緣時帶起所緣已相。此有體法即是。所緣緣。餘不帶起已相者。雖是有法。不爲所緣緣。如眼識緣境時所

帶起色。已相此有體法。即是眼識家所緣緣。餘不帶起已相者。雖是有法。不是眼識所緣緣。眼識既爾。餘識亦然。帶與已相各有二義。且帶二義者。一者挾帶。即能緣心親附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言已相亦有二義。一體相相。二相狀相。若無分別智緣真如。是挾帶體相而緣。是所緣緣。及內二分相緣并自證緣見分。是挾帶。若有漏心心所見分。及無漏後得智。起見分緣境時。即是變帶相狀而緣。是所緣緣。謂若有法。是緣。是帶已相。是所緣。具此二義名所緣緣義。又簡法辯果者。先引慈恩徵云。緣生於誰。誰帶已相。疏答云。心或相應。此辯所緣緣果也。以所緣爲緣。是因生得心心所是果。言心者即八識心王。言或相應者。即五十一心所有起有不起不定故。而言或也。即簡不立色及不相應無爲等。爲所緣緣。彼非心法無緣慮故。問。親疎所緣緣中。於相分內。何者是實。答。二俱不實。唯識鏡云。相見二分之中。見分唯實。就相分中真如是實。餘親疎相皆非是實。疏云。以疎所緣緣等。取親相。不即親得。不爲行相者。疎所緣緣。能緣之心不親得本質故。疎所緣緣不名行相。如前五識緣五塵時。必託第八所變五塵爲其本質。五識緣時。但得自識所變相分。以此相分必帶本質。緣相分時。疎緣本質故。疎所緣緣不即親得不名行相。五識相分各望自識。依他中假攝假從實。無心外境故名唯識。其本質境望於能變第八識體本質之境。亦非實有故。親疎二境

皆不實也。夫所緣緣義者。大小雖通疎親莫辨。親則挾帶逼附而起。如鉗取物似日舒光親照親持體不相離。疎則變帶仗託附影而起。緣似質之狀。離相分之親。體不相收。內生慮託。若如是了達親疎不濫。方知心外無境。見法是心。或愚暗不分則心境宛爾。深窮緣性始蕩情塵。細達見原方明佛旨。四增上緣者。謂若有法有勝勢用。能於餘法。或順或違。則成增上緣義。釋云。謂若有法亦是有體。此簡所執有勝勢用者。謂爲勝義。即有爲無爲有勝勢用。此用非是與果等用。但不障力。能於餘法者簡其自體。顯不同前所緣緣故。或順或違者。顯與順違俱能爲緣。與後生異法爲緣非前滅法。謂十因中。前九是順。第十是違。亦是此緣故。問。增上緣約逆順有力無力。都有幾種。答。古釋有四種。夫增上緣者。即簡遍計所執是無體法。須是有體法。得爲增上緣。即是依圓二性皆是有體法。爲增上緣義。若無體法。即是我法等。全無體故。從妄執生。非增上緣。一順。如水土與青草等順增上緣。六波羅蜜行爲佛果。爲順增上緣。受取二支與五果種子爲順增上緣。二違。即如霜雹與青草作違增上緣。又如智與惑作違增上緣。即一念間智起時惑便斷。即知一念有二增上。一念正與惑作違增上。便與二空理作順增上。三有力增上亦名親增上。如五根發生五識等。四無力增上。即此人五根望彼人五識。是無力增上。亦名疎增上。如燈焰正生時。一切大地等法不礙此焰生名疎增上。但

取不障礙義邊名增上緣。問。因緣與緣起二義同別。答。古德云。因緣者隨。俗差別。即是因緣相望顯無自性義。正是俗諦體也。緣起者順。性無分別。即是相即相融顯平等義。順第一義諦體也。問。染淨諸法有因有緣。因親緣疎。成其二義。緣義已顯。因理如何。廣略備陳。都有幾種。答。經論共立有六因十因。且六因者。一能作因。除自餘能作者。除自體外餘一切法。不障有為法生。總名能作因。因是一切有為無為法是體體上有能作之用。能作即因。持業釋持即任持。業即業用。因是體能作是用。攝用歸體名持業釋。二俱有因。俱有互為果心。於心隨轉俱時。而有果與因俱。名俱有因。互為果者有三。一四大種。互為俱有因。互為士用果。二如能相所相法。能相為因。所相為果。所相為因。能相為果。三心心所法。心王為因。心所為果。心所為因。心王為果。三同類因。即因似果。果似因。如染性五蘊中色蘊能引色蘊。色蘊引餘四蘊。四蘊引色蘊。雖心色不同。同是染性故。四相應因。決定心心所。同依即心王心所具五義。一同一所依根二同一所緣境三同一時。四同一事五同一行相。具足五義名相應。相應之因。且如心所引起心王時。心王是相應法是果即勝。心所是因即劣。依主釋也。五遍行因為同地染因。即十一遍使遍行即因。遍行即十一遍使。是體上有遍行五部為因之用。持業釋也。六異熟因。有漏善不善業為異熟因。因通善惡。果唯無記。異熟即因。因即

善不善業是體上有異熟之用。持業釋也。十因者。瑜伽論云。五明中。諸佛語言名內明。云何內明。論云。顯示正因果相謂有十種因。當知建立無顛倒因攝一切因。或為難染。或為清淨。或為世間彼彼稼穡等無記法轉。云何十因。一隨說因。謂一切法名為先故想。想為先故說。是名彼諸法隨說因。二觀待因。觀待此故此為因故。於彼彼事若求若取。此名彼觀待因。如觀待手故手為因故。有親待業。觀待足故。足為因故。有往來業。三牽引因。一切種子望後自果名牽引因。四攝受因。除種子外所餘諸緣名攝受因。五生起因。即諸種子望初自果名生起因。六引發因。即初種子所生起果。望後種子所牽引果。名引發因。七定異因。種種異類。各別因緣名定異因。八同事因。從隨說因。至定異因。如是諸因總攝為一。名同事因。九相違因。於所生法能障礙因名相違因。十不相違因。此障礙因若闕若離名不相違因。此一切因。二因所攝。一能生因。二方便因。當知此中牽引種子生起種子名能生因。所餘諸因名方便因。當知此中若能生因。是名因緣。若方便因。是增上緣。若等無間緣及所緣緣。唯望一切心心法說。由彼一切心及心法前生開導所攝受故。所緣境界所攝受故。方生方轉。是故當知。等無間緣及所緣緣攝受因攝。問。一心建立已具。因緣因緣所感必有其果。所以法華經云。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其果有幾種。各依何處而得。答。凡聖通論略有五種。識論

云。一者異熟果。謂有漏善及不善法所招自相續異熟生無記。釋云。有漏善者。簡無漏善。自相續者。簡他身及非情。若但言異熟。即六識中報非異熟攝。今為總攝彼故言異熟生。然本識亦名異熟生。是無記故此位稍長。至金剛心頓通三乘無學。一真異熟。即第八識。二異熟生。即前六識。成本識亦名異熟生故。從自異熟種子而生起故。若前六識從真異熟識生起故。亦名異熟生。是一分心心所緣境。味劣不明利。不熏解心種故。是無記性。異熟有四。一異時而熟。異謂是別異屬因。熟謂成熟是果。異因居過去。熟果即現在。故名異熟。二異性而熟。過去修異因。因五戒十戒等業所招。天人總別報異熟果。若因十不善惡業所招三塗不善總別報異熟果。總無記性。三異類而熟。造異類業受異類生。五趣各別。四異聖而熟。謂異熟果。依分別二障種上。有趣生差別功用故。聖人已無。八識之中唯第八具三義。一還簡前五識。二相續簡第六。三業招簡第七。二等流果者。等謂平等流。謂流類。等流不同有二。一真等流。為善不善無記三性為因所引同類果故名等流果。如第八識中三性種子各生三性現行果。果與因性同故。即心種子生心現行。色種子生色現行。有漏種子有漏現行。無漏種子無漏現行。名等流者。是流類義。二假等流者。前生令他命短。今生自身亦命短。是先殺業同類果故。依所招總報第八識有短長。名假等流。理實是增上果。但取殺他令他命短。今生自

命亦短。有相似義放假名等流。實是善惡感無記果。三。增上果者。增勝殊上。但除四果外餘一切所得果者。皆是此增上緣果收。此增上果最廣。如四緣中增上緣五見中邪見。不簡有漏無漏有爲無爲。但有所得果於前四果中所不攝。皆是增上果中收。此有二種。一與力增上果。如外器能受用順益義故。二不與力增上果。如他人金帛妻子等。復有二種。一順如眼識得明緣。二違如遇暗相等。四士用果者。謂諸作者。餘諸器等成辦種種事業名士用果。瑜伽論云。一類於現法中依止。隨一切工巧業處起士夫用。所謂士農商賈書算占卜等事。由此士夫之用。成辦諸稼穡財利等果。名士用果。問。於八識中。一一識如何各具四果。答。古釋云。且如眼識。從種生現是等流果。眼根爲所依故名增上果。眼識作意警心。爲士用果。或眼識能緣實色等。亦士用果。眼根是第八親相分故。亦異熟果。耳等四識亦皆例此。若第六識種生現是等流果。前念意根爲能引。或能引前五識。故增上果。又能緣三世內外。境等用名。士用果。能造當來總別報。名異熟果。約與異熟爲因故名異熟果。若第七識種生現等流果。前念第七與後念爲所依。即增上果。內能緣第八見分爲我。即士用果。能與真異熟識爲所依故名異熟果。若八識種生現名等流與第七爲所依故是增上果。能緣三境及持種受熏。名士用果。當體是真異熟故。五離繫果者。唯聖人非凡夫得。瑜伽顯揚等論皆云。異生以

世俗智滅諸煩惱。不究竟故。非此果攝。唯識論云。離繫果謂無漏道斷障證得無漏法故。若本智與真如合時。是離繫果攝。若後得緣真如時。是士用果攝。問。六因能感幾果。答。六因總感五果。能作因感增上果。相應俱有二因得士用果。同類遍行二因得等流果。異熟因感異熟果。五離繫果。以擇滅無爲爲體。體是無漏。能斷道之所證得名離繫果。問。相應俱有二因何別。答。相應唯心心所法。俱有即通色通心。得士用果者。緣二種因。各於所得果。有士夫力用。名同體別問。同類遍行二因何別。答。同類遍三性通有漏無漏。遍行唯染污別也。二種因所得之果。皆似於因。名等流果也。夫四緣六因十因五果者。收盡凡聖之道。能成教法之門。闕之則一法不圓。味之則終爲外道。且四緣者。因緣則於有爲之門親辦自果。無問則爲開導之義。萬有咸生。所緣則具虛託而方成。約親疎而俱立增上。則有勝勢力不障他緣。六因者。能作因則業用成辦。俱有因則更互同時。同類因初後相似。相應因則決定一緣。遍行因則同其染類。異熟因則成熟後果。十因者。隨說因爲諸法先導之門。觀待因了現得作用之事。牽引因則令成自果。攝受因則能攝萬緣。生起因令萬類能生。引發因使諸果成辦。定異因則種類各別。同事因則體總一如。相違因能起障礙之門。不違因隨順緣生之理。五果者。異熟果則因生果熟異時而成。等流則因果性同流類無滯。增上則力用殊勝能助他緣。士用則

功業所成能獲財利。離繫則斷障證真超諸漏縛。總攝如上。因緣報成五果。咸歸真異熟第八識中。斯異熟果門於異時而熟。若起一念善。如將甜種子下於肥田內。或生一念惡。似植苦種子下向瘦田中。以水土因緣時節際會。則抽芽布葉次第而生。華發果成積漸而熟。此染淨種子異熟亦然。若作善因下人天之樂種。或與惡行生四趣之惡田。靡起善惡因。終無苦樂報。不下種好種。豈有華果生。故知因果相酬唯識變定。如鏡現像似影隨形。無有影而不隨形。無有鏡而不現像。斯則無有作而不受報。無有果而不酬因。法爾如然。世所共悉。唯有不作者。業果定難羈但了一心宗。者緣皆頓息。是以了唯識理無所用心。終不妄與三界業果。以唯識變定故。懼業之人方能信受。如前定錄云。昔韓公混之在中書也。嘗召一吏。不時而至。怒將鞭之。吏曰。某別有所屬。不得遽至。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所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疏於紙過後爲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饌糜一器。上以其半賜晉公。晉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退而腹脹。歸于私第召醫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飲漿水。明旦疾愈。思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飣半饌糜橘皮湯一椀漿水一甌。則皆如其言。公固復問。人間

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月支。凡六品至一命。皆季支。其不食祿者年支耳。故知飲啄有分。豐儉無差。所謂玉食錦袍。衣裘舊席。門金屋千驪一瓢。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跡纔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為因。現今苦樂為果。絲毫匪謬。孰能免之。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此必然之理也。唯除悟道定力所排。若處世幻之中。焉有能脫之者。所以經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所以財命論云。貧者無立錫之地。刀耕則田。逾萬頃。餓者無擔石之儲。李衡則木號千奴。故史記楚相孫叔敖。盡忠於國。及身死其子貧無立錫之地。漢書云。刀耕歷官尚書郎。不隨德行。種植為務。有田萬頃。奴婢千人。魏志云。華歆劾官。清貧家無擔石之儲。晉書云。李衡植橘千株。號為木奴千頭。又不但貧富唯識變定。壽命亦然。以先心所作慈殺之因。今定受後報脩短之果。非干今身善惡之行。故云無禮必斃。既何事而獨壽。行善則吉。託何事而早終。如莊子云。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侵暴諸侯。而其壽考。論語疏云。項託七歲為孔子之師。而少疾焉。

宗鏡錄卷第七十一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對登地大士。天鼓演無依印之法門。破外道邪論。教主述有因緣之正道。既立因依之處。須憑開析之門。未審依處當有幾種。答。廣有十五依處。略有三依。且十五依處者。一語依處。二領受依處。三習氣依處。四有潤依處。五無間滅依處。六境界依處。七根依處。八作用依處。九土用依處。十真實見依處。十一隨順依處。十二善功能依處。十三和合依處。十四障礙依處。十五不障礙依處。百法鈔與十五依處配十因。一語依處者。即以法名想三為語因。所言法者。即一切法。為有此所詮諸法故。便能令諸有情內心起想。想像此等所詮諸法已。次方安立其名。內心安立名後。方能發語。即法名想三為先。是能起。方起得所起之語。即語依處立隨說因。二領受依處者。領謂領納。受通五受。五受皆以領納為性。即領受依處立觀待因。觀者對義待者藉義。即能所相對藉以立其因。三習氣依處者。所謂內外一種子。未來熟位。未經被潤已前。此名習氣依處。即依此未潤種上立。為牽引因。且內種者。如第八識中有無量種子。若有漏種子。未被愛取水潤已前。雖未便生現行。然此種上。且有能牽引生當起現行果。子功能。即以此種子名牽引因。四有潤依處。為前習氣依處種子。若曾被潤已去。雖未便生

現行。然且潤了。即此有潤種子。能與後近現行果為依處。前習氣依處。約內外種未被潤者。今有潤依處。即約內外種曾被潤已去說。即有潤依處。立生起因。五無間滅依處者。即心心所法等無間緣。謂前滅心心所為緣。緣者是開。避導引功能。即前滅為緣。能與後念一聚心心所為依處。其後念心心所依他前念為緣處生。故名無間滅依處。即無間滅依處立攝受因。此一因寬。自下六種依處皆是攝受因攝。六境界依處者。即是一切所緣緣境。為此一切所緣緣境能與一切能緣。心心所為依處起。處故以心不孤起託境方生。亦攝受因。七根依處者。即內六處謂五色根及意根成六。即此六根。是八識心所心所依之處。前無間滅依處。即取八識前念功能為依處。引後念令生。今此根依處。即取現在五色根及第七意名根依處。亦立攝受因。八作用依處者。問。何名作用依處。答。此通作業并作具之作用。且作業者。即有情工巧智。能造殿堂。或造立種種器具等物。是言作具者。即世間種種作具。如斤斧車船等所受用之具。是但知一切疎助現緣。能成辦種種事業者。皆是此作用依處。即除却識中種子及外法種子。及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種子引種子及親助現緣。非作用依處。此處亦立攝受因。九土用依處者。即於前作用依處中。唯取作者士夫之用。此處亦立攝受因。十真實見依處者。謂一切無漏見不虛妄。故名真實。能與餘一切無漏有為法及無為法而所

依名依處。此處亦立攝受因。此前六攝受因者。攝受即是因果相關涉義。但除却親因緣。外取餘一切疎助成緣者。名為攝受因。故對法論云。如日水糞望穀麥芽等。雖有自種所生。然增彼力名攝受因。十一隨順依處者。即一切色心等種現。皆有隨順自性及勝同類品諸法故名隨順依處。言隨順自性者。即簡他法不得為此依因。如第八識中三性種子。各各自望三性現行為依為因。言勝同類品諸法者。如無漏法。即唯與自無漏有為及無為勝品法為因處。不與下品劣有漏法為因。就有漏位中。亦自有勝劣為因果亦爾。此處立引發因。引謂引起。發謂發生。為因能引起發生果故。十二差別功能依處者。謂一切法不簡自性他性。各各自有因果。相稱名為差別功能。如五八戒善業定引人天。第八非引三塗。第八以不相稱故。若十不善業定引三塗。第八非引人天。第八性不相稱為因故。若自界法即與自界為因。如是等三界一切有漏法。各各自有差別功能為因。如長安一百二十司官職各各自有公事為因。與所續相稱。若淨因者。即自三乘種子。各各自三乘有為無為果為因。此處立定異因。定者是因果自相稱義。不共他故名異。如僧人以持齋戒相稱名定。不共他俗人四業同故名異。即一切諸法各各相望。皆有定異因。十三和合依處者。立同事因。從前第二領受依處乃至第十二差別功能依處。即總攝前六因十一依。為此和合處體。謂前十一依。各各於自

所獲生住成得果中。皆有和合力故名和合依處。即依此處立同事因。為觀待乃至定異。如是六因各共成一事。故說六因為同事。略舉一法以辯者。且如眼識生時待。空明等緣。立此為觀待因。由有新本二類種故。如其次第。得有牽引及生起因。次取等無間緣及根境等。立為攝受因。望前引於後是引發因。由名言種故有定異因。餘法亦爾。十四障礙依處。立相違因者。惑能障智。明能障暗等。即明為因。暗立為果。即依此處立相違因。十五不障礙依處。立不相違因者。唯識論云。十五不障礙依處。謂於生住成得事中不障礙法。即依此處立不相違因。略說三依者。一因緣依。即是俱有依。亦種子依。二增上緣依。即增上緣。三等無間緣依。即開導依。一因緣依者。謂自種子。諸有為法皆託此依。離自因緣必不生故。此因緣依者。對果得名。因即是緣。即不取因由之義。此因是果之所依故。即現行名果。能生種子名因緣。又因者是現行果之因。緣者即此因。有親生現行果之用名緣。問。因緣依與因緣何別。答。依狹緣寬。若因緣即有三義。一種引種。二種生現。三現熏種。若因緣依。即唯取種生現一義。是真因緣依。若種生種。但名因緣不得名依。以異念因果故。即前念無體非依。定須同時。問。且如現熏種。亦是同念因果。何不為依。答。現熏種雖同念。然又顯因沈隱果顯現義。亦非因緣依。故知唯取真因緣義名依。都具三義。方名因緣依。一是主。即種是主。二因沈

隱果顯現。即簡現熏種。三因果同時。即簡種生種。問。此種子為因緣依體者。取何法為能依。答。諸有為法皆託此依。即一切有為緣生法色之與心。皆須託自種為依。有此種故。一切色心現行方始得生。離自因緣必不生故。意云。心現若親自心種必不生。色法亦爾。二增上緣依者。若增上緣即寬。謂通有無及疎增上若為依即狹。唯取有力及親增上。以五色根并意根處。唯此內六處為增上依體。即簡外六處望心心所法。但為增上。即不得為依體。又唯取同時八識心王為意根處。以意根處緣得八箇識故。若是等無間意。即自為一依故不取。即此增上依須具三義。一有力。二親。三內。其外六處以不具三義。但為緣非依。若能依法。即諸心心所。皆託此依。言諸心心所者。即簡色不相應行無為後三位皆無增上依。問。其一切心心所法若無內六處時。亦得轉不答。離俱有根必不轉故。意云。若無所依根時。其心心所定不得轉。三等無間緣依者。等無間依即狹。唯取心王。心王有主義故。若四緣中等無間緣即寬。雙通心心所。為前念心王有力能引生後念一聚心心所法名等。以力用齊等故。無自類為間隔名無間。此依以何為體。答。以前念八識心王。總名等無間。此是依體。即前念心王與後念心心所為依。問。前念心法已滅無體。何得為依。答。彼先滅時。已於今識為開導故。意云。彼前念心王臨欲滅時。有其力用。能引後念令生。作此功能了便滅。即現在一念有行後功能。

以爲法體非取過去已滅無體法爲依。問。其前念心王有引後力用名爲依者。未審將何法爲能依。答。諸心心所皆託此依。即一切心所法起。定能須託此前滅意爲依方起。問。諸心心所若不依前滅心王亦得起不。答。離開導根必不轉故。意云心心所若不得前念心王爲開導引導。即無因得起。問。心法四緣生何故三緣別立爲依。所緣緣不爾。答。三緣有常義主義故。亦緣亦依。所緣緣皆有常義。關主義故但爲緣不爲依。又種子依具六義。六義者。一剎那滅。二果俱有。三恒隨轉。四性決定。五待衆緣。六引自果。一剎那滅者。謂體緣生無間必滅。有勝功能方成種子。二果俱有者。謂與所生現行果。俱現和合方成種子。三恒隨轉者。謂要長時一類相續。至究竟位方成種子。四性決定者。謂隨因力生善惡等。功能決定方名種子。五待衆緣者。謂此要待自衆緣和合。功能殊勝方成種子。六引自果者。謂於別別色心等果。各各引生方成種子。又具有依者。即所依與能依俱時而有。依者但是一切有爲生滅法。仗因託緣而生住者。皆名爲依。依具四義。一決定。二有境。三爲主。四令心心所取自所緣方名所依。此四依各有所簡。且第一義者若法決定。此正簡將前五識與第六識作不定依夫爲所依者。且須決定有方得。今有第六時。不決定有前五故。亦簡將五色根與第八爲依亦是不定有。如生無色界第八即無色根爲依。又簡將能熏七現與所熏種子爲生長依等。即此

能熏現識有間斷故。無決定義。問。若有決定義便是所依者。即如四大種及命根五塵等及種子。皆有決定義。應是所依。有現行識時必決定有種子故。答。將第二義簡云有境。言有境者。即有照境緣境功能。除心心所及五色根識。餘法皆非有境。今四大五塵命根等。雖有決定義。而闕有境義。故非所依。問。若具二義即名所依者。且如遍行五數。亦具決定有境二義。應與心心所爲所依。答。將第三義簡云爲主。今遍行五數雖有二義。關主義故。亦非所依。問。若具三義便成所依者。且如第八識現行望識中種子。亦有決定有境爲主三義。即此等八識現行。應與種子爲俱有依。答。將第四義簡云令心心所取自所緣。即令能依心心所緣取自所依家境方成所依。今第八現行識。不能令種子取自所緣。故非所依。今第八識中種子無緣慮。不能取自所緣故。第八非種子所依。但爲依義。問。未審何法具此四義。足得名所依。答。爲五色根及意識。即此六處。具前四義。足獨名所依。問。內六處爲俱有依與六根體義何別。答。俱有依唯取六處現行不取種子。闕有境義故。若但言六根即通種現。又俱有依取所依義。若言六根即取生長義。各據勝以論。又若心心所法生時住時。即具俱有依。若色法生時住時。但有因緣依即得。定無俱有依。以色法無所緣故。自體不。是能緣法故。又瑜伽論云。於五識有三依。一種子依。二俱有依。三開導依。問。所依有幾重。答。有四重。謂五色根六七八

識。即五識各依自根。若後三識即通與五識爲依。問。五色根六七八識四重所依各有何用。而言隨闕一種即便不轉答謂一同境。二分別。三染淨。四根本等。所依別故言同境者。即自五色根是。如眼根照青色境時。眼識亦緣青色境。以青色境同故名同境。乃至身根識亦爾。言分別者。即第六識能與前五爲分別依。同緣境時起分別故。此是第六自體與五識爲分別依。瑜伽論云。有分別無分別。同緣現在境故。即第六名有分別。前五名無分別。解深密經云。五識起時定有意識同緣境。言染淨者。即第七識。第七識能與五識爲染淨依。第七若在有漏位中。即與五識爲染依。若成無漏時。即與前五爲淨依。有此染淨依前五方轉。若無即不得生。言根本者。即第八識。第八識與前五識爲根本依。前五識是枝條。又第八能持前五識種種方生現。推功歸本。皆從第八識中成故。此第八不唯與前五識爲根本依。亦與萬法爲根本。以能持萬法種故。於因果位中第八皆爲根本。此四重依各各不同。即八識俱有所依四種名義不同者。如眼等五識。即同境等四種所依。各有決定義。且如眼識。以眼根爲決定同境依。以決定共取一境故。餘四境與四根。各決定取自境亦爾。以第六識爲決定分別依。以第七識爲決定染淨依。以第八識爲決定根本依。又能所依四句分別。一唯能依非所依。即心所法。二唯所依非能依。即五色根。三俱句。即八識心王。四俱非。即外色法。又開導依者。開

者。避也。卽開避處所。導引導引。令生。卽前念心王臨滅時開。避處所。引後念心心所令彼生起。卽後念心心所。託前念開導心王所依而生。名開導依。夫因依之處。則染淨出生之始。果報之境。乃苦樂成熟之時。則十因五果以無差。三依四緣而非濫。皆爲最初一念背覺合塵轉作能心現爲諸境。三細識全因不覺。六龜相永爲所緣。入生死。旋火之輪未曾暫歇。處塵勞。無間之獄。易有出期。若能明萬法元起之由。了一念最初之際。方知自我心起處無蹤。唯我心亡滅時無跡。則永枯苦本。六趣爲之冰消。頓竭愛原。二死因茲雲散。二十八祖之正意。從此皎然。三世諸佛之本懷。於斯釋矣。問。般若無相不受一塵。云何廣辯四緣及諸因果。答。夫佛道正法皆從緣生。故云心法四緣生。色法二緣起。若執不從緣生者。皆非正法。悉屬外道自然邪見。且心之一法。若無第一因緣者。無有現生現行果之義。則諸法不成立。若無第二等無間緣者。則無開導引後生義。無有相續全成間斷。若無第三所緣緣者。則心無所慮處。不能牽心用。心無所託。乃心境俱成斷滅。若無第四增上緣者。雖具前三緣。若無增上即成障礙。法亦不生。四緣具足方成心法。若能明了世間因緣所生之法。方乃見無生之旨。以卽生法達無生故。且生法尙不知正因。云何能了無生妙理。所以華嚴鈔云。緣起深義佛教所宗。自古諸德多云。三教之宗。儒則宗於五常。道宗自然。佛宗因緣。然老子雖云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似有因緣而非正因緣。言道生一者。道卽虛無自然故。彼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謂虛通曰道。卽自然而然。是雖有因緣。亦成自然之義耳。佛法雖有無師智自然智。而是常住真理。要假緣顯則亦因緣矣。故教說三世修因契果。非無善因惡因故。楞伽經。大慧白佛。佛說常不思議。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何以異耶。佛言。彼諸外道無有常不思議。以無因故。我說常不思議有因。因於內證。豈得同耶。是則真常亦因緣顯淨名經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又經云。一切諸法因緣爲本。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則真空中道亦因緣矣。若爾涅槃經云。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是故無常。則外道有因緣矣。釋曰。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於緣相以爲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教證因緣妙理具常無常。豈得同耶。況復宗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是所宗。不應致疑。故知唯是一心緣起法門。以法無自性隨心所現。所現之法全是自心。終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所以本末相收皆歸宗鏡。何者內卽是本。外卽是末。以唯心義則內收外。託境生心則末亦收內。若以法性爲本。法性融通。緣起相由。則塵包大身。毛容刹土。故合爲一大緣起也。故知有智

慧無多聞。有多聞無智慧。俱不達實相。聞慧具足真見心原。又經云。若欲學般若。應學一切法。以色無邊故。般若無邊。又經云。若欲了達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者。應當學般若。智論釋云。不破四緣之義。唯破四緣之執。如水中之月。不破所見只破所取。故知但有能取執情。則非幻而成幻法。若成無所得慧。則非幻尙自不生。執喪情虛萬法無咎。般若真性何所滯乎。如大涅槃經云。菩薩善知諸緣。菩薩摩訶薩。不見色相。不見色緣。不見色體。不見色生。不見色滅。不見一相。不見異相。不見見者。不見相貌。不見受者。何以故。了因緣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又前十因四緣等義。是約法相宗說。略明行相。今依法性宗自在無礙法門。說明其體性。據華嚴法界緣起無盡宗。亦有因門六義緣起十義。今且釋因門六義者。一空有力不待緣。是剎那滅義。由剎那滅故。卽無自體是空也。由此滅故果法得生。是有力也。然此謝滅非由緣力故不待緣。二空有力待緣。是俱有義。由俱有故方有卽顯。是不有空義也。俱故能成有。是有力也。俱故非散。是待緣也。三空無力待緣。是待緣義。由無自性故是空也。因不生緣生故是無力也。四有力不待緣。是決定義。由自類不改故是有義。然自不改而生果故。果有力義。然此不改非由緣力故不待緣。五有力待緣。引自果義。由引現自果是有義。雖得緣方生然不生緣果是有力義。卽由此故是待緣義。六有力待緣。恒隨轉義。由隨

他故無力。是故待緣。正因對緣唯有三義。一因有力不待緣。全能生故。不難緣力故。二因有力待緣。相資發故。三因無力待緣。全不作故。用緣故。又由上三義。因中各有空有二義。二門各三。唯有六故。不增減也。何故不立第四句無力不待緣義者。以彼非因義故不立。問。果中有六義不。答。果中唯空有二義。謂從他生無體。故是空義。酬因故是有義。若約互爲因果說。卽爲他因時具斯六義。與他作果時卽唯有二義。是故六義唯在因中。待緣者。待因事之外增上等三緣也。若緣起秘密義。皆具此六義。六義約體用各有四句。一約體有無四句。一是有。謂決定義故。二是有。謂利那滅義故。三亦有亦無。謂合彼引自果及俱有。無二。是也。四非有非無。謂合彼恒隨轉及待衆緣。無二。是也。二就用四句。一由合彼恒隨及待衆緣無二故。是不自生。二由合彼利那滅及決定義無二故。是不他生。三由合彼俱有及引自果無二故。是不共生也。四由具三句合其六義因義方成故。非無因生也。中觀八不據遮詮。六義約表詮。八不約反情理自現。六義據現理情自亡。有斯左右耳。六義開合者。或約體唯一。以因無二體故。或約義分二。謂空有以無自性故。緣起現前故。或約用分三。一有力不待緣。二有力待緣。三無力待緣。初卽全有力。後卽全無力。中卽亦有力亦無力。第四句無力。不待緣非因故不論。六義據緣起自體。六相據緣起義門。六義由空有義故有相卽門。由有力無力義故相

入門。由有待緣不待緣義故有同體異體門。由諸義門故得有毛容剎海等事也。若論相入相持。皆因有力無力。卽此二義不得同時。若俱有力無無力者。卽成多果過。一一各生故。若俱無力無有力者。卽成無果過。俱不生故。論云。因不生緣生故。緣不生因生故。以一有力能持多。以多無力卽入一中。以多有有力能持一。以一無力卽入多中。是以一塵有力能含剎海。剎海無力潛入一中。問。有力無力其義如何。答。若以一有力者。是空無性義。無性故能成諸法。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則是一有力爲主。多無力爲伴。若以多有力者。則無一法而有自體能獨立者。皆假衆緣相待而成。則多有有力爲主。一無力爲伴。所以立伴相成自他互立。無伴則主不立。關自則他不成立。又約用由相待故具有有力無力義。是相收及相入。二約體由相作故具有體無體義。是故相卽及相是。經偈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一切法。各各不相知。以他而爲自故無體性。以相待而成故無作用。此是無力義。又因此無知無性。方有緣起。若一法有體。則不假相依。若無相依。則無諸法。若諸法不空則無道無果。此是有力義。次緣起十門者。卽緣起相由之力。謂一與多互爲緣起相由成立。故有相卽相入等。此有二種。一約緣用有力無力。相待相依全體相收。故有相入。二約緣體有空不空。能作所作全體相是。故有相卽。此卽入二門復有二義。一異體相望故有微細隱顯。謂異體相容是微細義。

異體相是具隱顯義。二同體內具德故有一多廣狹。謂同體相入故有一多無礙。同體相卽故有廣狹無礙。又由以異攝同故有帝網義。於時中故有十世義。緣起無性故有性相無礙義。相關互攝故有主伴義。十緣義者。一諸緣各異義。大緣起中諸緣相望。要須體用各別不相雜亂方成緣起。若雜亂者。失本緣法緣起不成。此則諸緣各各自守一位。經頌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二互遍相資義。要互相遍方成緣起。如一緣遍應多緣。各與彼多全爲一故。此一卽是多箇一也。此卽一各具一切。經頌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三俱存無礙義。凡是一緣。要具前二。以要住自一。方能遍應遍應多緣。緣方是一故。以一不自作一。以多作一。以多不自多。以一作多。是故唯一多一自在無礙。或舉體全住是唯。或舉體遍應是多一也。或俱存。或雙泯。或總合。或全離。經頌云。諸法無所依。但從和合起。此三門總明緣起本法竟。四異體相入義。謂法門力用遞相依持互形奪故。各有全力全無力義。由一有力必不與多有俱。是故無有一而不持多也。由多無力必不與一無力俱。是故無有多而不入一也。多持一依亦然。五異體相卽義。諸緣相望全體形奪。有有體無體義。是故一緣是能起能成故有體。多緣是所起所成故無體。由一有體必不得與多有體俱。多無體必不得與一無體俱。是故無有不多之一。無有不一之多。六體用雙融義。一以體無不用故學體全用。卽

有相入無相即義。二用無不體故舉用全體。即唯有相即無相入義。三歸體之用不礙用。全用之體不失體。無礙雙存亦即亦入。自在俱現。四全用之體體浪。全體之用用亡。非即非入圓融一味。五合前四句。同一緣起無礙雙存。六浪前五句絕待離言。冥同性海。此上三門於初異體門中顯義理竟。七同體相入義。謂前一緣所有多一。與彼一緣體無別故。名為同體。又由此一緣應多緣故。先明相入。謂一緣有力能持多一。多一無力依彼一緣。是故一能攝多。多便入一。八同體相即義。謂前一緣所具多一。亦有有體無體義。故亦相即。以多一無體由本一成多即一也。由本一有體能持多一。全一攝多。如有一有空既爾多。有一空亦然九。俱融無礙義。同前六句體用雙融。此三門於前第二同體門中辯義理竟。十同異圓滿義。以前九門總合為一大緣起。今多種義門同時具足。由住一遍應故有廣狹自在門。由就體有相即就有相入。由異體相容具微細門。由異體相即具隱顯門。就用相入為顯。就體相即為隱。又由異體相入帶同體相。入具帝網門。由此大緣起即無礙法界有託事門。顯於時中有十世門。相關互攝有主伴門。此圓滿門。就第三門中以辯義理竟。經頌云。菩薩善觀緣起法。於一法中解衆多。衆多法中解了一。如是理事開合緣性融通。方達一心無盡之用。華嚴演義釋云。夫緣起者。初有三門。一異體門。二同體門。三同異合明門。所有同異體者。以諸緣起

門內有二義故。一不相由義。謂自具德故。如因中不待緣是。二相由義。如待緣等是也。初即同體門。後即異體門。若爾何以初異體門中。云諸緣各別不相雜亂。第二同體門中。云互相遍應方成緣起。釋曰。謂要由各異方得待緣。要由遍應方自具德耳。所以前之二門各生三者。一互相依持有力無力故。二互相形奪有體無體故。三體用雙融無前後故。此即緣起大意。次第一異體門者。然由相成方各有體。二互遍相資義者。即同體門則具多箇一。如十錢為緣當體自是本一。應二之時。乃詭初一。以為二一。應三為三一。乃至應十為十一。故有多一。若此一緣不具多一。則資應不遍不成緣起。此則一一各具一切者。一既有十。二三四等亦各有十。故云。一一各具如十錢為喻。其法界差別無盡法中。各各遍應故。隨一一各具法界差別法也。三俱存無礙義者。唯一多一自在無礙者。總明欲多常多。欲一常一。故云自在。一或舉體遍應二或舉體全住。三或俱存者。俱存住自及遍應也。亦俱存唯一及多一也。四雙泯者。即由俱存。則相即奪故。住一即遍應非住一也。遍應即住一非遍應也。五或總合者。合前四句為解境故。六或全離者。全離前五成行境故。四異門相入義者。遞相依持者。以是緣起一多等。非定性一多等。謂一有定性不由於多。多有定性不由於一。今由一無定性假多而起。多無定性由一而生故。由無性平等之義方成緣起。若有一可一。此是自性一。若有

多可多。此是定性多。若是定性多。多不因於一。若是定性一。一不因於多。今由多故一。此一不自一。今由一故多。此多不自多。此多則無力。此一不自一。此一則無力。無力隨有力。一多互相收故。隨一佛會即一切佛會。一切法會即是一法會。故此一法會。不動而常遍不分而常多。前後互相成如何不信。又謂前一望多中一為持邊。一能攝多。一為依邊。一能入多。如一望多有依有持者。有依者。即前多持故一成也。有持者。即前一有力為多依故。言全力者。成上持。言無力者。成上依。言常含多在已中者。一有力為持。能攝多故。言潛入已在多中者。一無力為依。便入多故。俱存雙泯者。謂一攝多是第一句。多攝一是第二句。俱存即第三句。謂即一攝一入時。即多攝多入故。雙泯者。即第四句。一攝一入故。則多攝多入故。便一攝一入泯多攝多入故。即一攝一入故。則多攝多入泯。故云雙泯。對前別明二句。則有四句。亦可成六。五俱照前四。成解境故。六頓絕前五。成行境故。五異體相即義者。為能起邊即有體。為所起邊即無體。如云法從緣生是法即空。意取所生空也。空即無體義。若形奪者。以能起之緣形對所起。奪彼所起令無體也。由一有體不得與多有體俱者。謂有難言。一之與多俱有有體無體二義。云何獨言一有體耶。故今通云。由有無義不得並故。今一為能起邊多。必是所起故若不爾者。能所不成緣起亦壞。是故無有不多之一者。此一是多故。無有不之一多者。

此多是一故問。一不即多有何過。答。有二過。故。一不成多過。謂既不成多。餘亦不成多。故。如。一不成十。二三四等亦不成十。故無十過。二不成一過。謂若一不成十。此即不成一。由十不成故。一義亦不成。以無於十是誰一故。一不即多。成過既爾多。不即一成過亦然。又若不相即緣起門中。空有二義。即不成立。便有自性斷滅等過。故。俱存雙泯者。俱謂正一。攝他同己。廢己同他時。即是多攝一同己。廢己同一也。雙泯者。以一望於他。二義即是多。望於一二義故。則一望於他。二義泯矣。多望於一。二義泯也。旨不異前思之。六體用雙融義者。一以體就用。二以用就體。三體用雙存。四體用雙泯。以體用交徹形奪兩亡。即入同原故圓融一味。五成解境。六成行境。七同體相入義者。此門即指前第二門。以第二是本同體門故。如一本自是一爲本。一應二爲二。一應三爲三。等。只是一箇一對他成多。亦如一人望父名子。望子名父。望兄爲弟。望弟爲兄等。同一人體而有多名。今本一如一人。多一如諸名也。八同體相即義者。一有多空既爾者。例多一有體也。由有多一方諸本一。爲本一故多一有體。本一無體也。多一有體故能攝本一。本一無體潛入多一。九俱融無礙者。同前異體門也。即前第六門。謂同體緣起法中。力用交涉全體融合。方成緣起。十同異圓滿義者。謂前來異體四門同體四門及第三同異俱存。並不出同異合居一處。不偏

一門故云圓滿。若具足皆具十玄。有多種義門。有本有末。有同有異。有即有入。四句六句等。合前九門爲同時門也。且如由異體相入帶同體相入故有帶網門者。同體相入一中已含於多。更入異體故有重重之義。同體相入如鏡已含多影。更入異體。如含影之鏡。更入餘鏡故有重重無盡之義。餘九玄如文。今結屬者。由第一本門之中融同異故。今則融前六門。則異體中三門與同體三門相成。無異體同體不成。無同體異體不成。故六門相成。後之七門從前三生前三融故。後七必融。故十門一際也。例前第三融通亦有六句。一或舉體全異具入即俱。二或舉體全同亦具入即俱。三或具同異雙現。無二體故。四或雙非同異。以相奪俱盡故。謂同即異故非同異。即同故非異。五或具前四。爲解境故。六或絕前五。成行境故。故約智顯理諸門不同。廢智忘筌一切。說與不說無礙難思。沒同果海。唯亡言遣照庶幾玄取耳。如上緣起總因云。外由內變本末相收。外諸器界內識頓變。增上之果亦因自業。故云內變。內即是本。外即是末。以唯心義。則內收外。以末攝本。若以法性爲本。法性融通緣起相由。則塵包一身毛容刹土。故合爲大大緣起

宗鏡錄卷第七十二
*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三

*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八識之中覆冥習妄。何識造業。何識爲因。何識爲依。成其妄種。答。前五識取塵。第六識爲因。第七識計我造業。第八識爲依。以此生死苦果不斷。楞伽經云。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釋云。謂五識取塵轉入六識。六識記法爲因。七識攀緣。六識造善惡業。得未來生死。覆障八識不得顯現。若五識不取塵。即無六識。六識無故七識不生。七識不生故則無善惡業。無善惡業故即無生死。無生死故則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即是六七識滅建立八識。又八識爲五六七識所依與諸識作因者。即第六識心諸識依之。如水盡則無波浪。六識滅七識亦不生。故云一念無明風鼓動真如海。無明風盡識浪不生。則覺海性澄。源源澄覺元妙。問。一切世間因果相酬生死不絕。於諸識中何識爲主。答。生滅因緣最初依阿賴耶識爲體。以意識爲用。如是三世因果流轉不絕。功在意識以是義故意名相續識。起信論云。復次生滅因緣者。謂諸衆生依心意識轉。此義云何。以依阿賴耶識。有無明不覺起能見。現能取境界分別。相續。說名爲意。此意復有五種異名。一名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二名轉識。謂依動心能見境相。三名現識。謂現一切境界相。猶如明鏡現衆色像。現識亦爾。

如其五境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不由功力。四名智識。謂分別染淨諸差別法。五名相續識。謂恒作意相應不斷。任持過去善惡等業令無失壞。成熟現未苦樂等報使無遠越。已曾經事忽然憶念。未曾經事妄生分別。是故三界一切皆以心為自性。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何以故。一切諸法。以心為主。從妄念起。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是故當知。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從虛妄分別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釋云。通論五種之識。皆名為意。就本而言。但取業識以最後細作諸識本故。如是業識見相未分。然諸菩薩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了一切法唯是識量。捨前外執順業識義。故名業識。心不見心無相可得者。是明諸法非有之義。入楞伽經偈云。身資生住持。若如夢中生。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若如夢中所見諸事是實有者。即有能見所見二相。而其夢中實無二法。三界諸心皆如此夢。離心之外無可分別。故言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而就自心不能自見。如刀指等。故言心不見心。既無他可見。亦不能自見。所見無故能見不成。能所二相皆無所得。故言無相可得。又一心隨無明動作五種識故。說三界唯心轉也。此心隨熏似現雖有種種。然窮其因緣唯心作也。離現識則無六塵境界。反驗六塵唯是一心。故云離心則無境界等。問。現有六

塵境。云何唯心。答。以一切法皆是此心。隨熏所起。更無異體。故說唯心。疑云。何作諸法耶。答。由妄念熏故生起諸法。故云從妄念起。亦可疑云。法既唯心。我何不見。而我所見唯是異心。釋云。異心者。是妄念分別而作故。云妄念生也。既境唯識無外異法。是故種種分別皆是自心。即塵無相識不自緣。是故無塵識不生。則心不見心矣。攝論云。無有別法能取別法。能所既窮。故無相可得也。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者。喻伽論問。諸修觀行者見遍計所執無相時。當言入何等性。答。入圓成實性。問。入圓成實性時。當言遣何等性。答。遣依他起性。以此當知。唯識觀成則無有識。楞伽經偈亦云。無心之心量。我說為心量。此之謂也。若依此論。無明動真如成生滅緣起。無明風滅識浪即止。唯是真如平等平等也。此境界離心之外。無體可得也。又亦即是心故。復無體也。如鏡外無體。鏡內復無體也。疑云。既其無體。何以宛然顯現。釋云。並是真心之上虛妄顯現。何處有體而可得也。疑云。何以知心上顯現。釋云。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以無明力不覺心動能現一切境界。則心隨熏動。故云生也。若無明滅境界隨滅。諸分別識皆滅無餘。故言心滅則種種法滅。此則心原還淨。故云滅也。既心隨不覺。妄現諸境則驗諸境唯心無體也。又夫心者。形於未兆。動靜無不應於自心。如詩云。願言則。隨願思也。言我也謂人。或思已則。隨。故知心應千里。設有處遠而思者。我皆知矣。是以萬事唯

心先知。故得稱心靈。斯之謂也。如太山吳伯武。與弟相失二十餘年。相遇於市。仍共相識。伯武覺心神悲慟。因問乃兄弟也。問。生滅因緣。別以何為因。以何為緣。而得生起。答。古師釋云。生滅因緣體相有二。阿賴耶心體不守自性。變作諸法。是生滅因。根本無明熏動心體。是生滅緣。又復無明住地諸染根本。起諸生滅。故說為因。六塵境界能動七識波浪生滅。是生滅緣。依此二義以顯因緣。諸生滅相聚集而生。故名衆生。而無別體。唯依心體。故言依心。即是阿賴耶自心相也。又真妄和合諸識緣起。以四句辯之。一。以如來藏唯不生滅。如水濕性。二。七識唯生滅。如水波浪。三。賴耶識亦生亦滅亦不生滅。如海含動靜。四。無明倒執非生滅非不生滅。如起浪猛風。非水非浪。問。賴耶既通動靜。不應唯在生滅門。答。為起靜以成動。無別有動體。是故靜性隨於動。亦在生滅門中。非直賴耶具動靜在此生滅中。亦乃如來藏唯不動。亦在此門中。何以故。彼生滅無別體故。如水作波。又起信論說。無明為因。境界為緣。生三細之識。六塵之相。則隨迷昧之緣。而沈六趣。始覺為因。五度為緣。則隨悟解之緣。而昇一乘。又說迷則有過恒沙等妄染之法。即染緣生而淨緣滅。悟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即淨緣起而染緣亡。然但一心所作。更無二原。義說逐悟逐迷。實無能逐所逐。故論云。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如古德釋。波水之喻。真如生

滅二門。以水濕喻心真如。以波動喻心生滅。波無異濕之動。則無異真如之生滅。即水以辯於波不變性而緣起也。水無異動之濕。則無有離生滅之真如。即波以明於水。下捨緣而即真也。問。記憶之事定屬何法而生。答。大乘說能記憶法有三。一自證分能記憶見分。二別境中能記憶曾所更事。三識中種子能不忘生自現行唯識疏云。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如現行色曾被見分緣者。後必能憶。若不曾為相分緣者。後時必不能記憶也。以能緣見分於過去時及現在世但緣相分。不曾自緣前已滅心。既過去已。今時見分有何所以能自憶持。以於昔時不曾返緣自見分故。既許今時心心所法能自記憶。明由昔時有自證分緣於見分。證彼緣境作量果故。故今能憶。問。生滅門中有漏位內。約教所論有幾種生死。答。略有二種。一分段。二變易。識論云。一分段生死。謂諸有漏善不善業。由煩惱障緣助勢力。所感三界龜異熟果。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界限。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謂諸無漏有分別業。由所知障緣助勢力。所感殊勝細異熟果。由悲願力。改轉身命無定界限故名變易。無漏定願正所資感。妙用難。惻名不思議。或名意生身。隨意顯成故。如契經說。如取為緣有漏業因續後有者。而生三有。如是無明習地為緣無漏業因。有阿羅漢獨覺。已得自在菩薩三種意生身。亦名變化身。無漏定力轉令異本如變化故。問。論云。所知障不障解脫。無

能發業潤生用故。何用資感生死苦為。答。成二利故更須資生。論云。自證菩提利樂他故。謂不定性獨覺聲聞及得自在大願菩薩。已永斷伏煩惱障故。無容復受當分段身。惡廣長時修菩薩行。遂以無漏勝定願力。如延壽法。資現身因。令彼長時與果不絕。數數如是定願資助。乃至證得無上菩提。彼復何須所知障助。既未圓證無相大悲。不執菩提有情實有。無由發起猛利悲願。又所知障障大菩提。為永斷除留身久住。又所知障為有漏依。此障若無彼定非有。故於身住有大助力。若所留身有漏定願所資助者。分段身攝。二乘異生所知境故。無漏定願所資助者。變易身攝。非彼境故。由此應知。變易生死性是有漏異熟果攝。於無漏業是增上果。釋云。得自在大願菩薩。已永斷伏煩惱障者。謂八地已去菩薩。雖藉煩惱生死受生。不同凡夫及二乘說現及種潤。由起煩惱利益有情業勢力方能感生死果。煩惱若伏業勢便盡。故須法執。助願受生。故已永斷伏無容復受當分段果。既有二利之益。觀知分段報終。惡廣長時修菩薩行。遂入無漏勝定。勝願之力如阿羅漢延壽之法。資現身之因。即資過去感令身業令業長時與果不絕。既未圓證無相大悲。不執菩提有情實有。無由發起猛利悲願者。既未成佛圓證無相大悲一味平等之解。若不執菩提可求有情可度為實有者。無有因由可能起猛利大悲及猛利願。以所知障可求可度執為先方能發起無漏業故。設業為

因。以是勝故。無明為緣。以疎遠故。非如煩惱資有漏業。但緣義同。少分相似。又所知障障大菩提。正障智故。為永斷除此所知障留身久住。說之為緣。為所斷緣故。又此所知障能為一切有漏之依。由此障。俱諸行法不成無漏故。此所依之障。若無彼能依有漏決定非有。今既留身久住。由有所知障為緣。故說此障。為於身住有大助力。說為緣也。此變易生死。乃是菩薩成就。非願圓滿菩提。若分段生死即是凡夫妄心所造。念念耽著入大苦輪。無有休息。如大涅槃經云。佛告迦葉。世間眾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其初生已見過患。迦葉。如有女人入於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纖麗。以好璆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便問言。汝字何等。屬於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瓊瑤真珠珊瑚琥珀。瑠璃象馬車乘奴婢僕使。主人聞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即便燒香散華供養恭敬禮拜。復於門外更見一女。其形醜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屬誰家。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復問何故名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主人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慧。主人問言。云何名為癡無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

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爲是不。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作衰耗。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釋曰。功德天者即喻於生。黑闇女者即喻於死。只是世間生死二法。諸惡之本。衆苦之原。賢聖共誦。愚癡所蔽。主人見已者。心。囑於境名爲見也。即便問言者。以解觀生求生之實名爲問。女人答言者。境對於心義稱答也。功德大天者。喻生是出相也。功德報主。具六識光明。照六塵境界。名功德天也。繫屬於誰者。應言屬感業。我今福德者。宿修善因。今受天報。名至我宅也。復於門外者。死捨身家義云門外。繫屬誰家者。緣應即死無所屬也。我宇黑闇者。死是沒相。雖有五根無所覺知。名黑闇也。我常與姊進止共俱者。即生即死爲進止俱。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者。夫於生不喜者。見死則不愛也。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者。證初地時離分段死入歡喜地。故云歡喜無量。問。唯有內識而無外緣。云何復說六處輪迴生死相續。答。識論頌云。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諸業謂福業罪業不動業。即有漏善不善思業。思業之眷屬亦立業名。同招引滿異熟果故。此雖總

起無間即滅。無義能招當異熟果。而熏本識起自功德。即此功能說爲習氣。是業氣分熏習所成。簡會現業故名習氣。如是習氣展轉相續。至成熟時招異熟果。此顯當果勝增上緣。相見名色心及心所本末彼取。皆二取攝。彼所熏發親能生彼本識上功能名二取習氣。此顯來世異熟果心及彼相應諸因緣種。謂俱業種二取種俱。是疎親緣互相助義。業招生顯。故頌先說前異熟者。謂前前生業異熟。果餘異熟者。謂後後生業異熟。雖二取種受果無窮。而業習氣受果有盡。由異熟果性別難。招等流增上性同易感。由感餘生業等種難。前異熟果受用盡時。後別能生餘異熟果。由斯生死輪轉無窮。何假外緣方得相續。此頌意說。由業二取生死輪迴。皆不離識心心所法。爲彼性故。釋云。此雖總起無間即滅無義能招當異熟果者。雖現用無有過去體能招當來真異熟果。而現行之業當造之時。熏於本識起自業之功能。功能即習氣。習氣展轉相續至成熟時招異熟果。相見名色心及心所本末彼取。皆二取攝者。一者相見。謂即取彼實能取實所取名二取。二者取名色心色者。色蘊名者。四蘊即是執取五蘊爲義。前言相中亦通取無爲。以爲本質故。今此唯顯取親所緣。不能緣得心外法故。又變無爲之影相分。亦名所攝。不離心等故。三者取心及心所。一切五蘊法不離此二故。四者本末。謂取親果。第八識是諸異熟之根本故。又總報品故名本。餘識等異熟別報品故名

末。即取一異熟也。五彼取者即彼上四取也。此諸取皆是二取所攝。即是現行之取也。雖二取種受果無窮而業習氣受果有盡由異熟果性別難招等。流增上性同易感者。二取種子受果無窮攝論說。習氣有盡。所以者何。由異熟果。一者性別與業性殊。不多相順。二者難招業雖招得。謂必異世界方熟故。業習氣有盡。如沈麝機草有萎歇故。其等流果及增上果。一者性同。體性相順。二者易感。同時生故。此念熏已即能生果故。二取種易感果也。何者爲等流。何者爲增上。增上寬。但等流必增上。等流者。謂種子與現行及自種。爲俱生同類因故也。增上處無別體。即等流性故。又是等流果故性同。是增上果故易感。又種望現行是增上。望自類種是等流。業種望彼現及種。皆異性故。但是異熟。前異熟受用盡時。復不能生餘異熟果。意由感當來餘生業等種子熟故。於今身中前異熟果受用盡時。即是此身臨終之位。彼。所熟業復別能生彼餘果起。即先業盡時。後果種熟時。其異熟果而復得生。所以生死不斷絕也。由此業果無斷生死相續輪轉無窮。何假藉心外之緣。方得生死相續。此相續識無有斷時。若未觸途成觀諦了自心。皆對境生疑。執有前法一切生死。盡是疑情。但了唯心自然無咎。若疑蛇得病。豈有實境居懷。猶懸砂止飢。但是自心想起。如晉書樂廣傳。廣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署

壁上有角。角邊畫作蛇。廣意孟中蛇即角形也。復置酒前處。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又律中。四食章。古師義門手鈔云。思食者。如饑饉之歲。小兒從母求食嗜而不止。母遂懸砂囊誑云。此是飯。兒七日諦視其囊將為食。其母七日後解下視之。其兒見是砂絕望。因此命終方驗生老病死皆是自心。地水火風終無別體。是以衆生耽著生死。二乘厭畏生死。皆不了心外無法為境所留。取捨雖殊俱非解脫。何者衆生為生死縛。二乘被涅槃縛。如楞伽經云。復次大慧。諸聲聞衆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為涅槃。不知證自知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彼愚癡人不知去來現在諸佛所說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於生死輪轉不絕。問。生死相續。由二取有支我執名言二種習氣成異熟果者。其生死業先來後去。定屬何識。答。唯第八識是諸異熟之根本。若無此識生死不成。由前七轉識有間斷非主故。此識亦名執持識。能執持種子根身。初一念有執趣結生相續義即是界趣生義。此執趣結生不通果位。八地已上不通執趣結生也。今但取執持種子根身義。故名執持識。此通一切位。此是生位最初攬胎成體。乃至死時前諸識悉皆捨離。唯異熟識最後執受身分。捨執受處冷觸便生。壽煖識三不相離故。冷觸起時即是非情。雖變亦緣而不執受故。由此為凡為聖常作所依。捨生趣生恒

為其主。問。生死依處約有幾事。答。生死流轉所依事有三。經云。有三種流轉。一是處流轉。於三世處由我分別。二是事流轉。由外六處由我取執。三如是而轉。諸業異熟相續流轉。問。由二取習氣成生死者。必因現行功能方成習氣。且現行何法熏成生死。答。初因無明不了發業。次因情愛貪著潤生。故云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癡愛故則念念相續。當知念即生死。經云。起一念善受人天身。起一念惡受三塗身。故知日夜念念造未來生死之身。有何窮盡。安般守意經序云。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大也。菩薩處胎經云。一彈指頃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成形。形皆有識。佛之威神入彼微識中皆令得度。此識教化非無識也。問。生死之法是有是無。答。非有非無。何者若言是有。一身內外地水火風。各各性空未曾聚散。所以無生之生可說為生。無滅之滅可說為滅。如耆提遮女師子吼了義經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生義。乃至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壞。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死義。若言是無以染淨真如不守自性。不覺隨緣起幻生滅故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如上所明凡聖二種生死。須知生死中道方離斷常。是以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真性湛然不可執常。業果宛然不可執斷。又復諸佛

出世。尚如空華亂生亂滅。況衆生顛倒生死。但如妄夢如狂醉。豈是實耶。摩訶大師云。一切凡聖。三塗已上。種智已還。皆妄想謂有。並是夢中。如人夢中見在地獄種種方便求脫。浪生辛苦。但抖擻令覺。即一切事盡無。如今並是夢中所作。還受夢報。又如狂醉之人恒隨物轉。所以一切衆生飲無明酒臥五住地。長劫惛然孰有醒者。忽得見性之時。如同醉醒如經偈云。譬如醉人。酒消然後醒。得佛無上體。是我真法身。又若入宗鏡中頓明實性。反觀世間生死名相虛誑。猶如兒戲。復似技人。然雖改換千差。一性宛然不動。如草堂和尚偈云。樂見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目服章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宗鏡錄卷第七十三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夫生死輪迴不待外緣。既由內識。此即有漏異生生死相續。諸佛菩薩淨法相續。為復亦由內識。為復別有淨體。答。淨法相續應知亦然。論云。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有無漏種。由轉識等數數熏發漸漸增勝。乃至究竟得成佛時。轉捨本來雜染識種。轉得始起清淨淨識。任持一切功德種子。由本願力盡未來際。起諸妙用相續無窮。由此應知唯有內識釋

云、由法爾種新所熏發。由本願力。即佛世尊利他無盡。清淨種識皆通現種。皆唯第八能持種故。由此上來所說染淨道理。應知諸法相續唯有內識也。問、人法二空一心妙理。云何又說四相所遷二死相續。且如四相之中生相則內外無從推不可得。住相則念念不住。異相則雖似遷移體。本實變滅相則法本不然。今亦無滅。答、四相有二。一龜約果報而說。即生老病死。此亦四相。二細即生住異滅。據惑業而論。如起信論中釋云。不覺心起名為生。能見能現妄取境界起念相續。名之為住。執取計名。名之為異。造作諸業。名之為滅。雖即四相似分。俱是一心而轉。然世人多執住相以為現見。今須推破以顯真空。凡有一切住持境界。悉如夢中。似有非實。以隨心所現外境本空故。心亦無生念念不住。如大智度論云。佛說諸法無有根本定實如毫釐許所有。欲證明是事故。說夢中受五欲。譬如須菩提意。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今何以故。現有眼見耳聞法。以是故。佛說夢覺喻。如人夢力故雖無實事而有種種開見。瞋喜憂處。覺人在傍則無所見。如是凡夫人無明顛倒力故妄有所見。聖人覺悟則無所見。一切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皆不實虛妄故有見聞。又云。現在色亦無住時。若法後見境相。當知初生時境相已隨逐。微細故不識。如人著屐。若初日新而無有舊後。應常新。不應有舊。若無舊應是常。常故無罪無福。無罪無福故則世俗法亂。復次生滅相

常隨作法無有住時。若有住時則無生滅。夫受生死者。初因妄識造分別業。因茲有身。今先推此身聚散非有。以是為積聚義。內外四大假和合成。微細推窮事無和合。以風火常舉地水恒沈。一大性各無定體。風以動為性。乃附物而彰。真理不遷湛然常寂。火以熱為性。未必皆燒。如雲中身內之火。何不焚。地以堅為性。且如銅鐵。遇鎔成水。剛柔不定。水以濕為性。因火即乾。又寒堅煖釋凝流無體。各各既無。和合非有。如一狗無師子性。聚群狗而亦不成。似一盲不見於明。合衆盲而終不覩。寶藏論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既知身空。又執識煖息三事實有能為生死成就命根者。台教云。此身無常。攬壽煖識三事而有身。身但假名。三事無常無別身也。息之出入計為壽命。息出不反身如瓦礫。命寧可保。若煖氣持水。水潤於地。妄謂此身為常存者。火從緣生。緣散故即火滅。身便臭爛。業計妄識剎那異趣。謂我常自在。業若纔斷心即託生身便散滅。大集經云。出胎盛年衰老皆是業持。三事生滅相續不斷。凡夫不了妄取身相。不覺氣斷三事分離。又如出入息相續百千萬。出入息一息中身不可得。剎那心識次第生滅無量。一一剎那身不可得。不臭不爛三大成皮肉骨髓。一一驗之。虛假身不可得。離此三事無別有身故知身命本空生死恒寂。凡夫不了枉入苦輪。命如風裏之殘燈。剎那磨滅。身似潭中之聚沫。條爾消泮。所以經云。解無不生。了有不死。若了有空而無我。

無我令誰生。解本無而不生。不生令誰死。唯持種本識妙湛真心。體性圓明寂然常住。處異生位。持無漏而常熏。至佛果門。續菩提而不斷。又心性本來離生滅相。而有無明迷自心性。由違心性離寂靜故。能生起動四相。四相無明和合力故。能令心體生住異滅。經云。即此法身為諸煩惱之所飄動。往來生死名為衆生。起信論明。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四相流轉唯一夢心。處夢之士謂為前後。各隨智力淺深分而覺。大覺之者知夢四相唯一淨心。無有體性可辯前後。故論云。四相俱時無有自立。生住異滅一心而轉。四相俱有為心所成。離一心外無別自體。故言俱時而有無有自立者。本來平等同一本覺故。如般若燈論偈云。生死有際不。佛言。畢竟無此生死無際。前後不可得。如般若經云。復次極勇猛。如涅槃無際。一切法亦無際。何者生死以涅槃為際。涅槃以生死為際。既不得生死亦不得涅槃。生死涅槃。既不可得。則一切法悉無際。如是但了本覺一心。念念契圓常之道。若逐無明散意。塵塵成生死之輪。得失在人。法無邪正。取捨任己道絕昇沈。但自內觀。躡善門而頓入。唯當正眼。履一道以圓成。問。動識相與真心性。既非一異。為復可壞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為墮常。若可壞則歸斷滅。答。既非一而非是異。即亦可壞而不可壞。起信論云。一切心識相即是無明相。與本覺非一非異。非是可壞。非不可壞。如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若風止

時波動即滅。非水性滅。衆生亦爾。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如是三事皆無形相。非一非異。然性淨心是動識本。無明滅時動識隨滅。智性不壞。根本無明滅者。是合風滅。相續即滅者。業識等滅。合動相滅也。智性不壞者。隨染本覺神解之性名爲智性。是合濕性不壞。問。生死種子不斷。皆因發業潤生。於煩惱中何法發業。何法潤生。答。夫業性本空結成多種。先論黑白行相。後辯發潤根由。今初黑白行相者。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復次善男子。次當觀業。何以故。有智之人當作是念。受想觸欲即是煩惱者。能作生業不作受業。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則有二種。一作生業。二作受業。是故智者當觀於業。是業三種。謂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業亦名爲業。亦名業果。意唯名業。不名爲果。以業因故則名爲業。善男子。身口二業名爲外業。意業名因。是三種業共煩惱行故作二種。業一者生。業二者受業善男子。正業者。即意業。也。期業者。謂身口業。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是故意業得名爲正。智者觀業已。次觀業因。業因者。即無明觸。因無明觸衆生求有。求有因緣即是愛也。愛因緣故造作三種身口意業。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業因已。次觀果報。果報有四。一者黑黑果報。二者白白果報。三者雜雜果報。四者不黑不白果報。黑黑果報者。作業時垢。果報亦垢。白白果報者。名無漏業。如棄苦薩白佛言。世尊。先說無漏無有果報。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報耶。佛

言。善男子。是義有二。一者亦果亦報。二者唯果非報。黑黑果報亦名爲果。亦名爲報。黑因生故得名爲果。能作因故復名爲報。淨雜亦爾。無漏果者故名爲果。不作他因。不名爲報。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無漏業非是黑法。何因緣故。不名爲白。善男子。無有報故不名爲白。對治黑故。故名爲白。我今乃說受果報者。名爲黑白。是無漏業不受報故。不名爲白。名爲寂靜。故知業不可作果不可透。如經偈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唯除不作則無果。得道則業亡。如氣歇旃陀羅造惡業而得生天。鴛鴦魔羅作逆罪而得解脫果。是知受身已來無有不作業者。設今生不作過去曾爲。但悟此宗無不解脫。何以解脫。若入宗鏡人法自空。人空則不見有能作業之人。法空則不見所受果之處。只爲妄執人法而造業。不出心境而受殃。但心境俱亡即當處解脫。故知一切善惡諸法無有定相。由心迴轉得失任緣。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若言諸業定得報者。則不得有修習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言諸業有定不定定者。現報生報。後報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以是義故。應有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屬。乃至譬如二人俱涉險路。一則有目。一則盲瞽。有目之人直過無患。盲者墜落墮深坑險。故知得宗鏡之眼者。終不墮三有之險陷五欲之坑。自然直過無疑。常居覺地。次辯發潤根由者。若分別煩惱正

發業。俱生無明助發業。發者。動作義。業者。招感義。俱生能潤生。分別能造業。招生過重。俱生能潤生過輕。若分別發人天業。即俱生助發。以人天業難發。要假俱生。助若分別發三塗業。不假俱生助發。以分別猛利故。不要助發。問。俱生分別二種何別。答。古釋經論正意。即分別龜。俱生細唯識論云。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力常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轉故名俱生。十地論云。遠隨現行不任意緣。無始至今。任運而有。不假作意分別尋伺。如小孩兒見母生喜。是俱生貪。見別人啼哭。是俱生瞋。即不假別緣分別尋伺求。自任運起故。知俱生細。唯識論云。分別我執。亦由現世外緣方起。非與身俱。要待邪教邪師及邪分別然後方起。又此三緣。前二是龜。第三自思惟細。經云。緣力斷善根地獄生時續。因力斷善根。地獄死時續。即自邪思惟是因力。餘二是緣力。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衆生別業妄見。二者衆生同分妄見。云何名爲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爲是燈色。爲當見色。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瞽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瞽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瞽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凡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瞶。云何瞽人目見圓影。是故當知。色

實在燈。見病爲影。影見俱皆。見皆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理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皆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云何名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視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瓊瑤。肆李飛流。負耳虹霓。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阿難。如彼衆生別業妄見。觸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皆所成。皆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者終無見答。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無我覺明見所緣。覺見即皆。本覺明心覺緣非皆。覺所覺皆。覺非皆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衆生。皆即見皆。非見皆者彼見真精。性非皆者故不名見。阿難。如彼衆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皆妄所生。此衆同分所現不祥。同見衆中癡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衆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

諸有漏國及諸衆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楞嚴經疏釋云。別業妄見者。分別煩惱也。同分妄見者。俱生無明也。夜見燈光五重圓影者。喻五見也。蘊顯燈光。此之五見於蘊上起妄生推度。是遍計性情有理無。色實在燈見病爲影者。依他蘊性緣起不無。故云色實在燈。我見體空從妄心起。故云見病爲影。影見俱皆者。能執所執分別惑故。見皆非病者。正證真時了知。遍計脫體全空。故云見皆非病。分別惑亡同一真性離能所取。故云終不應言是燈是見及非燈非見。即釋上來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者。本來無月將何爲形。形既不立非形亦無。是非一相能所俱亡。故云何況分別非燈非見。然見皆者終無見答者。若知皆即是眼病。終不執影以爲實有。故無見答。見與見緣似現前境者。皆是妄心變起非實有境。見相二分俱不離心。況是遍計唯影無實。此釋妄見也。元我覺明見所緣皆者。本元真覺也。以真能覺妄。了彼妄見及與所緣俱是皆故。覺見即皆。本覺明心覺緣非皆者。結前真妄二覺也。妄見即是於皆。能覺真心不是於皆。但能覺彼妄緣。體非是皆。故云覺緣非皆。覺所覺皆者。牒妄覺能所俱皆也。覺非皆中者。牒真覺非皆也。此之真妄二見俱離能見所見。故云此實見見。以證真時無此二見故。能見所見既不

安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衆生。皆即見皆非見皆者。彼見真精。性非皆者故不名見者。何故真見不名見。以無皆病。故只由見病。分能立所。遂見世間自他相異。故云皆即見皆。言非見皆者。真見非是皆也。以真無見相可立故。不名皆。既不名皆亦不名見。正明離見之意。是以有見即妄。遍計情生。如皆目人見夜燈之圓影。無見即真。圓成智現。如明眼人見虛空之清淨。又若別業妄見。如增上惡業熟生身變爲蛇虎等。此不動總報自受別報。唯自業識變。不同業者。即不見如燈上圓影唯皆之觀。若非皆人則不同見。若同分妄見。如同造阿鼻地獄業。同受總報同苦無間。若不同其惡業者。即不見。如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同見一切不祥境界。若彼國衆生不同其惡緣者。則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故知苦緣樂緣總報別報。因緣和合。當處出生。因緣離散當處滅盡。未曾有一法非出我心耶。故經云。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則見清淨本心常住。又若分別煩惱則能因邪思而方起。俱生無明則細自任運而常生。雖分能細之文俱同妄識。如別業妄見之者因目皆而見燈上圓光。似同分妄見之人因癡惡而觀國中災怪。雖分同別之境皆是妄心可驗。衆生界中凡有一切見聞之事。皆如一人別業之皆影。多人同分之不祥。若能知燈影是目皆所成。識災境乃癡惡所起。則燈上之重光自沒。天中之兩日俄沈。如不動一心萬緣俱寂。則見聞和合之病

分別全消，根本生死之災俱生永絕。問：三塗之內還具分別俱生不？答：護法云三塗內總無分別，而不發業，如猿猴之類，所有煩惱皆是強盛俱生，而非分別。設造業者，但是別報。若有分別造總報者，即永無出期。問：既有分別種子，何不造總報？答：闍主：伴故。現行是主，種子助發是伴。問：若說三塗不造業者，如何大力鬼打舍利弗頭便入地獄，鸚鵡有力能助昔日總報，總報被助已便能隨業勢墜地昇天。又古德問：人天趣中定總發業不？答：人中北洲不造總別二報業，以無分別相，餘三洲即發業，并此洲癡人不發業。問：前言三塗無分別，如何知父母等，如慈烏反哺，猶狗識人知人嗔喜，答此不是分別煩惱，彼任運分別非煩惱分別。問：無明發業有幾種無明？答：有四種：一、隨眠，二、纏無明，三、相應，四、不共。外法異生具四，內法異生除不共無明，入信位第七心及加行位中是內法。十信第七心前有退故，及資糧位中名外法。若內法異生頓悟即造業，漸悟不造。頓悟中悲增造，智增不造。十地位中八地已去定不發業，惑體無故。七地已前，或云聖人以無漏明為緣而不發業，設有俱生但助顯潤生而已。又云七地已前俱生起時亦造別報善業。問：聖人因何不造總報業？答：無分別煩惱故，以無漏明為緣故。達生死故，但以俱生，潤舊總報業，受分段生死。居人中，除北洲人，修無我觀，無分別不能造業，此中除極愚昧者。天

上唯除無想天，以無心故，不造業。四種無明總能發業，隨眠是種子，餘三即現行。問：無明發業貪愛潤生者，於煩惱中幾法能潤？答：古釋云：即識等五支種子，要假貪等煩惱，資潤溉灌，方得出生。若俱生惑業者，即六俱生，十分別及二十隨煩惱是。於此三十六煩惱中，貪一法唯正中潤，餘五俱生即正中助潤。若十分別即助中助潤，又四句料簡：一、有是貪愛而能潤生，第六識愛也。前五識不能潤生，但是兼支攝。正唯第六，二、有是貪愛不能潤生，即第七識雖有貪愛，以內緣故及所知障中者，三、有是生支而貪愛潤，即一切凡夫身中生支也，四、有是生支非貪愛潤，為最後身菩薩，大乘說是化現故，或變易身中生支。問：心為起惑之因，身是造業之本，身約幾種，有何身能造業？答：身總四有：一、生有，即中有後本有前，正結生相續時，剎那五蘊起名生有，二本有者，即生有，從死有前於其中間，所有五蘊皆名本有，以是本總報業所招故，俱舍頌云：本有為死前居生剎那後，三死有者，即本有後中有前，將死正死諸蘊滅時名死有，四中有者，即死有後生有前，於兩中間有故名為中有，俱舍頌云：死生二有中五蘊名中有，即生死二有身不，即發業以無心故。若中本二有身即能發業。問：於中有身處中有住，及欲趣生時，行相如何？答：准二十四不相應行，中有勢速一法，於勢速中有土用勢速，古釋云：土用勢速者，如中有身往當受生處迅疾，名土用勢速，所言中

者，對前後以得名有，則有其情識身，為此五趣有情身，在死有後生有前兩形中間，故名中有。亦以異熟五蘊為體，為同本有身是業招故，其中有身便如當生本有身形狀如人，中有似於人等，五趣亦爾，但如五六歲等孩兒大，其形量雖小，然諸根猛利，如本有身能作諸事業，於父母起顛倒想而生愛惡，此中有身唯同類及淨天眼者見，於中有中，唯食香氣，在中有住時，其不善不惡中客性者，在中有位極遲受生，不過四十九日，剎此無有緣不會者，若極善極惡中有不論近遠，但一剎那便往受生，起顛倒心趣欲境，即第八識結生門。於胎卵二中有，見父母和合，生顛倒想而便受生，若濕化二生中有，由先業力故不簡近遠，染著稱情，當染香處便即受生，問：同類眼見中有身，未知中有眼，為能見本有身不？答：亦有見本有身，瑜伽論云：或云唯見男，或唯見女，如是漸近彼之處所，漸漸不見父母餘處，唯見男女根門，又若薄福中有，當生下賤貧窮家者，彼於死時及入胎者，便聞種種紛飛不可意聲，若是福德位中有，當生富貴家者，彼於爾時自然聞美妙可意音聲，乃至香味觸境亦有階降。問：中有末位皆起愛受生不？答：於中有位，第六識先起愛潤生，若執取結生即唯第八若男中有緣母起愛生於欲心，女中有緣父起愛生於欲心，由起此二種愛心已，便為己身與所愛境合，所洩不淨流至胎藏認為己有，後便生歡喜，此心生已，中有身便沒，受生有身，寶積經云：

彼中有身入母胎時。心生顛倒作邪解心。生
寒冷想大風雨想雲霧想。作此想已。隨業優
劣復起十種虛妄之心。一我入舍宅。二我昇
樓閣。三我昇殿堂。四我昇床座。五入草庵。六
入草舍。七入草叢。八入林間。九入牆孔。十入
離間。作是念已。即入母胎。問。中有身作何顏
色。答。瑜伽論云。造惡業者中有。如黑闇光。
或陰闇夜。造善業者中有。如白衣光。或晴明
夜。寶積經云。地獄中有如燒了机。本。傍生
中有如煙。餓鬼中有如水。人天中有如白衣
光。問。如人生身變作蛇虎等。中有身起不
答。慈恩云。無。中有身。以不改轉總報故。但
是順現轉別報。若總報第八。即不轉。又如地
獄中萬死千生。亦無中有。以不轉總報故。問。
如將水。蛭蟲。乾成末已。後置水中。一一塵皆
却成水。蛭蟲。中有不。答。此但是一類有情
同業者。合託此。為增上緣而受生。即不是變
作多蟲。若不爾者。犯有情界增過。問。平等王
見中有身不。答。不見。問。且如有人被冥司追
將亦有見者。此是何身。答。此但是本有身攝。
有云。以此人有業。但於自識心上妄見閻羅
王鬼。所由等是獨影境上自變起。離識無見。
是以唯識頌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故
知識是善惡之原。心為苦樂之本。世人唯知
尋流徇末。失本迷源。練行而徒滿三祇。違真
漸遠。積功而空經永劫。去道猶賒。是以得
果聖人。遇斯而甘稱絕分。出假大士。對此而
未得證真。豈況矯亂邪徒。冥初外道。漆園傲
吏。悅惚狂生者。而能希冀信受乎。故知宗鏡

難信。悟者希奇。不唯得宗兼能深達因果。故
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是以一切含識。唯以
自心造善惡因招苦樂果。或居中有之時。作
善因者。承白淨之光。起惡因者。見黑闇之色。
或處胎之日。集白業者。登樓殿之上。造黑業
者。投草棘之中。及出世間。為人依正。亦分優
劣。若有福者。挺燕頤龍顏之相。受華堂金屋
之榮。若壽德者。現五鬘眇小之形。處貧賤席
門之弊。可謂風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同時
緣會不失。則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內德
論云。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
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遂妄心而現之土草。
若瞽目覩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
於心業。則唯聞於佛道。
宗鏡錄卷第七十四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總別二報障。於八識中定屬何識。答。古
釋云。總報唯屬第八識者。以第八最初生起。
其前七色心等皆依他第八方生。即第八能
通與前七色心等。為所依。得名總報。別報唯
在前六識受報各別不同名為別報。若總報
定不通今世順現。受唯是順生來世受。若別
報即不定。通今世來世皆受不遮。又問。第七
識何不辯報障。答。非是業招放無報障。又若

有報障而無業障。即第八識。若具有業報二
障。即前六識。若業報二障俱無。即第七識。又
若唯有別報障無總報障者。即前六識。若唯
有總報障無別報障者。即第八識。問。衆生
造生死染淨二業。受苦樂兩報。皆從心起。則
離心無體。於八識內定是何心。答。今古有
二解。一古師解云。是第六識心。由識心分別
作業受報。報起由心。故知無有實衆生也。以
心淨故衆生淨。無有別淨。心垢故衆生垢。無
有別垢。以垢淨由心得。衆生但名耳。二神錯
和尙解云。心者是第八識。由其識內持染淨
種子。種子遇緣即能招苦樂兩果。果起由心。
故知無衆生也。若古師取第六識為垢淨心。
為此六識與善十一相應。能造人天善業。與
根隨相應。能造三塗惡業。此總別業成能招
當來苦樂兩報。故言染淨由心也。此據造業
者為心。神錯和尙取第八識為心者。此是總
報主。真異熟識。識中能含藏善不善業種子。
然識體因中唯無覆無記性。為含藏染淨業
種故。又言持染淨種子者。即三雜染種子。一
煩惱雜染。即是見修煩惱。二業雜染。一切
善不善總報業。三果雜染。即三界總別報異
熟果。淨亦三種。一世間淨。即是伏惑道故。二
出世間淨。謂無漏。三所斷果清淨。即所證理。
上來俱是第八含藏業也。古師約能熏能造
業心名心。錯師約所熏能持種名心。又古師
約緣慮以解心。錯師約集起以解心。釋云。此
之二解各出一途。前以能熏能造為心。若無
能熏所熏無用。則唯真不立單妄不成。真妄

和合方有是事。又若無能造所造亦不成。因能立所故。經云。一切唯心造。後約所熏能持種子為心。所熏是本。若無所熏能熏亦無用。又若無能熏種子。即善惡種子散壞。將何受未來苦樂果報。如有物無可盛故。即當散失。則後解為勝。以是諸識中根本故。前解亦不失。是枝末故。今若雙取正理方圓。本末相資。能所和合。非一非異。方立世間染淨之位。故知生死由識心。無衆生可得。昇降屬因緣。無實我可得。問。總別二報之業如何分別答。如持五戒招得人身。是總報業。由於因中有瞋忍等。於人總報而有妍媸。名別報業。唯識亦名為引滿業。能招第八。引異熟果。故名引業。能招第六。滿異熟果。名為滿業。俱舍論亦云。一業引一生。多業能圓滿。猶如續像先圖形狀後填眾彩等。然其引業能造之思。要是第六意識所起。若其滿業能造之思。從五識起。然五識無執。不能發潤。故非迷理。無推度故不能造業。雖造滿業亦非自能。但由意引方能作故。所以海龍王經云。爾時世尊告海龍王。猗世間者。作若干緣。心行不同罪福各異。以是之故。所生殊別。龍王。且觀衆會及大海。若干種形顏貌不同。是諸形貌皆心所畫。又心無色而不可見。一切諸法誑詐如是。因惑與相。都無有主。隨其所作各自受之。譬如畫師本無造像。諸法如是。而不可議。自然如幻化相。皆心所作。溫室經云。佛言。觀彼三界天人品類高下長短福德多少。皆由先世用心不等。是以所受各異不同。般若燈論云。

如阿毘曇中偈云。自護身口思。及彼攝他者。慈法為種子。能得現未來。所言思者。謂能自調伏遠離非法。與此心相應思。故名為思。攝他者。謂布施愛語救護怖畏者。以如是等能攝他故。名為攝他。慈者。謂心心即名法。亦是種子。種子者。亦名因。為誰因耶。謂果之因。是何等果。謂是現在未來之果。云何名心為種子耶。謂能起身口業故。名為種子。又如論偈言。如芽等相續。而從種子生。由是而生果。離種無相續。釋曰。此謂從芽生莖乃至枝葉華果等。各有其相。種子雖滅。由起相續展轉至果。若離種子。芽等相續則無流轉。以是故。其義云。何故論偈言。種子有相續。從相續有果。先種而後果。不斷亦不常。釋曰。云何不斷。謂有種子相續住故。云何不常。謂芽起已種子壞故。內法亦爾。如論偈云。如是從初心。心法相續起。從是而起果。離心無相續。釋曰。此謂慈心不慈心名為業。此心雖滅而相續起。此相續果起者。謂愛非愛有受相故。若離心者。果則不起。今當說相續法。其義云何。故論偈言。從心有相續。從相續有果。故業在果先。不斷亦不常。釋曰。云何不不斷。謂相續能起果故。云何不常。不至第二刹那住故。是知三業難防應須密護。意為苦聚。口是禍胎。但閉門而守津。方斷相續。如正法念處經云。彼地獄地見閻羅人。苦切以偈責言。心不可調御。甚於大猛火。速行不可調。牽人到地獄。心第一難調。此火甚於火。難調速疾行。地獄中地獄。若人心自在。則行於地獄。若人能制心。

則不受苦惱。欲為第一火。癡為第一闇。瞋為第一怨。此三業世間。汝前作惡時自心思惟作。汝本癡心作。今受此惡報。心好偷他物。竊行他婦女。常殺害衆生。自心之所誑。如是業自在。將汝到此處。是汝本惡業。何故爾呻喚。又偈云。作惡不失壞。一切惡有報。惡皆從作得。因心故有作。由心故作惡。由有心果報。一切皆心作。一切皆因心。心能誑衆生。將來向惡處。此地獄惡處。最是苦惡處。如上經文。此是惡心招苦果。若善心招樂果者。又云。復次比丘。知業果報。觀覺持天所住之處。乃至其地柔軟。猶若生酥。天人行時隨足上下如兜羅綿。一一住處足踏隨平。亦如前說。一一寶樹出妙色光。其光如日光明悅樂。妙色金樹華葉常鮮無有萎落。善業所生不可喻說。戒力自在。善業所得如印印物。如是天子。遊戲園林蓮華浴池。自業受報。有上中下。受大戲樂。自業身相光明可愛。色聲香味觸等悉情悅樂。身無煩惱無有飢渴。常恣五欲未曾厭足。多起愛欲心不充滿。若天憶念隨念所得。他不能破自在無礙。心常歡喜隨念能至化身隨心。大小任意。廣大輕軟。一胸目頃能行至於百千由旬。無少疲極。如風行空。無所障礙。天亦如是。無有疲極。天身威德從心而生。輕淨無垢。一切行處如意光色。天子天女歡喜遊戲。釋曰。然雖善惡由心苦樂不等。斯乃先明因果。知一念無差。若論至道之中俱非解脫。如經云。迦留足天乘閻浮檀金殿。入天戲林。其林柔軟衆鳥音聲。和合美妙。天子

入已。烏名天音。天同業生。天善業故。即說偈言。若有人能作。愛樂之善業。彼人業果報。成就極端嚴。既得受天樂。若不行放逸。從樂得樂處。彼必至涅槃。一切樂無常。要必終歸盡。莫受此天樂。以為自歡娛。此天樂無常。壽盡必退沒。既知此法已。常求涅槃道。一切法皆盡。高者亦當墮。和合必有離。有命皆歸死。又云。如是比丘。以聞慧觀天樂已。而說頌曰。五根常愛樂。欲境所誑惑。欲火未曾有。須臾聞厭足。一一諸境界。處處見天女。一切勝境界。欲火焰熾然。若合若離散。或說或憶念。以天女因緣。火起燒天人。火法和合有。不合則不生。若合若不合。欲火常熾然。因緣不合故。火遠則不然。欲火無遠近。常燒愛樂生。以意想新力。邪憶念所使。愛油投欲火。焚燒愚癡人。是以既知。苦樂由心。事非究竟。應當斷想。新乾愛油。止念風息。欲火。防制意地恒順真如。圓滿菩提樂妙果。故經偈云。若正善心者。常順法觀察。不為過所使。如日光除暗。又經云。寧作心師不師於心。若師心則隨六趣而不返。作心師則冥一道而常歸。如庚桑子云。心平正不為外所誘。曰清靜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所以阿差末經云。常正其心不尚餘學。夫心常正直本自玄虛。道全是心心全是道。以不達故隨思慮心。為外緣所拘內結所亂。乃令志常歸一不尚餘學。虛明自現。返本之稱也。如是開示。可謂把行人手直至薩婆若海。保不孤然。若信受之人。可謂不動塵勞頓成正覺。問。識生

於身。身依於識。諸根境曰識。還離時。捨此故身別受餘質。去來之識相狀如何。斯旨難明。舉世皆惑。如寶藏藏莫有知者。答。此理綿密約教可知。顯識經云。佛告賢護。識之還轉還滅往來。猶如風大無色無形。不可顯現。而能發動萬物示衆形狀。或搖振林木摧折破裂。出大音聲。或為冷為熱。觸衆生身。作苦作樂。風無手足面目形容。亦無黑白黃赤諸色。賢護。識界亦爾。無色無形無光明顯現。以因緣故。顯示種種功用殊異。當知受覺法界亦復如是。無色無形。以因緣故顯發功用。賢護。衆生死此受覺法界。識界皆捨離身。識運受覺。法界受餘身者。譬如風大吹葉妙華。華住於此香流至遠。風體不取妙華之香。香體風體及與身根。俱無形色。而非風力香不遠至。賢護。衆生身死識持受覺法界。以至他生。因父母緣而識託之。受覺法界能隨於識亦復如是。如從華勝力而鼻有嗅。從嗅勝力而得香境。又如從風身勝力得風色觸。因風勝力香得至遠。如是從識有受。從受有覺。從覺有法。遂能了知善與不善。乃至識之還身。如面之像現之於鏡。如印之文顯之於泥。譬如日出。光之所及衆暗咸除。日沒光謝暗便如故。暗無形質。非常無常。能得其處。識亦如是。無質無形。因受想顯識在於身。如暗無體視不可見不可執持。如母懷子不能自知是男是女。黑白黃色根具不具。手足耳目。類與不類。飲食熱癢。其子便動覺知苦痛衆生來去屈伸視胸。語笑談說擔運負重。作諸事業識相

具顯。而不能知所在。止於身中不知其狀。賢護。識之自性遍入諸處。不為諸處之所染污。六根六境五煩惱陰。識遍止之不為其染。由此而顯識之事用。賢護。如木機關繫執一所作種種業。或行走騰躍。或跳擲戲舞。於意云何。機關所作是誰之力。賢護。白佛言。智慧狹淺非所能了。佛告賢護。當知皆是作業之力。作業無形但智運耳。如是身之機關以識之力作諸事業。仙通乾闥婆龍神人天阿脩羅等種種趣。業咸悉依之。識能生身。如工作機關。識無形質。普持法界智力具足。乃至能知宿命之事。故知識性是一無住無形。但隨智而彰。遂念而轉。此陰緣滅彼陰便生。如印文現之於泥。似而像臨之於鏡。至於入胎處卵託質現生。來去無蹤隱顯非礙。猶珠吐照類日傳光。火出木中種生地上。其體是一用出千差。此一識門亦復如是。因念力分十二類種之差殊。隨業果變無量生死之形質。又大乘同性經云。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衆生神識。為當幾大。為作何色。佛言。楞伽王。衆生神識無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毘毘沙那白世尊。識相如此。無有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者。豈非斷絕。佛言。楞伽王。吾今問汝。隨汝意答。當為汝說。楞伽王。譬如大王在宮殿中或高樓上。綵女圍遶安樂坐時。著種種衣及諸瓔珞。時大園林阿輪歌樹。種種雜華莊嚴精麗。其園在處有細軟風。或大駛風。吹彼園林。阿輪歌樹。衆華香氣。至王所

者。王聞之不。毘毘沙那白言。世尊。我聞此香。佛言。楞伽王。汝聞此香分別知不。王言。世尊。我能得知。佛言。楞伽王。此華香氣。王言知者。見大小耶。定作何色。楞伽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此香氣相無色。無現無礙。無相無定。處不可說。是故不見大小形色。佛言。楞伽王。於意云何。若不見彼香氣大小。非斷絕相耶。毘毘沙那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此衆香是斷相者。無人得聞。佛言。如是如是。楞伽王。識相亦爾。應如是見。楞伽王。若識斷相。則無生死而可得知。如是楞伽王。識相清淨。唯是無明貪愛習氣業等。諸客煩惱之所覆障。楞伽王。譬如清淨虛空之界。唯有四種客塵。污染何等爲四。所謂煙雲塵霧。楞伽王。識相如是。本清淨故。無邊不可捉。無有色彩。唯是諸客煩惱之所覆障。所以者何。楞伽王。若正觀時。不得來生。無我無衆生。無壽命無畜養。無人無衆數。無知者。無見者。無覺者。無受者。無聽者。乃至無色受想行識等。內外之境。色因識分別故名唯識。只如夢中無境。唯識。云何夢中識見種種。答。顯識經云。佛言。賢護。色有二種。一內二外。內謂眼識。眼則爲外。乃至身識爲內。身則爲外。賢護。如生盲人夢見美色手足面目形容姝麗。便於夢中生大愛悅。及睡覺已。冥無所見。乃至此生盲人未曾見物。云何夢中而能見色。賢護。白佛言。唯願開示。佛告賢護。夢見見者。名內眼所。是慧分別。非肉眼見。其肉眼所以念力故。盲者夢中須臾而現。復以念力覺而憶之。識之內

色亦復如是。故於所見唯識。聞嗅嘗觸亦然。見有境界。但是念慧分別。若離念慧分別。決定無有前塵毫末之相。問。識性無形。至極微細。云何能任持大身。又持小質。答。識性微妙。不可思議。以隨業故。則妍醜俄分。以無形故。則小大成等。顯識經云。佛言。大藥。如風大無質無形。止於幽谷。或竅隙中。其出暴猛。或摧倒須彌。碎爲塵粉。風大微妙無質無形。識亦如是。妙無形色。大身小身咸悉能持。或受蚊身。或受象身。乃至如尼瞿陀子極微細種子。生樹婆娑廣大枝條百千。於意云何。其子與樹大小類不。大藥言。世尊。其子與樹大小相懸。如藕絲孔比虛空界。如是大藥樹於子中求不可得。若不因子樹則不生。微細尼瞿陀子能生大樹。微細之識能生大身。識中求身身不可得。若際於識身則無有。又毘耶婆問經云。佛言。復次大仙。此識微細無色無質。非是可見識。非有色。非青等色。色中無根識。若離根則無境界。若人心中驚動怖畏。若疑思量。如是一切皆是識力。問。六趣昇沈皆唯是識。初生善惡之趣其相如何。答。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則境大。劣福資識則相微。顯識經云。大藥復白佛言。世尊。衆生捨身云何生諸天中。乃至云何生於地獄等中。佛言。大藥。衆生臨終之時。福業資者。棄本之視得天妙視。以天妙視見六欲天。愛及六趣見身搖動見天宮殿。及歡喜園雜華園等。乃至如睡不睡安隱捨壽。將捨壽時。天父天母同止一坐。天母手中自然華出。天母

見華。顯謂天父。甚爲福吉。希奇勝果。天今當知。慶子之歡時將不久。天母遂以兩手搖弄其華。弄華之時。命便終盡。無相之識棄捨諸根。持諸境業。棄捨諸界。持諸界事。遷變果報。猶如乘馬棄一乘一。如日愛引光。如木生火。又如月影現澄清水。識資善業。遷變天報。如脈風移速託華內。天父天母同坐視之。甘露欲風吹華七日。寶璫殷身。耀動炫耀。天童朗潔現天母手。大藥白佛言。世尊。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佛言。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因緣和合而生。因緣不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覺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出。如是大藥。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大藥如火未出。火相不現。亦無燄觸諸相皆無。如是大藥。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大藥如見日輪光明照耀。而諸凡夫不見日體。是黑是白。黃白黃赤皆不能知。但以照熱光明出沒環運。諸作用事而知有日。識亦如是。以諸作用而知有識。大藥白佛言。云何爲識作用。佛言。大藥。受覺想行。思憂苦惱。此爲識之作用。復有善不善業。熏習爲種。作用顯識。大藥白佛言。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佛言。大藥。如有丈夫長臂勇健。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勁捷。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亦復如是。又如怯人見敵怖

懼乘馬退走。識資善業。見天父母同座而坐。速託生彼。亦復如是。大藥。如汝所問。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大藥。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疲乏肉段諸。大無言音聲苦樂之聲。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相亦復如是。大藥。是資善果。生諸天者。大藥白佛言。云何識生地獄。佛言。大藥。行惡業者。入於地獄。汝當諦聽。大藥。此中衆生。積不善根。命終之時。作如是念。我今此身死。棄捨父母親知所愛。甚大憂苦。見諸地獄。及見己身應合入者。見足在上頭倒向下。又見一處地血。見此血已心有味著。緣味著心。便生地獄。腐敗惡水臭穢。因力識託其中。譬如糞穢臭處。臭醜臭酒諸臭。因有蟲生其中。入地獄者。託臭物生。亦復如是。般若燈論云。言從死有相續至生有時。如授經。如傳燈。如行印。如鏡像現。如空聲響。如水中日月影。如種子生芽。如人見酸口中生涎。如是後陰相續起時。無有中陰往來。傳此向彼。是故智者應如是解。故知識託業現。境逐心生。刃利刀山。誰人鍛鍊。華含德水。非彼開敷。辨果知因。見末識本。故云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業纏。心聖則六通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雄而響厲。似鏡鑒像。形曲而影圓。以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外細內終不龜。善因終值善

緣。惡行難逃惡境。蹈雲霞而飲甘露。非他所授。臥煙焰而噉膿血。皆自能爲。非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只在最初一念。致此昇沈。欲外安和。但內寧靜。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於斯。可謂衆妙之門。群靈之府。昇降之本。禍福之原。但正自心何疑別境。是以離衆生罪。行福行不動行。終無三界苦樂果報。若離衆生見聞覺知。豈有陰處界等境界。如大般若經云。佛言。若夢若覺。要於見聞覺知法中。有覺慧轉由斯起染。或復起淨。若無見聞覺知法。無覺慧轉亦無染淨。故知夢覺唯識。染淨由心。前賢後學之所宗。千經萬論之同指。如楞伽經偈云。衆生及瓶等。種種諸形相。內外雖不同。一切從心起。但一念不生。諸緣自斷。故云。一念心不生。六根總無過。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如今厭生患老。隨思隨造。捨妄捨身。業果恒新。若能了生無生。知妄無妄。一念心寂。萬慮俱消。如云畏影畏跡。逾走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是知悟心即休。更無異術。如祖師云。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即是本心。智者能知。更無別行。所以本師云。此事唯我能知。

宗鏡錄卷第七十五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論一期真妄生死。約事而言還有終始不。答第一義中尙無生死。何有始終。順世諦門中。隨衆生見而妄說生死。如古德云。真妄相循難窮初後者。釋云。若言先妄後真。則有始若謂。先真後妄。妄由何生。若妄依真起。真亦非真。若妄體即真。則妄亦無始。爲破始起立無始言。始既不存。終從何立。無終無始。豈有中間。故中論云。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真妄兩亡。方說真妄。真妄交徹。何定始終。問。如上所說。生死惡業無量無邊。幾了此心得一切同時解脫不。答。實有此理。全在當人。若障薄遮輕直了直入。緣深機熟頓悟頓修。如鏡淨明生。雲開月朗。或垢濃。習重觀劣心浮。雖信解一心。行門難立。有八重妄想之垢。猶織網稠林。具六種繫縛之門。若堅冰膠漆。若非大力易能解分。如持地論云。妄想有八種。一自性妄想。即執色等法各有自體。二差別妄想。即執色等有可見不可見對無對色差別。三攝受積聚妄想。即於陰中執我衆生。於軍林等中起定執實。此一分別即前執人。後執於法。四我見妄想。無我計我也。五我所妄想。即執我用。六有念妄想。即緣可愛淨境分別。七不念妄想。即緣可憎不淨境分別。八俱相

違妄想。即緣中容境分別。約經論有六種縛。先論心境二種縛者。一相應縛。二所緣縛。煩惱是心心所起。必託於心王心所染心。名相應縛。心心所法俱能緣境。境不離繫名所緣縛。次三界中四種縛者。一貪二瞋三見取。四戒取。貪瞋二縛。不令衆生出於欲界。論家舉喻如守獄卒。見取戒取二縛。不令有情出色無色界。何者見取執劣爲勝。執非想非非想處及無想天。執爲解脫涅槃。名爲見取。戒取者。非因計因。執非想定及無想定并鷄戒。爲生天因解脫因。名戒禁取。由此二縛令諸有情不得出色無色界。如上妄想繫縛。除上根頓修外。即須約地位現觀之力。如經所明。現觀有六現。謂現前觀。謂觀察即真理常現在前。妙智恒能觀察。不令間斷任運相應。喻伽論云。一思現觀。謂上品思慧引生煖等。四加行道中觀察諸法。名爲現觀。二信現觀。謂緣三寶世間出世間淨信。此助現觀。今不退轉。立現觀名。三戒現觀。謂道共無漏戒。能除破戒垢令觀增明。亦名現觀。四智諦現觀。謂正體後得二智緣真俗。真俗二諦也。五邊現觀。謂智諦觀後。觀諸緣安立世出世智。六究竟現觀。謂盡無生等究竟位智。古釋前思現觀資糧加行所有智慧。但能伏未能斷也。初地已上。信戒智諦及邊現觀當地。即斷後地即伏。究竟一觀非伏非斷。此斷有二。一共相斷。二自相斷。若斷證理之時。作空行相及無我行相。即名共相。爲空無我該通四諦故名共相斷。若斷惑證理之時。作真如寂滅行

相。通諸諦。唯在滅諦名自相斷。又有三種斷。一自性斷。如燈破闇。智慧起時。煩惱闇障自性應斷。二不生斷。謂得初地法空之時。能令三塗惡道苦果永更不生。人中無根二形北州無想天等種子。不生後果。名不生斷也。三緣縛斷者。但斷心中之惑。於外塵境不起貪瞋。於境雖緣而不染著。名緣縛斷也。於三斷之中。自性不生。此二任運能斷。皆由緣縛一斷。能令三界因果不生。又古釋。智障有三門。一是智障。所謂分別有無之心。二是體障。謂觀非有非無之解。立已能者故曰體障。三是治想。謂妄識中合如正慧。依此地有其三。初一四地乃至七地斷除。四五六地斷除分別取有之心。謂解法慢身淨慢等。入七地時。斷除分別取無之心。八地已上斷除體障。前第七地雖除分別有無之心。猶見已心以爲能觀。如爲所觀。其所觀如不即心能。觀之心不即如心。如別故心外求法。故有功用。法外立心。故有體障。從第七地入八地時。破捨此障。觀察如外由來無心。心外無如。如外無心。心不異如。心外無如。如不異心。故能如心泯同法界廣大不動。以不異故。自外推求故捨功用。不復如外建立神智故滅體障。體障滅故名無障想。第三治想至佛方滅。故入八地雖無障想而有治想。行八地已上。無生忍體轉轉寂滅。令彼治想運運自亡。至佛乃窮。故知萬境雖空。須得無心契合。不可口雖說空行在有中。境智相應能。所冥合。方能解縛隨順無生耳。纔生取著便成魔業。如華

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魔。何等爲十。所謂蘊魔。生諸取故。煩惱魔。恒難樂故。業魔。能障礙故。心魔。起高慢故。死魔。捨生處故。天魔。自憍縱故。善根魔。恒執取故。三昧魔。久耽味故。善知識魔。起著心故。菩提法智魔。不願捨離故。是爲十。菩薩摩訶薩應作方便。速求遠離。疏釋云。一蘊魔者。身爲道器。體與佛同。豈即是魔。蘊魔之名。特由取著。下九例爾。皆以下句。釋成魔義。是知以心分別萬法。皆魔。何但此十。故舉菩提法智以勝況劣。不以心分別。一切皆佛。豈捨魔界求佛界耶。然四魔直就體明。十魔多約執取。十表無盡。故菩提法者。卽所證。智是能證。能所冥合。故名菩提。若不捨於分別菩提之見。卽是魔矣。若入宗鏡分別自亡。既無能證之心。亦無所證之理。又華嚴經云。無有少法爲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是以一智箭破衆魔軍。揮一慧刀斬群疑網。斯乃宗鏡之力。餘何言哉。若不悟自心未達斯旨。雖修智慧不入圓常。縱練行門唯增我慢。以未達一際法門故。但生分別長養無明。如經云。若分別是聲聞法。是緣覺法。是菩薩法。是諸佛法。此名爲淨。此名不淨。此名爲道。此名非道。是名菩薩憍慢。若入宗鏡智行俱成。我慢山崩貪癡水竭。勝負情盡差別業亡。如弄珠吟云。消六賊兮。燦四魔。摧我山兮。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枉蹉跎。問。五陰一法卽妄卽真。既作塵勞生死之門。又成出世菩提之道。今且推妄生死無從。經云。此陰纔滅。彼陰便

生。既唯識無人前陰滅。後陰如何得生。答。五陰性空非常。相續不斷。不常不斷卽是正因。如華嚴疏云。五蘊相續卽是正因。亦名生因。言正因者是中道義。中道卽是佛性。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故現陰非常。如種生芽種不至芽。雖不至芽而能生芽。此現在陰雖不至後而能生後。則現陰非斷。而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五陰生中陰陰。斯則後陰非無因故。後陰非常。既能續前故。後陰非斷。非斷非常。是中道義。正因性也。又依台教。略有九種五陰。皆無自體。唯逐心生。是以華嚴經頌云。一切衆生界。皆在三世中。三世諸衆生。悉住五蘊中。諸蘊業爲本。諸業心爲本。心法猶如幻。世間亦如是。九種五陰者。一期色心名果報五陰。平心想受無記五陰。起見起愛者。二種穢汚五陰。動身口業。善惡兩種五陰變化示現。工巧五陰。五善根人。方便五陰。證四果者。無漏五陰。如是種種原從心出。正法念經云。如畫師手畫出五綵。黑青赤黃白。白。畫手臂心。黑色臂地獄。青臂鬼。赤臂畜。黃臂脩羅。白臂人。白臂天。此六種陰止齊界內。若依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界內界外。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世間色心尙近。那得見遠。彌生曠劫。不親界內一隅。況復界外邊表。如渴鹿逐焰狂狗齧電。何有得理。所以龍樹破五陰一異同時前後。皆如焰幻。響化悉不可得。事更執於王數同時異時

耶。然界內外一切陰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論偈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心是惑本其義如是。輔行記云。若示不思議境體。觀心卽足。以心遍故攝除法。又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故四念處觀云。非但唯識。亦乃唯色唯聲等。今從廣之狹正示境體。陰界入三並可爲境。以寬縷難示故。從指的略二界入。就陰如去丈就尺。略四陰從識陰。如去尺就寸。以由界入所攝寬多。陰唯有爲有爲之中義。兼心色故。置色存心。心名復含心及心所。今且觀心王置於心所。則一念心十界三科如丈。一界五陰如尺。唯在識心如寸。若達心具一切法已。方能度入一切色心。如一一尺無非是寸。及一一丈無非是尺。是故丈尺全體是寸。故知若真諦若俗諦若有爲若無爲。一剎一塵無非心矣。今宗鏡撮其樞要。蓋爲斯焉。今但觀識陰。識陰者。心是也。既從心生。非空非有。不生不滅。無住無依。於生死業果之門不可思議。以因緣和合相。似相續。如有主宰諸趣往來。至理窮之畢竟無體。如磁石吸鐵。明鏡現像。此皆法爾豈有情乎。般若假名論云。諸蘊循環受諸異趣。名爲取者。是中無人能取諸趣。捨於現蘊而受後蘊。如去故衣而著新衣。然依俗諦譬如因質而現於像。質不至像而有像現。由前蘊故後蘊續生。前不至後而後相續。是故菩薩無取者想。大涅槃經云。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

緣而成是文。經合喻云。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譬合云。如印印泥印滅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見。天眼所見。釋曰。現陰如印。中陰生處義之如泥。現在陰滅。名為印壞。中陰陰起名為文成。於此復以中陰為印。業逼受胎名為印泥。中陰陰滅名為印壞。未來陰起名為文成。業種未斷文復為印。印復為文。文印相成不可窮已。生死不斷法喻可知。又如燈焰。前焰引後焰。後焰續前焰。相續不斷似常似一。凡夫不達。或執生死為常。不知前焰無體。因後焰續起。後焰無體。仗前焰引生。焰焰皆虛自性寂滅。此一念心亦復如是。新新生滅續續輪迴。乃至一念不住猶如燈焰。不細觀察。執此生滅為一為常。又不了前焰續滅後焰續生。念念相續未曾間滅。或執生死為斷。若深達因緣之理。自然不落斷常。何者以因緣無性。不可得故非常。以無性因緣能相續故非斷。又此五陰只是一法。若執成斷常是凡夫見。若破析成空。是藏教人若了陰無性體此成空。是通教人若悟此五陰不空具足佛法。修智斷惑次第生起是別教菩薩。若了此即真更無別法。念念圓滿具十法界。即圓教菩薩。如薄運者觀金成蛇。厚福人捉石為寶。法無高下人自昇沈耳。但不造貪富業終無勝劣報。如大智度論偈云。先世業自作。轉為種種形。虛空不受害。無業亦如是。問。生死相續

由諸習氣。有幾習氣能成輪轉。答。古釋。習氣自體總有三義。習氣者與種子名異體同。習氣即約熏習時而論。種子即對現行立號。都有三義。一種子名習氣。氣者氣分。習謂熏習。由彼現行熏習得此氣分故。二現行亦名習氣。謂都由種子能生現行。是種子家之氣分。三習氣名習氣。如麝香紙而有氣分。唯識論云。而熏本識起自功能。即此功能說為習氣。功能者是習氣義體。即種子略有三種習氣。一名言習氣。二我執習氣。三有支習氣。一名言習氣。謂有為法各別親種。名言有二。一表義名言。即能詮義音聲差別。二顯境名言。即能了境心心所法。隨二名言所熏成種。作有為法各別因緣。二我執習氣。謂虛妄執我我所執。我執有二。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隨二我執所熏成種。今有情等自他差別。三有支習氣。謂招三界異熟業種。有支有二。一有漏善。即是能招可愛果業。二諸不善。即是能招非愛果業。隨二有支所熏成種。令異熟果善惡趣別。應知我執有支習氣。於差別果是增上緣。前云生死因業習氣者。應知即是有支習氣。二取習氣。應知即是我執名言二種習氣。取我我所。及取名言。而熏成故皆說名取。釋云。表義名言者。唯第六識。能緣其名能發其名。餘皆不緣。亦不能發。即唯詮義音聲之差別。簡非詮表聲。彼非名言故。名唯無記。然名是聲上屈曲差別唯無記性。不能熏成色心等種。然因名故心隨其名。變似五

蘊三性法等。而熏成等種因名起種。號名言種。一切熏種皆由心所。心心所種有因外緣。有不依外者。不依外者名顯境名言。若依外者名表義名言。分二別然名自體不能熏種。顯境名言者。即能了境心心所法。即是一切七識見分等心。非相分心不能顯境故。是以分段生死從正使有。即是凡夫。若變易生死從習氣生。即是二乘。雖斷正使不斷習氣。於中有二。一煩惱習氣。二業習氣。一煩惱習氣者。如難陀有欲習。往昔數生身為國王習近五欲故。舍利弗有瞋習。往昔數生曾受蝎身。畢陵伽婆蹉有慢習。往昔數生身是大婆羅門。博學多才我慢輕物。乃至繫特比丘有癡餘習等。二業習氣者。如牛呵比丘往昔是牛身林間奔走觸著遺棄故破袈裟。以是因緣。雖獲道果。以業習故。使之然也。又如迦葉聞琴起舞。阿難常好歌吟。俱以往昔曾為樂人。以業習之餘故若煩惱餘習是變易緣。有業餘習是變易因。感變易生死即是果報。此二乘人未得如來一心三點涅槃。於無學位雖見修惑盡。所有無知皆是無明之餘習。亦名無明住地。亦名所知之障。亦名塵沙無知。又菩薩約化門有十種習氣。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習氣。何等為十。所謂菩提心習氣。善根習氣。教化眾生習氣。見佛習氣。於清淨世界受生習氣。行習氣。願習氣。波羅蜜習氣。思惟平等法習氣。種種境界差別習氣。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永離一切煩惱習氣。得如來大智習氣

非習氣智。故知染淨二業非沈兩門。皆從熏習而生。不是無因而得。應須勤修白業淨法。時重念念功夫自成妙果。所以一衆生八識藏中。各具十法界種子。本自具足。非從新生。雖常內熏須假外緣熏發。若聞十惡熏發三塗種子。若聞戒善熏發人天種子。若聞諸緣熏發二乘種子。若聞六度熏發菩薩種子。若聞一乘熏發諸佛種子。各隨習熟濃厚處先發。如今多習三塗種子。人天尚少。豈況佛乘。然地獄界現行時。佛種子亦不沒。只是轉更除遠。如今既在人天直須努力常觀知識。樂聽一乘。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故佛誠羅睺羅頌云。十方無量諸衆生。念念已證善近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問。生死涅槃苦樂報應。以何爲因。答。如來藏爲因。問。如來藏是無漏常住。非剎那生滅之法。云何與生滅爲因。答。一切異生因覺放迷。迷無自體。楞伽經云。佛言。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古釋云。七識念念生滅不能往來六道。故名不流轉。以念念滅故不知苦樂。不與涅槃爲因。又七識從緣本無自性。尙不能爲生死苦樂之本。豈復與涅槃作因。明如來藏常令諸識知苦樂。七識若無如來藏。自體念念滅不知苦樂。依如來藏故知苦樂。名如來藏受苦樂。如來藏體不受苦樂也。言與因俱者。如來藏與七識生死苦樂因俱念念生滅也。又云。七識念念生滅無常。當起卽謝如何流轉。自體無成故不受苦樂。既

非染依。亦非無漏涅槃依矣。其如來藏真常普遍而在六道。迷此能令隨緣成事受苦樂果。與七識俱名與因俱。不守自性而成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云若生若滅。此明如來藏卽是真如隨緣。故受苦樂等又釋云。以本害未令未空故無可流轉。唯如來藏受苦樂者。未害本故不守自性。清淨之體隨緣成有。若相順。則如水乳之和常恒共器。若相背。則如父母之讎不與同天。又存上有不存之義。泯上有不泯之義。若唯泯無不泯。則色空俱亡無可。相卽以不泯故。雖相卽而色空。歷然若唯存無。不存則色空各有定性不得。相卽由有不存故雖歷然而得相卽。如起信真如生滅二門無礙。唯是一心者。結歸起信依一心法立二種門。故須具足二義方名具分唯識。問。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二種。一持種依。謂第八識。二迷悟依。謂卽真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答。彼雖說迷悟依。非卽心境持種。以真如不變。不隨於心變萬境故。但是所迷耳。後還淨時。非是攝相卽真如故。但是所悟耳。今乃心境依持。卽是真妄非有二體。故說一心。約義不同。分成兩義。說二門別。故論云。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以此二門不相離故。所以楞嚴經云。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如今世人只信有生滅。不信有如來藏。不知生死有名無體。如來藏有名有體。只可從實不可憑虛。憑虛則妄執所宜。從實則佛所印可。問。夫論心含教法。如何是一心四諦法門。答。四諦

法門。橫該豎徹。法無不備。教無不窮。今約台教。一心具無作四諦者。一念心中具十界苦名爲苦諦。具十界惑名爲集諦。苦卽涅槃。名爲滅諦。惑卽菩提。名爲道諦。此唯論一心四諦。又四教四種四諦。藏教生滅四諦。通教無生四諦。別教無量四諦。圓教無作四諦。今但論圓教無作四諦。止觀云。法性與一切法無二無別。凡法尙是。況二乘乎。離凡法更求實相。如避此空彼處求空。卽凡法是實法。不須捨凡向聖。經言。生死卽涅槃。一色一香皆是中道。卽無作四諦。又玄義云。以迷理故菩提是煩惱名集諦。涅槃是生死名苦諦。以能解故煩惱卽菩提名道諦。生死卽涅槃名滅諦。卽事而中無思無念。無誰造作。故名無作。亦名一實諦。一實諦者。無虛妄無顛倒。常樂我淨等。是故名爲無作四聖諦。法華經偈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又云。唯此一事實。卽是無作一實諦也。以真如之性是自心之實。名一實諦。念念圓成。更何所作。名無作四諦。所以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以達本故法爾如斯。若未見性人不可安然。拱手做無作無修。直須水到渠成自然任運。故又但了一心自然無作。非是強爲。故云陰入皆如無苦可捨。無明塵勞卽是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卽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滅故無出世間。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法。又文殊道行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諸法無起。卽解苦諦。

若見一切諸法無住。即能斷集。若見一切諸法畢竟涅槃。即能證滅。文殊師利。若見一切諸法無自體。即是修道。

宗鏡錄卷第七十六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一念無明心。鼓動真如海。成十二緣起。作生死根由。若了之爲佛智海之波瀾。昧之作生死河之流狀。云何成佛智云何成生死。答。天眞之佛智本有妄緣之生死體空。雖有二名但是一義。只謂不了第一義諦。號曰無明。因不了之所盲。成惑業之衆苦了無明之實性。成涅槃之妙心。若迷爲惑業則成三道。一無明愛取是煩惱道。二行有是業道。三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是苦道。若悟爲三因佛性。一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支是正因佛性。二無明愛取三支是了因佛性。三行有二支是緣因佛性。如是等義差別不同。唯是一心迷成多種。雖成多種不離一心。華嚴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隨事貪欲與心共生。心是識。事是行。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色。名色增長是六處。六處三分合爲觸。觸共生是受。受無厭足是

愛。愛攝不捨是取。彼諸有支生是有。有所起名生。生熟爲老。老壞爲死。大集經云。十二因緣。一人一念悉皆具足。但隨一境一念起處無不具足。且如眼見色。不了名無明。生愛惡名行。是中心意名識。色共識行即名色。六處生貪名六入。色與眼作對名觸。領納名受。於色纏綿名愛想色相名取。念色心起名有心生名生。心滅名死。乃至意思法亦復如是。一日一夜凡起幾念。念念纖纖幾十二因緣。成六趣無窮之生死。是以生死無體。全是如來藏第一義心。迷悟昇沈了不可得。輔行記云。十二因緣。華嚴大集等經皆云。一念心具。凡諸大乘云。一念者。意皆如是。若不爾者。云何遍收一切諸法。止觀亦云。緣生正一念心。十二門論問云。爲在一心。爲在異心。論問意者。爲在一人多人一念心耶。如是一念異念並得。多人一人於今一念悉皆具足。多人一人所起之心。不出百界。百界爲多一念爲一。一多相即非一非多。大品明。一切諸法皆趣因緣。百界因緣不出一念。是故名爲是趣不過。故得名爲一念具足。遠法師云。無明緣行者。有四無明。一迷理無明。義通始終。二發業無明。在於行前。三覆業無明。此在行後。識前四受生無明與識同時。或在識後。望過去種子心識在於識後。望結生識與識同時。又內外諸法皆具因緣。如稻稈經云。爾時彌勒語舍利弗言。世尊常說見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見法即是見佛。乃至有因有緣。是名因緣法。此是佛略說因緣相。以此因能生是果。如來

出世因緣生法。如來不出世亦因緣生法。性相常住無諸煩惱。究竟如實。非不如實。是真實法。離顛倒法。復次十二因緣法從二種生。云何爲二。二者因。二者果。因緣生法復有二種。有內因緣。有外因緣。外因緣法從何而生。如似種子能生於芽。從芽生葉。從葉生節。從節生莖。從莖生穗。從穗生華。從華生實。無種子故無芽。乃至無有華實。有種子故芽生。乃至有華故果生。而種子不作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念。我從種子生。乃至華亦不作念。我能生實。實亦不作念。我從華生。而實種子能生於芽。如是名爲外因生法。云何名外緣生法。所謂地水火風空時。地種堅持。水種濕潤。火種成熟。風種發起。空種不作障礙。又假於時節氣和變。如是六緣具足便生。若六緣不具物則不生。地水火風空時。六緣調和不增減故物則得生。地亦不言我能持。水亦不言我能潤。火亦不言我能熟。風亦不言我能發起。空亦不言我能不作障礙。時亦不言我能令生。種亦不言我從六緣而得生芽。芽亦不言我從爾數緣生。雖不作念從爾數緣生。而實從衆緣和合得生。芽亦不從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自他合生。亦不從自在天生。亦不從時方生。亦不從本性生亦不從無因生。是名生法次第。如是外緣生法。以五事故當知不斷亦非常。亦不從此至彼。如芽種少果則衆多。相似相續不生異物。云何不顯。從種芽根莖次第相續故不斷。云何非常。芽莖華果各自別故非常。亦不種滅而後芽生。亦

非不滅而芽便生。而因緣法芽起種謝。次第生故非常。種芽各各相異故不此至彼。種少果多故當知不一。是名種少果多。如種不生異果故。名相似相續。以此五種外緣諸法得生。內因緣法從二種生。云何為因。從無明乃至老死。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故則老死滅。因無明故有行。乃至因有生故則有老死。無明不言我能生行。行亦不言我從無明生。乃至老死亦不言我從無明生。而實有無明則有行。有生則有老死。是名內因次第生法。云何名內緣生法。所謂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何謂為地。能堅持者名為地界。何謂為水。能潤漬者名為水界。何謂為火。能成熟者名為火界。何謂為風。能出入息者名為風界。何謂為空。能無障礙者名為空界。何謂為識。四陰五識。亦言為名。亦名為識。如是眾法和合名為身。有漏心名為識。如是四陰為五情。根名為色。如是等六緣名為身。若六緣具足無損減者則便成身。是緣若減身則不成。地亦不念我能堅持。水亦不念我能濕潤。火亦不念我能成熟。風亦不念我能出入息。空亦不念我能無障礙。識亦不念我能生長。身亦不念我從爾數緣生。若無此六緣身亦不生。地亦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非非男非女。非此非彼。水火風乃至識等亦皆無我無眾生無壽命。乃至亦非此非彼。云何名無明。無明者。於六界中生一想聚想常想不動想不壞想。內生樂想衆生想壽命想。我想我想我所想。生如

是種種衆多想。是名無明。如是五情中生貪欲瞋恚想。行亦如是。隨著一切假名法名為識。四陰為名。色陰為色。是名色。名色增長生六入。六入增長生觸。觸增長生受。受增長生愛。愛增長生取。取增長生有。有增長故能生後陰為生。生增長變名為老。受陰敗壞故名為死。能生嫉妬。故名憂悲苦惱。五情違害名為身苦。意不和適名為心苦。乃至如月麗天。去地四萬二千由旬。水流在下月耀於上。玄像雖一影現衆水。月體不降水質不昇。如是舍利弗。衆生不從此世至於後世。不從後世復至於此。然有業果因緣報應不可損滅。是以如月不動影現衆流。類識不行身分六趣。雖無作者業果宛然。但逐緣生不乖法爾。又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云。爾時有德婆羅門女白佛言。世尊。所言無明。為內有耶。為外有耶。佛言。不也。有德女言。世尊。若於內外無有無明。云何得有無明緣行。復次世尊。有他世法而來至於今世以不。佛言。不也。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無明行相是實有耶。佛言。不也。無明自性從於虛妄分別而生。非真實生。從顛倒生。非如理生。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則無無明。云何得有諸行生起於生死中受諸苦報。世尊。如樹無根則無枝葉。華果等物。如是無明無自性故。行等生起定不可得。佛言。有德女。一切諸法皆畢竟空。凡愚迷倒不聞空義。設得聞之無智不了。由此具造種種諸業。既有衆業諸有則生。於諸有中備受衆苦。第一義諦無有諸業。亦無

諸有而從業生。及以種種衆苦惱事。有德女。如來應正等覺。隨順世間廣為衆生演說諸法。欲令悟解第一義故。有德女。第一義者。亦隨世間而立名字。何以故。實義之中能覺所覺一切皆悉不可得故。有德女。譬如諸佛化作於人。此所化人復更化作種種諸物。其所化人虛誑不實。所化之物亦無實事。此亦如是。所謂諸業虛誑不實。從業有生亦無實事。是以但了唯心之旨。自然萬法常隨。隨有見聞。悉順無生之道。凡關動作。皆歸無得之門。問此十二有支。云何名緣生。復何名緣起。答。無有主宰作者受者。無自作用不得自在。從因而生託衆緣轉。本無而有。有已散滅。唯法所顯。能潤所潤墮相續法。名為緣生。論云。由煩惱繫縛。住諸趣中。數數生死。故名緣起。又因名緣起果名緣生。問。一念無明心起十二有支。為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答。緣起甚深非四句。能測了則一心冥寂。迷則六道輪迴。非妄非真。不常不斷。若云是妄妄不可得。若云是真復能流轉。若云是斷相續恒生。若云是常念念起滅。所以從心生故。生無能生。無有定性。佛性論云。復次一切諸法無有自性。何以故。依因緣生故。譬如火依他而生離樵即不可見。亦如螢火。若火有自性。則應離樵空中自然。雜集論云。諸緣起法。雖剎那則成滅。而住可得。雖無作用緣而有功能緣可得。雖離有情而有情可得。雖無作者而諸業果不壞可得。是故甚深業果不壞者。雖內無作者。而有作

業受果異熟。又諸緣起法有差別。謂待衆緣生故非自作。雖有衆緣無種子不生故非他作。彼俱無作用故非共作。種子及衆緣皆有功能故非無因作。如上所說。是約世俗緣起之門。若如實說。尚不見一法是緣非緣。何況十二。湛然尊者云。不見色相是行支滅。不見色緣是無明滅。不見色體是識名色六入觸受滅。不見色生是愛取有生滅。不見色滅是老死滅。不見一相是不見十二因緣空。不見見者是不見因緣假。真俗雙亡二諦俱泯。亦不見中。如是通達了知因緣。若爲此例見萬法亦復如然。問。萬境無明與一心法性。爲是一。爲是二。若是一。不合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體一是真名。二是假法。因情立真。以智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真諦故。涅槃經云。明與無明。愚人爲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古德約十法界釋云。愚人者。九界之愚也。愚人取相見一切法。法性隨其取相心。悉無明也。如寒谷千年堅冰未曾作水也。智者佛界之智也。圓觀行人開佛眼者。見同古佛也。圓眼所見無明本元是清淨法性。如太陽常照海水未曾作水也。冰水性一。隨緣成二。一不守性恒自隨緣。雖復隨緣不壞自性。況法性無明亦何定一。亦何定異。則不隨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同亦別。問。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罔辯根由。莊老指之爲自然。周孔詁之爲渾沌。最初起處如何指南。

答。欲知有情身土真實端由。無先我心。更無餘法。謂心法剎那自類相續。無始時界展轉流來。不斷不常。憑緣憑對。非氣非稟。唯識唯心。肇論鈔云。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若佛教意則以如來藏性轉變爲識藏。從識藏變出。根身器世間一切種子。推其化本。即以如來藏性爲物始也。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能動於性。即法性也。南齊沈約均聖論云。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融大師問云。三界四生。以何爲道本。以何爲法用。答。虛空爲道本。森羅爲法用。問。於中誰爲造作者。答。此中實無造作者。法界性自然生。金剛三昧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可謂總持之門。萬法之都矣。光未發處尚無其名。念欲生時似分其影。初因強覺漸起了知。見相幾分心境頓現。首楞嚴經云。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還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釋曰。此皆最初因迷一法界故不覺念起。念起即是動相。動相即是第一業識。未分能所乃覺明之答也。從此變作能緣流成了相。即明了知性。爲第二見分轉識。後因見分而生相分。即因了發相爲第三相分。現識能所纔分盡成虛妄。何者見分生於瞋眼。相分現於幻形。於是密對根塵堅生情執。從此隔開真性分出湛圓。於內執受知覺。作有識之身。於外離執想澄。成無情之土。遂使鏡中之形影滅而又生。夢裏之山河終而復始。但以本源性海不從能所而生。湛爾圓明照而常寂。只

爲衆生達性不了。背本圓明。執有所明。成於妄見。因明立所觀之境。因所起能觀之心。能所相生。心境對待。隨緣失性。莫反初原。不覺不知。以歷塵劫。所以經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異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水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故有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大海之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炭。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古釋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者。由初妄覺影明不了。遂成空昧。如障明生闇。二相相形。覺明即是動相。空昧即是靜相。一明一昧。一動一靜。剎那相生。如風激浪相待不息。於內初起。卽名爲搖。於外卽成風輪世界。空昧卽是虛空。既無形相。不名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者。地相也。因空異明相待成搖。搖能堅明以成於礙。如胎遇風卽成堅礙。亦是執明生礙義。於內卽是覺明堅執。於外卽成金寶。故云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知寶性。因覺明有。是

故衆寶皆有光明。小乘但知業感。而不知是何因種。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者。堅執覺性即成於寶。搖動所明即出於風。動靜不息即是風金相摩。於外即成火光能成熟萬物。故言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者。寶明之體性有光潤。爲火熱蒸水便流出又覺明生愛。愛即是潤。於內即是愛明。於外即成寶潤。火性上蒸融愛成水。一切業種非愛不生。一切世間非水不攝。故四大性互相因藉體不相離。同一妄心所變起故。知虛空華不離心故。又妄性不恒前後變異。所感外相優劣不同。愛心多者。即成巨海。執心多者。即成洲渚。風性生慢。火性生瞋。於色起愛。淫中流水。違愛生瞋。海中火起。慢增愛劣。結爲高山。愛增慢輕。抽爲草木。瞋愛慢三互相滋蔓。異類成形。草木山川千差萬品。先從妄想結成四大。從四大性愛慢滋生。離有情心更無別體。故云交妄發生。遞相爲種。又云。富樓那。而白佛言。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又疑云。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嘗聞佛宣說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

不明稱爲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真有爲法。釋曰。此二覺義幽旨難明。若欲指陳。須分皂白。大約經論有二種覺。一性覺。二本覺。又有二種般若。一本覺般若。二始覺般若。又有二種真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又有二種真如。一在纏真如。二出纏真如。此四種名隨義異。體即常同。今一切衆生。只具性覺清淨本覺。自性清淨心在纏真如等。於清淨本然中妄忽生於山河大地。以在纏未離障故。未得出纏真如等。若十方諸佛二覺俱圓。已具出纏真如等。無有妄想塵勞。永合清淨本然。則不更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金出礦。終不染於塵泥。以木成灰。豈有再生枝葉。將此二覺已豁疑情。性覺妙明者。是自性清淨心。即如來藏性在纏真如等。本性清淨不爲煩惱所染。名性覺。經云。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爲咎。癡愛發生。生發遍迷。故有客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

片雲點太清。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以此文證。即知凡聖本同。此妙明之覺。本覺明妙者。出纏真如等。從無分別智覺盡無始妄念。名究竟覺。始覺即本覺。悟本之覺。得本覺名。論云。於真如門名爲性覺。於生滅門名爲本覺。由迷此性覺而有妄念。妄念若盡而立本覺。以性覺不從能所而生。非假修證而起。本自妙而常明。故云性覺妙明。以始覺般若明性覺之妙。故云本覺明妙。又真如之性。性自了故。則性覺妙明。始覺之智。了本性故。則本覺明妙。又摩訶衍論有四種覺。一清淨本覺。二染淨本覺。三清淨始覺。四染淨始覺。若論本始明昧之事。皆依染淨之覺得名。若清淨覺原愚智俱絕。非迷悟之所得。豈文義之能詮。經中佛常說。真如爲迷悟依。故如萬像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所以滿慈頌言。我常聞佛宣說斯義。此二覺義。亦同起信論所立一心分真如生滅二門。以本性清淨是性覺義。但以性中說覺。如木中火性未具。因緣有而無用。非是悟已而更起迷。悟時始立本覺之號。悟本覺已更不復迷。諸佛重爲凡夫。無有是處。佛問。汝稱覺明。爲復覺性自明。名爲覺明。爲復覺體不明。能覺於明。富樓那意。必有所明當情。爲其所覺。若無所覺之明。則無覺明之號。但可稱覺而無所明。故云則無所明。佛意。性覺體性自明。不因能覺所明方稱覺明。起信論云。真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

遍照法界義等。只緣迷一法界。強分能所。故成於妄。若要因所明方稱覺明者。此乃因他而立。非自性覺故云有所非覺。如緣塵分別而有妄心。離塵則無有體。不可將斷滅之心以爲本來真覺故。若以無體之法爲究竟者。故經云。法身則同龜毛兔角。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又釋。若以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者。故知覺體本無明相。佛證實際實不見明。若見於明即是所明。既立所明便有能覺。但除能所之明。方稱妙明。此妙之明是不明之明。不同所明因明起照。故般若無知論云。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耶。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故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無知者。無能所之知。無不知者。真如自性有遍照法界義。又聖人唯有無心之心無見之見。非同凡夫有心有見。皆是分別能所相生故。涅槃經云。不可見了了見。華嚴經頌云。無見即是見。能見一切法。於法若有見。此則無所見。又云。菩薩悉見諸法而無所見。普知一切而無所知。則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但不落有無之知。能所之見。非是都無知見矣。諸佛皆具五眼三智四辯六通三諦理圓一心具足。若不見空與不空非空非不空。方與實相相應耳。故楞伽經云。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者。若於諸相常與實相相應。自然遠離諸過會第一義。清淨真心朗

然明徹而無念著。卽事卽如。唯心直進。卽諸佛所知唯實相矣。離此立見皆成諸過。無所非明者。若能覺之體要因所明者。若無所覺之明。則能覺之體。便非是明。故云無所非明。故知覺之與明互相假立。本無自體。豈成自性圓明之覺。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顯妄覺體無湛明之用。若言但覺於明。何須覺體自明者。則自性非明。便無覺湛之用。故云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者。釋妄覺託真之相也。何以得知妄覺初起有覺明。只緣性覺必有真明。所以妄覺託此性明。而起影明之覺。執影像之明。起攀緣之覺。迷真認影。見相二分。自此而生覺明之號。覺非所明。因明立所者。夫一真之覺體性離明。不分能所。故覺非所明。由影明起覺能所斯分。故云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者。此則元因覺明起照。生所立照性。遂亡。則是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乃是但隨能緣之相。覆真唯識性。一向能所相生。如風動水波浪相續。澄湛之性隱而不現。從此迷妄生虛空之性。復因虛空成立世界之形。於真空一心畢竟無同異中。熾然建立。成諸法究竟之異。皆因情想擾亂勞發世間之塵。迷妄昏沈。引起虛空之界。分世界差別爲異。立虛空清淨爲同。於分別識中。又立無同無異。皆是有爲之法。盡成生滅之緣。未洞本原。終爲戲論。

宗鏡錄卷第七十七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言一覺一切覺。云何教中分其多種。答。覺體是一。隨用分多。用有淺深覺無前後。如環瑤經云。妙覺方稱寂照。等覺照寂。又覺有三義。一覺察。如睡夢覺。亦如人覺賊賊無能爲。妄卽賊也。二覺照。卽照理事也。亦如蓮華開照見自心一真法界。恒沙性德。如其勝義覺諸法故。三妙覺。卽上二覺離覺所覺。故爲妙耳。非更別覺。故經云。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又覺性無覺卽根本智。覺相歷然卽後得智。問。既云真如一心古今不易。因何而有衆生相續。答。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以真心隨緣。不守自性。只爲衆生不自知無性之性故。但隨染緣成凡。隨淨緣成聖。如窟谷響任緣所發。又如大虛忽雲。明鏡忽塵。求一念最初起處了不可得。故號無始無明。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云何名爲衆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衆生。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轉發生生力。發明薰

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盛業相滅相生。由是故有衆生顛倒。古釋云因明發性妄見生。因託性明變影而起。託影而生從虛執有。故云從畢竟無成究竟有即業相也。此有所有非因所因。轉相也。業相爲能有轉相爲所有。能所既分二相斯有。故云有所有相即此轉相能行現形而立。因前而起引後而生。展轉相因名非因所因。即此現相能引六塵境界現相是能住。六塵是所住。故云住所住相。本此無住以立世界者。現相從妄所立。本無所依。此現相以成世界之本。故云本此無住以立世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者。即是無明。無明無因故無住。此之三相俱是無始。一念妄心總號無明。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者。初是業相。即是妄覺之心體即虛妄。此妄初起更無因始。名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釋轉相。即真上影像。相似真非真妄覺執此爲真。即初念名動。動必有靜。靜復似真形動立靜。非真不動故云欲真已非真真如性。本不因動而立於靜。故云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釋現相。從此現相變起一切境界。非相現相非生現生非住現住。非心現心非法現法。釋次第者。初從明暗二相相形。而生於色。即是結暗成色形顯色也。因色即有根塵留礙。名之爲住。因有根塵即有能分別識名之爲心。覽此塵像爲識境界。名之爲法。此等展轉相因而有。返顯真如相無明暗。無相

形故非相。無起滅故非生。無留礙故非住。無緣慮故非心。離塵像故非法又解。或前標三相相因而有。以列次第。後三相合釋都言三相虛妄。體即無明更無所因。故云非有所依。即此三相影真而起。似真非真。執影爲實。故云將欲復真影既不實。故云欲真已非宛成非相。下對妄說真以立名號。既依妄顯真以立名號。故知建立地位從此而有。若不因妄說真亦無地位名字可說。故知三界有法皆捏所成。本無根緒。無始妄習展轉相傳。迄至于今成其途轍。如最初一人捏出一事。後人信受展轉相傳。則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從迷積迷以歷塵劫。若識最初一念起處不真。即頓悟前非。大道坦然更無餘事。如云但知今日是。何慮昔年非。是知有情無情究其初原。皆不出一心本際。如法性論云。問本際可得聞乎。答。理妙難觀故有不知之說。旨微罕見故發幢英之問。有天名曰幢英。問文殊師利所言。本際爲何謂乎。文殊答曰。衆生之原。名曰本際。又問。衆生之原爲何謂乎。答曰。生死之本爲衆生原。又問。於彼何謂爲生死本。答曰。虛空之本爲生死原。幢英於是抱玄音而輟問。始悟不住之本。若然則因緣之始。可聞而不可明。可存而不可論。問。虛空有本乎。答。無問。若無有本。何故云虛空之本爲生死原。答。此猶本際之本。耳則於虛空無本。爲衆本之宗。化表無化。爲萬化之府矣。又凡亦是心。聖亦是心。以所習處下。不能自弘。則溺塵勞耳。若以心託事則狹劣。若以事

從心則廣大。凡世人多外重其事而內不曉其心。是以所作皆非究竟。以所附處卑故耳。如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亦如騰頭之草角裏之聲。皆能致其高遠者。所託之勝也。如入宗鏡。一一附於自心則毛吞。巨浸塵含十方豈非深廣乎。問。內外唯識心境皆空。云何教中又立外相。答。因了相空方談唯識。若執有相唯識義不成。若執無相真空理不顯。以無相即相方達真空。相即無相始明唯識。所以攝大乘論云。唯識道理須明三相。一通達唯量外塵實無所有故。二通達唯二。相及見唯識故。三通達種種色生。但有種種相貌而無體故。所以攝大乘論云。一切相有二種。謂現住及所立。散心所緣六塵名現住。定心所緣骨鎖等爲所立。復次似塵顯現名相。謂所緣境似識顯現名見。謂能緣識。此二法。一是因。二是果。又一是所依。二是能依。是知因內起念想像思惟。則外現其相貌。念若不起相不現前。以因內生外故。攝末歸本全境是心。何者若心不起境本空故。一切境界唯心安動。問。約世間妄見定是何識。答。衆生所見即是亂識。中邊分別論云。謂一切世間但唯亂識。此亂識云何名虛妄。由境不實故。由體散亂故。又若執永無亂識。繫縛解脫皆不成就。即起邪見撥淨不淨品。故知因迷得悟。非無所以。從凡入聖蓋有緣由。如影像表鏡明。因妄識成眞智。問。定中所見定果色。是定心自現。非緣現在外色。又非憶持

過去境。可驗唯心。未得定者皆是散意所見外色。云何證是自心。答。定內定外。靜亂雖殊。所見之色皆唯自識。以外境無體從緣而生。生性本空。無相可得。識論云。如觀行人定中所見色相境界。識所顯現。定無境界。此青等色相是定境。非所憶持識。憶持識有染污。此起現前所見分明清淨。則唯識之旨於此彌彰。如依鏡面。但有自面。無有別影。何以故。諸法和合道理難可思議。不可見法而令得見定心。亦爾。定心有二分。一分似識。一分似塵。此二種實唯是識。若憶持識是過去色。此定中色若在散心五識。可言緣現在外塵起。若散意識緣過去塵起。若在觀中。必不得緣外色為境。色在現前。又非緣過去境。當知定心所緣色。即見自心不見別境。以定中色比定外色。應知亦無別境。是知一心即萬法。萬法即一心。何者以一心不動舉體為萬法故。如起信鈔釋疏云。舉體者。謂真如舉體成生滅。生滅無性即是真如。未會有真如處不生滅。未會有生滅處不真如。又云。不同空者。靈然覺知。覺知即神解義。陰陽不測謂之神。解即是智。智即是知。知即一心也。故以知為心體。所以祖師云。寂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大意云。於一切染淨法中。有真質之體。了然鑒覺。目之為心。問。外諸境界。既稱內識。似色顯現。但是唯識者。云何不隨識變異。答。若執外色實住。即是於無色中見色。妄生顛倒。如捏日生二相。豈是真質。攝論問云。若無別色。塵唯是本識。何故顯現似色等。云何相續

堅住前後相似。若是識變異所作。則應乍起乍滅。改轉不定。云何一色於多時中相續久住。故知應有別色。答。由顛倒故。顛倒是煩惱根本。由識變異起諸分別。依他性與分別性相應。即是顛倒。煩惱所依止處。顛倒煩惱又是識變異所依止處。若無互為依止義。則識無變異。於非物中分別為物。不應有此顛倒。若無煩惱。豈有聖道。故此義亦不成。是故應信離識無別法。問。內心分別稱識。外色分別如何是識。答。能見所見皆是亂識。無中執有色。本自虛。攝論云。亂識者。無中執有名亂。十一識中。世等六識隨一識。唯二分一分變異成色等相。一分變異成見等。不出此二識性。能分別則成見。不能分別則成相。如無所有菩薩經云。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言。汝當為此諸菩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無所有菩薩言。世尊。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衆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衆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非法。非非法。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希望欲入此法。行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爾。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衆生識亦爾。如一切衆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真虛空識。如來識。及我識一切衆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一切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

問。既稱唯有識。何得立色名。答。一切名皆是客義。名中無法。法中無名。名不當法。法不當名。經云。是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此色無所有為通相。若有生即有染。若有滅即有淨。由無此四義。故色無別相。經云。由假立客名。隨說諸相。攝論云。一切法以識為相。真如為體。又云。一切相有二種。一。如外顯現。二。如內顯現。如外是相。如內是思惟。故知一體現二內外雙分。則心非內外。內外是心。又能所相成。心境互攝。二而不二。常冥一味之真原。不二而二。恒分心境之虛相。問。心念念滅。剎那相。內身外色亦剎那滅耶。答。內外諸色唯心執受。亦隨心念念剎那滅。心外更無一法可作常住。可作生滅。難集論云。如心心法是剎那相。當知色等亦剎那相。有其八義。一。由心執受故。謂色等身由剎那心念念執受故。剎那滅等。二。等心安危故。謂色等身恒與識俱。識若捨離即便爛壞。三。隨心轉變故。謂世間現見心在苦樂貪瞋等位身隨轉變。隨剎那心而轉變。故身念念滅。四是心所依故。謂世間共知心依止有根身。如火依薪如芽依種等。是故此身是剎那心依止故。亦剎那滅。五。心增上生者。謂一切內外色皆心增上所生。能生因剎那滅故。所生果亦剎那滅。六。心自在轉故。謂若證得勝威德心。於一切色。如其所欲自在轉變。由隨剎那能變勝解轉變生故。色等剎那生。滅道理成就。七。於最後位變壞可得故。謂諸色等初離自性念念變壞。於最後位歎爾變壞。不應道

理。然此可得。故知色等從初已來念念變壞。自願相續漸增為因。能引最後能相變壞。是故色等念念生滅。八生已不待緣自然壞滅。故知一切法從緣生已不待壞。緣自然壞滅。故知一切可滅壞法。初緣生已即便壞滅。是故諸法利那義成。大智度論云。若諸法實有不應以心識。故知有相。若以心識故知有。是則非有。如地堅相。以身根身識知故有。若無身根身識知則無堅相。又因緣和合生故空。唯心故空。是知內色外色皆識建立。隨心有無實無自體。問。論唯有內心實無外境者。如修十善業受天堂樂。作五逆罪受地獄苦。昇初利則五欲悅目。墮泥犁則萬苦攢身。悅目有靈鳳翔鸞作歡樂之事。攢身有鐵蛇銅狗為逼惱之殃。明知非但內心實有外境。答。天堂地獄苦樂之相。皆是自心果報業影。既以自心所作為因。還以自心所受為果。故經云。未有自作他受。今且約地獄界受苦。以證唯心。十法界中例皆如是。識論問。云何名為四大轉變。彼四大種種轉變。動手脚等及口言說。令受罪人生於驚怖。如有兩羊從兩邊來共殺害。彼地獄衆生。見有諸山或來或去殺害衆生。以是義故不得說言唯有內心無外境界。答曰。偈言。若依衆生業。四大如是變。何故不依業。心如是轉變。汝向言。彼罪人業外四大等。如是轉變。何故不言依彼衆生罪業力故內自心識如是轉變。又偈言。業熏於異法。果云何異處。善惡熏於心。何故離心說。故偈言。業熏於異法。果云何異處者。

此以何義。彼地獄中受苦衆生。所有罪業依本心作。還在心中不離於心。以是義故惡業熏心。還應心中受苦果報。何以故。以善惡業熏於心識。而不熏彼外四大等。以四大中無所熏事。云何虛妄分別說言四大轉變於四大中受苦果報。是故偈言。善惡熏於心。何故離心說。如無盡意菩薩經云。菩薩所作精進。常與身口意相應。雖身口精進皆由於心。心為增上。云何菩薩心精進。所謂心始心終。云何心始。初發心故。云何心終。菩提心寂滅故。是知起盡俱心初終咸爾。非唯淨業萬事皆然。不出一心圓滿覺道。又如油盡燈滅業喪苦亡。若定有外境可觀。非內所感。只合長時受苦無解脫期。既有休時當知無實。可驗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矣。是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作虛妄因受虛妄果。皆從情結唯迷想生。所以首楞嚴經云。即時阿難及諸大眾乃至而白佛言。世尊。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遍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脣羅人天等道。世尊。此道為復本來自有。為是衆生妄習生起。世尊。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瑠璃大王善星比丘。瑠璃為誅瞿曇族姓。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此諸地獄。為有定處。為復自然彼彼發業各各私受。唯垂大慈發開童蒙。令諸一切持戒衆生聞決定

義。歡喜頂戴。離無犯。佛告阿難。快哉此問。今諸衆生不入邪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阿難。一切衆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即是衆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阿難。外分即是衆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衆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呪印願阿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故知因情滯著能成愛水。浸漬不休自然成墜。以情地幽隱故為內分。以舉念緣塵取像名想。運動散亂故名外分。一切境界非想不生。故經云。若知一切國土唯想持之。是則名為初發心菩薩。又華嚴經頌云。勇猛諸佛子。隨順入妙法。善觀一切想。纏網於世間。衆想如陽焰。令衆生倒解。若善善知想。捨離一切倒。衆生各別異形類非一種。了達皆是想。一切無真實。十方諸衆生。皆為想所覆。若捨顛倒見。則滅世間想。世間如陽焰。以想有差別。知世住於想。遠離三顛倒。譬如熱時焰。世見謂為水。水實無所有。智者不應求。衆生亦復然。世趣皆無有。如焰住於想。無礙心境界。若離於諸想。亦離諸戲論。愚癡著想者。悉令得解脫。遠離憍慢

心除滅世間想住盡無盡處。是菩薩方便又云。譬如有人將欲命終見隨其業所受報相行惡業者見。於地獄畜生餓鬼所有一切衆苦境界。或見獄卒手持兵仗。或瞋或罵。因執將去。亦聞號叫悲歎之聲。或見灰河或見鐵湯或見刀山或見劍樹。種種逼迫受諸苦惱。作善業者。即見一切諸天宮殿無量天衆天諸姪女種種衣服具足莊嚴宮殿園林盡皆妙好身雖未死而由業力見如是事。大智度論云。如乾闥婆城者非城。人心想爲城。凡夫亦如是。非身想爲身。非心想爲心。故知地獄天堂本無定處。身猶未往已現自心。境不現前唯心安見。可驗苦樂之境本無從出。善惡之事唯自召來。空是空非。妄生妄死。如達磨大師云。由已見故不得道。己者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若入宗鏡我法俱空。心境自亡。是非咸寂。神性獨立對待無從。斯皆悟本而成。非因學得。如先德云。境自虛不須畏。終朝照曜元無對。設使任持淨幻身。任運都無舌身意。又昔人偈云。寧神浪是非。現身安樂國。所以論云。智境豁然名爲佛國。又如有人問百丈和尚云。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答。一切諸法本不自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見。生若干種畏愛。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一一諸心。當處寂滅。當處是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

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愚不是智。不是垢不是淨。亦非空有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衆生界。與諸淨法相應名天人二乘。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虛幻塵勞羶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住一切不拘。去來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問。地獄既是非情。云何動作。答。是有情不思議業力所感。令受罪衆生自見有如是事。如成劫風雖是無情。亦能成劫。似磁石豈有識想令鐵轉移。設使衆生輪迴六趣善惡昇沈。實無主宰人法俱空。所以先德云。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乎。故知若入一際法界之中。有何差別。能所冥合境智同如。豈可更有一法爲動爲靜隨業識之轉乎。若未入法界不悟此宗。但有一法當情。皆是自之業識離識之外決定無法。問。凡所施爲皆是自心者。云何殺生而得殺罪。答。皆是依於自心分別強執善惡之因。妄受苦樂之果。若究三輪之體。能殺所殺本空。是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鷲嶺持刀於釋氏。終不見生見殺。執自執他妄受輪迴。酬還罪報。識論問云。若彼三界唯是內心無有身口外境者。何故屠獵師等殺害猪羊。等得殺生罪。偈答云。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依種種因緣。破失自心識。釋曰。如人依鬼毘舍闍等。是故失心。或依自心是故失心。或有憶念愛不愛事是故失心。或有夢見鬼著失心。或有聖人神通轉變前人失心。如

一比丘夜踢。爪皮。謂殺蝦蟇。死入惡道。故云死依於他心。亦有依自心者。以依仙人嗔心。嗔毘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故。殺餘衆生。此依他心他衆生心虛妄分別。命根謝滅。以彼身命相續斷絕。應如是知。頌云。經說檀擊迦。迦陵。摩。證國。仙人嗔故空。是故心業重。問。依仙人嗔心。依仙人鬼殺害如是三國衆生。非依仙人嗔心而死。答。佛問尼乾子言。摩登伽等三國衆生。汝頗曾聞云何而死爲身業殺。爲意業殺。尼乾子言。瞿曇我昔曾聞。仙人嗔心以意業殺爾所衆生。佛言。以是成我義。三界唯心。無身口業。何以故。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其善惡業得成。故偈云。諸法心爲本。諸法心爲勝。離心無諸法。唯心身口名成實論云。若離心有業非衆生亦應有罪福。如風類山惱害衆生。風應有罪。若吹香華來墮塔寺亦應有罪。是則不可。故知離心無罪福也。以此文證。罪福據心。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華嚴會意云。凡有見自見他皆是迷心自現。何者如見他持刀殺自。當知他自皆從自生。以離自見心無自他故。非但自他是心安現。即所持刀杖故。亦是自心何以故。心外無彼實刀杖故。見所持者唯六塵故。由不知自心現見殺。即惶懼不安。若了唯是自心。縱殺誰愛誰懼。皆由妄心生故種種有。安心滅故種種無。既知唯心妄現。心不見心。即物我俱亡。憂喜咸寂。又如夢中殺事亦如是也。如說

世間恒如夢不可得有無。密嚴經云。內外境界心之所行。皆唯是識惑亂而見。此中無我亦無我所能害。所害害及害具。一切皆是意識境界。依阿賴耶識如是分別。又古師問云。若所見皆是自相分。如何殺自相分而得怨報。答。離觀他人決應根是自相分。於他是親相分。有執受故。如誤殺他。即斷命根。即有罪。於自即是疎相分。問。經中所云一切法如夢。以證唯心者。云何夢中事虛。寤中事實。果報不等。法喻不齊。云何引證。答。所申譬況。皆爲不信之人。假此發明。所以智不難喻。但求見道證會自心。何用檢方便之詮。執圓常之理。此夢喻一法證驗最親。識論答外難云。汝言夢中所見飲食飢飽刀杖毒藥。如是等事皆悉無用。寤時所見如是等事皆悉有用。此義不然。頌云。如夢中無女。動身失不淨。如夢交會漏失不淨。衆生如是。無始世來虛妄受用色香味等外諸境界。皆亦如是。實無而成。又問。若夢中無境。寤亦爾者。何故夢中寤中行善惡法。愛與不愛果報不等。答。唯有內心無外境界。以夢寤心差別不同。是故不依外境成就善不善業。是以在夢位心由睡眠勢力羸劣。心弱不能成善惡業。覺心不爾。故所造行當受異熟。勝劣不同非由外境。設覺中所受苦樂實果報。亦無作者受者。悉如幻夢。又論云。睡眠昧略爲性者。疏云。昧簡在定。略別寤時。義天鈔云。昧簡在定者。此睡眠位。雖然專注一類微細之境。與定不同。定意識取境明了故。此乃開昧。

略別寤時者。彼覺寤時心極明利。具能緣於六塵之境。則寤時心所。緣境寬廣也。此睡眠位心所。不明利故。唯緣一法塵境。取境少故。名爲略也。寶積經偈云。諸法自性不可得。如夢行欲悉皆虛。但隨想起非實有。世尊。知法。亦如是。以一切法念念無住故。念念生滅故。念念不可得故。念念無自性故。夢寤所受憂喜苦樂。雖延促不等。果報有殊。然悉從識變皆因想成。道理推窮無不平。並是明開意識所行境界。覺中是明了意識。夢中是夢中意識覺夢雖殊。俱不出意識。經云。寤則想心。寐爲諸夢。若無夢則諸境不現。無想則萬法不成。以隨意生形從想立法故。若有入此如夢法門。則親證唯心。疾成佛智。能滿菩提之道。廣興法利之門。如華嚴經頌云。菩薩了世法。一切皆如夢。非處非無處。體性恒寂滅。諸法無分別。如夢不異心。三世諸世間。一切悉如是。夢體無生滅。亦無有方所。三界悉如是。見者心解脫。夢不在世間。不在非世間。此二不分別。得入於忍地。譬如夢中見種種諸異相。世間亦如是。與夢無差別。住於夢定者。了世皆如夢。非同非是異。非一非種種。衆生諸利業。雜染及清淨。如是悉了知。與夢皆平等。菩薩所行行。及以諸大願。明了皆如夢。與世亦無別。了世皆空寂。不壞於世法。譬如夢所見。長短等諸色。是名如夢忍。因此了世法。疾成無礙智。廣度諸群生。修行如是行。出生廣大解。巧知諸法性。於法心無著。成唯識寶生論云。如夢有損用。

雖無外境理亦得成。由於夢內男女兩交。各以自根更互相觸。雖無外境觸。而有作用成。現流不淨。但是識想自與合會爲其動作。此既如是。於餘亦然。惡毒刀兵霜雹傷害。雖無外境。但依其識。有毒刀等何理不成。乃至若爾夢餐毒等應成身病。此亦由其唯識有用。猶如於境而有定屬。還將後答用杜先疑。或復有時見其毒等雖無實境而有作用。由見不被蛇之所螫。然有疑毒。能令悶絕流汚心迷若遭蛇螫。亦於夢中由呪天等增上力故。遂令飽食氣力充強又復聞乎。爲求子息事隱林人。夢見有人共爲交集。便得其子。如何得知於彼夢內被毒等傷是爲非有。睡覺之後不覩見故。今此所論還同彼類。於睡覺時將爲實事。見毒藥等執爲非謬。眞智覺時便不見故。同彼夢中體非是實。然於夢中許實色等。彼亦獲斯非所愛事。毒等果用便成實有。若言無者但有毒相等用無。此云毒狀便成違害。許毒相等固成無益。於其識上藥體無故。是故定知實無外境。但於覺心生其作用猶如於夢覺亦同然。斯乃眞成稱契道理。釋曰。且如夢中實無蛇螫。識心纔變怖境縱然。如同蛇螫。若覺中實被蛇螫。疑心不生亦不爲害。近聞世間有人於路被毒蛇螫。其人不發。忽遇禁蛇之人。指云。汝被毒蛇螫了。纔聞是語。疑心頓起。毒發便終。若執心外實有毒蛇之境。心未生時毒何不發。故知心外無境。蛇毒不能殺人。心毒起時自能成害。是

以境無心有境便現前。境有心無境終不現。例一切法。悉亦如然。可驗唯心。成就宗鏡。如教中佛密意說如幻等。總有十喻。於中夢喻所悟不同。隨智淺深且約五種。一世間凡夫解者。只知浮生短促如夢不久。二聲聞證處。但了夢心生滅無常苦空無我。三小菩薩悟夢不實徹底唯空。四大菩薩達夢唯心非空非有。夢中所見故非空。覺後寂然故非有五祖佛圓證法界。如正夢時只一念眠心現善惡百千境界。況瞥起一念心時具十種法界。因果重重無盡歷歷區分如法。華夢入銅輪成佛度生。經無量劫。華嚴善財登閣。於一念夢定之心剎那之間。悉見不可思議三世佛事。如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宗鏡錄卷第七十八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七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心外無法外無心。如是了知則真善知識。一心妙理圓證無疑。何故開外善惡知識而生聽受。答。皆是增上因緣。和合虛妄分別。而成彼此情生無有真實。識論問云。何故遇善知識聞說善法。值惡知識聞說惡法。若無外一切外境者。彼云何說。若不說者云何得聞。若不聞者此云何成。答。遞共增上因

彼此心緣合。以一切衆生虛妄分別思惟憶念。彼說我聞。而實無有彼前境界。是以若執內外則心境對治。尚未入於信門。何乃稱於聽法。持心梵天所問經云。眼耳鼻舌身意無所流聞。乃曰聽經。其有染污於諸入者。則無所聞。便在於色。金剛場陀羅尼經云。無有諸法。是名一字陀羅尼法門。若能如是信解。則聽者無聞無得。心境不二方開佛所說經。可謂真聞。遇善知識。若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則隨境界流逐。因緣轉。皆爲不了自法。遂令內外緣分。如經云。佛言。隨有是經之處。則爲有佛。若我住世無異。故知自心之佛無處不遍。寧論前後出沒耶。若隨異境則生滅無常。見他佛則隱顯無恒。誦他經則音聲間斷。故祖師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志公云。每日誦經千卷紙上見經不識。又先德云。出息不依外緣。入息不依陰界而住。常轉如是經。非但百千萬卷。爭如悟此真善知識。念念現前。自轉無盡藏經。熾然恒演。問。若心虛境寂理實無差。現對根塵事相違反。如何明徹境智一如。答。一期根境俗有真無。畢竟自他皆無所得。又若定執真有俗無。則成增減二謬。但二諦雙會圓了一心。如佛性論難云。若諸法無實性者。即與證量相違。則能所習不可得。我現見聲耳相對。所以得聞。故知不空。釋曰。是義不然。何以故。是能所及證量自性。皆不可得。自性不成。若一性不成者。多性云何成。又汝說證量云何成者。今我立證量顯了二空。諸法空故自性不可得。如

見幻事幻物者。證量所見不如實有。諸法亦爾。不如所見而有所見。由體不實故不有。由證量故不無。由體無故空義得成。以證量故假有不失。又云。依他性相者。能執所執增益。又損減。由解此性故。此執不生。若見真爲有則是增益。名爲常見。若見俗定無則是損減。名爲斷見。唯有似塵識故別無能所。無能所故無增減執。由有似塵識故無損減執。若知外塵是識而似顯現。則非無。了外相。本虛如幻所作。則非有。非無則不壞俗諦。非有則不隱真諦。是以真俗融即而常異。空有雙現而恒同。方超戲論之情。始會一心之旨。如摩訶般若經云。說是般若波羅蜜品時。佛在四衆中。天人龍鬼神。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於大衆前而現神足變化。一切大衆皆見阿闍佛比丘。僧團遶說法。乃至爾時佛攝神足。一切大衆不復見阿闍佛聲聞人菩薩摩訶薩。及其國土。不與眼作對。何以故。佛攝神足故。爾時佛告阿難。如是阿難。一切法不與眼作對。法法不相見。法法不相知。如是阿難。如阿闍佛弟子菩薩國土不與眼作對。如是阿難。一切法不與眼作對。法法不相知。如是阿難。一切法不相見。何以故。一切法。無知無見。無作無動。不可捉。不可思議。如幻人無受。無覺無真實。菩薩摩訶薩如是行爲行般若波羅蜜。釋曰。若行般若者。則是直了一心智性。了色無形非眼境界。乃至達法體寂非意所知。但是隨心暫現還隨心滅。故云一切法無知無見。大智度論云。相不能知無相。譬

如刀雖利不能破空。無相不能知相者。有人言。內智慧無定相。外所緣法有定相。心隨緣而生。是故說無相不應知相。譬如無刀雖有物無刀可斫。是知若心有境無亦不知見。若心無境有亦不知見。若心境俱有各無自性。各既不知。合豈成見。若心境俱無亦不知。見有尚不知。無豈成見。則心境俱空萬有成寂。如是則尚無一法冥合相順。寧有根境對待而作相違者乎。如一切差別違順之境。皆是一心之量。無有障礙亦無解脫。譬如水不洗水火不滅火。何者以一體故不相陵滅。若有異法方成對治。如今但先得旨自合真如。故經云。法隨於如。無所隨故。若有所隨則有能隨之別。既無所隨亦無能隨。故則法外無如。如外無法。所以經云。如理作意。於一切法平等相應。是則具足一切佛法。華嚴疏云。以如爲佛。則無境非如者。大品經答常啼云。諸法如即是佛。金剛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既以如爲佛。一切法皆如也。何法非佛耶。若信一如。此是開悟本法。生決定解入自在門。如華嚴論云。經云。善男子。我得自在決定解力。信眼清淨智光照曜。普觀境界離一切障。善巧觀察普眼明徹具清淨行。往詣十方一切佛國土。恭敬供養一切諸佛。此明舉本果法令凡信樂修行。從初發心修行慣習十地功終。方依及此初時本樣果法也。還以法界中時不遷智不異慈悲不異願行不異之所成就。以於法界大智無延促中修行故。不如情解有修行者。莫作延促時分修學。應

須善觀法界體用。莫如世情作一刹那計作三僧祇計。如法界中都無稍短遠近故。以此解行如法修行。於諸境界善照生滅。令使執盡而成智之大用。於自心境莫浪攝持。但知放蕩任性坦然。習之觀照執盡智現。生滅自無業垢自淨。會佛境界同如來心。佛見自會非由捉搦。緣作別治令心狂惑。但自明心境。見融執業便謝。見亡執謝。一切萬法本自無渣。智境朗然。名爲佛國也。無煩強生見執。永自沈淪。自作自殃非他能與。問。若約見聞外境則色不至眼。眼不至色。可言唯心無相可得。只如飲噉之時。根境相入。若言無相不可以心喫心。答。六根六境雖則離合不同。皆唯識變味性本空。若非是識誰知鹹淡。古師云。只喫相分本質自在。問。如喫了質亦亡如何。答。能隨既亡所隨亦滅。亦如二十人共一株樹。一人伐之十九人所隨亦滅。又唯識義鏡釋云。共果同在一處不相障礙者。問。且如一樹有情共變。而一有情伐用之時。爲用自變。爲兼用他。若唯自者。餘人變者應存不亡。樹何不見。若亦用他何名唯識。答。有云。樹等既是共相種子。皆相隨順互相增益。彼一有情自所變者。所緣親用他所變者。與自所變爲增上緣。亦疎緣用一切相望。自爲所順。他爲能順。由所順無能順亦滅。由斯樹喪唯識亦成。問。何以得知互相增益。答。對法論云。有情共業爲增上緣。問。既但唯心無有萬法。目前差別從何建立。答。萬法但名實無體相。因名立相。相狀。元空。因相施

名。名字本寂。唯想建立名相俱虛。反窮想原亦但名字。既無想體分別則空。故知萬法出自無名。萬名生於無相。名不當相。相不當名。彼此無依萬法何在。相待之名既寂。分別之想俄空。如幻之境冥冥。所執之情合覺。密嚴經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唯有名。但想所安立。離名無別義。又頌云。能知諸識起。無有所知法。所知唯是名。世法悉如是。以名分別法。法不稱於名。諸法性如是。不住於分別。以法唯名故。想即無有體。想無名亦無。何處有分別。若得無分別。身心恒寂靜。如木火燒已。畢竟不復生。又頌云。如見机爲人。見人以爲机。人机二分別。但有於名字。諸大和合中。分別以爲色。若離於諸大。色性即無有。問。若以唯識爲宗。則世出世間唯一識。萬法皆決定空耶。答。以唯識故則有世俗諦既有世俗則有似塵識。幻相不無。以無實不可得故釋空耳。不可起蛇足。躡香決定斷空之見。如密嚴經偈云。瓶等衆境界。悉以心爲體。非瓶似瓶現。是故說爲空。世間所有色。諸天宮殿等。皆是阿賴耶。變異而可見。衆生身所有。從頭至手足。頓生及漸次。無非阿賴耶。習氣濁於心。凡愚不能了。此性非是有。亦復非是空。如人以諸物。擊破於瓶等。物體若是空。即無能所破。譬如須彌量。我見未爲惡。憍慢而著空。此惡過於彼。又經云。寧可執有如須彌。不可執空如芥子。大般涅槃經云。解脫者名不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乾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乾實無解脫。

故名空空眞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爲水等瓶。如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質。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爲行。如瓶無酪則名爲空。不空者。謂眞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如來。問。經云。五陰即世間者。一陰名色四陰名心。云何說內外種種世間皆從心出。答。種種五陰皆從心起。從心現相。名之曰色。經偈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色即收盡無情國土。名即收盡有識世間。五陰即世間故。若了五陰俱空。則是出世間。是知世出世間皆從心起。何者若意地起貪瞋心。覽三塗五陰。罪苦衆生發現。意地修戒善心。覽人天五陰。受樂衆生發現。意地證人空心。覽無漏五陰。眞聖衆生發現。意地立弘誓心。覽慈悲五陰。大士衆生發現。意地運平等心。覽常住五陰。尊極衆生發現。今所以置前四陰但觀識陰。如伐樹除根。病得穴。則生死之苦芽永絕。煩惱之

沈痾不生。又若毘藍之風。卷群疑而淨盡。猶劫燒之火。蕩異執而無餘。所以一切世間凡聖同居之處。無不悉是自心。如此悟入名住異阿蘭若正修行處。非論大小之懸。不墮喧靜之觀。所以古德云。處衆不見喧嘩。獨自亦無寂寞。何故不見喧寂。以但了一心故。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汝善男子。當修學者。但有一德是人應住阿蘭若處求無上道。云何爲一。謂觀一切煩惱根原即是自心。了達此法。堪能住止阿蘭若處。所以者何。譬如狂夫被人驅打。但逐瓦石不逐於人。未來世中住阿蘭若。新發心者亦復如是。若見色聲香味觸法其心染著。是人不知煩惱根本。不知五境從自心生。即此名爲未能善住阿蘭若處。以是因緣樂住寂靜求無上道。一切菩薩摩訶薩等。若五欲境現前之時。觀察自心應作是念。我從無始至于今日。輪迴六趣無有出期。皆自妄心而生迷倒。於五欲境貪愛染著。如是菩薩名爲善住阿蘭若處。是知不悟自心徒栖遠谷避喧求靜。古人云。舉世未有其方。若頓了自心。是真阿蘭若。乃至光明遍照萬德俱圓。若不自明則輪迴諸趣如頓證毘盧遮那法身。字輪喻伽儀軌釋。如來法身觀者。先觀發起普賢菩薩微妙行願。復應以三密加持身心。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然修行最初。於空閑處攝念安心。閉目端身結加趺坐。運心普緣無邊剎海。諦觀三世一切如來。遍於一一佛菩薩前。殷勤恭敬禮拜旋遶。又以

種種供具雲海。奉獻如是等一切聖衆。廣大供養已。復應觀自心。心本不生自性成就。光明遍照猶如虛空。復應深起悲念哀愍衆生。不悟自心輪迴諸趣。我當普化拔濟令其開悟。盡無有餘。復應觀察自心。諸衆生心。及諸佛心本無有異。平等一相成大菩提心。整徹清淨廓然周遍。圓明皎潔成大月輪。最等虛空無有邊際。故知心無際故猶若虛空。豈存初後。如華嚴經頌云。心住於世間。世間住於心。於此不妄起。二非二分別。是以說一說二。是世間語言。立是立非屬意地分別。若頓悟自心直入宗鏡。尙不見無分別。豈特生分別乎。如經頌云。了知非一二。非染亦非淨。亦復無雜。亂皆從自想。起不唯世法施爲。乃至諸聖作用起盡根由皆不出宗鏡。故經偈云。剎海無邊妙莊嚴。於一塵中無不入。如是諸佛神通力。一切皆由業性起。如斯妙旨是現證法門。但初生。比信猶可虛襟。況證入之時自斷餘惑。言亡象絕。識滅情消。故祖師云。唯證乃知難可測。起信論云。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眞如。以彼轉識說爲境界。而此證者無有境界。唯眞如智名爲法身。問。內外唯心是平等理。云何身土不同。內身有覺外境無知。答。世界身土法爾如然。不可執一執異自性情見。若言法爾者。即法如是。或云法性者。若是法性即以本識如來藏身爲所依持。恒頓變起外諸器界。不出此二。一法應如是。二藏識變起。又衆生業力亦非薩萬行爲因等所現

世界皆是藏識相分。相分之中半爲外器。而不執受半爲內身。執爲自性生受。故如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上雖分執受不執受。二義俱無自性。全以佛法界如如一真心爲體。當知依即正正即依。不出一心真性矣。且性無不包。有情無情。有覺無覺。皆自心性爲體。隨緣發現應處方知。如世間致生祠堂。有政德及民。往往有遺愛去思爲立祠宇。中塑像以四時饗之。其人當饗祭日則酒氣腹飽。亦如丁蘭孝刻木爲母晨昏敬養。形喜愠之色。且土木不變。唯心感耳聞。立識方成唯識義。云何境識俱遣。答。顯識論云。立唯識乃一。往還觀留心。究竟爲論遣境爲欲空。是其正意。是故境識俱遣。即是實性實性即是阿摩羅識所以唯識論。亦名破色心論。佛性論云。經中佛以幻師爲譬。佛告迦葉。譬如幻師作諸幻像。所作等幻虎還食幻師。迦葉。如是觀行比丘。隨觀一境顯現唯空故實無所有。虛無真實。云何能得離此二邊。由依意識生唯識智。唯識智者。即無塵體智是。唯識智若成則能還滅自本意識。何以故。以塵無體故意識不生。意識不生故唯識自滅故意識如幻師。唯識智如幻虎。以意識能生唯識故。唯識觀成還滅於意識。何以故。由塵等無故意識不生。譬如幻虎還食幻師。如提婆法師說偈言。意識三有本。識塵是其由。若見塵無體。有種自然滅。入楞伽經云。但不取諸境名爲識滅實不滅識。何者以境本空從識變故。以識無體不須滅故。是

以識心無體隨境有無。見空生空見色生色。事來即起事去還無。如傳奧法師云。妄念所緣。放有色處則不見空。但見於色。於無色處則見有空。緣有時無時亦爾。緣有時則見有心生。見無心滅。緣無時則見無心生。見有心滅。此皆妄念所緣之境。又事上無事。本全是心。念起塵生。念寂塵滅。如起信論云。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然既無外色。亦無外空。空尚是無。色焉能有。論云。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疏釋云。本以待色爲空。今既唯心無色。何得更有於空也。故知萬法皆相待而有。若入宗鏡自然諸法絕待歸本真心。故論云。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遍。問。世人多執有情動作有識。無情不動作無識。且如葵藿向日而轉。芭蕉聞雷而生。橋得屍而救策。鐵因石而移動。又如麴發酒醋火煮山林。此等皆是無情。云何動作。答。有情無情各有二義。若有情生死。一是衆生業力所爲。二是法界性自然生。若無情轉動。一是異法性自爾。二是法作。如大涅槃經云。佛告師子吼菩薩。善男子。汝言衆生悉有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緣力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須修聖道者。是義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渴乏遇井。其井極深雖不見水當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覓雖經汲取則見。佛性亦爾。一切衆生雖復有之。要須修集無漏聖道然後得見。乃至譬如衆生造作諸

業若善若惡。非內非外。如是業性非有非無。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無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無作無受。時節和合而得果報。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此非彼。非餘處來。非無因緣。亦非一切衆生不見。有諸菩薩。時節因緣和合得見。時節者。所謂十住菩薩摩訶薩。修八聖道。於諸衆生得平等心。爾時得見。不名爲作。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鐵所以者何。無心業故。善男子。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無有作者。無有壞者。善男子。猶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壞名爲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隨日而轉。如是葵藿亦無。敬心無識無業。異法性故而自迴轉。善男子。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是樹無耳無心意識。異法有故異法增長。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阿叔迦樹。女人摩觸華爲之出。是樹無心亦無覺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橘得屍果則滋多。如是橘樹無心無觸。異法有故異法滋多。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安石榴樹。輒骨囊故果實繁茂。安石榴樹亦無心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磁石吸鐵亦復如是。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無明不能吸取諸行。行亦不能吸取識也。亦得名爲無明緣行緣於識。有佛無佛法界常住。故知法法無

心塵塵本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法無心而隨緣成境。人無心而諸行還流。如芭蕉開雷葵莖向日無明不取諸行諸行不吸識心。則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待。法法不相惜。皆性自爾故。法如是故。是以金剛三昧經云。心不生境。境不生心。何以故。凡所見境唯所見心。即不相到也。華嚴經頌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即不相知也。維摩經云。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即不相待也。寶藏論云。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鼓遊光。明暗自爾乾濕同方。物尚不相惜。豈況道乎。即不相惜也。如火以熱為性。風以涼為性。豈假藉他緣乎。天鼓者。日也。常遊光照四天下。日出即明日沒即暗。皆是法爾非關造作。堅石處水者。石雖處水水不入石。雖同一處。石自乾而水自濕。故知法法離宗塵塵絕待。則非因緣亦非自然矣。問。既唯一真心教中。云何復說諸法如幻。答。了境是心。萬法奚有。以依心所起無有定體。皆如幻化。畢竟寂滅。寶積經云。爾時世尊告幻師言。一切衆生及諸資具。皆是幻化。謂由於業之所幻故。諸比丘衆亦是幻化。謂由於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衆生其所幻故。凡所有法無非是幻。因緣和合之所幻故。又教中總明十喻。如幻如化如夢如影等。此是諸佛密意。破衆生執世相為實起於常見。世間共知幻夢等法是空。則不信人法

心境等如幻夢亦空。所以將所信之虛。破所信之實。令所信之實同所信之虛。然後乃頓悟真宗。遍一切處。心內外。決定無有實法建立。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至著閼山為僧設會。供養已訖。幻尸陀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在大衆前抱提此女。而嗚呼之。共為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人所為鄙褻。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行欲已。聞諸比丘譏訶嫌責。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藥不受其供。乃至爾時幻師即捉尸陀羅木。用示衆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即是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欲安衆僧身故設此飲食。欲令衆僧心安。故為此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脩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為欲成彼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胸俯仰顧盼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華嚴經頌云。世間種種法。一切皆如幻。若能如是知。其心無所動。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普滅諸有。趣譬如工幻師。普現諸色像。徒令衆貪樂。畢竟無所得。世間亦如是。一切皆如幻。無性亦無生。示現有種種。度脫諸衆生。令知法如幻。衆生不異幻。了幻無衆生。衆生及國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無餘。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馬牛羊。屋宅池泉類。園

林華果等。幻物無覺知。亦無有住處。畢竟寂滅相。但隨分別現。菩薩能如是。普見諸世間。有無一切法。了達悉如幻。衆生及國土。種種業所造。入於如幻際。於彼無依著。如是得善巧。寂滅無戲論。住於無礙地。普現大威力。又入法界品。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善男子。我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為幻住。得此解脫故。見一切世界皆幻住。因緣所生故。一切衆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世間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一切法皆幻住。我見等種種幻緣所生故。一切三世皆幻住。我見等顛倒智所生故。一切衆生生死憂悲苦惱皆幻住。虛妄分別所生故。一切國土皆幻住。想倒心倒見倒無明所現故。一切聲聞辟支佛皆幻住。智斷分別所成故。一切菩薩皆幻住。能自調伏教化衆生諸行願法之所成故。一切菩薩衆會變化調伏諸所施為皆幻住。願智幻所成故。善男子。幻境自性不可思議。大集經偈云。如來法界無差別。為鈍根者說差別。宜說一法為無量。如大幻師。示衆生。清涼疏釋。如幻忍著。如一巾幻作一象。楞伽經云。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由了體空不壞幻相差別。故如象生即是象死。此二對應成四句。謂此二無二故非異。無不二故非一。非一即非異。故非非一。非異即非一。故非非異。亦絕雙照。故非非一亦異。若以巾上二義。對象上二義。辯非一異。略有十句。一以巾上成象義。對象上差別義。合為一際。名不異。此是以本隨末。就末明不異。經云。法身流轉

五道。號曰衆生。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等。二以巾上住自位義。與象上體空義。合爲一際。名不異。此是以末歸本。就本明不異。經云。一切衆生即如。不復更滅等。三以攝末所歸之本與攝本所從之末。此二雙融。無礙不異。此是本末平等爲不異。以前二經文不相離故。四以所攝歸本之末亦與所攝隨末之本此二相奪。故名不異。此是本末雙泯明不異。以真妄平等異不可得。次下四門明非一。謂五以巾住自位義與象上差別義。此二本末相違相背。故名非一。楞伽經云。如來藏。不在阿賴耶中。是故七識有生滅。如來藏者。不生滅。此之謂也。六巾上成象義與象上體空義。此二本末相反相害故非一。勝鬘經云。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唯如來藏受苦樂等。七以初相背與次相害。此二義別故名非一。謂相背則各相背捨相去懸遠。相害則相與敵對親相食害。是故近遠非一。以前經文不相離故。八以極相害俱泯而不泯。與極相背俱存而不存。不存不泯義爲非一。此是成壞非一。以七識即空而是有故。真如即隱而是顯故。九上四非一與四非異而亦非一。以義不難故。又相違是存。相害是泯。然存上有不存之義。泯上有不泯之義。若唯泯無不泯。則色空俱亡無可相即。以不全泯故。雖相即而色空歷然。若唯存無不存。則色空各有定性不得相即。由有不存故。雖歷然而得相即。以體虛故。十然亦不異。以理遍通故。法無二故。若以不異門取諸門極相和

會。若以非一門取諸門極相違害。極遠而極順者。是無障礙法也。又釋云。別明義理於中。有二。先成有無。後成四句。言有無者。以三性中各有二義。皆有無故。圓成二者。一性有。二相無。依他二者。一緣有。二相無。遍計二者。一情有。二理無。今初中即圓成二義。術馬皆是依他二義。而術是能成之因。託真而起故用有體無。用有即是緣有。體無即是性無。三馬是所成之果故。相有實無。相有即是緣有。實無即是性無。四明依圓不離即事同真。生喻於事。死喻於真。事泯理顯故生無死。有以無礙故。者出其所因。即事理無礙也。五中就情則有。妄見分明故。就理則無。以是妄計必非有故。所以幻喻廣說有無者。以惑情所封有無皆失。理無惑計有無皆真。是知幻喻諸法非實非虛非空非有。若無於有不成於無。若無於無不成於有。有無交徹萬化齊融。又五中各具四句顯成四句者。於中有二。初一重四句。後重重四句。今初又二。先正顯後簡非。今初也。初性有相無四者。一有。真性有故。二空。無諸相故。三亦有亦空。義門異故。四非有非空。互融奪故。二用有體無四者。一有迷真有用故。二空依真無體故。三亦有亦空。體用不壞故。四非有非空。無體之用故。非有即用之體故。非空三有實無四者。一有事相現故。二空。緣成無實故。三俱存。無性不礙。緣成。緣成不礙無性故。四俱非。緣成即無性故。非有。無性即。緣成故。非空。四生即是無死即是有四者。一異性顯故。二依他即無

性故。三性相雙存故。四性相即奪故。五情有理無四者。一遍計妄情能招生死故。二即理而求不可得故。三要由理無方即情有。若無情有。不顯理無故。四情有即理無。理無即情有。已上四句然皆具德。以稱真故。不同情計定執四句成謗。皆即有之空方爲具德之空。即空之有。方爲具德之有。又盡有之空盡空。之有。方爲具德。又四句齊照成解境故。四句齊泯成行境故。皆言亡虛絕方爲具德耳。所以昔人云。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故知聚沫之身非有。如幻之心本空。豈有欲情而成實事。又如莊周達體虛如幻。見自身爲蝴蝶。及夢中自見己身遊天崖。是以凡夫盲無慧目。妄取前塵男女等相。如幻化法。但誑心眼都無實事。皆業識心動。起見現相。意識分別。強立我人。自他差別。若能識幻方悟前非。終不於空而興造作。又此幻法多人錯解。執一切法如幻如化。便作空無之見。如方廣外道立空無爲宗。不知實義故。華嚴論云。了如幻法。是堅固義。言堅固者。即是常住義。豈可作空無之解。故知。此幻即真。幻不可得。無幻之幻。名爲幻法。絕見之見。方名見幻。問。諸法不真各無自性。利那變異故稱爲幻。佛身常住豈稱幻耶。答。諸佛略有二身。一真實身。二方便身。以衆生有不見如來真實身故。示方便身令入真實。若悟入時即方便身是常住體。了幻不可得故。如驚瞞魔羅。是一切寶莊嚴國。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以本願力入幻網

門現跡同凡示行殺害。後見佛悟道惡業頓消。令一切衆生知得。道業亡不生邪執。皆令仰慕佛法難量不可思議有大威力。所以驚駭魔羅經云。如來所變化。衆生悉不知。如來所作幻。衆幻中之王。大身方便身。是則爲如來。問。一切法如幻。云何有垢淨能所對治答。只爲如幻故垢淨不定。由心迴轉凡聖法生故。思益經云。垢法說淨。見垢實性故。淨法說垢。貪著淨相故。又莊嚴經論云。問。若諸法同如幻。以何義故。一爲能治。一爲所治。偈答云。譬如強幻王。令餘幻王退。如是清淨法。能令染法盡。釋曰。彼能治淨法亦如幻王。由能對治染法得增上故。彼所治染法亦如幻王。由於境界得增上故。如是清淨法能令染法盡者。如彼強力幻王能令餘幻王退。以染淨法各有增上力隨境自在轉。故稱爲王。所以圓覺經云。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言。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衆生。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津液涎沫淚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善男子。此處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

子。彼諸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幻化。釋曰。珠中無五方之色。因光所映。性中無五趣之身。隨業而現。迷珠者執珠。中實色。昧性者認性內虛身。法喻皎然。眞僞可驗。

宗鏡錄卷第七十九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入此宗門。云何了一切法如化。答。以萬法無體名相本空。無而忽有。名之曰化。如華嚴經十忍品云。佛子。云何爲菩薩摩訶薩如化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皆悉如化。所謂一切衆生意業化。覺想所起故。一切世間諸行化。分別所起故。一切苦樂顛倒化。妄取所起故。一切世間不實法化。言說所現故。一切煩惱分別化。想念所起故。復有清淨調伏化。無分別所現故。於三世不轉化。無生平等故。菩薩願力化。廣大修行故。如來

大悲化方便示現故。轉法輪方便化。智慧無畏辯才所說故。菩薩如是了知世間出世間化。現證知廣大知。無邊知。如事知。自在知。眞實知。非虛妄見所能傾動。隨世所行亦不失壞。譬如化不從心起。不從心法起。不從業起。不受果報。非世間生。非世間滅。不可隨逐。不可攪觸。非久住。非須臾住。非行世間。非離世間。不專繫一方。不普屬諸方。非有量非無量。不厭不息。非不厭息。非凡非聖。非染非淨。非生非死。非智非愚。非見非不見。非依世間。非入法界。非點慧非遍鈍。非取非不取。非生非死。非涅槃。非有非無。有菩薩如是善巧方便行於世間。修菩薩道了知世法。分身化往。不著世間。不取自身。於世於身無所分別。不住世間。不離世間。不住於法。不離於法。以本願故不棄捨一衆生界。不調伏少衆生界。不分別法。非不分別。知諸法性無來無去。雖無所有而滿足佛法。了法如化。非有非無。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安住如化忍時。悉能滿足一切諸佛菩提之道。利益衆生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九如化忍。故知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以無作之因受忽有之果。故六祖云。思惡法即化爲地獄。思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菩薩。乃至皆是自性變化。大智度論問云。若一切法皆空如化。何以故有種種說法別異。答曰。如佛所化及餘人所化雖不實。而有種種形像別異。夢中所見種種亦如是。人見夢中好惡事。有生喜者。有生怖者。如鏡中像雖無實事。而隨本形像有好醜。諸法

亦如是。雖空而各有因緣。如佛此中說。於是化法中有聲聞變化。有辟支佛變化。有菩薩變化。有佛變化。有煩惱變化。有業變化。又云。如化者。化主無定物。但以心生便有所作。皆無有實。人身亦如是。本無所因。但從先世心生今世身。皆無有實。以是故諸法如化。問。不應言變化事。何以故。變化心亦從修定得。從此心作種種變化。若人若法。是化有因有果。云何空。答。如佛說。觀無生從有得脫。依無為從有得脫。雖觀無生法無而可作。因緣無為亦爾。變化雖空亦能生心。因緣復次空。不以不見為空。以其無實。用故言空。以是故言諸法如化。故知一切法皆從心生。悉如幻化。雖幻化不實。亦可作善惡之因緣。受具沈之報應。不可生於斷見。但了體虛莫生取捨。問。凡有相法皆從變化。心無形相。云何化現。答。心本是化理。不思議。從心現心。如化起化。佛地論云。心化唯二。一自身相應。謂自心上化現種種心。及心法影像差別。二他身相應。謂令他心亦現種種心。及心法影像差別。此並相分似見分現。有義定。力能令自心解非分法。名化自心。加被有情。令愚昧者解深細法。令失念者得正憶念。名化他心。然心無化無形質故。如論說言。心無形故不可變化。又說。化身無心心法。此就二乘及諸異生定力而說。彼定力劣。不能化現無形質法。諸佛菩薩不思議定。皆能化現。若不爾者。云何如來現貪瞋等。云何聲聞及傍生等知如來心。云何經說化無量類。皆

令有心。云何此論說諸化意業。云何經說有依他心。但諸化色同實色用。化根及心但有相現。不同實用。又就下類故作是說。若爾云。何不化非情。令心相現。非情已是心等相分。云何復令有心相現。若心相現則名有情。非非情攝。是故化心但說二種。一自身。二他身。化等。問。此一門理無異轍。約機對法。數有多門。於一法中名字差別。或名佛性。或稱如來藏。云何成藏義。云何名佛性。答。如來藏者是真誠心。是真心中具有一切恒沙佛法。如妄心中具有恒沙染法。是心與法同一體性。故名如來藏。即一切眾生有如來藏。能為佛因。名有佛性。如睡心中有覺悟性。如黃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銀性。如是一切世間法中。皆有涅槃性。此性即是眾生自實。故名為我。我即佛性。隱則名為如來藏。顯則名為法身。問。若眾生自實名為佛性。覺此性故名為佛者。但了一性即契本原。云何教中或說二三四五種等佛性不同。答。大涅槃經云。正因佛性。眾生心是也。又云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萬法。未得菩提時。一切善惡無記。皆名佛性。故知未得菩提時。一切諸法尚非名數。豈況悟了更說二三。然雖開合一性無差。約本末因果而分多種。佛性論云。佛性有三種。所謂三因三性。三因者。一應得因。二加行因。三圓滿因。此三因。前一因則以無為如理為體。後二因則以有為顯行為體。三種佛性者。應得因中具有一性。一住自性性。二引

出性。三至得果性。此三性復成三藏。一所攝藏。二隱覆藏。三能攝藏。一所攝為藏者。佛說約住自性如如。一切眾生是如來藏。言如者有二義。一如如智。二如如境。並不倒故名如如。言來者。約從自性來。來至至得。是名如來。故如來性雖因名應得果名至得。其體不二。但由清濁有異。在因時為達二空。故起無明。而為煩惱所難故名染濁。雖未即顯必當可現。故名應得。若至果時與二空合。無復惑異。煩惱不染。說名清淨。果已顯現故名至得。所言藏者。一切眾生悉在如來智內。故名為藏。以如如智稱如如境故。一切眾生決定無有出如如境者。並為如來之所攝持。故名所藏。眾生為如來藏。二隱覆為藏者。如來自隱不現。故名為藏。言如來者有二義。一者現如不顯倒義。由妄想故名為顯倒。不妄想故名之為如。二者現常住義。此如性從住自性來。至至得。如體不變異。故是常住義。如來性住道前時為煩惱隱覆。眾生不見故名為藏。三能攝為藏者。謂果地一切過恒沙數功德。住如來應得性時。攝之已盡。若至果時方得性者。此性便是無常。何以故。非如今得。故知本有。是故言常。雖說三因佛性。但是一性。何以故。正因是本有。以眾生不覺故。為客塵所蔽。如金在礦。金體不現。要假其功。方成金用。此正因佛性亦復如是。在纏不現。處煩惱中。須先假了因。智慧知有開發。次藉緣因。方便助顯。方成大用。緣用雖分體恒一味。不動眾生性。而成佛性矣。以住自性之理。在

凡而即。真。以引出性之事。成果而不虛。以應得之文。處染而何失。以至得之道。證聖而無疑。又因自性有故能引出。應得至果。剋證非虛。如大涅槃經云。一闍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問言。汝有酥耶。答言我有。酪實非酥。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酥。衆生亦爾。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又經論通明四種佛性。初因性。即染淨緣起。二因因性。即內熏發心。三果性。即始覺已圓。四果果性。即本覺已顯。又初隨緣隱顯。二微起淨用。三染盡淨圓。四還原顯實。又初自性性性。即正因。二是引出佛性。即了因。三四皆是至得果性。即緣因。又初二因中理智。後二果中理智。因果雖異。智不殊理。契同無二。唯一心轉。絕相離言。無不包融。故名佛性。又涅槃疏云。涅槃正性有五。一正性非因。非因因非果。非果果。二因性十二因緣。三因因性十二因緣所生智慧。四果性三藐三菩提。五果果性大般涅槃。雖復分別只是一法。又古釋有三種性。一理性。謂真如。二行性。謂無漏種子。三隱密性。即塵勞之障。三性隱顯雖分一體。凡聖共有。又約常住隨緣。而分二種佛性。一常住義。經云其藥本味。停留山中。如常不輕菩薩敬四衆等。以此佛性混煩惱而不汚。顯菩提而不淨。以常住不變故。所以菩薩不敢輕一小衆生。以佛性不壞故。二隨緣義。經云。隨其流處成種種味。如常憐菩薩

整四衆等。以真心不守自性。具體隨緣而作人法。經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衆生。以衆生隨緣失性。不覺不知。所以菩薩常生悲憐。又衆生佛性皆有二義。一是所依佛性。如上二義。一是常住。二是隨緣。二能依雜染。一緣成似有義。二無性即空義。由染法有即空義故。所依佛性常淨不變也。由染法有似有義故。所依佛性隨緣成染也。故知以衆生無性即空故。在凡不凡。以法身隨緣故。處聖非聖。又以衆生緣成似有故。聖不是凡。以法身常住不變故。凡不是聖。則真俗一際。染淨恒分。凡聖兩途。生佛無異。如是鎔融。方明一心佛性。古德問。一切衆生佛性常住。爲現爲當。答。三世皆常問。若現常者。衆生即佛耶。答。如胎中子。豈不同父姓。若問父姓。事責者少。又佛性非常現者。只見此理。不可推當。修造乃得。不可言現。只見此理。則約理無差。修造乃得。則隨事不濫。又涅槃經明六旨。摸象各說異端。雖說不諦。亦不離象。如各執五。陰空大等六法爲佛性。雖說不著。亦不離六法。如頭足之中。既無有象。不可即也。頭足之外。亦無別象。不可離也。非即非離。非內非外。而得言象。衆生佛性亦復如是。非即六法。非離六法。非內非外。故名中道。名爲佛性。若取六法爲佛性者。乃是衆盲之佛性。若離六法爲佛性者。如指虛空爲佛性。如諸婆羅門所誘爲仙。預所害。取不即不離中道爲佛性者。如大王智臣所見佛性。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佛者是覺。人有靈知之覺。今

第一義空與之爲性。故名佛性。非情無覺。但持自體得稱爲法。今真性與之爲性。故名法性。故云。覺。說能所而實無差。云何無差。同一性故。外典亦云。天地萬物同稟陰陽之元氣也。問。夫言佛性。境智俱收。故云。菩提菩提。斷俱名爲菩提。說智及智處。俱名爲般若。云何教中云。在有情數中稱佛性。在無情數中稱法性。答。在心稱佛性。在境稱法性。從緣雖別。能所似分。約性本同一體無異。如瓶貯醍醐。隨諸器而不同。猶水分江海。逐流處而得名。一味真心亦復如是。凡聖境智一際無差。所以法王經云。一切衆生一心佛性平等。等諸法故。只爲真心不守自性。隨緣轉動。於轉動處立其異名。古德云。譬如珠向月出水向日出火。一珠未曾異。而得水火之名。以珠體是一。能應二緣。且如月爲水緣。時月中未曾無火性。日爲火緣。時日中未曾無水性。何以故。二性相冥故。但緣水火事有優劣。故使二性冥伏不現。各從自體得水火名。非全無性。真如一心亦復如是。在有情中名佛性。在無情中名法性。一如未曾異。而得法佛之名。以真如體一能應二緣。且如有情正爲佛緣。時有情未曾無法性。無情正爲法緣。時無情未曾無佛性。何以故。二性相冥故。但猶色心事有優劣故。二性冥伏不現。各從自體得法佛名。非全無性。清涼記云。法性即佛性者。故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若以心性爲佛性者。無法非心性。則不隔內外。而體非內外內外屬相。性不同相。何有內外。然迷一性而變成

外外既唯心。何有非佛。所變無實。故說諸壁言無佛性。以性說相無非性矣。如煙因火煙即是火而煙聲火。依性起相相繫於性。而相即性。如水成波波即是水。境因心變境不異心。心若有性境豈非有。況心與境皆即真性。真性不二心境豈乖。若以性從相不妨內外。若以外境而例於心。令有覺知。修行作佛。即是邪見外道之法。故須常照不即不離不一不異無所惑矣。故知佛性非內非外。隨物迷悟強說昇沈。又今為遮妄執一切無情有佛性義。就計此義自有淺深。一謂精神化為土木金石。鳥猿負塊以成於子。情變非情非情變情。斯為邪見。不異外道衆生計生草木有命。故不可也。若說無情同一性故。則稍近宗。亦須得意。彼本立意約於真如自體遍故。真實之性無有二故。涅槃經說。第一義空為佛性故。一切法中有安樂性。攝境從心。無非心故。色性智性體無二故。如是等文諸經具有。今謂此釋太即太過。失情無情壞於性相。若以涅槃第一義空該通心境。涅槃可以簡於瓦礫言無性耶。今直顯正義。謂性與相非一非異情與非情亦非一異。故應釋言。以性從緣則情與非情異。一如涅槃簡去牆壁瓦礫等故。二無覺不覺者。真性之中無心境故。三無非覺悟。以無情性顯覺性故。故起信論問云。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能現種種色相。答曰。即此法身是色體故。能現於色所謂從本已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遍一切處。

今取二性相即互融之義說耳。百門義海云。謂覺塵及一切法。從緣無性。名為佛性。經云。三世佛種以無性為性。一切處隨了無性即為佛性。不以有情故有。不以無情故無。今獨言有情者。遍世勸人為善。常於一毛一毫之處。明見一切理事。無非如來性。是開如來性起功德。名為佛性。是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情與非情皆同一性。如世尊最後垂示應盡還原品三告之。又經云。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衆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間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又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

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滅寂光名大涅槃。如上真實慈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或有偶斯教者。可以。折骨為筆。剝皮為紙。刺血為墨。而書寫之。不可頃刻暫忘。剎那失照。且如第一文云。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第二文云。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第三文云。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性性本解脫。是以遍法界內盡十方中。若有情若無情。若有性若無性。山河大地草芥人畜。不在三界不出三界。不隨生死不住涅槃。皆同真如一心妙性。如是信解頓入一乘。更無祕文能出斯旨。離此有說皆是權施。誘引提攜成歸宗鏡。問。既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云何涅槃經云。或有佛性闡提人有善根人無等。答。一切衆生實有佛性。經約善惡無記理果等。互說有無。薦福疏云。今准經明佛性略有五種。謂善不善無記及理果等。今言一闡提有善根人無者。此是不善佛性也。然善根人有其二種。一是離欲善根人。離欲斷一切不善故。二是五住已上。五住已上無不善性故。此之二人俱無不善性也。善根人有闡提人無者。此是善佛性也。闡提斷一切善故云無也。二人俱有者。理及無記也。二人俱無者。俱無果性故。涅槃經云。如來佛性則有二種。一有二無。有者所謂三十二相乃至無量三昧。是名為有。無者所謂如

來過未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陰十二因緣。是名為無。乃至闍提佛性亦爾。是則上從于佛。下至闍提皆有有無二性。非全無性。是知但約三性及果而論有無。若言理性尙無凡聖。豈說有無。則約理無不具者。所以生法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是涅槃正因。闍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此經度未盡耳。故生法師忍死十年。以證斯旨。及涅槃後分到後。果有斯文。遂踰師子座因而坐蛇間。如上決定說一切衆生有佛性者。衆生既問。云何不免沈淪。答。衆生雖具正因。而無緣了。所以圓覺經云。未出輪迴而辯則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故先德頌云。圓成沈淪海。流轉若飄蓬。是以真如本覺不守自性。以無性故但隨緣轉。如云法身流轉五道。故號衆生。應須以善巧方便發之。以智照助之。以良緣了了見時方逃境縛。如起信鈔云。且夫真之與妄。皆依一法界心所說。蓋以此心本來有體有用。即用之體則蕩然空寂。即體之用則了然覺知。以無始時來迷故。於空寂之處。確然根身塵境。於覺知之處。則紛然分別緣念。故肇論云。法身隱於形骸之中。真智隱於緣慮之內。然其形骸緣念元來體空。空寂覺知元來不變。不變之真元來隨緣。體空之妄元來成事。非因造作法爾如斯。衆生身心現今若此。即約此義以明染淨緣之義相也。大涅槃經云。佛告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闍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闍提中無有佛性。善男子。

譬如王聞鶯鶯音。其聲清妙。心即耽著喜樂。愛念情無捨離。即吉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從簾簾出。王復詰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持簾簾置於王前。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此即是聲。王語簾簾出聲。而簾簾聲亦不出。爾時大王即斷其聲。聲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拆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爾時大王即喚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語。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衆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衆生佛性亦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豈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闍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闍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墮三惡。故名一闍提。是知一切衆生雖有正因。不得了緣。枉沈生死。爲不知故甘稱下凡。爲不聞故不親善友。常迷智眼。豈有了因。恒習惡緣。何成善本。今爲未聞者。廣搜祕藏。發起信心。爲未知者。直指心原。了然無滯。爲已聞者。智慧開發。萬善資熏。爲已知者。一向。保任理行成就。有斯深益。豈厭文繁。普望後賢。廣重傳授。問佛性者定有無。即成斷常之見。如何體會理合正因。答。非一非異。能契一乘之門。亦有亦無。不謗三因之性。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若有說言一切衆生定有佛性。常樂我淨。不作不生。煩惱因緣。故不可見。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一切衆生都無佛性。猶如兔角。從方便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

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衆生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有亦無。有破兔角無破虛空。如是說者。不謗三寶。問。教說一心佛性之理。有何因緣。獲何善利。答。佛眼諦觀正理。不認若人決定信受。則除五種過失。生五種功德。佛性論云。如來爲除五種過失。生五種功德。故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除五過失者。一爲令衆生離下劣心故。有諸衆生未聞佛說有佛性理。不知自陰必當有得佛義故。於此身起下劣想。不能發菩提心。二爲離慢下品人故。若有人曾聞佛說衆生有佛性故。因此發心。既發心已。便謂我有佛性。故能發心。作輕慢意。謂他不能。爲破此執。故佛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三爲離虛妄執故。若人有此慢心。則於如理如量正智不得生顯。故起虛妄。虛妄者。是衆生過失。過失有二。一本無二。是客。一本無者。如如理中本無人我作人我執。此執本無。乃至故知能執皆成虛妄。由於此執所起。無明諸業果。執並是虛妄無。受者作者。而於中執有是虛妄。故言本無。二是客者。有爲諸法。皆念念滅。無停住義。則能罵所罵。二無所有。但初刹那爲舊。次刹那爲客。能罵所罵起而即謝。是則初刹那爲怨。次則非怨。以於客中作於舊執。此執不實。故名虛妄。若起此執。正智不生。爲除此執。故說佛性。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由真如故。無能所罵。通達此理。離虛空執。四爲除誹謗真法故。一切衆生過失之事。並是二空。

由解此空故所起清淨智慧功德。是名真實。言誹謗者若不說佛性則不了空。便執實有。違謗真如。淨智功德皆不成就。五離我執故。若不見虛妄過失真實功德。於衆生中不起大悲。由聞佛說佛性故知虛妄過失真實功德。則於衆生中起大悲心。無有彼此故除我執。爲此五義因緣。佛說佛性生五種功德。一起正勤心。二生恭敬心。三生般若。四生閑那。五生大悲。由五功德能翻五失。由正勤故翻下劣心。由恭敬故翻輕慢意。由般若故翻妄想執。由生閑那俗智能顯實智及諸功德故翻謗真法。由大悲心慈念平等故翻我執。乃至由般若故不捨涅槃。由大悲故不捨生死。由般若故成就佛法。由大悲故成就衆生。是以若了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自然不謗不慢無失無違。何者以衆生妙故皆不可思議。如佛在竹林中說法。授白鵝鳥劫國名號八相之記。諸大菩薩等皆申懺悔。咸云。若智未齊如來。我等自此已後。更不敢稱量衆生。寶堅和尚云我。見老鴿在生槃上迴頭轉腦便。全體見渠法身。又有俗官入寺與盤山和尚登殿。問云。此雀兒還有佛性不。師云有。問。既有佛性。爲甚麼向佛頭上。阿。師云。是何不向鶴子頭上。阿。問。佛性於五眼中何眼能見。答。涅槃經云。佛眼見故而得明了。以佛眼見一切美惡差別等事。悉皆不動爲見性故。維摩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此是心寧無礙爲眼。非取根塵所對是以肉眼見。龜天眼觀細。慧眼明空。法眼

辯有。佛眼觀不二相一實之理。華嚴經離世間品說十眼。所謂肉眼眼見一切色故。天眼見一切衆生心故。慧眼見一切衆生諸根境界故。法眼見一切法實相故。佛眼見如來十力故。智眼見諸法故。光明眼見佛光明故。出生死眼見涅槃故。無礙眼所見無障故。一切智眼見普門法界故。又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爲見者。見法空故名爲慧眼。非獨慧眼能見。五眼俱現。如是五眼照如千日。十方之中無處不見。於一切處地平如掌。無諸穢惡。若有可見即是生盲。何以故。無所有故。當知無空。色空俱遣。又見一切塵全是眼。更不可見聞一切聲全是耳。不復更聞。所以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又云。離心之外更無一法。縱見內外但是自心所見無別內外。此無過也。乃至若了塵時塵。全是知也。終不以知知於塵即有所知也。若知於無知不異知也。今塵即知不復更以知及不知知於無知。但無能所之知。非無知也。此方顯無知也。經云。顯現一切法。各各不相知。見亦如是。又聞者圓教明我。我即聞故。能聞所聞皆法界故。故使我外更無別聞。是以若見若聞若知若覺。皆一心故。華嚴經云。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所知不可知。一心不思議。問。五眼凡聖共有。則衆生具佛眼。如來有肉眼。云何唯佛眼能觀。十住菩薩等不見佛性。答。以十住菩薩有行有住故。所以不了了見。若見性了了證實之時。不見。已外更有菩提可行可住。以十住位緣觀未盡故。心有所在。心

有所在故有所不在。是故不能覺一切法。至佛位息緣。真心平等無處不在。無不在故無有一法在於心外亦無一心在於法外。心與法界同體照明。故覺一切。又此心性是真實了知義。遍照法界義。以本有爲所照。以淨眼智明爲能照。如涅槃經云。見性肉眼即名佛眼。大涅槃經明二種見佛性。一相貌見。二了了見。相貌見者。謂登地菩薩方便權智識變似空。名相貌見。了了見者。謂地上菩薩根本正智親證真理不變相緣。名了了見。即是親證。相貌見者。比量知。了了見者。現量得。問。既云佛眼能觀佛性。如何教中又言我以五眼不見。三聚衆生狂慧無日而言見耶。答。若約實相體性遍法界。以實相無相故則不可見。若論照用相遍法界。以無相之相亦可得見。又五眼圓照三諦之理。諸境分明。雖云洞鑒未必是有。雖云不見未必是無。斯乃無相之相。不觀之觀。當知相中無相。只勿相觀中無觀。只勿觀體萬物而自虛。同一道之清淨。豈同執實隨塵作能所斷常之見耶。問。夫佛眼者。皆是圓修圓證方具。十住菩薩尚未分明。云何無明煩惱凡夫尚未得天眼。云何得同佛眼。答。如來五眼衆生悉具。非待證聖方有。涅槃經云。若學大乘人。雖是肉眼而名佛眼。二乘雖具天眼不名佛眼。又云。見如來性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若實明宗見性。即肉眼而明佛眼。以智照爲眼故。台教約五品初位中。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若論明味淺深即

宗鏡錄卷第八十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落修證。今直論見性即無前後。所以禪摩羅經偈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滅修。了了分明見者。止觀釋云。彼是九法界眼根也。於如來常者。九界自謂各各非真。如來觀之即佛法界無二無別。無滅修者。觀諸眼即佛眼。一心三諦圓因具足無有缺減也。了了分明見者。照實爲了了。照權爲分明。三智一心五眼具足圓照。名爲了了見佛性也。見論圓證。修論圓因。又具足修者。觀於眼根捨二邊漏。名爲檀。眼根不爲二邊所傷。名爲尸。眼根寂滅不爲二邊所動。名爲羼提。眼根及識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名爲精進。觀眼實性。名爲上定。以一切種智照眼中道。名爲智慧。是爲眼根具足無滅修。無滅故了了分明。見眼法界乃至彼意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滅修了了分明見於一。根。即空即假即中。三觀一心名無滅修。證慧眼法界。佛眼一心中得名了了見。皆如上說。根既如此。塵亦復然。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是爲圓教調伏諸根滿足六度。此則究竟調伏究竟滿足。如是助道助究竟道。當知六度遍能調伏一切諸根也。又若論差別者。則諸天是報得。二乘是修得。我此宗門非報非修。是發得。五眼以本圓具故。若悟佛乘人。雖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藏。即肉眼而名佛眼。二乘人雖證滅修道具漏盡通。即天眼而爲覺眼。所以志公云。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覺。融大師云。不取天眼等五通遺事外道。唯取入理凡夫耳。

夫真如一心平等法界。衆生不了妄受沈淪。今悟此宗欲入圓覺位。於六度萬行莊嚴門中。以何法助道保任速得成就。答。若論莊嚴無非福智二業。於六波羅蜜中。前五是福德業。後般若是智慧業。前五福德業中。唯禪定一門最爲樞要。前以廣明。今更再述。此宗鏡所集禪定一門。唯約宗說。於諸定中而稱第一。名王三昧。總攝諸門。囊括行原。冠戴智海。亦名無心定。與道相應故。亦名不思議定。情智絕待故。亦名真如三昧。萬行根本故。亦名一行三昧。一念法界故。亦名金剛三昧。常不傾動故。亦名法性三昧。恒無變。易故。諸佛智光明海無量觀行皆從此生。若不體此理非佛智故。以此佛智證斯本理。理則不待照而自了。智則必資理而成就。若本覺性智性自了故。以平等性智了本性故。故知理無與廢。寂照靈知。弘之在人覺有前後。人有照分。功由理發。失理則失照。要見此理方成佛耳。此理即是一心。總該萬有。頓悟頓修更無漸次。爲未了不入者。於一心法分出多門。義演恒沙乃至無盡。故法華經偈云。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是以信心是佛罕遇其機。乃諸佛出世之本懷。祖師西來之正意。自古先德一聞。即心是佛之言。疑根頓盡。或欲登傳後嗣。便坐道場。或樂灰息遊心住深蘭若。其或障濃信薄唯思向外馳求。隨他意似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母之屬。緣生不信便起謗心。今則廣引遍搜探微撮要。所冀證成後學決定無疑。頓悟自心成佛妙軌。若論法利功德無邊。虛空可量斯旨難盡。所以台教云。若人欲得一切佛法相好威儀說法音聲十方無畏者。當行此一行三昧。勤行不懈則能得入。如摩尼珠隨磨隨光。證不思議功德。一行三昧者。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信一切法皆是佛法。無前無後無復際畔。住佛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法界祕密藏中。則理無不圓。事無不足。故稱祕密。亦號總持。究竟指歸自他俱利。云何俱利。以平等故。云何平等。以無相故。如入佛境界經偈云。入諸無相定。見諸法寂靜。常入平等故。敬禮無所觀。又一切諸法有事有理。具體具用不可偏執乖此圓乘。以自性定爲理。用引發定爲事。因事顯理理則昭然。因理成事。事方圓足。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體用交徹隱顯同時。無礙雙行能契宗鏡。若唯修事定但集世禪。雖曰修行猶生惡覺。以不制意地未斷其原。長劫練磨返沈苦道。所以大涅槃經云。一切凡夫雖護身心。猶故生於三種惡覺。三惡覺者。欲覺患覺害覺。以貪欲故即生瞋恚。因瞋恚故便行損害。夫修行趣道本爲出五欲之泥。翻求利養名聞。如踐

蛇虺之地。凡修禪定護念之人。尚被外緣覺
觀破壞。何況縱情放逸之人。故知日夜常爲
煩惱欲火焚燒。覺觀怨賊侵害。是以禪頭藍
弗。以世俗智伏下地惑。獲非想定具五神通。
時君敬重就宮供養。禪頭藍弗每來與去。皆
乘神通赴宮供養。王因出巡。命其愛女依前
舊儀供養藍弗。王女珍敬接足作禮。禪頭藍
弗觸女身手。因起貪便生欲覺。遂失神通。
飯食已訖。矯施異計。語王女言。我頃來去皆
乘神通。國人思敬莫由見我。我今食竟。意欲
步歸令國內人咸得見我。王女謂實。送出閤
門。步遊歸山。既失神通。情懷悵悵。坐林叢
深志安禪林間。鳥鳴喧噪。鬧亂久不得定。移
就池邊安布求禪。池中魚遊驚聒。思。又不
得定。因起瞋便生惡覺。遂發惡願。願我來
生作著翅水獺身。上樹啖鳥入水食。魚報魚
鳥怨誓不相放。因起便。起害覺現前復移異。
處專志習禪久方得。定依前證得非想三昧。
命終之後。生非想天。順生受業八萬大劫。受
異熟。果八萬劫滿順後受。業酬前惡願生于
欲界作水獺。身亦云飛狸身若到所在。水陸
空行一切物命悉皆喫盡。故經云。雖斷煩惱
生非想處。猶放還墮三惡道中。即其義也。故
須先入宗鏡達一心萬行根本。然後福智莊
嚴。則不枉功程永無退轉。得其旨則大智圓
明。得其事則大用成就。如師子奮迅。成熟法
界衆生。猶象王迴旋。啓發十方含識。故華嚴
論云。師子奮迅三昧者。於十方世界。普同一
切衆生想念。作用而成熟之。大用而無作。是

奮迅義。夫入宗鏡萬事周圓。鏡外更無一法
可得。如道教經云。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制之
一處。無事不辦。若不制心。無有是處。一念纔
起。生死如煙。駕五陰六入之舟航。結十二種
類之窟宅。如從一妄念中結成十二類。根塵
相對。發識造業。因色有情見時生想。於此情
想二法。各生四相。從情上生一。有一色二無
色三。非有色四。非無色。從想上生一。有一想二
無想三。非有想四。非無想。胎因情有。卵爲
想生。情想合爲濕生。情想離爲化現。情上無
色。則是空散消沈。想上無想。則爲土木株杌。
此二雖屬無情。然皆從識變。若一念不生。則
諸類皆絕。所以信心銘云。心若不異。萬法
一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又如云。譬如動
目能搖湛水。以眼勞觀水。見水有動。眼若不
瞬。池水則不搖。妄見若除。亦無草木成壞之
相。若舉眼見色。由有色陰。舉身受苦樂。由有
受陰。舉心即亂。由有想陰。舉眼見生滅。由有
行陰。精明湛不搖處。即識陰。又若以遍身針
刺俱知。不帶分別。則是識陰。若次第分別。則
餘識陰。故知一念纔起。五陰俱生。微識未亡
六塵不滅。若唯識之義。燈常照。妄何由生。
一心之智鏡恒明。旨終不昧。問。四弘十度
皆可發行。云何須依一心。具足菩提之道。
答。若不依一心。求大乘之人。疑情不斷。古德
云。求大乘者。所疑有二。夫大乘法。體爲一。爲
多。如其是一。即無異法。無異法。故無諸衆生。
菩薩爲誰發弘誓願。若是多法。即非一體。非
一體。故物我各別。如何得起同體大悲。由

是疑惑不能發心。今爲遣此二疑。立一心法。
開真如生滅體用二種門。立一心法者。遣彼
初疑。明大乘法。唯有一心。一心之外。更無別
法。但有無明迷自一心。起諸波浪。流轉六道。
雖起六道之浪。不出一心之海。良由一心動
作六道。故得發弘誓之願。六道不出一心。故
能起同體大悲。如是依於一心。能遣二疑。得
發大心。具足佛道。華嚴演義記。云。釋如來
法身觀者。先觀發起普賢菩薩微妙行願。復
應以三密加持身心。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
慧海。然修行最初。於空閑處。攝念安心。閉
目端身。結加跏坐。運心普緣無邊剎海。諦
觀三世一切如來。遍於一一佛菩薩前。殷勤
恭敬禮拜旋遶。又以種種供具雲海。奉獻如
是等一切聖衆。廣大供養已。復應觀自心。心
本不生。自性成就。光明遍照。猶如虛空。復應
深起悲念。哀愍衆生。不悟自心。輪迴諸趣。我
當普化。拔濟令其開悟。盡無有餘。復應觀察
自心。諸衆生心。及諸佛心。本無有異。平等一
相。成大菩提。瑩徹清淨。廓然周遍。圓明皎潔。
成大月輪。量等虛空。無有邊際。是以垢淨世
界。大小法門。乃至六度萬行。皆從凡聖心現。
故經云。菩薩摩訶薩。以離垢心。現見無爲眞
如法界。以自在心。現生三界。爲教化彼諸衆
生。故。又經云。依自庵妄染心。衆生染。依自性
清淨心。衆生淨。諸法無行經云。雖讚發菩提
心。而知心性。即是菩提。雖讚大乘經。而知一
切諸法。皆是大相。雖說菩薩道。而不分別
阿羅漢辟支佛諸佛。雖讚布施。而通達布施

平等相。雖讚持戒。而了知諸法同是戒性。雖讚忍辱。而知諸法無生無滅無盡相。雖讚精進。而知諸法不發不行相。雖種種讚歎禪定。而知一切法常定相。雖種種讚於智慧。而了智慧之實性。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無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如是諸菩薩雖隨衆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爲說。而自信解一相之法。故知心外無法。於第一義而不動。爲未信者。以方便力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一乘。所以般若說一切法皆摩訶衍。不運載。思益明解諸法是菩薩通。華嚴入法界。不動祇園。淨名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故知一法周備無事不該。可謂圓滿菩提成就佛道。乃至坐禪見境諸魔事起。但了一心境界自滅。可謂降魔妙術治惑靈方。匪用心神安然入道。起信論云。修行止者。住寂靜處。結跏趺坐。端身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虛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分別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生不滅皆無相故。前心依境。以捨於境。後念依心復捨於心。以心馳外境攝住內心。後復超心。不取心相。以離真如不可得故。乃至魔事現前。念彼一切皆是思惟剎那。即滅遠離諸相。入真如三昧。心相既離。真相亦盡。摩訶衍論釋云。若真若偽。唯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真。無所著故。又若真若偽。皆一真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

斷除故。是以但了一心不忘正念。一切境界自然消滅。可謂應念斷除豈勞功行。此乃西來的旨。諸佛正宗。圓信圓修。不同權漸。直下得力。如師子就人。一槌便成。猶王之寶器。可謂等賜高廣大車。悉與如來平等滅度。豈同貧所樂法。下劣之乘者哉。若有人不信此宗。鏡正義。反墮邪思。徇假執權而迷真實。如金易鑄。石鳳換山雞。如此愚盲過在無眼。如昔人乘馬腰著金帶。見乘驢者著驢條帶。即便問之。或中何物貴。彼即答云。驢條甚貴。其人即易之。或爲色聲而棄正法。其猶如是。問。既一心圓滿覺道。云何又發菩提等諸心。若有能發則有所證。能所既成。唯一之義即墮。答。夫言發者。即無所發。終不離心有菩提。離菩提有心。大寶積經云。菩提中心不可得。心中菩提亦不可得。離菩提心不可得。離心菩提亦不可得。乃至若言見有菩提而取證者。當知此輩即是增上慢人。若能如是信解。乃爲真發菩提之者。般若經云。若菩薩知心性即是菩提。而能發起大菩提心。是名菩薩。又無所發菩提云。知一切法皆無所發。而發菩提心。然於所證真如。如外無智。能發妙智。智外無如。雙照雙遮。不存不泯。不二而二。理智似分。二而不二。能所俱寂。則是一心菩提。萬行之本。既能通達法爾利他。運同體之大悲。豈有能所。以無得之方便。誰立自他。止觀云。發真正菩提心者。既深識不思議境。知一苦一切苦。自悲昔苦。起慈愍。洎龜鱉色聲。縱身口意作不善業。輪環惡趣。嬰諸熱

惱。身苦心苦而自毀傷。而今還以愛瞋自纏。癡燈所害。百千萬劫。一何痛哉。設使欲捨三塗。欣五戒十善。相心修福。如市易博換。翻更益罪。似魚入筍口。蛾赴燈中。狂計邪黠。遠迷逾遠。渴更飲鹹。龍繫縛身。入水轉痛。牛皮繫體。向日彌堅。盲入棘林。溺墮洄洑。把刃抱炬。痛那可言。虎尾蛇頭。悚焉悼慄。自惟若此。悲他亦然。假令隘路。叛出怨國。備歷辛苦。絕而復歸。往至貧里。備賃一日。止宿草庵。不肯前進。樂爲鄙事。不信不識。可悲可怪。思惟彼我。更痛自他。即起大悲。與兩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雖知衆生如虛空。誓度如虛空之衆生。雖知煩惱無所有。誓斷無所有之煩惱。雖知衆生數甚多。而度多多之衆生。雖知煩惱無邊底。而斷無底之煩惱。雖知衆生如。如佛如。而度如佛如之衆生。雖知煩惱如實相。而斷如實相之煩惱。何者若但拔苦因。拔苦果。此誓難毒。故須觀空。若偏觀空。則不見衆生可度。是名著空者。諸佛所不化。若偏見衆生可度。即墮愛見大悲。非解脫道。今則非毒非僞。故名爲真。非空邊非有邊。故名爲正。如鳥飛空。終不住空。雖不住空。跡不可尋。雖空而度。雖度而空。是故誓與虛空共。故名真正發菩提心。即此意也。又識不思議心。一樂心。一切樂心。我及衆生。昔雖求樂。不知樂因。如執瓦礫。謂如意珠。妄指螢光。呼爲日月。今方始解。故起大慈。與兩誓願。謂法門無量誓願知。佛道無上誓願成。雖知法門永寂如空。誓願修行永寂如空。

雖知菩提無所有，無所有中吾故求之。雖知法門如空無所有，誓盡續莊嚴虛空。雖知佛道非成所成，如虛空中種樹使得華得果。雖知法門及佛果非修非不修，而修非證非得，以無所證得而證得，是名非偽非毒名為真。非空非見愛名為正，如此慈悲智願，與不可思議境智，非前非後同時俱起，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無緣無念普覆一切，任運拔苦自然與樂，不同毒害，不同但空，不同愛見，是名真正發菩提心義。問：華嚴經頌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云何悟入一心，能令根境悉成三昧。答：內外一切境界，皆從真如一心而起，真心不動故稱為三昧王。以統御一切萬法萬行故，得稱為王。無有一法不從一心真如三昧起。此是一切三昧根本。了此根本，則從本所現念慮塵盡成三昧，以本末無異故。寶積經偈云：如鑽木出火，要假衆緣力。若緣不和合，火終不得生。是不悅意聲，畢竟無所有。知聲性空故，瞋亦不復生。瞋不在於聲，亦不身中住。因緣和合起，離緣終不生。如因乳等緣，和合生酥酪，瞋自性無起。因於施惡事，愚者不能了，熱惱自燒然，應當如是知，究竟無所有。瞋性本寂靜，但有於假名，瞋恚即實際，以依真如起了知如法界，是名瞋三昧。又偈云：是大夜叉身，從於自心起，是中無有實，妄生於恐怖，亦無有怖心，而生於怖畏。觀法非實故，無相無所得，空寂靜處，現此夜叉身。如是知虛妄，是夜叉三昧。且夜叉一身，於外相分甚為虛，惡

令人怖畏。瞋之一門，是根本煩惱，最能煩亂，此內外二法尚成三昧。舉一例諸，可為龜鏡。其餘一切心鏡即無非三昧矣。楞伽經云：佛言：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故知了境即心更無一物，會於本寂即心海常安分別不起，即是正受，是以無物可納名為正受，無境可動名為正定。首楞嚴三昧經云：問現意天子，菩薩當修何法得是三昧。天子答：欲得三昧當行凡法，若見凡法不合不散，是名修行楞嚴三昧。又問諸佛法中有合散耶。天子曰：凡法尚無合散，況佛法耶。云何修習。若見凡法佛法不二，是名修習，是以了一心成現之門，則無修而修，達萬法具足之體，乃不習而習，出入無際心鏡一如。即於一切差別法中，念念入念念起故，所以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入一切衆生差別身三昧。於此三昧內身入外身起，外身入內身起，同身入異身起，異身入同身起，乃至眼處入耳處起，耳處入眼處起，鼻處入舌處起，舌處入鼻處起，身處入意處起，意處入身處起，自處入他處起，他處入自處起。一微塵中入無數世界微塵中起，無數世界微塵中入一微塵中起。不唯根境盡成三昧，萬法咸作智門，承此宗鏡之光，可謂盡善盡美。何者體含虛寂，不能讚其美，理絕見聞，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墮形名，則難逃毀讚矣。如昔人云：夫大道混然無

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知，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於毀譽也。故天有圻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調蝕之變，五星有勃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謂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王有弑主之譏，齊桓有貪煙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無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滿，堯舜湯武之聖也，不能免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也，不能遺纖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奚能自免謗謗，而無悔悟也。若以心智通靈成無為之化，則萬累不能干矣。問：一心旨趣蓋是總門，法義難明廣須開演，如何是法，如何是義。答：法本無差隨義有別，從法生義差別難明，因義顯法一心易了。禪原集以泯解釋法義二門。如真金隨工匠等緣作鑲劍等物，金性必不變為銅鐵，金即是法，不變隨緣是義，設有人問何物不變，何物隨緣，只令答云金也。以喻一藏經論義理只是說心，心即是法，一切是義，故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然無量義統唯二種：一不變，二隨緣。諸經只說此心隨迷悟緣成垢淨凡聖等，亦只說此心垢淨等時元來不變，常自寂滅，真實如如等，設有人問何法不變何法隨緣，只答云心也。不變是性，隨緣是相，當知性相皆是一心上義，今性相二宗互相非者，良由不識真心，每聞心字將謂只是八識，不知八識但是真心上隨緣之義，故

馬鳴以一心爲法。以真如生滅二門爲義。論云。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只說此心。不虛妄故云真。不變易故云如。不守自性故隨緣。以隨緣故成無量義。又由不變故始能隨緣。由隨緣故方能不變。何者謂若變自體將何隨緣。如無水豈能成波浪。故知一心不動義遍恒沙。雖遍恒沙皆是一心之義。問。欲淨其土當淨其心。則心外有土。何成自淨。答。至極法身常寂光土。離身無土。離土無身。依報是心之相。正報是心之體。體相無礙。依正本同。所以攝境歸心。真空觀中則攝相歸體。顯出法身。從心現境。妙有觀中則依體起用。修成報身。若心境秘密圓融觀中。則心境交參依正無礙。心謂無礙心。諸佛證之以成法身。境謂無礙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淨名疏中。觀心釋四種境界者。一因緣境。二空境。三假境。四中道境。境是心所依住。即是上。也。衆生者。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今因緣心多境亦多。心少境亦少。觀心照少境。即是小國土。觀心照多境。亦是多國土。如是觀因緣境。即是化衆生。或調惡境而悟。即是穢土。入佛智慧。或觀善境而悟。即是淨土。入佛智慧。起菩薩根者。隨所觀善惡之塵。了知此塵即是一切法。此法本來畢竟常寂。常寂之境發於真智。真智所依佛土即常寂光土也。復次行人觀是四境。非爲貪著境界。但化伏煩惱心數衆生。用此四心而起誓願。願法界衆生皆得如我化此心數悉令清淨。即是淨土安

立有爲緣集衆生也。行人當知。一切菩薩淨佛國土根本從此而起。合抱之樹起於毫末。又凡聖共居同一妙土。真俗所依唯一法身。所依不二能依自殊。所既不殊。能亦何別。無始妄習謂依正殊。若能一切皆融。豈有身土別見。如此觀心實真淨土。是真了義。若離此者。多是執文隨語生見。義海云。塵毛刹海是依。佛身智慧光明是正。今此塵是佛智現。舉體全是佛智。是故光明中見佛刹等。又刹海塵等全以佛法界如如爲塵體。是故塵中現一切佛事。當知依即正正即依。乃至一事一法一毛一塵。各各如是合佛依正也。故知萬像繁興唯一致矣。

宗鏡錄卷第八十一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云何一心而成止觀。答。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非能所觀但是一法。若台教總論二種止觀。一相待止觀。二絕待止觀。前是拙度。後是巧度。相待止觀者有三止三觀。三止者一止息義。二停止義。三不止止義。三觀者一觀穿義。二觀達義。三不觀觀義。絕待止觀者有三止三觀。三止者一體真止。二方便隨緣止。三息二邊分別止。三觀者。一從假入空名二諦觀。二從空入假名平等觀。三二

觀爲方便道得入中道。雙照二諦一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名中道第一義諦觀。今宗鏡所明。唯論一心圓頓之旨。圓頓止觀相者。以止緣於諦。則一諦而三諦。以諦繫於止。則一止而三止。譬如三相在一念心。雖一念心而有三相。止諦亦如是。所止之法雖一而三。能止之心雖三而一也。以觀觀於境則一境而三境。以境發於觀則一觀而三觀。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雖是三目而是一面。觀境亦如是。觀三即一。發一則三不可思議不權不實。不優不劣。不前不後。不並不別。不大不小。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又如金剛般若經云。譬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若眼獨見不應須日。若無色者雖有日眼亦無所見。如是三法不異時不相離。眼喻於止。日喻於觀。境喻於色如是三法。不前不後。一時論三。三中論一。亦復如是。若見此意。即解圓頓教止觀相也。何但三一一三。總前諸義皆在一心。其相云何。體無明顯倒即是實相之真。名體真止。如此實相遍一切處。隨緣歷境安心不動。名隨緣方便止。生死涅槃。靜散休息。名息二邊止。體一切諸假悉皆是空空即實相。名入空觀。達此空時觀冥中道。能知世間生滅法相如實而見。名入假觀。如此空慧即是中道無二無別。名中道觀體真之時五住。盤石。砂礫。一念休息。名止息義。心緣中道入實相慧。名停止義。實相之性即非止非不止義。又此一念能穿五住達於實相。實相非觀。亦非不觀。如

此等義。但在一念心中。不動真際而有種種差別。經言。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雖多名字。蓋乃般若之一法。佛說種種名。衆名皆圓。諸義亦圓。相待絕待對體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故無有障礙。無有障礙故具足無減。是圓頓教相顯止觀體也。又三止三觀爲因。所得三智三眼爲果。三智者。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眼者。慧眼法眼佛眼。若一心眼智者。眼即是智。智即是眼。眼故論見。智故論知。知即是見。見即是知。佛眼具五眼。佛智具三智。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首楞嚴定。攝一切定。如來雖具五眼。實不分張。只約一眼。備有五用。能照五境。所以者何。佛眼亦能照色。如人所見。亦過人所見名肉眼。亦能照細色。如天所見。亦過天所見名天眼。達色細色空。如二乘所見名慧眼。照達假名不認。如菩薩所見名法眼。於諸法中皆見實相名佛眼。當知佛眼圓照無遺。故經云。五眼具足成菩提。永與三界作父母。而獨稱佛眼者。而衆流入海失本名字。非無四用也。佛智照空。如二乘所見名一切智。佛智照假。如菩薩所見名道種智。佛智照空假中皆見實相。名一切種智。故言三智一心中得。故知一心三止所成三眼。見不思議三諦。此見從止得。故受眼名。一心三觀所成三智。知不思議三境。此智從觀得。故受智名。境之與諦左右異耳。見之與知眼目殊稱。不應別說。雖作三止三觀之三說。實是不思議一法耳。又云。善巧安心者。以觀止安於法性。無明

癡惑本是法性。以癡迷故。法性變作無明。如眠來變心有種種夢。雖顛倒起滅如旋火輪。不信顛倒起滅。唯信此心但是法性。起是法性起。滅是法性滅。體其實不起滅妄謂起滅。以法性繫法性。以法性念法性。常法性無不法性時。體達既成不得妄想。亦不得法性。還原反本法界俱寂。是名爲止。觀者。觀察無明之心等。於法性本來皆空。譬如劫盡下等一切妄想善惡。皆如虛空。無二無別。又如劫盡從地上至初禪炎無非是火。如虛空藏菩薩所現之相一切皆空如海慧如來所現一切皆水。介爾念起所念念者無不即空。空亦不可得。如火木能使薪燃亦復自燃。法界洞朗咸皆大明。名之爲觀。上所言止者。尚不得法性。何況妄想。所言觀者。尚不得空。何況有法。則有無俱寂染淨雙離。方成究竟一心止觀耳。又絕待止觀者。絕橫豎諸待。絕諸思議。絕諸教觀。悉皆不生。故名止。止亦不可得。觀冥如境。境既寂滅清淨。尚無清淨。何得有觀。世人約種種語釋絕待義。終不得絕。若得意忘言心行亦斷。隨智妙悟無復分別。緣理分別。皆名爲待。真慧開發絕此諸待。絕即復絕。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故。即此意也。輔行記云。若無生門千萬重疊唯是一心者。爲欲修觀人措心難當故。揭示其正意。名爲一心。此即正明一心無生之門。乃至既於念念止觀現前。約此心念名爲衆生。何者總攝前來若橫若豎。既入一心凡一念起不離於我。我即衆生。達念念心而

寂而照。寂故名止。照故名觀。一心既爾。諸心例然。止觀爲因。眼智爲果。一心中無非止觀眼智也。如上三一。若有三可三。便成差別。有一可一。便成無差。若差則失無差。若無差則失差。開一爲三。則失一。合三爲一。則失三。今明不爾。昔三猶是今一。今一猶是昔三。開三不失一。合一不失三。即是差即無差。無差即差。若得此意本有今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亦應例云。本無今有三世有法。斯有是處。無常非無常。境智非境智。因果非因果。例皆如是。昔三猶是今一。今一猶是昔三者。即是不動衆生之性。能成諸佛之性。亦是從實開權會權歸實。亦是因果同時迷悟一際。故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一切衆生即涅槃相。又說一心三觀三觀一心。若三觀一心即約縱說。一心三觀即約橫說。今非縱故不一。非橫故不三。三一。但是真心上義。不可定執爲一爲三非三非一之解。以宗非數量道絕名言故。問。經云。一切無礙入一道出生死。云何立多種觀門行相差別。答。所觀是一。能觀自殊。諸佛徇機密施善巧。又法是心體。觀是心用。自心起用還照自體。如炷生焰明還照炷。似珠吐光反照珠體。如華嚴經。善財參見彌伽長者。徹見十方佛海。顯此定者唯心之觀。知衆生界無量無邊皆心現。故明隨心念佛諸佛現前。以唯心觀遍該萬有。是以湛然尊者云。上根唯觀一法。謂觀不思議境。境爲所觀。觀爲能觀。所觀者謂陰界入。不出色心。色從心造。全體是心。

此之能造具足諸法。衆生理具。諸佛已成。成之與理莫不性。等。頌云。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塵中一切塵。一一心中一切塵。一一塵中一切心。一一塵中一切剎。一切剎塵亦復然。諸法諸塵諸剎身。其體悉然無自性。無性本來隨物變。所以相入事恒分。故我身心剎塵遍。諸佛衆生亦復然。一身土體恒同。何妨心佛衆生異。異故分別染淨緣。緣體本空空不空。三諦三觀三非三。三一三無所寄。諦觀名別體復同。是故能所二非二。如是觀時名觀心性。隨緣不變故名爲性。不變隨緣故名爲心。故此妙境爲諸法本。故此妙觀爲諸行原。上根一觀橫豎該攝。便識無相。衆相宛然。若中下根不逗此門。則隨機差別教分多種。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佛乘不動種種隨心。猶玻璃珠隨前塵而變衆色。若金剛寶置日中而無定形。問。自性清淨心本無垢染。云何說斷惡之義。答有二種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以自性心雖本清淨。以客塵不染而染。修諸對治得成離垢。未必有垢可離。以自性離故。此即不斷而斷。雖有能斷而無所斷。此是圓斷惡義。如古師云。斷惡相者要性相無礙。由能斷無性方爲能斷。所斷本空方成所斷。若定有者。則墮於常。不可斷故。若定無者。則墮斷。失聖智故。中論偈云。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拙度爲不善滅。巧度爲善滅也。善滅者。不斷斷。不善滅者。是定斷也。又智障有共三門。一是智障。所謂分別有無之心。二是體障。謂觀非

有非無之解。立已能知故曰體障。三是治想。謂妄識中合如正慧。若四五六地斷除分別取有之心。入七地時斷除分別取無之心。八地已上斷除體障。前第七地雖除分別有無之心。猶見已心。以爲能觀。如爲所觀。其所謂如不即心。能觀之心不即如。心如別故心外求法。故有功用。法外立心。故有體障。從第七地入八地時。破捨此障。觀察如外由來無心。心外無如。如外無心。心不異如。心外無如。如不異心。故能如心。泯同法界廣大不動。以不異故。息外推求故捨功用。不復如外建立神智。故滅體障。體障滅故名無障想。第三治想。至佛方滅。故入八地雖無障想而有治想。從八地已上無生忍體轉轉寂滅。令彼治想運運自亡。至佛乃窮今此未盡。又若依頓教。一切煩惱本來自離。不可說即與不即。如法界體性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依何教法發菩提心。文殊言。教發我見心。何以故。我見際即是菩提故。若華嚴圓教。一切煩惱不可說其體性。但約其用即甚深廣大。以所障法一即一切具足主伴。故能障惑亦如是也。是故不分使習種現。但如法界一得一切得。是故煩惱亦一即一切即也。普賢品明一障一切障。經云。以普賢眼見一切衆生。皆已究竟矣。故知但了真心無惑可斷。設有餘習。還以一心佛知見而治之。不入此宗皆成權漸。以此懺罪何罪不消。除三毒根如翻大地。以此發行何行不成。徹十地源似窮海底。遊行奮迅猶師子之王。自在翱翔若金翅之鳥。

問。唯一真心入平等際。云何學者證有差別。答。此於能證智見有淺深。向無爲法自生差別。涅槃疏云。佛性如世間道。有未行者。有欲行者。有正行者。有已行者。雖有未行等不同。不可言道有二。佛性亦爾。有未見欲見正見已見。雖見不同。理無有二。諸佛同一法界則理無二。是一塵無非法界。則事弗毫差。此即是所證一。若能證殊者。如藏通二教。只見空而不見不空。如尋夢得眠。若別圓二教。見不空中道之理。如尋夢得心。又別門猶執教道次第生起。若圓乘直了心性即今具足。又藏通以滅心爲極果。頓。皆圓乘。台教云。六識是緣因種。善惡並是六識起。七識是了因種。惑之與解皆是七識。八識是正因種。無八識則無生死涅槃。若此三種非佛種類。此外何處更有圓頓之法。二乘斷結。結盡便無佛慧之因。不能成一切種智。失了因種也。若除惡有善。惡盡則不能生一切善。豈有緣因種。若離生死入無餘涅槃。滅身不受生者。豈有正因種。所以圓覺經云。清淨慧菩薩白佛言。世尊。願爲一切諸來法衆。重宣法王圓滿覺性。一切衆生。及諸菩薩。如來世尊所證所得。云何差別。乃至佛言。善男子。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衆生。何以故。菩薩衆生皆是幻化。幻化滅故無取證者。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衆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善男子。一切衆

生從無始來。由妄想我及愛我者。曾不自知念念生滅。故起憎愛耽著五欲。若遇善友教令開悟。淨圓覺性發明起滅。即知此生性自勞慮。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得法界淨。即彼淨解爲自障礙。故於圓覺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隨順覺性。善男子。一切菩薩見解爲礙。雖斷解礙猶住見覺。覺礙爲礙而不自在。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善男子。有照有覺俱名障礙。是故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諸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脩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經教。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堂皆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善男子。但諸菩薩及末世衆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彼諸衆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爲隨順覺性。釋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者。念雖即空不可故起。或申習而生。或接續而起。或覺前念非別生後念改悔。總皆是病。但一坐之時內外心不生。即是眞如定。設有異境牽生。唯明正念。

正念者。即一心本法。心境俱虛了無所得。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者。即推初念不見起處。何須斷滅不見起處。是名眞覺。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者。妄想內外諸境皆空。何須強生分別。則不取不捨妙定相應。於無了知不辯眞實者。亦不住無分別。非實非虛。心無所寄。則得本之正宗。還原之妙性矣。問。一切衆生皆同法性。故思益經云。衆生如即是漏盡解脫如。云何衆生不具性起功德。答。性有二種。一種性義。因所起故。二法性義。若眞若應皆此性故。若是法性凡聖皆同。若是種性須萬善熏修。以淨養染性方起故。妄雖即性不順性故。清涼記云。如來出現義。亦名緣起。亦名性起。若八相覺緣出現故名緣起。謂由衆生業感如來大悲而出現故。八相成道從法性故名性起。今以從緣無性。緣起即名性起。又淨緣起常順於性。亦名性起。故云應雖從緣不違性故。即無不從此法界流。即相成門明性成於緣。故此性起自有二義。一從緣無性。而爲性起。二法性隨緣故名性起。無不還證此法身故。此乃緣起能成性起。即是相成門也。以淨養染性即起故者。明相養門亦是通妨。謂有問言。性起唯淨緣起即是性起。故爲此通。謂起有二。一染二淨。淨謂如來大悲菩薩萬行等。染謂衆生惡業等。若以染養淨則屬衆生。故唯緣起。今以淨養染。唯屬諸佛。故名性起。乃至萬法出興。皆是眞性中緣起。所以菩薩凡有施爲皆順法性。衆生以無明根本未盡。我執情見不亡。所有施

爲皆違法性。但成有爲生滅之行。不成性起功德之門。如起信論云。此菩薩知法性離塵貪相是清淨施度。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知法性離五欲境無破戒相是清淨戒度。隨順修行尸羅波羅蜜。知法性無有苦惱離瞋害相是清淨忍度。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知法性離身心相無有憊怠是清淨進度。隨順修行毘梨耶波羅蜜。知法性無動無亂是清淨禪度。隨順修行禪那。蜜羅蜜。知法性離諸癡闇是清淨慧度。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故知菩薩所修一度一行。皆順眞如一心法性之理。非是於自性外別有所修。以隨順心性故。所有功德皆如性起。無盡無爲不取不捨。凡夫所造慳貪乃至癡闇。皆是違眞背性起我見心。所以不隨性起成無漏功德。設有妄修皆於自心外。別有所得。盡成外道天魔有爲生滅。以不順眞如違法性故。又以修顯性以性成修。若無性修亦不成。若無修性亦不顯。如古德云。本有如眞金修生如嚴具。由嚴具方顯金德。嚴具無體全攬金成。喻顯二德者。如修生在因顯顯於本有。在果圓滿於本有。非本有理有漸有圓。如初生月明雖漸滿而常帶圓月。以圓月常在故。故十五日月滿在初一二三等中。則知滿果遍在因位亦令後後常具前前。前前常具後後。以初一日有二日月乃至十五日。以十五日即初月故。法合可知。由此故云。修生本有。以初圓時先已圓故本有修生。以初生時亦已圓故。忘懷思之。若不能如是思之而失大利。猶如驕子於

已庫藏以爲他物。或持衣珠而乞匄。或守金藏以貧窮。皆爲不知自心之寶。致茲況矣。又如首楞嚴經云。佛言。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失於本心。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夫云轉物者。物虛非轉唯轉自心。以一切法皆從分別生。因想而成。隨念而至。所以金剛三昧經頌云。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非生滅。故知一切諸法皆從分別識生。若能悟了分別識空。則知諸法寂滅。若生若滅俱是分別。分別若亡法非生滅。亦如法華經三變土田唯是變心。非變土耳。首楞嚴經鈔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者。心外無物。物即是心。但心離分別爲正智。正智即是般若。周遍法界無有障礙。是故西方國土水鳥樹林悉皆說法。說法之處。即如如心。所以如來一根門。遍塵刹土乃至毛端。而說妙法。如今但得離念。便同如來真寶知見。昔有禪師。在蜀地綿竹縣無爲山修道。時有三百餘家設齋俱請和尚。皆由心離分別。即應機無礙問。法界群機以何智證。悉入平等一心究竟如來之藏。答。約佛性論有五種如來藏。釋摩訶衍論列十種如來藏。且佛性論云。藏有五種。一如來藏。在纏含果法故。二自性清淨藏。在纏不染。三法身藏。果位爲功德所依。四出世間上上藏。出纏超過二乘菩薩。五法界藏。通因徹果。外持一切染淨。故名法界。內含一切恒沙性德。故名藏。次釋摩訶衍論

云。如來藏有十種。於契經中別別說故。一者大總持如來藏。盡攝一切如來故。諸佛無盡藏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告文殊。有如來藏。名曰大寶無盡殊勝圓滿陀羅尼。盡攝諸藏。無所不通。無所不當。圓滿圓滿。平等平等。一切所有諸如來藏。無有以此非爲根本。何以故。此如來藏如來藏王。如來藏主。如來藏天。如來藏地。以此義故。名曰大寶無盡殊勝圓滿陀羅尼如來藏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陀羅尼藏。所依總相。餘契經中諸如來藏能。依別相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謂攝持故。二者遠轉遠轉如來藏。一清一滿故。實際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子如來藏者。唯有覺者。唯有如如。離流轉因離慮知縛。一白一白。是故名爲如來之藏。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真如一心。無有惑因無有覺因。無有惑果。無有覺果。一真一如。唯有淨妙如來體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諸無難故。三者與行與相如來藏。與流轉力法身如來令覆藏故。楞伽契經中作如是說。如來藏者。爲善不善因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猶如技兒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一心於惑與力於覺與力。出現生死涅槃之法。譬如非幻幻人於諸幻事。隨其所應與力用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謂令覆故。四者真如真如如來藏。唯有如故。真修契經中作如是說。如理如理如來藏。非建立。非誹謗。非常非無常。非正體智之所證得。亦非意識識之所緣境界。何以故。唯有理理。無彼彼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

顯示真如門中性真如理。唯理自理非智自理故。以何義故明如來藏。謂無他故。五者生滅真如如來藏。不生不滅。被生滅之染故。楞伽契經中作如是說。大慧。愚癡凡夫不覺不知。執著諸法剎那不住。墮在邪見而作是言。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破彼真如如來藏故。復次大慧金剛如來藏如來證法。若剎那不住者。一切聖人不成聖人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門中性真如理。遠離無常之相。不生不滅之法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謂被染故。六者空如來藏。一切諸空。覆藏如來故。勝鬘契經中作如是說。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門中一切染法隱覆自相本覺無量性功德故。以何義故。一切染法總名爲空。所謂一切染法幻化。差別體相無實作用非真。故名爲空。而能隱覆法身如來實德真體。是故名爲如來之藏。從能藏染立其名故。七者不空如來藏。一切不空被空染故。勝鬘契經中作如是說。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門中自相本覺。備過恒沙一切功德。被過恒沙一切染法之所染故。以何義故。一切淨法總名不空。所謂一切淨法自體中實作用勝妙。遠離虛假超越巧僞。故名不空。被染之覆名如來藏。於出現時名爲法身。於隱覆時名如來藏。故從所淨立其名故。八者能攝如來藏。無明藏中自性淨心。能攝一切諸功德故。不增

不滅契經中作如是說。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此法如實不虛妄。不離不脫智不思議法。無始本際來有此清淨相應法體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一切諸衆生自性清淨心。從無始已來具足三智圓滿四德無所闕失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由顛倒心不知不覺故。從能淨立其名故。九者所攝如來藏。一切染法無明地藏。既乃出離圓滿覺者。爲所攝故。不增不減契經中作如是說。如來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此本際離脫不相應煩惱纏不清淨法。唯有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始覺滿佛。斷一切障具一切智。智明爲外。障闇爲內。一切染法智所攝持故。以何義故名如來藏。謂攝持故。十者隱覆如來藏。法身如來煩惱所覆隱沒藏故。不增不減契經中作如是說。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即是一切諸法根本。備一切法具一切法。於世法中不離不脫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多一心體等於法界。遍於三際。具足圓滿。染淨諸法。無所不通無所不至故。復次顯示隨緣門中自性淨心。於染法中隱藏沈沒。法身如來未出現故。是名爲十。今取佛性論中第五法界藏。及釋摩訶衍論中第一大總持如來藏。此義弘通總攝一切。以實相智當能證入。如星拱北。似海會川。猶太虛空無一塵而不入。若宗鏡內無一法而不歸。衆聖之所乘。諸佛之同證。其餘諸藏隨染淨緣成異如生滅二門。功德過患隱顯對治故。以不差而差。

不守自性故。以差而不差。不失自性故。則總別同原本末一際。如究竟一乘實性論偈云。法身遍無差。皆實有佛性。是故說衆生。常有如來藏。此偈明何義。有三種義。是故如來說一切時一切衆生有如來藏。何等爲三。一者如來法身遍在一切衆生心識。偈言法身遍故。二者真如之體一切衆生平等無差別。偈言無差故。三者一切衆生皆悉等有真如佛性。偈言皆實有佛性故。問。能證智與所證藏爲同爲異。答。約分別門亦同亦異。若冥合一味則無境智之殊。若言用即同而異。境不能照。智有照故。言寂即異而同。境智無異味故。同故無心於彼此。忘心契合故。異故不失於照功。智異木石故。是以境智之原非離非合。合則境智俱壞。離則境智相乖。無境而不成智。以離法無有人故。無智而不成境。以離人無有法故。是以智心常寂。雖照境而無緣。寂不失照。雖空寂而恒用。斯則智照境亦照。境寂智亦寂。寂照雙分而一味。境智融即而歷然。若一二情生則違真理。或作有情無情之見自分彼我之懷。或執有用無用之心。唯墮斷常之網。都爲不了萬法之實性。一道之真宗。若洞斯文諸情頓破。問。三界五趣。既唯一心。云何而有迷悟不同凡聖昇降。答。只爲因心故迷。因心故悟。又因悟成聖。因迷作凡。凡聖但因迷悟得名。名亦本空。唯有真心。湛然不動。但於一真心上。妄執人法二我。所以似迷。又因了人法二空。所以似悟。古德云。覺非始終。以迷故執我。以悟

故見性。如闇中迷。杌爲鬼。至明杌有鬼無迷。杌爲鬼。見杌非新有了鬼本無。悟鬼非始無。既唯得杌不得鬼者。故知鬼不新無。杌非新有。無取捨也。既一念不生即爲實觀。何以故。念盡心澄無生現故。如說水澄得真寶等。又凡有所見一切或見自見他。皆是迷心自現。如迷東爲西方實不轉。以迷人西不離悟人東。但爲迷人迷故。不見悟人東也。若至悟時西全是東也。故知迷常在悟生不離佛。經云。衆生界即佛界。佛界即衆生界。但爲迷故癡盲對目不知見。深自悲哉。故知依方故迷。方位不動。因覺故味覺體離移。則迷無所迷。悟無所悟。迷則以真爲妄。悟則以妄爲真。如夜見杌爲人。晝見人爲杌。一物未嘗異。二見自成差。既知迷悟空。真妄亦何有。問。若無迷悟平等一心。云何斷惑證果遲速不等。答。雖了一心本末平等。以妄習衆生界中差別種子不熏而熏。無始堅牢卒難除遣。至十地位猶有色心二習。若不勇猛精進念念常與佛知見治之。無由得淨。如華嚴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動首菩薩言。佛子。佛教是一。衆生得見。云何不即悉斷一切諸煩惱縛而得出離。然其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欲界色界無色界無明貪愛無有差別。是則佛教於諸衆生。或有益。或無利益。時動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善諦聽。我今如實答。或有速解脫。或有難出離。若欲求除滅。無量諸過惡。當於佛法中。勇猛常精進。譬如微少火。樵濕速令滅。於佛教法中。懈怠者亦然。

如鑽燄求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如人持日珠。不以物承影。火終不可得。懈怠者亦然。譬如日照。孩稚閉其目。怪言何不親。懈怠者亦然。如人無手足。欲以芒草箭。遍射破大地。懈怠者亦然。如以一毛端而取大海水。欲令盡乾竭。懈怠者亦然。又如劫火起。欲以少水滅。於佛教法中。懈怠者亦然。如有見虛空。端居不搖動。而言普騰躍。懈怠者亦然。釋云。如鑽燄求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者。當以智慧鑽注於一境。以方便繩善巧迴轉。心智無住四儀無間。則聖道可生。譬爾起心。暫時忘照。皆名息也。所以寶積經云。譬如繫綵帛在頭上。火來燒綵帛。無暇救火。救實理急故。外書勸學尚云。輕尺璧而重寸陰。況學般若求出生死法。豈可暫忘乎。

宗鏡錄卷第八十二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真心是一字之王。般若之母。云何論說諸佛常依二諦說法。答。若約正宗。心智路絕。若離二諦。斷方便門。以真心是自證法。有何文字。凡能詮教。無非假名。故云依二諦說法。金剛三昧經偈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

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論釋云。此四句義有總別。別則明二門義。總則顯一心法。如是一心二門之內。一切諸法無所不攝。前二融俗爲真。顯平等義。後二融真爲俗。顯差別門。總而言之。真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爲二。又真俗無二一實之法。諸佛所歸名如來藏。明無量法及一切行。莫不歸入如來藏中。無邊教法所詮義相。更無異趣。唯一實義。所言實者。是自心之性。除此之外。皆是虛幻。智度論云。除一實相外。其餘盡成魔事。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凡經論大意。並是顯宗破執。獨標心性。若通達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心外無法。性無不包。猶若虛空。遍一切處。則一切諸法。無非實相。故知諸義。但一念心。一理應一切名。以理外無名故。一切名即一理。以名外無理。故則是無名之真名。無理之真理。是以一心二諦。體用周足。本約真論俗。從一起多。還約俗論真。從多會一。如如意珠。珠以譬真。用以譬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不二而二。分真俗耳。起信論明一心二門。心真如門者是體。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唯是一心。如是名爲心真如門。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心生滅門者。是用。此一心體有本覺。而隨無明動作生滅。故於此門。如來之性隱而不顯。名如來藏。楞伽經云。一心者。名如來藏。又云。如來藏者。是善不善因。此二門約體用分二。若以全體之用。用不離體。全用之體。體不離用。還念其一。以一心染淨其

性。無二真妄二門。不得有異。故名爲一。此無二處諸法中實。不同虛空。性自神解。故名爲心。既無有二。何得有一。一無所有。就離曰心。如是道理。離言絕慮。不知何以言之。強爲一心也。問摩訶衍論云。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者。云何復說同相異相。答。若同若異。俱一心作故。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以衆生差別性故。不能同種。以如來平等性故。不能異種。衆生雖差別。不能自異。如來雖平等。不能自同。不能自異。故即異無異也。不能自同。故即同非同也。摩訶衍論云。同相者。一切諸法唯一真如。異者。唯一真如。作一切法。金剛三昧論云。平等一味故。聖人所不能異也。有通有別。故聖人所不能同也。不能同者。即同於異。不能異者。即異於同。又不可說異。故可得說是同。不可說同。故可得說是異耳。說與不說。無二無別也。又云。依甚深教。如言取義者。有二種失。一者聞佛所說動靜無二。便謂是一一實一心。由是撥無二諦道理。二者聞佛所說空有二門。計有二法。而無一實。由是誹謗無二中道。又云。如是一心。通爲一切染淨諸法之所依止故。即是諸法根本。本來靜門。恒沙功德。無所不備。謂一切是隨緣動門。恒沙染法。無所不具。然染法以望心體。不能遍通。所以經云。若離若脫。若舉心體。望諸淨法。無所不通。故經言。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總明一心。通於動靜。爲染淨所依。別顯動門。染法所依。別

顯靜門。淨法所依。亦如起信於一心立真如生滅二門。若卷若舒。或總或別。皆是一心之體用。如日月之光明。似江河之波浪。真心無寄不落言思。但約世諦隨緣門中分其二義。以真心不守性故。隨緣成異。即成異門。以隨緣時不失自性故。隨緣不變。即成同門。雖立同異常冥一際。古釋。一真心非一非異者。真心全體動故。心與生滅非異。而恒不變異性故。與生滅不一。先明不異門有三義。一本從未明不異。經云。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造一切趣生。又經云。佛性隨流成別味。二攝末同本明不異。經云。衆生即如也。又云。十二因緣即佛性。地論云。三界唯一心者。第一義諦也。前即末之本。本無別本。唯有生滅。更無別法可相異也。後即本之末。末無別末。故唯有不生滅。亦無別法可相異也。三本末平等明不異。經偈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又論云。唯真不立單妄不成。此顯本末銓融際限不分。故云不異也。次明不一門者。此中非直不乖不異以明不一。亦乃由不異故成於不一。何以故。若如來藏隨緣作生滅時。失自不生滅者。即不得有有生滅也。如水失濕性。則不能成大小之波。是故由不生滅得有生滅。是故即不異故不一也。起信明如來藏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而成辨世出世間染淨等事。問。論云。同相者一切諸法唯一真如。異相者。唯一真如作一切法。此同異二義。爲復法爾自作。爲復因人所置。答。法性不動。豈有同異之文。改變從心。自起一多之見。如大

乘起信論云。復次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一者同相。二者異相。言同相者。譬如種種瓦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脩多羅中。依於此義。說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畢竟無得。亦無色相可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見故。言異相者。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如是無漏無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業差別故。論釋曰。即此文中故有二門。一者同相門。二者異相門。爲明何義故建立同相門。爲欲顯示一切諸法唯一真如無餘法故。當真如門。爲明何義故建立異相門。爲欲顯示唯一真如作一切法。名相各別義用不同故。當生滅門。依何契經所建立耶。謂文殊師利答第一經。彼契經中當何說耶。謂彼經中作如是說。佛問文殊。汝久遠來恒無休息。普遍遊行十方刹中見何殊事。文殊答曰。我久遠來不見餘事。唯見微塵。又佛問言。汝百年中居于輪家。不見種種瓦器相耶。文殊對曰。我唯見塵不見瓦器。又佛問言。汝實不見地水火風山川林樹等種種相耶。對曰。我實不見如是等相。唯見微塵。如是如是。世尊問訖。文殊答曰。至一百數。佛問文殊。見微塵耶。文殊對曰。我久遠來不見微塵。爾時世尊告文殊言。善哉善哉。汝是大士。能覺一相。能覺一相。即無相法。文殊師利。汝一仁者非如是覺。依一相門。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

相。畢竟無得亦無色相可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見故。異相門者。彼契經中作如是說。佛告身子。汝見此土作何心見。身子答曰。我見此土。山川林樹沙礫土石。日月宮殿舍宅等。種種相各各形相名字差別不同。佛言。汝智慧力下劣狹少。心有高下見如是異。唯汝一人非如是見。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乃至諸法亦復如是。真妄互熏染淨相待功德過患形相名字各各差別。隨凡夫心所立名相。有而非實。皆如幻化。問。一心開異如生滅二門。有何所以。答。甚有功能。深諸事理。一心者起大乘之信。二門者破邪見之執。約真如門信妙理決定。約生滅門信業用不立。可謂理事圓通真俗無滯。釋摩訶衍論云。心真如門有十種名。一者名爲如來藏門。無雜亂故。二者名爲不二平等門。無差別故。三者名爲一道清淨門。無異岐故。四者名爲不起不動門。離作業故。五者名爲無斷無縛門。無治障故。六者名爲無去無來門。無上下故。七者名爲出世間門。無四相故。八者名爲寂滅寂靜門。無往向故。九者名爲大總相門。無別相故。十者名爲真如門。無虛偽故。是名爲十。如是十名總攝諸佛一切法藏平等義理法門名字。生滅門有十種名。一者名爲藏識門。攝持一切染淨法故。二者名爲如來藏門。覆藏如來法身故。三者名爲起動門。相續作業故。四者名爲有斷有縛門。有治障故。五者名爲有去有來門。有上下故。六者名爲多相分異

門。染淨之法過恒沙故。七者名爲世間門。四相俱轉故。八者名爲流轉還滅門。具足生死及涅槃故。九者名爲相待俱成門。無自成法故。十者名爲生滅門。表無常相故。如是十名總攝諸佛一切法藏種種差別法門名字。又夫真如者。雖在不起不動門。非是凝然不動。寂爾離緣。此落靜塵生於斷見。斯乃隨緣會寂約法明真。是以無性因緣理事一際。因緣無性際顯同時。如義海云。入真如者。謂塵隨心迴轉。種種義味成大緣起。雖有種種而無生滅。雖不生滅而恒不變一切隨緣。今無生滅是不變。不變一切是隨緣。隨緣不變是真如義。問。上說一切衆生皆有本覺常熏無明成其淨用。此真如妙用諸佛化門。爲在真如門中。生滅門中。答。此是生滅門中本覺真如。故有熏義。真如門中則無此義。由此本覺內熏不覺。令成厭求反流順真。故云用也。涅槃經云。聞提之人未來佛性力故還生善根。佛性力者。即本覺內熏力成其淨用。乃至八相成道十地行位。並約世諦門收。問。上立一心真如生滅二門。爲復從何門入疾得成就。答。但從生滅門入直至道場。不動塵勞而成正覺。起信論云。復次爲令衆生從心生滅門入真如門故。令觀色等相皆不成就。云何不成就。謂析色漸至微塵。復以方分析此微塵。是故若龜若細。一切諸色。唯是妄心分別影像。實無所有。推求餘蘊漸至剎那相別非一。無爲之法亦復如是。離於法界終不可得。如是十方一切諸法。應知悉然。

猶如迷人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動。而實不動。若知動心即不生滅。即得入於真如之門。如上二諦之義。不可一向作一解。亦不可一向作二解。所以仁王經二諦品云。爾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若言無者智不應二。若言有者智不應一。二之義其事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王佛法中。已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即名爲一義二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無相勝義諦。體非自他作。因緣如幻有。亦非自他作。法性本無性。勝義諦空如諸有幻有法。三假集假有。無無諸實無寂滅勝義空。諸法因緣有。有無義如是。有無本自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即。解心見無二。求二不可得。非謂二諦一。一亦不可得。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了達此一二。真入勝義諦。世諦幻化起。譬如虛空華。如影如毛輪。因緣故幻有。幻化見幻化。愚夫名幻諦。幻師見幻法。諸幻悉皆無。若了如是法。即解一二義。遍於一切法。應作如是觀。故涅槃經沉二鳥雙遊者。生死俱常無常。涅槃亦爾。在下在高雙飛雙息。即事而理。即理而事。二諦即中。中即二諦。非二中而二中。是則雙遊義成。二鳥者。即鴛鴦鳥雙飛雙止。雙飛即況雙照。雙止即況雙遮。亦是體用理事不即不離。問。真諦云何不稱第一義諦。答。真但對俗得名。未是中道。又通了一切法無我。但是真詮未窮實性。不通真俗。如中道

第一義諦者。非離二邊稱中。即是一切法之實性。遍通凡聖情與非情。故稱第一。亦云無等。以無法可過故稱第一。以無法可比故稱無等。此非約勝劣而言。以一切法即真如一心故。所以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古釋云。諸法既無故唯心矣。如萬像本空唯是一鏡。問。妙明真心遍一切處。云何涅槃經云。佛性除於瓦礫。答。能所不同不可執一。心境一味不可稱異。若以性從緣。則情非情異。爲性亦殊。若泯緣從性。則非覺不覺。若二性互融。則無非覺悟。華嚴經云。真如無少分非覺悟者。則真如遍一切有情無情之處。若無少分非覺悟者。豈無情非佛性乎。又經意但除執瓦礫無情之見。非除佛性。則性無不在。量出虛空。寧可除乎。又古德云。覺性是理。覺了屬事。如無情中。但有覺性而無覺了。如水中但有火性亦無火照。今言性者。但據理本。誰論枝末。又覺智緣慮名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成性故物我無二。問。萬法唯心誠證非一。入楞伽經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即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若四維上下皆是自心者。則行住坐臥依何而住。若無依報所居。正報如何成立。答。有識之身無情之土。皆是內外四大悉皆無體。且如地大唯依風輪。衆微所成本無自性。但是有情心變。更無異理。安摩動止皆在心中。似鳥飛空。不離空界。如魚潛水。豈越水源。入楞伽經偈云。若一切唯心。世間何處住。去來依何

法云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不觀察於地上而去。如是諸衆生。依分別風動。自心中來去。如空中飛鳥。見是資生器。佛說心如是。故知舉足下足不離自心。如鳥若離空何以飛。魚若離水豈得浮沈。所以西天祖師彌遮迦問婆須蜜曰。何方而來。復往何所。答曰。自從心來欲往無處。又此土五洩和尚。臨終歇食三日而告寂。學人問云。師何處去。答。無處去。學。人何不見。答。非眼所覩。故大集經云。佛言。即四大中求於菩提。不餘處求。求時不見一切諸物。不見者即是無處。無處者即是無住。無住者即是一切諸法之性。一切諸法若無性者。即是實相。實相者非常非斷名畢竟節。金剛三昧經云。無住菩薩言。尊者。我從無本來今至無本所。佛言。汝本不從。來今亦不至所。汝得本利不可思議。乃至色無處所。清淨無名不入於內。眼無處所。清淨無見不出於外。心無處所。清淨無上無有起處。清淨無動無有緣別。性皆空寂。乃至如彼心王本無住處。凡夫之心妄分別見如如之體。本不有無。有無之相見唯心識。云何無本。以無住故。有本則有住。無住則無本。明知衆生業趣去來。諸聖淨界動止。來是心來。去是心去。動是心動。止是心止。畢竟無有去來動止而可得。不離法界故。則未有一法非心所標。是以文殊師利化善財童子。現三千世界滿中臺觀。善財觀之忽然不現。世界皆空。問世界來去之處。文殊答言。從來處來却歸去處去。即是清淨法界中來。却

歸清淨法界中去。故知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生滅去來皆如來藏。斯乃窮迹達本見法明宗矣。又如瑠璃光法王子云。我憶往昔經恒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我時了覺此群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噉噉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乃至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令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爲第一。故知群動無二。唯一妄風。風賴衆緣本無依處。若能諦觀風力無依。頓悟唯心不動。則本覺妙明恒照法界。故云十方諸佛傳此一妙心耳。風力既無。依萬法皆無主。來從緣有去逐幻空。唯本覺心本無生滅。所以法華經。但說一乘開示於此。般若經。唯言無二。付囑於此。涅槃經。佛性平等廣喻於此。華嚴經。法界無盡顯現於此。無邊妙旨同歸宗鏡矣。問。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既立一心爲宗。云何復云無心是道。答。心爲宗者是眞實心。此心不是有無。無住無依不生不滅。有佛無佛性相常住。爲一切萬物之性。猶如虛空體。非一切而能現一切。只爲衆生不了此常住眞心。以眞心無性。不覺而起妄識之心。遂遺此眞心妙性。逐妄輪迴。於畢竟同中成究竟異。一向執此妄心。能緣塵徇物背道違眞。則是令息其緣慮妄心。若不起

妄心則能順覺。所以云無心是道。亦云冥心合道。又即心無心常順本覺未必滅心取證。却成背道。然雖即心無心又不可。故起此妄識心對境而生。無體可得。如海上波隨風斷續。境界妄風不起分別。識浪不生。密嚴經云。一切諸世間。譬如熱時焰。以諸不實相。無而妄分別。覺因所覺生。所覺依能覺。離一則無二。譬如光共影。無心亦無境。量及所量事。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能知所知法。唯依心妄計。若了所知無。能知則非有。所知無者則是無境。能知無者則是無心。妄心幻境既空。一道眞心自現。故知但心不起萬法無生。纔有起心即成住著。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言。一切住即是非住。但是思想移來次第相續。故有生耳。乃至若正思惟。一切皆是無住住也。故知一切萬法皆從思生。凡有思惟皆是邪思惟。若無思惟即是正思惟。故云若正思惟。一切皆是無住住也。無住住者。乃萬法之根本矣。問。若云心同境空了不可得者。如今介爾心起果報非虛。一念善心遠階佛果。一念惡想長劫受殃。豈同外色前塵性是無記依心假有體畢竟無。若緣念心即應是有。答。此一念心亦不孤起。依他假有內外皆空。此一念瞥起覺了能知之心。如阿難妄執在其七處。世尊一一推破俱無所在。然因依之處不過此七。世人同執熏習堅牢。若非大聖子細推尋。情見無由可脫此七處既破。則一切處皆無。可以即今現知無勞更執。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汝所說。

真所愛樂因。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答。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只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矚林園。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乃至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周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揲食歸祇陀

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比丘雖阿羅漢驅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猶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附藏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闇。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闇名爲見內。是義云何。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闇之時。此闇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若與眼對闇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者。居暗室

中無日月燈。此室闇中皆汝焦睛。若不對者云何成見。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闇名爲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闇名見內者。無有是處。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法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復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面。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非義。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尙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今在汝身。爲復遍體。爲不遍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爲汝。若遍體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

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何爲在。爲復在處。爲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難亂。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爲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難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爲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爲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爲心。則我無著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像。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如上所推。即今生滅身中妄心無寄。現量所知分明無惑。可謂頓悟真心。直了無生矣。

宗鏡錄卷第八十三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妄心虛假諸聖同推。此執堅牢故須具引。又約經論有三種假。一因成假。因前境對方乃生心。二相續假。初心因境後起分別念念相續乃至成事。三相待假。如待虛空無生說心有生。又計於有心待於無心。如短待長。似近待遠。此三非實。故稱爲假。所以異相互無。如中觀論偈云。異中無異相。不異中亦無。無有異相故。則無彼此異。如長與短異。長中無短相。長無可對故。無有長短中無長相。短無可對故。無有短。長中無長相。短無可對故。無有短。短中無短相。長無可對故。無有長。既無長短。孰言異耶。又百論云。若實有長相。若長中有。若短中有。若其中有。是皆不可得。何以故。長中無長相。以因他故。因短爲長故。短中亦無長相。性相違故。若短中有長。不名爲短。其中亦無長。二俱過故。長相既無。短相亦爾。若無長短。云何相待。故遮異言不異。非謂有無異。此雙絕以契性。若約雙顯者。謂上但顯實則唯性而非異。今性相皆具。故云雙顯。謂由體一故。非異相。差別故。非不異。此舉雙是以顯雙非。斯乃非一非異而一而異。遮照無礙性相融通。長短既然。萬法皆爾。若以初心破此三假。一念無生。得入空觀。夫空觀者。乃一切觀之根本。從此大入假觀。因不得假而入空。復不得空而入假。以非空非假後入中

觀。乃至絕觀。所以止觀廣破。四句檢而不得。橫堅推而無生。性相俱空。名字亦寂。若一念心起。即具三假。當觀此一念心。若心自生者。前念爲根。後念爲識。爲從根生心。爲從識生心。若根能生識。根爲有識。故生識。根爲無識。故生識。根若有識。根識則並。又無能生所生根。若無識而能生識。諸無識物不能生識。根既無識。何能生識。根雖無識而有識性。故能生識者。此之識性是。有是無。有已。是識並在於根。何謂爲性。根無識性。不能生識。又識性與識爲一。爲異。若一性即是識。無能無所。若異。還是他生。非心自生。若言心不自生。塵來發心。故有心生。引經云。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若爾。塵在意外。來發內識。則心由他生。今推此塵。爲是心。故生心。爲非心。故生心。塵若是心。則不名塵。亦非意外。則同自生。又二心並。則無能所。塵若非心。那能生心。如前破。若塵中有生性。是故生心。此性爲有爲無。性若有性。與塵並。亦無。能所若無。無不能生。若根塵合。故有心生者。根塵各各有心。故合生心。各各無心。故合生心。若各各有。有合則兩心生。墮在他性中。若各各無。合時亦無。又根塵各有心性。合則心生者。當檢此性。爲有爲無。如前破。若根塵各離而有有心者。此是無因緣生。爲有此離。爲無此離。若有此離。還從緣生。何謂爲離。若無此離。無何能生。若言此離有生性。爲有爲無。若性是有。還從緣生。不名爲離。若性是无。無何能生。如是四句推求。知心畢竟不生。是

名從假入空觀。若不悟者。轉入相續假破之。何以故。雖因成假四破不得心生。今現見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何謂不生。此之念念。爲當前念滅後念生。爲前念不滅後念生。爲前念亦滅亦不滅後念生。爲前念非滅非不滅後念生。若前念不滅後念生。此則念自生念。兩生相並亦無能所。若前念有生性生於後念。此性爲有爲無。有則非性。無則不生。如前破。若前念滅後念生者。前不滅生名爲自性。今由滅生不滅。望滅豈非他性。他性滅中。有生故生。無生故生。有生是生。生滅相違。乃至生生何謂滅生。若滅無生無何能生。若滅有生性性。破如前。若前念亦滅亦不滅後念生者。若滅已屬滅。若不滅已屬不滅。若不滅合滅能生。即是共生。共自相違。相違何能生。又若各有生即有二過。各各無生合亦不生。若滅不滅中有生性者。爲有爲無。若性定有。何謂滅不滅。若性定無。亦何爲謂滅不滅。此不免斷常之失。還墮共過。若前念非滅非不滅而後念生者。爲有此非滅非不滅。爲無此非滅非不滅。若有則非無因。若無無因不能生。若無因有生性。此性即因。何謂無因。若無無不能生。如是四句推相續假求心不得。無四實性。但有名字。是字不住內外兩中間。不常有。相續無性。即世諦破性名爲性空。相續無名。即真諦破假名爲相空。性相俱空。乃至作十八空。若不得入者。猶計有心待於無心。相待惑起。此與上異。因成假取根塵兩法和合爲因。相續假堅取意

根前後爲相續。堅望生滅。此是別滅。別滅則狹。今相待假待於通滅。此義則寬。通滅者如三無爲。不併是滅而得是無生。待虛空無生而說心生。即是相待假。今檢此心。爲待無生心生。爲待有心生。爲待亦生亦無生而心生。爲待非生非無生而心生。若待無生而心生者。有此無生無此無生。若有生可待還是待有。何謂待無。有有相待即是自生。若無此無生。無何所待。若只待此無無而生心者。一切無無亦應生心。無望於有。無即是他生。又無生雖無。而有生性。待此性故而知有心。此性爲已生。爲未生。若已生。生即是於生。何謂爲性。性若未生。未生何能生。若待生而心生者。生還待生。長應待長。既無此義。何待心生。若待生無生故有心生。如待短得有於長。此墮二過。各有則二生並。各無生全不可得。如前破。若待非生非無生而有心生者。論云。從因緣生尚不可得。何況無因緣。又此無因。爲有爲無。若有還是待有。若無還是待無。何謂無因。若言有性。性爲有爲無。性若是有。爲生非生。若生已是生。何謂爲性。若無生云何能生。如是四句推相待假求心不得不起性實但有名字。名字之生則無生。復次性相中求陰入界不可得。即是法空。性相求人我知見不可得名衆生空。乃至十八空等。輔行記釋。因成假。初破自生中云。前念爲根後念爲識者。根無別體。還指無間滅意爲體。根名能生。由前意滅生後意識。故俱舍論云。由即六識身無間滅爲意。身者體也。無間滅時

爲意根體。爾時五識亦依無間滅意以爲親緣。用五色根以爲疎緣。而生五識。五識無間分別生時。即名意識。今此文意不是五識。是第六識緣於有見以爲法塵。即名爲識。即以此識對根研實。故云根爲有識故生識。根爲無識故生識。大智度論問曰。前念若滅何能生後。答有二義。一念念滅。二念念生。有此二故。故滅得生。恐生斷見。是故須立。今爲破故。是故須責。生滅雖殊。根之與識俱是自心。從根從識俱屬自性。於自性中根識互責求不可得。又心之與識俱對於塵。以立心名。乃至根若有識則有二妨。謂根識並。及能所並。則有生生無窮之過。若無能所生義不成。云何言生。又無間滅方名生識。根若有識生滅相違。故並有過。根若無識即類無識。能生識也。又責有識性。此是縱破。有還同有。亦成並生。無還同無。同無情生。又識性作一異責。若一者。凡言性者後方能生。識與性一故無能所。若異者。若異識則同外境。境能生識。即同他如何計自。次破他性者。雖言心不自生。由有外塵而來發心。塵望於根塵名爲他。先責是心則有三妨。一塵非心妨。則心不名塵。二塵非意。外同自生妨。三並生妨。塵若非心容許塵生。塵若是心還成心處生心。即名並生。子若生苗則有能所。子還生子則二子並生。有何能所。塵若非心則與前根中無識義。同責意亦爾。故云如前破。塵有識性例前可知。破共生者。墮自他性名爲共生。今破。若自他各各無生。和合亦無。如二砂

無油和合亦無，破無因不生亦爾，結成性相二空者，但無性計名為性空，性既破已，但有色心內外之相，既不住於無四句中，故相亦得，名為相空，言不在內外中間者，內只是因，外只是緣，中間是共，常有者，只是無因，無此計故即無四性，此之二空，言雖前後意不異時，復以二諦結成二空，若有性執世而非諦，破性執已乃名世諦，故云世諦破性，性執破已但有名字，名之為假，假即是相，為空相故觀於法性，觀理證其真諦破相，空非前後，二諦同時，為辯性相前後說耳，又有四運心，一未運，二欲運，三正運，四運已，傳大士頌云，獨自作問我，心中何所著，推檢四運併無生，千端萬累何能縛，釋曰，未起欲起二運之心屬未來，未來何處有心，正起一運之心屬現在，現在不住何處有心，又屬生時因未生已生立生時，未生已生既無生，生時亦無生，如已去未去時俱無去法，如中論所破，起已一運之心屬過去，過去已謝，何處有心，所以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際俱空，一心何有，以所依根本之心尚不有，能依枝末一切萬法寧是實耶，故云千端萬累何能縛，故知但了一念空，諸塵自然破，所依既不有，能依何得生，如源盡流乾根危葉謝，所以阿難七處執而無據，故知邪法難扶，二祖直下求而不生，可驗解空方悟，祖佛大約只指斯宗，既不得能起之心，亦不得所生之境，心不可得故即我喪，境不可得故即法亡，若能人法俱空，

即顯一心妙理，但以心塵相對萬法縱橫，境智一如千差頓寂，如是方能豁悟本覺靈智真心，無住無依遍周法界，廣百論云，經言，無有少法自性可得，唯有能造，能造即是心及心法，又云，三界唯心，如是等經其數無量，是故諸法唯識理成，豈不決定，執一切法實唯有識者，亦成顛倒，境即無，識云何有，經言唯識者，為令觀識捨彼外塵，既捨外塵妄心隨息，妄心息故證會中道，故經偈言，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若知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顯識論問，境識俱遣，何識所成，答境識俱泯，即是實性，實性即是阿摩羅識，維摩經云，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一，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故知見有二法乃至纖毫並皆屬識，境識俱亡乃入真空之理，所以智光論師立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唯識道理，未能全入平等真空，為上根說無相大乘，辯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為真了義，是以因唯識入真空究竟之門，離此別求非真解脫，唯識鈔問云，內心唯識者，為是真實有，為非真實有耶，答，論云，諸心心所前陳，依他起故，因也亦如幻事喻也，非真實有法也，問，若爾心境都無差別，何故乃說唯有識耶，答，為遣外道等心心所外執實有境故，假說唯有識，非唯識言便有實，識論云，為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真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若法

執不生即入真空矣，問，約唯識理人法俱空者，即今受用是何等物，答，所受用法但是六塵，因緣故生，因緣故滅，決定內無人能受，外無塵可用，十八空論云，外空者，亦名所受空，離六外入無別法為可受者，若諸衆生所受所用，但是六塵，內既無人能受，外亦無法可受，即人法俱空唯識無境，故名外空，以無境故亦無有識，即是內空，乃至十八空，問，人法俱空識又不立，即今見聞從何而有，答，一切前塵所現諸法，盡隨念而至，皆對想而生，念息境空，意虛法寂，故經云，想滅閑靜，識停無為，又經云，一切諸佛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經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以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故知見聞但是緣起，見畢竟空，如世幻施為，似空華起滅，故云見聞如幻，譬，三界若空華，且如眼根具五緣得見，然此能見只是五緣，無見者故，若言具五緣發識能見者，未知何緣定能生識，若言一不生生和合故能生見者，即如五盲和合應成一見，衆盲既不見，和合云何生，故知非別識生，但有見即是衆緣，所以名緣起也，故經云，眼不自見，屬諸因緣，緣非見性，眼即是空，眼根既然，諸根例爾，但起唯緣起滅唯緣滅，起滅唯緣，人法俱寂，若了此我法二空即證圓理，故云若見因緣法，是名為見佛，問，凡夫界中取捨分別，逆順關念欣厭盈懷，常縛六塵以為隔礙，如何得根境融通一切如意，答，但見法性證大涅槃，尚無一法可通，豈有諸法為礙，則常如意，無有不如意時，故

涅槃論云。今言涅槃如意者。一切苦樂善惡無不是理。故名如意。釋曰。無不是理者。皆一心真如理故。以苦樂是心受善惡從心生。則無外塵所遠所隔。若了一心豈非如意。若有一法當情則成靜觀。楞伽經云。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唯自心。是則無違諍。所以迷時人逐法。悟後法由人。且如摩尼珠。無情色法。尚能無私。兩寶周給群情。故稱如意。況靈臺妙性。豈弗能耶。但歸一心得大無礙。故云。轉變天地自在縱橫。問。論云。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者。真則無偽。如則不變。妙色湛然不空之性。云何經中復說心空則一切法空。答。夫言空者。說世間一切妄心染法是空。以遍計情執無道理故。若出世佛法真心則不空。以有道理故。起信論云。真如有二。一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無一異等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清涼記釋云。不與妄合則名為空性。具萬德即名不空。及至釋文。乃云。若離妄心實無可空。則顯空藏因妄而顯。而不空藏要由翻染方顯不空。故云以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等。如本有檀德今為懷貪。本有尸德今隨五欲。本有寂定今為亂想。本有大智今

為愚癡。是則懷藏於施。乃至癡藏於慧。故論云。以知法性無懷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萬行例然。故論云。本有真實識知義。云若心有動非真識知。明妄心之動藏其真知。是以即妄之空藏不空之萬德。故經頌云。知妄本自真。見佛則清淨。故論云。以能究竟顯實故名為空。故知空藏能藏不空。能藏既空則顯不空之藏本來具矣。二者自性心上無妄為空。隨所無者即不空德。如空無懷格即顯有檀空無妄動顯有性空。故是空藏藏不空也。故知一切衆生本覺佛智本自圓具。但以妄覆而不自知。若了妄空真覺頓現。如雲開月朗塵去鏡明。見性之時故云發得。非是修成。三身滿日亦云萬行引出。不從外來。皆約一心本有具足。故知不空之空體含萬德。不有之有理合圓宗。空有相成無諸障礙。若離空之有。有則是常。若離有之空。空則成斷。今有無齊行不違一旨。是以智能達有慧能觀空。若達有而不知空。則失慧眼。觀空而不達有。則喪智心。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盡有則智業不成。住無則慧心不明。故義海云。若空異於有。即淨不名淨。以迷空故。若有異於空。即染不名染。以執有故。今有即全空方名染分。空即全有方名淨分。由空有無礙染淨自在也。若空即有。有即空。乃至一切法皆互相即也。既互相即則畢竟無一異空有等法於心外發現。設有發現皆是自心相分。不同凡小不知取而執有捨而沈空。若入此一心中道之門。能成萬行方便之道。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文殊師利言。方便有二種。一者不捨生死。二者不住涅槃。復有二種。一者空門。二惡見門。復有二種。一者無相門。二者相覺觀門。復有二種。一者無願門。二者願生門。復有二種。一者無作門。二者種善根行門。復有二種。一者無生門。二者示生門。是以悟宗則逆順同歸。達體則善惡並化。問。論云。說智及智處俱名為般若。智處即是境。云何成般若。答。般若若有二種。一真實常住般若。二觀照有用般若。若真實般若。性遍一切處寂而常照。唯一真心不分能所。即不同世間頑境以為所照。亦不同偏小妄心以為所照。又亦不同假立真如以為所照。今則一體潛通心心互照。以無心外境亦無境外心。以心是境心境是心境故。如是隨處豈非般若乎。所以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故知離色無心離心無色。如般若經云。復次勇猛。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色非所緣。何以故。一切法無所緣。無有小法可取故。彼若是可取。此則是所緣。如是勇猛。非色行色。乃至非識行識。勇猛。一切法不行。故非色見。亦非識見。乃至非識知。亦非可見。若色至識非知非見。是名般若波羅蜜。又文殊般若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修般若波羅蜜時。不見法是應住是不應住。亦不見境界可取捨相。何以故。如諸如來不見一切法境界相故。乃至不見諸佛境界。況取聲聞緣覺凡夫境界。不取思議相。亦不取不思議相。不見諸法有若干相。自證空法不可思議。如是菩薩摩訶

薩。皆已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種種善根。乃能於是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怖。又云。復次修般若波羅蜜時。不見凡夫相。不見佛法相。不見諸法有決定相。是為修般若波羅蜜。問。世出世間唯是一心者。云何復分真妄及與內外。答。真妄內外但約世間文字分別。所以心非內外。內外是心。體非真妄。真妄是體。因內立外。而成對治。假妄顯真。非無所以。進趣大乘方便經云。心義者有二種相。一者內心相。二者外心相。內相者復二。一真二妄。所言真者。謂心體本相如如不異。清淨圓滿無障無礙。微密難見以遍一切處。常恒不壞建立生長一切法故。所言妄者。謂起念分別覺知緣慮憶想等事。雖復相續能生一切種種境界。而內虛偽。無有真實不可見故。所言心外相者。謂一切諸法種種境界等。隨有所念境界現前。故知有內心及內心差別。如是當知內妄想者為因為體。外妄想者為果為用。依如此等義。是故我說一切諸法悉名為心。又復當知心外相者。如夢所見種種境界唯心想作無實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無明識夢所見妄想作故。復次應知內心念念不住故。所見所緣一切境界亦隨心念念不住。所謂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種種法滅。而生滅相但有名字實不可得。以心不往至於境界。境界亦不來至於心。如鏡中像無來無去。是故一切法求生滅定相了不可得。所謂一切法畢竟無體。本來常空實不生滅。如是一切法實不生滅

者。則無一切境界差別之相。寂靜一味。名為真如第一義諦自性清淨心。彼自性清淨心湛然圓滿。以無分別相故。無分別相者。於一切處無所不在。無所不在者。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是以華嚴經頌云。如金與金色。其性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又云。剎平等不違衆生平等。衆生平等不違剎平等。一切衆生平等。不違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平等。不違一切衆生平等。離欲際平等。不違一切衆生安住平等。一切衆生安住平等。不違離欲際平等。過去不違未來。未來不違過去。過去未來不違現在。現在不違過去未來。世平等。不違佛平等。佛平等。不違世平等。菩薩行不違一切智。一切智不違菩薩行。釋曰。剎與衆生云何平等。以各無體故。悉不成就。若自類相望。如剎望剎平等。若異類相望。如剎望衆生平等。以一無性之理。乃至心境自他同異高下。十方三世悉皆平等。又事事無違。理理無違。事事無違者。略有三因。一法性融通。二緣起相由。此二即事事無礙義。三直語同一緣記通事道理。如觀一葉落知天下秋同一秋矣。由不壞之事不變之性。皆同一緣起故。理理無違者。亦有二門。一剎無性。即衆生無性。二理同故。以無可即。亦無可違

宗鏡錄卷第八十四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稱一心無外境界者。云何華嚴經十地品說。初地見百佛。乃至地地增廣見於多佛。所見多少皆從念生。心狹見少佛。心廣鑒多形舒。卷由心開合在我。離心之外實無所得。大集經云。橋陳如復作是念。我當云何得見諸佛。爾時隨其所觀方面悉得見佛。多觀多見。少觀少見。已復念。諸佛世尊無所從來去無所至。我觀三界是心。是心因身。我隨覺觀。欲多見多。欲少見少。諸佛如來即是我心。何以故。隨心見故。心即我身。身即是虛空。我因覺觀見無量佛。我以覺心見佛知佛。心不見心。心不知心。我觀法界性無堅牢。一切諸法皆從覺觀因緣而生。是故法性即是虛空。虛空之性亦復如空。我因是心見青黃赤白雜色虛空。作神變已所見如風。無有真實。則名為共凡夫如實陀羅尼。又云。復次賢護。如人盛壯容貌端嚴。欲觀已形美惡好醜。即便取器盛彼清油。或持淨水。或取水精。或執明鏡。用是四物觀己面像善惡妍醜顯現分明。賢護。於意云何。彼所見像於此油水水精明鏡四處現時是為先有耶。賢護答言。不也。曰。是豈本無耶。答言。不也。曰。是為在內耶。答言。不也。曰。是豈在外耶。答言。不也。世尊。唯彼油水精鏡諸物清朗無濁無滓。其形在前彼像隨現。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

餘處來。非自然有。非人造作。當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無有住所。時彼賢護如是答曰。佛言。賢護。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物清淨。彼色明朗。影像自現。不用多功。菩薩亦爾。一心善思見諸如來。見已即住。住已問義。解釋歡喜。即復思惟。今此佛者。從何所來。而我是身。復從何出。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我身亦爾。本無出趣。豈有轉還。彼復應作如是思惟。今此三界。唯是心有。何以故。隨彼心念。還自見心。今我從心見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我心是如來。我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知心。心不見心。心有想念。則成生死。心無想念。即是涅槃。諸法不真。思想緣起。所思既寂。能想亦空。賢護。當知諸菩薩等。因此三昧。證大菩提。首楞嚴經云。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者。古釋云。隨衆生根熟處。即現所知量者。即衆生差別境。即知一法塵中。等周法界。爲隣虛塵。無自性。自性是虛空。虛空即是真空。真空即是本覺。故知如來於一毛孔中。爲無量衆生。常說妙法。即知一切毛孔。微塵亦不出我。但解得一微塵法。即數得等。同法界微塵。是以如來能知四大海水滴數。大地須彌。皆知斤兩。皆由觀此一身。於一身上。觀一毛髮。俱知無自性。但於一毛孔中。觀一實無有自性。一毛孔亦不可得。不可得處。遍法界。知一切智也。所以信心銘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能如是了達。一塵一毛。無有自性。唯心所現。則知一切諸法。悉然更無別體。以徇塵

執見一切衆生。一法不通。諸塵自滯。華嚴論云。以實而論。初發心住中。如一滯之水。入海水中。總同海體。諸龍魚寶藏。咸在其中。爲教化衆生故。教網筌罟。方法不可不具。以名言竹帛著錄。即似如前後義生。體道者應須明鑒。如持寶鏡。普臨萬像。又頌云。無限智慧。成佛德。佛以智慧。成十地。還將十地。成諸位。前後五位。加行門。不離十地。智慧起。是故十地。初發心。發心即入十地。智雖然五位方便殊。只爲成熟十地智。猶如迅鳥。飛虛空。不廢遊行。無所至。亦如魚龍。遊水中。不廢常遊。不離水。如是五位行差別。不廢差別。不離智。所有日月歲差別。以智法印。無別異。智體不成。亦不壞。以明諸位。除習氣。了習無習。悲行成。萬行常與無作智。問。若心外無法。唯是一心者。於外則無善惡業果。苦樂報應。何成佛法。翻墮群邪。答。若了一心有無見絕。境智雙寂。契彼性空。根塵兩亡。內外解脫。亦常照內。外脫於無知。空尚不存。妄從何起。所現外諸苦樂境界。如鏡中像。以自心爲明鏡。還照自之業影。古德云。以如來藏性。而爲明鏡。隨業緣質。現果影像。夫業通性。及相。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爲其性。以不失業果之相。而爲其性。由無性。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真空。何者。若有性。則善惡業。定不可改移。無有苦樂果報。若壞業相。則成斷滅。以一切因果。從自心生。心外實無善惡業可得。以業無自性。但由心起故。所以如影。如幻。無有定相。又以業無自性。故不落有。以不壞業果。故不墮

無。非有非無。則一心中理。問。雖然心即是業。業即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虛妄業報。答。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云。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即是如來祕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義海云。除業報者。爲塵上不了自心。爲心外有法。即生憎愛。從貪業成報。然此業報。由心迷塵。妄計而生。但似有顯現。皆無真實。迷者爲塵。相有所從來。而復生是迷。今了塵相。無體是悟。迷本無從來。悟亦無所去。何以故。以妄心。爲有本無體故。如繩上蛇。本無從來。亦無所去。何以故。蛇上妄心。橫計爲有。本無體故。若計有來處。去處。還是迷。了無去來。是悟。悟之與迷。相待安立。非是。先有淨心。後有無明。此非二物。不可兩解。但了妄無妄。即爲淨心。終無先淨心。而後有無明。故知迷悟。唯只一心。如手反覆。但是一手。如是深達。業影自消。如華嚴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德首菩薩。言。佛子。一切衆生。等有四大。無我。無我所。云何而有受。苦受。樂受。端正醜陋。內外好少。受多受。或受現報。或受後報。然法界中。無美無惡。時德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亦如田種子。各各不相知。自然能出生。業性亦如是。又如巧幻師。在彼四衢道。示現衆色相。業性亦如是。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

非我。業性亦如是。亦如衆鳥類。從穀而得出。音聲各不同。業性亦如是。譬如胎藏中。諸根悉成就。體相無來處。業性亦如是。又如在地獄。種種諸苦事。彼悉無所從。業性亦如是。譬如轉輪王。成就勝七寶。來處不可得。業性亦如是。又如諸世界。大火所燒然。此火無來處。業性亦如是。淨業障經云。觀一切法即是佛法。是則爲淨諸業障。如有學人問安國和尚云。若未悟時。善惡業緣是有。答。非有。喻如夜夢。彼惡人逐。或作梵王帝釋。將爲是有。豁然睡覺。寂然無事。信知三界本空。唯是一心。又有問大珠和尚云。若爲得知業盡。答。現前心通前生後生。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是知從心所生。皆無真實。如夢心不實。夢事亦虛。世間共知。可深信受。是以善惡之業。理皆性空。不壞緣生。恒冥妙旨。量云。正業是有。法定即有。即空故是宗。因云。即緣成即無性故。同喻云。如幻幻法術等生。即有不礙虛。正業從緣生。空有不相礙。故知萬法從遍計情生。但有虛名都無實義。如首楞嚴經云。妙覺湛然。周遍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含吐十虛者。含即一真不動。在如來藏中。吐即依妄分別。乃隨處發現。但有纖塵發現之處。皆是自心生。從分別有。若知發處虛妄。則頓悟真空。真空現前。豈存言說。問。真心不動。三際靡遷。云何說心流轉。又云。絕流轉義。答。

所云隨流返流。皆約衆生緣慮之心。妄稱流轉。其體常寂。但不見一念起處。即是不流。未必有念可斷。智嚴經云。文殊師利言。云何斷流轉。以於過去心不起。未來識不行。現在意不動。不住不思惟。不覺不分別。故知以境對境。將心治心。狗逐境而遯多。人避影而徒乏。若能知身是影。捨境就人。則影滅迹沈。安然履道。故知萬動皆。姪悉成魔業。若知心不動。則不隨流。方入宗鏡之中。永超魔幻。自然心智慧滅。諸見消亡。如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山相擊。王菩薩曰。譬如孔隙處風入其中。搖動於物。有往來相。菩薩亦爾。若心有間隙。心則搖動。以搖動故。魔則得便。是故菩薩守護於心。不令間隙。若心無間隙。則諸相圓滿。以相圓滿。故則空性圓滿。是爲菩薩超魔法門。乃至文殊師利菩薩曰。仁者。汝等所說。悉是魔境。何以故。施設文字。皆爲魔業。乃至佛語。猶爲魔業。無有言說。離諸文字。魔無能爲。若無施設。即無我見及文字見。以無我故。則於諸法。無有損益。如是入者。則超魔境。是爲菩薩超魔法門。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佛言。諸天魔幻。惑種種相貌。障修學人。心眼聖道。乃至令見一切幻相。前後生死之事。善惡諸相。魔作幻惑。非關正智。唯心示變。莫取外緣。修學行人。必不得於夢境界及現眼前。取相執著。動轉人心。恐畏怖怖。則被天魔鬼神之所障礙。行人正見。須常諦觀心性。見性寂靜。心性無物。是相莫取。則無境界妄想。因緣是。故行人勤行精進。實勿退轉。懈

怠。墮。則得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大智度論云。除諸法實相。皆菩薩魔事。若證般若。能契實相。即過魔事。此是約說證實相時事。當親證時。如人飲水。不可取說而不證。若但說過。魔不離魔界。若過魔界。說證俱絕。是知必無境魔。但從心起。何者。若內心樂生死。則身爲天魔。內心著邪見。則身爲外道。乃至心外見法理。外別求。皆成外道。問。凡聖一心。同其種性。種性無異。云何所受因果不同。報應有別。答。雖自業各受。妄有昇沈。而緣性無生了。不可得。諸法無行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衆生。其心皆一。是名種性。種性即根本義。根本常一。而衆生妄起。自他差別。凡聖高下。雖起差別。一體不動。以差別性非有故。但是妄起。無實體故。所以經云。佛言。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皆無有心緣。性不可得故。是名種性。又一切善惡境界。皆是心光。一切勝劣受用。皆是心果。大莊嚴論偈云。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謂貪瞋光等。或同時起。謂信進光等。如是染位心數淨位心數。唯有光明而無光體。是故世尊。不說彼爲真實之法。又云。諸行剎那增上者。如佛說心將世間去。心牽世間來。由心自在。世間隨轉。識緣名色。此說亦爾。故知諸行是心果。又隨淨者。淨是禪定人心。彼人諸行隨淨心轉。修禪比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令木爲金。則得隨意。故知諸行皆是心果。又隨生者。如作罪衆生。可得外物一切下劣。作

福衆生可得外物一切妙好。故知諸行皆是心果。當知一切萬法。既以心爲因。亦以心爲果。雖然淨穢顯現不同。於心鏡中如光如影。了不可得。問入唯識門觀一切境自然無相。何用更言破相顯理。復云棄有觀空。若有所破之宗。則立能空之理。既存空法還成有相之因。若守觀門。豈合無爲之道。答。夫言破相者。是未入唯識去其妄執。雖言破相實無所破。既無所破之有。亦無能破之空。情執若消。空有俱寂。前塵無定。破立隨心。迷真之妄不生。對妄之真亦絕。大智度論云。種種取相皆爲虛妄。如玻璃珠隨前色變自無定色。諸法亦如是。無有定相。隨心爲異。若常無常等相。如以瞋心見此人爲弊。若瞋心休。自淫欲心生。見此人還復爲好。若以憍慢心生。見此人以爲卑賤。聞其有德還生敬心。如是等有理而憎愛無理。而憎愛皆是虛妄憶想。若除虛誑亦無空相無相無作相。無所破故尚不宗無相之理。豈存破立之門以成壞去取皆自心故。若直了心自然絕觀。如楞伽經偈云。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是名爲不取今世後世淨。有二偈半。大雲解云。初一偈了今一如。謂此約無願觀以顯圓成。無涅槃佛故無願矣。初句謂色心等一切法中無得涅槃。以一切法本如故。若得涅槃是斷常見。滅法是斷。證得是常。次句既無涅槃。云何有佛故經云見斷煩惱而得成佛。此則名爲壞佛法

者。煩惱與佛性寂靜故。第四句中所謂如故無有涅槃。能覺如故無有得佛。離覺所覺混同一如。問。見聞覺知不出俗諦心量。真諦無得無生。還出心量不。答。夫量者。是能緣心。但有對俗說真。因虛立實。斥差別論平等。違異相建如如。盡是對待得。名破執說教。若能真俗雙拂。空有俱消。了邊即中無邊可離。達中即邊無中可存。能證之智既亡。所證之理亦寂。方超心量入絕待門。若有得無得有生無生。盡不出於心量。楞伽經偈云。離一切諸見。及離想所想。無得亦無生。我說爲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爲心量。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所以涅槃經云。若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化。以涅槃無相。若取於相即自心現量。非真涅槃故。佛說言。設有一佛過於涅槃。趣所得心亦成心量。自心所變盡爲幻化。故知似形言跡皆生妙解。皆是心量所收。未有一法不關心矣。若能悟心無心了境無境。理量雙消可入宗鏡。問。夫論心量不出見聞。若約見聞則存前境。云何成唯心之義。答。此是無心之心量非有實體。問。若無實體。云何建立一切諸法。答。只由無體無性方成萬有。萬有所起不離真空。若言有性一法不成。則空不自空。豈能容色。若色不自色方能合空。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唯心迴轉無餘法者。如是心法亦不可得。楞伽經云。無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由心不可得之句。立大空之義。由無心之心量句。成幻

差別之義。由大空之義諸法得成。由幻差別義空理得顯。問。妄能覆真全成生死。真能奪妄純現涅槃。真妄若離互不升起。真妄若合二諦不成。如何會通一心妙理。答。一心二諦教理所歸。開即迷真。合則壞俗。何者相隨真起。即相而可辯真原。覺因妄生。因妄而能知覺體。無妄則覺不自立。無真則相無所依。真妄相和染淨成事。唯真不立。無妄而對誰立真。單妄不成。無真而還何說妄。真妄各無自體。名相本同一原。是則二諦恒分一味常在。藏性不動緣起萬差。故知實無一法而有自體獨立者。皆從真妄二法和合而起。如起信論云。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發起根身器世間等。釋摩訶衍論云。生滅因緣者有二。一者不相應生滅因緣。二者相應生滅因緣。論云。現鏡誠體六塵境界。如其次第。爲彼三種相應染法能作因緣。是故說言龜重生滅之因緣門。現識體中又有緣義。應審思惟。復次更有二重因緣。一者本遍因緣。二末遍因緣。言本遍者。舉本無明及本覺心。望於六塵。相應有因緣義。言末遍者。舉業轉現相望於三相應。有因緣義故。復次更有二因緣。一者上下因緣。二者下上因緣。言上下者。無明爲始。果報爲終。上下與力不越其數作因緣故。言下上者。果報爲始。無明爲終。下上與力不越其數作因緣故。復次一切有爲生滅之法。剎那不住。無因無緣故。復次因緣之法空而無主。其實自性不可得故。復次不可得法不可得亦不可

得故。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衆生心意意識轉故。此文爲明何義。謂欲顯示所依能依之差別故。云何所依。謂本覺心。云何能依。謂即衆生。言衆生者。當何法耶。謂意識。何故意及意識名爲衆生。意及意識一切衆染合集而生。故名衆生。而無別自體。唯依心爲體。是故說言依心而轉。又云。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猶如大海風相水相不相捨離者。大海喻阿賴耶識。水喻本覺心。風喻根本無明。不覺能起動轉慮知之識。如彼風故。波動者。喻諸戲論識遷流無常。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者。喻真妄相資俱行合轉。謂本覺心不自起故。當資無明之力方得而起。根本無明不自轉故。要因真心之力方得而轉。如水不自作波當因風力。風不自現動。要資水力方得現動相。經云。煩惱大海中有圓滿如來。宣說實相常住之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衆生。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如經云。佛告大衆。始覺般若者。從具縛地漸漸出離。乃至金剛圓滿因行發究竟道。頓斷根本無明住地。覺日圓照無所不遍。二本覺般若。從清淨性漸漸遠離。乃至信初。發究竟智斷滅相品。入無明海隨緣轉動。於是大衆聞此事已。覺知諸法一相一體。亦無一相。亦無一體。而諸法性。亦是實相。亦是常住。亦是決定。亦是實有。問。本始二覺從何立名。答。本覺者因始得名。始覺者從本而立。如起信鈔云。未審始覺從何而生。爲本所對故此云也。元其始覺是本所生。斬新而有。故名爲始。反照其

體。元來有之。敵對於始。故名爲本。苟無其始何所待耶。如母生子。對子稱母。乃至問。始覺本覺既殊。何因無二。又既同本覺。因何名始。答。即是本覺初顯相用名爲始覺。相用非別外來故得融同一體。又若非本覺舉體之相用即不是始覺。以心外有法故。若不然者。但名相似覺。亦名隨分覺。是知直待合同本體。方得名真始覺也。既合於本。始即非始。既無於始。即無於本。本始之名既喪。但可名爲覺焉。如上所釋。若入宗鏡方爲究竟之覺。未入宗鏡但稱相似覺耳。此雖稱覺。乃是不覺。故論云。又以覺心原故名究竟覺。不覺心原故非究竟覺。即其義矣。問。上說真心無生妄念起滅。如何會妄歸真。入一乘平等之道。答。妄元無體本自全真。何須更會。今謂情見妄執之人。引祖佛善巧洞心原之智。搜經論微細窮性海之證。令頓豁情塵便成真覺。如釋摩訶衍論云。一心真如體大通於五人。平等平等無差別故。云何名爲五種假人。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緣覺。四者菩薩。五者如來。是名爲五。如是五名。人自是五。真自唯一。所以者何。真如自體無有增減。亦無大小亦無有無。亦無中邊亦無去來。從本已來。一自成一。同自作同。厭異捨別唯一如。如是故諸法真如一相。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金剛作五趣像。五人平等亦復如是。於諸人中無有增減。故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以心本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

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別之相。古釋云。執者問云。現見諸法差別遷流云何乃云性無生滅。釋云。差別相者。是汝遍計妄情所作。本來無實。如依病眼妄見空華。故云皆依妄念而有差別。疑者又云。以何得知依妄念生。釋云。以諸聖人離妄念故。盡無其境。即驗此境定從妄生。又若此境非妄定實有者。聖人不見。應是迷倒。凡夫既見。應是覺悟。如不見空華是病眼。返結準之。故若離於念即無差別也。所執本空故真心不動。由此一切諸法皆即真如。斯則會妄顯真可絕疑矣。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非勅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昔人有。簡金頌云。君不見澄清麗水出黃金。逐浪隨波永被沈。有幸得逢良鑒者。披砂細揀暫知音。因此遂蒙皇上寵。直入瓊樓寶殿中。一練一明光照耀。一迴掌上。一迴欽。以此塵沙含妙寶。故喻衆生覺照心。衆生無始沈三有。元來流浪被境侵。對塵恰似真如慧。離境元無照體心。迷即一真名二體。只爲群生不照心。若能對境常真照。隨塵離境一般心。如來今日除分別。意遣衆生妄習心。但除妄習存終始。真照何妄不真心。

宗鏡錄卷第八十五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確定一心心外無法。聖教所印理事圓通。只如法華方便品明十界十如。相性因緣果報本末。初後不濫行相非虛。今唯說一心如何合教。答。一心者即諸法實相也。亦諸法實性也。然諸法即實相。實相即諸法。從心所現性相全同。依本垂迹理事非異。如群波動而水體常露。以水擊波波無不盡。雖衆法似起而心性恒現。以心收法法無不空。大品經云。不見一法出法性外。又云。一切法趣色是趣不過。如台教釋法華經十法界十如因果之法。一切唯心造者。則心具一切法。一切法者。只是十如。十如者。即如是相如是性是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如是相者。夫相以據外覽而可別。釋論云。易知故名爲相。如水火相異則易可知。如人面色具諸休否。覽外相即知其內。昔孫劉相顯曹公相隱。相者舉聲大哭。四海三分百姓茶毒。若言有相關者不知。若言無相占者洞解。當隨善相者。信人面外具一切相也。心亦如是。具一切相。衆生相隱彌勒相顯。如來善知故遠近皆記。不善觀者。不信心具一切相。當隨如實觀者。信心具一切相也。如是性者。性以據內不改名性。又性名性分。種類之義。分分而不同。各各不可改。如火以熱爲性。水以濕爲性等。不改約理。

種類約事。又性是實性。實性即是理性。極實無過。即一心佛性之異名耳。又無行經云。稱不動性。即不改義。今明內性不可改。如竹中火性。雖不可見不得言無。燄人乾草遍燒一切心亦如是。具一切五陰性。雖不可見不得言無。以智眼觀具一切性。如是體者。體是主質義。此十法界陰入。俱用色心爲體質也。如是力者。堪任義。如王力士千萬技能。病故謂無病。差有用。心亦如是。具有如來十力。煩惱病故不能運動。如實觀之具一切力。如是作者。運爲建立義。若離心者更無所作。故知心具一切作也。如是因者。招果爲因。亦名爲業。十法界業起自於心。但使有心諸業具足。若無於心即無諸業。以一切善惡凡聖等業唯心造故。如是緣者。緣名緣由助業皆是緣義。無明愛等能潤於業。即心爲緣。離心緣不起。故如是果者。克獲爲果。若自心造善克獲樂報。若自心造惡克獲苦果。如是報者。酬因爲報。一念心正妙報相酬。一念心邪劣果潛現。風和響應。形直影端。故則邪正在心得喪由我。相爲本。報爲末。本末悉入緣生。緣生故空。則空等也。相但有字報亦但有字。悉假施設。則假等也。又相即無相。無相而相。非相非無相。報亦然。一一皆入如實之際。則中等也。若三塗以表苦爲相。定惡聚爲性。摧折色心爲體。登刀入鑊爲力。起十不善爲作。有漏惡業爲因。愛取等爲緣。惡習果爲果。三惡趣爲報。本末皆廢爲等。乃至菩薩佛類者。緣因爲相。了因爲性。正因爲體。四弘爲力。六度萬行

爲作智慧莊嚴爲因。福德莊嚴爲緣。三菩提爲果。大涅槃爲報。本末皆智爲先導爲等。故知十界十如善惡因緣。凡聖果報皆是一心。終無別法。斯乃發究竟菩提心者之慈父。度虛妄生死野者之導師。轉凡入聖之津梁。會俗歸真之蹊徑矣。譬如天樂隨衆生念出種種聲。亦如摩尼隨意所求雨種種寶。此心無盡。孕法何窮。色法尙然。眞靈豈劣。問。凡聖既同一心。云何聖人成一切種智。凡夫觸事不知乎。答。只爲凡夫背覺合塵。爲塵所隔。迷眞徇妄。被妄所遮。所以教中謂之爲生盲。不開智眼。訶之作瞽俗。豈達眞聞。自心與他心二俱不了。焉能博通萬類成一切種智乎。如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云。佛言。善男子。若諸佛子。欲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若欲善能知自心者。乃至應先發起大慈悲心。普爲衆生。歸依三寶。受菩薩戒等。是以自心難知。莫能善察。不入宗鏡焉能照明。若了自心即是頓發菩提心者。是以心之綿密世莫能知。古人有心隱篇云。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量。有光可見。不能隱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性。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知。至於人心則異於是矣。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而知故。有心剛而

色柔。容毅而質弱。意強而行慢。性惰而事緩。假飾於外以蔽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未必樂。泣未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他心尚不可測。外境則焉能知。故起信論云。衆生以依染心能見能現。妄取境界迷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是知心外無法外無心。但了一心諸塵自會。起心背法即乖法體。既與法違則不通達。若能順法界性合真如心。則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問。若了一心何用廣知諸法。

答。一心是總。諸法是別。別雖從總事起千差。若不子細通明遮照變遷。則理孤事寡不入圓通。維摩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台教云。於諸法門文義教海。須了非字非非字。雙照字非字。不可說非不可說。不可見非不可見。何所簡擇。何所不簡擇。何所攝。何所不攝。何所棄。何所不棄。是則俱是非則悉非。能於墨色通達一切非。於一切非通達一切是。通達一切非。非非是一切法邪。一切法正。若於墨色不如是解。則不知字與非字。如蟲食木莫辯所歸。似鳥言空何知旨趣。問。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以何爲中道。答。且約古師四句分別。如中論玄樞云。汝以不生不滅爲中道。有此中道不。若有此中道則不名中道。若無此中道。無亦不名中道。二俱不可得。何名中道。答。有四義。一有此中道。何者本將中道破偏。何得無中道。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

則不成。空即中道也。二無此中道。何者爲破偏病。是故說中。偏病既亡中藥須遣。若有中道中還是病。三亦有中道亦無中道。何者至理虛存故名亦有。無形無相故名亦無。如涅槃經云。內外合故名爲中道。四非有中道非無中道。何者既云中道何得是有。既云中道何得是無。此是一往爲言耳。若更再論則非四句。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問。若爾云何取定。答。若也有執則無所不礙。若也無執則無所不通。如智論云。若人見般若則是則名被縛。若不見般若亦是則名被縛。若人見般若則是則名解脫。若不見般若亦是則名解脫。中道即實相是有也。中道即性空是無也。亦名爲假名。亦有亦無也。亦名爲中道。非有非無也。故知無執則四句皆是。涅槃經云。有緣服毒生無緣服毒死。有服甘露傷命而早夭。或有服甘露壽命得長存。此之謂矣。問。爲中即是道。爲離中別有道。爲這即是中。爲離道別有中。答。如彼中品人。此則是中而非道。如彼三乘人道。此即是道而非中。如彼菩薩道。此即亦中亦是道。如彼外道道。此即非中又非道。今言中道者。即菩薩道離中無別道。離道無別中。即以道爲中。即以中爲道。此之中義即是一心道。即是心。心即是道。以真心遍一切處故。所以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前辯所見不同。故論得失。若入宗鏡則派同平等。三乘五性。若內若外。無非一心中道矣。又中道者。以一真心不住有無。一邊。故稱中道。若言其有。相不可尋。若言其無。性不可易。所以

菩薩以行契理觀一切法。雙遮雙照。雙亡雙流。台教明雙亡正入常真中道。無心亡照任運寂知。雙亡即亡空亡假。故名爲寂。正入只是入中。故名爲照。而亡而照。故曰雙流。遮流約智用。亡照約智體。無心釋智體。智體成就。不須作意念忘照。而常任運。而寂而知。寂即是亡。知即是照。又詔所雙寂故曰雙亡。門理歷然稱爲正入。正入則理無不契。雙亡則相無不寂。斯即不住空有。遮照分明不滯二邊。方成正入。肇論云。有心者。衆庶是也。無心者。太虛是也。衆庶處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不可以處妄想。絕靈照而語聖心乎。故須遮照無滯。體用自在。方成理行之門。華嚴經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住是不可思議地。思與非思俱寂滅。若唯遮思議境者。則凡聖絕分。故非但遮常心。亦應融常心。是則於中思議不可盡。遮融無二。則思與非思體俱寂滅。方曰真不思議也。是則遮照無滯。理事不虧。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雙行。即照而遮故。雙行即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求。萬行紛然。不壞本而常本。一心恒寂。所以色塵體寂。香界性空。執作有無之邊邪。達成唯心之中理。法法皆圓顯海。塵塵盡具行門。應念而六度咸成。目擊而真心普遍。如無盡意菩薩經云。普賢如來國土。彼諸菩薩常見佛時。尋能分別諸深妙義。具足成就。六波羅蜜。何以故。若不取色相。即是具足檀波羅蜜。若除色相。即是具足尸波羅蜜。若觀色盡。即是具足羼提波羅蜜。若見色寂

滅即是具足毘梨波羅蜜。若不行色相。即是具足禪波羅蜜。若不戲論色相。即是具足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即觀佛時。尋具如是六波羅蜜得無生忍。問。此唯識門未了之人。以何方便而為開導。答。初覺之人先以比知後當信驗。攝論云。一切時處皆唯有識。其有未得真智覺者。於唯識中云何比知。由聖教及正理。如教云。如三界皆唯有心。理顯者。如於定心中隨所觀見諸青瘀等。所知影像一切無別青瘀等事。但見自心。又云。外種內為緣。外法種子皆是衆生感受用業熏種子。依阿賴耶力所變現。是故外種離內無別有種。如有頌言。天地風虛空。陂池方大海皆真內所作。外義俱非有。又頌云。聖教及正理。各別有功能。為生於信慧。無一不成故。是以識生此識說名相分。知此相唯內心變外義不成故。如有頌言。於一端嚴姪女身。出家既欲及餓狗。嗅屍昌艷美飲食。三種分別各不同。以前塵無決定相。唯心自分妍醜。若外法是實云何各隨自見不同。是以比知。唯心自現非他境界。古德云。菩薩從初正信創發心時。即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得成正信。故攝論云。得彼本識說菩薩初起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此之謂也。如實者。無非一心餘皆虛妄。若有猛提直入之者。頓悟圓信之人。即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不動塵勞之位。遍坐一切道場。靡移所習之門。遊戲十方國土。是以法華經偈云。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反聲聞

衆。乘此寶乘。直至道場。以是因緣。十方諸求。更無餘乘。除佛方便。若能依實。修行果滿。不離一念。如還原觀云。卷舒無礙。顯同時。一際絕其始終。出入亡於表裏。初心正覺。攝多生於剎那。十信道圓。一念該於佛地。即無生顯而幻有立。兩相泯而雙事存。攝法界而攝一塵。舉一身而十身現。問。既以聖教正理比知。已生勝解。欲入聖位。緣何境界親證修行。答。但了人法二空。即入此觀。人法何以成空。以唯有意言分別。故攝論云。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若欲入唯識觀修加行。緣何境界。緣意言分別為境。離此無別外境。何以故。此意言分別似文字言說及義顯現。唯有意言分別。無別有名言。菩薩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邪執。又此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前以遺名。此下依名遺義。義者即六識所緣境離名無別此境。名言既唯意分別故。義亦無別體。菩薩通達義無所有。亦離外塵邪執。又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說為量。前已遺名義。名義既無自性及差別。云何可立。若離假說無別名義自性及名義差別。由證見此二法不可得故。名為通達。智整禪師六行法云。大乘頓悟菩薩。能觀唯識無外空者。謂觀相空唯是空解。心作空解。無外相空是故大根知唯識者。則滅空解離諸緣觀。故智論云。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普觀諸法皆空。空亦復空。滅諸觀得無礙般若波羅蜜。以此文證無外相空。大根觀智則證空。空謂法空。空有皆是妄見。悉是當時意分別作。如人心起

則唯見人。微塵心起則唯見微塵。空心起時則唯見空。是故空有皆是心作。故諸凡聖見境不同。皆是當時意言有異。是以世諦各唯有識。覺無外邊則名真諦。以其二諦不相離故。即以無外名為真諦。是故若能觀見唯識。即知無外則亦達真。此達真時則無外解。便達世俗妄取之心。故攝論云。知塵無所有。通達真。知唯有識。通達俗。若不通達俗。無以能得見真。以離俗無真故。若不通達真。無以遺俗。以俗無別體故。所以通達真俗。由能解唯識理故。以此文證觀唯識者。即達二諦。能遺妄心。雖復就實唯識無境。稱情則有凡聖大小。謂若見塵意謂是人。如此意言則是凡夫。若觀此身意謂是塵。如此意言則是二乘。若觀細塵意謂體空。如此意言是小菩薩。若觀空有知皆意言。即是大乘大菩薩人。故諸衆生雖皆唯識。意言不同凡聖各異。故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故攝論云。初修觀者。則是凡夫菩薩。此等能觀深法空者。即亦會通小乘觀來。非是不解衆生無我。一往即能頓見法空。故攝論云。若得法無我。必先得人無我。故知學大要從小。雖復從小漸頓仍別。謂觀生空執為極者。後觀相空進學名漸。若有久習。知小非極。即解空空。名為頓悟。雖知心外無境。然入觀時亦從塵起。以其色塵唯佛不見。以佛常證唯識無境妄想盡故。不見外塵故。彼論云。如來常不出觀故寂靜。若大菩薩入真觀時。則知唯識亦不見

塵故。彼論云。菩薩若入無分別觀。一切塵不顯現。以此文證。故知大聖入真觀時皆不見色。自餘凡聖莫問大小。未入空觀則皆見塵。大根出觀雖妄見塵。若入觀時則知唯識。以其自知妄作塵解無塵可破。便證唯心。若能觀中了知唯心。後雖出觀妄見自他。尋復思時知自妄見。不同凡小定執有外。乃至觀空猶見能所。故彼論云。菩薩以無分別後智。觀此因果相。然無顛倒。不執有外塵內根唯識是實有法。故知大根一證唯心。後雖出觀不執有外。若觀自心妄見境時。則知衆生各唯有識。故大菩薩乃至佛來常知衆生唯心妄見。謂知衆生或作名解。名則是凡意言分別。情謂似外名字顯現。理是心作。是自心相。或作名下所說法解。法義則是意言分別。情謂有外法義顯現。理實法義亦是心相。故彼論云。十二部經是名爲教。十二部經所證。是名爲理。心相似此理教顯現。以此文證。所緣境界悉是心作。名爲心相。但此心相亦名心影。亦名相識及境界識。種諸凡小謂與心異。理無別體實唯一識。故彼論云。唯識不出二法。一者相識。二者見識。似塵顯現名相。謂所緣境似識顯現名見。謂能緣識定心亦爾。顯現似塵。謂異定心。一分似識。一分似塵。此二實唯是識。以此文證。境界相識即心無別。唯情妄見。以其唯是妄念作故。即此是相識亦名相結。故彼論云。結有二種。一者相結。二者龜重結。相結難解。龜重結難滅。心分別諸塵名相結。由此分別起欲瞋等惑

名龜重結。若得無分別智即解相結。相結不起龜重結即。墮滅。以此文證境是相結。凡小迷執故名難解。是故諸法名之與義。皆是心作。凡小不知。理實無始所緣名義。常是凡夫意言分別。故彼論云。凡夫從本。來意言分別有二種。一似名二似義。名義攝一切法皆盡。此名義但是意言分別所作。離此無別餘法。以此文證。故知凡夫妄見境界或名或義。皆是當時意言分別。如食渣蕩妄見針火。據彼妄情意謂是實。不知妄見謂有外火。據實唯是意作火解。火則唯是意言分別。謂有火名名是意言。謂有火事。事是意言。衆生妄見自身他身地水火風等。皆亦似彼。雖復就實義唯識無外。據凡妄情謂有能所故彼論云。唯識義不失。亦不無能取所取義。雖復據情謂有內外理唯一心無別塵體。故彼論云。識所變異雖有內外事相不同。實唯一識無有塵等別體。故知自他內外事相。唯是一心轉變妄解。故諸大聖知生妄見。自恒不見凡所見境。如人不食渣蕩之者。唯見他人妄見針火。自仍不見空中火事。佛知唯識其事似此。故不同凡妄見境界。以生妄見本無外塵。是以如來恒不見色。唯凡與聖有見不見。但真異妄莫不唯識。凡唯識直是安心故。唯識論偈云。唯識無境界。無塵虛妄見。若佛唯識但有真心。故攝論云。唯有真如及真智獨存說名法身。又唯識論云。諸佛如來行處。唯有真識更無餘識。以此文證。佛無識故。故不同凡妄見外境。以實唯識本無外故。業不同

者。一實異見。如人見水。鬼見爲火。魚謂住處。天以爲地。又如舍利妄見穢土。螺髻菩薩即此見淨。若使實有水火染淨。同處相妨不得和合。以各妄見齊無外故。多心共處得作別解。若諸衆生同業之者。妄見則同更無別解。此同業者遞互爲因。妄想見聞唯心緣合。故唯識論云。一切衆生虛妄分別。思惟憶念彼說我聞。依彼前人說者意識。於此聽人聞者意識。起如是心。彼說我聞。而實無有彼前境界。是偈言遞互共增上因彼此心緣合。以此文證。業相由者。遞互爲因。各妄見聞。以其六道皆心緣合。三界則是唯心轉作。故十地經云。三界虛妄但一心作。論自釋言。一心作者。唯心轉故。故知三界同見別見皆是自心轉變解異。同見聞者。雖心緣合。心無形相恒非內外。若謂心外有他心者。則是妄解。實無外識。故唯識論云。而實無有外識可取。乃至二乘知他心者。謂有外識。亦仍是妄。故彼論云。虛妄分別此心知彼心。彼心知此心。以此文證。實無外識直是凡小妄作外解。故彼論云。他心智者不如實知何以故。以自內心虛妄分別。以爲他心。不能了知。問曰。若言凡小作他心解。云何得與他心相應。釋言。由先方便想作他解。似他解故得與相應。凡小不知自作他解。便謂我今知他人心。雖作他解得與相應。謂有能所。猶非實知。故彼論云。世間他心智者。於彼二法不如實知。以彼能取可取境界虛妄分別故。以此等文證無外識。故作外解。皆非實知。若觀心識本無形

相非彼非此無來無去。不依外解息分別時。則是實知一切生心。故智論云。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性實有不虛誑者。佛不能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性實虛誑無來無去故。佛能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譬如比丘貪求者不得供養。無所貪求則無所乏短。心外如是。若分別取相則不得實法。不得實法故。不能通達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若不取相無所分別。則得實法。故能通達知一切衆生心心數法無所障礙。以此文證心無去來。佛知無外稱實能知。不同凡小他心智者向外緣心猶難妄識。故唯論識偈云。他心知於境。不如實覺知。以非離識境唯佛如實知。以此文證佛知唯識自作他解無外可取。以知自心作諸心解。永斷向外分別之心。入楞伽經云。如實知一切諸法唯是自心。是故不生分別之心。以此文證佛知他心即是自心。離外分別。但緣自心。意言爲境爲諸衆生心識無邊。各各異解差別難計。佛離外念一心遍知。如水不動萬像現中。此佛一心知諸心時。一作多解。多即是一。如彼一水照諸萬像。雖即一水而與水外萬像相應。佛心亦爾。遍照他心。雖是一心作諸心解。而與一切他心相應。由久修學唯識觀成。故離外念方能遍知。故華嚴經頌云。摩醯首羅智自在。大海龍王降雨時。悉能分別數其滴於一念中皆明了。無量億劫勤修學。得是無上菩提智。云何當於一念中。不知一切衆生心。故知諸佛念念遍知。此即是佛意言分別。雖

知世諦各唯識時。別知諸心是佛分別。據恒自覺唯自意言。離外念邊無復分別。故諸大智觀唯識者。緣自意言知世諦時。即亦達真離外分別。是故大乘從凡至佛。皆識自心意言爲境。則知心外無別他心。凡聖等心雖非內外。仍有因緣爲他變者。如維摩經云。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此變舍利弗令心異見。非有別身改形換質。衆生心中修勝行者。則有無中妄見佛業。由有勝業感佛神力。令心變異似見化身。故攝論云。於他修行地中。由佛本願自在力故。彼識似衆生變異顯現。故名變化身。以此文證。如來化身如釋迦等。皆是凡小自心變作。以妄見佛成道化生。後還妄見如來滅度。此妄見者由佛變故彼論云。菩提涅槃爲二。但變異他心。令他爲二。體實不有。以此文證。佛變他心令妄見佛。心外無佛。據諸凡小不知妄見。謂有外佛來度衆生。故經偈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衆生強分別。作佛度衆生。故攝論云。由觀行人識爲增上緣。故餘人識變異如觀行人。願力顯現。故知定無外塵唯有本識。以此文證。見聖化者皆由佛力爲增上緣。故彼論云。淺行菩薩欲作衆生利益事。於現在先發願意。即入真觀。出觀後隨所欲樂方得成就。若深行菩薩欲作利益衆生事。現在不須發願及入觀出觀。但由本願力隨所欲作一切皆成。若聲聞等得九定自在。因此定自在得六通自在。於一物中隨願樂力。各能變異。爲無量種。若

諸塵實有自性。此事則不得成。以此文證。本無外境聖力令他無中見化。以皆妄見無外境故。若多聖人同處變物。各隨意成亦不相礙。故彼論云。於一物中若多觀行人。別願同能變異一境。此變異得成。何故得成。隨彼意成。故實無外境唯有識故。是故各隨彼意得成。以此文證。於一處中多聖變化。隨意各別。令諸衆生見境各異。和而不同參而不亂。此義甚深大根方知。故至佛來皆觀唯識。故彼論云。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通名唯識觀。以此文證。大乘入道同觀唯識。漸明至佛。言觀唯識願樂位者。謂從師友聞說唯識。即能解者。心生願樂。由有願樂學思量時。即是大乘願樂位人。故彼論云。諸菩薩但由德聞一切法唯有識。依此教隨聞起信樂心。於一切法唯識理中。意言分別生。由此願樂意言分別故。說菩薩已入唯識觀。作如此知。名入唯識願樂位。以此文證。學觀唯識即是大根菩薩入道。上來總明大小入道淺深雖別皆唯修慧。以其慧觀是正道體。若不修觀餘行皆非。此明慧觀是入道體。如上所說。若了一切境界唯是意言分別則意無所思。口無所說。攀緣既息。名相即空。妙明真心從此披露。故得塵勞路絕生死河枯。念念冥真心合道。所以金剛三昧經云。佛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衆緣斷滅。何以故。一本不起三用無施。住於如理六道門杜

宗鏡錄卷第八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入道之門。觸途咸是簡要。分別無出四門。今約天台四教。藏通別圓各有四門入道。前三教四門廣在彼說。今引圓教四門。當入道。一有門。二空門。三亦有亦空門。四非有非空門。止觀云。圓教四門妙理頓說。異前藏通二教。圓融無礙。異於別教歷別。若有門即假。寄於有以爲言端。而此有門亦即三門一門。無量門。無量門一門。非一非四而言一四。此即圓門相也。若有爲門。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法可論。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無二無別。舉有爲門端耳。實具一切法圓通無礙。是有有門。三門亦如是。此門微妙不可思議。豈同藏通拙度而但空。別教不融而隔別。又圓四門皆妙無礙。若有門爲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空門即是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餘二亦如是。法相平等無復優劣。若爾無四門之異。但因順根機赴緣四說。如四指指一月。一指四。又如藏通別圓四教。如空中四點雖四點似別不出一空。雖四指不同唯指一月。一有門者。觀見思假。即是法界具足佛法。又諸法即是法性因緣。乃至第一義亦是因緣。大經云。因滅無明即得熾然三菩

提燈。是有有門。二空門者。觀幻化見思及一切法。不在因不屬緣。我及涅槃是二皆空。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此即三諦皆空也。三亦空亦有門。幻化見思雖無真實。分別假名則不可盡。如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於第一義而不動。善能分別諸法相。亦如大地一能生種種芽。無名相中假名相說。乃至佛亦但有名字。是爲亦空亦有門。四非空非有門。觀幻化見思即是法性。法性不可思議。非世故非有非出世故非空。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中一切中。毘盧遮那遍一切處。豈有見思而非實法。是名非空非有門。云何一門即是三門。一門向是一切法。何止三耶。所以者何。觀因緣所生法。是初門。一切皆初門。初門即空。一空一切空。即是第二門。此初門即假。一假一切假。即是第三門。此初門即中。一中一切中。即是第四門。初門即是三門。三門即是一門。但舉一門爲名。雖有四名。理無隔別。即是圓教四門。正是今之所用也。若爾何用前來種種分別。但凡情關鈍不說不知。先誘開之後入正道。法華經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一乘。若得此意。終日分別無所分別。涅槃名爲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法華名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大品名爲一切種智知一切法。淨名稱爲瞻衛林不嗅。餘香華嚴稱爲法界。即是此四門意也。故知若了一心。修行因果圓備。猶如地萬物出生故。猶如海衆寶所聚故。猶如車能運載故。猶如城善防護故。是以大涅槃經云。佛言。我爲須達說言。長者。心爲城

主。長者。若不護心則不護身口。又華嚴入法界品中。寶眼主城神眷屬圍遶。於虛空中而現其身。種種妙物以爲嚴飾。手持無量衆色寶華。以散善財。作如是言。善男子。應守護心城。謂不貪一切生死境界。應莊嚴心城。謂專意趣求如來十力。應淨治心城。謂畢竟斷除慳嫉諂誑。應清涼心城。謂思惟一切諸法實性。應增長心城。謂成辦一切助道之法。應嚴飾心城。謂造立諸禪解脫宮殿。應照耀心城。謂普入一切諸佛道場聽受般若波羅蜜法。應增益心城。謂普攝一切佛方便道。應堅固心城。謂恒勤修習普賢行願。應防護心城。謂常專禦捍惡友魔軍。應廓徹心城。謂開引一切佛智光明。應善補心城。謂聽受一切佛所說法。應扶助心城。謂深信一切佛功德。海應廣大心城。謂大慈普及一切世間。應善覆心城。謂集衆善法以覆其上。應寬廣心城。謂大悲哀愍一切衆生。應開豁心城。謂悉捨所有隨應給施。應密護心城。謂防諸惡欲不令得入。應嚴肅心城。謂逐諸惡法不令其住。應決定心城。謂集一切智助道之法恒無退轉。應安立心城。謂正念三世一切如來所有境界。應瑩徹心城。謂明達一切佛法輪脩多羅中所有法門種種緣起。應部分心城。謂普曉示一切衆生。皆令得見薩婆若道。應住持心城。謂發一切三世如來諸大願海。應富貴心城。謂集一切周遍法界大福德。應令心城明了。謂普知衆生根欲等法。應令心城自在。謂普攝一切十方法界。應令心

城清淨。謂正念一切諸佛如來。應知心城自性。謂知一切法皆無有性。應知心城如幻。謂以一切智了諸法性。佛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淨修心城則能積集一切善法。釋曰。夫城者。能防外寇護國安人。堅密牢強即無衆患。況心城須謹密守關津。無令外緣六塵魔賊所侵。內結煩惱姦臣所亂。防非禁惡。常加瑩淨之功。立德運慈。廣備莊嚴之事。遂得四門無滯一道常通。力敵大千威臨法界。可以撫提弱喪攝化無遺。伏外降魔永固眞基矣。華嚴疏云。城有三義。一防外敵。二養人衆三開門引攝。今言法城。通教理行果。行契理教。則無不俱嚴故。各有三義。謂了心城之性空則衆惑不入。見恒沙性德。則萬行爰增。道無不通。則自他引攝便能契果。絕百非以成解脫。養衆德以全法身。開般若而無不通矣。方顯教城無非。養所詮旨。句句通神。有斯多義。淨名疏云。佛法如城。能爲行人防非擬敵。故名爲城。若護佛法即是護城。又陰界入法即空。即空之理名涅槃。衆生是王。而種性具足恒沙佛法。如城中人物故。立一切衆生即大涅槃即菩提相。但此妙理。外爲天魔外道之所欲壞。內爲通別見思之所侵。菩薩爲護衆生本有涅槃之城。不令妄起諸愛見也。問。聖人大寶曰位。若無位次即是天魔外道。既有信入須假鍊磨。於初心方便門中證解唯識。約教所分有幾位次。答。有五位門。準識論云。謂具大乘二種性者。略於五位漸次悟入。一本性住種性。謂無始來依

附本識。法爾所得無漏法因。二習所成種性。謂聞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等熏習所成。要具大乘此二種性方能漸次悟入唯。識乃至云何漸次悟入唯。識。謂諸菩薩於識性相資糧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引發眞見。在通達位如實通達。修習位中如所見理。數數修習伏斷餘障。至究竟位出障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復令悟入唯識性相。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頌曰。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論曰。從發深固大菩提心。乃至未起順決擇分。求住唯識眞勝義性。刺此皆是資糧位。攝爲趣無上正等菩提。修習種種勝資糧故。爲有情故勤求解脫。由此亦名順解脫分。此位菩薩依因善友作意資糧四勝力故。於唯識義雖深信解。而未能了能所取空。多住外門修菩薩行。故於二取所引隨眠。猶未能有能伏滅功力。念彼不起二取現行。此二取言顯二取取。執取能取所取性故。二取習氣名彼隨眠。隨逐有情眠伏藏識。或隨增過故名隨眠。即是所知煩惱障種。煩惱障者謂執遍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而爲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煩惱。此皆擾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名煩惱障所知障者。謂執遍計所執實法。薩迦耶見而爲上首。見疑無明愛悲慢等覆所知境無顛倒性。能障菩提名所知障。乃至菩薩住此資糧位中。二能現行雖有伏者。而於細者及二隨眠。止觀力微未能伏滅。此位未證唯識眞如。依勝解力

修諸勝行。應知亦是解行地攝。乃至所修勝行。謂福及智等。釋云。本性住種。姓者。未聞正法。但無漏種無始自成。不曾熏習令其增長。名本種姓。性者體也。姓者類也。謂本性成住此菩薩種子姓類差別。不由今有。名本性住種姓。菩薩地說。無始法爾六處殊勝。名本性住種姓。習所成種姓者。此聞正法已去令無漏舊種增長數習種姓。菩薩地說。聞十二分教法界等流平等而流。又法界性善順惡達具諸功德。此亦如是。故名等流。依因善友。作意資糧四勝力故者。此上四力。攝論云。能悟入中大乘多聞熏習相續。此乃因力。已得奉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即善友力。已得一向決定勝解。非諸惡友所能動搖。名作意力。已善積習諸善根等名資糧力。隨眠義者。隨逐有情常在生死。眠伏藏識不現餘處。故名隨眠。或隨增過故名隨眠。逐有情多增過失故。名隨眠何。故眠者乃是增義如。人睡眠眠。即滋多。故過失增是隨眠義。即二障種也。二加行位。頌曰。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論曰。菩薩先於初無數劫。善備福德智慧資糧。順解脫分既圓滿已。爲入見道住唯識性。復修加行伏除二取。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此四總名順決擇分。順趣眞實決擇分故。乃至菩薩此四加行中。猶於現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眞勝義性。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帶相。觀心有所得故。非實安住眞唯識理。彼相滅已方實安住。依如是義故。有願言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

心。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想。如是住自心。知所取非有。以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乃至此加行位未達相縛於龜重縛。亦未能斷。唯能伏除分別二取。達見道故。於俱生者及二隨眠。有漏觀心有所得故。有分別故。未全伏除。全未能滅。乃至此位亦是解行地攝。未證唯識真勝義故。釋云。四總名順決擇分者。則名真實決擇分。決擇是智即擇法也。決簡疑品彼猶預故。擇簡見品彼不擇故。分者是支因義。即擇法覺支。現前立少物者。心上變如。名為少物。此非無相故名帶相。若證真時此相便滅。相者即是空所執相。三通達位頌曰。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論曰。若時菩薩於所餘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智與真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能所取相俱是分別。有所得心戲論現故。乃至此智雖有見分。而無分別說非能取。非取全無。雖無相分。而可說此帶如相起。不離如故。如自證分緣見分時不變而緣。此亦應爾。變而緣者。便非親證。如後得智。應有分別。故應許此有見無相。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乃至前真見道證唯識性。後相見道證唯識相。二中初勝故頌偏說。前真見道根本智攝。後相見道後得智攝。諸後得智有二分耶。乃至此智現身土等。為諸有情說正法故。若不變現似色聲等。專有現身說法等事。轉色蘊依不現色者。轉

四蘊依應無受等。又若此智不變似境。離自體法應非所緣。綠色等時應緣聲等。又緣無法等應無所緣緣。彼體非實。無勝用故。由斯後智二分俱有。釋曰。又若此智不變似境離自體法應非所緣者。既無相分。自他之心他身土等。離自己體之法不帶影像。應非所緣緣。直觀照彼不變為相故。不同真如。真如即是智自體故。問。若爾真如應非所緣緣。無似境相故。答。不然。帶如之相起故。離自體法既無影像。不可言帶彼相起。如何說有所緣緣。彼皆離自體故。既亦帶相起名所緣緣。色等時應緣聲等。綠色等智不帶聲等相故。又緣無法等應無所緣緣者。不變為無相為見所緣故。以無相分直照於無。無非有體。所緣緣義如何得成。由此故知。佛亦不能親緣於無。此文理證也。四修習位頌曰。無得不忍讓。是出世間智。捨二龜重故。便證得轉依。論曰。菩薩從前見道起已為斷餘障證得轉依。復數修習無分別智。此智遠離所取能取。故說無得及不思議。或離戲論說為無得。妙用難測名不思議。是出世間無分別智。斷世間故名出世間。二取隨眠是世間本。唯此能斷獨得出名。或出世名依二義立。謂體無漏及證真如。此智具斯二種義故。獨名出世。餘智不然。即十地中無分別智。數修此故捨二龜重。二障種子立龜重名性。無堪任遠細輕故。令彼永滅故說為捨。此能捨彼二龜重故。便能證得廣大轉依。依謂所依。即依他起。與染淨法為所依故。染謂虛妄遍計所執。

淨謂真實圓成實性。轉謂二分轉捨轉得。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龜重故。能轉捨依他起上遍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中圓成實性。由轉煩惱得大涅槃。轉所知障證無上覺。成立唯識。意為有情證得如斯二轉依果。或依即是唯識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故。愚夫顛倒迷此真如。故無始來受生死苦。聖者離倒悟此真如。便得涅槃畢竟安樂。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龜重。故能轉滅依如生死。及能轉證依如涅槃。此即真如離雜染性。如雖性淨而相雜染。故離雜染時假說新淨。即此新淨說為轉依。修習位中斷障證得。雖於此位亦得菩提。而非此中頌意所顯。頌意但顯轉唯識性。二乘滿位名解脫身。在大牟尼名法身故。云何證得二種轉依。謂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二種轉依由斯證得。五究竟位頌曰。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論曰。前修習位所得轉依前。即是究竟位相。此謂此前二轉依果。即是究竟無漏界。攝諸漏永盡非漏隨增。性淨圓明。故名無漏界者藏義。此中含容無邊希有大功德故。或是因義。能生五乘世出世間利樂事故。莊嚴經論說四加行位。偈曰。爾時此菩薩。次第得定心。唯見意言故。不見一切義。釋曰。此菩薩初得定心離於意言。不見自相總相。一切諸義唯見意言。此見即是菩薩煖位。此位名明。如佛灰河經中所說。明此明名見法忍。偈曰。為長法明故。堅固精進故。法明增長已。通達

唯心住。釋曰。此中菩薩為增長法明故。起堅固精進。住是法明。通達唯心。此通達即是菩薩頂位。偈曰。諸義悉是光。由見唯心故。得斷所執亂。是則住於忍。釋曰。此中菩薩若見諸義悉是心光。非心光外別有異見。爾時得所執亂滅。此見即是菩薩忍位。偈曰。所執亂雖斷。尚餘能執故。斷此復速證。無間三摩提。釋曰。此中菩薩為斷能執亂故。復速證無間三摩提。問。有何義故。此三摩提名無間。答。由能執亂滅時。爾時入無間。故受此名。此入無間即是菩薩世間第一法位。乃至五位。第一資糧位。初學唯識為發心之始。第一發心分。依止大菩提而發心故。菩薩善生有四義。一種子勝。以菩提心為種子故。二生母勝。以般若波羅蜜為生母故。三胎藏勝。以福智二聚住持為胎藏故。四乳母勝。以大悲長養為乳母故。第二通達位。頌曰。已知義類性。善住唯心光。現見法界故。解脫於二相。論曰。此位由解一切諸義。唯是意言為性。則了一切諸義悉是心光。菩薩爾時名善住唯識。從彼後現見法界。了達所有二相。即解脫能執所執。第三見道位。頌曰。心外無有物。物無心亦無。以解二無故。善住真法界。論曰。此位如彼現見法界故。解心外無有所取物。所取物無故亦無能取心。由離所取能取二相故。應知善住法界自性。第四修道位。頌曰。無分別智。恒平等遍行。為壞過聚體。如藥能除毒。論曰。此位菩薩入第一義智轉依已。以無分別智恒平等作及遍處行。何以故。為壞依止

依他性熏習稠林過聚相故。此智力譬如阿伽陀藥。能除一切眾毒。第五究竟位。頌曰。緣佛善成法。心根安法界。解念唯分別。速窮功德海。論曰。緣佛善成法者。諸菩薩於佛善成立一切妙法中。作總聚緣故。問。云何總聚緣。答。心根安法界是故此心名根。此後起觀。如前觀事處處念轉。解知諸念唯是分別非實有故。如此知已速窮功德海。即佛果功德海能速窮彼岸。故攝論偈云。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於法思量善決已。故了義趣唯言類。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斷除。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智者了達二皆無。等住二無真法界。慧者無分別智力。周遍平等常順行。滅依榛梗過失聚。如大良藥消眾毒。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了知念趣唯分別。勇猛疾歸德海岸。釋曰。復有現觀伽他如經。莊嚴論說其中難解。於此顯示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者。資糧有二種。一福德資糧。二智慧資糧。謂施等三波羅蜜多。是福德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是智慧資糧。精進波羅蜜多二資糧攝。何以故。若為智慧而行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福德而行精進。是福德資糧。如是靜慮波羅蜜多亦通二種。若緣無量而修靜慮。是福德資糧。餘是智慧資糧。如是資糧。是誰所有。謂諸菩薩長遠難度名無邊際。如無邊語非無有邊。但以多故得無邊稱。此亦如是。於法思量善決已者。要由定後思惟諸法。

方善決定。非餘所能。故了義趣唯言類者。謂了知諸義唯意言為因。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似義顯現唯是意言。即住似義唯心正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斷除者。謂從此後現證真如。永離所取能取二相。如入現證大當顯示。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體知離心無所緣義。彼無有故。即會能緣心亦非有。智者了達二皆無者。謂諸菩薩了達此二悉皆是無。等住二無真法界者。謂平等住離義離心真法界。慧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無分別智所有勢力。周遍平等常順行者。於平等中隨順而行。觀契經等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性平等故。內外諸法皆如是觀。故名周遍常恒。滅依榛梗過失聚如大良藥消眾毒者。滅謂除滅。依謂所依。即所依中難染法因極難了故。如谿谷林榛梗難入。過失聚者是難染法熏習自性。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者。謂由佛教善安其慧。置真如中及能緣彼根本心中。根本心者。謂緣如來所有正教。總為一相。應知即是無分別心。了知念趣唯分別者。謂彼安住根本心已。為說正教。由後得智念諸義趣。知此念趣唯是分別。勇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無分別智及後得智巧方便故。速趣佛果功德海岸。如是五頌總略義者。謂第一頌顯資糧道。第二頌初半顯加行道。後半第三顯於見道。第四一頌顯於修道。第五一頌顯究竟道。金剛三昧經云。大力菩薩言。云何二入不生於心。

心本不生云何有入。佛言。二入者。一謂理入。二謂行入。理入者。深信衆生不異真性。不共。但以客塵之所翳障。不去不來。凝住覺觀。諦觀佛性。不有不無。無已無他。凡聖不二。金剛心地堅住不移。寂靜無爲。無有分別。是名理入。行入者。心不傾倚。影無流易。於所有處靜念無求。風鼓不動。猶如大地。捐離心我救度衆生。無生無相。不取不捨。菩薩心無出入。無出入心。不入不故。故名爲入。菩薩如是入法。法相不空。不空之法。法不虛棄。何以故。不無之法。具足功德。非心非影。法爾清淨。又云。佛言。從聞提心。乃至如來。如來實相住五等位。一者信位。信此身中真如種子爲妄所翳。捨離妄心。淨心清白。知諸境界。意言分別。二者思位。思者觀諸境界。唯是意言。意言分別隨意顯現。所見境界。非我本識。知此本識非法非義。非所取非能取。三者修位。修者常起能起所起同時故。先以智導排諸障難。出離蓋纏。四者行位。行者離諸行地。心無取捨。極淨根利不動心。如決定實性。大般涅槃。唯性空大。五者捨位。捨者不住性空。正智流易。大悲如相。相不住如。三藐三菩提。虛心不證。心無邊際。不見處所。是至如來善男子。五位一覺。從本利入。若化衆生。從其本處。如上經論所言。諸佛菩薩。四加行位。唯識五位等。皆從一心分其深淺。從本起末。似現初心。因未顯本。復歸元地。所以經云。五位一覺。從本利入。若化衆生。從其本處。如上諸位。但是一心。因智有淺深。證分初後。於行布中。似有階

降。如璽疏云。首楞嚴經。於一念上立六十位。如珠中影像。物類雖多。珠全是一。一中含衆像。衆像還入一珠中。如六十位中。一位含六十位。且如位位全是心證。一心能生多心。多心還入一心。心心互含有何障礙。宗鏡錄卷第八十七。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八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證唯識理而登佛果。從初資糧位至究竟位。具幾智而得成就。答。唯一無分別智。約初後有三種。一。加行無分別。謂尋思等智。即是道因。二。無分別智。即是道正體。三。無分別後智。即是出觀智。謂道果。問。此三智行相如何。答。攝論云。無分別智。自性應知。離五種相。一。離非思惟故。二。離非覺觀地故。三。離滅想受定寂靜故。四。離色自性故。五。於真實義。離異分別故。此智若由離思惟故。名無分別智。熟眠放逸。狂醉同離思惟。應得此智。若由過覺觀地故。名無分別智。從二定以上。已過覺觀。應得此智。若依此二義。凡夫應得此智。是處能離心及心法。應說名無分別智。謂想受滅定等。若人在此位中。得無分別智。此則不成智。何以故。於滅定等位。無心及心法故。若言如色。自性智自性亦如此。如色鈍無知。此智應鈍無知。若於真實義。由已分別顯

現。是分別應成無分別智。何以故此分別能分別真實義。謂此義真實。若智離五相緣真實義起。若不異分別真實義。謂此法真實。但緣真實義。如眼識不以分別爲性。是名無分別智。無分別智。衆行中最爲上首。更以偈顯。諸菩薩自性。五種相所離。無分別智性。於真無分別。菩薩以無分別智爲體。無分別智與菩薩不異。無分別智。自性即是菩薩自性。由於真無分別故。離五相得無分別名。又三智總以喻顯。頌曰。如五求受塵。如五正受塵。如非五受塵。三智譬如是。釋曰。譬如人在眼等五識中求覓五塵。或緣實或緣虛。意識與五識相間起故。加行無分別智亦爾。或證一分爲實。或不證爲虛。譬如人正在五識中得真實境。無分別無言說。根本無分別智亦爾。得真實境。無分別無言說。譬如人在意識中但緣先所受塵。名緣虛境。有分別有言說。無分別後智亦爾。緣虛境有分別有言說。又偈云。如人初開目。是名加行智。如人正閉目。是無分別智。即彼復開眼。後得智亦爾。應知如虛空。是無分別智。於中現色像。後得智亦爾。問。此無分別智。從何而成。答。了一切名義。無所有故。能成無分別智。攝論頌云。鬼畜人天等。各隨其所應。一切意有異。故知義不成。過去等及夢。并餘二影像。無有爲攀緣。然彼攀緣成。釋曰。若義成於境。無無分別智。此智若不有。佛果無可得。於一物中各隨其意見有差別。是故應知。義無所有故。彼等所取。既不成就。若爾義無所有故。識應不

緣境而生答。亦有識不緣境而生。如夢及過去未來等。無實攀緣。即自攀緣。如境像及定境。謂自心爲境而攀緣。若義有自性爲境。則無無分別智。此智若有。有佛果可得。問。於宗鏡中最初信入有何位次。答。若圓信人初有五品位。台教據法華經分別功德品。依圓教立五品位。第一品初發一念信解心。第二品加讀誦。第三品加說法。第四品兼行六度。第五品正行六度。從初品須依靜處建立道場。於六時中行四三昧。懺六根罪。修習五悔。五悔者。一懺悔。破大惡業罪。二勸請。破謗法罪。三隨喜。破嫉妬罪。四迴向。破諸有罪。五發願。願空無相願所得功德不可限量。營算校計亦不能說。若能勤行五悔方便助開觀門。一心三諦豁爾開明。如臨淨鏡。遍了諸色。一念心中圓解成就。不加功力任運分明。正信堅固無能移動。此名深信隨喜心。即初品弟子位也。分別功德品云。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義趣。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能起如來無上之慧。乃至若聞是經。而不毀皆起隨喜心。當知已爲深信解相。即初品文也。以圓解觀心。修行五悔更加讀誦。善言妙義與心相會。如膏助火。是時心觀益明。名第二品也。經云。何況讀誦受持之者。斯人則爲頂戴如來。又以增品信心。修行五悔更加說法。轉其內解導利前人。以噴濟故化功歸己。心更一轉。倍勝於前。名第三品也。經云。若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養衆僧。又

以增進心修行五悔。兼修六度。福德力故倍增觀心。更一重深進。名第四品也。經云。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六度。其德最勝無量無邊。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無邊。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疾至一切種智。又以此心修行五悔正修六度。自行化他事理具足心觀無礙。轉勝於前不可比喻。名第五品也。經云。又爲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乃至當知。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坐道樹下。始自初品終至初住。一生可修一生可證。不待位登七地。爾乃修習。何假歡喜始入雙流。前教所以高其位者。方便之說。圓教位下者。真實之說。法華經云。如此之事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當爲汝說最實事。即此意也。又約藏通別圓四教論位高。以言優劣。如圓教圓修至十行中第二行。便與別教妙覺位齊。若登三行。所有智斷。別人不識其名。況知其法。大乘別教證中道佛性不空之理。尙此懸殊。何況藏通但空灰斷之果。若從圓教第三行乃至十地等妙二覺。所有智斷皆非境界。別教但知至十行第二行中。只斷無明爲己家之極果。不知是他家之下因。譬如構瓶石爲基以金寶飾上。豈如從基至頂悉累金剛。非唯高位有殊。亦乃實非寶別。乃至約斷惑門論斷不斷者。別教但明斷不斷。圓具二義。若教道明

斷。證道不斷。例如小乘方便論斷證異。不論斷不斷。今亦如是。若不思議觀者內不見有煩惱可斷。煩惱性不障菩提。菩提不障煩惱。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故淨名云。佛爲增上慢人說斷姪癡癡名爲解脫。無增上慢者姪癡癡性即解脫。六根六塵而無限礙。只眼中見色。亦眼中入三解脫門。華嚴明十眼乃至六根。皆明於一塵中具十方三世諸佛八相成道轉法輪度衆生。皆不斷而明了。又五品位同小乘五停心觀。今五品以四弘誓願四種三昧。以明五停心。四弘誓願明四種停心。四種三昧明第五停心。四弘誓願者。一者未度令度。二者未解令解。三者未安令安。四者未滅令滅。四種三昧者。一常行。二常坐。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且四弘誓願明四種停心者。生死苦諦即是涅槃無二無別。此即信事順理信是道元功德母。此是第一誓願。未度苦諦令度苦諦。是初品信理停心。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是爲未解集諦令解集諦。是第二品讀誦解脫停心。即是大悲拔苦與前兩誓願。未安道諦令安道諦。即是以無惱之慈而爲說法。即第三品說法停心。未入滅諦令入滅諦。即是兼行六度六度蔽此岸生死。即第四停心。大慈與樂與此兩誓願。四種三昧明第五停心者。此四三昧。皆修念佛破障道罪。自有人數息覺觀不休。若念佛若稱名。即破覺觀恬然心定。故經云。若有衆生多於貪欲。常念觀音即便得離。破根本無明。又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皆是念佛法門也。

即常行三昧諸佛停立。現前觀法界佛也。常坐三昧者。繫緣法界一念法界而念佛也。半行半坐三昧者。思惟諸佛實法。法華經云。當成就四法爲諸佛護念。此語初心行人。若人行道者。常好坐禪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名大懺悔。非行非坐三昧者。行住坐臥語默等。皆是摩訶衍。以不可得故。若三藏中以事觀緣事。謂數息不淨慈悲界分別念佛五停心觀等。今圓教五品之位。以理觀緣理。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生命是衆生之息命。涅槃是法身之息命。雖不可數而可散動。明寂對於數息也。煩惱是底下之穢惡。菩提是尊極之淨理。對前顯後故。以文字解脫。對不淨停心也。若大悲誓願拔因果苦者。若有我所。尚不自出。況拔他苦。謂無我所故。所以發慈悲心自拔拔他。若大慈誓願與因果樂者。若於十二因緣起無明癡愛。尚自無樂。況與他樂。今自無癡故。能與他樂耳。若小乘念生身應佛相好。今念法身相好。事理殊殊。乃至藏教佛與圓教十信心位齊。以同除界內四住煩惱故。十信雖與三藏佛同除界內煩惱齊。而十信又圓伏界外根本無明。藏教尚未識住地無明。云何稱伏。三藏佛位猶稱爲劣。況二乘乎。所以云。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即劣。佛尚猶劣。二乘可知。今略明圓信初入之位。其五十二位智斷行相廣在彼明。故知圓信頓修與漸證權機。功行鍊磨日劫相倍。入此宗鏡功德無邊。是以祖師云。卽心是者疾。發心行者遲。故台教云。

大機扣佛覺忍辱草。圓應頓說覺出醍醐。又頓教最初始入內凡。仍呼爲乳呼爲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如牛新生血變爲乳。純淨在身。犢子若嗽。牛卽出乳。佛亦如是。始坐道場。新成正覺無明等。血轉變爲明。八萬法藏十。二部經具。在法身大機犢子先。感得乳乳爲衆味之初。臂頓在衆教之首。故以華嚴爲乳耳。如大涅槃經云。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青黃赤白黑色。穀草因緣則有色味之異。是諸衆生。以明無明業因緣故生於二相。若無明轉則變爲明。一切諸法善不善等亦復如是。無有二相。則法華一乘之教爲醍醐耳。華嚴論云。此華嚴大意一乘正宗。但誠滅時亡情塵頓絕。唯眞智境一念則。五位齊明爲全將佛果以爲因故。設凡夫住世百年。反以多劫而於自見。不見須臾。可遷不見當成佛不見已。成佛不見現成佛。十住之位法既如是。更有何生不成佛耶更有何生。而成正覺此華嚴經是本。法界門一切諸佛本住大宅一切佛子究竟所歸化身權乘。總居其外若有入者。一入全眞此位中初。發心住菩薩見道住佛。知見入佛知見直與如來同身心性智相。故頓印五位行相總。在其中如持明鏡者。臨衆色此經法門法合。如是所有歎說。應如是知。應如是信解。爲法界法門圓。無始終於一念。中歲月晦明重重無盡一毫之。內佛境界生境色相。無邊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又華嚴經。卽以普門法界普見法門。如來藏身三昧境因陀

羅網莊嚴法世界海。旋重重妙智一時同得。爲一體一切證一斷一切斷故。卽自身之內有十方諸佛剎海莊嚴。佛身之內卽自身之境。重重隱現十方世界。法合如斯。猶如衆流歸於大海。雖未入海潤性無差。若入大海皆同鹹味。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迷之與悟雖然有殊。本來佛海元本不出。問眞如寂滅。本無次第之殊。法界虛玄。豈有階降之別。云何一眞體上。而分五位十地之名。答。若以唯識眞性。則性融一切尚不指一。何況分多。以解行證入之門。不無深淺。如太虛空本無差異。嬰孩之時觀唯不遠。長大之後見則無邊。非彼空之有短長。乃是眼之自明昧。又如大摩尼寶。處礦雖淨。無良工巧治。焉能成器。如蘇迷盧山。雖寶所集。無日輪迴照何以出光。又如指畫虛空。是無數量之數量。猶心量法界。乃非淺深之淺深。如華嚴論云。初地菩薩。多百法明門。王化多百佛世界。二地菩薩。多千法明門。王化多千佛世界者。不同權教實有分限。如前數法互相徹入。又如人以指畫空作百千微塵數。復以手除之令盡。然後空中無有增減。以情量故見彼虛空數有增減。此經亦爾。所有菩薩安立諸地。法門增減亦復如是。爲成諸有情故使令進修。若也一概皆平無心進也。凡夫無有策修之心。發心修至不修。方知萬法無修也。而實教菩薩一得一切得。爲稱法體中無前後故。猶如帝網光影互相參徹相入無前後際也。亦如百千寶鏡同臨妙像。一一鏡中影像相入

色像齊平。如佛果位中。諸菩薩為從性起法身根本智。為十位之中。創證心故。所有法門境界皆悉依本。以體用通收皆悉徹故。還以性齊即時齊故。更有餘不齊之法。為不可也。又云。十住以來菩薩所行。皆是助道非是正位。故意欲明行所行者是為助道。無住無行任真自體。名之為正果故。若以初發心住以法性無相根本智。不離無作用之體。行諸萬行。菩薩與佛因果本來體齊。若簡佛果無作無修。菩薩正加。行已來。總名助道。以動寂無礙。正助元來不異一法門也。眉目不可不簡。體用圓寂正助全同。此即全別全同門。還以重玄門思之可解。聞所未聞之法。聞之無疑。全別全同境界難解。佛及凡夫各自別有。是全別義。故二見恒存。若全同故便成滯寂。圓融道理事理不礙。若也法門全分兩向。是凡夫法。全合一體。是二乘法。但以理事自在。其道在中。留心滅之此亦不可。以心存之此亦不可。此助道行門與正智果德無作之門體合無二。事中軌則不可不分。以其體用不可一向全別。以全同作全別。以全別作全同。不可全別無全同。不可全同無全別。如迷此同別二門即智不自在。又經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者。明智能隨俗言入三世。即俗體本真故言平等。以總別同異成壞門六相義該括。即總而全別。即別而全總。即同而俱異。即異而恒同。即成而俱壞。即壞而俱成。皆非情繫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生滅相故。如是皆是如來理智體用依正悉自在故。

以自體無念力大智。照之可見。是以若上上根人。頓了心空。入真唯識性。現行餘習種子俱亡。則何用更立地位。只為中下之根。或有緣信。或有正信。或有解悟。或有證悟。根機莫等。見解不同。於妄功用中分其深淺。雖即明知信入唯識心境俱空。以微細想念不盡。未得全除。分分鍊磨。於昇進中故有地位差別。以根塵五陰微細難亡。若得識陰盡。方超地位。了無所得。竟圓成。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為咎。癡愛發生。生發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次消五陰之文。如經云。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消色陰文云。佛告阿難。當知汝坐道場。消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闇。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盡受陰文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魔

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若魔各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盡想陰文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寢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若動念盡。淨想消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盡行陰文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籠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鑒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衆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若此清擾。微燄元性。性久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盡識陰文云。佛告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幾。倏然墮裂。沈細網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威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雞。候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內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

通緣異俗。二智所攝。於理無違。妙觀察智相應心品。緣一切法自相共相皆無障礙。二智所攝。成所作智相應心品。有義但緣五種現境。莊嚴論說。如來五根。一皆於五境轉故。有義此品亦能遍緣三世諸法。不違正理。佛地經說。成所作智起作三業諸變化事。決擇有情心行差別。領受去來現在等義。若不遍緣。無此能故。又後得智攝。此四心品雖皆遍能緣一切法。而用有異。謂鏡智品。現自受用身淨土相持無漏種。平等智品。現他受用身淨土相。成所作智品。能現變化身及土相。觀察智品。觀察自他功能過失。雨大法雨。破諸疑網。利樂有情。如是等門差別多種。問。成所作智與第六識相應起於化用。與觀察智性有何差別。答。識論云。觀察智觀諸法自相共相。此所作智唯起化故有差別。此二智品應不並生。一類二識不俱起故。同體用分。俱亦非失。或與第七淨識相應。依眼等根綠色等境。是平等智作用差別。謂淨第七起他受用身土相者。平等品攝。起變化者。成事品攝。問。說有爲法皆蘊處攝。如來純無漏法。還具蘊處界不。答。識論云。處處經說。轉無常蘊。獲得常蘊。界處亦然。寧說如來非蘊處界。故言非者。是密意說。又佛身中十八界等皆悉具足而純無漏。此轉依果又不思議。超過尋思言議道故。微妙甚深。自內證故。問。此智是佛知見無師自爾。何假因緣稱揚開示。答。此智雖不約緣生。而從緣顯。若執無因皆成外道。如古師云。佛法

雖有無師智自然智。而是常住真理。要假緣顯則亦因緣矣。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楞伽經云。大慧白佛。佛說常不思議。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何以異耶。佛言。彼諸外道無有常不思議。以無因故。我說常不思議有因。因於內證。豈得同耶。是則真常亦因緣起。故知無有一法不從心而生。三乘之道悉皆內證。若心外立義。任說幽玄皆成外道。又若入唯識智。雖不執前境。不同愚闇無知無見。雖照境虛。智眼斯在。能斷金剛般若論頌云。雖不見諸法非無了境眼。所以永嘉集云。夫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其詞曰。達性空而非轉。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又頌曰。若智了於境。即是境空智。如眼了空華。是了空華眼。若智了於智。即是智空智。如眼了眼空。是了眼空眼。智雖了境空。及以了智空。非無了境智。境空智。猶有了境智空智。無境智不了。如眼了空華及以了眼空。非無了空眼華空眼。猶有了華眼空眼無華眼不了。

宗鏡錄卷第八十八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八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諸佛唯一法身。云何說三身差別。答。約用分三。其體常一。識論云。如是法身有三相別。一自性身。謂諸如來真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謂諸如來修集無量福慧資糧所起無邊真實功德。及極圓滿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來際恒自受用廣大法樂。二他受用。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為住十地諸菩薩眾。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眾疑網。令彼受用大乘法樂。三變化身。謂諸如來由成事智。變現無量隨類化身。居淨穢土。為未登地諸菩薩眾二乘異生。稱彼機宜現通說法。令各獲得諸利樂事。是以轉滅三心得三身。一根本心。即第八識轉得法身。二依本心。即第七識轉得報身。三起事心。即前六識轉得化身。又一斷德斷一切煩惱。即法身。二智德。總四智為報身。三恩德。恩憐悲育一切有情為化身。則八解六通一心而起。三身四智八識所成。終無一理一行而從外來。皆從自識施為一心而轉。乃至一身無量身。如華嚴所明無量身雲重重無盡。皆從性起無礙圓融。又古德問。夫法身者。法是軌持義。軌謂軌則。令物生解即

法身。能令三根本智而生解故。持謂任持不捨自性。謂持法身凝然之體。不捨無為之自體故。且如根本智。正證如時不作如解。能所冥合一體。如日光與虛空合不分彼此。是無分別如何得明軌解。若有軌解義即有分別。若有分別即與後得智何別。答。凡論分別有其三種。一隨念分別。剎那後念續於前念。二計度分別。即周遍計度。三自性分別。任運緣境不帶名言。今本智證如。但無隨念計度二分別名無分別。然不妨有自性分別。如人飲水雖無言說。然冷暖自知。故知亦有軌義。問。變化身與他受用身。為是真實心。是化現心。答。此二身是化。然化不離真。識論云。此二身雖無真實心及心所。而有化現心心所法。無上覺者神力難思。故能化現無形質法。若不爾者云何如來現貪瞋等。久已斷故。云何聲聞及傍生等知如來心。如來實心等覺菩薩尚不知故。由此經說。化無量類皆令有心。又說如來成所作智化作三業。又說變化有依他心。依他實心相分現故。乃至自性法身。唯有其實常樂我淨。離諸雜染眾善所依。無為功德無色心等差別相用。自受用身具無量種妙色心等真實功德。若他受用及變化身。唯具無邊似色心等利樂他用化相功德。是以如來妙體清淨法身。不去不來如影如像。猶四王天之日月。顯清淨水中不出不入。似僑尸迦之宮殿現琉璃地內非有非無。涅槃無名論云。法身無像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

殊對而不干其慮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于動靜者乎。既無心於動靜。亦無像於去來。去來不以像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像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燬。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動。紅紵自彼。於我何爲。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益不可盈。損不可虧。寧復痼痼中達壽極雙樹。靈錫天棺。體盡焚燎者哉。是以諸佛不出世。亦不入涅槃。本悟真心成道。真心無形。豈有出沒耶。但隨有心機熟業生。感見報化之身。所有見聞皆是衆生心中之影像。故云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則諸佛無心無身。豈有勞慮疲患者乎。復禮法師述三身義云。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即霧。霧歛即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然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止清即現。流濁乃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興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報身即化也。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然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靈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日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

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見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影之性者。可見化身實性。見化之性者。即證法身之體也。淨名云。佛身即法身也。又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如上所說一體三身。理事相成。體用交徹。不出不在。隱顯同時。皆是一心。本宗正義。是以一身多身。皆是法界。所悟一法。即無礙法界。即事之理。全在多中。所現乃是即理之事。全居一內。又成壞一際。緣起同時。如始造衆寶像時。十年像成。百年像壞。初得一寶之時。十年像成。百年像壞。總在得寶緣起之時。以百年不去。現在不住。衆寶緣中無成壞體。以明智慈萬行。諸波羅蜜三十七道品。衆善法中以成如來身。然一一緣中無我無作者。無成壞體。方名正覺。問。諸佛法身湛然明淨。如何起六根之相。答。一以即相明真。何乖大用。二以利他勝業。不斷化門。如寶性論云。依自利利他成就業義故。說偈云。無漏及遍至。不滅法與恒。清涼不變異。不退寂靜處。諸佛如來身。如虛空無相。妙色常湛然。六根甚明淨。佛眼見衆色。耳聞一切聲。鼻能嗅諸香。舌能練衆味。身覺三昧觸。意知一切法。除諸稠

林行。佛離虛空相。又偈云。如虛空無相。而現色等相。法身亦如是。具足六根相。又偈云。如來鏡像身。而不離本體。猶如一切色。不離於虛空。如法華經中明六根清淨。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現一切境。意知一切法等。問。若衆生可度。則諸佛界增衆生界。滅。若不可度。諸有行願皆悉唐捐。如何會通斷其邪見。答。經云。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起邪見心爲衆生界增衆生界滅。所以只爲不如實了一法界心。故見增減。又經云。衆生定相不可得故。又經云。衆生界無性故。衆生界無邊故。古德云。以要言之。衆生界猶如虛空。假使無量勝神通者。各無量劫行於虛空。求空邊際。終不可盡。非以不盡不名遊行。非以遊行令得其際。當知此中佛度生道理亦爾。非以當得令其有終。非以無終說有無得。是故若難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是則衆生雖多。必有終盡之疑。無不通也。起信論明。不思議業相。則諸佛境界云何不思議。以非一非異。不有不無。非言思可定。情解所測。故稱不思議之業相。此不思議之業相者。謂與衆生作六根境界故。寶性論云。諸佛如來身如虛空無相。爲勝智者作六根境界。示現微妙妙色。出顯妙音聲。令嗅佛戒香。與佛妙法味。便覺三昧觸。令知深妙法。常化衆生。是真如之用。故云不思議業也。此本覺用與衆生心本來無二。但不覺隨流用即不現。用則於彼心中稱根顯現。而不

作意我現差別。故云隨根自然相應見無不益。是隨染本覺之相。所以菩薩能行非道通達正道。若入宗鏡門。究竟之道。則染淨由心。無非無正。若入方便門。分別之道。則菩薩大悲力故常行無礙。古德問云。非道之行是煩惱業。菩薩應斷云何行之答。有三義。一漸捨門止。惡行善。二捨相門。善惡俱離。三隨相利益門。染淨俱行。此第三門更有三意。一約行。自行修淨。化他隨染。二約人。化凡同染。化聖同淨。三約法。隨世間法。必須現染。修菩薩法必須修淨。又問。菩薩行非通修何道。答。道有三種。一證道。謂二空真如正體智證。二助道。緣修萬行助顯真理。三不住道。即是悲智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菩薩示行現同其事。為欲同惡止惡同善進善。若其疎異教化即難。故須行非而度脫之。皆令悟入同體真心耳。所以入楞伽經云。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如實能知。但是自心虛妄分別見外境界。爾時實知唯是自心。見內外法不虛妄分別。不取內外自心色相故。菩薩摩訶薩如。實能知一切法故行檀波羅蜜為令一切衆生得無怖畏安隱樂故。乃至菩薩如實觀察自心分別之相。不見分別不墮二邊。依如實修行。轉身不見一法生。不見一法滅。自身內證聖行修行。是菩薩般若波羅蜜。還原觀云。智身影現衆緣觀者。謂智體唯一能變衆緣。緣相本空智體寂照。諸緣相盡如如獨存。謂有為之法無不俱含真性。故知真心遍一切處。無緣不具。無法不隨。所以華嚴經

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大智度論云。如日照天下。不能令高者下下者高。但顯現而已。佛亦如是。於諸法無所作故。經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問一心實相福智同如。云何分異化虛實之佛身。有供養福田之優劣。答。佛非真化。真化從心。心真則真福無邊。心假則假報有限。如惡心出佛身血。執佛身實有。則血從心生。若敬心欲見佛化身。則佛從心現。故知隱顯在我佛身無為。優劣唯心。福田平等。如大智度論問云。佛若無分別者。供養真佛乃至無餘涅槃。福故不盡。供養化佛亦爾不。佛答。供養化佛。真佛其福無異。何以故。佛得諸法實相故。供養真無盡。化佛亦不離實相故。若供養者。心能不異其福亦等。問曰。化佛無十力等諸功德。云何與真佛等。答曰。十力等諸功德皆入諸法實相。若十力等離諸法實相。則非佛法。墮顛倒邪見。問曰。若爾真化中定有諸法實相者。何以言惡心出佛身血得逆罪。不說化佛。答曰。經中但說惡心出佛身血。不辯真化。若供養化佛得具足福者。惡心毀皆亦應得逆罪。惡人定謂化佛是真而惡心出血。血則為出。便得逆罪。故知隨心虛實。佛無定形。實相理中罪福俱寂。問。報化既同實相。云何教中說佛壽量有其延促。答。一心真如性無盡故。即十方諸佛之壽量。是以山斤海滴尚可比方。空界地塵猶能知數。況如來常樂我淨法身慧命。豈窮邊際乎。故云法性壽者。非得命根亦無連

持。強指不還不變名之為壽。此壽非長量。亦非短量。無延促。強指法界同虛空量。此即非身之身。無壽之壽。不量之量也。故金光明經偈云。一切諸水可知幾滴。無有能數釋尊壽命。諸須彌山可知斤兩。無有能量釋尊壽命。一切大地可知塵數。無有能算釋尊壽命。虛空分界尚可盡邊。無有能計釋尊壽命。法華疏釋如來壽量品云。壽者受也。若法身真如不隔諸法故名為受。若報身。境知相應故名為受。若應身。一期報得百年不斷故名為受。法身如來以如理為命。報身如來以智慧為命。應身如來以同緣理為命。法身如來以理命者。有佛無佛性相常然不論相應與相續。亦無有量及無量經云。非如非異非虛非實。蓋是證量法身如理命也。證量報身如來者。以如智契如如境。境發智為報。智冥境為受。境既無量無邊常住不滅。智亦如是。兩大蓋大。經偈云。我智力如是。久修業所得。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此是證量報身如來智慧命也。證量應身者。應身同緣緣長同長。緣促同促。結紮自彼。於我無為。經云。數數現生。數數現滅。或復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此是證量應佛同緣命也。無生義云。性自爾者。即是法性空。空即菩提。今生身命從過去貪取中生意。既是法性空。當知今生身命亦即。是從法性空中出。法性既空。所生身命亦還法性空去。故涅槃經云。如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如是一切人中天土地及虛空壽命大河。悉入如來壽命海中。又如阿

擬達池出四大河。如來亦爾。出一切命。命既從如出還如去。六根亦如是。從如出。還如去。若信如上所說。如來壽量。佛親校量功德。譬如有人於無量億劫行五波羅蜜。不如以般若正智發一念信心。比前功德百千萬倍。故法華經偈云。是人於百千萬億劫數中。行此諸功德。如上之所說。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問。既立一心正報之身。須有一心依報之土。身已具三。土有幾種。答。隨義區分。相亦多種。華嚴具十土。或一二三等。開合不定。台教云。佛國有四。一染淨國。凡聖同居。二有餘國。方便人住。三果報國。純法身菩薩居。即因陀羅網無障礙土。四常寂光。即妙覺所居。又經論通辯有五。古釋云。一法性土。真如為體。或五法中以清淨法界為體。真如與法界。總相門中。即不殊。別相門中。即有異。真如遍一切。因果兼該。通即廣。清淨法界。即狹。唯果位故。二實報土。力無畏等。一切功德無漏。五陰以為體性。攝相歸性。以真如為體。因修萬行。果起酬因。真實果報之所招感。名實報土。於佛自受用身中。以四智為身。所依十力四無所畏功德。以之為土。三色相土。攝境從心。自利後得智為體。最極自在。淨識為相。第八無垢名為淨識。大圓鏡智後得智中之所變。攝相歸性。亦以真如為體。若約相別。四塵為體。四他受用土。攝境從心。利他後得智為體。攝相歸性。以真如為體。若約相別。四塵為體。五變化土。菩薩變化土。有漏者同前。攝境從心。本識為體。無

漏者同前。自利後得智為體。佛亦同此體。約性。真如為體。相別四塵五塵為體。然變土者。若第八識中從種子變生。四塵五塵現行者。名因緣變。佛唯無漏。菩薩有漏通淨穢。若六七識所變者。名分別變。佛唯無漏。報化二土。或通淨穢。若第七識有漏位中。但內緣第八識見分不能變土。若無漏六七後得智中能變之者。唯通影不可受用。為不從種生故。但可現淨穢之相。教化眾生。上諸身土。言總體。則皆以一心法界如來藏性為體。以法爾故。約別體。則如上所辯。問。淨穢二土。為當同體異見。為當別體異見。為當無體妄見。為當有體妄見。答。非同非異。不有不無。但隨自心。因業所現。安法師云。淨穢二土。四句分別。一實不成淨穢虧盈。異質不成一理齊平。無質不成緣起萬形。有質不成搜原即冥。故楞伽經偈云。不知唯心現。是故分二見。如實但知心。分別即不生。密嚴經偈云。是心有二性。如鏡含眾像。亦如水現月。譬者見毛輪。毛輪環瑠璃。此皆無所有。但從病翳眼。若斯而顯現。瓶衣皆自識。眾生亦復然。虛妄計我人。不知恒執取。眾生及瓶等。種種諸形相。內外雖不同。一切從心起。依止賴耶識。一切諸種子。心如境界現。是故說世間。世間非作者。業及微塵作。但是阿賴耶。變現似於境。清涼記云。此上分別淨穢二土四句。是一向遮過。實則即異即同。即有即無。若互相形奪。則一異而兩亡。有無雙寂。若圓融無礙。則即一即多。即無即有。有是無有。無是有無。多是即

一之多。一是即多之一。有無即事理無礙。一多兼事事無礙。由此重重故。華嚴藏刹一塵中。皆見法界。又依正無二四句。渾融一佛身。即刹者。佛體即是法性土故。廣他從己。佛體虛故。土外無佛。法性無二故。二刹即佛身者。刹體即是法性身故。廣已從他刹體虛故。佛外無法性無二故。由性無二。以性融相。故身刹相即。三俱者。謂有身有土。不壞相故。若無身土。無可相即故。四泯者。謂佛即刹。故非佛。刹即佛。故非刹。以互奪故。問。身土既總唯一心法界之體。如何是他各受用身土之行相。答。一體雖同。不妨互遍。同中有異。自入於他。異中有同。他遍於自。古德問云。自受用身土。一一無邊。諸佛身土。不相障礙。行相如何。答。如水乳一處。其體無別。鵝王飲之。但得其乳。不得其水。乍見將謂水乳是一。若飲已。即知有異。又如眾燈光。同處一室。自色不可分。若論光體。元來各別。自受用身。雖合一處。元來各各有異。皆自受用法樂。則一一皆具八識故。所以得互遍非同一體無異。非一非異。可辯佛身。問。既是真如。何分身土耶。答。據義立之。於真如中以性成萬德為身。以空之理為土。約義即別體不相離。又真理中具四德。常淨二德為土。我樂二德為身。故云我此土淨而汝不見。則真身含萬法為土耳。若心外取土。見相迷真。成妄想之垢。故稱為穢。若見心性則名淨耳。是以一法不動。異見常生。迷有作塵勞。悟空成佛國。非移妙喜。匪變娑婆。亦非神力

◎有漏通二攝通有◎ ◎是即二即是◎

所爲。法性何曾遷變。猶眩瞽之者同處。各觀蠅髮毛輪。所見差別。如執外境界皆是妄心。如經云。例如今日觀山河。皆是無始見病問。心外無法。道外無心。云何諸佛自稱出世得道。廣說教門。答。只爲衆生不了唯心妄生外境以不實故。所以諸佛出世。若有一法是實。則諸佛終不出世。所說方便教門。不爲知者說。但爲未知者破執除疑。似形言教。若執喪疑消。則無道可得。無法可說。思益經云。佛言。我坐道場時。唯得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又思益梵天問文殊師利。得何法故名爲得道。文殊師利言。若法不自生。不彼生。亦不衆緣生。從本已來常無有生。得是法故說名得道。又問。若法不生爲何所得。答言。若知法不生即名爲得。是故佛說。若見諸有爲法不生相即入正位。又問。云何名爲正位。答言。我及涅槃等不作二。是名正位。夫正位者。即自真心。入此位中諸見自泯。入佛境界。經云。如來不應以色見。不應以法見。不應以相見。不應以好見。不應以法性見。大集經云。爾時衆中有一天子。名曰勝意。語不可說菩薩言。善男子。若一切法不可說者。衆生云何而得言說。不可說言。善男子。汝寧知響有言說不。勝意言。善男子。響者皆從因緣而有。善男子。是響之因。爲定在內。爲定在外。天子言。善男子。如是因者不定在內不定在外。天子言。一切衆生強作二想而有所說。諸法之性實不可說。天子言。善男子。若不可說。云何如來宣說

八萬四千法聚。令諸聲聞受持讀誦。天子。如來世尊實無所說。無所說者即是如來。天子。汝知何等爲如來耶。將不謂色受想行識是如來乎。將不說佛是去來現在有爲無爲陰界諸入三界所攝是因是果是和合耶。或想非想亦想非想非想非非想耶。不也。善男子。天子。若如是等。非如來者。云何可說。若不可說。如何而言如來世尊演說八萬四千法聚。是故八萬四千法聚實不可說。聲聞受者亦不可說。不可說者即是正義。若無說即是真實。楞伽經云。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斯則但了自心外境無性。以不覺心量故妄取外緣。若知心即是道心即是法。豈於心外有法可說耶。所以華嚴經頌云。諸佛不說法。佛於何有說。但隨其自心。爲說如是法。廣百論云。諸有行願隨順世俗。所見所聞。強假施設。勝義理中二俱不許。一切分別戲論絕故。非諸如來有法可說。亦無有法少有所得。問。若爾精進則爲唐損。應棄如來甘露聖教。答。爲欲方便除倒見執。施設二事俱無有過。問。既言一切所見能見皆無所有。云何無過。答。雖無真實所見能見。而諸愚夫顛倒爲有。除彼增上慢見。隨順世間施設無過。若能隨此聖教修行。隨俗說爲眞佛弟子。世俗愚夫隨自心變顛倒境相而起見心。佛非其境於彼無用。乃至謂佛世尊在昔因位。爲欲利樂一切有情。發起無邊功用願行。由此證得無分別慧。因此慧力。

發起無量利樂有情作用無盡。諸有情類用佛願行所得妙慧爲增上緣。自心變現能順世間最勝生道。及順上緣又本願行。亦非顛倒以能了知諸法實義。於一切法無所執著。能爲無上妙果生因。雖復發起諸勝行。求無上果利樂有情。然似幻師起諸幻事都無所執。故非顛倒。又古德問。衆生即佛心衆生。衆生心佛自教化佛心衆生。何故說言佛悲願力。答。即此真心是佛悲願。謂同體大悲及自體無障礙願等。即性起大用也。又衆生者。即是諸難離心識念念起滅。故號衆生。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即是度衆生。又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即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而得滅度者。台教云。無明爲父。貪愛爲母。六根爲男。六塵爲女。識爲媒嫁。出生無量煩惱爲子孫。故經云。有念即生死。無念即。尼洹。問。若如上說。成佛度生不離一念。諸佛何以發願更度他衆生。答。雖發願度生。皆令做此眞修究竟。同此指歸一念。所以先發誓度盡一切衆生。方成正覺。則念盡心澄天真獨朗。即成佛義也。先佛已如是自度竟。然後轉示他人。即是眞實之慈。離此與悲皆成妄想。如舍利弗問菴提遮女。何不轉女身。偈答言。自男生我女。徒生妄想悲。則是不自是非男。錯認衆生之相。却乃執生他女。徒興彼我之情。於一眞內而妄立自他。向同體中而強分愛見。如古師云。有二義門俱無可度。一契空。如性空寂。

滅故無可度。二契不空。同一法性。法性平等。故無可度。故金剛三昧經云。若化衆生。無生於化。不生於化。其化大焉。又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所以先德云。八地已上。菩薩得無生忍。恒河沙世界外有衆生求救。菩薩都不起念。衆生自然見菩薩到其前與其說法。四事供養。菩薩得如是智。由是無心之心量故。我說爲心量。亦爲無量之量耳。問。大涅槃經云。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如何是涅槃正義。答。欲知涅槃正義。卽我真如心性。故經云。如無生性佛出興。如無滅性佛涅槃。言辭譬喻悉皆斷。一切義成無與等。是以非卽三法。非離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豈可言一言三而指斯妙道乎。清涼記釋云。法身爲所證。般若爲能證。解脫爲離障。又佛身者卽是法性。有佛身義。作二所依故。有智慧義。遍照法界光明故。有解脫義。性離一切障故。此三亦不相離。今三俱不思議焉。可縱。俱不思議。焉可橫。俱不思議。焉可並。俱不思議。焉可別。意云。卽一而三。卽三而一。非三非一。雙照三一。焉可作一。三等思故。肇論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故謂之道。又涅槃無名論云。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昇。量

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潢滯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觀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窮焉。誰見誰曉。彌輪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乃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而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泊。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泊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屬。標其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遽哉。是以心道孤標。神無方所。豈在有無之脫迹。見聞之影響乎。所以般若波羅蜜經云。文殊師利。如是應知。彼一切法不起不滅。名爲如來。又梵王問經云。第一義中。佛不出世。亦不涅槃。從本已來。無起滅故。般若燈論偈云。不應捨生死。不應立涅槃。生死及涅槃。無二無分別。乃至如般若波羅蜜經云。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無縛無脫。受想行識無縛無脫。若色至識無縛無脫。是名般若波羅蜜。又如梵王所問經云。佛言。梵王。我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何以故。言生死者。但是如來假施設。而無一人於中流轉。說涅槃者。亦假施設。而無一人般涅槃者。問。宗鏡唯心者。

何分始末乎。答。始末是述心之義。用約行布門中。相離歷然。體常融卽。起信鈔問云。據其論旨。初是一心。後亦一心。初後何別。答。初之一心。心當能起。後之一心。心當所歸。雖前後體同。且爲始終義異。由是行布諸門歷然。又云。但以本是一心。離名絕相。任其迷悟。萬法隨生。生法本空。但唯一體。宗鏡亦爾。爲廣義用。前後不同。然是一心之前後。前後之一心耳。所以理事平等。何者非初。無以立後。初等於後。非後無以成初。後等於初。又理從事顯。理等於事。事因理成。事等於理。故云。萬法雖殊。不能自異也。況宗鏡中。一向不能一。豈況異乎。所以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平等平等。鈔釋有二。一謂真性於一切法中平等。如像中鏡。二卽諸法本空。故平等如鏡中像。

宗鏡錄卷第八十九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如上所說。涅槃非有。故經云。設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夢。卽後學之人徒勞景慕。答。斯言破著非壞法性。如觀和尚云。難一切法如幻者。妄法緣生可許如幻。涅槃真實又不從緣。如何同幻。故牒釋有二意。一明雖真而亦從緣。雖非緣生而是緣顯。亦空

無性。二明涅槃非幻。爲破著涅槃心云如幻耳。是則破心中涅槃。亦顯涅槃體即真而成妙有。故知四種涅槃初後俱有。所以唯識論云。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雖有客塵而本性淨。具無數量微妙功德。無生無滅湛若虛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一切分別。尋思路絕名言道斷。唯真聖者自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二有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無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問。夫言法身者。心爲法家之身。身是積聚義積集含藏一切萬法。故名爲心。即何用更立般若及解脫二法。答。法身即是人。人須有靈智。故名般若。若得般若照。則顯現法身。故經云。隱名如來藏。顯名爲法身。又若得般若。則一切處無著。不爲境縛。即是解脫。若顯法身得解脫。功全由般若。非唯此二。法一切萬行皆由般若成立。故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若布施無般若。唯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

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櫂。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鎖。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刀。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利那忘照率爾相違。以此三法不縱不橫非一非異。能成涅槃祕藏。如大涅槃經云。佛言。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我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爲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名入涅槃。所以云。法身常種智圓。解脫具一切皆是佛法無有優劣。故不縱。三德相冥同一法界。出法界外何處別有法。故不橫。能種種建立故不一。同歸第一義故不異。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一則壞於三諦。異則迷於一實。在境則三諦圓融。在心則三觀俱運。在因則三道相續。在果則三德周圓。如是本末相收。方入大涅槃祕密之藏。古德云。此之三德不離一如。德用分異。即寂之照爲般若。即照之寂爲解脫。寂照之體爲法身。如一明淨圓珠。明即般若。淨即解脫。圓體法身。約用不離。體不相離。故此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如天之目。似世之伊。名祕密藏爲大涅槃。又台教類通三軌法。一眞性軌。二觀照軌。三資

成軌。即是三德。以眞性軌爲一乘體。此爲法身。一切衆生悉一乘故。以觀照軌爲般若。只點眞性寂而常照。便是觀照第一義空。以資成軌爲解脫。只點眞性法界。含藏諸行無量衆善。即如來藏。三法不一不異。如點如意珠中論光論寶。光寶不與珠異。不與珠異。不縱不橫。三法亦如是。今更廣類通十種三法。一三道。二三識。三三佛性。四三般若。五三菩提。六三大乘。七三身。八三涅槃。九三寶。十三德。此十種三法通收一切凡聖因果諸法。今引金光明義觀心廣釋十種三法門者。淨名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中求。若不觀自心非已智分。不能開發自身寶藏。今欲論凡夫地之珍寶。即開修故明觀心釋也。一觀心明三道者。一煩惱道。過去無明現在愛取三支。二業道。過去行現在有二支。三苦道。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未來生死憂悲苦惱七支。今觀心王即苦道。觀慧數心即煩惱道。觀諸數心即業道。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者。若頭等六分。各各是身。此即多身。若別有一身則無是處。各各非身合時亦無。若頭六分求身。現在不住故不可得。過去因滅亦不可得。未來未至亦不可得。如是橫豎求身畢竟不可得。則是無無亦不可得。亦有亦無亦不可得。非有非無亦不可得。但有名字名字爲身。如是名字。不在內。非四陰中故。不在外。非色陰中故。不在中間。非色心合故。亦不常自有。非離色心故。當知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假實既空名物安在。如

此觀身。是觀實相。觀身是假名。假名既如此。觀色受想行識亦如是。即爲苦道觀也。觀煩惱道者。煩惱與業皆是身因。今且取煩惱爲身因而觀也。淨名經云。不壞身因而隨一相者。應作四句分別。誰身因果俱壞。誰身因果俱不壞。誰壞果不壞因。誰壞因不壞果。云何身果。父母所生頭等六分是也。云何身因。貪患癡身口意業等是。今且置三業。觀貪患癡等四果。以無常苦空觀智。破貪患癡。子斷名壞身因。不受後有名壞身果。凡俗之流名衣好食長養五陰。縱心適性放逸貪患。自惱惱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因果相續無有邊際。是名因果俱不壞。如犯王憲付桮陀羅。如怨對者自害其體。身既爛壞四陰亦盡。是爲壞果。貪患癡身因轉更熾盛。彌綸生死無得脫期。是爲壞果不壞因。以無常觀智斷五分下因縛。五放下果身由未盡。是名壞身因不壞身果。如此四句存壞不同。皆不隨一相。而隨一相者。所謂修大乘觀。觀一念貪患癡心。心爲自起。爲對塵起。爲根塵共起。爲離根塵起。皆無此義。非自非他非共非無因。亦非前念滅故起。非生非非生。亦非滅非非滅。如是橫堅求心匠得。心尚無本。何所論壞。是名不壞身因而隨一相。觀業道者。如淨名經云。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具足一切佛法矣。觀舉足時爲是業舉。爲是業者舉。爲是業業者共舉。爲離業者舉。若業者舉不關業者。業者舉不關於業。各既無舉。合亦無舉。合既無舉。離那得舉。舉足既無。下足亦無。觀行既然。住坐臥

言語執作亦復如是。是爲觀業道實相。二觀心明三識者。諦觀一念即空即假即中。即是觀心識於三識。何者意識託緣發意。本無其識。緣何所發。又緣中爲有識爲無識。若有識緣即是識。何謂爲緣。若無識那能發識。若意緣合發。二俱無故。合不能發。離亦不可。當知此識不在一處從衆緣生。從緣生法我說即是空。於此空中假作分別。是惡識是善識。是非惡非善識。種種推畫強謂是非。識若定空不可作假。識若定假不可作空。當知空非空。假非假。非空非假。雙亡二邊。正顯中道。一念識中三觀具足。識於三識亦不得三觀。故淨名云。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乃至不觀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雖不得識。不得識如。不得識性。雙照識識如識性。宛然無盡。以照識性故是耆摩羅識。照識如故。是阿賴耶識。亦照亦滅故。是阿陀那識。是名觀心中三識。三觀心三佛性者。一正因佛性。佛名爲覺。性名不覺。即是非常非無常。如土內金藏。天魔外道所不能壞。二了因佛性。覺智非常非無常。智與理相應。如人善知金藏。此智不可破壞。三緣因佛性。一切非常非無常。功德善根資助覺知開顯正性。如耘除草穢掘出金藏。觀心即中是正因佛性。即空是了因佛性。即假是緣因佛性。復次佛是覺智也。性者理極也。能以覺智照其理極。智境相稱。合而言之。名爲佛性。今觀五陰心。稱五陰實相。名正因佛性。觀假名實相。名了因佛性。觀諸心數稱心數實相。名緣因佛性。故經云。佛性者。不即

六法。不離六法。此之謂也。四觀心三般若者。一實相般若。非寂非照即一切種智。二觀照般若。非照而照即一切智。三方便般若。非寂而寂即這種智。觀。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即是三般若。何者一念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非一非一切。一念心一切心者。從心生心。難難吝吝。長風駛流不得爲喻。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六道輪迴十二鈎鎖。從聞入聞。聞無邊際。皆心之過也。故言一念心一切心。是則凡夫所迷沒處。一切心一心者。若能知過生厭皆自持出。如世小火燒大薪薪。置一小珠澄清巨海。能觀心空。從心所生一切心無不即空。故言一切心一心。如此一心乃是二乘所迷沒處。非究竟道雙亡二邊故。煩惱非一非一切。大經云。依智勿依識。識但求樂。凡夫識求妄樂。二乘識求涅槃樂。是故雙亡不可依止。智則求理。如是觀者。即是一心三智。即空是觀照般若。一切智。即假是方便般若。道種智。即中是實相般若。一切種智。是三智一心中得。即空即假即中。無前無後不並不別。甚深微妙最可依止。是爲觀心三般若。五觀心三菩提者。一眞性菩提。以理爲道。二實智菩提。以智慧爲道。三方便菩提。以善巧逗會爲道。今觀一念之心。即空即假即中是三菩提心。何者一心一切心。交橫熾亂。如絲如砂。如蠶如蛾。爲苦爲惱。若知即空眞諦菩提心。度妄亂心數之衆生。通四住之塞。若即假發菩提心者。空雖免妄亂。經言空亂意衆生。而智眼甚盲闇。復是三無爲坑。是大乘怨鳥。

未具佛法。不應滅受而取證。若知即假俗諦。善提心。度沈空心數之衆生。通塵沙之惑。分別可否。分別時宜。分別藥病。分別逗會。不住無爲。故言即假發菩提心。空是浮心對治。假是沈心對治。由病故有藥。藥存復成病。病去藥止宜應兩捨。非空非假雙亡二邊。即發中道第一義諦菩提心。度二邊心數之衆生。通無明壅。以不住法住於中道。故言即中。說時如三次第觀則不然。一心中具三菩提心也。六觀心三大乘者。一理乘。理性虛通任運荷諸法故。二隨乘。智隨於境如蓋隨函。三得乘。若得果故自解脫。若得機故令他解脫。觀一念之心即空即假即中三大乘。何者雖觀一念心。而實有四運。此心迴轉不已。所謂未念欲念正念念已。從未念運至欲念。從欲念運至正念。從正念運至念已。復更起運。運運無窮。不知休息。如閉目在舟不覺其疾。觀一運心即空即假即中。一一運心亦復如是。從心至心無不即空即假即中。是則從三諦運至三諦。無不三諦時。若隨四運運入生死。若隨四運運入涅槃。即空之觀。乘於隨乘運到真諦。即假之觀。乘於得乘運到俗諦。即中之觀。乘於理乘運到中諦。三乘即一乘。是乘微妙第一觀。智普賢大人所乘故。七觀心三身者。所謂理法聚名法身。智法聚名報身。功德法聚名應身。諦觀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即是三身。何者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若心緣破戒事。即地獄身。緣無慚悔。慢即畜生身。緣諂曲慳貪。即餓鬼身。緣嫉妬

評競。即脩羅身。緣五戒防五惡。即人身。緣十善防十惡。緣禪定防散亂。即天身。緣無常苦空無相願聲聞身。緣十二因緣法。即緣覺身。緣慈悲六度。即菩薩身。緣真如實相。即佛身。登難降易多緣諸惡身。故知諸身皆由心造。譬如大地一能生種種。牙。若觀五受陰。洞達空無所有。從心所生一切諸身。皆空無所有。如翻大地草木傾盡。故言即空。若即空者。永沈灰寂。尚不能於一空心能起一身。云何能得遊戲五道以現其身。不能應以佛身得度者。爲現佛身。應以三乘四衆天龍八部種種身得度者。皆悉示現同共事業。爲此失故。故言即假。即假同六道身。如是觀身墮在二邊。非善觀身。善觀身者。大經云。不得身不得身相。乃至畢竟清淨。爲此義故云即中。言即中者。即是法身。即空者即是報身。即假者即是應身。八觀心三涅槃者。一性淨。二圓淨。三方便淨。不生不滅名涅槃。諸法實相不可染不可淨。不染即不生。不淨即不滅。不生不滅名性淨涅槃。修因契理。惑畢竟不生。智畢竟不滅。不生不滅名圓淨涅槃。寂而常照。機感即生。此生非生。緣謝即滅。此滅非滅。不生不滅。名方便淨涅槃。諦觀心性本來寂滅。不染不淨。染故名生。淨故名滅。生滅不能毀故常。不能染故淨。不能礙故我。不能受故樂。是爲性淨涅槃。若妄念心起。悉以正觀觀之。令此正觀與法性相應。妄念不能毀不能染不能礙不能受者。名圓淨涅槃。以無緣慈無生不生。以同體悲。無滅現滅。一切生滅境界外道天魔

不能毀不能染不能礙不能受者。方便淨涅槃。九觀心明三寶者。佛法僧是爲三。可尊可重爲寶。至理可尊名法寶。覺理之智可尊名佛寶。毘盧遮那遍一切處即事而理。此和可尊名僧寶。諦觀一念之心。即空即假即中。是三寶。三諦之理不覺故是法寶。三諦之智能覺故是佛寶。三諦三智相應和故是僧寶。無諦智不發。無智諦不顯。智不和。不能大用利益衆生。二種皆可尊可重。是故俱稱爲寶。十觀心明三德者。云何三。云何德。法身般若解脫。是爲三。常樂我淨。是爲德。一法身者。法名可軌。諸佛軌之而得成佛。故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身者聚也。一法具一切法。無有缺減。故名爲身。經云。我身即是一切衆生真善知識。般若者。覺了諸法集散非集非散。即是覺了三諦之法。解脫者。於諸法無染無住。此三法皆具常樂我淨之四德。諦觀一念之心。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空無積聚而名藏。藏具足故名之爲德。即假故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假攝諸法亦名爲藏。藏具足故名之爲德。即中故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中攝一切亦名爲藏。藏具足故稱之爲德。不可思議不縱不橫不並不別。諸佛即中爲體故名法身。以即空爲命故名般若。以即假爲力故名解脫。一一皆常樂我淨無有缺減。故稱三德。一一皆法界多所含藏。故稱祕藏。故淨名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當知我心亦然。衆生亦然。彼我既然。諸佛亦然。心佛及衆

生，是三無差別。上。十種三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不思議三法也。始終只是一種三法。在凡爲三道。若入聖成三德。其餘約理智行解等。成諸三法。以爲眷屬。究竟不動衆生因地三道。成滿諸佛果地三德。本末相在因果同時。以本有妙理故名三性。妙理不虛故名三諦。迷此妙理故名三障。既有三世輪轉繫緣不息故。名十二因緣具足三苦。若欲反本還原。了達今日三障即是本來三性。故名三觀。妙理顯現故名三德。又軌。即行人呼爲三法。所照爲三諦。所發爲三觀。觀成爲三智。教他呼爲三語。歸宗呼爲三趣。得斯意類一切皆成法門。今又以三軌類通因中三道。一苦道。二煩惱道。三業道。苦道即眞性軌。經云。世間相常住。豈不即彼生死而是法身耶。煩惱道即觀照軌。觀照本照惑。無惑則無照。一切法空是也。資成軌即業道。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書云。善者是不善人之師。不善者是善人之資。經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所以云。善知識者。提婆達多是。又云。苦即法身非顯現故名法身。貪患癡即般若。非能明故名般若。無所可照性自明了業行繫縛。皆名解脫。非斷縛而脫。亦無體可繫。亦無能繫。故稱解脫。又先德云。應說。佛地障累盡故稱解脫。體色實性即如來身。種智圓明爲大般若。三事即我。何處縱橫。我即三事。若爲成別。如是安住乃大涅槃。良爲一切諸佛即一色心。心爲能變。色爲所變。所變即相見。能變即自證。體既無別。誰

復縱橫。直由不了心緣生二妄想。相縛龜重遂成羈礙。迷執色相爲我所身。我所身生實由癡闇。癡闇覆故見死見生。生死相漂心亦流轉。流轉之苦索在身。若能了心及境則妄想不生。相縛既除龜重亦遣。永絕羈礙遂成解脫。通達色相皆藏性現。無復我所即如來身。照阿陀那甚深細處。癡闇不覆爲摩訶般若。悟斯本性由來不生。體用無窮終亦不滅。又三德者。有道前性得。道中分得。道後究竟得。若性得者。如維摩經云。衆生如彌勒如。一如無二如。此性得法身。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不可復得。此性得般若。一切衆生即涅槃相。不可復滅。此性得解脫。此約道前圓性得。道中圓分得。即從十住位至等覺。五十一位圓修智斷等。道後圓究竟得。即果上義。既了性得。須具歷後二德以五忍六即簡其訛謬。直至圓滿妙覺究竟之位。如入此錄中。智眼明淨圓修圓解雙照雙遮。二鳥俱遊不墮偏見。一義不動分別了然。如懸鏡高堂無心虛照。萬像斯鑑不簡妍媸。以絕常無常之辭心。照常無常之圓理。遮照無滯破立同時。即非常非無常。而常而無常。常與無常唯論眞性。一一之性性攝無邊。淨名經云。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遠大師云。實相理窮名爲畢竟。體寂無爲名不生滅。此不生滅是彼無常眞實性故。名無常義。肇法師云。畢竟者。決定之詞也。小乘觀法。以生滅爲無常義。大乘之士。以不生滅爲無常義。無常名同而幽致殊絕。其道虛微故非常情之所能

測。妙得其旨。其唯淨名乎。遺常故言無常。非謂有無常。無常與常俱無故。云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又非常者。性微相故。非無常者。相微性故。如庵提遮女經云。生滅與不生滅交絡而釋。經中答文殊師利言。若知諸法畢竟生滅變易無定如幻。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常義。以諸法生不自得生滅不自得滅故。云何無常。謂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隨如是相。而能隨其所宜而有所說。是無常義。以諸法自在變易無定。明不自得隨如是知說者。爲常義也。釋曰。此意正顯性相交徹二義相成。生滅相盡無常即常故。不生不滅是無常義。隨緣變易常即無常。則生滅是常義也。又性即相故。不生不滅是無常義。相即性故。生滅是常義。互奪則雙非。互成則雙立。雙樹中間入涅槃者。即斯意矣。常無常既爾。我樂淨等乃至一切諸法皆然。即處處而入大涅槃。非獨雙林之下。若不了此旨悉墮邊邪。即塵塵而盡成生死。豈止閻浮之中。若入宗鏡即一切法趣無常。無常攝法無道義理無盡方眞無常。總收諸義以爲一致問。涅槃三德眞如一心上因中收盡無邊義理。豈唯十種三法。乃至無盡法門息化凝神究竟指歸何法。答。總別指歸。還即指歸三德祕藏。如止觀指歸者。大涅槃經云。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我亦不久自住其中。是名總相指歸。別相者。身有三種。一色身。二法門身。三實相身。若息化論歸者。色身歸解脫法門身歸般若。實相身歸法身。復次三法非三

宗鏡錄卷第九十一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非一不可思議。所以者何。若謂法身真法身者。非法身也。當知法身亦身非身非身非身住。首楞嚴經云。種種示。現作衆色像。故名爲身。所作辦已歸於解脫。智慧照了諸色非色。故名非身。所作辦已歸於般若。實相之身。非色像身。非法門身。是故非身非身非身所作辦已歸於法身。達此三身無一異相。是名爲歸。說此三身無一異相。是名爲指。俱入祕藏故言指歸。當知般若亦知非知非知非不知。道種智般若。遍知於俗。故名爲知。所作辦已歸於解脫。一切智般若。遍知於異。故名爲非知。所作辦已歸於般若。若一切種智般若。遍知於中。故名非知非不知。所作辦已歸於法身。達三般若無一異相。是名爲歸。說三般若無一異相。是名爲指。俱入祕藏名指歸。當知解脫亦脫非脫非非脫。方便淨解脫調伏衆生。不爲所染名脫。所作已辦歸於解脫。圓淨解脫不見衆生及解脫相。故名非脫。所作辦已歸於般若。性淨解脫則非脫非非脫。所作辦已歸於法身。若達若說。如此三脫非一異相。俱入祕藏。故名爲指歸。當知種種相。種種說。種種神力。一一皆入祕藏中。何等是指歸。指歸何處。誰是指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永寂如空。是名指歸。故知能化所化無盡法門。未有一法不指歸宗鏡。所以普智禪師云。佛道皆因何法成。悟心無體蕩無明。莫怕落空沈斷見。萬法皆從此處生。

宗鏡錄卷第九十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也。乃窮源莫二若執迹多端。則據末以適本。不知多端是應迹耳。故光明覺品頌云。一身爲無量。無量復爲一。了知諸世間。現形遍一切。此身無所從。亦無所積聚。衆生分別故。見佛種種身。即其義也。但是一法身。義分二三四五乃至十身。且如說五身者。教公維摩疏釋云。所謂法性生身。亦言功德法身變化法身實相法身虛空法身。詳而辯之一法身也。何者言其生則本之法性。故曰法性生身。推其因則是功德所成。故言功德法身。就其應則無感不形。則是變化法身。稱其大則彌綸虛空。所謂虛空法身。語其妙則無相無爲。故曰實相法身。故知一體不動名逐緣分矣。故云同時異處決是多身。而是一身全現故非多矣。其猶一月一剎那中百川齊現皆即一即多。又普現故非一。一月故非多。如智幢菩薩偈云。譬如淨滿月。普現一切水。影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是也。又經頌云。如來清淨妙法身。一切三界無倫足。以出世間言語道。其性非有非無故。雖無所依無不往。雖無不至而不去。如空中劃夢所見。當於佛體如是觀。由非真非應非一非多故。不可作真應一多等思也。故光明覺品頌云。佛。見無生超戲論。非是蘊處差別法。故難思也。又云。皆是自他相作之身。能所共成之化。自他相作者。如華嚴經云。此菩薩能隨衆生心之所樂。能以自身。作國土身衆生身。業報身。聲聞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法身。智身。虛空身。此即自作他也。又隨衆生心之所樂。能

◎現作二作現◎ ◎功二工◎ ◎示二云◎ ◎能二化◎ ◎其二是◎ ◎論二給◎ ◎見二身◎

以衆生身作自身。即他作自也。能所共成者。若無所化之機。則無能化之跡。又若無所應之身。亦無能感之事。自他所能所非一非異。緣起相由成茲密旨。然緣起相由者。皆是自心爲緣。終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所以古德云。十方諸佛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己淨土。而令別往彌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彌陀等佛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即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刹。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經中揭云。或見蓮華勝妙刹賢首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歟本師者。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爲何用耶。且如總持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毘盧遮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出四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毘盧遮那如來。又問。若依此義豈不達於平等意趣。若言即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即我身。如何皆說爲本師耶。答。平等之言乃是一義。唯識尙說。一切衆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以爲一佛。若屬一佛。佛能示現以爲多身。十方如來一一皆爾。今正一佛能爲多身。依此而證本師耳。如華嚴不思議解脱境界品頌云。佛智通達淨無礙。刹那普了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現。生滅無常無自性。於一剎中成正覺。一切剎處悉亦然。一切入一一亦爾。隨衆生心而示現。大乘千鉢

大教王經云。如是一切諸佛教化方便法智。我皆集在一心中。同金剛菩提聖性三摩地故。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譬如日月無有分別。亦如水鏡無有分別。光明亦無分別。三種和合得有影生。如是法如如智亦無分別。以願自在故。衆生有感現應化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現。如來者無去無來。故云往應群機而不去。恒歸寂滅而不來。何者。依體起用故是去。以即體之用故不去。應機現前合是來。以應不離體如月之影故不來。又往應合故是去。應無應相故不去。恒歸寂滅合是來。滅不可得故不來。乃至一切法皆無來去。如經偈云。一切法無來。是故無有生。然於無生法中現起悲化。所以大丈夫論云。菩薩思惟一切衆生。能爲我作端嚴業。不使一衆生作不端嚴意。菩薩作是思惟。言利他者。求他人之相。都不可得。都如自己。又云。菩薩思惟。使我悲猶如虛空。一切山河樹木飛鳥走獸。皆依空住。一切衆生一切時皆入我悲中。斯則以同體之大悲。何生而不度。起平等之大慈。何道而不成。如華嚴論云。無盡功德藏迴向者。此位明禪與智冥智與悲會。以無盡虛空爲一道場。以無盡衆生無明行相而爲佛事。身恒承事無盡諸佛。而遍周法界。化無盡衆生總成佛身。表裏相亡始終都盡。遍知諸法不壞無心。無盡功德藏品云。於一毛孔見阿僧祇諸佛出興於世得入法無盡藏者。明心性本無大小繫盡。身爲智影。國土亦然。智淨影明大小相入如因陀羅網境界喻。是也。

經云。以佛智力觀一切法悉入一法者。明萬境雖多皆一心而起。心亡境滅萬境皆歸。如淨水中衆影也。水亡影滅。此約破有成無說。又以境約智生智虛境幻。多相相入不離一虛。幻不異虛。虛不異幻。幻虛無二一異總虛。此約以智幻虛自在無礙門說。此皆借法況說。如實所知唯亡思者智會。其智會者方可用。而常真不惑心境。以大願力。隨智幻生等衆生數身。如應攝化故名無盡功德藏。又云。法雲地菩薩。隨心念力。廣大微細自他相入。一多大小互參。神通德用自在。皆隨自心念所成故。如一切衆生作用境界。皆是自心執業所成。人天地獄畜生餓鬼善惡等報果。一依心造。如此十地菩薩。以無作法身大智之力。隨所心念。莫不十方一時自在皆悉知見。以普光明智爲體。爲智體無依。稱性遍周法界。與虛空量等。周滿十方世界。以無性智大用隨念。以不忘失智隨念皆成。以具總別智總別同異成壞俱作。以廣狹大小自在智化通無礙。以與一切衆生同體智。能變一切衆生境界。純爲淨土之刹。以自他無二智。一身而作多身。多身而作一身。以法身無大小離量之智。能以毛孔廣容佛刹。以等虛空無邊無方之智。而一念現生滿十方而無去來。以如響智而能響應。對現等衆生應形。以是具足圓滿福德智。而恒居妙刹。常與一切衆生同居。若非盡所加持力而衆生不見。又問曰云何見佛出興。答曰。當見自身。無身無心。無出無沒。無內無外。不動不寂。無思無

求世及出世都無住處。無心所法。無心心法。心法無依性無始末。以無依住智說如斯法。教化衆生皆令悟入。是名見佛出興。如光明覺品文殊師利頌云。世及出世見。一切皆超越。而能善知法。當成大光耀。若於一切智。發生迴向心。見心無所生。當獲大名稱。衆生無所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知。當成無上道。又大乘大集經云。佛告寶護。如火未生。或時有人發如是言。我於今日先滅是火。寶護。於意云何。彼人是語爲誠實不。寶護答言。不也世尊。佛告寶護。如是諸法從本以來畢竟無得。云何於今乃作斯說。我能證知一切諸法。我能了達一切諸法。我能覺悟一切諸法。我能度脫一切衆生於生死中。此非正言。所以者何。彼法界中本無諸法。亦無衆生。云何言度。但世諦中因緣度耳。故知心外無法何所得耶。佛身無爲但隨緣現。如肇論云。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寂寞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不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爲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爲生。息迹爲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于何不名。是以聖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是以明鏡無形能現萬形。聖人無心能應萬

心。隱不顯光顯不現迹。故論云。聖人寂怕無兆隱顯同原。存不爲有。亡不爲無。何者。佛言。吾無生不生。雖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問。如來法身即真心性。如來報身依真而起。若如來化身還有心否。答。若約體亦不離。若約事即分。如深密經云。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爲無心耶。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問。經云菩薩。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者。夫一切衆生隨自心業各受苦報。所以經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云何菩薩能關閉一切惡趣門。答。只約自心常開六識門。何曾暫閉。日夜計。校緣想一切不善事遍諸境界。念念恒造生死地獄。經云。集起心想名爲地獄。若能觀自心識性無所有。即是開善趣門。若不起心想。即是閉惡趣門。若得自在智現前。即現身生五道。入地獄餓鬼畜生等界。救苦衆生。故禪門中立無念爲宗。以爲要學。故經偈云。勤念於無念。佛法不難得。何謂不難得。以無念故。萬境不生。當處解脫。若有念起非獨開惡趣之門。二十五有一時俱現。故知萬質皆從念異。十二之類縱橫千差盡逐。想生。八萬之門競起。如信心銘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以諸法無體從自心生。心若不生外境。常寂。故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所以肇論云。是以聖人。秉真心以履順。則無滯而不通。審一氣以

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渾難致。純所遇而順適。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群情之所盡。故知乘一心而履踐。則何往而不真如。稟一氣而化行。則何物而不順。如莊子云。天地一氣而能萬化。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故聖人以一真心而觀萬境。則所遇而順適。觸物而冥一矣。是知諸法無體緣假相依。似有差殊不能自異。何者。長無長相。且自不言我長。短無短相。亦自不言我短。皆是隨念計度分別遍計執著情生。則知萬物本虛。即象而無象也。問。如上所說。衆生自心造業自受苦報。又云何說。代一切衆生受苦。答。約古德釋代苦有七意。一起悲意樂事未必能。二修諸苦行能與物爲增上緣即名代苦。三留惑潤生受有苦身。爲物說法令不造惡。因亡果喪即名代苦。四若見衆生造無間業當受大苦。無畏方便要須斷命自墮地獄令彼脫苦。五由初發心常處惡道。乃至飢世身爲大魚。即名爲代。六大願與苦皆同真性。今以即真之大願潛至即真之苦。七法界爲身自他無異。衆生受苦即是菩薩。初唯意樂。次二爲緣。次三實代。後二理觀。然約有緣方能代耳。還原觀云。普代衆生受苦德者。謂菩薩修諸行法不爲自身。但欲廣益群生怨親平等普令斷惡備修萬行速證菩提。父是菩薩本行菩薩道時。

大悲大願以身爲質。於三惡趣救贖一切受苦衆生。要令得樂。盡未來際心無退屈。不於衆生希望毛髮報恩之心也。經云。廣大悲雲遍一切。捨身無量等剎摩。以昔劫海修諸行。令此世界無諸垢。謂衆生妄執念念遷流。名之爲苦。菩薩教令了蘊空寂自性本空。故言離苦。問曰。衆生無邊苦業亦無邊。云何菩薩而能代受。答曰。菩薩代衆生受苦者。由大悲方便力故。但以衆生妄執不了業體。從妄而生。無由出苦。菩薩教令修行止觀兩門。心無暫替。因亡果喪苦無由生。但令不入三塗。名爲代衆生受苦也。是以三界生死之苦者。皆是衆生妄受。以不了根塵無性本末常空。於畢竟無中。執成究竟之有。因茲貪取結業受生。於無量劫來受輪迴苦。無明所罩莫省莫知。菩薩於是垂大悲心。愍茲顛倒說性空之法藥。破情有之病根。則達苦無生不造惡業。知諸受互起能破惑因。妄受之苦既空。對治之樂自絕。所以先德云。苦是樂樂是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性無繩索。以茲妙悟入一際門。遂得人法俱空。不爲心境所縛。當處解脫永出苦源。豈非代苦乎。又經云。說法是大神變。能令即凡成聖。變禍爲祥。於地獄火輪之中。踊淨刹蓮臺之上。豈非神變耶。問。一切境界因心分別。若有分別即屬無明。故云。無心分別一切法正。有心分別一切法邪。諸佛如來已斷無明無有心相。云何能知真俗差別之境。名一切種智。答。以法無自體故。即分別無分

別。以體不礙緣故無分別即分別。如起信論云。自體顯照故名爲覺者。謂有難言。若無別體。何能普現衆生心行。故答云。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珠體喻心光喻於智。心之體性即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照耳。故論文甚分明。然論中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衆生無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劑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相。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劑。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通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衆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釋云。心真實故則是諸法之性。佛心離想體一心原。離妄想故名心真實。體一心故爲諸法性。是則佛心爲諸妄法之體。一切妄法皆是佛一心相。相現於自體。自體照其相。如是了知有何爲難。故能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是謂無所見故無所不見之由也。鈔云。以內迷真理識外見塵故。於如量之境。不能隨順種種知也。如人動目天地傾搖。故不能如實知也。是知心海波停萬像齊鑒。澄潭浪起諸境皆昏

宗鏡錄卷第九十一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版

宗鏡錄卷第九十二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約世諦門中凡聖。天絕。凡夫心外立法。妄執見聞。聖人既了一心。云何同凡知見。答。聖雖知見常了物虛。如同幻生無有執著。如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爲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又以境本自空何須壞相。以心鑒自照。豈假緣生。不同凡夫能所情執知見。故肇論云。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如止水鑒影。豈立能所之心。則境智俱空。何有覺知之想。楞伽經云。佛告大慧。爲世間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焰火輪華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釋曰。上七喻者明境即是一而見有殊。然聖人用彼惑亂之

境。一同凡現色等諸塵。以聖人無念著故而
非顛倒。然聖人非不見彼惑亂法。見時正同
水月鏡像。龍樹菩薩云。日光著塵。微風吹
之曠野中轉。名之爲焰。愚夫見云謂之野馬。
渴人見之以爲流水。業報亦爾。煩惱日光熱
諸行塵。邪憶念風於生死曠野中。吹之令轉。
妄見爲人爲鬼爲男爲女。渴愛染著耽溺無
已。不近聖法無由識之。夫火日外明。水鏡內
照。光在上爲影。光在下爲像。像以明傳。而
像現於水。形以日映。而光隔爲影。二物雖虛
而所待妄有。妄有雖空而狂惑見之。見之以
不狂則形與影一。像與形同。世法亦爾。衆緣
所起。起者之有與所起之緣。俱爲空物無一
異也。而人以虛妄風病顛倒故。不應見而見。
不應聞而聞。若得大慧之明。則風狂心息。無
此見也。又般若無知者。不同木石。不是有知
者。非同情想。古德云。佛見無我不是無知。但
是不知知。不見見。以知是不知知故。即無心
而不知。見是不見見故。無色而不見。無色而
不見故。由不見見也。無心而不知故。以不知
知也。如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者。崇福疏
云。譬如五指塗空。空無像現。不以空無像現。
便言指不塗空。豈以五指塗空。便欲令空中
像現。事亦不然。不妨熾然塗空中。元無像
現。豈以眼根見色。便令如盲。豈以眼根如盲。
而便都無所見。不妨滿眼見色。了色本自性
空。雖然見色之時。元來與盲無異。但息自分
別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又所聞
聲與響等者。豈是不聞。但一切聲皆如谷響。

無執受分別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
隨不壞。了聲色之正性故。何者。若隨聲色之
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
領受毀讚之音。妄生欣厭。若壞聲色之相。即
同小乘之心。則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
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
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即空不待壞
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
凡夫生盲二乘眇目都無見耶。但不隨不壞。
離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
逢緣無礙。觸境無生矣。是以萬物本虛。從心
見實。因想念而執無執有。隨惑亂之門。以取
著而成幻成狂。受難染之報。若能反照唯心。
大智鑒實相真原。則幻夢頓醒。影像俱寂。
然後以不二相洞見十方。用一心門統收萬
覺。則見無所見。衆相參天。聞無所聞。群音揭
地。如此了達心虛境空。則入大總持門。紹佛
乘種性。楞伽經云。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
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若迷外法以心取心。
則成業幻之門。續衆生種性。首楞嚴經偈云。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
尚不生。幻法從何立。故知一切染淨諸法。皆
從取生。是以云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若
無能取所取之心。亦無是幻非幻之法。非幻
實法尚乃不生。幻起虛蹤。憑何建立。又如心
外見法。盡成相待。以無體無力。緣假相依故。
所以楞伽經偈云。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
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若開方便。或說有
治無。說無破有。即無所礙。如十地毘婆沙論

偈云。若用有與無。亦遮亦應。雖言心不著。
是則無有過。若約正宗。則有無雙泯。故大智
度論云。佛有不言無。無不言有。但說諸法實
相。譬如日光不作高下平等一照。佛亦如是。
非令有作無。非令無作有。是知若迷大旨。則
見有無。如涅槃論云。無名曰有。無之數。誠
已法無不該理無不統。然其統俗諦而矣。
經曰。眞諦何也。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無法
是。何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有無所以
稱有。無有所以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
於有。離有無無。離無無有。有無相生。其猶
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則
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此乃言像之所以形。
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夫幽極而擬夫神
道者乎。是以論稱出有無者。良以有無之
數止乎六境之內。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
借出以祛之耳。庶希道之流。髮髯幽途。託情
絕域。得意忘言。體其非有非無耳。豈曰有無
之外別有妙道而可稱哉。經曰。三無爲者。蓋
是群生紛擾生于爲患。爲患之尤莫先於有。
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明
其非有非謂無也。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
出有無。又不在有無。不在有無則不可於有
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
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後不無其道。其道
不無則幽途可尋。所以千聖同轍。未嘗虛返
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
可得聞乎。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
相因可相。無相無名。無名無說。無說無聞。經

云。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雖然善吉有言。衆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道亦可以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我則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在乎其間矣。何者。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至能拔玄根於未始。即群動以靜心。恬澹淵默妙契自然。所以處有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有。故不有於有。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怕爾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此。圖度絕矣。豈容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釋曰。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者。夫幽玄之道無名無相。淺近之情知莫及。應浮之意解難量。唯當妙悟之時。方省斯旨。得其旨故實不思議。心境融通如同神變。指法界於掌內。收萬像於目前。如鏡照空含一時平現。既無前後亦絕中間。妙旨煥然言思絕矣。可謂妙悟。可謂即真。則有無齊觀彼已莫二。不出不在其道在茲乎。問。六塵境界但依妄念而有差別。若無念之人還見一切

境界不答。妄念執有前塵作實知解。妙性不通遂成差別。若無念之人非是離念。但是即念無念。念無異相。雖有見聞皆如幻化。又一念頓圓常見十法界萬法中道之理。古德問云。若言念唯無念。豈得總不聞不見人畜聲色等耶。答。恒聞見以聞見即不聞見。故何者。以但聞見聲色等法。即是眼耳等識見聞也。知是畜等聲色聲自是意識分別也。然眼等識見聞性無別。但稱色等法得更無異緣也。意識妄有了知無體。所知如幻也。故云所見色與盲等。又觀彼色聲等法。從緣生。緣無作者自性不有。故非人畜等也。又人畜等由名相起。名相非彼即妄除也。即此但由見聞等故即無念心。非謂盲聾人一念無念也。如說聞不聞見不見等是也。故經云。常求無念實相智慧等是也。又但就緣起名見求緣見實不生。此見乃名真見。何以故。無見之見照法界故。所以寶藏論云。無眼無耳謂之離。有見有聞謂之微。無我無造謂之離。有通有達謂之微。又離者涅槃。微者般若。般若故頓興大用。涅槃故寂滅無餘。無餘故煩惱永盡。大用故聖化無窮。若人不達離微者。雖復苦行頭陀遠離塵境斷貪患癡。法忍成就經無量劫數。終不入真實。何以故。依止所行故心有所得。不離顛倒夢想惡覺諸見。若復有人體解離微者。雖復近有妄想習氣及見煩惱。數數覺知離微之義。此人不久即入真實無上道也。何以故。了正見根本也。釋曰。離微者。萬法之體用也。離者即體。經中云。自性

離故亦云自性空故。斯乃無名無相非見非聞。通凡聖之體。爲真俗之原。思益經云。知離名爲法。即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微者即用。有見有聞能通能達。以微者妙也。於無見中有見。於無聞中有聞。斯乃不思議之法。微妙難知。唯佛能覺。思益經云。知法名爲佛。離微不二體用和融。名之爲僧。則一體三寶常現世間。有佛無佛性相常住。即正見之本。真實之門矣。故聖人照體是無。約用爲有。此有有。即有以辯於無。當無非無。即無以辯於有。有而不有是妙有。無而不無是真無。故真無是涅槃之體。如太虛不雜於五色。猶明鏡不合於萬像。故稱離也。妙有是般若之用。於不二法內現妙神通。向無作門中興大佛事。故稱微也。是以凡夫不達離微故。常被內結所縛外塵所羈。外道即執作斷常。二乘遂證爲生滅。若不入宗鏡中。難究離微之妙旨矣。問。無明達理自性差別者。其事可然。本覺淨法云何復說恒沙差別功德。答。由對治彼染法差別故。成始覺萬德差別也。起信論云。對業識等差別染法。故說本覺恒沙性德。如是染淨皆是真如隨緣顯現。似而無體。染法尚空。淨法何有。淨名經云。見垢實性即無淨相。又所言淨者。對垢得名。因客塵煩惱不染而染穢汚真性。稱之爲垢。因始覺般若若淨而淨開悟本心。名之爲淨。是以真如一心湛然不動。名義唯客垢淨本空。祖師云。性本清淨。淨無淨相。方見我心。華嚴經頌云。若有知如來。體相無所有。修習

得明了。是人疾作佛。故經云。一切衆生無始已來常入涅槃。菩提非可修相非可生相。畢竟無得無有色相而可得見。見色相者。當知皆是隨染幻用。非是智色不空之相。以智相不可得故。釋云。隨染幻用者。無流法也。染幻性自差別者。是無明法也。以彼無明迷平等理。是故其性自差別。諸無流法順平等性空。論其性即無差別。但隨染法差別相。故說無流有差別耳。又若能觀心性。法爾顯性起功德。是無盡法門。非論差別。如無盡意菩薩經云。云何菩薩觀心念處。乃至我今當勸修。集莊嚴不離心性。云何心性。云何莊嚴。心性者猶如幻化無主無作無有施設。莊嚴者。所作布施悉以迴向嚴淨佛土。乃至以一念智。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是名菩薩正心念處而不可盡。釋曰。心雖性空能成萬行。了之而頓圓正覺。修之而廣備莊嚴。故云體性雖空能成法則。又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離此真空之門。無有一法建立。則菩薩行廢佛道不成。如不依風輪世界墮壞。問一切衆生無始無明種子堅牢現行濃厚。云何一念而得頓除。答。根隨結使體性本空。愚夫不了自生纏縛。若明佛知見開悟本心。更有何塵境而能障礙乎。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燃燈一切黑闇皆自無有。無所從來。去無所至。非東方來。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從彼來。去亦不至。而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闇。但因燈明法自無闇。明闇俱空無作無取。如是迦葉。實智慧生無智便滅。智與無智二相俱空。無作無取。迦葉。譬如千歲冥室未曾見明。若燃燈時。於意云何。闇寧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不也世尊。若燃燈時是闇無力。而不欲去必當磨滅。如是迦葉。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其燈明者聖智慧是。其黑闇者諸結業是。所言一實觀者。即是唯心真如實觀。離心之外盡成虛幻。故稱一實境界。亦云實相實地實際實法。乃至名佛知見聖智慧等。以此一心法治煩惱病。如熱疾得汗無有不應手差者。出要之道唯在茲乎。如大智度論云。爾時菩薩。照明菩薩道其心安隱自念。我但斷著心道自然至。知是事已。念衆生深著世間而畢竟空。亦空無性無有住處。衆生難可信受。爲令衆生信受是法故。學一切法。修行生起是度衆生方便法。觀衆生心行所起。知好何法念何事何所志願。觀時悉知衆生所著處。皆是虛誑顛倒憶想分別。故著無有根本實事。爾時菩薩大歡喜作是念。衆生易度耳。所以者何。衆生所著皆是虛誑無實。譬如人有一子。喜不淨中戲。聚土爲穀。以草木爲鳥獸。而生愛著。人有奪者瞋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雖愛著。此事易離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菩薩亦如是。觀衆生愛著不淨臭身及五欲。是無常種種苦因。知是衆生得信等五善根成就時即能捨離。若小兒所著實是眞物。雖復年至百歲。著之轉深不可得捨。若衆生所著物定實有者。雖得信等五根。著之轉深亦不能離。以諸法皆空虛誑不實故。得無漏清淨智慧眼時。即能遠離所著大自慚愧。譬如狂病所作非法。惺悟之後羞漸無顏。菩薩知衆生易度已。安住般若中。以方便力教化衆生。是以如來密藏經云。若人父爲緣覺而害盜三寶物。母爲羅漢而汚。不實事謗佛。兩舌。問賢聖。惡口罵聖人。壞亂求法者。五逆初業之瞋。奪持戒人物之貪。邊見之癡。是爲十惡者。若能知如來說因緣法無我人衆生壽命。無生無滅無染無著。本性清淨。又於一切法知本性清淨解知信入者。我不說是人趣向地獄及諸惡道果。何以故。法無積聚法無集惱。一切法不生不住。因緣和合而得生起。起已還滅若心生已滅。一切結使亦生已滅。如是解無犯處。若有犯有住無有是處。台教釋云。此經具指四菩提心。若知如來說因緣法。即指初藏教菩提心。若無生無滅。指第二通教菩提心。若本性清淨。指第三別教菩提心。若於一切法知本性清淨。指第四圓教菩提心。初菩提心已能除重重十惡。況第二第三第四菩提心耶。行者聞此勝妙功德。當自慶幸。如閻提伊蘭得光明栴檀。故知見佛罪滅如阿闍世王之深愆。得道業亡。若驚嚇摩羅之重罪。但了無人無我緣生性空。無我則無能受罪之人。性空又無所受罪之法。人法俱寂罪垢何生。以心生罪生心滅罪滅故。若能如是信入諦了圓明。猶伊蘭之林布栴檀之香氣。若積闇之室耀柱燭之光明。能悟此心功力無量。纔入宗鏡業海頓枯。如風吹雲似湯沃雪。猶燈破

聞若火焚薪。如密嚴經頌云。如火燎長楚。須臾作灰燼。智火焚業薪。當知亦如是。又如燈破闇。一念盡無餘。諸業習闇冥。無始之熏聚。牟尼智燈起。剎那皆頓滅。所以大涅槃經云。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故云夫免三塗惡業者。要須離有無二相。證解一心方得解脫也。是知迷從自心迷。悟還自心悟。迷悟無性。但任緣興。如華嚴論問云。一切衆生本有不動智。何故不應真常。何故隨染。答。一切衆生以此智故而生三界者。爲智無性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惡苦樂等法。爲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中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即我所病生。有我所致。自他執業便起。因執取故。號曰末那。執取不斷名之爲識。因識種子生死相續。以生死故。衆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是本智。會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苦。故知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有種性菩薩。以宿世先已知苦。發信解種強者。雖受人天樂果。亦能發心求無上道。是故因智隨迷。因智隨悟。是故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正隨迷時名之爲識。正隨悟時名之爲智。在纏名識。在覺名智。識之與智。本無自名。但隨迷悟而立其名。故不可繫常繫斷也。此智之與識。但隨迷悟立名。若覺始終如空中求迹。如影中求人。如身中求我。依住所在。終不可得也。故新長短處所之相也。如此無明及智無有始終。若得菩提時。無明不滅。何以

故。爲本無故。更無有滅。若隨無明時。不動智亦不滅。爲本無故。亦更無滅。但爲隨色聲香所取緣。名爲無明。但爲知苦發心緣。名之爲智。但隨緣名之爲有。故體本無也。如空中響思之可見。是以若入宗鏡成佛義圓。昇降隨緣。知衆生無永沈之義。聖凡不隔。明諸佛有同體之文。問。上所謂一心諸法門海。爲復是自行權實法。化他權實法。答。若說隨自意自行權實。則但說一心門。若隨他意化他權實。廣開八萬法。今但說自行權實。本末歸宗。台教云。若佛心中所觀十界十如。皆無上相。唯是一佛法界。如海總衆流。千車共一轍。此即自行權實。若隨他等意。則有九法界。十如。即是化他權實。隨他則開隨自則合。橫豎周照。開合自在。雖開無量無量。而一。雖合爲一。一而無量。雖無量一。而非一。非無量。雖非一。非無量。而一。而無量。問。此自他權實二門。於正理中決定耶。答。但隨化門無有決定。經云。無有定法。故號阿耨菩提。若執一門皆成外道。或定一相即是魔王。是一切法權。一切法實。一切法亦權亦實。一切法非權非實。台教云。若一切法權何所不破。如來有所說。尚復是權。況復人師。若一切法皆實者。何所不破。唯此一事。實但一究竟道。寧得衆多究竟道耶。若一切法亦權亦實。復何所不破。一切悉有權有實。不得一向權一向實。若一切法非權非實。復何所不破。何得紛紜強生建立。古德云。即實而權。則有而不有。即權而實。則無而不無。若雙遮權實。即有

無俱非。若雙照權實。則有無俱是。若非遮非照。則是非俱非。而遮而照。則是非俱是。若是非俱是。終日非而非。若非俱非。終日是而非。若是而非。則非是非非之非。若非而非。則非是是是之是。是則心該色末。色微心原。心色一如。何非何是。故知心外有法。是非競生。法外無心。取捨俱喪。問。此宗鏡錄何教所攝。答。真唯識性理。無偏圓。約見不同。略分五教。一小乘教。唯說六識。不知第八。賴耶。二初教。說有賴耶生滅。亦不言有如來藏。三終教。有如來藏生滅不生滅。和合爲賴耶識。四頓教。總無六七八識等。何以故。以一心真實。從本已來。無有動念。體用無二。是故無有妄法可顯。五一乘圓教。說普賢圓明之智。不言唯識次第。又言。佛子。三界虛僞。唯一心作。亦攝入故。此宗則圓教所攝。乃是如來所說。法門之根本。以如來依此心。成佛故。此心得爲如來根本之義。無有一法不收。無有一理不具。如明鏡照物。曷有遺餘。若實印文成。更無前後。問。凡立五乘之道。皆爲運載有心。若境識俱亡。則無乘可說。今約方便乘理不無。此宗究竟何乘所攝。答。於諸乘中。一乘所攝。亦云最上之乘。出過諸法頂故。亦云不思議乘。非情識測量故。今所言一乘者。即一心也。以運載爲義。若繫緣取境。則運入六趣之門。若妄想不生。運至一實之地。楞伽經云。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斯則。了生死妄。即涅槃真頓悟。一心更無所趣。乃

不覺而。譽稱爲大覺不來而。來名爲如來所以情塵。已遣。人乘即是真歸。心跡未亡。佛乘猶非究竟。何者。有心分別一切皆邪。無意攀緣萬途自正。是以無乘之乘爲一乘。無教之教爲真教。舉足而便登寶所。言下而即契無生。若未能萬境齊觀一法頓悟。遂乃教開八教乘出五乘。則寶所程遙。豈唯五百。無生路遠。何啻三祇。論位則天地懸殊。校功則日劫相倍。雖登聖位。猶爲絕分之入。經劫練磨。唯得假名之稱。若達斯旨直入無疑。當迷心而見悟心。全成覺道。卽世智而成真智。靡易絲毫。可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矣。問。既有能說必對所機。此宗鏡錄當何等機。答。當上上機。若已達者。憑佛旨而印可。若未入者。假教理以發明。又若圓通之人不俟更述。自覺聖智無說無示。真如妙性無得無聞。若關昧之者。須假助成。因教理而照心。卽言詮而體道。若宗明則教息。道顯則言空。絕待真心境智俱亡矣。如是則方入宗鏡深達玄門。真能聽佛說經。親談妙旨。可謂得諸法之性。徹一心之原。如首楞嚴經云。阿難。承佛悲教深誨垂泣。又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

標指爲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卽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爲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爲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利等昧爲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釋曰。阿難言。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者。阿難尙認緣心聽佛說法音。以爲常住真心取佛定旨。佛言。若執因緣心聽只得因緣法。以法隨情變遷逐心生故。又定緣佛音聲是自心者。若說法聲斷時分別心應滅。此心如客不常住故今時多迷自性本聞。但隨能所之聞。一向徇他聲流轉。此聲是對因緣所生法。非真實有。但因聲而立名字。因名字而有詮表。若旋復本聞則脫聲塵之境。所脫之境既虛。能脫之名何立。則能脫所脫皆空。以強記多聞是識想邊際本非實故。若因聞見性。則多聞有助顯之功。若背性徇聞。則善聞成邪思過誤。故文殊頌云。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衆生迷本聞。脩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汝聞微塵佛。一切祕密門。欲漏不先除。畜

聞成過誤。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覺。三界若空華。聞復覺根除。塵消覺圓淨。故知若耳根歸本原。六根皆寂滅。以六根同一心故。何者在眼曰見。在耳曰聞。若攝用歸根時。見聞如幻覺。若攝境歸心時。三界若空華。則覺滅塵消覺圓心淨。如是解者則是因指見月。藉教明宗者也。若執指爲月迷心徇文者。如經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夫三乘十二分教如標月指。若能見月了知所標。若因教明心從言見性者。則知言教如指心性如月。直悟道者終不滯言。實見月人更不存指。或看經聽法之時。不一一消歸自己。但逐文句名身而轉。卽是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不見自性。亦不辯於教文。指月雙迷。教觀俱失。故經云。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又既亡其指。非唯不了自心之真妄。亦乃不識教之遮表。錯亂顛倒莫辯方隅。猶鳥言空。如鼠云卽。似形音響豈合正宗。故經云。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卽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所以證道歌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詞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踏躋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駱。空拳指

①迷一迷②新二者③真二真④唐二拘⑤直二真⑥(人)一⑦辨二辨

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是以若實真心不逐他聲而起分別。湛然恒照性自了故。如掌亭人都無所去。云何離色離聲無分別性。此須得旨親見性時。方知離聲色諸緣性自常住不假前塵。所起知見則悟無始已來皆是執聲爲聞而生顛倒。故文殊頌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若非色非空。都無分別不見性之人。到此之時全歸斷滅。便同外道拘捨離等。已眼不開昧爲冥諦。以冥寂闇昧無知。以爲至極。從此復立二十五諦。迷真實心成外道種。或有禪宗不得旨者。法學起空見人。多拂心境俱空。執無分別。將狂解癡盲以爲至道。然非離因緣求法性滅妄心取真心。對增上慢人初學之者。不可雷同。應須甄別。如經云。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唯垂哀愍爲我宣說。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冥。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塞。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還是空性。鬱。燳之像則紆昏塵。澄霽斂氣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因。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

月。通還戶牖。塞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燳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故知一切衆生卽今見精明心非定真妄。昧之則能明之則妙。只於八種不還之中。了了見性常住。云何隨境流轉失本真常。永沒苦輪常漂死海。大聖憐愍非不驚嗟。阿難示起疑心寄破情執。釋迦微細開演直指覺原。可謂不易凡身頓成聖體。現於生滅顯出圓常。宗鏡前後明文。一一全證於此。又江西馬祖和尚問亮座主。蘊何經業。對云。講三十本經論。師云。正講時將什麼講。對云。將心講。師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他經。對云。不可是虛空講也。師云。却是虛空講得。座主於言下大悟。遂下階禮拜焉。目汗流。師云。者鈍根阿師。用禮拜作什麼。其座主却。迴本寺語學徒言。某一生學業。將謂天下無人敵者。今日被開元寺老宿一睡淨盡。我爾許多時皆是誑諛汝。遂散學徒。一入西山更無消息。及如有學士問馬祖和尚。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師云。我這裏水亦無舟亦無說。什麼筋骨。又學人問龍潭和尚。久嚮龍潭及至到來。爲什麼。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師云。却是子親到龍潭。又俗官王常侍問先洞山和尚。五十二位

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菩薩。師云。却是常侍親見。所以智者大師一生弘教。雖廣垂開示唯顯正宗。如止觀中云。究竟指歸何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永寂如空。又觀心論中云。復以傷念一家門徒隨逐積年看心稍久。遂不研覈問心。是以不染內法著外文字。偷記注而奔走。負經論而浪行。何不絕語置文破一微塵讀大千經卷。若能如上聽法講經提宗問答。方諧祖意稱可佛心。如遇此機可歸宗鏡。

宗鏡錄卷第九十二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三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宗鏡錄是實相法門。若信得何禪。若毀得何罪。答。此一心實相之門。般若甚深之旨。於難信之中或有信者。法利無盡。唯佛能知。若有毀者。謗般若罪過莫大焉。現世受殃。生身陷獄。何以受報如此廣大。以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凡聖之母。猶如大地無物不從地生。或若謗之則謗一切佛地三寶功德。如十法界中一切衆生。若昇若沈。若愚若智。無不皆從般若中來。若不得般若威光。實無一塵可立。如般若經云。欲尊貴自在。乃至欲得菩提。當學般若。又云。若欲得六根完具。當學般若。乃至鬼畜亦要完具。以此鬼畜皆從

學般若來。故知不信宗鏡無有是處。如諸法無行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言。世尊。師子吼鼓音王如來滅度之後。爾時有菩薩比丘。名曰喜根。時爲法師。質直端正。不壞威儀。不捨世法。爾時衆生普皆利根樂聞深論。其喜根法師於衆人前。不稱讚少欲知足細行獨處。但教衆人諸法實相。所謂一切法性即是貪欲之性。貪欲性即是諸法性。瞋恚性即是諸法性。愚癡性即是諸法性。其喜根法師以是方便教化衆生。衆生所行皆是一相各不相是非。所行之道心無瞋癡。以無瞋癡因緣故速得法忍。於佛法中決定不壞世尊。爾時復有比丘法師行菩薩道。名曰勝意。其勝意比丘護持禁戒。得四禪四無色定。行十二頭陀。世尊。是勝意比丘有諸弟子。其心輕動樂見他過。世尊。後於一時勝意菩薩入聚落乞食。課至喜根弟子家。見舍主居士子。即到其所敷座而坐。爲居士子稱讚少欲知足細行。說無利語過。讚嘆遠衆樂獨行者。又於居士子前復說喜根法師過失。是比丘不實以邪見道教化衆生。是難行者。說難欲無障礙。瞋恚無障礙。愚癡無障礙。一切諸法皆無障礙。是居士子利根得無生法忍。即語勝意比丘。大德。汝知貪欲爲是何法。勝意言。居士。我知貪欲是煩惱。居士子言大德。是煩惱爲在內在外耶。勝意比丘言。不在內不在外。大德。若貪欲不在內不在外。不在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即是無生。若無生者云何說若垢若淨。爾時勝意比丘瞋恚不喜。從座起去作

如是言。是喜根比丘。以妄語法多惑衆人。是以人不學入音聲法門故。聞佛音聲則喜。聞外道音聲則瞋於梵行音聲則喜。於非梵行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乃至爾時喜根菩薩。於衆僧前說是諸偈云。貪欲是淫弊。患癡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若有人分別。貪欲瞋恚癡。是人去佛遠。譬如天與地。菩提與貪欲。是一而非二。皆入一法門。平等無有異。凡夫聞怖畏。去佛道甚遠。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欲。將入於地獄。貪欲之實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實性。亦是貪欲性。是二法一相。所謂是無相。若能如是知。則爲世間導。若有人分別。是持戒毀戒。以持戒誑故。輕蔑於他人。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但自安住立。有所得見中。若住空閑處。自貴而賤人。尚不得生天。何況於菩提。皆由著空閑。住於邪見故。邪見與菩提皆等無有異。但以名字數。語言故別異。若人通達此。則爲近菩提。分別煩惱垢。即是著淨見。無菩提佛法。住有得見中。若貪著佛法。是則遠佛法。貪無礙法故。則還受苦惱。若人無分別。貪欲瞋恚癡。入三毒性故。則爲見菩提。是人近佛道。疾得無生忍。若見有爲法。與無爲法異。是人終不得解於有爲法。若知二性同。必爲人中尊。佛不見菩提。亦不見佛法。不著諸法故。降魔成佛道。若欲度衆生。勿分別其性。一切諸衆生。皆同於涅槃。若能如是見。是則得成佛。其心不閑靜。而現閑靜相。是於

天人中。則爲是大賊。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若作如是願。我當得作佛。如是之凡夫。無明力所牽。佛法湛清淨。其喻如虛空。此中無可取。亦無有可捨。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凡夫強分別。作佛度衆生。是人於佛法。則爲甚大遠。若見衆生苦。則是受苦者。衆生無衆生。而說有衆生。住衆生相中。則無有菩提。若人見衆生。是畢竟解脫。無有姪患癡。知是爲世將。若人見衆生。不見非衆生。不得佛法實。佛同衆生性。若能如是知。則爲世間將。乃至說是諸偈法時。三萬諸天子得無生法忍。萬八千人漏盡解脫。即時地裂勝意比丘墮大地獄。以是業障罪因緣故。百千億那由他劫。於大地獄受諸苦毒。從地獄出。七十四萬世常被誹謗。若干百千劫乃至不聞佛之名字。自是已後還得值佛。出家學道而無志樂。於六十二萬世常返還入俗。亦以業障餘罪故。於若干百千世諸根闇鈍。世尊。爾時喜根法師。於今東方過十萬億佛土有國名寶莊嚴。於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勝光明威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今現在彼。其勝意比丘今我身是。世尊。我未入如是法相門時。受如是苦分別苦顛倒苦。是故若發菩薩心者。若發小乘心者。不欲起如是業障罪。不欲受如是苦惱者。不應拒逆佛法。無有處所可生瞋癡。佛告文殊師利。汝聞是諸偈得何等利。世尊。我畢是業障罪已。聞是偈因緣故。所在生處利根智慧。得深法忍巧說深法。文殊師利。爲誰力故能憶如是無量阿僧

祇劫罪業因緣。世尊諸菩薩有所念有所說。有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佛出。故知若不信宗鏡中所說實相之理。則如勝意比丘。沒魂受裂地之大苦。若有信如是說。則如文殊師利智慧演深法之妙辯。信毀交報因果無差。普勸後賢應深信受。若信般若福廣具前文。今述謗方等罪。略引誠證。如大般若經中。廣說謗法之罪。謂此方墮阿鼻地獄。此土劫壞罪猶未畢。移置他方阿鼻地獄中。他方復經劫壞。罪亦未盡。復移他方。如是巡歷十方十方各經劫盡。還生此土阿鼻地獄中。千佛出世救之猶難。若欲說其所受之身。佛竟不說。乃至華嚴地獄天子。法華不輕四眾。皆是不信悉墮阿鼻。若有聞者。應須驚懼以爲警誡。普曉群蒙。次明信毀現受報者。第一明信者。唐釋慧曉姓董氏。住襄陽少出家聽三論。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明欲往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瞻曰。請住於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現。恰至來月七日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霖。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幸及亡龍泉漸便乾竭。信之爲益其類是焉。第

●二明毀者。佛藏經云。於未來世常有比丘。不修身戒心慧。是人輕笑如來所說畢竟空法。又云。若有聞空即當驚畏。是人可惡。直至地獄無有救者。唐釋慧曉。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住襄陽報善寺。哲公座下龍泉。開講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發言訖舌出三尺。眼耳鼻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拔舌。告已。汝太癡也。一言毀謗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得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遂往哲公所習心斂迹。唯聽大乘。後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跨閭。常習大乘。時講華嚴等經。用中懺謝。常於衆中陳其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來形貌奇異。禮拜請受菩薩戒。訖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信心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又昔有人謗大乘。臨終出現牛聲。則知華報昭然果報寧失。已上皆是障深不信。或智淺謬傳。依文起見悉成謗法。如文殊師利巡行經云。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今宗鏡大意所錄之文。或祖或教。但有一字一句。若理若事。若智若行。皆悉迴向指歸真如一心。何者。心之實性。名曰真如。性以不改爲義。真以無僞得名。如則不變不異。以此心性周遍圓融。橫該十方豎徹三際。至一切時處未嘗間斷。凡有一毫善根悉皆迴向。念念合真如之體。體

無不寂。一一順真如之用。用何有窮。所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如華嚴經中真如相迴向有一百句。一句中無不同指。皆爲成就一心妙門。如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正念明了其心堅住。遠離迷惑專意修行。深心不動成不壞業。趣一切智終不退轉。志求大乘勇猛無畏。植諸德本普安世間。生勝善根修白淨法。大悲增長心寶成就。乃至譬如真如遍一切處無有邊際。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遍一切處無有邊際。譬如真如真實爲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一切法真實爲性。譬如真如恒守本性無有改變。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守其本性始終不改。譬如真如以一切法無性爲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一切法無性爲性。譬如真如無相爲相。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一切法無相爲相。譬如真如若有得者終無退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若有得者於諸佛法永不退轉。譬如真如一切諸佛之所行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行之處。譬如真如離境界相而爲境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離境界相而爲三世一切諸佛圓滿境界。譬如真如能有安立。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能安立一切衆生。譬如真如性常隨順。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劫隨順不斷。譬如真如無能測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等虛空界盡衆生心無能測量。譬如真如充滿一切。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剎那中普周法界。譬如真如常住無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究竟無盡。譬如真如無有比對。善根迴

向亦復如是。若能圓滿一切佛法無有比對。譬如真如體性堅固。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體性堅固非諸惑惱之所能沮。譬如真如不可破壞。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衆生不能損壞。譬如真如照明爲體。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以普照明而爲其性。譬如真如無所不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處悉無不在。譬如真如遍一切時。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遍一切時。譬如真如性常清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住於世間而體清淨。譬如真如於法無礙。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周行一切而無所礙。譬如真如爲衆法眼。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爲一切衆生作眼。譬如真如性無勞倦。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修行一切菩薩諸行恒無勞倦。譬如真如體性甚深。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其性甚深。譬如真如無有一物。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知其性無有一物。譬如真如性非出現。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其體微妙難可得見。譬如真如離衆垢翳。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慧眼清淨離諸癡翳。譬如真如性無與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成就一切諸菩薩行最上無等。譬如真如體性寂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善能隨順寂靜之法。譬如真如無有根本。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入一切無根本法。譬如真如體性無邊。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淨諸衆生共數無邊。譬如真如體性無著。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畢竟遠離一切諸著。譬如真如無有障礙。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除滅一切世間障礙。譬如真如非世所行。善根迴向亦復

如是。非諸世間之所能行。譬如真如體性無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生死皆非所住。譬如真如性無所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所作悉皆捨離。譬如真如體性安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安住真實。譬如真如與一切法而共相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諸菩薩聽聞修習而共相應。譬如真如一切法中性常平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修平等行。譬如真如不離諸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際不捨世間。譬如真如一切法中畢竟無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衆生迴向無盡。譬如真如與一切法無有相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不違三世一切佛法。譬如真如普攝諸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攝一切衆生善根。譬如真如與一切法同其體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三世佛同一體性。譬如真如與一切法不相捨離。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攝持一切世出世法。譬如真如無能映蔽。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無能映蔽。譬如真如不可動搖。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魔業無能動搖。譬如真如性無垢濁。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修菩薩行無有垢濁。譬如真如無有變易。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思念衆生心無變易。譬如真如不可窮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非諸世法所能窮盡。譬如真如性常覺悟。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普能覺悟一切諸法。譬如真如不可失壞。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衆生起勝志願永不失壞。譬如真如能大照明。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以大智光照諸

世間。譬如真如不可言說。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言語所不可說。譬如真如持諸世間。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持一切菩薩諸行。譬如真如隨世言說。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隨順一切智慧言說。譬如真如遍一切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遍於十方一切佛刹現大神通成等正覺。譬如真如無有分別。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無所分別。譬如真如遍一切身。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遍十方刹無量身中。譬如真如體性無生。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方便示生而無所生。譬如真如無所不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十方三世諸佛土中。普現神通而無不在。譬如真如遍在於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夜放大光明施作佛事。譬如真如遍在於晝。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令一切在晝衆生見佛神變演不退輪離垢清淨無空過者。譬如真如遍在半月及以一月。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次第時節得善方便。於一念中知一切時。譬如真如遍在年歲。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住無量劫。明了成熟一切諸根皆令圓滿。譬如真如遍成壞劫。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住一切劫清淨無染。教化衆生咸令清淨。譬如真如盡未來際。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際修諸菩薩清淨妙行。成滿大願無有退轉。譬如真如遍住三世。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衆生於一刹那見三世佛。未曾一念而有捨離。譬如真如遍一切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超出三界周行一切悉得自在。譬如真如住有無法。善根迴

向亦復如是。了達一切有無之法畢竟清淨。譬如真如體性清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以方便集助道法。淨治一切諸菩薩行。譬如真如體性明潔。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菩薩悉得三昧明潔之心。譬如真如體性無垢。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遠離諸垢滿足一切諸清淨意。譬如真如無我我所。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以無我我所清淨之心。充滿十方諸佛國土。譬如真如體性平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獲得平等一切智智。照了諸法離諸癡翳。譬如真如超諸數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超數量一切智乘大力法藏而同止住。與遍十方一切世界廣大法雲。譬如真如平等安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發生一切諸菩薩行。平等住於一切智道。譬如真如遍住一切諸衆生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滿足無礙一切種智。於衆生界悉現在前。譬如真如無有分別。普住一切音聲智中。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具足一切諸言音智。能普示現種種言音。開示衆生。譬如真如永離世間。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普使衆生永出世間。譬如真如體性廣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能受持去來今世廣大佛法。恒不忘失。勤修一切菩薩諸行。譬如真如無有間息。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爲欲安處一切衆生於大智地。於一切劫修菩薩行無有間息。譬如真如體性寬廣遍一切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淨念無礙普攝一切寬廣法門。譬如真如遍攝群品。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證得無量品類之智。修諸善

薩真寶妙行。譬如真如無所取著。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法皆無所取。除滅一切世間取著。普令清淨。譬如真如體性不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安住普賢圓滿行願畢竟不動。譬如真如是佛境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衆生滿足一切大智境界。滅煩惱境悉令清淨。譬如真如無能制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不爲一切衆魔事業外道邪論之所制伏。譬如真如非是可修非不可修。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捨離一切妄想取著。於修不修無有分別。譬如真如無有退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常見諸佛發菩提心。大誓莊嚴永無退捨。譬如真如普攝一切世間言音。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得一切差別言音神通智慧。普發一切種種言詞。譬如真如於一切法無所希求。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衆生乘普賢乘而出離於一切法無所貪求。譬如真如住一切地。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一切衆生捨世間地住智慧地。以普賢行而自莊嚴。譬如真如無有斷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法得無所畏。隨其類音處處演說無有斷絕。譬如真如捨離諸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一切衆生成就法智。了達於法圓滿菩提無漏功德。譬如真如無有少法而能壞亂。令其少分非是覺悟。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普令開悟一切諸法。其心無量遍周法界。譬如真如過去非始未來非未現在非異。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爲一切衆生新新恒起菩提心願。普使清淨永離生死。譬如真如於三界中無所

分別。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現在念念心常覺悟過去未來皆悉清淨。譬如真如成就一切諸佛菩薩。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發起一切大願方便。成就諸佛廣大智慧。譬如真如究竟清淨。不與一切諸煩惱俱。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滅一切衆生煩惱。圓滿一切清淨智慧。釋曰。是知百句之內。一一義中。無一字而不約心明。無一行而不隨性起。可謂真該行未無一行而非真。行徹真原。無一一真而非行。如是則理事周備。心境融通。匪著有以凝空。免滯真而染俗。能令頓生正信。步步成菩薩之因門。直顯圓修。念念滿諸佛之果海。所以具錄百句廣大全文。究竟證明宗鏡妙旨。今則普勸十方學士一切後賢。但願道富人貧情疎德厚。以法爲侶。以智爲先。用慈修身開物是務。爲法施主匪恪家風。無間不從有疑咸決。則履佛行處免負本心。妙行恒新至道如在。所以證道歌云。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斯則以法界爲身。虛空爲量。情亡取捨。見泯自他。以物心爲心。何門不順。以彼意爲意。何法能違。入宗鏡中法爾如是。故書云。以兆人之耳聽。以四海之目視。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心知人心。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又云。攝已從他。萬事消和。攝他從己。諸事競起。則內外指歸證明無盡。問。信受毀謗此宗鏡法。罪福何重。答。此乃群賢之父。諸佛之母。萬善由

生。信謗豈不獲報重耶。所以法華經云。又如大梵天王一切衆生之父。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聖賢學無學及發菩薩心者之父。起信鈔云。若謗此法。以深自害亦害他人。斷絕一切三寶之種。一切如來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因之修行。得入佛智故。

宗鏡錄卷第九十三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四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引證章第三

夫所目宗鏡大旨煥然。前雖問答決疑。猶慮難信。上根纔覽。頓入總持之門。中下雖觀猶墮。狐疑之地。今重爲信力未深。纖疑不斷者。更引大乘經一百二十本。諸祖語一百二十本。賢聖集六十本。都三百本之微言。總一佛乘之真訓。可謂舉一字而攝無邊教海。立一理而收無盡真詮。一一標宗。同龍宮之遍覽。重重引證。若驚嶺之親聞。普令眠雲立雪之人。坐參知識。遂使究理探玄之者。盡入圓宗。尋古佛之叢林。如臨皎日。履祖師之闡域。猶瞰淨天。大覺昭然。即肉眼而圓通佛眼。疑情豁爾。當凡心而顯現真心。可謂現知。指法界於掌內。便同親證。探妙旨於懷中。大般若經云。一切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又云。三世諸佛住十方界。爲諸有情

宣說正法。無不皆用本性空。爲佛眼。離本性空無別方便。釋曰。本性空者。即是自性清淨心。本性即自性空。即清淨義。此心則凡聖本有。今古常然。衆生不知。諸佛因茲指授。含靈現具。祖師爲此相傳。故云離此別無方便。大方廣佛華嚴經頌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想。增長一切惡。大涅槃經云。信於二諦一乘之道。更無異趣。爲是衆生速得解脫。又云。道者雖無色像可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善男子。如衆生心雖非是色非長非短非麁非細非縛非解非是見法。而亦是有。寶積經云。一切法虛妄如夢。以唯念故。又云。自爲洲渚。自爲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釋曰。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即衆生心。故知所向皆心。豈有歸處。住自境界無別方所。法華經偈云。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爲無爲實不實法。亦不分別是男是女。不得諸法不知不見。是則名爲菩薩行處。一切諸法空無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所親近處。顛倒分別諸法有無。是實非實。是生非生。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釋曰。若入一心一相之門。尚無常住之法。豈有起滅之緣。自然不動如山。心安如海。可謂菩薩行處。諸佛所居矣。故華嚴經頌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大集經云。云何菩薩修心念

處。觀是心性。不見內入心。不見外入心。不見內外入心。不見陰中心。不見界中心。既不見已。作是思惟。如是心緣爲異不異。若心異緣。則一時中應有二心。若心即緣。不應復能觀於自心。猶如指端不能自觸。心亦如是。作是觀已。見心無住。無常變異所緣處滅。又云。不見一法。一法相貌。一法光明。若如是見。是名佛法之正見。圓覺經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又云。善男子。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動。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善男子。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釋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者。以幻無定相。自性常離。離即空也。即一切凡聖垢淨萬法。皆同幻如空故。何用更作方便而求離。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者。當離之時。全成大覺。即離即覺。平等一照。既無前後。豈有漸次耶。

密嚴經偈云。一切諸世間。譬如熱時炎。以諸不實相。無而妄分別。覺因所覺生。所覺依能覺。離一則無二。譬如光共影。無心亦無境。量及所量事。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能知所知法。唯依心妄計。若了所知無。能知則非有。心爲法自性。及人之所渴。入於八地中。而彼得清淨。九地行禪定。十地大開覺。法水灌其頂。而成世所尊。法身無有盡。是佛之境。究竟如虛空。心識亦如是。又云。爾時金剛藏菩薩告諸大衆。仁者。阿賴耶識從無始來。爲戲論熏習諸業所繫輪迴不已。如海因風起諸識浪。恒生恒滅不斷不常。而諸衆生不自覺知。隨於自識現衆境界。若自了知如火焚薪。即皆息滅入無漏位。名爲聖人。楞伽經云。第一義諦者。但唯是心。種種外相。悉皆無有。彼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一切諸法如實者。謂能了達唯心所現。首楞嚴經云。佛告文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

種種發明。名爲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四十二章經云。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原達佛本理。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又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得道疾矣。金剛三昧經云。佛言。如是衆生之心。實無別境。何以故。心本淨故。理無礙故。以染塵故。名爲三界。三界之心。名爲別境。是境虛妄。從心化生。心若無妄。即無別境。大力菩薩言。心若在淨諸境不生。此心淨時。應無三界。佛言。如是。菩薩心不生境。境不生心。何以故。所見諸境。唯所見心。心不幻化。則無所見。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云。皆悉了達諸法實相。自性平等。猶如虛空。又云。於一法中。了了一切法。無分別智。常現在前。釋曰。一法者。即是自心。此心爲諸法平等之性。於自心性中。了了一切法。有何分別。不增不減。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衆生界。衆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法身。釋曰。夫心者。爲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難離心念。故號衆生。是心之界。即衆生界。從真如性起。名曰如來。無所缺減。乃目爲藏。能積聚恒沙功德。故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集福德三昧經云。如琉璃寶器。隨所在處。不失其性。如是若有菩薩住是三昧。雖在家當說是人名爲出家。能

不失是法界體性。釋曰。是以悟心方能得道。見性是名出家。若見性則在家出家。若不見性。則出家在家。故阿難未見性前。自懺悔言。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佛地經云。當知清淨法界者。譬如虛空。雖遍諸色。種種相中。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復遍至種種相。類所知境界。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釋曰。清淨法界者。即一心無雜之法界。以法爲界。豈有邊畔。則一切色中。皆有虛空性。況一切法中。皆有安樂性。以隱覆此性。故隨所知境。應其情量。現種種境界。若以空明。即有空現。若以色明。即有色現。但隨處發明。即隨處現。所現種種。皆妄心生。相不可得。唯一味真心。湛然不動。不空羂索經云。持真言者。以心置心。觀自心心。作於一切諸佛如來。廣大出生殊勝尊妙。菩薩地經云。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所以大莊嚴論釋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夫被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然癡夫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法集經云。能知一切唯是一心。名爲心自在。於其掌中。出諸珍寶。亦以虛空而爲庫藏。名爲物自在。一切身口意業。以智爲本。名智自在。又云。觀世音白佛言。菩薩若受持一法。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何者。是一法。所謂大悲。釋曰。此是同體大悲。此悲性遍一切衆生界故。能一雨普潤。蘭艾齊

衆。一念。咸收邪正俱濟。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釋曰。一法爲宗諸塵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寶雲經云。一切諸法心爲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般舟三昧經偈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無垢名清淨。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釋曰。五道由心。心體常淨。雖遍五道。不受彼色。則淪五趣而不墜。居一相而非昇。展法界而不周。入微塵而非縮。以真如一。心本性清淨無增減故。以此一法能收一切。似濫觴一滴之水。與四海水潤性無差。如芥子孔中之空。等十方空包容匪別。故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今得一而道成。又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即此宗鏡作禪門之法式也。大方等陀羅尼經云。舍利弗問文殊言。受記當於何求。文殊師利言。當於如如性中求。釋曰。如如性。即是一切衆生真心之性。思益經云。衆生如即是漏盡解脫。如以一切法悉入於如無有體性。即是諸佛解脫。於衆生心中求。因果經偈云。一切造善惡。皆從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以心爲本。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毘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心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見。毘舍佉。一切衆生所有心意。不可言說。唯佛智知。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坐中無央數衆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如來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若無量劫。或

見如來丈六之身。或見小身。或見大身。或見報身蓮華藏世界海。爲千百億釋迦牟尼佛。說心地法門。或見法身同於虛空無有分別。無相無礙遍同法界。或見此處山林地土沙礫。或見七寶。或見此處乃是三世諸佛所行之處。或見此處即是不思議諸佛境界真實之法。釋曰。故知佛無定形。隨識而自分。龜妙。境無異相。因心而空見短長。可謂現證法門理歸宗鏡如來顯經偈云。諸佛所行性。一切諸衆生。皆在心性中。相可相同相。現寶藏經云。菩薩問文殊師利。以何緣故。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文殊言。如佛智所覺。又問。如何佛智所覺。乃至答言。解自心如故。修行慈分經云。一切諸法體相微細。皆悉空寂。凡夫之人以自分別生諸境界。自分別中還自繫縛。乃至未了心之自性。剎爾許時。如在夢中妄著諸境。復應觀察一切三界皆悉是空空不礙空。入楞伽經偈云。爾時佛神力。復化作山城。崔嵬百千相。嚴飾對須彌。無量億華園。皆是衆寶林。香氣廣流布。芬馥未曾聞。一一寶山中。皆示現佛身。亦有羅婆那夜叉衆等住。十方佛國土。及於諸佛身。佛子夜叉王。皆來集彼山。而此楞伽城所有諸衆等。皆悉見自身。入化楞伽中。如來神力作。亦同彼楞伽。諸山及園林寶莊嚴亦爾。一山中佛。皆有大慧問。如來悉爲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隱不現。羅婆那夜叉。忽然見自身。在己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作是思惟。向見者

誰作。說法者爲誰。是誰而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及諸如來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爲是夢所憶。爲是幻所作。爲是實城邑。爲乾闥婆城。爲是賢妄見。爲是陽焰起。爲夢石女生。爲我見火輪。爲見火輪煙。我所見云何。復自深思惟。諸法體如是。唯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而諸凡夫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不能覺知能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說者及所說。如是等亦無。佛法真實體。非有亦非無法相恒如是。唯自心分別。如見物爲實。彼人不見佛。不住分別心。亦不能見佛。不見有諸行。如是名爲佛。若能如是見。彼人見如來。智者如是觀。一切諸境界。轉身得妙身。即是佛菩薩。虛空孕菩薩經偈云。一切諸法相。真實無知者。若人住諸陰。六根皆蔽塞。釋曰。故知諸法皆真無知無見。纔有知見即落識陰。則一心不通六根闇塞。終不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若有見之見則不見一切。若無知之知則無所不知。所以寶鑑經云。若菩薩觀四念處時。無法可見。無聲可聞。無聞見故則無有法可得分別。亦無法可得思惟。而亦非瞽盲瞽故。但是諸法無可見故。以唯一真心見外無法。寶星經云。爾時世尊告妙音梵王。汝今何故目不暫捨。乃至無相觀於我耶。善男子。頗有一法名爲佛耶。頗有一物可名爲名耶。釋曰。故知名體俱空妙旨斯在。是以絕觀方見如來。有無之觀皆是虛妄。不入宗鏡豈辯真佛乎。十住斷結經云。一切諸法

常自存在。衆生不達爲與莊嚴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不生。法法不滅。法生法滅。性不移轉。斯是菩薩大士之道。非諸凡俗之所及也。釋曰。一切諸法常自存在者。真心不易性相恒如。衆生不達爲與莊嚴者。以外道執斷見。小乘證無常。菩薩爲對治凡小故。不盡有爲常修福業。不住無爲深入智淵。廣大莊嚴雲興萬行。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拔斷常外道之曲木。出邪見之稠林。拯偏真小果之燈身。昇解脫之坑底。所以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修習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諸佛了知三世唯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行。釋曰。經云。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者。是對治凡夫著有徇樂之見。而慈悲不捨衆生者。是對治二乘沈空畏苦之見。下諸句義皆同此釋。故云。聲聞畏苦。緣覺無悲。俱失菩薩二利之行。須真天子經云。須真天子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

道耶。文殊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無相而成道。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心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念動者。乃成其道也。釋曰。若取三解脫門作證者。即是溺實際之海。背靈覺之原。遺性徇空。何成大道。若直了神解心性。念念菩提果圓。不墮斷見之邪無。豈涉常見之實有。介爾起意大用現前。無得無依。非取非捨。從真起行體用相收。以行契真。卷舒一際。可謂心心合道念念真矣。故還原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斯則不離體之用。用乃波騰。不離用之體。體常湛寂。體雖湛寂。常在萬緣。用雖波騰。恒冥一際。大方廣師子吼經云。佛告電覺菩薩。善男子。法唯一字。所謂無字。本無言說何所言說。善男子。當知無說是爲真說。爾時淨身菩薩。承佛威神白佛言。世尊。若無所說是爲真說者。啞默不言皆應說法。佛言。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說。非唯啞默者說法。不啞默者亦皆說法。而不知法。世尊。云何一切衆生說法而不知法。善男子。如生盲人處日光中而不見日。傍人爲說以他聲故乃知有日。如是諸法悉入法界。法界無字。離諸字性。非諸衆生而能宣辯。釋曰。審知未達宗人。依通見解。隨他語轉妄有所說。如彼盲者不見日光聽傍人聲。豈窮日體。若眼開親見。即知本無名字言說。故知有言傷旨不達法界。是以經云。如是諸法悉入法界。法界無字離諸字性。若能深達一字唯

心法界。自然言語道斷。法爾知解情亡。豈是無辯智不能窮也。如肇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則理爲神御。口以之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普超三昧經決狐疑品云。於是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玉所疑。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時王自省無救護從榻而墮。如斷大樹摧折墮地。大迦葉曰。大王。自安莫懷恐懼勿以爲懼。所以者何。濡首童真被大智鎧。善權方便而設此言。可徐而問。時王即起問濡首曰。向者所說恒河沙諸佛。不能爲我而決狐疑。濡首報曰。王意云何。假若有人而自說言。我以塵埃灰烟雲霧汚染虛空。寧堪任乎。答不能污。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取此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淨。濡首報曰。吾以是向者說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也。釋曰。一切衆生不了自性清淨心故。妄生垢淨迷悟自沒。遂於無疑中起疑。於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即見一切染淨諸法皆同虛空性。既達虛空性不可染淨。方悟本心未曾迷悟。設有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方便。若入宗鏡妙旨了然。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不決耶。月燈三昧經頌云。譬如童女夜臥夢產子。生欣死憂感。諸法亦復然。如人飲酒醉。見地悉迴轉。其實未曾動。諸法亦復然。如淨虛空月。影現於清池。非月形入水。諸法亦復然。如人自好喜。執鏡而照面。鏡像不可得。諸

竟空相。唯有此大乘無有二也。習如是觀者。五欲自斷。五蓋自除。五根增長。即得禪定。釋曰。一稱南無佛皆當作佛者。若法界含生三乘五性。能歸命一心無不成佛。以離自心一相一門。外更無有法可作歸依。無二無三畢竟空寂。如是觀者五欲自斷。以六塵境隨妄念故有。無念則無境。何用更斷。故能不斷五欲而淨諸根。諸根既淨。五蓋自除。五根五力自然增長。不唯即得禪定。乃至六度萬行悉皆成就。如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六波羅蜜。心空則一切皆空。故云唯有此大乘無有二也。雜藏經云。為善福隨履惡禍追。善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福所為。造之者心。成者身口矣。佛說偈曰。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碾于轍。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

宗鏡錄卷第九十四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五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勝天王般若經云。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法界。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釋曰。同在一處自性清淨者。一切凡聖皆以無所住。而住自性清淨心祕密藏之一處。若一若異不

可思議者。以報身妙土之相相入相資。故云若異以法身自體之性相遍相即。故云若一。如芥瓶燈室同異難量。故云不可思議。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者。諸佛以般若方便常相輔翼。何者。以般若觀空不住生死。以方便涉有不往涅槃。以不住生死故。智眼常明。以不住涅槃故。悲心恒續。悲智體同。故云平等。最勝王經云。離無分別智更無勝智。離法如如無勝境界。釋曰。一切境界皆是意言分別。則無境唯識。若了識空但一真心。成無分別智。此乃無等之智第一之說。豈有餘智更能過者。此真如一心之性。為萬法之所依故。離此之外。何處別有纖塵能為標指。若離此一心境智或有所見。皆是瞽眼狂心不見真實。所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如來瞽者。同於一處見各差別互不相礙。皆由瞽不見正色。眾生亦爾。色性無礙。心緣異故。蔽於正見不了其實。禪要經云。棄諸蓋苦薩白佛言。世尊。禪門祕要。為有一門。為是多門。若有多者法則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受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迫逐。佛言。善男子。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多數。一切眾生性同虛空。雖同虛空各於身心自有禪門。實不共修。何以故。息口不言。冥合於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混合無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瞽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攝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釋曰。心是禪門。身為慧聚。禪能洞寂。慧能起照。寂照無差。方入平等。如永嘉集云。

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而非照故。杜口於毘耶。故知若了念本不起。常在等持。不察境因念生。翻悟真心亦動。所以圓覺經云。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真月何動。豈悟攀緣之舟常泛。覺岸靡移。如圓覺疏序云。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駭。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天冠菩薩問於大樹緊那羅王。如是琴中妙偈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從諸眾生音聲中出。又問。諸眾生音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眾生音聲從虛空中出。乃至當知是聲即虛空性。聞已便滅。若其滅已。同空性住。是故諸法若說不說。同虛空性。是故應當不捨空際。如音聲分諸法亦爾。乃至又以音聲名為言說。然是音聲無有住處。若無住處則無堅實。則名為實。若其是實則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無有起。若無有起則無有滅。若無有滅是名清淨。若是清淨是則白淨。若是白淨是則無垢。若是無垢則是光明。若是光明則是心性。若是心性則是出過。若是出過則出過諸相。若出過諸相則是正位。若菩薩在正位。是則名得無生法忍。釋曰。入一心正位。是究竟指歸。最後垂示。言窮理極更無過矣。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云。爾時世尊告頻婆娑羅王言。行識滅已。初識次生。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地獄。或生畜生。或生餓鬼。大王。以初識不斷。自心相續。應受報處而生。

其中大王觀諸生滅。頗有一法從於今世至未來世。大王。如是行識終時名之爲滅。初識起時名之爲生。大王。行識滅時去無所至。初識生時無所從來。何以故。識性離故。大王。行識行識滅時滅業空。初識初識空。生時生業空。觀諸業果亦不失壞。大王當知。以初識心相續不斷而受果報。華手經云。佛言。復次堅意菩薩以善修習一佛相故。隨意自在欲見諸佛皆能現前。堅意。譬如比丘心得自在。觀一切入取青色相能得信解。一切世界皆一青相。是人所緣唯一青色。觀內外法皆一青色。於是緣中得自在力故。堅意菩薩亦復如是。隨其所聞諸佛名字在何世界。即取是佛及世界相。皆緣現前。菩薩善修習此念佛緣故。觀諸世界盡皆作佛。常善修習是觀力故。便能了達一切諸緣皆爲一緣。謂現在佛緣。是名得一相三昧門。佛昇忉利天爲母說經云。佛告月氏天子。何謂菩薩曉了一切猶如虛空。其三界者心之所爲。不計斯心無有影像。亦不可觀。無有處所。無有教令猶如幻化。因其心本而求諸法。則不可得。若以於心不求于心。則無所獲。心不可逮。以不得心。一切諸法亦不可得。諸法則無有法無形類想亦無有影。而無所有及與實諦。亦無所觀。無所觀者於一切法。心無所入。知一切法無所成。亦無所生。譬如虛空。菩薩念佛三昧經云。心如金剛。善根穿徹一切法故。心如迦隣提衣柔軟。善根能作業故。心如大海善根攝諸戒聚故。心如平石。善根

住持一切事業故。心如山王。善根發生一切善法故。心如大地。善根負持衆生事業故。演道俗業經云。佛告長者。智慧有四事。一曰解於身空。四大合成散壞本無主名。二曰其生三界皆心所爲。心如幻化倚立衆形。三曰了知五陰本無處所。隨其所著因有斯情。四曰曉十二緣本無根原。因對而現。是爲四。佛於是頌曰。悉解其身心。四大而合成。散滅無處所。從心而得生。五陰本無根。所著以爲名。十二緣無端。了此至大安。善夜經云。佛言。過去之法不應追念。未來之法不應希求。現至之法不應住著。若能如是當處解脫。釋曰。此緣三世之境。是相續識。若初心人未得一念不生。或前念忽起。但後念莫續。亦漸相應。若欲頓消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如金剛般若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以無得故自不相續。入一切佛境界經云。佛言。若得修行正念法者。彼無一法非是佛法。何以故。以覺一切法空故。乃至文殊師利言。修行正念者。不取不捨。即名正念。不觀不異名爲行。不著不轉不脫名爲。行不去不來名爲行。文殊師利。正念行者彼處。無行無利無果無證。何以故。文殊師利。心自性清淨故。彼心客塵煩惱染。而自性清淨心不染。而彼自性清淨心。即體無染不染者彼處無對治法故。以何法對治。能滅此煩惱。何以故。彼清淨非淨即是本淨。若本淨者即是不生。若

不離染法者。彼滅一切染以何等法滅一切染彼不。生若不生者是菩提。菩提者名爲平等。平等者名爲眞如。眞如者名爲不異。不異者名爲如實。住一切有爲無爲法。釋曰。但了無生即入平等。言平等者。即一切有爲無爲如實之性。見此性故。以無住義住一切法中。若不達一切法是一心眞如平等無生之性。在染離染俱爲煩惱所染。若了諸法無生則一切有爲無爲皆是菩提。提之道。何所染耶。海龍王經云。佛告龍王。是無盡藏總持說德無量。入無極慧集菩薩行。乃至嚴淨道場。逮諸佛法。是謂無盡之藏總持。其有文字名號之數。及法諸數遊于正法。皆來歸斯無盡之藏。爲總持也。菩薩入斯於諸文字無所分別。諸法清白不壞本淨故。乃至由是總持。後當來世是離垢總持所流布處。皆是如來之所建立。八萬四千法藏。是總持門爲首也。八萬四千行皆來歸於總持。八萬四千三昧皆從總持。八萬四千總持無盡之藏。總持爲本原。釋曰。以一切衆生自性清淨心是諸法總持之門。從心所生用不失體。故云不壞本淨故。永不離本。故云皆是如來之所建立。萬法出生。故云無盡之藏。凡聖之地。故號本原。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云。是時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自以其身供養如來。當以何身覺菩提道。時華室中諸菩薩等問阿難言。於意云何。可以身覺於菩提耶。阿難勿作斯觀。當以身心覺於菩提。阿難報言。諸善丈夫。若非身心覺於菩提。

一根境同緣心此則和合而生無有自體。凡夫執實故說爲空。二離根境心。卽是真心不從緣生。若了此心卽眞發菩提之道。賢聖二心者。一理智心。卽第一義諦。空有兩亡性相俱寂。二境智心。卽隨緣俗諦。眞俗雙照理事相含。若入宗鏡之中。總前凡聖四心。或入相資門。若聖若凡交徹無礙或入相泯門。若一若多冥同性海。成其光明定意經云。何謂廣一心。曰孝事父母則一其心。尊敬師友而一其心。斷愛遠俗而一其心。入三十七品而一其心。空閑寂寞而一其心。在衆煩亂而一其心。多欲多諍多作多惱。於是之處而一其心。褒誅利失善惡之事。於是不搖而一其心。數息入禪捨六就淨而一其心。身自能行復教他人。此謂廣一心也。文殊師利問經偈云。若見有一法。餘法悉應見。以一法空故。一切法亦空。釋曰。心有法則有。心空法則空。萬法一心宗空有皆無寄。舉一例諸悉歸宗鏡。大乘千鈔大教王經云。曼殊室利菩薩。對世尊大衆菩薩前告言。若有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志求無上菩提。修持眞實佛金剛聖性三摩地一切法者。一切法卽是一切有情心是也。爲有情衆生心地法藏有煩惱種性。煩惱種性則是菩提性者。有情心處本性眞淨。空無所得。是故有情心是大圓鏡智心處是也。摩訶衍寶嚴經云。譬如畫師作鬼神像卽自恐懼。如是迦葉。諸凡愚人。自造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輪轉生死不知此法亦復如是。文殊悔過經云。文殊

師利言人民所行衆德本者。志性各異。使入總持光明之慧。其有諸天一切人民愁憂苦惱。爲除衆患悉入總持光明之耀。一切諸論文字本際。入於總持光明之耀。一切諸行諸想所應。悉入總持光明之耀。使致普門諸根轉輪。使入總持光明之門。一切莊嚴清淨衆飾。使入總持光明之門。乃至住於一事普見衆事。住於衆事悉見一事。則以一事入一切事。以一切事入於一事。則以一義告諸開化一切諸義。以一切義興發一義。以無因緣入於諸緣。化于諸緣令入無緣。以無事法入于衆生。性行各異。從其相行而教誨之。釋曰。夫能泯異性永拔苦輪融諸行門清淨嚴飾者。悉令入一心總持之門。被宗鏡光明之耀故。能住一事而見衆事。以一成多用諸義而發一義。以多成一。二成多而用遍。多成一而體融。體用交羅一多自在。觀佛三昧海經云。復次阿難。譬如有人貧窮薄福。依諸豪貴以存性命。時有王子遇行出遊。執大寶瓶。於寶瓶內藏王印綬。是時貧者詐來親附。得王寶瓶擊持逃走。王子覺已。遣六大兵乘六黑象。手執利劍疾走追之。時持瓶人走入深草空野澤中。見曠野澤滿中毒蛇。四面吐毒吸持瓶者。時貧窮人惶惶恐怖馳走東西。蛇亦隨之無藏避處。於空澤中見一大樹。蒼鬱扶疎甚適其意。頭戴寶瓶攀樹而上。既上樹已六兵乘象。馳疾如風尋復來至。貧人見已吞王寶印。持瓶冠頭以手覆面。生貪惜故不忍見之。時六黑象以鼻絞樹令樹倒斃。貧

人落地身體散壞。唯金印在寶瓶現光。諸蛇見光四散馳走。佛告阿難。住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釋曰。夫觀佛三昧者。則歸了自心名爲觀佛。既識心已不爲境亂。湛然常定名爲三昧。有人貧窮薄福者。有人者。有即二十五有。人即一切衆生。以無法財名爲貧窮。不悟心佛故稱薄福。依諸豪貴者。即是諸佛菩薩。以存性命者。即是依觀佛三昧門。得見自性以成慧命。乃至貧人落地者。即是於凡夫身達人法二空。證會一心住真如地。身體散壞者。既洞唯識之性。身見自亡。唯金印在者。即是悟心常住。所以一鉢和尚云。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寶瓶現光者。即般若智照。諸蛇見光四散馳走者。即四大之身蛇三毒之煩惱。智了即空名爲馳走。住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者。以無念智見真覺性。故云住念佛者。諸塵不動一體不移。名爲心印恒住。住法位究竟寂滅。名爲不壞。況如唯金印在故稱亦復如是。所以起信論云。得見心性名究竟覺。即斯旨矣。首楞嚴三昧經云。爾時佛告現意天子。汝可示現首楞嚴三昧本事少分。現意天子語堅意。仁者。欲見首楞嚴三昧少勢力不。答言。天子願樂欲見。現意天子。善得首楞嚴三昧力故。即現變令衆會者皆作轉輪聖王。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及諸眷屬七寶侍從。乃至復現神力。普令衆會皆如釋迦牟尼佛身相好威儀。各有比丘眷屬圍遶。釋曰。天子名現意者。以一切法從意生。形因心所現。故名現意。是知自

心如幻無有定儀。所見差殊隨心生滅。若能知幻無實即見真性。以得真性故。方能周遍法界。示如幻法門普現色身。引幻衆生同歸實地。轉有經偈云。若爲真實說。眼則不見色。意不知識法。此是最秘密。釋曰。入此一秘密之藏。則能所俱亡不與六塵作對。故云眼。不見色等。大法鼓經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顯明。以彼性故。一切衆生得般涅槃。釋曰。故知一切衆生悉有正因佛性。以萬行莊嚴爲引出性。乃至因圓爲至得果性。畢竟成就一心常樂涅槃之道。寶頂經云。佛言。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捶胸叫呼作如是言。善友。汝等爲我。除此虛空。除此虛空。迦葉。於汝意云何。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如是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迦葉。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情諸法云何不借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釋曰。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者。夫有所說皆爲顯空。所以空則一切法。法則一切空。非先有而後無。寧歸斷滅。豈先無而後有。不墮無常。是以性本常空。空無間斷。體應諸有。有自繁興。能入斯宗。問諸法空心大歡喜。不了此義。聞諸法空心大怖畏。以不了法空。達現量境執爲外解。聞說唯心之旨。恐墮空見之門。心境俱迷遂生怖畏。度一切諸佛境界經云。佛言。文殊

師。利害提者。無相無緣。云何無相。云何無緣。不得眼識是無相。不見色是無緣。不得耳識是無相。不聞聲是無緣。乃至意法亦如是。釋曰。無相則無能緣之心。無緣則無所緣之境。能所俱亡。真心自現。文殊師利行經偈云。過現未來法。唯語無真實。彼若於實處。一相無差別。釋曰。若說三世所有之法。皆是世諦語言。若了一心真實之處。一道自無差別。何言之所議。意之所緣耶。

宗鏡錄卷第九十五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六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菩薩處胎經云。譬如泉源陂池五河駛流。各有名。悉歸于海。便無本名。亦如須彌時立難動。雜色衆鳥往依附山。皆同一色。便無本色。菩薩摩訶薩教化衆生淨佛國土亦復如是。衆生心識所念不同。若于思想。能令一切至解脫門。想定意滅。便無本念。同一解脫。十善業道經云。爾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衆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乃至又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又諸天龍八部衆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衆生形色龜黿。或

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云。佛告賢護。寂照神變三摩地者。謂一切法平等性智。一切言說不現行智。乃至悟入心智。於心自性能隨覺智。於引不引及引發中成善巧智。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云。佛言。如是一法隨心變現。即能具足六波羅蜜。應當廣說教化衆生。爲大利益乃至成佛。賢劫定意經云。若有菩薩平等三昧。諸根具足聖慧成就。是曰一心。又云。其在禪定不著內外亦無中間。是曰一心。舍利弗陀羅尼經云。唯修一心念佛。不以色見如來。不以無色見如來。不以相。不以好。不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生。不以家。不以姓。不以眷屬。乃至非自作非他作。若能如是名爲念佛。商主天子所問經云。商主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清淨心。答言。天子若知諸心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大乘流轉諸有經偈云。諸法唯假名。但依名字立。離於能詮語。所詮不可得。釋曰。故知法但有名因名立法。又名因於語語因覺觀。覺觀心不起能所悉皆空。弘道廣顯定意經云。佛言。又復三事心之所生。諸法無常從其心生。諸法皆苦亦由心生。諸法無我亦從心生。乃至能一其心。知衆生心。順行化之。是則心力。阿含經偈云。我與己爲親。不與他爲親。智者善調我。則得生善趣。釋曰。所以云。天下至親無過於心。可謂入道真要修行妙門。若善調之速登大果。所以般若經云。調心爲善哉。調心招樂

果。雜藏經偈云。心能導世間。心能遍攝受。如是心一法。皆自在隨行。文殊菩薩問法身經云。如言摩尼寶。含有四角。從一角視。悉見諸角。無所缺減。是故見諸本際。釋曰。若了一心本際。何法不通。以諸法從心所生。皆同一際。住此際中。一一圓滿。舉目成是。何待意思。智不能知。言不能及。故云。金剛寶藏無所缺減。象腋經偈云。種種幻無實。凡夫人見異是中無有異。一切同一相。老姥經云。眼見好色即是意。意即是色。是二者俱空。無所有生。滅亦如是。無所希望。經云。時舍利弗。知諸衆會心之所念。即時告此諸比丘言。仁等何故發於斯言。吾等之身從今已往。無佛世尊。因從異學出爲沙門。時諸比丘報舍利弗。吾從今始敬事六師。一切所歸爲一相耳。不倚六入。是以不見若干種師。不想出家沙門也。釋曰。倚六入而爲差妄。分邪正。歸一相而爲本。彼我雙亡。如是解者。可謂真出家矣。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音天子言。文殊師利。何等如與垢淨等。文殊師利言。空無相無願如。所以者何。涅槃空故。天子如瓦器中空。寶器中空。無二無別。如是天子。垢空淨空。俱同一空。無二無別。釋曰。器雖不等。空本無形。垢淨雖殊。性何曾異。如是了者。入無相門。頓悟真空。不墮修證。月藏經偈云。諸法無有二。導師捨憎愛。一道如虛空。此是佛境界。又偈云。不分別諸法。不見有衆生。諸法唯一相。得見佛境界。佛語經云。佛言。若有處語。是魔王語。是魔見語。不名佛語。善男子。若無一

切諸處語者。是名佛語。釋曰。無一切諸處語者。因是無所證之法。亦無能證之智。既無有法。豈可說耶。但了唯心自然無語。無語是真語。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若著處所若有所說。悉違本宗不見法性。如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雜藏經偈云。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救病。諸佛亦如是。為物說唯心。大乘理趣經偈云。一切有為法。如乾闥婆城。衆生妄心取。雖現非實有。諸法非因生。亦非無因生。虛妄分別有。是故說唯心。無明妄想見。而是色相因。藏識為所依。隨緣現衆像。如是有聲。妄見空中華。習氣擾濁心。從是三有現。眼識依賴耶。能現種種色。譬如鏡中像。分別不在外。所見皆自在。非常亦非斷。賴耶識所變。能現於世間。法性皆平等。一切法所依。藏識恆不斷。末那計為我。集起說為心思量性名意。了別義為識。是故說唯心。心外諸境界。妄見毛輪華。所執實皆無。咸是識心變。色具色功德。皆依賴耶識。凡愚妄分別。謂是真寶有。睡眠與惛醉。行住及坐臥。作業及土用。皆依藏識起。有情器世間。非由自在作。亦非神我造。非世性微塵。如木中火性。雖有未能燒。因燄方火生。由此破諸暗。展轉互為因。賴耶為依止。諸識從彼生。能起漏無漏。如海遇風緣。起種種波浪。現前作用轉。無有間斷時。藏識海亦然。境界風所動。恒起諸識浪。無間斷亦然。如酪未鑽搖。其酥人不見。施功既不已。醍醐方可得。賴耶妄熏習。隱覆如來藏。修習純熟時。正智方明了。諸識

隨緣轉。不見本覺心。自覺智現前。真性常不動。寶雨經云。菩薩云何行心念處。善男子。菩薩作是思惟。心實無常執著為常。實是其苦執著為樂。本無有我執著為我。本來不淨執著為淨。其心輕動無時暫停。以不停故。於諸難染能為根本。壞滅善道開惡趣門。生長三毒與隨煩惱等。作其因緣。為主為導。又能積集淨不淨業。迅速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奔馬。如火焚燒。如水增長。遍知諸境。如世彩畫。菩薩如是觀察心時。便得自在。得自在已於諸法中亦無罣礙。是名菩薩善行心念處。持地經云。佛言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修心觀心。菩薩摩訶薩觀心生滅住異相。如是觀時作是念。是心無所來去無所至。但識緣相故生。無有本體無一定法可得。是心無來無去。無住異可得。是心非過去未來現在。是心識緣故。從憶念起。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中間。是心無一生起相。是心無性無定。無有生者。無使生者起難業故。說名為心。識難緣故。說名為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故。說名為心。但令衆生通達心緣相故。心中無心相。是心從本已來不生不起。性常清淨。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心不知心亦不見心。何以故。是心空性。空故本體無所有。是心無有一定法。定法不可得故。是心無法若合若散。是心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是心無形無能見者。心不自見。不知自性。但凡夫顛倒相應。以虛妄緣識相故起。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牢。無不變異相。如是思

惟得修心念處。是人爾時不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通達是心無生性。何以故。心無決定性。亦無決定相。智者通達是心無生無相。爾時如實觀心集沒滅相。如是觀時不得心若集相。若沒滅相。不復分別心滅不滅。而能得心真清淨相。諸菩薩以是清淨心客塵所不能惱。何以故。諸菩薩見知心清淨相。亦知衆生心清淨作是念。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如是思惟時。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相。持世。諸菩薩摩訶薩修心觀心如是。寶網經偈云。普遍諸佛土。法王之境界。釋師子人尊。一毛光所照。釋曰。如無量無邊諸佛土。不出一毛頭心地。以智了達者。故云光所照。十住經云。金剛藏菩薩。是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一時間難。以無量無邊音聲差別問難。是菩薩於一念中悉受如是問難。但以一音皆令開解。釋曰。但以一音皆令開解者。萬法從心。何疑不釋。依心所示。何法不融。可謂得佛法之精華。開人天之眼目。廣博嚴淨經偈云。自在世導師。不可說而說。於空中作結。即空而解之。釋曰。心有即結心空即解。若無於心無結無解。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此寶華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結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結結成名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結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佛言六結不同。

○脩願本因一中所造令其難亂終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竟異。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阿難言。此勢同結云何解除。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問阿難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不也世尊。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解成。阿難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於結心。釋曰。左右偏掣況有無二見。當於結心即正明中道。所以。味真空而有無情起。執根塵而一六義生。諦了自心解縛俱泯。故知垢淨解縛悉從自心。以心垢故見垢。心淨故見淨。心縛故見縛。心解故見解。若無於心何垢何淨。如首楞嚴三昧經云。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魔界行不污。現於魔宮。語惡魔言。汝寧不聞。佛說首楞嚴三昧。無量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出汝境界。亦皆當復度脫餘人出汝境界。魔即報言。我聞佛說首楞嚴三昧名字。以彼五縛不能得往。所謂兩手兩足及頸。又問惡魔。誰繫汝者。魔即答言。我適發心欲往壞亂聽受。首

楞嚴三昧者。即被五縛。我適復念。諸佛菩薩有大威德難可壞亂。我若往者或當自壞。不如自住於此宮殿。作是念已。即於五縛而得解脫。菩薩答言。如是一切凡夫憶想。分別顛倒取相。是故有縛動念戲論。是故有縛。見聞覺知。是故有縛。此中實無縛者解者。所以者何。諸法無縛本解脫故。諸法無解本無縛故。常解脫相無有愚癡。如來以此法門說法。若有眾生得知此義。欲求解脫勤心精進。則於諸縛而得解脫。寶篋經云。文殊師利告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污。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虛空離生滅。法界無去來。衆色現於空。諸法依心住。空無色非色。心性亦復然。虛空唯假名。心意識如是。耨提遮女經偈云。我雖內室中。尊如目前現。仁稱阿羅漢。常隨不能見。釋曰。故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以自業所遮。對面不見。十地尚隔羅剎。二乘可知。守護國主陀羅尼經云。爾時世尊告一切法自在王菩薩摩訶薩言。此深三昧以菩提心而爲其因。以大慈悲而爲根本。方便修習無上菩提。以爲究竟善男子。此中何者名爲菩提。善男子。欲知菩提。當了自心。若了自心即了菩提。何以故。心與菩提。真實之相。畢竟推求。俱不可得。同於虛空。故菩提相即虛空相。是故菩提無所證相無能證相。亦無能所契合之相。何以故。菩提畢竟無諸相故。善男子。以一切法即虛空相。是故

菩提畢竟無相。爾時一切法自在王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此菩提同虛空。一切智證當何所求。云何證得菩提現前。一切智證當於何生。佛告一切法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一切智證當於心求。一切智證及與菩提從心而生。何以故。心之實性本清淨故。善男子。此心之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善男子。一切如來說此心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非紅非紫。亦非金色。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明非暗。非男非女。非非男女。亦復非是亦男亦女。善男子。此心非欲界性。非色界性。非無色界性。非天龍。非夜叉。非乾闥婆。非阿脩羅。非迦樓羅。非緊那羅。非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同類。善男子。此心不住於眼。亦復不住耳鼻舌身意。於三世中亦不可見。何以故。此心同於虛空相故。以是義故。遠離一切龜細分別。何以故。此虛空性即心性故。如其心性即菩提性。如菩提性即陀羅尼性。善男子。是故此心虛空菩提陀羅尼性。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如是一切皆以大慈大悲而爲根本。方便波羅蜜之所攝受。善男子。是故當知。我今於此諸菩薩等大衆之中說如是法。爲淨廣大菩提心故。爲令一切了自心故。是故。一切法自在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知菩提真實性者。當了自心。如其心性即菩提性。云何而能了知心性。謂此心性於一切相若形若顯。乃至若五陰。若六入。若十二處。若十八界。如是等法。觀察推求竟不可得。善男子。若諸菩薩如是了知。即得成就第一清淨法光明門。

住此門已任運得此不可思議一切智智諸佛境界其深三昧。文殊般若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已供養幾所諸佛。文殊師利言。我及諸佛如幻化相。不見供養及與受者。佛告文殊師利。汝今可不任運得此。佛言。佛言。我思惟。不見一法。何當得任運得此。佛言。文殊師利。汝不得任運得此。文殊師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見。我云何得。佛言。文殊。汝得無礙智乎。文殊師利言。我即無礙。云何以無礙而得無礙。佛言。汝坐道場乎。文殊師利言。一切如來不坐道場。我今云何獨坐道場。何以故。現見諸法住實際故。釋曰。若了一心實際。則一切無所得。於無所得中故。能成辦無邊佛事。於事理中皆不違實際故。若如是解者。未必是不坐道場。是坐道場。當坐道場時。是不坐道場矣。何以故。道場等不出實際故。大品經云。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羅蜜。不住一切法住般若波羅蜜。釋曰。若住法則不見般若。若住般若則不見法。以法有相般若無相有無相反故。爾又非離有相法別立無相般若。以相即無相全是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又云。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何以故。夫般若若無住義。起心即是住著。若不住一切法即是般若。故云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設住般若亦成愚闇。但一切處皆無住。則無非般若。金剛場陀羅尼經云。文殊白佛言。頗有一法菩薩行已能入一切陀羅尼諸法門不佛言。有一字法門菩薩得已能說千萬字法

門。而此一字法門亦不可盡說。諸法已還攝入一字法門。轉女身經云。若於諸法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衆生。又云。若知諸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為究竟解脫。釋曰。執心爲境觸目塵勞。知境是心無非解脫。所以二乘只證人空但離人我虛妄。名爲解脫。未得法空一切解脫。以不識心故。如入楞伽經云。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出曜經云。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故知若不觀心妙慧成就。則不能斷無明根本。所以首楞嚴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正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釋曰。志當歸一萬法所宗。如國無二王家無二主。若離此別有所求則成兩道。如菩薩行方便經云。夫求法者。名不求於一切諸法。又云。若有所求則不能師子吼也。若無所求能師子吼。釋曰。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決定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若知自心佛性具足。則性外豈有法而可求耶。那先經云。王問那先。何等爲一其心者。那先言。諸善獨有一心最第一。一其心者。諸善皆隨之。那先言。譬若樓陸當有所倚。諸善道者皆著一心。雜藏經云。闍王施寶衣與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忽於座上隱身不見。如是展轉施諸菩薩聲聞。亦復如是。乃至自著亦不見身。因茲悟道。釋曰。夫祖佛起教之由。莫不皆是破身心二執。故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寶藏論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心亦如是。若能直悟自他身心俱

不可得。心外無法萬境皆空。即同闍王所悟無量義經云。佛告大莊嚴菩薩有一法門。能令菩薩疾得菩提。世尊。是法門者。字號何等。其義云何。善男子。是一法門名無量義。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衆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釋曰。是一法門名無量義者。即是一心門能生無量義。以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法。正隨緣時亦不失自性。以衆生不了故。但隨起動之緣。不見寂滅之性。故於諸法橫計有無彼此得失。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云。大王當知。譬如男子或諸女人。於其夢中夢心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之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畫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慈說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信之實。令所信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入法界體性經云。爾時長老舍利弗。從自住處出。往詣文殊師利童子住處。到已不見文殊師利。即詣佛所到已。在佛別門外邊而住。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是舍利弗比丘。今在門外爲欲聽法。汝令使入。文殊師利言。世尊。若彼舍利弗際若法界際。世尊。此二際豈有在內在外若中間二耶。佛言。不也。文殊師利言。世尊。言實際者亦非實際。如是際非際。無內

無外。不來不去。世尊。長老舍利弗。際即是實際。舍利弗。界即是法界。世尊。然此法界。無出無入。不來不去。其長老舍利弗。從何處來。當入何所。佛言。文殊師利。若我在內。共諸聲聞語論。汝在於外。而不聽入。汝意豈不生苦惱想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凡所說法。不離法界。如來說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如來界。說法界如法界。言說界無二無別。所有名者說者。此等皆不離法界。世尊。以是義故。我不苦惱。世尊。若我恒河沙劫等不來。至世尊說法所。我時不生愛樂。亦無憂惱。何以故。若有二者。即生憂惱。法界無二。故無惱耶。釋曰。是以內外無際。真俗一原。入宗鏡中。忻戚不盈於懷抱。住無二處。增愛願。挂於情田。故知不去不來。見佛匪移於當念。非近非遠。聞法豈越於毫端。得文殊之心。方知法爾。起衆生之見。自隔情塵。深密解脫經云。諸佛如來善覺所覺。離於二行。到無相處。行諸佛行。得諸如來一切平等。到無障礙之所去處。能到一切不退法輪。能到不可降伏境界。不可思議體。能到一切三世平等。遍至一切諸世界身。到於諸法無疑之處。能到一切究竟智行。悉能到於法智無疑境界。得諸一切無分別身。能答一切菩薩問智。能到無二行之彼岸。能到諸佛無有差別解脫智處。能到無邊無中三昧境界。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盡未來際。釋曰。夫親到諸法無疑之處。悟心方知。頓照萬境無相之門。見性方了。斯乃如來行處大覺所知。故云廣大如法

界。究竟若虛空。無始無終。盡未來際。金剛王菩薩祕密念誦儀軌經云。端正正坐。作是思惟。一切諸法。從自心起。從本已來。皆無所有。彌勒成佛經偈云。久念衆生苦。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釋曰。心識念。攀緣繫縛。塵境不得自在。即是衆生苦。若了境空。無縛內結不生。證會一心。根塵俱寂。即入性空法界。證無相菩提。所以法華三昧經云。無著無所依。無累心寂滅。本性如虛空。是名無上道。又法華經云。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是以諸佛八相成道。菩薩四攝度生。自利利他。悉皆於此本性空中成辦。離藏經云。譬如兩木相揩。則自生火。還燒其木。火不從風出。不從水出。不從地出。其四魔者亦復如是。皆從心生。不從外來。譬如畫師畫作形像。隨手大小。雖因緣合。有彩有板。有筆。畫師不畫。不能成像。四魔如是。心已堅固。便無所起。釋曰。是以一心不動。法不現前。如畫師不畫。且無形像。故不動。一心有大功德。如法句經云。佛言。善男子。善知識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五蓋五欲衆塵勞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有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堅牢船。渡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

宗鏡錄卷第九十六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七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佛教已明。須陳祖意。達佛乘者。皆與了義相應。如法華經云。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經中所說。第一毘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由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第二尸棄佛偈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第三毘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第四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偈云。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若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懼於生死。第六迦葉佛偈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第七釋迦牟尼佛偈云。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即自然。見如是。諸法無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復告摩訶迦葉。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囑於汝。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西天第一祖摩訶迦葉傳法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第二祖阿難傳法偈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

悟了無無法。第三祖商那和修傳法偈云。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法偈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第五祖提多迦。亦名香來。初投師。鞠多出家。尊者問曰。爲心出家耶。身出家耶。香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而求利益。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香來曰。夫出家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既是常故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爾。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明明。依佛法中度恒沙衆。付法偈云。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第六祖彌遮迦付法偈云。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第七祖婆須蜜付法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第八祖佛陀難提付法偈云。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是。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第九祖伏駄蜜多尊者。問佛陀難提尊者偈云。父母非我親。誰爲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偈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因茲悟道。付法偈云。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第十祖脇尊者傳法偈云。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實法。無行亦無止。第十一祖富那夜奢。時脇尊者於一樹下。以手指樹下地告大衆曰。此地若變爲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

言當未久須臾之頃以爲金色。尊者舉手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爾時夜奢說偈讚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又傳法偈云。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傳法偈云。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棄。第十三祖毘羅尊者傳法偈云。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行化到南印土。彼國人多修福業不會佛理。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云。布施我求福業。非解佛性。汝會佛性爲我說之。師曰。汝欲學道先除我慢。生恭敬心方得佛性。衆曰。佛性大小。師曰。非汝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非佛性也。彼衆曰。我欲棄小辯歸于大海。龍樹即爲說法。對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觀其形。彼衆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瑞不。彼衆曰。非其大聖。誰能識也。爾時提婆心根宿淨。亦見其相默然契會。乃告衆曰。師現佛性之義。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也。語未訖師即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滿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又傳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傳法偈

云。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傳法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傳法偈云。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初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因至其舍。忽見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答百歲。覆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小。答。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又徵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何。爾時童子以偈答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俱相似。父母見子奇異。遂捨出家。尊者即領遊化。至一古寺而爲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殿上有銅鈴被風搖響。尊者問曰。彼風鳴耶。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我心鳴耳。非風銅鈴。尊者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二俱寂靜。非三昧耶。尊者曰。善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諸法要。善識真實義。又告曰。我今將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偈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伽耶舍多後付鳩摩羅多傳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傳法偈云。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傳法偈

云。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第二十一婆修槃頭尊者傳法偈云。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第二十二祖摩。聖羅付鶴勒尊者。傳法偈後即從座起。跏趺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爲一泉。而說偈言。心地清淨泉。龍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遍滿十方。濟。又傳法偈云。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跏趺虛空作十八變已。却歸本座寂然滅度。爾時大衆欲分舍利各自起塔。臨闌維訖欲分舍利。爾時尊者現身說偈。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又傳法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法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第二十五祖婆舍多尊者傳法偈云。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法偈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法偈云。心地生諸種。因事復因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西天波羅提尊者。化異見王現神通力。乘雲至王殿前。爾時大王問乘雲者曰。汝爲是邪。汝爲是正。波羅提尊者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大王。若正我無邪正。王又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不。波羅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波羅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今不親見。波羅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識。王曰。師既所見云有作用。當於我處而有之。不波羅提曰。王若作用現前總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之幾處出現。師曰。若出用時當有其八。卓立雲端以偈告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氣。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脚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不出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此土初祖菩提達磨多羅。南天竺國王第三之子。常好理論。心念衆生而不識佛。又自歎曰。世有形法而易了之。唯佛心法難有會者。爾時般若多羅尊者。至于其國。王賜一寶珠。其珠光明璨然殊妙。尊者見已用珠試曰。此寶珠者有大光明能照于物。更有好珠能勝此不。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得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得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第一。其此珠者。所有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智辯於此。既辯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辯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辯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法寶以明俗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既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異之。因出家悟道。遂行化此土。寶誌識是傳佛心印觀音聖人。師述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答。見一切法有。有自

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界入界即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自尙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爲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達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達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是法處。即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傳法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第二祖可大師云。凡夫

二〇一六 宗鏡錄卷第九十七

謂古異今。謂今異古。復離四大更有法身。解時即今五陰心是圓淨涅槃。此心具足萬行。正稱大宗。傳法偈云。本來緣有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能生。第三祖礫大師傳法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入下種。華種盡無生。第四祖道信大師云。夫欲識心定者。正坐時知坐是心。知有妄起是心。知無妄起是心。知無內外是心。理盡歸心心既清淨即本性。內外唯一心。是智慧相。明了無動心名自性定。又示礫大師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功德總在心原。一切定門。一切慧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傳法偈云。華種有性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第五祖弘忍大師云。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唯有一乘法。一承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又云。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即是本心。唯智能知更無別行傳法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第六祖慧能大師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心外更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無有諸相。汝莫觀淨及空其心。此心無。一無可取捨。行住坐臥皆一直心。即是淨土。依吾語者決定菩提。傳法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礫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

生。若達心地所作無礙。汝今此心即是佛故。達磨西來。唯傳一心之法。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隨時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從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馬大師問曰。如何用意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曰。汝若學心地法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于道。馬大師又問曰。和尚云。見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觀。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馬大師曰。有成壞不。師曰。若契此道無始無終。不成立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亂。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為道。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吉州思和尚云。即今語言即是汝心。此心是佛。是實相法身佛。經云。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隨世界應處立名。如隨色摩尼珠。觸青即青。觸黃即黃。實本色。如指不自觸。刀不自割。鏡不自照。隨像所現之處各各不同。得名優劣不同。此心與虛空齊壽。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無相門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所發故得宗名。相好之佛是因果佛。即實相佛家用。經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從心。想生。亦云。法性家焰。又云。法性功德。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諸念若生隨念得果。應物而現謂之如來。隨應而去故無所求。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得。自是得法。不以得更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

開法。平等即佛。佛即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云獨一無伴。迷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從心生。無有一法不從心滅。是以迷悟總在一心。故云一塵含法界。非心非佛者。真為本性過諸數量。非聖無辯。辯所不能言。無佛可作無道可修。經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即見自心具足多聞。故草木有佛性者。皆是一心。飯食作佛事。衣服作佛事。故嵩山安和尚。昔讓和尚與坦然禪師。在荊州玉泉聽律。二人共相謂言。我聞禪宗最上佛乘。何必局此小宗。而失大理。遂乃雲遊博問先知。至嵩山宗和尚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旨。師云。何不問自家意旨。問他別人意旨。作什麼問。如何是坦然意旨。師云。汝須密作用。問。如何是密作用。伏請指示。師。舉視之。二人當時大悟。崛多三藏。師因行至太原定襄縣。歷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問作什麼。對云。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無對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靜。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是誰。對云。秀和尚。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有旨意。云只教某看靜。師曰。西天下劣外道所習之法。此士以為禪宗也。大誤人。其僧問三藏。師是誰。師曰。六祖。又云。正法難聞。汝何不往彼中。其僧。聞師示訓便往曹谿。禮見六祖具陳上事。祖曰。誠如崛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不自靜。教誰靜汝。言下大悟。智策和尚遊行北地。遇見

五祖下智隱禪師二十年修定。師問。在此間作什麼。隱云。入定。師云。入定者。爲有心入也。爲無心入也。若有有心入者。即一切有情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言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合得定。隱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無之心。師曰。若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不應更有出入。隱無對。却問。汝師是誰。云六祖問。汝師以何法爲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隱聞此說未息疑心。遂振錫南行直往曹谿禮見六祖。祖乃亦如上說。隱於言下大悟。南嶽思大和尚云。若言學者先須通心心若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開說淨不生淨念。即是本自淨。開說空不取空。譬如鳥飛於空若住於空。必有墮落之患。無住是本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離定無別慧。離慧無別定。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即是定。即定之時無有定。即慧之時無有慧。何以故。性自如故。如燈光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即燈是光。即光是燈。離燈無別光。離光無別燈。即燈是光體。即光是燈用。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牛頭融大師絕觀論問云。何者是心。答。六根所觀並悉是心。問。心若爲。答。心寂滅問。何者爲體。答。心爲體。問。何者爲宗。答。心爲宗。問。何者爲本。答。心爲本。問。若爲是定慧雙遊。云心性寂滅爲定。常解寂滅爲慧。問。何者是

智。云境起解是智。何者是境。云自身心性爲境。問。何者是舒。云照用爲舒。何者爲卷。云心寂滅無去來爲卷。舒則彌遊法界。卷則定跡難尋。問。何者是法界。云邊表不可得名爲法界。法照禪師云。經云。三阿僧祇百千名號皆是如來異名。即真心之別稱也。又經云。萬法不出一心。此義是也。夫縛從心縛。解從心解。縛解從心不關餘事。出要之術唯有觀心。乃至若舉一心門。一切唯一心。若一法非心。則是心外有。誰能在心外別制一條者。楚禪師云。若知一切法皆是法。即得解脫。眼是法色是法。經云。不見法還與法作繫縛。亦不見法還與法作解脫。藏禪師云。於一切法無所得者。即心是道。眼不得一切色。耳不得一切聲。緣禪師云。譬如家中有大石尋常坐臥。或作佛像心作佛解。畏罪不敢坐。皆是意識筆頭畫作自忙自忙。石中實無罪福。安禪師云。直心是道。何以故。直念直用更不觀空。亦不求方便。經云。直視不見。直念不思。直受不行。直說不煩。覺禪師云。若悟心無所屬。即得道跡。眼見一切色。眼不屬一切色。是自性解脫。經云。一切法不相屬故。心與一切法各不相知。圓寂尼云。一切法唯心無對。即自性解脫。經云。一切法不與眼作對。何以故。法不見法。法不知法。堯禪師云。了心識性自體恒真。所緣念處無非佛法。朗禪師云。凡有所見皆自心現。道似何物而欲修之。煩惱似何物而欲斷之。稱禪師云。一切外緣名無定相。是非生滅一由自心。若自心不

心。誰嫌是非。能所俱無即諸相恒寂。慧慈禪師云。夫法性者大道也。法是法身。性是覺性。即衆生自然性也。是以金剛般若如大火聚。三昧焰焰諸累莫入。故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慧滿禪師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常齋四卷楞伽經。以爲心要。隨說隨行。宗鏡錄卷第九十七。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志公和尚偈云。頓悟心。原開寶藏。隱顯靈蹤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富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空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宗言下當。龐居士頌云。萬法從心起。心生萬法生。生生不了有。來去枉虛行。寄語修道人。空生有不生。如能達此理。不動出深坑。寒山子詩云。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箇徑直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道不用行。行之必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懶瓚和尚歌云。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練。心是無事心。面是鐵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又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與。細於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騰騰和尚歌云。修道無可修。問法無可問。迷人不悟。非空。達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過方寸。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識取自家城邑。莫說遊他州郡。高僧釋法喜臨遷化時告衆云。三界虛妄但是一心。端坐而卒。高僧釋靈潤云。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捨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相。後觀無生捨唯識想。又常與法侶登山遊觀。野火四合衆並奔散。唯潤安行如常顧盼。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潏然自斂。高僧釋法空入臺山幽居。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自後法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遂乃安靜。初以禪修終爲對礙。遂學大乘離相。從所學者並以此誨之。以法爲親。以法爲侶。高僧釋靖邁臨終云。心非道外。行在言前。言畢坐脫。高僧釋通達。因以木打塊。塊破形消。既觀斯變廓然大悟心跡。高僧釋轉明。凡有所諸學者。常以平等唯心一法。志而奉之。高僧釋道英。入水臥雪而無寒苦。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爲難。良由唯識之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當講起信。至心真如門奄然入定。高僧釋道世云。勳勇懺悔者。雖知依理。須知心妄動遠離前境。經云。譬如翫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喻能觀心強即滅罪強。伏陀禪師云。籍教明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凡聖一路。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

冥符寂然無爲。名爲理入。高僧釋智通云。若夫尋近大乘修正觀者。察微塵之本際。許一念之初原。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鳥兔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土未必過此矣。高僧釋曇遂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高僧解脫和尚。依華嚴作佛光觀。於清宵月夜。光中忽見化佛。說偈云。諸佛祕密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若人開明此法門。一切諸佛皆隨喜。解脫和尚乃禮拜問云。此法門如何開示於人。化佛遂隱身不現。空中偈答云。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知真實法。一切無所見。太原和尚云。夫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若不識自本心。如狗逐塊。非師子王也。善知識直指心者。即今語言是汝心。舉動施爲更是阿誰。除此之外更無別心。若言更別有者。即如演若覓頭。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又經云。無依是佛母。佛從無處生。天皇和尚云。只今身心即是性。身心不可得。即三界不可得。乃至有性無性總不可得。無佛無衆生。無師無弟子。心空三界一切總空。以要言之。三界內外下至螻蟻蠢動之者。悉在一塵中。彼此咸等。一一皆如是。各各不相妨。一切法門千般萬種。只明見性更無餘事。興善和尚云。從上已來祖佛相傳一心之法。以心印心不傳餘法。初祖指一言以直說。譬如龍吐水至津津滿至河。乃至大海。龍是水之源。以知如今已後學人。相傳一心之法。皆是簡要說。而曉心時不得別覓佛。當佛時不得更求心。是以若人信自心

是佛。此人所有言說。當能轉法輪。若人不信自心是佛。此人所有言說。皆是謗方等大乘。所以經云。性外得菩提。譬如壓砂求油。不是油正因。顯禪師有問。涅槃明。衆生即佛性。佛性即衆生。但以時異有淨不淨。未審非情亦是衆生不。答。經云。文殊問金色女。汝身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梵網經云。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又依正二身互相依立。華嚴經云。一切法無相是則佛真體。經明。若計靈智之心是常色是敗壞無常者。則外道斷常之見。華嚴明。衆生界即佛界。佛界即法界。法界之外更無別法。乃至萬法雖異其體常同。若不迷於所同體用。常無有二。無二之旨蓋出世之要津。一念相應不隔凡成聖矣。臥輪禪師云。詳其心性湛若虛空。本來不生是亦不滅。何須收捨。但覺心起。即須向內反照心原。無有根本。即無生處。無生處故心即寂靜無相無爲。南泉和尚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想所思出生諸法。虛假合集。彼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所出生。若取諸法猶如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又云。如今但會一如之理。直下修行。又云。但會無量劫來性不變。即是修行。汾州無業和尚初問馬祖。三乘至理粗亦研窮。常聞禪師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祖曰。即汝不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是迷。了時是悟。亦猶手作拳。拳作手也。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

曰。大德正簡在。且去別時來。一足始踰門限。祖云。大德便却迴頭。祖云。是什麼。遂豁然大悟。示徒云。祖師來此土。觀其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印汝諸人迷情。得之者。即不論凡之與聖。愚之與智。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不如直下休歇去好。頓息萬緣。截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類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舌相長廣。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而自至。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又臨終告衆云。汝等見聞智覺之性。與虛空齊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言訖奄然而化。真覺大師云。夫心性靈通。動靜之原。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原不狀。鑒之則乃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神秀和尚云。一切非情。以是心等現故。染淨隨心。有轉變故。無有餘性。要依緣故。謂緣生之法。皆無自性。空有不俱。即有情正有時。非情必空故。他即自故。何以故。他無性以自作故。即有情修證。是非情修證也。經云。其身周普等真法界。既等法界。非情門

空全是佛故。又非情正有時。有情必空故。自即他故。何以故。自無性以他作故。即非情無修無證。是有情無修無證也。善財觀樓閣時。遍周法界。有情門空。全一閑故。經云。衆生不達一切利。利不達一切衆生。雖云有無同時。分相斯在矣。隋朝命大師融心論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理心涉事。無事非理。無事非理。何亂而不。定無亂不定。則定亂兩亡。無事非理。故事理雙絕。乃至雖離二邊。非有邊而可離。言亡四句。實無句而可亡。此處幽玄。融心可會。若以心融心。非融心矣。心常如實。何所融也。實不立心說融心矣。智達禪師心境頌云。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住。心境性恒清。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淨。知心境本清。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甘泉和尚云。夫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心者萬法衆生之本。三世諸佛。祖十二部經之宗。雖即觀之。不見其形。應用自在。所作無礙。洞達分明了。了無異。若未識者。以信爲先。信者信何物。信心是佛。無始無明輪迴生死。四生六道受種種形。只爲不敢認自心是佛。若能識自心。心外更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乃至舉動施爲。更是阿誰。除此心外。更無別心。若言別更有者。汝即是演若達多。將頭覓頭。亦復如是。千經萬論。只緣不識自心。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一切唯假名。況復諸三有。則明鏡可以鑒容。大乘可以印心。又云。求

經覓佛。不如將理勘心。若勘得自心。本自清淨。不須磨瑩。本自有之。不因經得。何乃得知。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若能如是解者。一念相應。即名爲佛。普岸大師云。大道虛曠。唯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更復何憂。潘山和尚云。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化生。悉是假名。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絕。臨濟和尚云。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爾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祇是箇一生無事人。欲得與祖佛不別。但莫向外馳求。爾一念清淨。光是爾屋裏法身佛。爾一念無分別。光是爾屋裏報身佛。爾一念差別。光是爾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此三種是名言。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爾四大六根及虛空。不解聽法說法。是箇什麼物。歷歷地孤明。勿箇形段。是這箇解說法聽法。所以向爾道。向五陰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心若不生。隨處解脫。灌溪和尚偈云。五陰山中古佛堂。毘盧晝夜放圓光。箇中若了非同異。即是華嚴遍十方。石頭和尚云。且汝心體離。斷離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用無方。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有生滅耶。汝能知之。無所不備。諸聖所以降靈垂範。廣述浮言。蓋欲顯法身。本寂令歸根耳。黃蘗和尚云。達磨西來。唯

◎[法]一◎ 生二◎ ◎經二◎ ◎什二◎ ◎德二◎ ◎斷二◎

傳一心法。直下指一切衆生心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莫別求法。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猶如虛空相似實無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只是有而不見。又云。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衆生一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丹霞和尚云。汝等保護一靈之物。不是汝造作得。不是汝詭得。吾此地無佛無涅槃。亦無道可修。無法可證。道不屬有無。更修何法。唯此餘光在在處處。則是大道。水澄和尚云。若說一法。十方諸佛收入一法中。百千妙門在一毛頭上。千聖同轍決定不別。普照十方猶如明鏡。心地若明。一切事盡皆看破。從上已來以心傳心。本心即是法。仰山和尚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即本心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即本土。大顛和尚云。老僧往年見石頭和尚。問曰。阿那箇是汝心。對云。言語者是心。被師喝出。經日却問。前日既不是心。除此之外何者是心。師云。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來對云。無心可來。師云。汝先來有心。何得言無心。無心盡同謗我。時於言下大悟。即對云。既令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和尚亦須除之。師云。我除竟。對云。將示和尚了也。師云。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云。不異和尚。師云。不關汝事。對云。本無物。師云。汝亦無物。對云。既無物即真物。師云。真物不

可得。汝心現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三平和和尚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渾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又偈云。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疑愛業。洞然全是釋迦身。安國和尚云。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即是一切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現。若住惡生心即惡現。本心即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一心。信知風幡不動是心動。有檀越問。和尚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宗北宗。心爲宗。又問。和尚曾看教不。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識心一切教看竟。學人問。何名識心見性。答。喻如夜夢見好與惡。若知身在床上安眠全無憂喜。即是識心見性。如今有人聞作佛便喜。聞入地獄即憂。不達心佛在菩提床上安眠。妄生憂喜。歸宗和尚云。即心是佛。徹底唯性。山河大地一法所印。是大神呪。真實不虛。是諸佛之本原。菩提之根骨。佛何者是。即今言下是。更無別人。經云。譬如一色隨衆生見得種種名。一切法唯是一法隨處得名。大悲和尚云。能知自心性含於萬法。終不別求。念念功夫入於實相。若不見是義。勤苦累劫亦無功夫。草堂和尚云。夫帝網未張。千環焉覩。觀宏綱忽舉。萬目自開。心佛雙照。觀也。心佛雙亡。止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百丈慧海和尚。因撥火示蘆山靈祐。因茲頓悟。百丈乃謂曰。

此暫時岐路。經云。欲見佛性。當觀因緣時節。時節既至。如迷忽悟。似忘忽憶。方省舊道。已物不從他得。是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是汝今既爾善自護持。又廣語問云。見不答見。又問。見復如何。答。見無二。既云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爲前見是。爲後見是。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所以云。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又云。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自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如波說水。照萬有以顯功。若能寂照。不存玄旨。自然貫於今古。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又云。如今欲得褻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俱絕俱空。盤山和尚云。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空絕跡。何用量之。空既如是。道豈言哉。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人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大梅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佛。答。即汝心是。問。如何是法。答。亦汝心是。問。祖無意耶。答。汝但識取自心。無法不備。後住梅山示衆云。汝等諸人。應當各自明心達本。勿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汝等欲得其本。但識取汝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之根本。但心不附一切善惡而生。即知萬法本自如如。時有學人。問。心外別無法耶。答。祖佛是汝心生耳。心是萬法之本。豈別有法過於心耶。釋曰。如六祖云。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以諸佛是極善邊際。衆生是極惡邊際。以善惡收盡一切法。故云若不思量全歸心體。但有微毫之法。皆是思想心生。如寒山子頌云。萬機俱泯跡。方見本來人。泯之一字未必須泯。以心外元無一法所見唯心。如谷應自聲。鏡寫我像。祇謂衆生不達鼓動心機。立差別之前塵。如空華起滅。緣無邊之妄想。似焰水奔騰。不復一心本源。故令泯絕。若入心體。雖云湛然不落斷滅。自然從體起用周遍恒沙。又大梅云。此心法門真如妙理不增不減。種種方便善能應用。當知總是此性本來具足不生不滅。能知三世一切作用。所以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巖頭和尚云。於三界中有無唯自己知。更無餘事但識自己本來面目。喚作無依神蕩蕩地。若道別有法有祖。賺汝到底。但向方寸中看。適適明明。但無欲無依便得決了。高城和尚歌云。無相心能運轉。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面不在方。任運高低總能妙。尋無頭復無尾。焰光運運從何起。只者如今全是心。心用明心心復爾。不居方何處覓。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覓人。終朝莫謾別求的。勤心學近叢林莫將病眼認華針。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靜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闍婆影。千頃和尚云。一切衆生驢驘象馬。蜈蚣蚰蜒。十惡五逆無明妄念貪瞋不了之法。並從如來藏中顯現。本來是佛。只爲

衆生從無始劫來暫起一念。從此奔流迄至今日。所以佛出世來。令滅意根絕諸分別。一念相應便超正覺。豈用教他多知多解擾亂身心。所以菩提光明不得發現。汝今但能絕得見聞覺知。於物境上莫生分別。隨時著衣喫飯平常心是道。此法甚難。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問。何不見和尚光。師云。擬將什麼眼見。學人云。世人同將現在眼見。師彈指云。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至于今日常被枷鎖。汝將眼見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即是背却本心。迷念流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惟政和尚云。古聖今聖其理齊焉。昔日。今日。照不兩鮮。昔日風。今日風。鼓無二動。一滴之水潤焉。大海之水潤焉。又頌云。一念得心頓超三界。見無所見貪瞋癡壞。牛頭山忠和尙。學人問。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汝但任心自在不須制止。直見直聞直來直去。須行即行。須住即住。此即是真道。經云。緣起是道場。知如實故。又問。令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脫。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頓了心原明見佛性。卽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又問。眞如妙法理智幽深。淺識之徒如何得見。答曰。汝莫謗佛。佛不如是說。一切諸法非深非淺。汝自不見。謂言甚深。若也見時觸目盡皆微妙。何以高推菩薩別立聖人。且如生公云。非曰智深。物深於智耳。此傷不逮之詞耳。

汝莫揀擇法。莫存取捨心。故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夫經者。以身心爲義。華嚴經云。身是正法藏。心爲無礙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夾山和尚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大安和尚云。汝諸人各自身中。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聲。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兩脚牙子。大檐得石二檐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麼。汝若覓毫髮卽不可見。故志公云。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長沙和尚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利。悟時剎海是真心。身界二塵元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學人問。盡法界衆生識心。最初從何而有。偈答云。性地生心。主。心爲萬法師。心滅心師滅。方得契如如。龍牙和尚云。夫言修道者。此是勸喻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爲說。出意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執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異。動靜與虚空齊等。喚作世間相常住。亦名第一義空亦名本際。亦名心王。亦名眞如解脫。亦名菩。薩涅槃。百千異號皆是假名。雖有多名而無多體。會多名而同一體。會萬義而歸一心。若識自家本心。喚作歸根得旨。譬如人欲得諸流水。但向大海

●現二具● ●書一書● ●二一● ●超一起● ●主二王● ●薩一投●

中求欲識萬法之相，但向心中契會，會得玄理畢體全真，萬像森羅一法所印。德山和尚云：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取生解，皆落天魔外道，只是箇靈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又云：汝莫愛聖，聖是空名，更無別法，只是箇但懺靈空無礙自在，不是莊嚴修證得。從佛至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牛頭下佛窟和尚云：若人不信一文殊說十方文殊一時說，一佛涅槃一切諸佛俱涅槃，何以故？不達色根本故。問：了色性無所有是本不？答：此是住觀語，非是即事見根本。若即事見者，只汝生老病身及無明煩惱是色根本。事外無理故。是以若了一色根本，即舉十方色同，名為一說一切說。一涅槃一切涅槃，當知色體無性性無不包。又云：雖同凡夫而非凡夫，不得凡夫，不壞凡夫。謂別有殊勝在心外者，即墮魔網。我今自觀身心實相作佛，即是見十方佛同行同證處。問：佛身無漏戒定慧修五陰不縛不脫，不敢有疑。且如大品經云：衆生不善五陰之身，亦不縛不脫，甚令人驚疑。答：若向衆生五陰外別有諸佛解脫，無有是處。只了衆生自性，從本已來無有一法可得，誰縛誰脫，何得更有縛脫之異。問經云：衆生與佛平等無有縛脫，何得六道衆生沈淪不得解脫。答：衆生不了色心清淨，妄想顛倒不得解脫。若知入法常空，其中實無縛脫，問：作何觀行懺悔臨終免被業牽。答：汝須深信諸佛所行所說處，與我今日所行所說處無別，乃至成佛尚

不得涅槃相，何況中間罪福妄業可得。此是真實正知正見，真實修行，真實懺悔，但於行住坐臥不失此觀，臨終自然不失正念。佛窟下雲居和尚心境不二篇云：世出世間俱不越自一念妄心，而有一念纔起萬像分劑，一念相生便成心境。若非心境何得有念可見。既有所見之念，又有能見之心，將知念即是境，見即是心，所見之念便成色蘊，能見之心便成四蘊。經云：五蘊是世間，一念具五蘊，一一蘊中皆具五蘊，故得一不礙多多不礙一。所以心境交通互爲賓主。經云：境智互相涉入重重無盡，即是一蘊含法界，一一法皆遍也。觀自一念動，即恒沙世界一時振動，觀自一念常定，即六道衆生悉皆常定。若歸了一念之體，即恒沙世界常現自心。由迷一念即境智胡越。大珠和尚云：心性無形即是微妙法身，心性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示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是無盡藏問何者是法身。答：心能生恒沙萬法，故號法家之身。經云：一念心塵中，演出恒沙微，時人自不識問：眞法幻法各有種性不答：佛法無種種物而現，若心真也，一切皆真，若有一法不真，真義則不圓，若心幻也，一切皆幻，若有一法不是幻，幻法則有定，若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則不圓，迷時人逐法，悟罷法由人，森羅萬像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部經，五部尼尼四，圍陀論至心而極，心是總持都院萬法之

原，亦是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名號，皆是心之異名。先洞山和尚心丹訣云：吾有藥號心丹，煩惱爐中鍊成年，知伊不變胎中色，照耀光明遍大千，開法眼觀毫端，能變凡聖剎那間。要知眞假成功用，一切時中鍛鍊看，無形狀勿方圓。言中無物物中言，有心用即乖真用，無意安禪無不禪，亦無滅亦無起，森羅萬像皆驅使。不論州土但將來，入此爐中無不是，無一意，是吾意無一智，是吾智，無一味無不異，色不變轉難辯更無一物於中現，莫將一物制伏他，體合眞空非鍛鍊，先曹山和尚云：古佛心牆壁瓦礫是者，亦喚作性地，亦稱體全功，亦云無情解說法，若知有這裏得無辯處，十方國土山河大地石壁瓦礫虛空與非空，有情無情草木叢林，通爲一身，喚作得記，亦云一字法門，亦云總持法門。亦云一塵一念，亦喚作同轍，若是性地不知有，諸佛千般喻不得，萬種況不成千聖，萬聖盡從這裏出，從來不變異，故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靈辯和尚云：夫一心不思議，妙義無定相，應時而用不可定執。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用有差別隨處得名，究竟不離自心。此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獄皆心所爲，好惡皆由心，要生亦得，要不生亦得，即是無礙義。只今一切施爲行住坐臥即是心相，心相無相故名實相，體無變動亦名如來，如者不變不異也，無中現有，有中現無，亦曰神變。亦曰

神通總是一心之用。隨處差別。即多義。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東方入正定。西方從定出。若了心外無法。一切唯心。即無一法當情。無有好惡是非。即不怖生死。一切處皆是解脫。故云當成無所畏。縱然心外有一切境法。亦從自心妄想因緣而生。無有自性。其體本空。如幻如化。

先雲居和尚云。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即不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顛顛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

把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爾說得。蕤華族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却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釋曰。雲居和尚乃物外宗師。此土七生爲善知識。道德孤邁。智海泓深。具大慈悲。常盈千衆。所示徒云。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者。此爲今時學人。一向外求。但學大乘之語。不能返本內自觀心。明見天真之佛。若了此心佛。即自然智無師之智現前。何煩外學。如云從門入者非寶。又云。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涌出却富貴。若從心地涌出。智寶有何窮盡。故云。無盡之藏。但若得心真寶去。根脚下語去。自然出語盡與實相相應。言下救人生死。變凡爲聖。捉磈成金。道有亦得。道無亦得。句句悉成言教。若也心中未諦圓信不成。空任虛浮。只成自誑。直饒辯說縱橫。只

增狂慧。說或說得天華墜石點頭。事若不真。總成妖幻。所以志公見雲光法師講法華經。感天華墜云。是敵蚤之義。是先聖誠言。實爲後學龜鏡。可以刻骨可以。書紳今遍搜揚深有意矣。

宗鏡錄卷第九十八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九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製論釋經。傍佛意。或法身大士。垂迹闡助化之門。或得旨高人。依教弘法施之道。乃至義疏章鈔。銘誥讚序等。與宗鏡相應者。皆當引證。是以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大智度論云。論法入佛心中。唯一寂滅。一三昧門。攝無量三昧。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亦如得蜜。蜂王餘蜂盡攝。又頌云。佛法相離空。亦復不離滅。雖生亦非常。諸行業不失。諸法如芭蕉。一切從心生。若知法無實。是心亦復空。毘婆沙論云。善覺長者爲那伽。說四韋陀典曰。若人心生而不起。若人心起而不滅。心起而起。心滅而滅。又云。若離初發心。則不成無上道。所以云。一切功德皆在初心。大乘攝論云。問。何以故。此識取此識爲境。答。無有法能取餘法。雖不能取此識。變生顯現如塵。譬如依面見面。謂我見影。此影顯現相似異面。顯揚論云。由

所依所緣力而得建立。由所依力者。謂立眼識乃至意識。由所緣力者。謂立色識乃至法識。青識黃識。乃至苦識樂識。發菩提心論云。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雖如是觀。心心數法。生滅散壞。而常不捨聚集善根助善提法。是名菩薩觀三世方便。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云。如契經等法。如理作意發三摩地。依止定心。思惟定中所知影像。觀此影像。不異定心。依此影像。捨外境想。唯定觀察。自想影像。爾時菩薩了知諸法唯自心故。內住其心。知一切種所取境界。皆無所有。所取無故。一切能取亦非真實。故次了知能取非有。次復於內捨離所得二種自性證無所得。依此道理。佛薄伽梵妙善宣說偈云。菩薩依靜定。觀心所現影。捨離外塵想。唯定觀自想。如是內安心。知所取非有。次觀能取空。後觸二無得。依者。謂轉依捨離一切龜重得清淨轉依。故十二門論偈云。衆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釋曰。故知萬法從心所生。皆無自性。所依之心尚空。能依之法何有。入大乘論云。若離衆生。則無有得善提道者。從衆生界出生。一切諸佛菩提。如尊者龍樹所說偈云。不從虛空有。亦非地種生。但從煩惱中。而證成菩提。故知從心證道。不假他緣。能成無師自然之智。俱舍論云。眼所現見名爲所見。從他傳聞名爲所聞。自運己心。諸所思構名爲所覺。自內所受及自所證名爲所知。佛地論云。現見虛空。雖與種種色相相應。而無諸色種種相

故。如煙霧等共相應故。有時見空有種種相。由虛妄分別力故。但見煙等有種種相非見虛空。以虛空性不可見故。乃至心淨法界離名言故。一切名言。皆用分別所起為境。然諸法教。亦不唐捐。是證法界展轉因故。如見字書解所說義。由此法教是諸如來大悲所流。能展轉說離言說義。如以眾彩畫虛空甚為希有。若以言說說離言義復過於彼。般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無所說。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說餘佛不說。謂佛所說。但是傳述古佛之教。非自製作。釋曰。故知此法過去佛已說。今佛現說。未來佛當說。所以一佛說時。十方佛同證。乃至智慧利土真俗等法凡聖等性。皆同無二。以唯共一心故。終無異旨。如華嚴經佛不思議品。一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無二行自在法。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悉能善說授記言辭。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隨順眾生心念令其意滿。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現覺一切諸法演說其義。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具足去來今世諸佛智慧。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剎那即一剎那。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剎入一佛剎。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語即一佛語。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諸佛與其所化一切眾生體性平等。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諸佛所有善根同一善根。決定無二。是為十。又信心銘云。要急

相應唯言不二。可成堅信永斷疑。則宗鏡之文傳光不朽矣。廣百論云。覺慧等諸心。非隨實有諸法轉變。但隨串習成熱種子及心所現來緣勢力。變生種種境界差別。外道等隨其自心。變生種種諸法性相。若法性相是實有者。豈可如是隨心轉變。諸有智者不應許。彼所執現在實法有生。以必不從去來二世更無第三可從生故。滅必隨生。生既非有。滅亦定無。乃至三世行皆相待立。如長短等何有實性。又頌云。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何能令見色。依他起性即是心心法。從緣起時變似種種相名等塵。應知有心心法。但無心外所執諸塵。云何定知。諸法唯識故。佛告善現。無毛端量實物可依。實藏論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寂難見。其謂玄玄。巧出紫微之表。用在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發出妙響。色吐華容。窮觀無所寄號空。唯留其聲不見其形。唯留其功不見其容。幽顯朗照物理玄通。森羅寶印萬像具宗。乃至其實也。煥煥煌煌朗照十方。隱寂無物圓應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物無根妙用常存。胸目不見側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為也聖。其用也靈。可謂大道之真精。其精其靈。萬有之因。凝然常住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釋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心是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

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一心之法。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實生論偈云。微笑降伏大魔軍。明智覺了除眾欲。於此大乘能善住。深識愛原唯自心。實性論偈云。如空遍一切。而空無分別。自性無垢心。亦還無分別。金剛三昧論云。一切心相本來無本。本無本處。空寂無生。若心無生即入空寂。空寂心地即得心空。善男子。無相之心無心無我。一切法相亦復如是者。一切心相種子為本。求此本種永無所得。若是現在則與眾俱。無本未異。如牛兩角。若已過去則無作因。無體性故。猶如兔角。如是道理本來法爾。故言本來無本。又生滅心生必依本處。本處既無則不得生。當知心相本來無生。故言空寂無生。所入空寂即是一心。一切所依名之為地。故言即入空寂之心。地。分別功德論云。有論沙門行諸禪觀。或在塚間。或在樹下。時在塚間觀於死屍。夜見餓鬼打一死屍。沙門問曰。何以打此死屍耶。答曰。此死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以不打汝心。打此死屍當復何益也。於須臾頃復有一天。以天曼陀羅華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為散華此臭屍耶。答曰。由我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散華報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以不散華汝心中。乃散臭屍。夫為善惡之本皆心所為。乃捨本求末耶。思益論云。不見一切諸法是菩提相。不證一法而證諸法。是故說

爲應正遍知 金剛論云。教中譬如星宿爲日所映有而不現。能見心法亦復如是。釋曰。此有二解。一若迷心爲境。如日燦眼光入室不見自物。如被外境所換。不見自心亦復如是。二若以悟境是心。則萬法如星宿。一心如日光。心光遍燦時。無法可披露。法性論云。蓋聞之先覺曰。體空入寂。莫先於見法。尋法窮源。莫妙於得性。得性則照本。照本則達自然。達自然見緣起。見緣起斯見法也。將窮其原必存其要。要而在用者。其唯心法乎。心法者神明之營魄精識之丹臺。其運轉也。彌綸於萬行。其感物也。會通於群數。統極而言則無不在矣。顯性論云。一念見性者。見性是凡聖之本體。普遍一切而不爲一切之所傾動。在染不染而能辯染。在淨不淨而能辯淨。其性不在一切法。而能遍一切法。若觀一法即不見性。若不觀一法亦不見性。其性不在觀不在不觀。於一衆生身中見心性時。一切衆生悉皆見於一微塵中。見心性時一切微塵悉皆見。以性遍凡聖善惡故。凡處微聖處。聖處微凡處。善惡相微本性自爾。以一切法。並不得取。並不可捨。性相自爾自性淨故。終日說不得一說。終日聞不得一聞。終日見不得一見。終日知不得一知。並非凡聖之所安立。是故經云。若我出世及不出世。此法常然。顯宗論云。我此禪門一乘妙旨。以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真如無念。非念想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能見。真如無念。念者即念真如。實相無生。生

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常求無念。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無見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西天諸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顯正論云。問。欲顯何義名爲顯正。答。欲顯明一切衆生本原清淨無生心體。即是諸佛之正性也。所以者何。一切萬法心爲其本。然其心性都無所依。體自圓融不礙萬法。雖應現萬法而性自常真。無住無依不可取捨。勝天王經云。清淨心性爲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當知此心即是最勝清淨第一義諦。一切諸佛證知所歸。問曰。定以何法爲心體。答曰。不應求心之定體。何以故。心非所緣。無無相故。亦云非能所。絕相待故。體不可染。性常淨故。非合非散。自性離故。不礙緣起性虛融故。不可說示。名字空故。諸法虛淨。緣相離故。靈照不竭用無盡故。果報不同。作業異故。因果宛然。不斷絕故。亦非真實。業性如幻故。又不斷絕現施爲故。亦不可取。畢竟空故。諸法平等。一相如故。境智無差。離分別故。萬法即空。性無生故。是以一切分別不離自心。一切諸境不離名相。若了萬法不了自心。分別無由能絕。乃至楞伽經云。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彼心者。即取相所得心也。一乘者。即離相清淨無生心也。此心悉能包含運載一切諸法。故名一乘。

法苑珠林云。夫。擁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揚其湯者未若撲其火。何者源出於水。源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撲而湯詎息。故有杜源之客。不。擁流而自乾。撲火之人。不揚湯而自止。故知心爲源境爲流。不察本心源。但隨諸法轉。意如火事如湯。不制自意地。唯從境界流。斯皆失本迷源。源隨流徇末。若能頓明意地直了心源。不求脫於諸塵。不繫縛於一法。可謂究末遇本尋流得源矣。遂乃無功而自辦。無作而自成。顯此一心萬法如鏡。歸心論云。夫論心性者。若別說一一生佛皆以法界爲身。一一摩耶胎內亦如是。廣狹皆等不相妨礙。若總說。一一生佛同在胎內。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互隱互顯。互存互奪。重重互現。皆不思議法。界。說時不增。不說時不減。性海如是。豈可言盡不盡耶。六妙門云。此爲大根人善識法要。不由次第。懸照諸法之原。所謂衆生心也。一切法由心而起。若能反觀心性不得心原。即知萬法皆無根本。頓教五位門云。第一識心者。語是心。見是心。聞是心。覺是心。知是心。此是第一悟。一一能知。如許多心皆是一心。一心能遍一切處。第一知身同無情。身不知痛痒好惡。一切皆是心不干身事。心能作人畜。心能作魚鳥。第三破四大身。身即是空。空即是無生。空無內外中間。離一切相。第四破五陰。色陰若有四陰不虛。色陰若無四陰何有。第五見性成佛滿然常住。十住經序云。以靈照故統名一心。以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

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二。十二門論序云。論之者。欲以窮其心原盡其至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原之不窮。則衆途扶疎有殊致之迷。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般若燈論序云。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出不在。無住無依者也。華嚴論云。猶如大海有清淨德而能影現七金山等。衆生心海影現六道四生。分明顯現山河大地色空明開等。緣生論云。元是一心積爲三界。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以通真。陀羅尼三昧法門偈云。是法法中高猶如須彌山。是法法中海衆源所共歸。是法法中明猶如星中月。是法法中燈能破無邊闇。是法法中地荷載遍十方。是法法中母出生諸佛種。法華演祕云。事理圓融者。卽種種事稱理而遍。以其如理爲洪鐘。融萬事爲大冶。鐵汁洋溢無異相也。若開權顯實。一切唯心者。亦先融爲本。事事無礙也。重重交映。如地獄苦報身各自遍。難思妙事本自如此。佛佛自覺衆生不知。今解此知卽衆生心是佛智也。卽事玄妙。入心成觀。法華玄贊疏云。如經中說。一時者。卽是唯識時。說聽二徒心識之上。變作三時相狀而起。實是現在。隨心分限變作短長。

事緒終訖。總名一時。如夢所見謂有多生。覺位唯心都無實境。聽者心變三世亦爾。唯意所緣是。不相應行蘊法界法處所攝。此言一時一則不定約刹那。二則不定約相續。三則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四則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爲一時。但是聽者根熟感佛爲說。說者慈悲應機爲談。說聽事訖總名爲一時。不定約刹那等者。聽法之徒根器或鈍。說時雖短聽解時長。或說者時長。聽者亦久。於一刹那猶未能解。故非刹那。亦不定約相續者。猶能說者得陀羅尼。說一字義一切皆了。或能聽者得淨耳意。聞一字時一切能解。故非相續。由於一會聽者。根機有利有鈍。如來神力。或延短念爲長劫。或促多劫爲短念。亦不定故。總約說聽究竟名時。亦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者。一日一月照四天下。長短隨寒近遠晝夜諸方不定。恒二天下同起用故。又除已下。上諸天等。無此四時及八時等。經擬上地諸方流通。若說四時等流行不遍故。亦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者。三乘凡聖所見佛身報化年歲短長成道已來近遠各不同故。釋曰。上所說不定約刹那時及相續時。與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及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爲一時者。以長短不定前後無憑但說唯心之一時可爲定量。無諸過失。事理相當。既亡去取之情。又絕斷常之見。不唯一時作唯識解。實乃萬義皆歸一心。則稱可教宗深諸祕旨。能開正見永滅群疑。所以經云。一切諸法以

實際爲定量。又云。但以大乘而爲解說。令得一切種智。故知但說大無過。夫言大乘者。卽是一心之乘。乘是運載義。若論運載豈越心耶。又夫不識心人。若聽法看經。但隨名相不得經旨。如僧崖云。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又釋法聰因聽慧敏法師說法。得自於心蕩然無累。乃至見一切境亦復如是。若不觀心盡隨物轉。是故大乘入道安心法云。若以有是爲是。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爲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入百千智慧門。見柱作柱解。得柱相不作柱解。觀心是柱法無柱相。是故見柱卽得柱法。一切形色亦復如是。故華嚴經頌云。世間一切法。但以爲心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又古人云。六道群靈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切痛哉。是知因心得道如出必由戶。何所疑乎。百法鈔云。大乘一切皆是心所變。故離心之外更無有法。卽萬般造作皆不離心。千種起言豈超心外。法界觀序云。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真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徵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乃至。故佛身一毛端則遍一切含一切也。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無有一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提婆傳云。提婆菩薩博

識淵覽才辯絕倫。誕名天然。爲諸國所推。所愧以爲所不盡者。唯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憂。其國中有大神驗黃金像之坐身二丈。號曰大自在天。人有求願能令現世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後失守百日。汝但詣門求願何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從令我見之。若不如是。豈是吾之所欲見耶。時人奇其志氣伏其明正。隨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天像挺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精靈威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以目。多動玻璆以惑惑。非所望也。即便登梯鑿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爲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詞耶。提婆曉衆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玻璆。令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言已而出。即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提婆先名既重加以智參。神契其所發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數高四丈。左眼枯沒而來在坐。歷觀供饌數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饌。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所須。能以見與真上施也。提婆言。神鑒我心惟命是從。神言。我所之者左眼。能與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即以左手出眼與之。

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且終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訶。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冀明於心不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爲請他無所須神言。必如所難。於是而退詣寺。受出家法剃髮法服。周遊揚化於天竺大國之都。四衢道中數高座作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衆佛僧爲第一。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者。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愚癡之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既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刺汝鬚髮以爲弟子。不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而與酬酢。智淺情近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遠者極至二日則辭理俱匱。即皆下髮。如是日日王家送衣鉢。終竟三月度十餘萬人。釋曰。冀明於心不假外者。審如斯語何往不從。故能德動明神。鑒大自在天之眼。化諸人意度十萬外道之心。可謂救世良醫度人妙術。不得斯旨悲願何成。自利利他理窮於此。天台無量壽佛疏云。就一字說者。釋論云。所行如所說。所說即是教。如即是理。行即是行。佛即是法身。觀即般若。無量壽即解脫。當知即一達三即三達一。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於一字上達無量義。況諸字。況一題況一經。況一切經耶。故經云。若聞首題名

字所得功德不可限量。若不如上解者。安獲無限功德耶。釋云。若不歸一心解。安獲無限功德。以無量功德即一心具足。若離心所見皆不圓滿悉成邪倒。設具行門皆成分限。起信疏云。夫真心寥廓。絕言像於筌蹄。沖漠希夷。亡境智於能所。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易。但以無住爲性。隨派分岐。逐迷悟而昇沈。任因緣而起滅。雖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原。靜鑒虛凝。未嘗乖於業果。故使不變性而緣起。染淨恒分。不捨緣而即真。凡聖一致。其猶波無異水之動。故即水以辯於波。水無異動之濕。故即波以明於水。是則動靜交徹。真俗雙融。生死涅槃夷齊同貫。安樂集云。問。何因一念佛之力。能斷一切諸障。答。如經云。譬如有人用師子筋以爲琴絃。音聲一奏。一切餘絃悉皆斷壞。若人若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障悉皆斷滅。亦如有人擣取牛羊羶馬一切諸乳置一器中。若將師子乳一滯投之。直過無難。一切諸乳悉皆破壞變爲清水。若人但能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惡魔諸障直過無難。寶藏論注云。實此非彼實彼非此。鳥跡空文奇特現矣者。破彼此也。諸法如幻。比鳥跡空文皆從心生奇特現矣。又云。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轉變天地自在縱橫者。萬物不能自立。人爲作名。皆自心起轉變天地。了一切唯心則萬法無累其神明。即所向自由即自在縱橫。天台涅槃疏云。煩惱與身一時者。除彼所

◎此二比◎ ◎顯一顯◎ ◎成二盡◎ ◎之三之◎ ◎一總一◎

計之一時。若是所解言一時者。此是前後而一時。一時而前後只於一時義中說有前後。即煩惱爲前。身屬於後。何以故。因果無二色心體一。三道三德一念無乖。五陰五脫剎那理等。貴在破執執已了性同空。空無前後。如炷與明一時有。要因炷有明。煩惱與身亦然。故知前後一心一前後。如是解者有何差別。只恐心外取法而自異耳。杜順和尚攝境歸心真空觀云。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故曰歸心。謂一切分別但由自心。會無心外境能與心爲緣。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空義成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由此方知由心現境。由境顯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常作此觀智慧甚深。唯識序云。離心之境克漚。即識之塵斯在。帶數之名攸顯。唯識之稱兆彰。故得一心之旨。永傳而不窮。八識之燈。恒然而無盡。

宗鏡錄卷第九十九

宗鏡錄卷第一百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東國義相法師釋華嚴經云。當知此一部華嚴經雖七處九會。而唯在十地品。所以者何。以根本攝法盡故。雖在十地不同。而唯在初地。何以故。不起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故。

地中雖多分不同。而唯在一念。何以故。三世九世即一念故。一切即一故。如一念多念亦如是。一即是一切。一念即多念。陀羅尼法主伴相成。一即爲主。一切爲伴。隨舉一法盡攝一切。乃至一文一句盡攝一切。何以故。若無此彼不成故。陀羅尼法如是故。經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契經海。復禮法師云。觀業義者。夫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而大小矣。慧集法師悟道頌云。普光初學道。無邊世界動。迴天復轉地。併入一毛孔。弘洩法師云。若人執衆生心外別有無情。佛性不遍。皆違如來藏遍法界義。唯識論云。根身器世間。即是賴耶相分。相分不離見分。又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離二取相故。真實住唯識。如第六識緣現在心。唯二剎那。誰爲能所。設緣三世亦現在心。妄分能所。若得此意。三界唯心法界一相。亦何不遍。神鑑法師云。一念淨心微細如芥子。森羅萬像猶若須彌。萬像雖復衆多。要從一心變起。離心之外畢竟無法。是則攝相從心。云內須彌於芥子也。元康法師云。明悟入者。如來說法八萬四千。所明至理更無異道。華嚴經云。一道出生死。涅槃經云。一道清淨。大品經云。一相無相。淨名經云。不二法門。論云。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乃群賢所趣。衆義同歸。咸指一心之實道矣。智者大師與陳宣帝書云。夫學

道之法。必須先識根原。求道由心。又須識心之體性。分明無惑。功業可成。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心無形相。內外不居。境起心生。境亡心滅。色大心廣。色小心微。乃至知心空寂。即入空寂法門。知心無縛。即入解脫法門。知心無相。即入無相法門。覺心無心。即入真如法門。若能知心如是者。即入智慧法門。圓覺疏序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衆生之本原。故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秘。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鑒群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爲智。然後爲正智。依而爲因。然後爲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浪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大事出現。蓋爲此事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詮此也。釋曰。心之一法。名爲普法。欲照此心。應須普眼。虛鑒寂照。靈知。非偏小而可窮。以圓滿而能覺。故曰圓覺。此約能證也。真如妙性寂滅無爲。具足周遍。無有缺減。故曰圓

覺此約所證也能所冥合唯是一心。此一心能爲一切萬法之性。又能現三乘六道之相。攝相歸性曾無異轍。則世出世間昇降雖殊。凡有種種施爲。莫不皆爲此也。離此則上無三寶一乘。下無四生九有。臺山釋臨楞伽經訣云。佛法大旨要言之不出心爲大旨。所以楞伽經以心爲正宗。故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所言心者。謂佛語心。所言宗者。謂心實處。又云。迷則萬惑累心。解則真照法界。迷則生死紛紜。解則涅槃常寂。迷解雖殊。莫不皆是一心隱顯。三藏法師云。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驗此六識即究竟果處。而惑者終日作迷解。跋陀三藏云。理心者。心非理外。理非心外。心即是理。理即是心。心理平等名之爲理。理照能明名之爲心覺。心理平等名之爲佛心。會實性者。不見生死涅槃有別。凡舉無異境智一如。理事俱融真俗齊觀。圓通無礙名修大道。釋道世云。四禪無像三達皆空。千佛異迹一智心同。澄觀和尚華嚴疏云。上來諸門乃至無盡。不離一心。一心即法界。故起信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心體即大。心之本智即方廣。觀心起行即華嚴。覺心性相即是佛。覺非外來。全同所覺故。理智不殊。理智形奪變亡寂照。則念念皆是華嚴性海。則物我皆如泯同平等。爲未了者令了自心。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然今法學之者。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者。好亡緣而內照。並爲偏執俱滯二邊。既心境如如。

則平等無礙。昔曾鑒兩面鏡。鑑一盞燈。置一尊容。而重重交光。佛佛無盡。見夫心境互照。本智雙入。心中悟無盡之境。境上了難思之心。心境重重智照斯在。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亡。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心境既爾。境境相望。心心互研。萬化紛紜皆一致也。唯證相應名佛華嚴矣。釋云。今人只解印心印佛是心作佛。不知印境印佛是境作佛。今明以如爲佛。心境皆如。心即佛。境如焉非。又心有心性。心能作佛。境有心性。安不作佛。以心收境。則心中見佛。是境界之佛。以境收心。境中見佛。是唯心如來。華嚴錦冠云。觀心釋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若約教詮義則有多門。若不攝歸一心於我何預。夫言大者。即是心體。心體無邊故名爲大方。是心相。相具德相之法。故名方廣。是心用心。有稱體之用。佛是心果。心解脫處名佛。華是心因。心所引行。喻之以華嚴。嚴是心功。心能善巧嚴飾。目之爲嚴經。是心教。心起名言詮顯此理。故名爲經。然心之一字。雖非一切。能爲一切。觀者以三大中具四法界。對彼四界。故成四觀。法本如是。故依法而觀。若依此悟解。念念即是華嚴法界。念念即是毘盧遮那法界也。肇論注云。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者。尙書云。天生萬物。唯人之靈。有情無情。爲萬物也。靈是心之性。亦即萬物之性也。即物之性空。目擊而非遙。雖近而不可知也。故論云。遠不可見。如空中鳥跡。近不可見。如

眼中之藥。遠喻三祇至道。近喻即真不見也。如上所引祖教委細披陳。可以永斷纖疑。圓成深信。若神珠在掌。寶印當心。諸佛常現。目前法界不離言下。是以從初標宗。於一心演說無量名義。無量名義不出理智。非理不智。故理外無智。非智不理。故智外無理。亦攝智從理。離體無用。攝用歸體。體性自離。故體即非體。即一切法如虛空性。空性亦空畢竟寂滅。斯滅亦滅。不知以何言故。強名之無盡其心耳。今還攝無量義海。總歸一句。乃至無句。一字。一點。卷舒自在。不動一心。究竟指歸言思絕矣。又此乃是內證自心真性。絕待無依平等法門。如華嚴疏鈔云。悟一切法自性平等者。入於諸法真實之性故。謂真實性中無差別相。無種種相。無無量相。萬法一如。何有不等。此真實性。依何立故。復次明。燈無依法。所謂不依於色。不依於空。若萬法依空。空無所依。今萬法依真。真無所依。即無依印法門。故捨離世間。世間即有種種差別。斯則性尚不立。何況於相。亦不依空立色。亦不依色立空。亦無異無不異。無即無不即。斯見即絕強名內證。爾問。如上解釋引證。皆是祖佛之言。何不自語。答。我若自語。一切茫然罔措津涯。豈有申問之處。設祖佛之教。皆是隨他意語。曲順時機。是以世尊言。三世諸佛所說之法。吾四十九年不加一字。又經云。先佛已說後佛隨順。若能如是了達。則知佛語是自語。自語是佛語。故本師云。一切外道經書。皆是佛說。非外道說。又云。釋迦

如來語，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若於此不信，不明皆成二見。常樂分別凡聖之想，恒生取捨自他之情。欲紹吾宗，無有是處。問：前標宗旨已廣說唯心之旨，何故十帙之中，卷卷委曲重說？答：此是祕要之門，難信之法，轉深轉細，難解難知。悉抱疑情，盡居惑地。夫疑者，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善品為業。故疑有多種，略說具三。一疑自，謂已不能入理。二疑師，謂彼不能善教。三疑法，謂於所學為令出離為不出離。況如有病之人，疑自疑醫，疑藥病終不愈。若具前三疑，終不能決定信入。今宗鏡所錄，皆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隨聞一法，盡合則宗。實可以斷深疑，成大信。如清涼記云：謂聞空莫疑斷，是即事之空，非斷滅故。聞有莫疑常，非定性有從緣有故。聞雙是莫疑兩分，但雙照二諦無二體故。聞雙非莫疑無據，以但遮過令不著故。又聞空莫疑有，是即有之空故。聞有莫疑空，是即空之有故。聞雙是莫疑雙非，是即非有無為有無故。聞雙非莫疑雙是，是即有無方是非有無故。是知諦了一心，群疑頓斷，則有不能有空，不能空，凡不能凡，聖不能聖，豈世間言語是非之所惑哉？如佛藏經云：佛告舍利弗，須彌山王為高大，不高大世尊。舍利弗，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芥子者。於意云何？為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為。令人信解倍為希有。舍利弗，譬如有人以一切衆生置左手中，右手

接舉三千世界山河草木，皆能令是一切衆生同心喜樂，其意不異。於意云何？為希有不？希有世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為，令人信解倍為希有。此宗鏡文所以前後廣引者，只為此心深奧，故難信，祕密故難知。乃至菩薩大智，尚須佛力所加。豈況淺劣而能知者？如寶雨經云：佛言，云何菩薩深信如來意業祕密？若諸菩薩聞於如來意之祕密，謂如來所有意業法義，依止於心，依心而住。一切菩薩聲聞緣覺，及諸有情，無能知者。唯除如來之所加持，是以雖前引後證文廣義繁，則語語內而利益根機，聞聞中而驚新耳目。何厭重說起此慢心？所以本師云：行住坐臥常說妙法。又云：我於得道夜及涅槃夜，是二夜中間常說般若。是以機多生熟，信有淺深。前聞熏而未堅，後聞熏而方入。如大智度論云：譬如搖樹取果，熟者前墮。若未熟者更須後搖。又如捕魚前網不盡，後網乃得。又云：復次是般若波羅蜜相甚深難解難知。佛知衆生心根有利鈍，鈍根者少智，為其重說。若利根者，一說二說便悟，不須種種說。譬如馱馬下一鞭便走，驚馬多鞭乃去。如是等種種因緣故，經中重說無咎。又問曰：上來數說是般若波羅蜜甚深因緣，今何以復重說？答曰：處處說甚深，多有所利益。凡人不知謂為重說。譬如大國王未有嫡子，求禱神祇積年無應。時王出行，夫人產子男，遣信告王。大夫人產男，王聞喜而不答。乃至十反，使者白王，向所白者王不聞也。王

曰：我即聞之。久來願滿故喜，心內悅樂聞不已耳。即勅有司，賜此人百萬兩金。一語十萬兩。王聞使者言，語語中有利益，非是重說。不知者謂為重，處處說甚深亦如是。佛與菩薩須菩提，知大有利益，須菩提聞佛說深般若，不能得底轉覺甚深。聽者處處聞甚深，得禪定智慧利益等。凡夫人謂為重說。且如國王聞於一語有多利益，賜十萬兩金。此乃增生死根，成於識樂。今聞宗鏡，卷卷之中，文文之內，重重唱道。一一標宗，長善提根，成於法樂。盡大地為黃金。未酬一字，請不生念，厭於頻聞。今已達者，重堅信心。使未入者速發聞慧。問：此宗鏡門還受習學不？答：學則不無，略有二義。一者若論大宗，根本正智不從心學，非在意思。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故台教云：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遍誦衆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普照法界。此論上上根器，聞而頓悟，親自證時。二者若未省達，亦有助發之力，印可之功。或機思遲迴，乃至中根下品及學差別智門，須依明師以辯邪正。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須得物物圓通，事事無滯。方乃逢緣對境，不失旨迷宗。故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若約大綱，應須自省。設有相助，亦指自知。如有學人問先德，如何是禪？答：悟自理為禪。問：如理心性，但是假名，何者是實？答：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但假施設，實相無相，如虛空。須自反悟。問：悟後更有何法？答：只箇悟處是法。從緣發明，反得自理。問：此

性還可示人令見不。答。還示渠教自省達即得。不是眼見耳聞意知之事。此箇真精妙明性。不同大虛木石。天生靈妙不思議。即自性佛法僧。若不悟推求欲見。一毫亦不可得。但離前塵好醜。即是自家本心。若一毫不盡與佛道者。無有是處。問見色但見色。如何見心。答。即思思之。是阿誰見色。問。豈不是當境者全是不應更求見。答。自思量看是之與不是。莫問他人。若直下見更不圖度。佛法只在方寸。心外斷行蹤。但一心一智慧。離內外中間取受。三際理文。便入無爲道。問。悟何心是道。答。悟心無心即是道。問。請爲指示。答。指示了也。汝自不見。問。是何物教學人見。答。教渠直下見也不是物。又先德問。即今見何物。答。見本心問。見與本心爲別不別。答。不別。真如體上自有照用。以明故得名爲見。以不動故得名爲心。又自性清淨名照。常見自性名用。故知此心目前顯露。何須問答。豈假推窮。即圓滿門。是成現法。如有學人問忠國師。和尚如何是解脫心。答。解脫心者。本來自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衆生日用而不知。此之是也。此乃直指目擊道存。今古當然凡聖共有。夫宗鏡所錄皆是佛說。設有菩薩製作法師解釋。亦是達佛說意順佛所言。以此土衆生皆以聞慧入三摩地故。須以音聲爲佛事。顯示正義破除邪執。非言不通。此有二義。一者約畢竟門。則實不可說。如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又云。復次究竟離妄

執者。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得其旨趣者。皆爲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此是引導一切初發菩提心人。且令自利理行成就。歸於實智究竟指歸宗鏡矣。二者約方便門。是利他行故云。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又不可一向執。發言爲非起念成過。何者以即言無言即念無念。是知言言契道念念歸宗。若分別門不無二說。若畢竟門言思絕矣。問。如上所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融通一切。此心爲復能含一切法能生一切法。爲復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答。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者若云心含一切法即是橫。若云心生一切法即是縱。若云自生心生不生心。若云他生既不得自。云何有他。若云共生。自他既無將何爲共。若云無因生。有因何不生。況無因乎。問。心非四性者。教中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工畫師。無不從心造。則是自生。又云。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是他生。又云。所謂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則是共生。又云。十二因緣非佛天人脩羅作性自爾。則無因生。既屬教文。云何成過。答。諸佛隨緣差別。俯爲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理。皆是四悉方便。權施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問。既非縱橫不隨四性。則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不

答。是則成二。問。如是則一切不立俱非耶。答。非亦成二。如文殊言。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問。既無二相宗一是。不答。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問。如何得契斯旨。答。境智俱亡。云何說契。問。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答。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亡跡。問。如何得形跡俱亡。答。本無朕跡云何欲亡。問。如是則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方合斯旨。答。我。此門中亦無迷悟合與不合之道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苦說數千般。此事萬種況不成。千聖定不得。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容。非大器人無由擔荷。如古德云。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不得。又云。只有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徒勞神思。直饒說玄之又玄。妙中更妙。若以方便於稱揚門中。助他信入一期。傍議。即不然。若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特。地說玄說妙。起一念殊勝不可思議之解。皆落魔界。所以圓覺經云。虛僞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又先德偈云。得之不得天魔得。玄之又玄外道玄。拋却父鑽村草裏。認他黃葉作金錢。百丈竿頭快散手。不須觀後復觀前。如今但似形言跡。紋綵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並是認他黃葉喚作金錢。若大悟之時。似百丈竿頭放身更不顧於前後。此宗鏡中。是一切凡聖大捨身命之處。不入此宗皆非究竟。問。畢竟如何。答。亦無畢竟。問。前云不入此宗

皆非究竟。此又云何稱無畢竟。答。前對增上慢人未得為得。認虛妄為真實。執顛倒作圓常。為破情塵權稱究竟。今論見性。豈言虛實耶。問。以此通明之後如何履踐。答。數離履踐。問。莫不。斷。不。答。尚不得常住。云何斷滅。問。乞最後一言。答。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問。此錄括略微細理事圓明。於慕道人得何資益。答。若第一義中無利無功德。就世俗門內。似有於稱揚。總有二途。能俾初學。一者為未信人令成正信。攝歸一念不外馳求。二者為已信人助成觀力。理行堅固疾證菩提。步步而不滯實所功程。念念而流入薩婆若海。似乘廣大之蓋。立至寶坊。如駕堅牢之船。坐登覺岸。問。集此宗鏡有何功德。答。此不思議大威德法門。但有見聞深獲善利。如一塵落嵩嶽之樹。已帶陵雲。滴露入滄海之波瀾。便同廣潤。可謂直紹菩提之種。全生諸佛之家。何況信解受持正念觀察。為人敷演傳布施行。約善利門無法比喻。功德無盡。非種智而不可稱量。利樂何窮。過太虛而莫知邊際。以滿空珍寶供養恒沙如來。化十方衆生盡證辟支佛果。未若弘宣斯旨開演此宗。以技校量莫能備比。可謂下佛種子。於衆生身田之中。抽正法芽。向煩惱欲泥之內。然後七覺華發菩提果成。展轉相生至無盡際。如華嚴探玄記云。於遺法中。見聞信向此無盡法。成金剛種子。當必得此圓融普法。如經云。吞服金剛喻。小火廣燒喻。又如兜率

天子從地獄出得十地無生忍。展轉利益不可窮盡。皆由宿聞此法為本因故。頌云。雖在於大海。及劫盡火中。決定信無疑。必得聞此經。大智度論云。受持般若校量功德。於是持邊正憶念最勝。今如諸佛憐愍衆生。故為解其義令易解。勝自行正憶念。是時佛欲廣分別福德故說言。若有人盡形壽供養十方佛。不如為他解說般若義。此中說勝因緣。三世諸佛皆學般若成無上道。乃至教恒河沙世界中人。令得聲聞辟支佛道。不如為他人演說般若波羅蜜義。此中說因緣。是諸賢聖皆從般若波羅蜜出。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阿難答言。虛空無盡珍寶無邊。昔有衆生施佛七錢。捨身猶獲轉輪王位。況復現前虛空既窮。佛土充遍皆施珍寶。窮劫思議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邊際。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胸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消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讚弘此典善利無邊。謂首楞嚴經。以如來藏心為宗。如來藏者即第八阿賴耶識。密嚴經偈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以諸佛了之成清淨

藏。異生執之為阿賴耶。如真金隨工匠鑪火之緣。標指鑽之異名。作圓小之幻。相金體不動名相妄陳。類真心隨衆生染淨之緣。成凡聖之異名。現昇沈之幻相。心性不動名相本空。認假名而二見俄分。悟真體而一心圓證。迷悟即於言下。法喻皎在目前。昧之者歷劫而浪修。達之者當體而凝寂。法華經云。我滅度後。能稱爲一人。脫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衆中廣爲人說。稱爲一人者。竊者私也。若私地只爲一人說此一句。此人則是從一心真如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直了一如之理。即是行真如中事。以真如無邊至一切處故。則所得法利亦隨真如之性。無量無盡。又云。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爲如來手摩其頭。乃至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以要言之。持此經人四威儀中舉足下足。皆不離一心真如諸佛行處矣。驚嘆魔羅經云。若人過去曾值諸佛供養奉事聞如來藏。於彈指頃暫得聽受。緣是善業諸根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是衆生今猶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由彼往昔曾值諸佛暫得聽聞如來藏故。乃至佛告驚嘆魔羅。非是如來爲第一難事。更有難事。驚嘆魔羅譬如士夫擔須彌山王及大地大海經百千歲。此爲大力第一難不。驚嘆魔羅白佛言。是如來境界。非彼聲聞緣覺所及。佛告驚嘆魔羅。彼非大力非爲甚難。若以大海一塵。爲百億分。百千億劫持一塵去。乃至將竭。餘如牛跡。復能

擔負須彌山王大地河海百千億劫。而彼不能於正法住世餘八十年時。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唯菩薩人中之雄。能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護持正法。我說此人第一甚難。又法華見寶塔品云。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土。亦未為難。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為難。又云。假使有人手把虛空而以遊行。亦未為難。又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亦未為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為一人說。是則為難。故知竭海移山。非無為之力。任使蹈虛履水。皆有漏之通。易若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入一乘門。能託聖胎成眞佛子。何以故。謂得本故。如從源出水。因乳得酥。如震颺魔羅經云。復次文殊師利。如知乳有酥故方便鑽求。而不鑽水。以無酥故。如是文殊師利。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復次文殊師利。如知山有金故鑿山求金。而不鑿樹。以無金故。如是文殊師利。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言我必當得成佛道。復次文殊師利。若無如來藏者空修梵行。如窮劫鑽水終不得酥。故知入宗鏡中見如來性。菩提道果應念俱成。如下水之舟。似便風之火。若背宗鏡不識自心。設福智齊修終不成就。如求乳鑽水離山鑿金。任歷三祇豈有得理。如宗鏡所錄前後之文。皆是諸佛五眼所觀五語所說。無一言而不諦。非一義而不圓。可俟後賢決定信入。如月上經偈云。假動須彌山倒地。脩羅住處皆悉滅。大海枯涸月天墜。如來

終不出妄言。假使十衆同心。或火成水。水成火。無量功德最大尊。利益衆生無異說。大地虛空成渾沌。百利同入芥子中。羅網可用縛猛風。如來終不有妄語。以茲誠實可遍傳持。功德無邊言思罔及。所以唯識論偈云。作此唯識論。非我思量處。諸佛妙境界。福德施群生。斯論大旨。非情識知解之所思量。乃是大覺不思議絕妙境界。以此弘揚不思議無盡之福。悉用普施一切法界無量含生。同入此宗。齊登佛地。華嚴疏主藏法師發願偈云。誓願見聞修習此。圓融無礙普賢法。乃至失命終不離。盡未來際願相應。以此善根等。法性。普潤無盡衆生界。一念多劫修普行。盡成無上佛菩提。

宗鏡錄卷第一。百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No. 2017

萬善同歸集序

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致仕輕車都尉長興縣開國男食品三百戶賜耕魚袋沈振撰
稽夫享四溟之廣。非聚流而弗充。躋十地之尊。非聚善而弗具。然則深不可測者。在乎積納而久。聖不可知者。在乎積修而勤。矧妙覺垂言。玄通立教。苟一蒙而嚮善。可三界以超塵。必也寤寐寔詮。檢揚覺路。庶漸磨而成熟。

巨鑽仰而克勤。抑則非聖非凡。在迷在悟。欲深躋於聖域。當遽革於凡心。匪一事以薰陶。必多門而練習。或教言曲妙。標佛隨之微。欲或禪理深融。講曹溪之淑。不可執空而離有。不可背實而從無。要釋權宜。爰歸實相。權實既了。虛空可存。故達者轉物以明。心可言妙用。迷者按文而滯。教豈謂通。或克荷於經龍。或堅持於律虎。或瞻禮降容之謹。願或繞行淨室之勤。果或口誦尊名。或心觀樂土。或供以蒲塞。無重富以忽貧。或施及檀。波無增好而滅惡。事如均等。利亦優隆。凡依律依禪。當資乎介福。造經造像。必藉乎多爲。莫謂有己之賢。卽心而佛。從凡超聖。未有不修之釋迦。從妄入眞。未有不證之達磨。在人崇道。非佛異途。常貴精勤。無從怠易。重分陰之瞬息。研大道之根原。一簣如虧。易致巍巍之鎮。三乘或廢。難登慈忍之門。則無自我之矜。則無捨彼之善。必求全德。方可質疑。心非非心。法非非法。要在心傳。心而卽可。法授法以師資。匪膠。善於一隅。宜勵精於萬行。菩提之子。可種安養之方。可修明。則而升兜率天。昧。則而沈阿鼻獄。言如自泥。卽罔水而行舟。性若稍通。非渡河之用筏。前聖後聖。皆是因心。彼時此時。曾何異法。噫。法在。非在心。空。非空。無修而無所不修。眞修亦泯。無住而無所不住。眞住皆亡。憫爾群生。含茲一性。本無淑慝。爲外物之所遷。苟不修明。曷中局之。能杜如資妙善。可謂眞歸。故前哲之繼言。俾後昆之緣學。乃搜羅教目。示諭迷情者也。智覺禪師性

晤機圓才學學院。羣生積習與諸法以同符。今世流通與諸佛而合契。念他已則如自己。觀他心則如自心。嘗撰萬善同歸集上中下三卷。所以勸一切有緣者也。或朱紫名流。縉黃法系。善男善女。高行高才。但至恭而至勤。則無貴而無賤。寔利生之良藥。示求佛之要津。莫非括諸經諸論之法。言作未覺未知之先範。周旋勸導。謹密修持。永爲梵花之權衡。宗門之準度云爾。今法慧院智如藏主夙資仁性。躬踐聖猷。見賢而同己之賢。見善而同己之善。總明師之論議。異世之楷撫。福利茲深。方便不少。而又自顧囊橐。遽出賤貨。肇爲倡率之隆。仍募高明之助。勝緣既集。能事必行。因鑄版以成編。貴修身而有監。將垂不朽。繆托非才。如振性。昧洞微言。賡樞要。猥承嘉請。難克固辭。聊述紀綱。敢述誦讓。時聖宋熙寧五年閏七月七日序。

萬善同歸集卷上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閑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闕。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

該羅。以成無盡之行。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是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體全通而不差。跡能所而似別。事因理立。不隱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壞事而顯理。相資則各立。相攝則俱空。隱顯則互興。無閑則齊現。相非相奪。則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則非常非斷。若離事而推理。隨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動濕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異。非理非事。眞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諦恒立。雙照即假。宛爾幻存。雙遮即空。泯然夢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動因緣。寧虧理體。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眞而不闕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閼。自在隨緣。一切施爲。無非佛事。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乃至所見十方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習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古德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

行。豈不虛勞。今明。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爲是。又萬法即心。修何闕心。

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答祖意。據宗。教文破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源。不壞俗而標眞。不離眞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爲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衆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忘權。奚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眞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衆行咸歸種智。故華嚴經云。第七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勸集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

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諸佛。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諸行。維摩經云。菩薩摩訶薩。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善見惡。顯離顯成。疲役身心。豈當爲道。答此離念。而求無念。尚未得真無念。況念無念。而無悶乎。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爲足。擬欲蛙蟻海量瑩掩日光乎。

問泯絕無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指歸。聖賢要路。若論有作。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答諸佛如來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衆。撮其大約。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說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即同曹溪見性成佛也。如今不論見性。罔識正宗。多執是非。紛然譁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說。如教中或說是者。即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爲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爲標的。却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昧却真心。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猶春池小兒執石爲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豈識真歸。

問諸佛如來三乘教典。惟有一味解脫法門。云何廣說世間生滅緣起。擬心即失。不順真

如動念即乖。違於法體。答若論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權教約理而言。即一切因緣。而爲過患。今所集者。惟顯圓宗。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咸不破。非斷非常。乃至神變施爲。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暫得如斯。纔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華嚴經云。此華嚴世界海中。無間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真如法界具無邊德。

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答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干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廢行。執行達理。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二。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論問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法之行。論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略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

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修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障礙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遍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牛頭融大師問。諸法畢竟空。有菩薩行六度萬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見心。若觀心本空。即是實慧。即是見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謂有運用覺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實慧。恒不相離。前念後念。皆由二慧發。故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先德問云。卽心是佛。何假修行。答。祇爲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賢首國師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自法。融轉而行。卽衆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當知三祇修道。不會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沈泥不能雨寶。古鏡積垢焉

能鑒人。雖心性圓明本來具足。若不棄善顯發萬行磨治。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則永駭客塵。長淪識海。成妄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印。不可偏據而漏見河。

問善雖勝惡。念即乖真。約道而言。俱非解脫。何須廣勸漸正修行。既涉因緣。實妨於道。答世出世間。以上善爲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爲越生死海之舟航。越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陛。爲祖佛之垣牆。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果生有漏之天。不執則位入無爲之道。運小心墮。二乘之位。發大慈昇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關上善能爲滯闕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十善業道。一切種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

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恒住善根。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無滅者。佛知善法思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滅。修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滅。如一長老比丘目暗。自縫僧伽梨。枉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爲福德者。爲我針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悲感。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爲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衆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故。

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衆生。祇爲客塵所蔽。不得現前。如今但息繫緣。定水澄淨。何須衆善。向外紛馳。反背真修。但成勞慮。答無心寂現。此是因福德莊嚴。須從

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乃至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此乃自背圓詮。不遵佛語。擬捉涅槃之縛。欲沈解脫之坑。栽蓮華於高原。植甘種於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得出成。所以云。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問入法以無得爲門。履道以無爲先導。若與衆善。起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答以無得故無所不得。以無爲故無所不爲。無爲豈出爲中。無得非居得外。得與無得。既非全別。爲與無爲。亦非分同。非別非同。誰言一二。而同而別。不闕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即落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衆生等。亦不生心顛倒想顛倒見顛倒。不可思議。於念念中入滅盡定。盡一切漏而不證實際。亦不盡有漏善根。雖一切法無漏。而知漏盡亦知漏滅。雖知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佛法。而不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不於世間法中

分別佛法。一切諸法。悉入法界。無所入故。知一切法皆無二無變易不可思議。

問一切衆生不得解脫者皆爲認其假名。逐妄輪迴。楞嚴經中。唯令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云何一向徇斯假名。論其散著。轉增虛妄。豈益初心。答名字性空皆唯實相。但從緣起。不落有無法句經云。佛告寶明菩薩。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是有。說食與人。應得充飢。若名字無者。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及於汝名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字句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華嚴經云。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滅。菩薩亦復如是。不捨於行。隨世所作。而於此二無執著。是以不動實際。建立行門。不壞假名。圓通自性。

問何以不任運騰騰無心合道。豈須萬行動作關心。答古德顯佛果有三。一亡言絕行。獨明法身無作果。二從行漸修。位滿三祇果。三從初理智自在圓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圓修圓證。雖一念頓具。不妨萬行施爲。雖萬行施爲。不離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門。遲速任機。法無前後。

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諸妙旨。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遍剎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然因事顯理。藉理成事。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閑事之理。

故即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爲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觀相嚴心。自他兼利。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悔。懺六根罪。入觀行即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加。眞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可階。上都儀云。夫歸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尙乃不得。況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寶像等三觀。必得不疑。佛言。我滅度後。能觀像者。與我無異。大智論云。菩薩。唯以三事無厭。一供養佛無厭。二開法無厭。三供給僧無厭。天台智者問云。世間有空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多羅合。聞此觀心。而作難言。若觀心是法身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爲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轉。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乃至廣興法會。建立壇儀。手決加持。嚴其勝事。遂得道場現證諸佛威加。皆是大聖垂慈。示其要軌。或觀香華之相戒德重清。或見普賢之身。罪源畢淨。因茲法事圓備。佛道遐隆。現斯感通。歸還無據。是以須遵往聖。事印典章。不可憑虛出於胸臆。毀德壞善。翻墮邪輪。撥有礙空。枉投邪網。

問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何立相標形。而稱罪事。答息緣浪事。此是破相宗。直論顯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著行體用交徹。若約圓門無閼。性相融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清淨慈門。剎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至眞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豈同凡夫樁執頑固之境。以爲實色。一乘偏證灰斷之質。而作眞形。是以六根所對。皆見如來。萬像齊觀。圓明法界。豈待消形滅影。方成玄趣乎。

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即隱。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執心境爲二。遮言不二。以心外無別塵故。若執爲一。遮言不一。以非無緣故。淨名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師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耶。夫因緣之道。進修之門。皆衆緣所成。無一獨立。若自力充備。即不假緣。若自力未堪。須憑他勢。譬如世間之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又如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它之力。方能移動。但可內量實德。終不以自妨人。又若執言內力。即是自性。若言外力。即成他性。若云機感相投。即是共性。若云非因

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著行體用交徹。若約圓門無閼。性相融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清淨慈門。剎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至眞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豈同凡夫樁執頑固之境。以爲實色。一乘偏證灰斷之質。而作眞形。是以六根所對。皆見如來。萬像齊觀。圓明法界。豈待消形滅影。方成玄趣乎。

非緣即無因性皆滯聞執未入圓成若了其真心即無所住

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顯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徇音聲。水動珠昏。寧常冥合。答夫聲爲衆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爲法界。經云。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羅無外。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靜之源。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經云。受持佛名者。皆爲一切諸佛其所護念。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不盡。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一閻浮提一切衆生功德無量。若有衆生。善心相續。稱佛名號。如一犍牛乳頭。所得功德。過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華嚴經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飛錫和尚高聲念佛

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

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遍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生於淨土。群疑論云。問名字性空。不能詮說諸法。教人專稱佛號。何異說食充飢。乎。答若言名字無用。不能詮諸法體。亦應喚火水來。故知答歸不空。魚兔斯得。故使梵王啓請轉正法輪。大聖應機弘宣妙旨。人天凡聖咸稟正言。五道四生並遵遺訓。聽聞讀誦利益弘深。稱念佛名往生淨土。亦不得唯言名字虛假。不有詮說者乎。論云。問何因一念佛之力。能斷一切諸障。答如一香栴檀。改四十由旬伊蘭林悉香。又譬如有人用師子筋以爲琴弦。其聲一奏。一切餘弦悉皆斷壞。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障。皆悉斷滅。大集經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餘業。志心念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又般若經云。文殊問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應須於空閑處。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念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晝夜常說。智慧。辨才終不斷絕。是知佛力難思。玄通罕測。如石吸鐵。似水投河。慈善根

力。見如是事。志心歸者。靈感昭然。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有好境。取即成魔。何得著相。與心而希冥感耶。答修行力至。聖境方明。善緣所生。法爾如是。故將證十地。相皆現前。是以志切冥加。道高魔盛。或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志。暫觀嘉祥。但了惟心。見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成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修進。摩訶論云。若真若偽。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實。無所著故。又若真若偽。皆一真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智論云。不捨者。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諸法實相畢竟空。無所得故。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論。今言不爾。祇由平等。鏡淨故。諸業像現。止觀研心。心漸明淨。照諸善惡。如鏡被磨。萬像自現。是知不有而有。無性緣生。有而不有。緣生無性。常冥實際。中道泠然。欣感不生。分別情斷。虛懷寂慮。何得失之所惑乎。又若誦誦遺典。受持大乘。功德幽深。果報玄邈。如經佛親比較。譬如一人。辨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補處。格量功德。不如香華供養。方等經典。得下等寶。又阿難疑審七佛現身證明。實有此事。又如說修行。得上等寶。受持讀誦。得中等寶。香花供養。得下等寶。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衆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

外二國 教二故 託二托 受二授 得二能 閑二間 辨二辯 志二智 其十(眞) 諸二皆
 祇由二祇 今二今 磨二摩 有二成

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又經云。若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南山感通傳云。七佛金塔中有銀印。若誦大乘者。以銀印印其口。令無遺忘。普賢觀經云。若七來犯戒。欲一彈指頃除滅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藥王諸大菩薩持香花住立空中侍奉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大般若經云。無諸惡獸。巖穴寂靜。而爲居止。所謂聞法。晝夜六時。勤加讚誦。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心憶持。賢愚經云。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讀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偈。常有諸天隨而聽之。是故應勤誦經說法。已上皆是金口誠諦之言。非是妄心。孟浪之說。是以志心誦者。證驗非虛。常爲十方如來釋迦文佛密垂護念。讚言善哉。授手摩頭。共宿衣覆。攝受付囑。隨喜咸加。乃至神王護持天仙給侍。金剛擁從。釋梵散華。成就福因。等法界虛空之際。量校量功。德勝恒沙七寶之施緣。乃至凡質通靈。肉身不壞。舌變紅蓮之色。口騰紫極之香。聞一句而畢。趣菩提。誦半偈而功齊大覺。書寫經卷。報受欲天。供養持人。福過諸佛。可謂法威德力不思議門。萬端千靈因茲而感。三賢十聖從此而生。亘古該今。從凡至聖。三業供養十種受持。盡稟真詮。傳持不絕。今何起訪。而斷轉法輪乎。問經中。祇讀如說修行。深解義趣。勤求無

念。默契玄根。云何勤修廣興唱誦。答若約上上圓根。大機淳熟。無諸遮障。頓了頓修。若妄念不生。何須助道。大凡微細想念。佛地方無。故安般守意經序云。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知情塵障厚。卒淨良難。若非萬善助開。自力恐成稽滯。又若論福業。遍行門中。萬行莊嚴。不捨一法。皆能助道。顯大菩提。具足十種受持。亦無所聞。故法華經云。爾時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從地涌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度後世尊分身在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以知登地菩薩非獨爲他解說。尚自發願誦持。何況初心。而不享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後即如說而行。口演心思。助開正慧。若未窮宗旨。且徇文言。雖不親明。亦冀善本般若威力。初後冥資。於正法中。發一微心。皆是初因。終不孤棄。

問欲真持經。應念實相。既忘能所。誦者何人。若云。心心所爲。求之了不可得。究竟推檢。理出何門。答雖觀能念所誦皆空。空非斷空。不聞能誦所持爲有。有非實有。不空不有。中理皎然。執無則墮其邪空。沒有則成其偏假。是以一心三觀。三觀一心。即一而三相不同。即三而一體無異。非合非散。不縱不橫。存泯莫。善是非焉局。常冥三諦。總合一乘。萬行度門。咸歸實相。又所難念誦有妨禪定者。且禪

定一法。乃四辨六通之本。是革凡蹈聖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沈掉消息。知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志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以爲究竟。故慈愍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者。制心一處。念念相續。離於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須策動念佛誦經。禮拜行道講經說法。教化衆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迴向往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佛禪定與聖教合。是衆生眼目。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無差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見。故台教行四種三昧。小乘具五觀對治。亦有常行半行種種三昧。終不一向而局坐禪。金剛三昧經云。不動不禪。離生禪想。法句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生。云何名爲定。起信論云。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沈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乃至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已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惟除坐時專念於止。若餘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臥若起。皆應止觀俱行。是以若能通達。定散俱得入道。若生滯閼。行坐皆即成非。南嶽法華懺云。修習諸禪定。得諸佛三昧。六根性清淨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行。一者有相行。二者無相行。無相安樂行。甚深妙禪定。觀察六情根。有相安樂行。此依勸發品。散心誦法華。不入禪三昧。坐立行一心。念法華文字。行若成就者。即見普賢身。是以智者修法華懺。誦至藥王焚身品云。

①讀誦二讀誦經 ②五二猛 ③(德)一 ④祇二經 ⑤二萬 ⑥知二之 ⑦動二勤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頓悟靈山如同即席。乃至密持神咒。靈照然護正防邪。降魔去外。制重昏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痼。現不測之神通。示難思之感應。扶其廣業。殄彼餘殃。仰憑法力難思。遂致安然入道。是以或因念佛而證三昧。或從坐禪而發慧門。或專誦經而見法身。或但行道而入聖境。但以得道爲意。終不取定一門。惟憑專志之誠。非信虛誕之說。

問行道禮拜。未具真修。祖立客春之德。佛有磨牛之誨。故智論云。須菩提於石室悟了法空得。先禮佛。四十二章經云。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豁然證旨。何故非違。答若行道禮拜時不生殷重。既無觀慧又不專精。雖身在道場。而心緣異境。著有爲之相。迷其性空。起能作之心。生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虛玄。僥涉茲倫深當前責。南泉大師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祇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漏。始得自在。百丈和尚云。行道禮拜慈悲喜捨。是沙門本事。宛然依佛勸。

*祇是不許執著。法華懺云。有二種修。一事中修。若禮念行道。悉皆一心。無分散意。二理中修。所作之心。心性不二。觀見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具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爲其和尙。是名具足菩薩戒者。

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且行道一法。西天偏重。繞百千匝。方施一拜。經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報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繞塔功德經云。勇猛勤精進堅固不可壞。所作速成就。斯由右繞塔得妙紫金色相好莊嚴身。現作天人師。斯由右繞塔華嚴懺云。行道步步過於無邊世界。一一道場皆見我身。南山行道儀云。夫行道障盡爲期。無定日限。若論障盡。佛地乃亡。心灼灼如火。然形翹翹如履刃。儀云。若從來不行道業。相無因而現。經云。衆生如大富貴兒。雖有種種寶物。而不得見。今行道用功。垢除心淨。如霧眼開明。如水澄鏡淨。衆像皆現。亦如日照火珠於火便出。

問諸法實相。無善惡相。云何有現耶。答雖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諸法無相能示有相。行者行道不念有相。不念無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現。猶如盆水處於密室。雖無心分別衆像自現。

問相現之時。眞僞何辨。云何分別而取捨耶。答若取如取虛空。若捨如捨虛空。問有人久修不證者何耶。答經云。衆生心如鏡。鏡垢像不現。

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功德。如何答。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口。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禮拜則屈伏無明。深投覺地。致敬之極。如樹倒山崩。業報

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衆無畏。四諸佛護念。五具大威儀。六衆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報。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三藏勸那云。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無有閼。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閼閼想。今達自心虛通無閼。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禮一切佛即是禮一佛。以佛法身體用融通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滅故。敬禮無所觀。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冥合。名平等禮。法華懺云。當禮拜時。雖不得能禮所禮。然影現法界。一一佛前皆見自身禮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滅佛意而毀金文。據偏見而傷圓旨。

問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如何執相稱禮佛。徇文云。誦經。達大士之誠言。失諸佛之深旨。答此雖約理而述。且無事而不顯。從事而施。又無理而不圓。理事相成。方顯斯旨。夫言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者。此是破其能所之見。何者心同虛空。不見能禮。無有所觀。則無所禮。如是禮時。非對一佛二佛。心等太虛身遍法界。不聞不受持者。不聞則無法義可觀。不受持則非文字可記。如是持經。有何間斷。亦是說者無示。聽者無得。然雖約理。非爲事外之理。既不離事。即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禮

時無禮當持時不持。不可依語而不依義。而與斷滅偏枯之見乎。

問六念法門。十種觀相。雖稱助道。徇想緣塵。暫起乖真。何如淨念。答無念一法。衆行之宗。微細俱亡。唯佛能淨。故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況居凡地。又在初心。若無助道之門。正道無由獨顯。且六念之法。能消魔幻。增進功德。扶策善根。十觀之門。善離貪著。潛清濁念。密契真源。皆入道之要津。盡修禪之妙軌。似杖有扶危之力。如船獲到岸之功。力備功終。船杖俱捨。

問首楞嚴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法句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何苦堅執事相。局念拘身。奚不放曠縱橫。虛。壞履道。答此破執情。非祛戒德。若見自持他犯。起譏毀心。戒爲防非。因防增過。如斯之類。實爲迷倒。淨名經云。非淨行非垢行。是菩薩行。故不著持犯二邊。是真持戒。大般若經云。持戒比丘不昇天堂。破戒比丘不墮地獄。何以故。法界中無持犯故。此亦破著了諸法空。事理雙持身心俱淨。又若論縱橫自在。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皆名破戒者。帶習尙被境牽。現行豈逃緣縛。三業難護。放逸根深。猶醉象無鉤。癡猿得樹。奔波乍擁。生鳥被籠。若無定水戒香。慧炬。無由照寂。是以菩薩稟戒爲師。明遵佛勅。雖行小罪。由壞大懼。謹無犯輕重等持。息世譏嫌。恐生疑謗。夫戒爲萬善之基。出必由戶。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華嚴經云。戒能開發菩提心。學是勤修功德地。於

戒及學常順行。一切如來所稱美。薩遮尼乾子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法身。月燈三昧經云。雖有色族及多聞。若無戒智。猶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能持淨戒。名勝士。智論云。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果服藥。與禽獸無異。若有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又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怖畏中。戒爲守護。死關冥中。戒爲明燈。於惡道中。戒爲橋梁。死海中。戒爲大虹。又如今末代宗門中。學大乘人多輕戒律。稱是執持小行。失於戒急。所以大涅槃經。佛臨涅槃時。扶律談常。則乘戒俱急。故號此經。爲曠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從定發慧。因事顯理。若闕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曠常住命之重寶。何得滅佛壽命。壞正律儀。爲和合海內之死屍。作長者園中之毒樹。衆聖所責。諸天所訶。善神不親。惡鬼削跡。居國王之地。生作賊身。處閻羅之鄉。死爲獄卒。諸有智者。宜暫思焉。

問空即罪性。業本真如。取相增損。如何懺悔。答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淚。懇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緣滅。衆罪消而五陰。含空。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遍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然懺悔。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大集經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又經云。然諸福中。懺悔爲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論云。菩薩懺悔。銜悲滿目。況不蒙大聖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爲一切衆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高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罪已滅。於賢劫中。號普明佛。思大禪師行方等懺。夢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見三生。智者大師。於大蘇山。修法華懺。證旋陀羅尼。沙門道超。於道場中。修懺。獨言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東都英法師。講華嚴經。入善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歎曰。自恨多年虛。費光陰。勞身心耳。高僧懺成學窮三藏。被思大禪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工夫。示入觀音道場。證解衆生語言三昧。經云。晝夜六時。行上法者。如持七寶滿閣。浮提供養於佛。比前功德。出過其上。經云。不能生難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見遺形。理宜端肅。涕零寫淚。秋歎答躬。如入廟堂。不見嚴父。故思大禪師行方

等。而了見三生。高僧曇策入道場。而親蒙十號。智者證旋陀羅尼。辨道超獲無價寶珠。此皆投身機門。歸命佛語。致茲玄感。頓悟聖階。是以懺悔。劑至等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烟。故須洗滌。又法身菩薩。尚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業清淨。唯佛一人。南嶽大師云。修六根懺。名有相安樂行。直觀法空。名無相安樂行。妙證之時。二行俱捨。

問結業即解脫真源。罪垢不住三際。何不了無生而直滅。隨有作而勞功乎。答夫罪性無體。業道從緣。不染而染。習垢非無。染而不染。本來常淨。業性如是。去取尤難。一切衆生。業通三世。真慧不發。被二障之所纏。妙定不成。爲五蓋之所覆。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嚴建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是以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罪遮愆宛爾。故菩薩皆遵至教。說悔先罪。而不說入過去。且登地入位。尙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談虛而拱手。

問淨名經云。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豈是虛誑。何堅不信。謗正法輪。執有所作罪根。實乃重增其病。答佛語誠諦。理事分明。能拔深疑。善開重惑。若深信者。一聞千悟。稱說而行。既蕩前非。不形後過。步步觀照。念念無差。此乃宿習輕微。善根深厚。乘戒俱急。理行相從。斯即深達教門。堅持佛語。何須事懺。過自不生。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

在內外中間。觀其三業現行。全沒根塵法內。如說美食終不充飢。似念藥方焉能治病。若令但求其語。而得罪消。則一切業繫之人。故應易脫。何乃積劫生死。如旋火輪。以知業海渺茫。非般若之舟罕渡。障山孤峻。匪金剛之慧難傾。然後身心一如。理事雙運。方奏苦種永斷業繩。所以祖師云。將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始得報不相酬。又教云。淨意如空。此有二義。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礙。既廓心境。罪垢何生。若能如是。名爲依教。尚不見無罪。豈況有愆耶。又罪性本淨。是體性淨。契理無緣。是方便淨。因方便淨。顯體性淨。因體性淨。成方便淨。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照。本末相應。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正助兼備。說此一心。設但念空言。實難達教。不信之謗。非此誰耶。南山四分鈔。問有人言。罪不罪不可得名。戒者何耶。鈔答。非謂邪見。龜心言無罪也。若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觀故言罪不可得。若肉眼所見。與牛羊無異。誦大乘諸者。何足據焉。是以理觀苦諦。事行須扶。如風送船疾。有所至。猶膏助火。轉益光明。豈同但保空言。全無剋證。誑他陷己。果沒阿鼻。捨身受身。神投業網。

問唯心淨土。周遍十方。何得託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與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等。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

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乃力量未充。觀境心淨。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云。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順。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云。遊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群疑論問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觀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真統俗。無俗不真。以俗會真。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又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常修

淨土行。教化諸群生。汝但見說圖成實性無相之教。破遍計所執畢竟空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說於諸法斷滅相者。摩訶衍云。菩薩不離諸佛者。而作是言。我於因地遇惡知識。誹謗般若。墮於惡道。經無量劫。雖未得出。復於一時。依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其時即能併遣諸障。方得解脫。有斯大益故。不願離佛。故華嚴偈云。寧於無量劫。具受一切苦。終不還如來。不觀自在力。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答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犁中。又智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為大心。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為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沈。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燭火微光。熱萬仞之薪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遍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

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闕。即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眾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通害事故。四義皆成。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猶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遇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即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群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沈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翅弱高飛。臥沈痼而欲離良醫。處極穢而擬拋慈母。久遭沈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己之虞。未有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隣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熾盛。欲求寂枯。尚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漪樂。六

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為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心樂。群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十方供佛益。五於諸佛所聞授記益。六福慧資糧疾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人等同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十一鸛鵲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衆樂益。十三摩尼水漩宜說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絕三塗益。十六真金身色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衆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無實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聖境非虛。真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沈溺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却非清淨之邦。願懣恐畏之世。懣懣懣懣。自處餘殃。龍鳥鼎魚。翻稱快樂。

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禁三障。既不愛蓮臺化質。應須胎藏稟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沈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攬精血為體。處生熱藏中。四十二變而成幻質。上壓穢食下薰臭坑。飲冷若水河。吞熱如爐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衆苦無枝。觸手墮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殼。銜冤抱恨。擬害母身。纔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孩癆瘵。駭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既熟。愛水頻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粘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輪。循環莫已。二死苦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顛。魄悸魂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千愁萬恨。萬怖惶惶。乃至命謝氣終。寂然孤逝。幽途黯黯。冥路茫茫。與昔冤酬。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歷諸趣。或倒生地獄。或陰受鬼形。忍飢渴而長劫號眺。受罪苦而遍身焦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亡。追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闊。業道難窮。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繫。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口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為人。更深困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土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大集月藏經云。我

末法時中。億億衆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土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為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不在因緣裡。如何通會而證往生。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達之不達乎。所以天真自具。不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親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土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或悟遲速。根機不同。或華開早晚。時限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證目驗。故釋迦世尊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陀佛土位。登初地。大經云。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得往生。智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二嚴。悉皆回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讚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況戒定慧薰修行道力。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恒河沙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構哉。問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著疣

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閼。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其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生。答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答九品經文。自有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熏。迴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戮。若在淫牢。怨賊所迫。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臨預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迴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施。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

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寶樹淨。利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又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萬善同歸集卷上

萬善同歸集卷中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夫性起菩提。真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行而遍行。若云有作。即同魔事。或執無行。還歸斷滅。故知自心之外。無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圓收。雖總包含。不壞內外。皆稱法界。豈隔有無。空中具方便之慧。不著於有。有中連殊勝之行。不墮於無。是以即理之事。行成無間。即事之理。行順真如。相用無虧。體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攝之門。利己真修。無先七覺八正之道。攝四念歸於一實。總四勤不出一心。嚴淨五根成就五力。若論施則內外咸捨。言戒則大小兼持。修進則身心

並行。具忍則生法俱備。般若則境智無二。禪定則動寂皆平。方便則普照塵勞。發願則遍含法界。具力則精通十力。了智則種智圓成。愛語則俯順機宜。同事則能隨行業。運慈則冤親普救。說法則利鈍齊收。七覺則沈掉離生。八正則邪倒不起。乃至備修三堅之妙行。具足七聖之法財。秉持三聚之律門。圓滿七淨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修梵行斷塵習之根源。現病行憩聲聞之化城。示見行引凡夫於天界。歷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練三業而成三輪。離三受而圓三念。因從三觀薰發。果具五眼圓明。方能遊戲神通。出入百千三昧。淨佛國土。履踐無閼道場。然後普應諸方。現十身之妙相。遍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燈。威應道交。任他根量。不動本際。跡應方圓。凡有見聞。皆能獲益。云云。自彼於我何爲。斯皆積善之所熏。成此無緣之大化。還源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肇師云。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衆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旨。此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塵燈王。請飯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雖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問身爲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爲聖典。答。亡身沒命。爲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證正教。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

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熱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塞。菩薩戒開。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之謂也。若依了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衆聖悲憐。祇可歎大衰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本跡雙迷。問五熱炙身投。嚴赴火。九十六種千聖同詞。幸有正科何投邪轍。答智論云。佛法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者。凡夫如卽漏盡解脫如。如來語卽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一道一源。是以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泥犁之界。若捨邪趣正。邪正俱非。離惡著善。善惡咸失。若分別好惡道者。愚智不等。異俗條然。玉石須分。金銀可辨。且約修行門內昇降位中。自有內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須甄別。不可雷同。且教申毀讚之文。的

有抑揚之旨。執即成滯了無不通。四悉對治縱奪料簡。若云總是尼乾成正真之道。諸佛錯訛。若說俱非。藥王墮顛倒之愆。諸佛錯讀。是以與邪則成無益之行。廢正則斷方便之門。須曉開遮。寧無去取。且內教外人。遺身各有二意。內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二惟供三寶。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希人天果報。外道二者。一身見不亡。轉增我慢。迷無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貪現在名聞。祇規後世福利。或願作利利之主。或求生廣果之天。所以台教釋藥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會不二空。作是觀時。若為法界見聞者益。故曰乘乘。所以投巖無招外行之論。赴火不為內衆之譏。良由內有理觀外曉期心。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尼乾生嚴熾之解。篇論其道行方有剋。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亡。後學之徒無失法利。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惟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滅衣在。若得圓旨。明斷皎然。請鑒斯文。以為龜鏡。

認玄。識。想施為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有二門不出不在。真俗二諦非即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間。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己見之愚。故大集經云。有二行。緣空直入名為慧行。帶事兼修是行行。菩提論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諸法。又經云。二如因中如如而無染。果中如如而無垢。又二心自性清淨心。本有之義。離垢清淨心。究竟之義。起信論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義。二異相。幻差別義。台教有二善。達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勸修名行善。

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間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答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真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恒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翼難沖孤輪匪運。惟真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則不別而別。一二無間。方入不二之門。空有不乖。始蹈真空之境。

問事則分位差別。理惟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無間。答能依之事。從理而成。所依之理。隨事而現。如千波不闕一濕。猶衆器匪隔一金。體用相收。卷舒一際。若約圓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稱隨緣自在無間法門。又且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為十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軌。大論云。檀為寶藏常隨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為慈相能濟一切。檀為集樂能破苦賊。檀為大將能伏憍敵。檀為淨道賢聖所由。檀為積善福德之門。檀能全獲福樂之果。檀為涅槃之初緣。入善人衆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衆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濟。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若二乘施時。惟觀塵動轉。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大菩薩施時。知心妄見。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是知一布施門六行成別。豈可雷同一時該下。亦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體用更資本末互顯。據理沈斷執事墮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且諸佛聖旨。校量施中。理檀為先。內施偏重。故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閻浮提滿中珍寶。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重寶難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寂。猶為通教所收。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淨施。且圓教施門。遍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何

問經云。以三恒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門力劣。何得違宗。越理枉力勞神。可謂期悟遭迷。求昇反墜矣。答得理則萬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滯。不可去彼取此。執是排非。須履無閤之門。善入遍行之道。是以過去諸佛本師釋迦。從無量劫來。捨無數身命。或爲求法則出髓而剜身。或爲行慈則施鷹而飼虎。般若論云。如來無量劫來。捨身命財。爲攝持正法。正法無有邊際。卽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卽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土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風。高僧傳滿法師入南山。自剜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書偈以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

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又僧崖菩薩燒身云。代一切衆生苦。先燒其手。衆人問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卽能滅惡。豈非代耶。又告衆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講誦蓮經。感神人現身。正定經呪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堂前焚身。供養普賢菩薩。雙林傳大士。欲焚身救衆生苦。門人等前後四十八人。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有情。傳記廣明不能備引。若云諸聖境界。示現施爲。則聖有證。夫之證。凡無卽聖之分。教網虛設。方便則空。本爲接後逗前。令凡實證。設是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做效。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真慈。終不虛誑。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一念微善。皆趣真如。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斥下。以下凌高。善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言是禍胎。自招來業。且如得忍菩薩。雖證生法二空。爲利他故。破慳貪垢。尚乃燒臂焚身。如藥王菩薩。僧崖之類。若未具忍者。雖知以智慧火焚煩惱薪。了達二空。不生身見。其或現行障重。未得相應。起勇猛心。運眞實行。酬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門。不起希求之想。若不欺誑事。不唐捐。脫或智眼未明。猶生我執。但求因果志不堅牢。擬做先。蹤不在此限。夫衆生根機不同。所尙各異。故經云。佛言。若

千巧理歸一源。皆是大慈善權方便。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定而豁悟無生。或了本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樹下而趣涅槃。是以塵沙度門入皆解脫。無邊教網了卽歸真。大聖垂言終不虛設。譬如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論難易。故知醫達得衆疾同愈。萬物齊榮。皆是權施。實無定法。隨其樂欲。逗其便宜。惟取證道爲心。不揀入門龜細。若於圓教四門生著。猶爲藏教初門所治。故菩薩所行檀度之門。如。因。因。圓孔而得出。似病服不淨而獲痊。非觀無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無以超三界之有獄。書云。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日爲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是以衆行俱備。萬善齊修。一行歸源。千門自正。經明十二因緣是一法。以四等觀者。得四種菩提。若惟取上上根人。則中下絕分。故弘半教有成滿之功。至寶所因化城之力。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頓棄機緣。滅佛方便。故云從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如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大論云。衆生種種因緣。得度不同。有禪定得度者。有持戒說法得度者。有光明觸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別。至處不異。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爲宗爲首爲導爲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

邊故般若無邊。肇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淨。何獨淨於般若。今何取捨而欲逃空遊影乎。且諸佛密意。旨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決定法。故號大菩提不知般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讚却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偏讚而欲離。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愆。智論云。帝釋意。若般若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佛答。菩薩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即是般若波羅蜜。若但行般若不行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不識飯食種具。聞醬是衆味主。便純飲醬。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若與五波羅蜜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楞伽山頂經云。菩薩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爲因緣。二般若道者。能至寂滅。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爲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二輪不滯。一道無虧。權實雙行。正宗方顯。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恒寂。

是以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辯。如蟲食木偶得成文。似鳥言空。全無其旨。煩惱不滅。我慢翻增。是惡取邪空。非善達正法。須親見諸言行相應。但縱妄語。心。豈察潛行蜜用。古德云。行取千尺。萬尺。說取一寸半寸。又經云。雖說空。行在有中。寶積經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衆生。應成正覺。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是以劇惡不如微善。多虛不如少實。但能行者。不棄於小心。縱空說者。徒標於大意。若未契真如之用。順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誣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備六即之文。行位分明。豈可叨濫。何不平等觀起。隨喜心。積衆善之根。成大慈之種。經云。然一指節。煮一炷香。尚滅積劫之愆。或散一華。暫稱一佛。畢至究竟之果位。首楞嚴經云。菩薩同事。尚作奸偷。屠販淫女。寡婦。靡所不爲。無生義云。離相無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現色身。在有爲中。能貴能賤。凡能聖行。仁義之道。悲濟十方。盡未來際。又云。凡地修聖行。果地習凡。因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明知真是俗真。俗是真俗。執即塵勞。通爲佛事。入法性三昧。無一法可嫌。證無邊定門。無一法可棄。勝負既失。取捨全乖。不可障他菩提。滅自善本。又縱了非身深窮實相。不滯心境。決定無疑。雖知一切有爲猶如空中鳥跡。尚須地地觀練。對治習氣。非無。況堅執

四倒之愚。深陷八邪之網。持此穢質。廣作貪淫。被幻網所籠。爲情色所醉。汨沒生死。沈淪苦輪者。歟。所以大覺深嘆。廣垂毀擯。諸聖捨身之際。無不先詞。如以毒藥而換醍醐。似將瓦器而易珍寶。故寶積經。觀身有四十種過患。或云。貪欲之獄。恒爲煩惱之所繫。纏。臭穢之坑。常被諸蟲之所暖食。似行廁而五種不淨。若漏囊而九孔常穿。瞋恚毒蛇起害心。而傷殘慧命。愚癡羅刹執我見。而吞噉智身。猶惡賊而舉世皆嫌。類死狗而諸賢並棄。不堅如芭蕉水沫。無常似焰影電光。雖灌暖而反作冤讎。每將養而罔知恩報。廣誚非一。難可具言。若不審此深愆。遂乃廣興惡業。迷斯爲是。而不進修。則智行兩虧。理事俱失。須先厭患。苦切對治。知非而欲火潛消。了本而真源自現。故法華經云。猶如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問身雖虛。假衆患所纏。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經云。不入煩惱大海。不得無價寶珠。若欲捨之。恐成後悔。答夫生。不滅。有相皆空。若於三寶中。志誠歸向。起一捨心。猶勝世間虛生浪死。則能以無常體。得金剛體。以不堅身。易堅固身。取捨二途。須憑智照。問安心入道。須順真空。起行度生。全歸世諦。但了法性。以辯正宗。何乃斥實。還虛喪本。驟末。有爲擾動。造作紛紜。汨亂真源。昏濁心水。答第一義中。真亦不立。平等法界。無佛衆生。俗諦門中。不捨一法。凡興有作。佛事門收。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得第

一義諦。唯識論云。發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不可治者。金剛經云。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寶首國師云。真空不壞緣起業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剛三昧論云。真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爲二。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衆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雖知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刹。雖恒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衆生無有疲厭。雖於法界。而本來不動。以神通智力現衆變化。雖已成就一切智智。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衆生喜。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是以若發果排因。即空見外道。據體絕用。是趣寂聲聞。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從迷破執。則權立是非。從悟辯同。實無取捨。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菩薩偏假離真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離有之空。歸灰斷之果。今則性即

相之性。故不聞繁興。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卷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下壞。即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即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清涼國師云。凡聖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真佛自現。學法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事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與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處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即無障闕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爲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與功事行。即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特爾起於事行。圓宗云。性證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真體。若無事行。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生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八地。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真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其深無聞智。七勸皆是事行故。是

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錄云。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無有一物名虛妄者。虛妄無形非解脫因。如何世尊勸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讀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兔角爲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是凡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雖然有漏修習是實是正有體虛妄。非如龜毛兔角無一物說爲虛妄。皆是依他緣生幻有。不同無而妄計。若如是解者。常行於相。相不能闕。速得解脫。迷情局執於教不通。雖求離相。恒被相拘。無有解脫。又云。若三世佛行執爲妄想。還何修學而得解脫。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即闕莊嚴。多劫亦不成。但實際不受一塵。佛事不捨一法。還源觀云。真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又云。真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祖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闕。當生即不生。故知真不守性。順寂而萬有恒興。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常寂。

○(而)一(●) ○動十(而)● ○下二不(●) ○生二成(●) ○當二恒(●)

降。本位不動。夫聖人大寶曰位。若無行位。則是天魔外道。若約圓融門。則順法界性。本自清淨。若約行布門。則隨世諦相。前後淺深。今圓融不礙行布。頓成諸行。一地即一切地故。若行布不礙圓融。遍成諸行。增進諸位功德。點空論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無。有而無。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

問真源自性本自圓成。何藉修行廣興動作。經云。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名為戲論。若起妄修行。何當契本。答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亦因真如內熏。令此無明而有淨用。復因諸佛言教力。內外相資。令此妄心自信。已身有真如性。能起種種方便修諸對治。此能修行。則是信有真如。由未證真。不名無漏。妄念若淨。真性自顯。又雖修無性。不聞真修。從妄顯真。因識成智。猶如影像能表鏡明。若無塵勞。佛道不立。古德云。真妄二法。同是一心。妄攬真成。無別妄故。真隨妄現。無別真故。又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事無依故。又若執本淨。是自性癡。若假外修。是他性癡。若內外相資。是共性癡。若本末俱道。是無因癡。長者論云。若一概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方知。

萬法無修。實積經云。若無正修者。猶鬼等亦合成佛。以無正修故。台教云。行能成智。行滿智圓。智能顯理。理窮智寂。相須之道。與廢不無。因權顯實。實立權亡。約妄明真。真成妄泯。權妄既寂。真實亦空。非妄非權。何真何實。牛頭融大師云。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真。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

問一切凡夫常在於定。何須數息入觀而無繩自縛乎。答若法性三昧。何人不具。若論究竟定門。唯佛方備。等覺菩薩尚乃不知。散心凡夫。豈容測度。故文殊云。譬如人學射。從龜至細。後乃所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三昧。諸緣一境。後入無心三昧。始一切時中常與定俱。所以不淨假觀。數息妙門。是入甘露之津。出生死之徑。故龍樹祖師云。觀佛十力中。二力最大。因業力故入生死。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是以在纏真如。皆散皆具。出纏真如。定慧方明。總別條然。前後無滯。何專理是。寧斥事非。

問菩薩大業。以攝化為基。何乃獨宿孤峯。入深蘭若。既違本願。何成利人。答菩薩本為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閑靜處。禪觀易成。少欲頭陀。能入聖道。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

問多聞廣讀。學習記持。徇義窮文。何當見性。答若隨語生見。齊文作解。執詮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難見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誦入圓詮。深探佛意。即多聞而成實藏。

積學以為智海。從凡入聖。皆因玄學之力。居危獲安。盡資妙智之功。言為入道之階梯。教是辯正之繩墨。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闍解脫智。無障闍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菩薩如是觀察了知。已。倍於正法。勤求修習。日夜惟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吝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為說。論云。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故圓教二品。方許兼讀誦。位居不退。始聞法無厭。聞有助觀之力。學成種智之功。不可作牛羊之眼。罔辨方隅。處愚癡之心。不分菽麥乎。

問靈知不昧。妙性常圓。何假參尋。遍求知識。答一切衆生。悟裡生迷。真中起妄。祇為不覺。須假發揚。法華經云。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棄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佛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

他悟，而常尊敬諸善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人。無有是處。衆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法句經云：如裏香之紙繫魚之索。佛語諸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殃禍集。譬如紙索。近香則香，繫魚則臭。漸染習習，各不自覺。頌曰：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習習善行成芳潔。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衆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砂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成。是知初心。須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修。或涉機門日劫相倍。若得圓旨不枉功程。直至道場永無疑悔。及生自悟之時。惟證無師自然之智。決定不從人得。

有經云：說法有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爲他人亦乃化功歸己。既能助道。又報佛恩。慊不涉名聞。實一毫不棄。至於傳持法寶。講唱大乘。制論釋經。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垣牆。續佛壽命。或取經西土求法遄方。或翻譯大乘潤文至教。或廣行經呪遍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焰。能將甘露。沃枯竭之心。善使金錫扶癡盲之眼。經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問何不一法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若爭馳焰水。競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答諸佛了幻。方能度幻衆生。菩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即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遍修萬行。又如磨鏡一時遍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

●行中行。是以微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箕。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沿沿之水起於濫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遠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涅槃經云：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衆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菩薩。我觀衆生。雖後數千巨億萬劫在欲愛中爲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罪即消盡。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小緣大報。如求佛道。讀一偈。一稱南無佛。燒一捻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生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古德問云：達磨不與梁帝說功德因緣。而云無耶。菩薩捨國城建塔廟。豈虛設乎。答大師此說。不壞福德因果。武帝不達有爲功德而有限劑。空無相福不可思議。破他貪著。如不貪著。盡是無爲。菩薩亦作輪王。如是福報因果歷然。可是無耶。若達理者。處之與法界同量。無有竭盡。若不達理。即是有爲輪迴之報。不應貪著。忠國師云：諸佛菩薩皆具福智二嚴。豈是撥無因果。但勿以理滯事以事妨理。終日行而不乖於無行也。生法師問。云何彈指合掌無非佛因耶。答一切法皆無定性。而所適隨緣。若以貪爲緣。即適入天之報。若迴向善。隨緣爲緣。即成佛果之報。真如向不守自性。而況此微善乎。又云。萬

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異。善豈容二。本如來藏性。爲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若以佛眼圓照衆生萬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荆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執炬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刀抱火。法華經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是以大聖順機曲應。大小不忘。接後逗前。半滿豈廢。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奪金。空拳豈貨。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據大妨小。而虧權慧。又雖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愆極過莫過於斯。歷劫何窮長論無間。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誘實害有。資無。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卽無過矣。是以順法體。則纖毫立。隨智用則大業恒興。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是以常體常用。恒照恒寂。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曷乃據

體而礙用。執性而壞緣。理事不融真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渾。無緣之慈靡成。善惡既不同觀。冤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古德云。曹子比丘還債。雖不得理。猶有行門。今時多有學人。二事俱失。故知見性未諦。但是隨語依通。及檢時中正助皆喪。是以先聖終不浪階。撫臆捫心豈可容易。是以六即揀濫。十地辨功。若以卽故。何凡何聖。若論六故。凡聖天隔。又若論其理。初地卽具足一切地。若言其行。後地則倍倍超前。祇如纔登八地。一念利生。下地多劫不及。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闡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若以修善修惡。就事卽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故禪門祕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鏡。何所疑焉。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遍行之德。答自行須離。約法卽空。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菩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解怠

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爲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衆。聞不輕言。罵詈捶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問無緣不強化。機熟自相應。若愚惡不信之人。如何誘度。答捨愚從智。平等理乖。棄惡歸善。同體悲願。衆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緣機發不定。設未得度亦作度緣。以此而推。應須等化。問若修衆善之門。須興樂欲之念。憎愛二苦。能障寂滅菩提。取捨兩情。豈成無閑解脫。答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云。廣大智所說。欲爲諸法本。應起勝希望。志求無上覺。又云。斷善法欲。是菩薩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爲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問人法本空。身心自離。既無能作。誰行衆善乎。答涅槃經云。雖本自空。亦由菩薩修空見空。又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衆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

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

問所行衆善。福德竟何所歸。若云自度還同二乘之心。若云度他卽立衆生之相。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爲成熟衆生。空有圓融自他無滯。觀世若幻。豈違實相之門。度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法潤生。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焦爛。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菩薩亦如是。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衆生。雖憐愍衆生。而不捨一切空。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是故不妨憐愍衆生。雖憐愍衆生。亦不著衆生。亦不取衆生相。但憐愍衆生引導入空故。

問經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若見衆生苦卽是受苦者。云何修習福德。而度衆生乎。答約眞卽無。隨俗卽有。論云。佛答須菩提若一切衆生。自知諸法自性空者。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亦不於六道中拔出衆生。何以故。衆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暗則不須燈。今衆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爲貪所覆。貪因緣故乃至作生死業。無復窮已。是知因凡立

聖。凡聖皆空。從惡得善。善惡無性。以無性故萬善常興。以皆空故一眞恒寂。

問衆生之界。如二頭三手。若實見度者。何異撈水月而捉鏡像。削鳥跡而植焦芽。未審究竟以何爲衆生而興濟度。答夫衆生者。卽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度三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難類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遍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衆生。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復云。不見衆生可度。亦云。度盡一切衆生。方成正覺。卽斯旨也。華嚴經云。身爲正法藏。心爲無閼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既自行已立。還說示人。普令觀心還依是學。是爲眞實之慈。究竟之度矣。夫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菩提心最爲第一。乃衆行之首。履道之初。終始該羅不可暫廢。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見牛馬猪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一切衆生發菩提心。若菩薩不發教化衆生心者。犯輕垢罪。華嚴經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衆生諸苦惱。宜應速發菩提心。又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水。

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闕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

問善提理。本性自周圓。何假發心故與妄念。答般若經云。若菩薩知心性卽是菩提。而能發起大菩提心。是名菩薩。又上首菩薩云。吾於無所求中。而故求之。又無所發。菩薩云。知一切法皆無所發。而發菩提心。然於所證眞如。如外無智。能發妙智。智外無如。雙照雙遮。不存不泯。不二而一。理智自分。二而不二。能所俱寂。次卽歸命三寶無上福田。起堅固心。具不壞信。離五怖畏。成三菩提。最初之因緣。攝一切善法。大報恩經云。如阿闍世王。雖有逆罪應入阿鼻獄。以誠心向佛故。滅阿鼻罪。是謂三寶救護力也。又如在山林曠野恐怖之處。若念佛功德。恐怖卽滅。是故歸還三寶。救護不虛。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謂三寶救護力也。法句經云。帝釋命終入驢母腹中。因歸命三寶。驢羶解走。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却復天身。佛爲說偈。帝釋聞之。達罪福之變。解與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木槎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琉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賊寇。五穀。勇貴。疾病災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惟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穿木槎子一百八箇。常以自隨。志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乃至能滿百萬遍者。當斷

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言。有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

問志公云。苦哉哀哉。怨枉棄却其佛。造像香華供養求福。不免六賊枷杖。此意如何。以契今說。答此是古人破凡夫不識自佛。一向外求。住相迷真。分別他境。不爲助道。但求福門。似箭射空。如人入暗。果招生滅。寧越心塵。若達惟心所見。一切皆是心之相分。終不執爲外來。然不壞因緣。理事無闕。故神錯和尚云。緣衆生空。不捨於大慈。觀如來寂不失於敬養。談實相不壞於假名。論差別不破於平等。又華嚴經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入無功用道。了一切法如虛空性。乃至涅槃心猶不現前。方始見無量佛。熾然供養。又云。若彼常於三寶中。恭敬供養無疲厭。則能超出四魔境。速成無上佛菩提。寶恩經云。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因字寶天。後值佛出家得道。佛言。毘婆尸佛出現於世。有一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衆僧。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受無量福。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證。又真覺大師云。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華音聲讚頌燈燭臺觀。山海泉林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以知祇破凡夫心外所執。或是貪利供養。瞋心持戒。憍慢作福。勝他布施。無殷重心。非廣大意。若如是行。

難招淨業。不可錯會聖意。斷自凡情。起斷滅心。滅菩提種。首楞嚴經云。若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爲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衆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但所作之時。一切無著。歡喜慶幸。竭力盡誠。迴向無上菩提。普施法界含識。則一毫之善。皆是圓因。終不墮落人天因果。又福業弘深。凡聖俱濟。福是安樂之本。智爲解脫之門。以此二輪不可暫失。乃成佛之正轍。實拔苦之深因。恭惟無上寶王十方慈父。作大福聚具功德身。尚乃親對大衆起禮。骨塔。躬爲弟子不棄穿針。豈況下劣凡形。薄福慙德。闡提不信。我慢貢高。恥作低心頓遺小善。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貧窮。譏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紛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論云。福德是菩薩摩訶薩根

本能滿願。一切聖人所共讚歎。無智人所毀謗。智人所行處。無智人所遠離。是福德因緣故。作人王轉輪聖王。天王阿羅漢。辟支佛諸佛世尊。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種智自在無闕。皆從福德中生。又云。須菩提問。以畢竟空中無有福德與非福德。何故但以福德而得佛。答以世諦中有福德得。須菩提爲衆生著無所有故問。佛以不著有故答。所謂精進修福。尚不可得。何況不修福德。如受乞食道人。至一聚落從一家至一家。乞食不得。見一餓狗飢臥。以杖打之言。汝畜生無智。我種種因緣家家求食。尚不得。何況汝臥而望得耶。至於寶炬蘇燈續命供佛。遂乃恒增智焰常曜身光。因正果圓行成業就。故賊人偶挑殘焰。天眼長明。貧女因獻微燈。佛降遙記。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照曜。映蔽一切諸天光。所有暗障靡不除。普爲衆生作饒益。此光覺悟一切衆。令執燈明供養佛。以燈供養諸佛故。得成世中無上燈。然諸油燈及蘇燈。亦然種種諸明炬。衆香妙藥上寶燭。以是供養獲此光。普廣經云。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若人於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見四種光明。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涌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涌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坐。四者見於如來正遍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或散華供養嚴飾道場。盡作菩提

之緣因。成佛之正行。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大思惟經云。若不散華獻佛。雖得往生。而依報不具。寶恩經云。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衆華。積滿舍內。即字華天。乃至出家得阿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而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採衆草華。用散大衆。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華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經云。若以一華散虛空中。供養十方佛。乃至畢苦其福無盡。論云。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力得阿羅漢。或燒香塗香莊嚴佛事。焚一捨而位期妙果。塗故塔而身出栴檀。昔佛在世時。有長者名栴檀香。昔曾以香泥塗故塔。從是已來九十一劫。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或懸幡塔廟。寶蓋聖儀標心。而雖爲他緣獲福。而惟成自果。故佛在世時。有婆多迦。過去曾作一長幡。懸毘婆尸佛塔上。從是已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廳其上。受福快樂。後出家得道。又經云。若人懸幡風吹一轉。受一輪。王位。乃至爛壞爲塵。一塵一小王位。百緣經云。有一寶蓋長者。過去曾持一摩尼寶珠。蓋毘婆尸佛舍利塔頂。從是已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自然寶蓋覆其頂上。乃至遇佛出家。皆成佛果。或稱揚佛德。讚歎大乘。勝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頌一言獲舌相妙音之報。觀佛

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觀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忽然化生。從此已來恒得值佛。得念佛三昧。佛爲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法華經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妙音。此光開悟諸菩薩。能令三界所有聲聞者。皆是如來音。以大音聲稱讚佛。及施鈴鐸諸音樂。普使世間聞佛音。是故得成此光明。至於諷詠唱明妙梵歌。昔婆提闍明。清響徹於淨居。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園林樓觀入法界之門。音聲語言成佛宗之佛事。毘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唱。唱者即言說之辭。十誦律云。爲諸天聞。唱心喜。或音樂舞妓螺鼓簫韶。發歡喜心種種供養。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繫鼓吹角。唱樂管奏。琵琶銅鼓。如是衆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頌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或勸諸諸佛。初轉法輪。不般涅槃。悲濟含識。智論問云。菩薩法爾六時勸諸十方佛者。若於目前面請諸佛則可。今十方無量佛亦不目見。云何可請。答如慈心念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請佛說法亦復如是。又雖衆生不面請佛。佛常見其心。亦聞彼請。或隨喜讚善。助他勝緣。如觀買香

榜染香氣。雖不親作。得同善根。論云。有人作功德。見者心隨喜。讚言善哉。在無常世界中。爲癡冥所蔽。能弘大心。建此福德。菩薩但以隨喜心。過於二乘人上。何況自行。又菩薩晝夜六時常行三事。一禮十方佛。懷三世罪。二隨喜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三勸諸諸佛初轉法輪。及久住世間。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若作諸善。悉皆迴向。成就菩提。免墜生滅。如微聲入角。遂致遠聞。似滴水投河。即同廣潤。以少善而至極果。運微意而成大心。或發大願者。萬行之因。能長慈悲。不斷佛種。大事成。辦所作剋終。成道利生。皆因弘誓。是以有行無願。其行必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相從。自他兼利。華嚴經云。不發大願。魔所攝持。樂處寂滅。斷除煩惱。魔所攝持。永斷生死。魔所攝持。捨菩薩行。魔所攝持。不化衆生。魔所攝持。智論云。作福無願。無所樹立。願爲導師。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所作。金無定也。菩薩亦爾。修淨土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獲果。又云。若能一發心言。願我當作佛。滅一切衆生苦。雖未斷煩惱。未行難事。以心口重故。勝一切衆生。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福德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或造新修。故立像圖真。興建伽藍莊嚴福地。法華經云。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餘鉅赤白銅。白鐵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

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作佛形像經云。優填王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言。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乃至若作帝王。王中特尊。或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若生梵天。作梵王。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畢當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華首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菩薩之緣。三者若見比丘僧二部誦經。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誦誦說乃至一偈令使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就此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力身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彌猴戲造石塔。尙乃生天。權人誤唱佛聲。猶云得度。何況志誠寧無勝報。或興崇寶塔。鑄鴻洪鍾。乃至大如。拊指。天界福生。或復暫擊一聲。幽途苦息。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造作如是常

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藏舍利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涅槃經云。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拊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或書寫大藏經發真諦。或刻石銷金剝皮刺血。令見聞隨喜。十種傳通。誓報四恩。明遵慈勅。是以佛智讚而不及。天福報而無窮。齊善逝之功。作如來之使。法華經云。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或興崇三寶廣扇慈風。或牆壁釋門。威力外護。遂令正法久住。佛道長隆。外感則雨順風調。家寧國泰。內報則道生垢滅。果滿因圓。能遵付囑之恩。不失菩提之記。或釋其拘繫。放人出家。或廣度僧尼。紹隆佛種。開出離之道。施引接之門。格量勝因。群經具讀。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本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十六歲三塗苦。乃至醉中剃髮。戲裡披衣。一晷時間。當期道果。何況割慈捨愛。具足正因。成菩薩僧。福何邊際。或忘身爲法禁絕邪師。建正法幢斷魔羅索。朗慧日於無明暗室。慈雲於煩惱稠林。使信邪者趣三脫之門。俾執見者裂八倒之網。或成他大

業。助發菩提。作增上之緣。爲不請之友。涅槃經云。助人發菩提心者。許破五戒。故知損己爲他。是大士之行。或飯僧設供。資備修行。開大施之門。建無遮之會。是以減一匙之飯。七返生天。施一團之麩。現登王位。或造經房禪室。或施華果園林。供給所須。助成道業。昔支辨安禪道侶。致天樂自然。日給誦經沙彌。獲總持第一。大報恩經云。若以飯食瓔珞施人。除去瞋心。以是因緣獲得二相。一者金色。二者常光。乃至掃塔塗地。給侍衆僧。起恭敬心。成愍重業。發一念之微善。成無邊之淨緣。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有阿羅漢婆多謁梨觀因地。曾掃灑定光佛古塔。誅伐草木。嚴淨已訖。踊躍歡喜。繞之八匝作禮而去。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盡其天壽乃至百返作轉輪聖王。顏容端正見者歡喜。欲行之時道路自淨。九十劫中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污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付法傳云。有一比丘。其多。觀其無福不能得道。令教化供僧。便證羅漢果。又有羅漢名。祇夜多。具三明六通。觀見前身曾作狗身。未曾暫得一飽。常忍飢渴。遂每躬自執爨供給衆僧。大報恩經云。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尚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

磚石剝剝不淨。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一毛右旋相。乃至看病浴僧義井園廁。扶危拯急濟用備時。皆大菩薩之心。成不思議之行。利他既重得果偏深。或永受堅固不壞之形。或常得清淨相好之體。或往生佛國甘露之界。或頓獲輕安自在之身。皆三十二相之殊因。八十種好之妙果。大方便佛報恩經云。三業清淨。瞻病施藥。破除憍慢。飲食知足。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福田經云。佛告天帝。我昔於波羅奈國。安設園廁。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污。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百緣經云。孫陀利比丘。過去作長者。因備辦香水。澡浴衆僧。復以珍寶投之水中。今所生之時。舍內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諸珍寶充滿其中。端正殊妙。後出家得道。賢愚經云。昔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請一戒優婆塞用作導師。海神取水一掬而問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賢者答曰。掬中水多。海水雖多。劫欲盡時必有枯竭。若復有人。能以一掬水。供養三寶。或奉父母。或丐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歡喜。即以珍寶用贈賈者。以知一切萬物惟應濟急利時。如若不用。雖多無益。經云。若種樹園林。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為福。晝夜常增長。高僧傳云。道安法師感聖僧語曰。汝行解過人。祇緣少福。能浴衆僧。所願必果。或不平治坑塹開通道路。或造立船筏與置橋梁。或於要道建造亭臺。或在路傍栽植華果。

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所行。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普運慈濟之心。一念善因能招二報。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真源。或施食給漿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有情。是諸佛之家業。撫綏沈溺乃大士之常儀。遂使施一詞梨受九十劫之福樂。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資持。經云。施食得五種利益。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辯。智度論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安隱。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樂。施以良藥救衆患。妙寶延命香塗體。蘇油乳蜜充飲食。以是得成此光明。或施無畏善和諍訟。哀愍孤露救拔艱危。福受梵天行齊大覺。因強果勝德厚報深。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無畏。此光照觸恐怖者。非人所持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滅。能於衆生施無畏。遇有惱害皆勸止。拯濟危難孤窮者。以是得成此光明。又慈悲喜捨種種利益。度貧代苦。軫念垂哀。及施畜生一搏之食。皆是佛業無緣慈因。法句經云。行慈有十一種利。佛說偈言。履行仁慈。博愛濟衆。有十一譽。福常隨身。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在所得利。死昇梵天。是為十一。故經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為根本。毘沙論云。若修慈者。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殺。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懷法決

疑經云。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與畜生一口之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丈夫論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為已施一切。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華嚴經云。菩薩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搏一粒。咸作是願。當令此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永度苦海。永滅苦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行苦因苦本。及諸苦處。願彼衆生皆得捨離。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衆生。以彼善根而為上首。為其迴向一切種智。大涅槃經云。佛過去惟修一慈。經此劫世七反成壞。不來生此世界壞時。生光音天。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作大梵王。三十六反為大帝釋。無量百千世作轉輪聖王。乃至成佛。又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則得明。城變金瑯。石舉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力。能令苦者見如是事。今既承紹合履玄蹤。乃至放生贖命。止殺與哀。斷燒煮之殃。釋籠罩之繫。續壽量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水陸全形。息陷網吞鉤之苦。飛沈任性。脫焚林竭澤之憂。免使穴罷新胎。巢無舊卵。脂消鼎鑊。肉碎刀砧。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乃至若不爾者。犯

●除二分● ●及二乃● ●餘二如● ●兩一博● ●大二天● ●則二誠● ●子二人●

輕垢罪。故知有情無情不可傷害。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令除殺業。閻浮提內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無足二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無欺奪心。廣修一切諸行。仁慈利物不行侵惱。發妙寶心安隱眾生。於諸佛所立深志樂。常自安住三種淨戒。亦令眾生皆如是住。菩薩摩訶薩令諸眾生住於五戒永斷殺業。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眾生發菩提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乃至見眾生生心懷殘忍損諸人畜所有男形令身缺減受諸楚毒。見是事已起大慈悲。而哀救之。令閻浮提一切人民皆捨此業。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不畏刀杖。忍己以為喻。勿殺勿行杖。昔有禪僧鄒隱峯。未出家時。曾射一獐子。墮地而終。須臾獐母亦墮而死。因剖腹開。見肝腸寸寸而斷。遂捨其射業。因此出家。是知人形獸質受報千差。愛結情根其類一等。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窟中。鐵翅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命既無於大小。罪豈隔於賢愚。三業施為切宜兢慎。誤傷誤殺。向答餘殃。故作故為寧逃業迹。或受一日戒。或持八關齋。或不噉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值三災之地。能昇六欲之天。既為長壽之緣。又積大慈之種。經云。昔有迦羅越。興設大檀。請佛及僧。時有一人賣酪。主人駐食。勸令持齋聽經。至冥乃歸。婦語之言。我朝來不食。相待至今。遂破夫齋。半齋之福猶生天上。七世

人間常得自然衣食。一日持齋得六十萬歲。自然之福。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隱。三者少婦。四者少睡臥。五者命終之後。神得生天。常識宿命。或懷漸抱愧。常生慶幸之心。識分知恩。恒起報酬之想。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混亂如畜生趣。即說偈言。世間若無有慚愧二法者。遠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成就慚愧二法者。增長清淨道。永關生死門。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或釋放羸牢赦有刑罰。或歸復還客招召通民。或停置關防放諸商稅。或給濟貧病撫恤孤憐。常以仁慈居懷。恒將惠愛為念。若覺若夢不忘慈心。乃至觸動翬飛。普皆覆護。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乃至自捨身命受諸苦毒。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願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皆作。說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住菩薩心。何以故。我為救護一切眾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墮藍本經校量眾福。總不如慈心。感傷一切蠢動含識之類。其福最勝。或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溫恭之道。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承事尊賢。開生天之淨路。賢愚經云。佛語阿難。

出家在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為天帝下為聖王。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或稱揚彼德。開舉善之門。或讚歎其名。發薦賢之路。成人之美。助發勇心。喜他之榮。同與好事。削嫉妬之鬻刺。息忿恨之毒風。起四無量之心。攝物同己。成四安樂之行。利益有情。是以諸大菩薩皆思往世。波騰苦海。作諸不利益事。捐功喪力。惟長業芽。今省前非。順行佛道。環精進甲發金剛心。眾善普行。廣興法利。入世間三昧。現功巧神通。和光同塵。潛行密用。滅無明火。摧憍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安慰驚恐。懸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燈。揭有獄之重關。沃火宅之熾焰。滿求者之願。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猶善見之藥。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之道。諸佛法內靡所不為。眾生界中無所不濟。如地所載如橋所昇。如風所持如水所潤。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雲所覆。遂令聞名脫苦。蹈影獲安。觸光而身垢輕清。憶念而心猿調伏。皆是從微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何乃毀善業道。開惡趣門。成就魔緣。斷滅佛種。

萬善同歸集卷中

萬善同歸集卷下

杭州慧日永明寺
智覺禪師延壽述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設修萬行。皆從真法界之所成。或治習氣。而用佛知見之所。斷所謂無成之成。何妨妙行。不斷之斷。豈聞圓修。極惡達境。尙爲助發知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

問何不直明本際。則本立而道生。若廣述行門。恐生迂滯。答理爲道本。行爲道跡。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故云。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經云。非不了真如而能成其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且圓根頓受之人。則遮照而無滯。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雙行。即照而遮。故雙行即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恒寂。

問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事與心。而乖無作道乎。答即心無心。事不妨理。作而無作。性不閑緣。故實首國師云。緣起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大集經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金光明經中。雖得佛果精進不休。故於衆中起禮身骨。況餘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

進無減。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眞實精進。

問一切法空。悉宗無相。何陳衆善。起有相之心耶。答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萬善施爲。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一切不立。故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即無道無果。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金剛三昧經云。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輪如焰水。迷倒爲諸虛妄故。若見於法無。是法同虛空。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又經云。寧可誘有如須彌。不可誘無如芥子。論云。諸法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見人破諸法。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眞空。不破不壞。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云。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語言癡人。比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廬山遠。夫師釋涅槃經。問云。若無所得云何作善。佛答明諸衆生現有佛性當必因果。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須修善。又問。我今不知所趣入處。云何作善。佛答。有如來藏可以趣入。宜修善業。弘明集云。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不觀

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又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力勸誠。聞當不疑。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像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爲治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金剛三昧經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爲妄空。而非眞無。今雖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眞無。故肇論云。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法實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並是依語失義。遺智存情。雖言破有未達有源。強復執空罔窮空旨。今略辨之以消邪滯。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斷空。若決定爲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閡。若虛豁爲空。即同大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而有無性之空。無性之空。空不閑有。從緣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立。成圓智而萬行沸騰。空從有生。起妙慧而一眞虛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消。據實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是以諸佛說空。爲空無明而成福業。破遍計而了圓成。愚人說空。即生妄解。而謗佛意。增空見而滅善因。又斷滅空。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

問何不深入無生自然合道。有爲多過豈益初心。答因世慈而入真慈。從生忍而具法忍。學分初後位豈濫陳。又生即無生。豈越性空之地。無爲即爲。寧逃實相之源。但取捨情亡。即真俗理見。故經云。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發法師云。有爲難爲。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爲難實。住之則慧心不朗。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爲魔業。厭離有爲功德。是爲魔業。

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虧內善。答自有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水中火。不成事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是以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本無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內有本覺常熏聖種。外仗善緣。助開覺智。有內關外善提不圓。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本有。佛神力故外緣所加。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以淨不染。性德方起。凡夫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

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遂因緣法乎。答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忘緣淨意。真爲如實修行。今所該者。爲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祇如見佛一法自有五等教人。一小乘人。見佛身即是父母生身。從心外來有相好。分劑意識所熏有所分別。不知唯識義故見從外來。二大乘初教。見佛但是現化非有相好。然其實體空無所有。故云。若以三十二相

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三大乘終教。見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真性。身即非身非

身即身。理事無閼。四頓教。見佛無有始末之異。何有現應之差。亦無相好可立。一切分別非真理故。此離念之真名爲見佛。五一乘圓教。見佛即此離念之真。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聞萬像繁興。具足依正該攝理事。人法等圓明。一事遍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不同時影現。猶如帝網。又緣起一門。若是頓教不說緣起。即是事相。令真理不現。要由相盡乃是實性。若說緣起。如以翳眼而見空華。若是圓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攝。有力無力方得成立。一多無閼。攝入同時。名入大緣起。如上五門皆是入路。尚不詞小惡廢權門。何乃斥圓而妨實德。台教云。如大乘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設有邊辟之言。皆是爲物遣執。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故今愍之。故圓教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爲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爲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爲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生故。是爲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是以緣緣違性。積難染而爲凡。離緣求證。沈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閼。即大菩提。不。斷塵勞門。能成無爲種。不。斷實際海。能隨有作波。真

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

問萬善威儀。聲聞劣行。迂滯化壘。陰伏草庵。豈稱大心。何成圓頓。答三乘初學不愚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皆是中途取證。住著心。是以諸佛所呵。勸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床。已具神通之慧。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向依通全無修證。故真覺大師云。二乘何答而欲不修。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訶。寧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爲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照怡生喜。逆意則愀惱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僞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覺又禁。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鑿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書云。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語。又如經說。凡夫有漏散心。一稱南無佛。乃至小低頭。以此因緣尙成佛道。何況二乘無漏聖心。永斷後有身。親證人空慧。所習諸行而不登正位乎。

問有功之功。皆歸敗壞。無功之功。至功常有。

問諸法無體。從緣幻生。衆緣無依。還從法起。緣法無性。必竟俱虛。無主無人。無生無滅。如何廣論無常之事相。復說虛妄之果報乎。答以真心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雖似有卽空。乃體虛成事。猶如樹影雖虛。而有陰覆之義。還同昏夢不實。亦生憂喜之情。雖無作者之能爲。不失因緣之果報。故淨名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又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無實性故。不是斷滅之無。何起龜毛兔角之心。作蛇足墮墮香之見。

捨不生一切無聞。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爲助緣。法華經云。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華嚴經云。譬如一切法。衆緣故生起。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若已明般若。用衆行爲嚴飾。法華經云。其車高廣衆寶裝校。乃至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故云。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衆川投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或不謂般若。但習有爲。祇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若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檣。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鑛。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以此度含識。故佛云。我於二夜中間。常說般若。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廣涉因緣。興諸問答乎。答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爲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

廣演諸法。故知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離理無說。離說無理。以真性普遍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若說四實性及諸法自相。皆不可說。若依四悉檀及諸法共相。皆是可說。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但得圓旨說即無過。若一向無言。何由悟解。令尋言求理而知理圓。但爲言偏。故云言說不及不說無言。又性雖離言不可說。要以言說方會不可說也。若夫履踐道源。紹隆佛種。先明般若以辨真心。般若乃萬行之師。千聖之母。真心是群生之本。衆法之源。若般若未通。真心由昧。應須歸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愆愆。以尸羅而檢過防非。用禪定而除昏攝亂。親近善友讀誦大乘。萬善熏治多聞修習。助顯真性直至菩提。障盡而妙定自明。慧發而真心豁淨。既能自利復惑未聞。廣作福因具行諸度。紹佛家業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蕩諸惑塵。然無作之智燈。照開迷暗。是以功德萬行初後並興。於佛教中法爾如是。故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不作逼惱衆生物。但說利益世間事。法華經云。若人受持讀誦是經。爲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爲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

應供養如佛之塔。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瞋癡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今時多據理善。若是理善。關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礦含金。似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遇因緣。不成濟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三因亦復如是。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正解觀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利他。理窮於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云。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利那異世。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鐵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風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此。又菩薩處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沒海底。求之尙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得人身。於十二時

中不可頃刻忘善。剎那長惡。此便難逢。豈容空過。又無常迅速。念念遷移。石火風燈。逝波殘照。露華電影。不足爲喻。法句經云。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又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如上所明。萬德衆善。皆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礙。一者不信。二者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障。已行善現行善。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墮壞正宗。增長邪見。以瞋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機捷。疑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潛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衣。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淨明利。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爲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大莊嚴法門經云。瞋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華嚴經云。菩薩起一瞋心。能生百萬障門。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又意地起瞋。大道冤賊。問凡修萬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滯不成。復云。何速得圓滿。答。因放逸懈怠。心故無成。因勇猛精進。故速辦。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樂。却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感傷之。告比丘言。汝維衛佛時。曾得

出家。不念經戒。飽食却眠。命終魂神生蠅蚋蟲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爲螺蚌之蟲。樹中蠹蟲。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身愛命。樂處幽隱。爲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世罪畢。得爲沙門。如何睡眠。不知厭足。比丘聞已。慚怖自責。五蓋即除。成阿羅漢。大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綵帛繫在頭上。火來燒。絲帛無暇救火。何以故。究實理念。此上一親明教行。豈敢造次。輒有浪陳。願遵惡苦之言。不違究竟之說。問。慈悲萬善。深如佛業。祖教或毀或讚。所以生疑。上雖廣明。猶懷餘惑。未審佛旨。究竟所歸。更希指南。永祛積滯。答。祖立言詮。佛垂教跡。但破遍計所執。不壞緣起法門。遍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生蛇。空中見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依他性者。卽是因緣。若隨淨緣。卽得成聖。若隨染緣。卽乃爲凡。是以從緣無性。故號圓成。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爲見佛。故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皆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塵之自性。遂生情執。滯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水火競生。各據一邊。不成一味。自翳眼見明珠有類。以執心觀萬善生現。疑惡癡性邪見非道。尙爲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衆善。豈成障礙之事。是以達之則瓦礫爲金。取之則妙藥成毒。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語成虛妄。生語見

故。但除去取之情。盡履玄通之道。見網既裂。惟一真心。塵翳若消。無非佛國。故大般若經云。佛言。我以諸法無所執故。即名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住此無所執故。便能獲得真金色身常光一尋。若欲無過。但理事融通。行願相從。悲智兼濟。故華嚴論云。偏修理則滯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願則有為情起。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峯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為究竟道。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後廣說欣厭毀責貪瞋讚歎勤苦調身調息入道次第。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滯教達宗。又學淺之人。或祇知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故毀禪門即心是佛。或祇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悟清淨性淨解脫。漸修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滯滯。又云。空宗但述遮詮。非凡非聖。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為深。表言為淺。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辭為妙。不欲親證自法體故如此也。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或有所讀者。乃是了即性之相。用不離體。即相之性體不離用。故知相是性之相。性是相之體。若欲證性即是證相。若

欲證相。祇是證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二見。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讚都息。問如上問意。祇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皆稱玄學。離物超塵。佛果尚鄙而不修。片善豈宗而當作。未審上古事總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暑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曉夕如臨深履薄。剋證似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行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恒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墮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嘆。愚人做傲。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俊舊執。庶改前非。同躋先聖之遺蹤。共稟覺王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咸聞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蜜之智棧。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渡法界之飄渺。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塵勞。周旋五趣。不休不息。無始無終。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為群靈。敬述茲集。

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綫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熏修。無病不應服藥。若約利他。亦不可廢。若不自作。爭勸他人。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為教授兒孫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却為顛倒。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難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遍服藥餌。故知言行相達。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譏察。念防非切宜。子細

◎悟二性◎ ◎達二迷◎ ◎相二用◎ ◎子二仔◎

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偏讚佛教。而稱獨美乎。答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儉泊為主。務善嫉惡為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持惟一身之命。此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數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

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綫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熏修。無病不應服藥。若約利他。亦不可廢。若不自作。爭勸他人。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為教授兒孫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却為顛倒。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難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遍服藥餌。故知言行相達。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譏察。念防非切宜。子細

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偏讚佛教。而稱獨美乎。答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儉泊為主。務善嫉惡為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持惟一身之命。此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數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

◎悟二性◎ ◎達二迷◎ ◎相二用◎ ◎子二仔◎

余焉能事。此上二教。並未逾俗往。猶局塵籠。豈能洞法界之玄宗。運無邊之妙行乎。

問佛行無上。衆哲所尊。儒道二教。既盡欽風。云何後代之中。而有毀謗不信者何。答儒道

。先宗皆是菩薩。示。劣揚化同讚佛乘。老子云。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西昇經云。吾師化

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列子云。商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

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非聖人也。又

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任因

時。亦非丘所知。太宰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夫子動容有言曰。丘聞西方聖者焉。不治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

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言

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

明矣。吳主大悅。用闕澤爲太子太傅。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遣二。聖往震旦行化。一者老

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知自古及今。但有益於人問者。皆是密化菩

薩。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測。遂使寡聞淺識起謗如烟。並是不了本宗。妄生愚執。事

老君者。則飛符走印。鍊石燒金。施醮祭之饕餮。習神仙之誑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朴。意

尚浮華。騁鸚鵡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

違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謗。焉顯其深。下士不笑。寧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無所不

包。至理猶空。何門不入。衆哲冥會千聖交歸。真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諦也則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爲褒。豈

止五刑而作戒。敷真諦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爲一真。會三乘歸圓極。非二諦

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

問道無不在。真性匪移。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卽一體三寶。常現世間。何用金檀刻像。竹

帛書經。剃髮出塵。以爲三寶。答上根玄解。何假相施。中下鈍機。須憑事發。不親正相。但染

邪宗。祇如此土像教未來。惟興外道。罔知真爲莫辨靈蹤。伏自漢明夢現金身。吳帝瑞

彰舍利。爾後國王長者方知歸敬之門。哲士明人。頓曉棲神之地。是知迹能顯本。相可

通真。因釜得魚。理事無廢。是以木母變色。金像舒光。道藉人弘。物由情感。能生淨種。敬假

像而開心。不結信緣。遇真儀而不見。是以迷之則本末咸喪。了之則真假俱通。若驗斯文

奚生取捨。或廣興供養發大志誠。意業功深修因力大。是以貧女獻潘澗。而位登支佛。童

子進士。而福受輪王。

問因緣義空。自他無性。涅槃生死。一體無殊。如何行慈廣垂攝化。答離人法本空彼我虛

寂。而衆生迷如夢所得。都不覺知。菩薩與悲而示真實。大般若經云。佛告善現。應知有情雖自性空遠離衆相。而有雜染清淨可得。起

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是以觀緣

起。而不任涅槃。了性空而不任生死。

問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各立修行之門。勤苦兢兢非無善業。云何報盡還入輪迴不得解

脫。答未達無生正理。惟修生滅有因。起貪著之心。懷希望之意。以苦捨苦從迷積迷。匍匐昇沈輪迴莫已。蒸砂之喻足可明之。

問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脫。依內教修。亦有不得道者何耶。答皆爲有我故不得斷結。凡

作之時皆云我能作。隨境所得住著因果。若了二無我理。證解一心不動塵勞。當處解

脫。

問正作之時。云何了無我。答所作之時從緣而起。以有施爲而無主宰。所出音聲猶如風

鐸。隨機轉動惟似木人。但依業力所爲。而無我性可得。四大聚散生滅隨緣。乃至六趣受

身。亦復如是。實無有人而能來往。華嚴經云。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非我。業性

亦如是。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若言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

耶。我豈愛彼地獄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報惟是因緣非是我也。而

衆生於無我無作之中。妄認我作強爲其主。不知是識所爲決定無有作者。外道皆稱執

作悉有神我。若無神我誰爲所作。智論破云。心是識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燒物不假人。唯識論云。諸所執實有我體。爲

有思慮爲無思慮。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無思慮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爲我。又無我者即是無性。性即是體。體是主質義。凡有一法皆從衆緣所成。實無本體。以無體故空。是以衆生於性空中執爲實有。內則爲我所屬。外則爲塵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離所因。昇降離殊常繫諸有。互爲高下終始輪迴。衆患所生我爲其本。

問既萬法無體。本來自空。云何復有諸法建立。答。祇爲空無體性。而從緣生。若有自體。即不假緣生。既不從緣生。即萬法有其定體。若立定相。即成常過。善惡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錯亂。爲惡應生天。爲善應沈淵。以無因故。作善應無福。作惡應無罪。以無果故。是以萬法無體無定。但從緣現。以緣生故無性。諸法皆空。以無性故。緣生諸法建立故。華嚴經明。菩薩於無自性中。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無自名。從有辨空。空無自體。

問現見諸法發生。云何無性。答。即生無生。所以無性。若云有生。爲復自生。爲他生。爲共生。爲無因生。若云自生。譬如自身。若非父母云何得生。故云此身即父母之遺體。以過去業爲內因。託父母體爲外緣。內外因緣和合而有。即非自生。或云他生者。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皆從自業而有。譬如外具水土若無種子決定不生。若共生者。因假緣成。何有

自體之用。緣從因起。而無外助之能。因緣各無。和合豈有如一砂無油。和衆砂而非有一。盲不見。聚群盲而豈觀。若無因生者。即石女生兒。龜毛作拂。有因尚無。無因豈有。又從有因而立無因。有因既無。無因亦絕。但了自他兩句無生。則四句皆破。既無自他。將誰作和合。及以無因。有四句自然寂寂。是知無生之生。幻相宛爾。生之無生。真性湛然。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

問既一切諸法。無性無生。云何衆生執著境緣。而受實報。答。祇爲不了無性。迷爲實有。所以受其實報。如達其性空。即不生貪著。既不耽著。任運施爲。不任其因。終不受果。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虛。了境性空。其心自寂。妄心既寂。幻相何生。心境俱冥。自然合道。華嚴經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爲主。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

問既受實報。云何言一切空。答。分明云。衆生自妄認爲實。其性常空。雖受苦樂厭愛情生。人法俱空一無所得。猶如夢見好惡欣感憂懷。及至覺來豁然無事。覺來非有。夢裡非無。既習顛倒之因。不無虛妄之果。

問妄心幻境。爲復本無。從今日無。答。心境本無。

問既是本無。衆生云何不得解脫。答。本來無縛。云何稱解。祇爲不達本無。妄生今有。從

無始際熏習之力。不覺不知隨業而轉。雖在業拘性常清淨。

問如何得究竟清淨。答。此有二義。一者了其本無。得自性清淨。二者淨其妄染。得離垢清淨。本性既淨。妄念不生。二障雙消。三輪廓徹。契本。冥源。種種現俱寂。

問佛道退昌。凡聖同稟。何乃興替不定。而有墮壞者乎。答。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通而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若衆生福薄。則佛事永消。若國土緣深。則梵剎雲聳。在人自生得喪。非法而有盛衰。故法華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

問既讚衆善。報應非虛。云何有勤苦求者。全無剋證。答。修善之人。自有冥顯二益。法華玄義四句料簡。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此名爲冥。機雖不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非覺非知。是名冥益。應身應是顯應。法身應是冥應。二。顯。機顯益。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爲顯益。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曾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三。顯。機顯益。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道場禮懺。能感靈瑞。四。顯。機冥益。如人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矣。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業惡報。終日造惡。目視吉昌者何。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報。

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解此憂悔失理。謂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心不退。既不問斷福果長新。祇慮中途自生遮障。誠達賢士曉斯旨焉。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傾。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還三寶。一朝因變全無靈祐者何。舉世咸疑請消除滯。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有其三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為。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即反。或處榮而頓弊。現盛必有衰。今既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限。潛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祕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二生報。今生作業。來

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災消慶集。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繁凡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營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怨。故經云。今生作惡少為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或作善少為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百千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令身債。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為僧。福德智慧常稱第一。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臥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白蓮花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脇而臥。弟子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為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

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闕。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興善道以爲對治。夫業難頓移。惡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巨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問在家菩薩。亦許純修善。不。答若志苦心堅。一向歸命。如鹿在網。若火燒頭。惟求出離之門。不顧人間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匝未竟。邊國王來征伐。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即白王言。置斯旋塔以。擐重冠。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是以河嶽不靈。惟人所感。但能志到無往不從。至於冰池躍鱗寒林抽筍。故非神力志所爲也。問若廣修萬善。皆奉慈門。但稟真詮有妨世諦。則處處廢其治國。在家關於成家。雖稱利人未得全美。答佛法衆善普潤無邊。力濟存亡道含真俗。於國有善則國霸。於家有善則家肥。所利弘多爲益不少。所以書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又云。行善降之百祥。爲惡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

元嘉中間何待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也。待中對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羅法界遍滿虛空。一善所行無往不利。則是立身輔化匡國保家之要軌矣。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近福入天。遠階佛果。

問所修萬善。以何爲根本乎。答一切理事。以心爲本。約理者。經云。觀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以真如觀真。實心爲本。約事者。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以心識觀緣慮心爲本。真實心爲體。緣慮心爲用。用即心生滅門。體即心真如門。約體用分二。惟是一心。即體之用。用不離體。即用之體。體不離用。開合雖殊。真性不動。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榮耀。心聖則六道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高而響大。似鏡鑒像。形曲而影邪。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內細外終不麤。善因終值善緣。惡行難逃惡境。踏雲霧而飲甘露。非他所授。以烟焰而噉膿血。皆自所爲。非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紙在最初一念。

致此昇沈。欲外安和。但內寧靜。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於斯。可謂衆妙之門。群靈之府。昇降之本。禍福之源。但正自心何疑別境。經云。爲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嗣後裔所爲。造之者惟心。成之者身口矣。佛說偈曰。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轍于轍。心爲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華嚴經云。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無過失身口意業。乃至爲上爲無上。爲等爲無等等。文殊師利答言。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密嚴經云。如地無分別。庶物依以生。藏識亦如是。衆境之依處。如人以己手。還自摩捏身。亦如象以鼻取水。自沾沐。復似諸嬰兒。以口含其指。如是自心內。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普遍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惟心現。以此之言。豈止萬善之本。乃至有情無情。凡聖境界。虛空萬像。悉爲其本。亦云。無住爲本。本立道生。斯之謂矣。

問萬行之源。以心爲本。助道門內何法爲先。答以其真實正直爲先。慈悲攝化爲道。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真如。以慈悲故。不墮小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問前明先知正宗。遍行助道。今萬行門中以消疑滯。未審以何爲宗旨。答佛法本無定旨。但隨入處。明見心性。權名爲宗旨。問以何方便。而得悟入。答有方便門。應須自入。

問豈無指示。答見性無方。云何所指。實非見聞覺知境界。

問既無所指。明見之時。見何物。答見無物。問無物如何見。答無物即無見。無見是眞見。有見即隨塵。

問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說見。答佛隨世法。即是不見見。非同凡夫執爲實見。究竟而論。見性非屬有無。湛然常寂。

問畢竟如何。答須親省察。

問前云心外無法。云何稱有見即隨塵。答一切色境。皆是第八識親相分現量所得。實無外法。眼見色時。未生分別。剎那轉入明了意識。分別影像。作外量解。遂執成塵境。

問此境何識所現。答塵以識所現。內識變起似塵而現。如鏡中見自面像。非他影現。唯識論云。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自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幻夢者。幻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經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此由約事而論。說爲識變。若深達眞如。一切諸法。本來不動。即心自性。亦非待變。

問此塵與識。從何而立。答謂由名言熏習種子。而得建立。實無其體。而似有義。相貌顯現。如幻物等。因名立法。因法建名。名中無法。法中無名。無體互成。有相俱寂。

問此塵與識。從何而立。答謂由名言熏習種子。而得建立。實無其體。而似有義。相貌顯現。如幻物等。因名立法。因法建名。名中無法。法中無名。無體互成。有相俱寂。

問此識既不立。何識爲宗。答諸識亦無畢竟所歸。約極權論。惟一眞性。此亂識爲遣境故立。境消識謝能所俱亡。惟一眞識即是眞性。三無性論云。先以亂識遣於外境。次阿摩羅識遣於亂識。究竟惟一淨識。

問理事無關萬事圓修。何教所宗何諦所攝。答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世諦所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心路絕。

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數乃恒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關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

問名因義立。義假名詮。既立假名。其義何述。答第一理事無關者。理則無爲。事則有爲。終日爲而未嘗有爲。終日不爲而未嘗無爲。爲與無爲。非一非異。同法性源。等虛空界。若云是一。仁王經說。諸菩薩有爲功德無爲功德。皆悉成就。若但是一。不應說有二種功德。若云是異。般若經云。不得離有爲說無爲。不得離無爲說有爲。是以理事相即非斷非常。起滅同時無關雙現。第二權實雙行者。實則眞際。權則化門。從眞際而起化。實外無權。因事跡而得本。權外無實。常冥一旨無關雙行。遮照同時理量齊現。第三二諦並陳者。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何以故。俗是眞詮。了俗無性。

即是眞諦。故云。若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眞不待立而常現。俗不待遣而自空。二諦雙存如同波水。水窮波末波水同時。波徹水源動濕一際。第四性相融即者。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所言法者。即是眞心。從一眞心具不變隨緣二義。不變是性。隨緣是相。性是相之體。相是性之用。以不了根源。則妄生。證論。如今毀相者。是不識心之用。毀性者。是不識心之體。若能融通。取捨俱息。第五體用自在者。體即法性之理。用乃智應之事。舉體全用。用即非一。舉用全體。體即非異。即體之用不闕用。即用之體不失體。所以一味雙分。自在無闕。第六空有相成者。且夫一切萬法。本無定相。互成互壞相攝相資。空因有立。緣生故性空。有假空成。無性故緣起。因義顯別隨見成差。迷之則萬狀不同。悟之則三乘不異。何者。且如有一法。小乘見是實色。初教觀爲幻有。終教則色空無闕。以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故。頓教見一切色法無非眞性。圓教見是無盡法界。若如是融通。即成眞空妙有。有能顯萬德。空能成一切。第七正助兼修者。正即是主。助即是伴。因伴成主。無助即正終不圓。從主得伴。無正則助無由立。是以主伴相成正助兼備。亦是止觀雙運隱顯互興。內外更資。乘戒兼急。第八同異一際者。同則據理不變。異則約事隨緣。所以不變故乃能隨緣。隨緣故所以不變。祇爲不異而成異事。不同而立同門。若異則壞於異。以失體故。若同則不成同。以無用故。

所以同無同而異。異無異而同。各執即落斷常。雙融即成佛法。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第九修性不二者。本有曰性。非從觀成。今顯曰修。因智而現。由修顯本有之性。因性發今日之修。全性成修。全修成性。修性無二。因緣似分。第十因果無差者。因從果起。果滿則乃成。因生。因圓則能立果。事分前後。理即同時。相助相酬。業用無失。

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利他者。滯真之皎日。二見之良醫。頓行者。不達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漸進者。免廢方便之教。終歸究竟之乘。若信之者。則稟佛言。若毀之者。則謗佛意。信毀交報。因果歷然。略述教海之一塵。普施法界之含識。願弘正道。用報佛恩。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
妙用無行而行
與悲悟其同體
無所捨而行檀
修進了無所起
般若悟境無生
鑒無身而具相
建立水月道場
羅列幻化俱具
懺悔罪性本空
迴向了無所得
讚歎彼我虛玄
佛道無求故求
眞智無作而作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持而具戒
習忍達無所傷
禪定知心無住
證無說而談詮
莊嚴性空世界
供養影響如來
勸請法身常住
隨喜福等眞如
發願能所平等

禮拜影現法會 行道足躡虛空
焚香妙達無生 誦經深通實相
散華顯諸無著 彈指以表去塵
施為谷響度門 修習空華萬行
深入緣生性海 常遊如幻法門
警斷無染塵勞 願生惟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得觀門
降伏鏡像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精嚴講寺

副都綱 祖福 住持 宗昱 宗韶
東序 祖祐祖壽祖印文玉 道綱
真如本山 惠璘 宗盛 道洪 廣福
本房 道俊 文亮 本常 圓悟

諸利 子敬 文理 大洪善士姚福良
同發道意拾財助刊功德並願世出世間勤修
萬善莊嚴淨土剋證菩提者

萬善同歸此一心。瓶盤釵釧總黃金。自他兼
利醍醐海。頓漸俱收珠玉林。板化信檀多感
果。印行京國廣知音。言言直指西方路。宗鏡
高懸照古今

宣德己酉春釋 子德儀識

萬善同歸集一書有益於進修。誠非小補
志於道者。舍此而他求如繪無形之太虛
補無跡之疾風。徒弊精神未見其有成也。
諱思其義法而行之。不惟不負於禪師著

書指迷之功。抑亦不負於區區重行鑲板
之用心也。願勿以徒遮眼而已
成化戊戌秋嘉禾真如講寺比丘如愚識
流虹與聖禪寺比丘德海書
四明王鴻刊 徐均祥助筆

●附永明禪師垂誠 按舊本不載此語。今從佛經
最爲痛切故 綱目考訂以其針剋宗門人。
附錄于后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
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
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
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
切須動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
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
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
是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嘆
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
有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
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
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受得地獄業。
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
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爲正。若不自愧自悔自
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石
相似。便可食肉若飲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飲
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姪。若
見己財如糞土相似。便可偷盜。饒爾煉得至
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
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
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墮向善俗子多退
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

不去姪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
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
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禪宗
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
反行魔說。只爲宿薰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
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
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箭耳。速須遠離。不
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

No. 2018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詳夫心者。非真妄有無之所辨。豈文言句義
之能述乎。然衆聖歌詠。往哲詮量。非不洞明。
爲物故耳。是以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
歸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
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純真法界。圓覺建立
一切。楞嚴含襲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積根
塵泯合。涅槃咸安祕藏。淨名無非道場。統攝
包含事無不盡。龍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
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
之名。謂衆生非真。諸佛是實。若悟一法。萬法
圓通。塵劫凝滯。當下冰消。無邊妙義。一時通
盡。深徹法源之底。洞探諸佛之機。不動微毫
之功。匪移絲髮之步。優游沙界。遍歷道場。
何佛刹而不登。何法會而不涉。無一相而非
實相。無一因而非圓因。恒沙如來。煥若目
前。十方佛法。皎然掌內。高低岳瀆。共轉根本

●萬善同歸集卷下●一●精嚴講寺以下乃至筆二十三行甲本無●此文依甲本較于此●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延寶八年刊宗教大學藏本

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處一座而十方俱現。演一音而沙界齊聞。談玄顯妙。而不壞凡倫。千變萬化。而未離真際。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共十類生同日涅槃。擊法鼓於魔宮。震法雷於邪域。履逆而自順。處剛而自柔。臨高而不危。在滿而不溢。可謂端居絕學之地。深履無爲之源。入衆妙之玄門。遊一實之境。無一法本有。無一法始成。洪中邊絕。前後印同。異一去來。萬境齊觀。一際平等。明知三寶常現我土。不燒梵音。恒聞慧光。常照此大寂三昧。金剛定門。今古咸然。聖凡齊等。如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信之者功超遠劫。明之者祇在剎那。此一際之法門。真無方之大道。聚一塵而非合。散衆刹而非分。和光而不群。同塵而不染。超出而不離冥合。而無歸。養育凡聖。而無質像可觀。興建法界。而無名字可立。依蔭草木。籠罩古今。遍界遍空。穹蒼不能覆其體。常照常現。鐵圍不能匿其輝。無住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闔爾無聲。而群音揭地。蕩然無相。而衆像參天。相入而物境千差。相即而森羅一味。不從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同亦別。是以即性之相。故無妨建立。即理之事。故不礙眞常。以空之有故。豈礙繁興。以靜之動故。何虧湛寂。言一則大小相入。言異則高下俱平。言有則理體寂然。言無則事用不廢。雖起而常滅。世相含虛。雖寂而恒生。法界出現。任動而常住。萬化不移。任隱而恒興。

一體隨應。無假而幻相和合。無實而眞性湛然。無成而異質交輝。無壞而諸緣互絕。境雖現而無現性。智雖照而無照功。寂用非若能所。一際。狀同淨鏡。萬像而不能越形。性若澄空。衆相而不能離體。爲常住藏作變通門。湛爾堅凝。恒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眞如。男身沒女身彰。東方入西方起。當存而正泯。在卷而恒舒。普注而不滯。俱遍而無在。舉一塵列無邊刹土。指一念樹無盡古今。居一相而非升。即淨隨染。驟五趣而不墜。處濁恒清。外望無盈餘。內觀無積聚。觸目而不見。滿耳而不聞。盈懷而無知。遍量而非覺。本成而非故。今現而非新。不磨而自明。弗聲而自淨。可謂妙體常住。靈光靡沈。至德遐周。神性獨立。衆妙群靈。而普會爲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眞法要。玄蹤不定。任物性以方圓。妙應無從。逐機情而隱顯。是以本生末而末表本。體用互興。眞成俗而俗立眞。凡聖交映。此顯彼而彼分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相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理不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而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眞。寂滅靈空。寄森羅而顯相。諸智相發。染淨更熏。隨有力無力而出沒無恒。逐緣成緣散而卷舒不定。相攝則纖塵不現。相資則萬境俱生。來如水月之頓呈。去若幻雲之忽散。動寂無礙。涉入虛融。

互奪互存。靈通莫測。不出不在。妙性無方。智海滔滔。包納而無遺。纖芥靈珠。璨璨。照臨而不顯微毫。若眞金隨異器以分形。千差不礙。如湛水騰群波。而顯相一體無虧。俱是俱非。亦邪亦正。不有而示有。杳若夢存。無成而似成。倏如幻住。依空源而起盡。法法無知。隨化海以興亡。緣緣絕待。是以五岳穹崇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眞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施爲大解脫中。重重無盡。顯現不思議內。浩浩難窮。豈可立其始終。定其方域。何必崇眞斥妄。厭異欣同。欲壞幻化之身。擬斷陽焰之識。不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心。動止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開甘露。味味而純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蓮華之藏。晃晃而無塵不透。昭昭而溢目騰光。豈勞妙辯之敷揚。誰待神通之顯示。動止常遇明暗不離。非古盛而今衰。豈愚亡而智現。語默常合終始冥通。初祖豈用西來。七佛何嘗出世。是以心空則天地虛寂。心有則國土崢嶸。念起則山岳動搖。念默則江河寧謐。機峻而言言了義。志微而念念虛玄。器廣而法法周圓。量大而塵塵無際。意地清而世界淨。心水濁而境像昏。舉一全該。坦然平等。宛爾具足。唯在正觀。萬法本只由人。眞如自含衆德。無念而殊功悉備。無作而妙行皆圓。不運而成靈智。法爾無求自得。妙性天真方知。理智圓融。大道無外。絕一塵而獨立。何來相以攢然。是則聲塵全聞。見外

無法。豈玄黃之所惑。匪音響之能淪。如滄海之味混百川。猶須彌之色吞群鳥。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巖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癡愛成解脫真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與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從體施為報化。而未嘗不寂。隨緣顯現法身。而無處不周。實教法之所歸。聖賢之享受。群生之實際。萬物之根由。正化之大綱。出世之本意。三乘之正轍。入道之要津。般若之靈源。涅槃之窠宅。蓋以妙理玄邈。大旨希夷。狂慧而徒自勞神。癡禪而但能守縛。實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識智偷然。神清可鑑。空有雙輪。根塵洞開。如窺淨天。似臨皎日。無一法門而不現。無一至理而不明。豈動神情。春池而穩探真寶。匪勞心力。赤水而自獲玄珠。觀沙界於目前。指大千於身際。收群生於掌握。納萬彙於胸襟。不施一功。成就楞嚴之大定。不披一字。遍覽普眼之真經。四句之義頓融。百非之路杳絕。聖微三際橫亘十方。為一總持。號大自在。神光赫赫。威德巍巍。尼乾魄消。波旬膽碎。煩惱賊颯然墮境。生死軍豁爾飄颻。愛河廓清。慢山崩倒。逍遙物外。無得無求。憺怕虛懷。曠然絕累。虛空謔其高廣。日月慚其光明。然後則橫實雙游。悲智齊運。拯世若幻。度生同空。涉有而不乖無。履真而不礙俗。若乾坤之覆載。猶日月之相須。示聖現凡。出生入死。持實相印。建大法幢。作一種之光明。為萬途之津濟。能令寒灰再煖。焦種重榮。永為苦海之迅航。常作迷途之明導。任運遮照。隨智卷舒。雖無知而萬法圓通。雖無見而一切明現。但契斯旨。體本自然。如群萌值春。萬物得地。十身頓現。四智齊興。猶如意幡若大寶聚。法財豐溢。利物何窮。故號功德之林。乃稱無盡之藏。豈有朝曦而不照。夜炬而不明者哉。何得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闊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衆塵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鍊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雖螺豈繼於騰程。螢照那齊於日曜。豈能一毛孔內納十方之虛空。一剎那中現億佛之世界。一一身而遍一切利。一一利而含無邊身。乘高廣之大車。展大千之經卷。陞燈王之法座。煥香積之嘉蓋。披迦葉之上衣。入釋迦之正室。促多生於頃刻。擲世界於他方。腹吸風輪。口吹劫火。變丘陵為寶剎。移淨土於穢邦。一毫中放無盡之光明。一言內演難思之教海。此乃群生之常分。與衆聖而同儕。無一法而不然。但有有心而皆爾。非假變通之力。不從修證之因。德量如然。塵毛悉具。一香一味。同棲滅盡定門。蠢動翬飛。不昧靈知寂照。何得遺山認培。棄海存源。劣志卑心。而自鄙屈。翻乃持神珠而乞丐。守金藏以貧窮。辜負己靈。埋沒家寶。或捨離而保持偏正。或絕分而甘處塵勞。或認妄而謬附邪宗。或執權而勞修漸行。或認位高推於極聖。或積德望滿於三祇。不知全體現前。猶希妙悟。豈覺從來具足。仍待功成。不入圓

常終成輪轉。只為昧於性德。罔辯真宗。捨覺循塵。棄本就末。掛有無之魔網。投一異之邪林。宰割真空。分羅法性。依塵生滅。隨境有無。執斷迷常。驟緣遣性。謬與知解。錯倒修行。或和神養氣。而保自然。或苦質摧形。而為至道。或執無著。而椿立前境。或求靜慮。而伏捺妄心。或割情滅法。以凝空。或附影緣塵。而抱相。或喪靈源之真照。或殞佛法之正因。或絕識凝神。受報於無情之地。或澄心泯色。住果於八難之天。或著有而守乾城。或撥無而同鬼角。或絕見而居暗室。或立照而存所知。或認有覺是真佛之形。或効無知同木石之類。或執妄同究竟之果。如即泥是瓶。或妄緣趣解脫之門。似撥波求水。或外勝而妄興夢事。或內守而端居抱愚。或宗一而物象同如。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守愚癡無分別而為大道。或尚空見排善惡而作真修。或解不思議性作頑空。或體真善。妙色為實有。或沈機絕想。同有漏之天。或覺觀思惟。墮情量之域。或不窮妄性。作冥初之解。或昧於幻體。立空無之宗。或認影而為真。或執妄而求實。或認見聞性為活物。或指幻化境作無情。或起意而乖寂知。或斷念而虧佛用。或迷性功德而起色心之見。或據畢竟空。而生斷滅之心。或執大理而頓棄莊嚴。或迷漸說而一向造作。或據體離緣而堅。我執。或亡浪一切而守己愚。或定人法自爾而墮無因。或執境智和合而生共見。或執心境混雜。亂能所之法。或著分別真俗。縛智障之愚。或守一如不變

◎作二爲◎ ◎沈二修◎ ◎覺二學◎ ◎影十(像)◎ ◎執一捨虛◎ ◎認二照◎ ◎我二性◎

而墮常。或定四相所遷而沈斷。或執無修而祛聖位。或言有證而背天真。或耽依正而隨世輪迴。或厭生死而喪真解脫。或迷真空而崇因著果。或昧實際。而欣佛厭魔。或著隨宜所說。而守語爲真。或失音聲實相。而離言求默。或宗教乘。而毀自性之定。或弘禪觀。而斥了義之銓。或圖奇特。而但顯出身俄沈識海。或作淨潔。而推求玄密返墮陰城。或起殊勝知解。而剗肉爲瘡。或住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尋文探義。而飲客水。或守靜居閑。而坐法塵。或起有得心。談無相大乘。或運圖度想。探物外玄旨。或廢說起絕言之見。或存詮招執指之譏。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源。或專記憶。而住識想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起身心精進。而滯有爲。或守任真無事。而沈慧縛。或專繫念動息。而失於正受。或效無礙自在。而放捨修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據而乖佛乘。或守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泯緣而厭假。違法爾之門。或著我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兼解。而長無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法性。或捨而乖即真。或離而違因。或即而忘果。或非而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憚異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而破

方便門。或是菩提而謗正法輪。或非衆生而毀真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滯理溺無爲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涯跡遠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焦爛道芽。或行願孤興沈埋佛種。或作無作行修有爲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趣淨相而迷垢實性。或住正位而失。自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翳真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真證而生語見。服甘露而早終。或敦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已上略標一百二十種邪宗見解。並是迷宗背旨。失滋乖真。捏日生花。迷頭認影。若敲冰而索火。類緣木以求魚。畏影逃空。捫風捉電。若非甘種。豈能因。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於本心。不入中道。匍匐昇沈之路。纏綿取捨之懷。於無心中強欲斷除。向無事內剛求捨離。將法空爲慧愛之境。返真智作想礙之情。長隨八倒之風。難出四邊之網。竟不知理即生死。恒與道冥妄本。菩提從來合覺。明常住暗水不離水。靈智常存妙用無盡。何乃遏想念而求湛寂。斷煩惱而證真如。妄作妄修。自難自易。且靈覺之性。本非祕密。如來之藏。實不覆藏。故知圓常之理。不虧信解之機。難具。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盧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如水母土蜂之類。猶蚋蛛屈步之徒。歷劫他求。終朝取相。不自暫省。返照回光。貨鬻衣珠。承紹家業。但爭空花之起滅。定認舊影之是非。去淳朴而專

尙浮華。喪根源而唯尋枝派。可謂遺金拾鐵。擲寶持薪。是以衆聖驚嘆。達人悲歎。都謂不到實地。未達本心。妄識浮沈。緣心巧僞。遍計所執。現似外塵。人如繩蛇。橫生空見。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現形。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是以三界無物。萬有俱空。邪正同倫。善惡齊旨。全拋大義。莫返初源。於無心中妄立異同。就一體內強分離合。自他纔立。逆順隨生。起鬭爭之端。結惑業之始。纔是非之綴。網鎖憎愛之樊籠。觀鏡像分妍醜之心。聆谷響興喜怒之色。責化人之心行。保幻物之堅牢。汲焰水而欲滿漏卮。折空花而擬栽頑石。能所雙寂。事理俱空。既造惑因。不無幻果。欲知妙理。唯在觀心。恒沙之業。一念而能消。千年之暗。一燈而能破。自然不立名相。解惑寂然。豈有一物當情。萬境作對。取捨俱喪。是非頓融。衆翳咸消。豁然清淨。無非不思議解脫。盡是大寂滅道場。視聽俱忘。身心無寄。隨緣養性。逐處消時。猶縱浪之虛舟。若凌空之逸翮。縱橫放曠。任跡郊鄙。善勸諸後賢。但遵斯一路。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此乃群經具載。諸佛同宣。非率爾以致辭。請收疑。而玄鑒。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終

附定慧相資歌

祖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爲尊。初名止觀助新學。後成定慧菩提根。唯一法似雙分。

法性寂然體真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爲父
慈爲母。能孕千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
念念出生成佛祖。定爲將慧爲相。能弼心王
成無上。永作群生證道門。即是古佛菩提樣。
定如月光燦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
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
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蜜。少時默
利那靜。漸漸增修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
終見靈臺之妙性。瞥聞法纔歷耳。能熏識藏
覺種起。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
禪定力不思義。變凡爲聖利那時。無邊生死
根。由斷積劫塵勞巢穴墮。湛心水淨意珠
光吞萬像燦千途。快開已眼無瑕翳。三界
元無一法拘。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倏然淨。
蕩念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
若停海。天翻地覆終無改。榮似琉璃含寶月。
倏然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處
現心光。萬行門中爲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
竭苦海碎邪山。安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
金頓現。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
雄威猛更無儔。能令鐵床銅柱冷。頓使魔怨
業果休。和諍訟成孝義。普現群生諸佛智。邊
邪惡盡盡朝宗。蟻蟻鯢鯢齊受記。偏修定純
陰。彌勒判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
明如鏡。偏修慧純陽。枯物成迂滯。須憑妙定
助觀門。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修。從
來一體無二頭。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
乘白牛。卽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
或事定制之一處無不覓。或理定唯當直下

觀心性。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算。或理觀頓
了無一無那畔。定卽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
卽定不同不別絕觀聽。或雙運卽寂而照通
真訓。或俱泯非定非慧超常準。一塵入定衆
塵起。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
人身分談真軌。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刹
無不通。真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
眼根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
同見自差。誰言不信波元水。非寂非照絕言
思。而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闢正途。體用
更資含妙旨。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如流
水。散亂全因缺定門。愚盲。祇爲虧真智。真
實言須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定慧全功不
暫忘。一念頓歸真覺地。定須習慧須聞。勿使
靈臺一點昏。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
寶尊。獼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纔思入道門自
利利他因果備。若除定慧莫能論

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豎飛
沈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
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
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爲男子。癱殘百疾。設得
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惡世世生五濁時。以肉
爲身以氣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
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天非橫阻者。不計其
數。或有得大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
命之歲除童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
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
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

開口而嘆。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
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
得少樂畢虛漂沈。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
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讓我神靈。有
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僑倨。
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
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
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體。熱
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
懾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
志。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情疎
則生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
境生心。隨情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
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
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
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潤其殃崇其業。
扇其火吹其風。驅其塵背其覺。邪其種墜其
真。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塵思回。唯求生焉
知滅。則念念燒煮。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剎
那在世。須蘊仁慈。行善修心除非去惡。書
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
間逆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爲。不知
三界唯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
八識。皆是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
意識。比量計度而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
至。若無想念。萬法無形。故經云。想滅聞靜
識停無爲。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
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一心之旨。心
外自然無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

佛頌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既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遍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無法。生死永棄。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既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如經云。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普勸後賢。可書紳耳。

真心直說序

或曰。祖師妙道可得知乎。曰古不云乎。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無計。若真達不疑之地。猶如太虛寬廣。豈可強是非耶。或曰。然則諸祖出世無益群生耶。曰佛祖出頭無法與人。只要衆生自見本性。華嚴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是故佛祖不令人泥著文字。只要休歇見自本心。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已是探頭太過。何更立語言哉。或曰。昔聞馬鳴造起信。六祖演壇經。黃梅傳般若。皆是漸次爲人豈獨無方便於法可乎。曰妙高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一峯頭諸祖略容話會。或曰。敢祈第二峯頭略垂方便耶。曰然哉是言也。奈何大道玄曠非有非無。真心幽微絕思絕議。故不得其門而入者。雖檢五千之藏教。不以爲多洞曉真心者。但出一言之擬比。早是剩法矣。今不惜眉毛。謹書數章發明真心。以爲入道之基漸也。是爲序。

重刻真心直說序

夫真心直說者。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更無別法也。心者人人之本源。諸佛之覺性。一切萬法盡在一心之內。八萬四千法門從此而出。

悟此心者。凡聖交參。迷此心者。生死無際。心隨事轉。事隨理彰。事理融和。名直說者矣。今比丘淨林。宿生慶幸。得遇斯文。發心重新刊梓流通。命予爲序以冠篇首。予才陋語拙學問之淺。無足以發明其深奧。略序直說真心。以塞其請耳。豈成化己丑年五月端陽日後學文定序

真心直說

真心正信

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又唯識云。信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是知萬善發生信爲前導。故佛經首立如是我聞。生信之所謂也。或曰。祖門之信與教門信有何異耶。曰多種不同。教門令人天信於因果。有愛福樂者。信十善爲妙因。人天爲樂果。有樂空寂者。信生滅因緣爲正因。苦集滅道爲聖果。有樂佛果者。信三劫六度爲大因。菩提涅槃爲正果。祖門正信非同前也。不信一切有爲因果。只要信自己本來是佛。天真自性人入具足。涅槃妙體箇箇圓成。不假他求從來自備。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志公云。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故知衆生本來是佛。既生正信須要解渴。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長無明。解而不信增長邪見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或曰。

初發信心未能入道有利益不。曰起信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念頃正思惟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又般若經云。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是知欲行千里初步要正。初步若錯千里俱錯。入無爲國初信要正。初信既失萬善俱退。故祖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是此理也。

真心異名

或曰。已生正信。未知何名真心。曰離妄名真。靈鑑曰心。楞嚴經中發明此心。或曰。但名真心別有異號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菩薩戒呼爲心地。發生萬善故。般若經喚作菩提。與覺爲體故。華嚴經立爲法界。交徹融攝故。金剛經號爲如來。無所從來故。般若經呼爲涅槃。衆聖所歸故。金光明號曰如如。真常不變故。淨名經號曰法身。報化依止故。起信論名曰真如。不生不滅故。涅槃經呼爲佛性。三身本體故。圓覺中名曰總持。流出功德故。勝鬘經號曰如來藏。隱覆含攝故。了義經名爲圓覺。破暗獨照故。由是壽禪師唯心訣云。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衆經不能具引。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師門下杜絕名言。名不立何更多名。應感隨機其名亦衆。有時呼爲自己。衆生本性故。有時名爲正眼。鑑諸有相故。有時號曰妙心。虛靈寂照故。有時名曰主人翁。從來荷負故。有時呼

爲無底鉢。隨處生涯故。有時喚作沒絃琴。韻出今時故。有時號曰無盡燈。照破迷情故。有時名曰無根樹。根蒂堅牢故。有時呼爲吹毛劍。截斷塵根故。有時喚作無爲國。海晏河清故。有時號曰牟尼珠。濟益貧窮故。有時名曰無鑄鎖。開閉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心鏡。心心珠。種種異名。不可具錄。若達真心。諸名盡曉。味此真心。諸名皆濶。故於真心切宜子細。

真心妙體

或曰。真心已知名字。其體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經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起信論云。真如自體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據此經論。真心本體。超出因果通貫古今。不立凡事。無諸對待。如太虛空。遍一切處。妙體凝寂。絕諸戲論。不生不滅。非有非無。不動不搖。湛然常住。喚作舊日主人翁。名曰威音那畔人。又名空劫前自己。一種平懷。無纖毫瑕翳。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萬象森羅。染淨諸法。皆從中出。故圓覺經云。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善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圭峯云。心也者。沖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故永明唯心訣云。夫此心者。衆妙群靈而普會。爲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

大道源是真法要。信之則三世菩薩同學。蓋學此心也。三世諸佛同證。蓋證此心也。一大藏教證顯。蓋顯此心也。一切衆生迷妄。蓋迷此心也。一切行人發悟。蓋悟此心也。一切諸祖相傳。蓋傳此心也。天下衲僧參訪。蓋參此心也。達此心則頭頭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則處處顛倒。念念癡狂。此體是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發之根源。故世尊驚嘆良久。善現嚴下忘言。達磨少室壁觀。居士毘耶杜口。悉皆發明此心妙體。故初入祖門庭者。要先識此心體也。

真心妙用

或曰。妙體已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乃妙體起用也。真心妙體本來不動。安靜真常。真體上妙用現前。不妨隨流得妙。故祖師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寬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故一切時中動用施爲。東行西往。喫飯著衣。拈匙弄筯。左顧右盼。皆是真心妙用現前。凡夫迷倒於著衣時。只作著衣會。喫飯時。只作喫飯會。一切事業。但隨相轉。所以在日用而不覺。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識性底人。動用施爲。不會昧却。故祖師云。在胎名神。處世名人。在眼觀照。在耳聽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知之者爲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所以道吾舞筴。石叢拈弓。祕魔擎杖。俱抵堅指。忻州打地。雲巖師子。莫不發明這著大用。若於日用不迷。自然縱橫無礙也。

真心體用一異

或曰。真心體用未審。一是異耶。曰。約相則非一。約性則非異。故此體用非一非異。何以知然。試爲論之。妙體不動。絕諸對待。離一切相。非達性契證者。莫測其理也。妙用隨緣應諸萬類。妄立虛相。似有形狀。約此有相無相。故非一也。又用從體發。用不離體。體能發用。體不離用。約此不相離理。故非異也。如水以濕爲體。體無動故。波以動爲相。因風起故。水性波相。動與不動。故非一也。然波外無水。水外無波。濕性是一。故非異也。類上體用一異可知矣。

真心在迷

或曰。真心體用人人具有。何爲聖凡不同耶。曰。真心聖凡本同。凡夫妄心認物。失自淨性。爲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現前。但如暗中樹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識耳。故經云。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痴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痴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性亦復如是。肇論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此乃真心在纏也。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有而不覺。煩惱纏裹。得如來藏名。裴公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故知真心雖在塵勞。不爲塵勞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真心息妄

或曰。真心在妄。則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聖。

耶。曰古云。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經云。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永嘉亦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此乃出妄而成真也。或曰。莊生云。心者其熱熾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者。其惟人心乎。此莊生先說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未審宗門以何法治妄心也。曰以無心法治妄心也。或曰。人若無心便同草木。無心之說請施方便。曰。今云無心。非無心體名無心也。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如言空瓶。瓶中無物名曰空瓶。非瓶體無名空瓶也。故祖師云。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真心妙用也。從來諸師說。做無心功夫類各不同。今總大義略明十種。一曰覺察。謂做功夫時。平常絕念隄防念起。一念纔生便與覺破。妄念破覺後念不生。此之覺智亦不須用。妄覺俱忘名曰無心。故祖師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偈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此是息妄功夫也。二曰休歇。謂做功夫時。不思善不思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古人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直得絕塵離分別。如痴似兀方有少分相應。此休歇妄心功夫也。三泯心存境。謂做功夫時。於一切妄念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奪人不

奪境法門也。故有語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又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四泯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爲空寂。只存一心孤標獨立。所以古人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諸塵作對。心若著境心即是妄。今既無境何妄之有。乃真心獨照不礙於道。即古人奪境不奪人也。故有語云。上園花已謝車馬尚駢闐。又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計莊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五泯心泯境。謂做功夫時。先空寂外境。次滅內心。既內外心境俱寂畢竟妄從何有。故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洒洒。即祖師人境兩俱奪法門也。故有語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六存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時心境相對。則心不取境。境不隨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於道無礙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祖師人境俱不奪法門也。故有語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又云。山花千萬朵遊子不知歸。此是存境存心滅妄功夫也。七內外全體。謂做功夫時。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內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於何處得妄心來。所以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此是內外全體滅妄功夫也。八內外全用。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身心器界諸法。及一切動用施爲。悉觀作真

心妙用。一切心念纔生便是妙用現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麼處安著。故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志公十二時歌云。平旦寅。狂機內隱道人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此是內外全用息妄功夫也。九即體即用。謂做功夫時。雖冥合真體一味空寂。而於中內隱靈明乃體即用也。靈明中內隱空寂即用即體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既寂寂中不容無記。惺惺中不用亂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體即用滅妄功夫也。十透出體用。謂做功夫時。不分內外。亦不辨東西南北。將四方八面。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分毫滲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處得起。古人云。通身無縫罅上下或圓變。是乃透出體用滅妄功夫也。已上十種做功夫法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真心即現。隨根宿習曾與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之功夫乃無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箇休歇妄心法門最緊要故。偏多說無文繁也。

真心四儀

或曰。前說息妄未審但只坐習。亦通行住等耶。曰經論多說坐習。所以易成故。亦通行住等。久漸成純熟故。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

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收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純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據此則通四儀也。圓覺經云。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此初習也。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據此亦通四儀耳。總論功力坐尚不能息心。況行住等豈能入道耶。若

是用得純熟底人。千聖與來驚不起。萬般魔妖不迴顧。豈況行住坐中不能做功夫也。如人欲離恨於人。乃至行住坐臥飲食動用。一切時中不能忘了。欲愛樂於人亦復如是。且憎愛有心中事。尚於有心中容得。今做功夫是無心事。又何疑四儀中不常現前耶。只恐不信不爲。若爲若信則威儀中道必不失也

真心所在

或曰。息妄心而真心現矣。然則真心體用今在何處。曰。真心妙體遍一切處。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經云。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大法眼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功德林。此即是體所在也。真心妙用隨感隨現。如谷應聲。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遙天。所以魏府元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

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故知體則遍一切處。悉能起用。但因緣有無不定故。妙用不定耳。非無妙用也。修心之人欲入無爲海度諸生死。莫迷真心體用所在也

真心出死

或曰。嘗聞見性之人出離生死。然往昔諸祖是見性人。皆有生有死。今現見世間修道之人有生有死。如何云出生死耶。曰。生死本無妄計爲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華。或無病人說無空花病者不信。目病若無空花自滅。方信花無。只花未滅其花亦空。但病者妄執爲花。非體實有也。如人妄認生死爲有。或無生死人告云。本無生死。彼人一朝妄息生死自除。方知生死本來是無。只生死未息時亦非實有。以妄認生死有故。經云。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乃至如衆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據此經文。信知達悟圓覺真心本無生死。今知無生死。而不能脫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故教中說。菴婆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故。後有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算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得變。所以知無生死不如體無生死。體無生死不如契無生死。契無生死不如用無生死。今人尚不知無生死。

況體無生死契無生死用無生死耶。故認生死者不信無生死法。不亦宜乎

真心正助

或曰。如前息妄真心現前。且如妄未息時。但只歇妄做無心功夫。更有別法可對治諸妄耶。曰。正助不同也。以無心息妄爲正。以習衆善爲助。譬如明鏡爲塵所覆。雖以手力揩拭。要須妙藥磨瑩光始現也。塵垢煩惱也。手力無心功也。磨藥衆善也。鏡光真心也。起信論云。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略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集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也。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實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如是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據此所論以休歇妄心爲正。修諸善法爲助。若修善時與無心相應不取著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人天報中。難證真如不脫生死。若與無心相應乃是證真如方便脫生死之要術。兼得廣大福德。金剛般若經云。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見世人有參學者。纔知有箇本來佛性。乃便自恃天真不習衆善。豈只於真心不達。亦乃翻成懈怠。惡

道尚不能免，況脫生死，此見大錯也。

真心功德

或曰：有心修因不疑功德矣。無心修因功德何來？曰：有心修因得有爲果，無心爲因顯性功德。此諸功德本來自具，妄覆不顯，今既妄除功德現前，故永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體中自具性功德也。古頌：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故知無心功德大於有心也。洪州水潦和尚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被馬祖一踏踏到，忽然發悟起來，撫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據此則功德不從外來，本自具足也。四祖謂懶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據祖師語，無心功德甚多，但好事相功德者，於無心功德自不生信耳。

真心驗功

或曰：真心現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無礙也。曰：學道之人已得真心現前時，但習氣未除，若遇熟境有時失念，如牧牛雖調到牽拽隨順處，猶不敢放了鞭繩，直待心調步穩趕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撒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牧童鞭繩，自然無傷苗稼，如道人得真心後，先且用功保養，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驗此真心時，先將平生所愛底境，時時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情愛心，則道心未熟，若不

生情愛心，是道心熟也。雖然如此成熟，猶未是自然不起情愛，又再驗心，若遇情愛境時，特然起情愛心，令取情愛境界，若心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也。古有呵佛罵祖者，是與此心相應，今見纔入宗門，未知道之遠近，便學呵佛罵祖者，太早計也。

真心無知

或曰：真心與妄心對境時，如何辨別真妄耶。曰：妄心對境有知，而知於順違境起貪瞋心，又於中容境起癡心也。既於境上起貪瞋癡三毒，足見是妄心也。祖師云：逆順相爭是爲心病，故知對於不可者是妄心也。若真心者無知而知，平懷圓照故異於草木，不生情愛故異於妄心，即對境虛明不憎不愛，無知而知者真心故。肇論云：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動不可爲無，乃至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於聖人心也。又妄心在有著有在無著無，常在二邊不知中道，永嘉云：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丁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若是真心居有無而不落有無，常處中道故。祖師云：不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肇論云：是以聖人處有無，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此說聖人垂手爲人，周旋五趣接化衆生，雖往來而無往來相，妄心不爾，故真心妄心不同也。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

平常心也？曰：人人具有一點靈明，湛若虛空，遍一切處，對俗事假名理性，對妄識權說真心，無分毫分別，過緣不昧，無一念取捨，觸物皆周，不逐萬境遷移，設使隨流得妙，不離當處湛然，覺即知君不見，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境有聖與凡，境有染與淨，境有斷與常，境有理與事，境有生與滅，境有動與靜，境有去與來，境有好與醜，境有善與惡，境有因與果，細論則萬別千差，今乃且舉十對皆名不平常心也。心隨此不平常心而生，不平常心而滅，不平常心對前平常心，所以名不平常心也。真心本具，不隨不平常心生起種種差別，所以名平常心也。或曰：真心平常無諸異因，奈何佛說因果善惡報應乎？曰：妄心逐種種境，不了種種境，遂起種種心，佛說種種因果法，治伏種種妄心，須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種種境，由是不起種種心，佛即不說種種法，何有因果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時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遊戲不昧因果耳。

真心所往

或曰：未達真心人，由迷真心故作善惡因，由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由作惡因故入惡道中，逐業受生其理不疑。若達真心人，妄情歇盡，契證真心無善惡因，一靈身後何所依託耶。曰：莫謂有依託者勝無依託耶。又莫將無依託者，同人間飄零之蕩子，似鬼趣無主之孤魂，特爲此問求有依託耳。或曰：然，曰：達性則不然也，一切衆生迷覺性故，忘情愛念結業

爲因。生六趣中受善惡報。假如天業爲因只得天果。除合生處餘並不得受用。諸趣皆爾。既從其業故。合生處爲樂。不生處爲非樂。以合生處爲自己依託。不生處爲他人依託。所以有妄情則有妄因。有妄因則有妄果。有妄果則有依託。有依託則分彼此。分彼此則有不可不也。今達真心契無生滅之覺性。起無生滅之妙用。妙體真常本無生滅。妙用隨緣似有生滅。然從體生用即是體。何生滅之可有。達人即證真體。其生滅何干涉耶。如水以濕性爲體波浪爲用。濕性元無生滅故。波中濕性何生滅耶。然波離濕性別無故。波亦無生滅。所以古人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雙正眼。盡大地是箇伽藍。盡是悟理人安身立命處。既達真心。四生六道一時消殞。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不可離此真心之外別有依託處也。既無三界妄因。必無六趣妄果。妄果既無說甚依託。必無彼此。既無彼此則何可不可也。即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全身受用無別依託。又於示現門中隨意往來而無障礙。故傳燈云。溫提尚書問圭峯曰。悟理之人一期壽終何所依託。圭峯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則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此即前真心身後所往者也。

真心直說終

No. 2019 B

誠初心學人文

夫初心之人。須遠離惡友親近賢善。受五戒十戒等。善知持犯開遮。但依金口聖言。莫順庸流妄說。既已出家參陪清衆。常念柔和善順不得我慢貢高。大者爲兄小者爲弟。儻有諍者兩說和合。但以慈心相向。不得惡語傷人。若也欺凌同伴論說是非。如此出家全無利益。財色之禍甚於毒蛇省己知非常須遠離。無緣事則不得入他房院。當屏處不得強知他事。非六日不得洗浣內衣。臨盥漱不得高聲涕唾。行益次不得擗揆越序。經行次不得開襟掉臂。言談次不得高聲戲笑。非要事不得出於門外。有病人須慈心守護。見賓客須欣然迎接。逢尊長須肅恭迴避。辦道具須儉約知足。齋食時飲啜不得作聲執放。要須安詳不得舉顛顛視。不得欣厭精麤。須默無言說。須防護雜念。須知受食但療形枯爲成道業。須念般若心經觀三輪清淨不違道用。赴焚修須早暮勤行自責懈怠。知衆行次不得雜亂。讚唄呪願須誦文觀義。不得但隨音聲。不得韻曲不調。瞻敬尊顏不得攀緣異境。須知自身罪障猶如山海。須知理懺事懺可以消除。深觀能禮所禮皆從真性緣起。深信感應不虛影響相從。居家寮須相讓不爭。須遞相扶護。慎詳論勝負。慎聚頭閑話。慎誤著

他鞋。慎坐臥越次。對客言談不得揚於家。但讚院門佛事。不得詣庫房見聞雜事。自生疑惑。非要事不得遊州獵縣。與俗交通令他僧嫉失自道情。儻有要事出行。告住持人及管衆者。令知去處。若入俗家切須堅持正念。慎勿見色聞聲流蕩邪心。又況披襟戲笑亂說雜事。非時酒食妄作無礙之行深乖佛戒。又處賢善人嫌疑之間。豈爲有智慧人也。住社堂慎沙彌同行。慎人事往還。慎見他好惡。慎貪求文字。慎睡眠過度。慎散亂攀緣。若遇示師座說法。切不得於法作懸崖想生退屈心。或作串聞想生容易心。當須虛懷聞之。必有機發之時。不得隨學語者但取口辦。所謂蛇飲水成毒。牛飲水成乳。智學成菩提。愚學成生死是也。又不得於主法人生輕薄想。因之於道有障。不能進修切須慎之。論云。如人夜行罪人執炬當路。若以人惡故不受光明。墮坑落坑去矣。聞法之次如履薄冰。必須側耳目而聽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下堂後默坐觀之。如有所疑博問先覺。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乃可能生正信。以道爲懷者歟。無始習熟愛欲癡纏綿意地。暫伏還起如隔日瘡。一切時中直須用加行方便智慧之力痛自遮護。豈可閑漫遊談無根虛喪天日。欲冀心宗而求出路哉。但堅志節責躬匪懈。知非遷善改悔調柔。勤修而觀力轉深。鍊磨而行門益淨。長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常懷慶幸之心終不退轉。如是久久自然定慧圓明見自心性。用如幻悲智還度衆生。作人天

皚山正凝禪師示蒙山法語

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脚法語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

蒙山和尚示衆語

後跋

100

堂比丘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

○ 增上寺報恩藏明本

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修種種苦行。如燕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佛可成。過去諸如來只是明心底人。現在諸賢聖亦是修心底人。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願諸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若言佛性現在此身。既在身中不離凡夫。因何我今不見佛性。更爲消釋悉令開悟。答在汝身中汝自不見。汝於十二時中知飢知渴知寒知熱。或瞋或喜。竟是何物。且色身是地水火風四緣所集。其質頑而無情。豈能見聞覺知。能見聞覺知者。必是汝佛性。故臨際云。四大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只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始解說法聽法。所謂勿形段者。是諸佛之法印。亦是汝本來心也。則佛性現在汝身何假外求。汝若不信略舉古聖入道因緣令汝除疑。汝須諦信。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今不見。尊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常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

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又僧問歸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云。即汝是。僧云。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其僧言下有省。上來所舉古聖入道因緣。明白簡易不妨省力。因此公案若有信解處。即與古聖把手共行。問汝言見性。若真見性即是聖人。應現神通變化與人。有殊。何故今時修心之輩無有一人發現神通變化耶。答。汝不得輕發狂言。不分邪正是爲迷倒之人。今時學道之人口談真理。心生退屈返墮無分之失者皆汝所疑。學道而不知先後。說理而不分本末者。是名邪見不名修學。非唯自誤兼亦誤他。其可不慎歟。夫入道多門。以要言之不出頓悟漸修兩門耳。雖曰頓悟頓。修是最上根機得入。也若推過去。已是多生依悟而修漸熏而來至於今生。聞即發悟一時頓畢。以實而論是亦先悟後修之機也。則而此頓漸兩門是千聖軌轍也。則從上諸聖莫不先悟後修因修乃證。所言神通變化依悟而修漸熏所現。非謂悟時即發現也。如經云。理即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故圭峯深明先悟後修之義。曰識水池而全水。借陽氣以鎔消。悟凡夫而即佛。資法力以熏修。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湛滌之功。妄盡則心虛通。應現通光之用。是如事上神通變化。非一日之能成乃漸熏而發現也。況事上神通。於達人分上猶爲妖怪之事。亦是

聖末邊事。雖或現之不可要用。今時迷癡輩。妄謂一念悟時即隨現無量妙用神通變化。若作是解所謂不知先後亦不分本末也。既不知先後本末欲求佛道。如將方木逗圓孔也。豈非大錯。既不知方便故作懸崖之想。自生退屈斷佛種性者不爲不多矣。既自未明。亦未信他既有解悟處。見無神通者。乃生輕慢欺誑聖良可悲哉。問汝言頓悟漸修兩門千聖軌轍也。悟既頓悟何假漸修。修若漸修何言頓悟。頓漸二義更爲宜說令絕餘疑。答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眞法身。不知自己虛知是眞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歸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元無煩惱。無漏習性本自具足。即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漸修者。頓悟本性與佛無殊。無始習氣難卒頓除。故依悟而修。漸熏功成長養聖胎。久久成聖故云漸修也。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諸根具足與他無異。然其力未充。頗經歲月方始成人。問作何方便一念迴機便悟自性。答只汝自心更作什麼方便。若作方便更求解會。比如有入不見自眼。以謂無眼更欲求見。既是自眼如何更見。若知不失即爲見眼。更無求見之心豈有不見之想。自己虛知亦復如是。既是自心何更求會。若欲求會便會不得。但知不會是即見性。問上上之人聞即易會。中下之人不無疑惑。更說方便令迷者趣入。答道不屬知不知。汝除却將迷待悟之心聽我言說。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妄念

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虛知不昧。即此空寂虛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亦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密相傳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真所謂不踐階梯徑登佛地。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絕疑。便與人天爲師。悲智相資具足二利。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汝若如是真大丈夫。一生能事已畢矣。問據吾分上何者是空寂虛知之心耶。答汝今問我者。是汝空寂虛知之心。何不返照猶爲外覓。我今據汝分上直指本心。令汝便悟。汝須淨心聽我言說。從朝至暮十二時中。或見或聞或笑或語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種種施爲運轉。且道畢竟是誰能伊麼運轉施爲耶。若言色身運轉。何故有人一念命終都未壞爛。即眼不自見。耳不能聞。鼻不辨香。舌不談論。身不動搖。手不執提。足不運奔耶。是知能見聞動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也。況此色身四大性空。如鏡中像亦如水月。豈能了了常知明明不昧。感而遂通恒沙妙用也。故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響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響。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俱不可得。曰奇哉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我更問爾。爾道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既不可得。當伊麼時莫是虛空麼。曰元來不空。明明不昧。曰作麼生是不空之體。曰亦無相。貌言之不可及。曰此是諸佛諸祖壽命更莫疑也。既無相貌。還有大小變。既無大小。還有邊際麼。無邊際故

無內外。無內外故無遠近。無遠近故無彼此。無彼此則無往來。無往來則無生死。無生死則無古今。無古今則無迷悟。無迷悟則無凡聖。無凡聖則無染淨。無染淨則無是非。無是非則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既總無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種種相貌種種名言俱不可得。此豈非本來空寂本來無物也。然諸法皆空之處。虛知不昧。不同無情性。自神解此是汝空寂虛知清淨心體。而此清淨空寂之心。是三世諸佛勝淨明心。亦是衆生本源覺性。悟此而守之者。坐一如而不動解脫。迷此而背之者。往六趣而長劫輪迴。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動也。悟法界而復一心者來也。靜也。雖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則一也。所以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而此空寂之心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故云。在聖智而不耀。隱凡心而不昧。既不增於聖。不少於凡。佛祖奚以異於人。而所以異於人者。能自護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頓息。出丈夫之志。發真正見解。親嘗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則是爲修心人解悟處也。更無階級次第。故云頓也。如云於信因中契諸佛果德。分毫。殊。方成信也。問既悟此理。更無階級。何假後修。漸漸成耶。答悟後漸修之義。前已具說。而復疑情未釋。不妨重說。汝須淨心諦聽諦聽。凡夫無始曠劫。來至於今日。流轉五道。生來死去。堅執我相。妄想顛倒。無明種習。久與成性。雖到今生。頓悟自性。本來空寂。與佛無殊。而此舊習卒難除斷。故逢逆順境界。瞋喜。是非。熾然起

滅客塵煩惱。與前無異。若不以此般若中功著力。焉能對治無明。得到大休大歇之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現念猶侵。又泉禪師云。往往利根之輩。不費多力。打發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治。日久月深。依前流浪。不免輪迴。則豈可以一期所悟。便撥置後修耶。故悟後長須照察。妄念忽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識。悟後牧牛行是也。雖有後修。已先頓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斷而無斷。於善修修而無修。此乃真修真斷矣。故云。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圭峯總判先悟後修之義云。頓悟此性。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與佛無殊。依此而修者。是名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也。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轉展相傳者。是此禪也。則頓悟漸修之義。如車二輪。闕一不可。或者不知善惡性空。堅坐不動。捺伏身心。如石壓草。以爲修心。是大惑矣。故云。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但諦觀殺盜淫妄。從性而起。即無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所以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又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故悟人分上。雖有客塵煩惱。俱成醍醐。但照惑無本。空華三界。如風卷煙。幻化六塵。如湯消冰。若能如是。念念修習。不忘照顧。定慧等持。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畢竟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煩惱盡時。生死即絕。若微細流注永斷。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現千百億化身於十方國中。赴感應機。似

月現九霄影分萬水。應用無窮度有緣衆生快樂無憂。名之爲大覺世尊。問後修門中定慧等持之義實未明了。更爲宣說委示開迷引入解脫之門。答若設法義入理。千門莫非定慧。取其綱要則但自性上體用二義。前所謂空寂虛知是也。定是體慧是用也。即體之用故慧不離定。即用之體故定不離慧。定則慧故寂而常知。慧則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若悟如是任運寂知遮焰無二。則是爲頓門。箇者雙修定慧也。若言先以寂寂治於緣慮。後以惺惺治於昏住。先後對治均調昏亂以入於靜者。是爲漸門。劣機所行也。雖云惺寂等持。未免取靜爲行。則豈爲了事人不離本寂本知任運雙修者也。故曹溪云。自悟修行不在於靜。若靜先後即是迷人。則達人分上定慧等持之義。不落功用元自無爲。更無特地時節。見色聞聲時但伊麼。著衣喫飯時但伊麼。屙屎送尿時但伊麼。對人接話時但伊麼。乃至行住坐臥。或語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時中一一如是似虛舟駕浪隨高隨下。如流水轉山遇曲遇直而心心無知。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隨順衆緣無障無礙。於善於惡不斷不修。質直無偽視聽尋常。則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於善惡境界未免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忘緣遣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攝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炤鑑無

惑謂之慧。此雖隨相門定慧漸門劣機所行也。對治門中不可無也。若掉舉熾盛。則先以定門稱理攝散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沈尤多。則次以慧門擇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乎亂想。以慧治乎無記。動靜相亡對治功終。則對境而念念歸宗。遇緣而心心契道。任運雙修方爲無事人。若如是則真可謂定慧等持明見佛性者也。問據汝所判。悟後修門中定慧等持之義有二種。一自性定慧。二隨相定慧。自性門則曰。任運寂知元自無爲。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判云。此是頓門。箇者不離自性定慧等持也。隨相門則曰。稱理攝散擇法觀空。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判云。此是漸門。劣機所行也。爲兩門定慧不無疑焉。若言一人所行也。爲復先依自性門定慧雙修然後更用隨相門對治之功耶。爲復先依隨相門均調昏亂然後以入自性門耶。若先依自性定慧則任運寂知。更無對治之功。何須更取隨相門定慧耶。如將皓玉彫文喪德。若先以隨相門定慧對治功成。然後趣於自性門。則宛是漸門中劣機悟前漸重也。豈云頓門。箇者先悟後修用無功之功也。若一時並無前後。則二門定慧頓漸有異。如何一時並行也。則頓門箇者依自性門任運亡功。漸門劣機趣隨相門對治勞功。二門之機頓漸不同。優劣較然。云何先悟後修門中並釋二種耶。請爲通會令絕疑情。答所釋較然。汝自生疑隨言生解轉生疑惑。得意忘言不勞致詰。

若就兩門各判所行。則修自性定慧者。此是頓門用無功之功並運雙寂自修自性自成佛道者也。修隨相門定慧者。此是未悟前漸門劣機用對治之功。心心斷惑取靜爲行者。而此二門所行頓漸各異不可參亂也。然悟後修門中兼論隨相門中對治者。非全取漸機所行也。取其方便假道。托宿而已。何故於此頓門亦有機勝者。亦有機劣者。不可一例判其行李也。若煩惱淡薄身心輕安。於善離善於惡離惡。不動八風寂然三受者。依自性定慧任運雙修。天真無作動靜常禪。成就自然之理。何假隨相門對治之義也。無病不求藥。雖先頓悟。煩惱濃厚習氣堅重。對境而念念生情。遇緣而心心作對。被他昏亂死殺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隨相門定慧。不忘對治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即其宜矣。雖借對治功夫暫調習氣。以先頓悟心性本淨煩惱本空。故即不落漸門劣機污染修也。何者修在悟前則雖用功不忘念念熏修。著著生疑未能無礙。如有一物礙在胸中。不安之相常現在前。日久月深對治功熱。則身心客塵恰似輕安。雖復輕安疑根未斷。如石壓草。猶於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悟人分上雖有對治方便。念念無疑不落污染。日久月深自然契合。天真妙性任運寂知。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煩惱。不離自性定慧等持。成就無上菩提。與前幾勝更無差別。則隨相門定慧雖是漸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謂點鐵成金。若知如是。則豈以二門定慧有

先後大第二見之疑乎。願諸修道之人。研味此語更莫狐疑自生退屈。若具丈夫之志求無上菩提者。捨此奚以哉。切莫執文。直須了義。一歸就自己契合本宗。則無師之智自然現前。天眞之理了然不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而此妙旨雖是諸人分上。若非夙植般若種智大乘根器者。不能一念而生正信。豈徒不信。亦乃謗謔返招無聞者比比有之。雖不信受一經於耳。暫時結緣其功德不可稱量。如唯心訣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益人天之福。不失成佛之正因。況聞而信學而成就守護不忘者。其功德豈能度量。追念過去輪迴之業。不知其幾千劫。隨黑闇入無間受種種苦。又不知其幾何。而欲求佛道。不逢善友長劫沈淪。冥冥無覺造諸惡業。時或一思不覺長吁。其可放緩再受前殃。又不知誰復使我今值人生爲萬物之靈不昧修真之路。實謂盲龜遇木鐵芥投鍼。其爲慶幸。曷勝道哉。我今若自生退屈。或生懈怠而恒常望後。須臾失命退墮惡趣。受諸苦痛之時。雖欲願聞一句佛法信解受持欲免辛酸。豈可復得乎。及到臨危悔無所益。願諸修道之人。莫生放逸莫著貪淫。如救頭然不忘照顧。無常迅速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雖存明亦難保。切須在意切須在意。且憑世間有爲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輪。於天上人間得殊勝果報受諸快樂。況此最上乘甚深法門。暫時生信所成功德。不可以比喻說其小分。如經云。若人以三千大千世間七寶。布施供養

爾所世界衆生皆得充滿。又教化爾所世界一切衆生令得四果。其功德無量無邊。不如一食頃正思此法所獲功德。是知我此法門最尊最貴。於諸功德比況不及。故經云。一念淨心是道場。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願諸修道之人。研味此語切須在意。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若不修萬劫差違。今若強修難修之行。漸得不難功行自進。嗟夫。今時人飢逢王饒不知下口。病遇醫王不知服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世間有爲之事。其狀可見其功可驗。人得一事數其希有。我此心宗無形可觀無狀可見。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天魔外道毀謗無門。釋梵諸天稱讚不及。況凡夫淺識之流其能勢駭悲夫。井龜焉知滄海之闊。野干何能師子之吼。故知末法世中聞此法門。生希有想信解受持者。已於無量劫中承事諸聖植諸善根。深結般若正因最上根性也。故金剛經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者。當知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又云。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願諸求道之人。莫生怯弱須發勇猛之心。宿劫善因未可知也。若不信殊勝甘爲下劣生艱阻之想。今不修之。則縱有宿世善根今斷之故。彌在其難展轉遠矣。今既到寶所不可空手而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請須慎之。豈有智者知其寶所。反不求之長怨孤貧。若欲獲寶放下皮囊

No. 2021

●禪宗決疑集

源湛流清門

西蜀野衲智徹述

原夫法不孤起。有自來由。欲盡群疑須開微惑。昔年行履今日披陳。學者見聞從其簡易。余出家時晚。進道心堅不顧危亡專心直向。縱使逢魔逢難此念不忘。假饒遇辱遇榮一心不變。故名擔板漢。是爲執固人。不下鐵心腸焉領如是事。早年雖處五欲之中。如遊園觀相似。塵勞衰世事紛紛。觸境無爲心常擔怕得。來不喜應用無方。失去何憂現前無所。余初居學地。歷事多艱微細推窮。無深趣向。壯年願強作事不讓庸人。勇猛功夫究竟難爲。道伴實情相告剖析來因。道在人弘無論僧俗

離塵精進門

緣智徹二十六歲。受戒持齋專心念佛。至三十一歲。離火宅爲僧參禪請益。師雲峯和尚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與光兄結伴。迤邐至于夔府何堂主庵。所居幽隱就便住。自於聖像之前然香設誓。立行三年死限誓云。我若懶墮欲求坐臥取安身粘床橙。陷入無間地獄永無出期。自此晝夜徐行周而復始。除二時粥飯方坐。其餘茶湯之類亦不駐足。道友施主相訪。亦不陪侍。言語省減單只舉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這一字上切

切用疑。有時得力如青天白日無一點雲翳相似。但覺一字疑情於心中活潑潑地。如珠走盤縱橫無礙。到此不知有身在地上行。亦不知有世間之事動靜寒溫。折旋俯仰大小便利。都無計較分別之心。只隨此疑信步而行。喫粥喫飯信手拈匙放箸。又不知飯食中辛酸鹹淡之味。到此方知是淨念相繼。制之一處工夫也。余舉此一事。或有未做工夫之人疑而不信者。謾說二小喻。譬如世有勇士。發一奮怒入百萬軍中奪其帥者。彼欲得勝。收功不顧危亡。一忿直前更無退志。其意與學道人亦然也。又如吾輩欲求無上妙道。用報四重深恩。借父母之遺體。或然一香一指一臂。發一念精進之心痛苦皆亡。何故蓋無第二念。纔知痛苦即落第二念也。說此二喻。只要學人深信此事不得狐疑。工夫做到方有相應。以此主張做工夫得力底樣子也。

却步復墮門

此舉有時不得力。這一字上疑情旋疑旋失。不落昏沈便歸散亂。若用力疑轉不得力。退之又退。此退之一字多者不知。故舉小喻以明斯事。且如世有貧窮之人。聞萬里之外有珍寶所。往而求之。或行一千二千。乃至五千而生退還。不復前進。退之不已。暮然自嘆曰。我若退還枉費前工。永受飢寒貧窮困苦。翻思此寶去者人人有分。何故我自棄之。於此奮起堅志又復前進。不憚疲勞不避寒暑。直至寶所得大富饒安樂眷屬。世事皆然。設此進退之喻。皆是主張做工夫不得力處。使其

復還得力。誠恐後來學者中道而廢。故以此事重加勉勵。

退墮策勵門

此舉退與不得力事分兩說。學人不得一例而舉。此下重明這箇退字。使學者知之。退者退苦提心。退長遠心。退精進心。佛不欲禮。道不欲修。善知識不欲見。道友不欲親。話頭不欲舉。只好散誕自在。若有這般退念起時。或是用心過度。或是宿業障深善根微弱。數數向諸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然指然香。發露前愆。求哀懺悔。再猛舉起話頭。此念如湯消氷。倏爾無餘。純一淨念學者須知。余遇此退念起時。即便然香發露懺悔。求佛哀祐。即舉話頭。此念應時隨滅。此是已驗之事。故錄此以警後學者也。

懈怠勉勵門

此舉不得力者。或是話頭上無疑。或是話頭舉不起。或沈或浮。或隨聲色。或逐攀緣。或喜眠睡。皆是懶惰懈怠。恣縱身心。於生死事上用心不切。隨處樂著。故不得力。此二種病。余工夫未純熟時數數而起。只向話頭上決起疑情。亦不用分別排遣是非。疑情一起此念頓消。已上所謂皆無他事。只要決擇學人做工夫處。乾乾淨淨洒洒落落。無一點異念上心。將從前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記得佛說者。祖說者。諸子百家所說者。於此一筆勾下。直得水泄不通。聖凡情盡。到此參箇話頭。或參無字話。或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肩領荷奮力趨前更莫回顧。直至歸家穩坐。方

是安樂底時節也。

執礙決疑門

此上兩則語皆出趙州和尚。叢林多舉。每見同道者。於無字上各出異見。或者執空執有。執斷執常。執空者為趙州道無。萬法本無。本性無故何疑之有。執有者謂趙州道無。指有言無無中即有。又何疑哉。執斷者謂趙州道無。萬有皆空。無一可取何必疑耶。執常者謂趙州道無。真性常存寂然不動。何用著疑。噫。所見偏枯故有此失。若如此主張。不須用疑得無上善提者。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始得。譬如世間工巧藝術之人。各有所務。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此疑之一字便是思想用謀之心。體同而名異耳。如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各有所疑。方有所證。此事不必細註。衆所共知。

失正究竟門

此舉參無字者。學人見前尊宿說。把這無字貼在眼睛上。眼睛便是無字。無字便是眼睛。只恁麼看去學人領下無字。向長連床上端身正坐。捏定拳頭咬定牙關。瞪起兩眼看這無字。細則細如微塵。大則大如天地。或顯或隱。認此為諦。當得力底工夫也。○又聞學人謂師開發。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即令他提這無字。學人信得及。便即從此行也無坐也無。著衣喫飯也無。一切時中皆無。或緩或急。又自云。緩則一切時中不念自念。急得這無字活轉轉地。又云。若念念時念教一口氣盡方住。周而復始。亦如是念。

以此爲純熟工夫也。余嘗聞學人作如是說。誠恐有誤後人故。設二小喻。識者詳之。詳這緩念者。恰如永凌上擲豆子相似。任其所往無可羈絆。詳這急念者。渾似更鼓樓上發擲一般。一通聲絕又一通何所益耶。如前看無字者。與念無字者。這兩種工夫。四衆用心者甚多。如此說來好似一場戲話。深可惜哉。○或有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詢其來源諦當起疑處。便即支離亂說。或謂何處上起疑者。或謂一歸上起疑者。或兩句都念者。或單念下句者。學人各自主張一路而不改者。弗可曉也。

徹底窮源門

自愧在於學地。未得升堂入室。理趣門頭戶底竊而窺之。譬如王家掌事珠珍異寶。本非他有。一能辯別真偽貴賤輕重等分。王眷需索隨意給之用無差互。佛祖無上妙寶。非余所得。工夫次第邪正淺深略而知之。願與同道之流決此疑情。必不相賺。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其僧復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州又云無。此僧當下若會。得這老漢開口處。唾面痛罵一場。趙州只得杜口無言。免使此語流布於世。這僧當時不能領受此語。遁身隱在疑情。便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禁禁定氣息不通。一手挽住。趙州云。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和尚因甚道狗子無佛性。實意云何道無。其僧到此疑情重也。行也疑因甚道無。坐也疑因甚道無。著衣喫飯也疑因甚道無。

動靜寒溫也疑因甚道無。苦樂逆順也疑因甚道無。晝夜十二時無頃刻暫息。單只不忿趙州道狗子無佛性。直要問這無字上捉敗趙州。得人憎處方始休歇。○此下正說學人用疑處。須要仔細著意。若用疑時先須發憤惡心。疑趙州因甚道無。此憤惡心。註明若不出地。若出聲開口鼻聲如伏虎聲相似。如人受辱有疑不決。皆有此不忿惡聲。或出聲不出聲。學人自取方便。此一箇疑字單只疑趙州因甚道無。不是看趙州無。不是念趙州無。今時學人多看這無字。念這無字。真可憐也。學人到此惺惺著。須看其僧當時有疑。再問處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因甚無佛性。此一問疑徹骨髓。這僧求死不欲活。逼得老趙州。和心膽吐出箇無字。欲收收不得。其僧求死死不得。從始至今疑而不決。所以前人疑的。即是今人疑的。今人疑的即是疑著趙州說的。驀然疑團子上爆地一聲。徹見那邊消息去也。此說且止。言多去道遠矣。

指本還真門

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此僧却不似那僧疑也。空使趙州舌頭捲地。道箇七斤衫乾沒一星事。其意云何。蓋謂秤尾不辭故無買者。今昔叢林中。多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一法余杜田說破。然後會歸一處。使學人易解易曉。故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一法乃衆生之本源諸佛之妙道。亦是萬法之母衆聖之尊。迷之者則輪迴不息。悟之者則了死超生。再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用疑時只疑這一法。於此註明。一即是心。此心是心。非肉團心。即是一。一者衆聖之王。余何故如此分析切。恐學人初入道時。請益師不曾開說得疑情上明白。學人又不曾次第請問。又不遇良朋善友究竟。雖聞有善知識。又不能親近決擇身心。執己之見埋沒平生。是可憐也。故余只要學人向這一字上起疑。初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舉三五次隨意放收。然後萬法歸一。少舉只在一字上起疑。疑者疑此一歸何處。歸何處三字。是考究這一向何處安身立命。此三字無疑疑在一上。恐一上疑情不起。再舉畢竟一歸何處。舉話頭時或出聲不出聲皆可。但不得太急。又不得太緩。如擊鐘磬一般。勻調擊之聲則和順。只貴話頭上疑情。得力不得力處取用切。不可信人說不要開口舉話頭。若信此語開口禁聲後必有患也。

順息免患門

此與學人請益處不明白。後得傷心損體之患。余親見兄弟家默然無言者。後來多得吐紅之疾。詢問其由。他謂善知識不說開口舉話頭。余痛與他說。此患正是氣傷於心。心爲血之主。心不能主氣。血妄行。須要調理氣息。血脈舒暢四大安和道則隆矣。謾說小喻。如世有人失去貴重之寶。朝討暮尋。或默然思惟。或開口詢問。或自傷自嘆。或逢人指視。或顧盼而得。如是推窮事理。開口閉口語默動靜何疑疑哉。○再與學人究此病之根源。或飽食重穡。或登山趣步。大略舉。此四處。起

病之初此四處。喘息上齊。若不開口出聲。舉話頭時。此氣鬱結胸中。傷心損體自作障礙。妄言坐禪之病。豈不屬哉。

上根利器門

此舉三種善知識。入門各異見道不同。或從經教中有悟者。或宿有般若力故不參禪而悟者。或有參禪勇猛工夫未久而悟者。此三種善知識。必不能開發初機之人。微細做工夫處。若提向上宗乘。接上上根器則可。中下之機難以栖泊。故古德云。學道之人不具法眼。須具參方眼。又仲尼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以吾輩行脚。須具參方正眼耳。

禪林靜慮門

此舉叢林綱紀坐禪寂靜一節。古來佛法興隆叢林茂盛。天龍祐祐施主歸崇。受用現成常住豐厚。處處安禪著衆。人人慕道精修。或三五百之多僧。或一二千之衆士。東西兩序執事營爲。內外一如鋪心若地。箇箇如因識果。人人見道明心。三德六味總無虧。四事七珍皆具足。所以僧堂中學般若菩薩。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粥飯之餘專心在道。上根利器者。不離單位坐究一乘。晝夜惺惺端持正觀。後來各人有大發明成大法器收因結果。向叢林中爲大宗匠。開大爐竈煨煉學人。做工夫處。先舉上床一種。威儀事在精誠。須要跏趺端坐。眼端鼻端端。牙關緊咬拳頭緊捏。待喘息已定。舉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不用動口動舌。默

默參究以悟爲期。此是叢林中坐禪儀式樣子。衆所共知。

幽居正派門

此明來脈正宗。黃梅散席之後。百丈未建叢林已前。或三人五人。山間林下。刀耕火種。無剪爪之工。孜孜在道念念不忘。於中人人成。大法器。後來各天一方說法利生。參學者衆。百丈大智禪師始建叢林。此舉前輩祖師居山修行勤勞中做工夫的樣子。衆所共知。

祇園聖衆門

此謂是法平等發源之初。吾佛世尊在祇園。與千二百比丘。故行乞食欲化施主。破慳貪。故免墮三途。鉢中得食分作三分。一分施餓鬼鳥獸及魚鱉等。一分施貧窮乞丐。一分支身行追求無上佛果菩提。持鉢出園。各披三衣而存正觀。前觀六時。目不顧視。舉足下足安祥。繫念直視而行。故世尊隨處經冬過夏。大衆皆入此慈心三昧。衆所共知。此三種法門無出一心。佛祖隨時隨機方便行道。學人不可執在一隅釘椿搖尾。余於此三種法門上一批判。使四衆後學不泥斯惑矣。

覺悟玄宗門

若論此事。不在端坐無言處。不在刀耕火種處。不在持衣托鉢處。且道畢竟在甚麼處。云。是甚麼山又是甚麼。學人於此理會不下。各將本參話頭依前所學所疑。不必重述。只要話頭上會活弄。不可滯在一處。至於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搬柴運水大小便利語默動靜折旋俯仰迎賓待客苦樂逆順道在其中。

須要自有方便始得。會做工夫底人。譬如鑽筌子者一般。著頭頭起。著肩肩起。著肘肘起。著手手起。著膝膝起。著足足起。整轉一脚踢過毬門。毬上三十三天十八梵天四空天周而復始。無一處可收。無一處可著。何故蓋皆因他活轉轉地。所以三界收他不得。無心拘他不得。有如是妙用如是自在如是安樂。又何況三界拘收他不得。盡十方虛空微塵國土亦拘收他不得。性往來得無罣礙。學人且道。那箇是筌子。那箇是鑽筌底人。會麼會麼。且住且住。若逢阿逸多親蒙得授記。設此一喻。學人悟得及否。夫信與不信皆出汝心。不信而信如鏡照鏡。心鏡俱亡何勞念靜。棄有著空執法成病。百法十玄千經萬論。誘引學人皆歸十信。誠信實信成佛有分。行解相應潭澄月映。信性自信心自性。性本自心本心自性。心性如如自信自敬。

歸源實際門

已上所說非余本意。推窮聖典類聚群文。舉古驗今見聞深實。所以多見四衆學者。用心差互。識見偏枯。邪正不分是非罔辯。噫。達達季運去聖時遙。不了目前萬緣差別。所以但凡做工夫底人。雖參話頭多衆不同。而於起疑處無二用心。一切話頭必要起疑。古德云。無疑不悟。前不云乎。未有不疑而成事者也。須具正知正見。莫墮野狐窠裏埋沒一生。何止一生。百千萬生菩提種子不復生芽。余威居學地不忍見聞。兩岐之間決疑辯惑。前所將佛祖經教語錄中機緣譬喻警衆之言。并

余做工夫得力處一一錄呈後學四衆。至於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句之中性天朗耀。到此方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也。其或心地不開性天不朗。各各緊把繩頭依樣畫貓兒。直去也。忽若再逢親友指示前因。一念相當萬金消得。正慈應時三塗苦趣同證菩提。四重深恩一時酬畢。智徹忝居同學幸垂回顧提攜。誓在他生處處同爲法侶。

來源孝敬理事圓融 體用雙修陰翊王化
雙林遺誠衆等遵依 懺悔法門苦提行願
憶昔出塵承兄警誡 復德懈惰止境息迷
來源孝敬理事圓融

已上所舉話頭工夫勤淨節次。與初機入道四衆安頓手脚處一一具陳。向下正與學人論根本始末來源去就。何爲根本。以五戒是爲根本。何爲始末。以久長不變心是爲始末。何爲來源。要知空劫以前事是爲來源。何爲去就。要知此一件大事落處是爲去就。學人既要明此一件大事來源去就。必須堅持五戒精修十善。意不外馳心無散亂。動靜閑忙純一正念。方與工夫上稍有相應分。前云四衆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云清信男清信女也。先舉在家二種。首以孝順父母敬重內外六親眷屬。坊巷隣里當知尊卑貴賤。謙讓仁慈上下和睦。此孝子順父母之情也。這孝順二事世人以爲常語。不知其理甚優甚廣。略言孝者。四事供給。何爲四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敬愛侍養是爲孝也。順者順父母之顏色。順父母在理之所欲。凡有所

爲不違父母之意。若有如是孝順之心。上下和睦父母得以不動心。此是世間孝敬善道。天倫之理何異常乎。更能持齋奉戒念佛參禪。欲求大乘了脫生死。此又是出世間之大孝大善也。四恩普報三有均資。何慮一生父母而不報乎。此下註明五戒之根。與五戒相配而互用。故曰。故曰。三不邪淫。故曰。四不飲酒。故曰。五不妄語。故曰。此五戒四來以欲念佛參禪。必須堅持守戒。此再重明邪淫之戒。故中所謂在家二衆不能常住。止邪淫一戒。隨順修行。故初經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經中心不流逸。墮落生明。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天。若能全持不犯。精進念佛。臨終之時。必往極樂蓮華化生。快樂無憂矣。此經依之戒非出家二衆特有。違犯出家者。脫離離俗。圓頂方袍。入聖超凡。名爲僧寶。實者如將淨摩尼之寶。令人眼見眼根清淨。耳聞耳根清淨。舌談舌根清淨。身觸身根清淨。又云。福田僧。若復有人讚嘆布施。得無量福。譬如良田一粒種子。投之於地。獲利萬倍。故曰。來生良福田也。所以出家入學。心動念即名破戒。有邪淫。五戒者止殺爲首。五常者以仁爲首。故不殺可謂仁。仁者慈也。忍也。博愛也。好生惡殺。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此是仁之戒也。○義者宜也。平也。大用也。合宜之事當行則行之。合用之物當取則取之。非義而不行。不義而不取。故君子見得思義。夫子之時路不拾遺。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是義之戒也。○禮者中也。履也。大體也。家語云。昔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人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婦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婦婦自誦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

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所謂焉有邪淫之事歟。此是禮之戒也。○智者慧也。明也。高超也。知與日者。若人有知如天之有日。知下安日。故曰爲智。智日昇空無幽不燭。是以飲酒昏亂真性。則智慧之心不明矣。浮雲翳空則智慧之日不照矣。故經云。飲酒者犯三十六種失功德事。故書中酒誥制戒亦嚴。義和酤酒於酒辱身敗德。故禹惡旨酒好聞善言。梁武帝四十六年不茹五辛葷酒。自云。不飲酒無昏迷障。孔子曰。不爲酒困。皆謂酒能昏智亂性。衆聖皆止。此是智之戒也。○信者誠也。實也。真重也。昔有二賢士。卽范張也。千里之途半年之約。范云。九月十五日至謁。張具鷄黍而待之。時至人來。誠信君子故無妄也。此是信之戒也。○五常之戒治世之善。順天理而行守死善終之道。稍有其過則喪身敗德。無善道稱之揚名於後世矣。何況吾教中四衆念佛參禪。欲求無上妙道。又是出世間大善大因緣。永脫輪迴到涅槃岸得大安樂。而不遵守此五戒。欲脫輪迴到涅槃岸者。是不可得也。

體用雙修陰翊王化

此明十善功德。十善者。與十惡本同。各隨染淨緣得此異名。如拳展掌。一體互用。在人放收。放者是十惡。收者則十善。此十惡名者。身三口四意三也。身三惡者。殺盜淫是。口四惡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意三惡者。貪瞋癡是。止此十惡不行。卽名十善道也。五戒是體十善是用。譬如人皆有體必用肢節。體無肢

節身自何爲。肢節無體手足何寄。手足依體而發用萬端安立世界。是事歷然無足疑也。學人必以五戒爲體十善爲用。體用雙行方成佛事。若盡世間人專持五戒精修十善。各務本業經營生理。護身節用孝養父母。是事尤感諸天八部下降閭浮衛護凡世。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天下和平庶民樂業。以茲善利祝願今上聖明帝主。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皇綱大振衆國來朝。德譽名揚十方歸順。不施刑政坐致太平。福壽無疆山河一統。金枝挺秀玉葉聯芳。永播堯風長輝舜日。

健林遣戒衆等遵依

經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者。乃諸戒之首萬善之初。又教中云。如造宮室先固其基。徒架虛空終不成就。昔日世尊於健林間欲般涅槃。告諸天人大衆。吾滅度後汝等當依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波羅提木叉者即是此戒。世尊當時且不只爲涅槃會上天人。大衆宣說受持此戒。我輩今時無其分耶。此戒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至於今日。學人既欲念佛參禪究明大事。必當遵守此戒。切不可聽有一等邪師之輩邪見之人。妄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此地獄徒羅刹種類惡魔眷屬。非佛弟子。竊食法門妄談般若。壞人善信絕佛慧命。是人當墮無間永無出期。四衆學者既入真正法門。須具真正見解。故經云。人身難得正法難逢。今茲幸得人身值遇正法。若睹如是邪見之人。各須具眼。余何故力舉斯事。切恐初入道者未全

正信。遇此等人。或以邪法說正正法說邪。抄前著後抄後著前。言無准定。使學者聞此誑言不覺不知搖蕩身心。如油入麵分別不出。誤賺一生。非止一生。百劫千生永爲魔子。誠可憐哉。此等之輩予嘗見之。彼即緘口結舌無言可措。只得拱手倒走三千。何故蓋謂到此無他入門處。無他栖泊處。無他立身處。無他開口處。云何如此。邪不干正。豈不聞古德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前云五戒者。防邪止惡故名爲戒。

懺悔法門菩提行願

學人於二六時中。須向諸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然指於有靈靈懺悔。此下諸三寶證明懺悔。至某甲處稱雙字名。有來添箇等字。聯表儀式。胡跪合掌請云。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微塵刹土中一切賢聖僧。惟願三寶不捨慈悲。乞賜降臨證明懺悔。某甲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多生業障累世愆尤。三毒無明十惡重障。所作惡罪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轉。某甲今日洗心滌慮。恭對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大慈悲父靈威觀世音菩薩衆聖像前。五體投地。發露懺悔。一念歸依河沙罪滅。此上二句。惟願諸佛重念三遍。諸大菩薩。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他心速鑑。加被某等修行有序進道無魔。般若智以早明。菩提心而不退。六根清淨萬慮咸消。一念無爲十方坐斷。高超三界。早登解脫之場。迺出四生。速到菩提之岸。某等倘若此生緣淺道業未成。壽命不長無常時至。願乘般若之力。

正念現前心不顛倒。隨願往生諸佛國土。得禮諸佛菩薩親蒙教授。依願修行仍復娑婆世界。生逢中國大富十善長者之家。得爲男子不失夙命。惟願父母無願懸心捨某出家。童真入道幼歲超群。早遇明師參禪學道。冥通教典解義釋經。單究上乘精研至理。或於一言之下洞明累世之因。一句之中微見多生之果。明明了了去住自由。佛國天堂隨意寄託。四恩普報三有俱資。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請佛證明。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輒申鄙俚以示初機。仰冀高明重徵後學。愧此詞繁理塞。願祈剔凡疏通。義背言乖。誠望刪除訂正。見聞隨喜。皆登般若慈舟。稱讚叱擇。共證菩提彼岸。

憶昔出塵承兄警誡

智徹自元統乙亥在俗受戒。至庚辰五月出俗。十二月初八日剃度爲僧。請益師禮雲峯和尚。出俗日承次之兄黎十居士殷勤叮囑。出家功德非小因緣。入聖超凡續佛慧命。此大丈夫事當自勉爲。今捨父母離兄弟。棄妻子拋家業。是可忍也。汝不聞古德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此語必實。此語既實。見目前多少出家人者。他行止所爲之事。欲望九族生天。必不可得也。汝既出家須當立志。莫似常僧蹉跎趁意東奔西走貪名逐利。莫爭人我辯論是非。母恃己能道他長短。遭打則當忍。受唾面則莫拭。休恣縱睡眠。莫貪求飲食。世事多種不能枚舉。離家出門最初一步。舉

足下是牢記話頭。行住坐臥。若離話頭則辜負國王土地所載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若離却話頭則辜負施主四事供給。守此話頭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發大志願。直要了此一件大事。因緣。方不負汝出家參學之志。所以經云。四恩普報。三有齊資。何慮今生父母及九族而不報乎。既在途中苦多樂少。或有所得或無所得。當以話頭自重自保。倘有箇入門安樂處。是必轉身回教眷屬。智徹唯唯受教出門數步。居士復招手云。一歸何處。余回首合十遙禮拜謝默識而行。銘刻心骨迄今不敢忘也。叮囑世事警策工夫。節次第井井有條。語言瑣細具載則繁。略記大概書于卷末。

復懣懣情止境息迷

向上說這一落案。乃是如來解制之日。山房夜話之間。由堂中遞機首座有傷學者之嘆。云近來時序遷移人心更變。佛法凋零叢林荒廢。善知識隱而不出。現前四衆學般若者。欲求箇正知正見人。開示念佛參禪捷徑路頭。是不可得也。就與余曰。何不將和尚往日所做工夫得力底境界節次。及離俗之日令兄叮囑警策之語一一錄出以示初機。見聞者必是重加精進。是爲幸也。余曰。古來尊宿善知識警衆法語甚多。猶尚信不能及。余出家時晚行解荒蕪。徒入空門於教無補。雖在法門中留心日久。至理窮困處未有趣向。自愧言輕德薄。此事焉敢承爲首座。復云。此時學人有好多聞者。有根性遲鈍者。看前輩尊宿警策法語。皆言往古善知識般若之力深

根回轉。纔入法門不用施工一聞千悟。此事非吾輩淺機所爲。我等今生且下些般若種子待於來世。文敏見如是說者多矣。可憐自生退屈。若將和尚日前工夫微密處。從頭舉似一遍。使見聞者決定發信心。必依如是用工。如是精進。如是究竟。倘若後來四衆之中各人有大發明了生脫死。恩莫大焉。然雖首座爲學者心切之謂余信未敢領荷。至第二日粥罷上方丈古道和尚處問訊。和尚與余十有七年道舊。因話間提選機首座所說之事。和尚亦云。佛法正在顛危之際。此事當爲使初入道者學者準繩。余應之曰。自救不了焉能爲人。教有明文。自不精進欲勸人精進。無有是處。和尚又云。教中亦說。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又先儒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坐觀勝敗安可忍也。余辭不獲已。轉身回至山房。疏通六戶掀露頂門。散誕逍遙無拘無絆。製斷心猿。鎖鎖。敲開意馬。關關。任從來去無妨。自是一般快活。於此不耐安閑。遂將昔日行履陳爛葛藤一掃提起。且與學人熱鬧一場。正眼傍觀却是平地起風波。把學人手脚。打教七橫八豎。無安措處。到此不免與他整新安頓。諸當處更教諸當去也。且道即今諸當事。作麼生分付學人。惺惺著諦當事直下來也。各各努力承當記取。記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上床下地出門入戶。動靜閑忙。須要話頭綿密疑而無間。出聲不出聲隨意方便。若至禮佛處放下話頭。志誠發願懺悔。願終至波羅

蜜處。隨舉話頭相接。或於誦經處卷終至波羅蜜處。如前一般。事務細繁自宜檢點。又與學人講。參禪中境界事非一種筆舌難盡。略而言之。若論境緣起處。皆出心之所生。心若不生境從何有。故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一切境界終不可取多見學人聞說境界是有。心中歡悅。若說境界虛妄不實。便生煩惱。此下重明境界二字皆從昏沈散亂而起。昏沈者因懶惰心有。散亂者因恣縱心生。懶惰心是昏沈之本。恣縱心是散亂之根。所以昏沈則境異。散亂則體殊。皆隨妄想之心頃刻百變。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學人若有此二種心生。即從坐起抖擻精神。使身心舒暢。隨舉話頭大起疑情。此念應時消散。或有不信此說。反引楞嚴經中五十種魔以爲實有。豈不聞世尊爲阿難言。此五十種魔。皆是色受想行識五妄想成客塵所覆。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向下文長且止。到這裏坐斷凡聖路頭。與學人掃蹤滅跡去也。且道那箇是主。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是那箇是客。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至此心無二。用究竟非一。或有參無字者。或有參本來面目者。或有參究念佛者。公案雖異疑究是同。故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於此學人各將本參話頭。自重自保勇猛揆撻將去。至撻不入處。驀地和身透過。直向那邊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若到這般田地裏。把佛境界作魔境界說亦得。把魔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所以道。逆行順化。鬼神

莫能測其機。其或未然切忌切忌。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學人千萬仔細。若工夫上稍有入處。會得箇昭昭靈靈常現在前。觸之不散。謗之不失。又且不可認著。爾若認著這箇識神弄影者。以為禪當事。反被他引入情識見中。我慢心高不復前進。便即開大口說大話妄談般若。便道佛也只恁麼。祖也只恁麼。又引經中是法平等一印印定。又云。大悟不拘小節。此處無戒可持。無戒可破。以此為大乘境界。不覺不知墮入魔家眷屬。自誤誤人。豈不傷心者哉。經云。如是之人。縱有多智禪定。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學人切忌不可以少為足。慎之慎之。後學四眾若有發明者。請看高峯老和尚禪要中有雪岩和尚三處問老和尚作得主麼。至第三問處更宜仔細推窮。此處若過不得。按下雲頭將老和尚疑處。衆亦如是疑。此處不須正法。禪士玄文。中亦載。工夫到此須要保守。所以云。隨緣泊舊業。更莫造新殃。倘若陽和再復。萬類俱生。恩有咸資。功不浪施矣。已上所說工夫地位中事。竊取經教語錄中緊要處證據學人。此事本非我有。余單只參得箇水母禪。便敢與同道者把手共行。究取出身活路。稍有不相應處。必不放過。故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余與真正道友分上。不惜口業。逼令向前更無容緩。若信心輕者。實是難為共處。又要評論前輩老和尚有不到處。伐樹尋根。何故父無諍子家道見衰。故余為俗為僧多抱不平之氣。每見人說處做處不合道理處。直

要與他分析。到底討箇明白方慍下懷。至於自己分上。工夫落魄未全道力。不覺光陰倏忽老患相催。方自著忙去日又近矣。噫。但願同學者。人人慕道。箇箇窮玄。發明本地風光。誓作他生之友。
禪宗決疑集終

No. 2023

禪林寶訓序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其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大概使學者削勢利入我趣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謬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善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

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貴。榮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思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己。集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貪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闕謬。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特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集

明教曰。凡人所為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為害也。不亦甚乎。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慧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

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觀其事。且塵勞中人。尙能疎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恥若是。遂依叢林法攝之。西欄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絳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樂。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實行

圓通訥和尚曰。覺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若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群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繁。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詰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客待郎孫孝老書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與九仙師和尙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羅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也。楚州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嚙昔。客嘆嘆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轅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炎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淪。雖夷險可以一致。二事坦然齋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

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關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薪陟陞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會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岳持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音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剋制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治則中外樂剋制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與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如刈而

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一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緣和尚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於己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則一不肖者在其間攪雜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廣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閒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述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邇歸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許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街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厠屋塗汚丹雘祇增其臭耳西澗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執不從化淨山實錄

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清白為人不能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街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佛聖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橡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滅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二事坦然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

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問格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與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與佛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親。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露慮。問。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敏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綏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耿楚學與高華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耿楚學與高華書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谷韻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隨衆貴在豐盈。處己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與佛鑒書見於佛鑒口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義。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今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此然

功輔曰。當塗太平。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問公。半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潑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半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紫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

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後語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谷功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儉安。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日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

此白雲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悉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真哲人矣。蓋堂記聞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于寶峯。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禪我所短。吾何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蓋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尙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與章堂寄

晦堂不赴嵩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實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

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盛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順寺黃龍曰。感尙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盛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爲然。先聖亦曾戒之。大德秀靈源化感順西來意集章江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那寒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理如理。而今咳嗽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集章江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耶。蓋源無遺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

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黃龍溫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蹙額已而呵曰。自家園闕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旁。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

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大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

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

全廣。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與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與黃龍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闢。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章江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答荆公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岩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廣山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墜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因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婉之嫺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酬對。惟敘日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

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林間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記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通鑑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子終恐不得見其道矣。記

寶峯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掘水沃東海。然彼豈顧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污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己慈。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廣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僥倖。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

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闢。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結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沉夢幻不真。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著開。真淨謝而退。順語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耶。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

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職不擾民。且

不受職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家小參

眞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眞淨

視之。憂。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慚無德。何

以克當。李商老

眞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

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

終補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

中正而不隱者少矣。聖記

眞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

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

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

靜未嘗以顏色體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

確有見地。履踐眞者。委曲成機之。其慎重

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

無不取法。口涉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緣。因問侍僧。

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

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

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

禪林寶訓卷第一

禪林寶訓卷第二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湛堂準和尚初參眞淨。常焚燈帳中看讀。眞

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

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

之深。子若爲盡之。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

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

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

事。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

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

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

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

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

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

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可

亦可相從。譬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

無也。寶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羣浮者。固自

難得。昔眞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

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溪來

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

知。得人。不在衆多也。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誦一詰。固能盡

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

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

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

衲子。聰明不務逆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

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

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狗物。內不明

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

如搏牛之虻。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

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

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眞如結標。致可尙。但未

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

巖眞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

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賴。

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口涉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

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

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寶錄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

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

所用此可卜口涉

口涉

口涉

口涉

口涉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事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憩。僅能背誦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速。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後說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揀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遠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華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揀之終莫能濟矣。華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總不愛。只愛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愛。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

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害壞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錄者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華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愆。禍害之基源也。華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觀覲。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華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可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華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記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譏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錄者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輞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驚驪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拾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

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弘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誦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己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己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遠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尙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

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尙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尙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與德和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眞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人之所瞻。況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記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記聞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傳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己。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與德和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實德所尙。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

行百獸畏之。其威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黃佐集注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動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動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
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惡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燭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與佛智寶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法。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隨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麻堂老叔曰。黃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
雲門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爲動用舉措。必藉往

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
續和尚日錄

佛鑑勸和尚自太平還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舉鼻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爲人剛正。於世遽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爲曰。此所謂呈身長者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願謂佛鑑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
日錄

佛鑑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
日錄

佛鑑謂鼻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植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
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緇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爲終却之。
日錄

佛鑑曰。先師開真淨澤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

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爲平生疏通無城府。願義有可爲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儼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日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
與秀紫芝書

佛鑑謂龍牙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佛鑑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變猥蝶之事。於己不去。遂被小人窺闕。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山堂小參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希勳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僥倖。清嚴恭謹。始終以名

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與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

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墮百丈規繩。懈於夙

佛眼遠和尚曰。菴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

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

與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

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

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

聖教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

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

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

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臺之末者。不自見其睫。

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

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

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

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

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

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東

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

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與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

此且事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

貪欲瞋悲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

非應真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

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

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

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

貪欲瞋悲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

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

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

識也。遂求掛搭。雲居

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

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

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

全其道德矣。與

愛。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

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

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與

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

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

而別。蓋其德感入如此。山

達觀類初見石門曉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

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爲燕休

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

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

之所。高菴曰。林下人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則未親其真。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

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

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

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

古人地位耳。與

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

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龍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修禪。嘆息久之

後終于華頂峯。與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概標正檢邪軌

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

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

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

聲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與

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

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

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

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

授當器。舉措保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

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

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

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有

王誦這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

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墮也。規矩之立昭

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動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譁。則學者有攻訐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喻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嘉祥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心書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愧於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

不少。佛眼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遍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悉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己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天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豈可須也。於是開法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

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蓬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擊篋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尙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辯俊篇曰。本朝富鄭公。問道於投子顯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顯必有太過人者。自謂於顯有所警發。士夫中謬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蓮石門聰井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老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誠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踟躕。自取辱賤之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己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

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倭人。實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歎。破法比丘魔氣所鍾誑誑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倭者歟。當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與及門而床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與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叢林盛事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

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護。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常相忘於道。今書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己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己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價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叢林盛事

浙翁談和尚云。此書真閩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疎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機籌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靈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別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叢林盛事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沿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遮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東吳集

雪堂曰。金陵千里漬於蟻壤。白壁之美離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陵白壁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吳王十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晨鐵面住太平。有言。曷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遣火悉爲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吳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見獨居士者即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廬山道舉。看他人上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爲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問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爲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儻然。衲子中難得。予固重之。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爲首座。一材價爲書記。白楊順爲藏主。通烏頭爲知客。賢真牧爲維那。華姪爲副寺。用姪爲監寺。皆是有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

可以此爲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己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疎失。用姪曰。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尙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爲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逸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嘯風冽龍騰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過風。沛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菴林功勳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今爲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爲。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倦倦乎。不旬換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輿歸江西。首座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爲土木偶人相似爲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爲木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爲忠厚之人也。記聞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貴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爲郡。特以瑞巖迎之。實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狗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爲也。予曰。實亦僧中間氣也。逸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洗毛髮可鑒。蓄此何爲。終却之行。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間耳。行實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爲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奈何如仇讐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趁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荷媚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豐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恥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神音座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與書

死心謂陳登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懣。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爲得矣實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口排排。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爲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之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污漬法門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爲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寒富貴忘功名。灰心浪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渴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

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則終莫能濟矣因與韓子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主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西山記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焚焚。壞山之木。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臙患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與韓子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

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與山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大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珂。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祇畏與一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之不來慕乎神山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驍驍。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譏。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神山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

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清泉記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

山堂辭之曰。若使飯糗臠肥作貪名之衲子。

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清泉才著

山堂曰。蛇虎非鴟鵂之驚。鴟鵂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鸛鵒之駭。鸛鵒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躍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思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美也。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

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清泉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清泉集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己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清泉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滿堂嘗曰。果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滿堂遷化。妙喜齧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落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清泉集

妙喜果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千金之聚。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調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思禮。清泉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溪。行者與地客相歐。清泉集

也。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推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知事者。清泉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篋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清泉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謠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清泉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清泉集

妙喜曰。諸方學長老。須學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

何須舉與竹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

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諱當者。衆人必感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可也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櫛。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記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墮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始於不可救。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彌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諷素爲鄙朴。獎翫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

遠語于聖人之道。書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與衲子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革。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親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哲。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讓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怠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綱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東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遑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儻然凝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勉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切如牢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

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鑒也。可也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顯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撥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爾。萬菴休去。已上並見可菴集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鍼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

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林萬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柄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集林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罅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伴。臨濟德山可速。

集林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爲懼。乃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誘辱雖難避。不可逃。況其他乎。

與妙喜書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法王位。拈麈尾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爲心。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

集林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來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隨座。當謙恭敘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請陞于座。庶開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誦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履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參次略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誑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磨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譏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閒垂一言。出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誦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己。順之則美。逆之則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

以上並見
集林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淫爲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繫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養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章堂書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愚上座。爲母修冥福。遂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於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清果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納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餐膏粱。暮服龜繻。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學時遙。詎可朝夕事食饕耶。與收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日視納子書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

談論爲得也。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過般蟲多。當常在繩繫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笥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誠。裂袈裟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舞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月窟集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納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艸。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己。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納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蓋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月窟集

禪林實訓卷第三

禪林實訓卷第四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而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繫緣者。覺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與鄭居士法語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寶錄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爲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運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己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奸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菴謂侍郎尤廷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國今去。吾道東矣。湖西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湖西

記聞及

授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子嗣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龍山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見按子書

水菴少儻有大志。尙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胸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道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節。尙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儉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踴躍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爲之。此則效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佛和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幸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其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熟。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污。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北山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哀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德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丈室。竟爲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遂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居士府憲太師記聞

心聞黃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瞪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錘一剗。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陷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就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環偉之材英傑之氣。尙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菴書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頤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遇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闕見學者牽之不退。日馳月驚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

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韶書

拙菴佛照光和尙。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記聞拙菴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廣錄

拙菴曰。瑤野菴嘗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林王也。幻菴集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遺安。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寶鑑寺書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其意者。一日齋時鳴鐘。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遽下堂詢之。乃水齋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患熱病乃

稱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蒂。速佛鑑運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剷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興化普菴書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己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與洪老菴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潔。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鑄劍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庵記聞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柄子相與共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鏡。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庵集

拙菴曰。末學庸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興老菴書

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幻庵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華取蔽風雨。食則龜羅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越趨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枯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見靈隱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依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莫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嚼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

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菴書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懷。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聞

密菴曰。衲子履行。慎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菴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忘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說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向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群。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許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菴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

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前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

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

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

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求失

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

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墮

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

末。但受法度之不嚴。不愛學者之失所。其所

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

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

亂實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待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騷未馳駑駘

相雜。逮其剖而鑒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駘

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

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

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

同矣。與或

或菴體和尚。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

因上堂。舉龍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

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

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

衆先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

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乾道初。睦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議圓通像曰

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

安風月真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睦堂驚喜

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逼索之。遂得於江心

固於稠人中。請克第一座。天台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睦堂于虎丘。姑蘇道俗

聞其高風。即詣郡學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

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

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菴也

虎丘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滄

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

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

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

前薦得用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

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縉素喜

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

或菴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

丘。睦堂曰。遮箇山蠻杜拙子。放拍盲禪治爾

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

拙得能僧。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著毒

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睦堂笑而已記聞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

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前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

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

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

末。愛道德之不行。不愛叢林之失所。故曰

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

則叢林廢矣。見前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

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

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前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

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

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雙

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削虛空行狀

睦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

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

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畫出睪目之不見

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願悟

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

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

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

爲同參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

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頷之。虎丘

睦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

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

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

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

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

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

人固先正己。心正己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與前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筓山僅二十載。薨。藁飯

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間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貨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遠宜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遠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繙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簡堂。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棟樑。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適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與李侍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希叅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

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屏嶺。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一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義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尙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顯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

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稀有。願傳上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縹徒。浩浩若雲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床。佛

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我雖不爲高。心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三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豈有心哉。景星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輟光匿跡於負檐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高待者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與吳希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註誤。嚴謹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住鄱陽筦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枯槁。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

惡辣鉗錘煥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鍊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至或爲法語。爲小參。爲示衆。爲警策。爲訓誡。爲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獎掖之。以化導而誘引之。噫弘法顯重感物情深。緇門警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大明麗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又錯綜。

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倡議。於其中焉。或者以爲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悖違宗旨。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不堪觀著。眷彼雜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無礙。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豈殆所謂理悟則一事修無窮。而顯權宜機應者之準繩也歟。嘉禾香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與夫因指以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之忘者。同出而異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待。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之刺語也。尙何警訓之有哉。尙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空谷沙門景隆序

緇門警訓目錄

卷第一 嵩山大圓禪師警策 明教高禪師

尊僧篇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勉學上并序 勉學下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長蘆慈覺禪師坐禪儀 勸參禪文自警文

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三自省察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釋難文 梁高僧稱法主道誠小師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晉支遁禪師座右銘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洞山和尚規誡 慈雲式懺主書紳 願文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白楊順禪師示衆 永明智覺禪師垂誡 八益聖解脫門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捨緣銘 座右銘 規繩後跋

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傳禪觀法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三祖鏡智禪師信心銘 戒定慧三學 釋法四依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撮略諸文以嘆戒法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廣略 度尼教意 尼八敬法 出家超世 沙彌五德 三衣與意 引示袈裟功能 大教永斷縉綿皮物 舉現事以斥妄行 示衣財體如非 示敬謹三衣鉢具法 示開制本緣 鉢制意 坐具教意

卷第四 澆囊教意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蓋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勸廣開懷利隨道攝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律制難學以妨正業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三寶住持全由戒法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住持三寶 化相三寶 仁宗皇帝讀三寶文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懶菴樞和尚語六 四句偈 示比丘付已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薩三事無厭 戒定慧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誠觀六難自慶修道法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卷第五 終南山宜律師寶主序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行脚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中峯和尚遠誠門人 誠閑 千崑長禪師示衆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慈雲式懺主三衣辯惑篇

卷第六 長蘆慈覺禪師龜鏡文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笑翁和尚家訓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褒禪山慧空禪師輪藏記 慈照聰禪師住石門查待制爲撰僧堂記 應菴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開善密菴禪師答陳知丞書 司馬溫公解禪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天台圓法師自誠

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黃蘗禪師示衆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雲峯悅和尚小參語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慈受深禪師小參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法昌遇禪師小參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釋門登科記序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觀心食法 大智律師三衣賦 鐵鉢賦 坐具賦 施藥賦 錫杖賦 願禪師誦洗麵文 辨才淨法師心師銘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 吉州龍濟山友雲鑒和尚蛇機說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佛鑑勸和尚與佛果勸和尚書 答投子通和尚書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晉王受菩薩戒疏即隋煬帝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永嘉答書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發願文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芭蕉泉禪師示衆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示禪人心要 誠問話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二 雲峯悅和尚室中學古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古德渴熱行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或菴體禪師上堂

示衆 小參 結座 眞淨文禪師頌 靈芝照律師頌 古德垂誠 勉看經 勉應緣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誠 雪峯存禪師入關 宏智禪師示衆 省病僧 大慧禪師示徒 龐居士頌 自保銘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登廁規式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卷第十 讀佛傳法偈 禪林妙記前序 石屏琪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結制小參上堂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鐘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後漢書郊祀志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眞禪師掃地回向文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唐脩雅法師題誦法華經歌梁皇捨道事佛詔

緇門警訓目錄終

緇門警訓卷第一

嵩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 稟父母之遺體 假衆緣而共成 雖乃四大扶持 常相違背 無常老病不與人期 朝存夕亡 刹那異世 譬如春霜曉露 倏忽即無 岸樹井藤 豈能長久 念念迅速 一剎那間 轉息即是來生 何乃晏然空過 父母不供甘旨 六親固以棄離 不能安國治邦 家業頓捐 繼嗣 緇離鄉黨 剃髮稟師 內勤

剋念之功 外弘不諱之德 迴脫塵世 冀期出離 何乃纔登戒品 便言我是比丘 檀越所須喫用 常住不解付思 來處謂言法爾 合供喫了 聚頭喧喧 但說人間雜話 然則一期趁樂 不知樂是苦因 羂劫徇塵 未嘗返省 時光淹沒 歲月蹉跎 受用殷繁 施利濃厚 動經年載 不疑棄離 積聚滋多 保持幻質 導師有勸戒易比丘 進道嚴身 三常不足 人多於此耽味不休 日往月來 颯然白首 後學未聞旨趣 應須 博問先知 將謂出家 貴求衣食 佛先制律 啓創發蒙 軌則威儀 淨如水雪 止持作犯 束斂初心 微細條章 革諸猥弊 昆尼法席 曾未明陪 了義上乘 豈能甄別 可惜一生空過 後悔難追 教理未嘗措懷 玄道無因契悟 及至年高 膺長 空腹高心 不肯親附 良朋 惟知倨傲 未諳法律 戢斂全無 或大語高聲 出言無度 不敬上中下座 婆羅門聚會 無殊 椀鉢作聲 食畢先起 去就乖角 僧體全無 起坐松諸動他心念 不存些些軌則 小小威儀 將何束斂 後昆新學 無因倣效 纔相覺察 便言我是山僧 未聞佛教 行持一向 情存粗糙 如斯之見 蓋爲初心 懶惰饕餮 因循在苒 人間遂成疎野 不覺 醜陋老朽 觸事面牆 後學咨詢 無言接引 縱有談說 不涉曲章 或被輕言 便責後生 無禮瞋心 忿起言語 談人一朝臥疾 在床 衆苦繁纏 逼迫 曉夕思付 心裏惶惶 前路茫茫 未知何往 從茲始知悔過 臨渴掘井 奚爲自恨 早不預修 年晚多諸過咎 臨行揮霍 怕怖惶惶 穀穿雀飛 識心隨業 如人負債 強

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嘆訝哀哉切心。豈可誠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鑄矜。誠難輪道。

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倫。言行荒疎。虛露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動。功果無因克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付。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即日交報。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顯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啟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發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

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邊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若不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寶。出沒爲他作。則此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虧隨。世世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墮。觸途成滯。人所輕歎。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繭門。在再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與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狗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榮粹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窮。剎此沒彼升沈疲。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

來世望。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衆緣豈遍。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相。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明教嵩禪師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性。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民。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當欲安萬物。悲也者。當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濫。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巧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怪。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葩。煦嫗貪病。瓦合與蠶。而不爲卑。以道而

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為孤。其群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渴。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俯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孤山圓法師示學徒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繯雖衆謀道尤稀。競聲利為己能。視流通為見戲。遂使法門罕聞教網將頽。實賴後昆克荷斯道。汝曹虛心請法。潔己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冀於革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修身踐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謹爾行藏。避惡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為法亡軀。有善毋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不拔。處貧賤則樂以忘憂。自然與福斯遠。與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諸求榮達之期。擇日選時苟免否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俗子之妄情。宜乎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懷。死生不足憂其慮。倘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涉遠。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肆。跡混常徒。在機惡則無所問然。於行解則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以上可不誠歟。抑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在法界以同歸。既而未曉大猷。於是各據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為藥物。宗律部則以經論為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其熟機緣。其猶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蒞事。咸曰勤王。未見護一派而擬塞衆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禮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管福如司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修。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當須量己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為善。識淺則顯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儀。而共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床。夫如是則真迷途之指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位諒無慚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受惑後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

而明學可忘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意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書。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於學耶。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蒼生焉。夫為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他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儒人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庸人行人柱史耶。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必不如

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爲。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枯羽鏃矟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學耶。

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於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業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忘。冒貨利而不休。及就於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於不爲博聞乎。不爲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辯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令學耶。豈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忘者。聖域可躋而陞乎。何憂菽麥之不辯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草木殊矣。惡乎不可學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豈不能日記一言耶。積日至月則記三十言矣。積月至年則記三百六十言矣。積之數年而不忘者。亦幾於博聞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學行之。積日至月則身有三十善矣。積月至年則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積之數年而不忘者。不亦幾於君子乎。爲愚爲小人而不變者。

由不學耳。中庸子喟然嘆曰。吾嘗見恥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輟於學者。未見恥飲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輟飲食者。輟飲食則殞其命。何必恥於不多耶。輟學問則同夫禽獸土木。何必恥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恥才智不如則不學。則亦應恥飲食不如他人則廢飲食。以是觀之。豈不大謬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與智不逮他人者遠矣。由知飲食之不可輟。而不敢怠於學也。行年四十有四矣。雖病且困。而手未嘗釋卷。所以懼同於土木禽獸耳。非敢求臻聖域也。亦非求乎聞達也。雖或彷彿戶庭。夷猶原野。以暫頤養。目觀心思。亦未嘗敢廢於學也。由是登山則思學其高。臨水則思學其清。坐石則思學其堅。看松則思學其貞。對月則思學其明。萬境森列各有所長。吾悉得師而學之。萬境無言而尚可學。人之能言。雖萬惡必有一善也。師一善以學之。其誰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於利也。雖或萬求而萬不得。而求之彌勇。君子之於道也。求之必得。而望塗懷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於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嗚呼。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

教而復顯云爾

不修學無以成

涅槃經云。凡有心者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蓋爲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此性虛通靈明常寂。若謂之有無狀無名。若謂之無聖以之靈。群生無始不覺自迷。煩惱覆蔽遺此本明。能生諸緣枉入六趣。由是大覺憫物迷盲。設戒定慧三學之法。其道恢弘示從真以起妄。軌範群品令息妄以歸真。若能信受佛語。隨順師學。乃駕苦海之迅航。則登聖道之梯。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無以學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華嚴云。凡夫無智執著於我。法華云。我慢自矜高。詭曲心不實由執我見。憍慢貢高不懷。無智妄自尊大。見善不從罔受教誨。於賢不親去道甚遠。欲求法者當折我心。恭默思道屈節卑禮。以敬事長尊師重道。見賢思齊。鳩摩羅什初學小教頂禮盤頭達多。此下敬上謂之賢尊。盤頭達多晚求大法。復禮鳩摩羅什。此上敬下謂之尊賢。故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書云。汝惟不矜自賢曰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謙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不擇師無以法

鳥之將息必擇其林。人之求學當選於師。師乃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古今多矣。爲模

範者世唯二焉。上則智慧博達行業堅貞，猶密室燈光微照，次乃解離洞曉行亦微照，如犯罪人持燈照道。斯二高座皆繼師法，其如寡德適時名而不高，望風依附畢世荒唐，東晉安師，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師輕視之，驅役田舍，執勞三年，方求師教授辨意經，執卷入田因息就寢，暮歸還師經已闕誦，師方驚嘆乃為剃髮，至受具戒悉其游學，投佛圖澄，見以奇之，異哉小童，真世良驥，不遇青眼困駕驢車，自非伯樂奚彰千里之駿，故出家者慎宜詳擇，有匠成之能，方具資稟之禮，故南山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慾之深著，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比真教凌遲慧風掩扇，俗懷悔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習誦無以記

記諸善言諷而誦之，迦葉阿難具足住持八萬法藏，西域東夏高德出家，幼年始習皆學誦持，竺佛圖澄能誦佛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此云覺賢，同學數人習誦為業，餘人一月工誦，覺賢一日能記，其師嘆曰：一日之學敵三十夫，然人至愚豈不日記一言，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積工必廣累課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無所立矣。

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

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躬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故釋氏經律結集貝多，孔子詩書刪定竹簡，若不工書事難成就，翻思智者無礙之辯，但益時機，自非章安乘筆之力，豈留今日，故屬實高德盤頭達多，從日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口誦千偈，但當遵佛能寫名字，慎勿倣世精草隸焉。

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柔，才華氣清詞富彬蔚，久習則語論自秀，機誦乃含吐不俗，彼稱四海習聲齒，此對彌天釋道安，陳留阮瞻時忽嘲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覺服被綬紗，孝龍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矯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此乃氣蘊蘭芳言吐風采，雖不近平豐俗而可接於清才，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支遁投書北闕，道林方逸東山，自非高才豈感君主，宜省狂簡之言，徒虛語耳。

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真宗皇帝詔李侍讀欽，仲容起固辭曰：告官家微臣器，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對曰：臣

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此由學問藏身多識前言，無所累矣。

不歷事無以識

子曰：吾非聖人經事久矣，泊入太廟每事問者，儼成無處問失法度，羅漢雖聖亦鹽不知，方朔雖賢劫灰罔辯，多見而識之，未見而昧矣，李後主得畫牛一軸，畫則出於欄外，夜乃歸於欄中，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膽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自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此乃博聞強識見幾而作也。

不求友無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品藻人物商榷同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劉孝標云：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值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東晉道安未受戒時，會沙彌僧光於逆旅，其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游，後光學通經論，隱飛龍山，安後復從之相會所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

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時僧道謙亦隱飛龍，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食曰善，遂各行化。

不觀心無以通

維摩云：諸佛解脫，當依衆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晉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既爲生佛之母，亦爲依正之源。故楞嚴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欲言心有，如鑿微聲，求不可見；欲言其無，如鑿微聲，彈之亦響。不有不無，妙在其中。故般若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門，上行下效，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傾望後裔，覽而警焉。

上封佛心才禪師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己虛心，疊足跏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沈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敘證一念密契無生，智慧廓然，心華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久不明，一時豁

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爲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爲要。苟不爾者，修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概，助發真源。果不廢修，即同參契。

長蘆慈覺禪師坐禪儀

學般若菩薩，先當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爾乃放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不多不少，調其睡眠不節不恣。欲坐禪時，於閑靜處，厚敷坐物，寬繫衣帶，令威儀齊整。然後結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髀上，左足安右髀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兩手大指相面相拄。徐徐舉身，前向。復左右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傾右側。前躬後仰。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狀如浮屠。又不得聳身太過。令人氣急不安。要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有習定高僧，坐常開目。向法雲圓通禪師亦云：人閉目坐禪，以爲黑山鬼窟。蓋有深旨。達者知焉。身相既定，氣息既調，然後寬放臍腹。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失。久久忘緣，自成一片。

此坐禪之要術也。竊爲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資神。寂然清樂。若已有發明者，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發明者，亦乃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賺。然而道高魔盛，逆順萬端。但能正念見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具明魔事，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一切時中，常依方便，護持定力，如護嬰兒。即定力易成矣。夫禪定一門，最爲急務。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所以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見。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故古人云：若無定力，甘伏死門。掩目空歸，宛然流浪。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勸參禪文

夫解須圓解。證他明眼宗師。修必圓修。分付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偏枯，修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己靈。寧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立修行。所以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或則渾身破碎，滿面風埃。三千細行，全無八萬威儀。總缺。或則追陪人事，緝理門徒。身

遊市井之間。心染閭閻之態。所以山野常僧未免農夫之訕。城隍釋子反儒士之羞。此懶惰之罪也。何不再離煩惱之家。重割塵勞之網。飲清風而訪道流。探微言而尋知己。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靜室虛堂。敝褊衣而宴坐。青山綠水。携杖錫以經行。忽若心光透滿。疑滯水消。直下分明。豈昧三祇之極果。本來具足。何妨萬行之因華。由是宗說兼通。若果日麗虛空之界。心身俱靜。如琉璃含寶月之光。可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衆流入海。總號天池。反觀前非。方知大錯。忠言逆耳。敢冀銘心。此世他生同爲法侶。

自警文

神心洞照。聖默爲宗。既啓三誠。宜遵四實。事關聖說。理合金文。方能輔翼。教乘光揚。祖道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竊議朝廷政事。私評郡縣官寮。講國土之豐凶。論風俗之美惡。以至工商細務。市井閒談。邊鄙兵戈中原寇賊。文章技藝衣食貨財。自恃己長。隱他好事。揜揚顯過。指摘微瑕。既乖福業。無益道心。如此游言。並傷實德。坐消信施。仰愧龍天。罪始漸觸。禍終滅頂。何也。衆生苦火四面俱焚。豈可安然坐談無義。緇門警訓卷一終

緇門警訓卷第二

龍門佛眼遠禪師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臥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覺佛。佛不用覺。覺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果。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遍。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安爲難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己自知。大心莫退。報緣虛幻。不可強爲。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鵝湖大義禪師坐禪銘

參禪學道。幾般模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坐究探淵。

源。此道古今天下傳。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不要守空閑。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割西來第一義。瞋却眼。分明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還如捉賊。須見賊。不怕賊埋深處藏。有智捉獲。利那頃。無智經年不見影。深嗟兀坐常如死。千年萬歲只如此。若將此等當禪宗。拈花微笑。喪家風。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禁。若是鐵眼銅睛漢。把手心頭能自判。直須著到悟爲期。哮吼一聲獅子兒。君不見磨磚作鏡。喻有由。車不行。今在打牛。又不見岩前湛水。萬丈清。沈沈寂寂。杳無聲。一朝魚龍來攪動。波翻浪湧。真堪重。譬如靜坐不用工。何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今高著眼。管取今生教了辦。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抖擻精神。著意看。無形無影。悟不難。此是十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須記。切莫聽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爲指南。雖然舊閑閑田地。一度贏來。得也未。要識坐禪不動尊。風行草偃。悉皆論。而今四海清如鏡。頭頭物物皆吾尊。長短方圓。只自知。從來絲髮不曾移。若問坐禪成底事。日出東方夜落西。

廬山東林混融禪師示衆

避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不離草座。成等正覺。度無量衆。此黃面老爺。出家樣子。後輩忘本。反爲口體。不務耕桑。見成利養。爲便。不奉君親。免事征役。爲安。假名服膺。世緣。以圖靜作佛事。老不知悔。死爲閻菌。良可悲夫。汝輩出家。當思齊草座之前。自省閻菌之下。可爾。藍谷信法師自鏡錄序

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於道遙廣廈
顧步芳除。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
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
不知耕穫之頓弊。不識鼎鼐之餉勞。長六尺
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
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
費三百餘領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
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暨之流。几
案床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
邪見。橫生非法。棄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
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
豈得同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
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爲子而
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爲師而奉之。皇王雖貴。
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
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
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予
之子弟。所以提孟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
登衢。施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食之惠。猶能
效節。一言之顧。尙或亡軀。況從頂至踵。皆如
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
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動
輒。馳驟萬端。逼迫千計。弊罄塵絮。或不足以
蓋形。藉茹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肝衡廣
宇。策杖閑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譚。避寒暑。擇
甘辛。呵斥重難。微求捧汲。縱意馬之害群。
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十纏縈結。癡
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還
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墜堂致禮。恥

尊儀而雨泣。對格披文。慚聖教而垂淚。或鶉
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
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龜弊之聲色。免錢
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常
啼酸辛而不極。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余又
反覆求已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減於常流。
識悟神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
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檢多違。何靈而剛強難
化。所以繫紆日吳。佇嘆中宵。莫識救之之方。
未辨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
長者之遺言。屢謁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
章紱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
詳求列代。披閱群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
之野客。其有蔑聖言。輕業累。縱逸無恥。頑疎
不檢。可爲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
爲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
立驗蛇身。牛泣登坡。馳鳴遶寺。或杖楚交至
遍體火然。或戈戟去來。應時流血。或舌銷眉
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東柴
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酬施主之恩。託跡圖
扉。變骨受謗人之罰。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
而始知。號天扣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
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賓四馳而不
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
歡娛美樂。爲何在。向之朋流眷屬。爲何特
乎。嗚呼。朝爲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爲傷子。哀
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兮。或當。倘
百年而一遇。將恥悔兮。何央。可不惜乎。可
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佇島書紳之

誠。將期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語。哲人殊跡。
道化之泡隆。時事之臧否。亦附而錄之。以寄
通誠。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載心在。實望千載
之後。知予心之所在焉。

釋難文

希顏首座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
自持。遊歷罷歸。隱故廬。跡不入俗。常閉門宴
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
諸利招之。堅不答。時有童行名參。已欲爲僧。
侍左右。顏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知
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參。已非爲僧
器。蓋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
求溫飽也。非求鰲角利名也。爲生死也。爲衆
生也。爲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
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爲爾。寶梁經云。比丘
不修比丘法。大千無睡處。通慧錄云。爲僧不
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爲之不難得乎。以是
觀之。予蓋爾僧倫。有詒於佛。況汝爲之邪。然
出家爲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
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己性。不知稼穡艱難。不
念信施難消。徒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
賈。儉姦博奕。觀餽院舍。車蓋出入。奉養一己
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慧。佛謂之癡
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僧。似
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
士。楞嚴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
來。造種種業。非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
饒。彌勒下生出得頭來。身已陷錢園。百刑之
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爲之者。或百或千。至

於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謂驚輪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爲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腋自餘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師古曰。狐腋之下皮。輕柔難得。黃商作批。

梁高僧傳法主遺誡小師

塵世匪學浮生不久。我光陰以謝。汝齒髮漸高。無以世利下其身。無以虛名苟其利。莫輕仁義。莫嫉善妬才。莫抑遏無辜。莫沈埋有德。莫疎庸人事。莫懶墮焚修。莫耽酒睡。莫強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營私利己。莫恃強欺弱。莫利己損他。無以長而慢後生。無以少而欺老宿。無以財華下視物。無以意氣高揖人。無以不善苦相親。無以善而却憎惡。無以片能稱我是。無以少解道他非。無以在客慢主人。無以爲主輕旅客。無以在事失綱紀。無以僥倖破條章。無以誹謗怪他人。無以穿鑿覓他過。好向佛法中用意。多於塵境上除情。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捺落裡受諸異報。可謂屈焉。況端拱無爲。安閑不役。徐行金地高坐華堂。足不履泥手不彈水。身上衣而口中食。豈易消乎。圓却頂而方却袍。爲何事也。其或剛柔得所。進退含容。堪行即行。可止即止。無貪眼下數省時中。一點相當萬金消得。予以千叮萬囑。苦口甘言。依余言者。來世相逢。若不依予言者。擬向何處出頭。珍重

珍重

右街寧僧錄勉通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教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桓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爲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供許讀之。爲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士古德高僧能攝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和矣。是以智鑒幽道安以談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遠。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晉支道禪師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孜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漸趨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推說玄規。緩心神道抗志無爲。遼朗三藏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京師大中興寺道安法師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勤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譏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損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懷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著邪棄正。忘其真實。以小點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遠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行。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榮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事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

操趨走風塵。坐不脫席。馳騁東西。劇如衙役。縣官所考。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操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謬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何盡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貧富。尙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鍊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親。

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難不著惟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淺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戒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覆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讀。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龜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食。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誨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患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大唐慈恩法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瞋除鄙悋。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勤學習導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題前賢學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臥要精專。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真經十二部。縱橫指示苦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

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嗔苦吐甘大辛苦。就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託。若不超凡越聖流。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針。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披纓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授記。

南嶽法輪寺省行堂記超然居士趙令於撰

嘗謂諸苦之中痛苦爲深。作福之中省病爲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爲善知識。曉人以看病爲福田。所以叢林爲老病之設。今叢林聚衆。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際。究索大事。豈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供須。此先佛之規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助垂方湯藥安投。返成沈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皆鄉曲故舊。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輪病所煥然一新。蓋有本分人是事色色成辦。無可論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

識者皆能達此。衲僧分上直截機緣。當於頭痛額熱之時。薦取掉動底。於聲冤叫苦之際。領略微困。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從何來。人病變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正好爲他將息。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唐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蠶應不拂五繖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爾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瞽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舫。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樸耽溺淫靡。誠焉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昏惰。淹拙美巧其德不巧。名厚行薄其高遠崩。塗舒污卷其用不恒。內懷矯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玩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速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天愧淨曜日漸明。安夫俗鐵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洞山和尚規誡

夫沙門釋子高上爲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

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爲利益。豈許結託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利役役趨塵。不思戒律破却威儀。取一生之容易。爲萬劫之艱辛。若學如斯徒稱釋子。

慈雲式微主書紳

知白汝知日之所爲。害善之法偏宜遠之。損惡之道益其用之。口無自伐心無自欺。勿抱內囊勿揚外儀。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之基。自恃其德必有餘譏。自矜其達必有餘非。眷屬集樹汝宜遠之。利養毛蠅汝宜畏之。釋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清香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他思。安禪禮像其則勿虧。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如佛戒之。說人長短如法慎之。縱對賓侶口勿多辭。頻驚光影坐勿消時。芭蕉虛質非汝久期。蓮花淨土是汝真歸。俾夜作晝動而行之。

顯文

願我此身安隱修道。離諸緣障正法無難。國土豐樂。常居林野樂獨寂靜。衲衣菜食隨分知足。常畏信施如禦強敵。常離眷屬如遠大怨。常保禪慧如護珍寶。常棄諸惡如去弊疾。法衣錫杖禦魔甲兵。繩床香氈資道調具。捨此之外更無所貪。習俗生常願莫相近。嗜欲名利永非我徒。毀讚虛譽猶風過耳。安忍違從志全道業。

圭峯密禪師座右銘

寅起可辦事。省語終寡尤。身安動戒定。事簡疎交游。他非不足辨。已過當自修。百歲既有限。世事何時休。落髮墮僧數。應須伴上流。胡爲逐世變。志慮尚飄浮。四恩重山嶽。錘鍊未能辭。蜚蜚居大厦。汲汲將焉求。死生在呼吸。起滅若浮漚。無令方服下。番作阿鼻由。

白楊順禪師示衆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子。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

永明智覺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動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真善知識爲人中最大因緣。能化衆生得見佛性。深嘆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日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爲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

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爾鍊得到此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數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錘節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淫聖解脫門

禮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經者。明佛之理也。坐禪者。達佛之境也。參禪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證佛之道也。說法者。滿佛之願也。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如四方四隅。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六波羅蜜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誘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師比丘正名

梵語慈藹華言乞士。內則乞法以治性。外則丐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鬻髮世之所重。盡以剷除。富溢七珍棄之猶同於

草芥。貴尊一品視之何啻於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枯葉。擊鉢何殊於破器。肩披壞服即是弊袍。肘串絡囊便同腐袋。清淨活命已沾八聖道中。儉約修身即預四依行內。九州四海都爲游處之方。樹下塚間悉是棲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踪。稟聖教以無違真佛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揮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消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虛託。乞士爲義期。斯之謂乎。

捨緣銘

追遠報恩棄儒從釋。刮磨舊習洗滌世緣。截斷衆流壁立千仞。文章筆硯盡把焚除。雪月風花無勞嘲詠。酒殺財色更莫回頭。聲利榮華豈須著眼。末流狂妄正法澆漓。但欲變形何嘗涉道。雖云捨俗俗習不除。盡說出塵塵緣不斷。纔親講肆擬作閑黎。未入叢林望爲長老。避溺投火豈覺盲癡。却步求前實爲顛倒。釋心儒服代不乏人。釋服儒心世途日變。律防龜禁禪息妄緣。深究苦空常思厭離邪師惡友畏若豺狼。善導良朋親如父母。低心似地誠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氣。端居靜室課念遺時。送想樂邦一心待盡。若能如此吾復何憂。厭或不然子當裁酌。

座右銘

四體不勤百事無闕。端坐受用寧知所來。但養穠纖鮮營淨福。縱懷慚恥尙恐難堪。況處學庠濫參聽教。求人長短壞彼規繩。假託他

緣閃避衆法。輕陵先覺受惑後生。規度利名結構朋黨。不遭惡疾必有餘殃。虛費精神終無成結。昇沈由已善惡無門。福謝禍來雖悔何及。斯言非妄汝曹思之。

規繩後跋

咨爾學衆聽吾直言。父母生身義當侍養。師長受度理合供奉。而乃遠別鄉閭。躬栖講肆。是宜親仁擇善。建志立身討論不棄於寸陰。持守無忘於跬步。若乃縱無明之逸馬。任業識之野狼。見善不遷作惡無恥。或遭責罰或被擯治。豈不負累宗親恥辱師傳。濫他淨衆枉彼施心。號無慚人遭不如意。且依律檢略示條章來學同遵令法久住。

緇門警訓卷二終

緇門警訓卷第三

撫州永安禪院僧堂記無盡居士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浪志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窟。藪草以爲衣。掬溪而飲。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隣。狼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羶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雲羅躡屣來從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則爲之權辭。爲之春炊。爲之酒掃。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效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觀師見而感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岸。烏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臥具之安。氈幄之溫。簾席之涼。

窓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過臨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陸座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諦觀師講。前此未聞。常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也。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臥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沈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境。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覩椹栗。難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曾無意謂。汝能於此閱古人話。一見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即汝。汝即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鵲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饑火。是故析爲垢淨。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溺。極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腥膻。截觀音臂。割文殊目。折普賢脰。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尚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

虛。了常諒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謂金剛王寶劍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康赤烏觀雪夜擁爐書以爲記。

禪月大師大隱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寶。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出爲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別足與文厄陳。古聖尙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右街寧僧錄三教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興耳。荀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乎。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爲耶。答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會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宜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幸。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朴。而還其淳。尙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

緩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違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士。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模。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爲邦合遵於衆聖。成天下之譽。復終日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滅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銜已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誘誣。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況道流守實不爲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轍黃之上乎。荀弗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鬧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

絕。楊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應類耶。梁武捨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教隨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倍興之。側室豈能截河漢之流。張學不可暴虎咒之猛。況爲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游崇儒也。爲僧莫若慧遠。遠差陸修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於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聞痼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既敷群英分講。註之者於其辭義。科之者還其區分。執摩搖松。但尙其乘機應變解紛挫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其詮不求出離。江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蕪。而宣言曰。不立文字。遺其執文滯迷也。直指人心。明其頓了無生也。其機峻其理圓。故不免漸修之徒爲加訕謗。傳禪法者自達磨爲始焉。直下相繼六代傳衣。橫枝而出。不可勝紀。如曹溪寶林傳所明也。（道法師鑄本於直指人心。前本今依舊本補入。）

洪州寶峯禪院選佛堂記丞相張商英撰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諡曰祖印。歲度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卽祖殿後建天書閣。承閣爲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於予。予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佛

而及第者涉乎名言爾。子以名堂。予又記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設爲之記。夫選者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所以選佛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以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則有法也。去四諦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則無法也。去取有無眇然。如絲之留於心中。歟然如埃之入乎胸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謂之四病。或謂之不了義。或謂之戲論。或謂之遍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選乎。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祖之論禪宗也。凡與吾選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平實。或揚眉瞬目。或舉拂敲床。或畫圓相。或劃一畫。或拍掌。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以選矣。余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後世宗師之所指示。何其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中衰於此矣。深河東人也。甘粗糲耐辛苦。久從關西真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寞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

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同。仰迫而後應則吾衆喪其伴侶。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亡其吟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擇也。吾未嘗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空。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尙無忽哉。

三祖鑑智禪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遠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遺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轉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遙絕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

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
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
何勞把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
夢自餘。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
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
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
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
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
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
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
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
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
語道斷非去來今。

戒定慧三學

資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學。以衆生迷心爲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死無窮。欲脫苦果。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業。次以定慧澄其惑。業分善惡故。止作兩行以相翻。惑唯昏散故。定慧二法而對破。病因藥差機藉教修。然後業盡惑除。情亡性顯。教門雖廣。豈越於斯。

釋法四依 則見祖懷究竟指歸唯在了義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性空通大小也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爲正法依。涅槃極教。盛明斯轍。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離聞緣覺。若能反彼俗心。憑準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爲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親厭。

明達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真道。

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止是張筌義爲達
理化物之道。化物證解已後絕慮杜言。法尙應
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
談。莊子云目擊道存豈不以言詮意表得意息。言月喻
妙指無宜不曉。上明義假語顯見義捨語也今謂得義義乃是
言。異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
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上謂得義忘言仍須達義無有也依智不依
識者。識謂現行隨塵分見。眼色耳聲耽迷不
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上明六識妄念人畜共依
故有輪墜已下令依佛智。即唯識觀今損過漸明也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
愚永執塵爲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
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
勵特達念動卽知。知倒難清名爲依識。知流
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
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
生憎生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
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壅不通有疑
皆決。但爲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
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
界上下法我說唯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
心也。又云。如如與實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
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
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戒唯佛制不通餘人

行宗云。大千界內佛爲法王。律是佛勅。唯聖制立。自餘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來行果極圓。窮盡衆生輕重業性。等覺已下猶非所堪。

況餘小聖。輒敢擬議。有如國家賞罰號令。必從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敗無日。佛法亦爾。若容他說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略諸文以嘆戒法

資持引標宗云。是汝大師以能執物也。或云。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品樓柱聖道所依也。禪定城郭定慧所憑也。乃至如池如鏡。如纓絡如頭如器。又智論中如重寶如命。如船如鳥翅等。尋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護。具列八喻。如王小子如月光。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貧資糧。如王好國如病良藥。又戒大序如海無涯如寶無厭。僧祇戒本如猿猴鎖如馬轡勒。廣在經律不復繁引。良以戒德高廣故。非一物可喻。偏舉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時偏弘戒法

又云。雖談衆典。然於毘尼最所留意。故篇聚云。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是也。又經通餘人所說。律唯金口親宣。大權影響。但知祇奉。況餘小聖。安敢措詞。又復諸經設有時限。律則通於始終義。鈔云。始於鹿苑。終至鶴林。隨根制戒。乃有萬差等。具斯三意。永異餘經。偏弘之。言想無味矣。

示僧尼戒相廣略

鈔云問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則五百此言虛實五百之謂乃指智論與律不同故開決之答兩列定數約指爲言約即略也諸部通言不必依數論其戒體唯一無作約境明相乃量塵沙且指二百五十以爲持犯蹊徑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

八戒。可得指此而為所防。今準智論云。尼受戒法略則五百。廣則八萬。僧則略有二百五十。廣亦同尼律儀。

度尼教意

業疏云。女人機發律中佛母大愛道尼同五百女人求佛出家深厭生死。求佛出家。以無弘道遠化益故。抑而不許。後還舍衛便自剃髮披衣。倚僧坊立祈聽受戒。時為三請。便授教法必具依行。即感具戒。記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無弘化之益。反更毀辱正法減半。由佛不許。却還城中輒自變形。復至祇桓倚門而住。阿難代請佛。令傳教。能行八敬。即與出家愛道等聞。即發具戒。疏又云。二十衆受者。為明女報惑深智淺喜生慢意。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發勝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期僧史尼一衆受謂從大僧如諸律中八敬受者。但專愛道。餘五百尼十一衆受故。求那跋摩此謂功聖者言。若無二衆但一衆受。如愛道之緣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論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還約僧中羯磨。方感後師子國鐵索羅等十一尼。學末語通方二衆受。

尼八敬法

事鈔尼衆篇云。善見佛初不度女人出家。為滅正法。五百年後為說八敬聽出家。依教行故。還得千年。今時不行隨處法滅。會正記云。佛成道後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許度。阿難為陳三請。佛令慶喜傳八敬向說。若能行者聽汝出家。彼云。頂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歲比丘尼見初受戒比丘。當起迎送禮拜問訊請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得舉比丘罪說其過失。比丘得說尼過。四者式叉摩那已學於戒。應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埤。六者尼半月內當於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夏安居。八者夏訖當詣僧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應尊重恭敬讚歎。盡形不應違。

出家超世

業疏云。橫約諸有無思離染故。樹出家樂處閑靜。若有貪著終成金鎖。引出方便唯斯一道。如華手經云。有四法轉身。即在善來比丘蓮華化生現增壽命。一者自樂出家。亦勸助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無倦。亦勸他人。三者自行和忍。亦勸他行。四者習行方便深發大願。又出家功德經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無邊。譬如四天下滿中羅漢百年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於一日夜出家受戒。謂猶前施雖多有竭。是欲界繫為法出家。非三界業故說過前。又云。縱起寶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時欣出雖未可數。然其積微是高勝本。

沙彌五德

鈔引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記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衆齊奉不唯小衆。終身行之。不唯初受。又業疏云。斯德始終通於五衆。俱諸物養人天師範。

故。使誦持無輕受體及形服也。

三衣興意

鈔引薩婆多云。欲現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無此三名為異外道故。分別功德論為三時故。制有三衣。冬則著重。夏則著輕。春則著中。亦為諸虫故。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身無耻。白衣多貪重著也。十誦為異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慚愧人衣。雜含經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也。華此而名則慈悲者之服。華嚴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等。四分云。懷抱於結使不應著袈裟。薩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所慚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儀不清淨故。制令著三。便具上義。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幟。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為。應執持。三衣瓦鉢即是少欲少事等。當宗外部多為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來並著如是衣故。業疏云。如律中說。如來因諸比丘畜長。不自節約。是以初夜著一衣。乃至後夜著第三。明且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汚沙門行。形是沙門被著袈裟者。於彌勒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餘。悲華經云。如來於寶藏佛所發願。成佛時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入我法中或犯重邪見等四衆。於一念敬心尊重。必於三乘受記。二者天龍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

神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飲食充足。四者若衆生共相違反。念袈裟力尋生悲心。五者若在兵陣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勝他。若我袈裟無此五力。則欺十方諸佛。濟緣引賢思經云。佛告阿難。古昔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於山林中有一師子。名摩迦羅毘。其體體金色光相明顯時。獵師剃頭著袈裟。內佩弓箭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去。見著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爲惡心向三世聖賢。

大教永斷縲綿皮物

鈔又引夾掘經。縲綿皮物若展轉來離殺者手。施持戒人不應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淫繫云。皮革履屨襦袴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經律。今有一方禪衆。皆著艾布。豈非順教。

記云。已前律制但據蠶家。大教轉來不許受用。乃知聲聞行劣但取離非。菩薩慈深遠推來處。雖離殺手無非殺來足踏也。身披也。三衣皆需業分。非大士可忍。豈比丘所宜。請者經文少懷信仰。廣叙利害見章服儀。離殺手者非蠶家故。不受者應法大小俱順故。受者非悲違大順小故。小從大出。望制離順約義還違。故知持戒行慈方符聖旨。縱情受用全乖道儀。故章服儀云。且自非悲之語。終爲永斷之言。據此爲論頗彰深切。次引淫繫乃終窮囑累。決了正教明文制斷。何得遲疑。

舉現事以斥妄行

記云。據僧傳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師不衣綿帛。並服艾絮。故南山律師云。佛法東漸幾六百載。唯斯衡岳慈行可歸。今時禪講自謂大乘不拘事相。綖縵關美紫碧爭鮮。肆恣貪情背違聖教。聖不聞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風霜。天台四十餘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啍鋌衣不露口。荆溪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大乘。方乃專崇苦行。請觀祖德勿染邪風。則稟教修身。眞佛子矣。

示衣財體如非

業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貪染爲利賣法。禮佛讀經斷食諸業。所獲贖賄皆曰邪命物。正乖佛化故特制也。如經中說。比丘持糞掃衣。就河所洗。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辭穢也。外道持淨瓶。次後將洗。諸天遙遙勿汚池也。由邪命得體不淨故。以此文證心清淨者。是正本也。雖求清淨財體應法。綖縵錦繡俱不合故。世多用絹細者。以體由害命特須制約。今五天及諸胡僧俱無用絹作袈裟者。親問彼云。以衣爲梵服行四無量。審知行殺而故服之。義不應也。以法衣順道。錦色班綺耀動心神。青黃五綵眞紫上色。流俗所貪故齊削也。資持云。感通傳中。天人云。佛法東傳六七百載。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爲慈悲之服。師何獨按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讀智論。見佛著粗布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便見蠶衣臥具。縱得已成並斬壞塗墻。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復見西來梵僧咸著布襪。具問答云。五天竺國無著蠶衣。由此與

念著章服儀等。義淨三藏內法傳中反加毀誹。彼學小乘有部故。多偏執。今宗大乘了義。非彼所知。

示敬謹三衣鉢具法

事鈔云。十誦護三衣如自皮。鉢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處與衣鉢但無所顧戀。猶如飛鳥。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處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鉢須常隨身。違者出界結罪除病。當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護護如身薄皮。常須隨身如鳥毛羽飛走相隨。四分行則知時非時。不行所行之處。與衣鉢俱猶如飛鳥羽翮相隨。諸部並制隨身。今時但護離宿不應教矣。記云。今時希有護宿。何況常隨多有畢生。身無法服。是則末世護宿猶爲勝矣。但內無淨信慢法輕衣。眞出家兒願遵聖制。業疏云。所以衣鉢常隨身者。由出家人慮懷爲本。無有住著。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故。有由也。

示開制本緣

資持云。象鼻者即犯衆學不齊整。戒文注顯然。今皆垂肘豈知步步越儀犯吉。今準感通傳天人所示。凡經四制世多迷執略爲引之。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異俗。此後徒似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是制衣角在肩後。爲風飄飄以尼師壇鎮之。此後有比丘爲外道難言。袈裟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此

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此三制也於後比丘著衣不齊。外道譏言。狀如姪女。猶如象鼻。由此始制上安鉤紐。令以衣角達於左臂。通即置於腋下。不得令垂如左過也今須準此。可據著左肩。若藉云。今在左臂。正偏。蓋臂肘定。非步步結。若不得垂。失角者非也。

鉢制意

事鈔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不得惡用。善見云。三乘聖人皆執瓦鉢。乞食資生。四海以爲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鉢者。或名應器。言體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鐵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銅鉢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作鉢。壞以爲後式。十誦律云。畜金銀木石等鉢。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應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廣有熏法。素瓦白鐵油漆者。並爲非法。言量者。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時譯。彼國用姬周之斗。若準唐斗。上鉢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則諸部定量雖無一指。然多三斗斗半爲限。但此器名應器。須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言通增減必準正教。

坐具教意

鈔引四分爲身爲衣。以具故。制長佛二擡。此手。廣一擡手半。廣長更增半擡手。諸部論據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擡手。長二尺。準唐尺則一尺六寸七分強。此用二尺爲擡手。準姬周尺也。十誦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論亦同。鼻奈耶云。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

其色。若作者應安緣。五分須據四角不據則已。四分云。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十誦。不應受單尼師壇。離宿吉羅。摩得伽云。離宿不須捨墮。非佛制故。亦不應離宿。記云。爲身者。恐坐地上有所損故。次爲衣者。恐無所藉。三衣易壞故。爲臥具者。恐身不淨。汚僧床榻故。

緇門警訓卷三終

緇門警訓卷第四

施養教意

鈔云。物雖輕小所爲極大。出家慈濟厥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尙飲蟲水。況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爲重蟲命。偏制飲用。二戒由事常現。有用者多數故也。記云。出家之人修慈爲本。慈名與樂。無殺爲先。物類雖微。保命無異。此乃行慈之具。濟物之緣。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茲而剋。同儕負識勿以爲輕。

引大教說淨以斥倚濫

資持引地持論云。菩薩先於一切所畜資具。爲非淨故。以清淨心捨與十方諸佛菩薩。如比丘將現前衣物。捨與和尚闍黎等。涅槃云。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篤信檀越。是也。今時講學。專務利名。不恥五邪。多畜八穢。但隨浮俗。豈念聖言。自下壇場。經多夏臘。至於淨法。一未露身。寧知日用所資。無非穢物。箱囊所積。並是犯財。慢法欺心。自貽伊戚。學律者知而

故犯。餘宗者固不足言。誰知報逐心成。豈信果由種結。現見袈裟離體。當來鐵葉纏身。爲人則生處。貧窮衣裳垢穢。爲畜則墮於不淨。毛羽腥臊。況大小兩乘。通名淨法。倘懷深信。豈憚奉行。故荆谿禪師輔行記云。有人言。凡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說淨何爲。今問等。非已財。何不任於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付兩田。悲愍而閉之深房。封於囊篋。實懷他。想用必招愆。犯愆忽謂已財。仍違說淨。說淨而施。於理何妨。任已執心。後生微敬。故知不說淨人。深乖佛意。兩乘不攝。三根不收。若此出家。豈非虛喪於戲。

八財不淨長貪壞道

鈔云。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莊園釜錢。八象金飾床及諸重物。此之八名。經論及律。盛列通數。顯過不應。又律經言。若有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律。由此八種。皆長貪。壞道。污染梵行。有得穢果故。名不淨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機意狹。故多開畜。又涅槃云。若諸弟子無人供須時。世饑饉。飲食難得。爲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弟子受畜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貿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記云。上明大乘機教。俱念。下明小乘機教。俱緩。律在事者。違事故。輕則顯經宗。於理違理故。重小機意狹。不堪故。開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人反謂小乘須戒。大教通方幾許誤哉。勸廣開懷。利隨道擁。

僧綱篇云。真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著。良由虛妄之俗可棄。真實之道應歸。是宜開廓遠意除蕩鄙懷。不吝身財護持正法。況僧食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應隨喜。而人情忌憚用心不等。或有閉門限礙客僧者。不亦豈乎。鳴鐘本意豈其然哉。出家捨著尤不應爾。但以危脆之身。不能堅護正法。浮假之命不肯遠通。僧食違諸佛之教。損檀越之福。傷一時衆情。塞十方僧路。對後生所敗遠矣。改前迷而復道。不亦善哉。僧食隨處。或問僧事有限外客無窮。以有限之食供無窮之僧。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淺度。損人之短懷。豈謂清智之深識。達士之高見。夫四輩之供養。三寶之福田。猶天地之生長。山海之受用。何有盡哉。故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由此言之。勤修戒行至誠護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云。俗教尚謂憂道不憂貧。況出家之士高超俗表。不憂護法而憂飲食。其失大甚也。

辯燒身指大小相違

資持云。義淨三藏寄歸傳。廣斥世人燒身然指。意謂菩薩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來章記相傳引誡。講者寡聞用爲口實。此由不知機有淺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殺。方便偷蘭燒指然香。遂制得吉。梵網所制。若不燒身臂指非出家菩薩。犯輕垢罪。此蓋小機急於自行。期盡報以超生。大士專在利他。歷塵劫

而弘濟。是以小律結其大過。大教嘆其深功。況大小兩教俱是聖言。一抑一揚。豈容乖異。且經明出家菩薩。那云。不許比丘。彼云。捨身非沙門所爲。等傳列苦行遺身豈是專有通俗。明事存通俗。則所謂依小不燒則易。依大燒之則難。保命貪生。物情皆爾。今以義判且爲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經中足指供養勝施國城。若依梵網直受大戒。隨體奉持。然之彌善。二若單受小戒。位局比丘。不燒則順本成持。燒之則依篇結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薩。燒則成持。不燒則成犯。若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並從大判。不犯律儀。若此以明粗分進否。豈得雷同一概。頗斥爲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矯誣。邀人利養。規世譽名。故壞法門。乃佛教之大賊。自殘形體。實儒宗之逆人。真是惡因。終無善報。今時頗盛。豈知則義淨之誠。亦有取矣。

律制難學以妨正業

鈔文云。五分云。爲知若會等。知事。沙僧及法。食會。集等。學書不得爲好廢業。不聽卜相及問他吉凶。四分開學誦文書。及學世論爲伏外道。雜法中新學比丘開學算法。十誦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毘尼母論佛言。吾教汝一句一偈。乃至後世應行者即行之。不應行者亦莫行之。後世比丘所說亦爾。記云。以書算卜術俗典文頌。俱是世法。非出家業。爲因緣故時復開之。今時釋子名實俱喪。能書寫則稱爲草聖。通俗典則自號文章。擇地則名爲山水。卜術則呼爲三命。豈意捨家事佛隨順

俗流之名。本圖厭世超昇。翻集生死之業。故智論云。學習外典。如以刀割泥。泥無所成。而刀自損。又如視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僧亦多異學。或精草隸。或善篇章。或醫術馳名。或陰陽顯譽。皆謂精窮。傍涉餘宗。無非志在護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爲論議。破於邪見。若二分經一分外書。不犯四分開誦。此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勢矜能。形則方袍。心染浮俗。畢身虛度。良可哀哉。

解行無實反輕戒律

資持云。十誦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專精律部。若違持犯。辦比丘事。然後乃可學習經論。今越次而學。行既失序。入道無由。大聖呵責。終非徒爾。又彼律云。佛見諸比丘不學毘尼。遂讚嘆毘尼面前贊嘆。波離持律第一。後諸上座長老比丘從波離學律也。今持纔需戒品。便乃聽教參禪。爲僧行儀一無所曉。況復輕陵戒檢。毀皆毘尼。貶學律爲小乘。忽持戒爲執相。於是荒迷塵俗。肆恣兇頑。嗜杯。自謂通方。行經怒言。稱達道。未窮聖旨。錯解真乘。且戒必可輕。汝何登壇而受。律必可毀。汝何削髮染衣。是則輕戒全是自輕。毀律還成自毀。妄情易習。至道難聞。拔俗超群。萬中無一。請詳聖訓。能無從乎。

歸敬三寶與意

歸敬儀云。然則熏習日久。取會無由。事須立敬設儀。開其信首之法。附情約相。顯於成化之功。然後肝膽塗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極尊。則敬逾天屬。天屬。即父母也。曉教義之遠大。則道越

敬儀云。是知初心後進。必須遷師善友。今依止三寶。常樂親近故。大智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諸佛。壞諸善根。沒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道不離糧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欲離火。度水不離好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又如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

歸敬儀云。然三寶爲敬謁之尊。是以明其相狀行者云。歸命常住法身。所謂如來成就十力四無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等。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功德智慧微妙清淨。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安慰世間普覆一切。無障無礙。無所分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而能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常舉右手。安接衆生。放大光明。除無明暗。百福莊嚴。萬德圓滿。雨甘露雨。轉正法輪。濟益衆生。出生死海。是故號佛衆聖中尊。無上法王。

十二部經梵語一修多羅二祇夜三阿含經四律
陀那六阿毘達磨七阿毘曇八律
經二重頌三授記四孤起五無問六因緣七賢喻八本事九
本生十方廣十一上中下善義味清淨。自然具足
未曾有十二論議。

開現梵行。最上第一。度於彼岸甚深實相。平
等大慧自性清淨。心行處滅言語道斷。而此
正法境界無礙。爲衆生說不違實義。由是無
上出世良藥。彼滅衆生無始煩惱
三乘淨僧所有三慧開思修也。是菩薩道。故弘誓鎧
策精進馬。執忍辱弓。放智慧箭。殺煩惱賊。直
心深心。決定正趣無上。第一平等正道不離。
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諸佛一切言教。常以六
度度諸衆生。常以四攝攝諸含識。爲尊爲導。
爲依爲救。安置衆生佛菩提道。是故號僧法

資持云。三寶四種一體理體就理而論。化相一種局據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時。功由戒力運載不絕故。如芥焉何以然耶。由佛法二寶並假。僧弘僧寶所存。非戒不立。如標宗中。順則三寶住持。違則覆滅正法。又如華嚴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能令三寶不斷等。

明理三寶功高歸之益大

歸敬儀云。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爲世法之所凌慢。故稱寶也。如世珍寶爲世所重。今此三寶爲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云正歸。若無專信難事邪神。雖受歸戒。不得聖法。故經云。歸依於佛者。眞名清信士。終不妄歸。依其餘諸天神。斯何故耶。以眞三寶性相常住。堪爲物依。自餘天帝身心苦惱。有爲有漏。無力無能。自救無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寶有力量能持。言歸依者。如憑王力得無侵害。今憑正寶威福無涯故。使神龍免金翅之誅。信士超夜叉之難。五種三歸皆歸此寶。或卽名之同相三寶。由理通三世義盡十方。常住三寶此爲至極。經云。若人得聞常住二字。是人生不墮惡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時聞解熏本誠心。業種旣成淨信無失。況能立願歸依奉爲師範。固當累劫清勝義無陷沒。如經有人受三歸依。彌勒初會解脫生死。此乃出苦海之律梁。入佛法之階位。

住持三寶者，人能弘道，萬載之所流慈，道假人弘，三法於斯開位。遂使代代興樹處處傳弘，匪假僧揚佛法普渡。至如漢武崇盛初開佛名，既過晉唐，開緒斯竭及顯宗開法遠訪身毒，致有迦竺來儀演布聲教，開物成務發信歸心，實假敷說之勞，誠資相狀之力，名僧寶也。所說名句表理為先，理非文言無由取悟，故得名教，說聽之緣，名法寶也。此理幽奧非聖莫知，聖雖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寶也。但以群生福淺，不及化源，薄有餘資，猶逢道法，此之三寶體是有為，具足漏染不足陳敬，然是理寶之所依持，有能遵重相從出有，如俗王使巡歷方隅，不以形微故敬齊一，經云：如世有銀金為上寶，無銀有鎗亦稱無價，故末三寶敬亦齊真，今不加敬更無尊重之方，投心何所起歸何寄，故當形敬靈儀心存真理，導緣設化義極於斯，經云：造像如夢獲福無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情，以造像故，敬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唯見遺踪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為說法，今不見聞，心由無信，何以知耶，但用心所擬三界向成，豈此一堂頑癡不動，大論云：諸佛常放光說法衆生罪故，對面不見，是須一像既爾，餘像例然，樹石山林隨相標立，導我心路無越聖儀。

化相三寶

化相三寶者，謂釋迦如來為佛寶也，所說滅諦為法寶也，先智苦盡為僧寶也。此化相三寶，或名別相體，是無常四相所遷滅，過千載但可追遠，用增翹敬，以寶劫中三佛已往，無我第四群生何依，長淪苦海解脫無路，是以能仁應期出世，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坐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佛法僧寶不斷也

仁宗皇帝讚三寶文

讚佛

天上天下金仙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脫五陰超踰六塵，生靈歸敬所謂能仁。

讚法

萬法唯心心須至靜，由彼一心能生萬行，背覺為妄悟真則聖，稽首法門昭然佛性。

讚僧

六度無懈四恩匪常為人眼目助佛津梁，體潤一雨心熏衆香，道無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

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心不主經，問對起居斷絕隔遠，久誦憊意因事憤嘆，駭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滯慢，身口服用之不淨，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儀處非其他，卷舒揉亂墜落汚傷，種種不專不誠，大慚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一切聖衆，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憐憐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願尙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人悉為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起濟含識。

懶菴樞和尚語

佛誠羅喉羅頌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道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直須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師云：何不絕語言置文字，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微塵者衆生妄念也，大千經卷者衆生佛性也，衆生佛性為妄念所覆，妄念若破則佛性現前，此老人為固執文字語言者，與此歎也，此亦是金錢刮膜之義，他日眼開方知得力。

楞嚴經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若不以戒攝心者，縱饒解齊佛祖未

免轉販如來。造種種業。況平平之人。清涼國師以十願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為義。又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經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也。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不能受持四句偈。若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能受持四句偈。山野看來。人人皆能受持。知者萬中有一。何故如此。祇為此經被他前塵蓋覆。不自覺知也。

示比丘村已德行受食

村已德行全缺應供者。德行全可以應供。德行缺則不可應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歲。或年五六十歲。未嘗一日不應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學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年齒既高。園中豈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同光。日消萬兩黃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經云。眼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為食。如今叢林中三八大念誦。鳴鐘集衆。維那白云。衆等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此語與增一頌同。往往聞者以為常例。如風過樹。略不餐采。佛祖之意。遂成虛設矣。

菩薩三事無厭

智論云。菩薩唯有三事無厭。一者供養佛無厭。二者聞法無厭。三者供給僧無厭。今之學

者。雖未至菩薩地位。撥棄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聖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圓融。法爾如是。故永明云。擬欲姪嫌。海晏蜜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學者。衆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證而得。非唯諸佛菩薩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無善惡。無持亦無犯。是自性戒。自性無靜亂。無取亦無捨。是自性定。自性本無知而無所不知。是自性慧。諸佛菩薩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異。而戒定慧未嘗少異也。

誠觀檀越四事從苦緣起出生法終南山宣律師為弟子慈忍作

損害生命名苦業。筋骨斯盡名苦緣。經云。食者從耕種鋤刈收治。鬻饑寒。藏運。磨。炊。鑿。蒸。煮。聊設供給奉送。又種菜造膳。灌田園。營為醬酢。計一鉢食。出一鉢汗。汗在皮肉。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於作者一鉢之血。況復一生凡受幾食。始從耕種。乃至入口。傷殺無數。難類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過一生。衣服者。養蠶殺繭。取柔纖。絡染浣裁縫。衆緣調度。無量辛苦。計上下衣資。凡殺幾蠶。出幾氣力。蠶繭入湯。受幾痛苦。是故佛教著糞掃衣。障弊陋質。冀得修道。房舍者。從起立牆壁。穿坑掘地。傷殺土蟲。斫伐材木。傷林樹蟲。造磚瓦時。殺泥水蟲。放火陶治。殺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費財。飲食衆緣。勞損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於塚樹草蔭。自

安。念食是苦。節身而食。念衣殺命。著糞掃衣。念房舍臥具。從苦緣生。志樂頭陀。三月一移。念四事難消。少欲知足。經云。受檀越食。如饑饉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熱鐵纏身。入房舍時。如入鐵鑊。受床座時。如熱鐵床。寧破此身。猶如微塵。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給。三塗苦報。皆為愛衣貪食。樂好房舍。若破戒因緣。還償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驅策。或受畜生形。披毛帶角。生償筋骨。死還皮肉。負重力盡。起而復倒。虛受信施。樂不足言。及償施主苦過萬倍。是故教汝。知慚知愧。慎護後世。莫破戒受施。名為淨心。

誠觀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義。皆因聽學。為知法人。身犯四重。畜八不淨。財食噉俗。饌無羞恥。知而故犯。不畏後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淨禁戒。後方聽經。汝用五誠。得名淨心。古者大德。講華嚴經。唯一卷疏。於後法師。作三卷疏。今時講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競顯華誦。文字浩博。寄心無所。然文者當體即義。何須人語。今時愚人。競求於名。不求於法。法尚不可著。何況著文字。法離文字。言語斷故。大集經云。經文是一。講者異說。各持己見。壞亂正法。天神厭故。三災俱起。以是因緣。佛法淡薄。如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無味。諦思講論。人情測佛。佛智境界。豈人能測。如是審察。名為淨心。

誠觀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謂畜養奴婢僮僕。牛驢車乘。

田宅種植園林花果。金銀粟帛。屏風簾被。好枕細席。箱篋盆瓮。銅器盤碗。上好三衣。牙床坐褥。房舍退屋。廚庫確磨。脂粉藥酒。雞鵝醬酢。異種口味。王公貴重。多人顯識。生緣富貴。數過親舊。餉送弔問。中訴衙府。身為衆首。門徒強盛。講說相難。好喜音樂。常居一寺。詐量僧事。迭相擯罰。借問早潦豐儉。盜賊水火毒獸之事。經過酒店市。鄰屠膾獵射之家。親友婦女。琴瑟詩賦。園基壁陸。讀外書典。高語大吟。嫌恨諍競。飲酒食肉。綾羅衣服。五色鮮明。勤粥鬚髮。爪利如鋒。畜八不淨財寶。富足於此等事。貪求愛著。積聚不離。名真破戒。經云。此等比丘。名禿居士。名披袈裟賊。名禿獵師。名三塗人。名無羞人。名一闍提。名謗三寶。名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種子。名障聖道。遠離此等十種惡名。即爲淨心。

誠觀六難自度修道法

一者萬類之中。人身難得。如提謂經說。今得人身。難於龜木。二者雖得人身。中國難生。此土即當邊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經律。三者雖有正法信樂復難。今隨力信。不敢疑謗。四者人身難具。今受男形。根無殘缺。相貌成就。五者雖具男形。六根無缺。五欲纏染。出家甚難。今得割愛。出家修道。披著佛衣。受佛淨戒。六者雖受禁戒。隨戒甚難。汝可於戒律中。尊重愛樂。慚愧慎護。於此六事。若不觀察。即便放逸深障聖道。既超六難。當應喜慶。難得已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爲淨心。

戒賢論師祈禱觀音文

聞性空持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大慈悲父。親世音菩薩。仰願他心。道眼無礙。見聞。動大哀憐。冥加被。一者願某甲。早斷漏結。速證無生。三業圓明。六根清淨。二者願某甲。一聞千悟。獲大總持。具足辯才。四無礙解。凡是聖教。薰習其心。一歷耳根。永無忘失。功德智慧。莊嚴其身。根根塵塵。周遍法界。三者願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群生。梵行早圓。三輪空寂。直至成佛。於其中間。捨身受身。常爲男子。隨佛出家。發菩提心。自利利他。行願無盡。然後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而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生彼國已。滿諸大願。足菩薩行。與諸衆生。皆成佛道。

永嘉真覺禪師發願文

稽首圓滿遍知覺。寂靜平等本真源。相好嚴特。非有無。慧明普照。微塵刹。稽首湛然真妙覺。甚深十二脩多羅。非文非字。非言詮。一音隨類皆明了。稽首清淨諸賢聖。十方和合應真僧。執持禁戒。無有違。振錫携餅。利含識。卵生胎生及濕化。有色無色。想非想。非有非無。想難類。六道輪迴。不暫停。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爲衆生發道心。群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增力。慈悲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衆生。成正覺。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未得道。

前身無橫病。壽不中天。正命盡時。不見惡相。無諸恐怖。不生顛倒。身無苦痛。心不散亂。正慧明了。不經中陰。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水陸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難形。皆悉不受。長得人身。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形。黃門二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鈍。醜陋殘缺。盲聾瘡癰。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出處中國。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潔。無諸垢穢。志意和雅。身安心靜。不貪嗔癡。三毒永斷。不造衆惡。恒思諸善。不作王臣。不爲使僮。不願榮飾。安貧度世。少欲知足。不長蓄積。衣食供身。不行偷盜。不殺衆生。不噉魚肉。敬愛含識。如我無異。性行柔軟。不求人過。不稱己善。不與物諍。怨親平等。不起分別。不生憎愛。他物不憚。自財不惜。不樂侵犯。恒懷質直。心不卒暴。常樂謙下。口無惡說。身無惡行。心不諂曲。三業清淨。在處安隱。無諸障礙。竊盜劫賊。王法牢獄。枷杖鉤鎖。刀鎗箭槊。猛獸毒虫。墮峯溺水火。燒風飄。雷驚霹靂。樹折岩頽。堂崩棟朽。搥打怖畏。趁逐圍遶。執捉繫縛。加誣毀謗。橫註鉤牽。凡諸難事。一切不受。惡鬼飛災。天行毒癘。邪魔魍魎。若河若海。崇山穹嶽。居止樹神。凡是靈祇。聞我名者。見我形者。發菩提心。悉相覆護。不相侵惱。晝夜安隱。無諸驚懼。四大康強。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著空有。遠離諸相。信奉能仁。不執己見。悟解明了。生生修習。正慧堅固。不被魔攝。大命終時。安然快樂。捨身受身。無有怨對。一

切衆生同爲善友。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章真出家爲僧和合。身之服不離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鉢。道心堅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寶。常修梵行。親近明師。隨善知識。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花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林泉。空中平地。在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苦提。思惟了義。志樂閑靜。清素寂默。不愛喧擾。不樂群居。常好獨處。一切無求。專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衆生。隨心所願。自在無礙。萬行成就。精妙無窮。正直圓明。志成佛道。願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天上人間六道諸身。一切含識。我所有功德。悉與衆生共。盡於微塵劫。不惟一衆生。隨我有善根。善皆充薰飾。地獄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鬼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畜生中苦惱。南無佛法僧稱佛法僧名。願皆蒙解脫。天人阿脩羅。恒沙諸含識。八苦相煎迫。南無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諸纏縛。南無三世佛。南無佛多羅菩薩。聞僧微塵諸聖衆。不捨本慈悲攝受。群生類。盡空諸含識。歸依佛法僧。離苦出三塗。疾得超三界。各發菩提心。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先得菩提時。誓願相度脫。我行道禮拜。我誦經念佛。我修戒定慧。南無佛法僧。普願諸衆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諸含識。堅固求菩提。頂禮佛法僧。願早成正覺。

隨州大洪山遂禪師禮華嚴經文

南無毘盧教主華嚴慈尊。演寶偈之金文。布琅函之玉軸。應塵混入刹利圓融。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圓教大方廣佛華嚴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常願供養常恭敬。七處九會佛菩薩。常願證入常宣說。五周四分華嚴經。常願供養無休歇。九十剎摩菩薩衆。常願悟入常宣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伏願某甲生生世世在在處處。眼中常見如是經典。耳中常聞如是經典。口中常誦如是經典。手中常書如是經典。心中常悟如是經典。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得親近華嚴一切聖賢。常蒙華嚴一切聖賢慈悲攝受。如經所說。願悉證明。願如善財菩薩。願如文殊師利菩薩。願如彌勒菩薩。願如普賢菩薩。願如觀世音菩薩。願如毘盧遮那佛。以此稱經功德。以此發願功德。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消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罪垢。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解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冤業。願與四恩三有法界一切衆生。集無始以來盡法界虛空界無量福智。同遊華藏莊嚴海。同入菩提大道場。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桐江瑛法師觀心銘

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非迷非悟。絕聖絕賢。思不可及。強以言詮。由體明覺。遂生諸緣。鏡含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

邊。乃生乃佛。爲實爲權。迷之則浩茫不返。悟之則了了相傳。心焉汝靈。心焉汝靈。語汝莫忘。誨汝須聽。汝具萬法。今本自圓成。萬法具汝。今其體空平。境非實境。名是假名。汝昔不悟。今枉受矜。汝今自覺。今可保堅貞。觸途莫滯。念起即覺。六塵不染。三毒乃清。休更鼓之令渴。今失本明。宜自澄之令淨。今歸元精。縉門警訓卷四終

縉門警訓卷第五

終南山宣律師寶主序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後己。契諸佛之慈心。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爲主者尙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坑。拋千重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著好衣。不耕田而食美饌。何須結怨。讎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索觀自己。愚身直饒羅綺盈箱。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意

地。或住梵刹。或挂雲堂。莫論他非但省己過。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五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裡刀鋸。面帶笑容心藏劍戟。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攜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極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賢之譏諒。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我慢之高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勝今生。莫道今生勝來世。奉勸大眾疾須覺知。大限臨頭悔之莫及。

東山演禪師送徒弟兄行脚

大凡行脚須以道心爲重。不可受現成供養。等閑過日。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每日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只隨群逐隊打鬧過日。忽然死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爾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檢點做工夫時。定有到家時候。有一等辦道人。經又不看佛又不禮。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與人說雜話。若是如此辦道。至彌勒佛下生時。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著精采。提一箇無字。晝夜參與他斯睡。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難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斯睡轉鬧轉多。有人到這裡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宜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堅起脊

梁。依前提起所參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歲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覺得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禪病說之不盡。如衆中有老成道伴。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前輩祖師教人做工夫語言看一遍。如親見相似。如今向此道者難得其人。千萬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與老僧指背。偶曰。瞻風撥草離家時。一念途中善護持。近日叢林風味別。脚頭到處著便宜。

石屋琪禪師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酒執巾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茅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誦經。也要攝心除睡。藁糞黍飯塞飢瘡。淡粥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爲口體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茫茫無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有書來。勉汝歸寧有深意。開纖未讀便抽身。不負來首全孝義。有言孝爲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奉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策不妨閑往還。

結制小參

佛祖門風將委地。說著令人心膽碎。扶持全

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弊。紛紛走北向奔南。味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茫茫無本據。縱繞挂搭在僧堂。直待版鳴歸被位。聚頭察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睡。疑雲鑿鑿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滯輕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外道經書動講義。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然渾不懼。或選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閒處光陰盡虛棄。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難。鱗甲羽毛披則易。看他古之學道流。直忘人世輕名利。煮黃精煨紫芋。飯一搏水一器。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計。物外清閑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貴。劫空地佛花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遊戲。茲因結制夜小參。不覺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家曉夜忙車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花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三食不周備。思量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宕西邊嬉。三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他人過。及乎歸到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

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舉。繙田無一贊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中峯和尚遺誡門人

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尙無爾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貶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爾曉甚麼作佛法。任爾以百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爾會處。爾轉要會轉不相應。爾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爾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桶皮。自認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尙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脩。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榜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從無量劫來。彼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爾還知多少人在爾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爾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

粘皮纒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播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它。目前不被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變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爾知衆生結縛濃厚。無爾奈何處。爾若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可食糲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知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慕爾援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誠閑

世人未有不以閑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痛。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閑。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閑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之閑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資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凜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

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迄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大虛之無爲。豈一閑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閑於疎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投閑者之誠。

千崑長禪師示衆

參禪爲第一。持戒爲第二。作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愛衣與食。莫貪名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耳。是百姓光頭。是脩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畜生群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俗人。莫與我同住。

天衣懷禪師室中以淨土問學者

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舍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脩。衆無語。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絕道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大智律師警自甘塗炭者

世之學佛者。其始莫不皆曰爲生死事大。及平聲利所動世緣所汨。則生死大事置而弗論。或爲人扣擊。則它辭託跋不能自決。或云此不須問。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作計較。或云隨處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不高不下之家復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見善惡相不得隨去。或令預候之時。或教臨終奪陰。或云百骸潰散一物長靈。或云形散氣消歸於寂滅。如是種種臆度矯亂。皆不出凡夫外道斷常二見。逮乎四大解分痛苦所逼。誠神無主隨業輪迴。決無疑矣。假令定日剋時坐脫立化。世德可致未足爲奇。斯由不見十六觀經。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彌陀願力。而堅恃所具自甘塗炭。豈不爲之悲哉。

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眞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存軀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從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衆脩。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誤人自誤。況大雄讚嘆金口丁寧。希從昔賢恭慕佛勸。定不謬誤也。仍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途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

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沈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疑及矣。

慈雲式微主三衣辯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會。二曰。鬱多羅僧。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非俗人所爲。智論云。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外道裸形無恥。白衣多貪重著。難阿含云。修四無量者。並剃髮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據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網經有通俗著者。人見彼經廣列王臣道俗。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薩戒者著七條衣。觀彼經文。未必全爾。袈裟正翻爲染。或翻臥具。據翻染者祇是通制。道俗受戒須服壞色。恐其染同特髣。乖於法制。乃云。應教身所著染。皆使壞色。或有風俗不可盡制。而出家菩薩必須染壞故。復文云。比丘應與俗服有異。何曾通俗著七條衣。或翻臥具者。南山云。三衣總名。梵網經云。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卽其文也。若爾者。又何妨袈裟之語別在出家。亦卽文云。比丘皆應與俗服有異。尋天台及藏法師章疏。俱作染壞義釋。並無通俗三衣之說。雖方等經中通俗僧懺入道場時許著三衣。但是單縫不許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單縫。二名俗服。荆溪師云。若却刺者卽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應須別造。世有借出家人衣。深爲未可。故知雖三衣

非出家服行出補信其梵網若已許著。方等何故要須單縫。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著等。此出自聖意暫爾赴機。滅後下凡須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後之言。方爲楷定。三衣許俗彼經無文餘。或云。撻災免厄許與小片。至如戲女暫挂獵師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飲食斯充。挂一片而羅剎不噉。蓋顯三衣之功用。非許四民之受持。出家閑邪之人尙昧持衣之軌。在塵煩雜之家。寧知奉法之儀。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則不生罪戾。必領納垂式。便自陷深愆。一生無衣覆身一死。自負聖責何慮無惡道分。觀斯之言自坐深過。忍將非法誤累在家。更有愆妄不能緘默。多見道俗競挂絡子。濫觴久矣。滋彰近矣。且三衣五納制聽二典。絡子名狀出自何文。誤以三衣破片而迴作者。比丘衣損祇合補治。今不失受持。豈容披其破片。更立異名。何殊遭賊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內執作暫挂無妨者。安陀會。正是院內之衣。何不著耶。至於俗家弟子。若免災厄不應常挂袈裟之片。若許常挂。何不全許三衣。而但許一片耶。南山引僧祇龍著袈裟免金翅難。乃云。必不順教則所被無力。袈裟違教尙云無力。況今絡子特新裁染。公然製造。若名若體全是非法。驗知披挂得罪無福。今略書三種違教之咎。庶幾讀之。有過無大必改爲善。一者絡子名體都無所載。制聽二教一切所無。既乏五功濫參三賤。違教之責冥報非虛。二者制聽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薩聲聞述而不作。今

既自制絡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輩非佛者流。南山云。以雜色線縫於衣上作條幅者是外道法。結像蘭遮。況乎造非法衣。殊乖先制。非外道輩斯何人哉。幸願四方道人行大乘者。讀文尋竟莫守己情。擔麻棄金殊非智者。革弊從正斯則達人。應知無上佛乘解無道俗。傳持之軌誠在律儀。涅槃扶律談常正在於此律範。若壞法假誑傳。豈生爲人不謹眼目。斷常任命。非旃陀羅耶。昔靜謐法師值周武行虐。自恨不能護法出家奚爲。乃坐石奮刀遍身剖肉引腸挂樹。以手捧心而卒。嗚呼古賢護法其若是乎。我等既學未能宜法制莫致毀損。殃墜自他矣。

緇門警訓卷第五終

緇門警訓卷第六

長蘆慈覺禪師龜鏡文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主典輪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正教故有齋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

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道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輟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入。所以報炭頭爐頭也。付己德行全副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法之津梁。畢竟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泚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爲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

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齋積常住減剋衆僧。非庫頭所以贖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澆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凡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也。打疊不動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不前衆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宜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鬬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譽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專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己妨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嘆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

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齋堂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尙有不周。但知拾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梅檀林下純是梅檀。今斯後五百年再觀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與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謹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惡難迴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須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愛食。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且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尙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遞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鑑鏡焉。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無量本
大同小異

陸堂念誦誦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

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底靜牌纔挂。宜各默然。縱不挂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誦魯祖風。便口挂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讀經文。貴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裏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扳頭輕欺大眾。虛占案分挂物明窓。不合律儀。盡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叙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己。放參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生。衆口燦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於齋后。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紙糊卓儉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知觸淨髮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妨衆用。古聖補破遮寒。纔了便休。豈可朝昏事侍針線。煎點茶湯盡林盛禮。大眾雲集方可跏趺。盡豪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輒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諸法度請問耆年。隨方毘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不必著忙。欸細之間自然穩便。入寮煎點本

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家事舊處安排。鴻却湯瓶即時添注。山行水次戒離閑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雖黃之事品藻他人。說食說錢呵風罵雨。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毘陰晴齊赴。各懷懷恨同還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呪肩負柴薪。豈可猖狂恣肆談笑。衣孟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儘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漸汗下。若是海門上士。禪院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嗤笑。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恐招薄福。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者宿。五更洗面本爲修行。吐唾花盆喧聒大眾。暗中動念白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簪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步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著腸肚。十日知寮遞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苦切勞心先人後己。大眾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衆人共議。遊山瓶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謹善遮惡取信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

三嘆不回相聚何益。況乃心塵難掃。性水易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饘飯一堂。文遠勝劣爭權。輪却糊餅兩個。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說兩般。祇要罰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咬不休。奉勸後生高著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今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被候開靜。動止回旋。向左肩。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時。須待浴。手巾乾淨。不相妨。寂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筋人先匙。食巾收摺。須臨後。左右和南。禮莫虧。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參。藥石莫喧譁。出堂入戶。清規合。猶見叢林有作家。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取入堂。追罰百錢。由自可。高懸一。勝最難當。入室。陸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等無羞恥。直裰中間小袖兒。脫著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呪語。輕彈指。淨桶常將右手提。入浴披衫。貴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布安槽上。雙脚如何著桶中。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嚙。一朝突出。娘生眼。執藥方知病轉多。頂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淡。須防護。莫尋尋常救火軍。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蕪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住。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喚作地獄。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見爾遮一隊漢。在遮裏心憤憤口悻悻。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趁口快擇。兩轉語便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遮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教不得了也。遮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坐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爾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醫王。四生慈父。醫一切衆生心病。只爲爾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魘。入爾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爾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遮箇田地。亦無吉凶。爰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姪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爲爾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遮箇欲飲。欲飲。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

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護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是非到處。苦哉苦哉。怎麼行脚。掩殺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盡盡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盡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爾何不退步思量。爾遮臭皮袋。有甚愛好處。當時只爲爾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錢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水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前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爾死。爾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揸腰捺膝。胡揮亂發。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唇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爾諸人要參禪。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利。可謂得之於心。願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

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

去其砂石純一真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爾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煅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是。盡是假洞真如。顛倒佛性。爾還會麼。爾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過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捺紅粉也風流語錄

袞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爲平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婆塞結而爲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實。聚言教而爲藏。藏實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意空。無一物不轉法輪。

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歧路磽确人烟莫絕。非志於道者固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獨東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五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墮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造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藏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入法替忘。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臥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臥鐵床。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依護。其或心汨蓋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究竟。留盡還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魏邑。出家於雍州郿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老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謹慎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念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衲子。心地未明不替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發華書復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歸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淵邪途。著我耽人舉枉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仰三寶以慈悲。擬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

位各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

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謹威儀。無損。不逢八難。不缺一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遍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償冤。盡罷辛酸。咸霽利樂。疾疫世而見爲藥草。救療沈痾。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益無不與崇。次期累世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菴謙禪師答陳知丞書

某啓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參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參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

第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然參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爲難。亦無無爲易。亦無無爲難。亦無無爲難。亦無無爲易。和座子掄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鍊。鎔銷五嶽鋼。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團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嘆。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

佛菩薩

仰山飯戶部尙書院中大撰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燭。食者須知來處難。略爲諸人試拈看。東臯西嶠春早時。嘶夫餉婦寒且饑。土膏脈起農事動。牛領生瘡猶挽犁。夏苗欲秀未成實。無雨四天惟烈日。背枯面裂汗流胸。耘耨只愁稂莠出。秋深稻熟如黃雲。晝穫夜舂甘苦辛。里胥催督王租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扑。私債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羞齋粥。住持老僧沿門求。丐士緣化圭撮收。手胼足胝不敢憚。櫛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堂門尙閉。普供厨中人早起。惟憂清衆粥飯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滿滿地凝如脂。去粗存精運柴炊。沸湯煙焰飯釜熟。執務捨力良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盂受。細論變生造熟功。却恐閭黎難下口。不從香積世界來。又非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皆是求福檀信財。維那白槌似瑞響。十聲佛名欄同唱。行益穩遲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忘。古人都爲學道忙。遍參知識遊諸方。木皮草葉供饑煮。豈有此飯充飢腸。百歲光陰如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不分明。佛也難消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出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歸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荷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天台圓法師自誠

三界悠悠一箇圓。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目久沈埋。野馬無羈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林。逝波傾入無明境。紛紛萬類器中蚊。嗷嗷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殿中遊。也向閻公鍋裏煮。循環又擲入胞胎。交構腥臊成沫聚。一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馳騁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依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聲受辛苦。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

古。金烏玉兔自摩空。雪鬢朱顏盡成土。我嗟

瞥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流轉。追思古聖與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涯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著眼。但於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光直照西。萬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名。獨向金臺預高選。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一回相括憐。修行惟有下稍難。豎起脊梁休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中寶。願同法界冤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繡門警訓卷六終

繡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參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爾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

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爾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爾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學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花解咲鳥能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暮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發。玉階鋪苔綠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沈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陸堂入室。拈槌擊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況亦孤負先聖。爾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昧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

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爾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爾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箇在。我且問爾。忽然臨命終時。爾將何抵敵生死。爾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爾只放下著。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爾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來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爾不得。而今末法將沈。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爾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調振子。甚是容易。自是爾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爾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爾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豈參

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迴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動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廈。切不可溫飽自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動學問。不究義理。不正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往來書尺。如何回出家人。胸中貫古今筆下起雲煙。方可了身子了性。以至了了命。若自懶惰託言所累。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鵠鶴禽鳥也。尚可教以歌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自當尙嚴。師嚴而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又訥。宜白又鈍。發遣又疎。寫染又拙。覺時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各於其師。何謂至感。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要格。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

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杏爾童行聽子誠云。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繁引。略舉二三。虞夏至尊尙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輩。今各願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餐蚤粥。念念與惻。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固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爲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臨顏降魔。子雲有言。誦經誦若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說因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答佛祖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頌曰
負春刻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

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暫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利座應爲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雲峯悅和尚小參語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學故是不知。也入衆參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爲旺化。其間孜孜爲道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提靈蛇之寶。執肯知非。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乃端

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柴不擇一莖。柴不撥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樂。爭奈三陰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樓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未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棄。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動著關捩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刹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曉。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遁。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銅頭鐵額兒。臘門須著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慈受深禪師小參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

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瞋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嗽嗽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顧著。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匾檐山和尚一生捨橡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饅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著一編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赤脚。恐損他信施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口中減削。將來供養。耐了便要邀福懺罪。爾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力。未饒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爾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龜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爾石上磨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爾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著遮般話也。莫道焦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

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靈願救盡是神異問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肅味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破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其變生肇融。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何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醒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茹荼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斗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詞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領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證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

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澈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為美。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護。如水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墮胎。胎腹裏託質。泥犁鑊湯。煮煉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獲一箇半箇。堪

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法昌運禪師小參

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為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閑過時。今日三明日四。遮裏經冬。那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屠將嘴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著。莫當等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將爾贊歎爾。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那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計。神通佛法。總使不著。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未忘。盡從沈墜。爾要識拔毛戴角底麼。便是爾尋常亂作主宰者是。爾要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誑惑迷途者是。爾要識寒水鑊湯底麼。便是爾濫膺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爾心自作。只為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為爾三兄四弟。但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況

天龍八部既來遷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僧饒頭邊討飯供養。爾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旁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著他肚裏事。瞋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爾悟見箇甚麼。還脫得獨體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梅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爾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爲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慶說話。如服眩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努力。珍重。諸師。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婉汗下如雨。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以玉峯寺。出帖請權住。豈可爲一身。法門同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謹謹納公帖。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他年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續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肅爾威儀。尊其瞻視。愆忿室慾。治氣養心。無

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於胸。喜怒不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己之樂。憂人之憂。若己之憂。容象賢克己復禮。無因小隙失素所善。無背公義棄素所疎。能不可於勢不可恃。無護己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懼人之不知。道貴全生。無新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採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悲無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者聲華溢美。利養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學有懿範。杖錫一味。喫土丹霞。只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氈。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虧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忘。去佛愈遠。行道有難。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減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

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鷓鴣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懸高臺。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璠瑤。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則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胸襟。智嶽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啟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澣囊。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眾應供。登座說法。則著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眾禮誦。入堂受食。則著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

作務則著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叙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錢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泊至垂滅。遺教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向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於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暫屈高明俯從。下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問惟禪師裁之。不宜

準羅漢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羅漢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勝星羅獎平生之勤苦。綸恩露

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侍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張顏趨謁。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信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爲人無丈夫志。況蓮華妙典驚嶺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群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誦持。豈獨孤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梁。身骨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況般若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爲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心哉

顏侍郎答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讀之深有開慰。而向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師周旋。今復有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師所言者余竊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偏。猶有人我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爲大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遂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

能於先佛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然超脫。不必執我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在家出家往生非一。況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捷徑。然於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種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以至於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眞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求之也。今禪家文字遍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怪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歎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

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行獨推觀音。豈可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爲邪見。然華嚴知識或在外道或爲人王。或爲淫女引導衆生。若以正修行者爲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蜜女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爲非也。千經萬論止爲衆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炙。此心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只爲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叙鄙見以復來誨。或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事耳未聞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答真侍郎德秀書

蘇軾月林錄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願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獼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龜事未去馬事到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

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微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如煨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鑪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

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清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難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圓推。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屬之。

繡門警訓卷第七終

繡門警訓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進。莫教勞勞空過時。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罪。願存法水洗心胸。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

優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面前。不見確坊廬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厨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煩。事衆若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瀟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水。雖是未除髮與鬚。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靈岩石剎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床頭。寂寥心在呻吟裡。粥藥須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身安可保。老僧書偈示叢林。

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擬論方藥。便把拳頭發口毆。

大慈禪師禮觀音文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歸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靈威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癡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難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晝夜存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滌千生罪業。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臥之中。親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其即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

衆生同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大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聽受。名爲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者是經爲經卷。是爲紙墨。是爲標軸。是誦者爲當心念是口念。是爲觀齟和合而出。爲有我身爲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衆。爲是實有爲後想生。四衆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爲四衆宣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爲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法施。雖無受者四衆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爲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爲持戒。忍耐惡名聞財利皆不能惱。名爲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名爲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名之爲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字句分明。名爲般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爲實。傳授外人名之爲權。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爲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爲了因。高座四衆說授因緣名爲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

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運慈悲二法。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敘手供養一體三寶。遍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即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即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思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開。食今新食照諸開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那可食。爲新既無新食。那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

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疎麻苧爲其體。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俗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歎。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癡。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未流浮薄正教衰遲。競貿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大於貧高我慢。欺壓於碩德。履習以成俗。愚不知非。汝當敬遵聖範。仰荷恩慈。時時自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今鉢衣自披垂形忍界。分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太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皎月。清晨入聚群心發越。黃梁傾散有若金沙。白浙高堆苑如積雪。與香積之變現無殊。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宜自護括。不耕不耘不鋤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口腹無厭貪源巨竭。正念微乖羅刹已奪。嗜一時之甘美。爲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未微。杯水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匙有節。慎勿枉彼信施。以養穢穢。會須藉此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物體則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樣故。彼形之大者。可用開增吾身之小兮。從初制度好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爲開。焉知自誤。嘗聞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者四方之基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爲護。安福講法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步。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漚囊賦

吾有漚囊。製造有方。綴練作底。熟鐵爲匡。其用漚兮深須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我佛仁慈尚不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內往返須將。世多輕略孰究否滅。或聞而不製則嗤爲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斯由內無慈愍。外恣疎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之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有賴抑使。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杖。製有式。上下三停。總長六尺。十二環圓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鉤開而復同。顯空有不離不即。匪以扶羸。唯將巧食。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鳴歷歷。直欲使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懸之屋壁。塵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雲外兮不以爲難。解虎號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暴。內懷荆棘。用之舍之。今能無夕惕。

贖禪師誠洗麵文

詳夫麪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
檀越之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
尙恐難消。況於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
味。倍美色香。巧製千端。擬形魚肉。致使鵝毛
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之食。三分去
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漸。味稼穡之艱難。滅龍
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瓦解。永消。雖
非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一
麥。古來高士。果充饑。飲食之修。未除。解脫
之期。安在。但願參禪得髓。何須洗麪求筋。縱
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淡飯。既免多求。妨道。
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別是一般安
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禪
師常成學使
雲居寺和尙
制常住及諸
莊並不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蕭疎。假饒祈
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麪。元符三年十一
月一日住持宗隱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洗麪何曾振古風。今日叢
林思舜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麪作盤飧。爲憐枉
費情何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爲
報諸禪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須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漸。閻羅老
子真難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麪生。舜帝昔
年爲漆器。百僚猶諫不須行。
麪裏有筋須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
著情猶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眞肉。調訂肥鮮作假魚。畫佛既
然成道果。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麪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
油兼費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疎食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
請供承外。落得參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
網從君意。呂望垂鈎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
盛粗粟米。桶中羹是淡黃齏。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
等無高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關。大抵精
粗同一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樹叢林。雖然冷
淡無滋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會輕捨。水陸庖精尙遠離。今日此
情猶未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塵盤拭案強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
心隨口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士應相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蕪葷損戒香。麪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
筆都勾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
德能多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叢
林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撩天鼻孔氣凌雲。尙嫌禪
悅珍羞味。爭肯啖噉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振領提綱似等閑。十五萬
斤常住麪。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同過同功未可憑。惜福此
時因大衆。無慚當日在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見說泥犁歲月長。却恐那
時妨道業。不如今日且尋常。

叢林執事莫癡癡。苦果酬因豈易擔。更擬諸
方問王老。不知辛苦爲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惜福由來戒麪筋。大嚼屠
門真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
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眞風。

山僧特地改家常。圖得吾門更久長。若向此
時疎奉養。免教他日誤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兵火屠燒萬萬家。當日太
平思儉約。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須趁昇平剪禍芽。所以吾
門增淡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蓋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
淡無人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知無味。舉頭方見不空空。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餅金牛飯。一飽心頭忘百饑。百衲袈裟五糲孟。二時事復計精粗。沙門畢竟宜清苦。軟暖修行道業疎。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生癡福盡。災荒水旱募頭來。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方有窮財有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辦才淨法師心師銘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身以室。病之以醫。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知恩反生怨。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九孔常垂。百千癰疽。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情之。當使此身依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養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

序曰。愚常覽自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十蘭張說李鷟。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東島婉婉。乃千古之鑑識資朕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懲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

人之失。如己之失。是享真吉。返此之徒。天鬼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滅紀。不得不止。守謙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詣走蹙蹙。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屹屹孳孳。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爲自墜。言虛行僞。斃殃爾壽。須戒。酒腐爾腸。須畏。勵志須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於文過。乃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奇薄。患隨不忍。害遂無足。一此一彼。諸官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己。惡木之陰。匪陰。盜泉之水。非水。世學草草。能生幾幾。直須如水如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己之慢。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孫暢。沖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含齒。神月集。

古州能濟山友雲慈和尚蛇機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機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機。能機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於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機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窮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況財之毒尤甚於蛇虺。利之機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汚乎形服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

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形服可以潔而存。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汚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汚其形服矣。世人其訓之。

大慧禪師答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遍。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誣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久。雷同一律。豈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釋天親無著論頌。其義昭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達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

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於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祥師。因請益琅邪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

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渤海眞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處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

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己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惻惻但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誨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厮捱。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講主講師不到處。還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鑑勲和尚與佛果勲和尚書

時住夾山

惠勲啓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欲苟異名聞利養。乃廣街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致忘。近有禪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爲兄弟請益雪竇。其洪機捷辨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涕洟。自謂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

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憤今時邪黨異說。有味古人之意故。奮發大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其必無外也。第恐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為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為害非淺。就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學者。某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於左右。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者。亦不罪於左右也。不宣

答投子通和尚書

某啓上。比聞瓶錫赴緣投子。四方歸德翕然欽承。無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辨正邪。為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象森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遞代相承。至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闕。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為種草。若齊眉共闕滅師半德不堪傳授。若影響不真孤狼猥勢異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鐵圍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礙。若透得一個。百千萬億圈透之無礙。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祖先師。先師傳

之於新戒。遞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誤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據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案請託。不出金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無礙俟容披暗欺曲。勸同倘若符合無差。即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見察。不宣

繙門警訓卷第八終

繙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為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勸廊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舍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誘誘。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

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輕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謹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於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為壽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為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土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論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授庸謗。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闡黎。而必籍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伽罄體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為臆說。深信佛語。事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冀真出家

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辨先物後已謙退盛風。名稱普聞家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機遠延。每畏緣端。值諸留難亦既止。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只銷煩惱。繼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縵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王觀成師衣物五十八事親書

龍泉飛白牘
集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寬。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岩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經日千里。名花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峰巒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

視聽都息心累闌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

繁食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歎。應當博問先知。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獨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水。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冥旨潛果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果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塵。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峨峨聲。鳥獸鳴咽松竹森稍。水石峰嶸風枝蕭索。藤蘿紫絳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絳。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山。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

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

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冥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能慧寂於喧。市鄙無非冥坐。微達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達順無地。閑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峨峨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通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絃絃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園。遊逸形儀寂泊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今若拘。其心今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更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冥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爐耳。不

宜。同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失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死受輪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道。獲遇遠風得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破齋多過患。壞生害物無慈念。啗肉食臘養穢軀。衆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緣多互用。邪命惡求無厭足。耽淫嗜酒愈荒迷。慢佛輕僧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己德。幸裁樂禍掩它能。虛誣欺誣競利名。鬪構是非爭人我。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停。追攀人事愈精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威儀增詭詐。內懷我慢更疎狂。懶墮熏修恣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將何用。大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塗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同軫威光俯照臨。共賜冥加成就拔。無始今身諸罪障。六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隨。心心常繫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衆生肉。飲酒行淫作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無疾苦。預知時至不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冤魔咸寂滅。異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觀如來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即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承蒙授記。分身遍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衆

生。誓入娑婆五濁中。普化群迷成正覺。衆生業盡虛空盡。我願終常不動移。乃至今身及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修行善。回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冤親。同脫若輪生淨土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威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喜見聞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或違終因斯脫。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妙經。一刹一座無非利物。唯願諸佛冥加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在在皆爲勸請。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提。一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著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爲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著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老子不撥。據爾所作因。還爾所作果。涅槃堂裡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爾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譬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

平。物我頓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

此生不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修身見古人。

若到諸方須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

開單展鉢親明取。不可龜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

裝香掃地無餘事。默耀韶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疎慵。入衆衣裳垢不中。

上下隣肩薰炙久。身心動念肯消鋒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略經行。

歸來試問同心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

雖然暗室無人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憍慢垢。由來身業難清涼。

玄沙有語堪歸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喚上流。

言下若能窮本末。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

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

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

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趁口答。

取笑達者

誠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知伸

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

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爲得出三

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間宗乘和

尚如何言論。並是出衆當場決擇。近時兄弟

進十轉五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拾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著便作驢鳴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潞山會裏做飯七年。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黎還會捨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床上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成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說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諸闍黎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乃不會。豈況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

成魔語。豈得了爲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盡蠢之徒作佛。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鏝湯爐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擔重。乍可爲俗隨所任運。遣過時日。却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麼業。踏底是國王地。著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只如老僧不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言定得。除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上堂。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珍重。

雲峯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草瞻風。遍天下行脚。且道。還會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閑喫。等閑喫。往往難銷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所爲。直心實行能網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獵誇唇嘴。恣貪腹沒慚愧。善惡昭然難彈避。三途六道正茫茫。也好回頭自瞥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燥燄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炊。江湖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真金銷燄兮大石欲裂。猛虎喘息兮蛟龍睡垂。門有蓬華兮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哭有多兒。耘苗匪倦。尿水忘疲。顏容抹漆黑。背脊拆龜皮。杏爾釋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畫堂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簾展琉璃。閑尋泉石兮恣行恣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回頭一顧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風伯。休顯嗔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衆之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

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誠尙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轍以副絲綢。其可夜春乎。纖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嘆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菴。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己。名不耀而畏人揆己。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誦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咬啗此汚而去。庶幾雲菴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菴典刑尙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譯經〕變梵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

諸佛所師

〔義解〕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

二依常轉

〔習禪〕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

常住安樂

〔明律〕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

同彼金湯

〔護法〕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

外禦其侮

〔威通〕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

觀之難測

〔道身〕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

迴金剛身

〔讀誦〕十種法師。此爲高大。洙枸櫞花。

果時穰赤

〔興福〕爲己爲它。福生罪滅。有爲之善。

其利博哉

〔難科〕統攝諸科。同歸高尙。唱導之匠。

光輝佛乘

或耨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藏。

示衆

暗撒驪珠成瓦礫。閑傾鴆毒是醍醐。冤將恩報滅胡種。舉眼無親眞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闊却噓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暗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縱橫漏泄祖師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瘡破膿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差漸。胡來漢見非難易。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瘡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籙後昆。掉放孤峯爭合殺。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過枉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譏。三尺冷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踏隨種草不消渴。奮關重闕睡手贏。湖海晏清還獨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冤讐。熱血相噴肯便休。反倒大家無寸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烏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來都不是。如何陸降老臊胡。

己躬日用露全眞。還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頭叉手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爲猜。了知極則難分付。不覺和聲送出來。

支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不奈何。轉得身來添氣急。可憐鴿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壁雙眉。羣生做處難名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輪贏莫放開。割捨拍盲窮性命。齊喁鼻塌見全材。

眞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逃生脫死勤成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參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沈吟。眼光欲落前程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誠

地獄之中未是苦。袈裟之下苦無聞。死生大事還知否。莫向青山臥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

尼勤讀誦鐵窓莫待電光寒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贏得身心蟻子忙。簿上轉經多積欠。眼前業障自身當。門徒施利魚鰾水。買得油鹽雪見湯。年來何了日。不知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說實悲傷。佛法無人爲主張。未解讀文先坐講。不曾行脚便陞堂。將錢討院如狂狗。空腹高心似啞羊。奉勸後賢休繼此。免教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誠

不求名利不求榮。只慶隨緣度此生。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謾虛名。衣裳破處重重補。糧食無時旋旋營。一箇幻軀能幾日。爲他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闕

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闕早已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當須漸漸除。爲報滿朝朱紫道。闔王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萬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死生事大宜須覺。地獄時長豈等閑。道業未成何所賴。人身一失幾時還。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時中自著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自

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動。也要時時近好人。踴躍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頻頻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誠。佛家梁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鏡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誤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爲智人之所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僞。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爲人難爲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曰識見。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象。若是而能爲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氣象。若是能爲人未也是何也。天資不高學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也。不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

智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而欲爲人師者。未之可也。易爲不易。曰宗旨。曰教義。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

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境觀。而能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不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徹矣。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猶之不可。故曰。爲人難爲人師不易。

圭峯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即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焰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略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訓委明。蓋欲潔嚴身器親近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諸則反汚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提。動輒得咎。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有方便謹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於細行終累大德。況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經

緇門警訓卷九終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坐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即 佛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

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床。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灑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汚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處筵近水槽邊。恐不知者誤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宜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廁時先須彈指三下。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既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即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況書臭廁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汚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藏垢。釋氏要覽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爪養長寸餘。以為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用廁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桑葉皆

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故相導。超曰。願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漸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廁中蟲報。後架手巾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汚淨手。人衆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搏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入廁 唵 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 賀囊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 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 室利曳婆薩莎訶 淨身 唵 唵 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使水。屏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屎。臭不可聞。穢不可視。行廁革囊誠為可鄙。云何於身耽欲無恥。云何於食樂著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入泥犁窮劫不已。苦樂在心昇沈由己。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人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發誠實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嘆曰。相好明了必為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為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為癡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羅奈國。度橋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

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為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觀。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為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厭念。佛便告衆。却後三月當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難從領鬚入。誦出佛經一無遺漏。如瓶寫水置之異器。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遠漢明威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香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沉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佛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

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破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嚙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尙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

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邵文信等。各齋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結壇沈香爲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慚慙。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跏趺高坐。坐臥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歡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謔謔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

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誨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賈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爲僧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宮使會通謁鶴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爲官志慕出家。願和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垂攝受。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既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

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奉澤洪需。特使寫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尙其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且臨薨背時。悔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參禪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天此土。噫。爲僧之難有知此者。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顧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誨致身實公道場有年。其爲人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爲僧。敬投敬信英偉特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縷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興重教尊僧之心。知前輩雖爲富貴所折困。未後亦有悔之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長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爲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鳩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強。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

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礙。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爲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遭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子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明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雨淚悲泣。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請。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即能捨愛。汝愛能捨。即能捨身。汝身能捨。即能捨意。汝意能捨。即能捨法。汝法能捨。即能捨心。汝心能捨。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嫗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嫗瞻仰心大歡喜。尊者

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嫗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闍寶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闍寶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立精舍。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舍。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闍寶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舍。風捲蟬噪。入海南。惡水激來。成第一。鈍根踉蹌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卽宋高祖第三子也。聰敏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顒庾亮

王濛謝尚鄒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學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顗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潛深通崇邁。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張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駸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說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

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衆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爲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著舊所聞致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溺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

寺僧善信。卽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觀殊勝自慶。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流涕曉曉。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遂隨卽止。遇湖卽住。師卽南邁。以資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于湖側。問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何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卽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珠絲罽面壁耳挫體。久之方覺。武陵卽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性。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卽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東。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熟閱形勝。開途南入以正賓主。鑿崖壘澗鑿蟻補砌。壁巖萬

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予謫爲郡守。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具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二爲三。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鼉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

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冥十方住持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時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沈沈松煙霧。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趺。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意。今祖之髓。我之心。今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日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群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七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塵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牽攀。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唇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膻。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

聾何異聾。世人之耳非不聾。耳聾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聽不聽。合明不明。轉轆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心。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記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措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尙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跡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婆娑。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

樹。闍王滅罪。婆娑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既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繙門警訓卷十終。

No. 2024

禪關策進序

禪曷爲有闕乎。道無內外。無出入。而人之爲道。也有迷悟。於是大知識關吏。不得不時其啓閉。慎其鎖鑰。嚴其勘覈。俾異言服私。越度者。無所售其奸。而關之不易透。亦已久矣。予初出家。得一帙於坊間。曰禪門佛祖綱目。中所載多古尊宿。自叙其參學時。始之難入。中之做工夫。經歷勞苦次第。與終之廓爾神悟。心愛之慕之。願學焉。既而此書於他處更不再見。乃續閱五燈諸語錄雜傳。無論繙素。但實參實悟者。併入前帙。刪繁取要。彙之成編。易名曰禪關策進。居則置案。行則携囊。一覽之。則心志激勵。神采煥發。勢自鞭逼前進。或曰。是編也。爲未過關者設也。已過關者。長往矣。將安用之。雖然。關之外。有重關焉。託爲於雞聲。暫離於虎口。得少爲足。是爲增上慢人。

水未窮。山未盡。警策在手。疾驅而長馳。破最後之幽關。徐而作罷參齋。未晚也。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孟春日雲棲株宏識

禪關策進

後學雲棲寺沙門株宏輯

前集二門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諸祖法語。今不取向上玄談。唯取做工夫喫緊處。又節其要略。以便時時省覽。激勵身心。次二諸祖苦功。後集諸經引證。俱做此。

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爾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做工夫。便冷吟。猶有這箇在。我且問爾。忽然臨命終時。爾將何抵敵。生死須是閒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迭。前路茫茫。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這裏都用不著。只管瞞人。爭知今日自瞞了也。勸爾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這些關樞子。甚是容易。自是爾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若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屙屎放尿。心心相順。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歲深。打

成一片。忽然心華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這裏。說甚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爾何。不信道直有這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評曰。此後代提公案。看話頭之始也。然不必執定無字。或無字。或萬法。或須彌山。或死了燒了等。或參究念佛。隨守一則。以悟爲期。所疑不同。悟則無二。

趙州諡禪師示衆

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老僧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

玄沙備禪師示衆

夫學般若菩薩。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如喪考妣相似。怎麼急切更得人荷挾。剝骨究實。不妨亦得觀去。

鵝湖大義禪師垂誠

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割西來第一義。瞋却眼。今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

永明壽禪師垂誠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

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爾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跟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

評曰。不可見麼。說便。便經毀法。蓋此語爲著文字。而不修行者戒也。非爲不識一丁者。立赤轍也。

東山演禪師送徒行脚

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如只隨群作隊。打哄過日。他時問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爾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有一等。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說雜話。如此辦道。直至彌勒下生。也未得入手。須是猛著精彩。提箇話頭。晝參夜參。與他厮捱。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蒲團上死坐。若雜念轉闊轉多。輕輕放下。下地走一遭。再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話頭。便覺清涼。如一

鍋沸湯騰一杓冷水相似。如此做工夫。定有到家時節。

佛跡顯著真禪師普說

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將平生所見所聞。悉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責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只就未明未了的公案上。距定脚頭。堅起脊梁。無分晝夜。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有氣的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自然念慮內忘。心識路絕。忽然打破觸髅。元來不從他得。那時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徑山大慧泉禪師答問

今時有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鴛鴦地休去歇去。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又教人是事莫管。如是諸病。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一處。無有不得者。時節因緣到來。自然觸著磕著。噴地醒去。○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的。回來底在般若上。縱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為惡業所牽。來生出頭。定在般若中。見成受用。此是決定的事。無可疑者。○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必將心止遏。只看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評曰。師自云。他人先定而後慧。某甲先慧而後定。蓋話頭疑破。所謂休去歇去者。不期然而然矣。

蒙山異禪師示衆

某年二十。知有此事。至三十二。請益十七八員長老。問他做工夫。都無端的。後參院山長老。教看無字。十二時中。要惺惺如貓捕鼠。如鷄抱卵。無令間斷。未透徹時。如鼠咬棺材。不可移易。如此做去。定有發明時節。於是晝夜孜孜體究。經十八日。吃茶次。忽會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勝歡喜。求決三四員長老。俱無一語。或教只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除俱莫管。便信此說。過了二載。景定五年六月。在四川重慶府。患痢晝夜百次。危劇瀕死。全不得力。海印三昧。也用不得。從前解會的。也用不得。有口說不得。有身動不得。有死而已。業緣境界。俱時現前。怕怖惶惶。衆苦交逼。遂強作主宰。分付後事。高著蒲團。裝一爐香。徐起坐定。默禪三寶龍天。悔過從前諸不善業。若大限當盡。願承般若力。正念托生。早早出家。若得病愈。便棄俗爲僧。早得悟明。廣度後學。作此願已。提箇無字。回光自看。未久之間。臟腑三四回動。只不管他。良久眼皮不動。又良久。不見有身。只話頭不絕。至晚方起。病退一半。復坐至三更四點。諸病盡退。身心輕安。八月至江陵落髮。一年起單行脚。途中炊飯。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不可斷續。到黃龍歸堂。第一次睡魔來時。就座抖擻精神。輕輕敲退。第二次亦如是退。第三次睡魔重時。下地禮拜消遣。再上蒲團。規式已定。便趁此時。打併睡魔。初用枕短睡。後用臂。後不放倒身。過二三夜。日夜皆倦。脚下浮逼逼地。忽然眼前如黑雲開。自身如新浴出。一般清快。心下疑

團愈盛。不著用力。綿綿現前。一切聲色五欲八風。皆入不得。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如秋空氣肅相似。却思工夫雖好。無可決擇。起單入浙。在路辛苦。工夫退失。至承天孤嶺和尚處歸堂。自誓未得悟明。斷不起單。月餘工夫。復舊。其時遍身生瘡。亦不顧。捨命趁逐工夫。自然得力。又做得病中工夫。因赴齋出門。提話頭而行。不覺。行過齋家。又做得動中工夫。到此却似透水月華。急灘之上。亂波之中。觸不散。蕩不失。活潑潑地。三月初六日坐中。正舉無字。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忽然因地一聲。識得自已。捉敗趙州。遂頌云。沒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群老趙州。面目只如此。秋間臨安見雪巖退耕石坑。虛舟諸大老。舟勸往皖山。山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某開口。山便喝出。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經六箇月。次年春。因出城回。上石梯子。忽然胸次疑礙冰釋。不知有身在路上行。乃見山。山又問前語。某便掀倒禪床。却將從前數則。極誦訛公案。一一曉了。諸仁者。參禪大須仔細。山僧若不得重慶一病。幾乎虛度。要緊在遇正知見人。所以古人朝參暮請。決擇身心。孜孜切切。究明此事。

勉勵

楊州紫菴田大士示衆

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參箇話頭。便被昏故二魔纏縛。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

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處州白雲無量禪師普說

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棘栗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吞噉。行住坐臥。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杳杳杳杳。開聲觀色。管取因地一聲去在。

四明用剛軟禪師答禪人書

做工夫須要起大疑情。汝工夫未有一月半月成片。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祇管勇猛忿去。終日如呆的漢子相似。到恁麼時。不怕甕中走鼃。

袁州雪巖欽禪師普說

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僧堂明淨。粥飯清潔。湯火穩便。若不向這裏打教徹。討教明白去。是爾自暴自棄。自甘墜沈。爲下劣愚癡之漢。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博問先知。凡遇五參。見曲象床上老漢。橫說豎說。何不歷在耳根。反覆尋思。畢竟是箇甚麼道理。○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見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便信得及。便學坐禪。十六爲僧。十八行脚。在雙林遠和尚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不出戶庭。縱入柴窠。至後架。袖手當胸。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初看無字。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這一念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過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十九在靈隱掛搭。見處州來書。

說欽禪爾這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

打作兩橛。參禪須是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被州說得著。便改了話頭。看箇乾屎。

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却被昏散交攻。頃刻潔淨也不能得。移單過淨慈。結甲七箇兄弟坐禪。封被省不沾席。外有修上座。每日在蒲團上。如箇鐵鑊子相似。地上行時。開兩眼。垂兩臂。亦如箇鐵鑊子相似。要與親近說話。更不可得。因兩年不倒身。捱得昏困。遂一放都放了。兩月後。從前整頓得這一放。十分精神。元來要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須是到中夜熟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廊下見修。方得親近。却問去年要與爾說話。只管避我。如何。修云。真正辦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爾說話。在因問。即今昏散打屏不去。修道爾自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盡渾身併作一箇話頭。更討甚昏散。依修做工夫。不覺身心俱忘。清清三晝夜。兩眼不交睫。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又撞見修。問爾在此做甚麼。答云。辦道。修云。爾這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即欲歸堂坐禪。又撞見首座道。爾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又被提這一句。只欲歸堂。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是時呈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喻。便下單尋修。修見便道。且喜且喜。握手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真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惜不過大手眼拿拈。不合向這裏。

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睡著時。

打作兩橛。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如銀山。

鐵壁者。却又不曾。雖在無準先師會下。多年入室陞座。無一語打著心下事。經教語錄上。亦無一語可解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十年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撞眼見一株古柏。觸目省發。向來所得境界。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閨室中出在白日。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好與三十拄杖。

天目高峯妙禪師示衆

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便起。疑來疑去。不疑自疑。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片。撼亦不動。趁亦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此便是得力時也。更須確其正念。慎無二心。至於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寒熱饑渴。悉皆不知。此境界現前。即是到家消息。也。已得構。也。提得著。只待時刻而已。却不得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不得將心待之。又不得縱之棄之。但自堅凝正念。以悟爲則。當此之時。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一切奇異善惡等事。隨汝心現。汝若瞥起毫釐著心。便墮他圈網。被他作主。受他指揮。口說魔話。身行魔事。般若正因。從茲永絕。菩提種子。不復生芽。但莫起心。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忽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某甲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初參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後見

○(在靈一禪)十三字二(去靈隱掛搭見善妙家妙死石田繼席願東與在客可我在知客寮見處州來書說道欽兄)三十七字(○)(小疑)十九字二(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雖不甚做工夫他自木庵會下來本庵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了話頭提)五十五字(○)結甲七箇兄弟二是時章泉二州有七箇兄弟與我結甲(○)

雪巖和尚。教看無字。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誰與爾拈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次後徑山歸堂。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第六日。隨眾閣上。誦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拈死屍句子。蓦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其時正二十四歲。滿三年限。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曰。作得。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又問。正睡著無夢時。主在何處。於此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囑云。從今不要爾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饑來吃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自嘗拚一生。做箇癡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落地作聲。蓦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所有佛祖諸說公案。古今差別因緣。無不了了。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

評曰。前示衆。做工夫一段。至爲切要。學者宜書諸紳。其自叙中所云。饑來吃飯困來打眠。是發明以後事。莫錯會好。

鐵山環禪師普說

山僧十三歲。知有佛法。十八出家。二十二爲僧。先到石霜。記得祥菴主教時。時觀見鼻頭白。遂得清淨。後有僧。自雪巖來。寫得巖坐禪

箴看。我做工夫。却不曾從這裏過。因到雪巖。依彼所說做工夫。單提無字。至第四夜。通身汗流。十分清爽。纔得歸堂。不與人說話。專一坐禪。後見妙高峰。教十二時中。莫令有間。四更起來。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略覺困睡。便起身下地。也是話頭。行時步步不離話頭。開單展鉢。拈匙放箸。隨眾等事。總不離話頭。日間夜間。亦復如是。打成片段。未有不發明者。依峯開示。做工夫。果得成片。三月二十日。巖上堂云。兄弟。家人在蒲團上睡。須下地走一遭。冷水盥嗽。洗開兩眼。再上蒲團。豎起脊梁。壁立萬仞。單提話頭。如是用功。七日決定悟去。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某即依彼所說。便覺工夫異常。第二日。兩眼欲閉而不能閉。第三日。此身如在虛空中行。第四日。曾不知有世間事。其夜倚欄杆少立。泯然無知。檢點話頭。又不打失。轉身上蒲團。忽覺從頭至足。如劈破爛襖相似。如萬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此時無著歡喜處。舉似巖。巖云。未在。更去做工夫。求得法語。末後云。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橛。心下道。如何又欠一橛。不信此語。又似有疑。終不能決。每日堆堆坐禪。將及半載。一日。因頭痛煎藥。遇覺亦鼻。問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話。記得被悟知客問。不能對。忽然打破這疑團。後到蒙山。山問參禪。到甚麼處。是畢工處。遂不知頭。山教再做定力工夫。洗盥塵習。每遇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瞋時坐至更盡。以定力揆揆。直造幽微。出定見山說此境

已。山問。那箇是爾本來面目。正欲下語。山便閉門。自此工夫。日有妙處。蓋以離巖太早。不曾做得細密工夫。幸遇本色宗匠。乃得到此。元來工夫。做得緊峭。則時時有悟人。步步有剝落。一日。見壁上三祖信心銘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又剝了一層。山云。箇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光。愈明愈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工夫也。但下語猶只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禁。跳下地來。擒住山云。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某禮三拜。山云。鐵山這一著子。幾年。今日方了。○暫時話頭不在。如同死人。一切境界。逼迫臨身。但將話頭與之抵當。時時檢點話頭。動中靜中。得力不得力。又定中不可忘却話頭。忘話頭則成邪定。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文字上取解會。不得些少覺觸。以爲了事。但教如癡如呆。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施爲舉措。只是尋常。惟改舊時行履處。古云。大道從來不屬言。擬談玄妙。隔天淵。直須能所俱忘却。始可饒冷困則眠。

天目斷崖義禪師示衆

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師會下多年。每被大棒。無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爾等咬著些子苦味。便掉頭不顧。

天目中峯本禪師示衆

先師高峯和尚。教人惟以所參話頭。蘊之於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參到用力不及

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看話頭做工夫，最是立腳穩當，悟處親切。縱此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不隔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拚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生百生，若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了明也。○病中做工夫，也不要爾精進勇猛，也不要爾撐眉努目，但要爾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他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都不動搖，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參，不得放捨。

評曰：此老千言萬語，只教人看話頭，做工夫，以期正悟，諄切透快，千載而下，如耳提面命，具存全書，自應遍覽。

師子峯天如則禪師普說

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臘月三十日到來，只落得手忙脚亂，何況前路茫茫，隨業受報，正是要緊事在，這箇是生死報境，若論生死業根，即今一念隨聲逐色，使得七顛八倒者便是。由是佛祖，運大慈悲，或教爾參禪，或教爾念佛，令汝掃除妄念，

認取本來面目，做箇洒洒落落大解脫漢。而今不獲靈驗者，有三種病：第一不遇真善知識指示，第二不能痛將生死大事為念，悠悠漾漾，不覺打在無事甲裏，第三於世間虛名浮利，照不破，放不下，妄緣惡習上坐不離，擲不脫，境風扇動處，不覺和身親入業海中，東飄西泊去，真正道流，豈肯麼？當信祖師道，難念紛飛，如何下手，一箇話頭，如鐵掃帚，轉多轉多，轉掃掃不得，拚命掃，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一路通，諸福德，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有自疑念佛與參禪不同，不知參禪只圖識心見性，念佛者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豈有二理？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既曰現前見佛，則與參禪悟道有何異哉？○答或問云：但將阿彌陀佛四字，做箇話頭，二六時中，直下提撕，至於一念不生，不涉階梯，徑超佛地。

智徹禪師淨土玄門

念佛一聲，或三五七聲，默默返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又問：這念佛的是誰？有疑只管疑去，若問處不親，疑情不切，再舉箇畢竟這念佛的是誰？於前一問，少問少疑，只向念佛是誰，諦審諦問。

評曰：徑無前問，只看這念佛的是誰，亦得。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

山僧初見獨翁和尚，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後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願互相究竟，次見淮西教無能，令提無字，次到長蘆，結伴煉磨，後遇淮上敬兄，問云：爾六七年有甚見處？

地，某答：每日只是心下無一物。敬云：爾這一

緒索甚處出來。某心裏似知不知，不敢開口。敬見我做處無省發，乃云：爾定中工夫不失動處便失。某被說著，心驚便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云：爾不聞川老子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某被一問，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忽到淨頭寮，在一木上，與眾同坐，只是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心中空亮輕清，見情想破裂，如剝皮相似，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猶如虛空，半味省來，通身汗流，便悟得北斗面南看，遂見敬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尚有向上一路，不得洒落，後入香巖山中過夏，被蚊子咬兩手不定，因念古人為法忘軀，何怖蚊子？盡情放下，咬定牙關，捏定拳頭，單提無字，忍之又忍，不覺身心歸寂，如一座屋倒却四壁，體若虛空，無一物可當情，辰時一坐，未時出定，自知佛法不誤人，自是工夫不到，然雖見解明白，尚有微細隱密，妄想未盡，又入光州山中，習定六年，陸安山中又住六年，光州山中又住三年，方得顯脫。

評曰：古人如是勤辛，如是久遠，方得相應，今人以聰明情量，剎那領會，而猶欲自附於頓悟，豈不謬哉！

獨峯和尚示衆

學道之士，那裏是入手處，提箇話頭，是入手處。

般若和尚示衆

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却。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後做工夫。心地清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誤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直參。悟須實悟。或話頭綿密無有間斷。不知有身。謂之人忘法未忘。有到此忘其本身。忽然記得。如在夢中跌下萬仞洪崖。只顧救命遂成風癩。到此須是緊提話頭。忽然連話頭都忘。謂之人法雙忘。驀地冷灰豆爆。始知張公吃酒。李公醉正好來般若門下吃棒。何以故。更須打破諸祖重關。遍參知識。得知一切淺深。却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直待龍天推出。方可出來扶揚宗教。普度群生。

雪庭和尚示衆

十二時中。一食如洗。看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只管提撕去。

仰山古梅友禪師示衆

須要發勇猛心。立決定志。將平生悟得的學得的。一切佛法四六文章語言三昧。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更莫舉著。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却將本參話頭。一提提起疑來。疑去。移來。移去。疑定身心。討箇分曉。以悟爲則。不可向公案上卜度經書上尋覓。直須本地斷癡地。拆方始到家。若是話頭提不起。連舉三遍。便覺有力。若身力疲倦。心識懶燥。

却輕輕下地。打一轉再上蒲團。將本參話。如前挨拶。若纔上蒲團。便打瞌睡。開得眼來。胡思亂想。轉身下地。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大語細語。記取一肚皮語錄經書。逞能舌辨。如此用心。臘月三十日到來。總用不著。

衡州傑峯愚禪師示五臺善講主

假饒文殊放金色光。與汝摩頂。師子被爾騎來。觀音現千手眼。鸛哥被爾捉得。皆是逐色隨聲。於爾自己有何利益。要明己躬大事。透脫生死牢關。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十二時中。回光返照。但看箇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甚麼。切莫向外邊尋討。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如粟米粒大。皆爲自欺。總是謗佛謗法。直須參到脫體無依。纖毫不立。處著得隻眼。便見青州布衫。鎮州蘿蔔。皆是自家所用之物。更不須別求神通聖解也。

靈隱瞎堂禪師對制

宋孝宗皇帝問。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又問。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

大乘山普巖斷岸和尚示衆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得不看話頭。守空靜而坐。不得念話頭。無疑而坐。如有昏散。不用起念排遣。快便舉起話頭。抖擻身心。狂著精采。更不如下地經行。覺昏散去。再上蒲團。忽爾不舉自舉。不疑自疑。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惟有參情。孤孤迥迥。歷歷明明。是名斷煩惱處。亦名我裏處。雖然如是。未爲究竟。再加鞭策。看箇一歸何處。到這裏提撕話頭。無節次。

了也。惟有疑情。忘即舉之。直至返照心盡。是名法亡。始到無心處也。莫是究竟麼。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忽地過聲過色。磕著擗著。大喚一聲。轉身過來。便好。道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

古拙禪師示衆

諸大德何不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高掛鉢盂。壁立千仞。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如其發心不真。志不猛勵。這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般若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瓶相似。聞者未免惡心嘔吐。直做到彌勒下生。有何干涉。苦哉。

太虛禪師示衆

如未了悟。須向蒲團上坐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箇父母未生前面目。

楚石琦禪師示衆

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問他如何是禪。便東顧西覷。口如扁擔相似。苦哉。屈哉。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凝心斂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又有妄認能嘆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我且問爾。無常到時。燒

作一堆灰。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慙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真。一烟便流。因問爾。尋常參箇什麼。答道。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尙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果請不已。向道去。參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却來山僧手裏。喫棒。

評曰。天如而下。皆元末及國初尊宿。若傑峯占拙楚石。則身經二代者也。楚石爲妙喜五世孫。而其見地如日光月明。機辨如雷烈風迅。直截根源。脫落枝葉。真無愧妙喜老人矣。天如以至今日。無四休者。獨其語皆提持向上極則事。教初學人做工夫處絕少。僅得一二錄。如左。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既曾於無字話提撕。不必改參也。況舉起別話頭時。曾參無字。必於無字。有小熟因地。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話頭。莫待幾時悟不得。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拶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即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

評曰。此語錄萬曆丁酉。福建許元真東征。得之朝鮮者。中國未有也。因錄其要。而識之。

楚山琦禪師解制

諸大德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如其未悟。則此一冬。又是虛喪了也。若是本色道流。以

十方法界爲箇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見箇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如未能言前契旨。但將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默體究。常時輾起疑情。這念佛的是誰。念念相續。心心無間。如人行路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箇轉身的道理。因地一聲。契入心體。

評曰。舉起話頭爲進期。真實究竟爲出期。當牢記取。

天真毒峯善禪師示衆

果欲了脫生死。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若打破所參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生死。誓不放捨本參話頭。遠離真善知識。貪逐名利。若故違此願。當墮惡道。發此大願。防護其心。方堪領受公案。或看無字。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上著力。或看萬法歸一。要緊在一歸何處。或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的是誰。回光返照深入疑情。若話頭不得力。還提前文。以至末句。使首尾一貫。方有頭緒。可致疑也。疑情不斷。切切用心。不覺舉步翻身。打箇懸空筋斗。却再來吃棒。

空谷隆禪師示衆

不可呆蠢蠢地念箇話頭。亦不可推詳計較。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忽爾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到此不可耽著。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爾且慙麼參去。○不參自

悟。上古或有之。自餘未有不從力參而得悟者。○優曇和尚。令提念佛的是誰。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平常念去。但念不忘。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

評曰。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此句甚妙。該攝看話頭之法。曲盡。

天奇和尚示衆

汝等從今發決定心。晝三夜三。舉定本參。看他是箇甚麼道理。務要討箇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沈。昏沈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爲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爲僧。却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豈不快哉。○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如不知。須看箇念佛的是誰。眼就着定。心就舉定。務要討箇下落。

評曰。毒峯天奇。皆教參究念佛。空谷何故謂。不必用此等法。蓋是隨機不同。任便無礙。

古晉琴禪師示衆

坐中所見善惡。皆由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眼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著靜境。爲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擲擲眼目。咬住牙根。捏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隨昏隨沈。絲毫外境不可采著。○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

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

異巖登禪師釋疑集

問。學人參求知識。或令提箇話頭。或令疑箇話頭。同耶別耶答。纔舉話頭。當下便疑。豈有二理。一念提起。疑情即現。覆去翻來。精研推究。功深力極。自得了悟。

評曰。釋疑集中。此一段文。最爲精當。今人頗有滯此二端而不決者。蓋未曾實做工夫故也。

月心和尙示衆

憤起新鮮志氣。舉箇話頭。要於結末字上。疑情永長。沈沈痛切。或杜口默參。或出聲追審。如失重物。務要親逢親得。日用中一切時一切處。更無二念。

△諸祖苦功節略第二

獨坐靜室

道安大師。獨坐靜室。十有二年。殫精構思。乃得神悟。

評曰。此老竭精思。乃得神悟。不是一味靜坐便了。

懸崖坐樹

靜琳禪師。棄講習禪。昏睡惑心。有懸崖。下望千仞。旁出一樹。以草藉之。趺坐其上。一心繫念。動經宵日。怖死既重。專精不二。後遂超悟。

草食木棲

通達禪師。入太白山。不齋糧粒。餓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五年不息。因以本打塊。塊破廓然大悟。

評曰。饒汝草食樹棲。若不想玄。漫爾多載。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衣不解帶

金光照禪師。十三出家。十九入洪陽山。依迦葉和尚。服勤三載。衣不解帶。寢不沾席。又在姑射山。亦如是。豁然啓悟。

引錐自刺

慈明谷泉瑯琊三人。結伴參汾陽。時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忘。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後嗣汾陽。道風大振。號西河師子。

暗室不忽

宏智禪師。初侍丹霞淳。因與僧徵詰公案。不覺大咲。淳責曰。汝咲這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智再拜伏膺。後雖在闇室。未嘗敢忽。

評曰。論道而咲。古人尙呵。今世誦誦諸。捧腹無厭。丹霞見之。又當何如。

晚必涕泣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言。

三年力行

晦堂心禪師。自言初入道。自恃甚易。遽見黃龍先師。退思日用與理矛盾極多。遂力行之。三年所寒暑。確志不移。方得事事如理。而今歛睡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圓枕警睡

詰侍者。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答云。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如此。恐爲妄習所牽。

被雨不覺

全菴主。爲道猛烈。無食息暇。一日倚欄看狗子話。雨來不覺。衣濕方知。

誓不展被

佛燈珣禪師。依佛鑒。隨衆咨請。邊無所入。嘆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乃得大悟。

鄉書不顧

鐵面髭禪師。行脚時。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遭火。悉爲煨燼。得書擲之地曰。徒亂人意耳。

堅誓省發

靈源清禪師。初參黃龍心。隨衆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佛前曰。當盡形壽。以法爲糧。願早開解。後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忽大悟。

無時異緣

圓悟勤禪師。再參東山演。爲侍者。窮參力究。自云。山僧在衆。無一時異緣。十年方得打徹。評曰。十年之間。無一時異緣。試問。今日間。異緣多少。何時得打徹去也。

造次不忘

牧菴忠禪師。初習台教。後志禪宗。謁龍門眼。造次之頃。不忘提撕。適縱步水磨。見額云。法輪常轉。忽大悟。

忘抵河津

慶壽享禪師。參鄭州普照寶公。朝夕精勤。一日以事往隴陽。過趙渡。疑情不散。忘其抵津。

同行覺之曰。此河津也。豁然悲喜交集。以白寶公。公曰。此僵臥漢。未在。因教看日面佛語。一日雲堂靜坐。聞板聲大悟。

寢食兩忘

松源岳禪師。初以居士參應菴華。不契。愈自奮勵。見密菴傑。隨問隨答。密嘆曰。黃楊木禪耳。奮勵彌切。至忘寢食。會密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從傍大悟。

口體俱忘

高峯妙禪師。在衆膏不沾席。口體俱忘。或時如廁中單而出。或時發函不扇而去。後徑山歸堂大悟。

諸緣盡廢

傑峯愚禪師。初參古厓石門。備受法語。晝夜兀坐。不契。後參止嚴。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愈疑。乃諸緣盡廢。寢食俱不覺知。如氣絕者。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咏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

杜門力參

移刺楚材丞相。參萬松老人。屏斥家務。杜絕人跡。雖祈寒溽暑。無日不參。焚香繼晷廢寢。忘食者幾三年。乃獲印證。

評曰。如是用心。如是證道。是之謂在家菩薩也。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獨何爲哉。

以頭觸柱

中峯本禪師。侍高峯死關。晝夜精勤。因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謂所證未極。彌益勤苦。杳決無怠。及

觀流水。乃大悟。

評曰。自謂所證未極。故終至極處。今之以途路爲到家者衆矣。嗟夫。

關中刻苦

毒峯善禪師。在清溪進關。不設臥榻。惟置一橙。以悟爲則。一夕昏睡。不覺夜半。乃去橙。晝夜行立。又倚壁睡去。警不傍壁。遶空而行。身力疲勞。睡魔愈重。號泣佛前。百計逼拶。遂得工夫日進。聞鐘聲。忽不自由。偈示。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獨懷粉碎夢初回。

膏不至席

壁峯金禪師。參晉雲海。示以萬法公案。疑之三年。偶摘蔬次。忽凝然久之。海問子定耶。對曰。定動不關。海問定動不關。是甚麼人。金以篋示之。海不肯。金撲篋於地。亦不肯。爾後工夫益切。膏不至席。一坐七日。一日聞伐木聲。大悟。

獨守鈍工

西蜀無際禪師。初做工夫。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乃得大徹大悟。評曰。此意極是。但不明教理者。未宜效嘆。

禪關策進

後集一門

△諸經引證節略

大般若經

空中聲告常啼菩薩言。汝東行求般若。莫辭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飲食。莫想晝夜。莫怖寒熱。於內外法。心莫散亂。行時不得左右顧視。勿觀前後上下四維等。

華嚴經

勤首菩薩偈云。如鑽燧取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至滅。懈怠者亦然。釋曰。當以智慧鑽注一境。以方便繩善巧迴轉。心智無住。四儀無間。則聖道可生。暫爾起心。暫時忘照。皆名息也。

大集月藏經

若能精勤。繫念不散。則休息煩惱。不久得成無上菩提。

十六觀經

佛告韋提希。應當專心繫念一處。

出曜經

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猶如大海。日夜沸動。則成大寶。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評曰。今人但知息心而入禪那。寧知役心而獲果證。

大灌頂經

禪思比丘。無他想念。惟守一法。然後見心。

遺教經

夫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評曰。守一法。制一處。幸有此等語言在

楞嚴經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又以此心。研究精極

彌陀經

執持名號。一心不亂

評曰。只此一心不亂四字。參禪之事畢矣。人多於此忽之

楞伽經

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心之所現者。當離慣聞昏滯睡眠。初中後夜。勤加修習

金剛般若經

薩陀波闍菩薩。七歲經行住立。不坐不臥

寶積經

佛告舍利弗。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未曾一彈指頃被睡眠之所逼惱。於千歲中。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鹹淡美惡。於千歲中。每乞食時。未曾觀授食人為男為女。於千歲中。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樹相。於千歲中。未曾緣念親里眷屬。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我欲剃頭。於千歲中。未曾起念從熱取涼從寒取溫。於千歲中。未曾論說世間無益之語

評曰。此是大菩薩境界。雖非凡夫所及。然不可不知

大集經

法悟比丘。二萬年中。常修念佛。無有睡眠。不生貪瞋等。不念親屬衣食資身之具

念佛三昧經

舍利弗。二十年中。常勤修習毘婆舍那。行住坐臥。正念觀察。曾無動亂

自在王菩薩經

金剛齊比丘。修習正法。諸魔隱身伺之。千歲伺之。不見一念心散可得惱亂

如來智印經

輪王慧起捨國出家。三千歲繫念。亦不倚臥

中阿含經

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於哺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聖默然

評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雜譬喻經

波羅奈國。一人出家。自誓不得應真。終不以息。晝夜經行。三年得道。又羅閱祇國。一沙門。布草為褥。坐其上。自誓云。不得道終不起。但欲睡眠。以錐刺臂。一年之中。得應真道

雜阿含經

如是比丘。精勤方便。肌膚瘦損。筋連骨立。不捨善法。乃至未得所應得者。不捨精進。常攝其心。不放逸住

阿含經

乃至成就三明。滅除暗冥。得大智明。皆由精勤修習樂靜獨居。專念不休之所致也

評曰。專念不休。久之則一心不亂

法集要領經

若人百歲中。懈怠劣精進。不如一日中勇猛行精進

評曰。知此義則張善和輩。臨終十念往生。可了然無疑矣

無量壽經

至心精進。求道不止。會當剋果。何願不遂

一向出生菩薩經

阿彌陀佛。昔為太子。聞此微妙法門。奉持精進。七千歲中。脅不至席。意不傾動

寶積正法經

樂求大乘。其心勇猛。雖捨身命。無所顧惜。修菩薩行。勤加精進。無少懈怠

六度集經

精進度無極者。精存道奧。進之無怠。臥坐住步。喘息不替。心心相續。不自放逸

修行道地經

佛言。自見宿命。從無量劫。往返生死。其骨過須彌山。其髓塗地。可遍大千世界。其血多於古今天下普雨。但欲免斯生死之患。晝夜精進。求於無為

評曰。曰求道。曰聞此微妙法門。曰樂求大乘。曰精存道奧。曰求於無為。如是精進。名正精進。不然縱勞形苦志。累歲經劫。或淪外道。或墮偏乘。終無益也

菩薩本行經

直至成佛皆由精進

彌勒所問經

佛語阿難。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真之道。

評曰。釋迦以後進。而頓證四十二劫之先輩。勤惰爲之也。經言。貪著於名利。多遊族姓家。彌勒之所以先學而後成者坐此。則釋迦之棄名利。入山林。不親近國王大臣可知矣。識之哉。

文殊般若經

一行三昧者。應處空閑。捨諸亂意。繫心實理。想念一佛。念念相續。而不懈怠。於一念中。即能見十方諸佛。獲大辯才也。

般舟三昧經

九十日中。不坐不臥。假使筋斷骨枯。三昧不成。終不休息。

評曰。以上二條。俱指念佛。而兼諸法門。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四十二章經

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鬪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評曰。半路退者。自畫而不進者也。格鬪死者。稍進而無功者也。得勝還者。破惑而成道者也。得勝之由。全在堅持其心。精進勇銳。學人但當一志直前。毋慮退。毋畏死。前不云乎。吾保此人。必得道矣。法華云。吾今

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佛既爾保。何慮何畏。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常念大乘。心不忘失。勤修精進。如救頭然。評曰。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今叢林早暮持誦。然誦其文。不思其義。明其義。不履其事。亦何益也。

寶雲經

以心繫心。以心住心。心專一故。次第無間。得定心故。心常寂靜。

正法念處經

精勤修行。則得見諦。是故應當曠野寂靜。一心正念。離於一切多語言說。一切親舊。知識來去相見。

阿毘曇集異門足

假使我身。血肉枯渴。唯皮筋骨。連柱而存。若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爲精進故。應深受寒熱飢渴蛇蝎蚊虻風雨等觸。又應忍受他人所發。能生身中猛利辛楚。奪命苦受毀辱語言。

評曰。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即宗門所謂本參話頭。不破誓不休歇之意也。

瑜伽師地論

六度初三。是戒學攝。靜慮是心學攝。般若智慧學攝。唯精進遍於一切。

大乘莊嚴經論

至心學道。發大勇猛。決趁菩提。

阿毘達磨論

菩薩於底沙佛時。合十指掌。翹於一足。以一

伽陀。七日夜嘆佛功德。便超九劫。

評曰。觀此則法集所稱。一日精進。勝百年懈怠。信哉言乎。

西域記

脅尊者。八十出家。少年誦曰。夫出家之業。一則習禪。二則誦經。而今衰老何所進取。尊者聞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經。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脅至席。乃晝則研習教理。夜則靜慮凝神。三年悉證所誓。時人敬仰。號脅尊者。

評曰。矍鑠是翁。足爲懈怠比丘激勸。當知今人。豈但八十。縱饒直抵期頤。尚須努力修進。

南海寄歸

善遇法師。念佛四儀無間。寸陰非空。計小荳粒。可盈兩載。

法苑珠林

陳棲霞寺沙門惠布。居寺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坐臥。徒衆八十。咸不出院。

觀心疏

夫欲建小事。心不決志。尙不能成。況欲排五住之重關。度生死之大海。而不勤勞。妙道何由可具。

永嘉集

勤求至道。不顧形命。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

溪山警策

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評曰。則準也。以悟爲準的也。即宗門謂參

日。該僧錄司官奏。僧衆多中間有等不守規矩。合無依清規整治。節該奉仁宗昭皇帝聖旨。照依清規料治他欽此。除欽遵外。近因本寺清規書板年遠無存。欽蒙皇上洪恩普度天下僧行。仍住原額寺院。重修香火。祝延聖壽。臣切見後學僧徒。多有未見清規體例。罔知軌度。不諳戒律。甚辱祖風。深爲未便。臣依原體式重寫刊完。雖有歷朝序文年代已遠。誠恐僧徒視爲常事不行遵守。今將重刊清規印集一本。開坐具本親齋講奏。伏望聖恩憐憫教門。乞勅賜清規序文刊成書頒行天下叢林寺院。住持首僧督衆講習。各慕祖風。嚴持戒律。庶俾僧徒無傷風化。正統七年二月十二日。該通政使司右通政李錫等官於奉天門奏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住持僧忠智奏稱。重刊百丈清規。乞賜序文一節。合無行移翰林院撰述。惟復聽令本僧自行請人述作。緣奉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正統七年二月十九日。禮部尚書胡濙等官於奉天門題奏。奉聖旨。序著翰林院撰欽此。此外遵依施行。

正統七年四月十七日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慈護助裏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的使臣每根底。百姓每根底。衆和尚每根底。

宣諭的

聖旨

成吉思皇帝 月關台皇帝 薩禪皇帝 完者篤皇帝 曲律皇帝 普顏篤皇帝 格堅皇帝 忽都篤皇帝 札牙篤皇帝

亦蒙眞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棟其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說有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棟其麼差發休當。告天與咱每祝壽者麼道。札牙篤皇帝教起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依著清規體例行。者麼道。曾行聖旨有來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禪師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以來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有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爲頭。揀選有本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減來的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著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稅糧休納者。但屬寺家水土園林。人口頭匹碾磨店鋪解典庫浴堂。竹園山場河泊船隻等。不棟是誰。休奪要者。休倚氣力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更這的每有聖旨。要道做沒體例句當。呵他每更不怕那聖旨。

元統三年猪兒年七月十八日。上都有時分寫來。皇帝聖旨裏。帝師公哥兒監藏班藏卜。法旨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行宣政院官人每根底。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

往來使臣每根底。本地面官人每根底。百姓每根底。衆和尚每根底。省諫的法旨。札牙篤皇帝蓋大龍翔集慶寺的時分。教依著百丈清規體例行了。聖旨有來這清規。是百丈大智覺禪師五百年前立來的。如今上位加與弘宗妙行師號。更爲各寺裏近年將那清規增減不一。教百丈山大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龍翔寺笑隱長老校正歸一。定體行的。執把聖旨與了也。皇帝爲教門的上頭。教依著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是要天下來和尚每得濟的一般。應衆和尚每體著皇帝聖心。興隆三寶。好生遵守清規。修行辦道。專與上位。祈福祝壽報答聖恩。弘揚佛法者。不棟是誰。休別了者。見了法旨別了的人每。不怕那甚麼法旨。

鼠兒年四月十一日大都大寺裏有時分寫來。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宣政院咨。據僧子仲狀。告係江西道龍興路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知事僧。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本寺住持德輝長老。欽受御寶。聖旨節該。江西龍興路百丈大智覺禪師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以來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不一了。有如今教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爲頭。揀選有本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者。將那各寺裏增減來的不一的清規。休教行。依著這校正歸一的清規體例定體行。者麼道執把的聖旨與了也。欽此除欽遵外。緣係各省開讀事理。欽錄聖旨全文。連前告

乞施行。得此照得。元統三年五月初七日阿察赤怯薛第二日三吉但納鉢裏有時分。對脫別台平章闊兒吉思。平章阿魯灰。院使畢里學士等。不蘭奚大司徒根底撒迪中丞。傳奉聖旨。江西龍興路裏有的百丈大智覺照禪師在先立來的清規體例。近年各寺裏將那清規體例。增減了。有如今教百丈寺裏住持德輝長老。重新編了。教大龍翔集慶寺笑隱長老爲頭。揀選有本事的和尚。好生校正歸一。與定體執把行的聖旨。更百丈大智覺照禪師根底。加與弘宗妙行師號。宣政院行文書與詞頭宣命。者鑒道聖旨了也。欽此除詞頭宣命具呈中書省照詳外。據聖旨。移付蒙古房就行。翰林院欽依頒降外。今據見告當院。除外欽錄準旨全文在前。合行咨請照驗通行合屬。欽依施行准此。除外欽錄全文在前。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剏付者

右剏付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德輝長老准此

蒙古字一行

至元二年 月 日

勅修百丈清規目錄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卷上

祝釐章第一

聖節

旦望藏殿祝讚

千秋節

報恩章第二

國忌

報本章第三

佛降誕

帝師涅槃

尊祖章第四

達磨忌

開山歷代祖忌

住持章第五

住持日用

上堂 晚參
小參 告香
普說 入室
念誦 巡寮
齋衆 調羹行
爲行者普說 受法衣
迎侍草宿 施主請陞座齋僧
受嗣法人煎點 嗣法師遺書至

景命四齋日祝讚
每日祝讚
善月
所禱祈晴 祈雨 祈雪
道觀 日飯 月飯

佛成道涅槃
百丈忌
嗣法師忌

請新住持

發專使

當代住持受請

受請陞座

專使特爲新命煎點

山門管待新命并專使新命辭衆上堂茶湯西堂

頭首受請

受請人陞座

專使特爲受請人煎點山門管待受請人并 專使

受請人辭衆陞座茶湯

受請人辭衆陞座茶湯

入院

山門管待新命齊

開堂祝壽

山門特爲新命茶湯

當晚小參

爲建寺禮懺陞座

管待專使

留請兩序

報謝出入

交割結基什物

受兩序勸齋煎點

遷化

入齋

請主喪

請喪司執事

率服

佛事

移柩

掛眞率冥筵茶湯

對靈小參奠茶湯念誦教祭

祭次

出喪掛眞奠茶湯

茶尾

全身入塔

唱衣

靈骨入塔

下遺書

管待主喪及喪司執事人

卷下

議舉住持

兩序章第六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

從堂首座

書記

知藏

知客

知浴

衣鉢侍者

侍者

聖僧侍者
東序知事

都監事

列職雜務

寮元

延壽堂主

化主

齋主

炭頭

諸莊監收

直歲

雜那

寮主副寮

淨頭

園主

水頭

莊主

副寺

請立僧首座

兩序進退

侍者進退

方丈特爲新舊兩序湯

堂司特爲新舊侍者湯茶

庫司特爲新舊兩序湯饌

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方丈特爲新首座茶

新首座特爲後堂大眾茶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

兩序交代茶

頭首就僧堂點茶

大眾章第七

沙彌得度

登壇受戒

辦道具

杖主杖

裝包

大相看

請名德首座

掛鉢時請知事

寮舍交割什物

小掛搭歸堂
諸方名勝掛搭

拋香相看

方丈特爲新掛搭茶庫司頭首附見

坐禪

坐禪儀

大坐參

赴齋粥

普請

龜鏡文

亡僧 抄割衣鉢 請佛事

茶毘 唱衣 入塔

版帳式

節臘章第八

夏前出草單

出圖帳

衆寮結解特爲衆湯附進散得祇

楞嚴會

方丈小座湯

庫司四節特爲首座大眾湯

結制禮儀

四節乘拂

方丈四節特爲首座大眾茶

庫司四節特爲首座大眾茶

前堂四節特爲後堂大眾茶

且望巡堂茶

庫司頭首點行堂茶

法器章第九

鐘 大鐘 僧堂鐘 殿鐘

西堂首座掛搭
法眷辦事掛搭

謝掛搭

坐參

請益

赴茶湯

日用軌範

病僧念誦

估衣 大夜念誦 送亡

木魚

磬

鼓 法鼓 茶鼓 齋鼓 普請鼓 浴鼓 更鼓

附著

百丈祖師塔銘

百丈山天下師表閣記

古清規序

咸淳清規序

日用寒暄文

勅修百丈清規目錄畢

椎

鑼

鑼

鑼

鑼

鑼

鑼

鑼

鑼

鑼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一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祝釐章第一

人之所貴在明道。故自古聖君崇吾西方聖

人之教。不以世禮待吾徒。尊其道也。欽惟

國朝優遇尤至。特錫賦役使安厥居。而期以

悉力于道

聖恩廣博天地莫窮。必也悟明佛性以歸乎

至善。發揮妙用以超乎至神。導民於無爲之

化。濟世於仁壽之域。以是報君斯吾徒所當

盡心也。其見諸日用。則朝夕必祝。一飯不忘

而存夫軌度焉

聖節

欽遇

聖節。必先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僧
行不給假示敬也。啓建之先一日。堂司備榜。
張于三門之右。及上殿經單。式見後俱用黃紙書
之。輪差僧籙依戒次。各書雙字名。維那先五
日補紙帶堂司行者。詣書記啓建聖節。通那補禮。出一拜
稟云。啓建聖節。煩製疏語。如書記缺。則書狀具章先呈住持。親送堂司。觸禮一拜答先禮
也。維那用黃紙書疏。帶行僕。捧盤袱爐燭香
合。上方丈請住持。斂疏。炷香觸禮一拜。稟云
啓建聖節。請
和尙會疏。會訖。行者就覆住持。來早殿上啓
建誦經。仍報諸寮掛誦經牌。燒香侍者覆住
持。來早上堂至五更。住持行香回。再覆粥罷。
上堂令客頭掛上堂牌。維那於僧堂。早粥遍
食。推後。再鳴。椎一下云。口大衆。粥罷。隨鐘。各具
壽聖節。復鳴。椎一下。往往持前問訊。戒儀。請大佛寶殿。啓建天從首座板
起。巡堂一匝。出外堂下間至上間。歸內堂中
間。問訊而出。粥後少停。待大殿排香燭茶湯
鑪。錢手爐俱辦。堂司行者報方丈客頭。先覆
住持。次覆侍者。鳴方丈板。三下。鳴鼓。堂司行
者預鳴衆寮前板。三下。集衆坐堂。如尋常坐
禪。向內坐。鼓鳴。則轉身向外坐。頭首先集堂
外候鼓鳴。卽入堂。首座後入就坐。西堂動舊
臺堂諸寮並外堂坐。住持於鼓初鳴。出寢堂
坐。侍者問訊東立。行者問訊西立。轉鼓侍者
往法座左側立候衆集。頭首下床。聖僧前問
訊。領衆出堂。至法座前。列一行問訊。歸西序
立。大衆雁列于後。若不候頭首至。先自立定
非法也。其行堂亦於鼓鳴時。鳴板三下。參頭

領衆行者。列庫堂前相對排立。候轉鼓。知事出。則問訊隨其後。待西序歸位畢。亦列一行。座前問訊。上首居後。都寺引歸東序立定。衆行者列知事後。稍離遠立。侍侍者入請住持出。行者問訊。住持至法座前。行者趨近知事後立。冬月則衆去帽問訊。住持和南登座。侍者隨上法座。以香合蓋盛香捧上。住持拈香祝壽畢。侍者接香。以左手插爐中右手拈從香一炷。略問訊下座歸班。待住持歛衣趺坐。侍者先末班。引過座下。列一行問訊。燒香侍者引班歸位。次首座領班出。列座前問訊。大衆同問訊。知事轉班列座前問訊。行者隨問訊。西堂東堂出座下問訊。侍者登座。左上上香轉身提坐具問訊。謂之代。退立座側問答罷。陳白事意。某月某日欽頒天壽聖節。某寺預於某月某日。落啟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日輪僧上殿。披閱金文。所集洪因。端爲祝聖。聖壽萬安者。此座舉揚聖師下座。有具威儀請次佛。說法竟。白云。殿啓建天壽聖節。謹白。此日座下雖有官員。亦不得叙謝。蓋尊君也。鳴大鐘及僧堂前鐘。集衆列殿上向佛排立。住持上茶湯。上首知事遞上。燒香侍者就佛座前下茶湯畢。住持歸位立定。行者鳴鈸。維那轉身爐前。揖住持上香。燒香侍者捧香合。次大堂西堂出班上香。如有大方諸山住持。因至者。令侍者請。於兩序前上香。次兩序對出向佛問訊。上香畢。兩兩相朝轉身歸位。大衆同展三拜。兩序分班對立。住持就跪。知客跪進手爐。侍者跪進香合。維那白佛宣疏畢。知客跪接爐。住持收坐具。維那舉楞嚴呪。回向云。願誦經章。所萃洪因。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佛云云。衆散。每日堂司行者將輪差偈。須預先一日請住持頭首

衆僧。各書雙字名僉押。量衆多少。依戒具寫
差單。排定日分周而復始。仍列經目。對揭殿
內柱上。至日各務嚴肅。鳴大鐘上殿。當次僧
員須具威儀。香合禮佛。歸位看經。庫司嚴設
香燭。備點心。維那燒香點湯拂拭。至晚鳴大
鐘下殿。堂司行者直殿行者。常加伺候。毋令
怠慢。如官員入山拈香。鳴鐘集衆。誦無量壽
呪。舉樂師號畢。回向云。某處某官入山拜手拈香。
緣起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云云。節內遇三
八日。佛殿念誦
萬安。金剛無量壽云云。節內遇三八日。佛殿念誦
至日齋罷。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諸寮。掛念
誦牌報衆。參前巡廊鳴板。集衆向佛排立。住
持至鳴大板三下。次鳴大鐘。燒香歸位。維那
出班。念誦云。皇風永扇帝道超羣。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十號並回向云。上來念誦所獲洪因。端爲祝鳴僧堂前
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云云。
鐘三下。大衆問訊而散。或住持赴郡縣都道
場所歸時。鳴鐘集衆門迎詣方丈問訊。
聖節啓散古規所載。堂僧堂司給由。暫到
客司給由隨身照證。蓋往時僧道歲一供
帳納免丁錢。官給由爲憑。故遊方道具度
牒之外。有每歲免丁由。有何處坐夏由。有
啓散聖節。以備徵詰。各亦畏慎。今雖不
用。存其事以見古也。

黄榜式

某州某^④府某寺

某月某日飲酒

天壽聖節本寺預於今月某日恭就

大佛寶殿啓

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日輪僧上殿披閱真詮

宜梓密號所茲

洪因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歲

右恭惟

佛日洞明

龍天昭格

某年某月 日都監寺臣僧某謹言

住持 臣僧某

經單式

今具經文品目于后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

大乘妙法蓮華經

大乘金光明經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乘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大仁王護國經

右具如前

今月 日綱維臣僧 某 具

差單式

今具逐日輪僧上殿名員于後 用白紙書

某日 住持臣僧 某甲首座 某甲書記

某甲藏主 某甲知客 某甲西堂

某日 某甲稱呼 某甲上座 某甲都寺

右具如前

今月 日堂司 某 具

疏語聲建右伏以 覆燄無私。乾坤孰測其高

厚 照臨有赫。日月莫喻其光華。知 贊仰

之徒勞。欲 補報而無極。惟託鈞陶之內。義

重 四恩故竭 忠愛之心。虔恭 三祝。

斗樞電繞龍象延開。帝網百億山河咸歸

聖量。華嚴三千世界益衍 不圖。少盡涓埃。

匪懈朝夕。欽願 靈龍登用 景星耀而泰

階平 麟鳳呈祥 聖人作而萬物覩 謹疏

游散優鉢離花瑞世 同佛降生 閣浮提

樹連陰。與天齊壽。故 統風成之 容質克

承不顯之 聖謨 大哉。乾至哉。乾 體

*乾居正 會其極歸其極 建極立中。爰以

吾道之大同。有裨 聖時之至治。山林鐘

鼓樂 化日之舒長。草木昆蟲被 膏澤之

滂澍 祥開震鳳 頌祝華封。欽願 垂拱

無爲。天地位而萬物育 鈞陶有象。陰陽理

而四時平 壽考萬年 本支百世

景命四齋日祝讚

景命好日。月旦。月望。初八。廿三。四齋日。隔

宿堂司行者報衆。掛諷經牌。次早鐘絕。後鳴

僧堂前鐘。集衆登殿。維那舉楞嚴呪。唱藥師

號。嘆佛畢。回向云。某日令設。某州某寺住持僧某

寶殿。通鋪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呪。稱揚聖號。所奉洪

因。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佛仁王菩薩云

云。

且望藏殿祝讚

且望古來轉藏祝讚。今則必先侵晨登殿

御座前祝讚。於禮爲恭。或溺罷座罷鳴鐘

集衆。往藏殿。維那舉云。波羅蜜多。衆當默念。

住持領衆合掌繞藏。行道三匝。多衆則一匝

立定。維那舉大悲呪。回向云。大願願中有華嚴

經明言三光帝尊而實州諸。六合僧尊而湛然寂。不思議

海難盡稱揚。某州某寺住持僧某。月旦望令辰。

巡轉天宮法寶輪。誦經大聖圓滿神呪所奉洪因。誠爲

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

佛仁王。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每日祝讚

齋粥二時下堂。僧衆必須登殿。維那舉無量

壽呪三遍。回向云。今上皇帝聖壽萬安。金剛無量壽

佛云

千秋節

至期堂司行者隔宿報衆。掛諷經牌。次早鳴

僧堂鐘。集衆登殿。維那舉楞嚴呪畢白佛

同回向云。某道某路某寺某月某日。敬遇皇太子千秋

日。伏願日重輪月重輝。照臨海宇。山如礪河如帶。

無量壽佛云云。

善月

正五九爲善月。預先一月。維那令堂司行者。

覆住持報庫司。掛善月牌子殿門前。具經單

輪差僧簿。每日鳴大鐘登殿。看經祝贊終月

而畢

始。山陰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

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取藏經中。有

毘沙門天王。每歲巡按四大部洲。正五九月

治南瞻部洲。故禁屠宰。而唐之藩鎮每上任。

必犒士卒不下數萬人。須大烹宰。故以正五

九不上官。爲禁殺也。而俗以爲忌者非

祝釐章終

報恩章第二

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

繼嗣也。聖朝崇佛

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

化儀既終復歸佛位。在京官寺。於是設

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設奠展禮如生。而

致尖羹膾之思。洪惟 聖化所被。與佛之教

流于無垠。而吾徒沐恩波濡 聖澤。可不知

所自而思所報効焉

國忌

上賓日屆期。隔宿庫司報堂司。令行者覆住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

持兩序。報衆掛誦經牌。就法座上。安 御座。用黃紙寫 聖號牌位。嚴設香花燈燭几筵供養。至期鳴僧堂鐘。集衆候住持至上香上

茶湯。維那舉楞嚴咒。誦畢。回向云。某州某寺。某僧某。某月某日。恭遇某聖壽之辰。謹集名山僧衆。誦經大佛頂真經。楞嚴神咒。稱揚聖號。所萃殊利資嚴。聖恩。伏願神遊八極。慈雲車馬馬來。隨位證中天受大願。禮懺快樂。十方三世六六。

祈禱

凡有所禱。須如法嚴治壇場。鋪陳供養。住持專心加謹。僧衆各務整肅。知事內外提督應辦。大小寮舍巡警齋潔。或有官員拈香。恭勸迎送。預期庫司稟覆住持。先付意旨。維那知會。堂司行者報衆掛祈禱牌。齋粥二時鳴鐘集衆誦經。或看藏經。或四大部經。或三日五日七日。隨時而行。如祈晴祈雨。則輪僧十員廿員。或三五十員。分作幾引。接續誦經。每引誦大悲咒消災咒大雲咒。各三七遍。謂之不斷輪。終日誦誦。必期感應。方可滿散懺謝。其疏意各列于后

祈晴 切見。淫雨爲戾物用不成。百川橫流民無寧處。蓋衆生共業所感。惟上天覆護無私。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晴道場。每日命僧誦誦經咒。仰扣諸聖。所冀祈求晴霽。速賜威彰。伏願掃雲於四野。陰沴潛消。麗景日於中天。容光必照。俾五行各順其序。而萬彙悉遂其生

祈雨 切見。亢陽爲災。百物就稿。匪上天之降罰。由下民之多愆。惟諸佛開慈悲之門。而神呪有所禱之應。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雨道場。每日命僧誦誦經咒。仰扣諸聖。所冀祈

求雨澤。速賜感通。伏願發生靈於塗炭。厥維艱哉。起雲龍于山川。伸雲霓矣。庶茲多稼亦乃有秋

祈雪 切見。時冬恒溫。恐生物之疵病。維天降雪。淨下土之祲氛。肅致 禱香之誠。願集六花之瑞。由是謹發誠心。啓建祈雪道場。每日命僧誦誦經咒。仰扣諸聖。所冀祈求雨雪。速賜感通。伏願彤雲千里潤澤。八荒六府三事用修。草木咸若。二氣五行順序。神人以和。遣蝗 切見。飛蝗蔽天。惟凶荒之可慮。遣孽入地。恐滋蔓之難圖。匪假神功之驅除。雖極人力而罔措。由是謹發誠心。啓建遣蝗道場。每日命僧誦誦經咒。仰扣諸聖。所冀驅遣蟲蝗速賜消殄。伏願滌之風雨。掃種類以無遺。投之江河。隨業感而自化。民安其業。物遂其生

日蝕 此日而食。占五紀之或乖。畏天之威。虞六沴之將作。故徇民情而救護。蓋依佛力以禱禳。由是謹發誠心。命僧誦誦經咒。用伸救護。所冀日精速賜還光。伏願五色開而黃道明。照臨下土。群陰消而陽德盛。昭回于天。月蝕 月耀陰精而主夜。所賴照臨。天示咎徵于下民。於焉薄食。既戒既懼。以禱以禳。由是謹發誠心。命僧誦誦經咒。用伸救護。所冀月華速賜還明。伏願妖氛滅跡。清光現大地山河。願鬼長生。萬象納廣寒宮殿報恩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一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二

大智謨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報本章第三

性者。人之大本也。振天地而莫知其始。窮萬世而莫知其終。佛與衆生均有是性。悟之而登妙覺。迷之而流浪生死。從劫至劫六道異趣。業報展轉無有窮已。所賴聖訓洋洋堪作依怙。吾徒忝形服預法系。遵其行之爲律。宜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而循吾所謂大本者。以同夫佛之全體妙用。始可稱佛子而續慧命也。其於諱日追悼。豈世禮哉

佛降誕

先期堂司率衆財送庫司。營供養。請製疏食。疏至日庫司嚴設花亭。中置佛降生像。於香湯盆內。安一小杓佛前。數陳供養畢。住持上堂祝香云。佛誕令辰。某寺住持僧某。謹此奉獻。所冀法界。供養本師。轉運如來。大和尙。上酬慈恩。下濟衆生。伏願本師。慈悲大和尙。衆生念。諸佛出現于世。次跌坐云。四月八日。恭遇本師降誕令辰。率此丘衆。嚴備香花燈燭茶果香齋。以伸供養。住持進香。進香畢。比丘某甲。於此處舉樂。所集諸衆。上酬慈恩。下濟衆生。次說法竟。白云。下座。各具威儀。禮下座。領衆同到殿上。向佛排立定。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進前上湯進食。請客侍者遞上。燒香侍者捧置几几畢。復位三拜。再上香。下跪點茶。又三拜收坐具。維那揖班。上香。大衆展拜。住持跪爐。維那白佛云。一月在天。影滿衆水。

開法具足。如水注器。欲命受持是涅槃經。文殊奉旨召阿難歸。佛言。有梵志須跋陀羅。年百二十。未捨憍慢。汝可告之。如來中夜當般涅槃。即與同至。聞佛說法得阿羅漢乃告大衆。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度須跋陀羅。吾事究竟。二月十五日夜復伸告誡。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如我住世無異也。於七寶床右脇而臥。寂然無聲。便般涅槃。阿那律升忉利天告摩耶夫人。自天而下。世尊起爲說法開慰。復語阿難。當知爲後世不幸衆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於母。時迦葉與五百弟子。自香闍崛山奔至悲哽作禮。復現雙足千幅輪相。天人各持香薪。至荼毘以化火自焚七日乃盡。衆收舍利滿八金壇。阿闍世王與八國王。及帝釋諸天龍王共爭舍利大臣優波吉諫止。宜共分之。即分爲三。一諸天。一龍王。一分八王。而闍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函盛於五恒河中。作塔藏之。

帝師涅槃

至日法座上敬安牌位。如法鋪設。嚴備香花燈燭茶果珍羞供養。維那請製疏食疏。佛同隔宿命堂司行者。報衆掛誦經牌。正日鳴鐘集衆。向座雁立。候住持至。上香上湯上食下跪。上茶禮拜畢。拈香有法語。維那掛班上香。大衆普同禮拜。住持跪爐宣疏舉呪。回向云。上來功德。奉爲天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上開慈願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云云。

疏語 天啓 有元。篤生 輔治之 大聖。道尊無上。實爲 宣文之 法王。密贊化基陰翊 王度。吐辭爲經。舉足爲法。位居 千佛之中。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尊極 一人之上。維茲 聖恩。益仰 恩光。伏願 重覆願輪。贊四海同文之治化。眷言像季 振千古正法之宗綱。

帝師拔合斯八。法號惠幢寶吉祥。土波國人也。己亥歲四月十三日降生。父曰峻南紺藏。初土波有國師禪恒羅吉達。得正知見具大威神。累葉相傳道行殊勝。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斯加哇。即師之伯父也。師天資素高。復禮伯父爲師。秘密伽陀微妙章句一二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年十有五。歲在癸丑。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約知眞命有歸。馳騎徑詣王府。

上與中閣東宮。皆兼受戒法。特加尊禮。閱六載庚申。世祖幸登大寶。建元中統遂尊爲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領天下釋教。始令僧俗分司。四年辭帝西歸。未幾月越召來還。至元七年庚午。有旨制大元國字。師獨運籌畫。不日而成。深極聖意。即詔頒行。朝省郡縣悉皆遵用。迄爲一代典章。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旋又西歸。十一年上復專使召至。尋又力辭還山。上堅留之不可。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入滅。上聞不勝震悼追懷。連建大翠塔波于京師。寶藏眞身舍利。輪奐金碧古今無儔。見翰林學士王磐等奉勅所撰碑。後升號皇

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尊祖章第四

人各祀其祖重其形生之始也。形生始於愛。然形有時而化。愛有時而盡。惟性之靈然不昧者不特生而存。不偕亡而亡。故佛教人必明性。而後之學者復膠於文言。不得其指歸。猶醫之善方書而廢藥石。何益哉。及吾祖達磨至。示以直指之道。而人始廓然。見夫自性之妙不求文字不資語默。而得於馨歔聲色之外。則吾徒之傳祖道嗣祖位者。如火之薪水之器。無古今之間毫髮之異。不猶重於形生之始乎。後百丈大智禪師又作清規。以居吾徒。而禪林於是乎始。海會端公謂宜祀達磨於中。百丈陪于右。而各寺之開山祖配焉。見於祖堂綱紀序云。

達磨忌

先期堂司率衆財營供養。請製疏食疏。佛同隔宿如法鋪設法堂。座上掛眞。中間嚴設祭筵。爐瓶香几。上間設禪椅拂子。櫈架法衣。設床榻下間設椅子。經案爐瓶香燭經卷。堂司司行者報衆。掛誦經牌。當晚誦經并覆來日半齋各具威儀。散忌諷經。參前鳴僧堂鐘。集衆候住持至。鳴鼓獻特爲湯。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具。上湯退身三拜。再進前問訊揖湯。復位。二拜收坐具。鳴鼓三下。行者鳴手磨。維那出班。念誦云。切以。宗傳直指。恭備渴於餘波。道大難名。愧職難云。於末商。仰憑大衆念淨淨法身。置置達那佛十號。

嗣法師忌

先德唯激揚宗乘發明自己。開示後學知有授受。以報恩也。如巴陵三轉語爲雲門作忌。先輩深有意焉。然尊師重道。禮不可廢。先期住持出己財。送庫司。辦祭設供。隔宿就法堂。如法排辦。堂司行者報衆。掛諷經牌。當晚諷楞嚴呪。鄉人法眷舉大悲呪。次行者諷經回向並同。次早住持上粥粥罷。大眾誦大悲呪。鄉人法眷舉呪。半齋散忌。諷經住持上食。講特爲茶拈香。忌期兩序上香。大眾同拜。蓋上座下皆曰參學故齋時住持入堂燒香。展拜歸位。衣鉢侍者行齋。有說法堂。經行時依禮非禮也。齋畢。就座點茶。燒香。侍者行禮。若講特爲伴。俾湯齊罷方丈各頭詣西堂兩序。禮湯。問對其相伴喫湯。執經牌位列座。左右住持。就座。燒香。上湯。并下相伴人湯。退身。燒香。展拜。起身。問訊。謝相伴。鳴鐘。三下。退湯。如有三。五。人。西。兩。序。喫湯。分作兩座。第一座西堂喫湯。住持行禮。第二座西兩序喫湯。侍者行禮。或無西堂喫湯。已之。誦經。罷。備湯。果。預請兩序勸齋。如有法眷。尊長。同門兄弟。皆當請之。小師。師孫。不可。阿。席。坐。定。住持。起。上香。上湯。畢。侍者。饒香。行湯。果。

住持章第五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唯以道相授受。或岩居穴處。或寄律寺。未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纓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嚮風問道。有徒實蕃。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爲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衆。設兩序以分

其職而制度粲然矣。至於作務。猶與衆均其勞。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烏有庾廩之富。與僕之安哉。故始由衆所推。旣而命之官。而猶辭聘不赴者。後則貴譟豪奪。視若奇貨。然苟非其人。一寺廢蕩。又遺黨於後。至數十年。臺不可圖。而往往傳其冥報之慘。有不忍聞者。可不戒且懼乎。

住持日用

上堂 凡旦望侍者隔宿稟住持。云來晨祝
聖上堂次早再稟。分付客頭行者。掛上堂
牌報衆。粥罷不鳴下堂鐘三下。俟鋪法座畢。
堂司行者覆首座。鳴衆寮前板。大衆坐。堂方
丈行者覆住持。次覆侍者鳴鼓。兩序領僧行。
至座前問訊。分班對立侍者請住持出。登座
拈香祝壽。詳見祝壽章趺坐開發學者。激揚此道。若
有客併叙序謝。多則具目子。恐有遺忘。侍者
提起。或有諸山住持名德。西堂。座右設位。官
客對座設位。知禮等法五參上堂。兩序至座下
徑歸班立。住持登座不拈香。餘如前式若尊宿相訪
特爲上堂或引座舉揚。施主請陞座不拘時
也。

古之學者蓋爲決疑。故有問答。初不滯於語言。近日號名禪客。多昧因果。增長惡習。以爲戲劇。譁然嘻笑。甚失觀瞻。況舉揚宗乘。端祝聖壽。若有官客及名德相過。少致叙陳。而今時衲子例責過褒叙謝。殊乖法式。如說山門事務。則方丈會茶議論。毋談雜事。使衆厭聽。

晚參 凡集衆開示皆謂之參。古人匡徒使

之朝夕吾扣。無時而不激揚此道。故每晚必參則在晡時。至今叢林坐參猶旦望五參陞座。將聽法時大衆坐堂也。詳具說若住持至晚不參。則堂司行者稟命住持覆首座。鳴僧堂鐘三下。謂放參鐘也。如住持入院。或官員檀越入山。或受人特請。或謂亡者開示。或四節臘則移於昏鐘鳴。而謂之小參。可以叙世禮。曰家教者。是也。然亦不鳴放參鐘。謂猶有參也。

小參 小參初無定所。看衆多少。或就寢堂或就法堂。至日午後。侍者覆住持云今晚令客頭行者報衆。掛小參牌。當晚不鳴放參鐘。昏鐘鳴時行者覆住持。鳴鼓一通。衆集兩序歸位。住持登座與五參上堂。提綱叙謝委曲詳盡。然後舉古。結座如四節。說請頭首。兼拂及講免禮儀。詳略使衆通知。下座客頭行者喝請云。方式和尚請西堂兩班單背簪藍。庫司預備湯果。送坐侍者禮客。卽今就寢堂歇湯。

昔汾陽昭禪師住汾州太子院。以并汾地苦寒。故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楚圓卽慈明也。後住石霜。飯罷常山行。時楊岐會公爲監寺。闕其出糲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暮而升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何爲非規繩乎。慈明頷之。

告香 每夏前 告香新歸堂者推參頭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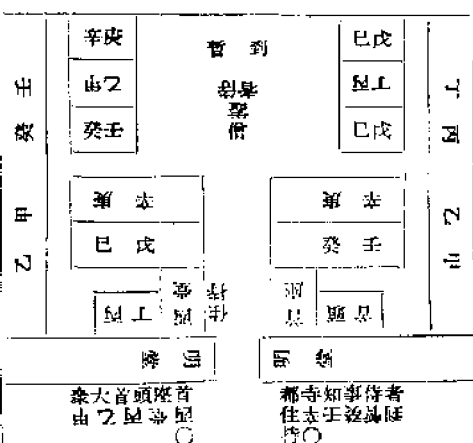
椅左。問訊退步。觸禮一拜舉左足。出揖次人入。一出一入相向問訊。聯接不絕。若首座是大方西堂。或名德入燒香。住持當下座揖讓送出。遇座堂白衆特免。此亦近代僧之儀。古時何如耳。只後堂領衆。暫到皆當入室。侍者居衆後入室。舉炷香。大展三拜。行者插香三拜。住持復出達磨前炷香。大展三拜而退。

念誦 古規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今止行初八。十八。二十八。堂司依戒次寫圖式。見至日僧堂前。灑掃。午後堂司行者報衆。掛念誦牌。至參前。檢點僧堂及諸殿堂香燭完備。覆住持兩序。先鳴方丈板照堂板。次巡廊鳴板住持出。緩鳴大板三下。衆集依圖立定。暫到於侍者下肩立。侍者隨住持。到祖堂土地堂。大殿燒香禮拜。鳴大鐘。兩序預集堂外。大板鳴方歸圖位。住持入堂供頭鳴堂前鐘七下。聖僧前燒香。侍者捧香合。書狀侍者徑歸位。請客侍者即往西序問訊。請湯巡過。次請東序就歸位。住持出堂外中立。燒香侍者隨出歸位。維那先離位至門首向住持立。

合掌念誦。上八中八云。風永扇帝道。佛日增輝。十方檀那。增輝。爲如上。大衆默念。每一號。念清淨法身。是盧那佛。云云。大衆默念。每一號。堂前輕應。鐘一聲。念畢疊一聲。下八云。白。如來大願入般涅槃。至今大元重紀。至元元年。已得二千八百八十四載。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衆等當勤精進。如被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佛土地護法護人。十方檀那。增輝。爲如上。念清淨法身。十號云。畢歸位。住持入堂。前堂首座入次。名德西堂插入。歸聖僧板頭立。頭首領衆。三人一引。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順左肩轉依圖位立。暫到侍者隨衆入。只巡半

堂至聖僧後。侍者向後門立。暫到侍者立。次知事入堂。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合掌巡堂出。暫到接待侍者後隨出。堂司行者往首座前覆云。放參從聖僧後轉出堂。供頭鳴堂。前鐘三下。衆普同和南。各出全單而散。住持出兩序。隨出至堂前謝。住持止之下八赴湯。衆鳴板侍者燒香。行禮如常式。湯罷衆石。古法三八皆有湯。上八中八則免。衆行。其日不生參。至晚坐禪如常式。

念誦巡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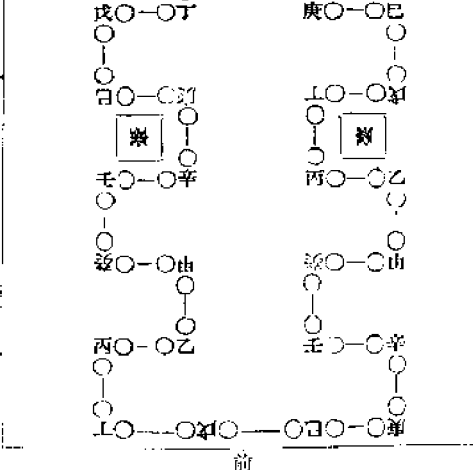


巡寮 古規住持巡寮。僧堂前掛巡寮牌報衆。各寮設位。備香茶湯。伺候住持至。鳴板集衆。於門外排立問訊。隨住持入寮。寮主燒香同衆問訊而坐。住持詢問老病。點檢寮舍缺之。叙話而起。衆當展坐具謝臨訪。免則問訊相送。或且望巡行。掛牌。今惟以四節報禮爲巡寮。餘日不講。能復古者當行之。

僧祇云。世尊以五事故。五日一按行僧房。一恐弟子著有爲事。二恐著俗論。三恐著

睡眠。四爲看病僧。五令年少比丘觀。威儀生歡喜故。

肅衆 大藏經內載。宋翰林學士楊億推原百丈立規之意。略曰。有或假號竊。刑混于清衆。別致喧擾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偏門



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敬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然百丈創規。折衷佛律五篇七聚。弘範三界。梵檀擯治自恣舉過。以肅其衆。國朝累聖戒飭僧徒。嚴遵佛制。除刑名重罪。例屬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干犯。當以清規律之。若闕證犯分。若汚行縱逸。若侵漁常住。若私竊錢物。宜從家訓。毋揚外醜。蓋悉稱釋氏。准俗同親。恪守祖規。隨事懲戒。重則集衆箠擯。輕則

罰錢罰香油。而榜示之。如關係錢物則責狀追陪。惟平惟允使自悔艾。古規繩額云。並開。又云。犯重徒衣鉢。應當棄人。雖請來。容即啟罪。又云。山師訓示。顯出偏門。大惠禪師住育王時。榜示堂司。僧等無明決非好僧。有理無理並皆出院。或議有理而亦擯。疑若未當。蓋僧當忍辱。若執有理而爭者。即是無明故。同擯之息諍於未萌也。

訓堂行。凡旦望五參上堂罷。參頭行者令喝食行者報各局務。行堂前掛牌報衆。昏鐘鳴。行堂前鳴板三下。集衆行者。先佛殿。次祖堂。僧堂。前前堂寮。參方上寢堂排立。參頭入方丈請住持出就坐。參頭進前。插香退身歸位。緩聲喝云。參衆低聲同云。不齊齊禮三拜。屏息拱聽規誨畢。又三拜。參頭喝云。珍重衆齊低聲和。問訊而退。如住持他緣則喝食行者喝云。奉方丈慈。衆云。不齊。次長聲喝云。放參。衆云。珍重齊問訊退。

爲行者普說。參頭預詣侍司插香禮拜。稟侍者。咨覆住持。如允所請。參頭即鳴行堂前板集衆。排立寢堂。參頭隨侍者。入請住持出據坐。參頭同衆問訊進前。插香退身歸位。緩聲喝云。不齊衆低聲和畢。同禮九拜。參頭進云。某等久思和尚示。轉身問訊而退。次日行堂掛普說牌報衆。設座香几燭臺。參頭報衆請兩序立班。副參頭衆門迎兩序入堂。參頭堂主詣侍司同請住持。下行堂衆迎入據坐。侍者問訊側立。兩序問訊畢。侍者燒香請法。參頭領衆雁立。插香喝參三拜。退分東西序後雁立。拱聽開示畢。參頭領衆如前排立三拜。

即出門外右立。揖送住持兩序。然後隨至寢堂。插大香一片。九拜而退。次詣侍司。插香三拜。參頭副參頭。住兩序前一。一拜謝。

受法衣。專使送法衣至。先相看知客通意。同上侍司煩通覆方丈。或即相接或在來早。侍者預令。客頭報請兩序至。專使插香如常禮相看。謝茶畢。再插香兩展三禮。免則觸禮。詞云。某人和尚法衣。表信奉此奉。上以梓枅托呈法衣信物。然後入座。兩序光伴。茶罷獻湯。湯罷兩序同送安下。侍者引巡察。別日上堂法座左邊設住持位專使大展三拜。奉衣遞上。住持接衣有法語。披衣座座或嗣法師已遷化。法堂右間設靈几。下座致祭誦經。如遺書至之禮。見後迎。侍尊宿。尊宿相訪。須預掛接尊宿牌。鳴鐘集衆門迎。彼若尚簡則潛入寺。住持必於寢堂具香燭相接。仍令鳴僧堂鐘。客頭報首座。領衆插香問訊畢。衆退。兩序動舊就陪坐。燒香喫茶罷。侍者方插香禮拜。帶侍行者行者人僕轎番。以次參拜。侍者復燒香點湯湯罷。兩序動舊同送客位。客頭令備轎住持同引巡察報禮。侍者隨侍。若以下諸山則侍者引巡察。請客侍者具狀。詣客位。插香拜請特爲湯。衆云。方丈拜請和尚。今晚就寢堂。稟訖呈狀。式見後畢。客頭覆云。請和尚就寢。寢堂釘掛帳幕。

排照牌。設特爲光伴位。鳴鼓行禮。揖坐揖香。勸湯湯罷。藥石並同常特爲禮。客頭詣客位請云。方丈請和尚。今晚請兩序光伴。侍者覆。來早上堂致謝。次早請湯。侍者燒香行者問訊。僕

從聲喏。住持相陪喫粥。粥罷請茶。侍者再稟上堂。座右設位。半齋點心。如大尊宿則首座衆頭首稟住持。勸請爲衆開示法要。住持先到客位陳意若允首座具狀。兩序大衆同詣客位。插香拜請。次請住持引座報衆掛牌。法座前左右排立。至時鳴鼓。住持同下法堂位前立。住持先引座。與常上堂同。下座兩序詣尊宿前問訊。尊宿往往住持前問訊。歸中普問訊登座。侍者兩序出班問訊。住持問訊說法畢下座。住持前問訊。普與大衆問訊。住持兩序大衆隨詣客位。插香拜謝。請客侍者具狀。請特爲管待。山門設食備粥。方丈備貼。行禮與常特爲同。若諸山平交樹酌中禮可也。若法眷尊長至。先講諸山相見禮。送客位請居中座。住持插香禮拜。講法眷禮。方丈內坐當讓中位。迎送如前禮。獻湯躬行禮。客力辭。侍者行禮。若嗣法辦事法殊相訪。常躬至方丈。住持即今鳴僧堂鐘。集衆人事。先請住持中坐。行弟子法眷禮。次講諸山禮。接送同前。但特爲湯管待不具狀。諸客侍者炷香陳請。又看年臘高低。臨時通變。請客侍者炷香陳請。各看狀式。見後

當寺住持比丘某。尊慈特垂。隆重。謹狀。點湯特爲。伏望。尊慈特垂。隆重。謹狀。年。月。日具位狀。當寺住持比丘某。右某輒以來日就寢堂聊備水飯。伏望。尊慈特垂。隆重。謹狀。年。月。日具位狀。當寺首座比丘某。右某輒以來日拜請舉揚宗旨開示後學。伏望。尊慈俯垂。開

允謹狀

年
月
日
具
位
狀

可漏子 狀請 某處堂頭和尚禪師 具位 謹封

上方丈。獻茶湯。送安下處。若官貴大施主。當鳴鐘集衆門迎。送安下處定。施主却請知事商議。同上方丈。炷香拜請陞座。至日鋪設法座。座前設施主位。掛上堂牌。報衆鳴鼓集衆。知客同施主。上方丈請住持。須備手爐燈幡鏡鍤如儀。迎至座前登座跌座。施主座前設拜。知客引入位聽法。但受禮坐下則慢法也座拜謝。若齋僧須與知事議定齋料用費。維那具僧行數目。關資隨數均俵。僧堂內設施主位。與住持分手齋畢。知事陪施主。僧堂前少立。待首座領衆出堂致謝。次住持知事到客位謝。或有寄錢齋僧。住持責付知事。須當盡數營辦供齋。慎勿互用。當思因果歷然。

人天寶鑑云。湖南雲蓋山智禪師夜坐丈室。忽聞焦灼氣枷鎖聲。卽而視之。迺有荷火枷者。火猶起滅不停。枷尾倚於門闌。智驚問曰。汝爲誰。苦至斯極耶。荷枷者對曰。前住當山守顚也。不合互將棧櫃供僧物造僧堂。故受此苦。脅曰。作何方便可免。顚曰。望爲估直僧堂填設僧供。可免爾。智以己貲如其言爲償之一。一夕夢顚謝曰。賴師力。獲免地獄苦。生人天中。三生後復得爲僧。今門闌燒痕猶存。然顚公以供僧物作僧堂。皆僧受用。尙受互用之報。若此。今叢

林撥無因果。非唯互用。甚至竊常住爲己有者。宜何如哉。

受嗣法人煎點。若法嗣到寺煎點。令帶行
知事到庫司會計。營辦合用錢物送納。隔宿
先到侍司咨稟通覆。詣方丈插香展拜。免則
觸禮請云。來晨就雲堂聯具恭供。令客頭請兩序

單寮諸寮挂煎點牌。至日僧堂住持位嚴設數陳。及卓袱襯幣之具。火板鳴。大眾赴堂。煎點人隨住持入堂揖坐。轉身聖僧前燒香叉手。往往持前問訊。轉聖僧後出。住持引手揖煎點人坐。位居知客板頭。行者喝云。請大鉢行食遍。煎點人起燒香下。問訊住持。及行衆。厨司方鳴齋板就行飯。飯訖衆收鉢。退住持卓。煎點人燒香往往持前問訊。從聖僧後出。爐前問訊。鳴鐘行茶遍。往往持前勸茶。復從聖僧後出。進住持前。展茶具云。此日湯瀝瀝不勝感戴之至。下。二展寒溫觸禮三拜。送住持出。煎點人復歸堂燒香上下問問訊。以謝光伴。復中間訊鳴鐘收盞。次詣方丈謝降重住持。隨到客位致謝。若諸山煎點候齋辦。請住持同赴堂。揖住持坐。住持當免行禮。揖煎點人歸位。持行食遍。起燒香往往持前。問訊下。隨宜斟酌。嗣法師遺書至。專使持書到寺。詳見下遺書簡。方丈開書。兩序先慰住持。法堂中間設祭。應前拈香有法語。舉哀三拜。上湯復三拜。進食下。鳴鼓。講特爲禮。三拜上茶。鳴鼓三下。退座收坐具。維那舉楞嚴呪回向。兩序四寮江湖鄉人法眷小師辦事。皆有祭

住持居靈几之左如有諸山及座下西堂法眷與師爲一
以下判祭畢諷大悲咒回向云上衆觀經功德品爲
崇位十方三首座領衆慰住持云某寺某號大和尚增
役一切佛云云生失依不勝悲悼法門不幸令
尙冀堪忍力行此道◎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請新住持

發專使 凡十方寺院住持廬席 必關於所司。伺公命下。庫司會兩序勤舊茶。議發專使修書。頭首知事勸舊製疏。山門諸茶湯榜。勸使請書。衆堂前共信衆記爲之。如缺書記。擇能文字者。分爲之。用絹素寫榜。所請專使或上首知事。或勤舊或西堂首座。或以次頭首充之。若非知事充專使。亦須以下知事一人同去掌財議事。具須知一冊。該寫本寺應有田產物業。及迎接儀從。一切畢備。山門管待專使一行人從。至起程日。詣諸寮相別。鳴僧堂鐘集衆門送。三門下釘掛帳設。向裏設位。講茶湯禮。請兩序勤舊光伴。如上首知事去。則下首知事行禮。如頭首勤舊去。則上首知事行禮。揖坐燒香揖香歸位。相伴喫茶。再起燒香揖香歸位。相伴喫湯收盞。專使起謝上轎。當代住持受請。專使

到彼寺。先見知客。同到庫司接送安下。次見

頭首及諸寮。詣侍司詳稟來歷。侍者通覆任

持。候可否。如允請。然後令鋪設草榻安疏帖

報兩序至。入請住持出。專使問訊。請住持中

立。專使插香大展三拜進前云。某寮山門使令。奉

下情不勝。又三拜。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感德之至。又三拜。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三拜收坐具。住持各答一拜。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疏看過。侍者揖坐。專使於住持對面坐。西堂

畢。同兩序送客位。堂司行者鳴僧堂鐘。大眾

詣方丈作賀。庫司備香。首座知事各持香初

展。詞云。法門多幸。伏維衆聖。勸助。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某寮堂上。大和尚。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疏禮三拜。住持答一拜。詞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新命堂

呈納本寺須知儀從什物。當晚特為湯藥石

至夜湯果皆請兩序勸舊光律庫司排辦

受請陞座。受請已。次日陞座。侍者分付行

拜。住持答一拜。兩序單寮係方丈客頭。同專

使行者。一一詣寮。稟請掛煎點牌報衆。於僧

堂內鋪設主席。西堂板頭排事使位。茶湯榜

張于堂外兩側。至齋時。專使僧堂前伺候住

持入堂。問訊歸位揖坐。歸中問訊。揖衆坐。聖

僧前燒香。次上下間。次堂外燒香。仍歸堂內

住持前上下間及外堂問訊。仍歸中間訊行

食遍。燒香下住持。次行大眾。勸畢歸位。仲

齋。候折水出。鳴鼓。專使再起。燒香行禮同前

行茶遍。瓶出如前。問訊收住持。專使行禮

初展云。某寮諸寮。伏蒙慈惠。二展殺寒溫。觸

禮三拜。送住持出。再歸堂燒香大展三拜。巡

堂一匝。并堂外復歸內堂中間問訊收。鳴

鼓三下。退座。專使隨上方丈致謝。次詣庫司

謝辦齋。再詣方丈。請住持至晚藥石。至夜湯

果皆請兩序勸舊光律

山門管待新命并專使。庫司會議管待供職

觸禮三拜。從西廊出。鳴大鐘諸法器。大眾門

送。行儀門外排立。山門首預釘掛帳設。中敷

高座向內。首座向外攝居主位。西堂勸舊分

手光律。東西序兩邊朝坐。上首知事行禮揖

坐。揖香歸位點茶收。再起燒香。揖香歸位

點湯。湯罷起謝上轎。兩序勸舊備轎遠送。住

持當力免之。鳴大鐘住持轎遠方止。西堂頭

首受請

專使到寺先見知客。同到侍司。引見方丈。插

香展拜。相看茶罷送客位。次詣諸寮人事畢

稟侍者問詣方丈。咨稟云。某寮今請。住持報兩

序勸舊。同往受請人寮中。敷陳疏帖書問。專

使持香行禮與請當代同。如不允。衆為勸請

受請後住持請新命及兩序勸舊茶。送新命

歸客位。次第受賀。巡寮人事晚請新命專使

特為湯藥石湯果兩序光律。受請人陞座。西堂

前堂首座。專使當隔宿懷香詣方丈。觸禮三拜

●庫二庫

●汚二汗

●庵二樓

●閣二閣

持答云新道所寄一○經九鼎。却歸庵右立。專使不悉當仁惟義保作。却歸庵右立。專使度疏帖各有法語。若非法嗣。即出座前與住持問訊。次與兩序大眾問訊。徑歸庵右拈衣拈疏帖。有法語。專使先稟維那誦宣疏帖人宣畢指座有法語。登座垂語問答提綱叙謝結座下座。到住持前兩展三禮。初展詞云請命有祐宗風。仰蒙玉王住持答云。佛日之光。下情不勝欣并。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共惟。空之。再展云。願和尚尊慈起居多福。觸禮三拜。或講或免。隨住持意次與兩序。大眾問訊知客侍者引。巡察致謝。如嗣法者下座先至住持前大展三拜。退與大眾問訊。然後巡謝同前。如以次頭首西堂。臨時又在住持斟酌講行專使特為受請人煎點。專使詣親命前。議定方丈引座觀資衆觀宣疏帖人。及兩序勸香江湖鄉人法眷等貼贈。至日粥罷。專使懷香詣方丈觸禮拜請云今歲午刻就堂齋戒。特為新命和尚。伏望慈悲佈惠。特為復詣新命前拜請。同前禮。方丈客頭同專使行者。請諸寮各掛煎點牌。於僧堂內住持對面設新命位。堂外知客板頭設專使位。其茶湯榜張于堂外兩傍。至齋時覆新命。到僧堂前。俟住持同入堂問訊。專使隨入堂先揖住持歸位。次揖新命歸位。燒香行禮並同前。下食行齋茶畢。先收新命盞。專使進前兩展三禮。送新命出後門。專使入住持前兩展三禮。送住持出前門。復歸堂炷香大展三拜。巡堂一匝。并外堂歸中間訊。收盞鳴鼓三下退座。當晚湯果藥石光伴同前

山門管待受請人并專使 就寢堂敷設住持主位。新命對面中位左設專使位。兩序勸舊光伴左右位。下齋行禮同前。受請人辭衆陸座茶湯。受請人令侍者同專使。預詣方丈稟借法座。上堂辭衆。座不敷設。左設住持位鳴鼓集衆。住持出歸位。受請人徑往住持前問訊。次與大眾和南陸座舉揚畢下座。先辭住持觸禮三拜。次向法座立。辭衆普同觸禮三拜。門首向裏中設特位講茶湯。兩序勸舊光伴。上首知事行禮與當代同。鳴大鐘送。以次西堂頭首。則無辭衆上堂。臨行先同專使上方丈。插香觸禮三拜稟辭次巡察辭別。出門首茶湯禮同前

入院

古人腰包頂笠到山門首下笠。入門炷香。有法語。就僧堂前解包。屏風灑足取衣披搭。入堂炷香。聖僧前大展三拜。參隨人同拜。掛搭已到佛殿。拈香有法語。大展三拜。次土地堂祖堂炷香各有法語。入方丈據室有法語。次第開堂祝

聖今時新命到來。當看安下處近遠。近則首座領衆往迎。遠則兩序勸舊而已。專使預當計稟住持。必先發批免衆遠迎。若安下處近當辦湯果。兩序勸舊光伴擇日入院。庫司一安排辦。隔宿掛接住持牌報衆。至時鳴大鐘諸法器。大眾門迎由遠至近。兩行排立。行儀立大眾外。新命到門炷香舉法語。至佛殿炷香舉法語。大展三拜鳴僧堂鐘。大眾先歸鉢位立定。新命入堂炷香。參隨人同展三拜。維那當面問訊引。巡堂一匝參隨人先出。兩序送新命歸鉢位。觸禮三拜。次至土地堂祖堂

炷香。各有法語。入方丈據室。侍者進前炷香問訊側立候舉法語畢。行者進卓筆硯。知事具狀式見後。備梓狀捧呈寺印。新命看封付知事開封。新命視篆訖就狀上先僉押。次題日子。使印於上。知事收狀。衣鉢侍者收印退卓。住持起身。知事全班進列上首插香兩展三禮。初展詞云維摩和向光輝法座。即日時令新命堂頭大和尚。下情不勝喜瞻之至。謹時共惟。再展詞云。願和尚尊慈起居多福。觸禮三拜。諸山及頭首勸舊進前插香。受。草賀畢。客頭行者喝云。請諸山兩班湯罷。請官客諸山點心。若前代住持別遷未赴。或退居東堂。未據室前講交代禮。新命受草賀了。鳴僧堂鐘領衆躬送前代。歸寮對觸禮一拜。次首座大眾作賀。行儀皆當參拜

呈寺

當寺庫司比丘 某甲 右某甲取午刻就某寺印一顆 右某甲納新命堂頭大和尚伏候

印狀

某寺印一顆 某甲 右某甲納新命堂頭大和尚伏候

山門請新命齋

上首知事候據室後人事稍畢備梓狀爐燭具狀式見後。懷香詣方丈請齋兩展三禮。初展云午刻就堂齋戒。伏望慈悲。再展叙寒溫。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知事呈狀。方丈客頭收。庫司客頭鋪設僧堂內住持位。行禮與特為管待同

齋

當寺庫司比丘 某甲 右某甲取午刻就某寺印一顆 某甲 右某甲納新命堂頭大和尚伏候

狀

可漏子狀請 新命云云尊座前 具位 謹

開堂祝壽

古之開堂朝命下。或差官敦請。或部使者。或郡縣遣幣禮請就某寺。或本寺官給錢料設齋開堂。各官自有請疏及茶湯等榜。見諸名公文集。近來開堂多是各寺自備。至時入院侍者分付行者。鋪設法座。報衆

掛上堂牌。具寫官員諸山名目。預呈住持於座左設位。鋪卓袱爐燭。排列疏帖。預先和會維那宣公文。首座宣山門疏。以次頭首。或諸山江湖名勝宣其餘疏。及預請諸山一人白椎。座前對面排官員位。侍者覆方丈鳴鼓衆集侍者同事使。入請住持。出鏡鏡幡花挑燈迎引。至法堂位前立。如受請時未拈衣。當舉法語。披衣畢。專使進前揮香行禮。初展云。即日伏蒙和尚光臨。法堂。下情不勝感戴之至。再展叙寒溫畢。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先呈公文舉法語畢。接付維那宣白。次山門諸山江湖疏。一一遞上有法語分送宣讀。若見任官請開堂有疏。親自捧遞有法語宣畢。指法座有法語。登座拈香祝聖。次拈帝師省院臺憲郡縣文武官僚香。侍者逐一度香。惟法嗣香住持懷中拈出。自插爐中。敝衣跌坐。侍者燒香下座問訊。兩序出班問訊畢。侍者再登座燒香問訊。禮畢且望上堂同。諸山住持送入院者亦出問訊。住持當令侍者請官員坐。諸山上首出白椎鳴。椎一下云。法座維那衆來。住持垂語問答提綱。敘謝官員諸山云。此日叨蒙。端爲祝聖。專使兩序勸舊略提過。詳在小參時敘陳。結座白椎人復鳴椎一下白云。諸觀法王法。下座先受官員作賀畢。知事接送客位。客頭行者即進爐燭。一字排列座前。專使揮香兩展三禮畢。堂司行者喝云。諸山大喝云。西堂展禮喝云。知事兩展三禮。文喝云。諸山大勸舊蒙堂前資諸寮齊揮香。同大眾兩展三禮畢。莊庵塔法眷鄉人。暫到展賀畢據座。侍者小師揮香大展三拜。次執局行

者揮香禮拜。次參頭領衆行者。揮香禮拜。次直廳轎番莊甲作頭老郎人僕參拜畢。住持即往客位。致謝官員諸山。次第巡寮。諸寮當陳香几爐燭坐位。各具威儀。於寮外伺住持至。寮主先於門前下首立。迎入請跌坐揮香。住持答香。略叙寒溫致謝送出。蒙堂前資衆寮皆列門外下首。同迎同送。

山門特爲新命茶湯。茶湯榜預張僧堂前上。下間。庫司仍具請狀。式見。備梓枹爐燭。詣方丈。揮香拜請。免則觸禮。稟云。實退就雲點茶。特稟訖呈狀。隨令客頭請兩序勸舊大眾。光伴掛

點茶。掛牌報衆。僧堂內鋪設住持位。近時有廣時。知事入堂。燒香展拜。巡寮一匝。請茶。然特爲住持。齋退鳴鼓集衆。知事揖住持入堂。歸位揖坐。燒香一

炷。住持前提香。從聖僧後轉歸中間訊立。行茶遍瓶出。往往持前揖茶退身。聖僧後右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班。至住持前兩展三禮

送出。復歸堂燒香。上下間問訊收蓋退座。湯與茶禮同。但無送住持出堂。湯罷就座。藥石

狀。當寺庫司比丘。某。右某。取今晨齋湯。晚齋就雲點茶。湯川仲陳。贊之儀。伏望

尊慈特垂。除重。年。月。日。具。位。狀。可彌子同奏狀式。

式。當晚小參。齋罷侍者覆住持云。今晚令客頭

報衆掛小參牌。具寫專使兩序。勸舊蒙堂前

資諸寮。莊庵塔。暫到入院侍者。禪客參隨。

或有相送官客諸山留宿者。逐一條列預用呈

稟。昏鐘鳴侍者覆方丈鳴板後鳴鼓一通。衆集兩序歸位立定。住持出登座。垂語問答提綱畢。叙謝。行者秉燭侍者呈目子。庶得詳盡。

下座客頭行者喝云。方丈和尚請諸山和尚兩班西堂。知事送官客。歸客位湯果。

爲建寺檀越陞座。知事須隔宿覆住持。次

早侍者令客頭掛上堂牌報衆。庫司差人殿

設祠堂。供養粥罷。特爲上堂陳白事意畢。說

法下座。集衆詣祠堂。炷香點茶湯上供。維那

舉經回向。

管待專使。知事預稟住持。議專使宜疏帖

人觀資輕重。方丈備貼。須令合節。至日寮

堂釘掛鋪設位次。請兩序勸舊光伴。設特爲

位。請客侍者躬請。其餘人則方丈客頭稟請

禮與常特爲同。

留請兩序。兩序伺管待專使畢。約詣方丈

咨稟告退住持未可遽從。侍者令客頭行者

備湯具梓枹爐燭。住持帶侍者詣庫司諸寮

勉留客額先報迎住持。入分手坐。侍者燒香

點湯。盡禮勸留。若職過滿亦須寬耐。候住持

報謝出入。凡官員檀越諸山相送入院者。禮應報謝。郡縣官府亦合參見。如居山林遠出。令行者傳語庫司首座維那知會。出久則知事探伺歸期。令堂司掛接呼向牌報衆。鳴鐘門迎。住持先令傳語免之。即往佛殿土地堂燒香。首座領衆至方丈問訊。衆退留兩序勸舊。獻湯而散。侍者方丈執局行者揮香禮拜。次參頭領衆行者禮拜畢。住持須巡寮報禮。若在城附郭朝莫出入無時。不必講行。或蜜回方丈。兩序勸舊皆當詣方丈問起居。無準和尙住徑山日。化緣多出入。每闕齋粥時。徑

歸僧堂。伴衆食畢。方丈客頭候聖僧侍者鳴下堂鐘。大眾將下地。喝云。大眾少立。方丈香巡堂一匝出堂。又喝云。和尙傳語。大兩序勤舊亦當詣方丈問訊。

交割結共什物。入院後須會兩序勤舊茶。詳細詢問山門事務結契書什物。逐一對交割計算財穀簿書分明關防作幣。務在詳審。

受兩序勤舊點點。至日首座知事勤舊詣方丈。插香拜請住持。次請侍者小師。鋪設住持寢堂中位。兩序勤舊位如常坐。侍者帶行小師問訊住持畢。兩序勤舊末坐。至時首座請住持出。揖坐行禮若免。只燒香進前問訊下

職。首座知事勤舊爲首。三人問訊歸位坐。食畢首座起身燒香。如免禮則就坐喫茶。諸山道舊及辦事法眷小師等。請寢堂點點禮同。但煎點人設位高下。臨時斟酌。

退院

住持如年老有疾。或心力疲倦。或緣不順。自宜知退常住錢物。須要簿書分明。方丈什物點對交割具單目一樣兩本。住持兩序勤舊食押。用寺記印。住持庫司各收一本爲照。公請一人看守方丈。至退日上堂叙謝辭衆下座。搥鼓三下而退。若留本寺居東堂相斷住持者。須當盡禮溫存。宋理宗以靈隱寺菜園。爲閻妃建寺。住山癡絕冲公即日退院。躬荷包笠往遊廬山。遣使留之。不回。高風千古孰能繼之。

遷化

示疾覺沈重。預請兩序勤舊點對。封收衣鉢行李。就留方丈。差公議行僕看守。以俟佔唱。或有標撥俵散物件。須要平允。毋令恩怨不均致後爭競。若衣鉢微薄。務從儉簡。這戒小師不得披麻慟哭。請首座主喪。一切佛事並免。但舉無常偈。云亡僧津送。母費常住。母勞大眾。若住持有功山門。寺衆念其遺愛。或衣鉢稍豐。當如儀講行喪禮。有官員檀越諸山法眷遺書。即當遣送。

遺書之式

遺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滿。風燭不保。所有隨身衣鉢。信施利。非常什物。煩兩序抄割。編請某人主行喪事。並表衆僧看經行發。母致繁多。徒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某押

尊宿

鄰封

法眷

可漏子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滿。風燭不保。所有隨身衣鉢。信施利。非常什物。煩兩序抄割。編請某人主行喪事。並表衆僧看經行發。母致繁多。徒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某押

入龕

初示寂。侍者即令客頭行者下僧堂報衆。鳴椎一下。白云。堂頭和尚傳語。大眾。又鳴椎一下。次報諸寮。堂司行者鳴僧堂鐘集衆。上方丈吊慰罷。首座同兩序勤舊商議。發訃狀。見報諸山發書請人主喪。須諸山名德隣封老成。或法眷尊長。或只本寺首座。如有遺命遵行舉請。小師侍者親隨人安排洗滌。著

衣淨髮入龕。這偈貼龕左。維那領小師炷香請首座入龕佛事。安排寢堂。置龕爐燭。具筵供養。至時鳴僧堂鐘集衆。舉佛事已。維那出。念誦云。以。或傳妙術。示化遷於人天。至孝四月。有路。是集真徒。請揭聖號。爲如上緣。念佛淨法身。應無遺。云云。舉大悲咒。同向云。上來念誦。功德。奉爲堂。十方三。再舉楞嚴咒。同向云。調經功德。奉爲堂。當夜集衆。念誦云。白大衆。堂頭和尚已得真傳。法身是處。云云。同向前。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大眾誦經見職維那同向前。近時風俗薄惡。僧輩求充莊庫執事不得。或盜竊常住。住持依公擯罰。惡徒不責己過。惟懷憤恨。一聞遷化。若快其志。惡言罵詈甚矣。權鑿棺龕槍奪衣物逞其凶橫。主喪者宿諸山檀越官貴士庶參學交遊。當爲外護。人誰無死。況是座下參徒犯者必擯逐懲治。主喪執事若能預甲戒飾。早令俊格化惡於未萌。尤全外觀之美。

狀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滿。風燭不保。所有隨身衣鉢。信施利。非常什物。煩兩序抄割。編請某人主行喪事。並表衆僧看經行發。母致繁多。徒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某押

式

可漏子

狀

式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滿。風燭不保。所有隨身衣鉢。信施利。非常什物。煩兩序抄割。編請某人主行喪事。並表衆僧看經行發。母致繁多。徒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某押

狀

某寺住持某。世緣報滿。風燭不保。所有隨身衣鉢。信施利。非常什物。煩兩序抄割。編請某人主行喪事。並表衆僧看經行發。母致繁多。徒用常住。幸察此意。伏希 悉及 年 月 日住山某押

請主喪。主喪人至鳴大鐘。集衆門迎。至龕前炷香首座大眾問訊。衆散兩序勤舊送客位。揮香展禮。主喪人居主位。首座分手座定躬起燒香。復位獻茶。小師即列前掃香。大展三拜。方丈執局及參頭領衆行者。相次掃香禮拜。後方丈僕從參拜罷獻湯。送兩序出。庫司

維那念誦云 是日則有新示寂。堂頂和尚化緣既畢。遽

日。仰憑大衆。齊助靈。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

彌陀佛。十念衆和畢。上來稱揚聖德。恭贊化儀。體格先

宗。咸機不容於佛。用開後學。悲心仍備於人天。收功

化之。入火光之三昧。茶何三。香何一。頂戴奉

行和南。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爲

十方三世。山門知客舉楞嚴呪。回向同前。次鄉

人舉經。大衆同誦畢。首座領衆。歸寺赴齋。

小師鄉人法眷守化收骨。齋罷鳴僧堂鐘集

衆。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

掛眞供養。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

十日半月。大衆誦經靈骨入塔則止。

全身入塔。餽至塔所。都寺上香茶畢。喪司

維那進燒香。引小師拜請入塔佛事畢。山門

維那念誦云。切以。雙林示寂。紹聖之遺。從風頭

願大衆資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十念畢。上來稱揚聖德。恭贊化儀。體格先

宗。咸機不容於佛。用開後學。悲心仍備於人天。收功

化之。入火光之三昧。茶何三。香何一。頂戴奉

行和南。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爲

十方三世。山門知客舉楞嚴呪。回向同前。次鄉

人舉經。大衆同誦畢。首座領衆。歸寺赴齋。

小師鄉人法眷守化收骨。齋罷鳴僧堂鐘集

衆。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

掛眞供養。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

十日半月。大衆誦經靈骨入塔則止。

全身入塔。餽至塔所。都寺上香茶畢。喪司

大第而坐。喪司維那知客舉僧侍者向主喪

位坐。維那念誦云。前衣衣。乃列祖之遺。以法

無常。仰憑大衆。齊助靈。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

彌陀佛。十念衆和畢。上來稱揚聖德。恭贊化儀。體格先

宗。咸機不容於佛。用開後學。悲心仍備於人天。收功

化之。入火光之三昧。茶何三。香何一。頂戴奉

行和南。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爲

十方三世。山門知客舉楞嚴呪。回向同前。次鄉

人舉經。大衆同誦畢。首座領衆。歸寺赴齋。

小師鄉人法眷守化收骨。齋罷鳴僧堂鐘集

衆。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

掛眞供養。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

十日半月。大衆誦經靈骨入塔則止。

全身入塔。餽至塔所。都寺上香茶畢。喪司

維那進燒香。引小師拜請入塔佛事畢。山門

維那念誦云。切以。雙林示寂。紹聖之遺。從風頭

願大衆資助。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十念畢。上來稱揚聖德。恭贊化儀。體格先

宗。咸機不容於佛。用開後學。悲心仍備於人天。收功

化之。入火光之三昧。茶何三。香何一。頂戴奉

行和南。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念誦經功德。奉爲

十方三世。山門知客舉楞嚴呪。回向同前。次鄉

人舉經。大衆同誦畢。首座領衆。歸寺赴齋。

小師鄉人法眷守化收骨。齋罷鳴僧堂鐘集

衆。仍備儀從。迎骨回寢堂安奉。請安骨佛事。

掛眞供養。二時上粥飯。三時上茶湯。或

十日半月。大衆誦經靈骨入塔則止。

一收鈔若干 係某件唱到

一收鈔若干 係某項收到

一支鈔若干 係某項用度

一支鈔若干 係某項支使 這一系列

已上共收鈔若干

共支鈔若干

除支外見管鈔若干 准齊七追修僧行經費用

右具如前

年 月 日喪司行者 某 具

呈 把帳執事人兩序典喪各書名僉押

靈骨入塔 至期隔宿准備儀從。正日鳴鐘

衆集。都寺上香畢。請起骨佛事。送至塔所。

請入塔佛事。其舉經誦同向並與全身入

塔語同。迎眞歸寢堂供養及謝主喪人等禮

並同

下遺書 喪事畢。主喪請侍者辦事人。充專

使。分路馳送諸山法眷檀越官員遺書。唯尊

宿相見下語。須擇能事人充專使。至彼寺首

到客司相見。知客引見侍司。預備梓楸盛書

物。侍者詣方丈通覆。住持當即相接令請兩

序同問書。專使進前問訊云。若住持垂

語。須下語插香展禮。住持免則觸禮如常相

看。燒香喫茶罷。待兩序至。專使起爐前謝茶

再插大香一片。展禮稟云。某處和尚某月某日歸

即呈書物住持云。不勝哀感。兩序進問訊。首座

分手就坐。專使住持對面退一位坐。茶罷起

身。住持白云。法門不幸某處和尚。侍者備書剪托書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與維那。行者度剪開緘宣讀已。侍者揖專使

上住持對面位坐西堂繼向侍者燒香點湯送專使歸安下處先住持問訊次侍者兩序問訊知客引巡寮先庫司次頭首寮單寮堂四寮侍者稟請特為湯湯罷藥石至晚湯果大方遣書至兩序光伴以次兩序上首維那侍者光伴請書記作祭文方丈祭文或住持自作江湖法眷辦事皆當備香致祭侍者一

提點次早方丈請茶法堂下間設靈几排祭侍者覆上堂行者報衆掛上堂牌座下備卓袱盛書物座左排住持位鳴鼓衆集住持出法座下位前立鼓絕進香卓知客引專使住持前行禮掃香初展云續持通聖仰漢尊再展云即日時令護時恭惟堂觸三拜呈還書住持接書爐上熏付侍者遞維那宣讀專使問訊住持畢歸知客班後立住持陞座下座詣靈几前住香點湯上祭點茶展拜專使座右還拜維那出班揖住持燒香侍者捧香盒

兩序上香畢住持兩序展拜維那宣祭文住持復展拜專使答拜舉楞嚴呪同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兩序四寮江湖辦事鄉人皆致祭專使答拜以下法眷小師辦事專使不答拜畢舉大悲呪回向專使出靈前兩展三禮謝住持免則觸禮次巡寮致謝然後山門管待專使請兩序光伴若前往持本寺一併入祖堂諷經了即便迎牌到祖堂住持拈香安牌有法語安已專使即拜謝住持若當代入祖堂寢堂安骨諷經三日待新住持入祖堂或無遺書遺物與當代住持其徒自為入祖堂者初到寺見侍者引見住持播香展拜相

看燒香喫茶起身稟意畢送安下處次到頭首庫司單寮寮堂諸處相看擬日辦供使觀法堂致祭諷經牌入祖堂住持有法語禮與前同管待主喪及喪司執事人山門當備供饌高下一一如儀仍請兩序勤舊光伴首座攝居主席就方丈坐排照牌都寺行禮與常特為同茶畢鳴鐘集衆門送主喪人

議舉住持

兩序勤舊就庫司會茶議請補處住持仍請江湖名勝大衆公同選舉須擇宗眼明白德劬年高行止廉潔堪服衆望者又當合諸山輿論然後列名僉狀保申所司請之若住持得人法道尊重寺門有光為勸舊知事者不可以鄉人法眷阿黨傳會不擇才德惟從賄賂致有樹黨徇私互相攬奪寺院廢蕩職此之由切宜慎之切宜慎之

明教大師曰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儼然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焉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

夫吾何望也

往持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夫吾何望也

往持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夫吾何望也

往持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夫吾何望也

往持章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三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兩序章第六

兩序之設為衆辦事而因以提綱唱道勸懲宗猷至若司帑庾廩庶務世出世法無不閑習然後據位稱師臨衆取物則全體備用所謂成己而成人者也古猶東西易位而交職之不以班資崇卑為謙今岐而二之非也甚而黨閥強弱異勢至不相容者有矣惟主者申祖訓以戒之欲其無爭必慎擇所任使各當其職人無間言可也

西序頭首

前堂首座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分座說法開鑿後昆坐禪領衆謹守條章齋粥精粗勉諭執事僧行失儀依規示罰老病亡歿垂恤送終凡衆之事皆得舉行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也雖大方尊宿若住持能以禮致之亦請充此職謂之退位為人如文殊為七佛師猶助釋迦揚化為衆上首吾宗睦州於黃檗雲門於靈樹光昭前烈詒訓後來名位之重可

輕任耶

祖庭事苑云。首座即古之上座。梵語悉替那。此云上座。一耆年。二貴族。三先受戒。及證道果。今禪門所謂首座者。必擇其已事已辦。衆所服從。德業兼修者。充之。

後堂首座。位居後板輔贊宗風。軌則莊端。爲衆模範。蓋以衆多故分前後。齋粥二時過堂及坐禪。則後門出入。如缺前堂。住持別日上堂白衆請轉前板。插單唱食。其坐禪坐參。只衆寮前第三下板即入堂。不必鳴首座寮前板。餘行事悉與前堂同。

書記。即古規之書狀也。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問祈禱詞語悉屬之。蓋古之名宿多奉朝廷徵召。及名山大刹凡奉

聖旨勅黃。住持者即具謝表。示寂有遺表。或所賜所問俱奉表進。而住持尊柄大法無事文字。取元戎幕府署記室參軍之名。於禪林特請書紀以職之。猶存書狀。列於侍者使司方文私下書問。曰內記云。而名之著者。自黃龍南公始。又東山演祖以是職命佛眼遠公。欲以名激之。使兼通外典助其法海波瀾。而先大慧亦嘗充之。凡居斯職者。宜以三大老爲則可也。

知藏。職掌經藏兼通義學。凡看經者初入經堂。先白堂主同到藏司相看。送歸按位對觸禮一拜。此古規也。今各僧看經多就衆寮而藏殿無設。凡案者。然充其名當盡其職。函帙目錄常加對缺者補完。蒸潤者焙拭。殘斷者粘綴。若大衆披閱則藏主置簿。照堂司

所排經單列名。逐函交付。看畢照簿交收入藏。庶無散失。推原吾宗既曰教外別傳。猶命僧專司其藏者何也。以佛之所言所行爲教律。而僧有不遵佛之言行乎。特吾之所證所得不溺於文字。而超乎言行之表。以見夫自性之妙焉。又祖之意。欲吾徒遍探諸部與外之百氏。期以折衝外侮。應變無窮。所謂不即不離者是也。後以衆多列東西藏。

知客。職典賓客。凡官員檀越尊宿諸方名德之士相過者。香茶迎待隨令行者通報方丈。然後引上。相見仍照管安下去處。如以次人客。只就客司相款。或欲詣方丈庫司諸寮相訪。令行者引往。其且過寮床帳什物燈油柴炭。常令齊整。新到須加溫存。維那在假。則攝其行事。僧堂前檢點行益客僧粥飯。遇亡僧同侍者把帳。暫到死主其喪。雪竇在大陽禪月。在石霜。皆典此職毋忽。

知浴。凡遇開浴。齋前掛開浴牌。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汗。鋪設浴室。掛手巾。出面盆拖鞋脚布。參頭差行者直浴。齋罷浴頭覆維那首座住持畢。鳴鼓三下。浴室桶內皆著少湯。燒香禮拜想請聖浴。次第巡廊鳴板三下。遍鳴鼓第一通僧衆入浴。第二通末頭首入浴。第三通行者入浴。此時住持方入。以屏風遮隔而浴。第四通人力入浴。監作行者知事居末浴。就頭壓之。併點視。令息甕中火及炭煤。水洒乾淨有餘柴搬於遠處。其入浴資火當刊揭浴室外。今時謂住持頭首後浴。知事有微微同頭首先浴。則不用設牌。非也。如住持不入小閣內。只頭首板頭解衣。室內掛小板旁

釘小牌。書云。鳴鼓一聲浴。二聲添水。三聲則止。以此爲節。如施主設浴。則課經回向能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則功不浪施矣。

知殿。掌諸殿堂香燈時時拂拭塵埃。嚴潔。凡案。或遇風起。須息爐內香火。及結起幡脚防願使勿近燈燭。施主香錢不得互用。佛誕日浴佛煎湯供大衆。四齋日開殿門。以便往來瞻禮。

侍者。職掌侍者之職最爲近密。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朝夕。親炙參扣。期法道底于大成。而禮節當宜恭謹。慶喜之侍。瞿曇香林之侍雲門。佛祖重寄其可忽諸。

凡住持上堂小參。普說開室。念誦放參。節臘特爲。通覆相看。掛塔燒香。行禮記錄法語。燒香侍者職之。凡住持往復書問製作文字。先具草呈。如闕書記。山門一應文翰。書狀侍者職之。凡住持應接賓客管待尊宿。節臘特爲具狀行禮。請客侍者職之。或維那知客俱不赴衆。或在假。其行事三侍者皆當攝之。或云書狀不當于涉餘事。無據。若住持久出則歸衆行立。暫出則不離班位。

衣鉢侍者。先輩多以叢林老成之士爲之。蓋能納忠救過。羅致人才。內外庶事通變圓融。庶幾上下雍肅。如密菴有如侍者。而得松源世其家。東叟得昇首座。而家法益嚴。今諸方往往任後生晚輩。甚致敗德誤事。可不慎歟。

湯藥侍者。立班朝暮供奉方丈湯藥。左右應接。佐助衣鉢侍者。撫恤近事行僕。或暫缺侍者。

客至通覆燒香。或缺人同向。皆宜攝行。須擇年壯誠懇者充之。

聖僧侍者不立班在衆後貴有道心。齋粥二時上供。鳴下堂。維朝夕交。點被位。中夜剎燈。同維那交收亡僧。唱衣錢。住持遷化。把帳。頭首秉拂。則爲燒香。或代鳴椎。念佛職滿。在本山當預侍者名。退耕斷橋。二老在衆時常充此職。以能結衆緣而勵志于道也。

東序知事

都監寺 古規惟設監院。後因寺廣衆多。添都寺以總庶務。早暮勤事香火。應接官員施主。會計簿書。出納錢穀。常令歲計有餘。尊主愛衆。凡事必會議。稟住持方行。訓誨行儀。不安鞭撻。設當懲戒。損罰。亦須稟議。量情示警。毋縱威暴。激發起訟。差設莊庫職務。必須公平。毋用私黨。致怨上下。昔叢林盛時。多請西堂首座書記。以充此職。而都監寺亦充首座書記。否則必臆高。歷事靡能公。素爲衆服者充之。既無取於公。而道福殊勝。上下美留。雖遲年不易。或數請再充。又何傷焉。故所任單寮勤舊不滿五六人。副寺以下非歷三次。不歸前資。監寺非三次。不歸蒙堂。都寺非三次。不得居單寮。再請出充者。公界封鑰。元房以避嫌疑。齋粥二時必赴堂。則行儀行益自然整肅。如楊岐之輔慈明。石窓之輔宏智。可爲法則。

僧史曰。知事三綱者。若綱若之巨繩。捉之則目正矣。梵語摩摩帝。此云寺主。即今之監寺也。又大集經云。僧物難掌。我聽二

種人掌三寶物。一阿羅漢。二須陀洹。更復二種。一能持淨戒。誠知業報者。二畏後世罪。有諸慚愧者。

維那 綱維衆僧曲盡調攝。堂僧掛搭。辦度牒。眞僞。衆有爭競遺失。爲辨析和會。戒臘資次。床屏圖帳。凡僧事內外無不掌之。舉唱同向。以聲音爲佛事。病僧亡僧尤當究心。每日二時赴堂。堂前鐘鳴離位。入堂聖僧前左手上香。退兩步半。問訊合掌而入。推邊立。先看逐日回。看神示名位。鐘鼓絕鳴。椎一下。衆展鉢已再鳴。椎一下。合掌默回向。當日神示。左手按碯。舉云。即應大衆念。清淨法身。見盧遮那佛。圓滿報身。十號云云。右手鳴椎。高不過五寸。聲絕方下。推。急緩合度。俟首座唱食至第三句將畢。轉身退至立僧板頭立。俟行食遍。進前鳴椎一下。合掌至聖僧前問訊。出堂歸鉢位。若施主齋僧行。則過食椎後。從聖僧後轉。左邊朝首座問訊。復鳴椎一下而用。爲請施財也。或有他緣。或暫假出入。將戒臘簿假簿堂司須知簿。親送過客司令攝之。

寄歸傳云。維那。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羯磨陀那刪去三字從略。此云悅衆也。又十誦律云。以僧。房中無人知時。打鍵切。推音地又無人塗治掃洒。講堂食處。無人相續鋪床。衆亂時無人彈壓等。佛令立維那。又聲論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也。

副寺 古規曰庫頭。今諸寺稱櫃頭。北方稱財帛。其實皆此一職。蓋副貳都監寺分勞也。

掌常任金穀錢帛米麥出入。隨時上層收管支用。令庫子每日具收支若干。倉定飛單呈方丈。謂之日單。或十日一次結算。謂之旬單。一月一結。一年通結。有無見管。謂之日黃總簿。外有米麪五味各簿。皆當考算。凡常住財物雖毫末。並是十方衆僧有分。如非寺門外護官員檀越賓客迎送慶吊合行人事。並不可假名支破侵漁。其上下庫子須擇有心力能書算。守己廉謹者爲之。病僧合用供給之物。即時應付。如倉庫疎漏。雀鼠侵耗米麥。蒸潤一切物色。頓放守護。有不如法者。並須及時照管處置。

典座 職掌大衆齋粥。一切供養務在精潔。物料調和。檢束局務。謹惜常住不得暴殄。訓衆行者。循守規矩。行益普請。不得怠慢。撫恤困乏。栽種及時。均使同利。二時就厨下。粥飯食不異衆。粥飯上桶。先望僧堂焚香。設拜然後發過堂。

直歲 職掌一切作務。凡殿堂寮舍之損漏者。常加整葺。動用什物。常閱其數。役作人力。稽其工程。黜其游惰。毋縱淫食。蠹財害公。田園莊舍。碾磨碓坊。頭匹舟車。火燭盜賊。巡護防警。差撥使令。賞罰惟當。並宜公勤勞逸。必均。如大修造。則添人同掌之。

列職難務

寮元 掌衆寮之經文什物。茶湯柴炭。請給供需。洒掃洗滌。淨髮梳巾之類。每日粥罷。令茶頭行者門外候衆至。鳴板三下。大衆歸寮。寮長分手。寮主副寮對面左右位。副寮出燒

香歸位。茶頭喝云：不著大衆和南，遇且望點湯。

鳴板集衆，燒香行湯如常禮。寮主副寮，凡安衆處寮元照戒次，自下而上，請充之。寫定名字，預貼牌上。十日一替。佐寮元辦事，旦暮僧衆歸堂，巡視經案，或有遺忘什物者，眼同收拾付還，及交點本寮什物，提調香燈茶湯。母容外人止宿及寄賣物件，猶預定望寮一名，使以次挨補副寮。若寮主遇滿從維那請交代，副寮遇滿從寮元請交代。延壽堂主

看視病僧。湯藥油燭炭火粥食五味常備供須。公界倘缺，若自己豐裕結緣應付，或勸化施主措辦。床席衣被狼籍穢污，爲其洗浣。

*母生僧嫌，八福田中直病爲第一也。

淨頭 掃地裝香，換籌洗廁，燒湯添水。須是及時，稍有狼籍，隨即淨治。手巾淨桶點檢添換。凡供此職皆是自發道心，將交替時，堂司預出小榜云：

下次淨頭缺人如
有結緣請助芳名

願結緣者收榜白堂司，然後復住持請充之。

化主 凡安衆處常住租入有限，必籍化主勸化檀越隨力施與，添助供衆。其或恒產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厭也。

園主 不憚勤苦，以身率先，栽種菜蔬及時灌漑，供給堂厨。母使缺乏。

磨主 兼主碓坊米麪，供衆極有關係，須擇有道心人，諸曉春磨等事者充之。

水頭 五更燒湯，供大衆盥盥，手巾面盆燈燭牙藥。母令缺少。冬月烘烘手巾須早起鋪排，勿致臨時動衆念。

炭頭 預備柴炭以禦寒事，或化施主，或出

公界，須令足用。

莊主 視田界至修理莊舍，提督農務撫安莊佃，些少事故隨時消弭。事關大體申寺定奪，近時叢林凋弊百出，而莊中尤甚，略舉其三。諸方通告初爭莊職，安能遍及，構怨住持上下不睦一也。一充其職離寺相遠，靡所不爲，致爭起訟，供衆錢糧盡皆耗費，復積逋負以累于後，因而紀綱不振，莊佃生侮，租課不還，其弊二也。縱使老成能事充之，而州縣應酬，吏胥管轄，鄉都職役，隣里富豪，皆合追陪，既辱其端，稍有不及，便生釁隙，雖不明支，而巧立除破公私無益，故莊中之費或半於寺，其弊三也。只如大家業產巨富不聞分遣子弟，遍居莊所，蓋耕種有佃，提督則有甲幹，收租之時自有監收僧行，此外縱有輸納修圩依糧等項，只臨時分委勤舊知事，限期使辦事畢旋歸，非唯省費，有補常住而消禍未萌，公私攸濟。今諸方之廢如逃亡家，住持勤奮能恤念寺門，欲撙費救弊，汰除濫冗，請自此始，其初例有當重難，而應充莊職者別議酬補之。

諸莊監收

古規初無莊主監收，近代方立此名。此名一立其弊百出，爲住持私任匪人者有之，因利徇徇者有之，爲勤奮執事人連年佔充者有之，托勢求充者有之，樹黨分充者有之，角力爭充者有之，靈公害私不可枚舉。雖欲匡救末如之何，倘得廉正勤奮輔佐住持，公選區用，或對衆圖拈之充，充此職者當克己爲念奉衆爲心，母苛取佃戶。母

虧損常住，則自他俱利矣。

請立僧首座

其事嚴重不可輕舉，如大方西堂名德首座行解素爲衆所推服者，委曲陳情，如有允意，特爲上堂言，此間多衆，宜得當人相與建立法幢開大爐鑪，山中幸有某人，知見高明慧命所寄，少刻下座，同兩序大衆拜請，爲衆開室，伏望慈悲特垂開允。下座方丈行者以神

獄盛入室普說二牌，卽於座下同大衆拜請，詞云：

大衆傾心久思示教，受請人隨詣方丈炷香，伏望慈悲特垂開允。受請人隨詣方丈炷香，觸禮拜謝。詞云：

某甲等依樣畫葫蘆，不敢有違，答云：佛法寄垂，謝已。堂司行者鳴僧堂鐘，大衆同送歸寮，住持對觸禮一拜送出。次與大衆問訊，維那詣寮，議請侍者一人，掛普說牌，預鋪設照堂禪椅拂子主丈爐燭，鳴鼓一通，衆集立定，立僧歸位，維那出班燒香，同大衆再下拜仰請，立僧跌座兩序問訊，住持問訊，立僧普說竟，維那同大衆再下拜仰謝，立僧卽懷香詣方丈致謝，兩展三禮，詞云：

既蒙使令勉勵承當，仍往庫司諸寮舍問訊，方丈備草飯，請特爲湯藥石，至晚湯果兩序光伴，立僧侍者預席，次日住持請僧堂特爲茶，請客侍者具茶榜式見詣寮掃香拜禮與特爲新首座同，立僧當特爲首座大衆茶，與前堂特爲後堂大衆禮同，別日方丈管待請兩序光伴。

請名德首座

住持須預稟露，如有允意，方丈先請茶，兩序光伴卽鳴鼓陞座，更不報衆，住持委曲致懇，下座與大衆同伸拜請，鳴鐘送歸寮，茶湯管

仍上方丈。炷香拜謝。聖僧侍者係維那。擇人和會充職。後引上方丈禮拜。隨例茶湯點心管待。

寮舍交割什物

寮舍什物常住置辦不易。往往職事人視為傳舍。臨進退時。鄉人各自搬移。蕩然一空。使新入寮者茫無所措。未免具數。到庫司需索不至。因此上下磨吻不安。設若應副重費常住。庫司當置總簿。具寫諸寮什物。住持知事覈定。仍分置小簿付諸寮。兩相對同。新舊相沿交割。損者公界修補。缺者本寮賠償。將進退數日前。副寺帶行者。齊集到各寮。預先點對分曉。責在本寮人。毋得走失。違者賠償。或有增添數目。隨即同附簿。庶可稽考也。

方丈特為新舊兩序湯

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神祇爐燭。詣新舊前堂首座處。炷香燭禮一拜。稟云。新舊兩序。令客頭請。并請勸舊光仲釘掛寢堂鋪設坐位。光仲分手。新頭首一出。新知事二出。舊頭首三出。舊知事四出。餘勸舊預光仲者。列主伴兩邊。西序居左。東序居右。燒香侍者預排照牌。至時鳴鼓。客集同請客侍者行禮。至晚湯果次日粥罷。請新舊人茶。庫司亦請茶。然不及赴。赴方丈茶罷。却往致謝。半齋庫司點心仍提調。送舊人粥飯三日。

堂司特為新舊侍者茶湯

草飯罷。維那令堂司行者。請新舊侍者。并聖

僧侍者。參前就寮獻湯。堂司設位排照牌。請寮元。光仲鳴寮前板。接入揖坐。當在方丈特為湯之先。庶不相妨行禮。候方丈特為新首座茶罷。則堂司亦請新舊侍者特為茶。次日當專致謝。

庫司特為新舊兩序湯藥石

草飯罷。令客頭行者備盤狀爐燭。上首知事詣新舊首座處。都寺處。炷香詞云。今地方丈湯藥石。伏望客頭隨後請云。坐藥石及請新舊大小職事。仍請西堂勸舊。光仲設位排照牌。位分四出。新頭首一出。舊頭首二出。舊知事三出。莊庫四出。新知事亦依班排位。獨維那就座。光仲勸舊如方丈排位。候方丈湯罷。庫司。鳴板。各依照牌立定。都寺巡座揖坐畢。燒香揖香。依坐位出頭巡問訊。歸中燒光。梓香歸位。坐進湯湯罷起身出。詣爐前謝湯畢。抽衣就坐藥石。

堂司送舊首座都寺鉢位

維那於兩序進退三日後。未開靜時。分付堂司行者。引入力。排燈。請舊首座都寺。就堂司獻湯。維那接入。炷香喫湯畢。白云。請舊首座。鉢位引至僧堂。從後門入。先送首座。次送都寺。歸各板頭各觸禮一拜。當日掛鉢赴堂。

方丈管待新舊兩序

住持特為上堂一一標名。叙謝畢。新舊人就座下拜謝。請客侍者令客頭行者。備神祇爐燭香合。詣新舊首座都寺前。炷香陳請云。方丈座設位排照牌。客集報住持。出接各入座依

照牌。立定燒香。侍者與請客侍者巡掛坐畢。燒香進卓。侍者一班列住持前問訊入位。行湯下食畢。至行飯時燒香。侍者離位燒香。下賜飯畢退卓。鳴鼓講茶禮。與特為湯禮同。鳴鼓三下退座。新舊人兩展三禮拜謝。

方丈特為新首座茶

管待了。次早燒香侍者覆住持。令客頭行者備神祇爐燭香合。請客侍者寫茶榜。式見前名。詣首座寮。炷香觸禮一拜。稟云。堂頭和尚。請茶。客頭報衆掛點茶牌。仍請知事大衆。光仲排照牌。侍者行禮。並與四節特為禮同。惟四板禮畢。先收首座住持壽。首座直趨住持前行禮。初展云。此日特蒙點禮。當再展敘寒溫畢。觸禮三拜。首座從聖僧後右出堂前。住持相送復位執邊。侍者燒光仲香畢收邊。鳴鼓三下退座。首座仍於法堂下間。候住持謝茶。

新首座特為後堂大衆茶

方丈特為茶了。次早新首座懷香詣方丈。拜請云。新首座特為後堂大衆茶。就具狀。式見備盤狀爐燭。詣後堂首座寮。炷香拜請云。今晨新首座特為後堂大衆茶。特為爲人令本寮茶頭。遞行供頭貼僧堂前下間。封皮粘狀前。次令堂司行者報衆掛點茶牌。長板鳴。僧堂內巡請茶。與常時為禮同。

狀

前堂首座比丘 某 右某今晨齋退就雲堂點茶一。後堂首座大衆仍請諸知事同垂光降

式

可漏子 今月 日具位 某 狀 狀請 後堂首座大衆 具位 某謹封

住持垂訪頭首點茶

茶湯禮畢。住持齋罷。往諸頭首寮點茶。從容溫存。點檢缺乏。隨令庫司措辦。

兩序交代茶

儀。懷香躬詣各受代人處。插香對觸禮一拜。同方丈特爲新首座茶畢。次第新職事具威請云。齋退拜周尊。重就煖蘇茶。隨令茶頭請兩序各一人。東序勤舊各一人。光伴。西序請茶。則知事分坐。於同列頭首中。請下一人。光伴。如幫上人赴坐位相妨。東序請茶。則頭首分坐。如維那位居東序。請茶時。肩下副寺一人赴寮中。向內設特爲位。主席分手位。左右光伴人位。齋退鳴寮前板。接受特爲人。次接光伴人。入位揖坐。燒香揖香。燒光伴香。入座下茶。茶畢。受代人起。將元請香插爐中。觸禮拜謝而退。次日令堂司行者請交代點心。名勝一人。光伴前堂首座。則請西堂勤舊各一人。光伴。若庫司一班。請西堂勤舊頭首光伴。庫司釘掛。向裏設特爲位。左右排光伴位。頭首與主席分手。同序隨班位。次日點心坐位同前。西序止於知客。東序止於維那。凡侍者交代茶與點心。當請維那光伴。設位行禮皆同。近時點心因而請客。請鄉曲非禮也。

入寮出寮茶

入蒙堂者曰寮主。掛點茶牌。牌左小紙貼云
某拜請合寮諸
衆齊過就上寮齋罷備香燭普同問訊。揖寮主居
主位。點茶人居賓位。略坐起身燒香問訊。復
坐點茶收邊。寮主起爐前相謝。自蒙堂出
充頭首者。點交代茶畢。別日令茶頭報寮主
掛點茶牌。齋退鳴寮中小板。點茶人門外右
立揖衆入。爐前問訊。寮主主位點茶人分手

位。略坐起身燒香問訊復坐獻茶了。寮主與衆起身爐前致謝。送點茶人。出。自衆寮出充頭首者。令茶頭預報寮主掛點茶牌。齋退鳴板。先到衆寮門外右立揖衆。入位立定。問訊揖坐。進中間上下問燒香。復中間上下問訊。仍中央問訊寮元揖點茶人對面位坐。行茶畢。寮元出爐前致謝送出。入衆寮者點茶。禮與出寮茶同但寮元寮長分賓主位。自不可入位坐。

頭首就僧堂點茶

伺點出寮茶畢。具茶榜後見。令茶頭貼僧前下間。具威儀。請方丈請茶。諸寮掛點茶牌報請。預令供頭燒湯出甕。庫司備茶燭。齋畢就坐。點茶頭首入堂炷香行茶。與具望禮同

榜

今日具位某拜請

式

鄉曲道務禪解 合堂尊衆禪解

兩序出班上香

凡出班上香行香鳴鑊。維那出爐前向外偏立。揖住持上香。持合次揖兩序。相朝而出。轉身問訊住持。謂之然後上香。若聖師佛祖綱法有立班西堂。當先上香。或謂首座已出也。當先上香者非。蓋必與都寺同出班故也。

⑤西序章終

大衆章^④七

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廩而炊赭山而爨。亦其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者。果何爲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

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群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省己爲然故人人待其徒猶待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奉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憊甘委其貲以廣吾居輟其殮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四終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五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沙彌得度

凡行者初受度牒。以袈裟托呈本師兩序各處。插香禮三拜。選日設旛剃頭。按律。選處設座。令於露地。香水洒之。周匝七尺四角懸幡。今時多大殿前向佛。或相對設座。若法堂中須設像。花香燭如儀。衆多便床坐也。先稟維那和會。戒師并作梵閣梨。引衆入堂。大展三拜。各歸位。大衆齊坐定。引

辦道具

將入叢林。先辦道具。中阿含經云。所蓄物可資身者。即是增長善法之具。菩薩戒經云。資生順道之具。三衣。蓋法衣有三也。一僧伽黎。即大。二多羅。即七。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三衣也。若七條。又三品大衣。上品二十五條。中品十三條。下品九條。下田衣緣起。僧祇律云。佛住帝釋石窟前。見稻田畦畔分明。語阿難云。過去諸佛衣相如是。從今依此作衣相。增輝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身法慧命也。坐具。梵云尼師壇。此云隨坐衣。根本毘奈耶云。尼師壇。但唐言坐具。五分律云。為護身護衣護僧床褥故。蓄坐具。僧祇律。律應量作長佛二磔手。廣一磔手半。佛一磔手長二尺四寸。此合廣三尺六寸。

偏衫。古僧衣律制。只有僧祇支。此云覆膊衣。亦名掩腋衣。此長覆左膊及右腋。蓋關三衣故。即天竺之儀也。竺道祖魏錄云。魏宮人見僧袒一肘。不以爲善。乃作偏袒。縫於僧祇支上相從。因名偏衫。今開春接偏者是。

裙。西域記云。泥縛些羅。唐言裙。諸律舊譯或云涅盤僧。或云泥洹僧。或譯爲內衣。或云圖衣。圖音同。即貯米圖。取同。故云。

直裰。相傳前輩見僧有偏衫而無裙。有裙而無偏衫。遂合一衣爲直裰。然普化索木直裰大陽。傳革履布裰。古亦有矣。

鉢。梵云鉢多羅。此云應量器。今略云鉢。又呼云鉢盂。即華梵兼名。佛本行集經云。北天竺有二商主。一名帝利富婆。二名跋利迦。奉世尊。齎穀密揣。世尊思惟。往昔諸佛悉皆受持鉢器。我今當以何器受商主食。時四天王疾共持四金鉢奉上。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蓄此。彼四天王更將四銀鉢。玻璃鉢。琉璃鉢。赤珠鉢。瑪瑙鉢。璽璽鉢奉上。悉皆不受。時北方毘沙門天王告三天王言。我今往。昔青色諸天將四石器來奉我等。可用受食。時別有一天子名毘盧遮那。自言。仁等慎勿於此石器受食。但供養如來。當有如來號釋迦牟尼出世。宜將此四石鉢奉彼如來。時四天王共將四石鉢奉佛。世尊念。四天王以信淨心奉我四鉢。若我於一人邊受。餘各有恨。我今總受四鉢。持作一鉢。次第相重安置。左手右手按下。合成一鉢。外有四層。而說偈言。我昔功德諸果滿。以發哀愍清淨心。是故今四大天王清淨牢固施我鉢。

錫杖。梵云隙棄羅。此云錫杖。錫杖經云。佛告比丘。應受持錫杖。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執故。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迦葉白佛。何名錫杖。佛言。錫者。輕也。依倚是杖。除煩惱。出三界故。錫明也。得智明故。錫醒也。醒悟苦空三界結究故。錫疏也。謂持者與五欲疏斷故。二股六環是迦葉佛製。四股十二環是釋迦佛製。主杖。十誦律云。佛聽蓄杖。其寶用鐵爲堅牢故。斯蓋行李之善助也。又毘奈耶云。佛聽蓄主杖。有二因緣。一爲老瘦無力。二爲病苦嬰身故。

拂子。律云。比丘患草蟲。聽作拂子。僧祇云。佛聽作線拂。列氈拂。芒拂。樹皮拂。若描牛尾馬尾并金銀裝柄者。皆不可執。數珠。牟尼曼陀羅經云。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系念修業之具也。木棹子經云。昔有國王名波流黎。白佛言。我國邊小我常不安。法藏深廣不得遍行。願示法要。佛言。若欲滅煩惱。當貫木棹子一百八箇。常自隨身。志心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名。乃過一子。如是漸次乃過至千萬。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捨命得生炎摩天。若滿百萬遍當除百八結業。獲常樂果。王言。我當奉行。淨瓶。梵語招維迦。此云瓶。常貯水隨身以用淨手。寄歸傳云。軍遲有二。若器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濾水囊。增輝記云。爲器雖小其功甚大。爲護生命故。中華僧鮮有受持。准律標示。根本百一羯磨云。水羅有五種。一方羅。用絹三尺或大小。作網須細密不遺虫者。若二法瓶。陰關用絹細紗布者。無蟲生之益。三軍遲。以絹繫口。以繩懸。四酌水羅。五衣角羅。非衣角者。沈於水。待清引出。四酌水羅。五衣角羅。非衣角者。也。但取密絹一方繫手。或繫慈覺大師隨公集經律凡三十一偈。文多不錄。末謂世云。濾羅難安多衆。宗鏡崇寧元年於洪濟院厨前井邊。安大水櫃。上近樞厨。別安小櫃穿角榜出。下安濾羅。傾水之時全無逆溢。亦五大衆沾足。浴院後架做此。僧行東司亦皆濾水。出家之本道也。後住長蘆。諸井濾水二十餘處。常住若不濾水。罪歸主執之人。普冀勉而行之。戒刀。僧史略云。戒刀皆是道具。表斷一切。

退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復位。齊問訊畢。副參袖中取香捧遞。參頭接藏懷中小問訊叉手。進爐前左手捧香。仍從空處過。復位齊問訊。本引三人一展坐具。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參頭進前云。某等僧徒。下情不勝。仍如前退身。香几右手轉歸位問訊。再展坐具住持復如前約免。收坐具再進前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仍如前轉歸位問訊。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第一引問訊。過左邊接班尾。次第三人上。詞禮並同。參頭立於侍者下肩。伺各各禮畢。副參還到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衆齊問訊而退。副參引衆從右邊入寮內下間。旋轉量衆多寡。不拘行數。副參還向前接聯參頭肩次。伺住持至。與衆俱迎問訊轉入寮內。衆當前後相顧成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至爐前對。觸禮一拜。詞云。恭惟。堂。頭和尙尊嚴起居多福。某等重荷收。參頭合拜謝。致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衆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手立。副參仍引衆旋轉居上間。出聯參頭肩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沐浴重不勝。參頭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禮一拜。詞云。某等。座元都德。諸位禪師。尊嚴多。觸禮一拜。詞云。某等。座元都德。諸位禪師。尊嚴多。參頭送兩序出。復歸上間立。副參引衆自觀音後轉出爐前。仍顧班尾。俱立定對參頭。觸禮一拜。詞云。某等。座元都德。諸位禪師。尊嚴多。觸禮一拜。詞云。某等。座元都德。諸位禪師。尊嚴多。習。當日侵早。方丈客頭堂司行者各寫回禮榜。帖衆寮前。方丈榜貼上間。兩序榜貼下間。後。

堂頭和尙朝禮圖

榜

式

新歸堂首座 今月 日客頭行者某
○承准頭首知事朝禮同禮
新歸堂首座 今月 日堂司行者某 拜覆

方丈特爲新掛搭茶 首附見

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見。至日侵晨洗面時備卓子筆硯列照堂。請客於名下書云。某甲。如掛搭諸方名勝亦依戒寫。入茶狀內。隔日方丈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者令客頭依戒列名寫特爲牌或作四出六出。首座光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面位。若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參頭與光伴對面位。蓋受送者先謝榻位。此同赴茶耳。至日齋罷鳴鼓集衆。侍者揖入。住持相接問訊。次與光伴人問訊。各依照牌歸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頭。行禮巡揖坐。揖香揖茶燒光伴香。鳴鼓退座。並與四節小座湯禮同。受特爲人引衆排立謝茶。初展云。某等。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頭和尙尊嚴起居多福。身觸禮三拜而退。次日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寮前請僉名。書云。某甲。來庫堂排位。首座光伴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禮。又次日首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伴鳴照堂板。全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巡問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古法三日講行。令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鼓。頭首知事空住持一位。互爲主伴位次。行禮並同。但謝茶必實。致謝。近習只位。頭起謝。非禮也。

茶

新掛搭 某甲上座列名 堂頭和尙今晨
齊退就寢堂點茶 特爲伏希 雲集 今

狀

式

月 日侍司某拜請庫頭首則云 新掛搭 某甲上座列名 右某等今晨齊退就庫司點茶一中 特爲伏望 衆慈同垂降意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拜請 頭首當列名止於知客就照堂餘同前

坐禪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歸堂向裏坐。次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緩。鳴板第三聲。副寮閉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首座聖僧前燒香巡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丈板三聲。住持入堂燒香覆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久之僧衆方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肩起止急緩。免見成連單位空缺。或有留被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來隨衆留袈裟在被位於外放逸者。皆當檢舉懲罰。頭首大衆並從出入板往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入。堂司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僧後右出。擡簾下牌。輕撼作聲。住持頭首出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迎接祈禱普請看誦送亡。及衆寮淨髮洗衣。則不坐禪。亦不坐參。參後坐禪如常。住持首座仍巡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直堂開兩面照依被位資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開櫃插單下鉢抽被者。皆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參鐘鳴時。交付聖僧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過。近時直堂成群相陪。分使果核衆談。

戲笑習以爲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

坐禪儀

夫學般若若菩薩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度衆生。不爲一身獨求解脫。放捨諸緣休息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閒靜處厚敷坐物。結跏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姆指相拄。正身端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習定高僧坐常閉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旨矣。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萬年一念非斷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得其要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主峯修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慧力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方便。護持定力。諸修行中禪定爲最。若不安禪靜慮。三界流轉燭境茫然。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閒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致辦尙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

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五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六

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臣僧
德輝奉 勅重編

大龍翔集慶寺住持臣僧
大訴奉 勅校正

坐參

齋罷。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衆寮前各掛坐參牌。將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衆寮前板。先一聲大衆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座入。不鳴片座寮前板。若大坐參時即鳴三下。却覆住持鳴方丈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披袈裟非法也。堂司行者候晚粥熟。覆首座云。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下牌。鳴堂前鐘三下。衆就位普同和南。住持頭首次第出堂。衆下床各出半單。前舉住持頭首亦同歸衆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參住持。以求開示。故率衆齊集坐。待鼓鳴而往參之。名曰坐參。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參之說。

大坐參

今時叢林有多衆處。猶特講晚參以存古意。謂之大坐參。與常坐參同。但首座入堂不燒香。便歸位待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座寮前板三下。大衆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從後門出。復轉從前門入。聖僧前燒香如常。巡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

前鐘。方丈客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領衆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座。侍者兩序東西堂各出班。問訊開示畢。衆散歸寮藥石。

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首座前問訊云。堂頭今晚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訊長聲喝云。放參。鳴堂前鐘三下。大衆下地普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持出。頭首出衆。各出全單歸衆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免使後學知之。每日如有緣故不坐參時。供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與大衆同。至晚衆寮前鳴板三下。衆出寮歸堂。昏鐘鳴。如居城市則鐘鼓鳴。頭首入堂。首座待鐘鳴。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候定鐘鳴。住持出堂。次頭首出。如坐再請禪住持後門入。歸位不巡堂。頭首隨衆。或抽解者即歸被位。更深住持出。聞首座開枕響。衆方假息。在道兄弟不以此拘。次早三下板鳴衆起。聖僧侍者牽堂內手巾轆轤。驚酣眠者。起洗面衆歸堂已。首座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鼓鳴住持出。鍾鳴首座出。以次頭首與大衆暫從後門出。換衣換頭袖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再入堂巡被位。鍾絕開靜板鳴衆方摺被。惟首座被係供頭摺。衆各隨意出堂。禮念亦兼修也。

請益

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甲上座金晚欲詣方丈請益。如允所請定鐘後詣侍司。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揖香。大展九拜。收坐具進云。某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和尚慈悲方。肅恭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揖香大

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次詣侍司致謝。

赴齋粥

早晨聞開靜板。後齋時候巡火板鳴。先歸鉢位。入堂時聖僧前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斂左邊衣袖腋下壓定。復以左手斂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撥鞋入床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竦身上床。近裏一尺許正坐。敷袈裟蓋膝上。不得露內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口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口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者等位。在外堂上問。知客知浴知殿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問。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待堂前鳴鐘卽入堂。大眾齋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住持大鐘鳴時。先入堂坐。至堂前鐘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遇五。但望講行一次。新入衆者不知所自。先輩嘗議。下床問訊者。謂諸寮與大眾普同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衆處。必當日日早晨下床問訊爲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爲茶湯禮數勤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赴。先看牌照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遑。如有病患內迫不及赴者。托同赴人白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衆處有必合資衆力而辦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衆掛普請牌。

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某時某處或問木魚或聞鼓聲各持絆膊搭左臂上趨普請處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赴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深錘痛箭。循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成規。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敢言。究已明心。了生達死。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行脚人可貽未行脚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抑亦同報佛祖恩德。謹列于后。

入衆之法睡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鍾未鳴輕輕擡身先起將枕头安脚下未要拗恐驚隣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扇風令人動念。覺困來將被推脚後取手巾轉身下地。巾搭左手念偈云。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衆生自回互。若於脚下喪身形。願汝即今生淨。輕手揭簾出後架。不得挖鞋咳嗽作聲。古云。揭簾須垂後手出堂。切忌挖鞋。輕手取盆洗面。湯不宜多。右手蘸齒藥揩左邊。左手蘸揩右邊。不可再蘸。恐牙宜口氣過人。漱口須低頭。吐水以手引下直腰吐水。恐踐隣桶。不得洗頭有四件自他不利。一汚桶。二亂巾。三枯髮。四攪眼。不得鼻內作聲。不得噴水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以唾涕汚面桶。古云。五更洗面本爲修行。觸吐挖鞋喧堂斯衆。拭面不得爭扯手巾。不得以巾拭頭。用畢須攤掛或焙火上。在上堂

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半坐定。若換直褙須將新者覆上抽去舊褙。不得露白不得扇風。若欲燒香禮拜。宜於鍾鳴時。將袈裟藏袖內。出後門外披。平常亦離被位披袈裟。合掌頂戴。想念偈云。善哉解脫服。無相解脫服。我今頂戴受。世世常得披。唯悉陀耶婆訶。摺袈裟先摺搭手處後解環。不得以口銜袈裟。不得以額勾袈裟。摺了亦當問訊而去。如殿堂禮拜不得占中央妨住持人來。不得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過。須行後面空處。五更鍾鳴。想念偈云。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鐵索皆聞。三途難苦盡刀輪。一切衆生成正覺。住持并首座坐堂時。不得從前門出入。開小靜方摺被。如椅子。摺被之法先尋兩角以手理伸向前。先摺一半。次摺身前一半。不得橫占隣單。亦不得抖擻作聲。不得以被扇風。或歸衆寮喫湯藥。或茶堂經行次第歸鉢位。以上肩順轉。謂左肩也。若前門從南頰入。不得行北頰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魚響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鉢。堂外坐。或歸衆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座。若已先坐上中下座來須合掌。古云不敬上中下座。要磬聞木魚後長板鳴。下鉢擡手正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肩合掌方取鉢。一手解鉤左手提鉢。轉身令正蹲身放鉢。免將腰背撞人。堂前鍾鳴下床爲迎住持入堂大眾普同問訊。不得以手左右搖曳。下床時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床不得頓身取鉢安座前。聞椎聲想念偈云。佛生迦里羅。成道揭揭陀。說法流來。入滅拘絺羅。展鉢之法先合掌。想念偈云。如來應供。我今得數展。然後解袂帕。願共一切衆。等三輪空寂。

得入小寮。不得攪袒歸僧堂并廊下行。不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聞鐘悟慧。智慧長菩提生。萬地出火坑。願成佛度衆生。須先歸單位坐禪。不得床上抓頭。不得床上弄數珠作聲。不得與隣單語話。隣單生疎。當以善言誘喻。不得生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首座開枕後困重者就寢。睡須右脇。不得仰臥。仰爲屍睡。覆爲滯睡。多惡夢。以被巾裏袈裟安枕前。今人多安脚後於理不便。如開浴浴具携右手。入下間門內。問訊歸空處。揖左右人畢。先以五條手巾。掛笏竿上。展浴袱取出浴具。放一邊解上衣。未卸直襖。先脫下面裙裳。以脚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裙袴捲搭安袱內。次第脫直襖與五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鼓聲入堂時。其所脫衣作一袱。覆轉方換。鞋淨須分上下衣。不得赤脚入浴。須於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占頭首老宿坐處。謂上間也。不得以湯水灑人身上。不得桶內泡脚。不得室內小遺。不得架脚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槽上揩脚。不得屙水。不得起身襖桶澆身上。前後有人須當遮護。脚布不得離身。有脚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或洗灸瘡。或使疥藥。宜後入浴。不得攪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著衣後淨手拭之以披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面壁少坐。先著上衣并直襖。都遮了下地。却著下裳。解浴裙以脚布搭浴裙內。恐濕浴袱。手巾携左手揖左右出。看設浴施主名字。隨意誦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圈上。然後轉身正坐。揖上下肩。不得弄香

匙火筋。不得撥火飛灰。不得聚頭說話。不得熨點心等物。不得炙鞋焙。履烘衣裳。不得攪起直撥露袴口。不得吐唾并彈垢膩於火內。如前所集。一日事件衆中威儀。非敢聞於老成聊以誘於初學。升堂入室小參。誦經念誦。巡寮解結人事。裝包頂笠送亡唱衣。應係微細軌則清規既已具載。尊宿各有明文。不再備陳徒爲贅語。

龜鏡文

慈覺大師隨公述。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坐。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典輪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浣濯故有浴主。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方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邊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

處僧房謹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教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窓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韶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誠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付已德行全缺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實爲世福田。近爲末世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滅剋衆僧。非庫頭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殘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凡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也。打疊不動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水

抱病僧某。○右某本某州某姓。歲給到某處度牒爲僧。某年到某寺掛搭。今來抱病。恐風火不定。所有隨身行李合煩公界抄割。死後望依叢林清規津送。

年 月 日抱病僧 某甲口調

亡僧

抄割衣鉢 凡有僧病革。直病者卽白延壽堂主。稟維那請封行李。堂司行者覆首座頭首知事侍者。同到病人前抄寫口詞。直病者同執事人。收拾經櫃函櫃衣物。抄割具單。見數一一封鎖外。須留裝亡衣服。直經掛絡内外衣袋數珠香合脚鉢杖骨線子等合用之物併作一處包留。延壽堂主同直病者收掌。或病者不能分付。維那首座力當主行。無行李者亦須盡禮津送。單帳鎖匙封押納首座處所封行李。首座維那知客侍者四寮人力擡歸堂司。若單寮勤舊行李多者封起。只留本房庫司差人看守。亡僧非生前預聞住持兩序勸奮。及無親書不可擅自遺囑衣物。大和尚住淨慈時。首座維那僞作亡僧遺囑衣物。當被擯逐。如病僧瞑目。延壽堂主卽報維那。令堂司行者報燒湯。覆首座知客侍者庫司。差人擡龕浴船。安排浴亡浴畢。淨髮拭浴衣被。酌量俵浴亡人。手巾與淨髮人。維那提督著衣入龕。置延壽堂中鋪設椅卓位牌。牌上書云。新開寂某甲上座覺寂。或西堂則壽前任某某號某禪師之靈。餘隨稱呼書之。備香燈供養。現前僧衆諷大悲呪。回向安位。夜點長明燈。堂司行者預造雪柳幡花。直靈行者每日上粥飯。知事三時上茶湯。燒香齋粥殿堂諷經懺。及放參罷。堂司行者卽鳴手磬前引。首座領衆至龕

①三丰②母=毋③依=仗④〔屈〕一⑤日=四⑥號=號⑦右=左⑧火=大⑨笈=額

前住持燒香畢，維那舉大悲咒，回向云上來
功德緣爲新園寂某中座謁經次鄉人舉咒，鄉長出燒
香，每日三時禮同，除公界同向稱雙字名，餘
只稱單字名，回向同前，如遇旦望及景命日
免誦經，未可出喪。

請佛事 秉炬必請住持舉佛事。其餘鎖龕起龕起骨入塔佛事。維那稟首座。商量依資次。輪請頭首爲之。仍用小片白紙。寫帖子云。新開設某甲上座某州人 秉炬佛事堂頭和尚堂司比丘某某拜請 其餘佛事並准此寫若亡者是西堂單寮勤舊衣鉢稍豐。則添奠茶湯轉藉轉骨等佛事。輪請單寮西堂首座及本

山江湖名勝。維那備盤袱爐燭香一片。帶行者詣方丈。插香燭禮一拜。稟云。某甲上座圓寂某日茶罷拜請和尙呈納帖子而退。請頭首禮同。堂司置佛事簿。以備稽考輪請

估衣。維那分付堂司行者。請住持兩序侍者就堂司。或就照堂對衆呈過包籠。開封出衣物。排地上席內。逐件提起呈過維那。估直首座折中知客侍者上單。排字號就記價直在下依號寫標。貼衣物上入籠。仍隨號依價逐件別寫長標。以備唱衣時用。方丈兩序諸寮舍。並不許以公用爲名分去物件。常住果有必得用者。依價於抽分錢內准。或亡僧衣鉢稍豐。當放低估價利衆以薦冥福。

大夜念誦 來早出喪。隔日午後堂司行者

覆任持兩序報衆。掛念誦牌。預報庫司造祭
食差人。鋪排祭筵。鄉人法眷作祭文納庫司
錢回祭。備小香^三三片。上祭用。若亡僧是大
方名德。西堂單寮勤奮。有功山門。住持兩序

有祭。維那讀祭文。放參罷。鳴僧堂鐘集衆。龕前念誦。知事先燒香上茶湯。住持至燒香居東序上首立。維那出燒香請鎖龕佛事。受請人出班燒香退身問訊。次住持前問訊。轉東序前問訊。巡至班末問訊。次西序前問訊。然後與大衆普同問訊。從西序末過。若見職頭首。各依本位空處過。至龕右側立。堂司行者以杵托鎖候。舉佛事畢。行者以鎖鎖龕畢。住持覆位。維那出几前左邊揖住持兩序。上香畢。維那向龕念誦云。一切以生死交謝衆善惡過。其來也電掣長風。其去也波停大海。是日則有新闢寂某甲上座。生緣既盡。大夢俄過。了諸行之無常。乃寂滅而涅槃。慈哀大衆。肅請經緯。誦諸聖之洪名。普濟流於淨土。仰懇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送佛上品之花。佛受一生之肥。再助大衆念十方三世一切知客平舉楞嚴呪。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送佛上品之花。佛受一生之肥。再助大衆念十方三世一切知客平舉楞嚴呪。回向云。上來誦經功德。奉送佛上品之花。佛受一生之肥。再助大衆念十方三世一切知客平舉楞嚴呪。回向云。爲新闢寂某甲上座莊嚴報地。十方三世云云。住持仍歸東序上首立。江湖道舊鄉人法眷次第設祭。末舉大悲呪。回向與知客同。

送亡。凡出喪庫司預分付監作行者。辦柴化亡。差撥行僕。鑼鼓樂轎花香燭擗龜喪儀一切齊備。堂司行者隔宿覆住持兩序。掛送亡牌。次早行粥遍食。推後再鳴椎一下云。白大衆。粥罷普請送亡。除守寮直堂外並當齊赴。謹白。又鳴椎一下出聖僧前問訊。次住持前問訊畢。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至外堂歸內堂問訊而出。如遇

聖節內。不可白椎。堂司行者徑覆住持兩序。粥罷報堂云。諸首座大衆。聞鐘聲延壽堂誦經。鳴僧堂鐘衆集維那念誦。宜略聲念云。爲衆誦經赴茶尾之盛禮。仰懇大衆誦經聖之洪名。用表哀遠上黃覺路。念將畢。住持轉東序上首立。維那

出燒香請起竊佛事畢。行者鳴鈸鐘敲出山門首。若夏茶湯轉竊。竊則向裏安排香。几。首座領衆兩行排立。維那炷香請佛事。候舉佛事而行。如不轉竊。徑出門外。維那向裏合掌而立。舉往生呪。大衆同念。兩兩次第合掌而出。各執雪柳。行者排立門外。低頭合掌。待揖僧衆行盡。亦隨後送。維那隨竊都寺押喪茶毘。喪至涅槃臺。知事燒香上茶。次住持上香歸位。維那出燒香請住持秉炬佛事。直歲聞訊度火把。候舉佛事畢。維那向竊念誦云。是日則有新園寂某甲上座。既隨緣而順寂。乃依法以茶毘。從百年弘運之身。如一路涅槃之徑。仰憑衆衆助靈。無南西北。舉世大悲。何窮陀。十聖。上來稱揚十念。救世。惟願。慧鏡分輝。廣風散彩。若提開則開。聖靈之花。法性海中。驚悟靈心之垢。傾三寶香。一爐。奉送空程。和尚聖衆。知事候念茶傾香熏時。躬出領衆表山門禮。維那就行之非禮也。舉大悲呪。回向云。上來念。希願經功德。奉爲向同前。但無念誦二字。鄉人法眷。諷經回向亦同。

唱衣 茶毘後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侍者。齋罷僧堂前唱衣。仍報衆掛唱衣牌。候齋下堂排辦僧堂前。住持首座分手位兩序對坐。入門向裏橫安卓橙。卓上仍安筆硯。剪剪掛絡合用。什物。地上鋪席俱畢。堂司行者覆住持兩序侍者鳴鐘集衆。維那知客侍者同入堂歸位向裏列坐。堂司行者供頭喝食衆行者一行排列。向住持兩序問訊。轉身向維那知客侍者問訊畢。扛包籠住持兩序前。巡呈封記。於首座處請鎖匙呈過。開取衣物照字號。次第排席上。空籠向內側安。維那起身鳴磬一下。念誦云。淨盡散而影不留。殘燭盡而光自滅。今茲姑唱用表無常。仰願大衆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六終

一貫文扛擡卓

都寺
首座
某押
並兩同序

前

來朝罷

各各俱成。設過大殿。就掛諸寮諷經牌。次日朔罷。候殿上排辦畢。覆兩序次覆住持。自衆寮前。鳴板起巡廊鳴遍。鳴方丈板。住持出。鳴庫堂前大板三下。鳴大鍾僧堂鐘殿鐘。住持至佛前燒香上茶湯畢。歸位行者鳴鈸。維那埤住持兩序出班燒香。衆同展三拜。住持跪進。並與衆諸佛聖禮同。不知何所祖述。原夫大衆拜與住持跪進。宜疎者以祝壽壽報佛恩。當嚴其禮以示特重。楞嚴會乃所保安居。於禮可殺。不若從舊爲允。白佛宜疏畢。楞嚴頭唱。楞嚴衆和畢。仍作梵音。唱念經首序引畢。方舉呪。呪畢唱摩訶衆和畢。維那回向云。上來圓經功德。固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菩提。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有清淨國釋智。十方三世一切云云。罷少歇。伺衆更衣。堂司行者覆兩序。次覆住持。然後巡廊鳴板各三下遍。住持出則鳴大板三下。不出則不鳴。鳴僧堂鐘殿鐘不鳴大鐘。集衆諷呪畢。楞嚴頭舉普回向偈。大衆同聲念。如遇旦望則祝聖壽。保維那回向至七月。十三日。滿散禮同。但楞嚴頭唱念呪尾之末章維那回向而散。

①垂=垂(㊦) ②俱=具(㊦) ③喝=喝(㊦)* ④五六二字原本與五七並置

直特爲人念誦畢。即鳴齋鼓一通。大衆歸鉢位。頭首一班齊歸前板。都寺隨入揖首座離位。却揖以次頭首進板首。隨送首座歸位。從聖僧後。右出堂外。迎住持入堂。供頭緩鳴堂前鐘七下。送住持入位。仍住首座前坐。仍如前出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外堂上下問歸堂中立問訊衆坐。進前燒香次上下問外堂歸香合安元處。即往特爲人前問訊。右出住持前問訊。仍巡問訊一匝。及外堂歸堂中問訊側立。鳴堂前鐘二下。先進特爲人與住持湯。次行大衆湯遍瓶出。往特爲人前問訊。右出聖僧前。大展三拜。仍巡堂一匝。出外堂巡畢。引全班入住持前行禮。初展云。此日粗過降。下情不。再展云。即日時令。禮。三拜畢。轉身引從聖僧後轉。右出堂前。排立首座隨出對觸禮一拜謝湯。復從上間入特爲位。都寺復歸中燒香。而退。堂司行者喝云。請大衆。行者進住持特爲人卓。大衆展鉢位。不下鉢。行藥石食畢。鳴鼓三下。退座。方丈預出免人事。榜云。某前並就來口法堂上。人事例免。貼僧堂上間。不鳴放參鐘。各各曲出所出。四節並同。惟冬節湯罷行藥石。方行藥石。

湯 庫司今晚就堂點湯一中。特爲首座大衆。聊施茶節之儀。伏望衆同垂光降。

榜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某等白。

結制禮儀 至日五更兩序大小勤奮。江湖辦事鄉曲法眷小師。皆當詣方丈插香展禮。若見僧堂前出免人事榜。則不必往。侍者覆方丈令行者

報衆掛上堂牌。粥罷。住持說法畢。詳白行禮始末云。下座先與西堂人事觸禮一拜。次與知事人事觸禮一拜。次與首座大衆人事觸禮三拜。知事先歸庫司。首座領大衆歸僧堂下間。與首座人事觸禮三拜。前上間。後堂領大衆歸僧堂下間。與首座人事觸禮三拜。依念誦圖立。首座領衆進入堂內立定。首座離位聖僧前燒香。次知事入堂燒香。大衆三拜。巡堂一匝。聖僧前板頭排立。行者喝云。知事禮謝大衆觸禮三拜。不出堂。住持入堂燒香。大衆三拜。巡堂一匝。行者喝云。聖僧和尙與大衆人事觸禮三拜。又喝云。大衆普同作禮觸禮三拜。次下座行者即進香爐臺几爐瓶。作一字排列畢。西堂進前人事。次知事進插香。初展云。此際安居。雖未中。惟再展云。即日孟夏。謹時恭。展云。依法力持。無懈。惟定頭和尙尊。起居。退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次首座領衆。捧香。勤舊諸寮皆隨後。次第插香。展禮致詞並與前同。衆退住持跌座侍者小師插香展拜。次參頭領衆行者插香禮拜。次作頭領老郎諸直廳轎番人僕等參拜。首座領衆。詣庫司人事觸禮三拜。後堂首座領衆。歸僧堂前下間立定。前堂首座居上間。堂司行者喝云。大衆。對觸禮三拜畢。依念誦圖立。首座領衆。巡入堂內歸位立。侍者暫到巡半堂。侍者於聖僧前燒香。大衆三拜巡堂一匝。復位喝云。首座禮謝大衆。對觸禮三拜畢。知事入燒香展拜巡堂畢。排立聖僧板頭。喝云。知事對觸禮三拜畢。不出堂。住持入堂燒香展拜巡堂歸位。出。候講。聖僧復位。喝云。大衆人事。普觸禮三拜。喝云。大衆普觸禮三拜。持入堂。則不會。得知事禮。無不答者。近希復和尙。一山和尙。皆如此。講行。講者是之。知事退身出堂外。侍者暫到隨後出。大衆就坐。侍者歸中問訊揖坐。進中鐘上下間至外堂燒香。香合安元

處。退身當中問訊。上下問外堂問訊了歸中立。鳴鐘二下。行茶遍瓶出復如前問訊中立。鳴鐘一下收。鳴鐘三下。出堂衆散。住持次第巡寮。各寮設坐椅香几。於門外候住持。從東廊第一寮巡。起至各寮香几前。寮主同衆。插香云。此日禮。當香云。通。送住持數步。復側立香几之右。合掌問訊待衆行盡。就隨其末次第巡過。各寮人隨後接巡。至法堂上。住持於香几內中立。大衆三人一引問訊而過。巡至本寮香几之側。各各依次合掌立定。一一巡遍而散。四節並同。

四節秉拂

住持小參時白云。來晨。須都寺。諸那侍者。諸拂。次日齋退燒香。侍者即令客頭行者。携主杖牌拂人僕。捧梓。狀爐燭。都寺維那。同詣各頭首寮。炷香觸禮一拜。稟云。方丈和尙。請。事此拜請。一一請已。首座約同受請頭首。帶行者將牌拂主杖。隨詣方丈稟辭。住持當力勸勉送出。首座轉身就稟云。尊命。既不敢。今暫爲。後是無。次就燒香侍者處。借法鼓。秉拂人令茶頭行者。請聖僧侍者。願客。燒香獻茶畢云。今晚秉拂。轉。復令行者僧堂前掛。秉拂牌。方丈請秉拂人藥石。免赴當。送往。堂司行者排辦法座左手。敷果。設住持位。昏鐘鳴時。行者覆秉拂人。次覆住持鳴鼓一通衆集。小參禮同。住持出徑歸位立定。都寺維那侍者同往秉拂人前問訊。秉拂人往住持前問訊。次知事前問訊。巡至班末。次至同班前問訊。亦巡至班末。即舉手與大衆普同

問訊。登座坐定。秉拂侍者同方丈侍者出座下問訊。兩序西堂次第問訊。住持問訊秉拂人當起身仍就座云。侍者請堂頭和尚伏坐。秉拂侍者至住持前問訊。轉身登座燒香。提坐具問訊。叉手側立。秉拂人索語問答了。提綱叙謝方丈及兩序勸修諸寮大眾畢。舉方丈小參公案。或拈或頌畢下座。住持前問訊復元位。以次秉拂人並如前禮。秉拂罷。方丈客頭唱請湯果。如小參時。秉拂人即懷香。同詣方丈拜謝。就坐湯果。次日方丈請茶。如都寺辦齋併請茶。半齋點心。別日上堂叙謝管待。或請立班西堂在第二夜秉拂。住持小參時。小委曲勸請舉揚隨意拈頌公案。遞相激揚此道。近時叙謝循環繁費。使人厭聽。取諸識者。蓋秉拂以法為施。苟徇時儀但總標名。或略提過足矣。

方丈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至日粥罷請客侍者寫茶榜見後。備梓欖燭詣寮炷香。觸禮請云。堂頭和尚今晨禪退。就雲堂點茶。特為伏望降止。以榜呈納貼僧堂前上間。客頭行者請以次頭首諸寮。及請知事。光仲掛點茶牌。長板鳴。請客侍者入堂聖。僧前燒香一炷。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至中間訊而退。謂之巡堂請茶。堂前排特為照牌。首座與住持對面。上首知事與住持分手位。維那次之。以次知事與受侍為入分手位。鳴鼓集眾。燒香侍者行禮。並與侍者同。首座至住持前謝茶。兩展三禮。初展云。住持特蒙點下。再展云。即日時令。時時恭惟。堂情不勝感戴之至。再展云。頭和尚起居多謝。退觸禮三拜。住持每一展。即約止之。至觸禮則答。

一拜。首座轉身從聖僧後右出。住持略送復位。侍者燒光仲香。鳴鐘收鑪鳴鼓退座。亦同前首座先往法堂。候住持拜謝。免則問訊。

榜

堂頭和尚今晨禪退。就雲堂點茶。一中特為首座大眾點茶。之儀仍舊。

式

諸知事同垂。光。昨今月。日侍司。某敬白。

庫司四節特為首座大眾茶

遇節之次日粥罷。庫司具茶榜與諸寮報眾掛牌。長板鳴入常請茶。與侍者同。齋退排照牌。設位鳴鼓集眾。揖坐揖香揖茶巡堂問訊。住持前行禮致詞。並同湯禮前堂四節特為後堂大眾茶。

遇節之第三日。首座具茶狀見後詣後堂首座寮及詣方丈。請茶講行禮儀。次第並與庫司。特為茶同。但添設知事位次。

茶

前堂首座比丘某。右某。昨取今晨禪退。就雲堂點茶。一中特為。後堂首座大眾點茶。某節之儀仍舊。諸知事同垂。光。昨今月。日具位某狀。

狀

可彌子。狀。請。後堂首座大眾。具位。謹封。

旦望巡堂茶

住持上堂說法竟。白云。下座。巡堂。大眾至僧堂前。依念誦圖立。次第巡入堂內。暫到與侍者隨眾巡。至聖僧龕後。暫到向龕與侍者對面而立。大眾巡遍立定。鳴堂前鐘七下。住持入堂燒香巡堂一匝歸位。知事。堂排列聖僧前問訊。轉身住持前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暫到及侍者隨知事後出。燒香侍者就居中。

問訊揖坐。候眾坐定。進前燒香及上下堂外堂。先下間。次上間。香合安元處。爐前逐一問訊。揖香畢。歸元位。鳴鐘二下。行茶瓶出復如前問訊。揖茶而退。鳴鐘一下收鑪。鳴鐘三下。住持出堂。首座大眾次第而出。或迫他緣。或住持暫不赴眾則粥罷。就座喫茶。侍者行禮同前。

方丈點行堂茶

節臘僧堂茶罷。侍者同客頭至行堂點茶。客頭預報參頭掛點茶牌報眾。燒湯出盡請與座光仲。方丈預送茶。侍者至庫司。與座接入參頭堂主領眾行者門迎。侍者居主位代住持也。與座右位侍者出中燒香一炷。復位以手揖眾坐。喫茶畢與座送出。參頭堂主門送。即詣方丈謝茶。

庫司頭首典行堂茶

庫司候方丈點茶罷。知事詣行堂。點茶知事居主位。典座分手行禮與方丈侍者同。送出門喝云。參頭大眾。庫司客頭報云。知事傳語。免謝茶。頭首候點僧堂茶。見。令堂司行者報參頭掛牌報眾。請與座光仲行禮。與庫司同出門。鳴謝。免奉。月分須知

月分須知

正月 初一日有處。四五月大眾行道。經祈保。次具門狀。官員樓越諸山賀歲。十七日百丈忌。二月初一日僧堂內。閉爐。或山寺高寒母拘。十五日 佛涅槃。三月初一日堂司出草單。清明日祖堂諸祖塔諸檀越祠庫司。預報酒掃殿備供養。集

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洶流。杉燈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于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遞相發揮不墜付囑。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叙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纂成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闕。奉以為師法焉。初閩越靈壽律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響風發問。大師寓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學。謂從事于江西府。備嘗大師之法味。故不讓衆多之託。其文曰梵雄設教有權有實。未得頓門。皆為暗室。祖師戾止方傳秘密。如彼重昏忽懸白日。其唯一唯此大士弘紹正宗。雖修妙行不住真空。無假方便。豈俟磨礱。恬然返本萬境圓通。其三百千人衆盡祛病熱。彼皆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示滅。此土灰燼他方水月。其三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暗。寺塔猶存。講議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是報師恩。其四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碑側大衆同記五事。至今猶存。可為鑑戒。并錄于左。大師遷化後未請院主。日衆議釐革山門。久遠事宜都五件。一塔院常請一大僧。及令一沙彌灑掃。一地界內不得置尼臺尼墳塔。及容俗人家居住。一應有依止及童行出家。悉令依院主一人。僧衆並不得各受。一臺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一住山徒衆不得內外私置錢穀。欲清其流在澄其本後來紹續永願遵崇。立碑日大衆同記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天下師表閣記

苦提達磨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諡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巖徑峭絕。樵蘇之跡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鈴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妥禪師遺像。榜其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文宗皇帝入踐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詔開山大師。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顧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訴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適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于上。得召見。有旨令輝撰次舊聞。以授新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定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如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見所紀述。諭于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迭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遠局為專門。名數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磨不階方便直示心源。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末謬勝真

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敦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磨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磨之傳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他師所倡殊宗異旨。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遭值聖時蒙被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國家相為悠久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勳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修。三其修以為其廣。以至順元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命下則其明年春二月也。承直郎國子博士黃潛記。翰林侍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書。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張起巖篆。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趙世安光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易釋董阿同立石

古清規序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述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佛祖之道欲誕布化

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敦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磨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磨之傳派別為五。而出於禪師者二。他師所倡殊宗異旨。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於今。輝遭值聖時蒙被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國家相為悠久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勳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修。三其修以為其廣。以至順元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住山之明年。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命下則其明年春二月也。承直郎國子博士黃潛記。翰林侍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書。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張起巖篆。前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趙世安光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易釋董阿同立石

古清規序

元。冀來際不混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或曰。瑜珈論環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卽爲化主。卽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資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糖架掛塔道具。臥必斜枕床唇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一時均遍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善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別致喧擾之事。卽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卽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信故。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泄於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譴誚。殊不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規式。量事區分。且立

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大智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自此老始。清規大要遍示後學。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集詳備焉。儻幸叨教旨刪定傳燈。成書圖進。因爲序引。豈景德改元歲次甲辰良月吉日書

崇寧清規序

夫禪門事例雖無兩樣。尼。衲子家風別是一般規範。若也途中受用。自然格外清高。如其觸向面牆。實謂滅人瞻敬。是以僉謀開士。遍撫諸方。凡有補於見聞。悉備陳於綱目。噫。少林消息已是剽肉成瘡。百丈規繩可謂新修特地。而況叢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然而莊嚴保社建立法幢。佛事門中關一不可。亦猶菩薩三聚聲聞七篇。豈立法之貴繁。蓋隨機而設教。初機後學。善參詳。上德高流。幸垂證據。崇寧二年八月十五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頤序

咸淳清規序

叢林規範百丈大智禪師已詳。但時代遷遠。後人有從簡便遂至循習。雖諸方或有不同。然亦未嘗違其大節也。余處衆時。往往見朋輩抄錄叢林日用清規。互有虧闕。後因暇日。悉假諸本。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親手繕寫。願爲詳備。目曰叢林校定清規總要。蓋爲上下卷。庶便觀覽。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禮經。禮者從宜因時損益。此書之所以繼大智而作也。是皆前輩宿德先後共相講究紀

錄。愚不敢私以所聞所見。而增減之。如前所謂參其異存其同而會焉爾耳。觀者幸勿病。諸咸淳十年甲戌歲結制前二日。后湖北丘惟勉書于寄玩軒

至大清規序

禮於世爲大經。而人情之節文也。沿革損益以趨時。故古今之人情得綱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經在。且吾聖人以波羅提木叉爲壽命。而百丈清規由是而出。此固叢林禮法之大經也。然自唐抵今殆五百載。風俗屢變人情不同。則沿革損益之說可得已哉。近者大川笑翁二祖唱道南北山。日用軌則盛於當代。至元戊寅依石林和尚於南屏。猶得見其遺風餘烈。及友雲明西堂出所藏抄本。究心訪問編集成帙。始此書之作或以爲僧受戒首之。或以住持入院首之。壬午依覺菴先師於承天。朝夕扣問。因得以祝聖如來降誕二儀冠其前。其餘門分類聚釐十卷。然猶未敢以傳學者。丙戌夏留雪竇。千峯苑西堂論其詳。丁亥春溪西澤和尚正其舛。得於見聞稔矣。而尙以未身行之爲媿。壬辰夏首衆雙徑。小座湯有位次高下之爭。諸方往往廢而不舉。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後堂四出。藏主維那知客侍者隨職爲位。請於雲峯伯父力行焉。記事無敢者。元貞乙未備員永嘉天寧。大德庚子補番陽永福。乙巳主廬山東林。皆行之無易。庶幾人情爲折中。然視古之清規不幾於繁縟乎。蓋由釋土鼓不可作於笙簧間知之秋。污樽杯飲不可施

於機象駢羅之日。目曰禪林備用清規。備而不用之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至大辛亥秋廬山東林式咸書。

勅修百丈清規叙

天曆至順間文宗皇帝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寺成以十方僧居之。有旨行百丈清規。元統三年乙亥秋七月。今上皇帝申前朝之命。若曰。近年叢林清規。往往增損不一。於是特勅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重輯。其爲書仍勅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大新。選有學業沙門。共校正之。期於歸一。使遵行爲常法。德輝等奉命唯謹。將成。屬玄爲叙。玄嘗聞諸師曰。天地間無一事無禮樂。安其所居之位爲禮。樂其日用之常爲樂。程明道先生一日過。定寺。偶見齋堂儀。喟然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豈非清規綱紀之力乎。曰。服行之熟故能然乎。循其當然之則。而自然之妙行乎其中。斯則不知者以爲事理之障。而知之者則以爲安樂法門固在是也。然使是書龐然雜而不倫。則有序而和之意。久而微矣。故校讐之功有益於是書甚大。而兩朝嘉惠學人之旨。相爲無窮焉。宋清規行。楊文公億爲叙本末。條目具詳。茲不重出云。至元二年丙子春三月上。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廬陵歐陽玄叙。

百丈清規行于世尙矣。蘇唐迄今歷代沿革不同。禮因時而損益。有不免焉。往往諸本雜出。罔知適從。學者惑之。異時一山萬禪師致書先雲翁。約先師共刪修刊正。以

立一代典章。無何三翁先後皆化去。區區竊欲繼其志而未能也。後偶承乏百丈。會行省爲祖師請加諡。未報。遂詣闕以聞。御史中丞撒迪公引見聖上。得面奏清規所以然。因被旨重編。令咲隱校正。仍賜璽書頒行。受命以來旁求初本不及見。惟宋崇寧真定顯公咸淳金華勉公。逮國朝至大中。東林咸公所集者爲可探。於是會粹參同而證次之。繁者芟訛者正缺者補。互有得失者兩存之。間以小註折衷。一不以己見妄有去取也。稍集咲隱。凡定爲九章。章冠以小序。明夫一章之大意。釐爲二卷。使閱而行者條而不紊。庶幾吾祖垂法之遺意。得以遵承而輝耀。夫學識荒陋何能上副宸衷。作新軌範。不過人成事。幸畢先志。期學者無惑而已。若曰立一代典章。非愚所敢知也。或曰。子汲汲於是書若有意於宗教。方今國家通制昭布森列。奉行猶或未至而欲清規之行乎。迂哉。因語之。然亦未嘗廢其書。顧柄法者力行之何如耳。佛祖制律創規相須爲用。使比丘等外格非內弘道。雖千百群。是同堂合席齊一寢食。翕然成倫不混世儀。不撓國憲陰翊王度。通制之行尼於彼達於此。又何迂。或者謝而退。故併識于茲以告吾徒。益自勉焉。宋楊文公作古規序。與夫三公所集自序悉附著云。至元後戊寅春三月東陽比丘德輝謹書。

勅修百丈清規卷第八

加祖號跋

百丈大智覺照禪師。加賜弘宗妙行師號。璽書一通。至元二年丙子。今上皇帝之所授也。先是有旨申行百丈清規。茲增賜禪師師號。故有是命。朝論初擬降制詞。時玄備列詞林。爲直學士。實典書命。一日本山住持德輝。偕國子博士黃潛來訪。求作清規叙引。從詢百丈事蹟。輝具道之。因及贊書之議。意欲見屬。玄答之曰。萬一當筆向開師所言腹蘊成矣。後格吏文。不果。越十有二年。玄告老家居。輝自百丈。見訪山中。檀所賜璽書。視以漢字錄本。請識其事。刻石。洪惟天朝尊右釋氏。歷代師資。錫號不一。若弘宗妙行四字。唯禪師居之無愧焉。釋學入門之要。戒定慧三者。其綱領也。禪師探往聖心法。卓然以敬之一字。教其學者。運博大之智於續奧之功。知行互進。體用兼備。沛其有餘。師表天下。清規既敘。表裏聲教。周流無方。謂之弘宗妙行。誠無間然矣。輝本臨濟一宗。以負荷爲志。以顯揚爲業。始終斯事焉。上彰君賜。下闡宗風。禪門之孝子忠臣。有若是者。豈不難歟。至正七年丁亥六月初吉。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玄拜手稽首謹書。

○ 大下宮本有加祖號跋及一山禪師書。今附載之於卷末。 ○ 勅修百丈清規叙宮本置於目錄之前。cf. P. 1111a. ○ (往)一宮 ○ 定十(林) ○ 凡二凡 ○ 釐二厘 ○ 通十(因) ○ 尼二尼 ○ 以下依宮本載之

一山禪師書

方九拜。復前智者堂上和尙雲翁老師兄。凡方自福岩錄翁解組之後。多冗。而弗克附便奉訊。惟極懸懸。有來魂酒佳篇與珍果。寵賜感慙深。所寄廉使損齊相公注製。與雄作圓渾而珠明玉潤。平淡而山高水深。表鏡不所企及。歛衽名世之資。抱瑤璣之器。於此道精研密煉。發而爲言。無斧鑿痕。載司南適四方。而弗迷。揭明鑑覽萬物。而弗惑。持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皆游刃邊事。一日九迂。倚馬可待。松廣或可拈出。乞緩頰令重也。方居此一年有餘。凡百以堪忍自處。丁早歉。歲收。此間比他群惟庶幾。但願從事一二土木。如中流失楫。耿耿不能置懷。陋劣自夏秋以來。日事藥裹。至今猶未康復。吾法兄。靜退養高。足以眇視當今抗塵之蹟。爲可羞。二年前。百丈晦機管絃至彼中舊清規。閱之其間。紕繆殊甚。約共刪修。今東西隔越。比話又空。屏岩所撰。廣略多未適宜。愚初立論。以祝壽爲首。如監寺書狀等項。設職。潤大智元文。以小字。箋石窓南書記本末于後。庶今叢林負職有所從來。大概。古規中。唐文多對偶。盡翻譯。奏上。刊行。爲一代典章。晦機會約當拉吾泣兄。到抗相與料理。今時世如斯。何由遂志。高見以爲如何。書書中二偈。不敢作答。永似爲好也。未由頂謁床下。願言壽護式過。詔撰。至禱不備。方九拜復感淳問。南屏一時勝集。一

山兄與小弟。事有兩人與雲屋兄。參語。不見三影。事往矣。一旦促五十年於一瞬。夢耶非夢耶。時西湖雪後。諸峯玉立。舊境宛然。二兄精爽飛動。日光激射處。境耶。非境耶。佇立久之。惟後死者。爲懷斷不已。欲將古規刊正立一代典章。今誰同心哉。延祐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東窓雪霽。南屏。小弟 元熙書

咸淳三尊宿。一山。晦機。皆余所師敬。獨不識雲屋翁。而讀其景陸堂詩卷。然後識雲屋之深也。三老皆欲修清規立一代典章。而其徒必能嗣成之。則視其操世之柄。而視所以維世之具。爲不相及。豈不有愧耶。延祐丙辰冬。因遊智者古剎。觀是有感。因題于後。杜本